中華大典

文學典

宋遼金元文學分典

ISBN 7-80519-874-8

9 787805 198743 >

中華大典・文學典

宋遼金元文學分典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一六五號　郵政編碼　二一〇〇〇九）

排版：四川文瀾電子出版製作中心

印刷：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淮陰市淮海北路四四號　郵政編碼　二二三〇〇一）

發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南京市百子亭三四號　郵政編碼　二一〇〇〇九）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三八五　字數：一二〇〇〇千字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一——一二〇〇

定價（全五冊）：一八八〇圓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伍　杰
副主任：趙含坤（常務）
段文桂
魏同賢
工作人員：蔣德恩
羅蕊蘭
丁嘉珍
裝幀設計：章耀達

江蘇省《中華大典·文學典》工作小組
組長：王於良
張佩清
組員：朱賽玉
呂興祥
胡培良
張維薇
錢　薇

《中華大典·文學典》編輯部負責人：
高紀言
工作人員：饒欽珩

《宋遼金元文學分典》
責任編輯：黃希堅
鍾　陵（第五冊）
責任校對：郭　齊　刁忠民
王智勇　王曉波
楊世文　邱進之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文學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9

ISBN 7—80519—874—8/I·249

Ⅰ.中… Ⅱ.①中… ②中… Ⅲ.①百科全書—中國—現代 ②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宋遼金元時代 Ⅳ.Z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39721 號

元文學部

主　編：舒大剛
副主編：李勇先

目次

總論 ……九

總集

天下同文集 ……七三
元文類 ……七四
古賦辨體 ……七七
中州啓札 ……七七
中州名賢文表 ……七八
至治之音 ……七九
元風雅 ……七九
皇元風雅元詩前集後集 ……八〇
大雅集 ……八一
元音遺響 ……八三
谷音 ……八四
宛陵群英集 ……八五
乾坤清氣集 ……八六
元音 ……八七
元詩體要 ……八八
宋元詩會 ……八九
元詩選 ……九〇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 ……九一
雜劇選 ……九二
陽春奏 ……九三
古雜劇 ……九四
古今雜劇 ……九四
元刊雜劇三十種 ……九七
正續古名家雜劇 ……九八
元曲選 ……九八
說略 ……一〇〇

體類

仇白 ……一〇一
吳興八俊 ……一〇一
蕭同 ……一〇一
月泉吟社 ……一〇二
清香會 ……一〇四
郝元范楊 ……一〇四
元詩四家虞范楊揭 ……一〇四
虞楊趙范揭馬宋 ……一〇五
四傑虞揭柳黃 ……一〇五
傅張 ……一〇六
婺州詩派 ……一〇六
江西三家 ……一〇七
二宋大小宋 ……一〇七
浦陽二家方柳 ……一〇七
三隱 ……一〇八
黃柳 ……一〇八
五儁 ……一〇八
王關白馬 ……一〇八
關鄭白馬 ……一〇八
劉姚盧 ……一〇九
張喬 ……一〇九
元曲 ……一〇九
北曲 ……一一〇
南曲 ……一一〇
雜劇 ……一一一
院本 ……一一二
傳奇 ……一一三
散套散曲套曲 ……一一三
小令 ……一一四
酸甜樂府 ……一一四
古樂府李楊 ……一一四

今樂府……一一四
鐵體 鐵雅體 鐵龍體 鐵雅拗體……一一五
作家
楊奐……一一六
侯克中……一一一
楊弘道……一一三
耶律楚材……一一四
王鶚……一一三
李治 李冶……一一三
楊果……一一四
杜仁傑……一一四
王磐……一一三
王旭……一一四
姚樞……一一四
許衡……一一五
商挺……一一五
陳巖……一一六
王義山……一一六
關漢卿……一一六
楊顯之……一一六
王和卿……一一七
鄭光祖……一一七
李文蔚……一一七
撒彥舉 闊彥舉……一一七
庾天錫……一一七
沈和甫……一一七
阿里西瑛 阿里耀卿……一一七
睢景臣……一八〇
劉秉忠……一八一
耶律鑄……一八八
郝經……一九一
雷膺……二〇五
白樸……二〇六
元淮……二一三
宋衜……二一四
方回……二一五
胡祗遹……二一二
王惲……二一六
荆幹臣……二一二
牟巘……二一二
黃玠……二一三
郭豫亨……二一三
于石……二一三
胡三省……二一四
魏初……二一四
金履祥……二一四
王實甫……二一四
閻復……二一七
鄭廷玉……二一七
馬端臨……二一八
張弘範……二一八
姚燧……二一八
趙文……二一九
王奕……二一九
姚雲 姚雲文……二一九
盧摯……三〇一
劉壎……三〇六
燕公南 燕公楠……三一三
方鳳……三一四
蕭斾……三一五
滕安上……三一三
張之翰……三一一
張伯淳……三一二
姚式……三一三
劉敏中……三一三
丘葵……三一四
戴表元……三一四
張雯……三一五
李衎……三一五
王構……三一六
徐琰 徐琬……三一六
郝天挺……三一六
鮮于樞……三一六
熊朋來……三一七
鄧牧……三一七
牟應龍……三一七
仇遠……三一七
高克恭……三一八
白珽……三一九
劉因……三一九
程鉅夫……四〇七

李道坦……四一七
吳澄……四一八
胡長孺……四三〇
釋英……四三三
黃庚……四三五
詹玉……四三七
眞山民……四三九
張觀光……四四二
胡炳文……四四三
王炎午……四四七
陳櫟……四五一
徐明善……四五九
陸文圭……四六〇
任士林……四六二
熊禾……四六六
同恕……四七〇
趙孟頫……四七二
馬臻……四八九
曹伯啓……四九一
龍仁夫……四九八
不忽木……四九九
陸輔之……五〇〇
陳義高……五〇二
連文鳳……五〇三
高文秀……五〇四
馬致遠……五〇六
釋圓至……五一二
劉將孫……五一五
馮子振……五一七
鄧文原……五二〇
陳孚……五二七
孔學詩……五三一
曹毅……五三二
汪炎昶……五三四
宋无（朱名世）……五三六
劉岳申……五四一
蒲道源……五四三
袁易……五四五
管道昇……五五〇
釋明本……五五二
何中……五五五
雷思齊……五六〇
袁桷……五六〇
龔璛……五六九
韓性……五七三
曹元用……五七五
辛文房……五七六
洪焱祖……五七七
吾丘衍（吾衍）……五七九
劉詵……五八三
元明善……五八九
楊剛中……五九四
貢奎……五九六
吳全節……六〇二
張養浩……六〇七
安熙……六一六
黃公望……六二〇
柳貫……六二二
許謙……六三四
楊載……六四一
程端禮……六四六
張埜……六四九
范梈……六四九
薩都剌……六五七
虞集……六七三
鍾嗣成……七〇三
釋善住……七〇七
張可久……七〇八
陸友……七一二
馬昂夫（薛昂夫）……七一四
汪澤民……七一六
謝宗可……七一九
朱思本……七二〇
揭傒斯……七二四
朱晞顏……七四〇
胡助……七四二
王結……七五二
杜本……七五五
黃溍……七五八
陳鎰……七七三
金涓（劉涓）……七七五

程端學……七七八
尹廷高……七八一
項炯……七八二
瞻思……七八四
郭畀……七八五
孛朮魯翀……七八六
馬祖常……七八九
謝端……七九九
王士熙……八〇一
陳樵……八〇五
喬吉……八一〇
吳鎮……八一四
李存……八一六
劉致……八一九
朱震亨……八二一
宋本……八二二
李時中……八二七
洪希文……八二八
吳師道……八三一
陳森……八三八
張雨……八三九
歐陽玄……八五八
楊朝英……八七〇
周德清……八七〇
石抹宜孫……八七四
釋大訢……八七六
張起巖……八七八
唐棣……八七九
鄭禧……八八〇
貫雲石小雲石海涯……八八一
王沂……八八五
徐再思……八八七
王冕……八八七
李齊賢……八八九
張翥……八九二
陳旅……九〇四
陳柏……九一〇
甘復……九一一
許有壬……九一三
陳繹曾……九二五
薛玄曦……九二六
柯九思……九二八
黃清老……九三三
趙雍……九三五
劉鶚……九三七
趙奕……九四六
吳景奎……九四七
鄭元祐……九五〇
沈右……九五四
潘純……九五六
李裕……九五七
蘇天爵……九五八
朱德潤……九六五
宋褧……九六八
李孝光……九七六
嚴士貞……九八〇
釋梵琦……九八一
楊維楨……九八三
周權……一〇一六
吳萊……一〇二〇
吳當……一〇三一
鄭玉……一〇三二
周伯琦……一〇四三
楊翮……一〇四八
林泉生……一〇五〇
徐舫……一〇五一
李祁……一〇五三
左克明……一〇六〇
陳泰……一〇六一
黃鎮成……一〇六四
貢師泰……一〇六七
劉仁本……一〇七八
葉顒……一〇八〇
倪瓚……一〇八三
高明……一〇一四
滕賓滕斌……一〇一五
余闕……一〇一七
傅若金……一一一六
孫淑……一一二三
丁復……一一二四
成廷珪……一一二七

岑安卿……一一二九
泰不華（達兼善）……一一三一
舒頔……一一三三
郭翼……一一四三
郭奎……一一四五
貢性之……一一四六
迺賢（馬易之）……一一四八
陸仁……一一五四
邵亨貞……一一五四
顧瑛……一一五六
盧琦……一一六四
郯韶……一一六七
陳高……一一六九
郭鈺……一一七三
王翰……一一七五
楊允孚……一一七七
釋大圭……一一七八

總論

郝經《文弊解》 事虛文而棄實用，弊亦久矣。自爲己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狃於習而啗於利，是以背而馳之力，衒而爲之譟。援筆爲辭，綴辭爲書，藉藉紛紛，不過夫記誦辭章之末，卒無用於世，而謂之文人，果何文耶？俾佛老二氏蠹於其間，文武之道墜於地，而天下淪於非類也宜矣。其不幸而不觀於大庭氏之先，而不見夫文之質也；不幸而不遊於孔氏之門，而不見夫文之用也；不幸而不窮夫六經之理，而不見夫文之實也。仰而觀，俯而察，天地之間，衆形之刻鏤，衆色之光絢，衆聲之咿喔，衆變之錯蹂，爛乎其文而若此也，不知孰爲之而孰綴之。乃規規以爲工，切切以爲巧，斐斐以爲麗，角勝而相尙，爲文而無用，何哉。【略】方今道喪時弊，正氣湮塞，生民墜溺，志士振起之秋也，可拘於虛文溺於淺淺哉。宜嘬六經之實，盡躬行之道，精百代之典，革虛文之弊，斷作爲之工，存心養性，磨厲以須天下之淸。其行也，其達也，必不與草木并朽而無聞矣。

劉壎《答友人論時文書》 客中薦承訪問，良懌，繼承時文新作下教，尤懌；今承惠書徵贈言，則某媿懼不復能懌矣。文固文，而時非時，君何情而猶工之不置，愚又何說爲君贈邪？念君意厚不可負，亟細讀盡卷，贍麗如雲敷空，圓熟如丸應手，儼然景定、咸淳程度。儻國不亡，科目不廢，挾此鼓行，芥拾青紫。惜也賈用不售，蓋特可曰擧業，而不可曰時文矣。愚竊有以廣君意。【略】《南唐書》載金陵被圍，亡在旦夕，後主猶命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史臣反覆哀痛，謂其不識事勢。每讀，使人殆無以爲懷。而比歲襄圍六年，如火益熱，即使刮絕浮虛，壹意救國，猶恐不旣。士大夫沈痼積習，君亡之不卹，而時文乃不可一日廢也。痛念癸酉之春，樊城暴骨，殺氣蔽天，樊陷而襄已失矣。壯士大馬如雲，輕舟利楫如神，敵已刻日渡江呑東南，我方放解試。明年春，又放省試。朝士惟談某經義好，某賦佳，擧吾國之精神、工力壹萃於文，而家國則置度外。是夏，又放類試。至秋，參注甫畢，而陽羅血戰，浮屍蔽江。未幾，上流失守，國隨以亡，乃與南唐無異，悲夫，愛文而不愛國，卹士類之不得試，而不卹廟社之爲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爲背時之文，在當日爲亡國之具，夫安忍言之。今君之言曰：「吾非樂爲時文也，吾平生長技止是，舍是無以自見，且無以應庠序之季考也。」此言愈可悲耳，學以明理，文以載道，其妙在乎自得，豈爲衒友朋、校短長計哉。誠不得已而應課試，姑用君所已能，正亦自足，奚必自苦而求深，求深而擅場，正不過三數人中取一魁亞，正復何可語人。人亦誰復推重？吾儕一等俱非妙齡壯齒，此去日減一日，歲月幾何？不於聖賢高明光大之趣求得一二，乃汩汩焉爲是不切於用者，以迷其本心，益可哀也已。異時將書以示後曰「有時文幾十篇行於世」，則可乎？君姑卷懷而從事於上上者，愚將觀其進焉。

《隱居通議》卷四 作器能銘，登高能賦，蓋文章家之極致。然銘固難，古賦尤難。自班孟堅賦《兩都》，左太冲賦《三都》，皆偉贍鉅麗，氣蓋一世，往往組織傷氣骨，辭華勝義味，若涉大水，其無津厓，是以浩博勝者也。六朝諸賦，又皆綺靡相勝，吾無取焉耳。至李泰伯賦《長江》，黃魯直賦《江西道院》，然後風骨蒼勁，義理深長，駕六朝，軼班、左，足以名百世矣。近代工古賦者殊少，非少也，以其難工，故少也。其有能是者，不過異其音節而已，而文意固庸庸也。獨吾盱傳幼安自得深明《春秋》之學，而餘事尤工古賦。蓋其所習以山谷爲宗，故不惟音節激揚，而風骨義味足追古作。【略】蓋吾盱以詩名者黃希聲、黃伯厚、利履道、趙漢宗諸人，以古文名者張誠子、劉信翁諸人，而以古賦名者幼安一人而已。

劉將孫《曾御史文集序》 東南百五十年來，廬陵文字爲盛，胡澹庵奇博如彝款鼎識，周益公典裁如金科玉度，楊誠齋淸峭如冰松雪栢，二三大老風流相望，大啓迪於後人。楊東山以衍裕承家，曾撙齋以藻洽啓秀，毅齋以醇茂華國，近年黃廬東之簡則，劉玉淵之精雋，歐陽巽齋之天趣理致，又往往出彌高。盛哉，豈獨四方不敢望，唐所謂三百家，蓋風斯下矣。唐文雖變於韓、柳，然同時樊宗師、皇甫湜輩，未免艱棘。求如李習之、杜牧之、劉夢得者，四方落落僅可數。而偶儷事實之敝，至《西崑》猶未愈也。歐、蘇一變，而議論皆本心，關、洛嗣興，而詞華兼義理。師友之淵委，胸襟之本源，雖場屋試藝，亦文從字順，不媿古作者。尙論一代文字所自出，歐陽公罔極之賜也，則吾廬陵之盛，宜哉。

又《天下同文集序》 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盛，又開闢所未嘗有，唐蓋不足爲盛。搢紳先生創自爲家，述各爲體，功德編摩，與詩書相表裏。下逮衢

謠，亦各有烝民立極之學問。

又《瞰肋集序》 他年聞吾鄉羅磵谷、李三溪、徐西麓、胡古潭諸賢，各以詩爲日用，四方行李，每爲會期，遠者二三歲一聚，近者必數月相見，無雜言，必交出近作，相與句字推敲。有未穩處，或盡日相對無一言，眉間鬱鬱參差，倚闌行散，餽食不知，問事不應。如是者數日，以至踰旬乃別。雖其詩格律高下難以槩論，而一時用心與力之勤，繇今舉之，豈非風流文獻哉。每見作詩者言之易，其疵病前輩也，過目如不存，竊嘗私恨於此。

吳澄《劉君墓表》 南豐之鎮曰軍山，峻削聳特，上逼霄漢。山靈所鍾，宜產奇傑，而唐以前無聞。逮宋之盛，曾子固文章磅礴萬古，眞可爲茲山配。神氣龐鴻，意其鬱然而無盡。迄宋之世，科舉之藝擅名鄉舉數數有之，而曾之躅未或繼。至宋季接國朝混一之初，南豐之彥有若諶祐自求，有若劉壎起潛，各以詩文鳴。然皆沉晦於下，儻俾生慶曆、嘉祐間，獲承六一翁鎔範，安知其不參子固而爲三乎？

王結《書松廳事稿略》 皇元紹運，開一函夏。爰自中統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時碩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獻彬彬，莫可及也。獨貢士之制未遑舉行，厥後臺閣之位，率取敏銳材幹，練達時事者居之，其效官舉職、治繁理劇固不乏人，而格君經世、蹈道迪德者蓋未多見也。嗚呼，豈天之產材隆于前而殺于後哉？亦勢使然爾。仁皇龍飛，勵精圖治，復尊用儒臣，以風厲天下。繼詔郡國賓興經明行修之士，天子親策于廷而擢其俊秀焉，於是文風丕變，得人爲多。

龔璛《靜春堂詩集原序》 世之爲詩者，學古人欲其似，出己意欲其新，兩端而已。然似者多蹈襲，新者常崖異。唯其似而非似也，新而非新也，得之渾然，又未知古人己意孰先孰後也，始可言詩耳。一自士去科舉之業，例無不爲詩，北音傷于壯，南音失之浮。詩文不同，宜極于古，故今人于宋詩少所許可，僅取王半山，以其逼唐也。然半山豈肯及唐而止？三司與宋次道選詩盡在目中矣。至于中夜禪悟集句、趁胡笳拍則不啻自其口出，一大家數造詣迥別，殆未可以淺窺。若唐人近接六朝，凌鮑、謝何必多，遠挹西漢，師蘇、李更不疑，實致如此。使如今人懸擬風雅，不過蹈蹐四言，如韋孟自陳、束晳補亡，曾何繫于刪後重輕哉？聲聞以時寖異，感發在人則同，每況愈下固不可，心遠而力不逮亦不可。

馬祖常《周剛善文集序》 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裒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於今傳之。

虞集《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

又《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于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詠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于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汎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邇三峽，至于蜀都而止焉。求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于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諷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于昆岡、棄珠于合浦者乎？生宜無憚于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于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已微矣。微而後著，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與」。天幸不違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生之編而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啻八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又《曹文貞公漢泉漫稿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蠭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于齊、魯、燕、趙之間，據要害以禦侮，立保障以生聚，以北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

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而顒顒昂昂者焉。集束書游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年以來，求文獻于當時，【略】今所存者，其惟語言文章之可見者乎。

又《國朝風雅序》 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略】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考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毫芒也。窮鄉晚進，尚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以爲未可詎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

又《廬陵劉桂隱存稿序》 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汩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衍而浩博矣。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瞠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效，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滯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太息者，常在於此也。

又《傅與礪詩集序》 國初中州龔趙禮部、元裕之之遺風，宗尚眉山之體。至涿郡盧公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宋季衰陋之氣亦已銷盡。大德中，文章輩出，赫然鳴其治平。集所與游者亦衆，而貧寒相望，發明斯事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楊之合作，吳興趙公最先知之；而德機之高古神妙，諸君子未有不許之者也。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觀者無間言。而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作者皆愛之。而與前之諸公先後淪逝，識者然後知其不可復得也。德機之里人傅君與礪，始以布衣至京師，數日之間，詞章傳誦，名勝之士無不倒屣而迎之，以爲上客；臺省館閣以文名者，稱之無異辭，豈非以其風韻足以及於予所道諸君也哉！

又《焦文靖公彝齋存稿序》 國家興隆之運，蓋與斯文相爲表裏。民生熙洽之朝，日用而不知，帝德臣功，載在簡冊，金匱石室之秘，疏遠又無得而見焉。然則治化休明之迹可得而聞者，其在於大夫君子之文章也哉。昔者中州喪亂，學問道熄，民無暇於禮義，而文義之傳亦微矣。世祖皇帝在藩邸，得異人以輔成大業，而經濟之文煥然於建元之際。迨至元中，天下既定，軍旅既息，法度已備，一時黎獻，布在中外，人文宣暢，近古莫及也，於是文學之士彬彬而起。

又《崞山詩集序》 天運在國朝，元氣磅礴於龍朔，人物有宏大雄渾之稟，萬方莫及焉。是以武功經營，無敵於天下；簡策所傳，有不可勝讚者矣。世祖皇帝混一海宇，人文宣鬯，延禮鉅儒，進講帷幄，宗親大臣多受經義，而經天緯地之文，戡定禍亂之武，於是兼舉而大備焉。今授政於朝廷，出使於邦域，往往通古今，知治亂，推經術以行吏事，民受其澤焉。於是則又有發其心聲以爲歌詠，足以鳴一代之雄盛。時至氣化，有不能自已者，非偏才小智可冀其萬一也。

又《笙鶴清音序》 國家重熙累洽，天地之間，冲和清淑，鍾而爲人，其靈秀者發爲詞章音聲，不可掩也。

揭傒斯《吳清寧文集序》 盧陵代爲文獻之邦，自歐公始，而天下爲之歸，湞溪作，而江西爲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思犯禮；華周感杞妻之哭，而變國俗。其所感雖殊，而人心之變一也。湞溪沒一十有年，學者復靡然棄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

黃溍《彭克紹詩序》 蓋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爲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

又《順齋蒲先生文集序》 粵自國家統壹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所爲文，皆雄深渾廓，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鍛鍊琱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

蘇天爵《待制集序》 昔宋南渡，樹都錢塘，浙東爲股肱郡，衣冠大家接武于廷，名公碩士相繼而起，汪洋博洽之學，辯論宏偉之文，人自爲書，家有其說，嗚呼，盛矣哉。至元中，海內爲一，故國遺老尚有存者，師友講授，淵源不絕，大抵皆以殫見洽聞爲主。天爵竊祿于朝三十餘年，其于浙東鉅儒，猶或及識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及公而已。間嘗接其論議，誦其文章，奇辭奧語，層見疊出，信知非因陋就寡之士所能及哉。嘗考南渡之初一二大賢，既以其學作新其徒，呂成公在婺，學者亦盛，同時有聲者有若薛、鄭之深淳，陳、蔡之富贍，葉正則之好奇，陳同父之尚氣，亦各能自名家，皆有文以表見于世。其爲文也，本諸聖賢之經，考求漢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廟之禮樂，朝廷之官儀，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沿襲，究其異同，參謬誤以質諸文，觀會通以措諸用。讀公之文者，庶猶見其兆歟。

又《志學齋記》 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蓋周衰，戰國一時習俗所尚，非人性之本然也。夫以中國風氣之高厚，朝廷政治之深淳，人生其間，鼓舞變化，又豈無所自乎？昔者國初丞相史忠武王之治眞定，敎行俗美，時和歲登，四方遺老咸往依焉。若滹南王公、遺山元公、敬齋李公、頤齋張公、西庵楊公、條山張公，學問文章之富，言論風采之肅，豈惟時政有所裨益，而縉紳儒者皆仰賴其聲光模範，以成其德焉。

又《西林李先生詩集序》 夫自漢魏以降，言詩者莫盛于唐。方其盛時，李、杜擅其宗，其他則韋、柳之冲和，元、白之平易，溫、李之新，郊、島之苦，亦各能自名其家，卓然一代文人之製作矣。我國家肇定河朔，有若金進士元公好問獨以文名，歌詩最其所長。及嚴侯興學東方，元公爲之師，齊魯綴文之士雲起風生，以詞章相雄長，而閻、徐、李、孟之徒，世所謂傑然者也。諸公進用于朝，遂掌帝制，專文衡，一時新進小生爭趨慕之矣。

又《靳先生詩稿序》 昔者國家興隆之初，合乎南北，疆宇之大，網羅人才，布列官守，其政術之廉平，文詞之雅正，接武宋、金遺老，沛然有以周用於世，是豈中則欿然不足、外則軒軒以藝能自負者所可擬乎？甚矣，祖宗德澤之深厚、仁賢之衆多、治化之隆爲不可及矣。

又《書林彥栗文稿後》 昔宋季年，文氣萎薾不振。國家既一四海，文治日興。柳城姚公、清河元公相繼以古文倡，海內之士蓋有聞風而作興者，彥栗亦其人哉。

又《書吳子高詩稿後》 我國家平定中國，士踵金、宋餘習，文辭率麤豪衰苶。涿郡盧公始以清新飄逸爲之倡，延祐以來則有蜀郡虞公、浚儀馬公以雅正之音鳴於時，士皆轉相效慕，而文章之習今獨爲盛焉。

柳貫《答臨川危太樸手書》 比數十年，學者大抵有自利之心，而志日益卑，道日益遠。夫其自利之心根着于中，則未得謂得，未至謂至，自高者耻于問，自多者耻于求，而若剽掠纖碎，緣飾淺末，已足以雄夸於製作之林而爲獵取名爵之資矣。無惑乎頹敗委靡，而莫之振起也。

又《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 異時論至元間中州人物極盛，由去金亡未遠，而宋之故老遺民往往多在。方車書大同，弓旌四出，蔽遮江淮，無復限制，風流文獻蓋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日覩也。故遊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予及識其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鮮于伯幾、郭佑之。仲芳、彥敬興至時，作竹石林巒。伯幾行草書入能品，貢父、佑之與三君俱嗜吟，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而吳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數人。彥中廉訪公還自南閩，嘗爲伯幾留連旬月，時趙子昂解齊州歸吳興，頗亦來從諸君讌集。予雖不及接廉訪公，而聞其鼓琴自度曲，時時變聲作古調，能使諸君滿飲徑醉，亦燕薊間一奇哉。又數年，仲芳以行御史臺照磨官先死，而佑之出爲宣府判官，伯幾得太常寺典簿，亦死；廉訪公居高郵，疾病，舁醫揚州死；彥敬晚登朝，至刑部尚書，守大名；貢父以集賢爲學士，子昂自翰林承旨乞身歸，皆得年後死。離合存亡，其不可復計者如是。而錢塘人至今傳詫諸君，以爲是于吾土有緣。然則文士相從之樂，殆亦造物者之所深靳，雖欲累取迭致，得乎？予官京師，特克紳公之子監察御史公哲出伯幾此帖，而子昂實題其後。企音徽之遂遠，悵文會之寂寥，志其盛以悲其衰，鄰笛有聲，予時掩耳而避之矣。

張翥《安雅堂集原序》 嗚呼，文章至季世，其敝甚矣。元興以來，光嶽之氣既渾，變雕琢磔裂之習而反諸醇古，故其製作完然一代之雄盛，文人學士直視《史》、《漢》、魏、晉以下，蓋不論也。

陳旅《國朝文類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

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略】昔者南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儁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龐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

又《宋景濂文集序》 金華有二先生，曰柳公道傳、曰黃公晉卿，皆以文章顯名當世。予遊薦紳間，竊獲窺其述作。柳公之文，龐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不可正視，而部伍整然不亂。金華多奇山川，清淑之氣鍾之於人，故發爲文章，光焰有不可掩如此。【略】我國家混一以來，光嶽之氣不分，大音斯完。中統、至元間，豪傑之士布列詞垣，難以一二數。天曆以來，海內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二公而已。二公之所指授，其必有異於庸常哉。【略】予雖不能文，不可謂無意於斯，譬猶候蟲而時一鳴也，其視二公黃鍾大呂之音果何如也？竊喜金華山川之秀代不乏人，而二公之學有所傳，故因序濂之文而敢志其私焉。

歐陽玄《潛溪集序》 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爲盛，逮及東都，其氣寖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于古。南渡以還，爲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晳，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章，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

又《國朝名臣事略序》 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藁城、東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詞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恆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京可作，我則隨武子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又《雍虞公文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強，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

胡助《淵穎先生集序》 浦陽仙華諸峰蒼翠萬仞，其嶄絕峻拔之形、瑰詭雄特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靈秀，蜿蟺磅薄，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裒先生吳君立夫出焉。

張沖《勤齋集原序》 文章固天下公器，然有體裁之文，有蕭散之文，大率以理勝爲貴，雅健次之。上焉吐詞爲經，經天緯地者所不待言，下焉雕蟲篆刻，誇多鬬靡者所不必論。理勝由於經明，雅健由於學純，氣雄而與時上下者有不能逃也。以近代言之，宋末金前，理昏而氣衰。或病乎繁文而委靡不振，或溺於駢儷而破碎支離。體裁既失，蕭散不存，古意無餘矣。我元以寬仁英武混一天下，氣因國雄，理緣氣勝。許文正公以理學紹伊、洛諸賢，潛齋楊文康公爲魯齋流亞，其倡古文、接正宗，得雅健之尤，而體自成一家者，又盛有其人。繼許、楊出而從事踐履，爲士林楷範、後學蓍龜者，保定則有靜修先生劉文靖公，臨川則有草廬先生吳文正公，關輔則有勤齋先生蕭貞敏公、矩菴先生同文貞侯爲稱首。

張嘉《圭塘小稿序》 昔人論文章，貴有館閣之氣。所謂館閣，非必掞藻於青瓊石渠之上，揮翰於高文大冊之間，在於爾雅深厚，金渾玉潤，儼若聲色之不動，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長，視夫滯澀怪僻，枯寒褊迫，至於刻畫而細、放逸而豪以爲能事者，徑庭殊矣。故識者往往以是概觀其人之所到，有足徵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迄於今，諸公輩文體一變，掃除儷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作者非簡古不措筆，學者非簡古不取法，讀者非簡古不屬目，此其風聲氣習，豈特起前代之衰，而國紀世教，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此也。

李祁《王子嘉詩序》 向時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亦唯務業科舉，罕有能用力於詩者。夫豈其不欲哉？志有所欲專，而力有所不逮，故致然耳。自江南被兵，科舉廢，士雖欲出而爲詩，流離顛頓，困阨已甚，又何暇及此？二三年來，士稍稍得復田畝，理其故業，故亦稍稍出而爲詩，此可爲詩道幸也。

貢奎《純白齋類稿序》 余自少時從師講道至呂成公，知其鄉爲浙東之金華，因考其山川之勝、孕秀於人者，非偶然也。稍長，因識喬文惠公諸子，知自穆陵以來，一時文物之盛，家公戶卿，雜以權謀聲利，相望若背項然。最後交義烏朱氏兄弟，始得論學術文章，訪問承平往事，則向之里第林園、衣冠鐘鼓之區，今皆散而爲郊墟田疃，莽然莫知所在矣。獨成公之學，微而愈著，久而益彰，其必有屬於今而淑於後者。及來京師，得胡君古愚，質直明朗，能以辭氣發其精密，而不立偏異以從時尚，有古人之風。又因以知有許益之者焉，於古愚爲友，其人履道力學，恥於干時，取民居環堵之室自樂也。其他俊士輩出，何其鄉之多賢哉。夫山川之氣有時乎盛衰，而其孕秀於人者，則未嘗間斷也。故其人之於道，猶川之於水，泝其源出於山者，演迤汪洋，晝夜混混，以匯於海，其斷溝絕澗，暴盈倏涸，亦豈異夫權謀聲利之於一時也？余所謂屬於今者，其不在二三子乎？

陳基《程禮部文集序》 文豈易言哉？國家混一百年，能言之士，莫不各以其所長馳騁上下，以鳴太平之休風。求其雄深博奧，跌宕超軼，敷之訓謨，發之聲歌，自出機杼，與漢西京、唐元和、宋慶曆以來諸作者爭衡千數百載，而天下文章爲之丕變，則蜀郡虞公豈非偉然命世君子哉。當是時，豫章揭公亦以其峻潔之詞，更相振耀，海內爭師宗之，並稱曰虞、揭，而文章之盛極矣。

又《孟待制文集序》 國朝之文凡三變。中統、至元以來，風氣開闢，車書混同，名家作者，與時更始，其文如雲行雨施，雰霈萬物，充然有餘也。延祐初，繼禪之君，虛己右文，學士大夫涵煦乎承平，歌舞乎雍熙，出其所長，與世馳騁，黼黻皇猷，鋪張人文，號極古今之盛。然厲金石以激和平之音，肆彫琢以洩忠厚之樸，而峭刻森嚴，殆未易以淺近窺也。天曆之際，作者中興，上探詩書禮樂之源，下泳秦漢唐宋之瀾，擺落凡近，憲章往哲，緝熙典墳，照熠日月，登歌清廟，氣凌騷雅，由是和平之音大振，忠厚之樸復還。其用力也，如蘭相如抗身秦庭，全璧歸趙。嗚呼，亦不易矣。

胡行簡《方壺詩序》 海宇混合，聲教大同，光嶽之氣，冲融磅礴，而人材生焉。西北貴族，聯英挺華，咸誦詩讀書，佩服仁義。入則謀謨帷幄，出則與韋布周旋，交相磨礲，以刻厲問學，蔚爲邦家之光。至元、大德間，碩儒鉅卿，前後相望。自近世言之，書法之美如康里氏子山、扎剌爾氏惟中，詩文雄混清麗如馬公伯庸、秦公兼善、余公廷心，皆卓然自成一家。其餘卿大夫士，以才譽擅名于時，不可屢數。

傅若金《贈魏仲章論詩序》 獨嘗遠游，於先輩之以文章名天下而及見之者，鄒人范先生、蜀郡虞公、浚儀馬中丞，其機軸不同，要皆傑然不可及者也。而今先後逝矣，退老于山林矣。其在朝者，翰林揭先生、歐陽公，深厚典則，學者所共宗焉；相繼至者，王君師魯、陳君衆仲、賀君伯更、張君仲舉，皆籍籍有時譽，而居省臺及仕於外者猶不少。凡其學之所詣，雖不可合論，而皆捐去金人粗厲之氣，一變宋末衰陋之習，力追古作以鳴太平之盛。

楊翮《送馬彥翬赴江西省管勾詩序》 金陵爲江左文物之邦，歷晉、宋、齊、梁、陳及南唐爲都會，其俗特善歌詩。自是以來，作者日衆，雖風氣之隆下有時，而凡著在編簡者無不可觀也。往者天朝克定季宋，金陵獨未嘗被兵，行御史臺開府郡中，涵煦五六十載，人材輩出，文物蓋彬彬焉。昔先君子以經學教授於鄉閭，嘗取晉、宋諸賢之詩令學者習之。未幾，而陶靖節、謝康樂之遺音絕響，一時復振。比年來，郭先生長卿、丁先生仲容，皆以盛唐之體爲學者倡。於是後進之士，多翕然向風，而李翰林、杜拾遺之律度駸駸矣。當此之時，雖寓跡玄門釋宗者，亦莫不知所慕尚。吾鄉詩歌之作，於斯爲盛。

王禮《長留天地間集序》 文章與時升降。國朝混一區宇，曠古所無，以淳龐樸厚之風氣，蘊爲沖淡豐蔚之辭章，發情止禮，有體有音，皆可師法，殆將聳元德以四代，軼漢、唐而過之。惜采錄無官，文采不盡暴於當世。收而輯之，庸非爲士者之職乎？

又《跋張文忠公帖》 某嘗求我朝科目得人之盛，無如延祐首榜，聖繼神傳，累朝參錯。中外聞望之重如張起巖、郭孝基，文章之懿如馬祖常、許有壬、歐陽玄、黃溍，政事之美如汪澤民、楊景行、干文傳輩，不可枚舉。大者深厚忠貞，小者精白卓犖，所以黼藻皇猷、裨益治道者，初科之士爲多。雖曰一時光嶽之氣，鍾爲英傑，沛然莫之能禦，然亦仁廟切於求賢之念，上格天心，當時碩德元老，足以風厲後進所致也。

許有壬《林春野文集序》 貢舉未行，士之力學者積厚資深，發而爲文章，決江河，涇溝池，至即盈溢。利祿一啓，人重得失，始有欲速而求捷者。假步蹈律，寸跬模倣，爨而始糴，規規乎其不裕也。今試格，一日之目有古賦，有詔誥、章表，近循習多用賦，則賦當日盛，上不追騷，下亦不失爲漢魏矣。而失反有今不逮昔之歎，何哉？蓋昔之人有式不擬，直以所學充之，後之人無學

可充，而惟式是擬也。

又《宋顯夫文集序》 國家設貢舉，陶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文當日昌，而名能著見者，何其指之不多屈也。積儲之不厚也，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遂竭，發而自梶，拘拘規倣，而倀倀乎所適者，欲昌得乎？惟其有所本也，有所參也，該洽沉潛，心有所得，濟以定力而熟之，則於辭也，決淵渟而灌溝澮，策堅良而走康莊，庶乎其達矣。

又《王濯纓集序》 中原自宋播浙，文教幾熄，金源氏分裂之餘，設科取士，士氣奄奄僅屬，而吾鄉登第者餘五十人。聖朝戊戌之試，復其家者子孫於今賴之。至元間，一時名德遂傑視他郡，學者觀感日益以盛，是蓋山川清淑之所鍾，濟以前輩承啓之有素，非世變之所能易也。

吳師道《答傅子建書》 嘗謂今科舉之制，先之以四書、五經，傳註主某氏某氏，所以明義理，正學術，次之以賦詔誥表，欲其爲古文章，終之以策，觀其器識。果能是，則其才品亦不卑矣，況又本之以德行乎。二十年間，所得亦可睹矣。竊怪比年義理之學日以晦堙，文章之體日以骫骳，士氣日以衰茶懈怠，豈無故哉？大抵司文衡者不肯心服前儒，好持偏見詖說，迷謬學者，敢于違明制而不懼，此最大害也。又有專泥一經，不知兼之六藝，參之賦策以觀其全，而模擬夙構之弊得以售。又有好取俚拙不文之作，以不拘格律爲工，僕每與劇辨者此也。愼選主司，其責固不在我，學者但當潛心經文，篤守傳說，融會而發明之。至于文非賈、馬、晁、董、班、揚、韓、柳、陸宣公、歐陽子、王、蘇、曾不觀，自然追配古人，度越流俗，遇明有司，不患于不見取。彼區區括套之編，揣摩之術，君子之所不道也。

陸文圭《跋陳元復詩稿》 科場廢三十年，程文閣不用，後生秀才，氣無所發洩，溢而爲詩。詩，未易學也。《騷》選》而下，徐、庾不必學，盛唐而下，溫、李不必學，蘇、黃而下，江西不必學。下是，非詩矣。非吾之說，考亭之說也。

熊禾《佩韋齋集原序》 南北混一，以文鳴世不過數家，其間卓然能不悖名教、有補倫紀者，亦無幾焉。

余闕《待制集原序》 文之敝至宋亡而極矣，故我朝以質承之，塗彩以爲素，琢雕以爲樸。當是時，士大夫之習尚論學則尊道德而卑文藝，論文則崇本實而去浮華，蓋久而至于至大、延祐之間，文運方啓，士大夫始稍稍切磨爲辭章，此《革》之四而趨功之時也。

又《楊君顯民詩集序》 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爲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爲之。由是中州小民麤識字能治文書者得入臺閣，共筆劄，累日積月，皆可以致通顯，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材蘊者又往往不屑爲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是可惜也。夫士惟不得用於世，則多致力於文字之間以爲不朽，而文辭者有幸有不幸者，不幸者至於老而無所用矣，而其文又遂泯不顯，是可哀也。

釋來復《蛻菴集原序》 嗚呼，詩豈易言也哉。大雅希聲，宮徵相應，與三光五嶽之氣並行天地間，一歌一咏，陶冶性靈，而感召休徵，其有關於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至於兩漢，正音猶完。建安以來，浸尚綺麗，而詩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兼備諸體。其鏗鍧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而後有之，降是無足采焉。逮及於元，靜脩劉公復倡古作，一變浮靡之習；子昂趙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視唐無媿。至若德機范公之清淳，仲弘楊公之雅贍，伯生虞公之雄逸，曼碩揭公之森嚴，更唱迭和於延祐、天曆間，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天下，其亦盛矣哉。

楊維楨《故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先生墓誌銘》 於乎，我朝文章雄唱推魯姚公，再變推蜀虞公，三變而爲金華兩先生也。

又《鹿皮子文集序》 言有高而弗當，義有奧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有也。【略】自孔氏後，立言傳世者不知幾人焉，其滅沒不傳，卒與齊民共腐者亦不知幾人焉。【略】自今觀之，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又其次，王通、韓愈、歐陽修、周敦頤、蘇洵父子；逮乎我朝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奧而通也。虞、李之次，復有鹿皮子者焉。

又《留養愚文集序》 括之士以時文名於今日者，有林君則氏、葉見山氏、徐景熹氏、劉伯溫氏、項子華氏。以古學名者，則有鄭息堂公、洪樂閑公、葉壺谷公、留萬石公。時文、古學使通能之，則有不工者矣。

又《愍桂文集序》 秦漢之士無時文，以其所陳說於上者，皆近乎古，而

未有立體製、定格律以爲去取，如唐宋以來號爲舉業者也。韓愈氏病之，以爲「大慚者大好」，則時文不可以傳世也諗矣。我朝設科取士，雖沿唐宋，而其制則成周，文則追古于唐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傳者。然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不若師儒義試之所爲取爲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僅一日之長，而義試之所取則寬以歲月之所得也。大比開，而作者或有遺珠之憾，則主司之負諸生也；義試開，作者或無擅場之手，則諸生之負主司也。

又《王希賜文集再序》 我朝文章肇變爲劉、楊，再變爲姚、元，三變爲虞、歐、揭、宋，而後文爲全盛。以氣運言，則全盛之時也，盛極則亦衰之始。自天曆來，文章漸趨委靡，不失於蒐獵破碎，則淪於剽盜滅裂，能卓然自信不流於俗者幾希矣。吾嘗以近代律今之文，僅得與曾鞏、蘇轍、王安石、李清臣、陳無己之流相追逐，相亡而中衰也已，不得步武於陸游、劉克莊、三洪、矧葉適、陳傅良、戴溪乎？不得步武於葉適、戴溪、陳傅良、矧晁、張、秦、黃乎？不得步武於晁、張、秦、黃，矧二蘇、歐陽乎？時則舉子之伎興矣，不惟代無作者，而鑑識衡定爲之先者，無其人也亦久矣。

蘇伯衡《故庸齋吳君墓誌銘》 昔元氏有國，自延祐之後，士尚多彌文，而馳騁虛名，其於問學不免苟且，尚何望修身、踐言，如古人哉。及至正以來，而其風寖靡焉。

李國鳳《玩齋集序》 至於我朝元貞、延祐之間，天下乂安，人材輩出。其見於文者，雖一言之微，亦本於理，累辭之繁，必明夫道，有溫醇忠厚之懿，無脆薄蹇淺之失，其流風遺韻，漸涵沫濡，蓋將澤百世而未艾。嗚呼，文章之盛，其斯時歟。自世故日變而士氣不揚，故老凋謝而師承無法，辭之儷乎古者不多見也，況其可傳而不泯者哉？

戴良《求我齋文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世相高下，然亦恆發於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以鄞一郡觀之，其地環以大海，而四明、驃騎諸山，往往趨海而盡。士生其間者，率偉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遺風。由宋而上，固不必論。國朝以來，踐敭清華，出入禁近，所以鬯宣皇仁，黼黻休光於無窮，則文清袁公其人也。託迹邱園，淑艾來學，而指畫口授，使疑者冰開，虛心者滿懷，則敬叔程公其人也。於是以道鄞先生之出，實與二公相先後。

又《夷白齋稿序》 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曆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及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蓋四公之在當時，皆涵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摛辭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於周之末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後，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於揭公；而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指授者耶。鬱鬱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秉筆居中朝，自餘數公，常想見其丰采，習聞其聲欬，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先生（陳基）以紹其聲光也。【略】夫自周衰以來，至於今幾二千載，其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於古者，惟漢唐及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者，又常不過數人焉。何世之不數而人之難得若是與。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與？

趙汸《滋溪文稿序》 初，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胄子，而后王降德之道復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始超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已者。故其辨異端、闢邪說，皆眞有所據，而非掇拾於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於天下，而未嘗決意於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是時，海內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吳公、雍郡虞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教成均，然後大經聖賢，下學上達之旨，縷析毫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數，修辭游藝之方，本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代文獻莫盛於斯，而俊選並興，殆無以異於先王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鄉邦國而無間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其人乎？

危素《送鎦志伊采大元文乘序》 國朝起北土而并天下，號令所加，海內臣服，昭華延喜之珍，蓋梯山航海而至，府庫盈羨，而民物阜殷，古未嘗有也。至於文章之盛，視前古宜無所愧。有國百年，未有能博采而并傳者，甚則散亡磨滅，無復加之意焉。向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稍編輯《文類》若干卷，既刻而行於世，宜春鎦志伊讀而嘆曰：「尊官鉅人之文則既列於此，其或抱道懷德而高蹈於山林，或守志厲行而自遠於聲利，至於顛頟枯槁之士所以汲汲營營於文字之間，冀是可以自見於寥寥千載之後，而卒泯沒而無聞，非可惜哉。」乃治裝發京師，而其志將及禹蹟之所至，不盡得當世之文不爲之止也。吾徒日俟其成書，使四方萬里皆知累聖之深仁厚澤涵煦於區宇者殆百年

矣，故民生不識兵戈之苦，而得以從容摛詞而弄翰，其言皆足以鳴國家之盛。

又《黎省之詩序》 夫文章之傳，儒者視之以爲末藝，然實與天地之氣運相爲升降，君子於此觀世道焉。大江之南，自疆宇分裂，宋中世以來，以詞賦試進士，而安南亦倣而行之。皇元諸鉅公繼作，力剗前朝之餘習，駸駸然以及乎古，故中州之士知有所趨向。安南邈在炎海之中，其始也，亦漸乎晚宋之風，數十年間，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塗，故省之奮然欲盡掃其敝以追作者，志豈淺近者所能知哉？

又《先天觀詩序》 當此之時，國家承平，以文物相尚，名人鉅公畢集輦下，雖一詩之出，必各極其所長，期於必傳而後已。故范公與太史浦城楊公仲弘、豫章揭文安公之詩，皆作於布衣之時，其後雖爲顯人，今讀其詩，亦非率爾而爲者。

又《果囉羅易之金臺後稿序》 昔在成周之世，采詩以觀民風，其大小之國千有八百，西方之國豳得七篇，秦得十篇而止。夫以雍州之域，實在王畿，自豳、秦而西未見有詩，豈其風氣未開，習俗不能以相通也歟。易之果囉羅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國遠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輝和爾最先來附，至今已百餘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業詩書而工文章。

劉基《照玄上人詩集序》 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思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惙惙，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

又《蘇平仲文集序》 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過百年，而劉、許、姚、閻、吳、虞、范、揭、歐、黃之傳，詩文皆可垂後，則由其土宇之最廣也。

宋濂《蘇平仲文集序》 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蕩人之耳目。辟猶敝帚漏巵，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亦已遠矣。

又《元故湛洲先生白公墓銘》 濂也晚出，雖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濩、西秦張公橫、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最少，與群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迹斑斑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風流遺韵，弗可復見，不亦悲乎。

又《剡源集序》 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檃括聲律，孳孳爲嘩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敝尤滋。

又《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游卷》示濂，請題其後。卷間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修撰張公之作，禮部《紀游》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爲檢其遺稿，繕書以補焉。且爲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爲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嶽之峰如寶蓮華，屹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映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爲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譽於天朝，蔚爲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傑益以昭夫地靈者歟？侍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迨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間嘗采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嚴紅澗碧，其餘榮儼然在目，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

又《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荆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玄、范文白公椁、揭文安公傒斯，海內咸以姓稱之，而不敢名。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冢子諱汯以文學仕順帝時，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

又《書劉生鏡歌後》 近代以文章名天下者，蜀虞文靖公(集)、豫章揭文安公(傒斯)、先師黃文獻公(溍)及廬陵歐陽文公(玄)爲最著。然四公之中，或才高而過於外肆，或辭醇而過於窘，或氣昌而過於繁，故效之者皆不能無弊。惟先師之文，和平淵潔，不大聲色，而從容於法度，是以宗而師之者，雖有高下淺深之殊，然皆守矩蹈規，不敢流於詭僻迂怪者，先師之教使然也。

王禕《玩齋集序》 國朝統一海宇，氣運混合，鴻生碩儒，先後輩出，文章之作，實有以昭一代之治化，蓋自西漢以下，莫於斯爲盛矣。當至元、大德間，有若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文公、東平閻文康公、豫章程文憲公、吳興趙文敏

公，皆以前代遺老值國家之興運，其文龐蔚質奧，最爲近古。延祐以後，則有臨川吳文正公、巴西鄧文肅公、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浚儀馬文貞公、侍講蜀郡虞公、尚書襄陰王公，其文典雅富潤，益肆以宏，而其時則承平寖久，豐亨豫大極盛之際也。今天子元統以來，致治爲尤盛，而文學之士至於今則遂以日繼淪謝而幾於寥寥矣。如廣陽宋正獻公、豫章揭文安公、待制東陽柳公、承旨濟南張公、參政趙郡蘇公，皆不可復作，而承旨廬陵歐陽公、諭德東明李公、侍講金華黃公，雖巋然猶存，而亦既老矣。其方嚮任用而擅文章之名者，惟吾宣城貢公乎。

又《宋景濂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略】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姑自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成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貫)、烏傷黃公(溍)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爲文也，閎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謂善於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異同。其門人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婺人，論者以爲朱氏之世適。故近時言理學者，婺爲最盛。

又《送胡先生序》 尚論吾婺學術之懿，宋南渡以還，東萊呂成公、龍川陳文毅公、說齋大著唐公，同時並興。呂公以聖賢之學自任，上繼道統之重；唐公之學，蓋深究帝王經世之大誼；而陳公復明乎皇帝王霸之略，而有志於事功者也。即其所自立者觀之，雖不能苟同，然其爲道皆著於文也，其文皆所以載道也。文義、道學，曷有異乎哉？有元以來，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傳之白雲許文懿公，實以道學名其家。而司丞永康胡公、待制浦陽柳公、侍講烏傷黃公，以及禮部蘭溪吳公、翰林東陽張公，則以文章家知名。雖若門戶異趨，而本其立言之要，道皆著於文，文皆載乎道，固未始有不同焉者。淵乎粹哉，皆可謂聖賢之爲學者矣。以故八十年間，踵武相望，悉爲世大儒，海內咸所宗師。夫何後生晚進，顧乃因其所不同而疑其所爲同？言道學者，以窮研訓詁爲極致；言文章者，以修飭辭語爲能事。各立標榜，互相排抵，而不究夫統宗元會之歸，於是諸公之志日微，而學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

又《練伯上詩序》 大江之西，近時言詩者三家，曰文白范公德機、文靖虞公伯生、文安揭公曼碩。范公之詩，圓粹而高妙；虞公之詩，嚴峻而雅贍；揭公之詩，典雅而敦實。皆卓然名家者也。繼而作者，復有吾練君伯上焉。伯上之詩，溫厚而豐麗，足以紹其聲光而踵其軌轍也。又：元初承金氏之風，作者尚質樸而鮮辭致，至延祐、天曆，豐亨豫大之時，而范、虞、揭以及楊仲弘、元復初、柳道傳、王繼學、馬伯庸、黃晉卿諸子出，然後詩道之盛，幾跨唐而軼漢。此又一變也。然至於今未久也，而氣運乖裂，士習遽卑，爭務粉繪鏤刻以相高，效齊梁而不能。【略】余嘗聞之楊公之言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也。」黃公之言曰：「詩貴乎平實而流麗也。」嗟乎，言詩之要，無易於此矣。

又《浦陽戴先生詩序》 昔日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仙華先生方公韶卿(鳳)、烏蜀先生柳公道傳(貫)。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詩，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公嘗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於是二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於詩者，又得吾戴叔能先生焉。叔能之詩，質而敷，簡而密，優柔而不迫，冲澹而不攜，庶幾上追漢魏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與？蓋柳公學於方公，而叔能師事柳公爲最久。淵源之懿，信不可誣。禕嘗讀其詩，而爲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古於漢魏，莫盛於盛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陽之詩實有之，叔能之詩，其傳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者，其以吾言爲足徵也哉。

又《張仲簡詩序》 國家致治，比隆三代，其詩之盛，實無媿於有唐。重熙累洽，抵今百年，士之達而在上者，莫不詠歌帝載，肆爲瓌奇盛麗之詞，以鳴國家之盛，其居山林間者，亦皆謳吟王化，有憂深思遠之風，不徒留連光景而已。

又《文評》 於乎，以余觀乎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謂盛矣。當至元、大德之間，時則柳城姚文公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後，時則廬陵歐陽文公之文殿

其終。即兩文公之文而觀之，則一代文章之盛槩可見矣。【略】嗟乎，二公之文若是，豈非一代之雄於文者乎，宜其節惠易名，皆特謚爲文，千載公議，孰得而誣之？是故唐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韓子爲合理，若李翺、權德輿則不足言矣；宋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王荆公、朱徽公爲稱情，若楊億、蘇洵則有可議者矣。獨有元百年之間，姚、歐相望，而兩文之謚，始終有作，吾無間然矣，謂之爲盛，豈非然哉。

胡翰《王忠文前集原序》 吾婺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爲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黄公晉卿、吳公正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叔善，又皆彬彬和附於下。當南北混一，方地數萬里，人物不可以億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爲首稱，則是數君子實表礪焉。逮至正以後，黄公猶秉筆居中朝，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吾子充（王禕）紹其聲光。

又《屠先生詩集序》 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彌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

單弘《子淵集叙》 暨車書混一，遡淮而上，號呼縱恣，啁啷之音，不革於南俗。文治益隆，天下學士大夫始識正路，然惟得其形似而已，至於超然筆墨之外，深契自得者，蓋鮮矣。古今評詩蔚有定論，近世未解考究，輒事援筆，以肆私見。譬之工人，規矩不熟於中，欲斤斧是馭，精巧是期，無是理也。蓋詩之爲詩，情與景而已。二者之遇，不得不形於言，而非我之所能爲者，此眞詩也。苟或牽合補綴，可以無作，豈詩也哉？

倪中《白雲集序》 先輩稱文章盛衰關乎世運。【略】我朝政化之弘遠過前代，延祐以降，可謂極治者矣。是以選舉法行，得人爲盛。然數十年中，名公鉅人往往由科目而進，其能作爲文章，以上尊孔、孟而下襲揚、馬者，顧多在於窮賤之士。吁，是又不可詰矣。傳曰：「豪傑之民，雖無文王猶興。」豈文章之出尤無所待於人歟？

朱右《元朝文穎序》 氣化流行之謂道，道之顯著之謂文，道有升降，故文有盛衰，而國家之氣化繫焉。有元啓運，肇造朔漠，著作之家，名世之士，所以裨治化、代王言、垂世範者，固已產於金、宋未亡之前。風雲類從，萬物咸睹，混一雄厚之氣，見諸言辭，豈偶然哉。【略】方南北未通，江漢趙氏默記朱子《四書集註》及各經傳，身載以北。許文正公私淑有聞，以身任道，大闡其秘，上啓君心，下饜人望，天下後世知所嚮方，無或有間，興文開化之功豈小補哉。此編自江漢而下成一家言者，得六十餘人，傳誦之盛有足以裨三代而軼漢、唐，詎不盛歟。試嘗讀而評之。文者英華之外見者也，文采外見莫花木若也。國初之文，猶花木之蓓蕾，蕤鄂未分，藹然碩楙之氣，殆闚見其精華。至大、延祐間，則葩敷蔆鬯，芬芳殊妍，風日滋榮，猶未露其夭巧。天曆以來，春氣畢達，百卉競冶，奇態媚姿，光焰發越，則極其著見矣。夫物生而滋，滋而盛，盛而極，固亦氣化之使然，尤於是可以觀世變也。嗟夫，人物囿形氣化，亦豈得容心於其間耶？

又《洎川文集序》 予嘗觀近代僧家者流以文鳴者固多，要其不失軌範，充然有餘，在元貞則天隱至公，天曆則廣智訢公也。天隱之文雅正舒暢，廣智之文雄健超邁，然皆無林下習氣。師於廣智爲大弟子，宜與之并傳也，用書於首簡。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繼韓子者歐陽公，淵永和平，在宋爲文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詳贍，柳柳州之精覈，曾南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淡，蘇長公之痛快，亦宜諦觀熟考，以自成一家。斯吾有志而未遂焉者也。能遂其志而自成一家，其在國朝羣公之文乎。夫趙江漢如星斗著天，行列森羅而光氣煥發，劉靜修如御車廣路，輪轅堅壯而馳騁自得，姚牧庵如豫章拔地，深根而巨幹，故枝葉挺茂；程雪樓如王侯第宅，門廡堂室，內外莫不完壯；元清河如項籍將兵，人人足用；馮海粟如苻堅總師，以多而敗；虞邵庵如長江大河，清暢渾浩，會歸于海而後止；黄金華如洪波巨澤，風浪不驚，湛然一碧；揭豫章如明珠在淵，光輝不露而自然，人知其爲至寶；馬石田如彝器陳于宗廟，無甚華飾而質雅可觀；柳待制如禮家之備節文，穠縟重複；李五峰如秦漢間人語言，嶄絕而頓挫。至如袁清容博奧敏捷，長於應制，如歐陽圭齋龐碩鋪舒，未離賦體。俊邁如陳莆田，雅馴如程黟南，平順而氣益盛如貢宣城，潔淨而力稍弱如危太樸，是十數公雖時有後先，皆以文而知名者也。

貝瓊《乾坤清氣序》 有元混合天下，一時鴻生碩士若劉、楊、虞、范，出而鳴國家之盛，而五峰、鐵崖二公繼作，瑰詭奇絕，視有唐爲無愧。或曰：劉、楊而下善詩矣，豈皆李、杜乎？則應之曰：《韶》《濩》息而鼓吹作，袞冕棄而南冠出，固有非李、杜而李、杜者也。

又《送危於嘘赴安慶教授序》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

忠公、王文公、曾文定公爲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嶽、水之於海矣。及元之方盛，則有程文憲公、吳文正公，而虞文靖公繼起天曆、元統間，其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曾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若臨川危公太樸，又登文正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遊江海也，文靖公序以送之，且待之以萬人之上矣。

又《隴上白雲詩稿序》 蓋元初文治方興，而吳興趙公子昂、浦城楊公仲弘、清江范公德機，務鏟宋之陳腐以復于唐。其相繼起于朝者，有蜀虞公伯生、西域馬公伯庸、江右揭公曼碩、莆田陳公衆仲，在外則永嘉李公五峰、會稽楊公鐵崖、錢唐張公句曲，而河東張公仲峰亦留三吳，以樂府唱酬。金春玉應，駸駸然有李、杜之氣骨，而熙寧、元豐諸家爲不足法矣。下至四明黃公伯成、曲江錢公思復，亦皆卓然可觀者。

又《潛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曆、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焰莫敢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汩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恆病其駁而不純。及周、程、朱子大發其閟，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後之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玩，不亦悲夫。【略】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爲易。

王彝《順理齋記》 吳郡自昔衣冠之所萃，入國朝，其郡人若宋節幹顏公，若湯師言、龔子敬兩先生，及禮部于公，其寓止若所南鄭先生、若虞文靖公、黃文獻公、太常柳公，皆卓然師表一世。故其學者知務經術，爲文章必要諸理。其後湘東李一初先生亦寓於是，學者又出其門焉。尹君伯章，吳人者，蓋嘗接聞諸君子之流風，而又及親炙黃公，且嘗與李先生游，其所學概可知矣。

又《高季迪詩集序》 蓋季迪之言詩，必曰漢、魏、晉、唐之作者，而尤患詩道傾靡，自晚唐以極於宋，而復振起，然元之詩人亦頗沈酣於沙陲弓馬之風，而詩之情益泯。自返而求之古作，獨以情而爲詩。

楊基《題宋周曾秋塘圖》 右宋周曾《秋塘圖》一卷，前元皇姊大長公主所藏也。前有「皇姊圖書」印記，後有集賢學士諸詞臣奉皇姊教旨所題，自大學士趙世延、王約而下凡十六人。時鄧文原、袁伯長俱爲直學士，李洄以翰林待制居京師，爲監修國史，實至治三年也。元運方隆，皇姊雅尚文學，一時名公鉅儒，以文章翰墨寵遇當世，其盛蓋可想見。

王行《柔立齋集序》 元人爲詩獨尚七言近體，跡其所由，蓋元裕之倡之于先，趙子昂和之于後，轉相染習，遂成一代之風焉。初，裕之生北方，不聞大賢之訓，信其所好，自以爲然，常裒萃唐人此體爲《鼓吹集》十卷，以教後學。其徒又爲之注釋，以廣其傳。其間掄擇之不精，去取之無據，其人乖亂，其世混淆，予每見之，未嘗不笑其陋也。蓋此體雖始於唐，唐盛時爲者亦尠，至劉文房、許用晦、李義山之徒好爲之，世亦浸衰歇矣，是猶足貴也耶？且裕之之作，其竭力者僅欲瞻望蘇長公之垣墉，豈爲深於詩者？以當時無能過之，故爲人所宗耳。及子昂豢於新遇，追嫌宗國舊風，力趨時好，杭人楊載以其業見之，實皆此體，大獲奬與，載遂有聲。人益以爲能攻於此，足以致譽，靡然爭赴之。至於虞伯生、揭曼碩諸人，以文自名，亦務于此矣。夫朱子之教人一定不可易之法也，虞、揭寧不知之？知之而不行，何也？溺于所習而不能自振，亦安于謬者矣。予每思之，未嘗不爲之歎息也。

又《送金汝霖還西江序》 且西江文物之盛，由宋及元，大賢君子相繼而出。雖曾經亂離，愈公又能作興之，使愒不廢。茲天下理當治平，他日文章之士果能追踪前代，則公今日之所爲，寧獨有功於李先生，實有關於西江之文運也。金公歸，必能益贊公之作興矣，予何勒於言哉。

張以寧《甑山存稿序》 婺爲郡，儒先東萊呂成公之里也，近何、王、金、許氏，得勉齋黃公之傳於徽國朱文公者，以經學教於鄉。及學士黃公、待制柳公諸賢輩出，又以詞章仕於朝，而故太常博士古愚胡君，實同一時，後先倡和，其源流之所自，蓋可睹矣。

又《桐華新稿序》 昔者王道盛而雅頌興，帝功成而樂章作。世隆，詩道固從而隆也。我元德邁于周漢，覆載之內，血氣之倫，仁涵義浹，百有廿年于茲矣。士之沐浴膏澤，詠歌泰和，若蟄之於雷，奮不可遏，則詩焉而復古之道也宜哉。溫陵故文獻邦，今尤爲樂國，縉紳之所廬，冠帶之所途，地又多名山水，能言之彥，穎然於決科外，致力爲詩，鬯舒襟靈，蛻去塵坌。暇日輒會於城西南之隅清果寺，寓公遊士，俊異咸集，僧之名者亦預焉。余讀之而三歎曰：大夫士幸得生盛時，目不睹金革事，能聲於詩以自著，不自菲薄，亦猶古之道乎，治世之音乎。是宜聞於世，乃粹爲編。

《漫堂說詩》 元初襲金源派，以好問爲大宗。其後，則稱虞集、楊載、范椁、揭傒斯。元末，楊維楨、李孝光、吳萊爲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剌、倪瓚，皆有可觀。

《清賢紀》卷二 「詩人」：《草閣書事》云：元士以風雅鳴東南者，永嘉張天英，鄭東李孝光，天台項炯、丁復，東陽陳樵，毘陵吳恭、倪瓚，姑蘇陳謙、郭翼，句曲張雨、釋子雲門，皆有本之學，鼓蘭風而和郢雪者也。風人典刑，盡在是矣。

林弼《華川先生詩序》 近世以詩名家，若范江西、虞蜀郡、楊浦城諸公，皆有以鳴乎治平之盛；而黃文獻公，獨以平實流麗爲本。【略】平實則理勝，而有溫厚平易之氣矣；流麗則辭亦勝，而無艱險奇詭之病矣。詩之爲詩，殆不出乎此也。

釋妙聲《友桂軒記》 若夫秦漢則去古未遠，王澤未熄，故其文非後世可及。自爾以來，代有作者，而莫盛於唐宋，然視秦漢則有間矣。自訓詁之學行而古文遂微。近世文運中興，製作尤盛，其間卓然振古豪傑之才，無讓於昔。而率於時尚，不得不靡而從之，此其文終有愧於古也與？抑又聞之，古人論立言者，謂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世愈降而愈下，時勢則然也。今之論者，往往守其師說，好是今非古而吹求其失，不亦過乎。

楊彝《子淵集序》 國朝南北混一，宗工繼作，以中和雅正之聲而革金宋之餘習，學者非杜詩不觀也。然昧者剽剟近似，襲用一律，而不知根本道藝其所以來。或者之議，豈爲過哉？

張瑩《書石初文集》 嗚呼，近時詩文一變，蹈襲梁隋，以夸淫靡麗爲工，纖弱妍媚爲巧，放肆驕泆，傲然自謂古之人，厚誣當時，以諭誑惑聾瞽。是皆先生之罪人也。

陳相《許嫌白雲集原序》 吾婺道學之傳，自宋東萊呂成公以身任其道，倡鳴於南渡之後，卓乎不可及已。元有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而傳之白雲許文懿公。蓋北山得於勉齋黃氏，而勉齋實出考亭朱子之門，故傳得其正，粹然以道名家。他如待制浦陽柳公、侍講烏傷黃公、禮部蘭溪吳公、翰林東陽張公，以及國朝學士景濂宋公、待制子充王公，皆以斯文羽翼其道者也。海內論鄉學淵源之懿，師友繼承之篤，蓋莫如吾婺。而吾婺晚生後學，一何繼承之寥寥哉。蓋嘗讀其文，則亦知其道矣。

《藝苑卮言》卷四 元文人自數子外，則有姚承旨樞、許祭酒衡、吳學士澄、黃侍講溍、柳國史貫、吳山長萊、危學士素。然要而言之，曰無文可也。

又卷六 吾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卓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爲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尤稱絕倫。高皇帝徵廉夫修《元史》，欲官之，廉夫作《老客婦謠》，示不屈，乃放之歸。時危素太樸爲弘文館學士，方貴重，上一日聞履聲，問爲誰，太樸率然曰：「老臣危素。」上不懌曰：「吾以爲文天祥耶。」謫佃臨濠死。人以定楊、危之優劣。倪、顧各散家資，顧仍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至今人傳之。夫以顧、倪之富與廉夫之豪縱而若此，其於陶靖節，可謂異軌同操。

《太平清話》卷四 元文稱虞集、楊載、范椁、揭傒斯、馬祖常、歐陽玄、黃晉卿、柳貫、元好問、袁桷、姚燧。

《農田餘話》卷上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倣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冠于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至元間，戴帥初、趙子昂諸公始出，作詩文皆從李、杜、韓、柳中乘，頓掃舊時之氣習，非惟遺山、劉靜修諸公系中原文脈，而南人文格亦變。

惲應翼《太室山人集序》 文不在茲乎？大家稱四子，而嗣之者三：柳之文嗣于貫，歐陽之文嗣于玄，蘇之文嗣于伯衡。伯衡與宋學士以文翼運，而玄則濂之先輩，貫則濂之師也。

梅守箕《睡庵文稿初刻序》 夫文章之日趨而靡也，其由趙宋之末季乎？其起於程、蘇分黨之後乎？【略】元人重詞曲戲劇，而略於行文。

劉剛《胡仲子集後序》 元氏有天下，光岳之氣未分，有德有言者迭起於其間，亦一時文獻之美。

徐一夔《錢南金詩稿序》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以及國朝之盛，作者代有其人，大家鉅集具在也。試取而讀之，雖其材力所就不無等差，觀其緣情指事，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有平易而無奇怪。至於雋永其味，則悠永宏闊，而反覆無窮，下視近時斥平易爲庸腐，指奇怪爲神俊，號爲一家之體，非神仙鬼魅、金玉錦繡、龍虎鸞鳳、名花官酒、高歌醉舞等語不道

者，何如也？

又《清江貝先生文集序》 在元季，文章鉅家如虞、揭、歐、黃相繼物故，而宣城貢公泰甫、河東張公仲舉、臨川危公太樸、新安程公以文，四三君子者，亦各以宏才碩學，居朝廷製作之任，聯芳而繼響。時會稽楊公廉夫以名進士屏居吳淞江之上，嘯傲烟月，亦以詩文自豪，有凌轢古今、磅礴宇宙之意，殆若不以臺閣爲泰、江湖爲戚者。一時及門之士皆英邁不羈，而耻視規規於繩墨之末。

胡儼《兩京類稿序》 文章有關於氣運尚矣。三代而降，漢之風氣猶爲近古，故西京之文渾厚質直，有三代之遺風。【略】至元則許、吳、閻、劉、二王、二姚、虞諸公，亦皆以德行道藝發而鳴一代之盛，與氣運相表裏者，豈虛言哉。

陳崟《雲林集序》 自建安、黃初以極盛唐，晚唐，由宋至元，作者迭出，其有名公達官所撰雄詞極搆，往往爲人所採輯，梓行於世。或有爲子孫所珍藏、秘而不顯者，亦多有之。是殆不如山林處士、釋老之徒，其文字反得托諸翰墨以傳，甚可慨也。

胡富《華陽貞素文集序》 夫彰往而示來，稽治以達道，文不可以已也。然世謂元人之文熟，噫，豈盡然哉？其中亦有見於三代、秦漢之文之妙者，而顧可以一律論耶？

羅洪先《靜思集序》 元鄙儒術，七八十年間，科舉詔不歲下，山林之士無他慕，因各肆力於文學，於是多爲古辭詩歌以道己志。在吾族鄰而媚者，有郭靜思先生，與先翠屏諸公倡和往來，而先竹軒公及里中宋、周、李、楊諸君子，固皆一時傑出者也。茲數人者，不獨能爲古辭詩歌而已，尤善測微隱，明道理，言又足以發之。至其處貧遭遇，卓然自守，不少涅流俗，皆以爲當然，無用矯強。使得一命，所立必有可觀，顧老於蓬藋，不少概見。餘其精神，僅寓於聲律，可哀也已。

愕齋《東皋先生詩集後序》 昔有元之季，國政廢弛，疆宇窮蹙，人之懷抱才德者不用，而用者非其人。使君子之在野者，既不遂展其抱負，憤鬱不平之氣，惟一形諸詠歌而瀉之，猶冀在後或有知我者，庶幾不負此心于百世之下，然其爲志亦可哀已。

葉盛《新刊圭塘小稿序》 予嘗以爲元承宋統，寔當四海混一之盛，而其一代彌文之盛，繇至元、大德循乎至正之間，渾渾乎，洋洋乎，誠亦不可誣已。然竊觀於其大者，如許魯齋、姚文公、元清河詩文述作之可見，亦晨星落落耳，而況於其他乎？他如容城、雪樓、雲莊、草廬、道園、吳興、豫章諸君子，雖間有傳者，其間草廬諸經叙正論說特多，即此而求之於今，雖千百之一、二，何有哉？門生故吏之賢否，雲仍克肖之有無，後之君子，爲此爲彼，吾於是蓋有不勝其感嘆矣。

《草木子》卷四上 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獨北樂府耳。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獨理學之明，上接三代。元朝文法漢，歐陽玄(元功)、虞集(伯生)是也；字學晉，趙孟頫(子昂)、鮮于樞(伯機)是也；詩學唐，楊載(仲弘)、虞集是也；道學之行，則許衡(平仲，魯齋先生)、劉因(靜修先生夢吉)是也。亦皆有所不逮。

張泰《月屋樵吟序》 昔在有元，入主中夏，類不用華人居要地，雖有豪傑亦在閒散，而堯舜君民之道卒蓄弗得施。士生其時，有欲進而弗遇者，亦惟退隱畎畝，或放浪江湖間。凡其平生所蘊藉者一於詩文發泄之，譬諸射陽之珠、豐城之劍，雖沈埋於淵泉，而其英英光彩燭於九天之表者自不得而掩之。

張頤《馬石田文集題後》 有元入主中夏僅百年，而許文正公繼作，當時能文之士皆主理學，苟背于理，世皆嗤之，觀虞、楊、范、揭、吳臨川、黃文獻諸公是已。

彭韶《花谿集原序》 元之世，文好贍蔚。論者謂南膩理而北雄剛，格致頗不同。文儒善以才自馳騁，晚值改物濡化，更務本實。

徐煒《玉笥集序》 勝國人才之盛，超宋接唐，當時善鳴者凡數百家，皆流麗逸宕，以情采風致勝。

雷禮《新刊宋學士全集序》 夫文章關於氣運，豈不韙哉？【略】由唐而宋，至於胡元，萎薾極矣。

鄒頤賢《擬漢樂府後序》 文弊於元，窮矣。

張含《鶴田草堂集序》 宋人理盛而詩道廢，元人體薄而詩道衰。

《紫桃軒雜綴》卷一 元時極重玄學，邱長春、張虛靖、吳全節輩既受帝者崇奉，而一時隱淪高士亦往往浪迹其間，如張貞居、方上清、高象先、褚雪巘、黃子久，片紙隻字所落，人皆寶秘，而亦於元中寄寓，豈非以胡運方鄙儒而不可爲乎？

《宋元學案》卷九〇 百家謹案：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爲異

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鬱鬱矣。

又卷九一 百家謹案：有元之學者，魯齋、靜修、草廬三人耳。草廬後，至魯齋、靜修，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二子之中，魯齋之功甚大，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于是國人始知有聖賢之學。靜修享年不永，所及不遠，然是時虞邵庵之論曰：「文正沒，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雖其流弊使然，亦是魯齋所見，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從之也。若靜修者，天分儘高，居然曾點氣象，固未可以功效較優劣也。」

施璜《跋定宇先生文集後》 往余讀《汪仁峰先生集》，謂元季明初之間，吾郡典章文物之盛，理學相傳之眞，他郡或未之過，首推定宇先生爲朱子世嫡焉。竊嘗思之，當年休有定宇陳先生櫟、道川倪先生士毅、楓林朱先生升、東山趙先生汸、禮侍朱先生同、平仲范先生準，歙有弘齋曹先生涇、師山鄭先生玉、白雲唐先生仲實，婺有雲峰胡先生炳文、雙湖胡先生一桂，黟南程先生文、蓉峰汪先生叡，祁有環谷汪先生克寬。皆以幸生朱文公之鄉，熟讀朱文公之書，務必淑諸身心，措諸事業。先後百餘年間，師友淵源，名儒迭出。故修辭制行，皆如渾金美玉，有一亦自貴重於世，矧其多乎。是以當年文盛一郡，有東南鄒魯之稱，朱子世嫡之號，洵不誣也。

《居易錄》卷二 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馬)祖常及趙世延、孛朮魯翀、康里巎巎、貫雲石、辛文房、薩都剌輩皆是也。

《池北偶談》卷七 元名臣文士如耶律楚材，東丹王突欲孫也；廉希憲、貫雲石，輝和爾人也；趙世延、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朮魯翀，女直人也；迺賢，葛囉羅人也；薩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多囉別族也；余闕，唐兀氏也；顏宗道，哈喇婁氏也；瞻思，大食國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節義、文章，彬彬極盛，雖齊、魯、吳、越衣冠士冑，何以過之？

顧嗣立《元詩選凡例》 歐陽元功有言：中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贍以雄。有元之詩，每變遞進，迨至正之末，而奇材益出焉。然其淵源流派，規矩師承，風會所存，班班可考。

《賦話》卷六 元承金制，賦不限韻，觀楊廉夫集中所附試帖，元之賦體可知。大率平衍樸遬，不足觀覽，律賦至元而中息矣。 又：元人變律爲古，大率散漫而平直，非不滔滔清便，而麗則之旨亡矣。 又：元人場屋更用古賦，罕有作隔句對者，明人則間有之。

《石洲詩話》卷五 當日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如蔡松年、趙秉文之屬，蓋皆蘇氏之支流餘裔。遺山崛起党、趙之後，器識超拔，始不盡爲蘇氏餘波，沾沾一得，是以開啓百年後文士之脈，則以有元一代之文，自先生倡導，未爲不可，第以入元人則不可耳。 又：入元之代，雖碩儒輩出，而菁華醞釀，合美爲難。 又：總之楊、范、揭三家，不應與虞齊名，其所以齊名者，或以袁伯常、馬伯庸輩，才筆太縱，轉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調者，謂可以紹古乎？然以格調論之，范稍雅飭，揭稍有致，楊則平平，皆非可語於道園之「學古」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閒居叢稿》二十六卷，【略】黃溍爲之序，稱「國家統一海宇，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所爲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風流未墜。」【略】蓋元大德以後，亦如明宣德、正統以後，其文大抵雍容不迫，淺顯不支。雖流弊所滋，庸沓在所不免，而不謂之盛時則不可。顧嗣立《元詩選》引溍此文，謂「當時風尚如此，可以觀世運焉」，斯言允矣。

《復小齋賦話》卷上 元人賦有通篇一韻到底者，如馮翼翁《陽燧賦》、劉聞《繭館賦》是也。

《古今文派述略》 自戴表元以清深和雅(元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有《剡源文集》)振起斯文，姚燧繼之，袁桷(元袁桷字伯長，慶元人，有《清容居士集》)、馬祖常(元馬祖常字伯庸，光州人，著有《石田集》)又繼之，四傑起而元文一振。四傑者，虞集(字伯生，號邵庵，有《道園學古錄》)、楊載(字仲弘)、范梈(字亨父，著有《德機集》)、揭傒斯(字曼碩，謚文安，富州人)四人也。四人之中，自以虞道園所詣爲最深。然核其所得，亦遺山、牧庵之流耳，不能上繼韓、歐也。

《松陰快談》卷三九 元許衡、劉因以道學名，皆博學能文，其他有文名者元好問、趙孟頫、吳澄、姚燧、馬祖常、范德機、楊仲弘、虞集、揭傒斯、張雨、

楊廉夫、姚樞、黃溍、柳貫、吳萊、危素十數人，或文或詩，要可比宋之小家數。

李維楨《萬曆四十三年刻本宋元詩序》　詩自三百篇至于唐，而體無不備矣。宋、元人不能別爲體，而所用體又正唐人，則其遜于唐也故宜。明興，詩求之唐以前，漢魏六朝以後，元和、大曆駁之，窺三百篇堂奧，遂厭薄宋、元人，不復省覽。頃日二三大家，王元美、李于田、胡元瑞、袁中郎諸君，以爲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詩，何可廢也。稍爲摘取評目，而友人潘訒叔益蒐葺世所不甚傳者百餘家，問序于余。余爲童時，受詩治舉子業，其義訓詁，其文俳偶，無關詩道。比長而爲詩，亦沿習尚，不以宋元詩寓目。久之，悟其非也，請折衷于孔子。古云詩即古之樂，孔子「自衛返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人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倫，其事皆宗廟、朝廷、經文緯武之業，可無置議。至于十五《國風》，其人或農漁樵牧、戍卒獵徒、候人伶官、棄婦怨女，妾媵之賤，淫奔之偶，其事或罝兔包麕，從狼載犬，倩笑美眄，贈藥貽檞，桑中濮上，婆娑排闥之行，悉以施五音六律，而列國聘使，往往賦之言志。以宋元道宋元事，即不敢望雅頌，於十五國者，寧無一二耶？魯備六代之樂，季札所觀，若鄭若陳，若鄶若曹，與雅頌并奏，其來已久。孔子豈不知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而悉收之。聲音道與政通，審聲知音，審音知樂，審樂知政，而治道備矣。宋詩有宋風，元詩有元風，采風陳詩，而政事學術，好尚習俗，升降汙隆，具在目前。故行宋元詩者，亦孔子錄十五《國風》之指也。聞之詩家云：「宋人多舛，頗能縱橫；元人差醇，覺傷局促。」然而宋之蒼老，元之秀俊，宋之好創造，元之善模擬，兩者又何可廢也。夫宋元人未嘗不學唐，或合之，或倍之，安知今之學唐者不若宋元之學唐者哉，安知今之卑宋元者必眞能勝宋元者哉。合者可以式，倍者可以鑒，精而擇之，愼而從之，如鑄金者，黑濁黃白，青白之氣竭而青氣次焉。稟氏以爲量磬中黃鍾之宮，則何宋元人之不必爲唐，雖以進於六朝、漢魏、三百篇可也。

《書畫彙考》卷三一　《明董思白畫旨》：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陶宗儀亦異人也；梅花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後值兵起，以和尚墓獨全；樗里子之智與國朝沈啓南、文徵仲皆天下士，而使不善畫，亦是人物錚錚者。此氣韻不可學之說也。

盧文弨《剡源集跋》　余舊讀蘇伯修所輯《元文類》、劉欽謨所輯《中州文表》，略識元人所爲文，古辭奧句，磥砢斑駁，大率取材於先秦、兩漢，其體裁則昌黎之《曹成王碑》、柳州之《晉問》，庶幾近之。當宋之末年，其文多流於漫衍荏弱，嘽緩骫骳而不振，若元閻靜軒、王秋澗、姚牧庵、許圭塘諸人之文差可矯其弊矣。然古於文者不必皆古於辭也，如第以辭之古爲古文，則又恐以形貌求之，而非精神命脈之所在，是乃贋古，非眞古也。

《炙硯瑣談》卷下　元時二名重文者脫脫、嶸嶸之外又有牙牙、回回，牙牙康里人，以子脫脫顯。回回字子淵，與弟嶸嶸齊名。

《鷄窗叢語》　先輩云：元時人刻書極難，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則其地之紳士呈詞於學使，學使以爲不可刻則已。如可，學使備文咨部，部議以爲可，則刊板行世，不可則止。故元人著作之存於今者皆可傳也。

《雙橋隨筆》卷三　元人製作，以詩詞劇曲爲長，張西銘先生以爲博簺不足道，而高文典冊有在《文類》中者。余讀楊公奐之《正統八例總序》，胡公三省之《新注資治通鑒序》，馬公貴與之《文獻通考序》，熊公朋來之《胡氏律論序》，《鐘鼎篆韵序》，吳公澂之《服制考詳序》，劉公致之《太廟室次議文》，皆嚴潔典雅，議論詳確，竟可高出前代。先生以爲當集其解經史者爲一書，眞是衡文巨眼。

夏之蓉《歐陽文公集序》　文章之道，與時相盛衰。然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人以撑拄其間。昔者弇洲持論，往往遠述周漢而近詆宋元，似宋元之文，無足當其許可者。而歸先生熙甫獨起而爭之，目之爲妄庸，比之於蚍蜉之撼樹，因以知宋元作者固各有其所至，非深造自得而心知其意，未可以醯鷄之見相量測也。獨是宋時，自廬陵永叔振起爲古文，同時若尹師魯、石曼卿、蘇子美之流，翩然而并作。其後名公鉅卿，後先接踵，皆已極一時之選。至於關、馬、王、庾，亦各抱其豪異雋上之才，顧轗軻頓踣，沈沒於下僚，其又甚或至終身市井、白首傭販間，幸得以文墨致位通顯，至大官者，獨貫酸齋、白無咎、盧疏齋、虞邵庵數公而止爾。故其時凡所謂嶔崎磊落、骫骳不平之氣，一皆調宮協徵，以寄之於聲歌，而撰著之業亦少替矣。

譚獻《金元詩錄敘》　予錄金詩，孔氏存曹、檜之義也。金起朔漠，尙戰獵，無文辭。比其侵尋講藝，而國勢固已衰矣。朝大小臣說學蓋鮮，使命往來，又習聞南士性命空虛之言，以求經敎，故文學無足觀者。元好問輯河北諸人詩爲《中州集》，其辭浮厲，異乎詩人之旨，然差不染宋季鄙倍之習，故薙而芟之，以識文章絕續之事。好問所自爲，欲學古矣，綴輟掇拾，十一而已，然不可

謂非豪傑之士也。元初遺民，因以附之。元有天下不足百年，學士大夫瞻烏之羽初息，《黍離》之傷又作，蓋可悲矣。而游藝者衆，既曰彬彬。顧氏《元詩選》三集，作者數百，網羅蓋備，頗傷繁。鄭子今據以著錄，有學道之氣者莫如劉因，有宗國之哀者莫如趙孟頫。初定中國，四方人士亦姑息肩於水火而偶于焉。方元盛時，虞、楊、范、揭謂之四家，翩翩著作之林哉，亦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於是更唱迭和，五音繁會者，與元和、元豐相上下矣。感威柄之褻越，悼征賦之繁重，上帝甚蹈，下民孔哀。予輒錄當時憂生念亂之言，以求世變之亟。宋詩弇陋，言之不文，故元代文士類欲祖唐，而所見不循其本。楊維楨晚出，乃知求比興風諭之恉於樂府古詩，雖繁麗弔詭，其言不盡軌於正，而其意固甚美也。特標極界，以維楨冠元季之士。由是左克明、郭茂倩之書盛行於代，馴至明弘正間，而詩敎於是中興矣，維楨不與有力，不與有力哉？

《養一齋詩話》卷三　危太樸初以文學徵起，士君子皆想望丰采，或問於虞道園曰：「太樸事業當何如？」答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知也。必求其人，其余闕乎？吾於其文字見之。」道園之知人如此。然道園作《范德機詩序》云：「中州人士謂清江范德機、浦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予詩爲四家，且以『唐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三日新婦』喻揭，而予爲『漢庭老吏』。」揭聞此序，大不悅，遂往臨川訪道園，言及此事，道園曰：「非吾之言，乃中州人士之言，且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咈然即席辭別，後寄以詩云：「奎章分署隔窗紗，學士詩成每自誇。」爲道園發也。然則所謂「其辭多誇」者，非獨太樸爲然，道園實自犯之。大抵文人相輕，自昔有然，以此招謗取禍者，不可枚舉，況求事業耶。如虞、揭之相得，末路猶致此，文士結習，良不易除，可以戒矣。

朱緒曾《龜巢集重刻序》　蓋嘗論之，元末以詩文鳴者，鐵崖倡纖譎之體，玉山侈歌舞之富，其他如張玉笥、劉羽庭輩，或羈縻於張士誠、方谷珍之官職，其詩亦哀艷動人，而終乏醇古之趣，不足以正人心，厚風俗，若文清公倜乎遠矣。

《元史新編》卷四七　前明葉子奇《草木子》曰：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世詩書文學皆不如前代，其可傳獨北樂府。而明沈德符《顧曲雜言》論南曲、北曲之分，遂謂「元未滅宋以前以雜劇取士」，語絕無稽。況元之詩不如唐、宋，而古文則姚燧、揭傒斯、歐陽玄、張養浩、黃溍、柳貫、蘇天爵，皆祖述韓、歐，遠在南宋之上。明黃宗羲論元文獨以虞集、姚燧二人竝稱，尙非篤論也。使燧更留意於經世，進之於義理，其成就豈可量哉？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　《虞道園文選引》：元承宋祚，宋諸大家之流風餘韵未遠也。一時作手，虞、范、揭、楊，厥有由來。而虞嘗自謂其獨嗜歐陽永叔，故其文頓宕淵逸，特標其勝，要其所蘊藉者閎也。上遇主知，掌制誥，雍容揄揚，高文典冊，無間然矣。雖然，宏才績學，不膺製作之任，不足以攄其蘊者，又往往于膺製作之任有不能盡其蘊者，蓋鋪張揚厲有臣子之體，故公於奉詔諸作，多用駢體。玆刻不登駢體，其他馳神曠渺，取義警策，楮墨間居然永叔之遺者，別擇錄其若干，然已美不勝收矣。宜黃誠齋劉肇虞題。

李兆洛《牆東類稿序》　古來文章之得傳於後者，大抵其子孫世保守之，或自其鄉邦之人刊布之，蓋愛重慕效故也。江陰之習尙氣節，而不知致力於文章，故自漢以下，以文章傳者無人。至唐末魏不琢始以詩稱，而存者絕少。宋時科第漸盛，如葛氏、邱氏，仍世館閣，哀然大集，著於《崇文總目》，而未見傳流。元時則有王梧溪、陸子方、繆苔石，皆有聲譽。

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序》　遼有耶律庶成、蕭韓家奴之徒，以文學著；金有虞仲文、徒單鎰、張行簡、楊雲翼、趙秉文之輩，以經術顯；元則郝經、許衡、吳澂、齊履謙、元明善、黃溍、吳萊、金履祥、許謙、陳櫟、胡一桂、黃澤、吳師道之屬，幾于接踵歐、曾，嗣音濂、洛矣。雖片簡隻字，所當珍惜而不可失者也，可無稽乎？

胡鳳丹《純白齋類稿序》　嗟乎，吾郡當有元時，其講明理學而兼工詞翰者有許白雲，原本經術而共推詞宗者有吳立夫，他如黃文獻、柳文肅，無不篤守聖經，以文章著譽，先生皆引爲文字交。其同以詩賦雄一時者惟胡與陳，陳則鹿皮子，胡即先生也。

《蒙兀兒史記》卷一二〇　論曰：有元一代，以江南後服，猜防南人，視若殷之頑民。然忽必烈汗豁達大度，立賢無方，省部臺院往往參用南士。自是厥後，忽畫鴻溝，鄧文原、虞集、揭傒斯、柳貫、黃溍、歐陽玄雖各有濟勝之具，竝以文學侍從終其身，豈眞造物賦命使然邪？諸賢之中，集名最高，遭忌亦最甚，微特蒙兀，色目人群起而排之，雖漢人亦若有不能相容者焉，當時南士際遇之艱可類推矣。至正中，紅巾起，其指斥元朝不平之政多端，官制苛限，亦居其一。當局反省，始詔復至元舊制，許省院臺仍得參用南士，而貢師泰等

首膺監察御史、部郎諸職，將以慰南人失望之心，示國家平等之治，而事已不可爲矣。於戲南士，於戲北人。其始果胡爲而強分之邪？　又卷八五：論曰：宋子貞、張德輝志在立綱陳紀，興學育才，惜年事已高，立朝日淺；趙炳執法嚴峻，徵課則寬；李德輝信納降附，遺愛遠夷；馬亨愼重交鈔，不阿權相。忽必烈汗能任此五賢，宜至元初政之內外清明也。

李時燦《重印許文忠公至正集序》　自二程子倡道河洛，從游之士，中州爲盛。龜山載道南歸，文獻之傳，漸於浙、閩。中州文學，稍稍中歇。元一土宇，北方學者絃誦兵燹灰燼之餘，一綫光明，肇自河朔。於懷則許文正公衡，於衛則王文定公惲，於鄴則許文忠公有壬，道德勳名，後先相望也。自時厥後，月川河津，睢州蘭封，紹述光大，代有傳人。推原絕續之交，實三公維繫之力。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校明鈔本蘇伯脩滋溪文稿書後》：余嘗謂元人別集今所存者凡一百七十六家，然求其文章爾雅，有關國故者，自雲莊、剡源、牧菴、秋澗、雪樓、清容、中菴外，如滋溪之學術深淳，苞孕閎富，殆難其匹。

郭則澐《增補雁門集編注序》　吾讀《雁門集》而憬然於《春秋》無外之義也。【略】元之興也以材武，其立制，尤嚴於漢人、南人，若可以馬上爲治者。然耶律文正首倡聖學，朝論翕然，數十年間，人文蔚興，若遺山、道園、酸齋、直齋諸賢，類能揚扢雅風，別開詩壘，蓋儒術苞涵，莫能外焉。

趙文《郭氏詩話序》　古之爲詩者，率其情性之所欲言，惟先王之澤在人，斯人情性一出於正，是則古之詩已。尹吉甫自謂「穆如清風」，蘇公自謂「作此好歌」。當其意到語適，自清自好，亦不知見刪於聖人而傳於後世也。夫子之於《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又申之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詩話始此矣。三百篇後，建安以來，稍有詩評，唐益盛，宋又盛。詩話盛而詩愈不如古，此豈詩話之罪哉？先王之澤遠，而人心之不古也。舊見胡仔《漁隱叢話》，雖其間不無利鈍，亦觀詩之一助。又有《總龜》俗甚，黃氏《玉屑》最後出，大抵掇《漁隱》之緒餘而已。

又《陳竹性刪後贅吟序》　《詩》之爲教，必悠揚諷詠乃得之，非如他經可徒以訓詁爲也。古之學《詩》者，必先求其聲，以考其風俗，本其情性。後世學者，不復知所謂聲矣，而訓詁日繁，去《詩》寖遠。漢人稱說《詩》解人頤，《詩》非癡物，說《詩》者必使人悠然有得於眉睫之間，乃爲善爾。近世橫渠說《詩》蓋得之，然不過數十章止，橫渠蓋姑爲之例爾。

吳澄《黃養源詩序》　詩自《風》、《騷》以下，惟魏、晉五言爲近古，變至宋人，寖以微矣。近時學詩者頗知此，又往往漁獵太甚，聲色酷似而非自然。

李好文《雪樓集原序》　聲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原其始則理與氣合，道與時合，要其歸則亦泯然而無聞。三代而上，醇乎醇者也；漢猶近古，【略】宋盛於前而靡於後，金則無以議爲也。我國家以泰初混龐之氣，開闢宇宙，世祖皇帝合南北爲一家。于斯之時，人物之生，譬猶春陽始達，生意奮發，甲者畢坼，勾者畢出，挺英揚蕤，駢榮競秀，條達暢茂，滋息雨露，而收其實者也。

袁桷《李景山鳩巢編後序》　近世言詩家頗輩出，凌厲極致，止於清麗，視建安、黃初諸子作，已憒憒不復省。鈎英掇妍，刻畫眉目，而形幹離脫，不可支輔。其凡偶拙近者率悻悻，直致棄萬物之比興，謂道由是顯，六義之旨闕如也。

李祁《申齋集序》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斷自歐陽公而下，春容大雅，鳴琨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厲，鬼眼須耳者有之，琳琅炳煥，磊珂奇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儷美。在有元國初時，猶聞有相頡頏以甲乙數者。

陳旅《此山詩集序》　風雅頌不作，詩之變屢矣，大抵與世相爲低昂，其變易推也。近世爲詩者，言愈工而味愈薄，聲愈號而調愈下，日煅月煉，曾不若昔時閭巷美刺之言，世德之衰一至於此哉。我國家以淳庬雅大之風，丕變海內，爲治日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士生斯時，無事乎文章，而其言自美，況以文章而歌詠雍熙之和者乎？

歐陽玄《此山詩集序》　宋金之季，詩之高者不必論，其衆人之作，宋之習近骫骳，金之習尚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劘而不爲矣，世道其日趨於盛矣乎？

又《蕭同可詩序》　詩自漢魏以下，莫盛於唐宋。東都南渡，名家可數，而可恨者亦多。金人疏越跌宕之音，自謂吳人萎靡，然槩之大雅，鈞未爲得也。至元間，山林遺老閒暇抒思之詠，一二縉紳大夫以其和平之氣，弄翰自娛，於是著論源委，益陋舊尚。近時學者於詩無作則已，作則五言必歸黃初，歌行、樂府、七言蘄至盛唐。雖才趣高下造語不同，而向時二家所守矩矱，則有不施

用於今者矣。是雖辭章一變，世道固可觀矣。

又《羅舜美序》 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好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於黃，然詩亦小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我元延祐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趨於雅正，詩丕變而近於古。江西士之京師者，其詩亦盡棄其舊習焉。

虞集《傅與礪使還新稿序》 國初中州襲趙禮部、元裕之之遺風，宗尚眉山之體。至汲郡盧公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宋季衰陋之氣，亦已銷盡。大德中，文章輩出，赫然鳴其治平。集所與游者亦衆，而貧寒相望，發明斯事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楊之合作，吳興趙公最先知之，而德機之高古神妙，諸君子未有不許之者也。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觀者無間言。而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作者皆愛之，而與前之諸公先後淪逝，識者然後知其不可復得也。

又《雲林集序》 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屬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去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而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從而師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沒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而有所求也。

又《元風雅題詞》 皇元近時作者迭起，庶幾風雅之遺，無愧《騷》、《選》。然而朝廷製作或不盡傳于民間，山林之高風或不俯諧于流俗，以詠歌爲樂者，固嘗病其不備見也。

張之翰《跋王吉甫直溪詩稿》 近時東南詩學問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靈，不曰四靈，必曰江湖，蓋不知詩法之弊始於晚唐，中於四靈，又終江湖。

又《跋俞娛心小稿》 余嘗謂北詩氣有餘而料不足，南詩氣不足而料有餘。如娛心所作，其欲兼之者歟。故喜爲之書。

張純愚《與定宇陳先生書》 爰自科舉廢，士以詩爲習。倘能由黃、陳遡李、杜，而上及《選》、《騷》，以達三百篇之旨，則得風雅正傳，豈不可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而多逐晚唐格調，務爲奇怪，至不可以句，奚有于涵泳之趣乎？奚足以感良心、懲逸志乎？外是，則或綴拾先儒陳言，或自出己見，或作像圖，動稱著書，將以釣名希爵，而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茫無實得。或又鉤章棘句，彙鬼眼傾耳等語，作爲碑銘序記，以能文辭自名，而音吐之中，不聞理致深長，徒覺語言棘人喉吻。有文句稍順者，又只循時文窠臼，無所建明，何以儲胸中之經綸？何益于後學？

李孝光《檜亭集原序》 論詩至于宋南，幾於無詩。迨其末年，士之避世居永嘉、臨海二州，乃始復爲詩，力追古人。其閭里子弟狎熟長老先生謠咏呻唫之遺習，皆善屬和。國初以來，臨海爲詩數十家，其什曰《閭風》、《樗園》、《山南》、《天逸》、《素心》、《聖泉》。其後又有張子先、陳剛中、楊景羲，皆自樹一家，足以名世。閭風詩最夥，至滿十仟，然皆以位卑莫傳。

黃溍《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爲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皐羽，後自成一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

謝升孫《元風雅原序》 我朝混一海宇，方科舉未興，時天下能言之士一寄其情性于詩，雖曰家藏人誦，而未有能集中州四裔文人才子之句彙爲一編以傳世行後者。廬陵孫君存吾有意編類雕刻，以爲一代成書，其志亦可尚已。吾嘗以爲中土之詩沉深渾厚，不爲綺麗語，南人詩尚興趣，求工於景意間，此固關乎風氣之殊，而語其到處則不可以優劣分也。編詩者當以是求，讀者亦以是觀，則得之矣。子其徧歷風騷之國而搜訪焉，庶乎是集可無遺憾。若夫可否去取，自有當今宗匠在。

邾仲義《寄題澄江舊稿》 半山昔拜少陵像，謂公詩與元氣侔。後五百歲無繼者，元氣茫茫散不收。我朝詩脈因中州，氣節首推劉靜修。宋季陋習茲一灑，天運亦復詩家流。楊、趙、馬、范、虞、揭、歐、金華、莆田誰與儔？亂來風雅久衰落，喜向澄江聞櫂謳。

楊翮《秦淮棹歌序》 今天下承平日久，學士大夫頌詠休明而陶寫情性者，皆足以追襲盛唐之風。由皇慶、延祐迄于天曆，奎章之間，鸞臺鳳閣之者英碩彥倡于朝廷，而風於四方之詩，蓋駸駸乎大曆、貞元之盛矣。

又《九曲韻語序》 詩自孔子刪定爲三百篇，詩遂中絕，迄秦無聞焉。厥後五言、七言始於漢，歷魏、晉、宋、齊、梁、陳、隋而盛於唐。江左之風至嬴宋季世而音調卑矣。元興，作者間起。比年矣，四方之士，雷動響應，其所歌詠，下者齊盛唐，高乃與漢、魏等，偉乎其雄傑也。

王樓《吳伯淵吟稿序》 近見一二學者，喜鋪張而乏變化，尚朴厚而無興趣，多或未精，短或未暢。安得起是翁九京之下與共論哉？

汪澤民《梧溪集序》 噫，詩言志，無間於古今，無分於隱顯也。當堯舜時，朝廷有賡歌之美，康衢有擊壤之謠，古詩三百篇，國風雅頌皆然。漢魏而下，舍其心志，工其文辭，迄於宋季滋甚。我朝疏齋，子昂能五言，曼碩善歌行，邵菴長於律，三四公繼作，一灑宋季之陋，並驅晉、唐，駸駸乎漢、魏而逮於古矣。

蘇天爵《馬石田文集序》 昔者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憫習俗之於文法，思得儒臣以圖治功，詔興貢舉，網羅英彥。故御史中丞馬公首應是選，入翰林爲應奉文字，與會稽袁公、蜀郡虞公、東平王公以學問相淬礪，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略】嗚呼，我國家龍奮朔上，四方豪傑咸起而爲之用，百戰始一函夏。干戈既輯，治化斯興，而勳臣世族之裔，皆知學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盡夫脩身事親、致君澤民之術。是以列聖立極，屢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徒爲美觀也。至于仁皇，始欲丕變其俗，以文化成天下，猗歟盛哉。

干文傳《雁門集序》 詩原於西北，【略】我元之有天下，拓基啓祚，皆始於西北，其去周之邠、鎬益遠，然而大山崇林、長河曠壤鍾於兩間，而爲風氣所凝結，況祖宗深仁厚澤浸灌陶煦，有加而無已。是以人生其間，多質直端重，才豐而氣昌，豈比規規佔畢尖新、剽掠以爲言者哉。觀之姚牧菴、馬文清、達兼善、嬰子山諸公輩，其所以爲詩者，往往弘偉舂容，卓然凌於萬物之表，而性情不自失，可以軼漢唐而闖諸風雅，有周忠厚之氣象，爲之一新。

楊維楨《兩浙作者序》 曩余在京師時，與同年黃子肅、俞原明、張志道論閩浙新詩，子肅數閩詩人凡若干輩，而深詆余兩浙無詩。余憤曰：「言何誕也。詩出情性，豈閩有情性、浙皆木石肺肝乎？」余後歸浙，思雪子肅之言之冤，聞一名能詩者，未嘗不躬候其門，採其精工，往往未能深起人意。閱十有餘年，僅僅得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光季和，其一天台項炯可立，其一東陽陳樵君采，其一（倪瓚）元鎮，其二老釋氏，曰句曲張伯雨、雲門恩斷江也。昔王、劉二子能重河朔，矧七家者不足以重兩浙乎？惜不令子肅見之。嘗論詩與文一技，而詩之工爲尤難，不專其業，不造其家，冀傳於世，妄也。蓋仲容、季和放乎六朝而歸準老杜，可立有李騎鯨之氣，而君采得元和鬼仙之變，元鎮軒輊二陳而造乎晉漢，斷江衣鉢乎老谷，句曲風格夙宗大曆而痛釐去纖艷不逞之習。七人作備見諸體，凡若干什，目曰《兩浙作者集》，非徒務厭子肅之言，實以見大雅在浙方作而未已也。若其作者繼起而未已也，又豈僅僅七人而止哉？

又《郯韶詩序》 我元之詩，虞爲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繼者疊出而未止。吾求之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蓋亦有本者也。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郯韶也。

又《郭羲仲詩集序》 予在錢唐，閱詩人之作無慮數百家，有曰古騷辭者，曰古樂府者，曰古琴操者，談何易易。習其句讀，其果得爲古風人之詩乎？不也。客有語予詩之學，則曰：「有三百篇、楚《離騷》、漢樂歌之辭，生年過五十，不敢出一語作末唐季宋語，懼其非詩也。以此自劾而又以之訓人，人且腹誹我，則有未嘗不悲今世之無詩也。幸而合吾之論者斤斤四三人焉，曰蜀郡虞公集、永嘉李公孝光、東陽陳公樵其人也。竊繼其緒餘者，亦斤斤得四三人焉，曰天台項炯、姑胥陳謙、永嘉鄭東、崑山郭翼也。」

又《李庸宮詞序》 大曆詩人後，評者取張籍、王建，而建之宮詞非籍可能也。宮掖之事，豈外人所能道哉。建雖有春坊才，非其老璫宗氏，出入禁闥，知史氏之所不知，則亦不能顓美于是。本朝宮詞自石田公而次，亡慮數十家，詞之風格不下建者多，而求其善言史氏之所不知則寡矣。

戴良《鶴年先生詩集序》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西北諸國，若回回、吐蕃、喀爾喀、輝和爾、伊囉、勒琨、唐古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貫公裕實、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他如高公彥敬、庫公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栢、烏公克章、魯公至道、成公廷珪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數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

又《皇元風雅序》 然唐詩主性情，故於風雅爲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風雅遠矣。然能得夫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詩者，固未易一二數。然自姚、盧、劉、趙諸先達以來，若范公德機、虞公伯生、揭公曼碩、楊公仲弘以及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於巖穴之隱人，江湖之羈客，殆又不可以數計。蓋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與歡呼鼓舞於閭巷間，熙熙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時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格調固擬諸漢唐，理趣固資諸宋氏，至於陳政之大，施教之遠，則能優入乎周德之未衰。蓋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此而後，以詩名世者猶累累焉。語其爲體，固有山林、館閣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澤之深，流風遺俗，班班而在。劉禹錫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歟？

宋濂《杏庭摘稿序》 濂頗觀今人之所謂詩矣，其上焉者傲睨八極，呼嗡風雷，專以意氣奔放自豪，其次也，造爲艱深之辭，如醉夢人亂言，使人三四讀，終不能通其意，又其次也，傅粉施朱，類燕姬越女，巧自衒鬻於春風之前，冀長安少年爲之一顧。詩之至此亦可哀矣。求其如先生之作，尚可多得耶？

羅大己《靜思集原序》 而近年以來，江湖作者則往往托以音節之似，必求工於詞，而不本於性情。譬之刻木爲人，衣之寶玉，面目機發，似則似矣，被服瑰奇，美則美矣，然求其神情色態出於天然自得之妙者，終莫知其所在也。又且專掇取古一二勝處，藻繢織組，驟而讀之，動心駭目。又如八珍之饌，五侯之鯖，幾使下筯無可揀擇。後生晚進，慕而效之，如恐不及，直謂太羹玄酒爲淡泊，清廟明堂爲樸斲，又詩道之一變也。嗟夫，抵掌談笑似孫叔敖，豈果似孫叔敖哉？亦強爲之詞耳。

王禕《跋宋戴二君詩》 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十年以來，學者士大夫往往詘於世故之艱難，溺於俗尚之鄙陋，其見諸詩，大抵感傷之言委靡而氣索，放肆之言荒疏而志乖，爾雅之音遂無復作矣。

《林泉隨筆》 元人雖變宋習，而又過於工巧，所謂氣運使然，非偶爾也。其間雖有追尚古作，不隨俗而遷變者，又在學者善擇焉而已。

姚廣孝《筠溪牧潛集序》 南渡後，僧非無文，而其文也縟駮萎薾，而不足以耀宗工秀士之目，亦徒爲文爾。至於元，善鳴者盛稱三隱，曰天隱，曰笑隱，曰覺隱。

李袁《元藝圃集原序》 余既選宋詩已，人有以元詩爲問者，余應之曰：宋詩深刻而痼於理，元詩膚俚而鄰於詞。是二者其弊均也，而學人之辨於理也爲尤難。詩有至理，而理不可以爲詩，而宋人之謂理也，固文字之辨也，箋解之流也，是非褒貶之義也，茲其於風雅也遠矣。詞固詩餘也，雖膚俚猶有故也，達於此可與言詩矣。因間鈔元詩得六百二十五首，曰《元藝圃集》，以嗣宋後。恨地僻少書籍，無以盡括一代之所長，世有博雅君子，幸廣其所未備也。

《觀言長語》 《元詩體要》爲類三十有八，曰四言體、曰騷體、曰選體、曰樂府體、曰柏梁體、曰五言古體、曰七言古體、曰長短句體、曰雜古體、曰言體、曰詞體、曰歌體、曰行體、曰操體、曰曲體、曰吟體、曰嘆體、曰怨體、曰引體、曰謠體、曰咏體、曰篇體、曰禽言體、曰香奩體、曰陰何體、曰聯句體、曰集句體、曰無題體、曰詠物體、曰五言近體、曰七言近體、曰五言排律體、曰七言排律體、曰五言絕句體、曰六言絕句體、曰七言絕句體、曰拗體、曰側體，固無不備，尚少擬古體、和唐體、唱和體、回文體【略】然則詩文之作難矣，不可不知也。

《農田餘話》卷上 宋祚將終，不獨文氣衰弱，民間歌曲皆靡靡亡國之音，至今臨安府瓦子印行小令，人家尚存，於此可見。至正間，北人歌辭破碎，聲調哀促，號通街市，無復昔時文物豪雄之氣，而人多製香羅帶、酷相思之類，悲怨迫切之聲，若不能一朝夕者，聽之，使人悽愴不自已，關係元氣運亦不小者。

又 張氏割據時，諸公經國爲務，自謂化家爲國，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飾園池，畜聲伎，購圖畫，唯酒色耽樂是從，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如國弟張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珠玉金翠，極其麗飾。園中採蓮舟楫，以沉檀爲之，諸公宴集輒費米千石。本皆起於寒微，一時得志，肆情縱欲，一至於此。時人作詩有云：「書生一夜睡不着，太湖西畔是他邦。」士信在圍城中，夜于城上土棚下食金桃飲酒，飛砲入射竅中，擊死。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趙子昂規陳伯玉，黃晉卿倣孟浩然，楊仲弘、滕玉霄、薩天錫誦法青蓮，范德機、傅與礪、張仲舉步趨工部。虞文靖學杜，間及六朝，揭曼碩師李，旁參三謝。元選體源流，略盡於此。然藩籬稍窺，閫域殊遠，碎金時獲，完璧甚稀。

又　七言律最難結構，五言古差易周旋。元人則不然，七言律韻稱者多，五言古完善者寡，致力與不致力耳。

又　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傚飛卿、長吉。蘇、黃體製，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趙子昂《題桃源春曉圖》、虞伯生《金人出獵圖》、貢泰父《山水圖》、范德機《能遠樓》、楊仲弘《陽明洞》、揭曼碩《琵琶引》、陳剛中《銅雀臺》、胡汲仲《雪石》、李季和《大星》、吳正傳《戲馬臺》、楊廉夫《海涉行》、薩天錫《楊妃圖》、林彥華《戲馬臺》、歐陽原功《征婦嘆》、傅與礪《混沌石》、張仲舉《螢火曲》、段惟德《岳陽樓》等作，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

又　宋近體人以代殊，格以人創，鉅細精粗，千歧萬軌。元則不然，體製音響，大都如一。其詞太綺縟而乏老蒼，其調過勻整而寡變幻，要以監戒前車，不得不爾。至於肉盛骨衰，形浮味淺，是其通病。國初諸子尚然。

又　元人力矯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無復深造。虞、楊間法王、岑而神骨乏，范、揭時參韋、孟而天韻疏。新喻、晉陵二子，稍自振拔，雄渾悲壯，老杜遺風，有出四家上者。

又　宋、元排律少大篇，獨高子勉《上黃太史三十韻》、傅與礪《壽陳都事四十韻》，風骨蒼然，多得老杜句格。

又　「百戰健兒」，悍而蒼也；「三日新婦」，鮮而麗也；「唐臨晉帖」，近而肖也；「漢法令師」，刻而深也。右四家評語，元人所載亦互異。一云：清江漢法令師。一說又云：人問虞公楊、范、揭，虞既歷加評品，其人復問：「公自擬云何？」虞笑曰：「集如漢廷老吏。」何子元記揭文安聞此評，大不喜，因特舉似虞。虞曰：「此非集言，乃天下公言也。」楊文貞序《杜律虞註》亦云：「虞自擬漢廷老吏，蓋謂深於律者。」則當從後說爲得。然《杜律》一謂張氏注。觀其意致膚淺，尚不如《范注李詩》，非文靖也。

又　元五言律可摘者，元裕之：「千山分晚照，萬籟入秋風」；「雨入秦川黑，雲開楚岫青」；「時危頻虎穴，路絕更羊腸」；「露涼驚夜鶴，風細咽秋蟬。」楊仲弘：「落日波濤壯，晴天島嶼孤」；「風塵惟短褐，江漢自扁舟」；「磧迴沙如雪，河窮浪入天」；「山開棲越迹，水泝入吳程。」虞伯生：「對竹聽湘雨，開簾看岳雲」；「春雲山對屋，夜雨水平橋」；「挂冠俄去國，連舸總盛書」；「天光臨閣道，雲風轉蓬萊。」薩天錫：「海瘴連雲起，江潮入市流」；「故廬南雪下，短褐北風前」；「夜卧千峰月，朝餐五色霞」；「朔風吹野草，寒日下邊城。」范德機：「不眠聽戎鼓，多病憶歸舟」；「疏雨從昏過，繁星達曙流。」揭曼碩：「大舸中流下，青山兩岸移」；「鴉啼木郎廟，人祭水神祠。」趙子昂：「雲端雙舄冷，花底一琴閒。」陳剛中：「亂山空北向，大火已西流。」楊煥然：「孤城晴雪底，雙塔暮雲間。」程彥明：「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迴。」鄧文原：「平生修月斧，萬里御風翰。」鮮于樞：「鳥飛青嶂裏，人語翠微中。」薛玄卿：「臂鷹過雁磧，走馬上龍堆。」吳立夫：「塵飛馳馬埒，雪擁讀書氈。」柳道傳：「大暑無蒙絺，輕寒已御貂。」皆句格閎整，在大曆、元和間，第殊不多得也。

又　元七言律深監蘇、黃，一時製作，務爲華整。所乏特蒼然之骨，浩然之氣耳。較大中則格調有餘，擬大曆則神情不足，要非五代、晚宋傖語可及也。

又　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如趙子昂《萬歲山》、《飛英塔》，虞伯生《岳陽樓》、《環翠亭》，馬伯庸《駕發》，范德機《早朝》，鄧善之《南山》，袁伯長《宮怨》，楊仲弘《宗陽玩月》、《大明早朝》，成廷珪《送余應奉》、《贈無住師》，陳剛中《題金山寺》、《鳳凰山》、《安慶驛》，揭曼碩《送唐尊師》、《王留守》、《張眞人》，宋誠夫《大都》，李子擣《西海》，吳正傳《月桂》，馮子振《塔燈》，丁仲容《遊昭亭》、《歸廬山》，吳子高《遊玉泉》、《朝興聖》，張志道《長蘆渡江》、《梧州即景》，柯敬仲《送黃煉師》、《贈黃誠夫》，俞子俊《楚州夜泊》，黃誠性《讀文山集》，薛宗海《萬歲山》，顧仲瑛《唐宮詞》，傅與礪《登南岳》、《次早朝》，薩天錫《謝惠茶》、《題海舌》，李子飛《宿朝元宮》、《宴秦公子》、《寄壽陽師》，張仲舉《登吞海亭》、《賦小瀛洲》、《題石門院》，貢泰父《送劉彥明》，甘允從《和宋學生》，張雄飛《岳陽樓》，張伯雨《隱眞館》，楊廉夫《無題》，鄭明德《遊仙》，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又　趙子昂：「千里湖山秋色淨，萬家煙火夕陽多。」鄧文原：「客舍張燈浮大白，禁鐘和漏隔華清。」虞伯生：「雲橫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馬伯庸：「吳娃蕩槳潮生浦，楚客吹簫月滿樓。」范德機：「黃河西去從天下，華岳東來拔地高。」楊仲弘：「風雨五更鷄亂叫，關河千里鴈相呼」；「窗間夜雨銷銀燭，城上春雲動彩旗。」揭曼碩：「星臨翼軫南陲闊，神降虛危北極遙」；「蒼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鋪七澤流。」陳剛中：「櫓聲搖月過巫峽，燈影隨潮入漢陽」；「僧榻夜隨蛟室湧，佛

燈秋隔蜃樓昏。」吳成季：「渭城朝雨歌三疊，湘水秋風賦九疑」；「錦水東流江月白，潼關西擁蜀山青。」李子飛：「花迎玉殿紅千樹，柳拂金沙翠萬條」；「層嵐蔽日雲當戶，陰瀑含風雪滿床。」雅正卿：「梅花路近偏逢雪，桃葉波平好渡江」；「一聲鐵笛千家月，十幅蒲帆萬里風。」危太樸：「三省甲兵勞節制，八蠻煙雨入封提」；「雕弓曉射崖雲裂，畫角寒吹海月低。」甘允從：「皀雕孤捩凌雲翮，紫燕雙翻踣雪蹄。」貢泰父：「紅蓮日湧神仙幕，翠柏霜飛御史臺」；「千金海上求騏驥，五色雲間下鳳凰」；「貔貅萬竈新趨幕，虎豹千門舊直廬」；「小雨挾雲行斷岸，亂山挑浪入孤城。」柯敬仲：「雲飄五鳳層樓矗，日繞羣龍法駕來」；「鴛序久陪蒼水使，鳳池曾賦紫薇郎。」余廷心：「野人籬落通潛口，賈客帆檣出漢陽。」薩天錫：「河漢入樓天不夜，江風吹月海初潮。」薛玄卿：「明月夢回夔子北，長風吹度夜郎西。」李子搆：「天入五溪無鴈到，地經三峽有猿啼。」王尚志：「西風曠野孤城出，落日空江白浪迴。」吳楚望：「平野北連鍾阜遠，大江東抱石城流。」丁守中：「彈琴夜和鳴皐鶴，持鉢朝降度海龍。」涂守約：「西北窮陰連莽蒼，東南鉅浸接微茫」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今以元人，一概不復過目，余故稍爲拈出，以俟知者。

又　唐人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宋人詩如披沙揀金，力多功少。元人詩如縷金錯采，彫繢滿前。三語本六朝評顏、謝詩，以分隸唐、宋、元人，亦不甚誣枉也。

又　元人先達者，無如元好問、趙子昂。元，金遺老；趙，宋宗枝也。元體備格卑，趙詞雅調弱，成都諸子，乃一振之。伯生典而實，仲弘整而健，德機刻而峭，曼碩麗而新，至大家逸格，浩蕩沉深之軌，概乎未聞也。同時傅若金、張仲舉不甚知名，而近體特多宏壯。傅如「國蟠蝸角小，地接犬牙深」；「雨暗蛟龍出，天晴鸛鶴回」；「江路篁猶籜，山田稻始苗」；「黃歸幽徑犢，青聚古祠鴉」；「灑竹啼宮女，持弓泣野臣」；「雨蒸歸日路，雲合去時山」；張如「半生縣磬室，萬事缺壺歌」；「積陰霾日月，愁色滿江湖」；「露花迎夕斂，風樹借秋涼」；「寧爲伏劍死，不作倒戈攻」；「四郊多壁壘，萬事半煙塵」；「詞人歌《蟋蟀》，軍士嘆蠨蛸」。七言律，傅如「衡廬樹入青天盡，章貢波翻白日來」；「中天日月迴金闕，南極星辰繞玉衡」；「交龍擁日明丹扆，飛鳳隨雲繞畫車」；「載筆舊登天祿閣，將書還到大明宮」；「百粵雲山連楚大，六朝煙樹入隋荒」；「焚香鳳閣春開宴，鳴玉龍墀午散朝」；張如「龍伯衣冠藏下府，梵王臺殿起中流」；「露下遠山皆落木，風來滄海欲生潮」；「千嶂晚雲原上合，兩河秋色鴈邊來」；「雲移鴈影沉江樹，雨帶龍腥出海濤」；「方驚掘地雙鵝起，即見浮江五馬來」；「金波夜永浮鵁鶄，玉樹春濃下鳳凰」，皆高華雄暢，得杜陵句格，特變態差少耳。而詩流不能舉其姓氏，良可嘆也。

又　元婺中若黃文憲、柳文肅，皆以文名，而詩亦華整。黃如「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按兩朝」；「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聊過赤闌橋」；「北尋海瀆瞻恆岳，南涉江淮上會稽」；「山下靈風吹桂棹，雲邊仙樹拂丹梯」；柳如「羲和白日經天近，敕勒陰山度幕遙」；「雪華遙映龍旗動，日色纔臨鳳蓋閑」，置之作者奚讓。

又　婺中黃、柳同輩吳立夫、胡長孺、戴九靈、王子充、宋潛溪諸子，皆以文章顯，而詩亦工，當時不在諸方下。元末國初之才，吾郡盛矣。

又　趙子昂：「溪頭月色白如沙，近水樓臺一萬家。誰向夜深吹玉笛，傷心莫聽《後庭花》。」虞伯生：「高秋風起玉關西，踣鐵歸朝十萬蹄。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嘶。」范德機：「中年江海夢靈皇，夜半聞鐘似上陽。一百八聲猶未已，更兼雲外鴈啼霜。」楊仲弘：「四面青山擁翠微，樓臺相向闢天扉。夜闌每作遊仙夢，月滿瓊田萬鶴飛。」陳衆仲：「東華塵土滿貂裘，芍藥闌邊繫綵舟。二十四橋春似海，教人腸斷憶揚州。」李季和：「西風烏帽鬖鬖，拂袖長吟倚暮酣。得句不衝京兆尹，蹇驢行遍大江南。」薩天錫：「道人已跨龍潭鶴，童子能烹雀舌茶。一夜山中滿林雪，客來無處覓梅花。」郝伯常：「只見星簾掛月鈎，銀河依舊隔牽牛。遙憐玉雪佳兒女，淚滿西風乞巧樓。」陳剛中：「老母粵南垂白髮，病妻燕北倚黃昏。瘴煙蠻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潘子素：「江上青山日欲晡，幽花小紙墨模糊。華清宮殿生秋草，零落滕王《蛺蝶圖》。」張仲舉：「雲巖巖下聘君家，長記宵談到曙霞。今日隴頭誰灑飯，鷓鴣啼老白桐花」等作，皆元絕妙境，第高者不過中唐，平者多沿晚宋耳。

又　自義山、牧之、用晦開用事議論之門，元人尤喜模倣。如「夜深正好看明月，又抱琵琶過別船」；「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當年鐵未銷」；「卻愛曹瞞臺上瓦，至今猶屬建安年」；「中郎有女能傳業，傳得胡笳業不如」，皆世所傳誦。晚唐尖巧餘習，深入膏肓。

又　元人絕句莫過虞、范諸家，雖與盛唐遼絕，尚不墮晚唐窟中。至樂府

體絕少，惟元好問《塞上曲》、《梁園春》、《征人怨》，差有唐味。然他作殊踳駁，太半宋人。

又　元五言絕，自廉夫樂府諸篇外，一代寥寥，即虞、楊諸氏集中，罕睹佳者，遠不如七言絕也。

又　勝國諸名勝留神繪事，故歌行絕句，凡爲渲染作者，靡不精工。其源實出老杜《王宰》、《韋偃》諸篇，特才力懸殊，變態差乏耳。至登山臨水，眞景目前，卻不能著語形容。如謝康樂五言古、王中允五言絕，皆閑遠幽深，讀之如畫。迺元世無一篇近者，殊可笑也。

又　元題畫五言小詩，虞伯生《柯氏山水圖》、揭曼碩《瀟湘八景圖》、丁鶴年《長江萬里圖》等篇，皆頗天趣。然意調淺促，句格未超。五言絕二十字，須飛動奇逸若數百千言，乃稱上乘。古今擅此，獨太白、獻吉、元美，宋元諸子殊不解，老鐵較錚錚耳。

又　楊員外云：「五言絕即五言古末四句，所以包涵無限。」此亦大是三昧語，第元人談之甚晰，踐之甚希。

又　黃晉卿《偶成》一絕：「漢室需材訪隱淪，販繒屠狗各求伸。豈知風雪南山下，別有當年射虎人。」吳正傳和云：「一壑風煙自可留，十年湖海漫曾游。短衣射虎眞堪樂，莫恨將軍老不侯。」二作皆有深致，第稍涉議論耳。

又　宋樂府小詩殊寡，元酷尚傳奇，諸大手集中亦罕睹。

又　虞伯生《題宣和雪竹》：「灑墨寫琅玕，深宮春晝閑。蕭條數枝雪，不似紇干山。」盧處道《題夷齊采薇》：「服藥求長年，孰與孤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猶不死。」雖語意新警，然已落議論關，初學最易傳染，當切戒之。

又　鮮于、趙、鄧，詩爲書掩，虞、楊、范、揭，書掩于詩。他如姚公茂父子、胡長孺、周景遠、程文海、元復初、盧處道、袁伯長、歐陽原功、張仲舉、傅與礪、陳衆仲、王繼學、薛宗海、黃晉卿、柳道傳、柯敬仲、危太樸、貫雲石、薩天錫、貢泰父、杜原功、倪元鎭、余廷心、泰兼善，皆以書知名，詳陶宗儀《書史會要》。

又　楊仲弘視虞骨力伉健有加，才具閎通不及。范應奉、揭文安抑又次之。大抵四家古詩、歌行伯仲，楊五言律、排律勝，揭七言律勝，范七言絕勝，虞差兼備。至於樂府，俱缺如也。

又　元人製作，大概諸家如一。惟余廷心古詩，近體，咸規倣六朝，清新明麗，頗自足賞。惜中厄王事，使成就當有可觀。泰兼善絕句，溫靚和平，殊得唐調。二人皆才藻氣節兼者。元初則郝伯常。

又　元方外鮮能詩者，道則句曲張雨，釋則來復見心。張以雅游，故聲稱藉藉，其詩實不如復，然復入本朝矣。

又　元五言古作者甚希，七言古諸家多善。五言律，傅與礪爲冠，楊仲弘、張仲舉次之。七言律，虞伯生爲冠，揭曼碩、陳剛中次之。五言絕，楊廉夫爲冠。七言絕，名篇頗衆，樂府體亦無出楊，第總之不離元調耳。

又　勝國吾鄉詩人若于介翁、李坦之，皆新拔多奇句。【略】東陽陳樵君采、浦江陳森茂卿，俱學李長吉，歌行間或近之。

張習《靜居集後志》　吾吳之詩，自唐皮、陸唱和爲一盛，再盛於元季，自王元俞、鄭元祐、張天雨、龔子敬、陳子平、宋子虛、錢翼之、陳敬初、顧仲瑛輩各出所長，以追匹乎古昔。繼而張仲簡、杜彥正、王止仲、楊孟載【略】輩附和而起，故極天下之盛。數詩之能，必指先屈於吳也。

《麓堂詩話》　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恆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

又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略】虞伯生得之，曰：「不及清江轉柁鼓，洗盞船頭沙鳥鳴。」曰：「繡簾美人時共看，階前青草落花多。」楊廉夫得之，曰：「南高峰雲北高雨，雲雨相隨惱殺儂。」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

《帶經堂詩話》卷三　元詩靡弱。自虞伯生而外，唯吳立夫長句瑰瑋有奇氣，雖疏宕或遜前人，視楊廉夫之學飛卿、長吉，區以別矣。《淵穎集》，宋文憲公所編，愚幼而好之。

《藝苑卮言》卷四　元詩人，元右丞好問、趙承旨孟頫、姚學士燧、劉學士因、馬中丞祖常、范應奉德機、楊員外仲弘、虞學士集、揭應奉傒斯、張句曲雨、楊提舉廉夫而已。趙稍清麗而傷於淺，虞頗健利。劉多傖語而涉議論，爲時所歸。廉夫本師長吉，而才不稱，以斷案雜之，遂成千里。

張景賢《袁禮部詩序》 宋人以議論爲詩而詩壞，元人以曲調爲詩而詩亡。

萬龔《和唐詩正音後序》 宋詩專於理性，而氣味渾然；元則巧麗悽婉，衰世之音也。

林誌《鳴秋集序》 詩自三百篇而下，語古體則漢、魏、六朝而已，備諸作則唐而已。【略】迨夫元氏以富麗爲傑作，以豪宕爲新聲，其變固宜未已也。

李開先《詩禪後序》 漢之蔡中郎，繼而簡，孝二文帝，宋之王荆公、蘇東坡、黃山谷、秦淮海，元之王日華、喬夢符、鍾繼先、徐景祥，我朝之丁仲名、江朝元、谷子敬、楊廉夫、唐以初、王惟善，是皆詩禪之人也。

《文脈》 元文稱虞集、范梈、揭傒斯、馬祖常、歐陽玄、黃晉卿、柳貫、元好問、袁桷、姚燧，固各有可觀。《馬石田集》，文有漢氣，詩有唐音，惜無大題也。陳樵《鹿皮子集》，抱超卓之見而文賦甚奇。天台李孝光可也，未見全集。盱江鄒矩、涂幾。幾集曰《涂子類稿》，詩文亦奇，志士也。元末大亂，不顯。矩爲《集序》，亦佳。《矩集》未見，惜也夫。人生丁世亂，客死兵死，集毀于兵燹者多矣。若柳道傳之弱，揭曼碩之嫩，虞道園《學古集》多而失之枯也。

顧嗣立《題元百家詩集後二十首》二 劉許高賢出處分，雷溪豪邁氣超羣。北人自有元才子，秋澗陵川各張軍。

《寒廊詩話》 元詩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遺山（好問），而郝陵川（經）、劉靜修（因）之徒繼之，至中統、至元而大盛。然麤豪之習，時所不免。東南倡自趙松雪（孟頫），而袁清容（桷）、鄧善之（文原）、貢雲林（奎）輩從而和之。時際承平，盡洗宋、金餘習，而詩學爲之一變。延祐、天曆之間，風氣日開，赫然鳴其治平者，有虞、楊、范、揭（虞集，字伯生，號道園，蜀郡人。楊載，字仲弘，浦城人。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揭傒斯，字曼碩，富州人。時稱虞、楊、范、揭，又稱范、虞、趙、楊、揭。趙謂孟頫），一以唐爲宗，而趨于雅，推一代之極盛。時又稱虞、揭、馬（祖常）、宋（本、褧）。繼而起者，世惟稱陳（旅）、李（孝光）、二張（翥、憲），而新喻傅汝礪（若金）、宛陵貢泰甫（師泰）、廬陵張光弼（昱），皆其流派也。若夫揣鍊六朝，以入唐律，化尋常之言爲警策，則有晉陵宋子虛（无）、廣陵成原常（廷珪）、東陽陳居采（樵），標奇競秀，各自名家。間有奇才天授，開闔變怪，駭人視聽，莫可測度者，則貫酸齋（小雲石海涯）、馮海粟（子振）、陳剛中（孚），繼則薩天錫（都剌），而後楊廉夫（維楨）。廉夫當元末兵戈擾攘，與吾家玉山主人（瑛）領袖文壇，振興風雅於東南。柯敬仲（九思）、倪元鎮（瓚）、郭羲仲（翼）、郯九成（韶）輩，更倡迭和，淞、泖之間，流風餘韻，至今未墜。廉夫古樂府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門下數百人，入其室者惟張思廉（憲）一人而已。明初袁海叟（凱）、楊眉庵（基）爲開國詞臣領袖，亦俱出自鐵崖門。而議者謂「鐵體」靡靡，妄肆譏彈，未可與論元詩也。

又 元時蒙古、色目子弟，盡爲橫經，涵養既深，異材輩出。貫酸齋（雲石）、馬石田（祖常）開綺麗清新之派，而薩經歷（都剌）大暢其風，清而不佻，麗而不縟，于虞、楊、范、揭之外，別開生面。於是雅正卿（琥）、馬易之（葛邏祿廼賢）、達兼善（泰不華）、余廷心（闕）諸公，並逞詞華，新聲艷體，競傳才子，異代所無也。

宋犖《漫堂皖詩》 元初襲金源派，以好問爲大宗，其後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元末楊維禎、李孝光、吳萊爲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剌、倪瓚，皆有可觀。

又《元詩選序》 宋與元皆宗唐者也，而不能不變爲宋，變爲元。蓋皆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存。【略】論者謂元詩不如宋，其實不然。宋詩多沈僿，近少陵；元詩多輕揚，近太白。以晚唐論，則宋人學韓、白爲多，元人學溫、李爲多，要亦娣姒耳。間瀏覽是編，遺山、靜修導其先，虞、楊、范、揭諸君鳴其盛，鐵崖、雲林持其亂，瀛瀛乎亦各一代之音，詎可闕哉？

《石洲詩話》卷四 元初之詩，亦宋一二遺民開之，況其詩半在入元後所作，似乎入元亦是。若另爲數卷以別於元人，其庶幾可乎。

又卷五 顧秀野《元百家詩》體裁潔淨，勝於吳孟舉《宋詩鈔》遠矣，猶嫌未盡審別雅俗耳。如關係史事及可備考證者，自不應概以文詞工拙相繩。若其言懷叙景之作，自當就各家各體，從其所長，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華，豈必一例編載，陳陳相因哉？

又 顧俠君謂元人用韵，頗有淆訛，而入聲尤甚，或以北方土語混入古音，或以閩、越方言謬稱通用，如庚、青、蒸與眞、文韵同押，再如魚、虞與支、齊同押，此豈非變而太過者？然其來已久矣。若劉靜修《桃源行》「漁舟載入人間世，卻悔桃花露踪迹」，此則竟是北方土音之偶相似者，未及檢審耳。然竊疑遺山《虞坂行》「孫陽騏驥不并世」句，亦是如此，雖上已有韵，而以文勢

論之，此句似疊一韵者耳。

又　楊廉夫序《玩齋集》，論元一代之詩，有「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楊再變，未幾于唐」之語，此似以遺山入元詩。然第一時稱述之詞，從流溯源之論耳，未可以爲據也。

又　當時之論，以虞、楊、范、揭齊名。或者又以子昂入之，稱虞、楊、趙、范、揭。楊廉夫序貢師泰《玩齋集》，又稱「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下顧大曆與元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金華戴叔能序陳學士基《夷白齋集》云：「我朝自天曆以來，以文章擅名海內者，并稱虞、揭、柳、黃。」（鐵崖又序郯九成曰：「虞詩爲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此言是矣，而不及袁伯長。）由此觀之，可見諸公齊名，元無一定之稱。楊、范、揭與馬、宋等耳，皆非虞之匹。趙子昂亦馬伯庸伯仲。黃、柳雖皆著作手，而以詩論之，亦不敵虞。爾時論者，必援虞以重其名耳。

又　大約自元遺山而降，才氣化爲風調，逮乎楊廉夫、顧仲瑛之屬，一唱百和，殘膏賸馥，一撇一拂，幾于人人集中有之。即後來西泠、雲間諸派風調所沿，其源何嘗不出自唐賢，詎可以相承相似而廢之耶。但撐架視乎筆力，而變化能事，存乎其人，則不能以相強也。

又　歐陽原功叙周衡之（權）《此山集》云：「宋、金之季詩人，宋之習近骫骳，金之習尚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劘而不爲矣。世道其日趨于盛矣乎。」此論特借《此山集》發之耳。

又　李長吉詞調藻韻，故自豔發。然至元人，不拘何題，不拘何人，千篇一律，千手一律，眞是可厭。其一二體氣稍弱者，亦復效之，實無謂也。

又　有宋南渡以後，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其一時才人俊筆，或未能深入古人腠理，而一二老師宿儒之傳，精義微言，專在講學，又與文家之妙，非可同條而語。至如南宋諸公之學，尤在精于考證，如鄭漁仲、馬貴與以逮王深寧，源遠流長，百年間亦須有所付受。入元之代，雖碩儒輩出，而菁華醞釀，合美爲難。虞文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廬之理學，習朝廷之故事，擇文章之雅言，蓋自北宋歐、蘇以後，老于文學者，定推此一人，不特與一時文士爭長也。

又　編錄《竹枝》，竟須以劉、虞、楊三家爲主。

又　元人之綺麗，恨其但以淺直出之耳，此所以氣格不逮前人也。

又　元人專於風調擅場，而句每相犯，如「銀河倒挂青芙蓉」等類之句，殆幾于人人集中有之。其所謂枕藉膏腴者，不出太白，則出長吉，此唱彼和，搖鞞拊鐸，至于千篇一律，曾神氣之不辨，逕路之不分，其亦可厭也已。

又　元末詩人，於七古聲調雜遝中，忽用「不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世矣」，又云「甚矣吾衰也久矣」云云。太近隨手漫與，且經語尤不宜妄爾闌入。

又　宮詞多紀元時故事，蓋皆其親承典禮恩澤，不比王仲初閑說內邊事，所以當時推爲得體也。

又　宮詞內，如世祖建大內，命移沙漠莎草於丹墀，示子孫毋忘草地，及陳祖宗大札撒以爲訓，諸條皆關史事，可誦可傳。至其後十首內，亦有說宮女事，蓋亦沿宮詞之體，偶及之耳，至其和人宮詞，又當別論。

《圍爐詩話》卷一　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詩，大是蛇足，只可謂之詩餘耳。此體始于魏。

顧奎光《元詩選叙》　詩本性情，宜若無古今之異者，而氣格有高下，風會有升降，始因性情所趨以別氣格，而風會亦由是成其雄者。性情居先，氣格後立，足以翼持風會，否則爲風會所轉，性情囿於氣格，視當時所崇尚而助其波瀾耳已。由漢魏以訖於明，高下升降非一，而莫備於唐。其後更迭間代，大率各□其衰以相爲救。極衰必變，變輒復於盛，盛之極，而弊即萌芽其中，則又衰，而其盛衰又常與世運符際，故觀詩而世變亦可知也。宋、明運祚長，故一代屢變，金、元則不及變而止。元詩尤繁富，觀諸作者多宗溫、李，間學長吉，其病爲纖濃，爲繁縟，前人嘗論之，即趙、虞、楊、范傑然成家，曾不足當宋之歐、蘇，何況其下。然宋詩，唐之變也，變而成爲宋；元詩，宋之變也，變而復於唐。宋時歐近昌黎，蘇近太白，取材雖極博，咸有師法。獨魯直學少陵道，爲西江鼻祖。南宋詩家名曰學唐，實則竟祧唐人，或崛強拗折生硬以爲老，或淺近率易鄙俚以爲眞，議論好盡，才氣過豪，而少緣情綺靡含蓄蘊藉之意，風雅之道熸矣。夫古詩學唐則卑，獨律體必以唐爲宗，於唐以中盛爲宗。元詩矯宋流弊，而失於多學晚唐，纖濃繁縟之病，勢所不免。然其佳者，則婉轉怊悵，附物切情，工整而流逸，清新而秀麗，慮周澀密而不涉於粗疏，意深韵遠而不失之徑直。誠使祓除洮汰，摘其英華，固翕然合於風雅，而率以纖濃煩縟棄之，殆未免貴耳之見也。特其先後百年間，流別略同，能自爲風氣者不過數人，至

元季而靡曼已極，不及變而入於明，然一代之音亦既彬彬焉矣。

又卷首陶瀚陶玉禾《元詩總論》 宋牧仲序元詩云：「宋詩多沉僿近少陵，元詩多輕揚近太白。以晚唐論，則宋人學韓、白爲多，元人學溫、李爲多，要亦娣姒耳。」竊謂論元人學問，如何能逮宋人。元詩中大家與尤、范、陸、蕭或堪對壘，求其有高山深林、長江大河之觀如歐、蘇者，竟不可得。宋人本領大，元人不及，然元人修飾琢磨之工，則勝宋人也。

又　論氣格則宋詩辣，元詩近甜，宋詩蒼，元詩近嫩，論情韻則元爲優。

又　四靈之爲唐詩，邊幅太狹，未免清苦，元人舂容淡蕩，才致過之。

又　昔人訾元詩，謂其煩縟，謂其穠麗，然必麗縟爲病，則有魏晉可廢六朝，有王、孟可廢四傑也。少陵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何嘗不極推重乎？元詩流弊，乃在家數小、格調低。其古詩連篇累幅，但解實砌平鋪，而不知開合變化、伸縮轉換之妙，此綺麗而乏飛騰者也。律詩學晚唐，多秀句可摘，所謂貪看翡翠蘭苕，未掣鯨魚碧海，然其佳處，則蘊藉纏綿，工緻婉秀，足以肖難狀之景，發難顯之情。與其如宋人以生硬拗拙爲工，至於聱牙折嗓，何若緣情綺靡，體物瀏亮，尚不失唐人風致乎。

又　陸放翁「詩到無人愛處工」，此語易爲宋人藏拙。若元人詩，易使人愛，久看卻不愛，而其雅俗共賞處，則固愛不忍釋也。

又　詩避邨氣，樸遬喬野，其村易知也。元人邨處，正如三家邨婦女，雖珠圍翠繞，彌見笑大方。又類橛豎之家，不乏金玉錦繡，而無圖書法物，然去其邨者亦復斐蔚。

又　詩中不可使議論，此亦矯枉之見。詩中善使議論者無過少陵，經濟識力，俱於詩見之。如遇憂時感事之作，鑠古切今，而必避議論，則眞雕蟲而已，何所關係。特詩之議論與文異，文中議論處不妨縱橫曲折，以暢其說，而文所數千百言乃盡者，詩只以一二語簡括之，又須渾然不露議論之迹，使人熟思自得。宋人以文爲賦，亦以文爲詩，其用議論乃文體，非詩體矣。元詩議論較少，不如宋人好盡，然詩之妙曰不盡而盡（言簡而意賅者），盡而不盡，元詩亦未能也。

又　作詩材積之富，雖稗官野乘，有所不遺；持擇之精，雖名言韵事，有所必割。元人過於貪多，不能用少，述懷詠古，動輒百餘韻，如賦六合，可謂大愚。夫長篇大章，正須才力豐餘、稱心應手，無湊句趁韻之病，又須閣闢動盪，錯綜變化，有駐坡驀澗之奇。若牽率補綴，既見窘乏，鋪張排比，不離尺寸，而徒以多爲貴，此元詩之煩也。

又　古人絕唱，如少陵《北征》，昌黎《南山》，青蓮《蜀道難》等篇，皆不容有二。元人妄相摹襲，不知量力，猶扛鼎而絕臏矣。夫詩本性情，原有特地乾坤，何必借人面目，如明王李刻擬漢魏，句句求似，祇成贋鼎。少陵不擬古題，青蓮時離本意，白香山直爲新樂府，斯皆善學古人。苟自出杼軸，何礙翻新？否則搥碎黃鶴樓，談何容易乎？

又　元代作者如林，李、劉格力清高，雖有首庸，未爲極盛。虞、楊、范、揭並推大家。道園法度謹嚴，詞章典貴，歛才就範，不屑縱橫，漢廷老吏，故非自負。仲弘曠達閎朗，鎔鑄漢魏，模範盛唐，如衆響嘈囋，忽聞鐘呂。德機天骨開張，揮斥變化，俊逸則學青蓮，鍛煉則摹工部，長篇近體，皆有淵源。曼碩清妍婉雅，秀色可餐，而氣力稍弱，尚少沉雄，美女新婦之評，斯爲允矣。然大德、延祐之間，松雪爾雅風流，實爲倡始，沉涵鮑、謝，儷匹高、岑，面無俗塵，身有仙骨，首浣宋、金餘習，而晉卿、道傳以文章巨公爲四家後勁。黃則漱滌煩濫，骨重神寒；柳則追琢工深，筆墨矜秀。雖氣體殊異，均屬正宗。其分道揚鑣者，若薩天錫之清華，宋子虛之奇麗，亦稱獨絕。及其季也，玉山唱和，群彥汪洋，然鐵體靡靡（楊維楨），未登大雅；雲林古淡，足以砥柱頹波，而張雨、郯韶、顧阿瑛爲之羽翼。斯咸不隨步趨，自成一家則者也。

又　諸家中以理學著者，如劉靜修、吳草廬、熊勿軒、許白雲、姚牧庵、陳定宇、胡雲峰長孺，而靜修爲最。白雲語能見道而無腐習，亦其次也。以氣節著者如郝伯常、王用文、泰兼善、余廷心、張仲舉、伯顏子中、汪叔志、鄭子美，而伯常、仲舉爲最，廷心上規鮑、謝，軒軒霞舉，氣體自高。以功名著者，如劉子聰、耶律晉卿、張仲疇、王仲謀、張希孟、許可用，仲疇近粗，希孟近俚，而律句希孟爲優，可用溫醇，猶是儒生本色。至於文章知名，則虞、揭、黃、柳而外，袁伯（常）（長）、馬伯庸之清壯，貫仲章、陳衆仲之安雅，雖乏警策，不失雅調。惟歐陽元功詩近頹唐，不堪方駕，餘非無偏師制勝，終嫌根柢淺耳。

又　元人多宗二李，天錫善學義山，子虛善學長吉，而鐵崖出入二李之間。馮海粟、貫酸齋、王元章之流，語必驚人，酷無意理，不知牛鬼蛇神原非錦囊佳什。鐵崖曲高調下，特以靡麗盪人心目，學者從風而靡，小樂府、短句領

異標新，是其長也。若人物俱署新銜，花鳥必稱別號，斯亦陋矣。思廉樂府誠工，頗傷大雅，如《梁父吟》：「種瓜兒子不力戰，織履郎君無地逃」，《玩鞭亭》云：「道旁遺糞如冰冷」，《送蟹詩》云：「醫心晝暖白玉臍，夔牟夜泣青銅殼」，此與以相如爲馬文園、祿山爲碧眼裞兒（鐵崖語也），皆過求尖新，自墮惡道。

又　郝伯常骨力蒼奇，頗多俚句。晉卿、仲謀尤爲冗雜。如以「窮兵」爲「兵窮」，「傷財」爲「財傷」，「鷹揚」爲「揚鷹」，「喉舌」爲「舌喉」，幾不成語。餘或有字法而無句法，有句法而無章法。偶拈一韵，則工緻絕倫；細玩全篇，則瑕瑜互見。黃星甫琢句雖佳，終非高格。若何太虛之五言，仇仁近之七律，可爲當行，然未盡能免俗也。虞、楊、范、揭諸家之後，古奧有李季和，清警有傅若金，雄健有陳剛中，寄託深遠有劉季翁，意韵冲淡有戴叔能。胚胎前賢，典型未墜。季年騷人競起，周亨遠、郭靜思可云獨秀；而張光弼、丁鶴年、鄭德明、陳敬初、周履道、王原吉輩，避地轉徙，鬱伊易感，愴快難懷，於雲林、鐵崖外，自張一軍，然多亂離愁苦之音矣。

又　長歌叙述時事，派別有三：沉痛警摯，則宗少陵；明白曉暢，則宗香山；諷喻微婉，則宗張籍、王建。元詩中迺易之《新鄉媼》、《潁川老翁歌》、朱澤民《無祿員》等篇，皆香山流派也。獨愛郭靜思《征婦別》、李克昌《鬻孫謠》，哀慘悽惻，語至情眞，直可嗣響少陵，其餘率直寡味，亦鮮完什。

又　朱澤民、柯敬仲、吳仲圭、黃子久皆以繪事名，題畫之作甚夥，然罕佳什。

又　袁伯長《開平三集》、楊允孚《滦京百咏》及周伯溫《扈從詩》，如欲徵風景、考土物，紀載頗詳，然論詩法則工拙互見。至應制之作，但取體製堂皇、才華典贍，非必歡愉難工，實緣性情不屬。九天閶闔，萬國衣冠，右丞高步吟壇，固不在此。

又　西江詩派以嫩、甜、熟誠爲有功，元人中道傳、晉卿，其簡貴遒潔處，亦學山谷。苟能排羣妥帖，何必不開生面？西崑、西江流弊略等，論者自有左右耳。宋人如徐仲車輩乃盧仝、馬異之惡習，楊誠齋輩則打油、釘鉸之同聲，各有流弊，奚獨罪黃、陳乎？

又　詩之心思才氣皆有天分，至於穩，則非人工不能。一字牽率，則全句齟齬；一語搖撼，則全篇瓠瓠。若全篇無結構，則字句雖穩，又不足以鎮定通局。故先以謀篇，次則捶字、結句，無不帖妥，所謂慘淡經營。彼以心思才力勝者，正自未悉甘苦。元詩如范德機《蒼山感秋》一首，起四語佳不待言，以下十句言詩道日弊，而關係實重，隱然有自負之意；末言坐夢古帝，而仙道可致，卻與中間絕不相蒙。若按起結，則中爲不倫矣。此謀篇未穩者也。虞文靖《金人出塞圖》詩馳驟有氣，而起第二句云「高爲陁磧深爲壕」，第五句復云「肉食湩飲田爲遨」，末云「爭誇得雋頓足悅，挂兔懸狼何足說」，調法沓復矣。其《東平王哀詩》云：「天討公無赦，皇心愛不姑」，「姑」、「息」兩字可單用乎？「報仇論婉孌，錫爵酹嗚呼」，以「嗚呼」代死者可乎？楊仲弘《春雪詩》「始試朝藏日，俄疑晝隕星」，非牽湊失倫乎？「危橋無客渡，曠野少人經」，非重疊合掌乎？此句法之不穩者也。三公皆稱大家，猶復不免，餘尤不勝指摘，雖云白璧之瑕，何如并無瑕之爲愈也。

又　詩有傳授，所謂師友淵源，波瀾莫二。郝伯常，元遺山弟子也；袁伯長，戴帥初弟子也。戴叔能得法於余廷心，泰兼善得法於李季和，張仲舉得法於仇仁近，而成原常又得之於仲舉。至如傅與礪爲德機同里，揭曼碩謂其風格不殊，神情俱詣，如復見德機，《清江》一集，派別自高。若項炯、郭翼、張憲輩，尤不問而知其出於鐵門。夫以道園之學問，猶載酒從仲弘講論詩法，然則規矩在古人，精進在學力，而指授切磋，則師友之功居多，師心入格，未之前聞。

又　詩過求奇，不畏怪而畏庸，詩過求深，不畏僻而畏淺。太工者反拙，太密者反疏，太新者反陳，太切者反套，此必然之理。如劉清叟、王義山輩，其顯然者也。（義山詩云「船空載取月同去，篷破偷將天入來」，清叟《咏梅》云「除香除影賦梅花，方許詩中擅作家。」「不貪財吏似方山，犬逃命人（如）入峽猿」，皆過火之病。）

又　二吳同時，立夫、正傳皆以文學自任。立夫長句，阮亭《古詩選》獨采之，然實多牽率，弱筆濫調，觸目皆是。正傳律句落落有勁特之氣，古詩雖少波瀾，其穩妥亦勝之也。

又　宋、明曆數長於元，故一代屢變。宋詩三變，白體、崑體、西江體也；明詩風氣尤雜，北地、信陽、瑯琊、歷下、公安、竟陵，互爲勝負。獨元詩未嘗變，百年之間，人材輩出，而宗派略同。然至鐵崖主盟，騷壇風會已極，使至正之末，元祚復延，則如劉青田以蒼莽古直汎掃纖靡，及高、楊、張、徐諸公之高

秀，皆力變風氣者也。

又　元人中最劣者揭佑民，最俗者黃公紹，最拙穉者王義山、劉清叟，餘若劉麟瑞《昭忠遺詠》、王禎《農務集》，皆茅葦彌望，絕無翹楚。

又　謝宗可詠物百首，可謂專家，刻畫肖似，精切至到，然詠物高處，須是寄託深微，不粘不脫。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語可悟。惟《綠陰》一律，落落大方。

又　元釋道詩，如張伯雨、馬志道，雲屋、笑隱，蔬筍氣盡，傑然成家；吳全節、薛玄曦亦復宏朗；若中峰《梅花百詠》，寔無深致；《楳堂山居》一編，正多習徑，擬之皎然、齊己，尚遜數籌。

又　元代閨秀寥寥，《綠窗遺集》，端賴賢夫；蘭蕙聯芳（薛蘭英、蕙英有《蘇臺竹枝詞》十首），亦以鐵崖知名耳。張若瓊事既傷心，詩亦清婉，論其節義，倍過易安。若典雅端重，剷除脂粉綺紈之習者惟鄭正叔，其識趣絕不類閨閣中人。弱腕必待補戈，固非定論也。

《**靜居緒言**》　金詩不及元詩之繁富，論者以元繼宋。然金詩魄力較元人爲大，不嫌其乖宋習也。《中州》一集，具有作家。金、元之際，要惟元遺山騷壇一旅，馳騁其間，摩盾橫槊，英姿颯爽，可入東坡之壘，張放翁之軍。

又　元詩似多蘊藉，實少偉奇，矜藻思而乏氣骨，工鋪排而失烹煉。宋詩有初視可憎，徐觀不厭；元作有入眼可喜，復看平庸之別。

又　李莊靖、劉文靖起宋季之狹陋，開元始之風華。郝伯常出遺山之門，雅有淵源。趙文敏古詩平正自佳，近體未高。《岳墓》一詩，唯「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一聯，全篇未爲警策。張雲莊律詩頗得調度，《登泰山》云：「風雲一舉到天關，快意生平有此觀。萬古齊州烟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向來井處方知隘，今後巢居亦覺寬。笑拍洪崖詠新作，滿空笙鶴下高寒。」他如「詩有少陵難着語，菊無元亮不成秋」；「若教宇宙無難事，未必山林有退人」；「髮爲鷹冠容易雪，心因蝸角等閑灰」，皆具作法。

又　諺云「欲工于詩者，先乎詠物」，語或有是。然詠物莫工于元人，元詩莫下於詠物。夫詠物則失之遠矣，即物而興情，緣情以成詠，使人目擊而道存者，斯工矣。

又　元詩具得唐人辭致，然拉雜拖沓，乏翦裁之工，其合度處殊近中晚唐。

又　虞、楊、范、揭，足媲羣雅而截衆流。道園載酒詣仲弘，究論體格，尋源溯委，得六朝、三唐風趣。曼碩語意拔俗，德機天然古秀，方之二家，實亦無所軒輊。「漢庭老吏」，或非矜夸；「三日新婦」，評之過當。元詩至此，才能一洗宋習，別成機軸。

又　迺易之《新鄉媼》、《潁州老翁歌》，有白傅之眞率。余忠宣登臨懷古之作，合玄暉之遒麗。黃晉卿氣特蒼涼，得杜陵之法度。如《居庸關》云：「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聖人大無外，善閉非楗鑰。車行已方軌，關吏徒擊柝。居民動成市，廬井互聯絡。幽龕白雲聚，石磴泉清落。地雖臨要衝，俗乃近澄樸。政須記桃源，不必銘劍閣。僕夫跽謂我，無爲久淹泊。山川豈不好，但恐風雨惡。」《赤城》云：「雞鳴秣吾馬，晚飯山中行。何以慰旅懷，赤城有佳名。灘長石齒齒，樹古風泠泠。時見巖壁間，粲若丹砂明。溫泉發其陽，搗訶勤百靈。前峰指金閣，眞鏡標殊庭。白道人跡稀，青崖雲氣生。信美無少留，緬焉起深情。」《擔子窪》云：「自從始出關，數日度崖谷。迢迢度偏嶺，險盡得平陸。陂陀皆土山，高下紛起伏。連天盡豐草，不復見林木。行人烟際來，牛羊雨中牧。颯然衣裳單，咫尺異寒燠。佇立方有懷，相逢仍問俗。畏途宜疾驅，更傍灤河宿。」

又　李長吉一派，至元人而極盛，大家小戶，無勿沿習，樂府歌行，時時流露。讀者每不經意，獨以抱遺老人爲嫌。然此老氣橫語辨，平淡老成處，是不可及。即其鐵門下，大有非常之才，玉笥生實具嶔崎之概，未可一例抹倒。

《**歷代詩話**》卷六六　吳旦生曰：元詩以虞待制、楊編脩、范應奉、揭應奉爲稱首，謂之四大家，而唯趙承旨得頡頏其間。評論者亦動引數人爲高例，然觀李元仲云：豫章三日新婦，蒲城百戰健兒，蜀郡唐臨晉帖，清江漢法令師。此論詩之有所長，有所短，時人以爲知言，則其語又與《輟耕》小異。又觀揭曼碩爲《德機詩序》云：伯生嘗評「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如唐臨晉帖，以予爲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廷老吏也」。則又與元仲小異。《堯山堂外紀》云：揭聞「三日新婦」之語不悅，嘗中夜過伯生，問及茲事，一言不合，揮袂遽去。後以詩寄伯生曰：「奎章分署隔窗紗，不斷香風別殿花。留守日頒中賜果，宣徽月送上供茶。諸生講罷仍番直，學士吟成每自誇。五載光陰如過客，九疑無處望重華。」伯生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就答以詩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蹋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問誰誇？」并題其後

云：「今日新婦老矣。」揭召至都，果疾卒。

《**柳亭詩話**》**卷五**　吾越詩人自永和倡和之外，代不乏人，謝康樂猶鼻祖也。於唐則虞世南、賀知章、嚴維、吳融，於宋則陸游，於元則楊維楨，於明則徐渭，爲最著。

又卷一一　宋、元之交，遼、金二氏詩不多見，元代名手奄有二朝，如靜修之雄，松雪之雅，道園之曠，鐵崖之豪，皆卓然成家，諸體具備者矣。他若《清容》、《石田》、《秋宜》、《淵穎》諸集，人自爲宗，亦足表一時之風氣。間有散見於篇什者，因彙摘其警句，五言如：貢奎「泊舟隨岸曲，坐石看雲移」；王士熙「闌花經雨白，野竹入雲青」；「地幽迷曉樹，花重壓春烟」；郭奎「淚因明月下，心在故鄉多」；何中「潮生灘響盡，海近夜涼歸」；「水香梅落處，沙潤草生時」；范德機「麥收風漲暑，梅熟雨留寒」；張養浩「池小能容月，牆低不礙山」；「苔香花覆砌，石潤竹通泉」；黃庚「柳疏鶯占影，花雜蝶分香」；薩都剌「鳥道懸青壁，龍池浸白雲」；「海嶂連雲起，江潮入市流」；貢師泰「世事同蕉鹿，人心類棘猴」；袁士元「誰知持戟士，亦有讀書人」；成廷珪「孤花餘晚艷，芳草亂春愁」；楊奐「夢寐嫌爲客，妻孥不諱貧」；陳基「澤國龍分節，邊城虎據關」；倪瓚「借地仍栽竹，巢雲獨傍松」；王逢「露盤迎月早，宮漏出花遲」；丁鶴年「谷虛秋氣早，林茂曙光遲」；「捲幔通花氣，移牀避燕泥」；葉顒「白石和雲煮，青山帶月耕」。七言如：歐陽玄「標名花塢鶯爭道，集句桃符鹿守關」；龍從雲「寒潭六月猶無暑，老木千年尚有花」；郭奎「花落始知寒食過，雁歸渾是夕陽愁」；江存禮「古壘尚存唐歲月，江山猶識漢衣冠」；可溫雅琥「蔓草有風嘶石馬，荊榛無月泣銅駝」；范德機「山驛蛟眠星滿洞，水鄉雁起月迷津」；揭傒斯「天寒劍閣猶車馬，雪滿繩橋正甲兵」；黃溍「雲氣傍花如欲雨，柳絲垂地不驚風」；「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猶作雨來聲」；薩都剌「雲外好山如有約，烟中野樹不知名」；「樹御宿雨藏山鷓，花落春風老杜鵑」；傅與礪「湘江竹暗連春雨，衡嶽花開隔暮雲」；張養浩「山無高下皆行水，樹不秋冬盡放花」；黃庚「樵斧伐雲春谷暗，漁榔敲月夜溪寒」；張翥「家信十年黃耳犬，鄉心一夜白頭鳥」；貢師泰「松徑雨晴添虎跡，竹潭風冷聽龍吟」；陳樵「銀色榜惠章草字，烏絲闌寫越花名」；張端「絕憐識字翻投閣，肯爲窺園廢下帷」；泰不花「琪樹有枝空集燕，竹花無實漫棲鸞」；王翰「丹楓盡逐孤臣淚，黃菊空憐處士心」；李祁「來依陸氏三間屋，勝得劉公一紙書」；陳基「且臨大令鵝羣帖，不戀尚書雞舌香」；張昱「鵑化羽毛猶姓杜，鶴歸華表尚名丁」；黃鎮成「紅樹夕陽蟬噪急，白蘋秋水雁來多」；「遊山采藥辭家早，掃石看雲出洞遲」；梁曾「萬里舟航通鳥道，四時雲雨護龍堆」；余闕「野人籬落通瀉口，賈客帆檣出漢陽」；郭鈺「汗馬功名知命薄，蠹魚文字漫心勞」；王逢「三楚樓臺餘夢澤，兩京形勢目甘泉」；錢惟善「花信欲闌鶯百囀，麥芒初長雉雙飛」；丁鶴年「衣冠栗里猶存晉，雞犬桃源久絕秦」。律以唐音，自是中晚境界。至五七言古，則吊詭矜奇，每每蕩越於繩尺之外已。

又卷一二　都元敬極尊宋詩，曰：「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近復有謂元詩過宋詩者，眞陋人也。」引劉後村語爲證曰：「宋詩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又引方正學二詩曰：「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天曆諸公製作新，力翻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抵熙豐作後塵。」天曆乃明宗年號，此時元統已如燼火之光，即有虞、黃、柳、揭，亦不能起而振興之矣。泰山拳石之喻，與正學二詩，雖不隨聲附和，要亦理障未除也。

《**匏園掌錄**》**卷下**　宋、元詩味薄，亦有數家可觀者，終是排布處多，含蓄處少，風氣囿人如此。

《**儼山外集**》**卷一一**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今日之北詞也。

《**說部精華・評驚下**》　李白謂五言爲四言之靡，七言又其靡也，至於詞曲又靡之靡者。詞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當行，而東坡、稼軒直以太史公筆力爲詞，可謂振奇矣。元曲之本色當行者不必論。

潘耒《鴛湖倡和詩序》　以余所聞，元詩最尚詩社，浙東西文士多刻期相聚，以有力而好事者爲主人。文壇宿老品題而甲乙之，居前列者，贈以綺幣玩好有差。人人自奮，所作多斐然可觀。迄今讀《谷音》之編、《玉山草堂》之集，風致猶可想見，而何今日之寥寥也。

田雯《論七言絕句》　金元人絕句，如元好問、薩都剌、馬臻、宋旡諸家，多有可觀。

又《論七言古詩》　金、元之間，元好問七言，妙處不減東坡、放翁。又虞

集、楊仲弘、范梈、揭傒斯四家，各擅其長。他如劉因、吳淵穎、薩都剌輩，亦有數家可採者。

《**龍性堂詩話續集**》 虞、范、楊、揭，元號四家。今觀其集，篇什格調，如出一手，七言古稍有可觀，近體勻軟卑凡，了無可取。其云欲矯宋人拘牽之弊，而才具單弱，不敵蘇、歐、王、黃遠矣。

胡思敬《張來儀先生文集跋》 宋以歐、曾、蘇、王爲四大家，而吾鄉居其半；元以虞、楊、范、揭爲四家，自楊仲弘外，皆吾鄉也。

金武祥《北郭集序》 吾邑在唐末魏不琢始以詩稱，至宋時而葛氏、邱氏累世科第，文學大顯。元季北郭與梧溪抗節肥遯，皎然不滓，憂時感事，慷慨悲歌，至今推爲詩史。即陸牆東、孫滄螺之古文，亦卓然有以自立。【略】此皆江山清淑之氣所鍾毓也。論者謂江陰之習尚氣節，而不知致力於文章，蓋舉其重且多者言之，實則北郭諸公著述具在，安謂其不工於文翰哉？因序《北郭集》而附論之如此。

易順鼎《丹邱生集跋》 詩莫盛於唐，畫莫盛於宋，然唐人能詩者多不能畫，宋人能畫者多不能詩。惟元人兼而有之，能畫者多能詩，能詩者多能畫。若趙松雪、倪雲林、王元章、張伯雨，其最著者也。

《**詞徵**》**卷一** 宋、元人製詞，無按譜選聲以爲之者。王灼《碧雞漫志》、沈義父《樂府指迷》、張炎《詞源》、陸輔之《詞旨》，詣力所至，形諸齒頰，非有定式也。迄於明季，始有《嘯餘譜》諸書，流風相扇，軌範或失，蓋詞譜行而詞學廢矣。

又卷六 李賓之論詩云：「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今觀元人詩，如袁通甫之「象管烏絲題往事，玉簫錦瑟負華年」，郝伯常之「桃李東風蝴蝶夢，關山明月杜鵑魂」，虞伯生之「一徑綠陰三月雨，數聲啼鳥百花風」，袁伯長之「曉沐緩垂蒼玉佩，晚妝愁帶紫羅囊」，顧仲瑛之「池上桃開銷恨樹，閣中香進助情花」，陳剛中之「芙蓉夜月開天鏡，楊柳春風擁畫圖」，楊鐵崖之「一雙孔雀銜青綬，十二飛鴻上錦箏」，薩雁門之「螺杯注酒搖紅浪，綵扇題詩染綠烟」，宋顯夫之「龍頭瀉酒紅雲艷，象口吹香綠霧斜」等句，皆宜於小令。若以之入詩，氣格卑矣。

《**白雨齋詞話**》**卷三** 元代尚曲，曲愈工而詞愈晦。周、秦、姜、史之風，不可復見矣。

貫雲石《陽春白雪序》 蓋士嘗云：東坡之後，便到稼軒。茲評甚矣。然而北來，徐子芳滑雅，楊西庵平熟，已有知者。近代疏齋媚嫵如仙女尋春，自然笑傲；馮海粟豪辣瀕爛，不斷古今心事，又與疏翁不可同舌共談。關漢卿、庾吉甫造語妖嬌，適如少美臨杯，使人不忍對殢。僕幼學詞，輒知深度如此。年來職史，稍稍遐頓，不能追前數士，愧已，澹齋楊朝英選詞百家，謂《陽春白雪》，徵僕爲之一引。吁，陽春白雪久亡音響，評中數士之詞，豈非陽春白雪也耶？客有審僕曰：「適先生所評，未盡選中，謂他士何？」僕曰：「西山朝來有爽氣。」客笑，澹齋亦笑。

吳澄《張仲美樂府序》 風者，民俗之謠；雅者，士大夫之作。故風葩而雅正。後世詩人之詩，往往雅體在而風體亡。道人情思，使聽者悠然而感發，猶有風人遺意者，其惟樂府乎？宋諸人所工，尚矣。國初太原元裕之以此擅名，近時涿郡盧處道亦有可取。河南張仲美年與盧相若，而嘗同遊，韵度酷似之。蓋能文能詩，而樂府尤長。

王禮《胡澗翁樂府序》 姑即鄉國論，吾家松竹居士暨胡古潭、彭巽吾，皆詞林之雄也。國初，太原元裕之以此擅名。其後涿郡盧處道、河南張仲美，韵度俱非尋常可及。

《**蟫精雋**》**卷四** 「元賢詩餘」：元賢作南詞極韞藉，往往過宋之作者，如許魯齋衡「書懷」《滿江紅》云，【略】中齋鄧光薦「秋感」《唐多令》云，【略】杜善夫「恨別」《太常引》云，【略】詹天游「閨情」《阮郎歸》云，【略】滕玉霄賓「七夕」《玉漏遲》云，【略】馬九皐「重九」《最高樓》云，【略】曹通甫「詠白蓮」《木蘭花慢》云，【略】曾棣「橫舟」詠《簾下鎖窗寒》云，【略】顏子俞「留客」《清平樂》云，【略】楊樵「雲影」題《滿庭芳》云，【略】眞所謂「黃絹幼婦外孫虀臼」也。

《**藝苑巵言**》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概屬詞，詞所以亡也。

《**藝概**·**詞曲概**》 虞伯生、薩天錫兩家詞，皆兼擅蘇、秦之勝。張仲舉詞大抵導源白石，時或以稼軒濟之。

《**古今詞話**·**詞話**》**卷上** 《松筠錄》曰：宋季高節，蓋推廬陵、吉水，涂川亦同一派，如鄧剡字光薦，劉會孟號須溪，蔣捷號竹山，俱以詞鳴一時者。更如危復之於至元中，累徵不仕，隱紫霞山，卒謚貞白。趙文自號青山，連辟

不起，與劉將孫爲友，結青山社。王學文號竹澗，與汪水雲爲友，不知所之。至若彭巽吾名元遜，羅壺秋名志仁，顏吟竹名子俞，吳山庭名元可，蕭竹屋名允之，曾鷗江名允元，王山樵名從叔，蕭吟所名漢傑，尹磵民名濟翁，劉雲閒名天迪，周晴川名玉晨，皆忠節自苦，沒齒無怨者。必欲屈抑之爲元人，不過以詞章闡揚之，則亦不幸甚矣。

《古今詞論・毛稚黃詞論》 南曲將開，塡詞先之，《花間》《草堂》是也。北曲將開，弦索調先之，董解元《西廂記》是也。此即是北塡詞也。然塡詞盛于宋，至元末明初，始有南曲，其接續之際甚遙。弦索調生于金，而入元即有北曲，其接續也相踵。斯又聲音氣運之微，殆有不可以臆測者。

《歷代詞話》卷九 「元人樂府」：元士大夫以樂府名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盧疏齋，豪爽則有馮海粟、滕玉霄，蘊藉則有貫酸齋、馬昂夫。又「元人之妙在於冷中帶諧」：詞忌堆砌，亦不僅以纖艷爲工。元人之妙，在於冷中帶諧，所以老優能製，少婦善謳。即當日院本，昔人以被之絲竹者，何等清新流麗。噫，音律一道，無關理學，何苦復驅之爲學究。

《西圃詞說》 元則曲勝而詩詞俱掩，明則詩勝於詞，今則詩詞俱勝矣。

又 白石而後，有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又 元時，中原人士往往沉於散僚，關漢卿爲太醫院尹，鄭德輝杭州小吏，宮大用均臺山長，沉困簿書，老不得志，而雜劇乃獨絕於時。自元迄明，詞與曲分，無復以詩餘入樂府歌唱者，皆可爲嘆息也。

又 曲調不可入詞，人知之矣。而《八犯玉交枝》、《穆護砂》、《搗練子》等，亦間收金、元通於詞曲者，何也？蓋《西江月》等，宋詞也，《玉交枝》等，元詞也，《搗練子》等，曲因乎詞者也，均非曲也。若元人之《後庭花》、《乾荷葉》、《小桃紅》、《天淨沙》、《醉高歌》等，俱爲曲調，與詞之聲響不侔。況北曲自有譜在，豈可闌入詞譜以相混淆乎？

又 宋、元人所撰詞譜流傳者少。自國初至康熙十年前，塡詞家多沿明人，遵守《嘯餘譜》一書。詞句雖勝於前，而音律不協，即衍波亦不免矣，此詞律之所由作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八 「補詞綜元閨秀詞」：元時閨秀寥寥，《詞綜》祇采管道昇與妓女劉燕哥、陳鳳儀三詞。然如《留青日札》所載，至正間永嘉尉眞州崔英妻王氏，中途被盜，遁跡尼庵，見英所繪芙蓉，題《臨江仙》於上云「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黃荃」，【略】後得夫婦復合。又《詞苑叢談》載：嘉興趙某妻羅愛愛送夫北行，【略】並錄其凌虛閣絕句云「曲曲欄干正正屏」，【略】趙行後，旋值張士誠之亂，被掠不辱，以羅巾自縊死。是二女，一則潔身自保，一則抗節捐生，詞與人均足千古，亟宜補錄，以闡幽光。

《蓮子居詞話》卷三 「明詞不振」：金、元工於小令套數而詞亡。論詞於明，並不逮金、元，遑言兩宋哉。

《左庵詞話》卷上 「南唐兩宋詞」：趙子昂詞：「消沈萬古意無窮。盡在長空，淡淡鳥飛中。」曾允元詞：「來是春初，去是春將老。長亭道。一般芳草。只有歸時好。」虞集詞：「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盧申之詞：「暗數十年湖上路，能幾度，著娉婷。載酒買花年少事，渾不似、舊時情。」韓子畊詞：「可奈夢隨春漏短，不到江南。」吳琚詞：「幾日不來春便老，開盡桃花。」朱鼎孫詞：「春雲作冷春知未，春愁在、碎雨敲花聲裏。」皆佳。

《詞學集成》卷一 「詞亦可以初盛中晚論」：元、明之詞不足道。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 金、元爲晚唐，山村、蛻巖可方溫、李，彥高、裕之近於江東、樊川也。

《芬陀利室詞話》卷三 「南宋詠物皆有寄託」：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蓴》、《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咏蟬》、《摸魚兒・咏蓴》，皆可不續貂。即間有咏物，未有無所寄託而可成名作者。

《詞壇叢話・仲舉爲元代作者》 余雅不喜元詞，以爲倚聲衰於元也。所愛者惟趙松雪、虞伯生、張仲舉三家。

《歲寒居詞話・詞韻》 宋、元以來，作者雲興，但有製調之文，絕無韻選之事。

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 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盛，則自縉紳及閭閻歌咏者衆。其備，則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補於世。其難，則有六字三韵，「忽聽、一聲、猛驚」是也。諸公已矣，後學莫及。

《**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 惟我聖朝，興自北方，五十餘年，言語之間，必以中原之音爲正。鼓舞歌頌，治世之音，始自太保劉公、牧菴姚公、疏齋盧公輩，自成一家。

楊維楨《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成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澹齋、盧疏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醞藉則有如貫酸齋、馬昂夫。其體裁各異，而宮商相宣，皆可被於弦竹者也。繼起者不可枚舉，往往泥文采者失音節，諧音節者虧文采，兼之者實難也。夫詞曲本古詩之流，既以樂府名編，則宜有風雅餘韻在焉。苟專逐時變，競俗趨，不自知其流於街談市諺之陋，而不見夫錦臟繡腑之爲懿也，則亦何取於今之樂府，可被於弦竹者哉。

又《沈氏今樂府序》 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六朝而下皆今矣，又況今之今乎？吁，樂府曰今，則樂府之去漢也遠矣。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以聲文綴於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勸懲，則出於關、庾氏傳奇之變；或者以爲治世之音，則辱國甚矣。吁，《關雎》、《麟趾》之化，漸漬於聲樂者，固若是其班乎。故曰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楊、盧、滕、李、馮、貫、馬、白，皆一代詞伯，而不能不遊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邇年以來，小葉俳輩，類以今樂府自鳴，往往流於街談市諺之陋，有漁樵欸乃之不如者。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後，其變爲何如也。

又《沈生樂府序》 我朝樂府，辭益簡，調益嚴，而句益流媚不陋，自疏齋、酸齋以後，小山局於方，黑劉縱於圓。局於方，拘才之過也；縱於圓，恣情之過也，二者胥失之。

朱經《青樓集序》 君子之于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諸人，行足諸己，其肯甘於自棄乎哉。蓋時有否泰，分有窮達，故才或不羈，行或不揜焉。當其泰而達也，園林鐘鼓，樂且未央，君子宜之；當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獲已者焉。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酤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

《藝苑卮言》附錄一 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主中國，所用胡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善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

《太和正音譜》卷上 盛元體：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又曰「王諱體」。

又 元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之詞，如朝陽鳴鳳。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而相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群英之上。張小山之詞，如瑤天笙鶴。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艷，有不吃烟火食氣，眞可謂不羈之材；若被太華之仙風，招蓬萊之海月，誠詞林之宗匠也。當以九方皐之眼相之。白仁甫之詞，如鵬摶九霄。風骨磊磈，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萬里之志，宜冠於首。李壽卿之詞，如洞天春曉。其詞雍容典雅，變化幽玄，造語不凡，非神仙中人，孰能致此。喬夢符之詞，如神鰲鼓浪。若天吳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涌，截斷衆流之勢。費唐臣之詞，如三峽波濤。神風聳秀，氣勢縱橫，放則驚濤拍天，斂則山河倒影，自是一般氣象，前列何疑。宮大用之詞，如西風雕鶚。其詞鋒穎犀利，神彩燁然，若健翮摩空，下視林藪，使狐兔縮頸於蓬棘之勢。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鋪叙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採蓮洛浦。張鳴善之詞，如彩鳳刷羽。藻思富贍，爛若春葩；郁郁焰焰，光彩萬丈，可以爲羽儀詞林者也。誠一代之作手，宜爲前列。關漢卿之詞，如瓊筵醉客。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鄭德輝之詞，如九天珠玉。其詞出語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臨風而生珠玉，誠傑作也。白無咎之詞，如太華孤峰。孑然獨立，巋然挺出。若孤峰之插晴昊，使人莫不仰視也，宜乎高薦。貫酸齋之詞，如天馬脫羈。鄧玉賓之詞，如幽谷芳蘭。滕玉霄之詞，如碧漢閑雲。鮮于去矜之詞，如奎壁騰輝（伯機子）。商政叔之詞，如朝霞散彩。范子安之詞，如竹裏鳴泉。徐甜齋之詞，如桂林秋月。楊澹齋之詞，如碧海珊瑚。李致遠之詞，如玉匣昆吾。鄭廷玉之詞，如佩玉鳴鸞。劉庭信之詞，如摩雲老鶻。吳西逸之詞，如空谷流泉。秦竹村之詞，如孤雲野鶴。馬九皐之詞，如松陰鳴鶴。石子章之詞，如蓬萊瑤草。盍西村之詞，如清風爽籟。朱庭玉之詞，如百卉爭芳。庾吉甫之詞，如奇峰散綺。楊立齋之詞，如風烟花柳。楊西庵之詞，如花柳芳妍。胡紫山之詞，

如秋潭孤月。張雲莊之詞，如玉樹臨風。元遺山之詞，如窮崖孤松。高文秀之詞，如金瓶牡丹。阿魯威之詞，如鶴唳青霄。呂止庵之詞，如晴霞結綺。荆幹臣之詞，如珠簾鸚鵡。薩天錫之詞，如天風環珮。薛昂夫之詞，如雪窗翠竹。顧均澤之詞，如雪中喬木。周德清之詞，如玉笛橫秋。不忽麻之詞，如閑雲出岫。杜善夫之詞，如鳳池春色。鍾繼先之詞，如騰空寶氣。王仲文之詞，如劍氣騰空。李文蔚之詞，如雪壓蒼松。楊顯之之詞，如瑤臺夜月。顧仲清之詞，如鵰鶚冲霄。趙文寶之詞，如藍田美玉。趙明遠之詞，如太華晴雲。李子中之詞，如清廟朱瑟。李取進之詞，如壯士舞劍。吳昌齡之詞，如庭草交翠。武漢臣之詞，如遠山疊翠。李直夫之詞，如梅邊月影。馬昂夫之詞，如秋蘭獨茂。梁進之之詞，如花裡啼鶯。紀君祥之詞，如雪裡梅花。于伯淵之詞，如翠柳黃鸝。王庭秀之詞，如月印寒潭。姚守中之詞，如秋月揚輝。金志甫之詞，如西山爽氣。沈和甫之詞，如翠屏孔雀。睢景臣之詞，如鳳管秋聲。周仲彬之詞，如平原孤隼。吳仁卿之詞，如山間明月。秦簡夫之詞，如峭壁孤松。石君寶之詞，如羅浮梅雪。趙公輔之詞，如空山清嘯。孫仲章之詞，如秋風鐵笛。岳伯川之詞，如雲林樵響。趙子祥之詞，如馬嘶芳草。李好古之詞，如孤松挂月。陳存甫之詞，如湘江雪竹。鮑吉甫之詞，如老蛟泣珠。戴善甫之詞，如荷花映水。張時起之詞，如雁陣驚寒。趙天錫之詞，如秋水芙蕖。尚仲賢之詞，如山花獻笑。王伯成之詞，如紅鸞戲波。

又　以下一百五(十)人，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眞詞林之英傑也。董解元(仕於金，始製北曲)，盧疏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李溉之，曾褐夫，班彥功，童學士，孛羅御史，郝新齋，陳叔寶，劉時中，徐子方，馬彥良，闞志學，孫子羽，曹以齋，王繼學，康進之，張子益，陳子厚，孫叔順，呂元禮，李茂之，亢文苑，曹子貞，左山，孟漢卿，徐容齋，嚴忠濟，董君瑞，任則明，呂濟民，查德卿，武林隱，王元鼎，里西瑛，衛立中，李伯瞻，趙顯宏，劉逋齋，杲元啓，唐毅夫，孫周卿，高拭，李愛山，宋方壺，姚牧庵，景元啓，曾瑞卿，李伯瑜，吳克齋，李德載，王和卿，杜遵禮，程景初，趙彥暉，王敬甫，鄧學可，沙正卿，趙明道，王仲誠，夢簡，李邦基，呂天用，睢玄明，王仲元，高安道，張子友，侯正卿，史九敬先，李寬甫，彭伯成，李行道，趙君祥，汪澤民，陸顯之，孔文卿，狄君厚，張壽卿，費君祥，陳定甫，劉唐卿，阿里耀卿，王愛山，奧敦周卿，渚察善長，范冰壺，施均美，黃德潤，沈珙之，劉聰，張九，廖弘道，陳彥實，吳中立，錢子雲，高敬臣，曹明善，張子堅，王日華，王舉之，陳德和，丘士元。

又　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隱居樂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雜劇)，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義廉節，六曰叱奸罵讒，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鈸刀趕棒(即脫膊雜劇)，九曰風花雪月，十曰悲歡離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雜劇)，十二曰神頭鬼面(即神佛雜劇)。雜劇，俳優所扮者，謂之娼戲，故曰勾欄。子昂趙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良人貴其恥，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優扮者謂之行家，失之遠矣。」或問其何故哉？則應之曰：「雜劇出于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輩所作，娼優豈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爲戾家也。」關漢卿曰：「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爲奴隸之役，供笑獻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是戲言，亦合于理，故取之。

又　良家之子，有通於音律者，又生當太平之盛，樂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飾太平。所扮者，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樂，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

《**顧曲雜言**》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其餘俱不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

又　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即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且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眞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因有《小石調》配之，非其初矣。

《**閑情偶寄**》**卷一**　曲文之詞采，與詩文之詞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詩文之詞采，貴典雅而賤粗俗，宜蘊藉而忌分明；詞曲不然，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說明言。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思而後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絕妙好詞；不問而知爲今曲，非元曲也。

元人非不讀書，而所製之曲，絕無一毫書本氣，以其有書而不用，非當用而無書也。後人之曲，則滿紙皆書矣。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塡之詞，皆覺過于淺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淺，非借深以文其不深也。後人之詞，則心口皆深矣。

又　詞貴顯淺之說，前已道之詳矣。然一味顯淺，而不知分別，則將日流粗俗，求爲文人之筆而不可得矣。元曲多犯此病，乃矯艱深隱晦之弊而過焉者也。

王驥德《曲律卷一　曲，樂之支也。自《康衢》、《擊壤》、《黃澤》、《白雲》以降，於是《越人》、《易水》、《大風》、《瓠子》之歌繼作，聲漸靡矣。「樂府」之名，昉於西漢。【略】六朝始沿其聲調，稍加藻艷，於今曲略近。入唐而以絕句爲曲。【略】入宋而詞始大振，署曰「詩餘」，於曲益近。【略】入元而益慢衍其製，櫛調比聲，北曲遂擅盛一代。顧未免滯於弦索，且多染胡語，其聲近噍以殺，南人不習也。迨季世入我明，又變而爲南曲，婉麗嫵媚，一唱三嘆，於是美善兼至，極聲調之致。

又卷三　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與古之辭賦，今之時義，同一機軸。有起有止，有開有闔。

又　胡鴻臚言：「元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沈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均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於是多以有用之才，寓於聲歌，以紓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也。」然其時如貫酸齋、白無咎、楊西庵、胡紫山、盧疏齋、趙松雪、虞邵庵輩，皆昔之宰執貴人也，而未嘗不工於詞。以今之宰執貴人與酸齋諸公角而不勝，以今之文人墨士與漢卿諸君角而又不勝也。蓋勝國時，上下成風，皆以詞爲尚，於是業有專門。今吾輩操管爲時文，既無暇染指，迨起家爲大官，則不勝功名之念。致仕居鄉，又不勝田宅子孫之念，何怪其不能角而勝之也。

又卷四　李中麓序刻元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夫李則實甫，杜則東籬，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然喬多凡語，似又不如小山更勝也。

又　元時北虜達達所用樂器，如箏、篥、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其所彈之曲，亦與漢人不同。

黃圖珌《看山閣集閑筆・文學部》　宋尚以詞，元尚以曲，春蘭秋菊，各茂一時。其有所不同者，曲貴乎口頭言語，化俗爲雅；詞難於景外生情，出人意表，字字清新，筆筆芳韵，方爲絕妙好辭。其聲諧法嚴處，不過取平仄二聲。

又　元人白描，純是口頭言語，化俗爲雅。亦不宜過於高遠，恐失詞旨；又不可過於鄙陋，恐類乎俚下之談也。其所貴乎清眞，有元人白描本色之妙也。

《草木子》卷四上　元將亡，都下有《罵玉郎》曲，極其淫佚之狀。蓋桑間濮上之風，居變風之極也。

無名氏《詞評》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概屬詞，詞所以亡也。

又　涵虛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略】已上十二人爲首等。

又　貫酸齋如天馬脫羈，【略】已上七十人次之。

又　又有董解元、盧疏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拭、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

楊繼禮《筆花樓新聲題詞》　詞家，獨元人升堂。

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序》　小山名可久，以路吏轉首領，即所謂民務官，如今之稅課局大使。夫以是人而居卑秩，宜其歌曲多不平之鳴。然亦不但小山，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爲江浙行省屬，鄭德輝杭州小吏，宮大用鈞臺山長，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不可勝計。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此其說見於胡蠡溪所著《珍珠船》，因序小山詞而節取之，以見元詞所由盛、元治所由衰也。

王世貞《曲藻序》　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主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才情，兼喜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

《藝概・詞曲概》　元張小山、喬夢符爲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杜。《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中麓作《夢符詞序》稱：「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涌，有截斷衆流之勢。」案：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

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

又　詞如詩，曲如賦，賦可補詩之不足者也。昔人謂金、元所用之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是曲亦可補詞之不足也。

又　北曲名家，不可勝舉，如白仁甫、貫酸齋、馬東籬、王和卿、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其尤著也。諸家雖未開南曲之體，然南曲正當得其神味。觀彼所製，圓溜瀟灑，纏綿蘊藉，於此事固若有別材也。

又　《太和正音譜》諸評，約之只清深、豪曠、婉麗三品。清深如吳仁卿之「山間明月」也，豪曠如貫酸齋之「天馬脫羈」也，婉麗如湯舜民之「錦屏春風」也。

又　北曲六宮十一調，各具聲情。元周德清氏已傳品藻，六宮曰，【略】製曲者每用一宮一調，俱宜與其神理吻合。南曲之九宮十三調，可準是推矣。

《太平清話》卷三　元士大夫以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澹齋、盧疏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蘊籍則有貫酸齋、馬昂夫。

《雨村曲話》卷上　王弇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後，半皆涼州豪嘈之習，詞不能按，乃爲新聲以媚之，而一時諸君，如馬東籬、貫酸夫、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音律，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信不誣也。」按：貫酸夫、張可久、宮大用祇工小令，不及馬、王、關、喬、鄭、白遠甚，未可同年語也。

又　北曲原本樂府歌行，胡應麟《莊嶽委譚》：「宋詞、元曲，咸以昉于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并富才情，俱湎聲色，叔寶之《後庭花》，煬之《春江玉樹》，宋、元人沿襲濫觴也。」

又　《弦索辨訛》：三百篇後，變而爲詩，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詩盛于唐，詞盛于宋，曲盛于元之北。北曲不諧于南而始有南曲，南曲則大備于明。

又　涵虛曲論古今群英樂府，各有其目：馬東籬【略】前九十八人，已經題目。此外一百五人，并稱傑作，其名爲：董解元、【略】按曲話惟此最先。自王弇州《曲藻》以前，未有論及者。今各家曲雖多失傳，存此猶有考其萬一。

又　《雕蟲館曲選》論元取士有塡詞科，若今括帖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夢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強弩之末。又謂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如《西廂》，亦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爲諸曲之冠。

宋翔鳳《樂府餘論》　宋、元之間，詞與曲一也。以文寫之則爲詞，以聲度之則爲曲。晁無咎評東坡詞，謂「曲子中縛不住」，則詞皆曲也。《度曲須知》、《顧曲雜言》論元人雜劇，皆謂之詞。元人《菉斐軒詞林韵釋》，爲北曲而設，乃謂之《詞韵》，則曲韵亦詞韵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　夫古人樂府，專重典雅，竹垞操選，以此爲準。試觀小山、夢符二家小令，抑何宛轉多風。況詞又非曲比者，而必以釘鉸爲瓣香哉。

許光治《江山風月譜散曲自序》　漢魏樂府降而六朝歌詞，情也；再降而三唐之詩，兩宋之詞，律也；至元曲，凡謂俚言俳語矣。然張小山、喬夢符散曲，猶有前人規矩在，儷詞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宋、唐之秀。惟套曲則似涪翁俳詞，不足鼓吹風雅也。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問：「《尚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詩乃樂之根本也。樂既變而爲元曲，則詩全不關樂事，不關樂事，何以爲詩？」答曰：「古今之變難言，夫子云：『雅、頌各得其所。』則三百篇莫不入於歌喉。漢人窮經，聲歌、意義，分爲二途。太常主聲歌，經學之士主意義，即失夫子雅頌正樂之意。而唐人《陽關三疊》，猶未離於詩也。迨後變爲小詞，又變爲元曲，則聲歌與詩，絕不相關矣，尚可以《尚書》之意求之乎？詩在今日，但可爲文人遣興寫懷之作而已。漢人五言古詩，平淡高遠，而樂府則濃譎吞吐。意者樂府入歌喉，而古詩已是遣興寫懷之作也。古今事變不能窮究矣。」

《歷代詞話》卷九　元有浚儀可溫氏，名馬雍古祖常者，製詞云：「金爐寶熏流篆雲，花間百舌啼早春。五方戲馬賽爭道，傳宣催賜十流銀。」又云：「日邊寶書開紫泥，內人珠帽步輦齊。君王視朝天未旦，銅龍漏轉金雞啼。」《詞統》列於竹枝，而余辨爲宮詞也。元人小說中稱其樂府纖艷勝人，惜乎未見。有阿魯溫掌機沙者，《竹枝》云：「南北峰頭春色多，湖山堂下來棹歌。美人蕩槳過湖去，小雨細生寒綠波。」其張掖人燕不花者，《竹枝》云：「湖頭水滿藕花香，夜深何處有鳴榔。郎來打魚三更裏，零亂波光與月光。」與回回別里沙者竹枝云：「鳳凰嶺下月色涼，無數竹枝官道旁。東家爲愛青青竹，截作參差吹鳳凰。」俱極輕麗。

《問花樓詞話・唐宋元明》　人有恆言，唐詩、宋詞、元曲三者，就其極盛言之。風氣所開，遂成絕詣。

黃彭年《香草詞序》　詩亡而樂府興，樂府衰而詞作，其體小，其聲慢，其義則變風變雅之遺。【略】自唐以來，作者代出，南宋之際，厥指繁深。幼安之《祝英臺近》，則「貝錦」，《青蠅》也，堯章之《疏影》，則《揚水》、《黍離》也，聖與之《高陽臺》，則《匪風》、《下泉》也，無名氏《綠意》，則《鷄鳴》、《風雨》也。賢人君子，感時觸物，吟咏情性。主文譎諫，詩人之意，猶未遠乎。元明以來，斯製益靡。

胡祗遹《黃氏詩卷序》　女樂之百伎，惟唱說焉。一、姿質濃粹，光彩動人；二、舉止閑雅，無塵俗態；三、心思聰慧，洞達事物之情狀；四、語言辨利，字眞句明；五、歌喉清和圓轉，纍纍然如貫珠；六、分付顧盼，使人人解悟；七、一唱一說，輕重疾徐，中節合度，雖記誦閑熟，非如老僧之誦經；八、發明古人喜怒哀樂，憂悲愉佚，言行功業，使觀聽者如在目前，諦聽忘倦，惟恐不得聞；九、溫故知新，關鍵詞藻，時出新奇，使人不能測度，爲之限量。九美既具，當獨步同流。近世優於此者，李心心、趙眞、秦玉蓮。今黃氏始追踪前學，可喜，可喜。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前輩名公樂章傳於世者：董解元，金章宗時人，以其創始，故列諸首云。太保劉公（夢正）〔秉忠〕，張子益平章，商政叔學士，杜善甫散人，王和卿學士，閻仲章學士，盍（士常）〔志學〕學士，胡紫山宣（尉）〔慰〕，盧疏齋憲使，姚牧菴參（軍）〔政〕，史中書丞相天澤，徐子芳憲使，不忽木平章，楊西菴參（軍）〔政〕，張九元帥弘範，荆幹臣參（軍）〔政〕，陳草菴中丞，馬彥良都事，劉中菴（丞）〔承〕旨，闞彥舉學士，趙子昂（丞）〔承〕旨，滕玉霄應奉，白無咎學士，鄧玉賓同知，馮海粟學士，曹克明尚書，張夢符憲使，曹光輔學士名元用，貫酸齋學士，張雲莊參議，奧殷周侍御〔奧敦周卿〕，趙伯寧中丞，郝新（庵）〔齋〕左丞，劉時中待制，李（沈）〔溉〕之學士，薩天錫照磨，曹子貞學士，馬昂夫總管，班恕齋知（縣）〔州〕，王元鼎學士，馬守芳府判，劉士常省掾，虞伯生學士，元遺山好問。　右前輩公卿大夫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於樂府用心。蓋文章政事，一代典型，迺平昔之所學，而（舞）〔歌〕曲辭章，由乎和順積中，英華自然發外者也。自有樂章以來，得其名者止於如此。蓋風流蘊藉，自天性中來。若夫村樸鄙陋，固不足道也。

夏庭芝《青樓集誌》　國初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泛，至今行之。又有「焰段」，類「院本」而差簡，蓋取其如火焰之易明滅也。「雜劇」則有旦、末。旦本女人爲之，名粧旦色；末本男子爲之，名末泥。其餘供觀者，悉爲之外腳。有駕頭、閨怨、鴇兒、花旦、披秉、破衫兒、綠林、公吏、神仙道化、家長里短之類。內而京師，外而郡邑，皆有所謂構欄者，辟優萃而隸樂，觀者揮金與之。「院本」大率不過謔浪調笑，「雜劇」則不然，君臣如：《伊尹扶湯》、《比干剖腹》；母子如：《伯瑜泣杖》、《剪髮待賓》；夫婦如：《殺狗勸夫》、《磨刀諫婦》；兄弟如：《田眞泣樹》、《趙禮讓肥》；朋友如：《管鮑分金》、《范張鷄黍》，皆可以厚人（論）〔倫〕，美風化。又非唐之「傳奇」、宋之「戲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語矣。嗚呼，我朝混一區宇，殆將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億萬，而色藝表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

《輟耕錄》卷二七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因取諸曲名，分調類編，以備後來好事稽古者之一覽云。

《太和正音譜》卷上　雜劇之說，唐爲傳奇，宋爲戲文，金爲院本，雜劇合而爲一，元分院本爲一，雜劇爲一。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

王驥德《曲律》卷三　元人諸劇，爲曲皆佳，而白則猥鄙俚褻，不似文人口吻。蓋由當時皆教坊樂工先撰成間架說白，卻命供奉詞臣作曲，謂之塡詞。凡樂工所撰，士流耻爲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辭句多不通，不似今作南曲者，盡出一手。要不得爲諸君子疵也。

又　元人雜劇，其體變幻者固多，一涉麗情，便關節大略相同，亦是一短。又古新奇事迹皆爲人做過，今日欲作一傳奇，毋論好手難遇，即求一典故可新采動人者，正亦不易得耳。

又　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稱戲曲曰《荆》、《劉》、《拜》、《殺》，益不可曉，殆優人戲單語耳。

又　唐三百年詩人如林，元八十年，北詞名家，亦不下二百人。

又　古之優人，第以諧謔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幷曲與白而歌舞登場，如今之戲子者。又皆優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習現成本子，俟主人揀擇，而日

日此伎倆也。如優孟、優旃，後唐莊宗，以迨宋之靖康、紹興，史籍所記，不過「葬馬」、「漆城」、「李天下」、「公冶長」、「二聖環」等諧語而已。即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爲《西廂記》，亦第是一人倚弦索以唱，而間以說白。至元而始有劇戲，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竅由天地開辟以來，不知越幾百千萬年，俟夷狄主中華，而於是諸詞人一時林立，始稱作者之聖。嗚呼異哉。

又　古曲自《琵琶》、《香囊》、《連環》而外，如《荆釵》、《白兎》、《破窰》、《金印》、《躍鯉》、《牧羊》、《殺狗勸夫》等記，其鄙俚淺近，若出一手。豈其時兵革孔棘，人士流離，皆村儒野老塗歌巷咏之作耶？《殺狗》，頃吾友鬱藍生爲釐韻以飭，而整然就理也。蓋一幸矣。

又　元初諸賢作北劇，佳手疊見。獨其時未有爲今之南戲者，遂不及見其風概。此吾生平一恨。

又　作北曲者，如王、馬、關、鄭輩，創法甚嚴。終元之世，沿守惟謹，無敢踰越。而作南曲者，如高如施，平仄聲韻，往往離錯。作法於涼，馴至今日，蕩然無復底止。則兩君不得辭作俑之罪，眞有幸不幸也。

又　劇戲之道，出於貴實，而用之貴虛。《明珠》、《浣紗》、《紅拂》、《玉合》，以實而用實者也；《還魂》、「二夢」以虛而用實者也。以實而用實也易，以虛而用實也難。

又　古戲如《荆》、《劉》、《拜》、《殺》等，傳之幾二三百年，至今不廢。以其時作者少，又優人戲單，無此等名目，便以爲缺典，故幸而久傳。若今新戲日出，人情復厭常喜新，故不過數年，即棄閣不行。此世數之變也。

又卷四　金、元雜劇甚多，《輟耕錄》載七百餘種，《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載六百餘種，康太史謂於館閣中見幾千百種，何元朗謂家藏三百種。今吾姚孫司馬家藏亦三百種。余家舊藏，及見沈光祿、毛孝廉所，可二三百種。《輟耕錄》所列，有其目而無其書；《正音譜》所列，今存者尚半，其餘皆散逸湮沒，不可復見。然尚得因諸書所載，略知梗概。今南戲繁多，不可勝計。

又　勤之《曲品》所載，蒐羅頗博，而門戶太多。舊曲列品有四：曰神、曰妙、曰能、曰具。而神品以屬《琵琶》、《拜月》。夫曰神品，必法與詞兩擅其極，惟實甫《西廂》可當之耳。《琵琶》尚多拗字類句，可列妙品；《拜月》稍見俊語，原非大家，可列能品，不得言神。《荆釵》、《牧羊》、《孤兒》、《金印》，可列具品，不得言妙。

又　宋詞如李易安、孫夫人、阮逸女，皆稱佳手；元人北詞，二三青樓人，尚能染指。

《顧曲雜言》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

又　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塡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能得畫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只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祇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量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十倍雜劇。然《西廂》到底不過描寫情感，予觀北劇，盡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觀，逐隊吠聲，詫爲絕唱，眞井蛙之見耳。

凌濛初《譚曲雜劄》　曲始於胡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其當行者曰本色，蓋自有此一番材料，其修飾詞章、塡塞學問，了無干涉也。故《荆》、《劉》、《拜》、《殺》爲四大家，而長材如《琵琶》猶不得與。以《琵琶》間有刻意求工之境，亦開琢句修詞之端。雖曲家本色故饒，而詩餘弩末，亦不少耳。

又　元曲源流古樂府之體，故方言、常語，沓而成章，着不得一毫故實。即有用者，亦其本色事。如元藍橋、祆廟、陽臺、巫山之類，以拗出之爲警俊之句，決不直用詩句，非他典故塡實者也。一變而爲詩餘集句，非當可矣，而未可厭也。再變而爲詩學大成，群書摘錦，可厭矣，而未村煞也。忽又變而爲文詞說唱，胡謅蓮花落，村婦惡聲，俗夫褻謔，無一不備矣。今之時行曲，求一語如唱本《山坡羊》、《刮地風》、《打棗竿》、《吳歌》等中一妙句，所必無也。故以藻繪爲曲，譬如以排律諸聯入《陌上桑》、《董妖嬈》樂府諸題下，多見其不類。以鄙俚爲曲，譬如以三家村學究口號，歪詩，擬《康衢》、《擊壤》，謂「自我作祖，出口成章」，豈不可笑。而又攘臂自命，日新不已，直是有靦（而）〔面〕目。

又　尾聲，元人尤加之意，而末句最緊要。北曲尚矣，南曲如《拜月》可見一斑。大都以詞意俱若不盡者爲上，詞盡而意不盡者次之，若詞意俱盡，則平平耳。

《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作家如貫酸齋、馬東籬輩，咸豐於學，兼善聲律，

擅一代之長。昔稱「宋詞」、「元曲」，非虛語也。大江以北，漸染胡語，而東南之士，稍稍變體，別爲南曲。高則誠氏赤幟一時，以後南詞漸廣，二家鼎峙。大抵北主勁切雄壯，南主清峭柔脆。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各有三味，難以淺窺。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受，不可同日語也。乃製曲者往往南襲北辭，殊爲可笑。今麗曲之最勝者，以王實甫《西廂》壓卷，日華翻之爲南，時論頗弗取。不知其翻變之巧，頓能洗盡北習，調協自然，筆墨中鑪冶，非人官所易及也。

《閑情偶寄》卷一 歷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漢書》、《史記》，千古不磨，尚矣。唐則詩人濟濟，宋有文士蹌蹌，宜其鼎足文壇，爲三代後之「三代」也。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禮、樂一無可宗，即語言、文字之末，圖書、翰墨之微，亦少概見。使非崇尚詞曲，得《琵琶》、《西廂》以及《元人百種》諸書傳于後代，則當日之元，亦與五代、金、遼同其泯滅，焉能附三朝驥尾，而掛學士文人之齒頰哉？此帝王國事以塡詞而得名者也。由是觀之，塡詞非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

朱有燉《繼母大賢傳奇自引》 予觀近代文人才士，若喬夢符、馬致遠、宮大用、王實甫之輩，皆其天材俊逸，文學富贍，故作傳奇清新可喜。又其關目詳細，用韵穩當，音律和暢，對偶整齊，韵少重複，爲識者珍。

康海《題紫閣山人子美游春傳奇序》 予曩遊京師，曾見館閣諸書，有元人傳奇幾千百種，而所躬自閱涉者，才二三十。意雖假借，而詞靡隱遜，蓋咸有所依焉。予讀之，每終篇而潸然涕焉，曰：嗟乎，士守德抱業，謂可久遠於世，以成名亮節也如此，乃不能當其才，故托而鳴焉。其激昂之氣，若謬乎其毋已也。此其所且何如哉？且何如哉？

無名氏《盛世新聲引》 夫樂府之行，其來遠矣。有南曲北曲之分。南曲傳自漢、唐、宋，北曲由遼、金、元，至我朝大備焉。皆出詩人之口，非桑間濮上之音，與《風》《雅》「比興」相表裏。至于村歌里唱，無過勸善懲惡，寄懷寫怨。

陳與郊《王驥德古雜劇序》 後三百篇而有楚之騷也，後騷而有漢之五言也，後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後律而有宋之詞也，後詞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六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極矣。然三百篇之有尼父也，騷之有紫陽也，五言之有《選》也，律之有高棅氏諸家也，詞之有《草堂》也，非恃傳者，恃傳之者也。而獨元之曲類多散逸，而世不盡見。國以初猶及以北曲名家者，而百年來率尚南之傳奇，業已視爲芻狗，即有其傳之者，而浸假廢閣，終無傳也。夫元之曲以摹繪神理，殫極才情，足抉宇壤之秘。三閭而上無論，即令蘇、李、沈、宋、秦、黃諸君子而在，與之按節度曲，角技勝場，未知孰爲左袒。千載而後，語樂于俳諧者，誰能廢之也。

息機子《雜劇選自序》 余少時，見雲間何氏藏元人雜劇千□，羨不及錄也，因以爲缺。

黃正位《新刻陽春奏凡例》 蓋元時善曲藻者，不下數百家，而所稱絕倫，獨馬東籬、白仁甫、關漢卿、喬夢符、李壽卿、羅貫中諸君而已。矧世遠年湮，烟火灰燼之餘，所存無幾。【略】卷內俱是北調，末乃附以南音。蓋北音峻勁，恐爲世僞取憎，特附新聲以快時眼。博雅君子，其尚鑒焉。

于若瀛《黃正位陽春奏序》 降至三百篇，率皆采閭巷歌謠而播之聲詩，宣尼父所謂可興、可觀，良有旨矣。《離騷》則楚之變也，五言則漢之變也，律則唐之變也，至宋詞、元曲，又其變也。時代既殊，風氣亦異。元曲興而其變極矣。蓋金、元以外夷據我中華，所用胡樂，嘈嘈雜雜，凄緊緩急，詞不能按，乃復更爲新聲，其抑揚高下，足媚人耳。一時名士如馬東籬輩，咸富有才情，兼善音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要而言之，寔所以宣其牢騷不平之氣也者。彼腥膻當國，凡秉樞要，悉任醜虜，而中原懷才抱藝之夫，僅僅辱在僚佐，此其所以慷慨悲歌于仙呂諸宮，南呂諸調，悉詣其至極也。年來專尚南音，而北劇俱廢。

周之標《吳歈萃雅自叙》 夫歌以咏言，古今并尚；聲惟應律，正變難齊。是以絲竹較肉，孟嘉致美于自然；囀喉激聲，繁欽獨推夫妙伎。曲之興也，其來遠矣。惟地異風殊，人分語別。南方水土和柔，音則清舉而佻巧；北地山川重厚，語則沉濁而鈍訛。辟之涇、渭判流，澠、淄各味者也。自《傳奇》始于裴硎，《會眞》演于元氏，其間趁拍回環，和聲宛轉，纖如霧縠，艷若霞綺，非不託垂于樂府，嗣響于齊、梁焉者。第其詞出入類乎猛顓，先後逞乎務頭，僅叶朱絲，盡供銀甲，半落胡語，大合秦聲，俾南人驟聞，鮮不似聽樂而思卧也。以故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凡開東第，臨南浦，遊蒼阜，款青樓，揚窈窕之吳歈，紹《陽阿》之雅引。設宮分羽，毋取揭調伊州；經徵列商，必斥平腔入破。傾耳者罷寐，賞心者忘疲，即使綿駒吞聲，伯牙毀弦，宜也。邇者俚詞俳狀，厭聽駭觀，字誤魯魚，詁乖亥豕，知音者恆每病之。抑且歌工巧媛，

往往襲舛承訛，而大雅之遺，多湮滅而弗傳。

臧懋循《元曲選自序》一　世稱「宋詞」「元曲」。夫詞，在唐李白、陳後主皆已優爲之，何必稱宋？惟曲自元始有，南北各十七宮調，而北《西廂》諸雜劇，亡慮數百種，南則《幽閨》、《琵琶》二記已耳。或謂元取士有「塡詞科」，若今括帖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夢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彊弩之末矣。或又謂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或又謂《西廂》亦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爲諸曲之冠。此皆予所不辯，獨怪今之爲曲者，南與北聲調雖異，而過宮下韻一也。自高則誠《琵琶》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覆其短，今遂藉口謂曲嚴于北而疏于南，豈不謬乎？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之樂府，而粗者雜以方言。至鄭若庸《玉玦》，始用類書爲之。而張伯起之徒，轉相祖述，爲《紅拂》等記，則濫觴極矣。曲白不欲多，唯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其白有累千言者。觀《西廂》二十一折，則白少可見，尤不欲多駢偶。如《琵琶》、《黃門》諸篇，業且厭之。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盒》，白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湯義仍《紫釵》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也？

又《自序》二　今南曲盛行于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元以曲取士，設十有二科。而關漢卿輩爭挾長技自見，至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爲行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者，或西晉竹林諸賢託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所論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變益下，工益難，何也？詞本詩而亦取材于詩，大都妙在奪胎而止矣。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稗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斷章取義，雅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宇內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塡詞者必須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此則關目緊湊之難。北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止九宮，已少其半；至于一曲中有突增數十句者，一句中有襯貼數十字者，尤南所絕無而北多以是見才。自非精審于字之陰陽，韻之平仄，鮮不劣調。而況以吳儂強效傖父喉吻，焉得不至河漢？此則音律諧叶之難。總之，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閎博之士，皆優爲之；行家者隨所粧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于此，故稱曲上乘首曰「當行」。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科以應之，豈非兼才之難得而行家之不易工哉？予嘗見王元美《藝苑巵言》之論曲，有曰：「北曲字多而聲調緩，其筋在弦；南曲字少而聲調繁，其力在板。」夫北之被弦索，猶南之合簫管，摧藏掩抑，頗足動人。而音亦嫋嫋與之俱流，反使歌者不能自主。是曲之別調，非其正也。若板以節曲，則南北皆有力焉。如謂北筋在弦，亦謂南力在管可乎？惜哉，元美之未知曲也。

《草木子》卷四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迺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尙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

《南州草堂詞話》卷下　「倒喇」，金、元戲劇名也，似俗而雅。錢塘陸雲士次雲賦《滿庭芳》詞云，【略】此等題極宜留咏，以補《風俗通》之所未載。

張雄飛《重解元西廂搗彈詞序》　張子曰：余嘗聞古之君子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音之漸近自然耳。又云：「取將歌裡唱，勝向曲中吹。」此非空言也。故其詞類多鴻儒碩士，騷人墨客，審音知樂者，方能作之。豈不以聲律之妙，固難爲淺俗語哉？趙松雪之「行家生活」是矣。【略】蓋金、元立國，幷在幽燕之區，去河洛不遙，而音韻近之。故當此之時，北曲大行于世，猶唐之有詩，宋之有詞，各擅一時之盛，其勢使然也。國初詞人，仍尙北曲，累朝習用，無所改更。至正德之間特盛。【略】近時吳越間士人，乃棄古格，改新聲，【略】世異習殊，古音漸廢，而力弗能振，每嘆恨之。

閔遇五《重西廂題詞》　方金、元氏之暴興也，非但不通文，亦未嘗識字，非但不識字，幷未嘗有字。其復假他國番書，用以勾稽期會，悉南士之仕彼者敎之云云。況聯章彙牘，鬬巧獻奇，起無地之樓臺，變三時之寒燠。虜雖黠，其遽能然乎？此非余之言也，史言之，史具在也。

《紫釵記總評》　元之大家，必胸中先具一大結構，玲玲瓏瓏，變變化化，然後下筆，方得一齣變幻一齣，令觀者不可端倪，乃爲作手。

《喃喃錄》卷上　余嘗欲第院本作四等：如《四喜》、《百順》之類，頌也，有慶喜之事則演之；《五倫》、《四德》、《香囊》、《還帶》等，《大雅》也；《八義》、《葛衣》等，《小雅》也，尋常家庭燕會則演之。《拜月》、《繡襦》等，《風》也，閑庭

別館，朋友小集，或可演之。至于《曇花》、《長生》、《邯鄲》、《南柯》之類，謂之逸品，在四品之外，禪林道院，皆可搬演，以代道場齋醮之事。若夫《西廂》、《玉簪》等，諸淫媟之戲，亟宜放絕，禁書坊不得鬻，禁優人不得學，違則痛懲之，亦厚風俗、正人心之一助也。

孟稱舜《古今名劇合選自序》 詩變爲辭，辭變爲曲，其變愈下，其〔工益〕難。【略】學戲者，不置身于場上，則不能爲戲；而撰曲者，不化其身爲曲中之人，則不能爲曲。此曲之所以難于詩與辭也。若夫曲之爲詞，分途不同，大要則宋伶人之論柳屯田、蘇學士者盡之，一主婉麗，一主雄爽。婉麗者，如十七八女孃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而雄爽者，如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詞也。後之論詞者，以詞之源出于古樂府，要須以婉轉綿麗、淺至儇俏爲上，挾春筆烟月于閨幃內奏之，一語之艷，令人橫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爲貴耳，慷慨磊落，縱橫豪健，抑亦其次。故蘇、柳二家，軒輊攸分。曲之與詞，約亦相類。而吾謂此固非定論也。曲本于詞，詞本于詩。《詩》三百篇，《國風》《雅》《頌》，其端正靜好，與妍麗逸宕，興亡各有其人，奏之各有其地，安可以優劣分乎？今曲之分南北也，或謂北主勁切，南主柔遠。辟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殊科。是爲北之詞耑似蘇，而南之詞耑似柳。柳可爲勝蘇，則北遂不如南歟？夫南之與北，氣骨雖異，然雄爽婉麗，二者之中亦皆有之。即如曲一也，而宮調不同，有爲清新綿邈者，有爲感嘆傷悲者，有爲富貴纏綿者，有爲惆悵雄壯者，有爲飄逸清幽者，有爲旖旎嫵媚者，有爲悽愴怨慕者，有爲典雅沈重者，諸如此類，各有攸當，豈得以勁切柔遠畫南北而分之邪？曲莫盛于元，而元曲之南而工者，《幽閨》、《琵琶》止爾，其它雜劇無慮千百種，其類皆出于北。而北之曲，妙處種種不一，未可以一律概之也。予學爲曲，而知曲之難，且少以窺夫曲之奧焉。取元曲之工者，分其類爲二，而以我明之曲繼之，一名《柳枝集》，一名《酹江集》，即取《雨淋鈴》「楊柳岸」及《大江東去》「一樽還酹江月」之句也。元曲自吳興本外，所見百餘十種，共選得十之七。明曲數百種，共選得十之三。蓋美生于所尚。元設十二科取士，其所習尚在此。故百年中，作者雲湧，至與唐詩、宋詞比類同工。而明之世，相習爲時文。三百年來，作曲者不過山人俗子之殘瀋，與紗帽肉食之鄙談而已矣。間有一二才人偶爲游戲，而終不足盡曲之妙，故美遜于元也。

毛晉《六十種曲·演劇首套弁語》 今世倣古先生，正襟皋比，居然道德博聞，矜莊少年，迴旋驥足，揚揚氣魄自用。間有稱述，多因祧盲史而宗腐令，賓蒙吏而友湘靈。嗣復衙官漢季，爰挾唐之伯仲，導鳴騶焉。若廼詞曲，猥云公孫氏且弗諾。嗟乎，幾令純忠孝、眞節義黯然不現本來面目，夫何以追維過去，又何以接引未來？俾天下後世啓孝納忠，植節仗義，亦難爲力矣。適按《琵琶》、《荆釵》善本，暨「八義」、「三元」名部，卓然絕調。千秋風華，一代綠韞，簡其清眞墉城，標其玄箸大都。類休文入釋，理優于詞，右丞證梵，神超于骨。驟聆則觳音與鶴唳交宣，坐挹則安樂窩介墮淚碑相望。雖然，名則陳矣，事則遒矣，賞識家不以窮耳目之官，僅以充戲娛之役，匪第漢中郎諸君子負屈，即勝國東嘉輩，早拈出風化之本原，俱付之雲煙過眼矣。方今世尚取新，人胥炫異，假饒狎昵，百凡無寧。雅正一派，引絲九曲，名誼十全，坐令別陳筐篚，和以塤篪。祗見中州《白雪》，傾壓繁華，勝地《陽春》，應遍下里矣。

又《題演劇五套弁言》 粵稽軒轅張樂，洞庭之魚龍怒飛，神禹治水，山海之怪異畢現。亘上下古今，人事不齊，守株則綿撮易辦，創獲乃出奇無窮。即色聲一綫脈，夫何必屏鄭哇而放吳歈，排燕傖而擯楚鴃？若別有妙會，任倒橫直豎，覆去翻來，眼底舌端，恣其逸弄，臭腐轉變爲神奇，互開一生面矣。爾迺《拾畫》、《分箋》之離奇也，諸如《明玉》、《綠蕉》之怪誕也。俄見玉階金埒，倏而拾翠縈花，甚者魯山扣瑛，鮫人裂篋，潛虬吟淵，莊騏唳露，既屬幽奇，復資玄發。往往龜毛兎角，似不從人間世來。謾云金閨之弗貯，寧非玉壘之積埃。從事冶場，不啻飲瑠珉而虹繞，方且叶塤篪以風遒，即石丈亦應默頭矣。

曹爾堪《尤侗讀離騷題詞》 雜劇至元人曲盡其妙，後人無處生活。

楊慤《楊潮觀諸葛亮夜祭瀘江序》 詞曲之名起於宋，盛於元。勝國以後，文人學士，相繼而作。其膾炙人口，傳之優孟衣冠者，大抵言情居多，或致有傷風化，求其激昂慷慨，使人感動興起，以羽翼名教，殆不可得。

《真珠船》卷四 元曲如《中原音韵》、《陽春白雪》、《天機餘錦》等集，《范張鷄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肥》、《單刀會》、《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圓，氣魄宏壯，後雖有作，鮮與之京矣。蓋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入大醫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均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于是以

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千百年眼》卷一一　勝國初，欲盡殲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張、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之。然每尊其種類而抑華人，故修潔士多耻之，流落無聊，類以其才匯之歌曲，妙絕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小傳如《范張鷄黍》、《王粲登樓》、《倩女離魂》、《趙禮讓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決意不仕者，斷其右指，雜屠沽中，人不能識；又有高飛遠舉，托之緇流者。

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後序》　洪武初，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

王世貞《曲藻自序》　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檛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往合而舉之，良可笑也。

唐文鳳《跋張小山所書樂府》　前元全盛之時，海內昇平，幾八十餘禩，人才猶興，比隆唐、宋。休明之運，淳厖之氣，見于文章，散于篇什，率皆光華俊偉，一掃衰世委靡之習。當時所尚樂府新聲，至于文士才子講治正學之餘，往往嗜好，矢口而成，揮筆而就，於瓊筵綺席間，度以歌喉，協以聲律，亦可謂快意矣。昔之所稱者，北有關漢卿、馬九皐輩，語意雄渾，殊乏纖巧態。南有張小山，自《無鹽集》一出，流傳京師，寵書于奎章，膾炙人口，珠璣璀燦，錦襭青紅，新奇而工緻，艷麗以清腴，論渾厚之氣則有間矣。小山張公聰明過人，博聞廣記，推其才，究其所蘊，殆不止是，惜乎以樂府之名掩其所長。今汪景榮氏此卷，乃生平親灑字畫，雖不拘于章法，筆勢翩翩，自成一家也。

茅一相《題詞評曲藻後》　夫一代之興，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絕藝。春秋之辭命，戰國之縱橫，以至漢之文，晉之字，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是皆獨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滅者。雖然，即是數者，惟詞曲之品稍劣，而風月烟花之間，一語一調，能令人酸鼻而刺心，神飛而魄絕，亦惟詞曲爲然耳。大都二氏之學，貴情語不貴雅歌，貴婉聲不貴勁氣，夫各有其至焉。覽是編者，可以參二氏之三昧矣。

李維楨《南曲全譜題辭》　自樂府詩餘遞變而爲雜劇、爲戲文，而南北體遂分。北多弦唱，詞不甚繁；南曲則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所謂其聲嘽以緩，和以柔，所謂吳音妖冶者。套齣累數十，須盡日申旦方竟。後進好事競爲新奇，有借有犯，而糅雜乖越多矣。沈光祿伯英，輯陳、白兩家《九宮十三調譜》，以南人度曲、小令合者爲《南曲全譜》，而永新龍太學仲房稍補綴而版行之，以視余。余于此殊未通曉。昔宋武帝不解音樂，殷仲文言，屢聽自然解。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余每持此論自恕，獨異夫大江以西儒者薄視藝文，況《花間》、《草堂》，出雕蟲小技之下，豈所屑意。惟永叔、介甫、魯直諸君子饒爲之，故不妨作名臣。仲房少年復精此，其風致超越，可爲江國吐氣矣。余又觀陶九成論南人不唱，北人不歌，有格調節奏，一曲中各有聲，一聲有四節，一句有聲韻，一曲有數調，與夫三過變件，唱聲添字諸病，一串驪珠，殺唱劊子之說。是時，南曲未大行，皆專爲北聲而發，以北度南，亦當如是。似有出于譜外者，而應律呂，分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調，與今譜不盡同，未審何如。夫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而妄談，第爲大方家供諢噱耳。

李元玉《南音三籟序言》　原夫詞者詩之餘，曲者詞之餘也。自太白《憶秦娥》一闋，遂開百代詩餘之祖。趙宋時，黃九、秦七輩競作新詞，字戛金玉，東坡雖有「鐵綽板」之誚，而豪爽之致，時溢筆端。南渡後，爭講理學，間爲風雲月露之句，遂遜前哲。迨至金元，詞變爲曲。實甫、漢卿、東籬諸君子，以灝瀚天才，寄情律呂，即事爲曲，即曲命名，開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宮十三調之正始，或爲全本，或爲雜劇，各立赤幟，旗鼓相當，盡是騷壇飛將。然皆北也，而猶未南。于是高則誠、施解元輩，易北爲南，構《琵琶》、《拜月》諸劇，沉雄豪勁之語，更爲清新綿邈之音。唇尖舌底，娓娓動人，絲竹管弦，嫋嫋可聽。然此皆傳奇也，非散曲也。即偶爲詠物紀勝，隻詞單曲，然此猶小令也，非全套也。南曲之傳，尚未浩衍。

蔣孝《南詞舊譜序》　完顏之世，有董解元者，以北曲擅場，騷人墨客，一時宗尚，類能抒思發聲。下至矇瞍賤工，亦皆通曉其義。于是樂府之家，有門戶、有體式、有格勢、有劇科、有聲調、有引序，作者非是不取。以故音韻之學，行于中州。南人善爲艷詞，如花底黃鸝等曲，皆與古昔媲美。然崇尚源流，不如北詞之盛。故人各以耳目所見，妄有述作。遂使宮徵乖誤，不能比諸管弦，而諸聲依永之義遠矣。

姚思《南曲九宮正始序》 蓋自宋始有院本，金元從而廣之。雜劇之行，人懷蒼璧，家蓄玄珠，及明猶備。

胡彥穎《樂府傳聲序》 自元以來，有北曲，有南曲，而善歌者首推三吳，南曲習于南耳，故視北曲尤爲盛行。然明之中葉以後，于南曲刻意求工，別爲「清曲」，漸非元人之舊。

魏禧書《集成曲譜序》 宋詞元曲，二者并稱。或以爲今之崑曲，即元人之遺音，非也。曲有雜劇、傳奇之別。雜劇始于金，而盛于元，關、白、馬、鄭其最著者。傳奇則元人所作，僅《琵琶》、《幽閨》數種，至明而漸盛。

張元徵《盛明雜劇序》 或曰：雜劇非古也，雖唐宋代有之，然宋祇有詞無曲，浸淫至勝國而始盛。王、關諸子，擅美一時。今攷其爵里，滅沒不傳，此豈詞林不朽事。弇州云：「詞興而樂府亡，曲興而詞亡。」即詞亦鄙其婉變而近情也，何有雜劇？【略】或又謂：漢文、唐詩、宋詞、元曲，各絕一時，後有作者，難乎其繼。

程羽文《盛明雜劇序》 曲者，歌之變，樂聲也；戲者，舞之變，樂容也。【略】至于詞白之工，科介之趣，熱腸罵世，冷板敲人，才各成才，韻各成韻。而說者盡推美胡元，不知胡元以此取士，士皆傳粉墨而踐佻場，一代人文，類從描眉畫頰中出。宜其曠古亘今，窮工極態，乃僅以北調擅場，而南詞絕響。

清泉主人《毛西河定本西廂記序》 古樂之失傳久矣。《皇華》四篇亡于晉，《樂安世》軼于魏，六季三唐，凡詩歌之播樂者，五調相沿，盡遺其契注拍序之法。而宋樂引慢變爲搊彈，金元樂院本、雜劇又變爲道念、筋斗、科汎，然猶雜劇之遺也。今南曲興而北音衰，院本、雜劇又亡矣。舊傳院本祇《西廂記》耳，【略】嘗按元制，以塡詞十二科取士，其間所傳遺劇，如東籬、漢卿、德輝、仁甫，彬彬稱盛。

《巾箱說》 戲曲至隋始盛，在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樂，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升平樂。其元人雜劇則有十二科，名目曰神仙道化，曰林泉丘壑，曰披袍秉笏，曰忠臣烈士，曰孝義廉節，曰叱奸罵讒，曰逐臣孤子，曰鑽刀趕棒，曰風花雪月，曰悲歡離合，曰烟花紛黛，曰神頭鬼面。今優人登場，扮演所謂古戲新戲者，多法元人院本，不能出其範圍于十二科之外。

《炙硯瑣談》卷中 宋元人集中《姑惡》、《泥滑滑》等篇，原於《風》之《鴟鴞》；《責白鬚》、《白鬚答》等篇，原於陶之《形》、《影》、《神》。然須托興深長，不得涉滑稽訕誚。至於詞體，尤尚溫柔。

《遜志堂雜鈔》丁集 元曲有「打十三」之語，不知所謂。考《元史》笞刑之制以七，無所謂三者。或曰宋制，徒刑有五，徒一年者杖脊十三，杖刑有五，杖六十者臀杖十三。元曲皆述前代事，故所引皆宋時制度。未知是否？

《北涇草堂集》卷二 《太和正音譜》及《點鬼簿》載元劇千餘種。陶九成《輟耕錄》自云見元劇七百餘本，而錄中所列名者半不可解。

《遺山堂劇品・妙品》 「繼母大賢」：然元人多於風簷中作劇，故至第四折，往往力弱。

又《雅品》 「夜半朝元引」：元人於青樓諸曲，無不極摹擬之妙。

又 「豹子和尚」：元人多喜製《水滸傳》詞，然皆非羅貫中所作。

吳偉業《雜劇三集序》 詩餘又變而爲曲，蓋金、元之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一時才子如關、鄭、馬、白輩，更創爲新聲以媚之。傳奇雜劇，體雖不同，要于縱發欲言而止。一事之傳，文成數萬，而筆墨之巧，迺不可勝窮也。元詞無論已。明興，文章家頗尚雜劇，一集不足，繼以二集。余常閱之，大半多綺靡之語，心頗不然，以爲此選家之過也。已而思之，人苟不爲名教束縛，則淫佚之事，何所不有？有其事，則不能禁其傳；有其傳，則不能禁其選。如長卿之於文君，衛公之於紅拂，非人間越禮之事乎？而風流家言，反以爲絕好一樁公案，至願效之而不可得。噫，氣運日降，淫倍於貞。文人無賴，詩變爲曲。諷一勸百，時勢使然。言之者無罪，選之者豈任過乎？

又《北詞廣正譜序》 今之傳奇，即古者歌舞之變也。然其感動人心，較昔之歌舞更顯而暢矣。蓋士之不遇者，鬱積其無聊不平之概于胸中，無所發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罵，以陶寫我之抑鬱牢騷；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盤旋于紙上，宛轉于當場。于是乎熱腔罵世，冷板敲人，令閱者不自覺其喜怒悲歡之隨所觸而生，而亦于是乎歌呼笑罵之不自已，則感人之深，與樂之歌舞，所以陶淑斯人而歸于中正和平者，其致一也。而元人傳奇，又其最善者也。蓋當時固嘗以此取士，士皆傳粉墨而踐排場。一代之人文，皆從此描眉畫頰，詼諧調笑而出之，固宜其擅絕千古。而士之困窮不得志，無以奮發于事業功名者，往往遁于山巔水湄，亦恆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其馳騁千古，才情跌宕，幾不減屈子離憂、子長感憤，眞可與漢文、唐詩、宋詞連鑣并轡。而其中屬辭比事，引宮刻羽，不爽尺寸，渾然天成。仍自雕劃衆形，細若毫

髮。而意象豪邁，不爲法律拘縛者，又多以北調擅場。

《雙橋隨筆》卷三 《太平清話》云：「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是獨立一代。」余謂秦漢詩文、晉人書法、唐人詩、宋詞、元畫，尚矣。至于清談、四六、小說、南北劇，開人疏狂靡麗淫哇之習，爲厲不淺。又有宜束于高閣而文有當付之泠灰者，或但取其言與文，供人耳目之玩則可耳。

唐紹祖《樂府傳聲序》 曩侍安溪李文貞公，每論聲清之元，與移風易俗之本，謂敎化莫先於樂，樂以人聲爲重。又論元曲只四齣，猶有古者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遺意。嘗欲編次史傳中忠孝廉節諸事，仿元人體製以授。今「崑腔」去其淫聲艷字而調理之，亦可以感動人心。

《雕丘雜錄》卷一五 「晏如齋檠史」：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或亦敎導不及，欲以聲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入乎？

管庭芬《重訂曲海總目跋》 雜劇傳奇之名，古無所聞。自宋有「纍弄」之目，亦罕見其詞。至元人以塡南北曲調者，不乏其材，且加賓白，而傳奇、雜劇始大行于世。

莊肇奎《胥園居士贈黃旛綽先生梨園原序》 「鬼門道」者，乃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者，言其扮演者代鬼行事，故謂之「鬼門道」。愚俗不知，因戲場置鼓於門，即訛傳爲「鼓門道」，於理無據；又曰「古門道」，皆非也。東坡詩云「扮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正此謂也。趙子昂曰：「戲曲，良家子弟所扮演者，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或問其故，予曰：戲文者，出於鴻儒、碩士、騷人、墨客，其所作者，娼優豈能扮乎？推其門，正其理，娼優故以爲戾家也。良家子弟扮者，雖亦有風花雪月，然均合乎情理。當今太平之盛，雍熙之治，欲追昔感今，故取良家子弟通於音律者，扮演戲曲，以飾太平。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戲』，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梨園樂」者，唐明皇所賜；至於娼優，乃勾欄中樂工也。愚俗不明，呼爲一類，實未明其原耳。

空觀子《冲和居士纏頭百練序》 音律所通，曲爲最。然曲數元，猶詩唐、騷楚、辭六朝，大約云爾。其實，元之後，麗曲實多。元大悉北調聱牙，其妙者，在不工而工。

《易餘籥錄》卷一七 元人曲止正旦、正末唱，餘不唱。其爲正旦、正末者，必取義夫貞婦忠臣孝子厚德有道之人，他宵小市井不得而干之。余謂八股文口氣，代其人論說，實原本於曲劇，而如陽貨、臧倉等口氣之題宜斷作，不宜代其口氣。吾見工八股者作此種題文，竟不啻身爲孤裝邦老，甚至助爲訕謗口角，以逼肖爲能。是當以元曲之格爲法。

又 元曲皆四折，或加楔子，惟《趙氏孤兒》五折，又有楔子、生、旦、淨、丑。元曲無生之稱，末即生也。今人名剌或稱晚生，或稱晚末，眷末，或稱眷生，然則生與末通稱，爲元人之遺與？

俞樾《讀元人雜劇》 喬（夢符）馬（致遠）關（漢卿）王（實甫）各擅場，須知雜劇即文章。流傳百種元人曲，抵得明時十八房。（臧晉叔云：元時取士有「塡詞科」，主司出題曰，限曲調及韵，取辦於風簷寸晷之中，故至第四折，雖喬孟符、馬致遠亦成強弩之末。余讀之，頗以其言爲信。）何處傳來委巷言，儘堪袍笏演梨園。蔡邕竟是漢丞相，柳永居然宋狀元。（元人《王粲登樓》劇稱蔡中郎爲丞相，又關漢卿《謝天香》劇謂柳耆卿狀元及第，眞戲劇語也。）張千李萬本非眞，日日登場不厭頻。只怪輕浮兩年少，一胡一柳究何人？（劇中凡官府祗候人皆曰張千，如有二人則曰張千、李萬，皆寓名也。惟有兩浮浪子弟，曰柳隆卿，曰胡子傳，既見於《崔府君斷冤家債主》劇，又見於《楊氏女殺狗勸夫》劇，又見於《東堂老勸破家子弟》劇，似非寓名，不知何以相傳，有此二人也？胡子傳，或作胡子轉，蓋由傳刻之訛。）嘯聚梁山卅六人，至今婦豎望如神。何來孔目李榮祖，大可遺聞補《癸辛》。（宋江三十六人，詳見《癸辛雜識》。乃元人李致遠《風雨還牢末》雜劇，有東平府都孔目李榮祖，亦梁山頭目，《癸辛雜識》所無也。余意此即《雜識》中之李英，傳聞異辭，少一祖字，而榮英聲近，遂誤李榮爲李英。今《水滸傳》作李應，則又李英之誤也。）狃覩狐猱各鬬工，新奇頗足眩兒童。王蟬老祖桃花女，都入彈詞演義中。（鬼谷子姓王名蟬，見《馬陵道》雜劇，乃悟彈詞中有王蟬老祖，即此人也。《桃花女鬬法嫁周公》劇，尤爲怪誕，不知所本。明人《西游演義》，以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并稱，明時猶傳有此語。）八洞神仙本渺茫，流傳曹佾與韓湘。徐神翁已無人識，何處飛來張四郎。（谷子敬《城南柳》劇八仙有徐神翁，無何仙姑，范子安《竹葉舟》劇有何仙姑，無曹國舅，獨岳伯川《鐵拐李》劇有張四郎，無何仙姑，不知張四郎何人也。）豈果蓬山有秘函，仙蹤蹖駁甚於凡。邯鄲兩度黃粱夢，一是盧生一呂巖。（邯鄲呂翁尚在純陽之前，此事人多知之。乃元

馬致遠《黃粱夢》雜劇，竟謂是鍾離度純陽事，夢境不同，又不言有枕。此非不知有盧生事，蓋因盧生事而謂純陽亦然。疑元時別有此一說也。） 秋胡妻死千年後，更有何人知姓名。今日始知羅氏女，閨中小字喚梅英。（石君寶《秋胡戲妻》雜劇，載其妻姓名曰羅梅英，不知何所本也。） 連環計定錦雲堂，演義還輸雜劇詳。木耳村中尋艷跡，可能訪取任紅昌。（貂蟬連環計，《三國演義》中事也。乃元人《錦雲堂連環計》雜劇，并載貂蟬爲木耳村任昂之女，本名紅昌，因選入漢宮掌貂蟬冠，故名貂蟬。此則并非演義所知矣。） 流落文姬塞上笳，曾傳有妹嫁羊家。誰知更有王郎婦，留得香名是桂花。（蔡中郎女文姬，人所知也，羊祜之母亦中郎之女，知者已罕。乃讀元人《王粲登樓》雜劇，則中郎又有女名桂花，嫁王仲宣，亦盲詞俗說也。） 琵琶女子姓名無，未可娟娟好好呼。元道相逢不相識，何曾知有李興奴？（香山《琵琶行》偶然寄託，元馬致遠作《青衫泪》雜劇，杜撰姓名曰李興奴，謂是樂天長安舊識，眞癡人說夢矣。） 買臣當日困塗泥，最苦家中婦勃谿。何意忽翻羞冢案，居然不愧樂羊妻。（元人《風雪漁樵記》言：買臣妻之求去，乃故激勵之，以成其名。又陰資助之，以成其行。故其後仍完聚如初。不知何意忽翻此案也。） 素口蠻腰妝點工，當年曾伴樂天翁。不圖演久梅香劇，白樂天爲白敏中。（小蠻素爲香山姬侍人，所共知也。乃元人鄭德輝《倷梅香》雜劇，以小蠻爲裴晉公之女，嫁白敏中，樊素其婢也，不知何據。） 《宋史》《唐書》總不收，何來故事儘風流。御園妃子尋金彈，相府嬌兒拋繡球。（元人《陳琳抱妝盒》雜劇，言宋眞宗於三月十五日，在御園向東南方打金彈，使宮妃往尋之，得者即有子。此不知出何書。又《梧桐葉》雜劇言，唐宰相牛僧孺女金哥拋綉球，打中武狀元。然則彈詞小說所言彩樓招親，亦有本也。） 踏青拾翠儘游行，行樂隨時總有名。見說重三修禊日，當時也喚作清明。（元李文蔚《燕青博魚》雜劇云：「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又云「三月三清明令節，同樂院前王孫士女，好不華盛」，疑當時流俗相傳，上巳、清明，并爲一節也。） 仕宦原同傀儡棚，棚中關節逐時更。偶然留得排衙樣，人馬平安喏一聲。（元雜劇每包龍圖出場，必有張千先上，排衙云：「喏，本衙人馬平安。」他官亦多如此。想必宋、元時，排衙舊式也。） 卜兒孛老各登場，名目於今半未詳。喜看徠兒最伶俐，怕逢邦老太強梁。（元雜劇中老婦謂之卜兒，老夫謂之孛老，兒童謂之徠兒，盜賊謂之邦老。此等腳色，與今絕異。） 尋常稱謂頗離奇，數百年來盡改移。夫豈小郎偏大嫂，奴雖老僕亦孩兒。（各劇中凡夫稱其妻皆曰大嫂，至奴之於主必稱孩兒，如《桃花女》劇彭祖年已六十九，然於其主周公，仍稱孩兒也。） 舊本流傳校勘精，偶拈奇字辨形聲。銅鍘（音茶）官府頒來重，紙氅（音見）兒童蹴去輕。（《包龍圖銅鍘》雜劇中屢見鍘，即鍘字，而喬孟符《金錢記》劇則音茶，殆因一聲之轉，隨文而異讀也。紙氅子，見馬致遠《薦福碑》劇，《帝京景物略》字本作鞬。此字從金從皮從毛，字書不載，乃當時俗體也。） 絕代才華洪昉思，《長生殿》一曲擅當時。誰知天淡雲閒句，偷取元人《粉蝶兒》。（洪昉思《長生殿》小宴劇中「天淡雲閒」一曲，膾炙人口，今讀元人馬仁甫《秋夜梧桐雨》雜劇，有《粉蝶兒》曲，與此正同，但字句有小異耳。乃知其襲元人之舊也。）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自序》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獨元人之曲，爲時既近，託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于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爲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餘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一代文獻，鬱堙沈晦者且數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爲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所不能仿佛也。輒思究其淵源，明其變化之跡，以爲非求諸唐、宋、遼、金之文學，弗能得也。

又《盛明雜劇初集跋》 雜劇唯元人擅場，明代工此者寥寥。宣、正之間，周憲王號爲作者，然規摹元人，了無生氣，且多吉祥、頌禱之作，其庸惡，殆與宋人壽詞相等。又元人雜劇止于四折，或加楔子，唯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張時起之《賽花月秋千記》多至六折，實非通例。至于不及四折者，更未之前聞，亦無雜以南曲者。（《錄鬼簿》謂：「南北合腔，自沈和甫始。」如《瀟湘八景》、《歡喜冤家》等曲，極爲工巧，乃散套，非雜劇也。）憲王雜劇如《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以南曲，殊失體裁。至明中葉後，不知北劇與南曲之分，但以長者爲傳奇，短者爲雜劇。

又《曲錄自序》 余作《詞錄》竟，因思古人所作戲曲，何慮萬本，而傳世者寥寥。正史藝文志及《四庫全書提要》，于戲曲一門既未著錄，海內藏書家亦罕有蒐羅者。其傳世總集，除臧懋循之《元曲選》，毛晉之《六十種曲》外，若《古名家雜劇》等，今日皆絕不可睹，餘亦僅寄之伶人之手，且頗遭改竄，以就其脣吻。今崑曲且廢，則此區區之寄于伶人之手者，恐亦不可問矣。明李中麓

作《張小山小令序》，謂明初諸王之國，必以雜劇千七百本資遣之。今元曲目之載於《元曲選》首卷及程明善《嘯餘譜》者，僅五百餘本，則其散失不自今日始矣。繼此作曲目者，有焦循之《曲考》、黃文暘之《曲目》、無名氏之《傳奇彙考》等。焦氏叢書中未刻《曲考》，《曲目》則儀徵李斗載之《揚州畫舫錄》，《傳奇彙考》僅有舊鈔殘本，惟黃氏之書稍爲完具。其所見之曲，通《雜劇》、《傳奇彙考》共一千零十三種，復益以《曲考》所有而黃氏未見者六十八種，余乃參考諸書並各種曲譜及藏書家目錄，共得二千二百二十本，視黃氏之目增逾一倍。又就曲家姓名可考者考之，可補者補之，粗爲排比，成書二卷。黃氏所見之書，今日存者恐不及十之三四，何況百種外之元曲，曲譜中之原本，豈可問哉。則茲錄之作，又烏可以已也？

又　戲曲之興，由來遠矣。宣和之末，始見萌芽，乾、淳以還，漸多纂述。泗水潛夫紀武林之雜劇，南村野叟錄金人之院本。醜齋《點鬼》，丹邱《正音》，著錄斯開，蒐羅尤盛。上自洪武諸王就國之裝（見李開先《張小山小令跋》），下訖天、崇私家插架之軸，則有若章邱之李（《列朝詩集》李開先小傳），臨川之湯（姚士粦《見只編》卷中），黃州之劉（《靜志居詩話》卷十五臧懋循條下），山陰之澹生（同上，卷十六祁承㸁條下），海虞之述古（錢曾《也是園書目》），富者千餘，次亦百數。然中麓諸家未傳目錄，《也是》一編僅窺崖略，存什一于千百，或有錄而無書。暨乎國朝，亦有撰著。然《傳奇彙考》之作，僅見殘鈔，廣陵進御之書，惟存《總目》。放失之厄，斯爲甚矣。鄙薄之原，抑有由焉。粵自貿絲抱布，開叙事之端，織素裁衣，肇代言之體。追原戲曲之作，實亦古詩之流。所以窮品性之纖微，極遭遇之變化，激蕩物態，抉發人心，舒軫哀樂之餘，摹寫聲容之末，婉轉附物，惆悵切情，雖雅頌之博徒，亦滑稽之魁桀。惟語取易解，不以鄙俗爲嫌；事貴翻空，不以謬悠爲諱。庸人樂于染指，壯夫薄而不爲。遂使陋巷言懷，人人青紫；香閨寄怨，字字桑間。抗志極于利祿，美談止于蘭芍，意匠同于千手，性格歧于一人，豈託體之不尊，抑作者之自棄也？然而明昌一編，盡金源之文獻；吳興《百種》，抗皇元之風雅。百年之風會成焉，三朝之人文繫焉。況乎第其卷帙，軼兩宋之詩餘；論其體裁，開有明之制義。考古者徵其事，論世者觀其心，游藝者玩其辭，知音者辨其律。此則石渠存目，不廢雍熙；洙泗刪《詩》，猶存鄭、衛者矣。國維雅好聲詩，粗諳流別。痛往籍之日喪，懼來者之無徵，是用博稽故簡，撰爲總目。存佚未見，未敢頌言；時代姓名，粗具條理。爲書六卷，爲目三千有奇，非徒爲考鏡之資，亦欲作搜討之助。補三朝之志，所不敢言；成一家之書，請俟異日。

又《優語錄自序》　元錢唐王曄日華，嘗撰《優諫錄》，楊維楨爲之序，顧其書不傳。余覽唐、宋傳說，復輯優人戲語爲一篇。顧輯錄之意，稍與曄殊。蓋優人俳語，大都出于演劇之際，故戲劇之源與其遷變之跡，可以考焉；非徒其辭之足以裨闕失、供諧笑而已。呂本中《童蒙訓》云：「作雜劇，打猛諢入，卻打猛諢出。」吳自牧《夢粱錄》謂：「雜劇全託故事，務在滑稽。」洪邁《夷堅志》謂：「俳優侏儒，周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諫時政，世目爲雜劇。」然則宋之雜劇，即屬此種。是錄之輯，豈徒足以考古，亦以存唐、宋之戲曲也。若其囿于聞見，不遍不賅，則俟他日補之。

又《元刊雜劇三十種序》　國初藏書家，蒐羅元劇者，曰虞山錢氏、江陰季氏。錢氏《也是園書目》最錄元人雜劇一百四十種，《季滄葦書目》有鈔本元曲三百本，一百冊。然其後均不知所歸，亦未有記及此事者，蓋存佚已不可問矣。舉世所見，獨明長興臧晉叔懋循之《元曲選》百種與《西廂》五劇，而臧選之中，尚有明初人作六種，則傳世元劇，實尚不及百種。今此編（《元刊雜劇三十種》）三十種中，其十三種臧選有之，其餘十七種，皆海內孤本，并有自元以來未見著錄者，有明中葉後人所不得見者，于是傳世元劇，驟增至一百十有六種。

又《日西村天囚譯本琵琶記序》　如戲曲之作，于我國文學中爲最晚，而其流傳于他國也則頗早。法人赫特之譯《趙氏孤兒》也，距今百五十年。英人大維斯之譯《老生兒》，亦垂百年。嗣是以後，歐利安、拔善諸氏，并事翻譯，訖于今，元劇之有譯本者，幾居三之一焉。余雖未讀其譯書，然大維斯于所譯《老生兒》序中，謂「元劇之曲，但以聲爲主，而不以義爲主」，蓋其所趍譯者，科白而已。夫以元劇之精髓，全在曲辭，以科白取元劇，其智去買櫝還珠者有幾。

《宋元戲曲史》第八章

宋金之所謂雜劇、院本者，其中有滑稽劇，有正雜劇，有艷段，有雜班，又有種種技藝游戲。其所用之曲，有大曲，有法曲，有諸宮調，有詞，其名雖同，而其實頗異。至成一定之體段，用一定之曲調，而百餘年間無敢踰越者，則元雜劇是也。元雜劇之視前代戲曲之進步，約而言之，則有二焉。宋雜劇中用大曲者幾半。大曲之爲物，遍數雖多，然通前後爲一

曲，其次序不容顛倒，而字句不容增減，格律至嚴，故其運用亦頗不便。其用諸宮調者，則不拘於一曲。凡同在一宮調中之曲，皆可用之。顧一宮調中，雖或有聯至十餘曲者，然與大抵用二三曲而止。移宮換韻，轉變至多，故於雄肆之處，稍有欠焉。元雜劇則不然，每劇皆用四折，每折易一宮調，每調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其視大曲爲自由，而較諸宮調爲雄肆。且於正宮之《端正好》、《貨郎兒》、《煞尾》，仙呂宮之《混江龍》、《後庭花》、《青哥兒》，南呂宮之《草池春》、《鵪鶉兒》、《黃鍾尾》，中呂宮之《道和》，雙調之《口口口》、《折桂令》、《梅花酒》、《尾聲》，共十四曲，皆字句不拘，可以增損，此樂曲上之進步也。其二則由叙事體而變爲代言體也。宋人大曲，就其現存者觀之，皆爲叙事體。金之諸宮調，雖有代言之處，而其大體只可謂之叙事。獨元雜劇於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爲代言。雖宋、金時或當已有代言體之戲曲，而就現存者言之，則斷自元劇始，不可謂非戲曲上之一大進步也。此二者之進步，一屬形式，一屬材質，二者兼備，而後我中國之眞戲曲出焉。顧自元劇之進步言之，雖若出於創作者，然就其形式分析觀之，則頗不然。元劇所用曲，據周德清《中原音韻》所紀，則黃鍾宮二十四章，正宮二十五章，大石調二十一章，小石調五章，仙呂四十二章，中呂三十二章，南呂二十一章，雙調一百章，越調三十五章，商調十六章，商角調六章，般涉調八章，都三百三十五章（章即曲也）。而其中小石、商角、般涉三調，元劇中從未用之。故陶九成《輟耕錄》（卷二十七）無此三調之曲，僅有正宮二十五章，黃鍾十五章，南呂二十章，中呂三十八章，仙呂三十六章，商調十六章，大石十九章，雙調六十章，都二百三十章。二者不同。觀《太和正音譜》所錄，全與《中原音韻》同。則以曲言之，陶說爲未備矣。然劇中所用，則出於陶錄二百三十章外者甚少。此外百餘章，不過元人小令、套數中用之耳。今就此三百三十五章研究之，則其曲爲前此所有者幾半。更分析之，則出於大曲者十一：《降黃龍袞》（黃鍾），《小梁州》、《六么遍》（以上正宮），《催拍子》（大石），《伊州遍》（小石），《八聲甘州》、《六么序》、《六么令》（以上仙呂），《普天樂》（宋史・樂志）太宗撰大曲，有《平晉普天樂》，此或其略語也），《齊天樂》（以上中呂），《梁州第七》（南呂）。出於唐宋詞者七十有五：《醉花陰》、《喜遷鶯》、《賀聖朝》、《晝夜樂》、《人月圓》、《拋球樂》、《侍香金童》、《女冠子》（以上黃鍾宮），《滾繡毬》、《菩薩蠻》（以上正宮），《歸塞北》（即詞之《望江南》），《雁過南樓》（晏殊《珠玉詞・清商怨》中有此句，其調即詞之《清商怨》）、《念奴嬌》、《青杏兒》（宋詞作《青杏子》）、《還京樂》、《百字令》（以上大石），《點絳脣》、《天下樂》、《鵲踏枝》、《金盞兒》（詞作《金盞子》）、《憶王孫》、《瑞鶴仙》、《後庭花》、《太常引》、《柳外樓》（即《憶王孫》）（以上仙呂），《粉蝶兒》、《醉春風》、《醉高歌》、《上小樓》、《滿庭芳》、《剔銀燈》、《柳青娘》、《朝天子》（以上中呂），《烏夜啼》、《感皇恩》、《賀新郎》（以上南呂），《駐馬聽》、《夜行船》、《月上海棠》、《風入松》、《萬花方三臺》、《滴滴金》、《太清歌》、《搗練子》、《快活年》（宋詞作《快活年近拍》）、《豆葉黃》、《川撥棹》（宋詞作《撥棹子》）、《金盞兒》、《也不羅》（原注即《野落索》，案其調，即宋詞之《一落索》也）、《行香子》、《碧玉簫》、《驟雨打新荷》、《減字木蘭花》、《青玉案》、《魚游春水》（以上雙調），《金蕉葉》、《小桃紅》、《三臺印》、《要三臺》、《梅花引》、《看花回》、《南鄉子》、《糖多令》（以上越調），《集賢賓》、《逍遙樂》、《望遠行》、《玉抱肚》、《秦樓月》（以上商調），《黃鶯兒》、《踏莎行》、《垂絲釣》、《應天長》（以上商角調），《哨遍》、《瑤臺月》（以上般涉調）。其出於諸宮調中各曲者二十有八：《出隊子》、《刮地風》、《寨兒令》、《神仗兒》、《四門子》、《文如錦》、《啄木兒煞》（以上黃鍾），《脫布衫》（正宮），《茶蘼香》、《玉翼蟬煞》（以上大石），《賞花時》、《勝葫蘆》、《混江龍》（以上仲呂），《迎仙客》、《石榴花》、《鶻打兔》、《喬捉蛇》（以上中呂），《一枝花》、《牧羊關》（以上南呂），《攪箏琵》、《慶宣和》（以上雙調），《鬬鵪鶉》、《青山口》、《憑欄人》、《雪裏梅》（以上越調），《耍孩兒》、《牆頭花》、《急曲子》、《麻婆子》（以上般涉調）。然則此三百三十五章，出於古曲者一百有十，殆當全數之三分之一。雖其詞字句之數，或與古詞不同，當由時代遷移之故，其淵源所自，要不可誣也。此外曲名，尚有雖不見於古詞曲，而可確知其非創造者如左：《六國朝》（大石）：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先君嘗言宣和末客京師，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則汴宋末已有此曲也。　《憨郭郎》（大石）：《樂府雜錄・傀儡子》條云：「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後山詩話》載楊大年《傀儡詩》「鮑老當筵笑郭郎」，則宋時尚有之，其曲當出宋代也。　《叫聲》（中呂）：《事物紀原》（卷九）《吟叫》條：「嘉祐末，仁宗上仙，四海遏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戲。其本蓋自至和、嘉祐之間，叫《紫蘇丸》，泊樂工杜人經《十叫子》始也。京師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

俱不同，故市人採其聲調，間以詞章，以爲戲樂也。今盛行於世，又謂之吟哦也。」《夢粱錄》(卷二十)：「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合之聲，採合宮商，成其詞也。」《快活三》(中呂)：《東京夢華錄》(卷七)：「關撲有名者，《任大頭》，《快活三》之類。」《武林舊事》(卷二)：「舞隊有《快活三郎》，《快活三娘》二種。」蓋亦宋時語也。《鮑老兒》，《古鮑老》(中呂)：楊文公詩：「鮑老當筵笑郭郎。」《武林舊事》(卷二)：「舞隊中有大小斫刀鮑老、交衰鮑老。」則亦宋時語也。《四邊靜》(中呂)：《雲麓漫鈔》(卷四)：「巾之制，有圓頂，方頂，磚頂，琴頂，秦伯陽又以磚頂服去頂上之重紗，謂之《四邊凈》。」則此亦宋時語也。《喬捉蛇》(中呂)：《武林舊事》(卷二)：「舞隊中有《喬捉蛇》。」金人院本名目中，亦有《喬捉蛇》一本。《撥不斷》(仙呂)：《武林舊事》(卷六)：「唱《撥不斷》有張鬍子、黃三二人。」則亦宋時舊曲也。《太平令》(仙呂)：《夢粱錄》(卷二十)：「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遂撰爲賺。」則亦宋時舊曲也。此上十章，雖不見於現存宋詞中，然可證其爲宋代舊曲，或爲宋時習用之語，則其有所本蓋無可疑。由此推之，則其他二百十餘章，其爲宋金舊曲者，當復不鮮，特無由證明之耳。雖元劇諸曲配置之法，亦非盡由創造。《夢粱錄》謂：「宋之纏達，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今於元劇仙呂宮正宮中曲，實有用此體例者。今舉其例：如馬致遠《陳摶高卧》劇第一折(仙呂)第五曲後，實以《後庭花》，《金盞兒》二曲迎互循環。今舉其全折之曲名：《仙呂・點絳脣》，《混江龍》，《油葫蘆》，《天下樂》，《醉中天》，《後庭花》，《金盞兒》，《後庭花》，《金盞兒》，《醉中天》，《金盞兒》，《賺煞》。鄭廷玉《看錢奴買冤家債主》第二折，則其例更明。《正宮・端正好》，《滾繡毬》，《倘秀才》，《滾繡毬》，《倘秀才》，《滾繡毬》，《倘秀才》，《滾繡毬》，《倘秀才》，《塞鴻秋》，《隨煞》。此中《端正好》一曲，當宋纏達中之引子，而以《滾繡毬》，《倘秀才》二曲循環迎互，至於四次，《隨煞》則當纏達之《尾聲》，唯其上多《塞鴻秋》一曲。《陳摶高卧》劇之第四折亦然。其全折之曲名如左：《正宮端正好》，《滾繡毬》，《倘秀才》，《滾繡毬》，《倘秀才》，《叨叨令》，《倘秀才》，《滾繡毬》，《倘秀才》，《滾繡毬》，《倘秀才》，《三煞》，《二煞》，《煞尾》。元刊無名氏《張千替殺妻》雜劇第二折亦同。《端正好》，《滾繡毬》，《倘秀才》，《滾繡毬》，《倘秀才》，《滾繡毬》，《倘秀才》，《滾繡毬》，《叨叨令》，《尾聲》，此亦皆以《滾繡毬》，《倘秀才》二曲相循環，中唯雜以《叨叨令》一曲。他劇正宮曲中之相循環者，亦皆用此二曲，故《中原音韻》於此二曲下皆注子母調。此種自宋代纏達出，毫無可疑。可知元劇之構造，實多取諸舊有之形式也。且不獨元劇之形式爲然，即就其材質言之，其取諸古劇者不少。茲列表以明之。【略】今元劇目錄之見於《錄鬼簿》、《太和正音譜》者，共五百餘種。而其與古劇名相同，或出於古劇者，共三十二種。且古劇之目，存亡恐亦相半，則其相同者，想尚不止於此也。由元劇之形式材料兩面研究之，可知元劇雖有特色，而非盡出於創造，由是其創作之時代，亦可得而略定焉。

又第九章　元雜劇之體，創自何人，不見於紀載。鍾嗣成《錄鬼簿》所著錄，以關漢卿爲首。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以馬致遠爲首。然《正音譜》之評曲也，於關漢卿，則云：「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蓋《正音譜》之次第，以詞之甲乙論，而非以時代之先後。其以漢卿爲雜劇之始，固與《錄鬼簿》同也。漢卿時代，頗多異說。楊鐵崖《元宮詞》云：「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此關卿當指漢卿而言。雖《錄鬼簿》所錄漢卿雜劇六十本中，無《伊尹扶湯》，而鄭光祖所作雜劇目中有之。然馬致遠《漢宮秋》雜劇中有云：「不說它《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案《武王伐紂》，乃趙文殷所作雜劇，則《伊尹扶湯》，亦必爲雜劇之名。馬致遠時代，在漢卿之後，鄭光祖之前，則其所云《伊尹扶湯》劇，自當爲關氏之作，而非鄭氏之作。其不見於《錄鬼簿》者，亦猶其所作《竇娥冤》，《續西廂》等，亦未爲鍾氏所著錄也。楊詩云云，正指漢卿，則漢卿固逮事金源矣。《錄鬼簿》云：「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卷六十八)則云：「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則不知所據。據《輟耕錄》(卷二十三)則漢卿至中統初尚存。案自金亡至元中統元年，凡二十六年。果使金亡不仕，則似無於元代進雜劇之理。寧視漢卿生於金代，仕元爲太醫院尹，爲稍當也。又《鬼董》五卷末，有元泰定丙寅臨安錢孚跋云「關解元之所傳」，後人皆以解元爲即漢卿，《堯山堂外紀》遂誤以此書爲漢卿所作。錢氏《元史藝文志》仍之。案解元之稱，始於唐；而其見於正史也，始於《金史・選舉志》，金人亦喜稱人爲解元，如董解元是已。則漢卿得解，自當在金末。若元則唯太宗九年（金亡後三年）秋八月一行科舉，後廢而不舉者七十八年。至仁宗延祐元年八月，始復以科目取士，遂爲定制。

故漢卿得解，即非在金世，亦必在蒙古太宗九年，至世祖中統之初，固已垂老矣。雜劇苟爲漢卿所創，則其創作之時，必在金天興與元中統間二三十年之中，此可略得而推測者也。《正音譜》雖云漢卿爲雜劇之始，然漢卿同時，雜劇家業已輩出，此未必由新體流行之速，抑由元劇之創作，諸家亦各有所盡力也。據《錄鬼簿》所載：於楊顯之，則云「與漢卿莫逆交，凡有珠玉，與公較之」；於費君祥，則云「與漢卿交，有《愛女論》行於世」；於梁進之，則云「與漢卿世交」。又如紅字李二、花李郎二人，皆注教坊劉耍和婿。按《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前章既定爲金人之作，而云教坊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劉疑即劉耍和。金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一）云：「近者伶官劉子才，蓄才人隱語數十卷。」疑亦此人，則其人自當在金末，而其婿之時代，當與漢卿不甚相遠也。他如石子章，則《元遺山詩集》卷九）有答石子璋兼送其行七律一首，李庭《寓庵集》卷二）亦有《送石子章北上》七律一首。按寓庵生於金承安三年，卒於元至元十三年，其年代與遺山略同。如雜劇家之石子章，即遺山《寓庵集》中之人，則亦當與漢卿同時者，尚有王實父。《西廂記》五劇，《錄鬼簿》屬之實父。後世或謂王作而關續之（都穆《南濠詩話》，王世貞《藝苑卮言》），或謂關作而王續之者（《雍熙樂府》卷十九載無名氏《西廂十詠》）。然元人一劇，如《黃粱夢》、《驢驢裘》等，恆以數人合作，況五劇之多乎？且合作者皆同時人，自不能以作者與續者定時代之先後也。則實父生年，固不後於漢卿。又漢卿有《閨怨佳人拜月亭》一劇，實甫亦有《才子佳人拜月亭》劇，其所譜者乃金南遷時事，事在宣宗貞祐之初，距金亡二十年。或二人均及見此事，故各有此本歟。此外元初雜劇家，其時代確可考者，則有白仁甫樸。據元王博文《天籟集序》謂：「仁甫年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又謂：「中統初，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按壬辰爲金哀宗天興元年，時仁甫年七歲，則至中統元年庚辰年正三十五歲，故於至元一統後，尚游金陵，蓋視漢卿爲後輩矣。由是觀之，則元雜劇創造之時代，可得而略定矣。至有元一代之雜劇，可分爲三期：一、蒙古時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後，至至元一統之初。《錄鬼簿》卷上所錄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中如馬致遠、尚仲賢、戴善甫，均爲江浙行省務官，姚守中爲平江路吏，李文蔚爲江州路瑞昌縣尹，趙天錫爲鎮江府判，張壽卿爲浙江省掾史，皆在至元一統之後。侯正卿亦曾游杭州，然《錄鬼簿》均謂之前輩。名公才人，與漢卿無別，或其游宦江浙，爲晚年之事矣，其人皆北方人也。二、一統時代：則自至元後至至順、後至元間，《錄鬼簿》所謂「已亡名公才人，與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是也。其人則南方爲多，否則北人而僑寓南方者也。三、至正時代，《錄鬼簿》所謂方今才人是也。此三期，以第一期之作者爲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劇之傑作，大抵出於此期中。至第二期，則除宮天挺、鄭光祖、喬吉三家外，殆無足觀，而其劇存者亦罕。第三期則存者更罕，僅有秦簡夫、蕭德祥、朱凱、王曄五劇，其去蒙古時代之劇遠矣。就諸家之時代，今取其有雜劇存於今者著之。第一期關漢卿、楊顯之、張國寶（一作國賓）、石子章、王實父、高文秀、鄭廷玉、白樸、馬致遠、李文蔚、李直夫、吳昌齡、武漢臣、王仲文、李壽卿、尚仲賢、石君寶、紀君祥、戴善甫、李好古、孟漢卿、李行道、孫仲章、岳百川、康進之、孔文卿、張壽卿。第二期楊梓、宮天挺、鄭光祖、范康、金仁傑、曾瑞、喬吉。第三期秦簡夫、蕭德祥、朱凱、王曄。此外如王子一、劉東生、谷子敬、賈仲名、楊文奎、楊景言、湯式，其名均不見《錄鬼簿》。《元曲選》於谷子敬、賈仲名諸劇，皆云元人；《太和正音譜》則直以爲明人。案王、劉諸人，不見他書，唯賈仲名，元人有同姓名者。《元史・賈居貞傳》：「居貞字仲明，眞定獲鹿人，官至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卒於至元十七年，年六十三。」則尚爲元初人，似非作曲之賈仲名。且《正音譜》寧獻王所作，紀其同時之人，當無大謬。又谷、賈二人之曲，雖氣骨頗高，而傷於綺麗，頗與元曲不類，則視爲明初人，當無大誤也。更就雜劇家之里居研究之，則如左表。【略】由右表觀之，則六十二人，北人四十九，而南人十三。而北人之中，中書省所屬之地，即今直隸、山東西產者，又得四十六人。而其中大都產者十九人，且此四十六人中，其十分之九爲第一期之雜劇家，則雜劇之淵源地自不難推測也。又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陽爲最多，其數當大都之五分之二。按《元史・太宗紀》：「太宗二七年，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至世祖至元二年，始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則元初除大都外，此爲文化最盛之地，宜雜劇家之多也。至中葉以後，則劇家悉爲杭州人。中如宮天挺、鄭光祖、曾瑞、喬吉、秦簡夫、鍾嗣成等，雖爲北籍，亦均久居浙江。蓋雜劇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豈非以南宋舊都，文化頗盛之故歟。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數者，唯雜劇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則爲省掾令史之屬。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數者，而作雜劇者，則唯漢人，其中唯李直夫爲女直人。蓋自金末重吏，自掾史出身者，其任用反優於科目。至蒙古

滅金，而科目之廢，垂八十年，爲自有科目來未有之事，故文章之士，非刀筆吏無以進身，則雜劇家之多爲掾史，固自不足怪也。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及臧懋循《元曲選序》均謂蒙古時代，曾以詞曲取士，其說固誕妄不足道。余則謂元初之廢科目，卻爲雜劇發達之因。蓋自唐宋以來，士之競於科目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廢之，彼其才力無所用，而一於詞曲發之。且金時科目之學，最爲淺陋（觀劉祁《歸潛志》卷七、八、九數卷可知）。此種人士，一旦失所業，固不能爲學術上之事，而高文典冊，又非其所素習也。適雜劇之新體出，遂多從事於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於其間，充其才力，而元劇之作，遂爲千古獨絕之文字。然則由雜劇家之時代、爵里，以推元劇創造之時代及其發達之原因，如上所推論，固非想像之說也。附考：案金以律賦策論取士。逮金亡後，科目雖廢，民間猶有爲此學者，如王博文《白仁甫天籟集序》謂：「律賦爲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太素，仁甫字），號後進之翹楚。」案仁甫，金亡時不及十歲，則其作律賦，必在科目已廢之後，當時人士之熱中科目如此。又元代士人不平之氣，讀宮天挺《范張雞黍》劇第一、二折，可見一斑也。

又第一〇章　元人所作雜劇，共若干種，今不可考。明李開先作《張小山樂府序》云：「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千七百本賜之。」然寧獻王權，亦當時親王之一，其所作《太和正音譜》卷首著錄元人雜劇，僅五百三十五本，加以明初人所作，亦僅五百六十六本，則李氏之言或過矣。元鍾嗣成《錄鬼簿序》作於至順元年，而書中紀事，訖於至正五年，其所著錄者，亦僅四百五十八本，雖此二書所未著錄，而見於他書，或尚傳於今者，亦尚有之。然現今傳本出於二書外者，不及百分之五，則李氏所云千七百本，或兼小令套數言之。而其中雜劇，至多當亦不出千種。又其煊赫有名者，大都盡於二書所錄，良可信也。至明隆、萬間，而流傳漸少。長興臧懋循之刻《元曲選》也，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然其所刻百種內，已有明初人作六種（《兒女團圓》、《金安壽》、《城南柳》、《誤入桃源》、《對玉梳》、《蕭淑蘭》），則二百五十種中，亦非盡元人作矣。與臧氏同時刊行雜劇者，有無名氏之《元人雜劇選》、海寧陳與郊之《古名家雜劇》，而金陵唐氏世德堂亦有彙刊之本。唐氏所刊，僅見殘本三種：一爲明王九思作，餘二種皆《元曲選》所已刊。至《元人雜劇選》與《古名家雜劇》二書，至爲罕覯，存佚已不可知。第就其目觀之，則元人雜劇選之出《元曲選》外者，僅馬致遠《踏雪尋梅》、羅貫中《龍虎風雲會》、無名氏《九世同居》、《苻金錠》四種耳。《古名家雜劇》正、續二集雖多至六十種，然并刻明人之作，內同於《元曲選》者三十九種，同於《元人雜劇選》者一種。此外則除明周憲王、徐文長、汪南溟各四種外，所餘唯八種，且爲元爲明尚不可知，可知隆、萬間人所見元曲，當以臧氏爲富矣。姚士粦《見只編》謂：「湯海若先生妙於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篋中所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種。」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山陰祁氏澹生堂所藏元、明傳奇，多至八百餘部。」湯氏自言，未免過於誇大。若祁氏所藏，有明人作在內，則其中元劇，當亦不過二三百種。何元朗《四友齋叢說》卷三十七）謂其家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則當時元劇存者，其數略可知矣。惟錢遵王也是園藏曲則目錄具存，其中確爲元人作者一百四十一種，而注元、明間人及古今無名氏雜劇者，凡二百有二種：共三百四十三種。其後錢書歸泰興季氏。《季滄葦書目》載鈔本元曲三百種一百本，當即此書，則季氏之元曲三百種，當亦含明人作在內也。自是以後，藏書家罕注意元劇。唯黃氏丕烈於題跋中時時誇其所藏詞曲之富，而其所跋元曲，僅《太平樂府》數種，向頗疑其誇大，然其所藏《元刊雜劇三十種》，今藏乃顯於世。此書木函上，刊黃氏手書題字，有云「《元刻古今雜劇乙編》，士禮居藏」，不知當時共有幾編。而其前尚有甲編，則固無疑。如甲編種數與乙編同，則其所藏元刊雜劇當有六十種，可謂最大之秘笈矣。今甲編存佚不可知，但就其乙編言之，則三十種中爲《元曲選》所無者，已有十七種。合以《元曲選》中眞元劇九十四種，與《西廂》五劇，則今日確存之元劇，而爲吾輩所能見者，實得一百十六種。今從《錄鬼簿》之次序，并補其所未載者，敘錄之如左：關漢卿十三本（凡元刊本均不著作者姓名，并識）：《關張雙赴西蜀夢》（元刊本。《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并著錄。《正音譜》作《雙赴夢》）、《閨怨佳人拜月亭》（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并著錄。「亭」《錄鬼簿》作「庭」。《錢目》作《王瑞蘭私禱拜月亭》）、《錢大尹智寵謝天香》（《元曲選》甲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并著錄）、《杜蕊娘智賞金綫池》（《元曲選》辛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望江亭中秋切鱠旦》（《元曲選》癸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趙盼兒風月救風塵》（《元曲選》乙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作《烟月舊風塵》）、《關大王單刀會》（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溫太眞玉鏡臺》（《元曲選》甲集下。《錄

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詐妮子調風月》(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著錄)，《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元曲選》丁集下。《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感天動地寶娥冤》(《元曲選》壬集下。《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元曲選》戊集下。《也是園書目》著錄，作元無名氏，《元曲選》題元大都關漢卿撰)，《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第五劇(明歸安凌氏覆周定王刊本。近貴池劉氏覆凌本。他本皆改易體例，不足信據。《南濠詩話》、《藝苑卮言》皆以第五劇爲漢卿作是也)。高文秀三本：《黑旋風雙獻功》(《元曲選》丁集下。《錄鬼簿》、《正音譜》著錄。《錄鬼簿》作《黑旋風雙獻頭》)，《須賈誶范叔》(《元曲選》庚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作《須賈誶范睢》)，《好酒趙元遇上皇》(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鄭廷玉五本：《楚昭王疏者下船》(元刊本。《元曲選》乙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包待制智勘後庭花》(《元曲選》己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布袋和尚忍字記》(《元曲選》庚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看錢奴買冤家債主》(元刊本。《元曲選》癸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作元鄭廷玉撰，《元曲選》題元無名氏撰)。白樸二本：《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元曲選》丙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裴少俊牆頭馬上》(《元曲選》乙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作《鴛鴦簡牆頭馬上》)。馬致遠六本：《江州司馬青衫淚》(《元曲選》己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呂洞賓三醉岳陽樓》(《元曲選》丁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太華山陳摶高卧》(元刊本。《元曲選》戊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元曲選》甲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無「破幽夢」三字)，《半夜雷轟薦福碑》(《元曲選》丁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元刊本，《元曲選》癸集下。《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李文蔚一本：《同樂院燕青博魚》(《元曲選》乙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作《報冤臺燕青撲魚》)。李直夫一本：《便宜行事虎頭牌》(《元曲選》丙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作《武元皇帝虎頭牌》)。吳昌齡二本：《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元曲選》乙集上。《錄鬼簿》、《正音譜》著錄。《錄鬼簿》作《張天師夜斷辰鉤月》，《正音譜》作《辰鉤月》)，《花間四友東坡夢》(《元曲選》辛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王實甫二本：《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明歸安凌氏覆周定王刊本。近覆凌本。《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四丞相歌舞麗春堂》(《元曲選》己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四丞相」作「四大王」)。武漢臣三本：《散家財天賜老生兒》(元刊本。《元曲選》丙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李素蘭風月玉壺春》(《元曲選》丙集下。《也是園書目》著錄，作元無名氏，《元曲選》題武漢臣撰)，《包待制智勘生金閣》(《元曲選》癸集下。《也是園書目》著錄，作元無名氏，《元曲選》題武漢臣撰)。王仲文一本：《救孝子烈母不認屍》(《元曲選》戊集上。《錄鬼簿》、《正音譜》著錄)。李壽卿二本：《說專諸伍員吹簫》(《元曲選》丁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月明和尚度柳翠》(《元曲選》辛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作《月明三度臨歧柳》)。尚仲賢四本：《洞庭湖柳毅傳書》(《元曲選》癸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尉遲公三奪槊》(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著錄)，《漢高祖濯足氣英布》(元刊本。《元曲選》辛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元曲選》不著誰作)，《尉遲公單鞭奪槊》(《元曲選》庚集下。《也是園書目》著錄)。石君寶三本：《魯大夫秋胡戲妻》(《元曲選》丁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李亞仙詩酒曲江池》(《元曲選》乙集下。《錄鬼簿》、《正音譜》著錄)，《諸宮調風月紫雲庭》(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著錄。《錄鬼簿》「庭」作「亭」，又戴善甫亦有《宮調風月紫雲亭》，此不知石作或戴作也)。楊顯之二本：《臨江驛瀟湘夜雨》(《元曲選》乙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鄭孔目風雪酷寒亭》(《元曲選》己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鄭孔目」《錄鬼簿》作「蕭縣君」)。紀君祥一本：《趙氏孤兒冤報冤》(元刊本。《元曲選》壬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冤報冤」《錢目》作「大報讎」)。戴善甫一本：《陶學士醉寫風光好》(《元曲選》丁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陶學士」《錄鬼簿》作「陶秀實」)。李好古一本：《沙門島張生煮海》(《元曲選》癸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無「沙門島」三字)。張國賓三本：

《公孫汗衫記》(元刊本。《元曲選》甲集下。《錄鬼簿》、《正音譜》著錄。《錄鬼簿》「公」字上有「相國寺」三字，《元曲選》作《相國寺公孫合汗衫》)，薛仁貴衣錦還鄉》(元刊本。《元曲選》乙集下。《錄鬼簿》、《正音譜》著錄)，《羅李郎大鬧相國寺》(《元曲選》壬集下。《也是園書目》著錄，元無名氏，《元曲選》題元張國賓撰)。石子章一本：《秦翛然竹塢聽琴》(《元曲選》壬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孟漢卿一本：《張鼎智勘魔合羅》(元刊本。《元曲選》辛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錢目》及《元曲選》作《張孔目智勘魔合羅》)。李行道一本：《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元曲選》庚集上。《錄鬼簿》、《正音譜》著錄)。王伯成一本：《李太白貶夜郎》(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著錄)。孫仲章一本：《河南府張鼎勘頭巾》(《元曲選》丁集下。《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孫仲章下無此本，而陸登善下有之，《元曲選》題元孫仲章撰)。康進之一本：《梁山泊李逵負荊》(《元曲選》壬集下。《錄鬼簿》、《正音譜》著錄。《錄鬼簿》作《梁山泊黑旋風負荊》)。岳伯川一本：《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元刊本。《元曲選》丙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元曲選》作《呂洞賓度鐵拐李岳》，《錢目》作《鐵拐李借屍還魂》)。狄君厚一本：《晉文公火燒介子推》(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著錄)。孔文卿一本：《東窗事犯》(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錢目》均作《秦太師東窗事犯》，案金仁傑亦有此本，未知孔作或金作也)。張壽卿一本：《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元曲選》庚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馬致遠，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合作一本：《邯鄲道省悟黃粱夢》(《元曲選》戊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錢目》作《開壇闡教黃粱夢》)。宮天挺一本：《死生交范張雞黍》(元刊本。《元曲選》己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鄭光祖四本：《㑇梅香翰林風月》(《元曲選》庚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錢目》作《㑇梅香騙翰林風月》)，《周公輔成王攝政》(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著錄)，《醉思鄉王粲登樓》(《元曲選》戊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迷青瑣倩女離魂》(《元曲選》戊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金仁傑一本：《蕭何追韓信》(元刊本。《錄鬼簿》、《正音譜》著錄。《錄鬼簿》作《蕭何月夜追韓信》)。范康一本：《陳季卿悟道竹葉舟》(元刊本。《元曲選》己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曾瑞一本：《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元曲選》辛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作《佳人才子誤元宵》)。喬吉甫三本：《玉簫女兩世姻緣》(《元曲選》己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杜牧之詩酒揚州夢》(《元曲選》戊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元曲選》甲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錄鬼簿》作《唐明皇御斷金錢記》)。秦簡夫二本：《東堂老勸破家子弟》(《元曲選》乙集上。《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宜秋山趙禮讓肥》(《元曲選》己集下。《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蕭德祥一本：《王翛然斷殺狗勸夫》(《元曲選》甲集下。《錄鬼簿》、《也是園書目》著錄。《錢目》作無名氏撰)。朱凱一本：《昊天塔孟良盜骨殖》(《元曲選》甲集下。《錄鬼簿》、《正音譜著錄》。《錄鬼簿》無「昊天塔」三字，《正音譜》及《元曲選》作元無名氏撰)。王曄一本：《破陰陽八卦桃花女》(《元曲選》戊集下。《錄鬼簿》、《也是園書目》著錄。《錢目》作元無名氏撰)。楊梓一本：《霍光鬼諫》(元刊本。《正音譜》著錄，作元無名氏撰。今據姚桐壽《樂郊私語》定爲楊梓撰)。李致遠一本：《都孔目風雨還牢末》(《元曲選》癸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均作元無名氏撰。《元曲選》題元李致遠撰。《錢目》作《小妻大婦還牢末》)。楊景賢一本：《馬丹陽度脫劉行首》(《元曲選》辛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均作無名氏撰。《元曲選》題元楊景賢撰，或與明初之楊景言爲一人)。無名氏二十七本：《嚴子陵垂釣七里灘》(元刊本。各家均未著錄，唯《錄鬼簿》宮天挺條下有《嚴子陵釣魚臺》，此劇氣骨亦與宮氏《范張雞黍》相似，疑或即此本)，《諸葛亮博望燒屯》(元刊本。《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張千替殺妻》(元刊本。《正音譜》著錄，作《張子替殺妻》)，《小張屠焚兒救母》(元刊本。各家均未著錄)，《陳州糶米》(《元曲選》甲集上。未著錄)，《玉清庵錯送鴛鴦被》(《元曲選》甲集上。《也是園書目》著錄)，《隨何賺風魔蒯通》(《元曲選》甲集上。未著錄)，《爭報恩三虎下山》(《元曲選》甲集下。未著錄)，《龐居士誤放來生債》(《元曲選》乙集下。未著錄)，《朱砂擔滴水浮漚記》(《元曲選》丙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元曲選》丙集上。《也是園書目》著錄)，《凍蘇秦衣錦還鄉》(《元曲選》丙集下。《正音譜》著錄，作《蘇秦還鄉》，又有《張儀凍蘇秦》一本)，《小尉遲將鬬將認父歸朝》(《元曲選》丙

集下。《也是園書目》著錄，《小尉遲將鬬將將鞭認父》，《神奴兒大鬧開封府》（《元曲選》丁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謝金吾詐拆清風府》（《元曲選》丁集上。未著錄），《龐涓夜走馬陵道》（《元曲選》戊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朱太守風雪漁樵記》（《元曲選》戊集下。《也是園書目》著錄），《孟德耀舉案齊眉》（《元曲選》己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李雲英風送梧桐葉》（《元曲選》庚集下。《也是園書目》著錄），《兩軍師隔江鬬智》（《元曲選》辛集上。未著錄），《玎玎璫璫盆兒鬼》（《元曲選》辛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逞風流王煥百花亭》（《元曲選》壬集上。《也是園書目》著錄），《錦雲堂暗定連環計》（《元曲選》壬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正音譜》作王允連環計。《錢目》作錦雲堂美女連環計），《金水橋陳琳抱妝匣》（《元曲選》壬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風雨像生貨郎旦》（《元曲選》癸集上。《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薩眞人夜斷碧桃花》（《元曲選》癸集上。《也是園書目》著錄。「夜斷」作「夜斬」），《馮玉蘭夜月泣江舟》（《元曲選》癸集下。未著錄）。右百十六本，我輩今日所據以爲研究之資者，實止於此。此外零星折數，如白樸之《箭射雙雕》，費唐臣之《蘇子瞻風雪貶黃州》，李進取之《神龍殿欒巴噀酒》，趙明道之《陶朱公范蠡歸湖》，鮑天祐之《王妙妙死哭秦少游》，周文質之《持漢節蘇武還鄉》，《雍熙樂府》中均有一折，吾人耳目所及，僅至於此。至如明季所刊之《元人雜劇選》，《古名家雜劇》，與錢遵王所藏鈔本，雖絕不經見，要不能遽謂之已佚。此外佚籍，恐尚有發見之一日，但以大數計之，恐不能出二百種以上也。

又第一一章　元劇以一宮調之曲一套爲一折。普通雜劇，大抵四折，或加楔子。案《說文》六：「楔，檇也。」今木工於兩木間有不固處，則斫木札入之，謂之楔子，亦謂之檇。雜劇之楔子亦然，四折之外，意有未盡，則以楔子足之。昔人謂北曲之楔子，即南曲之引子，其實不然。元劇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間，大抵用《仙呂・賞花時》或《端正好》二曲。唯《西廂記》第二劇中之楔子，則用正宮《端正好》全套，與一折等，其實亦楔子也。除楔子計之，仍爲四折。唯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則有五折又有楔子，此爲元劇變例。又張時起之《賽花月秋千記》，今雖不存，然據《錄鬼簿》所紀，則有六折，此外無聞焉。若《西廂記》之二十折，則自五劇構成，合之爲一，分之則仍爲五，此在元劇中，亦非僅見之作。如吳昌齡之《西遊記》，其書至國初尚存，其著錄於《也是園書目》者云四卷，見於曹寅《楝亭書目》者云六卷。明凌濛初《西廂序》云：「吳昌齡《西遊記》有六本。」則每本爲一卷矣。凌氏又云：「王實甫《破窰記》，《麗春園》，《販茶船》，《進梅諫》，《于公高門》各有二本。關漢卿《破窰記》，《澆花旦》，亦有二本。」此必與《西廂記》同一體例。此外《錄鬼簿》所載，如李文蔚有《謝安東山高卧》，下注云：「趙公輔次本。」而於趙公輔之《晉謝安東山高卧》下則注云「次本」，武漢臣有《虎牢關三戰呂布》，下注云「鄭德輝次本」，而於鄭德輝此劇下則注云「次本」。蓋李、武二人作前本，而趙、鄭續之，以成一全體者也。餘如武漢臣之《曹伯明錯勘贓》，尚仲賢之《崔護謁漿》，趙子祥之《太祖夜斬石守信》，《風月害夫人》，趙文殷之《宦門子弟錯立身》，金仁傑之《蔡琰還朝》，皆注次本。雖不言所續何人，當亦續《西廂記》之類。然此不過增多劇數，而每劇之以四折爲率，則固無甚出入也。雜劇之爲物，合動作、言語、歌唱三者而成，故元劇對此三者，各有其相當之物。其紀動作者曰科，紀言語者曰賓、曰白，紀所唱歌者曰曲。元劇中所紀動作，皆以科字終。後人與白并舉，謂之科白，其實自爲二事。《輟耕錄》紀金人院本，謂教坊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科汎或即指動作而言也。賓白，則余所見周憲王自刊雜劇，每劇題目下，即有全賓字樣。明姜南《抱璞簡記》（《續說郛》卷十九）曰：「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相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則賓白又有別矣。臧氏《元曲選序》云：「或謂元取士有塡詞科，【略】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塡詞取士說之妄，今不必辨。至謂賓白爲伶人自爲，其說亦頗難通。元劇之詞，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則曲亦無從作，此最易明之理也。今就其存者言之，則《元曲選》中百種，無不有白，此猶可諉爲明人之作也。然白中所用之語，如馬致遠《薦福碑》劇中之曳刺，鄭光祖《王粲登樓》劇中之點湯；一爲遼金人語，一爲宋人語，明人已無此語，必爲當時之作無疑。至元刊雜劇三十種，則有曲無白者誠多；然其與《元曲選》復出者，字句亦略相同，而有曲白相生之妙，恐坊間刊刻時，刪去其白，如今日坊刊腳本然。蓋白則人人皆知，而曲則聽者不能盡解。此種刊本，當爲供觀劇者之便故也。且元劇中賓白，鄙俚蹈襲者固多，然其傑作如《老生兒》等，其妙處全在於白。苟去其白，則其曲全無意味。欲強分爲二人之作，安可得也？且周憲王時代，去元未遠，觀其所自刊雜劇，曲白俱全，則元劇亦當如此，愈以知臧說之不足信矣。元劇

每折唱者，止限一人，若末若旦，他色則有白無唱，若唱則限於楔子中，至四折中之唱者，則非末若旦不可，而末若旦所扮者，不必皆爲劇中主要之人物，苟劇中主要之人物於此折不唱，則亦退居他色，而以末若旦扮唱者，此一定之例也。然亦有出於例外者，如關漢卿之《蝴蝶夢》第三折，則旦之外俠兒亦唱，尚仲賢之《氣英布》第四折，則正末扮探子唱，又扮英布唱，張國賓之《薛仁貴》第三折，則丑扮禾旦上唱，正末復扮伴哥唱，范子安之《竹葉舟》第三折，則首列禦寇唱，次正末唱。然《氣英布》劇探子所唱，已至《尾聲》，故元刊本及《雍熙樂府》所選皆至《尾聲》而止，後三曲或後人所加。《蝴蝶夢》、《薛仁貴》中，俠及丑所唱者，既非本宮之曲，且刊本中皆低一格，明非曲。《竹葉舟》中，列禦寇所唱，明曰道情，至下《端正好》曲，乃入正劇。蓋但以供點綴之用，不足破元劇之例也。唯《西廂記》第一、第四、第五劇之第四折，皆以二人唱。今《西廂》只有明人所刊，其爲原本如此，抑由後人竄入，則不可考矣。元劇腳色中，除末旦主唱，爲當場正色外，則有淨有丑。而末旦二色，支派彌繁，今舉其見於元劇者：則末有外末、冲末、二末、小末；旦，有老旦、大旦、小旦、旦俠、色旦、搽旦、外旦、貼旦等。《青樓集》云：「凡妓以墨點破其面爲花旦。」元劇中之色旦、搽旦，殆即是也。元劇有外旦、外末，而又有外，外則或扮男，或扮女，當爲外末、外旦之省。外末、外旦之省爲外，猶貼旦之後省爲貼也。案《宋史・職官志》：「凡直館院則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又《武林舊事》（卷四）「乾淳教坊樂」部有衙前，有和顧。而和顧人中，如朱和、蔣寧、王原全下，皆注云「次貼衙前」，意當與貼職之貼同，即謂非衙前而充衙前（衙前謂臨安府樂人）也。然則曰沖、曰外、曰貼，均係一義，謂於正色之外，又加某色以充之也。此外見於元劇者，以年齡言，則有若孛老、卜兒、俠兒，以地位職業言，則有若孤、細酸、伴哥、禾旦、曳剌、邦老，皆有某色以扮之，而其自身則非腳色之名，與宋、金之腳色無異也。元劇中歌者與演者之爲一人，固不待言。毛西河《詞話》獨創異說，以爲演者不唱，唱者不演。然《元曲選》各劇，明云末唱、旦唱，《元刊雜劇》亦云「正末開」，或「正末放」，則爲旦、末自唱可知。且毛氏連廂之說，元明人著述中從未見之，疑其言猶蹈明人杜撰之習，即有此事，亦不過演劇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概元劇也。演劇時所用之物，謂之砌末。焦理堂《易餘籥錄》（卷十七）曰：「《輟耕錄》有諸雜砌之目，不知所謂。按元曲《殺狗勸夫》，祗從取砌末上，謂所埋之死狗也，《貨郎旦》外旦取砌末付淨科，謂金銀財寶也。《梧桐雨》正末引宮娥挑燈拿砌末上，謂七夕乞巧筵所設物也。《陳摶高卧》外扮使臣引卒子捧砌末上，謂詔書纛帛也。《冤家債主》和尚交砌末科，謂銀也。《誤入桃源》，正末扮劉晨，外扮阮肇，帶砌末上，謂行李包裹或采藥器具也，又淨扮劉德引沙三王留等將砌末上，謂春社中羊酒紙錢之屬也。」余謂焦氏之解砌末是也，然以之與雜砌相牽合，則頗不然。雜砌之解，已見上文，似與砌末無涉。砌末之語，雖始見元劇，必爲古語。案宋無名氏《續墨客揮犀》（卷七）云：「『問今州郡有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此是何義？』對曰：『凡御宴進樂，先以弦聲發之，然後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唯訛其名，亦失其實矣。又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二）亦云：「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亦唐以來如是。」余疑砌末或爲細末之訛。蓋絲抹一語，既訛爲細末，其義已亡，而其語獨存，遂誤視爲將某物來之意，因以指演劇時所用之物耳。

又第一二章

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韓文靖邦奇）。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如焦里堂《易餘籥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余謂律詩與詞，固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尚屬疑問。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尚於其曲者也。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眞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媿色也。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

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爲之。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寧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儘有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茲舉數例以證之：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正宮・端正好》「我往常在風塵，爲歌妓，不過多見了幾箇筵席，回家來仍作箇自由鬼，今日倒落在無底磨牢籠內。」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略】語語明白如畫，而言外有無窮之意。又如《寶娥冤》第二折：《鬬蝦蟆》「空悲戚，沒理會」，【略】此一曲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爲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至中葉以後，已罕覯矣。其寫男女離別之情者，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醉春風》「空服徧眄眩藥，不能痊」，【略】《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略】此種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爲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至寫景之工者，則馬致遠之《漢宮秋》第三折：《梅花酒》「呀，對著這迥野凄涼」，【略】《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略】《尚書雲》「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箇推辭謊」，【略】以上數曲，眞所謂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劇，雖淺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茲舉其例，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略】《得勝令》「驚覺我的是顫巍巍竹影走龍蛇」，【略】此猶僅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馬致遠《黃粱夢》第四折。《叨叨令》「我這裏，穩丕丕土坑上，迷颩沒騰的坐」，【略】其更奇絕者，則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古水仙子》「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略】又無名氏《貨郎旦》劇第三折，則所用疊字，其數更多。《貨郎兒六轉》「我則見，黯黯慘慘、天涯雲布」，【略】由是觀之，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負於此者，實不少也。元曲分三種，雜劇之外，尚有小令、套數。小令只用一曲，與宋詞略同。套數則合一宮調中諸曲爲一套，與雜劇之一折略同。但雜劇以代言爲事，而套數則以自敘爲事，此其所以異也。元人小令套數之佳，亦不讓於其雜劇。茲各錄其最佳者一篇，以示其例，略可以見元人之能事也。小令：《天淨沙》（無名氏。此詞《庶齋老學叢談》及《元刊樂府新聲》均不著名氏，《堯山堂外紀》以爲馬致遠撰，朱竹垞《詞綜》仍之，不知何據）：「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套數：《秋思》（馬致遠。見元刊《中原音韻》，《樂府新聲》）：《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略】《天淨沙》小令，純是天籟，仿佛唐人絕句。馬東籬《秋思》一套，周德清評之，以爲「萬中無一」，明王元美等，亦推爲套數中第一，誠定論也。此二體雖與元雜劇無涉，可知元人之於曲，天實縱之，非後世所能望其項背也。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寧稱關、白、馬、鄭爲妥也。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爲元人第一。白仁甫、馬東籬，高華雄渾，情深文明。鄭德輝清麗芊綿，自成馨逸，均不失爲第一流。其餘曲家，均在四家範圍內。唯宮大用瘦硬通神，獨樹一幟。以唐詩喻之：則漢卿似白樂天，仁甫似劉夢得，東籬似李義山，德輝似溫飛卿，而大用則似韓昌黎。以宋詞喻之：則漢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蘇東坡，東籬似歐陽永叔，德輝似秦少游，大用似張子野。雖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則略相似也。明寧獻王《曲品》，躋馬致遠於第一，而抑漢卿於第十。蓋元中葉以後，曲家多祖馬、鄭，而祧漢卿，故寧王之評如是，其實非篤論也。元劇自文章上言之，優足以當一代之文學。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狀，足以供史家論世之資者不少。又曲中多用俗語，故宋、金、元三朝遺語，所存甚多。輯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爲一專書，此又言語學上之事，而非此書之所有事也。

又第一三章　元人雜劇之外，尚有院本。《輟耕錄》云：「國朝雜劇、院本，分而爲二。」蓋雜劇爲元人所創，而院本則金源之遺，然元人猶有作之者。《錄鬼簿》（卷下）云：「屈英甫名彥英，編《一百二十行》及《看錢奴》院本是也。」元人院本，今無存者，故其體例如何，全不可考。唯明周憲王《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劇中，有院本一段。此段係憲王自撰，或翦裁金、元舊院本充之，雖不可知。然其結構簡易，與北劇、南戲均截然不同，故作元院本觀可，即金人院本，亦即此而可想像矣。【略】此中腳色，末泥、付末、付淨（即副末、副淨）三色，與《輟耕錄》所載院本中腳色同，唯有捷譏而無引戲。案上文說唱，皆捷

譏在前，則捷機或即引戲。捷機之名，亦起於宋。《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中，商謎有捷機和尚」是也。此四色中，以付淨、付末二色爲重，且以付淨色爲尤重，較然可見，此猶唐宋遺風。其中付末打付淨者三次，亦古代鶻打參軍之遺；而末一段，付淨、付末各道一句，又歐陽公《與梅聖俞書》所謂「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副末接續」者也。此一段之爲古曲，當無可疑。即非古曲，亦必全倣古劇爲之者。以其足窺金、元之院本，故茲著之。院本之體例，有白有唱，與雜劇無異。唯唱者不限一人，如上例中捷譏、末泥、付末、付淨，各唱《醉太平》一曲是也。明徐充《暖姝由筆》(《續說郛》卷十九)曰：「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絃索者名套數，扮演戲跳而不唱者名院本。」雜劇與套數之別，既見上章，絕非如徐氏之說。至謂院本演而不唱，則不獨金人院本以曲名者甚多，即上例之中，亦有歌曲。而《水滸傳》載白秀英之演院本，亦有白有唱，可知其說之無根矣。且院本一段之中，各色皆唱，又與南曲戲文相近。但一行於北，一行於南，其實院本與南戲之間，其關係較二者之與元雜劇更近。以二者一出於金院本，一出於宋戲文，其根本要有相似之處，而元雜劇則出於一時之創造故也。

又第一四章 然元劇大都限於四折，且每折限一宮調，又限一人唱，其律至嚴，不容踰越。故莊嚴雄肆，是其所長，而於曲折詳盡，猶其所短也。至除此限制，而一劇無一定之折數，一折(南戲中謂之一齣)無一定之宮調，且不獨以數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數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則南戲之一大進步，而不得不大書特書以表之者也。南戲之淵源於宋，殆無可疑。至何時進步至此，則無可考。吾輩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種南戲耳。然其淵源所自，或反古於元雜劇。今試就其曲名分析之，則其出於古曲者，更較元北曲爲多。今南曲譜錄之存者，皆屬明代之作。以吾人所見，則其最古者，唯沈璟之《南九宮譜》二十二卷耳。此書前有李維楨序，謂出於陳、白二譜，然其注新增者不少。今除其中之犯曲(即集曲)不計，則仙呂宮曲凡六十九章，羽調九章，正宮四十六章，大石調十五章，中呂宮六十五章，般涉調一章，南呂宮八十四章，黃鍾宮四十章，越調五十章，商調三十六章，雙調八十八章，附錄三十九章：都五百四十三章。而其中出於古曲者如左，出於大曲者二十四。《劍器令》(仙呂引子)，《八聲甘州》(仙呂慢詞)，《梁州令》、《齊天樂》(以上正宮引子)，《普天樂》(正宮過曲)，《催拍》、《長壽仙》(以上大石調過曲)，《大勝樂》(疑即《大聖樂》)、《薄媚》(以上南呂引子)，《梁州序》、《大勝樂》、《薄媚袞》(以上南呂過曲)，《降黃龍》(黃鍾過曲)，《入破》、《出破》(以上越調近詞)，《新水令》(雙調引子)，《六么令》(雙調過曲)，《薄媚曲破》(附錄過曲)，《入破第一》、《破第二》、《袞第三》、《歇拍》、《中袞第五》、《煞尾》、《出破》(以上黃鍾過曲，見《琵琶記》。七曲相連，實大曲之七遍，而亡其調名者也)。其出於唐、宋詞者一百九十。《卜算子》、《番卜算》、《探春令》、《醉落魄》、《天下樂》、《鵲橋仙》、《唐多令》、《似娘兒》、《鷓鴣天》(以上仙呂引子)，《碧牡丹》、《望梅花》、《感庭秋》、《喜還京》、《桂枝香》、《河傳序》、《惜黃花》、《春從天上來》(以上仙呂過曲)，《河傳》、《聲聲慢》、《杜韋娘》、《桂枝香》(以上仙呂慢詞)，《天下樂》、《喜還京》(以上仙呂近詞)，《浪淘沙》(羽調近詞)，《燕歸梁》、《七娘子》、《破陣子》、《瑞鶴仙》、《喜遷鶯》、《緱山月》、《新荷葉》(以上正宮引子)，《玉芙蓉》、《錦纏道》、《小桃紅》、《三字令》、《傾盃序》、《滿江紅急》、《醉太平》、《雙鸂鶒》、《洞仙歌》、《醜奴兒近》(以上正宮過曲)，《安公子》(正宮慢詞)，《東風第一枝》、《少年游》、《念奴嬌》、《燭影搖紅》(以上大石引子)，《沙塞子》、《沙塞子急》、《念奴嬌序》、《人月圓》(以上大石過曲)，《鷓山溪》、《烏夜啼》、《醜奴兒》(以上大石慢詞)，《插花三臺》(大石近詞)，《粉蝶兒》、《行香子》、《菊花新》、《青玉案》、《尾犯》、《剔銀燈引》、《金菊對芙蓉》(以上中呂引子)，《泣顏回》(見《太平廣記》有《哭顏回》曲)，《好事近》、《駐馬聽》、《古輪臺》、《漁家傲》、《尾犯序》、《丹鳳吟》、《舞霓裳》、《山花子》、《千秋歲》(以上中呂過曲)，《醉春風》、《賀聖朝》、《沁園春》、《柳梢青》(以上中呂慢詞)，《迎仙客》(中呂近詞)，《哨徧》(般涉調慢詞)，《戀芳春》、《女冠子》、《臨江仙》、《一剪梅》、《虞美人》、《意難忘》、《薄倖》、《生查子》、《于飛樂》、《步蟾宮》、《滿江紅》、《上林春》、《滿園春》(以上南呂引子)，《賀新郎》、《賀新郎袞》、《女冠子》、《解連環》、《引駕行》、《竹馬兒》、《繡帶兒》、《瑣窗寒》、《阮郎歸》、《浣溪沙》、《五更轉》、《滿園春》、《八寶妝》(以上南呂過曲)，《賀新郎》、《木蘭花》、《烏夜啼》(以上南呂慢詞)，《絳都春》、《疏影》、《瑞雲濃》、《女冠子》、《點絳脣》、《傳言玉女》、《西地錦》、《玉漏遲》(以上黃鍾引子)，《絳都春序》、《畫眉序》、《滴滴金》、《雙聲子》、《歸朝歡》、《春雲怨》、《玉漏遲序》、《傳言玉女》、《侍香金童》、《天仙子》(以上黃鍾過曲)，《浪淘沙》、《霜天曉角》、《金蕉葉》、《杏花天》、《祝英臺近》(以上越調引子)，《小桃紅》、《雁過南樓》、《亭前柳》、

《繡停針》、《祝英臺》、《憶多嬌》、《江神子》(以上越調過曲)，《鳳凰閣》、《高陽臺》、《憶秦娥》、《消遙樂》、《繞池游》、《三臺令》、《二郎神慢》、《十二時》(以上商調引子)，《滿園春》、《高陽臺》、《擊梧桐》、《二郎神》、《集賢賓》、《鶯啼序》、《黃鶯兒》(以上商調過曲)，《集賢賓》、《永遇樂》、《熙州三臺》、《解連環》(以上商調慢詞)，《驟雨打新荷》(小石調近詞)，《眞珠簾》、《花心動》、《謁金門》、《惜奴嬌》、《寶鼎現》、《搗練子》、《風入松慢》、《海棠春》、《夜行船》、《賀聖朝》、《秋蕊香》、《梅花引》(以上雙調引子)，《畫錦堂》、《紅林檎》、《醉公子》(以上雙調過曲)，《柳搖金》、《月上海棠》、《柳梢青》、《夜行船序》、《惜奴嬌》、《品令》、《豆葉黃》、《字字雙》、《玉交枝》、《玉抱肚》、《川撥棹》(以上仙呂入雙調過曲)，《紅林檎》、《泛蘭舟》(以上雙調慢詞)，《帝臺春》(附錄引子)，《鶴冲天》、《疏影》(以上附錄過曲)。出於金諸宮調者十三：《勝葫蘆》、《美中美》(以上仙呂過曲)，《石榴花》、《古輪臺》、《鶻打兔》、《麻婆子》、《茶蘼香傍拍》(以上中呂過曲)，《一枝花》(南呂引子)、《出隊子》、《神仗兒》、《啄木兒》、《刮地風》(以上黃鍾過曲)，《山麻稽》(越調過曲)。出於南宋唱賺者十：《賺》、《薄媚賺》(以上仙呂近詞)，《賺》、《黃鍾賺》(以上正宮過曲)，《本宮賺》(大石過曲)，《本宮賺》、《梁州賺》(以上南呂過曲)，《賺》(南呂近詞)，《本宮賺》(越調過曲)，《入賺》(越調近詞)。同於元雜劇曲名者十有三：《青哥兒》(仙呂過曲)，《四邊靜》(正宮過曲)，《紅繡鞋》、《紅芍藥》(以上中呂過曲)，《紅衫兒》(南呂過曲)，《水仙子》(黃鍾過曲)，《禿廝兒》、《梅花酒》(以上越調過曲)，《綿搭絮》(越調近詞)，《梧葉兒》(商調過曲)，《五供養》(雙調過曲)，《沈醉東風》、《雁兒落》、《步步嬌》(以上仙呂入雙調過曲)，《貨郎兒》(附錄過曲)。其有古詞曲所未見而可知其出於古者，如左：《紫蘇丸》(仙呂過曲)，《事物紀原》(卷九)《吟叫》條：「嘉祐末，仁宗上仙，四海遏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戲。蓋自至和、嘉祐之間，叫《紫蘇丸》，洎樂工杜人經十叫子始也。京師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採其聲調，間以詞章，以爲戲曲也。」則《紫蘇丸》乃北宋叫聲之遺，南宋賺詞中，猶有此曲，見第四章。《好女兒》、《縷縷金》、《越恁好》(均中呂過曲)，均見第四章所錄南宋賺詞。《耍鮑老》(中呂過曲)，又(黃鍾過曲)，《鮑老催》(黃鍾過曲)，見第八章《鮑老兒》條。《合生》(中呂過曲)，見第六章。《杵歌》(中呂過曲)，《園林杵歌》(越調過曲)，《事物紀原》(卷九)有《杵歌》一條。又《武林舊事》(卷二)舞隊中有《男女杵歌》。《大迓鼓》(南呂過曲)，見第三章。《劉衮》(南呂過曲)，《山東劉衮》(仙呂入雙調過曲)，《武林舊事》(卷四)雜劇三甲，內中祗應一甲五人，內有次淨《劉衮》。又(卷二)舞隊中有《劉衮》，又金院本名目中，有《調劉衮》一本。《太平歌》(黃鍾過曲)，南宋宮本雜劇段，《錢手帕囊》，下注小字《太平歌》。《蠻牌令》(越調過曲)，見第八章《六國朝條》。《四國朝》(雙調引子)，見第八章《六國朝條》。《破金歌》(仙呂入雙調過曲)，此詞云「破金」，必南宋所作也。《中都俏》(附錄過曲)。案金以燕京爲中都。元世祖至元元年，又改燕京爲中都，九年改大都，則此爲金人或元初遺曲也。以上十八章，其爲古曲或自古曲出，蓋無可疑，此外想尚不少。總而計之，則南曲五百四十三章中，出於古曲者凡二百六十章，幾當全數之半；而北曲之出於古曲者，不過能舉其三分之一，可知南曲淵源之古也。南戲之曲名，出於古曲者其多如此。至其配置之法，一齣中不以一宮調之曲爲限，頗似諸宮調。其有一齣首尾只用一曲，終而復始者，又頗似北宋之傳踏。又《琵琶記》中第十六齣，有大曲一段，凡七遍，雖失其曲名，且其各遍之次序，與宋大曲不盡合，要必有所出。可知南戲之曲，亦綜合舊曲而成，并非出於一時之創造也。更以南戲之材質言之，則本於古者更多。今日所存最古之南戲，僅《荆》、《劉》、《拜》、《殺》與《琵琶記》五種耳。《荆》謂《荆釵》，《劉》謂《白兔》，《拜》、《殺》則謂《拜月》、《殺狗》二記。此四本與《琵琶》均出於元、明之間(見下)，然其源頗古。施愚山《矩齋雜記》云：「傳奇《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尚氣誼，王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慫慂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謬其事以污之。溫州周天錫字懋龍，嘗辨其誣，見《竹懶新著》。」施氏之說，信否不可知，要足備參攷也。《白兔記》演李三娘事，然元劉唐卿已有《李三娘麻地捧印》雜劇，則亦非創作矣。《殺狗》則元蕭德祥有《王翛然斷殺狗勸夫》雜劇。《拜月》之先，已有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王實甫《才子佳人拜月亭》二劇。《琵琶》則陸放翁既有「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而金人院本名目亦有《蔡伯喈》一本。又祝允明《猥談》謂：「南戲，余見舊牒，其時有趙閑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余案元岳伯川《呂洞賓度鐵拐李岳》雜劇第二折《煞尾》云：「你學那守三貞趙眞女，羅裙包土將墳臺建。」則其事正與《琵琶記》中之趙五娘同。岳伯川，元初人，則元初確有此南戲矣。且今日《琵琶記》傳本第一齣末，有四語，末二語云：「有貞有烈趙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此四語

實與北劇之題目正名相同。則雖今本《琵琶記》，其初亦當名《趙眞女》或《蔡伯喈》，而《琵琶》之名，乃由後人追改，則不徒用其事，且襲其名矣。然則今日所傳最古之南戲，其故事關目，皆有所由來，視元雜劇對古劇之關係，更爲親密也。南戲始於何時，未有定說。明祝允明《猥談》（《續說郛》卷四十六）云：「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閑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云云。其言出於宣和之後，不知何據。以余所攷，則南戲當出於南宋之戲文，與宋雜劇無涉，唯其與溫州相關係，則不可誣也。「戲文」二字，未見於宋人書中，然其源則出於宋季。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云：「南宋都杭，吳興與切鄰，故其戲文如《樂昌分鏡》等，唱念呼吸，皆如約韻（謂沈約韻）。」此但渾言南宋，不著其爲何時。劉一清《錢唐遺事》則云：「賈似道少時，佻僮尤甚。自入相後，猶微服閒行，或飲於伎家。至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于都下，始自太學，有黃可道者爲之。」則戲文於度宗咸淳四、五年間，既已盛行，尚不言其始於何時也。葉子奇《草木子》則云：「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案宋官本雜劇中，有《王魁三鄉題》，其翻爲戲文，不知始於何時，要在宋亡前百數十年間。至以戲文爲永嘉人所作，亦非無據。案周密《癸辛雜志・別集上》，紀溫州樂清縣僧祖傑、楊髡之黨，（中略）旁觀不平，乃撰爲戲文以廣其事。又撰《琵琶記》之高則誠，亦溫州永嘉人；葉盛《菉竹堂書目》有《東嘉韞玉傳奇》。則宋元戲文，大都出於溫州，然則葉氏永嘉始作之言，祝氏「溫州雜劇」之說，其或信矣。元一統後，南戲與北雜劇并行。《青樓集》云：「龍樓景、丹墀秀，皆金門高之女，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錄鬼簿》謂：「南北調合腔，自沈和甫始。」又云：「蕭德祥，凡古文俱檃括爲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四字連稱，則南戲出於宋末之戲文，固昭昭矣。然就現存之南戲言之，則時代稍後。後人稱《荆》、《劉》、《拜》、《殺》爲元四大家。明無名氏亦以《荆釵記》爲柯丹邱撰，世亦傳有元刊本（貴池劉氏有之，余未見。然聞繆藝風秘監言，中有制義數篇，則爲洪武後刊本明矣）。然柯敬仲未聞以製曲稱，想舊本當題丹邱子或丹邱先生撰。丹邱子者，明寧獻王道號也（《千頃堂書目》有丹邱子《太和正音譜》二卷，譜中亦自稱丹邱先生。其實此書，乃寧獻王撰，故書中著錄，訖於明初人也），後人不知，見丹邱二字，即以爲敬仲耳。《白兎記》不知撰人，《殺狗記》據《靜志居詩話》（卷四），則爲徐畹所作。畹字仲由，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則其人至明初尚存，其製作之時，在元在明已不可考矣。《拜月亭》（其刻於六十種曲中者，易名《幽閨記》），則明王元美、何元朗、臧晉叔等，皆以爲元施君美（惠）所撰。君美杭人，卒於至順、至正間。然《錄鬼簿》謂君美詩酒之暇，唯以塡詞和曲爲事，有《古今砌話》編成一集，而無一語及《拜月亭》。雖《錄鬼簿》但錄雜劇，不錄南戲，然其人苟有南戲或院本，亦必及之，如范居中、屈彥英、蕭德祥等是也。則《拜月》是否出君美手，尚屬疑問。唯就曲文觀之，定爲元人之作，當無大謬。而其撰人與時代，確乎可知者，唯《琵琶》一記耳。作《琵琶》者，人人皆知其爲高則誠，然其名則或以爲高拭，或以爲高明，其字則或以爲則誠，或以爲則成。蔣仲舒《堯山堂外記》（卷七十六）：「高拭，字則成，作《琵琶記》者。或謂方谷眞據慶元時，有高明者，避地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中略）案高明，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至正乙酉第，其字則誠，非則成也。或曰二人同時同郡，字又同音，遂誤耳。」以上皆蔣氏說。王元美《藝苑巵言》亦云：「南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朱竹垞《靜志居詩話》於高明條下，引《外紀》之說，復云：「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則蔣氏之言，或有所據」云云。余案元刊本張小山《北曲聯樂府》，前有海粟馮子振、燕山高拭題詞，此即涵虛子曲譜中之高拭。《琵琶》乃南曲戲文，則其作者自當爲永嘉之高明，而非燕山之高拭。況明人中如姚福《青溪暇筆》、田藝衡《留青日札》，皆以作《琵琶》者爲高明，當不謬也。既爲高明，則其字自當爲則誠，而非則成。至其作《琵琶記》之時代，則據《青溪暇筆》及《留青日札》，均謂在寓居櫟社之後。其寓居櫟社，據《留青日札》及《列朝詩集》，又在方國珍降元之後。按國珍降元者再，其初降時，尚未據慶元，其再降則在至正十六年，則此記之作，亦在至正十六年以後矣。然《留青日札》，又謂高皇帝微時，嘗奇此戲。案明太祖起兵在至正十二年閏三月，若微時已有此戲，則當成於十二年以前。又《日札》引一說，謂：「初東嘉以伯喈爲不忠不孝，夢伯喈謂之曰：『公能易我爲全忠全孝，當有以報公。』遂以全忠全孝易之，東嘉後果發解。」案則誠中進士第，在至正五年，則成書又當在五年以前。然明人小說所載，大抵無稽之說，寧從《青溪暇筆》及《留青日札》前說，謂成書於避地櫟社之後，爲較妥也。由是觀之，則現存南戲，其最古者，大抵作於元明之間。而《草木子》反謂「元朝

南戲盛行，及當亂，北院本（此謂元人雜劇）特盛，南戲遂絕者。」果何說歟？曰：「葉氏所記，或金華一地之事。」然元代南戲之盛，與其至明初而衰息，此亦事實，不可誣也。沈氏《南九宮譜》所選古傳奇，如《劉盼盼》、《王煥》、《韓壽》、《朱買臣》、《古西廂》、《王魁》、《孟姜女》、《冤家債主》、《玩江樓》、《李勉》、《燕子樓》、《鄭孔目》、《牆頭馬上》、《司馬相如》、《進梅諫》、《詐妮子》、《復落倡》、《崔護》等，其名各以宋雜劇段數、金院本名目，元人雜劇相同，復與明代傳奇不類，疑皆元人所作南戲。此外命名相類者，亦尚有二十餘種，亦當爲同時之作也。而自明洪武至成宏間，則南戲反少。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原明之南曲，謂《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於成宏間，始爲時所稱。」則元明之間，南曲一時衰熄，事或然也。觀明初曲家所作，雜劇多而傳奇絕少，或足證此事歟。

又第一五章 元之南戲，以《荊》、《劉》、《拜》、《殺》并稱，得《琵琶》而五。此五本，尤以《拜月》、《琵琶》爲眉目：此明以來之定論也。元南戲之佳處，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則亦不過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故元代南北二戲，佳處略同。唯北劇悲壯沈雄，南戲清柔曲折，此外殆無區別。此由地方之風氣及曲之體製使然，而元曲之能事，則固未有間也。元人南戲，推《拜月》、《琵琶》。明代如何元朗、臧晉叔、沈德符輩，皆謂《拜月》出《琵琶》之上。然《拜月》佳處，大都蹈襲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但變其體製耳。明人罕睹關劇，又尚南曲，故盛稱之。今舉其例，資讀者之比較焉。關劇第一折：《油葫蘆》「分明是風雨催人辭故國」，【略】南戲《拜月亭》第十三齣：《剔銀燈》（老旦）「迢迢路不知是那裏」，【略】《攤破地錦花》（旦）「綉鞋兒分不得幫和底」，【略】又如《拜月》南戲中第三十二齣，實爲全書中之傑作，然大抵本於關劇第三折。【略】《拜月》南戲第三十二齣全從此出，而情事更明白曲盡。

又 細較南北二戲，則漢卿雜劇固酣暢淋漓，而南戲中二人對唱，亦宛轉詳盡，情與詞偕，非元人不辦。然則《拜月》縱不出於施君美，亦必元代高手也。《拜月亭》南戲，前有所因，至《琵琶》則獨鑄偉詞，其佳處殆兼南、北之勝。今錄其《喫糠》一節，可窺其一斑：【略】此一齣實爲一篇之警策，竹垞《靜志居詩話》，謂聞則誠塡詞，夜案燒雙燭，塡至喫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吳舒凫《長生殿傳奇序》，亦謂則誠居櫟社沈氏樓，清夜案歌，几上蠟炬二枚，光交爲一，因名其樓曰瑞光。此事固屬附會，可知自昔皆以此齣爲神來之作。然記中筆意近此者，亦尚不乏。此種筆墨，明以後人全無能爲役，故雖謂北劇南戲，限於元代可也。

又第一六章 我國戲劇，漢魏以來，亦與百戲合，至唐而分爲歌舞戲及滑稽戲二種。宋時滑稽戲尤盛，又漸藉歌舞以緣飾故事，於是向之歌舞戲，不以歌舞爲主，而以故事爲主。至元雜劇出而體製遂定，南戲出而變化更多，於是我國始有純粹之戲曲。然其與百戲及滑稽戲之關係，亦非全絕，此於第八章論古劇之結構時，已略及之。元代亦然，意大利人馬哥樸祿《遊記》中，記元世祖時曲宴禮節云：「宴畢徹案，伎人入，優戲者，奏樂者，倒植者，弄手技者，皆呈藝於大汗之前，觀者大悅。」則元時戲劇，與百戲合演矣。

又 北劇南戲，皆至元而大成，其發達，亦至元代而止。嗣是以後，則明初雜劇，如谷子敬、賈仲名輩，矜重典麗，尚似元代中葉之作。至仁宣間，而周憲王有燉，最以雜劇知名，其所著見於《也是園書目》者共三十種。即以平生所見者論，其所自刊者九種，刊於《雜劇十段錦》者十種，而一種複出，共得十八種。其詞雖諧穩，然元人生氣，至是頓盡，且中頗雜以南曲，且每折唱者不限一人，已失元人法度矣。此後唯王渼陂九思、康對山海，皆以北曲擅場，而二人所作《杜甫游春》、《中山狼》二劇，均鮮動人之處。徐文長渭之《四聲猿》，雖有佳處，然不逮元人遠甚。至明季所謂雜劇，如汪伯玉道昆、陳玉陽與郊、梁伯龍辰魚、梅禹金鼎祚、王辰玉衡、卓珂月人月所作，蒐於《盛明雜劇》中者，既無定折，又多用南曲，其詞亦無足觀。南戲亦然，此戲明中葉以前，作者寥寥，至隆、萬後始盛，而尤以吳江沈伯英璟、臨川湯義仍顯祖爲巨擘。沈氏之詞，以合律稱，而其文則庸俗不足道。湯氏才思，誠一時之雋，然較之元人，顯有人工與自然之別。故余謂北劇、南戲限於元代，非過爲苛論也。

又 雜劇、院本、傳奇之名，自古迄今，其義頗不一。宋時所謂雜劇，其初殆專指滑稽戲言之。孔平仲《談苑》（卷五）「山谷云：『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呂本平《童蒙訓》亦云：「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卻打猛諢出。」《夢粱錄》亦云：「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故第二章所集之滑稽戲，宋人恆謂之雜劇，此雜劇最初之意也。至《武林舊事》所載之官本雜劇段數，則多以故事爲主，與滑稽戲截然不同，而亦謂之雜劇，蓋其初本爲滑稽戲之名，後擴而爲戲劇之總名也。元雜劇又與宋官本雜劇截然不同，至明中葉以後，則以戲曲之短者爲雜劇，其折數則自一折以至六七折皆有之，又舍北

曲而用南曲，又非元人所謂雜劇矣。院本之名義亦不一。金之院本與宋雜劇略同。元人既創新雜劇，而又有院本，則院本殆即金之舊劇也。然至明初，則已有謂元雜劇爲院本者，如《草木子》所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者，實謂北雜劇也。顧起元《客座贅語》謂：「南都萬曆以前，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此亦指北雜劇言之也。然明文林《琅琊漫鈔》《苑錄彙編》卷一百九十七），所紀《太監阿丑打院》本事，與《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所紀郭武定家優人打院本事，皆與唐、宋以來之滑稽戲同，則猶用金、元院本之本義也。但自明以後，大抵謂北戲或南戲爲院本，《野獲編》謂「逮本朝院本久不傳，今尚稱院本者，猶沿宋、元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尚是院本模範」云云。其以《董西廂》爲院本，固誤，然可知明以後所謂院本，實與戲曲之意無異也。傳奇之名，實始於唐。唐裴鉶所作《傳奇》六卷，本小說家言，此傳奇之第一義也。至宋則以諸宮調爲傳奇，《武林舊事》所載諸色伎藝人，諸宮調傳奇，有高郎婦、黃淑卿、王雙蓮、袁太道等。《夢粱錄》亦云：「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即《碧雞漫志》所謂「澤州孔三傳，首唱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者也。則宋之傳奇，即諸宮調，一謂之古傳，與戲曲亦無涉也。元人則以元雜劇爲傳奇，《錄鬼簿》所著錄者，均爲雜劇，而錄中則謂之傳奇。又楊鐵崖《元宮詞》云：「《屍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案《屍諫靈公》，乃鮑天祐所撰雜劇，則元人均以雜劇爲傳奇也。至明人則以戲曲之長者爲傳奇（如沈璟《北九宮譜》等），以與北雜劇相別。乾隆間，黃文暘編《曲海目》，遂分戲曲爲雜劇、傳奇二種，余曩作《曲錄》從之。蓋傳奇之名，至明凡四變矣。戲文之名，出於宋元之間，其意蓋指南戲。明人亦多用此語，意亦略同。唯《野獲編》始云：「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倍雜劇。」則戲曲之長者，不問北劇、南戲，皆謂之戲文。意與明以後所謂傳奇無異。而戲曲之長者，北少而南多，故亦恆指南戲。要之意義之最少變化者，唯此一語耳。

又 以上就樂曲之方面論之。至於戲劇，則除《撥頭》一戲，自西域入中國外，別無所聞。遼金之雜劇、院本，與唐、宋之雜劇，結構全同。吾輩寧謂遼金之劇，皆自宋往，而宋之雜劇，不自遼金來，較可信也。至元劇之結構，誠爲創見，然創之者，實爲漢人，而亦大用古劇之材料，與古曲之形式，不能謂之自外國輸入也。

況周頤《彙刻傳劇序》 傳劇之刻，由來廑矣。長興百種，抗皇元之風雅，息機卅卷，同晉叔之時代。《玉陽仙史》一編，複出居其泰半；《盛明雜劇》諸家，裒集未詳何人。又後汲古所網羅，略備兩朝之文物。自《六十種》開鐫而後，垂三百年嗣音未聞。蓋自康、乾之世，寖詞盛而曲衰，上究祁、錢之目（祁承㸁澹生堂，錢曾也是園），率名存而書佚；間有單行之散套，殊無捃合之鴻篇。人海之同調甚稀，太和之正音莫續。楚園劉先生，夙紬金匱，近箸玉杯，世德墨莊之貽，門業石渠之祕。凡所珍弆，一廛十架之奇觀；出其緒餘，九宮四聲之雅奏。瓊林金譜，悉勰紅牙之拍；絲闌珠字，寧同白裘之綴。廼撰栗棗，爰鎪琳瑯。度鴛鴦之繡鍼，發蘭荃于綈槧。要使錯錦爲贈，嬗，施化身。冰絲之館，愧其片羽；懷永之堂，爲之俛首。請問其目，可略言焉。溯《西廂記》之作，開北宮詞之先；攷董解元其人，當金章宗之世。雖名里無徵，而才情備極。字字本色，無取乎故實；言言古意，攸關于文獻。傳讀之本，劉麗華口授者不同；掇彈之體，涵虛子評目所未及。其用則綠窗銀甲，其品如朱汗碧蹏。此樂語之濫觴，劇文之嚆矢也。（金董解元《弦索西廂記》，《輟耕錄》云：「金章宗時人，名里無攷。」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然其曲乃優人弦索彈唱者，非般演雜劇也。」施國祁《禮耕堂叢說》：「此本爲海陽黃嘉惠刻，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宮調、引子、尾聲，率塡樂府方言，不采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是流傳讀本，與妓院劉麗華口授本者不同。」黃引云：「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蹏，神采駿逸。此涵虛子評目所未及。」）爰有後來之秀，同聲相應。增華而踵其事，沿流而溯其源。王郎駐篷，凄涼別酒郵亭；關卿促弦，迤邐錦衣鄉路。「花間美人」，比其幼眇；「瓊筵醉客」，方茲跌宕矣。（元王實父、關漢卿《西廂》五劇，明王世貞《藝苑巵言》：「《西廂》久傳爲關漢卿譔，邇來有以爲王實夫者，謂：至《郵亭》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夫十四本，以《西廂》爲首；關漢卿六十一本，不載《西廂》，則亦可據。」王國維《曲錄》：「按楊維楨《元宮詞》云：『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此關卿，當指漢卿。則漢卿猶逮事金矣。」明寧獻王權《太和正音譜》：「王實父之詞，如花間美人」；「關漢卿之詞，如瓊筵醉客。」）

在昔元和才子，蟬嫣本事之詩；厥後天水王孫，婉娩清商之曲。紀雙文之絕艷，雜錄近復重編；創十闋之連情，戲曲幾于具體。此《會眞》作記，夙所引伸；抑《侯鯖》著錄，資其援據者也。（先生重編《會眞雜錄》，宋趙令畤《商調・蝶戀花詞》。按方諸生《千秋絕艷賦》，爲雙文作。王國維《戲曲考原》：「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述開元天寶遺事，是爲合數闋詠一事之始。今其辭不傳，傳者唯趙令畤之《商調・蝶戀花》，述《會眞記》事凡十闋，置原文于曲前，以一闋起，一闋結之。視後世戲曲之格律，幾于具體而微。原詞具載《侯鯖錄》中。」攷《西廂記》羽翼之林，有即空觀解證之作，雖姓名不箸，印記堪徵，而發凡申二家（徐士範、王伯良）之說，知成書于萬曆已還。徐士範版覆元鐫，義音具審；王伯良注校古本，去取綦精。迺至雲間批評，兼一義一字而無忽；湖上箋訂，寧傳疑傳信之兩歧。或費注腳之擘詳，或徧歌頭而點勘。凡與《會眞五劇》相輔，大氐金源一脈之傳。要當麗以金箱，弢之縹帙。（明凌濛初《西廂五劇》五本解證。明徐逢吉重刻元本《西廂記》釋義字音。明王驥德《古本西廂記》校注。明雲間陳繼儒批評《西廂記》釋義字音。明湖上閔遇五《會眞六幻》、《五劇箋疑》。）若迺《芙蓉亭》古，特稱仙呂新聲；絲竹曲終，稍涉蒲東舊事。于「碧雲黃花」而後，見「華池洛浦」之姿。與五劇而同珍，誠一辭之莫贊。（元王實父《絲竹芙蓉亭》。按《錄鬼簿》載：實父譔劇十四種，有《韓彩雲絲竹芙蓉亭》目。王伯良謂：「其《仙呂詞》一折，風流綺麗，特稱妙絕。」《太和正音譜》曰：「王實甫之詞，如玉環出浴華池，綠珠采蓮洛浦。」先生跋有云：「目爲《韓彩雲絲竹芙蓉亭》，當是韓彩雲事。讀此劇《尾聲》一曲，有『則要你常準備迎風戶半開，我則等的夫人燒罷夜香來』等句，則又是《西廂》詞，殊不可解。」）又有《圍棋闖局》，舊題晚進王生，迹其掞藻摛華，後生不無可畏。例彼薰香掬艷，先進亦復難爲。其格調承金、元之流，即支派亦王、關所衍。（元晚進王生《圍棋闖局》。凌濛初即空觀本《凡例》：元人詠《西廂》詞《煞尾》云：「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韻。參訂《西廂》的，本晚進王生，多議論，把圍棋增。」）別有錢塘綺夢，作者天籟詞人。招倩魂于香徑紫蘭，訪艷蹟于呂庭蕙草。舊本附諸簡尾，例可相沿；古香發自行間，挹之無竭。（元白樸《錢塘夢》。按《錄鬼簿》目，作《蘇小小夜月錢塘夢》。白樸著有《天籟詞》。李義山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楊巨源詩：「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徐逢吉重刻元本《西廂記》、陳繼儒批評《西廂記》、閔遇五《會眞六幻》諸本後，皆附《錢塘夢》。）猶有《園林午夢》，近于莊生寓言。儻付場屋丁歌，何讓武陵高致？據減齋之詩注，屬中麓之詞餘。載在《一笑散》之中，見于《也是園》之目。（明李開先《園林午夢》。《曲錄》：「《一笑散》一卷，明李開先譔，見《也是園書目》。」周亮工《賴古堂集》：「《章邱追懷李中麓前輩》詩自注：『公所著雜劇，如《園林午夢》，類總名曰《一笑散》。』」按亮工，一字減齋。）至迺南詞之作，并皆吳會之英。實甫與嘉興同名，子元署清癡之號。載繹仇池之緒論，實于隴西有微辭。賞平原白受之惠心，增明珠無雙之麗製。與其殘膏賸馥，貽子玄注《莊》之譏；何如伯壎仲篪，昉惠班續史之筆？蓋辭必己出，語羞雷同。斷無詞苑之英華，不出前人之窠臼。（明李日華《南西廂記》，陸采《南西廂記》。按譔《南西廂記》之李日華，字實甫，蘇州人，非字君實，嘉興人，著《恬致堂集》、《六硯齋筆記》之李日華。清癡子，見陸記《自序》。閔遇五《李記識語》：「梁伯龍謂：此崔時佩筆，日華特較增耳。有換韻幾調，疑李增也。崔割王腴，李攘崔有，俱堪冷齒。」明梁辰魚《江東白苧》，補陸天池《無雙傳》二十折後。引云：「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又云：「隱陸姓于平原之間，藏采名于白受之下。本無雙而作記，借明珠以聯情。」按：辰魚，字伯龍，自號仇池外史。明呂天成《曲品》：《明珠記》乃天池之兄給諫具草，而天池踵成之。）凡此一編所匊集，咸與《六幻》相發明，足令鶯紅駐顏，筠石卻步。（《西廂記》有碧筠齋、朱石津二本，皆明刻。）且夫文章有神也，翰墨亦緣也，弗求何獲，所好必聚。先生舉《長拍》《么篇》（皆曲名），尺縑寸璧，莫不媚之如香蘭，繡之以文梓。用是珊網珠囊，從心所欲，琬鐫瓊斲，斷手無蘄。齊驅并駕，若飛黃之赴金臺；長價騰聲，如結綠之歸玉府。自弦索變爲般演，唯《琵琶》特創規矱。道在穀膜米皮，（見《喫糠》齣）人亦玉山樑社。雙燭交花，柔克齋之藻采；斜行作草，頑仙廬之月旦。可謂繼體風騷，導源倫敎者也。（元高明《琵琶記》陳眉公批評本。《曲錄》：「明，字則誠，有《柔克齋集》。」《少室山房筆叢》：「《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敎，少陵之作也。《西廂》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創規矱，無今無古，似尤難至。」明姚福《青溪暇筆》：「元末永嘉，高明避世鄞之樑社，以詞曲自娛。」《靜志居詩話》：「顧仲瑛集元耆舊詩，爲《玉山雅集》，中錄高則誠作。稱其『長才碩學，爲時名流』。」又云：「聞則誠塡詞，夜案燒雙燭，塡至《喫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誠異事也。」按：云間城外陳眉公有兩精舍：一頑

仙廬，一來儀堂，見《梨洲思舊錄》）有如《幽閨》作記，後堂按歌。亭留「拜月」之名，梁繞遏雲之響。良緣薛梗，匪溝葉之題紅；小字蘭蓮，比苕華之刻玉。矧香籤之佳話，兼彩筆之奇文。元朗之定評非謬，臧晉叔舊有同情；弇州之駁論未精，王房仲亦持異議。蓋循聲赴節，非同《琵琶》之律乖；佩實銜華，寧比《西廂》之「肉勝」。自七星橋鍥行而後，善本未聞，而二南里注釋之傳，解人欲索已。（元施惠《拜月亭》，一名《幽閨記》。《靜志居詩話》：「何元朗、臧晉叔皆精曲律。元郎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記》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晉叔笑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按施惠，字君美。明何良俊，字元朗。王世貞，字元美。繆荃孫明本《拜月亭記》跋：「何元朗謂勝于《琵琶》，王弇州不以爲然。然《琵琶》襲舊太多，且無一句可入弦索；《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搦膠黏。南曲全本可上弦索者唯此。」又沈德符云：「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調佳，即如聶古陀滿爭遷都，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疑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予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于骨。所以讓《月亭》一頭地。」按毛子晉世居迎春門外七星橋，見同治《蘇州府志》。先生所刻《拜月亭》，首題二南里人羅懋登注釋，較毛刻本爲古。）亦有述《荆釵》之清芬，闡梅溪之義烈。出自朱邸詞人之筆，誤于丹邱先生之題。重悱迺逮于文暘，自號未錄于光溥（宋徐光溥《自號錄》）。向來璆枝之秀，罕覯金荃之芳。彼奎章學士，何來移宮換羽之名？矧雲齋臞仙，尤有綴玉編珠之錄。（明寧獻王權《荆釵記》，明呂天成《曲品》題丹邱生譔。黃文暘《曲海目》題作「柯丹丘」，蓋舊本嘗題「丹邱先生」，不知「丹邱先生」爲寧獻王道號，故遂誤丹邱以爲柯敬仲耳。《明詩綜・寧獻王小傳》：王博學好古，志慕沖舉，自號臞仙。令人往廬山之顛，囊雲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障以簾幕，每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如在巖洞。《四庫提要・寧藩書目》：「所纂輯刊刻之書甚多，其目凡一百三十七種。詞曲、院本、道家鍊度、齋醮諸儀俱附焉。」）至如白兔玄感，花蛇（平）異徵（見卷上第六齣）。瓜園月黑，酉陽幽怪之譚（見卷上第十二齣）；柳營更寒，卯金側匿之蹟（見卷下第四齣）。嘗讀廬陵之新史，亦謂昭聖出農家。唯牧馬劫取之文，與卧牛相攸未合。由來刻羽引商之地，大有移風易俗之奇。十六年拮据，并臼所以教貞（見卷下第六第十八齣）；千百里龍鍾，襁負可以勸義（見卷下第九第十齣）。矧《武成》二三之策，盡信不如無書；而《虞初》九百者流，虛造尤多向壁。（無名氏《白兔記》。《新五代史・漢家人傳》：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昔徐仲由高尚其志，辭明洪武藩省之徵。其《殺狗記》一劇，與《巢松集》并行。大婦芳褥（梁王筠，三婦艷。大婦留芳褥，中婦對華燭），黃耳頓輟于傳書；外孫齏臼，綠腰尤工于按拍。何止清霜黃葉，詞名介張、馬之間；固宜繡口錦心，家學亦庾、鮑之匹。（明徐畹《殺狗記》。《曲錄》：畹，字仲由，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有《巢松集》。《靜志居詩話》：《葉兒樂府》，仲由《滿庭芳》「清霜籬落，黃葉林邱」云云，未遜小山、東籬。）

《書舶庸譚》卷一　「（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自敦煌石室發見古寫本之小說，如《明妃曲》、《舜子至孝》等，指不勝屈。可見唐時斯道大昌，迨宋理學盛行，此類之書殆絕。雖放翁詩云：「斜陽古道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中郎復婚牛相故事，始見於明初高則誠《琵琶記》，當時鼓詞幾等於伯牙之琴、桓伊之笛矣。宋之小說，曩見《宣和遺事》、《通俗小說》二種，此外竟未傳之梨棗。雖將羅貫中繫之於宋，然其人究屬何代，亦一疑問。元時雜劇風行，始有長篇小說，至明學士文人並起提倡，極盛一時。

又　「二十六日」：雜劇用北曲，傳奇用南曲，元及明初不容稍紊。中葉以後，即南北互用。

琴隱《審音鑑古錄序》　傳奇雖小道，別賢奸，明治亂，善則福，惡則殃，天道昭彰，驗諸俄頃，無智愚賢不肖，皆足動其觀感之心。其爲勸懲感發者良便，未始非翌名教之一端也。元明以來，作者無慮千百家，近世好事尤多。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序》　戲曲肇自古之鄉儺。迨其後，春秋有優俳，漢有滑稽，唐有梨園弟子，五代有伶官，宋隸教坊部，相沿至今不替。劇本之可考者，據陶九成《輟耕錄》，宋爲官本雜劇，金爲院本，二者或稱爲爨。亦有以所裝腳色名之者，如某孤、某旦（亦作妲）、某酸是。金又爲艷（亦作焰），或作段。顧傳于今者，惟金董解元《西廂記》，餘均亡佚，爲可惜也。元分雜劇、傳奇二種。雜劇除楔子外，大率四折，間有少或一折，多六折、八折者，此不多見。傳奇關目至繁，二三十折不等。若王實甫《西廂》，古本僅五本，各本四折，體蓋參用雜劇，傳奇矣。元傳奇之存者，惟施惠《拜月亭》、高則誠《琵琶記》。按徐子室元譜《南詞九宮正始》所引，多至一百二十餘種。是書傳本絕希，世人

知者蓋鮮，亦憾事也。至所用曲調，雜劇用北詞，傳奇用南詞，不容少紊，明代仍之。然雜劇如周憲王《誠齋樂府》，猶不失元人遺矩。中葉以後，《盛明雜劇》所收，多用南詞。若傳奇且雜以北詞，不復拘拘元法矣。此又體例沿革之大概也。竊謂戲劇乃文藝之一。粉墨登場，渭涇攸判。梟雄盜世，難逋弦索之誅；大節捐軀，克享氍毹之壽。發人猛省，補救頹風，以言儆世之深功，甚于史官之直筆，誠未可以小道鄙夷之。

余嘉錫《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序》 三代尚矣，漢之賦，六朝之文，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舉一世之人羣焉致力于此，要皆其情之所寓焉而已。時移世異，文體不能無變，則又因其所變而寓焉。耳目之所聞見，身心之所感觸，既與前人不同，而猶因襲其體製，必不能甚工。故魏晉人之賦不如漢；宋元人之詩不如唐。推之詞曲皆然。【略】漢之賦，六朝之文，唐之詩，後人爲之注釋考訂也詳矣。雖宋人之詞，亦莫不有善本傳世。獨元人之曲，不知其幾千百種，而零落放失，若存若亡，傳于今者無幾。無他焉，明人之于元曲，知收藏而不知表章耳。【略】明代官私諸家，所藏元人雜劇動輒至千餘種，然其存于今者纔百二十種，而十之八出于《元曲選》。其奇零則見于《元人雜劇選》、正續《古名家雜劇》、《元明雜劇》而已。若錢遵王所藏之《古今雜劇》三百餘種著錄于《述古堂也是園書目》者，雖遞爲季滄葦、黃蕘圃諸家所藏，然迄無人見其書，以爲亡佚久矣。近年以來，以戰爭之不息，故家藏書稍稍散出，而是書遂于前年忽出于滬上，國立圖書館斥重貲獲焉。【略】其書六十四冊都二百四十二種。【略】除其複重，實得二百三十五種。其中無傳本者凡一百三十五種，而元人雜劇孤本三十二種巋然存焉。【略】嘗試論之，蒙古之先，本無文物之可言。其後雖粗立規模，取足以給用而已。至于禮法刑賞，猶守其舊俗不變，故其政教無足道。朝廷既不重儒，亦不以經史詞章取士。士生其間，雖有文章學問，如資章甫而適越，無所用之，亦遂不肯覃思竭力于此，故其著作無可稱。聰明才智之士，既鬱不得施，無可用其心者，獨以時際金源之後，雜劇方興，足以取悅于庸耳俗目。一曲之成，不脛而走，于是盡心力以爲之。百年之間，作者蔚起，著錄于《點鬼簿》者可考也。其詞欲使老嫗能解，故方言俗語、打諢說笑，皆所不忌。其曲欲令聽者忘倦，故所描寫不出于風俗習慣之間，而適合于人心之所共喻。其體既爲唐宋以前所未有，故凡喜怒哀樂之情，詩賦文詞之所不能言，言之不能達者，獨曲傳而盡洩之。是亦天地間之至文，采風者之所必不能廢者也。明張燧曰：「勝國時，修潔之士流落無聊，類以其才洩之歌曲，妙絕古今。」此言是矣。顧明人雖嗜之者衆，而自臧晉叔以外，無能表章傳播之者。清儒又厭薄其體，莫肯究心，故其流傳日少。及今不圖，亡失將盡。

天虛我生《曲海總目序》 夫所謂曲者，即非直之謂也。鹿觸殺與漆城蕩蕩，皆非直諫之辭。是故俳優祖述，莫不取其遺意，用爲譎諫。蓋當其時，天子至尊，無敢論其得失，而假借天象，託爲災眚，以期自責；又或有所不能，則惟設法以投所好，藉聲色之足動心情，借歌舞而進藥石；或采往古興亡，用作千秋金鑒；或取眼前事物，俾知一覺黃粱。其用意必有所在，而叙事不厭其繁。固與詩賦文章，不可同日而語。以視鐘鼓管籥，適爲別面新開。傳奇、雜劇之所以盛于金、元者，則以外夷入主，士大夫習于荒淫，家弦戶誦，幾不自念亡國之恥。于是有心者因勢利導，作逢場之戲，爲救世之針。描畫人心，竟如其面，宛轉譬喻，則取諸身。于是匹夫匹婦，知有所責，十手十目，毫不能逃。中國之不亡于元，未始非其功也。迨及明季，作者已失本意。因而比事屬詞，益趨工巧。以視金、元所作，都取方言白話者，迥別兩途。是蓋無異于詩。

又 上古歌謠，不假雕琢。《二南》《風》《雅》，悉本性靈。即所用韻，亦取天籟，初無束縛。降至李唐，始以應制，于是雕飾求工，遂多無病而呻之作。而矜奇好異之徒，且復創變爲詞，其實擅爲長短句者，無過李白，而李白不爲詞祖，亦甚冤耳。金、元北曲，絕似李白歌行；宋儒類皆拘謹，惟知守舊，自命解人，故無創作，唯能倚聲塡詞而已。南詞之所以異于北曲者，北曲都爲弦索調，略如今之大鼓，故其詞語多直率放浪，如野馬之不羈，大抵操縵自歌，初無拘束，故以白話爲多。南詞則配簫管，不能使竹肉齊鳴，如雙聲之絳樹，于是操觚落筆，不得不就一定之範圍，此南曲之所以無異于詞，稱之曰塡，正以先有管色，而後以文字就之耳。

福持齋主人《樂府新聲自序》 曲部自元迄今，無慮數百種。雖洪纖異響，雅鄭殊科，而命意遣詞，要無非福善禍淫，揚清激濁。寫忠貞之冤苦，婦孺酸心；狀奸佞之陰私，顓愚切齒。修士反觀內省，即可作夜半鐘聲；英雄遭際無聊，借以澆胸中磊塊。偶爾微吟朗誦，大可悅性怡情。若快心媟嫚之淫詞，得意詼諧之虐謔，此讀曲者之誤會，非製曲者之初心也。

湯濟滄《錦文堂主人元曲大觀序》 我國文辭之有價值者，如周秦漢之

文，如漢唐之詩，如宋之詞，如元之曲，後之人率無以加焉。而文辭之變，至元曲而極矣。論其要點，約有三端。時則胡元入主，與漢人有種族上之關係，詩文動多忌諱，而愛國諸彥，胸臆所積，遯而爲曲，一抒其憤懣不平之氣。人或鄙棄，以爲倡優之屬，不屑措意。而忠義所要，轉得因是而大暢焉。此其一。論文辭進化公例，曲由艱深而趨平易。故「周誥」、「殷盤」與《老子》、《論語》之文異趣，《老子》、《論語》與《莊子》、《孟子》之文異趣，兩漢之文與周秦諸子之文又異趣。及韓、柳、歐、蘇爲復古之作，周、程、張、朱創語錄之體，其平易亦已至矣。至元曲多採用俗語，以描寫社會情狀，與新文化運動之原理尤合。此其二。詩詞講平仄，取其便于吟詠耳。一播諸管弦，則腔拍每多不合，惟曲則平、上、去、入，字字須推敲始得，且遂塡遂拍，不容有半個字之差，非洞明音律者，無從下筆。其與音樂學之關係何如乎，此其三。

《**釋惑錄**》《魯論》稱：「子不語怪力亂神。」元、明以來，小說家則專言怪力亂神，士大夫錮于帖括之學，史冊類不能卒讀，而小說之入人心，尤甚于二氏。

總集

天下同文集

論述

劉將孫《天下同文集序》 南瑞此編，又得之鉅公大筆，選精刻妙，則觀於此者，豈可以尋行數墨之心胸耳目爲足以領此哉。自《文選》來，唐稱《文粹》，宋稱《文鑒》，皆類萃成書。他日考一代文章者，當於此取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澄序多不滿之詞，至稱「其欲爲濂溪後人，當知其門戶路徑」，是明以冒稱周子之裔誚之。其人蓋好趨附高名者，觀其目錄末標「隨有所傳錄，陸續刊行」九字，其體例與今時庸陋坊本無異，可以槩見也。卷首有劉將孫一序，亦潦倒淺陋，似乎依託。然其所載，頗有蘇天爵《文類》所未收，而足資當日典故者。如《元史》崔彧上寶璽事，見於《成宗本紀》及彧本傳，未詳得璽月日，是集所載崔彧《獻璽書文》，知爲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又《成宗本紀》元貞元年三月乙巳朔，安南世子陳日燇遣使上表，并獻方物。而《安南國傳》則紀其事於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之下，與《本紀》互異。今考是集所載安南國王《賀成宗登極表》，末云「元貞元年三月初一日」，知列傳爲誤書。皆可以旁資考證。其他文亦多有可觀者。

著錄

馬思贊《天下同文集題識》 近代儲藏家惟葉文莊《菉竹堂書目》有此，亦止一冊，可知五十卷之外未必再有乙丙諸集也。錢虞山編《列朝詩》以前甲爲冠，意本是選。余於癸未九月從汲古後人借抄，時朱竹垞先生寓吳，蓋三寄書懇之，始得一慰耳。原本缺十數紙，竟無從補完矣。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周南瑞（一作周南徵）《天下同文》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元周南瑞撰。南瑞始末未詳，考吳澄《支言集》有《贈周南瑞序》，稱「安成周南瑞敬修，扁『濂溪』二字於室，或者議之」。又稱「敬修之文詞固已早冠於鄉儒之上，自濂溪視之則陋也，盍暫舍其所已學而勉其所未學」云云，當即其人也。【略】其他文亦多有可觀者。其中十七卷、十八卷、三十一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四十一卷並闕，蓋麻沙舊式分卷破碎，傳抄易於佚脫。今既無別本校補，亦姑仍原本錄之，以存其眞焉。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周南瑞《天下同文》五十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周南瑞《天下同文》五十卷，今佚六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五 《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舊抄本，馬寒中舊藏。元廬陵周南瑞敬輯。目錄後有「隨所傳錄，陸續刊行」八字。闕卷十七、十八，卷三十一、三十四、三十五、四十一凡六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天下同文前甲集》五十卷，舊鈔本，振綺堂藏書。元廬陵周南瑞撰。【略】大德甲辰，廬陵劉將孫序其書。目錄後有「隨所傳錄，陸續刊行」，似類麻沙坊估所爲。標題前甲集，恐不止此。五十卷中所錄文頗有出蘇氏《文類》之外者，亦足參觀。舊缺六卷，今又闕一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元周南瑞編。元麻沙刊，目錄後有「隨所傳錄，陸續刊行」八字。 張氏志有舊抄，大德甲辰廬陵劉將孫序，爲南瑞刊書作。 補：《天下同文集》五十卷，元周南瑞編。明末毛氏汲古閣影寫元刊本，十四行二十四字，存四十三卷。鈐毛晉印及劉喜海藏印。鄧邦述藏。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天下同文前甲集》存四十三卷，二冊。元周南瑞編。明常熟毛氏汲古閣影鈔元大德刊本，近人鄧邦述手跋。缺卷十七、卷十八、卷三十、卷三十一、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四十一，凡七卷。 又：《天下同文前甲集》存四十三卷，四冊。元周南瑞編。烏絲闌舊鈔本，缺卷十七、卷十八、卷三十、卷三十一、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四十一，凡七卷。

元文類

論述

王守誠《國朝文類序》　不以微而遠者遂泯其實，不以顯而崇者輒暴其善，用心之公溥也如是。夫古者以言名家則有集傳，其別而叙之於史傳者，非發明乎學術之說，則關繫乎世道之文也。不然，君子無取焉。則是伯修豈無意而爲之者乎？伯修方以政事向用，所集《名臣事略》及是書，皆將刊布天下，天下之士得攬焉者，孰不美國朝文物之盛？嘉伯修會萃之勤矣？伯修名天爵，以國子高等試貢入官，力學善文，多知遼、宋、金故事，亦有論著。他書無所不窺，予之敬交也。故題《文類》後。

陳旅《國朝文類序》　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于政治，有補于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爲身謀者，窮晝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他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脩平日之用心矣。伯脩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篇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于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鋟諸梓，伯脩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錄之。

潘耒《明文英華序》　唐有《文粹》，宋有《文鑑》，元有《文類》，雖去取不盡精，書或備，或不備，而一代之文，差有統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天爵三居史職，預修武宗、文宗《實錄》，所著自《名臣事略》外，尚有《松廳章奏》、《春風亭筆記》諸書，於當代掌故最爲嫻習，而所作《滋溪文集》詞章典雅，亦足追蹟前修。故是編去取精嚴，具有體要。自元興以逮中葉，英華採擷，略備於斯。論者謂與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鑑》鼎立而三。然鉉選唐文，因宋白《文苑英華》，祖謙選北宋文，因江鈿《文海》，稍稍以諸集附益之耳。天爵是編無所憑藉，而蔚然媲美，其用力可云勤摯。旅序篇末稱天爵此書所以纂輯之意，「庶幾同志之士相與博採而嗣錄之」，而終元之世，未有人續其書者，可以見其難能矣。葉盛《水東日記》曰：「蘇天爵《元文類》，元統中監察御史南鄭王理序之，有元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閻高唐、姚牧菴、元清河、馬祖常、元好問之卓卓者，今皆無傳，（案祖常《石田集》、好問《遺山集》今皆有傳本，蓋明代不甚行於世，盛偶未見，故其說云然。）則所以考勝國文章之盛，獨賴是編而已。」

著錄

王守誠《國朝文類序》　右《國朝以來詩文》七十卷，右司都事趙郡蘇伯修父所類也。宗誠在胄館時，見伯修手抄近世諸名公及當代聞人、逸士述作，日無倦容。積以歲年，今始克就編。

陳旅《國朝文類序》　監察御史鎮陽蘇天爵伯脩，慨然有志于此，以爲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鑒》，國朝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光，弗耀于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蒐摭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爲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

《元文類》卷首札文　伏睹奎章閣授經郎蘇天爵自爲國子諸生，歷官翰林僚屬，前後蒐輯殆二十年，今已成書爲七十卷，凡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其文各以類分，號曰《國朝文類》。雖文字固富於網羅，而去取多關於政治，若於江南學校錢糧內刊板印行，豈惟四方之士廣其見聞，實使一代之文煥然可述矣。【略】本院看詳授經郎蘇天爵所纂《文類》，去取精詳，有裨治道，如準所言，移咨江南行省，於贍學錢糧內鋟梓印行。

《水東日記》卷二五　蘇天爵爲右司都事時，所類元詩文，名曰《國朝文類》，凡七十卷，以古賦、騷、詞、樂章、四言詩、五言古詩、樂府歌行、七言古

詩、雜言、雜體、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詔、赦、冊文、制、奏議、表、箋、箴、銘、頌、贊、碑文、記、序、書、說、題跋、雜著、策問、啓、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辭、謚議、行狀、墓誌銘、墓碣、墓表、神道碑傳爲序。元統中，監察御史南鄭王理序之。夫有元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閻高唐、姚牧庵、元清河、馬祖常、元好問之焯焯者，今皆無傳。則所以考勝國一代文章之盛，獨賴是編而已。嘗見至正初浙省元刻大字本，有陳旅序。此本則有書坊自增《考亭書院記》、《建陽縣江源復一堂記》，并《高昌偰氏家傳》云。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元文類》六十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元國朝文類》。

《近古堂書目》卷下　《元國朝文類》。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元文類》十三本。　又：《元文類》六本。

《萬卷堂書目》卷四　《元文類》七十卷，蘇天爵。

《古今書刻》卷上　南京國子監：《元文類》。　福建書坊：《元文類》。

又山西布政司：《元文類》。

《內閣藏書目錄》卷四　《元文類》二十冊，全。

《行人司書目・文部二》　《元文類》二套。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元文類》。　又：《元文類》（山西刻）。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元文類》十六冊。七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元國朝文類》一部三十三冊，完全。　又：《元國朝文類》一部三十五冊，闕。　又：《元國朝文類》一部三十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元國朝文類》三十三冊。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蘇天爵《國朝文類》七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元蘇天爵編。天爵有《名臣事略》，已著錄。是編刊於元統二年，監察御史王理、國子助教陳旅各爲之序。所錄諸作，自元初迄於延祐，正元文極盛之時。凡分四十有三類，而理序仿《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例，區爲十有五類，蓋目錄標其詳，序則撮其綱也。【略】葉盛【略】嘗見至正初，浙省元刻大字本，有陳旅序，此本則有書坊自增《考亭書院記》、《建陽縣江源復一堂記》併《高昌偰氏家傳》云云。今此本無此三篇，而有陳旅序，蓋猶從至正元刻翻雕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蘇天爵《國朝文類》七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六　《國朝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元刊元印本，玉蘭堂舊藏。元蘇天爵編。【略】案：此元西湖書院刊本之最初印者，【略】目後有「儒士葉森點對」六字。　又：《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明刊本。元蘇天爵編。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三　《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明晉藩刊本。元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又：《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明修德堂刊本，潘叔潤舊藏。元趙郡蘇天爵伯修父編次，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二〇　《元文類》，二函十二冊。元蘇天爵撰。【略】書七十卷，凡賦騷一卷，樂章四言詩一卷，五言古詩一卷，樂府歌行一卷，七言古詩雜言雜體一卷，五七言律詩二卷，五七言絕句一卷，詔赦一卷，冊文一卷，制二卷，奏議三卷，表牋箴銘二卷，頌贊一卷，碑文八卷，記五卷，序五卷，書一卷，說、題跋二卷，雜著六卷，策問、啓、上梁文二卷，祝文、祭文、哀辭、謚議一卷，行狀二卷，墓誌四卷，墓碣一卷，墓表一卷，神道碑十二卷，傳二卷。【略】明晉端王知烊有《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明文衡》五種刻本。嘉靖十二年知烊薨，惟《元文類》未成，再從子簡王新堪襲乃繼成之，有嘉靖丁酉序，所稱「虛益堂賢王」也。

《儀顧堂續跋》卷一四　《國朝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前至正二年浙江儒學提舉司公文一道，備載至元二年中書省咨、待制謝端修、修撰王文郁、應奉黃清老、編修呂思誠、王沂、楊俊民等，請于江南學校錢糧內刊版，呈省府委副提舉陳登仕校勘，劄付至元四年西湖書院交到書板，申文省府，委西湖書院山長方員，同儒士葉森對勘，劄付至正元年提舉黃奉政關文。【略】至元四年西湖書院初刊，第四十一卷缺下半卷一十八版九千三百餘字。目錄及各卷有九十三板脫漏差誤一百九十餘字，經黃奉政于蘇天爵家得元稿，請補刊完全。此本四十一卷既已補完，其餘亦無一缺葉爛版，當是至正二年初印本。【略】目錄後有「儒士葉森點對」六字。【略】《元文類》刊本，余所見凡五：一爲翠微精舍本，刊于元至正初，一爲明晉藩本，題曰《元文類》，刊于嘉靖時，一爲明坊刊細字本，題曰《校元文類》，當刊于明初，一爲修德堂本，刻于明季，一即此本，乃此書祖本也，多《考亭書院記》。翠巖本、明初坊本又多卷十八《李節婦》、《馮靜君》兩贊，卷七十《高昌偰氏家傳》，卷十九《建陽江源復一堂記》，似皆書賈所妄增。西湖書院之版，明時尚存，缺葉爛斷甚多。晉藩本，行

款與西湖同，而缺欄甚多，當以後印西湖本翻雕者。翠微本，卷四十一缺下半卷，當據至元四年西湖未修補本付雕，而增《考亭書院記》。明初本，又從翠巖本出，而妄有所增。修德本，則又據坊刊細字本重雕者。五本之中，以西湖本爲最，此則又西湖本之最善者也。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元板元文類》八匣。　又：《元板國朝文類》二套。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元刻國朝文類》七十卷，四十六冊。蘇天爵編。此書元時有二本：一翠巖精舍刻，密行小字，一西湖書院刻，即此本也。【略】惜缺四十三至四十五三卷。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元本《國朝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三十六冊。右《元文類》十四冊，崇禎丙子六月綺川朱彝收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國朝文類》七十卷，元刊本。元蘇天爵編，此至正二年杭州路西湖書院所刻大字本，前有准中書省請刻咨文，移咨江南行省於贍學錢糧內錄梓，王理、陳旅序，王守誠跋。是此書初刻本也。目錄後有「儒士葉森點對」一行。

《**補遼金元藝文志**》　蘇天爵《國朝文類》七十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國朝文類》七十卷，元至正刊本。元蘇天爵編。【略】按天爵所錄，自元初迄延祐，正元文極盛之際。分四十三類。至正二年杭州路西湖書院所刻。前有准中書省請刻咨文、移咨江南行省錄梓指揮，王理、陳旅、王守誠皆有序。目錄後有「儒士葉森點校」一行。

《**著硯樓書跋**》　明嘉靖晉藩本《元文類》：《元文類》以至正翠巖精舍本爲第一，次則元西湖書院本，明晉藩、修德堂兩本，則自西湖本出者。錢警石先生藏有元明四本，嘗彙校異同，而別取各家文集善本校定，蓋於斯書功力頗深，惜所校之本未見流傳，祇賴文集中跋語存一二梗概，爲可惜也。吾家舊藏翠巖、西湖、晉藩三本，獨缺修德堂本。然修德本刻於天啓、崇禎間，猶在晉藩之後，據警石先生跋，稱末多虞道園《德符堂記》一首，爲後來所增入，餘當不逮前三本遠甚。此晉藩本七十卷，目錄三卷，前有嘉靖丁酉馬朋序，詳載晉藩重刻端末，又有元統王理、陳旅二序，王守誠一跋，則據西湖本舊有翻雕者。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與西湖本亦同。證諸警石先生所校，卷一《感志賦》「鏊衆金於大冶兮」。鏊，翠巖本同，西湖本漫漶，今按此本空一字，知所據西湖本漫漶莫辨，因仍闕耳。又卷二十七《楊氏鄆國夫人殿記》「夫人姓并官氏」，警石先生初疑爲「亓」字之誤，及見兩元刻俱作「并」，乃考證「并」字不誤，此本同元刻作「并」，猶未失舊本面目，爲可寶耳。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元蘇天爵編。元時西湖書院刊。　翠巖精舍刊。　修德堂刊。　明萬曆中刊。錢警石有精校本。　昭文張氏志載元刊《國朝文類》，首有至正二年下杭州路西湖書院刊補改正指揮，則西湖書院本也。有元統二年王理、陳旅兩序，元統三年王守誠序。　補：明嘉靖十六年晉藩刊本。　明末修德堂刊本，【略】版心下方有「修德堂」三字，不佳。

《**中國善本書提要**》　《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二十冊（國會）。明印元明補配本（十行十九字）。元蘇天爵輯。按此本配版約在五種以上，眞不啻一元明百衲本矣。有就元版刷印者，前半部葉數最多，如卷六後題、卷七前題仍作「國朝文類」是也。有就明嘉靖十六年晉藩刻本者，如卷端所附馬朋序，卷內版心較大，字畫較疏朗之葉，上書口並刻有「晉藩重刊」者是也。有因於明初坊刻本者，陸心源《儀顧堂續跋》云：「明初坊本又多卷十八《李節婦》、《馮靜君》兩贊。」（卷十四）此本卷內有文而《目錄》不載，且卷七十不多《高昌偰氏家傳》，則因補配時卷七十仍元版，卷十八據明坊本也。有仿元本重刊者，如後半部字體似元本，而筆畫纖細之葉是也。此外補葉字體頗不整齊，散在全書，當是刷印時所補。然行款莫不與元西湖書院本同（惟補葉末行有在十九字以上者），則因明代各翻刻本莫不祖西湖書院本也。卷內有：「長白馬佳寶康審定宋、元舊槧，並元、明人舊抄舊校之記。」馬朋序、王理序、陳旅序。

又：《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十四冊（國會），明末刻本，第一冊鈔補（九行二十字）。原題「元趙郡蘇天爵伯修父編次，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下書口刻「修德堂」三字，余不知修德堂爲何人，然「校」字作「挍」，殆爲啓、禎間所刻矣。卷十八有《李節婦》、《馮靜君贊》，卷七十有《高昌偰氏家傳》，陸心源謂據明初坊刊細字本翻雕，是也。陳旅序、王守誠序。　又：《元文類刪》四卷，四冊。與《宋文鑑刪》合裝（北大）。明啓、禎間刻本（九行十九字）。原題「明太倉張溥刪閱」。自序、陳旅序、王理序、馬朋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國朝文類》七十卷，元蘇天爵輯。元至元、至正間西湖書院刻本，八冊。【略】存二十卷，五至六、三十至三十二、三十

九至四十、四十二至四十六、五十一至五十四、五十七至六十。　又：《國朝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元蘇天爵輯，元至元至正間西湖書院刻明修本。朱彝尊題款。三十六冊。　又：《國朝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元蘇天爵輯，元至元、至正間西湖書院刻明修本。四十冊。又：《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元蘇天爵輯，明嘉靖十六年晉藩刻本。二十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國朝文類》七十卷，四十冊。元蘇天爵編。元後至元至至正間西湖書院刊，明成化九年吏部修補本。　又：《國朝文類》七十卷，三十二冊。元蘇天爵編。元後至元至至正間西湖書院刊，明代遞修本配補鈔本。　又：《國朝文類》存二卷，一冊。元蘇天爵編。元後至元至至正間西湖書院刊本，存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北平。　又：《元文類》七十卷，三十六冊。元蘇天爵編。明嘉靖丁酉晉藩刊本。　又一部二十冊。　又：《元文類》七十卷，二十冊。元蘇天爵編。明嘉靖丁酉晉藩刊本。近人鄧邦述手校並題記。　又：《元文類》七十卷，三十二冊。元蘇天爵編。明嘉靖丁酉晉藩刊本。　又：《元文類》七十卷，十六冊。元蘇天爵編。明末修德堂刊本。東大。　又：《元文類》七十卷，二十四冊。元蘇天爵編。明末修德堂刊鈔補本。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六、卷三十八、卷三十九鈔補。

古賦辨體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古賦辨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古賦辨體》八卷、《外集》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元祝堯編。《江西通志》載堯上饒人，延祐五年進士，爲江山尹，後遷無錫州同知。《廣信府志》載堯字君澤，與此本所題同。惟云「官萍鄉州同知」，與《江西通志》異。其書自楚詞以下，凡兩漢、三國、六朝、唐、宋諸賦，每朝錄取數篇，以辨其體格，凡八卷。其外集二卷，則擬騷、琴操歌等篇，爲賦家流別者也。採摭頗爲賅備，其論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謂問答之體，其源出自《卜居》、《漁父》，宋玉輩述之，至漢而盛，首尾是文，中間是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於詞者則流爲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便，而專於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於正變源流，亦言之最確。何焯《義門讀書記》嘗譏其論潘岳《藉田賦》，分別賦頌之非，引馬融《廣成頌》爲證，謂古人賦頌通爲一名。然文體屢變，支派遂分，猶之姓出一源而氏殊百族，既云辨體，勢不得合而一之。焯之所言，雖有典據，但追溯本始，知其同出異名可矣。必謂堯強主分別，即爲杜撰，是亦非通方之論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六　《古賦辨體》十卷，明成化刊本。元祝堯撰。堯字君澤，延祐五年進士，官至無錫州同知。《廣信府志》作萍鄉州同知，未知孰是。前有堯自引云：「古今之賦甚多，愚於此編非敢有所去取，而妄謂賦之可取者止於此也，不過載常所誦者爾。其意實欲因時代之高下，而論其述作之不同，因體製之沿革，而要其指歸之當一。庶幾可以由今之體，以復古之體」云。前有成化二年錢溥序，云祝君澤，信之佐溪人，嘗取漢晉以來古賦辨其體，復取騷辭文操歌行等作有合於賦體者，爲外錄，凡十卷。傳久脫誤，淮陽金君宗潤守信得原集於君澤家，命工復刻。

《補遼金元藝文志》　祝堯《古賦辨體》八卷，又《外集》二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古賦辨體》八卷、《外集》二卷，元祝堯編。明成化二年金宗潤刊。

中州啟札

論　述

許善勝《中州啟札序》　余襲綴寮翰苑，於玉堂制草中獲諸老所作，每起而曰：「此穀粟布帛之文也，豈後進所可窺其藩。」若今仁卿所編則末之見。一旦盡得而讀之，體製簡古，文詞渾成，其上下議論率於政教彝倫有關，五雲體何足言哉。當諸公作書時，不過書吾情，達吾意，豈計其文之傳後？而後之觀者如見諫議面於數十載之下，風流篤厚，典刑具存，矯世俗之浮華，追古風於邁遠。然則仁卿此編，豈曰小補。

翁世資《中州啟札跋》 重繡諸梓，以附歐、蘇尺牘之後，則勝國時中州諸老先生學問之富實，言詞之典麗，與夫朋友之音問，往來交孚，皆於是乎可考，不惟足以仰見當時諸公翰墨之盛，抑且足以垂世而示法於將來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 《中州啓札》二卷，【略】是書作於大德辛丑，前有許善勝序，稱「吳君哀中州諸老往復書尺，類爲一編，凡若干卷。體製簡古，文詞渾成。其上下議論，率於政教彝倫有關，風流篤厚，典型具存。」今考其所載，有趙秉文、元好問、張斯立、杜仁傑諸人劄子，大抵皆一時名流。《永樂大典》載宋元啓劄最夥，其猥濫亦最甚，惟此一編，猶稍稍近雅。以文多習見，故亦僅存其目焉。

著錄

許善勝《中州啟札序》 江西省檢掾史吳君仁卿，哀中州諸老往復書牘，類爲一編，凡若干卷，輟己俸鋟梓，徵余言。

翁世資《中州啟札跋》 《中州啓札》凡四卷，前江西省檢校蒲陰吳弘道所集，計有二百首，嘗板行於世矣。奈歲久板弗復存，而書肆無傳，見者寡甚。幸而同寅右參議方公藏有善本，用是重繡諸梓，以附《歐蘇尺牘》之後。

《萬卷堂書目》卷四 《中州啓札》四卷，吳弘道。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吳弘道《中州啓牘》（一作《中州啓札》）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 《中州啓札》二卷，《永樂大典》本。元吳弘道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吳弘道《中州啓牘》四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吳弘道《中州啓牘》四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七 《中州啓札》四卷，元刊本。元吳弘道編。《四庫全書》存目，所載係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此則原本也。 又：《中州啓札》四卷，舊抄本。元吳弘道編。

黃丕烈《中州啟札跋》 郡城故家李鑑明古遺書殘鱗片甲，約有百餘種，其可取者三四十冊而已。至宋、元舊刻無可爲披沙之揀，唯此《中州啓札》尚屬元刻。檢錢少詹《元史藝文志・總集類》云：「吳弘道《中州啓牘》四卷。」與此正合，雖鈔補而仍缺失，取其希有，故存之，不復分與訒菴矣。

《儀顧堂續跋》卷一四 《中州啓札》四卷，元槧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二字。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著于錄，原本久佚。乾隆中館臣從《大典》錄出二卷，附存其目。前有大德辛丑江西儒學提舉許善勝序。是書爲元江西行省檢校掾史蒲陰吳（弘中）〔弘道〕（元）〔仁〕卿編，見許序。所收爲趙閑閑、許魯齋、元遺山、姚雪齋、竇太師、楊西菴、王文炳、杜止軒、徐威卿、楊飛卿、商孟卿、郝陵川、王澹游、陳季淵、宰晉伯、勾龍英儒、胡德珪、胡紫山、徒單雲甫、王器之、陳之綱、呂鵬翼、王顯之、烏古倫正卿、高勝舉、鮮于純叔、王子勉、王子初、王仲謨、劉靜修、姚牧菴、劉伯宣、徐子方、許蒙泉、盧疏齋、張夢符、宋齊彥、王肯堂、李澍、張子良、晉汝賢、師顏、安鎮海、唐顯之四十四人之作，皆布帛粟菽之辭。四庫館未見全本，此則猶元時原本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增：《中州啓札》四卷，元吳弘道編。《四庫》存目，錄自《大典》。 張氏志有影元本。 又有明成化三年刊本。成化刊更佳。 補：明成化刊本，【略】全書錄金、元人尺牘二百首。《四庫》存目。

中州名賢文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 《中州名賢文表》三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明劉昌編。昌字欽謨，吳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河南提學副使，遷廣東參政。是編即其官河南時所蒐輯。凡許衡六卷、姚燧八卷、馬祖常五卷、許有壬三卷、王惲六卷、孛朮魯翀二卷，又略依本集之體，各以碑志銘傳等篇附錄於後。考許衡《魯齋遺書》、馬祖常《石田集》、許有壬《至正集》、王惲《秋澗集》，雖尚存傳本，而惟《魯齋遺書》有刊板，餘皆輾轉傳鈔，舛譌滋甚，賴此編擷其英華，得以互勘。至姚燧本集五十卷、孛朮魯翀本集六十餘卷，見於諸家著錄者，已久佚不傳，獨賴此僅存。其表章之功，亦不可泯矣。每集末有昌所作跋語數則，亦頗見考訂。王士禎《香祖筆記》載其《勸宋牧仲重刻文表》，且云「欽謨諸跋當悉刻之，以存其舊」。此本實康熙丙戌宋犖授錢唐汪立名所

刊，其附入原跋，蓋本士禎之意也。昌自序又謂「此其內集，尚有外集、正集、雜集若干卷」，今俱未見，殆久而散佚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中州名賢文表》三十卷，明劉昌編。嘉靖中刊。 宋牧仲重刊。 附：康熙丙戌汪立名本。 補：明成化刊本，【略】戊申九月崔子厚處見，索三十二兩，已收。 清康熙四十五年汪立名刊本。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遺存書目**》《中州名賢文表》三十卷，存二十六卷，明劉昌編。明成化七年刻本，七冊。存卷一至九，卷十一至二十，卷二十四至三十。

至治之音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至治之音》一冊，精鈔本，黃蕘圃藏書。右爲賦凡六十四篇，其題爲太極圖、石鼓、天馬、辟雍、禹鼎、雲夢、手植檜、龍虎榜、科斗文字、凌煙閣、四靈、泰階、六符、登瀛洲、陽燧、無逸圖、石渠閣、大別山、太常、清廟、瑟、玉燭、靈臺、繭館、龍虎臺、金馬門、蒲輪車、龍馬圖、王會圖、浙江、黃鍾、玉佩、暘谷、大成樂、彭蠡、銅柱、帝車、角端、釋奠儀、江漢朝宗、廣寒殿、天府、章華臺、天爵。作者凡六十人，爲黃溍、羅曾、歐陽玄、陳泰、王沂、羅振文、邱堂、祝堯、方君玉、周尚之、孟泌、朱文霆、彭士奇、蒲紹簡、吳暾、方回孫、劉性、周鏜、徐容、曾煒、曹師孔、尹貫道、李懋、江孚、鄒選、莊文昭、趙俶、羅慶源、林溫、沈幹、董朝宗、舒慶遠、吳從善、饒泰、陳異、召公任、陳祖仁、高明、應才、胡斗元、劉于、涂淵、戴時中、周全慶、戴元薄、陳高、王宗哲、鄒奕、徐勉之、呂誠、葛元哲、吳師尹、施禮、陳正宗、李國鳳、何淑、儲緒賢、徐中、許昌言、林似祖、林溫。後有識云：「洪武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竟此前冊，是書乃西禧文淵有道樓君家藏，海虞朱燧子新識之，爲他日暇中展玩。」按六十四賦選於《賦彙》者不多，六十人大半無別集，即有亦往往不載，此雖祇一冊，足以見有元賦學之盛矣。

元風雅

論述

虞集《國朝風雅序》 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褧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

貝瓊《乾坤清氣序》 前輩採而輯之，目曰《皇元風雅》，亦既行之於世，識者病其駁而未純。

著錄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皇元風雅》八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皇元風雅》。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皇元風雅》二本。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皇元風雅》一部四冊，殘缺。塾本二冊。 又：《皇元風雅》一部三冊，完全。塾本三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皇元風雅》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蔣易《皇元風雅》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又案：范氏天一閣所藏有《元朝野詩集》二冊，亦題曰《元風雅》，不知何人所編。其體例與此迥殊，又傳寫多訛，參差失序，幾至不可句讀。蓋斷爛不全之本，無足甄錄。以二書同出元代，名又相淆，姑附著其異同於此，以祛來者之疑焉。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蔣易《皇元風雅》八卷，字師文，建陽人。　又：《皇元風雅》八卷，無撰人名，或云宋褧。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皇元風雅》三十卷，元刊本。元蔣易編并序。又黃清老、虞集序。此書惟見焦氏《經籍志》，《文淵閣書目》、天一閣藏本祇存二冊，是本始劉夢吉，終陳梓卿，凡一百五十五家，獨爲完善。刻於至元三年。目錄後有墨圖記曰「梅溪書院」。

《**補遼金元藝文志**》　蔣易《皇元風雅》三十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補：《皇元風雅》三十卷，元蔣易編。始劉孟吉，終陳梓卿。凡一百五十五家。中如熊勿軒宋人，元遺山金人，列之元代未免不倫。若文文山、謝疊山誓死不屈者，乃亦編入，更爲失於斷限。然元人無專集者，藉此略見梗概，未可以體例不善而廢之也。焦氏《經籍志》，《傳是樓書目》俱著錄。　昭文張氏藏元至元三年刊本，阮氏錄此進呈。元梅溪書院刊本，【略】有黃丕烈跋，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元刻殘本皇元風雅》六冊，元建陽蔣易師文編。原書三十卷，見《千頃堂書目》，又按《揅經室外集》云二十七卷、八十五家，末三卷雜編，是並非一家爲一卷。此本家自爲編，總目既佚，不能得其舊第，惟存揭曼碩傒斯、揭希韋祐民、黃晉卿溍、吳正傳師道、范德機椁、劉聲之濩、柳道傳貫、盧彥威亘、王繼學士熙、黃子肅清老、薛宗海漢十一家。每家前有目錄，間亦附以事實。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板心題作者之字。雕印頗精。《絳雲樓書目》作八卷，當是不全本也。《四庫》著錄者爲元傅習及孫存吾所編，二十四卷，二書皆名《元風雅》，皆虞道園序，皆以劉因爲第一，是以目錄家往往致誤。《皕宋樓藏書志》有傅、孫本，作前集六卷、後集六卷，《四庫》本又不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皇元風雅》三十卷，元蔣易輯。元張氏梅溪書院刻本，黃丕烈跋，八冊。　又：《國朝風雅》不分卷，雜編三卷，元蔣易輯。元刻本，黃丕烈跋。四冊。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進呈書目校錄**》　《皇元風雅》二卷，不著編者名氏。抄本。是書係編輯元代諸詩。《四庫全書總目》集類存目，書名作《元朝野詩集》，一名《元風雅》。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皇元風雅》存八卷，一冊。元蔣易編。清吳縣黃氏士禮居影鈔元刊本。近人袁克文手書題記，存范德機、劉聲之、柳道傳、黃晉卿、吳正傳、王繼學、黃子肅、薛宗海八家詩。　又：《皇元風雅》存一卷，一冊。元蔣易編。影元精鈔本。存揭希夷、揭曼碩、靈彥威三家詩。

皇元風雅 元詩前集後集

論述

虞集《元風雅題詞》　余觀其編以靜修先生劉夢吉爲之首，自我朝觀之，若劉公之高識遠志、人品英邁，卓然不可企及，冠冕斯文，固爲得之。前後能賦之賢未易枚舉，偶有未及，非逸之也。若乃僕區區曹、鄶之陋，則在所不足錄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間載作者爵里，俱不甚詳。所錄江西人詩最多，蓋里閈之間，易於摭拾。惟一時隨所見聞，旋得旋錄，故首尾頗無倫序。或有一人而兩見者，殊乖體例。然元時總集傳於今者不數家。此集雖不甚賅備，而零章斷什，不載於他書者頗多，世不習見之人，與不經見之詩，賴以得存者亦不少矣。

著錄

虞集《元風雅題詞》　清江傳說卿行四方，得時賢詩甚多，卷帙繁浩。盧陵孫存吾略爲詮次，凡數百篇，而求余爲之題辭。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前集十二卷，元傅習所采集，孫存吾爲之編。後集十二卷，則存吾所續輯也。【略】前集首劉因，凡一百十四家，《後集》首鄧文原，凡一百六十六家。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元詩前集》六卷。傅習采集，孫存吾編。　又：《元詩後集》六卷。孫存吾編。

《補遼金元藝文志》傅習《皇元風雅》十二卷。又：孫存吾《皇元朝野詩集》十二卷。續傅習之後。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影元鈔本。盱江梅谷傅習說卿采集，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編類，奎章學士虞集伯生校選。前集習所採，存吾所編次。【略】後集存吾所續，存吾廬陵人。餘則竝無考也。前集首劉因，凡一百十四家。後集首鄧文原，凡一百六十六家。所錄江西人詩爲多，然往往有世不習見之人，與不經見之詩，轉不得以編次無倫、人或兩見廢之矣。前集有至元二年八月邵庵道人虞集伯生題辭，後集有至元二年三月盱江南窗謝升孫子順父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六　《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影寫元刊本。

（日）森立之《經籍訪古志》《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古刻本。又：《皇元風雅》六卷，《後集》六卷，求古樓藏。前集首有至元二年虞伯生題辭，尾有謝升孫序。此本蓋翻刻元板者。每卷有奈良岳院朱印。

《日本訪書志》卷一三　《皇元朝野詩集》前集五卷，後集五卷（元刊本），傅習采集，孫存吾編類，虞集校選。有虞集、謝升孫二序，與《皇元風雅》同。顧彼前後集并六卷，此并五卷。而標題則或爲《皇元詩集》，或爲《皇元治音朝野詩集》，當是書坊展轉翻刻，故有斯違異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元風雅》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前集元傅習輯，後集孫存吾輯。《天祿後目》亦有《皇元風雅》十四卷，題蔣易撰。計劉因以下三十五家。《補元藝文志》于蔣易《元風雅》三十卷後，又別出《元風雅》八卷，云「無撰人名，或云宋褧」。又載《元詩前集》六卷，後集六卷，題傅習、孫存吾撰。　補：《皇元朝野詩集》前集五卷，元傅習采集，孫存吾類編，後集五卷，元孫存吾編。二集均題虞集校選。元刊本，【略】廠肆見殘本。　補：《皇元風雅》六卷，元傅習、孫存吾編。後集六卷，元孫存吾編。【略】元刊本。　朝鮮翻元本，【略】前集有後至元二年虞集序，後集有同年謝升孫序。目後有古杭勤德書堂刊書識語。已印入《四部叢刊》。　補：《元詩前集》六卷，元傅習編，後集四卷，元孫存吾編。明李氏建安書堂刊本，【略】亦題虞集校選。後有李氏建安書堂刊書啓。故宮藏書，題爲元刊本。此本後集僅四卷，與他本不同。然余嘗見元刊四卷本，【略】可知此四卷本亦源於元刊也。

《中國善本書提要》《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十二冊。【略】（北圖）鈔本，【略】原題「盱江梅谷傅習說卿采集，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編類，奎章學士虞集伯生校選」，後集題「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編類，奎章學士虞集伯生校選」。後集姓氏目錄後有《牌記》云：「本堂今求名公詩篇，隨得即刊，難以人品齒爵爲序。四方吟壇多友，幸勿責其錯綜之編。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無滄海遺珠之嘆云。李氏建安書堂謹咨。」《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六所載影元本亦有此牌記，而今《四部叢刊》影高麗仿元刊本，則下款「李氏建安書堂」改爲「古杭勤德書堂」，疑杭本又從建本出矣。攷《瞿目》、《陸志》尚有存吾編刻《翰林珠玉》六卷、《范德機詩集》七卷。《珠玉》題「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家塾刊」，《范集》題「至元庚辰良月益友書堂新刊」，則存吾退休學正後，即隱於書林。《珠玉》不知刻於何時，或猶在官學正時，《范集》必刻於退休以後矣。是集成於《珠玉》、《范集》之間，時已開設益友書堂與否，今不可知。故是編首由家塾付刊，抑交李氏建安書堂付刊，或建安書堂爲翻如山家塾刻本，今亦不可知矣。此本爲丹鉛精舍舊鈔，又用吳鈔本校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皇元風雅》六卷，元傅習、孫存吾輯。元刻本，四冊。　又：《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元傅習、孫存吾輯；後集六卷，元孫存吾輯，清抄本，莫友芝跋。　又：元李氏建安書堂刻本，二冊。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遺存書目》《元詩前集》六卷、後集六卷，存九卷。明孫存吾編。明刻本，三冊。存前集卷四至六，後集六卷。

大雅集

論　述

賴良《大雅集序》《昭明文選》初集至一千餘卷，後去取不能十一，今所存者三十卷耳。三十卷中尚有可汰者，選之難精也如此。良選詩至二千餘首，

鐵雅先生所留者僅存三百。古人以詩名世，或一聯一句不爲少也，而有擅場雄作，則大篇長什又不厭其多也。故今所刊者或一人一詩，或一人數十詩，蓋不以多寡較之。

錢泰《大雅集原序》 天台賴先生善卿以三十年之勞，不憚駕風濤，犯雨雪，冒炎暑，以采江南北詩人之詩。其采也公矣，情深而不詭則采之，義直而不回則采之，體約而不蕪則采之，詞麗而不淫則采之，而未始有不關於世教者。吁，亦勤矣哉。非其學博而守約，得詩人之眞趣者不能造斯域也。會稽楊鐵厓先生批評而序之，命篇曰《大雅集》，而友人盧仲莊氏手爲之鏤梓。既版行，學者莫不購之，以爲軌式焉。它日有采詩之官者出，其必將采卿之所采以進於上矣，於是乎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顧嗣立選元詩三百家，衆作略備，然大抵有集者登選，雖稱零篇佚什，各入癸集，而癸集實闕而未輯。此集所錄多嗣立之所未收，其去取亦頗精審，蓋維楨工於篇什，故鑒別終爲不苟。又每人之下，皆略註字號里貫。元末詩人無集行世者，亦頗賴以考見，固不失爲善本矣。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題舊鈔本大雅集」：善卿茲編，原采錄至二千餘首，經鐵崖評定，祇存三百，在元詩諸選中特爲精粹。所錄多晦迹弢聲之士，海桑易代，姓氏賴以僅存，其用志亦良苦矣。顧善卿以三十年蒐采之勤，得謝履齋、盧仲莊、陸德昭、俞伯剛先後之助，邅迴易世，僅乃訖功。然數百年來，以傳播未宏，致秀野選詩之時，網羅竟未之及，并善卿之名字亦寖堙沈，使後人無由考其仕歷。皓首編摩，螢乾蠹老，此太史公所以動巖穴青雲之感也。文章顯晦，殆有命存，豈不信哉。今羅氏覆刊此編，可以重播於世，惜其因依陋本，差訛百出，倘世有好義如盧、謝諸人者，據此善本精斠而鼎新之，上爲古人續命，其功寧止拂塵掃葉而已耶？

著錄

楊維楨《大雅集原叙》 客有賴良氏來謁余七者寮，致其請曰：「昔山谷老人在戎州，歎曰安得一奇士有力者，盡刻杜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復盈三巴之耳。有楊生素者任之，刻石作堂，因以大雅名之。先生鐵雅雖已徧傳海內，而兵變後諸作人未識者有之，請其詩付有力者刻之，亦使大雅之音盈於三吳之耳，不亦可乎。」余曰：「東南詩人隱而未白者不少也，吾詩不必傳，請傳隱而未白者。」於是去游吳越間，採諸詩於未傳者，得凡若干人，詩凡若干首，將梓以行，來徵集名。吁，良亦奇士哉。偉其志而爲之出力以鋟者，則淞士夫謝履齋氏。余因以山谷語名之曰《大雅集》，蓋良以待我而我以待諸公，庶入是集者皆可以續杜之後，而或有慊焉者不入也。良曰：「然。」書諸集爲叙。

王逢《大雅集後序》 天台賴善卿客授雲間，課講暇，嘗裒元之詩鳴者凡若干人，篇帙凡若干首，類爲八卷，名曰《大雅集》，會稽鐵厓楊公首序，且鋟且傳，會兵變止。今年善卿擬畢初志，適有好義之士協成厥美，詣予徵序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大雅集》八卷，元賴良編。良字善卿，天台人。是集皆錄元末之詩，分古體四卷，近體四卷，前有至正辛丑楊維楨序，又有至正壬寅錢鼐序，末有王逢序，不署年月。維楨序稱其所採皆吳越人之隱而不傳者。序末良自識云：「良選詩至二千餘首，鐵厓先生所留者僅存三百。」鐵厓道人即維楨別號，是茲集乃良所裒輯，而維楨所刪定，故每卷前署維楨評點字也。然觀集中，止首卷前數篇有維楨評語，七言律詩中，顧瑛《和維楨唐宮詞十首》，亦列評語於其下，餘無維楨一語。或傳寫不完，或但經維楨點定，中間偶評數首。良重其名，遂以評點歸維楨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賴良《大雅集》八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大雅集》八卷。天台賴良善卿編輯一時名人詩，或人一篇，或人數篇，勒成一集，鐵崖道人名之曰《大雅》，首冠以序。刊于至正壬寅，席帽山人又爲後序，書于卷末。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七 《大雅集》八卷，舊抄本，元天台賴良善卿編。又：《大雅集》八卷，舊抄本，曹倦圃舊藏。元天台賴良善卿編，會稽楊維楨廉夫評點。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大雅集》八卷，舊鈔本。題天台賴良善卿編輯，鐵雅先生會稽楊維楨廉夫評點。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 《大雅集》，右舊鈔本八卷。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題舊鈔本大雅集》：是書刻於元末至正壬寅，然刻本流傳極少，惟勞季言跋謂周漪塘家有之，此外則也是園錢氏、愛日

精廬張氏、鐵琴銅劍樓瞿氏、皕宋樓陸氏、群碧樓鄧氏，其書目所錄咸爲鈔本。文淵閣著錄，曝書亭題跋，所據未言爲舊刻，則亦鈔本可知。鈔本之有名者，以皕宋樓所藏曹倦圃本爲最善，舊藏吳枚庵家，勞季言曾得精校，今校本在鄧孝先同年群碧樓中。近時上虞羅氏子經彙刻《元人選元詩五種》，此集亦與其列，於是自至正訖今五百餘年，始得重梓。羅氏模摹元本，雕刻精善，子經曩者北來，攜以相贈，余珍惜甚至，儲之篋中，殆逾十年，未遑勘讀。前歲海源閣藏書散，此集鈔帙，爲文友書肆所得，舉以相示。余以羅刻既行，不復重視，匆匆一覽，遂爾歸之。昨世好謝君剛主持一函至，視之，即海源閣舊物也，爲言眎近刻頗有差殊。發函開卷，鐵崖序中「山谷老人在戎州日」句，新刻即奪「戎」字，知其勝異宜有可采。遂右筆對勘，經旬始畢，脫文誤字，所獲至多，欣喜出於望外。全書增改刪乙通得八百七十五字，舉其犖犖大者，如楊鐵崖序後新刻脫賴良跋一百二十一字，卷二范立《遠游篇》脫末一句，卷三李哲《韓之盧》詩中脫三句，卷六張守中《堵無傲過維揚》詩脫第二首，卷七馮以默《雲山樓》詩後缺一葉，脫詩三首，人名二行。其餘若撰人下脫字號、里貫，詩題下脫歲月、人名，尤難枚舉，皆賴此本補佚訂譌，頓復舊觀，爲之忻慰無已。【略】至此本繕寫精善，溯源出於古槧，藏弆久歷名家，其爲可貴，固無待論。剛主精於鑒別，獲此珍奇，更假以寓目之緣，幸彌交臂之失，并荷借甌之雅，克完點勘之功。用是粗述源流，藉抒胸臆。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大雅集》八卷，元賴良編。至正壬寅刊。 張氏志有舊鈔。 補：清初曹溶倦圃寫本，黑格，九行十六字，版心有「檇李曹氏倦圃藏書」八字。 清初寫本，十二行二十字。有楊維楨、錢鼐序及王逢後序。楊序後有賴良跋七行。 又： 清末臨清徐坊歸樸堂寫本，卷首摹寫有「冰香樓」、「毛氏古愚藏」二印，知從毛本抄出。 又：民國乙卯連平范氏雙魚室刊《元人選元詩五種》本。余據謝國楨藏清初寫本校，補訂八百七十五字，卷七補缺葉一番，卷六補脫詩一首，其賴良自跋七行亦新刻所無。

《木樨軒藏書書錄》 《大雅集》八卷，〔元賴良輯，楊維楨評〕，抄本〔清抄本〕。題「天台賴良善卿編輯，鐵雅先生會稽楊維楨廉夫評點」。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大雅集》八卷，元賴良輯。楊維楨評點。清初曹氏倦圃抄本，二冊，九行十六字，白口四周雙邊。 又：《大雅集》八卷，元賴良輯。楊維楨評點。清抄本，黃丕烈校，四冊。 又：《大雅集》八卷，元賴良輯。楊維楨評點。清抄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大雅集》八卷，八冊。元賴良編。舊鈔本。清勞格手校，近人鄧邦述手書題記。 又：《大雅集》八卷，四冊。元賴良編，楊維楨評。舊鈔本。今人傅增湘、謝國楨各手跋。 又：《大雅集》八卷，一冊。元賴良編。舊鈔本。

元音遺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元音遺響》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八卷爲胡布詩，又名《崆峒樵音》，後二卷則張達、劉紹詩也。三人皆元之遺民，而他書未有敘述及之者，故其出處莫詳。今即詩中考之，則紹爲布姻家，曾入汝南王幕，布與紹詩，序稱「俱客閩帥，不遂所志」，蓋元末皆嘗參謀軍事。布又有詩云：「我時瘴癘使，分迹南荒最。」又云：「自我使島夷，銜命出蠻障。」是布復嘗奉使海外矣。又布有《入理問所作》及《丙辰歲獄中元夕》詩，注云：「先生以高蹈，有忤時政，被謫。」又《丙辰十月初五發龍江》詩云：「羈人得遣如承檄，日暮登舟似到家。」丙辰爲洪武九年，殆明初徵之不屈被遣，既而得釋者也。至其《近聞》、《自從》諸詩中有「想見霓旌擁行在」之句，當爲順帝北狩後所作，故君舊國之思，拳拳不置，其志節可見。其詩格調亦皆高古，不失漢、魏遺意，雖聲華消歇，名氏翳如，而遺集猶存，固可與柴桑一老尚友于千載前矣。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元音遺響》十卷，不著編輯人名氏。刊本。 附：《四庫》係依鈔本。（邵氏）。

《中國善本書提要》 《元音遺響》十卷，三冊。（北圖）鈔本，【略】卷一至八題「盱江胡布子申撰述，後學張烈光啓校刊」，卷九題「古盱張達季充遺稿，盱江胡福元澤類集」，卷十題「黎川劉紹子憲遺稿，盱江胡福元澤類編。」卷端有《總目》，書題後題「崆峒樵音」四字，下題「建民子申胡先生遺稿」，則胡布詩又名《崆峒樵音》，而此本實與《四庫全書》本同出一源。【略】蓋康熙間朱氏

鈔藏本也，最後歸於海源閣。海源閣別有一明宣德間鈔本，凡三卷。《楹書隅錄續編》卷四云：「此本三卷，與《四庫》本迥異。胡、張二集分上、下兩卷，又名《崆峒樵音》，後二卷劉子憲詩。總題曰《元音遺響》，無所謂前集八卷也。」果如此誠與庫本不同，但不知海源閣主人曾持此本校閱否？胡布詩既又名《悾恫樵音》矣，張達詩何以復題《悾恫樵音》？胡、張二家在此本凡九卷，彼本焉能并爲一卷？劉紹詩在此本僅一卷，何以彼本反爲二卷？余故疑楊氏所記有誤也。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元音遺響》十卷，三冊。明不著編人。舊抄本。北平。

谷音

論述

《百川書志》卷一九　《谷音》二卷，元徵君京兆先生杜本伯原。早游江湖間，得於聞見，人著小序，錄而成書。皆宋亡元初節士悲憤、幽人清詠之辭也。并無名氏三十人，詩百首。

《池北偶談》卷一九　《谷音》二卷，元清江杜本清碧所輯。其人皆節俠跅馳之士，詩亦岸異可喜。常疑清碧自撰，托名於人。及得其《清江碧嶂集》觀之，殊庸庸無足取，與所輯迥不類。《谷音》，吾友施愚山爲湖西監司時，亦嘗刻於臨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谷音》二卷，元杜本編。【略】本所著《清江碧嶂集》詞意粗淺，不稱其名。而是集所錄，乃皆古直悲涼，風格遒上，無宋末江湖齷齪之習。其人又皆仗節守義之士，足爲詩重。王士禎《論詩絕句》曰：「誰嗣篋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獨錚錚。」其品題當矣。

宋顧樂《夢曉樓隨筆》《谷音》二卷，皆宋末人詩。【略】其詩慷慨激烈，古涕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皐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於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爲應和，亦奇矣。

潘耒《鴛湖倡和詩序》　以余所聞，元詩最尚詩社，【略】所作多斐然可觀。迄今讀《谷音》之編、《玉山草堂》之集，風致猶可想見，而何今日之寥寥也。

著錄

《國史經籍志》卷五　《谷音》二卷，元杜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谷音》二卷，杜本選。　又卷六：杜本《谷音集》一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谷音》一卷，杜本。

《古今書刻》卷上　揚州府：《谷音》。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谷音》。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杜本《谷音》二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谷音》二卷，共二十九人，人各一小序，總詩一百首。徐于王跋云：「杜本伯原所輯宋遺民之作。」此爲于王所藏，牧翁所校正者。予觀諸人，皆具阨塞磊落之才，微此書，幾有名氏翳如之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谷音》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元杜本編。本有《清江碧嶂集》，已著錄。是編末有張榘跋，稱「右詩一卷，凡二十三人，無名者四人，共一百首」。明毛晉跋則稱「《谷音》二卷，宋末逸民詩也，凡二十有九人，詩百篇」。此本上卷凡十人，詩五十首；下卷凡十五人，無名者五人，詩五十一首。當爲三十人，詩一百一首，與二跋皆不合。其釐爲二卷，亦不知始自何人也。每人各載小傳，惟柯芝、柯茂謙父子共一傳，楊應登、楊零祖孫共一傳。凡小傳二十有八。其間如王澮、程自修、冉琇、元吉、孟鯁，皆金、元間人，張璜以牙兵戰沒，汪涯以不草露布爲賈似道所殺。毛晉以爲皆宋逸民，亦約略大槩言之耳。

《夢曉樓隨筆》《谷音》二卷，皆宋末人詩。上卷王澮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易布衣、蕭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氏，要之皆宋之逸民也。【略】此書毛氏汲古閣與《月

皋吟社》合刻，最工。

何焯《谷音跋》 康熙壬辰十月，得葉文莊公所藏抄本，手校一過。所錄諸人之詩，適當天下大亂，不暇多讀書，故氣調或失之淺促。然以小傳尋之，無不與其人相應者，庶幾爲得言志之本云。

《補遼金元藝文志》 杜本《谷音》二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谷音》二卷，元杜本編。汲古閣刊詩詞雜俎本。 明蜀郡張榘刊本。

又《續錄》 鈔本。 粵雅堂叢書本。 四部叢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谷音》二卷，元杜本輯。明末毛氏汲古閣刻詩詞雜俎本，傳增湘錄何焯批校題識。一冊。 又：清抄本，彭元瑞校。

宛陵群英集

論 述

汪澤民《宛陵群英集序》 里中施璇明叔昆弟敦尚文墨，迺請于余偕張仲淵編輯李少卿而下詩，逮乎今日，凡得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分古今體，繕寫爲二十八卷，題曰《宛陵群英集》，鋟板而傳之，都官詩則不復載焉。【略】今是編雖不越乎宛陵，然一邦之政教得失，于焉可考矣，采詩者覽之，亦將有所取云。

張師愚《宛陵群英集叙》 一日，里人施璇明叔率諸弟來請曰："吾宣詩人之集不少，年代浸遠，散渙無統，淪亡者衆矣，今不輯，懼久而益泯，使後世無聞焉，非所以尊先達、勵後進，願子輯諸家之長爲一編，吾將刻之梓，以久其傳。豈不偉歟。"余固辭不獲，乃與吾友汪氏叔志上取宋初，迨于今日，凡宣之士所作諸體詩，摘其警策者，類分而臚列之，凡二十八卷，名曰《宛陵群英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宛陵群英集》十二卷，【略】是編蓋澤民晚居宣城時所輯，上自宋初，下迄元代，得詩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分古今體，訂爲二十八卷。【略】宋、元著作放失者多，此集雖僅一鄉之歌詠，亦可云文獻之徵矣。

紀 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澤民字叔志，婺源人，延祐戊午進士，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歷南安、信州兩總管府推官，以母憂歸。服除，補平江路總管府推官，調濟南路兗州知州。至正三年，召爲國子司業，與修三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尋以禮部尚書致仕。居宣城，自號堪老眞逸。十五年，長槍賊陷寧國，被執，不屈罵賊死，年七十。贈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事蹟具《元史》本傳。師愚字仲愚，寧國人，曾兩領延祐、天曆鄉薦，與澤民友善。《江南通志》稱其嘗撰《梅堯臣年譜》，然《年譜》乃其弟師曾所撰，已別著錄，以爲師愚者誤也。

清輯本《宛陵群英集》卷二 澤民字叔志，宋端明殿學士藻七世孫，登延祐進士第，累遷集賢學士，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後陷於蘄黃賊，不屈，遇害。贈譙國郡公，謚文節。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宛陵群英集》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元汪澤民、張師愚同編。【略】是編蓋澤民晚居宣城時所輯，【略】同里施璇爲鋟版以行。其後久佚不傳，故寧國、宣城二志載籍門內，均不著其目。今核《永樂大典》各韻內所錄此集之詩，共得七百四十六首，作者一百二十九人，視原本猶存十之五六。中如王圭等七十餘人，載於《宣城舊志·文苑傳》者，其遺篇往往藉此以見。又如梅鼎祚《宛雅》所錄諸家佚句，以爲原詩散亡者，今其全什亦多見集中。【略】謹裒集校定，釐爲十二卷。凡其人之爵里、事蹟有可考者，俱補註於姓名之下，不可考者闕之。其《永樂大典》原本失載人名，無可參補

者，則仍分類附錄於後，以待審訂焉。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汪澤民《宛陵群英集》十二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六　《宛陵群英集》十二卷，文瀾閣傳抄本。元汪澤民、張師愚編。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宛陵群英集》十二卷，元汪澤民、張師愚同編。

又《附錄》　新刊（星衍）。

又《續錄》　八千卷樓鈔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宛陵群英集》十二卷，元汪澤民、張師愚編。　清寫本，有至元元年汪澤民、張師愚序。

《補遼金元藝文志》　汪澤民、張師愚《宛陵群英集》二十八卷，今十二卷。

乾坤清氣集

論　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　《乾坤清氣集》十四卷，【略】此本稱鈔自孫氏蒼雪齋，所闕與彝尊本同，又以厲氏樊榭山房本、郁氏東嘯軒本參校，頗爲精善。雖卷帙無多，而去取極爲不苟。又編在明初，多見舊刻，如七言古詩中，陳旅《泰定元年八月》一首，張翥《周昉按樂圖》一首，鄭元祐《送林彥清》一首，《將還淮揚》一首；古樂府中揭傒斯《馬上郎》，《車中女》二首，陳泰《漢使謠》一首，薩都拉《秋夜長》一首，張憲《飛來狐》一首；五言律中如馬祖常《寄邵允文》一首，《南征》一首，張翥《禖臺》一首，《遊石頭城清涼寺》一首，楊基《夏夜有懷》第二首，今本集皆佚不載，惟賴此集以存。又五言律詩中，趙孟頫《次袁學士上都集韻》一首，《松雪集》不載，而譚氏所刻趙子昂詩集有之，當亦從此本摭入也。他如《題金淵集詩》，《山村集》，《竹素山房集》皆作吾衍，此本作屠彝。《烏夜啼》，《將進酒》，《趙孝子歌》三首，《玉山草堂雅集》作柯九思，此作雅琥，皆足以考異。其餘字句互異諸集者不一而足，甚如倪瓚《春日雲林齋居詩》凡六韻六十字，而與本集相同者僅十七字。桓受知倪瓚最深，是必其手授定本，爲編《雲林集》者所未見矣。【略】然元詩選本，究當以此編爲善也。

傅增湘《乾坤清氣跋》　元、明間人選元詩者無慮十數家，以蔣易之《皇元風雅》卷帙爲富，孫存理之《元音》，賴良之《大雅集》抉擇較精，餘如曾應珪、宋公傳、孫存吾、楊芾、符觀、傅習諸人，則各有偏蔽，不爲世重，傳播亦遂稀。此偶桓所編，甄采殊爲矜慎。朱竹垞稱其「別開生面」，余謂觀其命名可知其旨趣之所在，能力矯元季穠縟之風矣。

著　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　《乾坤清氣集》十四卷，明偶桓編。【略】是集錄元一代之詩，分體編次，其中如汪元量、瀛國公、元好問等上該金、宋之末，張以寧、危素等亦下涉明初。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乾坤清氣集》十四卷，舊鈔本。義陽偶武孟選。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乾坤清氣集》十四卷，明偶桓編。抄本。　補：《乾坤清氣集》十五卷，明偶桓編。清康熙寫本。【略】此書《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均不載，諸家所傳均出於朱氏潛采堂本，舊無序跋，分體編次。《四庫》本作十四卷，無七律、七絕。此本作十五卷，然亦無七絕、七律也。

傅增湘《乾坤清氣跋》　此書焦氏《經籍志》，黃氏《千頃堂書目》皆所不載，朱竹垞始稱道及之，諸家寫本皆自潛采堂傳出。本書舊無序跋，其流傳端緒，有無刻本，皆不可知。俗書陋集，充棟連車，而此一代雅裁，乃不得播之梨棗，知音不遇，眞賞無人，可爲巖穴窮儒發憤而增嘆也。此書《四庫》著錄，及各家簿錄所載，皆止十四卷，謂缺七言近體、絕句。余藏此本昔年得之南中，頃以撰文檢閱及之，乃爲十五卷。核其次序，卷一、二爲五古，卷三、四、五、六

爲七古，卷七、八、九、十爲古樂府，卷十一爲五絕、五律，卷十二、十三爲五律，卷十四爲五言長律，卷十五爲六言。以分體論之，亦缺七律、七絕，未審緣何而致誤。或他本失六言一卷，否則以六言附於排律，未經析出耳。聊志所疑，以竢博覽君子。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乾坤清氣》十五卷，明偶桓輯。清抄本。四冊。又：清抄本，一冊。

《**補遼金元藝文志**》金宏《乾坤清氣》。錢塘人，選元作者三十人詩。案：明偶桓亦有《乾坤清氣集》十四卷，疑各一書。

元音

論述

烏斯道《元音序》予嘗見古今選詩者衆矣，而必以己之好尚者爲善，未免倚於一偏，爲識者之所陋也。譬之衣服飲食人各有所好尚，未若布帛菽粟芻豢衆人之所同也，衆人之所同者，則善矣。今夫元詩選其尤者合於三君子之手，或臧或否，或去或取，論歸於一而定焉，固非倚於一偏者也，猶好尚布帛菽粟芻豢衆人之所同也。以是而鏤板，傳之天下後世，使觀詩者知元之世運何若，又以取而法焉，豈不可哉。

曾用臧《元音序》邑人張君中達學博見高，凡有前輩述作，一經於目，若賈者之市物，自能識其貴賤而價第之。故丞于浙之定海也，得以閒日校正元朝百餘年間諸公詩歌而板行之，其淑人也遠矣哉。近年此板幾於遍傳，而君之美意竟泯。予懼夫後有怠於類編選采校理之心，則板行亦幾乎鮮矣。君有子曰再隆，今充邑庠生，惓惓以其尊甫校正《元音》而不得表白其姓名爲恨，故徵予言以弁其端，俾觀者開卷即可以見公之用心，是亦再隆繼志能孝之一端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　顧嗣立《元百家詩選》凡例，嘗議宋公傳《元詩體要》、蔣易《元風雅》及原理是書所收均爲不廣，然是書於去取之間，頗具持擇，雖未能盡汰當時穠縟之習，而大致崇尚風格，已有除煩滌濫之功矣。

《**著硯樓書跋**》《四庫》著錄明孫原理所輯《元音》十二卷，謂其所收雖不廣，而去取之間頗具持擇，所錄著者一百七十六人，而詳於元末，略於元初，其體例當別有用意，惜無凡例以明確之。

著錄

烏斯道《元音序》《元音》若干卷，合古詩、歌行、律詩若干首，寧波孫原理采輯，陳孟誠編選，定海邑丞張侯中達校正，其子再昌、再隆請鋟梓，侯俾予叙諸篇端。

《**脈望館書目**》《元音》三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元音》。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元音》十二卷。

《**百川書志**》**卷一九**　《元音》十二卷，皇明孫原理、陳孟誠編選有元一代之音，所載一百七十五人。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元音》二本。

《**萬卷堂書目**》**卷四**　《元音》十二卷，孫原理。

《**毛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元音》。　又：《元音》（舊刻）。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元音》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元音》十二卷，孫原理。

《**秘閣書目**》《元音》。

宮奕齊《明初刻遞修本元音封面題識》《浙江採集遺書總錄》載《元音》十二卷，明定海丞張中達輯，自劉因迄龍雲從凡一百七十五家。洪武甲子，烏斯道序。其子再龍重刻。丙戌春正，宮奕齊得之火神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　《元音》十二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洪武甲子烏斯道序，稱寧波孫原理彙輯，又有曾用臧序，稱爲定海丞張中達所刻，末題「辛巳九月下澣」，而空其年號兩字。考辛巳爲建文三年，殆以靖難革除，剷削其板，蓋猶明初本也。所錄自劉因至龍雲從凡一百七十六人，每人之下

略註字號爵里，大抵詳於元末，而略於元初。末附無名氏詩十一首，又陳益稷詩一首，程文海詩四首，滕賓詩一首，虞集詩五首，別題曰《補遺》，均爲原目所不載。其中無名氏諸篇尤爲淺俗，與全書體例稍異，或中達刻板之時，以意增入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孫原理《元音》十二卷。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元音》十二卷，明孫原理編。明初刊。 補：明定海丞張中達刊本，【略】前洪武十七年烏斯道序。次辛巳曾用藏跋，言張中達丞定海，刻此書行世，而其子再隆以其父校正《元音》而不得表白姓名爲恨，求其追跋云云。辛巳爲建文三年，則此本之刊行尚在其前也。 明影寫明初張中達定海刊本，鈐「項子京」印記。盧址抱經樓遺書。明寫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七 《元音》十二卷，舊抄本。明孫原理撰。

《著硯樓書跋》 其書成於洪武十七年，四明烏斯道爲之作序。至建文三年曾用臧作跋，稱爲定海張中達所刻。「建文」年號，以靖難革除而剷去，是則斷定爲建文本可無疑義。是書建文以下未見傳刻，流垂自不廣也。民國初年，武進董康假得傳氏雙鑑樓藏本及自藏殘本（缺卷首、一、二、九、十各卷），并校諸家專集選本，與明鈔本互相訂補，修改三百餘字，景刊傳世，始爲士林所重。然董氏所據，自稱印本皆損泐不完，當非初印本矣。比從修文堂覯一殘本，缺卷四至六凡三卷，開卷有翰林官印，當爲四庫進呈底本無疑。且有孝慈堂王氏、文瑞樓金氏兩家藏印，淵源有自。爰攜歸，檢校董刻，卷首烏斯道一序董本上端缺文未補，而此本壹皆完善無失，內容文字，亦未損泐，猶是初印佳刻，雖殘闕，亦足以傲視雙鑑、誦芬兩本焉。因再三商諸修文主人，取坊刻傳奇多種，合價二十萬鈔幣易歸，與舊藏殘刻《皇元風雅》取以相儷，亦窮愁中一快事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元音》十二卷，明孫原理輯。明初刻遞修本。六冊。 又：明抄本，二冊。 又：清抄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元音》十二卷，四冊。明孫原理編。明洪武十七年定海丞張中達刊建文辛巳增刊跋語本。 又：一部。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進呈書目校錄》 《元音》十二卷，明定海丞張中達撰。刊本。是書係編輯元代諸詩。

元詩體要

論述

鄧林《元詩體要序》 元詩選，有所謂《風雅》者，又有所謂《元音》者，有所謂《光嶽英華》者，又有所謂《乾坤清氣》者，去取精矣。然而體製音節之未歸類，滄海遺珠之有可嘅，則猶不能無待於餘姚宋先生公傳《體要》之編也。公傳是編，起四言，終側體，爲類三十有八，詩凡一千五百二十餘篇。每類之首，自爲小序，以原其始，且評量之。體而有要，繁而不雜，視前人之選，益明且備矣。夫詩之體製，自三百篇一變而爲屈、宋之騷，再變而爲枚乘、蘇、李之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柏梁》則其始也，四變而爲律詩，沈、宋爲之倡也。其音節之不同者，守法度爲律，載始末爲引，放情爲歌，體如行，書爲行，兼之爲歌行，鏗鏘之爲樂府，怨而不失所守曰操，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婉盡人情曰曲，聯衆人之語以成篇曰聯句，集古人之語以成篇曰集句，曰《香奩》則脂粉裙襦之辭，曰無題則含情寄意之作。又有曰「陰何體」者，清深穠麗，一以子堅、仲言爲法也。其直以言以詞，以篇以詠，以怨以嘆名者，其意具於言詞，篇詠而怨且嘆者，乃其音節之所在也。凡此皆公傳《體要》之所備。公傳於詩之體，可謂造其閫奧矣；於詩之音節，可謂得其三昧矣。夫人必居堂上，然後能辨堂下人曲直。不深於詩，而能選人之詩者，未之有也。致仕福建布政使武林姚公世初亦深於詩者，見公傳是編，嘆賞不已，遂命工鋟梓，以與世之知詩者公共之。謂予亦頗知詩，又嘗與公傳同修東觀書，有硯席之雅，宜爲序，故不辭而書其編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 《元詩體要》十四卷，【略】其中或以體分，或以題分，體例頗不畫一。其以體分者，選體別於五言古，吟、歎、怨、引之類別於樂府，長短句別於雜古體，未免治絲而棼。其以題分者，香奩、無題、詠物既各爲類，則行役、邊塞、贈答諸門將不勝載，更不免於挂漏。又第八卷楊維楨

《出浴》絕句，實唐韓偓七言律詩後四句，亦間有疏舛。然去取頗有鑒裁。鄧林序稱緒深於詩，故選詩如此之精，非溢詞也。傳本頗稀，此本爲秀水曹溶家所藏。目錄卷六以下闕，書中亦間有闕頁。

著錄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元詩體要》二十卷，宋公傳。

《百川書志》卷一九　《元詩體要》十四卷，皇明姚江宋公傳編。總三十八體，凡一千五百二十一首。

《萬卷堂書目》卷四　《元詩體要》十四卷，宋公傳。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元詩體要》。

《國史經籍志》卷五　《元詩體要》十四卷，宋公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　《元詩體要》十四卷，明宋緒編。【略】是集錄元一代之詩，【略】凡爲體三十有六，【略】此本爲秀水曹溶家所藏，【略】書中亦間有闕頁，惜無別本可校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七　《元詩體要》十四卷，舊抄本。明餘姚宋緒編。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上　《元詩體要》十四卷，明宋緒編。正德己卯遼府重刊。　宣德癸丑初刊。　附：舊抄元詩正號，述古舊藏。

補：宣德八年癸丑刊本，【略】丁巳文友堂見，未收。　明正德十四年遼藩朱寵浸刊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元詩體要》十四卷，八冊。（北圖）明正德間刻本，九行十八字。原題：「姚江宋公傳編選。」《千頃堂書目》卷三十一云：「南海鄧林序，稱其嘗與修東觀書，蓋永樂初纂修《大典》者。」攷《餘姚縣志》，即宋緒也。傳云：「緒字公傳，篤學有志操。永樂初，與仲父孟嶽及同邑趙膚迪、朱德茂、張廷玉皆被徵，預修《大典》。書成授官，緒獨辭曰：願賜歸教授鄉里，不願得官。上嘉其恬退，許之。」據鄧序，是書宣德間曾有刻本，此則正德間遼藩重刻者。有序，署「正德己卯仲夏上浣遼藩止菴書于勅賜博文堂」。卷內補版，蓋又正德以後所補刻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元詩體要》十四卷，明宋緒輯，明宣德八年姚肇刻本。一冊。【略】存六卷。　又：明正德十四年遼藩朱寵浸刻本，四冊。　又：清釋就堂抄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元詩體要》十四卷，十六冊。明宋公傳編。明正德己卯遼藩重刊本。　又一部六冊。　又一部八冊。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遺存書目》　《元詩體要》十四卷，存八卷，明宋緒編。明正德十四年刻本，一冊。存卷七至卷十四。

宋元詩會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　《宋元詩會》一百卷，【略】是編裒輯宋、元諸詩，自云「散錄零鈔，或得諸山水圖經，或得諸崖碑摩搨，以及市坊村塾、道院禪宮，敝簏殘蹏，窮極蒐求。積累歲時，成茲巨帙。凡九百餘家」。每家名氏之後，倣元好問《中州集》例，詳其里居出處；正史之外，旁取志乘稗說，以補訂闕漏，其用心可謂勤矣。王士禎《香祖筆記》載：「甲子祭告南海時，歲杪抵桐城，焯攜是編相商，縱觀竟日。」而不言其書之可否。今觀其書，不載諸詩之出處，猶明人著書舊格，其間網羅既富，亦不免於疏漏蕪雜。然宋、元遺集，迄今多已無傳，焯能蒐輯散佚，存什一於千百，披沙簡金，往往見寶，亦未嘗不多資考據也。

《儀顧堂續跋》卷一四　《宋元詩會》一百卷，【略】凡例頗自負，屢舉潘訒叔、曹石倉《詩選》一人數收之失，今觀其書，疏謬更甚于潘、曹，誠有如《提要》所譏者。如：致中，徐璣字也，徐璣與徐致中竝收。致中小傳曰：「淳熙時人，與永嘉四靈唱和。」于《夏日懷人詩》注下曰：「此詩併謝公巖作，別本又作徐璣。」是知有永嘉四靈，而不知致中即四靈之字。王澮、冉琇、元吉、孟鯁皆金人，見《中州集》；劉壎至大辛酉爲南劍州學官，見《隱居通議》，而皆列之

南宋。江爲、魯交、俞汝尙、黃大受、利登、薛嵎、黃文雷、杜旃，名氏尙顯，而列之「字里世次無考」。仁宗《賜梅摯詩》全篇載《庚溪詩話》，而以爲不傳。孝宗《冷泉亭詩》全篇載《武林舊事》，而僅收十四句，皆疏漏之甚者。司馬朴以不屈被殺，宇文虛中以劫金主被殺，朱弁、滕茂實被羈不屈，《宋史》皆有傳。何宏中爲韋城尉，汴京被圍，獨韋城不下，後爲兩路統制接應副使，以糧盡被擒，金人憐其忠，授之以官，宏中投牒于地，曰：「我嘗以此物誘人出死力，若輩欲以此嚇我耶？」囚京西獄。久之，免爲黃冠，自號「道理先生」。起紫微殿，遷徽宗東華君御容事之，後病歿。姚孝錫爲代州兵曹，金人寇雁門，州將議降，孝錫投牀大鼾，不與其議。既得脫去，遂往五台，移疾不仕，放浪詩酒，自號「醉軒」。皆見《齊東野語》。此六公者，皆宋之忠臣，而列之金人，焯自謂「辨正《宋史》，有功史學」，而顚倒黑白，一至此乎。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　《宋元詩會》一百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陳焯編。

《陶廬雜錄》卷三　《宋元詩會》一百卷，桐城陳焯編。焯字默公，順治壬辰進士，官兵部主事。《詩會》自序云：「散錄零鈔，或得諸山水圖經，或得諸崖碑摩搨，以及市坊村塾、道院禪宮，敝篋殘蹏，窮極蒐求。積累歲時，成茲巨帙。凡九百餘家。」前有周疆、曹溶二序及溶手札，溶盛稱其宋詩討論精詳，元詩則有未備之憾。

《儀顧堂續跋》卷一四　《宋元詩會》一百卷，題曰「皖桐陳焯輯選」。【略】是書爲焯乞養罷官後所輯，卷一至卷三十三北宋二百三十一人，卷三十四至六十五南宋一百六十八人，字里世次無考二十五人，神童二人，羽流、釋子三十四人，香奩二十九人，六十六至卷一百金詩一百三十五人，元詩二百七十五人。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宋元詩會》一百卷，國朝陳焯編。刊本。　補：清康熙二十二年程仕刊本，十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闌。余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元詩會》一百卷，清陳焯輯，清法氏存素堂抄本。二十四冊，十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邊。

元詩選

論述

《帶經堂詩話》卷四　門人顧嗣立字俠君彙選元詩集，【略】與石門吳之振孟舉《宋詩鈔》竝行，兩朝之詩略具二書矣。其傳例仿虞山之《列朝詩》，甚有雅裁。

《石洲詩話》卷五　顧秀野《元百家詩》，體裁潔淨，勝于吳孟舉《宋詩鈔》遠矣，猶嫌未盡審別雅俗耳。如關係史事及可備考證者，自不應概以文詞工拙相繩。若其言懷叙景之作，自當就各家各體，從其所長，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華，豈必一例編載，陳陳相因哉？

宋犖《元詩選序》　顧子選元詩凡百家，刻成，以序請予。【略】先是，予友石門吳孟舉有《宋詩鈔》行世，學者靡然趨之，距今將三十年矣，而顧子乃起而爲元詩之選。論者謂元詩不如宋，其實不然。宋詩多沈僿，近少陵，元詩多輕揚，近太白。以晚唐論，則宋人學韓、白爲多，元人學溫、李爲多，要亦娣姒耳。間瀏覽是編，遺山、靜修導其先，虞、楊、范、揭諸君鳴其盛，鐵崖、雲林持其亂，渢渢乎亦各一代之音，詎可闕哉？【略】顧子名嗣立，字俠君，年少而才雋，蓋有志于立言者。

沈德鈞《元詩百一鈔序》　元詩選本，自蘇天爵《文類》，詩以下不及數家，或傳或微。迨我朝顧太史廣搜博採，秀野草堂所刻，號爲極富。然意主于備一代之文獻，雖稍已汰繁蕪而存雅正，若乃別裁去取，精之又精，俾學者由是而之焉，循元詩盛軌，弗墜唐音，而溯源于風騷漢魏，則猶有待也。

譚獻仲《金元詩錄叙》　元有天下不足百年，學士大夫瞻烏之羽初息，黍離之傷又作，蓋可悲矣。而游藝者衆，既曰彬彬。顧氏《元詩選》三集，作者數

百，網羅蓋備，頗傷繁。

著錄

《帶經堂詩話》卷四 門人顧嗣立字俠君彙選元詩集，自元好問迄張雨輩，起甲終癸，凡百家。

顧嗣立《元詩選凡例》 選詩始于梁昭明，而唐、宋之選者效之。唐人始專以詩行，而選家之例不一。元遺山先生《中州集》之選，寓史于詩，而犂然具一代之文獻。錢牧齋先生《列朝詩集》，蓋倣《中州》之例而變通之者也。獨有元之詩闕焉未備，故竊取前人之意，編成十集。非敢效顰遺山，亦以一代文獻所關，不可泯沒云爾。 又：茲集所傳，并從全稿錄入，不敢止以選本爲憑也。 又：有元之詩，每變遞進，迨至正之末，而奇材益出焉。然其淵源流派，規矩師承，風會所存，班班可考。特倣《中州》之例，以十集分編。一代詞人，凡有全稿可據者，選成八集。其方外、閨秀自爲一集。至諸家選本止存四五首者，與夫山經地志、稗官野史所傳，總編一集附後。是集也，前承金、宋，後際明興，故有先朝逸士而抗節西山，如謝皋羽、林霽山之于宋；亦有當代名卿而祼將周室，如危太樸、張志道之于明。向來選本編作元人，今俱不敢援入。其或遺民故老，浮沉晦迹，如熊勿軒之入元已久，戴叔能之乃心元室，并皆編入集中。讀者論其世而諒其情可也。

又《元詩選二集序》 余自甲戌歲輯《元百家詩集》，鏤版行世。嗣後奔走南北，所至窮極蒐羅，殘編斷簡，無不抄撮。積久成帙，約得五十餘種。庚辰春仲，從京師抱病歸草堂，鍵戶編纂，用竟前業。適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盡攜家藏元人遺集見示，藥爐茶竈之下，窮年詮次，并前所獲，復彙爲百家。深惜日力之費於斯也，亟付剞劂，與海內好事者共賞之。

《陶廬雜錄》卷三 《元詩選》一百一十一卷，長洲顧嗣立編。凡三集：初集元好問以下百家，二集段克己以下百家，三集麻革以下百家。人各存其原集之名，每集分十干，癸集有錄無書。 又：《元詩選癸集》，顧嗣立原編有錄無書者也。其甥孫席世臣於嘉慶三年校勘補刻。版式一如其舊。分卷則曰癸之甲、癸之乙、癸之丙、癸之丁、癸之戊上戊下、癸之己上己下、癸之庚上庚下、癸之辛上辛下、癸之壬上壬下、癸之癸上癸下，共十六卷。世臣有《補遺》一編，今未梓行，其目余嘗借鈔之，甚詳備。

顧奎光《元詩選敘》 元詩吾家俠君先生所甄錄三百餘家，搜羅最博，然意在廣收，未遑持擇。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元詩選》，卷目一卷、《初集》六十八卷、《二集》二十六卷、《三集》十六卷，國朝顧嗣立編。刊本，精。 《癸集》近亦刊行。 補：《元詩選》，首一卷、《初集》九集：甲集至壬集。《二集》八集：甲集至丙集，戊集至壬集。《三集》八集：甲集至丙集，戊集至壬集。清顧嗣立編。清康熙間長洲顧氏秀野堂刊本。【略】《初集》康熙三十三年刊，《二集》康熙四十一年刊，《三集》康熙五十九年刊。 補：《元詩選》初集九集，清顧嗣立編，甲集至壬集。清康熙三十三年顧氏秀野草堂刊本。其乙、丙、丁、戊、己、庚、辛下，壬集盧文弨臨桑調元評點，鈐曹寅，昌齡及盧文弨等印記。餘集莫棠配補。有乾隆十一年盧文弨跋，謂借金天來藏本臨。莫棠藏。 補：《元詩選》癸集十集，清顧嗣立編，席世臣補。清嘉慶三年席氏掃葉山房刊本。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

論述

鄧文原《太平樂府序》 澹齋楊君有選集《陽春白雪》，流行久矣。茲又新選《太平樂府》一編，分宮類調，皆當代朝野名筆，而不復出諸篇之所載者。且以燕山卓氏《北腔韻類》冠之，期於朔南同調，聲和氣和，而爲治世安樂之音，不徒羨乎秦青之喉吻也。昔酸齋賈公與澹齋遊，曰：「我酸則子當澹。」遂以號之。常相評今日詞手，以馮海粟爲豪疏浩爛，乃其所畏也。是編首採海粟所和白仁甫《黑漆弩》爲之始，蓋嘉其字。按四聲，字字不苟，辭壯而麗，不淫不傷，澹齋刪存之意，亦知樂府之所本歟？

王驥德《曲律》卷三 元詞選者甚多，然皆後人施手，醇疵不免。惟《太平

樂府》係楊澹齋所選，首首皆佳。蓋以元人選元詞，猶唐人選《中興閒氣》、《河洛英靈》二集，具眼故在也。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楊朝瑛《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九卷。稱青城楊朝英。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楊朝瑛《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九卷，又《陽春白雪後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元楊朝英撰。朝英自稱青城人，始末未詳。是集前五卷爲小令，後三卷爲套數。凡當時士大夫所撰及院本之佳者，皆選錄之，亦技藝之一種。中多殘闕，蓋傳寫所脫也。

《**詞徵》卷四**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四卷，元楊朝英編。元刻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九卷，舊鈔本，何夢華藏書。青城澹齋楊朝英集。【略】此本爲夢華館所鈔，且用朱筆校正。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四卷，元刊本。元楊朝瑛撰。案朝瑛青城人，《千頃堂書目》著錄，《四庫》未收。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元刻《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九卷，一函四冊。元澹齋楊朝英編，鄧子晉序。前列作者姓氏八十一人，朝英亦在其列。按鄧子晉序云：「酸齋貫公與澹齋游，曰：『我酸則子當澹。』遂以號之。」今攷卷中有徐甜齋，是與二公鼎足而爲三矣。舊爲汲古藏書，第五卷以前鈔補。【略】澹齋所輯又有《陽春白雪》，享帚館秦氏刻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太平樂府》九卷，明活字本。明萬曆間擺印，即楊氏所編者。卷首冠以燕山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一卷。邑人孫唐卿所藏。以元刻本校過并跋。

又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八卷，元刊本。題青城澹齋楊朝英集。皆采元人新製樂府，按宮調編次。舊爲朱竹垞藏本，而中如貫酸齋、關漢卿、姚牧庵諸人，《詞綜》俱未錄入，蓋纂輯時猶未獲此書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補：《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九卷，元楊朝英撰。明刊本。【略】有黃丕烈跋，誤定爲元刊本也。鈐朱之赤、黃丕烈藏印。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　明刊本。　明寫本，【略】涵芬樓藏。　清寫本，【略】黃丕烈據元本鈔補卷第九，並用元本校。涵芬樓藏。此書《四庫》存目爲八卷本。

又　補：《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九卷，元楊朝英撰。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一卷，元卓從之撰。明刊本。【略】常熟瞿氏鐵琴銅劍藏書。

《**木樨軒藏書書錄**》　《太平樂府》一卷，〔元楊朝英輯，明黃魯曾選〕，明刊本〔明黃魯曾刻本（黃丕烈跋）〕。李一七七九。黃魯曾選。後有魯曾序，據序中知與《楊南峰樂府》係一時所刻。

雜劇選

論述

息機子《雜劇選自序》　一代之興，必有鳴乎其間者。漢以文，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以詞曲。其鳴有大小，其發於靈竅一也。畏佳之吸詫、叫讓不同，疇非木竅、石鍾之噌吰、鏜鞳不同，疇非石竅邪？余少時，見雲間何氏藏元人雜劇千□，羨不及錄也，因以爲缺。既而，（闕五字）友人自京師來，所攜（闕七字）續梓之。夫危言極諫，不□□成公賈之設讕，巧譬廣喻，不捷於優孟之請封。何者？迎好之投易，而肖貌之動人實也。則夫理學之所不能喻，詩文之所不能訓且戒者，詞曲不有獨收其功者乎？焉得小之？刻之以傳可也。

著錄

《**中國善本書提要》**　《古今雜劇選》，殘存二十五卷，八冊。北京圖書館

藏。明萬曆間刻本，九行十八字。明息機子輯。按自序題「雜劇選」，上書口題「古今雜劇」，王氏《曲錄》題爲「元人雜劇選」，「元人」二字，爲王氏所誤增。余準原書所題，題爲《古今雜劇選》。《曲錄》云：「內二十八卷與《元曲選》複出，唯羅貫中《龍虎風雲會》、無名氏《符金錠》二種，爲《元曲選》所未刻。」是王氏所見本凡三十卷，今此本僅存二十五卷，然此二十五卷內，有爲王氏所未見者數種，則全編不僅三十卷矣。茲列存目如下：《孟浩然踏雪尋梅》一卷，元馬致遠撰。《西華山陳摶高卧》一卷，元馬致遠撰。《死生交范張鷄黍》一卷，元宮天挺撰。《望江亭中秋切鱠旦》一卷，元關漢卿撰。《玉簫女兩世姻緣》一卷，元喬吉撰。《須賈誶范睢》一卷，元高文秀撰。《孝義士趙禮讓肥》一卷，元秦簡夫撰。《東堂老勸破家子弟》一卷，元秦簡夫撰。《布袋和尚忍字記》一卷，元鄭庭玉撰。《看財奴買冤家債主》一卷，元鄭庭玉撰。《宋太祖龍虎風雲會》一卷，元羅本撰。《劉晨阮肇悞入天台》一卷，明王子一撰。《呂洞賓三度城南柳》一卷，明谷子敬撰。《翠紅鄉兒女兩團圓》一卷，明楊文奎撰。《錦雲堂美女連環記》一卷，元不著撰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一卷，元不著撰人。《趙匡義智娶符金錠》一卷，元不著撰人。《包待制智賺生金閣》一卷，元武漢臣撰。《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一卷，元不著撰人。《王月英元夜留鞋記》一卷，元不著撰人。《薩眞人夜斷碧桃花》一卷，元不著撰人。《月明和尚度柳翠》一卷，元李壽卿撰。《玉清庵錯送鴛鴦被》一卷，元不著撰人。《李素蘭風月玉壺春》一卷，元武漢臣撰。《王鼎臣風雪漁樵記》一卷，元不著撰人。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雜劇選》存二十五卷，八冊。明息機子編。明萬曆戊戌原刊本。北平。《孟浩然踏雪尋梅》一卷，元馬致遠撰。《西華山陳摶高卧》一卷，元馬致遠撰。《死生交范張雞黍》一卷，元宮天挺撰。《望江亭中秋切鱠旦》一卷，元關漢卿撰。《玉簫女兩世姻緣》一卷，元喬吉撰。《須賈誶范睢》一卷，元高文秀撰。《孝義士趙禮讓肥》一卷，元秦簡夫撰。《東堂老勸破家子弟》一卷，元秦簡夫撰。《布袋和尚忍字記》一卷，元鄭庭玉撰。《看財奴買冤家債主》一卷，元鄭庭玉撰。《宋太祖龍虎風雲會》一卷，元羅本撰。《劉晨阮肇悞入天台》一卷，明王子一撰。《呂洞賓三度城南柳》一卷，明谷子敬撰。《翠紅鄉兒女兩團圓》一卷，明楊文奎撰。《錦雲堂美女連環記》一卷，元不著撰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一卷，元不著撰人。《趙匡義智娶符金錠》一卷，元不著撰人。《包待制智賺生金閣》一卷，元武漢臣撰。《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一卷，元不著撰人。《王月英元夜留鞋記》一卷，元不著撰人。《薩眞人夜斷碧桃花》一卷，元不著撰人。《月明和尚度柳翠》一卷，元李壽卿撰。《玉清庵錯送鴛鴦被》一卷，元不著撰人。《李素蘭風月玉壺春》一卷，元武漢臣撰。《王鼎臣風雪漁樵記》一卷，元不著撰人。

陽春奏

黃正位《新刻陽春奏凡例》 是編也，俱選金、元名家，鐫之梨棗。【略】矧世遠年湮，烟火灰燼之餘，所存無幾，茲特取情思深遠，詞語精工，洎有關風教、神仙拯脫者。如《蕭淑蘭情寄菩薩蠻》、《玉清菴錯送鴛鴦被》，率皆淫奔可厭，故不入錄。

又　次序以《龍虎風雲會》居先，而《陳華山》次之，取其君明臣良，太和景象，爲可臻嘉，而時代前後，則在勿論。

又　曲中拆白等語，是皆金、元習音，不必求其洞燭，若以己意強解，至或妄爲佳句，反失其眞矣。今盡依舊本攷定。

又　卷內俱是元曲，未以明曲附之，亦見我明作者一斑。且司馬爲昭代詞宗，全陽寔東吳英哲，故并存之，以新盛美。

又　卷內俱是北調，未乃附以南音。蓋北音峻勁，恐爲世僞取憎，特附新聲以快時眼，博雅君子，其尚鑒焉。

于若瀛《黃正位陽春奏序》 吾友黃叔氣稟醇和，志嘐慕古，往所鐫《草玄》、《虞初》諸書，懸之國門，紙價爲高矣。茲復選名家雜劇，付之剞劂，乃以雜劇之名爲未雅也，而顯之曰《陽春奏》。《陽春白雪》，和者素寡。黃叔以是命名，豈不爲元時諸君子吐氣乎。黃叔博學而才高，其于純成藥黝，猶日孜孜不倦，茲箕踞北窗之下，潛心著刻，以嘉惠後人，其志蓋有足多矣。余行能淺薄，慙非顧曲之周郎，且抑鬱秦關，有類思鄉之張翰。以黃叔數千里之請，遂僭爲論議如此云。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陽春奏》存三卷，二冊。明黃正位編。明萬曆己酉（三十七年）黃氏尊生館刊本。北平。《陶學士醉寫風光好》一卷，元戴善夫撰。《宋太祖龍虎風雲會》一卷，明羅本撰。《西華山陳摶高卧》一卷，元

馬致遠撰。

古雜劇

論述

陳與郊《王驥德古雜劇序》 然三百篇之有尼父也，《騷》之有紫陽也，五言之有《選》也，律之有高棅氏諸家也，詞之有《草堂》也，非恃傳者，恃傳之者也。而獨元之曲類多散逸，而世不盡見。國以初猶及以北曲名家者，而百年來率尚南之傳奇，業已視爲芻狗，即有其傳之者，而浸假廢閣，終無傳也。夫元之曲以摹繪神理，殫極才情，足抉宇壤之秘。【略】千載而後，語樂于俳諧者，誰能廢之也。嗟夫，新聲代變，古樂幾亡。今傳奇之家無兼充棟，然率多猥鄙，古法掃地，每令見者掩口。是編也，即未竟大全，顧典刑具在，庶幾吾孔氏存餼羊意耳。

著錄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古雜劇》二十種二十卷，明王驥德編。明顧曲齋刻本，十冊。【略】《望江亭中秋切鱠旦》一卷，元關漢卿撰。《溫太眞玉鏡臺》一卷，元關漢卿撰。《白敏中儌梅香》一卷，元鄭德輝撰。《錢大尹智勘緋衣夢》一卷，元關漢卿撰。《玉簫女兩世姻緣》一卷，元喬吉撰。《江州司馬青衫淚》一卷，元馬致遠撰。《洞庭湖柳毅傳書》一卷，元尙仲賢撰。《李太白匹配金錢記》一卷，元喬吉撰。《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一卷，元石君寶撰。《蕭淑蘭情寄菩薩蠻》一卷，明賈仲名撰。《迷青瑣倩女離魂》一卷，元鄭德輝撰。《杜蘂娘智賞金線池》一卷，元關漢卿撰。《臨江驛瀟湘夜雨》一卷，元楊顯之撰。《荆楚臣重對玉梳》一卷，明賈仲名撰。《李雲英風送梧桐葉》一卷，元喬吉撰。《漢元帝孤雁漢宮秋》一卷，元馬致遠撰。《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一卷，元白樸撰。《秦修然竹塢聽琴》一卷，元石子章撰。《宋太祖龍虎風雲會》一卷，元羅本撰。《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一卷，元張壽卿撰。

又 《古雜劇》二十種二十卷，明王驥德編。明顧曲齋刻本，四冊，存六種六卷：《白敏中儌梅香》一卷，元鄭德輝撰。《錢大尹智勘緋衣夢》一卷，元關漢卿撰。《臨江驛瀟湘夜雨》一卷，元楊顯之撰。《楚荆臣重對玉梳》一卷，明賈仲名撰。《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一卷，元白樸撰。《秦修然竹塢聽琴》一卷，元石子章撰。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元人雜劇選》存十六卷，六冊。明王驥德編。明萬曆間顧曲齋刊配補影抄本，附圖。北平。《江州司馬青衫淚》一卷，元馬致遠撰。影抄配。《杜蘂娘智賞金綫池》一卷，元關漢卿撰。影抄配。《錢大尹智勘緋衣夢》一卷，元關漢卿撰。影抄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一卷，元白樸撰。《洞庭湖柳毅傳書》一卷，元尙仲賢撰。影抄配。《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一卷，元石君寶撰。《臨江驛瀟湘夜雨》一卷，元楊顯之撰。影抄配。《秦修然竹塢聽琴》一卷，元石子章撰。《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一卷，元張壽卿撰。《白敏中儌梅香》一卷，元鄭光祖撰。影抄配。《迷青瑣倩女離魂》一卷，元鄭光祖撰。影抄配。《玉簫女兩世姻緣》一卷，元喬吉甫撰。影抄配。《李太白匹配金錢記》一卷，元喬吉甫撰。影抄配。

古今雜劇

論述

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自序》 北詞肇于金而盛于元。其時戲曲發達成空前鉅觀，文人受其影響，遂競爲劇本。百年之間，英才輩出，項領相望。顧所編劇，當世無人爲之綜錄，故元雜劇究有若干本，以文獻無徵，今不能確知其數。元至順初，鍾嗣成撰《錄鬼簿》，所錄雜劇凡四百五十餘本，此特就所

習知之人及先輩著名當時者，錄其人附著其劇，非一代戲曲總錄也。明洪武中，寧獻王權撰《太和正音譜》，其《羣英雜劇目》錄五百三十餘本，又《古今無名氏雜劇目》一百一十本，共得六百四十餘本，超出于《錄鬼簿》者幾二百種，然亦就篋中所藏者錄之，非元人戲曲總錄也。明初去元未遠，當時人所見元人戲曲尚多。然收藏之富，當首推內府。明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後序》稱「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斯言雖似誇張，而實屬可信。以開先曾爲太常寺少卿，太常職掌禮樂，開先此言，宜必有據也。唯賜詞曲一千七百本，當是命典守者傳錄予之，非逕出內本。開先此言，微嫌不淸。然由此可知內府藏詞曲之富。今《永樂大典目錄》雜劇只百餘種，此因類書不能全引，非可據以云明內府曲本盡于此也。開先此序又稱「人言憲廟好聽雜劇及散詞，搜羅海內詞本殆盡。武宗亦好之，有進者即蒙厚賞。如楊循吉、徐霖、陳符所進不止數千本」。然則明內府藏曲，當成化、正德間，不僅藉舊有之本，且大蒐海內詞曲，其繁富可知也。其私家藏曲，以余所知，明初則有關中康氏，亦見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後序》。文稱「康對山高祖汝楫曾爲燕邸長史。王府賜劇，汝楫盡有其本。傳至對山，少有存者」。嘉靖中則有李開先、晁瑮及何良俊。開先《閒居集・文集》卷五《改定元賢傳奇序》稱「元詞鮮有見之者，見者多尋常之作。乃盡發所藏千餘本，付門人張自愼選之」，《文集》六《南北插科詞序》，自稱「金元曲《芙蓉雙題多目倩女》等千七百種，靡不辨其品類」云。則開先所藏元曲，殆埒內府矣。瑮有《寶文堂書目》，其《樂府類》錄書凡三百五十餘種，其目不盡北詞，且有少數詩詞樂書羼入其間。然覽其目，十之八皆北曲也。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十七稱「《西廂》、《琵琶》傳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獨此二家。余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乃知今元人之詞，往往有出于二家之上者」。此三家皆以藏書著名，不專藏曲，而曲之富如此。唯瑮、良俊所藏曲不逮開先遠甚。開先章邱人，瑮大名開州人，良俊則華亭人也。萬曆間以藏曲著名者，當首推臨川湯顯祖。明姚士粦《見只編》稱「湯海若先生妙於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篋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種，有《太和正音譜》所不載。比問其各本佳處，一一能口誦之」。次則餘姚孫鑛。明王驥德《曲律》四稱：「金、元雜劇甚多。今吾姚孫司馬家藏三百種。」孫司馬即孫鑛。【略】鑛明正德中忠臣燧之孫，字文融，萬曆二年進士。歷兵部主事，兵部侍郎，總督遼、薊軍務，終南京兵部尚書。人稱「月峰先生」。《明史》附《燧傳》，而光緒《餘姚縣志》載鑛事爲詳。驥德《曲律》所稱孫比部如法即鑛猶子，藏劇云云，當是事實。今人習知鑛批點古籍，而不知其藏曲之多如斯也。次則山陰祁承㸁。承㸁曩園別業有澹生堂，庋書富甚，藏書之名甲天下，而亦富藏曲。淸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六稱「參政（按承㸁歷官至江右參政）富于藏書。將亂，其家悉載至雲門山寺。惟遺元、明來傳奇多至八百餘部，而葉兒樂府散套不與焉。余猶及見之」。麻城劉承祐（字延伯）。臧懋循序《元曲選》自稱：「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云錄之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則稱「晉叔（懋循字）嘗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與懋循自序異，疑是竹坨誤記。然據此知承禧藏曲亦富。次題吳江沈璟等《曲律》四稱「余家舊藏及見沈光祿（璟）、毛孝廉（以燧）所（藏），可二三百種」。其意謂三家各二三百種，或三家所藏共計之得二三百種，不可知。明季常熟錢曾以藏書名，所藏曲亦富。其《述古堂目》卷十所錄「古今雜劇」三百種。後重訂爲《也是園目》，所錄《古今雜劇》三百四十二種。由上所引觀之，知有明一代雖北曲浸衰，而元曲之收藏猶富。內府無論矣，私人藏書其多者至千數種，少亦數百種。迄明之季，其家藏至二三百種者，猶數見不鮮。當時儲藏之富，誠令人羨慕不置也。明鼎革後，此諸家藏曲，大抵無聞。其內府所藏，亦不復見于記錄。唯澹生堂曲，嘉、道間爲山陰沈復粲所得。復粲所編《鳴野山房書目》，子部樂府家傳奇類五百餘種。其雜劇類有《名劇彙》七十二本二百七十三種，蓋即承㸁舊藏。復粲書以道光己酉散出，其精本半歸楊器之（據趙之謙《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序》）。己酉係道光二十九年。此後有洪、楊之役，則不知其書存亡矣。錢曾也是園書甚著，其精本半歸季滄葦。今所見《延令季氏書目》有抄本元曲三百種一百本，與《述古堂目》合，疑即其書。然書自季氏而後，亦杳焉無聞。距今十年前即一九二九年，常熟有丁祖蔭者，爲文刊布于《北平圖書月刊》（第三卷第四號），稱「于海虞趙氏舊山樓見也是園曲。曾閱一過，錄其跋語，匆匆歸趙。今不知流落何所」。斯文出而學者爲之聳異。幸是書之尚在人間，冀傳出之有日，而丁氏言既暗昧不明，書亦終無人能見，斯書也忽顯忽隱，遂如曇花之一現。夫明人藏本盡化烟雲，如丁氏言，則也是園舊藏曲乃碩果之僅存者。倘令斯書終閟，則是明以來歷劫僅存之曲，終埋沒沉淪，不復與世人相見，其遺恨爲何如乎？然而世事乘除，有非人所能逆料者。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起，江介河朔，淪爲戰場，故家

文物，蕩然無存。其幸免于兵火之厄者，則往往流落于人間。而斯書以一九三八年忽出于滬上，蓋即丁氏所藏，書賈由蘇州得來者。國立北京圖書館出重值購得之，由是斯書復顯于世。復塵封錮閉之虞，自喪亂以來，人離其羣，物易其主，所遇至酷矣，而斯書乃獨得其所。余以一九三八年八月遊滬，閱斯書于商務印書館（時商務印書館方重印此書）。凡三週讀訖，得筆記十餘冊。北歸，整理之。明年成書一冊，模印于北京，即爲此本。

著錄

余嘉錫《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序》 若錢遵王所藏之《古今雜劇》三百餘種，著錄于《述古堂》、《也是園書目》者，雖遞爲季滄葦、黃蕘圃諸家所藏，然迄無人見其書，以爲亡佚久矣。近年以來，以戰爭之不息，故家藏書稍稍散出，而是書遂于前年忽出于滬上，國立圖書館斥重貲獲焉。子書聞之則大喜，槖筆贏糧而往，讀之窮日夜不厭。其書六十四冊都二百四十二種。子書悉心校理，除其複重，實得二百三十五種。其中無傳本者凡一百三十五種，而元人雜劇孤本三十二種歸然存焉。

丁祖蔭《趙琦美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跋》 初我曾見我虞趙氏舊山樓藏有此書，假歸，極三晝夜之力展閱一遍，錄存跋語兩則。卷首尚有所謂元刊明刊雜劇曲目，又《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并注明闕失。案也是園原目除重複外，係三百四十種，蕘圃所存爲二百六十六種，實闕七十四種），《古名家雜劇目錄》分文、行、忠、信四集），《刻元人雜劇選目錄》、《待訪古今雜劇存目》（以上四目劇本，俱也是園目所載，爲此書所闕。并也是園原目朱筆標著其次第），及汪氏錄清現存目錄十四紙（依此書之次第另錄之，實存二百三十九種，又闕二十七種），時促不及詳錄，匆匆歸趙。曾題四絕句以志眼福。雲烟一過，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擲筆爲之嘆息不置。容臺脈望小神仙，（清常詩集名《容臺小草》，藏書目曰《脈望館》。）炳燭丹黃待漏前。（此本係清常官刑部郎時所校，卷尾常有四鼓待漏校完之語，兼及時事。）點出盛明新樂府，神宗皇帝太平年。武康山下鬼聲哀，也是園中歷劫來。何事明珠遺百一，不隨滄海月明回。（轉入士禮居，藝芸精舍時，遞佚曲百一種矣。）未諳音律老蕘翁（黃跋云然），甲乙分題篋衍中。（蕘圃手錄《元刊本古今雜劇三十種》目于冊首，案即今上虞羅氏所刊本，序云手題篋面曰乙編，則此必爲甲編也。）此是清常編定本，縱然異曲亦同工（羅刊《三十種》序云，不知編者名姓）。詞山曲海（亦跋中語）等塵沙，散入黃汪又趙家。莫向春風箋《燕子》，更誰解唱《後庭花》。

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改版序》 清初錢曾所藏《古今雜劇》，著於《也是園目》者三百餘種。曾歿，此書無聞。一九三八年，忽發見於滬上，國立北京圖書館購得之，由是斯書復顯於世。其劇今存者二百三十餘種，中有一百三十餘種爲孤本，可謂最大祕笈。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古今雜劇》二百四十二種，明抄本（內十五種配明刻息機子《雜劇選》本，五十五種配明刻《古名家雜劇》本）。黃丕烈錄自《藏曲目》並跋。六十四冊，十行二十一字，無格。《孤雁漢宮秋》一卷，元馬致遠撰。明刻《古名家雜劇》本。《馬丹陽三度任風子》一卷，元馬致遠撰。明抄本，趙琦美跋。《呂洞賓三醉岳陽樓》一卷，元馬致遠撰。《古名家雜劇》本，錢曾抄補。《江州司馬青衫淚》一卷，元馬致遠撰。《古名家雜劇》本，趙琦美校。《半夜雷轟薦福碑》一卷，元馬致遠撰。《古名家雜劇》本。《西華山陳摶高卧》一卷，元馬致遠撰。《古名家雜劇》本。《孟浩然踏雪尋梅》雜劇一卷，元馬致遠撰。明刻《息機子雜劇》本。《開壇闡教黃粱夢》一卷，元馬致遠撰。《古名家雜劇》本。《蘇子瞻風雪貶黃州》一卷，元費唐臣撰。明抄本。《四丞相歌舞麗春堂》一卷，元王德信撰。《古名家雜劇》本。《呂蒙正風雪破窰記》一卷，元王德信撰。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死生交范張鷄黍》雜劇一卷，元宮大用撰。息機子本，何煌校並跋。《杜蘂娘智賞金線池》一卷，元關漢卿撰。《古名家雜劇》本。《劉夫人慶賞五侯宴》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明抄本，趙琦美校。《單刀會》一卷，元關漢卿撰。明抄本，何煌校。《趙盼兒風月救風塵》一卷，元關漢卿撰。《古名家雜劇》本。《溫太眞玉鏡臺》一卷，元關漢卿撰。《古名家雜劇》本。《望江亭中秋切鱠旦》一卷，元關漢卿撰。息機子本，趙琦美校並跋。《錢大尹智寵謝天香》一卷，元關漢卿撰。《古名家雜劇》本，趙琦美校。《鄧夫人苦痛哭存孝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明抄本，趙琦美校。《錢大尹智勘緋衣夢》一卷，元關漢卿撰。《古名家雜劇》本。《包待制三勘蝴蝶夢》一卷，元關漢卿撰。《古名家雜劇》本，趙琦美跋。《感天動地寶娥冤》一卷，元關漢卿撰。《古名家雜劇》本。《山神廟裴度還帶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明抄本，趙琦美

校並跋。《尉遲恭單鞭奪槊》一卷，元關漢卿撰。明抄本。《狀元堂陳母教子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明抄本。《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一卷，元白樸撰。《古名家雜劇》本。《董秀英花月東牆記》一卷，元白樸撰。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裴少俊牆頭馬上》一卷，元白樸撰。《古名家雜劇》本，趙琦美校並跋。《保成公徑赴澠池會雜劇》一卷，元高文秀撰。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好酒趙元遇上皇》一卷，元高文秀撰。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劉玄德獨赴襄陽會雜劇》一卷，元高文秀撰。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立成湯伊尹耕莘雜劇》一卷，元鄭德輝撰。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鍾離春智勇定齊雜劇》一卷，元鄭德輝撰。明抄本。《傷梅香騙翰林風月雜劇》一卷，元鄭德輝撰。息機子本。《醉思鄉王粲登樓》一卷，元鄭德輝撰。《古名家雜劇》本，何煌校並跋。《迷青瑣倩女離魂》一卷，元鄭德輝撰。《古名家雜劇》本。《虎牢關三戰呂布雜劇》一卷，元鄭德輝撰。明抄本。《張子房圯橋進履》一卷，元李文蔚撰。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同樂院燕青博魚雜劇》一卷，元李文蔚撰。明抄本。《破苻堅蔣神靈應雜劇》一卷，元李文蔚撰。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老莊周一枕蝴蝶夢》一卷，元史樟撰。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張孔目智勘魔合羅》一卷，元孟漢卿撰。《古名家雜劇》本，趙琦美、何煌校並跋。《陶學士醉寫風光好》一卷，元戴善夫撰。《古名家雜劇》本。《東堂老勸破家子弟雜劇》一卷，元秦簡夫撰。息機子本，趙琦美校並跋。《孝義士趙禮讓肥雜劇》一卷，元秦簡夫撰，息機子本。《陶母剪髮待賓》一卷，元秦簡夫撰。明抄本，趙琦美跋。《宋上皇御斷金鳳釵》一卷，元鄭廷玉撰。明抄本。《布袋和尚忍字記雜劇》一卷，元鄭廷玉撰。息機子本，趙琦美校。《楚昭公疎者下船雜劇》一卷，元鄭廷玉撰。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看財奴買寃家債主雜劇》一卷，元鄭廷玉撰。息機子本，趙琦美、何煌校並跋。《包龍圖智勘後庭花》一卷，元鄭廷玉撰。《古名家雜劇》本。《斷寃家債主》一卷，元鄭廷玉撰。明抄本。《宋太祖龍虎風雲會》一卷，元羅貫中撰。《古名家雜劇》本。《諸葛亮博望燒屯雜劇》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龐涓夜走馬陵道雜劇》一卷，明抄本。《忠義士豫讓吞炭》一卷，《古名家雜劇》本。《錦雲堂美女連環記雜劇》一卷，息機子本，趙琦美校並跋。《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一卷，《古名家雜劇》本。《鄭月蓮秋夜雲窗夢》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王月英元夜留鞋記》一卷，元曾瑞撰。息機子本。《河南府張鼎勘頭巾》一卷，元孫仲章撰。《古名家雜劇》本，趙琦美校並跋。《硃砂擔滴水浮漚記》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貨郎旦雜劇》一卷，明抄本。《敬德不伏老》一卷，明抄本。《施仁義劉弘嫁婢雜劇》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劉千病打獨角牛雜劇》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斷殺狗勸夫》一卷，明抄本，顧河之跋。《大婦小妻還牢末》一卷，明抄本。《講陰陽八卦桃花女雜劇》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玎玎璫璫盆兒鬼雜劇》一卷，明抄本。《劉玄德醉走黃鶴樓雜劇》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玉清菴錯送鴛鴦被》一卷，《古名家雜劇》本。《關雲長千里獨行》一卷，明抄本。《孟光女舉案齊眉雜劇》一卷，明抄本。《鴈門關存孝打虎》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狄青復奪衣襖車雜劇》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閬閬舞射柳蕤丸記雜劇》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百花亭》一卷，明抄本，董其昌跋。《龍濟山野猿聽經》一卷，《古名家雜劇》本。《二郎神醉射鎖魔鏡》一卷，《古名家雜劇》本。《漢鍾離度脫藍彩和》一卷，《古名家雜劇》本。《李雲英風送梧桐葉》一卷，《古名家雜劇》本。《摩利支飛刀對箭雜劇》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降桑椹蔡順奉母雜劇》一卷，明抄本，趙琦美校並跋。《羅李郎大鬧相國寺》一卷，元張國賓撰。《古名家雜劇》本。《馬丹陽度脫劉行者》一卷，元楊景賢撰。《古名家雜劇》本。《趙匡義智娶符金錠》一卷，息機子本，趙琦美校並跋。《包待制智賺生金閣》一卷，息機子本，趙琦美校並跋。《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一卷，元關漢卿撰。《古名家雜劇》本，趙琦美校並跋。

元刊雜劇三十種

王國維《元刊雜劇三十種序》　《元刊雜劇三十種》，今藏上虞羅氏，舊在吳縣黃蕘圃丕烈家。書匣上刻堯翁楷書十二字，曰「元刻古今雜劇乙編，士禮居藏」，隸書二字，曰「集部」。【略】後見錢唐丁氏所藏元刊《樂府新編陽春白雪》，湲陽端氏所藏元刊《琵琶》、《荆釵》二記，皆蕘翁故物。今復見是編《雜劇三十種》，且題曰「乙編」，則必尚有「甲編」，丙、丁以降亦容有之，則信乎足以此自豪矣。日本京都文科大學既假此編景刊行世，流傳中土者絕少，又原書次序先後舛錯，因爲之釐定，并書其端，曰：元雜劇之存于今者寡矣。國初藏

書家，蒐羅元劇者，曰虞山錢氏、江陰季氏。錢氏《也是園書目》最錄元人雜劇一百四十種，《季滄葦書目》有鈔本元曲三百本，一百冊。然其後均不知所歸，亦未有記及此事者，蓋存佚已不可問矣。舉世所見，獨明長興臧晉叔懋循之《元曲選》百種與《西廂》五劇，而臧選之中，尚有明初人作六種，則傳世元劇，實尚不及百種。今此編三十種中，其十三種臧選有之，其餘十七種，皆海內孤本，并有自元以來未見著錄者，有明中葉後人所不得見者，于是傳世元劇，驟增至一百十有六種。即與臧選複出者，體製、文字，亦大有異同，足供比勘之助。且臧選刊于明萬曆間，《西廂》刊本，世號最善者，亦僅明季翻刊周憲王本，故南戲尚有元刊本，而北劇則無聞焉。凡戲劇諸書，經後人寫刊者，往往改易體例，增損字句。此本雖出坊間，多訛別之字，而元劇之眞面目，獨賴是以見，誠可謂驚人秘笈矣。原書本無次第及作者姓氏，曩曾爲之釐定時代，考訂撰人，錄目如左。世之君子以覽觀焉。

正續古名家雜劇

徐氏《古名家雜劇跋》 小泉程君，漁獵百家、縱步詞林舊矣。間者復出是製示余，而程仲子、吳伯子綴之以語，以屬余書。余覽之，晉唐汴宋，千載目前，天子公卿，賞心樂事，宛如也。不惟音節快人視聽，抑亦情文得其奧旨，以小雅堂名，夫誰匪然。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古名家雜劇》四十卷，明玉陽仙史編。明刻本，二冊。【略】存五卷：《杜藥娘智賞金線池》一卷，元關漢卿撰。《錢大尹智龍謝天香》一卷，元關漢卿撰。《李雲英風送梧桐葉》一卷，元喬吉撰。《謝金蓮詩酒紅梨花》一卷，元張壽卿撰。附《帝妃春遊》一卷，明程士廉撰。

又 《古名家雜劇》四十卷，明玉陽仙史編。明刻本，二冊。存四卷：《杜藥娘智賞金線池》一卷，元關漢卿撰。《錢大尹智龍謝天香》一卷，元關漢卿撰。《鄭孔目風雪酷寒亭》一卷，元楊顯之撰。《大姨小妻還牢末》一卷，元馬致遠撰。

元曲選

論述

臧懋循《元曲選・自序一》 予家藏雜劇多祕本。頃過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云錄之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因爲參伍校訂，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藏之名山而傳之通邑大都，必有賞音如元朗氏者。若曰妄加筆削，自附元人功臣，則吾豈敢。

又《自序二》 按拍者既無繞梁遏雲之奇，顧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棄而戾家畜之者也。予故選雜劇百種，以盡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爲南者，知有所取則云爾。

王驥德《曲律》卷四 近吳興臧博士晉叔，校刻元劇，上下部共百種。自有雜劇以來，選刻之富，無踰於此。

徐復祚《曲論》 晉叔不聞有所搆撰，然其刻元人雜劇，多至百種，一一手自刪定，功亦不在沈先生下矣。

梁廷枏《曲話》卷一 以予論之，元人之曲如今之制義，當時作者累萬盈千，不可數計，此五百餘種，大抵皆噪名一時，所以能傳之明代。觀晉叔所選之百種，不必其盡爲絕唱，懸知所遺而不刻者，亦未必盡屬馬詞也。

楊恩壽《詞餘叢話》 葉廣平謂《元人百種》，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爭衡。惜今之傳者絕少。百種乃臧晉叔所編，觀所刪改，直是孟浪。文津曲律，皆非所知。不知埋沒元人許多佳曲。

王國維《元曲選跋》 元人雜劇罕見別本，《元人雜劇選》久不可見，即以單行本言，平生僅見鄭廷玉《楚昭王疏者下船》一種，乃錢唐丁氏善本書室所藏明初寫本，曲文拙劣，尚在此本下，蓋經優伶改竄也。此百種歸然獨存。嗚呼，晉叔之功大矣。晉叔，名懋循，長興人，官南京太常博士。錢東澗、朱梅里亟稱之。宣統庚戌仲春，將全書評點一過，略以《雍熙樂府》校之，不能遍也。

著錄

劉世珩《彙刻傳奇雜劇自序》 傳奇雜劇，向無彙爲一集者。明臧晉叔《元人百種曲選》雕鏤甚工，頗有刪節。

《藝風堂藏書續記》卷七 《元人百種曲》百卷，明刻初印本，圖甚精。

余嘉錫《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序》 明代官私諸家，所藏元人雜劇動輒至千餘種，然其存于今者纔百二十種，而十之八出于《元曲選》。其奇零則見于《元人雜劇選》、《正續古名家雜劇》、《元明雜劇》而已。若錢遵王所藏之《古今雜劇》三百餘種，著錄于《述古堂也是園書目》。

《中國善本書目提要》 《元曲選》一百種，附陶九成《論曲》一卷，四十冊（北大）。明萬曆間刻本（九行二十字），明臧懋循輯刻。 又：《元曲選》一百種，附陶九成《論曲》一卷，八十冊（北大）。明萬曆間刻本（九行二十字），明臧懋循輯刻。此本印刷較晚。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元曲選》一百種一百卷，明臧懋循編。《論曲》一卷，明陶宗儀等撰。明萬曆刻本，一百冊。【略】《破幽夢孤雁漢宮秋》雜劇一卷，元馬致遠撰。《李太白匹配金錢記》雜劇一卷，元喬吉撰。《包待制陳州糶米》雜劇一卷。《玉清菴錯送鴛鴦被》雜劇一卷。《隨何賺風魔蒯通》雜劇一卷。《溫太眞玉鏡臺》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一卷，《相國寺公孫合汗衫》雜劇一卷，元張國賓撰。《錢大尹智寵謝天香》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爭報恩三虎下山》雜劇一卷。《張天師斷風花雪月》雜劇一卷，元吳昌齡撰。《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東堂老勸破家子弟》雜劇一卷，元秦簡夫撰。《同樂院燕青博魚》雜劇一卷，元李文蔚撰。《臨江驛瀟湘秋夜雨》雜劇一卷，元楊顯之撰。《李亞仙花酒曲江池》雜劇一卷，元石君寶撰。《楚昭公疏者下船》雜劇一卷，元鄭廷玉撰。《龐居士誤放來生債》雜劇一卷。《薛仁貴榮歸故里》雜劇一卷，元張國賓撰。《裴少俊牆頭馬上》雜劇一卷，元白樸撰。《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雜劇一卷，元白樸撰。《散家財大賜老生兒》雜劇一卷，元武漢臣撰。《硃砂擔滴水浮漚記》雜劇一卷。《便宜行事虎頭牌》雜劇一卷，元李直夫撰。《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雜劇一卷。《凍蘇秦衣錦還鄉》雜劇一卷。《翠紅鄉兒女兩團圓》雜劇一卷，元楊文奎撰。《李素蘭風月玉壺春》雜劇一卷，元武漢臣撰。《呂洞賓度鐵拐李》雜劇一卷，元岳伯川撰。《小尉遲將鬬將認父朝歸》雜劇一卷。《陶學士醉寫風光好》雜劇一卷，元戴善夫撰。《魯大夫秋胡戲妻》雜劇一卷，元石君寶撰。《神奴兒大鬧開封府》雜劇一卷。《半夜雷轟薦福碑》雜劇一卷，元馬致遠撰。《謝金吾詐拆清風府》雜劇一卷。《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雜劇一卷，元馬致遠撰。《包待制三勘蝴蝶夢》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說鱄諸伍員吹簫》雜劇一卷，元李壽卿撰。《河南府張鼎勘頭巾》雜劇一卷，元孫仲章撰。《黑旋風雙獻功》雜劇一卷，元高文秀撰。《迷青瑣倩女離魂》雜劇一卷，元鄭德輝撰。《西華山陳摶高卧》雜劇一卷，元馬致遠撰。《龐涓夜走馬陵道》雜劇一卷。《救孝子賢母不認屍》一卷，元王仲文撰。《邯鄲道省悟黃粱夢》雜劇一卷，元馬致遠撰。《杜牧之詩酒揚州夢》雜劇一卷，元喬吉撰。《醉思鄉王粲登樓》雜劇一卷，元鄭德輝撰。《昊天塔孟良盜骨》雜劇一卷。《包待制智斬魯齋郎》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朱太守風雪漁樵記》雜劇一卷。《江州司馬青衫淚》雜劇一卷，元馬致遠撰。《四丞相高會麗春堂》雜劇一卷，元王德信撰。《孟德耀舉案齊眉》雜劇一卷。《包龍圖智勘後庭花》雜劇一卷，元鄭廷玉撰。《死生交范張雞黍》雜劇一卷，元宮大用撰。《玉簫女兩世姻緣》雜劇一卷，元喬吉撰。《宜秋山趙禮讓肥》雜劇一卷，元秦簡夫撰。《鄭孔目風雪酷寒亭》雜劇一卷，元楊顯之撰。《桃花女破法嫁周公》雜劇一卷。《陳季卿悞上竹葉舟》雜劇一卷，元范子安撰。《布袋和尚忍字記》雜劇一卷，元鄭廷玉撰。《謝金蓮詩酒紅梨花》雜劇一卷，元張壽卿撰。《鐵拐李度金童玉女》雜劇一卷，明賈仲名撰。《包待制智賺灰闌記》雜劇一卷，元李行道撰。《崔府君斷冤家債主》雜劇一卷。《㑹梅香騙翰林風月》雜劇一卷，元鄭德輝撰。《尉遲恭單鞭奪槊》雜劇一卷，元尚仲賢撰。《呂洞賓三度城南柳》雜劇一卷，明谷子敬撰。《須賈大夫誶范叔》雜劇一卷。《李雲英風送梧桐葉》雜劇一卷。《花間四友東坡夢》雜劇一卷，元吳昌齡撰。《杜蘇娘智賞金線池》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王月英元夜留鞋記》雜劇一卷，元曾瑞撰。《漢高皇濯足氣英布》雜劇一卷，元尚仲賢撰。《兩軍師隔江鬬智》雜劇一卷。《馬丹陽度脫劉行者》一卷，元楊景賢撰。《月明和尚度柳翠》雜劇一卷。《劉晨阮肇悞入桃源》雜劇一卷，明王子一撰。《張孔目智勘魔合羅》雜劇一卷，元孟漢卿撰。《玎玎璫璫盆兒鬼》雜劇一卷。《楚君臣重對玉梳記》雜劇一

卷，明賈仲名撰。《逞風流王煥百花亭》雜劇一卷。《秦脩然竹塢聽琴》雜劇一卷，元石子章撰。《金水橋陳琳抱粧盒》雜劇一卷。《趙氏孤兒大報讎》雜劇一卷，元紀君祥撰。《感天動地竇娥冤》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梁山泊李逵負荆》雜劇一卷，元康進之撰。《蕭淑蘭情寄菩薩蠻》雜劇一卷，明賈仲名撰。《錦雲堂暗定連環計》雜劇一卷。《羅李郎大鬧相國寺》雜劇一卷，元張國賓撰。《看錢奴買冤家債主》雜劇一卷，元鄭廷玉撰。《都孔目風雨還牢末》雜劇一卷，元李致遠撰。《洞庭湖柳毅傳書》雜劇一卷，元尚仲賢撰。《風雨像生貨郎旦》雜劇一卷。《望江亭中秋切鱠（旦）》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馬丹陽三度任風子》雜劇一卷，元馬致遠撰。《薩眞人夜斷碧桃花》雜劇一卷。《沙門島張生煮海》雜劇一卷，元李好古撰。《包待制智賺生金閣》雜劇一卷，元武漢臣撰。《馮玉蘭夜月泣江舟》雜劇一卷。　又：《元曲選》一百種，一百卷，明臧懋循編。《論曲》一卷，明陶宗儀等撰。《元曲論》一卷，明萬曆刻本。四十冊。

又：《元曲選》一百種，一百卷，明臧懋循編。明萬曆刻本。一冊，存五種五卷。《看錢奴買冤家債主》雜劇一卷，元鄭廷玉撰。《都孔目風雨還牢末》雜劇一卷，元李致遠撰。《洞庭湖柳毅傳書》雜劇一卷，元尚仲賢撰。《風雨像生貨郎旦》雜劇一卷。《望江亭中秋切鱠（旦）》雜劇一卷，元關漢卿撰。　又：《元曲選圖》一卷，明萬曆刻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元曲選》一百卷，一百〇四冊。明臧懋循編。明萬曆四十三年吳興臧氏雕蟲館刊本，附圖。　又一部一百冊。　又一部五十二冊。　又一部五十二冊。　又一部二十六冊。

說略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六　《說略》一函十二冊。不著編輯姓氏。取宋、元人雜說三十二種彙刻之。分爲十集：甲、《默記》、《宣政雜錄》、《靖康朝野僉言》、《朝野遺記》；乙、《墨客揮犀》、《續墨客揮犀》、《聞見雜錄》、《山房隨筆》；丙、《諧史》、《昨夢錄》、《三朝野史》；丁、《鐵圍山叢談》、《孔氏雜說》；戊、《瀟湘錄》、《三水小牘》、《談藪》；己、《清尊錄》、《睽車志》、《話腴》、《朝野僉載》；庚、《古杭雜說》、《蒙齋筆談》、《文昌雜錄》、《就日錄》；辛、《碧湖雜記》、《錢氏私誌》、《遂昌山樵雜錄》；壬、《高齋漫錄》、《桐蔭舊話》、《霏雪錄》；癸、《東圃友聞》、《拊掌錄》。無序跋。考《明史・藝文志》別有顧起元《說略》三十卷，乃分門排比之類書，不與此同。闕補目錄（一二），《默記》（三四）。

體類

仇白

《江村銷夏錄》卷二　釋妙聲《題元仇山邨詩卷》：予始就學時，即知仇、白名，蓋二先生迺宋之遺老，同居錢唐，名望相等，一時製作多出其手，學者宗之爾。時天竺南北兩山法席甚盛，諸尊宿咸在，無不與二人者游。又釋道衍《題元仇山邨詩卷》：仇先生仁近，宋季老儒也，與白先生湛淵詩名並稱於吳下，人謂之仇、白，若唐之皮、陸也。二先生晚年謝事，樂於湖山泉石間，多與方外士游，名山勝地，佛剎靈區，足迹所到，無不有其題詠，兵後石刻墨本百無一二存也。又：姚性《題元仇山邨詩卷》：仇、白之於宋季，猶歐、虞之於元初，觀其辭翰則知其趣矣。其語平而易，其氣醇以和，若行雲流水，曷嘗用意求奇哉。在唐稱郊、島鳴於詩，前輩謂其彫刻腎肝，語險艱澀，既以窮其身，又以愁於人。韓子云：「將使自鳴，其不幸耶。」

《石洲詩話》卷五　仇、白宋末齊名，皆有小致耳，論者乃等諸元初之歐、虞，過矣。

吳興八俊

張羽《題錢舜舉溪岸圖》　憶昔至元全盛日，天子詔下徵遺逸。吳興八俊皆奇才，秀邸王孫稱第一。一朝玉馬朝周去，諸子聲名總輝赫。豈知錢郎節獨若，老作畫師頭雪白。江南沒骨傳□稀，錢郎得之法更奇。晴窗點染弄顏色，得錢沽酒不復疑。今人祇知重花鳥，豈識此圖奪天巧。玄雲抱石雷雨垂，蒼山夾水龍蛇繞。岸側溪迴共杳冥，蒲稗深沉映魚鳥。漁舟乍隨迷烟散，客子競渡澄江曉。自云布置師北苑，只恐庸工未深了。卷餘更有魏公題，字擬鍾王差未老。鄭侯得之恐神授，使我一見喜絕倒。雙溪流水清何極，門外南山空黛色。文章翰墨何代無？二子疇能躡其跡。爲君題詩三嘆息，嗚呼古人難再得。

自注：吳興當元初時有「八俊」之目，以子昂爲稱首，而舜舉亦與焉。至元中，子昂被薦入朝，諸公往往相攀附取宦達，舜舉獨齟齬不合，流連詩酒以終其身。故二公之詩，各言其志。而子昂微風有意，覽者當自得之也。

《庚子銷夏記》卷二　舜舉與趙子昂同里，並在「吳興八俊」中。

蕭同

貫仁《同公行狀》　貞敏公（蕭斟）居南山下，德業爲四方所仰，與先生友善尤篤，入城府，必主先生家，士論所歸，以「蕭同」并稱。

蘇天爵《槩庵集原序》　古之君子道積於躬，行修於家，稱一鄉之善士者固有之矣。及其至也，稱於一國焉，又稱於天下焉，其沒於世，則善言懿行，忍使湮晦而弗傳歟？天爵早歲居於京師，凡四方之士、文學節行著於州閭者，未始不聞其名焉，若故集賢學士蕭貞敏公、太子贊善同文貞公則尤士君子所喜稱道者也。夫二公生逢國家之治平，親承文獻之緒餘，深居而簡出，惇行而愼言，處於家庭則肅然以莊，接於鄉黨則藹然以和。遠近學者之及門也，則授之以經，臺省名公之造其家也，則交之以禮。故小大敬服，而聲聞日以彰矣。自昔關輔風土厚完，人材樸茂。洪惟世祖皇帝始以潛藩分地，請命故相廉文正王爲宣撫使，乃辟覃懷許公爲之提學以興庠序，以育賢材，以美風化，其規摹宏遠矣。當時儒宿磊落相望，至大德、延祐之際，則有若貞敏、文貞二公者出焉，風采凜然，傾動海內。於時朝廷方興文治，登用老成，屢以尊官顯爵即其家徵起之，間嘗一至京師，深欲推明其學。未久移書廟堂，辭疾而歸，雍容乎道義之盛，審度乎出處之宜，是豈遺世絕人索隱行怪者之流歟？至正四年春，天爵來官於秦，方將考求諸老言行而表章之，俾多士以爲矜式，會御史觀音保潘惟梓以文貞遺文來上，請刊布於江淮郡學。天爵再三誦讀，愛其詞淳而義正，信乎有德者之有言。嗚呼，邇年以來，中原耆舊相繼淪逝，流風餘韻日遠日亡，獨賴其語言文字尚能稽其一二。善哉御史之有是請也。豈惟使關

輔之士企其風節學行而有所興起已夫。至於貞敏之文，散逸無幾，將與文貞之孫再思等采而輯之，共廣其傳焉。

月泉吟社

論述

《**懷麓堂詩話**》（元）〔宋〕季（國）〔元〕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翺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爲主，無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聞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徐氏筆精**》**卷四**　「月泉吟社」：詩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公福詩云：「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犁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壠，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李西崖《懷麓堂詩話》亦載此事，言：「此集未及見。」予家有藏本，因錄出之，然佳句甚多，不獨公福也。如「屋角枯藤粘樹活，田頭野水入溪渾」；「青林伐木村村社，綠水平疇處處秧」；「土脈正融催穀觫，林陰微合聽鉤輈」；「田鳥飛逐耕烟犢，桑扈鳴隨喚雨鳩」；「草青隨意牛羊卧，門靜無人燕雀多」；「麥壠風微牛睡穩，芹塘泥滑燕歸忙」；「小雨杏花村問酒，澹烟楊柳巷巾車」；「榆莢雨酣新水滑，楝花風軟薄寒收」。又皆六十人中警句也。

《**池北偶談**》**卷一九**　宋末浦江吳渭倡月泉吟社，賦《田園雜興》近體詩，名士謝翺輩第其高下，詩傳者六十人，清新尖刻，別自一家。予幼於外祖鄒平孫公家見古刊本，後始見琴川毛氏本。【略】竊謂皋羽所品高下，未盡當意，因戲爲易置次第如左：《春日田園雜興》第一名子進（本名魏新之，號石川），第二名魏子大（梁必大），第三名全泉翁（全璧，字君玉），第四名山南隱逸（劉應龜，字元益），第五名躡雲（翁合老，仲嘉），第六名仙村人，第七名方賞（方德麟，號藏六），第八名高宇（梁相，字必大），第九名兪自得，第十名槐窗居士（黃景昌），十一名東湖散人，十二名徐端甫，十三名仇近村（仇遠，字仁近），十四名陳希邵（陳舜道），十五名子直（魏石川），十六名司馬澄翁（馮澄，字澄翁），十七名陳緯孫（何敎），十八名聞人仲伯（陳希聲），十九名君瑞，二十名田起東（劉汝鈞，號蒙山），二十一名羅公福（連文鳳，號應山，原第一名）。

《**詞品**》**卷一**　曲名有《烏鹽角》，《江鄰幾雜志》云：「始敎坊家人市鹽得一曲譜於角子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搥」。

《**夢曉樓隨筆**》「邨歌聒耳烏鹽角，社酒柔情玉練槌」。宋末月泉吟社中佳句也。《山居雜志》載：杭人徐炬《酒譜》，乃引作少陵詩，不辨格調之類否，而妄稱子美。則《虢國夫人》，《杜鵑行》，《狂歌行》諸篇，妄人皆雜入杜集，又何怪乎。

紀事

吳渭《月泉吟社徵檄》　本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便謄刊，而免於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代賞，而不致浮沉。切望如期差人來問，浦江縣西地名前吳吳知縣位對面，交卷守回標照應，俟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此固非足況我同志，亦姑以講前好、求新益云。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其詩五七言四韵，餘體不取，直欲均調如律呂，畫一如律令。

又《春日田園題意》　所謂「田園雜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拋卻田園，全然泛言他物耳。　又：此題要就春日田園上做出雜興，卻不是要將雜興二字體貼，只爲時文氣習未除，故多不體認得此題之趣。識者當自知之。

又《誓詩壇文》　月泉舊社，久褰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倣禮羅之意。遂從昨歲，遍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從，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交集，鉅軸橫陳。誰揭青銅，尚詢黃髮。無舍女學，

何至敎琢玉哉？不用道謀，是在主爲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同心。睠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自負所長。能雄萬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降一等，乃待以季孟之間。欲辛甘燥濕之俱齊固甚難，以曲直輕重而見欺亦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彼讒言特偕譽而揄揚。我詩如鄶，曹，何幸縱觀於諸老？比聲得梁，楚，誓將不負於齊盟。一點無宅，三辰在上。

又《月泉吟社詩評》《春日田園雜興》，此蓋借題於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園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園而它及。舍之則非此題之詩，泥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春日田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風頃，悠然自見其爲雜興者，此眞雜興也。不明此義而爲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叙實者多入於賦，稱美者多近於頌。甚者將雜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遠矣。諸公長者，惠顧是盟而屑之敎，形容模寫，盡情極態，使人誦之如遊輞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墟里，撫榮木，觀流泉，種東皋之苗，摘中園之蔬，與羲熙人相爾汝也。如入豳風國，耜者桑者，競載陽之光景，而聆倉庚之載好其音也。如夢寐時雍之世，出而作，入而息，優游乎耕鑿，食飲而壤歌之起吾後先也。其餘瓌辭藻思，粲然畢陳，應接有所不暇。姑次第其篇什，附以管見，俟覽者細訂之。若曰折衷，則渭豈敢？

《徐氏筆精》卷四　「月泉吟社」：元至元間，浦江吳淸翁渭有月泉吟社，預於丙戌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收卷，用好紙楷書謄副，聘謝翺爲考官，三月三日揭曉，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首名羅公福，吟社中人。詩限五七言律，刻至六十名止，皆有詩賞者也。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公服羅六丈，筆四帖、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羅五丈，筆三帖、墨三笏；第四至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帖、墨二笏；第十一至二十名深衣布一縑、筆一帖、墨一笏；第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帖；第三十一名至五十名各筆一帖、墨一笏、吟箋二沓。

《遜志堂雜鈔》甲集　月泉吟社者，浦江吳渭淸翁所創也。淸翁宋義烏令，元初退食吳溪，作爲此社，延致鄉遺老方鳳韶卿、閩謝翺皐羽、括蒼吳思齊子善司月旦，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于丙戌小春望日發卷，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丙戌、丁亥，元至正二十三四年），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第一名三山連文鳳，字伯正，賞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義烏馮澄，字澄翁，賞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帖、墨四笏。第三名杭州梁相，字必大，賞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帖、墨三笏。第四名至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帖、墨二笏。第十一名至二十名各深衣巾一端、筆一帖、墨一笏。第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端、筆一帖。第三十一名至五十名各筆一帖、墨一笏、吟箋二沓。通榜，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冊。

《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宋末浦江吳渭淸翁作月泉吟社，以范石湖「春日田園雜興」爲題，中選者若干人，謝皐羽所評定，至今人稱之。

《歷代詩話》卷六五　「月泉吟社」：第一名羅公福（三山人，本姓連，名文鳳，字伯正，號應山），詩曰「老我無心出市朝」【略】評曰：「衆傑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見邊幅者，此爲冠。」第二名司馬澄翁（義烏馮澄字澄翁，號來靑），詩曰「編蘭春思倩吟鞭」【略】評曰：「起善包括，兩聯說田園的而雜興寓其中，末語亦不泥。」第三名同高宇（杭州梁相字必大），詩曰「膏雨初晴布穀唬」【略】評曰：「前聯妙於細合，後聯引陶、范不爲事縛，句法更高。末借言雜興，的是老手。」吳旦生曰：至元間，浦江吳潛齋渭有月泉吟社，預於丙戌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請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便謄副，而免於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賞，而不致浮湛。聘詩人謝翺、方鳳、吳思齊爲考官。三月三日揭曉，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刻至六十名止。皆有詩賞者也。【略】詩限五七言律，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余觀其韻事雅規，標勝來今，而評論詩題，尤入禪解。凡作雜興者，皆須領悟此旨也。李西涯以未見此集爲嫌。閩中徐興公家有藏本，錄其佳句，如【略】升庵又拈其「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搥」，皆六十人中警句也。

田水南《月泉吟社詩序》　浦江吳渭，宋時嘗爲義烏令。元初，退食于吳溪，延致鄉遺老方韶父與閩謝皐羽、括吳思齊主于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三子者，乃爲其評較揭賞云。

潘耒《鴛湖倡和詩序》　以余所聞，元詩最尙詩社，浙東西文士多刻期相聚，以有力而好事者爲主人，文壇宿老品題而甲乙之。居前列者，贈以綺幣玩好有差，人人自奮，所作多斐然可觀。迄今讀《谷音》之編，《玉山草堂》之集，風致猶可想見，而何今日之寥寥也。

《遜志堂雜鈔》甲集　社集始于宋末之月泉吟社，至明隆慶、萬曆間，靑溪社集而始盛。

清香會

劉敏中《吾廬游嘗以名香會王秋澗傅初庵雷苦齋賈頤軒閻靖軒五老號清香會四老賦詩秋澗作序大德辛丑由杭來京師將往秦涼二州葺其師塔臨行會諸公於君逵之家予始識焉求詩為書二絕句》 吳越名山已遍尋，秦涼孤塔動歸心。乾坤萬里如來海，卻向詩人覓賞音。 飛揚臨將遠入秦，回頭一笑更情親。定知許我歸來日，也作清香會裏人。

郝元范楊

《石洲詩話》卷五 楊廉夫序《玩齋集》，論元一代之詩，有「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楊再變，未幾于唐」之語。此似以遺山入元詩，然第一時稱述之詞，從流溯源之論耳，未可以爲據也。

元詩四家 虞范楊揭

《輟耕錄》卷四 虞伯生先生集、楊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爲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楠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椁，揭即曼碩先生傒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爲然。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人力矯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無復深造。虞、楊間法王，岑而神骨乏，范、揭時參韋，孟而天韻疏。新喻、晉陵二子，稍自振拔，雄渾悲壯，老杜遺風，有出四家上者。 又：「百戰健兒」，悍而蒼也。「三日新婦」，鮮而麗也。「唐臨晉帖」，近而肖也。「漢法令師」，刻而深也。右四家評語，元人所載亦互異。一云：「清江漢法令師。」一說又云：人問虞公楊、范、揭，虞既歷加評品，其人復問：「公自擬云何？」虞笑曰：「集如漢廷老吏。」何子元記揭文安聞此評，大不喜，因特舉似虞。虞曰：「此非集言，乃天下公言也。」楊文貞序《杜律虞註》亦云：「虞自擬漢廷老吏，蓋謂深於律者。」則當從後說爲得。然《杜律》一謂張氏注。觀其意致膚淺，尚不如《范注李詩》，非文靖也。 又：鮮于、趙、鄧，詩爲書掩；虞、楊、范、揭，書掩于詩。 又：楊仲弘視虞骨力伉健有加，才具閎通不及。范應奉、揭文安抑又次之。大抵四家古詩歌行伯仲，楊五言律，排律勝，揭七言律勝，范七言絕勝，虞差兼備。至於樂府，俱缺如也。 又：伯生典而實，仲弘整而健，德機刻而峭，曼碩麗而新，至大家逸格，浩蕩沉深之軌，概乎未聞也。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 元人詩，昔人獨推虞、范、楊、揭，謂之四大家，蓋虞道園、范清江、楊仲弘、揭曼碩四人也。四人之詩，其格調具在，固不可不謂之大家，但乏思致，求其言外之趣則索然耳。

顧嗣立《題元百家詩集後二十首》八 彷彿唐人面目同，虞楊范揭出羣雄。縱然不作涪翁社，難脫風沙氣習中。

《寒廳詩話》 元初襲金源派，以好問爲大宗，其後則稱虞集、楊載、范椁、揭傒斯。

《石洲詩話》卷五 虞伯生嘗謂揭曼碩詩如「三日新婦」，已詩如「漢庭老吏」。揭聞之不悅，【略】按揭曼碩詩，格調固自不乏，然亦不能深入，雖間有秀色，而亦不爲新豔，不知所謂「三日新婦」與「美女簪花」者，何以肖也？總之，楊、范、揭三家，不應與虞齊名。其所以齊名者，或以袁伯常、馬伯庸輩，才筆太縱，轉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調者，謂可以紹古乎？然以格調論之，范稍雅

飭，揭稍有致，楊則平平，皆非可語於道園之《學古》也。

譚獻《金元詩錄叙》 方元盛時，虞、楊、范、揭謂之四家，翩翩著作之林哉，亦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於是更唱迭和，五音繁會，合者與元和，元豐相上下矣。

葉紹本《仿遺山論詩得絕句廿四首》 楊、虞詩律皆追古，一統皇元氣象殊。上嗣蘇、黃開季迪，寶船檢得盡明珠。

楊士雲《四家詩》 唐臨晉帖獨師王，健兒百戰更難當。新婦靚粧三日豔，漢庭老吏是張湯（范德機、楊仲弘、揭曼碩、虞伯生）。

田雯《論七言古詩》 金、元之間，元好問七言妙處，不減東坡、放翁。又虞集、楊仲弘、范梈、揭傒斯四家，各擅其長。

《說詩晬語》卷下 虞、楊、范、揭四家，詩品相敵，中又以「漢廷老吏」（注：伯生自評其詩）爲最。

《龍性堂詩話續集》 虞、范、楊、揭，元號四家。今觀其集，篇什格調，如出一手，七言古稍有可觀，近體勻軟卑凡，了無可取。其云欲矯宋人拘牽之弊，而才具單弱，不敵蘇、歐、王、黃遠矣。

《問花樓詩話》卷二 元詩以虞、楊、范、揭爲稱首。

虞楊趙范揭馬宋

貝瓊《跋胡季誠南征詩後》 如虞、揭、歐、馬之在中朝，振大雅之音耳。吁，明天子方將復太平之業，季誠豈果不及虞、揭、歐、馬邪？予實有待焉。

《石洲詩話》卷五 當時之論，以虞、楊、范、揭齊名。或者又以子昂入之，稱虞、楊、趙、范、揭。楊廉夫序貢師泰《玩齋集》，又稱「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下顧大曆與元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金華戴叔能序陳學士基《夷白齋集》云：「我朝自天曆以來，以文章擅名海內者，并稱虞、揭、柳、黃。」【略】由此觀之，可見諸公齊名，元無一定之稱。楊、范、揭與馬、宋等耳，皆非虞之匹。趙子昂亦馬伯庸伯仲。黃、柳雖皆著作手，而以詩論之，亦不敵虞。爾時論者，必援虞以重其名耳。

《寒廳詩話》 元詩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遺山（好問），而郝陵川（經）、劉靜修（因）之徒繼之，至中統、至元而大盛。然麤豪之習，時所不免。東南倡自趙松雪（孟頫），而袁清容（桷）、鄧善之（文原）、貢雲林（奎）輩從而和之。時際承平，盡洗宋、金餘習，而詩學爲之一變。延祐、天曆之間，風氣日開，赫然鳴其治平者，有虞、楊、范、揭（虞集，字伯生，號道園，蜀郡人。楊載，字仲弘，浦城人。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揭傒斯，字曼碩，富州人。時稱虞、楊、范、揭，又稱范、虞、趙、楊、揭，趙謂孟頫），一以唐爲宗，而趨于雅，推一代之極盛。時又稱虞、揭、馬（祖常）、宋（本、褧）。繼而起者，世惟稱陳（旅）、李（孝光）、二張（翥、憲），而新喻傅汝礪（若金）、宛陵貢泰甫（師泰）、廬陵張光弼（昱）皆其流派也。若夫揣鍊六朝，以入唐律，化尋常之言爲警策，則有晉陵宋子虛（旡）、廣陵成原常（廷珪）、東陽陳居采（樵），標奇競秀，各自名家。間有奇才天授，開闔變怪，駭人視聽，莫可測度者，則貫酸齋（小雲石海涯）、馮海粟（子振）、陳剛中（孚），繼則薩天錫（都剌），而後楊廉夫（維楨）。廉夫當元末兵戈擾攘，與吾家玉山主人（瑛）領袖文壇，振興風雅於東南。柯敬仲（九思）、倪元鎮（瓚）、郭羲仲（翼）、郯九成（韶）輩，更倡迭和，淞、泖之間，流風餘韻，至今未墜。廉夫古樂府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門下數百人，入其室者惟張思廉（憲）一人而已。明初袁海叟（凱）、楊眉庵（基）爲開國詞臣領袖，亦俱出自鐵崖門。而議者謂「鐵體」靡靡，妄肆譏彈，未可與論元詩也。

《養一齋詩話》卷三 「趙虞」並稱，趙音節純似唐人，而無眞氣，殊不耐咀味。「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竟朝周」，自言之，自蹈之，氣焉得激昂哉。

四 傑 虞揭柳黃

戴良《夷白齋稿序》 而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曆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及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蓋四公之在當時，皆涵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摛辭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於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

無名氏《解酲語》　柳貫至正間待制翰林，與虞集、揭傒斯、黃溍齊名，號「儒林四傑」。

傅張

《詩藪》外編卷六　同時傅若金、張仲舉不甚知名，而近體特多宏壯。傅如：「國蟠蝸角小，地接犬牙深」；「雨暗蛟龍出，天晴鸛鶴回」；「江路篁猶籜，山田稻始苗」；「黃歸幽徑犢，青聚古祠鴉」；「灑竹啼宮女，持弓泣野臣」；「雨蒸歸日路，雲合去時山」。張如：「半生縣磬室，萬事缺壺歌」；「積陰霾日月，愁色滿江湖」；「露花迎夕斂，風樹借秋涼」；「寧爲伏劍死，不作倒戈攻」；「四郊多壁壘，萬事半煙塵」；「詞人歌《蟋蟀》，軍士嘆蠨蛸」。七言律，傅如：「衡廬樹入青天盡，章貢波翻白日來」；「中天日月迴金闕，南極星辰繞玉衡」；「交龍擁日明丹扆，飛鳳隨雲繞畫車」；「載筆舊登天祿閣，將書還到大明宮」；「百粵雲山連楚大，六朝煙樹入隋荒」；「焚香鳳閣春開宴，鳴玉龍墀午散朝」。張如：「龍伯衣冠藏下府，梵王臺殿起中流」；「露下遠山皆落木，風來滄海欲生潮」；「千嶂晚雲原上合，兩河秋色鴈邊來」；「雲移鴈影沉江樹，雨帶龍腥出海濤」；「方驚掘地雙鵝起，即見浮江五馬來」；「金波夜永浮鳩鵲，玉樹春濃下鳳凰」。皆高華雄暢，得杜陵句格，特變態差少耳。而詩流不能舉其姓氏，良可嘆也。

婺州詩派

宋濂《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游詩卷》示濂，請題其後。卷間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修撰張公之作，禮部《紀游》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爲檢其遺稿，繕書以補焉。且爲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爲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嶽之峰如寶蓮花，屹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映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爲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流譽於天朝，蔚爲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傑益以昭乎地靈者歟？

胡翰《王忠文前集原序》　吾婺以學術稱者，在至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爲之倡。汲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正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張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叔喜，又皆彬彬和附於下。當南北混一，方地數萬里，人物不可以億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婺爲首稱。則是數君子實表礪焉。逮至正以後，黃公猶秉筆居中朝，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吾子充（王禕）紹其聲光。

王禕《送胡先生序》　尚論吾婺學術之懿，宋由南渡以還，東萊呂成公、龍川陳文毅公、說齋大著唐公，同時並興。【略】有元以來，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傳之白雲許文懿公，實以道學名其家。而司丞永康胡公、待制浦陽柳公、侍講烏傷黃公，以及禮部蘭溪吳公、翰林東陽張公，則以文章知名。雖若門戶異趨，而本其立言之要，道皆著於文，文皆載乎道，固未始有不同焉者。淵乎粹哉。皆可謂聖賢之爲學者矣。以故八十年間，踵武相望，悉爲世大儒，海內咸所宗師。夫何後生晚進，顧乃因其所不同而疑其所爲同。言道學者，以窮研訓詁爲極致，言文章者，以修飭辭語爲能事。各立標榜，互相排抵，而不究夫統宗元會之歸，於是諸公之志日微，而學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

又《宋景濂文集序》　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數也，姑自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成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貫）、烏傷黃公（溍）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爲文也，閎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

長於史，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謂善於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異同。其門人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婺人，論者以爲朱氏之世適。故近時言理學者，婺爲最盛。

陳柏《許謙白雲集原序》 吾婺道學之傳，自宋東萊呂成公以身任其道，倡鳴於南渡之後，卓乎不可及已。元有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而傳之白雲許文懿公。蓋北山得於勉齋黃氏，而勉齋實出考亭朱子之門，故傳得其正，粹然以道名家。他如待制浦陽柳公、侍講烏傷黃公、禮部蘭溪吳公、翰林東陽張公，以及國朝學士景濂宋公、待制子充王公，皆以斯文羽翼其道者也。海內論鄉學淵源之懿，師友繼承之篤，蓋莫如吾婺。而吾婺晚生後學，一何繼承之寥寥哉。蓋嘗讀其文，則亦知其道矣。

江西三家

王褘《練伯上詩序》 大江之西，近時言詩者三家，曰文白范公德機、文靖虞公伯生、文安揭公曼碩。范公之詩圓粹而高妙，虞公之詩嚴峻而雅贍，揭公之詩典雅而敦實，皆卓然名家者也。繼而作者，有吾練君伯上焉。伯上之詩溫厚而豐麗，足以紹其聲光而踵其軌轍也。

二 宋大小宋

許有壬《宋誠夫文集序》 顯夫（宋褧）今監察御史，文如其兄（宋本），「二宋」之名於是益著矣。

蘇天爵《燕石集原序》 延祐中，朝廷大興文治，予友宋顯夫從其兄誠夫自江南始還，莫識其面，而「大小宋」之名隱然傳播於京都。未幾，誠夫果魁多士，久之，顯夫亦賜進士出身。初，顯夫兄弟從親宦游於江漢之間，日益貧窶，衣食時或不充，故其爲學精深堅苦，下至稗官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間出奇古，若盧仝、李賀之流，益喜其詞以模擬之。及聞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既擢第，遂入館閣，爲校書、編修、修撰、待制，又嘗爲太禧掌故、中臺御史、山南僉憲，最後由國子司業入翰林爲直學士。至正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謚曰文清。誠夫累官至禮部尚書、國子祭酒，謚曰正獻。

《說部精華・考核下》 「二宋」：元宋本誠夫與弟褧顯夫文學齊名，亦號「二宋」。程端禮敬叔與弟端學時叔俱以道學著名，亦號「二程」。褧嘗輯《國朝風雅》，見揭軌《光岳英華序》。 又「燕石集」：兄本官國子祭酒，謚正獻，工於古文，時號「二宋」。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首陶瀚陶玉禾《元詩總論》 宋誠夫、顯夫亦稱「兩宋」，誠夫古文名家，而詩不稱其文。

浦陽二家方 柳

王褘《浦陽戴先生詩序》 昔日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仙華先生方公韶卿（鳳）、烏蜀先生柳公道傳（貫）。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詩，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名，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公嘗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於是二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於詩者，又得吾戴叔能先生焉。叔能之詩，質而敷，簡而密，優柔而不迫，冲澹而不攜，庶幾上追漢、魏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與？蓋柳公學於方公，而叔能師事柳公爲最久，淵源之懿，信不可誣。褘嘗讀其詩而爲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古於漢、魏，莫盛於盛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陽之詩實有之，叔能之詩，其傳也必矣。

三隱

姚廣孝《筠溪牧潛集序》 自唐、宋以來，浮屠氏文之善鳴者，獨鐔津翁一人而已。【略】南渡後，僧非無文，而其文也縟駮萎爾，而不足以耀宗工秀士之目，亦徒爲文爾。至於元，善鳴者盛稱「三隱」：曰天隱、曰笑隱、曰覺隱。雖三隱並名，而居最者天隱耳。

黃柳

楊維楨《故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先生墓誌銘》 〔黃溍〕與同鄉柳太常貫爲文友，風節、文章在柳上，人呼「黃柳」。

王棹《宋景濂文集序》 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貫）、烏傷黃公（溍）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爲文也，閎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

張儉《重刊黃文獻公集後序》 吾鄉金華黃文獻公與其友柳文肅公，均以文名于時，世稱「黃柳」，如唐退之之於子厚也。

《詩藪》外編卷六 元婺中若黃文憲、柳文肅，皆以文名，而詩亦華整。黃如：「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按兩朝」；「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聊過赤闌橋」；「北尋海瀆瞻恆岳，南涉江淮上會稽」；「山下靈風吹桂棹，雲邊仙樹拂丹梯」。柳如：「羲和白日經天近，敕勒陰山度幕遙」；「雪華遙映龍旗動，日色纔臨鳳蓋閑」，置之作者奚讓。又：婺中黃、柳同輩。吳立夫、胡長孺、戴九靈、王子充、宋潛溪諸子，皆以文章顯，而詩亦工，當時不在諸方下。元末國初之才，吾郡盛矣。

五儁

楊維楨《有元文靜先生倪公墓碑銘》（代歐陽玄作） 玄聞房山高公克恭在南端時，薦天下士五人：曰敖公繼翁、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倪公淵、姚公式，天下謂之「五儁」。鄧公官至法從，敖與姚卒官文學，倪公晚始以縣大夫引年，然皆以文行相高。論「五儁」者，不以位之崇卑優劣焉。玄慕「五儁」，如慕古人。

王關白馬

朱經《青樓集序》 我皇元初併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己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流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

王驥德《曲律》卷三 勝國諸賢，蓋氣數一時之盛。王、關、馬、白，皆大都人也，令求其鄉，不能措一語矣。

凌廷堪《論曲絕句三十二首》錄一 時人解道漢卿詞，關、馬新聲競一時。振鷺長鳴驚萬馬，雄才端合讓東籬。

關鄭白馬

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 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略】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補於世。

《四友齋叢說》卷三七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四大家。馬之辭老健而乏滋媚，關之詞激厲而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爲第一。

王驥德《曲律》卷三　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

劉姚盧

《中原音韵・正語作詞起例》　惟我聖朝，興自北方，五十餘年，言語之間，必以中原之音爲正。鼓舞歌頌，治世之音，始自太保劉公、牧庵姚公、疏齋盧公輩，自成一家。

張喬

李開先《喬夢符小令序》　元之張、喬，其猶唐之李、杜乎？

王驥德《曲律》卷四　李中麓刻元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夫李則實甫、杜則東篱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然喬多凡語，似又不如小山更勝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　夫古人樂府，專重典雅，竹垞操選，以此爲準。試觀小山、夢符二家小令，抑何宛轉多風。況詞又非曲比者，而必以釘鉸爲瓣香哉。

許光治《江山風月譜散曲自序》　漢、魏樂府降而六朝歌詞，情也；再降而三唐之詩、兩宋之詞，律也；至元曲，凡謂俚言俳語矣。然張小山、喬夢符散曲，猶有前人規矩在，儷詞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宋、唐之秀。惟套曲則似涪翁俳詞，不足鼓吹風雅也。

《藝概・詞曲概》　元張小山、喬夢符爲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杜。《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中麓作《夢符詞序》，稱「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衆流之勢」。案：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

元曲

《藝苑卮言》附錄一　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主中國，所用胡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善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

《太和正音譜》卷上　盛元體：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又曰「王諱體」。

《雨村曲話》卷上　北曲原本樂府歌行，胡應麟《莊嶽委譚》：「宋詞、元曲，咸以昉于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幷富才情，俱湎聲色，叔寶之《後庭花》，煬之《春江玉樹》，宋、元人沿襲濫觴也。」又：《弦索辨訛》：三百篇後，變而爲詩，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詩盛于唐，詞盛于宋，曲盛于元之北。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問：「《尚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詩乃樂之根本也。樂既變而爲元曲，則詩全不關樂事；不關樂事，何以爲詩？」答曰：「古今之變難言，夫子云：『雅、頌各得其所。』則三百篇莫不入於歌喉。漢人窮經，聲歌、意義，分爲二途。太常主聲歌，經學之士主意義，即失夫子雅頌正樂之意。而唐人《陽關三疊》，猶未離於詩也。迨後變爲小詞，又變爲元曲，則聲歌與詩，絕不相關矣，尚可以《尚書》之意求之乎？詩在今日，但可爲文人遣興寫懷之作而已。漢人五言古詩，平淡高遠，而樂府則濃譎吞吐。意者樂府入歌喉，而古詩已是遣興寫懷之作也。古今事變不能窮究矣。」

《問花樓詞話・唐宋元明》　人有恆言，唐詩、宋詞、元曲三者，就其極盛言之。風氣所開，遂成絕詣。

《衡曲廬譚・作家偶評》　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

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作家如貫酸齋、馬東籬輩，咸豐於學，兼善聲律，擅一代之長。昔稱「宋詞」、「元曲」，非虛語也。大江以北，漸染胡語，而東南之士，稍稍變體，別爲南曲。高則誠氏赤幟一時，以後南詞漸廣，二家鼎峙。大抵北主勁切雄壯，南主清峭柔脆。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各有三味，難以淺窺。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受，不可同日語也。乃製曲者往往南襲北辭，殊爲可笑。今麗曲之最勝者，以王實甫《西廂》壓卷，日華翻之爲南，時論頗弗取。不知其翻變之巧，頓能洗盡北習，調協自然，筆墨中鑪冶，非人官所易及也。

《閑情偶寄》卷一　歷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漢書》、《史記》，千古不磨，尚矣。唐則詩人濟濟，宋有文士蹌蹌，宜其鼎足文壇，爲三代後之「三代」也。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禮、樂一無可宗，即語言、文字之末，圖書、翰墨之微，亦少概見。使非崇尚詞曲，得《琵琶》、《西廂》以及《元人百種》諸書傳于後代，則當日之元，亦與五代、金、遼同其泯滅，焉能附三朝驥尾，而掛學士文人之齒頰哉？此帝王國事，以塡詞而得名者也。由是觀之，塡詞非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

北曲

《元史新編》卷四七　前明葉子奇《草木子》曰：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世詩書文學皆不如前代，其可傳獨北樂府。而明沈德符《顧曲雜言》論南曲、北曲之分，遂謂「元未滅宋以前以雜劇取士」，語絕無稽。況元之詩不如唐、宋，而古文則姚燧、揭傒斯、歐陽玄、張養浩、黃溍、柳貫、蘇天爵，皆祖述韓、歐，遠在南宋之上。明黃宗羲論元文獨以虞集、姚燧二人竝稱，尚非篤論也。使燧更留意於經世，進之於義理，其成就豈可量哉？

《儼山外集》卷一一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今日之北詞也。

《古今詞論・毛稚黃詞論》　南曲將開，塡詞先之，《花間》《草堂》是也。北曲將開，弦索調先之，董解元《西廂記》是也。此即是北塡詞也。然塡詞盛于宋，至元末明初，始有南曲，其接續之際甚遙。弦索調生于金，而入元即有北曲，其接續也相踵。斯又聲音氣運之微，殆有不可以臆測者。

《太和正音譜》卷上　董解元（仕於金，始製北曲）。

《藝概・詞曲概》　北曲六宮十一調，各具聲情。元周德清氏已傳品藻六宮曰，【略】製曲者每用一宮一調，俱宜與其神理吻合。南曲之九宮十三調，可準是推矣。

《雨村曲話》卷上　北曲原本樂府歌行，胡應麟《莊嶽委譚》：「宋詞、元曲，咸以昉于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幷富才情，俱湎聲色，叔寶之《後庭花》，煬之《春江玉樹》，宋、元人沿襲濫觴也。」

王驥德《曲律》卷三　作北曲者，如王、馬、關、鄭輩，創法甚嚴。終元之世，沿守惟謹，無敢踰越。而作南曲者，如高如施，平仄聲韻，往往離錯。作法於涼，馴至今日，蕩然無復底止。則兩君不得辭作俑之罪，眞有幸不幸也。

南曲

《儼山外集》卷一一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於今日之北詞也。

《古今詞論・毛稚黃詞論》　南曲將開，塡詞先之，《花間》《草堂》是也。北曲將開，弦索調先之，董解元《西廂記》是也。此即是北塡詞也。然塡詞盛于宋，至元末明初，始有南曲，其接續之際甚遙。弦索調生于金，而入元即有北曲，其接續也相踵。斯又聲音氣運之微，殆有不可以臆測者。

《顧曲雜言》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

彩霞」爲一時絕唱，其餘俱不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

王驥德《曲律》卷一 曲，樂之支也。【略】入元而益慢衍其製，櫛調比聲，北曲遂擅盛一代。顧未免滯於弦索，且多染胡語，其聲近噍以殺，南人不習也。迨季世入我明，又變而爲南曲，婉麗嫵媚，一唱三嘆，於是美善兼至，極聲調之致。

《藝概·詞曲概》 北曲名家不可勝舉，【略】諸家雖未開南曲之體，然南曲正當得其神采。觀彼所製圓溜瀟灑，纏綿蘊藉，於此事固若有別材也。又：北曲六宮十一調，各具聲情。元周德清氏已傳品藻六宮曰，【略】南曲之九宮十三調，可準是推矣。

《雨村曲話》卷上 詩盛于唐，詞盛于宋，曲盛于元之北。北曲不諧于南而始有南曲，南曲則大備于明。

王驥德《曲律》卷三 作北曲者，如王、馬、關、鄭輩，創法甚嚴。終元之世，沿守惟謹，無敢踰越。而作南曲者，如高如施，平仄聲韻，往往離錯。作法於涼，馴至今日，蕩然無復底止。則兩君不得辭作俑之罪，眞有幸不幸也。

凌濛初《譚曲雜劄》 尾聲，元人尤加之意，而末句最緊要。北曲尚矣，南曲如《拜月》可見一斑。大都以詞意俱若不盡者爲上，詞盡而意不盡者次之，若詞意俱盡，則平平耳。

《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自昔稱「宋詞」、「元曲」，非虛語也。大江以北，漸染胡語，而東南之士，稍稍變體，別爲南曲。高則誠氏赤幟一時，以後南詞漸廣，二家鼎峙。大抵北主勁切雄壯，南主清峭柔脆。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各有三味，難以淺窺。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受，不可同日語也。乃製曲者往往南襲北辭，殊爲可笑。今麗曲之最勝者，以王實甫《西廂》壓卷，日華翻之爲南，時論頗弗取。不知其翻變之巧，頓能洗盡北習，調協自然，筆墨中鑪冶，非人官所易及也。

無名氏《盛世新聲引》 夫樂府之行，其來遠矣。有南曲北曲之分。南曲傳自漢、唐、宋，北曲由遼、金、元，至我朝大備焉。皆出詩人之口，非《桑間》《濮上》之音，與《風》《雅》「比興」相表裏。至于村歌里唱，無過勸善懲惡，寄懷寫怨。

雜劇

《西圃詞說》 元時，中原人士往往沉於散僚，關漢卿爲太醫院尹，鄭德輝杭州小吏，宮大用鈞臺山長，沉困簿書，老不得志，而雜劇乃獨絕於時。自元迄明，詞與曲分，無復以詩餘入樂府歌唱者，皆可爲嘆息也。

《太和正音譜》卷上 關漢卿之詞，如瓊筵醉客。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

《顧曲雜言》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 又：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即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旦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眞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因有《小石調》配之，非其初矣。

夏庭芝《青樓集誌》 國初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泛，至今行之。又有「焰段」，類「院本」而差簡，蓋取其如火焰之易明滅也。「雜劇」則有旦、末。旦本女人爲之，名粧旦色；末本男子爲之，名末泥。其餘供觀者，悉爲之外腳。有駕頭、閨怨、鴇兒、花旦、披秉、破衫兒、綠林、公吏、神仙道化、家長里短之類。內而京師，外而郡邑，皆有所謂構欄者，辟優萃而隸樂，觀者揮金與之。

《輟耕錄》卷二七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因取諸曲名，分調類編，以備後來好事稽古者之一覽云。

《太和正音譜》卷上 雜劇之說，唐爲傳奇，宋爲戲文，金爲院本，雜劇合而爲一，元分院本爲一、雜劇爲一。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

《**草木子**》**卷四**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迺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

王驥德《**曲律**》**卷三**　元人諸劇，爲曲皆佳，而白則猥鄙俚褻，不似文人口吻。蓋由當時皆教坊樂工先撰成間架說白，卻命供奉詞臣作曲，謂之塡詞。凡樂工所撰，士流耻爲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辭句多不通，不似今作南曲者，盡出一手。要不得爲諸君子疵也。又：元人雜劇，其體變幻者固多，一涉麗情，便關節大略相同，亦是一短。又古新奇事迹皆爲人做過，今日欲作一傳奇，毋論好手難遇，即求一典故可新采動人者，正亦不易得耳。

又卷四　金、元雜劇甚多，《輟耕錄》載七百餘種，《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載六百餘種，康太史謂於館閣中見幾千百種，何元朗謂家藏三百種。今吾姚孫司馬家藏亦三百種。余家舊藏，及見沈光祿、毛孝廉所，可二三百種。《輟耕錄》所列，有其目而無其書；《正音譜》所列，今存者尚半，其餘皆散逸湮沒，不可復見。然尚得因諸書所載，略知梗概。

《**顧曲雜言**》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　又：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塡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能得畫外趣者，登高第。以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匹。

院本

夏庭芝《**青樓集誌**》　「院本」大率不過謔浪調笑，「雜劇」則不然，【略】又非唐之「傳奇」、宋之「戲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語矣。

《**太和正音譜**》**卷上**　雜劇之說，唐爲傳奇，宋爲戲文，金爲院本，雜劇合而爲一，元分院本爲一、雜劇爲一。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

《**喃喃錄**》**卷上**　余嘗欲第院本作四等：如《四喜》、《百順》之類，頌也，有慶喜之事則演之；《五倫》、《四德》、《香囊》、《還帶》等，《大雅》也；《八義》、《葛衣》等，《小雅》也，尋常家庭燕會則演之。《拜月》、《繡襦》等，《風》也，閑庭別館，朋友小集，或可演之。至于《疊花》、《長生》、《邯鄲》、《南柯》之類，謂之逸品，在四品之外，禪林道院，皆可搬演，以代道場齋醮之事。若夫《西廂》、《玉簪》等，諸淫媟之戲，亟宜放絕，禁書坊不得鬻，禁優人不得學，違則痛懲之，亦厚風俗、正人心之一助也。

姚思《**南曲九宮正始序**》　蓋自宋始有院本，金元從而廣之。雜劇之行，人懷蒼璧，家蓄玄珠，及明猶備。

《**宋元戲曲史**》**第八章**　宋金之所謂雜劇、院本者，其中有滑稽劇，有正雜劇，有艷段，有雜班，又有種種技藝游戲。其所用之曲，有大曲，有法曲，有諸宮調，有詞，其名雖同，而其實頗異。至成一定之體段，用一定之曲調，而百餘年間無敢踰越者，則元雜劇是也。

又第一五章　雜劇、院本、傳奇之名，自古迄今，其義頗不一。宋時所謂雜劇，其初殆專指滑稽戲言之。孔平仲《談苑》（卷五）「山谷云：『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呂本平《童蒙訓》亦云：「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卻打猛諢出。」《夢粱錄》亦云：「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故第二章所集之滑稽戲，宋人恆謂之雜劇，此雜劇最初之意也。至《武林舊事》所載之官本雜劇段數，則多以故事爲主，與滑稽戲截然不同，而亦謂之雜劇，蓋其初本爲滑稽戲之名，後擴而爲戲劇之總名也。元雜劇又與宋官本雜劇截然不同，至明中葉以後，則以戲曲之短者爲雜劇，其折數則自一折以至六七折皆有之，又舍北曲而用南曲，又非元人所謂雜劇矣。院本之名義亦不一。金之院本與宋雜劇略同。元人既創新雜劇，而又有院本，則院本殆即金之舊劇也。然至明初，則已有謂元雜劇爲院本者，如《草木子》所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者，實謂北雜劇也。顧起元《客座贅語》謂：「南都萬曆以前，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此亦指北雜劇言之也。然明文林《琅琊漫鈔》（《苑錄彙編》卷一百九十七），所紀《太監阿丑打院》本事，與《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所紀郭武定家優人打院本事，皆與唐、宋以來之滑稽戲同，則猶用金、元院本之本義也。但自明以後，大抵謂北戲或南戲爲院本，《野獲編》謂「逮本朝院本久不傳，今尚稱院本者，猶沿宋、元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尚是院本模範」云云。其以《董西廂》爲院本，固誤，然可知明以後所謂院本，實與戲曲之意無異也。傳奇之名，實始於唐。唐裴鉶所作《傳奇》六卷，本小說

家言，此傳奇之第一義也。至宋則以諸宮調爲傳奇，《武林舊事》所載諸色伎藝人，諸宮調傳奇，有高郎婦、黃淑卿、王雙蓮、袁太道等。《夢粱錄》亦云：「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即《碧雞漫志》所謂「澤州孔三傳，首唱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者也。則宋之傳奇，即諸宮調，一謂之古傳，與戲曲亦無涉也。元人則以元雜劇爲傳奇，《錄鬼簿》所著錄者，均爲雜劇，而錄中則謂之傳奇。又楊鐵崖《元宮詞》云：「《屍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齎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案《屍諫靈公》，乃鮑天祐所撰雜劇，則元人均以雜劇爲傳奇也。至明人則以戲曲之長者爲傳奇（如沈璟《北九宮譜》等），以與北雜劇相別。乾隆間，黃文暘編《曲海目》，遂分戲曲爲雜劇、傳奇二種，余曩作《曲錄》從之。蓋傳奇之名，至明凡四變矣。戲文之名，出於宋元之間，其意蓋指南戲。明人亦多用此語，意亦略同。唯《野獲編》始云：「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倍雜劇。」則戲曲之長者，不問北劇、南戲，皆謂之戲文。意與明以後所謂傳奇無異。而戲曲之長者，北少而南多，故亦恆指南戲。要之意義之最少變化者，唯此一語耳。

傳奇

《輟耕錄》卷二七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

朱有燉《繼母大賢傳奇自引》 予觀近代文人才士，若喬夢符、馬致遠、宮大用、王實甫之輩，皆其天材俊逸、文學富贍，故作傳奇清新可喜。又其關目詳細，用韵穩當，音律和暢，對偶整齊，韵少重複，爲識者珍。

《詩藪》外編卷六 宋樂府小詩殊寡，元酷尚傳奇，諸大手集中亦罕睹。

康海《題紫閣山人子美游春傳奇序》 予曩遊京師，曾見館閣諸書，有元人傳奇幾千百種，而所躬自閱涉者，才二三十。意雖假借，而詞靡隱遜，蓋咸有所依焉。予讀之，每終篇而潸然涕焉，曰：嗟乎，士守德抱業，謂可久遠於世，以成名亮節也如此，乃不能當其才，故托而鳴焉。其激昂之氣，若謬乎其毋已也。此其所且何如哉？且何如哉？

魏禧《集成曲譜序》 宋詞元曲，二者并稱。或以爲今之崑曲，即元人之遺音，非也。曲有雜劇、傳奇之別。雜劇始于金，而盛于元，關、白、馬、鄭其最著者。傳奇則元人所作，僅《琵琶》、《幽閨》數種，至明而漸盛。

吳偉業《雜劇三集序》 詩餘又變而爲曲，蓋金、元之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一時才子如關、鄭、馬、白輩，更創爲新聲以媚之。傳奇雜劇，體雖不同，要于縱發欲言而止。一事之傳，文成數萬，而筆墨之巧，廼不可勝窮也。元詞無論已。

管庭芬《重訂曲海總目跋》 雜劇傳奇之名，古無所聞。自宋有「爨弄」之目，亦罕見其詞。至元人以塡南北曲調者，不乏其材，且加賓白，而傳奇、雜劇始大行于世。

散套 散曲套曲

許光治《江山風月譜散曲自序》 漢魏樂府降而六朝歌詞，情也；再降而三唐之詩、兩宋之詞，律也；至元曲，凡謂俚言俳語矣。然張小山、喬夢符散曲，猶有前人規矩在，儷詞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宋、唐之秀。惟套曲則似涪翁俳詞，不足鼓吹風雅也。

《顧曲雜言》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其餘俱不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

《藝概·詞曲概》 元張小山、喬夢符爲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杜。【略】案：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

《靜志居詩話》卷一六 參政（按祁承㸁歷官至江右參政）富于藏書。將亂，其家悉載至雲門山寺。惟遺元、明來傳奇多至八百餘部，而葉兒樂府散套不與焉。余猶及見之。

小令

《蓮子居詞話》卷三 「明詞不振」：金、元工於小令、套數而詞亡。論詞於明，並不逮金、元，遑言兩宋哉？

《顧曲雜言》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

王驥德《曲律》卷四 李中麓序刻元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

《藝概・詞曲概》 元張小山、喬夢符爲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杜。《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中麓作《夢符詞序》稱：「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涌，有截斷衆流之勢。」案：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

《雨村曲話》卷上 按：貫酸夫、張可久、宮大用祗工小令，不及馬、王、關、喬、鄭、白遠甚，未可同年語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 試觀小山、夢符二家小令，抑何宛轉多風。

酸甜樂府

《顧曲麈談》第四章 元人有「酸甜樂府」之稱，少時不知其意，後讀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及顧俠君《元詩選》，乃知所謂酸甜者，係二人之名，即貫酸齋與徐甜齋也。酸齋畏吾人，爲阿里海涯之孫，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爲氏，自名小雲石海涯，又號酸齋。徐名餡，揚州人。二人並以樂府擅稱，遂有「酸甜樂府」之名。明寧獻王權《大和正音譜》評二人詞云：酸齋如天馬脫羈，甜齋如桂林秋月。其詞之美可知也。

古樂府 李 楊

楊維楨《蕭湘集序》 余在吳下時，與永嘉李孝光論古人意，【略】孝光以余言爲韙，遂相與唱和古樂府辭，好事者傳於海內。館閣諸老以爲李、楊樂府出，而後始補元詩之缺，泰定文風爲之一變。

張雨《鐵崖先生古樂府叙》 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爲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廉夫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之間。故其所作古樂府辭，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東南士林之語曰：「前有虞、范，後有李、楊。」

《藝圃擷餘》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不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卻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做過，何嘗是來？

今樂府

楊維楨《沈氏今樂府序》 或問：「騷可以被弦乎？」曰：「騷，《詩》之流，《詩》可以弦，則騷其不可乎？」或有曰：「騷無古今，而樂府有古今，何也？」曰：「騷之下爲樂府，則亦騷之今矣。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六朝而下皆今矣，又況今之今乎？」吁。樂府曰「今」，則樂府之去漢也遠矣。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於聲文綴於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勸懲，則出於關、庾氏傳奇之變。或者以爲治世之音，則辱國甚矣。吁。《關雎》、《麟趾》之化，漸漬於聲樂者，固若是其班

乎。故曰「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

說怪，誕而仙佛，褻而閨閤，游仙、香奩諸體，任是驚才絕艷，正其本領不濟，鐵體往往蹈此。

鐵體

鐵雅體　鐵龍體　鐵雅拗體

楊維楨《冷齋詩集序》 曩余在錢唐湖上，與句曲外史、五峰老人輩詩，推余詩爲鐵雅詩。雷隱震上人、復原報上人傳余雅爲方外別派。繼又得祁川行己方上人，齒雖少，氣則盛，才則宿也，持所製見余曰：「《鋏龍》、《玉鸞》二謠，鏗然有金石聲。」余已奇之。【略】嘻。可與震、報同列吾派矣。

又《沈氏今樂府序》 吳興沈子厚氏，通文史，善爲古歌詩，間亦游於樂府。記余數年前客太湖上，賦《鐵龍引》一章，子厚連和余四章，皆傚「鐵龍體」，飄飄然有凌雲氣，心已異之。

釋安《鐵雅先生拗律序》 先生嘗謂律詩不古，不作可也。其在錢唐時，爲諸生講律體，始作二十首，多奇對。其起興如杜少陵，用事如李商隱，江湖陋體，爲之一變。然於律中，又時作放體，此乃得於頹然天縱，不知有四聲八病之拘。其可駭愕如乖龍震虎，排海突嶽，萬物飛走，辟易無地。觀者當以神逸悟之，不當以雄強險阨律之也。句曲張伯雨嘗曰：「無老鋏力者，便墮落盧馬後大蟲耳。」故今哀此拗體凡若干首，先生見之，且令某評之如何？太極生頓首曰：「眞色脫塗抹，天巧謝雕鎪。」太初生曰：「健有排山力，工無剪水痕。」安曰：「先生拗律自是水犀硬弩，朱屠鐵槌，人見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其中自有翕張妙法，此先生拗律體也。」先生擊几賞之，以爲二三子知言。

無名氏《眉菴集後志》 會稽楊廉夫以詩伯一時，少所推可，僑寓雲間，往來吳下，以所號鐵笛，謂先生能歌之乎？先生曰：「不惟爲作鐵笛歌，尤且切效老鐵體。」翌日成以示，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已蕪，今復得子，老鐵當退步讓爾出一頭地也。」遂偕之東遊，呼所從者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等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交與成忘年，故當時有老楊、少楊之稱云。

顧奎光《元詩選》卷首《元詩總論》 畫家言畫鬼易，畫狗馬難，作詩亦然。難在眞情眞理，尋常委瑣處發人所未發，而卻是人人意中所欲出，若說神

作家

楊奐

論述

綜論

趙秉文《與楊煥然先生》 足下高才博學，留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舉之學，有命存焉，不足置意。 又：古人得志，雖一邑承簿亦可，爲人量力而已。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也。足下才高識明，當以孔孟之學，啓導一方，萬一未遂，亦不虛生也。

璩次淵《題東游集後》 僕曩聞之全齋萬侯，云紫陽楊先生託交參政商公挺夢卿甚密，既又得《還山大全集》觀之，知與滹南王先生爲行輩，往來講貫，經義精深，作文特餘事耳。

元好問《贈答楊煥然》 詩亡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燕石誰當分。關中楊夫子，高誼世所聞。十年玄尚白，藜藿甘長貧。有來《河水》篇，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桓生知子雲。古來知己難，萬里猶比鄰。千人國中和，要非心所親。東楚西南秦，望君勞我神。相逢不得語，別去徒殷勤。白雲不可贈，相思秋復春。

趙復《楊紫陽文集序》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受變於流俗也。三代聖賢，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尹、傅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略】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逮於今，惟秦君子楊氏。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爲諸生，固已無所不窺，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八例以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若《槩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臺也。《綿》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殆近然耶！先生資機敏而明通，即其文可以得其爲人。蓋君子學以爲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爲主，先生讀之，自以爲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斂然，以是私淑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神明心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笑語處，皆海內知名之士。夫然後以秦、晉爲戶庭，燕、趙爲郛郭，齊、魯爲府庫，雄河、太華爲杯案，奔肆橫放，而益趨於約，正大高明，篤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櫝佔畢、呻吟之習。嗚呼，學之爲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僞之辨，誠僞定，而王伯之略明矣。門人蚤侍函丈，偏得紫陽之道，攟摭遺稿，釐爲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里介書，俾不肖爲說以冠其首。內顧庸虛，屏若無營，而辭旨悃愊，牢不容避，輒述其梗槩如此。學者當自得於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

陳廈《答楊煥然二首》 梁苑當年記盛游，亂離南北恨遲留。且教紅袖歌金縷，莫對青山嘆白頭。人似贊皇遷蜀郡，詩如子美到夔州。傳家況有《玄》文在，應使童烏繼纂修。 獻賦當年覲紫宸，羨君藻思獨超群。扶持吾道難尤力，潤色斯文老更勤。學濟天人寧有泮，文如風水自成紋。何時載酒清伊上，奇字時來問子雲。

宋廷佐《清明拜楊紫陽先生墓》 仰止楊夫子，儒林第一流。文章師後進，道德匹前修。荒壠憑誰守，殘篇獨我收。傷心雙眼淚，洒遍墓林楸。

《元儒考略》卷一 奐博覽強記，眞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爲恥，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稱多士，一時名俱未有出奐右者。【略】初，翰林學士姚燧早孤，育于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奐聞，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爲？」乃以子妻之。燧後爲名儒，其學得于奐者爲多。元好問譔神道碑稱爲「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爲人」，其見重如此。

商挺《紫陽閣》 牙籤聲散絳帷風，人在參乎一唯中。名教會心眞樂在，區區休用嘆雕蟲。

王元凱《還山遺稿序》 予家渭川竹林，自少遊筠溪、南溪、柳塘，累視石上紫陽楊先生詩律，清逸爽麗，夐邁群輩。稽其名爲奐，字爲煥然，世爲奉天人，紫陽爲號。予甚賞慕，然秖目爲名騷墨。後閱《元史》列傳暨其墓狀，始知先生修家于金，仕國于元，造化關陝諸彥，爲後學蓍龜，乃近世眞儒也！【略】於是披書涉獵，至《正統八例》、《東游記》、《內□告文》、《與姚仲茂論家廟遺制》，而復自喜尚得以窺夫先生光明浩博之學，足纘古大儒之緒，辭章自其枝葉。後人追紹厥風，即是可尋也。而復嘆先生生長老死夷狄之代，徒抱斯文，未或大罄厥施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還山遺稿》二卷，【略】奐詩文皆光明俊偉，有中原文獻之遺，非南宋江湖諸人氣含蔬筍者可及。

袁翼《論元詩》三五 風流外史紫陽君，手寫《黃庭》手自焚。長嘯登樓一枝筆，三茅秀色已平分。

分論

《汴故宮記》、《與姚公茂書》、《東游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其《汴故宮記》述北宋大內遺迹；《與姚公茂書》論朱子家禮神主之式，舉所見唐杜衍家廟及汴京宋太廟爲證；《東游記》述孔林古迹尤悉，皆可以備文獻之徵也。《元詩選》二集乙集：按紫陽又嘗作《汴故宮記》，叙次甚悉，至今讀之，猶可想見其制度規模也。《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其間所述《汴故宮記》、《東遊記》尤資攷證，詩則氣格俊偉，有中原文獻之遺。

《錄汴梁宮人語》 《輟耕錄》卷一八：廉訪使楊文憲公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宮記》云，【略】公又有《錄汴梁宮人語》五言絕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傷感之意。《詩藪》外編卷六：楊煥然《錄大梁宮人語》十九絕，殊得仲初格調，如「怕見黃昏月，慇懃上玉階」、「驀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之類。《石洲詩話》卷五：楊文憲奐《錄汴梁宮人語》十九首，即《宮詞》之遺意，而裁作五言，爲小變矣。文憲又嘗作《汴故宮記》。

《題江州庾樓》 《歷代詩評注讀本》：楊奐《題江州庾樓》，【略】「淮山」二句，似有寄託。

傳記

元好問《楊公神道之碑并序》 君名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鄴國公之二十世孫也。【略】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句，問其故，則不能答也。未冠，夢游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聞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即檄君爲倉典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必有大用者」，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迥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年三十三，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弟，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略】正大初，朝廷一新弊政，求所以改絃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阻，「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固辭不就。再以參乾、恆二州軍事，親舊爲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人朱極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亦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而君終不一詣。【略】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略】君初涖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丁)〔下〕邦薛微之、澠池翟致中、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略】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以猶子元禎代領漕事。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閑

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樸。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毋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望東南炷香，命門人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怡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遂葬於小劉里先塋之次。【略】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學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爲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於彼而失於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定末，關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遍禱祠廟，請爲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鄠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者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爲《雩郊即席唱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爲無所不窺。眞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饑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剗刮塵爛，創爲裁製，以盜襲剽竊爲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光甫、編修張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新被三接，文衡有在，所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槩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鑒》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叙曰，【略】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爲辨？後世當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疾病、助葬祭，習以爲常。力雖不贍，猶勉強爲之。與人交，每以名教爲言，有片善則委曲奬藉，惟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亦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略】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有文者螭，有趺者龜，是爲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泫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深藜孤羆。迨乎駢儷而變古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溪而澠池，一命而假金紫。何若若兮纍纍！鄰賓於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檟兮增輝。謂君爲逢歟？徒以文窮而自嬉。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玄聖久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太玄》，坐爲悠悠者之所譏。緊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槩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爲？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惟鼎之爲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爾轍背馳。遺書具存，傳者嗟誰？

宋廷佐《楊文憲公考歲略》（存目）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存目）

《元儒考略》卷一（存目）

《宋元學案》卷九〇（存目）

《元詩紀事》卷三（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姚燧《紫陽先生文集序》 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間少師獨畏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由其爲河南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按部洛西，識燧于幼稚。迨少師棄長尚書幕，隱居蘇門，輦致子之，以不力于學，數加困楚。先生聞而馳書止曰：「某令器也，姑無爲是急其蚤成，長自不爾。」

《還山遺稿》卷上《關里題名》　壬子春三月甲辰二十有六日庚戌，奉天楊奐、上谷劉詡、盧龍韓文獻、任城張鐸【略】謁。

又《西岳廟題名》　河南路漕長奉天楊奐告老後，應王府之召，同前進士獻陵劉繪祗謁。

又《乾陵題名》　楊奐煥然納南漕印後，癸丑清明還故里，與武功張君美同謁陵下。門人員擇書，高簡刻。時親舊城居者七、田居者二十有一。悲夫！

《歸潛志》卷一　宋翰林九嘉【略】在關中時，因楊煥然赴舉，書與屏山，薦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乃嫚之也。」屏山持之示交游以爲笑。

《還山遺稿附錄》引《鄠縣志》　柳塘在雩縣終南山下，金紫陽楊先生奐隱居講學于此。門人百人，植柳千株，號曰「柳塘」。中有清風閣，即紫陽閣、紫陽泉。

作品本事

楊奐《跋趙太常擬試賦稿後》　當泰和丙寅春三月二十五日，萬寧宮試貢士，總兩科無慮千二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公適充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既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聞異香出殿櫺間，一紫衣顧予起，問題之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曰：「適駕至耳。」薄暮出宮，傳以爲希遇。嘗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歿，不能不惘然，爲序其末。以舊詩歸之，【略】所謂「月澹」【略】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

《元詩選》二集乙集　《試萬寧宮》案：楊紫陽《跋趙太常擬試賦稿後》云，【略】按萬寧宮廷試，當在金章宗泰和六年，紫陽時年二十一，下第後乃作此詩，蓋紀一時之事也。

《輟耕錄》卷二四　霍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鑒》，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烟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髽。」【略】後攻宋軍回，始見《通鑒綱目》，其書乃寢。

蔣子正《山房隨筆》　楊煥然，號「關西夫子」。題孔子廟：「會見春風入杏壇。」

著　錄

楊奐《臂僮記》　余鬚髮未甚白，精神未甚頹，以年齒計之，六十有九，衰亦宜矣。所幸者日讀蠅頭細字，如學子時。平生著述外，無他嗜好。其所以自得者，亦足以自樂也。兵火流離中，僅存《還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近鑑》三十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蓋起於唐虞，訖於五代也。間歲憂患叢至，自三國以降規模已定，而點竄有所不暇。嘗憶度之，滿百二十卷乃可爲完書。上下千數百載，是是非非，能免疑誤。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　君著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於古賦，次之以古律詩，又次之碑誌、記說、銘贊、雜文。《槩言》十卷，隱而天道性命之說，微而五經、百氏之言，明聖賢之出處，辨理欲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與夫《近鑑》三卷，自壬辰正月至甲午六月絕筆，其書法如古之史臣，其議論如胡氏之《春秋》也。《正統書》六十卷，自唐虞至於五代，一年一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以上，存而不議；秦、漢而後，附之以論。

《元儒考略》卷一　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三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楊奐《還山集》六十卷，又《紫陽遺稿》二卷，又附錄二卷。

姚燧《紫陽先生文集序》　燧壻其家，得觀《還山集》者于夫人所。夫人襲先生《還山集》，寶有甚至，不以付三婿。夫人卒，亡室在蘇門，其書歸王氏，亨亦不得而有，次姨自櫝之。後燧爲秦邸文學，亡室求之，百至不可，恚而與其姊絕，尋卒。刺膠州子子監江州路位總管上者晦求板之，亦不可。季姨適任良，及主荆門長林簿，求先生書與俱，十一帙中止校其四。時晦已卒，弟曙也自江州來長林省其姑，錄四帙歸。後亨子某壻昭文館大學士楊元父，其母亦卒，得疾喪心。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之三年，當大德癸卯，昭文子寅由爲南臺監

察御史，過華陰，于王氏敗笥故書間得其七帙，寅橐以遺燧，思四帙在季姨所者，他日必合而一。會季姨終良喪，攜其子某親迎吾家，舟及齊安，亦卒。燧傷之曰：「嗚呼，何是書之多艱哉！」今年四月，曙滿秩南劍錄事，將西入秦，求七帙，板之建寧書坊。過宣，燧以寅所授授之。因慨晦始受學，先生常面命之，曙後先生卒一年而生，顧能成其兄志而文其祖書。行今與後，先生弟而慈孫哉！

陳儼《題東游集後》　紫陽先生《東游（集）〔集〕》〔闕〕之迹也，讀之神明觀參於前，竦然不覺起敬。國祥王先生鋟諸梓，願惠來游者，且曰：「記所見者迹也，覩聖賢之迹，探聖賢之道，則在乎人焉耳。」儼曰：「道即吾性，而由外乎哉！雖然，迹不踐，則道奚其入？」祥曰：「先生之意將在是。」

璩次淵《題東游集後》　每慚舉場未放，欲仿佛二先生之實學而未能。孔君浩世德，聖人五十三代孫之象賢者也。由曲阜歷淮浙抵饒，朝夕討論，因示所刊《東游記》，驚喜過望，廓我淺聞，而萬侯之甥履齋劉君復出善本，清泉段侯嘉惠南士，仍與板行，命僕校讎，并叙其槩。往歲上饒王斗山尊魯亦嘗有述，然不如茲記之詳，且時寓微意其間。繼今讀之，神明之觀參於前，竦然不覺起敬，信非誣矣。聖人所以則天之大，豈必直待躬造魯城而後見耶？

段庭珪《題東游集後》　曲阜孔世德攜紫陽先生《東游記》來番，予謂南士多未之見也，勉之再行摹刻，用廣其傳。且俾郡士稍加仇正，繼今披圖覽閱，聖域祗在棐几間，豈非學者之大幸歟！

王元凱《還山遺稿序》　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他集仍百餘卷。予喜曰：「人不得而睹也，得睹其書，幸哉。」歷詢諸鄉先進，則皆曰：「華夷大一變，其書世或不有。」予憮然歎曰：「惜哉，元以及今幾何日，文獻泯如也。」今歲春，予偶漂泊南陽，太守宋西巖子，先生鄉士，館延予城南官舍。談暇，忽出書授予，云《還山遺稿》。予以爲全集也，驚喜曰：「幸哉，予終當饜嚼先生之腴。」而曰：「非也。寔我旁求三十年，僅獲百一，所謂泰山既摧，片石是珍，而掬勺水于竭海者也，故云《遺稿》耳。」予乃長歎曰：「文獻果泯如耶？惜哉！」【略】而又深喜夫宋子致志之勤，星金點玉，搜羅無失，字缺所疑，事注所在，俾先生之學卒不墜地，不減子弟於其父兄。且將命梓以嘉惠天下，厚之至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楊奐《還山集》六十卷，又《紫陽遺稿》二卷。明宋廷佐輯。

《元詩選》二集乙集　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行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一卷，【略】元楊奐撰。【略】考集中《臂僅記》，稱所著有《還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近鑒》三十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記》六十卷。《元史》本傳，則僅稱有《還山集》六十卷，元好問作奐《神道碑》，則稱《還山集》一百二十卷，卷目均參差不符。然舊本不傳，無由考定。此本乃明嘉靖初南陽宋廷佐所輯，以掇拾殘賸，故名之曰《遺稿》。凡文一卷，詩一卷，冠以《考歲略》，又附錄傳誌、題咏之類爲一卷，併各以採自某書，得自某人及石刻今在某所，註於下。蓋明之中葉，士大夫偶著一書，猶篤實不苟，必求有據如此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楊奐《還山集》六十卷，今存二卷，又《紫陽集》八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一卷，舊抄本。元楊奐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一卷，影寫明本，汪魚亭藏書。後學宋廷佐輯。元楊奐撰。【略】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他集仍百餘卷，皆燬滅不傳。嘉靖初，南陽宋良弼廷佐旁求三十年，僅獲百一，凡文一卷，詩一卷，附以《攷歲略》。【略】附錄皆傳誌、題詠之類。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二卷，明刊本。元楊奐撰。案文憲《還山集》，大德中其孫南劍錄事曙得其本於姚牧庵，刻之建寧，有六十卷。見牧庵《紫陽先生文集序》。其本久佚，此則明宋廷佐采掇殘賸，不及十之一。然文憲所作，賴是以存其略。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還山遺稿》二卷，傳鈔本。元楊奐撰。《還山文集》一百二十卷，久佚。此明宋廷佐刻本。又從《元詩選》采逸詩十五首補之，已刻入《適園叢書》第九集。

張鈞衡《還山遺稿補遺跋》　《還山遺稿》二卷，元楊奐紫陽撰，明宋廷佐輯。【略】《還山文集》有云一百二十卷，有云六十卷。明嘉靖間業已不傳。廷佐字良弼，從群書內掇拾殘賸，得文十六篇爲一卷，詩一卷，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略見紫陽大意，良弼各注所出，亦明士大夫之篤實不苟者。然明刻本亦

已罕睹，故爲傳之。又從《元詩選》采逸詩十五首補之，他日如得遺文，再補於後。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二卷，元楊奐撰。明嘉靖初刊本。 補：《還山遺稿》二卷，元楊奐撰。《楊文憲公考歲略》一卷，明宋廷佐撰。附錄一卷，明宋廷佐輯。明嘉靖元年宋廷佐刊本。【略】前有嘉靖元年王元凱序。漚肆見一帙，未收。 繆氏藝風堂有鈔本，即從宋廷佐本出，行款序跋全同。 補：《還山遺稿》二卷，《補遺》一卷，元楊奐撰。附錄一卷。民國四年吳興張鈞衡刊《適園叢書》本，在第九集中，此本自嘉靖宋廷佐本出。

《**中國善本書提要**》《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一卷，二冊（北圖）。明嘉靖間鈔本（九行二十字）。元楊奐撰。原集久佚，此本爲明宋廷佐所輯，《四庫》即據此本著錄。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還山遺稿》二卷，元楊奐撰。《楊文憲公攷歲略》一卷，明宋廷佐撰。附錄一卷，明宋廷佐輯。明嘉靖元年宋廷佐刻本。二冊。 又：清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一卷，四冊。元楊奐撰，明宋廷佐編。明嘉靖元年南陽刊本。 又：《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一卷，二冊。元楊奐撰，明宋廷佐編。明嘉靖元年南陽刊本，北平。 又：《還山遺稿》二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二冊。元楊奐撰。舊鈔本。

藝文

元好問《楊煥然生子四首》 掌上明珠慰老懷，愁顏我亦爲君開。異時載酒揚雄宅，知有迎門竹馬來。 人家歡喜是生兒，巷語街談總入詩。我欲去爲湯餅客，買羊沽酒約何時。 阿麟學語語牙牙，七歲元郎髻已丫。更醉使君湯餅局，兒童他日記通家。（阿麟張君美兒子） 半生辛苦坐耽書，我笑先生老更迂。生子但持門戶了，玄談何必似童烏？

又《天硯銘》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橫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請予爲之銘：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然。爾目惟鸝，爾咮惟鳳。篝火縋綆，求中產之售；漆室緹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樅而石奏，泉生而雲瀹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費，瑑刻不如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惡於漢陰之抱罋。

李汾《柳塘》 長安西望少城隈，楊柳陂塘手自栽。渭水波光搖草樹，終南山色入樓臺。平生事業書千卷，浮世功名酒一盃。我亦陸渾山下去，擬尋佳處斸蓂苔。

宋廷佐《奉王虎谷請書歸來堂扁》 哲人萎兮泰山頹，半畝荒祠盡草萊。若欲表章新廟貌，堂名祗合寫歸來。

雜錄

《**還山遺稿**》**附錄** 元兵悉力進攻，金主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曰：「臣等皆太學生，今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金主敕記姓名，即免其役。

《**新元史**》**卷二三五** 初，奐從太宗檢文判，誤奐爲英，不敢私改，故又名英云。【略】奐文集即（員）擇所釐訂者。

侯克中

論述

賈仲明《凌波仙·補侯克中弔詞》 史侯心友艮先生，詩酒相酬老正卿。挽絲韁，（味裏）（和袖）雕鞍凭，隨王孫、並馬行。《燕子樓》，么末全贏，黃鍾令、商調情，千載標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艮齋詩集》十四卷，【略】其詩頗近《擊壤》

一派，多涉理路，而抒情賦景之作，亦時有足資諷咏者。昔唐汝詢幼而失明，長而能詩，《姑蔑》一集，明人詫爲古所未有，而不知克中已在前，是亦足爲是集稀傳之證。又汝詢能註《唐詩解》，而克中乃至能詁經，是所學又在汝詢上矣。

《關盼盼春風燕子樓》《顧曲塵談》第四章：侯克中，字正卿，號艮齋先生，眞定人。曾作《關盼盼春風燕子樓》一劇，詞華精警，爲時人所不及。

袁桷《大易通義序》郡侯郭文卿示《易通義》一帙，曰：「此眞定侯先生所述也。」先生幼喪明，聆群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曰：「吾明於心，刊華食實，莫首於理，理以載道，原《易》以求則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旁通曲會，參以己說，而名之曰《通義》。【略】君思深而識幽，據會提要，蓋將爲程子之忠臣，仿文公以入夫邵子之室，非潛心尊聞者不能也。今年愈九十，康色未艾。先生名克中，字正卿。

傳記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侯正卿，眞定人，號艮齋先生，作「授鞍和袖挽絲韁」。有「良夜迢迢露華冷」《黃鐘》行于世。

紀事

《草木子》卷四靼韃啞御史，春日與一瞽者并馬出游晉陽，因戲贈以詩：「就鞍和袖挽絲韁，也逐王孫出晉陽。人笑但聞誇景物，風來應解審笙簧。馬蹄響處無芳草，鶯舌調時有綠楊。休道不知春色好，東風桃李一般香。」此作不待吟諷，而知其爲瞽者之詩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幼喪明，聆群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之，以爲刊華食實，莫首于理，原《易》以求，乃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著書名《大易通義》，年至九十餘而卒。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關盼盼》（雜劇），元侯克中撰。明人又改換增添以成全本。克中，眞定人。自號艮齋先生。標曰「關盼盼春風燕子樓」，所記即盼盼本事也。（按：《燕子樓》，明竹林逸士撰，今佚。又南戲亦有《燕子樓》，今殘存二曲）宋王惲《燕子樓傳》云：白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游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佐飲。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裊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既歿，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於今尚在。盼詩有云：「樓上殘燈伴曉霜，夜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知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二十年。」又云：「適看鴻雁岳陽回，又睹元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祇爲一人長。」又云：「鈿帶羅衫色似烟，幾回欲起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二十年。」又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贈以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曰：「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相隨。」盼盼得詩後，往往旬日不食而卒。但吟詩云：「兒童不識冲天物，漫把青泥污雪毫。」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艮齋詩集》十四卷，【略】元侯克中撰。【略】著書名《大易通義》，【略】今《通義》已不傳，而袁桷所作序尚見《清容居士集》中，可略見克中本末。此乃所作詩集，猶元時舊刻，卷首有毛晉私印，蓋汲古閣所藏。中間律體最多，而七言律爲尤夥。卷一卷二皆咏經史之作，卷八爲諧

音格，乃每首全以音通字異者相叶，如一東叶同、峒、桐、銅、童，二冬叶鏞、庸、容、墉、蓉之類，凡七言三十一首，五言二十一首，亦克中自創之格，爲古所未有。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九 《艮齋詩集》十四卷，舊抄本。元侯克中撰。

楊弘道

論述

元好問《小亨集原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予會于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嘆不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於漢、沔，於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爲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爲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爲指歸者亦不變也。【略】初，予學詩以十數條自警，【略】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祇以增媿汗耳。

王惲《儒士楊弘道賜號事狀》 伏念高尚之士，何代無之，國家必遂其素志，賜以「處士」「先生」之號，蓋其材學節義可高，足以勵薄俗而敦風化故也。竊見益都路耆儒楊弘道，文章德業，師表一世。至於賊壇頃年徼功，經營海道，欲遂奸計，先生預有所見，發爲歌詩，聲言不可。今行年八十有三，窮居守道，垂老丘園，誠天民之先覺，清時之隱逸也。

《困學齋雜錄》 任城翟慶之云：頃在東平時，王子淵從容問楊叔能之詩於止軒先生，先生曰：「叔能蚤年詩名藉甚，初入京時，如《空村謠》、《甘羅廟》諸作，楊、趙諸公極口推許。及自關中還，所作澹不可讀。大凡作詩作文，但撒手掉腳便壞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小亨集》六卷，【略】然其詩則在當日最爲有名。元好問序其集，謂金南渡後，學詩者惟辛敬之、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又序楊飛卿《陶然集》，謂「貞祐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皆號稱專門」。又有《贈弘道詩》云：「海內楊司戶，聲名三十年。」又云：「星斗龍門姓氏新，豈知書劍老風塵。」其傾倒於弘道甚至。劉祁《歸潛志》亦以弘道與好問及李汾、杜仁傑并稱，同時若趙秉文、楊雲翼見其詩，并稱嘆不已。秉文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難得之寶」。今觀所作五言古詩，得比興之體，時時近漢魏遺音；律詩風格高華，亦頗有唐調。雖不及好問之雄渾蒼堅，然就一時詩家而論，固不可謂非北方之巨擘也。

《事言補》 《困學齋雜錄》：楊叔能《事言補》，詞氣不甚平和，爭辯譏罵居多。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弘道字叔能，淄川人。生金之季，其事蹟不見於史傳。以集中詩文考之，金宣宗興定末，始與元好問會於京師，是時金已南遷。至哀宗正大元年，嘗監麟游酒稅。後又仕宋，以理宗端平元年爲襄陽府學教諭。其《投趙制置劄》有「歸朝未滿三載」語，則當以紹定末南歸者。而集中又有《贈仲經詩序》，稱「端平二年清明後，出襄陽，攝唐州司戶。十二月上旬北遷，寓家濟源」云云，則在宋末久，旋入於元。考之《宋史》，是歲七月，元兵至唐州，全子才棄師宵遁，唐州遂爲元所取。弘道蓋因此北遷耳。其後，遂鮮所表見，當未經復仕。惟集中門帖子有「己酉再逢鬢未皤」之句，計入元又十四五年，而弘道年已六十矣。綜其生平，流離南北，竊祿苟全，其出處之際，蓋無足道。

《齊乘》卷六 （存目）

（嘉靖）《山東通志》卷二九 （存目）

《元詩選》癸集甲集 （存目）

紀事

楊弘道《窺豹集後序》 余生淄川，不與前輩接。山城非大都會，無所考究。年二十九，避地逾河關，五十有二，東歸鄉里。親戚故舊無在者，熟視田園，不敢爲己有。居歲餘，移家濟南，初識李善長。

又《優伶語錄》 堅白子居於磐溪之上，不慕榮利，喜爲文章。田食井飲，與世淡然。蕞爾山城，再罹大兵。鷄犬不聞，四郊草荒。一官不調，未獲祿食。親舊離散，無所假貸。祗服避地之訓，歲九月，而有汴梁之行，所以赴銓調，訪親舊也。

《困學齋雜錄》 博學無所不知，而不爲科舉計。嘗以蔭仕於金，遭亂南歸。爲唐州司戶，北還，終於鄉里。

《讀書雜識》卷一二 金末補父蔭不就，與元遺山、劉京叔、楊煥然輩皆以詩鳴，大爲趙閑閑諸公所稱。避亂走襄漢，宋人辟爲唐州司戶兼文學，不久復棄去。晚寓益都，嘗一見李璮，議不合，爲用事者所嫉，浮沉閭里，以詩文自娛。

著錄

《困學齋雜錄》 淄川先生楊弘道【略】有《小亨集》十卷、《事言補》一卷行於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小亨集》六卷，永樂大典本，元楊弘道撰。【略】焦竑《經籍志》載《小亨集》十五卷，世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中搜輯編綴，釐爲詩五卷、文一卷。

《讀書雜識》卷一二 楊弘道《小亨集》。【略】著《小亨集》、《事言補》等書行於世。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小亨集》六卷，舊抄本，顧嗣立舊藏。元楊弘道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小亨集》六卷，元楊弘道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路有鈔本。

又《續錄》 莫邵亭、八千卷樓均有鈔本。

藝文

房皡《和楊叔能之字韻》 遭亂重相見，寬心不用悲。江山佳麗地，人物太平時。白蟻千家酒，黃花九日詩。鹿門不可隱，吾道欲安之。

又《哭楊叔能》 仰看飛鴻俯看鱗，訃來不覺淚沾巾。風塵末路尤多難，山澤癯儒只合貧。亂後有誰收恨骨，眼前無復見斯人。襄陽舊隱依然在，花落空庭冷淡春。

《困學齋雜錄》 張介字介夫，【略】幼有賦聲，爲人有蘊藉，嘗贈詩人楊叔能，末章云：「我貧自救如沃焦，君來過我亦何聊。爲君欲寫貧士嘆，才思殊減荒村謠。」

耶律楚材

論述

綜論

孟攀麟《領中書省湛然居士文集序》 惟我中書湛然居士，天姿英挺，上智誠明，蓍龜其識，鈞鼎其器。聳四方之具瞻，遇千載之嘉會。作朝廷之翰，維社稷之鎮。牢籠區夏，宰制山川。提封不牧之邦，郡縣不毛之地，正璣衡而泰階平，明曆數而靈符定。開元建極盡瀾綸之術，驟帝馳王入酬酢之計。以唐虞

吾君爲遠圖，以成康吾民爲己任。涵養乎事業，形容於文章。得之心不受一塵，應之手自能三昧。游戲妙場，掀揭理窟。運天地之橐籥，奪造化之機緘。論性則窮其深源，談道則索其隱旨。以聖經爲根本，故其文體用而精微；以史氏爲枝葉，故其文氣焰而宏麗。盤誥訓誓其格言，詠歌比興其奧義。雖出師征伐之閒，猶銳意經濟之學。觀其投戈講藝，橫槊賦詩，詞鋒摧萬物，筆下無點俗。揮灑如龍蛇之肆，波瀾若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以排山岳，其輝絢爛足以燦星斗。斡旋之勢雷動飈舉，溫純之音金聲玉振。片言隻字，冥合玄機。奇變異態，靡有定跡。夐乎出於見聞之外，鉤鏗炳耀，盪人之耳目。所謂造物有私，默傳眞宰，胸中別是一天耳。蓋生知所稟，非學而能。如庖丁之解牛，游刃而餘地，公輸之制木，運斤而成風。是皆造其眞境，至於自然而然。公之於文，亦得此不傳之妙。若夫湛然之稱，不可以形尋，不可以言詰。其處之也厚，其資之也深。靜於內爲善淵，演於外爲道派。即其性而見其文，與元氣俱粹然一出於剛正。觀夫所稱，其人可知矣！【略】蓋公之心術至頤，不能盡探之於文；公之文章高致，不能具陳之於序。雖其文皆公之寓言，筌蹄而忘象，是亦勳業之餘蘊。公如不言，則人將何述焉？嘗謂雲漢爲章，天之文；言詞可法，人之文。故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大矣哉。今公之爲言，非徒示虛文而已，實斯世行道之具，所以柱石名教，綱維彝倫，鼓舞士風，甄陶人物。豈惟立崇代之典章，端可爲將來之軌範。於戲！大禹不治水，吾民憂其魚，孔子不作經，王道幾乎熄。夫以文德開通濟物，密藏諸用，扶持聖道之久弊，幽而復顯，見天意之所屬，爲時求定。而能樹治本，遏亂源，活生靈，福奕世，其功德無慚於先聖。斯文之不墜，皆公之力焉。是言也，非獨予之所言，乃天下之公言也。

王鄰《湛然居士集序》 夫文章天下之公，其言賦者自以與賈、馬爭麗，則言詩者自以與李、杜爭光焰，逞詞藻者不讓蘇、黃，論歌詞者輒輕吳、蔡，以至氣衝雲霄而莫肯相下。及其較量長短，探頤妍醜，得其全者鮮矣，厭人望者鮮矣。中書湛然性稟英明，有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而成之，蓋出胸中之穎悟，流於筆端敏捷，味此言言語語，其溫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掞，又以薄雲天。如寶鑑無塵，寒水絕翳，其照物也瑩然。向之所言賈、馬麗則之賦，李、杜光焰之詩，詞藻蘇、黃，歌詞吳、蔡，兼而有之，可謂得其全矣，厭人望矣。【略】嗚呼！言者心聲也。中書之言，如詠物之外，多以國事歸美爲章句。雖稷契之忠，皋陶之嘉，未易過此。

耶律鑄《謹上尊大人領省壽》 驅馳半世誰能曉？一點丹衷天可表。中原不忍萬民疾，肯羨蝸蠅利名好？桑田晚見白蘋洲，天上人間無限秋。筆頭橫掃千人軍，詞源倒捲銀河流。閑來高卧烟霞裏，笑看浮生等白蟻。高歌一笑迴東風，春滿漫山桃與李。華堂壽筵張，再拜獻壽觴。試看南山松栢姿，歲寒依舊色蒼蒼。

李微《湛然居士文集後序》 嗚呼！世之作文者非不衆也，言語非不工也。及其建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昔之人者，其胸中所養者小也。今吾湛然居士其庶幾乎！公當聖朝開創之際，膺鹽梅鼎鼐之任，仰贊天子，茂弘德威，臣上古所不臣之國，籍《禹貢》所不籍之地。公之功業著見於天下，炳如日星，雖月氏殊俗，蠻荆遠方，莫不仰戴其威名。觀其從事征討，軍務倥偬，宜其不暇留意於文字間，然雄篇傑句，散落人間，復如彼其多。或吟詠其情性，或寄意於玄機，千彙萬狀，會歸於正，皆肆筆而成，若不用意爲者。人雖服其精敏，意者何爲而能然耶？殊不知公善養其浩然之氣，充於其中，形於言動，發於功業，見於文章，有不得不然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謂乎！邇者，中書省都事宗公仲亨更新此集，摹工鏤版。過雲中，同監納樊子通見屬爲序。微以爲文章者，公之餘事也。公之德業天下共知之，固不待文而顯也。其文天下共傳之，又奚待以序而彰哉！雖然，不爲之辭者，微東城一鄙人也，幸齒於門下士之末，若復獲挂名於文集中，固所願也。於是乎書。

《輟耕錄》卷九 耶律文正王於星曆、醫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瑪達巴曆》，蓋回鶻曆名也。

宋子貞《耶律公神道碑》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燮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璧堂堂，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家。重明耀離，大命既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爲。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權輿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爲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渙號一布，捷于風雨。指麾群雄，圈豹檻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草間。隨材擇用，鬱爲榱棟。網羅四方，狩麟蒐鳳。府庫塡充，

粟帛流通。公于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裁，典章燦煥。公于是時，玄齡貞觀。逋俘纍纍，蔽野僵屍。我燠而寒，我飽而饑。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勳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莓莓新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宋濂《耶律文正王楚材》 惟楚有材，晉實用之。達人先知，日千里駒。堂堂中書，執政之樞。相我太宗，拓開鴻基。拱立龍庭，上陳帝謨。三靈協和，萬象昭蘇。舒吾陽和，脫彼翦屠。人文褰開，民獻爭趍。於變時雍，上登黃虞。厥功何如，請視鼎彝。

《元詩選》初集乙集 按元裕之《中州集》載右相文獻公詩，又稱「趙閑閑爲吾道主盟，李屏山爲中州豪傑」，知晉卿學問淵源有自來矣。旁通詣極，而要以儒者爲歸，故當經營創制之初，馳驅絕域，宜若無暇於文。而雄篇秀句，散落人間，爲一代詞臣倡始，非偶然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略】史稱其旁通天文、地理、術數及二氏、醫卜之說，宜其多有發揮。而文止於斯，不敵詩之三四，意者尚有佚遺歟？然十四卷之數與諸家著錄皆符，或經國之暇，惟以吟咏寄意，未嘗留意於文筆也。王士禎《池北偶談》摘錄其《贈李郡王筆》、《寄平陽潤老》、《和陳秀玉韻》、《贈富察元帥》、《河中遊西園》、《壬午元旦》諸詩，以爲頗有風味，而稱其集多禪悅之說。考僧行秀所作集序，稱楚材年二十七受顯訣於萬松，盡棄宿學，其耽玩佛經，蓋亦出於素習。平水王鄰則曰：「按元裕之《中州集》載右相文獻公詩，又稱趙閑閑爲吾道主盟，李屏山爲中州豪傑，知晉卿學問淵源有自來矣。故旁通詣極，而要以儒者爲歸」云云。今觀其詩語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鍊爲工，雖時時出入內典，而大旨必歸於風教，鄰之所云，殆爲能得其眞矣。

《石洲詩話》卷五 耶律文正詩，阮亭評爲「質率」。《池北偶談》摘其從軍西域數詩，以爲頗有風味。今統觀之，大約總不出乎「質率」。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一〇 誰識東丹八世孫，長髯雄略跨崑崙。一篇懷古空門悟，千古興亡與細論。（耶律楚材）

查慎行《跋湛然居士集》 萬松洞宗派，按《金史》，曾召入內殿說法。承安二年，詔住西山之仰山。又三十九年，爲元世祖至正三十一年，歲次甲午，此序當作於是年。湛然爲萬松高弟，其推許不啻口出。世徒知其有功名教，不知禪理精深又如此。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略】有開闢天地之功，而于禪理造悟如此，□□□□□受顯訣于萬松，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見萬松序。迨世祖定燕，晉卿被召，歷仕中外三十年，風采綽然，而于詩功力極深。余嘗論《中州集》與元詩絕不相類，讀《湛然集》，猶存餘響，在元人中別是一種氣骨也。

芳郭無名人《湛然居士文集後序》 耶律文正公爲成吉思佐命，扞圉邊庭，國威遐震，草創法度，功在廟社。諫革初制之苛猛，蘇息民物之瘡痍。豐功偉烈，衣被天下，非劉秉忠諸人所能望。振興儒教，進用士人，以救偏任武夫及色目種人之弊，亦開姚、許之先聲。意者其學術必有服習六藝，秕糠衆流，立天地之心，以佐龕拯之業者。乃覽其遺集，於六藝之學，粗涉藩枏而已，其深造乃在臨濟雲門宗門棓喝之機用。其師友濡染，又不過李屏山、藹松老人之流。夫古今事業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公之體用果安在哉！沈思久之，憬然曰：吾乃今得之矣！【略】湛然居士借宗門機鋒勇猛之指，殺潛在手，於此勘入，不著一物，直下承擔。其氣雄直足以動難說之驕主，其詞簡當足以折不可迴之邪謀，視儒效迂緩，功德百之。故發爲諫疏條教，語言文字，如春雨日時，百穀萌芽而怒生也，如迅雷乘令，威嚴潛緘而蟄蟲始蘇也。故能佐成吉思帝開百六十年車書漸一之基業，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諺曰：正人行袞法，袞法皆正。況宗門嬗衍，璨、可苦行，雖異儒流，要非袞法，固亦無惡於聖人哉！國家用人勿偏任才華，首當辨志。苟察其人一念在利欲膠漆盆中，國之蠹也，雖才何賴焉？陳同甫發策課諸生云：「張良習黃老，賈生明申、商，諸葛亮以申、韓書發人意智，魏元成習縱橫家。彼四人，豈非古今所謂名臣？何以習異端？」云云。其故劇可思矣。豈僅讀《湛然集》發人慨歎而已哉！觀居士之所爲，迹釋而心儒，名釋而實儒，言釋而行儒，術釋而治儒。彼其所挾持者蓋有道矣。竊意國家最急者人才耳，今有人於此，墨名而儒行，足以任帷幄，靖內憂，禦外侮。以視夫發蒙振落，曲學阿世，謬託儒術以爲名高者，其致治亂之數，果孰愈哉！所關係於世運人心，良非一端，盍深思而觀其要矣。

朱之赤《明抄本湛然居士文集跋》 湛然居士，元大丞相耶律文正王也。

王學貫天人，才兼文武，不知其禪學之精詣如此！

《蒙兀兒史記》卷四八 生三歲而孤，母楊氏善誨育。稍長，知力學。年十七，博極群書，能文章。

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餘記》 《湛然集》中，律詩以入聲作平聲者凡數十見。此決非訛字，亦非拗體，蓋公習用方言，不自覺其爲聲病也。公爲詩在三十以後，及官既高，人亦無以此告公者，遂有此病。

分論

《西遊錄序》、《辨邪論序》 李文田《漸西本湛然居士文集卷七跋》：晉卿《西遊錄序》、《辨邪論序》等篇，皆專爲攻擊邱處機而作者也。

《濟源詩》 王惲《題耶律公手書濟源詩後》：物之有光華者，雖微必著，況文章翰墨之卓越乎！近觀故中書令耶律公當壬辰歲過濟瀆留題詩翰，逮今歲龍集，適一甲子，其孫希逸始托總尹靳榮俾刻石祠下，屬予題數語于後。余曰：事之顯伏，雖數存其間，至後大前光，在後人固當如是，所可敬而仰者。玉泉老仙於儷景同翻經綸，致澤之餘，復發爲文章翰墨，鏗然而金石振，巍然而冠劍植。表裏國華，鼓舞元化，爲世倚重。已見惡盈好謙、恬然靜退之心，故賡和樂天詩韻爲悅，無乃魏公醉白之意歟？俾來者觀咏，將有擊節嘆賞，挹高風而跋絕塵者矣，又何翅紀歲月而傳不朽者哉！

《懷親詩》 趙著《雙溪小稿序》：國朝自取魏以來詩人益盛，余嘗在貞祐季年，親見玉泉大老《懷親詩》云：「黃犬不來愁耿耿」，【略】又云：「黃沙三萬里」，【略】所以見哀思之情極矣。

《和人詩》 趙著《雙溪小稿序》：又《和人詩》云：「仁義說與當途人，恰似春風射馬耳。」此見感憤之懷，亦以極矣。思之有以見唐人餘烈焉。

《送劉陽門詩》 宋濂《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右《送劉陽門詩》一章，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之所作也。【略】此蓋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健，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於此可想見。【略】若王之大節，天下之人皆能誦言，茲不復云。倪謙《跋耶律楚材贈劉陽門詩》：有元起北方，庶事草創，法制未備。至太宗始立中書省，以耶律楚材爲之令。當是時，用事者皆諸蕃降附武獷之人，獨賴太宗信任，楚材故稍得以儒者之道匡救其間。使無楚材，惡能立其國乎？觀其贈劉陽門一詩，藹然憂國卹民、褒賢嫉惡之語，豈非一代之賢相乎？詩後題庚子，乃太宗即位之十二年，楚材執政已十年矣。

《和非熊韻》 《歷代詩發》卷三二：贈武人詩，無刀槍劍戟氣，而顧盼之間，自然光偉，良不易得。

《和移剌繼先韻》 《金元詩選》卷一：湛然詩亦以多勝，而率率補湊，殊少成竹。其字法則「窮兵」曰「兵窮」、「傷財」曰「財傷」，句法如「瀚海溝而涌，陰山仿且徨」，尤不成語。此首較完善。

《扈從羽獵因有詠》 清高宗《讀耶律楚材扈從羽獵因有詠》：耶律本遼種，所事又元君。不可忘其初，未宜徒修文。況實君倚重，卓爲開國臣。居然廢弓矢，何以示同群？味其詩所稱，儼欲似漢人。寬衣而博帶，耻與武夫倫。設在趙子昂，固當如是云。匪徒薄耶律，戒後意良勤。

《廣陵散五十韻》 《儀顧堂題跋》卷一三：卷十二有壽其子鑄十五歲詩，卷十一《廣陵散五十韻》，以《廣陵散》爲序聶政刺韓相俠累之事，如後世南北曲之類，皆創聞也。

《過天德和王輔之四首》 王國維評注光緒本《湛然居士文集》：文正詩中，聲病甚多，不必改也。

《贈李郡王筆》、《寄平陽淨名院潤老》、《過武川贈僕散令人》、《過燕京和陳秀玉韻》、《閑乘羸馬過蒲華》、《贈富察元帥》、《河中游西園》、《壬午元日》 《池北偶談》卷一七：元耶律文正《湛然居士集》十四卷，中多禪悅之語。其詩亦質率，間有可采者，略摘數篇：「管城從我自燕都」，【略】（《贈李郡王筆》）；「昔年萍水便相尋」（《寄平陽淨名院潤老》）；「班姬零落到而今」（《過武川贈僕散令人》）；「狐死曾聞尚首丘」（《過燕京和陳秀玉韻》）；「閑騎白馬思無窮」（《贈蒲察元帥》）；「河中春晚我邀賓」（《河中游西園》）；「萬里西征出玉關」（《壬午元日》）。已上數作，頗有風味，皆從軍西域之作也。

《鷓鴣天》（花草傾頹事已遷） 《詞則·別調集》卷三：語亦雄秀，是宋元人七律之佳者。《蕙風詞話》卷三：耶律文正《鷓鴣天》歇拍云：「不知何限人間夢，併觸沈思到酒邊。」高渾之至，淡而近於穆矣，庶幾合蘇之清、辛之健而一之。

傳記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搆者。金制，宰相子例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顏(復)〔福〕興行(中)〔尚〕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大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讎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眞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請肆宥，衆以云迂，楚材從容爲帝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略言，【略】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貲至鉅萬，而官無儲偫。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鎮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略】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製，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爲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

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乃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議，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略】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略】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略】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略】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略】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延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耶？」賞以金帛，敕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略】楚材嘗與諸王宴，醉卧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己，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爲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略】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於行在所。皇后乃馬眞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奧魯剌合蠻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后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剌合蠻，使自書塡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子鉉、鑄。

宋子貞《耶律公神道碑》（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存目）

《元史類編》卷一一（存目）

《元詩紀事》卷三（存目）

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耶律楚材《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序》 昔余在京師時，禪伯甚多，惟聖安澄公和尚神氣嚴明，言辭磊落，予獨重之。故嘗訪以祖道，屢以古昔尊宿語錄中所得者叩之，澄公間有許可者，予亦自以爲得。及遭憂患以來，功名之心束之高閣，求祖道愈亟，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聖安翻案不然所見，予甚惑焉。聖安從容謂余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諦信佛

書，惟搜摘語錄以資談柄，故余不敢苦加鉗鎚耳。今揣君之心，果爲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猶襲前愆不爲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辨才無礙，君可見之。」予既謁萬松，杜絕人迹，屏斥家務，雖祁寒大暑無日不恭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其參學之際，機鋒罔測，變化無窮，巍巍然若萬仞峰莫可攀仰，滔滔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回視平昔，所學皆魂礫耳。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者，豈虛語哉？其未入閫域者，聞是語必謂予志本好異也，惟屏山、閑閑其相照乎爾。後奉命赴行在，扈從西征，與師相隔不知其幾千里也，師平昔法語偈頌皆法隆公所收，今不復得其稿。吾宗有天童者，頌古百篇，號爲絕唱。余堅請萬松評唱是頌，開發後學，前後九書，間關七年，方蒙見寄。予西域伶仃數載，忽受是書，如醉而醒，如死而甦，踴躍歡呼，東望稽首再四。披繹撫卷而嘆曰：「萬松來西域矣，其片言隻字咸有指歸，結款出眼，高冠今古，是爲萬世之楷模，非師範人天、權衡造化者，孰能與於此哉！」予與行宮數友旦夕游泳於是書，如登大寶山，入華藏海，亘珍奇物，廣大悉備，左逢而右遇，目富而心飫，豈可以世間語言形容其萬一邪？予不敢獨擅其美，思與天下共之。京城惟法弟從祥者與僕爲忘年交，謹致書請刊行於世，以貽來者。

萬松野老《湛然居士集序》 湛然居士年一十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爲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菜根、蘸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圍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恆，人無知者。」以至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冒聖安而成贊，戲清谿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僞。外則含弘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效，吾門顯訣，何愧於《大學》之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惟屏山、閑閑可照我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末由也已。嘗《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祇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於「西天三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見之，當斂衽焉。蓋片言隻字，出於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奧者，方且索之於聲偶鍛鍊之排，正如檢指蒙學對句之牧豎，望涯於少陵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革西曆，甄焦桐而贊南風，在變理爲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闊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禧伯尚不肯，屏山、閑閑，形於論辨。萬鍛炎爐，不停蚊蚋，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爲子設耶？

耶律鑄《哭尊大人領省詩序》 尊大人領省卧疾日，忽謂人曰：「天帝釋新起寶輪，請吾爲記。記已成，吾爲汝輩誦之。」誦數過，左右無曉書者，即忘之。又云：「天上寶刹亦成，鐘聲甚佳。」謂侍疾者曰：「汝聽此否乎？」後數日，有白雲突出帳中，如虹蜺然，上徹霄漢，終日不絕。人皆哭曰：「公行矣！」尋薨。

《元朝名臣事略》卷五 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于《太玄》，私謂所親曰：「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 又：公天資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平居不妄言笑，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素不嗜酒，間與賓僚宴集，終日端坐。平生不治生產，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略】使衛士視之，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篤于好學，不舍晝夜，嘗謂其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

《庶齋老學叢談》卷上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諸老以東南爲諫者數人，耶律丞相獨不諫，曰：「此舉必取，今諫者，日後定羞了面皮。」公明天文、知氣運曆數而然。

《輟耕錄》卷二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晉卿，在金爲燕京行省員外郎。國亡，歸于我朝，從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詫王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王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自是用王益密。 又：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王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說，賜以金

帛，仍敕左右日惟進酒三鍾而止。夫以王之切諫不已，而上終納之，可謂君明臣良者矣。　又：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吁！廉而不貪，此固清慎者能之，若其先見之明，則有非人之所可及者。

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　壬戌（二年），十三歲。學詩書。【略】丙寅（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太祖元年），公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賜補省掾，公不就，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公所對獨優，遂辟爲掾。《文集》十二《爲子鑄作詩三十韻》云「二十應制策」，蓋舉成數也。

又《耶律文正公年譜餘記》　契丹有大小字，與女直同。其文字借漢字偏旁，參互錯綜，以表契丹語，與西夏、女直文字體製相同。【略】金制，貴胄凡女直、契丹、漢字曾學其一，即許承襲。是契丹雖亡，其文字仍與女直、漢字並行。然中葉以後，通者漸少。耶律文獻素善契丹大小字，因此辟爲國史院書寫。世宗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文獻在選中，獨主其事。又張景仁謂文獻藏匿《遼史》，此《遼史》必契丹國書國史也。是文獻於契丹文字殆屬專門。金源之末，此學遂絕。文正《醉義歌序》云：「遼朝寺公大師《醉義歌》，昔先人文獻公嘗譯之。先人早逝，予恨不得一見。及大朝西征，遇西遼前郡王李世昌於西域，予學遼字於李公。期歲頗習，不揆狂斐，乃譯是歌。」（文集八）是中原契丹文字已少傳習，故文正於西域習之。然則文正殆可謂通契丹文字最後之一人也。　又：文正師事萬松老人，稱嗣法弟子從源。其於禪學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術也。公對儒者則唱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說，而《寄萬松老人書》（文集十三）則又自謂此語爲行權。然予謂《致萬松》一書亦未始非公之行權也。公雖洞達佛理，而其性格實與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爲己任，古之士大夫學佛者，絕未見有此種氣象。古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謂歟！　又：文正以太宗辛卯領中書省，至薨凡十四年，其得君之專，行政之久，實古今所希見。太宗用公雖承太祖遺命，然十三年之間君臣無絲毫之隙。余反覆公詩而得其故焉。案公集中投贈唱和最多者有一人，即鄭景賢是也。集中呈景賢或和景賢之詩至七十五首，占全詩十分之一（全集凡詩文七百七十六首）。景賢初與公同在西域，洎於暮年，交誼尤篤。細讀諸詩，其人蓋以醫事太宗，即長春《西游記》所謂三太子之醫官鄭公者也。景賢號龍岡居士，然名與鄉里均無可考。《牧菴集》三有《鄭龍岡先生挽詩序》，稱其友高道凝爲撰埋銘，而文不傳。鮮于伯機《困學齋雜錄》紀藏琴之家有鄭太醫而不著其名字，蓋伯機已不能考矣。唯牧菴紀其三大節：一曰廉，太宗賜銀五萬兩，辭；今上賜鈔二千緡償責，辭。二曰讓，太宗再富以地比諸侯王，再辭，貴以上相位兩中書右，又辭。三曰仁，金以蹙國汴都尚城守，太宗怒其後服，拔將甘心，公怫逆曲折陳解，城賴不屠，所全毋慮數十萬人云云。是太宗之眷景賢蓋出公右。其上相之位固後日所以處公，而汴京之不屠亦公之所力爭始得者。然則公之相當由景賢，而其平日維持調護於君臣之間，使太宗任公而不疑，公得行其志而無所屈者，亦由景賢之力。不幸而史失其名，然其安天下救生民之功，固不在公下。世有孔子，能不興「微管」之歎乎！　又：蒙古之制，凡攻城而抗拒者屠之。故蒙古入中原所屠名城不可勝計。又金國南遷以後，威令不出國門，故山東、河北盜賊蠭起，其禍比蒙古尤烈。劉靜修《武強尉孫君墓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二十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殆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千百不餘一。」又《易州太守郭君墓銘》：「金貞祐主南遷，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統，強焉弱凌，衆焉寡暴，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加以蒙古入主中夏，武人專橫，其君臣又絕不知有治民之術，若此時無文正公之類，正有不知其何如者。宋周臣之言，非門弟子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言也。　又：元遺山以金源遺臣，金亡後上耶律中書書（《遺山集》三九），薦士至數十人。昔人恆以爲詬病，然觀其書則云「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云云。盡此數十人中，皆蒙古之驅口也。不但求免爲民，而必求聚養之，分處之者，則金亡之後，河朔爲墟，即使免驅爲良，亦無所得食，終必餒死故也。遺山此書，誠仁人之用心，是知論人者不可不論其世也。

作品本事

耶律楚材《冬夜彈琴頗有所得亂道拙語三十韻以遺猶子蘭序》　余幼年刻意於琴，初受指於弭大用，其閒雅平澹，自成一家。余愛棲巖，如濁聲之峻

急，快人耳目，每恨不得對指傳聲。間關二十年，予奏之，索於汴梁得焉，中道而卒。其子蘭之琴事，深得棲巖之遺意。甲午之冬，余扈從羽獵，以足疾得告，凡六十日，對彈操弄五十餘曲，棲巖妙旨於是盡得之，因作是詩，以紀其事云。

又《丁亥過沙井和移剌子春韻自注》 予昨至沙井，乘牛車過前路。跨駝方達行在，偶得隔句一聯云：「牛車馳傳，頗異相如駟馬車；駝背吟詩，不似竹林七賢畫。」成有是句。

又《西游錄序》 古君子南逾大嶺，西出陽關，壯夫志士不無銷黯。予奉詔西行數萬里，確乎不動心者，無他術焉，蓋汪洋法海涵養之效也，故述《辨邪論》以斥糠蘖，少答佛恩。戊子馳傳來京，里人問異域事，慮煩應對，遂著《西游錄》以見余志。其間頗涉三聖人教正邪之辨，有識予之好辨者。

又《辨邪論序》 余以謂：昔訪萬松老師以問糠蘖邪正之道，萬松以余酷好屬文，因作《糠禪賦》見示。余請廣其傳，萬松不可，予強爲序引以行之。至今庸民俗士謗歸於萬松，予甚悔之，今更爲此序，則又將貽謗於講主者也。謹以萬松講主之餘意，借儒術以爲比，述《辨邪論》以行世，有謗者予自當之，安可使流言餘謗汙玷山林之士哉？後世博雅君子有知我者，必不以我爲囁嚅云。

耶律鑄《謹次尊大人領省火紱詩韻並序》 沙陀舊戍有老榆焉，中朽者若蟬翼然，附石以鐮鐵擊之即燧。尋以馬通燥者穰薪之，噓而可以爨。尊大人領省，爲首倡，予從而和之。

《庶齋老學叢談》卷一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十首。尋思干城，西遼稱河中府。詠其風景。

李文田《清鈔本湛然居士文集注》 《過金山和人韻三首》注：《湛然集》卷七《過金山和人韻三首》第一「高」、「牢」、「號」；次「流」、「秋」、「毬」；三「清」、「晴」、「明」。案：邱處機《西遊記・金山詩三絕》，第一「清」、「晴」、「明」；次「流」、「秋」、「毬」；三「高」、「牢」、「號」。然則和人者，即和邱處機也。《西遊記》絕不及耶律晉卿，而此集亦絕不聲叙長春一語，殆以晉卿溺釋、長春學道，本不同類，始雖相和，後乃相惡而絕交與？觀晉卿歸依萬松，而頗毀老氏，故知其異趣也。因拈出之。

著錄

孟攀鱗《領中書省湛然居士文集序一》 適有中省都事宗仲亨最爲門下之舊，收錄公之餘稿，纖悉無遺。今又增補雜文，誠好事之君子。舉其全帙，付之於門下士高冲霄、李邦瑞，協力前修，作新此本，以示學者，可謂兼善之用心。省丞相胡公喜君之文，揄揚溢美，勒成爲書，中或有悞者，更加釐正。命工刊行於世，益廣其傳，眞得仁人之雅意。省寮王子卿、李君實、許進之、王君玉、薛正之，皆欣然嚮應，共贊成之。二公承宗公之志，畢其能事，同諸君累求爲序。僕以兵塵中來，舊學荒廢，不敢應命。

王鄰《湛然居士集序》 外有官府得《居士文集》，古律詩雜文五百餘首，分爲九卷。恐珠沈於海，玉隱於山，而輝彩未著，特命良工版行於世。使四方士大夫如披雲睹日，快願見之心。

《秘閣書目》 《耶律湛然居士集》十七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耶律湛然居士集》十七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中書令湛然居士文集》十三冊，不全。元耶律楚材著。凡三十五卷。闕七卷至十二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耶律湛然居士集》一部三冊，闕。 又：《耶律湛然居士集》一部十七冊，殘缺。

《國史經籍志》卷五 《耶律楚材集》十二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湛然居士文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湛然居士文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三十五卷，缺七卷至十二卷，又缺二十二卷、二十三卷。 又《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中書省都事宗仲亨輯。

《池北偶談》卷一六 癸亥，俞邰以徐都憲立齋元文疏薦入《明史》館，予時向之借書，所見如【略】牟巘《陵陽集》、李之儀《姑溪集》、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皆目所未載者。

《元詩選》初集乙集 所著《湛然居士集》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略】元耶律楚材撰。【略】是集所載詩爲多，惟第八卷、第十三卷、十四卷稍以書序、碑記錯雜其中，編次殊無體例，疑傳寫者亂之。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三十五卷，又十四卷，中書都事宗仲亨輯。

顧廣圻《清抄本湛然居士文集跋》　此蔣西圃家鈔本，江都陳穆堂逢衡所贈。

黃丕烈《湛然居士集跋》　余向藏《湛然居士文集》係七卷，非全本也。頃以骨董鋪獲王西莊家藏本，乃十四卷，且爲宋賓王所校，誠可珍寶。前七卷用向藏本手校，其歧異已歸貝磵香矣。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元中書令謚文正耶律楚材晉卿著。

《得樹樓雜鈔》卷六　耶律契丹國姓，遼金元三史中亦作移剌，語音相近，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明焦弱侯《經籍志》載移剌楚材《湛然集》三十五卷，一以爲金人。又耶律楚材集十二卷，則以爲元人，失於考證，其謬至此。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四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舊抄本。宋賓王手校。元耶律楚材晉卿撰。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舊抄本，元耶律楚材晉卿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影元鈔本，汪季青藏書。　又：《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龍池山房鈔本。集凡十四卷，惟第八、第十三、十四編有雜文，餘皆古今體詩。中多禪悅之語，蓋楚材本受顯訣於萬松，棄宿學而耽習梵經者也。

《儀顧堂題跋》卷一三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元耶律楚材撰。每卷篇目相連，中多提行空格，蓋以元刻影寫者。譌字頗多，以宋賓王校本校一過，僅補正數十字，不能盡改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鈔本。元耶律楚材撰。集中詩爲多，惟第八卷與十三、十四卷中有文，蓋當時未經編定，遽以付刊者。

《補遼金元藝文志》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三十五卷，缺七卷至十二卷，又缺二十二卷、二十三卷。　又《文集》十四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元耶律楚材撰。路有鈔本。　振綺堂有精鈔本。　繡谷亭載十四卷本，云又有九卷本，乃初刻。

又《續錄》　元宗仲亨刊本。　元丞相胡氏重刊本。

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餘記》　文正集爲中書省都事宗仲亨所集，癸巳歲始刊於平陽。【略】其集凡九卷，古律詩雜文五百餘首。今本十四卷，凡古律詩雜文七百七十六首。蓋前九卷癸巳所刊，後四卷則甲午以後續增也。然亦至丙申而止。自丁酉至甲辰（公薨之年）凡八年，詩文無一篇存者，蓋今之十四卷未爲足本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元耶律楚材撰。　昭文張氏舊鈔本。　繡谷亭載十四卷本。　又有九卷本，乃初刻。近袁氏刊本。又附：元宗仲亨刊本。　元丞相胡氏重刊本，見李攀龍序。（邵氏）　又補：《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元耶律楚材撰。　明寫本，【略】似從元刊本出。前甲午萬松野老序，癸巳王鄰、孟攀鱗序。每卷前篇目連正文，亦屬舊式。末有癸巳李微序。有朱之赤六跋，言是金俊明舊藏。余藏。己卯《四部叢刊》。　清金侃寫本，行款失記。題「戊午秋九月上澣，迂齋金侃錄并識」。盛昱遺書，余代涵芬樓收之。　清寫本，【略】有「西圃蔣氏手校鈔本」印。又有道光丙戌顧廣圻跋，言是陳逢衡贈渠，爲蔣西圃家鈔本云云。　清寫本，【略】鈐汪文琛、汪士鐘藏印。　清鮑廷博舊藏寫本，行款失記，鈐翰林院大官印及進呈書籍木記。有何紹基跋，則道、咸間已自翰林院中流出矣。　清光緒元年袁昶刊漸西村舍叢刻本，【略】余曾據家藏明鈔本校一帙。

傅增湘《湛然居士文集跋》　耶律楚材撰，清光緒元年袁昶刻漸西村舍叢刻本。篋中舊藏《湛然居士集》，乃朱卧庵鈔本。有跋語六，跋云從金孝章傳錄者。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卷首書名大字占雙行，每卷目錄接連本書，其款式斷爲元本影出。各卷次第，與此本不異，但此本誤字極多，咸賴以取正。前日偶校《雲莊類稿》，因動閱元人文集之興，遂以兩本對讀，凡三日而畢。惜其子《雙溪醉飲集》別無善本可以是正也。

繆荃孫《明抄本湛然居士文集跋》　《湛然居士集》無刻本，景鈔本亦罕見。此朱卧庵手鈔，字迹古雅，跋語六段，極可寶愛。

宋蔚如《跋湛然居士集》　雍正丙午初冬，借較洞庭翁氏藏本，因以補序。

芳郭無名人《湛然居士文集後序》　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著《湛然集》三十五卷，又中書都事宗仲亨所輯《文集》止十四卷。此宗氏輯本，其三十五卷之集，則予未見也。不知海內尚有傳鈔本否。

《中國善本書提要》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三冊（北圖）。鈔本（十行十七八字），元耶律楚材撰。【略】陸心源用宋賓王校本手校，後捐送國子監。今《四部叢刊》影印結一廬舊藏鈔本，與此本同出一源，而此本稍有差誤，自經陸心源手校，與結一廬本互有勝負矣。　又：《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八冊（北圖）。鈔本（九行二十一字），元耶律楚材撰。【略】余以卷內「玄」字闕筆推之，疑爲康熙間鈔本也。

《木樨軒藏書書錄》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元耶律楚材撰〕舊抄本〔清初抄本〕。前有萬松野老行秀序、冰巖老人王鄰序、襄山孟攀鱗序、九山居士李微後序。　又：《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元耶律楚材撰〕舊抄本〔清抄本〕。【略】語涉元帝均跳行空格，當從元槧抄出。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元耶律楚材撰，明抄本，朱之赤校并跋。繆荃孫跋。二冊。　又：清光緒二十一年袁昶刻漸西村舍匯刊本，傅增湘校注并跋，二冊。　又：王國維校注并跋，三冊。　又：李文田校注并跋，六冊。　又：清抄本，三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八冊。元耶律楚材撰。烏絲闌舊鈔本，北平。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八冊。元耶律楚材撰。舊鈔本。　又一部四冊。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二冊。元耶律楚材撰。精鈔本，東大。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三冊。元耶律楚材撰。鈔本，清陸心源手校并跋，北平。

藝文

耶律鑄《仰祝尊大人領省壽三首》　帳前驚報天子來，臨車下馬無疑猜。攀車引袂呼不起，齁齁酣寢聲如雷。　風雲千載際會秋，堂上嚴君正黑頭。君王一顧聞天下，春滿中原四百州。　蒼蒼松栢貫四時，造物兒童元是私。戲采高歌獻壽巵，壽巵願約乾坤期。

又《謹用尊大人領省十六夜月詩韻》　黃鷄白酒管絃和，一任浮生歲月磨。銀管題詩悲遠客，玉簫吹恨憶秦娥。人言皓魄今宵減，我見清光依舊多。一十二時爭幾許？人間奈此世情何。

又《憶大人領省二首》　一上居庸萬里心，居庸關上望和林。和林城遠望不見，日落雲明山水深。　欲迴蘭棹更夷猶，事出沉思得自求。霜雁不來書斷絕，水寒烟淡倚高樓。

又《追悼大人領省》　鶴駕知何處？仙游閱古今。英靈千載氣，松栢一生心。白日空寒色，蒼天更暮陰。志終伸不得，遺恨海長深。

麻革《中書大丞相耶律公挽詞》　砥柱中流折，藏舟半夜移。世賢高允相，人嘆叔孫儀。未拜荊州面，嘗蒙國士知。無階陪引紼，萬里望靈輀。　文獻群公表，東丹八葉傳。珪璋貽嗣德，蘭藻靄遺編。禁籍虛青瑣，神游定玉泉。太常千字誄，誰有筆如椽。　鬱鬱佳城閉，翩翩銘旐開。風悲信陵墓，雨入孝王臺。萬古傷梁壞，千年望鶴來。平明國門外，簫鼓不勝哀。　漢制隆恩禮，周封列屏翰。人知尊帝胄，我但識儒冠。零落傷蘭桂，孤城嘆鳳鸞。從今門下客，長鋏向誰彈？

曹之謙《中書耶律公挽詞》　虎嘯龍興際，乘時自有人。風雲開慘淡，天地入經綸。忽報臺星坼，仍傳薤露新。斯民感無極，酒泪叫蒼旻。

吳寬《謁耶律丞相墓》　角端人語大兵還，帷幄功高掩伯顏。身托中原祗抔土，神歸朔漠自重關。僧伽香火青松盛，翁仲風霜白石頑。遺象儼然驚嘆久，一間空屋倚西山。

畢沅《甕山謁元耶律丞相墓》　草昧文章正則乖，手扶斗柄上雲階。得時道自高松雪，議謚榮還並魯齋。開國鴻謨關間氣，上都名士鮮同儕。我來再拜陳鷄酒，高冢麒麟半土埋。

雜錄

《池北偶談》卷六　元耶律文正楚材、明李文正東陽墓皆在都城西，近畏

吾村。王文貞公崇簡云：「爲孝廉時，見耶律王墓上斷碑尚可讀，二十餘年來，墓田歸旗下，此碑無從復問。西涯墓抔土僅存，明萬曆時，有進士王文邁者曾爲封樹。」《畿輔人物志》云：「公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微，麗牲之石不復有矣。」

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 辛亥，【略】《元史》本傳及《神道碑》均不著公鄉里。公子鑄《雙溪醉隱集·寓歷亭詩》注云：「予家遼上，後家醫無閭。」今觀文獻先塋在義州醫無閭山，則公本義州弘政人矣。

又《耶律文正公年譜餘記》 《金史·耶律文獻傳》及遺山所撰《文獻神道碑》、《元史》公傳及宋周臣所撰《神道碑》，皆不著鄉貫。唯公子鑄《雙溪醉隱集》注云：「予家遼上，後家醫無閭。」《四庫總目》據之以補史闕。案文獻及公二兄辨才、善才皆葬義州弘政縣，醫無閭山正在其東北。然公家自文獻以後久居燕京，而公詩中多憶閭山之作，如《和薛伯通韻》云：「閭山舊隱天涯遠，夢裏思歸夢亦難。」(文集一)《送王君玉》云：「安東幸有閭山月，萬頃松風萬山雪。」(文集二)《和移剌子春見寄》第五首云：「他年歸去無相棄，同到閭山舊隱居。」《寄景賢》第三首云：「十載殘軀游瀚海，積年歸夢繞閭山。」(以上文集三)《和人韻》第一首云：「年來痛憶閭山景，月照茅亭水一圍。」(文集四)《和冲霄韻》第四首云：「無恙閭峰三百寺，遨游吟嘯老餘生。」(文集五)《和武善夫韻》第一首云：「何時致政閭山去，三徑依然松菊寒。」(文集七)《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第五首云：「洛陽失金谷，閭山有別野。」(文集九)《謝西方器之贈阮杖》云：「抱桐扶杖閭山巔，舉觴笑詠秋風邊。」《繼武善夫韻》云：「北闕欲辭新鳳閣，東州元有舊閭山。」《鼓琴》云：「湛然有幽居，祇在閭山陰。」《送姪九齡行》云：「閭山自有當年月，一舸西風賦式微。」(以上文集十)《信之和余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賡元韻以復之》第四首云：「舊隱醫閭白霫南，故山佳處好停驂。」(文集十四)語意皆明指遼東之醫無閭。然其《繼孟雲卿韻》云：「歸歟奚待鬢雙皤，無恙閭山聳岌峨。萬壑松風思仰嶠，千巖煙雨憶平坡。」(文集九)案仰嶠、平坡皆燕京名刹(仰嶠今仰山，平坡即翠微山香界寺)，則閭山亦當謂西山，而謂之閭山者，當時或有所避忌，故爲謾語也。公生長燕京，似無隱閭山之事，然則集中閭山皆作西山觀可也。

又：文正於太祖辛巳、壬午駐尋思干。長春眞人邱處機適以此時至西域，其相晤對自不待言。公在西域所作詩，其用長春韻者，如《過金山用人韻》七律一首(用長春《贈書生李伯禪詩韻》。文集一)《過陰山和人韻》七古一首、《再用前韻》七古一首，《復用前韻唱玄》七古一首，《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七古二首，《用前韻感事》七古二首(以上用長春《自金山至阿里馬城紀行詩》韻)，《過陰山和人韻》五律一首(用長春《宿鼇思馬大城詩》韻)，又七律一首(用長春《過沙陀望陰陰山詩》韻)，又七律一首(用長春《渡霍闌沒輦河夜行望大雪山詩》韻。以上文集二)《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用長春《壬午春分日游邪米思干郭西詩》韻)，《游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用長春《二月望日復游郭西詩》第一首韻)，《河中游西園》四首(用長春《二月望日復游郭西詩》第二首韻)，《河中春游有感》五首(用長春《行抵邪米思干大城詩》韻)、《過閭居河》四首(用長春《出沙陀至魯兒濼詩》韻)，《感事》四首(用長春《由魚兒濼驛路西行途中述風俗詩》韻。以上文集五)，《過金山和人韻》七絕三首(用長春《渡金山詩》韻。文集七)，凡四十五篇，皆用長春詩韻。而於過金山、過陰山則云《和人韻》，於游河中西園則云《和王君玉韻》，餘亦不著長春之名。案公作《西游錄序》(文集八)，以全眞爲老氏之邪，而於《和劉子中韻詩序》(文集十)惜其幼依全眞，乃有擇術不可不愼之語。又於王亘川首唱瑞應鶴詩則譏之(文集六《寄亘川宣撫詩序》)，李子進不題瑞鶴詩卷則美之(文集六《觀瑞鶴詩卷李子進治書無詩》)，是公於長春實深致不滿，故和其詩而沒其人。然尚未頌言攻之者，則以全眞託於老氏，非如糠蘧之託於釋氏故也。

又：文獻食邑東平，《金史》與《神道碑》均不載。公《送姪子眞行詩》云：「吾兄繼世祿，襲封食東平。」(文集十)是東平與公家亦有因緣。東平有魚山，亦謂之吾山，漢武《瓠子歌》所謂「功無已時兮吾山平」者也。公詩中亦多說吾山。《和移剌繼先韻》云：「尚記吾山舊隱居，松風蕭瑟松花落。」又云：「吾山佳處歸休乎，鹿逸平林魚縱壑。」(文集一)《繼劉摶霄韻》云：「不得吾山卧翠霞，西行行徧海之涯。」《和武善夫韻》云：「遙憶吾山歸未得，故人書簡怨東陽。」(以上文集七)《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第四首云：「當年別吾山，曾與黃華期。」(文集九)又《吾山吟》云：「吾山吾山予將歸。」(文集十一)然公詩中用吾山與閭山同意，亦指西山。如《和竹林一禪師韻》云：「蒼生未濟歸何益，一見吾山一度羞。」(文集四)此詩編於《還燕和吳德明》之後，蓋亦歸燕京時所作，此讀詩者不當以辭害志也。

王鶚

論述

王惲《翰林學士承旨王公制》 故翰林學士承旨王某，道德淵深，人品峻潔。板蕩見忠貞之操，文章有正大之風。養力息兵，貽謀進諫。惟軍國正撫監之體，將謳歌見歷數之歸。白首匡時，赤心爲國。庸示至公之論，曾無一己之私。而又扶昌運則一代名臣，鎮雅俗則百年遺老。去日漸遠，有念何窮？九原之氣猶生，不忘宗社；三事之報斯在，庶極哀榮。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 公愷悌樂易，無城府崖岸，愛交游，喜施舍，家釀法酒，客至輒留飲，談笑終日，氣不少衰。在翰林十餘年，凡大誥命、大典冊皆出公手。以文章冠海內，而未嘗談文章。嘗謂門人曰：「分章析句，乃鯁生舉子之業，求之于致知格物之理，則懵如也。爲己之學，當以窮理爲先。」故一時學者翕然咸師尊之，如中書左丞庫庫子清、右三部尚書柴禎輩，皆出公門。

《元史新編》卷三二 鶚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

傳記

《元史》卷一六〇《王鶚傳》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曾祖成，祖立，父琛。鶚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瀚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六年，授歸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七年，改同知申州事，行蔡州汝陽令，丁母憂。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書省移書恆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擢用之晚。起復，授尚書省右司都事，陞左右司郎中。三年，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于保州。甲辰冬，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祖曰：「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歲餘，乞還，賜以馬，仍命近侍闊闊、柴禎等五人從之學。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所。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設具牲酒，爲位而哭。庚申，世祖即位，建元中統。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加資善大夫。上奏，【略】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堂堂國朝，豈無英才如唐、宋者乎！」皆從之。始立翰林學士院，鶚遂薦李〔治〕〔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者。時阿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復助之，衆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即欲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振袖而起，奸計爲之中止。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廩祿終其身，有大事則遣使就問之。十年，卒，年八十四。謚文康。鶚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爲己之學也。」

《元史類編》卷二一 （存目）

紀事

《玉堂嘉話》卷一 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郎。後遇聖上，寵光益隆。如諮大計以斯道覺民爲先，論日蝕以撤樂罷宴爲對，開禮樂之源，則釋菜先師，明慶威之權，則張皇治本。又以葬祭故主爲請，允焉。後爲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爲變色。仍私謚爲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 公幼穎悟，讀書日記千餘言，終身不忘。長工詞賦，有聲場屋。年十九，由東平貢禮部，再薦科名。會河朔亂，舉家南渡。流離頓挫中，身愈困而學愈力，故其成就有過人者。正大甲申，登辭賦第一甲第

一人。(始公之生，有大鳥鳴於庭。鄉張先生爾號博物，見之曰：「此鸚也。」因爲制名，字曰百一，蓋取「鸚鳥累百，不如一鸚」之義，且語人曰：「此子後有大名，當居百人之一。」迨及第，果魁百人矣) 又：蔡陷，萬戶張柔素聞公名，輦之北渡，館于保州者餘十年。深自韜晦，若將終身焉。 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迹，聞唐文皇爲秦王時，廣延文學四方之士，講論治道，終始太平，喜而慕焉。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趙璧、今禮部尚書許國相首聘公于保州，從人望也。公自以亡國桑臣，義不可再仕，辭疾者久之。已而就道，既至，上一見喜甚，賜之坐，呼狀元而不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 又：公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爲贈，既至北庭，適值秋仲，奏行釋奠禮，上悅，即命辦其事。公爲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于上。上既飲福，熟其胙，上下均之。其崇敬如此。

《**輟耕錄**》**卷二** 內翰王文康公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國初，自保定應聘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爲贈。既達北庭，值秋丁，公奏行釋奠禮。世祖說，即命舉其事。公爲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於上。上既飲福，熟其胙，命左右均霑所賜。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爲常，蓋上之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有以啓之也。

著 錄

《**元史**》**卷一六〇**《**王鶚傳**》 著《論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曰《應物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鶚《應物集》四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王鶚《應物集》四十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王鶚《應物集》四十卷。

藝 文

王惲《追挽承旨王文康公》 文章四海一康公，炯炯元精貫日中。盧鑿名先金榜重，歐陽仙去玉堂空。道由實學明眞用，義不忘君見至忠。惆悵當年門下士，斷雲低處望曹東。

李 治李 冶

論 述

《**中堂事記**》**下** 十一日辛丑，徵君李治授翰林學士，制詞曰：「某官秀擢巍科，力窮聖學；據縱橫之文筆，足潤色於皇猷。況當青史之編，宜與玉堂之選。可特授某官，知制誥，庶得腹心之助，以光綸綍之司。」

袁桷《封龍山書院重修記》 文正公恬於進取，率躬以化其鄉。耄耋而辭祿，德之本也，導掖其秀民，仁之至也。其徒卒昌於時，孰不曰文正公所作成也？今遺書具存，在於書院者，宜究其委源，考三代之所以長、秦漢之所以失，反躬以思，平治之道如措諸掌，將反覆以陳於上。李氏世守家法，則書院永永，代有嘉譽。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 遺山、敬齋皆二公(趙閑閑、楊文獻)門下，自南都時才已相埒。北渡以後，往來西川，寫志于文字間，賡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往咏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親者。獨是一郡，閑閑之桐鄉，文獻之梓里也。人歌清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遺山、敬齋，凡長吏士庶每語及中州耆儒，必以四賢爲稱首。 又：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閎于中而肆于外，蓋將以斯文明斯道者也。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于崞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卻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爲樂。雖饑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崞山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頓挫，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口不絕頌，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于學，其勤至矣！人品既高，眞積之力斯久，所以優柔饜飫，深造自得，無衆人之所難。經爲通儒，文爲名家，其名德雅望，又爲一時衣冠之龍門也。退然自以爲不足，嘗曰：「名爲吾學中之累。」蓋先生性喜退

密，耻于近名。所學所行，切于爲己，而非以爲人也。

《**養一齋詩話**》卷八　李（冶）〔治〕仁卿與遺山爲友，其考訂之學，迥出遺山上，著《古今黈》凡四十卷，今衹存十之四五。所辨載籍疑義，劇有功于後學。【略】又如駁東坡詩「計拙集枯梧」，「奈有中郎解摸金」，「絕勝蒼公飲上池」，「到處賣刀收繭栗」，「得我新詩喜折屐」，「罔罔可憐眞喪狗」，「鍾乳金釵十二行」，「赤髯碧眼老鮮卑，迴策如縈獨善騎」等句用事下句未安處，皆確鑿不刊。

《**摸魚兒**》（**雁雙雙**）、又（**爲多情**）　王沂《題李敬齋樂府後》：余嘗觀敬齋賦《雁丘》，《雙蘖怨》樂府數章於《元遺山集》中，經緯綿密，詞旨清楚，似勝元作，意者如黃魯直，陳無己和東坡詩，前輩所謂極力以壓此老者。今觀全集，其語意渾厚，絕類晏元獻父子，乃知遺山附入之意有在也。　《詞則・別調集》卷三：起四語平率，「何似」句亦未能清醒。（冶）〔治〕情苦調筆，力迹透過數層，設色亦工。　《蕙風詞話》卷三：《摸魚兒・和遺山賦雁丘》過拍云：「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淚，并付一邱土。」託旨甚大。遺山元唱殆未曾有。李詞後段云：「霜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冢，眞娘墓。」亦慨乎言之。【略】遺山《雁丘》詞，《雙蘖怨》詞，楊正卿果亦有和作。明弘治壬子高麗刊本《遺山樂府》爲是書最舊善本，附治詞，不附果詞。　《歷代詞話》卷九：《樂府紀聞》：大名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者，後三日，二屍相抱出水濱。是年，此陂荷花無不并蒂。李治賦《雙蘖怨》云：「爲多情，和天也老」，【略】事奇而詞亦工，堪與《雁丘》作并傳。

傳記

《**元史**》卷一六〇《**李（冶）〔治〕傳**》　李（冶）〔治〕字仁卿，眞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辟知鈞州事。歲壬辰，城潰，（冶）〔治〕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冶）〔治〕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略】（冶）〔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及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冶）〔治〕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期月，復以老病辭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齋文集》四十卷、《壁書藂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難）〔黈〕》四十卷、《測圓（鏡海）〔海鏡〕》十二卷、《益古衍（疑）〔段〕》三十卷。

《**元史類編**》卷二一　（存目）

紀事

元好問《摸魚兒・雙蘖怨詞序》　泰和中，大名良家小兒女，有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爲踪迹之，無見也。其後踏藕者得二屍水中，衣服仍可驗，其事乃白。是歲，此陂荷花開，無不并蒂者。沁水梁國用時爲錄事判官，爲李用章內翰言如此。此曲以樂府《雙蘖怨》命篇。「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清之瑞露，春動七情。」韓偓《香奩集》自叙語。

袁桷《封龍山書院重修記》　世祖皇帝以盛德深仁正位纂圖，越二年，始立翰林院。眞定李文正公，首以碩德耆壽俊召爲翰林學士。未幾，告老以歸，隱於封龍山。封龍在恆山之陽，公幼侍東平府君受業焉。地舊有書院，兵革蹂躪，公拮据盡力以成之。故其居朝廷也，食息不忘茲山。天子察憫其志，俾食致政之祿以終老於是。公作新斯文，遠近之士咸秀出。

王惲《度曲說》　敬齋李先生，晚年以歌酒自娛，既耄雖不復，而情猶獨至，每興來，輒持空杯，令門人酈生放聲長歌，以導歡暢。或不如指，先生以己之所得教之，遂戟其手而高下之，使視焉以諧其節奏，雲起雪飛，窮要眇而後已，公亦醺然也。丁亥冬十月八日飲李氏，新篘偶及，分刌歌節信主，士達仍爲發此，沖沖然殊有所適。昔孔宣父與人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焉。又漢人例蓄聲樂，唐之士夫皆有音樂，由是而觀，歌之爲藝亦未可少也。先生以材德主盟斯文六十餘年，予纔得一拜履綦，及過元氏，先生墓草已宿。何先賢風流蘊藉不容多得也如是，可勝嘆哉！吾特書此，異時會與蔺之酈君相値於光風霽月之前，拊掌談笑，中郎之文采風流，不無仿佛於眉睫之間也，士達其志之。又從而爲之辭曰：「我觀夏禮，杞固不足徵兮，吾道綫如，賢獻日以零兮，斯文未喪，其將孰爲興兮？噫！」

《**歷代詞話**》卷九　元遺山《雁丘詞・序》曰，【略】并作《雁丘詞》，【略】李

治和云。

《本事詞》卷下　大名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相約赴水死。後三日，兩屍相攜浮于水濱。是歲陂中蓮花，無不并蒂者。欒城李仁卿爲賦《雙蕖怨》云「爲多情、和天也老，不應情遽如許」，【略】仁卿名(冶)〔治〕，金進士，後入元爲學士。

《蕙風詞話》卷三　按：治字仁卿，欒城人。正大七年收世科，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知鈞州。壬辰北渡，流落忻、崞間。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再以翰林學士召。就職期月，以老病辭歸。買田元氏封龍山，隱居講學十六年，卒年八十有八。仁卿晚節與遺山略同，其遇可悲，其心可原，不以下儕元人，援遺山例也。其與翰苑諸公書云：「諸公以英材駿足絕世之學，高躡紫清，黼黻元化，固自其所。而某也孱資瑣質，誤恩偶及，亦復與吹竽之部。律以廉耻，爲幾不韙耶。諸公愍我耄昏，教我不逮，肯容我竄名玉堂之署，日夕相與刺經講古，訂辨文字，不即叱出。覆露之德，寧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叟所處，寵祿非庸夫所食，官謗可畏。幸而得請，投跡故山，木石與居，麋鹿同游，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也。」其辭若有大不得已，其本意從可知。故拜命僅期月，即託疾引去矣。

著錄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　公著述有《文集》四十卷、《壁書藂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難)〔甡〕》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疑)〔段〕》三十卷，其他雜書又十餘卷。

《元儒考略》卷一　所著有《敬齋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難)〔甡〕》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疑)〔段〕》三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李(冶)〔治〕《敬齋文集》四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李(冶)〔治〕《敬齋文集》四十卷。

《蕙風詞話》卷三　金李仁卿治詞五首，見《遺山樂府》附錄。【略】遺山《雁丘》詞、《雙蕖怨》詞，楊正卿果亦并有和作。明弘治壬子高麗刊本《遺山樂府》，爲是書最舊善本，附治詞，不附果詞。

周泳先《敬齋樂府輯本題記》　據此知治有樂府詞集，但今并《敬齋集》均無傳本，明以來諸選本錄治詞，亦僅《遺山集》中數首，是佚失已久矣。泳先記。

藝文

張之翰《敬齋先生壽二首》　學海波瀾接性天，兩朝誰不讓文權？四賢堂上無餘子，三老山中祗此仙。(平定有四賢堂，又先生有三老會)勇健宛如辭院日，眼明重見渡江年。天敎上壽非無意，混一車書要正傳。　四海聲華李謫仙，老來風骨愈飄然。授經近似伏生歲，書亥過於絳老年。九轉丹砂休漫語，一篇胎息是眞傳。請看龍首峰頭月，常向中秋席上圓。

耶律鑄《送李敬齋行》　一代文章老，素車歸故山。露濃山月凈，荷老野塘寒。茅屋已知足，布衣甘分閑。世人學不得，須信古今難。

安熙《釋菜告李學士祠文》　惟公中朝耆舊，鄉郡碩儒，博學高文，爲世所仰。

曹之謙《秋日懷李仁卿》　獨倚斜陽百尺樓，故人千里思悠悠。陶唐祠下烟光晚，姑射峰前雁影秋。尊酒幾時同李白？雲山多處是并州。臨風惆悵無人會，一曲商歌寫暮愁。

雜錄

《蕙風詞話》卷三　按李治，《元史》有傳，作「李冶」，後人遂多沿其誤。元遺山爲治父遹譔《寄庵先生墓碑》：「子男三人：長澈、次治、次滋。」遺山與仁卿同時唱和，斷不至誤書其名，自較史傳尤爲可據。蘇天爵《元名臣事略》亦作「治」，不作「冶」。金少中大夫程震碑，欒城李治題額，曩余曾見拓本，皆可證史傳之誤者也。

《四庫提要辨證》卷一二　施國祁《耕禮堂叢說》云：「仁卿生於大定庚

子，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已五十有一歲，授高陵主簿，辟推鈞州。金亡，北渡講學著書，秘演算術，獨能以道德文章確然自守，至老不衰。即其中統召拜後與翰林諸公書云云，其本意大可見，蓋在金則爲收科之後勁，在元則占改曆之先幾。生則與王滹南、李莊靖同爲一代遺民，沒則與楊文獻、趙閑閑并列四賢祠祀。嗚呼！其學術如是，其操行又如是，何後人不察，呼「治」爲「冶」，乃與形雌意蕩之女道士李季蘭相溷。吁！可悲也。」光緒壬寅，繆筱珊年丈以所收得仁和勞季言手鈔黃琴六本仁卿《敬齋古今黈》，原書十二卷，【略】又獲愛日精廬所藏明鈔本，【略】據以刊入《藕香零拾》中，爲之跋曰：施北研跋，以爲李治非李冶。荃蓀考元王惲《中堂事記》卷三徵君李治，【略】金少中大夫程震碑》，欒城李治題額，石本作治，爲北研得兩佳證，可訂諸書傳寫之失。又案《元遺山集・寄庵碑》：「先生子男三人，長曰澈，【略】次曰治，正大中收世科，徵世郎，高陵主簿。次曰滋。」兄澈弟滋，皆從水側，則仁卿名治，無可疑者。

楊果

論述

《國朝名臣事略》卷一〇　公性聰敏，爲文無所不能，尤長於樂府。

又：楊升能事言狀云：「楊正卿爲人美風姿，工詞翰，避亂河南，草娶於羈旅中，爾後登科歷職，遂與之偕老。當此之時，一人無罪出數妻，必欲富貴而又有貌者。嗚呼，君子哉正卿！」

張之翰《題楊西庵集二首》　世上已傳新樂府，庵中猶有舊詩文。一從天奪春風筆，閑煞青山與白雲。　別卻蓬瀛幾十秋，人間夢斷恰回舟。石樓詩句今何似，名與清伊日夜流。

袁翼《論元詩》四〇　絕妙曹娥幼婦詞，斷無孝子不工詩。正卿殘稿無多紙，神物千年定護持。

《太和正音譜》卷上　「古今群英樂府格勢」：楊西庵之詞，如花柳芳妍。

《元詩選》二集乙集　正卿美風姿，善諧謔。文采風流，照映一世。工爲文章，詩尤長於樂府。

《元史新編》卷三三　爲文章，長於樂府，諷諭。

《新元史》卷一五八　果性聰敏，美風姿，工文章，尤長於樂府。外若沈默，內懷智用。微時避亂河南，娶羈旅中女，後登科歷顯仕，竟與偕老，人以是稱之。

《蒙兀兒史記》卷八三　工文章，尤長於樂府。

《試萬寧宮》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誰言」二句，翻用好。

《長安感懷》　《歷代詩發》卷三二：壯志未酬，覺奉陵漢殿，觸目增悲，詩情最爲蕭颯。

《太常引》（一杯聊為送征鞍）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誰料一儒冠，直推上淮陰將壇」，「寧爲百夫長，且作一書生」，不若此二句雄傑。

傳記

《元史》卷一六四《楊果傳》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幼失怙恃，自宋遷亳，復徙居許昌。以章句授徒爲業，流寓轗軻十餘年。金正大甲申，登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大司農於許，果以詩送之，蹊大稱賞，歸言於朝，用爲偃師令。到官，以廉幹稱，改蒲城，改陝，皆劇縣也。果有應變材，能治煩劇，諸縣以果治效爲最。金亡，歲己丑，楊奐徵河南課稅，起果爲經歷。未幾，史天澤經略河南，果爲參議。時兵革之餘，法度草創，果隨宜贊畫，民賴以安。世祖中統元年，設十道宣撫使，命果爲北京宣撫使。明年，拜參知政事。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樞等日赴省議事。至元六年，出爲懷孟路總管，大修學廟。以前嘗爲中書執政官，移文申部，特不署名。以老致政，卒于家，年七十五，謚文獻。果性聰敏，美風姿，工文章，尤長於樂府，外若沉默，內懷智用，善諧謔，聞者絕倒。微時避亂河南，娶羈旅中女，後登科，歷顯仕，竟與偕老，不易其初心，人以是稱之。有《西菴集》行於世。

《元史類編》卷三五　（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〇（存目）
《元史新編》卷三三（存目）
《蒙兀兒史記》卷八三（存目）

紀事

《國朝名臣事略》卷一〇　幼失怙恃，從人南渡，嶇崎轗軻十餘年。自宋遷亳，自亳遷許昌，以教讀爲業。正大甲申擢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大司農於許，公以詩送之，李大嗟賞，歸言於朝，舉偃師令。到官數月，以廉幹稱，改令蒲城、陝縣，皆號繁劇，而公優爲之，方將書考上上，而陵谷變遷矣。歲己丑，楊公奐徵收河南課稅，起公爲經歷官，繼而萬戶史侯經略河南，復爲參議。公於草創之際，俱稱辦事。未幾朝廷設十道宣撫，以公使北京。中書省立，拜參知政事。公外若沈默，內藏諸用，其所裨益爲多。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公日赴省議事。至元己巳，出守懷州，公時年七十有三矣。

王惲《碑蔭先友記》　楊果字正卿，蒲陰人，詞賦第。歷劇縣，皆有能聲。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拜參知政事，終懷孟路總管。

《中堂事記》下　秋八月丁酉辛卯朔，徵君許衡授懷孟路教官，制曰：「許衡天姿雅厚，經學精專。」【略】寶傑授太子少傅，制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略】以上二篇，皆楊公西菴筆也。

《玉堂嘉話》卷一　大元中統二年七月，惲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薦，授翰林修撰，其宣詞云：「行己無忝，博學能文。」【略】其修撰雷膺，詞云：「昔年詩禮，已聞鯉過于庭前；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參政楊公筆也。

《詞苑叢談》卷八　泰和乙丑，元好問裕之赴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好問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丘。因賦《摸魚兒》詞曰：【略】蒲溪楊正卿和云。

《蒙兀兒史記》卷八三　果美風姿，爲人外若沈默，內懷智用。微時避地河南，羈旅中娶小家女，後登科歷顯仕，竟與偕老，人以是稱之。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楊果《西菴集》。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楊果《西菴集》。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西菴樂府》一部一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西菴樂府》一冊。

藝文

陳廣《寄陝郡楊正卿西庵》　臨川堂上看飛鴻，十載西州一轉蓬。親老家貧初有累，才疏意廣卒無功。姦雄頗忌孔文舉，富貴何如張長公。滿地塵埃浮世狹，一帆思駕五湖風。　遷客形容國士心，春風鶴髮不勝簪。鍾儀去楚衣冠異，王粲依劉歲月深。歲晚艱危無短策，酒酣悲壯動長吟。遙憐蘭省楊夫子，一紙書來抵萬金。

王惲《參政楊公挽章》　天孫機杼五雲章，簪珥飄瀟侍帝旁。一札恩光慚賤子，（予一命翰林修撰，其詞頭蓋出公手，有云：「行己無玷，博學能文。顧起絕之異材，足鋪張于偉績。」）百年清議在中堂。望隆鳳詔絲綸美，吟繞瑤臺雪片香。欲弔風流俱寂寞，滿丘秋草近宮牆。

雜錄

《國朝名臣事略》卷一〇　中統初，無斥其名。某相當國，自洛陽起西菴楊公宣撫遼西。既至任事，公爲喻云：「回婦越商，相爲室家，言說不能道盡也，爲圖令以意求之，十纔得其一二。每夕，回婦焚香祝天，雪泣而言，越商亦不知也。鄰有曉回語者，潛聽釋之云，注祿神官，獨不能遠以從近也耶？」傳至廟堂，諸公笑之，數日齒冷。其明年，公入大參。

杜仁傑

論述

元好問《逃空絲竹集序》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略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爲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工夫勝，其餘或亦有不迨二子者。絕長補短，大概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耶。

魏初《杜止軒詞翰》 方朔才名語意新，牧之風調筆如神。龐眉苦節秋風客，未必如公出處眞。

王旭《賀正啟上杜止軒》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展矣君子，百祿是宜。當天道之大亨，在人情以爲慶。風霜引殘臘，避東閣千年之觴；造化回陽春，入先生五色之筆。恭惟先生高名掩日，絕學際天。卓爲四海之精英，渾是一團之和氣。優游文市，持昌黎之權衡；嘯咏詞場，專少陵之旗鼓。詩酒自樂，神仙誰如？履茲朋來之辰，宜亨彙徵之福。某摳衣在列，提耳知恩。數仞門牆，欲探陽春之消息；三年節物，自驚禮意之蕭條。愧無惠連春草之工，聊代南華靈椿之祝。

又《祭止軒先生文》 嗚呼！造化鍾秀，江山孕奇。賢運五百，非公而誰？學際天人，聲名四馳。雄章俊語，星日爭輝。高文典冊，元氣淋漓。豁達飄逸，靈襟坦夷。鼓舞群才，妙無端倪。動風雷於唇吻，滋陽春於髮眉。斯文不墜，學者知歸。惟登夫岱宗之巉巖，而後知丘陵之爲低；惟游夫滄海之汪洋，而後知坎井之爲卑；惟觀夫神龍之變化，而後知蛭蚓之玄微。大鵬不可籠，天馬不可羈。偉先生之浩蕩兮，信餘子之難爲。佩青霞而服明月兮，陋蟬冠與錦衣。悠悠東山，白雲紫芝。挹浮丘以勸酒，撫洪崖而誦詩。徒有勤於丹詔，終無夢於皇扉。意哲人之壽考，必神明之扶持。

王惲《挽杜徵君止軒》 泰岱東蟠未了青，文章公獨萃精英。賦方庾信才華壯，詩到樊川氣格清。平日酒杯追散聖，一生高節見《陳情》。風流想在齊梁席，未讓鄒枚獨擅名。

又《挽杜止軒》 貧樂能安貴不淫，百年宦海寄浮沉。閑中今古資談具，物外江山助醉吟。氣義見來先急難，文章拈出更雄深。追攀逸駕嗟何及？時向逃空得苦心。一代人文杜止軒，海翻鯨掣見詩仙。細吟風雅三千首，獨擅才名四十年。劍在不沉衝斗氣，神游多了住山緣。老天未覺斯文喪，齊魯諸生有正傳。

胡祗遹《贈杜止軒》 胸中涇渭自清渾，舌頰春風笑語溫。看破大方無畔岸，耻居小節作籬藩。百年放適詩千首，四海交游酒一尊。醉眼天風吹不醒，倒騎箕尾閱乾坤。

《太和正音譜》卷上 杜善夫之詞，如鳳池春色。

《清暉亭賦》、《長安懷樂府》 同恕《跋止軒先生辭翰》：恕年十六七時，先生來關中，寓几杖玄都觀。恕往拜之，先生以故人子諭誨勤懇，至再至三。授以《清暉亭賦》，草《長安懷樂府》，書於方丈壁間，仍命讀之，爲說字音變例，恍然如對祥雲麗日也。俯仰之間六十年矣，今觀此卷賦及樂府，皆在墨妙中。先生東歸，道出覃懷時所書也。朱文公言「半山老人詞旨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先生游藝灑落如此，見之者謂斯言當屬之誰邪？

傳記

《元詩選》三集卷一 仁傑字仲梁，先稱善夫。濟南長清人。金正大中，嘗偕麻革信之、張澄仲經隱內鄉山中，以詩篇倡和，名聲相埒。元至元中，屢徵不起。子元素仕元，任福建閩海道廉訪使。仁傑以子貴，贈翰林承旨、資善大夫，謚文穆。仲梁性善謔，才宏學博，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平生與李獻能欽叔、冀禹錫京父二人最爲友善。遺山元好問《送仲梁出山詩》有云：「平生得意欽與京，青眼高歌望君久。」其相契之深可知也。

《元詩選》癸集癸下 （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〇　（存目）
《元書》卷九一上　（存目）
《金詩紀事》卷八　（存目）
《元詩紀事》卷三　（存目）

紀　事

《山房隨筆》　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游嚴相之門。嚴迺濟南望族，善甫爲所敬重。一日，讒者間之，情分寖乖。杜謝以詩云：「高卧東窗興已成，簾鈎無復挂冠聲。十年恩愛淪肌髓，祗說嚴家好弟兄。」嚴悟非其過，款密如初。時有掌兵官遠戍於外，其妻宴客，笙歌終夕。善甫詩曰：「高燒銀燭照雲鬟，沸耳笙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關霜重鐵衣寒。」聞者快之。有薦之於朝，遂召之。表謝不赴，中二聯云：「俾獻言於乞言之際，敢盡其忠；若求仕於致仕之年，恐無此理。不能爲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願學陸龜蒙，拜賜江湖散人之號。」予分教溧陽，一候士過，求宿學舍。士游山東甚久，爲余道其詞甚多，僅記此。

《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三　杜善甫，東平人。以道游齊魯，客武惠公之門。時中原甫定，武惠方握重權，爲外屏。先生從容其間，切磋磨琢之德，善謔不虐之道，詩人所以美武公者，武惠有焉。

藝　文

麻革《送杜仲梁東游》　野馬何決驟，飛雲何悠揚！商崖不足稽此士，又欲東略宋與梁。青山不知老，白日乃許忙。菊潭之水清泠淵，野人飲之得長年。芳醲不買壽，淡泊差可久。北山峨峨蒼翠巔，丹崖石老生紫烟。靈芝秋杞老霜骨，黃精茯苓飽新斷。望君嶄嶄病以癯，酌之食之可以還膚腴。況有劉荆州，元丹丘，子寧舍之汗漫游？涼秋佳月酒一杯，送子東下心徘徊。半山亭前一茅屋，歲寒霜勁君當來。

王旭《祭止軒先生文》　豈期微疴，纏綿歲時。膏肓成兮，恨醫和之去早；招魂遠兮，怨巫陽之來遲。亭孤芳而室則邇兮，竟一朝去此而何之？憶先生之超忽兮，游汗漫以奚疑？騎蒼龍而謁帝兮，紛群聖之相隨。飯玉屑而觴瓊液兮，奏《鈞天》與《咸池》。俯五岳於毫峰，視滄溟於一杯。死之樂蓋有甚於生也，顧塵世之何知？嗟予小子，久從吾師。開發成就，餘力不遺。恩深海嶽，報未毫釐。忽訃音之南來，痛貫徹於肝脾。腰絰執紼，於禮則宜。恨山川之莫往，徒北向而噓唏。瞻落月於屋梁，悅音容其在茲。罄餘哀於一奠，魂歸來其庶幾！

胡祗遹《挽杜止軒》　人生良苦百年身，萬古雙眉不放顰。巨眼仰天非正色，歡悰無日不陽春。神奇腐臭何多幸，螻蟻公侯共一塵。八十康強談笑了，一襟收我泪沾巾。

王　磐

論　述

王惲《論王學士合陞承旨事狀》　王磐，人品風節，追配前賢，議論文章，發明聖學。方崇儒重道之秋，膺養老乞言之眷。若陞授承旨職名，以德以材，實孚中外之望。

又《碑蔭先友記》　王磐【略】經義第，人品高邁，儀範一世。文章精極理要，臨大節不可奪。

又《跋鹿庵先生所書鸚鵡賦後》　此鹿庵先生二十年前所書也。嚮嘗問筆法於席下，曰：「予早年於沙河碑用功最多。」今觀此賦，乃知其言爲有徵。先生人品峻潔，文章字畫皆有自得之妙。然珠璣散落有限，得者幸珍藏之。

程鉅夫《跋商季顯所藏王鹿庵先生詩》　承旨鹿菴王公，【略】蒼然而古雅，凝然而敦彪，望之肅如也。【略】蓋風韵似香山，而忠義剛介之氣則又過之。歲月荒寒，墓木已拱，每念游從之舊，未嘗不以之興懷。來閩四載，同寅東

昌商公季顯一日示公居山東時古詩數首，束衽端誦，宛如侍几硯時也。惟公之趣與香山同，故其詩不期而同，惟商公之趣與公同，故所好亦不期而同。余雖不知詩，而知商公與公之所以同者，又有出於詩之外也。

《國朝名臣事略》卷一二　公自幼志趣不凡，爲學即知自勉。金遷都汴，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既冠，聞堰城府麻徵君九疇爲時名儒，裹糧往從之學，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爲學益力，涵泳經史，漸浸百氏，發爲歌詩古文，波瀾閎放，浩無津涯，邈乎其不可窮也。【略】公師道尊嚴，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即之，溫然和懌，隨問隨答，亹亹忘倦。其辭約，其義明，學者于句讀抑揚之間已得之矣。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往往爲名士。　又：公性剛方，凡議國政必正言不諱，雖上前奏對，未始將順苟容，上嘗以古直稱之。夙有重名，持文柄，主盟吾道餘二十年，天下學士大夫想望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爲榮。言論清簡，義理精諳。世之號辨博者，方其詞語縱橫，援引徵據，衆莫可屈，公徐開一言，即語塞，不敢出聲。爲文冲粹典雅，得體裁之正，不取纖新以爲奇，不取隱僻以爲高。詩則入事遣情，閒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夕玩味，手不釋卷，老而彌篤。燕居則瞑目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略不寓目。惟喜作書，晚年益造精妙，筆意簡遠，神氣超邁，自名一家。持縑索書者繼踵于門，應之不少拒，世得遺墨，爭寶藏之。

《元儒考略》卷一　磐自幼篤志好學，超然異衆。蒐羅經史百氏，文詞宏放。嘗講學蘇門，東平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嘗數百人，當時稱爲名儒。文天祥死，磐哭以詩，有「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之句，人爭傳誦之，或有流涕者。【略】出其門者，汲人王惲爲最著。

《元詩選》二集乙集　文炳人品高邁，氣概一世。嘗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爲貴。又曰：爲學務要精熟，當鎔成汁、瀉成錠、團成塊。按成餅。故其文詞波瀾宏放，浩無津涯。李野齋稱其爲文冲粹典雅，得體裁之正。不取尖新以爲奇，不尚隱僻以爲高。詩則述事遣情，閑逸豪邁，不拘一律。其居翰林也，持文柄者餘二十年，天下學士大夫想聞風采，得從容晉接，終身爲榮。元初開國諸公，未有出其右者。

《遐觀臺唱和》　姚燧《遐觀臺唱和詩序》：捧玩披吟，名篇俊發。諧互鏗鍠，皦繹通暢，金石之音未足以喻其正而麗也；摛藻煥輝，絢爛奪眯，黼黻之繡未足以方其實而章也。

傳記

《元史》卷一六〇《王磐傳》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父禧，【略】金人遷汴，乃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郾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晝爲朝暮食。年二十六，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大肆力于經史百氏，文辭宏放，浩無涯涘。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宋荆湖制置司素知其名，辟爲議事官。丙申，襄陽兵變，乃北歸。至洛西，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後多爲名士。中統元年，即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居頃之，以疾免。李璮素重磐，以禮延致之，磐亦樂青州風土，乃買田湖河之上，題其居曰鹿庵，有終焉之意。及璮謀不軌，磐覺之，脫身至濟南，得驛馬馳去，入京師，因侍臣以聞。世祖即日召見，嘉其誠節，撫勞甚厚。璮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參議行（臺）（省）事。璮平，遂挈妻子至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出爲眞定、順德等路宣慰使。【略】復入翰林爲學士，【略】遷太常少卿，乞致仕，不允。【略】磐移疾家居，帝遣使存問，賜以名藥。【略】至是，以疾，請斷月俸毋給，自秋及春，堅乞致仕。帝遣使慰諭之，【略】仍詔祿之終身，併還所斷月俸。磐不得已，復起。時方伐宋，凡帷幄謀議，有所未決，即遣使問之，磐所敷陳，每稱上意。【略】磐以年老，累乞骸骨。丞相和禮霍孫爲言，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皇太子聞其去，召入宮，賜食，慰問良久。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餞。【略】磐資性剛方，閑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倖側目，弗顧也。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文于碑，磐拒弗與。所薦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謙，後皆爲名臣。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端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洺國公，謚文忠。

《元史類編》卷二一　（存目）

紀事

《玉堂嘉話》卷二 鹿菴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後插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又：鹿菴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爲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是踵人足迹，俱不若孟軻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又：鹿菴先生曰：「作文之體，其輕重先後，猶好事者以畫娛客，必先示其尋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後。」予偶悟曰：「此倒食甘蔗之意也。」又：鹿菴先生嘗以歷代史學試問於不肖，惲對曰：「自《史》《漢》而下，文字率猥併無法。如《新唐書》雖事增於前，辭省於舊，字愈奇而氣愈索，不若《新五代》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矣。」先生爲忻然。

又卷四 鹿庵與顒軒論事，顒軒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槩知者。」鹿庵大爲不然，徒單公曰：「謂如大城南柳樹，若不親睹，如何知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庵默然，一座大笑。

又卷五 鹿菴先生說：「爲學務要精熟，當鎔成汁，瀉成錠，團成塊，按成餅。」惲以謂作文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寫時爲以肘著紙上，故筆轉處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當持重，楷書筆貴精謹，而體尚寬綽。」又說：「顏子壽夭，不當祗去顏子身上論他。自堯、舜以降，皋、夔、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於顏子，命數偶夭，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箇賢的，必有兩箇不肖的。」

又卷七 鹿菴先生爲學士日，命應奉編修輩取《金實錄》內各臣事迹，欲集爲長編，俾士大夫家易於觀錄。或問其去取法，曰：「大抵人之功勞必須具載，如西漢曹參、樊噲傳，此其例也。」又曰：「西漢列傳，是多少好墓誌碑銘格樣，學之有餘師矣！」既而侍講某多略去其人勳效，鹿菴聞之曰：「某不解此，平日於書多謾讀過去了。」

王惲《蝶戀花序》 昔鹿庵、顒軒樂育淇上，一時秀造，號稱多士。逮中元已來，例宦游四方，僕二十年間，纔三至鄉里，慨然有離索之嘆。今歲投紱自濟南來歸，而諸公頗集，所欠者唯王尚書子勉、傅漕使士開耳。因賦樂府，以見歡會之不恆，聚散之有數也。至於義安分定，辭兼六客，倚聲者當自知之。恐酒酣耳熱後，不無倒冠落佩之適也。

姚燧《遐觀臺唱和詩序》 遐觀臺者，今常之無錫丞、前南陽府教授、梅谿楊蔚彥亨之別業也。其扁，則致仕翰林承旨王公鹿菴所作。用筆高古，神閒韻遠，眞天下之奇書哉！彥亨自賦之外，詩若歌者十有三人，余識五人，曰樂吏部、梁兵部、李庭賓、王繼明、張毅也，其八人未之傾蓋焉。【略】二十五年，余罷直玉堂之明年，彥亨亦秩滿無錫，聚居穰侯之國。余忘爲詩，君先挑嘗焉，日夕和賡，浸淫卷軸。顧余豈敢追配大雅，然騏驥千里，駑馬程以十日，或猶及之，是以竭力蹷倒景之後而不辭也。于是之時，彥亨求序《梅谿唱和》，余莞然笑之，非求序也，特詫彼十三人者之能言，相媿焉耳。雖然，子見夫善奕之與拙奕乎？拙奕獲偶善奕，則其智日增，善奕之避拙奕，則懼其術之退也。君懼退術耶？余智烏乎增？將曰負博局而惟夫子之是從也。

程鉅夫《跋商季顯所藏王鹿庵先生詩》 至元丙子，余至京師，拜承旨鹿菴王公于玉堂之署。【略】既而獲近清光、蒙聖眷，實維公奬進汲引之力。公長史館，余備員末屬，朝夕接緒言，故知公出處爲甚悉。初，山東反仄，公豫料其敗，棄妻子脫身來歸，先皇帝嘉之，寵以殊禮。其告老也，上東門祖餞，榮於疏傅。兩宮賜賚特厚，賜田給稍，官其婿於鄉郡以奉之。晚歲雍容里閈，天佚壽齒，寄情賦詠，蕭散閒適。蓋風韵似香山，而忠義剛介之氣則又過之。

《國朝名臣事略》卷一二 十年再乞致仕，詔不從，仍舉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謙宜居翰苑。

《困學齋雜錄》 中朝名士有以木菴陪飣、寶太師陪針、王狀元陪口，作《三陪圖》，徵詩當代名勝爲一哂者。鹿菴先生題云：「寺主善爲無米粥，病人要喫沒綫針。皇都詩老多才思，收拾酸寒入《笑林》。」或云：始圖者太保公也。

著錄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王磐《鹿庵集》。

王旭

論述

王旭《雜興七篇次陳公望》二　我本山林人，衣冠厭包裹。歸來一念靜，稍銷名利火。富貴多危機，功名足奇禍。細觀秋毫理，未覺泰山大。

王結《聞王景初訃音》　函丈從容夙所思，盈盈一水阻光儀。道山忽已摧瓊樹，魯縣無由識紫芝。未展長材輔平世，唯餘雄筆冠當時。中州豪傑頻凋喪，重爲斯文出涕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蘭軒集》十六卷，【略】其詩隨意抒寫，不屑於雕章琢句，而氣體超邁，亦復時見性靈。古文多講學家言。其《井田說》一篇，務欲復三代之制，迂闊尤甚，殆全不解事之腐儒。然如記序諸作，和平通達，與之坐而談理，其持論則未嘗不醇正，未可廢也。

孫德謙《蘭軒詞跋》　旭，《元史》無傳，與王磐、王構俱以文章名，時稱三王。其《上許魯齋書》云：「旭布衣窮居，于時事無所好，獨嘗有志于古，披塵編，扣斷簡，蓋十年於此。」則旭固篤修之士也。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旭字景初，東平人，其事迹不見於《元史》，談藝家亦罕見稱述。顧嗣立撰《元詩選》，彙緝至三百家，而不載旭集，則久佚可知。惟《山東通志》稱旭與同郡王構及永平王磐俱以文章名世，天下號爲「三王」，而於其出處本末亦未詳載，則併其人亦幾湮沒矣。今以集中詩文考之，蓋旭家貧力學，教授四方，嘗爲碭山令所賓禮，《送王侯二生序》所云「至元庚寅碭宰崔公以禮招余至其邑，俾專講席」者是也。又嘗至長蘆，主高百川家，《中和書院記》所云「辱承君幣來自泰山」者是也。其餘如安陽，如鄒城，如鯨川，皆所曾僑寓之地。又嘗至杭州，之長沙，遊迹幾半天下，而卒未登仕版。其《有寄》詩云：「處困不堪家累重，謀生聊藉主人賢。」生平境遇，即此可以見其大槩矣。

紀事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〇　王旭，東平人，嘗上魯齋先生書，自稱晚進，謂「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爲，辭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焉于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何如返蘇門之故隱、卧西山之白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也？旭也不敏，請揮衣執筆，以書先生于文公之後」云。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景初《蘭軒文集》一部十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旭《蘭軒集》二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蘭軒文集》十冊，全。元至大間鄆人王旭著，凡二十卷。　又十冊，全。同前。

《秘閣書目・文集》　王景初《蘭軒集》十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景初《蘭軒文集》十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旭《蘭軒文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蘭軒集》十六卷，【略】元王旭撰。【略】其集見于《文淵閣書目》者一部一冊，而焦竑《經籍志》則作二十卷。今從《永樂大典》採掇排比，尚可得一十六卷。決非一冊所能盡，或一冊一字爲十字之譌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王旭《蘭軒文集》十六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王旭《蘭軒文集》二十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蘭軒集》十六卷，元王旭撰。抄本。　補：《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中。　四庫館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蘭軒集》十六卷，元王旭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二冊。

孫德謙《蘭軒詞跋》　右《蘭軒詞》一卷，傳鈔王旭《蘭軒集》本。【略】考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集》幷二十卷。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則以十六卷著錄。盧《志》自注「亦云十六卷」。余喜收金元人著述，往讀《元詩選》，僅見其詩六首。方冀一睹全集，今校此詞，雖隻鱗片羽，而一斑之窺，差慰夙願已。抑余重有感者，立言之士，孰不期垂世行遠，成不朽之盛業？卒之烟沉霧滅，有「文采湮翳」之嘆。語曰：「莫爲之後，雖美勿傳。」豈非鳩緝散亡，大有賴于後之嗜古者哉！漚尹先生輯刻宋元人詞集，已成甲乙兩編，今又賡續刊布，而以此詞屬校，爰識數語歸之。

姚樞

論述

王惲《上姚敬齋啟》　伏惟閣下學際天人，材兼文武，幾年潛邸，一變經筵，儀表四方，股肱元聖。方綦間捷，偉謝安雅量之雍容；抗表出師，見葛亮忠規之遠大。以致佐命收奇功於六詔，除殘僨封豕於三秦，蕩平青海之波濤，補就蒼天之日月。方聳馬空於冀北，首令詔撫於山東。杖扶戴白之疲癃，春動百城之草木。欲隆承流宣化之權，故擴併采兼收之路。

又《壽姚雪齋》　散髻飄蕭玉局仙，竹風松月共清圓。雲閑正際商霖後，學奧能窺太極前。瀛館寵光開壽域，太平勳業在經筵。殷勤春雨堂前檜，細結冰花點翠妍。

又《中書左丞姚公制》　朕聞世祖睿臨之久，有文王多士之稱。如種楩楠而備梁棟之材，如積璠璵而供瑚璉之器。而況先朝故老，當代名臣，良用慨然，想見風采。故中書左丞姚某，生稟淑質，世稱大儒。爰自潛藩，殆若神授。天扶道統，力主經筵。以聖道而覺斯民，燭天理而息邪說。智足以達其言行，辯足以濟其經綸。耕桑開王業之艱，征伐佐雲南之舉。罷侯置守，轉官之制初行，論道經邦，建極之功斯在。是用圖回左轄，羽翼春宮。永惟佐命之勤，式贊承祧之美。籥羽東序，從容賢傅之嚴，綸綍北門，寂寞玉堂之話。百身莫贖，一鑒云亡。開國於營，用旌直德。可贈某官、某謚，俯惟英爽，歆此寵靈。

又《舉左丞姚公充經筵等職狀》　伏惟朝廷凡有大政大議，必須清問故老。茲蓋詢諮黃髮，恐有所愆之盛意也。竊見前中書左丞姚樞，潛邸舊臣，中朝元老。生平以聖學爲心，輔政多嘉謀入告。近簽南省，爲衆牽持，罔伸所懷。今年雖耆艾，精力未衰，謀猷論議，足有規焉，未宜閑退，使後事功。至於侍講經筵，監修國史，保傅儲闈，承旨樞密，實爲克堪自荷，必能進盡忠嘉，有所廣益。

《中堂事記》卷下　宣撫姚樞授太子少傅，制詞曰：「姚樞天彝素厚，聖學有傳。能全踐履之功，發自誠明之性。養成耆德，無非禮樂詩書；當侍春宮，爰置左右前後。可特授某官。要明早諭，以贊元良；用傳震索之祥，得繼離明之照。」又：八月戊戌，太傅姚樞改授大司農，其詞曰：「學明經旨，德備天彝。由本邸而知名，從王師而伐罪。黽勉從事，於今有年。可改授某職。務要克謹農時，一遵詔旨。民舉緣於南畝，歲有望於西成。庸厚民生，以強國本。」

程鉅夫《題張知事所藏王黃華墨竹姚雪齋詩卷》　軒髯猶記雪齋老，筆法詩情兩入微。莫怪再三開卷軸，近來耆舊眼中稀。

袁桷《題姚雪齋右丞草》　詩昉於蘇，駸駸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與之共爲懷素之弟子矣。桷也獲游玉堂，得與其猶子承旨公侍筆硯；繼入集賢，復與公之子侍論議。今觀遺墨，敢發明前賢之淵懿，使後者得有考焉。

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公天資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于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于人聞不足于上，有來即請，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籍權樹親賓、市私

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蒙童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雖戴惠文身，爲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廁士列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辭有曰：「德全天意，學得聖傳。」旨固有在于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隕之判裂也，請開屯田准、蜀，以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宥密伯顏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于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于祜，今焉不效于公歟？

宋濂《國朝名臣頌・姚文獻公樞》 煜煜龍泉，神彩內明，視之如空。其鋒所指，無物不斷，其疾如風。媲之文獻，雅姿英發，靡有不同。在前無古，在後無今，有志卓卓。倡道蘇門，上泝泗沂，下探關洛。施於有政，蔚爲王佐，務盡忠諤。立經陳紀，禮賢黜邪，風動四方。大開文明，輦致雅樂，實自魯邦。不殺之諫，晝夜諄諄，舌不得藏。治定功成，渾然無迹，莫窺所存。左許右寶，三人同心，扶乾植坤。如帶如礪，信誓弗渝，永世有聞。

孫承恩《古像贊・姚文獻公樞》 立志卓越，倡道蘇門。上泝鄒魯，下探關閩。蹇諤在朝，立綱陳紀。身尊道行，莫窺其際。

《元詩選》二集乙集 許參政有壬曰：皇元啓運，道復隆古，倡而鳴者，爲雪齋姚公。蓋宋、金之際，兵燹頻仍，版帙散亡殆盡。獨首唱經學，闡明斯道，厥後名儒接踵而出，氣運昌隆，文章爾雅，推迴瀾障川之功，論者謂文獻公不在禹下云。

傳記

《元史》卷一五八《姚樞傳》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楊惟中乃與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辛丑，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攜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像，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乃爲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略】各疏(弛)(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曰：「慮所不及者。」乃以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以圖宋，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憲宗大封同姓，敕世祖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壬子夏，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丙辰，樞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答兒大爲鉤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撫使，以樞使東平。既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二年，拜太子太師。【略】改大司農。【略】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其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及修條格成，與丞相史天澤奏之，帝深嘉納。【略】四

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略】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可」。十一年，樞言【略】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樞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謀，必反復告之。

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存目）

《元史類編》卷一二（存目）

紀事

程鉅夫《跋姚雪齋贈周定甫詩後》 右少師姚文獻公《贈周君定甫先生詩》一卷。定甫事世祖潛邸，中統建元，召爲中書詳定官。【略】至元元年，詔以中書都事從姚公董選西京平陽大原。時姚公爲左丞。六年，立提刑按察司，僉河南按察司事。姚公贈詩，蓋此時也。【略】定甫博學遠識，所至立名節，姚公與周旋久，故知之深，號一時賢公卿。

《元詩選》二集乙集 初，雪齋與惟中從太子闊出南征，軍中得名儒趙復，始得程朱之書。後棄官，攜家來輝。中堂龕孔子容，旁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自板諸經，散之四方。時河內許衡平仲、廣平竇默漢卿并在衛，雪齋時過漢卿茅齋，而平仲亦特造蘇門。盡室相依以居，三人互相講習，而北方之學者，始聞進學之序焉。

著錄

程鉅夫《跋姚雪齋贈周定甫詩後》 右少師姚文獻公《贈周君定甫先生詩》一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姚樞《雪齋集》。

藝文

王結《姚雪齋雙泉詩》 乾坤溢雙泉，爵沸秦山陽。稟受各奇偏，來者見未嘗。西泉冷於冰，東泉沸如湯。同流匯石室，盥濯傾一方。惟水行地中，寒溫亦何常！如氣出諸口，噓呵異炎涼。清濟何泠泠，大河濁洋洋。茫茫天壤間，是物誰主張？惟思此泉上，解衣一倡佯。更欲灑八區，滂沱洗民殃。低徊不得去，緇塵滿襟裳。矯首西南望，怨彼關山長。

王惲《陽谷道中有懷黃石公事寄呈敬齋姚公》 雪霽請益初心在，東郡趨庭宿願償。黃石有書開帝業，布衣無地著恩光。自慚國士思圖報，敢暴孤懷不自強。巾卷在庭循誘際，佩懷言行愈難忘。

又《水調歌頭·壽雪齋》 高齋際晴雪，萬象入遐觀，文章在公餘事，聞望到歐、韓。千古微茫洙泗，浩浩發源伊洛，百折障狂瀾。歌咏武公志，儆仰過銘盤。 濟時心，調鼎手，未容閑。重看印窠垂錦，花底壓千官。見說梅梢春信，一夜蠟痕香滿，光動壽杯寬。勳業鼎鐘上，留待百年看。

又《祭中書左丞姚公文》 聖維天開，寵綏九有。必誕賢輔，以左以右。手斡機衡，代天旋斗。伊公挺生，奮迹營柳。長白之英，遼江之瀏。元氣絪縕，鍾此靈秀。脫落俗學，沈浸道囿。姬情孔思，伊淵洛藪。一物致知，千古尚友。起而翼漢，雲雷交遘。啓沃淵衷，達聰纊黈。至元之初，公綰機紐。謀謨廟堂，股肱元首。職分六卿，綱維結糾。帝載用熙，豐而不蔀。大明黜陟，罷侯置守。萬鈞機張，賴公克彀。霖雨一濡，載清宇宙。我武維揚，荆襄恃久。大闢屯田，櫛比糧糗。公善開物，務深耕耨。《豳風·良耜》，十千爲耦。繼倡農司，萬邦是糅。明彼王道，始夫南畝。護軍來歸，雪髯垂脰。長江失險，萬介北趣。特置館筵，體貌耆耇。眷我儒臣，《甘盤》之舊。天理人私，自公判剖。國勢民機，倚公安否。有辯懸河，而惡利口。四海具瞻，漢更商叟。龍光稠疊，玉鬯秬卣。望公百年，以佐元后。胡不憖遺，梁木壞朽！彼蒼悠悠，莫之能究。嗚呼！公之爲學，知所先後。味道飫經，太羹玄酒。平生游藝，組繡雕縷。公視餘事，爲世瓊玖。公之逢辰，道合非偶。來儀舜廷，臺鼎鳳雛。揚歷中外，足展抱負。八十之春，已極眉壽。考終牖下，載啓其手。有子承家，公復何疚？嗟吾道之如

綫，念後學之孤陋。與斯民之不幸，孰思濟而云救？惲自束髮，辱知最厚。拔擢提撕，兩端親叩。至登瀛州，再承善誘。絃晦一週，玉堂清晝。今公云亡，此會難又。情悄悄以塡膺，淚浪浪而霑袖。今也送不遑執紼，葬不得撫柩，寓哀斯文，爲一觴侑。尙享！

侯克中《挽姚左轄雪齋》 深探理窟得心傳，洞徹先天與後天。事去一身還太極，物來終日體純乾。流行坎止道常在，玉潤蘭馨理不偏。千載斯文一抔土，詩成不覺泪潸然。

許衡

論述

綜論

王惲《中書左丞許公真贊》 古人以道濟爲任者，時雖見於行藏，心不間於微、著於皇。先生道深絜矩，以希聖爲心，律己爲度，上明君道之方，下易薄夫之慮，危言立朝，聞者悚懼。公于斯時，屹傾波之砥柱，非天下至誠，其孰能與？瞻拜公像，魁然眞輔。奉璋峨峨，其儼而裕。至於體用一源，先後有叙，試以中元之治較之，見論思與機務，念公平生，其丹青可得而喩也耶？

又《中書左丞許公制》 朕究觀世數，灼見天心。粤惟有不出世之君，然後得大有爲之士。運符千載，道濟一時。中書左丞許某爰自師儒，遂拜左相。用之不爲不重，學之不爲不深。貞一乃心，執持苦節。謀謨善斷，精識造微。既逢堯舜之明，用安社稷爲悅。君聖臣直，理明道尊。庶幾夷夏之安，風以詩書之敎。衣冠萬國，雍容叔孫之儀；仁義一家，剴切魏徵之諫。在中統至元之治，有永淳貞觀之風。此其效焉，功可忘耶？而復養英材於國學，齊七政於璿璣。白首南歸，尙深北顧。憂來丘禱，歔欷柱石之哀；人去鑒亡，瀟灑風雲之契。感時懷德，想像其人。忍惜卹章，俾疏身後？

《中堂事記》下 秋八月丁酉辛卯朔，徵君許衡授懷孟路敎官，制曰：「許衡天姿雅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得聖賢之奧。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爲盜者畏王烈之知。所在向風，眞堪正俗。可令于懷孟等處，選揀子弟俊秀者，舉歸敎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帷前，有傳授之子弟；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毋喪斯文，以弼予治。」又：（二月）七日丁酉，許敎官衡改授國子祭酒，其辭曰：「懿德素全，經學洞貫。視聽言動，皆合禮宜，進退周旋，舉皆中道。所在滿禦寇之屨，疇非趨董子之帷。宜處成均，以全樂育。可特授某官，務講明於聖道，爲矜式於國人。」

姚燧《左丞許衡贈官制》 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之不得。行己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戶外者列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皐，而聲聞于天；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說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電霆之軋擊；青臺治曆，本于筴日月而送迎。由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亡垂沒世之名，于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密章于下地。光靈如在，功之其承。可贈正學垂宗佐運寵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仍文正。

程鉅夫《魯齋書院記》 世祖皇帝經營四方，日不暇給，而聖人之道，未始一日不在講求。觀兵隴山，首召河內許仲平先生衡入見，先生亦首謂聖人之道爲必可行。嘉言篤論，深契上心。時自陝以西敎道久廢，乃命先生提舉學事，於是秦中庠序鼎興，搢紳縫掖川赴雲流，文事翕然以起。其所成就，皆足以出長入治，由是聖人之道乍明。世祖皇帝踐阼，先生又以其道入佐皇明，施於天下，卒能同文軌而致隆平，由是聖人之道復著。蓋有是君，必有是臣，陰陽之消長，日月之晦明，聖賢之用舍，固各有其時也。今天子以天縱之質，繼列聖之緒，嚮用經術，尊禮儒先，彬彬雍雍，著者益彰而且廣矣。【略】許先生之立事，使聖人之道得見於設施。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觀先生之於朱子，信其道，從其言，尊之爲父師，敬之如神明。嗚呼！殆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與？終際昌時，出其所學，有以當聖人之志，建不朽之功，可謂開物成務之材矣。

《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已」，聖祖有焉；「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先生有焉。

虞集《送李擴序》 國家之置學校，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予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略】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脩辭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躐等而始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衷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

楊果《許衡爲懷孟教授制》 咨爾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得聖賢之奧。

王旭《上許魯齋先生書》 伏惟先生以道鳴世，踐履于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于事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簞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吾君、成康吾民，蓋胸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進退，何其一于義而不苟、伸于道而不屈也！吾道有光，士氣增重。其頹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與！

周南瑞《許衡加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制》 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溯；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斥奸志靖于熙朝，辭祿不忘于耕野。迎推日策，明曆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乃眷鈞樞之列，益昭模範之功。永惟裕考之師賓，恭被慈皇之渥命。爰申卹典，用賁玄扃。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不倚斯謂正。既嘉名之載易，仍公秩之榮頒。尚其有知，服茲無斁。

許有壬《魯齋書院記》 天佑我元，俾道統之傳亟有所屬。朱子卒才八年，而先生生，際興王之昌運，得正學之眞傳，接道統以淑來世，任斯道以覺斯民，非天意有屬而能然乎？舉而措之事業，若《時務五事》其概也。嗚呼！中統、至元之盛，有隆古之所未及，而有志之士竊有感焉者，何哉？孟子距楊墨，韓子謂功不在禹下，程子興起斯文，其要在辨異端、闢邪說。先生之立朝也，當更始萬物之際，正始以理萬事，端本以暢百支，則其時也，乃有申韓邪說雜鶩於中，其言甘而易入，其功卑而易著，舉世倀倀，以爲開物成務，如斯而已。當時辭而闢之者，其有所自也。卒之正言以驗，正道以明，使踵之者知其不容於正途，懲塞其將來。蓋攘斥之功出於平居講明聖學、辨別邪正之有素也。其有功於世大矣！世徒知道統之有在，而不知所以羽翼夫道統者又有在焉。

陳正朔《許魯齋集原序》 若元，獨先生一人，當程、朱氏之風浸微，而卓然自立，繼先賢之墜緒，譬如支大廈以一木，明孤月於中夜，非名世眞儒，孰能與於斯。先生涵泳聖涯，慨然以道爲己任，避亂轉徙，所至從游日盛。遇知元世祖，屢辭要職，惟爲國子祭酒，則喜曰：「是吾事也！」教人專以《小學》、《四書》，不尚文辭，去後，弟子服教弗衰。及退老於家，太子使人謂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嗟夫！彼以先生存則道存，惡知先生往而道不與俱往乎！嘗覽其《遺書》奏議說書雜著諸篇，抑邪說，扶正道，皆悲天憫人而覺世之所爲作也。

《魯齋集》附錄古今儒先議論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終而及之人。故於魏、於輝、於秦，摳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於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於《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勖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又：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又：薛文清

公云：「視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　又：魯齋余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已。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　又：魯齋在後學固莫能窺測，竊嘗思之，蓋眞知實踐者也。　又：魯齋力行之意多。　又：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眞聖人之學也。　又：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僞，祇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又：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楊學文《許魯齋遺書序》　皇元泰宇肇開，群英異弼，一時麟鳳，同贊雍熙。魯齋許公以布衣儒生上結主知，於是罄其所學，吐露忠赤，作爲奏議五篇，規模宏遠，言辭正直，條陳利害，展布經綸。肯綮中節，如庖丁之於刀；音奏和諧，如嵇阮之於琴；矢不虛發，如由基之於弓。步武馳驅，如駟馬駕車，王良、造父爲之後先也。使人讀之，金聲玉振，尙可想見。

蘇天爵《題魯齋先生遺書後》　魯齋先生非篤學力行君子歟！平生蓋未嘗爲言語文字者。今先生遠矣，學者不可得而見矣，幸有《遺書》六卷者在，猶得見其仿佛焉。不然，百世之下，先生之學何自而見也耶？

又《正學編序》　今稽是編，文正之爲學也，精思苦索以求其所未至，躬履實踐而行其所已知。識儒先傳授之正，辨異端似是之非。其被召而立於朝也，嚴乎出處之義，盡其事上之禮。

又《題魯齋先生手書後》　嗚呼！宋金季年，文習益漓。魯齋先生奮起草野，推明遺經，篤實踐履，故一時及門之士，操行悉有可觀。

薛瑄《許文正公遺像贊》　魯齋余誠實仰慕，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敎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灑落，其志量宏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康海《魯齋先生集序》　海不敏，嘗謂近世儒生言孔子之道者，若明而實晦，若近而實遠。魯齋先生蹶起於中原播蕩之餘、彝倫斁滅之際，而能中行獨復，身爲拯救。故斁者復叙，滅者復明，遺言大訓至於今日，切近精實，安詳懇至。比之諸儒，同而實異，似而或非，厥修逖矣！蓋先生之學，博以致其知，故粹乎其理而無蔽；仁以厚其履，故優乎所至而獨純。是以夷主格心、斯文永賴，非徒然也。昔人謂孟子功不在禹下，海於先生亦以是云。

張泰徵《重刻魯齋遺書序》　不佞少時嘗閱《魯齋先生語錄》，私竊愛而玩之，高山仰止，蓋欽欽然引領天壇、王屋素矣！【略】洎有宋程、邵諸夫子，崛起伊洛，倬然擅理學名宗。考亭繼之，聖學始章章著明于世。宋失其鹿，中夏淪夷，仁義□□之敎蔑如。夫先生挺生其時，慨然以斯道爲己任。由其造詣精純者，而發揮于事業文章，齊治均平，歸根誠正。用能俾鱗介衣裳之會，猶得以引堯、舜、周、孔之緒于一髮千鈞之間，可不謂難乎！故循其言，即中材之士可與入道；而極之，即洙泗淵源，其大旨率不外此。程、邵之統，先生實身之矣。不佞嘗謂天地中和之氣萃于豫，方自河洛呈圖、羲畫肇作，而道始有攸屬。以故繼統于聖遠言湮之日，亦惟豫產，而它無預焉。是先生者，固天所篤生爲斯道計。而遭際胡元之季，則先生之不幸，而斯世之幸也！夫士也，涵濡先生之文，以溯程、邵之統，而因以演繹堯、舜、周、孔之緒，傳之無窮。然後知先生有功于聖門，有大造于中夏，高厚悠久，有未易以尋常幅度論者在焉。彼其曉曉然求多于先生者，無亦弗思焉耳乎！

李思衍《拜許魯齋像》　玉筍頭邊懶押班，汗青筆削更重刊。直言何管雷霆怒，清節不知冰雪寒。性理晦庵眞學術，鬚眉商嶺古衣冠。欲求繪畫耆英手，寫過江南子弟看。

《元詩選》初集乙集　先生開國大儒，不藉以文章名世，然其古詩亦自成一家，近體時有秀句。如《登東城》云：「亂雲隨日下，荒草過堤平。」《秋寒》云：「雲影水邊去，雁行天際來。」《用吳行甫韻》云：「五畝桑麻舍前後，兩行花竹路西東。」《謝梁安撫》云：「太行西對千峰玉，淇水東窺萬斛珠。」《秋霖初霽》云：「兩旬秋雨餘三丈，一日人心抵十年。忽睹濃雲捲空際，便添喜色上眉顚。」諷咏之餘，恍然如在吟風弄月間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魯齋遺書》八卷，【略】其文章無意修詞，而自然明白醇正，諸體詩亦具有風格，尤講學家所難得也。

白壽宸《許文正公遺像贊》　猗與夫子，以顏子之質，成孟子之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深有合乎孔氏之遺風。其爲人也忠信篤敬，其爲論也博大淵通。他如奏議之剴切，技藝之精工，有以見仁人之用心，而得道者之不窮。余嘗有論云：春秋之時可以無顏子，戰國之時不可以無孟子。以是歸之夫子，

將毋同。

張伯行《許魯齋集原序》 集羣聖之大成者曰孔子，孟氏子輿私淑而亞於聖者也，集羣儒之大成者曰朱子，魯齋先生私淑以成其儒者也。孟子去聖人之世未遠，而先生之生距朱子之沒亦不過數年，議者謂先生之時之遇適與孟子合，而先生實慨然以孟子自任。故其對世祖，即述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而與權臣阿合馬論事則持正不肯少屈，於王文統之言利直以義爭之，其巖巖氣象，亦有與孟子相彷彿者。若夫以王道望其君，合則留，不合則去，與夫爲太子師，恐坐講難行，不就職，其難進易退之間又庶幾乎於孟子有合也。故先儒謂先生之出處合道，由善學孔子得之，余謂先生之善學孔子由善學孟子得之者也。雖然，先生有言：「吾於《小學》、《四書》敬之如神明，畏之如師保。」夫以先生之敬畏《四書》，是敬畏孔、孟也，先生之敬畏《小學》，是敬畏朱子也。舍《小學》何以至《大學》，舍朱子何以至孔、孟。夫乃知先生之善學孔、孟，又自私淑朱子得之也。世有善讀先生之書者，論其世以友其人，考其言而師其行，且敬且畏，亦如先生之於《四書》、《小學》也，於以私淑先生無難矣。

布顏《重刻許文正公遺書序》 元儒許文正公因程、朱之學，以得乎孔、孟之傳，蓋眞知實踐，革弊從先，由小學之規積而究夫身心性命之微，由愼獨之功充而至于天德王道之蘊。所謂其學純，其行篤，條理精密，規模廣大，朱子之後，一人者也。于時遭變，元世祖入繼大統，徵召頻仍，所以待之之心極誠，所以接之之禮極厚，所謂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遭遇若斯者也。說者謂中統、至元之間，兵革初定，使非文正公明聖學，陳王道，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則學術人心末由一正。蓋今讀其對御之言，以及《時務五事》，責難陳善，秉正疾邪，而通達國體，切中時事，一祛儒者空虛無用之弊，固與《語錄》、經書諸解炳若日星者也。及用爲國子祭酒，則又寔能教育人才，以爲國用，其遺風餘烈，至今不絕。所以嘉惠後來者，可不謂厚焉？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七 回首蘇門萬事非，田園沁北素心違。先生枉被虛名誤，風雨前村何處歸？

袁枚《牘外餘言》 元儒劉因云：「近世士大夫，好以愚拙魯鈍、人所不足之詞以自號。彼其之非眞有是也，亦非謙也，彼蓋持老氏之說，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則擇而取之，要亦歸於自處利而已。」此數語，刺許魯齋，而發卻前人所未有。今士大夫多犯此癖，緣未讀劉公文集故也。

《新元史》卷一七〇 北方文學自衡開之，當時名公卿多出其門，丞相安童事以師禮，卒稱賢相。惟值王文統、阿合馬相繼用事，未獲大行其志，論者惜之。

分論

《上治道書》 《古文雅正》卷一四：元世祖至元三年，召魯齋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魯齋乃上此疏。第一條定立國規模，當依法治之。第二條言用人立法之要。此第三條也。第四條言養農民，興敎化。第五條言定民志。皆明暢親切，此條尤精，故錄之。又：魯齋以程、朱之的派，爲正心誠意之學，世祖稍用其言，其效已如此。使能如先主之用武侯、苻堅之用景略，治功當不止此。世有謂道學爲不適於用者，盍詳觀元初之事？又：元之立國，魯齋與耶律楚材最有功。魯齋學正而氣剛，以阿合馬之權奸，而魯齋劾之，所由與匡衡、孔光等懸絕也。

《與賓先生書》 《古文雅正》卷一四：士必有難進易退之節，而後可勝天下國家之重。先生倡絕學於南北未通之日，及被遇元世祖，爲儒宗，爲名士，而屢召屢辭。今觀此書，中懷恬退乃爾，王文忠所謂「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鐘鼎山林，蓋有不加不損者在矣」。又：案《中統書》，己酉，竇默與王鶚面論王文統不宜在相位，薦衡代之。書疑作於此時。

《辨說》 李東陽《書許魯齋辨說後》：明仲先生嘗讀《許文正公遺書》，見其《辨說》，嘆曰：「是足以箴吾病也。」要予書一通，置之座隅。辨之失，盡於此說，不得已而已，與得已而不已者，均之爲未善。辨不辨，可不可之間耳。天下之人，有若予之愚闇，非強辨莫能喻，又明仲之必不可棄者。明仲若遂閉口，則吾曹何賴焉？予方恐其辨之未至，而何已甚之有！矯枉過直，君子不爲，惡醉強酒，大賢所戒。在明仲擇之而已。

《辭召命詩》 蔣子正《山房隨筆》：許平仲衡學問文藝爲世所尊，稱爲夫子，人目爲許先生。養志不仕，有《辭召命詩》云，【略】可以觀其志矣。

《風雨闇》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無道則隱，既出思處，晚矣。意

旨深遠無盡。

《七月望日思親詩》　趙由儕《思親詩》：予讀魯齋許文正公《七月望日思親詩》，因見其天理沛然，自胸襟流出，永感者聞之，必增其悲，具慶偏持者由此寧不加敬。

《沁園春》（月下檐西）　《白雨齋詞話》卷七：許魯齋云：「儒者以治生爲急務。」眞通達之論。其《沁園春・墾田東城》云：「爲農換卻爲儒【略】，亦即治生之義，非泛作農家語。元《草堂詩餘》載之，而詞則未爲超妙。

《沁園春》（親友留連）　《白雨齋詞話》卷七：竹山詞云：「萬誤曾因疏處起，一閒且向貧中覓。」自是閱歷語，而詞筆甚雋。魯齋《書懷》詞云：「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閒中得。」效顰無謂。

《滿江紅》（河上徘徊）　《歷代詞話》卷九引《古今詞話》：許衡別大名親舊《滿江紅》云，【略】此被召時作也。又嘗自言曰：「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其心亦可哀矣。

傳記

《元史》卷一五八《許衡傳》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岨崍）（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略】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畊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略】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略】書奏，帝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七年，奏上之。【略】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略】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樸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

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略】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略】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一一）（元）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

歐陽玄《許先生神道碑》（存目）

紀事

虞集《興學頌》 至元初，始用許文正公教胄子，蓋用程伯子之意，聚才能而教之京師，其成德則用之朝廷，至爲輔相，其次則布之郡國，此其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均齊周徧而無間然也。

又《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爲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襮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繫諸其人，非法之罪也。

《魯齋集》附錄《國學事迹》 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又：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乃上命也。日令家具早膳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二，以宿疾當忌鹽肉，食髯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於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爲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莅事，略無老人疲倦之意。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筭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先生初有異稟，賦性端慤，與群兒嬉，晝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 又：先生凡三易師焉，所授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旨義，師辭於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它日必有過人者。」 又：至元三年夏四月，分省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聖旨俞允，令繕寫以進，朕當詳之。

《輟耕錄》卷二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日，道謁文靖公靜修劉先生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先生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又卷七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嫻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假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五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徐一夔《嘉興路新建儒學記》 初，國家起自朔漠，以威武立國，未遑學

校之事。中統、至元之際，天下大定，許文正公衡用儒術爲輔相，凡其謀謨皆經國大計，至於學校一事，尤切切言之。其言：「自國都以及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皆從事，日明君臣、父子之道，自灑掃應對以至治國平天下。遲以十年，則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而上下親睦。」此誠不可拔之論。

《**農田餘話**》**卷下**　許文正魯齋公衡被召入見世祖，問曰：「聞爾多能。」奏曰：「臣能種田教學。」世祖曰：「爾本事祇會言兩件。」對曰：「種田乃衣食之本，教學乃風化之原。」上善其對。

《**古今詞話・詞評**》**下卷**　《元儒考略》曰：《元史》書「集賢大學士許衡卒」，仕元之臣書「卒」者，原其心也。衡常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以至於此。死後勿立碑，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足矣。」朝野哀之。有《魯齋詞》。

《**宋元學案**》**卷九〇**　家貧，父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又：庚辰，上即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見，曰：「虛名無實，誤塵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又：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是豈繒繳之可及邪？」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先生曰：「先生神明也。」

著錄

王褘《**元列傳二首・許衡**》　其所著書曰《小學大義》、曰《讀易私言》、曰《孟子標題》、曰《四箴說》、《中庸說》，門人集其說曰《語錄》。

蘇天爵《**題魯齋先生遺書後**》　魯齋先生非篤學力行君子與？平生蓋未嘗爲言語文字者。今先生遠矣，學者不可得而見矣。幸有《遺書》六卷者在，猶得見其仿佛焉。

蕭鳴鳳《**魯齋全書序**》　正德間，宮保幸庵彭公嘗寓書於巡撫河南今司馬梧山李公，求先生遺書，刻置覃懷。嘉靖甲申，巡撫大中丞亶齋王公繼臨河南，彭公書至，且謂前刻尚多訛闕，於是公命鳴鳳重校正，遂再刻於汴庠。

江學詩《**魯齋全書序**》　惟茲覃懷實先生故里，先生所著《語錄》，宇內人士業已家寶而戶笥矣。第簡編舊分爲三，或此有而彼無，或此無而彼有。參差魚豕，不便觀覽。司理慕溪怡君攝郡之暇，乃正其訛謬，匯并爲一。

康海《**魯齋先生集序**》　嘉靖戊子，魯齋先生裔孫泰和來知武功，出先生集示海。讀之終篇，【略】舊集猥煩錯亂，略無統紀，因取而正之如左。其本傳、碑志與名賢論述悉附其後。泰和命工刻成，屬海爲序。於是以所嘗私論於先生者言之，而并紀其歲月。

朱載堉《**許魯齋先生文集序**》　《魯齋先生集》六卷，裔孫泰和嘗令武功，刻之，今六世孫世道來令安丘，過郡廟，以序爲請。

張泰徵《**魯齋全書序**》　比年奉守河南覃懷，實先生故里。【略】而郡司理怡君購求《遺集》若干卷，謀諸郡守江君，付之剞劂，用以永爲後學程式。

《**文淵閣書目**》**卷九**　《許文正公集》一部三冊。全。塾本二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衡《文正集》三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許文正公大全集》二冊，全。元許衡著，凡三十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魯齋全書》。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許魯齋文集》二十卷。

《**古今書刻**》**卷上**　金華府：《魯齋文集》。又漢陽府：《魯齋文集》。又懷慶府：《魯齋全集》。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魯齋全書》四本。

《**百川書志**》**卷一二**　《魯齋文集》：事錄二卷、遺詩□卷、文一卷、詩一卷、附錄一卷，中書左丞文正公河南許衡著。

《**菉竹堂書目**》**卷三**　《許文正公集》二冊。

《**補遼金元藝文志**》　許衡【略】又《大全集》三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魯齋全書》七卷，明正德刊本，曹楝亭舊藏。元許衡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魯齋全書》七卷，明正德戊寅刊本，璜川吳氏藏書。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南郝綰玉卿集，翰林院修撰懷慶何瑭粹夫校正，河內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元許衡撰。【略】大德九年眉山楊學文序云：

「中齋蘇公來牧安成，出其《遺稿》六卷以廣其傳。」【略】此爲衡七世孫壻郝綰編輯未竟，繼成於河內教諭宰廷俊，刊行於縣令高傑，而何瑭爲之序。前有小像、王盤讚，田裕齋《藏書記》云：「較元刻多《性理》一種，附錄一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魯齋全書》七卷，明刊本。明正德中魯齋七世孫壻郝綰編集，河內知縣高傑刊行。有何瑭序。較元刊本多《性理》一種，附錄一卷。其篇目已改元刊之舊，視嘉靖本較爲近古。《天一閣書目》及《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皆即此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魯齋全書》七卷，元許衡撰。明正德十三年高傑刊本，【略】有正德十三年何瑭序。本書題「四川按察司副使郝綰編集，翰林院修撰何瑭校正，河內知縣高傑刊行」。述古堂閱。補：《許魯齋先生集》六卷，元許衡撰。清同治五年，福州刊《正誼堂全書》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魯齋全書》七卷，四冊（國會）。明正德間刻本（十行二十字）。元許衡撰。卷內題「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內郝綰玉卿編集，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懷慶何瑭粹夫校正，河內縣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按《四庫全書》據嘉靖間刻本著錄，凡十一卷，編次與此本不同，而源出於此本。是集有元刻本，未見，然在明代刻本中，此本應爲祖本矣。

《木樨軒藏書書錄》 《許魯齋先生集》六卷，（元許衡撰。卷首一卷，附錄一卷）。明刊本（明嘉靖刻本（卷五有缺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目錄標題次行題「後學武功康海編次」。此本爲魯齋先生裔孫泰和令武功時所刊。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錄》 《魯齋先生集》六卷，元許衡撰。首一卷。清沈維恭抄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魯齋全書》七卷，六冊。元許衡撰，明郝綰編。明正德戊寅河內知縣高傑刊本。

又 《魯齋全書》七卷，六冊。元許衡撰，明郝綰編。明正德戊寅河內知縣高傑刊本。

又 《魯齋先生集》六卷，四冊。元許衡撰，明康海編。明嘉靖九年許泰和刊本。

又 《許魯齋先生文集》六卷，二冊。元許衡撰。舊鈔本。

楊學文《許魯齋遺書序》 中齋蘇公來牧安成，既以先生《大學提要》鋟梓，暇日復出《遺稿》爲天下公器，將使寰海內之民，欣睹聖朝文物之盛。

怡愉《魯齋遺書序》 間索其《遺稿》而讀之，則漶漫分裂，有自故府者、有自分垣者，有自郡治者，重複疊出，訛漏不倫。《家訓》、《語錄》，顚抄失序，讀者病之。乃力覈校讎，芟其更疊，補其紕漏。始于壬辰，迄于乙未，蓋盡三寒暑乃竣事，稱成書，設貲梓之。

倪顒《魯齋遺書序》 先生有《遺書》六卷梓傳於世。其板在陝西學宮，邇來不復印行，多脫落。成化辛卯，顒承乏是郡，即拜謁於先生祠下。既而訪求遺書，先生六世孫邑庠生綸出示是書寫本，而字多訛舛。又訪於致仕教授修武韓君俊在家，遂托其校正，俾寫刻二本，參互考訂於其間。書頗可觀。【略】遂謀諸同寅，命工鋟梓，以廣其傳焉。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魯齋遺書》全六冊，十卷，又《魯齋遺略》。

《萬卷堂書目》卷四 《魯齋遺書》十卷，許衡。

《近古堂書目》卷下 《許魯齋遺書》。

《玄賞齋書目》卷七 《許魯齋遺書全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許衡《魯齋遺書》六卷。又《重輯魯齋遺書》十四卷。明懷慶推官涇陽怡愉重輯。又《文正公大全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魯齋遺書》八卷、附錄二卷，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元許衡撰。【略】初，衡七世孫婿郝亞卿輯其遺文未竟，河內教諭宰廷俊繼成之，何瑭爲之序。嘉靖乙酉，山陰蕭鳴鳳校刊於汴，自爲之序。序後復有題識云：「鳴鳳方校是書，適應內翰元宗奉使過汴，謂舊本次第似有未當，乃重編如左。續得《內法》及《大學中庸直解》，俱以次增入。舊本名《魯齋全書》，竊謂先生之書尚多散佚，未敢謂之全也，故更名《遺書》。」蓋此本爲應良所重編，而鳴鳳更名者也。首二卷爲《語錄》，第三卷爲《小學大義直說》、《大學要略》、《大學直解》，第四卷分上、下，上爲《中庸直解》，下爲《讀易私言》、《讀文獻公揲蓍說》及《陰陽消長》一篇，第五卷爲奏疏，第六卷亦分上、下，上爲雜著，下爲書狀，第七、第八卷爲詩、樂府，附錄二卷，則像贊、誥敕之類及後人題識之文。其書爲後人所裒輯，無所別擇，如《大學中庸直解》皆課蒙之書，詞求通俗，無所發明，其編年歌括，尤不宜列之集內。一槩刊行，非衡本意。然衡平生議論宗旨，亦頗賴此編以存，棄其蕪雜，取其精英，在讀者別擇之耳。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許衡《魯齋遺書》六卷，又《重輯魯齋遺書》十四卷。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〇　《許文正公遺書》十二卷，附錄二卷，元許衡撰。本家藏本，乾隆五十五年刊。首一卷，《像贊》、元詔誥、《續考歲略》，次《語錄》二卷，次《小學大義》、《大學要略》、《論大小學》一卷，《大學直解》一卷，《中庸直解》一卷，《讀易私言》、《陰陽消長論》、《揲蓍說》一卷，奏疏一卷，雜著一卷，書狀一卷，《稽古千文編年歌括》一卷，詩一卷，《授時曆經》一卷，附錄碑傳事蹟之屬。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魯齋遺書》十四卷，明刊本。元許衡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魯齋遺書》十四卷，舊抄本。元許衡撰。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　《魯齋遺書》，舊鈔本。《魯齋先生集》六卷，末卷爲附錄，首有嘉靖九年康海序，嘉靖三十九年衡府新樂王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魯齋遺書》十四卷，明萬曆刊本。懷慶府知府棗強江學詩、同知惠安鄭道興、通判臨潼孫汝正、推官涇陽怡愉編輯。《浙江採集遺書總目》：《遺書》十四卷，元國子監祭酒河內許衡撰。【略】前列萬曆二十四年河北道蒲坂張泰徵及江學詩、怡愉、鄭道興序。按《四庫》著錄凡八卷，附錄二卷，乃嘉靖乙酉山陰蕭鳴鳳重編。首二卷《語錄》，第三卷《小學大義直說》、《大學要略直解》，第四卷上爲《中庸直解》，下爲《讀易私言》、《揲蓍說》、《陰陽消長篇》，第五卷奏疏，第六卷上雜著，下書狀，第七卷、八卷詩詞，附錄二卷則像贊、詔敕、後人題識之文。此雖十四卷，仍八卷本而析其卷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魯齋遺書》六卷，元刊本。元許衡撰。案是書明代凡三刻，而卷第名目皆不同。一爲成化甲午倪顒刻本，其書未見。一爲正德戊寅刊本，前有何瑭序。分卷凡七，名《魯齋全書》，一爲嘉靖乙酉蕭鳴鳳刊本，仍更名《遺書》。案：鳴鳳題識云：「舊本名《魯齋全書》，竊謂先生之書尚多散佚，未敢謂之全，故更名《遺書》」云云。詳鳴鳳所述，是祇見正德本，未知元大德本原名《遺書》也。爲書八卷，附錄二卷，澹生堂著錄及《四庫》所收皆蕭本也。此乃大德九年刊本，前有楊學文序，及大德元年贈謚詔，內翰王文秉贊。卷一奏議，卷二、卷三無總目，自《讀易私言》至《答丞相問大學明明德》凡五篇，皆論學之文。卷四雜著，卷五書簡，卷六詩章、樂府、《編年歌括》，分卷與明刊本絕異。卷一後有題識二行云：「右數段皆非全文，偶見別紙草稿，今附錄於此。」是則《魯齋集》以此本爲最初矣。後有歐陽圭齋所作神道碑一篇，述姚文公作《祠堂記》，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案：今本《牧庵集》無之，此又可證牧庵文佚去者多也。卷末有「嘉靖己丑八月朔日至樂齋重裝」一行。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魯齋遺書》六卷，元刊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魯齋遺書》十四卷，明萬曆刻本。【略】此刻明懷慶府知府棗強江學詩、同知惠安鄭道興、通判臨潼孫汝正、推官涇陽怡愉編輯，共十四卷。後三卷則附錄。　又：《魯齋全書》六卷，舊鈔本。是集六世孫世道重刻。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魯齋遺書》八卷、附錄二卷，元許衡撰。明正德戊寅刊本，十卷。　嘉靖乙酉蕭鳴鳳刊本。　萬曆中刊本，十一卷，附錄三卷。　乾隆五十五年懷慶刊本，十四卷。　《中州名賢文表》本，六卷　《天祿後目》有元刊本，六卷，分奏議、雜著、書簡、詩章、樂府、編年歌括。前有大德九年楊學文序。附錄謚誥、像贊、神道碑。云現行明郝玉卿、宰廷俊所輯本，與此本卷帙全不相同，蓋元時已有成書，而明人蒐輯時未見元刊也。　補：《魯齋遺書》六卷，元許衡撰。明成化十年倪顒刊本。【略】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　補：《魯齋遺書》十卷，元許衡撰。明嘉靖四年蕭鳴鳳刊本，【略】有嘉靖四年蕭鳴鳳序。本書題何瑭校正，應良重編，蕭鳴鳳重校。　補：《魯齋遺書》十四卷，元許衡撰。明萬曆二十四年怡愉、江學詩刊本，【略】即其所輯也。　補：《許文正公遺書》五卷，元許衡撰。附錄一卷，清康熙四十五年汪立名刊《中州名賢文表・內集》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魯齋遺書》十卷，三冊（北圖）。明嘉靖間刻本（十行二十一字）。元許衡撰。卷內題「後學河內何瑭校正，後學僊居應良重編，後學山陰蕭鳴鳳重校」。按《四庫》即據此本著錄，卷九、卷十題附錄，故《總目》稱《遺書》八卷、附錄二卷也。實則原書卷數接寫，附錄不另起卷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魯齋遺書》六卷，元許衡撰。明成化十年倪顒刻本。四冊。　又：明嘉靖九年許泰和刻本，四冊。　又：清三省堂抄本，唐翰題跋。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魯齋遺書》十卷，三冊。元許衡撰，應良

編。明嘉靖乙酉蕭鳴鳳汴梁刊本，北平。　又：《魯齋遺書》十一卷、附錄三卷，四冊。元許衡撰。明萬曆二十四年懷慶府推官怡愉刊本。　又：《魯齋遺書》十一卷，附錄三卷，四冊。元許衡撰。明萬曆二十四年懷慶府推官怡愉刊本。　又：《魯齋遺書》十一卷、附錄三卷，四冊。元許衡撰。明萬曆二十四年懷慶府推官怡愉刊本，清初修補本。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許文正公遺書》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四冊。元許衡撰。清光緒丁亥十三年三原賀瑞麟刊西京清麓叢書本，甘氏崇雅堂舊藏。卷首錄像、贊、詔誥等，卷末錄神道碑、傳、論贊、祭文、事蹟。

《**百川書志**》**卷一五**　《魯齋詩》，文正公中書左丞河南許衡仲平撰。

藝　文

程鉅夫《廣牧庵與李仲元詩》　世祖攬天下，盈庭盡瑰奇。聯翩萬國士，慷慨皆己知。嚴嚴許文正，扶道應昌期。【略】許公不可招，諸老誰慾遺？琅琅姚君篇，傾倒無所疑。豈獨君所知？而亦我所私。因風繼斯作，聊用豁余思。

胡祗遹《挽許左丞魯齋》　憶昔朝廷求直言，奇謨偉畫爭後先。對病之藥不易得，大策與衆殊相懸。不從事事論得失，清流莫若先澄源。曰心曰性開聖學，敷陳詳悉登經筵。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心一片金石堅。當年群儒那解此，迂闊譏議何綿綿。陶鈞高士惜未遂，沁南養疾桑麻田。聖情虛佇待可起，臺星頓減清光圓。從今大政向誰問，賴有遺稿留長編。

王惲《挽中書左丞魯齋許公》　經綸根極自朱程，小學從容到大行。安漢固當煩綺聘，要湯初不待伊烹。辨姦素有批鱗直，旌墓當書積善銘。兩夜天官臺下夢，分明危坐話平生。

張弘範《送許魯齋歸山》　諸相纍纍入省闈，先生何事獨西歸。心隨道隱貧非病，老得身閒古亦稀。行色一杯燕市酒，春風二月楚山薇。到家已及蠶生日，布穀催耕隴麥肥。

呂端善《祭魯齋先生文》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在朝廷，功業在後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

蘇伯衡《祭許祭酒文》　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拘者以開、躁者以靜、散者以斂、惰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際聖明之龍興，喜幡然於幣聘，立談之間，機鳴籟應，謂相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職，遂授斯文之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宴閑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啓沃皆典謨之訓。恩禮度越乎尋常，名聲洋溢乎遠近。凡其義以爲質，道以自殉，知無不言，言無不罄。不朋而比，不詭以徇。嗟《易》所謂謇謇，而媢嫉者覆以爲悻悻。吹毛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雍，車忽道夫庾嶺。尚賴鴻澤之滂沛，遄歸安於鄉井。舟溪幽幽，可游可泳，若將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肖，咸謂方今之時，右文之運，弓旌四出，招延英俊。有如先生之老成，宜膺求舊之眷，而冠羣公以進。攄胸中之大畜，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於前人，而垂裕於後胤。

許約《魯齋先生升從祀文》　皇元我文正公【略】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冰壺瑩然，表裡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于無倫，其近也不離于日用。叙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

商　挺

論　述

綜　論

王惲《舉耶律張商焦四相事狀》　前安西王府相商挺，【略】皆係朝廷勳

德，天下重望。方今之務以親賢爲急，此之求訪疏遠，如四相者識達政體，綜練時宜，若使之參預大政，必能裨補缺漏，人有所廣益。傳稱「圖任舊人共政」，此之謂也。

《**國朝名臣事略**》卷一一　公具文武才(缺)，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際世祖聖神之主，道同氣合，獲展宏略，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子孫，可謂一代英傑者矣。【略】尤善隸書，時人銘其先者，以不得公書爲未孝。

蘇天爵《**題商氏家藏諸公尺牘歌詩後**》　右尺牘、歌詩一卷，國初諸名公寄贈參政商文定公者也。文定諸孫國史院典籍官企翁持以示余。洪惟國家龍奮朔土，蹴金滅宋，遂大一統，天下人材，咸萃於朝，以致其用。今觀卷中雖山林之士，詞章字畫亦清婉可喜，盛矣人物之甚多也。文定以智謀才略致位兩府，號稱名臣，而其子孫亦多顯著。

《**蒙兀兒史記**》卷七九　商挺儒雅有治才，能應變，亦有元一代之名臣也。然身爲王相，不發二郭之姦，趙炳同官，聽其受誣冤死而不救，挺雖不殺炳，忽必烈汗謂不能全無罪是也。趙良弼自承擅殺二帥，是幕府之有力量者。

分　論

《**梁致遠字說**》　劉敏中《題商左山所書梁致遠字說後》：致遠乃左山同舍友，故監察御史唐卿之子也。始唐卿爲御史未久，以言不行而去，人皆以是重之。今左山以友舊之故，名其子曰毅，字曰致遠。且云取《論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之義也。嗚呼！傳所謂忠焉能勿誨者，其左山之心乎！因題數字以勉之：御史遺芳百世聞，左山老筆萬金珍。三言命爾平生了，刮眼門風一再新。

《**張運判歸隱詩**》　虞集《跋商左山諸公所賦張運判歸隱詩》：至元十二年，漕運副使張君仲溫年五十，棄官居南城棲雲觀，朝廷公卿大夫士稱之曰隱君，賦詩以美之。後四十餘年，其孫今臨川推官濟川爲大都警巡副使，時收緝遺書於其家，僅得左山商公以下十有七篇，以屬諸玄教吳大宗師與一時文學之士，相從觀覽而咏歌之，相繼不絕。【略】觀其辭氣深厚而雅馴，誠興王之盛世也哉！

《**雙漸小卿怨**》　《青樓集》：趙眞眞、楊玉娥，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怨》，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咏之。

傳　記

《**元史**》卷一五九《**商挺傳**》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略】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遊。東平嚴實聘爲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挺爲經歷，出爲曹州判官。未幾，復爲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癸丑，世祖在潛邸，受京兆分地，聞挺名，遣使徵至鹽州。入對稱旨，字而不名。【略】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爲郎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挺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頒俸祿，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民乃安。誅一大猾，群吏咸懼。【略】明年，惟中罷，廉希憲來代，陞挺爲宣撫副使。【略】戊午，罷宣撫司，挺還東平。憲宗親征蜀，世祖將趨鄂、漢，軍于小濮，召問軍事。【略】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略】召挺北上，至開平，挺與廉希憲密贊大計。世祖既即位，【略】以廉希憲及挺宣撫陝、蜀。中統元年夏五月，至京兆。【略】二年，進參知政事。【略】四年，賜金符，行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建議史事，附修遼、金二史，宜令王鶚、李(冶)〔治〕、徐世隆、高鳴、胡祗遹、周砥等爲之，甚合帝意。二年，分省河東，俄召還。三年，帝留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密院事。七年，遷僉書。八年，陞副使。數軍食，定軍官品級，給軍吏俸。【略】九年，封皇子忙阿剌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爲王相。【略】初，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搆隙。或告炳不法，【略】惟王府女奚徹徹，以預二郭謀，臨刑，望以求生，始有曖昧語連挺及其子瓛。帝怒，召挺，拘炳家，瓛下獄。【略】十六年春，有旨：挺不可全以無罪釋之。籍其家。是冬，始釋挺及瓛。二十年，復樞密副使，俄以疾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冤，挺又被繫，百餘日乃釋。二十五年，帝問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幾何？」對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嘆其康強。是歲冬十有二月卒。有詩千餘篇，尤善隸書。

《元史類編》卷一一（存目）

紀事

王惲《題左山所書春露堂後》 余構春露堂之明年夏，參政左山商公作三大字自燕見遺，因刻而榜之，吾廬爲爛然也。公今歲壽登八秩，觀其書端莊婀娜，略不見衰老之氣。吾喜其所養至剛，非唯書之盡善也。公爲人雅重深謀，其翰墨之工，在公爲餘事。然嗜好之篤，營求之切，殆饑渴之於飲食，祗以功業相逼，有不遑專事者。當急遽際嘗與予論及，津津然喜見顏間，不知老之將至，日之云夕也。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一 後官經歷，贊忠濟大興學校，聘康曄說《書》、李昶說《春秋》、李禎說《大學》。學生百餘人，養之優厚，督於課試，後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作之。又：至元元年，入中書，上欲知經學，與姚公左丞樞、寶學士默、王承旨鶚、楊參政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

著錄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一 曹有阜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

藝文

楊奐《寄商孟卿》 一望東原一惘然，芸窗誰與伴孤眠。秋風有意招張翰，春草無由見惠連。王母信音青鳥外，溪翁心事白鷗邊。殷勤爲向侯芭道，判卻殘年老《太玄》。

王惲《商左山副樞承屢念及作詩以答雅意》 四十年間凡九遇，感公翦拂使長鳴。三蒼論法傳餘蘊，七札量能綴賤名。曉日肺祠留語別，秋風韋曲餞予行。傷心綠野堂前月，空遺留光照斗城。

又《跋左山公書東坡醉墨堂詩》 閉戶經年翰墨場，鐵心人道漢王常。折衝不縮堂堂手，思入顏楊鴻雁行。

又《商左山哀辭》 商孫膚敏矯游龍，千載留芳見此公。佐魯謀猷原克壯，定秦功力更沉雄。城門被熱池魚涸，臣罪當誅聖主聰。老淚不緣知己痛，麒麟臺上又秋風。

魏初《寄商左山》 清明後數日，陪姚雲南齋、張鄰野雅集於匏瓜亭，偶得五十六字，奉呈左山相公千里一笑。麗澤門西十里亭，記從別後幾清明。梯航遐國歸籌畫，柱石中朝望老成。滿眼青山連夜夢，一尊明月兩鄉情。花時更向東皐醉，腸斷雲間百二城。

陳巖

論述

方時發《九華詩集序》 昔詩人陳清隱巖負其樂山樂水之趣，遍遊歷覽，隨寓吟咏，凡山中草木羽毛之名品、泉石巖洞之靈異、烟霞風月之氣象，悉採而模寫於中，皆得其事迹景物之眞。蓋陳君生於九華，身所親歷，目所親睹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九華詩集》一卷，【略】九華山自唐以李白得名，詩家多有題咏，而取泉石洞壑之勝，遍加品目，實莫備于是編。其詩亦俱蕭灑出塵，絕去畦逕，有高人逸士風格，不僅足供山志採擇而已。

傳記

方時發《九華詩集傳》 陳巖字清隱，青陽人，自號九華山人。博極羣書，

負用世大志。當宋末，屢舉進士不第。入元，遂隱居不出。時元世祖徵求隱逸，乃汗漫江湖以避之。及老，始歸青陽，築室于所居高陽河，有樓曰「溪山第一樓」，有池曰「臨清池」，有室曰「靜觀」、曰「燕居」。日嘯歌其內，出則遍歷九華之勝，至一處則作一詩以繫之，名《九華詩集》。又集杜詩爲《鳳髓集》，同里方時發、楊少愚序而傳之。大德三年卒。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巖字清隱，青陽人。咸淳末，屢舉進士不第。入元，遂隱居不仕。築室於所居高陽河，日嘯歌其內；出則遍遊九華之勝，至一處則作一詩紀之，名《九華詩集》。前有至大戊申同里方時發序，稱：「以山之東西繪爲圖本，繡入於梓，與遠方朋友共之。詩人陳清隱吟咏有舊版，兵燹不全，此二百一十篇乃掇拾於散佚之餘者，捐帑重梓，俾詩與山相照耀於無窮。」是時發本刻《九華山圖》，而以巖詩附刊於後。今圖佚而詩集獨存，篇數與時發序合，蓋猶原本。巖以大德三年己亥卒，而時發序作于戊申，則巖沒後之十年也。其詩皆七言絕句，凡咏名勝者二百七首，咏物產者三首。

著錄

方時發《九華詩集序》 詩有舊板，兵燹不全。此二百一十篇，乃余掇拾於散佚之餘者也。竊謂山乃無聲之詩，詩乃有聲之山。山之有詩，猶天有日月星辰之光彩，人有衣冠佩玉之文華也。苟或泯泯，山靈其不抱泯泯之恨乎？特捐己帑而重梓之，俾詩與山相照耀於無窮云。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陳巖《九華詩集》四卷，又《鳳髓集》，集杜詩。

又：陳清隱《九華詩集》四卷，爲五絕句，題詠九華之勝。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九華詩集》一卷，【略】宋陳巖撰。【略】集後附釋希坦詩十一首，乃後人從《池州府志》錄入，中有可與巖詩互證者，亦並仍其舊存之焉。

《補遼金元藝文志》 陳巖《九華詩集》四卷，又《鳳髓集》，集杜詩。

又：陳清隱《九華詩集》四卷，爲五絕句，題詠九華之勝。

王義山

論述

《池北偶談》卷一八 予向謂劉後村詩好用本朝人事，近見宋末王義山《稼村集》，效顰尤可厭。如：「爭道老泉生二秀，最難錦水又三劉」；「師魯僅存遺集在，樂天無限故人思」；「田無彭澤菊三徑，意思濂溪草一般」；「上帝遣符徵范鎮，斯民失怙哭溫公」；「梅花窗下《參同契》，綠草庭前《太極圖》」；「榜文爭看乖崖押，士類歡呼常袞來」；「無已許令參後社，庭堅端的是前身」；「有時覓句尋歐約，不慣斟羔學党家」，此眞下劣詩魔，惡道坌出矣。宋末如王義山、何夢桂之流酸腐庸下，而詩文獨傳至今。文之傳不傳，信有命耶？

《元詩選》二集甲集 如《齋居雜興》云「詩思已隨春意動，夜衾不怕曉寒新」；《贈陳梅垣》云「一枝瀟灑無塵涴，半夜高寒對月明」；《和九月十日紫極登高韻》云「滿斟綠斝安排醉，牢裡烏紗照顧吹」，亦復刻意求新。但全篇率多槩句，不免瑜爲瑕掩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稼村類稿》三十卷，【略】詩文皆沿宋季單弱之習，絕少警策，故王士禎《居易錄》以爲蕪淺無足取，且詆爲最下最傳，然觀義山在湖南時，湘潭縣豪因爭田不遂，獻之學，義山引《春秋》「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斷其非，頗合經義。故集中說經之作，亦往往自出新意。如解《周禮》師氏職中大夫、保氏職下大夫，而謂鄭注稱周公、召公兼攝之非；又解古者天子冕服備十二章，而謂鄭注九章、五章之非。皆頗有根據，不同剿襲。至表啓諸作，亦頗織組自然，實與劉克莊《後村集》蹊徑相近。雖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概加排斥，則又太過之論矣。

傳記

王義山《稼村自自墓誌銘》 余姓王氏，生於宋嘉定甲戌八月之戊午，先君名余曰義山，字余曰元高。世居隆興府豐城縣長豐鄉之槎溪，今爲龍興路富州。曾祖諱幡然，祖諱德秀，以詩書世其家。【略】先君師主張先生，力行一「敬」字，爲一生受用。屢試成均，弗績，高揖謝同輩曰：「吾歸教吾子矣。」創家塾，扁以「麗澤」，群鄉子弟教之。洎長，俾師吉州司戶雲林先生楊公攀龍，學賦兼易，先生擢第後，試博學宏詞，因習焉。自淳祐己酉至景定辛酉，與弟義端以賦四上春官。壬戌，某塵忝廷對，覆考秘書，文公天祥批第一等，上擬擢在首選。時給事侍郎徐公經孫爲詳定，同邑人也，他有所主，先得某所獻策，以極言時事，抑之乙科。初筮永州司戶，再調南安軍司理關，陞從政郎。連丁家難，服除，問選得光山軍節度推官兼書記。未赴，辟浙西鹽場，贊漕府幕，權京學教授。京削五，溢其三，陞朝，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權主管官告院，除國子正。以考學及格，特旨改合入官宣教郎，添差通判瑞安軍府事，奉使台州，催發義米，慶元措置海船，就之任。甫交事，朝旨以提舉浙東市舶兼隸焉。先是，宋度宗山陵，以覆按使幹官總護使禮儀官，該恩轉兩官。乙亥春，江上報至，丞相杭山先生章公鑑議國事不合，有睨揆席者嫉公，嗾其徒攻之，公抗章三上，不報，遂去。某以門下客，爲監察御史潘希聖所劾，鐫兩官，罷見任。未幾，江西按撫司辟充參議官，未上。丙子春，宋太皇詔下郡縣，令民相率歸附。某惟宋末舉朝奔遁，而某以奉使出，及章公去國，而某以坐黨罷。希聖謂章公之議國事，某實誤之。嗚呼！千萬世而下，誰實任其咎耶？嗚呼！奉命督餫，而某之上關，明被劾投閒，而某之歸心白。古人謂蓋棺事定，某終身之事已定於此時矣。余薄宦，所至無足稱述，惟以苦硬自將，鮮與世偶。至於抑權勢、雪冤抑，苟職分所當爲，無所顧忌。生平無他好，獨於文字刻苦，扁一所曰「稼村」，讀書其間。惟肖頗能繼吾學，余意有得處，效橫渠疾書法，俾錄之。初，宋乙卯，臺諫奏科舉後增試小詞科，環海內亡應令者。余起而爲之倡，所擬九百餘篇，左谿容齋先生劉公元剛、丞相文山先生文公天祥爲之序。兵後散失亡幾。又嘗取宋一經撮其要，而書之曰《提綱》，析其目而編之曰《類纂》，幾數十萬言，質之煥學後村先生劉公克莊，先生以爲某之書法中，間有與孟子意合者，陳平甫《備要》壁角裏文字。嗟乎！後村輕豈許人者？拙稿詩、銘、記、序、贊、頌、跋、說、書傳、策問、講義、箋表、啓狀、誄、誌，凡三十卷。《讀書管見》十卷，惟肖類成，又以質之杭山先生，先生寵之以序，曰：「文者貫道之器，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與於斯？」嗟乎！杭山豈輕許人者？雖然，余何足以當之？余辛巳歲卜居東湖，或曰：「子棄鄉井何居？」余應之曰：「濂溪家舂陵，而居溢浦；康節衛人，溫公陝人，皆居於洛。」【略】丙戌夏，歸省松楸，葺先君弊廬，裴徊顧瞻，如見先君。語惟肖曰：「槎溪，吾童子時所釣遊也。不二里爲西陵村，吾將窀穸。他日返葬於彼，與汝母同穴，有合葬于防之故事在。」夫有生必有死，吾老矣，死已晚矣。苟獲體其受而歸全，幸也。獨不幸而讀書，又不幸而竊科第，又不幸而立乎人之朝。向使不讀書、不竊科第、不立乎人之朝，豈不陶陶然天地間一民？既讀書，既竊科第矣，既立乎人之朝矣，而謂一民之不如。嗚呼！必有不如者矣。余最愛杜樊川諸君子自誌其墓，彼直以死生爲晝夜耳。斯人不作，而余竊慕之。如陶淵明、秦少游輩自爲挽歌，往往悲悽憤惋，不脫兒女態，壯夫不爲也。雖然，余之誌余之心也。《誌》作於丙戌之八月，書誌日併死葬日，余不得而書。銘曰：東坡死於常，葬於汝之陽；潁濱囑其子，歸而祔於眉山之傍。嗚呼，何必去父母之邦！

紀事

《元詩選》二集甲集 義山治《易》，兼詞賦，四以賦薦。景定壬子，爲九題之冠。壬戌試，別闈放榜，考官見義山名，皆以得人爲賀。廷試乙科，授永州司戶關，累陞通判瑞安軍府事。丙子，宋大皇詔官民歸附，遂還故山，以讀書著文爲事。至元己卯，行中書省俾路學以贄幣禮聘於家，辭弗獲，遂教授諸生。明年，使掌江西學事。辛巳，退老於東湖之上。環所居皆蓮，名其堂曰君子。又於先廬之旁扁一所曰稼村。四方學者，皆稱爲稼村先生。一日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四。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稼村類稿》三十卷，【略】義山字元高，豐城人。宋景定中進士，知新喻縣，歷永州戶曹。入元，官提舉江西學事。原刻題

曰宋人，非其實也。

著錄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王義山《稼村集》三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義山《稼村類稿》三十卷，又別本十卷。

《元詩選》二集甲集　所著有《稼村類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稼村類稿》三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元王義山撰。【略】是集乃其子惟肖所編。以義山退老東湖之上，扁讀書之室曰稼村，因以爲名。凡各體詩三卷，雜文二十七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王義山《稼村類稿》三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稼村先生類稿》三十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元古豐王義山元高著，門人曾震龍編。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稼村類稿》三十卷，元王義山撰。明正德刊本。　萬曆癸未刊本十卷。

又《續錄》　萬曆本，十世孫立刊。　八千卷樓鈔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　王義山《稼村類稿》三十卷，又別本十卷。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稼村先生類稿》，一函二冊。元王義山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稼村先生類稿》三十卷，影寫明刊本。古豐王義山元高著，廬山李嘉龍伯雨讀，門人曾震龍編，不肖孤惟肖鈔，七世孫從冠刊行。【略】稿爲詩三卷、雜文二十七卷。子惟肖既刊斯稿并附錄一卷，列先生自序，後隨湮晦。至明正德十一年，七世孫從冠復爲版傳。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稼村類稿》三十卷。　元王義山撰。正德中刊本。萬曆癸未刊本，十卷。　補：《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中矣。　又：書十卷，凡詩四千五首，文五十二首，樂府七首。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稼村先生類稿》三十卷，元王義山撰。附錄一卷，明正德十一年王冠刻本。四冊。　又：《稼村先生類稿》十卷，元王義山撰。附錄一卷，明萬曆十一年王汝立刻本，一冊。

關漢卿

論述

綜論

賈雲石《陽春白雪序》　關漢卿【略】造語妖嬌，卻如小女臨杯，使人不忍對殯。

楊維楨《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

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　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略】其備，則關、鄭、白、馬，一新制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補於世。

賈仲明《凌波仙・補關漢卿弔詞》　珠璣語唾自然流，金玉詞源即便有，玲瓏肺腑天生就。風月情，忒慣熟。姓名香，四大神洲。驅梨園領袖，總編脩師首，捻雜劇班頭。

《太和正音譜》卷上　「古今群英樂府格勢」：關漢卿之詞，如瓊筵醉客。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

《四友齋叢說》卷三七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四大家。【略】關之詞激厲而少蘊藉。

分論

《裴度還帶》（《香山扇裴度還帶》）　《人譜類記》卷下：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也。【略】至于《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

者也。

《單刀會》 《遠山堂劇品・雅品》：《單刀會》，其意致與常調迥別，此必是元人所作。「大江東」一折，可以正今日歌者之訛。

《金綫池》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金綫池》（雜劇），元關漢卿作。記杜蕊娘金綫池事，備極花柳場中翻雲覆雨情形。可爲冶游之戒，事之有無，不必論也。

《拜月亭》 李贄《施惠拜月亭序》：此記關目極好，說得好，曲亦好，眞元人手筆也。首似散漫，終致奇絕，以配《西廂》，不妨相追逐也，自當與天地相終始。有此世界，即離不得此傳奇，肯以爲然否？縱不以爲然，吾當自然其然。詳試讀之，當使人有兄兄妹妹、義夫節婦之思焉。蘭比崔重名，猶爲閒雅，事出無奈，猶必對天盟誓，願終始不相背負，可謂貞正之極矣。興福投竄林莽，知恩報恩，自是常理，而卒結以良緣，許之歸妹，興福爲妹丈，世隆爲妻兄。無德不酬，無恩不答，天地之報施善人，又何其巧與？ 凌延喜《拜月亭傳奇跋》：《拜月亭》一記，屬元詞四大家之一。王元美先生嘗其有三病，然詞林家至今膾炙之，何也？蓋其度曲不以駢麗爲工，而樸眞蘊古，動合本色，與中原紫氣之習判不相入，非近日作手所能振腕者。

《玉鏡臺》 《曲話》卷二：關漢卿《玉鏡臺》，溫嶠上場，自《點絳唇》接下七曲，祇將古今得志不得志兩種人鋪叙繁衍，與本事沒半點關照，徒覺滿紙浮詞，令人生厭耳。

《南呂・一枝花》（輕裁蝦蟆鬚） 《青樓集》：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略】關已齋亦有《南呂》數套，梓於《陽〔春〕白雪》，故不錄出。

《商調・梧葉兒》（別離易相見難）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定格」：評曰：如此方是樂府。音如破竹，語盡意盡，冠絕諸詞，妙在「這其間」三字，承上接下，了無瑕玼。「殃及殺」三字，俊哉語也！有言六字俱對，非調也，殊不知第六句止用三字，歌至此，音促急，欲過聲以聽末句，不可加也。兼三字是務頭，字有顯對展才之調。「眼」字上聲，尤妙，平聲屬第二着。 《藝苑卮言》附錄一：元人曲如【略】「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殺愁眉泪眼。」情中悄語也。

《仙呂・醉扶歸》（十指如枯筍）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評曰：「筍」字若得去聲字，好。「字不」二字去上聲，便不及前詞（案：白樸《醉中天・咏黑痣》）音律。餘無疵。第四句、末句是務頭。 《藝苑卮言》附錄一：元人曲如【略】「搦殺銀箏韻不眞，揉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泪痕，索把拳頭搵。」諢中巧語也。 王驥德《曲律》卷三：俳諧之曲，東方滑稽之流也。非絕穎之筆，又運以絕圓之機，不得易作。着不得一個太文字，又着不得一句張打油語。須以俗爲雅，而一語之出，輒令人絕倒乃妙。元人《嘲禿指甲》詞云，【略】《中原音韻》及弇州皆極賞之，然首語及「揉癢天生鈍」句，尚覺着相。

《雙調・新水令》（玉驄絲韁錦鞍韉） 《四友齋叢說》卷三七：李直夫《虎頭牌》雜劇十七換頭，關漢卿散套二十換頭，王實甫《歌舞麗春堂》十三換頭，在雙調中別是一調。牌名如《阿那忽》、《相公愛》、《也不羅》、《醉也摩挲》、《忽都白》、《唐兀歹》之類，皆是胡語，此其證也。三套中惟十七換頭，其調尤叶，蓋李是女眞人也。十三換頭《一錠銀》內，「他將《阿那忽》腔兒來合唱」，《麗春堂》亦是金人之事。則知金人於雙調內，慣塡此調，關漢卿、王實甫因用之也。 又：二十換頭臨了一句：「煞強似應底關河路兒遠。」余疑「應」字文義不通，思欲正之，終不得其字。一日，偶看《太和正音譜》，觀關漢卿《侍香金童》內，有「雁底關河，馬頭明月」之句，蓋雁無不到其底下之關河，言其遠也。二十換頭亦關漢卿詞，蓋漢卿慣用此事，其爲「雁底」無疑。

傳記

簡本《錄鬼簿》 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於世者：關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已齋叟。

《宋元戲曲史・元戲曲家小傳》 關漢卿，不知其爲名或字也。號已齋叟，大都人。金末以解元貢於鄉，後爲太醫院尹，則亦未知其在金世歟？元世歟？元初，大名王和卿滑稽佻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由是其名益著。漢卿與之善，王嘗以譏謔加之，漢卿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漢卿來弔唁，詢其由，或曰：「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曰：「此玉筯也。」漢卿曰：「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筯是嗓。」咸發一笑。或戲漢卿云：「你被王和

卿輕侮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嗓，又愛訐人之過者，亦謂之嗓，故云爾。

紀事

《詞品》卷一　元關漢卿嘗見一從嫁媵婢，作小令云：「髻鴉臉霞，屈殺了，將陪嫁。」

《蟫盧曲談》卷四　關之夫人，亦工吟咏。關悅一媵婢，欲納之，作小令貽夫人云，【略】夫人答以詩云，【略】關見之，太息而已。

《劇說》卷二　《茶餘客話》又云：石崇《明君詞》叙：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用琵琶，不過爾爾。觀此，則琵琶自是烏孫公主事，今人作詩專以昭君爲故實，豈非雜劇誤之耶？又云：大業間杜寶常修《水飾圖經》十五卷，煬帝觀於曲水，有神龜負八卦進伏羲。黃龍負圖、元龜銜符、大鱸銜籙授黃帝，丹甲靈龜銜書獻蒼頡，鳳皇負圖、赤龍載籙授堯，龍馬銜中赤文授舜，舜觀河渚五老人來告，帝期陶河濱，黃龍負黃文符璽之圖，禹濟江而黃龍負舟，元夷蒼水使者以《山海經》來，【略】其類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此水戲之始。元人關漢卿有《隋煬帝牽龍舟》樂府即此。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救風塵》（雜劇），元關漢卿撰。記趙盼兒救宋引章于風塵之中，故曰《救風塵》也。小說家所載諸女子，有能識別英雄於未遇者，如紅拂之於李衛公，梁夫人之於韓蘄王也。有能成人之美者，如歐陽彬之歌人、董國度之妾也。有爲豪俠而誅薄情者，女商荆十三娘也。劇中所稱趙盼兒，似乎兼擅衆長。至其事之有無，則無可據。略云：汴梁歌者宋引章，與鄭州人周同知之子周舍暱。周舍願娶，引章願嫁，而秀才安秀實亦曾與引章爲約。引章義妹趙盼兒，妓中之豪也。秀實浼盼兒通辭於引章以探其意，引章方與周舍情甚濃，盼兒力勸其當從秀實，而引章不聽，竟嫁周舍。於是秀實欲赴京應舉，盼兒曰：「姑緩，我當有以相復也。」周舍挾引章歸鄭州，不半載，日加鞭撻，引章不能堪，作書與盼兒求救，且深悔不從昔日之言。盼兒乃盛設裝具，買車游鄭州，止宿店家，濃妝艷抹，囑張小閑者往勾周舍。周舍果至，欲娶盼兒，盼兒羅箱篋，陳酒饌，而勒舍休引章，始以貲嫁。陰使引章至店相鬧，周舍既貪盼兒，又怒引章，遂以休書付引章而逐之。盼兒預約引章至店，相挈潛行。索引章所得休書，易以他紙。周舍知盼兒、引章俱去，追及於路，奪引章休書毀之，而告於官，不知書之已易也。舍謂盼兒設計誑其婦，盼兒亦告舍強占有夫之婦，且既已願休，又復誣告，因出眞休書爲據，而指秀實爲引章原夫，盼兒其媒證。舍辨不能勝，官乃杖舍，以引章歸秀實云。

又　《金綫池》（雜劇）：記杜蕊娘金綫池事，【略】濟南府尹石敏，有同窗友韓輔臣，洛陽人也。游學至齊，謁敏。設宴款待，有妓杜蕊娘，濟南人，酒次相慕悅。輔臣遂留蕊娘家，賦定情《南鄉子》詞云：「裊裊復盈，都是宜描上翠屏。語若流鶯聲似燕，丹青，燕語鶯聲怎畫成？　難道不關情！欲語還羞便似曾。占斷楚城歌舞地，娉婷，天上人間第一名。」蕊娘既傾心，假母亦知府尹貴客，又多金，甚敬禮之。未幾金盡，府尹復以滿考朝京，遂不肯留。輔臣負氣，移寓他所。蕊娘尚有餘情，假母詒云：「輔臣別有所暱。」輔臣復至，蕊娘遂不禮焉。輔臣心悅蕊娘，而復憤其母女之不情，適敏復任濟南，輔臣往訴。敏以顯加之罪，則難再合，不若善處。於是陰以資給衆妓，使置酒於金綫池，諭之以意。（此是劇中正意）衆妓勸蕊娘醉，而令輔臣往見。蕊娘終不爲禮，輔臣愈憤，敏亦怒，乃收其母女，欲置之法。蕊娘急，求之輔臣。輔臣爲請釋，敏取俸銀百金與母，以蕊娘歸輔臣。蕊娘曲中有云：「俺這不義之門，全憑五個字，無過是『惡、劣、乖、毒、狠』，橫寫盡情。」又云：「無錢的要親近，則除是佛留下四百八門衣飯，俺占着七十二位凶神。」（四百八門衣飯，出佛書，七十二位凶神，出道書）《唐詩紀事》云：杜牧佐宣城，游湖州，刺史崔君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令牧閑行閱奇麗，得垂髫者十餘歲。劇中石府尹爲韓作合，蓋仿佛崔刺史之意。

又　《切鱠旦》（雜劇），元關漢卿撰。演譚記兒望江亭切鱠紿楊衙內事，係空中結撰。潭州理官白士中之任，過清安觀，觀主即其姑也。往謁，訴以失偶。時學士李希顏妾譚記兒新寡，美而多才，與白姑善，常相過從。姑遂爲作合，令與士中諧伉儷，攜之潭州。黠弁楊衙內者，初欲占譚爲妾，聞歸於白，甚銜之。奏白戀花酒曠職，請勢劍金牌文書，自往潭州殺白。白母知其事，甚驚懼，修書遣蒼頭報白。譚云：「彼欲謀我，不足累君，請毋憂。」楊弁欲掩白，獨攜二僕，泊舟望江亭。中秋玩月，忽見一漁舟鼓棹而至，漁家婦甚美，藍提金

色鯉，登楊舟云：「爲官人獻新切鱠。」楊睹其美，心甚蕩，命坐與痛飲。婦問至潭何爲，楊以實告。婦爲作歌勸飲，楊沈醉，乃誘楊以勢劍金牌出玩，楊不覺其誑，遂付與觀。婦醉楊及二僕，竊之去。及旦，楊大駭，欲縛白則無所據。白出勢劍金牌云：「漁女告汝中秋欲奸占爲妾事。」楊猶抵飾，白令婦出見。楊知中計，大愧。湖南都御史李秉忠訪得其事，奏于朝。詔杖楊，奪其職，白仍理潭州。

又　《蝴蝶夢》（雜劇），元關漢卿撰。略云：包拯爲開封府尹，一日晝寐，夢見一蝴蝶墜在蛛網中。一大蝴蝶飛來救出，次者亦然。後來一小蝴蝶亦墜網中，大蝴蝶雖見之而不救，飛騰而去。拯夢醒驚訝。適中牟縣解送人命一案，有老人王姓爲葛彪打死，其子三人，曰王大、王二、王三，亦打死葛彪。大曰金和、二曰鐵和、三曰石和，中牟縣論三人并抵罪。及拯覆讞，其母自認己罪，三人亦各認己罪。拯第令一人認罪，先定金和，其母不可；次定鐵和，其母亦不可，次定石和，其母首肯。拯疑石和非其所生，委曲審問，則金、鐵乃前妻之子，而石和乃其親生也。復並下三人獄而默令胥役于獄中細察之，果無異情。蓋母寧殺己子，不忍殺前妻之子。於是拯大感動，以他死囚代幼子盆死獄中，而盡釋三子，且爲具題旌奬焉。齣中言三子報父仇，則其罪本不當誅，蓋作者但設此事，以見兄弟既爭死不推諉，而母復力救前妻之子，皆人所極難，不復計其犯由若何也。元人雜劇往往如此。《列女傳》：齊宣王時，有人鬬死道者，被一創，齊義母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期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子泣對曰：「殺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愛，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行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

又　《魯齋郎》：演包拯戮魯齋郎事。略云：魯齋郎素強暴，離汴之許州，覘銀匠李四妻張氏美，欲占爲妾。托以銀酒器令修整，詣其家劫張而去。其子曰喜童、女曰嬌兒，慟哭仆地。李匠尾至鄭州，欲控理，投都孔目張珪，忽心痛殞絕。珪以藥治之，詢其姓與珪妻同，即認爲妻弟。李訴齋郎劫妻事，珪畏魯勢，贈以資斧，令且歸慰兒女。李至家，不見喜童、嬌兒。其鄰告云：「因出覓汝，遂不知所往。」李悲益不勝。節屆清明，張珪與妻子掃墓，魯郊外試彈，中珪子金郎。珪不知爲魯也，詬之。魯怒責珪，珪懼謝罪。魯睹珪妻美，謂珪云：「速獻汝妻，免爾罪。」珪慮禍，紿妻暫至舅家，竟以獻魯。魯以初所掠張氏賞珪，令撫其兒女，及歸，男女皆散失。李詣珪探問，見其妻，驚問云：「何自至此？」珪告之故，還其妻，遂以家事付李，出家雲游。初，包拯爲湖南采訪使，過許州，遇李四兒女，訴母被魯劫，無所歸，包收而撫之。還過鄭州，復遇張珪兒女，亦訴母被魯奪，包亦留養，皆令讀書。憤魯稔惡，欲除之，以其有奧援，恐倖脫，乃書魯齋郎爲「魚齊」，即奏其罪。得旨批斬，包遂擒魯誅之。復書魯齋郎以覆，云即其人也，士庶皆大悅，且服其智。及喜童入試，擢大魁，金郎第進士。兩家兄妹，皆于雲臺觀薦父母。李四攜其妻，亦詣觀薦喜童、嬌兒。張珪妻因魯誅，亦走脫，詣觀薦珪及子金郎、女玉姐。適珪雲游至觀，見薦疏姓名，大驚異，父子夫婦皆相認。包聞甚奇之，令以張女配喜童、李女配張子。珪不願歸俗，包與其妻子皆勸慰，始從之。二姓深感包德云。

著　錄

簡本《錄鬼簿》　關漢卿：《立宣帝》、《金綫池》、《復落娼》、《哭香囊》、《三負心》、《鬼團圓》、《進西施》、《劉夫人》、《拜月亭》、《單刀會》、《鷓鴣天》、《汴河冤》、《勘龍衣》、《雙駕車》、《救風塵》、《宣華妃》、《三撇嵌》、《牽龍舟》、《瘸馬記》、《救啞子》、《哭昭君》、《酹江月》、《切膾旦》、《調風月》、《江梅怨》、《謝天香》、《認先皇》、《三嗽赦》、《哭存孝》、《鬧荆州》、《緋衣夢》、《狄梁公》、《萬花堂》、《王皇后》、《玉簪記》、《救周勃》、《姻緣簿》、《鑿壁偸光》、《綠珠墜樓》（神曲者）、《孫康映雪》、《管寧割席》、《裴度還帶》、《織錦迴文》、《敬德降唐》、《降生趙太祖》、《擔水澆花旦》、《呂無雙銅瓦記》、《金銀交鈔三告狀》。

繁本《錄鬼簿》卷上　關漢卿：《關張雙赴西蜀夢》、《董解元醉走柳絲亭》、《丙吉教子立宣帝》、《薄太后走馬救周勃》、《（太常）（大長）公主認先皇》、《曹太后死哭劉夫人》、《荒墳梅竹鬼團圓》、《徐夫人雪恨萬花堂》、《閨怨佳人拜月（庭）（亭）》、《呂蒙正風雪破窰記》、《風月狀元三負心》、《晏叔元風月鷓鴣天》、《沒興風雪瘸馬記》、《錢大尹智勘謝天香》、《金銀交鈔三告狀》、《姑蘇臺范蠡進西施》、《蘇氏進織錦回文》、《開封府蕭王勘龍衣》、《介休縣敬德降唐》、《杜蘂娘智賞金線池》、《昇仙橋相如題柱》、《金谷園綠珠墜樓》、《漢匡衡鑿壁偸光》、《柳花亭李婉復落娼》、《風雪狄梁公》、《望江亭中秋切膾

旦》、《甲馬營降生趙太祖》、《賢孝婦風雪雙駕車》、《屈勘宣華妃》、《雙提屍冤報汴河冤》、《月落江梅怨》、《老女壻金馬玉堂春》、《煙月救風塵》、《宋上皇(禦)〔御〕斷姻緣簿》、《管寧割席》、《隋湯帝牽龍舟》、《晉國公裴度還帶》、《隋煬帝牽龍舟》、《白衣相高鳳漂麥》、《唐明皇哭香囊》、《孫康映雪》、《唐太宗哭魏徵》、《鄧夫人哭存孝》、《關大王單刀會》、《溫太眞玉鏡臺》、《武則天肉醉王皇后》、《翠華妃對玉釵》、《漢元帝哭昭君》、《劉盼盼鬧衡州》、《劉夫人救啞子》、《呂無雙銅瓦記》、《風流孔目春衫記》、《萱草堂玉簪記》、《錢大尹鬼報緋衣夢》、《醉娘子三撇嵌》、《楚雲公主酹江月》、《詐妮子調風月》、《魯元公主三噉赦》。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關漢卿：《哭香囊》(唐明皇啓瘞哭香囊)、《三負心》(烟花妓女雙逃走，風流郎君三負心)、《玉堂春》(小夫人玉輦金花誥，老女婿金馬玉堂春)、《認先皇》(太長公主認先皇)、《進西施》(請退軍句踐進西施)、《萬花堂》(孫太守錯疑三虎將，徐夫人雪恨萬花堂)、《詐妮子》(雙鶯燕暗爭春，詐妮子調風月)、《趙太祖》(甲馬營降生趙太祖)、《三告狀》(金花交鈔三告狀)、《鬧荆州》(哭存孝)、《鬼團圓》(舞樹烟花生間阻，荒墳梅竹鬼團圓)、《澆花旦》(廬亭亭挑水澆花旦)、《劉夫人》(死哭劉夫人)、《救周勃》(薄太后救周勃)、《姻緣簿》、《胡蝶夢》(開封府卑問後姚婆，包待制三勘胡蝶夢)、《三嚇嚇》、《銅瓦記》、《狄梁公》、《雙駕車》(花酒郎君單捻怪，風雪賢婦雙駕車)、《復落娼》(柳花亭李婉復落娼，風月街妓女雙告狀)、《哭魏徵》(唐太宗哭魏徵)、《鷓鴣天》、《單刀會》(魯子敬索荆州，關大王單刀會)、《破窰記》(糟糠妻四馬七香車，呂蒙正風雪破窰記)、《汴河冤》(鬼報汴河冤)、《勘龍衣》、《救風塵》(虛脾瞞俏倬，烟月救風塵)、《拜月亭》(閨怨佳人拜月亭)、《金綫池》(杜蕊娘智賞金綫池)、《雙赴夢》(荆州牧、閬州牧二英魂，關雲長、張翼德雙赴夢)、《三撇嵌》、《牽龍舟》、《切膾且》(夜半賺金牌)、《玉鏡臺》(晉公子水墨宴，溫太眞玉鏡臺)、《江梅怨》、《宣花妃》、《王皇后》(肉醉王皇后)、《哭昭君》、《緋衣夢》(王閨香夜鬧四春園，錢大尹智勘緋衣夢)、《立宣帝》、《酹江月》、《對玉釵》、《寶娥冤》(湯風冒雪沒頭鬼，感天動地寶娥冤)、《敬德降唐》、《武周將敬德降唐》、《救啞子》、《綠珠墜樓》(石崇妾綠珠墜樓)、《謝天香》(柳耆卿錯怨開封宰，錢大尹智寵謝天香)、《鑿壁偸光》(夜讀(孝)〔書〕鑿壁偸光)、《瘸馬記》、《織錦回文》(寶滔妻織錦回文)、《柳絲亭》、《高鳳漂麥》、《春秋》、《管寧割席》(終南山管寧割席)、《藏鬮會》、《裴度還帶》(香山扇裴度還帶)、《惜春堂》(韓梅英歌舞鳴珂卷，秦少游花酒惜春堂)、《孫康映雪》、《玉簪記》、《陳母教子》(翰林院學士加官，狀元堂陳母教子)。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金綫池》：關漢卿，號己齋叟，大都人，所作雜劇，今存《金綫池》、《切膾且》、《救風塵》、《蝴蝶夢》、《調風月》、《哭存孝》、《單刀會》、《拜月亭》、《雙赴夢》、《玉鏡臺》、《緋衣夢》、《寶娥冤》、《謝天香》、《陳母教子》等十四種。　又：《魯齋郎》(雜劇)，元關漢卿撰。按：《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兩書，關漢卿名下均未著錄，恐爲無名氏所作。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　元關漢卿：《杜蕊娘智賞金線池》、《劉夫人慶賞五侯宴》、《關大王獨赴單刀會》、《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溫太眞玉鏡臺》、《望江亭中秋切鱠且》、《錢大尹智寵謝天香》、《鄧夫人苦痛哭存孝》、《錢大尹智勘緋衣夢》、《包待制三勘蝴蝶夢》、《感天動地寶娥冤》、《山神廟裴度還帶》、《尉遲恭單鞭奪槊》、《太和正音》作《敬德降唐》)、《狀元堂陳母教子》。

《曲目新編》　元人傳奇：《玉鏡臺》、《謝天香》、《望江亭》、《救風塵》、《金綫池》、《寶娥怨》、《蝴蝶夢》、《魯齋郎》，右八種，關漢卿作。

《今樂考證・著錄一》　關漢卿六十四種：《關張雙赴西蜀夢》、《董解元醉走柳絲亭》、《丙吉教子立宣帝》、《薄太后走馬救周勃》、《太常公主認先皇》、《曹太后死哭劉夫人》、《荒墳梅竹鬼團圓》、《風月狀元三負心》、《閨怨佳人拜月庭》(臧氏《元曲選》目作《拜月亭》，錢氏《也是園藏書目》作《王瑞蘭私禱拜月亭》)、《沒興風雪瘸馬記》、《金銀交鈔三告狀》、《蘇氏進織錦回文》、《介休縣敬德降唐》(一本作「歸唐」)、《昇仙橋相如題柱》、《金谷園綠珠墜樓》、《漢匡衡鑿壁偸光》、《劉夫人書寫萬花堂》(一作「黃花峪」)、《呂蒙正風雪破窰記》(有二本)、《晏叔元風月鷓鴣天》、《錢大尹智寵謝天香》、《姑蘇臺范蠡進西施》、《開封府蕭王勘龍衣》、《杜蕊孃智賞金綫池》、《柳花亭李婉復落娼》、《望江亭中秋切鱠且》、《甲馬營降生趙太祖》、《賢孝婦風雪雙駕車》、《雙提屍冤報汴河冤》、《老女壻金馬玉堂春》、《宋上皇御斷姻緣簿》、《崔玉簫擔水澆花旦》、《晉國公裴度還帶》(《也是園目》作《山神廟裴度還帶》)、《隋煬帝牽龍舟》、《風雪狄梁公》、《屈勘宣華妃》、《月落江梅怨》、《烟月舊風塵》(《元曲選》作《趙盼兒風月救風塵》)、《管寧割席》、《白衣相高鳳漂麥》、《孫康映雪》、《唐明皇哭香囊》、《唐太宗哭魏徵》、《溫太眞玉鏡臺》、《鄧夫人哭存

孝》、《也是園目》作《鄧夫人痛苦哭存孝》)、《關大王單刀會》(《也是園目》作《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翠華妃對玉釵》(《元曲選》作「對玉梳」,一本作「對玉釧」)、《武則天肉醉王皇后》、《漢元帝哭昭君》、《劉夫人救啞子》、《劉盼盼鬧衡州》(一作「邢州」)、《呂無雙銅瓦記》(「瓦」一作「丸」)、《風流孔目春衫記》、《謾草堂玉簪記》、《楚雲公主酹江月》、《錢大尹鬼報緋衣夢》(《也是園目》「鬼報」作「智勘」)、《元曲選》目分《緋衣夢》與《鬼報錢大尹》爲二種,誤)、《魯元公主三啾赦》、《醉孃子三撒嵌》、《詐妮子調風月》(以上《錄鬼簿》目)、《劉夫人慶賞五侯宴》、《包待制三勘蝴蝶夢》、《感天動地寶娥冤》、《狀元郎陳母教子》(以上四種,見《也是園書目》)、《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元曲選》)。

《中國戲曲概論》卷上 元人雜劇,就可見者列目如下:關漢卿十三本:《西蜀夢》、《拜月亭》、《謝天香》、《金線池》、《望江亭》、《救風塵》、《單刀會》、《玉鏡臺》、《詐妮子》、《蝴蝶夢》、《寶娥冤》、《魯齋郎》、《續西廂》。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復莊今樂府選》,【略】清姚燮編,鈔本。雜劇:《寶娥冤》一卷,元關漢卿撰。《中秋切鱠》一卷,元關漢卿撰。《魯齋郎》一卷,元關漢卿撰。《玉鏡臺》一卷,元關漢卿撰。《救風塵》一卷,元關漢卿撰。《蝴蝶夢》一卷,元關漢卿撰。《謝天香》一卷,元關漢卿撰。《金綫池》一卷,元關漢卿撰。

《青樓集》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略】關己齋亦有《南呂》數套,梓於《陽春白雪》,故不錄出。

《易餘籥錄》卷一七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關漢卿作,《點鬼簿》作《烟月舊風塵》,「舊」蓋「救」之訛。兩「風」字相復,則「烟」字爲是。

凌延喜《拜月亭傳奇跋》 《拜月亭》一記,【略】獨歲月久湮,迄無善本,舛錯較他曲滋甚。迺家仲父即空觀主人,素與詞隱生伯英沈先生善,雅稱音中塤篪。每晤時,必相與尋宮摘調,訂疑考誤。因得渠所抄本,大約時本所紕繆者,十已正七八;而眞本所不傳者,十亦缺二三,或止存牌名,不悉其詞,或姑仍沿習,不核其寔。余竊有志,蔑由正焉。今茲刻悉遵是本,板眼悉依《九宮譜》,至臆見確有證據者,亦間出之,以補詞隱生之不及。其缺疑猶是也,儻世謂予除此記一塵劫,予何敢任?若謂予不獲聯此記于全璧,猶留餘誤以俟後人,予亦何敢辭?

楊顯之

論述

賈仲明《凌波仙·補楊顯之弔詞》 顯之前輩老先生,莫逆之交關漢卿。公未中補缺加新令,皆號爲楊補丁。有傳奇《樂府新聲》。王元鼎,師叔敬;順時秀,伯父稱,寰宇知名。

《太和正音譜》卷上 楊顯之之詞,如瑤臺夜月。

傳記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楊顯之,大都人。關漢卿莫逆之交,凡有文辭,與公較之,號「楊補丁」是也。

紀事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 《瀟湘雨》(雜劇),元楊顯之撰。崔女驛中遇雨,正臨湘江,故曰《瀟湘雨》。後人仿此作《江天雪》,改崔通曰崔君瑞,張商英曰蘇尚書云。商英宋時宰相,若其女,定無此事,蓋假托也。漠口鋪韓玉父題詩,正與相類。玉父,宋南渡時女子也,其題漠口鋪詩曰:「南行逾萬山,復入武陽路。黎明與鷄興,理髮漠口鋪。盱江在何處?極目烟水暮。生平良自珍,差爲浪子婦。知君非秋胡,強顏且西去。」其序云:「妾本秦人,先大父嘗仕於朝,因亂,遂家錢塘。幼時,易安處士(李易安,趙明誠之妻,善詩詞)教以學詩。及笄,父母以妻上舍林子建。去年,林得官歸閩,妾傾囊以助其行。

林許秋冬間遣騎迎妾，久之杳然，何其食言耶？不免攜女奴自錢塘而之三江。比至，林已官盱江矣，因而復回延平。經由順昌，假道昭武而去。嘆客旅之可厭，笑人事之多乖，因理髮漠口鋪，漫題數語于壁。」然不知其究竟，作者或因此詩序，改易姓氏，幻成關目，添入後段，以警天下負心男子，爲蛾眉吐氣耳。劇云：諫議大夫張商英，以忤權貴，謫官江州，攜女翠鸞偕行。渡淮覆舟，父女相失。翠鸞爲漁父崔文遠救歸，養爲義女。文遠之侄崔通將應舉，來辭。文遠以翠鸞配爲夫婦，瀕行，約成名後即相迎。比得第，主司趙錢友以女妻之，通不辭。授秦川縣令，攜趙赴任。翠鸞聞通得官，日望其來迎，久不至，因隻身至秦川。通既負心，趙女復悍妬，翠鸞至，誣爲逃女，刺配沙門島。而商英遭水時亦以救脫，歷官至提刑廉訪使，賜上方劍，得便宜行事。與翠鸞相遇于臨江驛，翠鸞訴其冤於父，請親詣秦川，縛通及趙女，數其罪，將殺之。適文遠至，力救獲免。翠鸞自念無改適理，復請於父，還通官，與俱之任，而以趙女爲婢妾焉。《情史》載新嘉驛女子題壁云：「予生長會稽，幼工書史，年方及笄，嫁於燕客，具林下之風致。事愎負之將軍，加以河東獅子日吼數聲。今早，薄言往訴，逢彼之怒，鞭笞亂下，辱等奴婢。氣塡胸臆，幾不能起。嗟乎！予籠中人耳，死何足惜！但恐委身草莽，湮沒無聞，故忍死須臾，俟同類睡熟，竊至後庭。以泪和墨題三詩於壁，庶知音者讀之，悲予生之不辰，則予死且不朽。」詩云：「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殘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不成春。終日如同虎豹游，含情默坐憾悠悠。老天生妾非無意，留與風流作話頭。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作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泪垂。」此詩一傳，人爭和之（頗與臨江驛訴冤相似）。

又　《酷寒亭》（雜劇），元楊顯之撰。事無可考。其曰《酷寒亭》者，鄭嵩發配時，兒女送飲於此亭也。略云：鄭州孔目鄭嵩，妻蕭氏，子僧住，女賽娘。護龍橋人宋彬，犯法當抵死，嵩以彬仗義殺人，改案爲誤傷，刺配沙門島，彬感泣別去。嵩與妓蕭娥往來，曾言於尹，除名樂籍，聽其從良。娥貪嵩富，欲嫁之，而妬其有婦蕭氏，遂留嵩不使歸。婦以嵩久不歸，托祗候趙用賺嵩，言婦病死，囑其急歸看兒女。娥固知其誑也，於其婦生日，凶服號哭登其堂，婦竟氣死，娥遂居其室。久之，嵩奉尹命，同趙用齎文往京師，以兒女囑娥。嵩既出，娥日撻兒女。適用以遺文書一紙，復回嵩家，見兒苦狀，痛罵蕭娥而去。然娥終不悛，凌虐愈甚。且素與祗候高成通，雖嫁嵩，往還不斷。嵩出，成常在嵩家。嵩歸，飲於張酒保店，酒保不識嵩，以鄭孔目娶娥虐兒女，并與成通奸事告。嵩大憤歸，而遇成與娥并坐飲酒，遂殺娥而成逃去。嵩自首於尹，杖配遠惡軍州。行至酷寒亭，子僧住、女賽娘行乞送飯。先是，宋彬刺配於中途，殺解子爲盜，至是聞嵩事，率黨赴鄭州劫獄。相遇於亭，乃往州中殺高成，而拉嵩及其兒女俱入山。後以招安，得復爲民。

著　錄

繁本《錄鬼簿》卷上　楊顯之：《劉泉進瓜》、《黑旋風喬斷案》、《醜駙馬射金錢》、《臨江驛瀟湘夜雨》、《蕭縣君風雪酷寒亭》、《蒲魯忽劉屠大拜門》、《大報冤兩世辨劉屠》、《借通縣跳神師婆旦》。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楊顯之：《師婆旦》、《大拜門》（劉屠大拜門）、《小劉屠》（風風魔魔呆趙大，報冤二世小劉屠）、《瀟湘夜雨》（秦川道烟寺晚鐘，臨江驛瀟湘夜雨）、《喬斷案》（黑旋風喬斷案）、《劉泉進瓜》、《酷寒亭》（蕭縣君託夢秦川道，鄭孔目風雪酷寒亭）、《（列）〔射〕金錢》（醜駙馬〔射〕金錢）。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　《瀟湘雨》：楊顯之【略】所作雜劇，今存《瀟湘雨》、《酷寒亭》等二種。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復莊今樂府選》【略】清姚燮編，鈔本。雜劇：《酷寒亭》一卷，元楊顯之撰。　《瀟湘雨》一卷，元楊顯之撰。

王和卿

論　述

《醉中天》（彈破莊周夢）　《徐氏筆精》卷五：元王和卿與關漢卿俱以北

調相高，偶見大蝴蝶飛過，和卿賦云：「彈破莊周夢，兩翅架東風。」【略】漢卿遂罷咏。和卿此詞妙處全在結語，然宋謝無逸《蝴蝶》詩云：「江天春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時有謝蝴蝶之稱，和卿襲其意耳。　梁廷楠《曲律》卷三：咏物毋得罵題，卻要開口便見是何物。不貴說體，祇貴說用。佛家所謂不即不離是相，和卿《咏大蝴蝶》云，【略】祇起一句，便知是大蝴蝶。下文勢如破竹，卻無一句不是俊語。

《大石調・驀山溪》　《詞謔・詞套》：《大石調》，王和卿《驀山溪》云，【略】唐人小詞有：「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階，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獨睡時。」八句四轉，宜爲子蒼所深許。若和卿之作，眞是時調，意興不逮遠矣。予酷愛《花間集》，次則《絕妙詞選》，全集則南北詞，而《草堂詩餘》不多取焉。豈貴耳賤目，隆古薄今哉！

紀事

《中堂事記》上　中統元年秋七月十三日，立行中書省於燕京。【略】架閣庫官二人：邊□字正卿，德興人，經童出身；王和卿，太原人。

《輟耕錄》卷二三　大名王和卿滑稽佻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略】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謔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鼻垂雙涕尺餘，人皆嘆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筯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筯，是嗓。」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牲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嗓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嗓，故云爾。

《堅瓠辛集》卷一　元中統初，燕市一蝴蝶甚大，大名王和卿賦《醉中天》詞云。

《堯山堂外紀》卷六八　王妓浴房中被打，王和卿作《撥不斷》詞嘲之。

鄭光祖

論述

《四友齋叢說》卷三七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四大家。馬之詞老健而乏姿媚，關之詞激厲而少蘊藉，白頗簡澹，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爲第一。　又：余謂鄭詞淡而淨，王詞濃而蕪。

《曲論》　鄭德輝雜劇，《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絃索者，惟《㑇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古詞，皆不傳習。三本中獨《㑇梅香》頭一折《點絳唇》尚有人會唱，至第二折「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內「人去陽臺」、《王粲登樓》內「塵滿征衣」，人久不聞，不知絃索中有此曲矣。

鍾嗣成《凌波仙・鄭光祖弔詞》　乾坤膏馥潤肌膚，錦繡文章滿肺腑，筆端寫出驚人句。解翻騰，今是古，詞壇老將輸伏。《翰林風月》、《梨園樂府》，端的是，曾下功夫。

《太和正音譜》卷上　鄭德輝之詞，如九天珠玉。其詞出語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臨風而生珠玉，誠傑作也。

《王粲登樓》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妙在「倚」字上聲起音，一篇之中，唱此一字，況務頭在其上。「原」、「思」字屬陰，「感慨」上去，尤妙。《迎仙客》累百，無此調也。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虛傳。　《蟦廬曲譚》卷四：關、白、馬、鄭諸家，皆生於金末元初，【略】且關、白二人皆爲金代遺民，入元不仕。馬東籬之《秋思》散套，鄭德輝之《王粲登樓》雜劇，襟期高遠，寄托遙深，亦係深於故國之思者。　《詞謔・詞套》：鄭德輝作《王粲登樓》雜劇，四折俱優，渾成慷慨，蒼老雄奇。《中原韻》摘取《迎仙客》，以爲「他詞累百無此調，名不虛傳」。然白處太繁（詞外承上起下，一切應答言語，謂之白），又有不甚整齊者，襯字亦多，大勢則不可及。表其一折，以概其三。《粉蝶兒》：「塵滿征衣，嘆漂

零一身寄客。」又：大抵情辭易工，蓋人生於情，所謂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略】是以作者既易工，聞者亦易動聽。即《西廂記》與今所唱時曲，大率皆情詞也。至如《王粲登樓》第二折，摹寫羈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後《堯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爲妙絕，是豈作調脂弄粉語者可得窺其堂廡哉。《雨村曲話》卷上：德輝《王粲登樓・迎仙客》云：「雕簷紅日低，畫棟彩雲飛。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一片鄉心碎。」挺齋謂：「《迎仙客》累百，無此調也。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虛傳。」然余尤喜其「一片鄉心碎」之句。

《倩女離魂》《曲論》：鄭德輝《倩女離魂・越調・聖藥王》內：「近蓼花，纜釣槎，有折蒲衰草綠蒹葭。過水窪，傍淺沙，遙望見烟籠寒水月籠沙。我祗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語，清麗流便，語入本色，然殊不穠鬱，宜不諧於俗耳也。《雨村曲話》卷上：鄭德輝《倩女離魂》曲中有「忒楞楞騰」、「疏剌剌沙」、「廝琅琅湯」、「吉丁丁當」、「撲通通冬」，皆四字成句，蓋元人俗語也。《曲話》卷二：《倩女離魂》，通劇中無甚出色，在元曲可列中等。惟末折《喜遷鶯》云：「據才郎心性，莫不是向天公買撥來的聰明？」二語，靈心慧舌，其妙無對。較之「小姐多丰采，君瑞濟川才」，眞霄壤矣。《詞謔・詞套九》：《倩女離魂》第三折，亦德輝作。《中呂》。他調少有儷其美者。

《倷梅香》《曲論》：鄭德輝所作情詞，亦自與人不同，如《倷梅香》頭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卻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零。」《六么序》：「卻原來群花弄影，將我來唬一驚。」此語何等蘊藉有趣。《大石調・初問口》內：「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槨，祗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好觀音》內：「上覆你箇氣咽聲絲張京兆，本待要塡還你枕剩衾薄。」語不着色相，情意獨至，眞得詞家三昧者也。又：《倷梅香》第三折《越調》，雖不入絃索，自是妙。如《小桃紅》云：「是害得神魂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熱莽也沈東陽。」《調笑令》內：「擘面的便搶白俺那病襄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滿口裏之乎者也沒攔當，都噴在那生臉上，諕笑那有情人恨無箇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郎。」《禿廝兒》：「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祗是作耍難當。」止是尋常說話，略帶訕語，然中間意趣無窮，此便是作家也。《雨村曲話》卷上：《曲藻》：何元朗極稱元人鄭德輝《倷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以爲出《西廂》之上。《倷梅香》雖有佳處，而中多陳腐措大語，且套數出沒賓白，皆剽《西廂》；《王粲登樓》，事實可笑，亦厭常喜新之病。然《倷梅香》雖不出《西廂》窩臼，其秀麗處，究不可沒。《曲話》卷二：《四書》入曲，最難巧切，最難自然。惟元人每喜爲之，【略】鄭德輝《倷梅香》云：「他文質彬彬才有餘，和俺這相府潭潭德不孤。更怕甚文不在茲乎？」又云：「留心在九大經，吾日三省。」又云：「早掙個束帶立於朝。」【略】以上等語，幾成笨伯矣。　又：《倷梅香・混江龍》云：「孔安國傳《中庸》、《語》、《孟》」，【略】元人曲詞每多腐語，如此等類，直是一幅策論，豈復成聲律耶？又況其出自閨閣兒女之口也？　又：《倷梅香》如一本小《西廂》，前後關目、插科、打諢，皆一一照本模擬。張生以白馬解圍而訂婚姻，白生亦因挺身赴戰而預聯姻好，一同也。鄭夫人使鶯鶯拜張生爲兄，裴亦使小蠻見白而改稱兄妹，二同也。張生假館於崔，而白亦借寓於裴，三同也。鶯鶯動春心，不使紅娘知，而紅娘自知；樊素亦逆揣主意，而勸使游園，四同也。張生琴訴衷腸，白亦琴心挑逗，五同也。張生積思成病，白亦病眠孤館，六同也。張生向紅娘訴情，白亦於樊素前盡傾肺腑，七同也。張生跪求紅娘，白亦向樊素折腰，八同也。張生倩紅傳寄錦字，素亦與白密遞情詞，九同也。鶯鶯窺簡佯怒，小蠻亦見詞罪婢，十同也。紅娘佯以不識字自解，樊素亦反問詞中所語云何，十一同也。紅見責而戲言將告夫人，樊亦被詰而詐爲出首，十二同也。鶯鶯答詩自訂佳期，小蠻亦答詩私約夜會，十三同也。張生誤以紅娘爲鶯鶯，白亦誤將樊素作小蠻，十四同也。鶯鶯燒香，小蠻亦燒香，十五同也。崔夫人拷紅，裴亦打問樊素，十六同也。紅娘堂前巧辯，而歸罪於崔；樊素亦據理直權，而諉過於裴，十七同也。崔夫人促張應試，裴亦使白赴京，十八同也。鶯鶯私以汗衫、裹肚寄張，小蠻亦有玉簪、金鳳贈白，十九同也。張衣錦還鄉，白亦狀元及第，二十同也。不得謂無心之偶合矣。　又：《倷梅香》，鄭德輝撰。載白敏中父參裴度軍，陣中救度，受傷頻死，度以女小蠻許字敏中。度死，度妻韓夫人將背約，有侍婢樊素者，從中撮合，始克成婚。其大致如此。按《雲溪友議》：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邁，而小蠻方豐艷，因作《楊柳詞》以託意。又按《女世說》：樊素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樂天以己年高，將放之。適馬有名駱者，同時議鬻，馬出而首反顧，素聞馬嘶，泣拜曰：「駱將去，其鳴哀；素將去，其辭苦。豈主君獨無情哉！」然則兩人爲樂天愛妾，恩至義盡，具有明徵。敏中爲樂天從祖弟，史

稱其與樂天相友愛者，乃妄以其兄之妾爲其弟之妻，且婢，使千古而下，閱者疑敏中有陳平爲盜之謗、朕棲欲治之心。顚倒倫常，莫斯爲甚。彼《琵琶》之厚誣伯喈者，抑無論矣。

《**清江引**》（**蕭蕭五株門外柳**）《中原音韻・作詞十法》：「柳」、「酒」二字上聲，極是，切不可作平聲。曾有人用「拍拍滿懷都是春」，語固俊矣，然歌爲「都是蠢」，甚遭譏誚。若用之於《攪箏琶》，以四字承之，有何不可。第三句切不可作仄仄平平，屬下着。

《**雙調・駐馬聽近**》（**敗葉將殘**）《詞譜・詞尾》：世稱詩頭曲尾，又稱豹尾，必須急併響亮，含有餘不盡之意。作詞者安得豹尾，滿目皆狗尾耳，況所續者又非貂耶！【略】鄭德輝《咏促織》亦雙調，止錄其末三句：「急睡着，急驚覺，緊截定陽臺路兒叫。」

《**雨村曲話**》**卷上**　「雨過池塘肥水面，雲歸巖谷瘦山腰」，德輝曲中名語。

傳記

簡本《**錄鬼簿**》　鄭德輝，名光祖。以儒補杭州路吏。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故諸公多鄙之。久則見其情厚，而他人莫之及也。病卒，火葬於西湖之靈芝寺。諸公吊送，各有詩文。公所作不待備述，名香天下，聲振閨閣，伶倫輩稱「鄭先生」，皆知其爲德輝也。惜乎所作貪於俳諧，未免多於斧鑿，此又別論焉。

增補本《**錄鬼簿**》**卷下**　鄭德輝，名光祖，平陽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名聞天下，聲徹閨閣，伶倫輩稱「先生」者，皆知爲德輝也。

紀事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　《王粲登樓》（雜劇）：元鄭德輝撰。粲在荆州依劉表，意不自得，作《登樓賦》，載《文選》中，後世共傳誦。作者本此改賦爲詩，以便點綴。又前後布置，將虛作實。以蔡邕最賞粲，而陳思與粲并稱曹王，故用兩人作關目也。《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以疾免，卒於家。（劇云：粲父默爲太常博士，卒於官，與傳不合。）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劇據此，遂云粲是邕婿。按邕女文姬，嫁於董祀；又羊祜之母亦是邕女，《文選》有祜《讓封於舅子蔡襲表》。是邕有兩女，亦有子也。但與粲無涉耳。）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據傳辟除在前，依劉在後，劇與互異。）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脫，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劇云：王粲，字仲宣，高平玉井人。父默，太常博士，母李氏。粲學富家貧，丞相蔡邕與其父指腹爲婚，以女桂花字粲。粲恃才矜傲，邕遺書邀粲，母使詣京師謁邕。邕先與學士曹植密商，托植名爲書，薦粲於劉表。及粲至，邕故不爲禮，而向植持觴甚恭，粲憤辭歸。植具薦書，贈資斧，令投劉表。表見其貌不揚，且性矜傲，不任用，落魄荆楚間。饒陽人許達，字安道，國子助教士謙子也，建一樓曰「溪山風月」，左鹿門山，右金沙泉，清風舞嶺，明月雲峰，雅擅名勝。嘗偕粲登樓吟咏，粲醉，輒盼故鄉流淚。一日，達邀飲樓中，賦詩，許作七言律一首爲倡，粲五言絕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復云：「憶昔離家一載過，鬢邊白髮奈愁何？無窮興對無窮景，不覺傷心淚點多。」許與酬唱甚富。初，粲作萬言策，懇植獻於朝，邕爲進呈，召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以魏太祖賜爵關內侯，故劇作兵馬大元帥也。蔡邕爲丞相，曹植爲學士，皆隨意點綴；邕，植具道贈金獻賦始末，以女諧伉儷云。按：粲時不應有七律，粲五言絕，乃晏殊幼作也，許達亦係增出。

又卷三　《傷梅香》（雜劇）：元鄭德輝撰。以劇中關目，皆在婢樊素一人，樊素最乖覺，夫人口中目爲傷梅香也。《全唐詩話》：樊素善歌，小蠻善舞，皆樂天之姬人。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至樂天年高，而小蠻方豐艷，因爲《楊柳枝》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又爲詩云：「一樹

衰桐委泥土，雙枝移植種天庭。定從此後天文裡，柳宿光中添兩星。」雒下文士無不繼作。又按裴度嘗以馬贈居易，侑以詩云：「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劇以蠻爲裴女，殊可哂也。劇中以小蠻爲裴晉公之女，而樊素則其家生女，與小蠻爲伴讀。劇云：方晉公征討淮西，爲賊所困，敏中之父白參軍時爲步將，苦戰救脫，晉公德之，以女許字敏中，并贈玉帶，爲後來作證。及參軍沒，晉公亦逝，敏中往探晉公夫人。夫人韓氏，韓吏部愈之姊也，使小蠻與敏中稱爲兄妹，而絕口不及姻事。小蠻私以香囊侑詩遺敏中，敏中以相思致病，托樊素通辭，約小蠻夜會。甫一見而夫人至，激使入朝應舉。敏中及第爲翰林，尚書李絳奉朝命，令敏中爲裴婿。敏中以夫人韓氏嘗待以冷面，故於見時若不相識，樊素數以辭調侃，遂歡然如故云。按此劇與王實甫《西廂》，關目大略相似，《西廂》直作張生，此則變作白敏中，換羽移宮以相角勝，點簇唐人姓名，示游戲耳。中間聽琴問病，寄書佳期，拷問逼試等，節節相似，其文筆亦不相上下。裴度征淮西，無白參軍相救事，其以玉帶與白，則有因。蓋度嘗有御賜玉帶，臨終作表繳還，故相影借也。敏中乃居易從弟，長慶中進士，由翰林學士至宰相，蠻、樊皆居易妾，不宜妄引，亦作者失檢點處。裴度、韓愈最相契，劇遂以韓姊爲裴妻，李絳與敏中，亦不相涉。

著錄

簡本《錄鬼簿》 鄭德輝【略】《細柳營》、《紫雲娘》、《秦樓月》、《採蓮舟》、《哭晏嬰》、《伊尹扶湯》、《月夜聞箏》、《無鹽破環》、《翰林風月》、《梨園樂府》、《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太后摔印》、《指鹿道馬》、《周公攝政》、《三戰呂布》、《末旦頭折》、《玉樹後庭花》。

繁本《錄鬼簿》卷下 鄭德輝【略】《李太白醉寫秦樓月》、《醜齊后無鹽破連環》、《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放太甲伊尹扶湯》、《三落水鬼泛采蓮舡》、《秦趙高指鹿爲馬》、《傷梅香〔騙〕翰林風月》、《崔懷寶月夜聞箏》、《醉思鄉王粲登樓》、《輔成王周公攝政》、《王太后摔印哭孺子》、《迷青瑣倩女離魂》、《虎牢關三戰呂布》（末旦頭折，次本）、《齊景公哭晏嬰》、《謝阿蠻梨園樂府》、《周亞夫細柳營》、《紫雲娘》。

增補本《錄鬼簿》卷下 鄭德輝，【略】《哭孺子》、《伊尹扶湯》（耕莘埜伊尹扶湯）、《秦樓月》（李太白醉寫秦樓月）、《指鹿道馬》（秦趙高指鹿道馬）、《紫雲娘》、《月夜聞箏》（高力士成合鶯燕，崔懷寶月夜聞箏）、《采蓮舟》（二陰魂屈死汴河冤，三落水鬼泛采蓮舟）、《王粲登樓》（不納賢蔡公閉閣，醉思鄉王粲登樓）、《細柳營》（次本）、《周公攝政》（輔成王周公攝政）、《哭晏嬰》、《翰林風月》（挺學士傲晉國烟花，傷梅香騙翰林風月）、《後庭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倩女離魂》（次本）、《三戰呂布》（元帥府單氣張飛，虎牢關三戰呂布）、《梨園樂府》、《醜無鹽破環》。　又武漢臣：《虎牢關三戰呂布》（鄭德輝次本）。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 元鄭德輝：《立成湯伊尹耕莘》、《鍾離春智勇定齊》、《傷梅香騙翰林風月》、《醉思鄉王粲登樓》、《迷青瑣倩女離魂》、《虎牢關三戰呂布》。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 《傷梅香》：鄭德輝，名光祖，平陽襄陵人。所作雜劇，今存《傷梅香》、《王粲登樓》、《周公攝政》、《倩女離魂》、《三戰呂布》等五本。

《重訂曲海總目・元人雜劇》 鄭德輝：《倩女離魂》、《王粲登樓》、《翰林風月》（一作《傷梅香》）。

《曲目新編》 元人傳奇：《倩女離魂》、《王粲登樓》、《傷梅香》，右三種，鄭德輝作。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復莊今樂府選》，【略】清姚燮編，鈔本。【略】雜劇：《倩女離魂》一卷，元鄭光祖撰。《王粲登樓》一卷，元鄭光祖撰。《傷梅香》一卷，元鄭光祖撰。

雜錄

《遠山堂劇品・雅品》 《倩女離魂》（南，四折），王驥德。方諸生精於曲律，其於宮韻平仄，不錯一黍，若是而復能作本色之詞，遂使鄭德輝《離魂》北劇，不能專美於前矣，

《劇說》卷二 明人南曲多本元人雜劇，如《殺狗》、《八義》之類，則直用

其事，玉茗之《還魂記》亦本《碧桃花》、《倩女離魂》而爲之者也。

董其昌《遲風流王煥百花亭跋》 細按是篇，與元人鄭德輝筆意相同。其勿以爲無名氏作也。

李文蔚

論述

賈仲明《凌波仙·補李文蔚弔詞》 《石州情》醉寫蔡蕭閒。《芭蕉雨》秋宵周素蘭。《澆花旦》才幷《推車旦》。《破苻堅》淝水間，晉謝安得卧東山。瑞昌縣，爲新令，眞定府，是故關。月落花殘。

《太和正音譜》卷上 李文蔚之詞，如雪壓蒼松。

傳記

簡本《錄鬼簿》 李文蔚，眞定人。江州瑞昌縣尹。

《元曲家考略·李文蔚》（存目）

紀事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燕青博魚》（雜劇），元李文蔚撰。劇中姓名，借用《水滸傳》燕青等，其事則憑空揑造，絕無可據。考元取士有塡詞科，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劇者自爲之，或多鄙俚蹈襲之語。如此劇是也。古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楚辭》：「簙簺象棋有六博，分曹幷進尤相迫，成梟而盧呼五白。」《晉書》：劉毅樗蒲大擲數百萬，人幷黑犢，惟毅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曰：「非不能盧，不事此爾。」劉裕因接五木曰：「老兄試爲卿答之。」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殊不悅。又宋武帝與侍中顏師伯樗蒲，帝得雉大悅，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手曰：「幾得盧。」又《事始》載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惟重四可轉，上連呼叱之，骰子轉成重四。上悅，賜四緋也。又《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金注者殪。注云：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即孤注之注。又後漢梁冀意錢之戲，即攤錢也。（按劇中曲云：「則這新染來的頭錢，不甚昏，可不算先道的準，心手裡明明白白，擺定一文文。」則所謂博者，蓋攤錢、博魚，以魚爲注也。）略云：梁山泊宋江，以重陽節，給假放衆頭領下山游賞，仍立限回山。燕青逾限當誅，吳用等爲之請免，受責，青以氣憤而目失明。江令下山覓醫，青遂流落汴梁。汴梁人燕和，妻王臘梅有淫行，和弟捲毛虎燕順惡其嫂，棄家去。臘梅與奸夫楊衙內約，三月三日會於同樂院。及期，楊跨馬赴院，撞倒盲人燕青。青欲牽馬，反爲楊所毆。楊馳去，青誤扭一人，乃燕順也。順善鍼，憐青以盲受辱，爲下鍼治盲，青目復明。通姓名，結爲兄弟。青方困，借本販鮮魚以自給。時復三月三日，青至酒店博魚，燕和夫婦在店飲。青與和博，和得魚，青告苦於和，和還其魚，負擔欲去。値楊衙內至店，以青不回避，奪其擔。青知即前毆己之人，還毆之，楊狼狽走。和見青拳勇，亦與結兄弟，引至家留養。中秋節，臘梅又約楊到園飲，爲青所見，報和，持刀將殺楊，楊軼去。又欲殺臘梅，和猶豫未決。楊統衆至，縛和及青，付官下獄。青與和越獄走，楊與臘梅復率衆追。將及，青、和遇順。時順已入梁山寨，聞和及青受冤，挾貲來救，遂幷力擒楊及臘梅而殺之。俱歸梁山。 又《補遺》一五：《燕青博魚》，元李文蔚撰，關目以燕青爲主，以燕順穿插之，實影射《水滸傳》二潘之事，紐合爲一也。略云：宋江哨聚梁山，頭目燕青給假誤限，當斬。循吳用之請，免死，杖脊，削其籍。青氣憤，雙目失明。江念其功，令衆各贈金釵一股，下山療治，愈時復回。青至汴梁，宿逆旅中，汴梁有燕和，與弟順同居。順鬚髮戟張，號捲毛虎。和繼室王臘梅，性淫蕩，與楊衙內有染，爲順所憎惡，叔嫂之間，時常勃谿。順棄家，別營藥肆生理。歲暮大雪，楊策騎訪臘梅。時青以窮困被逐於逆旅主人，在途乞討，楊撞青跌。青起遮馬理爭，楊毆青，青亦扭楊，楊掙脫馳去。順適至，青誤扭順，順曰：「彼騎而我步也。」青謝罪。順詢其致瞽之由，邀至肆中，爲之針治，目忽明。論齒，青認順爲兄，述及梁山聚義

事，順亦欣慕。復告以雪中相歐爲楊，平居怙勢，屬勿較。青別去，重理賣魚之業。清明日，和挈家赴同樂院游春，青至彼博魚，和與博，勝之。青言魚貲出自他人，乞魚轉博，復納還，和憐而予之。青感謝，負擔欲行，楊踵至，怒擔阻路，折擔並碎魚盆。青探知爲楊，觸宿忿，拳之幾斃，楊逸去。和賞青之身手，詰問邦族，結爲昆弟，邀至家中。秋節，臘梅期楊幽會，慮青與和礙目，醉以酒，各先寢。楊乘夜至，相將赴花園涼亭，傳觴遣懷，證星設誓，青因煩熱，亦赴園納涼解酲。窺見，呼和捉姦，楊自窗櫺脫走，召祗從入捕青等，投之獄，謀斃之。青等脫獄，楊偕臘梅率衆窮追。時順已赴梁山落草，訪悉前事，賞金珠下山營救，與青等遇，協力將楊與臘梅捕獲。而江亦督衆接應，彼此會合，回山，戮姦夫淫婦，張筵爲青等慶賀云。據劇中第二折《油葫蘆》曲文，博乃擲錢爲之，今齊豫之間尚盛行。殆即後漢梁冀意錢之戲也。

著錄

簡本《錄鬼簿》　李文蔚【略】《圯橋進履》、《燕青撲魚》、《燕青射雁》、《魚雁傳情》、《東山高卧》(監咸韻)、《風雪推車旦》、《秋夜芭蕉雨》、《金水題紅怨》、《謝玄破(符)〔符〕堅》、《盧亭亭擔水澆花旦》、《漢武帝死哭李夫人》、《蔡逍閑醉寫石州慢》。

繁本《錄鬼簿》卷上　李文蔚【略】《張子房圯橋進履》、《漢武帝死哭李夫人》、《謝安東山高卧》(趙公輔次本，監咸韻)、《盧亭亭擔水澆花旦》、《謝玄破苻堅》、《燕青射雁》、《金水題紅怨》、《報冤臺燕青撲魚》、《風雪推車記》、《濯錦江魚雁傳情》。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李文蔚【略】《題紅怨》、《李夫人》(漢皇帝死哭李夫人)、《澆花旦》(盧亭亭挑水澆花旦)、《東山高卧》(次本)、《破苻堅》(謝玄泚水破苻堅)、《圯橋進履》(張子房圯橋進履)、《石州慢》(蔡莆伯醉寫石州慢)、《魚雁傳書》、《芭蕉雨》(秋夜芭蕉雨)、《燕青射雁》(長樂院宋江接應，□□□燕青射雁)、《推車旦》(風雪推車旦)。

趙琦美《李文蔚張子房圯橋進履跋》　乙卯三月二十三日校內本，清常道人。

又《李文蔚破苻堅蔣神靈應跋》　校抄內本，乙卯二月廿一日，清常記。

《易餘籥錄》卷一七　《同樂院燕青博魚》，李文蔚作，《點鬼簿》題有《報冤臺燕青撲魚》及《燕青射雁》二目，無《燕青博魚》。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　元李文蔚：《張子房圯橋進履》、《同樂院燕青博魚》、《破苻堅蔣神靈應》。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燕青博魚》：李文蔚，眞定人，所作雜劇，今存《燕青博魚》、《圯橋進履》等二種。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復莊今樂府選》，【略】清姚燮編，鈔本。【略】雜劇：《燕青博魚》一卷，元李文蔚撰。

撖彥舉 闞彥舉

論述

郝經《與撖彥舉論詩書》　經曰：昨得足下詩一卷，瑰麗奇偉，固非時輩所及，然工於句字而乏風格，故有可論者。【略】足下之作不爲不工，不爲不奇，殆亦未免近世辭人之詩。願熟讀《三百篇》及漢魏諸人，唐宋以來，祗讀李、杜、蘇、黃，盡去近世辭章。數年之後，高咏吟臺之上，則必非復吳下阿蒙矣。

鮮于樞《困學齋雜錄》　撖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於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爲人，作詩挽之云：「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蒼山得酒開。」人以爲寫眞云。

侯克中《悼闞彥舉》　錦繡肝腸鐵石姿，九州行遍復何之。鯨吞鯨吸千杯酒，鳳起蛟騰七字詩。竹杖打門求友日，紙衣裹骨到家時。生前死後俱漂泊，想像臨風酹一巵。

虞集《田氏先友翰墨序》　撖舉，字彥舉，關東人，不羈，詩有律。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太保劉公夢正【略】闞彥舉學士、趙子昂丞(承)

旨、【略】右前輩公卿大夫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於樂府用心。

傳記

王惲《員先生傳》 復有撖舉字彥舉，亦陝人。面黯慘，目光(闕)憑者，少爲里嗇夫，初不解文字。一日，忽能作詩，吐奇怪語，皆古人所未經道，雖苦無義意，其豪侈之況，儕輩屬和，終不能及。中元冬，見予於燕市酒樓，浮大白數行，徑出步爐間，嚶嚶然忽作露蚓。(闕)來扼余腕，忻甚，曰：「吾有以贈子。」其詩有「氣凌太華五千仞，詩繞國風《三百篇》」之句。醺酣中，惜不全憶也。嘗謁得楮幣若干，醉過里井，既投其中，曰：「爲爾，俾予區區若此，奚用爲？」其狂易如是。後客死保塞，殯西南門外路北若干步。揭曰「詩人撖某墓」。詩三卷，號《函谷道人集》，好事者刊行於世。

著錄

鮮于樞《困學齋雜錄》 詩人撖舉，有《詩集》行於世。今得逸詩數篇，信手錄之。

藝文

元好問《爲撖子醵金》 明珠評價敵連城，棄擲泥塗意未平。十萬人家管弦裡，獨憐金石隱商聲。 秋來聞說酒杯疏，卻爲窮愁解著書。知是還山亭上客，無衣無褐欲何如？

郝經《同闕彥舉南湖晚步四首》 月出東南隅，湖涌黃金波。清風颯然至，奈此良夜何。 太白吐金氣，水樓清舞寒。悠悠半滄海，月出浮雲端。荷花臨水殿，綺月轉簾腰。晚吹動銀管，暮涼生翠綃。 清風凌八極，虎豹天門開。長虹忽中斷，海窟明月來。

元文學部・撖彥舉 闕彥舉 庾天錫

又《送闕彥舉》 長風吹短褐，浪起魚龍腥。萬里一樽酒，送客東湖亭。

庾天錫

論述

貫雲石《陽春白雪序》 庾吉甫造語妖嬌，卻如小女臨杯，使人不忍對殢。

楊維楨《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成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略】體裁各異，而宮商相宣，皆可被於弦竹者也。

《太和正音譜》卷上 庾吉甫之詞，如奇峰散綺。

賈仲明《凌波仙・補庾吉甫弔詞》 語言脫灑不粗疏，翰墨清新果自如。胸懷倜儻多清楚，戰文場、一大儒。上紅筆，沒半點塵俗。尋章摘句，騰今換古，噀玉噴珠。

傳記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吉甫，名天(福)〔錫〕，大都人。省部員外郎，除中山府判。

紀事

《曲海總目提要補遺》 《薦馬周》，元庾天錫撰，標曰「常何薦馬周」。按史：馬周少孤貧，爲博州助教，以嗜酒忤刺史達溪，拂衣至京，停於賣餺媼肆數日，祈媼覓一館地，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代何草封事，稱旨，太宗

詢知周所爲，即日召見，拜監察御史。媼之初賣餺也，李淳風、袁天罡過而異之，皆竊云：「此婦當大貴，何以在此？」及馬公既貴，竟娶爲妻，數年內，馬公拜相，媼爲夫人。《隋唐嘉話》：「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

又　《遇雲英》，元庾天錫撰。天錫字吉甫，大都人，中書省掾，除員外郎，中山府判。事出《裴鉶傳奇》，題曰「裴航遇雲英」，取傳中「玄霜擣盡見雲英」及「老姥呼雲英取漿」以爲標目，其詳具載《藍橋記》中。又《玉杵記》亦載此事，與「崔護題門」雙紐。按：雲英字義，蓋取《毛詩》「英英白雲，覆彼菅茅」之意。

又　《青陵臺》，元庾吉甫撰，其名曰「列女青陵臺」，演《列女傳》中韓憑妻何氏之事。《列女傳》：韓憑爲楚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乃築青陵臺而望焉。奪何，囚憑，何乃作《烏鵲歌》二首以見志。又作書答夫，憑得書，自殺。何即陰腐其衣，與王登臺，遽自投下，得遺書於帶間，曰：「願以屍還韓氏合葬。」王大怒，令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各生於塚，枝連於上，根交於下；又有鳥如鴛鴦，常雙棲其樹，朝夕悲鳴，人皆謂韓大夫之精魂也。按《廣輿記》：青陵臺在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記》又云：韓憑妻，封丘息氏，康王奪之，憑自殺。息與王登臺，遂投臺下死，遺書於帶，願以屍骨賜憑。王弗聽，使人埋之，塚相望也。信宿有梓木生於二塚之旁，旬日而枝成連理，鴛鴦鳥棲其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曰「相思樹」。《山堂肆考》：俗傳大蝶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臺之魂，又韓憑夫婦之魂，皆不可曉。李商隱《蝶》詩：「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許韓憑爲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又《蜂》詩：「青陵粉蝶休離恨，長定相逢二月中。」王安石《蝶》詩：「翅輕於粉薄於繒，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夢，豈能投死爲韓憑？」瞿佑《殘蝶》詩：「韓憑魂魄墓前沙。」此皆以蛺蝶爲韓憑夫婦所化也。「憑」一作「馮」，古來「馮」、「憑」兩音通用，如河伯曰憑夷，又曰馮夷。李賀《惱公》詩「竊粉活韓馮」，押在「紅」字韻，是其證也。又按《彤管新編》，「楚王」作「宋王」，何氏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其二曰：「南山有鳥，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又　《罵上元》，元大都庾吉甫撰，演封陟事，標曰「封隲先生罵上元」，誤「陟」爲「隲」也，事本《太平廣記》所引傳奇。中有句云「弄玉有夫皆得道，劉綱兼室盡登仙」，與白香山《長慶集》中「弄玉有夫皆得道，劉綱與婦盡成仙」，僅異三字。此傳云「寶曆」，乃敬宗年號，正與香山同時，未審其雷同之故。【略】按：唐時舉子入都應試，投所作詩文於朝官之有位望者，謂之「行卷」；第二次復投，則謂之「溫卷」。其詩乃生平所業，其文則空中樓閣居多，蓋取不着實相，與時事無交涉也。此傳亦是舉子行卷中文字，上元夫人於仙家位業極高，安有求偶封陟之理。

《**雨村劇話**》**卷下**　庾吉甫《買臣負薪》劇，見《漢書》。今俗傳此事，大略相符，而言買臣既貴，妻再拜馬前求合，買臣取盆水覆地，示其不能更收之意。妻遂抱恨死。此則太公望事，詞家所撮合也。

著　錄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庾吉甫：《罵上元》、《琵琶怨》、《蘭昌宮》、《錦帆舟》（《隋煬帝游幸錦帆舟》）、《凌波夢》、《清陵臺》、《霓裳怨》、《遇雲英》（《裴航遇雲英》）、《蕊珠宮》、《買臣負薪》、《華清宮》（《楊太眞浴罷華清宮》）、《鷄鳴度關》（《孟嘗君鷄鳴度關》）、《麗春園》（《宋公明火伴梁山泊，黑旋風詩酒麗春園》）、《周處三害》（《善蓋厲〔英雄士〕周處三害》）、《薦馬周》（《常何薦馬周》）。

《**今樂考證・著錄一**》　庾吉甫十五種：《隋煬帝江月錦帆舟》、《孟嘗君鷄鳴度關》、《會稽山買臣負薪》、《薛昭誤入蘭昌宮》、《封隲先生罵上元》、《英烈士周處三害》、《楊太眞霓裳怨》、《楊太眞華清宮》、《常何薦馬周》（一本有「中郎將」三字）、《裴航遇雲英》、《列女青綾臺》、《玉女琵琶怨》、《秋夜凌波夢》、《秋月蕊珠宮》、《蘇小春麗春園》（有二本，俱《錄鬼簿》，《元曲選》同目）。

沈和甫

增補本《**錄鬼簿**》**卷下**　沈和甫，錢塘人。能辭翰，善談諧。天性風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詞調和腔，自和甫始。如《瀟湘八景》、《歡喜冤家》等，極爲工

巧。後居江(縣)(州)卒。江西稱爲「蠻子漢卿」。《朱蛇記》、《樂昌分鏡》、《逢故人》(燕山逢故人)、《歡喜冤家》。

鍾嗣成《凌波仙・沈和甫弔詞》 五言常寫和陶詩，一曲時傳冠柳詞，半生書法欺顏字。占風流，獨我師，是梨園，南北分司。當時事，仔細思思量，不是當時。

《太和正音譜》卷上 沈和甫之詞，如翠屏孔雀。

《曲海總目提要補遺》一三 《分鏡記》，元沈和甫撰。標曰「徐駙馬樂昌分鏡記」。和甫名和，杭州人，能詞翰，善談諧，天性風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調合腔，自和甫始。如《瀟湘八景》、《歡喜冤家》等曲，極爲工巧。後居江州以終。江西稱爲「蠻子關漢卿」者是也。其所作又有《祈甘雨貨郎朱蛇記》、《鄭玉娥燕山逢故人》、《鬧法場郭興阿楊》諸劇。李商隱有《代越公房妓嘲徐主詩》云：「應防啼與笑，微露淺深情。」蓋翻「啼笑俱不敢」句以嘲之也。韓偓詩云：「半鏡隨郎葬杜郵」，亦引此事中「半鏡」事。然陳書初不載樂昌事，獨見之唐人《本事詩》，未審的否？唐人雜記所引楊越公素事頗多，如：李靖謁素，竊其紅拂女去，素不追逐；李德林子百藥入素之室，與其妾通，素召而命之作詩，竟以妾予百藥，及徐德言之事爲三。蓋素本奸雄，而其舉動不測，或以此結士大夫心，其術類袁盎、王敦輩，故於一女子去留，不深較也，

《仙呂・賞花時》(休說功名) 《螟廬曲談》卷二：北曲南曲，一一相間，所成之套數，名曰「南北合套」，其例創自元人沈和甫。其所作《瀟湘八景》、《歡喜冤家》諸本，皆用南北合套，後人遵其例以新創之體頗多。

《今樂考證・著錄二》 沈和甫六種：《祈甘雨貨郎朱蛇記》、《徐駙馬樂昌分鏡記》、《鄭玉娥燕山逢故人》、《鬧法場郭興何楊》(選目作「阿楊」)、《歡喜冤家》、《瀟湘八景》。

《書舶庸譚》卷一 「(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今閱《彙考》「元沈和甫所撰《分鏡記》條，謂和甫名和，杭州人，能詞翰，善談諧，天性風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調合腔自和甫始。如《瀟湘八景》、《歡喜冤家》等曲，極爲工巧。後卒於江州，江西稱爲「蠻子關漢卿」。據此，則南北調互用，元時已作俑，特明中葉濫觴耳。

阿里西瑛 阿里耀卿

釋惟則《篳篥引并序》 西瑛懶雲窩距余禪室半里許，時相過從，吹篳篥以爲供。復于余言有所需，乃賦長歌以贈：西瑛爲我吹篳篥，發我十年夢相憶。錢塘月夜鳳凰山，曾聽酸齋吹鐵笛。我時奪卻酸齋笛，斂襟共坐松根石。西瑛篳篥且莫吹，篳篥從古稱悲栗。山僧尚賴雙耳頑，請爲西瑛吐胸臆。聲聞相觸妄情生，聞盡聲亡情自釋。公歸宴坐懶雲窩，心空自有眞消息。

《輟耕錄》卷一一 木巴剌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鎞刺臠肉，將入口，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鎞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隕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瓴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鎞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貓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爲後人鑒也。

《太平樂府》卷一 西瑛《殿前歡》曲後記：西瑛有居號懶雲窩，以《殿前歡》調歌此以自述，酸齋等和見後。

《堯山堂外紀》卷七一 阿里西瑛，耀卿學士之子。有居號懶雲窩，用《殿前歡》調，歌以自述云，【略】貫酸齋和云：「懶雲窩，陽臺誰與送巫娥？蟾光一任來穿破，遁迹由他覷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團坐，盡萬里鵬程挫。向烟霞笑傲，任世事蹉跎。」喬夢符和云：「懶雲窩，雲窩客至欲如何？懶雲窩裏和雲卧，打會磨跎，想人生待怎麼？貴比我爭些大，富比我爭些個。呵呵笑我，我笑呵呵。」衛立中和云：「懶雲窩，懶雲窩裏客來多。客來時伴我閑些個，酒竈茶鍋，且停杯聽我歌。醒時節披衣坐，醉後也和衣卧。興來時玉簫綠綺，問甚麼天籟雲和。」

《詞徵》卷六 嚴藕漁《雙調・望江南》詞云：「柳帶結烟留淺黛，桃花如夢送橫波，一覺懶雲窩。」考懶雲窩在吳城東北隅，元阿里西瑛所居地也。西瑛撰《殿前歡》曲賦之，貫酸齋、喬夢符、衛立中、吳西逸均有和章傳於世。

睢景臣

論述

鍾嗣成《凌波仙・睢景臣弔詞》 吟髭撚斷爲詩魔，醉眼情開被酒酡。半生才便作三閭，些嘆番成《薤露歌》。等閒間蒼鬢成皤。功名事，歲月過，又待如何？

《太和正音譜》卷上 睢景臣之詞，如鳳管秋聲。

《般涉調・哨遍》（社長排門告示） 簡本《錄鬼簿》：睢景臣【略】維揚諸公俱作《高祖還鄉》套數，惟公《哨遍》制作新奇，皆出其下。 劉咸炘《錄鬼簿卷下元睢景臣高祖還鄉曲書後》：元世曲人，襟懷淺陋，所作絕少深意。非自放於山巔水涯，即自娛於婦人醇酒。蓋身當衰亂，厭世畏禍，流於楊朱者也。此套摹寫可笑，旨在嘆貴賤之無常。夫貴賤之無常，生於爵德之不符，爵德之不符，成於秦漢之變古。後世之亂，莫不由此。此曲所述，固古今之常態，而人所習焉不察，寫而表之，乃發人深省。

傳記

簡本《錄鬼簿》 睢景臣，後字景賢。大德七年，公自維揚來杭州，余與之識。自幼讀書，以水沃面，雙眸紅赤，不能遠視。心性聰明，酷嗜音律。維揚諸公俱作《高祖還鄉》套數，惟公《哨遍》製作新奇，皆出其下。又有《南呂・一枝花・題情》云：「人歸燕子樓，帳冷鴛鴦錦。酒空鸚鵡觴，釵折鳳皇金。」亦爲工巧，人所不及也。

繁本《錄鬼簿》卷下 （存目）

增補本《錄鬼簿》卷下 （存目）

紀事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 《屈原投江》（雜劇），元睢景臣、吳仁卿。睢景臣，後字景賢，揚州人，吳仁卿，名弘道，號克齋先生。二人所作今均散佚，皆有此劇，標曰「楚大夫屈原投江」。《屈原傳》：原名平，與楚王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任之。原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心煩亂，遂赴汨羅江自沉而死。《續齊諧志》：屈原以端午日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君常見祭，甚善，但苦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彩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其言，世人五日作粽子，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王逸《離騷經注》：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愚按三閭大夫，既名爲平字原矣，而又有正則、靈均之稱者，何也？或云：古人有名必有小名，有字必有小字，正則乃小名，靈均則小字也。

著錄

簡本《錄鬼簿》 睢景臣【略】《牡丹記》、《千里投人》。

繁本《錄鬼簿》卷下 睢景臣【略】《楚大夫屈原投江》、《鶯鶯牡丹記》、《千里投人》。

增補本《錄鬼簿》卷下 睢景臣【略】《牡丹記》《鶯鶯牡丹記》、《千里投人》、《屈原投江》（楚大夫屈原投江）。

尤侗《讀離騷自序》 元人雜劇，睢景臣有《屈原投江》，尚仲賢有《歸去來兮》，關漢卿有《哭昭君》，張時起有《昭君出塞》，吳昌齡有《夜月走昭君》，俱未及見。

劉秉忠

論述

綜論

《藏春集》附錄《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制》 咨爾劉秉忠：氣剛以直，學富而文，雖晦迹於空門，每潛心於聖道。朕居藩邸，卿實賓僚，側聞高誼餘二十年，出從遐方幾數萬里。

李槃《太保劉秉忠贈謚制》 劉秉忠學窺天人，識貫今古。邃冲而有守，安靜而無華。昔侍潛藩，稔聞高論。適當三接之際，懇上萬言之書，蓋將舉天下而措諸安，以戒爲人主者果於毅。朕嗣服而伊始，卿盡力以居多。蓋得卿實契于朕心，而獨朕悉知於卿意。事皆有驗，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難；剴切數百奏，各中其理。共成庶政，方圖任于舊人，誰謂昊天，不憖遺於一老！興言及此，何日忘之？

姚燧《劉秉忠贈趙國文正公制》 運際風雲，不可謂生時之無益，名垂宇宙，斯克當沒世而不忘。將求若人，展無與匹。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趙國文正公某，淵深而智，山靜其仁。方見龍之在田，嘗迨天之未雨。貫百王之一其道，于聖學以開明；敷五典之三爲綱，肇人紀之修叙。身本斯立，政條用章。頒祿于陝之東西，屯田于淮之南北。從征六詔，與越三江。贊神武不殺之仁，洽民心好生之德。咸嘉謨之入告，至大業之佐成。是以楓宸之念功，俾于蘭省而總政。屬王旅簞壺之迎勞，隨王輿文軌之混同。而獨身不及見之，亦衆心所甚惜者。至元之詔，進保爲傅，大德之誓，以正易貞。在先朝之恤，雖曰已隆，自今日而思，猶答未及。何功臣之見後？復太師之未加。豈朕待爲？于爾其告。於戲！非登朝霞以棲其魄，從往聖陟降于帝庭，則抱明月而游乎方，訪裔孫徘徊于神道。章遂刻蜜，恩重書棺。

閻復《藏春集原序》 文貞公學參天人，思周變通。早慕空寂，脫棄世務，一旦遭際聖主，運應風雲，契同魚水，有若留侯規畫以興漢業，召公相宅以營都邑，叔孫奉常綿蕝以定朝儀。陸賈詩書之語，賈生仁義之說。當雲霾草昧之世，天開地闢，贊成文明之治。其謚曰文，不亦宜乎！至於裁雲鏤月之章，陽春白雪之曲，在公乃爲餘事。

王磐《劉公神道碑銘》 耕莘非求進之地，而伊尹阿衡；釣渭非巧宦之途，而太公同載。漢張良志從赤松，而高祖得之以輔成帝業；唐李泌幼好仙術，而肅宗用之以佐定中興。蓋天下之士惟自重者可與有爲，而輕進者必非令器。是以古之明王取士，不以悅媚易親者爲可佳，而以閒遠高潔難致者爲可貴。聖天子之用太保劉公，其審是道歟！公以高潔之資，慕空寂之敎，輕富貴如浮雲，等功名於夢幻，曷嘗有一毫榮利之念動於心乎！聖天子邂逅一見，即挽而留之，待以心腹，契如魚水，深謀密畫，雖耆宿貴近不得與聞者，悉與公參決焉。此其精誠胥會，志意交孚，與夫渭濱之同載、商邑之阿衡，蓋異世而同符矣。【略】臣磐欽惟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龍韜豹略，鷹揚虎視。豐功偉績之臣，其當紀名汗簡、畫像凌烟者，不爲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實惟太傅劉公爲稱首。聖天子方在潛邸，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祈請，干慕進用，惟公獨無所求。閒燕之歸，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所招，蒲輪之所迓，耆儒碩德、奇才異能之士茅拔茹連，至無虛月。逮今三十年間，揚歷朝省，班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餘也。其識度之宏遠，推此一節而論，亦可見其彷彿矣。又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

徒單公履《故光祿大夫太保劉公墓誌銘》 公之勳勞卓然著於世者固不可掩也。論藝業字畫楷書雖多，惟以魯公筆法爲正，草書又獨取二王以爲專門之學，餘則不暇論也，其用心之正可見矣。探邵氏《皇極》之奧旨，正前代積差之曆法，得琴阮徽外之遺音，槩乎天文星緯卜筮算數，皆有成書，詩章樂府，又皆膾炙人口，其多能又如此。至於嘉言正論，達之於啓沃之際者，未能盡錄，俟後之紀于神道云。

許有壬《劉太保辭輪》 眞主開天地，蒐賢盡顯幽。慈航憐病涉，滄海障橫流。管仲慙當國，張良足運籌。長歌撫遺墨，老淚泫難收。

陳基《劉文正公小像贊并序》 世祖皇帝有幄幄之臣，曰故太保文正公，間關金季，處君子之所不得已，則毀冠剃髮，寄迹竺林，柱下法中，亦有所不惜。一旦乘風雲之會，逢見龍之運，一言稱旨，則不顧萬死一生，以野服冒危險，備顧問，亦有所不避。及大勳已集，四海一家，坐而論道，得君子之時，則建國號，定都邑，頒章服，立朝儀，事無巨細，以身任之，亦有所不讓。蓋公之學內聖而外王，公之道逃禪而歸儒，其事業則輔主而庇民也。祖宗以馬上得天下，而公首以詩書開治道，國家以百戰定萬方，而公獨以「不殺」啓上衷。【略】故非世祖之雄略英斷，不能以用公；非公之博聞應變，不足以佐世祖。噫！古之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非公而誰與？

《國朝名臣事略》卷七 至元元年，翰林承旨王鶚奏言：「書記秉忠效忠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其顯秩。」

《中原音韵・正語作詞起例》 惟我聖朝，興自北方，五十餘年，言語之間，必以中原之音爲正。鼓舞歌頌，治世之音，始自太保劉公、牧庵姚公、疏齋盧公輩，自成一家。

宋濂《國朝名臣頌・劉文正公秉忠》 賢者在世，視時詘信。挂瓢武安，絕世離群。翻然而起，拏風躍雲。乃壘乃城，乃闕乃庭，乃建灤京。灤京之封，龍岡鬱冲。王氣所鍾，伊劉是庸。作皇邑土中，敷文教萬邦，馳車書來同，維公之功。

《書史會要補遺》 風骨秀異，精天文、地理、算數、推步之學，兼工書。

黎近《明刻藏春詩集後叙》 元太傅劉文貞公秉忠，以天挺人豪之才，統一貫萬之學，出鬼入神之術，識世離僞之識，際遇世祖於王邸，教其蒐攬中夏之雄才碩學，征南詔，下襄湘，聿承寶位，奄有四海。所施甚異。及蒙恩大拜，正其倫序，又爲之卜都邑，定朝儀，使綱舉目張，文物一新，隱然太平氣象，厥功烈哉！尙論其恩遇隆渥，言聽計從，類宋惠琳，豐功偉績，始終一致，類唐李泌。而和順積中，英采秀發，致吟風弄月之詞，適情寫景之作，咄嗟戲嘲之音，皆清新壯□，□落徉晃，如風如影，不可窺測焉，一歸於禮義。豈其才以學濟詩，從禪悟道，臻太極妙際眞空，恍惚有無，超越萬化，故能無可無不可，無爲不成歟？處州守馬侯生近公鄉，慨公功名事業播傳已久，而詩文之美世或未聞，乃彙而輯之，刻梓廣傳，俾叙諸首。【略】夫人之爲人，貴乎立德，其次立功，立言弗能與也。然公者，可謂有德，有功，且有言也歟！然公生平謀謨之議，治安之策，述事載道，垂世立教之文，當不外是。

馬偉《明刻藏春詩集序》 文章關乎氣運，而詩尤切於治亂。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國之廢興，良有以夫！當元之方興也，時則有若太傅文貞劉公，生而風骨秀異，英爽不羈，學足以契信揚之妙，識足以因事物之情，而其浩然之氣，又足以配道義。故能弼佑世祖，以天下爲己任，大見親信。其所以立朝儀，頒章服，建國號，定都邑，爲文物粲然一新者，實公謀謨之力。乃今觀其遺文遺詩，不事雕琢以爲工，不務險恢以爲奇，雄渾而質直，惇厚而和平，鏗乎金石之音也！炳乎奎壁之光也！澹乎太羹玄酒之味也！得非乘乎氣運之悉而然歟？嗚呼！有元之興，中妙之士能以勳策文章足顯，如許文正公衡、竇文正公默、姚文公燧、王文忠公磐、學士郝公父子，暨公不數人耳。公之奇謀偉績，至乎人人能道，獨其文及詩，世或未之見也，豈不甚可惋乎！予生後公三百餘年，而心竊慕之。

《元詩選》初集乙集 仲晦自幼好學，至老不衰。既貴，齋居蔬食，澹然不異平昔。書得魯公筆法，行草獨師二王。天文、卜筮、算數皆有成書。自號藏春散人。有集十卷，學士閻復序之，謂「當雲貍草昧之世，贊成文明，至于裁雲鏤月之章，白雪陽春之曲，在公乃爲餘事」。史稱其詩蕭散閑澹，類其爲人。蓋以佐命元臣，寄情吟咏，其風致殊可想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藏春集》六卷，【略】秉忠博覽好學，尤邃於《易》，凡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故術數家言多託之以行世，往往不可盡信。【略】秉忠起自緇流，身參佐命，與明道衍事頗同。然道衍首構逆謀，獲罪名教；而秉忠則從容啓沃，以典章禮樂爲先務，卒開一代治平，其人品相去懸絕。故所作大都平正通達，無噍殺之音。史稱「其詩蕭散閒澹，類其爲人」，雖推之稍過，然如小詩中「鳴鳩喚住西山雨，桑葉如雲麥始華」之類，亦未嘗不時露風致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一四 初開草昧贊文明，鏤月裁雲白雪聲。試聽蘆花溪上笛，西風吹雨水邊晴。

袁翼《論元詩》 爲衲爲儒爲宰相，卻將餘事作詩人。《藏春》一卷恣瀟灑，尚現華嚴法界身。

《元史新編》卷三〇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詠自適，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爲人。

《新元史》卷一五七 史臣曰：劉秉忠、張文謙、竇默、姚樞皆世祖潛邸賓僚，贊帷幄之謀，以成大業。默請罷王文統相許衡，世祖不用其言，而事後思之，又蔽於阿合馬之奸，不相衡而文謙亦爲阿合馬所擠。嗚乎！君子難進易退，自古則然矣。

王鵬運《藏春樂府跋》 往與碧瀣翁論詞，謂雄廓而不失之傖楚，醞藉而不流于側媚，周旋于法度之中，而聲情識力常若有餘于法度外，庶爲塡詞當行，且論者庶不薄塡詞爲小道。藏春詞境，雅與之合。

《蕙風詞話》卷三 曩半塘老人《跋藏春樂府》云：「雄廓而不失之傖楚，醞藉而不流於側媚。」余嘗懸二語心目中，以賞會藏春詞。如《木蘭花慢》云：「桃花爲春憔悴，念劉郎、雙鬢也成秋。」《望月婆羅門引》云：「望斷碧波烟渚，蘋蓼不勝秋。但冥冥天際，難識歸舟。」《臨江仙》云：「馬頭山色翠相連。不知山下客，何日是歸年？」《南鄉子》云：「暮雨夜深猶未住，芭蕉。殘葉蕭疏不奈敲。」前調云：「醉倒不知天早晚，雲收。花影侵窗月滿樓。」前調云：「行人更在青山外，不許朝朝不上樓。」《鷓鴣天》云：「斜陽影裏山偏好，獨倚闌干懶下樓。」《踏莎行》云：「東風吹徹滿城花，無人曾見春來處。」右所摘皆警句，以言醞藉，近是，而雄廓不與焉。

分　論

《留燕》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微婉。

《溪上》 《歷代詩評注讀本》：劉秉忠《溪上》【略】俯拾即是，不假雕斲。

《太常引》（青山憔悴鎖寒雲） 《蕙風詞話》卷三：《太常引》云：「無地覓松筠。看青草、紅芳鬬春。」藏春佐命新朝，運籌帷帳，致位樞衡，乃復作此等感慨語，何耶？

《江城子》（平生行止懶編排） 《蕙風詞話》卷三：《江城子》云：「看盡好花春睡穩，紅與紫，任地開。」則是功成名立後所宜有矣。

《乾荷葉》（乾荷葉色蒼蒼）、又（南高峰） 《詞品》卷一：元太保劉秉忠《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略】此秉忠自度曲，曲名《乾荷葉》，即詠乾荷葉，猶是唐詞之意也。又一首《弔宋》云：「南高峰，北高峰」。【略】此借腔別詠，後世詞例也。然其曲悽惻感慨，千古之寡和也。或云非秉忠作。秉忠助元凶宋，惟恐不早，而復爲弔惜之辭，其俗所謂斧子斫了手摩挲之類也。

《藝林學山》卷三：《詞品》「乾荷葉」條云，【略】案此類余嘗疑其先有調而後命名，非先命名而後制曲也。如《憶秦娥》本自名《秦樓月》，乃曲中有此三字，摘以爲名。與《醉公子》等，覺微不類。他如唐莊宗《如夢令》、毛澤民《粉蝶兒》皆然。

《問花樓詞話》：劉太保《乾荷葉》，即詠荷葉。後人依樣葫蘆，借調命題，如宋人《賀新郎》之詠石榴，《卜算子》之詠孤鴻，不一而足。且同一調，作者字數多寡，句注參差，各有不同。詞學之蕪甚矣，安得知音者起而正之？

《柳塘詞話》卷一：胡應麟《筆叢》駁辨楊愼《詞品》極多，但不嫻於詞而言詞，當必有誤。如劉秉忠之《乾荷葉》，楊謂其自度曲，胡則不能悉其非詞也。兩首亦非一體，如第二首弔高宗詞，楊固疑其助元凶宋，而肯吊之乎？

《歷代詞話》卷九：劉秉忠《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略】此秉忠自度曲，曲名《乾荷葉》，即咏乾荷葉，猶是唐詞之意也。又一首弔南宋云「南高峰，北高峰。」【略】此借腔別咏，後世詞例也。秉忠助元亡宋，而其弔宋之詞，感慨凄惻如此，豈其中亦有不得已者邪。或云此詞非秉忠作。

《三奠子》（念行藏有命烟水無涯） 《柳塘詞話》卷一：秉忠爲南渡後人，少爲僧，隨其師海雲入見，世祖留之耳，時人稱爲聰書記。其《三奠子》之俚淺，不及遺山，而蔣一葵過譽之也。《蟫廬曲談》卷四：秉忠雖位極人臣，【略】其詩蕭散閑淡，而其曲亦致佳。《三（段）〔奠〕子》曲，【略】處華膴之地，而襟期如此冲遠，尤爲難得也。

傳　記

張文謙《劉公行狀》 公諱侃，更名秉忠，字仲晦，自號曰藏春。其先仕遼，爲當時大族。世居瑞州之劉李村，一門之內，居顯列者甚衆。【略】潤，即公

之父也。通音律，慈祥長者，與物無忤。【略】生二子，長即太保公也，次曰秉恕。公生而秀異，豐骨不凡，在嬉戲中，便爲羣兒所推長，或舉之爲帥，或拜之爲師，居然受之不疑。隨即教令揮斥之，性剛而有斷，非理不屈於人。母馬氏，嚴整有法度，凡起居飲食，必責公以正理，不爲姑息之愛。八歲入學，誦書爲諸生稱首。年十三，以父爲錄事，爲質於元帥府，元帥一見即云：「此兒骨格非常，他日必貴。」命僚佐教之文藝，不使列質子班，置之幕司。公遂立志爲學，詩文字書，與日俱進，同輩生莫得窺其涯際也。年十七，節使趙公引置幕下，甚愛重之。時方在貧乏中，一介不以取諸人。好賢樂善，而居常裕如也。丙申歲，丁母憂，毀瘠骨立，疏食水飲，哀思無窮。恆衣一綿裘，晝夜不解帶者三年，見之者無不感歎也。戊戌春，遂決意逃避世事，遯居於武安之清化，遷滴水澗。苦形骸，甘澹泊，宅心物外，與全眞道者居。復欲西遊關陝，天寧虛照老師聞之，愛其才而不能舍，遣弟子輩詣清化，就爲披剃，與之俱來。秋七月，大蝗，居人之乏食者十八九，虛照老因妹婿之請，就熟雲中，挈公同往。己亥秋，虛照老還邢，公因留住南堂，講習天文、陰陽、三式諸書。會海雲大士至，一見奇其才。時上在藩邸，遣使召海雲老北上，因攜公偕行。既至，見公灑落不凡。及通陰陽、天文之書，甚喜。海雲老南歸，公遂見留。自是禮遇漸隆，因其顧問之際，遂關用人之路。暇中則讀書，窮《易》，講明聖人學。丙午冬，其父錄事公之哀聞至，上聞之召入，溫言慰諭。丁未春，賻以黃金百兩，遣使送還。六月至邢州，依通禮，行素志。冬十月，葬祖父母及父母于邢臺之賈村。戊申冬十二月，上遣使召公。己酉春，至王府。庚戌夏，上《萬言策》，所陳數十餘條，皆尊主庇民之事。首言正朝廷，振紀綱，選相任賢，安民固本。執牘以奏，上皆嘉納之。甲寅秋，上征雲南，以神武不殺之心，所向克捷，算無遺策，其所全活者不可勝數。公夙夜勤勞，以副上意，未嘗少怠。己未秋，六軍渡江，公潛贊神機，孜孜匪懈，一如雲南之行。庚申春，上正位宸極，召公命之曰：「凡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卿其議擬以奏。」公即上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深稱上意。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先是上命有司，擇上都南山之勝地，營建庵舍，而居公焉，公號其山曰「南屏」。中統五年秋八月，改元至元，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公當正衣冠，且曰：「鶚嘗勸焉，亦嘗見許，乞賜特旨，以遂衆望。」詔從之。以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更名秉忠。公既大拜，報國之心益切。上命公議建國號，定都邑，頒章服，舉朝儀。事無巨細，有關時政之得失者，公知無不言。七年庚午，上從諸臣之請，遣禮部侍郎趙秉溫，禮擇翰林侍講學士竇默之次女以配公。竇氏賢而有文，御下以寬。車駕歲時行幸兩都，公必隨之。十一年夏，齋戒沐浴於南屏之靜舍。秋八月壬戌夜，謂侍者：「我欲靜坐，不召勿來。」侍者皆退。長歌至鷄鳴乃止。遲明，侍者入御，端坐而薨，如假寐然，顏色累日不變，識者知公坐脫也，享年五十有九。猶子蘭璋嗣焉。上遣禮部侍郎、知侍儀司事、兼祕書少監趙秉溫，擇以冬十月壬申，葬于大都之西南。凡所營葬之資，一出於內帑。十二年春正月，詔贈太傅，儀同三司，文貞公。帝曰：「朕惟秉忠，始終逾三十年。隨行跋涉，雖祁寒暑雨，未嘗有倦意。而又言無隱避，一皆出於忠誠。其天文、卜筮之精，朕未嘗求於他人也，此朕之所自知，人皆莫得與聞。今其亡也，了無遺恨。」特命學士王磐撰《碑銘》。公博學無方，明通而溥，其勳業之著見於世，昭昭然不可掩也。論藝業，則字畫出魯公筆法，草書二王三昧；發邵氏《皇極》之奧旨，改前代已差之曆法，得琴阮徽外之遺音。至天文、卜筮、算數，皆有成書，無一不極其至。詩章樂府，又皆膾炙人口。【略】公平生之嘉言善行，播在天下者甚多，姑錄己之所知者，以道出處之大槩云。

徒單公履《劉公墓誌銘》（存目）

王磐《劉公神道碑銘》（存目）

《元史》卷一五七《劉秉忠傳》（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八（存目）

《元史新編》卷三〇《劉秉忠傳》（存目）

紀事

王磐《劉公神道碑銘》 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年十七，爲邢臺節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幹敏修潔，諸老吏咸服其能。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者，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吾乃汩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得志於世間，當求出世間事耳。」即棄去，隱於武安山巖谷間。草衣木食，以求所志。天寧寺虛照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與披剃爲僧。仍以公知經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住南堂寺。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過雲中，聞公博學多

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公不可，海雲固要之，不得已遂行。既至，謁今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海雲南還，公遂見留。【略】服闋被召，復還和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凡萬餘言，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略】上神武英斷，每臨戰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常贊之以天地好生爲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庚申歲春，上正位宸極，創定朝儀，立官制，改元建號，一切所當施設時物之宜，皆公所草定。中統五年秋八月，改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書記劉秉忠效忠藩邸，積有歲年，參幃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榮。今聖明御極，萬物惟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蕭條閒寂，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實遂衆望。」上覽奏，欣然嘉納。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事。選聘侍講學士竇默次女爲夫人，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宮籍監戶人口甚衆。公齋居疏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略不少異。

《**輟耕錄**》**卷二**　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迨武宗頗用之，不久輒罷。此雖術數讖諱之學，然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著錄

閻復《藏春集原序》　公歿後十有四年，是集始行於世。夫人竇氏暨其子璋介翰林待制王之綱求爲叙引。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劉文貞公集》一部十冊，完全。　又：《劉文貞公集》一部七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劉文貞公集》一冊。

《**百川書志**》**卷一五**　《藏春集》四卷、附錄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劉太保文集》十卷，秉忠。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秉忠【略】《文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藏春集》六卷，【略】元劉秉忠撰。秉忠有《玉尺經》，已著錄。【略】至其所著《文集》見於本傳者十卷，今此本祇六卷，乃明處州知府馬偉所刊。前五卷爲各體詩，末一卷爲附錄、誥勅、誌文、行狀，而不及所著雜文，故秉忠所上《萬言書》及其他奏疏見於本傳者概闕焉，蓋文已佚，而僅存其詩，故卷目多寡，與本傳不合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劉秉忠文集》十卷，又《藏春集》六卷，商挺編。

《**補遼金元藝文志**》　劉秉忠【略】《文集》十卷。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藏春集》六卷　元劉秉忠撰。至元丁亥刊行，閻復序。　明天順二年馬偉刊本，多附錄一卷。　附：　舊刊本，【略】黃目（邵氏）。　補按：適園收得舊鈔《劉文貞詩文全集》三十六卷本。內詩十二卷，文二十四卷。　又補：明弘治元年順德府刊本，【略】前至元丁亥閻復序，次弘治元年判順德府事孔鑑序。本書題商挺類編，馬偉校正。又有天順五年黎近後序。卷六爲附錄，載誌傳、行狀、碑銘、祭文等。余藏。清寫本，十行二十一字，前有至元丁亥閻序。序後有二行，題「商挺孟卿集，馬偉廷彥校」。　補：《藏春集》四卷，元劉秉忠撰。舊寫本，【略】每卷題銜與天順五年馬偉刊本同，其前亦有至元丁亥閻復序。余藏。余據天順刊六卷本校之，其卷之一、二當天順本之卷一至三，卷三、四當天順本之卷四、五。天順本卷六附錄此本無。　補：《劉文貞公全集》三十二卷，元劉秉忠撰。　清寫本，【略】前同邑李治序。卷一至十二詩，以後爲文。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劉太傅藏春集》六卷，清抄本，宋賓王校。二冊。　又：《藏春集》四卷，清抄本，傅增湘校并跋，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劉太傅藏春集》六卷，一冊。元劉秉忠撰。鈔本。

馬偉《明刻藏春詩集序》　近於敝篋中得公諸作，宛然如見公于政晦，即其有亥豕、魯魚之訛者，用加校釐爲六卷，因其自號，名之曰《藏春集》。【略】後阮鋟於梓。

黎近《明刻藏春詩集後叙》　處州守馬侯生近公鄉，慨公功名事業播傳已久，而詩文之美世或未聞，乃彙而輯之，刻梓廣傳。

《**國史經籍志**》**卷五**　商挺（編）《藏春集》六卷。

又　《劉秉忠詩集》二十二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藏春詩集》六卷，商挺（編）。

《近古堂書目》卷下　劉秉忠《藏春詩集》。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藏春詩集》一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劉秉忠《藏春詩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秉忠《藏春詩集》六卷（商挺編），又《詩集》二十二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藏春集》四卷，舊鈔本。元劉秉忠著。【略】有集十卷。至元丁亥，翰林學士閻復序，稱公歿後十有四年，是集始行於世。夫人竇氏暨其子璋介翰林待制王之綱求爲序引。序後有「參知政事左山商挺孟卿集，處州知府瀛海馬偉廷彥校」兩行。按《元史》載「有集十卷」，明天順五年處州守馬偉釐爲五卷，末一卷爲誥命、神道碑銘諸文，自爲一序。臨川黎近作後序，然詩僅七言律詩、七言絕句及詩餘，而無古詩及五言律絕，又無雜文，乃未全之本。此又併五卷而爲四卷耳。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劉秉忠【略】《詩集》二十二卷。

胡重《清初曹氏倦圃抄本藏春詩集跋》　按目有《後序》，而卷末無之，當是黎近一篇也。又馬偉一序亦失錄，茲校竣，因補抄二序於閻序後，以備校閱。又：集中止有七言律詩、七言絕句及詩餘，而無古詩及五言律絕詩。其非全書明矣。至章奏碑版之文，劉公所作必富，而集中亦無一字，殆編次時失之耳。又：集中凡失錄詩詞二十四首，皆一一補錄，尚有一首中偶缺一二字者，用朱筆增入。而目中闕字尤多，悉以朱書補之。其亥豕之訛，研硃細改。但此本祇依明雕本繕寫，而雕本亦有訛奪不可信者，則以意正之。庶便諷閱云。

王闓運《跋藏春詩集》　康熙歲壬寅三月立夏後五日，借婁東宋氏抄本，再校于慈孝堂之東窗。

黃丕烈《清初抄曹氏本藏春詩集跋》　《藏春詩集》，余向收呂無黨手抄本，亦出天順刻。每葉十八行一十六字，疑爲照明刻鈔本。然中多闕字闕文，必刻本漫漶，故鈔亦如之。頃書友自禾中歸，爲我購此，本檇李曹氏倦圃藏書，而爲胡菊圃手校者。據菊圃跋，以爲精審之至，所補脫文，悉由雕本。取較呂鈔，其善多矣。書三冊，其直番餅三枚，重爲裝潢幷記。　又：壬申春，偶過一坊間，主人以嘉禾友人書札一通，屬寄孫淵如觀察者，問余孫公見在何處否，以便郵遞。余詢之，即爲之胡重其人，始信松門之言爲不虛也。　又：始得此書，不知胡重爲何人。適禾中友松門戴五來訪，余詢之，則其人尚在。蓋以錢唐人，得寄居禾中者。觀其校此書時小記，歲月在乾隆丙戌，松門云已七旬，則校此時尚壯歲，用心讎勘，自是我輩一流人物。惜未能晤對一堂，爲古書討厥源流耳。　又：壬申二月二日，有懷王蓮涇家鈔本《藏春集》示余者，但有閻、黎兩序，馬序則失之。無目，亦分六卷，每葉十八行二十一字。蓮涇跋云，【略】蓋蓮涇王姓，聞遠其名，聲弘其字，蓮涇又其號也。有《孝慈堂書目》傳世。婁東宋氏，必宋定國賓王也。其人多宋元人集，鈔本亦有在者。附載于此以見。《藏春集》余所收兩本外，又別有一鈔本云。三本多有異處，想爲傳寫之故，不無訛謬，而或出于臆改。未見天順原刻，胸中蓄疑不能釋然耳。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藏春詩集》四卷，舊抄本，姚氏手校本。元劉秉忠撰。參知政事左山商挺孟卿集，處州知府瀛海馬偉廷彥校。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四　《藏春詩集》五卷、附錄一卷。舊抄本，蓮涇王氏舊藏。元劉秉忠撰。中書參知政事、魯國文定公左山商挺孟卿類集，中順大夫、浙江處州府知府瀛海馬偉廷彥校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藏春詩集》六卷，舊鈔本。元劉秉忠撰。題「中書參知政事、魯國文定公左山商挺孟卿類集」，【略】舊藏檇李曹氏，板心有「檇李曹氏倦圃藏書」八字。秀水胡菊圃重以天順刊本校過。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胡重跋：《藏春詩集》六卷，舊鈔本。倦圃鈔藏，胡書隱覆校，求古居重裝。

傅增湘《校清鈔本藏春集跋》　《秋夜有感》（卷第一）：以上明刊本卷一止。　又：庚辰四月初七日，依天順本校。　沅升記（卷一正文後）。　又《正月十三日得鄉官書》（卷第二）：以上明刊本卷二止。　又《醉中作二首》（卷第二）：以上明本卷三止。　又《春興五首》（卷第二正文）：刊本此下四首別爲一題，但原題已佚，只存略釘耳。　又《醉中作二首》：此首明刊本爲《寄張平章仲一》之第二首。又卷第三目錄下：此卷明本爲卷四。　又卷第四目錄下：此卷明本爲卷五。

《補遼金元藝文志》　劉秉忠《藏春詩集》六卷，又《詩集》二十二卷。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補：《藏春詩集》六卷　元劉秉忠撰。　明天順五年馬偉刊本，【略】有至正丁亥閻復序，天順五年馬偉序。本書

題「商挺孟卿類集，馬偉廷彥校正」，名前均列官銜，不錄。沈曾植先生有一全帙。李木齋先生有殘卷，存卷一至三。此本卷六爲附錄，非如莫氏所云多附錄一卷。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藏春詩集》五卷、附錄一卷，元太傅謚文貞、瑞州劉秉忠仲晦著。至元丁亥翰林學士(闕)《經籍志》：《劉秉忠詩集》二十二卷，《續文獻通考》(闕)《文集》十卷。是編僅五卷，前署參知政事(闕)孟卿類集，浙江處州知府瀛海馬偉廷彥校正。考偉守處在明天順間，則卷帙(闕)有散落，而作序者又不著卷帙，殊難考其完闕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藏春詩集》六卷，元劉秉忠撰，明刻本，二冊。　又：清初曹氏倦圃抄本，胡重校并跋，黃丕烈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秉忠《藏春詞》一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劉秉忠《藏春詞》一卷。

《**詞徵**》**卷四**　《藏春詞》一卷，元劉秉忠撰。元刻本。

王鵬運《**藏春樂府跋**》藏春散人詞，世罕傳刻。夔笙舍人假繆太史雲自在龕抄本錄副見貽。詞并詩爲六卷。明正德時刻。復于《元草堂詩餘》補《木蘭花慢・混一後賦》、《朝中措・書懷》二闋。蓋原非足本也。【略】碧瀣已矣，誰與共賞此奇者？質之夔笙，當同此慨嘆也。癸巳歲首，彙刻《宋元名家詞》，托始于此。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二十一種》：《藏春樂府》一卷，元劉秉忠撰。　又：《又次齋詞編十種》：《藏春詞》一卷，元劉秉忠撰。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三家詩餘》五卷，二冊。清不著編人。舊鈔本，朱墨合校。《盤洲詩餘》三卷，宋洪适撰。《藏春詩餘》一卷，元劉秉忠撰。《牆東詩餘》一卷，元陸文圭撰。

藝文

徐世隆《**祭太保劉公文**》巖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葆眞，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咏高逸，方外神游，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孺。扈從王師，柔服哀牢，公于是時，蜀之韋皐。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于是時，晉之杜預。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于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宮，兩都并雄，公于是時，周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屑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肅，公奏閱之。方其弘化，儀型萬方，天遽奪之，今也則亡！【略】公既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往哭其墳。

姚樞《**劉秉忠祭文**》嗚呼！昔在恆山，我車于憩。公來惠然，始交一臂。王邸再逢，始見淵懿。六籍四書，潛心內嗜。釋子之衣，孔門之嗣。吾道斯文，綱維不墜。格君之心，匪政匪事。引君之道，曰仁曰義。國其丘民，惟賢乃乂。兵則神武，不殺爲至。輯集一書，累踰萬字。陳於王前，若合符契。試政荆襄，翕爾成治。陝右河南，化行尤亟。雲南逆命，邦人罔累。漢鄂折衝，兵無暴肆。萬國懽心，咸薦之帝。帝曰俞哉，其來所自。元勳不居，孤卿無位。身入靜深，學窮幽邃。歷數之原，元會運世。所以盈虛，矢口坐致。積養有素，時行未既。俄聞訃音，脫然蟬蛻。不疾而終，誠足以異。斯焉取斯，係乎尚志。若不我偕，身親目視。及物功多，鬼神報施。過此以還，未知所謂。天皇歸賻，母后土瘞。諸相庶官，半由門庇。感兮孔悲，潸焉出涕。人世哀榮，鮮克有儷。六十之年，不爲蚤逝。後莫大焉，猶子以繼。遺恨毫釐，衆所弗置。諸生在門，一語不遺。嗚呼哀哉！我思或存，公往如棄。魂其來兮，以承禴祭。

雜錄

王惲《**跋藏春劉公東亭等帖**》此太保劉公書也。觀其筆法若不作意，故飄逸如此，絕似長沙素苔磯靜釣等帖。識者當以予言爲不妄。黃氏裝潢者能

愛之以爲珍藏，豈性與藝習相近然邪？

《農田餘話》卷上 元世祖城燕都，土中多掘出紅頭蟲，問於劉太保秉忠，劉對曰：「後世壞天下此類也。」祖曰：「此必西番冢也。」吐番皆戴紅帽，故取西番人作帝師以厭，加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番佛子大元帝師」之稱，在外諸郡，立帝師殿以祀之，設蒙古學於中，殊不知亡紅巾之亂。

耶律鑄

論述

元好問《雙溪集序》 中令天資高，於詩若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歡聲讚歎，失聲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慊然自以爲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尙奚以序引爲哉？

麻革《雙溪小稿序》 中書，大丞相之子，有奇名，善爲詩。余在朔方時，嘗見其一二，駭嗜以爲異。及獲觀《雙溪小稿》，始信嚮所傳不謬云。趙虎巖、呂龍山世雄於歌詩，爲之序引甚備，余辭其贅歟？古人嫌其少作，往往削稿不傳，如李賀七歲賦《高軒過》，迄於今傳誦，亹亹在人口，不能廢，則少作何負乎？況雙溪相門子，生長北庭戎馬間，甫十餘歲已能爲歌詩，至於斯。嘻！亦過人遠甚。搏而躍之，有激頹俗，可無傳乎？門下生秦人李暐明之實爲倡，而我曹又和之，其傳蓋無疑。今雙溪已嗣行中書事，將見沛然爲文，黼爲卿雲，蒸爲雨露，以芘澤其天下，此特土苴耳。雖然，源於細流，迺成江漢，則是集其權輿乎？固不可以不志。

呂鯤《雙溪小稿序》 余受而觀之，見韁龍軛鳳、鞭虬笞鰲以求其變，極其所變而發諸心思，則羅雲縠月、劍秋藻春，以盡其情。嘻！實天下之奇作也。如「金極夜延螢燭暗，翠簾風窣月鉤閑」，此時年十五耳；「兩漢水乾秋飲馬，五南霜重夜屯兵」，此又十七時語也。蓋天與其性，發言便高。公諱鑄，字成仲，「雙溪」自號也。公以東丹王之後、右丞文獻公之孫、中書令玉泉老之子，鑠盡貴氣，屈己以下人，刮去驕佚，折節以讀書。及所爲詩文又如此，在天地間豈易得哉！故樂爲之引。

釋性英《雙溪小稿跋》 雙溪，一代佳公子也。早歲作詩有聲，每一篇出輒誦人口，遇得意處不下古手。此蓋天機穎脫，有不可揜者使然也。是歲秋八月，以詩近百篇寄虎巖趙君。虎巖，詩人也，見之擊節嘆賞，以謂天下奇才，而欲版行，一新衆目焉，而屬予題於後。或者曰：「乃公之少作，其可乎？」余曰：「不然，昔唐元微之有《代曲江老人百韻》及《清都夜境》等篇，至於元和中李長吉《高軒過》，二公之作，皆年未及冠，今在集中。數百年間，孰能以少壯爲辨而少之耶？」言詩者不當以區區歲月計其工拙矣。

王萬慶《雙溪小稿跋》 嘗觀雙溪詩，氣韻高遠，清新絕俗，道前人之所不道，到前人之所不到，情思飄如雙風騎氣，眞仙語也！彼騷奴詩偷，安識所謂神者？每以不多得爲恨。今年秋八月，承寄僅百篇於趙虎巖光祖，不敢珍藏秘惜，乃復刊行之，以新世欲見而不可得者。此可與奪標掣鯨手道，難爲餘子言也。

趙著《雙溪小稿序》 或謂余曰：「雙溪自十三以至今日，方二十有餘，便入唐人之閫奧，而雕蟲篆刻，白首坐窗，見之者莫能何謂也。」余曰：「且騏驥墮地，一日千里；駑駘百歲，十駕而始至。分也，又何足怪？」歐陽文忠公有云：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信哉！愚謂源深者自長矣。向玉泉作《懷親詩》時，亦是方冠之餘，今雙溪《思親三絕》云「一上居庸萬里心」，又「一聲長笛野雲秋」，又云：「躊躕搔首無人會，時下樓來卻上樓。」有是父，有是子，良然。繼作《甕山有感三絕》云「仙佩飄飄駕彩鸞」，感之至也；又《雪後吟》「立春前一日」，曲情之至也；《春日登蓬萊島》頸聯云「既解寶藏秦照膽，也須珍惜漢吹毛」，用事之至也；《過故宮》云「柳陌風來雪滿沙」，理之至也；《擬古》云「水涵春色柳涵烟，半是人間半是仙」，境之至也。以代留別余云：「燕南春色老，燕北草初肥」，「露冷野花瘦，月明江樹稀」，又云：「芳草不隨鶯燕老，好山依舊水雲深」，遠之至也。惜乎，李子取之不多，詞彩風流，皆可備於管絃矣。其容雅而體閑，意深而情婉，氣修而色粹，調逸而聲諧，抑之則紆餘委備，揚之則條達疏暢，得不蕩搖情性者哉！執此過余，求爲後

引，懇切再四，義不可辭。此非小道，實文章之菁華也！可以意名，難以言狀。噫！古今之人，惟貴耳而賤目，特異者迺見此耳。不然，安能結天下識者之舌也？其經國圖遠之略，推賢去惡之心，而已形諸歌詠。余雖老矣，猶可拭目而待，續勒銘於雙溪，未晚云。

滕安上《用耶律溫甫相寄詩韻為先正雙溪挽章以答之》 昔在麒麟閣，何人將相材？龍津分漆水，鰲背負蓬萊。滄海珠無類，崑山玉不灰。忠純媚廷闕，陰德潤雲來。直道慙三窟，風流妙一臺。空門訪摩詰，方外有良駘。不獨文園會，時開繡佛齋。登臨千古意，慷慨百年懷。威鳳多奇羽，神魚豈暴腮。言雖遭止棘，志不忘消埃。鎔液歸陶冶，生成刺剸裁。詞章雕月碎，諫疏挽天回。宰木驚鳳樹，空堦漫雨苔。人琴共淒斷，鄰笛更悲哀。王謝諸郎在，班揚多士魁。七星騰劍氣，八駿盡龍媒。冀北須逢樂，豐城自有雷。父書元飽讀，先府會重開。愁隔雲千里，遙傾酒一杯。得詩增感慨，長望幾徘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雙溪醉隱集》八卷，【略】後三入中書，定法令，製雅樂，多所裨贊，經濟不愧其父，而文章亦具有父風。故元好問、李（冶）〔治〕諸人皆與款契。【略】鑄早從征伐，足跡涉歷，多西北極遠之區，故所述塞外地理典故，往往詳核。如據和林城唐明皇御書《闕特勤碑》，證新、舊《唐書》作「特勒」之誤，處月、丁零二注，辨論頗詳。此類皆有裨於考證。又其家在金元之間，累世貴顯，諳習朝廷舊聞，集中如《瓊林園》、《龍和宮》諸賦，敘述海陵、章宗軼事及宮室制度，多《金史》所未及。其他題咏，亦多關係燕都故實，而《帝京景物略》諸書均未紀錄，亦足以資博識也。至於《金史・耶律履傳》、《元史・耶律楚材傳》均不著其里貫，於史例頗為不合。今考鑄《寓歷亭詩》注云：「予家遼上，後家醫無閭。」又《五湖別業詩》注云：「余先居和林，後寓隗臺，今卜築縉雲五湖別業。」敘其遷徙之迹頗詳，是尤足以補史之闕矣。

《元史新編》卷二五《耶律楚材傳》附 鑄字成仲，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鑄性聰敏，善騎射，從憲宗征蜀，著功績。三入中書，法令雅樂，多為贊定，經濟、文章，綽有父風。元好問、李（冶）〔治〕俱相友善。【略】其中所述塞外地理、典故與海陵、章宗軼事，宮室制度，多足攷證舊史，補裨金源掌故也。

傳記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鑄傳》 鑄字成仲，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楚材薨，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鑄上言宜疏禁網，遂采歷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戊午，憲宗征蜀，詔鑄領侍衛驍果以從，屢出奇計，攻下城邑，賜以尚方金鎖甲及內廐驄馬。乙未，憲宗崩，阿里不哥叛，鑄棄妻子，挺身自朔方來歸。世祖嘉其忠，即日召見，賞賜優厚。中統二年，拜中書左丞相。是年冬，詔將兵備禦北邊，後徵兵扈從，敗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行省山東。未幾徵還。【略】詔鑄製宮懸八佾之舞。四年春三月，樂舞成，表上之。仍請賜名《大成》，制曰可。六月，改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五年，復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十年，遷平章軍國重事。十三年，詔監修國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訪焉。十九年，復拜中書左丞相。二十年冬十月，坐不納職印，妄奏東平人聚謀為逆，間諜幕僚，及黨罪囚阿里沙，遂罷免，仍沒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

紀事

王惲《西巖趙君文集序》 惟虎巖、龍山二公，挺英邁不凡之材，挾邁往凌雲之氣，用所學所得，偃然以風雅自居。視李協律、趙渭、南伯仲間也。雅為中書令耶律公賓禮，至令其子雙溪從之問學。由是趙、呂之學自為燕薊一派。

趙著《雙溪小稿序》 雙溪成仲，即玉泉中令君之子也。生長北溟，十三作歌詩，下筆便入唐人之閫奧。嘗作《高城曲》云：「城高三百尺，枉教人費力。賊不從外來，當察城中賊。」又《日將出》、《帶將來》、《小胡笳》、《擬回文暮春曲》、《磨劍行》、《春夜吟》、《獨倚門》之類，皆十三時作也。又《陰不雨》、《惜花吟》、《琵琶詞》、《公子行》、《廣陵散》，十五六作也。又《贈坐竿道士》、《水平橋》、《題藍采如》、《早行吟》，十八九作也。又《山市吟》、《暮春》、《對花寄故

人》、《題牧牛圖》，二十一二作也。則知興寄情趣，前人間有所不到者。此詩向時往往傳至燕臺，人初未甚信。及其去歲秋八月來自北庭，大葬既已，明日首禮於香山寺，元、呂及余從行。禮成，長老拂几捧硯，請各賦詩。雙溪即書古詩云：「渺渺入平野，悠悠到上方。雲開見天闕，回首超凡鄉。」元、呂垂書，余亦落筆。既而雙溪復次元韻云：「人去豪華山好在，夢回歌舞水空流。」又次余韻云：「翠輦不迴天地老，白雲飛盡海山秋。」時已夕矣，不及次呂之韻。會九日登瓊花島，用呂《香山》詩韻留題，云：「蓬萊宮殿遺基在，休對西風子細看。」及載觀次韻之作，如蘭依修竹，菊映青松，輝彩省淨，氣韻深長。便覺首倡，大似落絮飛花，雖有流風回雪之態，豈能倫擬？未幾，復書途中之所作云《松聲曲》、《春雪謠》、《蟄龍行雨圖》、《休嗟行路難》，大傳燕市。使向之未甚信者，私用慚怍。自是與燕士大夫唱酬無虛日。每一篇出，識者益增嘆服。不及悉書，俱在前帙。

著錄

呂鯤《雙溪小稿序》 中書省掌書記李暐，一日袖書一編，詰余曰：此雙溪之歌詩也。即公蒙年所爲者約千首，且十竊其一焉。兼附近作，共得一百五十餘篇，離爲五卷，目之曰《雙溪小稿》。今欲廣傳之，庶在綺紈者見而思齊焉，因之可以起吾風之已僨者也。請予文以引其端，幸毋讓。

《秘閣書目・文集》 耶律丞相《雙溪集》十九冊。

《近古堂書目》卷下 《雙溪醉隱集》，耶律鑄。

《玄賞齋書目》卷七 耶律鑄《雙溪醉(飲)〔隱〕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雙溪醉隱集》八卷，【略】元耶律鑄撰。【略】然楚材《湛然居士集》尚有鈔本，而鑄集久佚不傳。藏書家至不能舉其名氏，惟明錢溥《內閣書目》有《丞相雙溪集》十九冊，亦不詳其卷目。檢勘《永樂大典》所收鑄《雙溪醉隱集》篇什較夥，有《前集》、《新集》、《續集》、《別集》、《外集》諸名，又別載趙著、麻革、王萬慶諸序跋，乃爲鑄少年之詩名《雙溪小稿》者而作。是所作諸集本各爲卷帙，頗有瑣碎之嫌，謹裒集編次，都爲一集，而仍以《雙溪小稿》原序、原跋分繫首末，用存其槩。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八卷。

李文田《雙溪集題記》 光緒十六年，門人江陰繆小山編修從江左入都，鈔得此集，以其足與《湛然集》相配，尤有資於《元史》也，亟命工鈔之，手校一過，所謂如掃落葉，愈掃愈多，既無別本可對，姑以意改定而已。是集之貴在於攷證元人輿地，非以文詞爲重，吾意如此，故凡屬地名必以史文校之，若文義則以愚意改定之，取雅協足矣，不必原文定如是也。輿地惟館臣當年校正時改本，多有不可尋求原文者。原文出《永樂大典》，近來《大典》多爲書辦竊去，流出外洋，或散落民間，不可踪跡，可慨也已！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七 《雙溪醉飲集》六卷，文瀾閣傳抄本。元耶律鑄撰。

《補遼金元藝文志》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八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雙溪醉隱集》六卷，舊鈔本。元耶律鑄撰。【略】所著《雙溪集》僅見於明《內閣書目》，書久不傳。館臣採自《永樂大典》，釐爲六卷。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雙溪醉隱集》八卷，元耶律鑄撰。抄本。《藏書志》六卷本。附：元王萬慶刊本。(邵氏) 補：清四庫館寫本，【略】法式善舊藏，即《陶廬雜錄》中所記「得諸廟市之四庫館副本」也。凡五十餘種，今均藏樊增祥先生許，余曾借閱、借校，改定時本頗多。此集可訂定《知服齋叢書》本甚夥。 補：《雙溪醉隱集》六卷，元耶律鑄撰，清李文田箋。 清光緒十八年順德龍氏刊《知服齋叢書》本【略】余藏一帙，余用法式善舊藏四庫館寫本校，改六百五十三字，補佚詩一首，改正三葉順序。又從《永樂大典》中輯補佚文、佚詩、佚詞共八首，遂爲此集增一善本。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校四庫館鈔本《雙溪醉隱集》跋：此集元耶律鑄撰。鑄爲文正公之子，憲宗朝三入中書，文章勳業皆足趾美玉泉。顧《湛然居士集》世有傳本，獨鑄集久佚無存。乾隆時，四庫館開，采輯《永樂大典》，得其詩文如干篇，編爲六卷，著錄於文淵閣；而武英殿刊書，其集獨未之及。光緒中葉，李芍農侍郎收得傳本，喜其中多述塞外地理、燕都故實，手加箋釋，付順德龍氏刊入《知服齋叢書》，由是鑄集乃傳於時。然魯魚帝虎，既滋沿襲之訛，疑義奪文，復無別本可校，學者深用歉然。歲在丁卯，偶謁樊雲門前輩，

言篋中有宋、元人集百許冊，皆乾隆時寫本，爲法梧門詩龕故物。因請觀之，凡宋人三十二家，元人二十三家，咸由《大典》輯出，即《陶廬雜錄》所記得諸廟市四庫館之副本也。其中適有此集，因假歸，與新刻對勘。五日之間，丹黃略竟，補脫訂譌，凡得六百五十三字，補佚詩《不如歸去》七絕一首。其舛繆最鉅者，爲卷一《龍和宮賦》、《獨醉園三臺賦》、《四癡子賦》三篇，其中詞旨多不相聯屬，新刻注云：「疑有訛脫。」今以舊鈔校之，乃知此卷有三葉前後乖錯，故文字糾紛，互相混亂，不可董理。迨一一更正，忽爾疑滯冰釋，若撥積霧而睹蒼旻，爲之愉快無已。余嘗謂凡《大典》輯錄之書，往往明知其繆紊，而苦無舊本可資校正；然舊本既不可得，儻得初輯底本，則尋繹文字，恆勝於武英之聚珍、文淵所著錄。蓋以其未經館臣之更訂，寫官之傳訛，去古未遠，面目猶未全失。余頻年所校，如《舊五代史》、《雪山集》、《山房集》、《敝帚稿略》等，皆補正不尠，斯亦可以推見矣。又頗聞當時奉敕蒐檢《大典》，程限嚴急，纂脩官不盡精能，視爲奉行故事，以致遺漏滋多。即以此集言之，今北平館中所存《大典》新舊寫本，爲冊祇二百有餘，然偶爾披尋，見所引《雙溪醉隱集》其詩詞多出今本之外。趙君斐雲嘗就所得詩四首、詞三首、文一首別鈔成冊，持以相示；余因錄存，附之此本後。異時儻有重刊茲集者，曷廣肆尋求，悉心補訂，勿謂珊網之外遂無遺珠也。又按：余所見詩龕藏本書爲八卷，今閣本及新刻皆爲六卷，文字相同，而卷第已易。諒經館臣重訂，非有他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雙溪醉隱集》六卷，元耶律鑄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二冊。又：清乾隆四十九年吳長元家抄本，吳長元校并跋，六冊。又：清李文田箋，清光緒十八年順德龍氏刻《知服齋叢書》朱印本，傅增湘校補并跋，五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五《雙溪醉隱樂府》十二冊，不全。元左丞相耶律鑄著。分前、續、別、外、新五集，中多闕逸。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耶律鑄《雙溪醉隱樂府》十一冊，分前、續、別、外、新五集。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耶律鑄《雙溪醉隱樂府》十一冊。

《補遼金元藝文志》　耶律鑄《雙溪醉隱樂府》十一冊，分前、續、別、外、新五集。

《詞徵》卷四　《雙溪醉隱樂府》十一卷，元耶律鑄撰。元刻本。

藝　文

耶律楚材《爲子鑄作詩三十韻》　乙未爲子鑄壽，作是詩以遺之。鑄方年十有五也。　皇祖遼太祖，奕世功德積。彎弓三百鈞，天威威萬國。一旦義旗舉，中原如捲席。東鄙收句麗，西南窮九譯。古器獲軒鼎，神寶得和璧。南陬稱子孫，皇業幾三百。赫赫東丹王，讓位如夷伯。藏書萬卷堂，丹青成畫癖。四世皆太師，名德超今昔。我祖建四節，功勳冠黃閣。先考文獻公，弱冠已卓立。學業飽典墳，創作乙未歷。入仕三十年，廟堂爲柱石。重義而疏財，後世遺清白。我受先人體，兢兢常業業。十三學詩書，二十應制策。禪理窮畢竟，方年二十七。萬里渡流沙，十霜泊西域。自媿無才術，忝位人臣極。未能扶顚危，虛名徒伴食。汝方志學年，寸陰眞可惜。孜孜進仁義，不可爲無益。經史宜勉旃，愼毋躭博奕。深思識言行，每戒迷聲色。德業時乾乾，自強當不息。幼歲侍皇儲，且作春宮客。一旦衝青天，翱翔騰六翮。儒術勿疏廢，祖道宜薰炙。汝父不足學，汝祖眞宜式。酌酒壽汝年，五福自天錫。

郝　經

論　述

綜　論

《陵川集咨文》　文忠郝公以命世之才，爲世祖皇帝所知，潛邸召見，置諸侍從。中統御極，即命講好使宋，拘留十有六年，至元乙亥，始得歸國，凜然

風節，遠配古人。將被大用，以宿瘴而卒。　又：今據待制趙穆、編修官蒲道源等官連呈文忠公郝經所著文集，筆力雄深，議論該博，忠義之氣藹然見於言意之表。其《續漢書》得先儒之至論，黜晉史之帝魏，使昭烈上系漢統，扶立綱常，有補世教。其間叙事典贍核實，多前史所未及者。若蒙呈達都省，行下書坊，版行傳後，非惟使斯人生平精苦之志有以表見於世，亦示我國朝之有人焉。

元翰林國史院《郝文忠公封贈奏文》　皇帝聖旨裏翰林國史院謹呈，照得故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始於丙辰年世祖皇帝召赴闕庭，己未年欽授宣命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至中統元年欽授宣命授前職，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使宋，宋人輒留一十六年，逮王師入境，始得北歸。無幾，宿毒暴發身故。至元二十四年、元貞二年，禮部、御史臺俱爲本官封贈事，舉呈都省，至今未蒙聞奏。本院參詳，本官抱幽鬱之憤者一十六年，其風節耿耿，始終不移，向非彼取滅亡，必無生還之道。興言及此，良可哀也！江南未平之前，朝廷惟以拘留使人爲宋朝之罪，蓋視奉使爲甚重也。及其幸免而來，則不暇行賞而歿，歿既有年，而封贈之典尚闕，此尤可哀者也！抗孤身之危，而待一國之斃，方之蘇武，功則過之。禮宜優加爵謚，表異忠賢，以彰聖朝崇義報功之美。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元御史臺《郝經贈謚呈中書文》　裏御史臺據監察御史呈，伏惟剖符析爵，崇德報功，加謚定封，褒忠勸善，匪徒誇觀美而飾虛文，將以表勤勞而斂實用也。【略】竊念故翰林侍讀學士郝經，負匡濟之略，荷特達之知，方世祖皇帝龍飛之初，歎殘宋之未服，生靈糜爛，方域繹騷，亟欲保境寧民，戢兵講武。擇公卿將以遣之，見大夫無可使者，遂授公以前職充國信使，持璽書往喻旨。屬僞主孱懦，邪臣擅朝，絕不爲通，拘弗令反，屢欲加害，略無改容，守節益堅，抗言彌厲。我朝以其執使拒命，阻兵安忍，故一怒興師。而長江失險，勢將銜璧，危若綴旒，國至臨亡，公始得釋。被拘十有六年，蹈禍患而弗撓，觸威武而弗懾，忠義肝腸始終如一。雖蘇屬國之持節漠北，顏平原之□笏淮南，殆無以過也。因奉命無辱，莫顧一身，致伐罪有辭，遂混六合。歸朝未幾，以疾不祿。褒崇之典，咸謂闕然。欽惟聖主嗣登寶祚，動遵憲度，禮遇忠賢，或生封以酬其勳，或死贈以奬其魂。莫間幽冥，均霑寵渥。唯公服勞今世，不媿古人，封贈未加，寔孤衆望。若蒙錄其忠勳，錫以贈謚，庶幾陳力就列之臣益思勉勵也。乞照得此本臺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延祐四年《封贈郝經謚文忠誥詞》　大德九年六月，成宗皇帝制曰：鄂渚之役，彼因紓難以匄和。中統之初，首議遣書而通好。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毅然銜命，志在息民，往諭聖祖一視之仁，卒被僞相姦謀所梗，雖蒙假館，遂見拘留。雁書未達於中原，龍棹已橫於江上。閉儀眞者十六載，臣操益堅，訖宋籙之三百年，兵端自此。甫遂生還之願，遽傳哀訃之音。永懷忠亮之風，宜舉褒崇之典。於戲！請纓象闕，既酬終軍繫粵之心，圖像麟宮，式表子卿歸漢之節。可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謚曰「文忠」。

元好問《贈答郝經》（伯常之大父余少日從學科舉）　故家珠玉自成淵，重覺英靈賦予偏。文陣自憐吾已老，名場誰與子爭先？撑腸正有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莫把青春筆閑了，蔡邕書籍待渠傳。

盧摯《郝公神道碑銘》　公拘儀眞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則懷奸怙勢、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窘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略】公於辭以理爲主，雄渾有氣。【略】功於斯術者，不既多乎？捐累適己，又何其勤也！【略】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于國，叙德暴庸，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略】銘曰：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轂鄒魯，驂乘傅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瀦？孰植其滋？孰芬其敷？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戲。聖潛于藩，髦選無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鱗公雲逵。迺睠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速其顛，公凜乎危。削槧操觚，榮觀幽羈。刪述昕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爲國蓍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輿論嗟嘻。蒸蒸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閻復《郝公墓誌銘》　銘曰：虎山兮蒼蒼，河水兮洋洋。山之麓兮河之陽，有堂其封兮郝公之藏。昔公之往矣金虎斯煌，偃革息民兮仁信是將，羌宋人之弗寤兮乃底滅亡。公陷荆吳十六年之久兮，秉使節之堂堂。英風義概，高古之人兮，耿百世其垂光。虎山兮茫茫，河水兮湯湯。山之永兮河之長，郝氏餘慶兮淵乎未央。

荀宗道《郝公行狀》 公生於喪亂之後，能疑巖振拔，不爲流俗所移，以蓋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爲成己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不遺。至於太極先天造物之機、道德性命人情之妙，與夫聖賢心傳踐履之實，古今開濟天下之要，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乎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屑論也。蓋將唱鳴吾道，揮斥百家邪說之靈，橫聖門而禦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建奇功，立大節，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飲酒，邀賓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此特公游泳陶寫之餘事耳。其文則涵養蘊蓄之久，理足而氣有餘，蓋有激于中則吐而爲之辭，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而皆法。純乎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則氣韵高遠，止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能攄寫至理，吟咏性情，不爲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字畫則天姿高古，取衆人所長以爲己有，故(有)(其)筆勢，俊逸遒勁似其爲人，無傾側頗媚之態，亦爲當代名筆。公自幼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甚厚，以全八世同居之義。亂後，得親族疏遠者，待之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終以誠。而又喜交游，好施與，樂爲善事。受人之恩，必切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爲人軀幹瓌偉，氣貌嚴肅，胸次洞達，辭鋒雄辨，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資賦剛方，疾惡太甚，故屢中小人之禍。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得竟平生著述。

馮良佐《郝文忠公文集後序》 六經爲學者之日用飲食，然自後世之以辭章爲文者，視先秦西京已邈乎不可及。是故唐之初，陳子昂變六朝纖靡而爲唐之文；宋之初，歐陽永叔變五代軋茁而爲宋之文。雖若闊略於道德仁義，然於洗腐理棼之功，爲不賞矣！宋之季與金源氏，競以明經爲文，其弊至於附會蔓衍。弊極必變，則挽淳風，而古之明良亦繫乎其時與其人哉！欽惟皇元以神武開國，聲應氣求，功能咸奮。時則有若陵川夫子郝文忠公，以雄文雅望爲中外所仰，其於五帝三王之事業，口之不置。方劇論時，四座傾屬，公亦無所推讓。會有使宋之行，館留之累歲，歲月閑永，窮經修史之暇，遂得肆力爲文。韻語則有賦、頌、歌行、古律、詩、箴、贊，叙事則有狀、疏、序、說、記、誌、論議，蓋多儀眞館中之筆也。長江大河其思也，移鼎拔山其力也，龍光牛斗其氣也，武庫之隨取足也，此愚所謂其時其人也。武功載定，文敎鼎興，遄欲大用而公逝矣。

李之紹《郝文忠公集序》 國初未遑文治，不階敎育，奮然自勵，致海內盛名，文章事業耆舊推重，時輩莫敢與角，若國信使，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徒、冀國公、謚文忠郝公，眞豪傑之士哉！公諱經，字伯常。上世澤州之陵川人，八世義居，儒行師表一鄉。至公恢大素業，蔡國張公館于家，世皇聞之，首加禮聘。奏對屢稱旨，益奇之。南征挈以偕行，授江淮宣撫副使。中統初選充宋使，留十有六年，不辱君命，天下戶知之。 又：惟公挺不世出之才，蘊大有爲之志，氣剛以大，學博而充。陳時政兵事，綽見經濟之能，專《周易》、《春秋》，深探幽隱之趣；正《蜀紀》，刊前史之繆誤；移宋朝，悉和議之利害。雜著歌詩，涵泳古今，本原《騷》、《雅》，不失爲奇作。使之參與廟謨，黼黻王度，斯民被澤，吾道增重也必矣。方羣賢彙進之秋，乃遠涉江淮，投身虎口；及歸，年德耆劭，區宇混一，宜享安榮之樂，而大故遽及，生平抱負竟不獲展萬一，可哀也已！然其終始大節，日光玉潔，焜耀無窮。述作之夥，刻示永久，斯可以下慰九泉矣。崇儒報功，國家盛典，獲紀其實，託名簡編之末，又何敢辭？敬爲之書，以諗來者。

張之翰《讀郝陵川使宋集因題其後》 我從少年見陵川，筆力扛鼎思湧泉。中流飛龍飛上天，黃金虎節光赫然。豈期宋人羈留十七春，仰面見天不見人。大兵問罪壓江濆，片帆纔離古儀眞。白頭歸來孰當國？上有花門下刀筆。九重無由表忠赤，更比子卿堪嘆息。乾坤英氣死彌烈，明月夜光留此冊。夜來燭下讀未徹，一陣黑風吹燭滅。

《國朝名臣事略》卷一五 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水，晝理家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于鐵佛精舍，俾專業于學。坐達旦者凡五年。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敎諸子，蔡國儲書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才識超邁，務爲有用之學，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掇其英華，發爲議論，高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自是聲名籍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 又：公於辭以理爲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

宋濂《郝文忠公經》 瞻彼郝公，上師孔顏。挺然一氣，立天地間。銜命出使，仗節弗屈。十有六齡，有如一日。楗門塹垣，不翅獄庭。臣節甚重，萬死實輕。吐其崛奇，見於直筆。奸雄雖亡，誅之則力。漢有蘇武，嚙氈海上。郝公繼之，雙璧相望。

陳鳳梧《陵川集序》　文所以載道，道一也，而文則隨時而變焉。有唐虞三代之文，有先秦兩漢之文，有魏晉之文，有唐人之文，有宋人之文，有元人之文。唐虞三代之文簡古不可尚已，秦漢而下愈變則愈繁，至於元而文之變極矣。文雖以時異，而道未嘗不寓焉。其言比于道者，文之粹者也；其言盩于道者，文之駁者也。若陵川郝公之文，其元文中之傑然者乎！公生於冀而仕于元，少穎敏有大志，自六經、諸子、歷代史傳，以至天文、兵律，無不淹貫洞達。其學博，其才贍，故發而爲文也，汪洋滂沛，如大河東注，一瀉千里；抑揚起伏，如太行諸峰，層見疊出。蓋積之深而發之盛，理固然也。

陶自悅《陵川集序》　陵川郝伯常先生崛起冀南，奉使不辱，中誠大節載在《元史》。間嘗取其世論之：當干戈俶擾之秋，齊盟早渝，邾莒不狎，寧復知有通經學古之事。先生蒙難（艱）〔堅〕貞，不夷其明，蘊釀載籍，發爲贍博宏肆之言，理性得之江漢趙復，法度得之遺山元好問，而獨申己見，左右逢源，固自有其文，以之驂驥，前哲何愧。嗣後姚氏燧、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黃氏溍、柳氏貫、歐陽氏玄、吳氏萊、咸以其文成一家言，有名元代，非先生導其先路哉！蓋作者難，識者尤不易。【略】敢謂先生異世之桓譚，聊志私淑，且厭求者心爾，然後知處晦之必有時而顯，先生實大聲宏，光芒終不可掩。曠在易代，一遇於余，則表而出之。彼雷同剽竊、龐無一物者，即汗牛充棟，初何異水火之投？撫先生集，于是乎有感。詩文具在，卓爲諸大家後勁固也。

《元詩選》初集乙集　史稱其文豐蔚豪宕，詩多奇崛，今觀其集信然。而眞州諸作，尤極凄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陵川集》三十九卷，【略】其生平大節炳耀古今，而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極、先天諸圖說，《辨微論》數十篇及《論學》諸書，皆深切著明，洞見閫奧；《周易》、《春秋》諸傳，于經術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無宋末膚廓之習。其詩亦神思深秀，天骨挺拔，與其師元好問可以雁行，不但以忠義著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一五　南北干戈未息肩，行人何罪繫江邊？霜風吹落金明雁，夜月梅花泣杜鵑。

彭蘊章《題元人詩十二首》二　陵川慷慨菴荆卿，憶縶眞州虎口生。花月哀吟遭世變，黃金臺下動豪情。

蔡琳《讀元人詩》　燕南芳草綠如絲，鼓角金臺入望時。明月關山春寂寂，更無人解《落花詩》。

朱樟《郝文忠公集序》　考公之崛起冀南，隨先人避兵許昌，既而北遷滿城。當是時，河朔之間兵鋒充斥，黎民播遷。公克承家學，執業于鐵佛寺中；晝庇家事，夜入書堂，冠衣不釋，雒誦徹旦，如是者五年。受知於祁陽賈侯，居之萬卷樓中，而其學業益粹。故其所著詩文閎中肆外，含英咀華，抽思逞辭，汪洋浩瀚，靡有涯涘。復皆準乎聖賢之精義，而左右逢原，脗合于道。其詮釋性理諸圖說，暨《五經辨微》等論，道徹天人，學該今古，更爲淵邃。蓋根柢於周、程，而獨造其微妙。且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方當南北多故，人民瘡痍，勤勤於仁民愛物之義，以感動人主，洵非託諸空言者可比。公之先世業儒，至曾叔父東軒老以先人及明道先生之門，教授鄉曲，講劘道藝，淵匯日深；得太極、先天之旨，其教後嗣以治經行己爲本。思夫紹興而後，明道之教自北而南，伊洛墜緒僅在河東，郝氏之宗師，蓋淵源有自矣。及公之奉命使宋，館留眞州者十有六載，羈愁抑鬱，人不堪其憂，而處之泰然，其道益昌，其文益肆。中懷道義，有足多者。

楊豫成《郝文忠公年譜跋》　公氣節如蘇武、洪皓，才略如馬周、王朴，貧而力學如茅容、黃憲，而文章經術又幾合鄒、賈爲一人，不待譜而傳也。事迹之隱沒，詩文之散失，如烟雲過眼而不復聚，又譜而仍不傳也。顧公爲陵川人，實終身未一至陵，乃必揭「陵川」以名集，公之意可知也；集雖名「陵川」，一再刻者皆與陵風馬牛不相及，陵之人乃必亟亟謀所以歸之，陵人之意又可知也。在公爲不忘故土之思，在陵人爲景仰先賢之志。【略】公之集實不可以無譜乎。其指陳時事，動關三朝，參之於譜，固將融會貫通，而洞其治亂興衰之迹。至於文見於此，意注於彼，又或義兼比興，如風詩之寓規諷於《揚水》、《椒聊》；《離騷》之寄忠愛於美人香草，不有斯譜奚以知水中之鹽味、聆弦外之遺音者？

王鏐《郝文忠公集跋》　蓋以文忠公之忠誠大節，彪炳煒烺，載在史冊。至其理學，文詞閎深瀕博，溯源伊洛，繼軌韓歐，以文傳道，爲後賢程式。或鮮有知者，必得重梓傳播四方。非第爲澤郡文獻之光，其有功于好學深思之士，非淺鮮矣。

王汝楫《伯常先生年譜題辭》　故家珠玉妙玲瓏，才器非常類若翁。剩有

遺山老門下，一時賞識到宗工。（河東元好問，金源一代宗工，爲公大父晉卿先生門人。一見公奇之，曰：「子貌類祖，才器非常。勉之！」其贈答詩有「故家珠玉自成淵」之句。）關山明月杜鵑魂，阿慶香閨舊句存。（阿慶爲汝南張忠武王第八女，公幼時所聘。日誦數百言，善屬對，十歲而夭。見遺山《續夷堅志》，首句即其詩也。）十六年來淮海繫，羈愁領略付吟罇。風流異代悵淪亡，茂宰南來祝瓣香。癡絕全椒王叔子，殷勤親手種甘棠。（江南王九亭先生篤祐，全椒人，自號太原叔子。先君庚辰同年也。乾隆戊子宰陵川，重新公祠，遷其族人於河南，名之以棠，使奉公香火。）小窗風雨讀遺編，寥落文章五百年（自元世祖至元乙亥至今嘉慶庚午，計五百三十六年矣）。譜出行藏標大節，枌榆爭不重鄉賢？

秦蕙田《郝文忠公年譜跋》 嗚呼！先生之生也金以亡，先生之歿也宋以亡，先生之身固關三朝廢興哉！始則忍窮以殖學，終則忍窮以植節，所謂動心忍性者，先生其備矣！天之降大任者，如是已乎。道則達矣，天其以先生開有元九十年之統歟？世之隕獲充詘者徒紛紛也，烏知所謂道哉！有志之士何從焉？輯先生年譜畢，復贅數語以自警。

強上林《郝文忠公文集叙》 自古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並重，惟倜儻非常豪傑之士，足以一體用、兼本末，統三者而卓然樹立於其間。然功德著於一時，至於歷世久遠，傳之無窮，則又視乎其言，以考其功、知其德，而因想見其爲人，於是立言尤足賴焉。嘗考《郝文忠公文集》載於《四庫》，而獨以《陵川》名，不忘其所自也。觀其學問純篤，志節堅忍，挺然特立，實爲有元一代偉人。惜乎遭時遇主，不獲大展厥用。出使宋廷十餘年而歸，歸不逾年而卒也。然安知非天之畀以斯文之統，任以斯道之傳。窮阨困頓，益肆力于學問文章，深造自得，成一家言，以上追古作者之林。嗚呼！其眞足以傳世而不朽矣。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九 耿文光案：《陵川集》宜細讀，文章學問，具有本原。

《新元史》卷一六九 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尤奇崛。拘使館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問。

分論

《擊蛇笏賦》 《復小齋賦話》卷下：元郝伯常經《擊蛇笏賦》，踔厲風發，讀之可以頑廉懦立，是有功世道之文。

《論兵議》、《上宋主萬言書》 陶自悅《陵川集序》：余覽其《論兵議》及《上宋主萬言書》，通達國體，指陳利害，務俾守以持重，答天心，惜民命，於和議拳拳三致意，非空言無實可比，其見超矣，經濟專門，望洋徒嘆，孰云文士弗適于用哉！發微者當自得之，沾沾源流派別，又可置弗論焉。

《繫雁詩》 吳澄《題郝陵川雁足繫詩後》：忠貞信使早許國，羈旅微臣晚見詩。追憶當時如一夢，濡毫欲寫淚交頤。朱樟《郝文忠公集序》：至若《雁足帛書》，使人異舉，臨文歎咏，迄今猶想見風姿。齧雪咽旃，節旄盡落，屬國之精誠，先後相媲美矣。遐思往蹟，能無嘅然？

《唐十臣像歌》 《石洲詩話》卷五：郝伯常《唐十臣像歌》，每人四句，平板實無義味。《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仿少陵《八仙歌》，而加整飭。

《蜀亡嘆》 《歷代詩話》卷六五：吳旦生曰：伯常辭意酸激，哀仲明之流落，而其末乃歸咎于五丁之通秦，以致禍沿無盡，蓋其實有不然者。

《入燕行》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伯常致恨石晉之割燕雲，與宋朝臣事金源之失策，其意甚深。觀其《龍德故宮懷古》詩，雖盡節于元，而乃心宋室。

《白溝行》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千年猶怨桑維翰，五季那知魯仲連）當日處小朝廷求活者，亦可愧矣。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元詩之壯（利）〔烈〕者！

《青城行》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記金亡事最悉，至「男哥女妹」等語，尤慘不忍言，而得國失國循環之理顯然。是詩之可垂炯戒者。

《題汶陽王太師彥章廟》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筆法縱宕，不爲律縛。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好極！

《己巳三月二十六日》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元詩頗病纖濃，伯常得法於遺山，蒼渾雄奇，氣骨特高。

《月夜感懷》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伯常奉使，實欲通南北之交，

而違其本心，一詩有足悲者。

《儀真館中雜題五首》一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深悲極怨，而出以微婉。又四（呼兒細看雲間足，恐有中原問訊書）：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言外有事。

《落花》 《歷代詩評注讀本》：郝經《落花》【略】桃李一聯，無人道過。

《水龍吟・題黃樓》 袁桷《書郝伯常經題黃樓水龍吟後》：郝公以使事館儀真，日襆被蓐食，引馬於庭下，請歸，館使謝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未見者，從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留時稿定。方是時，宋相以滔天之惡，蒙蔽朝論，士大夫咸以道學緣飾，殆如風痺，不知痛癢，公蓋目睹其弊。今觀此詞，其意旨可知矣。公之子爲侍讀學士，嘗與桷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歲，後回京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不顧，進退不敢，其父友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焉。前賢典刑峻整若是，視近時父兄之御子弟，泚顙實多，因書舊聞以補遺事。

《望黃鶴樓》 《國朝名臣事略》卷一五：公前時從世祖渡江取鄂，作《望黃鶴樓》詞。他人處此，必謂乘方興之勢，殄垂盡之命，一舉而吞噬之也，夫何難？而公之詞乃曰：「問南國之士，有何長策，更休把蒼生誤。」則其忠厚懇惻之言，平恕廣遠之心，與從來貽書之意同。眞古之仁人君子哉！

傳記

《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之）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葅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之）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略】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爲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略】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略】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廼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載。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璮以書止經，經以璮書聞于朝而行。宋敗璮軍于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翻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卻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眞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略】居七年，從者怒鬬，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梟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苟宗道《郝公行狀》（存目）

盧摯《郝公神道碑銘》（存目）
閻復《郝公墓誌銘》（存目）
《元史類編》卷二一（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郝經《萬卷樓記》 萬卷樓，順天賈侯藏書之所也，曰「萬卷」，殆不啻萬焉，不啻萬而曰萬者，舉成數也。【略】時經寓居鐵佛寺之南堂，坐徹明者五年矣，以書幣邀致其府，於樓之側築堂曰中和，盡以樓之書見付，使肆其觀覽。侯則時令講解一編，輒曰：「吾之書有歸矣，吾不爲書肆矣。向吾之書貯於樓中，今則貯子之腹中，向者大聖人之道布于方策，今則布諸子之心矣。子其摛光揭耀，俾吾之書用于世，以濟斯民，則子之腹乃萬世之府也，不然，則亦蠹魚之穴，墜檐之樓爾。子其勉之！」經再拜謝。其不克負荷，每爲流涕感刻，曰：「經舉家之盎缶，不能購一經，故每區區晨夜叩人之門，藉書以爲學。今侯以數十年之勤，數萬卷之多，盡以見畀，雖侯之盛意，豈非天邪？如怠忽自棄，以多書而不能如無書之初心，業不能勤，而卒無有成，則非負侯，是負天也。復何以立於世哉？」故書侯聚書起樓及畀經爲學之義以爲記，以明侯之德，且以自警，庶幾終不負侯云。

又《鐵佛寺讀書堂記》 郝氏始自太原遷澤潞，復遷許洛，復再遷於燕趙之交。治經業儒者六世，百有餘年，以及於先君，於是有經。壬辰之變，始居於保。歲戊戌，先君官於保之滿城，是歲經始知學，喜爲詩文。適詔試天下士，第者復其家，驅者爲良，遂爲決科文。其冬，至自滿城，先君謂先妣言：「今吾孱病且老，諸子皆幼，吾欲使大男經督家事，而懼廢其學，欲令專爲學，則無以督吾家，奈何？」先妣曰：「自吾適郝氏，逮事先翁姑，聞郝氏之先未有不爲學者，如楊侍郎士表、元內翰裕之、武右司從善輩，皆有聲當世，吾門自出，可反令吾子未學而廢先世乎？不過吾忍窮數年耳，政使餓死，亦樂無憾。」先君曰：「是吾志也。」遂決意令經爲學。時僦廬托處，無以爲生業，乃假屋於鐵佛寺僧張仲安，得其南堂，俾經居之。且聚童子數十輩，教之句讀，以佐生業。夏四月一日，始入而從事，先君命之曰：「爾祖所以命吾者，今其命汝。學所以爲道，非爲藝能也，所以修身，非爲祿養也。今國家方以武治，未遑選舉，汝其無爲決科之文。今世以詩文事聲譽者，記問以事吻頰者，皆藝能之學，汝其勿爲。我先世有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考先代之迹也，當次之，諸先正文集，藝能之藪也，又當次之。若夫陰陽術數、異端雜學，無妄費日力，愼勿慕人紛華、戚吾之窮也。爾祖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故忍窮爲學之本，郝氏之家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畀，且指授其義曰：「此爾曾叔父東軒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經再拜受命，退而爲學，日誦二千言爲課，夜則考其傳注。始入夜，往庀家事，舂粟治菽，二鼓入於書堂，龕燈隱几，不解衣帶，閑誦綴錄，昏怠則仰就背枕以假寢，方五鼓，往庀家事，負薪汲水，黎明入於書堂。以是爲常，雖盛暑大寒不替也。先妣時來往視，見其殘燈無焰，向晨不寐，呼經而語曰：「汝何自苦如是？吾所不忍也。」經再拜言：「今二親忍窮使兒讀書，惟恐不篤，不爲苦也。」先妣曰：「汝能如是，吾無憾矣。」初治六經之時，以爲感發志意者莫過乎《詩》，於是乎先治《詩》，二帝三王之心傳口授者莫過乎《書》，於是乎《詩》而後《書》，先王治世之具莫大於禮樂，於是乎治《禮》，大經大法、撥亂反正莫大於《春秋》，於是乎治《春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際天人之學者，莫大於《易》，故以爲終身之學。其餘自《語》《孟》、子史諸書，各如先君之命治之，不敢少躐其等殺焉。歲癸卯，順天道左副元帥祁陽賈侯邀致其府，始去寺堂。居寺堂者倏末五年，凡當治之書及幾數焉。歲乙卯被徵，而先妣已仙去，己未，與政於王府，宣撫江淮諸道，先君亦已亡矣。中統元年，至自武昌，寺僧張仲安來謁，與之俱至讀書之所，顧二親而不見，庭中之柏已自參天，而仲安霜枿滿頂，欲爲向之汲薪之事而無爲爲矣！乃謂仲安曰：「昔子路思復爲親負米而不可得，今余有甚焉。」於是涕泗橫集，因爲慟號。既而仲安請記其事於屋壁，乃揮涕而書此，名堂曰「讀書堂」云。仲安保州人，嘗爲汴京相國寺提點，每敕試梵具，輒爲第一，慷慨尙義，喜延接賓客。河南亡，衣冠流落，仲安嘗日飯數十人，無所歸者使之居，至於踰年，卒無厭色。而戒行甚謹，經與久處，故尤見其嚴而無罅者焉。

閻復《郝公墓誌銘》 公諱經。【略】公才識超邁，務爲有用之學，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

苟宗道《郝公行狀》 公諱經。【略】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始知讀書，能強記不忘。【略】歲壬辰，河南亡，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靜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觀是兒志貌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靜直君以爲然，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勵，鷄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營幹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僧張仲安者，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教之。公遂刻苦力學，肆意窮討，衣不解帶，忘寢與食，坐徹明者五年。每遇疑難，則沉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娛。賢則顏孟，聖則孔周。詎如韋如脂，爲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爲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爲本。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故世之爲決科干祿、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群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既冠，順天路左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教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戶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館于帥府，授諸公子學。張公復有書萬卷，付公之管鑰，恣其搜覽，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偉世之器。厥後，張、賈子孫比皆爲將相名臣，以顯於世。初，遺山元先生學於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曰：「吾子狀類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趙先生愛公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之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自是而名益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各欲聘爲己用。皆拒而不答。【略】歲壬子，今上以皇太弟開府於金蓮川，徵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下諸公累薦公於上。乙卯秋九月，上遣使召公，不起。【略】丙辰正月，見於沙陀，問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晡，上喜溢不倦。自後連日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以爲創法立制必有一定規模，後然可行，故有一國規模，有天下規模，有萬世規模。今當依仿前代，建立萬世規模。皆當時天下國家大事。上復問當今急務，公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時弊，上皆以爲善。【略】至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顏將兵伐宋，既渡江，帝命兵部尚書廉希賢洎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齎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公焉。明年三月，帝知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迓公者相次于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皓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夏四月，至京師，入見，帝嗟慰勞來懇至，賜宴畢，復召入賜坐，論事。適大臣奏呈《諭宋詔草》，不稱旨，俾公改作，公援筆立就，帝稱善，即行之。至晡乃出。

盧摯《郝公神道碑銘》 公諱經，【略】年十餘歲，沉塞靜重，狀貌瑰奇，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爲學，晝或忘晡，通夕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勩如此，凡五六年。剞劂挠摩，磊砢而直，廉栗而輝，涵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趨武周、孔，比肩淵、軻，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爲己任。山峙川駛，天游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爲賓友。公一謝絕。又：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國信使，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璮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蔑以款兵，館留眞州，籍爲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曰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璮，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

王逢《讀國信大使郝公帛書序》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略】書蓋如此。公字伯常，仕世祖皇帝。庚申歲使宋，爲賈似道拘幽十有六年，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絕，但知紀元爲中統也。先是，公羈旅日，有以雁四十餉公，內一雁體質稍異，命畜之於後。雁見公，輒張翮引吭而鳴，公感悟。擇日率從者三十七人，具香北拜，二人舁雁跽其前，手書尺帛親繫雁足，且致祝曰：「彙臣某敢煩雁卿通信朝廷，雁其保重。」欲再拜，雁奮身入雲而去。未幾，虞人獲之苑中，以所繫帛書托近侍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書今藏諸秘監。

宋濂《題郝伯常帛書後》 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

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揀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眞，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眞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雁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巴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雁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于朝。敕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雁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以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雁」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傅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雁誠能傳書云。

《元詩選》初集乙集 伯常之出使也，以爲南北生靈，庶幾有息肩之日。既而被留于宋者十六年，鏘鏘急迫，益肆力于文章。【略】北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云，【略】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爲至元也。元人高其節，以比蘇子卿焉。

《石洲詩話》卷五 蘇子卿上林鴈足書事，乃詭言以動單于，非實有其事也。至元郝伯常使宋，被留於眞州，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云，【略】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爲至元也。

王汝楫《郝文忠公年譜叙》 公爲陵川人，其生其歿皆不於陵川，而當流移轉徙幽囚拘繫之時，其著書立說必揭「陵川」於姓名之上者，蓋以先人邱壟所在，未忍一日忘也。歲庚午，予館上黨郭氏，置公集於書篋中。每落花滿徑，時鳥變聲，輒向旅窗展誦，公之生平歷歷在目。公生當金源末造，中原日尋干戈，二親攜之流離於戎馬間，刻無甯晷。至十六歲，始得保之僧舍讀書焉。假令躬際承平，安居樂業，其造詣又不知何如，此不得不爲公惜者。然公之學由是成，而公之節即由此著。迨後館於賈、張者幾十稔，兩家蓄書甚富，公日擁萬卷，愈肆厥力。其於天人之際、性命之微、盛衰之理、興亡之迹，無不探根蹠窟，至是，學益粹而節益堅。公時年甫三十有一，迄今誦其詩，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又不覺高山仰止，心嚮往之矣。又二年，始應金蓮川之聘，再徵而起。意謂明良遇合，千載一時，坐而言，不難起而行，公之讀書爲有用矣！乃沙陀一見，公雖剴切敷陳，當寧傾聽，而遽爾寂寂，復經三年。竊嘆人生遭逢何如此之難也！洎乎荆鄂多事，奪情起復，方有宣撫之命，豈公志哉！蓋自是公初入仕於元，賈即秉政於宋矣，賈還朝進爵，而公入宋拘留矣。遲之十六年之久，賈以有罪免，公始奉使還朝矣，公疾作，尋卒，而賈貶置被誅矣。天生似道，若故與公始終爲難者。嗟乎！讀史至此，未嘗不裂眥扼腕，且爲之泣下霑襟也。噫！公之節固不能屈，而公之學更不可泯。其文章節義卓卓可傳於後世者，全集具在。

《農田餘話》卷上 郝陵川帛書事，元世祖庚申即位，以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奉使于宋，告登寶位，宋相賈似道忌公露乞和之盟，拘于儀眞，不令入朝，亦不遣還。在儀眞新館，作帛書附于雁足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略】凡五十九字，帛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透，而公以至元十二年二月送歸國，三月虞人獲雁于汴梁金明池，爲安豐教授王時若所得。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知之，奏于朝，敕中使取之，仁宗裝潢成卷，命翰林集賢文臣題識之，藏諸東觀。或說：世祖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雁」之嘆，遂興師伐宋者，妄也。

《歷代詩話》卷六五 吳旦生曰：《農田餘話》，【略】據此，則始末與《輟耕》有異。因思一雁也，爲子卿則自北而南，爲伯常則自南而北，是天下之至神絕靈莫踰于雁。然漢廷特飾說以紿之，使驚爲神，而陵川一寸帛則實有是事也。景泰中丘仲深一絕云：「北雁曾聞寄漢書，又看南雁遞還都。迎鑾鎮上修書處，還似蘇郎雪窖無。」如後二句，故作疑辭以問邪？

作品本事

郝經《冠軍樓賦序》 中統元年庚申夏六月，奉命使宋，道出宿州，潦路霖雨，蒸厲作惡，遂爲稽留。時東平嚴侯之弟開府，于是一日置燕于冠軍樓，

在城北隅，西望平遠，盡得東南之勝，乃爲賦之。

又《瓊花賦自序》 中統二年春三月，制使李公致瓊花數枝。是年冬十月，而夢二客相邀至維揚之后土祠，飲于花下，嘯歌爲樂。既醉而覺，乃作賦焉。

又《秋風賦自序》 久在舍館，偶因秋風之起，一時介佐三節人員皆爲感愴，故作是賦，以激釋云。

又《牡丹菊賦自序》 初入新館，客將宋日新致朱砂紅牡丹菊一本，祗三四花，慘翠萎暗，不以爲奇，遂植之穿廊西之隙地。今歲忽茂達成叢，高六七尺，及秋而放數百花，所未見也。適正甫書狀生朝，而其花尤盛，故作賦以寓感。

又《幽憩賦自序》 上即位之元年，詔經更成于宋。宋人逆之，入置于儀眞。奸宄漏國，相與構陷，誣爲疑兵，不受書命，且僞報異聞者再，遂不令進退，自庚申至于甲子凡五年。冬十有一月，宋人乃報其國喪，而復無縱釋之命。幽抑無紀極而莫適赴愬，作《幽憩賦》以自釋。

又《義士自序》 燕趙古多豪士，其借交報仇、排難解紛，以義相許，固其俗也。丁巳春，余入燕，得義士人一焉，曰晉古，跌宕於縉紳間，聲名籍甚，故得其爲人尤詳。初以蚤失怙恃着道士服，杖屨去家，觀覽山川，交識名右，王內翰、白樞判、魏靖肅、元遺山，一時名流皆嘗爲之先後。尤喜周急援難，凡孤弱頓躓莫能自致，往往賴之以濟。一日，挈壺酒踵余門而求詩，余素喜奇節士，聞其槩梗，尤有激于中焉，乃爲之賦詩。

又《緯亢行》附注 丙午冬十有一月越十有五日辛未，五星會于亢。太陽躔斗，十九度。太陰經心，五度。木星躔亢，二度八十三分十秒，在辰前逆行，六日行一度。土星躔亢宿，一度三分，在辰前順疾，十日半行一度。金星躔亢，一度六十四分四十六秒，在辰前順疾，一日行一度。火星在亢東五度六十二分半，在辰前順疾，二日行一度。水星躔亢，三度三十二分三十秒，在辰前順疾，一日行一度。以其五緯皆躔于亢，故謂之緯亢云。

又《巴陵女子行自序》 己未秋九月，王師渡江。大帥拔都及萬戶解成等自鄂渚以一軍覘上流，遂圍岳。岳潰，入于洞庭，俘其遺民以歸。節婦巴陵女子韓希孟，誓不辱于兵，書詩衣帛以見意，赴江以死。其詩悲婉激切，辭意壯烈，有古義士未到者。今并其詩錄于左方。嗚呼！宋有天下，文治三百年，其德澤龐厚，膏于肌膚，藏于骨髓。民知以義爲守，不爲偸生一時計。其培植也厚，故其持藉也堅。乃知以義爲國者，人必以義歸之。故希孟一女子，而義烈如是。彼振纓束髮，曳裾峨冠，名曰丈夫，而誦書學道以天下自任，一旦臨死生之際，操履云爲，必大有以異于希孟矣。余既高希孟之節，且悲其志，作《巴陵女子行》以申其志云。又附注：巴陵女子韓希孟，魏公五世孫，嫁與賈尙書男瓊爲婦。岳州破，被虜之明日，以衣帛書詩，願好事君子相傳，知吾宋家有守節者。

又《武昌詞三首自序》 王師圍鄂，遊騎于金牛鎭得一婦人，欲侵之。厲聲曰：「我夫婿翁姑皆死，目前未即死，又可受辱邪？速與我死！」遂置之。自稱梅溪主人張素英，作歌詩數篇以見志，尋以疾卒。于湖中得一路分妻，一日以無夫選賜有功軍人，即以掌批其頰，對今上大呼曰：「妾夫將千五百人，扼敵沅州。妾命婦也，豈可辱于是！乞速賜死。」上矜其志，賜之衣糧，使有司存恤之，以俟其夫。亦尋以疾卒。又有漢陽教授之妻，爲一兵所掠，義不受辱，投于沙湖。三人者，僕親見之，皆可附希孟之義，各爲賦詞以寓意云。

《元詩選》初集乙集 《青城行》案：《陵川集》詩叙金亡事最詳，又有《金源十節士歌》，序云：金源氏播遷以來，至于國亡，得節義之士王剛忠公等十人，皆死事死國，有古烈士之風，可以興起末俗，振作貪懦。其名字官階，始終行業，自有良史，其大節之嶽嶽磊磊，在人耳目，雖耕夫販婦，牛童馬走，共能稱道者，作歌以歌之，庶幾揄揚激烈，由其音節，見其風采云。天興諸臣，國亡無史，不能具官，故皆祇以當世所稱者如郭蝦蟆、仲德行院等書之，俟國史之出，當爲釐正云。十節士謂王子明、移剌都、郭蝦蟆、合答平章、陳和尙、馬烏古、孫道原、仲德行院、絳山奉御李豐亭、李伯淵也。

著錄

《陵川集》卷首《咨文》 其平日著述，如《三國志》黜曹魏而主劉蜀，使正統有歸，吻合朱文公《通鑒綱目》筆法，一洗前書之謬誤，是誠有補於世教。又如《春秋外傳》、《一王雅》、《陵川文集》等書，學者願見而不得。似此遺稿，家藏尙多，不幸其子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文徵早卒。伏慮前書久而散失，良

可惜也。如蒙朝廷允許、于懷州本家取發前來，付翰苑披詳發下板行。庶使一代儒宗雄文傑作，不至湮沒，傳之將來，以見聖治文明之盛。是則非惟死者之幸，實後學之幸也。請轉呈都省照詳施行。本部參詳，如準所言，將郝文忠公遺文裒集梓行，誠有補於世教。

江西行省《劄付咨文》 郝伯常學士做國信使入宋講和去時，于眞州拘留了十六年間，做了一部《續後漢書》，並他平日作來的文章《陵川文集》，這兩部書，中書省交江西行省有管下學校錢糧內開板去了也。

苟宗道《郝公行狀》 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復究竟平生著述。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庵先生有《通鑑綱目》，嘗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終未改正。」公仍創作紀傳、序志、論贊等書。其辭例森嚴正大，雄深雅健，黜奸雄之僭僞，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卷。以《春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章句音義》若干卷、《制作本義》若干卷、《比類條目》若干卷，可使讀書者得聖人之本意，溯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也。又學《春秋》者必自《三傳》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三傳折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干卷，合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爲之作《傳》，已極其至，近世諸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易外傳》十卷。又爲《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觀公之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盧摯《郝公神道碑銘》 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絀丕擠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略】《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閻復《郝公墓誌銘》 公在儀眞，日以著述爲事。準《通鑒綱目》，作《續後漢書》，以正史壽之失。著《春秋》、《周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鑒書法》、《玉衡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凡數百卷。先哲立言垂世，多自幽憂困吝中，是知天之厄公，適所以厚公也。

《國朝名臣事略》卷一五　撰《續後漢書》，絀丕擠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

朱樟《郝文忠公集序》 惜所著《周易》《春秋》外傳、《續後漢書》、《原古錄》、《一王雅》等書皆不傳。其叙載在集中，九鼎一臠，令人朵頤，索之不得，徒增浩歎。

馮良佐《郝文忠公文集後序》 當時及門壽俊護襲遺稿，迄今餘五十年。延祐戊午春，集賢陳大學士上聞聖明，軫勳崇舊，嘉惠斯文，遂繡梓行世。微臣良佐職領江廣儒學，且董役竣事，率儒人胡元昌等詳正其字，庶無訛矣。然不可以辭語淺陋爲解，敬述梗槩以識家傳輿誦之盛。幸無俾陳、歐二子專美前代，庶昭于方來云。

李之紹《郝文忠公集序》 今集賢大學士郭公貫幼從公學，其任禮部尚書也，請刊其遺文，朝廷從之。事屬江西行省，以序見徵。

陳鳳梧《陵川集序》 文集凡若干卷，板行于元，久而散逸，見者鮮焉。吾大憲長李先生叔淵博學好古，以公鄉先哲也，景慕之尤深，求其集踰二十年，始得全帙，如獲拱璧，遂手校而刻之梓以傳。嗚呼！宋開慶間，公從元世祖次師於鄂，登高弔古，其《咏武昌三節婦》詩，實載集中，則鄂固公所嘗游覽之地也。距今二百餘年，而文集迺刻于茲，夫豈偶然也哉？抑公之所著，有《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內、外傳，皆卓然自成一家，惜乎無傳焉，安知是集一出，不有因之而旁求者乎？

陶自悅《陵川集序》 先生所著《續後漢書》暨《易》《春秋》內外傳、《太極演》等書，不下數百卷，俱不傳。其文集三十九卷，曾一刻於元。迨明武宗朝，沁水李司農叔淵官楚，復鏤諸板，江右陳司空文鳴爲之序。其本行於北，東南學士罕藏之。余願見既久，購不獲，會移知澤州，歲乙酉纂修郡志，遍搜得李刻全冊于陵，大喜逾望。惜魯魚漫漶，訪他邑又見一前本，似初刷者，頗明晰。較其可知，餘則姑付闕如。因嘆先生之文宜冠元儒，遭逢不偶，至宋被留眞州十六年。當時其地守臣請與張翌、吳澄并祀，曰「三賢祠」。訖今不可問，陵川故里廟亦頹廢，製作迨將澌滅。此大闕軼事，忝守先生鄉，責不在我乎！檄屬鼎新其祠，爰舉前集，命刊梨以行。

《文淵閣書目》卷九　郝經《陵川集》一部十冊，闕。

又卷一〇　《郝經先生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郝經《文忠集》三十卷。

《秘閣書目・文集》　郝經《陵川集》一冊。

《秘閣書目・文集》　《郝經先生詩》一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郝陵川集》。

《菉竹堂書目》卷三　《郝經陵川集》十冊。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郝陵川集》十冊，三十九卷，郝經。

《近古堂書目》卷下　郝文忠《陵川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郝文忠陵川集》。

《池北偶談》卷一六　又嘗見金陵黃俞邰虞稷《徵刻唐宋元書目》，所載有金趙秉文《滏水集》二十卷，元郝經《陵川集》三十九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郝經《陵川文集》三十九卷、附錄一卷，【略】元郝經撰。【略】延祐五年，經門人集賢大學士郭貫請以是集與所作《續後漢書》官爲刊版，付待制趙穆、編修官蒲道源等詳定，得旨允行。卷首所載江西中書省劄付咨文，蓋即其事。後官版散佚，明正德己卯，沁水李叔淵重刻於鄂州，陳鳳梧序之；康熙乙酉，武進陶自悅守澤州，得李本於州民武氏家，欲鋟木未果，僅爲製序弁其首。乾隆戊午，鳳臺王鏐始校刊之，【略】今所行者，皆鏐此本云。

朱樟《郝文忠公集序》　甲寅春，來守濩澤，知爲郡之先賢，訪其遺集，罕有知者。在郡三年，僅于陵川諸生武氏得其藏本，家已世守，不輕假人。爰效古人抄書之例，隨閱隨錄，始得全書，【略】武進艾圃陶先生曾牧是邦，亦錄是集去，欲爲重鋟，僅冠以序，未遂其志。後松坪少司空，郡之鄉先哲也，勤求掌故，有志重刊。會督餉秦川，亦未竟其事。今其令嗣涵紫，好學稽古，承先人志，付諸梨棗，閱三月而告竣。哀然成帙，問序于余。嗟乎！公之文章節義冠冕金元，歷亘古而彌新。然時移代遷，去古日遠，鴻章傑作，其不與謏學鶯鳴同歸澌泯者，曾幾何哉！其集一刻于元，迄明再刻于楚，即今得武氏本也。魯魚亥豕，重難校讎，又得孝廉興鈞孔君輩勤加檢閱，得成完書。因思河東文物自古勁豪，其有企郝氏之流風，不負明道先生之遺澤，倡明實學，繼軌前賢，以復當時之盛。余忝郡守，能不登棣華之堂而興歎羨也耶？

王鏐《郝文忠公集跋》　余憶髫年追隨先大夫松坪府君側，論次前賢，講劘學業，即聞所稱郝文忠公者，吾澤先賢也。有《文集》若干卷，先大夫欲付之梨棗，以其集刻于明季正德間，沁水李叔淵先生宦鄂州，一刻于鄂，而澤之有是集，亦鄂州舊本也。魯魚帝虎，漫漶殘蝕，問之藏書之家，亦並罕有，非重梓不可。夙有是志，已鳩工集事，嗣以督餉西陲，青天運粟，其事中輟。厥後晉秩司農，薦階水部，政務賢勞，未遑及此。荏苒迄今，已廿餘年事矣。今歲早春，以公事至郡城謁太守朱鹿田先生，共論吾邦文獻，則首舉郝文忠公，且云購其遺集，重費經營，復言是集宜亟付雕鐫，庶不湮沒。【略】予恍然若失，曰：「是吾先大夫之志也。勞攘馳驅，初心未遂，非予後人之責耶？又何敢辭。」退而畀繕書者重付剞劂，并延郡中宿學重加校勘，閱三月告竣。呈諸太守公，請弁其端，謬加獎許。是集也，先大夫之夙志存焉，誠未忍忽。捧讀之餘，非敢云克承先志，亦聊以向慕古人之著作，俾成完書，使後學之輩知有津梁，非徒藏之名山而已。他日裝潢成帙，用呈告廟，先大夫知之，庶稍慰于九京矣。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郝經《陵川文集》三十九卷、附錄一卷，又《一王雅》二百五十篇。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陵川集》三十九卷，元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謚文忠陵川郝經伯常著。（闕）其留眞州旅館，著《一王雅》、《春秋制作本原》、《春秋三傳折衷》、《春秋外傳》、《原古錄》、《太極演》、《周易外傳》、《續後漢書》、《玉衡眞觀》、《變異事應》，并次其詩文雜著爲《甲子集》，并有自序，見集中。《甲子集》者即此集是已。延祐五年詔江西行省開雕。【略】正德二年，湖廣憲使沁水李叔淵重翻。

強上林《郝文忠公文集叙》　前因舊板漫漶，錢唐鹿田朱公守澤時重授梓人，剞劂一新。是固公之靈不忍斯板之剝蝕，而假手於積學好古之士，以振刷而流傳之也。而朱公攜以南，其裔孫鑠復載以北。梅南張君見之漳南，因納値載歸鳳臺之黃石村。是又烏知非公之神不忍斯板之淹沒於異地，默令自浙而豫，自豫而歸於陵之鄰封，使之去陵逾近，而豫爲陵人購贖之地也。迄於今二十餘年，陵之人咸思有以歸之。林自承乏茲土，嘗登棣華之堂，謁文忠之廟，未嘗不傾心嚮往，慨然想見其生平。夫蒞茲土猶仰其人，矧世處於陵者哉！以公之未嘗居陵而猶以名其集，有惓惓故國之思，矧陵之人有不惓惓於

公者哉！秦君恆山、王君松舟，篤志士也，考之國史，參之《文集》，傳之故老，輯爲《年譜》，張君雪塘又從而增訂焉。既已斟酌賅備，裒然成冊，而終以不獲《文集》一板爲憾。適高邑皇甫君基、鄗君丕協倡捐公項，從張姓買出，謀貯郡學，鳳邑趙君爾欣悉其事，謂貯府不如歸陵。陵人承其意，與皇甫君商，即慨然舉櫝相贈。使數百年斯文之脈復歸故土，貯之公祠，責之掌守。林固嘉諸君子之篤志惓惓於公，有不負公惓惓於陵之意者。事既成，因述顚末而爲之記，亦以誌嚮往之心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三十九卷，明刊本。元郝經撰。李之紹序，前有延祐五年中書省交江西行省開板劄付，及中書省咨文，【略】此正德間沁水李叔淵從閣本鈔出付刊者。【略】舊爲千頃堂藏書。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九** 《陵川集》三十九卷、附錄一卷，元郝經撰。高都王氏本。乾隆戊午王鏐校刊。前有延祐李之紹序、刊書札、咨文、碑狀、墓志、目錄。凡賦一卷、詩十四卷、文二十四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三十九卷、附錄一卷，乾隆刊本。元郝經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郝文忠公《陵川集》三十九卷，明刊本。元郝經撰。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陵川集》三十九卷，元郝經撰。明正德己卯李叔淵刊本。 今乾隆戊午鳳臺王氏刊本。 《乾坤正氣集》本。

附：元延祐本，郭貫奏請與《續漢書》同刊於江西。（邵氏） 補：《郝文忠公陵川集》三十九卷，元郝經撰。 明正德二年李瀚刊本，【略】劉承幹藏。瀚字叔淵，此即《莫目》著錄之李（淑）（叔）淵刊本也。 清傳鈔明正德二年李瀚刊本，行款同上，有正德序。《四庫》底本。盛昱遺書。 補：《郝文忠公陵川集》三十九卷、目錄一卷、首一卷、附錄一卷，元郝經撰。 清乾隆三年王鏐刊本，【略】藏園藏。 補：《郝文忠公集》二十五卷，元郝經撰。 清道光二十八年刊《乾坤正氣集》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三十九卷，元郝經撰。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十冊。 又：清初抄本，五冊。 又：清抄本，十二冊。 又：清抄本，十冊。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三十九卷、附錄一卷、《年譜》一卷，七冊。元郝經撰，清王鏐編。清乾隆三年高都王氏刊，道光丙申十六年陵川增刊《年譜》合印本，潛江甘氏舊藏。

藝文

劉因《憶郝伯常》 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玉虹醉吸金陵月，玄鶴孤遊赤壁秋。漠北蘇卿重回首，天南王粲幾登樓。飛書寄與平南將，早放樓船下益州。

王惲《送郝伯常歸堡塞》 書劍南辭杞國天，一歡傾倒酒罏邊。鳳麟瑞質驚千古，江海詞源浩百川。吾道莫傷今日否，新文將付後來傳。驪駒歌斷青山暮，愧未嘗游從馬遷。

又《木蘭花慢・望郝奉使墓》 灑西風老淚，又馬上、望郎山。對紅露秋香，芙蓉城闕，依舊雄藩。碧雲故人何在？憶扶搖、九萬看鵬摶。賦就鳳凰樓晚，星沈鸚鵡洲寒。 一丘宿草鎖蒼烟，零落復何言？似燕許才名、風雲際會，自古天慳。皇皇使華南下，愛丹衷，擬締兩朝歡。恨殺姦回秋壑，月明愁滿江干！

又《哭郝內翰奉使》 大河東匯杞連城，之子南來器宇盈。義契重於平昔友，新文公與後來盟。苦心問學唐韓愈，全節歸來漢子卿。十六年間成底事，長編惟見使華名。

又《祭郝奉使墓文》 嗚呼！甲寅之冬，仲月之尾。公自杞來，道出鄘邶。始覿清揚，重於夙契。把酒論交，笑談游藝。顧睞回翔，吾子可誨。臨別之時，一何勉慰。維中元春，雲龍交際。我時游梁，與公再會。東館相遇，四并同醉。所學所行，盡發其秘。北次龍岡，嘔血而癘。書來及予，愈見友義。我車北轅，公也南逝。自茲及薨，凡十六歲。追憶平生，潸焉出涕。公之問學，閎肆汪濊。公之文章，豹炳虎蔚。萬斛淵泉，出不擇地。太史與倫，皇墳可媲。浩浩江漢，萬古不廢。蘊爲忠貞，見諸行事。著書垂聲，諒非本意。匪予得私，乃世公議。今我想公，令人短氣。斯文綫如，忍復殄瘁？直筆疇歸，大冊孰畀。偉績鴻休，光潛揚厲。而最傷公，爲國出使。初館儀眞，主成和計。奉持國書，以死自誓。

方介外侮，群猥內猘。節落瘴烟，精誠益勵。屬國平原，同歸一致。長星墜芒，使軺還轡。玉上青蠅，何啻一二。惟皇聖明，見萬里外。錄勞棄瑕，予豈汝罪？士無賢否，入朝見忌。膚愬再行，與病交劇。一僨不起，萬事瓦棄。感時懷人，憂來拊髀。昔賢有言，當論我輩。大槩無差，節目或滯。如公之才，如公之志。雲夢九吞，曾弗芥蔕。俯掇勳名，高視一世。意廣思長，反爲物制。豈惟公傷，因以自識。茫茫大鈞，形流萬匯。幾世幾年？生此偉器。贊用德宗，誼逢漢帝。百未一施，胡奪之易。雞水淪光，郎山斂翠。隱然一丘，保之西遂。車過腹痛，我懷曷既。黃鳥聲悲，助我歔欷。臨風拜公，哭而載酹。嗚呼哀哉，孤忠伊鬱，幽憂憔悴。生罔能伸，死而永閟。寓哀斯文，庶昭枉昧。公如有靈，恐予言爲知己也。尚享！

又《庭芝評郝奉使文》 李庭芝見郝奉使文字，謂陳月觀曰：「陵川固才高學博，但出入韓文，未甚熟耳。」余嘗度之：韓文世所重者，其要非一。今李之於郝所以云云者，豈以韓豐而不踰一辭、約而不失一字，郝之返是者極多。不然，是擇焉不精，明理未至，雜以非聖，此有故也。

又《壯士吟題郝奉使所書手卷》 使節駐淮海，人望兩好熙。宋人足變詐，觀望占成虧。不知破武事，中伏混一機。壯士死則已，不死將有爲。宋琨凜風槩，天馬不受羈。拘隔一館間，激之見連雞。事久變乃生，勢去心恫疑。奄奄十六年，慘悴甘湘纍。內鬨既首鼠，外侮宜紛披。盛氣屈使降，壯心終不移。睨柱欲碎首，忍見王人微。松嚴操愈厲，草綠秋更萋。蕭爽隱霧豹，脫略觸藩羝。老賊主一殺，幽憤將何施。庭芝一援手，所惜良不貲。兵交使其間，天理或可期。子卿才屬國，所報亦以卑。至今郎山塚，突兀空蟠螭。兩行清汝帖，只有老天知。

袁桷《題郝伯常雁足詩》 深羈孤館鬢毛班，猛虎搖鬚障海寰。玉樹已歌歸逝水，羽書難射隔平山。不須羝乳終回漢，肯學雞鳴詐度關。一寸蠟丸憑雁寄，明年春盡竟生還（乙亥四月放還）。

張翥《題郝內翰書所作夢觀瓊花賦後》 釣魚山前龍上天，武昌城外走蜀船。老姦欺國馳露布，使者坐囚吞雪氈。潰兵一夜甲塡水，血汙木棉花下鬼。豈知老仙方卧遊，鶴背天風扶夢起。頹雲抉月光西流，玉簫聲斷江聲愁。露華泣盡瓊樹死，廣陵春色寒於秋。百年遺賦人爭重，勁墨遒毫精爽動。節旄零落喜生還，回首江南已如夢。花神換根春更芳，想像月色扃餘香。楚招無人青鳥去，公不少留涕泗滂。

王逢《讀國信大使郝公帛書》 西北皇華早，東南白髮侵。雪霜蘇武節，江海魏牟心。獨夜占秦分，清秋動越吟。蒹葭黃葉暮，苜蓿紫雲深。野曠風鳴籟，河橫月映參。擇巢幽鳥遠，催織候蟲臨。衣攬重裁褐，貂餘舊賜金。不知年號改，那計使音沈？國久虛皮幣，家應咏薯砧。豚魚曾信及，鴻雁豈難任。素帛辭新館，敦弓入上林。虞人天與便，奇事感來今。

朱樟《魯山村》（郝文忠公故里） 青氣洩窯煙，迤西勝地偏（地接西溪）。鷄鳴三晦宅（地名鷄鳴鄉，見金碑），鹿角一刀田。疏族繁枝衍（村中郝姓遠族），孤忠衆口傳。過溪松韻落，覽古企前賢。 香艸深林色（元遺山《魯山琴臺詩》「香草空深林」），風流接汝南（郝文忠避地河南魯山，見《元史》本傳）。雁池人不見（公宅有落雁池），菹汁餘猶甘（公九歲避地魯山，母病，以蜜和寒菹，決母齒飲之而瘳）。擘絮殘春柳，驚眠淺夏蠶。從人訪遺蹟，來往恣幽探。

又《陵川城南謁郝文忠公祠仍疊前韻》 晚巷閉寒烟，榱題一徑偏。已凋池上樹，誰拜墓門田？桃梗人難辨，蟲碑字失傳（廟石二通俱無字）。上丁陳俎豆，幸躋頻宮賢（公祀典在春秋上丁）。 鏡薌亭外路，寄恨與淮南（公留眞州新館有鏡薌亭）。大節人難及，孤忠死已甘。祝詩因愛鴈，惜帛更憐蠶（中統十五年九月，公帛書博二寸，高五寸，附雁足。元仁宗時，詔裝潢成卷。集賢文臣題識之。見宋文憲書後）。棣萼春何晚，堂成許共探（祠即公棣華堂故址，宋巡察欲重修，故有落句）。

雜錄

郝經《江石子記》 余生平自書札外，於物無他嗜。及在儀眞，與山川百物隔絕，每見一花木果實，輒持玩不能去手，汲汲如不得見。向也與物相忘，今則遇物輒感，有莊生所謂去國期年，見似之者而喜者，蓋非爲物移也，所見者罕也。

宋褧《張女挽詩并序》 女諱阿慶，汝南忠武王第八女，今翰林待制郝陵川所聘也。日誦數百言，尤工屬對。十歲而逝，元遺山《續夷堅志》記其事：三生常侍玉晨君，想像文姬一樣人。露氣清凝仙掌夜，天葩秀吐上林春。木蘭歌

怨征行苦，柳絮才高老大身。卻是貞魂埋不得，綵鸞同與駕飈輪。　又《後跋》：所屬對今略附于後，如：「睡思昏昏如醉思，閒心寂寂似禪心」；「洗硯黑雲浮水面，折花紅雨落牆頭」；「滿地梨花三月暮，隔牆楊柳兩家春」；「秋水芙蓉妝鏡曉，暖煙楊柳畫屏春」；「關山明月子規魂，花柳東風蝴蝶夢」；「江頭鷗鷺，不關名利也風波；野外荆榛，有底功勳承雨露」；「驟雨翻空，滌世間之塵垢；飛虹飲海，收天下之風雲。」

《讀史札記》　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略】案：此乃好事者因蘇武事而依託爲之者也。當時苟宗道撰《行狀》、盧摯撰《神道碑》、閻復志墓，皆不書此事，即本集亦不載此詩。唯宋景濂曾見所爲帛書者，而題其後。【略】此傳會之談，不知有信史在也。且云帛書後題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是當時皆信此事爲眞有矣，不知九月非雁北鄉之期，夫人知之。今云九月於儀眞放雁，三月於汴梁獲雁，皆非事理所有。而景濂信之，載入正史，亦好奇之過也。今傳更誤作「至元五年」，又後人強作解事者之所妄改矣。

《輟耕錄》卷六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歿於眞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爲？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下若逢姦似道，爲言故國黍離離。」

雷膺

論述

王惲《贈彥政副使》　一世佳公子，氣涵渾水春。衣冠逾遶澤，麴蘖豈謀身。白璧詩名重，清燈客舍新。不妨宛馬足，暫屈到河神。

又《壽雷彥政》　南渡衣冠後，如君不數人。氣涵渾水秀，色映塞垣春。靈沼周儀鳳，商郊魯獲麟。壽杯傾菊露，同拜倚門親。　去歲龍沙月，流光共薊門。寒華驚晚節，客舍壽明樽。取友襟期在，傳家命脈存。今年秋色好，笑語北堂溫。

《玉堂嘉話》卷一　其修撰雷膺詞云：「昔年詩禮，已聞鯉過于庭前；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參政楊公筆也。

胡祇遹《寄雷彥正》　才藝如君豈久閒，可能高潔掩雲關。行當冀北千羣選，莫厭終南一帶山。壯歲功名從造物，綵衣蔬食悅慈顏。西南望眼三千里，夢裡芳踪不可攀。

又《送雷彥正序》　吾友彥正，卓卓孤立，固窮篤學。非其道，未嘗插足於權貴之門；非其義，雖敬致厚遺而弗受。家可貧而貨不可動，身可窮而志不可撓。自渾源遷鎮陽門，讀書二十年。經略使侯愛其不凡，以力徙家於衛。中統元年夏，左丞公來治魏，以禮辟爲幕官。不肖忝與之同列，日往月來，愈詳審其爲人，總大綱而不流於疎迂，勤小物而不涉於瑣屑。每同諸公論事於左丞前，非所當言，則吶吶然不出諸口；及其言責在己，事有當辨，則直言正論，袞袞可聽，雖聯仕諸人邪正曲直，斯須不少貸。左丞公嘗語人曰：「彥正凡事有心，聞者莫不悅服。」二年春，同郎中彥才從左相北覲，不肖愛其處事發言得君子之時中，又愧知吾彥正之未盡也。前途萬里，起跡於此，遠業其可量也。不舉時人之非，不足以形容吾彥正之善。

傳記

《元史》卷一七〇《雷膺傳》　雷膺，字彥正，渾源人。父淵，金監察御史。膺生七歲而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歸渾源，難險備嘗，織紝以爲業，課膺讀書。膺篤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其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丞相史天澤鎮眞定，辟爲萬戶府掌書記。世祖即位，初置十路宣撫司，詔選耆舊使副子弟爲僚屬，授膺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膺爲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五年，調陝西、西蜀、四川按察司參議。至元二年，改陝西五路轉運司諮議。四年，用兵于蜀，佩金符，參議左壁總帥府事。師還，陞

承務郎、同知恩州事。憲府表薦其能，遂入拜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爲言，又斥聚歛之臣不宜作相。十一年，加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稱職聞。十四年，進朝列大夫、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強籍新民以爲奴隸。膺出令，得還爲民者以數千計。十八年，轉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以母老辭。二十年，遷行臺侍御史，奉母之官，分司湖廣、江西，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二十二年，丁母憂，去官。明年，起復，授中議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時年六十二，即致仕，歸老于山陽。二十九年，徵拜集賢學士。成宗即位，朝會上都，召諸故老，諮詢國政，膺爲稱首，多所建白。一日，延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玉帶環一。明年，賜鈔五千貫，進秩二品。大德元年夏六月，以疾卒于京師，年七十三。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馮翊郡公，謚文穆。

白樸

論述

綜論

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 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略】其備，則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補於世。

賈仲明《凌波仙・補白仁甫弔詞》 峨冠博帶太常卿，嬌馬輕衫館閣情。拈花摘葉風詩性，得青樓、薄倖名。洗襟懷，剪雪裁冰，閒中趣，物外景，蘭谷先生。

楊維楨《沈氏今樂府序》 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略】馬、白，皆一代詞伯，皆不能不游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

《太和正音譜》卷上 「古今群英樂府格勢」：白仁甫之詞，如鵬摶九霄。風骨磊磈，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萬里之志，宜冠於首。

《四友齋叢說》卷三七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四大家。【略】白頗簡澹，所欠者俊語。

《渚山堂詞話》卷三 「弔白太素詞」：酒邊爲賦《酹江月》一詞弔之。【略】弔詞云：「滑稽玩世，知胸藏多少，春花秋月。天籟有詞人有像，還是遺山風格。松下巢由，竹間逸少，氣韻眞高潔。坐談拊掌，溪山等是詩訣。見說多景樓前，鳳凰臺上，醉帽風吹裂。千古英豪消歇盡，江水至今悲咽。九死投荒，三年坐困，一樣成愁絕。寄聲知否，酒盃當酹松雪。」凡白之大略，詞頗該之。

王博文《天籟集序》 樂府始于漢，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志爲主。秦、晁、賀、晏，雖得其體，然哇淫靡曼之聲勝。東坡、稼軒矯之以雄詞英氣，天下之趨向始明。近時元遺山每游戲于此，掇古詩之精英，備諸家之體制，而以林下風度消融其膏粉之氣。白樞判寓齋序云：「裕之法度最備。」誠爲確論。宜其獨步當代，光前人而冠來者也。元、白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太素即寓齋仲子，于遺山爲通家侄。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山遂挈以北渡。自是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則如初。」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于臂上得汗而愈，蓋視親子弟不啻過之。既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謦咳談笑，悉能默記。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顧我眞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居無何，父子卜築于滹陽。律賦爲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號後進之翹楚者。遺山每過之，必問爲學次第。嘗贈之詩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未幾增長見聞，學問博覽。然自幼經喪亂，蒼皇失母，便有山川滿目之嘆。逮亡國，恆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適意。中統初，開府史公將以所業力薦之于朝，再三遜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太素與予三十年之舊，

人間詞話》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沉雄悲壯，爲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籟詞》，粗淺之甚，不足爲稼軒奴隸。豈創者易工，而因者難巧歟？抑各有能有不能也？讀者觀歐、秦之詩遠不如詞，足透此中消息。

人間詞話刪稿》言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美成以之入詞，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爲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爲我用。

分　論

牆頭馬上》梁廷楠《曲話》卷二：元人每作傷春語，必極情極態而出。白仁甫《牆頭馬上》云：「誰管我衾單枕獨數更長？則這半牀錦褥枉呼做鴛鴦被。流落的男游別郡，躭閣的女怨深閨。」偶爾思春，出語那便如許淺露。況此時尚未兩相期遇，不過春情偶動相思之意，并未實着誰人，則「男游別郡」語，究竟一無所指。至云：「休道是轉星眸上下窺，恨不的倚香腮左右偎，便錦被翻紅浪，羅裙作地席。既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愛別人，可捨了自己。」此時四目相覷，閨女子公然作此種語，更屬無狀！大抵如此等類，確爲元曲通病，不能止摘一人一曲而索其瑕也。　又：其《鵲踏枝》一曲云：「怎肯道負花期，惜芳菲，粉悴胭憔也綠暗紅稀。九十春光如過隙，怕春歸又早春歸。」如此，則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盡，斯爲妙諦。惜其全篇不稱也。

梧桐雨》《詞謔・詞套二九》：《梧桐雨》中《中呂》，白仁甫所製也，亦甚合調。但其間有數字誤入先天、桓歡、監減等韵，悉爲改之。

蘇小小月夜錢塘夢》閔遇五《蘇小小月夜錢塘夢跋》：錢塘、博陵，風馬牛也，何緣埋玉于此？君亦渡南耶，不知昔人何以置諸《會眞》後也。以其筆機流動，墨花眞艷，姑仍存之。既已夢幻，豈容思議！

永遇樂》（**一片西湖**）《蕙風詞話》卷三：《天籟詞》，《永遇樂・同李景安游西湖》云：「青衫儘付，濛濛雨濕，更著小蠻針綫。」用坡公《青玉案》句「春衫猶是，小蠻針綫，曾溼西湖雨。」而太素語特傷心。其言外之意，雖形骸可土木，何有於小蠻針綫之青衫。以坡公之「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比之，猶死別之與生離也。

仙呂・寄生草》**長醉後方何礙**）《中原音韵・作詞十法》：命意、造語、下字俱好。最是「陶」字屬陽，協音，若以「淵明」字，則「淵」字唱作「元」字，蓋「淵」字屬陰。「有甚」二字上、去聲，「盡說」二字去、上聲，更妙。「虹霓志」、

彙會于江東，嘗與予言：「作詩不及唐人，未可輕言詩。平生留意于長短句，散失之餘，僅二百篇，顧吾子序之。」讀之數過，辭語遒嚴，情寄高遠，音節協和，輕重穩愜。凡當歌對酒，感事興懷，皆自肺腑流出，予因以《天籟》名之。噫，遺山之後，樂府名家者何人，殘膏剩馥，化爲神奇，亦于太素集中見之矣。然則繼遺山者不太素而奚屬哉？知音者覽其所作，然後知余言之不爲過。

孫大雅《天籟集後叙》余惟先生詞章翰墨，揮灑奮迅，出于天才。既以得名當時，板行于世，余又何足以輕重哉！然有不可以不一言者，先生出處大節，微而婉，曲而肆，庸人孺子所不能識，非志和、龜蒙、林君復往而不返之儔可同日語，故序以著其出處之大較云。

戴名世《天籟集序》詩餘莫盛于元，而仁甫所作，尤稱雋妙。【略】至于仁甫詩賦之雋妙，則當元時已有稱爲「如鵬摶九霄」，而今詞家所共宗仰者也，故不著。

朱彝尊《天籟集跋》蘭谷詞源出蘇、辛，而絕無叫囂之氣，自是名家。元人擅此者少，當與張蛻庵稱雙美，可與知音道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天籟集》二卷，【略】樸詞清雋婉逸，意愜韵諧，可與張炎玉田詞相匹。惟以製曲掩其詞名，故沈晦者越數百年，詞家選本遂均不載其姓字。朱彝尊輯《詞綜》時，亦尚未見其本，書成之後乃得之。書雖晚出，而倚聲家未有疑其僞者，蓋其詞采氣韵皆非後人之所能，固一望而知爲宋元人語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律賦爲專門之學，平生留意長短句。散失之餘，僅一百篇。

王鵬運《天籟集跋》仁甫詞洵如《提要》所云「清雋婉逸，調適韵諧，足與張玉田相匹」。乃沈晦越數百年，始得竹垞、希洛之表襮，而別集孤行，流傳絕鮮。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樸又號蘭谷，其父寓齋與元遺山爲友，曾叙《遺山集》者。遺山亦嘗贈樸詩云：「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其父子皆以律賦鳴于時。

「陶潛是」是務頭也。　《藝苑卮言》附錄一：元人曲如【略】「五眼鷄丹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腳貓渭水飛熊」，「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淹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便說陶潛是。」諢中奇語也。

《雨村曲話》卷上：（東籬）〔白樸〕《寄生草》云，【略】命意造詞，俱臻絕頂。

《**中呂・紅繡鞋**》**嘆孔子嘗闕俎豆**）　《中原音韵・作詞十法》：二詞對偶，音律、語句、平仄俱好。前詞務頭在「人」字，後詞妙在「口」字上聲，務頭在其上。知音傑作也。

《**仙呂・醉中天**》**疑是楊妃在**）　《中原音韵・作詞十法》：體咏最難，音律調暢。「捧硯」、「點破」俱是上、去聲，妙。第四句、末句是務頭。　《堯山堂外紀》卷六八：白仁甫有《醉中天》，賦佳人臉上黑痣云，【略】或以爲杜遵禮作。

《**雙調・沉醉東風**》（**黃蘆岸**）　《中原音韵・作詞十法》：評曰：妙在「楊」字屬陽，以起其音，取務頭；「殺」字上聲，以轉其音；至下「戶」字去聲，以承其音。緊在此一句，承上接下。末句收之。「刎頸」二字，若得去上聲，尤妙；「萬」字若得上聲，更好。　《藝苑卮言》附錄一：元人曲如【略】「仙翁何處煉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數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黃蘆岸白蘋渡口」云，【略】意中爽語也。

《**德勝樂**》（**玉露冷**）　《人間詞話》卷下：「西風吹渭水，落日滿長安。」美成以之入詞，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爲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爲我用。

傳記

繁本《錄鬼簿》卷上　白仁甫，文舉之子。名樸。眞定人，號蘭谷先生。贈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卿。

《渚山堂詞話》卷三　太素號蘭谷，趙之眞定人，故金世家也。生長兵間，流落竄逸，父子相失，遂鞠於父執元遺山所。元公教之讀書，既長，問學宏博，後以詩詞顯。（宋）〔金〕亡，恆鬱鬱不樂，遂不復求仕。以詩酒自放于山水間。

孫大雅《天籟集叙》　謹按：先生諱樸，字仁甫，後改字太素，姓白氏，號蘭谷。金季寓齋先生樞密院判之子也。寓齋先生三子，先生其仲子也。先生生長兵間，流離竄逐，父子相失，遂鞠于元遺山先生所。遺山敎之成人，始歸其家。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謬。顧其先爲金世臣，既不欲高蹈遠引以抗其節，又不欲使爵祿以干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徙家金陵，從諸遺老放情山水間，日以詩酒優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詩詞篇翰，在在有之。

盧前《裴少俊牆頭馬上跋》　白樸字仁甫，號蘭谷，一號太素，眞定人。父華，字文舉，金樞密院判，《金史》有傳。金亡時，樸年始七歲，行輩故較後于關、王。元、白世爲通家，樸幼育于遺山元氏，遺山嘗贈詩，有「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語。後官禮儀院太卿，贈嘉議大夫。《太和正音譜》評其曲「如鵬摶九霄」，又云：「風骨磊磈，詞源滂沛。」推許備至矣。所著曰《天籟集》。至《泗上亭長》雜劇，今《雍熙樂府》亦存一套，以筆墨與樸絕不相似，未敢附入。至《梧桐雨》與《牆頭馬上》，俊語如珠，是元曲中所罕覯者。王國維謂：「樸似詩中劉夢得，詞中蘇東坡，婉約豪放，兩美蓋兼有之矣。」

紀事

作家逸事

《**青樓集**》　天然秀，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劉，嘗侍史開府。高丰神靚雅，殊有林下風致，才藝度越流輩。閨怨雜劇，爲當時第一手。花旦、駕頭，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元俏，王死，再嫁焦太素治中。焦後沒，復落樂部，人咸以國香深惜。然尚高潔凝重，尤爲白仁甫、李漑之所愛賞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樸字仁甫，又字太素，蘭谷其號也，眞定人。甫七歲，遭壬辰之難，明年京城變，元遺山遂挈以北渡，後卜築於滹陽。

作品本事

白樸《垂楊自序》　壬子冬，薄游順天，張侯毛氏之兄正卿邀予往拜夫

人。既而留飲撰詞，一咏梅，以《玉耳墜金環》歌之，一送春，以《垂楊》歌之。詞成，惠以羅綺四端。夫人大名路人，能道古今，雅好客。自言幼時，有老尼年幾八十，嘗教以舊曲《垂楊》，音調至今了然，事與東坡補《洞仙歌》詞相類。中統建元，壽春榷場中得南方詞編，有《垂楊》三首，其一乃向所傳者。然後知夫人眞承平家世之舊也。

又《水調歌頭序》（南郊舊壇在） 感南唐故宮，就檃括後主詞。

又《沁園春序》（自古賢能） 監察師亘源將辟予爲政，因讀嵇康《與山濤書》，有契于予心者，就譜此詞以謝。

又《水調歌頭序》（蒼烟擁喬木） 初至金陵，諸公會飲，因用《北州集・咸陽懷古》韵。

又《水調歌頭序》（樓船萬艘下） 諸公見賡前韵，復自和數章，戲呈施雪谷景悅。

《渚山堂詞話》卷二 《垂楊》與《玉耳墜金環》二曲，唐宋以前，無聞有作，近於《天籟集》中見之。然則其所始，豈金、元之際乎？

又卷三 閱《天籟集》，得其數篇，錄以備詞話之一二。《奪錦標》云：「霜水明秋」，【略】太素序云：「《奪錦標》曲，不知始自何時，世所傳者，惟僧仲殊一篇而已。予每浩歌，尋繹音節，因欲效顰，恨未得佳趣耳。庚辰予居建康，暇日訪古，採陳後主、張貴妃事，以成素志。按：後主既脫景陽井之厄，隋長史高熲竟戮麗華於青溪。後人哀之，即其地立小祠，祠中塑二女郎，次即孔貴嬪也。今遺構荒涼，廟貌亦不存矣。感嘆之餘，爲作此闋。」又：《沁園春》云：「獨上遺臺」【略】叙云：「保寧寺即鳳凰臺，太白留題在焉。宋高宗南渡，嘗駐蹕寺中，有石刻書王安石《贈僧詩》云：【紛紛擾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強顏？亦欲心如秋水凈，應須身似嶺雲閑。】意者當時南北擾攘，國家蕩析，磨盾鞍馬間，有經營之志，百未一遂。此詩必有深契于心者，故書以自況。予暇日來游，因演太白、荆公詩意，亦猶稼軒《水龍吟》用李延年、淳于髡語也。」又：《滿庭芳》云：「雅燕飛觴」，【略】序云：「屢欲作茶詞，未暇也。近選宋名公樂府，黃、賀、陳集中，凡載《滿庭芳》四首，大概相類，亦有得失。復雜用寒、刪、先韵，而語意若不倫。僕不揆狂斐，合三家奇句，試爲一首，必有辨之者。」

《劇說》卷二 《錄鬼簿》載白仁甫所作劇目，有《祝英臺死嫁梁山伯》，宋人詞名亦有《祝英臺近》。《錢塘遺事》云：林鎮屬河間府，有梁山伯、祝英臺墓。乾隆乙卯，余在山左，學使阮公修《山左金石志》，州縣各以碑本來，嘉祥縣有《祝英臺墓碣文》，爲明人刻石。丙辰，客越，至寧波，聞其地亦有祝英臺墓，載於志書者詳其事云：梁山伯、祝英臺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後，舊稱「義婦冢」。又云：晉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少游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業。三年，祝先返。後山伯歸，訪之上虞，始知祝爲女子，名曰英臺。歸告父母，求姻，時已許鄞城馬氏。山伯後爲縣令，嬰疾弗起，遺命葬鄞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適馬氏，舟經墓所，風濤不能前。英臺臨冢哀痛，地裂而埋璧焉。事聞於朝丞相謝安，封「義婦冢」。此說不知所本，而詳載志書如此。乃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爲祝英臺墳。余入城必經此，或曰此隋煬帝墓，謬爲英臺也。

《雨村劇話》卷下 白仁甫《祝英臺》劇，見《宣室志》。英臺上虞祝氏女，僞爲男裝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爲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爲鄞令，病死，葬鄞城西。祝適馬氏，再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有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并埋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梧桐雨》（雜劇），元白仁甫撰。采白居易《長恨歌》中「秋雨梧桐葉落時」句，以爲標目也。略云：張守珪爲幽州節度使，裨將安祿山失機當斬，惜其驍勇，械送至京。丞相張九齡請誅之，明皇不從，召見授以官。時貴妃方寵幸，命以祿山爲義子，賜洗兒錢。後與楊國忠不叶，出爲范陽節度使。七月七日，妃陪上宴於長生殿，賜金釵鈿盒。酒酣，感牛女事，對星而盟，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天寶十四載，方食荔枝，祿山反報至。倉皇幸蜀，次馬嵬驛，軍嘩不行，龍武將軍陳元禮請誅楊國忠。既誅，軍嘩不止，元禮復以貴妃爲請。明皇不得已，令高力士引至佛堂中自盡，六軍始行。肅宗收京，上皇居西宮，懸貴妃像於宮中，朝夕相對。一夕，夢與妃相見，而爲梧桐雨驚醒。追思往事，怨梧桐不置云。（前後皆據正史及他傳記，不妄）按：《太眞外傳》及《長恨歌傳》、《開元天寶遺事》、《明皇十七事》，諸所載太眞事甚詳，此特十之二三耳。曲終言畫像入夢，則本之《元虛子》所志道士王舟事也。志云：太眞生而有玉環在臂，環上墳起，故小字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維，道士王舟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寵待。舟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畫一女人，僅類人形。使上齋戒懷之，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舟曰：「得之

矣。」上出像觀之，乃眞貴妃面貌也。上喜甚，舟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復焚符誦咒，吸烟呵像上。次命諸女如方呵之。至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舟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舟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葳蕤鎖鎖之。于是太眞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於不意。言甚多，太眞意稍釋，與上曲盡綢繆，勝於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舟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舟具言太眞所以屍解，今見爲某洞仙甚悉。說與《長恨歌》異。存之備考。

又　《牆頭馬上》（雜劇），元白仁甫撰。全係北曲，明時有人改作南曲，（南戲有《裴少俊牆頭馬上》，見南詞敘錄。）增飾成劇，情節亦稍添，而名不改。按此劇，蓋因白居易樂府有「牆頭馬上」句而作。居易雖作此詩，未必果有實事，即有實事，亦未指出姓名。仁甫以居易乃中唐人，則所咏之事當在其前，故以裴行儉子當之，非其眞也。彼時有拜住于馬上見秋千會事，當已流傳，疑暗指此。然拜住以正合，非少俊比也。稗史又有《青梅歌》，言室女金英，閑步後園，因戲青梅，竊見牆外俊士，騎馬經過。彼此相顧，女背其親相從。及後相棄，悔恨無及，乃作《青梅歌》以自解。此與仁甫所撰恰合。仁甫所撰女詩，亦有「手捻青梅」句。但金英之說，未知確否？其《青梅歌》即居易樂府，或此女誦居易之作，而人誤以爲女詩，未可知也。（李白詩：「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此詞人作男女慕悅事，用青梅之根也。）白居易《長慶集》內有新題樂府，其《井底引銀瓶詩》，小序云：「止淫奔也。」詩云：「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絕。瓶墜簪折兩若何？似妾今朝與君別。（劇中磨簪汲瓶，逼子寫休書逐女，即此。）憶昔在家爲女時，人言舉止有殊姿。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蛾眉繞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君騎白馬傍垂楊，妾折青梅倚短牆。牆頭馬上逢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爲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感君松柏化爲心，暗合雙鬟逐君去（此劇中之正面也）。去到君家五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聘則爲妻奔則妾，不堪主祀奉蘋蘩。（劇云女至裴宅七年，與此詩相彷彿。又裴尙書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是引此語。）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來竟不通消息，此日悲羞歸不得。感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人家女，愼勿將身輕許人。（劇云：裴尙書行儉，子少俊，奉高宗命，往洛陽買花栽子。嘗過洛陽總管李世傑園，馬上見其女千金，霧鬢雲鬟，冰肌玉骨，作詩投入云：「只疑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劉郎腸已斷，爲誰含笑倚牆頭？」女答詩云：「深閨拘束暫閑游，手捻青梅半掩羞。莫負後園今夜約，月移初上柳梢頭。」少俊遂于牆頭跳入。爲千金乳媼所知，密令二人遁去。至長安，不告父母，匿于後花園七年。生子端端，六歲；女重陽，四歲。淸明祭奠，裴夫人柳氏，率少俊同往，而行儉以小恙在家，偶至花園，見端端兄妹，詢得其由。令少俊作休書逐女歸，而留其男女。千金歸，其父母已歿，守節于家。少俊舉進士，適官洛陽令，迎父母至任所。行儉亦憐李守節，且知是世傑之女，曾與議婚，遂使爲夫婦終其身。）元人《秋千會記》：大德二年，孛羅拜宣徽院使，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私居後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亭榭之好，冠于諸貴家。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宅眷，于園中設秋千之戲，二月末至淸明後方罷。謂之「秋千會」。適樞密同僉帖木耳不花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於馬上欠身望之，正見秋千競就，歡哄方濃。潛于柳陰中窺之，睹諸女皆絕色，遂久不去。爲閽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白于母。母遣媒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遣來一觀，果佳則當許也。」同僉飾拜住以往，宣徽見其美少年，心喜，試之曰：「爾喜觀秋千，以此爲題，《菩薩蠻》爲調，賦南詞一闋，能乎？」拜住以「國」字寫之曰：「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要爭高，更將裙繫牢。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來遲，紗窗月上時。」宣徽恐是預構，再命作《滿江紅・咏鶯》，拜住用「漢」字書呈宣徽，其末云：「入柳穿花來又去，欲求好友眞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宣徽遂面許第三夫人女速哥失里爲姻，擇日遣聘。喧傳都下，以爲盛事。既而同僉以墨敗，拜住財散人亡，宣徽將呼回家，敎而養之。三夫人不肯，決意悔親。速哥力諫不聽，別議平章闊闊出之子。暨成婚，速哥行至中道，潛解腳紗縊于轎中。夫人悉傾家奩及夫家聘物殮之，暫寄淸安僧寺。拜住聞變，夜往哭之。扣棺曰：「拜住在此。」應曰：「我活矣。」乃謀于僧，斧其蓋，女果活。挈走上都。居一年，宣徽出尹開平，下車求館客召之，則拜住也。問娶誰氏，拜住實

告，舁至則眞速哥。夫婦愧嘆，待之彌厚，收爲贅婿，終老其家。

《**曲海總目提要補編**》《錢塘夢》，元眞定白樸撰。蘇小小本錢塘妓，司馬才仲因夢中贈《黃金縷詞》，至錢塘而訪之，故標名爲「蘇小小月夜錢塘夢」也（《司馬才仲傳》載芳情院）。據才仲本傳，夢中之詩首句云「妾本錢塘江上住」，其後在杭有「移麗人登舟」一段情蹟，然初未有的姓名，作傳者取其同僚揣摩之詞，爲坐於小小耳。錢塘佳麗之地，艷質芳魂，何代蔑有？才仲之時，去六朝甚遠，安知所遇之必爲蘇小耶？唐人傳云：「錢塘蘇小小，又值一年秋。」蓋凡爲妓者，率以蘇小名之，如呼婢爲「小玉」，仙女爲「雙成」，男子爲「劉阮」、「蕭郎」之類，不可鑿舟以求也。

著錄

繁本《錄鬼簿》卷上　白仁甫：《秋江風月鳳凰船》、《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鴛鴦簡牆頭馬上》、《韓翠蘋（禦）〔御〕水流紅葉》、《唐明皇游月宮》、《董秀英花月東牆記》、《漢高祖斬白蛇》、《祝英臺死嫁梁山伯》、《閻師道趕江》、《楚莊王夜宴絕纓會》、《蕭翼智賺蘭亭記》、《泗上亭長》、《崔護謁漿》、《蘇小小月夜錢塘夢》、《薛瓊瓊月夜銀箏怨》。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白仁甫【略】：《絕纓會》、《（赴）〔趕〕江江》、《東牆記》（馬君卿寂寞看書齋，董秀英花月東牆記）、《梁山伯》（馬好兒不遇呂洞賓，祝英臺死嫁梁山伯）、《賺蘭亭》、《銀箏怨》、《斬白蛇》（漢高祖澤中斬白蛇）、《梧桐雨》（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幸月宮》、《崔護謁漿》（四不知佳人訴恨，十六曲崔護謁漿）、《錢塘夢》（司馬樞詩酒蝶戀花，蘇小小月下錢塘夢）、《高祖歸莊》、《鳳皇船》、《牆頭馬上》（千金女眼角眉尖，裴小俊牆頭馬上）、《流紅葉》（于祐之金溝送情詩，韓翠顰（禦）〔御〕水流紅葉）。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梧桐雨》：白仁甫【略】所作雜劇，今存《梧桐雨》、《牆頭馬上》、《東牆記》等三種。

《**重訂曲海總目·元人雜劇**》　白仁甫：《牆頭馬上》、《梧桐雨》。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　元白仁甫：《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東牆記》、《裴少俊牆頭馬上》。

《**今樂考證·著錄一**》　白仁甫十五種：《秋江風月鳳凰船》、《鴛鴦簡牆頭馬上》（《也是園目》作《裴少俊牆頭馬上》）、《蕭翼智賺蘭亭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韓翠蘋御水流紅葉》、《楚莊王夜讌絕纓會》、《祝英臺死嫁梁山伯》、《董秀英花月東牆記》、《蘇小小月夜錢唐夢》、《薛瓊月夜銀箏怨》、《唐明皇游月宮》（一本「游」作「幸」）、《漢高祖斬白蛇》、《閻師道趕江》（有二本）、《泗上亭長》（《選》目作《高祖歸莊》）、《崔護謁漿》（俱《錄鬼簿》）。

《**曲目新編**》　元人傳奇：《梧桐雨》、《牆頭馬上》，右二種，白仁甫作。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復莊今樂府選》，【略】清姚燮編，鈔本。【略】雜劇：《牆頭馬上》一卷，元白樸撰。《梧桐雨》一卷，元白樸撰。

《**渚山堂詞話**》卷三　《天籟詞集》，爲白樸太素所作。　又：予謫倅六安，於其裔孫庠生白永盛家獲瞻其遺像。【略】永盛因出《詞集》，囑予爲登梓。宦跡蓬轉，未及諧所語。今屛退林下，無力復辦此矣。感今追昔，是不惟辜永盛之託，且不肖於此，夙昔不淺，當復負此老於地下也。

趙琦美《董秀英花月東牆記跋》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十九日，校抄于小谷藏本。于即東阿谷峰于相公子也。

《**易餘籥錄**》卷一七　《裴少俊牆頭馬上》，白仁甫作，《點鬼簿》作《鴛鴦簡牆頭馬上》。

夢鳳《蘇小小月夜錢塘夢跋》　鍾嗣成《錄鬼簿》載，白仁甫撰劇十五種目，有《蘇小小夜月錢塘夢》。仁甫，文舉之子，名樸，字太素，號蘭谷先生，眞定人，贈嘉議大夫，掌禮儀院太卿。閔遇五刻《會眞六幻》，列《錢塘夢》于幻，因其所云云，不知正與鍾目合，而諸家所刻《西廂》，如徐士範、陳眉公、羅懋登本，又都附此種，今亦并存。然終是元人之作也。羅本前有《錢塘圖》，內子叔仙，亦照影模入，可以知今日錢塘景象，非復當時矣。

孫大雅《天籟集叙》　余以洪武甲寅春，掾姑熟郡文學時，眞定白溟子南分教諸生，間示其祖蘭谷先生《天籟集》。【略】是編計詞二百餘首，名《天籟集》。兵燹散失，其孫溟得之。姑孰士大夫家傳寫失眞，字多謬誤，余既考訂一二歸之。比召赴京，復求語以叙之。

戴名世《天籟集序》　《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略】至今留傳人間者無多，而此集乃仁甫自定，藏于家，距今逾四百年，屢經兵火，其子

孫皆能守之不失。而今裔孫某，懼其磨滅，乃介其鄉人楊君希洛請序于余，而屬爲刊而行之于世。余惟子孫之欲不朽其先人者，其情無所不至。至于文字之可以公之于世者，即殘編斷簡，而不忍其沒焉，必思所以流傳于不朽。故古之作者，賴有賢子孫爲表彰，不致泯滅而無聞。如白氏之世守其先人遺書數百年，而卒顯于世，此孝子慈孫之所爲效法者也。頃余有志于先朝文獻，欲勒爲一書，所至輒訪求遺編，頗略具。而今僑寓秦淮之上，聞秦淮一二遺民，所著書甚富。當其存時，冀世有傳之者而不得，深懼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孫。余詣其家，殷勤訪謁，欲得而爲雕刻流傳之，乃其子孫拒之甚堅，惟恐其書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嗚呼，祖父死不幾年，而其子孫視之不啻爲仇讎，其終必至磨滅。倘其見此集而比量于白氏之裔孫，吾不知其顏有泚而汗浹于背否也。余故感某之意而牽連及之。

朱彝尊《天籟集序》 明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甫居第三。雖次東籬、小山之下，而喻之鵬摶九霄，其矜許也至矣！余少日避兵練浦，村舍無書，覽金元院本，最喜仁甫《秋夜梧桐雨》劇，以爲出關、鄭之上。及輯唐宋元人詩餘爲《詞綜》，憾未得仁甫只字，意世無復有儲藏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楊希洛氏千里造余。袖中出蘭谷《天籟集》，則仁甫之詞也。前有王尚書子勉序，述仁甫家世本末頗詳。始知仁甫名樸，又字太素，爲樞判寓齋之子。後又有洪武中國子助教江陰孫大雅序及安丘儒學教諭松江曹安贊。余因考元人諸集，則匪獨遺山元氏與樞判衿契，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往來贈送之詩。蓋寓齋子三人，仁甫，仲氏也。其伯叔則誠甫、敬甫。敬甫官江西理問，雪樓送其之官，有「思君還讀寓齋詩」之句。此亦敬甫昆弟之父執矣。白氏于明初由姑孰徙六安，是集希洛得之于裔孫駒，將刊行，屬余正其誤，乃析爲二卷，序其端。

又《天籟集跋》 康熙庚辰八月既望，江湖載酒詞客朱彝尊校過。 又：蘭谷先生集，環溪王晧重校，并手書。始康熙戊子早春，至己丑冬補成全卷。風晨月夕，時一披吟，如對先生絕塵邁俗之標格也。書隱不傳已數百載，吾友希洛氏一旦命工鏤刻，與天下後世共之，洵快舉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天籟集》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金白樸撰。【略】是本乃所作詞集，世久失傳。康熙中，六安楊希洛始得于白氏之裔，凡二百篇。前有王博文序，後有孫作序及曹安贊。希洛以示朱彝尊，彝尊分爲二卷，序而傳之。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白樸《天籟集》二卷。

王鵬運《天籟集跋》 右白仁甫《天籟集》二卷。按仁甫工度曲，明涵虛子評論元曲，品居第三。其詞則未見著錄，諸家選本亦均不載。國朝康熙中，六安楊氏希洛以曝書亭訂本授梓。《四庫全書提要》、《御選歷代詩餘》復盛推之，名始大顯。此本從皕宋樓藏書迻鈔，即楊刻也。【略】其由顯而晦，又將二百年矣。楊刻卷首有仁甫小像，末附摭遺，爲所製曲，茲刻皆未之及。卷中訛闕，以無可校正，悉仍其舊云。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天籟詞集》二卷，元眞定白樸太素著。凡錄詞一百八首。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天籟詞》二卷，舊鈔本。白樸蘭谷著。【略】散失之餘僅一百篇。至元丁亥御史中丞王博文子勉序之，孫大雅、曹安並爲像贊，李道純、陳霆並題詞其後。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下 《天籟集》二卷，金白樸字太素，舊字仁甫，號蘭谷。康熙中六安楊希洛刊。 補：《天籟集》二卷，元白樸撰。清康熙四十九年楊友敬刊本。【略】前朱彝尊序，稱「楊希洛得本於其裔孫駒，屬余正誤，乃析爲二卷」云云。後有王鎬識語，言爲其重校手書上版。此本字體秀美，朱彝尊序以手書入木，印章套硃色，爲清初精刻本中名品。 清光緒十四年王鵬運輯刻《四印齋所刻詞》本。余據曹寅舊藏本校。 補：《蘭谷先生天籟集》一卷，元白樸撰。清初寫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七 《天籟集》一卷，傳鈔本，與六安楊希洛刻本不同，其來舊矣。仲飴侍郎刻入《金人遺集》中，荃孫跋之。今附錄。白仁父《天籟詞》，六安楊希洛刻於康熙庚寅，朱竹垞定爲二卷，并爲之序。前載元王博文序、明孫作序。字畫精妙，藏書家亦罕見。光緒壬辰，吾友王君佑遐重刻於四印軒，而小像、摭遺均刪去。今仲飴侍郎借錢塘丁氏舊鈔本錄副，并屬荃孫與楊本合校付梓。而丁本頗異楊本。朱序云希洛得之仁父裔孫，析爲二卷，似已前無刻本。而丁本亦分二卷，長號聯屬，王序在前，孫序在後（標明《後序》）一也。《摸魚子》五首，楊本在上卷，鈔本在下卷，二也。有楊本脫，鈔本有者，如《奪錦標・得友人李友蔚書》，《水龍吟・兼簡盧師道》，《水調歌頭》「十月海棠」均存小注，《奪錦標》之「慘哀音令人嗟惜」，「慘」字未脫，《滿江紅・同

鄭都事復用前韵》「同」字未脫，《沁園春》「世事就裏」「就裏」二字未脫，「燭影搖紅」「環能解結合運同心□誰表」十字未脫。（疑有誤字）三也。有楊本誤而鈔本不誤者，《水龍吟》，曹光輔和作「從今都付黃粱」，楊作「黃糧」。《念奴嬌》「月娥」，楊作「嫦娥」。《滿庭芳・序》「用寒、刪、先韵」，用下不增無字，四也。有兩本不同而兩通者，如「秋色橫空」，楊本題《詠梅》，《順天張侯毛氏以丈母命題索賦》，鈔本題《順天張侯毛氏以早梅命題索賦時壬子冬》。《石州慢》「療饑賴有楚萍」，不作「商芝」，五也。今刊楊本而以鈔本改正之字均綴於此，愼弗再以楊本正之。至四印本則重翻楊本，又不完全，更無論矣。

藝文

侯克中《答白仁甫》 別後人空老，書來慰所思。溪塘連巒日，風雨對牀時。我愛香山曲，君奇石鼎詩。何當湖上路，同賦鷓鴣詞。

元淮

論述

謝卓《金淵集序》 玩夫《立春》、《人日》之句，而燮調氣象寓焉。味夫《昭君》、《楊妃》之什，而公感奮情思發焉。至于「問歸行理輕如羽，沿路吟詩有一船」，則識公之廉介，「渭川湘水多煙雨，我欲垂釣過一生」，又知公功成身退之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水鏡集》一卷。【略】其詩有《擊壤集》之風，而理趣不逮，視遠（仇遠）詩則不可同日語矣。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九 樵風朝暮几窗前，水竹軒開得靜便。收拾毛錐作總管，《金囷》一卷壓歸船。

傳記

《新元史》卷二三七《元淮傳》 元淮字國泉，別號水鏡，臨川人，徙家邵武。以軍功官至溧陽路總管，嘗有詩云：「截髮搓繩聯斷鎧，擔旗作帶繫金創。卧薪嘗膽經營了，更理毛錐治溧陽。」溧陽至元十三年升爲溧州，繼改溧陽府，已升爲路，淮到省乞改爲直隸州，少蘇民力。及去任，作詩云：「問歸行李輕如羽，沿路吟詩有一船。」著《金淵吟》一卷。

《元史類編》卷三六《元淮傳》（存目）

著錄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水鏡元公詩集》一冊，二卷。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金囷吟》一卷，元溧陽路總管臨川元淮國泉著。又號水鏡，徙家邵武，至（闕）茲集六世孫道泰編刻，正統九年吉水謝（闕）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元淮《水鏡公金囷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水鏡集》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元元淮撰。【略】是編一名《金囷集》，「囷」古「淵」字，與仇遠《金淵集》同名，蓋遠亦嘗官溧陽教授，均取義於投金瀨耳。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元淮《金囷集》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水鏡元公詩集》一卷，舊鈔本。溧陽總管元淮水鏡六世孫道泰（輯刊）。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水鏡集》一卷，舊鈔本。元元淮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水鏡集》一卷，元元淮撰。又名《金囷吟》。正統九年刊。《存目》有。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金囷集》一卷，元元淮撰。清康熙中金侃手寫本，涵芬樓藏。已印入《涵芬樓秘笈》，在第九集。補：《溧

陽總管水鏡元公詩集》一卷，元元淮撰。清初曹氏倦圃寫本，鈐曹溶諸印及汪文柏古香樓諸印。盧址抱經樓遺書。　清寫本，十行二十字。有正統九年邵武教諭謝卓序。

《**中國善本書提要**》《溧陽路總管水鏡元公詩集》一卷，與《陶邕州小集》合訂一冊（北圖）。鈔本（九行二十字）。元元淮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溧陽路總管水鏡元公詩集》一卷，元元淮撰。清迂松閣抄本。一冊。　又：清抄本，一冊。

宋衜

論述

王惲《相從行》（贈宋兄弘道）　宋君茂異誰其儔？事業當向前人求。群書磊落載其腹，人道聰明似鄴侯。黃陂千頃不足泳，入海鼓弄龍驤舟。十年霧豹棲巖幽，每恨南海北海風馬牛。碧雲望望斷西山陬，愛而不見心爲憂。向來文采珊瑚鉤，《寧胡》一曲不自休（公嘗作《寧胡閼氏曲》行于世）。壯懷似欲寫《孤憤》，筆力倒挽西江虬。古今樂府非不優，例以哀怨更相酬。蛾眉命薄黃金貴，青冢凝雲紫塞秋。多君變體不師古，一掃萬古琵琶愁。我忻得之三過讀，如入武庫森戈矛。乃知鳳凰在岐世自瑞，春風百鳥空啁啾。乾坤吾道方悠悠，天公畀子鳴中州。喚回海嶽三生夢，獨倚元龍百尺樓。今年冠劍平津閣，積憂一見心爲瘳。識君恨晚愧仝志，正似羔羊之蓐緣飾青貂裘。古今爲諱分清流，不用倒翻鸚鵡洲。期君有道興東周，不然君爲龍、我亦同雲浮。自茲攀逐不相失，四方上下從之游。

又《宋賓客弘道挽辭》　景玄絕學到縱橫，此老猶能見典刑。相府才華推上客，少微光彩動前星。誠身初不離儒行，進學何妨雜貝經？正有莫教傷餒恨，併隨神劍閟泉扃（公舊有舒辟劍）。　萬有紛華入醉吟，都將誠靜粹靈襟。雲松卧壑存初志，望苑霑恩豈本心？談並《齊諧》疑志怪，學空滄海別穿深。斗間縱有龍泉氣，凄斷春風綠綺琴。

傳記

《元史》卷一七八《宋衜傳》　宋衜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衜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十有五年。趙璧經略河南，聞其名，禮聘之。中統三年，擢翰林修撰。李璮畔，璧行中書省事於濟南，至元五年，大兵守襄陽，璧行元帥府事，衜皆從焉，軍事多所咨訪。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廢其國王，而立其弟溫，詔遣國王頭輦哥暨璧將兵討之，以衜爲行省員外郎，持詔徙江華島居民於平壤。復命，慰勞良厚，仍賜衣段，授河南路總管府判官，不赴。十三年，入爲太常少卿，屬省官制行，兼領籍田署事。十六年，太子以耆德召見，應對詳雅，大愜睿旨，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幄，開諭爲多。十八年，除秘書監。十九年，江西分地，當署郡邑守令，皆命衜銓舉。二十年，初立詹事院，首命衜爲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二十三年卒，有《秬山集》十卷行于世。

《元史類編》卷二一　（存目）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宋衜《秬山集》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宋衜《秬山集》十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宋衜《秬山集》十卷。

藝文

王惲《海印奎星研銘》　奎麗空，文之宗。秀孕石，與歙逢。礲而研，以類從。海有瀾，穹浮蓋。印天光，終古在。拱前星，問有待。霾玄雲，集毫彩。酌

前言，作帝誡。

方回

論述

綜論

戴表元《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鷙。而居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其暮年安貧守經、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者，而姑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爲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爲是虛心傾思，知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者，放翁晚起得嚴州，爲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於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多爲詩，州人刻其詞爲《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峰繡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映于百年間，良堪繪畫！表元因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竊幸熟從其子孫遊。聞翁爲州日，江湖詩客群扣其門，傾箱倒囊，贈施之無吝色。及解印東歸，扁舟枵然。使君去，桐江屬邑耳，僦廬糴餐，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爲二千石也。偶遇臺饋，卻玉揮金，貰酒讌客終日。一時雄襟雅量，略視放翁何遠？故其爲詩，笙鳴鏞應，磁動針合，雖不規規求與之似，而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

又《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戊戌、己亥間，來錢塘，始得熟從紫陽方使君游。使君生子朱子之鄉，而於眞、魏二公書縷析銖校，無復遺憾。禮樂刑名度數之規，天人性命智識之奧，詢之靡不知，知之靡不樂。一夕，乃得盡其平生製作讀之，熒熒乎河漢之光華，而陰明舒慘，若有鬼神物怪先後而翕忽之也。恢恢乎太山喬岳、長川巨瀆之噴薄氛祲，而龜黿蛟鰐、豹犀虎象，出沒震耀之不可狎也。熙熙乎時春美卉，平郊茂樾，輿馬豐腴，而衣冠靚侈，舒眉酣氣，樂聞歌謠之奏也。嗚呼！是豈非精氣之英，統緒之會，而諸老先生未盡之澤者哉！余既惰愚，雖幸許教於門，而衣食經營，有所不暇顧。今江南舊德如使君不一二數，《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又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用疾首疚心，願與同門者永其傳焉。

又《方使君詩序》 右紫陽方使君《丁酉歲雜詩》一卷。使君初爲名進士時，表元以兒童竊從士大夫間得其文詞，誦之沾沾然喜也。年二十六入太學，而使君適由東諸侯藩府歸爲國子師，始獲因緣扳叙，償平生之慕願焉。然當是時，諸賢高談性命，其次不過馳騖於竿牘俳諧場屋破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肯以詩爲事者。惟夫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羈客，乃僅或能攻，而館閣名成藝達者，亦往往以餘力及之。使君魁然其間，外兼山林江湖清切之能，內收館閣優游之望，於是一時好雌黃掎摭者，無所施其輕重。越二年，表元亦成進士，稍稍捐棄他學，縱意於詩，而兵事起矣。自是別去使君二十七年，然後得讀此卷。大篇清新散朗，天趣流洽，如晉、宋間人，醉語雖甚褻，不及聲利；小篇沉鷙峻整，如李將軍游騎遠擊，自成部伍。蓋使君好客志氣，白首不衰，而學問播聞，端平以來諸老於書無不窺，於理無不究，故能若是之有餘也。聞篇帙浩繁，承學之士疲於傳錄，惜未有好事者託之木石以廣其傳。

方回《桐江續集自序》 予自桐江休官閑居，萬事廢忘，獨於讀書作詩，未之或輟也。客或過予廬，見予之無一時不讀書，無一日不作詩也，則問之曰：「讀書作詩，亦各有法乎？」予應之曰：「讀書有法，作詩無法。」客疑之，則先問予讀書之法。予謂學也者，所以學爲人而求見道也。聖人，人之極；賢人，聖之亞。欲學爲是人而不讀書，不可也。【略】然客猶欲疑予之作詩無不法也，則詰之曰：「子之初，詩學張宛丘，次學蘇滄浪、梅都官，而出入於楊誠齋、陸放翁，後乃悔其腴而不癯也，惡其弱而不勁也，束之以黃、陳之深嚴，而參之以簡齋之開宏。古體詩，其始慕韓昌黎，而懼乎博之過；慕柳柳州，而懼乎褊之過；慕元道州，而懼乎短澀之過；慕韋蘇州，而懼乎淳淳之過。既而亦于子朱子有得，追謝尾陶，擬康樂、和淵明亦頗近矣，而謂作詩無法，是欺我也。」予凝思久之，而復其說曰：「此皆予少年之狂論，中年之癖習也。去歲適六十一矣，始悟平生六十年之非，所作詩滯礙排比，有模臨法帖之病，翻然棄

舊從新，信筆肆口，得則書之，不得亦不苦思而力索也。然後自信作詩不容有法，惟于讀書之法，則當終身守之而勿失耳。」客嘻笑又怒罵曰：「子終欺我，子所謂讀書之法，即所謂作詩之法，而奚以有法無法爲哉？」予不能復答。詩自壬午至戊子二十卷，卷百首。因書爲《虛谷桐江續集序》。

又《詩思十首》　年甫弱冠而學吟詩，新春將八十矣。凡用六十年之工夫，僅至此地。俗人不識，晚進不知，自記厥事凡十。　《大雅》嗟麟筆，《離騷》嘆鳳弦。《猗》《那》誰與敵，羌蹇尚堪憐。步仰曹、劉獨，名歆李、杜專。無時我不夢，攜酒訪斜川。　又：老子持公論，評詩衆勿驚。更無雙子美，止有一淵明。響接東坡和，肩隨太白名。吾嘗圖畫像，釋菜四先生。　又：滿眼詩無數，斯須忽失之。精深元要熟，玄妙不因思。默契如神助，冥搜有鬼知。平生天相我，得句非人爲。　又：素甚鄙南嶽，幸嘗忝雪窗。格高爲第一，意到自無雙。倏忽千軍陣，雍容九鼎扛。僧敲手作勢，吾可賈長江。

又《春半久雨走筆二首自跋》　回二十學詩，今七十六矣。七言決不爲許渾體，妄希黃、陳、老杜，力不逮則退爲白樂天及張文潛體。　樂天詩，山谷喜之，□□□者在集。文潛詩自然不雕刻，山谷不敢□也。五言，回慕後山苦心久矣，亦多退爲平易，中有閬仙之敲，而人不識也。

尹廷高《贊見虛谷方使君》　斬佞當年著直聲，於今翰墨哭單行。典型尚見靈光古，德政常留釣瀨清。瓜熟東門遺世味，菊香晚節壽耆英。願公長作斯文主，只把湖山當(闕)泓。

《元詩選》初集甲集　晚而歸元，終以不用。乃益肆意于詩，吟咏最多，亦不甚持擇也。其自序《桐江續集》云：「予自桐江休官閑居，萬事廢忘，獨于讀書作詩，未之或輟。」是時年已六十餘矣。仇仁近嘗贈詩云：「老尚留樊素，貧休比范丹。」頗爲時論所笑。嘗選唐宋以來近體詩，評論之，名曰《瀛奎律髓》。于情景虛實之間，三致意焉，而尤以山谷、後山、簡齋爲標準。海虞馮定遠曰：「方君所娓娓者，止在西江一派。觀其議論，全是執己見以繩縛古人，以古人無礙之才、圓變之學，曲合于拘方板腐之輩，吾恐其說愈詳，而愈多所戾耳。」此言可謂深中虛谷之病矣。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　文人無行，至方虛谷而極矣！周草窗所記，不忍卒讀之。

《古今詞話・詞品》下卷　張炎曰：詞中有生硬字面，用不得，須是深加煅煉，敲打得響，方得誦歌妥溜，始稱本色語。如方回、夢窗，皆善於用字者，多於李長吉、溫飛卿詩中來。然則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桐江續集》三十七卷，【略】回人品卑污，見於周密《癸辛雜識》者，殆無人理。然觀其集中諸文，學問議論，一尊朱子，崇正闢邪，不遺餘力，居然醇儒之言。就文論文，要不可謂其悖於理也。其詩專主江西，生平宗旨，悉見所編《瀛奎律髓》中。雖不免以粗率生硬爲老境，而當其合作，實出宋末諸家上，更不能以其人廢矣。

又卷一八八　《忠義集》七卷，【略】又方回背宋降元，爲世僇笑，其人最不足道，而景良列之忠義中，亦所未解也。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首陶瀚陶玉禾《元詩總論》　方虛谷、戴帥初并官宋季，虛谷降元，既虧大節，其詩宗法江西，失之粗勁，晚更自謂平易，卻入鄙俚。《律髓》一書，體例近俗，議論太狹，特以便淺學尋覽耳。

《石洲詩話》卷五　虛谷自言七言決不爲許渾體，妄希黃、陳、老杜，力不逮，則退爲白樂天及張文潛體。五言慕後山，苦心久矣，亦多退爲平易，蓋其職志如此。

又　方虛谷《秋晚》詩云：「堂堂陳去非，中興以詩鳴。」又云：「恭惟陳無己，此事獨兼之。」看其意甚尊兩陳。又云：「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以此論詩，其旨隘矣。然末二句，可作東坡《韓幹馬》七古長篇注腳。

蔡琳《讀元人詩》三　小集《桐江》具雅裁，山空一榻雨聲催。若從平易論天趣，豈自《瀛奎律髓》來。

《詞壇叢話》　方回詞，筆墨之妙，眞乃一片化工。《離騷》耶，《七發》耶，樂府耶，杜詩耶，吾烏乎測其所至。　又：昔人謂方回詞，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富艷如入金、張之堂，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此猶論其貌耳。若論其神，則如雲煙縹緲，不可方物。集中所選不多，然已足見此老面目。

《白雨齋詞話》卷一　方回詞，胸中眼中，另有一種傷心說不出處，全得力於楚騷，而運以變化，允推神品。

孔廣栻《清抄本虛谷桐江續集跋》　虛谷之論宋詩詳矣，然其大旨，則躋西江而祧晚唐。馮定遠曰：西崑之流弊，使人厭讀麗詞。江西以粗勁反之，流弊至不成文章矣。四靈以清若唐詩，一洗黃、陳之惡氣味，獰面目。然間架太

狹，學問太淺，更不如黃、陳有力也。馮己蒼曰：方公《律髓》一書，于大段未十分明白，只曉得江西一派，惡知見且不知杜，又何知杜之所從來？又何論庾、鮑而上至漢、魏乎！獨于今世不論章法，不知起結，如竟陵、空同諸派，彼善于此耳。

《寧經室外集》卷三 案周密極譏回爲人之鄙，全無品行。伏讀《四庫全書提要》云：「集中諸文，居然醇儒之言，就文言文，要不可謂其悖於理也。」如賈似道魯港喪師之後，衆皆慮其復入，回上書數其十罪，繼又言似道與其客廖瑩中皆當即誅，又請罷王爚平章，以佚其老。見集中。前後上書本末，并確有所見，中外快之。即他文亦多有根據，固宋末元初一作家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周密《癸辛雜識》詆回之人品汙下，或有過實。就文論文，亦不背理。宋末元初，實一作手。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一三 黃、陳別派漫論詩，轉益多師是我師。回首廿年吟賞地，湖天雪夜唱魚兒。

李希聖《論詩》二 吳下方回有別腸，力排崑體媚陳、黃。豈知同出河陽李，笑煞談詩朱少章。

分論

《石峽書院賦》 《復小齋賦話》卷上：方虛谷回《石峽書院賦》有云：「近世所以不古兮，胥名場之罝網；科舉之壞人心兮，競區區于得喪。厲夜生子而取火兮，幼常視于無誑。以干祿爲始教兮，將終身其奚仗？無所爲而爲學兮，眞儒庶其可訪。」數語眞切中病根之言，爲父兄教子弟者不可不以爲戒。

《秋晚雜書》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虛谷詩法江西派，而多生硬理質，錄其稍有樸致者。

《雨涼晚思》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老壽知何益，憂危半此生）沈鬱。

《己卯歲初葺剡居》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似放翁質，語亦格言，結調低。

《秋盡》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三四婉約，五六新警。

《瀛奎律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是書兼選唐、宋二代之詩，分四十九類，所錄皆五七言近體，故名《律髓》。自序謂「取十八學士登瀛洲，五星聚奎之義，故曰《瀛奎》」。大旨排西崑而主江西，倡爲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也。其說以生硬爲健筆，以粗豪爲老境，以鍊字爲句眼，頗不諧於中聲。其去取之間，如杜甫《秋興》惟選第四首之類，亦多不可解。然宋代諸集不盡傳於今者，頗賴以存。而當時遺聞舊事，亦往往多見於其註，故厲鶚作《宋詩紀事》，所採最多。其議論可取者亦不一而足，故亦未能竟廢之。 《四溟詩話》卷二：《瀛奎律髓》不可讀，間有宋詩純駁於心，發語或唐或宋，不成一家，終不可治。《讕言長語》曰：「若讀《瀛奎律髓》，要人自擇。」 《說詩晬語》卷下：方虛谷《瀛奎律髓》去取評點，多近凡庸，特便於時下捉刀人耳。《鼓吹》一書，（注：嫁名元遺山者）尤爲下劣。學者以此等爲始基，汩沒靈臺，後難洗滌。昔康崑侖學琵琶，段師令其十年不近樂器，洗盡邪雜，方許受教。作詩家毋誤入路頭，爲崑侖之續也。 《一瓢詩話》：「澹中藏美麗，虛處著工夫」，方虛谷語也。似乎識得詩中甘苦，何以《瀛奎律髓》不甚妥當？ 《載酒園詩話・瀛奎律髓》：方回選《瀛奎律髓》，雖推尊少陵，其實未曾夢見，佳者多遺，閒泛者悉錄。至註解唐人詩，尤多舛謬。黃白山評：「此語通蔽，宋人學杜之病，不止方回一人。」 《筱園詩話》卷一：方虛谷《律髓》小序云：「詩雖小道，然立志必高，讀書必多，用力必勤，師傳必眞，四者不備，不可言詩。」河間紀文達公深賞其言，而尤嘉其以師傳之眞爲第一義，謂：「古今詩人，皆有傳授，其能卓然成家，自立于當時，不朽於後世者，皆得眞傳者也。不得眞傳，無能自立者。」噫，斯言盡之矣！ 《養一齋詩話》卷三：周伯弢輯《三體詩》，局小識短不足言。方虛谷作序，既不滿之矣，而所輯《瀛奎律髓》，割裂門類，其可笑更甚於伯弢也。 《竹林答問》：問：《瀛奎律髓》何如？答：不成選家，可供作類書繙閱而已。

傳記

《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上洪焱祖《方總管回傳》 方總管回字萬里，歙縣人。父琢，以太學上舍登第，仕至承直郎、廣西經幹、權融州通判，坐廣西提刑

錢弘祖挾私憾誣劾，謫死封州。回幼孤，從叔父瑑學，穎悟過人，讀書一目數行下。少長，倜儻不羈，賦詩爲文，天才傑出。鄉先達呂左史、方吏部咸亟稱之。郡守魏公克愚一見其詩，即延置郡齋，移知永嘉，亦拉以自隨。制帥呂公文德，尤相厚善。景定三年，以別院省元登第，調隨州教授。呂公師夔提舉江東，辟充幹辦公事。歷江淮都大司幹官、沿江制幹，所至皆得幕府譽。獨與賈似道不偶，嘗一再除國子正、太學博士，輒遭誣劾。登第後，踰紀始改官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議，時則德祐元年矣。似道魯港喪師之後，猶在揚州，衆皆懼其復入，莫敢論列。回獨首上書，數其罪有十可斬，中外快之。俄除太常寺簿，又上言賈似道與其客廖瑩中皆當即誅，王爚不可爲平章，陳合不可爲同僉，當去，福王入輔之議當寢。出知建德府，方用兵之際，興建學宮，以雅量鎮浮俗，煦弱鋤強，賞罰必信。鄰郡草寇，乘間竊發，獨境內肅然。至元丙子春，奉宋太后及嗣君詔書，舉城內附。改授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兼府尹。己卯入覲，遷通議大夫，依舊任。在郡七年，無絲髮爲利意，至賣寓屋，猶不足以償逋。代歸，不復仕。徜徉錢塘湖山間，二十餘年，豁達輕財，喜接引後進。嗜學至老不厭，經史百氏靡不研究。而議論平實，一宗朱文公。有《璧流集》、《桐江集》若干卷行於世。又有《讀易釋疑》、《易中正考》、《皇極經世考》、《古今考》、《曆象考》、《衣裳考》、《玉考》、《先覺年譜》、《瀛奎律髓》、《名僧詩話》，合若干卷，藏於家。卒年八十一。子存心，蔭授義烏尹。

（弘治）《徽州府志》卷七　（存目）

（嘉靖）《鎮江通志》卷五九　（存目）

《元書》卷八九　（存目）

《元詩紀事》卷五　（存目）

紀事

方逢辰《通方宮使造夥侯祠》　某竊謂當今天下何哉？戎狄豺狼，擾我金湯，正智者效謀、勇者效力之時也。而明府乃貼牒劄，奉使府命，俾駕鶴子孫同新鼻祖祠宇。【略】夫悒神貼者是不一姓，獨於吾宗是鳩者，猶清平鳥龍之廟成於邵安、樂侍郎之廟成於何子孫之責也。非惟公上之命不可違，神祖洋洋如在，況虛谷先生又神祖之流芳者也，不以是而應公上之命，其將何辭。吾宗勉旃，伏丐台照。

方回《雨夜雪意自叙》　予丁丑之冬在桐江，賦《雨夜雪意》【略】魯齋趙君與東字賓暘和予此詩，「哦詩字欲安」，佳句也。尾句亦活動，勝予所倡。

又《先君事狀》　先君遺體，惟回一影。自先嫡妣卒，戊子、己丑二年，書家事後事以託諸弟者盈四冊，惟恐回之不能歸也，又慮其歸而不能長也，已慮其長而不能成也。然則先君之意哀矣，痛矣。逮回四歲得歸，賴先七叔父養回以至于長，先八叔父教回以至于成。回不專爲科舉之學，學性理自眞西山《讀書記》入，學典故自呂東萊《大事記》入，學五七言自張宛丘入，學四六自周益公入，而時文之進自州教授天台諸葛公泰始。年二十二，見知於左史呂公午；年二十四，見知於丞相程公元鳳；年二十五，見知於端明洪公勳、參政饒公虎臣、詩人亦山鄭公會；年二十六，見知於郡守卿魏公克愚、郡倅應公彌正、郡糾常博張公汝諧；年二十九，見知於秋崖方公岳。踰三十，觀文趙公與憲、提舉金公文剛、江閫馬公光祖、制使呂公文德、尚書呂公師夔、禮侍劉公震孫，相次見知。年三十五，中兩浙漕舉，登仕郎誥呂公師夔所與，而魏公克愚解送。年三十六，僥倖別院省試第一人，丞相馬公廷鸞賞其義，丞相章公鑑賞其策。廷試，丞相文公天祥、制帥趙公日起、參政常公挺爲考官，置回首選，不遂，猶與第一甲。歷官隨州教授、江東提司準遣、國子監書庫官、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國子正、江淮都大司幹辦公事。再國子正、太學博士，再沿江制幹，改官通判平江府，改通判常州，改淮西帥機，監華州西岳廟，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議、太常寺簿，除監察御史，丞相王爚格之，兼莊文府教授，知建德府，節制往來馭戍軍馬，除秘書郎，加直秘閣依舊任都督府參議官。於是年四十有九矣。小狀舉主三人：運使聶公棠、提刑鮮于公應文、制帥呂公文德；京狀舉主五人：呂公師夔、馬公光祖、制帥朱公禩孫、禮侍翁公合、制帥黃公萬石；特薦舉主一人：工侍程公元岳。爲回買宅，特相知深者，郡守府卿宇文公十朋。餘詩友文人及直諒多聞之交滿天下，不勝書。雖然，回何以得此於一時哉？皆先君餘澤爲之也，二三叔父之教養爲之也。

《癸辛雜識》別集卷上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徽人也。其父南遊，殂於廣中。回，廣婢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魏明己遇爲守，愛而異遇之。忽與倡家有訟，遂俱至於庭，魏見之甚駭，而方力求自直，魏爲主張，而敬則衰矣。後

以別頭登第，爲池陽提領茶鹽所幹官。居與大家並，其家實寡婦主人，回以博遊其家，且道其長，呂師夔亦往焉。旋以言去。喜作詩，以放肆自高，有云：「菊花與汝作生日，螃蟹喚吾入醉鄉。」又《與伯機爲壽》云：「諸公未許子爲政，萬事無如髯絕倫。」「糟薑三盞酒，柏燭一甌茶。」又《自壽詩》云：「把酒從來不可期，吾降今日少人知。」有輕薄子聯之云：「但看建德安民榜，即是虛翁德政碑。」又《竹杖》云：「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餛飩。」《甲午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歲，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死一人留。」其處鄉專以騙脅爲事，鄉曲無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齒。遂一向寓杭之三橋旅樓而不敢歸。老而益貪淫，凡遇妓則跪之，略無羞恥之心。有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方酷愛之，而二婢實不樂也。既而方遊金陵，寄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恣開杜陵之門，勝雪者竟爲豪客挾去。方歸，惟悵惋而已。遂作二詩云：「鸚鵡籠開彩索寬，一宵飛去爲誰歡。早知黠嫗心腸別，肯作佳人面目看？忍著衣裳辜舊主，便塗胭脂事新官。丈夫能學登科甲，可得妖雛膽不寒。」「一牝猶嫌將兩雄，趨新背舊片時中。陟忘前主能爲叛，作事他人更不忠。玉碗空亡無易馬，絳桃猶在未隨風。何須苦問沙吒利，自是紅顏薄老翁。」自刻之梓，揭之通衢，無不笑者。既而復得一小婢曰半細，曲意奉之。每出至親友間，必以荷葉包飲食、肴核於袖中，歸而遺之。一日遇客於途，正揖間，荷苞墜地，視之乃半鴨耳。路人無不大笑，而方略不爲恥。每夕與小婢好合，不避左右。一夕痛合，床腳搖拽有聲，遂撼落壁土。適鄰居有北客病卧壁下，遂爲土所壓。次日訴於官，方爲追逮到官，朋友間遂爲勸和，始免。未幾，此婢滿，求歸母家，拳拳不忍捨，以善價取之以歸。時年登古稀之歲，適牟獻之與之同庚，其子成文與乃翁爲慶，且徵友朋之詩，仇仁近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貧休比范丹。」方嘗有句云：「今生窮似范丹。」於是方大怒褒牟而貶己，遂摭六臣之語，以此比今上爲朱溫，必欲告官殺之。諸友皆爲謝過，不從。仇遂謀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訪之，徐扣曰：「聞仇仁近得罪於虛谷，何邪？」方曰：「此子無禮，遂比今上爲朱溫，即當告官殺之。」侯曰：「仇亦止言六臣，未嘗云比上於朱溫也。今比上爲朱溫者，執事也。告之官，則執事反得大罪矣。」方色變，侯遂索其詩之元本手碎之，乃已。先是，回爲庶官時，嘗賦《梅花百詠》以諛賈相，遂得朝除。及賈之貶，方時爲安吉倅，慮禍及己，遂反鋒上十可斬之疏，以掩其迹。時賈已死矣，識者薄其人。有士人嘗和其韻，有云：「百詩已被梅花笑，十斬空餘諫草存。」所謂十可斬者，蓋指賈之倖、詐、貪、淫、褊、驕、吝、專、謬、忍十事也。以此遂得知嚴州。未幾，北軍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說甚壯，及北軍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爲必踐初言死矣。遍尋訪之不獲，乃迎降於三十里外，韃帽氈裘，跨馬而還，有自得之色，郡人無不唾之。遂得總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銀數十萬兩，皆入私橐。有老吏見其無恥不才，極惡之。及來杭，復見其跪起於北妓之前，口稱小人，食猥妓之殘盃餘炙。遂疏爲方回十一可斬之說，極可笑。

陳櫟《和方虛谷上南行十二首序》 虛翁《上南行》，實庚寅十二月詩也。辛卯六月，客有自曹君菊存所來者，始傳而誦之。絮羹久要之義，聚星過從之勝，漢人不得專美於前矣。雖恨不獲親聆其一時談麈之詳，然聞風興起，亦可於此詩具竅兆之一二焉。二三先生中，某所識者，惟北山王先生，茲敢不揣愚陋，僭賡元韻賦一十二首，寫其平生景慕之私，奉呈王先生，或可以轉聞於方、曹二先生云。

《梅磵詩話》卷下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新安人，景定壬戌別頭省第。吟稿中有「何許中原惟雁見，不多吾輩只鷗知」之句，寄興甚遠。又舟行苕霅間，嘉其景勝，賦詩云：「人生不作湖州守，亦合移居住霅濱」。後德祐改元，爲吳興倅貳，雖少酬所願，亦應不作守之讖。

著錄

戴表元《桐江集序》 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爲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於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多爲詩，州人爲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峰繡壑，淋漓翰墨，前後照映于百年間，良堪繪畫。

鮑庭博《桐江集跋》 方萬里《桐江集》已不傳，僅此序見於戴表元《剡源文集》中，因錄于《續集》之首。至萬里《桐江續集》自序一首，已列此集第四十八卷中，茲就贅錄。

又《清抄本桐江集跋》 嘉慶乙丑閏六月，借維揚秦氏石研齋所藏弘治十四年范文恭手錄本重校，凡改正數百字，補遺落者數十字，始爲善本。去乾隆庚寅借振綺堂本抄錄時，忽忽三十六年。掩卷爲之憮然。

《**脈望館書目**》《方虛谷桐江集》三十六本，缺三卷、十四卷、廿一卷、廿三卷、廿四卷、廿六卷、三十二卷、三十四卷、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方回）所撰有《桐江集》，今未見。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方回《方虛谷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方虛谷桐江集》四卷，鮑氏鈔校本。元方回撰。【略】阮氏《揅經室外集》載回《桐江續集》，《四庫全書》已著錄，皆其元時罷官後所作。其前集名《虛谷集》，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所載，疑即是編。【略】按阮氏奏進爲八卷，此本四卷，爲賦、爲序、爲說、爲記、爲跋、爲辨、爲評、爲書、爲表、爲露布、爲青詞、爲上梁文、爲墓銘、爲祭文、爲攷，文體皆備，或出未分以前原帙，鮑廷博更從戴表元《剡源文集》中錄《桐江集序》弁於首。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桐江集》四卷，鈔本。元方回撰。案《四庫》著錄者有《桐江續集》，已多殘闕。文集今存八卷，是本凡賦、序、說、記、考辨、跋、書、疏、論議、墓誌、事狀、祭文之類，共二百一篇，其見於《續集》者有十六篇，而序目亦異。如《送汪復心序》，《續集》作《汪巽元復心說》，《進齋記》，《續集》作《進齋序》。盧抱經氏有跋云：「乾隆庚寅借振綺堂汪氏本鈔錄。」又云：「嘉慶乙丑閏六月借維揚秦氏石研齋所藏弘治十四年范文恭手錄本重校。凡改正數百字，補落者數千字。」案是書雖分四卷，而編次甚雜。序跋爲多，皆似詩話。說詩主黃、陳，亦推朱子，力斥武功、丁卯及四靈、江湖，大抵與《瀛奎律髓》中評語相同。其《跋吳尚賢劉元輝詩集後》，併載評語，兼錄其詩，連篇累幅，毫無翦裁。疑是虛谷原稿流傳，范氏所錄得者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桐江集》四卷，鈔本。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補：《桐江集》八卷，元方回未入元以前撰。阮文達以進呈。抄本，劉燕庭亦有之。張金吾《書志》又依錢塘何氏藏本傳鈔本。補：阮氏進呈本，近已印入選印《宛委別藏》中。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方虛谷《桐江集》二十卷，《補遺》一卷，舊抄本。元方回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方虛谷桐江集》四卷，元方回撰。清抄本，四冊。又：《桐江集》不分卷，元方回撰。清抄本。佚名錄鮑廷博校，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桐江集》四卷，八冊。元方回撰。舊鈔本，過錄清鮑廷博校語，近人鄧邦述手書題記。

《**近古堂書目**》**卷下**　方虛谷《桐江續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方虛谷《桐江續集》。

《**趙定宇書目**》　方虛谷《桐江續集》一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桐江續集》三十七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元方回撰。【略】此《桐江續集》，皆其元時罷官後作。集中有《自序》，稱二十卷，而《千頃堂書目》作五十卷。今觀集中四卷末題「從事郎寧國路儒學教授同舍生曹祐編次」，五卷末題「男方存心、正心刊行」，六卷末題「初授徽州路儒學教授馮蒙龜、林一桂等刊」，九卷末題「表姪劉秉懿謹編刊行」，十卷末題「甥姪汪庭芝謹編」，二十五卷末題「古杭徐芝石宅滄浪山房刊行」，二十七卷末題「學生徐編次」而佚其名，則後人所增益，非其舊也。此本猶元時舊刻，有玉蘭堂印，又有季滄葦藏書印，蓋文徵明所藏，復歸泰興季振宜者。詩集闕一卷、二卷、三卷、二十一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三十二卷、三十四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僅存二十九卷。文集惟第一卷目次可辨，餘皆初刊稿本，卷字下但有墨臺，不知首尾。以數計之，約存八卷。中間頗有闕頁，無別本可校，今亦仍之。觀吳之振重刊《瀛奎律髓》，疑書首一序非回所作，今集中載此文在《送王俊甫序》後，《劉子敬吟卷序》前，知之振未見此集，則亦希覯之本，不以殘闕廢矣。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方回：又《桐江續集》三十七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虛谷《桐江續集》四十八卷，舊抄本。紫陽方回萬里撰。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桐江續集》四十七卷，舊鈔本。元方回撰。【略】虛谷《桐江集》八卷，此《續集》皆入元以後之作。卷一、卷二爲文，卷三至卷四十二爲詩，卷四十三至卷四十八爲文。據自序云：「詩自壬午至戊子二十卷，卷百首。」今是集詩凡三十卷，則「二」字當爲「三」字之誤。今檢鈔本，全缺者卷三、卷十四、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凡十一卷。實存三十七卷。而卷一、卷十九、二十七中間均缺數葉，卷七缺後數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虛谷桐江續集》三十七卷，鮑氏校鈔本。此書黃氏《千頃堂書目》所載，作五十卷，此集《總目》僅四十八卷，是已缺後二卷矣。卷一、卷二爲文，卷三至卷四十二爲詩，卷四十三至卷四十八爲文。據自序云：「詩自壬午至戊子二十卷，卷百首。」今是集詩凡三十卷，則「二」字當爲「三」字之誤。今檢鈔本全缺者卷三、卷十四、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凡十一卷。實存三十七卷，而卷一、卷十九、二十七，中間均缺數葉，卷七缺後數葉。是本知不足齋鮑廷博從元刻鈔錄。如第四卷、五卷、六卷、九卷、十卷、二十五卷、二十七卷，末有題「從事郎甯國路儒學教授曹祐編次」及「男方存心、正心刊行，初授徽州路儒學教授林一桂，表姪劉秉義，甥姪汪庭芝，古杭徐芝學，學生徐某」等條，當爲後人所增。【略】鮑以文於卷首書云：「《新安文獻志》載虛谷文二十九首，惟二首載《續集》，九首載《桐江集》，餘當別鈔一卷附後。」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桐江續集》三十七卷，元方回撰。劉燕庭家有正續集足本。元刊本四十八卷，路小洲有。補：《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木樨軒藏書書錄》 《虛谷桐江續集》四十八卷，〔(存三十六卷)元方回撰〕，舊抄本〔清小山堂抄本，繡谷亭抄補續目(有朱校周星詒跋)〕。黑格抄本。左欄外有「小山堂鈔本」五字或「繡谷亭續藏鈔本」七字。蓋小山堂寫本、繡谷亭補抄者。原缺卷三、卷十四、卷二十二至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三十三至三十四、卷三十六、卷三十九至四十。前有戴表元序。中有朱筆校字，爲吳敦復筆。有題字一則。書衣有周氏手跋：「《四庫》著錄本與此正同，蓋亦從元槧寫出也。庫缺卷二十一、三十二，此有，而缺二十二、三十三兩卷，當由傳錄小誤。惟此缺十卷，庫未言缺，當更求閣本對勘耳。詒別有文集二十卷，署《桐江集》者並《補遺》一冊，文十八篇，詩二十三題，皆此集所無，爲全書所遺。眞秘籍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虛谷桐江續集》四十八卷，元方回撰。清抄本，孔廣栻校并跋。七冊。存三十二卷：一至二、四至十三、十五至二十、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七至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三十七至三十八、四十二至四十四。又：《虛谷桐江續集》四十八卷，元方回撰，十冊。存三十六卷：一至二、四至十三、十五至二十、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七至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三十七至三十八、四十二至四十八。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虛谷桐江續集》存三十七卷，十冊。元方回撰。鈔本，原缺十一卷。

孔廣栻《清抄本虛谷桐江續集跋》 右錄《元詩選》桐江詩《秋晚雜書》卅首之十批尾一則。

藝文

戴表元《蔚講師見示方使君唱酬次韵》 長汀江上別多時，白髮閒身天所遺。避俗如仇翻好客，知窮爲祟卻耽詩。鄉山雲淡龍移久，湖市春寒鶴下遲。過盡榴梅與甜笋，高侯還許放侯知。

張伯淳《次韵方虛谷》 市隱何嫌局趣駒，閑中談笑儘鴻儒。忽看尺素來雙鯉，絕勝銅盤引巨鱸。有酒但教如北海，無船亦可對西湖。瓣香還祝斯文壽，今有門人似此無。

又《壽方虛谷》 盛代詞章伯，當年岳牧臣。貞元舊朝士，大曆老詩人。天上催文石，灘頭捲釣綸。市廛還可隱，道義不爲貧。閱世誰非客，行窩總是春。年今登七袠，筆尚挽千鈞。坐眺高明地，居超湫隘塵。斯文金石固，何必指松椿。　人才三代上，相業《四書》間。報國心長赤，憂時鬢易斑。康衢民擊壤，廣廈士歡顏。年未應投老，天教得暫閑。大名同柱石，靜境即溪山。顧我焉知道，煩公爲訂頑。壯心空自許，倦翼早知還。又記懸弧近，猶堪逸駕攀。穉陽回嶰谷，和氣滿塵寰。回首椿松祝，明朝即度關。

張之翰《方虛谷以詩餞余至松江因和韻奉答》 文章須占第一手，落第二義世盡有。萬物散在天地間，一寸毫端隨力取。最先胸中要參悟，不爾效顰徒獻醜。欲臻其妙千萬億，莫知其方十八九。千篇雖富自綠鬢，一字不傳空白首。前賢遙望愈莫及，中路逆行還倒走。宋稱歐蘇及黃陳，唐尊李杜與韓柳。自餘作者非不多，殆類衆星朝北斗。憶初桐江共說詩，詩中之玄能得之。只求形似豈識盡，未斷勝負焉知棋。邇來武林論文法，同歸正派夫奚疑。風行水上本平易，偶遇湍石始出奇。作詩作文乃如此，況復大小樂府詞。留連光景足妖態，悲歌慷慨多雄姿。秦晁賀晏周柳康，氣骨漸弱孰綱維。稼翁獨發坡仙祕，

聖處往往非人爲。末又談經不及史，能挽諸儒來眼底。如顏四勿曾三省，此段話言尤可紀。本期同塗入聖門，何用兩家爲敵壘。後學妄自樹彼我，不務身心專口耳。文耶道耶果二物，名雖不同實同矣。往年光嶽分南北，今日車書混文軌。先生生長紫陽鄉，嘗學紫陽子朱子。不知疏鑿伊洛源，端可貫通洙泗水。

仇遠《懷方嚴州》 八十一年前，科名已褒然。依劉王粲檄，入洛賀循船。受禪碑誰上，閑情賦自傳。江山英氣歇，堪恨亦堪憐。 八十一年終，堪嗟旅櫬窮。胸中元耿耿，身外竟空空。白首《太玄》草，紫陽虛谷翁。平生有遺恨，五馬未乘驄。 八十一年亡，哀哉老紫陽。佳兒方戒道，小妾漫專房。每憶先生被，常懷太守章。桐江詩萬首，端可及龜堂。 八十一年身，棲遲客館貧。登門曾有我，銘墓竟何人。醉夢高樓月，悲歌故國春。可能函玉骨，歸葬練溪濱。 八十一年休，云何不首邱。豈無商女恨，肯作賈胡留。書籍從人賣，田園有子收。鳥聊山在望，風雪雲悠悠。

又《方萬里史敬與陳孝先龔聖予胡穆仲相繼淪沒令人感愴》 諸老俱塵土，令予雙淚流。幾年能再見，一氣故應休。江左衣冠盡，人間翰墨留。空山茅屋底，野史屬誰修。

陳櫟《和方虛谷上南行・過葉有嶺》 我未讀公詩，久矣知葉有。地非產此人，人知此地否？當與君子鄉，俱傳千載後。風饕閼春陽，高節且堅守。

又《和方虛谷二首》 後漢袁與楊，世公五或四。衰衣苟有愧，不如安楚製。我不識斯人，聊復視其世。不有此翁賢，安得賢主器。 天壤一虛叟，見之夢寐中。豈必眞及門，私淑恩何窮。易說曉櫺白，詩編夜檠紅。終然欠參請，小草依松風。

又《哭方虛谷先生》 目深窺理窟，身獨據詩壇。偏得古猶少，兼全公不難。槐柯千里幻，椿笄八旬寬。癖愛湖山好，郎君侍闔棺。

牟巘《和虛谷韻簡唐月心》 平生自分只虞毗，況是而今一槁枝。江左何人譚太極，洛陽有客賦新詩。物情於我眞疏矣，吾道非公誰與斯。未必梅邊聊索笑，微言好與共參之。

方夔《和府尹虛谷先生和徐子英韻併寄徐子英》 千峰蒼翠擁城樓，着我宗英七里洲。昔日松楸相伴住，暮年湖海未歸休。詠詩遙認窮司馬，騎竹爭迎舊細侯。莫爲梅花長挽卻，好將繩削訂由求。

胡祗遹

論述

綜論

王惲《故翰林學士紫山胡公祠堂記》 金季喪亂，士失所業，先輩諸公絕無僅有，後生晚學既無進望，又不知適從。或泥古溺偏，不善變化；或曲學小材，初非適用。故舉世皆曰儒者執一而不通，迂闊而寡要，於是士風大沮。惟公起諸生，秉雄剛之俊德，負超卓之奇才，慨然特達，力振頹風。志大學、致實用，談笑議論，揮斥流俗。文章氣節，振蕩一時。其見諸容度事業者，皆仁義道德之餘，剛明正大，終始一節，追配昔賢，矯革時弊。故天下翕然想聞風采，皆曰紫山學備四科，望高一世，眞豪傑之士，爭先觀爲快。況二侯與郡士民執經傳道，質疑請益，或親炙而爲矜式者；或沒而配社，尸而祝之，援例祀典，其誰曰不然？若以匹夫而作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論之振衰激懦，屹砥柱之孤標，回狂瀾於既倒，淸風之所激，德澤之所及，霑丐後學多矣。是則系斯文之盛衰，與士風之輕重，非相人所得顓而私也。雖然，二侯出貴族世胄，樂道而自忘其勢，尊賢而能知所宗。昔鄒孟氏諷列國諸侯不能尊賢，迺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垂訓深矣。後世之監牧實古諸侯，今二侯取法聖賢於千載之後，行古昔所不能行，其賢於人也遠矣，豈止如是而已？後之讀斯文者，將有所興感而取法焉。

又《紫山先生易直解序》 紫山胡公年未強仕，應奉翰林，潔居官舍者幾十載。致力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

又《紫山胡公哀挽詩卷小序》 挽章者，哀傾逝而寓夫所感之辭也。予於紫山既哀之，而復有以惜焉。紫山起諸生，進擢館閣，揚歷省臺，官至三品，壽

幾七秩。順受委正，略無慊愧，於何嗟惜？所惜者材超卓而不凡，氣正大而不替，可以挺公論而勵衰俗，激清風而作士氣。邇日天柱峰摧，少微彩晦，士林憔悴，失所景仰。不知乾坤純粹之精，山川英秀之蘊，幾世幾年氤氲感會，復生斯人？此《黃鳥》之詩、《薤露》之歌有不容已者。忝與紫山三世交游，氣合情款，故其子典簿特屢徵鄙作，既序夫《易解》，復記其祠堂，今夕以斯文爲念，孝心追遠，誠宜嘉尚。顧筆力衰薾，奚能發潛德之幽光、倡作者之端緒？然眷懷疇昔，重以陳太常北山之請，敢攄平生所得於公而可深惜者，冠之篇首云。

又《舉明宣尉胡祗遹事狀》 竊見前荆湖路副使宣尉胡祗遹，自中統元年至今，敭歷中外二十餘年，所至皆以能稱。其識時應務，通方有爲，求之時輩，不可多得。誠經濟之良材、時務之俊傑也。內外劇職，皆可迭居。今居閑日久，理合起復，以應清朝之選。乃天下公論，非卑職之所得私也。

劉賡《紫山大全集原序》 文章以氣爲主，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賡讀紫山胡公文集見之矣。【略】書法妙一世，脫去翰墨蹊逕，自成一家，唯鹿庵、紫山兩公而已。

《太和正音譜》卷上 胡紫山之詞，如秋潭孤月。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略】今觀其集，大抵學問出於宋儒，以篤實爲宗，而務求明體達用，不屑爲空虛之談。詩文自抒胸臆，無所依仿，亦無所雕飾，惟以理明詞達爲主。元代詞人，往往以風華相尚，得茲布帛菽粟之文，亦未始非中流一柱矣。惟編錄之時，意取繁富，遂多收應俗之作，頗爲冗雜。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案《元史》本傳第詳政績，而未及詩文。劉序謂「潛心伊洛之學，慨然以斯文爲己任」，今讀其雜著，經濟學術，悉可攷見。又嘗著《易解》三卷、《老子解》一卷，其非無本之學可知矣。

分論

《黃氏詩卷序》、《優伶趙文益詩序》、《贈宋氏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惟編錄之時，意取繁富，遂多收應俗之作，頗爲冗雜。甚至如《黃氏詩卷序》、《優伶趙文益詩序》、《贈宋氏序》諸篇，以闡明道學之人，作媒狎倡優之語，其爲白璧之瑕，有不止蕭統之譏陶潛者。【略】以原本所有，姑仍其舊錄之，而附糾其謬於此，亦足爲操觚之炯戒也。

《中呂・喜春來》（閒花釀蜂兒蜜） 《中原音韵・作詞十法》：「調」字、「遲」字俱屬陽，妙。「蜜」字去聲，好，切不可上聲。但要「喚」字去聲，「起」字平、上皆可。

傳記

《元史》卷一七〇《胡祗遹傳》 胡祗遹字紹（開）〔聞〕，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名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明年，入爲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尋兼太常博士，調戶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尋兼左司。時阿合馬當國，進用羣下，官冗事煩，祗遹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爲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蒞職，乃以最聞。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宋平，爲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爲不軌者，祗遹察其寃，坐告者。十九年，爲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府言軍政：曰役重，曰逃戶，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僞署文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是之，以其言著爲定法。濟寧移治鉅野縣，自國初經兵戈，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樸野。祗遹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爲講論，期變其俗，久之治效以最稱。升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厲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召拜翰林學士，不赴，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未幾，以疾歸。二十九年，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祗遹爲之首，以疾辭。三十年，卒，年六十七。延祐五年，贈禮部尚書，謚文靖。

《大明一統志》卷二二 （存目）

《元史類編》卷二七《胡祗遹傳》 （存目）

《元詩選》癸集乙集 （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 （存目）

《元史新編》卷三二 （存目）

《元書》卷五九 （存目）

《元詩紀事》卷三（存目）

紀事

胡祗遹《讀楚辭雜言》 無前賢之心思，不能讀前賢之辭章。予少時讀《楚辭》，輒昏睡不能終篇，蓋無屈原愛君憂國，幽深鬱結，清苦惸獨，終天無窮難明之悲思。痛甚則聲哀，情苦則辭深，非若得意歡暢之言津津然洋溢於外也。今歲方悟，若讀《楚辭》，當句句緩讀，求言外意，如問病人、吊孝子，恤其情而哀其苦，庶幾得原文言意。

王惲《碑蔭先友記》 〔胡璉〕子祗遹，有俊材，光大其先業。

《青樓集》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紫山宣慰嘗以《沈醉東風》曲贈云【略】馮海粟侍御亦贈以《鷓鴣天》云：【略】蓋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鉤寓意。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

劉賡《紫山大全集原序》 紫山，公自號也。諱祗遹，字紹開。磁之武安人。【略】潛心伊洛之學，慨然以斯文爲己任，一時名卿士大夫咸器重之。【略】至元改元，詔立學士院，以應奉翰林文字被召。俄兼太常博士，百年墜典，一朝而復，天下翕然稱之，以爲禮樂文物盡在是矣。

《本事詞》卷下 名妓珠簾秀者，姓朱氏，以色藝著。胡紫山宣慰甚眷之，嘗爲賦《沈醉東風》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

著錄

劉賡《紫山大全集原序》 平生著述，《易解》三卷、《老子解》一卷，詩文號《紫山集》者六十七卷。公薨二十年，賡以事道過彰德，其子太常博士持將鋟梓以壽其傳，懇以序引爲請，賡以不敏辭，迨四三年，而請益堅。

《文淵閣書目》卷九 胡祗遹《紫山文集》一部二十冊，殘缺。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紫山先生大全文集》一冊，元胡祗遹著。凡六十七卷。闕十五至十九卷，五十九至六十一卷。

《秘閣書目・文集》 胡祗遹《紫山集》二十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胡祗遹《紫山文集》二十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胡祗遹《紫山先生大全集》六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永樂大典本，元胡祗遹撰。【略】是集爲其子太常博士持所編，前有其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序，稱原本六十七卷，歲久散佚。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裒合成編，釐爲賦、詩、詩餘七卷，文十二卷，雜著四卷，語錄三卷。其間雜著一卷，祗遹一生所學，具見於斯。然體例最爲冗瑣，有似隨筆劄記者，有似短章小品者，有似莅官條約者，有似公移案牘者，層見錯出，殆不可名以一格。考賈誼《新書》，皆以所作《治安策》及言事諸疏，割裂顚倒，各自爲章，別標篇目，說者以爲平時記錄之稿，其後聯綴成篇而上之。祗遹是集，或亦是例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六十七卷，今存二十六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六十七卷，今二十六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鈔本。元胡祗遹撰。原書六十七卷，其子太常博士持所編。今已散佚不存，此館臣從《永樂大典》中錄出，重加編次。凡賦、詩、詩餘七卷，文十二卷，雜著四卷，語錄二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元胡祗遹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路有鈔本。

又《續錄》 莫邵亭有鈔本。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元胡祗遹撰。鈔本。 補：清四庫館寫本。【略】民國十三年河南官書局刊《三怡堂叢書》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元胡祗遹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七冊。

周泳先《紫山詩餘題記》 胡紫山北曲小令散見于《陽春白雪》、《太平樂府》中者尚多，唯詞殊僅見。《詞綜補遺》據陶南村《輟耕錄》錄其贈歌兒珠簾秀《沈醉東風》一首，亦北曲小令也。

藝文

王惲《疇昔一首寄胡紫山》（戊子十二月二十二夜） 疇昔夢紫山，燕集街西居。又撑瓦傘底，一笑春帖餘。四顧盡佳客，半是高陽徒。紫山正襟坐，手把一卷書。疾讀且稱嘆，照眼皆驪珠。乃云某近作，商也眞起予。吾儕惜無幾，炯如曉星疏。正須佳眠食，善保千金軀。別久得一會，喜與老叟俱。呼兒具罇酒，張燈列肴蔬。觴予不數行，致辭前見揄。平頭七十數，眉毛雪模糊。投閑天或憐，有書心便娛。又云悼亡來，不以再娶圖。老懷固鰥鰥，宿業一掃除。殘年累幸輕，恐是得壽符。叙闊夜向深，對牀卧斯須。輾轉寤寐間，恍然到吾廬。春明煥庭軒，門繫雪色駒。倏忽坐壞舍，意若傷道污。彼豈能我浼，高氣初自如。體融合若一，樂適歸不殊。安得自伊始，終歲同步趨。或乘款段馬，或駕下澤車。春風十二窩，醉墨翻瓊琚。相看以佚老，脫屣榮與枯。夜寒薄重幃，夢清誰遣呼？枕邊有鐘鼓，鏗鏗應更壺。起聽夜何其，漏下三更初。念茲夢何異，自況良可吁。紫山俯秋澗，玉峰映污渠。固知瞠其後，庶可山澤臞。援毫記所遇，一字不敢渝。代書寫離索，涸魚聊自濡。何當拊素箏，醉捋桓侯鬚。

又《和紫山題觀音堂山石詩韻》 我行滏水陽，思有登臨舉。佳處得一游，不計寒與暑。盛聞臨水間，猶是鄴西圃。山滋與水潤，不識田家苦。陰壑閟靈景，石林氣清楚。又云龍洞水，清可濯纓土。我無適俗韻，樂與泉石伍。此行應旌招，敢覬烟霄侶？閑雲本無心，安取濟時雨。紫山知幾人？夢與邯鄲黍。題詩見歸隱，眞隱果能否。作配不自景，賡此山石語。

又《寄紫山憲使》 去冬相從入臺參，君任平江我更南。不惜殘年趨海嶠，擬將風義壓烟嵐。得時可進成虛步，縱說知難到強談。歸見紫山如有問，此身於世百無堪。

又《寄胡紫山提刑》 蒼顏白髮兩衰翁，前歲將翔馬首東。常喜笑談猶不淺，靜思行止略相同。閶門凍鎖連江雨，瘴海炎開發屋風。兩度生還幸無事，更何心到炬蓮紅。

又《和紫山見寄四詩》 百險歸來萬里江，旁人則羨老能強。閒居自苦笑鳩拙，遠宦空成救火狂。少日搶揚猶雀躍，只今蓄縮宛龜藏。冥然卻掃關門坐，過簡還疑近子桑。 晉公鐵面耻將迎，天遣汾亭醉六經。麟出近郊休袂拭，鳳巢阿閣要儀刑。菌搖露影從團蓋，草腐牆根任化螢。天賦美材終大用，不然編簡爲誰青？ 山立揚休見老成，輶車風采動蠻荆。兩鄉相望三年別，四海論交六日兄。諸葛奇材如汝滯，漢庭公議欲誰明？只將健筆凌雲句，亦是詩壇不朽名。 七十人生百事休，莫將閒惱蹙眉頭。看來世運恢恢網，剩卻孤懷悄悄憂。肉食廟堂均一飽，笑談樽俎更何求？樂章聽徹醒還醉，夢繞黃壚憶舊遊。

又《和曲山韵寄紫山年兄》 官業初無一事成，誰云祿足代吾耕？最憐獨學無良友，擬託鄰居度此生。天外鳳凰難得見，山間風月喜相迎。詩來健羨凌雲句，轉使孤懷不暢情。

陳孚《聞胡紫山被召以詩寄呈》 明良千載事，際會古尤艱。海岳歸皇極，乾坤見紫山。就湯三聘後，若孔一瓢間。願爲蒼生起，休辭鬢雪斑。

劉敏中《送胡學士紫山》 去古日已遠，正路多迷踪。衆說撓六經，嘖嘖紛異同。繁音笑雅頌，冶容衒青紅。風雲與月露，一字誇餘工。譬如膏肓疾，不受砭劑功。自非名世賢，反正難爲功。寥寥幾何時，得我中庸公。公姿何神秀，自是間氣鍾。蔚蔚天上麟，矯矯人中龍。斯文入掌握，造化盤心胸。吐辭爛星斗，落筆驅雷風。傳寫聖人意，秘奧咸開通。奇傳出韓、柳，正大續軻、雄。垂紳玉堂上，文風變區中。賤子生陋壤，志學不知宗。北鶩駕南轅，失計爲雕蟲。居然守迂僻，無由去顓蒙。公來幸一見，談笑及從容。快意徒仰羨，摳衣遽難從。明朝驛亭外，憑高望飛鴻。

張之翰《挽胡紫山紹開二首》 一杯淚濺酒光寒，落日江南酹紫山。累召不行今絕少，急流勇退古猶難。文章勳業乘除裏，太白淵明伯仲間。擬續吾鄉耆舊傳，清名流與後人看。 吾道衰微吾輩少，聞公不起即長呼。追還天上群僊籍，零落人間九老圖。自視功名眞土苴，人藏翰墨重金珠。醉中使跨鯨魚去，萬里天風酒醒無。

程鉅夫《胡紫山挽詞三首》 一尊淮海話相逢，抵掌揚眉四海空。落日遠山依舊紫，眼前回首但霜風。 召節曾趨供奉班，許教孤鶴綴鵷鸞。鵷鸞不肯尋常出，孤鶴無端自往還。 太息何人似此公，未輸天下頌中庸。何時絮酒平生足？《蒿里》三章一夢通。

王惲

論述

綜論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首《封諡》 王惲博學修能，雄文逸氣。五持憲節，誅鋤吏弊而翼植民彝；三入詞林，敷潤皇猷而表章帝典。進承華之昭鑑，恢儲聖之良規。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蹟，豈徒黻黼之才。惟治朝著蔡之是稽，繄晚生斗山之所仰。式遄歸而請老，遽興嘆於云亡。睠彼壽耆，議斯節惠。於戲！有斐君子，何盛德之可忘？無競維人，尚裕昆之克紹。肸蠁已朕，魂魄猶強。可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謚文定。

又《諡文》 故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文才博雅，識見老成，迺中州之名士也。頃在翰林，暨居臺察，觀其因事匡時，立言傳世，未嘗不以致君澤民爲心，端本澄源是務。進呈《承華事略》，蒙裕宗皇帝嘉納，俾諸皇孫傳觀，弘益良多。近日又蒙聖上特命張司農等再行繪寫，以賜東宮，若非深有可取，豈能如是哉！即係兩朝御覽，珍重文集。又有《元貞守成事鑑》、《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其餘雜著，光明正大，雅健雄深，皆出於仁義道德之奧，裨益政務，有關風教，足爲一代之偉觀。故追贈制詞有云：「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迹，豈徒黻黼之才。惟先朝著蔡之是稽，繄後生斗山之所仰。」

李謙《秋澗壽七十詩序》 公長予六年，今平頭七十，神明不衰，事理至精熟，下筆作文，不減平昔。至其論古今利害，援引□據，有條不紊。每賓友期集，未嘗後約而至，步履輕便，不事杖策，行且曳之，而鏘然作聲，院屬聞之，知爲公□矣。

閻復《秋澗壽七十》 七十人生福壽隆，耆英纔入畫圖中（耆英會七十方入）。靜吟秋澗雲泉綠，安步花磚曉日紅。玉樹芝蘭方秀發，詞源筆力愈清雄。鹿庵愼獨傳芳□，會見遐齡繼兩公。

陳儼《故翰林學士秋澗王公哀挽詩序》 儼以公宏才碩學，揚歷清華殆四十年，其事業顯顯着人耳目之表，庸何俟贅言哉！惟公嗜古力學，凡所未見書，訪求百至，必手爲謄寫，老大尤篤，視盛孝章爲無讓。平生詩文幾四千篇，雜志總八十卷，方易簀始停筆，其勤可謂至矣，其振耀來世宜矣。嗚呼！儼從大人先生游能幾時，乙未紫山胡公卒，丙申苦齋雷公卒，祗惟公一個焉，今又卒。嗟後生小子於何考德問業焉！少俊所謂「長嘯宇宙間，高才日凌替」，豈不重可哀邪！迺擬楚騷之亂以抒余哀，其詞曰：太行壁天兮，橫亘坤維。篤生偉人兮，企其齊而。鞭赤龍兮，駕白霓。凌倒景兮，滅沒其可追。疏決雲漢兮，黻黼明時。渾渾灝灝兮，孰闌端倪？雄咮一鳴兮，喑萬雎。溘塵埃野馬之一瞬兮，浩江河之獨馳。嗟形蛻而神往兮，逝者如斯。與造物者爲徒兮，萬萬古猶一期。大冠如箕兮，珮玉陸離。耿音容之在目兮，眇一去而不復來。顧四方上下安所止兮，雖巫陽九招竟奚爲。諒冥冥或昭昭兮，知邪弗知？哀鐸有詞兮，尚以聲吾悲。

王公孺《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先公資明敏正大，材器英邁，操行純古，博學有經濟器業。與人交，樂易直諒，不能詭隨與時俯仰。常曰：「士當行其所學，明義達道，一以至誠將之。窮達得失，有不在己者。」當官持重有體，守正奉公，表表欲見於世，故所至有聲。遇不平事及惡之可疾者，憤然必窮治迺已。官清要四十年，自奉如寒士。平生篤於禮義，視勢利蔑如。藩國世子且貴顯於朝，招翰林諸公讌集，私覿禮，衆議未一，曰：「禮：上國卿當下國君。」遂平揖而已。省掾趙和之病疽，迎醫救視，沒爲殯斂，以行槖付其家；友人周曲山能官至廉，卒無以葬，營治至成禮；南宮劉文卿善數學，客死于衛，既周其喪，妻少囊珍貝甚富，求一室相依，以禮謝去。其廉正類此。少與西溪、春山友善，時目曰「淇上三王」。別號秋澗。晚節名德俱重，爲世尊仰，不稱姓字，但曰「秋澗公」。作爲文章，不蹈襲前人，要自肺腹中流出。平居談話，無異於人，及操觚染翰，經旨之義理、史傳之鋪陳、子集之英華，古今體制，間見疊出，雄深雅健，辭古而意不晦，以自得有用爲主。宜乎綰持文柄，獨步一時。字畫遒婉，以魯公爲正，所書卷帖爲世珍玩。樂敎掖後進，明義理，工文章，必盡所得。又善因材致篤，故藉之多顯達者。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易簀方停

筆。【略】富哉言乎！其勤篤至矣，其振耀後世宜矣。至於論列時務，利害互明，得失兼著。忠愛情切，聞一事可行，一士可用，必爲建白，雖未盡行，後竟如所言。較其蘊奧，見其行事者才十之二三。故《贈謚制詞》有：「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蹟，豈特黼黻之材？惟治朝蓍蔡之是稽，繫晚生山斗之所仰。」蓋公論云。敢用是爲銘辭曰：士惟有立，德功與言。能一於此，不朽者存。顯允先公，睠茲克勤。策勳學海，力振斯文。擴我浩氣，塞乎乾坤。手抉雲漢，大放辭源。鴻文大冊，帝載昭宣。人所共知，方駕昔賢。紹韓歐之宗派，得文章之正傳。匡時裨政，人有未知。志存經濟，惟日孜孜。拜章奏記，罔或少遺。有物禁詞，百才幾施？時耶命耶，而止於斯！載瞻遺稿，爲世蓍龜。山斗聞望，後學仰規。內相美謚，恤典恩推。見諸行事，功止一時。著書傳後，千古是希。孰得孰失，必能辨之。又何俟曠世相感，則□遵爲庶幾。用是昭告，神寧無疑。大行峻極，清泉連漪。淵峙無窮，永昭豐碑。

《元詩選》初集乙集 秋澗詩才氣橫溢，欲馳騁唐宋大家間。然所存過多，頗少持擇，必痛加芟削，則精彩愈見。北方之學變於元初，自遺山以風雅開宗，蘇門以理學探本，一時才俊之士，肆意文章，如初陽始升、春卉方茁，宜其風尚之日趣於盛也。

季振宜《秋澗先生大全集跋》 文章醇厚淹博，得於歐、曾爲多，在元人中可與潛溪方駕。【略】至其題跋、榜約諸文，戲謔風流，皆有源流，則東坡、山谷之流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秋澗集》一百卷。【略】惲文章源出元好問，故其波瀾意度，皆不失前人矩矱。詩篇筆力堅渾，亦能嗣響其師。論事諸作，有關時政者，尤爲疏暢詳明，瞭如指掌。史稱惲有才幹，殆非虛語，不止詞藻之工也。【略】又《承華事略》二卷，乃裕宗在東宮時所撰進。裕宗甚重其書，令諸皇孫傳觀焉。【略】《玉堂嘉話》八卷，則至元戊子所作，乃追記在翰林日所聞見者，凡文章得失，典制沿革，皆彙而錄之，蔚爲精核。其論「遼、金不當爲載記」，尤爲平允。即當時所取以作遼、金史者也。

分論

《玉堂嘉話》 《居易錄》卷八：元王惲秋澗《玉堂嘉話》多有訛舛，如《錢文僖跋鍾繇墨迹議事表》云「尚父嘗寶此帖」，惲云尚父謂忠懿王鏐。按吳越國王鏐謚武肅，若忠懿乃俶謚也。李北海《毒熱帖》後題觀者黃魯直已下六十九人，並列張浮休、張舜民，不知舜民即浮休也。《楊凝式小字詩》「凝式字虛白」，按歐史凝式附見《唐六臣傳》，陶岳《五代史補》皆不言字虛白，未知何據。「柘枝舞本拓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按《樂府雜錄》，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舞因曲爲名。又雜見《教坊記》、《羯鼓錄》。唐沈亞之《柘枝賦》云：「柘枝信其多妍。」其本曲首句七字。第二、第三句皆五字，第四句復七字。薛能有三首，止是五言六句。溫庭筠《屈柘詞》所謂「楊柳縈橋綠，玫瑰拂地紅」，則五言律詩也。柘枝自唐世已盛傳，烏得云自金人始耶？「宋高宗善書學，擇諸王命史彌遠敎之，孝宗其一。」按彌遠寧宗時人，安得云敎孝宗耶？「宋曾冊金爲東懷國」，乃遼冊之，非宋也。其謬誤大抵如此。

《守成事鑑》 王公孺《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幷序》：成宗嗣位，獻《守成事鑑》，曰敬天、法祖、愛民、恤兵，凡十五篇。爰事直說，本諸經旨。侍臣謂純正親切，有魏文貞、司馬端明之風。

《湖上樂》 《花草蒙拾·王秋澗詞》：王秋澗《湖上樂》四首，純乎元曲，其佳句云：「新詞澹似鵝黃酒。」

《谿上》 《蕙風詞話》卷三：《麓堂詩話》載其《谿上》詩句「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則何感愴乃爾。所謂非無萌蘖之生焉。

《宿仙山朝元觀題示》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秋澗詩才氣橫溢，然以多爲貴，不甚持擇。長篇大章，往往湊句趁韵，勉強牽率。此首排奡帖妥，規模昌黎。

《午憩陽城北龍泉寺》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在家貧亦好，行路古來難）自然。

《飛廉館瓦硯歌》 《池北偶談》卷一一：元王文定惲《秋澗集》有《飛廉館瓦硯歌》，略云：「劉郎杳杳秋風客，神烏冥飛憶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門風冽冽」云云，此亦在銅雀之前，知漢瓦無不可爲硯也。

《豆葉黃》 《花草蒙拾·王秋澗詞》：王《豆葉黃》亦是曲意，即元人《一半兒》也。

《平湖樂》、《後庭花·破子》 《歷代詞話》卷九引《樂府紀聞》：王翰林

惲，【略】小詞甚多，若《平湖樂》及《後庭花・破子》，即元人所爲曲調也。

《春從天上來》（羅綺深宮）　《歷代詞話》卷九：王翰林惲，字仲謀，仕元日亦效吳彥高《賦故宮人・春從天上來》詞，不引用故實而淡宕可喜。

《鷓鴣天》（短短羅袿淡淡妝）　《蕙風詞話》卷三：秋澗樂府《鷓鴣天・贈馭說高秀英》云：「短短羅袿淡淡妝。拂開紅袖便當場。」【略】「馭說」即說書。此詞清渾超逸，近兩宋風格。

傳記

《元史》卷一六七《王惲傳》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略】惲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勃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攻宋，過衛，一見接以賓禮。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爲詳議官。時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惲以選至京師，上書論時政，與渤海周正並擢爲中書省詳定官。二年春，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穀，擢材能，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論列凡百五十餘章。時都水劉晸交結權勢，任用頗專，陷沒官糧四十餘萬石，惲劾之，暴其姦利，權貴側目。【略】九年，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略】十三年，奉命試儒人于河南。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尋改置諸道制下，遷燕南河北道，按部諸郡，贓吏多所罷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不赴。裕宗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聽、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略】令諸皇孫傳觀，稱其書弘益居多。十九年春，改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在官一年，以疾還衛。【略】二十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黜官吏貪污不法者凡數十人，察繫囚之冤滯者決而遣之，戒戍兵無得寓民家，而創營屋以居之。每謂爲治之本在於得人，乃進言於朝曰【略】二十八年，召至京師。二十九年春，見帝於柳林行宮，遂上萬言書，極陳時政。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成宗即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所論悉本諸經旨。元貞元年，加通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纂修《世祖實錄》，因集《聖訓》六卷上之。大德元年，進中奉大夫。二年，賜鈔萬貫。乞致仕，不許。五年，再上章求退，遂授其子公孺爲衛州推官，以便養，仍官其孫笥祕書郎。大德八年六月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其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雜著詩文，合爲一百卷。

王公孺《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并序》（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王惲《紫藤花歌序》　癸未歲三月二十八日，宋賓客乘澤車過道宮訪余，時庭中紫藤花盛，爛若錦摛，道師蕭公邀宋與余坐藤陰下，尋友人張明之亦至。酒數行，開口笑粲，殊適然也。宋因出名紙屬予作字，一春天氣不佳，此日頗清潤可愛，既援筆，覺幽香馥鬱，時集筆端，放手喜書，初不計其工拙也。遂話及樂天夢元九故事，予曰：「二公雖神交如此，恐未若今日之樂衎也。若取《紫桐詩》例賦長句歌之，以爲他年林下一段奇事，可乎？」宋曰：「吾子便可承當。」遂率爾而作歌。

又《醉經堂記》　王子築室于中唐，既落成，揭之曰醉經。客有過而疑焉，【略】若予也，幼而學，以舉業汩其眞，壯而仕，以冥行易所守。內乏中和以植其本，外欲禮義以制其宜。望道而未見，歐醨而失醇，所謂清廟之玄酒，至道之膏腴，時或揚觶一嚼，卒未造乎古人中聖之地。故事變之來，酬酢倒置，鮮中律節。此無他，志之不立、經之不明故也。嗚呼予乎！其將醉于經乎？朝而浸六藝之濃鬱，夕而味百家之異同，然後躡丘臺而望千鍾之聖，騁奧府而追百觚之賢，神凝妙理，心粹太和，浩浩其天，淵淵其淵，不知我之醉經、經之醉我，是則醉經爲志，不其曠且樂歟？重爲之歌。

又《玉淵潭宴集詩序》　都城西郊佛宮眞館，勝槩盤鬱，其間有潭玉淵，蓋丁氏故池也。柳堤環抱，景氣瀟爽，嵐烟瑞藹，霑漬襟袂。【略】總管王侯明

之尚義好客，高出時彥。甲午秋孟，置酒潭上，邀翰林諸公爲一日之娛。既而雨，不克成懽。是月晦，復折簡來召，用尋前盟也。【略】信口吐詞，不計工拙。諸公走筆賡和，咸有所得。殆山陰禊事之修，幽情暢叙，笑金谷羽觴之罰，酒數何多？第以率爾居前，殊愧其粃糠也。

又《遺山先生口誨》 遺山先生向與頤齋張公（諱德輝，字耀卿，終河東宣撫使）自汴北歸。過衛，先君命錄近作一卷三十餘首爲贄，拜二公於賓館，同志雷膺在焉。先生略叩所學，喜見顏間。

又《老境六通》 夫人生百歲，如馳駒過隙，能幾七十者又復幾人？所謂儻來外物，猶浮雲過目，亦何足道哉！因感壯年所行多輕生之事，趨前太猛一也，讀書過分二也，飲酒無量三也，妄慮坐馳四也，喜談好氣五也，戰藝多勞六也。不肖今年已逾六旬，念此六失，覺五十九年之間何啻是耳！而驚而愕，且畏且怖，豈勝慨哉！故養生之念蹶然生于中，蓋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因作《老境六咏》，庶幾與吾同疚者聞之，不無少有所戒，亦老者安之之意也。至于直達性情以求往失，初不以工與拙爲計也。幸觀者無誚。

《玉堂嘉話》卷一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詔立翰林院於上都，故狀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公謂不肖惲曰：「翰苑載言之職也，莫國史爲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爲言，允焉，仍命公兼領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凡百草創，經營署置，略皆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方帝澤鴻龐，賚及四海，誥命辭頌，咸與撰定。再閱月，蒙二府交辟，不妨供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裏行調官晉府，秩滿，復入爲翰林待制。時則有若左丞相監修國史耶律公、承旨霍魯忽孫安藏、前左轄姚公、大學士鹿庵王公、侍講學士徒單公、河內季公、待制楊恕、修撰趙庸、應奉李謙，不肖早承乏幾於一考，其獲從容侍接，仰其祖宗對天之鴻庥，聖訓無窮之睿思，皆聞所未聞者。至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饜飫，所得亦云多矣。今也年衰氣耄，盡負初心，因紬繹所記憶者凡若干言，輯爲八卷，曰《玉堂嘉話》。

李謙《秋澗壽七十詩卷序》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秋澗王公，自□□□□文聲。予方弱冠，時人有持公詩文至東平者，予讀之，以未及識面爲恨。中統建元，始遂願，見未及，□被召至京師，時一款接，情相好也。既而予求養□□□成契闊。至元十二年，予應奉翰林文字，復□歲，公入爲待制，玉堂多暇日，得考古論文，知其所未知，聞其所未聞，爲樂可勝慨哉。予賦分涼薄，公尋又舍去，出貳提刑按察。雖聲問數相及，十五年間，僅一再會晤。迨予移疾返鄉里，而公膺璽書之招，予亦蒙誤恩趣還。寓舍頗相遠，自非公集，率不得相過。□□用惘然。【略】少日多飲酒，近歲浸復不喜，遇良辰佳會，歡得意適，猶能滿引舉白至數杯不亂。子賢孫孝，以學問世其家。晚景泰然，順適所欲，壽祉方隆，未有涯也。

陳儼《故翰林學士秋澗王公哀挽詩序》 內翰秋澗公謝事之明年，終命於家，春秋七十八，寔大德甲辰六月辛丑也。儼聞之，悼心失圖彌日。曩自幼挹公盛名，知衛有三王與吾魯有四傑，並嘗求其所爲文諷誦之，愛其氣格雄拔，不窘近世繩尺，每以不獲摳衣趍隅一問津焉爲疇昔恨。既而公提憲山東省，按部過鄆，始遂一拜履絇，輒辱折行輩以待。聽其論說古今文字，淵淵浩浩，有源有委，如法家議獄，絲髮不少貸，一歸公是而止，使人胸中之滓都盡，嚮來瓣香，於是爲贈。爾後參商相望，瞻拜弗獲，徒有江空歲年晚之歎。壬辰，同被召詣公車，入見世祖皇帝于上林苑。癸巳又同拜北扉之命。甲午抑又同在史局纂修《世祖皇帝實錄》。幸哉！日得聆謦欬，備雍諾，惠教弘多。尋儼移病歸，及再入奉常，公已登七秩矣，乃出諸名勝賀章見示，且命追補前作，爲賦七言長句，公過爲激賞。辛丑，拜章引年甚力，朝議以公三朝耆宿，特命進秩二品，且授子公孺鄉郡府推以便養，仍官孫笥秘書郎以寵其歸，恩至渥也。比哀問至，京師搢紳之流，皆失聲相謂曰：「玉堂東觀，寧復有此翁邪！」往往見諸哀誄，是則哀生文邪！文生哀邪！詞之有《七哀》、《八哀》，豈容已邪！一日，公孺走書需予引篇首。

劉敏中《吾鳳游嘗以名香會王秋澗傅初庵雷苦齋賈頤軒閻靖軒五老號清香會四老賦詩秋澗作序大德辛丑由杭來京師將往秦涼二州葺其師塔臨行會諸公於君遠之家予始識焉求詩為書二絕句》 吳越名山已遍尋，秦涼孤塔動歸心。乾坤萬里如來海，卻向詩人覓賞音。 飛揚臨將遠入秦，回頭一笑更情親。定知許我歸來日，也作清香會裏人。

作品本事

王公孺《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二十八年，朝廷以耆宿來徵。明年二

月，謁見世祖皇帝於柳林行宮，蒙慰久之。繼上《萬言書》，條陳時政，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二曰定制度以抑奢僭，三曰節浮費以豐材用，四曰愼名爵以攬威權，五曰重廉司以勵庶官，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九曰恤兵民以固邦本，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十一曰開屯田以息遠餉，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已有，十三曰感和氣以銷水旱，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十五曰減行院以一調遣，十六曰絕交貢以示曠度。上嘉納焉。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與議政事。凡預庭議，知無不言。

《元詩選》初集乙集 《東征詩》案：此詩爲李璮而作。璮爲李全養子，全叛宋降元，敗死。璮襲爲益都行省，仍得專制山東。世祖即位，加璮江淮大都督，凡蒙古漢軍之在邊者，皆聽節制。中統三年，璮復叛元歸宋，據濟南。世祖命史天澤將兵攻之，城且破，手刃妻妾，自投大明水中。不得死，執而殺之。仲謀嘗作《中統神武頌》一篇，與此詩同意。

又 《李夫人畫蘭歌》自跋：右，夫人名至規，號澹軒，亡宋狀元黃樸之女，長適尚書李珏之子。早寡，今年七十有二。善畫蘭，撫琴，近爲郎中孫榮父作《九畹圖》，若與蘭爲知聞也。且自叙其後云：「予家雙井公以蘭花比君子，父東野翁甚愛之，予亦愛之。每女紅之暇，嘗寫其眞，聊以備閨房之玩，初非以此而求聞於人也。郎中蘭省之彥，一日來徵予筆，遂誦『點污亦何忍，但覺難爲辭』之詩以應之。」孫求歌詩於予，因樂爲賦此者，正取其節，而不以其藝故也。

著錄

王公孺《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平昔著《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其《承華事略》、《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賦頌、詔誥、表啓、書疏、詩文、碑志、銘贊、樂府，號《秋澗大全文集》者一百卷。延祐六年，蒙朝廷公議爲之刊播焉。

《元詩選》初集乙集 裕宗在東宮，進《承華事略》凡二十篇，覽之稱善。賜酒慰諭，令諸皇孫傳觀其書。成宗即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元貞初，奉命纂修《世祖實錄》，集《聖訓》六卷上之。其雜著詩文曰《秋澗集》，合爲一百卷。

《元史新編》卷三二 其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併雜著、詩文，合爲百卷。

《新元史》卷一八八 著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雜著、詩文，合爲《秋澗集》一百卷。

《秋澗先生大全集跋》卷首《諮文》 其子太常禮儀院司直公孺編類成書，計一百卷，字幾百萬。家貧不能播刊，無以副中外願見之心。翰林國史院已嘗爲言，未蒙定奪，若依秘書少監楊桓《六書統》、《郝奉使文集》例，具呈都省，移咨江浙或江西行省於學田子粒錢內刊行，昭布諸路學校，以示後進，非唯儒風有所激勵，實彰聖朝崇儒之盛事也。又：今據見呈，今將《秋澗王文定公文集》隨此發去，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珊瑚木難》卷四 元翰林學士汲郡王惲，字仲謀，號秋澗，有文集一百卷。

季振宜《秋澗大全集跋》 康熙六年閏四月五月之杪，考其節令，則六月中矣。余於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兩日正畏日也，鎭讀《秋澗集》一百卷一遍，【略】惜乎板殘無銀錠之文，葉落乏玉楮之巧，如逢好月，一天皎皎，而蝦蟆又食之矣。可惜，可惜！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秋澗集》一百卷，【略】元王惲撰。【略】集凡詩文七十七卷。又《承華事略》二卷，【略】《中堂事（紀）〔記〕》三卷，【略】《烏臺筆補》十卷，【略】《玉堂嘉話》八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七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元刊元印本，季滄葦舊藏。元王暉撰。又：《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附錄一卷，明弘治刊本。元王惲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秋澗集》一百卷，元王惲撰。四庫著錄係曹倦圃藏刊本。明嘉興重刊本。季目有元刊本，今在古鹽張氏。韓小亭有舊鈔本。《中州名賢文表》刊六卷。振綺堂有仿元鈔本。

又《續錄》 明弘治河南刊本。八千卷樓有宋賓王影元鈔本。《四部叢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秋澗大全文集》一百卷，元王惲撰。元至治元年嘉興路儒學刻明修本（序目卷一至九、五十七配清抄本），三十五冊。存九十七卷，一至九，十三至一百。又：一部十二冊，存六十六卷，一至七，十四至十九，二十六至三十一，三十九至四十九，五十五至六十三，六十六至八十四，九十三至一百。又：一部，附錄一卷，清嘉慶十一年、十三年王宗炎家抄本，王宗炎校并跋，二十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四十冊。元王惲撰。元至治壬戌嘉興路儒學刊明代修補本，清季振宜手書題記。又：《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附錄一卷，四十冊。元王惲撰。烏絲闌精鈔本。

藝文

王瓠山《秋澗壽七十詩》 文衡始自文康公，敬齋鹿庵聲望隆。共城三王稍後出，秋澗早直蓬萊宮。升華屢赴延英召，下筆咸推言語妙。邊臣奬諭相臣麻，百粵三韓同荅詔。烏臺初立公選掄，輟之持憲材益伸。宗祏不嚴考工罪，忠言亹亹達楓宸。繡衣山東又河北，民不媮浮吏姦戢。累牋進上青宮圖，玉裕淵冲垂典則。出處平生唯自足，使節何堪上閩蜀。搜窮學海思遒贍，練多世事機圓熟。天朝養賢恩禮殊，中統而後元貞初。東門賜金開祖幄，西園束帛隨徵書。重來也尊年未老，積行弼中外敷藻。鈎深輯略手編研，謹而月之仍細考。共山不煩頻勒移，耆英今日非公誰？九十司徒昔嘗有，康強七十歸豈宜？晚生幸際扶搖便，前輩風流親接見。中州元氣三數公，介壽同饗公堂燕。

楊文郁《秋澗壽七十詩》 方平家世有公賢，三壽纔行七十年。秋澗未容歸舊隱，瀛洲方且會群仙。向來政事流遺愛，此去文章論正傳。我幸巷南瞻巷北，時時訪問得周旋。

陳儼《秋澗壽七十詩》 秋澗仙翁年七十，五色筆頭百鈞力。應龍淵潛忽天飛，白日湧雲轟靂靂。須臾雨止風亦霽，萬頃淪漪舞秋碧。眞書透紙錐畫沙，行草入神綰驚蛇。胸中政有不平事，搦管一掃無邊涯。平生六籍不去手，刊落枝葉收菁華。世無公是有公器，跳出百家成一家。癸巳之秋皆赴召，晚生何堪從諸老。長楊館裏共瞻□，承明廬中同視草。別公南去五閱春，邇來拜公情更親。公雖引年乞謝事，看公神觀老益振。當年上壽客滿座，奉觴迭起爲公賀。犀軸綺語光陸離，紙尾挂名惜欠我。八十行及李東軒，九十會到鹿庵年。願從期頤數滿千，我亦預備長生篇。

王鹿泉《秋澗壽七十詩》 蚤歲聲華便軼群，學優不輟向來勤。兩宮垂顧逢千載，三世讀書萃一門。蘭省柏臺留讜論，玉堂金馬煥雄文。平頭七十無多賀，會見諸孫子又孫。

劉敏中《秋澗哀挽詩》 學與天淵博，名隨事業新。文章早無敵，字畫晚逾神。冥躅追前哲，遺芳澤後人。獨憐秋澗月，猶照玉堂春。

劉燾《秋澗哀挽詩》 司馬凌雲氣逼眞，廣川精學道爲鄰。文章館閣三朝舊，富貴兒孫八十春。醴酒常存沾講舌，內帑特賜表詞臣。歸來勘破浮生夢，白玉樓成筆愈神。

王德淵《秋澗哀挽詩》 文章字畫世爭傳，四海飛聲自早年。冠豸一方驄馬使，腰犀二品玉堂仙。承家素學兒孫貴，謝事清朝壽福全。零落山丘懷謝傅，西州門道獨潸然。

劉賡《秋澗哀挽詩》 儒林宜有傳，汗竹藹餘青。筆陳如飛電，詞源若建瓴。方登群玉府，遽憶湧金亭。欲扣平生學，撞鐘愧寸莛。疇昔聞淇上，三王藉有聲。共推天下士，獨擅斗南名。吾道光昭代，斯文屬老成。《玉堂佳話》在，一讀一傷情。中統文明治，都司政事堂。寵分鰲禁燭，名重栢臺霜。空谷藏遺稿，餘哀寄挽章。鳳毛今有子，染翰侍君王。

王約《秋澗哀挽詩》 嗟哉秋澗公，立志恆矯矯。文章尤苦心，傑出千仞表。公之筮仕初，庶務猶草草。每以正自期，臨事無大小。閩中憲節回，淇上風烟好。徵書下九天，鑾坡須故老。一旦幡然歸，群情惜其早。餘慶及後裔，心事粗能了。生平英靈氣，因風入冥杳。明月太行顚，詩名同皎皎。

韓從益《秋澗哀挽詩》 德業中朝望，文章蓋代名。誨人循善誘，接物極推誠。春露傳家記，洄溪別墅銘。歿寧無少恨，三世荷恩榮。

暢師文《秋澗哀挽詩》 縱橫筆陣知無敵，如將外壇拜韓白。先登劘壘特勇夫，投石翹關乏風格。黃金端可鑄鴟夷，坐困強吳霸全越。文場自有萬人英，豈尙虛浮棄眞實。唐興繼代重詞科，往往篇章見家集。世衰鼠尾競喧啾，天下幾人能事畢。王公才敵異徹侯，悄焉夜壑藏虛舟。倏焉有力負之去，不讓橫槊劉并州。勢如偃屋建瓴水，熟如平地馳輕輈。味如調羹夏鼎鬵，溫如器琢

崑山璆。平生無意修邊幅，丈室凝塵勝華屋。詩腸耿耿少陵心，經笥便便孝先腹。多冠繡斧滌源清，視草判花隨意足。南歸鄉里未揮金，寂寞荒阡竟埋玉。獨存《秋澗大全》文，來者相傳誦芬馥。

張養浩《秋澗哀挽詩》 束髮躭經晚益勤，平生精力盡斯文。先朝十老今餘幾？當代三王獨數君。李賀屢煩韓愈駕，羊曇空阻謝安墳。玉堂寥索人何在，落日淇川滿白雲。

程鉅夫《王秋澗先生挽詞》 六藝流名舊，諸生屬意深。雄文探虎穴，妙墨過雞林。不朽絲綸重，無端齒髮侵。故應持斧日，早有挂冠心。

荆幹臣

李庭《送荆幹臣詩序》 幹臣家世東營，雖生長豪族，能折節讀書。自幼年遊學於燕。夫燕誠方今人物之淵藪也，變故之後，宿儒名士往往而在。幹臣日夕與之交，得以觀其容止，聽其議論，切磋漸染，術業愈精。一旦嶄然見頭角，遂爲明天子所知依乘風雲，出入禁闥，積有年矣。制司既立，首蒙選拔，躍馬從徒，出使萬里之外，聖朝威德之所及，舟車之所至，高山廣野，通邑大都，莫不周遊而徧覽焉，亦既盡天下之大觀。故其氣益充，而心益壯，攄幽發粹，以昌其詩，語意天出，清新贍麗，無雕鐫艱苦之態，駸駸乎作者之域矣，非才質之美，聞見之廣，能至是乎！今年乘傳來長安，公務之暇，日與當途諸公把酒論文，不以不肖之老且謬，惠然見過，出示所爲詩一巨軸，披玩再三，惟知歎服。今事畢，治裝將歸，諸公皆有詩以餞其行。不揆亦賦蕪鄙一章，奉酬眷眷之意，并爲之序。

王惲《送荆書記幹臣北還詩并序》 幹臣參議覆事南來，與余遇于襄國，連日道舊，契闊之懷豁如也。君素能詩。及得日本諸詩，清雄奇麗，拂拂然挾海上風濤之氣，令人豈勝嘆賞。且聞駕海之舉，千載盛事。然江海之險，非丘陵可比。若以衣裳鱗介論之，任責者當以萬全爲言，因贐鄙詩，敢以略及：邁往凌雲見妙年，東征書檄更翩翩。萬艘瀛海參戎畫，九點齊州漫野烟。卉服終期歸禹貢，異聞無復訪彌然。舞干不作三苗舉，好爲清朝論萬全。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前輩名公樂章傳於世者：【略】太保劉公夢正、【略】荆幹臣參軍，【略】右前輩公卿大夫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於樂府用心。

《太和正音譜》卷上 荆幹臣之詞，如珠簾鸚鵡。

牟巘

論述

程端學《陵陽集原序》 元初陵陽先生牟公巘博學實德，爲時名卿。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古今典禮無所不考，其源出於伊洛，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故其發於文章，淵源雅淡，從容造理。其法度之妙蓋有與歐、曾並馳，而其實則吾道之言也。天下後世當有慕其人而愛其文，誦其文而想見其人者矣。

牟應復《陵陽先生文集跋》 公少年爲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意，而有過人者。子弟爲置稿，輒笑裂去。晚歲筆力逾勁，南北學者皆師尊之，達官鉅人鄉慕拜謁求文詞者相屬于門，文益富於壯作。

黃溍《題陵陽牟公紫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埽地無，文章光焰埋丘墟。紛紛小兒政疾走，安用佩玉飛長裾？憶昔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鬚。昆蟲閉關水返壑，孰使驪龍道頷珠？願言保此勿輕出，幸免兒輩相睢盱。

袁翼《論元詩》三 陵陽先生牟巘之，篇中高唱《和陶》詩。東南復見謝皋羽，血淚一腔無盡時。

王士禎《跋牟氏陵陽集》 詩有盛宋時坡、谷門風，題跋亦如之，雜文皆典實詳雅。

《元詩選》初集甲集 當宋亡時，巘之已退不任事矣。一門父子，自爲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應龍遂以文章大家見推于東南。是時宋之遺民故老，伊憂抑鬱，每託之詩篇以自明其志。若謝皋羽、林德陽之流，邈乎其不可攀矣。其他仇仁近、戴帥初輩，猶不免出爲儒師，以升斗自給。巘之以先朝

耆宿，嶷然不緇。元貞、大德之間，年在耄耋，巋然備一時文獻，爲後生之所矜式。【略】程端學爲之序，謂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正不當徒以詩律求之也。

《夢曉樓隨筆》 元初牟巘獻之所著《陵陽集》二十四卷，詩有盛宋時坡、谷門風，題跋如之，雜文皆典實詳雅。獻之，蜀陵陽人，清惠公存齋子，寓吳興。所與遊好者，如劉會孟、戴帥初、仇仁近、周公謹、趙子昂兄弟，皆一時名流，可以知其人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牟氏陵陽集》二十四卷。【略】巘亦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少卿。入元不仕，閉戶三十六年，故其集中《九日》五言詩序、《論陶潛於王宏中路具酒食事》，及《題淵明圖》諸文，意皆自寓。又嘗謂「世喜稱淵明入宋書甲子，無年號，黃豫章亦曰『甲子不數義熙前』。然今《陶集》詩本無書年號者，淵明恥事劉裕，大節較然，此未須深論」云云。故巘文中多書至元年號，意本此也。【略】王士禎《居易錄》稱其詩有坡、谷門風，雜文皆典實詳雅。今觀所作，知士禎之論不誣。

傳記

《宋史翼》卷三四《牟巘傳》 牟巘字獻甫，父子才，大節重一世。巘在旁贊助居多，人謂存齋有子矣。敭歷逾二紀，所至以廉靖仁厚稱。理宗訓辭有曰：「爾之才學，漢人所稱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秉平反之筆，以廣哀矜之意。」除大理司直。至元丙子，即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居家庭之間，與子應龍自相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學者有所不知，必之巘考質焉。其於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爲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意，而有過人者。晚歲筆力逾勁，南北學者皆師尊之，達官鉅人嚮慕拜謁，求文者相屬於門，文益富於壯作。年八十五以終。

《吳興掌故集》卷三 （存目）

《宋元學案》卷八〇 （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五 （存目）

陸心源《牟巘傳》 （存目）

《元詩紀事》卷七六 （存目）

著錄

程端學《陵陽先生文集序》 端學自史院歸田于鄞，公之次子浙東帥府都事應復景陽甫在鄞，出公詩文若干卷，將鋟諸梓，屬端學序引。

牟應復《陵陽先生文集跋》 應復宦游四方，且留京師，又不獲抄錄，深懼泯軼，無以承先緒。近數年，以得官吳會間，始遂悉心裒輯，僅若干卷，十未及其一焉。應復所知如《靜軒閻平章先世墓銘》、《雪樓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士瞻張左丞共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等作，皆未得本。姑集其已得者類成二十有四卷，敬鋟諸梓，俟有所得，尚續刊之。

《文淵閣書目》卷九 牟巘《陵陽文集》，一部六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牟巘《陵陽文集》六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牟巘《陵陽集》二十四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陵陽先生文集》六冊，全。宋末牟巘著，元至順間編修程端學序，凡二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牟巘《陵陽先生集》〔三〕〔二〕十四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牟巘《陵陽先生文集》。陳景雲注：「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牟氏陵陽集》二十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牟巘撰。【略】是集凡詩六卷，雜文十八卷。

劉承幹《吳興叢書本陵陽先生集跋》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宋牟巘撰。【略】是編《四庫》已著錄，因先有韓駒集亦名「陵陽」，故是編以「牟氏」別之。予先得舊鈔於甬上抱經樓，復假葉鞠裳侍講所藏，乞劉誠甫侍御、況夔笙太守以兩本互勘，差爲完善，乃授之剞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牟氏陵陽集》二十四卷，宋牟巘撰。路有鈔本。 振綺堂有鈔本。

又《續錄》 曝書亭舊鈔本。 張金吾有鈔本。 八千卷樓有依閣鈔本。又舊鈔本。 民國吳興劉氏刊《吳興叢書》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陵陽先生文集》二十四卷，宋牟巘撰，舊寫本。【略】每卷次行題「男應復編」，似從元刊本出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宋牟巘撰，清鈔本，五冊。

藝文

程鉅夫《牟陵陽八十》 陵陽先生八十時，白鬚紅頰身深衣。青門瓜熟有伏臘，磻溪釣直無是非。門前載酒欲問字，亭角倚杖方尋詩。少微政爾光不夜，高士若匪先生誰？

袁桷《壽牟獻之大理卿七十三韻》 氣槩岷山秀，風神閬苑僊。西山餘故老，南國挺眞賢。瑞靄垂弧日，人思衣繡年。清門開耋慶，綠籍紀齡延。止息功參《易》，虛心體合《玄》。龐眉垂素手，漆髮換華顛（今歲七十，眉間忽生兩毫，髮重黑）。鳩杖何期賜，牛車不待懸。三鱣傳素緒，一鶴記青氈。枌社爭爲壽，蘭階數擊鮮。風驂追廣莫，雲珮憶鈞天。往事清霜木，希音太古絃。五更尊禮絕，六老舊堂專（所懷正六老堂遺址）。杞菊調饔鼎，丹砂養井泉。慵書《乞米帖》，羞辦買山錢。醉劇簪花舞，游疲枕石眠。黃公終慕隱，白傅且逃禪。文物傳青史，耆英入繪編。弁山寒戢戢，苕水響娟娟。望海傾朝夕，瞻星候次躔。登龍身未武，執雉意空傳。偪仄徒多恨，低徊祗自纏。窮鄉眞坐井，陋室強懷鉛。夜月思延桂，秋風學詠荃。終然羞弱植，復爾滯孤騫。問字瓶空在，傳經席未前。牛衣期振拔，馬磨費評詮。冰柱垂青嶂，蠙珠湛碧淵。至言機已息，妙技目無全。凡質丹須換，精誠溜合穿。遡風輸善頌，立雪冀敷宣。

黃玠

論述

黃玠《弁山小隱吟錄序》 黃氏之先，宋祥符中，自溫之樂清徙明之慈溪，（闕）先生以來，世篤儒業，曾大父臨川府君建節鄉部，始來城居，宦成而家益貧。三子，先大父最長。至元丙子，家毀於兵。厥後子孫挈而西來，叔氏依婦家於越，其在鄉里守墳墓唯仲氏而已。自余之西，四十有餘載，教授諸生，以資共養，髮種種且白，來日其幾餘哉？又如是不止，行將焉歸？蔑有令德，不敢謂隱。獨以所得於天者薄，不能顯，故將退藏以終其身。霅水之陽，弁山之下，有丘岑蔚，思構數楹以寄朝夕。浮游江海間，不能自還，或靳之曰：「桑蠶作繭，猶知纏裹其身，子漫不爲計，空言何裨？」應之曰：「余游者也，某水某丘，游之寓也，苟寓矣，又何營之有？」「秦望東南遠欲無，依稀禹穴向姚虞。幾時把酒鄞江上，卻對鄉山看此圖。」是余所題《江山歸興圖》詩也，嘗求之（疑闕），則隱之意可見矣。昔文中子志不願仕，唯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歲豐，已受其賜。余雖不及古人，苟獲所志，泉石林壑之娛，風雲月露之賞，不必弁山也。夫歸必有資，既不能自資，資於人而歸，又余之所不能。情發於中而形於言，目之曰《弁山小隱吟錄》，錄以畀吾兒私藏之，於以紀吾游之寓，而鄉土親戚之思亦可見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略】其詩不爲近體，視宋末江湖諸人惟從事五七言律者，志趣殊高。中多勸戒之詞。其上者有元結遺意，次者亦近乎白居易，雖宏闊深厚不及二人，要於俗音嘈囋之中，讀之如聽古鐘磬矣。前有自序，稱「蔑有令德，不敢謂隱，獨以所得於天者薄，故將退藏以終其身」，又引《文中子》之說，稱「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歲豐，已受其賜」。尤粹然有德之言，勝矯語高蹈者萬萬也。

劉承幹《弁山小隱吟錄跋》 閱世既久，遺棄榮利，天懷超曠，故其詩淡而彌永。《感懷》二十首，即柴桑《飲酒》之遺也。《答人問》詩云：「恆存言外意，趣味斯無窮。」讀伯成詩，當以此求之。

《新元史》卷二三八 黃玠字伯成，定海人。幼勵志操，卜築弁山，號弁山小隱。工詩。

張壽鏞《弁山小隱吟錄序》 伯成爲東發曾孫，生際鼎革之後，遯世養志，吟哦寄意。說者謂其詩之上者有元結遺意，次亦近乎白居易。今觀其《感懷詩》，大抵皆傷時感事之意，其九章之七八言，殆心所嚮往者也。十章所詠尤沈痛，以與《讀唐史》諸章比觀之，則作者之心已隱約可見。更細審其篇中所載，無慮皆此類也。其自序言「蔑有令德，不敢謂隱，獨以所得於天者薄，故

將退藏以終其身」，及引《文中子》「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使時和年豐，已受其賜」云云，皆託辭見意，其寄慨之深，當於言外求之，斷然可知其爲有志者之所作也。凡君子之志，非自成其德，棄置天下國家而不顧也，所謂「泉石林壑之娛，風雲月露之賞」，果眞有以樂之，則吾心寬然與天地俱和矣，雅頌且將復作。若遭時危亂，華夏變夷，則身且被髮左衽，雖有泉石林壑，風雲月露，亦將何心樂之哉！故讀伯成之詩，感喟嗚咽，強納於舒和幽適，則凡君子小人消長之憤，夷夏存亡之感，猶可藉篇什以昭見於千載之下，使覽者興起宗國之思矣。然則校論詩格，比擬前人，評其高下，豈知言哉！豈知言哉！

傳記

《萬姓統譜》卷四七 黃玠字伯成，定海人，震之曾孫。自幼聰敏善記，比長，服膺先訓，博洽無不通。志尚卓然，不隨俗進退，躬行力踐，以古聖賢自期。隱居教授，孝養二親，聞其名者爭遣贄迎致之。每渡浙而西，富家宦族尊其德學，爲築館舍，貫田產以居之。樂嘉興山水之勝，卜築弁山，遂號弁山小隱，與趙子昂、黃晉卿相友善。所著有《弁山集》、《知非稿》、《纂韻錄》、《唐詩選》各若干卷行世。卒年八十。翰林學士鄒緝等撰狀銘。從祀嘉湖寓賢祠。

《宋元學案》卷八六 黃玠，字孟成，祖勉之孫也。志尚卓然，不隨流俗，躬行力踐，以古聖賢爲期。隱居教授，于書無不通曉。以講學寓居弁山。所著有《弁山小隱集》、《知非稿》。

陳柱《名外孫黃玠字孟成說》（存目）

《兩浙名賢錄》卷四四（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六（存目）

紀事

《輟耕錄》卷二〇 吳興趙公碧瀾，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慮無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獻肴酒，致殷勤焉。公於卒也，覆諸水曰：「愼毋再見。昔吾割情忍愛以去爾，爾弗我忘，祗攪我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泣而言曰：「妾家每歲請給足可養贍，願執事終身，爲尼以報主恩。」公遂復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資育之。四明黃伯成先生玠嘗有詩。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玠爲宋寶章學士震之曾孫，故錄中有：「龍頭之西有伏龍山，首枕巨海，上有古寺，余與族叔族弟同遊，獲觀先祖遺墨之作，即今之龍頭場也。」又：《金華黃先生溍集》有玠父墓志，載父名正孫，字長儒，自號尙絅翁。《湖州府志》云：「玠樂吳興山水，因卜居卞山。」《浙江通志》云：「玠與趙文敏游，文敏稱許之，錄《中碧瀾侍兒曲》。」《輟耕錄》云：【略】即此事也。

劉承幹《弁山小隱吟錄跋》 伯成，慈溪人，愛吳興山水，卜居弁山，自號弁山小隱。前有《自序》云：「弁山之下，有丘岑蔚，思構數楹，以寄朝夕。浮游江海間，不能自還。」則伯成始終爲吾湖寓公也。是《錄》有《重來吳興懷松雪齋》詩，又有《寄呈揭曼石》詩。迹其早歲及交趙文敏，晚又交揭文安，年且八九十。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黃玠《弁山詩集》五卷、又《蠟屐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黃玠《弁山小隱吟錄》二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舊鈔本，朱修伯藏書。慈溪黃玠伯成父。又：《弁山小隱吟錄》二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慈溪黃玠伯成父。此本與前冊同一行款，而字特工，疑從元刊影寫者。又：惟詩僅五古、七古而止，似非全帙。《玉山名勝集》載玠七律十餘首，《吳興藝文志》載五律一首、七律四首、七絕六首，尙可補輯也。此書鈔冊甚舊，上有翰林院典籍廳關防，又有館臣批抹之筆，似曾爲館中底本，後經散出者。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卞）〔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元黃玠撰。玠爲黃東發先生曾孫，父名正孫，字長孺，自號尙絅翁。其沒也，黃溍爲誌其墓，見

《金華黃先生集》。此本上卷五言古，下卷七言古，而無近體詩，似不屑爲近體詩者。然玠嘗與顧玉山瑛游，《玉山名勝集》載玠七律十餘首，《吳興藝文補》載玠七律四首、五律一首、七絕六首，均在此本之外，似非不爲近體詩者。想《大典》所存祇得其半，非全帙也。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傳鈔閣本。元黃玠撰。【略】然《四庫》止收古體，《玉山名勝集》收七律十六首，《吳興藝文補》收七律四首、五律一首、七絕六首，均在此本之外，非不爲近體詩者。似《大典》所存止得其半，如危素、林右以半部爲全本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九**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舊抄本。元慈溪黃玠伯成父撰。

劉承幹《**弁山小隱吟錄跋**》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元黃玠伯成撰。【略】吾鄉陸存齋觀察皕宋樓祕籍有此本，沈韻齋上舍借鈔得之，余又從上舍購歸，校付剞劂。工竣，識其顛末如此。癸亥花朝，吳興劉承幹跋。

《**補遼金元藝文志**》 黃玠《弁山小隱吟錄》二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九**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從陸氏抄本。元慈溪黃玠伯成父撰。

張壽鏞《**弁山小隱吟錄序**》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元黃伯成作也。弁山在浙吳興，詩皆五七言古體，篇末則有贊一首、銘三首，又有七言古詩《南山篇》一首。其編次不知出何人，竊頗疑其有殘缺，今未可考矣。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元黃玠撰。《四庫》依知不足齋本。 明刊本，有蓮涇藏印、吳岫藏印，有至正年號。補：清寫本，九行十八字。前至正乙酉自序，次後人補鈔入之《四庫提要》。卷中有朱筆校，署潔庵，其人竢考。鈐有「天都鮑氏困學齋圖記」朱文大印及翰林院滿漢文大官印。又鈐有法式善、韓泰華等藏印。此即《四庫》底本。文友堂見。 民國十三年劉承幹刊《吳興叢書》本。 民國二十三年張壽鏞刊《四明叢書》本，從《四庫》本出。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元黃玠撰。四庫著錄係知不足齋鈔本。 振綺堂有鈔本。 許有。

《**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三** 陸氏疑其非全帙，蓋是也。而謂《大典本》祇得其半則非是。《四庫》著錄此集，乃兩淮馬裕家藏本，非自《永樂大典》輯出，陸氏誤記耳。鄭元慶《湖錄經籍考》卷二云：「《吟錄》止二卷，裒然兩冊，予在曝書亭見之，尚不能得其全也。」是朱彝尊所藏已非完書，不獨馬氏本爲然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元黃玠撰。清抄本，鮑廷博校。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二冊。元黃玠撰。鈔本，民國二年沈韻齋手跋。

藝文

張雨《**次韻答吳興黃伯成**》 行盡松陰黃葉株，三義路口問茅廬。青山對語惟捫蝨，落日催歸獨跨驢。土木形骸嵇叔夜，波瀾文字木玄虛。殘年記得相存問，莫道天寒無鯉魚。

雜錄

《**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三**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嘉錫案：《宋元學案》卷八十六云「黃玠字孟成」，與他書作伯成者不同。黃溍《金華黃先生集》卷三十六《慈溪黃君墓誌銘》云：「慈溪黃君卒于嘉興之寓舍，其孤玠將返柩以葬。君諱正孫，字長孺。大父諱震，寶祐丙辰進士，終於宗正少卿。父諱祖勉，（《宋元學案》云黃夢榦字祖勉，文潔長子。）蔭補將仕郎。君年十二而宋亡，絕意於仕進，履行端粹，爲學者所敬慕。晚自號尚絅翁以見其志云。至正乙酉正月七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葬定海縣靈緒鄉澤山之西阜，從先塋也。公（當作君）親傳家學，不自表襮，而教其子玠，克自成立，遂以文名於一時。」《萬姓統譜》卷四十七，【略】所記與《弘治湖州府志》不盡同，當是別有所本。玠本慈溪人，而《統譜》以爲定海人者，蓋玠曾祖震本貫定海，晚年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子孫多居澤山也（見《宋元學案》）。震以大儒爲名臣，國亡之後，餓于寶幢而卒（亦見《學案》）。子孫能稟其遺訓，安貧樂道，三世不仕元，君子之澤，貽留遠矣。 又案：《吟錄》兩卷之中雖無近體詩，若謂玠平生未

嘗爲近體，則恐不然。自序曾舉所題《江山歸興圖》詩云：「秦望東南遠欲無，依稀禹穴向姚虞。幾時把酒鄞江上？卻對江山看此圖。」此非近體耶？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十三云：「《(卞)(弁)山小隱吟錄》二卷，上卷五言古，下卷七言古，而無近體詩，似不屑爲近體詩者。然玠嘗與顧玉山瑛游，《玉山名勝集》載玠七律十餘首，《吳興藝文志》載玠七律四首，五律一首，七絕六首，均在此本之外，似非不爲近體詩者。想《大典》所存，祇得其半，非全帙也。」【略】又案：《自序》曰：「至元丙子，家毀於兵，厥後子孫挈而西來。自余之西，四十有餘載，教授諸生以資共養，髮種種且白，來日其幾餘哉？又如是不止，行將焉歸？蔑有令德，不敢謂隱」云云。至元丙子者，即宋少帝㬎之德祐二年，而端宗昰之景炎元年也。其年二月，元兵破臨安，俘三宮北去。黃氏之家既毀於兵，已而玠之王父夢榦先卒，大王父震以餓死（此不知在何年），父正孫隱遁終其身。玠抱家國之隱痛，承奕世之孤忠，自無可仕之理，特泚筆至此，不欲明言，故微文以見意。其曰「蔑有令德，不敢謂隱」者，巽詞以著立身之跡也。其引《文中子》「願上之人正身修德」云者，危行言孫之義也。《提要》僅稱其勝於矯語高蹈者萬萬，意欲以此諷刺明之遺民，是則玠之所不任受也。

郭豫亨

論述

《元詩選》二集己集 豫亨，自號梅巖野人。性愛梅花，見古今詩人梅花傑作，必隨手鈔錄而歌咏之。暇日，輒集其句，得百篇，目爲《字字香》。其中工妙之句，如：「不禁夜雨輕欺著，卻怕春風漏泄香」；「十年世事三更夢，斜日闌干萬古心」；「春回積雪層冰裡，人倚閑庭小檻前」；「嵐氣欲飛山隔岸，生香不斷樹交花」；「動搖臘信隨征使，裁剪春風入小詩」；「定知深院黃昏後，多在青松白石間」；「一生知己林和靖，晚歲論交何水曹」；「家爲逆旅相逢處，人倚闌干欲暮時」；「生無桃李春風面，好作梨花夜月看」；「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風月笑橫枝」；「幾處酒旗山影下，一川風物笛聲中」；「白雪卻嫌春色晚，好風吹送暗香來」；「肯隨騷菊同奴僕，卻說山礬是弟兄」；「已成白髮潘常侍，自棄明時孟浩然。」梅巖自謂「句煅意煉，璧合珠聯，亦有天然之巧，吾不知其爲古作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略】《離騷》遍擷香草，獨不及梅。六代及唐，漸有賦詠，而偶然寄意，視之亦與諸花等。自北宋林逋諸人遞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樹橫枝」之句，作者始別立品題。南宋以來，遂以詠梅爲詩家一大公案。江湖詩人，無論愛梅與否，無不借梅以自重，凡別號及齋館之名多帶梅字，以求附於雅人。黃大輿至輯詩餘爲《梅苑》十卷，方回作《瀛奎律髓》，凡詠物俱入著題類，而梅花則自立一類。此倡彼和，沓雜不休，名則耐冷之交，實類附炎之局矣。豫亨在至大中，距南宋之末未遠，故亦染山人之積習。前後二集，詠梅七律至二百首，與張洽之數相等。然洽詩層見疊出，總不出幽香高格、躭寂避喧之意，描摹窠臼，未免厭觀。豫亨則集句爲之，又闢新境，且屬對頗能工巧，亦勝李龏《翦綃集》之多集絕句。一花一石，時逢佳勝，存備詩家之小品，固亦無不可矣。

《讀書敏求記》卷四 自「枝橫花繞」擅美于前，「疏影暗香」踵華于後，雖有繼聲者，難乎其成詠矣。青丘復能削去繁詞，獨標新致。牧翁謂此諸公從衆香國來，與梅花持世各數百年。然予吟老杜「幸不折來傷歲事」句，覺梅之遠神，又不在「前村深雪」、「縞衣扣門」時也。郭君采衆言以爲己長，天眞獨發，如出自然，下視中峰百咏，海粟移日倚和之，彼爲笨伯矣。

紀事

郭豫亨《梅花字字香原序》 余愛梅花，自號梅巖野人。凡見古今詩人梅花傑作，必隨手鈔錄而歌咏之。積以歲月，遂成巨編，熟之既久，若有所得。暇日輒集其句，得百篇，目爲《字字香》。其間句煅意煉，璧合珠聯，亦有天然之巧者，吾不知其爲古作也。一日，有客過我，曰：「聞君梅詩甚佳，願倩一觀。」因出是編，披閱未竟，稱奇賞羨，嗟嘆久之，復掩卷笑之曰：「君此詩妙則妙

矣，但未免有家鷄鴻鵠之誚。君既用功如此，若自出己意爲梅賦咏，又豈止百篇而已，且無此議。」余曰：「不然，古人不作，詩無知者，千載之下，吟魂茫茫，一旦表而出之，見吾此作，如見古人，豈不愈于掩人之善、矜己之能者乎？」客又曰：「昔誠齋先生序陳晞顏梅詩，有言梅亦有妖，晞顏此詩非晞顏語也。梅之妖憑晞顏而語也。誠如此，則君此詩，亦非君語也，梅之妖，憑君而語也。所謂梅亦有妖，信乎？否乎？」余瞿然曰：「平生與梅同一冷淡，越歷冰雪，笑傲山水，詠春風，醉明月，心清香妙，氣合神交，不知梅妖我耶，我妖梅耶。」客語塞，撫掌大笑。於是呼僮抱琴，攜客引鶴，掃餘雪，洗巨觥，開樽于梅邊，盡醉而去。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豫亨里籍未詳，自號梅巖野人。前有至大辛亥臘八自序，云：「凡見古今詩人梅花傑作，必隨手鈔錄而歌詠之。積以歲月，遂成巨編。熟之既久，若有所得。暇日輒集其句，目爲《字字香》」云。前後凡七律二百首，其書名乃取晏殊詞語「唱得紅梅字字香」也。

著錄

《**玄賞齋書目**》**卷七**　郭豫亨《梅花字字香》。

《**讀書敏求記**》**卷四**　郭豫亨《梅花字字香》二卷。【略】書刊于至正辛亥，字畫勁秀，亦如梅之老干虬枝，暗影疏窗，殊可愛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略】元郭豫亨撰。豫亨自號梅巖野人，里籍未詳，據其自序則至大辛亥作。其書名蓋取宋晏殊詞「唱得梅花字字香」句也。

胡珽《梅花字字香校訛》　曩得五硯樓袁氏鈔本，末題「是書遵王所藏元刻本，進內府矣，世少傳本，鈔胥訛字，異日正之」云云。余核其前後兩集，止詩百首，《提要》則云二百首，因疑其未全也。客秋，託書友張仲聲（鶴皋）從文瀾閣手鈔一冊，歲暮寄來。今春擬將詩中所集之句一一覆按原詩，不意粵氛擾及鎮、揚、吳郡，時驚風鶴，第就二本互勘，百首之數相同，殆《提要》傳刻之訛也。詩句及人姓名異同處間爲標記，姑俟後日再行細訂。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後集一卷，舊鈔本。元郭豫亨撰。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後集》一卷，舊鈔本。元郭豫亨撰。里貫未詳，自號梅巖野人。是書取古今詩人梅花傑作，隨手錄之，集成七律二百首，乃取晏殊詞「唱得紅梅字字香」句以名其書。

楊紹和《元至大刻本梅花字字香三卷跋》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略】近時仁和胡君珽得五硯樓袁氏鈔本，刻入《琳琅秘室叢書》，其跋云：「遵王所藏元刊，已歸內府，世少傳本。」此本爲怡邸舊物，即至大原刊。紙墨古雅，信遵王所評不虛也。胡刻舛誤頗多，如每詩標原作姓名于後，皆隨所集之序次，故一詩之中，一人集至數句，亦必重書。其偶未注出者，則以空格或墨釘間，而胡刻一概連寫，遂令序次混淆，詩與人均牴牾不合，且莫辨漏注者爲何句。非見此原刊，幾無從是正矣。《前集》詩五十首，《後集》詩四十八首，豫亨序言「百首」，蓋舉成數。《四庫總目》作「二百首」，「二」乃衍字耳。余藏韋珪《梅花百詠》，亦元刊，與此恰堪璧合，皆僅見之書也。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元本《梅花字字香》二卷，一冊。楊氏海源閣眞藏祕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梅花字字香》二卷，舊鈔本。元郭豫亨述并序。皆集宋人詠梅句，爲梅花詩百首。亦集句之創體。分前後集爲二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後集一卷，元郭豫亨撰。四庫著錄係鹽官吳氏鈔本。　振綺堂有鈔本。　胡氏琳琅秘室新刊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舊鈔本。　活字板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後集一卷，元郭豫亨撰。《四庫》依鹽官吳氏抄本。　補：《梅花字字香》二卷，元郭豫亨撰。元至大間刊本，七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闌。寫刻本，刊印均精，蝴蝶裝。《讀書敏求記》著錄，鈐有清怡親王府藏印。海源閣散出之書，有楊和紹跋，《楹書隅錄》著錄。近歸周君叔弢。　補：《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後集一卷，元郭豫亨撰。校譌一卷，清胡珽撰；續校一卷，清董金鑑撰。清咸豐三年胡珽木活字印《琳琅秘室叢書》本，又增入董金鑑續校一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梅花字字香》二卷，元郭豫亨撰，元至大刻本，楊紹和跋。一冊。　又：清抄本，一冊。

于石

論述

綜論

金履祥《紫巖于先生詩集序》 韓昌黎謂：清淑之氣盛而不過者，則蜿蜒扶輿，磅礴鬱積，必有魁奇才德之民生其間。【略】近三十年來始訪得之，則于君介翁父子祖孫家焉。而介翁又以其魁岸奇偉之氣，發爲清麗溫雅之詩，豈非昌黎公所謂魁奇者耶？而今吾見之也？然鬱之久，其發之必宏。介翁之詩，固非止此，抑其所以泄山川之藏者，又必有大於詩者矣。介翁其益勉之。

《元詩選》二集丙集 貌古氣剛，喜詼諧。早慕杜古高之爲人，後從王宗庵業詞賦，自負甚高。年三十而宋亡，隱居不出。一意於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其爲山林曠士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紫巖詩選》三卷，【略】其古詩感時傷事者多，哀厲之音，而或失之太盡，游覽閑適者，有清迥之致，而或失之稍薄。如《鄰叟言》、《母子別》、《路傍女》諸篇，欲摹少陵，而不免入于元、白；《山中晚步》諸篇，欲擬襄陽，而不免入于錢、郎。皆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然在《江湖集》盛行以後，則「啾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矣。律詩不及古詩，特大勢尚爲清整，至如《題淨居寺》之「雪墮枯枝龍解甲，藤纏怪石虎生鬚」，《題棲眞院》之「禪家也辦吟邊料，不種閑花只種梅」，頗不脫宋季俗格，是則風氣之移人也。

袁翼《論元詩》四五 紫巖才氣五陵豪，早奉心香杜五高。句句撾人心坎裏，勝於鳥爪背窩搔。

分論

《讀史》 《元詩選》二集丙集：紫巖《讀史》共七首，中云：「首錄鄭侯忘紀信，不誅項伯戮丁公。」又云：「鄭君不肯更名籍，項伯胡爲賜姓劉？」對仗極工，惜全首未稱，故不錄入。 《元詩紀事》卷五：案尚有「百二山河秦地險，八千子弟楚天亡」，亦工。

《山中》 《元詩選補遺》：極似裴、王勝處。

《我從山中游》 《元詩選補遺》：幽寂。

《半山亭》 《元詩選補遺》：詩有畫意。

《春事》 《元詩選補遺》：工巧，尚不入纖。

《後金銅仙人辭漢歌》 《石洲詩話》卷五：于紫巖以李長吉《金銅仙人辭漢歌》未能達意，因作《後歌》以廣之，此所謂畫蛇添足。

《西湖》 《石洲詩話》卷五：「山圍花柳春風地，水浸樓臺夜月天」，此紫巖所足《西湖》句也，雖平正而尚雅，然西湖詩以「樓臺」對「花柳」，不嫌稍熟乎？

《紫霞洞詩》、《白雲洞》 《詩藪》外編卷六：勝國吾鄉詩人若于介翁、李坦之，皆新拔多奇句。于在元頗知名，如《紫霞洞詩》云：「洞門相對是吾家，朝看煙雲暮看霞。鐵笛一聲山石裂，老松驚落半巖花。」《白雲洞》云：「一局殘棋雙鶴去，石枰空倚白雲寒。」雖自是元人語，亦豪爽可觀。第五七言古多議論，雜宋調，律詩不脫晚唐耳。

傳記

《宋史翼》卷三五 于石字介翁，蘭溪人。因所居鄉自號紫巖；晚徙城中，更號兩溪。貌古氣剛，喜談諧。早慕杜氏五高之爲人，後從王定庵業詞賦，接聞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宋改物後，隱居不出，一意於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爲山林曠士。一時言詩者，皆莫能及。仁山金先生嘗序其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石字介翁，蘭谿人。宋亡不仕，因所居自號紫巖，晚徙城中，更號兩谿。《浙江通志》載入《文苑傳》中，又載入《隱逸傳》中，蓋二者均所不愧，不可偏舉，故兩見也。

《宋詩紀事》卷八〇　石字介翁，婺之蘭溪人。業詞賦，自負甚高。宋亡，隱居不出，一意于詩。因居鄉自號紫巖，晚徙城中，更號兩溪。有集。

著錄

吳師道《紫巖先生詩選跋》　生平刻稿七卷，其子以板借人，爲所匿，餘篇或購以錢，久將妄爲己作，薄俗甚可嘆也！予暇日因即其傳本，及所藏續鈔者，摘選之爲三卷。雖愧力乏，未能廣其傳，庶幾寫錄散布，不遂泯沒，俾掠美盜名者有所警，九原有知，亦足慰矣。【略】又嘗得仁山金先生所爲集序，當時不列於編，豈所見有不同歟？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于石《紫巖詩選》四卷。

《元詩選》二集丙集　有詩三卷，門人同里吳師道正傳選次。

沈廷芳《紫巖于先生詩選跋》　集久不傳，傳者僅此冊耳。同里門人吳師道【略】爲之選次。詩凡三卷，內缺二頁，其來已久，不能復補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紫巖詩選》三卷，【略】宋于石撰。【略】集有丁丑、己卯紀年，乃臨安初破之後，又有丁亥、戊子歲作，乃至元二十四、五年，皆其中年以後之詩。每卷題「門人吳師道選」，僅古今體詩二百首。殆意求精汰，故少作皆不錄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于石《紫巖詩選》三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三　《紫巖于先生詩選》三卷，舊鈔本。宋蘭溪于石著，門人吳師道選。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紫巖詩選》三卷，天福山房鈔本。宋蘭溪于石介翁著。　又：《紫巖詩選》三卷，舊鈔本，沈椒園藏書。

胡宗楙《續金華叢書本紫巖先生詩選跋》　所居鄉號紫巖，故以名其詩。平生刊集七卷，是編乃其門人吳師道所選，金仁山先生爲之序。金華王氏冰壺山館有刻本，余重付刊。

傅增湘《校舊鈔本紫巖詩選跋》　《紫巖于先生詩選》三卷，舊鈔本。八行，行十八字，題「蘭谿于石著，門人吳師道選」。前有仁山金履祥序，目錄後錄有沈廷芳跋，尾葉有趙輯寧跋。原缺第二十四、三十五兩葉。余以光緒己丑柵川于氏刻本校讀一過，刻本亦分三卷，而次第不盡相同，所缺兩葉刻本有之，全書凡改訂五百二十有七字。其差異最甚者，如【略】正訛補遺，其佳勝遠出刻本上。然亦有刻本有而鈔本無者，如【略】至紫巖自序、吳沈序及吳師道、吳履、朱惟嘉、徐原、程南賓、柳果、蘇伯衡、蕭民諸跋，鈔本亦不載。意鈔本所據爲吳氏摘選初刻本，故不錄洪武諸序跋，若自序及師道跋，則偶脫失耳。按此本舊藏錢唐丁氏，詳見《善本書室藏書志》，余所獲者乃陳乃乾從丁本影寫者也。考沈椒園、趙素門跋語，知沈氏之書爲汪容甫所投贈，旋歸杭堇浦，趙氏從堇浦傳錄，又假知不足齋本覆勘焉。是書迭經前輩珍藏，展轉校錄，流傳有緒，可爲增重。顧柵川後裔己丑校刊亦經邑人徐孟球、汪朝銓詳悉勘正，且從錢唐丁氏假錄副本，而得失異同乃差違若是，殊不可解。及覆檢《丁目》，方知善本室中原藏有兩帙，其移寫者爲天福山房鈔本，此椒園藏本固秘，惜未出以相示也。詳著於此，俾覽者勿以爲疑焉可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紫巖詩選》三卷，宋于石撰，其門人吳師道編。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又鈔有附錄本。《續金華叢書》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紫巖于先生詩選》三卷，宋于石撰。舊寫本，八行十八字。

《補遼金元藝文志》　于石《紫巖詩選》五卷。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八　《紫巖詩選》三卷，宋于石撰，門人吳師道選。鈔本。前有金履祥序。

《四庫未傳本書目》　《紫巖詩選》三卷，宋于石撰。《善本》有天福山房鈔本。　江南圖書館光緒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紫巖詩選》三卷，補遺一卷，宋于石撰，清光緒十五年于國華留耕堂刻本，傅增湘校并跋，二冊。　《紫巖于先生詩選》三卷，宋于石撰，清乾隆三十七年趙輯寧鈔本，趙輯寧跋，一冊。　《紫巖于先生詩選》三卷，宋于石撰，清光緒三十年李盛鐸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紫巖于先生詩選》三卷，一冊。宋于石

撰。元吳師道選，舊鈔本，清黃丕烈、韓應陛各手書題記。又：《紫巖詩選》三卷，二冊。宋于石撰。元吳師道選，朱絲闌舊鈔本。

胡三省

論述

袁桷《祭胡梅澗先生》 嗚呼，司馬氏續素王之旨歸，成萬世之標準。過高之議，始於王霸，謂秦、漢而下，不得並混。取法於唐虞之雍熙，其見於所行，迄無以救其元本習剽竊以爲工者。絺繪變幻，乘靈附近，語新意粲，過都而疾馳，自涯而遽返，其不謬者則已爲過幸。書愈傳而學愈陋，論愈高而事愈謬。紛紛比比，孰有尸其責以自任，曠百年而一見，知畀與者之所靳。維先生負淵海之學，執事物之樞，用功於青雲決科之前，大究若訥，小得若愚，網羅搜抉，極竹素之秘。而其微細委瑣，猶不遺於初虞。襲《釋例》於杜氏，著履霜堅冰之旨，條分目舉，而牛、李棄地之爭，黨子制父之議，前人之有疑者，雖取舍有在，以明迂叟當時之不得已。至於孜孜衛翼，拾遺補誤，亦幾乎司馬氏之忠臣。而無負江上之策，不行於老姦。蒙昧草野，避聲卻影，年運而往，知吾道之愈難，寫心聲之悲憤。聽澗水之潺湲，陰陽倚伏，何得而非辱，何失而非福？匪歷代消長，融會胸臆，其何能若是之蠢穀。甲申之歲，先生出峽，訪先子於城南。桷時弱冠氣盛，望先生之道，不知佩玉之利於徐趨，駕車之不可脫銜也。先生微機以抉之，再而赧，三而竭，垂頭卻立，畢志以請業。由是始得知二千餘年之內，論事不可以一概，而所謂非三代不陳者，實要君以行怪。憂患荒落，負先生之訓，相望信宿，猶翼往復以自振迅。書來自冬，屬託孔懃，諄諄已近於期耆之語，感多而疑成，懼不能以久親，語未脫口而會事已陳。一老之不憖，斯文之所係，而不肖所受之深者，恩不止於玉成，哀不止於流涕。痛遺書之已粹，異夫草《玄》之隘；苟志願之不泯，雖少屈而何害？掃兒童之哀悼，陳一觴以自誓。蓋事有至難而可成，時不可以終逝。炳然之書，安能久名山之副藏，迄垂闡於盛世。公之精誠，理寧有昧？矢茲一言，以俟其會。溪流奔豗，雲木黯翳。相此皦如，魂兮其返旆也。

傳記

《清容居士集》卷三三《師友淵源錄》 胡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賈相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難，稿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日手抄《定註》。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定註》今在家。

《宋元學案》卷八五 胡三省，字身之。天台人（雲濠案：一作寧海人）。博學能文章，尤篤于史學。宋寶祐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間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注》及《釋文辨誤》百餘卷。史失其傳，不知卒于何時。據先生《自序》，德祐丙子，浙東始騷，避地越之新昌，遭亂失其書。是年宋亡。先生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以乙酉徹編，蓋至元二十二年也。

紀事

陳著《答胡景參判機教授（一字身之）》 某山林多活之癯，雲萍相闊之久，婚姻事忽焉有成。一笑問天，顧我輩何爲如此其侈，此喜流俗所不能與。問名以啓，將之禮幣，自當僕僕亟拜，重以妙墨珍題，骨肉肺肝之語，如春風時雨，使人暢洽，而莫之能名。此又出於望之外也。某即日恭惟寒放晴慳，遲得春好，憩物之表，味道之腴，與謝庭芝蘭，交昌文氣。

又《答胡景參》 某謂少年相從之樂，事不如老來一見之爲奇，功名路上之逢迎，不如溪山境裏之聚晤。先生投賢有日矣，某亦待盡嵩曲，相望只隔片雲，乃幾于二十年不相面。出門問天，難贖此欠？所幸者今爲姻家矣。某衰年，筋力雖難及遠，時節交書，猶可於五朵雲，挹光霽于片言隻字，而見心腹。而疎闊者又兩年，茲拜寶墨，未開緘而躍然，於其中云云，諸兒例蒙存問。敬附此拜再三。忱諸令子直閣，想皆隨侍山中之樂。今知有義、獻矣，就此拜問。

又《又答胡景參》 某謂昏事至重，言戒以期，禮也。主婚之緘，千金已訂，眷意何渥，眞染隨之。浩浩然自肺肝流，薰薰然如顏面對。開明病眯，激烈老懷，松柏歲寒之盟，既如此其綢繆，桃李春風之接，當何如其暢洽耶？第中間寵辭太過，若施於等而上者，凜不敢當(闕)澗托冗不我訪，而以書煩其令親。趙丈一來，豈有疑譴及某耶，尙望臺翰往來中致其無他之意。匆匆申答，言不盡意。

又《與胡景參》 誰圖機緣，以季女托賢郎，因而跋履千巖萬壑，既得與杏園舊交一面春風，叨禮遇洽，燕笑三日而別。歸途未免作惡，步步回首，山高雲遠，不識尙有再會之朝否。惟是某女，雖是某女，雖甚醜拙，不稱潤玉，而私情鍾愛，莫知其惡，自非有如此舅姑，如此家人，某豈能恝然于百里之外哉！況吾輩三十餘年之契義，中間幾成闊絕。而今玆愈密愈厚于宿昔，自此女始。然則造物於此時亦繾綣，某可不敬以緝其意脈，而不使之有一髮之間，尊親家用心，某固知其亦如是，其又奚辭。

全祖望《胡梅磵藏書窖記》 南湖袁學士橋，清容之故居也。其東軒有石窖焉，予過而嘆曰：「此梅磵藏書之所也。」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閬風岳祥，其一爲先生，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部剡源亦在，其與閬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磵獨注《通鑑》。按梅磵之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既成進士，即從事於是書，爲《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薦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閒道徒步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訖乙酉冬，始克成編。丙戌始作《釋文辨誤》。梅磵以甲申至鄞，清容謂其日手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當是時，深寧王公方作《通鑑答問》及《通鑑地理釋》，亦居南湖，而清容其弟子也。顧疑梅磵是書未嘗與深寧商榷，此其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梅磵亦未嘗以質之耶。要之梅磵是書成於湖上，藏於湖上，足爲荷池竹墅之間增一掌故，而以帶水之間，兩宿儒之史學萃焉，薪傳未替，湖上之後進所當自勵也。先生所著《江東十鑒》、《四城賦》，清容比之賈誼、張衡，後世不可得而見，而是書則其畢生精力之所注。其初釋褐，嘗爲慈谿縣尉，爲郡守厲文翁所劾去。及喪職後，居鄞。久愛甬上之土風，擬卜居焉，其時正仲亦欲留甬上，皆不果。而先生之孫世佐，卒承遺志來卜居，則是窖也，不當但以寄公之蹤跡目之也。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胡三省《竹素園稿》一百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胡三省《竹素園稿》一百卷。

藝文

袁桷《過揚州憶昔》 《四城賦》擬張衡麗，《十鑑》書同賈誼哀(公有《四城賦》、《江東十鑒》)。腹裏春秋納雲夢，案頭今古起風雷。青衫不受折腰辱(舊尉慈溪，爲郡守厲文翁劾去)，白眼豈知徒步回(乙亥間道歸里)。舟泊城南更回首，寒風吹淚下天台(此詩屬胡懷寧三省)。

魏初

論述

蘇天爵《御史中丞魏忠肅公文集序》 天爵伏讀順聖魏公之文，其尙有所徵焉。公以前朝故家述其父祖遺業，聲譽著聞。中臺既立，辟公爲掾，陳書辭不應，其說曰：「昔程顥爲御史，進言於朝廷：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也。」未幾，擢侍御史，知無不言。謂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天下之法不可不立，禮不肅則華夏無所瞻仰，法不立則臣民無所持守。及其進爲僉憲、副使、治書侍御史、中丞，終始不離風紀。其執

法嚴重，務存大體，儼然人望而畏敬焉。世祖御極，思得俊賢布列有位，嘗命公訪求人如魏徵者，公對曰：「天下未嘗乏才，顧用之何如耳。且徵之爲徵，以太宗能聽其言也，不然，徵雖忠直，將何所施？」當是時，國家圖治方急，求言甚切，蓋欲敷宣政敎、休養黎元，至于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一時中外居言責者，大抵都文學老臣之士，若渾源雷公膺、武安胡公祗遹、汲郡王公博文、王公惲、東平張公孔孫、徐公琰及公等是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嗚呼，前輩風烈其日遠，後學因其語言文字猶能想見一二。然公之學本諸《春秋》，《春秋》之書褒善貶惡，公天下之心也。覽者能以是求之則庶幾矣。

許有壬《青崖魏忠肅公文集序》 我元一文軌，然後程、朱之學大明於世，造詣深者蔚爲名賢，推緒餘爲文章，亦莫不度越世習，蓋理勝則文在其中矣。有壬於青崖魏忠肅公之文竊有見焉。【略】其《送尉生》之序曰：「古之學者，自小學入於大學，自格物致知至於修身齊家。」舉程、朱兩先生之學以訓之。又曰：「讀經以治心爲主，不泥章句，作文先大體而鄙雕刻。」嗚呼，此公之所以爲文也。公之文若賦詠凡百五十餘首，又《言事》一卷，皆可傳者也。獨舉是者，欲使學者知公所本而有所興起焉。公丁混一之會，經術闡明之時，其爲學也主於經而緝以勤力，宜其所得若是其正也。其歷歷也，自編修官拜監察御史，至中執法，職憲餘二十年，知無不言，言無不當，道無不爲，爲無不力。高風勁節，人能道之，則其爲文不徒文也，其有得於經術者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青崖集》五卷，【略】史稱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爲文簡而有法，而集中所記，自稱與姜彧同辱遺山先生敎誨，又稱先生入燕初，朝夕奉杖屨。是其學本出元好問，具有淵源，故所作皆格律堅蒼，不失先民軌範。又其在世祖時，始以經史進讀，旋歷諫職，遇事敢言，於開國規模，多所裨益。集中奏議一門，皆詳識歲月，分條臚列。中如請定法令，請肅朝儀，請免括大興民兵，請令御史、按察司官歲舉一人自代諸議，《元史》皆採入本傳中。其他若請緩椿配鹽貨，請禁刁蹬客來，請優護儒戶，請旌鄭江死節，請修孟子廟，請和僱工匠，請罷河南簽軍諸議，史所未載者，類皆當時要務，切中事情。今幸遺集僅存，尤足以補史闕，固不徒以文章貴矣。

傳記

《元史》卷一六四《魏初傳》 魏初字太初，弘州順聖人。【略】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爲文簡而有法，比冠，有聲。中統元年，始立中書省，辟爲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敎授。會詔左丞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詢知初爲璠子，歎奬久之，即授國史院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略】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酬大巵者，免其冠服。【略】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爲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之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遂免括大興兵。【略】遂舉勸農副使劉宣自代。出僉陝西四川按察司事，歷陝西河東按察副使，入爲治書侍御史。又以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于揚州，擢江西按察使，尋徵拜侍御史。行臺移建康，出爲中丞，卒，年六十一。

（至正）《金陵新志》卷六 （存目）

《元史類編》卷二三 （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一四 （存目）

《元詩選》癸集乙集 （存目）

《元史新編》卷三二 （存目）

《元書》卷五九 （存目）

紀事

《中堂事記》卷上 魏初字太初，順聖人。魏學士姪思廉之子，初掌書記，繼爲邊關防令史，令編類一切戶口、差稅、宣課、地略、堡塞等事，宣課自領省立額幾何，迄今增益幾何，餘皆類此。

《梵麓山房筆記》卷二 秀水朱梓廬《壺山吟稿》有《題遺山墓碑搨本》一首，自注云：碑有魏初、姜彧記云：「彧與初嘗辱先生敎誨，又聞先生之言：

「某身死，不願有碑志也。墓頭樹三尺，書曰「詩人元遺山之墓」足矣。」或與初適按部河東，得拜墓下，因買石刻之。」

著錄

許有壬《青崖魏忠肅公文集序》　公歿五十年，監察御史上之，請刻諸梓，屬有壬爲之序，而得復讀焉。【略】公之文若賦詠凡百五十餘首，又《言事》一卷，皆可傳者也。

《文淵閣書目》卷九　魏太初《青崖文集》一部七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魏太初《青崖集》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青崖魏忠肅公文集》六冊，全。元至元間御史中丞魏（鑑）〔初〕著，凡奏議一冊。

《秘閣書目・文集》　魏太初《青（峰）〔崖〕集》七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魏太初《青崖文集》七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魏初《青崖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青崖集》五卷，永樂大典本，元魏初撰。【略】焦竑《經籍志》載魏初《青崖集》十卷，《文淵閣書目》亦載魏太初《青崖文集》一部七冊，是明初原集尚存，其後乃漸就亡佚。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詩文搜輯裒綴，釐爲五卷，猶可見其崖略。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魏初《青崖集》十卷，今存五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魏初《青崖集》十卷，今五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青崖集》五卷，舊抄本。元魏初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青崖集》五卷，元魏初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路有鈔本。

又《續錄》　莫郘亭。八千卷樓有鈔本。

《四庫未傳本書目》　《青崖集》五卷，元魏初撰。大典本。　江南圖書館鈔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青崖集》五卷，元魏初撰。抄本。　補：《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青崖集》五卷，元魏初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二冊。　又：清抄本，五冊。

藝文

張之翰《送魏按察太初西歸》　共愛文章有典型，獨知忠邦是生平。漏天南下幾千里，慟地西來四十程。儘把范滂車上志，都償令伯表中情。從今九折邛崍路，看取前驅叱雙行。

又《輓魏中丞太初》　一病如何竟莫支，憶君還恨過江遲。只知異地多歡聚，誰料中天遽別離。名位共期前路遠，精神何自內臺衰。不堪更讀川行稿，淚盡當年唱和詩。　生值壬辰歲又辰，嗟嗟六十一年身。學從正派篇章古，政出通才論議新。黃閣風清何太苦？烏臺霜重未能春。伯牙弦絕知音少，哭落江頭月半輪。　身去空留世上名，青崖不似舊時青。千篇文字歸家集，三品階銜入墓銘。無德至今仍顯宦，有才如此不延齡！著詩難挽英雄住，悵望中天執法星。

金履祥

論述

綜論

柳貫《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先生之學，以其絕稟，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修之克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注以服

襲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凡。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爲浚恆之求深，鈎其玄，探其賾，而不爲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晚暮，意篤見凝，心和體舒，所發皆睟盎，所趨皆寬平。於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丕冒太和之內，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己，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己，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止，肅襟造請，方群疑塞胸，膠轕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固吝消亡，隱慝軒露。如人有疾疢，察脈製劑，適其浮沈滑濇之候，而中夫攻熨補瀉之宜，動悟孚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于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

吳師道《請鄉學祠金仁山先生》 故仁山金先生諱履祥，字吉父，世蘭溪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博通。長師魯齋王文憲公栢，從登北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實學于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表裏誠篤，神氣肅和。學進士一不利，棄去，以文義游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爲在位者所沮格。宋季，以迪功郎、史館編校召，已不及用，隱居仁山下，著書以淑後進。大德中，本道帥臣及部使者敦禮延致，聽授講學，翕然鄉方，未幾而卒。【略】先生道德無忝于前修，論著有裨于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雖一時之未遑，豈公論之終泯？況先生後嗣貧屢，非欲藉是以庇身；而某見義舉揚，亦非托之以要譽。如蒙轉聞有司，祠之學宮，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風憲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王禕《元儒林傳·許謙》 論曰：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尊，用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爲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于一，可謂有功于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于爲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于經，即其所以有功于斯道也。金氏、許氏之爲經，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仁山集》六卷，【略】履祥受學于王柏，柏受學于何基，基受學于黃榦，號爲得朱子之傳。其詩乃彷彿《擊壤集》，不及朱子遠甚。【略】夫邵子以詩爲寄，非以詩立制。履祥乃執爲定法，選《濂洛風雅》一編，欲挽千古詩人歸此一轍，所謂華之學王，皆在形骸之外，去之愈遠。所作均不入格，固其所矣。【略】其餘亦醇潔有法，不失爲儒者之言。蓋履祥於經史之學研究頗深，故其言有物，終與空談性命者異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 《濂洛風雅》六卷。【略】昔朱子欲分古詩爲兩編而不果。朱子於詩學頗邃，殆深知文質之正變，裁取爲難。自眞德秀《文章正宗》出，始別爲談理之詩。然其時助成其稿者爲劉克莊，德秀特因而刪潤之，故所黜者或稍過，而所錄者尚未離乎詩。自履祥是編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夫德行、文章，孔門即分爲二科；儒林、道學、文苑，《宋史》且別爲三傳。言豈一端？各有當也。以濂、洛之理責李、杜，李、杜不能爭，天下亦不敢代爲李、杜爭。然而天下學爲詩者，終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長思矣。

分論

《廣箕子操》 《居易錄》卷一：仁山道學，不工詩，而《廣箕子操》一篇特工云，【略】吳師道跋云：「宋末爲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奇策干之，不果用而去。先生感激舊知，後爲賦此，辭旨悲慨，音節高古，眞奇作也。」此操似爲陳宜中而作。《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其詩乃彷彿《擊壤集》，不及朱子遠甚。王士禎《居易錄》極稱其《箕子操》一篇，然亦不工。

《百里千乘說》、《深衣小傳》、《中國山水總說》、《次農說》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至其雜文如《百里千乘說》、《深衣小傳》、《中國山水總說》、《次農說》諸篇，則具有根柢，其餘亦醇潔有法，不失爲儒者之言。

傳記

《元史》卷一八九《金履祥傳》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略】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

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略】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略】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略】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略】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柳貫《仁山先生金公行狀》（存目）

《金華賢達傳》卷一〇（存目）

《元儒考略》卷三（存目）

徐袍《宋仁山金先生年譜》（存目）

《宋季忠義錄》卷一二（存目）

《宋元學案》卷八二（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一（存目）

紀事

戴表元《王德玉樂府倡答小序》　往年客錢塘，與金仁翁、劉養源、翁處靜輩，商略樂府，往往花朝月夕，皆能自爲而自歌之。余雖不能，輒從旁拊掌擊節稱善，亦一時之快也！聚散三十年，升沉工拙，是非賢否，悉所不問。獨江湖交友過從之樂，時時未能去心耳。覽山陰王德玉此卷，令人恍然慰喜。然德玉世家學問，詞語佳處自不減吾仁翁，其所從游永嘉陳用賓、淳安胡天放諸公，皆者儒名輩，醞藉自重，亦無養源，處靜留連放蕩之態。余末路得翺翔其間，良可自慶。惜乎材思益衰，無以映發，聊作小序附名篇端。譬若侏儒顧優而笑曰：「彼長者，豈欺我哉！」

著錄

柳貫《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所著書有《尚書表注》、《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注考證》、《通鑒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於家。而曰《昨非存稿》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稿》者，丙子以後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觖，自壬辰哭子之慼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參訂訓義，於《易大傳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確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叙而類次之，名爲《發揮》，已與諸書并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爲宋之一經，而顧未有爲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爲《近思錄發揮》。未銓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爲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王。先生歿時，凡所著書，僅僅脫稿，而未及有所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能遵稟遺志，益加讎校，今皆刻板以傳。

吳師道《請鄉學祠金仁山先生》　所著《書表注》、《大學章句疏義》刊于婺，江東憲司又刊《疏義》于宣學。《通鑒前編》近蒙本道憲司命婺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又有《論孟集注考證》傳學者，《文集》藏于家。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金仁山集》二十卷，履祥。

董遵《題正德本仁山先生文集後》 右《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五卷，實遵所編校者。嘗考柳文肅公《狀》，先生所著雜詩文若干卷，藏於家，有曰《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亂稿》、《仁山噫稿》，皆先生自題。及考禮部吳公題先生手筆冊，謂其子孫不能有，此冊乃鄉人何謹仁所藏。噫，先生文字散落，久矣無聞。乃者遵於禮部裔孫家借觀遺書，偶見所謂先生手筆冊者一編，亟求錄之，亦非前稿全書也。又嘗閱鄉賢諸集，間載先生之詩之文，得若干首，并有及於先生者，若狀、若挽、若序、若書、若詩若干首，總曰《仁山文集》。上虞潘孔修既爲之序，香溪章廷式復爲跋之。遵恆欲詮次以傳學者，乃未及也。今調官海外，間取而校之，第爲五卷。其一、其二、其三、其四，皆先生所自作，其五則附錄諸公爲先生而作者。書成，識此於集後，見是集之顛末云爾。

徐用檢《正德本仁山先生文集序》 《年譜序》云「先生敦行明誼，不徒以著述顯」，近是也。迨其著述，散佚已多，則以嫡嗣無存之故。而所藏有《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亂稿》、《噫稿》，皆出自正傳吳子家，而道卿董子增入多篇，彙以成集者，愚亦錄而珍藏之。茲歸自留都，適裔孫文學金應騶、祠生金有爲輩，復持是集，以索愚序。

王崇炳《重刻金仁山先生文集序》 金華藕塘金太學孔時，仁山先生十八世孫也。平日收錄先生遺書，若《大學疏義》、《論孟攷證》，既梓而布之矣，又有《文集》四卷，屬予較訂。予爲之次其編帙，正其訛誤，與其錯簡重出而更定之，蓋將以次授梓。噫，金氏之子孫多矣，而孔時獨能如此，眞不愧仁山賢裔矣。先生文稿凡四種，聚而散，散而復聚者凡數次。其初輯而付之其家者，門人許白雲先生、柳文肅公也；其次購而藏之者，吳禮部也；又其次之萃散補遺而傳之者，東湖董道卿先生也；今於東湖原本之外，搜補遺脫而彙集之者，蘭谿章藜照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金履祥《仁山文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仁山集》六卷，【略】宋金履祥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金履祥《仁山集》六卷。柳貫作《行狀》曰《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亂稿》、《仁山噫稿》。

胡鳳丹《金華叢書本仁山集序》 按：我朝《四庫書目》，先生集六卷。是編雍正朝先生十八世孫律重刻於家，首序者東陽王崇炳，依明弘治間董道卿大令所編，文三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末附柳文肅所撰行狀。文肅，先生高弟子，祇云雜詩文若干卷，而卷數莫考，均非曩日全書。余復重鋟之，俾讀是集者知先生經史之學具有根柢，非空談性命者可等論而齊觀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八 《仁山集》四卷，宋金履祥撰。春暉堂本，金氏校刊。寫刻精工，前有雍正乙巳金弘勳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三 《仁山金先生文集》四卷，舊鈔本，曹倦圃舊藏。宋蘭溪金履祥仁山著。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仁山金先生集》四卷，舊鈔校本。題「宋蘭溪金履祥撰，後學喻良能校」。明韓求仲藏本，以朱筆校過，與文瑞樓刊本微有不同。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仁山集》六卷，宋金履祥撰。金宏勳刊本。振綺堂有仿宋鈔本四卷。正德戊辰刊本。萬曆己亥重刊本三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仁山金先生文集》四卷，宋金履祥撰，清金弘勳輯校，附錄一卷。清雍正春暉堂刻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仁山金先生文集》三卷，一冊。宋金履祥撰。舊鈔本。 又：《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五卷，五冊。宋金履祥撰。明董遵編，鈔本。

藝 文

許謙《金先生挽辭》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閟幽宮。

吳師道《奉安仁山金先生神主》 我里堂堂有碩師，窮經白首竟誰知？諸君宣化文明運，百世風流道德祠。鄉曲論公身歿後，衣冠色動禮成時。服膺私淑遺編在，豈乏方來秀傑姿。

王實甫

論述

綜論

賈仲明《凌波仙・王實甫弔詞》 風月營，密匝匝列旌旗，鶯花寨，明飈飈排劍戟，翠紅鄉，雄赳赳施謀智。作詞章，風韵美，士林中，等輩伏低。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

《太和正音譜》卷上 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鋪叙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採蓮洛浦。

林以寧《湯顯祖牡丹亭序》 昔元稹欲亂其表妹而不得，乃作《會眞記》誣其事。金人董解元，元人王實甫，先後譜曲以傳之。稹此文，正當令中使批頰。而《西廂》所譜之曲，董則聯綴方語，王亦捃摭舊詞，原非有奇文雋味足以益人，徒使古人受誣而俗流惑志，最無當于風雅者也。【略】君子爲政，誠欲移風易俗，則必自刪正傳奇始矣。若《西廂》者，所當首禁者也。

《增編會真記序》 余獨怪夫金元晚代，肇塡曲子，故校士多題崔張事。時董學士、關院尹輩瞶美元《記》而記之，悉署其前曰《西廂》。其嘲風弄月之思，釘壁投梭之態，咸自《會眞》始。特樂府者流，知《西廂》作於關、董，而不知《錄鬼簿》疏云王實甫作。

天隱閣叢書本《琵琶記》「前賢評語」 陳眉公曰：《西廂》、《琵琶》，譬之畫圖，《西廂》是一幅着色牡丹，《琵琶》是一幅水墨梅花；《西廂》是一幅艷粧美人，《琵琶》是一幅白衣大士。

《閑情偶寄》卷一 高則誠、王實甫諸人，元之名士也，舍塡詞一無表見。使兩人不撰《西廂》、《琵琶》，則沿至今日，誰復知其姓字？是則誠、實甫之傳，《琵琶》、《西廂》傳之也。 又：若謂古事皆實，則《西廂》、《琵琶》推爲曲中之祖。 又：吾於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鮮瑕者，惟《西廂》能之。《琵琶》則如漢高用兵，勝敗不一，其得一勝而王者，命也，非戰之力也。《荆》、《劉》、《拜》、《殺》之傳，則全賴音律，文章一道，置之不論可矣。

又卷二 塡詞除雜劇不論，止論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過於《北西廂》者。自南本（《南西廂》）一出，遂變極佳者爲極不佳，極妙者爲極不妙。

何璧《校西廂記序》 《西廂》者，字字皆擊開情竅，刮出情腸，故自邊會都，猶及荒海窮壤，豈有不傳乎？自王侯士農，而商賈皂隸，豈有不知乎？然一登場，即耆耋婦孺，瘖瞽疲癃，皆能拍掌，此豈有曉諭之耶？情也。予尚論情有四種：而多情則爲才子佳人，情之剛處則爲俠，情之玄處則爲仙，情之空處則爲佛。進乎此，又可以論《西廂》□。【略】視世之淫而好色者，不過如花中蛺蝶，月下杜宇耳。客撫案曰：「是眞論情也。然非所以論《西廂》也。《西廂》固劇也，其人其事固烏有也。」予曰：唯唯。予曾致諸客觀劇，予指劇曰：此假劇也，予與子乃眞劇也。復指場曰：此小戲場也，予與子所處乃大戲場也。諸客茫然。噫！庸詎知《西廂》之果劇耶？果假耶？予之序《西廂》，果非劇耶？果眞耶？

又《校西廂記凡例》 《西廂》爲士林一部奇文字。如市刻用點板者，便是俳優唱本，今幷不用。置之鄴簽蔡帳中，與麗賦艷文，何必有間。 舊本有音釋，且有郢書燕說之訛，殆似鄉塾訓詁者。今皆不刻，使開帙者更覺瑩然。

臧懋循《元曲選自序一》 或又謂《西廂》亦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爲諸曲之冠。

澂園主人《徐文長先生批評西廂叙》 《西廂》，單行之書也。其和雅溫純，則《國風》之亞，幽奇委婉，則屈、宋之儔，俊逸清新，則參軍、開府，悠閒秀麗，則彭澤、宣城。至其筆幻心靈，情眞景肖，令人詠之躍然，思之未罄。世人無目，猥駕《琵琶》于其上。余謂東嘉捃實，實甫凌虛。如苧羅麗質，較姑射仙姿，自有邢尹之別。或云：「《琵琶》厲俗，《西廂》導淫，子何譽此而抑彼？」是則然矣，抑誠有說。余讀《國風》，知惟聖人而後能好色；讀《西廂》，知惟才人而後能好色。世無聖人，幷乏才人，區區俗輩，敢云好色乎哉！然則非以導之，實以懲之也。

李贄《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眞本・雜記》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略】雜劇院本，此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于《琵琶》矣。【略】《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且夫世之眞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爲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既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爲章于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爲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風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顚、羲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覷之，至渺小矣。嗚呼，今古豪杰，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干戲論。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與！

王思任《三先生合評元本西廂記序》 實甫、漢卿，胡元絕代雋才。其描摹崔張情事，絕處逢生，無中造有。本一俚語，經之即韻；本一常境，經之即奇；本一冷情，經之即熱。人人靡不膾炙之而尸祝之，良由詞與事各擅其奇，故傳之世者永久不絕。

湯若士《西廂記叙》 茲崔張一傳，微之造業于前，實甫、漢卿續業于後，人靡不信其事爲實事。余讀之，隨評之，人信亦信，茫不解其事之有無。好事者，輒以旦暮不能自必之語，直欲公行海內，冤哉！毒哉！陷余以無間罪獄也。嗟乎！事之所無，安知非情之所有？情之所有，又安知非事之所無？余評是傳，惟在有有無無之間。讀者試作如是觀，則無聊點綴之言，庶可不坐以無間罪獄，而有有無無之相，亦可與病鬼宦情而俱化矣。

劉麗華《西廂記題辭》 長君嘗示余《崔氏墓文》，乃知崔氏卒屈爲鄭婦，又不書鄭諱氏，意張之高情雅致，非鄭可驂明矣。崔業已委身，恐亦未必無悔。迨張之詭計以求見，此其宛轉慕戀，有足悲者，而崔乃謝絕之，竟不爲出，又何其忍情若是耶？不然，豈甘眞心事鄭哉？彼蓋深于怨者也。董解元、關漢卿輩，盡反其事，爲《西廂》傳奇。大抵寫萬古不平之憤，亦發明崔氏本情，非果忘張生者耳。此其事或然或否，固不暇論之也。

王驥德《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自序》 于是，實甫者起，沿用「爨弄」諸色，組織董《記》，倚之新聲。董詞初變詩餘，多榷樸而寡雅馴。實甫斟酌才情，緣飾藻艷，極其致于淺深濃淡之間，令前無作者，後揜來喆，遂擅千古絕調。自王公貴人，逮閨秀里孺，世無不知有所謂《西廂記》者。 又：兩君子（關、王）他作，實甫以描寫，而漢卿以琱鏤。描寫者遠攝風神，而琱鏤者深次骨貌。持此以當兩君子三尺，思且過半。即有具眼者，或不以余言爲孟浪也。

又《曲律》卷三 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

又：古戲必以《西廂》、《琵琶》稱首，遞爲桓、文。然《琵琶》終以法讓《西廂》，故當離爲雙美，不得合爲聯璧。《琵琶》遣意嘔心，造語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顧多蕪語累字，何耶？ 又：《西廂》組艷，《琵琶》修實，其體固然。何元朗并訾之，以爲《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殊寡本色。夫本色有尙勝二氏者哉？過矣！ 又：人之賦才各有所近，馬東籬、王實甫，皆勝國名手。馬於《黃粱夢》、《岳陽樓》諸劇，種種妙絕，而一遇麗情，便傷雄勁。王於《西廂》、《絲竹芙蓉亭》外，作他劇多草草不稱。尺有所短，信然。 又：作曲好用險韵，亦是一僻。須韵險而語則極俊，又極穩妥，方妙。《西廂》之「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王懺》」，及「彩筆題詩，回文織錦」，何語不俊，何韵不妥！

又《西廂記評語》 《西廂》，《風》之遺也；《琵琶》，《雅》之遺也。《西廂》似李，《琵琶》似杜，二家無大軒輊。然《琵琶》工處可指，《西廂》無所不工。《琵琶》宮調不倫，平仄多舛。《西廂》繩削甚嚴，旗色不亂。《琵琶》之妙，以情以理；《西廂》之妙，以神以韵。《琵琶》以大，《西廂》以化。 又：《西廂》妙處，不當以字句求之。其聯絡顧盼，斐亶英發，如長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 又：《西廂》槩言，無所不佳。應中摘其尤者，則「相國行祠」、「風靜簾間」、「晚風寒峭」、「彩筆題詩」、「夜去明來」數曲，窮工極妙，更超越諸曲之上，巧有獨至，即實甫要亦不知所以然而然。 又：諸曲平仄，較《正音譜》，或時有出入，然自不妨諧叶。試錯綜按之，無不皆然，所謂柳下惠則可也。 又：《中原音韻》所謂字別陰陽，曲中精髓。然以繩《西廂》，亦不能

皆合。如《點絳脣》首句第四字，合用陰字，而「遊藝中原」之「原」，與「相國行祠」之「祠」，皆是陽字；《寄生草》末句第五字，合用陽字，而「海南水月觀音院」之「觀」，與「玉堂金馬三學士」之「三」，「何時再解香羅帶」之「香」，皆是陰字。以是知求精于律，政自不易。　又：《西廂》用韻最嚴，終帙不借押一字。其押處，雖至窄至險之韻，無一字不俊，亦無一字不妥。若出天造，匪由人巧，抑何神也？　又：記中諸曲，生旦伯仲間耳。獨紅娘曲，婉麗艷絕，如明霞爛錦，爍人目皆，不可思議。　又：《西廂》諸曲，其妙處正不易摘。王元美《藝苑卮言》，至類舉數十語，以爲白眉，殊未得解。又其旨本《香奩》、《金荃》之遺，語自不得不麗。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至訾爲全帶脂粉，然則必銅將軍持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而始可耶？　又：涵虛子品前元諸詞手，凡八十餘人，未必皆當。獨于實甫，謂「如花間美人」，故是確評。　又：董解元倡爲北詞，初變詩餘，用韻尚間浴詞體，獨以俚俗口語譜入弦索，是詞家所謂本色當行之祖。實甫再變，粉飾婉媚，遂掩前人。大抵董質而俊，王雅而艷，千古而後，并稱兩絕。陸生傖父，復譜爲《會眞》，寧直蛇足！故是螳臂，多見其不知量耳。　又：實甫要是讀書人，曲中使事，不見痕迹，益見爐錘之妙。今人胸中空洞，曾無數百字，便欲搖筆作曲，難矣哉！　又：元人稱「關、鄭、白、馬」，要非定論，四人，漢卿稍殺一等第之，當曰「王、馬、鄭、白」，有幸有不幸耳。

又：往聞凡北劇皆時賢譜曲，而白則付優人塡補，故率多俚鄙，至詩句益復可唾。《西廂》諸白，似出實甫一手，然亦不免猥淺，相沿而然，不無遺恨。

又：今曲以《西廂》、《琵琶》爲青鳳吉光，而二曲不幸，皆遭俗子竄易。又不幸坊本一出，動稱古本云云，實不知古本爲何物。余嘗戲謂時刻一新，是二曲更落一劫。客曰：「今寧必無更挾彈子後者耶？」余謂余固不爲此輩設也。

又：《西廂》，韻士而爲淫詞，第可供騷人俠客賞心快目，抵掌娛耳之資耳。彼端人不道，腐儒不能道，假道學心賞慕之，而噤其口不敢道，李卓吾至目爲其人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間，而借以發其端。又比之唐虞揖讓，湯武征誅，變亂是非，顚倒天理如此，豈講道學佛之人哉！異端之尤，不殺身何待？獨云「《西廂》化工，《琵琶》畫工」，二語似稍得解。又以《拜月》居《西廂》之上，而究謂「《琵琶》語盡而詞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此又竊何元朗殘沫，而大言以欺人者，死晚矣。（頃俗子復因《焚書》中有評二傳及《拜月》、《紅拂》、《玉合》諸語，遂演爲亂道，終帙點污，覓利瞽者。余戲謂客，是此老阿鼻之報。客爲一笑。）

徐復祚《曲論》　馬東籬、張小山自應首冠，而王實甫之《西廂》直欲超而上之，蓋諸公所作止於四折，而《西廂》則十六折，多寡不同，骨力更陡，此其所以勝也。昔人評者謂「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採蓮洛浦」，信不誣也。實甫之傳，本於董解元，解元爲說唱本，與實甫本可稱雙璧。實甫《麗春堂》劇不及《西廂》。　又：《西廂》後四出，定爲關漢卿所補，其筆力迥出二手，且雅語、俗語、措大語、白撰語層見疊出。至於「馬戶」、「尸巾」云云，則眞馬戶尸巾矣。且《西廂》之妙，正在於《草橋一夢》，似假疑眞，乍離乍合，情盡而意無窮。何必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而後乃愉快也！丹丘評漢卿曰：「觀其詞語，乃在可上可下之間，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則王、關之聲價，在當時已自有低昂矣。王弇州取《西廂》「雪浪拍長空」諸語，亦直取其華艷耳，神髓不在是也。語其神，則字字當行，言言本色，可爲南北之冠。王渼陂句：「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襴老盡英雄。」此《水仙子》也，弇州題作《折桂令》，鹵莽可知矣。至於實甫之意，謂元微之通於姑之子，而託名張生，是不必核。

沈璟《與王驥德書》（別紙）　小柬封後，猶有《越調・小絡絲娘煞尾》二句體，先生皆已刪之矣。然查《正音譜》，亦已收于「越調」中，且此等語，非實甫不能作。乞仍爲錄入于四套後，使成全璧，何如？又言。

《曲漢》　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略】只此數條，他傳奇不能及。　又：《西廂》久傳爲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爲王實夫者。謂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夫十三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西廂》，則亦可據。第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挂金索》「裙染榴花」，【略】俊語亦不減前。今世所演者，《北西廂記》出王實甫，《馬丹陽度任風子》出馬致遠。【略】皆元人詞也。

《顧曲雜言・西廂》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韵，如「玉宇無塵」內「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韵爲難。予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爲奇也。不如「雲斂晴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又《拜月亭》：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拜月》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爲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

也。

吳炳《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序》 《西廂》、《桑間》、《濮上》之遺也，然幾與吾姬孔之籍并傳不朽！李獻吉至謂「當直繼《離騷》」。夫非以其辭藻濃至，即涉淫靡有不可得而屏斥者哉！

朱朝鼎《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跋》 至如古本《西廂》，元劇也。劇尚元，元諸劇尚《西廂》，盡人知之。其辭鮮穠婉麗，識者評爲化工，洵矣！但元屬夷世，每雜用本色語，而《西廂》本人情描寫，此刺骨語，不特艷處沁人心髓，而其冷處着神，閒處寓趣，咀之更自雋永。一二俗子以本語難認別，而意竄易之，徒取艷調，形諸歌吟，而冷與肖，茫然未有會也。是不足爲《西廂》冤哉？且遇崔者，微之也。而《會眞記》以張易元，此古來瀟灑之士，善隱現以俟自明，苟聽其移甲乙、混彩花，而不爲闡晰，則微之與崔娘一片映對心情，鬱勃不得達。昔人有靈，當必嘆百年無知己也。

袁宏道《歌代嘯序》 袁石公曰：「唐詩外，即宋詞、元曲絕古今，而『雙文』一劇，尤推勝國冠軍。要其妙，只在流麗曉暢，使觀之目與聽之耳，歌若誦之口，俱作歡喜，緣此便出人多多許。」

凌初成《西廂記校凡例》 院本止四折，其中有餘情，難概入四折者，則又有楔子。楔子止一二小令，非長套也。其牌名，止有《賞花時》、《端正好》耳。四折，首必《仙呂》，末必《雙調》，中二折雜用，此一定之規也。亦有二三折，先用《雙調》，而末用別調者，其變耳，十不得一也。人有見余雜劇，而疑余折數少者。余曰：「此元體，不可多也。」又或有詰之者，曰：「《西廂》何以二十折？」不知《西廂》是五本，正是四折之體。故每四折完，則有題目正名四句，如「老夫人閑春院，崔鶯鶯燒夜香，小紅娘傳好事，張君瑞鬧道場」是也。是一本之體完，故亦小具首尾。前有《賞花時》二段，楔子也。「游藝中原」，首折《仙呂》也。「梵王宮殿月輪高」，末折《雙調》也。而尾聲終則又別取一韻，以《絡絲娘煞尾》結之，多爲承上接下之詞，以引起下本。如：「只因閉月羞花容貌，幾致得翦草除根大小。」爲下飛虎張本是也。考元劇有一事而各爲數本者，則情同而本異，如《李亞仙》、《陳琳》、《崔護》之類，余《紅拂》亦然；有數本而共衍一事者，則情聯而本分，如《西廂》之類，余所未脫稿《吳保安》亦然。人自目前草草忽過，不知其體，而妄作妄議，止可爲識者一笑。新坊刻以題目正名及《絡絲娘煞尾》爲贅而刪之，則尤可笑。又，不識何物，而有存有去，則更可笑。

閔遇五《會真六幻本西廂記序》 云何是一切世出世法？曰眞曰幻；云何是一切非法非非法？曰即眞即幻，非眞非幻。元才子記得千眞萬眞，可可會在幻境。董、王、關、李、陸，窮描極寫，擷翻簸弄，洵幻矣。那知箇中倒有眞在耶！曰微之記眞得幻，即不問且道箇中，落在甚地？昔有老禪，篤愛斯劇。人問佳境安在？曰：「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此老可謂善入戲場者矣。第猶是句中玄，尚隔玄中玄也。我則曰及至「相逢」一句也，無擧似西來意有無差別。古德有言：「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不數德山歌，壓倒雲門曲。」會得此意，逢場作戲可也，袖手旁觀可也。黃童白叟朝夕把翫，都無不可也。不然，鶯鶯老去矣，詩人安在哉？眈眈熱眼獃矣。

《喃喃錄》卷上 若夫《西廂》、《玉簪》等，諸淫媟之戲，亟宜放絕，禁書坊不得鬻，禁優人不得學，違則痛懲之，亦厚風俗，正人心之一助也。

清泉主人《毛西河定本西廂記序》 古樂之失傳久矣。【略】舊傳院本祇《西廂記》耳，雖不能歌，猶幸宮譜未滅，伊羊令吾，庶幾鐸音灰綫，可以尋其派而會其義。【略】嘗按元制，以塡詞十二科取士，其間所傳遺劇，如東籬、漢卿、德輝、仁甫，彬彬稱盛。然欲如《西廂》之經文緯質，出風入雅，粹然一歸于美善，仍亦罕有。蓋一代之文所傳有幾，而今俗人以竄易亡之可乎？世有以《西廂》爲艷曲者，吾不得知。若以謂才子之書，唯才子能解之，則世不乏才，毋亦愼爲其眞者而已矣。

過槃碩人《玩西廂記評》 夫《西廂》傳奇，不過詞臺一曲耳。而至與《四書》、五經并流天壤不朽，何哉？大凡物有臻其極者，則其精神，即可□□□□。曲而至此，則亦云極矣。□□□□□□□神，總揭于此中，是以，□□□□□□□。子有《南華》，詞有《西廂》，□□□□□，□□□□。兩者局雖不同，而其神氣則頗相似。昔人稱《南華》每篇段中，絖中引綫，草裏眠蛇。試詳味《西廂》每篇段中，變幻斷續，悠然傳換，倏然掩映，令人觀其奇情，不可捉摹，則見眞與《南華》似。拘儒者謂《西廂》第婬詞而已。然依優人口吻歌詠，妄肆增減，臺上備極諸醜態，以博傖父頑童之一笑，如是則謂之淫也亦宜。誠于明窗凈几，琴牀燭影之間，與良朋知音者細按是曲，則風味固飄飄乎欲仙也，婬也乎哉！《西廂》曲中實有難解處，學不博則不解，趣不活則不解。惟博則知其援引之所自來，惟活則不爲虛字轉境之所礙。看《西廂》者，人但知觀生、鶯，而不知觀紅孃。紅固女中之俠也，生、鶯開合難易之機，寔操于紅手，而生、鶯不知

也。倘紅而帶冠佩劍之士，則不爲荆、諸，即爲儀、秦。王實甫著《西廂》，至《草橋驚夢》而止，其旨微矣。蓋從前迷戀，皆其心未醒處，是夢中也。逮至覺而曰「嬌滴滴玉人何處也」，則大夢一夕喚醒。空是色而色是空，天下事皆如此矣。關漢卿紐于俗套，必欲終以畫錦完娶，則王醒而關猶夢。　又：讀《會眞記》，及白樂天所廣《會眞詩》百韵，俱是始迷終悟，夢而覺也。玩《西廂》至《草橋驚夢》，即可以悟從前情致，皆屬夢境，河愛海慾，一朝拔而登岸無難者。不然，則是書眞導慾之媒，即以付之秦焰也可。　又：有伉儷嬌美，其相愛之情，不減鶯、生，而又以逕輪正合。則遇猶善而德猶完也，但其中便不見許多媚景，男子堂堂七尺之軀，只一個婦人可以斷送。匹夫弱之，顧趾不保，英雄豪傑，（下缺）。

又《刻西廂定本凡例》　從來元本，皆分二十摺。茲從前後文事想玩，欲求其事圓而意接，則或從元摺內分段，或另爲新增，演爲三十摺。　又：元本實甫創調頗高，但間有未體貼處。如《鬧道場》一摺，合宅哀慘，而張生獨于老夫人前，直以私情之詞始終唱之，此果人情乎？果禮體乎？又如餞別之時，鶯、生共于夫人僧人之前，直唱出許多綣戀私情，其于禮體安在？今皆另立機局，巧爲脫活，而曲則依其原韻，善之善矣。至各摺中如此類者，皆如此正之，以成全雅。　又：元本白語，類皆詞陋味短，且帶穢俗之氣，蓋實甫亦工于曲，而因略于此耳。今并易以新卓之詞，整雅之調，綽有風味。至其關會情致處，間注以擔帶語。且諸所增間，又不失之於艱深，而皆明顯，可便于觀場者。　又：此中詞調原極清麗，且多含有神趣。特近來刻本，錯以陶陰豕亥，大失其初。而梨園家優人不通文義，其登臺演習，妄于曲中插入諢語，且諸醜態雜出。如念「小生隻身獨自處」，捏爲紅敎生跪見形狀，并不想曲中是如何唱來意義，而且惡濁難觀。至于佳期之會，作生跪迎態，何等陋惡？茲一換而空之，庶成雅局。　又：它本傳奇，唱依曲牌名轉腔，獨此書不然。故每段雖列牌名，而唱則北人北體，南人南體。大都北則未失元音，而南則多方變易矣。　又：《中原音韻》有陰陽，有開闔，不容混用。第八摺《綿答絮》「幽室燈清，幾恍疏欞」，八庚入一東；十二摺「秋水無塵」，十一眞入十二侵，俱屬白璧之瑕。恨無的本正之，姑仍。　又：歌《西廂》者，不得一一拘曲中常牌名。玩《西廂》者，亦不可以常牌名拘其字句之長短，律其語調之多寡。如《攪箏琶》、《四邊靜》，其前後不同，可見。　又：詩曲必論平仄，此正律也。然如晉陶元亮詩、唐駱賓王詩，平仄多有不協處，而詩卻高于今古，徑之平仄整然，不爭毫末，而風味皆不逮焉，則《西廂》內之詞曲，當亦作是觀。　又：通部乃千古稱美之書。而首以「祿命終」一語，煞以「鄭恆苦」一語，則俱不協人意，茲皆爲更掇。　又：是傳每摺開場俱白，然原白多陋。茲多增有調語，皆雅致有韻。　又：鶯生相寄書詞，原記及見于各集中者，皆清婉妙麗。如元本所載，一何陋也。今攷入古者。《會眞詩》迺屬一部中精神命脈所貫，必宜弔入。特鶯無和韻，則不免孤寂。　又：優人宜習琴。如《聽琴》一摺，即當實實操弄五弦，一一按詞鼓之。茲集增以琴詞，俱雅當。　又：《絡絲娘煞尾》用之，舊本俱覺贅，《雙調》、《越調》不唱。今或用或刪，俱看上文來勢。

《柳南隨筆》卷三　王實甫《西廂記》、湯若士《還魂記》，詞曲之最工者也。而作詩者入一言半句于篇中，即爲不雅，猶時文之不可入古文也。馮定遠嘗言之，最爲有見，此亦不可不知。

金聖嘆《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　一、有人來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後日定墮拔舌地獄。何也？《西廂記》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從有此天地，他中間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來，是他天地眞會自己劈空結撰而出。若定要說是一個人做出來，聖嘆便說：此一個人即是天地現身。

二、《西廂記》斷斷不是淫書，斷斷是妙文。今後若有人說是妙文，有人說是淫書，聖嘆都不與做理會。文者見之謂之文，淫者見之謂之淫耳。　三、人說《西廂記》是淫書，他止爲中間有此一事耳。細思此一事，何日無之？何地無之？不成天地中間有此一事，便廢卻天地耶？細思此身自何而來？便廢卻此身耶。一部書，有如許灑灑洋洋無數文字，便須看其如許灑灑洋洋是何文字？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開？如何揑聚？何處公行？何處偸過？何處慢搖？何處飛渡？至於此一事，直須高閣起不復道。　四、若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只須撲，不必敎。何也？他也只須從幼學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於耳，便牢記在心。他其實不曾眼見《西廂記》，撲之還是冤苦。　五、若眼見《西廂記》了，又說是淫書，此人則應撲之乎？曰：撲之亦是冤苦。此便是冬烘先生耳，當初造《西廂記》時，原發願不肯與他讀，他今日果然不讀。　六、若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有大功德。何也？當初造《西廂記》時，發願只與後世錦繡才子共讀，曾不許販夫皂隸也來讀。今若不是此人揎拳捋臂、拍欖槌牀罵是淫書時，其勢必至無人不讀，洩盡天地妙秘，

聖嘆大不歡喜。　七、《世說新語》云：《莊子・逍遙遊》一篇，舊是難處。開春無事，不自揣度，私與陳子瑞躬風雨聯牀，香爐酒杯，縱心縱意，處得一上。自今以後，普天下錦繡才子，同聲相應，領異拔新。我二人便做支公許史去也。

八、聖嘆《西廂記》，祇貴眼照古人，不敢多讓。至於前後著語，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寫，并不更曾點竄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當意處。蓋一來雖是聖嘆天性貪懶，二來實是《西廂》本文，珠玉在上，便教聖嘆點竄殺，終復成何用？普天下後世，幸恕僕不當意處，看僕眼照古人處。　九、聖嘆本有才子書六部，《西廂記》乃是其一。然其實六部書，聖嘆只是用一副手眼讀得。如讀《西廂記》，實是用讀《莊子》、《史記》手眼讀得。便讀《莊子》、《史記》，亦只用讀《西廂記》手眼讀得。如信僕此語時，便可將《西廂記》與子弟作《莊子》、《史記》讀。　十、子弟至十四五歲，如日在東，何書不見，必無獨不見《西廂記》之事，今若不急將聖嘆此本與讀之，便是眞被他偸看了《西廂記》也，他若得讀聖嘆《西廂記》，他分明讀了《莊子》、《史記》。　十一、子弟欲看《西廂記》，須教其先看《國風》，蓋《西廂記》所寫事，便全是《國風》所寫事。然《西廂記》寫事，曾無一筆不雅馴，便全學《國風》寫事，曾無一筆無雅馴。《西廂記》寫事，曾無一筆不透脫，便全學《國風》寫事曾無一筆不透脫。敢療子弟筆下雅馴不透脫，透脫不雅馴之病。　十二、沈潛子弟，文必雅馴，苦不透脫；高明子弟，文必透脫，苦不雅馴。極似分道揚鑣，然實同病別發。何謂同病？只是不換筆。蓋停而不換筆，便道其不透脫；不換筆，便道其不雅馴也。何謂別發？一是停而不換筆，一是走而不換筆。蓋停而不換筆，便有似于雅馴，而實非雅馴；走而不換筆，便有似於透脫，而實非透脫也。夫眞雅馴者，必定透脫；眞透脫者，必定雅馴。問誰則能之？曰《西廂記》能之。夫《西廂記》之所以能之，只是換筆也。　十三、子弟讀得此本《西廂記》後，必能自放異樣手眼，另去讀出別部奇書。遙計一二百年之後，天地間書，無有一本不似十日并出。此時則彼一切不必讀，不足讀，不耐讀等書，亦既廢盡矣，眞一大快事也。然實是此本《西廂記》爲始。　十四、僕昔因兒子及甥姪輩，要他做得好文字，曾將《左傳》、《國策》、《莊》、《騷》、《公》、《穀》、《史》、《漢》、韓、柳、三蘇等書，雜撰一百餘篇，依張侗初先生《必讀古文》舊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讀》書，蓋致望讀之者之必爲才子也。久欲刻布請正，苦因喪亂，家貧無資，至今未就。今既呈得《西廂記》，便亦不復更念之矣。　十五、文章最妙，是目注彼處，手寫此處。若有時必欲目注此處，則必手寫彼處，一部《左傳》，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處，手亦寫此處，便一覽已盡。《西廂記》最是解此意。

十六、文章最妙，是目注此處，卻不便寫，卻去遠遠處發來，迤邐寫到將至時，便且住，卻重去遠遠處更端再發來，再迤邐，又寫到將至時，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數番，皆去遠遠處發來，迤邐寫到將至時，即便住，更不復寫出目所注處，使人自於文外瞥然親見。《西廂記》純是此一方法。《左傳》、《史記》，亦純是此一方法。最恨是《左傳》、《史記》急不得呈教。　十七、文章最妙，是先覷定阿堵一處已，卻於阿堵一處之四面，將筆來左盤右旋，右盤左旋，再不放脫，卻不擒住。分明如獅子滾毬相似，本只是一個毬，卻教獅子放出通身解數，一時滿棚人看獅子，眼都看花了，獅子卻是并沒交涉。人眼自射獅子，獅子眼自射毬。蓋滾者是獅子，而獅子之所以如此滾，如彼滾，實都爲毬也。《左傳》、《史記》，便純是此一方法，《西廂記》亦純是此一方法。　十八、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靈眼覷見，便於此一刻放靈手捉住。蓋於略前一刻，亦不見，略後一刻，便亦不見。恰恰不知何故，卻於此一刻忽然覷見，若不捉住，便更尋不出。今《西廂記》若干文字，皆是作者於不知何一刻中，靈眼忽然覷見，便疾捉住，因而直傳到如今。細思千萬年以來，知他有何限妙文，已被覷見，卻不曾捉得住？遂總付之泥牛入海，永無消息矣。　十九、今後任憑是絕代才子，切不可云：此本《西廂記》，我亦做得出也。便教當時作者而在，要他燒了此本，重做一本，已是不可復得；縱使當時作者，他卻是天人，偏又曾做得一本出來，然既是別一刻所覷見，便用別樣捉住，便是別樣文心，別樣手法，便別是一本，不復是此一本也。　二十、僕今言靈眼覷見，靈手捉住，卻思人家子弟，何曾不覷見，只是不捉住？蓋覷見是天付，捉住須人工也。今《西廂記》，實是又會覷見，又會捉住。然子弟讀書時，不必又學其覷見，一味只學其捉住。聖嘆深恨前此千萬年，無限妙文，已是覷見，卻捉不住。遂成泥牛入海，永無消息。今刻此《西廂記》遍行天下，大家一齊學得捉住。僕實遙計一二百年後，世間必得平添無限妙文，眞乃一大快事。　二十一、【略】　二十二、僕之爲此言何也？僕嘗思萬萬年來，天無日無雲。然決無今日雲與某日雲曾同之事。何也？雲只是山川所出之氣，升到空中，卻遭微風，蕩作縷縷。既是風無成心，便是雲無定規，都是互不相知，便乃偶爾如此。《西廂記》正然。并無成心之與定規，無非此日，佳日閒窗，妙腕良筆，忽然無端，如風蕩雲，若使異

時更作，亦不妨另自有其絕妙。然而無奈此番已是絕妙也，不必云異時不能更妙於此，然亦不必云異時尚將更妙於此也。　二十三、僕幼年最恨「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君」之二句，謂此必是貧漢自稱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計耳。若果知得金針，何妨與我略度？今日見《西廂記》，鴛鴦即繡出，金針亦盡度。益信作彼語者，眞是脫空漫語漢。　二十四、僕幼年曾聞人說一笑話云：昔一人苦貧特甚，而生平虔奉呂祖。感其至心，忽降其家。見其赤貧，不勝憫之。念當有以濟之，因伸一指，指其庭中磐石，璨然化爲黃金。曰：「汝欲之乎？」其人再拜曰：「不欲也。」呂祖大喜，謂：「子誠如此，便可授子大道。」其人曰：「不然。我心欲汝此指頭耳。」僕當時私謂，此固戲論耳。若直是呂祖，必當便以指頭與之。今此《西廂記》，便是呂祖指頭，得之者，處處遍指皆作黃金。　二十五、僕思文字不在題前，必在題後。若題之正位，決定無有文字。不信但看《西廂記》之一十六章，每章只用一句二句寫題正位，其餘便都是前後搖之曳之可見。　二十九、子弟解得無字亦能爲一章，因而回思初布之十來多句爲一章，盡成撒呑，則其體氣便自然異樣高妙，其方法便自然異樣變換，其氣色便自然異樣姿媚，其避忌便自然異樣滑脫。《西廂記》之點化子弟不小。　三十、若是字，便只是字。若是句，便不是字。若是章，便不是句。何但不是字？一部《西廂記》，眞乃并無一字。豈但并無一字，眞乃并無一句。一部《西廂記》，只是一章。　三十一、若是章，便應有若干句。若是句，便應有若干字。今《西廂記》不是一章，只是一句，故并無若干字。《西廂記》其實只是一字。　三十二、《西廂記》是何一字？《西廂記》是一「無」字。趙州和尚，人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曰：「無。」是此一「無」字。　三十三、人問趙州和尚：「一切含靈，具有佛性，何得狗子卻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四、人若問趙州和尚：「露柱還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五、若又問：「釋迦牟尼，還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六、人若又問：「無字，還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八、人若又問某甲不會，趙州曰：「你是不會，老僧是無。」《西廂記》是此一「無」字。　三十九、何故《西廂記》是此一「無」字？此一「無」字，是一部《西廂記》故。　四十、最苦是人家子弟，未取筆，胸中先已有了文字。若未取筆胸中先已有了文字，必是不會做文字人。《西廂記》無有此事。　四十一、最苦是人家子弟，提了筆，胸中尚自無有文字。若提了筆胸中尚自無有文字，必是不會做文字人。《西廂記》無有此事。　四十四、《西廂記》正寫《驚艷》一篇時，他不知道《借廂》一篇應如何。正寫《借廂》一篇時，他不知道《酬韻》一篇應如何。總是寫前一篇時，他不知道後一篇應如何。用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氣力，他只顧寫前一篇。　四十五、《西廂記》寫到《借廂》一篇時，他不記道《驚艷》一篇是如何；寫到《酬韻》一篇時，他不記道《借廂》一篇是如何。總是寫到後一篇時，他不記道前一篇是如何。用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氣力，他又只顧寫後一篇。　四十六、聖嘆舉趙州「無」字說《西廂記》，此眞是《西廂記》之眞才實學，不是禪語，不是「有無」之「無」字。須知趙州和尚「無」字，先不是禪語，先不是「有無」之「無」字，眞是趙州和尚之眞才實學。　四十七、《西廂記》止寫得三個人，一個是雙文，一個是張生，一個是紅娘。其餘，如夫人、如法本、如白馬將軍、如歡郎、如法聰、如孫飛虎、如琴童、如店小二，他俱不曾著一筆半筆寫。俱是寫三個人時，所忽然應用之家伙耳。　四十八、譬如文字，則雙文是題目，張生是文字，紅娘是文字之起承轉合。有此許多起承轉合，便令題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入題目也。其餘如夫人等，算只是文字中間所用「之乎者也」等字。　四十九、譬如藥，則張生是病，雙文是藥，紅娘是藥之炮製。有此許多炮製，便令藥往就病，病來應藥也。其餘如夫人等，算只是炮製時所用之薑、醋、酒、蜜等物。　五十、若更仔細算時，《西廂記》亦止爲寫得一個人。一個人者，雙文是也。若使心頭無有雙文，爲何筆下卻有《西廂記》？《西廂記》不止爲寫雙文，止爲寫誰？然則《西廂記》寫了雙文，還要寫誰？　五十一、《西廂記》止爲要寫此一個人，便不得不又寫一個人。一個人者，紅娘是也。若使不寫紅娘，卻如何寫雙文？然則《西廂記》寫紅娘，當知正是出力寫雙文。　五十二、《西廂記》所以寫此一個人者，爲有一個人要寫此一個人也。有一個人者，張生是也。若使張生不要寫雙文，又何故寫雙文？然則《西廂記》又有時寫張生者，當知正是寫其所以要寫雙文之故也。　五十三、誠悟《西廂記》寫紅娘，止爲寫雙文；寫張生，亦止爲寫雙文。便應悟《西廂記》，決無暇寫他夫人、法本、杜將軍等人。　五十四、誠悟《西廂記》止是爲寫雙文，便應悟《西廂記》決是不許寫到鄭恆。　五十五、《西廂記》寫張生，便眞是相府子弟，便眞是孔門子弟，異樣高才，又異樣苦學，異樣豪邁，又異樣淳厚，相其通體自內至外，并無半點輕狂，一毫奸詐。年雖二十有餘，卻從不知裙帶之下有何緣

故。雖自說顛不刺的見過萬千，他亦只是曾不動心。寫張生直寫到此田地時，須悟全不是寫張生，須悟全是寫雙文，錦繡才子必知其故。　五十六、《西廂記》寫紅娘，凡三用加意之筆：其一，於《借廂》篇中，峻拒張生；其二，於《琴心》篇中，過尊雙文；其三，於《拷艷》篇中，切責夫人。一時便似周公制禮，乃盡在紅娘一片心地中，凜凜然，侃侃然，曾不可得而少假借者。寫紅娘直寫到此田地時，須悟全不是寫紅娘，須悟全是寫雙文。錦繡才子必知其故。　五十七、《西廂記》，亦是偶爾寫他佳人才子。我曾細相其眼法、手法、筆法、墨法，固不單會寫佳人才子也。任憑換卻題，教他寫，他俱會寫。　五十八、若教他寫諸葛公「白帝受託」、「五丈出師」，他便寫出普天下萬萬世無數孤忠老臣滿肚皮眼淚來。我何以知之？我讀《西廂記》知之。　五十九、若教他寫王明君，慷慨請行，琵琶出塞，他便寫出普天下萬萬世無數高才被屈人滿肚皮眼淚來。我讀《西廂記》知之。　六十、若教他寫伯牙入海，成連徑去，他便寫出普天下萬萬世無苦身力學人滿肚皮眼淚來。我讀《西廂記》知之。　六十一、《西廂記》，必須掃地讀之。掃地讀之者，不得存一點塵於胸中也。　六十二、《西廂記》，必須焚香讀之。焚香讀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　六十三、《西廂記》，必須對雪讀之。對雪讀之者，資其潔清也。　六十四、《西廂記》，必須對花讀之。對花讀之者，助其娟麗也。　六十五、《西廂記》，必須盡一日一夜之力，一氣讀之。一氣讀之者，總攬其起盡也。　六十六、《西廂記》，必須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讀之。精切讀之者，細尋其膚寸也。　六十七、《西廂記》，必須與美人幷坐讀之。與美人幷坐讀之者，驗其纏綿多情也。　六十八、《西廂記》，必須與道人對坐讀之。與道人對坐讀之者，嘆其解脫無方也。　六十九、《西廂記》，前半是張生文字，後半是雙文文字，中間是紅娘文字。　七十、《西廂記》，是《西廂記》文字，不是《會眞記》文字。　七十一、聖嘆批《西廂記》，是聖嘆文字，不是《西廂記》文字。　七十二、天下萬世錦繡才子讀聖嘆所批《西廂記》，是天下萬世才子文字，不是聖嘆文字。　七十三、《西廂記》不是姓王字實父此一人所造。但是平心斂氣讀之，便是我適來自造，親見其一字一句都是我心裏恰正欲如此寫，《西廂記》便如此寫。　七十四、想來姓王字實父此一人，亦安能造《西廂記》，他亦只是平心斂氣，向天下人裏，偷取出來。　七十五、總之世間妙文，原是天下萬世人人心裏公共之實，決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　七十六、若世間又有不妙之文，此則非天下萬世人人心裏之所曾有也。便可聽其爲一人自己文集也。　七十七、《西廂記》，便可名之曰《西廂記》。舊時見人名之曰《北西廂記》，此大過也。　七十八、讀《西廂記》，便可告人曰讀《西廂記》。舊時見人諱之曰「看閒書」，此大過也。　七十九、《西廂記》，乃是如此神理。舊時見人教諸忤奴於紅氈毹上搶演之，此大過也。　八十、讀《西廂記》畢，不取大白酬地賞作者，此大過也。　八十一、讀《西廂記》畢，不取大白自賞，此大過也。

毛晉《題演劇二套弁言》　會日長至，惜年暗銷，偕二三同志，就竹林花樹，攜尊酒、引清謳，復捻合《會眞》以下十劇，挑逗文心，開發筆陣，乃知此類，寔情種，非書酒也。其宛轉關合，鶯之歌，蝶之舞，麗情流逸，如中酒，如着魔，上自高人韻士，下至馬卒牛童，以迄雞林象胥之屬，對之無不剔鬚眉，無不醒肝脾。

錢西山《繡像西廂自序》　《西廂》傳奇一書，不識元稹何所感而爲此，而句雕字琢，傳神寫照，膾炙人口，由來久矣。彼執拘墟之見者，以爲淫詞艷曲，詼諧謔浪，屏不涉目。嗚乎，天下情文交至者，孰如《西廂》？況遊戲神通，爲兩教之妙用，而游藝工夫，又吾儒之精義耶。余嘗於花朝月夕，酒後燈前，取所謂《西廂》者，恬吟蜜咏，而探索其所以然。因嘆古之才人，觸乎心，動乎情，發而爲文章，其變幻離奇，不可方物，儼若天造地設，鬼斧神工。就此一時之妙境，撰成絕世之奇書，俾學者讀之，心醉神怡，縱有錦心繡口，亦爲之閣筆而不能贊一詞。

鄭鵬舉《錢西山繡像西廂序》　天下惟有情之人，能爲有情之事，能撰有情之書，能作有情之文章、詩歌。爲有情之事者，莫如張君瑞、崔雙文一段奇緣，而撮合有情之事，則小紅，眞妙婢也。撰有情之書者，莫如《西廂記》，而其中勝境奇觀，令人目不給賞者，則元公輩眞曠世才也。作有情之文章、詩歌者，莫如茲《繡像西廂》。【略】夫天下惟情之眞者，堪垂不朽耳。嘗思天地之大，日月星辰，隱現出沒，仰觀者無已焉。名山大瀆，曲折浩渺，登臨者忘倦焉。以及名花妙樹，異草奇葩，芬芳疏秀，輪囷離奇，玩賞者觀覽而不絕焉。夫天地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亦有何奇？而古今來名人才士，往往寓意其間者，非以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爲天地之妙文妙景，而爲情之最眞者耶？故《西廂》一編，崔張悲歡離合，與紅娘針穿綫引，其事爲古今才子佳人所樂聞者，蓋以情深兒女，沉艷頓挫，披閱之下，幾不知文生情，情生文。於是此讀之，彼

聽之，并坐而歡笑之。豈非以其情之最眞，寔爲天地古今之所必不可少，而賞心快目如是哉？然則酉山於此，以《西廂》成文成詩而兼成詞，其致杳然而深其味，幽然而長其思，飄飄然而欲仙，以錦繡心腸，吐出葷麝香氣，令人展卷拜讀，喜而忘卧，樂而忘餐，而戀戀不忍釋手者，其與天地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變態奇幻，眞景眞情者，復何以異？特是作者有情，識者亦必有情。余固情人也，於崔張之事，嘗憶而羨之，於《西廂》之書，嘗吟而咏之。所以於酉山之文章、詩歌，嘗伏而誦之，嘆賞而嘉善之，而不能以稍輟。雖然，天下有情人獨余與酉山乎哉？風流才士，俊雅名人，料鍾情多在吾輩，必不肯以佳話讓君瑞、雙文，以及元公輩，又何肯以知情讓余與酉山耶？因取其文其詩與詞，付諸棗梨，以公諸天下有情人。願天下有情人，共賞《西廂》之文，識《西廂》之情。

陳玉《繡像西廂序》《西廂》一編，傳奇之祖也。其作者不知何人，而說者以爲唐元微之所撰。考其姻譜，與《會眞詩》話及「鶯鶯燕燕」之句，似乎確鑿可據。且其文詞風流俊雅，時鳴其愀苦之音，時發其歡娛之意，皆哀而不怨，樂而不淫，麗而不靡，倩而不纖，猶有《三百篇》、古樂府之遺韻，自非五季後人之所能及者。則是此編即非微之親撰，而亦慧業文人，錦繡子輩筆墨也。自浪蕩好事之徒，演爲優俳雜劇，遂使人并疑此爲淫詞，爲浪曲，有悞少年情性，羣相戒勿復寓目。而不知讀其文，游戲神通，可以發胸中之慧思，舒筆下之靈趣。余素性最鄙拙拘迂，亦嘗披而閱之，不禁爲之擊節稱快。如謂淫邪好色，汙穢不正之辭，有悞子弟，不可觀覽，何以古昔盛時，《桑間》、《溱洧》諸詩聖人不刪，而《大易》、《春秋》亦載「見金夫」之象、「姜氏會齊侯」之文？且《子夜》、《吳歌》，又胡爲譜入宮商，而謳吟弗置乎？審是，則《西廂記》雖非大有益於人，而不足以悞人也明甚。

《吳山三婦評箋本第六才子書凡例》《西廂記》一書，引用故事及引用元詞甚多，若不註明出自何人事實，用自何人詩詞，非啓後生以不求甚解之病乎？程子曰：「得于辭而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辭，而能通其意者也。」又：《西廂記》一書，正者十六折之文，語語化工，堪與《莊子》、《史記》并垂不朽。續者四折之文，語多痕迹，俚而未化，但亦是元詞，可玩而不可忽也。若必隨聲附和，痛訾爲不成文理，則妄極矣。又：《西廂記》是北詞，故每折止標二字。至如《佛殿奇逢》之類，是南曲科例，非北曲科例也。又：續《西廂記》後，他本尚有王生《圍棋》一折，《錢塘夢》、《園林午夢》二篇，批評蒲東詩數十首，雜出不倫，蓋必是後人所添，非元人作者也。所謂魚目，恐其混珠，本不欲列之以眩閱者心目。間有博雅好事者，不妨錄之以備覽可也。至外附佳文二十首，足見才人狡獪伎倆，無所不可。讀是集者，尤不可不讀是文。

又：《西廂記》顏曰「文機活趣」，何也？乃所以涉趣也。邇來士子攻舉子業，研心經史，精梏神敝，最是困人。人一困，則意趣便不森發，文焉得工？學者誠取是書，細玩而吟咏之，則描神寫景處，自有一種仙風道骨，如生龍活虎之不可捉摸矣。孰謂涉趣無補于文哉？涉者言乎博而不有也。又：《西廂記》乃寄情消遣之書，非導淫蕩志之書。讀者不可作無是事觀，亦不可作有是事觀。但細玩其行文之關鍵照應，闔闢抑揚，斯得之矣。聖嘆云：「文者見之謂之文，淫者見之謂之淫。」亶其然乎。又：《西廂記》，妙在有生情，貴乎能悟入。昔李九我發解後，參拜畢松波先生，師密語曰：「禪家在悟，文字亦在悟。子今不必專讀書，但靜坐三數月後，再將理齋先生《賢哉回也》全章題文，諷詠數遍，所得多矣。」由是觀之，可見讀書不能悟入，便生龍活虎，皆成土木，作文若有生情，則落花水面，盡是文章。指點須要機鋒，領受必須夙慧，豈不然哉？今聖嘆所評《西廂》，便是指點機鋒也。熟讀之，何患不能發人慧性耶？又：正《西廂記》十六折筆法，如化工之肖物，眞人巧極天工，錯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昔王元美評古文有云：「《檀弓》、《考工》、《孟子》、《史》、《國》聖于文，班氏賢于文，《莊》、《列》、《楞嚴》、《維摩詰》鬼神于文。」今觀《西廂記》，其洵聖于文者乎，賢于文者乎，鬼神于文者乎？然天之繫星漢也，山之尙草木烟雲也，水之承風也，皆至文也。自非得達先覺者，以爲之指點其機鋒，又孰從而知其技之至斯極哉？又：聖嘆先生批評《西廂記》文法，多有補前賢所未發者。今略摘一二，附錄于首，以便觀覽：烘雲托月（《驚艷》篇首評語）。用筆在未用筆前，排蕩之法（《借廂》篇首評語）。明攻棧道、暗度陳倉（《借廂》篇中評語）。淺深恰妙之法，設身處地，龍王掉尾（《酬韻》篇中評語）。文章家無實寫之法（《鬧齋》篇中評語）。移堂就樹、月度迴廊、羯鼓解穢（《寺警》篇首評語）。正反婉激盡半（《賴婚》篇首評語）。作文最爭落筆（《賴婚》篇中評）。寫景是人（《琴心》篇中評語）。那輾（《前候》篇首評語）。筆墨加一倍法、鏡花水月、一幅作三幅看（《前候》篇中評語）。得過便過、空中樓閣（《鬧簡》篇中評語）。曲折（《賴簡》篇首

評語）。　生葉生花、掃花掃葉、三漸三得、二近三縱、而不得不然、起倒變動之法、實寫一篇、空一篇（俱是《後候》篇首評語）。　抑揚頓挫之法（《後候》篇尾總批中語）。　妙事妙文（《酬簡》篇首評語）。　用一層有兩層筆墨、應接連處不接連、不應重沓處又重沓（《酬簡》篇中評語）。　快事快文（《拷艷》篇首評語）。　補筆、沈鬱、頓挫（《拷艷》篇中評語）。　《端正好》寫別景，《脫衣衫》寫坐景（《哭宴》篇中評語）。　入夢狀元坊、出夢草橋店、入夢之因、入夢之緣、入夢所借（《驚夢》篇中評）。

又《讀西廂記法》　毛西河曰：「詞有詞例，不捻詞例，雖引經據史，都無是處。」以詞中義類事實，句調、語調各不同也。董詞爲是記所本，元劇爲是記所通。以曲辨曲，以詞定詞，何不得者？故其中論次，多引曲文以著詞例云。每折中，調有限曲，曲有限句，句有限字，此正所謂宮調、出入、章句、通限、字音、死生也。凡於中通宮換調，并曲文襯䜌搶帶等事，字例宜分別，但舊本一概混書。且凡宮譜所列，與元詞按之，每有參錯，借加務頭標十七宮調，不標出入，元劇則有出入矣。然不標何宮何調，譜則既標出入宮調，而又不詳，如《中呂》用《南呂・乾荷葉》，譜及之；《雙調》用之，譜未及之也。且舊有轉用宮調例，如《正宮》章句通限，雖有一定，而元詞襯字每倍句，䜌句每倍章，即務頭所定字句不拘者，一十四章。考元詞每不止此，如《中呂・六么序》、《雙調・收江南》、《梅花酒》、《川撥棹》等，皆在一十四章之外。即名同律異，如《端正好》一目，而《正宮》、《仙呂》，各有不同，務頭明辨之。然往見元劇楔子，或標《仙呂》，實《正宮》，或標《正宮》，實《仙呂》。且有本正《正宮》，么《仙呂》，兩宮并見，何所定據？且更有變體，如《仙呂・混江龍》、《雙調・攪箏琶》、《越調・綿搭絮》等，間雜無韻，排語一二十句，名曰帶唱，而譜皆無有此。無怪乎第十三折楔子，王伯良疑《正宮》爲誤。而「幽室燈青」、「眉似遠山」諸曲，何元朗至皆爲失韵而不之察也。蓋譜既難據，而元詞又急難辨晰，不能取準。誠恐照譜律曲，照宮律調，分別襯䜌，標明通換，反多紕繆。

潘廷章《西廂說意》　《西廂》何意？意在西來也。以佛殿始，以旅夢終，于空生，即于空滅，全爲西來示意也。生自西來，滅亦從西去，來前去後，烏容一字，而其中所構諸緣，俱在西廂，故即以「西廂」名之。西廂者何？普救佛殿之西偏也。佛殿爲大乘，其偏則爲小乘。繫之佛殿以西，是雖小乘，猶不失西來之意云爾。大乘者，無上覺也。其法不由緣覺聲聞而得，曾何有乎悲思聚散，提唱衍演，作諸勞塵幻影，礙彼虛空乎？而無明作勞，無由斷滅，因于有生滅心，求無生滅義，遂以悲思聚散，提唱衍深，極諸勞塵幻影，而終歸無有。蓋從緣覺覺，從聲聞聞，以彼上乘，通于大乘云爾。其俱繫之普救者，愍彼一切世間，魔女魔民，無明作勞，慾海茫茫，愛河浮溢，顚倒沈溺，莫能超脫，特爲現象覺聲，聞身說法，而使皆得度，故以普救爲義救之。如何？世尊曾言之，觀彼世間解結之人，不見所結云何能解？便當諦審，煩惱根本，何生何滅？不知生滅，云何知有不生滅性？因于六結而現六塵，因于六塵而得六入，因于六入而返六根，何意《西廂》也，揭示此旨？　佛殿撚花，空王示艷，則色入也（入一）。于時明暗相發，結爲狂華（結一）。名爲見知，則有蓉面柳腰，髻雲眉月，來何所從，去猶未遠，爲嗔爲喜，爲笑爲顰，流逸奔目。若彼虛空，曾何色相？當其無相，而入有相，當其有相，而入變相，眼亂魂飛，不可撲滅，得一妄塵（塵一），非眞覺性。　聯詩送意，聞琴感心，則聲入也（入二）。于時動靜相擊，結爲幻音（結二）。名爲聞知，則有鶯聲燕語，別鵠離鸞，贈怨無端，寫愁難已。非肉非絲，非金非竹，流逸奔耳。若彼虛空，曾何音響？當其此響，而感彼響，當其後響，而續前響，雖耳裂腸，不可鎖歇，得一妄塵（塵二），非眞覺性。　園夜焚燒，齋壇拈爇，則香入也（入三）。于時吹息相感，結爲幻臭（結三）。名爲齅知，則有金爐寶鼎，結雲成蓋，因心動搖，隨風飄緲。非霧非烟，非蘭非麝，流逸奔鼻，若彼虛空，曾何氣息？當其無息，而成有息，當其滅息，而復生息。展幽達冥，不可斷絕，得一妄塵（塵三），非眞覺性。　東閣酬勞，長亭宴別，則味入也（入四）。于時恬變相參，結爲妄味（結四）。名爲嘗知，則有鳳膏龍炙，玉液金波，臟神失驚，輪腸塞滿，爲土爲泥，爲愁爲淚，流逸奔口。若彼虛空，曾何滋味？當其無滋，而後有滋，當其有滋，而若無滋。飲苦茹酸，無能辨別。得一妄塵（塵四），非眞覺性。　明月佳期，幽懽定愛，則觸入也（入五）。于時離合相摩，結爲妄體（結五）。名爲覺知，則有羅襦薌澤，墜珥開襟，愛戀無已，驚魂難定，疑雨疑風，疑雲疑月，流逸奔身。若彼虛空，曾何體受？當其無體，而至有體，當其異體，而至合體。魄併魂交，不可離遏。得一妄塵（塵五），非眞覺性。　草橋旅夢，曠野幽尋，則法入也（入六）。于時寤寐相感，結爲妄因（結六）。名爲意知，則有馭風奔月，打草驚蛇，城不能闕，水不能限，疑鬼疑人，疑兵疑馬，流逸奔意。若彼虛空，曾何憶想？當其是想，而入非想，當其非想，入非非想。離無造有，生有滅無，不可億量，得一妄塵（塵六），

非眞覺性。　忽焉曉鐘初動，荒鷄非惡，遽然寐成然覺，猛醒回顧，昭昭大夢。非覺而惡知其夢，非大覺而又惡知其大夢。因念前者，種種勞塵，無邊幻影，皆屬流根，非本根出。一旦業盡緣空，愛消幻滅，煩惱破除，識想何有？即色滅色，色空眞見（根一）；即聲滅聲，聲空眞聞（根二）；即香滅香，香空眞齅（根三）；即味滅味，味空眞嘗（根四）；即觸滅觸，觸空眞覺（根五）；即意滅意，意空眞知（根六）。流根既淨，本根乃現，乃始得以眞覺性，證無上覺路也已。夫《西廂》，始于佛空，終于夢覺，除是空則忽夢，夢則未覺耳。當其空前無色也，覺後無緣也，則其間之爲色與緣者，曾幾何時，而忘色與緣者，無窮期矣。然則，有生滅者暫，而無生滅者常也。以有生滅心，求諸無生滅義，而使夢者皆覺，覺不復夢，咸登大覺焉，此固西來之本意，而命西廂者所由託始也。是雖小乘，詎不終歸于大乘乎？故曰：《西廂》可以入藏。

又《西廂三大作法》　一、用大起落。大起處，在「正撞着五百年風流業冤」一句；大落處，在「嬌滴滴玉人何處也」一句。前一句陡然而入，後一句嗒然而盡。未有前一句時，無《西廂》也。自有此一句，而凡自《假寓》以至《驚夢》，皆自空中撰出，所謂五百年業冤，自生煩惱；既有後一句時，又無《西廂》也。自有此一句，而凡自《長亭》以上至《佛殿》，又皆從空中滅去，所謂嬌滴滴玉人，原無實相，花從空生，即從空滅，業冤不盡，大覺不開。觀其一起一落，作書者具何等心眼也！　一、具大體段。合全部爲十六折，其意止有八折。因而重之爲十六折，猶夫《易》理止有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焉。　如《奇逢》一折，因而重之有《鬧會》一折。《奇逢》，崔、張初會於佛殿也；《鬧會》，崔、張再會於佛殿也。初會無心，再會有心，無心妄緣，有心緣妄。皆佛殿之業也，作一遙對。《假寓》一折，因而重之有《請宴》一折。《假寓》，紅娘奉夫人之命而來也；《請宴》，紅娘又奉夫人之命而來也。前命請僧，後命請張。請僧而藉寇，請張而揖盜。皆夫人之疏也，作一遙對。《聯吟》一折，因而重之有《聽琴》之一折。《聯吟》，雙文月下至花園也；《聽琴》，雙文月下再至花園也。初至而賡句，再至而聞琴，詩以送志，琴受心挑。皆雙文之不戒也，作一遙對。《踰牆》一折，因而重之有《佳期》之一折。《踰牆》，雙文召張生也；《佳期》，雙文就張生也。召張生以詩，就張生亦以詩，彼詩何以忽屬其色，此詩何以忽昵其情？此雙文之不測也，作一遙對。《停婚》一折，因而重之有《送別》之一折。《停婚》，夫人宴張生也；《送別》，夫人又宴張生也。前宴而盟解，後宴而交離，彼亦一把盞，此亦一把盞，皆張生之勞塵也，作一遙對。《解圍》一折，因而重之有《驚夢》之一折。《解圍》，掠雙文也；《驚夢》，又掠雙文也，作一遙對。《傳情》一折，因而重之有《問病》之一折。《傳情》，雙文遣紅過張生也；《問病》，雙文又遣紅過張生也。前過而以東來，後過而以方去，東以誠投，方從假使，紅之所由受顚倒也，作一遙對。《窺簡》一折，因而重之有《巧辯》之一折。《窺簡》，雙文詰紅也；《巧辯》，夫人詰紅也。雙文詰而雙文之假破，夫人詰而夫人之怒降。假破而始成，怒降而姻定，紅之所由稱敏辯也，作一遙對。此皆作者顯然相犯，隱然相生，立一以定體，兼兩以至用，而與《大易》十六卦反對之用，同其變化者也。至若以佛殿始，以草橋終，則又乾父坤母，孕藏六子，雖與互對，而不爲互對者矣。此《西廂》之至奇也。　一、作大開闔。凡文字必先開而後合，傳奇尤必始開而終合。而《西廂》不然，先合後開，始合終開，小合則小開，大合則大開，蓋直以合爲開，以開爲合者也。通本有四開合，而崔也、張也、紅也，皆求爲合者也；法本也、惠明也、白馬將也、孫飛虎也，亦皆爲合之人也。不爲合者，止一夫人耳，而亦終爲合者也。當張生至逆旅，不過一宿，乃急求閒散而走寺中。小姐之在居停，諒已有日。適又思閒散而遊殿上。瞥然一見，臨去回顧，何其不謀而同，無端而合，此即從合爲入手者也。及偶寓東牆，託憑青鳥，忽得峻拒之詞，幾疑昨所見人，隔在巫山，遠在天上，視之若近，圖之甚難。遂借紅娘作一閃，以逆起向後之勢也，此一小開合也。乃未幾而牆陰贈答，未幾而花宮目成，又未幾而退賊壘門，許婚堂上，公私相協，旦夕乘龍，浸浸乎其合矣。忽而夫人敗盟，大勢盡去，此借夫人作一閃，以截斷前後之勢也，是又一開合也。幸而侍兒善誘，書生至誠，挑之以琴而心動，達之以簡而心益動。崔雖善假，終于報章，明月三五，昭昭彤管，此非母氏所得禁當，而侍妾所能慫恿者也，又浸浸乎其合矣。及玉人飛渡，金宵頓失，如江如漢而不可求，胡帝胡天而不可即，而張始氣盡于此也已，此就雙文作一閃，以擲起從前之勢也，是又一開合也。逮靈藥偷傳，秘辛顯授，兩人之眞心假意，一時折證，半年之萬想千思，一筆勾除，勢固已大合矣。況乎鳩媒舌巧，抵節爭盟，夫人因而悔心予婚，雖有誠議，勢固已大合而無不合矣。乃贈策求名，星言夙駕，攬袪道路，把酒離筵，向以爲室邇而人遐者，今且人遐而室更遠矣。迨陽關暮出，故國雲迷，旅舍青燈，不堪回首，而邯鄲一枕，遽然夢破。于是，歡愉悲戚，綢繆繾綣，一時都盡，此又就張生作一閃，以放散通前通後之勢也，是一大開合

也。蓋不合則不開，不大合則不大開。他書段段以合作結，《西廂》段段以開作結，他書煞尾以大合作大結，《西廂》煞尾以大開作大結。《易傳》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而不謂作《西廂》者，竟悟其旨，此不可于傳奇中求之，尤不易於著書中求之，此《西廂》之至奇也。

又《西廂只有三人》 《西廂》只有三人，張生、雙文、紅娘也。三人有三副性情，三種作用。雙文性情，即張生所道「多情」二字，其作用，即紅娘所稱「撒假」二字。觸處看來多情，撒處看來撒假。張生性情，即雙文所稱「志誠」二字，其作用，即雙文所謂「懦」字。一味志誠，所以成得事來；一味懦，所以急成不得事來。紅娘性情，即張生所云「鶻伶」二字，其作用，即紅娘自道「殷勤」二字。惟鶻伶則心眼尖利，事事瞞他不得；惟殷勤則意思周密，事事缺他不得。一個多情，一個志誠，兩相遇也。一個撒假，一個懦，又兩相制也。中間放着一個鶻伶殷勤的，一邊去憐懦，一邊去捉假，一邊爲懦用，一邊爲假用。《西廂》只有三人，故只有三人唱。唱者，與其有辭也，有情而後有辭，欲盡其情，而後能盡其辭。張生有詞，所以寫張生之情，尤以寫崔之情；崔之有詞，所以寫崔之情，尤以寫張之情。而崔之情，有崔之詞所不能盡；張之情，有張之詞所不能盡者，紅則爲之旁寫之。而崔之情，有張之詞所不能盡；張之情，有崔之詞所不能盡者，紅則爲之參寫之。而紅之詞盡，而紅之情亦盡，而崔、張之情，亦遂無不盡。是故夫人，家督也，而不必有詞也。法本，居停主也，亦不必有詞也。白馬將，大功臣也，亦不必有辭也。何也？情不與存焉也。獨其間惠明之得唱，則與惠明有詞矣。惠明寧有情乎？然惠明不去，則白馬不來；白馬不來，則山門不守；山門不守，則崔、張必死。崔、張必死，則情緣不盡。情緣不盡，則劫業不銷。故特與之高唱獨喝，作獅子吼聲，爲《西廂記》說法也，非夫人、法本、白馬之所得例也。《西廂》有三人，其實只爲兩人而設。然無紅，則崔、張之事必不成；崔、張之情亦不出。夫崔、張之事，不過男女之事，亦不過男女之情，然其間之或喜或悲，或怨或慕，或迎或離，非此一人，則挑逗不靈，亦旋轉不捷，故必有此一人，而後兩人之情出，兩人之事亦成。譬如天地之理，不外陰陽，陰陽之體，成于對待。其間或盈或虛，或消或息，則成于參互錯綜之用。是故，崔、張對待之體也，紅娘參互錯綜之用也。紅爲之參互錯綜，有以極情之變而生其文。不然，崔、張便如奇偶兩體，扳扳對待，即陡然作合，不過如村老爲兒女完姻，拜堂已畢，生事都盡，惡知男女情中，有如許消息盈虛之致，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哉！然則，《西廂》爲二人而設，又未必不爲一人而用也。

又《讀西廂須其人》 讀《西廂》當別具心眼，非尋章摘句可求也，非舞文弄筆可學也，當于坐雪窮源處得之，當于鏡花水月中遇之。樸直人讀不得，雕巧人尤讀不得；優俳家讀不得，稗乘家尤讀不得；跳浪子讀不得，冬烘先生尤讀不得。須騷賦名家讀，須良史才讀，須伶俐聰明人讀，須眞正風流才子讀，須蓋世英雄讀，須理學純儒讀，須大善智識讀。 又：《西廂》一書，昔人稱爲化工，一字一句，都有天然節奏。其旨溫厚，一些尖纖用不着；其氣和雅，一些叫囂用不着；其味沈凝，一些浮滑用不着；其思深曲，一些經遂用不着。卻亦委實難讀，驚彩絕艷有之，佶屈聱牙有之，婉細和柔有之。其婉細和柔，似《古詩十九首》；驚彩絕艷，似《離騷》；佶屈聱牙，則似《左傳》。宇宙自有文字來，《十三經》外，凡子史騷賦、樂府律詩，以及塡詞歌曲，繁然并興，每一格中，必有一至極者，冠絕羣流。如歌曲中《西廂》，允爲方員之至，譬猶時鳥變聲，水風成穀，偶然神會所成，非擬義思維可到，極耐人尋思，極耐人咀味，當如獨繭抽絲，漫尋端絮，雪寶烹茶，辨之色味之外可也。

《詩辯坻》卷四 《西廂傳奇》凡四種，王、關稱最，而詞多出董解元記。董詞稍質于王，風趣不及，沉刻過之。李日華、陸天池俱稚兒號嗔耳。然董詞今失其腔，雖老樂工不辨入弦索。至於綺思雋語，窮工極幽，而仍不失本色，即元、明大家，辨此亦少。相傳董金人，或云元人。王曲「南海水月觀音現」，本董句，而有田水月改王本「現」字作「院」字，即此可證其非。田水月本改《北西廂記》最誖謬，舉一端耳。合田水月成「渭」字，當是市傭僞托徐天池。然天池于詞家亦本非正派，《四聲猿》正復筆粗墨燥，皮相謂之元耳。

焦循《董西廂跋》 王實甫《西廂記》，全藍本于董解元。談者未見董書，遂極口稱道實甫耳。如《長亭送別》一折，董解元云：「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實甫則云：「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淚」與「霜林」，不及「血」字之貫矣。又董云：「且休上馬，苦無多淚與君垂，此際情緒你爭知？」王云：「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董云：「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王云：「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處徘徊，落日山橫翠。」董云：「我郎休怪強牽衣，問你西行幾日歸？著路裏小心呵，且須在意。省可里晚眠早起，冷

茶飯莫吃。好將息，我專倚著門兒專望你。」王云：「到京師，服水土，趨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須要扶持。」董云：「驢鞭半裹，吟肩雙聳。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馳也馳不動。」王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董云：「帝里酒醲花濃，萬般景媚，休取次共別人便學連理。少飲酒，省遊戲，記取奴言語，必登高第。妾守空閨，把門兒緊閉。不拈絲管，罷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書頻寄。」王云：「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只怕停妻再娶妻，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宜寄，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君須記，若見異鄉花草，休再似此處棲遲。」董云：「一箇止不定長吁，一箇頓不開眉黛。兩邊的心緒，一樣的情懷。」王云：「他在那壁，我在這壁，一遞一聲長吁氣。」兩相參玩，王之遜董遠矣。若董之寫景語，有云：「聽塞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有云：「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有云：「柳隄兒上把瘦馬兒連忙解。」有云：「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衰草帶霜滑。」有云：「駝腰的柳樹上有魚槎，一竿風旆茅簷上挂。澹煙消灑，橫鎖著兩三家。」有云：「淅零零地雨打芭蕉葉，急煎煎的促織兒聲相接。」有云：「燈兒一點，甫能吹滅。雨兒歇，閃出昏慘慘的半窗月。」有云：「東風兩岸綠楊搖，馬頭西接著長安道。正是黃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纜著浮橋。」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太白，實甫何敢當？當用以擬董解元。

《雨村曲話》卷上　《西廂》工于駢麗，美不勝收。如：「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又：「法鼓金鐃，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又：「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又：「哭聲兒似鶯囀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又：「香銷了六朝金粉，瘦減了三楚精神。」又：「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淺淡櫻桃顆。」又：「他做了影兒裡情郎，我作了畫兒裡愛寵。」他傳奇不能道其隻字，宜乎爲北曲壓卷也！又：《西廂》：「淡黃楊柳帶棲鴉。」本宋賀方回《浣溪紗》詞也，王實甫用之，與「嫩綠池塘藏睡鴨」作對，天然巧妙，可謂青出于藍。　又：實甫又有《離亭宴煞》云：「閑來膝上橫琴坐，醉時林下和衣卧。」【略】此《麗春堂》劇曲，牌名《離亭宴煞》也，今人多入勸世小說，不知爲實甫作也。

天隱閣叢書本《琵琶記》「前賢評語」　湯若士又曰：《琵琶》有囑別之文，《西廂》亦有囑別之文。而《西廂》之文之妙，固在囑別之前。從前寫得鶯鶯極其嬌雅，極其矜貴，蓋惟合之難，故離之難耳。若只寫《長亭送別》一篇文字，便沒氣骨。然仔細看來，《西廂》囑別之文，畢竟只寫得男女繾綣之私，還遜《琵琶》一着。

《劇說》卷四　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爲《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紛繼作。

又卷五　《詞旨》載：《西廂》警策不下百十條，如「竹索纜浮橋」、「檀口揾香腮」等語，不知皆撰自董解元《西廂》。竹索上有「寸金」二字，「檀口」句則曰：「檀口微微，笑吐丁香舌，被郎輕嚙，卻更增人劣。」較漢卿奇麗、精采十倍。

《詞餘叢話》　昔金聖嘆嘗贊《西廂記》「俺去也」三字，千古猶響。余於此三字亦然。　又：《西廂》套曲不能演唱，相傳國初，蘇州俗伶刪改，始可登場。　又：古今填詞家，動謂美人、才子，所謂美者，姿色在其次，第一則在風致也。風致非姿色可比，可意會不可言傳。雖以實甫之才，僅能寫雙文之姿，不能傳雙文之致。觀其「嫋嫋婷婷」，差有致矣，又加以「齊齊整整」，夫以齊整贊美人，不過虎丘山泥美人耳，尚何致之有？

閔振聲《跋崔鶯鶯像》　閱傳奇多矣，乃《西廂》尤爲膾炙人口，蓋亦情文兩絕。

吳蘭修《第六才子書桐華閣校本叙》　壬午秋夜，與客論詞，有舉王實甫《西廂記》者，余曰：「字字沈着，筆筆超脫，元人院本，無以過之。惜後人互有刪改，至金氏則割截破碎，幾失本來面目。」客究其說，悉臚答之。

任以治《元本北西廂序》　以《西廂》爲淫詞，此固正論。然觀《詩經》中，如鄭、衛之變風不必論已，而《風》始《關雎》，予以不淫不傷，示學者以善讀之法，故鄭、衛可以不刪。《西廂》其即尼山錄鄭、衛以示懲創之意歟？何以見其示懲創之意？曰：讀其開首一齣，固已提挈了然矣。普救爲何人勅建？老夫人云：「則天娘娘命夫主蓋造。」以崔委身女主，且職居宰輔，不能匡正其淫惡，而又逢君佞佛，釁血塗膏，況復侵國課之餘脂，私蓋別院，豈眞能出堂俸爲避賢地哉！故生此不貞之女，即於此地顯示報應。此西廂待月所由來，而佛法之所以有靈也。他日，夫人云：「這等事不是我相國人家做出來的。」嗚呼，亦知相國自作之孽歟！此意予得之方外人評本，而竊以爲《西廂》之意，

在懲惡而勸善，可與尼山錄鄭、衛之旨參觀也。

佚名氏《元本北西廂叙》 《西廂》，歌曲也，實即古之樂府。自院本盛行，碩儒輒同爲淫哇，而實甫之奇文，遂不堪與秦漢後作者比列矣。

採芝客《鴛鴦夢叙》 昔人以《西廂》化工，《琵琶》畫工，二書至今，幾與「貝葉」同珍，蘭臺同壽，而命意各殊，俱臻絕頂。如《琵琶》之繪貞婦孝子固已，崔、張會冥，妖艷絕世。

《遠山色》卷中 邪戲如《西廂記》、《牡丹亭》之類，恐友人有眷屬窺視，故不點耳。致邪柬，演邪戲，皆以一人而敗兩人之行，一日而啓無窮之奸，故君子惡之。

《內省齋文集》卷七 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十義》、《躍鯉》、《卧冰》之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譜爲傳奇，播諸聲容，使兒童婦女見而樂之，皆有所向慕，而思爲善事，則是飲食歌舞，無非有益于風化，古人之用心如此，何其厚也？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爲《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紛繼作。然聞萬曆中年，家庭之間，猶相戒演此，惡其導淫也，且以爲鄙陋而羞見之也。

《桂宮梯》卷四 李卓吾極贊《西廂》、《水滸》、《金瓶梅》爲天下奇書。不知鑿淫寶，開殺機，如釀鴆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有聚此等書，看此等書，說此等書，借貰此等書者，罪與造者、賣者同科。

《勸戒錄四編》卷四 汪棣香曰：【略】「施耐庵成《水滸傳》【略】金聖嘆評而刻之，復評刻《西廂記》等書，卒陷大辟，并無子孫。蓋《水滸傳》誨盜，《西廂記》誨淫，皆邪書之最可恨者。而《西廂記》以極靈巧之文筆，誘極聰俊之文人，又爲淫書之尤者，不可不毀。」又曰：「《西廂》一書，成于兩人之手，當時作者，編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之句，忽然僕地，嚼舌而死。後半部，乃另一人續成之。」【略】按：乾隆己酉科會試，詩題爲「草色遙看近卻無」，吾鄉有一孝廉，卷已中矣，因詩中有「一鞭殘照裏」句，主司指爲引用《西廂記》語，斥不錄。其實此孝廉并不記得是《西廂記》語，特平常日風流自賞，口吻暗合；暗合尚受其累，況沉溺于是書者耶？

《文昌帝君天戒錄·論崔鶯鶯》 崔鶯鶯者，貞女也，鶯鶯生長名家，并無私通張生之事，亦無私會張生之事。作《西廂》者，心貪鶯鶯之色，而求之不得，乃構造蜚語，以誣鶯鶯，使蒙恥百世。昔觀武帝《鸞訓》，極論《西廂》之害，且謂其揑造浮言，令崔鶯鶯至今抱慚地下。噫！作者設心若此，死有餘責矣。又何怪嚼舌而死耶？

又《論西廂》 《西廂》等書，人以爲文才絕世，風流蘊藉，未甚淫褻，無大害也。那知他文筆太妙，竟害了天下多少文人。蓋其書處處以痴情幻景，勾引淫媒，非比鄉里山歌，滿紙淫詞穢語，自非中人以下者，鮮不憎而棄之。惟《西廂》等記，以極靈極巧之文心，寫至微至渺之春思，只須淡淡寫來，曲曲引進，目數行下，便覺戀戀，游思相擾，情興頓濃，如飲醇醪，不覺自醉，心神動蕩，機械漸生，習慣自然，情不自禁。醇謹者暗中斫喪，放蕩者另覓邪緣，其味愈甘，其毒愈盛。則《西廂》等記，乃所以引誘聰俊之人，是淫書之尤者也，安可不毀！ 又：施耐庵成《水滸傳》，誰教你做），奸盜之事，描寫如畫（賣弄好手段），子孫三世俱啞（子孫如此，耐庵可知），金聖嘆評而刻之（幸有絕大椽筆，奈何評刻邪書），復評刻《西廂記》等書（此種邪書，一經才子品評，其描寫愈工，其聲價愈重，其流傳愈廣，其陷溺愈深），卒陷大辟（你以文詞殺人，天以文詞殺你），無子（從此斷絕書香種子）。

又《李某好評西廂水滸竟遭橫斃之報》 溫陵李某，見地超越，律身清愼（原是求福根器），惟好評《西廂》、《水滸》等書（忽然走到絕路）。晚年竟遭非橫，斃于獄中（自作孽，不可活）。迹其生平，不過口孽筆孽而已。（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豈不信哉？）

張鳳翼《西廂記考序》 （上缺）先生據王性之辨證其事爲元微之之事，而傳奇亦即微之所作。微之生于唐大曆己未，至貞元庚辰年，正廿二，既與記中所稱脗合，而楊阜公櫝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則所云「喪夫遭亂，與其所保護周旋者，無不備至」，要皆微之自己實事。則其後之踰東家牆而適所欲者，其爲微之無疑也。獨微之後自娶韋，而崔亦竟適他人，與記中成婚還鄉者不同。然悲歡離合，傳奇不可缺一，其誣而合也，亦多矣，亦久矣，何足深辨？余獨愛其詞旨婉麗，則開襟豁緒之傀儡也；音調諧適，則引商激羽之指南也；雅俗兼收，則援古證今之珠肆也；情興逸宕，則破拘摘攣之斧斤也，君子取節焉可也。第其窮妍極態，則踰檢蕩制者將奄袂矣；鉤挑引攝，則竊穴隙窺者將攘臂矣；傳書遞簡，則釀蜂驟蝶者將塞途矣。此余病其爲宣淫導欲之囮窟也。雖然，有說焉：蕭寺非孀嫠寄跡之處，僧寓非佳冶藏身之所。臨園無割愛之命，則頷珠弭覿覿之端；飲盟無共席之觴，則窺香杜目成之寶。木朽而蛀生

之，罅不窒而堤防隨之，自古記之矣。然則攬《西廂》者宜奈何？睹佛殿之相逢，則琳宮梵宇，窈窕毋投足可也；□食言之啓釁，則知輕諾詭盟，非防微杜漸之道也。懲杯酒之釀奸，則男女之分，愼不可以中表戚屬而輕于聚會也。睇往來之情詞，則下婢之賊，愼不可以佻儇慧捷而使得參貳于閨姝之側也。余謂惟君子爲能感發，亦惟君子爲能懲創，此之謂也。蓋以古人立教之意望人，而非直以傳奇爲《傳奇》也。江東洵美鍾情歌曲，尤于《西廂》一集企慕之。一日，手是編謂予曰：「崔、張奇傳，倡自元微之，宋王性之《辨》可證。然而是集有南北之分焉。董解元，王實甫演爲北調，李日華、陸天池演爲南調，此四君者，轄字束句，磨韻諧聲，能發微之所未發。其詞大都蹁躚婉麗，語意含蓄，才藻高華，缺一不可者。余見今之輕儇子弟，惟捨艷媚新詞，冀以炫耳目，娛心志，毫不諳作者勸懲大義。名流校正始末，徒以崔張奇遇侈爲美談，詎知聖人刪《詩》，不廢淫風，則古人立教，常寓意於音聲外也。以故赤水屠先生、義仍湯先生均爲當世博洽宏覽君子，亦于《西廂》訂證擬閱，蓋不以曲詞□視之也。然訂正者非一人，又徐文長得實父本而校，梁少白得日華本而校，余以爲□餖飣鋪掇傳奇之雅調也，觀者能會作者之意，則庶幾得古人立教之旨矣。此《西廂》合併也，校既成矣，子其爲我序之。」因書此以弁諸首。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西廂記》：據《會眞記》，張爲崔卻亂兵，崔母乃俾鶯見張，事以仁兄之禮。張見而不能定情，於是懇紅爲蜂蝶。劇中游殿相逢，秋波微轉，孫飛虎圍寺，老夫人許退兵者，不論僧俗即以鶯婚，張生乃踴躍修書，激慧明請兵。杜確解圍之後，改婚姻爲兄妹，于是張怨而紅亦忿，寄柬、探病以就佳期。至被拷而甘心無怨，蓋巧作波瀾，以飾鶯、紅之過也。跳牆燒香，亦是點綴，長亭送別，草橋驚夢，已非《記》中所有，關漢卿又添登第歸家，蓋收局必然之勢。而鄭恆求親不得，至于身殉，似覺過情。《記》云「委身于人」，則鶯實歸鄭也。

葉德輝《題明刻本還魂記》注　《西廂記》之紅娘，《還魂記》之春香，《義妖傳》之青兒，忠于所事，余以爲伊尹、周公一流人物，可以托孤寄命者也。

况周頤《彙刻傳奇雜劇序》　溯《西廂記》之作，開北宮詞之先，攷董解元其人，當金章宗之世。雖名里無徵，而才情備極。字字本色，無取乎故實，言言古意，攸關于文獻。傳讀之本，劉麗華口授者不同；搊彈之體，涵虛子評目所未及。其用則綠窗銀甲，其品如朱汗碧蹏。此樂語之濫觴，劇文之嚆矢也。（金董解元《弦索西廂記》，《輟耕錄》云：「金章宗時人，名里無攷。」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然其曲乃優人弦索彈唱者，非般演雜劇也。」施國祁《禮耕堂叢說》：「此本爲海陽黃嘉惠刻，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宮調，引子、尾聲，率塡樂府方言，不采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是流傳讀本，與妓院劉麗華口授本者不同。」黃引云：「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蹏，神采駿逸，此涵虛子評目所未及。」）爰有後來之秀，同聲相應。增華而踵其事，沿流而溯其源。王郎駐箋，凄涼別酒郵亭；關卿促弦，迤邐錦衣鄉路。「花間美人」，比其幼眇；「瓊筵醉客」，方茲跌宕矣。（元王實父、關漢卿《西廂》五劇，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西廂》久傳爲關漢卿譔，邇來有以爲王實夫者，謂至《郵亭》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夫十四本，以《西廂》爲首，關漢卿六十一本，不載《西廂》，則亦可據。」王國維《曲錄》：「按楊維楨《元宮詞》云：『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此關卿，當指漢卿。則漢卿猶逮事金矣。」明寧獻王權《太和正音譜》：「王實父之詞，如花間美人。」「關漢卿之詞，如瓊筵醉客。」）在昔元和才子，蟬嫣本事之詩；厥後天水王孫，婉娩清商之曲。紀雙文之絕艷，雜錄近復重編；創十闋之連情，戲曲幾于具體。比《會眞》作記，夙所引伸；抑《侯鯖》著錄，資其援據者也。（先生重編《會眞雜錄》，宋趙令畤《商調・蝶戀花》詞。按方諸生《千秋絕艷賦》，爲雙文作。王國維《戲曲考原》：「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述開元天寶遺事，是爲合數闋詠一事之始。今其辭不傳，傳者唯趙令畤之《商調・蝶戀花》，述《會眞記》事凡十闋，置原文于曲前，以一闋起，一闋結之。視後世戲曲之格律，幾于具體而微。原詞具載《侯鯖錄》中。」）攷《西廂記》羽翼之林，有即空觀解證之作，雖姓名不著，印記堪徵，而發凡申二家（徐士範、王伯良之說，知成書于萬曆已還。徐士範版覆元鐫，義音具審；王伯良注校古本，去取綦精。迺至雲間批評，兼一義一字而無忽；湖上箋訂，寧傳疑傳信之兩歧。或費注腳之擘詳，或徧歌頭而點勘。凡與《會眞五劇》相輔，大氐金源一脈之傳。要當麗以金箱，弢之縹帙（明凌濛初《西廂五劇五本解證》。明徐逢吉重刻元本《西廂記釋義字音》。明王驥德《古本西廂記校注》。明雲間陳繼儒《批評西廂記釋義字音》。明湖上閔遇五《會眞六幻五劇箋疑》）。若迺《芙蓉亭》古，特稱

《仙呂》新聲，絲竹曲終，稍涉蒲東舊事。于「碧雲黃花」而後，見「華池洛浦」之姿。與《五劇》而同珍，誠一辭之莫贊。（元王實父《絲竹芙蓉亭》。按《錄鬼簿》載：實父譔劇十四種，有《韓彩雲絲竹芙蓉亭》目。王伯良謂：「其《仙呂詞》一折，風流綺麗，特稱妙絕。」《太和正音譜》曰：「王實甫之詞，如玉環出浴華池，綠珠采蓮洛浦。」先生跋有云：「目爲《韓彩雲絲竹芙蓉亭》，當是韓彩雲事。讀此劇《尾聲》一曲，有『則要你常準備迎風戶半開，我則等的夫人燒罷夜香來』等句，則又是《西廂》詞，殊不可解。」）又有《圍棋闖局》，舊題晚進王生，迹其掞藻摛華，後生不無可畏。例彼薰香掬艷，先進亦復難爲。其格調承金元之流，即支派亦王、關所衍。（元晚進王生《圍棋闖局》。凌濛初即空觀本《凡例》：元人詠《西廂》詞《煞尾》云：「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韻。參訂《西廂》的本，晚進王生多議論，把《圍棋》增。」）別有《錢塘綺夢》，作者天籟詞人。招倩魂于香徑紫蘭，昉艷蹟于呂庭蕙草。舊本附諸簡尾，例可相沿，古香發自行間，挹之無竭。（元白樸《錢塘夢》。按《錄鬼簿》目作《蘇小小夜月錢塘夢》。白樸著有《天籟詞》。李義山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楊巨源詩：「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徐逢吉重刻元本《西廂記》、陳繼儒批評《西廂記》、閔遇五《會眞六幻》諸本後，皆附《錢塘夢》。）猶有《園林午夢》，近于莊生寓言。儻付場屋丁歌，何讓武陵高致？據滅齋之詩注，屬中麓之詞餘。載在《一笑散》之中，見于《也是園》之目。（明李開先《園林午夢》。《曲錄》：「《一笑散》一卷，明李開先譔，見《也是園書目》。」周亮工《賴古堂集·章邱追懷李中麓前輩》詩自注：「公所著雜劇，如《園林午夢》，類總名曰《一笑散》。」按亮工，一字減齋。）至迺南詞之作，并皆吳會之英。實甫與嘉興同名，子元署清癡之號。載繹仇池之緒論，實于隴西有微辭。賞平原白受之惠心，增明珠無雙之麗製。與其殘膏賸馥，貽子玄注莊之譏，何如伯壎仲篪，昉惠班續史之筆？蓋辭必己出，語羞雷同。斷無詞苑之英華，不出前人之窠臼。（明李日華《南西廂記》，陸采《南西廂記》。按譔《南西廂記》之李日華，字實甫，蘇州人，非字君實，嘉興人，著《恬致堂集》、《六硯齋筆記》之李日華。清癡子，見陸記《自序》。閔遇五《李記識語》：「梁伯龍謂：此崔時佩筆，日華特較增耳。有換韻幾調，疑李增也。崔割王腴，李攘崔有，俱堪冷齒。」明梁辰魚《江東白苧》，補陸天池《無雙傳》二十折，後引云：「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又云：「隱陸姓于平原之間，藏采名于白受之下。本無雙而作記，借明珠以聯情。」按：辰魚，字伯龍，自號仇池外史。明呂天成《曲品》：《明珠記》乃天池之兄給諫具草，而天池踵成之。）凡此一編所匄集，咸與《六幻》相發明，足令鶯、紅駐顏，筠、石卻步。（《西廂記》有碧筠齋、朱石津二本，皆明刻。）且夫文章有神也，翰墨亦緣也，弗求何獲，所好必聚。先生舉《長拍》、《么篇》（皆曲名），尺縑寸璧，莫不媚之如香蘭，繡之以文梓。用是珊網珠囊，從心所欲，琬鐫瓊斲，斷手無斬。齊驅并駕，若飛黃之赴金臺，長價騰聲，如結綠之歸玉府。

分論

《絲竹芙蓉亭》　《四友齋叢說》卷三七：王實甫《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通篇皆本色語，殊簡淡可喜。其間如《混江龍》內「想着我懷兒中受用，怕甚麼臉兒上搶白」，《元和令》內「他有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勝葫蘆》內「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內「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此等皆俊語也。夫語關閨閣，已是穠艷，須得以冷言剩句出之，雜以訕笑，方纔有趣。若既着相，辭復濃艷，則豈畫家所謂濃鹽赤醬者乎？畫家以重設色爲濃鹽赤醬，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畫太過，豈如靚妝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爲勝耶？《詞謔·詞套八》：王實甫《芙蓉亭》，摘出《仙呂》一套，他套亦可，不能多及。

《歌舞麗春堂》　《四友齋叢說》卷三七：王實甫不但長於情辭，有《歌舞麗春堂》雜劇，其十三換頭《落梅風》內：「對青銅，猛然間兩鬢霜，全不似舊時模樣。」此句甚清淡。偶然言及老頓，即稱此二句，此老亦自具眼。

《十二月堯民歌》（自別後遙山隱隱）　《中原音韵·作詞十法》：對偶、音律、平仄、語句皆妙，務頭在後詞起句。《藝苑卮言》附錄一：元人曲如【略】「怕黃昏不覺又黃昏」，【略】情中悄語也。《柳塘詞話》卷一：余閱元曲，【略】王實甫別情《堯民歌》云：「自別後遙山隱隱，更那堪遠水粼粼。見楊柳飛綿滾滾，對桃花醉眼曛曛。」其情致不減於詞也。《雨村詞話》卷上：按馬致遠名曲極多，【略】又：「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又：「西風吹老鱸魚興」，又：「長江有盡思無盡」。人不能道也。（《堯山堂外紀》卷六八引作王實甫曲）

《南呂・四塊玉》(信物存)《太霞新奏》卷一一：《金梧桐》：「繁華滿目開」云，【略】此古曲，多複語拗句，墨憨齋改本甚妥。

傳記

增補本《錄鬼簿》 王實甫，名德信。大都人。

盧前《六幻本西廂記跋》 實甫，名德信，大都人。《太和正音譜》評其曲「如花間美人，鋪叙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採運洛浦」。【略】前按：實甫生平無考。《麗春堂》譜金章宗時事。末云：「齊仰賀當今聖上。」王國維遂疑爲作于金代。蓋實甫亦由金入元者。諸劇究成于何時，要未敢貿然斷定耳。

紀事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西廂記》(雜劇)，元王實甫撰。《草橋驚夢》後四齣，關漢卿補。事據《會眞傳》「待月西廂」而作，乃元稹實事，而嫁名於張生也。按：稹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與傳奇所叙正合。又白居易作稹《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與傳奇生年二十二合。又韓愈作稹妻《韋叢志文》：婿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按：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書郎，年二十四。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又稹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居易作稹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于稹爲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又稹《春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且傳奇亦言立綴《春詞》二首。又有《鶯鶯詩》、《雜憶詩》，則每首皆用雙文，意謂二鶯字爲雙文也。鶯嫁鄭恆，則據《恆墓志》云：娶博陵崔氏，本傳但云委身于人也。蘇軾《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按稹所作《會眞》事，在貞元十六春，又言生明年文戰不利，乃是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于貞元十五年登科。既先二年，則非張籍明矣。《會眞傳》云：唐貞元中，有張生者，年二十二，游於蒲，寓於蒲東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者亦止焉。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叙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于軍，軍士大掠蒲人。崔氏惶駭，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于難。會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中，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設饌以宴之。命其子歡郎出見，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至則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自是惑焉。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曰：「崔善屬文，君試爲喩情詩以亂之。」張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彩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喩其旨。既望之夕，張逾牆而達于西廂。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復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逾而出。數夕之後，忽紅娘攜衾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天將曉，紅娘又捧之而去。自是同會於囊所謂西廂者幾一月。是夕旬有八日也，張生俄以文調及期，西之長安。明年生文戰不利，止於京，因遺書于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張生發其書於所知，人多聞之以爲異，然而張亦絕志矣。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求以外兄見，而崔終不爲出。自是絕不復知。按：稹有《夢游春古詩七十韵》，雖不點出姓名，而所叙則《會眞記》中事實也。白居易和之，廣爲百韵。前七十韵，皆直叙稹事，而後三十韵，則欲其返眞祛妄，三復乎法句心王。蓋鶯之與元遇，的然無疑也。李紳、楊巨源輩，亦皆有詩艷其事，所謂人多聞之以爲異也。其後杜牧之亦有《和會眞韵》之詩。自元人作《西廂記》，人盡以爲張珙，忘其假托矣。「珙」之名，「君瑞」之字，《會眞》所無。杜確戢軍，據《會眞》似非稹力。稹與蒲將善，非確也。孫飛虎，當即《會眞》所謂丁文雅者。崔本非相國之女，恐作者別有所寓。法本、法聰、慧明，皆因普救寺揣摩結撰名字。琴童則以生善琴，故謂其童曰琴童也。鄭恆，據《恆墓誌》。請宴、寄柬、跳牆、佳期等折，皆據《會眞》，餘則增飾點綴居多。按：元人《倒梅香》諸折，亦仿此意，而以生爲白敏中，且爲小蠻，與此略異。

又卷四 《麗春堂》(雜劇)，元王實甫撰。演宰相樂善，與統軍李圭釋怨會飲麗春堂事。本無實迹，史亦無樂善、李圭等名。略云：蕤賓令節，賜群臣御園射柳，中三矢者賜錦袍玉帶。射畢會宴，元相徒單克寧爲押宴官(端陽有

射柳故事，蕤賓五月也）。統軍使李圭，斗筲器也，以諂得顯官，馳騎爭先，不能獲雋。右相樂善連中三矢，受賜袍帶，圭慚而退。會復賜宴香山，圭欲以雙陸取勝。圭出八寶珠，善出寶劍。善復勝圭，圭愧甚，必欲勝善。且云若勝則探善黑臉以雪耻。善謂非大臣體，互相詬詈，遂毆圭。押宴以情奏，詔善濟南閑住，善欣然別妻子，居於濟南。惟以山水自如，或披蓑戴笠，持竿釣魚。濟南尹重其清高，常攜樽就飲。值土寇擾，起善招撫。歸見妻子，鬢髮已蒼。出軍未幾，賊皆安戢，詔旨嘉獎。就其第麗春堂賜群臣宴賀，令圭詣善謝罪。圭負荊伏地，善扶之起，邀同暢飲，情好益篤，人皆服其度量云。按：《金史・徒單克寧傳》：世宗時，拜平章政事。章宗時，拜太師，封滕王。勳業甚著。樂善李圭無所聞，射柳擊球，本因遼俗，金尤尚之。《金史・禮志》云：重五日拜天禮畢，插柳球爲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爲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爲負。既畢賜宴。歲以爲常。

《**雨村劇話**》**卷下**　《西廂記》，元王實甫撰。考元稹《會眞記》詳其事。《輟耕錄》以爲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云：微之作《姨母鄭氏墓誌》，言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白樂天微之母《鄭氏誌》言「鄭濟女」。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于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徵之樂天《墓誌》，決爲微之無疑。特鄭恆爭姻之說不可曉。按：鶯鶯後實歸恆，《金石文字記》載《唐鄭恆暨夫人崔氏墓誌銘》，大中十二年秦貫撰文：崔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合葬。此銘可證。又：呂蒙正破窰劇，《避暑錄》：「文穆爲父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岩爲龕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石龕爲祠堂。」按：元關漢卿、王實甫俱撰《蒙正風雪破窰記》，貢性之有《風雪破窰圖》詩，破窰當即石龕。

著錄

簡本《錄鬼簿》　王實甫：《芙蓉亭》、《雙葉怨》、《麗春堂》、《破窰記》（旦本）、《西廂記》、《（多）〔拜〕月亭》、《販茶船》（鹽甜韵）、《明達賣子》、《陸績懷橘》、《七步成章》。

繁本《錄鬼簿》卷上　王實甫：《東海郡于公高門》、《韓彩雲絲竹芙蓉亭》、《孝父母明達賣子》、《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曹子建七步成章》、《蘇小卿月夜販茶船》、《才子佳人拜月庭》、《四大王歌舞麗春堂》、《趙光普進梅諫》、《呂蒙正風雪破窰記》、《陸績懷橘》、《詩酒麗春園》、《雙葉怨》、《嬌紅記》。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王實甫：《西廂記》、《鄭太后開宴北堂春，張君瑞待月西廂記》、《雙葉怨》、《麗春園》、《進梅諫》、《明達賣子》（義烈母員外送兒，賢孝士明達賣子）、《販茶船》（馮員外誤入神仙（種）〔洞〕，信安王斷沒販茶船）、《于公高門》（厚陰德于公高門）、《麗春園》（四天王歌舞麗春園）、《七步成章》、曹子建七步成章）、《（多）〔拜〕月亭》、《陸績懷橘》（作賓客陸績懷橘）、《芙蓉亭》（韓彩雲絲竹芙蓉亭）。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王實甫，名德信，大都人，所作雜劇，今存《麗春堂》、《西廂記》、《破窰記》等三種。

《**重訂曲海總目・元人雜劇**》　《麗春堂》。

又《元人傳奇》　王實甫：《西廂記》（關漢卿續，共五本）。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　元王實甫：《四丞相歌舞麗春臺》、《呂蒙正風雪破窰記》。

《**曲目新編**》　元人傳奇：《麗春堂》，王實甫作。

《**今樂考證・著錄一**》　王實甫十四種：《東海郡于公高門》（《曲選》云：「有二本」）、《孝父母明達賣子》、《曹子建七步成章》、《才子佳人拜月庭》（此種與關漢卿同目，《曲選》目作「多月亭」）、《韓采雲絲竹芙蓉亭》、《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曲選》云：「有五本。」按：五本之說，則《西廂》本有二十折，但未指後四折爲關氏續耳。焦氏《曲考》列入院本，茲依《錄鬼簿》）、《蘇小卿月夜販茶船》（有二本）、《四大王歌舞麗春堂》（一作「四丞相」）、《呂蒙正風雪破窰記》（與關氏同目，《曲選》云「有二本」）、《趙光普進梅諫》（《曲選》云「有二本」）、《詩酒麗春園》（與高文秀同目，《曲選》云「有二本」）、《陸績懷橘》、《雙葉怨》（《曲選》目作《雙題怨》）。

盧前《六幻本西廂記跋》　所作計十四種，僅存《四丞相高會麗春堂》與《西廂記》二種。【略】貶茶船》、《芙蓉亭》皆殘帙，姑附及之。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復莊今樂府選》【略】清姚燮編，鈔本。【略】雜劇：《麗春堂》一卷，元王實甫撰。

趙琦美《呂蒙正風雪破窰記跋》 乙卯五月十二日，校內本。清常記。

徐渭《重刻訂正元本批點董意北西廂又序》 余所改抹，悉依碧筠齋眞正古本，亦微有記憶不明處，然眞者十之九矣。白亦差訛，甚不通者，卻都碧筠齋本之白矣，因而改正也。典故不大註釋，所註者，正在方言、調侃語、伶坊中語、拆白道字、俚雅相雜、訕笑冷語、入奧而難解者。又：余于是帙諸解，并從碧筠齋本，非杜撰也。齋本所未備，余補釋之，不過十之一二耳。齋本乃從董解元之原稿，無一字差訛。余購得兩冊，都偸竊，今此本絕少，惜哉。

王驥德《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凡例》 記中，凡碧筠齋本，曰筠本；朱石津本，曰朱本；二文同，曰古本。天池先生本，曰徐本；金在衡本，曰金本；顧玄緯本，曰顧本。古今本文同，曰舊本；各坊本，曰諸本，或曰今本、俗本。又：碧筠齋本，刻嘉靖癸卯，序言係前元舊本。第謂是董解元作，則不知世更有董本耳。朱石津本，刻萬曆戊子，較筠本間有一二字異同，則朱稍以己意更易，然字畫精好可翫。古本惟此二刻爲的，餘皆訛本。今刻本動稱古本云云，皆呼鼠作樸，實未嘗見古本也，不得不辯。

又《劉麗華西廂記題辭跋》 按劉麗華，字桂紅，金陵富樂院妓也。刻有《口傳古本西廂記》。此其題辭。

又《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自序》 顧繇勝國抵今，流傳既久，其間爲俗子庸工之纂易而先其故步者，至不勝句讀。【略】每讀其詞，便能拈所紕繆，復搤擥而恨。故爲盲瞽學究，妄誇箋釋，不啻嘔噦而欲付之烈炬也。既覓得碧筠齋若朱石津氏兩古本，序碧筠齋者，稱涯干逸史，首署疏注，僅數千言，頗多破的。朱石津，不知何許人，視碧筠齋，大較相同。關中杜逢霖序，言朱沒而其友吳厚丘氏手書以刻者，并屬前元舊文，世不多見，餘刻紛紛，殆數十種，僅毘陵徐士範、秣陵金在衡、錫山顧玄緯三本稍稱。彼善徐本，間詮數語，偶窺一斑；金本時更字句，亦寡中窾；獨顧本類輯他書，似較該洽，恨去取弗精，紕繆間出。然總之影響，俗本于古文無當也。故師徐文長先生，說曲大能解頤，亦嘗訂存別本，口授筆記，積有歲年。【略】輒手丹鉛，爲訂其譌者，芟其蕪者，補其闕者，務割正以還故吾。余家藏元人雜劇可數百種許，間有所會，時疏數語，又雜採他傳記，若諸劇語之足相印證者，漫署上方。久之，遂盈卷帙。既又并微之本傳，若王性之氏《辯證》，及顧本所錄諸引篇章，有繫本記者，別爲《攷正》一卷，附之簡末，稍爲崔氏及實甫一伸沉冤。

《渚山堂詞話》卷三 《西廂》久爲人更竄，予求其原本正之，逐字核實，其書頗行，第中尚有不能詳處。

凌濛初《校本西廂記凡例十則》 近有改竄本二：一稱徐文長，一稱方諸生。徐，贋筆也；方諸生，王伯良之別稱。觀其本所引徐語，與徐本時時異同。王即徐鄉人，益徵徐之爲譌矣。徐解牽強迂僻，令人勃勃。王伯良儘留心于此道者，其辨析有確當處十六，時稱二三。但其胸中有痼（如認紅娘定爲幫丁，崔氏一貧如洗之類），故阿其所好，悍然筆削，而又大似村學究訓詁《四書》（如首某句貫下，後某句承上，某句連上看，某句屬下看之類），爲可惜耳。又：此刻悉遵周憲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損。即有一二鑿然當改者，亦但明註上方，以備參考。至本文，不敢不仍舊也。又：自贋本盛行，覽之每爲髮指，恨不起九原而問之。及得此本，始爲灑然。

閔遇五《會真六幻本西廂記序》 幻因：元才子《會眞記》、圖、詩、賦、說、夢。搦幻：董解元《西廂記》。劇幻：王實父《西廂記》。賡幻：關漢卿《續西廂記》，附《圍棊闖局箋疑》。更幻：李日華《南西廂記》。幻住：陸天池《南西廂記》，附《園林午夢》。

金聖嘆《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序一》 「曰慟哭古人」：或問於聖嘆曰：「《西廂記》何爲而批之、刻之也？」聖嘆悄然動容，起立而對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於我心，則誠不能以自已也。

《嘯亭續錄》卷一 崇德初，文皇帝患國人不識清文小說戲曲，乃命達文成公海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略】及定鼎後，【略】有戶曹郎中和素者，翻譯絕精，其翻《西廂記》、《金瓶梅》諸書，疏節字句，咸中綮肯，人皆爭誦焉。

汪溥勳《題聖嘆批第六才子西廂原序》 如卓老、文長、眉公種種諸刻，盛行於世，亦非眞本。及睹眞本，反生疑詫。掩我心靈，隨人嗔喜，舉世已盡然以，吾亦奚辨？今睹聖嘆所批《西廂》秘本，實爲世所未見。

清泉主人《毛西河定本西廂記序》 舊傳院本祇《西廂記》耳，雖不能歌，猶幸宮譜未滅，【略】而今則僞本盛行，竄易任意，朱紫混列，淄澠莫辨。宜西

河之奮而起，起而爲之論也。

適槃碩人《增改本玩西廂序》 無用先生於是曲仍其舊，間有累句，即出自王氏原手者，不憚更換，然亦百中之二三耳。至于虛字斡旋者，則遍查□□（諸坊）本，而酌其通順者從之。□□（倘諸）坊本皆礙，則不憚以己意點掇，然亦十中之二三耳。白語，原本俱無足觀，則止用其意，而大變其詞。至於作法悖謬，或當背唱，或當面敷，或當先演，或當後及，則舉從來諸本之悞，及近日優人之陋，俱不憚變通，後附四摺，較前改易尤多，蓋由欲成其全，善以與前稱也，故不憚裁剪。如是，而《西廂》始成全璧矣。

又《刻西廂定本凡例》 是書自董解元塡詞，王實甫注本，逮至陸天池、李日華各各裁截實甫之本，而漸失作者之旨。邇來海內競宗徐文長碧筠齋本，試詳觀文長所解，果能解人所不及解處。至其所改詞中字面，亦有當，有不當，茲從其當者，間錄其所解。

陳玉《繡像西廂序》 適癸未秋，石城有錢子酉山《繡像西廂》藏本，余展卷玩味，不禁爲之傾倒，曰：「噫嘻，《西廂》一書，已足醉心。況錦繡在前，更加珠玉乎！」見其摘題作八股也，寫張生，則字裡行間，依然一風魔解元，寫雙文，則筆尖紙上，宛然一千金嬌女；寫紅娘，則楮頭墨跡，隱然一慧心婢子。梵刹院宇僻靜地，都是相思處；月色林陰幽雅間，皆成風流景。極意摹擬，曲盡形容。《湘妃騷》、《洛神賦》，不是過矣。見其賦詩塡詞也，詩韻清新俊逸，克兼庾鮑之長；詞華藻麗繽紛，恍聞紅雪之歌。悠悠香韻，與翠粉紅妝而氤氳；疊上新聲，因蛾眉雲髻以飄揚。即令元、白復起於今日，亦必有觸目賞心者。而《西廂》書，賴以抽揚不廢。天下之錦心繡口，才子佳人，能不傾倒於是選乎哉？

劉世珩《匯刻傳奇雜劇自序》 詞曲之膾炙人口，莫如《西廂》，世多不知有五劇本，更不知有金董解元之《西廂》。 又：自江甯覓得《西廂五劇》，寄至京邸，又得一本于義州李文石觀察（葆恂）處。

又《鶯鶯紅娘圍棋闖局跋》 唐元微之《會眞記》，文人韵事，傳播藝林。宋趙德麟曾譜《商調・蝶戀花》十闋，以述其事。金章宗時，董解元演之爲《西廂記》，《傳是樓書目》載之，無齣句關目，行間全載宮調、引子、尾聲，尚是搊彈本色。元人音韵漸變，多改古本，別創新詞。王實甫有四本，每本四折；關漢卿續一本，亦四折，所謂《西廂》五劇也。往歲辛丑，從繆藝風丈得閔刻本董解元《西廂》，分四卷，刻於江寧，覓王、關本，未得也。戊申，在京師，於歸安金鞏伯城所假來《會眞六幻》。曰幻因：元才子《會眞記》；搊幻：董解元《西廂記》；劇幻：王實甫《西廂記》；賡幻：關漢卿續《西廂記》，附《圍棋闖局》、《五劇箋疑》；更幻：李日華《南西廂記》；幻住：陸天池《南西廂記》，附《園林午夢》。正擬付刊，六弟蘧陸自江寧得閔刻本王、關《西廂記》。王實甫四本目云：《張君瑞鬧道場》、《崔鶯鶯夜聽琴》、《張君瑞害相思》、《草橋店夢鶯鶯》；關漢卿一本目云：《張君瑞慶團欒》，均與《點鬼簿》合，元曲之本色也。每本後載有解證，至曲目關白，與「六幻」本間異，而詞曲多同。惟王實甫本《白馬解圍》內，已加入周憲王《賞花時》二折，此本削去，可謂矜愼。惜憲王《群英雜劇》及黃序，所謂《四西廂》兩本俱未之見焉。懷永堂本目錄，每本分爲四章：第一，《驚艷》、《借廂》、《酬韵》、《鬧齋》；第二，《寺警》、《請宴》、《賴婚》、《琴心》；第三，《前候》、《鬧簡》、《賴簡》、《後候》；第四，《酬簡》、《拷艷》、《哭宴》、《驚夢》。續本：《泥金報捷》、《錦字緘愁》、《鄭恆求配》、《衣錦榮歸》。六幻本作：《泥金捷報》、《尺素緘愁》、《詭謀求配》、《錦衣還鄉》，亦復微異。《聖嘆外書》題目總名「張君瑞巧做東床婿，法本師住持南禪地；老夫人開宴北堂春，崔鶯鶯待月西廂記」，題目正名，亦分四章：第一：「老夫人開春院，崔鶯鶯燒夜香，小紅娘傳好事，張君瑞鬧道場」；第二：「張君瑞解賊圍，小紅娘晝請客，老夫人賴婚事，崔鶯鶯夜聽琴」；第三：「張君瑞寄情詩，小紅娘遞密約，崔鶯鶯喬坐衙，老夫人問醫藥」；第四：「小紅娘成好事，老夫人問由情，短長亭斟別酒，草橋店夢鶯鶯」。續之四章：「小琴童傳捷報」、「崔鶯鶯寄汗衫」、「鄭伯常乾捨命」、「張君瑞慶團欒」。此本每劇後亦附題目正名，第一本作「老夫人開春院」；第二本作「張君瑞破賊計，莽和尚生殺心」；第三本作「老夫人命醫士，崔鶯鶯寄情詩，小紅娘問湯藥，張君瑞害相思」。較懷永堂本，其佳處又判若天淵矣。與日新堂本目錄，第一本《焚香拜月》，第二本《冰弦寫恨》，第三本《詩句傳情》，第四本《雲雨幽會》，第五本《天賜團欒》，既異，更與「六幻」本目不同。「六幻」本，每本亦作四目：第一：「佛殿奇逢，僧寮假館，花蔭唱和，清醮目成」；第二：「白馬解圍，東閣邀賓，杯酒違盟，琴心挑引」；第三：「錦字傳情，妝臺窺簡，乘夜踰牆，倩紅問病」；第四：「月下佳期，堂前巧辯，長亭送別，草橋驚夢」；第五本，關漢卿目，云《泥金捷報》、《尺素緘愁》、《詭謀求配》、《錦衣還鄉》。又元無名氏《圍棋闖局》，閔遇五《五劇箋疑》。《五

劇箋疑》即指今所得之閔刻本五劇焉。施北研《董西廂跋》云：「不知實甫五本即董曲否？」北研未見此書，故有是模糊語。余先刻董曲，再刻此五本，及元人《對奕》、《五本解證》、《五本箋疑》，以成全璧。李日華、陸天池之兩《南西廂》，詞曲雖多不類，并仍合「六幻」本之《園林午夢》、《會眞記》詩歌賦說，暨閔遇五跋以刻之，藉存「六幻」舊觀。復從《侯鯖錄》中，錄趙德麟詞，附諸卷尾。但《錢塘夢》一篇，前人置諸《會眞》後，誠不可解。錢塘、博陵，風馬牛也，何緣埋玉于此？君亦渡南耶？置之可矣。　又：《對奕》一折，爲時本所無。觀其詞意賓白，似在牆角吟詩之後，不知如何析作另一折。閔遇五《會眞六幻》本附入「賡幻」，凌初成本以鶯紅事棄之可惜，故特附錄；王伯良《古本西廂記考》附刻《絲竹芙蓉亭》劇，以爲王實甫所著，而於此折，獨又遺之。閔本題作《圍棋闖局》，疑署晚進王生，名未詳。凌初成本則作元人增《對奕》，與閔題異。其《西廂・凡例》言：元人詠《西廂》詞煞尾云：「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韵。參訂《西廂》的本，晚進王生多議論，把《圍棋》增。」則似謂漢卿翻董彈詞，而爲此記，實甫止《圍棋》一折耳。又言「《對奕》一折，不詳何人所增，然大有元人老手，亦非近筆所能」等語。按《錄鬼簿》，王實甫十四本，并無此目，凌初成《例言》，亦不能遽定爲王實甫者，僅題作元人增《對奕》，閔遇五本題晚進王生，或因元人咏《西廂》詞煞尾所云也，今目從二本并書，各爲注明，而以《圍棋闖局》爲折目，當亦讀書者所毋譏焉。

又《絲竹芙蓉亭跋》《南濠詩話》：「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葉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按，鍾嗣成《錄鬼簿》載實甫撰劇實十四種，有《韓彩雲絲竹芙蓉亭》目。王伯良謂：「實甫嘗作《絲竹芙蓉亭》劇，其《仙呂》詞一折，風流綺麗，特稱妙絕。吾嘗恨「竚立亭階」諸曲，殊傷莽率，今錄附簡末，以供好事者下一擊節。」又凌初成例言「細味實甫別本如《麗春堂》、《芙蓉亭》，頗與《西廂》前四本氣韻相似，大約都冶纖麗」云云。鍾目作《韓彩雲絲竹芙蓉亭》，當爲韓彩雲事。然讀此劇《贈煞》一曲有「則要你常準備，迎風戶半開，我則等夫人燒罷夜香來」等句，則又是《西廂》詞，殊不可解。王伯良附錄《西廂考》後，今并刊之。

又《李本南西廂跋》　焦理堂《劇說》謂：「李日華改實甫爲南曲，所謂《南西廂》，今梨園演唱者是也。」閔遇五據梁伯說，以爲本崔時佩筆，「李攘崔有，崔割王腴，俱堪齒冷」云云。今讀其曲詞，一沿王、關之舊，甚至直抄不改一字，無怪當時有「齒冷」之譏。

又《陸本南西廂跋》《南音三籟》云：「陸天池作《南西廂》，悉以己意自創，不襲北劇一語，志可謂悍矣。然元調在前，豈易角邪？」【略】前人謂「四西廂」者，即董解元一本、王實甫關漢卿正續本、李日華一本與此本耳。

盧前《西廂記箋證序》《西廂記》，元賢尊之曰《小春秋》，自明以來，有周憲王、徐士範、徐文長、金白嶼、王伯良、陳眉公、余盧東、李卓吾、陳寶安、閔遇五、毛子晉諸家刻本，清代則有毛西河本、金聖嘆評點本、桐華閣本，以逮劉氏暖紅室本。妄人不知律，輒加以竄易，于是幾失其本來面目。前少習爨弄，酷耆此書，久更校訂，未遑問世。聞日本久保得二，以治《西廂》受文學博士位。觀所稱述，其第五章論雜劇體製，與諸本校記，亦有足多，惜未注繹原文，爲來學者便。今年夏五，酉陽陳志憲過飲虹簃，爲言方有《西廂箋證》之作。及秋書成，寄前邨居，且屬以序。前嘗謂：校讎之學如積薪。志憲朝夕丹鉛，卒竟厥業。後來故自居上，無勞辭費也已。

又《鶯鶯紅娘圍棋闖局跋》　明以來，有以一折成劇者，晚進王生實創此格。或謂王生即指實甫，殊不足信。茲據閔遇王本，仍題作晚進王生雜劇，且俟異日之考訂可耳。

又《六幻本西廂記跋》　僅存《四丞相高會麗春堂》與《西廂記》二種。《麗春堂》見《元曲選》已集上。鍾嗣成《錄鬼簿》作《四天王歌舞麗春堂》。【略】《麗春堂》譜金章宗時事。末云：「齊仰賀當今聖上。」王國維遂疑爲作于金代。蓋實甫亦由金入元者。諸劇究成于何時，要未敢貿然斷定耳。　又：《西廂記》傳本至多。經徐文長、王伯良、陳眉公、李卓吾、王思任、金聖嘆諸家評點，幾失原書面目。茲刊據明閔遇五本，當較可信。

佚名《元本北西廂叙》　是書向有玉茗堂、延訂閣及碧筠軒諸本，雖手眼各出，而廬山眞面幸存。自金聖嘆書出，而割裂改換，音調全乖，曲白皆非，文理頓塞，坊間之盛行，以無人出原本，而一一指示之也。斯豈欲與聖嘆爲難哉？亦曰復實甫之舊觀，使奇文不謬埋沒于穢朽中云爾。

任以治《金評西廂正錯序》　貫華堂主人金聖嘆，名人瑞，吳縣諸生。時吳俗多逋賦，巡撫朱公昌祚上聞得嚴旨，一時大譁，禍不測，金挺身自承，死西市。其生平用筆，大榷規仿《華嚴》，所評以《莊》、《騷》、《史記》、杜詩及《西廂》、《水滸》，爲六才子書，號外篇。《西廂》尤盛行，惜其不解曲本關目，動輒

改換，又強作解事，竄易字句，更且橫分枝節，種種謬誤，不勝枚舉，全失天然之致。

吳蘭修《第六才子書桐華閣校本敘》 壬午秋夜，與客論詞，【略】次日，秀子璞請別著錄，乃出六十家本、六幻本、琵琶本、葉氏本（以上互有異同，今皆謂之舊本）、金聖嘆本，重勘之。大抵曲用舊本十之七八，科角金本十之四五，雖非實甫之舊，而首尾略完善矣。子璞解人，其視此爲何如也？

邵詠《第六才子書桐華閣校本跋》 吾友吳石華學博，【略】嘗謂元曲以《西廂記》爲最，惜金氏改本盛行百餘年，無敢議一字者。乃集諸家舊本，校而正之。今秋北上，以稿付子璞，【略】亟付梓人。

秀琨《第六才子書桐華閣校本跋》 一日，論王實甫院本，琨爲擊節，因請錄之，三日而畢。以稿授余，乃知讀書不可鹵莽，院本且然，況其他哉！今秋，先生北行。琨恐失此稿，遂刻之。

馬權奇《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記秘本敘》 此深老愛惜古人也，【略】老自苦風，無天涯淪落之感。呼門人鼓箏，侍兒斟酒，以得成此書者，非天子浩蕩恩乎！

《書舶庸譚》卷一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六卷，圖一卷。明王驥德編。又：《西廂記》五卷。元王實甫等撰。 又：《西廂記重刻元本題評音釋》二卷。明余瀘東校，明萬曆二十年板。

《藝風藏書續記》卷八 增訂《會眞記》四卷。明顧玄緯輯。校記一卷，雜錄四卷。圖繪字畫極精。隆慶元年衆芳書齋刊本。

《詩辨坻·詞曲》 《北西廂》古本，陳實菴點定者爲佳，別本多所改竄，寖離其故。如《董西廂》「我甚恰纔見水月觀音現」，語頗妙，而實甫仍之。俗本改「現」作「院」，與上「家」字耦，必欲爲村塾聯對耶？又如易「東閣玳筵開」爲「帶烟」者，亦復類此。又如易「馬兒迤迤行」爲「逆逆行」，穿鑿可笑。此類正多。至于平去入三聲，雖有陰陽，而作者筆墨所至，亦不盡拘，亦欲歌者神明其際。乃悉用纖微繩之，因以竄易古本，誕哉！

湯彬和《太古傳宗原序》 戊戌仲夏，適與顧子峻德相遇，閒窗論次，偶及《西廂》一劇，由來膾炙人口，惜乎爲好奇者刪改，殊乖正格正音。

又《凡例》 王實甫《北西廂》，諸家翻刻頗多，不能畫一，今從《六幻西廂》定本採訂。

《曲目新編》 元人傳奇：《西廂記》，王實甫作，關漢卿續。

《中國善本書提要》 《重刻訂正元本批點畫意北西廂》五卷，附《會眞記》一卷，二冊（北圖）。明刻本（八行二十字）。原題「元大都王實甫編，關漢卿續」，卷端有青藤道人序云【略】驗以眉批，正相符合，則所解殆謂出于徐渭手也。然渭弟子王驥德刻《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引徐渭所解甚多，余對校卷一全卷，未有與此本相合者。如謂此本爲眞，則王氏所引爲僞。然驥德親受業徐氏之門，不應有僞，余故謂此必僞本也。凌濛初校刻《西廂記》，蓋已見此本，其《凡例》云：「近有改竄本二：一稱徐文長，一稱方諸生。徐，贋筆也；方諸生，王伯良之別稱。觀其本所引徐語，與徐本時時異同。王即徐鄉人，益徵徐之爲譌矣。」然則此本之僞，自凌氏已能辨之矣。 又：《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六卷，附圖一卷，六冊（北圖）。明萬曆間刻本（十行二十字）。原題：「元大都王實甫編，明會稽方諸生校注，明山陰徐渭附解，吳江詞隱生評，古虞謝伯美、山陰朱朝鼎同校。」方諸生，王驥德號也。下書口刻「香雪居」三字。圖甚精，題「新安黃應光鐫」。一九二九年富晉書社影印本。 又：《三先生合評元本北西廂》五卷，四冊（北圖）。明末刻本（九行二十字）。原題：「湯若士先生、李卓吾先生、徐文長先生語評。」按三家單本，余於湯顯祖所評見朱墨印本，疑爲閔氏所託；於李贄所評見一單刻本，批語無幾；於徐渭所評見一青藤道人序刻本，自凌濛初已疑其僞。是書與三單刻本相校，有同有不同，蓋又僞中之僞者也。 又：《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眞本》二卷，六冊（北圖）。明崇禎間刻本（九行二十字）。明李贄批點，第一冊附刻湯顯祖《西廂摘句骰譜》、《錢塘夢》、《園林午夢》，元王生《圍棋闖局》，元微之《會眞記》及圖像二十一葉。圖像末有西湖古狂生跋，署庚辰陽月，蓋崇禎十三年也。 又：《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五卷，五冊（北圖）。明崇禎間刻本（九行二十字）。原題「元大都王實甫編，關漢卿續，明沁水張深之正」。【略】此本蓋刻於戊海寧時，卷端有插圖，爲陳洪綬繪，項南洲刻。 又：《會眞六幻》十二卷，十冊（北圖）。明末刻本（十行二十字）。明閔齊伋輯刻。齊伋字及五，號寓五，明諸生。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二。此殆其壯年以後所刻，約當在啓、禎間也。自序末署「三山謏客閔寓五」，又鈐兩方印：一云「閔印寓五」，一云「以字行」。攷三山一在福建，一在江寧，則又知是書刻於寓五客南京時也。「六幻」者，以元稹《會眞記》爲「幻因」，推之五家劇本，以董解元爲「搦幻」，王實父爲「劇幻」，關漢卿

爲「賡幻」，李日華爲「更幻」，陸天池則「幻住」矣。列其目如下：《會眞記》一卷，附《會眞詩》等。董解元《西廂記》二卷。王實父《西廂記》四卷。關漢卿《續西廂記》一卷，附《圍棋闖局》（元王生撰）、《五劇箋疑》（明閔遇五撰）。李日華《南西廂記》二卷。陸天池《南西廂記》二卷，附《園林午夢》。館中又藏一部，有「明善堂珍藏書畫印記」，然是後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新刊合併王實甫西廂記》二卷，元王德信撰，明周居易刻本。四冊。　又：《會眞六幻》十九卷，明閔齊伋編。明末刻本。八冊。【略】《會眞記》一卷，唐元稹撰。《會眞詩》一卷。《會眞賦》一卷。《會眞說》一卷。《錢塘夢》一卷。董解元《西廂記》二卷。王實甫《西廂記》四卷，元王德信撰。關漢卿《續西廂記》一卷，元關漢卿撰。《圍棋闖局》一卷，元王□撰。《五劇箋疑》一卷，明閔齊伋撰。李日華《南西廂記》二卷，明李日華撰。陸天池《南西廂記》二卷，明陸采撰。《園林午夢》一卷。　又：《會眞六幻》十九卷，明閔齊伋編。明刻本，八冊。存十一卷。李日華《南西廂記》二卷，明李日華撰。陸天池《南西廂記》二卷，明陸采撰。王實甫《西廂記》四卷，元王德信撰。關漢卿《續西廂記》一卷，元關漢卿撰。《圍棋闖局》一卷，元王□撰。《五劇箋疑》一卷，明閔齊伋撰。　又：《元本出相北西廂記》二卷，元王德信撰。明王世貞、李贄評。《會眞記》一卷，唐元稹撰。《釋義》一卷，明萬曆三十八年曹以杜起鳳館刻本。二冊。　又：《元本出相北西廂記》二卷，元王德信、關漢卿撰。《釋義》一卷，明刻本，吳梅跋。四冊。　又：《新刻徐文長公參訂西廂記》二卷，元王德信撰。明□佑卿秤釋，《會眞記》一卷，唐元稹撰。《蒲東詩》一卷，《新刻錢塘夢》一卷，《園林午夢記》一卷，明書林歲寒友刻本。三冊。　又：《新訂徐文長先生批點音釋北西廂》二卷，元王德信撰，明徐渭評。　又：《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二卷，元王德信、關漢卿撰。明李贄評。《會眞記》一卷，唐元稹撰，《蒲東詩》一卷，明張楷撰。明容與堂刻本。五冊。　又：《鼎鐫陳眉公先生批評西廂記》二卷，元王德信、關漢卿撰。明陳繼儒評。《會眞記》一卷，唐元稹撰。《園林午夢》一卷，《蒲東詩》一卷，明書林蕭滕師儉堂刻本。二冊。　又：《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西廂記》二卷，元王德信、關漢卿撰。明魏浣初評，李裔蕃注。清初陳第卿刻本，二冊。　又：《新刻徐筆峒先生批點西廂記》二卷，元王德信、關漢卿撰，明徐奮鵬評。明筆峒山房刻本。二冊。　又：《西廂定本》二卷，元王德信、關漢卿撰，明蘧槃道人改定。明刻本，二冊。　又：《硃訂西廂記》二卷、首一卷，元王德信、關漢卿撰，明孫鑛批點。《硃批蒲東詩》一卷、《西廂記釋義》二卷，明末刻套印本，四冊。　又：《全像注釋西廂記》四卷，明羅懋登撰。明刻本。四冊。　又：《三先生合評元本北西廂記》五卷，元王德信、關漢卿撰。明湯顯祖、李贄、徐渭評，明刻本。四冊。　又：《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六卷，元王德信撰，明王驥德校注。《匯考》一卷，明王驥德撰。明萬曆四十二年王氏香雪居刻本，八冊。　又：《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五卷，明崇禎刻本，二冊。　又：《西廂記》五卷，明凌濛初評。《解證》五卷，明凌濛初撰。《會眞記》一卷，唐元稹撰。《附錄》一卷，明凌濛初刻套印本。四冊。　又：《西廂記》五卷，元王德信、關漢卿撰，清毛甡論釋。《會眞記》一卷，唐元稹撰。末一卷，清毛甡輯。康熙學者堂刻本。四冊。　又：《西廂記》四卷，元王德信、關漢卿撰，清潘廷章評。《前》一卷、《後》一卷，清康熙刻本。四冊。　又：《校定北西廂弦索譜》二卷，清沈遠、程清撰。清順治刻本。二冊。　又：《元本出相北西廂記》二卷，元王德信、關漢卿撰。附《會眞記》、詩詞、跋序、辯證、年譜、碑文一卷，明萬曆汪氏玩虎軒刻崇禎七年宋國標補刻本，一冊。　又：《西廂記考》五卷，明刻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西廂記》五卷，六冊。元王實甫撰，關漢卿續。明烏程凌氏刊朱墨印本，附圖。北平。附《元人增對奕》一卷，不著撰人。《會眞記》一卷，唐元稹撰。　又：《重刻訂正元本批點畫意北西廂》五卷，附元稹《會眞記》一卷，二冊。元王實甫撰，關漢卿續。明刊本。北平。　又：《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五卷，五冊。元王實甫撰，關漢卿續。明末刊本，附圖。北平。　又：《滿漢西廂記》四卷，四冊。元王實甫撰，清不著譯人。清精鈔本。　又：《西廂會眞傳》五卷，附元稹《會眞記》一卷，四冊。元王實甫撰，關漢卿續，明湯顯祖評。明刊朱墨藍三色套印本。北平。　又：《西廂會眞傳》五卷，五冊。元王實甫撰，關漢卿續。明刊朱墨藍三色套印本。　又：《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眞本》二卷，附《西廂摘句散譜》一卷，《錢塘夢》一卷，　又：《園林午夢記》一卷，六冊。元王實甫撰，明李贄評。明刊本，附圖。北平。　又：《李卓吾先生批西廂記眞本》二卷，五冊。元王實甫撰，明李贄評。明崇禎庚辰（十三年）刊本，附圖。　又：《三先生合評元本北西廂》五卷，附元稹《會眞記》一卷，四冊。元王實甫撰，明湯顯祖、李贄、徐渭合評。明末刊本。北平。　又：《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六卷，六冊。元王實甫撰，明王驥德校

注。明萬曆間香雪居刊本，附圖。北平。　又：《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六卷，四冊。元王實甫撰，明王驥德校注。明香雪居刊清初印本，附圖。　又：《新刻魏仲雪先生批點西廂記》二卷，附《蒲東詩》一卷，《錢塘夢》一卷，《園林午夢記》一卷，三冊。元王實甫撰，關漢卿續，明魏浣初評，李裔蕃注。明末存誠堂刊本，附圖。　又：《鼎鐫陳眉公先生批評西廂記》二卷，附《釋義》二卷，《蒲東詩》一卷，《錢塘夢》一卷，一冊。元王實甫撰，明陳繼儒評。明末書林蕭騰鴻刊本，附圖。　又：《樓外樓訂正妥注第六才子書》六卷，六冊。清鄒聖脈編注。清初原刻本，附圖。　又：《第六才子書》八卷，十冊。元王實甫撰，清金喟評。清書坊金谷園刊本，附圖。　又：《第六才子書》四卷，四冊。元王實甫撰。舊鈔巾箱本。　又：《會眞六幻記》十二卷，十冊。明閔齊伋編。明末致和堂刊本。北平。《會眞記》一卷，唐元稹撰。《董解元西廂記》二卷，金董□撰。《王實父西廂記》四卷，元王實甫撰。《關漢卿續西廂記》一卷，元關漢卿撰。李日華《南西廂記》二卷，明李日華撰。陸天池《南西廂記》二卷，明陸采撰。附《五劇箋疑》一卷，明閔齊伋撰。　又一部，八冊。明閔齊伋編。明末致和堂刊本。北平。

雜錄

陶宗儀《崔麗人圖跋》　余向在武林日，于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并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于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眞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將勉情鍾始終之戒，仍綴四十言。使好事者知伯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鬻《雙鶯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鶯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鶯，名冠古今，願托君爲重。』覺而怪之，未卜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攜《鶯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鶯』，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眞。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畫、詩、書，皆絕人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臺官吏環視，因縮不目，托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邪？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色秀，往往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璧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六字。雖不知璧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雝，見而愛之，就爲錄文于上。

《山志》卷四　崔鶯鶯，鄭恆夫人。恆字行甫，有子六人，曰頊、瑾、玘、璿、琬、女一，適盧損。崔年七十六，與鄭合葬。此見《崔夫人埋誌碑》，成化間出于舊魏縣廢冢。蓋恆祖斌爲磁、隰二州刺史，碑衛州參軍秦貫纂述，大中十二年立也。今世所傳《西廂記》悉誣。獨怪作者不別立姓氏，如烏有、亡是之類，乃玷人名節，至使兒童婦女，皆知其事，雖百喙莫能白矣。佛家言拔舌地獄，果有之，則王實甫、關漢卿，固當不免。然作俑于元微之《會眞記》。或云：微之通于其從母之女，借以自表。若是，尤可惡也。

《中國善本書提要》　《新編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雲飛》一卷，一冊（北圖）。明成化間刻本（十二行二十字）。按是集凡收《駐雲飛》七種：第一種《題西廂記十詠》，第三種《詠十二月題情》，第四種《題西廂記》，是集命名所由當以此。第七種《題駐雲飛收尾》，則全集之後跋也。其文云：「音韻新題，窗下燈前，幸健筆出落咱西廂配，褒貶咱東牆會，嗟，十二月緊相隨，四方知，俊俏村愚都寫入新腔內，時遇豐年歌唱齊。」「東牆會」指第二種《題東牆記五詠》，「俊俏村愚」指第五種《嘲莊家》也。末題「成化七年金臺魯氏新刊印行」。

王驥德《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自序》　記崔氏不自實甫始也。微之既傳《會眞》，入宋而秦少游、毛澤民兩君子，爰譜《調笑》，實始濫觴。安定之趙復次第傳語，寄詞鼓子，則節拍有加矣。迨完顏時，董解元始演爲北詞，比之弦索，命曰《西廂》，然第搊彈家言，而匪登場之具也。　又：抑舊傳是記，爲關漢卿氏所作，邇始有歸之實甫者，則涵虛子之《正音譜》，故臚列在也。獨世謂漢卿續

成其後，未見確證。然淄澠涇渭之辨，殊自不廢。

又《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凡例》 繪圖似非大雅，舊本手出俗工，益憎面目。計他日此刻傳布，必有循故事而附益之者。適友人吳郡毛生，出其內汝媛所臨錢叔寶《會眞》卷索詩，余爲書《代崔娘解嘲》四絕，既復以賦，命曰《千秋絕艷》，蓋其郡人周公瑕所題也。叔寶今代名筆，汝媛摹手精絕，楚楚出藍，足稱閨闥佳事。漫重摹入梓，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又：元劇體必四折，此記作五大折，以事實浩繁，故創體爲之，實南戲之祖。舊傳實甫作至「草橋夢」止，直是四折。漢卿之補，自不可闕。然古本止列五大折，今本離爲二十，非復古意。又古本每折漫書，更不割截另作起止，或以爲稍刺俗眼。今每折從今本，仍析作四套，每套首，另署曰第一套、第二套云云，而于下方，則更總署曰今本第一折、第二折，至二十折而止（此折與五大折之折不同），以取諧俗。

又：《鶯鶯本傳》，見《太平廣記》、《虞初志》、《侯鯖錄》、《艷異編》，各文互有異同，俗本轉成譌謬。

又《千秋絕艷賦》 吳郡毛允遂公子，出其內所臨錢叔寶《會眞卷》，周公瑕爲題曰「千秋絕艷」，命予作賦。卷中悉次金元人所爲傳奇，語稍波及。賦曰：美夫！河中麗人，洛下書生，嫋娟蕙質，繾綣蘭情。嫣然色授，睠矣目成。宛轉生前之恨，嬋媛身後之名。爾其漢皐春麗，蕭寺花濃，心勞金屋，人閉珠宮。托嫺辭于尺素，尋芳信于飛鴻。迨夫佼人月下，綺樹牆東。既械情于麗句，亦示赧于頹容。凄其良夜，黯彼回風。于是酬卓琴兮多露，薦韓香兮下陳。雲捧瑤釵，不負明星之約，粧留角枕，猶嬌在榻之春。乃至王孫之草方青，河橋之柳堪結。殢錦帶于新馭，愴羅巾于生別。投夜弦而留連，報春鴻而凄絕。環一解于中摧，鏡長分于永訣。憯紫玉之張羅，悵青陵之同穴。海塡衛而難平，血啼鵑而不滅。則有南宮詞客，北里騷人，繡腸欲絕，彩筆如新。韻清商于《子夜》，度艷曲于《陽春》。亦有丹青點筆之工，盤薄含毫之史，臆彼多情，圖其有美。高唐片障，崔徽一紙，未若秦嘉之婦，張玄之妹。麗比舜英，才方錦字。抽烏絲之逸藻，聊試隃麋；榻粉本之餘妍，詫傳側理。夫其塗黃乍就，浮渲俗飛，額瞬似語，態弱堪持，嫵然而狎，俛然而思，粲然而笑，蹙然而啼。神情綽約，芳澤陸離。洛水無聲之賦，金荃設色之詞。廼知凡理有窮，惟情無盡，感可決脰，愁堪彫髻。楚楚短綃，茫茫長恨，俯仰今昔，我輩差近。噫嘻崔孃，窈窕天人，其儷張郎，才地則鈞。嗟紅顏之薄命，怨錦翼之離羣，抱丹誠而不化，咏白首而難陳。即顧頌之見絕，仍掩抑而含辛。悲絕艷于既謝，寄麗辭于長顰。儻有情之披攬，當三嘅于斯文。

又《代崔孃解嘲四絕》 紅牋密約逗西廂，杏子花深夜正長。恰見自禁羞不得，悔將嗔語惱檀郎。　金荷的的照殘粧，誰遣行雲出洞房？花底劉郎元有路，卻攜衾枕恨紅孃。　玉環遙結報雙金，錦字淋漓淚不禁。不爲相思寄愁絕，可憐凄斷白頭吟。　紅樓消息斷長安，惆悵尋春已較殘。不是羞郎眞不起，見郎容易別郎難。

凌濛初《校西廂記凡例十則》 《北西廂》相沿以爲王實甫撰，《太和正音譜》實甫名下首載之。王元美《序言》則云：「《西廂》久傳爲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爲王實甫者，謂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徐士範重刻《西廂》則云：「人皆以爲關漢卿，而不知有實甫，蓋自『草橋夢』以前，作于實甫，而其後則漢卿續成之者。」更又不知何據。元人詠《西廂》詞，煞尾云：「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韻。參訂《西廂》的本，晚進王生多議論，把《圍棋》增。」則似謂漢卿翻董彈詞而爲此記，實甫止《圍棋》一折耳。于五本無涉也。又《滿庭芳》云：「王家好忙，沽名釣譽，續短添長，別人肉貼在你肋頰上。」又似乎王續關者，蓋當時關之名盛于王也，亦無從考訂矣。【略】俗眸見其稍質，便謂續本不及前，此不知觀曲者也。茲從周本，以前四本屬王，後一本屬關。　又：北曲每本止四折。其情事長而非四折所能竟者，則又另分爲一本。如吳昌齡《西遊記》，則有六本。王實甫《破窰記》、《麗春園》、《販茶船》、《進梅諫》、《于公高門》各有二本。關漢卿《破窰記》、《澆花旦》，亦各有二本，可證。故周、王本分爲五本，本各四折，折各有題目正名四句，始爲得體。時本從一折直遞至二十折，又復不敢去題目正名，遂使南北之體，淆雜不辨矣。　又：但細味實甫別本如《麗春堂》、《芙蓉亭》，頗與前四本氣韻相似，大約都冶纖麗。

佚名《凌濛初校本西廂記跋》 按《野談》，近內黃野中，掘得《鄭恆墓誌》，乃給事郎秦貫撰。其叙恆妻，則博陵崔氏，世遂以崔爲鶯鶯。余按《會眞記》，雖謂鶯鶯委身于人，而不著名氏。鄭恆之名，特始見于《西廂》傳奇，蓋烏有之辭也。世以墓誌之名偶于烏有之辭合，而鄭恆之配，又適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誌之崔爲鶯鶯，誤矣。

施國祁《董西廂跋》 而周憲王《羣英雜劇》載關氏六十本中無此目，惟

王實甫二十二本內，乃有《西廂》五本（即五劇）。【略】自關、王名立，董氏遂掩。

適槃碩人《刻西廂定本凡例》 是本曲皆從王、關二氏之舊。王之曲無可改，特其段中或字句重複，前後語意相戾者微換易之，然亦十中之一二耳。關所續後四摺，其曲多鄙陋穢蕪，不整不韵，則所改者十之四五矣。總之，求其義通而詞雅。

閔遇五《鶯鶯紅娘圍棋闖局跋》 前四爲王實父，後一爲關漢卿，《太和正音譜》明載。王弇洲、徐士範諸公已有論矣。乃元人詠《西廂》詞有云：「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韵。參訂《西廂》的本，晚進王生多議論，把《圍棋》增。」豈實父之後，又出一晚進王耶？抑其人意在左關右王而爲是也？耳食者因此使有關前王續之說。然《圍棋》之詞，板直淡澀，不唯遠遜實父，亦大不逮漢卿。其爲另一晚進無疑。姑附諸此，博詞家彈射。閔遇五識。

又《李本南西廂跋》 梁伯龍謂：此崔時佩筆，日華特校增耳，間有換韵幾調，疑李增也。崔割王腴，俱堪齒冷。

《遠山堂曲品·雅品殘稿》 陸采《西廂》，天池以李日華《西廂》翻北爲南，剽竊爲詞，氣脈未貫，握管作此，不涉王實甫一字，但韵雜耳。

《遠山堂劇品·雅品》 《崔氏春秋補傳》，屠峻。傳情者，須在想像間，故別離之境，每多於合歡。實甫之以《驚夢》終《西廂》，不欲境之盡也。至漢卿補五曲，已虞其盡矣。田叔再補《出閣》、《催粧》、《迎奩》、《歸寧》四曲，俱是合歡之境，故曲雖逼元人之神，而情致終遜於譜離別者。

閔振聲《跋崔鶯鶯像》 若崔娘遺照，則其亦辨眞贋也。予素有情癖，譚及輒復心醉。曾于數年前題《鶯鶯像》云：「翠鈿雲髻內家粧，妖怯春風舞袖長。爲說畫眉人不遠，莫將愁緒對兒郎。」又一絕云：「修娥粉黛暗生香，淚眼盈盈向海棠。倚到月斜花影散，一番春思斷人腸。」今觀陳居中所圖，於當日崔娘，肖乎不肖乎？予復有情癡之感，因錄其名人手筆于像之後，以見佳人艷質，芳魂千載如昨，而予之癖，今昔不異云。

陸采《南西廂記自序》 唐元相微之，蘊抱情癖，假張生以自宣，宋王性之辨之詳矣。自《侯靖錄》記時賢所著詞曲，而優戲之源始開。逮金董解元演爲《西廂記》，元初盛行。顧當時專尚小令，率一二闋即改別宮。至都事王實甫易爲套數。本朝周憲王又加《賞花時》於首，可謂盡善盡美，眞能道人意中事者，固非後世學士所敢輕議而可改作爲哉。迨後，李日華取實甫之語翻爲南曲，而措詞命意之妙，幾失之矣。予自退休之日，時綴此編，固不敢媲美前哲，然較之生吞活剝者，自謂差見一班。

祝允明《跋崔鶯鶯像》 崔娘鶯鶯眞像，乃舊傳本，非宋即元人名手之所得摹也。余向者都下曾從一見之，繼於謬城僧院中見一本，大約相類。妖妍宛約，嬌姿動人，第以微傷肥耳。陶南村說曾于武林見《崔麗人遺照》，因命盛子昭臨一本，且有趙宜之等題詠甚詳。此豈即其物耶？盛君之臨本歟？或好事重翻盛本，抑因陶說而想像之，以暗中模索而爲之者歟？既識蔑面游藝之隙，漫書以記吾會云耳。噫！尤物移人，在微之猶不能當。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恐貽趙顏之慼，姑未暇引爾丹青也。

平步青《小栖霞說稗·鄭恆墓誌崔氏非雙文》 《景船齋雜記》卷下：張鯢《跋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曰：此志傳以爲崔、鄭同穴之驗。吾鄉董元宰、陳眉公兩先生皆未深考，亦復傳訛，語具《品外錄》、《容臺集》中。余宰濬，訪得原刻，初猶以諛墓薄之。眉山王恪，好古士也，共余以會眞年月參之此碑，則此崔夫人者，計其生平尚長雙文四歲，然後一破此疑。王君謂：「博陵、滎陽，世爲婚媾，何必鶯、恆？」斯論篤矣。

《遯翁隨筆》卷二下 崔氏鶯鶯，一辱于元微之《會眞記》，再辱于董、關之傳奇，而伶優污褻者數百載矣。不意成化間魏縣居民于廢冢中得誌銘一方，冢居縣之西北五十里，鬻于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有胥吏崔吉者，識其文，遂白于縣令邢公，邢公乃置之邑治前，爲鶯鶯白數百年之冤。其志明書《唐故滎陽鄭府君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誌中歷叙：府君諱恆字行甫，官太常寺，久著文業，宿飾禮義，中外模範，友朋宗師。夫人博陵崔氏，四德兼備，母儀《內則》，禮行《詩》風，與鄭府君白首相莊，生六子一女。享年七十六歲，以大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合祔于府君之墓。嗚呼，崔夫人之冤，自此銘出而洗之矣。然但可洗于讀書學士之目，而愚夫俗子習見于伶優之褻穢者，焉得人人而告之哉？以斯知傳虛者，眞當以千劫泥犁報之也。後世以元微之因私憾而作《會眞記》，又假其名而作《答微之書》，予謂此書此記，亦未必眞出微之手也，或復有小才而浮薄者，又托微之之名以惑世，未可知耳。要知泥犁中自有眞造此口孽者承之也。

《消夏閑記摘鈔》卷下 唐元微之所著《會眞記》，元王實甫演爲《西廂》

曲本，俱稱塡詞絕唱。但口孽深重，罪干陰譴，或有人游冥府，見阿鼻獄中拘繫二人甚苦楚，問爲誰，鬼卒曰：「此即陽世所作《還魂記》、《西廂記》者，永不超生也。」宜哉！

《詞謔・詞謔一》《西廂記》謂之「春秋」，以會合(以)〔爲〕春，別離(以)〔爲〕秋云耳。或者以爲如《春秋經》筆法之嚴者，妄也。尹太學士直輿中望見書鋪標帖有《崔氏春秋》，笑曰：「吾止知《呂氏春秋》，乃崔氏亦有《春秋》乎？」亟買一冊，至家讀之，始知爲崔氏鶯鶯事。

毛奇齡《論定西廂記考實》參釋曰：董解元《西廂》爲搊彈家詞，其人仕金章宗朝，爲學士，去關、王百有餘年，而時之爲《西廂》者宗之。今董本俱在也。碧筠齋、徐天池輩，不經見董詞，初指今所傳本爲《董西廂》，則尤謬誤之甚者。古之不易考每如此。　又：「西廂記」三字，目標也，元曲末必有。正名題目四句，而標取末句。如雜劇有《城南柳》，因題目末句曰「呂洞賓三度城南柳」也。此名《西廂記》，因題目末句曰「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也。推此，則明曲之譌，如徐天池《漁陽三弄》，而題目末句曰《曹丞相神仙八洞》者，不知凡幾矣。特目列卷末，今誤列卷首，如南曲間演例，非是。　又：原本不列作者姓氏，今妄列若著若續，皆非也。　又：或稱《西廂》爲王實甫作，此本涵虛子《太和正音譜》也。涵虛子爲明寧王臞仙，其譜又本之元時大梁鍾嗣成《錄鬼簿》。故王元美《巵言》亦云：「《西廂》久傳爲關漢卿作，邇來乃有以爲王實甫者。」　又：明隆、萬以前，刻《西廂》者皆稱《西廂》爲關漢卿作。雖不明列所著名，然序語悉歸漢卿。如金陵富樂院妓劉麗華，刻《口授古本西廂》在嘉靖辛丑，尚云：「董解元、關漢卿爲《西廂》傳奇。」而海陽黃嘉惠，刻《董西廂》在嘉隆後，尚云：「《董西廂》爲關漢卿本所從出。」且引「竹索纜浮橋」等語，爲漢卿襲句。則久以今本屬關矣。但《正音譜》載元曲名目，其于漢卿名下，凡載六十本，而不及《西廂》，不可解也。　又：或稱《西廂》是關漢卿作，王實甫續。他不可考，嘗見元人詠《西廂》詞，其《滿庭芳》有云：「王家好忙，沽名弔譽，續短添長，別人肉貼在你腮頰上。」又煞尾云：「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韻。參訂《西廂》的本，晚進王生多議論，把《圍棋》增。」則是在元時，已有王續關者。但今按《西廂》二十折，照董解元本塡演，其在由歷，不容增《圍棋》一關目，而在套數，又不容于五本之外，特多此一折也。且《圍棋》一折，久傳人間，亦殊與實甫所傳雜劇手筆不類。則意漢卿亦曾爲《西廂記》，有何人王生者增《圍棋》一折，故有此嘲。實則漢卿《西廂》非今所傳本，王生非實甫，增一折，亦非續四折也。故詞隱生云：「向之所謂王續關者，則據元詞王增關之說而傅會之者也。今之所謂關續王者，則即向時王續關之說而顚倒之者也。」此確論也。　又：或稱《西廂》爲王實甫作，第四折爲關漢卿續。此見明周憲王所傳本。又《點鬼簿》目標王實甫名，則云：「張君瑞鬧道場，崔鶯鶯夜聽琴，張君瑞害相思，草橋店夢鶯鶯」。標關漢卿名則云「張君瑞慶團圞」。故徐士範重刻《西廂》則云：「人皆以爲關漢卿，而不知有王實甫，蓋自《草橋》以前作于實甫，而其後則漢卿續成之者也。」且《巵言》亦云：或言實甫作至《草橋夢》止，或言至「碧雲天」止。于是，向以爲王續關者，今又以爲關續王，眞不可解。　又：《西廂》作法，斷不得止「碧雲天」者。元曲有院本，有雜劇。雜劇限四折，院本則合雜劇爲之，或四劇，或五劇，無所不可，故四折稱一劇，亦稱一本。「碧雲天」者，第四本之第三折也。而謂劇與本有止于三折者乎？若其不得止《草橋》者。《西廂》關目，皆本董解元《西廂》，《草橋》以後，原有《寄贈》、《爭婚》，以至《團圞》，此董詞藍本也。元例傳演，皆有由歷。由歷一定，即李白嚇蠻本傳所無，張儀激秦與史乖反，亦不得不照由歷。所謂主司授題者授此耳。今由歷在董，董未止，何敢輒止焉？且院本雖合雜劇，然仍分爲劇，如《西廂》仍作五本是也。但每本之末，必作《絡絲娘煞尾》二語繳前啓後，以爲關鎖，此作法也。今《西廂》第一本《煞尾》已亡，第二、第三、第四本猶在也。第四本煞尾云：「都則爲一官半職，阻隔得千山萬水。」此正起末劇得官報喜之意。而謂「夢覺」即止，作者閣筆耶？且《西廂》閨詞也，亦離合詞也。不特董詞由歷不可更易，即元詞十二科中，有所謂悲歡離合者，雖《白司馬青衫淚》劇，亦必至完配而後已。公然院本，而離而不合科例謂何？　又：《西廂》果屬王作，則必非關續。按關與王皆大都人，而關最有名，嘗仕金，金亡，不肯仕元。雖與王同時，而關爲先進。關向曾爲《西廂》矣，惡晚進者增一折，而紛紛有詞，豈肯復爲後進續四折乎？且今之據爲王作者，以《正音譜》也。若據《正音譜》，則併無可爲續者。按譜所列，每一劇必註曰一本。一本者，四折也。今實甫《西廂記》下，明註曰五本，則明明實甫已全有二十折矣。且兩人成一本，元嘗有之，如馬東籬《岳陽樓》劇，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紅字李二。范冰壺《鸜鵒裘》劇，第二折施君美，第三折黃德潤，第四折沈拱之類。然皆有明註，此末嘗注曰後一本爲何人也。凡此皆所當存疑，以俟世之淹雅有卓識者。

又《論定西廂記跋》 從來賦《西廂》辭，自唐人數詩後，宋有詞，金、元有曲。金爲董解元《西廂》，元即是本也。《董西廂》爲是本由歷，本宜竝觀，今卷繁不能載矣。且其中相同處，亦約略引證入《論定》內，無可贅者。 又：特舊刻卷末，有無名氏詩，凡百餘首，從夫人自叙借居寄柩，以至張生衣錦，皆紀一律，其詞最俚淺，明係俗子譜入。且徒費梨棗，無裨考覈，概從刪去，衹附唐宋迄今詩詞二十四首，以備餘覽。尚有唐伯虎題像一首，并徐文長和題一首，以本闕二句不便補錄。

《吳山三婦評箋本第六才子書凡例》 《西廂記》繪像，昉自趙宜之跋《雙鶯圖》以及陳居中、唐伯虎，皆有之也。是集每折必繪圖像于首，列詩詞于後。世謂諧俗，不知正復古也。其畫譜皆儲備元筆，詩詞亦雋妙，有洵足備案頭珍玩也。

《易餘籥錄》卷一七 王實甫《西廂記》不標淨旦丑之名，曰紅、曰鶯、曰本、曰夫、曰惠、曰杜、曰飛，然則曰生者，謂張生，非優人腳色之名爲生也。

《劇說》卷二 鍾嗣成作《錄鬼簿》，以董解元居首，云：「以其創始，故列諸首。」又云：胡正臣，杭州人，董解元《西廂記》自「吾皇德化」，至於終篇，悉能歌之。《筆談》云：董解元《西廂記》，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弦，數十人合座，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無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按：今之馬上戮，本此。 又：輝縣褚邱，去百泉四十里，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而近又有鄭村。有演崔鄭傳奇者，土人以石擊之（見《書影》）。《曠園雜志》云：唐鄭太常恆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撰《志銘》在焉。犁人得之，鬻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白於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傳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於元微之《會眞記》，再辱於關漢卿、王實甫《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爲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詩辯坻》云：陳仲醇《品外錄》載《唐鄭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志銘》，秦貫所撰也。陳因據此辨《會眞》之誣，用意可謂長者。後余見此搨本，楷書微兼隸體，筆意遒古，而詞亦質雅。第志稱府君諱遇不諱恆，而眉山黃恪復以《會眞》年月參之此碑，所謂崔氏者其生平尚長雙文四歲，蓋滎陽、博陵世通昏姻，志中崔、鄭，不必便爲鶯、恆。仲醇但欲爲雪崔之地，而弗深考耳。 又：《西廂記》始於董解元固矣，乃《武林舊事》雜劇中，有《鶯鶯》《六么》，則在董解元之前。《錄鬼簿》：王實甫有《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同時睢景臣有《鶯鶯牡丹記》，王實甫止有四卷，至「草橋店夢鶯鶯」而止，其後乃關漢卿所續（詳見《曲藻》及《南濠詩話》）。李日華改實甫北曲爲南曲，所謂《南西廂》，今梨園演唱者是也。王實甫全依董解元，惟董以敵賊下書者爲法聰，實甫改爲惠明。關所續亦依於董，惟董以張珙用法聰之謀，攜鶯奔於杜太守處，關所續則杜來普救寺也。日華南曲，則一沿王、關耳。傖父漫譏漢卿所續之非，蓋未見董詞也。查伊璜以關所續未善，更作《續西廂》四折，大概仍用董、關，而增以應制賦詩，即用「待月西廂」之句。又夫人欲以紅娘配鄭恆，紅娘不許而欲自縊。事皆蛇足，曲亦村拙，遠不及漢卿矣。碧蕉軒主人作《不了緣》四折，則本「自從別後減容光」一詩而作也：崔已嫁鄭恆，張生落魄歸來，復尋蕭寺訪鶯鶯，不可復見。情詞凄楚，意境蒼涼，勝於查氏所續遠甚。董、關而外，固不可少此別調也。明人又有《續西廂昇仙記》，序稱盱江韵客所撰。謂紅娘成佛，而寫鶯鶯之妬。鄭恆訴于陰官，鬼使擒鶯，紅來救之。意在懲淫、勸善，但詞意未能雅妙耳。

梁廷枏《曲話》卷一 《西廂》作自元人，董解元作《弦索西廂》，王實甫作《西廂記》，關漢卿作《續西廂記》，明陸采作《南西廂》，國朝周坦綸作《竟西廂》，研雪子作《翻西廂》，無名氏作《後西廂》，查繼佐作《續西廂》。

又卷四 王實甫撰《西廂記》，見《太和正音譜》。王弇州《曲藻》謂實甫原本至「碧雲」、「黃花」而止矣，後所續爲關漢卿筆。世謂止於《草橋驚夢》者，非也。今按：漢卿所撰曲，多至六十餘本，其目不載《西廂》。且續本多鄙陋不倫之句，尤可疑也。

佚名《崔娘遺照跋》 右崔娘遺照，見諸家舊本，傳爲宋畫院待詔陳居中所摹。按，陶宗儀《輟耕錄》，謂于武林見此圖，命盛子昭重摹，不知正此本否？祝希哲跋語，謂「曾兩見此圖，大略相類，妖妍宛約，故猶動人，第稍傷肥」。此本殊清麗不爾。然往觀古周昉輩畫美人，亦多較豐，不似近代專尚瘦弱。吳本又有唐伯虎所摹一紙，則眞傷癡肥，大損風韻。或摹刻屢易，致失本眞。今不并載，稍存此圖，以寄虎賁典刑，俾覽者自得于驪黃牝牡之外云爾。客問舊謂居中之畫稍肥，近否？余戲謂崔娘千古絕艷，然故不甚瘦。客詰其故？余謂：「子不讀微之《會眞詩》『膚潤玉肌豐』語乎？摹寫姿態，無過此君最眞耳。」客大噱去，并識以備謔資。

《雨村曲話》卷上　《太和正音譜》云：《西廂記》，元進士王實甫撰。按：王實甫見《元人百種》，曲目十三本，以《西廂》爲首。世有謂關漢卿撰者，妄也。漢卿亦元進士，撰曲有六十三本，不載《西廂》，可據。王元美云：實甫原本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則續鄭恆事，乃漢卿筆也。世又謂至《草橋驚夢》而止，非。按：元天台陶宗儀《輟耕錄》：金章宗時，有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傳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據此，則《西廂》爲董解元作。而《嘯餘譜》載元劇作一百五人，以董解元居首，但注「仕元，始作北曲」，并未載撰《西廂記》。陶九成元人，相去未遠，必有所據。意董原本，而王、關爲潤色之與？董解元，一作金人。

《曲海總目提要》卷四　《南西廂》：明李日華改王實甫本也。實甫劇本北曲，日華點竄之爲南詞。前後情節，皆仍其舊。按日華字君實，嘉興人，（此劇崔時佩撰，李日華增補，《百川書志》稱崔時佩作二十八折，餘爲李日華新增，今富春堂刻本即如此分別注明。崔時佩，海鹽人；李日華，吳縣人，非嘉興李君實，此誤。李日華除增訂《南西廂》外，尚撰有《四景記》、《南琵琶記》二種，今均佚。）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衡曲塵談》云：麗曲之最勝者，以王實甫《西廂》壓卷，日華翻之爲南，時論頗勿取，不知其翻變之巧，頓能洗盡北習，詞協自然，筆墨中之爐冶，非人官所易及也。南北曲之各異，不獨北調鏗鏘，南調宛折，南兼四韵，北并三聲，凡元人雜劇，每折皆一人獨唱到底，《西廂》要緊人物，惟張生與鶯、紅，而紅曲尤多，若不稍爲變通，則勢不能給，雖善歌者難繼其聲，故不得不易元曲而爲明，易北曲而爲南也。近時演唱關目，有欠雅者，亦非日華本色，又按元以前有董解元《西廂》，董乃大金時人，其曲宛轉纏綿，極盡情致，大抵是一人彈唱到底，恐是專用弦索者。覽其文筆，足稱才士，流傳既久，存其姓而遺名。《歸潛志》及《中州集》，亦皆無從稽考，良可惜也。

又　《度柳翠》（雜劇），元人王實甫撰。《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均作李壽卿撰，僅《柳枝集》本注稱或云王實甫作，誤。明嘉隆間，徐渭所作《翠鄉夢》，本此。而臨川吳士科作《紅蓮案》則又本之《翠鄉》，插入徐渭事。近時人所作樂府，本之元人者甚多，如《白羅衫》之本《合汗衫》，《繡襦》之本《曲江池》，《玉環記》之本《玉簫女》，《八義》之本《趙氏孤兒》，《長生樂》之本《誤入桃源》，《昊天塔》後復有《昊天塔》，《紅梨花》後復有《紅梨記》。作者不同，關目互異。或隨手點竄，或以事牽合，或假托爭新，或借題翻案。但取其悅一時之耳目，漸莫能究立說所從來。若此之類，未易一二數也。

《今樂考證・著錄一》　王氏所撰《西廂》，《太和正音譜》目但署「西廂記」三字，周憲王本目，每四折標列一名，曰：王實甫《張君瑞鬧道場》劇，曰《崔鶯鶯夜聽琴》劇，曰《張君瑞害相思》劇，曰《草橋店夢鶯鶯》劇。其後四折曰：關漢卿《張君瑞慶團圓》劇。據此，則後四折爲關漢卿續無疑矣。日新堂本目云：第一本《焚香拜月》，第二本《冰弦寫恨》，第三本《詩句傳情》，第四本《雨雲幽會》，第五本《天賜團圓》。俗本目，如「老夫人開春院」等二十條，爲後人好事者所竄易，已非廬山眞面。元人無名氏有《增奕》一折，用《南呂・一枝花》調，與今所傳演者異。

閻復

論述

袁桷《閻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應期握圖，肇函諸夏，文經武緯，各當厥職。粵惟東平地接鄒、魯，時則有嚴忠武公披荆翦蕪，扶植儒學，作成逢掖，卒能敷文帝庭，風動八表，鄆之得人，號稱至盛，而閻、李、徐、孟，世名以「四傑」焉。自至元至於大德，更進迭用，誥令典冊，則皆閻公所獨擅。【略】銘曰：泰伯之曾，食采於閻。因邑爲氏，慶源涓涓。太原之閻，顯武後唐。戰多著名，分茅爲王。有孫曰象，決科就文。撫綏降邦，拯其溺焚。迢迢裔孫，實家平陽。試邑死事，和川歸藏。是生惠穆，占籍名郡。推誠急施，樂善不靳。教子有行，俾離其鄉。業精行成，何求不償。顯允文康，以文偉著。執其牛耳，莫或敢侮。斟酌泰和，密勿元氣。英露喬雲，萬物贔贔。鎮於詞垣，幾四十年。矜彼不能，擢才進賢。維我世祖，養茲國珍。薦更三宗，猶昔舊臣。公歸白雲，多士盡悼。凡今曰能，亦公所造。何以遠貽，有豐其碑。實茂聲宏，播於銘詩。

趙孟頫《送閻子靜廉訪浙西》　翰林華蓋逼青冥，憲節乘驄出帝城。海內

文章歸渾厚，浙西人物望澄清。姑蘇落日荷花淨，震澤秋風橘柚明。憶向玉階承聖語，早歸黃閣慰蒼生。

陳孚《呈閻靜齋學士》 四海文聲重泰山，十年忠讜侍龍顏。屢分天上金蓮炬，獨占人間玉筍班。麟筆露寒青簡溼，鳳章雲藹紫泥閒。孤帆已有東風便，喜近蓬萊碧水間。

繆荃孫《藕香零拾本靜軒集跋》 復美風儀，操筆綴詞賦，音節諧鬯，融洽事理。【略】復在翰林最久，以文學自任，不肯爲執政官，上亦嘉其謙退。宜其文氣春和融粹，絕去町畦，卓然爲元一代大宗。

《加封孔子制》 《古文釋義新編》卷八：孔子不易贊，而從前贊孔子者，又復名作如林。試思一部廿一史，從何處說起？如欲備極稱頌，又恐千萬言終說不盡。此制妙只切「大成」二字發揮，末用流水文法，咏嘆作結。從切實處說入，神化意致，悠然高絕。　又：「蓋聞」四句，虛節一層。妙從「先孔子」、「後孔子」發論，已包括「大成至聖」義。「所謂」四句，虛証一層，正括「大成至聖」之義處。「朕纂承」四句，是所以加封之故。四句有三層意思：「纂承」句是嗣位，一層；「敬仰」句是欽慕，又一層；「循治古」二句是法古，又一層。於戲！以下贊頌作結，末二句寫所禱意，亦見周密。

傳記

《元史》卷一六〇《閻復傳》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祖衍仕金，歿王事；父忠，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復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簡重，美丰儀。七歲讀書，穎悟絕人，弱冠入東平學，師事名儒康曄。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復爲首，徐琰、李謙、孟祺次之。歲己未，始掌書記於行臺，擢御史掾。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二年，陞翰林修撰。十四年，出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十六年，入爲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之法。十九年，陞侍講學士。明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二十八年，尚書省罷，復立中書省，帝勵精圖治，急於擇相。一日，召入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首命復爲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先是，姦臣桑哥當國，嘗有旨命翰林撰《桑哥輔政碑》，桑哥既敗，詔有司踣其碑，復等亦坐是免官。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以舊臣召入朝，賜重錦、玉環、白金，除集賢學士，階正議大夫。元貞元年，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曲阜守塚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洒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三年，因星變，又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大德元年，仍還翰林學士。二年，詔賜楮幣萬貫。四年，帝召至榻前，密諭之曰：「中書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卿爲朕舉所知。」復以哈剌哈孫對，帝大喜，即遣使召入，相之。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階正奉大夫。十一年春，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言皆剴切。未幾，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餘如故。復力辭，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其請，給半俸終養。時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俾公卿祖道都門外。及即位，遣使召復，復以病辭。皇慶元年三月卒，年七十七。謚文康。有《(靖)〔靜〕軒集》五十卷。

袁桷《閻公神道碑銘》（存目）

《元史類編》卷二二（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山房隨筆》 閻子靜復，至元間翰林學士，後廉訪浙西，有《梅杖》詩云：「凍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略】

《青樓集》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

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庵、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爲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酹歌。席終，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云：「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卻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作品本事

《吳禮部詩話》　閻子靜，初挾其鄉人書至京，謁賈仲明，以梅枝拄杖爲獻。適姚公茂諸人至，賈因見閻，道其故。諸公令賦《梅杖》詩，閻即賦云：「斫取江南萬玉柯，春風入手慣摩挲。」【略】諸公延譽，遂知名。

危素《吳文正公年譜》　咸淳二十四年，程公疏上所薦士以復命，終不忍舍公。公微知之，力以母老辭，遂治任南歸。公卿大夫多中原老成，而宋之遺士亦有留燕者，皆知公之不可留而惜其去，相率賦詩送別。閻文康公復之詩，有「羣材方用楚，一士獨辭燕」。

著　錄

袁桷《閻公神道碑銘》　其所爲文，號《靜軒集》、《內外制集》若干卷，將傳於世。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靜軒先生閻文康公集》七冊，不全。元至元間人，莫詳其名。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閻復《靜軒集》五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閻復《靜軒集》五十卷，又《內外制集》。

繆荃孫《藕香零拾本靜軒集跋》　右《靜軒集》，元閻復撰。【略】列傳云著有《靜軒集》五十卷，袁桷撰《神道碑》云又有《內外制集》若干卷，《文淵閣書目》均未著錄，明初已佚，今從《文類》及《金石碑版》共得四十三篇，不過十分之一。《訪碑錄》尚有《高唐州重建廟學碑》、《重修東方朔廟碑》二通，均未見。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靜軒集》五卷，元閻復撰。《附錄》一卷。清光緒二十一年繆荃孫刊《藕香零拾》本。

藝　文

陳孚《為靜齋學士講壽》　大赤冲氣開鴻濛，仙人飛下方諸宮。蒼麟吐書衛青童，從以丹篆金芙蓉。仙人炯炯雙碧瞳，珠庭鼎角冰雪容。倒瀉銀潢沃筆鋒，玉栝繁露凌星虹。絳紗鸞扇天九重，翠鳳銜出芝泥封。賜以冊府群玉峰，七寶之牀雙蓮紅。春光蕩淡薇花風，肺肝一鏡磨寒銅。行須便歸碧紗籠，永爲四海斯文宗。我來滿泛玻璃鍾，更無韶語歌祝雍。君不見，孔孟之道與天通，願身任此傳無窮。

陳宜甫《送琴與閻子靜承旨》　我從西陲來，只挾書與琴。書以閱古道，琴將回古心。誰謂今之人，寥落無知音？先生一邂逅，磊磊開胸襟。慨然志氣合，起我擊節吟。請君彈《文王》，周《雅》尚可尋。再理杏壇操，魯風尤所欽。莫調《出塞曲》，游子悲難禁。君歸抑何贈？所愧無瑤琳。舉琴以送君，聊比雙南金。

王旭《寄閻學士》　海人辛苦不求仙，銀漢乘槎亦偶然。內相肯揮扛鼎筆，書生合了住山緣。文章自古多憎命，窮達從今不問天。只有歲寒心一寸，感恩終擬報他年。　蓬萊山上玉堂仙，一別音容又幾年？誰辨連城買燕石，空思流水和牙絃。棲遲正坐貧窮累，感激常因記憶篇。欲作龍門千里夢，寒齋風雨不成眠。　欲倚雲霄萬丈梯，閬風高處振塵衣。仙游無力情終懶，世變驚心事更違。歲暮龍蛇歸蟄卧，天寒禽鳥傍巢飛。平生知己人何在？遙望文星隔紫微。

張之翰《閻學士子靜以詩見寄依韻奉答》　閑身無物可遮羅，淡愛青山掃黛蛾。啼鳥喚人離憲府，好風吹句下鑾坡。一千八百盡烟景，二十四橋皆月

波。天上文星是知己，老於淮海又如何？

鄭廷玉

簡本《錄鬼簿》 鄭廷玉，彰德人。《雙教化》、《玉公綽》、《打李煥》、《送寒衣》、《金鳳釵》、《鳳凰兒》、《忍字記》、《欒城驛》、《哭韓信》、《貶揚州》、《復勘贓》、《駟馬奔陣》、《漁父辭劍》、《疏者下船》、《孫恪遇猿》、《冤家債主》、《貧兒乍富》、《因禍致福》、《智賺後庭花》、《風月七眞堂》、《冷劍劉斌料到底》。

繁本《錄鬼簿》卷上 鄭廷玉：《楚昭王疏者下船》、《宋上皇(禦)〔御〕斷金鳳釵》、《齊景公駟馬奔陣》、《包待制智勘後庭花》、《采石渡漁父辭劍》、《吹簫女悔教鳳凰兒》、《冷臉劉斌料到底》、《尉遲公鞭打李道煥》、《布袋和尚忍字紀》、《子父夢秋夜欒城驛》、《孟縣宰因禍致福》、《賣兒女沒興王公綽》、《風月郎君雙教化》、《一百二十行販揚州》、《冤報冤貧兒乍富》、《看錢奴冤家債主》、《曹伯明復勘贓》、《漢高祖哭韓信》、《風月七眞堂》、《蕭丞相復勘贓》、《孫恪遇猿》、《孟姜女送寒衣》、《奴殺主因禍折福》。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鄭廷玉：《金鳳釵》、《疎者下船》、《後庭花》(宋仁宗御賜翠鸞女，包待制智勘後庭花)、《冤家債主》(貪財漢空使倖勞神，看錢奴買冤家債主)、《忍字記》(笋板乞兒硬化看錢奴，布袋和尚醉屈忍字記)、《孫恪遇猿》、《貶揚州》(百二十行貶揚州)、《因禍致福》(趙長者見家歸京，孟伯祿因禍致福)、《鳳凰兒》(幽牆花恰生棟梁材，吹簫女悔教鳳凰兒)、《漁父辭劍》、《雙教化》(煙花子弟說虛脾，風月郎君雙教化)、《欒城驛》(兄妹情風雨短長亭，子父夢秋夜欒城驛)、《打李煥》(小秦王秉政問王柔，老敬德鐵鞭打李煥)、《料到底》(劉賦料到底)、《復勘贓》(蒲丞相大斷案，曹伯明復勘贓)。

賈仲明《凌波仙·補鄭廷玉吊詞》 《金鳳釵》《打李煥》《後庭花》、《忍字記》《欒城驛》《雙教化》、《鳳凰兒》《料到底》偷閑暇。《因禍致福》關目冷，《貶揚州》《債主冤家》。《漁父辭劍》才情壯，《孫恪遇猿》節脈佳，《疎者下船》安頓精華。

《遠山堂曲品·艷品》 《靈寶符》：予向閱元人《看錢奴》、《來生債》二劇，喟然異之曰：「是可以砭錢虜矣。」乃摭爲傳，寄示伯彭，不一月而新聲遂爾繞梁，北詞之雄，南詞之婉，兼極其致。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楚昭公》(雜劇)，元鄭廷玉撰。鄭廷玉，彰德人，所作雜劇，今存《楚昭公》、《後庭花》、《忍字記》、《看錢奴》、《金鳳釵》等五種。劇中吳楚事，詳見《伍員吹簫》及《浣紗記》。此則重在申包胥乞師復楚。所演關目，有實有虛。按《左傳》，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魯定公五年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楚子入於郢。劇云：吳有寶劍，曰魚腸、純鈎、湛盧，伐越所得，吳王常珍之。(按《吳越春秋》，歐冶子作名劍五，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又《蜀志》薛燭曰：造此劍時，赤僅山破出錫，若耶溪出銅，雖城量金珠，猶不可得)湛盧飛入楚，吳索諸楚，楚不與，吳遂興師。(傳曰：伍員爲行人以謀楚，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定公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劇稱求劍事不實。)以孫武爲軍師，伍員爲元帥，(軍師、元帥，時無此名。)將兵四十萬伐楚。申包胥勸昭公堅守不戰，己則往秦乞師。昭公使費無忌率師拒吳，無忌與員戰敗，被擒。(傳序左司馬戌與子常分師抗吳，史皇說子常速戰，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無被擒事。劇叙戰事亦不詳。)吳師入郢，楚昭公與其弟半旋，及夫人公子出奔。渡江遇大風，舟人以舟小不能盡載，請棄一人。半旋欲下，昭公曰：「疏者下。」謂妻之親不敵弟也，夫人投于江。風愈大，舟人復請棄一人，旋又欲下，昭公曰：「疏者下。」攬旋袂曰：「子之親亦不敵弟也。」公子復投於江，乃行濟岸。兄弟各投他國。(按傳，吳破郢，楚子取其妹季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半以從。則從王奔者乃妹季半，無所謂弟半旋也。劇特假女弟爲王弟耳。)申包胥至秦乞師，秦昭公不允。(傳載哀公，非昭公也。)包胥止

驛亭中，依牆而哭，七晝夜不絕。秦君臣感動，乃命姬輦將兵十萬，同包胥救楚。（傳載子蒲、子虎帥五百乘以救楚，此云姬輦，失考。）吳師退，昭公復入郢，半旋亦歸。夫人、公子之投於江也，江神以其賢孝，救入蘆葦中，投申屠氏。申屠氏知爲貴人，奉養半年，至是聞楚復，皆來歸。於是兄弟夫婦父子皆得合。賞申包胥，與秦結婚姻，永爲唇齒。（傳曰：楚子入於郢，賞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即定矣，又何求？」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劇中事雖不盡實，然申包胥之志，楚昭王之友愛，夫人、公子之賢孝，皆足以勸世也。楚僭稱王，劇稱公，遵經也。然吳則稱王，又不可解。）

又　《後庭花》（雜劇），元鄭廷玉作。劉天義與翠鸞唱和《後庭花》詞，故以爲名。後人增改作《桃符記》。按《妒記》載，唐兵部尚書任瓌，賜二女，妻爛其髮禿，太宗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妒不須飲。柳氏拜敕曰：「誠不如死。」乞飲盡。太宗謂瓌曰：「人不畏死，卿其奈何？」二女別宅安置。劇云：趙廉訪妻妒，欽賜之女，蓋影借其事。略云：廉訪使趙忠（《桃符》作傅忠），妻張氏無子（《桃符》作雲氏），欽賜一女翠鸞爲侍婢（《桃符》作裴青鸞），與母劉氏偕。張密令僕王慶殺之。慶謀於祗候李順（《桃符》作賈順），順嗜酒，其妻張舊與慶私，有子福童，幼而啞。慶告張以翠鸞事，張設計使順縱鸞，使慶詰順，因逼順休妻嫁慶。順強從之，而有怨詞。慶聞，殺順投井中，遂據順妻。翠鸞母子逃出，巡卒衝散，鸞投獅子店，爲店小二擊殺，以桃符插髻沉諸井。秀才劉天義（《桃符》作天儀），應舉宿店，與鸞倡和《後庭花詞》。鸞母叩門相索，女忽不見。見詞，以天義匿其女，執送府包拯。而趙廉訪亦疑翠鸞事，以慶送尹。拯因「井底蛙」句窮治李順。井中得屍，啞童證是其父，乃定王慶、張氏罪。天義宿店中，得桃符，於小二井中獲鸞。乃定小二罪，而天義得釋。皆與《桃符》相合。惟獅子店、黃公店小異。劉裴團圓，亦與此異。

又　《忍字記》（雜劇），元鄭廷玉撰。考無生法忍，出《大藏般若經》，則「忍」字本釋典要旨。略云：靈山會上第十三尊羅漢，聽佛講經，凡心忽動，罰往下方，投胎於汴梁劉氏，曰劉均佐。佛恐其迷卻正道，囑彌勒尊佛，化爲布袋和尚，點化證果。均佐爲汴梁第一富戶，妻曰王氏，子曰佛留，女曰僧奴。而均佐慳吝苦克，以錢爲命。一日大雪中，見有凍人，不覺惻然動念，以酒灌醒。問其里居姓氏，據云洛陽人，姓劉名均佑。均佐以其姓名與己相似，留之家，結爲兄弟。均佐生日，均佑方爲置酒，門首一胖和尚負布袋，大笑大呼曰：「劉均佐看財奴供我一齋，當以大乘佛法傳爾。」且索紙書佛法，均佐吝紙，伸手掌與之書。遂書一忍字。頃之，和尚忽不見，均佐呼水洗手，愈洗而字愈明，以手巾拭之，滿巾皆忍字，方大怪異。俄有乞者劉九兒，亦呼均佐名而索錢，謂均佐負錢也，均佐不能忍，舉手推九兒，九兒立殞。均佐窘甚，欲自首於官，而布袋和尚忽至，責均佐不忍。爲救九兒甦，而勸均佐出家，均佐辭未能，願即所居屋後結庵修持，以妻子產業托均佑。居久之，其子佛留來告其母與均佑同坐而飲，均佐復不能忍，持刀排闥，欲殺妻與均佑。至則不見均佑，而刀柄有「忍」字。復見和尚云：「劉均佐須忍著也。」於是再勸均佐，休妻棄子女出家。均佐強從之，和尚引至嶽林寺，命其徒定慧爲師，教之參禪念佛，以忍爲上。均佐方打坐，忽憶其家貲萬貫，不知若何，慧師訶之。稍間，均佐復憶其妻之美，又憶其子女之嬌，屢爲慧所訶。俄而均佐夢與其妻相見叙綢繆，見其妻手中有「忍」字，見子若女額上皆有「忍」字，俄而似夢非夢。又見布袋和尚率其妻子繞場而走，遂疑和尚之賺己出家，而奄有其妻子也，更不能忍。辭慧還鄉。過祖塋小憩，見一人年可八十餘，呵均佐曰：「至我墓，何所爲？」均佐謂：「此我家墓也，何反被呵？」細詰之，則此人乃是均佐之孫，去均佐出家時百十餘年矣。其妻與子女，皆已入土。旁設虛墓，爲均佐也。均佐乃大悟浮生之幻。而布袋和尚亦至，告以前世乃賓頭盧尊者，妻王氏爲驪山老母，子爲金童，女爲玉女，已爲彌勒尊佛。恐汝墮落，而來度脫也。遂各念佛而去。【略】特其所撰，足以破除鄙吝，警醒癡愚，不可謂無補於世耳。

又　《看錢奴》（雜劇），元鄭廷玉撰。近時有《狀元旗》，大略本此。《漢書・五行志》：客謂鄧彪曰：「終不如臨沮鄧生，爲守錢奴。」又馬援曰：「凡多財貴能賑施，否則守錢奴耳。」盡以頒昆弟故舊。作者蓋本此意，以勸世也。其事則見小說，又與周讎借車子財事相同。按《搜神記》曰：有周讎者，家貧。天帝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車子財可借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後稍富，夫婦輦其財以逃。因寄宿車下，夜生子名車子，從是貧困。劇名周榮祖，蓋指此也。其略云：曹州秀才周榮祖者，世富，祖周奉記，敬重釋門，曾蓋佛院一所，爲薰修之地。其父爲修理宅舍，需木石，毀之，旋得疾而亡，人皆以爲不信三寶之故。（《太平廣記》載李虛還魂事云：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佛堂小者并坼，大者封閉，不信之徒，望風毀坼。新息令

李虛，嗜酒倔強，方醉而州符至，限三日報。虛怒，約胥界內毀坼者死，于是一界幷全。虛病死三日而蘇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未見王，見典吏曰：『長官平生嗜殺害，今當受報，若何？』虛懼請救，吏曰：『去歲坼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對。』虛見王索善惡簿，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吏讀曰：『專好割羊腳，合割其身肉百斤。』虛曰：『去歲坼佛堂，界內獨存，此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速檢福簿。』吏至天堂檢得，惟一紙，讀曰：『去歲坼毀佛堂，新息一境獨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送李明府歸。』仍敕兩吏推之，遂得蘇。」觀此，則以毀佛院致災，洵有之也。）後榮祖學成，欲應舉，以祖遺金悉藏地窖中，率妻及子長壽偕行。有打牆人賈仁者，不勝窮苦，至東嶽廟中，訴於廟神靈派侯，求小富貴。侯問之增福神，核其籍應餓死。會聖帝有旨，以曹州周家世積陰功，宜享福報。而榮祖之父一念差池，子孫合受折罰。今以其家藏金，暫借與仁，期以二十年後還本主。仁於夢中受命，醒而爲人打牆，果於牆下忽得藏金，遂致富。然慳吝異常，一錢不輕出，其自奉之薄，無異打牆時也。榮祖赴舉不第，歸求藏金于故處，不復見。復投姻故，皆不遇。流落不堪，過賈仁門，見其門客陳德甫，知仁無子，欲求他人子爲義兒。乃鬻其子長壽于仁，仁又吝，不肯多出錢。德甫支己俸錢，幷給榮祖。越二十年，賈仁死，長壽盡有其業。至岳廟燒香，與榮祖遇。相離已久，兩不相識，夢神告之，不悟。越明，榮祖之婦患心痛，至藥鋪中求藥。而藥鋪主人，陳德甫也，引與長壽相見，爲道其詳，于是厚酬德甫，父子重合。檢其鏹上，有奉記字云。

馬端臨

論述

《文獻通考總序》《古文眉詮》卷七八：先述「通」字，後述「文獻」字。「通」以言其貫串，「文獻」以言其根據也。案部就班，如堂之有構，如帛之有幅。洵是獨有古今之識、不愆步伐之文。

《田賦考序》《古文眉詮》卷七八：田制賦法，護前鞭後，以無拂經生之議，而實瞻前顧後，以適還世變之宜。事勢之所趨，即文勢之所趨。如此，始得謂之通達古今。

《錢幣考序》《古文眉詮》卷七八：田賦末法則取之，錢幣末法則不取。蓋額稅猶爲適時，而楮鈔直是流弊也。具此通識，可與論事矣。

《戶口考序》《古文眉詮》卷七八：題曰戶口，其貌止似就民言民，故以古才今竄爲言。要其所由登耗者，則存乎上之或重之、或輕之，此題神也。

《職役考序》《古文眉詮》卷七八：迫長正使驅民，譬責教學師爲做工頭矣。役名由是起，當差之謂也。意主於戢凌暴。

《征榷考序》《古文眉詮》卷七八：征榷所供，久爲經費正式，故但窮苛弊情形，不設迂闊議論。

《市榷考序》《古文眉詮》卷七八：市糴與征榷不同：征榷者，抽取其贏，比於田賦，市糴則交易之術，其初意本以備貧荒，其末流必至下同於賈人、細民逐什一之故智，而更以勢驅之，橫且褻矣！故致誠尤切直。竟似一篇時藝體。

《國用考序》《古文眉詮》卷七八：於蓄財作冷語，則欲心平，於用財作危辭，則蕩志斂。所規在內藏，含意可思。

《選舉考序》《古文眉詮》卷七八：古今取士格式，只用揆叙法，不置可否於其間。非漫無論定也，情僞日出，庶幾著令劃然，足以息囂習而抑虛聲。猶田賦之用兩稅，雖末法而不可輕變也。淺識之士，妄議更張，弊滋叢矣。

《學校考序》《古文眉詮》卷七八：（「自其以政學」至「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吏以政學，則教歸無用矣。又：卒之治，亦非治，不過簿書期會而已。繳句有神。撫斯席也，讀斯言也，幾欲廢書矣。古者教以出政，故治茂，後世政非所教，故學輕。只此兩意盤旋。吁！政教之合難矣。治則吾不知，學雖扶其易植乎？

《職官考序》《古文眉詮》卷七八：只就古今沿革名實，分條叙述，不著一句議論，是考序正體。亦曰職官異同，隨時改設，不必沾沾以復古爲規也。方正學當建文之世，更易紛紜，君子以爲迂矣。

《**郊社宗廟考序**》《古文眉詮》卷七九：郊廟列門則二，志祭則一，故合序之。祭以義立，以數行，提論精鑿。中述因襲，後歸折衷，低昂進退，總以義數準之。并存以俟論定，禮家得體小心文字。

《**王禮考序**》《古文眉詮》卷七九：所主惟古今因革一條耳，以原經傳爲牆壁，以闕贅錄爲波瀾，文便有根柢、不寂寞。

《**樂考序**》《古文眉詮》卷七九：功成而樂作，聲音與政通，自古記之。作者別具曠識，卻成至論，學士家勿河漢其言也。

《**兵考序**》《古文眉詮》卷七九：古者治軍，教練數多，調發數少。自兵籍分，而練雖多亦少，調雖簡亦疲矣。況積冗而不核，積馳而不足以當敵。如宋之軍政，則病少者轉復患多，病疲者直歸無用，其能久乎？所言皆從經史中得間而出之，不愧讀書人。

《**刑考序**》《古文眉詮》卷七九：以「輕重」二字持制法之衡，相越以兩則難比，相差以五則可衷。論極平允，起訖亦仁周義正。

《**經籍考**》《古文眉詮》卷七九：聖經不與群籍同有無之運，妙解冠局，另爲一條。至其述志目、廣記載，則統四庫之類言之，俱以夾議論、增色澤。《經籍》一考，網羅放失，諸所薈粹，尤賴有昭德晁氏、直齋陳氏兩家，厥功偉焉。

《**帝系考序**》《古文眉詮》卷七九：擘畫分明，倫叙該備。

《**封建考序**》《古文眉詮》卷七九：（「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單句神遠，函蘊柳論而無迹。通觀古今，叙議夾運。於三代之封多綴疑端，漢名襲古，「屢變以廢。魏以後，直證襲封之弊。總歸於封建必不可復而止。數千年大勢瞭然，不能易其說矣。須玩回曲、斡旋、擲撲之妙。

《**象緯考序**》《古文眉詮》卷七九：又案太史之官，古兼占候、紀載，至孝宣之後專掌司天，而後世專以爲史職之稱，亦失考矣。

《**物異考序**》《古文眉詮》卷七九：不曰妖，不曰祥，而總曰物異，是鄱陽創立之名，故通篇皆疏解一「異」字。其前辟去證應之附會，蓋以明斯考但志其事、不徵其驗也。益見學識之高。

《**輿地考序**》《古文眉詮》卷七九：此竟是《輿地考》發凡也，祖《夏書》以定州，因九州以準郡。元本《通典》之法，而其義則述夾漈之言發之。至郡邑異名，則準本朝以攝前代，并如也。著述家先求義例畫一，於斯可見。

《**四裔考序**》《古文眉詮》卷七九：王者不以夸遠爲務，作者亦不以窮荒逞能。持論精嚴，製格老潔。

傳記

《**宋元學案**》卷八九《**馬端臨小傳**》馬端臨，字貴與，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時休寧曹涇精詣朱子學，先生從之游，師承有自。以蔭補承事郎。宋亡不仕。著《文獻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補杜祐《通典》之闕，二十餘年而成。仁宗延祐四年，遣眞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鏤版，以廣其傳。仍令先生親齎所著稿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尚書，與先生之父在宋爲同相，召致先生，以親老辭。及父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終于家。

王棻《**補元史馬端臨傳**》（存目）

張弘範

論述

綜論

姚燧《張弘範贈齊國忠武公制》 由弓冶而爲箕裘，世其家之餘子；用詩書以驅鋒鏑，儒能將者幾人？非資文武之全才，安立功名于昌運？鎮國上將軍、江東建康道宣慰使、都元帥、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公張弘範，純明而敏學，沉毅而善謀。爲二千石，則有譽于魏邦；嗣萬夫長，克用光于

蔡國。城濟南夾寨，卒圍齊盜以梟夷；壁漢陰上游，式遏荆蠻之豕突。臨長江而先濟，拔列郡之後降。獨制帥兼守其揚州，盡全師反攻吾木柵。奮前茅以騎擊，居延行纔十三人；麾後騎以鼓乘，斬首虜倍九千級。震兵威于淮右，授使節于江東。方遣伻趣三宮之入朝，其丞相挾兩王以出國。設僞號以干正朔，萃亡命而蠢甌閩。率趨利之孤軍，活坐屠之一郡。獲俘不馘，就敵是求。遂令衆叛以親離，猶且兄終而弟及。轉偸生于閩海，竟滅迹于崖山。萬里言旋，九重入覲。殷腆之紀緒已絕，吳語之勞苦甚溫。方恃爲祈父之爪牙，而遽啓曾參之手足。於戲！雖爾身不及識，而世祖告策則具存于朕心不能忘，在功臣胙土之未錫。故即發身之自，爰疏賜履之封。尙其明靈，服此茂渥。可。

許從宜《淮陽集原序》 蓋王以事業之餘，適其性情，而聊以見之吟詠，往往託物感興爲多，而在於射獵、擊毬之事者無幾。況夫雅韻清辭，雍容諧協，固非服介胄者之所能及。至其《讀韓信、李廣傳》諸作，英氣偉論，卓犖發揚，又豈拘拘律度之士所能道哉？惟王世在名門，天資超邁，幼嘗學於郝公伯常，而友鄧公光薦，恆與鉅儒學士大夫交，故屬意文字爲甚。王之子恆陽忠獻王，歷事累朝，弼成文治，爲世文臣。平生立朝大節，若漢之丙、魏，唐之房、杜，皆王所素敎焉。

鄧光薦《張淮陽集前叙》 天分英特，少從郝經學士，雖觀書大略，率意吐辭，往往踔厲奇偉。據鞍縱橫，橫槊釃酒，叱咤風生，豪快天縱，類楚、漢間烈士語。余嘗謂：氣，文之主，詩筆特功名餘豪。曹氏父子，氣雄建安，劉越石悲憤之作，猶度越晉人遠甚；斛律金《敕勒》，六朝文士所無；唐劉幽求、嚴武、張建封一聯半句，音節豪宕自別。是固難以常人檢押翰墨徑畦論也。中原文獻荒蕪，士少有得，輒自有餘。【略】惟立功立言，自古難並。勳業蓋世，往往掩其他長。矧公文章赫赫照映，非出偏長以與文士角逐者。然英英在紙，略見其人，決非營度出吻、筆下輒止者所能學，亦非凌煙閣上進賢冠大羽箭所能盡。存之穹壤，要是古今一奇。

宋濂《張獻武王弘範》 眞人開天，時乘六龍。麾斥八極，群雄雲從。劍氣上沖，日星晦蒙。宋人不恭，假息海邦。帝命張王，汝師汝將。汝拔樊襄，汝渡大江。汝揭義旗，以受其降。王既受命，橫槊上馬。鷙擊隼翔，有夫甚武。直奮大刀，衆莫敢當。王迎刺之，應手斷骯。軍氣益揚，大聲震天，敵有手若亡，遂籍其土疆。遺燼未息，厥勢猶彊。帝壯王之威，復命往征。寶劍名甲，錫自尙方。一麾而殞，海波鏡平。崖山蒼蒼，武功洸洸。

《元詩選》二集乙集 仲疇善馬槊，頗能爲歌詩。幼嘗學於郝信使經，故屬意文事爲甚。鄧侍郎光薦曰：公天分英特，雖觀書大略，率意吐辭，往往踔厲奇偉。據鞍縱橫，橫槊釃酒，叱咤風生，豪快天縱，類楚漢烈士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淮陽集》一卷，【略】弘範嘗從學於郝經，頗留心儒術。其詩皆五七言近體，雖頗沿南宋末派，然大抵爽朗可誦。其中如：「中酒未醒過似病，搜詩不得勝如愁。」置之江湖集中不辨也。以元勳世胄，宣力疆埸，用餘力從事於吟咏，亦無愧曹景宗之賦「競」「病」矣。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五三 橫槊賦詩祇自如，風生叱咤據鞍初。崖山石勒將軍績，時有閒情讀《漢書》。

袁翼《論元詩》 開國長髯異姓王，胸中學海本汪洋。杜陵詩鉢飄零久，六百餘年在朔方。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弘範生長名門，天資超邁，幼嘗學於郝公伯常，友於鄧氏光薦，事功之暇，託興咏歌，雅韻清辭，雍容諧逸，固非服介胄者所能及也。

周越《張淮陽集後叙》 勝國淮陽張獻武王初以中州著姓，臣事蒙古，爲之奔走效力，逼宋海隅，遂滅其國。功業雖盛，君子弗取。獨其詩集之僅存者，嘗取讀之。據鞍橫槊，意氣豪放。由軍中雅歌而不少見其化，況時方馳逐，金戈鐵馬間，自非有志於投戈講藝，思馬論道，奚暇及此？是則爲可取焉者也。

鹿傳霖《重刻淮陽獻武王集序》 獻武師友交游淵源有自，故其詩雄健新警，閎肆雋偉，耐人吟詠。當時稱其喜讀書，過目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蓋實錄也。意其所作當不止此，殆遺稿散落，無從掇拾，亦如《藏春集》之佚其雜文古詩歟？

沈周《感張弘範逼文丞相招降張世傑》 螢燭安知日月光，叛降可敎正人當？萬生萬死不忘宋，一賊一仁何諱張？大事未亡膏血在，老夫堪哭淚涕長。敵人那識文丞相？鐵鑄南冠金玉相。

《新元史》卷一三九 弘範喜讀書，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歌詩踔厲奇偉。

《蒙兀兒史記》卷九五 弘範身長八尺，脩髯如畫，智勇絕人，明辨事理，虛己下士，愛重名節。嘗從郝經學，略通書史大義，間爲小詩詞，亦清淺可誦。天姿英異，志概沈雄。年甫及冠，兄弘略赴壽陽行省計事，使攝順天路總管府

事，吏民即服其明深。

分論

《**月夜獨酌**》、《**晚涼樓飲**》、《**初夏**》、《**遇雨未發**》、《**述懷**》　《元詩選》二集乙集：淮陽王佳句可摘者，五言如《月夜獨酌》云：「山風吹雨去，海月上天來。」七言如《晚涼樓飲》云：「龍駕金懷歸海北，鯨吹璧月上天東。」《初夏》云：「香盈脾蜜蜂衙歇，泥足梁巢燕寢便。」《遇雨未發》云：「絕岫黑雲籠古殿，虛檐玉柱碎空階。」《述懷》云：「中酒未醒過似病，搜詩不得勝如愁。」亦復雄健新警，耐人吟咏。

《**讀韓信傳**》、《**讀李廣傳**》　《元詩選》二集乙集：至其《讀韓信》、《李廣傳》諸作，英氣偉論，卓犖發揚，又豈拘拘律度之士，所能道哉！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快語。堪爲淮陰洗冤。

《**新燕**》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此首頗不類英雄語。

《**過江**》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傷之邪？快之邪？血戰以成功名者，當讀此詩。

《**鷓鴣天**》（**鐵甲珊珊渡漢江**）　《古今詞話・詞話》下卷引《梅墩詞話》：其圍襄陽也，賦《鷓鴣天》，俱屬誇語。　《歷代詞話》卷九：張弘範圍襄陽日，賦《鷓鴣天》詞，多夸大之語。

《**臨江仙**》（**千古武陵溪上路**）　《古今詞話・詞話》下卷引《梅墩詞話》：錄其《臨江仙》、《點絳唇》二闋，以見元之武臣有能詞者。　《歷代詞話》卷九：其《臨江仙》有云：「紫簫明月底，翠袖暮雲寒。」風調不減晏小山，可知元之武臣亦有能詞者。　《白雨齋詞話》卷七：張忠武《臨江仙》憶舊云，【略】清詞麗句，不減晏歐諸賢。從古大英雄，必非無情者，吾于仲疇益信。

傳記

《**元史**》**卷一五六《張弘範傳**》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爲歌詩。年二十時，兄順天路總管弘略上計壽陽行都，留弘範攝府事，吏民服其明決。蒙古軍所過肆暴，弘範杖遣之，入其境無敢犯者。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合必赤討李璮於濟南。【略】懲璮盡專兵民之權，故能爲亂，議罷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弘範例罷。至元元年，弘略既入宿衛，帝召見，意其兄弟有可代守順天者，且念弘範有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二年，移守大名。【略】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復佩金虎符。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璮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之救兵。【略】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略】八年，築一字城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裹瘡見主帥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之。襄陽既下，偕宋將呂文煥入覲，賜錦衣、白金、寶鞍，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西，南攻武磯堡，取之。北兵渡江，弘範爲前鋒。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蕪湖。殿帥孫虎臣據丁家洲，弘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宋師潰，弘範長驅至建康。【略】十二年，次瓜洲，分兵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統姜才所統兵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弘範佐都元帥阿朮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弘範以十三騎徑度衝之，陳堅不動，弘範引卻。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斃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弘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圃山之東，奪戰艦八十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改亳州萬戶，後賜名拔都。從中書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丞相伯顏，進次近郊。宋主上降表，以伯姪爲稱，往返未決。弘範將命入城，數其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稱臣降表來上。十三年，台州叛，討平之，誅其爲首者而已。十四年，師還，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略】面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劍甲爲請。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且諭之曰：「劍，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處之。」將行，薦李恆爲己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略】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

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弘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師。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發舶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軍千餘艘碇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略】甲戌，李恆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宋舟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幙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幷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略】嶺海悉平，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帝命尚醫診視，遣近臣臨議用藥，敕衛士監門，止雜人毋擾其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命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略）〔烈〕。至大四年，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延祐六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陽王，謚獻武。

《元史類編》卷一九　（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〇　（存目）

《元詩紀事》卷四　（存目）

紀事

《國朝名臣事略》卷六　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于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有信，則人致力，不懷報之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

《草木子》卷四　伯顏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一《喜春來》詞。伯顏「金魚玉帶羅欄扣」云，【略】張「金裝寶劍藏龍口」云，【略】帥才相量，各言其志。

《堯山堂外紀》卷六八　張弘範圍襄陽，賦《鷓鴣天》詞曰「鐵甲珊珊渡漢江」。

鹿傳霖《重刻淮陽獻武王集序》　史稱獻武易州定興人，王鶚爲獻武父忠武撰《孝思碑》，稱其世爲涿州定興縣河內里人。虞道園作《獻武廟堂碑》，亦謂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案金郭濟忠碑，河內之名起於大定置縣之前，迄今七百餘年，相沿未改。實易濡合流處，在縣城西南十八里而遙。村東半里許，獻武父子壟墓在焉。豐碑林立，族姓蕃衍，此其可考者也。周（鉞）〔越〕僅據舊題誤爲中州河內人，遂以臣元滅宋譏獻武，是其陋矣。

著錄

許從宜《張淮陽集前叙》　曩者天兵克季宋于崖山，時則淮陽獻武王實以元帥統師，爰振其武，用熸趙燼。勳勞之大，載在史冊，藏之金匱。天下後世知其功高，乃若詞章之盛，人或不能盡知也。王之里人金臺王氏，嘗以王之詩歌樂府刻于其家敬義堂，雖特其僅存之稿，然於是足以知王之詞章爲優爲耳。【略】今其曾孫旭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訪求先世遺文，得敬義堂所刻。顧其集猶王之舊謚「武烈」，題其首欲重梓之。從宣因僭爲之叙，以著王之好儒尚文，詞章祇其餘事，且使天下後世之人知王之世家，不獨高於武功也。

鄭光薦《淮陽集原序》　中原文獻荒蕪，士少有得，輒自有餘，惟武烈公所作未嘗屬稿，篇什隨手散落。後親友網羅遺失，得其僅有者爲詩詞若干，將傳於後，屬余序。

周越《張淮陽集後叙》　詩集題淮陽張獻武王，元人蓋侈其爵謚云爾。乃僭易之曰《張淮陽詩集》，若唐之韋蘇州以詩鳴、宋之秦淮海以樂府鳴之類是已。樂府仍附於其後。顧舊本觸手隨落，且傳之者復甚尠，於是拾遺補闕，重加校正，命工翻刻，庶備元詩之一家。

《南雍志經籍考》卷下　《淮陽獻武王詩》一卷，存者僅十五面。元張弘範

撰。

《**近古堂書目**》**卷下**　《淮陽張獻武王詩集》，弘範。

《**玄賞齋書目**》**卷七**　《淮陽張獻武王詩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弘範《淮陽獻武王詩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淮陽集》一卷、附錄詩餘一卷，【略】元張弘範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張弘範《淮陽獻武王詩集》一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張淮陽詩集》一卷，附張平章詩，鮑淥飲抄校本。元張弘範撰。宿人周越校正重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張淮陽詩集》一卷，附詩餘一卷，舊鈔本。宿人周越校正重刊。元張弘範撰。【略】金臺王氏嘗以詩詞刻於其家之敬義堂，至正十年，其曾孫旭訪舊刻而重梓之，江南諸道行臺御史許從宣爲序并刊，廬陵鄧光薦原序，明正德辛未公安知縣周越又梓而序之。

鹿傳霖《重刻淮陽獻武王集序》《淮陽獻武王集》，詩百一十八首、樂府三十一首，都爲一卷。集凡三刻：金臺王氏敬義堂本，不著年月。顧仍題武烈，則當在至大以前。獻武曾孫旭至正十年用王本重刻，明代版歸南雍，殘闕殆半。正德六年，宿人周(鉞)〔越〕又以至正本重行開彫。《四庫》著錄及顧氏《元詩選》所據，皆迻寫周刻，則印本流傳已爲罕見。昨歲猶子瀛理從余壻臨清徐坊許得舊鈔本，亦自周本出。錄副寄余，乃爲正其謬誤，序而刻之。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淮陽集》一卷，《詩餘》一卷，舊鈔本。元張弘範撰。【略】其遺詩一百二十篇、詞三十餘篇，明正德中公安知縣周越重刊。(《四庫》本作「鉞」，誤。)此本即從周越本傳鈔者。

《**藏園訂補邵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淮陽集》一卷、附錄詩餘一卷，元張弘範撰。明正德中周(鉞)〔越〕刊本。　補：《張淮陽詩集》一卷，元張弘範撰。清鈔本，十行十八字。前至正十年許從宜序，又廬陵鄧光薦序。本書題「宿人周越校正重刊」。有正德周越後序，從明正德周越刊本鈔出。杭估楊耀松寄來求售，已收。　繆氏藝風堂亦有一帙。　補：《張淮陽集》二卷，元張弘範撰。清光緒二十二年鹿傳霖刊本，十行二十二字。余據傳鈔明正德周越校正重刊元本校。

傅增湘《清朱翼庵抄本張淮揚集校跋》　辛未九月，依朱竹垞本校定。又：朱翼庵藏舊鈔本，八行十六字，亦從正德本傳錄者。曾藏朱竹垞家，【略】取校此鹿氏新刊本，詩中原缺字二十有七，咸得據以補完。按鹿氏原序言，所據亦自周本出，而缺文竟未能補，豈傳錄較後，其版已刓敝耶？至(鉞)〔越〕序改正七字，則顯爲鈔胥之誤，又不足論矣。

《**木樨軒藏書錄**》《淮陽詩集》一卷，〔元張弘範撰〕，抄本〔清顧氏藝海樓抄本〕。　藝海樓藍格抄。前有廬陵鄧光薦序、許從宜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張淮陽詩集》一卷，《樂府》一卷，元張弘範撰，明抄本，一冊。　又：《張淮陽集》二卷，元張弘範撰，清光緒二十二年鹿傳霖刻本，傳增湘校并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張淮陽詩集》一卷，附《樂府》一卷，一冊。元張弘範撰。影鈔明正德辛未周(鉞)〔越〕公安縣刊本。

鹿傳霖《重刻淮陽獻武王集序》《樂府》三十一首，都爲一卷。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淮陽詩餘》一卷，舊鈔本。【略】詞三十餘首。

《**補遼金元藝文志**》　張弘範《詩餘》一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二十一種》：《淮陽樂府》一卷，元張弘範撰。

姚燧

論述

綜論

王炎午《上參政姚牧庵》　今天下爲一，禹迹所無，斯文之運，舍魯奚屬？蓋自拜讀《滕閣》、《奎章》二記，東南之士相與語曰：「姚夫子之文，今之

韓子也。安得從之游乎！」暨公分政江西，則又相與語曰：「天之屬斯文也，必使環轍四方，使昌黎不南游，則禹廟舜妃、南國得失遺憾多矣。」然而昌黎官止刺史耳，而明公爲大參，昌黎來南以貶謫，而明公以顯擢。記滕閣一也，昌黎奉御史委耳，明公則敬承隆福之徽音。且昌黎想慕滕閣，欲一到其間不可得，明公則官蒞是邦，日與二三子賦詠其間。斯文之福，一日千載，於是鯫生管見，願有請焉。【略】至元初年，翰林學士疏齋盧公巡行江南，諭有司求野史。此時南國初歸，諱言節義，而翰林公歸往匆匆，勢必遺逸。明公進有班、馬之貴，退有韓、柳、歐、蘇之才，拔幽振淹，訪窮悼屈，皆職分所得，爲願少留意，大者考寔奏聞，俾參竹帛，小者類聚褒表，俾得恩光與高文俱傳。其於化今傳後，誠非小補。言有迂疏而實迫切，干瀆鈞嚴，不勝俯伏俟命之至。不備。

張養浩《送姚學士》 游目當今士，獨公文柄操。江空孤月白，天闊片雲高。班、馬知誰配？王、楊笑爾勞。盛名千載後，江漢日滔滔。

又《牧庵姚文公文集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明古文，財牧庵姚公一人而已。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勁將率市人戰，彼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絕海岳，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衍。視彼選兵而陳，擇地而途，才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略】尤能約要於繁，出奇於腐。江海駛而蛟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溫，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煒，一時名勝靡不鰓鰓焉。自閎所有，伏避其路，而將相鼎族，聱金篚幣，托名先世勳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贐餞宴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神君仙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醆若市，或酬金牧門，最其凡論之，公蓋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宏逸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顧有前人所備。然則公之奇侅瑰異者，獨文乎哉？【略】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以上者姑副所懇。

吳善《牧庵集原序》 即我朝國初，最號多賢，而文章衆稱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公營州柳城人，營州之族好馳馬試劍、游畋爲樂，公獨嗜學績文，早負奇氣，非所謂秉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者乎？【略】竊惟公之文雄深雅健，世罕有知焉。譬如太羹玄酒，食而無味，然足以享天。嗚呼！草《玄》者之有望于後世之子雲也，宜哉！

劉將孫《與姚牧庵參政書》 伏惟明公文章門第爲天下第一，以眞儒位參預，如昔歐公，凡及門者孰不道古今，譽盛德？明公幾厭聞之矣。竊嘗見明公之草書，而觀于制作，私以爲明公之雄于文，皆其氣足以充之也。夫草書之所以妙，縱橫浩蕩，奇詭變化，不可以意測，不可以迹泥。其落筆也，與造化之生物同其功，推之而無不極，極之而無所礙，不懾不疑，不膠不撓，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望之若槎牙洶湧，而識之者行雲流水，不足以喻其順；不知者以爲神施鬼設，而知之者蟻封回策，亦不足以盡其理也。字者形也，氣者神也，得是氣者，形神之所以妙，蓋明公之於草書至矣！而未有若明公之隸之又古也。凡文字之大雅也亦然。

楊載《壽姚承旨》 上帝黃金闕，仙人白玉堂。皇猷資黼黻，大筆主文章。間氣生奇偉，休期際吉康。四朝承寵渥，多士仰輝光。盡發琅函祕，重繙石室藏。成書侔二典，有道述三皇。碩望高天下，榮光近日傍。謀謨須稷契，羽翼藉園黃。上殿扶鳩杖，開筵接蟻觴。九重師道德，千載合明良。共說綸如綍，能催繡作裳。人思興禮樂，國待理陰陽。舊族名先著，高門慶甚長。賜書踰萬卷，納笏過三牀。轉覺勳庸盛，還欣體力強。朱顏朝映日，素髮曉欺霜。已注長生籙，曾傳卻老方。宜齊周李耳，遠邁漢張蒼。松栢深逾秀，芝蘭久益芳。願公多壽祉，仍見子孫昌。

柳貫《姚文公諡議》 天地貞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乎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

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歉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又《姚文公畫像贊》 祐、治之間，三宗繼體。公如景星，光于五緯。燕許常楊，時乎並世。藻爲人文，咸韶帝制。廟社巍巍，風清日麗。上方倚公，公則歸矣。被髮騎麟，視世糠秕。陟降洋洋，繫公不死。有肅容儀，瞻者敬止。

王惲《文評》 蓋嘗評之，姚公之文如泰山之雲，觸石而起，層出疊見，蓊鬱靉靆，而震雷掣電助其威聲，曾不崇朝，雨及天下，萬物被其潤澤者，莫不昭蘇而發育焉。

《書史會要》卷七 姚燧字端夫，號牧（闇）〔庵〕，樞之子，官至集賢大學士，謚曰文。以文章名海內，書宗顛、素。

《中原音韵・正語作詞起例》 惟我聖朝興自北方，五十餘年，言語之間，必以中原之音爲正。鼓舞歌頌，治世之音，始自太保劉公、牧庵姚公、疏齋盧公輩，自成一家。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姚牧庵如豫章拔地，深根而巨榦，故枝葉挺茂。

《莊岳委談》卷下 姚牧庵輩皆文，差及詞耳。

《元詩選》二集乙集 牧庵爲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濟南張養浩序其集曰：公才驅氣駕，縱橫開闔，紀律惟意，約要於煩，出奇於腐。江海駛而蛟龍挐，風霆薄而元氣溢。時元宅天下已百餘年，倡鳴古文，群推牧庵一人，擬諸唐之昌黎、宋之廬陵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牧庵文集》三十六卷，【略】燧雖受學於許衡，而文章則過衡遠甚。張養浩作是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合，紀律惟意，如古勁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柳貫作燧謚議，稱其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抉其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雄偉光潔，家傳人誦，莫得而掩。雖不免同時推奬之詞，然宋濂撰《元史》稱其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國初，黃宗羲選《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韓、柳，宋之歐、曾，金之元好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則皆異代論定，其語如出一轍。燧之文品，亦可概見矣。【略】集中諸體皆工，而碑誌諸篇，叙述詳贍，尤多足補《元史》之闕，又不僅以詞采重焉。

《蕙風詞話》卷三 姚牧庵文章郢匠，餘事塡詞。

《元史新編》卷四七 然其文專長碑版，必附麗於事物，酬酢於請託，罕能自抒胸臆。至於匡扶世教，如賈誼、陸贄、韓愈、杜牧之立言，則亦未之有。燧亦自言文章有題目者吾能爲之，無題目者惟元明善能爲之，吾不能也。其在朝，惟推轂士類，未嘗一言建白利敝，人或問之，雖自言得人則法行。然亦文士不究心政事之徵。

《新元史》卷一五七 燧之學得於許衡，爲世名儒，其文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漢之風。三十年間，將相名臣懿行碩德皆燧所書。

分論

《宋太常少卿陳希亮神道碑》 《水東日記》卷二七：姚文公燧撰《宋太常少卿陳希亮神道碑》，其略云，【略】讀文公之文，感元凱之事，情何如哉！情何如哉！

《贈播州楊安撫漢英》 袁桷《書姚牧庵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大德末年桷以史屬預修《成宗實錄》，于時承旨姚先生實領史事，見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即粲然與班、馬并，此殆其天資學力相須以成者。思播揚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執筆尤致意焉。惟昔楊侯以中原大族世領夔府羈靡之州，當蜀破，一時名士咸往依，故其文獻承接，的有源委。聚書訓子，益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妄許與之心，是所謂立賢無方，則凡司文衡取士類，於是有考。侯之子順正君來都，溫愼儒雅，與之論前朝事，悉纚纚不絕。示姚公所贈樂府，因書以歸之。

《送暢師文純甫序》 《讀史札記》：文氣跌蕩，初非自叙。《元史》不知其意，而謬加刪節。「或謂世無知燧者」下便隔一「曰」字，便已不通矣。則信乎「讀而能句、句而能得其意」者之不易易也。

《癸巳九日》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勇退殊難。結語意妙。

《菩薩蠻》（素娥會把詩人調） 《蕙風詞話》卷三：《菩薩蠻・中秋夜雨》云：「素娥會把詩人調。衰顏不值圓蟾照。」此題作者夥矣，「衰顏」句未經人道。

《浪淘沙》（七十賢雙蓮） 《蕙風詞話》卷三：《浪淘沙・余年七十洪山

僧相過言別公十餘年面頰益紅潤賦此曉之》云：「桃花初也笑春風，及到離披將謝日，顏色逾紅。」桃花將謝更紅，經此詞道破，思之信然。體物工細乃爾。

《**中呂・普天樂》浙江秋**）《中原音韵・作詞十法》：《普天樂・別友》云，【略】妙在「芙」字屬陽，取務頭。造語、音律、對偶、平仄皆好。看他用「疊」字與「別」字，俱是入聲作平聲字，下得妥貼，可敬！「冷雨」二字，去上爲上，平上、上上、上去次之，去去屬下着。「讀書舍」，方是別友也。又第八句是務頭。「也」字上聲，妙。

《**中呂・醉高歌》（十年燕市歌聲**）《中原音韵・作詞十法》：妙在「點」、「節」二字上聲起音。務頭在第二句及尾。《詞品》卷五：姚牧庵《醉高歌》詞云「十年燕（月）〔市〕歌聲」，【略】牧庵一代文章巨公，此詞高古，不減東坡、稼軒也。

傳記

《**元史》卷一七四《姚燧傳**》姚燧字端甫，【略】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爲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略】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旨趨朝。明年，爲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召修《世祖實錄》。【略】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略】明年，授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召，明年，復召。燧以病，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讎，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略】燧之學，有得於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爲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略】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爲愧耻。故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勳、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爲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燧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

劉致《姚牧庵年譜》（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五（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張養浩《牧庵集原序》 走年二十四，見公于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

所述，于燕酣後，岸然瞑坐，詞致砰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剛古邃，讀者或不能句。【略】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庵其自號云。

《**草木子**》**卷四上**　牧庵學士致政于家，年八十。時夏日沐浴，有侍妾在側，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圍肚，題詩于上。【略】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通，妾出此詩，遂解。（按：《元詩紀事》卷四：姚燧《題圍肚詩》案：「《至正直記》亦載此事，謂係宋末一老儒，語尤猥瑣，今不取。」）

貝瓊《真真曲序》　噫！以西山之賢，子孫陵遲疑不至於此。然辱於始而正於終，是亦天也！《簣谷筆談》記其事，予乃賦四十二韵，而沈鬱凄婉亦足以盡其大略矣。

王逢《真氏女二首序》　牧庵姚氏承旨一日玉堂宴集，諸姬奏伎，有真真者，或作南音，問之，泣曰：「女童建寧人，西山後也。父嘗筦庫濟寧，坐償官負，故流落娼家息。」公惻然，遣使白丞相三保努，命去教坊籍。遂呼翰林小吏曰：「汝未娶，以真女配汝，吾即其父也。」

高啟《真氏女》　余在史館日，談次有言姚文公承旨翰林，時嘗飲玉堂，有侍妓閩語者，詢之，乃真文忠公裔孫也。父爲筦庫，負縣官錢，鬻之以償，遂流於娼家。公愍之，白於執政，落其籍，以嫁院吏黃逮。逮後至顯官，同館之士聞之，多賦詩者。余亦爲作一首。

《**輟耕錄**》**卷二**　姚文公先生燧爲中臺監察御史時，忽御史大夫謂曰：「我天子以汝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至如興利除害之事，未嘗有片言及之，但惟以薦舉爲務，何邪？」先生答曰：「某所薦者，百有餘人，皆經世之才。其在中外，并能上裨聖治，則某之報效亦勤矣。又何待屑屑於興利除害然後爲監察御史之職任乎？」大夫曰：「眞宰相器也！」嘆賞久之。

又卷二二　姚文公燧爲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閑雅，微操閩音，公使來前，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氏，眞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償，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寶努請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即令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吏（黃球，後顯官者）曰：「我以此女爲汝妻，女即以我爲父也。」吏忻然從命，京師之人相傳以爲盛事云。

許有壬《牧庵姚先生贈相師梅淵泉詩淵澄如止水泉活有餘波梅到清香處君應風味多商德符既為畫之且求予詩云》　牧庵老僊善游戲，贈詩專詠君姓字。壽巖喜畫今獨步，又寫姚詩入縑素。姚詩商畫眞二奇，有聲無聲人自知。梅君挾走半寰宇，玉關豪傑皆識之。怒人及盤世固惑，惜君眞與梅無別。萬里歸來舌尚存，七旬向上頭無白。江湖眼力老更神，品題也到山中人。山人無意問利達，見君但問西湖春。

作品本事

劉敏中《六州歌頭序》　暢純甫與姚牧庵郢城會飲，唱和樂章《六州歌頭》，往返凡數首。

姚燧《浪淘沙序》　余年七十，洪山僧相過，言：「別公十餘年，面頰紅潤，益加于昔，有道然耶？」因爲一莞，賦此曉之。

劉致《姚牧庵年譜》　先生二十四歲。《送暢純父序》云：「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雖不敢非諸口，而未嘗不輕之於心。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或謂有作者風。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蓋是年方學爲文，《三辰儀銘》等當作於其時。　又：大德三年己亥，先生六十二歲。寓武昌，居南陽書院之楚梓堂。【略】平章劉公創甲弟武昌，求三堂名并記於先生，先生以「清風」、「垂紳」、「益壯」名之。致時爲湖南憲府吏，疏齋除湘南憲，致乘傳計上，至武昌，與先生會。先生喜，分題賦平章劉公三堂，先生得「清風」，疏齋「垂紳」，致忝「益壯」焉。

《**永樂大典**》**卷二〇三五三**　「席」字：《姚牧庵集・黑漆弩・吳子壽席上賦》，丁亥中秋，遐觀堂對月，客有歌《黑漆弩》者。余嫌其與月不相涉，故改賦，呈雪崖使君云。

《**宸垣識略**》**卷一六**　張怡雲，大都名妓也，居海子上。能詩詞，善諧笑，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爲寫《怡雲圖》以贈，姚牧庵、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嘗佐貴人行酒，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命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笑，曰：「暮秋時，殘菊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卻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又有寄姚《征衣》詞云，【略】人多傳之。

著錄

張養浩《牧庵姚文公文集序》 公沒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凡如干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

吳善《牧庵集原序》 至大戊申，公爲翰林承旨，予忝末屬，始拜公于翰林。是年冬，詔修《成宗皇帝實錄》，日侍公筆硯間，遂得手鈔公文數十篇，玩誦日夜不置。其後《實錄》成進，方將求公全帙編次，而公謁告南來矣。曩得寧國所刊本校之，既非全帙，譌舛尤多，每爲悵然也。至順壬申，公之門人翰林侍御劉公時中始以公全集自中書移命江浙，以郡縣贍學餘錢，命公駸木，大惠後學。予時承乏提舉江浙儒學，因獲董領其事。私竊欣幸，乃與錢塘學者業景修從加校讎，分門別類，得古賦三篇、詩二百二十二篇、序二十八篇、記五十三篇、碑銘墓誌一百四十篇、制誥五十八篇、傳二篇、贊十五篇、說十一篇、祝冊十篇、雜著十三篇、樂府百二十四篇，總六百八十九篇。（四庫館臣案：《牧庵集》今無全本，即此《序》及《年譜》，猶可見其各體文之原數。）凡五十卷。

《元儒考略》卷一 所著有《國統離合表》若干卷，《牧庵集》五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姚牧庵文集》一部二十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姚燧《牧庵集》三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牧庵文集》，元至順間集賢學士姚燧著。凡五十卷。

《秘閣書目·文集》 《姚牧庵集》二十卷。

《菉竹堂書目》卷三 《姚牧庵文集》二十冊。

《近古堂書目》卷下 《姚文公文集》，姚燧。

《玄賞齋書目》卷七 《姚文公文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姚燧《牧庵文集》五十卷，一作三十卷。

《元詩選》二集乙集 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牧庵文集》三十六卷，【略】元姚燧撰。【略】其集久佚不傳，明《文淵閣書目》有《牧庵集》二十冊，而諸家著錄皆未之及。劉昌輯《中州文表》，所選燧詩較《元文類》僅多數首，文則無出《文類》之外者。昌跋稱《牧庵集》五十卷，聞松江士人家有刻本，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錄本，多殘缺，視刻本僅十之二。黃宗羲序《天一閣書目》云：嘗聞胡震亨家有《牧庵集》，後求之不得。蓋已久佚。惟《永樂大典》所收頗夥，校以劉時中《年譜》所載文目，雖少十之二三，而較之《文類》所選，則多十之五六矣，詩詞更多出諸家選本之外，謹排比編次，釐爲三十六卷，以存其概。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姚燧《牧庵文集》五十卷，今三十六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五 《姚牧庵全集》已不可見，是集所載，大半《中州文表》之漏者，較閱一過爲喜，而再識之，寒中。

《木樨軒藏書書錄》 《姚文公文集選本》二卷，（元姚燧撰），舊抄本（清抄本（有朱墨校）。凡錄五十二篇，末有劉昌識語，當從《中州名賢文表》錄出。末有錄《烏木杖賦》並詩十二首，《至大三年十月赦》及四年三月《即位詔》，皇帝皇后尊號玉冊文，烏野而，紐鄰、阿嗒哈封謚制，王夫人、淇陽王封制，耶律鈞贈官制，高麗國王曾祖父母、父母封制等篇。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牧庵文集》三十六卷，元姚燧撰。聚珍本。 閩覆本。 《中州名賢文表》刊八卷。 補：《牧庵文集》三十六卷，元姚燧撰，附錄《年譜》一卷，元劉致撰。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翻武英殿聚珍版書本。余有一帙，余用涵芬樓清寫本校，補佚文六首、佚詩二首、跋二首。 補：《牧庵集》二卷，元姚燧撰。清初寫本，【略】前泰定張養浩序。有天順甲申昌跋。不著姓氏。收賦一、詩古近體十二題、赦詔制策十二題、碑四、記五、序七、碑銘六、神道碑十九。附柳貫撰《謚議》。鈐有宋筠藏印。 清鈔寫本，序跋及本書詩文次序與前記宋筠藏本全同，惟多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楊公傳一首。涵芬樓藏，余曾以之校聚珍本，補詩文十首，見前條。 補：《姚文公牧庵集》不分卷，元姚燧撰。清寫本，【略】有黃丕烈跋，言較《中州名賢文表》本增碑一、行狀一、序二、墓誌銘六、傳一，又神道碑半首。 補：《姚文公牧庵集》八卷，元姚燧撰。清康熙四十五年汪立名刊《中州名賢文表·內集》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姚文公牧庵集》二卷，元姚燧撰。清抄本。二冊。 又：不分卷，清抄本，黃丕烈跋。二冊。 又：《牧庵集》三十六卷，元姚燧撰。附錄《年譜》一卷，元劉致撰。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刻聚珍

版叢書本。傳增湘校補。七冊。　又：《宋金元明人詞十七種》：《牧庵詩餘》一卷，元姚燧撰。　又清汪曰楨《又次齋詞編十種十二卷》：《牧庵詞》一卷，元姚燧撰。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牧庵集》三十六卷，附《年譜》一卷，十冊。元姚燧撰。烏絲闌鈔本，東大。

藝　文

張養浩《祭姚牧庵先生文》　嗚呼，維斯文之宗伯，曠百祀而一人。方元精之孕秀，光岳慘而不神。既培植之伊厚，又煦濡之孔仁。及炳炳以瑞世，衆嘖嘖爲鳳麟。何造就之良艱，而一旦失於逡巡也？嗚呼，維公文由天得，不踵故蹊，縱橫操舍，舉自己爲，筆未及落，而氣已馳。當其賓之宴而酒之冷也，人第見顒卬居中而嘯傲，殊不知日光玉潔之思，已隱隱乎睫眉。由神變之叵測，故愈出而愈奇。小能使之磅礴，巨或納於毫釐；玄則伏於未朕，明則耀乎無涯。彼江漢之滔滔，與高華之巍巍，雖交梗於前路，而足之所到，莫不劃然自闢，而失其深危爲難耶？則無樊宗師之深澀爲易耶？豪放抗衡於坡老，正大并轡乎昌黎。而跬行顧影、僂步呈姿、柔筋靡骨、膩理纖肌者見之，宜其笑發於坐井，嘆興於向若，面譽其削鏤，背非其覆瓿，而卒瞠後塵而莫之追也。嗚呼，其尤可偉者，不權之阿，弗勢而移；遇有論著，屹無詭隨；或竹帛之揭，或金石之垂。褒其賢，則賤者尊而死者昭於後；誅其佞，則榮者辱而生者冥於時。古所謂良董、遷者，復奚恧。而觀夫靈明之境，湛乎其不波，含宏之度，廓乎其無籬。隆於風節，粹於倫彝。芥功名而無意於屑屑，塵富貴而惟道之怡怡。其待問也如響，其好施也若遺；雖牛童與馬走，無不道其姓字而識其容儀。衣紫雲兮蓊鬱，佩明月兮陸離；驂鸞鶴兮周章，遨雲漢兮委蛇。封君擁節以先導，列侯庭俟以帚持。席屢前於宣室，宴每侍於瑤池。惟其名之太盛，遂致巧言乘間，奪朱亂雅，構漂山之謗而磨平淮之碑。嗚呼，僕初聞此，且訝且嗤，欲爲廷辨，計莫我施；竟默默而坐視，誠有負公平昔國士之知也。雖然，夫文章天下公器，豈呫呫者得私？今已不能逃乎月旦，況千載之可欺，夫何損於落落，祇自詒其蚩蚩。於戲，蓋嘗考夫士君子之賢佞，惟進退爲可窺，苟於焉有慚德，雖虛文其何裨？初今上之淵龍也，授公太子少傅而不拜；在他人則憪然驕喜之不暇，而公乃惻然以增悲，曰：吾世父所遜避，羌何行而及茲。九重聞而稱異，百辟見而齊咨。使區區毀方售進者，厥顏厚於十之甲，豈特可爲將來之範而當世之師也哉。如走者，道昧於進，辭拙於摛，夫何有能，獨蒙見推。播華宣彩，揜類隱疵，騰章再三，必用是期。顧公抱負之如許，於吾輩乎奚取？則其推轂後進之雅量，又非今士之可夷。始聞訃音，忽忽以疑，詎有顏如渥丹之懿，偕蒲柳而先衰？意必出於多口，因復傷士風之日澆漓，尋得眞於門客。嗚呼，何天不斯文之祚，而竟使哲人之萎耶？或以爲年及，則世之齯齒台背，獨鑿鑠者何限？而於大賢乃獨嗇其期頤！籲帝閽兮幽遠，徒反袂以漣洏。嗚呼，昔公無恙，爲世珍兮。今公云亡，孰柄文兮？自京之別，三閱春兮。茲夕何夕？遽永分兮。蹇孰余開，懦孰振兮？窅焉玄宮，無復晨兮。如其可贖，人百身兮。求而弗得，號弗聞兮。詞忘其蕪，尚鑒情之眞兮。

程鉅夫《寄姚牧庵參政二首》　黃鶴山頭楚觀鍾，喚醒陳夢欠從容。歸來坐聽春林雨，還憶簾前翠萬重。　牛斗之間氣更明，三台星裏見文星。滕王閣上新碑刻，處處人家有素屏。

又《廣牧庵與李仲元詩》　世祖攬天下，盈庭盡瑰奇。聯翩萬國士，慷慨皆已知。嚴嚴許文正，扶道應昌期。李君此時俱，好學何常師？駢肩謁萬乘，天光煥倫彝。相顧各少壯，自許涅不緇。別來能幾何？歲月忽吾欺。出入三十載，嗟君位猶卑。但聞德日充，足慰心所馳。今上繼聖明，左右豈一夔？君方贊南省，厚祿我何裨？還歸養痾瘵，暫與軒冕辭。忽覽古人書，恍覿君子儀。常恐前修業，易爲後世嗤。君獨保厥初，進退各有爲。君如岩上松，昭質終不虧。我如道旁馬，筋力今已疲。許公不可招，諸老誰愁遺？琅琅姚君篇，傾倒無所疑。豈獨君所知？而亦我所私。因風繼斯作，聊用豁余思。

又《感皇恩・次韻姚牧庵題歲寒亭》　翠節下天來，通明誰侍？地有高齋要名士。相逢恨晚。老矣酒兵詩帥。歲寒同一笑，千年事。　黃鶴羈情，暮雲離思。半掬心香火初熾。梅花滿樹，又是一年冬至。政相思，恰有江南使。

陳宜甫《夜聞隴西歌有懷牧庵左丞》　君莫唱《楊柳枝》，游子多別離；君莫唱《金縷衣》，人老更無年少時。自古唱歌易悲感，思入碧雲愁黯黯。《陽關三疊》不堪聞，《河滿》一聲腸已斷。君不見大風雲飛揚，漢歌思沛鄉；又不見楚王氣蓋世，泣下愁烏江。英雄勝負總塵土，一樣蕭蕭白楊墓。山河大地只如

昨，歌聲暗促年華度。我來隴西成浪游，寂寞春殘又到秋。斜陽已落荒壘暝，片月自照交河流。此時旅腸悲火熱，隴西歌客歌清切。學將鸚鵡樹頭聲，化作杜鵑枝上血。寒風不動馬不鳴，餘音嫋嫋含餘情。卻疑古來出塞曲，至今流落傳邊庭。我爲沉吟愁不寐，懷古思鄉賦歌意。歌聲已斷歌思長，白雲衰草天茫茫。

又《得姚牧庵左丞書賦此以答》 憶從相別醉吟鄉，漠北燕南幾雪霜？四海競傳三語掾，一書偏慰九迴腸。智囊賸有安民術，荷橐能無薦士章。拭目看君承寵渥，春風花對紫微郎。

吳萊《題姚文公草書杜少陵詩手軸崔仲德所藏》 彭蠡東流白泱泱，匡廬五老青開張。我公晏坐展詩史，燈下搦管草數行。目瞭手熟快掣電，筆銛紙擣明含霜。鸞鳳盤迦恣舞躍，蛟龍崛強高勝驤。常知所貴務道德，況復不朽傳文章。中州故家冑子出，累代耆壽眞儒光。搢珽端紳尙色正，操觚染翰仍謀長。藉令鍾、王可退讓，勢與董、賈同翺翔。大兵昔者潰漢鄂，南士何處潛茅篁？北風被髮亟死水，明月跨馬勞追亡。程、朱學術此萌蘖，姚、許論次極審詳。立館過庭竟兩得，蒐經摭傳嘯殫量。聖朝混一闢海嶽，勳武雜遝銘旗常。麟閣鐫詞照百世，鷄林定價驚殊方。紺宇琳宮鼎負力，豐碑鉅碣戈垂鋩。英華熛發永不滅，翰墨游戲聊徜徉。崔君妙年幸侍坐，安陸遺稿曾取將。半披丹繪久舒卷，滿幅縈綰苦襲藏。吾觀河汾數來往，敢愧籍湜或汗僵。脩柰短桷未收拾，已矣我公今棟梁！

雜錄

元好問《楊公神道之碑并序》 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篪，次華陰王亨，次柳城姚燧，幼者在室。

《湛園札記》卷三 《元史》錯繆，莫甚於《姚燧傳》。其文大抵掇拾燧所自爲《送暢純父序》，而前後倒置，散亂不明。以虛爲實，以寓言爲正意，不獨與史法乖迕，於文字語氣亦直謂之不通可也。

《儼山外集》卷三〇 姚牧庵燧《送暢純父序》稱：「先師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其論極爲痛切。」牧庵嘗受業劉靜修，「先師」必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趙文

論述

綜論

劉壎《與趙儀可書》 社友陳君南居之歸自鷺洲也，衝風雨過我水雲村中。某迎問之，曰：「是行見異人乎？」曰：「見之。」「誰也？」曰：「某人某人。」而執事居其一。又問：「得異書乎？」曰：「得之。」發其篋，得《青山初稿》一帙以示。時莫田已夜色，亟篝燈熏香以讀，讀一二，惟恐其盡，一讀竟，又反覆讀。至夜分，讀不忍休，不覺瞿然語諸兒曰：「是古心老子復出邪？何甚似也！」士登古心之門者多，而文之似者蓋寡，往往高自標致，無鹽效顰，正未必優孟之於叔敖也，執事之文則似之矣。夫文似他人未足貴，似古心乃有貴於他人者，是豈易與俗言。且近世以文鳴，何可勝算，簡潔華贍，典雅雄豪，雖各極其天分之所到，人自名家，而古心乃爲獨不可及者，以味勝也。雍容委蛇，豐潤暢達，不磔裂，不奧澀，時有斷厓崩湍，點染呈露，終不礙河奔澤匯之勢，雖其奔逸超絕，處正如天驥□雲，橫視無際，而其歸沈鬱倡歎，雋永牙頰，何其旨也！今執事之文，抑揚開闔，縈紆起伏，清不浮，奇不怪，簡不失之碎，深不失之艱，是皆不必論其所以尤可愛者，亦以味勝也。新意坌涌，恣態百出，而沈涵吐吞，一節三致意，讀者有無窮之思。甚矣，其似古心也，某甚敬甚慕，甚恨未一識，故介南居致書焉。昔歐、曾、蘇、黃皆不遠千里以文字相師友，此事今無，執事其或振之也。新著想益富，便中希寄。不宣。

又《青山文集序》 趙君往以舉文鳴於世，雖心久知君，獨未識君，於是閱其記文序跋數十篇。往日所鯁戛未能言，君乃盡言之，欣然有會於予心。天表雲際，想見其人，雖未識也，更深於識之矣。手自鈔竟，南翁俾序論之。夫今世無所謂工於文章者，然文章未始絕於今世，視昔第甚少耳，惟甚少，故能工之也。即如往日右文，天宇開霽，窮閻之子，垂巷之士，挾典冊從師，略解會率，競拈摘拾翦裁，揚揚里閭，自謂能文，信甚蕃也，工者幾何？今是事較昔，固寥絕矣！間有工者，往往霜摧雪剝，鼎烹鑪鍛之餘，羈困窮愁，槁項枯須，且堅忍清苦，翛然神情，自謂上帝所賦予者獨厚。蓋所得甚艱且特，甚貴異也，誠不忍棄其靈明卓犖，與一時瑣瑣相馳騖。寧甘澹泊，非人所堪，絕無怨尤，固守古道，力爭斯文於衰微，而著先王之所以宗傳，照耀群疑，冰雪泉醉。若人者，天之景星卿雲，地之醴泉芝草，老氏之飛仙，釋氏之曇華，非歟？故曰：「惟甚少，故能工之也。」予讀趙君之文，甚工而鮮儷，以此，蓋君所著，體裁豐茂，新意川赴，撫事感愴，時有千古之憤，故其意緒潛藏，旨趣沈鬱。予嘗評其風味，在近世絕似江古心先生，眞可志韓、歐，溯班、馬。是語正未必可君意，顧予能無厚望哉！文也將墜地矣，盟壇荒寒，誰執牛耳？宋文章之盛，歐、曾、王、蘇四大家名天下，獨蘇出眉山，餘三子皆吾江西人，則文脈之系江西也重。盛則必衰，將奈何？趙君與予俱家江西，將能無感乎？願與南翁商之。君名文，字儀可，嘗試成均，爲天下所推重，今退隱廬陵云。

劉將孫《趙青山先生墓表》 嗚呼！是爲青山先生之墓。於是斯文之原委有可言者矣。古之人，非著書立言，論建利害，未嘗特爲文也。碑誌序平生，記序紀一時，雖韓、柳大家創制，作稱古文，亦各隨事輕重小大止。未至紆餘浩蕩、舂容大篇，出議論於事外，發理趣於意表，如後來所見也。蓋歐、蘇起而常變極於化，伊洛興而講貫達於粹。然尙其文者，不能暢於理，據於理者不能推之文。紫陽於文，得其纏綿反復唱嘆之味，故其論說則辭順而理明，而斯文之不可合者固然也。吾廬陵巽齋歐陽先生沈潛貫穿，文必宿於理，而理無不粲然而爲文。繇是吾先君子須溪先生與青山趙公相繼。今四方論文者，知宗廬陵，而後進心胸耳目涵濡依嚮，無不有以自異。獨時殊施狹，不能丕變當世，如昔六一公之盛而私淑之，文獻可以俟來世而不惑。夫豈一人一家之私言哉！吾故表著之於此。【略】青山暮年得筆墨，不甚索莫，天其猶以是爲靈光耶？而今亦已矣！文章英氣也，人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英者所以精者也。每嘆作文之陋，不知所以發其精英者，類以椎魯者爲古，崛彊者爲奇，遏抑其光大，登進其泥塗，遂使神駿索然，一無足以動悟。有能以歐、蘇之發越，造伊洛之精微，篇有興而語有味，若是者百過不厭也。安得起公九京，復論此事！區區所爲存一二於千百者，竊獨悲夫來者之無聞也。公嘗自喜爲文，老猶有俊氣，而世之談者每欲求加於俊，是豈非所謂可與知者道者哉！青山長身張拱，左視微下，慨然而言，無不盡於意，談諧文戲，倉卒蠭涌。讀書提掇警醒，聞者感動，抑揚高下間思過半矣。所成就聳悟，往往神氣激越使然。【略】繫之以辭曰：惟斯文之英氣兮，如寶劍之干將。九地不能藏其輝兮，萬里不能墊其光。龍吾知其爲變兮，雲吾知其爲祥。陋猥瑣之嚘明兮，已洞見其肺腸。州里之不可行兮，何感人之可望！惟是公之素履兮，中誠信而允臧。謂龐公之隱安兮，早湖海之翺翔。謂長卿之慢世兮，薰晉鄙之德良。聞其言而信其行兮，通吝閉而化陸梁。入九十而寧康兮，安生死而徜徉。嗟昏昏之醉夢兮，徒恍惚而擾恇。以此知其中之所存兮，渺何足以測量？懷山中之明月兮，耿斯人之未亡。

《元詩選》二集甲集 青山爲詩文，脫略涯岸，獨自抒其所欲言。晚年，頗以理學自任，進進未已。臨川吳澄嘗答書云：「邇來學子業廢，稍能弄筆遣辭者，英華無所發泄，拈掇小詩之外，間或以此爲務。合東西數道，可僂指者不三四，而足下其一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青山集》八卷，【略】文與謝翺、王炎午同入文天祥幕府，滄桑以後，獨不能深自晦匿，以遲暮餘年，重餐元祿，出處之際，實不能無愧于諸人。然其文章，則時有《哀江南賦》之餘音，擬以古人，其庾信之流亞乎？文嘗自言：「行事使人皆可知可見者爲君子之行，爲文使人讀之可曉，考之有證者爲君子之言。」今觀其詩文，皆自抒胸臆，絕無粉飾，亦可謂能踐其言矣。

分論

《疏影》〈寒泉濺雪〉 《元草堂詩餘》卷上：案：愚見《紀忘》云：趙公此詞，知琴音者。「寒泉濺雪，有佩環隱隱，飛度霜月」，此鎖歷聲也。「易水風寒，壯士悲歌，關山萬里離別」，此楚歌一曲，刎別之聲。「楊花浩蕩東風轉」，此汎

聲也。「又化作雲鴻霜鶻」，此《秋鴻曲》之聲也。「夜久無言寂歷，如聞幽咽」，此《凄涼調》、《明妃引》之曲也。「雲谷山人老矣，江空又歲晚，相對愁絕」，此《度關山》、《猗蘭操》等曲調聲也。「自是胎仙，舞我黃庭三疊」，此鶴鳴九皋之音也。如趙者，其知琴士也！若以此調爲箏琶之音，則謬矣。

《望海潮》（雲外梅陰）《蕙風詞話》卷三：「舊話不堪長」，趙青山《望海潮》句。叶「長」字，雋。儻易爲「詳」，則尋常，無韻致矣。可悟用字之法。

傳記

程文海《趙儀可墓銘》 余自弱冠，聞江右諸儒先稱詞賦家必及趙儀可。儀可家廬陵，廬陵師友眎他郡爲衆，儀可又以材力浮湛激昂其間，故所就異而馳聲蚤。科廢，益衍其力於經史百家之言，爲文盈編，授徒恆滿席。聞科舉令下，猶攘臂盱衡，不自謂其老也，然終不自得以死，死時年七十有七矣。其先大宋人，曾祖慶善，祖鶚飛，父惠，有二子：曰文，儀可也；曰宗強。兄弟皆幼負雋氣，相爲師友。儀可三貢于鄉，入太學爲諸生。國朝爲東湖書院山長，選授南雄郡文學。宗強弱冠擢第，以宋韶州仁化主簿兼尉，客死延平，不知其瘞。後二十年，儀可躬往物色，得之以歸，爲同域異穴於母易氏之墓田，期兄弟合葬焉。延祐元年冬十二月，葬宗強於右。明年正月七日，儀可亦卒，其子將葬之於左，遂來乞銘。夫銘必功烈德義焉，若儀可殆可銘乎？其配先胡、後丁。【略】銘曰：扶垂白以遠尋手足之骸，舍異室之轂而就同氣。茲非悌歟，銘其何愧！

劉將孫《趙青山先生墓表》 青山先生諱文，字儀可。其字儀則，初名鳳之，以先君子嘗字之惟恭，後唱酬每稱之。儀可若世次，見所自爲狀。少年即意傾巽齋氏，雖不及講下，而館暇考質，如卒業廬陵。場屋三萬書生，白頭望一舉如梯天，惟青山自年二十六，以宋永名貢景定甲子，及咸淳丁卯第；宋吉貢庚午，以萬年名貢癸酉第；宗彊貢甲戌，宗彊第；青山以今名試京庠，零分入太學。京庠有類甲試若零分者，群千百試經賦，各取一選，艱甚。青山笑談拾芥如方州，弟兄同時捷雋諸公間。如閩陳中山、張迂叟、嚴何詵叟、婺施景文皆知己，數日高科異等，亹亹而科廢迹熄。晚教東湖，廣選教南雄，而青山老矣。嗟夫！當青山間關攜弟元簡從文信公于閩，文公蹉跌，而元簡客殯，蕭條來歸，予對牀喘息，相聞夜話，景景鷄未鳴，披衣語待曉，跼天蹐地，未知來日之何如？已而予客授南劍，報以元簡墓亡恙，遂步走劍，歸元簡骨。未幾，予承乏洪泮，扳青山教導，會省憲知青山，從游日以衆。【略】公少吾先君子八歲，而先君子推重之，以爲吾黨，婉孌不忘無疏密如一日。先君子之喪，自宜春走來書云，先生之門，是爲門人之首，其愛而不可解者稀矣。予於公忘年之交，篤密逾至。每憶極論一世人物，予謂高下能否各可任，因及某某，如朱文公謂陳同父者，公撫枕躍曰：「吾意正爾！」噫！公之所存者豈但文字間耶！公既自狀其平生，雪樓閣老復爲之銘墓，子厚重以請曰：斯文之好也。予故磊磊論之，不復詳於言行。而師友關涉、須眉仿佛，或者其庶幾得之。若《狀》、《誌》所已載者，不復贅。

紀事

趙文《王奕詩序》 吾貧甚似亦大，而亦有吟癖，每苦吟得句，欣然滿意，未知世間富貴者之樂，與我得句時何似？雖持此，今世誰售？而來者誰傳？然人生貴適意耳，使吾吟常得句，即常適意，即雖富貴亦不過如此矣。正恐富者之鑾蹙，更甚吾苦吟時也。嗟夫！吾言過矣，亦惟亦大而後可以聞此言也。

又《來清堂詩序》 吾每爲文辭苦且倦，甚欲休乎未始有言之先，而既已有之矣。然默默終日輒不樂，有時言之而得其所欲言，雖天下之樂無以過也。則又笑曰：此寧非吾天耶？今年春來清與吳孔瞻、戴用聖諸人游，每陰陽寒暑，日星之運，草木鳥獸蟲魚之感，無一不發之於詩。前于後喁，往復不厭。歲晚筆之遂成卷帙。相視而笑，亦莫知其所自來也。雖其間一時之作未必盡合，然亦豈無出於吾天者？姑序而藏之。他日之傳與不，正未可必也。

劉將孫《送趙青山序》 青山趙先生宜可父，以六十之年，獨行歲晏，馳驅於千五百里之延平，負其死弟元簡二十年客葬之骨，歸而規二穴以藏，以待他日而合。念平生攜持，同進同患，與之同出，魂魄猶與之同歸也。傷哉斯志！人世間孰無兄弟？孰無死生？其有若青山之與元簡者乎！語之塗人猶悲，況爲之類若友且舊者乎！嗚呼！元簡年十九第甲戌，同時青山升太學，

一時文氣雲龍，如二蘇復出。俯仰幾何，回風往日，忽其不復。茫茫中野之無所容，兄先弟後，重趼間道，負羈以從。此豈有功名富貴念邪！何天道之悠悠，而直爲此夢也！予猶憶秋塵赤日，青山手《竹枝歌》數首，索家君和寄。天山文人匆匆，一揖出門去，當時相視，眞長翼大翮之生身，何意崎嶇歷落，席未暖而患及！杲卿死別於平原，干將飛墮於鐔水。卻後二年，與青山相對荒寂之濱，每憑高望遠，同吟共語，意未嘗不在鉅鹿下。連牀清夜，嘗獨泣不忍聞。然亦何意棲遲偃仰，猶有今日無道塗之不虞、霜露之不幸，以酬君耿耿之素志也哉？六年前，余客授延平，知元簡墓在焉，久迺從前服膺生林碧山仁初父，物色得其處。延平學正與鳳山對，朝暮凝望，心目愴然。已而得君書，寄詩弟墓，約且爲此來也。墓雖落，尙可得耆宿，雖凋謝猶可問。寺上人長素食，寫《華嚴》，慈心可情愬。然君方爲東西邀迎，不果來。今春過清江，別且言曰：「吾年六十，不可緩，日尙能步五六十里，不可緩，吾昔以子爲可恃，今已不相值，獨恃碧山，而碧山踰六望七，不可緩。吾必秋晚行矣。吾無三飡之資，行行以累四方之知我。計二十年藁葬幸無恙，亦銷釋惟骨在。吾墨其次第，囊負之。幸我健，尙堪此事。惟子知我，閩士知子，其爲我言往復水陸何便狀，且叙吾所爲行者。」嗟乎！青山！昔太白之友武十七鍔慕要離之風，冒兵以致其愛子伯禽，唐郭仲翔感吳保安之恩，走彭山蕭寺啓窆骨，墨記其節，盛練囊，徒跣親負之以至魏郡，漢會稽陳文理求其兄遺骨於亂骸中，刺臂血以試，然後得之。今君之行也，幸有必得之理，顧無仲翔之於死友、武鍔之於生客者，而使君白首徒步跋履山川，以在此也。劍山溪石，皆余熟經行處，想君貿貿，蕭條犖確，何能爲情？托君斯文兄弟之誼，恨無以相事。已矣！無過傷。山行晏起，日半蚤休，遡劍溪，可渡樵，及石岐，買舟峭石，直扶盱，徑抵君家步下。其間陸行百五十里止耳。予止此矣。若相君之誼，比於鄧伯道、孔文舉殆過，其誰不感動？聞君之來，又如陳孟公驚坐、王潛夫在門，怪何能至此，其誰不倒屣！余非能相君者，能言此而已。

著錄

劉壎《青山文集序》　陳君南翁歸自廬陵之州庠，示余文一帙，題曰《青山初稿》，蓋吉士趙君儀可所著也。趙君往以舉文鳴於世，雖心久知君，獨未識君，於是閱其記文序跋數十篇。

《文淵閣書目》卷九　《趙青山文集》一部五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趙文《青山稿》三十一卷。

《秘閣書目・文集》　《趙青山集》五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趙青山文集》五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趙文《青山稿》三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青山集》八卷，【略】元趙文撰。【略】焦循《國史經籍志》載《青山稿》三十一卷，世尠流傳。今從《永樂大典》中裒輯編訂，勒爲八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趙文《青山集》三十卷，今存八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青山集》八卷，文瀾閣傳抄本。元趙文撰。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青山集》八卷，元趙文撰。抄本。

補：《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中。　又：清四庫館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青山集》八卷，元趙文撰。清翰林院抄本，二冊。

趙萬里《青山詩餘輯本題記》　此書歸安朱氏刻本，據《元草堂詩餘》、《花草粹編》補輯十四首，附于《永樂大典》本後，而殆未爲完善。《粹編》所引趙作均自《翰墨大全》傳錄，而《大全》所載，《粹編》實未能盡之也。茲據《元草堂詩餘》、《翰墨大全》、《大典》本《青山集》爲主，輯得二十一首，視朱本增出七首，聊以備元詞別集一格焉。

雜錄

《元詩選》二集甲集　初名宋永，從弟宋安，字功可，以文章齊名，號「二趙」。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青山集》八卷，【略】近時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其入元授清江教授，而程誌實作南雄；鉅夫與文交契甚厚，不容有悞，疑嗣立所記乃偶然失考。又《永樂大典》書其名多作「尧」字。案《集韵》「尧」、

「文」音義本通，亦非別有兩名也。

王奕

論述

趙文《王奕詩序》 世謂詩能窮人，歐公謂詩非能窮人，詩必窮者而後工，陳無己謂詩能達人，皆未必然也。詩者，天之所以私窮人，使之有以通其窮者也。【略】吾友王奕亦大苦學，而蕭然一寒人，皆謂亦大詩窮，吾謂亦大不窮，亦大貧耳，亦大何窮哉！「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吾窮居每諷此詩，充然不見吾爲不足，而況能爲此詩者乎！富者踞案，終日焦然樓船戶馬之應酬，前者在庭，而後者在戶，雖有高臺曲池、撞鐘舞女，將不暇樂，貴者縻組而入，佩瑰而出，率以爲常，其得志者乘堅驅肥於黃河莽蒼之外，風沙雨雪，新知邂逅，立馬而語寒，酌酒以相煦。而吾亦大翛然溪水之上，雲煙竹樹，莎蟲水鳥，與凡盛衰反復可悲可愕之事，皆取之以爲詩。豈不浩然於天地間，而得其所以爲亦大哉！

劉壎《斐稿板成告墓文》 先生至元逸民，光於柴桑，《東行斐稿》，風乎《黍離》。讀先生之文，論先生之世，因先生之言，底先生之心，必無所賴於一時，不無所待於萬世，惟其異之，是以戾之。嗚呼！遺墨在人，臭我如蘭，枯梨鬬錦，汗竹流丹。不作奚古，不述奚今？韓子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予亦不知其何心。

陳中州《編東行斐稿序》 先生文章冠冕照耀六經，而氣節鋒芒獨銳於《東行》一稿。【略】嗚呼！讀先生之文，誦先生之詩，論先生之世，知先生之心，果有不倚於筆硯形骸之粗者。

李夢陽《游懷玉睹玉斗山人遺稿》 三百年來見此編，留藏眞識子孫賢。溪堂此日尋山到，玉斗峰高想像前。

費宏《游懷玉過玉斗王先生故居覽東行斐稿和崆峒李公韻》 兵燹之餘見此編，我從文字識鄉賢。傳芳尚有詩書種，重整山房玉斗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玉斗山人集》三卷，【略】其詩稍失之麤，然磊落有氣，勝宋季江湖一派。素與謝枋得相善，枋得北行以後，尚有唱和詩十首，又有《和元好問曲阜行紀行詩》十首、《贈倪布山詩》一首，稱爲金遺，其《寄周月湖》絕句亦有「起觀疆宇皆周土，只有西山尚屬商」句，皆尚以宋之遺民自居。則其出爲學官，當在己丑之後。然其《祭文宣王文》稱「天混圖書，氣通南北。九域甫一，可輿可舟」。《祖庭觀丁歌》稱「幸際天地還清寧」，於新朝無所怨尤。《祭曾子文》稱「某等律以忠孝，實爲罪人，願保髮膚，以遂終慕」，亦未敢高自位置。視首鼠兩端，業已偷生隳節，而猶思倔強自異者，固尚有間矣。

沈家本《玉斗山人集跋》 而言卷末附錄李空同題此集詩，頗致想像之思，殆空同倡言復古，不作唐以後語，而山人詩雖涉于粗，頗磊落有豪氣，無成化以後嘽緩之音，故沆瀣相投歟！

《玉窗如庵記》 陳中州《述記》：《如庵》一記，碑石如新，因言諭世，文獻不足徵矣。

《東行紀事》 陳中州《述記》：此首得於《斐稿詩餘》分注，皆出先生一時手筆。蓋先生遺文作《如庵記》外，他無所稽，因併述之。

傳記

《宋史翼》卷三五《王奕傳》 王奕字伯敬，玉山人，爲邑博。與其子介翁居玉琊峰，讀書其中。素與文天祥、謝枋得友善。及枋得就執北行，送之有詩云：「兩生無補秦興廢，一出仍關魯重輕。白骨青山如得所，何須兒女哭清明！」詞旨激烈。宋亡，建斗山書院，杜門不出，所著有《東行稿》。

《宋季忠義錄》卷一六 （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四 （存目）

《宋詩紀事》卷七九 （存目）

《全宋詞》卷五 （存目）

紀事

李夢陽《梅巖弔古二律》「疊山義惠辭何激」自注：先生，疊山故人也，元人執疊山北去，先生累詩爲行，辭甚激烈，具如《斐稿》。　又：「絕壁丹書走赤心」自注：先生作梅巖精舍，摩崖大書，一曰青天白日，一曰古今一人，一曰至元逸民。具如巖壁。

著錄

劉壎《斐稿板成告墓文》　維嘉靖壬寅日南至，刊平山《東行稿》成，太鶴山人陳中州潰墨爲裘，太羹玄酒，紅脯綠菜，攜其弟子董良材、毛朝佐、舒沛、李廷美等，發玉山北走二十里告於玉斗山人之墓。

陳中州《編東行斐稿序》　《東行》一稿，歷年三百，他作散亡，僅存此稿，揭之開卷，續有稽集，爰次而梨。

又《述如庵記》　遺言《〔玉〕斗山文集》計十二卷，又《梅巖雜詠》計七卷，歷年三百，湮沒散亡，無從蒐拾，僅幸存而未泯者《斐稿》，披襲於文儒之手。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玉斗山東行斐稿》一部一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王）〔玉〕斗山東行斐稿》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玉斗山人集》三卷，【略】舊本題南宋王奕撰。考集中《奠大成至聖文宣王文》稱「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江南儒生王奕等」，其《玉窗如庵記》則稱「歲癸巳前奉旨特補玉山教諭」，癸巳爲至元三十年，然則奕食元祿久矣。蹟其出處，與仇遠、白珽相類，題南宋者誤也。奕字（敬伯）〔伯敬〕，玉山人。所著有《〔玉〕斗山文集》十二卷，《梅巖雜詠》七卷，今幷不傳。惟此集尚存。本名《東行斐稿》，明嘉靖壬寅，其鄉人陳中州爲刊板，佚其詩四首。而別附以遺文二篇，始改題今名。【略】集中詩文雜篇，頗乖體例，然無關于宏旨，今亦姑仍原本錄之焉。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王奕《玉斗山人集》三卷，又《梅巖雜詠》七卷，又《東行斐稿》三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玉斗山人集》三卷，文瑞樓精鈔本。南宋玉斗山人王奕伯敬著。明太鶴山人陳中州批點。奕，玉山人，舊著《〔玉〕斗山文集》十二卷，《梅巖雜詠》七卷，湮沒散亡，無從蒐拾，幸存未泯者《東行斐稿》耳。明嘉靖二十一年，其鄉人陳中州稽集付刊，佚其四詩，附其兩文，改題今名。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玉斗山人集》三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舊抄本。元玉斗山人王奕伯敬著。　又：《玉斗山人集》三卷，附錄一卷，文瀾閣傳抄本。元王奕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玉斗山人集》三卷，元王奕撰。嘉靖壬寅陳中州刊本。　振綺堂有鈔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舊鈔本。　《枕碧樓叢書》本，民國二年刊。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玉斗山人集》三卷，元王奕撰。嘉靖壬寅陳中州刊本。　補：《玉斗山人集》三卷，元王奕撰；《附錄》一卷，清寫本。清汪士鐘舊藏。有徐康跋。余藏。　補：《玉斗山人文集》三卷，元王奕撰。清宣統三年沈家本刊《枕碧樓叢書》本，從《四庫》本出。

《木樨軒藏書書錄》　《玉斗山人文集》三卷，附錄一卷，抄本（清抄本）。元王奕撰，明陳中州編。附錄所錄爲李夢陽《游懷玉觀玉斗山人故址》詩及諸和作。

沈家本《玉斗山人集跋》　元王奕《玉斗山人文集》三卷，鈔本前有「平江黃氏圖書」朱記一及「翰林院印」，爲四庫館所收呈進之本。原題南宋王奕，朱筆改爲元，與《提要》之語相合。余又假得烏絲闌鈔本，亦有「翰林院印」，并有館校原簽，簽中有稱分校蔡必昌者，是當日館中所收有二本。此本鈔手劣，訛字多，烏絲闌本亦多訛字，而鈔手較工，故當日校者以烏絲闌爲正本，而以此本校之。如《祖庭觀丁歌》、《題維揚》諸詩，皆有據此本改正之句，兩本殆非同出一原，亦互有短長也。館校《奠先師孟子文》謂「錄訖」，當爲「剝訖」□□，考集中多「錄訖」之文。山人丁宋元易代之時，故屬□□□語，《和元遺山詩》「卯也不敗露」，此本「敗」訛「敢」，而彼本殘缺，遂校云「未詳是何字」，則又未取《遺山集》一對勘，此館校之未盡完善處。《總目》題「明浙江鮑士恭家本」，當即指烏絲闌本。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玉斗山人集》三卷，附錄一卷，二冊。元王奕撰。舊鈔本，清吳雲手書題記。　又：《玉斗山人詩集》三卷，附錄一卷，一冊。元王奕撰。舊鈔本。　又：《玉斗山人文集》三卷，二冊。元王奕撰，明陳中州編。舊鈔本。

藝　文

許謙《贈玉斗山一首》　骨肉斯文氣味投，春風芹藻憶同游。故人別後無青眼，此日相逢笑白頭。匣劍光橫南斗夜，鳳梧陰冷峴山秋。惟應且試連鰲手，未許江干下直鉤。

丁璣《游懷玉玉斗山書院故址》　一拂塵衣到上方，水迴山繞是何鄉？老龍吐霧深潭底，孤鶴橫雲北斗傍。天下佳奇幾人識？古先踪迹百年荒。我來無限懷賢意，獨對薰爐坐草堂。

李夢陽《游玉〔斗〕山歌》　懷玉之山玉爲峰，四面盡削金芙蓉。東風破碎瀑布落，有潭十八龍爲澤。山頭草堂開者誰？斬木通道予心悲。白猿嘯雨巖竹裂，石路上天風林吹。我聞龍乃變化物，群然處此龍何爲？胡不滂沱惠下土，一洗四海無旌旗。

又《梅巖初度有感》　年今四十身千里，生日登臨寓此中。憂國未收南望淚，憶家猶阻北來鴻。寒冬白霧峰巒隱，車馬深山道路通。學海久傷青鬢改，振衣眞愧玉巖風。

又《梅巖吊古二律》　萬古雄魂尤骯髒，當時此意故蹉跎。疊山義惠辭何激，塡海冤深事已訛。九殿北來新燕雀，六經東拜舊山河。洗天風雨和陽日，積憤曾君洗卻無。　桑濮延哇只掩吟，偶依玉斗瀉孤音。荒墳鐵樹存青骨，絕壁丹書走赤心。自我先生堪作古，共誰不死到如今。山花海月梅崑舊，想見當時抱膝吟。

無名氏《余嘗從崆峒李公游懷玉見尊魯集和李公韻今重過再觀愴然興感念惟鄉先生得如斗山者有幾不能無言并書舊作於末云》　此道寥寥寄簡編，瓣香尊魯史維賢。秋風愧乏溪芹薦，獨對荒山駐不前。

姚　雲 姚雲文

論　述

盧摯《爲潭學聘姚江村書》　而潭學素號多士，志于殖學藝文，不委流俗，篤好古道，莫不踔跂振躍，操觚挈牘，咀英花，漱芳潤，以求理義之指歸，辭章之統緒，是正其所未至而難其人。不惟逢掖諸生之所拳拳，至于搢紳、處士願欲喜樂者，林林然，亹亹焉，亦莫不以得師取友爲務，爲言者皆是也。摯是時爲言江村先生之賢，向也得其人于文字中，前歲使過筠，亦嘗觀道德、聽言論于須臾之頃，迄今耿耿不能忘也。蓋先生之文，先秦、兩漢之文，而有得于洙泗、濂洛之傳。本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群史、諸子者也。其淵粹博贍，當與王介甫、曾子固頡頏。至于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若乎其後塵也。摯知先生者如此。摯也言之，潭之搢紳逢掖然之。【略】前月初吉，爰舉釋菜之典，文學諸君，遂復有絳帳江村之請。既與議往，司講黎生季文飭禮幣以東，若夫弟子事師之勤，具于別幅，俾不肖者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而來，嘉惠學徒，使如摯者亦時時簸迹衿佩之末，以摳衣函丈，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湖湘之間，文風丕變，不惟此邦盛事，使楚越列郡亦皆靡然知所興起。異時摯獲附驥尾，有光汗青之編，果可以儕蜀文、匹閩袞者，實昉于先生，豈不偉歟？或者有謂先生作止語默之間，靜重不苟，雖摯與諸生所以鄉慕依託者出于慺慺之誠，乃輕于然諾，不于再于三然後命駕，則師道不尊；或微辭婉意以自諉，則摯竊謂先生必不然矣。蓋見義勇爲，樂與人爲善，實虛焉，有無焉，摯知先生者如此。若夫握瑜懷瑾以自珍，佩蘭襲芳以自潔，珍則珍矣，清則清矣，異乎「時中」者矣。先生必不然矣。惟先生亮之。

劉毓盤《輯校江村詞跋》　《紫萸香慢》、《玲瓏玉》二首皆其自制曲，而無宮調名。汪汲《詞名集解》引《九宮大成譜》以《玲瓏玉》入南詞黃鐘宮正曲，于《紫萸香慢》則曰慢曲者，調長聲緩，至所屬何宮，則無所考。【略】姚氏艮岳、

半閑堂二詞必入元後所作，蓋一則慟北宋之亡，一則慟南宋之亡也。以視詹玉兵後送童瓮天歸杭《齊天樂》詞，楊愼《詞品》斥其只以游樂爲言，而無《黍離》之戚者，其用心相去何如耶？然後知生際太平之爲福已。

《摸魚兒》（渺人間）　《白雨齋詞話》卷七：《元草堂詩餘》載江村姚雲文艮岳詞（《摸魚兒》）云：「渺人間」，【略】慨當以慷，亦陳經國之亞匹也。《雲韶集》卷一一：字字奇警嗚咽，句句錘煉無渣滓。塵世滄桑，可勝浩嘆。

《玲瓏玉》（開歲春遲）　《詞綜偶評・元詞》：姚雲文：「休嗟空花無據」三句，語含諷刺。

《紫萸香慢》（近重陽偏多風雨）　鳳林書院《元草堂詩餘》卷中：此姚雲文自度曲。

傳記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姚雲【略】初名雲文，字聖瑞，高安人。宋進士，仕元，爲撫、建兩路儒學提舉。雲尤工詩，人比之秦淮海。

《詞綜》卷二七　姚雲文，字聖瑞，高安人。宋咸淳進士。入元授承直郎，撫、建兩路儒學提舉。有《江村遺稿》。

紀事

姚雲《答疏齋書》　稽古右文柔遠，明公勞使從而使之，既讀命奉職，慨然懷古良吏，庶幾往欽禮教華遠之指，乃筮吉皮弁祭菜，教以禮敬，諸生奔走擯相得，未嘗有甚盛甚休。【略】來教侈于褒寵，厚于望待，恐翔而舞者，滋去人遠也。然盛意敢不拜，竊有近比。昔元晦自閩入湘，訪欽夫談辨逾月，今尚在長老之耳。僕視前修，猶泰山一垤，無足比數。而明公文學，師表當代，則或逾于欽夫者矣。此猶願密邇攻繫者也。「春服既成」，其自詣龍門之期乎？「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王倪之不答，盧敖之舉臂，孫阮之交嘯，皆道也。未既於言者，副墨具之，惟執事亮察而已。

劉毓盤《輯校江村詞跋》　《歷代詞人姓氏錄》曰：雲文，字聖瑞，高安人。宋咸淳間進士。入元，授承直郎，撫建兩路儒學提舉。有《江村遺稿》。元鳳林書院本《名儒草堂詩餘》曰：雲文又號古筠，有《江村詞》。劉將孫《天下同文集》所述同。是姚氏爲南宋遺民，入元再出者也。其以詞人出爲學官者，若王沂孫入元出爲慶元路學正，仇遠入元出爲溧陽州學正。鼎革之際，所不忍言。新進小臣，初無官責，青氈故物，還我本來，不必作張炎辟地、蔣捷歸山之說也。彼張弘範之滅宋，趙孟頫、詹玉之待詔翰林，忘國事仇，爲世僇笑，聲華藉藉，焉用文爲？雖然，之數人者，其顯晦各殊，其詞集且完好無恙焉。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姚雲《江村近稿》一部五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姚江村逸稿》十三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江村近稿》四冊，全。姚□□著。莫詳時代名字，凡十三卷。

《秘閣書目・文集》　姚雲《江村近稿》五卷。

《菉竹堂書目》卷三　姚雲《江村近稿》五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姚雲《江村近稿》十三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姚雲《江村近稿》十三卷。

劉毓盤《輯校江村詞跋》　姚氏《江村遺稿》獨軼而不傳，錄其詞者于《元草堂詩餘》得八首、《天下同文集》得一首，管中窺豹，得見一斑。不傳而傳，非不幸爾。

藝文

馬臻《送姚江村回高安》　聖賢法大道，二氣調闢闔。所以稷契心，妙與古先合。載聞盛明世，總總任英達。夫子璠璵器，聲價久合沓。迎師不憚遠，遂下陳蕃榻。聖經光日月，接要延問答。始知經濟材，硎利若新發。斯文藉彌

縫，善建固不拔。錢湖舊游地，即事傷素髮。木落沿庭波，商氣倏蕭颯。緬懷千里尊，已覺寸心渴。余哀矍鑠久，送遠乏挈榼。清江浩茫茫，扁舟待明發。

盧摯

論述

吳澄《張仲美樂府序》 風者民俗之謠，雅者士大夫之作，故風葩而雅正。後世詩人之詩，往往雅體在而風體亡。道人情思，使聽者悠然而感發，猶有風人遺意者，其惟樂府乎！宋諸人所工尚矣，國初太原元裕之以此擅名，近時涿郡盧處道亦有可取。

虞集《傳與礪使還新稿序》 國初中州襲趙禮部、元裕之之遺風，宗尚眉山之體。至汲郡盧公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宋季衰陋之氣亦已銷盡。

又《題疏齋盧公像》 持節江湖外，吟詩魏晉間。長庚垂野迥，病鶴倚秋閒。玉局謀堪奕，金鑾遂不還。春來無宿草，點點涿州山。

程鉅夫《盧疏齋江東稿引》 疏翁意尚清拔，深造絕詣，犖犖不羈。故其匠旨輯辭，往往隔千載與古人相見。向者遣教余以其詩文一編，曰《江東稿》，挹其風味，如在疏齋時也。余攜以自隨，汎舟江漢，相與卧起。噫！孰使余欣然於風波之上者，非此稿也耶？詩不古久矣，自非情其情而味其味，則東籬南山，衆家物色，森戟凝香，尋常富貴，於陶、韋乎何取？疏翁於此殊不疏，今又弭節騷國，抑尚有起予者乎？稿還，因以訊之。

劉因《疏齋》 漫浪隨時取自更，要從僻□到無名。疏齋未便常爲主，月旦明朝有後評。 眼前萬事先天圖，人力那容巧有餘。看書四傍文理密，環中空闊卻如初。

宋褧《盧疏齋趙平遠小像》 盛德不孤立，鉅邦尊二賢。盧翁官察訪，趙使職旬宣。契分元偕白，襟期甫暨虞。柏森松競秀，珪瑩璧相聯。高誼雲霄外，清標几杖邊。句枝時絡繹，盃筭日纏綿。宵候丹砂竈，秋鳴綠綺絃。嶽躋同謝屐，湘泛共膺船。釀酒矜方妙，裁衣鬬品全。敖嬉驅騕褭，笑詠撫嬋娟。密邇通家好，留連對榻眠。半關常習靜，揮麈或談玄。閒矣山中相，翛然地上仙。儀刑人倏逝，豐度世爭憐。肖貌開光霽，垂名著簡編。精神棲落月，思致薄凌煙。豈直江潭重，應齊宇宙傳。長沙多勝境，並祀待他年。

薩都剌《次學士盧疏齋題贈句容唐別駕》 疏齋落落謫仙才，句曲名山數往來。日讀《茶經》醫酒病，春從鄰舍覓花栽。昔年奏對含鷄舌，今日登臨獨鳳臺。賴有閒居唐別駕，尋詩猿鶴莫驚猜。

貢奎《題趙平遠盧疏齋小像》 烏紗白苧兩天人，我昔從游意最親。江海文章千載會，風流畫史爲傳眞。 海天雲暗涿州山，湘水春寒玉樹殘。惆悵百年曾幾見？神交彷彿畫圖間。

徐明善《疏齋盧公文後集序》 涿郡疏齋盧公，天才奇遠，評古今文得失，如金合範、矢破的，又絕識也。凡爲文盡棄古今拙陋之意，雖抽英搴藻、窮極絢粲，而與化工侔巧，不失自然，茲爲妙矣。咨諏所至，又詩城騷國，江山澄麗，蘭茝芳潔，楚辭晉句，領擥未盡，若有待也。乃游心放目而盡得之，故篇什尤超。嘗一入翰林，復擢外使，逢衣之士，咸謂宜在朝廷，弘文佐理，必能鑿聖代於唐漢之上，以追煥鬱之盛，不但名一家言、賁若於儒林文苑而已也。

張雨《盧疏齋集宣城校官本讀之一過生氣凜然有懷哲人援筆而賦》 人物西清第一流，曾看繡斧下瀛洲。難求冀北千金骨，空載江南數斛愁。小謝夢無青草句，大蘇詩有景疏樓。敬亭依舊峨嵋月，付與騎鯨汗漫游。

姚雲《答疏齋書》 雲承手記，教督切至。文義爾雅，曠若復面，不異結駟過門耳提之也。【略】伏惟明公以耆儒眞學士，居孔融、李膺之任，誕敷文教，使南服孔道與王化，遠邇聞風而興，不待期月可也。奚取于朽敝之器？來教侈于褒寵，厚于望待，恐翔而舞者，滋去人遠也。然而明公文學，師表當代，則或逾于欽夫者矣，此猶願密邇攻擊者也。

貫雲石《陽春白雪序》 近代疏齋媚嫵，如仙女尋春，自然笑傲。

楊維楨《沈氏今樂府序》 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楊、盧【略】，皆一代詞伯，皆不能不游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

《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 惟我聖朝，興自北方，五十餘年，言語之間，必以中原之音爲正。鼓舞歌頌治世之音，始自太保劉公、牧庵姚公、疏齋

盧公輩，自成一家。

《莊岳委談》卷下　盧疏齋、姚牧庵輩皆文，差及詞耳。又：高則誠在勝國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併沒之。同時盧摯處道，亦東甌人，樂府聲價，政與高埒，而製作弗傳。世遂以盧爲文士，而高爲詞人，信有幸有不幸也。

《石洲詩話》卷五　元初中州文獻推詩專家，必以劉靜修與盧疏齋摯爲首。虞文靖爲李仲淵源道作詩序，亦言「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也。然疏齋五古雖近質雅，而不能深造古人。

劉毓盤《輯校疏齋詞跋》　疏齋善詩詞，尤精于曲，以疏朗勝，與劉秉忠齊名。寧獻王權《太和正音譜》錄元曲一百五十餘家，以疏齋爲之冠，故其曲傳者多。朱彝尊作《詞綜》始錄其詞，曰：「元初詩人以劉因、盧摯最早。二家又能詞，有名。」

《落梅風》（才歡悅）　《堯山堂外紀》卷六九：盧疏齋有《落梅風》一闋別歌者珠簾秀「才歡悅」云，【略】珠簾秀答詞「山無數」云。

傳記

《新元史》卷二三七《盧摯傳》　盧摯，字處道，一字莘老。大都涿州人。至元中，以能文薦，累遷河南路總管。眞人吳全節代祀嶽瀆，過河南，聞其治行，力薦之。大德初，授集賢學士，出爲江東道廉訪使，復入爲學士，遷承旨卒。元初能文者曰「姚盧」，謂姚燧及摯也。古今體詩則以摯與劉因爲首。著有《疏齋集》。臨川吳澄曰：「盧學士所作古詩類魏晉清言，古文出入《盤》《誥》中，字字土盆瓦缶，而有三代虎蜼瑚璉之色，見者莫不改觀。」摯嘗曰：「清廟明堂謂之古，朱門大廈謂之華屋可也，不可謂之古；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也，不可謂之古。知此可與論古文矣。」其自言得力如此。

《書史會要》卷七　（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五　（存目）

《元書》卷八九　（存目）

《元詩紀事》卷四　（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盧摯《唐塌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大德十一年蒼龍丁未秋九月十有七日，嵩翁盧摯與友太原劉致時中、醴陵李應實仲仁，觀于宣城寓居之疏齋。

又《爲潭學聘姚江村書》　摯由諸生，承乏侍從，遂叨持憲節，膺一道之寄，始來湘中。

又《岳麓書院釋菜禮成并引》　二月初吉，菜祀竣事，詩示僚友掾曹及文學諸生。

吳澄《玄庵銘後序》　憲使盧公處道銘其庵曰「玄」而銘之。盧公好爲文章，於數則未暇學。予嘗與之談竟日夕，倘及幽微神妙，欣欣焉樂聽忘倦，雖不知數，喜數者也。然則數其玄乎哉？【略】是皆例之所可推，算之所可求，何玄之有？蓋數器也，器匪玄，數跡也，跡匪玄，數粗也，粗匪玄。數匪玄也，所以數者玄也。雖然，玄有三，深遠不可名，此爲玄之眞，茫昧不可詰，此爲玄之似，淺近不可言，此爲玄之反。然乎否？主庵者曰：「然。」

又《送盧麻使還朝爲翰林學士序》　往年北行，徵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徐、閻。衆推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澄所識，惟閻、盧二公焉。閻踵李、徐爲翰林長。盧公繇集賢出，持憲湖南，由湖南復入爲翰林學士。夫翰林之職，自唐、宋至于今，一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不聞，豈以寵異之數而爲輕重哉？是蓋未足爲公榮也。然而有可以爲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進儒臣議之，此家法也。公事先皇帝爲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宮禁事，耳聞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有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然而今不然，昔不然而今然，苟有議，公援故事以對，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者不疑，其與疏逖之臣執經泥古、師心創說而於成憲無所稽者，相去萬萬也。《詩》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謂其明習舊事者

也。儒之爲天下貴也，用之而有益于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秩崇而望清，步趨襜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華蟲黼黻，如玉磬琴瑟，于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言及當世事，則曰夫既或治之，又奚庸間？公不如是也，而亦非天下士所望于公也。

蘇天爵《元故尚醫賓君墓銘》 集賢學士盧公摯時方貳憲燕南，表其亭曰「靜深」，中朝碩士咸咏歌焉。

姚燧《讀史管見序》 宋社既墟，詔令湖南憲使盧摯，以內翰籍江南諸郡在官四庫精善書板，舟致京師，付興文署。

《輟耕錄》卷五 翰林學士盧疏齋先生摯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

又卷八 盧疏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

《青樓集》 解語花，姓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疏齋、趙松雪飲於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喜甚，趙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永樂大典》卷一〇五六《跋樊守師綽守居園池記》 友洛暢子純甫，鍾奇好古，蓄樊記刻久，跋以柳城姚燧端父、涿郡盧摯子摯。

《古今詞話·詞辨》下卷 《柳塘詞話》曰：宋季高節，多有作《摸魚子》「買陂塘，旋栽楊柳」爲起句者。元時程鉅夫、盧摯亦多和之，故又名《陂塘柳》。

又 江丹崖曰：《錦機集》載，都城外萬柳堂，廉野雲置酒，招盧疏齋、趙松雪同飲。時歌妓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行酒，歌《小聖樂》，詞云：「綠葉陰濃，遍池亭水閣，偏趁涼多。」【略】此元遺山預爲製曲以教歌者也。

《歷代詞話》卷九 都城外有萬柳堂，廉野雲置酒招盧疏齋、趙松雪同飲，時歌妓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杯行酒，歌《小聖樂》詞云，【略】此詞載《錦機集》，蓋元遺山預爲製曲以教歌者也。

劉毓盤《輯校疏齋詞跋》 盧摯，《元史》無傳，《歷代詞人姓氏錄》曰：摯，字處道，號疏齋，涿郡人，官翰林學士。有《疏齋集》，不言卷數。蓋佚之久矣。

作品本事

盧摯《游茅山五首并序》 聞句曲山舊矣。乃至元戊子春，由宣部行郡溧陽省俗。其墟距山麓一舍而近，凡隆阜勝川，曰洞天福地，登諸祀秩者，部使者至焉，禮也。予于是有三茅之行，至所謂崇禧觀，崇禧主人鄒姓，以「心遠」自命。賓余精舍，規構若相第，燕室邃潔，藻絢過之。亭翼然水樹竹石間，爲此山麗瑋勝絕。吾二人彷徉相與，不覺日之夕也。遠師衣冠褒然，清□有奇趣，又多藝，能托意繪素，以幾物化。出所畫鶴，工致詣極，雖古之善史，略無見踰，而神韵超拔，則又得諸方外者如此，因舉觴爲疎翁壽。羽流之宇于上峰者，曰元符萬寧宮，亦曰宗壇。宗壇師許君，翼日肅余爲神明之觀，揮杯倚空，引睇無極，恨昔之隱居者，不獲仍丹丘以從余游也。下探華陽洞穴，玉膏泓渟，石發紛紺，涓流赴壑，浮花與俱。過喜客泉，泉方井如，澈鑒如，承以石砥，一廣袤丈許，深及尋之半。繚以四廡，固以扃鐍，門闔維謹，罍齊豆蕭，于以揭虔，以祗其泉。客至也，泉則喜，沸沫浴濮，若躍蚌胎而貫龍髯者，殆不可稱數，謂之笑泉。否則否。異哉！余何以見笑？歸復憩遠師所，留山間者既信宿矣，主人睠，客殊未艾也。予誦樂不可極爲解，賦詩爲別，序以貽之。

又《茅山作序》 戊子歲除，復如茅山。己丑春正月朔，舉祝釐之典。曉登天市壇，遂偕崇禧主人過積金中峰，留飲松溪方丈，復歸遠師玉氣凝潤之室。

又《集句餞張知事子中序》 子中吾友，秩滿總幕，受代屬爾，訪余山中，禮意良厚，至今不能弭忘。聞還衛有日，逋客盧摯偶讀陶詩，至「一朝辭吏歸，從我潁水濱」，有會于心，遂集比成章，遠寄祖席，兼叙高義，永以爲好也。

又《鵲橋仙序》 浙省李參政燕予杭之白塔寺南廡，樂府賜春宴者，引喉赴節于尊俎之間，遂醺然而歸。翌日，載酒西湖，春宴已伺于舟中矣。大參公謂予「不可無詞」，飲後，賦長短句以贈。

《青樓集》 杜妙隆，金陵佳麗也。盧疏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莎行》于壁云。

著錄

徐明善《疏齋盧公文後集序》 公文自爲序，而明善弟嘉善得公近稿刊爲《別集》。疇昔公嘗謂明善曰：「子知吾文焉，得無一言？」乃識其大槩於集端云。

《文淵閣書目》卷九 《盧疏齋集》一部九冊，完全。 又：《盧疏齋集》一部八冊，完全。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盧疏齋文集》五冊，不全。元大德間集賢學士盧摯著。

《秘閣書目・文集》 《盧疏齋集》九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盧疏齋集》九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盧摯《疏齋文集》□□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盧摯《疏齋文集》。

劉毓盤《輯校疏齋詞跋》 劉因《樵庵詞》有臨桂王氏四印齋彙刻本，《疏齋詞》則無著錄者，吳昌綬《宋金元詞集現存卷目》亦不書，非絕無而何。癸卯春，暮游虞山，與邑人瞿良士司馬交，瞿氏鐵琴銅劍樓以藏書名天下，其家在罟里，距城稍遠。良士需次于浙，歲不一歸，無作東道主者。甲辰秋，始往游焉。寢饋樓下者三日，舊鈔《疏齋詞》一卷，凡十二首，爲汲古閣迻錄本，無輯者姓氏。心疑其不足，雖然，亦孤本也，錄以歸。求之于陶宗儀《輟耕錄》得一首，程文海《雪樓樂府》得一首，《天下同文集》得七首。嗣見鄞縣徐氏所藏述古堂原鈔《天下同文》前甲集五十卷，《疏齋詞》七首爲第四十八卷。其第四卷「歌頌類」有疏齋祝聖樂章四首，然後知毛氏所謂裁篇別出，匯編爲宋元人詞，或出于子晉所輯也。《輟耕錄》謂疏齋所著有《文章要訣》，嘗與廉希憲、程文海、趙孟頫、徐公琰諸公游，尤與孔文昇相善。孔字退之，爲先聖五十四世孫，皆以才名著于時。官妓珠簾秀有色藝，疏齋昵之，以《落梅風》曲志別，秀即韵以答，二曲皆盛傳焉。《雪樓樂府》有《次疏齋韵題楊生卷》《浪淘沙》詞，則原詞不可見矣。《元草堂詩餘》不錄疏齋詞，厲鶚謂所錄文天祥以下六十一人皆宋人，故入元所作，亦心乎故國之詞。疏齋非宋人也，所言殆非無因歟？周季貺丈謂所見《天下同文集》傳鈔本互有不同，于此編而益信。「九重」之闕文，「路迴」之作「路永」，即其明證也。

趙萬里《疏齋詞輯本題記》 《疏齋集》明以後久俟，其所著套數小令散見《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樂府群珠》者甚多，余別有輯本。茲校錄長短句爲一卷。較《天下同文》多出六首，聊以備元詞集一格焉。

藝文

吳澄《疏齋盧學士和郝奉使立秋感懷余亦次韻二首》 斧威直指可能禁，鼓吹從容翰墨林。公館月簾秋澹澹，誰家霧閣夜沉沉。喚回千古南樓興，付與兩翁東楚吟。休道鐵心猶解賦，要人識取愛梅心。 政爾煩敵不可禁，秋聲忽忽動鶚林。好懷恰與清風值，浮翳俱隨驟雨沉。江上清楓頻入夢，淮南幽桂又聽吟。閑雲淡漠元無系，來去常如見在心。

又《又次韵謝疏齋和章》 昏倦群魔政叵禁，忽然驚起立如林。初聞仙樂空中下，細認香材水底沉。有句可陪薇閣老，何人敢效玉川吟。兔絲謾附千尋上，喬木樛垂見古心。

僧盤古《游山詩・訪翰林承旨盧處道》 鑾江荆識過蕪城，聞整琴書上玉京。範甲胸吞雲澤闊，郢斤手握鳳樓輕。日當楓陛全光照，月轉霜臺影倍清。將見載賡歌一曲，盡翻垂拱入新聲。

王奕《和盧疏齋多景樓韵》 一合乾坤氣脈連，蜜甜本不揀中邊。幾千萬劫本同此，百八十年何間然。北固英雄前去古，中原文獻後來賢。老懷登此成欣感，日落蒼梧生紫烟。

龔璛《和王錄事次盧疏齋送饒教詩》 白髮冷官來學校，江上秋蘋催雨櫂。居然閑寂竟何爲？昇木之猱那復教。官長毋庸責功效，大府參軍同樂好。我嘗技癢得渠搔，醉眼卻將高下較。貧無才能食家稍，寤寐九闕多虎豹。天寒鐘鼓不分明，剝啄送詩驚睡覺。傳聞漢詔重儒流，雅欲文章存大較。分付王維孟浩然，明主時呼玉堂傲。

揭傒斯《盧學士奉旨祀海嶽繇鍾陵相別聞尚宿留會稽有懷奉寄》 鍾陵

一分手，幾日過錢唐。五日山陰路，千峰海上涼。煙霞含景氣，草木識天香。夙昔經行處，風深轉不忘。

姚燧《大都寄盧處道》 家弟去冬溫室見，玉音問汝死耶非？因知洛下思常切，雖樂江南告已達。一旦去妻鄰舍棄，三年游子溧陽衣。無遵君父無親母，有底牽留未即歸？

程鉅夫《次韻盧疏齋就以贈別二首》 百川晝夜流，萬折不能止。群山勢崩奔，終古乃在此。人生費推輓，三嘆中夜起。瀟湘有佳人，朗月鑒秋水。思之不可見，曠若隔千祀。相逢在歲晏，使我寢食美。又言當遠別，東去數千里。何由小躊躇？招招彼舟子。 芥拾琥珀針，不言自相得。留君我無辭，送君我無力。願君加餐飯，努力崇明德。江空餘深寒，出入愼扶翼。梅花照清穎，夢寐耿玉色。矯首東南雲，金門幸回憶。

又《盧君用所藏手卷》 渺渺蒲江遠，年年桂樹秋。空餘詩卷在，天地與長留。

又《摸魚兒·次韻盧疏齋憲使題歲寒亭》 問疏齋，湘中朱鳳，何如江上鸚鵡？波寒木落人千里，客裏與誰同住？茅屋趣。吾自愛吾亭，更愛參天樹。勞君爲賦。渺雪雁南飛，雲濤東下，歲晏欲何處？ 疏齋老，意氣經文緯武。平生握手相許。江南江北尋芳路，共看碧雲來去。黃鵠舉。記我度秦淮，君正臨清句(宣城水名)。歌聲緩與，怕徑竹能醒，庭花起舞，驚散夜來雨。

又《浪淘沙·次疏齋韻題楊生卷》 城上望宸樓，夢裏神游。山無重數水悠悠，惟有江西楊處士，來往扁舟。 金鳳落何洲？君試回頭。呢喃檣燕替誰留？誰道明年如斗大，借問沙鷗！

又《蝶戀花·戲題疏齋怡雲詞後》 長憶山中雲共住，出處無心，只恨雲無語。今日能歌還解舞，不堪持寄山中侶。 誰道解愁愁更聚，自有卿卿，慣畫雙眉嫵。問取慳風并澀雨，相逢認得怡雲否？

陳宜甫《望鄉歌寄盧疏齋》 天漠漠兮夜茫茫，草蕭颯兮金風涼。白日淡兮霧慘，沙磧冷兮雲黃。有人兮獨立而惆悵，悲歌兮南望而思鄉。遡孤鴻之影滅兮，書不得而遠寄。驚兔走之伏莽兮，那思馳騁而發狂。上駟車于半坡，渺啞軋之餘響。認寒廬之幾點兮，浮炊爨之烟蒼。天將寒兮感物變，歲欲暮兮單衣裳。三載不浴兮竊瘦質之塵垢，鬢根點雪兮亂飛蓬之秋霜。心一去兮萬餘里，望不及兮雲飛揚。懷千載之向上兮人已云遠，留萬古之遺恨兮綿綿久長。高臺荒兮哀李陵，節旄落兮感蘇郎。蔡琰悲憤兮兒呼母而失聲，公主悲歌兮願爲鵠而騫翔。彼丈夫女子之不同兮，其情況則一耳。今我之念昔兮，誰後我而悲傷？逆天宇之開廓兮，去留野鶴之容易。垂我王之憫顧兮，總歸吾土而徜徉。如醉夢兮意撩亂，重悵望兮迴中腸。悵望兮苦歌思之沉鬱，抱琴兮託遺調于宮商。

又《同盧疏齋學士泊舟桃源縣》 客行河水上，倚棹望桃源。近有人來往，新栽桑滿園。沙鷗宜綠水，驛馬又黃昏。忽聽漁歌響，武陵愁客魂。

薛玄曦《次韻盧疏齋廉使見寄》 西風吹老敬亭秋，回首江雲近涿州。記得少年陪劍履，麒麟閣上鳳池頭。

張埜《南鄉子·贈歌者怡雲和盧處道韻》 靄靄度春空，長妒花明月影中。曾爲清歌還少駐，匆匆。變作春前喜氣濃。 一笑爲誰容，只許幽人出處同。卻恐等閑爲雨後，東風。吹過巫山第幾峰。

馬致遠《雙調·湘妃怨·和盧疏齋西湖》 春風驕馬五陵兒，暖日西湖三月時，管弦觸水鴛花市。不知音不到此，宜歌宜酒宜詩。山過雨顰眉黛，柳拖烟堆鬢絲，可喜殺睡足的西施。 采蓮湖上畫船兒，垂釣灘頭白鷺鷥，雨中樓閣烟中寺。笑王維作畫師，蓬萊倒影參差。薰風來至，荷香淨時，清潔煞避暑的西施。 金卮滿勸莫推辭，已是黃柑紫蟹時，鴛鴦不管傷心事。便白頭湖上死，愛園林一抹胭脂。霜落在丹楓上，水飄着紅葉兒，風流煞帶酒的西施。 人家籬落酒旗兒，雪壓寒梅老樹枝，吟詩未穩推敲字。爲西湖撚斷髭，恨東坡對雪無詩。休道是蘇學士、韓退之，難妝煞傅粉的西施。

珠簾秀《雙調·壽陽曲·答盧疏齋》 山無數，烟萬縷，憔悴煞玉堂人物。倚蓬窗一身兒活受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

劉時中《雙調·折桂令·疏齋同賦木犀》 似娟娟日暮娥皇。翠袖天寒，靜倚修篁。悵望夫君，低回掩抑，淡盡啼妝。貼體衫兒淡黃，掩胸訶子金裝。高潔幽芳，一片秋光，滿地清香。

唐元《上憲使疏齋盧公》 苕苕梧桐樹，茂茂岐山陽。深根托高岡，脩榦凌穹蒼。威鳳來何從，栖上有輝光。鮮羽曜朝日，五色成文章。所飲必醴泉，竹實充饑吭。衆鳥不敢鳴，況迺相頡頏。覽輝下千仞，一來效禎祥。何當命師夔，聲此邦家昌。 幽蘭在中林，靡靡蓑朝露。豈不羅衆芳，芬菲乃天賦。枝莖蔽荆札，況當薪蒸路。晚歲益自珍，豈以無人故。佩紉弗見收，好潔元非誤。

志士感蕭晨，念此令人懼。

又《疏齋盧公題郡學先賢閣余府推次韻命元同賦》 翳翳嘉樹陰，穆肅初夏時。高閣一以眺，凝神練川涯。況茲文翰侶，昕夕勤經畜。藩僚率多暇，詠歌在泮詩。祥刑悟公理，內顧無纖私。文彩增煥飾，襟佩相追隨。永懷紫陽墟，燁燁垂清規。中流激頹波，涵泳遂所怡。珠貝爛盈把，遺我不復辭。尚聆清言要，豈恨還山遲。

陳思濟《送盧處道提刑陝西》 鄉衣直指上長安，白簡風生吏膽寒。三輔輿情應日望，九秋一鶚上霄摶。吟邊嵩華雲間供，畫裏周秦馬上看。到後相逢李夫子，謂余白髮已闌干。

劉因《盧學士按察江東》 不廢蕘蕘賤，狂言試一聽。品題停月旦，言動律《東銘》。飲少得眞樂，吟多損性靈。青燈《四書》外，淡泊養遐齡。

汪珍《迓盧疏齋肅政使》 去年幕府雪晴時，誦得齾辛絕妙詞。溪樹迎人寒欲醒，春陽得處本無私。輪埋當道豺狼避，月到空山魍魎移。白髮遺民思舊德，相看繡斧重褒帷。

王圭《寄賀盧疏齋拜集賢》 洛下秋來傳近作，日邊使至報除書。看歸北闕多新貴，重直西垣識舊廬。陶謝風流連白社，應劉文字盛黃初。深知有意沉冥者，自是無心賦《子虛》。

劉壎

論述

綜論

劉壎《自贊》 眸不炯炯，貌不堂堂。勳業未建，鬢毛已蒼。其卓乎有立，以胸中粗識大道理，其未能免俗，以筆下間爲小文章。斯人也，使展其霖雨之手，固當忠君父而澤民物，而著之水雲之村，亦能詠風月而歌滄浪。雖然，此猶其小者也，若其方寸之耿耿，終不以死生而存亡。

曾子良《水雲村吟稿原序》 一日以其詩示予也，而文未之見。詩予視之，古視《選》，近古視黃，律五視杜，七視杜若黃，絕五視《選》，七視晚唐而軼焉，皆合大家數。蓋其材全，其力鉅，其氣雄，故能持衆嫩而不自以爲名，刻衆形而不自以爲功。知名早，所知皆名公也，若予所敬千峰陳公、年魁如心陳公，莫逆次山趙公，皆深知君，予恨納交君晚，予何言？晚不恨，恨世易。三公者，或以其老且智不見兵革，或以其強而勇著名節，廟食他邦。獨予與君自靖獻僥倖不死，今者乃得與相見，叙世契如未經亂離時，雖可恨，亦可幸。而甚可恨者，以君之才之學不一試用，僅客諸侯，竟卷懷於此！吾儒事業當不止是，然後知千峰公之期君也深，而君之自得也亦深矣。

符遂《水雲村吟稿序》 人惟喜少陵之詩，至有以史稱者，有以聖稱者，遂於水雲邨之詩亦然。蓋其出處趨背，景賢嘉善，閔時病俗，悉於詩發之。間於各題，或係以甲子，或綴以引語，而宋季、元初之事，與夫終身履歷，循循可考，且詞意渾厚，旨味雋永，雖無意鏤琢，而朱弦疏越，一倡三嘆之妙，自見於言外。蓋有以洗弊律，薄《騷》、《選》，而與少陵並追三百篇之體製音響者矣。

又《劉水邨先生傳》 莊誦之餘，見公於經史百家之書，無所不考，於天文、地理、性命之學，無所不通。詩文如布帛粟菽，雅淡有味。觀其自述或語人，信其光明正大，皆可師法。卒於元延祐己未，壽八十。草廬吳文正公表其墓，有曰：「宋季接國朝混一之初，南豐之彥有諶詁自求、劉壎起潛，各以詩文鳴，然皆沉晦於下。儻俾生慶曆、嘉祐間，獲承六一翁鎔範，安知其不參子固而爲三乎？」以遂尚論公之世，不但以詩文名而已。

劉凝《水雲邨吟稿箋注序》 憶童時，先君書《篁頭》詩云：「人立九天詩入聖，客游萬里義存君。衫青蜀道愁邊酒，頭白開元夢裏雲。」顧謂凝曰：「遒壯而激昂，爲詩家上品。」稔聞詩以唐名，遂謂爲唐詩。先君笑曰：「此宋元詩也，爾祖水邨公之詩也！」【略】夫詩尚風骨，則樂而不淫，平易自然，則哀而不傷，此三百篇之本原也。哀樂中節，由於未發之中。故曰「詩言志」，豈肯以組織冶豔者，損其性情之正哉？公當貧約困頓、流離喪亂，鬱而未舒之氣，一寄諸咏歌。【略】陳德剛丞相贈句云：「文追漢制才無敵，詩接唐風味更眞。」雖一時贈答，殆千秋定評。【略】觀公之論詩與讀公《吟稿》，豈得謂宋元無

詩？又豈得謂三百篇不至今存哉？明正德間，符良臣先生序《吟稿》而刻之，謂「當與少陵並追三百篇之體製音響」，其推服者獨至。

《元詩選》二集甲集 研經究史，網羅百氏，文思如涌泉，宋季與同里諶祐自求各以詩文鳴。年三十七而宋亡，越十八年，當路交薦，署昭郡學正。年七十，受朝命爲延平教授，既滿，諸生復留授業者，三年乃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水雲村稿》十五卷，【略】壎才力雄放，尤長於四六，集中所載諸啓劄，大抵皆在宋世所作。考《隱居通議》自述其得意之筆，如《代吳俊謝建閫表》、《弔吳俊文》、《代趙必臣謝廟堂啓》、《通丁應奎啓》，今皆不見於集中，則其散佚者亦自不少。然即所存者觀之，隸事鑄詞，亦復頗見精采。壎嘗自言，趙必臣稱其能以散文爲四六，正是片段議論，非若世俗抽黃對白，而血脈不貫者。蓋生平得力，有甘苦自知者矣。其他古文，則多入元以後所作，灝瀚流轉，頗爲有氣。而時以俳句綺語攙雜其間，頗乖典則。則覃精儷偶，先入者深，有不知其故態之萌者矣。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五二 《十忠》補史水雲村，父子編詩逸詠存。汴岳杭潮兩銷歇，一腔碧血寫哀魂。

徐兆豐《讀元劉起潛水雲村吟稿題後》 庾信詞章老更工，一腔熱血弔孤忠（稿內有《十忠詩》，紀宋末死事諸公）。杜文貞共黃文節，詩派江西此正風（先生南豐人，論詩以少陵、山谷爲宗）。

龔望曾《水雲先生年譜後跋》 昔臨川草廬吳氏推先生之學，足以頡頏子固，而惜不遇六一翁其人。竊謂先生早負盛名，與遊皆一時人傑，其推挽之力，即歐陽之於子固，亦未能遠過；無如權姦柄國，君子有《北風》「雨雪」之思，故蓄道德、能文章，甘心隱而未見。迨至運移世易，弓招雖切，祇以博士一官自全素履，是先生不遇者時也，非人也。遇不如子固，而學則同於子固，此草廬吳氏之所以爲知言也。【略】蓋宋元之際，目擊板蕩之憂傷，不得已而託於杜陵之以詩爲史，華衮斧鉞，悉寓於長言咏嘆之中。則先生之詩，即宋元之逸史也。

馮雲鵷《重刻水雲村吟稿跋》 《水雲村吟稿》十五卷，載入國朝《四庫全書》，稱其才力雄贍，尤工於四六。隸事鑄詞，具有精采，此指文集而言。【略】己丑夏五，因公晉省謁見眉生方伯，出一編見示，則《水雲村吟稿》也。愛而讀之，見其五古逼眞漢、魏，七古頡頏盛唐，五七律備具三唐、北宋格調，不名一家，昔人贊其視杜視黃，恐不足以盡之。至其事蹟，載在草廬之碑、平山良臣之序。高風擬靖節，山斗若昌黎。求之宋、元兩代，不可多見，駸駸乎與古爲徒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 壎年逾七秩，爲南劍州學官，不得稱宋遺逸矣。詞筆意雅潔，由其根柢槃深，隨意涉筆，自無凡響，亦元代詞家一作手也。

分論

《無名先生藏山詩稿序》 《水雲村吟稿》卷首：吳宣臣曰：此序見《泯稿》，仍附《吟稿》之首。文曰「泯稿」，詩曰「無名」，蓋先生無意於傳，斯其所以傳也。

《補史十忠詩》 劉壎自跋：右襄圍以來，死忠者蓋不止此，然多所不知，知其詳且顯者，莫如此十公，故先賦此十詩，尚竢續書，以著大節。噫！十詩存即十忠不亡，十忠不亡，吾十詩亦永存矣。 符遂《水村先生傳》：年三十七而宋亡，時多死節之臣，恐其名行不傳，作《補史十忠詩》。

《賈似道》 《隱居通議》：一代之亡，必有一誤國者，爲人所指目，見于吟咏，自唐以來賦者多矣。雖機軸不免相同，然誅奸諛于既死，誠千百古之一快，不可議其蹈襲也。

《瑟操·丙子秋思》 《水雲村吟稿》卷首：吳宣臣曰：《黍離》「稷實」之悲，奚減悠悠蒼天之恨耶！情文兼至，可匹《麥秀》，可續《離騷》；視昌黎《瑟操》諸作，以古擬今，覺此當境慘愴，字字血泪。

《憫農》 《水雲村吟稿》卷首：吳宣臣曰：分憂樂二境，妙在樂處即是憂處，先生憂國憂民之心，其以歌謠而代奏牘乎。入告黼扆，遍箴司牧，如是如是。

《九日》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此詩爲宋事而發也。

《景定江上》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宋理宗景定元年庚申，賈似道奉命援鄂。時元兵攻鄂幾破，似道密遣人詣元軍，請稱臣納幣。初不許，會元憲宗崩于蜀，似道使再至，許之。及元兵北歸，乃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七十餘人，遂以大捷奏。詩中所云「一炬照空橋影斷」是也。時公年二十有一。

《送菊山趙守解任》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按：公《復陳雪澗書》

「獨與菊山趙使君周旋建昌者兩年，便養也」，此送菊山建昌解任時作。

《編少陵詩繼以山谷賦呈諶桂舟》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公謂學坡不以杜黃爲宗，豈所謂識其大者？題曰「編少陵詩，繼以山谷」，此書法也。

《贊詩十韻》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十詩自贊自詠，全賴通詩陶寫胸中磊塊，讀者知其命意所存，則知十詩可與杜陵并驅矣。 方密之：十詩浩氣孤行，抗懷千古，見其不得已而以詩人自命，時與地爲之也。魄力風調，皆與少陵《秋興》相伯仲。誦其詩，可以知其志矣。

《九日次韵》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燕雲歸路客心哀）燕即燕山，雲即雲中，傷太后恭帝由此路去而不歸也。（焚香遙祝明年健，天際晴光五色開）落句比「明年此會知誰健」更深遠，句法雖同，而用意迥別。通詩皆爲宋事而發。

《入夜》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金珠換貴世靴袍）此句可爲殷鑒。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天下治亂，實繫于此。

《別諶桂舟寬其不遇之嘆》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後子雲生書定貴，今韓愈在道誰同）歐陽修得韓愈稿廢書簏中，讀而慕焉，至忘寢食。此二句皆言身後之事，以寬不遇之嘆。

《閒將》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此詩首二句言今世不如古，三四句述古之盛，五六傷今之衰。鹿奔庖裏，魚游釜中，危困極矣！視天夢夢，何由以此問之邪？

《和許右丞孝思詩》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二詩借他人怙恃之感，寫自己風木之悲，情眞語痛，知其終身慕父母矣。

《和知州挽詩》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孫知州名萬鎰，至大戊申到任。其在豐也，彩繪文廟，修南豐祠。惟其學術醇，故摧釋老而泮增丹飾，惟其政術明，故走儀秦而郡樂清平。一意相承，絕無斧琢之痕。此挽詩之最有味者。

《石溝拜墓歸馬上偶成》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豐邑河而東二十里許，八都石溝之劉家窠，江樓居士之兆域在焉。家君嘗于役十五都，道經墓下，爲駐立徘徊者久之。況詠密國魚龍鷗鷺之詩，尋江濱花岸水軒之勝，有不令人流連向往也哉！

《番陽湖》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此詩與孟浩然「八月湖水平」作工力悉敵。

《過大乾再韵》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大乾以祈夢靈驗著聞，然耳目所及，或驗或不驗，然不驗者甚多。此詩云「熏香無語媿衰年」，則先生之不祈夢語，大異于世俗矣。

《樵川驛發舟》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水邨公之赴任延平也，此詩云「鋪陳若錦驛人氈」，《過大乾再韵》詩云「乘傳有緣經福地」，其歸也，《五臺驛》詩云「驛官有分呼引酒，棹卒無言待換舟」，《元旦即事呈郡守》詩云「風光飄蕩落閩山，乘傳歸來赴曉班」，一時供張驛遞之盛如此。且授代而歸，兼私留閩者三載，仍然乘傳，元制優待廣文，于此可見。

《治行》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暮天天冷雁催客，後月月圓人到家）吳宣臣曰：家君宰豐，張曲江先受代，將旋上秦。每動懷鄉之感，嘗詠此詩「暮天天冷雁催客，後月月圓人到家」，以爲妙絕。駱丞《帝京篇》「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句法本此，而情景勝之。一時興會之言，實至論也。

《至樵城別西麓危提舉》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身隱何尊染一塵）鼎革之際，當量受恩輕重，以爲自靖之地，或隱或出，無不可者。若夫冒隱名，服隱衣，而奔竟實甚，讀第四句，寧不謖謖汗下？

《贈故人黎太守孫仲仁》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此水邨致仕歸時，道經將樂訪黎仲仁作也。詳見《前朝請大夫郡侯黎公墓誌》。其交情眞摯，不以存亡炎涼而變易，先生高風，所以不可及也。

《愷歌一首》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岐豐無地著令枝）按，見仁宗延祐三年十一月。武宗子周衛王和世㻋逃居漠北，必是此事。故曰「岐豐無地著金枝」。武宗舍子而以弟爲子，悖禮之甚；仁宗又舍姪而立子，負武宗恩。此詩一語可當董狐之筆。（幽朔有靈扶寶祚）此句言武宗舍子立弟，今神靈在天，其寶祚從武宗得之，亦言外微意。《忠義集》誤以此詩爲詠宋事，因而改題爲《西捷》。又詩中多有改字，大失當日作詩之旨。

《春日戲吟呈郡侯》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望白衣人斷往還）水邨公與王善章知州相得甚歡，篇什往來亦多。此戊午九日也。次年春，王公逝，相繼淪沒。但王公卒于己未正月十七日，水邨爲作墓誌，極述相知之深。此詩言：「今日如阮籍，酒不及公榮。又無王宏道遣白衣人，送酒與淵明。」其詼諧

戲謔，不減杜甫之于嚴武矣。

《**菩薩蠻》(故園青草依然綠)**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故園青草依然綠）此鼎革之際，感慨時事而作。《蕙風詞話》卷三：劉起潛《菩薩蠻·和詹天游》云，【略】僅四十許字，而麥秀黍離之感，流溢行間。所謂滿心而發，頗似包舉一長調於小令中。與天游《齊天樂·贈童甕天兵後歸杭》闋，各極慷慨低徊之致。

傳記

劉壎《自誌》 江之南有州曰豐，豐之瀕有民曰劉壎，字起潛父，家淺村水雲間。性寬靜忍辱，然浸成墮弛，見事遲而課效疏，所喪敗常什九，初不改。其尤駭持者，無位而思救時，無責而喜論事，無財而樂施予。道不行，守道不易；學不用，嗜學不厭。衆迂之，自亦迂之，終不改。早參名輩大老，槩有間，故於書不務拘束章句，惟聖賢深旨是求。曰：「書以理身心，達政治也。穿鑿破碎，無益也。用即治經，博士身耳。」詩不求甚工，亦不輕示人，曰：「寄吾興，陶吾情，奚用人知？」讀《易》至《革》，讀《詩》至《黍離》、《匪風》諸篇，常淒怨不勝情，曰：「孰知我哀？」自恨孝養不盡，當生旦即晨拜禰廟，香一炷，淚數行，曰：「哀哀劬勞，忍舉觴乎？」世易道隱，群弟子率改化奔放，迺獨倏然理殘書，訓飭如素。深夜寒鐙，父子談古今，商義理，槁乾苦澹，非人所堪，猶欣然曰：「陋巷讀書，對聖賢語，未爲非樂。」其迂蓋如此。生嘉熙庚子歲，年六十有三矣，誦陶詩自挽，羨其達，成《自誌》。且成，示二子曰：「生弗克顯揚吾親，死毋葬先人墓下，葬道旁。當有識者。曰：是非癡人耶？不易節媚世取富貴，而止於是，葬于是邪？吾或有知，聊志吾媿也。」自始祖工曹葬南豐，一傳昇州通判，通判公六傳曾大父諱鐸，登進士科，官承事郎；大父炎、父嚴俱治經，教授州里；母揭氏。昔太史慈臨終嘆曰：「大丈夫當佩七尺劍，升天子之堂，奈何而死乎？」悲哉斯言。抑窮達命也，死生理也，安命順理正也。正而斃，已矣，而又何悲？銘曰：生何來，死何歸？百無成，頑且癡。豈無奇，命制之。有不死者，後天巍巍。

龔望曾《水村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劉壎《與趙儀可書》 某生長江西僻左處，五十無聞。劍炊矛淅，媿不與孤竹臞仙、東海高士，翛然六合塵埃之外；顧忍慚苟生，爲天壤間棄物，目眵頭白，行且謝世緣而同太虛矣。獨斯文盛心曾未塵土，每睹海內奇傑灑灑可人意，輒篤嗜若飴蜜。然至嗜之甚，則必博訪其人之年貌與其志節，以想見其爲人。其人居遠而不得見，則或倚危闌、登高峰，目極飛雲，以寄其一日之思。而又甚者，即雖素昧，或通尺書焉以納交。

又《壽文堂賦》 大元革命初，兵禍頻仍，士學都廢，往往易節。獨劉水村翁確守素業如平時，故扁其讀書之室曰「壽文」，喜其文之猶壽也。

又《觀雨賦引》 某歲夏旱，惔焚不可奈。一日，步江皐納晚涼，乃忽風雲交作，雷雨踵至。予喜諦觀，因嘆化機轉旋在呼吸間，一何易也！將紀以詩，客曰：「詩不如賦，賦亦古詩之流。且昔人未有因觀雨而作賦者，盍試爲焉？」予曰：「諾。」作《觀雨賦》。

又《養生賦自序》 至元庚寅歲，秋暑熾甚，予患痢疾良苦。既小瘳，作《養生賦》以自警。

又《無名先生藏山詩稿序》 先生無姓氏，亦莫知何許人。或曰世家徐，避亂徙江南年孰鄉之西里，所居淺村中委巷菰蘆，面江背市，得水雲勝處。花竹夾徑，蕭閒無營，勸之仕，不應；詢其志，則笑曰：「吾將俟時者。」閒爲詩，詩不求甚工，亦不示人，顧時時不輟手，曰：「詩以吟咏性情，非以求時人知也。」彙常所吟詩數十葉，鐫寘山寶幽絕處藏焉，曰：「陵谷變遷詩乃出，當有知我者。」衆笑其迂。嘗得良金刀及漢之大剛卯佩之，人莫測其旨。又以土爲器類錘然，熏以火，和以笛，閒吹之，則村中草樹禽鳥皆搖曳飛舞，曰：「是謂黃鐘動而萬物潛者起矣。」果自以其竅鳴，倡和者莫不求之，人亦終莫測。後轉徙無常，居不定處，僅僅故老相傳如此。國朝右文，詔郡國購遺書，適有野人耕山中，得所函詩上之，下博士校論編次篇目，由是其詩始大行於世，然以莫得其人之姓氏爵里，故題曰《無名先生藏山詩稿》云。

又《一齋記》 豐有水村翁者，寖老且憊矣，猶沈痼書癖不自療，爲達人

所笑，曰：「爾躬之弗恤，而學之是務乎？猶石田也！」有孫曰深，弱冠嗜學，頗類翁。屏處斗室中，案書整嚴，研墨精潔，癖好亦類翁。辨色而興，深更而寐，忘寒暑饑渴，誦讀達於卧內，或時妨老人睡，翁亦自笑。一日語深曰：我之沈痼不療者，竟傳染至汝邪？雖然，妨睡事小，志學事大，吾不以此易彼也。吾平生辱交名卿顯人、魁儒望士，濟濟滿朝野。當吾齒壯氣雄，狎玩短景，豈識世境之有海田、人命之爲露電？直謂清時常春，白日常午也。而大化銷鎔，一體歸盡，曾幾何年？有不存若敖之祀者，有不反湘纍之魂者，有不歸先軫之元，而不掩張進之骸者。朱門縣薄，故墟鞠草，宗強胄貴，苟賤資身，令人感念興替，哽塞摧傷，已不勝懷舊之悲。況使望爽鳩氏之居、經田成子之國，雍門之嘆、梁父之吟，川原莽蒼，蛩螿慘戚，將有俛仰千載，至於流涕者矣！今吾陋巷幽棲，詩書十世，雖疎鐘斜月、殘夢悠揚，而晝窗蕭閒，夜燈青熒，猶獲與汝談經析理，撫慨荒涼，寧非祖孫之所甚幸？又何愛片言不以成汝志也？深，汝來前！今汝少也而志於學，似矣，抑未省此志壯老如一否？凡志貴一，一故有成。吾懼汝之未達此也，故扁汝讀書之室曰「一齋」。

又《水雲村記》 余家南豐之西里，距治特數十步而近。夜聆譙鼓聲，鼕鼕如在枕邊。而深巷無鄰，幽華疏竹，蕭閒淡雅，俗氛市聲所不到。或竟日門無轍跡，居然類村落間。出門數武，盱江橫陳，江外南山孤聳，綠水環洲渚，白雲生洞穴。客因名以水雲村，予亦自謂水雲村。嘗有寇至，去之寓盱城，八載乃歸。歸而海桑變，人民非，獨村中水雲依然。竊以爲吾之於世也，流蕩惟所東西，飛揚安限南北哉？故復自稱「水雲村客」，亦謂予「水雲村」。蓋嘗酒餘書暇，散策村中，撫水波雲氣而嘆曰：人間世孰非水與雲邪？今夫聚則形，散則氣，倏貴倏賤，之楚之秦，甫笑語之團欒，俄聲景之靡滅，即有身一水雲爾，邸第儼乎鼎盛，煙草忽其荒寒，部曲傳呼，而烝嘗乏人，阡陌彌望，而後昆丐食。即有家一水雲爾，光景如流，生聚易散，葱蒨暢茂而槁乾焉，富強雄盛而衰謝焉。即天事一水雲爾。水乎雲乎，名吾村乎，溪曲浮波，滔汩晝夜，山椒游所，變滅須臾。乃萬事萬物亦一水雲，而天地一大村也。悲夫！水底東流，人不知白衣改變爲蒼狗，顧以彼之不可羈而停、不可執而玩者，恃爲長且久，千古達觀，殆將一笑。吾於是乎有感矣，故筆之爲《水雲村記》。

又《新編絕句序》 僕學詩數十年，心地汗馬，媿無一語彷彿望唐，見其愈簡而愈難也。選絕句若干首置几案間，日取柴門靜掩、天風獨清、老鶴梳翎、晴花迎露等篇一諷誦之。楚冠南音，翁倡兒和，想千古吟魂，亦復爲之竊笑於地下。聞詩聲而問子何所得者，則將應之曰：「一洲蘆荻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

又《詩說》 至元辛卯秋，予與故友易雪厓閑游南城鄉，至歐橋坊小谿周文鬱，因過坡下訪綵野黃衛道，就往金谿縣之曾坊，訪平山曾仲材。三先生者，皆予舊識也。前修雅望，緯有典型；從容說詩，各得一論，足以補後學之闕漏。今二十有七年矣！雪厓翁壬辰歲先逝，三先生亦相繼僊去，宰木俱拱。惟予僅存，而亦年近釣璜，懼來日之有限，前聞之易亡也。因摭其說，載家集，以示吾孫。小谿翁曰：昔在行都訪白雲趙宗丞，參詩法，因問何以有盛唐、晚唐、江湖之分。趙公曰：此當以斤兩論。如「齊魯青未了」，如「乾坤繞漢宮」，如「吳楚東南坼」，如「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如「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等句，是多少斤兩！比「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即輕重見矣。此盛唐、晚唐之分，江湖不必論也。已而訪蒼山翁曾子實，以趙公語質之，曾謂趙公言是。適有一客從旁竊笑，心怪之而未敢叩，異時徐問「客何爲笑」。曾公曰：有故。蓋白雲之說雖當，顧其自作則起末皆未是，客之所以笑也。文郁請問歌行。曾公曰：凡歌行止合以老杜爲法。其後又謁看雲翁黃希聲參詩。黃公簡默莊重，不事莊辯，止云：詩只如此做，做來做去，到平淡處即是。又曰：詩貴平淡，做到此地位自知耳。三詩人之所以語小溪者如此，小溪以其說授予。予訪采野黃榷院，年八十有四矣，精健不衰，氣象溫雅，有乾淳遺老風致，忠厚之味藹然。從容談詩，有曰：詩貴平易自然，最要血脈貫通，有倫有序。因舉梅詩「牆角數枝梅」云云，又舉月詩「騰騰離海角」云云。此二篇血脈貫通，次序不差，是一樣子也。越二日，往金溪，訪平山曾公，作詩多雄健，於近世詩深取蒼山翁。且云，少謁蒼翁於行都，翁曰：君作之大，合作顚詩一番，然後約而歸之正，乃有長進。問何謂顚詩？曰：若太白、長吉、盧仝是已。然性不喜爲此體，竟不果學。今老而思當時倘不以己見橫於胸次，而從前輩之教，用工一番，則吾詩當不止此。嘆息久之。予以諸老前後言語參玩，乃知前輩作詩，俱有節度。如今人率爾五七字湊砌成章，遽名曰詩，宜其不足傳矣。學不廣，聞不多，其何能淑。予竊愧夫造詣之不深，而又慮夫前世之不傳，故纂其所聞，以爲《詩說》也。日或嗣有見教者，顧雖老憊，猶願讀書。

符遂《劉水邨先生傳》 所居鄰安禪寺，與溪邊水雲日接，因名水雲村，

遂自號水村。性聰敏，好讀書。素志高潔，事母至孝，鄉多義舉。厚朋友，卹貧困，拯人於患難，甘心窮約，不爲利祿拘。博覽經史，以道學名於時。雪樓程文憲公甚加敬禮，期以遠到。

劉凝《水雲邨吟稿箋注序》 平山與易雪崖、黃衛道偕公縱談著作，以爲詩貴平易自然。公又語趙次山「不論古文、時文、詩章、四六，當以風骨爲主。若文字有骨氣，雖精采差減，正亦自佳」。次山大擊節嘆賞。【略】年五十六，州庠缺官，當道以明經秀才薦任本郡學正，啓迪後進，章程有序，不猛不寬，又拳拳以崇祀先賢、表章忠義爲事。踰七十，受朝命，陞延平儒學。秩滿受代，諸生私留受業，三年乃還，其學行爲人所敬慕如此。

又《水雲村稿箋注》 《西鄉水災》二首：大德十年丙午，淫雨連沛，三月二十一日夜半，西鄉峰頭等處山水發，洪水沖田拔屋，莽爲沙邨。水邨時年六旬有七，再攝本州學事。是年春夏間，江浙大饑，有《呈州申轉廉訪分司救荒狀》。

《水雲村吟稿》卷首引《江西通志》 水雲書院，在南豐縣水雲邨，宋劉壎讀書之所。壎字起潛，號水邨，以道學鳴于時。

著錄

吳澄《劉君墓表》 所著有《經說》、《講義》、《水雲村泯稿》、《思華錄》、《哀鑑》、《隱居通義》，凡百三十五卷。

符遂《劉水村先生傳》 平生所著有《經說》、《講議》、《哀鑑》、《思華錄》、《隱居通議》。所作詩文有《泯稿》若干卷，又有《泯稿外集》若干卷，今多亡佚，遂訪求得十之二三。【略】哀死節之臣，賦五十律，題曰《昭忠逸詠》。《水雲村泯稿》幷《外集》皆其親筆也。

馮雲鵷《水雲村泯稿跋》 按：《江西通志》幷《建昌府志》、《南豐縣志》具載元劉水村所著書一百三十五卷，今存者四種，曰《水雲村吟稿》，曰《水雲村泯稿》，曰《隱居通議》，曰《南豐州志》，他若《經說》、《講義》、《思華錄》、《中華黼藻集》、《哀鑑》之類，久佚不存。

符遂《刻水雲村吟稿序》 劉水村先生凡所議論、凡所聞見、凡所製作，皆手自鈔錄，目爲《泯稿》，若干帙。人亡世遠，帙多散佚，遂用意訪求，僅得什二。正德丁丑，程侯以殷見還治，一日，左顧迂鈍，因出示之，侯繙閱既徧，深歎其學識該博、筆力高古，即欲刊行，恨無全集，乃摘稿中詩，釐爲十卷。將鋟梓，命遂曰：「子邦人也，宜序諸卷端。」

劉凝《水雲村吟稿箋注序》 明正德間，符良臣先生序《吟稿》而刻之，謂當與少陵並追三百篇之體製音響，其推服者獨至。然先君搜訪遺書，其時相去僅百載，刻本遂已湮沒。今更數十載，薦更兵燹，常慮隕墜，回思童穉之年，倏忽耄耋已至，恐後此復歸散逸，乃取先君藏本參攷訂正，詳爲注釋，幷考時覈事，俾得作者之意。楚興國吳敬庭太史曩寓豐時，閱《吟稿》，隨興所至，偶有箋解，亦備錄之，不敢棄也。讎校既竣，因述幼時所以讀公詩之緣，亦以見先君搜輯苦心，俾後之君子得以論次焉。

劉都《跋水雲村吟稿後》 《水邨吟稿》，明正德年間符良臣先生訪求，止得十之一二，則其不存者亦已多矣。時有邑侯程時遇先生曾爲刊布。越百年，至大父恕庵公，徧處搜尋，則程邑侯所刻又無一在者，惟得殘缺鈔本兩冊，或一首逸其大半，或有缺一二句者。家君大懼先人著述日就湮沒，司訓崇義日，曾取而訂定之，釐爲十一卷。其闕句闕字，則以意足成之，即予小子，亦間補一二。余之所補，再有未安者，家君又從而更定之，家君之所補，間有推敲未定，亦必與予小子再三商確，期于至當而後已。其闕脫已多不可復補者，則姑置之。其難其愼，大費苦心。此則康熙己巳年訂定于崇義三餘署中者也。家君既定此書，又從而注釋之。其字畫悉本《說文》，不用一俗字。余每患其不便人誦讀，家君曰：「汝未讀《山谷集》乎？吾爲學古鉤深者謀，不爲單見淺聞者病也。」遂悉以正字書之。吳宣臣大使前隨任豐邑時，間箋俗字於後，以便讀者。其未及箋者，余又從而增益之。則此書不惟傳水邨之詩，又可傳家君字學之一綫也。家君注此詩畢，親筆繕寫。寫及二卷，則目力悉殊苦，不復能作細字，時年已將八十矣，于是中止，屬余續錄。余受此書以歸，每欲舉筆，則此書係家君老年屬稿，字多蒙昧，且有一二處闕，又值家難頻仍，書籍爲傲狠所據，無從查考，每至閣筆。又私念此書自宋、元以來傳至明正德年間，已十有二三，大父搜討之勤，老親校訂之苦，僅克有此，若因偶缺一二便不復錄，則此蒙昧散亂之本，終不復有成書之日，數百年祖宗貽留之舊物不得公諸世焉。烏乎！可於是就可錄者錄之，不可錄者缺之，康熙丙戌元宵前一日始克

殺青。【略】後有興者，或能布諸梨棗以廣其傳焉，未可知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壎《水村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又《水村詩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水雲村稿》十五卷，【略】元劉壎撰。壎有《隱居通議》，已著錄。其文集舊有二本，一曰《水雲村泯稿》，乃明洪武間其孫瑛所手抄，篇目無多，而多雜採《隱居通議》中語，綴輯成帙，不爲完本。一即此本，乃其裔孫凝收拾遺佚別加排次，蒐求較爲賅備。惟原目二十卷，而所存止十五卷，自十六卷以下有錄無書，當由傳寫者失之。然此五卷所載，皆青詞、祝文，無關體要之作，其存佚無足爲輕重，則雖闕猶不闕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水雲村泯稿》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元劉壎撰。【略】此集上卷凡賦三篇、記十一篇、傳一篇、題跋四十九篇、碑二篇、墓表二篇、壙志一篇、墓誌銘五篇、贊十四篇、銘五篇、啓二十篇、書十一篇、詩九十篇、筆記七則，下卷則皆其筆記。疑《筆記》在當日自爲一卷，傳寫者誤割數段入上卷也。考其詩文皆《水雲村稾》所載，其《筆記》亦《隱居通議》所載，蓋洪武癸丑孫瑛摘錄二書併爲一帙，非其舊本也。下卷載有瑛跋二段，雜於書中，疑後人傳寫誤亂其次。又周密《齊東野語》一段，突出不倫，亦瑛所附錄，誤合於壎書耳。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劉壎《水雲邨稿》二十卷，又《補史十忠詩》一卷。

馮雲鵷《重刻水雲村吟稿跋》　《水雲村稿》十五卷。【略】壬辰在曲阜行內，奉眉生方伯之命校刊《吟稿》十二卷，嘗取微波榭所藏書與原刻《隱居通議》稽核異同，每卷各附考證於後。方伯又以《泯稿》見授，考《四庫全書》止十五卷，方伯藏本則二十卷，初未嘗闕也。惟舊刻漶漫殊甚，乃爲之重寫另鐫，并以傳抄文瀾閣本互相校正。【略】獨惜其舊本多用《說文》奇字，猝不易讀；箋注旁徵遠引，繁而尠要。且於正史方志，轉多遺漏。因攜歸曲阜，與四明學錄孔君昭美參互校訂，盡出微波榭藏書，肆力搜討，商榷條例，厥有數端：一曰改古人以便俗。【略】一曰祛旁引以省煩。【略】一曰援正史以斷衷。【略】一曰徵方志以考信。【略】一曰論時世以知人。【略】一曰拾遺文以補闕。《補史》諸作，已載《詩選》，《展祭》等篇，亦入藝文。悉心讎校，隻字不遺。而《隱居通議》一書，互相發明，尤足以資參訂，成一家言。【略】至《詩餘》一卷，折衷詞律，又與臨邑訓導孔君昭薰細爲釐訂，通計首末共十四卷，凡十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字，閱二十月而告成。

劉斯嵋《重刻水雲邨吟稿序》　吾宗自北宋初居南豐，代習儒業。宋、元之際。我祖水村公崛起於單寒孤孑之餘，遭時不用，著述甚多，以世遠漸佚不傳。康熙初，族祖二至府君爲搜輯，祇存《南豐州志》、《隱居通議》及《泯稿》、《吟稿》而已。《泯稿》曾梓行，板今藏於家塾，然漫漶不全。《吟稿》亦刊於明正德中，國初已失其本，默庵族祖跋之詳矣。先大人官浙藩時，將盡付剞劂，以永其傳；乃《隱居通議》刻甫成，即引疾歸里，志弗克就。斯嵋思竟先人之志，而人事錯迕，蹉跎累年。道光乙酉，陳臬皖中，屬晉陵龔子望曾校閱一過，且爲詮次年譜，甚簡核；將付梓，旋調任不果，今又五載矣。曲阜令馮君雲鵷，余同年友，素負博雅名，因以篋存舊本求其校讎。遂攜歸官齋，偕四明學錄孔君昭美、臨邑訓導孔君昭薰、曲阜教諭蕭君烇，發微波榭藏書，參互考證，布諸梨棗，閱十餘月，工始竣，蓋其難且慎如是。

又《新刻水雲邨吟稿條例》　一、是集上祖風雅，下壓元、白。原本各體分年編次，具有深意。舊本中有夾簽，擬刪之處，今仍舊。　一、律詩以沈韻爲主，亦有間用通轉韻者，在唐人已有之。是集出入韻，即沿其例。舊本臆爲竄改，殊不曉事。茲悉照原本，以復舊觀。　一、是集已有入《元詩選》與《西江志》者，字句異同，附於考證條下。　一、《詩餘》一卷，悉照詞律諸書，逐句推敲，俱與古會。間有詞譜未載者，乃倚聲家未見全集，可據此以補各家之缺。　一、舊本十一卷。第二卷五律較多，因分爲二，共成十二卷。又以各家序爲卷首，年譜爲卷末，刊成全帙，可爲後學津梁，庶無遺憾。　一、《昭忠逸詠》詩亦載《元詩選》中，茲錄其與《十忠詩》互相發明者，載入《考證》，以成一家言。　一、是編五律一百三十三首，七律三百八十七首，合之琴操、五七古、七絕、詩餘共五百七十三首，亦云全備。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水雲村稿》十五卷，元劉壎撰。道光十八年山東刊二十卷。　江西刊本。　附：精鈔不分卷，二卷本。（邵氏）

補：《水雲村泯稿》三十八卷，元劉壎撰。　明天啓元年刊本，【略】前有天啓元年趙師聖序。　補：《水雲村泯稿》二十卷，元劉壎撰。附《恕齋遺稿》一卷，明劉冠賓撰；《爾齋文集》一卷，清劉凝撰。清道光間刊本。　又補：《水雲村吟稿》十二卷，元劉壎撰；《年譜》一卷，清龔望曾撰。清道光十年二十世孫劉斯嵋刊本。

《**卷盦書跋**》《水雲村泯稿》殘本：《振綺堂書目》鈔本元人集部格，有劉壎《水雲村泯稿》二冊，不分卷，即此本而逸其下冊。書根所題下字，係後人妄加也。此本係亡友宗耿吾舊藏，余重鄉先賢遺物，故購藏之。

《**中國善本書提要**》《水雲村泯稿》三十八卷，五冊（北圖）。明天啓間刻本（九行二十字），原題「南豐劉壎起潛撰，裔孫□□彙輯」。未著其裔孫之名，以時代攷之，當是劉冠寰，字尚之，號恕庵者。按壎集有《吟稿》、《泯稿》兩種，明代均有刻本，均不全。清初冠寰之子凝始校爲定本，《四庫》所載《吟稿》，即劉凝校本也。凝亦有《泯稿》校本，不知何以未進呈，殆未有成書耶？然道光間實有刻本，凡二十一卷，並附凝所撰《爾齋文集》一卷。《四庫總目》於是集據汪如藻家藏本著錄只二卷，而編次大致與此三十八卷本相同，其本殆就此本節錄。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水雲村泯稿》□□卷，元劉壎撰，元抄本，六十冊。存十卷：十五、二十至二十五、三十五至三十七。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水雲村泯稿》三十八卷，五冊。元劉壎撰。明天啓辛酉（元年）趙師聖刊本，北平。又：《水雲村吟稿箋注》十一卷，六冊。元劉壎撰，清劉冠寰編，劉凝注。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　《水雲村詩餘》一卷，精鈔本。【略】其詞舊附全集中，此爲別行之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昭忠逸詠》六卷，《補史十忠詩》一卷，校本。元劉麟瑞撰并序。又岳天祐、何喬孫序：《補史詩》劉壎撰，趙景良嘗合編之，易名爲《忠義集》。此毛斧季以舊鈔本校改家刻，卷第字句皆與初刻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忠義集》七卷，【略】元趙景良編。初，南豐劉壎作《補史十忠詩》一卷，述宋末李芾、趙卯發、文天祥、陸秀夫、江萬里、密佑、李庭芝、陳文龍、張世傑、張珏之事，壎自爲序。其子麟瑞復取宋末節義之士，撰述遺事，賦五十律，題曰《昭忠逸詠》凡四卷，亦自爲前後序，又有岳天祐者序之。景良合二集爲一編，又采宋末遺老諸作續爲二卷，而併麟瑞詩四卷爲三，總名之曰《忠義集》。於時《宋史》未修，蓋藉詩以存史也。其書在元不甚著，明弘治中，江右何喬新始序而梓之，序言附錄中有汪元量詩，然此本實無之，末詳其故。

藝　文

佚名《弔水雲先生》　遺民自足傲王侯，底事衰年向劍州（入元後七十，任延平教授，故有「年衰難向劍邊行」句）。堪歎水雲風景好，讓他栗里占千秋（先生所居曰水雲村，爲邑名勝）。

燕公南 燕公楠

論　述

王奕《贊見五峰燕先生》　康廬崒嵂撐青空，五峰下有神仙翁。黃金爲佩白玉瑣，跨虹飛上燕臺穹。紫垣蒼瑣白日靜，薇花韵的明丹衷。帝謂公回久不井，爲提明月江西東。某丘某壑無隱耳，貯見漢庾堆陳紅。《周官》六典冢宰事，有功畎畝方爲忠。蹇子落魄不耕耔，半生煮芋悲吟窮。蓋頭不思戀茅屋，負笈遠拜夫子宮。黃河泰華幸一見，於人須識歐陽公。枯根纖芥盡收拾，藥籠末必遺芳蘅。品題願借燕許筆，可以報德歌《豳風》。

《**沁園春**》　程鉅夫《沁園春序》：五峰大卿寄示所和綉江參議《沁園春》詞，一以退爲高，一以進爲忠。二者皆是也。

傳　記

程鉅夫《燕公神道碑銘》　公諱公楠，字國材，姓燕氏。其先自幽薊徙青、徙曹，至宋禮部侍郎、龍圖閣學士、贈太尉肅居汴之考城。太尉生虞部郎中處厚，虞部之孫玫隨高宗南遷，居臣廬之下。其曾孫森以學行爲朱文公所知，有

子曰燮，通判永州。永州生岳州搉茶分司堂，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生公。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與計偕，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贛州通判。至元十三年，皇有江南，帥府授同知本州事。明年下廣南，有功，授同知吉州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賜名賽音曩嘉岱，命參大政。辭，乞補外，僉江浙行中書省事，俄移江淮。置尚書省，復僉江淮行尚書省事。在江浙時，嘗請置兩淮屯田。二十五年，用前請，以爲行大司農，領八道勸農營田司。按行郡縣，興利舉弊，劾江西營田使沙布迪音貪橫，罷之。又明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僧格新敗，蠹政未去，民不堪命。赴闕，極陳請更張，以固國本。上悅。會欲易政府大臣，以問公。公薦巴延、特爾格、布呼密、舍哩、克哷濟蘇、史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餘人。又問孰可爲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曰：「巴延可。」又問其次，曰：「旺扎勒可。」明日，拜旺扎勒爲丞相。以公及布呼密爲平章政事，公固辭，改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賜弓刀及衛士十人。三十年，復爲大司農，得乾沒公私田，爲頃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歲出粟爲斛十五萬一千一百有奇，楮幣爲貫二千六百，帛爲匹千五百，麻絲爲斤二千七百。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丞，首正鹽法。大德三年，遷湖廣。五年夏，徵入朝。明年正月四日，薨于京師傳舍，年六十二。【略】唯公以通材贍智，識時審變，簡知世祖，起自羈旅，致位疑丞，雖久寄藩維，無歲不召。而公於當世之務，奮然以爲己任，大者陛陳，小者驛聞，未嘗不稱善，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最公前後條上時政凡百數十事。在至元間，多言屯田、鹽法、賦役便宜，往往著爲律令。在元貞以後，皆立國之規，樹化之本，當時雖不盡用，今多踵而行之。【略】一薦完澤，天下享和平清靜之樂餘十五年，此則人之所難也。公每謂余曰：「可與慷慨論天下事，惟君與僕耳。」然余固陋退怯，無毫髮補益，而叨祿竊位遂四十年，今又銘公墓道，略不辭讓，雖曰知己，獨不愧於公乎。【略】有《五峰集》十五卷，藏于家。銘曰：召公翼周，厥土惟燕。運邁代徂，氏族以綿。維沂暨汴，太尉攸經。四世而南，匡廬載寧。人歌舜風，家秉《周禮》。百五十祀，而公以起。惟帝世祖，有此萬國。孰土爾疆，而逖爾德。惟公之來，允國之材。惟公之思，允國之基。帝曰弼余，惟公正直。公曰臣愚，願守方伯。入貳南省，再宅大農。人誦公賢，孰知公功。孰相孰卿，惟公明之。孰賦孰役，惟公平之。公胡不留，公胡遽歸。生守外藩，沒寄京師。峨峨匡廬，下有彭蠡。彭蠡茫茫，公在蒿里。念公平生，無復晤語。匪惟公銘，思我世祖。

《元史》卷一七三《燕公楠傳》（存目）

著錄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燕公楠《五峰集》

藝文

程鉅夫《摸魚兒・壽燕五峰右丞》 記江梅向來輕別，相逢今又平楚。東風小試南枝暖，早已千林烟雨。春幾許，向五老仙家，移下瓊瑤樹。溪橋驛路，更月曉堤沙，霜清野水，疏影自容與。　平生事，幾度含章殿宇，隔花幺鳳能語，苔枝夭矯蒼龍瘦，誰把冰鬚細數？千萬縷，簇一點芳心，待與和羹去。移宮換羽，且度曲傳觴，主人花下，今日慶初度。

方鳳

論述

綜論

柳貫《昔仙華方先生晚最嗜唫吾鄉詩道嘗一昌矣自公下地寂寥無聞余每深慨于斯閒居多暇方裒公手澤為卷得公山中竹醉日感舊寄贈之作輒追次其韵寓寄其嗣子壽父孫壻吳立夫》 猗嗟巖南叟，久化冥漠君。巫陽不下招，

宿草荒秋雲。篇章一一在，旖旎揚餘芬。誰昔開雅頌，世方疏典墳。重此窺製作，悵焉遠興羣。道散五十載，于今嘆彌文。叵窮積石原，但涉九河濆。不知《黍離》降，遂及東門枌。公誠後死者，幽明已中分。絃歌三百首，烈火豈俱焚。向余忝末末，于茲愴前聞。嘉穀雖屢歉，旱苗猶足耘。嗚呼召公臣，閔下如蒼旻。胡不扶雅道，廓然蕩埃氛。公詩載揚熙，與世析朝醺。

黃溍《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爲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雒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並存者，亳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物改，抱其遺經隱於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遊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歔欷，低徊而不忍去。緣託物發爲聲歌，凡日用動息，居遊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他文人藻飾穠麗以爲工。先生沒而其音遂絕，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所交友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皐父，素以風節氣誼相引重，皆前先生死。【略】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溍所爲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龔公聖予見先生於錢塘，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溍復何云哉！

又《寄方韶父先生》 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芝草夢中香。遙興滄溟闊，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許謙《酬趙玉相併寄意方存雅一首》 嬴坑尺簡飛劫塵，升堂絲竹故可溫。前修垂訓淑後昆，歲月幾何浩無垠！四列三條肇崑侖，斬絕枝葉求本根。勿縱老眼迷紛紜，榮觀燕處靜爲君。灌漑方寸融陽春，操觚染墨如有神。洪流出峽萬里奔，采掇奇巧務綴文。惟勤割獲慵耕耘，荼蓼未薅空倉囷。浦陽山人嗜典墳，絕利應可求一源。高談驚座雄波翻，作詩來爲洗睡昏。字字圓潔磨瑤琨，平居卻掃自掩門。夜對膏火朝清暾，未契妙理泥語言。離鶴心遠身鷄群，四十已矣眞無聞。羨君仁里有隱淪，清時尚復漁渭濱。文詞落筆回千鈞，直與元氣相吐吞。我鄉諸老名日湮，巋然獨觀靈光存。如川趨海知所尊，北顧每隔長山雲。我有蘭艾沐且熏，何時一瓣志可伸？憑君爲我言殷勤。

又《次韻方存雅登八咏樓感舊一首》 巧智相資外馳騖，內殞爲感黃金注。靈明汙滓互翕張，地厚天高幾易處。紫陽麗澤輝一時，浙源遠合江東婺。回視八表掃粃糠，昭融千載披雲霧。直從領下得明珠，驪龍睡目那能護？鞭笞鸞鶴仙已歸，步武室堂人亦去。先生聞道舊典刑，筆下縱橫五花吐。山林嘉遯名自隨，富貴浮雲行所素。摛辭欲短子建牆，博物猶窮陸機疏。來憑玄暢恍舊游，慨憶前題誰贊助。平生喜識龐德公，況復長哦落霞句。已降既見傾蓋親，何用咨嗟歲年暮。簡編疑缺浩千萬，憑藉先知爲溫故。微辭正欲辨白馬，古調寧惟聽朱鷺。嶔崎小徑勿敢游，且向康莊問人路。

《浦陽人物記》卷下 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考其詩信然。鳳雖至老，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凄然泣下。故其詩，亦危苦悲傷，其殆有得於甫者非耶？鳳嘗與閩人謝翺、括人吳思齊爲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翺則文天祥客也。皆工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思齊以父任入官，爲嘉興丞。宋亡，麻衣繩屨，退隱深山中。翺雖布衣，尤忠憤鬱鬱，或披髮佯狂，行嘯於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酹天祥。酹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墓之士。而獨與鳳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王禕《浦陽戴先生詩序》 昔者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仙華先生方公韶卿，烏蜀先生柳公道傳。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詩，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用能俱有重名于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公嘗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

馮如京《方巖南先生集序》 比復得宋文學方巖南先生集，浩淼溯洑，如縣河，如砥柱，氣欲吞雲夢者八九。余不覺擊節驚歎，喟然曰：「婺多奇士哉！」爰攷其源，則柳文肅實出其門也。文肅嘗稱先生以氣節自高，好爲詩歌，成一家言。而黃文獻亦稱先生爲有宋仁人義士，則先生之品之學，較之駱丞無媿云。其詩即未遽同初、盛，于中、晚，若韓若柳，殆其流亞歟！余竊謂詩文者氣之爲也，氣之流行於人身，雖汗漫無形，乃其宣之爲聲，布之爲韵，其浮沈伸縮之故，每每與呼吸噫噓應節而合響。故氣舒者詞緩，氣促者詞竭，氣高者詞亢，氣柔者詞下，未有氣不振而文能發舒者也。昌黎、柳州才相敵也，名相亞也，乃柳之文雖以峭厲稱，而說者謂其必不能爲《原道》、《佛骨》諸作。

彼其當永貞之世，濡跡于伾、文，氣固不能如韓之壯矣，文之遜何怪焉？先生當宋末季，未筮仕即卓然以名義自持，無所依附。及改革而肥遯深山，悲歌激烈，凡觸事陳辭，光明磊落，誓白日以盟心，指青天而爲證。出遊則悼天塹不守，徘徊顧盻，翠華無從，老淚如霰。嗟乎！先生之氣蓋有所自來矣，而非徒慷慨粗豪，自矜於一奮者。固宜其片楮隻字，雖當漫落，而精彩常新有如此也。昔柳在柳州，所與朝貴書多悲哀可憐，而韓在潮州，猶能以其餘勁，開雲而戢鱷，氣之所極，其作用不同乃至於此！然則讀先生詩文者，固當以其氣，而知先生之氣者，又不但以其詩文也。先生爲宋容州文學祀鄉賢。二子樗、梓，俱善屬文。柳文肅稱其克以儒承家，而宋潛溪亦曰二子皆精於詩，無媿于先生。學問之有淵源，信不誣矣。

張一楨《書方韶卿先生集後》 天之生人才，所患非不足。奈何衰季世，廊廟等空谷。及觀興王朝，將相森立鵠。始知盛時英，往代棄不錄。於戲方先生，三策獻當局。彼迷如不聞，辜負此忠告。艱危貴拔士，抵掌與爵祿。區區初品官，直若薪一束。垂亡講章句，聖賢爲所辱。大道貴擴充，小謹死桎梏。今看先生詩，才華美如玉。使得用於時，隨陸等使僕。乃以文字傳，吳謝同蹐跼。不偕姚許班，皐比教新俗。我來三江湄，千載仰芳躅。聊爲賦此章，他日家乘續。

張燧《跋柳貫撰方先生墓誌銘》 詩何足工，工詩何致窶？當滄桑變易，風雨總至，事君交友之道，一寄于詩。何忍顧家人產，起徼世心？昭德葆性，莫大于此。不知者以爲聖人如柱，如籌算卯。

又《輯評方韶卿先生遺集序》 古今立言之家有不必傳，而學士大夫類能誦說，展轉流傳者何限？間有一再傳矣，光影都削，終致勿傳者，又何限？要之，無當理亂，無關倫彝，則亦任焉耳已。獨至忠義之士，其爲言也多孤憤難讀，矧值更革，一時耳目率相詫異，指謂不祥，誰復樂爲稱道？甚者速其敗腐，迨歷世而後諒其心、悲其志者，即不能盡得其孤憤之所至。然而獲其片辭，以至細事雜說，無不欲爭傳之，則吾于方韶卿先生大有感也。先生少負異才，又起而續承家學，雄踞詞壇，天下知與不知，咸推宏博，議者至方之蜀郡明允。一時宗嚮，槩可知已。然而先生絕不喜爲空言，綜核治體，原本忠愛，且爲當國指畫奇謨，思得撑維宗社。惜也庸孱，無足與議，而《麥秀》之遺音作矣。蓋先生既自廢，恆望天末，托物興懷，揮涕悼詠，迄無虛晷。製作甚富，悲憾特深。即以詩計，尚餘三千，況於他文？抑以黃文獻、柳文肅兩及門鉅公，探厥嗣所藏，爲之傳次校鋟。寧遽善于言湮哉！乃何善摘詩，篇止取什一，尚懼無知，輒難傳示。嗟夫！予知之矣。大抵先生所遭既變出未經，而先生所懷尤憤憾特過。其情旨之激切，音調之悽愴，當有不止於是者。當代公卿不免嫌肆避忌，故遺編久秘，即出難全錄，即鋟難久傳，往往然矣！以至世遠人更，遺音盡絕，百僅一存者，又安知不經所改削者歟！予中心悲之非一日也，因不辭寡陋，博採旁摭，碎篇必錄，微義并標。以期與梅節愍諸公並傳者，豈非以先生之孤憤，當理亂，關倫彝者乎！予嘗被命飭誌，而見潛溪所編《人物》一記，彙列五目。竊疑未盡，如節愍文詞何其精能，第曰忠義，韶卿忠憤又何其激烈，寧徒文學！雜志遺事，雖微見端，而豈若博綜其言，以告天下傳後世，與之共諒其心，悲其志哉！固宜乎一時薦紳交致揚確，卜世雲仍，爭相梓傳，良有由也。不然者，邑之立言爲潛溪所稱不啻二十許家，或闡述六籍，或博稽百家，而予獨不能忘情于數公者，夫寧無所謂也歟！夫寧無所謂也歟？

又《輯評存雅遺稿客難》 夫次子輯評方先生《遺稿》既成，仍冠之「存雅」者，仍堂之本名也。客或難曰：「風者吾知采之民間，頌者吾知奏之宗廟。而其歌於朝廷者，則曰《大雅》、《小雅》焉。若先生者半通未綰，世稱遺民，越在草莽，何關朝政？乃其詩篇不列之風，率稱曰『雅』，不既謬乎？」夫次子曰：是不然，先生之生，民風日非矣，宗社已屋矣，然其心則未嘗須臾忘朝廷也。則其雅猶有存焉耳。客又難曰：「雅者正也，亦常也。先生時，宋已難爲，反乎常經，變亂胡極，寧復有朝會受釐、燕饗陳戒者乎？猶曰『雅有存焉』，誣則甚矣！」夫次子曰：雅有其正，亦有其變。《小雅》之爲篇八十，而變雅居其十之二，《大雅》之爲篇三十，而變雅亦居其十之二。律有五音，必有二變乃能成樂。正之不廢變也久矣，而況心繫乎朝廷者，雖變而不失其常，雖反而必得其正。雅安得不存焉？客又難曰：「卜子夏云：『顏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以言乎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先生之言，豈亦有及於朝廷，關其廢興歟？」夫次子曰：秀夫之哭，故宮之怨，集唐之唫，其至顯者矣。若夫託物興情，低徊不置，宋文獻所謂一飯未嘗忘君，黃文獻所謂凡日用動靜、居游、合散、得失、興亡，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昔人有言：「善《易》者不言《易》，善諫者以三百篇諫。」此所以言之者無罪，聽之者足以戒，雅之名由之存焉矣。客又難曰：「雅者，先王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雅之詞氣正大而不

繁，雅之音聲平澹而有節，憂而無激發之氣，怒而鮮踔厲之詞。溫柔敦厚，其本敎也。存雅之爲言，氣格不稍促乎？音節不噍以殺乎？」夫次子曰：是非可一端盡也。雅固有優悠不迫，而不廢沉着快痛，雅固有深渾高古而不廢悲壯惋悽，《谷風》、《小弁》之怨誹，《菀柳》、《板蕩》之痛悼，《祈父》、《角弓》之譏彈，《正月》、《南山》之懣憤，《苕華》、《何草》之哀傷，《瞻卬》、《召旻》之慨歎，皆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其存雅之謂歟？客又難曰：「聞之《詩》有雅體，有野體，有鄙體，有俗體。雅者不野，泉石之躭，不草野之癖乎？雅者不鄙，志異之錄，免鄙俚之規乎？雅者不俗，田園之評，非庸俗之業乎？」夫次子曰：此唐人以之明體，而非以之舉其事也。如以事《白駒》之咏空谷，何辭乎野？《十月》之告震電，蘇公之憎鬼蜮，何辭乎鄙？況《楚茨》、《生民》、《甫田》、《大田》、《信南山》諸篇，其難免乎俗也亦已甚也！孟氏不云乎：「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惟以志則逍遙行國，可當陳謠；災異備釐，可備脩省；經營稼穡，可陳艱難。傅子曰：《詩》之雅頌，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遠，浩然文章之淵府也。噫嘻！苟玩其近以尋其遠，雅之爲存，豈不以是哉！客乃噤默無復置辭。夫次子爰出成書，授以校鐫。既成，因爲備述其往復之論，以告世之讀是書者，知所以名堂以名是集者也。張燧又識。

又《存雅堂遺稿輯評凡例》 一、宋潛溪稱方先生善詩，音調凄涼，深於古今之感，浦陽詩爲之一變。王文忠論次浦陽詩派，首推方公韶卿幽雅而圓潔。柳道傳學於方公，戴叔能師事柳公，淵源之懿，信不可誣。夫諸家仰止如此，因不讓而蒐羅缺逸，評隲訂次，以公同好。 一、黃文獻評韶卿先生實仁人義士，故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麗爲工。且引龔聖予之言，謂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讀其詩者，應識此意。

曾安世《校宋遺民方巖南先生存雅堂遺稿題詞》 嗚呼！人臣之誼本於性天，千古爲昭也，而何以獨隆於宋世！范、韓、文、富、司馬、程、蘇、宗、李、岳、韓、洪、虞、趙、葉、朱、呂、眞、魏諸公，既各奏爾能，相與鳴其盛，扶其顚，即不幸國步艱難，而烈殉封疆社稷者，又史不勝書。至文山從容盡節於前，疊山絕食自靖於後，一時疏逖無位，越在草莽之謝、鄭、吳、龔、仇、唐、林諸先生，咸惟義之歸。身甘窮困，瀕九死而不悔。蓋聲應氣求，肩背相望也。嗚呼！夫非理義明而克全其固有之天，能若是哉！則豈非講學復性，尊德履道之明效大驗哉！於時浦陽方巖南先生，生二梅忠義之鄉，承朱呂諸先生講明正學之澤，卓然尚風義而篤友生，以故國子生係心宋室，《黍離》、《麥秀》，一飯不忘。與皐羽、子善輩相從于劍氣潮聲之外，山根澤畔，唱歎行吟，迄今讀其詩與其所爲文，所謂在人倫不在人事，在天地不在古今者，眞足廉頑而立懦，輝前而騰後。而惜乎其不盡傳也！

方士奇《存雅先生遺集輯評跋》 迨存雅先生起而光纘世學，文壇自雄，一時巨公如黃文獻、柳文肅、吳貞文諸公，咸灑埽其門。迨宋景濂、戴叔能、方遜志輩，猶私淑其學。且先生喜究心經世之務，凡所抒猷，鑿鑿可見諸施行，以期不負君父。當代宗工，無不藉藉材先生。柄國者方且薦用，思究其蘊，而物改運遷。先生乃絕意仕進，潛踪世外，自號遺民。凡一切感慨不平之事，踟躕難已之情，畢發于詩文。大約悲憤無聊，世不樂讀，即及門二三碩儒爲之稍稍傳示，而世終不欲傳其言者，蓋先生既有不可一世之心，而一世亦竟不可先生之言也。雖然，先生之言終不可廢也。

方舟《書存雅先生遺稿輯評後幅》 詩自三百篇後，率稱《十九首》焉。六朝文士輩出，獨陶元亮稱最。唐以詩設科，上自帝王，以迨庶人，無不工詩，聿稱盛矣！然迄今嘖嘖人口，莫杜工部若，論者至尊之詩史！夫自秦以下，豈遂無騷人墨客，謀篇琢句，駕出三君子上哉？然而卒無有易其言者，是曷故？蓋詩之流傳的的不磨，非特以其辭華韶令，雄踞詞壇已耳。如子卿之深古，豈非以其秉節牧羝，咽旃嚙雪乎？以爲五言之權輿者誤也。靖節之淡雅，豈非以其不臣二姓，保全名節乎？以爲宗風之蘊蓄者淺也。少陵之精能，豈非以其顚沛流離，念不忘君乎？以爲格律之整嚴者粗也。然則人謂唐以後無詩，其亦無三君子者之忠耳，亦知有余祖之《存雅遺稿》乎？存雅于宋，不必抱中郎之符節也，不必爲世胄之隆恩也，不必有拾遺之特授也，獨偕二三遺黎，悲茲奇變，行唫痛哭如不欲生。所著詩三千餘篇，何非其忠貞亮節所性而然，以視三君子有尤驚焉者哉？宜乎有識者以爲有合乎《麥秀》之遺音，大關人倫天地，而嘆宗社已屋，如商之仁人義士，其詩不得與《猗那》、《長發》並繫三百篇也。是寧獨以其謀篇琢句之工緻乎？由是而論，即謂《存雅遺稿》與三百篇爲經，而以三君子爲緯可已。特三君子者皆列于有位，史氏得而稱之；存雅孤忠，悲痛危楚，一時之人，既不樂相傳誦，殘編蠹簡，幾與寒烟冷草同化烏有。悲夫！非藉有輯之者，亦安得與三君子絜長較短，而況上擬商周作者

乎！然則商周之詩三千餘首，貞淫並列，欲其著不得不刪，刪則醇。存雅之詩三千餘首，篇什並亡，欲其著不得不輯，輯則萃。斯爲論詩之大端，而作者之憂危，述者之勞勩，舉於是見焉。若夫搜購捐刻之故，諸宗人類昌言之，不□予之贅。予□獨言其大者。雖然，此非予之私言也，余蓋聞之文獻黃公此云。

方文憲《書存雅先生遺集後》 太史公有曰：非窮愁不能著書以傳於世，竊嘗疑之。夫人成大名，顯當世，固將鏗響玉堂，鏤詞金版，至偃蹇耄癯，徒以壯涼激楚之音，嗚嗚于蒼山茫水，所謂杜鵑血吻，無當歸昌也。雖然，是未論其世耳。夫運底流極，婞毀之子，懵志肥癡，間而佞文雕飾，總如長樂夸叙，令人酸鼻。迺若斛領造物剛清之氣，而復貞以數十年學力，自當爲高天厚地，撑植倫紀。至遇與心違，而犖落不羣之概，未堪抑遏，往往即山川風物，爲之弔攬凄愴，此余祖存雅先生痛哭長歌，用嗣《麥秀》遺音者，詎獨以詩成家哉！即以詩論，三百篇後，盛推唐人，則以燕、許大筆，壓倒元、白足矣。乃迄今以少陵特稱，蓋其抉景儷音，一本性情爲激發。宋景濂謂先生會有同心，良有以也。而或且方之三閭、五柳，顧屈係同姓，半氏猶強有力，《懷沙》、《哀郢》似騷憤過之；陶爲典午勳胄，即彭澤一毛，在所宜爭，而逃于酒人以自廢。先生草莽之臣，未綰半通，時偕氣節之士，極目神州，悲歌灑泣，則夫深故宋數百年養士之報，不獨一《正氣歌》也。迺信公詩史翼張以傳，至余祖遺集幾墮黃茅。即後裔小子，力思表章世學，而諸選、家乘外，鮮所睹聞，不謂得購什一于亡墜之餘，此余捧覽遺編，而見張夫次先生之功，非僅柳文肅之得爲儷也明甚。昔子雲覃思玄探，每自謂五百年後當有知者，顧《美新》之作，未易代爲《解嘲》，若先生之感賦纏綿，天下萬世，繫念人倫者，將睪然想見之。然則夫次先生輯評之意，庸獨鳴其爲存雅桓譚也哉！

方懷鑾《存雅先生遺集後跋》 今夫言以載道，言傳而道與俱傳，未有道傳而言不傳者也。吾浦道學一脈，推宋潛溪太史，遡其源，實受業於吳立夫、柳道傳二先生；而吳、柳又受業於余祖存雅先生。乃三先生載道之言，鐫鏤傳世，獨余祖遺集湮沒不彰。間閱柳公爲余祖墓碣銘，稱先生一倚吟誦，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終。

何□□《方韶卿先生遺稿輯評序》 予取而讀焉，詩則盛唐，文則兩漢，評則直遡三百，牘則盡汰六朝，可謂盛矣！乃宋景濂必方之老杜，一飯不忘；黃文獻公又進之《麥秀》之歌，以爲民彝王澤所不能廢，何也？蓋其忠愛至性，託物斯見，不事藻飾，而激烈危苦之懷，動惻千載。所稱「在人倫不在人事，在天地不在古今」者，非以文辭云爾。孔子曰：「《詩》可以怨。」殆謂斯歟！嗟乎！是安可不急以傳示於天下後世哉！乃其子姓方生輩，上請於公，序而鐫之，宜也。

陸大任《方韶卿先生存雅堂遺稿叙》 已而獲讀存雅遺函，始識有韶卿方先生者。潛溪師文肅，文肅又師先生，先生爰是海匯江河矣。以其理學豹班，溢爲韵什，每一搦管，驚人泣鬼，不襲牙後，克會象先，令人不可方物。抑倫儗人者，謂爾醇古則漢魏，爾瀟灑則青蓮，爾嚴整則工部。是漢魏、青蓮、工部則似矣，而伊人本質奚似？逐物者皇皇，守己者櫃櫃，粤文砥行，允屬同揆。先生之獨開生面，良駿稱不朽哉！洵宜鑱棗而傳，比戶而誦，俾聞先生風化。其婞毀秉其曒特，汩減頹瀾，繇茲屹柱，寧容作文字觀？校讎之役，諸君子庶幾前茅，余敢辭後勁？且不媿弁魚目於夜光，爲觀成志喜！

施大喚《方韶卿先生存雅堂遺集輯評引》 古今文之傳，非文傳之，文之心傳之；非爲文之心傳之，爲心之文傳之。正其心以傳於文，即無意於文之傳，然我不傳而人傳，偶不傳而終傳。吾於輯評《存雅遺集》而見方先生之心之文爲必傳也，何也？先生抱材深隱，出而畫策，三告陳丞相，蓋心乎宋者也。迨運去物改，而與二三遺老徘徊于殘山剩水，所矢諸口者，無非盟心之語，無非傷心之事，故哭君實則曰「丹心獨皎」，序仁父則曰「詩由心生」，聯唫社則曰「舅犯同心」。宋潛溪謂同老杜之每飯不忘，殆傳先生之文之心矣。或者重惜先生《正人心》一書不傳，不知雅者正也，大、小雅不乏怨誹，要以不傷於正，故存之雅。先生嘗語人，爲文必中正方可傳，則傳存雅之心，即以爲傳正心之書，何不可哉！先生之初以化城爲畏壘，更崇祀於東序，則先生之心世固久傳，而文則不傳，世亦何由以盡見所傳之心耶？乃三千餘篇既失傳，即三百八十章又傳而偶不傳，是則前人傳心之文、傳文之心，不能不望乎後人之心之文以永其傳也。吾於夫次先生輯評《存雅遺稿》而見其文、見其心，抑亦先生之文之心，大不能去於人心如此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存雅堂遺稿》五卷，【略】鳳志節可稱，所作文章亦骫骳磊落，不屑爲庸腐之語。龔開嘗評其詩，以爲：「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蓋鳳澤畔行吟，往往睠念宗邦，不忘忠愛，開亦以遺民終老，故揚詡未免過情。然幽憂悲思，纏綿悱惻，雖亡國

之音，固猶不失風人之義也。

郭禮《述洞天行紀後》 方韶卿，浦江人，號巖南先生，元黃文獻公溍、柳文肅公貫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華山，往往遇遺民故老于殘山剩水間，握手噓欷，低回而不忍去。緣情托物，發爲歌詩，以寓《麥秀》之遺意。龔聖予嘗誦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

分論

《金華洞天行紀》 吳士謂《金華洞天行紀跋》：右《金華洞天行紀》一小帙，蓋巖南方先生、晞髮謝先生，與諸老并先伯父續古同遊之所紀述也。當時距宋失國纔十四歲，然觀諸老情思，咸有《黍離》餘韵。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北山勝槩，宛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也。然要之，己丑實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歲而不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永初之例耳。後之觀斯帙者，庶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

《仇仁父詩序》 《方韶卿遺稿》卷三張燧評：阮霞嶼先生曰：「此方先生論詩本旨，乃其立身本色，稱宋遺民，有以也。」中無楚惻，強作呻唫，雖極工肖，徒譏不情。斯文原本《樂記》，指切心生，千古詩家司南直揭。評隲杜老者，舍曰忠愛，漫稱詩窮後工，眞是囈語！

《重陽詩卷序》 《方韶卿遺稿》卷三張燧評：存亡離合，本是尋常，一經有心人手口，便爾悲辛酸削，慘不忍讀。豈眞戚屬？知故爲懷者。

《書梅節愍公文安集後》 《方韶卿遺稿》卷三張燧評：虜害節愍，實忌其謀，非爲金帛。發微闡幽，足補正史之缺。《通考》所載陳氏之論，亦正本此，非故爲抬高聲價也。

《跋謝皐羽登西臺慟哭記》 《方韶卿遺稿》卷三張燧評：楊內美曰：「熟腸隱志，難相告語。半慧半痴，教人如何着思路？」寓指甚長，而著端甚隱，稱述甚詭，而毗輔甚正。

《月泉吟社詩評》（代吳渭作） 《方韶卿遺稿》卷七張燧評：辨析六義，如鑑析理，如權衡物。阮霞嶼吏部稱「方先生詩不寄宋元籬下」，豈知直欲追《三百篇》而上耶？

《月泉吟社徵檄》（代吳渭作） 《方韶卿遺稿》卷七張燧評：誓騷雅以登壇，賺英雄而入彀。

《月泉吟社誓詩壇文》（代吳渭作） 《方韶卿遺稿》卷七張燧評：長風暴作，萬流俱響。晨鼯曉吟，百籟齊應。所稱才藻新奇，花爛映發，支道林故當知之。

《仙華招隱篇》 鄭尙蓋《書方巖南先生遺集後》：昔先君於家《麟溪集》所題義門詩，極愛方巖南先生作。順治丁酉，從天山兄處見夫次張先生《輯評巖南先生遺集》，遂乞以歸。朝夕置几案間。嘗指集中《仙華招隱篇》以示蓋，謂此詩悲憤雄奇，渾深蒼灝，綽有杜工部至處，宜熟翫之。時以方從事科舉學，未暇深究指趣。然未嘗去予心也。後康熙甲寅遭寇亂，是集失去，念之每爲深恨。【略】迨己卯，余族孫國惠館於西塘方氏，冠山子始以巖南先生遺集見寄，欲余言書其後。余得之，眞不啻若拱璧。

《西塘十景詩》 施大喚《西塘十景詩叙言》：西塘者，方韶卿先生長公肖翁之別墅。先生嘗吟咏其間，一時江山獻秀，林壑呈奇，先生樂之，爰題即景詩于壁。迨肖翁曾孫諱孟綈，自仙華來居，近三百載，文椒蕃衍，宮宇改觀，壁間詩竟爲風雨剝落殆盡。予與其子姓遊良久，每及斯事，深用嘆惜。既而徘徊諸形勝，悠然有會，爰品十日，吟成五百餘言。如與先生相告語互答者。已而西塘諸子復分景聲應，說者曰：先生當年題景，何必定十？即十者，豈定沾沾於是諸景哉！然予每思古人廣覽名山大川，發爲文章，不過掇拾其靈變奇傑之氣，收諸筆底，以抒中傳後，況諸景者皆選山川之奇秀，一指顧間可握。而節義文章，事功理學，舉于是乎得。則先生之所樂而題壁者，舍諸景更將何屬乎？鄉先達柳文肅、吳貞文兩公，皆有《浦陽十景詩》。涵山負海，實皆執經于先生，又焉知非倣傚先生之十者而爲之耶？予夙仰止先生，因抒所得，亦竊比于坡仙之補擬《龍山》，束晳之補作《南陔》、《白華》諸詩耳。會先生《遺稿》梓成，諸子請以此續貂，因序次而附焉，亦以見先生詩文遺逸不少，不讀諸公步韵詩，何知有「社雨」「竹醉」「靈源」諸吟，不攷《化城院記》，何知有《仙華遊錄》之作？後之君子，或亦因是詩有以想見即景題壁之句意，亦遺集外篇所不盡廢者也。

傳記

柳貫《方先生墓誌銘》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五代末徙來。【略】先生隱君子也，雅志游，常欲資之以昭德葆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蓋老而益銳。初本陳氏子，在褓而先府君命爲後，曰：「是能纘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杭都，主貫外祖閤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于是陳丞相尤器惜之，將具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顯人，則庠黌之聞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邃者也。始蓋用爲文以應有司，後乃束其興觀群怨之旨，而一發于詠歌，體裁純密，聲節嫻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府渭因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遇好賓客，則採摭雲月，潮弄林水間。晚善栝蒼吳思齊善父、武夷謝翺皋羽，序其倡答諸詩曰《風雨集》以識。皋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爲函骨葬嚴子陵釣臺南。間歲西游，訪遺攬古，興愴增鬱，自陵陽牟公獻之、新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予、剡源戴帥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文字交，積其稿卷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色然。嘗由京口泝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栝，行尋雁蕩大龍湫，抉摘景物，率藉爲賦詠，無一毫徼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尤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諸後，先生庶幾爲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又二。【略】其卒于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葬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略】貫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齒士，獲有祿食于朝，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婿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聾疾，畫紙與人語，則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整整，不見老人欹側態。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萊還，而趙錄事以訃至，貫爲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葬矣，琢辭表墓，非貫則誰宜爲？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曰：不躓于奔而游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鞳鐘鏞，槩若釜鬵。鼓間出聲，震轟嚴嚴。器之碩者，則罔不兼。先生中身，退然潔廉。發其和音，不瀡不涫。不薦廟郊，卒死于淹。巋巋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孚用占。有封斯隆，如車如幨。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浦陽人物記》卷下（存目）
《金華賢達傳》卷九（存目）
《宋元學案》卷五六（存目）
《宋詩紀事》卷七八（存目）

紀事

戴表元《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于霅陳無逸之邸。四人者皆窮，皆好迂行獨，間關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爲情。因相留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相飲飫，左觴右弈，前歌後笑，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舂撞擺闔，略無道途羈旅之感，意度相與驩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耳，富貴而肆其欲者，樂止于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豐食，則亦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有與吾同不悔於徒勞者耶？夜聿云半，詩籌再探，群篇告成，厥有序引。

柳貫《跋晉卿所得牟方仇三公詩卷》 方韶父、劉元益吾鄉前輩，而某之摯友也。韶父國子進士，元益太學內舍生，嘗與仇仁近在京庠同業最久，且故宋後皆以詩鳴，其貽書介晉卿以謁者，固將引而進之於道，非有所覬爲利達計也。今五公相繼下地，而晉卿與予亦既老矣。然自其時而觀之，則世好之酸鹹已戛戛乎不能以相入，特未知後是又如何爾？晉卿裝治，三公贈詩成卷，因識之其末如此。

又《仙華山化城精舍記》 昔吾鄉先生方韶父隱山南東，嗜詩好遊，採擷奇秀，攄發芳華，是山之勝，幾無佚美矣。歿且葬，域距精舍不數舉武。予時方教國子，赴來輯行爲銘，其孤樗、梓鑽石未樹。予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買田具施，請寓祠，植碣精舍。

王棹《故成齋王先生墓表》 先生與剡源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浦陽方公鳳、粵人謝公翺皆以節操相激厲，時唱和於殘山剩水、風月寂寥之鄉，《黍離》、《麥秀》之音往往而見，讀之令人有慨然之思焉。

胡翰《謝翺傳》 謝翺【略】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噣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鳳與思齊深悲之。及翺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張燧：此皆王斌子，宜分曉）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士，有一士未嘗不與之進。

宋濂《跋胡方柳黃四公墨後》 嚴南有異才，常遊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宋籙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爲節義之士。胡公實嚴南至交，而柳、黃二公皆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惟嚴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濂特加詳焉。

《浦陽人物記》卷下 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咏歌，音調凄涼，深於古今之感。臨沒，猶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眞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傅奕傳》，壯其爲人，自摭奕後關異教者數十事，以擬《高識篇》，題之曰《正人心書》，尙未完。

程敏政《方鳳小傳》 方鳳一名景山，【略】鳳有才學，嘗遊杭都，交者皆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閣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登、小登。斌與丞相陳宜中爲親舅弟，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之，雖不能聽，奏補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鳳善歌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于咏歌，音調凄涼激切，臨歿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

《宋元學案》卷五六 吳思齊：所善惟方鳳、謝翺，相與放遊山水間，登嚴陵山，慟哭西臺。

又 方鳳一名景山，【略】黃晉卿、吳立夫、柳道傳諸文章家皆出其門。

又 謝翺，【略】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村，尋隱者方韶父鳳、吳子善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略】肺疾作，瀕死，屬其妻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父、吳子善最親，愼收吾文及吾骨授之。」已而韶父等至，瘞之子陵臺南，以文稿殉。

又 黃景昌：從方鳳、吳思齊、謝翺遊，通五經，自號田居子。

又 吳萊，【略】方韶父見而嘆曰：「明敏如此子，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所學授焉。

張一楨《月泉吟社盟詩序》 猶憶髫時先府君華璧公語楨：「此《月泉吟社詩》，蓋嚴南方先生筆也。」及取讀之，則故宋義烏令吳清翁渭所爲，其從子集賢直學士直方并其子貞文公萊相嗣傳焉。心竊疑之。既讀田水南《序言》，稱清翁退食吳溪，延致鄉遺老方韶父與閩謝翺、括吳思齊主於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三子者乃爲其評校揭賞云。楨亦謂韶父不過與其評定爾。迨閱其譜鈔，乃韶父實代吳評之，而謝吳二子則參訂焉者也。又攷江陰李詡《漫筆》，亦言勝國時，東南士人有力之家，最重詩社，聘有詩名者爲主，試如科舉法。今行世者如《月泉吟社集》其一也。初吳公渭以故宋義烏令解組家食，延致鄉遺老方公鳳等於家，開社命題，鑒別高下，榜示褒賞云云。由是觀之，則先府君屬之嚴南先生者，斷斷可據也。

著錄

黃溍《方先生詩集序》 先生二子樗、梓懼世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稿》示人。柳君道傳【略】既緘辭銘其墓，且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爲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置縣齋。

《浦陽人物記》卷下 方鳳【略】所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

曾安世《校宋遺民方嚴南先生存雅堂遺稿題詞》 安世往讀《宋遺民錄》而慕之，謂安得《正人心書》、《存雅堂集》快讀焉。半甡來浦，始知先生有賢子孫，當監司晉陽馮公飭摻羣集時，捐貲開雕同里張夫次所輯先生《遺稿》於西

塘公所，厥惟順治甲午，蓋六十餘年矣。假而讀之，仰其奇，蓋以散逸爲恨。且字亦多魚魯，而未獲校也。後鄭裔孫諸生華，以予好之甚，爰摹錄以贈，乃得按卷較勘。

方如璋《書存雅先生遺集後》 又五傳爲存雅先生，幼以節義自負，嘗畫奇策告柄國者，惜不能用，致中原陸沉。乃抗志不仕，偕二子及諸遺民，出其悲憤之懷，一託于詩。一時宗工如黃文獻公、柳文肅公，皆灑埽其門，此則立言者也。予嘗仰瞻御翰，則思無忝先德，備員澶淵，則亟讀碑銘及誌載，祖績炳炳，用是勉效馳驅。若存雅者，雖俎豆于鄉，而遺言鮮聞，安得購之諸藏書家，珍襲于家廟以傳示無窮哉！此固思不朽者之責也。嗟夫！先君子訓言如此。夫三不朽事，璋輩即非其人，而所以永先世之不朽事，固何日忘之？會當道購《柳文肅集》，夫次張先生出其藏本并《遺稿》刻之。如璋則讀其集，有撰《方先生碣銘》及《祭文》，竊心喜曰：「此先存雅也。」且思《存雅稿》嘗校刻于文肅，張先生多擁牙籤，寧獨缺此歟？率諸弟就詢之，果曰：「文肅所校惜久亡，茲輯合諸家言，得十三卷，固亡□言者之言耳。」予急請鐫之，屬璟志末簡，以藉手告先君子。既而璀卒業，又告予曰：「雖然，存雅非徒立言者也，爲文必中正眞實，又闢異以正心，此有德之爲己設，季宋行其言，何至降封瀛國，沉汨崖門？則存雅功名且著一時，施萬世，豈特區區以清節牧撫稱？惜其德其功不能顯揚于世，不得已一託之言，非空言也。即所言以觀其德，想其功，三不朽事，端于茲集可會其全焉。此則所以奉揚提命，而告無罪于先君子哉！」予更善其意，因更悉次先君子之訓，并及其言，以爲共勗。是爲跋。

方如圭《書存雅先生遺稿輯評後》 夫人而無所憾憤于中，即不作可也。夫言而無所繫屬于世，即作而不述可也。惟吾祖存雅先生當宋末季，遭古今不經見之變，爲之激發無窮，煩冤莫釋，往往偕同志登山臨水，望天末悲慟者，此其痛楚，寧特爲一身一家計者哉！正惟爲天下計，而又不得爲天下明言，爲萬世計，而又不得爲萬世深言。凡其激烈危苦，悲憤勃鬱，不能明言深言者，一切託之詩文紀述。蓋感憤特深，繫屬最鉅也。此而不作，一時豈復有天地，萬古豈復有綱常哉！而奈何其時之公卿，類不欲述；高賢逸叟，又每每不敢多述。浸假百餘年，而耆舊衰謝，遺音盡絕，即有起而攷其遇，悲其志者，文獻難徵，徒徘徊于荒丘畏壘，靡從述其訓言，又何怪夫人心日非，世道轉薄耶？於戲！此非先生之言之不幸，而人心世道之不幸也宜乎。【略】今試讀其書，亦何非忠愛所寓？亦何非憂危所抒？即不必全搜廣彙，已足感發人之志意，以流連于無盡焉。是豈非有一往獨深者切于其中，而詔于其後哉！由斯而觀，昔之人固有不得不作，今之人固有不容不述者，而況夫遺裔也耶？又：夫次先生大爲人心世道慮，出而輯其遺書，凡片言隻字，無不錄存。即碎義瑣辭，皆爲採定。【略】家大人既締搆寢廟，以妥祖靈，重命予徧搜祖集，喜獲茲稿。急爲鐫行，顏曰《遺集》者，擬復購永嘉原本并鐫以傳，則書曰《正集》。又存雅七世祖《遐舉先生集》爲裱工所拆，裝襯書軸，尚可揭謄，圖復刊之，顏以《合集》。

方睦《方韶卿遺稿補刊捐資記》 韶父公之文集，昔元時柳文肅公囑趙大訥先生刊於永嘉郡齋，後已散逸，不復考見。張夫次先生裒集諸書，輯《存雅堂遺集》，西堂諸先公校讎付梓，存于純孝堂祠中。歷有年所，今復散失二十餘板。西堂有志者，仍欲補刻，爰是約同合志，勉力續成《遺集》，更補《咏雪》詩九首。

方士奇《存雅先生遺集輯評跋》 夫次張先生嘗飭邑乘，從數百載後而遐考先生之言，深悲先生之志，謂先生非特文章之雄也，取其忠貞義憤，殆與梅節愍諸公伍。而并輯諸公遺言，以示于世。嗟乎！有節愍之忠義，乃重節愍之文學；有存雅之文學，益見存雅之忠義。聖賢復起，寧易其言哉！然而遺言雖輯，力勿克錄，吾恐先生者當年之孤憤，既以避忌難傳，易世之表章，重以蠹蝕易泯，何所籍以尚論先民，詒教後學歟？因乞其《存雅》一編，爲卷十三，歸告家公以暨仲父，爲刊其五之一。而宗人咸襄厥成焉。

張燧《存雅堂遺稿輯評凡例》 一、《存雅堂稿》所著詩三千餘篇，見于宋景濂及程篁墩傳。然當時似即多遺失，柳文肅探其家藏五七言古律詩，刻置永嘉，已僅得三百八十篇。今刻復無存。博採諸書，又幾十亡其九。不急輯梓，吉光片羽，日就銷沉，伊誰之咎？　一、先生著文甚富，惜鏤版未暇，遂鮮流傳。向予見《上陳丞相三書》，復失其二。今僅于《晞髮集》、《宋遺民錄》等書，更輯序跋、行狀諸篇。所言率本忠孝，筆意幽深蒼老。若《吳溪集》所載詞賦、記劄，非不燦陳，運腕立局，多非捉刀本色。則姑舍是，寧受拙目之嗤，勿作違心之和。　一、先生詩多姱練，與衆殊服。世取近情，更端改度，移雅就俗，斯文一厄也。《吳溪》等書多襲斯弊。今一從刻選諸本，若譜鈔諸書可據，而他集誤刻他名，亦急爲釐正，則筆則削，頗謝依回。　一、先生著有《正人心》等書，

既泯勿傳。若《三洞行紀》、《吟社詩評》，實出先生手筆，或爲它家繆標，或爲當局崇美。今從先哲論定，一一爲之改正。久假得歸，識者快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存雅堂遺稿》五卷，【略】宋方鳳撰。【略】其門人柳貫輯其遺詩三百八十篇，釐爲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置縣齋，黃溍爲之序。及宋濂作鳳傳，又稱《存雅堂稿》三千餘篇，蓋據其未刻者而言，故與溍序篇數多寡不合，其後寖以散逸，遂幷版本而亦亡。國朝順治甲午，其里人張燧乃博蒐諸書，掇拾殘剩，彙爲此編，凡詩七十三首，文十二首，《金華洞天行紀》一篇，附以鳳子樗、梓詩十六首，文五首。【略】原本尚有《物異考》一卷，《月泉吟社詩》二卷，《外篇詩文》二卷，今案《物異考》出自唐宋遺書，寥寥數則，無資考證，《月泉吟社詩》已有別本自行，至《外篇》所輯他人贈答之作幷《謝翺傳》、吳萊《碑》而錄之，尤爲氾濫，今幷從刪削焉。

藝　文

唱　和

謝翺《雨夜呈韶卿》　相看隴水雲，一夕幾回分。預恐今宵雨，他年獨自聞。野花同楚越，江靄雜朝曛。不得鋤芝朮，逢樵卻寄君。

戴表元《東陽方韶卿惠古意七篇久不得和五月二十六日將假館宗陽橋稍有閑暇乃為次韻因寄訊彼中吳子善前輩子善陳文毅公同父甥孫》　德孤誰願高，氣寒誰願清。斯文鄒魯來，壞坎勞其生。豈無性命憂，艱難愈同情。如何及門士，亦作胡越聲。

龔璛《送方韶卿先生》　處士白雲源，槃歌矢弗諼。韶成猶及見，雅廢更能存。偶渡秦淮月，相逢吳市門。山川又秋曉，此意欲誰論？

陳公舉《次方韶父先生遊金華洞天韻》　金華擬勝遊，聞檄已神騁。生于此多事，瘦馬度遙嶺。晚風吹空雲，濕我征裘冷。欲往還重留，悠然時一省。小雨葉間聞，悶悶覺來永。須君行勿遲，陰翳終當屏。解鞍結青鞋，信步洞天境。

又《新舞北山道中與方謝二先生作》　拂曉烘晴宿靄收，移文猿鶴動清遊。龍歸洞口雲根濕，只在蓉峰最上頭。又：頗緣幽討事青鞋，握手山行笑語譁。江路逢梅因借問，開殘猶是隔年花。

楊載《贈方韶父處士》　古賢皆眇邈，不意見斯人。得趣時時好，吟詩句句新。挐舟來訪友，覽勝輒經旬。別業稠山下，歸歟願比鄰。

又《送方韶父先輩游五湖》　蕭蕭垂素髮，渺渺汎滄波。過眼江山好，離家日月多。詩名終不朽，世事復如何。一往五湖上，蒼茫問釣簑。

黃溍《喜方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宵失薜蘿，尚煩青簡慰蹉跎。山中舊別期猶在，歲晚相逢感易多。華表神仙成寂寞，靈光風雨見嵯峨。百年珍重斯文寄，趼足脩程可奈何。

又《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弔遺民。也知往事如流水，秪想重來是後身。棹響關河風色暮，雲離野服鬢毛新。舊遊偶失扶桑路，煩向滄江一問津。

又《仙華方先生析簡齋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為韻賦山中社雨七章和者四人先生於第四章見及顧未能屬和今五十餘年諸老皆已下地先生門人在者惟朱仙仲山年八十矣偶逢春社興懷存歿追次前韻以抒鄙情》　貞居遠人寰，屋老四山靜。一翁屹靈光，二季亦秀整。曉聞楓林鼓，雨過鄰牆杏。翛然發孤詠，語盡意方永。

葉公衮《和方韶父重陽明日得相字》　白雲吾故里，歸興已悠揚。徑去慙徐孺，淹留感孟嘗。如葭依玉質，有菊燦金相。觴詠靡虛刻，誰嫌醉後狂。

吳似《和方韶父九日對菊得重字》　九日年年此會同，伯兄今寄若堂封。茱萸遍插增予感，華萼相輝莫爲從。回首悲歡時有殊，論交生死意尤濃。酒闌直恐成輕別，望望雲山千萬重。

吳賁《和方先生重陽對菊得雨字》　良辰方鼎來，佳客若奎聚。烏紗受西風，黃菊感今雨。哦詩謾酬時，對酒重懷古。回首睇新阡，傷哉予伯父。

吳萊《和方先生九日對菊得開字》　節序宛如昨，爲誰懷抱開？川原悲壽往，風雨還人來。鶴冷千年夢，花留百罰盃。庭蘭慙小謝，終宴可能陪。

又《夢巖南老人》　文章餘耿光，耆舊日僵卧。晝思見其人，夜夢如識路。恍惚疑尚存，蒼茫杳難據。青山眞隱淪，縞髮老韋素。修名可千年，俠世空旦暮。何哉白玉埋，肯有黃金鑄？從知蕭散姿，已是神仙具。閶闔摩日月，蓬萊拂雲霧。玄鶴來頡頏，赤虬下馳騖。車輿清冷風，糧食沆瀣露。憐予此流落，

愛我終游豫。云胡縈苦心，曷不縱遐步？巖香返梅魂，嶺物輸桂蠹。鏗其弄琴書，儼若陪杖屨。凄涼枳棘叢，寂歷芭蕉樹。我淚無處傾，荒江自東注。

吳師道《次方韶父》 婺女城頭掩半扉，沈侯樓上領斜暉。聽鴻前度同游盡，化鶴重來萬事非。山水娛人眞不惡，文章驚世故多違。何如有酒身長健，竟月登臨莫便歸。 昨歲郎君一再臨，坐成久別思難禁。雁回衡岳夜雲白，花落湘潭春水深。縱覽山川誰似爾，爭雄文賦古猶今。倚門莫怪歸來晚，游子終懷寸草心。

又《和陳景傳寄方韶父韻》 北里高樓笛夜吹，酒懷詩夢與秋宜。惠連無限凄涼思，獨背寒燈聽雁時。 風流文采弟兄難，落月懷人幾夜闌。俗子寧堪披牘對，俊游聊作采詩看。

又《和韶父先生韻》 兩翁故復可憐人，傾蓋長安四十春。華屋山丘如隔日，夜床風雨得彌旬。書籤藥裏仍仍在，橘刺藤梢一一新。漫寫餘哀寄冥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紀念

柳貫《十一月十六日為仙華先生寓祠植碣于其墓北化城僧舍里之交友咸來會祭歸而成詩用識斯事》 先生隱仙華，卒葬仙華麓。凄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永惟不朽事，誄行當有屬。業鉅自宜允，才微豈堪服。重予師友義，黽勉承記錄。鋪粲雖弗工，序述皆可覆。平生有道碑，此筆知不辱。但嗟無繅藉，告薦忝嘉玉。成碑縣窆後，合置庭之曲。奈何荒阡中，風日所飄暴。乍可牛厲角，敲火防童牧。十夫舁致之，寄幕託僧屋。幷爲近墓祠，斟泉薦寒菊。交朋響然臻，杖屨或不速。意氣有歆動，夫豈爲肴蔌？茲山望其廬，數里入陰谷。離離紫翠間，歷歷盤游躅。定應挾飛仙，時來蔭雲木。微唫應吹鶴，高舉還騎鵠。誰家松栢墳，竹鹿不敢觸。運往無須臾，夷墜已爲陸。春花照黃壚，有酒無茅茜。先生死布衣，桐棺僅能束。葆茲泉阿藏，免彼塗芻蹴。斯文在天地，千歲如轉燭。顧其不亡者，往過來已續。雖無冢瘞文，尚有稿充篋。清詩數千篇，一一汰魚目。簡蒐付方來，後死慚不穀。藏之于名山，斯言可予復。

又《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爲之磷緇。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宣於口，其最精者爲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于氣則有醇有醨，若其賦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於詩，雖古人其既遠，尚述作之昭垂。【略】夫何麗澤之益，已含宿草之悽。於是酌飛泉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晞釣瀨之風漪。舉匏樽而徑醉，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慷慨，或弔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問耆長與遺黎。故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之一鑒，雖年耆而未衰。飈風欻其夕興，駟玉軑而驂雲螭。卜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輯衆美而爲銘，亦既琢於卷石之碑。重斯托於僧廬，幷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檟之堪依。遡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月夕，魄彷佛其來娭。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于蒿梩，不揚於列星，則蒸爲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夙親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於樹劍，淚徒沾于圭衣，爰因爲位之初，併矢心以薦巵。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胡助《挽方存雅先生二首》 平生山水屐，眉壽益詩昌。古意回風雅，清言越晉唐。仙華秋月冷，江浦夕雲荒。博士當銘筆，門人著耿光。 黍熟南朝夢，劬書但苦吟。一編風雨集，千載友朋心。猿鶴驚長往，湖山憶共臨。鄉閭遺老盡，清泪滿衣襟。

丁鶴年《題鳳浦方氏梧竹軒詩》 鳴鳥曾聞此地過，至今梧竹滿丘阿。政懷翦葉書周史，卻恨翻枝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石壇風細晚涼多。中郎去後知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

張一楨《過宋遺民方韶卿先生墓》 化城尚誌宋遺民，剩水殘山寄此身。海外乞師空畫策，舟中立國竟沉淪。家仍漢臘滄桑改，劍許嚴臺意氣新。愁對西風碑碣盡，寒烟處處雜荆榛。

雜錄

黃溍《化城院記》 仙華山化城院者，僧若空之所創也。山之東，隱君子方先生居之。先生沒，葬山之南，院距墓一里而近。邑士與先生有雅故者，以空嘗從先生遊，相率即院中祠先生，且以門人柳貫所爲銘，刻置祠下。【略】按

圖志，仙華山在浦陽縣北，高一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列岫如屏障，爲風穴，古仙人上昇處，有宇在其下云。先生《游錄》稱「自巖腹望峰頂，丹光閃閃如寶蓮花」。【略】凡先生杖履所歷，較圖志所聚尤險怪崛奇，誠天壤勝槩也！

蕭斢

論述

綜論

揭傒斯《與蕭維斗書》 自來京師，目覩耳聽、口誦心語，惟公才全學富，義精仁熟，謙讓克謹，去就有節，名與實侔，位與德稱，有古大賢之風。束帛之聘，累光丘園，每召必增其秩，每召必優其禮，其尊德樂道、右賢尚能、崇信慕向，若漢高帝之於四皓，可謂隆矣！然四皓不出則已，一出則能割至尊之愛，定天下之本，建萬世之名，慘然而來，浩然而歸。來不見其所難，去不見其所窮，何其裕哉！且今天下非漢高之草創，皇太子聰明仁孝過於惠帝，【略】宜若公者，知無不言，言無不從。然天下之賢士未振者，不聞有所舉，天下之政令有闕者，不聞有所陳。愔愔默默，日以懷去爲務，又不能借一事決去就，使天下有識之士蹀足搤腕、徘徊四顧而失望。僕誠愚鄙，未達其故。抑嘗舉之而未用，陳之而未行邪？則去就可以兆矣。道行於天下謂之達，道不行於天下謂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公居達之時，行窮人之事，尤所未喻。且天之生斯人也，豈徒欲寵榮其身體、利澤其子孫而已？亦欲使生民之有知也。公誠能高卧空山、遠引遐徼，則爲巢、許、務、涓之徒可，爲嚴陵魯連之徒亦可。雖欲驂風駟霞、談詭變眩，如偓佺、安期、羨門、盧敖、徐福之徒亦可。今業已出矣，食其祿而居其位矣，何乃若是恝恝邪？竊爲公計，莫若攄肝瀝膽，激昂慷慨，極論天下之賢士，求當今政令之得失、典章文物之損益、君儲切身之急務，疏而陳之。苟其說行，則從容可爲二疏之事；不行，則掛冠神武，拂袖而西矣。上不負朝廷之知，下不觖天下之望，天下之士，莫不想望風槩，咨嗟太息曰：「蕭公眞賢矣哉！」朝廷之尊賢下士必自公始，則公進爲國家之榮，退爲斯道之隆，生爲萬全之人，沒有無窮之名，不亦休乎！又不得已，則引年謝疾而去耳。

張沖《勤齋集原序》 貞敏稟剛明淳正之資，致窮理盡性之功，卒之道積厥躬，名揚海外，蔚爲一代醇儒。修齊之餘，不得已而見於雜著，必本經術，一出自然，不泥乎體裁，不資乎雕篆，不尚乎誇靡，實而不俚，簡而得要。雖詠物適情，隨意信筆，每有至理寓於其間，有裨於名教，不累於習氣，所謂蕭散之文也。玄酒大羹，知味者鮮。【略】沖之疏淺，豈足以知先生？然以詩文名世者，班、馬、李、杜而下，曰韓、柳，曰歐、曾，曰蘇、黃，世之有意於爲詩文者，必以六公爲宗師。如魏鶴山之文、陸放翁之詩，亦皆知其味而存於心，其深於道德者，曾不釋手，蓋惟賢知賢也。先生詩文製作固不類乎六公，而繼乎鶴山、放翁者，不可誣也！後之深於道德者，得將不釋乎手矣！雖與六公詩文不類，又何害焉？

李黼《勤齋集序》 黼未冠時，聞關中蕭先生名，人稱之者不容口，其時想像先生，以爲負才尚氣，落落不羈，如秦漢間豪傑之士，加以辨博之學而已。厥後游上庠，聞諸鉅公，道先生之高風雅德、眞學實踐，然後知先生之名聲有自，黼得之於傳聞者，非其眞也。恨黼也生後，不得拜先生几席以游其門。【略】蓋先生立志篤，制行高，其處心正，其識趣遠，其力學充積華贍，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依。其發於辭章，所謂有德者斯有言，未宜以文人才士律之也。夫聲實相須，猶形影相依，桴鼓相應，先生規行矩步，躬蹈實踐，眞積力久，大節凜凜，終身不少奪，所以享大名於天下。朝廷重之，士林仰之，而天下知之，區區專辭翰之末而無實行者能之哉？走因感夫名之所從來者，蓋在此而不緣彼也，因序及之。

《勤齋集》卷首《元刊行勤齋文集原牒》 予嘗暇日讀書，因覽《勤齋蕭先生文集》，觀其措詞典雅，立意精深，言近而旨遠，詞約而理明。蓋先生當代鴻儒，士林雅望，故其立言傳世，足以儀式於來學。刻梓流傳，誠爲盛事，亦不負昭代崇儒尚德之美意也。

蘇天爵《槃庵集原序》 古之君子道積於躬，行修於家，稱一鄉之善士

者，固有之矣。及其至也，稱於一國焉，又稱於天下焉；其沒於世，則善言懿行，忍使湮晦而弗傳歟？天爵早歲居於京師，凡四方之士文學節行著於州閭者，未始不聞其名焉。若故集賢學士蕭貞敏公、太子贊善同文貞公，則尤士君子所喜稱道者也。夫二公生逢國家之治平，親承文獻之緒餘，深居而簡出，惇行而愼言，處於家庭則肅然以莊，接於鄉黨則藹然以和。遠近學者之及門也，則授之以經，臺省名公之造其家也，則交之以禮。故小大敬服而聲聞日以彰矣。自昔關輔風土厚完，人材樸茂。洪惟世祖皇帝始以潛藩分地請命，故相廉文正王爲宣撫使，乃辟覃懷許公爲之提學以興庠序，以育賢材，以美風化，其規摹宏遠矣！當時儒宿磊落相望，至大德、延祐之際，則有若貞敏、文貞二公者出焉，風采凜然，傾動海內，於時朝廷方興文治，登用老成，屢以尊官顯爵即其家徵起之，間嘗一至京師，深欲推明其學。未久移書廟堂，辭疾而歸，雍容乎道義之盛，審度乎出處之宜，是豈遺世絕人、索隱行怪者之流歟？至正四年春，天爵來官於秦，方將考求諸老言行而表章之，俾多士以爲矜式，【略】嗚呼！邇年以來，中原耆舊相繼淪逝，流風餘韻日遠日亡，獨賴其語言文字尚能稽其一二。【略】至於貞敏之文，散逸無幾，將與文貞之孫再思等采而輯之，共廣其傳焉。

《**元史**》**卷一八九《蕭斡傳**》　斡制行甚高，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

《**宋元學案**》**卷九四**　先生教人必至小學始，爲文辭立意淸深，言近旨遠，侯君嘗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爲識字人。」

又卷九五　劉致《謚議》曰：「士君子之趣向不同，則各得其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于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勤齋集》八卷，【略】天爵《滋溪集》載斡墓誌銘一首，稱斡于六經百氏無不通，尤精《三禮》及《易》，且邃于六書。初鑿土室終南山下，以經傳列左右，思索其義，至于忘寐者三十年，乃表裏洞徹。關輔自許衡倡明理學之後，斡實繼之，爲文悉本諸經。《元史》亦稱斡制行甚高，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爲一代醇儒。今考其文，氣格雖不甚高，而質實簡潔，往往有關名教。其《辭儒學提舉書》及辭免祭酒、司業等狀，尤可見其出處進退之大節。詩非所長，而陶冶性靈，絕去纖穠流派，亦足覘其志趣之高焉。

《**元史新編**》**卷四六**　斡制行甚高，難進易退，論者謂元初逸民，惟斡與劉因二人。其教人必基諸禮，發爲文辭，言近旨遠，尤長六書，其示學者入門，必自小學始。關輔之士翕然興起。

分論

《**祭雷孝述文**》　同恕《跋勤齋祭雷孝述文後》：雷遹孝述，故太傅府經歷君之孫，今仲介父之子。【略】後十五年，仲介出其先經歷君手書孝述十六歲時詩并勤齋公跋語、祭文，泣請叙其右。予因悟先雁詩之歲，已用心如此，益深孝述不幸之惜也。【略】今孝述生有懿質，方駸駸乎聖賢軌轍，斯君子矣！又得當世師儒若勤齋公者，樂教其生，痛哭其死，則今日之不幸，視昔賢之不幸類也。

《**贈學者**》　同恕《跋蕭勤齋贈學者詩後》：「昔人年德位俱優，淇澳賓筵苦自修。學至百年寧有厭？勉哉三十六春秋。」此勤齋先生書以示學者之詩，所授何人，今不可知。閩鄉士子何原大本嘗受業魯齋書院，得之於知識間，軸爲寶玩，不以廢惰。可謂能自得師矣。嗚呼！先生以睿聖武公之所事期後學，仁心之用爲何如也！大本其敬守之。

傳記

蘇天爵《蕭貞敏公墓誌銘》　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先生曰蕭公，同公，篤志勵操，高蹈深隱，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於是徵車起之，表帥俗化，其道德風流，迄今天下慕之。【略】謹按：蕭氏益都人，國初著籍京北，公諱斡，字維斗。年二十餘，郡守以茂才推擇爲掾。未幾，新郡倅至，倅西域人，怒則惡言詈吏，公嘆曰：「如此尙可仕乎？」乃置文書於案，即日謝去，隱於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之。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

傳，陳列左右，晝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思索其義，如是者餘三十年，義理融會，表裏洞澈，動容周旋，咸中禮節，由是聲名大振。世祖皇帝既一四海，而遐荒小邦，橫目窮髮，悉皆來庭。命開祕府，詳延天下多聞之士，選述圖志，用章疆理一統之大。使者來徵，公辭焉。故贈咸寧貞獻王額森特穆爾親受學於許文正公，深知治國用賢之說，及爲陝西行省平章，登公並故四川憲副劉季偉姓名於朝。會參政趙彥澤請立提舉學校官，薦公可當其選，久之制下，授公承務郎、陝西儒學提舉，蓋從貞獻王及趙公之言也。省憲請公就職，公以書辭。【略】大德七年冬，超擢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國子司業，遣使徵之，公又力辭不拜。【略】九年夏，制若曰：「蕭維斗山中讀書，不貪官，不嗜利，世祖徵召不至，朕遣人召之亦不至，豈將命者非其人而弗來歟？今特命參議中書省事廉恆等以往，其令行省給五乘傳，賜之楮幣百疋，命挈其家偕來。或蕭維斗堅欲不仕，可進嘉言一二，朕當令人送還。如年老或不能騎，別給安車可也。行省行臺諸司所在敦遣。」公辭不獲，力疾北行，適成廟不豫，然猶傳勅，俾擇館舍，遣近侍賜餼廩衣物，又命宰執以治道爲問。公尋亦南歸，仍辭所賜不受。十年進集賢侍讀學士、少中大夫，即其家授之。明年，武宗臨御，仁皇養德東宮，博選當世名儒左右輔導，特授公嘉議大夫、太子右諭德，命宮師府長史聶輝起公敦迫上道。至大元年二月至京，入見嘉禧殿，仁皇溫問再三，公書《酒誥》以進。因言古人惟祭祀則飲酒，然尚德將無醉，蓋當時近習多侍上燕飲，故公首以是訓陳之。未幾，懇請還山，上憐其衰老，遣使送歸。二年四月，徵拜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太子右諭德，進階通議大夫，公以老疾辭。【略】四年正月，尚書臣皆以罪廢，政務復歸中書，而大臣請曰：「今政事大壞，當從新治之，中外廉潔老臣及事世祖、成廟兩朝有若李謙、尚文、趙居信、劉敏中、蕭斞、程鉅夫、郝天挺、韓從益、劉正、程鵬飛、董古選、陳天祥、王思廉等，可急遣使召之，共議新政。」仁皇從之。公以疾辭不起。延祐五年七月己未，有星殞於所居中庭，光射如晝。越八日丙寅，公以疾薨，春秋七十有八。八日某甲子，葬咸平縣少陵鄉朱張里南原先塋之昭。至治三年，門人故四川行省左丞廉公惇、江浙行省參政孛朮魯翀時方在朝，以公易名爲請，制贈資善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扶風郡公，謚貞敏。維關輔自許文正公、楊文康公鳴理學以淑多士，公與同公接其步武，學者賴焉。公之學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尤邃《三禮》及《易》。嘗作家廟以奉先世，祭則極其誠敬，子弟或少有怠，祭已必深責之。早值親亡，哀毀致疾，治喪不用佛老，棺槨衣衾悉遵禮制，蓋自楊文康公倡於其始，公復推明於後，至今長安士大夫家亦多化之。公平生不祭於墓，有築亭於先壟之側者，表曰致慤，引祭義以明之。公曰：「墓祭非古，當作祠堂於其家，揭斯名於齋室，庶乎其可。」臨川吳文正公獨稱公爲善於禮。初，江西儒者摽題《小學》書行於世，公聞，以朱筆塗之曰：「凡今標題，多朱子所不欲存者，如鄧伯道繫其子於樹之類。」吳文正公是之。公深通六書，嘗言：「自古文篆而籀，而後小篆、佐隸，至於眞、楷相沿而成。故今楷書中，古籀、篆、隸皆有之，雖行草亦有古籀、篆、隸之遺章。今眞書點畫之訛者，皆從隸，章、行、草中來，非兼通者不能知也。小篆自是省古籀而爲之，考諸鐘鼎款識，遇重字則變之。要之，不失六書之旨。」太常博士侯伯曰：「今人識字及通六書者，惟蕭公爲然。關中字學不差，亦因公發之也。」公嘗書經史格言以訓人，求書者或非其人及涉異端之事，則拒絕之。家多藏書，手自校讎，或經傳音訓之訛，皆字字而正之，下至文史亦然。爲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者不能言，非人不與。公薨，遺落無幾，今購得古今詩若干首，銘贊、雜文、序記、碑誌又若干首。翰林姚文公燧文蓋當代，愼許可，獨敬禮公。其門生有譏詆公文者，姚公怒曰：「蕭先生道德經術名世者也，豈若吾輩以雕蟲篆刻爲工乎？」所撰《九州志》若干卷，法《史記》年表，由三代迄宋金，詳疏沿革於下，山川貢賦附焉。其他著述又若干卷，天曆兵荒之餘，往往散在名家。公少穎悟，三四歲時從其姊過親族家，引公侍榻上，不從，親族固命之，乃坐榻下，人已異之。既長，慨然有志於天下。歲癸卯秋，河東、關中地震，月餘不止，父老憂懼，不知所以。相師問公，公告之者數千言，反覆極論天人一理，性本皆善，國家當務教養，俾復其初，人當恐懼修省，日遷於善，則陽陰和而萬生遂，災害自不生矣。其心蓋欲位天地育萬物，上躋隆古之盛，是豈離世絕倫索隱行怪者之流歟？初朝廷以貢舉取士，行省禮請公與同公較其藝，公以斯文方興，出而應之。公讀書之暇，躬親農耕蠶桑，嘗教其子孫曰：「治此以供衣食，最爲安爾。」或有饋遺，非義不取；人有急難，施不少吝，奉養極其澹薄。公身長六尺，脩髯如畫，望之可敬。其爲人外和而中剛，凡與人交，接之以溫言悅色，胸中黑白，瞭然不溷。間入城市，觀者如堵，當代名公卿及四方之士宦游於秦者，願一見公爲榮，或數造其廬，請教焉。西臺大夫巴圖公嘗以冬月謁公，汗流浹背，出語人曰：「吾久在京師，

屢接賢士大夫，未有若蕭先生，自然令人敬愛不舍。」公教人極嚴，諸生惴惴畏服，其學皆自小學始，次及《四書》、諸經，日與學者講說經訓，滾滾不窮，待其曉解方授別義。人來質疑，即命其徒取其書某卷所載以對，曰背文暗誦，恐或悞人。初孛朮魯公至自南陽，從公受業久之，謂人曰：「某游江右，獲識諸老，聞其論議或有不讓，今見蕭先生，使某自不能措一辭，信知吾道之無窮也。」其他弟子若同毅、陳甞、智炳、李材、盧烈等多知名於時。公德善化及遠邇，雖武夫悍卒亦知景慕。【略】嗚呼！節義天下之大閑，有國家者欲以作興風教，振起名節，則必訪求高人逸士徵而用之，於以登禮樂之治，惇廉讓之風。彼爲士者，非偃蹇以自媚，嬌亢以爲高，蓋不如是則道不尊。觀列聖之所以用公，公之所以自處，則朝廷風厲人材之盛，君子進退道義之隆，可以爲後世之楷範矣。銘曰：節彼終南，有堂有紀。誰其居之，曰隱君子。早捐世務，樂乎幽潛。德蘊於身，士具爾瞻。南山之雲，朝隮於穴。雨澤誕施，澡我名節。天子曰咨，有臣如斯。安車載脂，屢往徵之。公拜陳辭，能薄材謭。誤達天聰，臣非屯蹇。安車而來，道德雍容。羣工在列，仰止高風。進敷正言，退明正學。垂訓後先，克配先覺。去古曰遠，士習愈偷。婞婀骫骳，合汙同流。一聞薦揚，喜溢顏面。遯世弗聞，百未一見。不有君子，孰障頹波。尚思公存，考槃在阿。言爲世則，行爲世軌。流風遺烈，來者興起。南山蒼蒼，下爲公藏。爰述潛德，百世耿光。

《元史》卷一八九《蕭斛傳》（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一《蕭斛傳》（存目）

紀事

同恕《送蕭勤齋歸別業序》 維斗先生近營朱張邨別業，以遂幽棲之志。某也朴魯，實賴提撕。今遽舍之而去，殊深悵惘。謹綴俚言，攀餞行李，非敢爲詩，特以攄情素耳。

《輟耕錄》卷二 蕭貞敏公斛，字維斗，京兆人。早歲□吏於府，一日，呈牘尹前，尹偶墜筆，目公拾之，公陽爲不解，而止白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責在皂隸，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爲志。從公游者，屨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額森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謚貞敏。

《元史》卷一八九《蕭斛傳》 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

《元史新編》卷四六 斛性至孝，少爲府史，與上官語不合，即日謝去，隱終南山下，鑿土室讀書其中。三十年，一言一動，必則古先。久之，行解相應，內外如一。兼以博極群書，自三禮、六書、九數以及諸史，靡不研究。及門受業者甚衆。

著錄

張沖《勤齋集原序》 所著《九州志》雖未脫稿，幸收藏於前進士富平縣尹王弁君冕。二子桓、植篤於繼志，傳有日矣。至其盛德高節、言行出處，既見於墓銘，茲不復贅。所可憾者，其《三禮說》與《小學標題駁論》悉歸於泯滅，嗚呼惜哉！

《元史》卷一八九《蕭斛傳》 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

張沖《勤齋集原序》 先生沒將三十年，欲集而傳之者僅一二人，而未遂其願。趙郡蘇公學富識遠，存心忠厚，文章政事爲時名流，見當代之賢事有涉於治體、文有關於載道者，惴惴焉惟恐其不傳，類萃成集，板而行之，不一而足。今年春，以侍御史官西臺，采輯諸老行爲師法者，得文貞全集，喜而爲序，移文鋟梓，以廣其傳。先生遺文，片言只字，皆藏於家，公乃不遺餘力，銳意搜訪，既銘其墓，類其所得序記、銘贊、雜文若干首，詩若干首，爲集若干卷，擬必致於刊行，屬沖爲叙，猶以莫悉其全爲慨嘆。

李黼《勤齋集序》 至正五年，走以事留揚。其年冬，京兆同州王君仲方由樞府判持憲東淮，因出今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蘇公伯修前侍御西行臺時所哀先生文稿十五卷，刻之郡庠，屬黼序之。且曰：「先生一代偉人，僕忝鄉曲之末，每以其言之未傳也，衷懷耿耿，莫之敢忘。今幸得其遺文之不泯者十之四三，不有以廣之，是宿昔之念終不得而伸也。」黼自惟晚生淺學，曷足爲輕重，若兩公之不忘先進、思益後人之意，誠可尚矣。蓋天下學者，仰先生之名，未得其實，俄俄然如走之向來之狀，一旦盡得覽觀先生平昔著述，所謂披雲霧而觀青天者，豈不快哉？文八十篇，詩二百六十首，樂府二十八篇。

《勤齋集》卷首《元刊行勤齋文集原牒》 當職今將先生文集隨此發去，牒請照驗施行，準此。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委總管郝嘉議不妨本職，提調刊印。仍選委各儒子細校讎無差，發下本路儒學刊板傳布施行，須至牒者。

《文淵閣書目》卷九 蕭斾《勤齋文集》一部六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蕭勤齋貞敏集》十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勤齋文集》五冊，全。元關中蕭斾著，凡十三卷。

《秘閣書目·文集》 蕭斾《勤齋集》六卷。

《菉竹堂書目》卷三 蕭斾《勤齋文集》六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蕭斾《勤齋文集》十五卷，今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勤齋集》八卷，【略】元蕭斾撰。【略】斾卒于仁宗延祐五年，詩文多散佚。順帝至正四年，蘇天爵官西臺，始裒輯其遺稿，得文八十篇、詩二百六十首、樂府二十八篇，分爲十五卷，官爲刊版於淮東。蓋距斾之歿幾三十年矣。自明以來，刊版久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尚存崖略。謹依類編輯，得文四十二首、詩二百六十一首、詞四首，釐爲八卷。按焦竑《國史經籍志》稱蕭斾《勤齋貞敏集》，而《永樂大典》但題作《勤齋集》，頗不相合。然姚廣孝等修輯《永樂大典》，距至正刊版時未遠，其所據本當即天爵所編，不容有誤，殆焦竑誤增其文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蕭斾《勤齋文集》十五卷，今存八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九 《勤齋集》八卷，文瀾閣傳抄本。元蕭斾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勤齋集》八卷，舊鈔本。元蕭斾撰。【略】所著詩文，卒後散失。至正四年，蘇天爵官西臺，始蒐其遺文八十篇、詩二百六十首、樂府二十八篇，分十五卷，官爲鏤版。有江北淮東肅政廉訪司下本路刊印牒文。自元迄明，集久失傳，四庫館輯自《永樂大典》，詩數相符，文祇得半，釐爲八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勤齋集》八卷，元蕭鄭撰。元至正四年刊本。抄本。補：清寫本，行款失記。前有元代刊書牒文，從舊本出。鈐韓泰華玉雨堂藏印。壬子津肆見，未收。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勤齋集》八卷，元蕭斾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一冊。

藝文

盧摯《寄博士蕭徵君維斗》 秦中幽勝地，乃在終南山。盤石負磊磊，清泉散潺潺。侃侃古君子，亹亹泉石間。圖史紛座隅，衡門晝長關。種菊餐落英，襲芳佩秋蘭。道腴德充符，怡然有餘歡。鳴鶴時一來，似愛孤雲閑；孤雲不能飛，鳴鶴遂空還。濺濺桃李艷，鬱鬱松柏寒。羲和駛春暉，歲晏霜露繁。感物有深儆，懷哉邈難攀。

同恕《送蕭勤齋歸別業》 世有萬里行，舉杯載云別。夫子即幽棲，道路幾周折？塊坐一念之，中心忽如噎。賢人出處間，吾道從可決。曷此數來年？神理遂將絕。沒者永無望，存者猶跛鼈。顧我蠢陋資，學問復荒滅。常時幸摳衣，刮目際餘烈。每恨聚散期，倏若風花瞥。況今成遠違，相看動踰節。死草乏吹噓，寧能久霜雪？百挽不得留，踟躕五情熱。再拜慎起居，惟神相明哲。他時策馬來，龍門訪遺轍。

又《送勤齋蕭先生》 再遣皇華起草廬，釣竿未許拂珊瑚。本根事大勞明主，羽翼功深付老儒。殿下有言求見切，山中拜詔遇知殊。太平萬古危微學，豈獨光華載典謨。

又《次勤齋韻》 訪程悅古先生回，夜濟涇河，大風雨，岸危不可上，遂宿舟中。戰慄之甚，勤齋公有詩，因次韻：憂來無語但垂頭，何意殘年罪入流。鼻息齁齁似雷轉，先生眞與道沉浮。

又《挽蕭勤齋先生》 南山龍去忽雲拏，榮潤誰生草木花？陰鬼陽神君不見，風情雨緒亂如麻。

滕安上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東庵集》四卷，【略】(姚燧)且稱其敏修篤行，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而吳澄《文正集》亦謂安上爲人乃有學、有行而有文者，蓋亦束脩自好之士也。【略】其詩格以樸勁爲主，不免稍失之麤獷，而筆力健舉，七言古詩尤有開闔排宕之致，視元末穠艷纖媚之格全類詩餘者，又不以彼易此矣。考蘇天爵《文類》載有安上《祭硯司業先生文》一篇，而姚燧亦謂其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遠，不爲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

傳記

姚燧《國子司業滕君墓碣》 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略】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整。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于朝，敕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謦欬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事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壓于爲監、爲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竟，必邀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吏。徵爲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爲先，蚤作晏休，誨誘諄諄，發蒙疏疑，立懦克剛，各因其才，矯拂于善，黨坐群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樸，成均作則，并然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圓丘請謚，大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略】其說累數千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于言者。"遂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二十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東南崔丘里。爲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庵類稿》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爲恨。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爲至耶？【略】銘曰：孰不曰士，于學始至。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脩篤行。鐘鼓衡門，益大其聲。敕起布衣，于定敦教。析祈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日躋。滿秩而召，入爲胄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捐用章。遷拜御史，爲帝耳目。言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宋元學案》卷九一 （存目）

紀事

劉因《退齋記》 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爲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爲，戒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爲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眞失于有所不爲者也夫？

著錄

《國史經籍志》卷五 滕安上《東庵稿》十六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東庵稿》六冊，全。元元貞間廉訪使滕安上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滕安上《東庵稿》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東庵集》四卷，【略】元滕安上撰。【略】其事實具見於姚燧所作《墓碣銘》。【略】燧又稱所著有《東庵類稿》十五卷，江西廉訪使趙秉政版之行世。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於家。而焦竑《國史經籍志》乃稱安上《東庵稿》十六卷，與燧所紀卷數不合，當由未見原集而誤。近時顧嗣立作《元詩選》，搜採至數百家，而安上之集闕焉，則其佚久矣。今從《永樂大典》中裒集編次，得詩二百餘篇，分爲四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七　《東庵集》四卷，文瀾閣傳抄本。元滕安上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東庵集》四卷，元滕安上撰。按，此書《四庫》著錄，莫氏未收。　補：清四庫館寫本，【略】樊增祥先生藏。清寫本。余藏。余據清四庫館寫本校。　《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中。

《中國善本書提要》　《東庵集》四卷，一冊（北圖）。《四庫》底本（八行二十一字）。元滕安上撰。此爲四庫館臣所輯《大典》稿本，卷一末有《金氏文集提要》三葉，蓋誤訂於此也。卷內有「翰林院印」滿漢文大方印（《四庫全書珍本》已據文淵閣本影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東庵集》四卷，元滕安上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東庵集》四卷，一冊。元滕安上撰。清乾隆間四庫館初寫本，四庫館臣墨校，北平。

張之翰

論述

白珽《贈張知府周卿》　人品中原說此翁，雄文直氣耿心胸。幾年天上張公子，今日雲間陸士龍。來暮已聞歌五袴，平反何翅祿千鍾。相從愧落諸公後，拭目西巖第一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西巖集》二十卷，【略】其詩清新宕逸，有蘇軾、黃庭堅之遺，文亦頗具唐宋舊格。

傳記

《元詩紀事》卷四　張之翰，字周卿，邯鄲人。中統初，任洺磁知事，官至松江府知府。

紀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之翰字周卿，邯鄲人。《元史》無傳，惟《松江府志》載之翰至元末，自翰林侍講學士知松江府事，有古循吏風。時民苦荒，租額以十萬計。之翰力除其弊，得以蠲除，至今猶祠於名宦祠。

《元詩紀事》卷四　《鏡中燈》案：《元詩癸集》嘗作《鏡燈詩》，膾炙人口，時呼爲「張鏡燈」。典郡日，自題府治春帖云：「官清瑩澈三江水，民榮和熏兩縣春。」或曰：「如何不見府？」明年詔罷府，立庸田司。　又《檢荒租》案：《松江府志》：之翰當知府事，行視荒租，遂有斯作。後租獲免，民懷之，書石以介上海縣庠壁，至今比甘棠之愛。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之翰《西巖文集》一部六冊，殘缺。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張西崖文集》七冊，不全。元元貞間邯鄲張□□著。

《秘閣書目·文集》　張之翰《西巖集》六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之翰《西巖文集》六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六七　《西巖集》二十卷，【略】元張之翰撰。【略】生平著述甚富，晚號西巖老人，故以西巖名集。【略】其集據《松江府志》所載，本三十卷，今於《永樂大典》中蒐採綴輯，分體編次，釐爲二十卷。雖當時舊本，篇頁多寡不可知，而約略大數，計已得什之六七矣。《永樂大典》所載有標題《張西巖集》，而核其詩文，實爲張起巖作。起巖字夢臣，濟南人，有《華峰漫稿》、《類稿》、《金陵集》，尚行於世，與之翰截然兩人。殆當世繕錄之人，以《張西巖集》與《張起巖集》聲音略近，故隨讀而訛，致相淆亂。今幷釐正，各存其眞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八　《西巖集》二十卷，文瀾閣傳抄本。元張之翰撰。

藝文

胡祗遹《寄張周卿》　社燕社鴻十五年，祇爭青鬢與華顛。雄才宜作橫秋鶚，老境惟便負郭田。千里關山空目斷，何時風雨對床眠？年來夜夜還鄉夢，接袂聯裾滏水邊。

又《寄西巖張參議》　三年相別一相逢，萍逐波流絮逐風。得句倚樓空獨咏，舉杯臨水幾時同？自憐游玩成何事？常看歸心趁去鴻。料得歲寒亭下菊，久思佳客看芳叢。

又《寄張周卿監察》　拜辱佳詩報未曾，癡鴉無力趁雲鵬。稱譽過分徒增愧，謹厚多情可服膺。華月流空見顏色，餘霞散綺慕才能。年來鄙迹無勞問，禿鬢衰容一老僧。

劉敏中《張御史周卿雪中送詩以不一相過見責次韻答之》　君有山水癖，一昔落湘浙。浩蕩三年游，寒衝風與雪。胸中太史筆，萬怪入搜閱。歸來一笑粲，頗訝鬢髮白。靜夜孤高吟，不覺燭燼滅。矍然愈我病，慄慄膽內怯。雪寒豈相忘？適有不速客。遂非諒無補，愧使面增熱。

楊載《贈張之翰》　外臺收掾屬，奮步集亨衢。落落蟠英氣，飄飄發壯圖。威風聞郡邑，行李涉江湖。幷轡逢佳友，周游興不孤。　長才當用世，進取或殊途。剸劇曾揮刃，銷奸若燎枯。交游冠蓋盛，出入禮儀都。有賴寬衰俗，餘波及腐儒。

張伯淳

論述

鄧文原《養蒙文集序》　自公至京師，友道日廣，酬接無少懈；暇則伸紙濡毫，作爲詞章，以應四方之求，時時爲文原誦之。蓋耻尚鉤棘，而春容紆餘，鏗乎金石之交奏也。士論咸以斯文屬公，而公病矣。檇李故多文士，昔唐陸宣公爲學士，居中多所參決，時號內相。有論諫數十百篇，至今讀者尚挹其高風而興起。公受知聖主，蒙被顧問，數對剴直，皆經國之要務，惜不果大用。而世以文字知公者，特緒餘耳。自古瑰杰之士，勳業不得表見，而僅以文字傳者，皆可惜也，而況不盡傳也？

《養蒙文集》卷首載《謚議》　故翰林侍講學士張伯淳，行踐篤誠，學通今古。早擢晏楊之科第，已膺班馬之才名。養以謙撝，恬於仕進。黌宮教育，蒙薰芹藻之香，憲幕澄清，夙厲冰霜之操。被明時之顧問，造宣室以陳謨。嘗紬金匱之成書，編摩青史；久宜玉堂之揮翰，黼黻皇猷。展也眞儒，允爲耆德。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布德執義曰穆。」請謚曰文穆。

《居易錄》卷一　〔張伯淳〕詩歌雜文皆膚淺不工。

《元詩選》二集丙集　師道稱趙魏公孟頫爲內弟，與巴西鄧文原同直詞林，情義款洽。文原嘗謂師道爲文，耻尚鉤棘，而春容紆徐，鏗乎如金石之交奏，然不喜以藻翰自能。【略】師道古詩語意膚淺，近體率皆應酬之作，全篇不足觀，而佳句頗多。如《簡張疇齋》云：「白髮游塵裡，黃花過雨餘。」《出郊》云：「瘦筇支彳亍，狹路寫之玄。」《壽張右丞》云：「春意偏于天上早，月華長似夜來圓。」《次韻雪澗兄》云：「身疑夢裡同清境，喜到眉間展碧峰。」《送王士能赴衢州同知》云：「才從國子先生出，曾是分司御史來。」《送顧東園》云：「一廉宜得能官譽，垂去還如始至時。」《送張可與參政》云：「不日可承

三接龍，此官已較十年遲。」《賈氏望梅樓》云：「曾觀海者難爲水，自出山來無此游。」《送張從之臺郎》云：「幕中頗見此客不？江左喧傳某掾來。」覺意深語健，耐人吟諷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養蒙集》十卷，【略】虞集序其集，述其生平甚悉，以漢賈誼比之。鄧文原序亦擬以陸贄，然所稱論事數十條者，今皆不載於集中，蓋召對面陳未具疏也。文原又稱其爲文耻尚鉤棘，而春容紆徐，鏗乎如金石之交奏，然不喜以藻翰自名。【略】今觀其文，源出韓愈，多謹嚴峭健，得立言之體。文原以春容紆徐稱之，不甚相似。其詩則鄙拙殊甚，古體尤劣，王士禎《居易錄》深詆其膚淺，顧嗣立《元詩選》亦稱其古詩少合作。集中有《題鮮于伯機所藏黃庭經》一首，語較古健，乃趙孟頫作誤入。又稱其近體率皆酬應之作，其言皆允。惟嗣立所摘佳句九聯，則多所未安，如《出郊》詩云：「瘦筇支彳亍，狹路寫之无。」此何等語，而顧以爲佳乎？皇甫湜、李翺諸集皆不載詩，不害其爲湜與翺，正不必曲爲回護也。

《新元史》卷一八九 伯淳與妻弟趙孟頫俱以文學擅名，其文源出韓愈，謹嚴有法，得立言之體。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案伯淳爲安撫使趙與時之婿，與時，子昂之父也。阮亭尚書論其詩文皆膚淺不工，信然。

《玉漏遲》（太平元夜好）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元張師道養蒙先生詞《玉漏遲・壽張右丞》云：「端正嬋娟，爲我玳筵留照。」「端正嬋娟」四字，用之壽詞，莊雅而宜稱，它家詞中未之見也。

傳記

程文海《翰林侍講學士張公墓誌銘》 大德七年五月癸巳，翰林侍講學士清河張公卒於京師。嗚呼！公固博洽通達之士也！至元二十三年，某以侍御史受詔選士南方，未行，聞廷紳有言公賢者。既至杭，公爲博士，時猶未識公，而舊識識公者，人人言公與所聞同也。暨識而心察之，又同也，乃薦之。明年，報命有旨，問所薦有可相者乎？對曰：「惟上所試，以觀其材耳。」由是公晉居憲幕。嗚呼！今二十年矣，豈謂當執筆銘公之墓也。讀其述曰：張氏出清河支，居崇德。【略】家世爲儒，至朝議公而門益大。公名伯淳，字師道。幼已卓然，九歲舉童子科，又以父任銓受迪功郎、淮陰縣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擢進士第，監臨安府都稅院。凡事五府，輒俾贊其幕議，最後者倚之尤專，易鎮，又挾與俱，公亦悉心佐治，功冠一府，民至今不忘。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錄，然自此歸矣。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除浙東道按察司知事，在官二年，五祈閒不遂。二十八年，朝廷重振綱紀，擢爲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頌美於上前者，遣使召問。明年，驛以入見，若冗官，若風憲，若鹽筴，楮幣，皆當時大議，清問及之，對悉當上心，由是大加賞識，命至政事堂，將大用之，而辭孔力，益簡注焉，遂爲翰林直學士。今上龍飛，詔命多出其手，進階奉訓大夫、仍先職知制誥、同修國史。史成既進，無覬幸心，即請急以歸。明年，進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府治中，一府推尊之，事必咨焉。行部使者過之，輒曰：「此有張治中在，可無庸留也。」省檄按疑獄衢、秀州，咸得其情。事已，因過家，與其伯氏相從嬉遨，不忍頃刻舍去，牓其室曰養蒙，若將終焉。然不獲遂。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上都，還，請老，不許。又明年夏病，終于官，得年六十有一。有司護柩歸里。【略】讀已，因爲之言曰：「世儒於世往往扞格不能相諧，惟師道也天資高明，濟之敏裕，疏通豈弟，文事偉如，事親惇宗，尊賢信友，述之者尤亹亹不置。其蒞官臨民，所歷有風采，或能道之。至其廉於利，澹於名，惟知之者知之耳。」嗟夫！立賢無方，殷士膚敏，以師道之材逢時遇合，何所不可爲，而僅爾命也歟！抑將集於其子也。銘曰：景星慶雲，醴泉芝草。天道地寶，可以永好，而不可恆保，嗚呼師道！

《元史》卷一七八《張伯淳傳》（存目）

紀事

虞集《養蒙文集原序》 公至元中，用薦者言除閩憲幕。又有爲天子言「此人非直憲幕才也」，即日遣馹騎五，自海隅召，至闕侍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途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亦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

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愼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昔賈生爲漢文帝陳治安之策，太息不足以起之，繼以痛哭，可謂切至。其言雖不盡行於當時，而其說如衆建諸侯子弟之類，皆稍稍采而舉行之。而公之亡至于今三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嘆。今其子采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可見者猶在于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也。故爲序其端云。

鄧文原《養蒙文集序》 至元庚辰間，文原侍先人側，獲識檇李張公師道。時江南達官者，多中州文獻故老，而南士祼將之餘，屛居林谷者往往而在。交游中雅器重公，薦牘交馳，爲杭郡文學掾。遇事不然，不可撼以私，與上官不合去。薦者益知公可授以政。居浙東閩海憲幕，徵入，遂直詞林，陪講席。而文原以供奉忝司譔著，情義益款洽，不以僚屬遇我也。

陳柱《與張師道制幹書》 某自癸亥秋稟別後，交書者婁四。及嗣春，音問遂闊遠。【略】若以某與執事契誼如許，當專一价詗問，而無力可遣，只得搜便附書。浮沉固不可必，豈無一次所附者達耶？天遠雲飛，目力斷，而心心遙遙，臨紙悵然。

《元史》卷一七八《張伯淳傳》 明年，入見，帝問冗官、風憲、鹽筴、楮幣，皆當時大議，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

張銓《養蒙先生文集跋》 按家譜載，我高高祖文穆公，宋末之時有薦其善書大字者，遂舉童子科，宋帝命給巨筆大紙寫之，文穆公改請別筆，小書「天」字在紙中間以進，上乃詰之，對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上喜，遂中選。至元世祖時，仕至翰林學士，與內弟子昂趙公同時也。

《元詩選》二集丙集 少善書法，宋末應童子科，□宗命給巨筆大紙寫之，伯淳書「天」字在紙中間以進，詰之，對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宗喜，遂中選。又《題程雪樓黃庭經》按：師道古詩，殊少合作。集中尙有題鮮于伯機所藏《黃庭經》七言一首，語氣較古健。及閱《松雪集》，乃知子昂作也。因考孫元理《元音》，劉大彬《茅山志》，亦俱作子昂。其爲編詩者誤入無疑，故不錄入。

《說部精華・戴籍》卷下 伯淳官翰林侍講學士，謚文穆，趙子昂之內兄也。集有《蘇公海外十扇跋》，謂「一扇不減百金之直」，蓋爾時去坡百餘年，題扇猶有存者，然貴重已如寶玉、大弓矣。

著錄

虞集《張師道文稿序》 《養蒙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略】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鄧文原《養蒙文集序》 公之子采輯公遺稿若干篇，期以昭白于世，可謂賢也已。遺稿不特詞林時所作，而文原云爾者，欲使後之人知公之大節如此。

張采《養蒙文集題識》 先公文穆在宋世由童子科及第，逮事聖朝，復以詞臣錫封受爵。然不喜以藻翰自能，既沒，無成稿。命男炯訪求遺逸，僅得若干篇，釐爲十卷，刊之右塾。使無忘前人之徽烈。其藏諸人、散於四方者，未能兼收并錄，則中心之深歉也。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伯淳學士集》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張文穆公《養蒙集》四冊十卷，張伯淳。

張銓《養蒙先生文集跋》 其文集則其長孫武康縣尹原明張公輯刊耳。其後三經兵燹，失落者多。暨永樂、宣德年來，吾兒張淑字叔澄悼其廢墜，收贖遺板，訪求他本，抄謄刊補以復其完，誠不易也。嗟乎！其爲後者，若能追慕前人文獻之風，而學業成就勉勵後人也，子孫其懋之哉！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十卷。

《居易錄》卷一 元張伯淳《養蒙集》十卷，鄧文原、虞集序之。

《元詩選》二集丙集 〔伯淳〕歿後無成稿，其子河東宣慰副使采、長孫武康縣尹炯，訪求遺逸，釐爲十卷。蜀郡虞集爲序，刊之右塾。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養蒙集》十卷，【略】元張伯淳撰。【略】歿後無成稿，其子河東宣慰副使采、長孫武康縣尹炯訪求遺逸，釐爲十卷。【略】其集刊版久佚，輾轉傳抄，殘缺頗甚。此本凡文六卷，詩三卷，詞一卷，乃錢塘厲鶚鈔自繡谷吳氏者。鶚頗爲校正，然脫簡終弗能補。考顧嗣立《元詩選》中闕字與此本幷同，則嗣立所見亦即此本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蒙養先生文集》十卷，舊抄本。元張伯淳撰。

《**繡谷亭熏習錄・集部二**》《養蒙集》十卷，元翰林侍講學士謚文穆嘉興張伯淳師道著。伯淳在宋世以童子科登第，入元歷仕通顯。集爲子采、孫烱編次，至正六年刊于家塾。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養蒙集》十卷，舊鈔本。【略】其子河東宣慰使采、長孫武康縣尹烱，訪求遺逸，釐爲十卷。凡文六卷、詩三卷、詞一卷。

吳昌綬《養蒙先生詞跋》 《繡谷亭熏習錄》：《養蒙集》十卷，【略】宣德七年重刊，曾孫銓跋。伯淳爲安撫使趙與時婿。與時，子昂之父也。案此即《四庫》著錄厲樊榭鈔自繡谷亭本。輾轉迻寫，益多訛闕。第十卷凡詞二十二首，因校存以備浙西先獻。後跋稱：「與內弟子昂趙公同時。」集中《書梁中砥畫卷》云：「子昂余所親。」《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文穆撰，文敏書。石本今存，并記之。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養蒙集》十卷，元張伯淳撰。《四庫》依厲鶚抄自繡谷吳氏。又有校正之本。 又：元至順三年子張采刊本，虞集序。 又：抄本。 補：《養蒙先生文集》十卷，元張伯淳撰。元至正六年其孫張烱刊本，【略】卷一首葉版心下有「武林陳仁甫刊」小字一行。前總目，目後有其子跋語，言「沒後訪求遺稿，釐爲十卷，刊之右塾。其藏諸人、散諸四方者，未能兼收并錄，中心深嗛」云云。次泰定三年鄧文原序，次至順三年虞集序，次謚文。卷一至六文，七至九詩，卷十詞。存卷一至五。北京圖書館藏。 又：清精寫本，鈐有汪文柏古香樓諸藏印，或即汪氏寫本也。盧址抱經樓散出之書。 又：清寫本，丁氏持靜齋舊藏。

《**中國善本書提要**》《養蒙先生文集》，殘存五卷，一冊。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明印本，九行十七字。元張伯淳撰。按是集刻於元至正間，明宣德有修版重印本，並未重刻，余已述於鈔本下。此本僅存卷一至卷五，即至正刻宣德印本也。下書口記「武林陳仁甫刊」。 又：《養蒙先生文集》十卷，二冊。北京圖書館藏。鈔本，【略】元張伯淳撰。卷末題「孫承事郎湖州路武康縣尹兼勸(嚴)(農)事知渠堰事烱編類」。伯淳子采作跋，【略】即其事也。明宣德間，版片缺失，伯淳曾孫銓復師其祖故事，刊補遺版，而歸其功於其子淑。銓跋云，【略】然則宣德並未重刊，特修補舊版重印耳。卷二《送李仲賓蕭則平使安南序》中闕六行半，檢前印本已如此，則淑所補未盡善也。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養蒙先生文集》存五卷，一冊。元張伯淳撰。元至正六年嘉興張氏家刊本，存卷一至卷五，北平。 又：《養蒙先生文集》十卷，三冊。元張伯淳撰。舊鈔本，墨校。 又：《養蒙先生文集》十卷，五冊。元張伯淳撰。舊鈔本。 又：《養蒙先生文集》十卷，二冊。元張伯淳撰。鈔本，朱校，北平。

姚式

論述

趙孟頫《送姚子敬教授紹興》 我友子姚子，風流如晉人。白眼視四海，清言無一塵。結交三十年，每見意自新。皎皎白駒瘦，華髮無緇磷。此行渡浙水，言采會稽芹。會稽山水勝，王謝雅所欣。亦有支許儔，迭遞爲主賓。子往訪遺迹，棹船鏡湖濱。狂客雖已去，高情自清眞。以子絕代才，數賢可比倫。登山復臨水，嘯歌且怡神。時時書寄我，用慰情相親。

《**吳禮部詩話**》 吳興姚式子敬手寫高彥敬尚書絕句一卷，皆佳，【略】子敬爲人修潔，詞翰皆工，此卷作行草尤可愛。

吳師道《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房山高尚書與吳興姚先生人品高勝，故其詞章翰墨自有天趣。此卷姚書高詩，詩似王維、張籍，書似楊凝式，上沂王大令，使人想見其翛然埃壒之表，宜夫二人者之相得爲深也。

傳記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〇** 姚子敬，江南人，尚書高公彥敬舉於朝，官郡博士。公每念其貧，且年逾五十，自刑部白之都堂曰：「薦賢非秋官職，然不敢以避嫌後賢士。」宰相從其言，將官之七品，吏部厄以銓法，不果行。一日，公問：「人生至貴者何？」先生方隱度以對，公曰：「無求。」先生每誦斯語，

與鄧善之交相儆勵，期不負公知云。

《吳興備志》卷一二（存目）

紀事

吳澄《姚博士與洪懋贈言後》 豫章四洪，黃太史之甥也、玉父之後，有夙慧，文式才俊，繇國學生預貢禮部，蒙特恩出長東湖書院，行之時，博士姚君所以敎戒之者至矣。尙思無負於博士之言哉！

《吳禮部詞話》 姚子敬嘗手選《古今樂府》一帙，以夏英公竦《喜遷鶯》宮詞爲冠。【略】富艷精工，誠爲絕唱。

吳師道《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某于高公聲迹不相及，子敬則聞東西州。皇慶中，有孫伯勞者，出子敬所書陸氏館中諸詩，及手選樂府一帙，小楷極精，欣慕之甚，嘗作詩送孫，以末章致意。暨趙君明仲往來吾州，則知子敬爲詳，而明仲亦且過稱予，以期子敬交，以未識爲恨耳。泰定初，明仲爲常山簿，相見則曰：「子敬亡矣！」爲言其一月前，似疾非疾，屏居敷山中，絕食，惟日飲水，曰：「人腸胃穢惡，皆食所致，吾將以是蕩滌而蕩清之。」家人來候者，悉遣歸，留一子侍。明日，語子曰：「汝知之乎？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命扶起坐而逝。烏乎！其死亡之際如此，世之知之者，特末耳。明仲以予雅敬之，故見輒道子敬事，謹識而不忘。時距其歿已七年，今又十八年矣，明仲子肅攜此卷來京師，邀予題，因記前語，明仲見之，能無感乎？

戴表元《敷山記》 庚寅之冬，遇吳興姚子敬于杭，子敬傾然爲予道敷山之事。敷山者，西於吳興十有餘里，【略】然已入於勢家，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之鄰有曹君者，始售而有之，既克有之，則以予子敬。初子敬欲規一區之地以居久矣，而不敢望如敷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有之。子貧而賢，我以成子。」子敬曰：「我誠不敢望敷山之美也，而不敢不成曹君之義。且吾親年高，他日倘幸以爲壽藏，而築室讀書於其側，耕漁以給口，藏修以養體，詠歌以舒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事畢矣！」吾聞之驚喜。夫子敬之所以得於曹君，與曹君之所以知子敬，視古人何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於時者也，予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君亦用是賢賢乎？及既識子敬，乃恂然一儒徒，清苦刻厲，議成而言，慮定而動，其不負敷山審矣！然則曹君不爲傷義，子敬不爲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識高業誠良，知子敬者或不皆如曹君之眞，將有結駟千乘，兼金束帶，問途於敷山之下，是吳興之榮，子敬之達，非敷山之得曹君也。子敬曰：「吾何暇於是？抑子之言爲慤，姑爲我記之，吾將自書以鐫於敷山之石。」子敬名式，曹君名元。

藝文

牟巘《送姚子敬》 方聞與季孝，久矣無令舉。公車冷于冰，吾已棄如土。提書向孔牆，萬代禮樂主。而與先簿正，厥有聖法寓。士也得所歸，至窮亦云遇。於惟京頒舊，幸不生蒿櫓。斯文諒在茲，天意豈輕付。之子抱淵靜，蕭然守環堵。光彩難自閟，珠玉滿囊楮。一從鶚表飛，諸公共稱許。如何但熟睨，引鼎力不武。棲遲冷椽間，無乃大廉取。相縻共升斗，端欲重鬢宇。勿嫌屋打頭，硉兀氣未吐。六月取一息，千里始跬步。期君在遠業，看君即軒翥。風雨忽道別，恨恨寡侍緒。從今閉柴荆，何以慰衰暮。

趙孟頫《和姚子敬秋懷五首》 銅爵春深漢苑空，邯鄲月冷照秦宮。烟花樓閣西風裏，錦繡湖山落照中。河水南來非禹迹，冀方北去有唐風。溪城秋色催遲暮，愁對黃雲沒斷鴻。 落日孤城動鼓鼙，愁中畫角不勝吹。山川蕭瑟秋雲淨，草木凋傷暮雨悲。多病馬卿聊假日，數奇李廣不逢時。卷簾白水青山裏，隱几無言有所思。 搔首風塵雙短鬢，側身天地一儒冠。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謝安。苜蓿秋高戎馬健，江湖日短白鷗寒。金尊綠酒無錢供，安得愁中卻暫歡。 吳宮烟冷水空流，慘澹風雲暗九秋。禾黍故基曾駐輦，芙蓉高閣迴添愁。繡楹錦桂蛟龍泣，金沓瑤階鹿豕游。宋玉平生最蕭索，欲將《九辨》賦離憂。 野曠天高木葉疏，水清沙白鳥相呼。邊笳處處軍麾滿，鬼哭村村漠月孤。新亭舉目山河異，故國傷神夢寐俱。黃菊欲開人卧病，可憐三徑已荒蕪。

又《和姚子敬韻》 同學故人今已稀，重嗟出處寸心違。自知世事都無補，其奈君恩未許歸。滄洲白鳥時時夢，玉帶金魚念念非。準擬明年乞身去，

一竿同理舊苔磯。

鄧文原《祭姚子敬文》 歷觀人生，芝菌殊倫。禍福糾纏，孰運化鈞？彼庸瑣類，振武要津，子好修姱，自貽蹇屯。蚤馳英茂，凌厲無群。探幽河洛，考賾典墳。九流百氏，羅絡輪囷。瑰詞藻思，玉櫝之珍。峨冠被褐，長揖搢紳。藐視雲浮，不見戚欣。邂逅朋簪，酒酣氣振。俗子顏汗，唾若垢塵。諸賢論薦，梯之青雲。一官陸沉，賫志莫伸。我材若樗，匠石弗斤。子辱與友，踰三十春。子嘯且歌，視我性眞。子加悻直，我無怒嗔。江樓酣飲，由夜達晨。湖堤芳林，苕洲白蘋。鑒湖五月，采蓮風薰。攜壺放舟，其樂無垠。我走南北，鬢霜日臻。今歸聞子，病卧鞏呻。致書與詩，一何諄勤。曾未浹旬，死生以分。念我好友，艱苦鳳麟。子其逝矣，揮涕曷云。敷山天寒，墓木猶新。矢辭酬觴，聞乎不聞。

龔璛《姚筠庵之越教題雲山圖送之》 春烟春雨染溪雲，此意正堪持贈君。異日筠庵有相憶，千岩秀色卻平分。

又《次筠庵題花光梅南卷》 歲晚可憐冰雪姿，風流隱約未開枝。此花南畔幽人住，每記陽春初到時。

黃溍《次韻姚子敬教授筠庵別業》 故園烟樹渺江關，長愧求閒未得閒。客路獨愁黃葉下，高人正在白雲間。卜鄰儻遂容依止，載酒終期共往還。未害看山仍拄笏，一竿付我釣滄灣。

劉敏中

論述

韓性《中庵集原序》 余觀公之文，不藻繢而華，不琢鏤而工，不屈折條榦而扶疏茂好，戶樞門鍵，庭旅陛列，進乎古人之作矣。其所紀載，足以裨太史之闕，傳之後學，傳誦玩繹，得以審中和之聲而窺聖人德化之盛，教思無窮，非其他別集所可擬也。魏公俾性爲之叙，辭不獲，謹誦所聞附於篇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中庵集》二十卷，【略】其詩文率平正通達，無鉤章棘句之習，在元人中亦元明善、馬祖常之亞。本傳稱其文理明辭備。韓性原序，亦謂其不藻繢而華，不琢鏤而工，戶樞門鍵，庭旅陛列，進乎古人之作，固不誣也。史稱敏中爲御史時，劾權臣僧格，爲集賢學士時，上書陳十事，其文今皆不見集中，殆已散佚。集中有《星變奏議》、《皇慶改元奏議》，則爲本傳所未及，蓋史佚之。其金石之文，如《巴延廟碑》、哈剌哈斯、沙札該、當達里、耀珠、布哈爾、李唐諸神道碑記、《大智全寺碑》、《罔極寺碑》，皆承詔撰述之作。今考《元史·哈剌哈斯傳》即用敏中所撰墓碑，然不載其在宗正時從世皇北巡，猝遇亂，突出破敵事。又不載其在中書省時「每退食，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晦、年穀豐歉，采可行行之」數語，又「度地置兩倉」句，「兩」字訛爲「內」字，《沙札該傳》亦用敏中碑，而其子當達里諭降襄陽、取漢口、破婺賊，功不在沙札該下，而《沙札該傳》末乃僅附其子昂阿喇名，無一語及當達里事，尤爲舛漏。蓋《元史》倉猝成書，疏脫實多，不但重複割裂，如顧炎武所譏，則是集之存，併可訂史傳之訛異，不徒貴其文章矣。

《點絳唇》（短夢驚回） 《左庵詞話》卷上：劉敏中《點絳唇》云「短夢驚回」，【略】寫出驟雨乍晴光景。

《南鄉子》（老境日蹉跎） 《蕙風詞話》卷四：《漢書·黃霸傳》：「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重」，傳容切。元劉敏中《中庵詩餘·南鄉子·老病自戲》云：「耳重眼花多。」【略】「耳重」即重聽，讀若輕重之重，僅見。

傳記

《元史》卷一七八《劉敏中傳》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亟稱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其鄉。既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而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既爲同僚，又爲交友，不

能諫止，亦不無過也。」出爲燕南肅政廉訪副使，入爲國子司業，遷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大德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山北諸郡，守令恃貴倖暴橫者，一繩以法，錦州雨水爲災，輒發廩賑之。除東平路總管，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九年，召爲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宗崩，姦臣希中旨，贊其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即位，召敏中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太子贊善，仍商議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俄改治書侍御史，出爲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慰使，遂召爲翰林學士承旨。詔公卿集議弭災之道，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焉。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身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古，雍容不迫。每以時事爲憂，或鬱而弗伸，則戚形於色，中夜嘆息，至淚濕枕席。爲文辭，理備辭明，有《中庵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簡。

《元史類編》卷二二《劉敏中傳》（存目）

紀事

劉敏中《酒泉詩序》 錦州之治西南百六十里海邊有廢城如塊，今謂之桃花島，吏民數十家，巡檢司在焉。出北門少東城，足再舉武，平地湯泉湧出，西東凡三池，相去丈餘，而西池獨盛。石甃八角，輪廣僅三丈，泉出如貫珠然，流而常盈，人云：「天下如此泉者蓋多，恐不至是烈也。」常投生臠試之，須臾可食。近池西北爲屋，屋中爲木池，連石渠，引水以浴，非濟以他水，則指不可下。屋背即巨河深澗，流泉暨浴水泄焉。河自北來，至泉所，折而東逝，亦名湯河，因泉也。余頃年爲風瘙所苦，諸藥莫驗，或言得湯泉浴之當已，求之未暇也。大德癸卯春，以奉使宣撫山北遼東道，六月至廣寧，所苦復作，未幾遇是泉，甚喜，會百姓訴水害乞食，爲料理，留數日，凡三浴而去，比再浴，疾已失矣。嗚呼！誠有德哉！乃作詩書呈同浴奉使達實公郎中、蘇君彥輝、韓從義、張禮卿兩外郎以無忘泉德，且以貽巡檢房中使時脩之，不致居人過客他日有污廢不治之歎，亦無窮之利也。房資幹敏，吾言當不負云。

著錄

韓性《中庵集原序》 中庵劉公以文學受簡知，致身通顯，朝廷典冊，鉅公銘誄，所著爲多，而集藏於家，學者願見而不可得。總管魏公，公子壻也，將刊以傳於代。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敏中《中(闇)(庵)集》一部五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劉敏中《中(闇)(庵)集》五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劉敏中《中(闇)(庵)集》五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敏中《中庵集》二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中庵集》二十卷，【略】元劉敏中撰。【略】《元史》載敏中《中庵集》二十五卷，《文淵閣書目》作五冊，不著卷數，梁維樞《內閣書目》不載其名，則是時官書已佚，明藏書之家惟葉盛《菉竹堂書目》僅著於錄，亦無卷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雖有其名，而獨作(三)(二)十五卷，與史不符，蓋虞稷所列諸書乃遍徵各家書目爲之，多未親見其本，故卷數多訛，存佚不確，未可盡援爲據也。蘇天爵《元文類》中僅載其《賀正旦表》、《忠獻王廟碑》二首，其他作則不槩見，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蒐羅裒輯，以類編次，尚可得二十卷，則所佚者不過十之二三矣。

陳鱣《鈔本中庵集跋》 己丑九月，寓吳門顧澗蘋家，案頭適有殘本《中庵集》，爲容夫先生家鈔本。鱣昔見先生家藏宋，元別集，多人間未見之書，皆從掌理閣書時所鈔藏，此其一也。既屬澗蘋爲我錄副，復志於後，以徵奇遇。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劉敏中《中庵集》二十五卷。

黃丕烈《鈔本中庵集跋》 嘉慶十年，借拜經樓本校一過。

顧廣圻《鈔本中庵集跋》 右殘本《中庵集》十一卷，舊爲汪容夫先生家抄本。中用硃筆校改處，猶是先生手筆也。後爲黃君蕘圃所得，復爲校正數字，即用墨筆所改者也。按此書久佚，《四庫》從《永樂大典》錄出爲二十卷。今缺上七卷、下二卷，蕘翁收時已如此矣。余曾假錄一副，擬從閣中補抄之，未果也。今原本爲閬源觀察所藏，暇日出示，屬爲補跋。按此書雖有闕失，然世不多見，甚爲可貴。觀察好事者，能補抄刊行之，豈非一美事哉！

夏沅生《鈔本中庵集跋》 舊抄殘本《中庵集》五冊，同治甲戌冬書賈陳金桂以此書并蕘夫手校《老學庵筆記》求售，予收得之。《筆記》轉贈新陽趙靜涵。此書今夏屬人重裝，事閱七稔，金桂死矣，予亦貧病交深，惟藉殘編以消此歲耳。

《補遼金元藝文志》 劉敏中《中庵集》二十五卷，今二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九 《中庵集》二十卷，文瀾閣傳抄本。元劉敏中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二十五卷，目錄二卷，元劉敏中撰。元刊本，【略】前元統二年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吳善序，元統二年韓性序，每卷後有「後學錢唐葉森校正」一行，卷首題「正議大夫前戶部尚書魏誼編類」。卷一至三碑記，四至十一碑誌，十二至十三序，十四銘、贊、頌，十五表牋、冊、奏議，十六經疑、策問、雜著，十七賦、詩，十八至二十三詩，二十四至二十五樂府。其編次與《四庫》本迥異，卷數多五卷，所收詩文溢出《四庫》本頗多。如其詞凡一百二十六首，《四庫》本只三十二首耳。海源閣舊藏，今歸北京圖書館。此書余曾借校，僅校十卷，以古物圖書南遷而止，然所獲已多，眞善本秘笈也。 舊寫本，從元刊本出，與《四庫》本不同。各體文增至八十二篇，詩溢出三之二，詞溢出十之八。《四庫》本從《永樂大典》輯出，故視此元本差失如此之鉅也。余藏。 《中庵集》二十卷，元劉敏中撰。韓小亭有元刊本。 補：清四庫館寫本，【略】有翰林院大官印及法式善藏印。樊增祥先生藏。 余家雙鑑樓寫本，從樊氏藏四庫館寫本出。余曾據元刊本校卷一至十。其中碑記溢出二十三編，《靈泉庵記》補九十三字，《順德忠獻王碑記》補二十一字，《趙珪墓銘》補二十九字，《潘琚碑銘》補三十字，《崔氏先塋記》補二十五字，元刊之佳勝處可以想見矣。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元劉敏中撰《中庵集》，文淵閣著錄者爲二十卷，《提要》言原本已佚，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蒐羅裒輯，以類編次，故與原本不能符也。然閣本輯成亦未刊行，余從文津閣本寫存一帙，以資瀏覽。嗣聞北京圖書館中收得元刊本，爲元統二年公之壻魏誼刻於杭州者，【略】每卷後有「錢唐葉森校正」一行。余從守和假得，以閣本校勘，閱時半載，粗完文集十六卷，詩詞未暇著筆而南運之議起。中途輟業，深用歎嗟，束置高閣，倏已踰年。今夏，斐雲趙君來園閑話，言及此書廠肆忽有舊寫本，因屬物色得之，而前後篇葉蠹損已甚，爰付工繕治，越百日而始成。展卷審觀，雖行格變易，而篇第如舊，實由元本而傳，以目錄核之，各體文增至八十二篇，詩溢出三之二，詞溢出十之八。以此觀之，凡古人著述，百世之後欲網羅放失，以復其舊觀，蓋戛戛乎其難矣哉！至兩本之異同得失，異時丹鉛既輟，當別爲文以誌之。

趙萬里《中庵樂府輯本題記》 劉敏中《中庵集》，韓小亭玉雨堂有元刻本，邵懿辰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時似見之，顧久已無踪迹。近估人有持聊城楊氏書求售，則元刻《中庵集》二十五卷赫然在焉，爲之狂喜。篇首題《中庵先生劉公簡文集》，下題「正議大夫前戶部尚書魏誼編類」，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卷後有「後學葉森校正」一行。元刻《玉海》亦森所手校，而森爲錢塘人，知此本乃浙刻矣。以校《四庫》本，匪特篇第全非元刻之舊，其訛誤錯落，殆不勝僂指。蓋庫本錄自《永樂大典》，當時館臣固未見原書也。庫本詩餘凡三十六首，元刻則四倍之。然元刻無而庫本獨有者，亦得四首。其他各首序題與元本亦時有出入。疑《大典》所據者又爲一刻本，否則無若是之懸殊也。茲移錄元本樂府二卷如下，并以庫本疏校于行間。元詞別集傳世已罕，吾書垂成，忽覯此佳本，此中亦殆有宿緣歟？

《中國善本書提要》 《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二十五卷，二十四冊（北圖）。元元統間刻本（十一行二十一字），元劉敏中撰。按明、清兩代，是集原本，僅此一線之傳，而見者絕少。故乾隆間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爲二十卷，錄入《四庫全書》。邵懿辰《標注》云：「韓小亭有元刊足本，凡閣本所佚皆完全，且面目全別，眞秘笈也。」 又：《中庵集》，殘存十一卷，五冊（北圖）。鈔本，【略】元劉敏中撰。此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之本，輯本分爲二十卷，此本僅存卷八至十八。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中庵集》二十卷，元劉敏中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三冊。 又：《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二十五卷，元劉敏中撰。清抄本。十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二十五卷，二十四冊。元劉敏中撰，魏誼編。元元統二年江浙儒司刊本，清同治庚午楊紹和手書題識。北平。 又：《中庵集》存十一卷，五冊。元劉敏中撰。清江都汪氏鈔本，清汪中及黃丕烈各手校，又黃氏及陳鱣、顧廣圻各手書題記，存卷八至卷十八。北平。

藝文

程鉅夫《寄劉中庵參政二首》 不得劉公一紙書，酒清詩思近何如？太初岩下涼多少，亦有工夫燕坐無？ 河南父老望車音，早有清風慰所臨。他日劇談三太息，政應聊復試初心。

又《漢宮春・壽劉中齋尚書》 記得年時，向爛柯山上，問訊山君，神仙當日機杼，付與何人？猿驚鶴怨，道烟雲，久暗揪紋。祇有箇、留侯好在，玉梁千尺崢嶸。 老子當筵國手，曾看書貯墅，決策推枰。而今長垂衫袖，卷卻機心。後先翻覆，一從他、局面虧成。旁觀者，不求他訣，只從乞與長生。

又《千秋歲・壽劉中庵》 報梅開處，又報君初度。冰雪種，瓊瑤樹。重逢仍嫵媚，方發非遲暮。春滿面，廣平消得平生賦。 觀裡桃應妬，無耐冰霜冱。香不斷，清如許。從教吹笛裂，自有和羹具。花會否，明年相見沙堤路。

又《鵲橋仙・次中庵韻題解安卿盆梅》 南枝春盛，斜斜整整。猶帶孤山光景。相逢索笑耐尊空，向老瓦盆中自省。 風霜老，關河路永。賴得生成慣冷。憑誰移傍太初巖，待雪月交光得影（中庵有奇石，號太初岩）。

丘葵

論述

盧若騰《林霍刻本釣磯詩集序》 吾邑邱釣磯先生，品著於宋末元初，論定於昭代，既列祀鄉先賢，且配享紫陽書院矣。《八閩通志》齒之《儒林傳》中，以其曾著《四書日講》、《易解疑》、《書直講》、《詩口義》、《春秋通義》、《禮記解》、《經世書》、《聲音既濟圖》、《周禮補亡》等書，爲大有功經傳也。然其書悉被元人取去，今已無傳。僅存者，惟《周禮補亡》及其《詩集》耳，學士家每用惋惜。而要之，先生所以取重千秋者，不專在是。南宋以後，開闢（以）來，創見之變局也。一時名縉紳委身從塵者比比，先生草茅士耳，抗節不回，壁立千仞。《辭聘》一詩，胸中斧鉞，懍然終身，以不挽江河爲恨。誠諸子勿治墳塋，謂其心不與日月爭光，可乎？【略】夫爲學莫急於明理，明理莫大於維倫。先生倫完理愜，行誼堪爲後世楷模，即不著書立言，固足以俎豆學宮而無愧，矧其窮究天人，洞徹性命。晚年吟詠篇什，實見其大概，又何必以諸書亡失爲先生致惜也！《通志》不躋先生於《道學》，而廁之《儒林》，蓋猶有未盡之位置矣。

林鴻年《釣磯詩集序》 予自維宦游奇甸，邱文莊公（邱濬）故里也。讀其集中《評史》諸篇，於《春秋》大義、內外之防維持獨大，獲守此邦，心嚮久之。

林霍《刻釣磯詩集序》 余嘗考閩之宋末韋布，與先生同時者，若鄭所南，其先流寓姑蘇；謝皋羽則遊浙水東西，月泉吟社盛於四方。惟先生隱在吾同海濱，其地最僻，閒嘗步履不越溫陵本州耳。呂樸鄉，先生師也，既殉節於蒲壽庚之難；呂所盤、劉秋圃，先生友也，呂之壽，先生弟子也，相與倡和不衰。若浯江魏秀才，則不知其名字；建州熊勿齋，即偶爾之相逢。其聲氣可謂寥落矣。嗟乎！先生爲宋諸生，而遭易代，有《怪事》、《天陰暮雨》、《秋興》諸作，憤鬱無聊，至於不欲生。及其衰老，尚有「滿目乾坤都是恨，頭毛白盡更愁吟」之句，歌之可以當泣焉。計惟山水名勝，同心好友，可舒遣懷抱於十一耳。而終身不出鄉國之外，聲氣之寥落如此。余今日之嘆，不知先生當年之所處何如也？先生之遭易代，年方三十有六，至《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之詩次在八十有四吟之下，可謂久幽不改其操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若先生者，豈非其人歟？昔溫陵陳紫峰先生稱：「吾鄉文獻，在宋出則有蘇子容，處則有邱吉甫。」而瓊山邱文莊亦稱爲先生裔派。惜也，吾師盧公於是集苦多亥豕，稍爲訂正，擬俟時平梓行，而竟騎箕尾歸天上，不知此事當屬何人也？噫！

又《訪邱釣磯先生故居記》 同遵海而南，巨島錯列，小嶝於諸島若漚浮海上，最渺也。而五百鍾靈，宋邱釣磯先生獨產其上。先生後朱考亭百餘年，而道學獨祖考亭，淪落腥風，斂德自全，考《清源集・諷景炎陰霾之歌》，憂悲恫切，若商山之遭秦世；讀《梅花》一賦，見其孤高幽潔，有騷人信芳之情。蓋其佔畢論世，知有先生矣！【略】而先生之裔朝準君出所藏先生之詩一編，讀之，先生之洞天人、徹性命，觸發皆眞。至《天陰》、《怪事》、《寄吳丞》、《和呂之

壽》、《辭元聘》諸章，能令壯氣豎髮，亦可感泣沾襟。蓋天地陽九之運，聖賢道脈之傳，先生籌之審矣。勉學邱園，彌高彌劭，先生之意固不在乎山水垂釣之間，其所託以自晦焉，而爲生人明大義，爲天地辨大分，百餘年考亭統緒，雖當昧塞大變之秋，猶有所存以不墜，則先生之功大矣！然先生之高蹤逸韻，距今而後知其詳。則豈非有數也哉！既歸釋楫，遂記之。

陸心源《釣磯詩集序》 宋同安邱吉甫先生，傳正學之統，貞石隱之操，以氣節文章著於天水之季。顧其說經諸書久經亡散，《周官補亡》雖存，亦尠善本。惟所著《釣磯詩集》尚爲完帙，蒼老激楚，道古以刺時，緣情而類物，寫其感憤不平者必於詩，蓋古所謂鏤肝摧腎，結爲章句者也。予嘗觀宋之末造，如黃仲元、方韶卿諸人，其詩未必盡工，而其遺集當時珍之，後世愛且護之，無他，貞臣志士，宇宙間之正氣所盤鬱，固不必論其辭之工不工，而皆可傳於後，況先生理學經術媲仲元，貞白邁韶卿，而其辭之工又過之無不及。且其生平言論意旨，交游踪跡，使後學可粲然考見者，惟此一編。是安可久閟其光芒而不出乎？

楊浚《釣磯詩集序》 所南之蘭已無片土，君直之硯尚落人間。傷哉！騶氏殘山已矣，趙家塊肉，人心未死，天醉何哀？如我釣磯先生者，幷鄭與謝，實鼎跱焉。顧傳不傳有幸不幸，十空之經，《晞髮》之集，碧血化爲文章，商聲滿乎天地。獨先生蹈海茫茫，窮居兀兀，迹其維倫，攸關道統。見於行事，靡託空言。乃僻陋在隅，而史乘或闕。嗟夫！不出戶庭，通塞有自甘之節，未灰金石，造化無終閟之音。雲煙固長護也，日月可重光也。況有賢子孫爲付剞劂氏，俾不傳而傳，亦不幸之幸。莫談南渡銷亡，心史同撑一代，如見西臺慟哭，朱鳥可訂千秋！

羅以智《釣磯詩集鈔本跋》 先生詩不染元人纖靡習氣，五言如「白髮兄和弟，清江夏亦秋」，「哀音蟲外笛，遠影雁邊舟」，「風霜秋一葉，山水暮多愁」，「日色帶霜淡，風聲過海狂」，「疏泉防蟻過，埽地惬牛眠」，「豪來無一世，狂發有千言」，「雨過山仍綠，春歸花盡紅」。七言如「回頭正好看潮滿，舉眼那知得月明」，「波蕩日光翻素壁，水涵雲影倒青天」，「雨過殘陽如月色，風來老樹作潮音」，「坐對新花忘故我，行看古月照今人」，「愁當落葉飛無數，詩比秋山瘦幾分」，「老去已知今世錯，貧來賸得一身閒」，「敗葉能令溝水黑，亂雲不放夕陽紅」，「白鳥去邊春日落，青山斷處晚潮來」，「鶴沾衛祿猶堪薄，松受秦封豈足高」，「青天盡處孤舟渺，好鳥鳴時萬壑清」，「一歲露從今夜白，百年眼對老天青」，「杯殘炙冷窮工部，齒豁頭童老退之」。皆可誦也。

《御史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 羅以智《釣磯詩集鈔本跋》：讀先生集中《御史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詩，先生之潔身獨行，其亦不忘爲故宋之遺民者歟？徵聘時，先生種菜自匿，伯庸取所著書以去。《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三：輪山阮氏旻錫書先生《卻聘詩辨正》曰：考《堯山堂外紀》，載楊鐵崖不赴召，有述詩，中有「商山肯爲秦嬰出」之句，明太祖曰：「老蠻子欲吾殺之以成名耳。」遂放回。此乃世俗流傳之誤也。詩係吾鄉丘釣磯作，見本集，題云《御史馬伯庸達嚕噶齊徵幣不出有述》，至今海邊童叟咸知誦之，其相傳久矣。按宋潛溪撰《楊鐵崖墓志》云：洪武二年，召諸儒纂修禮樂書，上以前朝老文學，思一遣翰林詹同文奉幣詣門，謝不至。明年，又遣松江別駕追趣，賦《老客婦詞》進御，上賜安車詣闕。留百有十日，禮文畢，史統定，即以白衣乞骸骨。上成其志，乃給安車還山。蓋丘釣磯爲宋秀才，不赴元世祖之徵，楊鐵崖爲元進士，不受明太祖之職。其志節大抵相類，故遂以《卻聘》詩冒入《鐵崖集》中。鐵崖詩名滿東南，而釣磯僻居孤嶼，詩集不傳，人多口誦，遂致字句略有不同耳。今悉注之，以備覽。《堯山堂》本云：「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肯爲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爲傍人取次裁。」其大略如此。夫一首之詩甚微，而所關人品則甚重，余故不可以不辨。此詩爲鐵崖所久假已經五百年，今釣磯之集出，而趙璧復完，則詩之隨時爲顯晦，其亦有數哉！予固不禁爲之歡顏而破涕也。

傳記

《釣磯詩集》附《邱吉甫先生傳》 邱先生名葵，字吉甫，同安人。其家小嶝嶼有釣磯，因以自號。先生豐神峻異，鬚長徑尺。補郡弟子員，慨然慕朱紫陽之學，嘗師呂大圭，大圭師王昭復，昭復師陳淳，淳師文公，故先生得其傳，刻志自勵。及見宋事日非，絕意進取，以耕釣養親，而與呂肖翁號所盤爲友。

景炎元年，先生三十六歲，蒲壽庚以泉州叛降元，幼主南航，呂大圭遇害，先生痛憤不欲生。所爲詩歌憂悲恫切，讀之能令壯氣豎髮，亦可感泣沾襟。晚年知不可奈何，始一意著書。所著有《四書日講》、《易解疑》、《詩直講》、《書口義》、《春秋通義》、《禮記解》、《周禮補亡》、《經世書》、《聲音既濟圖》。得其傳者爲呂椿字之壽，晉江人，幼從先生學，貧隱授徒，詞賦敏捷，亦著有《春秋精義》、《詩書直解》、《禮記解》。後元遣御史馬伯庸來徵，託種圃自匿。已而率達魯花赤賫幣至家，竟力辭，伯庸悉取其書以去。先生有詩曰：「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張良本爲韓仇出，黃石特因漢祚來。太守枉勞階下拜，使臣空向日邊回。床頭一卷《春秋》筆，斧鉞胸中獨自裁。」因喻諸子曰：「昔周公、孔子云云，吾既不能挽江河以爲恨，奈何受其牢籠哉！吾老矣，死之日愼勿治墳塋，惟深藏地下，勿爲人所識。」年九十以宋處士終。

《大明一統志》卷七五 （存目）

《宋季忠義錄》卷一五 （存目）

《新元史》卷二三五 （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四 （存目）

紀事

盧若騰《林霍刻本釣磯詩集序》 故老又傳，先生遣一子隨張世傑入粵邱文莊公即其裔也。文莊評史，每至《春秋》大義、內外之防，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有得於乃祖之訓而然耶？

《宋季忠義錄》卷一五 丘葵，字吉甫，居在海嶼中，因自號釣磯。早有志考亭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受《春秋》，親炙呂大圭、洪天錫之門最久。風度端凝，如立鶴振鷺。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三 家海嶼中，因自號釣磯。早有志考亭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受《春秋》，親炙呂大圭、洪天錫之門最久。風度端凝，如鶴立振鷺。宋末科舉解，杜門勵學，不求人知。元世祖聞其名，遣御史馬伯庸與達嚕噶齊奉幣聘，不出，賦詩見志。【略】阮氏旻錫曰：「先生八十四歲猶在，卒之年月不載。其子孫歲時祭祀，必知之，當候考。」《周禮序》作於泰定甲子歲，時八十一，泰定於元世祖歷五朝矣，則卻聘時當七十餘歲也。再考徵士，與熊勿軒先生禾交善。

羅以智《釣磯詩集鈔本跋》 先生名葵，同安人，早有志考亭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授《春秋》，親炙呂大圭、洪天錫之門。宋末科舉廢，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見《閩書》。所居小嶝嶼，上有方石周二尺許，琢爲棋局，中一道鐫「萬機分子路，一局笑顏回」十字，已遭斲沒，獨「萬機分」及「回」字完明可摹，且甚工。蓋先生手筆。

著錄

林霍《刻釣磯詩集序》 邱吉甫先生詩，吾師盧牧州公論之備矣。然霍所深慨者，吾鄉士大夫當昔盛世，以經學文章氣節稱不乏人，未聞有搜先生遺集梓而傳之，乃歷數百年而始有盧公序述焉，豈非前人之失歟？

《宋季忠義錄》卷一五 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經世書》、《聲音既濟圖》、《周禮補亡》。元時倭寇至其宅，他無所犯，惟取遺書以去，故其著述多無傳者。

《宋元學案》卷六八 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周禮補亡》、《四書日講》。

盧若騰《林霍刻本釣磯詩集序》 《周禮補亡》今流傳海內，《詩集》則惟其家有寫本。林子濩，吾邑志節士也，借得之，喜而示余。讀之，苦多亥豕，稍爲訂正脫簡，則仍□之，擬俟他時梓行，非徒表章吾邑人物，亦欲使後學知所興起也。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三 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經世書》、《聲音既濟圖》、《周禮補亡》等書。年八十餘卒。元時倭寇至其宅，他無所犯，惟取遺書以去。故其著述多無傳。僅存《周禮補亡》及《詩集》四卷行世。《周禮補亡》今存，論者謂其參訂詳確云。其詩尚有《八十四歲吟》。 又：所著諸經說及文篇亦無傳，僅存者惟《周禮補亡》及其《詩集》耳，《周禮》泉南尚有遺刻，《詩集》其家有寫本，同安林氏子濩鈔得

之，明季遺老盧牧洲若騰爲之訂正。

林國華《龍溪林氏重刊釣磯詩集書後》 邱公所著之《易解疑》、《書直講》、《詩口義》、《春秋通義》、《禮記解》、《四書日講》、《經世書》、《聲音既濟圖》諸篇，今皆不傳，獨《周禮補亡》近刻於裔孫某。諸生然尚未見其書，余甚惜之。日得童君淵若宗瑩所藏《釣磯詩集》五卷，爲林子濩原本。讀之如《郤聘述》詩一首亦在其中，惜多亥豕，亟爲鈔正開雕。嗟夫！如公之志節文學，即無詩文亦傳，而吉光片羽之存於世，亦後學者所欲亟見以爲欽式。又以知晶光寶氣長與天地相爲終古，雖歷世久而不泯，而爲士者不可不勉，所以益傳正學於無窮也。

陸心源《同治本釣磯詩集序》 乃自蒙古之初，訖明中葉，僅傳寫本，藏在其家。至萬曆間，林氏霍訪借得之，始傳於世。終因謀梓未果，流傳絕希。康熙間，先生後裔國珽輯錄遺集，亦未得見，但以所得詩一百九十四首分爲三卷，付之剞劂，所謂《獨樂軒詩集》者，非足本也。嗣後龍溪林君國華求得林氏原本，於道光丙午復墨之板，是爲五卷本。然兩刻出之，蠹穿鼠嚙，輾轉傳寫，未有善本校勘訂定，故不免脫亡謬誤，學者病之。予別有所藏四卷本者，舊轉錄之錢塘羅氏以智，羅則傳自鐵樵汪氏，而佐以獨樂軒本，校寫以傳者也。謬誤差少，比兩本爲善。同治癸酉之歲奉詔來閩，攜載行篋，溫陵楊侍讀雪滄博學嗜古，亟以表章鄉先哲遺書爲己任，嘗憾先生之集之未盡善也，請借以去。搜耆兩本，詳爲讎勘，佚者補，誤者正，字句參差同異，則分注每章下以兩存之。仍依原第編爲四卷，采補諸詩，分體增入，詳註自出，不淆其舊。其得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首如目，而以林本所載文三篇附之帙尾。於是先生遺集寫定可傳，以視《四如》、《存雅》諸集搜羅放失，掇拾零星者，精詳完善爲殊勝矣。是集之出，獨慰東越士夫之望，亦天下後世所共快者也。先生後人伯貞取以付梓，乞予文爲序。

又《釣磯詩集跋》 《釣磯詩集》四卷，題曰「宋同安邱葵吉甫撰」。【略】是書著錄家所罕見，顧太史選元詩，錢詹事《補元史藝文志》，阮文達收《四庫》未收古書，皆未之及。康熙中，裔孫國珽掇拾殘賸詩一百九十四首刊行之，題曰《獨樂軒詩集》。此本四百六十八首，乃足本也。

羅以智《釣磯詩集鈔本跋》 《釣磯詩集》四卷，宋末邱吉甫先生所作。予從鐵樵汪氏假所藏書鈔本，錄其副，弃諸篋笥有年矣。今又獲見先生裔孫國珽康熙年刊本，輯先生詩一百九十四首，分三卷，題曰《獨樂軒詩集》。按鈔本五言古四十一首，增刊本五首；七言古與刊本同；五言律八十二首，刊本所無者三十二首；刊本中爲鈔本所無者十九首，較刊本尚增十三首。七言律七十八首，刊本所無四十首，刊本中爲鈔本所無者二十五首，較刊本尚增十五首。五言絕四首，增刊本一首；七言絕十二首，增刊本二首。以刊本補鈔本凡得詩二百七十四首，字句頗多異同。刊本殊有舛誤，據《全閩詩話》載，先生《贈浯江魏秀才詩》二章，刊本脫去，鈔本具在。先生之詩流傳弗失，幸而得其全，殆有默爲呵護者歟？諸家書目罕見著錄，顧太史選元詩、錢詹事《補元史藝文志》，搜采極博，亦未之及。【略】《易解疑》、《書直講》、《詩口義》、《春秋通義》、《四書日講》今俱佚，存者惟《周禮補亡》六卷。

林鴻年《釣磯詩集序》 釣磯先生亮節高風，與疊山埒。【略】生平著述，元時爲倭所掠，祇存《詩集》與《周禮補亡》二書。茲裔孫伯貞先刊《釣磯集》既成，辱來問序。【略】至此集之傳，雲霄一羽，何待詹詹小言哉！聞日本近遭國難，所存書帙燬焚者半，販舶入中土者亦半。倭，日本也。物無盛而不殺，豈惟東洋？而文字精誠，幽光必發，先生著述，或可完璧歸來。

邱炳忠《釣磯詩集跋》 先釣磯公遺集爲龍溪林樞北觀察所重刊。炳忠復於都轉陸存齋先生處得羅鏡泉合鈔鐵樵汪氏本及家刻獨樂軒本，字句互有異同。楊雪滄侍讀重爲披校，各本參差，仍小注以存之。至公所著各書，久已散佚，惟《周禮補亡》稿本尚在，惜爲村學究所改竄，幸朱墨釐然，本來面目，尋繹可得。侍讀亦爲區別復古，俟再剞劂以成先志云。

《木樨軒藏書題記》 《邱釣磯集》三卷，宋邱葵撰，清抄本。《釣磯詩集》題曰「宋同安邱葵吉甫撰」。【略】是集著錄家所罕見，顧嗣立《元詩選》、《補元史藝文志》皆未之及。康熙中，裔孫國珽曾刻行之。此本前有珽序，疑即從珽本出也。陸心源所收有六卷本，共詩四百六十八首。

藝　文

呂圭叔《釣磯先生贊》 泉南名賢，紫陽高弟。造詣既深，踐履復至。致身事君，舍生取義。所學所守，於公奚愧？

雜錄

張日益《訪邱釣磯先生故居記》 萬曆壬子歲，蔡虛臺公重脩邑志，獨高先生之風，而余居去小嶝一小水，不能詳言其遺宅故墟，余病焉。乃於季夏之八日，戒小舟，約王茂才諸君爲訪古蹟。舟行而東，過虎砦之前，旋及懸崖下，白沙數武，有泉出沙之三石間，澄澈而甘，即郡乘所載仙人井者。於是緣崖西南行，多石，或峭或圓，有方石周幾尺許，鐫爲象馬嬉局，而於中分一道，則鐫「萬機分子路，一局笑顏回」十字，已遭琢沒。「萬機分」及「回」四字完明可摹，草甚工，蓋先生手筆云。由局步漸西，則先生釣石在焉。從此東行半里許，爲鐘山之南，有寺曰章法，肇於宋。而北則先生之所宅，址不半畝，蓋自高皇帝以倭故徙嶝民，一嶼皆墟。成化初復舊籍，邱氏俱望鐘山之麓列屋，而先生之草堂竟廢，所從來遠矣！余與諸君遡風撫景不能去。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三 晉江施氏世騏序《詩集》曰：余論經軒中藏有《周禮補亡》梓本，讀其序，即知吾鄉有丘釣磯先生，而海濱耆老及童孺往往誦先生《卻聘詩》，所謂「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者，即知先生工於詩，必有集，而無從搜訪也。阮輪山爲予言，先生家小登，其子孫藏有先生《詩集》，不借人，欲鈔者具紙筆就其家鈔之，意同邑學士大夫家必傳有鈔本。歲乙酉，林君子濩館於予，攜有手訂刪本，予與輪山略一借閱。適歲暮，子濩即取回。明年子濩復來泉，未幾物故，其殘書多散矣。予亟屬吳君石門馳札，就其令嗣借取，久之絕無回信。攸經三載，而竟茫然。今春子濩令嗣以事至泉石門，面徵之，云：鈔本爲人所借，今檢得所存舊本，隨即致上。余按其本，乃盧牧洲先生及子濩所手鈔較者，本極醜惡，詩多失次，字復差訛。兼以敗楮壞爛，更苦蟲蛀，瞪目視之，莫可辨識。然的係全集，如玉在璞未經剖破，殊可喜也。予即付輪山從新訂定，白峰細閱重鈔，余再加較正而授之梓。噫！以五百年沉埋之詩，一旦遂傳於世，豐城寶劍躍出龍津，豈不稱快！然非其家子孫之謹藏弆、諸公前後之勤於搜索，殆不及此。

盧若騰《林霍刻本釣磯詩集序》 先生一抔土不立碑碣，入國朝二百餘年無知之者。萬曆年間，或利其地形之勝，遂指爲祖兆而爭之。官爲勘驗，剛地得誌銘，乃加封而表識焉。馬鬣巍然，遂與先生魚磯俱後！天地老矣，先生不求身後名而名卒不可掩，無意於徼天之報而天卒昌厥後。士生世上，其可不擇所以自處也哉！

羅以智《釣磯詩集鈔本跋》 《四庫提要》云莆田人，《閩書》作同安人，未之詳也。閩中故老相傳先生有子勤王，同張世傑入粵，因占籍海南，邱文莊即其裔。據《周禮補亡自序》作於泰定元年甲子，時年八十有一，則生於宋理宗淳祐四年甲辰。故先生詩有「恰算甲辰一，雌雄自不同」之句。宋亡時，先生年僅三十五，其說恐不足徵信也。

戴表元

論述

綜論

戴表元《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於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時事、憂樂、險易、老穉、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其概，然而不能言也。夫不能言而何以爲知詩？然惟知詩者爲不能言也。今夫人食之於可口，居之於佚，服之於燠，而游之於適，誰不知美之？問其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一百發百中，若矢生於手，而侯生於目，其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平生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人之言。

虞集《韓明善文集序》 予嘗從四明袁文清公問所接之師友，則故宋尚書王公與戴君帥初其人也。王公之博洽不可尚矣，戴君之雅懿，而不得一用

於世，嘗竊歎焉。

袁桷《戴先生刻遺文疏》 剡源子少負奇志，晚成大名。漱六藝之菁華，窮百氏之源委。如得溫璞以成連城之璧，若裒吉金以合四懸之鏞。世方尊崇，老益平實。

張雨《讀戴集》 剡源詩卷落吾手，便似移家太白峰。學道昔慚山世遠，知人今愧郭林宗。空山樂書有遺譜，白日天馬無留蹤（皆集中語）。太息斯人不可作，厭將兩耳聞寒蛩。

宋濂《剡源集序》 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偕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檃括聲律，孳孳爲嘩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以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敝尤滋！【略】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杰之士邪？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略】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略】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文之謂乎？

王禕《浦陽戴先生詩序》 于是二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于時者，又得吾戴叔能先生焉。叔能之詩，質而敷，簡而密，優柔而不迫，冲淡而不濃，庶幾上追漢魏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歟？蓋柳公學於方公，而叔能師事柳公爲最久，淵源之懿，信不可誣。禕嘗讀其詩而爲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古于漢魏，莫盛于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陽之詩實有之，叔能之詩，其傳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者，其以吾言爲足徵也哉！

《元史》卷一九〇《戴表元傳》 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骫骳，骫骳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

戴洵《重刻剡源集序》 嗚呼！先生學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國祚遷改，東西奔竄，甘於窮老。時江南搜訪人才，使者如織，先生名傾一時，而竟不之及。晚乃強就一儒學官，而無何即棄去。此可以窺先生之心矣。【略】余嘗謂淵明非詩人，而先生亦非文士，蓋無意於詩文，而詩文自不得不工者，此所以爲難及也。

周汝礪《刻剡源集小引》 先生生淳祐中，以上舍生高等登進士乙科，累教授建康、臨安。而雅好山水，間一濡毫摛藻，爲古文辭若詩，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有聲藝林。然先生輒又敝帚視之，非故以此獵人世名者。至世之升沈晦顯，倏忽變態之當其前，一視如飛霞飄風歸於烏有也。以故趙孟頫、黃文獻諸公，一稱先生爲江南夫子，一樂道先生不輟。及郡國志乘所紀載先生高標逸韻，如丹霄紫霞中人，不啻古所稱田子方、魯連之匹爾。先生於仕進既澹如，又不喜標揭爲名高，遂令曠世後無知先生者。迄於我明，宋潛溪氏爲一代鉅儒，博綜羣籍，搜訪遺編，得先生之文於殘篇斷帙之中，序次而表章之。顧於今幾三百年所，而先生諸作炳然藏於國史，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家竝垂不朽。其於人世名又烏乎逃焉？語有之：「日月之光匿爛火，雨露之澤匿桔槔。」所從來遠也！

顧嗣立《題元百家詩集後》 大德元貞老遺民，剡源石屋句清新。論詩笑殺方虛谷，還向江西拜後塵。 長庚朗朗照戈矛，窮海孤臣望雁愁。何似萬松傳訣後，雄篇秀句逞風流。

《元詩選》初集甲集 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詞骫骳，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名海內，帥初從之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而已。宋景濂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性好山水，每策杖遊眺，遠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或自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帥初之序《松雪集》曰：「古之相知，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迹，綢繆傾吐，而後爲遇。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帥初之於子昂，其相引爲知心者如此。然子昂以仕顯，從容諷議，而帥初類多傷時閔亂、悲憂感憤之辭。讀者亦可以諒其心矣。

何焯《剡源集跋》 帥初爲學，自《六經》、百氏無不貫穿，而得之《莊》《騷》者爲深，文格尤近子厚，其間似蘇門者所從出(均)也。〔均〕能從容於窘步，萌茁於枯條，若高山大川之觀，桑麻菽粟之用，乃其所少則賦才者殊，而亦遭遇變故無自發耶？然綵筆妙吻，宋季以來莫有匹敵，宜乎伯長所專師、晉卿所深推矣。

盧文弨《剡源集跋》 繼得黃梨洲所錄《剡源文鈔》，則大好之。剡源者，奉化戴表元帥初也，其文和易而不流，謹嚴而不局，質直而不俚，華腴而不淫，此非徒古於字句之末者也。【略】穎谷吳人稱：「剡源文近子厚，亦閒似蘇門，能從容於窘步，萌茁於枯條。」此數語亦殊有見。朱君曰：「此亦吾鄉之學者也，故附著之云。」又：詩源出江西，視山谷爲稍渾融，余師桑弢甫先生讀之，目爲狷士云。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二 宋季文衰挽剡源，白巖山舍亂離存。西湖聽唱龜年曲，頭白江南酒一尊(戴表元)。

袁翼《論元詩》六 伯厚門牆峻且深，掃除朽腐發清吟。剡源詩品從何擬？數點梅花雪裏尋(王應麟、戴表元)。

蔡琳《讀元人詩》四 紙衾紈扇佛同龕，縹渺松風入夢酣。萬里江湖雙鬢白，春生紅豆又江南。

郁松年《剡源集跋》 夫剡源先生之文章淳博奇雅，義法整贍，宋末元初爲東南一大家，宋金華諸賢多論著之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剡源集》三十卷，【略】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游，學問淵源，具有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詞骫骳，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爲神奇。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不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嗣立所論不誣也。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首《元詩總論》 帥初力變宋習，靜細清新，句法如「短鬢丁年白，寒燈丙夜青」，「甃塹水溫初荇菜，粉牆風細欲梨花」，風致近晚唐人，較盧谷爲勝，而出處大節亦過之。其《感舊歌》者一絕云：「牡丹紅豆艷春天，檀板朱絲錦色牋。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評者謂有故國之思也。

《石洲詩話》卷五 戴帥初詩「寒起松鳴屋，吟圓月上身」，「老樹背風深拓地，野雲依海細分天」，「鄉山雲淡龍移久，湖市春寒鶴下遲」，皆佳句也。又如「甃塹水溫初荇菜，粉牆風細欲梨花」，「六橋水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此二聯句法亦新。

王家振《剡源佚稿序》 先生之詩，超然塵壒之表，非聊爾人所能髣髴，然不得吾玉仙船脣馬尾勤求無已，亦曷能使璧彩劍光，披發白日，而玉仙又非有力者，其用心可謂加人一等矣！夫閬風、南山自以有宋遺民，不樂仕新朝，先生亦力辭薦剡，高風逸韻，眞不相上下，故其所作皆不終汶汶。

闕名《剡源文集跋》 先生眉目炯聳，慷慨自奮。爲文清深整雅，蓄而始發。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

張壽鏞《剡源集序》 自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詞骫骳，剡源先生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至元、大德間，東南之士咸歸之，名重一時，不圖殁僅六十年，罕有知名若字者，嗚呼傷矣！【略】余維先生東南文宗也，昌黎起衰於六朝之後，先生振敝於宋世之末，氣萎薾而詞骫骳，今更有甚於昔者乎！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余生平於元代大家如張雲莊、劉中庵、蘇滋溪諸人文集，皆經手勘，而於帥初之文尤所深嗜。宋景濂嘗云：「濂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不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又謂：「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其欽服也至矣！顧俠君《元詩選》小傳言：「宋季文章萎薾，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爲神奇，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之士以文章名重一時，帥初一人而已。」何義門評論古人撰述，多所抨摘，獨稱「帥初爲學百氏無不貫穿，而得之《莊》、《騷》者爲深，文格尤近子厚，其間亦似蘇門者，所從也均也」，「綵筆妙吻，宋季以來莫有匹敵，宜乎伯長所專師，晉卿所深推矣」。綜觀諸家之論，其文品之高潔可知。

分論

《先天觀記》 危素《先天觀詩序》：方曾尊師貫翁爲此觀，擇山水之勝，而亭臺高下，位置各適其宜，遊山之君子不及至者以爲恨。【略】素之叔父功

遠甫少從尊師學，在京師，以觀之圖及四明戴先生所爲《記》求題詠於朝之名卿大夫。清河元文敏公與先叔父爲莫逆交，得記文，手書一通，南望再拜曰：「江左之文章，猶有斯人乎？」

《**清茂軒記**》 宋濂《題剡源清茂軒記後》：剡源先生戴公，以文辭名天下，曾未百年，學者鮮有見其全集者。予總修《元史》，欲爲先生立傳，於是白丞相下有司，即先生之家謄其文稿二十卷以上，至今藏之秘府。中書舍人毛君集出示先生所造《清茂軒記》，正在稿中，其爲眞筆無疑。蓋毛君從祖震卿與先生爲忘年交，故先生不靳而爲之記，發明山水之勝，分明如畫。今之能文者雖多如蝟毛，求如先生絕不可得。毛君乃能書以傳，亦可謂賢子孫矣哉！

《**字說**》、《**辨孔壁傳**》、《**佩韋辨**》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九：然如《字說》，如《辨孔壁傳》，如《佩韋辨》，三篇皆可刪也。集中序跋大抵議論多而辯證少，辨固非其所長，不能如伯長之精覈也。

《**喬木亭記**》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黑花四照。

《**廣心堂記**》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視古人又別爲一種格調矣，文之有剡源，書之有吳興也。（當其地之中，皆爲心，有百餘里數十里，才一止而爲心者）拈心字亦尖新，而開杜撰之風。（望其東之諸峰，想象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攀唱詠之迹，班班具在）皮、陸《四明九題》，得之謝遺塵。有唱和，而未嘗躋攀也。

《**水心雲意樓記**》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波瀾秀潤。

《**容膝軒記**》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容膝乃危坐，非趺坐也。

《**充安閣記**》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此文騁莊門而排蘇堂矣。

《**中枝山葬記**》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此文有補于末俗，百日不問凶殺之說，尤當使愚蔽者得聞之。

《**婺源羊頭嶺施水庵記**》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謂先王之政雖不修，而洪君之爲，猶合于任恤之義可也。墨氏要之無取，若施之僧徒，則近之。

《**此樂堂記**》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從《醉白堂記》得法，「不以貴加，不以窶損」二語，與後半兩個頭緒。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凄壯曲折。（「起視曲水，則既漫爲壑」句）曲水爲壑，暗寓世變海桑之感也。 新亭、蘭亭，同情異貌，憤慨交至。

《**游南巖詩序**》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酷似唐人。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壽序之最有味者。

《**周公謹弁陽詩序**》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陳熟之語，洗出新境界，眞妙于語言。

《**洪潛甫詩序**》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此篇頗似說舉宋人詩派也。

《**許長卿詩序**》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善言詩。

《**國南仲詩序**》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意態清遠，俗塵不入。

《**朱伊叟詩序**》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伊叟詩或不甚工，故但言其感慨之私，然其論亦卑淺矣。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恕而嚴。 閱《古泉記》，頗灑然塵外，《南園記》則微溫矣。

《**書張浮休郴行錄後**》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亦復言之成理。

《**題蕭子西詩卷後**》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繾綣多致。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匾**》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稍過于煩。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道光本《剡源集》何焯評：文未簡健，而論實有補。

《**琵琶亭**》 《歷代詩評注讀本》：戴復古《琵琶亭》，【略】江湖放逐，借抒感慨，復古喜爲翻語，故有此作。

傳記

袁桷《戴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世爲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年十三，即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學，諸父強之，迺游臨安。于時新安方尚書逢辰、廬陵劉博士辰翁，以論策表厲進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咸淳己巳，入太學。改歲，以三舍法升內舍生。又踰年辛未，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越乙亥歲，由建康歸還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積階至文林郎。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至大庚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先生在建康時，先處州通守是邦，朝夕互還往。先生眉

目烱聳，慷慨自奮，欲以言語筆札爲己任。【略】後二年，失仕，歸剡，遂俾桷事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于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類俳諧之詞，獲絕于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棼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何以垂後？先生深憫焉。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子弟禮，寸聞隻語，悉囿以爲文。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晚歲，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薦論，而先生不可復出矣。維先子與先生總角相厚善，暨先生登進士，年盛氣邁，故舊貶抑者不敢自進，先子正色相輔，復以不肖孤托于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其身。往歲解官南歸，於是先子捐館踰一紀矣，先生始愴然曰：「先公之德，幸勿墜。」嗚呼！朋友道喪久矣，過時而哀，桷實何敢忘？【略】先生詩文若干卷，疾革，猶手加繕定，以所居鄉名曰《剡源集》。【略】始先生兩授徒于鄞、于宣、于杭，其徒散處莫會。初陽等謂從學最久而知吾父者，宜莫如桷，遂俾誌其墓。迺泣對，不敢辭。銘曰：桓桓戴系，立氏以謚。信都九江，集禮秉衛。在漢國鈞，守正忠毅。別籍于剡，貞德彌勵。琅然孤桐，不諂其逢。浩歸衡門，邈焉冥鴻。二季重輝，續其高風。箋經暢隱，雅言春容。厥壤犬牙，旁邑是著。方門之支，本茂葉附。展世斯赫，宗黌攸輔。詵詵餘慶，聿踵先武。振聲鋪華，先生是承。有燁者光，不竦不凌。在泮峨冠，掩耳以行。曲裾長襜，祇系其亨。千塗竟訛，一轍交走。正歧前驅，白首莫疚。發其粹精，如瘖脫口。如轡在手，如藥在肘。屢躓于艱，秉禮益閑。有泉潺潺，有佩珊珊。駕言東游，曰知者天。卒昌其文，以終丘樊。張原之栢，先生手植。彼高爲南，彼鬱者北。告而嗣子，以順以則。昭銘墓門，過者必式。

《元史》卷一九〇《戴表元傳》（存目）
《宋元學案》卷八五（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五（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五（存目）
《元史新編》卷四七（存目）
《元詩紀事》卷七（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戴表元《剡源先生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即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夫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昇內舍生。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蓋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游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又《仇仁近詩序》 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杭產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爲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爲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然獨行獨止，如羈禽越鄉而無與群，如馬行過其故櫪，徘徊而悲鳴也。

又《送曹士弘序》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秘書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之氣，鬱鬱然見於眉睫。余

時年少，自衒飾，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慙面汗也。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其人英爽峭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躡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略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先生以迂廢，高卧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遊從日以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故焉。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爲多，余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恢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裁，多風聲而精體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常數數爲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爲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

袁桷《師友淵源錄》 戴表元，辛未進士，善論策，失仕歸里，力從諸先生。能古文，爲金陵教授。時與之同官，家貧，衣食喪葬咸賙之。後留塾中，有《榆林集》五十卷。

柳貫《跋文長老所藏曹泰宇戴帥初詩》 藥師，奉化名寺，有大沙門經公畢萬，通天臺教觀，有文而不自耀，今萬壽華國文師其上首也。經公少從其鄉曹泰宇先生學，而及交戴帥初先生，二先生常往來就之游息，以經公之雅裁好賢無斁故也。

王禕《故成齋王先生墓表》 先生與剡源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浦陽方公鳳、粵人謝公翱皆以節操相激厲，時唱和於殘山剩水、風月寂寥之鄉，黍離麥秀之音，往往而見，讀之令人有慨然之思焉。

闕名《剡源文集跋》 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年十三，即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學。諸父強之，乃游臨安。是時方尚書逢辰、劉博士辰翁以論策表厲進士，得其文，大奇之。中咸淳辛未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遷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架閣，皆不就。積階至文林郎。大德中用薦者起家，復爲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

盧文弨《剡源集跋》 剡源嘗爲建康府教授，而《元史》乃作建寧，考其自序云爲升學教授，建康實唐之升州，然則《元史》誤也，後來序其文者亦多沿誤，當正之。

作品本事

戴表元《質野堂記》 剡源先生幼而囂居，長而浪游，老而羈栖，獨常常以爲異時儻得餘閑，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憧憧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驚流，陸走峻坂，鯨鯢滿前，狼虺怖後，竊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至危於道路，使但爲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哉？及失勢而奔逃，扶攜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垣修潔，鷄犬驩睦，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羨。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已長大，生平婚嫁漸就清簡，發橐中裝，舟車薪米傭賃雜費之餘，尚留三千緡，以爲陸賈分金則不給，以爲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專議興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券，而使之自食，煩鄰於暇，而量予之直。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充安閣、嶢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略】因復自名爲「質野翁」，以記其辭於質野堂云。

又《充安閣記》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時闔闢之，以趨便焉。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晨之儲，兼金之値，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而卧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略】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爲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傴僂，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濕欲與之俱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人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翛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略】且吾閣吾名，而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言畢，諸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韋絃，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又《壽樂行窩記》 始余兒童時受《論語》，至「仁智樂壽」之章而疑之，有老先生教余云：「人惟無物以累其心，則壽樂生。」余時愛其言簡，而終不解。蓋自涉事以來，行世故苦樂榮辱四十年，然後知其言妙於理也。【略】古睦邵

德芳，少壯與余遊太學，同業，選禮官、仕銓曹，同年，嘗被檄考兩浙進士，同寮。當是時，意氣軒軒殊自喜，既而隔絕不相知。余窮居海涯，而德芳離其本鄉，僑居松江五湖島。岐幽迥之處，邂逅客遊見之。蒼顏白髭，無復故態。與之坐連日，咨嗟抑鬱，可憐之語一不出於口。問其居之志，曰：「吾家睦也，有先人之故廬，嘗並西築堂曰尋樂，並堂爲亭三：前二後一。可以休息，可以遠眺。今居松江，未之能樂也，而不敢忘，姑彷彿其大致，爲一堂一亭，以寄吾思，而將榜之爲『壽樂行窩』，子以爲何如？」余喜德芳之德有成，行乎世故苦樂榮辱，隨其居而安之而無所累，與余之心合也。書前說以告之，因以爲《行窩記》。

又《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起廢既久，而經室法筵之燈尚復多缺。有元時師靜秀而敏於事，慨然出私資買田若干畝，以供其膏液燃燎之用，名之曰「長生燈油之局」，曰：「吾祖之光明，何事於此？抑私爲吾宿雲謀，則宿雲之燈庶幾可以永久不絕。」余即其名，嘉其多賢徒，而愧吾黨之不及，且又感於疇昔之言，遂書以似之。因而爲之記。

又《國南仲詩後序》　余方弱冠，嘗熟游其門。值衣冠盛集，鄉人自寧海至，無慮累十數。人人以爲詞宗賦伯，談辯縱橫無所避。獨胡俊甫、舒東野在坐，則衆客停喙，聽其談嘲以爲笑，然二公多說詩。當其時，自二公外，諸君皆薄詩不爲，使君居席端兩容之。余間起遮使君挑二公，欲私有所問，輒搖首閉舌不語。然余心知其不必語也。俊甫窮布衣，得一官歸死，使君歸自溫州，亦即棄我去，獨東野老壽，巍然高卧闤風香巖上三十年。浙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余以貧賤逐食，時時得一相過從。間去歲，又亦棄我去矣。

又《八月十六日張園玩月詩序》　大德戊戌歲八月十五夜，望舒掩其明，游者闕焉，乃以次夕合讌于君子軒之圃，圃主清河張模仲實，其族焴如晦、烈景忠，客剡源戴表元帥初、錢塘屠約存博、龍泉陳康祖無逸、會稽王潤之德玉、戴錫祖禹、嘉興顧文琛伯玉，侍游者仲實之子炬、爁，如晦之子奎、無逸之子繹曾。【略】酒半，有歌退之《贈張功曹》長句者，遂取其末章，分韻賦詩以爲樂。【略】明日聯其詩一編，而謂表元之齒稍長於諸客也，命以爲序云。

又《游雲門若耶溪詩序》　出稽山門東南三十里，得陶山，魁然一佳塢也。【略】出山益東六七里，一溪清紆如帶，居者云即若耶溪。【略】初游陶山，小雨，至若耶，尚陰曀，近雲門，天日始盡清朗，遂投元上人竹房飲酒，酒酣，倚顧況所題松樹，酌葛翁丹井泉，分韻詠詩，游者自永嘉陳用賓而下，通十四人，皆賦之。詩成，剡源戴表元序之。

又《游南巖詩序》　余既棄故業，以文學掾至信州，蓋老而遠行，意惻然不自聊。頗聞州之南有危巖空寬，僧廬其中，林泉溜清，禽鳥往來，幸而一游，得以發鬱積，舒固滯。然至官四閱月，不能遂也，乃季秋二十有八日高舂，約朋客出關，駕輕舟西浮。可七八里所，捨舟，遵小徑益南，坡壠高下起伏。【略】余既不自持，抑諸人者方英年盛氣，又多土居，何爲亦若是復憀憀乎？於是分韻各賦詩一篇。

又《城東倡和小序》　余少時學詩，誦夫子之說，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易知也，至於「可以群」而難之。有老先生教余：「汝他日當自解，此非可以言語悟也。」蓋自弱冠出游至于今，閱歷三紀，平生所過從延接，貴賤浮沈，賢愚聚散，無慮千數，至是而始略知夫交之難，而猶未知群之難也。非群之道難於交，而交之可致，不如群之不可致也。交之群，莫盛於杭。於是歲在大德戊戌，嘉興顧伯玉客於杭城東，杭之賢而文者皆與之游。而屠存博、白廷玉以歲晏立春前一日過廬，清談劇飲甚適。既少倦，即相與循關坰，步江皋，眺太白、錢鏐之荒墟，吊陶朱、子胥之遺迹。意色蒼莽，襟神飛疏。退而存博遂先成古詩二韻、六言五章以紀其事。既而廷玉有和，伯玉既和，又別爲詩，而張仲實、陳無逸諸賢又皆有和，和詩遂不可勝紀。其氣如椒蘭之交襲而鬱也，其音如簫鐘之迭居而不亂也，其類如針芥磁鐵之不相違而相入也。噫嘻，美哉！其群矣哉！余也山野土木之人，無能預於茲集，而知舊憐其流離，每不疏外，辱以小序見命，不敢固辭。私心亦喜交道之有群，而詩學之少驗也，而爲同業者願之，因附系其頌嘆云。

又《游蘭亭詩序》　蘭亭自右軍後一千年，人無繼其游者。【略】至元甲子之春，於是部使者東平王公，新蘭亭右軍之祠塾。且再歲，荒原廢墟，粉堊翔湧。今使者河南狄公襜帷踵臨，教治益洽。當三月三日，右軍肖像適成。王氏子孫之賢而文者曰子才，拜薦牲酒祠下，遂詣曲水，流杯序飲，如永和修禊故事。【略】先是，東平公即塾招明師，選童稚之秀者以爲諸生。至是，命之當席拱立，群誦永和諸賢蘭亭詩，音容諧同，情禮清邕，凡在飲者，無不懽愜。中飲，有坐而嘆曰：「美哉游乎！」【略】飲酣，遂取右軍詩爲韻，人探一韻。韻成一篇，自河南公以下，總得詩若干篇，而屬剡源戴表元爲之序。

又《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于霅陳無逸之邸。四人者皆窮，皆好迂行獨，間關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爲情，因相留止宿，無逸大出酒炙饌具相飲飫，左觴右弈，前歌後笑，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舂撞擺闔，略無道途羈旅之感，意度相與驩甚。【略】夜聿云半，詩籌再探，群篇告成，厥有序引。

全祖望《跋戴剡源與先泉翁倡和詩》 剡源《答泉翁詩》云：「酣歌待約東鄰伴，潑面晴風漲酒瀾。」又云：「更有鄰牆全處士，醉吟能泛百杯寬。」是泉翁寓杭後所酬唱也。今泉翁之詩，自吟社而外無存者，惜夫！

著錄

袁桷《師友淵源錄》 有《榆林集》五十卷。

柳貫《跋文長老所藏曹泰宇戴帥初詩》 帥初最得壽，其稿卷稍有傳者。【略】帥初二十五詩，則經公得之所見而手錄之者耳。其末，繫經公律絕五首，雖楮墨不完，手澤所在，尤可以識象環之感矣。予不及識曹先生，而曩時聞諸戴先生，固已知其爲修潔博洽之士，觀戴先生所作哀詞，又知其論著諸經悉有成說，疲精耗思於斷編殘簡之中，而不能貽之永久，此太史公所以必欲置之金匱石室、藏於名山以待後世，豈過計哉？于是戴先生下地且二十年，前修浸遠，後武亦稀，雖近在州里，語其姓名，或吃吃不能答者有矣。華國叢林宿德乃能慨想遺風，圓融義際，使茲文句幸免湮墜以克發先美，存十一於千百，抑賢矣乎！

宋濂《剡源集序》 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遍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略】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爲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於梓，夏君遂以題辭爲請。

周儀《重輯剡源文集序》 先生之文不特志所載已也，意先生里中人，染化爲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之先生里中人。里中人弗知先生文矣，即知，亦罕有藏者，乃更詢之文學士。文學士有錄先生文者矣，錄非先生全也。【略】乃今遡先生之沒僅二百餘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豈先生在當時秘重著作，不妄與人，以故修文之士罕有常誦，終鮮流布也與哉？【略】至我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濂氏復序首簡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既知有先生，而又知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謄人錄之卷，或散于衰微，或壞于水火。往往好尚文學者知重先生，而不克得先生之全文以資多識也。嗟吁惜哉！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全集之目閱之，輒躍然喜曰：「此足以綜先生之文矣！」乃持是博訪，苟有所得，無論單篇斷(續)〔牘〕即手抄之，積至十五六年，而先生之文始全矣。獨《詩集》一部僅備諸體，而散落尚繁。然後之人有能舉一而知三者出焉，則先生之詩教可無限也。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攜之官，退食之暇，復躬校閱，區分類聚，勒成三十卷。命吏繕寫，獲成全集，庶幾後之學者知四明文獻有如先生，而軌範文章，不獨韓、蘇諸大家爾矣。

周汝礪《刻剡源文集小引》 《剡源先生集》，宋剡源戴先生作也。【略】迄于我明，宋潛溪氏爲一代鉅儒，博綜羣籍，搜訪遺編，得先生之文于殘篇斷帙之中，序次而表章之。顧于今幾三百年所，而先生諸作炳然藏于國史，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家並垂不朽，其於人世名又烏乎逃焉？語有之：「日月之光匿燭火，雨露之澤匿桔槔。」所從來遠也。先生殁數世，有孫愚齋公起家進士，爲明天子侍從之臣，尋擢司成，教兩都國子，敦行古誼，以身率先，士自勝冠以上爭自修飭，以期無負司成公教。而礪亦承乏南雍，備司成公屬，叨受知遇，謬膺校閱，得縱觀先生之文，而因知司成公所以有今日者，其樹德發祥蓋有本歟！司成公不以礪不文，屬爲之引，顧安能爲先生志萬一？而懼寢司成公命，輒拜手僭引其端云。

戴洵《重刻剡源先生文集叙》 余自垂髫時游澤宮，見祠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爲先世也。稍長，見其遺文一二，因訪求其全稿，始知有《剡源集》。宋景濂學士爲司業時，嘗叙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手抄之，日夕覽味，【略】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能也。邇以承乏來典南太學事，因

求宋公所刻遺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鋟梓，以完太學之舊。

《居易錄》卷一　海寧刻元戴表元《剡源集》四卷，餘姚黃（宗羲）太冲定本也。【略】予昔在京師，借鈔其集于門人陳（赤衷）葵獻，亦太冲門人。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剡源集》一部一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剡源集》一冊。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戴剡源集》十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詩集》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戴表元《剡源文集》三十卷。一作二十八卷。

趙懷玉《剡源集跋》　戴帥初《剡源集》三十卷，一刻於洪武初宋景濂爲司業時，再編於嘉靖中周儀羽可，重刻於萬曆間後裔戴洵，今世所行者皆此本，而頗不易覯。【略】洎乎國朝已入《四庫》，久經論定，不更贅云。

金侃《剡源集跋》　歲己未，嘉禾曹侍郎秋嶽先生過余草堂，亟稱元人戴帥初先生之文，許抄以寄我。會余客他郡者數年，歸訊先生，則已爲古人矣。於是帥初之名時來胸中，或形諸夢寐。今年始獲借閱此本，如饑者得異饌，飽飫美滿，欣慰無已也。但係抄本，舛譌最夥，姑錄存之，俟再購以校。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剡源集》三十卷，【略】元戴表元撰。【略】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海寧刻《剡源集》四卷，乃黃宗羲所選錄，非完書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戴表元《剡源文集》三十卷，一作二十八卷。

盧文弨《剡源集跋》　明初宋景濂氏重其文，在史局，爲下本路，即家謄其集二十卷入秘閣，《元史》列之《儒學傳》中，景濂又爲其集作序，推崇甚至。三百年來，唯梨洲遴擇其文以傳之學者，而其全集，殊不可見，金陵陶孝廉衡川以是詢余，余愧未能答也。南濠朱君文游多蓄古書，余因求之，乃得明神廟時版本，其上有何義門先生評校，乃其弟子沈穎谷名巖所傳錄者。何氏得嘉靖以前舊鈔，爲文祗六十五篇，以校版本，改正甚多，如《唐畫西域圖記》脫去後半篇二百六十五字，賴以補全。其詩亦得舊鈔刊正。余見之大喜，屬友人爲臨一本，但此集爲卷三十，文雖視舊鈔本爲多，亦有鈔本有而版本無者十有三篇，何氏已爲補錄，而朱君本無有，不知又落誰氏矣？

郁松年《剡源集跋》　余既得《袁清容居士集》元槧本五十卷刊之，清容爲戴剡源先生弟子，《剡源集》無論明初所刻，即嘉靖間周儀蒐輯者亦殘佚不易得，余家所藏，即黃梨洲先生所從選錄不全本，蓋是集幾湮失久矣。今所刊三十卷者，寶山毛君生翁得於武進李申耆太史，太史得於同郡趙味辛司馬，司馬則得於湖州鮑以文孝廉。司馬跋云：「是書爲竹垞、秋岳兩先生藏本，鮑君亦嘗校之。」今觀書中回易刪加，朱墨爛然，皆無主名，不能分別某者爲何氏，其明確者既胥從之，而意有未安，亦弗敢徇。至原本字畫音義顯繆脫者，輒以己意參考補正，疑者闕之，其朱墨校改者既不能辨爲何氏，則統以或云括之，而余所更定者則率隨文條列。又原本詩文間有空字，或仍或否，亦率注明，以存原刻體製，凡三閱月，是書始少完具，可繕寫付剞劂。

沈炳垣《清刻本剡源集跋》　道光辛丑三月，余因公赴上海，門人郁泰峰以此見贈。　又：泰峰刊此書，板行已四年矣，甲辰仲冬，復對吳興黃蕘圃、雲間張柳村所藏本，二書均以硃筆錄何義門先生評校。讀義門自跋，校《文集》時固未嘗見《詩集》也。今觀《詩集》評校語，與《文集》一色筆墨，其爲義門所校無疑。按黃氏本除何校外，又據梨洲先生所刊《文鈔》及他所見本，並以校入張氏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補一卷，舊鈔本，張月霄藏書。四明戴表元帥初。【略】洪武四年集上史館，宋氏濂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表元自有序。歲久傳稀，嘉靖丙辰，四明周氏儀羽可蒐得全集舊目，博訪旁蒐，輯成三十卷。萬曆癸酉序之。辛巳表元後裔洵刻之。然版本亦不易得也。此愛日精廬鈔藏祕冊，錄何義門手識。【略】後補一卷，即所從出耳。

《繡谷亨嘉習錄・集部二》　《剡源集》二十八卷，元奉化戴表元帥初著。自序，洪武四年金華宋濂序。【略】萬曆辛巳重刻，戴洵序。海寧刻只四卷，乃餘姚黃氏宗羲選本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剡源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刊本，稽瑞樓舊藏。元四明戴表元帥初撰。　又：《剡源先生文集》三十卷，舊抄本，鮑渌飲舊藏。元四明戴表元帥初撰。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九　《剡源集》三十卷，附《札記》一卷。元戴表元撰。宜稼堂本。　又一部。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明刻《剡源集》，四冊。《剡源集》明有二本：一洪

武初刻二十八卷，一萬曆間戴洵刻三十卷。何義門又見一舊鈔本四卷，文六十五篇，是爲最初之本。此本詩六卷，係槧本，紙墨不古，當在明中葉以後。文二冊，係鈔本，不分卷。內有朱筆校字，其《遜齋銘》、《蘭石贊》、《萬秀才入道疏》、《孫叔和墓誌銘》及《講義》五首，朱筆識其下云「集內無」，則必與通行本異矣，惜無序目，鈔本刻本是一是二，或全或缺，皆不得而知矣。舊爲查映山太史藏書。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舊鈔本。元戴表元撰，并序。明洪武初刊本爲二十八卷，世有影鈔本，王述庵氏嘗見之，此從萬曆間戴洵重刊本傳錄。有宋濂、周儀二序，與洵刻板序。何氏義門嘗於毛氏借得嘉靖以前舊鈔本一冊，以校此集，補闕文十二篇。《唐畫西域圖記》後半幅脫落二百六十餘字。案惜抱姚氏擬作《剡源集提要》爲三十二卷：文二十二卷，詩十卷，又集外文一卷，雜記一卷。附其祖《拙逸稿》一卷。與此本不合。又作《江湖集提要》，引剡源《題孫過庭書譜》云云，此文亦不見是集也。

《補遼金元藝文志》 戴表元《剡源文集》三十卷，一作二十八卷。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剡源集》刊本，今世所行者以萬曆辛巳戴洵重刻者爲最舊，其所據者出於四明周儀所重輯。當時欲求洪武初宋景濂所序刻於太學二十八卷之本，已渺不可見，況萬曆至今又閱四百年，求周氏之本亦復艱得。道光二十年，上海郁氏刊此集於《宜稼堂叢書》中，仍以萬曆本爲依據，文字頗有譌謬，學者病焉。昔年余游南中，得沈炳垣手校本，於郁氏新刻糾摘不遺餘力，譌者訂之，奪者補之，朱紫燦然，爽心悅目。然循其所自，祇見梨洲之《文鈔》刊本及何義門假毛斧季之舊藏鈔本而已，於萬曆以前雕鐫之帙仍不可復睹也。頃者，友人偶招小飲，兼觀其家藏舊籍，忽見《剡源文集》舊刊六卷，鈔白二冊。其刊本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細黑口，左右雙闌，版心上方記字數若干，上魚尾，下記詩卷幾，版式寬展，中縫亦闊，字仿松雪體，結構方整而筆致秀勁，饒有元雕之風，雖序跋不存，然望而決爲洪武初年太學始刊之本。覯此異書，欣逾望外，因從主人丐歸，詳加披覽。卷首標「剡源先生文集」，然一至六卷皆詩也。首錄自序一首，卷一七言古詩二十六首，卷二七言古詩二十三首，卷三五言古詩四十九首，卷四五言近體五十九首，卷五七言近體五十一首，卷六七言絕句六十八首，後附一葉，刊七古一首。詩之篇數約及今本之半，然六卷之中各體俱備，是詩集已無缺佚可知。洪武初刊其存詩祇有此數也。取郁刻對勘，差誤之字幾於無篇無之，詩題目亦時有不同。其訛脫最甚者莫如《九日自遣》詩。原題取滿、城、風、雨、近、重、陽爲韻，各賦一詩。郁刻佚去五首，祇存末二首，第七首題作「七陽字」三字，殊不成文，然尚可推見沿誤之由。其第六首題爲《送官歸作》，則是別造一題，與詩意絕不相關，尤可怪詫者也。此詩自萬曆刊本已然，其沿訛固已久矣。昔黃蕘圃言，潛溪舊刻，前明神廟時已無從購得，訪問城東顧五癡家，曾蓄一舊刻本，未知即潛溪所序而梓之者否？舊已遺諸友人，而友人已下世，卒難索覓，爲之慨然。嗟夫！溯洪武以訖今日，駸駸垂六百年。前代如周羽可、戴愚齋之所訪尋，近世如趙億孫、黃蕘圃之所想望，欲求得原本初刊而訖莫能償其願，而余乃無意而獲詩集之全，不圖垂老之年，有此奇遇，足慰余頻年三校之勞矣。至舊鈔二冊，不分卷第，其殘篇僅存者爲記十九篇、序十三篇、雜說二篇、賦一篇、銘二篇、贊五篇、祭文七篇、書題二十一篇、啓劄五篇、疏六篇、行述一篇、墓誌銘十篇、講義二十篇。以今本校之，訂補猶多。如《捐庵記》改正三十餘字，《拂雲樓記》改正四十餘字，《先天觀記》原缺之字皆已補完，《祭徐母文》補篇首三十七字，講義中《謙尊而光》篇補脫文一行二十字，《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篇補脫文二十八字，《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篇補脫文二十一字。其最要者《贊蘭石》第一首，《萬秀才入道疏》，《孫叔和墓誌銘》，此三篇皆今本所未收，尤爲可貴。余生平所見《剡源集》舊寫本有朱翼庵所藏清初鈔本，海源閣所藏明善堂舊鈔本，涵芬樓所藏耕心堂明鈔本。曾先後假觀，校錄於新刻本上。然皆不若此本之善，以字句糾正既多，且有佚文可補，雖畸零殘帙，固當與洪武初刊同其珍異也。【略】惟其文集出於周氏重輯，展轉傳繕，誤失閡多，雖經何義門、朱竹垞、曹秋岳、鮑淥飲先後錄存勘正，而風庭難掃，雪案徒勤。及郁氏以鮑本開雕，幸得廣傳於世，沈氏曉滄病其譌謬，特采舊校之文，以正新刊之失，丹墨紛綸，榛蕪少薙。洎余收得沈本，勤加展誦，乃知拾補之功雖盡，而待正之處尚多。於是博訪旁諮，南北所見，凡有三本，更就沈校，重事披尋，琯律頻更，丹鉛粗畢，與之符同者十之六七，彌其罅漏者十之三四，紬繹之餘，私自矜許，意謂搜討無遺，庶幾正定可傳矣。今乃忽逢孤本，兼補佚篇，既喜得舉世不見之書，更以完前人未竟之緒，古緣幸結，夙願得償，欣慰何似！昔顏黃門云：「不盡見天下書，不得輕下雌黃。」余於剡源之文凡涉歷十有七年，廣羅異本，至再至三，訖於今茲，續有創獲，拾遺補墜，粗竟前功。然其中疑文

滯義，待於參證者甚多，正不敢以偶有得而自詡也。爰詳述源流，誌諸卷末，後之讀此校本者，其諒余苦心乎？

又　此《剡源集》三十卷，郁泰峰所刊也，桐鄉沈君曉滄取何義門校本手錄於上。原缺卷二十五至二十八，共四卷，余從廠市配完。復假得涵芬樓藏明耕心堂鈔殘本補校二十五、六兩卷，假朱翼庵藏本補校二十七、八兩卷，此書遂爲全璧矣。泰峰刻此書時得鮑以文藏鈔本，經朱竹垞、曹秋岳兩家遞藏，鮑氏又手加校勘，遂據以入木。今觀沈氏所錄義門校筆，則郁氏新本，烏焉帝虎，觸目皆是，余又以涵芬樓明鈔本及朱翼庵藏本校補數卷，改訂又復不少，以此知掃葉拂塵，其事正未易言也。沈氏校字外，兼及評點，所錄爲黃梨洲、何義門二家，沈氏又自以其意評隲之，擇持精審，於觀覽頗便。茲錄沈氏跋三則及何氏跋二則於左，俾後之覽者得悉其源流所自云。沈氏名炳垣。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明嘉靖周儀刊本。萬曆辛巳戴洵重刊，劣。黃宗羲選刊《剡源文鈔》四卷，入《四庫》存目，似亦據元本重刊。元刊亦有分甲乙丙丁卷本也。道光庚子郁松堂宜稼堂鈔本，佳。　附：元有分甲乙丙丁卷本，文六十五篇。何義門曾借於毛隱湖。有戊集一卷本，後人附益，有張目可考。明初刊本，二十八卷，係以宋濂手書付梓，較三十卷本詩文轉多。宋濂《題清茂記》，復云就其家謄文稿二十卷云。（邵氏）　補：《剡源先生文集》□□□卷，元戴表元撰。明初刊本，【略】首錄自序一首。本書存卷一至六。卷一收七古二十六首，卷二收七古二十三首，卷三收五古四十九首，卷四收五言近體五十九首，卷五收七言近體五十一首，卷六收七絕六十八首。後附一葉，刊七古一首。此六卷存詩數約及今本之半，然各體皆備，或當時蒐集只此數也。此本字模松雪，猶存元槧風範，頗疑即洪武初宋濂序刻於太學之二十八卷本也。此書後又附鈔本二冊，不分卷，亦不記所出，殘存文一百一十二首，以校今本，亦改訂數百字，補佚文三首。

補：《戴表元先生文集》二十六卷，元戴表元撰。明耕心堂寫本，【略】存卷三至十四，卷二十三至二十六，共十六卷，涵芬樓藏。余曾據以校宜稼堂叢書本。　補：《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明寫本，版心下有「南廬藏書」四字。前《元史》本傳，次宋濂序，次萬曆元年周儀羽可重刻序，次自序。有康熙間丁述奇跋。　補：《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明萬曆間裔孫戴洵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闌。有萬曆辛巳戴洵、周汝礪序。涵芬樓藏，已印入《四部叢刊》。　補：《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重刊札記》一卷，清郁松年撰。清道光間郁松年刊宜稼堂叢書本，【略】據曹溶、朱彝尊、鮑廷博藏鈔本付梓。余藏一帙，有沈炳垣批校。余又據涵芬樓藏明耕心堂寫本及朱文鈞藏本再校。後又據舊寫本錄有金侃跋者校，補訂數百字。又據明初刊本校詩六卷。　補：《剡源先生文集》不分卷，元戴表元撰。清寫本，【略】詩文各一冊。前有自序，後有金侃跋，言據鈔本錄存。鈐清怡府藏印。海源閣佚出之書，然《楹書隅錄》未著錄。

《著硯樓書跋》　馬寒中刻本《剡源文鈔》：《戴剡源全集》三十卷，以洪武本爲最古，萬曆本即從之出。道光庚子郁氏宜稼堂重刊本，校勘精審，較萬曆本爲勝。

張壽鏞《剡源集序》　潛溪總修《元史》，乃屬使者入鄞，得其集二十八卷，余藏有三十卷舊鈔本，較刻本爲勝。及司業成均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爲國子正，與先生之孫資先謀梓，於是始刻先生之集，所謂洪武四年本是也。洎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所謂後裔戴洵本是也。上海郁氏據之以入《宜稼堂叢書》，而吾師奉化孫玉仙先生益爲搜輯釐正重刻之，所謂《七千卷樓本》是也。

《木樨軒藏書題記》　《戴剡源先生文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清抄本。《剡源集》始刊於明初，萬曆癸酉周儀再刻之，萬曆辛巳戴詢又刻之。洪武本固不可得見，即萬曆兩刻流傳亦尠。藏書家著錄者多係抄帙，迨宜稼堂刊本出，而傳抄亦廢矣。此本首錄周儀一序，知從萬曆癸酉刊本抄出，中有朱墨兩校，未審何人手筆？前有「申江郁氏」一印，知爲泰峰所藏，或即當日重刊時參考之本也。

《木樨軒藏書書錄》　《戴剡源先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三卷，（元戴表元撰），明抄本（清抄本（有朱墨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戴剡源先生文集》二十六卷，元戴表元撰。明耕心堂抄本。傅增湘跋。六冊。存十六卷：三至十四、二十三至二十六。　又：《戴剡源先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二卷，元戴表元撰。清抄本，五冊。　又：《剡源先生文集》六卷，明刻本。　又：《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重刻札記》一卷，清郁松年撰。清道光二十年郁松年刻宜稼堂叢書本，沈炳垣校跋并錄何焯批校題識，傅增湘校并跋。八冊。　又：《剡源戴先生文

集》三十卷，清抄本，十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六冊。元戴表元撰。明萬曆元年周儀重輯刊本，清黃丕烈手校并跋兼傳錄何焯批語。又：《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十二冊。元戴表元撰。舊鈔本，朱校，又清翁同龢墨校。　又：《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十六冊。元戴表元撰。鈔本，朱校。　又：《剡源文集》五卷，一冊。元戴表元撰。清不著編人，舊鈔本，清乾隆丁酉盧文弨手校并題記。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進呈書目校錄》《剡源集》三十二卷，元戴表元撰。抄本。

闕名《剡源文鈔記事》《剡源文鈔》凡四卷，記一十六首、序三十六首、志銘四首、書後九首，蓋得諸四明石窗子云。石窗子與予後先執灑埽於梨洲先生之門，先生每論文，必稱剡源不置，恨未得其書讀之。一日，過石窗子寓齋，石窗子出是編見授，曰：「此先生文之淵源也。」持歸，適逢東方生攘之去，秘枕中者五六年不與。自予退畊龍山，荷鋤之暇，文章自娛，因紿致之。喜得黃山許子者爲予正魯豕，精寫成帙，爰記其本末如此。先是，石窗子攜是編行笈中，渡黃河而北也，忽風雨驟作，魚龍亂飛，箱篋貲囊盡付水若，而此編獨巋然無恙。豈剡源故越人，將爲巢南之戀耶？抑天之未喪斯文也？或試諸危險震蕩，冀託諸西村之野人耶？是皆未可知，意到并及。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　《剡源文鈔》，右刻本四卷，前有本傳、自序，先君子親筆評點記後云：「予心慕《剡源文集》數十年，嘉慶甲子始購得是編而讀之，漫識卷尾。齊雲采藥翁，時年七十又二。」又書《居易錄》「戴以古文名淳祐、大德間，與柳貫齊名」數語於卷首云。按宋淳祐時表元年方幼齡，下至大德幾五六十載，且道傳生更後，亦不得云「齊名」。　又附錄馬寒中先生跋語於卷首，寒中跋云：「歲丙辰丁巳黃梨洲先生講學海昌，先君子時與之往復議論，惜思贊童稚未能備悉精奧也。先生每極口宋戴剡源文，府君購其集不可得。後從叔氏日觀參見先生所寄選本，遂命思贊刻之家塾，閱歲書成。府君見背，年來多故，未暇整理。昨冬與竹垞先生借得全集，復發興修補欠葉，校讎訛字。其去取批抹，悉依梨洲原本，不敢妄有增損，蓋遵先府君授刻之意也。」因憶幼侍府君，與先生晤對已歷二十餘寒暑，而府君卒於庚午，先生與日觀叔亦相繼下世。重展是集，不勝憮然。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剡源集》四卷，舊鈔本。沈椒園藏書。何義門焯云，【略】即此本也。舊因黃氏宗羲繕刻，此集遂傳。爲黃氏所編。《四庫》據入「存目」，稱記十六首、序三十六首、墓誌銘四首、題後九首。宗羲間加點定，其持擇頗精審，然不足以盡表元也。微焯識語，則無從知爲嘉靖以前所編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剡源文集》四卷，舊鈔本。此即何氏所得門人鈔本傳錄者，分甲乙丙丁四卷。文凡六十五篇，可據以校正戴本脫誤者甚多。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剡源文集》五卷，舊抄本。元戴表元撰。分甲、乙、丙、丁、戊五卷，前四卷即何氏所據之本，後多戊集一卷，蓋後人附益之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剡源文鈔》四卷，江蘇蔣曾瑩家藏本。國朝黃宗羲編。【略】其時戴表元《剡源集》傳本尚稀，因選其記十六首、序三十六首、墓誌銘四首、題後九首。宗羲亦間有點定，其持擇頗精審，然不足以盡表元也。

《著硯樓書跋》　別有黃黎洲先生選本四卷，清代傳刻綦繁，黎洲初本畀門人范石窗刊之，其書旋即無傳。康熙時，道古樓馬氏刊有一本，流傳亦不多，至道光時，鄞人盧鎬得慈溪鄭耐生鈔本重梓，已不知有馬本在先，其亡佚之久，蓋可知矣。予得孫氏小綠天所藏馬本一冊，有汪氏裘抒樓及盧氏抱經樓兩家藏印，知前人已珍秘之。繆藝風曾跋此本云：「此書較盧刻，多《送鉛山王亦銑歸鄉序》、《送謝東潛序》兩篇，共七十篇，而版刻精審，畫段圈點，頗費精神，勝於盧刻多矣」云云。按此本兩序具存，實存六十五篇，未知繆氏所稱七十篇者，何所據而云然？此本前有康熙戊辰朱邁、馬思贊序，孫氏復據拜經樓題跋補錄思贊跋語，別據鈔本錄金侃跋，又倩人繕錄何義門先生校跋，及藝風跋文，於此本故實可謂詳贍靡遺矣。洪武刊全集，經涵芬樓影印，化身奚止千百？獨惜此本日就湮晦，黎洲選輯之苦心，與夫寒中傳布之雅懷，吾知日久當忽焉而無聞矣，故不憚煩，而爲之跋。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剡源先生文鈔》四卷，元戴表元撰。清康熙二十七年馬思贊刊本，【略】余藏。此書《四庫》存目。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剡源先生文抄》四卷，元戴表元撰。清康熙二十七年馬思贊刻本，六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剡源先生文鈔》不分卷，一冊。元戴表元撰。清黃宗羲編，舊鈔本。

孫鏞《剡源佚文跋》 右佚文十四首、佚詩三百二十五首，皆宜稼堂本《剡源集》未及編入者也。全集三十卷，《四庫》著錄，而吾鄉所流傳者獨鈔本耳。自郁氏開雕，天下承學之士始以得讀《剡源集》爲快。戊子之秋，余就試杭垣，從仁和丁氏借得鈔本《剡源集》四卷，文凡六十餘首，內有集外佚文十三首，即昔年附刊《剡源文鈔》後者也。嗣又從丁氏借鈔《剡源佚文》，詩則十三首之外，尚多《像贊》一首，而詩三百餘首，裒然一巨帙。余屢欲刊之久矣，甲午之冬，告假在里，始得依集類編，付諸剞劂。別有所見，併附卷中。蓋先生之文當元時，已稱江南一人，自明初宋潛溪氏訪於郡國，始稍裒輯。洎周氏儀鑾爲三十卷，可謂備已。然楊文懿公尚見集外書札數十通，則其所遺脫概可知也。今戴氏子姓居榆林者，兵燹逃竄，幾無一人。荒祠叢塚，賴老友陳春泉上舍日贊歲時修祭，并撥己田以圖永久，可不謂有功先哲者歟！余既校刊此書，喜陳君之所爲，附詳簡末，俾剡曲諸君子聞而興起，并推廣其所未備，尤余之所厚期者夫。

王家振《剡源佚稿序》 昔方遜志序《劉樗園文集》云：樗園所尊善者，舒閬風、陳南山；所友而敬者，戴剡源、袁伯長。袁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於時。蓋遜志從潛溪遊，獲見《剡源集》二十八卷，故云爾。其實皆家謄人錄之本，流布未遠，故不久而闇然。至周羽可重輯本出，則不脛而走矣。而猶曰《詩集》，僅備諸體，散落尚繁，此先生之文所以有待於後人之蒐採也。奉川孫內翰玉仙嗜古博聞，未登朝籍，輒有志於鄉先正文字，網羅不遺餘力。往者《剡源文鈔》之刻，嘗附佚文十三首，今復得他作，並其佚詩三百餘篇，另爲一集，將壽梨棗，以備郁氏所未逮，勤矣哉其用心也！【略】方氏盛稱樗園之文，今不可得見，即《閬風集》亦從《永樂大典》錄出，獨先生文章有潛溪以導其源，羽可、泰峰以助其瀾，今復得吾玉仙挹取涓滴於斷流絕港之間。蓋先生雖不當僅以文章名，而其文章實據宋元之交之斗杓，而天亦若或相之，俾之假手於玉仙，遂得安坐而收噓枯澤骨之功。

繆荃孫《剡源集逸稿跋》 詩文各一卷，文止十二篇，與荃孫所得同，已刻入《讀書記》矣。今時輯《士禮居題跋》，王君息塵語余曾見《剡源集逸詩》，末有蕘圃題跋二段，詢之則漢陽洪君幼琴所藏也。時洪已由滬還金陵，適荃孫三月回舊居，因假歸。此本從何夢華手寫本錄出，并錄蕘圃兩跋。其中朱筆細字，是勞季言手迹，王、洪均未之知，則爲名人藏校之書，尤爲可寶。

何元錫《鈔錄剡源逸稿跋》 嘉慶己卯十月十九至廿七九日，錄於無錫常州丹陽丹徒舟中，漕船擁擠，不能前進，悶甚，悶甚。夢花居士何元錫識。

《開有益齋讀書志》卷五　《剡源集逸稿》，元戴表元撰。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剡源佚文》二卷、《佚詩》六卷元戴表元撰。　清孫鏘輯。　清光緒二十一年孫氏刊本。余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剡源詩集》不分卷，《文集》四卷，元戴表元撰。清抄本。周錫瓚校，黃丕烈校并跋。四冊。

藝　文

陸文圭《寄戴帥初先生》 詞章科目溯當年，璧水名流孰子先？杜甫生逢天寶末，陶潛空憶義熙前。明庭結綬懷新渥，暗壁移燈理舊編。約對青山譚出處，一冬澗雪長新泉。

又《和戴帥初寄詩韻》 入海逢車陸用艘，仁人不遇嘆游遨。登龍有意師元禮，刻鵠何心效伯高。每笑囚山《非國語》，絕憐投閣《反離騷》。此身幸免官驅使，兩手猶能把酒螯。

趙孟頫《奉酬戴帥初架閣見贈》 仙人海上來，遺我珊瑚鉤。晶光奪凡目，奇采耀九州。自吾得此寶，晝玩夜不休。生世勿恨晚，及與斯人儔。惜哉無瓊玖，可以結綢繆。世德日下衰，古風向誰求？蛾眉亦何有，空受衆女仇。適俗固所願，違己良足憂。感子贈言意，再拜涕泗流。安得騎騏麟？從子以遠游。　吾愛戴安道，隱居絕埃塵。彈琴聊自娛，書畫又絕倫。豈無召我者？已矣非所欣。昔我道剡中，山川自清新。是時夜雪霽，懷哉見其人。常欲以暇日，慷慨爲寫眞。之子有祖風，千里響然臻。我從蘇李後，敢言筆墨神。坐之盤石上，俗物不得親。微君動高興，此意當誰陳？

又《奉和帥初兄將歸見簡》 戴子文章伯，不爲時所知。朱絃非衆聽，白璧易群疑。海樹生秋早，江船渡越遲。莫愁千里別，要作百年期。 我坐幽憂疾，非君誰與娛？清談忘日夜，高論到唐虞。天地無青眼，江湖有白須。客居寧鬱鬱，歸興托尊鱸。

又《奉和帥初雨中見贈》 陰雨淒淒生夏寒，故人望望惜清歡。停雲底事能相阻，后土何時可得乾？無事甘爲犀首飲，切雲聊著屈平冠。閉門客散且高卧，戶外泥深沒馬鞍。 正坐清談與世違，交情如子定應稀。圖書跌宕心猶在，裘馬清狂意已非。黃鶴未知何日返？饑鳥故作傍人飛。谿南流水清如玉，終擬歸休理釣磯。

洪焱祖《上饒送別戴文帥初》 濮上音如沸，房中樂浸微。夫君魯一變，餘子鄶亡譏。客路班荆晚，平生刻楮非。公歸我亦去，歲晏重依依。

袁桷《祭戴先生》 功業可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潤身；科舉足以取士，而文不足以行世。二岐孔分，厥害實深。彼沾沾之白首，汔莫能自悟，卒翳于榛莽而漠然爲太虛也。先生之識成于髫年，失仕以歸，素業永捐。籌燈蓬髮，支筇聳肩。抉拾天巧，落其華妍。視雲在山，散爲飛泉。戊寅之秋，愚騃無肖，承先子之命，以奉灑埽。謂百尋之宇，拱杞之木，曷中梁柱？凜然師訓，顏汗舌吐。維臨淵是懼，維執玉是慕。經事爰久，先子棄養。十年之間，百摺相望。深源厚殖，莫知其力。往歲先子嘗曰：「德，非我敢專，而世由是傳，萬物五色，絢兮翩翩，吾懼汝之一偏也。」先生隱几，驚坐以起，曰：「汝毋忘父訓。」嗚呼！文以承道，德以承世。父師在天，終莫敢墜。矢文寫哀，有淚如洗！

張 璽

論 述

吳澄《張達善文集序》 昔之爲文者，曰「不蹈前人一言一句」，或曰「此文人之文爾，儒者之文不如是。儒者托辭以明理，而非有意於文也」。雖然，周子之《太極圖》、《易通》，張子之《訂頑》、《正蒙》，程子、邵子之《易傳序》、《定性書》、《觀物篇》，前無是也。朱子祖述周、程、張、邵，而辭莫有同者焉。誰謂儒者之文，不文人若哉？彼文人工於詆訶，以爲洛學興而文壞。夫朱子之學不在於文，而未嘗不力於文也。奏議倣陸宣公而未至，書院學記曼衍繚繞，或不無少損於光潔；若他文，則韓、柳、歐、曾之規矩也，陶、謝、陳、李之律呂也。律之呂之，規之矩之，而非陶非謝，非陳非李，非韓非柳，非歐非曾也，是豈區區剽掠掇拾者，而猶有詆訶者乎？噫，儒生之立言也難矣。東平教授張達善父，以誦習朱子之書，爲一時名公卿所禮，子弟從之遊者詵詵如也。其業也專，其說也明，其考察研究也精覈。南北之士，鮮能敵之。知之深，始終敬愛不渝者，江東宣慰使北燕珊竹公也。至元中，予識達善於金陵，出一二著述相與細論，【略】余讀之竟，而嘆吾達善之學，殆非庸淺者之所能窺。議論正，援據博，無一語不有根柢，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氏之尸祝也。苟有關於人心世教可矣，而暇弊精神，爲夸末俗計哉！序記筆勢翩翩，尤在諸體之上；經說等類，達善既不可作，而予亦何能獨審其至當。絕伯牙之絃，過惠子之墓，夫孰察予之悲慨也夫！

又《張達善文集序》 蜀儒張（須立）（璽）達善父，少從金華王氏遊。王氏之學，其源出自朱子門人黃勉齋先生，故凡達善所聞格言至論，皆足以範俗垂世。國朝奄有南土，中州士大夫淑其弟子以《四書》者，競延致達善而講說焉。或薦於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至今服誦其遺訓。

《宋元學案》卷八二 百家謹案：吳正傳言：「導江學行于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益著。蓋是時北方盛行朱子之學，然皆無師授，導江以四傳世嫡起而乘之，宜乎其從風而應也。」

傳 記

吳澄《張君墓碣銘》 君蜀人也，姓張氏，諱璽，字達善，世居永康之導江。【略】君生始四歲，主簿君攜以見秀巖李公、西山眞公，俱目爲奇童。年十六而孤，奉母居海濱，師其先友，業進士詩賦。弱冠，以蜀士流寓試不中，改試《春秋》義，平舟楊公棟勉之學義理之學。年二十七，師金華魯齋王先生栢，君

有才華，以所讀書十數條，演繹其義，質於師，不答，君請曰：「某不敏，願先生啓發之。」乃出君所論指示之曰：「若所論，昔人已嘗如此云云，朱子所不取也。」俾讀《論孟精義》，自此君得聞所未聞。既而平舟楊公罷參政，居台，而台之趙守及臨海趙令，并喜講學，君造請其間，多所資益。游錢塘，出入翰林史館禮寺，習知故實。還台省母，屬天兵南來，家殲焉，君煢然一身，授徒自給。初以浙西按察僉事夾谷公薦，授將仕佐郎、建康路教授，遲遲四年始之官，未及一期而代。再以行臺御史中丞徐公薦授登仕佐郎，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顏、孟家廟，歲時以俗禮薦，爲制籩豆，更定祭儀畀其家，申請正顏、孟配位南向之失；升曾子、子思配饗，以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氏九儒從祀，及其他便益事宜。非一秩滿，鄂城士大夫具書幣迎致，以淑其郡人，留四年，學徒自遠而至者日富，教聲洋溢乎中州。有以國子監官薦者，授文林郎、東平路教授，引疾不赴，歸於儀眞，依江東宣慰使沙卜珠公以處。君自幼敏悟，氣毅而容肅，未嘗一日廢書，經史、傳記、禮樂、名數，靡不研究。教人讀《近思錄》，爲四子階梯；《四書》以朱子《章句集注》爲本；次讀《儀禮》、《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易》先朱子《啓蒙》、《本義》，以達程《傳》；《春秋》胡氏傳、張氏《集傳》。讀史及諸子百家，定其是非邪正。作文書字，亦各有法；講說明暢，援引該贍，粲然皆成文辭；音節抑揚中度，聽者莫不竦服。【略】年六十七，以疾終，大德壬寅六月十七日也。葬於揚子縣甘露鄉三城里蜀岡之原。【略】至元丁亥，予識君於建康，其後予客東淮，又與君之所交所教者遊，故知君爲深。至大辛亥，王元走京師，求文表君墓。嗚乎！講明朱子之學以授學徒，使人人聞風敬慕，能如君者鮮矣。而不獲于時，又無嗣，僅有女傳業，疇不爲君惜，況知君之深者乎！於是叙次其事而繫之以銘，其辭曰：煌煌陳編，茫茫緒言。彌演彌繹，波滔蔓延。孰得其珠，孰買其賈。維占是呻，奚告非瀆。曰若石師，泯焉夸毗。孰爲省之，孰令領之。猗達善父，蘊茹今古。飈馳霆訇，亹亹音吐。異耳馘異，金玉師傳。爰著斯嘉，耀於荒阡。

《大明一統志》卷一二（存目）

《元儒考略》卷二（存目）

《宋元學案》卷八二（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一（存目）

《元書》卷八八（存目）

《新元史》卷二三四（存目）

紀事

張璪《釋奠儀注序》 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于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略】予典教于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不信。乃取朱子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而自改。併附注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

《元史》卷一八九《張璪傳》 張璪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璪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璪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璪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詵詵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璪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眞州守臣以璪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眞，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附錄：生始四歲，主簿君攜以見李秀巖、眞西山，俱目爲奇童。改試《春秋》，平舟楊棟勉之學義理之學。

又 梓材謹案：姚牧庵爲《呂經歷神道碑》有云：「蓋文公夫婿黃勉齋，饒雙峰師事焉，導江則受學雙峰。」牧庵與經歷子洙善，導江弟子也，其言當

得其實。是先生又爲雙峰門人。又案：虞道園《序孔林廟學新設管句簡西碧之任詩》云：「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爲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張先生吾蜀人，某外祖氏之門人也。」外祖，即平舟楊氏也。

著錄

吳澄《張君墓碣銘》 其所著述有《四經歸極》、《孝經口義》、《喪服總類》、《冕弁冠服考》、《引彀訓蒙》、《經史入門》、《闕里通載》、《淮陰課稾》等書，及文集若干卷。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雲濠案：先生所著，自《四經歸極》、《孝經口義》、《喪服總類》、《冕弁〔冠〕服考》、《引彀訓蒙》、《經史入門》、《闕里通載》、《淮陰課稾》等書，及文集若干卷。

吳澄《張達善文集序》 至元中，予識達善於金陵，出一二著述，相與細論。後十六年，予留儀眞許昌，趙思敬率其同門友攜達善文集來曰：「先師遺稿，珊竹公將爲鋟木以傳，敢請表其篇端。」

又《張達善文集序》 東昌張遜謙叔得其文若干卷，刻梓以傳，好善樂學之意可尙哉。達善長予十有三歲，予視之猶兄也。前此江東宣慰使拔不忽嘗欲板行其文，余序其端。今謙叔之從子德光又以序爲請，余悲達善之無嗣，而幸其遺文之不泯，俾後進之士因前輩所聞，而知其所未知，裨益於人蓋不爲少。是則謙叔之功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翌文集》。

《補元史藝文志》 張翌《導江文集》。

《補遼金元藝文志》 《張翌文集》。

藝文

吳澄《祭張達善文》 猗歟朱子！訓釋《四書》。微辭密意，日星炳如。紛紛末學，經笥文藻。而於本原，或昧探討。卓哉張君！學有正傳。章句義理，究索精專。講說鋪陳，敷暢厥旨。抑揚翕張，聳動群耳。公侯之門，賓師之尊。始終情義，彌久彌敦。晚官魯洙，又客衛服。詵詵游從，濟濟受讀。歸來淮土，妙運誨規。有言于朝，將升胃闈。如何如何？天不壽之。忽此棄遺，曾未耋老。昔遊白下，及上君堂。今滯儀鑾，君喪已祥！遙瞻蜀岡，墓長宿草。進拜遺像，涕隕心慄。學之不堅，允也不忘。愴焉一奠，以寓哀傷！

李衎

論述

戴表原《息齋賦》 薊丘李仲賓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盛年華士，風度蕭然。異時嘗以「息」名齋，屬剡源戴子賦之。薊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誦《逍遙》之篇。跨鴻蒙，抗靑雲，同游星辰，動搖天鈞。蓋其道術既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群者也。玩大化之所趨，悟浮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躬。曰何行而非家？雖囂隘而能容。噫嘻乎，子獨不觀之水上之漚乎？

陳樵《投李息齋父子三首》 盛府聲名獨，龍門地望雄。懷文思憑几，漫刺適爲容。翰墨千年事，風流一世宗。只今天下士，猶幸識元公。 膺門桃李陰，蘭砌近清芬。不惜階前地，祇慙俗下文。筆懷蕭協律，才慕沈參軍。鴻雁東南急，饑鳴屬府君。 籍甚佳公子，風流絕代無。山中書扇帖，江左折枝圖。名世元暉畫，傳家大令書。登壇如肯授，端欲曳長裾。

戴良《李仲賓像贊》 肅肅霜臺，正百司也。其綱一舉，萬目隨也。誰其履之？天子毗也。亦有賓贊，輔德威也。彼美李君，何頎頎也！貌則孔莊，心其夷也。蹂強翼弱，名四馳也。群姦所疾，善類歸也。食元之祿，既有爲也。服必時制，矢靡移也。式觀斯像，俾我祗也。起爲之贊，匪溢辭也。

釋英《贈李仲賓》 太白醉吟詩百篇，龍眼能畫不能禪。二老清風今儼然，息齋家法得正傳。胸中造化妙斡旋，眼高四海空雲烟。若非天上人，定是地上仙。數莖白髮籠烏紗，學佛未肯披袈裟。長鎗大劍不留意，脊梁鐵豎雙結跏。蒲團漏泄眞消息，毛錐迸出優曇花。有時或賦詩風號，雨鳴神鬼悲麗如。天孫織成雲錦衣，奇似波神捧出珊瑚枝。有時或寫竹，密密疏疏翠新沃。三竿兩竿風外斜，千葉萬葉烟中綠。清處夷，齊心透冰，廋時郊，島肩削玉。不然翰墨淋漓灑，黑雨紙上蛟龍欲飛舞。法度忽似《干祿》帖，規模又入《蘭亭叙》。或說有，或談空，龐老維摩立下風。龜毛拂掃乾蒼海，水兔角杖擊破須彌峰。君之三昧何從得？太白、龍眠俱不識。我來叩君君不言，一笑相看遠山碧。

胡助《和李息齋留別南歸》 漢廷耆俊愛桐鄉，聽唱驪駒抑更揚。祖帳都門華轂盛，歸驂江路白雲長。平山楊柳沾衣綠，桃塢瓊花入酒香。一代幾人如此老，淮南草木有輝光。

沈夢麟《息齋道人竹禽圖》 學士才名冠薊都，興來能定竹禽圖。吹簫秦女來靈鳳，鼓瑟湘娥怨鷓鴣。風度秋聲宜獨聽，月明清影不同孤。歲寒猶愛江邊水，歷盡冰霜似老夫。

傳記

蘇天爵《李文簡公神道碑》 仁宗皇帝臨御之初，方內宴寧，乃興文治，一時賢能材藝之士悉置左右。皇慶元年秋八月某甲子，特命中大夫、常州路總管李公爲吏部尚書，即日遣使召之。蓋上在潛邸已聞公名，既至，禮遇隆重，字而不名。明年，公請致仕，上不允。尋又以爲言，上曰：「仲賓舊人，宜力有年，不可令去禁近。」超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當是時，朝之宿學碩儒，名能文辭翰墨者，若洺水劉公賡、吳興趙公孟頫、保定郭公貫、清河元公明善，皆被眷顧，士林欣慕以爲榮。公居其間，年德俱尊，國有大政，則偕諸老議之。衣冠整肅，言論從容，廷臣莫不起敬。世戚大家欲銘勳伐德業者，必屬公等論撰書篆，子孫始以爲孝。公翰墨餘暇，善圖古竹木石，庶幾王維、文同之高致。而達官顯人爭欲得之，求者日踵門，公弗厭也。久之，公以疾辭。上不得已，許之。進官光祿大夫，勑賜幣帛酒饌，俾使者護送南歸，又擢其子士行知泗州，使侍養焉。嗚呼，仁宗所以優禮耆艾、崇尚藝文，於此蓋可覩矣！公享年七十有六，以延祐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卒於維揚，葬江都縣某鄉某原。後二十二年，其孫希閔請於朝，始贈公翰林學士承旨，柱國，追封薊國公，謚文簡。公諱衍，字仲賓也，世爲燕人。考府君以儒名，兼通天文、律曆之學。世祖皇帝聞其名，召而問之，以非官守，不敢言。公少警敏有俊才，世祖新作都城，崇奉宗廟，公起家將仕佐郎、太常太祀、兼奉禮郎。尋又命兼檢討，久之遷承務郎、淮東道宣慰使司都事。至元十九年，宣慰司罷，轉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二十四年，改江淮行省員外郎。朝廷遣官稽核郡縣錢糧，公分江浙省，人不以爲苛。成均既立，詔徵江淮學廩之餘，以給師生，公又承命往，士不以爲擾。二十八年，遷承直郎、都功德使司經歷。三十一年，世祖賓天，成宗繼序。詔罷征安南兵，釋其陪臣陶子奇等。擢拜公朝請大夫、禮部侍郎，往諭其國，賜金虎符佩之，以兵部郎中蕭泰登爲之副，別賜衣物鞍勒有差。時交廣新刳於兵，人憚其行，公無難色。命有司置騎傳萬夫長，部兵從行。安南聞有詔使，且疑且懼。公至，宣聖天子休兵息民、一視同仁之德意，國王及其臣民拜服以聽，感戴懽呼，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遣其臣奉表謝罪，遺公等橐中裝甚厚，皆辭不受，益之再三，終讓卻之，愈大感服。元貞改元九月，公偕使者入覲，錫賚蕃渥。明年，公請補外，除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再遷婺州，佐兩郡凡十年。時天下無事，年穀豐穰，法制寬簡，士大夫亦多樂外官。公操韻高潔，又喜吳越風土，所在興學訓士，暇則自放山水間，蓋隱然承平官府之舊，民亦悅其安靜之化焉。公有吏能，嘗奉詔錄囚江南，或疑不能決者。公得其情，多所平反。常州學田萬畝，僧冒種三之一，公言行省，復歸諸士。在郡歲餘，被召。公既貴，卹典上及三世，【略】公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慍。家居不治生業，子孫皆以清慎聞。初表所居曰「息齋」，晚號「醉車先生」，作傳以自適。天爵使憲淮東，希閔請銘公墓。昔公官集賢時，天爵補國子員，獲瞻拜公，追思先朝故老漸已澌盡，然則紀述先進言行，非後生責乎。銘曰：於皇仁宗，方內晏寧。崇儒稽古，詠歌治平。一時臣工，來際昌運。翰墨藝文，咸啓其蘊。雍容李公，帝命褒嘉。峻陟崇班，歷游清華。公方少時，恭侍太室。典禮憲章，討論遺逸。出佐省幕，婉畫是咨。帝念南交，久罷吾師。咨汝臣衍，往宣予澤。公偕陪臣，來貢玉帛。歷官列郡，敷惠在民。召侍左右，久維舊臣。帝眷方隆，公遽告老。白髮蒼顏，天錫壽考。爰新卜兆，其下邗溝。矢銘貞石，尚永公休。

紀事

張伯淳《送李仲賓蕭則平使安南序》 今天子六龍正御，大沛解澤，不以安南遠服而外之，謀所以布宣德音者。于是以禮部侍郎李君仲賓使，而以兵部郎中蕭君則平爲輔行。於乎，才選也。人謂此行爲易，余獨以爲難。

藝文

鄧文原《哭李息齋大學士》 冰紈亂掃拂雲竿，不盡清風入譜刊。紫氣直過銅柱去，蒼龍欲卷墨池乾。憶陪客館燈花落，喜借僧房貝葉看。得遂懸車娛暮景，淚零耆舊向彫殘。

從遊僧寺醉江天，疑語山亭濯澗泉。能悟莊周《齊物論》，能參居士在家禪。竹西卜宅他鄉老，花底歸朝上界仙。寄我《楚江煙雨》筆，每懸素壁一潸然。

又《自跋》：仲賓近刊《竹譜》廿卷，嘗自京師寄墨竹雙幅，題曰《楚江煙雨》。余兩年往來江左道中，塵勞之餘，輒賦數語以自適。坡老云：「多生綺語亦安用。」當不滿大方一笑。因留桐川，明仲教官以此紙俾余書之，聊識其後如此。

釋英《觀李仲賓侍郎墨竹》 妙筆奪天巧，寫出碧玉枝。焚香靜相對，髣髴生清颸。桃李不可儔，霜雪那能欺？寥寥此君心，惟有居士知。

楊仲弘《送李侍郎使安南》 九秋天色晚，萬里送君行。馬首塞雲起，腰間寶劍橫。奉揚天子命，慰答遠人情。直渡蠻江水，炎氛一日清。

虞集《同開先南楚悅禪師觀息齋畫竹卷於崇仁普安寺煜公之禪室蓋煜之師一初本公所藏也因記延祐甲寅息齋奉詔寓嘉熙殿壁南楚與之同寓慶壽寺時予同為太常博士俯仰之間已為陳迹乃題其後云》 嘉熙殿裏春日長，集賢奉詔寫蒼筤。邇來二十有五載，飄零殘墨到江鄉。

匡廬高人昔同住，身見揮毫鳳鸞翥。木枯石瀾是何年，修竹森森長春雨。

又《**汪華玉所藏李息齋古木竹石圖**》 帝城佛刹西南曲，數仞高堂十尋木。亦有幽篁春笋生，顛倒橫斜亂寒玉。空庭月落蛟龍舞，阿閣雲間孔鸞宿。大德年中最熙洽，四海無虞年穀熟。聖人護念如慈雲，粉金寫經五千軸。吳興先生承詔起，精藝東南遂空谷。橫窗曲几擅清雅，寶氣龍香散芬鬱。我時布衣初到京，隨客來觀嗟不足。棲遲至大到延祐，墜緒遺經蒙見錄。聖明天子心廣大，仁孝東宮協淵穆。金殿朝回即薦賢，鳴鳳高梧麗晨旭。白頭寺主愛文學，游親流水來相續。黃鸝繞樹鳩喚雨，晴絲入戶階眠鹿。中書右府尚多暇，況復西清澹春服。薊丘李公年甚高，親書簀簹試拈托。南風堂上住多日，好聽晨鐘赴僧粥。枯梢長葉風雨來，老可黃花俱眷屬。揮毫相軋李河東，共悼房山渺江陸。曹南老商亦有名，拂素先傾酒千斛。蜀人仲淵不會畫，側帽長吟動華屋。蹇予冷撰從諸公，兀然坐隅若鴻鵠。風雲月露不計時，聚散悲歡歲年促。汪侯何處得此圖，其長丈餘高尺六。松檜蒼茫轉樹腰，鐵石嵯峨偃山腹。昔人不見今人老，空憶臨風對森矗。後來把筆誰最能，閣下丹丘嘆幽獨。令渠見此會傷神，況我茅簷揩病目。文章精彩寧復還，天上華星光煜煜。

釋大訢《李息齋墨竹》 李公墨妙俱陳跡，誰識湖州苦用心。惆悵此君猶玉立，空山風雨夜堂深。

胡助《李息齋黑竹》 今代湖州筆，渾無半點塵。霜竿餘老瘦，雨葉極清新。變化孫、吳法，風流晉、宋人。可能醫俗骨，莊氏此凝神。

又《**李息齋墨竹**》 薊丘老息竹傳神，密葉寒梢不受塵。相對碧窗風日靜，嗒然疑是古仙人。

王構

論述

袁桷《王承旨畫像贊》 於赫乾運，天造耆武。肇敏王公，粲飭皇度。越於江濤，率圖籍以朝。秉直在庭，不激不雕。矢辭瓊琨，風舒霰消。益之以甘雨，濯其嘉苗。佐理鬯思，敷繹靜規。民甫息痍，勿煩以疵。懿德沄沄，如山出雲。有聞無聲，爰澤後昆。珮玉峨冠，審象是傳。之問之美，百世弗諼。

《元史》卷一六四《王構傳》 構少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文章典雅，弱冠以詞賦中選，爲東平行臺掌書記。參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略】時丞相阿合馬爲盜擊死，〔元〕世祖亦悟其姦，復相和禮霍孫，更張庶務，構之謀畫居多。【略】構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祖宗謚冊冊文皆所撰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喜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于時。

傳記

袁桷《王文肅公墓誌銘》 翰林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葬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某月某日葬東平祖塋瓠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墓上碑則父友翰林學士陳公儼屬比銘之矣，今葬日薄，知吾先公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桷不敢辭，爲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年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禮載以歸。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繇院中叙遷應奉、修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爲司直，歷吏部、禮部二郎中，太常爲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守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所撰述。其最傳于朝者，曰《世祖皇帝謚冊》、《追謚太祖冊》、《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修世祖、成宗兩皇帝，定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叙，其佐丞相府，剗刮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公信從之。爲治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檄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錢穀，約一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誅，迺得免。其按淮西，不切切近名，而吏亦不敢慢事。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事，不復視成牘以行。參議府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不少讓，摧萌折貪，卒畀其謀以寢。始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學士槃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輿仗儀注，當悉輦歸于朝，董趙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繇公以完。守濟南，寬貧民官逋，修閔子祠，復學田。觴詠自娛，而訟益以簡。承旨李公謙幼師之。遷應奉，卒推以先。始受命，勤敏通博，一時鉅公皆屈己期奬，後卒與相並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相躡清要，皆門下士。其爲文，開闔詠諷，落筆纚屬不止，於王言爲尤長，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事兄戶部侍郎桓如嚴父，惇姻睦宗，在中書迄不肯私其親，人益伏之。同里陳公儼，爲孔、顏、孟教授，年幾五十矣，入徵拜監察御史。未幾，爲翰林直學士。蓋公昔嘗薦之，王愷年七十爲編修官，公請于朝，以待制致其事，資歷循叙，銓衡所宜。守文字官陞擢，詔旨具在，後爲繼者，緘口不薦一士，視公誠可愧也。公之系繇琅琊，居東平。自八世祖爲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略】昭文當金亡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文傭保自活，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熙。【略】晚歲得二子：士點，士然。【略】士熙能文辭，有聲，將大用於世，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德充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奬士無方，譽髦珪璋，孰阨其遭。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允文，戰兢紹聞，嗚呼乎，公之名益以高。

《元史》卷一六四《王構傳》（存目）

《元詩選》癸集乙集（存目）

紀事

程鉅夫《王肯堂遂慵軒說》 翰林侍講學士王君名構，字肯堂，自號曰「安野」矣。買宅於京師，又榜之曰「遂慵」，僕竊惑之。夫安野君以文學被眷遇，有列于朝，正黽勉從事，不敢告勞之時也。去年留京師，嘗爲賦詩曰「安野標慵豈必慵」，所以諷也。而君意殊不樂，似以僕爲不喻其意者，僕之惑也滋甚。會出使閩海，已受命，不敢宿留，亟就道，故未暇爲君竟其說。

袁桷《翰林承旨王公請謚事狀》 公幼歲肄業郡學，試詞賦入等，杜先生仁傑深器之。賈文正公居貞一見，館以教其子，載與來京師。時太保劉文正公、王文康公、王文忠公持薦士權，即辟爲權國史院編修官。丞相史公、耶律公在政府，聽公上事言論，接以賓禮。耶律公復戒其子，以兄禮事焉。至元二十一年授將仕郎，命爲眞。于時集議時政，必使公預會裁酌之。十二年，丞相

伯顏出師諭江南，公實草詔。是歲渡江，世祖命翰林直學士李槃與公偕行，俾蒐擇儒藝之士。明年春，次杭州，公見董壽公某：「故宋國籍禮器具在，宜收其祕書省、天章閣、翰林、太常，考集目錄，宋史異日必修纂。」遂悉輦歸于朝。十四年，充應奉翰林文字，公辭曰：「少嘗受學于李先生謙，今先生猶教授東平，實不敢先。」遂以其官召李。明年，始受之。十六年，陞修撰，凡制誥撰述，文康公必以命公。丞相齊魯國公和禮霍孫領翰林，開司徒府，授府司直。世祖詔大臣議《道藏》可焚棄者，公與議，完救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敗，齊公入相，議選舉，更定法，皆公手定，遂授吏部郎中。未幾，改禮部，後復吏部，而翰林制誥猶諉公參詳焉。二十二年，遷太常少卿。上方定宗廟，修禮樂，而公昔從宋所輦還者，皆得補缺。二十四年，出爲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副使，御史大夫率公陛辭，上賜酒慰遣。擊奸惠民，淮民猶能言其事。二十七年，除治書侍御史。故相桑哥嫉公，命與故平章魯公卜忽木檢責燕南逋負。公先馳驛，會計簿領，迄無所迎合。謂魯公曰：「公近臣，某復在言路，相若苛責，當受罪，不以累公也。」未幾，桑哥伏罪。二十八年，調選江西。二十九年，改翰林侍講學士。三十一年，世祖升遐，成宗嗣位，分院上都，制誥多公次定。徽仁裕聖皇太后知之，特賜楮幣七千五百，復命撰《世祖祔廟謚冊》，攝司徒，以導禮。大德改元，纂修《世祖實錄》，陞翰林學士。二年，參議中書省事。右丞相引見于柳林，上問昔從何人，丞相奏是和禮霍孫官屬，眞儒者。昔奉旨參用儒生，今故用之。時上初即位，勵精文治，年穀屢熟，海內熙洽。公從容二相間，以薦士安靜爲急務。後數年來，執政希合生事，將檢括增羨，首以其策行東南，公卒不肯附，稱疾納祿幾一年。七年，朝廷更政，獨公無所累，歸里。九年，授濟南總管，禮法自持，嚴而不苛，凡爲民害者，悉除去。丞相答剌罕見公所申牘，咸從之。十一年，太師瀋陽王等奏，俾乘驛造朝，拜翰林學士承旨，復修兩朝實錄，特命贈公二代。公言：「臣本儒家，遭逢四朝，先世皆潛德里士，大國美謚，懼無以稱，以臣所居官授之，誠以爲過。今羣臣封謚下太常，必繇翰林議官品，臣首踰越，將無以服衆。」今上時爲皇太子，嘗詢翰林老成，必首姚燧、王構，手以酒賜之。是歲尊謚祖宗，公撰《太祖睿宗皇后謚冊》，賜楮幣萬緡。正月，撰《皇后冊文》。攝侍中，讀冊。至大三年，以疾薨。公在朝廷踰四十年，凡累朝憲章損益，能悉舉源委。

著錄

袁桷《翰林承旨王公請謚事狀》 翰林述作，自爲編修時，已預撰《先賢文懿》、《尊酒叙論》，咸有據依。欲輯爲《臺閣舊聞》，而事莫遂。崇拔後進，雖未識面，汲汲稱許不絕口。性剛直，有不善，必面責之。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藝文

虞集《送王師魯編脩祠南鎮》 山陰巖壑多塵迹，王事能來况暮春。太史好探神禹穴，老夫先是會稽人。海東日出雕闌近，湖上風生白苧新。若得栖樓同晚飯，便從賀監卜爲鄰。

袁桷《祭王瓠山承旨》 芒芒九州，求應惟類。粤昔先民，疆理制治。考賢論方，角立競訊。大同莫諧，多士茲弊。始公南來，黑髮嶷嶷。挈其圖書，是根是柢。我先大夫，接識辭氣。晚歲在京，閔恤昧稚。曰覺有先後，士無遐邇。喬雲在空，萬物五采。毋匿彼光，厥誨以仕。迺居禁林，執度量士。不見其人，有簡斯揆。手書諄諄，而父不死。明有帝制，幽有信史。削煩養膏，汝駿其嫩。聿來承公，傴伏屏俟。公車東行，跂望靡已。公車來朝，載色載喜。彼山維雲，彼堂維戺。帶兮委兮，告我知己。其餞伊何，教言靡靡。塵之朝飛，曷其有既。弗寧履冰，竟爾用逝。外踐內揚，於粲終始。敷文宣昭，秩秩在耳。吁嗟公兮，公往弗墜。凡今寠人，冒疾有技。視公之爲，有泚以愧。愧能止之，止孰可嗣。嗣今企而，彼嗣不躓。聞哀于鄉，承睫涌淚。殯宮有紼，淚盡斯矢。佩玉曳裾，玩月惕歲。寫心何言，弗辱罔貳。

張伯淳《唐多令·壽王肯堂》 前日是中秋。嬋娟爲我留。畫圖間、主勸賓酬。緊處偷閒誰得似，眞意度，淡交游。 薇省老參謀。三召一舉頭。魯祥麟、增重儒流。今歲綵衣還有伴，方袞袞，慶公侯。

程鉅夫《題肯堂學士遂慵軒》 東皋記醉非眞醉，安野標慵豈必慵。頗憶

吾家伯淳語，閒來無事不從容。

王旭《寄王肯堂參議》 岱嶽到鯨川，匆匆又五年。朱顏不如舊，白髮甚於前。霄漢都無夢，山林似有緣。九原松栢樹，回首正悽然。

王奕《沁園春・見王肯堂》 吾祖文中，曾於夫子，受罔極恩。有宇宙以來，《春秋》而後，三綱所係，萬古常存。列國何時，東吳何地，十哲之中尚有言。況今也，與聖賢邦域，同一乾坤。 卑飛難傍天閣，但勅窣御香，拜聖門。要水看黃河，山登岱嶽，魯求君子，學窮中原。雖有他人，不知同姓，仰止文星出禁垣。又安得，借蒙莊大匏，酌泗(水)之源。

徐琰

徐琬

論述

綜論

戴表原《罘祭徐子方承旨文》 惟我徐公，天性清眞，聞一言之中於道，一材之適於用，則夸張贊詡，至自引其躬，以爲如不可及。雖草茅側陋，江海阻絕，內不度己之嫌疑，外不顧人之願欲，而必將使之處屈而能伸。位近三台，仕踰五紀，衣冠之所楷則，中外之所警策。而謙容雅度，言笑恂恂，辟之大川喬嶽，有來必容，無門不納，人益見其浩蕩而嶙峋。彼斗筲之夫，撞搪掉擲，豈不欲驅羸攻堅，揚穢溷潔。卒之力不給而先蹶，目既昧而徒瞋。夫惟在寵知讓，居高能貧。故其忘懷出處，隨時顯晦，白首一節，愈久彌純。四海之士，方期公之大用。假使病憊已甚，猶當如古法閉閣。予告即家賜珍，如之何遂棄斯人而長往，若返閶闔而遊氛氲。攷公之平生本末，終始至是，則適可無憾。惟私情之不釋然者，悼行志之未卒，而爲善之無鄰，凄焉薄奠，於彼河濟，而冀公神遊恍惚之一遇也，如疇昔之相親。

馬臻《奉酬容齋徐廉使》 魯國眞儒惟一人，魯國多士徒紛紜。紫微列宿光熒熒，竭來蘇彼南州民。 夫子之才難比數，復使清時見伊、呂。一夜霜風動列城，黠胥縮膽如饑鼠。棠陰欲轉公事餘，高堂晝永娛琴書。千村萬落雞犬靜，山民野婦安樵漁。 昨朝來過幽人屋，亹亹玄談唾珠玉。他日重期掃石床，爲啜山茶薦秋菊。

滕斌《謝翰林徐承旨啟》 青雲薦牘，深慚國士之知；白首文盟，敬致門生之謝。心難詞粲，骨已恩糜。恭惟某官，東道主人，南州高士。清時事業，固當仲伊傅而伯夔龍，上古文章，眞可僕曹劉而奴屈宋。四海想聞其風采，群公傾動于儀刑。生平無不讀之書，行成矩矱，胸次皆可傳之學，道貫淵微。歘歷兩朝，雍容一節。是以首居東閣，蔚昭年德之高；清極北扉，獨受絲綸之密。泰山黃河其器量，光風霽月其襟期。國學諸公，環侍文公之館下，當代名士，願歸狄相之籠中。眞能公吾道之權衡，不啻司人才之命脈。斌階庭舊物，塵土餘生。賈誼方肆於文才，諸老或忌其少；阮生稍寬於禮法，衆人已謂之狂。念艱難險阻之備嘗，乃崎嶇歷落之可笑。中逢刮目，曲見盛心。如切如磋，乃師友起予；必躬必親，而父兄教我。既見未既見，已不忍其傍門戶之栖栖；特書不一書，直欲使之逐臺省之衮衮。雖內翰之愛方叔，未收一日之成；然相國之舉淮陰，終致累月之達。漫尋仕版，方倚都門。遄乘褒鶚之章，遽得重馬之價。秉銓者拘牽於常調，當軸者確信於公言。遂玷儒林，獲登吏選。倍十顏面之甲，非所宜蒙；再三肺腑之盟，敢忘所自。斌敢不勉修士業，益勵身修，下不負所學，上不負所知，或可扶斯文之幟。窮則觀其交，達則觀其主，期無辱先生之門。

程鉅夫《題劉須溪徐容齋所贈按達拉吉琳御史名字說後》 謹嚴書法須溪筆，說到容齋渾渾哉！名字而今俱典雅，只消功業上雲臺。

王惲《書徐文貞公詩後》 至元大德之間，東平李公謙、孟公祺、閻文康公復、徐文貞公琰并以文學政事爲世典刑，海內尊之，號四大老。而徐公尤長於詩，初未嘗琱刻藻繪以爲工，而中原渾厚之意隱然可以槩見。公持部使者節浙西，吳興沈成之受知於公，居幕下，爲公手書此卷，字畫嚴重而端謹，足以稱其詩焉。此蓋國家太平極盛之際也。數十年來，士大夫氣習益下，詞章日墮於纖靡，翰墨日趨於頹媚，遂無復嚮時餘韻矣。詞翰細事耳，於此不亦可觀世變乎！

分論

《題萊州海神廟》《元詩紀事》卷四引《庶齋老學叢談》：中丞容齋徐公，人物偉岸，襟度寬洪，文學吏才，筆不停思。《題萊州海神廟》，【略】通之狼山僧舍，有墨蓮，公肆筆成長篇，尤工緻。建臺揚州日，確齋荀公、雪樓程公、校官胡石塘，倡和無虛日，亦一時之文會也。

《南呂・一枝花》（風吹散楚岫雲）《詞謔・詞套》：再點檢又得三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其「紛紛楊柳風」云，【略】出自劉廷信者亦復爾爾，他何望耶？

傳記

《元詩選》癸集乙集 琰字子方，號容齋，一號養齋，東平人，又號汶叟。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試校其文，預選者四人，閻復爲首，徐琰、李謙、孟祺次之，世號四傑。翰林承旨王磐薦其才。至元中遷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繼拜南臺中丞，建臺揚州。日與荀宗道、程鉅夫、胡長儒等唱和，極一時之盛。再遷江南浙西肅政廉訪使，召拜翰林學士承旨。大德五年卒，謚文獻。琰以文學重望，嘗與侯克中、姚燧、王惲等游，東南人士翕然歸之。

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存目）

嘉靖《浙江通志》卷三三（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存目）

紀事

戴表原《容容齋賦》 東平徐公書燕居之齋曰容容，剡源戴表元嘗過之，問曰：「是非漢人之所云白璧不可爲者耶？」公曰：「不然。」因擬其意，作《容容齋賦》。久不即就，而公歸東平。懷感舊話，不敢負言，乃爲賦。

《輟耕錄》卷五 徐文獻公琰字子方，至元間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爲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爲厚德長者。

又卷六 徐文獻公爲浙西廉使時，治所尚在平江，有旨遷置於杭，歲云莫矣，擇日啓行，一書吏者掌照刷支郡諸司案牘，官吏合受稽違罪責已皆取狀，至是引決，公謂曰：「正旦在邇，此曹乃職官俸吏，禮宜陪位，望闕致賀受刑而從事無耻也，否則爲不敬，盍別議之？」吏以白於幕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公曰：「奚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歡聲如雷，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又 公既遷司至杭，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戶謁公私第，公以賓禮延之上坐。適書吏從外來，見而趨避，伺其退入見曰：「總管萬戶皆屬官耳，得無禮貌之過與。」公曰：「在公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廉介，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勢以驕凌之然後爲尊嚴乎？」吏赧甚。

又卷一八 徐文獻公任西浙廉訪使日，遇有訴訟者，必歷問其郡邑，官吏臧否，分爲三等，載諸集。第一等純臧者，第二等臧否相半者，第三等極否者。又用覆察相同，候分司按巡時。遂以畀之，曰：「第一等褒舉之，第二等勿問，第三等懲戒之，使改可也，慎勿罷其職役。」分司遵奉，一道肅清。

著錄

《元詩選》癸集乙集 琰【略】有《愛蘭軒詩集》。

藝文

程鉅夫《徐容齋參政王安野治書更倡迭和飲酒止酒各極其趣次韻》 渾家醉眠時，孤城黯酸霧。十年江左恨，遺曲傳玉樹。從公淮海上，吊古馬遙駐。夜歸證前史，繞几黃雲炷。竭來高士州，止酒誦佳句。方此尋歸途，短褐困騏

舁。諸公羅俎豆，排日得深趣。靦余乏剛制，肆口弛防慮。三復童殺章，放心有歸處。秫田亦何須，淵明故山去。

侯克中《和徐容齋廉訪梅花韻》 萬木歸根總待春，一枝獨與歲寒親。逋仙只合西湖上，大老何妨北海濱。塵世冰霜難奪志，玉堂風月解傳神。知君欲近孤山住，從此幽花得主人。

又《和徐容齋廉訪蘭花韻》 買蘭多種相隄沙，要看春風碧玉芽。百代幾回呈美瑞，一年兩度見幽花。周經既許同心臭，楚些何須抵死誇。從此伯儵持入夢，東南復覩謝安家。

張伯淳《望月婆羅門引・送徐容齋》 容齋平日，一身用舍繫安危，兒童走卒皆知。誰料鱸魚江山，忽憶故山薇。任西風別酒，月正圓時。 性齋有詩，道掃舍，待吾歸。二老相招如此，公論疇依。人生行樂，對佳水佳山，何必歸？公笑曰、歸去來兮。

姚燧《寄徐中丞容齋》 李侯安慶來，遭君江間梅。問雲歸湍水，示聲偶及我。自揆哀鈍質，舊學日兼墮。百事於大賢，資取無一頗。始疑逢蒙弓，亦有虛發苛。終知匠石材，斧不捐瑣瑣。增慚失喜餘，覺得觀藻火。況聞閑世故，盤走夜光顆。仰止親友間，屢得觀藻火。況聞閑世故，盤走夜光顆。仰止高山思，願並餘子夥。歷推天日行，蟻右風輪左。吾徒不相值，其故正此坐。何時廣陵游，傾蓋願終果。

曹伯啟《憲使徐公子方俾諸生賦勤學詩蓋示勉勵之意僭題卷末》 繡衣來何莫，文幟張吾軍。敦勸果無怠，英材見紛紜。

李庭《送徐子方郎中》 劍外方屯十萬師，運籌帷幄要英奇。人材惟有徐孺子，士論共推劉穆之。雲棧路危休叱馭，錦江花好賸留詩。齋堂正闕經綸手，旦夕除書下玉墀。

張之翰《寄答徐容齋參政》 霜臺一別十載餘，兩腳著處多畏途。嘗歷險阻經崎嶇，老天又驅入京都。束薪如桂米如珠，眼前風浪無時無。人方睥睨鬼揶揄，玉堂固好非所居。一麾乃得此郡符，扁舟再過壁社湖。比鄰賴有申與儲，日夕杖履相招呼。南風吹墮容齋書，書中問僕今何如。便覺光焰生吾廬，高秋擬膾松江鱸。福星幾時照姑蘇，要今負弩爲先驅。

李庭《送徐郎中之蜀》 獵獵霜風捲旆旃，一鞭行色指巴川。軍中正仰裴丞相，幕下仍登魯仲連。已辦連籌梟逆虜，不妨橫槊賦新篇。凱還定在春前後，竚看除書下九天。

王奕《和徐中丞容齋舊泰山一百五韻贊見》 蹇予船槧生，角角雞鶩食。青衿學校身，白髮書傳癖。萬卷老邊笥，一區守雄宅。媚俗懶低眉，慕古展長揖。少年捺抹技，志願靡終畢。幾載拂高駝，蒼梧與西極。開雲上衡山，景仰昌黎伯。史記在山川，遐踪喜馳轢。望嶽企少陵，吟岱擬太白。惜哉阻關河，遊齒朽塵屐。悠悠鄒魯心，坐見歲月歷。雩壇想風沂，恨不沃焦膈。文理思楷林，手植槐檜柏。雖難陋巷回，豈不東帶赤。髫年誦魯論，掩卷望天級。神哉六鰲轉，一夜混藩國。驅車上金臺，卿相去如織。逐日未化鄧，心血自撞激。既慚西山夫，尚堪東魯客。心旌久搖搖，夢寐在屋壁。忽逢緱山仙，扶我王川腋。百拜揖溫良，叙此宇宙隔。秋丁杏壇下，展膝陪丈席。三聖長幼間，罇俎見徐疾。翌朝謁林墓，稽首龍門蹕(禪符駐蹕亭在龍門之上)。大庭與尼山，歷歷撫遺跡。書腸廓鄙吝，若有鬼物擘。慨思今何時，文軌混南北。春秋一太極，鴻濛再開闢。草木復甦鮮，川原盡蹴滌。燕趙與秦隴，可以勁氣吸。豈無中原學，共此浩蕩臆。扶輿久鬱翁，一發定無敵。倘不登岱宗，何由俯鵬翼。遂偕二三子，崎嶇歷阡陌。搴裳涉五汶，拏爽薄吟錫。捫參上天門，四海同一碧。偃然帝孫尊，不放寸山出。南衡走奴隸，西華失名額。中宵展紅輪，萬有破元關。玉女毓淵泉，流作聖賢澤。正氣吐長林，不與蘇俱訖。洛陽帝王所，興廢每不測。尼嶧香火期，未可限千百。傴指登封君，令人重驚慄。金丸互巧惜，何異雉盧擲。醜哉驅坑人，終然化豝貉。刻心假碑篆，僥倖脫經兀。豈知覲岳心，正在述方職。登望雖殊時，聖狂不可域。吟人類夸譽，誰復論順逆。北方豪傑地，罕見吾其惑。遊覽下山來，低眉恣搜索。或采之道途，或求之方冊。或咨新少年，或質古碑刻。挑包到東平，得士僅六七。在昔遺山翁，盛美信難匹。一笑洗簪膩，臨風倚孤飾。泬寥大雅餘，古調寄篇什。東南十年間，往往家有集。想今在十牛，安得挹芳苾。西方有許平，金陵不可襲。翼翼望考亭，直欲跬步陟。四書門戶正，蹊徑掃曲筆。閻侯上界仙，塵溘聊暫謫。中興聖人居，光燄出晦室。亦有河汾翁，杜門守貞德。深林見孤熊，狐兔盡驅辟。淮陽遺一皓，留以鎮東邑。復齋上玉樓，往恨抱萬億。蜂蝶不作雙，未暇採織悉。卓有容齋翁，夜光難自匿。弦鳴風鴈落，孰禦箭鋒急。所謂魯君子，於斯信可必。今石太山吟，誰不媚封續。投崖匹夫勇，亦有夸介石。雄文痛麾掃，與岳競碕礫。一指回萬軍，衆質出孤戟。古詩三百篇，無邪是眞識。餘子月在雲，乍明而乍蝕。我

來見長篇，樓下卧百尺。夫乃面餘人，又復產今日。文采起具瞻，巖巖師尹赫。北風盡化枳，獨此見佳橘。橘中有仙翁，可望不可摘。試把珊瑚鉤，輕拂蛟龍脊。馮夷坐幽宮，海若不敢斥。方壺靈山高，借我寸階立。從今孕仙氣，倘可絕塵粒。茲行類南鵬，九萬始一息。越人初適齊，語笑遺大國。道無傾蓋程，握手論疇昔。畏朋不三獻，荆璞徒自戢。舉蔑置堂上，更僕數一一。保社多吟鷗，望歸心未釋。春風吹客衣，臂羽不可縶。願勿距互鄉，引手肅之入。招賢自隗始，敢謂崇臺岌。人皆笑麾牆，吾獨喜入室。他時報國士，豈必在岌漆。定有雙白璧，照我羈窮色。山東出相地，驛召在目即。乾坤愈浩蕩，人才寧促迫。願言眼垂青，及此頭尚黑。

郝天挺

論述

趙孟頫《左丞郝公注唐詩鼓吹序》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非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韋布之學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隱發奧，人爲之傳，句爲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人，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詞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遁焉。嗟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之學詩者，於是而紬之繹之，厭之飫之，則其爲詩，將見隱如宮商，鏗如金石，進而爲詩中之《韶》、《濩》矣。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意也耶？

劉岳申《送郝右丞赴河南省序》 上臨御之初，中書左丞郝公天挺以召入贊大議，加賜宴勞，拜江西行省右丞。其秋七月，公至官，一以民瘼爲己憂，其所罷行，害利灼灼在人耳目。【略】余時以諸生拜公，見其公餘，手不釋卷，過於寒素，愛民下士，有古者賢相之風。軍民官請置酒效一驩於前，一不許，所過無秋毫擾，其尤不便民者，立爲禁止。【略】嗟夫，使公遂留江西，所施豈止如前所陳而已！推公之心，所欲爲民便者何限，或蓄而未施，或施而未竟。公在汴，江西不被其澤；公在中書，詎忘江西哉！【略】惟公疎通練達，足以行志。獲上信友，足以遂事。本之以寬仁，發之以剛毅，始終之以無慾，而又輔益之學問。故天下之民爭欲得以爲父母，士爭欲得以爲宗主，爲方伯之長者，爭欲得以爲二，雖以聖主知公之深，愛江西之至，而不能從河南省臣之請，莫非吾民故也。余聞公世將家，其先有德於兵間，而公又以仁厚昌子應官，有功於國、有德於民甚衆，富貴壽考，宜未有艾。余獨著公所施江西與江西民所不釋於公者，非以爲公譽，將以告夫君相，使知江西未嘗不可治，而如公者不可遇，而又可暫不可留爲可惜也。

王惲《壽繼先侍御》 帡幪雲下鬱雄沉，偃植圓杈力儘任。持重要端風憲本，耐交尤見歲寒心。望隆北海螭蟠譽，思入南陔孝養吟。漏泄光風來獻壽，綵萱春滿北堂陰。

曹伯啟《呈郝新齋左丞》 繡斧澄清古范滂，賜環三載鎮巖廊。調停政事權衡穩，潤飾詩書意味長。□□昔聞心匪石，憂民今見鬢成霜。何時不踏紅塵路，來侍新齋几硯傍。

張之翰《題郝繼先世德詩卷》 吾元昔開創，羣雄皆奮躍。是時太原郡，裂土而有郝。付以五路權，貴焰幾欲灼。恩威三十年，德厚報豈薄。乃公一下世，諸郎半高爵。今春見宣慰，去秋識經略。翩翩鴈行中，幼者尤卓犖。出入春宮餘，惟尚賢好學。宜乎先世名，昭然動臺閣。元碑復王碑，兩石如玉削。好護星斗文，無使風雨剝。他年《功臣傳》，政恐由此作。噫彼公侯家，十八九零落。著詩示後人，渠亦知所作。

傳記

《元史》卷一七四《郝天挺傳》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朵魯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父和上拔都魯，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爲河東行省五路軍民萬戶。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以勳臣子，世祖召見，

嘉其容止，有旨：宜任以政，俾執文字，備宿衛春宮。裕宗遇之甚厚。建省雲南，選官屬，遂除參議雲南行尚書省事，尋陞參知政事，又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未幾，入爲吏部尚書，尋除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又遷四川行省參政及江浙行省左丞，俱不赴。拜中書(右)(左)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肯言耳。」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定大難。及武宗還自朔方，遂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閭等十人，共議大政，革尚書省之弊，遂成皇慶之治。又出爲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臺臣皆以爲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尋俾均逸于外，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河南王卜憐吉歹爲丞相，待以師禮，由是政化大行。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天挺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一十卷，行于世。

藝文

程鉅夫《郝氏世德詩》 啓漢優三略，興周冠九人。王功今古在，侯服歲時新。奮建名相亞，皐夔德有鄰。向來忠孝傳，彌覺眼前眞。

又《緝熙殿御題紫薇花扇面壽郝中丞》(十一月廿五日) 江南千里花茫茫，紫薇靜對中書堂。畫工會得無窮意，一枝宛轉留芬芳。緝熙殿裏日月長，御筆落處蛟龍翔。花前未覺風流遠，扇底猶含雨露香。烏府先生黃閣老，高敞新齋坐霜昊。聊持此畫託千年，從今永伴中書考。

雜錄

《池北偶談》 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爲元遺山之師，一爲遺山弟子。予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多囉別族，父哈尚巴圖爾，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爲皇慶名臣。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注《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巴圖，惟史天澤、張弘範，見《輟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爲《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

鮮于樞

論述

綜論

俞德鄰《困學齋記》 漁陽鮮于君，以英才逸氣，妙年爲臺省所知。已而佐宣閫，裨漕計，幕謀檄筆，翕然稱之。階是，而鉅官要職，猶探諸懷而取之也。君慨然曰：「吾少弗克自力于學，今且仕，懷空抱虛，吾心恧焉。」于是投簪解紱，卜宅錢塘之西，葺小齋，扁曰「困學」。寘書筭琴瑟其中，古鼎彝環列左右，暇之日，冠藤冠，焚香端坐，紬今繹古。客或至，躧屣拂席，相與劇談名理，率移晷乃去。世以此奇之，亦以此疑之。一日，具道所以，徵記于余。余曰：君所謂仕而優則學者也，非困也。吾夫子所謂困者，以其資稟而言之也。天命之性，聖凡不能以不同，氣質之性，知愚不能以不異。苟非下愚而不移，皆可學以至道。《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言學所以變化氣質者也。若君之氣質，亦有待于變化者耶？神情朗徹，籠蓋人上，且弘麗博雅，無所不通，其作爲歌詩，若金舂玉應，雅聲間作，而柷敔之合止，至如引筆行墨，奇態橫生，如龍躍虎跳，鵬摶風而鯤運海

也。君豈困者哉！余嘗聞之：愚也柔也，質之至困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而必明，雖柔而必強，此學之力也。曰仁曰智，曰信曰直，曰勇曰剛，此天下至美之質也，一不學焉，爲愚爲蕩，爲絞爲賊，爲亂爲狂，此不學之過也。困者固不可以不學，不困者尤不可以廢學。吾夫子天縱之將聖，猶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子尚爾，況他人乎？君以至美之質，退然自處于困而學之之地，君誠可與言道者矣。抑猶未也，學然後知不足，敎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知困然後能自強。此之謂困，又非指其氣質之偏，蓋以其泛應酬酢之難也。君今處隱就閒，以是爲學，似亦足矣。他時離世樂道之志不果，以其正心修身者推而爲治國平天下者，任重而道遠，君其可以學於今者而遂止乎？是則知不足而自反，學者之學也，知困而自強，敎者之學也。知自強則不困矣，不困則可以敎矣。君其勉乎哉！

鄧文原《題元鮮于樞遺墨》 伯機於書法用功極深至，每數日相見，輒云近見子某帖，孰離孰合，言語必相劘切，率以爲常。伯機仙去十載，非特書法如伯機者不可得，而朋友箴規之道，亦使人慨然。此詩乃元貞乙未游高亭廣嚴寺所作，用筆遒勁，與詩律精嚴，是或一道。卷中所及嚴翁、井西、無逸亦相繼云亡，交游凋謝，雅道寥落，益增隕涕。

又《送鮮于伯機之官浙東》 衣冠文獻參諸老，臺閣功名負此公。十載黃塵看去馬，萬山青眼送飛鴻。揮毫對客風生座，載酒論詩月滿篷。昭世需材公論定，起分春雨浙江東。

戴表元《鮮于君真贊》 不可以爲山澤之臞，亦不可馳騖於功名之途。夷乎惠乎，魯狂之徒乎！

釋善住《書鮮于伯機詩後兼用其韻》 昭時丹鳳雛崇岡，吐出神珠埒夜光。眼見牋麻才只尺，耳聞名姓幾星霜。北山水石曾吟興，南蕩絃歌助酒狂。千載不須嗟寂寞，已留遺墨遍炎方。

王旭《送鮮于伯機之官浙西》 干將剸犀象，驊騮日千里。鉛刀與駑駟，擾擾徒爲耳。君看才傑士，超拔亦如此。我友西溪君，高明氣雄偉。經綸富奇策，學術有源委。筆落驚鸞翔，文成訝翻水。跌宕詩酒餘，風流笑談裏。予遷廣陵居，得與君密邇。誓將千頃波，一洗塵心鄙。春風送離歌，又見行軒起。福星照吳越，重爲斯民喜。報國當盡心，安人貴修己。豺狼掃貪暴，蛇豕除姦宄。遠志期騫騰，清名愼終始。東南富佳麗，湖山況清美。堂堂謫仙翁（謂仲方也），久矣望吾子。公餘有新詩，爲我寄雙鯉。

趙孟頫《寄鮮于伯機》 廊廟不乏才，江湖多隱淪。之子稱吏隱，才高非衆鄰。脫身軒冕場，築屋西湖濱。開軒弄玉琴，臨池書練裙。雷文粲周鼎，鹿鳴娛嘉賓。圖書左右列，花竹自清新。賦詩凌鮑、謝，往往絕埃塵。我生少寡諧，一見夙昔親。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澤雉嘆畜樊，白鷗誰能馴？

許有壬《跋雅勒呼正卿所藏鮮于伯機詞翰》 鮮于伯機詩，予知之已四十年，吉甫段君嘅言人知其書，詩則知否相半，予方自幸在知者之中，而夷陵監郡雅勒呼正卿知之雖晚，愛之甚篤。正卿素言晉後雖有書，終不能如晉；唐後雖有詩，終不能如唐。予謂「詩發於人心，天地無窮，人心無窮，不當主世代計也；書又藝之藝耳」，正卿不屈也。及其觀伯機書，則謂眞十七帖；觀其詩，又謂軼蘇州、入彭澤矣。若然，則晉、唐而後，書復有晉、詩復有唐矣。予非好勝，竊喜因正卿之言，使不知伯機之半，行皆左袒，且以識吉甫之嘅焉。

吳師道《鮮于伯機自書樂府遺墨》 鮮于伯機父遺墨，世方貴重。此卷雖不着題識，望而知其爲眞也。樂府詞亦其所自作，前二首道退居之趣，恬淡閒雅，有稼軒、遺山風；後無題一首，規模《香奩》、《花間》，艷麗而媟，非莊士所欲聞。然古今詞人極意以爲工者，往往若是，豈惟伯機父哉？

蘇天爵《題鮮于樞詩帖》 嘗聞故老云：鮮于公早歲學書，愧未能若古人，偶適野，見二人輓車行淖泥中，遂悟書法，蓋與昔人觀舞劍器者同一機也。公生燕趙，宦吳越，而詞翰有晉、唐風。屢薦名館閣，不果一試，卒沈抑外官，命已夫！嗚呼，士有懷異負奇，不克顯於世者，可勝嘆哉！彼居要官，偶擅書名於一時，百世之公議弗然也。夫唐人工書，故以書名世者難，近世工書者鮮，故書易名世。矧公書極工，宜有名以傳後世矣！

《檇李詩繫》卷五 樞字伯機，漁陽人。中歲始刻苦讀書，因號「困學」。遂善詞翰，工行草。虞集云：「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謂樞與趙孟頫、鄧文原也。

《書史會要》卷七 鮮于樞，【略】官至太常寺典簿，而帶河朔偉氣，每酒酣，驚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善行草，趙文敏極推重之。評者以爲太常早年嘗作吏，故所書未能脫去舊習，不免間有俗氣。曾見手編《草韻》，下用小楷，《音釋》類鍾元常，尤不可得也。

吳寬《跋鮮于困學草書後赤壁賦》 鮮于困學書名，在當時與趙吳興、鄧

巴西各雄長一方。困學多爲草書，其書從眞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使人觀之不厭。不若今人未識歐、虞，徑造顚、素，其散漫連延之勢，終爲飛蓬蔓草而已。錫山鄒永章蓄此《後赤壁賦》，觀之數行後，益可把玩。然自愧非書家，不能深知其妙處耳。

又《元鮮于樞詩墨》 書家例能文詞，不能則望而知其筆畫之俗，特一書工而已。困學翁平生以善書掩其詩名，余每讀其詩，輒嘆其妙，若此篇概亦可見。蓋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未見其能書也。都憲顧公示此，因以念之。

《元詩選》二集丙集 樞字伯機，【略】賓至，則相對吟諷林竹之間，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足自悅。見者以爲世外奇崛不凡人也。公卿以詞翰屢薦入館閣，不果用，遷太常典簿。晚年懶不耐事，閉門謝客，營一室，名曰「困學之齋」，自號「困學民」，又號「直寄老人」。大德六年卒。元初，車書大同，弓旌四出，金、宋之故老，交相景慕，一時人物，稱爲極盛。伯機與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郭佑之，皆以北人仕宦於南，俱嗜吟，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而吳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數人焉。伯機居錢唐，時吳興趙子昂常貌其神，蜀郡虞伯生贊之曰，【略】當時伯機文望，亦與子昂相伯仲云。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 曾見種松書百行，數公枉用說黃蒼。發蹤便爾多時輩，不抵支離一叟強。（鮮于樞有種松齋，「尙賴三數公，發蹤黃與蒼」，支離叟卷中詩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五四 弄翰焚香日晏如，漁陽豪氣未曾除。唐詩漢鼎《蘭亭》帖，困學齋頭自擁書。（鮮于樞）

袁翼《論元詩》三九 圖史河山跌宕中，伯機書配米南宮。五言誰是長城手？更使劉郎拜下風。（鮮于樞）

分論

《贈弟桂手帖》 吳師道跋後：「欲求聰明，先須積學」，斯言是矣；「欲求子孫，先須積孝」，是有爲而爲神言，吾不取也。夫知學者必知孝，知孝而不知學，先儒「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政慮是爾。鮮于公勉其弟以學，學其可少哉！

《遺安使君壽詞》 戴良跋後：右漁陽公所製《遺安使君壽詞》一章，蓋使君以元勳世胄，出治外服，歷守東南諸大郡，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入其門。今觀漁陽此詞，語意既多引重，而字畫復致謹不少放，則以久游其門而知敬其人故也。按此詞作於辛丑之歲，閱明年而漁陽沒，又十年而使君亦薨。詞爲使君家物，歷三世尙寶藏無恙，而其嗣孫師稷復以文藝爲諸公所歸往，世澤之滋，於是乎在矣。吁！豈漁陽所謂「濟人陰德」有以致之耶？

《飲酒》 柳貫跋後：鮮于公面帶河朔偉氣，每酒酣，傲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此《飲酒》諸詩，尤曠邁可喜，遇其得意，往往爲人誦之，予亦尙竊識其一二。蓋慶甫掾浙東，公爲都曹，其將去官，則大德三年也，又二年而公亡矣。公在時，其書人已貴重，況今後之二十年餘，明珠拱璧，果何足珍惜哉！

《食膾詩》 王逢題後：白鵝羣聚碧溪濤，青李來禽滿院陰。臨罷太常鱸膾帖，日斜無限故園心。

《題高房山墨竹》 《江村銷夏錄》卷一：鮮于伯機《題高房山墨竹》，有詩最工，余故不能忘。詩云：【略】世人但知鮮于善書，而不能知其吟咏之工，故錄而出之，以示人云耳。

《題屏》 《吳禮部詩話》：鮮于伯機初至婺，題詩于屏云，【略】佳句也。

《念奴嬌》《長溪西注》 《詞品》卷六：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古。時趙子昂、鮮于伯機詩詞頗勝。趙詩云：「山城秋色靜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聞遼鶴語，征人又見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璃合，南去千峰紫翠圍。如此溪山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鮮于《百字令》云，【略】二作結句略同，稍含微意，不專爲咏景發，予故取而著之也。

傳記

《研北雜志》卷下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也。少爲郡吏，後以材選爲行御史大夫掾，意氣鮮豪。每晨出，則載筆櫝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棄去。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鼎彝，陳諸几席，搜抉斷文廢款，若明日急有所須而爲之者。客至，則相對指說吟諷，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顚草，人爭持去以爲榮。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旁，名之曰「支離叟」。中歲益自刻苦讀書，故自號「困學」。伯機美須髯，望之甚偉，卒年五十七，終徵仕郎、太常

典簿，趙子昂爲詩哭之，觀其詩可以見伯機之爲人矣。

《兩浙名賢錄》卷五四（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六（存目）

紀事

戴表元《困學齋記》 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於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爲三司史掾，意氣雄豪。每晨出，則載筆牘，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後爲快。軒騎所過，父老環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千百年古鼎彝器，陳諸階除，搜抉斷文廢款，若明日急有所須而爲之者。門無褻賓，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悅。余雖齷齪，驟見伯幾如此，眞以爲世外奇崛不凡人也。別去五年復來，名字黯然無聞。問之，云：「伯幾比來，懶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一室名曰『困學之齋』，將收放心而求寡過焉。」余聞之，嘆曰：「嘻乎，世有如伯幾之材，而待困學者乎？然如其言，自不失爲奇士。」諸葛孔明高節不仕諸侯，一出成鼎足之業，其終身本志，乃云抱耒躬耕，作南陽田舍翁耳。嵇康人中龍，不以三公易冶鍛之樂，彼其雍容揖讓、進退翛然，豈無學人所爲哉！今吾伯幾，推而進諸嵇、葛之儔，固所未遜。其屈折就此，殆似爲世故所困耳。夫困道尙多，伯幾不困於嗜欲，不困於榮辱得喪之故，踰於常人何止萬萬？就其所好，雖賢而未免於累者而愈輕之，使如紀渻子之木鷄，亢桑喪壘之說，豈不爲學之愈成哉！於是知伯幾者皆曰：「子之言於伯幾爲宜，盍以爲《困學之記》？」是爲記。

鮮于樞《困學齋雜錄》 平生交游贈余詩者多矣，惟劉京叔二篇常吟咏之：「憶昔逢君北渚秋，藕花香裏醉輕舟。三年一別空回首，千里相思更倚樓。明月不隨春物老，碧山長帶暮雲愁。天平松竹黃華水，早晚柴車得共游。」「思君一日如三載，兩寄詩來慰我心。塵土愈知人世隱，風烟遙見海門深。貧來笑我常痴坐，亂後憐君更苦吟。歷下亭前春水闊，扁舟何日重相尋。」

馬臻《題聯句詩卷後序》 至元甲午龔聖予、鮮于伯機、盛元仁訪予與王子由於紫霞小隱，不值，聯句而去。二十年間，相繼長往，惟予與元仁在焉，因感存歿，書于卷尾。

張之翰《送鮮于都事赴任杭州序》 朝廷更化，急於用人，吾友鮮于君伯機由湖南憲幕召補內省掾，以家貧親老，不能北，順流而下，留寓淮海，讀書考古外，百不事事。行臺便其養，嘗兩薦爲監察御史，意其命可立待。未幾，改授浙西宣慰都事，君固處之自若。識者皆有位不究才之嘆，余竊謂不然。

柳貫《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 異時論至元間中州人物極盛，由去金亡未遠，而宋之故老遺民往往多在。方車書大同，弓旌四出，蔽遮江淮，無復限制，風流文獻，蓋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日覩也。故游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予及識其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鮮于伯幾、郭佑之。仲芳、敬彥興至時，作竹石林巒，伯幾行草書入能品，貢父、佑之與三君俱嗜吟，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而吳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數人。彥中廉訪公還自南閩，嘗爲伯幾留連旬月，時趙子昂解齊州歸吳興，頗亦來從，諸君宴集，予雖不及接廉訪公，而聞其鼓琴自度曲，時時變聲作古調，能使諸君滿飲徑醉，亦燕薊間一奇哉！又數年，仲芳以行御史臺照磨官先死，而佑之出爲宣府判官，伯幾得太常寺典簿，亦死；廉訪公居高郵，疾病，舁醫揚州死；彥敬晚登朝，至刑部尙書，守大名；貢父以集賢爲學士，子昂自翰林承旨乞身歸，皆得年後死。離合存亡，其不可復計者如是。而錢塘人至今傳詫諸君，以爲是于吾土有緣。然則文士相從之樂，殆亦造物者之所深靳，雖欲累取迭致，得乎？予官京師，特克紳公之子監察御史公哲出伯幾此帖，而子昂實題其後。企音徽之遂遠，悵文會之寂寥，志其盛以悲其衰，鄰笛有聲，予時掩耳而避之矣！

《檇李詩繫》卷五 樞字伯機，【略】樞嘗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之，呼爲「支離叟」。朝夕撫翫，溫日觀至其家，醉即抱之，或歌或泣。又嘗愛一蠻獅水滴，乃漢物也，偶墜其吸子於西湖水閣，百計求之不得。既他往，三年復來，忽獲於水中，以爲神，一時詩人多咏其事。時浙省廣濟庫歲以富戶司出納，侵用官資者，府判王某輒拘其妻子，以小舟載之西湖，趁逐遊人，收其姦錢納官。樞因作《湖邊曲》云：【略】予閱顧玉山《草堂集・秋華亭扁聯》，係樞所書，自署「檇李」，當亦流寓吾禾。故爲入之。

《山居新話》卷二 鮮于伯機樞一日宴客，呼名妓曹娥秀侑尊，伯機因入內典饌，未出。適娥秀行酒，酒畢，伯機乃出，客曰：「伯機未飲酒。」娥秀亦應聲曰：「伯機未飲。」座客從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機』見稱？可見親愛

如是。」遂佯怒曰：「小鬼頭，焉敢如此無禮。」娥秀答之曰：「我稱『伯機』固不可，只許你叫王羲之乎？」一座爲之稱賞。

《書法正傳》卷八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善草書，能懸臂書大幅。或問之，輒閉目曰：「膽！膽！膽！」

《儀顧堂題跋》卷一五　「跋鮮于伯機十詩五札」：右鮮于伯機《支離叟序》及《詩》十章、《致悅齋知府札》一、《澄虛眞人札》三、《巡檢姪札》一，有王夢樓、潘榕皋兩跋。【略】《遂昌雜錄》「溫日觀時至鮮于家，袖瓜啗其大龜，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笑」是也。十詩爲《元風雅》、《元音》、《元詩選》所未收，伯機時年五十四，越二年遂捐館，故子昂之圖無傳，《剡源集》亦無此傳，惟序稱「大德己亥得松于陳氏廢園，明年枝葉盛茂」，則松得于大德三年，詩當作于大德四年，而序末仍題己亥，必有筆誤。曹志堅，洞霄宮道士，劄授澄虛明教守正眞人，至元己卯充洞霄宮副職，兼杭州路道教提點，終任。見《洞霄圖志》。則與澄虛三札，皆至元廿六年以前書也。悅齋知府，俟考。伯機書法與子昂齊名，今觀諸札，幾欲駕而上之，宜子昂推服不置也。

著錄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鮮于伯機集》二卷。

又卷一三　《困學齋詩集》二卷，鮮于樞。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鮮于樞《困學齋集》□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鮮于樞《困學齋集》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困學齋詩集》二卷，元鮮于樞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困學齋雜錄》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元鮮于樞撰。【略】是書所紀當時詩話、雜事爲多，原本不著名氏，故嘉靖中袁袠跋稱撰人未詳。曹溶收入《學海類編》，以鮮于樞自號「困學民」，題所居曰「困學齋」，遂以此書爲樞撰。今考其書，雖隨筆劄錄，草草不甚經意，而筆墨之間，具有雅人深致，非俗士所能僞託。且元初諸人，亦別無稱困學齋者，溶定爲樞作，似乎可信。末有厲鶚跋，謂卷中金源人詩，可補劉祁《歸潛志》之缺，存之亦可以資採錄也。開卷引李平、許楮二事，但錄舊文，無所論斷，莫詳其意。卷中趙復初二詩，前後兩見，字句亦有異同，殆亦偶然雜錄，未經編定之本。後人因其墨迹，繕錄成書，如蘇軾《志林》、《仇池筆記》之類歟。

《中國善本書提要》　《困學齋雜錄》一卷，一冊（北圖）。鈔本（九行十八字），元鮮于樞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困學齋雜錄》一卷，元鮮于樞撰。清星鳳閣趙之玉抄本，趙之玉校，周星詒跋，一冊。　又：清抄本，楊復吉跋，一冊。

藝文

白珽《玉清宮與趙達夫鮮于樞聯句二首》（宮在西湖錦塢，宋紹定初建）　湖光漠漠水禽飛（達夫），堤柳斜斜帶夕暉（樞）。二月江南好天氣（珽），初陽臺上愜春衣（樞）。　巾子峰頭艤釣船（達夫），初陽臺上坐鳴絃。出雲高樹明殘日（珽），過雨蒼苔泣細泉（樞）。絕俗誰能繼高躅，凌雲我欲學飛仙（達夫）。還家正恐鄉人問（珽），化鶴歸來知幾年（樞）。

戴表元《鮮于伯機家釣臺石》　人間岩石亂紛紛，嚴子臺名最喜聞。何術縮渠千里脈，有人分得兩峰雲。天邊路遠星還動，江上潮回日又曛。解道泥途等軒冕，東西更有范希文。

張伯淳《次韵伯幾寄示游西湖白蓮寺二首》　樂事從閑得，新詩以道鳴。何人追惠遠，入社有淵明。深院不受暑，迅雷多快情。遙知出山興，如過虎溪清。　波定潛魚適，林深白鳥明。村居忘物我，秋日弄陰晴。久別何因爾，相思太瘦生。讀君五字律，可以擅長城。

又《輓鮮于伯幾二首》　福星推迺祖，濟美舊家聲。浙水分鄉社，湖山合墓塋。詞華推哲匠，幕府負平生。猶想池亭上，高談四座傾。　廿載論文稔，閑中屢盍簪。北來凝望眼，西去報歸音。詩好空遺墨，人亡不問琴。幽明從此隔，庭樹看成陰。

趙孟頫《哀鮮于伯機》　生別有再逢，死別終古隔。君死已五年，追痛猶一日。我生大江南，君長淮水北。憶昨聞令名，官舍始相識。我方二十餘，君

髮黑如漆。契合無間言，一見同宿昔。春游每拏舟，夜坐常促席。氣豪聲若鐘，意憤髯屢戟。談諧雜叫嘯，議論造精覈。巍煌商鼎制，駔駿漢馬式。奇文既同賞，疑義或共析。錦囊裝玉軸，妙絕晉、唐蹟。粲然極炫曜，觀者咸辟易。非君有精鑒，疇能萃奇物。最後得玉鈎，琱琢螭盤屈。握手傳玩餘，歡喜見顏色。刻意學古書，池水欲盡黑。書記往來間，彼此各有得。我時學鍾法，寫君先墓石。江南君所樂，地氣苦下濕。安知從事衫，竟卒奉常職。至今屏障間，不忍睹遺墨。凄涼方井路，松竹蔭眞宅。乾坤清氣少，人物世罕覿。緋袍儼畫像，對之淚沾臆。宇宙一何悠，悲酸豈終極。

馬臻《題聯句詩卷後》 嗚呼，古人不復起，我亦支離頭白裡。憶昔三十相經過，揚激風騷猶在耳。鮮于詞翰中原英，盛子早歲蜚文聲。髯龔詩畫復振古，拄杖落落長庚星。雄才盛事不易會，似與百世標儀刑。我家兄弟何爲者，氣與高秋鬬瀟灑。南北東西二十年，淪落惟存盛兼馬。銜哀不敢話耆舊，掩卷看天淚如瀉。君不見，此道誰復同，一曲陽春和應寡。

熊朋來

論述

吳澄《前進士豫章熊先生墓表》 先生宋咸淳甲戌進士第四人也，授從仕郎、寶慶府判官，不及仕而國運終。常人壯歲取高科，輒沾沾自喜，得之未幾而旋廢，必怏怏自失。先生不然，當其得也，不以爲加，及其廢也，不以爲損。處之裕如，於是識趣過人遠矣。南服始附，田野間有竊發，弗可寧居，徙家依城市。胸懷洒落，態度寬和，聞風者造門，人人如煦春陽、飲醇酎而去，莫不貌敬心服。有所詢諮，懇懇開示不倦。中州士大夫率令子弟受業。朱子《小學》一書，條分節解，標注其事，凡名物度數，姓字稱號，族系時代，一覽瞭然，大有裨益於初學之士。書市刻板廣傳，今通行乎天下。朝廷遣使定閩、廣，選士，當路咸以名薦，公議以爲先生大儒師，而東南士類之盛，福、吉其最。遂命相繼任兩部教官，以擬安定胡公之蘇湖教官。任滿，部注將仕佐郎、建安縣主簿，疾不赴。其後，再注從仕郎、福清州判官，致仕。視之若浮雲然。自號「彭蠡釣徒」，日鼓瑟以自怡，遠近來學益衆。口講指畫，俱通經能文。貢舉制復，門生悉堪應舉，擢科者累累。三科，三省禮聘校文，所貢大半成進士，人羨揀擇之精。在宋用《周禮》義策勳，今制此經不與試士，則教人習《禮記》，或漸沐其餘潤，遄有明效。博通群籍，而禮樂書數尤所研究。每嘆詩樂無傳，倣朱子所得趙彥肅家二十四譜，增二十詩，俾皆可歌。且謂朱子雖疑古樂，必非一聲協一字，而猶存此，聊見聲歌之彷彿。然今之音調，縱未如古，不猶愈於以近世操弄詞曲爲樂哉！嗚呼，此先生之深心，殆猶逃虛空之喜聞足音也。倘際議禮制度考文之會，次胡和阮、李之間，其庶幾禮樂，豈出諸君子之下也？孔廟釋奠，肇自唐《開元禮》，宋《政和禮》因之者也。升歌之辭多闕，江南學宮配享有四，而酌獻舊辭，止有顏、孟，所在因循苟簡，仍以侑顏、孟者侑曾、思，爲是更譔新辭，補所不備。春秋各按月律，合調迎神，至送神，通十八曲，部使者以之遍行於諸郡。惜哉，此學此志，不獲顯設臺閣，名流若程鉅夫，若元明善，屢言於朝，時未及用。所譜諸詩，《考槃》、《蒹葭》、《衡門》、《白駒》，一皆寓自足己樂，不蘄人知之意。賦又假瑟以諭，不無金鑄子期之嘅焉。

劉岳申《祭熊天慵文》 嗚呼！如公年輩，尚論才美。大江以西，一人而已。在宋高科，于今名士。莫肯蔽賢，而誰薦禰？嗚呼，記問之學，靡不有聞，我獨懷公，小畜懿文。閭巷之士，皆附青雲，我獨懷公，大雅不群。公無嗜好，惟不捨瑟，餘事八分，他無玩物。公在豫章，孰非知己？惟有籃輿，門生兒子。昔科未起，我童子師，忝從公後，謂我鼎來。公之校文，巧移銖兩，析理之微，有如指掌。公來廬陵，爲我捧檄，念我親亡，流涕太息。我來決泮，惟公焉依。公曰子來，慰我所思。公主文衡，于漢之廣。賀公得人，弔我獨往。如何今者，遊白雲鄉。使我踽踽，獨行武昌。嗚呼，風流已矣，文采誰論？豈無他人，匪我思存。公有驥子，未著祖鞭。從公遊者，鷄犬亦仙。孰銘公者？起公九泉。公不可起，我涕河懸。

李孝光《挽熊天慵先生》 歸來白髮照江湖，伊、呂平生亦釣徒。八代文章惟子在，百年禮樂要人扶。身騎箕尾神先見，夢覺龍蛇歲已徂。幸自有書遺手澤，鳳毛後日色敷腴。

傳記

虞集《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略】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爲內相尚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毀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煦、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揚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略】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辨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元史**》**卷一九〇**《**熊朋來傳**》（存目）

《**元儒考略**》**卷三**（存目）

《**閩書**》**卷五〇**（存目）

《**宋元學案**》**卷四九**（存目）

著錄

吳澄《前進士豫章熊先生墓表》 平生著述有《小學書標注》，有《瑟譜》，有《文集》三十卷，具存。觀此，可以見所學之大槩矣。

《**元史**》**卷一九〇**《**熊朋來傳**》 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精究。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熊朋來《豫章家集》三十卷。

《**說部精華・載籍下**》《豫章集》：馮舍人大木言在祕府見《豫章先生熊朋來集》，舊刻極完好，龔從葉侍郎認庵鈔得。《豫章集》七卷，似非全書。

藝文

劉將孫《與熊天慵自三山同歸天慵出江西》 我又送一客，何時我亦歸。不妨身少住，但使願無違。白雁仍南北，青山孰是非。徘徊立江上，雲彩影秋暉。

鄧牧

論述

鄧牧《伯牙琴後序》 右余集詩文六十餘篇，【略】有若禮法士嚴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淡閒曠者，有若健將忠壯激烈者，有若仙人綽約靖深者，有若神人變化不可測者。余自知如此，未知或者知我何如也。噫！三千年後必有揚子雲。

仇遠《聞金之一鄧牧心葉去文皆羽化山中》 獨居學道坐枯禪，鹿豕交游七十年。能以幻軀當雨雪，終無虛腹坐神仙。平生文字知誰受，老死山林絕可憐。他日錢塘耆舊傳，三高宜入畫圖傳。

鄭元祐《遂昌雜錄》 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覈，不苟作。承其學者杭人李坦之諱道坦，坦之詩亦工，然傷於巧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伯牙琴》一卷。【略】是集爲牧所自編，皆滔滔清辨，而不失修潔，非晚宋諸人所及。

鮑廷博《伯牙琴跋》 錢塘鄧牧心先生生宋晚季，薄於榮名，工古文詞，雅以作者自命。

傳記

《伯牙琴》卷首《鄧文行先生傳》 鄧牧字牧心，家世錢塘，自號「三教外人」。年十餘歲，讀《莊》、《列》，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及壯，視名利薄之，徧游方外，歷覽名山。逢寓止，輒杜門危坐，晝夜唯一食。歲丙申，至越山陰，脩竹王公延致陶山書院。己亥，還錢塘，入餘杭洞霄止焉，身不衣帛，服楮禦寒暑。遇異人，受脩鍊法，至是於宮之超然館入室宴坐，或數月不出。四方名勝不憚遠塗，以文字請，每一篇出，爭傳誦之。非其人求之，厚餽弗爲，其自重如此。住山介石沈公爲營白鹿山房石室顛，居之最深處，匾曰「空屋」。公自作記，命工鑿石，奇甚。左右植梅竹，與五巨松相閒。每云：「山居占勝，不啻足矣。」時里人葉林亦隱九鎖冲天觀，有行窩山房中，與公爲深交。忽一日謂同道曰：「吾二人不久他往。」似有言別意。大德丙午正月八日，葉公坐蛻，公誌其墓。踰半月，亦無疾而化，信然。瘞劍履石室洞下，壽六十。嚴陵胡汲古別爲作傳。有《洞霄志》、《游山志》、《雜文稿》傳山中，衆稱曰文行先生。贊曰：石室之顛，山名白鹿。歲久荒蕪，寒煙古木。爲公結構，匾曰「空屋」。潤色吾教，表章林谷。玉樓有召，金丹已熟。若此仙才，誰其可續？

《萬姓統譜》卷一〇九 鄧牧，錢塘人，能通《莊》、《列》諸書，下筆追古作者。嘗居餘杭洞霄宮之超然館，經月不出。四方名勝以文字請者交至。非其人，雖請之弗與。大德中，無疾而逝。所著有《洞霄志》、《文稿》。

嘉靖《浙江通志》卷六八 牧字牧心，錢塘人。生十餘歲，讀《莊》、《列》二子書，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不事榮名，遍游名山大川，歸隱大滌山，人稱爲文行先生。

紀事

鄧牧《西湖修禊序》 今年春，予東游上越，三月三日，越人士有事蘭亭右軍祠，余謝不往。適同館人泛舟鏡湖上，強與俱飲醉，分韵既，爲序之。越數

日，有自杭歸，爲予言祖禹領東西州，客十有四人，修禊事西湖，以予不及與，怏怏而已。余笑曰：「杭、越相去僅百里，其在太虛中，不翅同處一毫端，我醉此，若醉彼，何與不與有邪？」又越月歸杭，祖禹出所賦詩，亦俾余序。余追思醉越時坐念西州故人，其樂其悲弗得知也，西州故人念我，獨得知其樂其悲乎哉？

《吳禮部詩話》 李坦之早歲入道洞霄宮，學文于隱者鄧牧，有葉林者，亦隱山中。坦之出山，時時誦葉、鄧詩。鄧有《寄友》。

《硯北雜識》卷下 葉林去文，錢塘人，與鄧牧心俱隱大滌山。或數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游，則不避豺虎，白晝危坐，則客至不起。其爲人高潔如此。所爲文章多世外語，鄧則全效柳子厚。大德某年冬，葉忽馳書別親友，云將它往。且詣鄧言別。至明年，年五十九，正月八日，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葉已仙去，嘆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紿我言別？吾亦長往耳。」乃述《墓志》。又於燈下取其文集，讀畢而終。吾子行有《懷葉鄧二道人詩》云。

《何氏語林》卷二〇 〔葉〕去文於大德中，忽馳書別親友，云將他往。且詣鄧言別，即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去文仙去，嘆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紿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爲去文述《墓志》，又於燈下取其集，讀畢而終。

著錄

鄧牧《伯牙琴自序》 予集詩文若干，名《伯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而不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絕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嘗遇子期，惡知其死不死也？故復存此。

《南濠居士文跋》卷二 錢唐鄧先生牧心，生宋世之季，有文數十首，名《伯牙琴》。余藏之篋笥餘三十年，未嘗輕以示人。嗚呼！先生之操高矣，余非知音者也，姑以俟後世之鍾子期耳。

鮑廷博《伯牙琴跋》 元大德間，遯跡餘杭大滌山，手定詩文六十餘首，名《伯牙琴》，慨賞音之難也。由元迄明，亡佚過半，南濠都少卿藏本已有文無詩矣。予爲綴緝叢殘，於舊存文二十四篇外，增文五篇，補詩十有三章，授住山張君禮恭，刊附孟集虛《洞霄圖志》以傳。洞霄山深境寂，游屐罕至，其行或未廣也，爲別梓此本，以遺同嗜。先生所撰《大滌洞天記》三卷，已歸《道藏》，琅函金檢，永與上清靈寶諸書竝垂不朽，惟《游山志》及張叔夏所題東游詩卷與林霽山倡和陶山十詠，無從物色，遂成《廣陵散》矣，惜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伯牙琴》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鄧牧撰。【略】前有自序，後有自跋，以知音難遇，故以「伯牙琴」爲名。跋稱詩文六十餘篇，此本惟文二十四篇，併序、跋爲二十六，蓋佚其詩一卷也。末又附《冲天觀記》、《超然館記》、《清眞道院碑記》三篇，題曰「補遺」，而《清眞道院碑記》末有「大德四年庚子錢塘鄧牧記、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書」字。知後人從石刻鈔入，非集所本有。自跋稱平生爲文不止此，是一證矣。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八 《伯牙琴》一卷，宋鄧牧撰。知不足齋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伯牙琴》一卷，舊鈔本。錢塘鄧牧牧心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伯牙琴》一卷，宋鄧牧撰，清鈔本，彭元瑞校并跋，一冊。

藝文

釋善住《鄧隱君牧》 標格類孤鶴，翩然獨往還。彈琴坐白石，把酒看青山。鬚鬢經年改，身心竟日閑。料知塵世事，無復得相關。

馬臻《鄧牧心絕粒味道賦長句以贈》 穀者命之本，此語足深致。四體不服勤，何以望卒歲。昏昏塵土喧，疲役身口累。食也苟失時，饑火熱五內。鄧君儒者仙，久牧方寸地。一朝遇至人，玄言啓幽祕。若非種杏翁，定是赤松輩。教以絕火粒，咀嚼太和氣。外美邪魔腥，八珍豈足貴。虛無空中素，俗物盡疣贅。過我索詩章，已覺神彩異。丹髓碧華滋，道大淡無味。富家食方丈，日計萬錢費。庖丁技雖窮，鸞刀獻瑣碎。安知遺世士，回斡太古意。萬象一秋毫，忘形日月外。翻嗟鄭子眞，谷口躬耕耒。會當謝塵氛，飄舉賓軒帝。

牟應龍

論述

黃溍《隆山先生文集序》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內。渡江後，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歸然爲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之冢子，能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爲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間，父子自爲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母夫人鄧氏，太史李公外孫女，又從而有聞於史學。大理公歿，學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而考質焉。先生於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措諸掌。寒門下士，窺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孳孳矻矻而忘其老，閱閱貴游，挾清才雅藝，以馳騁於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言必有實，而要其歸，一本於理。昔之善爲品評者，謂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警敏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眞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爲蜀士之幸乎！

《元史》卷一九〇《牟應龍傳》 牟應龍，【略】應龍幼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略】初，宋亡時，大理卿已退不任事，一門父子，自爲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考》盛行於世。應龍爲文，長於叙事，時人求其文者，車轍交於門，以文章大家稱於東南，人擬之爲眉山蘇氏父子，而學者因應龍所自號，稱之曰「隆山先生」。

傳記

虞集《牟先生墓誌銘》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略】大理少卿巘之子也。【略】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制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眞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略】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

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爾」。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之言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著錄

黃溍《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襲藏遺稿，懼歲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爲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溍序于篇末。

藝文

貢奎《次韻牟成甫》 我屋青山下，江淨餘霞赤。三年卧憂患，迹絕城府入。扁舟乘興來，獵獵風滿席。豈無知心人，邂逅談燕集。撫物空自嗟，白鷗亦閒適。虛名苦勞生，於事竟何益。

黃溍《隆山牟先生挽章》 井絡收英氣，文昌返列星。能官須閥閱，仍世覿儀刑。漂轉逾三峽，森扶並五丁。芝蘭紛滿砌，橘柚欻充庭。它日看空櫪，群公羨發硎。鼎湖驚掃迹，華表訝摧翎。風物嗟王粲，心期託管寧。乘桴良已後，抱瑟匪求聽。此道誠何病，明時忌獨醒。迢迢瞻北極，袞袞化南溟。薦剡多新墨，恩袍秪蒨青。故應氈座冷，不愧草堂靈。食檗餘深味，懸車及暮齡。一朝傷永訣，千古閟遺經。謬忝鴻私久，徒增雪涕零。無辭歌《薤露》，有恨寄泉扃。

仇遠

論述

綜論

方回《山村遺稿序》 今夫世之不能詩者望洋而返，或不以斯事爲然，是固未知堯、舜、禹、湯以來，雖文辭之非詩，猶貴於叶音韻而便誦讀，其亦豈無能詩之流？然不隘淺纖巧，則漫放□誕，終不入于作者之域。仁近此百詩，翳盡而珠明也，氣至而果熟也，霜降而水涸也，箭鳴而的破也，琴瑟具而淫哇退舍，衣冠正而強暴拱手者也。仁近名遠，年甫四十有一，詩之進未已云。

又《送仇仁近溧陽州教序》 吾友山村居士仇君遠仁近，受溧陽州教，年五十八矣。歸附垂三十年，始得一州教，則何其難於仕也。仕之難如此，而況敢望夫達之易乎！仁近詩名滿世，自有垂百世而不可朽者，仕之達外物也，何足控摶而芥蔕。

方鳳《山村遺稿序》 山村仇君過予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高，處紛華聲利之場，而冷淡生活之嗜，混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令人心醉。及披華帙，標格如其人，蓋得乾坤清氣之全者也。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詩爲文，故寄興深，裁語婉；本朝之詩以文爲詩，故氣渾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爲詩，故月露之清浮，烟雲之鮮麗。今君留情雅道，滌筆冰甌，其孰之從？仇君曰：「近體吾主於唐，古體吾主於《選》。」（闕）融化事，往往於融暢圓美中，忽而淒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遺韻，然後知向之所以爲仁父者窮而故在也。今夫水雖萬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群，過鄉翔回焉，鳴號蹢躅焉，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鳴焉，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黍離，居嫠而不念儀髣，望白雲而不思親，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

矣，尚復有詩哉！此余於仁父之詩獨證其不爲窮所移。又明年，復相見，乃序而歸之。人當有因余言而深知仁父之心者，世之人有不知其心，則仁父自知之，余知之，後世必有知之者矣。

牟巘《山村遺稿序》 觀水必於海，觀其會也，杭社其詩之會乎！非精能之至，未易據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近嘗有《辛丑出西岳詩》，適從何來，而欲效淵明耶？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此例者甚衆。而世獨喜言淵明，蓋淵明書甲子凡十二，時自序其平生出處，本末略備。庚子鎮東參軍使者，已有「靜想田園好，人間良可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安參軍使者，則「田園日夢想」，其意愈迫矣。至秋，去爲彭澤令，八十餘日，遂賦《歸去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曰「遙遙沮溺心」，丙辰《下潠田舍穫》曰「遙謝荷蓧翁」，則往而不返。致命遂志，無可復言。論淵明者，要當以是爲斷。仇君自號山村，不願富貴，而志在田園，正如己酉《九日》、庚戌《西田》、丙辰《下潠田舍穫》耳，是眞知慕淵明者，可尚矣！

戴表元《仇仁近詩序》 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杭產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爲茲技乃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謠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爲此不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然獨行獨止，如羈禽越鄉而無與群，如馬行過其故櫪徘回而悲鳴也。嗚呼！疇昔之嘆，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斷。何世無人，何人無心，特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間，不足以得之。久之，屠君存博、白君廷玉二君者，皆疊疊志於古人，皆不棄余，而肯與之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鋟成一巨編，叩其藏未鋟者，尚什佰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羨其敏而敬其密。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君晤語，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爲快。仁近又方力學，期樹立，以爲千百年後世計，視余區區相知於耳目間，似不足焉。既竊自喜茲編之不絕於世，而余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托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其盛時，有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絕，而氣盡衰，業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望有名譽，或藉以一樂，稍稍捐去晚暮孤貧之憂，即君賜大矣！若君之所願者，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又《仇仁近真贊》 廣袂長襦，纓巇其胡。素絲以爲絢，尙爲是雍雍于于，非平時慕作洛詠而歌吳歈者乎！

又《仇山圖為仇仁近作》 仇山山下仇山人，白頭宦學走風塵。問渠家在山何處，雲氣漫漫不知路。詩人作事例多癡，逢山且畫且題詩。不如鄰翁不識詩與畫，一生耕釣仇山下。

吾邱衍《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 老去陶元亮，歸來向子平。鄉關成久別，故舊喜相迎。卜宅來江燕，移尊笑海鯨。新傳浣花句，未怪作金聲。

張燾《輯山村先生詩卷》 昔在垂髫日，今吟薄暮年。牀孤郗氏選，詩得謝公傳。故國空戎馬，荒山冷墓田。祇令後死者，忍泪讀遺篇。卷可留天地，詩嘗泣鬼神。遊仙歸化鶴，披髮下騎麟。素望高前輩，青衫老此身。棲霞石表在，終古不成塵。

魏驥《興觀集序》 山村名遠，字仁近，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間。予知其爲人，得之于元太史金華黃文獻公所寄詩，稱道其學不置。其詩三十八首，蓋暹得之於外家彭宗海之所藏，在當時書以贈其同志盛元仁者。存齋名佑，【略】二先生之出處雖不同，而其學問要皆歸之於博見廣識，有不可以優劣論者也。今觀其諸詩，求其音節與悲思佚樂之趣，未免有所不同。誠以一在宋亡之季世，一在當今文運亨□之日，良由其時有古今盛衰之異而然耳。抑可不均謂之詞林中之傑作者耶？

貢奎《題仇氏先蹟卷》 燕山故家盛，此老獨稱賢。規矩諸孫在，詞章再世傳。過庭知舊學，開卷憶當年。祖硯應同久，清朝備史編。

《書史會要》卷七 好古博雅，楷書學歐。

《元詩選》二集甲集 其爲詩，嘗曰：「近體吾主於唐，古體吾主於《選》。」往往於融暢圓美中，忽而凄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餘韵。晚年謝事，樂於湖山泉石間，多與方士游。名山勝地，佛刹靈區，足迹所到，輒有題咏。釋妙聲謂其詩冲遠幽茂，而靜退閑適之趣溢於言外。釋弘道贈詩云：「吾愛山村友，詩工字亦工。波瀾唐句法，瀟灑晉賢風。」僧守道贈詩云：「朝野遵遺老，山村有逸民。書傳東晉法，詩接晚唐人。」似是爲山村寫照也。

《蟫精雋》卷三 嘗自題其詩尾云：「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爲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暇

日與里人盛元仁言之。予與元仁俱以筆墨受兩山先生知，予之心，元仁之心，先生之心，同矣。元仁歸十錦，將束書渡淮，輒錄小卷贈行以寄君思。若元仁小好詩，錄以教我，以寄予思，明月天涯，千里對面，嵇不孤矣。」兩山謂莫兩山也。瞿存齋謂其語有激而云然，然亦切中寡學而輒談比興之病者。

《六研齋筆記》卷一　高房山爲仇仁近先生作山村圖，純用米法。【略】宋潛溪諸公題之，宋云：「高文簡公畫，趙文敏題識，仇山村、周草窗詩，皆絕無而僅有者。」

項夢昶《山村集跋》　先生爲咸淳遺老，及見宋先輩典型，其詩清夷雅正，一倡三歎，若張承旨仲舉、張外史伯雨皆出其門，以詩名世，素與同里湛淵白先生齊名，謂之仇白。

乾隆《御製題仇遺金淵集》　宋末元初鳴以詩，早年仇白（珽）已名馳。卻看排次還面目（仇遠在宋末即以詩名，其格高雅，往往頡頏古人，世所傳惟《興觀集》、《山村遺稿》及近時歙人項夢昶所輯《山村遺集》，其《吠秋集》則不可復觀，茲於《永樂大典》散篇中裒輯各體，編爲六卷。考遠贈士瞻上人卷，僧道衍跋之，推挹甚至，蓋深傾倒於遠者，故其監修是書所載獨多，似全部，遺者無幾，若有神物呵護者然），信有甲丁爲護持。雄逸或堪蘇（軾）伯仲，清眞亦偶陸（游）塤篪。擬之李杜誠猶遠，則實淵源限代時。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金淵集》六卷，【略】遠在宋末，與白珽齊名，號曰「仇白」。厥後，張翥、張羽以詩鳴於元代者，皆出其門；他所與唱和者，周密、趙孟頫、吾邱衍、鮮于樞、方回、黃溍、馬臻，皆一時名士。故其詩格高雅，往往頡頏古人，無宋末麤獷之習。方鳳序，述遠之言曰：「近體吾主唐，古體吾主《選》。」瞿佑又記遠自跋其詩曰：「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爲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之說，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其言頗中江湖、四靈二派之病。今觀所作，不愧所言。而此集出自塵雍蠹蝕之餘，皆項夢昶本所不載，若有神物呵護，俾待聖朝而後顯者，爲尤可寶貴矣！

盧文弨《仇山村金淵集書後》　詩清綺流美，有蕭閑之韵，而無酸寒之氣。【略】七言佳句，吾愛其「書生愛日唯愁晚，稚子敲冰不怕寒」，「無白衣來多釀酒，放青山入別開門」，「冰懸古樹花尤雋，雪漲寒江水不渾」，「塵世不知秋過半，水鄉但覺月明多」，情與境俱清絕。其七言一絕云：「野風吹樹廟門開，神象凝塵壁擁苔。笑爾不能爲禍福，村人誰送紙錢來。」亦有風人之致。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三　雲濠案：王阮亭《居易錄》載先生《興觀詩集》，有牟巘、方鳳二序。又云：仇號山村，南宋遺老。有句云：「咸平處士眞堪羨，死守梅花住裡湖。」有味乎其言之也。

《石洲詩話》卷五　仇、白宋末齊名，皆有小致耳，論者乃等諸元初之歐、虞，過矣。

《蓮子居詞話》卷三　文章顯晦，有數存乎其間，不可強也。吾杭詩餘，後清眞知名者爲仇山村，而詞止四首。安知海內無好事家，如張子野、姜白石二集，藏弆完好，以待流傳耶？

《詞學集成》卷六　仇山村曰：「世謂詞爲詩之餘，然詞尤難於詩。詞失腔，猶詩落韻，詩不過四五七言而止，詞乃有四聲五音均拍輕重清濁之別。若言順律舛，律協言謬，俱非本色。或一字未合，一句皆廢，一句未妥，一闋皆不光彩。信戛戛乎難之。」詒案：此猶兼四聲五音而言。

《歲寒居詞話》　元人詞，以仇山邨仁近爲最。【略】一時游其門者號爲詞宗，若張翥、張羽等有盛名，而蛻巖尤爲人傳播。

馮登府《無弦琴譜跋》　至其詞清微要渺，與玉田、草窗爲近，流傳絕鮮。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　山村在宋咸淳中，詩與白珽齊名。人稱「仇白」。而未嘗以詞稱，迨爲詩所掩耳。今取而讀之，其清麗似中仙，和雅似玉田，在三人之中，未爲蜂腰。

孫爾準《刻無弦琴譜叙》　彝在史館，繙《永樂大典》，見有《無弦琴譜》，不著撰人名字。讀其詞，清麗和雅，與玉田、中仙、草窗相鼓吹。證以《絕妙好詞》、《花草粹編》所載，及貞居、蛻巖和作，知爲仇仁近詞。

分　論

《讀陳去非集》　《石洲詩話》卷五：仇山村《讀陳去非集》云：「莫道墨梅曾遇主，黃花一絕更堪悲。」其首句云：「簡齋吟冊是吾師，句法能參杜拾遺。」山村之言曰：「近世集唐詩者，以不用事爲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蓋其志杜如此。其詩則《興觀詩集》，止七言近體三十八首，因卷首有王修撰希範大書「興觀」二

字，遂以名之。後有石巖民瞻跋，稱其「手書筆筆無倦意，他日貴游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此本即漁洋所謂「格調靡靡，遠在趙子昂下」者也，《閻氏園池》、《春日田園雜興》、《游石室洞》三首，漁洋稱其「差可觀，亦皆淺淺耳」。又漁洋所稱《輓陸右丞》「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二句，實警策語也。

《和范愛竹》《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第四冷雋。

《再答元父》《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工琢而深穩。

《湖上值雨》《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不減唐人。

《同段吉甫泛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老氣。

《陪戴祖禹泛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琢句用字皆清新。結弱。

《贈士瞻上人》姚性《跋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是卷始于南麓禪師，值時艱，成烏有。復菴復得之山中，以貽後人。後之覽者，當珍之。　釋妙聲《跋》：予始就學時，即知仇、白名。蓋二先生乃宋之遺老，同居錢塘，名望略相等，一時製作多出其手，學者宗之爾。時天竺南北兩山法席甚盛，諸老尊宿咸在，無不與二人者游。仇名遠，字仁近，自號山村民，學者稱爲山村先生，蓋抱道博達之士也。今觀其詩，冲遠幽茂，而靜退閑適之趣，溢於言外，信可敬也。　釋道衍《跋》：仇先生仁近，宋季老儒也。與白先生湛淵詩名並稱于吳下，人謂之仇、白，若唐之皮、陸也。二先生晚年謝事，樂於湖山泉石間，多與方外士游，名山勝地，佛刹靈區，足跡所到，無不有其題咏。兵後，石刻墨本百無一二存也。此數詩乃仇先生晚年所作，錄與天平士瞻翁者。【略】衍壯時過天平，見翁於松下。翁喜辨，評論古今人物惟允，于詩亦稱「仇白」也。仇先生詩，前輩已曾論之，余尚何言哉？然是詩既失而復得，禪師宜加寶重。梁用行《跋》：山村先生詩，置近代詩家，如新巧局製中置一古商彝，識者寧不高其雅厚耶？先生所交多偉人，在方外亦皆卓卓如晦翁輩人物。先生詩中稱所南，所南鄭憶翁，其制行不可屈撓，世指爲逋播臣。先生稱之，先生爲人可知矣！　釋弘道《題詩》：吾愛山村叟，詩工字亦工。波瀾唐句法，瀟灑晉賢風。交好論方外，英雄在彀中。天平宜寶護，開卷氣如虹。　釋守道《題詩》：朝野尊遺老，山村有逸民。書傳東晉法，詩接晚唐人。樂易胸中道，風流席上珍。前賢不可見，仰止挹清塵。　顧應祥《跋》：是卷乃其親筆書與方外友士瞻者，其風格大類樂天。觀其詩，可知其所養矣。卷後諸跋，皆釋子所書，字畫不苟，豈皆賢而隱於衲者歟？

《兵間贈歌者》、《寄董無益》、《賦不應聘高士》　蘇霖《仇山邨贈盛元仁手書詩卷》：先哲云：「遠去日如馳，時有代謝變遷，物有成敗聚散。」然此亦理之常也。昔兵間有歌舞者，先生詩云：「野戰已酣紅帕首，塗歌猶醉錦纏頭。」《寄董無益》云：「遷客無鄉難避禍，饑民失業半充軍。」《賦不應聘高士》云：「忍貧羞說黃金盡，愛老慵將白髮芸。」三復斯言，一時不能忘情。今野戰已酣，誰事歌舞；遷客饑民，多不忍說；金盡而貧，皆不羞說。此又古今事變所不能無者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予年六十有七，玩好之心亦灰，樂夫天命而已。一念不留，與道長往，其樂斯無窮焉。　《蟫精雋》卷三：又《兵間有歌舞者》云「邊塵未定苦無謀」，【略】慨亂傷時，其值季世而然，是斯文之不幸也。

《與虎林盛先生贈行》　俞希魯《跋仇山邨贈盛元仁手書詩卷》：今觀所錄《與虎林盛先生贈行》小卷，其間多感慨興亡之辭，而優柔不迫，平淡中有深味，眞得詩人之旨者也！詩後題識歲月，距今六十八年矣，翰墨如新，誠可愛玩，季高其愼藏之哉！　王洪《跋》：右山邨先生詩三十八首，洪獲觀于彭宗海氏。其頓挫沉鬱，髣髴杜少陵之風，而悲歎感慨，猶不能脫晚宋氣習者，豈其遭時之變而然歟？詩後自謂「作詩必用事」，然古人吟咏之妙，又有在於用事之外，風行水上，貴乎自然耳。今去先生百有餘載，讀之慨然，所謂顧瞻周道之悲，此固先生之心也歟？若乃辭翰之工，有不待鄉里後學之贊詞也。　胡儼《跋》：此卷仇山村詩凡三十八首，觀其所作，當宋、元之際，不能無哀思之音。故體物緣情，多感慨興亡之意，讀之不覺憮然。至論「作詩必以用事爲能」，讀書未免於固。前輩謂少陵詩無一字無來歷，不過言其學博而有根據耳，非但謂用事也。且詩言志，苟適其性情之正，而得乎事理之當，亦何必拘拘於用事與不用事哉！豈仇公學識該博，固以用事爲能耶？然其詩皆自書，字畫清勁，無塵俗氣，其亦山林修潔之士哉？　瞿佑《跋》：山村、虎林二公，宋咸淳名士，並以詩名于時。迨至元初，虎林將有行役，山村手寫唐律三十八首以贈，皆其自作也。且又題識歲月于後，謂「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爲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其言似有所激，然亦切中寡學而輒談比興之病。後有石民瞻跋語，稱此卷「豈特辭翰可重，亦可以見其爲人。他日貴游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輩皆得

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然至今百五十年矣，竟乏刻石者，何世間好奇者之寡耶？可爲慨歎。 胡濟《題詩》：南宋運方厄，腥羶紛以揚。吁嗟頹俗中，見此孤鳳皇。悽悽既不偶，長鳴悲亂亡。所懷虎林彥，頗謂諸中腸。連篇發光彩，遺之期不忘。雅律尊少陵，金石恆鏗鏘。奈何四傳間，幾毀屠販行。斯文幸不泯，復歸君子鄉。墨花久不剝，雪繭猶含芳。金玉愼斯寶，貯之宮錦囊。儼哉故家物，從茲有輝光。

《**懷古**》《蟫精雋》卷三：先民仇山村先生名遠，【略】其《懷古》詩云，【略】與「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同一軌度。

《**閒居十詠**》《蟫精雋》卷九：仇山村仁近《閒居》絕句十章，今摘其二。優游自得，以避亂世，氣和詞平，若不與世故者。在《易・蠱》之上九所謂「高尚其事」，先生有焉。

《**和吳東昇詩**》《炙硯瑣談》卷中：仇仁父（遠）《和吳東升詩》云：「冰懸古樹花尤雋，雪漲寒江水不渾。」「雋」字未經人用。

《**春日田園雜興**》《方韶卿遺稿》卷九《月泉吟社詩評》：「社酒」、「農書」一聯，甚有深意，不但全篇清婉而已。 張燧評：如桓氏箏歌，聲節慷慨，俯仰可觀。

《**哀方嚴州**》 盧文弨《仇山村金淵集書後》：五言律中有《哀方嚴州》五首，嚴州乃方虛谷也。詩中具有微詞。虛谷之爲人，即不至如周公謹所詆之太甚，要其人之不足取，固較然也。今本乃題爲《懷方嚴州》，詳詩意當作於其新歿之日，非懷之也。

《**八犯玉交枝**》（**滄島雲連**） 《古今詞話・詞品上卷》：沈雄曰：宣、政間諸公，自製樂章，有側犯，若尾犯一名碧芙蓉，張子野所製詞也。【略】仇山村《八犯玉交枝》，又有《花犯・詠梅》。倒犯一名吉了犯，南方鳥有秦吉了。按《嘯餘》、《萃編》、《明辨》諸書，謂倒犯之即花犯，殊不知花犯爲《小石調》，倒犯爲《仙呂宮》，同於一百二十字，是又不可不按律也。 《歷代詞話》卷九《仇遠八犯玉交枝》：嘗登招寶山觀日出，作《八犯玉交枝》，後段云：「不知是水是山，不知是烟是樹。茫茫知是何處。」【略】其縱橫之妙，直似東坡。

《**齊天樂**》（**夕陽門巷荒城曲**） 《歷代詞話》卷九：仇仁近居錢塘，游其門者張雨、張翥，俱以能詞名。其咏蟬《齊天樂》極可誦。

《**越山青**》（**四月時**）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金匱孫平叔爾準制軍在閩時，曾刻《無弦琴譜》，乃宋錢塘仇遠山村著。【略】中如《越山青》云「四月時」，【略】《更漏子》云「楝花風」，【略】非神亦何旖旎！

傳記

《**萬姓統譜**》**卷六三** 仇遠字仁近，錢塘人。元初爲溧陽州儒學教授。工詩文。一時游其門者，若張雨、張翥、莫維賢，皆有名于時。著有《山村集》、《批注唐百家詩選》。洪武初，祠于杭學鄉賢祠。

《**仇山村遺集**》**附錄**《**杭州府志文苑傳**》 仇遠字仁近，一字仁父，錢塘人。宋咸淳中以詩名，與白珽湛淵并稱于吳下，人謂之「仇白」，若唐之皮、陸也。一時遊其門者若張雨、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時。宋亡，落魄江湖間。元至元中，部使者強以學職起之，爲溧陽州學教授，以杭州知事致仕。自號近邨，又號山邨，學者稱山邨先生。洪武初，祀鄉賢祠。

《**元史類編**》**卷三六**（存目）

紀事

仇遠《**紀事詩**》**一** 六十年前曾記得，步行一直過西湖。自注：淳祐丁未亦旱，余始生。

《**方韶卿遺稿**》**卷九** 第四十四名仇近村，南陽仇遠，字仁近。

張翥《**跋仇仁近山邨圖卷**》 《山邨圖》，故尚書高克恭彥敬爲御史時，爲仇先生作於泉月精舍。舍乃故宋漳州僉判張逢原淵甫之墳庵，淵甫即句曲外史伯雨之大父也。先生一爲溧陽教授即不仕。仇山在餘杭溪上，因號山邨民。棲霞嶺在西湖，北山先生墓在焉。弁陽則草窗周公謹之別號，弁山在武康溪上。先生，翥師也。大德初元，余甫十有一，常從先生出入諸公間，今再三十年矣！景寧尚書得此卷以屬題。傷年運之既邁，感時事之非昔，愴然於懷，以叙卷末，庶幾覽者知四三君子文獻之徵也。

俞希魯《跋仇山邨贈盛元仁手書詩卷》 山邨先生在宋時已有能詩聲，至元中，嘗分教京口。余時尚童丱，從先人杖履，識之。後每至杭，必造其廬，拜牀下。先生雖生長繁華之地，而神清骨聳，翛然山澤臞儒也。

宋濂《跋山村圖卷》 右高文簡公畫，趙文敏題識，仇山邨、周草窗詩，皆絕無而僅有者。河東張承旨嘗爲賦詩屬和，蒲菴復和之，余欲效顰，老病未能也，姑書此以識愧。

馮登府《無弦琴譜跋》 仁父家餘杭溪上之仇山，高文簡作《山村圖》，後居虎林白龜池。咸淳間與白湛淵同以詩稱。入元，又同應薦爲儒官，不達，歸老西湖。偕林昉、吳大有、胡仲弓輩七人，江山跌宕，以詩酒送年，一時若張翥、張雨、莫維賢皆出其門。

盧文弨《仇山村金淵集書後》 山村爲溧陽教授，在元大德九年，年五十九矣。在任四年，官滿受代歸，詩作於其時。溧陽自唐以來皆屬升州，故吾子行爲之題詩，稱「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也。其分教京口，又在前，故其《寄京口諸友》絕句云：「郡邑山川我舊游，歸舟千里十年秋。相逢若問村翁信，貞女江頭狎白鷗。」貞女江乃指溧陽言也。京口今鎮江府，本朝雍正年間始以溧陽隸焉，或遂以此集在京口時作，誤矣。

《詞綜》卷二七 仇遠字仁近，錢塘人。官溧陽州儒學教授。一時游其門者，若張雨、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世。所著有《山村集》。

《詞苑萃編》卷二一 《樂府補題》：宛委山房賦龍涎香，調《天香》；浮翠山房賦白蓮，調《水龍吟》；紫雲山房賦蓴，調《摸魚兒》；餘閒書院賦蟬，調《齊天樂》；天柱山房賦蟹，調《桂枝香》。倡和者爲玉笥王沂孫聖與、蘋洲周密公謹、天柱王易簡理得、友竹馮應瑞祥父、瑤翠唐藝孫英發、紫雲呂同老和父、篔房李彭老商隱、宛委陳恕可行之、菊山唐珏玉潛、月洲趙汝鈉眞卿、五松李居仁師呂、玉田張炎叔夏、山村仇遠仁近，皆宋遺民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遠字仁近，一曰仁父。錢塘人，因居餘杭溪上之仇山，自號曰山村民。世傳高克恭畫《山村圖》卷，即爲遠作也。遠在宋咸淳間，即以詩名。至元中，嘗爲溧陽教授。旋罷歸，優游湖山以終。

蘇霖《跋仇山邨贈盛元仁手書詩卷》 延祐丁巳秋，余至錢塘，拜識山邨仇先生于北村湯先生之讀《易》精舍，既而屢承誨益。唐律三十八首，先生所作《書贈虎林盛先生行》者。虎林先生，予表叔季高先生之叔父，予之外叔祖也。其年戊寅，表叔始生，但後此一月耳。蚤年嘗披誦于表叔處，辭翰之工，非胸中有萬卷書，何以至此？誠我輩後學之軌範也！表叔今沒四禩矣，平日玩好之物，子盛彥清、甥蔣元用寶藏之。去歲元用、彥清沒，蕩然一空，聞者莫不興歎。玄妙高士鄭本中偶爾得此，出以示余，令人感悼尤深。【略】本中年富力強，修煉閑暇，從事辭翰，得此卷于離亂中，愈加愛護，長留天地間，茲非山邨、虎林二先生之幸也歟！

釋妙聲《跋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 此詩乃爲前住天平山士瞻和尚所書者，今六十餘年矣。今天平住山復菴禪師，士瞻翁之法子也，一旦得之，如獲舊物，且喜且歎，既連爲卷，俾識于左。夫物之廢興成壞，有數存乎其間。自兵興以來，故家所藏法書珍玩，殘剝毀棄，鮮有脫者。而是書獨完于水火瓦礫之餘，而又復歸于其後之人，殊非偶然也。俯仰今昔，爲之一慨。

瞿佑《跋仇山邨贈盛元仁手書詩卷》 迨至元初，虎林將有行役，山村手寫唐律三十八首以贈，皆其自作也。【略】卷舊藏於成公之裔季高，後爲玄妙道士鄭本中所得，復轉而屬之士人彭宗海。予姪暹胥于彭氏，因遂獲之，蓋四傳矣。不幸乏好奇者爲之刻石，以廣著於墨本，然亦幸其不轉于墨本而失其眞蹟也。故謹題附卷後以授暹，俾珍藏之，以俟有識者之鑒觀焉。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 山村家錢塘西城腳下，今呼仇家園。先新叔華田（尊青）曾經其地，云園出莧，絕佳，鬻者稱爲仇園莧。

著錄

孫爾準《刻無弦琴譜敘》 仁近名遠，一字仁父，自號山村民，所著有《山村集》、《金淵集》、《稗史》、《式古堂書考》、《批注唐百家詩選》。《元史》不傳文苑，不志藝文，其姓名、著作，僅散見于他書，雖存其目，類皆遺佚。【略】惟《金淵集》著錄《四庫》。其詩皆官溧陽學官時所作，地有投金瀨，故取以爲名，不收他什。又有《山村遺集》，則項夢昶就所見編次。而《興觀集》者，乃曹倦圃侍郎得仁近手書詩數十篇，倦圃以《興觀》二字題其卷首者也。二書皆掇拾殘剩，非仁近之舊。《無弦琴譜》名不經見，而數百年後出之于棄擲銷蝕之餘，獨完無闕，光景如新，尤足爲藝林瑰寶。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仇仁父《金淵集》一部二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仇仁父《金淵集》二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仇遠《金淵集》□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金淵集》六卷，《永樂大典》本，元仇遠撰。【略】遠初鋟所作一編，方鳳、牟巘、戴表元皆爲之序。分教京口時，裒所作曰《金淵集》，吾邱衍爲之題詩，所謂「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者是也。二集皆已佚，故明嘉靖中顧應祥跋其《贈士瞻上人》卷，已有不見全集之憾。【略】而所謂《金淵集》者則不可復覩，今惟《永樂大典》所載尚數百首。考遠《贈士瞻上人》卷後，有洪武二十一年僧道衍跋，其推挹甚至，蓋深傾倒於遠者，故其監修是書，載之獨夥，疑其全部收入，所遺無幾也。謹依各體排纂，編爲六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金淵集》六卷，聚珍版本。元仇遠仁近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仇遠《金淵集》六卷，又《山邨遺集》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金淵集》六卷，盧抱經校本。元仇遠撰。【略】集久佚，僅存方鳳、牟巘、戴表元所爲序。【略】四庫館臣採自《永樂大典》，編次猶得六卷。既入之聚珍本，浙江行省復刊作巾箱式，而盧抱經又細校之，後記云：「乾隆辛丑後五月十九日，西湖盧文弨在晉陽三立書院，再看一周，令我懷鄉之情益不可遏。」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〇　《金淵集》六卷，元仇遠撰。浙江重刊聚珍本。【略】世所傳《興觀集》、《山村遺稿》，并項夢昶所刻《山村遺集》一卷，皆非完書。茲從《永樂大典》採出，凡詩四百九十六首。

《補遼金元藝文志》　仇遠《金淵集》六卷，又《山村遺集》一卷。

馮登府《無弦琴譜跋》　著有《興觀》、《山村》諸集。顧其集久佚，見于孟宗寶《洞霄詩集》、《湛淵遺稿》者僅數首而已，後人幾無復稱之者。我朝四庫館開，以《永樂大典》錄《金淵集》六卷，項夢昶又緝遺集一卷，而山村詩始顯于世。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乾隆庚申項夢昶輯其遺詩，名曰《山村遺稿》，而吾邱衍舊題所謂「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者，亦久不傳。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金淵集》六卷，元仇遠撰。聚珍本。　閩覆本。　杭縮本。　補：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余有一帙，余臨盧文弨校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金淵集》六卷，元仇遠撰。清乾隆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傳增湘跋并錄盧文弨校注，一冊。　又：《仇山村遺集》一卷，元仇遠撰。附錄一卷，清乾隆五年項夢昶古香書屋刻本。傳增湘實補錄詩文并跋。一冊。　又：《山村遺集》四卷，《雜著》一卷，元仇遠撰。清咸豐十年汪藹吉抄本，韓應陛跋。一冊。　又：《山村遺集》一卷，《稗史》一卷，元仇遠撰。附錄一卷。清光緒二十一年丁丙刻《武林往哲遺著》本。傳增湘校補并跋。一冊。

方回《山村遺稿序》　予友武林仇仁近早工爲詩，有稿二千餘篇，予爲選四百篇，猶以爲多，則刪之而取百焉。

項夢昶《山村遺稿跋》　予向喜誦先生詩，留意披訪，從《珊瑚木難》、《清河書畫舫》、《成化杭州府志》、《嘉興府志補》、《上天竺寺志》、《絕妙好詞》、《花草粹編》諸書中，復得詩詞，題跋如干首，分各體編排成帙，刻於杭郡。惜《湛淵全集》無從寓目，僅見於顧氏《元詩選》中，不得與先生合璧爲歉事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近時歙縣項夢昶始采摭諸書所載，補輯爲《山村遺集》一卷，刻之杭州。

又　《山村遺集》一卷，【略】元仇遠撰。遠所撰《金淵集》皆官溧陽日所作，故取投金瀨事以爲名，所載皆溧陽之詩，而他作不預焉。其他作爲方鳳、牟巘、戴表元等所序者，僅散見諸家集中，而詩則久佚，世所傳《興觀集》、《山村遺稿》皆後人以墨蹟裒刻，非其完本。此本爲歙縣項夢昶所編，後有夢昶跋，稱留意搜訪，從《珊瑚木難》、《清河書畫舫》、《成化杭州府志》、《嘉興志補》、《上天竺寺志》、《絕妙好詞》、《花草粹編》諸書中，復得詩詞，題跋如干首，編排成帙。雖其時《永樂大典》猶庋藏清秘，外間不得而窺，《金淵集》所載，夢昶皆不及錄，不足以盡遠之著作。然此集之詩皆不作於溧陽，不可并入《金淵集》內，故仍存其書，各著於錄，以不沒遠之佚篇焉。

韓應陛《清抄本山村遺稿題識》　書內所模印記，當爲義門先生印，可愛也。　又：乙酉十二月二十四日，得于文祿堂，元方記，時孟涵旁觀。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山村遺集》一卷，抄本。元仇遠仁近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山村遺稿》二卷，舊鈔本。元錢塘仇遠仁近甫著。《山村遺稿》，《四庫》著錄者爲乾隆庚申項夢昶輯，此本二卷實《興觀集》之一，較項輯雖少詩十四首，并缺雜文十五篇，然究爲三百年前之舊本也。存之以寓敬恭之意。

丁立中《跋貞居集》　先君子性喜掌故，嘗彙刻《武林叢編》以存古蹟，而於前賢著述，尤好有元一代詩文，若仇山村、白廷玉、吾子行諸先生遺集均爲校刻。暇日，嘗率立中至多寶山及栖霞嶺，訪三先生之墓。蔓草荒烟，難尋遺址，不勝代遠年湮之感。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鈔本山村遺稿跋》：仇仁近在宋咸淳間以詩鳴，與白珽齊名，乾隆御題《金淵集》所謂「宋末元初鳴以詩，早年仇白已名馳」是也。《金淵集》六卷，《四庫》開館時從《大典》中輯出，得登祕閣。顧其集皆分教京口時所編，而初刻之時，經牟巘、方鳳、戴表元作序者，久亡佚不存，世所傳遺稿，皆從手書墨蹟及他書所載采拾而成，此冊亦即明、清以來相傳蒐輯之本也。凡詩一百三十四首，雜著六首。以乾隆庚申項夢昶刻本核之，較此本增詩十首。然如《題虎溪三笑圖》，此本有第二首，而項刻無之；至雜文，雖僅存寥寥數篇，然其中《山中白雲詞叙》、《跋思陵書》、《跋李西臺書》、《題求志齋》四首，項刻亦皆失載，是其蒐采之勤，視刻本固已優矣。此冊昨歲得之滬市，爲松江韓涤卿家舊物，楷書精雅，朱筆校字尤清美。書衣舊題「王隨菴異公所藏」，然余詳玩之，【略】校舊藏何校《史通》，其鈐章無不悉合，可知此集必爲義門所鈔，其行間朱字則爲義門手筆無疑矣。余懼後人以無款識而妄生疑揣，故特表而出之，俾來者知所珍惜焉。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山村遺集》一卷，元仇遠撰。刊本。　補：《仇山村遺稿》一卷，元仇遠撰。清何焯家寫本，【略】存詩一百三十四首，文四首。何焯朱筆校。余藏。　又補：《仇山村遺集》一卷，元仇遠撰。《附錄》一卷，清乾隆五年項夢昶古香書屋刊本，【略】余有一帙，余據家藏何焯校本校，增詩一首，雜著四首。　補：《山村遺稿》一卷，元仇遠撰。附錄二卷，《補遺附錄續》，清寫本，題顧維岳輯。補遺附錄題知不足齋輯。鈐章壽康藏印。　又補：《山村遺稿》四卷，《補遺》一卷，《雜著補遺》及附錄四卷，元仇遠撰。清顧維岳輯。附《閒居錄》一卷，元吾丘衍撰。清寫本，【略】李木齋先生遺書，歸北京大學圖書館，癸未歲余曾借校一過。　又補：《山村遺集》一卷，《稗史》一卷，元仇遠撰。附錄一卷，清光緒二十一年丁丙刊《武林往哲遺著》本，在後編。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山村遺稿》不分卷，一冊。元仇遠撰。清初何堂手鈔本，何氏手書題記。　又：《山村遺稿》二卷，附錄一卷，一冊。元仇遠撰。舊鈔本。

魏驥《興觀集序》　《興觀集》者，錢塘瞿迎以其弟暹集鄉先達仇山村、瞿存齋二先生所著七言近體詩凡八十八首，迎持以質之于同邑翰林修撰希範王先生，先生徧閱之已，以《傳》曰「詩可以興，可以觀」，援筆于集首，大書二字曰「興觀」，于是迎遂名其集《興觀》云。　又：其詩三十八首，蓋暹得之于外家彭宗海之所藏，在當時書以贈其同志盛元仁者。

《玄賞齋書目》卷七　仇遠《興觀集》。

《帶經堂詩話》卷六　宗柟附識：兄寒坪云：近歙人項夢昶刻《仇山村遺集》，四言一首，五古七首，七古十首，五律十二首，七律八十首，七絕三十六首，六絕一首，末附遺句，又詞四首，序文一，題跋三。【略】項作後序云：「山村有《金淵集》，久已散佚，世所傳《興觀集》，《山村遺稿》，皆從手書眞蹟抄得，非完本也。」

《石洲詩話》卷五　其詩則《興觀詩集》，止七言近體三十八首，因卷首有王修撰希範大書「興觀」二字，遂以名之。後有石嵒民瞻跋。【略】此本即漁洋所謂「格調靡靡，遠在趙子昂下」者也。

龔翔麟《跋仇山邨贈盛元仁手書詩卷》　海寧馬氏仲安藏仇山村手書唐律三十八首，乃贈盛元仁之行者。跋者元石巖、俞希魯、蘇霖，明王洪、胡儼、胡濟、瞿佑共七人。洪又大書「興觀」二字于首，鄭雍言從而篆之，裝池爲一卷。《山村集》世久失傳，此卷如吉光片羽，誰不知寶重！況予杭人也。山村、元仁、王洪、瞿佑皆鄉之前哲，手澤俱存，景行倍切。借觀凡七日，然終不可留也，爰手錄其副而歸之。

項夢昶《仇山村遺集跋》　世所傳《興觀集》、《山村遺稿》，皆從手書眞蹟抄得，非完本也。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興觀集》一卷，元錢塘仇遠仁近著。此山村

手錄與友人盛元仁。後王修撰希範爲書「興觀」二大字于卷首，遂以名集。今顧氏《元詩》蒐錄已倍此數，別無專集也。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湛淵集》附《興觀集》一卷、《山村遺稿》一卷，元仇遠撰。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仇遠《樂府補題》一卷。

孫爾準《刻無弦琴譜敘》《無弦琴譜》名不經見，而數百年後，出之于棄擲銷蝕之餘，獨完無闕，光景如新，尤足爲藝林瑰寶。爾準錄藏篋衍，未嘗示人。今年長夏，馮雲伯太史聞而索觀，因與陸萊莊司馬校正羼補。喜識眞有人，而元仇遠字仁近《興觀詩集》，有牟巘、方鳳二序，俞希魯、蘇霖、王洪、胡儼、瞿佑諸人跋尾。此集仁近手錄以贈盛元仁者，僅律詩三十八首，又《書贈士瞻上人》律詩十首，皆釋子題跋，道衍其一也，別有三十首亦皆近體。賞心之不孤也，遂付諸剞劂氏，以廣其傳。

馮登府《無弦琴譜跋》 而其詞【略】周密《絕妙好詞》、朱彝尊《詞綜》僅錄二首。查爲仁、厲鶚從《樂府補題》采《齊天樂》一首，《花草粹編》采《瑤華慢》一首。《補詞綜》僅載入《生查子》一首。此外諸家，都未收錄，亦不見于宋元藝文補志，蓋無弦琴絕響久矣。金匱尙書孫先生彝于纂修史館時從《永樂大典》錄得此譜，不著撰人姓氏，證以《觀月》、《咏雪》之作，知爲山村作，久庋篋衍。道光己丑長夏，命爲覆校，爰補《蟬》詞一闋，及伯雨、仲舉四詞附焉，析爲二卷。仿宋十行本付鋟，使六百年遺篇墜簡，重見于世，非藝林盛事歟？因志顚末，竊以附名簡尾爲幸云。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 金匱孫平叔（爾準）制軍在閩時，曾刻《無絃琴譜》，乃宋錢塘仇遠山村著。山村在宋爲名家，張翥、張雨、莫維賢，皆在門下，其詞則絕少流傳。合較周公謹《絕妙好詞》、朱竹垞《詞綜》等書，不過三四首。平叔爲太史時，得於《永樂大典》凡一百一十九調。

《詞徵》卷四 《無絃琴譜》二卷，元仇遠撰。舊抄本。孫平叔家藏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 《無絃琴譜》二卷，明鈔本。錢塘仇遠山村著。此書卷一詞六十一闋，附錄一闋，卷二詞五十八闋，附錄二闋。湮而復顯，眞不易得。【略】原書湮沒已久，嘉慶中孫平叔從《大典》錄出，此則明人鈔本，晦而復顯，眞詞苑瓌寶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無弦琴譜》二卷，舊抄本。元錢唐仇遠山村撰。案仇遠字山村，錢唐人。著有《山村遺集》，《四庫》著錄。此其所作詞也，《四庫》未收，《千頃堂書目》亦未著錄。

《補遼金元藝文志》 仇遠《樂府補題》一卷。

藝　文

方回《次韻仇仁近至日》 浪說春迴地底陽，駝裘正怯北風涼。未來事甚雲難測，已老身無日再長。紫邏招魂千里雪，彤庭待漏五更霜。閑人幸脫拘攣外，客枕何庸蚤起忙。

又《除夕再用韻答仁近二首》 多公二十歲，筋力早衰微。棄物猶殘歷，童心更美衣。春光終古在，人事逐時非。但願干戈息，無庸詠戍薇。 多公二十歲，此夕感猶深。頗覺北風轉，不堪西日沈。醉喧鄰巷語，愁動故鄉心。七袤從今始，蒐裘可緩尋。

又《次韻仁近客興》 華年君欲隱山村，如我彌當杜篳門。落落筋骸餘老病，奄奄氣息僅生存。黃精滿谷春苗嫩，丹丱藏山石溜溫。足可無求度殘歲，自編詩集教兒孫。

又《雨夜懷仁近二首》 平生湖海氣，歲晚可誰鄰。朋友非難得，情懷未必眞。孤燈昏夜目，破衲冷秋身。明日天晴否？過從僅此人。 料我今誰識，交君日漸深。相看如骨肉，有志各山林。佐酒無珍具，成詩每痛箴。晝逢常夜別，雨阻定晴尋。

又《次韻仇仁近謝詩跋》 羈角朋從飾帨觿，成人可更戲同圭。萬鈞致力終能舉，一字爭工未易題。《魯頌》向來晞考父，雩風元自異公西。長江破浪輸君手，肯學溪舡逆上溪。

又《次韻仇仁近晴窗》 往時澳泛玷蕃宣，處士名聞積有年。甚欲同傾彭澤酒，未能略送始興錢。細看好句無疵處，時出名言亦自然。苦海愛河爭沒溺，禪窗一榻篆茶烟。

方鳳《寄仇仁近》 憶昔三浙湄，匆遽買舟訣。大海漲波濤，排空銀浪掣。時方逢杪秋，涼風正淒絕。況復嬰沈痾，殘喘一身孑。落日古渡橫，牽衣各嗚

咽。尙期營歸歟，旋泛山陰雪。詎料人事遷，芳春竟五閱。寧無雙鯉魚，寒溫叙曲折。顧玆悲憤衷，未足陳一切。階前金鳳花，當車行復輟。閣上西湖光，可似舊澄澈。

趙孟頫《九月八日雨中悶坐和答仁近張季野》 客居破屋苦秋雨，黑潦侵階竈欲沉。青蕊明朝不堪摘，誰能載酒慰幽心？

周密《題仇仁近山村圖卷》 我昔游七閩，百嶺爭巖巢。白雲漲川原，深谷如積雪。又游老姥峰，幽磴緣曲折。長林翳寒日，千里行落葉。轉頭五十年，遐想正愁絕。開圖意忽動，懾怳生內熱。何年賦歸田，初志遂所愜。懷哉復懷哉，清夢繞林樾。

黃溍《寄仇仁近先生》 一官十載尙沈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爲社友，從呼杜老作詩人。兒曹故復輕前輩，儁步誰當出後塵。招隱詩成無處寄，暮雲凝碧正愁神。

又《陪仇仁近先生登石頭城》 談笑逢諸老，登臨失故亭。薄游成汗漫，高步覺玲瑏。峽水通吳白，淮山入楚青。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飄零。

張翥《清明日遊東山謁樓霞嶺仇先生墓》 前輩凋零盡，南陽有古阡。詩應傳四海，酒不到重泉。槐國眞成夢，桃源亦是仙。松根一匊淚，慘淡墮風煙。

釋德淨《次山村先生新居韻》 仁普坊中卜隱居，園林花木儘盈餘。亭前傍水堪栽柳，窗下朝陽可玩書。軟火異香浮寶鴨，寬衣博帶勝金魚。虛名何似清名好，笑傲西湖得自如。

又《春日至錢唐阻雨首寄山村先生》 客窗燈暗曙鐘殘，泥潦從衡路未乾。滿目雲山留我好，一樓風雨見君難。湖邊雪盡梅應早，吳下春遲麥尙寒。南渡耆英久寥落，豈知猶有故衣冠。

又《陪山村先生白提舉宅清集》 展席當清晝，憑軒野思饒。苔隨屐齒陷，雪入酒杯消。看竹鶴先舞，彈琴梅自飄。風流餘二老，相對話前朝。

又《曉逢山村先生》 錢唐吳苑三百里，兩地相思恰五年。今日河橋重相見，全家盡載溧陽船。

又《奉寄山村先生》 江國霜寒木葉飛，水深雲窅思依依。多年不見先生面，夜夜林間望少微。

馬臻《集句題山村圖二首》 先生高興似樵漁，更有何人在此居。茅屋數間窗窈窕，睡時山雨濕圖書。 高疊青山但一川，一村桑柘一村烟。隔林彷彿聞機杼，猶記騎驢掠社錢。

又《和仇仁近歲暮見寄韻》 瑤琴三疊此心閒，目送飛鴻信手彈。千里故人尋自遠，一聲白雪和應難。賀公歲晚稱狂客，鄭老才高只冷官。且向吟邊了身世，西山暮雨卷簾看。

又《送仇仁近之溧陽教授》 我昔萬里游，轉覺山水好。歸來桑梓間，凝情向故老。自從識君三十春，交淡如水情相親。愛君長才凌鮑謝，和光接物同常人。人生會晤眞難據，君又之官溧陽去。溧陽地勝名士多，道在絃歌閑適處。春江漠漠春帆開，柳花風起如塵埃。只恐文星留不住，玉堂金馬待君來。待君來，請看天上黃金臺。

又《和仇村翁九日招飲詩韻》 每愛淵明詩，珠璣光可摘。君家枉新語，粲粲壓元白。有若探滄海，驪龍此窟宅。今歲菊花開，不受風雨迫。念玆展良會，觴詠忘主客。百年幾何時，況復難滿百。緬想龍山人，西風墮巾幘。

陸文圭《留別山村樂閑菊存愛山梅村并寄景初慎與國華》 南來飛雪如楊花，北歸楊花如飛雪。乾坤偪仄困羈旅，江山蒼莽驚歲月。白雲冉冉千里外，滴盡春林子規血。故人回首亂峰青，古堠斜陽照離別。

張觀光《和仇山村九日吟卷》 暮秋景物覺荒涼，觸景憑高遡杳茫。歸隱清如陶靖節，苦吟瘦似沈東陽。烟橫晚浦蒹葭碧，霜落寒林橘柚黃。追想故宮當日事，賜萸宴罷謝君王。

袁裒《送仇仁父分教溧陽兼寄張仲實》 往讀大曆才子詩，常恨諸人不公卿。當時將相漫豪舉，誰如千年麗句留佳名。破帽飢吟孟貞曜，一尉辛勤晚初調。至今山水餘妖妍，尙有當年賦詩料。廣文淸絕非謦曹，況君意氣凌雲高。黌宮寬閑衿佩集，底用如彼雕鐫勞。丹陽湖西足烟樹，想像昭關遁逃路。六朝舊迹徧蒿萊，盡是諸賢醉遊處。人生自古幷合難，詩人今日盟未寒。聯珠粲比百里聚，會見卜史昂頭看。西秦公子眸炯炯，陽羨三年官舍冷。憑君爲我致相思，行矣追尋嘯煙艇。

吾衍《別仇山村》 劉伶一鍤事徒然，胡蝶西飛別有天。欲語《太玄》何處問？西泠西畔斷橋邊。

鮮于樞《次韻仇仁父晚秋雜興三首》 薄宦長爲客，虛名不救貧。又看新過雁，仍是未歸人。茅屋寒誰補？柴車晚自巾。青雲有知己，潦倒若爲親。

地靜莓苔合，心閑落葉深。炎方秋尙暑，水閣晝多陰。寓意時觀畫，怡情偶聽

琴。起予賴詩友，爲爾動微吟。　身共賓鴻遠，心同野鶴孤。謀生知我拙，學稼任見愚。北望空思汴，南游未厭吳。餐須問藜藿，興不在蓴鱸。

李東陽《題仇仁近山村圖卷即次其原韻》　仇山有遺老，白首慕林屋。塵途謝簪組，雅志不爲祿。誰將西湖水，來灌南陽菊？舊藏房山圖，幽意時往復。人皆愛豪素，此興渠所獨。新聲世亦少，遺響在空谷。蕭條異代間，不獨悲草木。嗟余亦何心，對此還駐目。平生不識畫，賞此一詩足。玆山幸我鄰，老矣願終卜。

文徵明《題仇仁近山村圖卷即次其原韻》　春山擁春雲，蓊然失茅屋。下有幽貞士，冥心謝榮祿。卓哉淵明志，夫豈在叢菊？李愿盤中居，居深繚而復。亦有杜陵翁，長鑱斸黃獨。豈無終南徑？不博王官谷。仇山在何許？邨居迷灌木。乃今千載下，開圖見天目。青山卧有餘，白雲看不足。願言往從之，不疑我何卜！

連文鳳《秋懷酬仇仁近見寄》　西風一夕送殘蟬，老景情懷更惘然。蘆荻病中秋瑟瑟，家山夢裏路綿綿。空城點滴寒莎雨，故國凄迷斷礎烟。待得鶴歸華表上，可堪人世又千年。

錢惟善《輓仇山村》　詩窮八十年，江海正凄然。玉塵風生頰，青衫雪滿顛。門牆張籍俊，墓表孟郊賢。出處人皆識，哀歌徹九泉。

高克恭

論　述

趙孟頫《敬題彥敬郎中為公略年兄所作夜山圖》　高侯胸中有秋月，能照山川盡豪髮。戲拈小筆寫微茫，咫尺分明見吳越。樓中美人列仙臞，愛之自言天下無。西窗雨暗政愁絕，鐙前還作夜山圖。

又《題元高房山墨竹坡石圖》　高侯落筆有生意，玉立兩竿烟雨中。天下幾人能解此，蕭蕭寒碧起秋風。

柳貫《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尚書絕句詩》　高公彥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韵勝，如王摩詰在輞川莊、李伯時泊皖口舟中，思與境會，脫口成章，自有一種奇秀之氣。人見其出藩入從，而不知其遊戲人間，直其寓耳。姚子敬所書絕句十餘，皆昔所逮見，公詩之佳豈止是哉！京城有隱者何得之，曩與公及鮮于伯機同學爲詩，年近八十而終，嘗作詩題公墨竹，亦蕭爽可喜。因明仲好尚不群，手錄遺之，或可併寘篋衍中也。

《吳禮部詩話》　吳興姚式子敬，手寫高彥敬尚書絕句一卷，皆佳。「北來朋友不如鴻，幾箇西飛幾箇東。多少登臨舊樓觀，闌干閑在夕陽中。」（《過京口》）「二千里地佳山水，無數海棠官路旁。風送落紅撬馬過，春光更比路人忙。」（《過信州》）「雷聲驅雨轉山西，山腹雲根似削齊。日暮牧兒歸不得，料應白水漲前溪。」（《弋陽》）「仰有嵐光俯有溪，軒窗初不計東西。雲峰雨岫安排定，松竹林林自整齊。」（《拍洪樓》）「山腰澗曲繚短垣，百怪老樹龍蛇蜿。山翁有時抱琴至，雪霽明月開北軒。」「溪頭白鷺來相安，溪上紅桃雨打殘。滿目雲山爲誰好？一川晴色上樓看。」（《滿目雲山樓》）「古木陰中生白烟，忽從石上見流泉。閑隨委曲尋源去，直到人家竹塢邊。」（《即事》）「雞鳴上馬戴星還，鄰近人家見面難。一度相思一回首，二千里外得相看。」「並行沿隄步晚晴，野香牽引過林坰。誰知卻是江南夢？尋到西曹夜直廳。」（《寄友》）「草色琅玕逼兩楹，早陰纔過午陰晴。斜陽又送西軒影，一就移牀待月生。」（《濟州道庵》）子敬爲人修潔，詞翰皆工，此卷作行草，尤可愛。

虞集《題高彥敬尚書趙子昂承旨共畫一軸為戶部楊顯之侍郎作》　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爲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爲石。

朱德潤《題高彥敬尚書雲山圖》　高侯以文章政事之餘，作山水樹石，落筆便見雲烟滃鬱之象。眞所謂品格高，而韻度出人意表者也。

王士熙《題高房山畫》　早仕省郎，有能名，出爲江浙省左右司郎中，能畫山水，詩甚有唐人意度，作樂府，止記得兩句曰：「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又記得絕句曰：「無限飛紅隨馬足，春光更比路人忙。」其作山水，人家多有之，珍藏什襲，其價甚高，爲大元能畫者第一。青山白雲，甚有遠致，業儒瀟灑，戴包巾，著長袍。爲刑部尚書，其言：「子不得證父，妻不得證夫，奴不得訐主，此乃綱常正道也。」至今著爲令格，眞乃國家養成，傳之千

古。

袁桷《高彥敬遠山木石圖為紀夢符學士作》 身比寒厓枯木，心似浮雲太虛。落日前峰堪隱，丹青渺渺予愁。

又《復成》 黃髮蒼顏並彎，白雲青山比肩。誰道風流已矣？只今圖畫依然。

釋大訢《高彥敬尚書墨竹》 西域高侯自愛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蒼梧帝子秋風淚，翠袖佳人日暮寒。妙處寧論鐵鉤鎖，深情莫報翠琅玕。誅茅何處陰厓底，靜看梢頭玉露溥。

張逸源《題高彥敬夜山圖》 地位清高眼界寬，盡收風景入毫端。廢宮臺榭和烟鎖，隔岸江山對月看。一水中分吳越近，層樓低接斗牛寒。有聲畫意吟難了，更把瑤琴膝上彈。

楊維楨《題高房山畫》 房山雲擁硯坳寬，鐵使冰甌滌筆寒。海上仙人應拔宅，卻飛林影落詩壇。

周伯琦《題高房山畫》 西域才人畫似詩，雲山高下墨淋漓。前身吳越詩中伯，文彩風流照一時。 巖容谷迥野雲深，路繞溪橋岸繞林。何處幽人專一壑，數間茅屋對山陰。

《書畫彙考》卷四七《高尚書秋山暮靄圖》 倪瓚識：房山高尚書以清介絕俗之標，而和同光塵之內，蓋千載人也。僦居餘杭，暇日策杖，攜酒壺詩冊，坐錢塘江濱，望越中諸山，崗隴之起伏，雲烟之出沒，若有得于中也。其政事文章之餘，用以作畫，亦以寫其胸次之磊磊者歟？

高啟《題高彥敬雲山圖》 尚書生長燕臺下，慣識風沙草漫野。何由得見山水鄉？煙嶺雲林遠能寫。平時四海作宦遊，高興最愛江南秋。霄溪清曉剡溪晚，閒解狂彎尋扁舟。此中謝屐曾經處，半是啼鴉棲宿樹。斷橋旗下問農歸，遠寺鐘邊訪僧去。風流一沒歲未遙，坐覽遺迹成前朝。何當遍覽畫中景？聖恩已許從漁樵。

《柳亭詩話》卷一一 畫宗米襄陽，而變為設色，元時推為第一。危素詩曰：「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羣。」張翥詩曰：「老筆精神如米虎，此山秀氣敵天台。」周伯琦詩曰：「西域才人畫似詩，雲山高下墨淋漓。」皆紀其實也。余於丁未歲得一小軸於慈仁寺，乃房山眞本，攜歸敝廬，魯翔菴集詫為至寶。後為松江趙使君持去，疑復還燕邸矣。

《元詩選》二集丙集 彥敬好作墨竹，畫山水，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烟雨；晚更出入董北苑。每不輕於著筆，遇酒酣興發，或好友在前，雜取縑楮，研墨揮毫，乘快為之。神施鬼設，不可端倪。趙松雪詩有「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之句。卒後，購其遺墨者，一紙率千百緡。自號房山老人，因皆稱曰高房山。為詩不尚鉤棘，自得天趣。柳道傳嘗謂：「高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韵勝，如王摩詰在輞川、李伯時泊皖口舟中，思與境會，脫口成章，自有一種奇秀之氣。」其畫中題句，如「木落秋宇空，天寒遠山靜」；「峭寒留剩雪，暮影入濃雲」；「雲氣外無出路，水聲中有人家」；「冷光濕翠相搏處，曾向廬山月下來」；「青山萬疊雲無屋，中有仙人問月臺」。具有妙思，故并錄之。

《繪事備考》卷七 高克恭【略】善畫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墨竹學黃華道人，皆得其法。至於怪石奔湍，山頭水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

《石洲詩話》卷五 高房山小詩，有勝於雲林處。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五七 烟雨林巒畫法奇，尚書醉後墨淋漓。詩成信得江山助，木落天空雪剩時。

《新元史》卷一八八 克恭詩自得天趣，畫學米芾父子，後用李成、董元法，造詣精絕。尤工墨竹，與宋文與可齊名。

《松濤軒題畫為鄧善之》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房山畫入妙品，詩亦有畫意。

《過京口》、《過信州》 《歷代詩評注讀本》：高克恭《過信州》，【略】落花攙馬，春風自是多事，平添旅人無限之感。

傳記

鄧文原《高公行狀》 公諱克恭，字彥敬。其先西域人，後占籍大同。【略】公蚤習父訓，於經籍奧義靡不口誦心研，務極源委，識悟弘深。至元十二年，由京師貢補工部令史。江南歸附，選充行臺掾，復遷內臺掾，復擢山東西道按察司經歷。自工部為經歷，率間歲一遷。經歷之明年，入掾中書。未幾，遷戶部主事。一時公卿大臣，多魁儒碩彥，而公以文雅裨論其間，故望譽日著。廿二年，除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鉏治強梗，儕類脅息。明年，改山東西

道，其治如在河南。又明年，爲監察御史，臺臣奏公都事守法，持議棘棘不阿，而綱條具舉，經公所建明者皆經久不廢，時二十五年也。是歲，僧格爲相，每汙用善良，期思附己，遂攙公右司都事。知終不可以權勢懾，明年，遣使江淮省考覈簿書。當時文法吏每多希旨，務從刻深，而公一用平恕。浙右風物繁會，衆亦莫能浼以私。【略】未幾，僧格伏誅，議江淮視他省劇煩，如得端介練達之士長省幕其可，則以公爲左右司郎中。【略】易江淮爲江浙尚書省，復歸中書，故公(闕)郎中再歲，被璽書者三。元貞改元之明年，遷山南河北道廉訪副使。時暢公純甫爲僉事，公疏詣臺言不可居純甫之上者有三。【略】明年爲大德元年，擢公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而純甫亦它遷，時人皆多公之讓。王敬父與公同歷臺省，情義款密，後敬父稍跅跑，使酒難近，出語輒詆公，人不能堪，而公一不以介意。且力薦之朝，言敬父趣尚甚不宜以小過擯，語極懇切。【略】明年，授吏部侍郎。又明年，河東地大震，公使平陽，廩餓槥死，審錄冤滯，復平反若干事。尋除彰德路總管，未赴。八年，改刑部侍郎，【略】廣平何公素雅重公，公爲歷陳當世之務及自昔大臣保全名節者，詞氣剴直。未幾，何公謝事，公亦除大名路總管。在刑部時，與同官論事，不肯隨聲應和，及去，凡公所行，胥吏皆傳以爲式。守大名，以廣平致理，吏職而民舒。上在淵潛，郡取花石，擔負輦輸，民不知擾。嘗賜綺穀以旌其能。至大三年春二月，還京師，客城南，將入覲，得寒疾久不愈，至九月初四日卒。即以是月二十九日葬在佐山花山之原，從嘉甫先生之兆。公生於戊申十一月(闕)日，享年六十有三，積官至大中大夫。【略】公性極坦易，然與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則傾肝膈與交，終身亦不復疑貳。在杭，愛其山水清麗，公退，即命僮挈榼杖屨適山中，世慮冰釋，竟日忘歸。好作墨竹，妙處不減文湖州。畫山水初學米氏父子，後乃用李成、董元，巨然法，造詣精絕。公卒後，購公遺墨者，一紙率百千緡。爲詩不尙鉤棘，自得天趣。嘗見公作畫時，雖貴交在側，或不暇顧，有指謂公簡傲者，久乃識其眞。浙江所在多豪門右族，或飛語汙公，公亦不爲辨。暨北歸，行李無長物，貸於人而後具舟費。公掾行臺時，嘗以大夫相威公入見世祖，顧問再四，曰：「是高嘉甫兒邪？」賜中統鈔二千五百緡。公嘗言自筮仕日給餐錢外，所得僅此止。房山有田二頃，課僮奴耕作，歲入不能供。及卒之日，家無餘貲，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易簀，命喪葬用朱文公法，及區畫家事甚悉，此心不以生死亂，衆(爲)〔謂〕講學之驗。平昔於諸弟友愛甚篤，所喪弟孤嫠皆衣食於公。嘗舉江南文學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陳無逸、倪仲標于朝，皆官郡博士。敖、陳相繼死，公亟念子敬貧且年逾五十，自刑部白之都堂曰：「薦賢非秋官職，然不敢以辟嫌後賢士。」宰相從其言，將官之七品，吏部厄以銓法，不果行。疾革，語及猶太息。文原自公爲都事使杭，首受公知，亦與在舉中。後忝詞林屬，而公在朝相從。後十年，每歎公(闕)立言操行，有古君子之風。子敬言：一日，公問人生至貴者何，子敬方隱度以對，公曰：「無求。」子敬每誦斯語，交相儆勵，期不負公知。惟公名實終始，宜得當世善爲文辭者銘其墓，謹序其歷官、行業可傳於來者如右。

紀事

袁桷《仰高倡酬詩卷序》 今年春，房山高公彥敬歸休于舊隱。夏五月，延陵吳君成季首爲歌詩以致其懷賢之思，於是次于其後者凡十餘人矣。獨清河張侯與成季復肆奇逞敏，纏纏用韻不輟，筆未脫手，語未終舌，而兩家使者各踵戶限。故其飛籌急置，如督餉道於劍閣棧道之險也，角形擇利，如薄虎象於蒐狩之野也，風恬而水湧，欲挂席而爭進也，弓良而矢直，欲幷發而連的也。至於夸豪競富，金、張之靡，崇、愷之侈焉。噫，何其至多若是也！古之言倡酬者曰元、白，其次莫若皮、陸，彼皆因其事物之偶然有合於風雲泉石之清適，故麗者流於情，羈者鄰於怨。而今也，因房山之賢有以興其思，復因其思以發其所養，異夫逐物而忘己者多矣。房山筆精墨潤，澹然丘壑，日見於游藝。此詩之作，其所以惓惓不忘者，難與俗子語，姑以見夫思賢之心，在於寬閑自得之後，不在於爵祿有列之時也。詩成凡若干首云。

又《題彥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余嘗見彥敬、子昂親作繪事，生香疏影，光透紙墨。觀者莫不斂衽。二公既下世，摹傳益多，優孟之叔敖，幾不可辨。觀此生意，猶侍杖屨時也。

《輟耕錄》卷二六 高文簡公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興畫奇石古木，數日後，文敏公爲補叢竹，後爲戶部楊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

《山居新話》卷三 至元末年，尙有火禁。高彥敬克恭爲江浙省郎中，知杭民藉手業以供衣食，禁火則小民屋狹，夜作點燈，必遮藏隱蔽而爲之，是以

數致火患，甚非所宜，遂馳其禁，杭民賴之以安。事與廉叔度除成都火禁之意一也。余固書之，俾後人知公之德政利人者如此。

《元詩紀事》卷一〇　《好古堂書畫記》案：高房山《雲山》大幅，自題云：「雲山隨處覺，風雨興中孤。高克恭併題。」案高常侍詩云：「雲山行處合，風雨興中秋。」此略改之。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高文簡公文集》一部十冊，完全。墨本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高文簡集》七卷（房山人）。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高文簡公文集》一冊，全。

《秘閣書目·文集》　《高文簡公集》十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高克恭《文簡公集》七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高文簡公文集》七卷。

《補遺金元藝文志》　高克恭《文簡文集》七卷。

藝文

王結《寄高彥敬侍郎》　燕山鬱秀色，勢與嵩華同。蟠屈掩幽薊，突兀摩蒼穹。英靈賦斯人，磊落皆豪雄。君侯尤秀發，傑出稠人中。軒軒萬里鶴，矯矯千丈松。道義冠群倫，文采傾諸公。蘭省仰清議，柏臺乘舊聰。丹心抱誠懇，素節凜孤忠。持憲荆湖間，禮樂變民風。尺書近徵入，帝咨汝共工。看君絕世姿，會見不朽功。清風映萬古，永永垂無窮。憶昔任城郡，邂逅欣初逢。枉君高明鑒，顧我栖遲踪。涼夜對榻眠，言論相從容，政資薰陶益，別離惜匆匆。邇來六七年，參商邈西東。我耕寬閒野，君侍明光宮。隱顯既殊途，會合知無從。尚想見眉宇，一洗鄙吝胸。世事諒難必，幽懷徒忡忡。葑菲倘不遺，願托南飛鴻。

《柳亭詩話》卷一一　姚庸《題高尚書墓詩》：「月謝羊岡玉樹林，山齋猶在白雲深。」土名羊頭岡也。

白　珽

論述

戴表元《湛淵集序》　昔余得白廷玉姓字於周義烏往還書中，其賦《銅浮漚》一篇尤清馴可念。自是欲識廷玉，逢人輒問之，而廷玉授書北關數里外，棲棲然窮書生耳。時節一入城，不能與故人從容，立談而去，則余無自而接廷玉焉。一日儼褒博之衣，忽來顧余逆旅中，辭傾意酣，慨然有古人班荆之喜，傾蓋之誠。又出其自寫詩數十百篇贈余，以其有以自重也，愈益念之。昔者杭爲行都，士非欲售其業者不至杭。詩雖非干世之業，而自山林攻詩者一涉足於杭而遷焉，若杭人之所自爲詩則遷愈甚，何也？累於知也。今夫士大夫之居游於杭者，皆無前時之心，而余之得廷玉，與廷玉之得於余，豈不亦有可言者哉？廷玉詩甚似渡江陳去非。而嘗諱言去非，又特好記覽，每一篇必欲令注波於六經之淵，披條于百氏之畹，誠放此不止，余何云以得廷玉哉。

馬臻《再題白湛淵買宅圖後》　靜者貴行止，即事在厥初。君家鄉黨敬，稱善眞不虛。昔我當青年，寫君買宅圖。清風羅竹樹，曲沼蔭游魚。嘉賓沓然至，日以清事娛。稚川昔移家，提挈何區區。少陵得草堂，經營三載餘。東野亦移家，家具少於車。君今向人境，森爽葺其廬。居安則資深，無乃種德歟？復見屋下郎，箕裘振文儒。展卷三十載，撫迹肝膽舒。願保歲寒節，看敎諸孫書。

陳樸《上白湛淵提學》　東坡慕香山，今古不并世。幸今遭人師，演迤香山裔。湛乎靚深淵，淵深漾微瀾。匪直紹長慶，殆將登社壇。豈曰詩中傑？道脈紹先哲。手提斯文柄，模範示江浙。侯泮幾芹宮，邑校幾花封。書院又凡幾，於公統有宗。卓哉儒宗主，非公誰玉汝？敎雨而豈徒，行將霈霖雨。

《書史會要》卷七　德望清重，書學米元章。

《元詩選》二集甲集　剡源戴帥初評其詩「甚似渡江陳去非，而嘗諱言去非」，其賦《銅浮漚》一篇，尤清馴可念。紫陽方萬里稱其「冠絕古人，有英雄大丈夫氣」。廬陵劉會孟謂其「不爲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塵外之趣，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湛淵集》一卷，【略】表元序稱其詩「甚似渡江陳去非」，濂誌載劉辰翁之言，稱其「不爲雕刻苛碎，有雲山韶濩之音」。又月泉吟社第十八名唐楚友者，即珽之寓名，謝翱、方鳳等亦評其格調甚高。陶九成撰《輟耕錄》，載其《演雅》十首。蓋珽在宋咸淳中，已與仇遠同以詩名，入元後，二人皆應薦爲儒官。坎坷不達，退老湖山，出處亦略相近。

《春日田園雜興》　《方韶卿遺稿》卷八《月泉吟社詩評》：前聯不束于題，而「柳處」、「蛙時」一聯，題意俱足，格調甚高，結亦不浮。　張燧評：追琢入雋。　又卷一〇《月泉吟社送詩賞小劄》：田園春日，偶爾分題；湖海名流，翩其入社。長城自屹，前敵無堅。執事塵厭軟紅，節存清白。其楚波之及于晉，有堯風而謂之唐。雜興悠然，社村耕事，一聯佳甚，「柳處」「蛙時」。意復寓於陰晴，誰敢言其非是？

傳記

宋濂《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略】先生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通武育以爲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習爲科舉業，轟然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壯，元丞相伯顏平江南，聞先生賢，檄爲安豐丞，辭不赴。乃客授藏書之家，晝繙夜誦，燈墜花穴帽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尙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輒賓禮，或欲擧爲東宮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北孤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家益貧。宣尉都事鮮于公樞帥一時名士援杜甫、邵堯夫故事，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衎出將使指，喟然嘆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攝行教授事，悉心官政，修建天門、采石二書院。【略】尋轉常州路儒學教授。【略】俄再遷教授慶元，未上。【略】陞江浙等處儒學提擧司副提擧，階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實爲之長，與先生志氣脗合，擧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養疴海陵，遠近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月。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日與韻朋勝友曳杖游衎，銜杯賦詩，惟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棲霞，又號棲霞山人。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二日，葬錢塘縣履泰鄉栖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略】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之窶，孤嫠不能昏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藁殯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還之。或以質劑假金，匱乏不獲償，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怠色，一以謙抑爲事，聞人善未嘗不艷慕，見揚人過，掩身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諂瀆鬼神，疾疢憂患之來，一委之于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問學，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絕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剡源戴公表元謂其「注波五經之淵，披條百氏之畹」，廬陵劉公辰翁又言其「不爲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塵外之趣，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其餘事，亦有晉魏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素志丘壑，以退爲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賢行，前二十七年卒。【略】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二十卷，嘗鋟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濂生也晚，雖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游，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獲、西秦張公模、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爲最少，乃與群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迹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可復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幷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爲聳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虎林有哲夫兮，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兮，避名如避讐。指退以爲進兮，謙抑每自修。知分中自定兮，不假外物求。天經況所惇兮，血淚交頤流。冠冕百行先兮，倫品庶不偸。發越見聲詩兮，笙鏞間鳴球。律品素和協兮，八音交相繆。雄章落四海兮，虹氣日

夜浮。棲霞有名山兮，草木光如油。紀德薦石章兮，千古振諸幽。

《書史會要》卷七（存目）

《兩浙名賢錄》卷四六（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六（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戴表元《城東倡和小序》 余少時學詩，誦夫子之說，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易知也，至於「可以群」而難之。有老先生教余：「汝他日當自解，此非可以言語悟也。」蓋自弱冠出游至于今，閱歷三紀，平生所過從延接，貴賤浮沈，賢愚聚散，無慮千數，至是而始略知夫交之難，而尤未知群之難也。非群之道難於交，而交之可致不如群之不可致也。交之群，莫盛於杭。於是歲在大德戊戌，嘉興顧伯玉客於杭城東，杭之賢而文者皆與之游。而屠存博、白廷玉以歲晏立春前一日過廬，清談劇飲甚適。既少倦，即相與循開坰，步江皋，眺太白、錢鏐之荒墟，吊陶朱、子胥之遺迹。意色蒼莽，襟神飛疏。退而存博遂先成古詩二韵、六言五章以紀其事。既而廷玉有和。伯玉既和，又別爲詩，而張仲實、陳無逸諸賢又皆和。有和詩，遂不可勝紀。其氣如椒蘭之交襲而鬱也，其音如簫鐘之迭居而不亂也，其類如針芥磁鐵之不相違而相入也。噫嘻，美哉！其群矣哉！余也山野土木之人，無能預於兹集，而知舊憐其流離，每不疏外，辱以小序見命，不敢固辭。私心亦喜交道之有群，而詩學之少驗也，而爲同業者願之，因附系其頌嘆云。

又《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大德庚子春，錢塘白廷玉以公府高選得之，江南之縉紳韋布，識與不識，不謀而同聲曰：「此固才學可以爲師儒，稱職而無愧者也，此固取之高年素望，可以四面決疑請益者也。」銓格而皆若人，其何不可之有？因相率作爲詩文，以餞其往。而尋復徵贈於余，余不得辭，抑余私有欲贊於廷玉者。廷玉本余同里舒文靖公諸孫少度君之子，生十齡，以孤稚，隨母寄養於白，及今成立，自當用范文正、劉文節二公例，請爲白氏置後，而身歸舒宗，乃合於禮緣人情不忘本之義。夫爲師儒，將教人以禮，而不先以自爲，則法不信，知其爲禮而有不書於黨鄉故舊，則言不忠。然則以廷玉之可爲言，而余盡言之，蓋亦人情之當然，而非私也。遂不敢呫囁而攄諸題篇之末。

張伯淳《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吾友白君廷玉爲常州路教授，才選也。年來儒官赴選部如水赴壑，員無窮而闕有限，于是樞機日趨于密。始仕須府與州，再調乃得路學。君由學正入仕，用薦者即得教授一路，豈易然哉！初至元壬辰歲，余赴闕廷，時近侍之臣亦嘗以君姓名進，不果行。以今所得較昔所遇，果何如也？君仕矣，將使郡人皆有所矜式，當思所以增吾道之重。夫自子產以不毀鄉校而得頌，世之所謂公論，往往歸之學校。其弊遂至于是已而非人，指無而爲有，學校不能不因之而取輕。余每謂執政者不厭鄉校之議己，鄉校不必求議乎執政，則爲兩得之。君平昔不好以臧否出口，然聞人之善未嘗不心服，聞人之惡惟恐掩耳或後。有以知君靜者也，可以仕者也，足爲吾道增重者也。因其行序以識別。

白珽《湛淵靜語自序》 湛淵姓名爵里不聞于時，家西湖西，有泉自竺山來，及門而瀦，湛然下見白石，若隔一膜。客至，呼坐榻就淵。

《方韶卿遺稿》卷八《月泉吟社評詩》 第十八名唐楚友：孤山社。名白湛淵，名珽，字廷玉。

全祖望《跋月泉吟社白湛淵詩》 白湛淵在吟社中，變姓名爲唐楚友，不知其爲吾鄉舒文靖公之後也。生十齡，以孤稚隨母養於白。大德庚子任毗陵教授，剡源勸其援范公例復姓，未知果否。然要爲吾鄉添一詩人。

又《月泉吟社詩人》 吟社中變姓名爲唐楚友者，白湛淵也。名珽，本奉化舒文靖公後人，少孤，隨母養於杭之白氏。其後亦仕元，官毗陵教授，剡源嘗勸其復姓。

《元詩選》二集甲集 結廬西湖之金沙灘，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

作品本事

《輟耕錄》卷五 白廷玉先生珽，號湛淵，錢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歧爲二，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爲先兆云。

又卷九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略】者：海青，俊禽也，而羣燕緣撲之即墜。物受于所制者，無小大也。「草食押不蘆」【略】者：漠北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華佗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誰令珠玉唾」【略】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也。「嬰啼聞木枝」【略】者：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兎，食之肥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西狩獲白麟」【略】者：角端，北地異獸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圖。「纔脫海鶴啄」【略】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形體畢具也。「羯尾大如斛」【略】者：西漠有羯，尾大于身之半，非車載尾，不可行也。「八珍殼龍鳳」【略】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麈沆、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玄玉漿即馬奶子。「爍人薪巨松」【略】者：取松煤于爍陽，即今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兩駝侍雪立」【略】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趺其旁，終夜不動，用斷梗架片氈其上，而寢處于下，煖勝肉屏，且不起心兵也。

《至正直記》卷三 石莊史道原款接鄭禾子實于家，賦詩作畫，以習文采。白湛淵一日賦六言《四季詩》，意道原愛之，求子實爲作圖，【略】湛淵復題詩于上。蓋湛淵翁也，子實婿也。【略】後二首忘之。

《元詩選》二集甲集 《河南婦》按：《輟耕錄》云：河南婦世爲河南民家，元兵下江南，婦被執，姑與夫行求數年，得之河南。婦已妻千戶某，饒於財，情好甚洽，視夫、姑若塗人。會有旨：凡婦人被擄，許銀贖，敢匿者死。某懼罪，亟遣婦歸，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號慟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死。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白湛淵詩》一部五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白湛淵集》五冊。

鮑廷博《湛淵先生詩集序》 《湛淵先生詩集》二十卷，戴帥初爲序，元時曾鋟梓以行。著錄於明《文淵閣書目》者凡五冊，今傳世僅僅顧氏《元詩選》中數十篇耳。錢塘沈君菘町特愛其詩，求全集不可得，乃遍搜群籍，掇拾叢殘，稍稍附益之，積久成帙，編爲三卷。今《四庫全書》所收，即其手輯也。菘町名景梁，字敬履。貧居北郭，性嗜異書，時就人借錄。【略】於詩唐喜郊、島，宋則林逋、魏野，元則仇遠及湛淵數家，亦就其性之所近也。而於湛淵猶有偏嗜，嘗書其「飽看貴人面，不若饑看天」一語於壁，以爲此吾之所欲云也。【略】其爲湛淵編輯遺稿，蓋亦以此。予嘗許爲梓行，惜刊成而君已不及見矣。予惟湛淵詩名自在天地間，菘町所補益，曾不得其什一。然其嗜好之篤，用心之勤如此，使湛淵地下有知，未必不以後世子雲許之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湛淵集》一卷，【略】元白珽撰。【略】《成化杭州府志》載珽《湛淵集》八卷，《文淵閣書目》尚著錄，今已久佚。此本爲近時杭州沈菘町所輯，凡賦二首，詩六十三首，文六首，冠以戴表元序，而附以宋濂所作墓誌。【略】其集皆散佚之後，經後人重輯，略存什一。而遠所撰《金淵集》以《永樂大典》收入，恭逢聖代右文，得邀睿鑒，重壽棗梨；而珽集以《永樂大典》未收，無從裒錄，故所傳祇有此本。其中又間雜僞作，如《成化杭州府志》所載《三月八日過西馬塍》一首，中四句全與《月泉吟社詩》同，而第二句以「塍」字與「晴」「聲」「名」字同押，是於至正之初已用《洪武正韻》，其爲依託淆混，不問可知。是則與遠所遭有幸有不幸矣，然吉光片羽，終足寶貴，固不妨與遠并傳也。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湛淵遺稿》三卷，鈔本。元錢塘白珽廷玉撰。

丁立中《跋貞居集》 先君子性喜掌故，嘗彙刻《武林叢編》以存古蹟，而於前賢著述，尤好有元一代詩文，若仇山村、白廷玉、吾子行諸先生遺集均爲校刻。暇日，嘗率立中至多寶山及栖霞嶺，訪三先生之墓。蔓草荒烟，難尋遺

址，不勝代遠年湮之感。

《**補遼金元藝文志**》 白珽《湛淵文集》二十卷，又《詩集》二十卷，今一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湛淵靜語》二卷，元白珽撰，清吳氏繡谷亭抄本，吳城、周星詒校，一冊。 又：清張德榮抄本，韓應陛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湛淵集》一卷，一冊。元白珽撰。舊鈔本。附《興觀集》一卷，《山村遺稿》一卷，元仇遠撰。

藝文

張燾《吳下客懷秋答湛淵白先生廷玉》 湖海無窮事，風霜薄暮年。客程淹白日，吾道信青天。景自酬形贈，心寧愛目憐。平生五字律，名成在人前。

張伯淳《送白湛淵赴太平》 白傅風流照汗青，耳孫早歲以詩鳴。謾資微祿培清選，共喜斯文見太平。采石江頭醒舊夢，凌歗臺上攬吟情。我今南邁君東上，一笑出門秋氣清。

釋善住《次白提舉秋日與人汎吳淞韻》 秋風一舸共裴回，日照川原宿霧開。白鳥不知吳苑廢，青山曾見越兵來。清標拔俗元章字，佳句驚人子美才。我欲從行身莫遂，幾番吟上水邊臺。

又《次韻答白提舉珽見寄》 默默抱冲襟，閑庭草色深。了無榮辱事，寧有去來心？待月登溪閣，彈琴坐竹林。不知靈竺寺，何日共幽尋？

又《次韻白提舉》 南歸初下馬，相見白頭新。語笑清於舊，風霜老此身。一聯落梅句，萬代補騷人。長嚮西湖住，優游兩季眞。

張之翰《送白湛淵》 古來工詩稱樂天，耳孫者誰曰湛淵。筆頭不專長慶體，時與晚唐諸人爭後先。今年復何年，邂逅松江邊。梅花欲開雪欲落，問君胡爲北趨燕。君言南北又分裂，混一光嶽氣始全。平生眼界苦未寬，要看中原萬里之山川。恨余無文寵贈蓋邦式，喜君有志願學司馬遷。渡江踰淮入泗汶，指日可繫都門船。昭王一去年幾千，黃金臺上荒秋烟。視吾胸中耿耿然，浮薄宦，奚足憐？行囊不妨無一錢，從今滿貯觀光篇。鳳城遠向雞林傳，便是茲游衣錦還。高峰爲君明，西湖爲君妍，試呼作者共讀新舊編，握手一笑春風前。

劉因

論述

綜論

張養浩《挽夢吉先生》 白髮山林僅四旬，兩朝不肯屈經綸。才名暗折世間壽，氣節偉高天下人。康節縱吟無限樂，希夷高卧有餘春。一生懷抱誰能識？他日休猜作逸民。

虞集《默庵安先生文集序》 （蘇天爵）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略】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概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略】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其諸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腕屈，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

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略】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哉！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

又《國朝風雅序》 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

歐陽玄《靜修先生畫像贊》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到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耶！

宋褧《劉靜修改封謚陞從祀文》 伏見故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劉因，以天挺英邁之姿，廓自得正大之學。負浩然之氣，眞知力行；崇高尚之志，清修苦節。其言論則主乎大經大法，其念慮則存乎致君澤民。傳注有功，出處合義，夷考盛德，克配前人。如蒙上聞，從祀賢廡，不惟彰我朝有大賢之才，接道統之正，抑且表聖上崇儒重道、興起斯文之心。又且爵封容城郡公，謚曰文靖。容城乃保定一縣，即非郡國，以靖配文，義若未稱，宜從合於部分太常禮官改議封謚相應。

《靜修文集》卷首《元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牒》 切睹故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靜修先生劉因，負卓越之才，蘊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爲文務去乎陳言。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戶外之屨常滿，丘園之帛屢來。咸虛往而實歸，竟深居而簡出。雖立朝不踰於數月，而清節可表於千年。慨想高風，蓋已廉頑而立懦；訪求故稿，所當微顯而闡幽。考諸學宮，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鋟梓以傳。況先生詩文大關世教，豈容獨缺！

蘇天爵《靜修先生劉公墓表》 先生之亡未久，吳明復進言於朝曰：「風俗之薄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人譽己，喜見顏色，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欲動於中、利奪於外故也。伏見故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若蒙賜謚贈官，庶幾息奔競，惇風化，士類知所懲勸焉。」【略】嗚呼！天之生賢也，豈無意乎？自義理之學不競，名節隳頹，凡在有官，見利則動。有國家者欲圖安寧長久之計，必崇禮義廉恥之風，敷求碩儒，章明正學，彰示好惡之公，作新觀聽之庶幾，使人人知有禮義廉恥之實，不爲奔競僥倖之習，則風俗淳而善類興，朝廷正而天下治。世祖皇帝再三聘召先生者，其以是歟！

《國朝名臣事略》卷一五 君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義理，究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方毓德青宮，聞其賢，以右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終年遂不起，春秋四十有五，縉紳惜之。

李謙《靜修集序》 若夫君之辭章，閑婉冲澹，清壯頓挫，理融而旨遠，備作者之體，自當傳之不朽。

宋濂《劉靜修先生贊》 先生之心，岳鎮川澄。先生之操，玉溫石貞。先生之學，寤寐六經。岐陽之鳳，魯鄒之麟。和氣襲人，盎然陽春。發周孔性情，挹其深醇。或出或潛，與道周旋。九原可作，吾爲執鞭！

陳立《靜修劉先生文集序》 元初，靜修劉先生挺生於南北甫定之日，以英偉之才、醇正之學，著爲詩文，鏗然若金石之和鳴；蔚然若鸞鳳之翔舞，周情孔思，千態萬狀。而具乎治世大音、完全之體，可以上續夫孟、韓、周、程、張、邵之緒而無愧。虞文靖公嘗稱之，曰：「人品英邁，卓然不可企及。」斯言得之矣！裕宗在春宮時，聞其賢，召爲贊善大夫。未幾，以母疾歸侍。世祖復以集賢學士召，謝病不起。夫以先生之雄才碩德，使其大用於時，則必宏闡儒風，扶植世教，砥礪名節，開示方來，其功詎止如斯而已耶？惜乎天不假之以年，四十有五而卒。當時名臣屢請從祀廟庭，而執政者沮之，重可惜也！

邵寶《重刊靜修先生文集序》 寶爲諸生時，嘗觀是集，繼讀公傳，而夷考其世，蓋自宋伊、閩諸君子後，以儒稱者，未能或先公也。初，公作《希聖解》，其志已略見之。及夫聞風妙契，能自得師，而大精正貫之評出焉。其識與力，庶幾副乎其志，雖年未及艾，其造於道者深矣！不然，何其出處進退貞而且裕，一至是哉！論者擬公兩生、四皓，世以爲名言。然兩生責漢以德，四皓責漢以禮，而不謂其世之不可也。若公之世，蓋大異於漢，公產其地，如碩果在剝，渺焉獨存。再徵再孫，而自靖以卒。知《春秋》之義者，當有以處公矣。尚奚以他求爲哉？【略】甚矣，世之爲變於是益可痛矣。而裕以成貞，非深於道

者其孰能之？由是觀之，則天下後世固有不假言而知公者，況其言尤可傳也哉！公之書有《四書精義》及是集，集凡若干篇，具諸體裁；詞意所到，壁立萬仞，而洞視千古，蓋不勝其壯也。此其言之可傳，實與行稱，而孰謂其終於孫哉！

周旋《重刊靜修劉先生文集後序》 嗟乎！先生之爲文，非若雕蟲小技，規規於鍊琢者所可儷也。惟其涵養之充、操履之正，故其吐辭皆雄深渾厚，葩藻峻發，如大匠持繩墨指揮羣材，而長短廣狹無不各適其適。即此而觀，則其所以興起人心而致思仰者，不偶然也。但其文之顯晦則亦有時而存焉，而非知力所能及。

方鞨壯《靜修先生文集重刊序》 天地之氣，宋、元之際極矣！以吳臨川、許平仲之賢而猶然甘心之也。先生拒春宮之命，辭集賢之拜，復作詩以自見曰：「區區此世眞何物？落落平生只寸心。」蓋有味其言之矣！隱居三台，敎授生徒，《希聖》有解，《河圖》有辯，《周易》發微，學士家有藏誦者，此其羽翼經傳之功，足等吳、許；而出處之正，視兩生不赴綿蕞、五柳卒老柴桑，疊山謝氏後，先生一人而已。《渡江之賦》，謂先生少年之作，遜言之意非耶？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劉靜修如御車廣路，輪轅堅壯而馳騁自得。

楊士奇《靜修文集跋》 大賢君子其身係國家之元氣，斯文之命脈，實天生之爲世道計，初非有出處之異也。元之盛際，許魯齋、劉靜修其人焉。魯齋勳業在朝廷，在學者；靜修不出，而高風清節，與之齊駕，蓋百世之師也。靜修之書傳於今者惟此集，學者豈可忽哉！

《蘭堂詩話》 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恆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

《藝苑卮言》卷四 元詩人元右丞好問、趙承旨孟頫、姚學士燧、劉學士因、馬中丞祖常、范應奉德機、楊員外仲弘、虞學士集、揭應奉傒斯、張句曲雨、楊提舉廉夫而已。趙稍清麗而傷於淺，虞頗健利；劉多傖語而涉議論，爲時所歸。

《林泉隨筆》 劉靜修夢吉之詩，古、選不減陶、柳，其歌行、律詩，直遡盛唐，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其爲文章，動循法度，舂容有餘味。如《田孝子碑》、《輞川圖記》等作，皆正大光明，較之文士之筆，其氣象不侔矣。《燕平學仙臺》詩有云：「大塊如洪爐，金石能久堅。三山巨鰲簪，世人蟣虱然。天地會有盡，何物爲神仙。使無不足道，信有亦可憐。」《桃源圖》詩云：「但至于今又千載，不聞更有漁人迷。」其言皆明白痛快。近世文臣曾棨《游長春宮舊杜詩》有云：「仙道諒未然，誰能識其故。」則騎牆之說也。

《太平清話》卷一 劉靜修先生詞勝詩，詩勝文。

闕名《靜修劉先生文集序》 容城靜脩劉先生夢吉，負天成間世之才，有自得上達之學，人品英邁，振古之豪傑也。元裕皇知其賢，召爲贊善大夫。世皇復召爲集賢學士，天下瞻望風采。與許文正公衡、吳文正公澄生於一時，天之屬於斯文者有在矣。先生之文，吐天地之精華，啓聖賢之蘊奧，浩浩乎如瀚海之無邊際，巍巍乎如華嶽之極崇高，推其心乃致君澤民之心也。際千載之知遇不爲不深，若天假以年，亦必能成相業，而如許公輔佐於國，澤利於物也，惜乎年四十五而卒。

《元詩選》初集甲集 其論詩曰：「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復強，歐、蘇、黃，其至者也。」靜修詩才超卓，多豪邁不羈之氣。流派師承，於斯言見之矣。

《靜居緒言》 李莊靖、劉文靖起宋季之狹陋，開元始之風華。

《石洲詩話》卷五 靜修詩，純是遺山架局，而不及遺山之雅正，似覺加意酣放，而轉有傖氣處。即以調論，細按亦微有未合。以遺山之天骨開張，學之者自應別有化裁。如靜修之詩，第以雄奇磊落之氣賞之可耳，若以詩家上下源流之脈言之，殊未入於室也。又：元初中州文獻，推詩專家，必以劉靜修與盧疏齋摯爲首。

全祖望《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 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攷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創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靜修集》三十卷，【略】其文遒健排奡，迥在

許衡之上，而醇正乃不減于衡。張綸《林泉隨筆》曰：「劉夢吉之詩，古、選不減陶、柳；其歌行、律詩，直溯盛唐，無一字作今人語。其爲文章動循法度，春容有餘味。如《田孝子碑》、《桐川圖記》等作，皆正大光明，較文士之筆，氣象不侔。」今考其論詩，有曰「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云云。所見深悉源流，故其詩風格高邁，而比興深微，闖然升作者之堂，講學諸儒未有能及之者。王士禎作《古詩選》，於詩家流別，品錄頗嚴，而七言詩中，獨錄其歌行爲一家，可云豪傑之士，非門戶所能限制者矣。

《帶經堂詩話》卷三　劉靜修刻畫山水，間有可采。

《龍性堂詩話初集》　元人劉因字夢吉，詩亦矯矯不凡。范箕生稱其「蒼深絕調，三百年來無人知者」，未免過言。予細玩其佳句，如「崔嵬自可兄呼石，憔悴直須僕命《騷》」，「眼花不見羲之俗，口快爭言杜甫村」，「蜀道青天休種杞，武陵流水漫尋花」，語語拔出後前。至如「掌上三峰看太華，人間一髮是中原」，「黃雲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風一雁秋」，亦警異可稱。此外寥寥耳。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一二　樵菴眞隱道常尊，采菊東籬自閉門。灑面雷溪瀉天怒，一庭春雪醉黃昏。

蔡琳《讀元人詩》二　莓苔日暮劚蒼煙，空谷眞堪著隱僊。月色書堂清似水，亭亭寫影入青蓮。

《藝概》卷四　東坡謂陶淵明詩「癯而實腴，質而實綺」。余謂元劉靜修之詞亦然。又：蘇、辛詞似魏玄成之嫵媚，劉靜修詞似邵康節之風流，倘泛泛然以橫放瘦澹名之，過矣。

《元史新編》卷四六　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

王灝《靜修先生文集跋》　元初，趙江漢傳周、程、張、朱之學於北方，先生讀其書曰：「道在是矣！」作《希聖解》以見志。其叙學也，則曰：「六經，傳註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宋儒之議論自傳註，疏釋出，必先傳註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蓋先生之學，博通精深，未嘗專守一家言，故其爲文沖夷閎肆，隨事遣詞，皆於道有左右逢原之樂。詩亦氣骨超邁，意境深遠，比之《擊壤集》，實爲過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夢吉學問淵懿，在元與程雪樓、虞道園抗行。詩尤見重於時，餘事爲詞，直抒胸臆，皆學養之氣，噴薄而出。惟道園可與旗鼓相當，自足俯視餘子矣。

《蕙風詞話》卷三　余遍閱元人詞，最服膺劉文靖，以謂元之蘇文忠可也。文忠詞以才情博大勝，文靖以性情樸厚勝。其《菩薩蠻・王利夫壽》云「吾鄉先友今誰健」，【略】此余尤爲心折者也。自餘如前調《飲山亭感舊》云「種花人去花應道」，【略】《清平樂》云「青天仰面」，【略】前調《飲山亭留宿》云「山翁醉也」，【略】前調《賀雨》云「雨晴簫鼓」，【略】前調《圍棋》云「棋聲清美」，【略】《人月圓》云「自從謝病修花史」，【略】前調云「茫茫大塊洪爐裡」，【略】《西江月・山亭留飲》云「看竹何須問主」，【略】《玉樓春》云「西山不似龐公傲」，【略】《南鄉子・張彥通壽》云「窗下絡車聲」，【略】《鵲橋仙》云「悠悠萬古」，【略】《玉漏遲・汎舟東溪》云「故園平似掌」，【略】《念奴嬌・憶仲良》云「中原形勢東南壯」，【略】如右各闋，寓騷雅於沖夷，足穠郁於平淡，讀之如飲醇醪，如鑒古錦。涵泳而玩索之，於性靈懷抱，胥有裨益。備錄之，不覺其贅也。王半塘云：「樵庵詞樸厚深醇中，有眞趣洋溢，是性情語，無道學氣。」

分　論

《渡江賦》　崔暠《靜修劉先生文集跋》：或者乃謂《渡江賦》殆非尊中華，賤夷狄之意，是大不然。孔、孟之生於鄒、魯也，于時周王尚在，天下奉周正朔，諸侯猶以尊周爲名。孔、孟曾未仕周，而乃周流列國，勸行先王之政，何哉？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家所得而私也。故諸侯有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此孔、孟所以周流列國，與夢吉同一心也。借使宋君能如賦中劍客之言，則宋之不亡亦未可知。　全祖望《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劉文靖公《渡江賦》，前人論之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峰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於瓊山之說。予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考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於宋者？眞妄言也！文正仕元，而文

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也。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留行人以挑師釁耳。蘇天爵以爲哀宋，是也。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於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吾請徵之於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勅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烟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識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中天萬國明」則藝祖詩）其《題理宗詩卷》曰：「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釃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曰：「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墨詩》曰：「松風生哀□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鵝溪縑。」《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尚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趙氏先塋》：「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泝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錯千年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留夢炎之徒而作。其《咏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於詩。其《咏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鄙哉山林槁，摶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興於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己之不當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久蕪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己？」《和擬古詩》曰：「忍饑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亂以猛虎詩。」《和雜詩》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長吟豆田謠，愁雲落崩崖。」則睹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秉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於其時耳。其《和詠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互琴。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是則戒心於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仕於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揚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曰：「策收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比蓬。」《早發濡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過奉化》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上塚》曰：「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毛髦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曰：「灑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冊明昌祕閣收，當年緹襲爲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泪，應笑翔鸞不解愁。」《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於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於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爲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囈語哉！

《希聖解》、《弔荆軻文》 蘇天爵《靜修先生劉公墓表》：先生年未弱冠，才氣超卓，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嘗作《希聖解》、《弔荆軻文》，豪邁不羈之氣可想見也。

《退齋記》 全祖望《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即以術自免。」斯其言，未

知其何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爲作《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泉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學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即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於道之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考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遺議，予蓋不盡以爲然。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即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間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於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白馬篇》《柳亭詩話》卷一九：劉靜修《白馬篇》云：「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略】此咏衆安橋事也。末云：「惜此博浪氣，不遇黃石翁。」以留侯擬之，似乎太過。或如王著殺阿哈馬於殿下，亦可雪萬夫之憤也。詩詳《容城遺稿》。《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音節古雅，結處議論慷慨。

《山竹》《歷代詩發》卷三二：大是悟境。

《廢園》《歷代詩發》卷三二：不說衰而說興盛，含蓄無窮。

《馮瀛王吟詩臺》《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朝廷」二語，言之慨然。

《隱仙谷》《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起語蒼渾。

《采菊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似山谷。

《人情》《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渾浩流轉，結用司馬公語，見至理。

《書堂旅夜二首》二《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老健。

《送友生》《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吾儒送世運，晚節見初心）十字一氣下，警策。

《秋蓮》《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不堪翠減紅綃際，更在江清月冷中）落落大方。

《苦寒》崔鬲《靜修劉先生文集跋》：且當時法網太酷，虜性凶狡，先生之意以爲與其言出而禍隨，無益於事，不若包荒括囊，垂訓待時。其默足以容於醜虜之世，恨無豪傑挺生其間，以遂其澄清之志，是以遨游山水之間，放浪形骸之外，高情邃旨隱然寓於歌詠之餘，孰可得而測識哉？讀《苦寒》諸篇，意自見矣。

《雜言》崔鬲《靜修劉先生文集跋》：余生也晚，夙聞先生之名，而未睹行事之實。因閱《大明一統志》，見先生《雜言》等詩，始知先生之懷抱，一代偉人，悠悠千古而莫之論也。

《馮道》《徐氏筆精》卷四：馮道歷事四朝，後世羞之。歐公作史，謂其無廉耻。史斷諸賢，紛紛訾詆，百千萬言，不如元劉靜修一絕約而盡也：「亡國降臣固位難，癡頑老子幾朝官。朝梁莫晉渾閒事，更捨殘骸與契丹。」

《龍興寺》、《明遠堂》《詩藪》外編卷六：劉夢吉古選學陶冲淡，有句無篇，歌行學杜，《龍興寺》、《明遠堂》等作，老筆縱橫，雖間涉宋人，然不露儒生腳色。元七言蒼勁，僅此一家。至律絕種種頭巾，殊可厭也。

《白雁行》《石洲詩話》卷五：宋人諺云：「江南若破，白鴈來過。」靜修《白鴈行》即賦此事也。

《桃園行》《石洲詩話》卷五：顧俠君謂元人用韵，頗有淆訛，而入聲尤甚，或以北方土語混入古音，或以閩越方言謬稱通用，如庚、青、蒸與眞、文韵同押，再如魚、虞與支、齊同押，此豈非變而太過者？然其來已久矣。若劉靜修《桃源行》：「漁舟載入人間世，卻悔桃花露踪迹。」此則竟是北方土音之偶相似者，未及檢審耳。又：靜修全學遺山，遺山風力極大，而所受則小，若靜修之《桃源行》云「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慙負天子」，則傷於小巧矣。

《詠曾點》《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下：《靜修文集讀史》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眞」，【略】殊非確論。修史自有定例，謂如其人功十而過一，本傳不書其過，十功豈不能贖一過？其過必于他傳見之。其人過十而功一，傳必書其功，謂其人豈無一善可書？或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必于他傳見之。其例甚多，未易縷陳，余編《諸儒史說》備見之。又《詠曾點》云「獨向舞雩風下來」，【略】此猶非也。「坐忘」乃《莊子》之說，借孔顏之名以形容道妙，非孔門實事，以此求顏子，則誤矣。未可以私意立說，輕于訾毀聖賢，況顏子與聖人僅隔一壁，城南之花，豈足動其心？語意大欠持擇。

《書事三首》《升庵詩話補遺》卷上：劉文靖公因《書事》絕句，【略】宋子虛《詠王安石》亦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祚之亡由于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

矣。　又《南濠詩話》：劉靜修《書事》詩，【略】周公謹《雜識》載北客詩「憶昔陳橋」，【略】二詩皆爲宋太祖作者，若出一機軸，而辭意嚴正，道人所不能道，眞可謂詩之斧鉞矣。

《**咏薔薇**》、《**薔薇酒**》　《吳禮部詩話》：劉因夢吉《咏薔薇》詩：「色染女眞黃，露凝天水碧。」又《薔薇酒》詩，亦用下六字，常愛其佳對。李思衍昌翁亦有一聯云：「土暗塵昏天水碧，風驚雨過女眞黃。」未知孰先後也。李又有「鬼火光中遺石馬，仙盤柱下泣銅人」，句對亦工。

《**風中柳**》（**我本漁樵**）　《詞品》卷二：宋傅公謀《水調歌頭》曰，【略】黃玉林《酹江月》云，【略】又劉靜修《風中柳》云「我本漁樵」，【略】并呂居仁「東里先生家何在」四詞，每獨行吟歌之，不惟有隱士出塵之想，兼如仙客御風之游矣。昔人謂「詩情不似曲情多」，信然。

《**菩薩蠻**》（**吾鄉先友今健在**）　《蕙風詞話》卷三：其《菩薩蠻·王利夫壽》云「吾鄉先友今誰健」，【略】此余尤爲心折者也。

《**木蘭花**》（**未開常探花開未**）　《詞則·別調集》卷三：即「人生行樂耳」意，而語更危悚。

傳記

《**元史**》**卷一七一**《**劉因傳**》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俁，俁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遂性理之說，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眞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眞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薦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廼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略】書上，朝廷不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蘇天爵《**靜修先生劉公墓表**》（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一**（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安熙《**題劉靜修石鼎聯句圖詩後**》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鄒訢。」此汎翁先生《題石鼎聯句圖》詩也，蓋朱夫子嘗謂軒轅彌

明即韓公姓名，而于《參同契考異》後亦自書空同道士鄒訢。今觀先生所以容成孺子自謂者，其亦若此也與？暇日讀選詩，郭璞《游仙》第六篇，喟然有感，聊記于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蘇天爵《靜修先生劉公墓表》 公生，天資純粹。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隨目所見，皆能成誦。六歲能詩，十歲能爲文，落筆驚人。故國子司業硯公彌堅教授眞定，先生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獨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比，硯公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令子經學貫通，文詞浩瀚，當爲名儒。」【略】鄉閭老儒說經，止傳疏義，爲文盡習律賦。聞先生講貫，閱先生論著，始則謗訕，久亦敬服。先生杜門授徒，深居簡出，性不苟合，不妄接人。保定密邇京邑，公卿使過者衆，聞先生名，往往來謁，先生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先生弗恤也。【略】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間游郎山雷溪，又號「雷溪眞隱」。京師有曰田尙書者，西域貴族，頗尙文學，聞先生名，厚禮請教其子。先生以水嚙先墓，謀遷避之，不及往。既而易州何公瑋辭兩淮鹽使，奉親家居，藏書萬卷，亦以教子爲請。先生平生苦無書讀，又樂易之風土，遂允其請。三年即歸，何公贄以銀幣，皆謝不受。世祖皇帝自居潛藩，收召諸儒，講求治道。及踐天位，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楊文獻公果、商文定公挺皆列臺省，而憲章文物號盛治者非偶然也。久之，諸公相繼告退，當國者急於功利，儒者之言弗獲進用。時先生年雖甚富，聲聞已彰，中朝賢士大夫多稱譽之，故相文貞王博果密薦之尤力。【略】先生師道尊嚴，學者造門，隨其材品而教焉。講說諸經，理明義正，聽者心領神會。

李謙《靜修集序》 僕與君同侍從春坊，相從非一日。嘗以事過保定，君適居母憂，衰絰中留連願接爲半日留，頗訝君形體癯瘁，鬚髮頒白，意其哀毀而然，不謂一別遽成永訣，其悵惘爲何如也。

《海涵萬象錄》卷四 劉靜脩先生在前元爲講官，傳介而講，無北面。

《何氏語林》卷五 中統初，許魯齋應召赴都日，【略】道謁劉靜修先生，靜修言：「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許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至元中，徵靜修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及召爲翰林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答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崔鬲《靜修劉先生文集跋》 夢吉劉先生諱因，吾保定容城人，「雷溪眞隱」其別號也。生有異兆，誕彌之月，厥父夢神人以天馬馱書幷兒至其家，而先生生焉，遂名爲駰，而夢驥其字也。後改今名及字。幼而能言，長而聰明，日記萬言，而過目不忘。每以古聖賢自期待，作《希聖解》以寓意，有澄清天下之志而未遂。常慕諸葛武侯之爲人，故誦其「靜以修身」之語而深味之，又自號曰「靜修」焉。先生生乎胡元之世，而心實非之，故其詩曰：「區區此世眞何物？落落平生只寸心！」不平之意宛然可掬。當裕皇之在東宮，卑禮厚幣往聘于家，亦可謂禮賢之主，先生終不肯立于其朝。後雖強而入宮，曾未數旬，而浩然之志有不可得而遏者。厥後世祖累以集賢學士召，竟以病謝不起。噫，是可以識先生之微意矣！夫夷狄之奪中國，雖三尺之童亦所不屑，況先生道德學問醞藉醇正，五胡亂華之醜，世爲史冊之羞，先生目所親擊而痛恨者，顧肯食其祿而辱其身乎？惟不幸生于其時，居于其地，丘廟世業悉寓于此，有不可得而逃者。是時宋祚不振，僻處海隅，雖極哀之，形於言論，終無可扶之理，而當時天下亦不知有宋矣。

《元詩選》初集甲集 當世廟初，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楊文獻公果、商文定公挺輩，布列臺省，號稱盛治。既而諸公相繼告老，中朝賢士大夫多屬意于靜修，丞相不忽木尤力薦之。卒未竟其用。許文正公之應召也，道過靜修，靜修謂之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文正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靜修不就集賢之命，人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世祖聞之，嘆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

袁桷《牘外餘言》 元儒劉因云：「近世士大夫好以愚拙魯鈍人所不足之詞以自號，彼其人非眞有是也，亦非謙也，彼蓋持老氏之說，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則擇而取之，要亦歸於自利而已。」此數語刺許魯齋而發，卻前人所未有。今士大夫多犯此癖，緣未讀劉公文集故也。

作品本事

劉因《金太子允恭墨竹自注》 黑龍江見《金史》。幽蘭軒，義宗死所。汴亡，張蔡公以《金實錄》歸，遺山嘗就公謄錄，此軸亦公得于汴之中祕者。公之子仲仁，持以求予詩，故終篇及之。

蘇天爵《靜修先生劉公墓表》 王師伐宋，先生作《渡江賦》以哀之，欲南游江湖，覽觀儒先名迹，不果。

《西園雜記》卷下　元劉靜修作《白雁行》云：「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略】蓋咏元室興王平宋之次第也。《輟耕錄》：「《玉堂嘉話》云，宋未下時，江南謠曰：『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乃知指伯顏行師也。」靜修云白雁，豈亦指伯顏歟！

著錄

蘇天爵《靜修先生劉公墓表》　初，朱子之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註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爲《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爲《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集註有所發焉。有詩五卷，號《丁亥集》，先生所選，常自諷詠。復取他文焚之，今所傳《文集》十餘卷，得於門生故友，然不爲空言，皆有補於世教。其他《小學》、《四書》、《語錄》亦皆門生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先生病中筆之親授其徒者也。

闕名《劉文靖公文集序》　先生之學，學顏者也。況有《四書精義》、《易繫辭說》，大章短篇，皆極要領，覈精微之言也，其言豈非六籍箋註耶？彼以文辭視之者則非也。學既得乎正傳，安知後日不與許、吳同列於從祀也哉！國政之暇，讀先生之遺文，見《丁亥》、《樵庵》等集，而記序、碑誌、傳贊、詩賦，前後失次，不便披閱。因命儒臣彙聚成編，鋟梓以傳，俾先生之道暴白於世，後之學者誠有賴焉。

《元儒考略》卷二　所著有《四書精要》、《丁亥集》、《小學四書語錄》、《易繫辭說》等書。

《元詩選》初集甲集　劉贊善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名《丁亥集》。手所選定，嘗自諷咏，取他文焚之。今所傳文集十餘卷，又續集、遺詩、拾遺共若干卷，皆刊行于世。

《新元史》卷一七〇　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文集二十二卷。

蘇天爵《烏君墓碑銘》　汴有隱君子曰烏君諱冲，字叔備，【略】明經勵行，高蹈深隱，【略】劉公嘗集己所爲詩百餘篇，表年以命之曰《丁亥集》。寓意深遠，讀者或弗深曉，君爲註釋以達其意。

黃溍《跋靜修先生遺墨》　某弱冠時，嘗手鈔靜修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從汝南張君獲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父受業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鄧伯道、朱壽昌事，善發明朱子言外之意。某既得以快觀前修之眞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何幸歟！

《靜修文集》卷首《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牒文》　今鈔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傳布，則上可以裨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爲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行，準此。憲司今將上項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以上施行，須至牒者。

李曦《靜修集序》　門生哀集詩文得數百篇，右轄張公子有篤故舊之義，且哀其無後，將鋟木傳，需僕爲序。

邵寶《重刊靜修先生文集序》　靜修先生容城劉公《文集》若干卷，川浙舊有刻。歲久鮮傳，有志誦讀者蓋深病之。戶部主事李君時雍，公邑人也，近得善本於九江，捐俸重刊，歸公書院，以惠學者。

方義壯《靜修先生文集重刊序》　越數月，於府城購獲先生《丁亥集》并遺文數卷，然字句訛舛，至不可讀，於是爲請於郡伯毘陵顧公，許重梓焉。無何，顧公被命治兵三關，而太原李公至郡，予復請如初，遂命諸生孫重捷、王衍祚、侯進之分訂類校，共得詩文凡若干卷。

陳立《靜修劉先生文集序》　其遺稿若干，至正癸未，哈剌那海僉浙西道事，刻板于嘉禾郡庠，今七十餘年矣。去冬浙江僉憲龍公按臨于茲，睹其板之腐朽，字之模糊，遂謀於太守鹽城胡公，命工重修，以圖永久，亦先生冥冥之幸也。

崔焉《靜修劉先生文集跋》　元本乃門人眞定安熙所訂，最爲詳切，後以年遠，板刻模糊，遂失其傳。【略】後以僥倖宦游南北，訪諸名人，皆莫有蓄其眞本，間一有之，亦舛錯脫落，殊不愜人意，幸於趙先生處得睹蜀本而讀之，不勝慶幸。但將詩詞歌賦，吟行曲引，古今長短等篇各分爲彙，以爲易於檢閱，殊失先生正意。愚故謹依元本，將《丁亥集》訂作首卷，而遺文、遺詩、拾遺以次列之，庶知《丁亥集》乃先生所常閱者。後三卷門人匄拾之餘，內亦多少時有爲而發者也，如《渡江賦》者，豈亦先生年少之所筆歟？茲將蜀本序文併而述之，請俟世之君子折衷焉。

周旋《重刊靜修劉先生文集後序》　靜脩劉先生詩文若干篇，舊有板刻，

歲久磨滅不傳。先生以節行高天下，後之學者景仰思慕，每以先生之文之詩流布不廣，而不得以家傳人誦爲恨。吾邑侯崔君暠，於先生爲同里，政治之暇，每與人談及茲事，而慨然有志。偶得善本，輒捐俸命工梓刻以行，俾予序之。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靜修文集》一部十冊，完全。　又：《劉靜修文集》一部十冊，闕。　又：《靜修先生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因《靜修集》三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靜修文集》十冊，元劉因著，凡三十卷。

《行人司書目・文部三》　《靜修先生文集》四本。

《秘閣書目・文集》　《劉靜修集》十冊。　又：《靜修先生集》一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劉靜修集》。

《菉竹堂書目》卷三　《劉靜修文集》十冊。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劉靜修文集》八冊，二十五卷，劉因。《樵庵詞》一卷、《遺文》六卷、《遺詩》六卷、《拾遺》七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劉靜修集》五卷，劉因。

《古今書刻》卷上　保定府：《劉靜修文集》。　又眞定府：《劉靜修文集》。　又吉安府：《劉靜修文集》。　又臨江府：《劉靜修文集》。

《近古堂書目》卷下　《劉靜修全集》：《丁亥集》、《遺書》、《遺文》、《拾遺》。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靜修文集》四本。

《百川書志》卷一二　《劉靜修文集》二十三卷：《丁亥集》四卷，《和陶詩》、《樵庵詞》、《遺文》六卷、《遺詩》六卷、《拾遺》七卷。文靜公太子贊善容城劉因夢吉撰。

又卷一五　《劉靖修詩》，文靜公太子贊善容城劉因夢吉撰。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劉靜修集》二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劉靜修丁亥集》。　又：《劉靜修拾遺》。　又：《靜修遺文》。　又：《靜修遺書》。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劉靜修集》三十卷，名因。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劉文靖公文集》。

《萬卷堂書目》卷四　《劉文靖公文集》，劉因。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劉夢吉集》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因《丁亥集》五卷，又《靜修文集》三十卷。

宋寬王《靜修集跋》　此影抄元版，多闕文，亦微有訛字，共二十三卷，二百十四頁。又有前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卷者，實二十五卷，校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多，訛字脫落則倍之，第多附錄一卷耳。抄較之下，點識其訛字，增補其脫落，以便後之翻刻劉先生集者。

又跋　此影抄前元至順間宗文堂刻本也，後從邵先生所閱《容城兩賢集》較對，復增《補遺》二卷。《容城集》刻於前明萬曆間，其脫訛錯簡頗多，錄補以稱其全云。

金侃《鈔本劉文靖公文集跋》　丁卯冬十二月，迂齋金侃錄藏于萇楚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靜修集》三十卷，【略】元劉因撰。【略】其早歲詩文，才情馳騁，既乃自訂《丁亥詩集》五卷，盡取他文焚之。卒後門人故友哀其軼稿，得《樵庵詞集》一卷、《遺文》六卷、《拾遺》七卷，最後楊俊民又得《續集》二卷。捃拾殘賸，一字不遺，其中當必有因所自焚者，一例編輯，未必因本意也。後房山賈彝復增入附錄二卷，合成三十卷。至正中，官爲刊行，即今所傳之本。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劉因《丁亥集》五卷，又《靜修文集》三十卷。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靜修先生文集》一函四冊。元劉因撰。【略】分類曰理學、說、記、序、書、文、題跋、疏、贊、雜記、銘、碑銘、誌、表、哀辭、賦、詩，《先世崇事記》，凡九百九十二首，附錄十二首。前有至正九年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牒，稱「詩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是本乃萬曆戊子郡守李某校刊，方義壯爲序。蓋因所自訂惟《丁亥集》五卷，後門人哀其軼稿，得《樵庵詞集》一卷、《遺文》六卷、《拾遺》七卷。最後楊俊民又得《續集》二卷，房山賈彝復增附錄二卷，合三十卷。據方序，此所刊《丁亥集》五卷、《遺文》數卷而已。泰興季氏藏本。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靜修集》二十五卷，元集賢學士謚文靖容城劉因夢吉著。《丁亥集》五卷、《樵庵詞集》一卷、《遺文》六卷、《拾遺》七卷、附錄二卷。（闕）刻（闕）夢吉自訂遺集，門人眞定安熙錄補。（闕）江西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哈剌那海刻于嘉禾郡學。永樂二十一年重刻，陳立可與序。成化己亥蜀府再刻，已改編卷帙。至弘治乙丑，金臺崔嵩又加編次，全非舊文矣。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〇　《靜修文集》十二卷，元劉因撰。畿輔叢書本。前後無序跋。文五卷，曰雜著，曰說，曰序，曰記，曰書後題跋，曰書，曰疏，曰記事，曰碑銘誌表，曰辭，曰弔祭文，曰銘贊，曰賦，共一百十五篇。詩七卷，曰五言古，曰七言古，曰雜言，曰五言律，曰七言律，曰五言絕句（六言附），曰七言絕句，曰和陶，共八百六十五首。謹案《簡明目錄》：《靜修集》三十卷，此本題文集而有詩，祇十二卷，豈有遺佚歟？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靜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元刊本。元劉因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靜修集》二十二卷、《補遺》二卷，舊抄本。元劉因撰。

又　《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弘治刊本。元劉因撰。凡《丁亥集》五卷，《樵庵詞》一卷，《遺文》、《遺詩》各六卷，《拾遺》七卷，續三卷，附錄二卷，合三十卷。宋賓王云三十卷，實二十五卷，蓋偶見缺五卷者耳。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弘治刊本。保定崔暠校正。【略】至順間崇文堂刊集二十二卷，前有李謙序，明永樂癸卯儀眞陳立序，【略】而成化己亥蜀藩又序刊之。此爲弘治辛酉刑科給事中慈溪周旋後序，【略】凡《丁亥集》六卷，內附《樵庵詞》，《遺文》六卷，《遺詩》六卷，《拾遺》七卷，楊俊民裒錄《續集》三卷，房山賈彝編附錄二卷，皆薦牘、壙記、墓表也。　又：《靜修先生文集》十卷，明萬曆刊本，汪魚亭藏書。容城劉因夢吉甫著，益都後學蔣如苹梓。是集，一卷爲理學類、說類、記類、序類、書類，二卷文類、題跋類、疏類、贊類、雜著銘類、碑銘誌表類、哀辭類，三卷賦類、五言古詩類，四卷七言古詩類，五卷五言律詩類，六卷七言律詩類，七卷五言絕句類，八卷七言絕句類，九卷和陶詩類、辭類、雜言類、樂府類、先世業事類，十卷附錄追贈靜修文類。每類更有篇目，首有遺像、歐陽玄像贊。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靜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舊鈔本。元劉因撰。明至順間宗文堂刻本，有李謙序，太倉宋蔚如從之影寫，復於《容城兩賢集》中補錄詩文二卷附後。　又：《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刊本。此弘治間金臺崔暠得成化蜀藩本重雕，計《丁亥集》五卷、《樵庵詞》一卷、《遺文》六卷、《遺詩》六卷、《拾遺》七卷、《續集》三卷、附錄二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靜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舊鈔本。

王灝《靜修先生文集跋》　《靜修集》十二卷，容城劉靜修先生撰著。【略】《元史》稱先生自選詩五卷，號《丁亥集》，《文集》十餘卷，門人故友所錄。明萬曆中容城知縣方義壯得《丁亥》并遺文數卷刊之，爲文二卷、詩七卷，即今《三賢集》所傳之本也。謹考《四庫全書提要》，稱門人故友裒其遺稿，得《遺文》六卷、《拾遺》七卷，楊俊民又得《續集》二卷，賈彝復增入《附錄》二卷，合之自訂《丁亥詩集》共三十卷，至正中，官爲刊行，與今本多寡懸殊。蓋《四庫》所據者初刻之全本，方義壯僅得文數卷刻之，不但不足三十卷之數，即《元史》所稱之十餘卷亦未必無遺也。今《四庫》祕本不可得見，方刊本、《三賢集》本魚魯亥豕，不可卒讀，謹正其訛謬，釐爲十一卷，不可知者闕之。先生著述多就湮沒，詩文之存者僅有此集，觀於此，先生之志節學問可藉以稍傳矣。

《補遼金元藝文志》　劉因《丁亥集》五卷，又《靜修文集》三十卷。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丁亥集》五卷，附錄三卷，《遺文》、《遺詩》各六卷，《拾遺》七卷、續三卷）。明弘治乙丑廬州府同知崔暠刊，有後跋，稱從蜀本錄出，而次第則從元本。蓋以蜀本將各集匯併，失靜修本意，故仍從元本以《丁亥集》爲首卷也。每集首行題下著「保定崔暠校正」，附錄，房山賈彝編，《續集》題「後學楊俊氏裒錄」。崔跋又稱「元本乃其門人眞定安熙所訂，最爲謹切」。

陶湘《景元本靜修先生樂府敘錄》　湘案：元本《靜修集》二十二卷，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一字。有「至順庚午孟秋宗文堂刊」十字。此其第十五卷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靜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元劉因撰。元至順元年宗文堂刊本，【略】涵芬樓藏，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余亦藏一帙。　《靜修集》三十卷，元劉因撰。明弘治乙丑崔暠刊黑口本。　永樂癸卯刊本。　容城刊《三賢集》本。　又明刊二十七卷本。　成化己亥肅府刊本。　張金吾有舊鈔本二十二卷，反多於永樂本，云元刊有「至順庚午孟秋宗文堂刊」十字，蓋從元刊影寫者。杜肅撰《壙記》云「有文集二十二卷」，蓋即是本。永樂本載至正九年牒文，則據至正所定，後此本二十年。由未見此本，別爲裒集，故不若此本之完也。後又有《補遺》二卷，宋賓王從《容城兩賢集》鈔入者。此本亦皆賓王手抄，在雍正三年。　又《容城兩賢集》本，明萬曆間本，合《楊椒山集》。本朝康熙中又合孫夏峰，曰《三賢集》。　元有至正九年刊本三十卷，是《永樂》所據。　元板《劉靜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略】刊印精

雅。豐順丁禹生藏。　附：成化中刊本，題《劉文靖公集》，二十卷，與永樂本同。　弘治癸酉刊本《丁亥集》六卷、《遺文》六卷、《詩》六卷、《拾遺》七卷、《續集》三卷，附錄二卷。　明萬曆戊子郡守李□校刊本。（邵氏）　補：《劉文靖公文集》二十八卷，元劉因撰。明成化十五年己亥蜀藩刊本，【略】前成化己亥序，言「因命儒臣匯聚成編，鋟梓以傳」云云。目後有元至正九年聖旨及下嘉興府牒文。卷二十七爲附錄，卷二十八爲考異。【略】卷一抄配。余藏。　又補：《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元劉因撰。明弘治十八年崔暠刊、嘉靖十六年汪堅重修本，【略】後有弘治辛酉周旋跋。全書分《丁亥集》六卷、《遺文》六卷、《遺詩》六卷、《詩文拾遺》七卷、《續集》三卷、附錄二卷，編次與前二本異。邢君之襄藏。　又補：《靜修先生文集》十卷，元劉因撰。明萬曆十六年方義壯刊本。【略】　又補：《靜修先生文集》十二卷，元劉因撰。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刊《畿輔叢書》本。余有一帙，余據元至順元年宗文堂刊本校。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靜修先生文集》，世傳以至順庚午宗文堂刊二十二卷本爲最古。余辛亥游吳門，顧鶴逸適獲此本，以余愛好之，遂舉以相貽。嗣又於吳門獲明成化藩府刊二十八卷本，題《劉文靖公文集》，前有成化己亥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靜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元劉因撰。元至順元年宗文堂刊本。八冊。　又：《靜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補遺》二卷。元劉因撰。清抄本，宋賓王校并跋。二冊。　又：《劉文靖公文集》二十八卷，元劉因撰。明成化十五年蜀藩刻本。四冊。　又：清康熙二十六年金侃抄本，金侃跋。二冊。　又：《靜修先生遺文》六卷、《遺詩》六卷、《詩文拾遺》七卷、《續集》三卷、《丁亥集》五卷、《樵庵詞》一卷、附錄二卷，元劉因撰。明弘治十八年崔暠刻、嘉靖十六年汪堅重修本。四冊。　又：《靜修先生丁亥集》六卷、《遺文》六卷、《遺詩》六卷、《詩文拾遺》七卷、《續集》三卷，元劉因撰。附錄二卷。明弘治十八年崔暠刻、嘉靖十六年汪堅重修本。四冊。　又：清抄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靜修劉先生文集》三十卷，十二冊。元劉因撰。明弘治乙丑慈谿知縣崔暠刊本。　又：《靜修劉先生文集》三十卷，十冊。元劉因撰。明弘治乙丑慈谿知縣崔暠刊本。　又：《靜修劉先生文集》存十八卷，六冊。元劉因撰。明弘治乙丑慈谿知縣崔暠刊，嘉靖十六年保定知府汪堅修補本，缺《遺文》六卷、《遺詩》六卷。　又：《靜修先生遺詩》六卷，二冊。元劉因撰。明弘治乙丑慈谿知縣崔暠刊後代修補本。　又：《靜修先生文集》十卷，十冊。元劉因撰，明方義壯重編。明萬曆間益都蔣如蘋刊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劉因《靜修詞》。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因《樵庵詞》一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樵庵詞》一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樵庵詞》一卷。

《詞徵》卷四　《樵庵詞》一卷，元劉因撰。元刻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　劉因《樵庵詞》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靜修詞》一卷，明鈔本。容城劉因夢吉。《補元史藝文志》載因所作《樵庵詞》一卷，此作《靜修詞》，凡三十三闋，棉紙藍格，爲明人手鈔。

況周頤《樵庵詞跋》　癸巳上巳，據《御選歷代詩餘》、《花草粹編》、《詞綜》斠知聖道齋舊鈔本，并遵《歷代詩餘》補《菩薩蠻》、《玉樓春》兩闋于後。玉梅詞隱并記。補遺二闋，疑非劉因，氣格不逮遠甚。《菩薩蠻》一闋尤遜。癸巳中秋前四夕，刻成覆斠，再記。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下　補：《樵庵詞》一卷，元劉因撰。清光緒十四年王鵬運輯刻《四印齋所刻詞》本，朱祖謀據舊寫本及明弘治刊文集校，補詞一闋，改訂異字甚夥。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元明三十三家詞》：《靜修詞》一卷，元劉因撰。　又：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二十一種》：《樵庵詞》一卷，元劉因撰。

藝　文

滕安上《挽夢吉》　天才如水氣如蜺，千里眞堪一息馳。幼歲襟期希聖解，暮年志趣和陶詩。意長日短終成恨，病與閑宜匪好奇。幾向西齋同夜宿，微言還有故人知。

安熙《祭劉先生文》 嗚呼哀哉！山頹梁壞，天不憖遺，生榮死哀，孰不摧慕？嗚呼哀哉！某也晚學無知，幸蒙私淑，黽勉勵志，于茲七年。顧以鈍駑，鞭繩罔及，學不加進，頹墮無成。尙企宮牆，灑掃函丈，親承謦咳，大啓愚衷。孰謂難期？不就此志。俾茲凡陋，抱恨終天。嗚呼痛哉！矧惟先生，至誠樂育，憐某之愚，欲收教之。謂我當來，政此閑適。斯言在耳，耿耿如存。今其已矣，將安倣矣？先生此恩，何日忘之！茲焉奔赴，奉奠以贄，舉觴以慟，薦此哀誠。嗚呼痛哉！仰止前修，精思力造。親賢取友，進德修業。某雖不肖，敢負初心？伏惟先生，冥鑒臨之。嗚呼痛哉。

又《酹江月・登古容城有感（城陰即靜修劉先生故居）》 天山巨網，儘牢籠、多少中原人物！趙際燕陲，空老卻、千仞巖巖蒼壁。古栢蕭森，高松偃蹇，不管飛冰雪。慕羶群蟻，問君誰是豪傑？ 重念禹跡茫茫，兎狐荆棘，感慨悲歌發。累世興亡何足道？等是轟蚊飛滅。湖海襟懷，風雲壯志，莫遣生華髮。中天佳氣，會須重見明月。

張養浩《挽劉夢吉先生》 白髮山林僅四旬，兩朝不肯屈經綸。才名暗折世間壽，氣節偉高天下人。康節縱吟無限樂，希夷高卧有餘春。一生懷抱誰能識？他日休猜作逸民。

王惲《鵲橋仙・和劉夢吉韻》 高人非古，冲襟粹宇。要覽德輝飛舉。伊周原不是庸人，吾志在、箕山巢許。 蘭紉有賦，菊香釀黍。夢斷糟牀秋雨。淵明卧老北窗風，猶勝似、清談夷甫。

侯克中《追和劉夢吉韻》 《訪西山道院》：芙蓉城闕五雲深，亂石飛泉漱玉音。濁酒每因清興酌，新詩多爲故人吟。青鸞已報三山信，白雁空傳萬里心。殘日未傾歸去好，病軀常苦暮寒侵。 《樂道》：樂道安貧是本情，好官況不到儒生。鶴憂斷脛鳧憂續，木貴非材雁貴鳴。白璧一雙憐項羽，黃金四萬笑陳平。賞音只許陶彭澤，誰信無絃是有聲。 《即事》：道何疏遠利何親？學貴精詳行貴淳。南國自添新白髮，東華誰羨軟紅塵？楚狂有底徒歌鳳，伯樂無端不相人。說與邯鄲貪睡客，夢中花柳總非春。 《甘閑》：聖學淵源未易能，動憐高鳥靜憐僧。一樓風月三杯酒，萬卷詩書半夜燈。脩己安人君有得，存心養性我何曾。客來每問紅塵事，笑據胡牀竟不應。

程鉅夫

雜錄

《歷代詩話》卷六五 吳旦生曰：《關尹子》：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夢吉用此。黃山谷詩「爭名朝市魚千里」，亦此意耳。或引陶朱公《養魚經》云「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州，則周繞無窮，自謂江湖」也。然無「千里」字，豈可漫證山谷。今得夢吉句益信矣。金人路宣叔詩「隨人作計魚千里，知命無憂鳥一天」。

論述

綜論

劉壎《與程學士書》 竊惟主斯文之齊盟，必屬之當世之宗工。明公大名震乎海宇，鴻名行乎中朝，蓋南北人士倚以爲吾道元氣者。執文盟之牛耳，微公其誰歸？

又《賀承旨程内翰書》 江西自南豐公被異顧，典五朝史事，踰二百年無繼者，今明公獨當之；平園公由承旨登政府，踰百年，亦無繼者，今明公將又當之。疊是二美，重我鄉邦。壎雖耄昏，尙期書盛事，垂不朽。前值端便，亟奉此書爲斯文大亨貞賀，又爲吾道有依託賀也。

吳澄《晉錫堂記》 公之位朝著，被寵光，其素也；今以儒臣預政，前所未有。是不爲公一家賀，爲天下賀。

魏初《送程侍御鉅夫》 一封丹詔九天來，御史青驄翰苑才。廊廟久勞思

稷、契，丘園初不望鄒、枚。定知天下無雙士，正在君侯此一迴。自昔楚材爲晉用，中原麟鳳莫深猜。

李士瞻《楚國程文憲公先生畫像續贊》　仰先生之儀彩，粹然有君子之德容；睹先生之衣冠，藹然有三代之遺風。是蓋當國家草昧之際，天必生碩德之賢，爲之經綸而彌縫之。不然，幾何其能混一九有，而建不拔之業於無窮者乎？顧荆州爲余父母之邦，實自古豪傑之所產，而先生適崛然生乎其中。其所以鍾山川之英靈，全扶輿之淑氣，是非希世之逢，誠爲曠代之豪雄歟！宜乎其一時明良之相與，蔚乎若雲龍風虎之相從也。惟不肖瞻之與先生也，世之相後百有餘祀，地之相去百有餘里，前雖不得攀奉顏彩，一聆謦欬之益，後乃得與其孫世京忝斯文契之美。噫！雖不幸，猶幸也，悲夫。

李好文《雪樓集原序》　公生於宋淳祐己酉，當我憲宗嗣服前之二歲。至至元丙子江南始平，遂以侍子入見，尋命入翰林，年方壯也。自始識學至於有立，其所以俯精畜思、藏器待時、鬱而未施者，固天所以遺聖明之世，膺作興之運，以恢宏大業，黼黻太平者也。公之文悉本之於仁義，輔之以六經，陳之爲軌範，措之爲事業，滔滔汩汩，如有源之水流而不窮，曲折變化合自然之度，愈出愈偉，誠可謂一代之作者矣！初，世皇之在潛邸也，已喜儒士，凡天下之鴻才碩德，靡不延訪招致左右，爰暨即位，乃考文章，明制度，興禮制樂，爲天下法。一時名士彙徵并進，文采炳蔚，度越前代。如王文康公鶚、王文忠公磐、李文正公(冶)〔治〕、太常徐公世隆、內翰圖克坦公履之儔，多前金遺逸，皆爲我用。惟公南來，際遇隆渥，逮事四朝四十餘年。雖出入顯要，而居侍從之列者有半。仕履之久，一人而已。故其謨謀獻納，輸忠盡職，一寓之文，古所謂立德、立言而不朽者，公其有焉。

歐陽玄《雪樓集序》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弘毅任重之士應時而出，以綱維正論、扶持善類。【略】我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于時大司徒程文憲公初至京師，以重臣薦，召見便殿，敷對稱旨。上給筆札使之條陳，公一揮數千言，言甚切當。上大悅，即擢置詞垣，尋俾以風紀之任。公感知遇，知無不言，排擊大奸，靡悼俊傑，立縣三十餘，奏立胄監敎條，徵南中遺逸，頒貢舉程式。凡國家斯文之事，悉自公倡議焉。非弘毅任重之士，豈能及於是哉！公之爲文以氣爲主，至於代播告之言，偉然國初氣象，見於辭令之間。故讀公之文者，可以知公之事業也。夫氣寓於無形，其有可見，政事、文章二者而已。其間涵蓄之深、培養之厚，以之爲政而剛明，以之爲文而渾灝，惟程公有焉。【略】余頌公之文，知公之行有過人而不可及者，誠非腐儒俗士之所能也。

又《楚國程文憲公小像贊》　洪惟世皇，初得南士，貴於南琛。于時程公，奮起盱南，進不隱賢，退不貳心。或抗論憲府，或代言禁林。器量足以荷重任，精采足以慴孔壬。浩浩乎龍驤遇風，而挂十丈之席；炅炅乎鵜膏迎日，而澤百煉之金。聲和氣應，則鳳翽其羽；父倡子和，則鶴鳴在陰。既受知於納約，早求志於投簪。覽圖畫而增慨，孰能嗣乎遺音？

劉將孫《賀雪樓除學士啟》　伏審渙發中綸，晉登內相。王人累騎，昭禁庭迅召之章，閣老冠鰲，峻特旨眞除之拜。一佛出世，六經同風。【略】風雷一時，黼黻千載。惟翰林罕置於院長，亦儒林難遇於宗工。唐稱九相爲美談，宋僅數公號本色。蓋將詩書相表裏而編之策，所謂將相而富貴則固其宜。衆人特以喜賢哲之登庸，君子於焉占運數之升降。斷唐虞而下，必得南北之大宗師；遡歐蘇以來，又見朝廷之眞學士。諸生待此久矣，天意不在茲乎？恭惟大學士內翰相公先生，學力木本而水源，筆妙金聲而玉振，掃空繡章繪句之陋習，獨見尊主庇民之大全。伊川之雪，明道之春，備四時氣；《禹貢》而圖，《春秋》而志，成一家言。雲龍混合之交，珪璋特達之選。登瀛脊早，入掖班高。兼綰而使南臺，獨對而趨北闕。埋輪奏執政，百僚憚侍御之都亭；褰帷示監司，兩道頌廉車之按部。雖黃閣紫樞猶謂晚，豈金鑾玉署足爲榮？顧諸子百家之言久紛，而三光五嶽之氣始合。於是而整頓破碎之大道，眞足以追還灝噩於古初。肯僅使作者比崔魏徒觀，所謂其功不在禹周公下。若稽故實，厥有華宗。天球繇翰長秉鈞，在益部使歸之復；滄洲自外庸掌制，振江左正始之音。偉哉我公，夐豈前比？某托根有素，承盼愈青。不但恩深，極栽培於拱把；固嘗意許，講製作之體裁。欣聞驛召之傳，不勝松茂之悅。固以動得與之至喜，寧不希附驥之素期？其如守株之途窮，坐覺出門之天礙。心雖馳於前路，迹每至於後人。落落自憐，悠悠何贖？若爲安世，不通今涑水之書；竊附庭堅，遙賦舊東坡之句。敷陳語淺，歡抃心長。謹具啓詣堦墀慶賀。伏惟鈞慈，俯賜鑒念。

蒲道源《壽程雪樓學士》　天生元是玉堂仙，游戲人間五百年。南斗文星應合避，北方學者未能先。燕毛鄉飲當居上，鷺序朝儀合在前。多幸不才蒙薦引，裴章爲壽得夤緣。

許有壬《雪樓先生程楚公小像贊》 楚郢故墟，有樓巖巖。世半不知，修阻孰探。由公著稱，嘉名遂洽乎朔南。公幼爲學，演迤泓涵；曾未施抒，勝國已戡。楚材晉用，乃能獨挺夫楩楠。持憲中外，人革鄙貪。掌帝之制，音叶《韶》、《咸》。和不徇物，剛不來讒。引年勇退，秋風片帆。塵空萬事之擾擾，雲護一室之潭潭。松陰入坐，爐熏自參。宛清揚其如在，耳肅肅乎名談。昔舉貢之始行，一廷議之二三。天荒盡薙乎葳茀，鵠袍倏忽而朱藍。顧區區之不才，至襲公之冰銜。雖拜圖懷人，希彷彿於萬一；而度德量力，秖足以重沙礫之慙也。

趙孟頫《雪樓先生畫像贊》 隋山喬嶽隆其神，長江大河肆其文。望之儼然，薄夫爲敦。幅巾褒衣，坐鎮雅俗，鵠冠白簡，逆折姦臣。蓋凜然如白雪，藹然如陽春。雖玉帶金魚，世以爲公貴；孰知夫胸吞雲夢者，所以爲一代偉人也哉。

虞集《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濫奏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愧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沖澹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以爲厲，而嚴重崇高，隱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爲哉？相望纔三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遼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敬書其後而歸之。

揭傒斯《程公行狀》 公生有異質，儀狀魁偉，神采峻毅，語音如鍾，望而知其爲大人君子也。即而親之，則溫然如春風，淵乎其有容，莫能際其涯也。天性孝友，父母愛之，宗族親之，朋友信之，遐邇慕之，靡有間言。意度豁達，喜周人之急，捐帑發廩無吝色。嘗曰：「士生天地間，當以濟人利物爲事，奈何瑣瑣以自厚一身爲哉！」每接後學之士，必諄諄教誨，或才藝有所自見，嘆賞獎進以底于成。由公所薦引而爲當世名臣者，往往有之。所爲文章雄渾典雅，混一以來文歸于厚者，實自公發之。累朝實錄、詔制、典冊，紀之金石、垂之竹帛者，多公所定撰。至於名山勝地、遐荒遠裔，穹碑鉅筆，亦必屬之公焉。四方之士，請文乞言，日踵于門，公隨與之，無拒無難。又：公平生潛心聖賢之學，博聞強識，誠一端莊，融會貫通，窮極蘊奧。而復躬踐力行，始終不怠。故其措諸事業，發爲文章，非他人之所可及也。當國家方隆之運，南北混一之初，舊臣故老，高人名士，充滿于朝，而能挺立傑出，受知于上，獻納左右，謀聽計從，歷歷中外逾四十年。臨大事、決大議，凜然不可奪；風采足以傾動四方，言論足以垂示百世。累朝眷遇弗替益隆，碩德重望爲國元老，始終進退，無一玷疵。其古之所謂大臣者矣！天下之人仰之如青天白日，愛之如和風甘雨。生榮死哀，其庶幾焉。

黃溍《程楚公小像贊》 褐衣角巾，瀟灑出塵。仰羨夫消搖於丘壑，緬想其際會於風雲。覬一言之寤意，罄崇論而敷陳。灼灼乎龜蓍之可覆，洋洋乎魚水之相親。激揚奮勵，以紀綱乎憲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雖不以進退百官爲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材之晉用，皆藥籠之儲珍。咸懷誠而秉忠，共尊主而庇民。奚必坐乎廟堂之上，然後大展其經綸？嗟儀刑之已遠，儼豐彩之如新。古稱達賢者有後，是將在其來昆。

柳貫《程鉅夫謚文憲議》 謹按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躬負宏博之學，進遇隆平之期。江南初定，以牧守子姓入備宿衛，英才穎出，遂爲世祖皇帝所知。言議上前，動合旨意，六遷而以侍御史行臺江南，乘傳訪求遺逸，就轉福建廉訪使，移湖北。召入翰林爲學士，尋以本官議進中書，至大中復出節山南。仁廟御極，徵爲翰林學士承旨，大策明謨，多所資決，而於國體民命之間，每深致意。今觀其論建而知其以柔居剛、以順爲明之美，得於坤六五之正，而世祖皇帝所以留遺神孫於數十載之後，卓然爲守文垂憲之本者，不可及矣。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行善可記曰憲。」請謚曰文憲。

程世京《雪樓年譜後序》 公生丁時艱，刻意勤學，以研精性理爲務，幾廿餘年。已而運遭革命，入事世皇，寵遇優渥，出入禁闥，獻替輸忠，一以撫安群黎爲第一義。建言興建國學，搜訪遺逸，臺憲參用南北之人，科目取經明行修之士。敷陳利病，讜議時政，摧抑權姦，責弭災變，上皆嘉納之。故能出膺澄清之寄，入居謀謨之職。立經陳紀，爲時名臣，始終一節，表表愈偉。累朝眷遇，迥出等倫。混一以來，朔南之士一人而已。其立身行己，經綸大節，太史氏既已書之。

王直《楚國程文憲公像贊》 肅肅程公，道德在躬；奮於前元，克盡其忠。

天爲世皇，篤生此傑，有言有猷，有勞有烈。盛治之興，本於用賢，育賢之方，敎學爲先。俊乂以庸，經術以正，惟公之功，國是斯定。公之在朝，從容贊襄，剛毅不回，摧奸擊強。公之在外，彌綸化理，扶持善柔，如保赤子。奧博之學，雄渾之文，以啓後來，以耀前聞。景星慶雲，祥麟威鳳，夫豈偶然，應時而動。解綬歸來，葛巾布裳，泊焉以休，天下之望。遺像在堂，瞻者起敬。子孫之思，以綿厥慶。

程敏政《題雪樓遺墨後》 右元翰林承旨、雪樓先生程文憲公遺墨一卷，蓋送其故人笠峰陳教諭赴舒州詩也。【略】元之君其賢者莫如世祖，然猶徇其國俗，內親而外疏，抑儒而尚吏，重北而輕南。雖魯齋先生許文正公之言，然後漢人獲齒蒙古，儒者獲與吏偕進。既又得文憲公而用之，然後南人獲齒漢人，典章文物，煥然一新。而元之俗不純於質野，治不專於吏胥，蓋文正、文憲兩公之力，見於史者可考也。若文憲公詞翰之妙，則其功行論建之緒餘耳。然在當時，片紙寸墨，人已知愛重之，而況後世哉。

《書史會要》卷七 （程文憲公）世以文學知名，謇謇有王臣節。字體亦純正，大抵飽學儒流，下筆處暗合書法，玆胸次然也。亦工大字。

宋濂《程文獻公鉅夫頌》 巍巍世祖，度越百王。義聲神威，撫壹宇疆。公起佐之，仗義激昂。《咸》、《韶》皇度，袞冕憲章。乘傳來南，繡衣焜煌。玉札牛溲，藥籠並藏。出而醫王，小大畢張。吐握見賢，如渴得漿。雖居鑾坡，不異廟堂。以順爲明，以柔居剛。式憲且文，於爍其光。

危素《程公墓志銘》 混一之功，若稽至元。大帝御極，俊乂飛騫。諤諤程公，蚤起南服。宿衛禁廷，眷遇彌篤。有燁令譽，館閣回翔。敷陳時政，用戒包桑。皇有萬方，莫匪臣妾。立賢無方，庶政斯協。臺府穹崇，冠于江東。往貳執法，亟蘇瘝痾。共驩在朝，星馳入奏。指佞觸邪，讒言洊構。克知灼見，維帝聖明。繡衣持斧，憲度肅清。召還詞林，爲國著蔡。桑林之事，引古進戒。從容奉身，歸老丘園。百辟祖餞，錫賚便蕃。碧澗紅泉，公所游衍。魚鳥相忘，放懷高遠。儼儼正色，功在四朝。贈謚之腆，式勸臣僚。可封之鄉，大磐之墓。子孫來瞻，春雨霜露。樹碑神道，制命廷臣。金石不朽，永昭皇仁。

揭汯《玉堂類稿跋》 公之學閎博，而其氣渾厚，故其文雅健嚴密。大德、延祐間，公居代言之任，而帝制多出於公。當時王公大臣欲銘述其先世功德，咸請于上，上亦往往以命公。

熊鈞《雪樓文集序》 文章之盛，與世運相關。立德立言之士，秉心中正，涵融乎混元之氣，出逢其時，吐詞發義，非有蹈襲，自然成一代之言矣。有元楚國程文憲公，當至元之間，特起東南，作爲文章，脫略宋季靡陋之弊，振起乎作者之風。其始也，大廷召見，答問稱旨，即解武職，轉任館閣。一時被遇之隆，蓋異數也！公之文雄渾雅則，叙事詳密，鋪張正大，議論恢弘，昭晰如青天白日，雍容如和風慶雲。故其揄揚至治，黼黻皇猷，天下之士，翕然歸之，思有以企及於其後焉。制詔見代言之懿，國史備述作之工。公卿大夫碑版題品得一言者，如獲拱璧。然求其敷布運用，一皆發乎積中之蘊，有仁義道德以爲之本故也。在朝幾四十年，入居翰林，集賢，商議中書，出司風紀。因侍從以獻替，議立胄監條約，定設科舉程制，陳利病，論權姦。行部四方，則肅厲方岳，薦拔遺逸，灼灼乎忠誠之心。文章政事，相爲表裏，又可見矣。公之早歲，受學于族祖徽菴先生，與吳文正公爲同業。徽菴得石洞之傳，以上探考亭、濂洛之緒，公之學有淵源，德廣氣充，宜其一出而與興運相符也。嗟夫！公一言而當世信重之，必也流傳於後世矣。

彭從吉《雪樓文集後序》 嗚呼，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人力所得而私之，故其存於天地間，歷千萬世而不泯者，殆必有神物呵護之而能然也。【略】嗟夫！道之俛昂，文之顯晦，信有其時。若文憲公之德澤，宜其流于無窮。今其遺文屢厄而獲全，子孫終刻以傳世，則與孔壁藏書而卒暴白者，豈相遠哉？所謂神物呵護之者，不其信歟！則夫文憲公垂名宇宙，歷千萬世而不泯者，又可徵矣。

成遵《雪樓程文正公小像贊》 維公遭聖明之君，處隆平之世，文章足以發磊落之心胸，議論足以吐崢嶸之意氣，踐鰲禁之崇班，陟烏臺之峻地。方荷寵而承榮，遽引年而求退。相羊乎山水之間，放曠乎形骸之外。優哉悠哉，聊以卒歲。噫，其殆宇宙之奇逢，人物之盛際，而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耶？

孫承恩《程文憲公雪樓像贊》 貞柔不失，大雅有容。昭回製作，文飾帝躬。敦凝厚龐，像或其似。望之儼然，可媿薄鄙。

李孟《題雪樓小像》 海內文章伯，江西安樂窩。久交無似我，勇退不如他。榻冷松陰合，樓高雪意多。何時眞會面？風月共婆娑。

李獻《題雪樓小像》 伯崇相過，出示乃祖雪樓先生遺像，先君墨蹟在焉。撫卷悽愴，再拜用韵以識于後：先君久託好，爲公設行窩。立朝道既合，

歲寒心靡他。雙劍龍光沒，九京春草多。文采仰遺老，松柏長婆娑。

《元詩選》初集乙集 所著有《雪樓集》三十卷，虞文靖公謂「宋季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之致仕也，趙文敏公孟頫代爲承旨，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雪樓集》三十卷，【略】鉅夫宏才博學，被遇四朝，忠亮鯁直，爲時名臣。文章亦春容大雅，有北宋館閣餘風。其《順宗謚冊》諸篇，宋濂等採入《元史》。蘇天爵撰《文類》，亦錄其文十餘篇，大抵皆詔誥碑版紀功銘德之作，而不及其詩。然其詩亦磊落俊偉，具有氣格。近體稍庸廓，當由不耐研思之故。古詩落落自將，七言尤多遒警。當其合作，不減元祐諸人，非竟不工韵語者。天爵偶爾見遺，非定論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一六 玉堂薦士滿南州，卅載詩編白雪樓。清要門生趙承旨，故應筆札冠瀛州。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文章雄渾雅則，叙事詳密。制誥見代言之懿，國史備述作之工。公卿大夫碑版題品，得一言者如獲拱璧。詩則七言尤多遒警。

《元史新編》卷三四 矩夫力言經學當主程朱傳注，文章宜革唐宋宿敝。

《新元史》卷一八九 鉅夫博聞強識，文章議論爲海內宗尚者四十餘年。臨大事，決大議，風采懍然，不爲利害所動。常曰：「士生天地間，當以利人濟物爲心，奈何瑣瑣爲身家之計？」論者謂鉅夫不愧其言。 又：史臣曰：程鉅夫條時政得失，事覈而詞直，雖文采不耀，然切用之言也。遭遇世祖，事多施行，江南新附之民實被其仁澤，言利溥信矣哉。

傅增湘《洪武本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跋》 其爲文宏雅博大，有開國之風，虞文靖謂「宋季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或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今觀其集中所存，與秋澗、草廬固堪伯仲也。

分 論

《七賢過關圖》 《元詩紀事》卷五：《懷麓堂集》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霏雪錄》所載差詳。蓋黃山谷嘗題之曰：「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有意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不指爲誰某也。予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略】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稱其父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王維者，而不能悉記也。

《寄劉中庵參政二首》 劉敏中《贈程鉅夫詞序》：人至，承以二絕句見貺，清簡幽深，情意都盡。披閱諷咏，如接芝宇。感慰可勝言哉。

《蓮葉舟圖》 《讕言長語》：世言宋、元人詩不似唐，然【略】元程雪樓《蓮葉舟圖》云：「如此風波惡，舟中坐宴如。此時不經濟，借問讀何書？」【略】不必加貶，自有清意。

傳 記

《元史》卷一七二《程鉅夫傳》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後家建昌。【略】鉅夫入爲質子，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他日召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悅，給筆札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官，以千戶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禮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爲應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爲朕言之。」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修撰，屢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至元十九年，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歷，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二十年，加翰林集賢(直)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見帝，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并宜參用南北之人。」帝嘉納之。二十四年，立尚書省，詔以爲參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爲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臨當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

一鄂、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沖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陳民間利病五事，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曰，【略】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鉅夫既還行臺，二十九年，又召鉅夫與胡祗遹、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凝、陳儼、趙居信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大德四年，遷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至官，首治行省平章家奴之爲民害者，上下肅然。八年，召拜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十年，以亢旱、暴風、星變，鉅夫應詔陳弭災之策，其目有五：曰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體，曰更化。帝皆然之。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點蒼山，以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十一年，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爲翰林學士。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錄》；二年，召至上都；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四年，與李謙、尚文等十六人同赴闕，賜對便殿，拜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爲翰林學士承旨。皇慶元年，修《武宗實錄》。二年，旱，鉅夫應詔陳桑林六事，忤時宰意。明日，帝遣近臣賜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之。」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政事李孟、參知政事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學當祖程頤、朱熹傳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草詔行之。三(月)〔年〕，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令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去益堅。特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飲餞於齊化門外，給驛南還。勅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三〕年而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

揭傒斯《程公行狀》（存目）

危素《程公神道碑》（存目）

程世京《雪樓年譜》（存目）

紀　事

程鉅夫《贈汪郎中自跋》　余解官歸省，舟過吳城山下。耆舊雕落，有慨其嘆。忽老人龐眉皓髮，衣冠偉然，惠詩一卷。問之年，曰：「八十三矣。」復遺瓜三枚，不一語而去。余意其異人也。坐有潘俊卿，謂余曰：「此盧潭老人汪郎中也。」屬余西泝，未暇細論，令人饋以羊酒，將以此詩。

趙孟頫《晉錫堂記》　大德八年十一月，廣平公除翰林學士；九年五月，命下促行。行有日，乃八月甲申，治子舍于中和堂之西偏，將俾中子、少子行昏禮于其間。晨鳩工，未逾時，再命下，使及門命云：仍翰林學士議中書事，馳馹赴闕，正從馬四匹。於是郡邑之長屬，閭里之耄倪，遠近內外之友親咸集，舉手賀曰：「公之位朝著，被寵光，其素也。今以儒臣預政，前所未有，是不爲公一家賀，爲天下賀。」越十日，新堂成，於是侈上之賜，以爲斯堂榮，而名之曰晉錫。

劉將孫《贈新城丁景曾序》　今翰林閣老雪樓公廉按兩道，拔擢士最多，而盱之俊造仕于閩于湘楚者，往往出公門下。

袁桷《師友淵源錄》　程鉅夫舊名文海，郢州人。今居建昌。善鑒裁，爲侍御史時，奉詔徵江南遺逸，首薦先子，以疾辭。所薦士皆知名，多至大官。今爲翰林學士承旨。

吳澄《題程侍御遺齋記後》　集賢學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而親舍乃數千里。今以行臺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便養，而回望闕庭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樂；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遠齋所爲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于君親者，一以朝夕左右爲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無所逃于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哉！余既從公觀光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與公同其樂而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公之憂焉，爲是言也，或曰：「近多懼，遠多譽。人所樂而公憂之，何也？」之言也，讀《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何足以知公之心？

許有壬《雪樓先生程楚公小像贊》　有壬昔來京師，雪樓先生楚國文憲程公在翰林，嘗一再見之。奔走四方，不得日侍筆硯，而知先生與議貢舉之有力也。

危素《程公神道碑》　公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詞章議論，爲海內所宗尚者四十年。累朝實錄、詔制、典冊、紀功銘德之碑，多出公定撰。有《文集》四十五卷。尤善大字。每接後學才藝之士，嘆賞獎進，或爲之築館授室，有終身留客門下不去者。所薦士後多爲名臣。建昌城西十有五里曰

麻源第三谷，晉謝靈運遺迹在焉，公作山房藏書，間則攜賓客燕游其間。或幅巾藜杖，獨行田野，與樵夫野叟相問答。縣小吏馳馬，值公城門，怒詬公，守城卒擒吏送公府，公命釋之。人服公之容德云。

程世京《雪樓年譜序》 公幼有異質，恢廓不群，承學父師，及長，卓有成立。德祐乙亥，季父侍讀公通判建昌攝守事，公侍諸父奉太夫人就養。未幾天兵南下，建昌內附，侍讀公受命爲守，遂舉家居焉。公不能忘郢，故取郢之白雪樓以名所寓，而後學因稱雪樓先生。後賜地築室京師，又扁其齋曰遠，故又曰遠齋先生云。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程雪樓如王侯第宅，門廡堂室，內外莫不完壯。

《元詩選》初集乙集 鉅夫儀狀峻偉，音吐如鐘。少與吳文正公同門，遭時革命，寵遇優渥。歷事中外者踰四十年。郢州有白雪樓，嘗以名所寓，故世稱雪樓先生，又號遠齋。

《歷代詞話》卷九 程鉅夫有壽燕公楠《摸魚兒》云：「記江梅、向來輕別，相逢今又平楚。」【略】蓋五峰生日在梅花時，故通首皆影借梅花故事也。燕亦有《和韻答程雪樓見壽》云：「又浮生、平頭六十，登樓悵望荆楚。」【略】按《摸魚兒》，樂府大曲，元之公卿間用以倡酬如此。

《古今書刻》卷下 曲靖軍民府：《光勝寺碑》：元程文海撰。在府西點蒼山。

著錄

李好文《雪樓集原序》 今其存者，內外制詞及諸雜文若干篇，詩若干首，樂府若干首，總四十五卷。仲子大本之所錄也。嗚呼，盛哉。

歐陽玄《雪樓集序》 公之子著作郎大本編輯公文，將學而卒。孫少府世京繼乃父之志，始克成之，屬予爲叙。【略】爲卷四十五，起制誥詔諭冊文，終詩樂府云。

程世京《程雪樓年譜跋》 公所著《玉堂類稿》九卷、《奏議》一卷、《詩文》三十五卷，先正亦已序述詳備矣。

揭汯《玉堂類稿跋》 右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玉堂類稿》十卷，公中子秘書著作大本之所編輯，而先君文安公之所校正也。【略】大德、延祐間，公居代言之任，【略】所輯十卷，蓋作於是時也。至正十八年，公之孫應奉翰林文字世京攜之至閩，繼而行省參政河間公刻之于梓，蓋欲公其文於天下後世。亦盛哉，其用心也！汯得伏讀，而因識其後云。

熊釗《雪樓文集序》 今其《全集》行于世者，揭文安公之所校正。起制誥，止樂府，凡三十卷。公之曾孫溍重刻梓成。清朝適徵其集，欲備乙覽，亦既送官矣，溍復屬釗序之。斯文也，不待傳而無不傳之于永久，因其文而知其學，襲其德，美論其世，其豈小補也乎？公之行事，載諸信史，備于碑贊，世稱雪樓先生云。

彭從吉《雪樓文集後序》 洪武辛未秋，盱江程溍致其仲兄淳之言來南豐邑庠，告從吉曰：「先曾祖文憲公有《文集》四十五卷，實先大父秘書公之所編輯，而揭文安公之所校正者。先君子集賢公嘗請教授許先生叔異繕寫以藏。至正甲申，持入燕京，承旨歐陽文公、平章諭德李公咸爲之序。戊戌冬，復囊以浮海至閩，暇日與文安公子僉憲公汯重定爲三十卷。癸卯歲刻于建陽市，僅成前十卷。值戊申革命，劉氏之肆兵燹失焉，幸已印行，其後廿卷未刻。庚戌秋，先君子攜以歸盱江，未暇再刻也。世運隆平，捐貲遣人詣書市，托朱自達氏刊爲全集，列肆以傳，翼其永久。惟是集也，非先君子往返南北，攜以自隨，若止藏于家，壬辰變故靡常，湮淪久矣。茲以繡梓將完，愿子叙其後。」【略】予以丁亥歲入燕，識集賢公于安貞賜第。繼交公長子源，聯領秋闈，流寓薦書，上春官，俱不偶。浮沉南北，今四十餘年，復與溍會于南豐，獲睹文憲公之全集，何其幸耶！凡程氏之繼志述事，朱氏能成人之美，俱可書也。故不讓而記其實于卷末。

吳嗣宗《雪樓文集後序》 右《文集》三十卷，謄寫始於至正癸卯之春，書市余通父筆也。前十卷刻而復燬，後二十卷寫而未刻。洪武辛未春，以印本、寫本併刻於朱氏之肆。甲戌冬，郡邑奉禮部陶字二百二十九號勘合，坐取是集，以補書府之闕籍。越明年春梓成，遂備楮先印送官，於是續行四方。始終相其事者，嘉禾唐彥清也。曾孫溍請於邑庠訓導李叔鈞、吳嗣宗與同志之士校讎畢，遂記其後云。

《文淵閣書目》卷九 《程文憲公文集》一部五冊，闕。 又：《程雪樓文

集》一部二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程雪樓集》二冊。　又：《程文憲集》五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程文獻公文集》五冊。　又：《程雪樓文集》二冊。

《**近古堂書目**》**卷下**　《程雪樓文集》，鉅夫。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樓雪樓集》三十卷。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程雪樓集》四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程雪樓文集》。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程文憲公文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程鉅夫《雪樓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雪樓集》三十卷，【略】元程鉅夫撰。【略】所著《玉堂集類稿》、《奏議存稿》及詩文雜著，本各自爲部，其子大本合輯爲四十五卷，門人揭傒斯校正之。此本併作三十卷，乃至正癸卯其曾孫溍所重編。明太祖洪武甲戌，詔取其本入秘閣。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程鉅夫《雪樓集》三十卷。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三**　「文憲程雪樓先生鉅夫」：雲濠案：先生所著有《玉堂類稿》九卷、《奏議》一卷、《詩文》三十五卷。

《**補遺金元藝文志**》　程鉅夫《雪樓集》三十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刊本。　黃丕烈跋：嘉慶□年三月十二日，借周香嚴所藏刻本影寫於士禮居。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影鈔洪武刊本。【略】揭傒斯原編四十五卷，【略】後其孫世京與揭汯重定爲三十卷。一至九《玉堂類稿》，卷十奏議，十一至二十五記、序、引、碑銘、贊、說、箴、祭文、祀文、書啓、題跋，二十六至三十詩，終以樂府。至正二十三年刊於建陽劉氏書肆。甫成十卷，元亡肆毀，世京之子程淳、程溍續刊，至洪武二十六年而成。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略】卷一至卷九《玉堂類稿》，卷十《奏議存稿》，卷十一至二十五記、序、引、碑、銘、贊、說、箴、祭文、祝文、書啓、題跋，二十六至三十詩，而以樂府殿焉。【略】是集揭傒斯原編四十五卷，其孫世京與揭汯重定爲三十卷，至正二十三年刊于建陽劉氏書肆。成十卷而元亡肆毀，世京之子程淳、程溍命書市朱自達續成，至洪武廿六年刻全，熊釗爲之序。此其初印本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刊本。元程鉅夫撰。案文憲爲揭文安之師，集本四十五卷，子大本編輯，文安校正。其孫伯崇復屬文安子汯重定爲三十卷。至正癸卯刻於建陽市，僅成前十卷，旋遇兵燹板燬。洪武二十八年，曾孫溍合印本寫本併刻於朱氏之肆。卷首有附錄一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七**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明洪武刊本。元程鉅夫撰。【略】男大本輯錄，【略】門生揭傒斯校正。前有《元史》本傳，附錄一卷，《年譜》一卷。　又：影寫元刊本。

《**新元史**》**卷一八九**　有《雪樓集》四十五卷。

章鈺《影刻洪武本程雪樓集跋》　陽湖涉園陶氏，以傳播舊槧爲當代豔稱。曩又得善化王氏所藏洪武乙亥刻《程雪樓集》三十卷，念五百年來更無第二刻也，益遴選高手影寫精刊，屬鈺覆勘一過。案各家書目大都以傳鈔本著錄，洪武原刊，是爲可貴。皕宋樓載有景元本，其實揭文安編成之四十五卷，當時僅有寫本，語見彭從吉序。皕宋標明三十卷，仍是傳鈔明本耳。歲之二月，鍵門辟亂，得悉心校讀，知洪武原本剞劂誠精，譌奪尚夥，籤出待改；旋見文津閣傳印本，十證八九。閣本係兩淮馬裕家藏，采入《四庫》，不言爲鈔爲刻。既全刪元明人序及附錄、年譜、本傳、目錄，後跋，於卷三又缺文四篇，卷四缺十九篇，卷五缺一篇，卷六缺一篇，卷二十五缺三篇，共二十八篇。卷二十六缺詩七首，卷二十七缺九首，共十六首。因何失錄，《提要》未經舉出。惟洪武本空缺之字，閣本大都不缺。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元板雪樓先生集》二套。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雪樓集》三十卷，元程鉅夫撰。【略】　明洪武二十八年曾孫溍刊本，元歐陽玄、李好文兩序并云四十五卷，而明熊釗序則云「全集行世者，揭文安所校三十卷」。　附：元至正癸卯刊十卷本，多附錄一卷。（邵氏）　補：文津《四庫》本，已印入《湖北先正遺書》中。

補：《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目錄一卷，元程鉅夫撰。年譜一卷，附錄一卷，明洪武二十八年與畊書堂刊本，【略】前至正丙戌歐陽玄序，洪武辛未彭從吉序，至正十四年李好文序，洪武二十九年熊釗序。【略】卷一

至九《玉堂類稿》，卷十《奏議存稿》，卷十一至二十五文，卷二十六至末詩詞。余藏。此書陶湘已翻刻行世。清初影寫明洪武刊本，有汪文柏古香樓印。盧址抱經樓遺書。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洪武本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跋》：元《程雪樓文集》三十卷，洪武二十八年與耕書堂刊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雙闌。【略】序後有「至正癸卯中春雪樓諸孫世京謹錄刊行」一行，【略】末有「至正丙午日長至，諸孫集賢脩撰奉議大夫世京重編」一行。【略】余自十五年前，歲在庚申，以南游黃山，道出白下，獲此本於狀元境書肆，缺第二十五至三十，凡六卷。適近歲陶君蘭泉覆刻洪武本既成，乃從文友書坊搜得舊紙一百餘番，屬蘭泉檢所缺各卷摹印補入。【略】洪武刻本傳世極尠，藏家多視與宋、元同珍。余生平所見者凡數帙，初見一部於柯鳳蓀前輩許，言爲海源閣舊藏，以纂輯《新元史》得以假閱；陶君蘭泉客滬上，曾獲一部，當時與盛杏孫宮保爭購，卒以計取之，即近年覆刻之底本也；鐵琴銅劍樓瞿氏、皕宋樓陸氏各有一部，余咸得寓目；愛日精廬張氏目所載則鈔補三卷，今不知屬於何氏；丁氏善本書室所藏爲影寫洪武本，此外則幷鈔本亦不多覯矣。蘭泉獨能揮斥千金，取原刻摹印以傳，俾鉅製鴻篇，人人得以快睹，其爲功於藝林顧不偉哉。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元刻《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十六冊。元程鉅夫撰。舊爲四十五卷，子大本輯錄，門人揭傒斯校正；其孫世京重編爲三十卷，即此本也。前有年譜一卷，亦世京編；附錄一卷，則行狀、碑銘之屬也。明文休承手跋曰：「嘉靖庚申五月，向秦汝立處攜歸，留几上月餘，草草傳鈔副冊，【略】八月廿三日，茂苑文嘉識。」休承在明中葉，而即詫爲奇秘，則其書洵可寶矣。【略】冊首篆書十三字曰「元初槧《雪樓先生詩文集》三十卷」，陳蓮史筆也。蓮史又以隸書跋其後云：「洪武間亦有刊本，是則元初刊。」竊謂不然。此書常熟瞿氏、歸安陸氏皆藏，明刻本有彭從吉序云：「《程文憲公集》三十卷，癸卯歲刻於建陽市，僅成前十卷，其後廿卷未刻。」又有曾孫溍跋云：「後二十卷寫而未刻，洪武辛未刻於朱氏之肆。」以此證之，則元時所刻僅前十卷，第十一卷以後皆明時續刻也。前人所謂元刻、明刻，實即一本。蓮史謂有二刻，誤矣。陸氏著錄一明刻本，一影元鈔本。而所謂影元本者，仍有明洪武中諸序，矛盾極矣。

陶湘《景元本雪樓先生樂府敘錄》 湘案：《雪樓文集》三十卷，其曾孫溍刻。跋曰「謄寫始于至正癸卯之春，書市余通父筆也。前十卷刻而復毀，後二十卷寫而未刻。洪武辛未春以印本寫本幷刻于朱氏之肆」云云。是在洪武年鋟木，實爲至正年寫本。【略】卷三十第十一葉後半至二十二葉爲樂府。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雪樓集》三十卷，元翰林學士承旨、楚國公、謚文憲南城程鉅夫著。鉅夫原名文海，以字行。（闕）子大本編爲四十五卷，揭傒斯校正，【略】洪武二十（闕）重定爲三十卷，江陵熊釗、宜陽彭從吉序而刻之。【略】末有揭汯跋，紀傒斯所校者乃《玉堂類稿》十卷，大德、延祐間制誥多出其手，故至正十八年先刻于閩，至溍始彙其全也。此南陽講習堂藏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六冊（北圖）。鈔本（十三行二十二字），元程鉅夫撰。【略】按此從洪武刊本影寫，洪武本有武進陶氏翻刻，有章鈺跋，記其本與《四庫》本異同甚悉。此本闕誤盈羨，正與陶本相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楚國文憲公雪樓先生文集》三十卷，元程鉅夫撰；《年譜》一卷，元程世京撰；附錄一卷。明洪武二十八年與耕書堂刻本。（卷五至七配明抄本）顧廣圻影鈔缺葉幷跋。黃丕烈校，十冊。

藝文

唱和

趙孟頫《題程雪樓黃庭經》 雪樓之中有至人，手持一卷《黃庭經》。閒居無事心太平，審能行之可長生。鼠須吐英玉螭蟠，山陰書仙脫塵凡。傳之琬琰堅且完，拓以繭素資陳玄。白黑粲粲久可觀，雙瞳炯炯常凝注。天君泰定掃俗慮，自然神全守深固。門中五城十二樓，粉黛當前身之蝨。被服《黃庭》急回頭，長生之方勿外求。古今日月車兩輪，崑崙蓬萊無晨昏。深藏巾笥悟靈根，君能寶之可長存。

張伯淳《題程雪樓雅嘯圖》 梅亭聲價以文傳，題識猶存癸巳年。後六十

年誰展卷？西園景物只依然。

又《壬辰九月十日謝程雪樓宴集》 醉裏不知身客鄉，笑談猶作少年狂。祇今寂寞他籬落，黃菊還如昨日香。

又《臨江仙・壽程雪樓》 白雪樓頭清晝永，新來喜事連綿。朱明綠暗麥秋天。繡衣何日去？丹荔已香傳。　前夜團團明月好，清光留照華筵。錦囊隨處地行仙。庭椿關望眼，同慶八千年。

王奕《次韵上雪樓程侍御》 當年雪片大如席，獨立樓頭有此翁。集霰已知漫大地，行間轉覺舞回風。洛陽公子衾誰共，姑射仙人夢不同。且倚玉欄看世界，郢歌一曲月明中。

劉敏中《點絳唇・贈程鉅夫詞》 短夢驚回，北窗一陣芭蕉雨。雨聲還住。斜日明高樹。　起望行雲，送雨前山去。山如霧。斷虹猶怒，直入山深處。

燕公南《摸魚兒・繡使雪樓先生歌摸魚詞華余初度次韻敬謝盛心荒唐愧甚》 又浮生、平頭六十，登樓悵望荆楚。出山寸草成何事？閑卻竹烟松雨。空自許。早搖落江潭，一似琅琊樹。蒼蒼天路。謾伏櫪心長，銜圖志短，歲晏欲誰與？　梅花賦。飛墮高寒玉宇。剛腸還解情語。英雄操與君侯耳，過眼群兒誰數？霜鬢縷。祇夢聽、枝頭翡翠催歸去。清觴飛羽。且細酌盱泉，酣歌郢雪，風致美無度。

盧摯《摸魚子・奉題雪樓先生鄂憲公館歲寒亭詩卷》 爲君歌、歲寒亭子，無煩洲畔鸚鵡。江山勝槩風霜地，要近魯東家住。丘壑趣。應素愛昂霄，老柏孤松樹。登高作賦。想白雪陽春、碧雲日暮，別有倚樓處。　金閨彥，尚憶西清接武。年來喬木如許。團茅時復羲皇上，我醉欲眠卿去。歌欲舉。還自悟君亭，琢就瓊瑤句。疏齋試與。倩倚竹佳人，湘絃赴節，涼滿北窗雨。

姚燧《感皇恩・捧讀雪樓憲使歲寒亭記擊節之餘攀疏齋例亦賦樂章姚燧再拜》 尋丈歲寒亭，何多環侍？烟節雲旃萬青士。旄頭鐵甲，更兩蒼官爲帥。落成天雨雪，皆奇事。　不獨玄冬，偏生幽思。六月清風失炎熾。三年轉燭，君去豈無人至？惟應無坐嘯，文章使。

陳宜甫《舊扇吟寄程雪樓廉使》 去秋藏篋中，依舊明月在。攜持骨格輕，發揮力量大。四海蒙清風，炎官悉除害。不以用舍期，握手永相愛。

又《次程雪樓御史見寄韻》 昨擬賦歸去，那知又再來。黃雲馳驛道，落日喚鷹臺。得句懷三影，通靈慕萬回。知君重思遠，難寄隴人梅。

袁桷《壽程內翰二首》 蕩蕩長壽居，丹梯峻蒼旻。中有龜鶴所，老仙爲之馴。維時夏初至，園林綠蓁蓁。萬神峨冠環，參差揚七均。行雲鎮清樾，靈波激層津。振衣游帝青，下土何其塵？運與千歲期，正色光景新。無爲理清淨，世儒汩其眞。君子法簡易，坐致羲皇淳。　車蓋交道周，嘉醑盎在房。有客東南來，高歌奉清觴。一歌白日還，再歌青春揚。師曠世固有，八音蕩翺翔。迴鳳下奇雲，猗桐非故岡。覽之不食實，三嗅遺孤芳。皎皎金石姿，令德豫且康。窮河觀崑山，出日賓扶桑。介此黃髮期，因之結成章。

吳澄《賀程雪樓生日啟》 共惟某官，一元間氣，四朝舊人，早依日月之光，高翥雲霄之翼。立登要路，遍立好官。黼黻王度，潤色皇猷。霧窗晝永，風采朝廷；謀謨帝右，霜簡秋清。薦攬轡於南疆，復錫環於北闕。際龍御九五之位，躋鸞坡第一之班。久顯文儒，超前代五更之貴；若稽爵秩，極上公九命之榮。雖承雨露之深恩，久負烟霞之雅志。昔焉不得已而復起，今也未致仕而先閑。光祿歸田，縉紳嘉嘆；大夫知足，鄉里誇傳。式逢麟紱之期，盛舉兕觥之慶。過今年年七十，耻吟學士之未宜休；滿人世世三千，直如活佛之無量壽。某夙托參苓之籠，晚慚松柏之姿。且老且貧，弗克筋力貨財而爲禮；是嘏是頌，益加昌識耆艾以錫公。仰溷鈞衡，俯祈鏡鑒。

紀念

貢奎《祭程雪樓承旨文》 惟公歷事四朝，于今四十年矣。文章德業，國史載之，天下誦之，恩烝三世，澤被後昆。官一品而壽七旬，生榮死哀，夫復何憾！欽惟聖朝，念勳圖舊，嘗錫綸言，待以優典。達剌罕等，職忝承旨，慨天不憖遺，是用遣掾史宋克恭等肅陳宇下，式奠多儀。神之洋洋，庶其鑒在。烏乎哀哉，尚饗。

黃溍《程楚公小像贊引》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弘材碩學，被遇世祖，歷事四朝，爲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溍舉進士至京師，因拜公於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溍起自休致，入直詞林，則公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覩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修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

韓性《奉懷雪樓先生》 天子開科詔，斯文第一流。登樓思故老，有雪照

中州。臺閣風猷在，朝廷禮數優。題名冠閩憲，深愧繼前脩。

又《追題歲寒亭詩卷為文憲公孫伯崇集賢賦》 盱江雪有樓，鄂渚山有雪。兩栢誰所植？鬱鬱自怡悅。公來關榛荒，歲寒表其節。手種青琅玕，耻與紅紫列。玉堂唱和之，丹鳳鳴昭晰。豈止文章重？臺閣皆人傑。九日攜卷至，扶病再披閱。慨想構斯亭，揆予初度月。風紀匪無人，雅操幾完潔。長江走蛟鼉，澄清在賢哲。

李道坦

論述

《吳禮部詩話》 坦之作《憶鵑行》云「吾聞昔有蜀天子」，【略】時年二十餘爾。逮從鄧公，日益精進，其歌行最爲流麗。嘗言學詩必以杜詩爲宗，唐律四十字、五十六字，成一片文章，豈可以閑冗語塡之？在蘭江時，嘗手寫一帙留予家。至大戊申別後，寄友三詩，一以與予曰「拂袖行歌歸故鄉」，【略】又送人歸嚴陵併寄予云「官車一兩馬並馳」，【略】坦之素善書，余愛之，嘗哀其手寫者一卷，爲人竊去，僅存一幅，二詩皆佳。《高將軍白鷂子歌》「淮西猛士高將軍」，【略】其一《李白酒樓歌》「溧陽酒樓春水涯」，【略】警句如「落日中原小，悲風易水寒」。嘗自言以此詩寄鄧善之，鄧借以爲己作。「凡物皆歸土，深山始見天」（《落葉》），「城南草綠王孫去，江上花飛燕子來」，「清江百曲秋花底，漁火孤舟暮雨中」，「芙蓉水碧雙鳧冷，苜蓿秋高萬馬肥」，不可勝錄也。

《遂昌雜錄》 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覈，不苟作。承其學者杭人李坦之，諱道坦，坦之詩亦工，然傷於巧云。

《詩藪》外編卷六 勝國吾鄉詩人若于介翁、李坦之，皆新拔多奇句。【略】坦之名殊沒沒，而吳正傳《詩話》載其詩數首甚佳。《太白酒樓歌》，全篇合作。《白鷂子歌》：「天寒日暮望不見，北風萬里吹瑤花。」語甚雄峭。又「落日中原小，悲風易水寒」，「芙蓉水碧雙鳧冷，苜蓿秋高萬馬肥」，大類近日嘉、隆語。而世無傳者，元諸家詩選亦絕不收，良可慨嘆。

傳記

《吳禮部詩話》 錢塘李道坦坦之，早歲入道洞霄宮，學文於隱者鄧牧牧心，盛爲所稱許。有葉林玄文者，亦隱山中。二人既沒，坦之遂出山。大德中，留蘭溪，與予極相得，時時誦葉、鄧詩。

《宋詩紀事》卷八一 坦之字道坦，錢塘人。生宋季，早歲入洞霄宮，學文于高士鄧牧心，爲所稱許。

《元詩紀事》卷三三（存目）

藝文

吳師道《和李坦之》 中原帶黃河，大行卧嶺崟。寒空渺萬里，日暮愁雲陰。高鳥飛不度，狐兔餘哀音。英雄百戰地，意氣俱銷沉。秋風舊城闕，野草荒烟深。興亡不可極，北望涕霑巾。

又《和李坦之九鎖山聞簫》 憐君獨客向江城，青楓墮影天霜白。知音之士不可忘，感時撫事成永傷。莫怪當年向常侍，愁來聞笛賦山陽。

又《和李坦之》 丹房天柱陰，客棹越江深。鶴怨山中出，龍聽石上吟。天光澄碧眼，愁思冷瑤琴。一曲歸來調，風飛七澤音。

又《寄李坦之》 幽人一出九鎖山，朝吳暮越無時閒。煙霞縹渺隔清夢，風埃慘淡傷朱顏。今年閉門穀江滸，煮藥高堂奉慈母。春深花落愁不知，高樹新篁響風雨。天涯獨鶴少儔侶，我時過君得晤語。江空日暮孤雲飛，西望青山渺懷古。山中之人不復回，松聲澗水含清哀。洛陽年少今亦老，漢廷卿相誰憐才？人生未遇休慘戚，浮榮無根易起息。千年間氣文章在，半夜高吟鬼神泣。相逢三月一字無，近來清思知何如？

錢惟善《懷李坦之》 懷哉謫仙人，白駒在雲谷。玄風不可攀，高枝弄黃鵠。馮湖望西山，爽氣照書屋。聞賦《招隱》篇，悠然遠榮辱。勸我以浮白，贈我以結綠。落日錢塘江，吞聲空注目。閉門客不來，長歌飯黃犢。

黃玠《寄李坦之》 函三一氣初未分，包括萬象爲陰春。亦如孤根抱獨暖，不與桃李同光塵。吁嗟此意知者少，我欲往問庵中人。高官不如士白貴，厚富不如農赤貧。結茅爲椒小於笠，翕翕鼻觀通機神。眼中見花不見我，我身已與花爲身。

吴澄

論述

綜論

程若庸《吴澄私録跋》 若庸來此二十一年，閱人多矣，未見年方逾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廣大精微，無所不究，如晝方旦，何可量也！雖然，道無終究，學無止法，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尚論古之人，愈廣大而愈精微，愈精微而愈廣大，豈但不臨深以爲高而已哉！僕雖老，不敢自棄，願聞切磋語。小兒存復雖同歲，而未知，方幸鞭策而進之。

譚觀《臨川吴文正公外集跋》 先生年十三，而已厭舉子業；至十五六，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以探夫濂洛關閩之傳，即已見夫大意。年十有九，叙道統之傳，直以繼朱子自任。豈徒爲是虛言以自夸也與？噫，不幾於生知者乎！晚年從容道義，則安且成矣。

胡炳文《與草廬吴先生書》 嘗謂天地間無非道，六經之文所以載道也。必有人爲之宗主，然後斯道始有所託，而明經之學傳焉，自濂洛關閩以來鮮其人矣。仰惟閣下襟懷風清而月白，度量春育而海涵，以作人才、明經學爲第一義。

何中《壽吴草廬八十》 四朝加禮聘車勤，又際龍飛沐異恩。聖主執經常賜坐，大官承學盡趨門。格天勳業身徐退，平地神仙道愈尊。春有八千纔八十，桃花紅嫩酒盈樽。

劉岳申《送吴草廬赴國子監丞序》 至大元年秋，臨川吴幼清先生以國子監丞徵，當之京師，郡縣趣就道者接乎先生之門。明年三月，先生至洪，門生兒子從先生行與送先生而返者，咸相與言曰：「有道之士，不求聞而達者也。監丞七品，其進退不爲先生輕重加損也審矣！」或曰：「官雖卑，以教則尊，教胄子又尊。」或曰：「官無卑，君命也。以君命教胄子，先生之任不既重矣乎？方今出宰大藩，入爲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以故中州之人雖有傑然者不在是任，然則南士愈不敢望矣。使先生以道教胄子，他日宰大藩，與爲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門，是猶先生之志得而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先生不宜卑小官以棄斯道，斯民之福也。」或曰：「先生出處進退有道，衆人固不識也。」先生嘗以翰苑徵，至京而不就列，又當勸學江右，至官而不終淹。今其久速未可知也，由此大任亦未可知也。臨川自王氏以文學行誼顯，過江，陸氏以道顯；至于今，今不可尚。先生出乎二氏之後，約其同而歸於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兼之矣。使先生之學行，豈復有遺憾哉？將天下有無窮之休，而復臨川有無窮之聞，以臨川復顯於天下，必將自今始。

又《與吴草廬書》 伏聞聖朝開經筵，明公正講席，此千載一時也。在宋大儒惟程、朱二夫子，得以所學進講，嘗有啓沃之功，而一時遭逢、終身祿位，何敢仰望明公？則所以大啓今日之殊遇者，固將大明五經、四書之用，大慰普天率土之望，豈徒富貴榮名明公之一身而已？昔我先正許文正公，以道格君一由正，與自宗親近屬子弟皆嘗受業，至今爲國名臣者皆文正之徒也。今天下復知高尚程朱之學，以上遡孔孟遺經者皆文正之賜也。雖明公今日得致身清峻，爲帝者師，震動一時，光耀四方，亦何莫非文正之餘光緒業。蓋自江南儒者，遭時得君，未有如明公今日者矣，此天所以報明公平日問學之勤，記覽之富也，明公何以慰答天下之望哉？明公宜益爲江南衣冠儒士增重，爲臨川鄉國經學增光，雖由此位極品不爲峻，雖門生兒子皆達官要路不爲泰，雖結乘連騎，奔走後先，擬封君將侯王者，奉給左右，又豈爲過哉？

又《題吴草廬真贊》 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多學多識，以似以續。耄有不

倦，瀆無不告。允矣君子，是宜其服。

又《題程趙兩公手題馬圖》 右程、趙兩公手題《馬圖》一卷，藏東野王氏。時臨川吳先生與伯生、曼碩皆有懷兩公，情見乎辭，而先生錄趙舊詩與卷中程詩意同，尤可感。今先生已脫墨羈，而虞，揭二君方入天駟，振鑾長鳴，萬馬俱喑，爲東野誦老驥千里，援筆慨然。

虞集《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釐析群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冊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又《國朝風雅序》 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毫芒也，窮鄉晚進，尚繇是而推求之乎。

又《慶草廬先生初度啟》 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載歌鳴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間，齊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嘏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睿絕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袠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尚緩福履，以亢文宗。

又《回吳先生慶初度啟》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索居既久，修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擢擢儒林，每踵先生之履，煌煌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巋然靈光。閣具常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几，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借，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兼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氏之本經。

又《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博考於訓詁事物之賾，而推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眞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自標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粤自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剴溫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又《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詁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

又《送李擴序》 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敎也，辯傳注之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閫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製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誇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極之處。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略】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又《吳公行狀》 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略】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賾，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眞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粤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明，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略】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觀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後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協輿論。」【略】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霑溉若雨雲之敷布，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

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

宋濂《吳文正公澄贊》 紫氛蟬聯，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而貞，篤生哲人。愼斯勤斯，絕乎等夷，於道早知。厲如秋霜，煦如春陽，何德之昌。抱膝而居，氣蓋八區，關而弗舒。玩心神明，操觚弗停，興衛聖經。學徒是依，毛之有麒，甲之有龜。斟其淵冲，以消吝封，心熙氣融。大明當軒，屢聘益尊，施教成均。北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敷。

陳天錫《呈草廬吳司業》 斯文梁棟在成均，自許儒冠可立身。拍塞胸襟五經笥，清高地位十分春。泰山北斗道行世，赤箭靈芝意自春。多謝春風薦賢筆，肯甘躍冶外陶鈞。

王禕《贈陳伯柔序》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文正之學主於爲經，其於羣經悉釐正其錯簡，折衷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該洽，封殖深固，視漢儒之顓門名家者有間矣。

《解酲語》 撫州吳澄名重至治、泰定間，貴族巨賈莫不願得其文以爲子孫傳寶。凡求文，先修贄禮，後復以金帛致謝，謂之採珍，在翰林數年，幾于巨萬。張平章曰：「吳學士身居玉堂，而抱奇貨求文章者日以千數。孰謂文章不可以榮身發家哉？」

王沂《登李太白捉月之亭訪溫嶠燃犀之所覽草廬吳先生蛾眉亭記宋漕使韓南澗及學士歐陽圭齋樂府李溉之長歌慨然有賦》 吳氏雄文久勒碑，韓歐樂府世稱奇。淋漓醉墨長歌好，尤憶山東李溉之。

《書史會要》卷七 以文章道德稱於時，深究六書之義。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以成一家之法。

楊士奇《支言集跋》 元之盛際，北有許文正公，南有先生，皆道學大儒，其功在朝廷、在學者，表然重當時而垂後世。文雖先生餘事，然使後學得以窺見先生萬一而私淑焉者，獨有賴於斯。

蘇宇庶《重刻臨川吳文正公集序》 化民成俗歸之學，學以爲必有師。嗟夫！余之視昭武士民也，期而再矣，【略】其鄉之先儒固有其人，【略】而其言之成書至粹者，陸文安、吳文正二君子。陸之學先立其大，大而未嘗不實也。【略】世疑其與朱子異同。至文正而始精白，【略】世復疑文正之學陸氏之學也，不知文正固所謂博洽群書，言如淵海者。嘗曰：「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然則神妙之於博洽一也。【略】宋興，文治菀興，然亦記誦詞義而止。周、邵、張、程作，始得漢唐不傳之學于聖遠千五百年之後，而科制程課之雜人道心者，猝亦未能去也。朱、陸起而始知爲己有用之學，有不專在乎科制者。至文正公又得其說，而宣明于渾敦決裂之時，大指歸于正人心、格物理，近而倫紀日用之常，遠而天地化機之賾，必使秩然有當，洞然無疑，會之身，通之心，於事無有不可，於世無有不能。而發端指實常在乎四書六經，初非覽記無益之書以矜博，雕琢無用之文以炫藻而已。然則文安之學何涉于虛，而文正之學有不既其實焉者乎？志學者誠師其書，因以師其人，則所謂身若不勝衣，凝坐端拱，氣融神邁者，儼然在前，而所謂答問亹亹、渙若冰釋者，即此數十卷中無餘也。嗟夫！文詞課制之溷儒也久矣！亦安得不識一字之人，提耳而悟之，以終余動衆化民之意乎？如康齋先生者其可待也。

萬璜《吳文正公集跋》 吳臨川先生著述之書亡慮數十種，虞文靖公有言：「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考見。」元、明之交，凡經先生論斷更定諸本，皆繡梓以公海內，其精微者家有其書。嗚呼，盛已！至於今未五百歲，惟海內藏書家藏先生遺書，而寶之若拱璧，弗肯以視人，蓋窮鄉僻壤，雖有好學深思之士，不得見先生全書殆二百年。先生不爲微渺之詞，具足高深之理。諷其文，言近而指遠，循其軌，自卑而登高。其於羣經，每有更定，皆發前人所未發，釐然有當於尋繹者之心。後之學者，津梁在是，而散佚若此，其可慨已。

《徐氏筆精》卷四 元吳草廬澄專志理學，而詩亦多巧思。《咏雪》云：「臘轉鴻鈞歲已殘，東風剪水下天壇。賸添吳楚千江水，壓倒秦淮萬里山。風竹婆娑銀鳳舞，雲松偃蹇玉龍寒。不知天上誰橫笛，吹落瓊花滿世間。」《疊葉梅》云，【略】又如「百年竹木青春在，一院香花白晝閒」，「屋頂月上元無夜，樹梢風來若有期」，「花香靜晝微風裏，草色深春一雨餘」，「金鏡南飛光欲半，銀潢西去寂無聲」，「定非戰國談天衍，疑是仙家縮地房」，「秋隴故園迷蝶夢，曉窗客枕壓鷄聲」等句，皆超脫理學蹊徑者也。

《耆餘雜識》 許衡、吳澄之仕元，丘瓊山譏其非矣。論者又謂許北產元域中，澄南產宋遺黎也，二者若有間焉，不知二賢之不幸生非其時，而當仕與不仕非所論於地也。如以爲身任斯道之責，出而行道，爲斯世斯民計，則當度其時之可爲與其身之足以有爲。必也能用夏變夷則可，不然則隱居不仕，著

書明道以淑其徒，使斯道之傳不泯可也。若劉因者，則無議矣。

伍福《臨川吳文正公集序》 先正草廬吳先生，一代眞儒，天稟異常。自齠齔，群書過目悉記不忘。年十四五即厭舉業，致力聖賢之蘊，任天下斯文之重，周、程、張、朱以來，進學之勇，見道之眞，未有能過之者。是時宋運垂息，胡元亂華，意者天使闡明斯道以救世俗利欲之禍。大臣以布衣薦起，累階三命至內相之貴，與覃懷魯齋許公齊名，而著述之功尤多。出處久速，一於道義之正，心清氣和，聰明康健。壽終八十有五，加贈臨川郡公，謚文正。前元虞、揭二學士作先生《行實》、《神道碑》，與《元史》列傳登載詳矣。所以羽翼經傳，疏剔百氏，卓識妙契，博大精深，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我聖朝太宗文皇帝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其言皆備錄矣。宣宗章皇帝復采儒臣公議，表章先生，位列孔廟，天下通祀。間氣之英，豈吾邦山川所得而私哉？先生少時私錄三卷，自叙道學之傳；平日支餘之言，雜著、叙錄、字說、序記、問答、碑銘、詩章之屬，長或千餘言，短或十數語，援據精切，理義融貫，闢俗學之淺陋，發前賢所未發，如布帛菽粟之資世，卓乎一家之言。

韓陽《吳文正公集原序》 先生才智過人，默悟斯道，遠溯洙泗之流而窮其源，近紹程、朱之統而得其要。上焉天文，下焉地理，與夫九經之微辭奧義，以至諸子百家之言，罔不研究。眞知實踐，而各臻其極，有功於聖門，有功於來學。周、邵、程、朱數先生之後，若先生、許先生者，詎非道學之眞儒乎？第恨陽之生晚，不獲擔簦負笈，摳趨於先生之門，執經問難，侍從於先生之側，一瞻先生之光，以聽先生之誨，而求夫眞儒之歸。可勝嘆哉！邇者叨持憲節，道過臨川，懷思先生之道，景仰先生之風，乃得目覩先生之遺文，而私淑先生之教，何其幸與！吁！先生之文，道德性理之文也；先生之學，周、邵、程、朱之學也。孔門千載而下，若先生者，曾幾何人哉？正所謂麒麟鳳凰世不常出、景星慶雲世不常現者耶！陽忘其愚陋，勉贅數辭於先生文集之間者，庶有以見歷代眞儒之難得。而陽之私淑，抑亦少寓於萬一云。

蔣超《草廬吳文正公從祀奏疏》 自古帝王幅員恢廣，人才特出，元頗稱盛。其時以理學後先倡和，爲海內師資者，南有吳澄，北有許衡。澄天資英異，幼時即知用力聖賢之學。著書立言，羽翼吾道，誠當代之大儒。

甘汝來《草廬吳文正公從祀奏疏》 元儒吳澄天資英異，少時即知用力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因而著書立說，師表當世。其自勵則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克己》、《悔過》、《矯輕》、《警惰》等銘，其教學則有《學基》、《學統》等篇。又考正《孝經》，校定《易》、《詩》、《書》、《春秋》，修正《儀禮》、《戴記》，各有《纂言》。又校正《皇極經世》及《老》、《莊》、樂律、《太玄》等書，皆所以啓大教之堂奧，爲後學津梁者。至其德性純粹，氣象春容，言規行矩，立法可傳，施教成鈞則師道尊重，進講經筵則誠意深摯。昔人謂其進學之勇、見道之眞，周、程、張、朱莫或過之，非虛語也！

任蘭《草廬吳文正公從祀奏議》 元儒吳澄天資純粹，學問精深，著書則羽翼聖經，秉教則陶成士類。有功往聖之學，無愧純儒之稱。

《元詩選》初集乙集 先生雅好邵子書，故其詩多近之。其句法超逸處，如「喬木嘯清風，寒花醉香露」；「窗紅開曉沴，草碧驗春溫」；「人定籟聲寂，天旋斗柄移」。【略】先是，許文正公倡教于北，而先生崛起于南，道統淵源，互相提唱，又不繫乎詞章之工拙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吳文正集》一百卷，【略】初，許衡之卒，詔歐陽玄作神道碑，及澄之卒，又詔揭傒斯撰神道碑。首稱「皇元受命，天降眞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云云，當時蓋以二人爲南北學者之宗。然衡之學主於篤實以化人，澄之學主於著作以立教，故世傳《魯齋遺書》，僅寥寥數卷。而澄於注解諸經以外，訂正張子、邵子書，旁及《老子》、《莊子》、《太玄》、樂律、八陣圖、《葬經》之類，皆有撰論，而文集尚哀然盈百卷。衡之文明白質樸，達意而止，澄則詞華典雅，往往斐然可觀，據其文章論之，澄其彬彬乎。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八 弄月吟風草屋春，乾坤何地著斯人？流霞暈淺月痕淡，斌媚詞工紅葉新。

蔡琳《讀元人詩》六 抱膝思爲《梁甫吟》，草廬花落晝愔愔。石頭城下飛雲起，目斷蕭蕭楓樹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幼清深於經術，著述極富，詩文亦閎深鉅麗，凌跨一代。此詩餘一卷，僅十三闋，寥寥數簡，似非所注意。然根本既富，出筆自殊，頗有因辭見道之意。

分論

《原理》 《雙槐歲鈔》卷六：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澄嘗作《原理》，予愛其稽據明白。分爲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陰陽之理。

《凝道山房記》 《古文雅正》卷一四：草廬先生雖倡爲主靜之譚，如篇中「尊德性一乎敬」數語，圓通無礙，固非溺於陸學者。又著《本心樓記》及《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以譏切爲朱、陸之學者，并失其師旨，似亦未爲病朱也。觀其贊晦庵先生，方之景星慶雲，泰山喬岳，所以欽崇之者至矣。

《答孫教諭書》 《憩園詞話》卷一：嘗讀元吳文正草廬先生《答孫教諭書》卷：「風、雅、頌，乃樂章之名，其音節各異，如今慢詞、小令之分，雖以彼爲此，以此爲彼而不可得。」此爲公說詩義之語，從可悟作詞界限。小令，風也，觸景言情，不宜間以質實；慢詞，雅、頌也，述懷詠物，愼勿徒取虛神。惟引與近，今所謂中調者，則可情景虛實兼用之耳。

《象山語錄序》 吳苑《定宇先生文集序》：嗚呼，江西之學，往往曲護其鄉人，若艸廬吳氏，所謂陽尊朱而陰違者也，亦惡得與先生同稱乎哉！顧草廬之序《象山語錄》有云：「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未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則草廬之爲象山樹幟也至矣。

《送陳洪範序》 吳苑《定宇先生文集序》：而其《送陳洪範序》曰：「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以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眞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因以爲眞知實踐之地；眞知實踐者，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爲教一也。」是又爲兩可調停之說也。於是篁墩之道一編，姚江之《朱子晚年定論書》由此而起，則艸廬固朱子罪人也。

《東岳碑文》 《海涵萬象錄》卷四：吳草廬《東岳碑文》好議論，理婉而辭正。

《敬銘》、《和銘》 虞集《吳公行狀》：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俱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危素《吳文正公年譜》：公曰：「吾讀《敬銘》，則使人心神收斂，百望俱消，如在靈祠中，如立嚴師側，凄凄乎其似秋，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讀《和銘》則使人心神怡曠，萬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有傍花隨柳想，熙熙乎其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

《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 《海涵萬象錄》卷四：其《顏冉銘》則雜而不純。

《楊妃病齒圖詩》 《讕言長語》：世言宋元人詩不似唐，然【略】吳草廬《楊妃病齒》云：「齒痛自顰眉，君王亦不怡。此癡如早割，何待馬嵬時。」【略】不必加貶，自有清意。

《新登譙樓詩》 虞集《跋吳先生新登譙樓詩後》：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京教授郡學，來就養焉，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修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嗚呼，此豈有幾微倍謬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微疚之言，蓋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袁明善求集書此，因識其後云。

《述懷》、《題大乾廟壁》、《芍藥》 《元詩選》初集乙集：又《述懷》云：「懸知海上三山客，塵視人間萬戶侯。」《題大乾廟壁》云：「身合沈江甘殉楚，心知蹈海勝歸秦。」《芍藥》云：「淺潮半醉流霞暈，清印初昏淡月痕。」俱清婉可誦也。

《渡江雲》（名園花正好） 《歷代詞話》卷九：吳草廬以理學名，其和揭浩齋送春《渡江雲》，流傳一時。詞云：「名園花正好，嬌紅殢白，百態競春

妝。」

傳記

《元史》一七一《吳澄傳》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且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且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眞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

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虞集《吳公行狀》（存目）

揭傒斯《吳公神道碑》（存目）

危素《吳文正公年譜》（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二（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程鉅夫《題李氏家集》 余少與吳君幼清學於臨汝，時人莫之知。適部使者堂山李公來，未始識面，忽獨知余二人於數百人中，待之者特異。余二人自亦不知其何以辱此也。後四十年，余寓灤陽，李東甫攜其家集見示，中有賀公登第之詩，由是知東甫乃公族。

張教《答吳澄書》 某比承以英妙之年，登賢能之選，此固人所夸以爲榮，而吾子獨慊然以學未見道爲急，而欲有所述以傳後。珍函委貺，陳誼甚高，吾子之志，古人之志也。僕長於吾子十有五年，少時亦嘗有志於此。【略】以吾子之志，充吾子之學，善寶而藏之，它日學成，僕願北面。區區欲言，不能更僕。

程若庸《答吳澄書》 某切惟郡國勸駕，以賢書上天子，茲公選也，奚容私謝爲哉！某情見乎辭，非以聲音顏色拒人。尊兄不諒，正二公以爲況。二公春融坐中，一團和氣，雪立門外，儼若冰壺。某學未見聖，於二公不能爲役。姓所同也，而舉是以擬之，不以倫矣。此正昌黎所謂「不敢當、不敢當」者也。然厚意難虛辱，良月次朔，倚席湖堂，亦惟士友間以外物之得喪爲內心之戚欣。曾以孟氏《良貴》一篇爲士友敷繹之，因以求教，儻於趙孟之貴不逐逐其欲，有貴於己者不昧昧其思，其庶矣乎！有暇過我，又得面叩所疑。

趙孟頫《送吳幼清南還序》 近年以來，天子遣使者巡行江左，搜求賢才，與圖治功，而侍御史程公亦在行。程公思解天子渴賢之心，得臨川吳君澄與偕來。吳君博學多識，經明而行修，達時而知務，誠稱是舉矣。而余亦濫在舉中。既至京師，吳君翻然有歸志，曰：「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賦淵明之詩一章、朱子之詩二章而歸。

吳澄《空山漫稿序》 予壯歲遁身巴山之陰，屏人讀書。一日，有空山雷講師自郡城至，求大木以營構，聚處談《老子》，甚相契。後屢會，每見師與人論詩，群雌孤雄，聽者披靡。蓋才高學廣，氣盛辭贍，橫說豎說，無施不可，孰敢迎其鋒？所謂長袖善舞者歟？

又《吳非吾葦間拏音詩集題辭》 昔有一道士示予《風月吟》，予甚好其詩，問曰：「子將爲詩人乎？抑爲道士乎？」彼未有以答。再問曰：「爲道士，固有詩矣；爲詩人，亦有道乎？」亦未答。又問曰：「詩人而詩者，人也；道士而詩者，天也。子之詩人乎？天乎？」竟未答，予乃不復問。

劉岳申《與吳草廬書》 岳申夙辱教授，而以坐貧塊守窮欄者有年矣。鄉者明公家居，不能一造詣，今明公在京師，日覲清光，與道揆法守之臣朝夕可否，又何由一望見道德之光也哉？鄉里楊景行賢可，明公甲寅門生也。甲寅至今十年，與李遵道輩約及門者屢矣，乃展轉蹉跌以至今。賢可在門生中爲最單薄，在舉子中爲最賢，且能有爲有守，而不詭不激，爲今時最難得者。初筮會昌，幸得生還，再調永新，即以憂去，假館苟活，如未第前。賢固不可不拜明公，在明公亦不可不進賢可。大抵門生難得座主，座主亦難得門生，此論雖近草茅，然古今朝野所不能廢。明公試進而教之，益增其所能，賢可之願，亦岳申之望者。書辭干冒，伏楮震凌。

又《答吳草廬書》 辱示書教，又得識士展，聽其言論，觀其氣貌，眞先生之才子也！於是家教遠矣。鄉者劉氏人回，得所賜報章，固已如見儀刑，況見士展乎？其爲慰沃無量可知也。因記去年黃庸之嘗以所寫小景爲贊下方，竊謂今世未見有胸次氣象如古人者，此最大恨事。求如古人胸次氣象，自先生外斷斷無第二人，雖以耆年碩德，而學如不及，猶惜陰競辰。每遇學者，無不傾倒至盡，於凡下者尤反覆嗟譬，至再四不厭，但恐己意如有不明不盡，殊不見問者之爲不達此，不知當在古人某地位中求之。故嘗贊云：「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多學多識，以似以續。耄有不倦，瀆無不告。允矣君子，是宜其服。」

恭惟先生盛德光輝，未易可言語彷彿，獨自負恃，庶幾識其大者。因士展歸侍，錄求教。弟年年恨不能如徐則用輩一侍左右，良可惜耳。臨楮悵望，惟冀爲道爲時千萬珍重。

虞集《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而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嘉努、雅奇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薩勒迪默色，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額森特穆爾、呼喇勒默色、學士吳澄幼清、阿爾威叔重、曹元用子貞、齊齊克伯瞻、雅奇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嘉努德源、瑪嚕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呼圖克、布哈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巖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而不至者不及一一書，入筵前後除擢亦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暫，而集與雅奇則四歲皆在行者也。

又《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戴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泳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錄爲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

吳師道《題危太樸所藏諸卷·吳草廬遺墨》 又觀《勉務實學》諸詩，及往復書翰，期奬甚至。太樸方以文學名動京師，選入延閣，繼今發揚推演，出其所謂有原者，不負其師之訓哉。

《水東日記》卷二一 按《越志》：今餘干縣吳正道，東隅人，明六書，許慎《說文》有不足者，補之。臨川吳文正公澄問曰：「『模楷』二字假借乎？」曰：「取義也。」曰：「何以取木爲義？」曰：「昔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墨，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塚上，其餘枝竦而不屈，以質得其直也。若正與直可爲法則，況在周孔之塚乎？」問曰：「出何書？」曰：「出淮南王安《草木譜》。」又問「禽獸」二字，曰：「禽即獸也。」曰：「兩翼爲禽，四足爲獸，何以爲？」即曰：「禮不云乎，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澄大敬之。

《元詩選》初集乙集 先生嘗作草屋數間，題其牖曰：「抱膝《梁甫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故學者稱草廬先生。初自京師歸，廷中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趙文敏公孟頫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贈，識者嘆之。

作品本事

吳澄《彭澤遇成之之京都自序》 予有集賢之命，與修撰虞伯生俱乘驛而北，於彭澤邂逅曹成之訓導，將觀光上國，爲賦此。

又《勤箴謹箴自跋》 右《勤》、《謹》二箴，景定甲子歲作。予始讀朱子《訓子帖》，而得「勤謹」二字，每常思之。竊謂此二字眞持養之要經、爲學之先務也！勤則德性無所懈，問學無所倦；謹則宅心無所放，處事無所失。苟能依此二字行，則於聖賢之道庶乎其可至矣。遂取前所作二箴筆之方冊，以常觀覽於此而自省焉。

又《敬箴自跋》 右景定甲子歲作。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予始以爲聖賢千言萬語，「勤謹」二字足以括之，故作《勤》、《謹箴》以廣朱子《訓子帖》之意。後又以爲朱子「勤謹」二字，「敬」之一字足以該之，故又爲《敬銘》以續朱子《敬齋箴》之作云。

又《和銘自跋》 右景定甲子歲作。予舊作二銘，一曰《存養心性》，一曰《涵養氣質》。後覺命名之未當，故前既改《存養心性》之銘爲《敬銘》，今又改《涵養氣質》之銘爲《和銘》云。

虞集《吳公行狀》 十五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箴。

危素《吳文正公年譜》　元貞四年：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用力聖賢之學，作《勤》、《謹》二箴。公年十有五，深知科舉業之不足致力，專務聖賢之學。因讀朱子《訓子帖》得「勤謹」二字，謂眞持養之要經，爲學之大務。作《敬》、《和》二銘。

又　至元二十四年：春適燕。程公疏上所薦士以復命，終不忍舍公，公微知之，力以母老辭，遂治任南歸。公卿大夫多中原老成，而宋之遺士亦有留燕者，皆知公之不可留，而惜其去，相率賦詩送別。閻文康公復之詩有曰：「群材方用楚，一士獨辭燕。」趙文敏公孟頫方被召爲兵部郎中，獨書朱子與其師劉先生屛山所賡三詩爲贈。十二月還家，舟中賦《感興詩》二十五章。

胡寶瑔《吳文正公集叙》　余嘗讀《元史》，至草廬先生傳，言其生而穎異，弱冠讀四子書，即知以實踐爲功，嘗撰《勤》、《謹》、《敬》、《和》諸銘以自勵，是誠豪傑之士，聞風而起者乎。

《蕙風詞話續編》卷二　吳草廬澄《臨江仙》詞：「九日舟泊安慶城下，晚歇臨江水驛。於時月明風清，水共天碧，情景佳甚。與徐道川、方復齋、況眉吾、方清之驛亭草酌，以『殊鄉又逢秋晚』分韻，得『殊』字。『去歲家山重九日，西風短帽蕭疏。如今景物幾曾殊。舒州城下月，未覺此身孤。　勝友二三成草草。只憐有酒無茱。江涵萬象碧霄虛。客星何處是，光彩近辰居。』有元一代吾宗，故實尤少，亟記之。

著錄

虞集《吳公行狀》　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略】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

《元儒考略》卷三　所著有《易》、《春秋》、《禮記》、《尚書》纂言，《私錄》、《支言》等書，又著《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云。

《新元史》卷一七〇　澄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注穿鑿之習。其《書纂言》祇注今文二十八篇，不用僞孔古文，尤爲絕識。又訂《孝經》定本，合古今文分經一章、傳十二章，校正《皇極經世》書及《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皆行於世。其《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危素得其稿本補刊之。

譚觀《臨川吳文正公外集跋》　是編起於宋咸淳乙丑，迄於咸淳辛未，時方二十有三，皆手自編次，定爲四卷，今悉不敢亂。其第四卷雜詩闕。徽庵程先生嘗跋其後。觀往年受讀於先生之季子稟，今欲看先生之全集，則是編者乃先生爲學之大方，進德之次第，有志於先生之學者，必由是而基焉，則詎可以爲少年之作而遂湮沒之乎？今序次於《支言》之後，仍《私錄》之名，而自爲《外集》云。

蘇宇庶《重刻臨川吳文正公集序》　而文正之爲書也博，《五經纂言》、《老》、《莊》、《太玄》、《經世書》、樂律、《葬經》，皆所校定，有存有亡，獨得其文集若干卷，視之道器德藝之際，弘遠深微，朱子之後一人也。第其刻久，句字斷漫，有足慨者。請臨川湯義仍先生正之，損其重複荒略者少許而梓焉，存之學官。蓋嘗反覆是書，而得公憂世之概矣。

伍福《臨川吳文正公集序》　宣德中，諸玄孫爟輩嘗繡梓于家，歲久細字昏蝕，殆不可讀。成化十八年夏，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曹南陳公孟安留意重刻。次年秋，按察僉憲淳安方公大本按臨撫郡，恐因循荒墜，遂移文稽官中羨泉資給工費。謂余請老於鄉，屬爲詳校。予因得先生裔孫興化縣令鑑家藏錄本，凡舊所刊誤舛妄，悉爲是正，類分五十三卷。郡貳守虞江陳公輝克任其勞，亟命繕書程工刻梓，字畫明顯，視舊弗侔。贊成者通判濟寧張君睿、括蒼朱君彪、推官桂林包君裕也。

楊士奇《支言集跋》　右《支言集》，元吳文正公草廬先生所著也。刻板在衢州常山縣，余得之金司直用誠。自一卷至三十六卷，凡三冊。

《文淵閣書目》卷九　臨川吳先生《支言文集》一部二十冊，殘缺。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吳澄文正集》五十二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吳文正公集》二冊，全。元泰定間吳澄著。

又：《支言集》十八冊，不全。元吳澄著。原二十冊，闕第九、第十四冊。

《秘閣書目・文集》　《臨川吳先生集》二十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臨川吳先生文集》二十冊。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吳文正公集》二十冊，五十卷，吳澄。

《萬卷堂書目》卷四　《吳文正公集》五十二卷，吳澄。

《古今書刻》卷上　蘇州府：《吳草廬文粹》。　又撫州府：《吳文正公文集》。

《近古堂書目》卷下　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　又：《吳文正公集》。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吳文正公集》十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吳文正公《草廬先生集》。　又：《吳文正公集》。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吳草廬集》六卷。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草廬私錄》。　又：《草廬文粹》。

《百川書志》卷一二　《吳草廬文集》三十四卷：本集三十一卷、年表一卷、附錄二卷，文正公翰林學士臨川吳澄幼清撰。　又：《草廬文粹》五卷。又卷一五：《吳草廬詩》，文正公翰林學士臨川吳澄幼清著。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吳草廬集》十二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吳澄《草廬集》三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吳澄《支言集》一百卷，又《吳文正公文集》五十二卷。

萬璜《吳文正公集跋》　先世所遺周子、二程子、朱子、張子諸書，日熟諷誦之，固不能取其中毫毛之益爲身心助。然藉以資講說，亦良自喜。更廣求諸儒先文集千有餘卷，初亦不能知先生之書之富也。已讀豫章書目，始信論者謂先生爲「朱子以後一人」之語不我欺。翹然巴陵華蓋之區，冀得一至其地。歲戊辰，爲今上乾隆十三年，璜乃以訓導來崇。先生遭遇聖明，允廷臣奏議，特命復崇祀，已十有二年矣。景行向往之心，必盡得讀先生遺書以爲快。顧璜末來十餘年前，先生子孫才刻先生《易經纂言》、《三禮考注》、《孝經章句》數種，自餘或有舊本，而募工無力，併其舊本而無之者十且五六。明季之亂，寇火蕩先生家。至是泰階奏平百有餘年，所刻數種皆從他所購而摹之云爾。先生文集，康熙己丑年間其裔孫因求者迫切，倉卒用活板印行，又不及三百部。今崇之存者約十餘部而已，又皆珍藏之，不可得而求也。先是，邑人常謀梓是集，懼無主者，費不給，事或不卒，逡巡不敢說。璜官於此，有師儒之責，坐聽其地前賢教澤不彰，負疚於心，不啻曠鰥矣！爰以董厥事爲己任，請質於大中丞胡、方伯王、郡伯朱，咸蒙獎借，加激勸焉。邑侯華陽王又喜而捐助之。璜乃毅然開局於三月八日，畢局於七月十五日，自春徂秋，五閱月而功成。初，先生之從祀文廟也，用慈利縣署教諭蔣明言，文集之板，舊嘗刻自學宮。璜何人？敢妄附於前修，職業所存，藉以上承當路大賢表章先賢盛意，區區奔走之勞，固弗可錄。底本即用所印活版，規體凌雜，字蹟訛漏，悉心更補其八九，而固陋就簡之罪，更有不得而辭者矣。刻成，用誌歲月端末於後。四方有志之士，由是以求先生全書刊布于宇內，惠茲來學，茲刻爲嚆矢云。

胡寶瑔《吳文正公集叙》　考其生平所著，於六經、四子各有銓注，昔人謂周、程、張、朱莫或過之。其雜著文集五十餘卷，【略】前明成化、宣德間兩經刊刻，板已無存。謙堂萬君爲其邑司訓，謀之藏書家，得舊本，乃繕書重梓。工既竣，請序於余。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吳文正集》一百卷，【略】元吳澄撰。【略】是集爲其孫當所編，永樂丙戌，其五世孫燿所重刊。後有燿《跋》曰：「《支言集》一百卷、《私錄》二卷，皆大父縣尹公手所編類，刊行於世。不幸刻版俱毀於兵火，舊本散落，雖獲存者，間亦殘闕。迨永樂甲申，始克取家藏舊刻本重壽諸梓，篇類卷次，悉存其舊，不敢更改，惟卷首增入年譜、神道碑、行狀、國史傳以冠之。但舊所闕簡，遍求不得完本，今故止將殘闕篇題列於各卷之末，以俟補續」云云。則此本乃殘闕之餘，非初刻之舊矣。然檢其卷尾缺目，惟十七卷《徐君順詩序》一篇，五十四卷《題趙天放桃源卷後》一篇，五十七卷《題約說後》一篇，又三十七卷《滹南王先生祠堂記》末注「此下有闕文」而已，所佚尚不多也。【略】吳當所編過於求備，片言隻字，無不收拾，有不必存而存者，未免病於稍濫，然此自南宋以來編次遺集之通弊，亦不能獨爲當責矣。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吳澄《支言集》一百卷，又《文正集》一百二卷，又《私錄》二卷。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〇　《吳文正公集》五十卷、《外集》三卷。元吳澄撰。崇仁本。乾隆二十一年萬璜校刊。首撫江使者胡寶瑔序，次撫州郡守朱扆序，次《從祠疏議》五篇。嘉靖九年張璁爲政，率意妄行，吳澄一登俎豆，旋遭擯斥。次成化甲辰臨川伍福序，次萬曆壬子蘇宇庶序，次《元史》列傳，次《碑》，揭傒斯撰，次年譜，門人危素撰，有序，次《行狀》，虞集撰。以上爲首卷。次目雜著一卷，答問二卷，說四卷，書一卷，啓疏一卷，序十卷，記八卷，碑銘一卷，題跋五卷，墓誌銘十一卷，祭文制誥表牋一卷，詩五卷。此本至四十九卷而畢，不知何故。以下《學基》，板口題「卷之一」，《私錄》一卷，《雜識》

一卷，《雜著》一卷，皆理學語，是爲《外集》。據譚觀跋，云：「手自編次，定爲四卷，今悉不敢亂其次而爲《外集》」云。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臨川吳文正公集》五十卷、《外集》三卷、《年譜》一卷，明刊本。元吳澄撰。

《補遼金元藝文志》 吳澄《支言集》一百卷，又《文集》五十二卷，又《草廬輯粹》七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臨川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明萬曆刊本。元吳澄撰。【略】其集一百卷，有自序。刊本見季氏《書目》。永樂中五世孫燿、成化甲辰、宣德乙卯，並爲重刊。此爲萬曆壬子臨汝守晉江蘇宇庶所序，云：「臨川湯義仍損其重複荒略者少許而梓焉，存之學宮。」前列《臨川郡公從祀孔廟議》，門人危素著《年譜》一卷、《道學基統》一卷，《外集》本四卷，今闕其一，止三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臨川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學基》、《學統》一卷，明刊本。元吳澄撰。前有成化二十年臨川伍福序，謂「宣德中諸元孫燿輩嘗繡梓於家，歲久剝蝕。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曹南陳公孟安、按察僉憲淳安方公大本，屬爲詳校，因得先生裔孫興化縣令鑑家藏錄本，凡舊所刊誤舛妄悉爲是正。編成五十三卷。」案今《四庫》著錄有一百卷，《私錄》二卷，《提要》謂其孫當所編，五世孫燿重刊。燿跋云：「大父縣尹公所編類刊行於世，不幸刻板燬於兵火。永樂甲申始取家藏舊刻重壽諸梓。」其說微有不同，卷帙亦異。惟所云卷首增入家譜、神道碑、行狀、國史傳，則與此本同。又缺目，所載《題趙天放桃源卷後》舊在五十四卷，是本在二十七卷；《題約說後》，舊在五十七卷，是本在二十九卷；《濟南王先生祠堂記》，舊在三十七卷，是本在二十卷末。疑即舊本刪併卷次，非有多少。至《天一閣書目》作四十二卷，當別一本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臨川吳文正公集》，二函二十四冊。【略】書一百卷，分二十類：曰雜著、答問、說、字說、書、序、記、碑、銘、題跋、神道碑、墓表、墓誌銘、行狀、祭文、制誥、表、箋、講義、韵語，其孫當所編，有跋。前有年譜、危素序，又揭傒斯撰《神道碑》，又附錄虞集祭文、贊、《行狀》、宋濂序、劉岳申書、《元史》列傳、壙記，又《大元累授臨川郡公吳文正公宣敕》，具蒙古字、漢字。後有至正戊子野里瞻跋，稱憲使劉公伯溫督儒司移文鐫刻文集。野里瞻，澄之門人也。末《道學基統》一卷、私誄四卷，門人解觀所編，名曰《外集》。是本宣德乙卯其五世孫矩所刻，有識。附宣德十年褒崇從祀事由。泰興季氏藏本。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吳文正集》一百卷，元吳澄撰。永樂中五世孫燿刊本。 宣德乙卯刊本。 乾隆丙子萬氏刊本。 季氏目載有刊本，有蒙古字序。 附：成化四十九卷本，不全。（邵氏） 補：《臨川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道學基統》一卷、《外集》三卷，元吳澄撰。《年譜》一卷，明危素撰。明成化二十年方中、陳輝刊本，【略】有明成化二十年伍福序。 又補：《草廬吳文正公全集》四十九卷，首一卷，《外集》三卷，《道學基統》一卷，元吳澄撰。清乾隆二十一年萬璜刊本。余有一帙。 《臨川吳文正公集》五十卷，元吳澄撰。清寫本，十行二十一字。沈曾桐藏書。 又補：《文正公草廬吳先生文粹》五卷，元吳澄撰。明刊本，【略】前宣德九年吳訥序，後正統六年五世孫吳炬重刊跋。丁氏持靜齋藏，鈐有季振宜藏印。 又補：《吳草廬詩集》六卷，元吳澄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臨川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四十八冊（國會）。明成化間刻本（十行二十一字），元吳澄撰。按《四庫全書》著錄本一百卷，此本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二，瞿氏疑就舊本刪併卷次，非有多少也。然宣德本分卷已如此，則此本蓋從宣德本出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臨川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道學基統》一卷、《外集》三卷，元吳澄撰。年譜一卷，明危素撰。明成化二十年方中、陳輝刻本（卷四十配清抄本），二十冊。 又：明成化刊本，二十二冊。 又：明成化刊本，二十六冊。 又：《草廬集》四十九卷，元吳澄撰，首一卷，清乾隆內府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目錄首卷一至五、十四至十六配清抄本），四十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臨川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二十八冊。元吳澄撰。明成化二十年臨川官刊本。 又：《臨川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四十冊。元吳澄撰。明成化二十年臨川官刊本。 又：《臨川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十冊。元吳澄撰。明萬曆壬子蘇宇庶臨汝刊本。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吳艸廬輯粹》(或作文粹)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草廬吳先生輯粹》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明王蓂所選吳澄文也。【略】是編以草廬全集浩繁難竟，乃擇其尤精者，錄爲六卷，以便誦讀。又：《吳草廬文鈔》無卷數，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不著編輯者名氏，前署「甲辰春退谷手選」，蓋康熙三年孫承澤所定本也。於吳澄《支言集》中鈔其十分之一。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又不分卷帙，蓋偶然繕寫，未及成編之本耳。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草廬輯粹》七卷，明金溪王蓂選吳文正公之文。嘉靖甲辰序，明年撫州閒(闕)序。

《中國善本書提要》《文正公草廬吳先生文粹》五卷，二冊(北圖)。明正統間刻本(十三行二十四字)。元吳澄撰。卷內題：「海虞吳訥編校，五世孫炬重刊。」【略】其選刻是集之旨，與吳炬重刻之故，各詳自序中。按《存目》卷一百七十四，有王蓂所選《草廬吳先生輯粹》六卷，其成書又在吳訥以後矣。吳訥序，吳矩後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草廬吳先生文粹》五卷，元吳澄撰，明吳訥輯。明宣德九年吳訥刻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文正公草廬吳先生文粹》五卷，二冊。元吳澄撰，明吳訥編。明正統六年崇仁吳氏家刊本，北平。

《歲寒居詞話·吳澄詞》有詞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吳文正公詞》一卷，精鈔本，何夢華藏書。臨川吳澄幼清。【略】爲何夢華舊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宋金元明人詞十七種》：《吳文正公詞》一卷，元吳澄撰。又：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二十一種》：《草廬詞》一卷，元吳澄撰。

藝　文

何中《東湖別吳伯清周樓雲虞伯生諸君子》炎炎白日長，窅窅孤雲去。身縻心久歸，別至情更苦。良時難驟得，異縣不同聚。名都親友並，并翔文鴛羽。處獨忽多聞，至樂欣所遇。析理挹清風，吟詩看疏雨。鳴桡挽幽聽，評帖劣前武。有時縱登覽，江山見吞吐。行襟浦草青，解帶湖柳舞。茲游豈不佳？歸來胡遽賦。顧惟山林姿，終非城市侶。故園芙蓉華，綠池照茅宇。我懷詎能忘，寧爲倦羈旅。長歌招隱詩，諸君果何許。他夜宿山郵，明月照去住。

又《次吳草廬花晨韵》我知居士病全安，難敵談鋒舌本乾。花外偶迎風日美，人間已作畫圖看。江行唱和今猶盛，東見追陪意更歡。吟弄迢迢歸路好，廓然天宇似增寬。

劉岳申《祭草廬先生吳公文》嗚呼臨川，天挺人豪。在宋盛時，尊道術者無如王氏之篤，尊德性者無如陸氏之高，之二氏者，其視勢利之在天下，曾不如泰山之秋毫。皇元肇興，先生時超道程，朱之間，學參王、陸，以游遨談經於雜亂紛糾既解之後，若易而實難，析理於毫釐千里既辨之末，宜逸而反勞。蓋議禮者，易訟而難決，學《易》者，易割而難操。惟得子路之折獄，惟得意如庖丁之善刀。其博學強記，在前史爲獨行，其善教不倦，與後出如同袍。望古之人以汲汲，遇不知者而囂囂，不媢疾以爲貶，不諛悅以爲褒，是故尊爵兼天人之貴，而榮名極一時之遭。進而啓沃，大者誦伊、傅《訓》《命》之敷陳；退而講習，小者爲《菁莪》、《棫樸》之薰陶。伊川、康節，有其名而無其祿；申公、轅固，與之壽而迍其膏。公之存也，自南自北，皆知悅服；公之殁也，識與不識，皆爲號咷。岳申曩緣末屬，辱視同曹，由延譽以知名，如拔尤而譽髦。恨及門之遲暮，忽聞訃而哀嗷。望山頹其已已，感川逝之滔滔。惟公之門生弟子在天下如吾徒者，殆雙兔乘雁之一毛。甫自今而越吊，恨誰昔之魯澤；感病軀之歲晏，寄薄奠於春醪。蓋將爲朝野之永嘆，非徒效閭里之長號。

虞集《祭吳先生文》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聖元。肅肅先生，早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員直平，步趨惟程。縷析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爲，自比諸葛。宋熄其炎，斂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聖賢繼作。屢聘益尊，麟從鳳若。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虛至實歸。慨然歸歟，爲世楷則。折衷群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具成。及門之徒，景附聲合。天不憖遺，嚮哭交怛。昔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交，寔尚道德。小子不敏，

竊聆緒言。粗茲有聞，敢昧其原。忝位于朝，每踵先覺。承乏滯留，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琅琅寄詩，意速我還。屬罹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頹，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

胡長孺

論述

吳萊《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後序》 鄉予嘗見永康先生胡公錢塘寓舍，每嘆古今道術之異，及今覽其所論著，則尤得其父兄淵源、師友講習，是非取舍之或不同者。蓋自近世周、邵、二程始推聖賢理數之學以淑諸人，然而學者秘之，則謂其學之所出者遠有端緒，不言師承，而今說者乃稱濂溪之所授受，實本於壽崖佛者之徒，先生至爲論辨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士君子之所深感者也。夫以周、程理學之盛，而邵之數學且不能以并傳，於是朱子乃以東都文獻之餘，一傳於閩之延平，而又兼講於楚之嶽麓，誠可謂集濂洛諸儒之大成矣。當是時也，二陸復自奮於撫之金溪，欲踵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爲階梯，而特以一超頓悟爲究意。今則至謂朱爲支離，陸爲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爲學。自謂爲陸，實即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堯舜以來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道，而悉謂之禪耶？惜乎予年甚少，僅得一再見焉，而不得親叩其詳也。雖然，春秋、戰國之世，聖人不作，處士橫議，天下之雜治方術者不爲不多，是故《老》與《易》并稱，儒與墨并譽。世之學者或欲援儒而入於彼，推彼而附於儒，卒無益也。然亦用是而日雜矣，流及後世，秦謂方士儒，漢謂治黃老者，晉王弼遂用老氏之說以注《易》，唐韓愈至謂孔、墨之道同，道不同則不足以爲孔、墨。然而佛者，徒以西方之化人暴入中國，言語之不達，被服之不合，趨向之不正，而今乃欲一混而大同之，不幾於蕩然而無辨矣哉？必也天下人心之義理無古今，無彼我，無華夷，無內外，雖欲一混而大同之亦可也，此其道術之所在。苟或不契於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後世之曉辨護咋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爲己任，又著明之，予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夫自江左始平，上即遣使重選南士之賢者。士之一時幸脫兵燹擾攘城郭墟莽之後，當天下大定，懷才抱藝，不肯一出而少試焉，是亦終於潔身亂倫而已矣。先生蓋自宋季爲渝州人，因得陪四川大幕府末議，號稱「南中八士」。及宋內附，或以先生姓名薦，遂召見，意謂先生且大用。復出而教授廣陵，凡歷數任，僅爾沒沒於州縣之下僚，不至甚顯。然觀其所至教士也，必曰嚴恭寅畏；其教民也，必曰孝弟忠信。此其道術之正，仕處之合，文章之懿，政事之著，誠有大勝於今人而且不後於古人，是豈苟然之故而遂已者哉。

唐元《跋胡石塘先生贈章潤翁憶昔說》 往時同舍畢生爲僕言：石塘胡先生議論風致高出人表，其爲文倣先秦漢史，雄深雅健，暮齡益自珍閟，不輕予人。蒙莊所謂驪龍之珠深藏于淵，惟遭睡者得之，非有意於人。

王逢《二胡節士》 列仙之癯山澤儒，連璧迴映清冰壺。一寒太高黃道士，一貧不諂羅司徒。古來夷齊礪風節，元方季方方軌轍。祥麟威鳳不可招，斷霞落日鴉明滅。

胡翰《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石塘先生以前代儒宗折節下士，交一郡吏，貧粟周人急而致書焉，曾不以爲浼，而盛稱其賢，則子智之爲人，果可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守有爲，不幸而爲吏也，雖爲吏而無愧於天下之士，其義可尚也，由是先生尚之亦義也。先生之雅操與文章并著於世，孰取而孰予哉！舒閬風《石塘行》所謂吉人廉士，遺我五斗，赤受而哺之無愧色者，其言雖爲張瑄發，可見其於子智不苟也。子智老於郡邑，有先生以爲知己，而又有希彥稱其家兒，其所託者遠矣。

又《王子智墓誌銘》 昔石塘先生胡汲仲，好施與，而愼許可，風烈皦乎當世，學者尊而仰之。以言語文字借譽爲重，莫不彬彬可觀。然未有如古名節之士者。

《元儒考略》卷一 祖巖起、父居仁，俱宋進士，俱以文學政事知名。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無不包羅而揆序之。【略】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朱門葉味道。長孺淵源既正，復行游四方，訪求其旨趣，益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爲人光

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爭慕之。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說經，環聽者數百人。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體，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聞者躍然興起，海內求其辭章如購拱璧，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文風一變。

傳記

《元史》卷一九〇《胡長孺傳》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略】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爲荆湖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祀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之命，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元貞元年，移建昌，適錄事闕官，檄長孺攝之。【略】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集》、《寧海漫抄》、《顏樂齋稿》行于世。

宋濂《胡長孺傳》（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二（存目）

《元書》卷八九（存目）

紀事

吳萊《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後序》 當予初見先生時，先生嘗語予：「面膚黑而多黔，唇齶掀而不閉。黔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非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爾家甕之盛酒者乎？夜甕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乎攝生養氣之道者。及予自燕南還，予又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驥生、建安虞光祖及金溪傅斯正五六人者再見先生，先生則且指語予曰：「世之觀人者，自夫出處進退用舍得喪之際，有定論矣。爾等得無有怨尤者乎？」傅之曾祖父本學於陸，喜談陸者。自近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擿墨，益見其爲學術之弊。意者其幸發金溪之故櫝，而濯其心耶？曾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逝，泣不能自已。嗚呼，臨長川而後嘆，逝者尚可得耶？尚可得耶。

揭傒斯《答胡汲仲書》 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知足以知之，勇足以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羣之士。至於商略人物，言論風采，頗若無人。來書有云「爲衆所推，謬當斯文之託」，僕竊以爲過矣。【略】今幸與執事居休明之世，吾道光盛，賢士輩出，禮樂非甚崩大壞，際天所覆無不順軌。雖有孔、孟，猶不當驚然自任，略無辭讓之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世，誠當孔、孟之任，必待後世之人推尊而光顯之，不當自道若此。且以執事自處爲何如時哉？今年夏見青田陸如山，謂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爲是言者，猶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夫孔、孟大聖也，大賢也，當斯文之託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氏而爲一。則當斯文之託者，道固應如是乎？此皆甚不可者也。或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已。」此之謂也。來書又云：「前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若文而知，後乎千古，亦將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余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繼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大小、長短疎戚、華實正僞，截乎若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踰，離乎若飛潛動植之不可相移，惟適當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黃成性文章，言辭夸大，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自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賢不得已之所託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尚欲託之此而垂後，不亦甚可悲夫！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之父師之訓，有與執事戾者，聊爲僭越申言之。前之言敢以爲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爲執事之望。

《**輟耕錄**》**卷四**　胡汲仲先生長儒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爲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先生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觀此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又卷一三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

又卷二〇　胡石塘先生嘗應聘入京，世皇召見於便殿，趨進張皇，不覺笠子欹側。上問曰：「秀才何學？」對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憐其貧，特授揚州路儒學教授。吁！以先生之學行而不見遇於明君，是果命矣夫。

王禕《**故成齋王先生墓表**》　先生與剡源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浦陽方公鳳、粵人謝公翱皆以節操相激厲，時唱和於殘山剩水、風月寂寥之鄉，黍離麥秀之音往往而見，讀之令人有慨然之思焉。

王逢《**二胡節士後序**》　二胡節士，婺之永康人，長穆仲，次汲仲，前後並寓杭。【略】一日，文敏趙公來求撰羅司徒父墓銘，楮鏹百定，他物稱是。汲曰：「吾豈爲宦官父作墓銘？」辭之，時絕糧一日矣。後趙文敏《挽詩》有云：「淚濕黔婁被，心傷郭泰巾。」槩可徵矣。

《**何氏語林**》**卷七**　胡汲仲嘗爲台州寧海主簿，時浙東大祲，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賑卹，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萬屬汲仲去行旁縣，汲仲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汲仲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托歡徹爾怒，汲仲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托歡徹爾不敢問。　又：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群嫗相聚於佛庵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嫗訟之。汲仲命以牟麥置群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使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汲仲命縛之，還所竊衣。

著　錄

《**元儒考略**》**卷一**　著有《瓦缶編》、《南昌集》、《海寧漫抄》、《顏樂齋稿》行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胡長孺《瓦缶編》，又《南昌集》，又《海寧漫抄》，又《顏樂齋稿》，又《石塘文集》五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胡長孺《瓦缶編》，又《南昌集》，又《海寧漫草》，又《顏樂齋稿》，又《石塘文集》五十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胡長孺《石塘文集》五十卷，又《瓦缶編》，又《南昌集》，又《海寧漫抄》，又《顏樂齋稿》。

藝　文

方鳳《**同胡汲仲兄弟登香遠樓**》　策杖探幽勝，同登況二難。江山雙極目，宇宙一憑欄。春色啼鶯破，孤城擁浪寒。遙遙烟靄里，猶作故宮看。

吳萊《**至杭聞胡汲仲先生沒去秋奉柩建昌**》　我舟東至杭，直下追落鶻。悲風吹白蘋，胡子云已卒。昨秋載柩去，素紼照揚粵。卜茲建昌城，無地可埋骨。上天果何心？耆舊半已沒！英豪氣俱凋，蓋壤名獨兀。斯文西漢來，大旨六朝劫。其間雖振之，與世每摩窣。紛拏曲學阿，磔裂淫辭涸。獰颱劍蒯緱，幻彩衣繡韜。聖經黯日晶，賢傳顯烟焞。終無萌蘖生，就此斷菑蹙。嘻公追古先，曠視眇窮髮。陳言去如遺，至理昭若揭。遠唳狲泬寥，孤撑植摧杌。舜韶

資搏拊，般斧賴剞劂。以茲白谷遺，而有金鑾謁。調琴空緇帷，掞賦止鍛敲。征塵恆碣濛，敎雨淮海浡。守儒終勦剛，從仕類熛發。漉鹽數泥銼，飛檄招島筏。幸焉櫛民垢，殊莫裨主闕。平時負韋素，晚節老佔畢。佳友將米醪，野僧獻衣襪。盯眝耳鶴泉，眼眩目鯨月。生爲列仙臞，立謝豪俠窟。似子本疎庸，爲士非詭崛。持衡乃藻鑑，泛駕略銜橛。同門溢江漢，共道耀參伐。將令異蚖肆，肯使增獸狘。于今我多慚，固已遭一刖。悁結餘舊氈，軒騫豈黔突？將來杳微茫，逝者眞咄咄。宜哉眞耀謚，稱彼甘棠笏。公往知我誰，翻然採蟜蟪。怊悵西北雲，從以泛溟渤。

王沂《挽胡汲仲先生》 少日嚴徐召漢庭，暮年孤節魯山清。頹波砥柱文章古，滄海浮雲富貴輕。兜率空歸天上夢，少微端惜世間名。眇然人物知誰在，淚洒西風慟老成。 先生英氣欲橫秋，投老青山映白頭。幾見詩書曾發塚，誰知涇渭自分流。詞源袞袞無遺恨，天網恢恢不見收。江漢遺書今好在，雲間無復謫仙樓。

胡助《挽胡石塘先生二首》 久矣錢塘客，儒林志獨勤。力行修古道，邃學琢雄文。絃誦三年佐，聲名兩浙聞。凜然生氣在，尙想唾青雲。 吾宗文學老，義氣晚彌剛。寄迹青蓮宇，無心白玉堂。飲瓢甘菽水，易簀正冠裳。一葦靈輀遠，西江恨渺茫。

釋英

論述

牟巘《白雲集原序》 近世士之懷能抱藝者，往往逸而之禪，又逸而之詩，二者實能外事物，曠蕩可喜，故人亦樂爲之稱道，錢唐英上人蓋其絕出者也，未祝髮時已識之矣。予老而不化，病卧一室，木石是同，詩與禪要非所解。上人過，輒來共談，予茫乎無以答。然其詩圓活而清雅，讀之使人爽然，不但諸公賞音，不解如予，亦心知其爲佳句也。厲氏本名族，詩有家傳，況氣貌甚整，見聞甚博，意胸中耿耿者，故在恨不能冠巾之耳。以《白雲集》重求序。【略】上人既以此自名，又以名其詩，白雲固吾庭戶間物，山空宇定，焚香隱几，嘗試以是觀之。

又《白雲集跋》 白雲厲氏，自唐殿中侍御史與姚、賈同時以詩名，至太師屛山公尙世其家法，名章偉畫，錯落岷峨間。予從老人大父嘗及見之，今白雲其季孫也。徙家於杭，年甫踰弱冠，籍籍有詩聲，爲諸公所稱道，是家信多能耶！一日來霅，以《白雲集》似予，其辭雋，其思清，其興寄遠，讀之殊使人有凌雲意。白雲曩嘗浮江淮，走閩、粵，慨然有志于世，顧肯效山翁溪友指白雲爲歸趨？要未易爲俗人言。陶隱居掛冠神虎，嘗謂山中白雲「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蓋落遺外觀，自樂其樂，內足于己，不以己徇人者也。意者白雲患苦世俗，殆有意隱居之所樂乎？是將脫鞅掌，超塵埃，以與莽蒼鴻濛游方之外矣。不然，何以莫逆于雲廼如此！他日上下四方，從東野見之白雲深處，當相視一笑。

趙孟頫《白雲集序》 幼而力學，稍長，喜爲詩，有能詩聲，爲一時名公所知賞。壯益刻苦，慕貫休、齊己，從知舊走閩、浙、江、淮、燕、汴，厭於世故。一日登徑山聞鐘，有所感悟，遂去爲浮屠。結茆天目山中，數年遍參諸方有道尊宿，皆印可之，故其詩超然有出世外之趣。夫詩不離禪，禪不離詩，二者廓通而無閡，則其所得異於世俗宜也。予往年識上人都下，及閒居吳興，上人亦南來，出此集屬爲序引，乃爲叙之如此。

胡長孺《白雲集序》 實存英上人攜其《白雲詩集》視予，讀之竟一編，曰：此其專而無累於世者與！於其道有所得者與！何其詩之工也。實存生長名家，世有詩人，自其幼時已有聲士大夫間，又嘗有家室，歷貴仕。一旦棄去，衣緇褐，涉遠道，求名尊宿而爲之役，略不見勢利貴富，驕泰矜夸餘習，此於其道非有所得能若此乎？詩之工於數子而出其上者，正不足論也，予特論其有得於其道者，而爲之序云。

林昉《書白雲集》 詩有參，禪亦有參；禪有悟，詩亦有悟。實存英上人所作《白雲集》脫然已入空趣，其參而悟者歟！唐人夜半之鐘，非詩人得句，即高僧悟道。詩、禪之悟，寧有二哉？集中謂「詩悟必通禪」，又「妙處如何說，悟來方得知」，上人嘗自道之矣，余復何言？

趙孟若《書白雲集》 詩禪從三昧出，不可思議，拈花微笑，夢草清吟，曷

常有二哉？實存英上人夙悟於禪而發於詩，《白雲》一集無蔬筍氣，有泉石心，造清虛冷淡之境，掃塵腐蠹率之談，唐人所謂「中宵吟有雪，空屋語無燈」。涉此地後有此詩，有此詩即悟此禪，山中白雲肯持寄否，尚洗耳聽之。

《元詩選》初集壬集 英字實存，錢塘人，唐詩人厲玄之後也，素有能詩名，歷走閩、海、江、淮、燕、汴。一日登徑山，聞鐘聲，有省，遂棄官爲浮屠，結茅天目山中。數年，遍參諸方有道尊宿，皆印可之，故其詩有超然出世間趣。別號白雲，即以名其詩集。牟巘翁、趙松雪、胡長孺、林石田、趙春洲輩，皆爲之序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白雲集》三卷，【略】詩中多閒適之作，而罕睹興亡之感，是一證矣。其才地稍弱，未脫宋末江湖之派，而世情既淡，神思自清，固非如高九萬輩口山水而心勢利者所可同日語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英爲唐詩人厲元之後，父石田居士，由婺徙杭，故爲錢塘人。幼而力學，長喜爲詩，壯益刻苦，慕貫休、齊己，從友走閩、浙、江、淮、燕、汴，厭於世故。一日登徑山，聞鐘聲有悟，遂爲浮屠。結茅天目山中，數年遍參有道尊宿，皆印可之，故其詩有超然出世外之趣。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釋英字（存實）〔實存〕，錢塘人，唐詩人厲元之後也。早喜爲詩，歷游閩、海、江、淮、燕、汴間。一日，登徑山，聞鐘聲，忽有所悟，遂去爲浮屠，蓋亦倚松老人饒節之流也。顧嗣立選元百家詩收入此集，其目錄題曰（存實）〔實存〕，蓋舉其字。卷端標名則曰白雲上人英，蓋以英爲一字名也，考梁有僧祐、僧肇，皆連僧字爲名，安知其不以釋英爲名、取義於「釋家之英」乎？雖牟巘、趙孟頫、胡長孺、林昉、趙孟若諸序皆稱曰英上人，此猶道林稱林公、慧遠稱遠公耳，不足證其非二名也。集中《夜坐讀珣禪師潛山集》詩有「遠想人如玉，何時叩竹房」句，文珣與賈似道同時，則釋英當亦宋末人，但其爲僧在宋時、元時，則無文可考。觀趙孟頫序，蓋亦厭棄世事，遁入空門，與遺民之有託而逃者其事不同。

紀事

趙孟頫《白雲集序》 上人俗姓厲氏，其先生漢義陽侯溫。至唐有名文才者，官都督，名玄者，官侍御史。侍御自陝出鎮於婺，因家焉，與姚合、賈島同時皆以詩名。迨宋太師屏山公，詩益昌，而上人父石田居士徙家於杭，故今爲杭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其《贈趙孟若》七言律詩亦見張羽《靜居集》中，然附載趙孟若和詩，而卷端又有孟若序，則二人倡和，於事理爲近，張集蓋偶爾誤收。集末跋語亦牟巘作，而題曰《跋厲白雲詩》。核跋中詞意，猶其未爲僧時所作，已稱白雲，然則并顧嗣立「白雲上人」之稱，亦以意爲之者與。

《四庫提要辯正》卷二三 《白雲集》嘉錫案：英字實存，不字存實。趙孟頫序，【略】其末云：「上人名英，實存其自號云。」則其名實只一字，非取義於釋家之英亦明矣。蓋《提要》所叙釋英事蹟，實直錄《元詩選》（初集中壬集）小傳，非取之孟頫之序，故於其篇末數語，竟熟視而無覩也。

著錄

趙孟頫《白雲集序》 《白雲詩集》者，實存英上人所爲詩也。【略】詩凡一百五十首，分三卷，後所作者將甲乙第之。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白雲集》三卷，文瀾閣傳抄本。元釋英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白雲集》三卷，【略】元釋英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釋英《白雲集》三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釋英《白雲集》三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標注》卷一七 《白雲集》三卷，元釋英撰。《四庫》著錄係知不足齋鈔本。韓有元刊本。《續錄》：《武林往哲遺著》本。丁氏八千卷樓叢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白雲集》三卷，知不足齋鈔本。錢塘釋英實

存。【略】凡一百五十首，分三卷。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白雲集》三卷，元釋英撰。元刊本，韓小亭藏。

又　《四庫》依知不足齋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白雲集》三卷，元釋英撰。題贈附錄一卷，清抄本，一冊。

又　清抄本，一冊。

黃庚

論述

綜論

黃庚《月屋樵吟自序》　僕自齠齔時讀父書，承師訓，惟知習舉子業，何暇爲推敲之詩，作閒散之文哉？自科目不行，始得脫屣場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氣盡發而爲詩文，且歷考古人沿襲之流弊，脫然若醯雞之出甕天、坎蛙之出蹄涔而遊江湖也。遂得率意爲之，惟吟詠情性，講明禮義，辭達而已，工拙何暇計也！於是裒集所作詩文，繕寫成編，命之曰《漫稿》，以爲他日覆瓿之資。若曰復古道、起文弊，則有今之韓、杜在。

張泰《月屋樵吟序》　予弟頤在翰林，嘗寄天台黃庚星甫所爲《月屋樵吟》一帙，惟律詩數首。其才贍，其氣昌，其音律聲聲若晚唐人，因愛之。後數年，頤復寄其全集，云得於同寅謝鳴治侍講。取而讀之，益知其刻意於詩，殆所謂欲進而不遇者，非邪？

《居易錄》卷一　天台山人黃庚星父《漫稿》一卷，詩庸下無足觀。

《元詩選》初集甲集　今觀其句法，如《幽居》云：「斜陽明晚浦，落葉瘦秋山。」《別山陰諸友》云：「柳色獨青眼，梅花同素心。」《夏夜小酌》云：「分茶醒酒客，添燭了殘棋。」《觀漁》云：「鳴榔舟葉聚，撒網浪花圓。」《病中》云：「氣味如僧淡，形容似鶴癯。」《蘭亭會飲》云：「鐘帶夕陽來遠寺，碑和春雨卧平蕪。」《寄毛素軒》云：「清夜夢分千里月，同鄉人各一方天。」《燈花》云：「自喜結根依小草，不愁飛片落蒼苔。」《偶題》云：「細柳雨中垂綠重，殘花風裡亂紅輕。」《清明》云：「浸花窗下分紅影，插柳簷前借綠陰。」《雜咏》云：「躭書自笑已成癖，煮字元來不療饑。風月滿懷詩可寫，雪霜侵鬢鏡先知。」類皆風致清遠，用意推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月屋漫稿》一卷。【略】其詩沿江湖末派，體格不免稍卑，而觸處延賞，亦時逢警語。如五言之「斜陽明晚浦，落葉瘦秋山」，「柳色獨青眼，梅花同素心」，「鳴榔丹葉聚，撒網浪花圓」諸句，七言之「鐘帶夕陽來遠寺，碑和春雨卧平蕪」，「細柳雨中垂綠重，殘花風裏亂紅輕」，「清夜夢分千里月，故鄉人各一方天」，「風月滿懷詩可寫，雪霜侵鬢鏡先知」諸句，類皆風致婉約，猶具晚唐之一體。王士禎《居易錄》謂《月屋漫稿》一卷，皆庸下無足取，未免詆之太甚矣。

《讀書敏求記》卷四　黃庚《月屋樵吟》四卷。清常道人跋云：「詩多俊語，復多媚語，或時吐一二禪語。句中往往有用世意，非不欲仕元者。」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三　煮字何曾療客飢，逍遙八極醉歌時。躭書月屋天台叟，越社爭傳《枕易》詩。

袁翼《論元詩》七　年少爭傳《枕易詩》，江南定後鬢如絲。吳儂手盥薔薇露，《月屋新編》日幾披。

《新元史》卷二三八　其詩風致清遠，時人重之。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詩多清警，語亦時近宋末江湖派。

《著硯樓書跋·舊鈔本月屋漫稿》　遵王《讀書敏求記》錄清常道人跋云，【略】按此未免刻薄之語。讀集中亦多警句，出入江湖一派，猶不出宋人範圍耳。

分論

《枕易》　《月屋漫稿》考官李侍郎應祈批：詩題莫難于《枕易》，自非作

家大手筆，詎能模寫！蓋以其不涉風雲雨露、江山花鳥，此所以爲難。予閱三十餘卷，鮮有全篇純粹，正如披沙揀金，使人悶悶，忽見此作，若紛紛盆盎中得古罍洗，把玩不忍釋手。此詩起句「倦」字便含睡意，頷聯氣象優游，殊不費力，曲盡枕《易》之妙；頸聯「冥心」「回首」四字，極其精到；結句如萬馬橫奔，勢不可遏，且有力量。全篇體製合法度，音調諧宮商。三復降嘆，此必騷壇老手，望見旗鼓，已知其爲大將也。冠冕衆作，誰曰不然？《元詩選》初集甲集：星甫嘗於越中詩社試《枕易》詩，推第一名，盛于詞場。當是時，江南初定，遺民故老無所寄興，往往發之于吟咏間。時際宴安，禁網疏闊，騷壇樹幟，奔直爭先，蔚爲一代文章之盛，其所由來者遠矣！《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李侍郎應祈評云：體製合法度，音節諧宮商。星甫詩氣骨不高，而工整穩切，絕類晚唐。阮亭謂星甫詩庸不足觀，然其煅煉句法，頗有工處。《元詩紀事》卷八：越中詩社試題都魁。

《**秋色**》《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不着刻畫，愈妙。《元詩紀事》卷八：山陰詩社中選。又案：以上二詩（《枕易》、《秋色》），中選及評語，既見《月屋漫稿》，復見張觀光《屏巖小稿》，未知孰是？

《**愈景仁教諭相過**》《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花怯曉風寒蝶夢，柳愁春雨濕鶯聲」句）晚唐。（「佳客相過慰岑寂，酒邊閑把舊詩評」句）結低。

《**江村**》《歷代詩評注讀本》：黃庚《江村》，【略】流光如馳，人苦不知。賴有蘆蓼平分秋色，非善體物者不能道。

《**西州即事**》《歷代詩評注讀本》：黃庚《西州即事》，【略】勝地重游，登樓晚眺，回首當年，能無增感？

傳記

《**元詩紀事**》**卷八**　黃庚，庚字星甫，天台人。有《月屋漫稿》。

《**元史類編**》**卷三六**（存目）

著錄

黃庚《月屋漫稿序》　于是裒集所作詩文，繕寫成編，命之《漫稿》，以爲他日覆瓿之資，若曰復古道，起文弊，則有今之韓、杜在。

張泰《月屋樵吟序》　予弟頤在翰林，嘗寄天台黃庚星甫所爲《月屋樵吟》一帙，【略】後數年頤復寄其全集，云得於同寅謝鳴治侍講。【略】余既美其用心而惜其時之弗遭，因校正其譌者，命刊於西塾以傳焉。其詩有一二不全者，恐其猶有遺失，俟後得而續之。【略】然則是詩之出，星甫亦未必爲不遇也。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黃庚《月屋樵吟》四卷。

《**百川書志**》**卷一五**　《月屋樵吟》四卷，天台黃庚星甫著。

《**會稽紐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月屋漫稿》四卷。成化十三年淮陽張泰刊本。元黃庚撰。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黃庚《月屋樵吟》四卷。

《**四庫全書**》**卷一六六**　《月屋漫稿》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元黃庚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月屋漫稿》四卷，舊抄本。元天台山人黃庚著。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月屋漫稿》四卷，舊鈔本。元黃庚撰。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月屋樵吟》二卷，舊鈔本。元黃庚撰。【略】此四卷本，後二卷佚。元泰定丁卯作。【略】《四庫》本作《月屋漫稿》。

《**著硯樓書跋**》　舊鈔本《月屋漫稿》：此嘉泰戴機又手鈔《月屋漫稿》四卷，題「天台山人黃庚」，前有嘉定丁卯自序。按庚雖生於宋末，然歷元不仕。漁洋《居易錄》謂「《月屋漫稿》一卷，皆庸下無取」，此特未見全書，妄下雌黃，亦通人之病耳。此書有成化刊本，改題曰《月屋漫吟》，然藏家不多見，未知與鈔本異同若何耳。此本戴氏從金耿庵鈔本傳錄，後依錄金本款式云：「天台山人黃庚著，清源門壻林伯良編集，西秦菊存張楩校正。」另行云：「康熙甲寅仲陽四日，嬾髯道人錄，時年六十有七。」嬾髯未知何人也。此書世罕槧本，而《提要》僅著錄一卷。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月屋漫稿》一卷，元黃庚撰。明成化十三年刊本。《采輯遺書目》：《月屋漫稿》四卷。《千頃堂書目》作《月屋樵吟》。知不足齋寫本，有泰定丁卯自序。張金吾有舊鈔本四卷，與《敏求》記合。《敏求記》亦題《月屋樵吟》。 補：清傳鈔明成化十三年張泰刊本，【略】清康熙十二年王乃昭寫本。【略】清汪森裘杼樓寫本。【略】本書首五律，次五言，次七絕，次七律，次七古。余曾傳錄四卷本，名《月屋樵吟》。卷一五律，卷二七律，卷三七絕，卷四古風、長短句。取汪氏此本校之，溢出之詩多至四十八首，字句亦多所改定，當是別爲一本也。清寫本，與裘杼樓本行款、序均同，爲劉喜海味經書屋所鈔。清道光二十三年勞氏丹鉛精舍寫本。 補：《月屋樵吟》四卷，元黃庚撰。清寫本，卷一五律九十首，卷二七律一百二十五首，卷三七絕一百九十二首，卷四古風、長短句九首。前有自序。余家藏園寫本，即據上本錄副。余用汪森裘杼樓寫本及劉喜海味經書屋寫本校之。汪本溢出五律五首，七律七首，七絕十二首，五、七古二十四首。然此本有而汪本無者，亦有五律一首，七律一首，七絕十三首，五、七古六首。其文字差異尤夥。余就此四卷改定，所溢出各詩分體補入，爲黃集增一較完之本。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鈔本月屋樵吟跋》：元天台黃庚撰，余昔年見舊鈔本，錄存此帙，分爲四卷，卷一五言律九十首，卷二七言律一百二十五首，卷三七言絕句一百九十二首，卷四古風長短句九首，前有自序。考諸家書目，如錢氏《敏求記》、黃氏《千頃堂書目》、張氏《愛日精廬志》、《浙江采輯遺書目》，皆是本也。別一本題曰《月屋漫稿》，《四庫》著錄通爲一卷，王漁洋所見即此本。余近日得汪氏屐硯齋鈔本及劉燕庭、謝珊嶠鈔校本，亦復相同。然余取汪氏屐硯齋本與篋藏四卷《樵吟》對勘，則汪本之詩溢出甚多，五律增五首，七律增七首，七絕增十二首，五、七古增二十六首，然《樵吟》所有而《漫稿》不載者，凡五律一首，七律一首，七絕十三首，五、七古六首。至於兩本文字差異，又不可勝計。余就《樵吟》本校改於行間，其所溢各詩則分體別抄以補入之，庶盡取兩本之長彙於一帙，或星甫之詩得此較爲賅備也。余合而觀之，意當時必兩本並傳，至明成化中《漫稿》乃有張楧校刻之本，而《樵吟》獨以鈔帙流傳，數百年來，訖無人爲之彙訂而補正之，故參差錯出如是。

《中國善本書提要》 《月屋漫稿》四卷，一冊（北圖）。鈔本（八行二十一字），原題「天台山人黃庚撰」。原書不標卷數，凡五言律詩十二葉，五言古風五葉，七言律詩七言古詩二十四葉，七言絕句二十二葉，觀其葉數自爲起訖，因知原爲四卷也。末有六葉無葉數，第六葉後面記云：「乾隆十有九年孟秋補錄於藝香齋之卧癡樓，樗徑許我。」則所以無葉數者，因是補錄故也。卷內校字，出於仁和勞氏，【略】又題云：「道光癸卯丹鉛精舍勞氏從宋賓王校本傳錄。」

李盛鐸《清王乃昭抄本月屋漫稿跋》 天台山人《月屋漫稿》，一名《月屋樵吟》，余曩年曾假鈔一帙。嗣得劉燕庭藏本，經前人校勘者，以爲精美，茲又獲見嬾髯野叟王乃昭手錄本，謂得元人手鈔天台山人集，喜而錄之。末有「清源門壻林伯良編集、西秦菊存張楧校正字樣」，爲它本所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月屋樵吟》四卷，元黃庚撰。清抄本，章綬銜跋。一冊。存二卷，一至二。 又：《月屋漫稿》一卷，元黃庚撰。清康熙十二年王乃昭抄本。李盛鐸跋。一冊。 又：清汪氏裘杼樓抄本。二冊。 又《月屋漫稿》一卷，清抄本，一冊。 又：《月屋漫稿》四卷，清抄本，三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月屋漫稿》不分卷，二冊。元黃庚撰。清初鈔本，清王聞遠手校，黃丕烈手書題記。 又：《月屋漫稿》一卷，一冊。元黃庚撰。傳鈔《四庫全書》本，清勞權手校并補錄庚自序及明張泰序，北平。 又：《月屋漫稿》一卷，一冊。元黃庚撰。清道光癸卯仁和勞氏丹鉛精舍鈔本，勞權手校并題記。北平。 又：《月屋樵吟》二卷，一冊。元黃庚撰。舊鈔本。

詹　玉

論　述

《詞品》卷五 詹天游以艷詞得名，見諸小說。

《阮郎歸》（斜河一道界相思）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精切靈眇透情。 不開人便徑。

《多麗》（晚雲歸）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偶句麗。 有心之

所，凡物皆足以感人。（「自家書」三句）衝口成工商字妙。　修書時千思萬想。（「戲封」三句）意承前不嫌字復。

《**齊天樂**》（**相逢喚醒金華夢**）《詞品》卷五：其送童甕天兵後歸杭《齊天樂》云「相逢喚醒京華夢」，【略】此伯顏破杭州之後也。觀其詞全無《黍離》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游樂言。宋末之習，上下如此，其亡不亦宜乎。《聽秋聲館詞話》卷九：《詞品》譏其絕無《黍離》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游樂爲言，眞是無目人語！篇中第一句即寓滄桑之慨。前闋「倚擔」、「認旗」、「吹香弄碧」，追喟時事，隱然言表。後闋「花天月地，人被雲隔」，似指賈似道一輩言。至後結二語，更明明點破矣。昔蔡君笛椽與余論南宋之亡，謂不亡于強敵，而亡于稗政。于時公田、會子、鹽酒酤榷，紛紛整飭爲富強計。不知財聚于上，民困于下，元氣已剝削殆盡，有元乃得而乘之。今論詹詞，益慨念當日朝臣漫不知省，而一二見幾之士，如蔣竹山、吳夢窗輩，又復沉淪草澤，無所于告，遂一一寓之于詞。其杳渺恍惚處，具有微意存焉。《蕙風詞話》卷三：劉起潛《菩薩蠻・和詹天游》云，【略】僅四十許字，而麥秀黍離之感，流溢行間，所謂滿心而發，頗似包舉一長調於小令中。與天游《齊天樂》贈童甕天兵後歸杭闋，各極慨慷低徊之致。　又：元詹天游（玉）送童甕天兵後歸杭《齊天樂》云「相逢喚醒京華夢」，【略】升庵《詞品》謂「此伯顏破杭州之後，其詞絕無黍離之感，桑梓之悲，止以游樂爲言。宋季士習一至於此」。升庵斯言，微特論世少疏，即論詞亦殊未允。當元世祖盛威震疊，文字之獄，在所不免，第載籍弗詳耳。鳳林書院《草堂詩餘》無名氏選至元、大德間諸人所作（天游詞錄九首），并皆南宋遺民詞。多悽惻傷感，不忘故國，而於卷首冠以劉藏春、許魯齋二家，以文丞相、鄧中齋、劉須溪三公繼之，若故爲之畦町。當時顧忌甚深，是書於有所不敢之中，僅能存其微旨，度亦幾經審愼而後出之。天游詞歌拍云：「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看似平淡，卻含有無限悲涼。以此二句結束全詞，可知弄碧吹香，無非傷心慘目，游樂云乎哉？曲終奏雅，吾謂天游猶爲敢言。升庵高明通脫，其於昔賢言中之意，不耐沈思體會，遽爾肆口譏評，是亦文人相輕，充類至義之盡矣。【略】升庵涉獵群籍，大都一目十行，或并天游《齊天樂》詞未嘗看到歇拍，它詞無論已，其言烏足爲定評也？　《古今詞話・詞話下卷》：有送童甕天《齊天樂》一闋，正伯顏下江南之日。兵後歸杭，全無黍離之感，元時士習，一至於此。

《**滿江紅**》（**翠袖餘寒**）、《**一萼紅**》（**泊沙河**）《蕙風詞話》卷三：天游它詞，如《滿江紅・詠牡丹》云：「何須怪、年華都謝，更爲誰容。」【略】《一萼紅》云：「閑著江湖儘寬，誰肯漁蓑。」忠憤至情，流溢行間句裏。

《**清平調**》（**醉紅宿翠**）《詞品》卷五：天游又有《清平調》云「醉紅宿翠」，【略】蓋詠妓訴狀立廳下也。《聽秋聲館詞話》卷九：天游又有《清平樂》云【略】詞意殆有所諷，乃《樂府紀聞》謂見一妓（訴）狀立廳下，遂賦此詞，洵如所言，有何意味？《詩餘醉》則注爲童甕天作，諒係流傳之訛，均未足信。（一作石孝友作。）

《**三姝媚**》（**一篷兒別苦**）《蕙風詞話》卷三：《三姝媚》云：「如此江山，應悔卻、西湖歌舞。」則尤慨乎言之。

紀　事

《**名儒草堂詩餘**》**卷上**　天游詹玉可大，古郢。

《**詞綜**》**卷二七**　詹正，一作玉，字可大，別號天游，郢人。官翰林學士。

《**本事詞**》**卷下**　詹天游，南宋遺民，嘗于古衛乘舟，其柁工告以此舟曾載錢塘宮人赴北者。詹爲賦《三姝媚》云。

《**古今詞話・詞話下卷**》《樂府紀聞》曰：故宋都尉楊震，招詹天游宴，出諸姬侑觴。天游屬意名粉兒者，口占《浣溪沙》「不曾眞個也消魂」，楊遂贈之，曰：「請天游眞個消魂也。」時傳天游以艷詞得名譽，所游俱狹邪一徑。

《**詞苑叢談**》**卷六**　宋駙馬楊震，有十姬，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詹天游宴，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浣溪沙》詞云「淡淡青山兩點春」，【略】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眞個消魂也。」

藝　文

劉起潛《菩薩蠻・和詹天游》　故園青草依然綠，故宮廢址空喬木。狐兎穴巖城，悠悠萬感生。　胡笳吹漢月，北語南人說。紅紫鬧東風，湖山一夢中。

真山民

論述

《徐氏筆精》卷四　偶於陳幼孺案上檢破冊一帙，【略】中多佳句，如：「蜂王衙早晚，燕子社春秋」，「煙碧柳生色，燒青山返魂」，「白沙難認月，黃葉易爲霜」，「棠醉風扶起，柳眠鶯喚醒」，「檻低簾礙月，窗破紙吟風」，「與鷗分渚泊，邀月共船眠」，「窗月燈昏見，巖泉雨歇聞」，「花影掃不去，草根鋤又生」，「風竹有聲畫，石泉無操琴」，「許猿分野果，留鶴守雲林」，「水清明白鷺，花落失青苔」，「飛花游蕩子，古木老成人」，「途窮身是累，痛定語猶悲」，「葉新林挂綠，花落地生香」，「蕉葉卷舒雨，鳩聲問答春」。七言如：「雲開遠嶂碧千疊，雨過落花紅半溪」，「塵書邀我共高閣，濁酒勸人歸醉鄉」，「碑因藤蔓無完字，城爲田侵失舊基」，「氣增浙左霜威勁，面帶終南山色寒」，「書猶能看未爲老，詩亦莫吟方是閑」，「寬著庭除貪貯月，少栽竹樹要看山」，「廊下蝸粘沿砌蘚，佛前蜂戀插瓶花」，「青山隔絕市朝面，白髮消磨豪傑心」，「雕鏤花柳春無迹，沐浴山川雨有恩」，「花影忽生知月到，竹梢輕響覺風來」，皆自創新意，雖有酸餡氣，亦可喜。向不知誰作，近讀元人詩，中有眞山民一卷，即此詩也。山民，西山先生裔。

潘是仁《真山民詩集小引》　幽尋雅賞之外，絕不作江湖酬應語，故所著不廣。然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其才情當在林君復之上，識者鑒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眞山民集》一卷，【略】然就其存者論之，黍離麥秀，抱痛至深，而無一語懟及新朝，則非惟其節至高，其安命知天、識量亦不可及，視謝靈運輩既襲康樂之封，而猶稱「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者，相去不啻萬萬矣。詩格出於晚唐，長短皆復相似。五言如「鬢禿難瞞老，心寬不貯愁」，「烟碧柳生色，燒青草返魂」，「風竹有聲畫，石泉無操琴」，「棠醉風扶起，柳眠鶯喚醒」，「地皆宜避暑，人自要趨炎」，「飛花游蕩子，古木老成人」，「新葬冢無數，後來人更多」。七言如「欲談世事佛無語，不管客愁禽自啼」，「懶看世情晨睡去，怕傷時事暮吟休」，「商嶺定無屠狗客，雲臺寧有釣魚人」，「囊空儘可償詩債，腳倦猶能入醉鄉」，「雕鏤花柳春無迹，沐浴山川雨有恩」，「炭爲驟寒偏索價，酒因不飲懶論交」之類，皆不出晚唐纖佻粗獷之習。至於五言之「鳥聲山路靜，花影寺門深」，「風蟬聲不定，水鳥影同飛」，「與鷗分渚泊，邀月共船眠」，「窗月燈昏見，巖泉雨歇聞」，「水清明白鷺，花落失青苔」，「曳杖雲同出，開簾山自來」，「寒塘倒山影，空谷答樵歌」。七言之「泉石定非騎馬路，功名不上釣魚船」，「水禽與我共明月，蘆葉同誰吟晚風」，「隔浦人家漁火外，滿江秋思笛聲中」，「小窗半夜青燈雨，幽樹一庭黃葉秋」，「澗暗只聞泉滴瀝，山青賸見鷺分明」，「幾畝桑麻春社後，數家雞犬夕陽中」，則頗得晚唐佳處矣。一丘一壑，足資延賞，要亦宋末之翹楚也。

(日)朝川鼎《真山民詩集序》　風雅頌尙矣，變而爲楚騷，又變而爲漢魏六朝之古詩，至唐近體之詩興而又大變。自唐迨今，亦凡幾變，其間文人學士以風雅爲任者何代無之，而獨推陶彭澤者，豈非以其意高，其語潔而氣韻流暢乎！蓋命意可以能高，造語可以能潔，獨至氣韻流暢乎！蓋命有素則不能也。自古高人逸士，高蹈遠引，以潔其身。夫山之高，水之遠，是其世界也；吟花嘯月，是其生涯也。泉石烟霞，所常觀也；山籟溪聲，與夫樵歌漁唱、鶴唳猿吟，所常聽也。其所養既如彼，則所存亦如斯，性情之眞，溢而爲詩，則意自高，語自潔，而氣韻亦自流暢其中矣。以予觀之，括蒼眞山民蓋其人乎。

(日)松則武《真山民詩集序》　宋眞山民者，履蹟、名字不可得而詳，蓋高操之隱士，識量必有過人者也。其詩集一卷，清新閑雅，瑰瑋□琢，驚人泣鬼之語往往有焉。脩行之高，守操之固，藹然顯於辭章，居然有宋一詩賢也。憫遭亂離，深自韜晦，只稱山民，至於姓名事跡使人不可識也。李生喬稱其爲人，以爲「不愧乃祖文忠西山」，幸有此一語，僅識其姓。凡學者之情，唯患名之不知於世，山民唯患其名之知。今讀其詩，想見其人，非有過人之量，安能如此哉。

(日)大窪行《真山民詩集序》　宋眞山民，遇世亂亡，愧食周粟，而深自湮沒，不啻晦其跡，又併其姓名而晦之。自古逃世者多矣，於當代則林君復、魏冲光其人也，然其名與詩併稱焉。山民於詩何減二君，然則其姓名字號世或不傳，亦山民之名其可磨滅哉！今讀其詩，不怨不怒，深得風人之體，此其

所養可見而已。

董師謙《真山民詩集舊序》 括蒼眞山民善詩，其族子伯源出小稿授余，余於他文章無所畏，獨畏詩，每見詩人，輒如懸衡而俯，今讀山民詩，俯滋甚。其集中古體，如《拙歎》、《泊舟》、《醉卧》、《牧兒》、《山間行》、《醉和尚》等編，造次未易到。惟五七言律爲最高，試摘一二，如「亂峰相出沒，初日乍陰晴」，「蟋蟀數聲雨，芭蕉一寺秋」兩句，一意讀之，不覺得古人風。如「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風蟬聲不定，水鳥影同飛」，「窗月燈昏見，巖泉雨歇聞」，「白沙難認月，黃葉易爲霜」，皆盡寫物之妙。如「商嶺定無屠狗客，雲臺豈有釣魚人」，「欲談時事佛無語，不管客愁鳥自吟」，「水禽與我共明月，蘆葉爲誰吟晚風」，皆奇語。如「陳書邀我共高閣，濁酒勸人歸醉鄉」，「泉石定非騎馬路，功名不上釣魚鈎」，皆新語。讀至《歲暮》一聯云：「一年又是等閑過，有歲只消如此看」，爲之撫几擊節。

《四庫簡明目錄》 其詩源出晚唐，短長互見，大抵於黍離麥秀抱痛至深，而安命委時，無一怨尤之語，志操識量皆不可及。宋代遺民，玆其第一流。

羅振常《足本真山民集序》 山民詩學晚唐，格律自難追東晉，而其旨趣則與彭澤無殊，後人推爲宋末之陶元亮，可謂知言。詩多名句，諸家所摘概屬寫景，而言志者闕焉。今觀其詩，五言如「人心新歲月，天意舊乾坤」，「世換山如舊，田荒草自青」，「年未把鋤手，無復揖公侯」，「縱有丹心在，衰遲也合休」，「饑死儘可憂，飽死亦可耻」。七言如「古木殊無趨世態，幽禽嬾作弄春聲」，「不知新歲光陰換，猶傍舊家門戶飛」（詠燕），「嬾看世情甯睡去，怕傷時事暮吟休」，「陳編邀我共高閣，濁酒勸人歸醉鄉」。其桑海之悲，貞亮之操，溢於言表。晚唐詩派無非字句尖新，屈指作者，有此旨趣者誰耶？

《宿南峰寺》 《歷代詩發》卷二九：山民諸詩俱清幽絕俗，張伯子稱之爲宋末一陶元亮，殆不虛也。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山民始末不可考，宋末竄跡隱淪。以所至好題詠，因傳於世。或自呼山民，因以稱之。或云李生喬嘗嘆其「不愧乃祖文忠西山」。考眞德秀號曰西山，謚曰文忠，以是疑其姓眞。或云本名桂芳，括蒼人，宋末嘗登進士。要之，亡國遺民，鴻冥物外，自成採薇之志，本不求見知於世，世亦無從而知之。姓名里籍，疑皆好事者以意爲之，未必遂確，今從舊本題曰《眞山民集》，姑仍世之所稱而已。

《宋元詩・南宋諸名公姓氏爵里》 眞山民，不傳名字，不知何許人也。公生宋季，每恨衣冠雜處膻腥，知宋室不臘，遂自隱居。李生喬高之，謂其不愧西山廼祖。張伯子品公有才有節，宋末復出一陶元亮。

《元書》卷九一 （存目）

紀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浦城人。眞德秀裔。入元隱居，自晦其名爲山民。

《宋詩紀事》卷七八 眞山民，自呼山民，或云桂芳，括蒼人。宋末進士。李生喬嘆以爲「不媿廼祖文忠西山」，以是知其姓眞。痛值亂亡，深自湮沒，世無得而稱焉。惟所至好題詠，因流傳人間。張伯子謂爲宋末一陶元亮云。有《山民集》。

著錄

董師謙《真山民詩集序》 括蒼眞山民善詩，其族子伯源出小稿授余。【略】而山民詩集之精如此，計其苦心非一日之積矣，後進之士，宜得如山民者而師之。伯源，文忠嫡元孫，云文忠之先本括人，中徙建，與山民同祖，將勉其鋟梓，以廣其傳，且徵余叙。余穉不工詩，未嘗敢輕叙他人詩，今予叙，豈以恍一眞（山）民哉！後進之士，（後進之士）知余之不輕叙而叙之也，則又可以尋常詩卷例之哉。

《徐氏筆精》卷四 偶於陳幼孺案上檢破冊一帙，糜爛醯鷄，前後俱損失，不存姓氏。幼孺云：「此冊得之邵武仁壽寺僧寮。」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眞山民集》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眞山民詩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眞山民集》一卷，【略】宋眞山民撰。【略】其集宋《藝文志》不著錄，明焦竑《經籍志》蒐宋人詩集頗備，亦未載其名，《江湖小集》始收之，而亦多未備。此本出浙江鮑氏知不足齋，較他本爲完善，然皆近體，無古詩。《元詩體要》中錄其《陳雲岫愛騎驢》七言古詩一首，此本無之。或詩本兩卷，而佚其古體一卷，或宋末江湖諸人皆不留意古體，山民亦染其風氣，均未可知。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眞山民詩集》一卷。

（日）朝川鼎《眞山民詩集序》　《四庫全書提要》載《眞山民集》一卷，而謂「姓名里籍疑皆好事者以意爲之，未必遂確」，又謂「此本出浙江鮑氏知不足齋，較他本爲完善，然皆近體，無古詩。《元詩體要》中錄其《陳雲岫愛騎驢》七言古詩一首，此本無之，或詩本兩卷，而佚其古體一卷，或宋末江湖諸人皆不留意古體，山民亦染其風氣」。今按此本所載，詩視諸《提要》所收本多五十一首，而又有元董師謙叙。就序考之，山民族子伯源爲文忠公嫡元孫，則山民爲西山後裔無可疑也。又收五言古詩十首，雜言一首，其詩皆高古清潔，亦可陶天眞也，則其謂不留意古體者，蓋無稽之論耳。予竊謂《元詩體要》錄其《陳雲岫愛騎驢》七言古詩一首，而此本無之，《龍泉邑志》收其《留槎閣寓感》、《題濟川橋》二詩，而此本一有題而無詩，一有詩而無題，其間蓋脫一詩一題。又董序所謂《泊舟》、《山間行》、《醉和尚》等篇亦闕之，《提要》所有而此本所無者凡八首，因知此本亦非全本，然較彼本爲完善。泉澤充，字始達，號履齋，其人溫良忠實，予金石友也。嘗得此本於松蔦所，甚愛其詩，欽其節操之高，與奈良圖藏相謀，校梓以布於世。山民生前深自湮沒，不求聞達於世，而今傳播其詩，是在山民反爲累矣，然因此而人皆知西山之澤久而未艾，子孫有若山民者，則山民之詩亦可以發揚其祖光，吾於是乎乃知其必不以爲累矣。

（日）松則武《眞山民詩集序》　余獲善本訂正，以藏泉澤始達欽其節之可尊，其詩之可法，謀再校以授梓。吾往日校刻《高菊磵遺稿》以行於世，亦宋末隱士也。今始達有此舉，可謂與我同臭味者也。迨刻成，喜而序之。

（日）大窪行《眞山民詩集序》　泉澤充始達南部人也，其來江戶，在予塾三年，今又從善莽受經，經明行脩，儼然老儒先生也。而今與鄉友奈良圖藏校梓此集以傳於世，亦足見其所好尚矣。

（日）泉澤充《眞山民詩集跋》　右《眞山民集》一卷，余得之於松蔦所。蔦所書有校梓之志而未果，久藏篋底。余借得讀之，甚愛其詩，服其節之高矣，欲工刻之以傳於世，遂取《四庫全書提要》所收《眞山民集》校之，始知斯書既佚於彼，而獨存於我，可不珍愛哉！但其書展轉傳寫，不知歷幾人手，誤字闕文頗多矣。後又得一本，亦有異同，因更參校同異，誤者正之，闕者補之，其可相通者從蔦本，其不可知者乃空其字以俟後考焉。詩凡一百五十九首，視諸《提要》所收本多五十一首，而彼所載而此所闕者八首。又《提要》本從《元詩體要》增入《陳雲岫愛騎驢》七古一首，善庵先生於《龍泉邑志》得《留槎閣寓感》七律一首，今皆附錄卷末，以補其遺。

無名氏《眞山民詩集跋》　按：此本與祝刻頗多異文，可互相校正，然祝刻據此本校正處極多，此未有資於祝刻者僅寥寥十餘字耳。今觀兩本所異之字，其因字音字形略同而訛者皆由傳鈔之誤，然此類不多，大半均義可兩通而用此字不如用彼字之佳。此類異文，此本概視祝刻爲勝，蓋因所據底本不同，并非傳鈔致誤也。頗疑祝刻之底本乃初稿，故詩較少，大德刻則爲定本，故詩多，而字亦經潤色妥愜也。此本所缺之八首，或原經刪除，亦未可知。補遺中之前八首，即此本所無。其祝本所缺篇什太多，以兩本互勘即知，不復舉。備舉其題以省篇幅。至於題與詩不合。則兩本均有之，蓋除大德一刻外，其藉以流傳者皆傳鈔本，故有脫漏，而董序所稱之五古數首，此本既無之，則泉澤所據并非大德原刻，而亦爲傳鈔可知也。

《補遼金元藝文志》　《眞山民詩集》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眞山民詩集》一卷，精鈔本。【略】此本前有潘訒庵是仁小引云，【略】末從《元詩體要》中補《陳雲岫愛騎驢》詩一首。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眞山民集》一卷逸詩一卷，宋眞山民撰。清嘉慶十七年祝昌泰留香室刻浦城遺書本，傅增湘校并跋，一冊。《眞山民詩集》一卷，宋眞山民撰。清鈔本，鮑廷博校，一冊。《山民詩集》一卷，宋眞山民撰，清鈔本。

羅振常《足本眞山民集序》　宋眞山民詩，始見於《江湖後集》，篇什不多，嗣祝氏留香室刻之《蒲城遺書》中，即鮑渌飲所藏，號稱完善之本者也。【略】此本爲日本泉澤始達校刊，原出大德本，不獨較祝刻多詩五十餘首，且前有董師謙序，述及山民家世，知確爲文忠公族裔。山民族子伯源爲文忠嫡

元孫，則山民於公爲曾孫行可知。詩兼有古近體，可祛宋季不作古體之疑，向所不能決者一旦渙然冰釋，甯非奇快！卷後又附《補遺》，蒐輯甚備甚至。《留槎閣詩》與題不合，推知其間爲缺一詩一題，未嘗不歎其校勘之精也。【略】余幼即得此本，愛其聲逸，時復諷誦。長夏曝書，取讀一過，如見故人。因其足以砭俗，爰重較印行，并取祝刻對勘，附校記於後，俾我邦已佚之籍更得傳布軟紅十丈中，有人取而讀之，不啻炎暑之得清涼散矣。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眞山民詩集》一卷，一冊。宋眞山民撰。日本文化九年刊本。

張觀光

論述

吳師道《張屏巖文集序》 若吾東陽屏巖先生之爲人，純明而粹美，夷坦而淵深，孝愛友讓，敦義篤行。自其鄉之人及吾黨之士識與不識，皆稱其爲君子長者也。【略】杜門深居，沉潛經籍，縷析群言，益造精微，不爲苟作。蓋其自少至老，雖所遭不同，而履度若一，故所著述皆本性情，義理舂容和平，粹然一出於正。較其生平所爲，殆無一毫不合者。所謂有德之言，豈不信哉？【略】雅聞公晚年屏棄筆硯，以汩性害道，區區以言語求公，特其淺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屏巖小稿》一卷，【略】全集皆格意清淺，頗窘于邊幅；然吐屬婉秀，無鉤章棘句之態。越中詩社以《枕易》爲題，李應祈次其甲乙，以觀光爲第一。其詩今見集中，併載應祈批，稱其「若紛紛盆盎中得古罍洗」。又有《梅魂》七言律詩一首，注曰：「武林試中選。」《秋色》五言律詩一首，註曰：「山陰詩社中選。」蓋在當日亦以吟咏擅名矣。

《枕易》 張觀光題注：越中詩社試題。都魁。李應祈批：詩題莫難於《枕易》，自非作家大手筆，詎能模寫？蓋以其不涉風雲雨露、江山花鳥，此其所以爲難也。予閱三十餘卷，鮮有全篇純粹，正如披沙揀金，使人悶悶。忽見此作，若紛紛盆盎中得古罍洗，把玩不忍釋手。此詩起句「倦」字便含睡意，頷聯氣象優游，殊不費力，曲盡枕易之妙；頸聯「冥心回首」四字極其精到！結句如萬馬橫奔，勢不可遏，且有力量。全篇體製合法度、音調諧宮商。三復降嘆，此必騷壇老手，望見旗鼓，已知其爲大將也。冠冕衆作，誰曰不然？

傳記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張觀光字直夫，一字用賓，東陽人。世居邑南屏巖，因以自號，學者稱屏巖先生。天性通敏，群經子史，莫不涉覽。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元初婺有學，自先生始。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以母老不起，遂家于金華。有《屏巖小稿》。

紀事

張觀光《七十自述》 都道人生七十稀，老逢初度嘆衰遲。飛觴醉月貧無酒，走筆吟春富有詩。憔悴自憐蒲柳質，劬勞空起蓼莪思。門無賀客清如水，獨對蘭花課《楚辭》。

《癸辛雜識》續集卷下 丙子歲春，三學歸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與路學教授。【略】張觀光，婺州州教。

柳貫《跋張直夫先生所得家樞密四詩》 樞密家公之奉使祈請，此何如時？蓋辭命方申，而運祚已去，夷然羑里之拘，痛甚秦庭之哭。公之是心，知有名義而不知有死生，《春秋》之用，深切著明，固一世之偉人哉！於時吾鄉張直夫先生亦以太學諸生從狩京都，公一見待以國士，雖其言議曲折，槩莫能傳，而贈言在紙，尚懇懇如也。

吳師道《張屏巖文集序》 當宋季年，以詩義第浙士第一，入太學，纔二十有六載；英華之氣，發於文辭，同時輩流固望而敬之矣。未幾國亡，隨其君北遷。道途之凄涼，羈旅之欝悒，閔時悼己，悲歌長吟，又有不能自已者焉。方

中朝例授諸生官，獨以親老丐歸，遂得婺學教授。改調時，年甫強仕，即陳情辭祿，以遂志養。【略】公既歿，其子樞哀遺稿屬愚爲序。【略】況子長超卓之才，閎肆之學，方大振於文，異時并其前人而尊顯之，宜也。於愚何取焉？獨念初與子長定交，逮今且三十年，聞公嘗囑以「吳某無他，來必許其周旋」，見則自延之。莊坐竟日，談學館舊游及留燕時事。嘗出數編相示，每讀一篇已，析言其所作之故。蓋公平居，人未嘗見其面也。藐焉不才，負公期待，衣冠道盡，風流日微，故書以致其拳拳之思，有不知其僭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觀光字直夫，東陽人，其始末未詳。集中有《和仇山村九日吟》，而《晚春即事》詩中有「杜鵑亡國恨，歸鶴故鄉情」句，蓋宋末元初人。又有《甲子歲旦》詩，考景定五年爲甲子，元泰定元年亦爲甲子，詩中有「歲換上元新甲子」句，以曆家三元之次推之，上元甲子當屬泰定。觀其《除夕即事》詩中稱「明朝年八十」，則得壽頗長，其時猶相及也。詩多窮途之感，蓋不遇之士。惟《贈談命姚月壺》詩有「試把五行推測看，廣文官冷幾時春」句，其殆曾爲學官歟？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屏巖小稿》一卷，【略】元張觀光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張觀光《屏巖小稿》一卷。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四 《屏巖小稿》一卷，文瀾閣傳抄本。元張觀光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屏巖小稿》一卷，元張觀光撰。按，此書《四庫》著錄，莫氏失收。 補：民國十三年胡宗楙刊《續金華叢書》本，從《四庫》本出。

藝文

劉詵《和張觀光見貽》 群公冠蓋趨承明，至治四海鸞鳳鳴。天門閶闔雲五色，日照明堂韶九成。張君才華振夕秀，縱靶自可馳勳名。豫章隱林困萬石，當春不及苕之榮。吾聞黃河之水崑崙來，奔流萬里喧霆聲。從君直上觀其淵，秋風吹我冠上之瓊英。

胡炳文

論述

綜論

胡炳文《自贊》 學須人十己千，年已踰七望八，要從心上先天，究竟《四書》活法。往年畫雲翁，如怒未霽；今年畫雲翁，如有喜意。同不同，異非異，孰有能寫翁喜怒未發之際者乎？

鄒季友《上雲峰胡先生書》 違去十稔，渴心生塵。邇者乃獲趍拜函丈，款承語誨，抱道足德之氣，盎然充溢，見於動容周旋，發於口笑謦欬。食和飲醇，使人意融心醉，所以沐浴粹溫，而銷鑠鄙吝者，所得亦宏矣。今而後知瞻承之不數，爲可自憾也。近之不厭，遠之有望，離逖未久，尊仰已深。古人云：「百里一士，猶言比肩。」今環數十里間，能以道淑諸人者，落落不晨星如。獨先生巋然儒林中，雪苑霜茂之榦，膏馥沾溉，陵我菁菁，其有功於斯文，迨未易屈第二指也。既壽且康，每旦必祝。書傳□音釋，極感訂正。倘遂可傳，先生與有惠焉。《甲子配卦》兩圖，後一圖已蒙賜教，前一圖并示，尤幸也。

文天祐《純正蒙求序》 予識胡君，金明而玉粹，行懿而文華。

王仲儀《雲峰先生畫像贊》 瞭瞭乎觀物之眼，便便乎談《易》之口。泝洙泗而窮源，揖伊洛而爲友。丹青不可得而狀兮，正似其端坐無言之時，儼若思而通袖。

林瀚《重刊胡雲峰先生文集序》 嗚呼，雲峰蓋《元史》所載胡炳文仲庸者，乃吾道中先正，非文人也。考其當時，於《易》著《本義通釋》，於《詩》、於《書》著《集解》，於《春秋》、《禮記》著《纂述》，於《四書》著《通旨》，釋經窮理之功如此，故吳文正公稱曰：「沉潛往聖之書，發揮先儒之論，謂其羽翼紫陽朱子者，皆性理之懿也。」又曰：「有功聖門，莫若朱子；有功來學，莫若雲峰。」朱子蓋發揮大聖之淵微，雲峰又發揮大儒之淵微。希聖奉賢，同一心耳。凡天下後學，高山仰止，自雲峰而上遡紫陽，自紫陽爲上遡濂洛之周、程，使有得於心，則洙泗之淵源亦可馴至。

陳音《雲峰胡先生文集序》 先生諱炳文，字仲虎，世居新安之婺源。其學以博聞實踐爲要，其論議皆本於天衷民彝之粹，其文章則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無。四方高弟雲集於其門。時其族子淀請于朝，爲建明經書院，且有捐田養士之助。【略】我朝文運弘開，太宗文皇帝篤意儒術，嘗命儒臣編集諸經傳《大全》，博采諸儒要論，而雲峰立論之見采者居多。向使先生獲際斯時，其道必大行于世，惜乎丁宋、元之交，位不昌而澤不流也。然道充自貴，言在永傳，亦豈以大行、窮居有所加損哉？【略】嗚呼，先生之文，一本於吾儒之道，可以淑人心，扶世教，其源有自，其流無涯，視夫浮辭無補者懸絕，誠不可以不重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雲峰集》十卷，【略】炳文之學，一以朱子爲宗，故其《答陳櫟書》云：「我輩居文公鄉，熟文公書，自是本分中事。」其作《草堂學稿序》歷舉前代詩人，極詞醜詆，有云：「縱迫曹劉，何補於格致誠正；縱迫謝、鮑，何補於修齊治平。」持論偏僻，殊爲謬妄。然其雜文乃平正醇雅，無宋人語錄方言皆入筆墨之習。其詩雖頗入《擊壤集》派，然如《贈鶴庵相士四言》「北寺昏鐘，廖塢晚煙」，《拜鄂岳王墓》、《濠觀亭》、《贈二齊生》諸篇，皆不失雅韻，殆其天姿本近於詞章，故門徑雖殊，而性靈時露歟？至於古文之中，往往間以藻飾，如《送文公五世孫序》云：「自古及今，人家豈無丘墓，亦豈無巢翡翠，卧麒麟者？」《與吳草廬書》云：「苔綠滋深，而芹香莫采，有負先聖先師。」《環綠亭記》云：「睿聖武公七十猶好學，德麟年方綠鬢，學當如何？」以文體論之，皆爲破律，然較諸侈言載道、毫不修飾者，固有間矣。

分論

《**星源八景・北寺昏鐘**》 《元詩選補遺》：極意摹寫，而有蒼古之風。

《**胡湖水榭**》 《元詩選補遺》：超妙。

《**拜岳鄂王墓**》 《元詩選補遺》：起句沉痛，結亦別致。 《元詩紀事》卷一四：明休寧汪循後序：先生所學之大概，行己之大節，平生不可以告人者，偶于此洩焉，而不自覺。

《**鄉賢祠記**》 王仲儀《跋雲峰鄉賢祠記後》：雲峰胡公能爲草庭奮筆發籥，識者莫不稱快也。事苟誣，巧飾不足以致信；苟信，沉抑寥遠不能湮。荒垣廢墟，寶藏夜發，去爲國器，更歲歷代，人猶指其故處以爲異。過而躊躇，萬一復冀。矧吾新安重以朱子乎？此記傳三十六峰，遂與岱嶧爭高矣。草庭此舉，誠不愧爲二程遠孫云。

傳記

《**雲峰文集》附錄《雲峰胡先生行狀**》 先生名炳文，字仲虎，號雲峰。行振(二)(一)世，居徽之婺原考川。始祖諱昌翼，出大唐，幼遭世變，寄姓於胡，因籍焉。以明經登進士第，義不仕。後有曰伸者，官國子司業，與同郡內翰汪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南二寶」是也。又有曰伋、曰侃、曰捐、曰摶、曰持者，皆兄弟，聯登進士，當時所謂「槃水十年三進士，藏雲八世五登科」是也。自是有以學行推選爲鄉校正諱允濟者，爲先生曾祖；又有諱師夔，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爲先生祖；諱斗元字聲遠，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得《書》說、《易》學之傳，肥遯於家，道淑諸人，從遊三百，卒謚孝善，爲先生父。故徽之胡姓，雖多聞家，而獨考川之宗稱明經。胡氏有自來矣。先生生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三月十五日，自幼聰穎，至六歲即涉獵經史；十六七，篤志聖學，晝夜不輟。父母恐其成疾，止之，每俟親寢定，潛以衣被蔽窗隙，默誦達旦，日以爲常。嘗病世之學者名家專門，於朱子取舍《四書》、《易》、《詩》之說，大相牴牾。故力正其非，合各家之註，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

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又有《易本義通釋》、《感興詩通》、《太極圖說〔通〕》、《通書通》、《西銘通》、《純正蒙求》、《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義》、《爾雅韻語》、《雲峰筆記》、《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朱子《啓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詩》《書》嘗爲集解，《春秋》《禮記》嘗爲纂述，至於陰陽、星律、醫卜之書，諸子百氏之文，靡不推究。性至孝友，尤剛直，日用之間，動合矩度。誨人諄諄不倦，與人交必以道義。不屈勢利，澆風薄俗由之而敦。時有爭訟，所司積年不斷，兩自願曰：「質諸仲虎甫無悔。」至館下，固不與見。一日，遇諸途，先生以道義從容譬曉，兩俱感愧，立解所爭，至有終身悔悟無訟者。他又有「得見仲虎甫，雖死無憾」之言。先生嘗曰：「謂斯時人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時臨川吳草廬先生，以道德、文學、著述鳴當世，自布衣以至顯宦，與先生道同志合，嘗薦先生於朝，義不就，作《隨齋記》以見意。吳先生嘗稱「有功聖門莫若朱子，有功朱子莫若雲峰」。時遊吳門者，吳先生必拔其高弟遣歸先生，以求至當歸一之論。時饒郡朱公遷、鄒季友、王葵初、董深山，同郡陳定宇、方虛谷、倪士毅，同邑汪紫巖、汪古逸、戴晉翁，皆尊先生爲道德友。凡所論議，必俟先生而後定。初任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未赴。後郡守屢聘至府庠，爲開堂試，以激勵後學，祁門汪克寬等，俱與高選。至大間，族主簿淀、總管澄以四方來學益衆，請于朝建明經書院，爲屋數百楹，淀捐田三頃以供祭膳，澄捐田五十畝專開小學，以教鄉閭子弟，草廬先生記其成。先生又慮學徒日廣，教有不敷，乃聘五經儒士朱宏齋輩，以分其教，而先生爲之宗。又取古人嘉言懿行，書之於壁，使人知所自勵。門人江雷編次，名曰《書院壁記》。及門之士無慮數百，資有昏明，先生隨其高下而造就之，故人樂從而成材居多。當時文風之盛，甲于東南。所居一室蕭然，抱道自樂，上遡伊洛以達，洙泗之源。居之南，一峰高聳，有詩云：「舉頭山蒼然，一峰立雲表。」故鄉人號曰「雲峰」，學者因稱爲「雲峰先生」。元統元年癸酉，先生忽夜夢峰頹，旦，先生曰：「吾壽終矣。」不二日，竟以微疾奄棄，時九月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四。集賢院劄諡「文通先生」。葬里之弄璋橋後。卒之日，遠近如悲親戚，弟子不遠千里，哭吊墓庭。又有徘徊悵望廬墓，不忍去者。門人張存中、胡子玄、程益等，請于州，建祠書院奉祀。嗟夫，先生道德垂諸簡策，功業著於書院，教化播於遠邇。條約之嚴於堂齋者，萬古如在，德容之仰於遺像者，凜有生氣。先生雖死，猶不死也。拜瞻之餘，倍增景仰。敬述梗槩于右，使後人得以觀感興起云。

汪幼鳳《胡雲峰傳》（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二（存目）

紀事

胡炳文《又與定宇先生書》 某老矣，欲出而應，自覺山林之味長、功名之念冷；欲不出，則四十年之抑鬱，今幸一旦如此，深恐有負明時。兼之文體當一變，庶可爲後學矜式。在先生與某輩，恐有不能辭其責者。何當胥晤，相與細商之也。

又《與紫巖汪先生》 如炳文者年將八十，詩書未嘗頃刻釋手，自笑頭如雪，而讀書之眼猶如月也。

又《與古逸汪先生（炎昶）書》 炳文年雖髦，讀書之眼尚能認細字，問學晨昏不廢。每清晨必焚香告天曰：「稽首蒼旻，一日苟存，願存一日好心，願爲一日好人。」區區以爲老境愈當修謹，才頃刻放失，便非人矣。近日於《太極圖說》、《通書》、《西銘》等工夫方就，匆匆未能寫出求是正，尚俟他日。

《元史》卷一八九《胡一桂傳》附 其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峰先生。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

胡次焱《書雲峰明經書院壁記後》 江聖澤妙齡劬書，受學于吾家雲峰，日取前輩嘉言善行揭于壁，代《東西銘》，積久頗多，葺爲《壁記》。難兄古修先生引《易·大畜》序其首節，初齋先生從而申之。聖澤復徵予說，廼掇拾兩先生之遺，作《大畜演義》。【略】嗚呼，亦在知而行之爾。既以是復聖澤，竊與雲峰共勉焉。

陳音《重芳集序》 雲峰胡先生仲虎，家新安之婺源。宋季講明道學，以續考亭遺緒，四方賢士多受教於其門。時族子淀爲請于朝，建明經書院，且與其弟澄皆捐田以膳學徒。舊嘗鑿池於來山之陽，作亭其上，所居之槃水爲橋，

以利病涉。

《元詩選》初集丙集　吳文正公嘗薦諸朝，不就。辟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學正，未赴。至大間，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于東南。面山而居，碧峰聳秀，嘗作詩云：「舉頭山蒼然，一峰立雲表。」因自號曰雲峰。元統初卒，年八十四。集賢院劄謚文通先生。

著錄

胡用光《奉祀族祖據狀供》　族祖胡炳文，【略】與先儒程復心羽翼朱子道學，註書立言，有功聖學，撰《四書通》、《易通》、《感興詩通》、《太極圖通》、《通書通》、《西銘通》、《啓蒙通》、《五經通》等書，刊行於世。

《元儒考略》卷二　所著有《易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義》、《爾雅韻語》、《雲峰筆記》等書，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峰先生。

陳音《雲峰胡先生文集序》　所著《易通》、《四書通》、《感興詩通》及《純正蒙求》諸書，皆已梓行于世，而後學宗之。

林瀚《重刊胡雲峰先生文集序》　《雲峰胡先生文集》舊二十卷，行世未遠，而厄於兵燹，以散逸無遺，可歎也！逮我朝成化中，七世孫用光暨子鄉進士濬窮搜博訪，僅復其半，乃請於大方伯汪公從仁校正，重壽諸梓，斯文賴以不泯，幸矣！茲又歷年二紀，得諸四方加多，特惜夫向所刊者板或蠹缺，不能無望於哲守令之成全也。慈谿羅君縉以名進士來尹婺源，廉勤施政，百廢俱興，尤敦崇文儒，以風後學。遂告諸太守何君子敬，彙新斯集，用廣流傳。【略】斯集諸文，殆著述緒餘，全不全，無足爲先生重輕。然亦載道之器，不可不表章以爲後儒法也。況賢守有崇重斯文善政，尤當書之以爲牧民者勸耳。俾胡氏世世子孫知斯集之所由傳云。

胡濬《識明經書院雲峰祠圖後》　正德丁卯春，郡伯博羅何公歆、邑侯慈谿羅公縉，捐俸重刊是集，因命工摹先祖遺像、墓圖于卷首，以昭悠久云。

《國史經籍志》卷五　胡炳文《雲峰集》二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二　《雲峰胡先生文集》五卷，附錄一卷，蘭溪州學正徽州婺源人胡炳文仲虎著。記、序、說、銘、書、啓、箴、賦、雜著合八十七篇，附錄十二篇。

又卷一五　《雲峰詩》一卷，蘭溪學正徽州胡炳文仲虎著。詩詞四十有四。

陳音《重芳集序》　當時著書多而積書富，《雲峰文集》凡二十卷，其事具載于《家乘》及《圖籍》可考。元季驛騷，書院厄于兵燹，【略】而書帙遺文，皆散逸弗存。【略】七世孫用光有志興復，未克就而卒。成化辛丑，其子邑庠生德淵乃，【略】廣詢博訪，凡先世書帙散在諸家者，皆懇購以還。雲峰遺文，自用光時隨見隨錄，至是凡得五百十餘篇。德淵質諸有道，正其訛舛，以白其縣侯，爲之鋟梓行世。於其《家乘》，則續修之以補其所未備。

又《雲峰胡先生文集序》　世更兵燹，書院榛蕪，《雲峰文集》二十卷亦散逸無存。七世孫用光刻志蒐輯，僅得五十餘篇，恆以未全復爲憾。【略】又博訪遺文，得倍增于舊，且就有道以正其魯魚亥豕之謬，姑分爲前後二編，謹錄于冊。其所未得者，尚力求而有待焉。成化丁未，東萊藍君文繡以進士來宰婺源，德政宜民間。嘗披閱是文，三復潛玩，遂命工鋟梓以廣其傳，而屬序于予。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胡炳文《雲峰集》十卷。【略】一作二十卷。

《元詩選》初集丙集　有文集二十卷，薦經兵火，所存者六十餘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雲峰集》十卷，【略】元胡炳文撰。【略】據林瀚所作是集序，其原本蓋二十卷，後毀於兵，明成化中其七世孫用光、八世孫濬乃掇拾散佚，編爲此本。凡雜文七卷，附以賦四篇、歌詞一篇；詩一卷，附以詞三首；附錄二卷，則本傳、行狀及贈答、題詠詩文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胡炳文《雲峰集》二十卷。今存十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雲峰胡先生文集》八卷，附錄二卷，明正德刊本，汪魚亭藏書。掌祠生奉祀生員愈、裔孫縣學生員嘉章重輯。元胡炳文撰。【略】《文集》本二十卷，兵燹散逸。明成化中，七世孫用光暨其子鄉進士濬輯拾重刊。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七　《雲峰胡先生文集》十卷，明正德刊本，葉石君舊藏。元胡炳文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雲峰胡先生文集》十卷，明刊本。元胡

炳文撰。舊有集二十卷，元刊本，世已不傳。明成化中，七世孫用光搜訪重刻，僅存其半。此正德丁卯歲婺源縣令慈溪羅縉重刻本。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雲峰胡先生文集》，一函二冊。元胡炳文撰。【略】書十卷，【略】後二卷，附錄二十九首。炳文集舊本二十卷，久佚。成化中，其七世孫用光暨子濬蒐輯校梓，有弘治年陳音、汪舜民二序。正德丁卯，知婺源縣羅縉重栞。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雲峰集》十卷，元胡炳文撰。正德丁卯林瀚重刊本。正德戊辰裔孫濬重刊本。弘治戊申刊本。 補：《雲峰胡先生文集》十四卷，元胡炳文撰。附錄一卷。明弘治二年藍章婺源刊本，【略】卷首題「裔孫用光輯」、「濬編次」、「邑後學汪舜民校正」。前弘治元年陳音序，言集原二十卷，散佚不存，七世孫用光輯得五卷，其子濬又訪輯，倍增于舊，成化丁未藍章宰婺源，遂鋟梓焉云云。後有儲巏序及弘治己酉汪舜民跋。跋後有「邑儒士程質繕寫」、「歙黃文敬刻梓」二行。目錄後有遺像、贊、明經書院圖、墓圖，均有裔孫濬跋。次《元史》本傳，次行實，爲附錄一卷。 又補：《雲峰胡先生文集》十卷，元胡炳文撰。清道光十一年胡積城刊本，【略】余藏。余用自藏弘治藍章本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雲峰胡先生文集》十卷，元胡炳文撰。明正德二年何歆、羅縉刻本。四冊。 又：清道光十一年胡積城刻本。傳增湘校。二冊。 又：六卷。清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雪峰胡先生文集》十卷，四冊。元胡炳文撰。明正德戊辰(三年)婺源知縣羅縉刊本。

藝 文

唐筠軒《寄明經書院山長雲峰詩》 雲翁揮麈冠蓋集，安國養士庖廚香。福田祇爲孔孟種，《易》蘊盡發程朱光。駿奔孝孫酒灌地，煮蒿盛氣神歸鄉。白駒空谷仰前哲，有客來自春風堂(金陵明道書院有春風堂，時雲峰歸自金陵)。

方回《送胡雲峰赴道一書院山長詩》 蓋輿上下立乾坤，眼底無人可與論。分數不難升地位，絲毫未易見天原。因重文字窮羲畫，速肖生徒半孔門。斗食泮池何足浼，晦菴異姓要雲孫。 近沿關洛至乾淳，遠探羲圖未畫眞。自古斯文原有種，即今所學不無人。轉移鶚泮希聲起，判斷鵝湖正論伸。魯國諸生仕鄰國，變齊同囿杏壇春。

練伯珪《呈雲峰先生上元桃花悟道歌》 上元散步入桃湖，忽見花開深自娛。煙籠火樹薰玉兎，風笑霞天撼金烏。異品昔何逋禁苑，孤芬誰許刺玄都。無言自契先天秘，有象還藏《太極圖》。君不見，阿先蓓蕾未開時，髣髴丸初可弄之。蘂兮始拆儀象見，萼兮既分卦畫支。露飲天根酣紫陌，梟生月窟妬紅姿。靜玩中間來往意，三十六宮春可知。又不見，生氣渾然太極存，陰陽動靜互爲根。色施朱粉味甘苦，歷歷可指五行論。葩含奇偶體方圓，昭昭可識乾與坤。更看枝頭千百顆，那非萬物盡還元。況汝天儲五木精，知應有道擅芳名。破臘雪肌堪與友，凌波塵轍空盈盈。禪師一見祇成幻，雲臺擲樹奚足驚。

王炎午

論 述

綜 論

劉詵《保王梅邊狀》 伏以徵求遺逸，幸逢千載之明時；薦舉賢良，少見一鄉之公論。庶從學校，轉達省堂。切見前太學生王某，身備美才，世推名士。其事親也，有溫席扇枕之風；其廬墓也，有寢苫枕塊之實。文詞高古，足領袖於儒生；武事優通，屢削平於冠難。論治體則不愧於賈誼，懷義氣則素慕於仲連。雖丘園高蹈之多年，而名譽自聞於四境。不以應詔，是爲蔽賢。爲此保結，請申上司，以備擢用，允爲相應。

歐陽玄《梅邊先生吾汶稿序》 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爲太學存心

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蘄爲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鎦君省吾得《吾汶稿》讀之，【略】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爲典謨、爲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爲《春秋》、爲變風雅、爲《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顚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愚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鄭元《忠義錄序》　梅邊，宋太學生，未有民社之寄，文山起兵勤王，即應召畫策，尋以母老辭歸，其心必有不安者。及文山再執，恐其就義遲回也，爲《生祭文》以速之；既而得死，復爲文北望以祭，今具載稿中，其志亦偉矣！夫顯而易見者事，隱而難知者心。文山力圖恢復，人莫不知，忠義天植，要不必助于人，《生祭》之作，其見與否不可知，而梅邊孤忠勁節、悲壯激烈之氣，惜獨於文焉見之，故人容或有未知者。然君子取人亦于忠義而已矣，不計其隱與顯也。王公履德行義，好修慕古，合傳文以成錄，捐俸鋟梓，名之曰《忠義》，其所以正天常，立人極，以扶持世教者切矣。此錄在天地間，烏可少哉？承公命不可辭，作《忠義錄序》。

林瀚《讀吾汶稿》　予舊聞有此書，今始得見而讀之。王梅邊先生英風義概，凜凜可想。宋末有士如此，作育之效見矣。撫卷感嘆，因成一絕，用發其意：養士恩深士氣豪，豈分廊廟與蓬蒿。梅邊節概秋雲從，直繞文山萬仞高。

歐陽玄《先祖宜山公遠居士墓誌》　吾祖性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詩文援筆立就。早從曾大父、梅邊先生遊鄉校，須溪劉先生、中齋鄧先生諸名公，皆一見器重。曾大父以盛德重望，所至衣冠雲集，吾祖侍左右，候辭色，隨所施設，必吻合親意。

劉宣《跋吾汶稿後》　《禮》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華能表章先生之文，其亦王氏之佳子弟歟！宣，先生鄉後進也，私家相去僅二十里；先祖母，先生之族子也，而先姑又歸先生之六世孫若瑜，嘗拜墓下，及觀先生廬母墓之遺址，高山仰止，非一日矣。今得托名于文稿之末，豈非幸哉。

失名《題吾汶稿後》　鄉先達汶源王鼎翁先生名應梅，鼎翁其字也。宋季時，以明經補太學生，尋以父憂母病家居，且時不可爲矣，遂更名炎午，號梅邊，學者稱爲梅邊先生，文學德行兼備者也。其邃於文學，則有《吾汶稿》，文安揭公、圭齋歐公序之；其優于德行則有《忠孝傳》，古廉李公時勉撰之，其宋賢之名又載于《大明一統志》書。嗚呼，先生雖死猶不死也，先生去今二百餘年，而文行之名，彰彰在人耳目，世豈多得者耶？　又：噫！先生文章有稿，忠孝有傳，殆將與日月而爭光，貫金石而不朽，祀不祀何憾焉！然盛德不祀，實爲闕典，以此華等力請不懈。弘治辛亥冬，蒙臺省諸公可其請，而提學僉憲黃公仲昭尤力贊之，乃舉先生從祀於本縣鄉賢之祠，自是先生得與吾邑諸先達聚首于一堂，論心于千古，又得與信國文公肝膽相照于百里之內，亦可謂盛矣。吁！隱於昔而顯於今，豈亦有所蔽而然歟！天下公論有在，亦有終不可得而蔽歟！抑亦潛德之幽光，待其人而後發歟！華等是舉也，上有以昭國家之盛典，下有以伸先生之屈志，又表吾邑之多賢，一舉而數善並，晚生末學不足以知先生者，特因筆之。

王懋《跋重刊吾汶稿後》　竊謂公之學之博、才之贍、文行之卓異，歐、揭二公及諸前哲發之詳矣，但論文不計其有益于風教與否，而惟奇是尚，則譬之寶空青赤箭，而賤布帛菽粟矣，果何補于民生耶？公之文，味其古道盛心，其五典可叙，夫豈世之嘲俳滑稽，如泥車瓦狗同一戲劇，而何關于世教也哉？儀曹姪偉閱之，欲以壽棗，故敬題以畀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吾汶稿》十卷，【略】炎午大節不虧，而文章不甚著名。其集晚出，或後人有所竄入，珠礫混雜，亦未可知。然要當以人重，不當僅求之詞藻間。王士禎《居易錄》至以爲里社餅肆中慶弔卷軸之語，又摭其干姚參政、賈學士書，併其人而醜詆之，則未免責備太甚矣。

分　論

《生祭文丞相文》　歐陽玄《梅邊先生吾汶稿序》：至《生祭文丞相文》，作而嘆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爲言，爲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　揭傒斯《書王鼎翁文集後序》：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

《生祭文丞相文》，每嘆曰：士生于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爲文章以望其友爲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爲，廢數十萬生靈爲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末如之何，況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于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于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睹于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辱，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無名氏《書生祭文丞相文後》：予嘗讀王梅邊先生所爲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之氣直可與天地間風霆日月星辰相永久，偉哉言也！使當時非母老去幕下，則發謀出慮爲信國左右手者，豈在杜架閣諸君子之後哉？今諸君子皆以信國牽連掛名于《宋史》，則先生之志知者鮮矣，豈不良可慨耶？然先生見義明，信道篤，固不以史書爲輕重，二祭文足以不朽也。恨生晚，無由親炙，故再拜而識以斯語，庶百代之下有能睹先生風神者，亦足以感發而興起云。　都穆《書重刊吾汶稿後》：予少嘗閱《文丞相集》，得先生生祭丞相文，讀之毛髮竦動，以爲先生忠義當不在丞相下，今而得睹其文之全，豈非幸哉！第惜夫先生丁宋季之衰，所抱負者鬱而不施，而止于一太學生也。雖然，言者心之聲，士之識也。昔蘇文忠公謂諸葛武侯《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蓋不必博求武侯之文，而二表固足以盡之矣。先生文之祭文公者，傳於天下後世，人誦習其言，仰之若景星靈鳳，則先生之文不在其多，而況有集如是者哉！王氏叔姪之章顯其先，劉君之好賢以成其志，皆所以爲忠義勸也。抑聞之，文公鄉有特祠，當時督府之士多俎豆其間，而先生乃獨不與，顧非一闕典耶？因識先生之集，故併及之。

傳記

李時勉《王炎午忠孝傳》　先生姓王氏，改名炎午，原諱鼎翁，別號梅邊，學者稱梅邊先生。宋敷文閣瀘溪先生之諸孫也，世居安成南汶源里。自幼力學，業《春秋》，升太學上舍生。與丞相文公、青山趙公同遊，尋以父憂。值宋亡，文丞相募兵勤王，鼎翁謁軍門，諭丞相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丞相嘉納，目爲小范老子，欲授職從戎，以母病不果。及丞相被執，爲《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既歷陳其有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累千五百言，其曰：「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忠肝義膽，凜然如秋霜烈日，蓋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故以死節望丞相，其爲萬世立綱常之志，甚可悲矣。鼎翁以太學舊生，世移運改，遂終身不仕。【略】予亦自幼時聞諸父師，曰：「鼎翁之學之正見於著述，鼎翁之行之力顯于忠孝，誠爲宇宙奇士，乃所願則學鼎翁也。」予晚輩後學，鑽仰不足，雖幸私淑，彷彿一蹴于臣子之職，尤有慊焉，庶幾殘息致臣而歸。至謁忠節之祠，詣先賢之宇，見諸鄉之忠臣義士、名公鉅儒，皆得以俎豆其間，惟鼎翁未與。仰而嘆曰：登俎豆於前者公而當，繼俎豆于後者私而蔽。嗚呼，鼎翁死國之志即丞相死國之心，丞相死國之心即鼎翁死國之志。丞相有可死之地，則致命而遂志；鼎翁無可死之地，故以言而建極。死則建功業於當時，言則立綱常于萬世，言與死其義一也，俎豆何愧焉！鼎翁不與，果學行有未及乎？抑後世有未聞乎？噫，可惜也！可嗟也！予恐久而湮沒其善，遂纂其忠孝之實合爲一傳，以俟後之闡幽者而尚進之云。

紀事

劉將孫《歸來阡表》　歸來阡者，前太學生王某葬其父母於此也。某之言則可悲矣，其言曰：先父家資中產，而樂於爲善。【略】不幸年六十而歿於歲

丙子，吾母繼爲之。【略】方劉夫人之存也，鼎翁左右奉養，有孺子之愛，每曲求一笑爲樂。或他出，歸如恐不及。徘徊膝下，時其寒暑，測其志念，必有以當其意。執喪毀瘠，鬚髮盡變，蔬食終喪。既葬，居墓次久不肯歸，子侄姻友泣強之乃返。出入門外，輒望阡欲慟。其卜阡於此，辟地理家之云，謂以先父母之骨冥幽，遠求富貴，不孝子孫，邂逅不能一時至是，付之不可知。

周霆震《石門八景記》 汶之石門，阡陌平曠，泉流分注，山色遠近，與人烟低昂，有武夷盤谷之意。中具八景。【略】里士王子琛冒犯干戈，殯葬其母，凡三遷然後安於此，八景之名始彰。以予先世交游徵記。余昔弱冠，王先生聘俾二孫執經。先生宋太學諸生，字鼎翁，居汶西偏。事母以孝聞，梅邊則肥遁之號。子琛其族孫也。安成南來，豪右鼎峙，王氏財產甲諸族，其知名縉紳，則以梅邊之孝，富盛不與焉。梅邊凝峻端方，士類取則。一語中理，雖年少必極口獎稱，稍越準繩，雖鄉邦達尊亦面折不假借。賓客滿座，無或敢輕出口。

王炎午《上貫學士》 某廬陵下士也，異時博學弟子員也。幼事呫嗶，長習騎射，諸公貴人招隱而推轂者，往往有意所不樂，輒若有鬼物聯縶其足，雖徐亭、滕閣不到者三十又四年，而且老矣。翩舟乘興，適際公來，千載遭逢，其在今日。【略】某既無用於世者，獨念父兄師友之教，舍筆硯無以自託，且使見之者察其窮不忘道，豈不愈於他用其心也？向使明公不爲南浦來，來而深居東閣，不與寒畯接，與寒畯接而某復屏居六七百里外，則草腐木朽固其分也。謹繕錄所爲文二十篇，詩百首，獻於閣下。雖學荒材陋，無異擁腫之木，而日暮途遠，凜乎曩桐之憂。其烈烈告急之聲，亦既聞於左右矣，聽其卒於煨燼，出而被之徽弦，惟明公之所命也。

又《擬再上參政姚牧庵》 某少讀父書，二十一入太學，於其行，先父命之曰：「吾族由江左起家，逮至南宋，文獻彬彬，有以節義著於史者。數世以來，貢於鄉，升於太學，科不乏人，然不能致身貴要，以盡顯揚之責，以是待汝。」某感泣拜受，悚然憂其不敏而不敢忘。曾未一年，而父沒於家，不及訣，又一年而化更科廢矣。微名未立，夙志已乖，故自臣附以來，當道鉅公，憐才過聽，欲拔其沉抑而致之寥廓者往往而及。僕也前愧何蕃，後感聶政，蓋母子相爲命者三十年，而今復永感矣。雲路簪紱，夢想不到，獨先世所以期待之意，念至魂消，欲自力則已晚，欲依託以傳則負行道之初心。然念得託幸傳，豈不愈於俱朽？故終喪忍死，蓋將乞銘四方，嘉惠千載，而大宗師適爲分政江省來。使在三十年前，南北未合，合而大宗師不爲此來，來而先親尚未沒，沒而服衰未及終，則萬丈光燄不惟遠不可即，而不肖子生養沒哀之身，亦無由拜庭下。不先不後，幸適相際，似非偶然之故。是非僕之遇，先世之遇，倘自暴棄，要非人子。顧惟某於親之生也不能致三釜之榮，沒也不能盡千載之責，乃以上累公相，愧罪萬死。然眉山父子顯揚至矣，而先世誌述必以望之曾南豐，蔡中郎銘墓多矣，惟於郭有道無慙色。

劉詵《哭王鼎翁內舍三首序》 鼎翁安成人，名梅邊。少負經濟之略，以賈生、馬周自許，不肯輕仕。事親居喪，盡孝過古人，蓋才德兼備之士。暨死，士類咸傷悼焉。

劉宣《跋吾汶稿後》 先生諱應梅，字鼎翁，別號梅邊，最後更名炎午，安成南汶源里人也。世敦詩書，崇孝弟，至先生博學雄才，尤爲當時所推重。咸淳甲戌，補太學生。丁父憂，家居。又明年，而臨安陷矣，廼持牘謁文丞相，勸其盡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募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丞相嘉納，留置幕府，已而以母病請歸。未幾而丞相被執，先生作《生祭文》以速其死。自是杜門卻掃，益肆力于詩文，乃更其名，並名其所著曰《吾汶稿》，皆示不仕異代之意也。

《宋詩紀事補遺》卷八三 王炎午，【略】文信公募兵勤王，杖策從之，留幕府。旋以母老辭歸。信國被執，爲文生祭之。終身不仕，有《吾汶稿》。

著錄

鄭元《吾汶稿序》 正德甲戌，蒙恩送母家居，會安成王公由南禮曹左遷守予峽，出《吾汶稿》讀之，迺其族祖梅邊先生所著也。

劉宣《跋吾汶稿後》 右《吾汶稿》若干卷，宋季梅邊王先生之所著也。【略】其稿在元初諸名公多有序跋，後遭兵燹，遂致散逸，間有傳錄其一二者，皆殘編斷簡，豕魚殊甚。先生之裔孫華嘗遊郡庠，恐其愈久而愈訛也，廼繕寫鋟梓，以垂久遠，又取楚國歐陽公、揭文安公所著序跋冠於首，復屬宣識其後。

失名《題吾汶稿後》 其裔孫華字懋確，讀書學古，慮祖善晦，既採集先

生散逸之文彙爲一帙，謁大司空劉公紹和序之，將鋟梓以傳，尤汲汲以先生未得與從祀之列爲歉，而古廉李公於《忠孝傳》末亦深致此嗟。

王懋《跋重刊吾汶稿後》 族祖梅邊先生平生詩文無慮數百千，自元季兵火，族之譜牒遺墨散棄幾盡。至宣德間，里人撤複壁，僅得是錄，豈特全牛一毛，而蟲鼠嚙蝕之餘，加以謄寫之謬，魯魚亥豕，郭公夏五，殆不成誦，而初刻者以未讀《霍光傳》，竟踵訛以入，讀者病之。予繼博采善本，及凡錄有畸篇單牘，皆集相參訂，多歷年所，乃始可誦，而慊者或寡。

都穆《書重刊吾汶稿後》 右，宋廬陵王先生集九卷。弘治辛亥，先生八世孫華嘗刻之於木，後華之族弟懋復加參考，正其訛舛，始爲完書。南京禮部主事偉於先生爲九世從孫，近得懋所遺本，其中表弟知六安州劉君天澤見之，爲重刻以行。劉君以予進士同年，而禮部亦同年也，俾有以識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吾汶稿》十卷，【略】宋王炎午撰。【略】因所居汶源里，名其稿曰《吾汶》，以示不仕異代之義。其稿凡文九卷，附錄一卷。揭傒斯、歐陽玄皆爲之序。然傳本頗稀，明宣德中始行於世。正德中，其裔孫偉乃刻之南京，後版散佚。萬曆中，其裔孫伯洪重刊，乃摘鈔爲二卷，僅錄文二十八首，詞二首，又自以雜文數篇綴於末，去取失當，殊不足觀。此本從舊刻錄出，猶完帙之僅存者也。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吾汶稿》十卷，六冊。宋王炎午撰。清初鈔本，清鮑廷博手校，戴光曾手跋。 又：《吾汶稿》十卷，三冊。宋王炎午撰。舊鈔本。

藝文

劉詵《祭王梅邊》 嗚呼，孰不事親？而公能甘旨盡歡，如曾子、閔子之以孝傳，孰不居喪？而公能苦塊飦粥，如王褒、徐積之廬阡。其篤兄弟也，如連璧奇木，千載而不可分；其從氣類也，如長風健翮，得意而縱高騫；其用武，則力足以任乎鄉里之保障，藝足以守乎平原之櫜鞬；其爲文，則精者出寶劍於千鍊，沛者縱春濤於百川。賴以排難者，以之爲柱於中流；待以舉火者，以之爲穀於凶年。聞其辯者，疑其爲戰國之處士；見其粹者，疑其爲山澤之癯仙。人方縱侈，公胡爲淡服而疏食；人皆行樂，公胡爲晝忘食而夜忘眠。蓋其可知者已見於斯世之公論，而不可知者雖吾亦不能以盡言。嗚呼，公年不躋於上壽，而凶傲或至於耆耋。公名僅發於六館，而貪狡常一日而貂蟬。生材傑而不見用於天下，吾不知彼蒼曷爲其然？詵少而聞名，晚始相識，雖十五年之未多，貴情好於一日。每暫離而即書，常久會而恐失。談何微而不窮，辯何異而不一。非悠悠之論交，觀勢利以疏密。公昔初病，吾往候公。公喜我至，剪燭夜中。後聞向安，每報每喜。於公何益，心則如此。三月欲盡，報公在門。兩車淋漓，握手忘言。蓋入城未就乎賢子之養，而先急乎朋友之共論。慨此意之迂闊，豈流俗之所能。既相從於累日，復別公而有行。公云「此行定隔千古」，孰知斯言之識，曾不旬浹而公貌不可再覩矣。公有令子，雖死不亡。獨風流之永絕，增鄉國之蠹傷。公魂何之？公柩返鄉。倘斯文之足慰，尚彷彿於一觴。

又《哭王鼎翁內舍三首》 敏決唐如晦，經綸漢賈生。豈無才用世？終以孝成名。誰復綱常盡，何由造化平？無窮人物恨，灑泪看銘旌。 過從能幾日，訣別遂千年。語自今朝絕，詩應後代傳。世亡和氏璧，友廢伯牙弦。嗣孝多賢子，悠悠信有天。 少年聞傑譽，謂在古人中。豈意斯文存，相好看晚節。同論心非苟，合研理似攻。月落聞鷄起，長疑尚未終。

陳櫟

論述

綜論

曹涇《復定宇先生啟》 伏以短書雙燕，偶側入于文俳；良訊兼金，遽單提于譜引。竅鳴蠅其已細，玉抵鵲以何奢。極佩謙渠，稍抒摧謝。恭惟定宇先

生，大宗潙汭，耆俊休陽。源深流長，稱門閥雲霄之句；宇定光發，兼文字德行之科。早抗志于青氊，即研精于黃卷。造車合轍，待且枕戈。莊鵬運以搏扶，垂當立歲；漢龍興而設學，是亦亨辰。既不爲場屋綴輯之文，因得肆槃窗討論之力。英詞雄雅，餘力滂葩。念昔先人，沒而可祭于社；施于孫子，文而擢第于官。併賢書賢闕之彥，踰二十人；自一姓一村以來，溢十九世。匪但《杜鵑吟》之可誦，何必《瀧岡表》之能書。吐以爲經，簡而有法。尚興憐于晚末，使附語于卷終。豈簿領卑官，敢向兩尚書而鼎足；或佛經賤氏，可在諸先達之後塵。葑菲愛隆，瓊瑤報侈。高文成于嘻笑，足窺繡口之奇；華衮以爲褒稱，惟覺汗顏之厚。某納交差晚，托好甚眞。已嚴什襲之藏，庸效七里之報。讀後山先世之狀，允謂重光；羞子建七步之才，倘蒙含垢。

胡炳文《答定宇陳先生櫟并辭求遺逸詔》　雨中有客來訪，藥香滿袖，隨出台緘見示，再三復之，如親聆藥誨不翅也。喜極，感極！我輩居文公鄉，熟文公書，自是本分中事。今能使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皆家傳而人習，斯道一大幸也。炳文之喜，又當何如？予老矣，欲出而應，自覺詩書之味長，功名之念冷。且有負先聖先師，臨之在上。兼之文體當一變，庶可爲後學矜式。在先生輩，恐有不能辭其責者。何當胥晤，相與細商之也！昌黎所謂惟吾崔君一人而已者，先生亦未宜多遜。

張純愚《與定宇陳先生書》　某嘗聞四海神交，惟君曼一人，心切慕之，以神交爲不易逢也。及讀陳正肅公《責沈篇》，則知公不聞程伯淳大名，終生抱愧。矧孤陋如某，莫能神交當世奇俊，而又不自責沈諸梁，可乎！【略】星源抵仙縣僅二百里，朋友之客仙縣者不少，而定宇天下士，乃不相聞問，甚哉！近者聞蘭叟程群君來訪，圖書所首傳，寄聲之勤，辱稱道鄙文，某如何人？蒙此齒錄衰褒，不覺魂驚神悸，面熱發赤，其視足下之博雅好學，謙恭待人，愧死萬萬。蘭叟太醫談足下文行猶未悉，繼之希尹汪君、碧雲舒君先後相過，乃備道賢昆玉以斯文自任，崇正闢邪，貫穿經史子學有舊矣。怡怡之間，詵詵蟄蟄之際，自爲師友；朝家舉遺逸，足下不得爲在山雲也。聞有《語解》行世，他所著述必不下鄭夾漈之《二十略》，某何當羽身即即，恭拜履絇，請問讀書作文關紐，以豁吾塵襟哉。

黃求心《賀定宇先生發解啟》　伏審較藝鄉闈，登名天府。聖天子新賢能之詔，求江浙之眞儒；老先生應俊秀之書，肇新安之盛事。斯文增重，吾道有光。恭惟定宇先生省元，即會狀元，學海老龍，詞林彪虎。文韜光而復焰，四十年抱負之需時；道大明而寖昌，三千字縱橫之待對。著書垂世之雅志，講業淑人之盛心。運際休明，氣難掩抑。精一危微之旨，熟究三聖之淵源；忠恕文行之疑，大闡《四書》之閫奧。誥詞深厚，答問精詳。立餘子于下風，中有司之高選。渺視紛紛之輩，獨馳表表之名。乘秋月而跨飛蟾，高折廣寒桂；趁春風而驟健馬，飽看長安花。聽會試、御試之蜚聲，爲大州、富州而出色。風雲之會，日月以需。某幼焉筆硯之同窗，老矣雲泥之異路。盲人上郡，從俗眼之揶揄；諸公登臺，爲知心而欣忭。然此特文章之小效，從茲觀勳業之宏圖。敢進祝規，相期久遠。聞太史奏，有日呈雲色之祥；看狀元歸，副水打石田之讖。惟深贊慶，曷既敷宣。

馮伯思《復定宇先生啟》　竊以游練帶之水，尚欠摳衣；枉翠纖之裾，首厪銜袖。龍賁山公之啓，許論坡老之詩，此意甚清，其禮則過。恭惟齋長新恩，出群孤鶴，瑞世一麟。道統有源，處晦翁之闕里；詩宗嫡派，稱後山之故家。月書非特占庠序之先，且評且數推鄉里之重。駒隙不堪著眼，塵談一笑掀髯。甘安吾道之窮，何羨此山之富。隱居求志，藏器待時。喜聞傑句之驚人，快覩盛名之傳世。某老無蟻夢，苦有蛩吟。吳、蜀流離，慣歷江山之萬里；島、郊寒瘦，堪憐風月之一錢。帚莫比金，字宜覆瓿。尚須謄稿，仰干孔筆之刪；深愧閉藤，徒費郢斤之斫。眷言序謝，需意定交。

又《又復定宇先生啟》　伏以被命橫經，已蹈好爲之戒；摛文銜袖，敢當溢美之辭！圭復以還，珍藏惟謹。恭惟新恩僉著，識高而學博，詞贍而氣宏。經籍幾百家，研究隱奧精微之妙；上下數千載，洞明盛衰消長之幾。猶懷不自滿之心，尚欲廣下交之益。陳安卿之居臨漳郡，君實似之；韋中立之待柳河東，吾則豈敢。愈彰謙施，倍覺震兢。某冒據鱣堂，有愧鴻石。誦《子虛》之賦，徒嘆逸才；贈美人之珠，莫酬雅意。

汪炎昶《定宇先生行狀》　先生質實重厚，剛毅鯁直，其平日履操，如玉無瑕，居家處鄉，雖溫然和厚，而莫不肅然敬憚。於朋友不妄交，不苟合，然既內交，至誠終久弗渝。爲文不事雕琢，而波濤汗漫，追配古作者。人有所問，無不即答，答即無不詳備，以是學者樂從之游，而先生亦能應接不倦，各隨其資質而成就之。其爲學得于家庭之講貫爲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黃公常甫游。黃公之學出于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珙二伯仲皆爲朱子高弟，其流風餘

韻之在是者，得以優游而涵泳之，故其所就益精深且醇正也。是時鄉先達方公回、曹公涇皆號文場老手，先生相與切磋，甚爲二公所敬服。曹公序其《論語口義》，以文公忠臣稱之。由今觀之，世有纂疏集成，雖皆爲《四書》羽翼，然語錄無新舊之分，衆說有泛切之混，《章句》、《集注》反爲所汩沒，讀者蓋深病之。及《發明》出，而此弊始掃，謂之忠臣，不亦宜乎！【略】纂者未及古文之際，視書生廉愼如贅疣，風俗甚不古。逮今科舉既行，儒風大振，則前輩凋零已盡，惟先生巋然。學者方以爲有所師仰，而天不憖遺，竟止於是，豈不重可痛哉？論者以先生懷抱道德，不出用於世，深爲惜之。然托遺經以立言，閑聖賢之大道，大有補於世教，而無愧於古人，不可朽矣，他何足計哉？【略】大抵必以不倍先儒之說，不失本文之意爲主，其用心亦良苦矣！【略】其間發先儒未發之旨，剖前輩未剖之疑，不一而足。閩坊購得其本，皆刊行於世。

揭傒斯《定宇先生墓誌銘》 涵濡玩索，廢寢忘食，貫穿古今，羅絡上下，以有功於聖人，莫盛於朱子。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其畔朱子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於是朱子之學煥然以明。【略】方是時，惟江西吳先生澄以經學自任，善著書，獨稱陳先生有功朱子，凡江東人來受學，盡送而歸之陳先生。然吳先生多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陳先生居萬山間，與木石爲伍，不出門戶動數十年，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先生可謂豪傑之士矣。

金石《定宇先生贊》 於戲先生，生於宋季，長於元初。幼則穎悟，涉經獵書。知楊墨之惑世，傷佛老之異途。心乃契乎周、孔，志擬接乎程、朱。古今貫穿，理道涵濡。遠宗虞夏，邇逮泗洙。析體用之毫髮，審經權之錙銖。補先儒未補之闕，論史臣既論之餘。於戲先生，圓而不混，方而不迂。豪而不放，謹而不拘。非泥古執滯之文士，實天下正大之丈夫。

程敏政《定宇先生祠堂記》 自徽國文公得河南兩夫子之傳，斯道復明於天下，及門之士，厭飫其說，蓋充然各有得焉。顧未一再傳，能不失眞者，則已寡矣。定宇陳先生生文公之鄉，崛然起厭俗學之陋，直以公爲師。其學之博，蓋無理不窮，卒歸于至約；其行之篤，蓋無事不核，必底于大中。然生當叔季，未有能知其德美者。先生亦遯世無悶，日以著述爲樂，由是文公之言微者彰，略者備，離之者一，溷之者瑩，學者有所恃而不畔於聖人。先生之道，雖不大顯于時，然紹前啓後之功，則有不可誣焉者矣。【略】於戲！道未始一日亡于天下，而人之獲聞斯道則有說焉。自宣聖以博約之訓畀顏子，以一貫之說告曾子，而子思之明善誠身，孟子之知言養氣，後先立敎，如出一揆。蓋知之眞，則其行也達；行之力，則其知也深。兩者并進，如環之循，然後作聖之功可圖，而道可幾也。去聖既遠，百家肆出，爲世大蠹。至程、朱氏而後，絕學以傳，從事其遺書者，蓋多以聞道自詭，所謂知之眞、行之力者，其孰可當其人耶？是固有非末學所敢議，而百世之下，號文公世嫡，則先生其人矣。或乃以訓詁之儒疑先生，是豈善論其世者哉？彼訓詁者，或夸多鬬靡而流于迂，或強探力索而習于鑿，或單詞隱語而入于怪，間有一二之得，亦所謂偶然之知爾。先生之書具在，竊伏窺之，其言約而義精，其文贍而味永，非有聞于斯道，能充然其若此哉？不以眞知爲學，而指訓詁者爲知；不以達道爲志，而推應慤者爲行，是何足與論先生而究斯道體用之大全也哉？因先生以求文公，溯河洛，上窺洙泗，圖無愧于兩間，固士之責，亦先生所望于學者，鄉邦小子，尤不可不勉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以之。

范淶《理學名儒坊傳》 貫穿古今，羅絡上下，所造精深醇正。【略】爲人質寔厚重，剛毅鯁直，于朋友以敬合，凡江東人受學者盡歸之，稱定宇先生。

葉儀《定宇集跋》 吾邑陳定宇先生，首推子朱子世嫡焉。蓋先生生於子朱子之後僅五十有三年，世邇而居近，知眞而信篤，見當時人士浸淫子靜之學術，龐雜同甫之事功，反覆辨析，不遺餘力。一生著述亦不下百餘萬言，說無一字一句非闡發子朱子理道者，堂堂正正，與子朱子先後一轍。如《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讀易編》、《讀詩記》、《三傳節注》等書，其有功於經傳，不具論。即其《隨錄》有云：「象山之學，寔流爲禪，專以覺悟訓學者，而詆斥濂溪、伊洛，有禪家呵佛罵祖意。」明眼覷破，已使陸無遁形。而吾邑後起名爲宗朱者，尚有云：「儒者曰：『其學似禪。』釋者曰：『我法無是。』」爲象山分解者更有《著道》一編，迷惑學人者。藉非先生勤勤懇懇羽翼紫陽，後之人雖欲聞子朱子之說，其孰從而求之？況今之學者，更不可問矣。

陳昂《訂刻定宇先生文集紀言》 先生文無侘傺怨誹之音，亦無紛華靡麗之態，沉心靜玩，道腴出焉，正不似時流一味剽竊摹擬也。又：詩家羣尚抽青媲白。先生詩，初視樸拙，久乃道氣迎人。長洲顧俠君刻《元百家詩集》，

極愛先生「笑渠拄笏看山色，容我扶筇聽水聲」及「柳枝水灑一溪月，豆子雨開千嶂煙」之句，莫謂百代而下，無知己也。　又：先生闢邪說甚嚴，而等慈菴、星洲寺俱有記者，非援儒入墨，實誘墨歸儒也。觀其立論，不離倫紀，與佞佛者霄壤矣。　又：先生爲朱門世嫡，每有著論，非紫陽不稱，蓋私淑心傳，確然不虛也。

《宋元學案》卷七〇　學以朱子爲宗。【略】時雙湖、東皐最稱宿儒。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強之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先生性孝友剛介，日用之間，動中禮法，善誘學者，江東士人就學草廬者，盡遣而歸。

翁叔元《新安陳定宇先生文集序》　往余讀唐荆川《稗編》，見所採《三正說》，中有元儒陳定宇先生辯析九峰蔡氏之誤，疏通證明，識見卓偉，數千年不決之疑，藉是以定，常欲購其遺書不可得。【略】余於先生書，慕之篤，喜其集成，足以嘉惠後學，不揣蕪陋，爲叙先生問學之源流，以諗於世之讀書稽古者。蓋自考亭夫子歿後，羣弟子本師說以翼經傳，原原本本，枝分派別，如宗族譜系，灼然可考。雖其旁流末葉，必以雒閩之學爲宗，無有離經叛道之患。勉齋黃氏、潛庵輔氏其傳最廣。婺源滕德粹璘生考亭之鄉，親承教澤，與黃、輔諸君子齒。先生出滕氏門，私淑朱子，自其少時，學已正矣。比長，丁宋、元鼎革，科舉廢，益發憤，專力講求聖賢之遺書墜言，毅然以仔肩斯道自任，潛心研玩，具得六經肯綮。隱居譔著，垂數十年。晚登浙江賢書，不就禮部試，授徒終老。年逾大耋，無宦仕之牽，無歲月之間，齒日益高，學日益博，宜其纂述富，論議精也。其所著，【略】大者有關性命之學，次亦爲經生津筏，多裨補焉。【略】集中文字簡質明快，無巵言蔓詞。先生嘗自言曰：「樑一得之愚，往往附見。或有發前人未發者，寔未嘗出朱子窠臼外。」吁！可以知先生所得矣。朱子之道，天開日朗。諸儒承學累傳，交暢厥旨，譬之繁星附麗，芒寒色正，更千百年，誰得以塵埃障掩？自明初宋景濂、方希直之歿，儒林宗派，劃焉斬絕，論世者每爲興慨。今獲讀先生文集，而追憶其曩時師友講貫傳受之辛勤，不且如摳衣捧几于鉛槧間乎？

吳苑《定宇先生文集序》　自紫陽朱子倡明絕學以扶持世教，屏黜羣言，新安之名儒相繼迭出，遂盛傳於天下。而有功朱子者，則定宇陳先生爲尤鉅。當夫朱、陸詆訾，標榜各立，兩家之學如方枘員鑿之不相入，於是有尊朱者，有畔朱者，有陽尊朱而陰違者，支離鹵莽，立說以愚天下。先生慨然憤發，懼羣儒之背於聖人而亂朱子統緒，乃著書數十餘萬言，使朱子之學煥然如日星之揭於中天也，謂非豪傑之士歟？揭文安公爲先生志墓，盛稱先生有功朱子，而引江西吳草廬爲頡頏。嗚呼，江西之學，往往曲護其鄉人。若草廬吳氏，所謂陽尊朱而陰違者也，亦惡得與先生同稱乎哉！【略】若定宇憲章朱子，力黜百家，甚非草廬之比。其言曰：「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又曰：「樑一得之愚，間有發前人未發者，實未嘗出朱子窠臼外。」蓋先生出常甫黃公之門，常甫之學，出自萬菊滕公，而滕之先璘、珙二伯仲，皆爲朱子高弟，其淵源固有本矣。而同時所與游者胡雲峰、胡雙湖、曹弘齋、汪古逸諸子，相與切磋砥礪，以進於醇。故其所著，【略】皆能羽翼六經，津梁傳註。弘齋以文公功臣目之，不亦宜乎！雖然，其人傳，其學傳，而其書則有不盡傳者。【略】今者先生族孫毅軒刊其《文集》行世，余受而讀之，窮微闡幽，根究理窟，固不徒以文顯，而以載道傳。則讀其集，若用以治身治世，經緯鴻猷可也。寧止如操觚家言揚葩摛藻，漱六藝之芳潤而已？吾願與毅軒旁搜博采，盡得先生之遺書而傳之，使紫陽之教不墜于天下，是亦表彰吾道之公心也，豈草廬諸君子曲護其鄉人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戴紱《定宇先生文集序》　文者，載道之言，彰教輔治之書也。道藉文而著，教賴文而宣。【略】自世之爲文者，以浮華誇誕相矜尚，而于性命精微之旨、天人理數之宗，輒囁嚅閣筆，弗能道此。【略】孔子之道，傳於七十子，闡於漢以下諸儒，而朱子集其成。【略】朱子歿後五十三載，而元儒陳定宇先生生于歙之休寧。七年通進士業，十有五年出爲人師。旋受學於五城黃常甫先生，久而得朱子之傳。宋德既衰，科舉業廢，先生館於江潭，慷慨發憤，日事著書，與雙湖、雲峰諸先生質疑辨難。所著，【略】羽翼經傳，爲《集註》階梯。【略】而於《中庸》挈擇善固執著用力之方，於深衣制度不敢曲從朱子，尤發先儒之蘊。其他《雲萍小錄》，【略】他人所囁嚅勿道者，莫不探微極奧，曲暢旁通。一書之中，體用咸備，巨細畢舉，即古聖王所以修己治人、處常濟變、大經大法、憂世覺民之情，亦略具矣。至其文章博而不煩，清而不刻，才法雙御，脈度凝整，無意於修詞，而經史之氣，穆然粹然。年踰八十，猶勤勤不少倦，視古之僅以文鳴於時者，其裨益奚若哉？族孫嘉基懼其寖遠寖佚也，鏤之梓，問序於余。余亦惟推本先生立言大旨，逖稽授受淵源，以見學者精研典籍，必思前有以明先王之教，上有以佐當朝之治，遠承昔聖相傳之道，下啓來茲聿紹之微，

而後可以成不朽之業而無憾。然則自宋季歷元，迄明中葉，遙遙二三百年間，紫陽之學，綿延一綫，俾繼起若文清、虛齋、文成諸公，得以信古傳述者，先生之功其可泯耶？甚矣，文章所繫之重也。今者聖賢之道昌矣，寡昧如余，猶得叨恩侍從，仰瞻聖天子狥齊睿智，紹精一執中之傳，嘉與學士大夫講明道德，措諸政敎，措諸治術，一切禮樂兵刑，度量數制，典章文物，炳炳麟麟，凡以總壹海內，整齊萬民也，不亦考三王，俟百世而不謬不惑乎哉？【略】讀是編者，其亦憬然於浮誇險怪之不可以行遠，而進求夫窮理正心，居敬存誠之要，則於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之事，均有賴焉。而後作爲文章，庶幾張皇幽眇，魯鄒濂洛之風，永其不墜矣乎。

戴有祺《定宇先生文集序》 昔揭文安公嘗論陳定宇先生，比之吳文清，以謂：「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學者四面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然則先生之學，誠不媿於聖人之徒，而其始之奮乎深山，而信從乎天下，蓋亦難矣哉！假令其書不傳，其所自得者，固不因以加損於毫末，而其憲章朱氏，墮黜百家之深心，後世莫由知也。【略】其聲光懿灼，即無論考亭，視文清果何如歟？嗟乎！學聖人之學，而其傳之或盛或不盛，豈亦不能無所憑藉而然歟！然先生爲學之大指，備見於史，今但得其書而讀之，天下之信從者將益堅，以視昔日奮乎深山之中，難易固不同也。【略】天下獲讀先生之書有日矣。予觀世敎之衰，士大夫篤意詞章，而憚言義理之學，旁搜博集，誇簡冊之富，而其邑之先賢及其父祖之所撰述，或缺焉若此者，皆狥末而昧本者也。陳子可謂知所本矣。其使先生之學復行於天下，足與文清並垂，以信揭公之論者，必賴此舉也夫。

陳嘉基《定宇先生文集叙》 獨是公布衣弗顯，敎授生徒以老，其志紫陽之志，以上接濂洛、關中之傳，視諸儒遇較艱而心較苦，凡發明六經、四子、羽翼道統者，蓋不知幾百千萬言矣。後人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而有不流連慨慕，願爲橫經之弟子，負杖之及門乎。

吳承漸《定宇先生文集跋》 先生造道至深，故言無枝葉；窮理至極，故語皆精醇。其微者，研究性天，融貫經傳，其顯者，辨析疑義，折衷群言。俾聖道明而異端息，學者知所依歸，繼往開來之功，豈後世儒者所能及也？自朱子歿，而聖賢大中至正之道蕪於訓詁之龐訛，歧於陳、陸之旨趣。當禁錮摧戕之餘，先生毅然以正學爲己任。自謂沉酣《四書》三十餘年，其發明大義，一本《章註》及《語類》，涵者發之，衍者約之，略者拓之，諸說之叛者芟而去之，先生之致力亦云勤矣。觀其論蔡傳之所不同，辨別朱子之緒言軼事，知其得諸常甫黃公、德粹滕公之親承者，淵源蓋弘遠矣。《通略》所輯，主乎簡要，然槩括全史，原本《綱目》，而時有所去取。其議論精當，深足開發識力，豈但爲初學之津梁而已也？孔、孟之傳，得朱子而大明；朱子之書，得先生而益著。先生爲紫陽之功臣，蓋天下後世之公論也！詎止草廬、弘齋二先生之言哉？

汪晉徵《題陳定宇先生文集》 紫陽心法著新安，自得先生緒未殘。百世纂修成《集傳》，一生行跡寄儒冠。祠前明月含深樹，舟畔輕風響急湍。梓里非遙勤仰止，誰傳絕業嗣登壇。

《元詩選》初集丙集 有詩一卷，其句法如：「笑渠柱笏看山色，容我扶筇聽水聲」；「柳枝水灑一溪月，豆子雨開千嶂烟」；「先苦半生眞食蓼，回甘晚景異嘗茶」，亦殊不多見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二 《勤有堂隨錄》一卷，【略】此其隨筆劄記之文也，雖多談義理，而頗兼考證。於宋末元初諸人，各舉其學問之源流、文章之得失，非泛泛託諸空言者。其謂陳安卿爲朱門第一人，黃直卿、李方子多有差處，謂楊誠齋亦閒氣所生，何可輕議？謂劉辰翁父喪七年不除，爲好怪釣名，尤平情之論，不規規於門戶之見者矣。

又卷一六七 《定宇集》十六卷、《別集》一卷，【略】櫟生朱子之鄉，故力崇朱子之學。集中如《澄潭贊》曰：「惟千載心，秋月寒水，儒釋同處，我聞朱子。」附會《齋居》、《感興》詩句，以強合於禪，未免自生疵累，異乎朱子之所傳。然集中諸文，大抵皆醇正質實，不涉詭誕。如《深衣考》之類，雖未必盡合古制，而援據考證，究與空談說經者有間。惟詩作《擊壤集》派，多不入格，顧嗣立《元詩選》中所稱「笑渠拄笏看山色，容我扶筇聽水聲」，「柳枝水灑一溪月，豆子雨開千嶂烟」諸句，皆沙中金屑，不能數數遇之也。

施璜《跋定宇先生文集後》 往余讀《汪仁峰先生集》，謂元季明初之間，吾郡典章文物之盛，理學相傳之眞，他郡或未之過，首推定宇先生爲朱子世嫡焉。【略】然究其所以首推定宇先生爲朱子世嫡者，則以其發明《四書集註》，無絲毫敢出朱子窠臼外。所謂實用聖賢工夫，故看得聖賢之意，實用朱子工夫，故看得朱子之意出者也。而諸家之說，有畔於朱子者，則刊而

去之。微詞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故《大全》、《輯釋》諸書，皆稱定宇先生爲陳新安云，尊之至也！何俗儒不察，猶以布衣未仕少之，何其見之陋乎！雖然，人亦未見其著述之富耳，五經非大儒不能盡通。

分論

《深衣說》 曹涇《深衣說跋》：陳君壽翁以舊說見教，訓故叙次，若出于其自爲言，而未嘗不本之先儒，要其歸于經意，卒無背也。其爲說字字研審，其大節目則曲裾圓裾之辨，衣裳幅數之當，令人一見煥然。至于以二句十四字爲續衽鉤邊之訓，酷似孟子說《詩》例，比呂氏尤爲峻潔。而鄭氏之云，亦可用是推之以還本旨。然微壽翁，鄭意晦矣。嗚呼，此古大人格物之學也。人人于讀書遇事，平心而玩，觸類而長如此，亦何經之不可窮，何理之不可通，而何事之不可處哉！豈特深衣一節也？

《與胡雙湖書》 胡雙湖《又與定宇先生書》：甲午仲夏，甫得拜領三月初六所賜還教，披味無慮十數，亟題其後曰：予讀定宇陳君所答書，繾綣之情，箴規之意，匡救之心，流動筆端，使人把玩不能去手。余朋友交際多矣，愛不忘規，未有如斯人也。孔子曰「益者三友」，于定宇乎見之。

《進士對策》 陳昂《訂刻定宇先生文集紀言》：先生中式卷，第一場：經疑二道，書義一道。第二場：誥一道。第三場：策一道。試官評云：「文理詳盡，非苟作者。誥平通策，極有發明，殊異他作。」集中未及詳載，故爲拈出。

《歷代蒙求》 陳昂《訂刻定宇先生文集紀言》：先生《歷代蒙求》最便初學，門人朱楓林學士稱之爲「小四書」。先王父三色公曾刻入《通略》後，茲不更載。「小四書」者，一爲方蛟峰《名物蒙求》，一爲程勿齋《性理字訓》，一爲黃成性《史學提要》，其一即先生《歷代蒙求》。

《和胡雙湖敬存詩》 胡雙湖《與定宇先生書一》：所《和敬存詩》大好，末意正得朋友相與之道。但青眼目成，莫啓其疑心，如何尚未附行也？

《晚蟬》 《元詩選補遺》：語有所諷，但嫌其淺。

傳記

《元史》卷一八九《陳櫟傳》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集〕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汪炎昶《定宇先生墓行狀》（存目）

《定宇集》卷首《年表》（存目）

《元詩紀事》卷一二（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陳櫟《雲萍小錄》 陳櫟字壽翁，小名佳老，行第三，住休寧縣千秋鄉之

陳邨，生淳祐十二年壬子三月二十七日寅時。【略】家世居陳邨，【略】櫟自七歲至十四歲，侍先君游學。年十五，饑驅之，僭爲童子師，自此竟不能舍，堅苦蹉跎，無從質正。歲辛卯，年四十矣，僭和虛谷方公《上南行詩》，【略】自此相獎借，訓誨者甚至，雖察父哲兄之我愛，良不是過。自丙申至庚子，無歲不見，無月不書，愛之有加焉無替也。近秋丁一再上謁，其還也，蒙力留之館中，且云嗣歲確佚老於家，嗣春未必可會晤，可不留一惜別乎？因不敢辭。入夜縱談，忽出一紙，首題曰《雲萍小錄》，乃叙述家世及平生及賢子孫以賜教者也，且令櫟亦書世家以呈。櫟思之，《雲萍小錄》所以叙交好、示久遠也，非敵己不當書，非稍有可書不敢書。雖今者先生忘年而下交之。【略】櫟也自揆晚末上交，何敢僭？不足乎揚雲萍之至，又何敢僭？然念先生謙恭之盛德，出于眞誠，有如夫子之于人常俯而就之者，既忘其尊，而以是先施之。櫟苟輕愛，不述以報，則眞頑冥不靈也已，因敢忘其卑而書以呈焉，併以呈希仁、希文二兄長。其無曰是子是錄，多見其不知量也，則幸甚！幸甚。

又《自咏百七十韻》 祖宗世種德，生我異群兒。憶當五歲前，教者祖父慈。未識蒙孝字，先誦蒙孝辭。詹兄曰梅哥，厥母吾母姨。先父加之冠，專爲脩百芝。句讀熟《魯論》，徹章蓋冬初。冬仲大父歿，舅翁弔總帷。愛我撫我頂，聽我誦《學而》。琅琅盡《鄉黨》，繼誦尙忘疲。舅翁謂之止，稱是天上麒。六歲所從怪，飯罷出游嬉。謂我頑如石，不教專扑笞。七歲侍先父，三載臨溪湄。辛酉從仲黃，五月學破題。進進待解盟，小冒漸能爲。壬戌至甲子，隨侍東復西。詹溪友四程，英才推一時。幸甚相切磋，愛我深相期。臞山謂有子，延我爲塾師。初聞賦戲言，馬耳東風吹。先父習「麟經」，授我孔壁《書》。謂徽後洙泗，《四書》教令披。丙寅年十五，遽爲饑所驅。東書團圓山，童生八人隨。孜孜不敢怠，夜槃逮鳴雞。次年館湖干，老稚荷提撕。請題草窗翁，許我文鮮疵。朱書勉精看，程文教力追。是年槐花黃，祖母服未除。先父不及試，族叔同旅廚。一筆了三場，不遭曳白譏。庚午亦失解，銳氣能不萎。故鄉處族館，族弟汗血駒。麗澤用其名，先登蝚弧麾。四經卷卷悉，淸言書巍巍。鉅公汪溪陽，文衡省監持。氣象許宏闊，辭意稱豐腴。謂雖在廣場，亦當先列龜。此文與此批，見者誰敢非。自此有餘力，書外兼寄詩。小敵見必勇，輩儕避旌徽。癸酉書題難，立說及者希。考官勾龍戶（勾龍宸子），一批擬指予。淸才不易得，斷題無可疑。但分前後聖，不合襲省闈。次年赴混補，萬人場并馳。二十三後生，難得人信諸。吳君託以卷，日中文摠摛。非此三百緡，何以贍其歸。壁流既問津，謂將闊步趨。豈意三百年，科目止於斯。屠龍成無用，躍鳳蔚何施。昨雖舉業習，畢力不在茲。古文壯氣骨，性理窮淵微。乙亥館江潭，諸友交見推。刺口讒吟哦，哄如喧蜜脾。我獨默其間，抱葉寒蟬如。不屑涉淺流，尋源浩無涯。《風雅》、《騷》、《選》降，唐宋星秋輝。凡諸大家數，一一加嚌嚅。然詩有別才，天分終較卑。經膏與理髓，聖賢示我規。精力詩中盡，毋乃一生癡。心不能兩重，此昂彼必低。定見下退轉，江潭而詹溪。臞山踐前言，聘幣及吾廬。所幸有子姪，皆有受道資。一坐閱八年，膠漆久不渝。藉其綱維力，數畝買山畬。惟此八年中，哭父衰厥衣。終喪采泮芹，泮師林巖居。其人數傲睨，見我加稱譽。月書季考文，許我白衆眉。以啓贄兩馮，交答壎應篪。繼此諸教官，見待略等夸。殿謁不我責，羹牆見宣尼。辛卯客梧山，一紀方別栖。厄哉館渠口，書衣焚無餘。壬子否欲泰，燠身陽岡曦。甲寅科詔頒，鳶魚均躍飛。科停四十年，壯皙已老黧。行年六十二，可喜亦可吁。甲戌別西湖，一舫重漣漪。簪筆漫入場，誰識兀孤羆。已過田光年，老醜亦如之。理精文亦熟，執餅啜茗甃。游戲日中了，跳出門限危。吾友謂必中，不答笑支頤。歸過菊節後，風傳鶚橫颸。是時未揭曉，無乃鬼揶揄。既而果爾中，廁我濫吹籲。一朝省檄下，初欲推病軀。勸駕者張侯，自枉五馬車。敦請上長林，急下亦筍輿。下馬握手語，滿面春熙熙。次日燕之泮，禮意逾勤渠。刻日再詣府，歸辦衣糧齎。豈謂不後先，主有鼓盆悲。行無或使者，止泥莫陽機。筍輿官給送，杭解姑委蛇。謀之鄧與王（鄧善之司業、王誠甫書吏），云子退何居。進難退奚難，稱病告錄司。坊正驗然否，執牒還鄉閭。一一如所教，衆人皆笑嗤。同榜有六人，買舟浮泗沂。二黃林盧王，張子最後期。五人恬是我，平山獨嗟咨。謂公機難逢，自棄與人殊。彼如翔雲鴻，我如墮泥鴟。作序送之行，命兒餞解維。得者惟黃張，失亦恩不虛。我倘與此試，一得如摘髭。萬一或失馬，橫經亦皐比。然亦何足恨，一笑返釣磯。念彼得馬者，箠辱臀無肌。何如天爵尊，玉返避涅緇。靑紫耀目前，老矣竟何裨。退無治生計，耕經培根基。丹鉛畢此生，初志酬桑榆。糠糜從自飫，道義甘前肥。詩非吾所長，世自有人奇。亦嘗印老方，屬和枯蒙噓。謂讀陳君作，如見上天梯。和公《上南行》，選刊尾瓊琚（方公《上南行》詩，予嘗和寄弘齋，弘齋達之方公，公選五首附刊于集，吳甥仲文曾見刊本）。亦如岑高作，得附杜拾遺。終焉小剞劂，巨刃自有宜。朱書天地心，溯洙沿濂伊。顯固

日行天，奧難冰釋澌。坊本纂諸家，動是醇雜醨。後生爲所銜，望洋入無蹊。不用聖賢力，天大難井窺。不用朱子力，海深測以蠡。十五已勵志，熟誦精思維。鑽研五十年，熟考洞毫釐。不獲一時用，遂欲百世垂。《四書》精發明，妙處繭抽絲。如舉標月指，出彼黑暗迷。纂疏蔡《書傳》，饒董編區區。厥子以委我，搜羅加補苴。成書付之刻，謬妄刪支離。附益諸異說，秋蘭著賁施。四海有具眼，喜想繼以嘻。樂善胡雙湖，愛我志朱愚。我有《廣通略》，《史纂》蒙摘奇。《宋略》摘最多，亦欠如貫珠。此外所編述，盈箱困毛錐。《詩》、《記》皆句釋，《記》尤其思攄。《十翼》與四傳，二經究麟羲。近撮《六典》要，略如孔孟姬。嘗以夜繼晷，古文圈點批。杜詩亦寫注，鑿鑿皆有稽。吳某借不還，執以爲己私。五子節注評，散落無依稀。《四書》與《書》、《記》，群玉之璵璠。三者倘行世，豈曰小補與。無力可辦此，有力將投誰。生者不我重，歿也應我思。朽骨相後人，東坡豈吾欺。知更幾寒暑，了卻老頭皮。間氣更誰鍾，我亦自惜之。當爲百世士，何但今布韋。骨朽此心傳，腐寧草木俱。從彼啄腐鼠，舉頭嚇鵷雛。年忽及先聖，七十加二期。使其止于此，藉手見先儒。使不止於此，天錫何敢辭。三山林樂天，談命當杭衢。許我八十六，此言倘契繻。教有最幼孫，亦當挺梧枝。到此反其眞，大笑與世違。

陳昂《訂刻定宇先生文集紀言》 元仁宗延祐七年五月，明經書院聘先生爲文衡，經義共一百一十九卷，《易》義共四十三卷，《書》義共七十卷，《詩》義共二十一卷，《記》義共二十五卷，《春秋》共八十卷，古賦共若干卷，先生一一評定，不爽毫忽，士論翕然稱之。今集中秪載總評及《燕山八景賦》評，其全評當倣《三衢文會》例另刻行世。《三衢文會》者，江浙間私課，延祐六年刻於鄱江者也。

又《訂刻定宇先生文集紀言》 先生弱冠時，代族人清孫作《懋遷》、《有無》、《化居》三句題文，有曰：「聖人勉天下不自私之心，所以致養者無不足；聖人動天下不自已之機，所以致治者無不同。」遂爲麗澤文盟之冠。記此以作先生佚事。

作品本事

陳櫟《雲萍小錄》 歲辛卯，年四十矣，僭和虛谷方公《上南行詩》，偶得轉聞于判簿弘齋先生曹公，聞先生頗稱嘉之。櫟于先生自少景慕，不啻水之江、星之斗也。

葉儀《定宇集跋》 汪炎昶撰《行狀》：鄉先達方公回、曹公涇皆號文場老手，先生相與切磋，甚爲二公所敬服。和方虛谷《上南行》十二首寄王教授。《定宇先生文集》：「方公《上南行》詩，予嘗和寄弘齋，弘齋達之方公，公選五首，附刊于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二 《勤有堂隨錄》一卷，【略】櫟《定宇集》前載有《年表》一卷，稱至治三年，年七十二作《勤有堂記》，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然其記集中不載，而集末別有朱升記一篇，述其曾孫鑿之言曰：「『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室廬』，韓公詩也；『詩書勤乃有』，亦韓公詩也。觀吾家堂名者惑而弗辨，請爲記以昭之。」云云。詳其詞意，主於櫟夫婦辛勤以有此堂。蓋宋末建陽余氏書坊亦名曰勤有堂，故有是辨歟？

著錄

陳櫟《上許丞相書》 櫟二十年來，略有編纂，不敢一毫不祖述乎朱子，又或就其臼窠中而發明之。于《語》、《孟》有《口義》，于《易》有《讀易編》，于《書》有《書解折衷》，于《詩》有《述傳句解》，于《禮記》有《集義句解》，于史有《增廣通略》之類，貧不能刊，僅所刊《語孟口義》一書而已。羽翼先儒之書，以模範子衿之輩，雖自弱冠以來，不能一日舍筆耕而食，然及人者終有限焉。區區之愚，不無望于先生。

汪炎昶《定宇先生行狀》 于是《語》、《孟》有《口義》，《書》解有《折衷》，讀《易》有編，釋《詩》以句，《六典》有《撮要》，《三傳》有《節注》，大小雅有《釋》，于《通鑒》則約取其至要，於《通略》則增廣其未備。【略】越兩寒暑，而《四書發明》成，既而又編《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

范淶《理學名儒坊傳》 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讀易編》、《讀詩記》、《爾雅釋》、《六典撮要》、《三傳節注》、《增廣通略》諸書。

陳昂《訂刻定宇先生文集紀言》 先生著述有《四書發明》、《論孟訓蒙口

義》、《書傳纂疏》、《書解折衷》、《讀易編》、《百一易略》、《讀詩記》、《禮記集成》、《六典撮要》、《三傳節註》諸書。其《書傳纂疏》，東海先生已刻入《經解》中，聞《百一易略》虞山錢遵王家有抄本，蓋豐城劍光，當不終沉埋也。《中星考》、《河圖洛書考辨》、《置閏辨》原抄最冗，且多訛句。今《中星考》從唐荆川先生《稗編》節本，《河圖洛書》及《置閏》兩辨，從先師黃寓莊先生家藏約本。

葉儀《定宇集跋》 先生族孫毅軒、書崖二公今又梓先生《文集》行世，遂使千百世後之學者讀先生之文，確然深信子朱子之所以當尊、異端之所以當黜，而由濂洛以溯洙泗，無歧途，無迷津，則先生祖孫均有功於聖賢道統之傳，顧不偉歟！抑儀十三世祖仲翔公諱龍，生宋咸淳乙丑，少先生十四歲，潛心子朱子之學。元至大中爲青陽教諭，崇祀名宦，詳載郡邑志及家譜，實受業於先生之門。茲毅軒公又以先生文集見委跋尾，而儀末學小子，亦得挂名集中，是又寒家祖孫之私幸，不僅爲千百世學者幸而已也。

陳昂《訂刻定宇先生文集紀言》 先生集家藏已久。己巳歲，與宿峰姪謀梓禾中，會宿峰入官都門，中輟未果。今毅軒兄獨肩其任，予兩人夙志爲之頓愜。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陳櫟《陳定宇先生集》十六卷。

翁叔元《新安陳定宇先生文集序》 後閱司寇徐公新刻宋、元人《五經解》，始得先生《尚書蔡氏集傳纂疏》讀之。今歲先生族孫毅軒刊先生《文集》將成，來邸門請序於余。

戴紱《定宇先生文集序》 其他《雲萍小錄》，洎種種序、記、書、傳、論、說、銘、贊、策、表、詩、賦諸篇，圖書曆象、氣盈朔虛、陰陽五行之說，他人所囁嚅勿道者，莫不探微極奧，曲暢旁通。一書之中，體用咸備，巨細畢舉。【略】族孫嘉基懼其浸遠浸佚也，鏤之梓，問序於余。【略】於是時而恪守先人遺冊，非惟守之，又校正之，刊播之，走數千里達京師，就質於大人宿儒，以惠來學，臣道也，子道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定宇集》十六卷、《別集》一卷，【略】元陳櫟撰。【略】是集爲其族孫嘉基所刊，凡文十五卷，詩及詩餘一卷，《別集》一卷，則附錄序記誌狀之類。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陳櫟《定宇集》十六卷，又《別集》一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九 《陳定宇先生文集》十七卷，康熙乙亥。元休寧陳櫟撰，族孫嘉基定訂。

《補遼金元藝文志》 陳櫟《定宇集》十六卷，又《別集》一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定宇集》十六卷、《別集》一卷，元陳櫟撰。《別集》一卷則附錄誌傳之類也。康熙中刊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定宇集》十六卷、《別集》一卷，元陳櫟撰。康熙中刊本。 補：《陳定宇先生文集》十七卷，首一卷，元陳櫟撰。清康熙三十三年裔孫陳嘉基刊本。【略】四冊。余藏一帙。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陳定宇先生文集》十四卷，元陳櫟撰。清汪氏裘杼樓抄本。四冊。 又：《宋金元明人詞十七種》：《定宇詩餘》一卷，元陳櫟撰。

藝文

唐元《寄陳定宇胡敬存二先生》 五色鸞凰肯自驚，暮年木石了無情。海濱猶喜有大老，魯國可能無兩生。承露盤中餐玉屑，煮茶爐畔聽瓶笙。眼前駿骨人希識，他日圖形費遠征。

徐明善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芳谷集》二卷，【略】凡文一百二十篇。其文頗談性理，而平正篤實，大致猶爲雅潔，固非以方言俚語闌入筆墨者也。

傳記

《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八六引《饒州府志》　明善，德興人。八歲能文，至元間，任江西儒學提舉。嘗奉使安南，世子陳日炫於席間索詩，遂口占云：「乘傳入南中，雲章照海紅。天邊龍虎氣，徼外馬牛風。日月八荒燭，車書萬里同。丹青入《王會》，茅土祚無窮。」日炫遂納款奉貢。歷聘江、浙、湖廣三省考試，拔黃晉卿於落卷中。別號芳谷。著有《芳谷集》。其時邑後先有周伯顏、徐天麟工古詩，蔡儒實工絕句，朱有問工詞章，徐省翁、吳旭工唐律，并以才著。

《元詩選》癸集乙集　（存目）

《元詩紀事》卷九　（存目）

紀事

《中洲野錄・芳谷出使》　徐芳谷字明善，鄱陽人。至正間，任江西等處提舉。嘗奉使交阯國，其王子陳日炫聞公善詩，舉巵酒立召索吟，公遂口占云：「乘傳入南中，雲章照海紅。天邊龍虎氣，徼外馬牛風。日月八荒燭，車書萬里同。丹青入《王會》，茅土祚無窮。」日炫遂納款奉貢。公聲名大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明善字志友，德興人。「芳谷」其別號也。至元中，官隆興教授，又爲江西儒學提舉。嘗奉使安南，歷主江、浙、湖廣三省考試，拔黃溍於棄卷中，識鑒爲當世所稱。《元史》不爲立傳。《豫章人物志》頗載其事跡，而不言其有集。又稱爲鄱陽人（案程文憲《中州野錄》亦稱明善鄱陽人）。頗參差不合。知遺文湮晦，故傳聞異詞矣。《中州野錄》載其奉使交阯時，陳日烜知其能詩，即席請賦，遂口占五言律詩一首。日烜遂納款奉貢，明善詩名因大振。然此集中有文無詩，前後亦無序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明善別號芳谷，一稱鄱陽人。至元間，嘗爲隆興教授，遷江西儒學提舉，歷主江、浙、湖廣考試，拔黃溍於落卷中。奉使交阯國，其王子陳日炫聞明善工詩，舉巵立索，遂口占云，【略】日炫遂納款奉貢，詩名大振。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芳谷集》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元徐明善撰。【略】其《汪標墓銘》一首已有闕文，《河南廉訪使吳公墓銘》一首，有錄無書，當由佚脫。又《平章董士選三代贈官制》三首，考其生平，未居館職，不應代擬王言。案蘇天爵《元文類》載此三制，題元明善所作。蓋編《芳谷集》者因明善之名相同，遂不加考核而誤收。今姑仍原本錄之，而訂其舛謬於此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芳谷文集》二卷，明鈔本。豫章德興徐明善志友父著。【略】然此集止有其文一百餘篇，多尚性理，無語錄之習，又無前後序跋可攷。白紙黑格，似屬明鈔。上有「翰林院印」，當曾入館中而退還者。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芳谷集》二卷，元徐明善撰。　又《續錄》：八千卷樓有鈔本二部。　《豫章叢書》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芳谷集》二卷，元徐明善撰。按：此書《四庫》著錄。莫氏未收。　補：近有刊本，多附錄一卷。　補：《芳谷集》三卷，元徐明善撰，校勘記一卷，胡思敬撰。民國九年胡思敬刊《敬鄉樓叢書》本。

陸文圭

論述

吳訥《識靜春堂詩集》　性剛明超邁，文辭類其爲人，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牆東類稿》二十卷，【略】史稱文圭之文融

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涘，東南學者皆宗師之。今核所作，史言不謬。史又稱其邃於地理，考核甚詳，今檢集中惟存《辨毛穎傳中山》一條，餘悉不載，殆散佚不可考矣。

《**點絳唇**》（**玉體纖柔**）　《蕙風詞話》卷三：陸子方《牆東詩餘・點絳唇・情景》四首，其一云：「玉體纖柔，照人滴滴嬌波溜。塡詞未就。遲卻窗前繡。」情景之佳，殆無踰此。

傳記

《**元史**》**卷一九〇**《**陸文圭傳**》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牆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纊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骨暴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有《牆東類稿》二十卷。

《**元史類編**》**卷三五**　（存目）

紀事

陸文圭《**謝鄧善之僉事取中鄉試第二名啟**》　桑榆已晚，自憐野老之餘齡；柳花無私，均囿化工之一氣。【略】恭惟某官，【略】風猷久著，品藻尤精。遂令躍冶之不祥，竟使處囊而立見。如某者髮已種種，視亦茫茫，不記阿婆三五之時，堪笑老翁七十之狀。

又《**送唐子華序**》　壬申癸酉，余始弱冠，《春秋》受學於梅坡盧公，公扳以登諸老之門，如存齋陳公、本心文公、止堂高公、陵陽牟公，皆一時之望，余俱得拜床下。盧寓蘇臺，晚歸閩；陳以下聚居霅上。曲阜既燼，靈光獨存，雖清規苦節照映湖水，而夕陽古木日就枯摧。人之云亡，愾我寤嘆。至元以來，子昂最穎出。成甫之昆弟、無逸之父子，皆辱與余交。而甲寅舉首、庚申聯貢，則遠逸之兄而周氏之父子也。後來之秀，余不及識者甚衆。猗與盛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文圭當南宋之末，年已二十餘，入元後五十餘年，至泰定、天曆間，尚應聘設教於容山。至順末，猶爲陳敬叔作《安定祠記》。又數年，至順帝至正初始卒，最爲老壽。惟史不載其登仕版，而集中《吳縣學田記》有「至元辛卯余領吳縣學事」語，似亦曾爲教官。然辛卯爲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文圭祇三十餘，而記中乃有「余愚且老」句，與文圭情事不合。或此記本代人作，而失於標注歟？

《**蕙風詞話**》**卷三**　《牆東類稿・妾陳氏墓誌銘》略云：妾陳氏，暨陽悟空鎭人。生而秀慧，里之豪彊委禽焉，父靳不與。曰：「吾女當擇才人事之。」父與余外氏同里閈，往來識余，遂與歸焉。余閒居八年，素不事生業，左右散去略盡，陳獨侍余無倦色。性警悟，頗涉文學。壬午春歸寧，父欲奪其志，輒誓不許，曰：「吾死陸氏矣。」趨之而歸。感微疾，卧經旬，容止不類病人。索坡集閱之，一夕而卒，年二十有七。子方《點絳唇》詞，疑即爲陳氏作。陳涉文學，故能塡詞。子方詞其二云：「齊眉相守。願得從今後。」其四云：「白頭相守。破鏡重圓後。」略與歸寧趨歸情事相合。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陸文圭《牆東類稿》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牆東類稿》二十卷，【略】元陸文圭撰。【略】是集本二十卷，世久無傳，今從《永樂大典》中蒐採遺佚，共得文三百餘篇，詩詞六百餘篇，仍依原目釐爲二十卷。雖割裂之餘，重爲（輯）〔緝〕綴，亡失者已多，而據所存者觀之，固元初一作者也。

《**元史新編**》**卷四六**　有《牆東類稿》二十卷，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

李兆洛《**牆東類稿序**》　蓋他集皆世有傳本，《牆東類稿》則散佚已久，賴

《四庫全書》采掇《永樂大典》而存之。如更不刊行，則將遂亡之也。既語清臣，即屬友人於浙之文瀾閣錄取原本以還，令門人薛祉安、承守丹校讎，授清臣付梓。清臣又搜集闕遺，爲《補遺》一卷。經數月而就，以復於余。【略】今子方之集，爲邑中刻先集發軔矣。

祁寯藻《牆東類稿序》 丁酉之秋，寯藻承天子恩命，督學江左。【略】閱二年，暨陽書院山長申耆李先生始以新刻元陸子方《牆東類稿》見示。按《舊志》，稿於有明中葉已散佚不可得，是本蓋即《永樂大典》中蒐輯之本，而申耆先生借鈔於文瀾閣者也。陸氏子孫不忘先德，匄工刊之，以壽於世，又搜集遺闕以附於後，而散佚者復得完整。

陸煒《牆東類稿》 《牆東類稿》一書，據黃志云僅存三十六篇，稱爲脫簡，蓋在明初久已散失，不獲全本，以此知留心掌故者少也。我朝昇平日久，嗜古者多，凡從前不恆見之書盡壽梨棗。此書初從《永樂大典》鈔出，始得徧傳宇內。惟傳寫既多，魚豕之訛篇中多有，茲悉心讎校，又補其闕文一卷付梓。雖非原本，而墜緒得延，未始非徵文者所共寶也。

金武祥《牆東類稿校勘記》 吾邑元時陸子方《牆東類稿》二十卷，《四庫提要》稱其爲元初哀然一作者。道光己亥，李申耆先生借鈔文瀾閣所藏《永樂大典》中蒐輯之本，俾陸清臣梓之。庚申亂後，傳本希有，余前在粵中赤溪任所，擬重刻之。校勘舊刻，訛舛處數十條。適奉諱未獲重鋟，因將校勘各條先記於此，異日能償此願與否，未可知也。

盛宣懷《牆東類稿跋》 右《牆東類稿》二十卷，元陸文圭撰。【略】是集二十卷，久已失傳，館臣從《大典》中搜得遺文三百餘篇，詩詞六百餘篇，仍釐爲二十卷。道光己亥，陸氏後人清臣承陽湖李申耆先生之指，從文瀾閣鈔出，刊於江陰，兵燹後板亦殘缺，爰就印本重刊。金君淮生新讀是集，成《校勘記》一卷，附刊於後。至清臣補遺詩文六篇，不注所出，亦一病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牆東類稿》二十卷，元陸文圭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近年陸氏裔孫刊本。

又《附錄》 江陰葉氏刊本（荃孫）。

又《續錄》 道光十九年陸氏世德堂刊。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牆東類稿》二十卷，元陸文圭撰。

又：近年陸氏裔孫刊本。 補：清四庫館寫本，【略】鈐翰林院大印。余曾借校。 又：清寫本，孔繼涵手寫目錄，蔣君汝藻藏書。 又補：《牆東類稿》二十卷、《補遺》一卷，元陸文圭撰。清道光間刊本。 又補：《牆東類稿》二十卷，《補遺》一卷，元陸文圭撰。《校勘記》一卷，清金武祥撰。 又：清光緒二十二年盛宣懷刊《常州先哲遺書》本，從《永樂大典》本出。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牆東類稿》二十卷，元陸文圭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牆東類稿》二十卷，四冊。元陸文圭撰。烏絲闌舊鈔本。 又：《牆東類稿》二十卷，八冊。元陸文圭撰。舊鈔本。

《蕙風詞話》卷三 陸子方《牆東詩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二十一種》：《牆東詩餘》一卷，元陸文圭撰。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 《三家詩餘》五卷，二冊。清不著編人。舊鈔本，朱墨合校。《盤洲詩餘》三卷，宋洪适撰。《藏春詩餘》一卷，元劉秉忠撰。《牆東詩餘》一卷，元陸文圭撰。

任士林

論述

綜論

陸文圭《任叔寔遺稿序》 余往來古杭五十年，納交南北勝士甚衆。慶元任君叔寔，籍籍有文名。曩一見於南谷坐上，恨不得傾蓋而語。泰定間，君之嗣子良吏於澄川，因出先人手澤示余，將摹而傳之。余然後盡睹君之文，記、序、碑、銘，高古特甚，長吟短韵，清雅有餘，無一點塵俗氣。近世號爲文士，略

無能過之者。彼皆樹聲望而躐清要，俯玩一世，志得意滿；而君獨困蹶坎壈，布衣終身，不霑一命，命也夫！時也夫！命者厄於天也，時者窮於人也。每觀漢、隋、唐史所載諸人遺集，無慮數千百家，宋尤倍之，然傳至今者，百無一二。非惟一時所作不足以傳後，而宋以前無鋟梓，手抄默記，故爲艱得。近世鐫刻尤多，流傳至廣，傳而好之者鮮矣，況敬而服之乎？叔寔之文，可服者也。良金美玉，定價於當時，而文人才士，定價於身後。叔寔未沒時，忌而訾之者亦有之矣。嗚呼，後世豈無揚子雲哉！謄本脫誤數十字，余一一是正，而歸之子良。愼寶之哉。

杜本《松鄉先生文集序》 惟叔實甫始自四明山中來杭，倡爲古作者文辭，一時驚猜疑愕，怪笑非訕者往往喧雜。獨趙公子昂、鄧公善之、袁公伯長、周公景遠、張君錫、楊仲弘、薛宗海、吾子行、劉師魯交相推譽，以爲柳河東其人也。由是近遠求文著金石者，戶外之屨相接矣，往時怪笑非訕者亦隨以服。余時喜從故都遺老承問往昔文獻，尤與叔實親善，又嘗從受《中易》之旨。蓋叔實粹美質直，愛好人倫，有志於當世，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嘗見其意于《送鄧善之赴史館序》矣。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見其文之典則淳雅，而制行端實，薦爲安定書院山長，庶使講道以淑來學，而竟以疾終。若趙公子昂、袁公伯長、鄧公善之繼登詞垣，使叔實而猶存，豈不能與時翕張、日昌其製作之思而相與爲高下耶！是其所謂渾厚博大、溫潤清揚者，抑又有非人之所能爲者矣。而不使之鳴夫國家之盛，乃獨多見於宮祠、塔寺琬琰之間，其亦幸托斯文以爲世雋永。又若《謝翺》、《胡烈婦傳》，能使秉彝好德之心千載著明，是豈徒作者哉？趙公之銘之辭所謂「木折于山，玉碎于璞」，尤知德之士所以深嗟而痛惜也。

《元史》卷一九〇《戴表元傳》附 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鄔鳴雷《松鄉先生集序》 先生毓英宋季，遘難元初。家學相承，業有至人爲領袖；古心獨抱，肯從異類共衣冠？所由繒弋長違，蚤謝干時之策；縹緗日逐，聊耽避世之名。誓入山以轉深，甘墜淵而不返。然而天傾地覆之際，綱常可任以一身；食毛踐土之軀，徵辟莫圉其累至。養時晦而不得，避虜氛以無由，是用一受安山長以溷迹焉。在昔譙玄屢辱於莽嚚，龔生竟殀於薰燒，先生既兩違其患；抑惟有道浮沉於黨錮，柴桑偶屈於彭澤，先生克兩武其芳歟？嗟乎！有憑有托，身世可以委蛇；而似潔似污，神理豈容屈抑？於是寓言什九，居恆隨物以見情；諷詠再三，不必登高而作賦。自然有傳，同委運於老聃；海扇留題，永絕情於漢殿。此非其嘔心琬琰，希薪盡而火傳，兼亦埋照丹鉛，志代更而神躍者哉？【略】雷惟才與運逢，文與才而竝揚者，徵文猶緩，節與世迂，文載節而孤芳者，考文更□。矧先生之節，在宇宙則焜曜八荒，在吾鄉則振奮末學，而皆賴于讀其書、論其世，斯躍然興起也。則是刻烏容已諸？予聞先生平生痛惜皐羽，嘗爲作傳，至引伯夷、屈原相比。匪惟節義竝堅，蓋亦風氣相尙。嗚呼，鬼語神詞，既軼奇於漢、魏；清芬遠韻，豈襲跡於晉、唐。然則先生之集，固當與《晞髮》之編竝光文苑也歟。

胡儼《題任松鄉先生文集序》 於戲！先生之行之文，諸先生言之特詳，信有傳於世矣。余讀其文，篤實而弘博，深厚而舒徐，沉鬱而頓挫，鏘然而金石奏，燦然而琅玕呈。蓋卓乎有道之言，非淺之爲儒者也，又豈必附青雲而後施於後世哉！太史公重晏子爲人，欲爲之執鞭。余於先生之文亦忻慕焉，尙何辭耶？

《元詩選》二集丙集 趙文敏公曰：叔實之文，沈厚正大，不作瘦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明祭酒胡儼曰：「其文篤實而弘博，深厚而舒徐，鏘然而金石奏，燦然而琅玕呈，蓋卓乎有道之言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松鄉文集》十卷，【略】是集所錄，碑誌居多，大抵刻意摹韓愈，而其力不足以及愈，故句格往往拗澀，乃流爲劉蛻、孫樵之體。又間雜偶句，爲例不純。其《自然道士傳》、《正一先生傳》、《壽光先生傳》諸篇，襲《毛穎傳》而爲之，亦頗嫌窠臼。然南宋季年，文章凋敝。道學一派，以冗沓爲詳明；江湖一派，以纖佻爲雅雋。先民舊法，幾於蕩析無遺。士林承極壞之後，毅然欲追步於唐人，雖明而未融，要亦有振衰起廢之功，所宜過而存之者也。趙孟頫嘗見其《蘭芎山寺碑文》，深相傾挹。後士林卒，孟頫爲誌其墓。杜本亦稱其《謝翺傳》、《胡烈婦傳》，能使秉彝好德之心千載著明，固非曲相假借矣。

王家振《松鄉文集後序》 松鄉當大德、至大間，有盛名於浙，爲文力追先正，理足而意厚，不爲時風衆勢所移，可謂豪傑之士。夫文章，士之末也，然非末，則本何由見？有元一代，作者無慮二百家，著於《四庫》目者已不逮其半。而松鄉以山林一老儒，獨能齊帥初之芳躅，而振牧庵、道園之先聲，至使

海內嗜古之子，皆若以不及見任山長之文之爲憾事，則豈非樹本固者，歷歲久、用功深者收名遠也歟？

分論

《復志賦》、《壽光先生傳》 王應麟《書松鄉先生賦傳二篇後》：在漢東都，御史中丞句章任奕以文辭進，其名著於《會稽典錄》。近世任氏多工於詞賦，有聲場屋間，豈中丞苗裔耶？「丹穴鳳凰羽，風林席豹章」，信有種哉！叔實尚友前脩，鎔意鑄辭，賦傳二篇，師法孟堅，幽通昌黎。百川學海，以至於海，其進也孰禦？因書卷後以識嘗鼎一臠之味。它日大篇短章，金舂玉鳴，又當嗣書焉。任士林《跋王文後》：厚齋王先生客廣平，予偶錄《復志賦》、《壽光先生傳》求正，先生遽題其尾如此。今沒且數年，因理故稿，目睹手札，感愴久之。予老矣，語言彫落，無復精碩。諸老淪亡，孰與首可？乃錄其語於端，以自訂云。

《謝翺傳》、《吳思齊傳》 《蠶尾集》卷一〇：士林字叔實，與戴表元帥初齊名，所作《謝翺》、《吳思齊》二傳最傳，程篁墩《宋逸民錄》載之。他文或未稱是。

《題翰墨十八輩封爵圖》 《石洲詩話》卷五：任松鄉士林《題翰墨十八輩封爵圖》，用事頗巧。

傳記

趙孟頫《任叔實墓誌銘》 余始聞叔實，夢寐求思見之。數年，叔實自四明來杭，余始識叔實，顏貌樸野，與余甚契。自是相與爲友，而宗陽杜宗師館之於宮，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爲食，而文日大以肆，近遠求文以刻碑碣者，殆無虛日。蓋叔實之於文，沈厚正大，一以理爲主，不作廋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意其遽止於斯也！君諱士林，字叔實，姓任氏。其先蜀綿竹人，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慶元奉化，又再世而徙居琦山。【略】君六歲能文，大父奇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廉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既落成，有司以爲然，乃命教諭上虞，蓋作《蘭穹山記》時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唐。至元初，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聞君文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而長子耒疾久不瘥，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嘔疾，竟卒於杭州客舍。有章句、文集、《論語指要》、《中易》藏於家。君生於癸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略】將以某年某甲子，歸葬奉化松鄉雷公山祖墓之域。【略】銘曰：嗚呼，天之生叔實，既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一時，道淑後覺。曾不見用，粗展其略。阨窮坎壈，一病不藥。木折於山，玉碎於璞。行道之人，亦爲嗟若。歸葬松鄉，耒也同域。文冢在茲，過者必式。

紀事

任士林《書方師魯文稿後》 余少時喜作陳思王小賦，自謂文潛輩相頡頏，然終不能進矣。至若子雲、相如之作，則矯首歉然，莽不能窺，材力正不侔也。

趙孟頫《和任叔實將過華亭一詩留別序》 叔實先生應衛君有山之招，將過華亭，枉道訪余，且出詩卷見示，輒次嚴韻二首，一以寄衛君，一以奉叔實併簡詹載使君。

《元詩選》二集丙集 士林六歲能屬文，諸子百家，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廉訪完顏公深加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既成，命職教上虞。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唐。至大初，中書左丞郝天挺以事至杭，聞士林名，舉之行省，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

著錄

杜本《松鄉先生文集序》 右《松鄉集》者，四明任叔實甫所製詩、賦、記、序、碑、銘、傳、贊、雜著之文，總若干卷。其嗣子良爲江浙行中書省理所案牘

官，今杭州路太守任公，欲其文之傳於世也，就子良求其稿而刻之。子良謂其先人著述甚廣，而掇拾於散亡殘脫之餘者，未能畢見，其僅存者此爾。趙君仲德素與先人遊，舊故用意，裒集繕寫如此，因拓以遺余，且抆泣言曰：「先人與子夙有文字之契，懽愉憂戚，未嘗不相與莫逆也，而先人墓上之木拱矣，始克粗成是集，子宜叙其顛末，以考其成，庶幾先人之志也。」

《文淵閣書目》卷九　任叔實《松鄉文集》一部四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任士林《松鄉集》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松鄉先生文集》四冊，全。元四明任士林著，凡十卷。

《秘閣書目·文集》　任叔實《松鄉集》四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任叔實《松鄉文集》四冊。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任士林《松鄉集》十卷。

鄔鳴雷《松鄉先生集序》　先生之集，向有刻行。王厚齋先生埒之以班、韓，胡祭酒先生重之如太史公。而世異時遷，文凋獻落，乃吾奉顧罕睹其全書。予友孫一之得縱觀秘閣藏書，見先生之集在焉，欣然稱快，謂如靈光之獨存也，遂書其目以歸。而先生之耳孫一鳴以《易》魁兩浙，【略】輒爾裒其殘缺，屬之棗梨，而問序于不佞雷。

胡儼《題任松鄉先生文集序》　四明任松鄉先生詩文十卷，凡若干篇。舊有諸先生序冠其端，其孫今福建參政勉既梓以傳，復來徵余言。

孫能傳《任松鄉先生集題辭》　萬曆乙巳春，予校閣中藏書，有《任松鄉先生文集》四帙，乃元至正四年浙江行中書省舊刻。爲記四十一首，誌銘九首，傳六首，叙二十一首，說、引八首，賦十八首，雜著二十二首，詩三百六十八首，雜著二十三首，凡十卷。先生爲予鄉先哲，今其集多亡闕不可得，幸藏在秘閣，巋然若魯靈光之獨存，亦予邑文虬之光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任士林《松鄉先生文集》十卷。

《居易錄》卷二〇　元任士林《句章集》十卷，萬曆中鄞人孫能傳鈔館閣藏本，至正四年浙江行中書省舊刻也，卷首有趙松雪撰志銘，王厚齋序。

《元詩選》二集丙集　叔實嘗自作《松鄉記》，有《松鄉集》十卷。萬曆間，同邑孫能傳縱觀秘閣藏書，因得至正間舊本。耳孫一鳴復裒而刻之，以行於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松鄉文集》十卷，【略】元任士林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任士林《松鄉文集》十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任士林《松鄉文集》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元松鄉先生文集》十卷，元刊本，文瑞樓舊藏。元句章任士林叔實撰。【略】案：此元刊元印本。　又：《松鄉先生文集》十卷，明刊本。元句章任士林叔實甫著。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松鄉先生文集》十卷，明泰昌刊本。元句章任士林叔實甫撰。

王家振《松鄉文集後序》　全紹衣稱四明宋、元五家，任先生《松鄉》其一也。然彼四家者，《攻媿集》奉敕刊行，《剡源》、《清容》則郁氏宜稼堂錄之，《文獻集》雖非足本，尚得八卷。獨《松鄉文集》不可見，學者介介然不能無觖望。奉川明經孫子玉僊從文瀾閣借鈔，今冬十月復得舊鐫版百餘片於松鄉之後人。慨以拾遺補闕自任，其於鄉先生用心何其勤耶！【略】然予觀王氏《續通考》歷序元人述作，收戴而遺任，何也？幸獲登於祕閣，乃不至泯滅。由是而推吾鄉諸老先生之鴻篇鉅製，飄零磨滅者多多矣。而我朝嘉惠士林之澤，孫子發揮潛昧之心，與夫賢世胄綢繆先德之意，皆不可以無言。孫子往刻《剡源文鈔》，校讎精審，顧特黃氏節本耳。是集出，而四明五家如日再中，運景宣精，照耀鄉國，則不才得奏名末簡，有榮幸焉。

孫鏞《松鄉先生文集跋》　昔余得《松鄉先生文集》殘本於胡君夢仙鴻，後爲鄞友借鈔，屢索而不果還已。戊子秋遊杭，聞重修文瀾閣藏本，多鈔自錢塘丁氏。同里王君耀三掄奎，方館於其家，因得展轉假鈔全袠以歸。慈友王君艐蓮家振聞而勸刊，余力病未能也。今年采詩之役，從胡君文齋福昌訪得是集遺板於任氏故祠中，而先生裔孫有名一聲者，願籌貲相助。余爲之逐卷排比，則已亡其十之四，而爲鼠傷蠹蝕者亦六之二。別有漫漶數字，則丁氏存本已成脫文，無從校補矣。夫古人之集不爲不多，而其幸存者無幾。當其經營慘淡，莫不思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求遇知己於天下後世，而後人亦或有求遇其書而不得者，何也？蓋嘗竊思之，吾郡入國朝以來，博雅無如謝山全氏，其搜羅枌社掌故，尤不遺餘力。當是時，先生是集，吾邑未嘗無傳本，而近在鄰壤，不獲一遇，至欲移札西湖七子，得爲一瓻地步。觀其奉萬九沙先生問《松鄉集》一書，則惓惓於是集者，何啻饑渴之於甘美也？是板爲前明萬曆、泰昌間

鐫本，實余族遠祖一之先生始從祕閣鈔傳，去元至正舊刻已二百七十餘年矣。今去泰昌亦二百七十餘年，而修殘補缺，得復舊觀。雖余未學，鏘之會逢其適，而其神光潛發，乘運而興，攷其歲時後先顧若者，安知非先生地下之靈實呵護之也。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松鄉集》二卷，元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句章任士林叔實著。顧氏《元詩選》云：士林有集十卷，萬曆間，同邑孫能傳縱觀秘閣藏書，得至正舊本，耳孫一鳴復裒而刻之。考《內閣書目》有《松鄉集》十卷，此編上卷詩，下卷賦，當非足本。

沙元炳《清抄本元松鄉先生文集跋》 泰昌本，于杜、陸、熊三序皆不載，而獨載胡題，字句既異，又改跋爲序，豈所據本不同邪？ 又：補遺詩七首，原本所無，泰昌本接刊《九日詩》後，今錄附卷末。泰昌本有此題，當出後人掇拾。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松鄉先生文集》二卷，舊鈔本。元任士林撰。【略】文集十卷，此只鈔詩賦二卷。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松鄉文集》十卷，元任士林撰。鈔本。 附：黃松石手鈔本。（邵氏） 補：《元松鄉先生文集》十卷，元任士林撰。明永樂三年其孫任勉刊本，【略】有熊釗序，丁卯陸文圭序、杜本序，至元後丁丑邢泰序，均應士林之子子良請作。後趙孟頫撰墓誌銘。又有永樂三年胡儼後跋，言其孫今福建參政勉刻以傳云云。此書余先後見兩帙。 清傳鈔明永樂三年任勉刊本，序跋與前本同。鈐有錢大昕、黃鈞、潘介繁、盛昱藏印。余代涵芬樓收得，取校余藏本，其陸文圭、熊釗、杜本三序爲通行本所無，錄而存之。 清傳鈔明永樂三年任勉刊本，行款序跋同，有道光十八年諸咸璋校，又咸豐辛酉胡芝林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元松鄉先生文集》十卷，元任士林撰。明初刻本，二冊。 又：清抄本，二冊。

藝　文

趙孟頫《和任叔實將過華亭一詩留別》 任子老於學，飛騰無嘆遲。扁舟今又去，吾道定誰知。賓主歡娛地，琴尊聚集時。應同賈太守，話我失前期。

吾丘衍《寄奉化任叔實》 釣鼇海上任公子，曾與莊周釣秋水。長風鼓浪非所憂，斷掣虹霓未云已。時人聞此謂我夸，我聞爲君長驚嗟。欂梁不爲鼠穴用，天河乃可橫仙槎。君家昔住海東邑，柳侯一見如曾識。相逢大笑傾酒壺，誦君文章洗胸臆。東風吹船忽西下，揚馬聲名孰相借。醯鷄未信雲中鸞，結綠青萍豈聞價。人才自古難遇知，丈夫未肯輕揚眉。杜陵豈是不鳴者，孟生老作襄陽兒。炎歊吹風九天熱，相憶林幽灑雲髮。拄杖可待或有期，爲掃秋空待明月。

雜　錄

《**書畫彙考**》**卷四八《李息齋為任叔實墨竹》李衎識** 任叔實教授有松江之行，武林士友作歌詩以贐之，予不能也，寫此二圖以見意云。

熊　禾

論　述

綜　論

許衡《熊勿軒先生文集序》 文之傳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爲文，不關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關世教其用歟！求其眞才實學、全體大用、具天地之綱常、壽斯民之命脈、紹聖賢之統緒者，吾於建陽熊先生足徵焉。

胡潛齋《與退齋論學》 先生標致不俗，學術有源，誨誘之得其法，出處

之適其宜，與其貌之溫而恭也，言之約而中也。某私竊自念，此正向者想像之中若有所見者無疑矣，豈幽思之極、精神所感之驗耶？豈非斯道之所寄耶？

丘錫《鼇峰書院記》 吾鄉熊氏，中原文獻之家。唐季提兵入閩，而卜居於義寧山，子孫世業於儒，詩書禮樂之澤逮今猶昔。宋初有熊公知至，自號鼇峰先生，隱德不仕，立書院於鼇峰之下，以詩鳴，得晚唐體，有《鼇峰隱人集》行於世。紫陽夫子倡明道學，熊公節號端操先生者，在於門人之列，編修性理羣書，而爲學者矜式，修理鼇峰書院，以延師友。至宋季勿軒先生大倡斯文，顧瞻梓里，重而新之，又增先聖燕居堂於前，道原堂於後，左則創文公師友之祠，右則建熊氏忠孝之祠，以其門對雲谷，況接文公道學之傳，因改額曰雲谷書院。先生居崇翁汾之洪源，立長林書院。又於武夷五曲晚對峰之左築洪源書堂，門人受業者四方雲集，遠自江左、東吳、漳、泉而至者，朝夕相與講明聖賢正學。

《元詩選》初集甲集 先生之論詩曰：「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痛憤憂切，皆自其肺肝流出，故可傳也。不然，雖嘔心冥思，極其雕鎪，泯泯何益？」先生言此，蓋已得詩之本原矣。

文淵閣《四庫全書・勿軒集提要》 禾文章平正質實，不以藻采見長，而根柢六經，自見本色，固非浮談無根者所可幾及。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八 博極群書，師事朱文公門人輔廣，青出於藍。

分論

《贈筆生》 《熊勿軒集》原評：有鈇鉞華袞之任，自不得不託管城子發揮予奪。

《贈琢硯》 《熊勿軒集》原評：先生自矢不磷，不與瓦石同碎，居然節義。

《題東坡詩集後》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公詩蓋三變」至「要在以理勝」）落宋調，然骨力自警峭。說理太透，議論太快，而無含蓄蘊藉耐尋味處，此宋人之病。

《書駿馬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相士嫌貧馬嫌瘦」）結句感慨。宋玉云「今之相者兮舉肥」，褚先生《補滑稽列傳》云：「相士失之貧，相馬失之瘦。」詩即用此。

傳記

****

《勿軒先生傳》 先生姓熊氏，諱鉌，字位辛，一字去非，勿軒其號也，又曰退齋。雨錢公十六世孫，世居鼇峰之陽。先生生而聰敏穎悟，垂髫即知向學，及總角則能屬文而悟道德仁義之說。志宗濂、洛之學，乃訪文公之門人輔氏而從游焉，遂深究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道，而得聖賢傳授之心法。既而博通五經，徧覽諸子百家之語，下迨醫卜陰陽之祕，故下筆成文，追踵韓、柳。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登第，授寧武州司戶參軍。值宋亡，故不及大用，而先生之才不闡，道不行於世，惜哉！入元，乃隱居不穀，以道自任，以義自處。疊山謝氏，忠義人也，嘗自誓曰：「不見南朝不著鞋。」聞先生之名，義不辭遠涉，自江右而至。及會，共訴宋亡之恨，因相與抱持而哭。既而曰：「今天下皆賊也，所不爲賊者惟足下與我耳。」道義相合，不能卒別，遂相與講論夫子之道，而於舊所聞者益以明，舊所未達者通以徹。以文公《四書集註》尚有遺意，廼著《四書標題》，《集註》之遺意益以備，而道德之用益以詳著矣。江西庭芳胡氏，明《易》君子也，聞先生博學，嘗挾其道以訪焉。及退，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不以爲能，故頻與講論，無倦怠之色，而庭芳之學益以明，皆先生啓發之也。廼自採《易》之精奧，著《易講義》，讀《書》而著《書說》，學《禮》而定《儀禮》，闢異端而酷排緇黃之誕、鬼神之妄，以世俗葬祭爲所蠱者皆毫分縷析，而正以聖人之道焉，勒成一帙，以解後學之惑，斯其所著而行於世者也。其他所述猶繁，不及備舉也。【略】乃不吝所居，擴而充之，易爲家塾，中奉先聖，左爲文公師友之祠，右爲熊氏忠孝之祠。以其門對雲谷，而又以寓文公沒而道之傳在於是，遂扁其家塾爲「雲谷書院」。於是四方學者知先生之道欲傳於世，而生徒雲集，遠自漳、泉而至者有之，各欲捐金賣田，以爲師生之俸，值先生沒而已。其寓於崇邑，而建長林書院於翁坋之洪原。適武夷而歎文公之舊址頹圮，遂構而新之，愛其幽僻，遂館焉。然從游者雖多，卒未有得其傳者。嗚呼，其天之將喪斯文也歟！先生學既得其眞而道不雜，書既覽之博而德宏

雅，當時遠近以書廚目之。嘗重修考亭書院而爲之記，有「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之語。翰林學士草廬吳公，天下名士也，有求考亭書院記者，援筆欲爲之，因聞先生所作，則以手加額曰：「江南有人矣，予奚庸喙？」以其求之固，乃曰：「姑贅此以塞責耳。」【略】先生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丁未，即元定宗之二年也，卒於元仁宗皇慶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葬於鼇峰之橫歷，壽六十，從祀於文公之祠，而位尊先賢之列，非幸也，宜也。

《元史類編》卷三四（存目）

紀事

李曄《題勿軒先生行狀》 值元不仕，明理盡性，得聖賢傳授心法。築室雲門，從學者累百，遠近翕然尊之。知州母梅庵、同知徐石壁、推官張紹先諸名公貴人，咸尊以師禮，望朔謁精舍。諸生卒從明奧旨大義，教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亹亹終夕不倦。月行賞試，汲引後覺。迨歸杜門，凡吟詠不事風月，無非以禮義誘人。嘗與一桂胡庭芳論學。【略】又嘗作《文公考亭書院記》，有「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之句，今有《大學〔講〕〔廣〕義》（標題）、《四書〔標題〕》、《易講義》行於世。

史藥房《送勿軒先生歸武夷序》 若吾友退齋熊君，則其出類離倫者也。君家建陽，近武夷。自其幼時，往來精舍，慨然有求道之志。方其年少氣完，縱鞬鼓，行場屋，嶄嶄見頭角，諸老先生皆遜之，然猶未免科舉累也。年稍壯，奏第太常，聲價驟起，君一不動心，獨曰：「自是可遂吾讀書立言之事矣！」居無何，適當世變之會，物換星移，無所售其初意，則退修初服，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室，與朋友講習舊業。其徒數十人，糲食澗飲於寂寞之濱，日以周公、孔子之說相磨礪。於文公之書，是信是行，以道教人，而信徒者衆。凡一星終，乃歸故山，復創鰲峰書院，以所以居洪源者居之，大肆其力於六經。

許衡《熊勿軒先生文集序》 自幼有志道學，師事文公高弟輔氏，講貫聖經賢傳之旨，沈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宋度宗咸淳進士，授邵武司戶參軍，時四方繹騷，道梗不赴。及宋社既屋，遂隱於雲谷，創鼇峰書院，聚徒講道，四方來受學者雲集。

《元詩選》初集甲集 世居建陽之鰲峰，志求濂洛之學，訪朱子之門人輔氏而從游焉。宋度宗咸淳十年，登進士第，授寧武州司戶參軍。宋亡，遂隱不仕。創雲谷書院，四方來學者翕然歸之。

張伯行《熊勿軒先生文集序》 武彝勿軒熊先生生當宋季，受業於朱子之門人輔氏。年弱冠，讀《大學》，玩索有得，喟然歎曰：「學在是矣！」因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爲有體有用之學。每病世之儒者議論多而踐履少，詞章盛而事功衰，以故特立不肯遷就。觀其謝鄉舉、貢舉兩書，於感恩知己中惟以讀書濟時相質證，其氣節有過人者。先生見道不可行，乃卷而懷之，與諸弟子結廬武彝，旁搜遠紹，接墜緒之茫茫，衍紫陽之正派。作詩云：「斯文一縷千鈞日，我輩三經五典身。」其擔當斯道爲何如哉！【略】其文俱在，無非本羲葩麟戴之旨，爲明體達用之言，有裨後學，良非淺鮮。至於別配享而正孔廟之儀，黜邵、馬而定五賢之祀，百世不能易焉。昔人謂朱子爲聖門功臣，若先生者，不又爲朱子之功臣與！聖朝崇尚正學，隆禮先賢，先生之言固宜琬琰珍之、球圖重之者也。

著錄

丘錫《鼇峰書院記》 平生所著，《四書》、六經皆有《通解》，《通鑑廣義》諸書。著作甚富，第恨遭時不遇，皆厄於兵燹，良可惜哉！惟所存者《四書標題》、《周易講義》、《大學廣義》、《三禮考異》諸書而已。晚年修《通解》，竟未完書而卒。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歟。

吳高（或託許衡）《熊勿軒先生文集序》 宋社既屋，遂隱于雲谷，創鰲峰書院，聚徒講道，四方來受學者雲集。四書、六經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稿。晚年修《三禮通解》，將脫稿，竟以疾卒。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火，獨《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學句解》傳於世。鰲峰嗣孫熊澍家藏遺稿，存十一於千百。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爲八卷，傳諸家塾。六世孫斌判惠之博羅，慨念先世手澤，重加考訂，繡梓以傳，求予序之，可謂孝子慈孫之用心乎。

《元詩選》初集甲集 所著有《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

學句解》等書，傳于世。裔孫澍家藏《遺稿》，僅存十一，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爲八卷。明成化初，六世孫斌刻之。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八　禾初名鋐，【略】著述甚富，有《四書標題》、《三禮考異》、《易講義》、《詩選正義》、《春秋五論》、《大學廣義》、《小學孝經句解》及《勿軒文集》等書。晚年著《禮記集注》以補朱、蔡、胡三家所未備，而成其爲五經之全書。一生曾三易稿，已將刊行，未幾而歿。稿毀於火，以致無傳。【略】《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

熊斌《識勿軒先生文集》　先祖勿軒先生遺稿，先君收輯類次，惜齋志而沒。今幸族人孟秉掇拾先祖序紀詩賦并先君所藏編而未就者，釐爲八卷。天順間，斌因進秩歸掃松梓，遂同兄椽、弟楨命工繡梓。

《脈望館書目》《熊勿軒集》二本。

《百川書志》卷一二　《勿軒文集》八卷、附錄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熊鋐《勿軒集》八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勿軒集》八卷。

《脈望館書目》《熊勿軒集》二本。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熊勿軒先生集》二冊，八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熊禾《勿軒集》四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熊禾《勿軒集》。陳景雲注：「八卷。」

張伯行《熊勿軒先生文集序》　所著若干集，蚤經行世，【略】余既景仰先生之爲人，而又樂其所學之有本，因爲重梓其集，播之海內，使有志聖賢之學者慨然而興，是則先生之澤也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勿軒集》八卷，【略】宋熊禾撰。【略】近時儀封張伯行，嘗刊是集，多所刊削，殊失其眞。是書凡《易學圖傳》二卷、《春秋通義》一卷、《四書標題》一卷、詩文三卷、補遺一卷。蓋明天順中舊刻，猶爲完帙。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勿軒先生文集》六卷，澹生堂鈔本。宋熊禾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熊禾《勿軒集》八卷。　又：熊禾《詩選正宗》。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三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舊鈔本。汪柯庭舊藏。宋熊禾撰，鰲峰後人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熊勿軒先生文集》八卷，影寫成化本。李伯雨藏書。【略】此本亦八卷，一爲序跋銘約，二三爲記爲族譜，四爲文、疏、上梁文，五爲啓劄，六爲經籍說、祭文、弔慰，七爲五言詩，八爲七言詩及長短句，蓋別一本也。前有吳高尚志序，目錄後有成化二年六世孫博羅主簿熊斌識。

又：《熊勿軒先生文集》八卷，舊鈔本，裘杼樓藏書。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舊鈔本。宋熊禾撰。【略】此從天順刊本傳錄，猶爲完帙。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八　《勿軒集》四卷、附錄一卷，宋熊禾撰。明本。後嗣熊之璋校刊。前有熊人霖序。《簡明目錄》載天順本八卷。禾初名鋐。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重刊熊勿軒先生文集》四卷，宋熊禾撰，外附一卷，明隆武二年熊之璋刻本，四冊。　又：《熊勿軒先生文集》八卷，宋熊禾撰，附錄一卷，清鈔本，六冊。

藝　文

林若存《送退齋歸武夷》　我未識退齋，虛生七十載。一旦遇諸途，未語心先拜。堂堂眉睫間，禮樂見三代。正塗日以荒，良心日以壞。天不產斯人，吾道將疇賴。　書院新鼇峰，五賢祠學宮。馬邵獨避席，將無道不同。專專論的派，此理誰當窮。獨學無師友，前儒議溫公。準繩規矩內，安得鞭霆風。我七君六旬，從會知無期。但貪言議合，不悟光景非。先生明當別，吾將疇決疑。欲言尚何限，記一十已遺。及其未溘先，幸無靳珍題。　大海何茫茫，海桑逝不留。武夷有喬木，虬枝尚相樛。自昔擢巍科，爲今闡大猷。萬里憚北上，三年喜兩游。長身古衣冠，龐眉瞭雙眸。雖與今人居，不與今人儔。和風顏子春，泰山鄒孟秋。一雙憂世淚，濺入銀河流。相期入聖域，舍子誰當優。奈何棄我去，犖确歸途修。我欲斷中流，去櫂何悠悠。我欲息天風，別袂何颼颼。明晨君已遠，晚歲吾何求。恐無後會期，笑作來生謀。

邱葵《送退齋歸武夷》　穆穆朱夫子，於道集大成。嗟予亦私淑，奧義終

難明。退翁獨何幸，而乃同鄉生。雖後百餘載，元機若親承。斯文幸未墜，載道來桐城。平生疑惑處，喜得相考訂。秋風吹庭樹，忽作離別聲。吾儕各衰老，何時重合并。願言且少住，勿棄斯文盟。聖賢千萬語，只在知與行。前修何可企，勖哉共修程。

林純子《**送退齋歸武夷**》 紫陽遺緒孰能尋，修綆憑君爲汲深。獨學自慙無益友，遠來何幸有知音。谿山雖隔千餘里，道義相孚一片心。且與梅花送歸去，郊迎斷在綠楊陰。

陳大觀《**登雲谷呈熊退齋**》 《四書》日行天，萬古仰餘光。讀之十五載，稍稍知慚惶。不辭千里遠，意升文公堂。多謝退齋翁，爲予指迷方。初來心猶疑，久之念俱忘。齒齒南澗石，廬峰正斜陽。雲葉弄清影，瑤花吹古香。失笑丹崖上，振夜巖溜傍。須臾林景開，仰見天蒼蒼。晦庵數椽屋，破碎雲中央。土花照人碧，腐瓦如鴛鴦。下有神仙宅，金碧相焜煌。玉狗守洞口，白蟆遶丹房。上有赫曦臺，冥邈超八荒。君山粒米小，滄海寸線長。乃知子朱子，胸次不可量。道高古無上，聊託千仞岡。斯人今已去，餘迹欣未亡。悠哉一長嘯，宇宙空茫茫。

吳語溪《**贈退齋同年貢舉**》 看花攜手鬢俱青，一轉頭來昨夢驚。四海同年今有幾？相逢此日得無情。著書君已名千載，廢學吾方悔半生。離合升沈何足計，相期進德是功名。

李德臣《**鼇峰書院舍菜禮成**》 鼇峰峰前子熊子，舉目乾坤淚如雨。百年學絕白日飛，要作山中古鄉遂。相看雲谷青不了，手決流泉挹清泚。古心古貌古冠衣，晨夕四書與三禮。偶然乘桴海天去，亦欲觀周從魯始。歸來族里喜相迎，急整舊書尋墜紀。聖師在上誠洋洋，衆職遂能各循理。疾雷驅雨鳴蒼屏，夜半青山塵一洗。禮成少長各相慶，紅燭燒殘生旦氣。愧予分獻何所堪，持此敬心良未已。世教不明師道缺，萬里狂瀾誰柱砥。先生憂世心更苦，神氣半腴貌枯悴。文公平生亦多迍，四海道行今不死。吾愛此鄉人尚淳，文獻餘風易爲起。天遺高標示準則，豈但善良薰晉鄙。村南曉發蓑鍤忙，村北夜深絃誦沸。公家吏卒亦罕到，箇中可見桃源似。憶昔一別廬山青，卻後佳幽少如此。關河落落文在茲，景行高山端可企。三間瓦屋便卜鄰，飽挹春風論經濟。八荒我闥及時出，未必天公了無意。載拜魯叟決此謀，狂者聖門應不棄。前汀采芳暫分袂，定擬重攀小山桂。初來相見新相知，此日還憑此詩寄。明蟾照水衆星下，會看一笑如期至。

同恕

論述

同恕《**自述**》 鬼神能(我)(使)寸心明，敢學班侯厭管城。下地固應歸汙濁，朽材但可事炊烹。孽由自作終難追，運到乖違莫強行。如此頭顱過四十，區區憐汝太癡生。

李术魯翀《**同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其學由程、朱遡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略】平生非義不取，當與不吝。里人借騾而死，償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儲無儋石，書幾萬卷，手閱心惟，迺然自娛。扁其居曰「槩庵」，軒曰「日鑑」。稽古有言，與其有求於人，何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曰：「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書警座右。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故集賢學士貞敏蕭公居南山，入城府，必主先生，士論稱曰「蕭同」。自京還居十有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然教人則各因其才，造之未達，則曲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貧有志則簡其贄謝。先後來學殆千數，鄉里稱「先生」而不姓。【略】先生康寧壽考，德望日隆，毅有相焉。狎惟世皇淵潛，魯齋許文正公被教來秦，士風翕然趨於正。先生之徒相繼而出，形於文，藹然仁義之言，見於事，卓然仁義之行也。嗚呼，可尚已！其集若干卷，藏於家，有味仁義者將有采焉。【略】銘曰：瞻彼太華，終南蒼蒼。涇渭東注，洪河洋洋。高厚攸遠，風化所自。孰智與仁，川流嶽峙。昔許文正，來斆于秦。大雅繼出，斯皐儒珍。惟同氏宗，世衍文學。挺生槩庵，先我後覺。始以深造，終也自得。守道之關，游理之域。孜孜其善，翼翼其恭。循循其度，穆穆其容。有蓄必施，由己及物。朋來林林，戶屨塡溢。進退出處，惟義之從。枕肱飲水，其樂融融。屢空益賢，雖老益篤。志不踰槩，槩庵是目。造次顚沛，誠以行之。衆莫不信，予用明之。今其逝矣，休聲赫然。河華同永，著銘新阡。

蘇天爵《太子贊善同公文集序》 天爵早歲居于京師，凡四方之士，文學節行著于州閭者，未始不聞其名焉。若故集賢學士蕭貞敏公、太子贊善同文貞公則尤士君子所喜稱道者也。夫二公生逢國家之治平，親承文獻之緒餘，深居而簡出，惇行而愼言。處于家庭則肅然以莊，接于鄉黨則薰然以和。遠近學者之及門也，則授之以經，臺省名公之造其家也，則交之以禮。故小大敬服，而聲聞日以彰矣。自昔關輔，風土厚完，人材樸茂。洪惟世祖皇帝始以潛藩分地請命，故相廉文正王爲宣撫使，乃辟覃懷許公爲之提學，以興庠序，以育賢才，以美風化，其規模宏遠也。當時儒宿，磊落相望。至大德、延祐之際，則有若貞敏、文貞二公者出焉，風采凜然，傾動海內。于是朝廷方興文治，登用老成，屢以尊官顯爵即其家徵起之。間嘗一至京師，深欲推明其學。未久移書廟堂，辭疾而歸，雍容乎道義之盛，審度乎出處之宜，是豈遺世絕人、索隱行怪者之流歟？至正四年春，天爵來官于秦，方將考求諸老言行而表章之，俾多士以爲矜式。會御史觀音寶、潘惟梓以文貞遺文來上，請刊布于江淮郡學。天爵再三誦讀，愛其詞淳而義正，信乎有德者之有言也。嗚呼，邇年以來，中原耆舊相繼淪逝，流風餘韻，日遠日亡，獨賴其語言文字尚能稽其一二。善哉！御史之有是請也，豈惟使關輔之士企其風節學行而有所興起矣夫！至于貞敏之文，散佚無稽，將與文貞之孫再思等采而輯之，共廣其傳焉。

又《蕭貞敏公墓誌銘》 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先生曰蕭公、同公，篤志勵操，高蹈深隱，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於是徵車起之，表帥俗化，其道德風流，迄今天下慕之。至正甲申之春，天爵來官西臺，訪求二老言行，將以爲師法焉。既而得同公墓銘讀之，起敬起嘆。

魯齋書院《禮請司業同公先生主領師席疏》 伏維司業同公先生，學蓄淵源，胸蟠今古。窮經佚老，咸稱孔穎達之多才；辭祿居高，退安楊亘源之晚節。聲聞于外，道積厥躬。茲欲脩鹿洞之遺規，敬用屈安定之雅望，下爲郡國衍菁莪之澤，上爲邦家育豐芑之材。諒求氣而應聲，冀傳道而解惑。作新文命，式副崇臺勉勵之勤；驩動士林，願見正道講明之盛。幸毋多讓，佇俟惠來。

王瓚《同文貞公謚議》 議曰：明王在位，不惟廟堂股肱之臣作新治道於其上，而尤賴夫巖穴嘉遯之士扶持世教於其下。之二者並行不倍，然後可以化成天下也。故太子左贊善同公以高明奇特之資，濟之以聖賢體用之學，潛心講貫，篤守力行，其道義足以善俗，其文章足以華國。雲輕軒冕，芥視功名，逾五十年，道積厥躬，聲聞于上，安車屢至，辭疾不行。延祐六年，英宗膺撫監寄。博徵天下儒碩以處春坊，起公爲贊善，乃一至京師。入見極開悟之道，大槩以爲太子之職，當朝夕君側，問安視膳，不宜遠處別宮以曠定省，上嘉納之，識者以爲得輔導體。英皇嗣位，力請還山，教授于家，而道益增重，清風高節，邈不可及。嗚呼，其所以扶持世教，豈小補哉？卹典所加，公爲不忝。謹按謚法：「道德博文曰文，名實不爽曰貞。」謚以「文貞」，公論惟允，謹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榘庵集》十五卷，【略】其平生著作不事粉飾，而於淳厚敦樸之中，時露峻潔峭厲之氣。賈仁《行狀》稱其於詩喜陸放翁，於文慕周益公。孛朮魯翀《神道碑》又稱，至元三十一年國史修《世祖帝紀》，采事四方，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咸寧王辟爲掾，典司編錄，故於元初典故最爲詳贍，集中誌狀諸作多有可與金、元正史相參訂者。惟《祈禳青詞》本非文章正體，恕素以明道興教自任，更不宜稍涉異端，乃率爾操觚，殊爲失檢。今以其原集所有，姑附錄之，而竝糾其失於此焉。

傳記

賈仁《同公行狀》 先生諱恕，字寬甫，姓同氏，【略】五世祖仕關中，遂家奉元。【略】先生風度凝遠，總角如成人。從順齋先生張顏明學，日記數千言，終不遺忘。同舍生秀拔者十餘輩，先生最幼。攻《書》義，學校提舉五峰張器玉、珠江李顏通二先生以「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爲題試諸生，考及先生卷，五峰先生批云：「義理詳明，文辭瀏亮，宜爲此會之魁。」時年十三，咸稱遠器，而同學者亦以爲弗如也。自是德進業修，聲譽日著，年未三十，辟禮部吏，不就。至元三十一年，咸寧王野仙公平章陝西行省事，以編纂《世祖實錄》，辟爲掾。事畢辭退，隱居教授，不求人知。行省行臺交薦其賢，不啻百草。至大四年，仁皇御極，大徵天下耆德，以儒林郎、國子司業聘，使三至，不起。延祐改元，奉旨領教魯齋書院，規矩載新，學校增重。時詔天下設「經明行脩」科以取士，偕勤齋先生蕭貞敏公斟考試秋闈。三年秋，又爲考試官，前後取士，人服其公。六年，英宗在儲貳，重簡師傅，徵爲太子左贊善，官奉議大夫。既見春宮，慰問賜酒，已乃上書云云。又與賓客伯都劉賡等，共陳禪贊五事。

仁皇賓天，以疾辭歸。致和元年六月，除集賢侍讀學士。使者奉中書平章趙公世延書、集賢直學士貢奎啓，爲申朝廷意，重望其起，以年高致仕。先生溫粹安靜，小心畏慎，非禮不動，於世味澹無所好，非其道，一介弗取，義所當與，雖在窘迫，無絲髮吝。性整潔，雖衣布素，未嘗染織垢，大暑亦不去冠帶。讀書端坐敬對，或理有未得，終夜以思，事有未知，旁稽所自，必融通而後已。軌轍程、朱，履眞踐實，不爲浮靡習。【略】先生家無儋石之儲，業書幾萬卷，手不停披，怡然自適。詩文不苟於作，詩喜陸放翁而文慕周益公，扁所居爲榘庵，又號其軒曰日鑒，期以自警，日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爲事。嘗誦古人「與其有求於人，何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之言，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書警座右，且示子孫。【略】接人則誠敬交盡，雍容謙抑，無所勉強，見之者如坐春風、飲醇酒，憮然心悅而誠服。貞敏公居南山下，德業爲四方所仰，與先生友善尤篤，入城府，必主先生家，士論所歸，以「蕭同」幷稱。自赴詔而還，優游家居者十有三年，不妄出入。四方達官士夫素聞先生之名，過關中者必請見，一觀容儀而接道德之論，皆自以爲足願也。先生教人，隨其才之高下，誘掖激勵，俾各盡其所欲；學有所未通，則曲爲開導，使皆有以得其趨向之正。有疑問，答之必盡其詳，嗜學而貧者，辭其束脩之禮。始終游先生之門者竟以千數，服教感德，往往有如父子者。其成德達才推於時，用於世者，亦往往有焉。鄉里稱「先生」而不姓，皆知其爲榘庵，一若昔人之稱安定先生者。至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疾終于群賢坊第寢，壽七十有八。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將終，遺命子孫曰：「死生亦常事，喪具當稱有無，不可徒事觀美。汝等各務修省，以繼世業，無爲祖宗辱。」卒之日，識者無不弔，弔者無不慟，不識者無不驚怛而傷悼也。【略】卜以是年三月九日，葬三趙村新塋之穆。

《元史》卷一八九《同恕傳》（存目）

著錄

《元史》卷一八九《同恕傳》　其所著曰《榘庵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同恕《榘庵文集》一部八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同恕《榘庵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榘庵集》十五卷，【略】元同恕撰。【略】所著《榘庵集》本三十卷，至正初陝西行臺御史觀音保、潘惟梓等始刊布于江淮，趙郡蘇天爵爲之序。《文淵閣書目》亦載有《榘庵文集》一部八冊，焦竑《經籍志》乃作二十卷，疑傳寫誤也。自明以來久佚不傳，故葉氏《菉竹堂書目》、晁氏《寶文堂書目》幷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中頗散見其詩文，謹抄撮編集，分類排比，釐爲文十卷、詩五卷，視原本尚得半焉。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榘庵集》十五卷，傳鈔閣本。元同恕撰。　又：《榘庵集》三十卷，久佚，今輯自《大典》，得半，猶之幸事。此從文瀾閣本傳鈔。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榘庵集》十五卷，元同恕撰。元至正初潘惟梓等刊本。　有抄本。　補：清四庫館寫本，【略】鈐有清翰林院大官印及法式善印，樊增祥先生藏，余曾借來錄副。　《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中。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榘庵集》十五卷，元同恕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三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榘庵集》十五卷，三冊。元同恕撰。鈔本。

趙孟頫

論述

綜論

吳澄《別趙子昂序》　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略】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略】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海內爲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此行也，識吳興趙子昂於廣陵。子

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非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心不挫於物，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考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夐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能一洗時俗之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矣。余之汩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余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絃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能蹻。《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一家，落筆如一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奧窔。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鶴書徵爲郎，瑚璉愜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鸞鶱厲十駕，天下君共操。

戴表元《松雪齋集序》 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跂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爲余盡也。【略】余惟人之各以其材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浙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爲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嘗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也。他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塡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者，必若韓、孟、歐、梅，同聲壹迹，綢繆傾吐，而後爲遇。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凌厲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涵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翺云。子昂自知之，以爲如何？

袁桷《子昂集賢真贊》 審中聲以比磬筩之音，證墜簡以啓載籍之蘊。承明三入而不居，江海一麾而無慍。遺世而深憂，盡言而寡尤。瓌瑋萬物，金石橫流，敷文太微，慶雲瑞芝，超然巖壑，寄於筆翰者，吾猶以爲杜德機也。

張之翰《趙學士子昂畫選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扇頭見貺》 子昂作選體，嘗愛阮嗣宗。阮詩清絕處，江水上有楓。參透句中禪，詩工畫尤工。斂收萬里江，都付尺許中。青青幾楓樹，天遠思不窮。炎熇忽相贈，瀟灑孰與同。汗則涼我心，塵則障我容。恨無雙南金，酬此一握功。何以揚盛意，永言發清風。

虞集《書子昂延祐間墨蹟》三首 奏伎宮中感遇深，一時千載托微吟。主家歌舞今誰在，爲疊春衣淚不禁。 細柳飛花拂曉風，步隨輕輦過橋東。道傍石馬迷芳草，百囀流鶯入夢中。 曾學知章乞鑒湖，思深無分得尊鱸。扁舟一棹頭如雪，芳草連天路欲無。

何貞立《松雪齋集跋》 僕年十四五時，已知世有松雪翁，而未遂一拜床下。至治初元會試京師，則公已歸湖，明年而公捐館。又十五年僕來官是州，而墓木已拱矣。平生願見卒不可得，僅及識公二子，因從假是集觀之，若制誥，若碑誌、記、序、銘、贊，若詩，若樂府與它雜著，皆讀之一再過，益信公爲世所稱慕者，名非虛也。然猶惜今人徒稱公書法妙絕當世，而未知公學問之博、識趣之深、詞章之盛，乃以其游藝之末蓋其所長，是固不得爲知公也。抑僕又嘗見公所著書《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所自寫，此又集外之文，人尤未知之耳。公聲名動當時，故雖海外遐邦，得公一言一字，靡不貴重，況得全集而觀之乎？又況親炙之者乎？

許有壬《題龍處厚所藏子昂畫馬并書杜工部詩》 書具畫原柢，畫寓書象形。詩於二者間，神功毒而亭。工詩豈暇畫？能畫書或拙。獨有鄭伏虔，當時號三絕。湖州松雪翁，清風玉堂仙。三事各臻妙，前身是伏虔。世知公書畫，不知詩更雅。時還寫杜詩，千金莫酬價。

《松雪齋集》附《謚議》 初，世祖皇帝以雄才大略混一區宇，武功既成，思得通今學古之士以弼成文治。乃遣使四出，搜訪遺才，故翰林學士承旨趙公用臺臣言，首膺是選。公宋宗室子也，風采凝峻，入見世皇，上奇之，謂神仙中人。自是大加任用，歷館閣，洊登華顯。公於諸經無所不通，而尤邃於《書》，嘗作傳註以發其微。律呂之學，得不傳之妙。辨郊祀配位之禮，定光天門扁之名，條分縷析，皆有根據，茲非公學問之可師者歟？素有志節，遇事敢言。議法刑曹，一去深文之弊；條事政府，屢犯權臣之威，佐郡治，則平反役卒之冤；興學校，則獎勵勤苦之士。茲非公政事之可法者歟？發爲詞章，雄深高古，柄文衡，掌帝制，有古作者之風，茲非公文章之可宗者歟？官登一品，名

高四海，而處之恬然若寒素，未嘗有矜己驕人之色，茲非公德行之可尊者歟？而又善書絕倫，篆隸行楷，各臻其極，縫掖之士，皆祖而習之，海外之國知公名，得其書，褫襲珍藏，如獲重寶。鑒品古器玩物，法書名畫，一經目，輒能識其年代之久近，製作之工拙，此又公學問文章之緒餘也。宜乎弼亮五朝，寵數優渥，而非他詞臣之可比。嗚呼，非世皇有公平廣大之度，則無以網羅勝國之賢；非公有博雅淵源之學，則不能藻飾太平之美。君聖臣良，可謂無媿於前古者矣！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好古不怠曰敏。」謚曰「文敏」，克稱其情。

柯敬仲《題趙松雪詩稿》 趙文敏公書出于晉，詩及乎唐，固一代之能事也。觀此卷令人嘆慕不已，德常其永保之。

邵亨貞《追和趙文敏公舊作十首自序》 客有持文敏公所作小詞一卷見示者，且求作長短句題于後。公以承平王孫而嬰世變，《離黍》之悲，有不能忘情者，故深得騷人意度。予生十有四年而公薨，每見先輩談公典型問學，如天上人，未嘗不神馳夢想。昔東坡先生自謂不識范文正公爲平生遺恨，其意蓋可想見。此卷辭翰，不忝古人，藹然貞元朝士。大意以謂擬古之作，魏晉以下，由來久矣。僭以己意，追次元韵，其于先哲風流文采，或可備高唐想像之萬一云。

倪瓚《題趙松雪詩稿》 趙翰林高情散朗，殆似晉、宋間人，故其文章翰墨如珊瑚玉樹，自是照映清時，雖寸縑尺楮，散落人間，亦莫不以爲寶也。今人工詩文字畫，非不能粉澤妍媚，山雞野鶩，文采亦爾爛斑。至其神韻則與孔翠殊絕，此無他，固在人品何如耳。

陳基《題趙魏公墨竹》 魏公仙者徒，清風動千古。夢斷江南春，飄飄游帝所。鈞天張樂如洞庭，十二參差鸞鳳鳴。歸來記得當時曲，寫作《湘靈鼓瑟》聲。高秋素壁含蕭颯，彷彿涼風起閶闔。滿天明月浸漚波，歲晏懷人霜露多。

謝應芳《題松雪畫竹石圖》 昔文敏公初赴京，過毗陵，止宗人東皋先生家，人多求公翰墨。後仕于朝，往來霅上，時先人數從之游，因得公所書并畫凡數幅，內竹石一紙，公題小詩，絕類此卷。吁！公初以書名于時，其畫與詩本皆絕妙，今此卷備焉，有區區未易贊述者。特以余家藏舊物，俱亡于兵，視前人又隔一宇宙矣，其手筆眞希世之寶也。奉玩再三，重爲慨惜。

宋濂《趙子昂像贊》 文運中微，頹波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天人之表，帝王之孫。麟游鳳翔，珠明璧溫。歷試中外，遂居禁密。其名之升，與日同出。彼險邪者，腐鼠敗豚。何能病公？臭腐自聞。三百年間，西東萬里。雄鳴一代，如公者幾？公貌如玉，公文如金。變化莫測，照耀古今。

林弼《題趙文敏公與袁禮部詩簡》 趙文敏公詩畫皆妙絕，而世稱其書爲盛。噫，豈惟書哉！雖稱三絕可也。

《書史會要》卷七 性通敏持重，未嘗妄言笑，書一目輒成誦，詩賦文辭清邃高古。【略】然公之才名頗爲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濟之才也。

張羽《趙魏公竹枝歌》 趙魏公，眞王孫，風流□晳更能文。丹青自比董北苑，書法兼工王右軍。至元詔書徵草澤，召見庭中擢第一。三事趨朝賀得人，萬乘臨軒賜顏色。殿前落筆侍臣驚，鷄林象郡總知名。夫人通籍宮中宴，兒子承恩內裏行。一家三人書總好，天子頻稱古來少。疏廣歸來有賜金，張芝閒處多章草。全盛須臾那可論，百年喬木總成塵。凄涼故邸屬官府，零落諸孫隨市人。空留遺迹傳身後，一紙千金爭買取。屏風畫絕爲誰收，團扇書工亦何有？唐生購得墨竹枝，一尺中含千尺姿。若非松雪齋前見，應是鷗波亭下池。曲池已平臺已壞，露葉烟叢更何在？唯有雙溪水北流，至今猶繞空牆外。

童冀《題子昂學士所書詩後》 香奩佳句好，知是舊王孫。留得風流在，生綃見墨痕。

《聽秋聲館詞話》卷八 至元時趙文敏、管夫人，【略】閨房酬唱，世艷稱之。此外亦不多覯。

王直《題趙松雪墨蹟卷》 松雪公在元，政事議論高一時，載於史傳，足可考見。或者乃獨以書法之妙掩之，此豈深知公者？其爲詩雄渾典則，允未易及。卷中所書諸作，往往有《黍離》之悲，其志可慨也。

陸崑《松雪齋文集重選刊序》 鄉先達趙松雪翁以文鳴於元，舊有集若干卷，衆體略備。【略】夫何時尚夷敎，間亦有援儒入墨之敝，況版刻歲久，而字益晦，識者病焉。浮梁方君汝賢由名進士來尹烏程，以文學飾吏事，有意於文之復古也，屬邑庠司訓宣城陸君公兆選刻之，蓋斂繁就簡，鄉文獻有足徵者，是可尙也！ 又：蓋其天才俊逸、文學優贍，故詞多豐縟清麗，至於游戲翰墨，馳騁千古，獨步一時，迄今人得其片紙以爲珍玩，矧其全集如商彝周

鼎、黃琮白璧，錯然前列，豈不尤可寶重者哉？【略】雖然，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元史》謂人知其詩畫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予竊以爲美矣，惜不自珍貴，有自售之嫌，論其世者，深有感於斯夫？

方選《題重選刊松雪齋文集後》 余自幼鞭鸞笞鳳，稽古人物，即知吳興趙松雪先生乃宋室遺胄，勝國時爲集賢大學士，以詩文製作高天下。當時得片楮隻字者，悉寶藏秘不以傳，迄今爲甚。【略】柱史王君肅之始以是書全編見示，余莊誦再三，其間若制、律詩、賦、碑、誌、序、記、銘、贊、樂府與它雜著，眞渾金清樂，玩聽不容以一雜，視彼時花美女造妖捏怪之文，使人詰曲聱牙，儇不得讀句者，大徑庭矣。將益信先生爲世所稱慕者不虛。然猶惜今人徒稱先生書法圖畫妙絕當世，而其識學之淵博弘邃，夫豈能盡知哉？

羅元《題趙松雪詩稿》 今觀松雪翁詩遺稿，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竄改之跡，想見不苟。其文章書畫，爲學者宗匠，固亦宜哉！

王世禎《書趙松雪集後》 余嘗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風流才藝，惟吾郡文待詔徵明可以當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詩文也，書畫也，又皆以薦辟起家。趙詩少壯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淺同也。文皆暢利而乏深沉，其離古同也。書小楷，趙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纖，其精絕同也。行押則趙於三王近，而文不能近，少遜也。署書則文復少遜也，八分古隸則文勝，小篆則趙勝也，然而篆不勝隸。畫則趙之入唐宋人深而文少淺，其天趣同也。其鑒賞博考復同也，位則趙至一品，而文僅登一命。壽則文踰九齡，而趙僅垂七袠，異也。若出處大節之異，前輩固已紛紛言之。獨趙集有述太傅丞相巴延德一章，中所云「輿地久已裂，車書當會同」，又云「六合仰照耀，一方顧顓蒙」。嗚呼，元誠而親主，宋社誠屋。巴延誠賢有功，豈而所宜言者？何有胸無心至此也？吾待詔不與同年語也。

《藝苑巵言》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概屬詞，詞所以亡也。

蘭亭居士《趙集賢臨蘭亭卷跋》 昔人有評孟頫畫不如詩，詩不如字者，予觀此卷，但覺其爛漫掩映，俱入神品，蓋未敢以其言爲確論云。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趙子昂規陳伯玉。 又：趙承旨首倡元音，《松雪集》諸詩何寥寥，卑近淡弱也。然體裁端雅，音節和平，自是勝國濫觴，非宋人末弩。

梁嵩《題趙子昂竹石圖》 古石神鰲骨，幽篁錦鳳毛。才名隨世遠，意氣與秋高。

《宙載》卷下 趙子昂謂作詩，纔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此亦貴耳賤目之見。近時士亦言，不知漢所用多秦事，晉魏所用多兩漢事，隋唐所用多南北朝事，此在人資學何如耳。如先秦書恆引當時諺云，工部詩亦有西蜀常談，何曾減其所著之善。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趙子昂（名孟頫）《松雪齋集》，諸體僅二百二十六首，雖疏淺而寡僻調，入錄者五言古、七言律、五言絕爲勝，而五言律最劣。戴表元序云：「最後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詩文》若干卷，屬予評。」胡元瑞《詩藪》言：「歌行，全篇可觀者，子昂《桃源春曉圖》；五言律可摘者，子昂「雲端雙舄冷，花底一琴閒」；七言律全篇整麗，首尾勻和者，子昂《萬歲山》；七言絕妙境，「溪頭月色」一篇。」今皆不見本集，則其集似不止此，或疑選本，又非。 又：子昂五言古雖學漢魏，七言律雖學杜，而全集遠遜諸家，實以精力盡於書畫，無專功琢磨故也。

《何氏語林》卷一七 元仁宗嘗曰：「趙子昂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釋老，求之當代，罕見其儔。」 又：鮮于伯機目趙子昂神情簡遠，是神仙中人。

又卷二二 趙文敏公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廷，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二 元仁宗嘗謂侍臣曰：趙子昂人所不及者數事：帝王苗裔，一也；狀貌昳麗，二也；博聞多學，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高古，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

沈瑱《書松雪齋文集》 松雪翁詞翰妙天下，片言隻字，人輒傳玩。

祝允明《趙孟頫論》 惜其才者，謂箕子陳《範》於革姓也，夫胥餘抱聖道，非聖誰其畀之？不畀周，則茲道萬世絕也，孟頫非茲道已。惜其世者，謂三恪之類也。夫□□□□居賓席，守先祧，彼此之公也，孟頫臣伏而已。孟頫才藝多爲吾儕師，不可爲君臣之義耳。

顧嗣立《題元百家詩集後》 會稽蜀郡各誇能，星散天連得未曾。從此東南詩派盛，狂瀾獨障是吳興。

又《讀元史》 周室憫黍離，蜀臣悲杜宇。吁嗟彼王孫，甘心事仇虜。死愧

文丞相，生慚謝皋羽。書畫雖絕倫，大節吾不取。賢哉彝齋翁，高風邈千古。遇弟輒生嗔，到門必見侮。吾愛《水仙圖》，寶爲翰墨祖。

《元詩選》初集丙集 子昂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四方萬里重購其詩文者，所至車馬塡咽。自號松雪道人，有《松雪齋集》。史稱其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戴帥初謂其古詩沈涵鮑、謝，自餘諸作猶傲視高適、李翺間。仁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子昂比唐李太白、宋蘇子瞻云。虞雍公伯生嘗以詩詣子昂，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子昂曰：「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矣。」伯生心服之。故有元之盛，稱虞、趙、楊、范、揭焉。子昂以宋王孫仕元爲顯官，其從兄子固耻之，閉門不肯與見。子昂之沒也，宋逸士子虛題其詩卷曰：「文在玉堂多煥爛，淚經銅狄一滂沱。原陵禾黍悲豐鎬，人物風流繼永和。」亦深惜之詞也。

曹培廉《趙文敏公松雪齋集序》 世所稱元四家曰虞、楊、范、揭，而不及文敏，向頗疑之。及讀《南邨輟耕錄》，述虞伯生先生嘗以所作詣公，有句云「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公曰：「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九成先生爲趙氏之甥，其考據固與耳食者異。又述伯生嘗評三公詩，而自負爲漢廷老吏。竊意四家之稱，實沿於此，而楊公仲弘所作公《行狀》自言受業於門者垂二十年。虞公詩法又自楊公啓之，於文敏皆爲代興，故或人所叩擊。伯生所評論，第及其同時才名相雄長之人而止，而世遂沿之曰「四家」云爾。若以有元一代之詩論之，當自文敏公始無疑也。嘗考《宋潛溪先生集》，稱有元盛時，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歐、范、揭。其所舉四家，與世所稱者又異，蓋特指荆楚之士而言耳。他日作公像贊，乃云：「文運中微，頹波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又云：「三百年間，西東萬里，雄鳴一代，如公者幾？公貌如玉，公文如金，變化莫測，照耀古今。」潛溪手定《元史》，於中原文獻之傳至悉，而斂衽於公若此，則公文實爲有元一代作者之倡，又無疑也。公書畫並造神境，家大人嘗敎廉學書從松雪入，有規矩可守，然後徐議晉、唐耳。又曰：須得公筆力，逐貌失神，流於姿媚者，人所謂奴書也。廉退而臨摹，媿未肖公一二，讀公遺文，益切嚮往。

《御定書畫譜》卷七九《元趙孟頫真行文賦》 子昂人品甚高，書法晉人。元初克變晚宋詩體，上接於唐，始乎公也，繼以仲弘，二公名重一時。此賦晚年合作，尤爲世寶。

《書法正傳》卷八 元趙孟頫，【略】書集大成，但少雄偉氣概。或謂之奴書，非也。

《石洲詩話》卷五 子昂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塡滿方好。」以此力矯時弊。此言雖近於有意，然初學正不可不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略】孟頫以宋朝皇族，改節事元，頗不諧於物論。觀其《和姚子敬韻》詩有「同學故人今已稀，重嗟出處寸心違」句，是晚年亦不免於自悔。然論其才藝，則風流文采，冠絕當時，不但翰墨爲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讓於虞、楊、范、揭之間，不甚出其後也。

丁詠淇《論詩絕句》 承旨才華比李蘇，虞、楊、范、揭莫能逾。閨聯才偶眞同調，坐對賢兄悵異趨。（子昂在元時比之太白、東坡。松雪才技擅絕一代，不免滌坐于乃兄。可知才高終不如節高也。）

《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堯山堂外紀》曰：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秦王德芳之後。以程鉅夫薦，仕元爲翰林承旨。元主以其儀觀非常，恐爲衆望所歸，至館閣，相其背曰，秀才官耳。後有虞堪題其所畫《苕溪圖》曰：「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苕溪似輞川。回首青山紅樹下，那無十畝種瓜田。」邵復齋曰：「公以承平王孫而遭世變，黍離之悲，有不能忘情者，故長短句得騷人之遺。」

《歷代詩話》卷六七 楊仲弘曰：「五言短古，衆賢皆不知來處。乃只是選詩結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意，自然悠長。」此論惟趙松雪翁承旨深得之，次則豫章「三日新婦」曉得，清江知之，卻不多用。

《詞壇叢話》 余雅不喜元詞，以爲倚聲衰於元也。所愛者惟趙松雪、虞伯生、張仲舉三家。然子昂原屬宋人，道園老子所作無多。元代作者，惟仲舉一人耳。

《元史新編》卷四七 孟頫所著有《尚書注》、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逸，旁通佛老之旨，篆隸行草書無不工絕，外國使者多求其書。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政事云。

汪士鐸《讀金元人詩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一二 傅粉塗脂被綺羅，一時

書畫溯鷗波。不應都下稱三絕，稽古偏忘《麥秀》歌。

李希聖《論詩絕句四十首》二六　水淺蓮萊鬢有絲，永和書法盛唐詩。國香零落冬青死，要爲王孫廢《楚辭》。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十六首》一三　山薑舊有王孫畫，春陌看山立馬圖。寒夜讀公松雪卷，層冰膠硯費工夫。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一八　幾人同采故山薇，玉帶金魚往事非。南國鶯花三月夢，新亭舉目泪霑衣。

彭蘊章《題元人詩十二首》一　松雪詩篇似晚唐，峨眉亭句劇蒼涼。空餘故國王孫淚，獨上西湖弔夕陽。

蔡琳《讀元人詩》七　王孫彩筆麝蘭熏，綠酒金樽白練裙。一片湖山天水碧，那堪重弔岳將軍。

袁翼《論元詩》一〇　風流人物玉堂仙，翰墨文章四海傳。天語侍臣稱七絕，詩才最似李青蓮。

孫承澤《古像贊·趙文敏公松雪》　前代王孫，異時翰學。粹質令儀，高吟大作。繪事擬聖，墨妙入神。文采風流，照映後人。

龔鼎孳《跋趙松雪秋興賦》　趙文敏書法爲墨林推宗，吾家伯兄木公藏有《千文》眞跡，秘惜不以示人。今見此本，學體秀茂，風神奕奕，眞有瑤臺嬋娟之致，而韻趨淡宕，更如絕世佳人獨立縹緲峰頭，可望不可即。四明寶此，當令六宮粉黛無顏色矣。

《四溟詩話》卷二　趙子昂曰：「作詩但用隋唐以下故事，便不古也，當以隋唐以上爲主。」此論執矣。隋唐以上泛用則可，隋唐以下泛用則不可，學者自當斟酌，不落凡調。

《退庵隨筆·學詩二》　趙松雪嘗言：「作律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須塡滿方好。」此語雖力矯時弊，幼學者正不可不知。

《一瓢詩話》　詩文與書法一理，具得胸臆，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聲一咳，一揮一灑，必有過人處。趙松雪云：「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此言不特論書，直與學者當頭一棒。

《筱園詩話》卷三　宋人七律句中好用虛字，每流滑弱，南渡後尤甚。趙松雪力矯其失，謂「七律須有健句壓紙，爲通篇警策處，以樹詩骨」。此言極是。又謂七律中二聯，以用實字無一虛字爲妙，則矯枉過正，未免偏矣。詩之工拙，句之軟健，在筆力氣勢，不在用字虛實也。用虛字者，能莊重精當，使虛字如實字，則運虛爲實，句自老成。用實字者，能生動空靈，使實字如虛字，則化實入虛，句自峭拔。是在平日體貼之功，臨文運用之妙耳。

《貞一齋詩說》　趙子昂論七律不可多用虛字，專爲句易軟弱，然亦看筆意若何。

《蓮堂詩話》　余近觀元人壽詩，卻多佳者，趙孟頫《壽平章李韓公》云，【略】《壽王趙公八十》。

《帶經堂詩話》卷一　祝希哲《書評》云：「孟頫雖媚，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言也。」王元美云：「李北海傷佻，然自雅，趙松雪稍穩，然近俗。」又云：「承旨精工之內，時有俗筆。」予謂松雪詩亦有法，所患未能免俗耳。

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　趙文敏詩不獨在元人爲翹楚，在宋可比晏同叔。而本傳云「以書畫掩其文章，以文章掩其經濟」，元世祖開國之君，所用當不謬也。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所爲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

《新元史》卷一八九　楊載稱孟頫之才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　又：史臣曰：趙孟頫以宋宗室之儁，委贄事元，躋於通顯，其在《大雅》之詩曰：「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劉向以爲憫微子之朝周，故君子不責孟頫而爲趙氏憫也。葉李以劾賈似道受知於世祖，及爲宰相，黨附桑哥，不發其奸。傳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信夫。

分　論

《修竹賦》　《賦話》卷六：趙子昂孟頫《修竹賦》如云「掃石上之陰，聽林間之淅」，尙與唐人爲近。

《答陶士元書》　吳師道《跋趙子昂帖》：子昂學士自其尊公去吾里久，既自著其里爲吳興矣。觀其《答陶士元書》，既以得叙親情話爲慰，又以見柏燭鄉物，喜不自勝。藹然桑梓之情，猶足以勵薄俗。獨恨某晚生小子，不及一識之面耳。

《**呂梁廟碑**》《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二：趙承旨此碑，全師北海筆法，文甚簡古，《松雪集》遺之。是知古文字散落不少。先兄惟和向所收得，今歸高景倩，亦得其所主，實此帖之幸也。

《**劍銘**》虞集《江樓看劍歌書趙子昂劍銘後》：豫章高秋宴高閣，乃出此劍相娛樂。當時冶鑄絕精英，土蝕沙沉更銷鑠。遺質所存如冷電，江光不與晝光卻。神光內閟氣逾深，識察誰能動冥漠。等閒千年不一試，壯士酣歌謾揮霍。嗟予衰朽雪滿顛，空對涼風起天末。或言江中有蛟孽，當煩仙人下寥廓。吾故臨風拂其鍔，俾伏崖陰無敢作。

《**題陶詩**》《徐氏筆精》卷三：趙子昂《題陶潛歸去來圖》云：「生世各有時，出處非偶然。淵明賦《歸來》，佳處未易言。」【略】觀此詩，子昂之慕淵明至矣，然身事異姓，貽譏後世，信能言而行不逮也。《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窗眠」）林下何曾見一人，只是不能忍窮耳。

《**贈李公茂詩**》袁桷《跋子昂贈李公茂詩》：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爲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酬答，必守典則。然於贈別等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胸次磊落，言論吐冰雪，擅幕府畫諾，事無停留。士大夫喜從之游，宜松雪翁繾綣而樂道之。阮公服常白，觀此足爲人物論矣。

《**題秋胡戲妻圖**》《秋窗隨筆》：趙松雪《題秋胡戲妻圖》詩云，【略】雖翻案新奇，失詩人溫厚之風。由末世人心不古，用意狙詐，而作此論，在秋胡當日，尚無是意。顏延之詩直叙其事，故妙。

《**趵突泉**》《帶經堂詩話》卷一四：趙子昂同知濟南亦有詩，唯《趵突泉》詩最著，餘數篇人罕述之。

《**東陽八咏樓**》《詞品》卷六：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古。近時趙子昂、鮮于伯機詩詞頗勝。趙詩云「山城秋色近朝暉」，【略】鮮于《百字令》云「長溪西注」，【略】二作結句略同，稍含微意，不專爲咏景發。予故取而著之也。《石洲詩話》卷五：趙子昂《東陽八咏樓》詩，頗有風致。《退庵隨筆・學詩二》：趙子昂《東陽八詠樓》詩，頗有風致。

《**谿上**》《懷麓堂詩話》：趙子昂書畫絕出，詩律亦清麗。其《谿上》詩云：「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意亦傷甚。《歷代詩評注讀本》：趙孟頫《溪上》，【略】東陽種瓜，果能學得，何至名臭青史。

《**岳鄂王墓**》《吳禮部詩話》：葉靖逸《題岳王墓》詩云，【略】是詩流傳，膾炙人口，其家月致餽於葉。又有林弓寮題云，【略】人亦稱之，然已不逮葉作。近時趙子昂篇尤勝。《懷麓堂詩話》：趙子昂【略】《岳武穆墓》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句雖佳，而意已涉秦越。至對元世祖曰：「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元。」則掃地盡矣。【略】夫以宗室之親，辱於夷狄之變，揆之常典，固已不同，而其才藝之美，又足以爲譏訾之地，才惡足恃哉！然「南渡」「中原」之句，若使他人爲之，則其深厚簡切，誠莫有過之者，不可廢也。《養一齋詩話》卷三：趙子昂對元世祖詩：「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元。」哀哉若人，乃至於此！其《岳王墓》詩：「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南渡之君，子昂何人？而忍下此筆也！詩雖工，亦不足述矣。後人題子昂畫者，率寓刺譏，而詩品亦有高下，不可一例以爲工也。《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陶南邨云：岳王墓詩不下數十首，其膾炙人口者，莫如趙魏公詩。《歷代詩評注讀本》：趙孟頫《岳鄂王墓》，【略】持論平允，造句警煉，詠鄂王詩，此爲第一。

《**題西溪送鮮于伯機**》《歷代詩發》卷三二：首尾緊相照應，古法森然。

《**紀舊游**》、《**聞擣衣**》《歷代詩發》卷三二：三詩（上二詩及《和姚子敬秋懷》）渾雄壯麗，不欲步武宋人，而王李開疆，正非甘心作俑也。

《**和姚子敬秋懷五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取材少陵，悽惋之中，自饒秀潤。文敏云：「作律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塡滿方好。」此亦力矯時弊之言。以空疏爲流轉，固便枵腹，使五十六字，字字皆實，塡塞塗砌，亦類墨豬。須富于材積，而運以氣韵，端莊流麗，剛健婀娜，庶爲佳製。《歷代詩評注讀本》：趙孟頫《和姚子敬秋懷》，【略】愁中卻暫歡。

《**紀舊游**》《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此非僻書，只爭運用秀色雅韵，定不可及。

《**歲暮和剛父雜詩**》《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文敏詩不沿宋體，亦不落元派。五言清麗，頗近陶、謝。

《**寄題右之此靜軒**》《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蕭灑閑淡。

《**張詹事遂初亭**》《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清麗似元暉。

《**題耕織圖二十四首**》《石渠寶笈》卷三〇引虞集跋：「右吳興趙文敏公奉勅所撰《耕織圖詩》，小楷字蹟，向藏奎章閣中。臣集近以纂修史事，備

員中禁，曝書之暇，因得縱觀。竊見公以弘博敏妙之才，爲文學侍從之選，此詩歌咏民間農桑勤苦，備盡田家景物氣象，與《豳風・七月》之篇何異？且屬應制，上陳黼座，以備乙夜之觀覽，與尋常他作不侔。眞當昭彝鼎而壽金石，匪特爲耳目近玩已也。集何意視草之餘，覩斯奇蹟，誠平生快事！」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評《正月》：有質有文，亦俗亦雅，妙處全在本色。是脫胎儲王田家詩，而得其眞趣者。　又評《六月》：即聶夷中詩，加倍細寫。　又評《十一月》：不厭其樸，愈樸愈妙。　又評《右耕》：詩中有畫，政復畫不能到。

《**送孟仲則游荆湖兼往襄漢**》《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工於發端。

《**題商德符學士桃源春曉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眉批：起勢最工整。《歷代詩發》卷三二：宗炳卧游五嶽，而王孫便欲占宅桃源，是何興會？

《**秋夜曲**》《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古意。

《**蛾眉亭**》《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一氣直下，渾渾有力。　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流轉，不爲律縛。

《**即事**》《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湘簾疏織浪紋稀」句）想見從容翰墨之樂。

《**老態詩**》《佘山詩話》卷下：趙子昂《老態》詩云，【略】簪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眞知灼見者不能諳此，悲夫！」《逸老堂詩話》卷上：趙松雪《詠老態》詩云，【略】吁，非身歷老境者不能道。

《**譏留夢炎詩**》《癸辛雜識》：子昂入覲之初，上命作詩嘲留忠齋，【略】留以此銜之終身。《風月堂雜識》：帝雖異裔，亦知厭薄夢炎之爲人。然孟頫之詩，實所以自嘲耳。

《**絕句**》（**春寒側側掩重門**）《徐氏筆精》卷四：趙子昂絕句云：「春寒側側掩重門，睡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滕玉霄絕句云：「吟人瘦倚玉闌干，酒醒香消午夢殘。燕子不來春社去，一簾疏雨杏花寒。」二首頗相似，皆詩餘中絕佳句也，唐人無此纖弱之作。《歷代詩評注讀本》：趙孟頫《絕句》，【略】春殘寒重，寂寂空齋，不勝美人遲暮之感。

《**東城**》《歷代詩評注讀本》：趙孟頫《東城》看似尋常，卻極遒練。

《**贈子敬**》《研北雜志》：趙子昂嘗謂人曰：「姚子敬天姿高爽，相見令人怒，不見令人思。」又嘗贈詩，【略】其爲子昂敬畏如此。

《**虞美人**》（**潮生潮落何時了**）《左庵詞話》卷上：趙子昂詞：「消沈萬古意無窮。盡在長空、淡淡鳥飛中。」【略】皆佳。《詞則・別調集》卷三：哀怨之情，溢于言表，責其人，亦悲其遇也。

《**浪淘沙**》（**今古幾齊州**）《草堂詩餘》續集卷上：天羽居士評：杜句。「桃花」句上「無主」二字，「石橋」句上「只有」二字，字不漫加。

《**浣溪沙**》（**滿捧金巵低唱詞**）《詞則・別調集》卷三：一聲河滿。

《**鎖南枝**》（**傻酸角**）《詞謔》：有學詩文於李崆峒者，自帝都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傳唱《鎖南枝》，則詩文無以加矣。請問其詳，崆峒告以不能悉記也，只在街市上閑行，必有唱之者。越數日，果聞之，喜躍如獲至寶。【略】《鎖南枝》云，【略】他書相傳，以爲趙文敏及管夫人作。

《**木蘭花慢**》（**愛青山繞縣**）《蕙風詞話》卷三：宋昭容王淸惠北行，題壁《滿江紅》云：「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文丞相讀至此句，嘆曰：「惜哉！夫人于此少商量矣。」趙文敏《木蘭花慢・和李篔房韵》云：「但願朱顏長在，任它花落花開。」言爲心聲，是亦「隨圓缺」之說矣。

《**蝶戀花**》（**儂是江南游冶子**）《詞則・別調集》卷三：凄涼哀怨，情不自已。　又《閑情集》卷二：凄涼哀怨，艷詞中亦寓憂患之意。

傳記

歐陽玄《趙文敏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三年，世祖皇帝遣使求賢江南，得趙宋昌陵十一世孫孟頫，入見，奏對稱旨，起家爲郎，由是被遇累朝，歷中外。仁宗皇帝聖眷優渥，擢掌詞垣，致位一品。文宗之世，有司舉行贈典，進秩辨章，馳爵上公，仍議節惠。【略】公資稟俊邁，讀書一目五行俱下。弱冠中胄監試，調眞州司戶參軍。皇元混一後，浮沉鄉社間，丘夫人嘗語之曰：「天下既定，聖朝必偃武脩文，收四方才士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自異齊民？」公聞，益加講貫。每從里中老儒敖繼公質正，數歲大進。尙書夾谷奇之，以翰林編脩薦，不就。江南侍御史程公鉅夫出訪江南遺逸，得二十餘人

以應詔，公在首選。初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轉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遷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兼管諸軍奧魯。以脩《世祖實錄》召入，書成，謁歸，改知汾州，未上，以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除揚州路泰州尹，進階中順大夫，需次於家。仁廟在東宮，聞公名，召入，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改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復入翰林爲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俄遷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進集賢學士、資德大夫，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延祐六年五月，告老還湖州。是冬召入朝，以疾不果行。至元元年，上章乞致仕，不報。二年春，遣使存問。夏六月辛巳，薨於私第。至順三年，贈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敏。公初見世祖，風神散朗，容止閒暇，上以爲有神仙風。會尚書省立，命草詔，公援筆立成，上聞大旨，召近臣譯以對，喜謂公曰：「卿言皆朕所欲言者。」自是國有大議，必與咨詢。【略】上問留尚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如，對曰，【略】以遠臣遭遇累朝，特見優禮，世祖戒宿衛，公入內庭毋禁，賜坐。葉右丞相每見與語，或至夜分。公於天下事，當言者無所不及，嘗稱公聰明剛正，敢爲直言，公聞之益自斂退。【略】仁廟字公而不名，詔近臣曰：「文人世所難得。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至今在人耳目，朕有子昂，與古人何別？」時有撰述，輒傳旨屬筆。與侍臣論公他臣不能及者數事：苗裔一也，姿表二也，博學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古雅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釋老書七也。【略】初受程鉅夫薦，晚進翰長，與程交代，必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公所爲，務崇廉耻，先禮遜，縉紳相傳以爲厚德。平居嗜好冲澹，家世紈綺，況（味）（位）埒布韋，貴及崇階，不見矜色。客求文字，與之周旋終日，雖極勞甚憊，未嘗拒人。獨人有過失，必面致諷諫無隱，然直而不訐，人亦易從。病劇將終，援簡濡毫如常時，有頃翛然而逝。娶管氏，諱道昇，字仲姬，工詞翰，善畫，治內有才具，累封魏國夫人，先四年薨。【略】公治《尚書》，有《書注》。於禮樂度數甚明，知音律幽妙，有《琴原》、《樂原》各一篇。號松雪道人，有《松雪齋文集》若干卷，《談錄》一卷。爲文清約典要，諸體詩造次天成，不爲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牘能以數語曲暢事情。鑒定古器物、名書畫，望而知之，百不失一。精篆隸小楷行草書，惟其意所欲爲，皆能伯仲古人。畫入逸品，高者詣神，四方貴游及方外士，遠而天竺、日本諸外國，咸知寶藏公翰墨爲爲貴。故世知之淺者好稱公書畫，識者論公則其該洽之學、經濟之才與夫妙解絕藝，自當並附古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也。【略】銘曰：有白其馬，惟周之客。周人尚騂，客世殷白。我元忠厚，軼彼成周。宋有近屬，遇之加優。侃侃魏公，徵自炎方。入見殿廷，美如圭璋。昔客在周，但聞助祭。未聞侍側，命以獻替。維此魏公，進爲親臣。詢厥世系，念其前人。魏公在列，玉立陛前。上有顧問，其言便便。群臣議法，命往咨度。援古例今，論政以確。法司在坐，盛氣見侵。理到之告，折服其心。上命代言，對御操筆。宸衷未宣，已布尺一。上遇災變，詔問其由。公言暴斂，時政是尤。委曲獻忠，請釋逋負。公進詔草，時相震怒。相怒未已，公言徐徐。相莫之沮，乃下寬書。萬方懽呼，涵泳聖恩。公啓近臣，力拔惡根。近臣感激，碎首強諍。權奸既摧，乃息稗政。宣室夜問，言不及他。吏蠹民瘼，直言無阿。弱弗勝衣，食弗盡器。臨事論建，奮無畏避。世祖援公，俾入政府。聞命而僂，懇求外補。仁皇踐祚，首召入覲。皓首未歸，寵冠禁近。乃登瀛洲，載頂鼇岫。丕煥皇猷，黼黻在手。琨牒瑤編，藏在宗廟。屈玉垂金，分鎮山澤。遠方裔夷，偶獲簡牘。雖未識公，想見眉目。嗟乾之資，唯一清氣。人稟至清，乃精道藝。天朗日晶，一清所爲。星月明概，雲章陸離。圖書以陳，文字以立。頡始造書，鬼神爲泣。宇宙精英，發決在茲。清氣所萃，乃臻瑰奇。允矣魏公，玉壺秋水。巧出天智，智窺神能。鳳翽其羽，止於阿閣。朱鷹天馬，播之廟樂。彌文日增，製作日淑。國於老臣，百不一贖。皇上稽古，訪問舊儒。豐碑爲賜，螭首龜趺。敬告後人，毋忘帝力。世祖深仁，仁皇至德。黼黻裸周，孰擬我朝。詞翰揚休，百世孔昭。

楊載《趙公行狀》（存目）

《元史》卷一七二《趙孟頫傳》（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五（存目）

紀事

趙孟頫《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 孟頫粵從髫齡，夙慕高標。先君將漕於金陵，眞人假館於書塾，攜持保抱，緣契相投。

任士林《通玄觀記》 尊師杜道堅，有道之士，薊丘李衎、吳興趙孟頫、金華胡長孺與之游，執弟子禮。

《續吳郡志》卷上 南谷（杜道堅）嘗以道法顯於國初，吳興趙公子昂猶尊事之。

袁桷《題彥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余嘗見彥敬、子昂親作繪事，生香疏影，光透紙墨，觀者莫不斂衽。

又《書李巽伯小楷夢歸賦》 乙酉歲，余見今翰林承旨趙公子昂於杭。于時愛堯章《書譜》，手之不釋。逾三十年，趙公小楷妙天下，是蓋脫其形似，而師其神俊。

黃公望《題錢舜舉浮玉山居圖》 霅溪翁吳興碩學，其於經史貫串於胸中，時人莫之知也。獨與敖君善講明酬酢，咸詣理奧，而趙文敏公嘗師之。不特師其畫，至於古今事物之外，又深於音律之學。其人品之高如此，而世間往往以畫史稱之，是特其游戲而遂揜其所學。今觀貞居所藏此卷并題詩其上，詩與畫稱，知詩者乃知其畫矣。

虞集《中原音韻序》 余昔在朝，以文字爲職，樂律之事，每與聞之。嘗恨世之儒者薄其事而不究心，俗工執其藝而不知理，由是文、律二者不能兼美。每朝會大合樂，樂署必以其譜來翰苑請樂章，唯吳興趙公承旨時，以屬官所撰不協，自撰以進，并言其故，爲延祐天子嘉賞焉。及余備員，亦稍爲檃括，終爲樂工所哂，不能如吳興時也。

《山居新話》卷二 余幼侍坐於趙子昂學士，席間，適寫神陳鑒如持趙公影草來呈，公援筆與之自改，且言所以未然之故。筆至唇，乃曰：「何以謂之人中？若以一身之中言之，當在臍腹間，指此名之曰中何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洎二便皆單竅，成一《泰卦》耳，由是之故，因以此名中也。」滿座爲之敬服。

姚桐壽《樂郊私語》 趙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仕進，隱居州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蓼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爲事。嘗到縣，縣令宣城梅瓛到船謁公，公飛棹而去。梅佇立岸上言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歟！」公從弟子昂自苕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慚退，公便令蒼頭濯其坐具，蓋惡其作賓朝家也。余生也晚，乃少從婦翁得見子昂。今雖身寓公里，第有想像鼓棹行吟勝處耳，至於子昂風神美麗，而和易可親，文章、書、繪，人號「三絕」。若夫慫恿徹爾，竟誅僧格之奸，亦當代第一流人也。

《至正直記》卷一 國朝翰林盛時，趙松雪諸公在焉，一時詩僧亦與坐末。客有以《古雁圖》求跋者，諸公咸命此僧先賦。詩僧即援筆云：「年去年來年又年，帛書曾動漢諸賢。雨暗荻花愁晚渚，露香菰米樂秋田。影離冀北月橫塞，聲斷衡陽霜滿天。人生千里復萬里，塵世網羅空自懸。」諸公稱賞，即以詩授客去。 又：錢唐老儒葉森景修嘗登趙松雪之門，松雪深愛之。蓋謂其效奔走之時使令，且聰明，頗讀書故也。家住西湖，婦女頗不潔，蓋杭人常習也。所藏王右軍《籠鵝帖》石刻，後有唐人復臨一帖副之，誠爲妙品。張外史每戲之，一日賦詩以貽之，有云：「家藏逸少《籠鵝》字，門繫龜蒙放鴨船。」世以鴨比喻五奴也。至正丁酉秋八月，予往錢唐訪妻母于西山普福寺，時景修數相過，每舉松雪遺事助笑談。有云松雪一日以幅紙界畫十三行，行數十字，字各不等，問景修曰：「爾謂何物？」景修曰：「非律度式乎？」松雪曰：「也虧你尋思，惜太過耳。」乃臨《洛神賦》界式也。一日，又侍行西湖上，得一太湖石，兩端各有小竅，體甚平。松雪命景修急取布線一縷至，扣于兩竅，而以石令人滌淨扶立矣。久之，清風颯至，其聲如琴，即命名曰「風篁」。他日歸霅川，當易以細絲縷上之，爲小齋前松下之翫。景修曰：「此是前人爲之，而相公見之乎？」松雪曰：「否！我自以意取之也。」其敏慧格物理、參造化之巧如此者，豈凡俗之所能擬其萬一哉。但亦愛錢，寫字必得錢，然後樂爲之書。一日，有二白蓮道者造門求字。門子報曰：「兩居士在門前求見相公。」松雪怒曰：「甚麼居士？香山居士、東坡居士邪？箇樣吃素食的風頭巾，甚麼也稱居士！」管夫人聞之，自內而出，曰：「相公不要恁地焦躁，有錢買得物事喫。」松雪猶愀然不樂。少頃，二道者入謁罷，袖攜出鈔十錠，曰：「送相公作潤筆之資。有庵記，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書。」松雪大呼曰：「將茶來與居士喫！」即歡笑逾時而去。蓋松雪公入國朝後，田產頗廢，家事甚貧，所以往往有人饋送錢米肴核，必作字答之。人以是多得書，然亦未嘗以他事求錢耳。

《木天禁語·氣象》 翰苑、輦轂、山林、出世、偈頌、神仙、儒先（石屏之類宋賢也）、江湖、閭閻、末學（末學者，道聽塗說，得一二字面，便雜據用去，不成一家，又在江湖、閭閻之下）。已上氣象，各隨人之資稟高下而發。學者以

變化氣質，須仗師友所習所讀，以開導佐助，然後能脫去俗近，以游高明。謹之愼之。又詩之氣象，猶字畫然，長短肥瘦，清濁雅俗，皆在人性中流出。得八法便成妙染而洗吾舊態也。此趙松雪翁與中峰和尙述者道良之語也。漫錄於此耳。

《南濠詩話》 元盛時，揚州有趙氏者，富而好客。其家有明月樓，人作春題，多未當其意者。一日，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致樓上，盛筵相款，所用皆銀器。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昂援筆書云：「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得之喜甚，盡徹酒器以贈子昂。

《歸田詩話》卷中 趙子昂以宋王孫仕元朝，擅名詞翰，嘗書淵明《歸去來辭》，得者珍藏之。有僧題絕句於後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褒裳宵逝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應醉裏書。」後人不復著筆。

《徐氏筆精》卷五 留夢炎失身降元，有玷科名。元世祖問葉李、留夢炎優劣於趙孟頫，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有大臣器。」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位丞相，當賈似道悞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乃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可賦詩譏之。」孟頫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破臣強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

《青樓集》 解語花，姓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疏齋、趙松雪飲於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喜甚，趙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輟耕錄》卷四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太后懿旨，命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庵所書，公宜奏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庵處，雪庵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庵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後人所可企哉？

又卷七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爲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知爲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爲勝也。」【略】公之翰墨爲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夸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又卷一〇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窗先生密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又卷一五 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公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

《古今說海》卷一一四 趙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弊舟丐以爲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鷗波亭供灑掃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耳。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鬻以爲身後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珊瑚網》卷一一 《方寸鐵頌》朱伯盛跋：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尙質樸，亦所不免，惟楊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人多不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精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精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坐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略】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莫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

《堯山堂外紀》卷七〇 趙松雪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做夫人。」【略】管夫人答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略】松雪得詞，大笑而止。

《詞苑萃編》卷二二 趙承旨與管夫人伉儷相得，倡和甚多。一日趙欲納姬，以一曲調管夫人云，【略】管亦以一曲答之云，【略】調笑甚工。

《何氏語林》卷一一 吳興丘大祐吉嘗題趙松雪子昂所畫竹，其結句云：「留得一枝苕水上，冷烟涼月怨啼鵑。」含蓄悽惋，有風人餘意，所謂怨而不怒者也。 又：趙子昂有琴名松雪，但時出橫床，未嘗撫弄。

又卷一三 趙承旨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

貫贓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或以承旨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承旨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爲非，豈欲阻格至元鈔耶？」承旨曰：「法者人命所繫，議有輕重，則人不得其死，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

又卷一七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本事詞》卷下 燕都萬柳堂，亦一燕游佳處也。廉野雲嘗於夏月置酒，邀盧疏齋、趙松雪爲銷暑之會，召名姬解語花以佐歡。席間劉姬左手擎荷花，右手捧玉杯，歌《小聖樂》以勸客，詞云：「綠葉陰濃遍池亭，水閣偏趁涼多。」【略】趙大喜，即席贈以長句焉。《小聖樂》，元遺山所製曲也。

又 趙松雪以承平王孫而遭世變，故其詞多感慨。嘗於李叔固丞相席上，贈其歌姬貴貴云：「滿捧金杯低唱詞。」

《山樵暇語》卷一〇 趙子昂松雪之號本以琴名，胡子昂學趙字而號竹雪，未詳何謂。

《宙載》卷下 《一統志》言北方水多以海稱，每怪其濫，近見趙松雪《初至都下詩》云「海上春深柳色濃」，自注：「北方謂水泊爲海。」予然後知所謂海者皆水泊耳。南方襲之，以塘堰爲海，幷溪水亦名以江云。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二 子昂於大德己亥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越十年爲至大庚戌，始召入京，拜翰林侍讀學士。此卷迺游信州鬼谷洞天二十八咏，始爲提舉時所作也。道士守中至京師，當是庚戌之歲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歌以木音爲節，古用柷敔，後世易以板，往往見於詞中。【略】子昂詞云：「輕敲象板，緩歌金縷」是也。

《名媛詩歸》卷二三 管道昇，趙子昂妻。能詩畫，奉中宮命，題所畫梅。

《恬致堂詩話》卷四 子昂行書詩一幅，不知子昂作或古人作，其語氣似白樂天、陸放翁，余極愛之，因錄於此云。

《歸田詩話·浣花醉歸圖》 山谷《題浣花醉歸圖》云，【略】能道出少陵心事。趙子昂詩云：「江花江草詩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亦髣髴得之。

《讀書敏求記》卷四 予按子昂奉敕撰《農桑圖序》云：「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大司徒臣源進呈《農桑圖》，上問：『作詩者何人？』對曰：『趙孟頫。』『作畫者何人？』對曰：『諸色人匠提舉楊叔謙。』上嘉賞久之。又賜文綺一段、絹一段。」竊思畫像時，適當作詩繪圖之際，兩人相與共晨夕，故叔謙得爲公寫照也。公薨于至治壬戌之六月辛巳，年六十九。延祐五年，正六十有五，明年己未謁告歸矣。公之書其銜，紀其歲于像側，以見暮年命筆，鄭重其文若此。蓋所謂衰貌頹然不能不自愛也。

陸心源《跋趙文敏致袁文清書》 文敏于延祐六年謁告，四月二十五日出都，五月十日行抵臨清，管夫人卒于舟次，與仲穆護喪還吳興。見《松雪集·管夫人墓誌》。文清之歸四明也，文敏已里居，故曰「今春聞兄來歸，喜而不寐」也。文清辛酉祭祖禰文，有「舊歲南歸，將一意誓墓」語，《致子昂札》中亦有此語，故曰「誓墓得無太早」也。文敏生于宋寶祐二年甲寅，時年六十五歲；文清生于宋咸淳二年丙寅，年五十五歲，故云「孟頫衰老無堪，兄才力強健」也。文敏三子，長亮早卒，次雍，次奕。管夫人于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歲來歸，見《孝思院記》。下距延祐庚申三十一年，雍、奕非長子，計此時均不及三十歲，其子婦青年可知，故云「兩兒媳皆不曾成就」也。書法遒秀，得《蘭亭》、《聖教》神髓。

又 管仲姬歸文敏時年二十九歲，文敏三十六歲，即令當年生子，先有亮而後有雍，仲穆之生總在甲寅以後。吳氏《續疑年錄》作生于至元己丑，則仲姬于歸之歲，連生二子，有是理乎？原注「《松雪齋集》有大德甲辰雍年十六語」。今檢元刻《松雪齋集》無此文也。袁清容于咸淳二年夏生于臨安，是歲大熱，茵席器案如執焦，生七日而母夫人以暴泄卒。見自撰《先夫人行述》，與《滋溪集·文清墓誌》「泰定四年疾終，年六十二」合。錢氏《疑年錄》作生于丁卯，亦誤也。

《儀顧堂題跋》卷一五 《元勅賜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元教太宗師志道宏教冲元仁靖大眞人張公碑跋》：右張留孫碑，至治壬戌趙文敏奉勅撰，正書丹篆額。案文敏《行狀》，卒于是年六月辛巳。據碑，留孫卒于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明年三月，弟子七十五人歸其喪于故山。仁宗乃命吳全節嗣封，予告治喪，命子昂著文。是碑之作，當在至治二年四五月間，去子昂之卒僅一月餘耳。《松雪齋集》及《松雪外集》文之爲僧道作者甚多，獨不收留孫碑，恐文與字皆仲穆代筆，故與《湖州府治碑》絕類。不然，煌煌大篇，刻集時反遺之耶？《行狀》稱至治壬戌春，遣使傳旨，俾書《孝經》，而未及奉勅撰碑事，豈以其方外而諱之歟？恐亦未必然也。

著錄

戴表元《松雪齋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交十五年，凡五見，每見必以詩文相振激。【略】最後又見於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詩文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

沈瑱《松雪齋集序》 松雪翁詞翰妙天下，片言隻字，人輒傳玩。公薨幾二十年矣，而平生所爲詩文猶未鏤板。今從公子仲穆求假全集，與友原誠鄭君再加校正，凡得賦五，古詩一百八十四，律詩一百五十，絕句一百四十，雜著五，序二十，記十二，碑誌廿六，制誥、批答、策題廿五，贊十，銘一，題跋五，樂府二十，總五百三十四。并公行狀、謚文一卷，目錄一卷，合爲一十二卷。亟鋟諸梓，置之家塾，俾識者得共觀焉。

何貞立《松雪齋集跋》 右翰林文敏趙公文集若干卷，乃其子仲雍所編類者也。

方選《題重選刊松雪齋文集後》 余嘗重購鴻都同志者，累年未睹全翰。戊辰春試始獲第，受選烏程，廼先生父母之邦也，選訪諸鄉彥。久之，柱史王君肅之始以是書全編見示，【略】選不敏，將欲梓行以肆其傳，第簡素浩繁，不能徧識，廼謀諸學博宣城陸君公兆，用成余志。中加訂正，取其尤切於世教者若干篇，釐爲上下二卷，題詞仍舊顚。

《文淵閣書目》卷九 《趙文敏公集》一部六冊，殘缺。

《國史經籍志》卷五 趙孟頫《松雪齋集》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趙松雪詩文集》一冊，不全。趙孟頫著。

《會稽紐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行狀序文一卷、目錄一卷，元刊本。元趙孟頫撰。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趙孟頫《松雪齋集》十卷，又《外集》一卷。

曹培廉《趙文敏公松雪齋集序》 元趙文敏公《松雪齋集》十卷，公子仲穆所編次，至元間刊於花溪沈氏，外集一卷，亦沈氏家塾所刊也。家大人舊有鈔本，近從長洲友人家獲借先朝文博士壽承所藏原刻本，校正其譌缺，復裒他書及石刻所載，合之家藏墨跡，爲《續集》一卷。其行狀、謚文仍刻卷末，而弁《元史》本傳於集首，以備參考云。

又《趙文敏公松雪齋集序》 今世松雪帖家置一本，而是集未獲流布，深爲藝林憾事。因鳩工重鋟以廣其傳。其他碑板文字爲集中未載者多有，不敢輒爲增入，以失當時決擇之意。獨詩與題跋雖公不經意處，皆可玩味，別加編輯，以續於後。若見聞所未及，則以俟博雅君子。

《讀書敏求記》卷四 《趙子昂松雪齋集》十二卷、《外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略】元趙孟頫撰。【略】楊載作《孟頫行狀》，稱「所著有《松雪齋詩集》」，不詳卷數。明萬曆間，江元禧所編《松雪齋集》寥寥數篇，實非足本。惟焦竑《經籍志》載《孟頫集》十卷，與此本目次相合，而史所稱《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者，檢勘均在其中。《外集》雜文十九首，亦他本所未載，蓋全帙也。【略】集前有戴表元《序》，見《剡源集》中，末題大德戊戌歲，蓋孟頫自汾州知州謁告歸里時裒集所作請表元序之者。表元不妄許與，而此序推挹甚至，其有所以取之矣。後人編錄全集，仍錄此序以爲冠，非無意也。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松雪齋集》十二卷、《外集》一卷，元翰林學士承旨謚文敏吳興趙孟頫子昂著。大德戊戌戴表元序，至元後己卯花溪沈璜槧本最佳。《外集》何貞立輯，沈璜跋。明萬曆杭本不及其半，然亦有沈本(闕)蓋文敏翰墨流傳人間尚多也。今海上曹培廉重雕，又增《續集》一卷。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〇 《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元趙孟頫撰。元本。【略】謹按《四庫》所著即此本，而《提要》不及沈璜跋，或偶佚，或未檢及，皆不可知。今按《外集》詩一、序四、記四、碑銘四、疏四、題跋二，總十九，與《提要》所記同。此本流傳絕少，最爲難得，因詳著之。【略】又按戴叙與沈跋所云，則此集爲文敏所手編，凡詩五卷，文五卷，大出平生之作，不應止此，亦未始有所散佚。文敏久爲詞臣，當時朝廷製作出其手，而集中寥寥，豈其自悔仕元而多所刪削與！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元至元刊本，陳西畇藏書。元趙孟頫撰。【略】此元槧本。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續集》一卷，元刊修補本。元趙孟頫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

元刊元印本。元趙孟頫撰。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松雪齋文集》十卷、目錄一卷、《外集》一卷，附楊載撰《行狀》、至順三年《謚文》一卷。【略】集爲趙仲穆所編。文敏歿後二十年尚未付梓，至元後己卯沈璜始從仲穆假本刻于家塾。案花溪在今歸安縣治東六十里，璜蓋歸安人，當與沈夢麟一家，與趙氏有連。獨怪是集卷帙無多，仲穆不自梓行，必待璜爲之刊，不可解也。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續集》一卷，元趙孟頫撰。康熙間曹培廉刊本。 明刊本二卷，不全，入《存目》。 《天祿後目》有元刊本，附董其昌手跋。【略】附：康熙劉氏刊本。（邵氏） 補：《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十卷，元趙孟頫撰。清康熙五十二年曹培廉城書室刊本。 補：《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附《行狀》，元趙孟頫撰。清清德堂刊本，【略】余據元花溪沈璜本及自藏元至正元年虞氏務本堂刊《詩集》七卷本校，并輯《補遺》、《目錄》。 補：《松雪齋集》七卷，元趙孟頫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補：《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元趙孟頫撰。元後至元五年花溪沈璜刊本，【略】已印入《四部叢刊》，缺卷用明初翻本配補，視元刻如婢學夫人矣。 明初翻元後至元五年花溪沈璜刊本，【略】故宮圖書館、江南圖書館、劉氏嘉業堂各有一帙，均號爲元刊本，余亦有一帙，【略】重印《四部叢刊初編》時，即據余藏本補入此附錄一卷。 明天順六年岳璿刊本，【略】又有天順六年知湖州府事大梁岳璿文璣跋，言「得趙雍手書鏤版于予姪家花城沈氏，惜其故板無存，重付刀筆」云云。李木齋先生處見。 清傳鈔明天順六年岳璿刊本。 補：《松雪齋文集》十卷，元趙孟頫撰。明末刊本。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元刻《趙松雪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一函二冊。元趙孟頫撰。集十卷，附行狀、謚文一卷，目錄一卷，合十二卷。後至元己卯花谿沈璜校刊。【略】按璜跋云：「松雪翁平生所爲詩文未鏤板，今從公子仲穆假全集，與友原誠鄭君校正鋟梓。」則趙集當以此爲第一祖本。字體圓勁，亦仿松雪翁，述古錢氏所收即此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元刊本。元趙孟頫撰。【略】卷十後有花溪沈璜伯玉跋云「公薨二十年，詩文猶未鏤板。今從公子仲穆求借全集，與友原誠鄭君再加校正，亟鋟諸梓」云云。據此則是本爲《松雪集》最初刊本，焦竑所著錄即此也。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元刻本。元趙孟頫撰。【略】此元槧本。

章鈺《清刊本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跋》 壬子九月中旬，假江寧鄂氏群碧樓藏元至元花溪沈氏刊本校，惟此本有沈氏所未有者，曹培廉自叙，謂借文壽承所藏原刻本校正，以文藏本更在沈刊本之前，證諸文中刪削處，尤爲顯然。乃伯玉自跋，則謂松雪歿二十年，詩文猶未鏤版，花溪本乃第一刻，疑不能明也。

《著硯樓書跋》 元刻《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目錄一卷，行狀、謚議一卷，都十三卷。刊於至元後己卯歲，爲子仲穆所輯。是爲《松雪集》第一刻本。松雪翁詞翰妙一世，故遺集流布最廣。此本藏家頗有其書，吾家所藏兩帙：其一本尚是原裝，紙墨清朗，惜爲妄人朱圈所汙，句讀每多差謬，亦白圭之玷也。又一本印刷較晚，紙墨亦較敝，遜前本遠甚。戊寅仲春，避兵來滬，篋中攜此本遣歲月，日誦數過，翛然有塵外之想。按松雪此集，字體摹寫，殊類手跡，疑即仲穆所摹。嘗謂明初雕版，字體刻意摹趙，予生平所見，無慮數十種，一時風氣所尚，此書實有以開其端耳。仲穆爲父編輯遺集，而篇中衍譌，猶所不免。几塵落葉，校勘之業，知非易易耳。此本前有大德戊戌剡源戴表元叙，末附至元後己卯長沙何貞立跋，而仲穆不贅一辭，何也？十卷後有花溪沈璜跋語云：「今從公子仲穆求假全集，與友原誠鄭君，再加校正」云云，則此本當爲沈氏所梓矣。是書經孫承澤舊藏，朱印累累可證。北海精鑒震海內，斯其鱗爪，彌足珍重焉。

《木樨軒藏書書錄》 《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元趙孟頫撰〕，舊抄本〔清抄本〕。 又：《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元趙孟頫撰〕，明翻元本〔明天順六年岳璿覆刻元至元花溪沈氏本（卷三有缺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元趙孟頫撰，元至元五年花溪沈伯玉家塾刻本，五冊。存六卷：一至五，《外集》全。 又：《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明初刻本，四冊。 又：清抄本，二冊。 又：《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十卷、《外集》一卷、《續集》一卷，元趙孟頫撰，清康熙五十二年曹培廉城書室刻，光緒八年楊氏重修本，章鈺校并跋，六冊。 又：《新刊趙松雪文集》四卷、《外集》一卷，明唐廷仁刻本。四冊。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十冊。元趙孟頫撰，趙雍編。清康熙間翻刊元後至元沈氏本。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十二冊。元趙孟頫撰。明影鈔元後至元刊本配補新鈔本，卷四抄配。

江元禧《松雪齋集跋》 是集湮沒無傳，即時有鏤版，又一行輒止。因檢枕孔所藏，益以耳目所睹，記碎金段錦流通之，而以本傳冠於首。

《玄賞齋書目》卷七 《松雪齋文集》。

《百川書志》卷一二 《趙公松雪齋文集》二卷，文敏公學士承旨宋王孫吳興趙孟頫子昂著。本集浩瀚，此蓋後人選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別本松雪齋集》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元趙孟頫撰。孟頫《全集》十卷，又《外集》一卷，已著錄。此本爲明江元禧所刊，後有萬曆甲寅跋。稱「文敏《文集》湮沒，因檢枕中所藏，益以耳目所睹記流通之」。蓋元禧未見《全集》，故復搜輯爲此本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〇 《松雪齋集》二卷，元趙孟頫撰。明本。萬曆甲寅年江元禧校刊，有跋。此本首爲載序，其編次悉如沈本，惟篇數甚少，總二百五十九，較之原本未及其半。詩內《秋日即事》一首、《金山》一首、《蘇州》一首，文內《呂梁廟碑》一首、尺牘十二首，詩餘《巫山一段雲》十二闋、《慶新居》一闋，則原本所無。跋云「益以耳目所睹記」者，此也。此爲大本，板亦不惡，因幷著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松雪齋集》二卷，明萬曆刊本，眞定梁氏藏書。元趙孟頫撰。此二卷，前列本傳，又大德戊戌剡源戴表元序。【略】爲萬曆甲寅樟亭江元禧選刻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松雪齋集》二卷，明刻本。此二卷。【略】爲萬曆甲寅樟亭江元禧選刻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又補：《松雪齋文集》二卷，元趙孟頫撰。明正德七年方選刊本。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松雪齋文集》二卷，二冊。元趙孟頫撰，明陸公兆選。明正德七年烏程知縣方選刊本。

《百川書志》卷一五 《趙松雪詩選》，宋王孫吳興趙孟頫子昂著。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趙子昂集》七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趙子昂詩集》七卷，元至元刊本。元趙孟頫撰，宜黃後學譚潤伯玉編集。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趙子昂詩集》七卷，題「宜黃後學譚伯潤伯玉編」。集前有目錄，目後有「至元辛巳春和建安虞氏務本堂編刊」一行。【略】比《松雪齋集》多《有所思》、《望美人》等詩十餘首。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又補：《趙子昂詩集》七卷，元趙孟頫撰。元至正元年辛巳建安虞氏務本堂刊本，【略】分體編次。此書比花溪沈氏本多詩十餘首，字句亦多有異同。余嘗取校曹培廉本，得異字亦夥。至此書牌記題「至元辛巳春和」，則因地僻閩嶠，尙未奉改元至正詔書故也。書實刊於至正元年。藏園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趙子昂詩集》七卷，元趙孟頫撰。元至正元年虞氏務本堂刻本，傅增湘跋。二冊。

《玄賞齋書目》卷七 趙子昂《松雪詞》。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下 補：《松雪詞》一卷，元趙孟頫撰。明鈔《宋元名家詞七十種》本，【略】版心鐫「紫芝漫鈔」，毛扆舊藏，有印記。

《又次齋詞鈔・元詞五種》 《松雪詞目錄》按：此目見毛氏汲古閣鈔本。與《松雪齋集》中次第多寡不同。集有而鈔本無者，《太常引》一闋，《江城子・賦水仙閣》一闋，《浣溪沙・贈歌者》一闋，《萬年歡》一闋，《人月圓》一闋，計五闋。鈔本有而集中不載者，《巫山一段雲》十二闋，內五闋向已據《歷代詩餘》補錄，今更據鈔本補錄七闋，合兩本爲一本，松雪之詞乃備矣。

《詞徵》卷四 《松雪詞》一卷，元趙孟頫撰。虞山錢氏述古堂藏本。

陶湘《景元本松雪齋樂府敘錄》 湘案：至元後己卯花溪沈璜伯玉刻《松雪齋文集》卷十末六葉，凡樂府二十篇，【略】敷松雪體寫刻，絕工。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又次齋詞編十種十二卷》：《松雪詞》一卷、《補遺》一卷，元趙孟頫撰。

藝文

牟巘《別趙子昂》 粉省星郎蹋曉班，暫隨使傳走人間。荆州利得習鑿齒，江左今稱庾子山。君意頗爲尊榮喜，人情爭羨錦衣還。但憐老病匆匆別，白髮如何更可刪。

又《簡趙子昂》 君維大雅姿，被服藹蘭蓀。胸次綜流略，本本又元元。手追七子作，凌厲氣所吞。餘事到翰墨，籍甚聲價喧。居然難自藏，珠玉走中原。四年郎省戶，小滯當高騫。肯來爲多士，復除布眷溫。力爭吾道回，中流敢崩奔。眷言維桑舊，從容駐輶軒。我亦喜再見，一笑略寒暄。首誦新詩章，兩耳爲君尊。高情殊磊落，俗子何足論。愿我寂寞地，無物當贈言。乃復攜尺紙，看君醉墨翻。霜木石共老，野竹翠不蕃。落筆類申頃，歲晚古色存。思君時一把，此意期勿諼。

又《十日菊爲子昂壽》 風露潔如洗，漸覺霜氣滋。九日已成旬，黃花爛盈枝。誰云清香減，清香在詩脾。詩人亦未老，皎皎冰雪姿。爲我掇繁英，和露三嚥之。此物最壽耐，千歲以爲期。一點綴鬢髮，眞是麒麟兒。長大著膝上，綵衣相娛嬉。

宋无《書趙集賢詩翰後》 九天宮闕鬱嵯峨，公昔騎龍上大羅。文在玉堂多煥爛，泪經銅狄一滂沱。原陵未黍悲鄴鎬，人物風流繼永和。今日吳牋拜遺墨，只堪哀怨不堪歌。

歐陽玄《子昂雪鵠》 水晶宮裏文章伯，當世誰知翰墨名。賴有瀛洲光價在，不曾承詔寫鵁鶄。

宋褧《淮東縣鷹朱子靜乃祖所得松雪困學二帖》 兩公墨妙貴莫比，一門祖孫世濟美。紛紛惡札請托猥，覆瓿無踪祗愧死。

朱德潤《題趙松雪江山萬里圖》 平蕪烟水碧連天，南渡旌旗一葦先。澤國始知燕士馬，江山重識漢樓船。舉頭日近三千里，屈指書同六十年。文敏不忘前史意，毫端留得畫圖傳。

戴表元《招子昂飲歌》 與君相逢難草草，與君相逢苦不早。人生何處少泥塗，此日飄零武林道。武林城中馬如雲，閉屋狂歌人不聞。狂歌自笑君亦笑，依然狂絕不如君。君歌豈是眞狂者，青衫少日春瀟灑。至今俊筆五花紋，最惜青眸十步下。虛名何用等灰塵，不如世上蓬蒿人。黃金偏趨不貧室，白髮難老無愁身。風雨無情亦如此，凄凄但聒窮人耳。不見朱樓高到天，鳳簫龍管連朝起。連朝笙管可奈何，我歌且止須君歌。青天白雪望不極，坐見綠水生層波。我生胡爲被狂惱，江頭魚肥新酒好。從今作樂拌醉倒，與君相逢難草草。

又《題趙子昂畫馬》 趙子奇才似天馬，頃刻飛龍生筆下。畫成撫卷復長歌，坐客喧喧不停寫。蹄勢經鞭秋跌蕩，鬃毛出跣風瀟灑。似嫌文繡減天眞，盡脫鞍韉彎輕把。青袍洗足巧眉睫，馱坐奚官亦閑雅。我來一見驚欲拜，曾識鸞和趨廟社。千金朽骨古猶惜，況此難分毛色假。瑤池路斷伯樂盡，日暮嘶鳴氣喑啞。爲君昂首一慰意，猶勝無逢老巖野。

又《寄趙子昂濟南》 濟南官府最風流，聞是山東第一州。戶版自多無訟獄，儒冠相應有賓游。秋風魚酒黃粱市，夜月笙歌畫舫舟。行樂使君詩筆俊，一篇肯寄剡溪頭。

釋善住《奉寄翰林趙學士二首》 玉堂學士晉清賢，上國歸來雪滿顛。畫妙未曾池畔作，書工自得枕中傳。溪山靜對堪娛老，松菊長存可引年。見說有時因覓句，醉扶鳩杖看鷗眠。 下馬趨班覲紫宸，肌膚玉雪錦袍新。北門視草稱三俊，東閣揮毫第一人。月隱掖垣分燭夜，花迎御輦賜衣春。文星肅望光芒正，爛爛仍縣霄水濱。

任士林《登餘杭綠野亭望吳興諸山懷子昂》 乘舟出東郭，泛泛苕上溪。起登綠野亭，玉人片雲西。遙知水精宮，坐與天人稽。鷗波付浩蕩，未足成幽棲。溯流竟欲往，相與尋孤攜。

又《曉發衡山訪子昂學士》 山林眞學士，天地一詩翁。乘興不可返，孤舟雪後風。浩蕩襟期別，恨難道術窮。何當眞卜宅？共老水精宮。

吳澄《感興詩》 至元丁亥自京師回，舟中寄子昂及在朝諸公：圓氣直似專，方形翕還闢。眇眇血肉身，中立名三極。

劉將孫《江城子・和子昂題水仙花卷》 雲濤白鳳賀瑤池。仗葳蕤，路芳菲。十月溫湯，賜浴卸羅衣。半點檀心天一笑，瓊奴弱，玉環肥。 風流誰合壻金閨。露將晞，雪爭暉。貝闕珠宮，環珮月中歸。誤殺洛濱狂子建，情脈脈，恨依依。

陳孚《子昂有詩次韻》 老瞞盜漢鼎，不下安漢公。參軍著《昌言》，何如

草《玄》雄？一壑豈不美？奈此塵羈中。居然不成往，千古空悲風。東京名節士，偉哉五噫鴻！山間變姓名，詎肯隨旌弓。

陳宜甫《和吏部趙子昂久雨見寄》 屯營襄武地，秋雨久難禁。雲色浮天近，客愁連海深。陰迷山寂寞，冷滴樹蕭森。雁濕低垂翅，馬行淹壯心。少陵憂草色，無已笑蒿吟。泥濘難相屈，徒懷誼斷金。

袁桷《導游賦并序》 陳郡袁桷家於甬之隅，足不踰關，而四方交游往復之義，亦能舉其槩。聞吳興子昂趙子，清名雅言，爲作《導游賦》，道予所蘊，亦以見夫思其人而不可見之意。

又《蘭竹操・爲子昂作》 柔者不卑，剛者不凌。貿貿雪霜心兮，以寧且清。噫！招過學恭，吾曷敢以從？彼高者砠，彼俯者磧，各全以生，不媚奚慝。尋不可以枉，寸能有所長。亦獨何心？茲奚以傷。戔戔兮叢棘，高者下兮曲者直。揚靈兮靡悔，介石兮誰瀆？功成者去兮，孰尸其榮辱？爲佩兮弗忍以刈，爲杖兮弗忍以賤。杖弗以扶危，佩弗以服香，其咎曷當？履維德基，其無缺以自隳，噫。

又《祭趙子昂承旨》 河嶽之精，上爲列星，形而爲人，孰著炳靈？茫茫禹甸，萬不一能。維公之生，服食粹精。幼敏于學，雲英天葩。崑侖五色，散而爲河。其見有卓，其別有科。書證古文，律合泰和。肩曹躪鮑，紬莊廣騷。身承萬牛，手題六鰲。神游靡窮，燈螢補勞。運通承休，官于兵曹。嘉名既彰，日底于高。大縑豐碑，喜慍靡辭。或與其奇，或削其疵。窮櫚華居，卒爲其師。行不矜細，語不擇辭。客去我休，嗒然相忘。英英玉堂，璨兮珩璜。心如虛舟，云返其鄉。鷗波大雅，曰茲徜徉。都有異傳，愛者以匿。歲月既深，傳者維的。聞訃莫奔，相視動色。世失名士，曷有南北？維我外祖，崇王外孫。桷實史出，絲蔓是論。乙酉之歲，定交論文。我賦孔深，公辭彌敦。俯仰三紀，獲接佩履。薦墨專特，屬以史事。彼雖藐然，公意則侈。今承後塵，或謂是似。哭不憑棺，葬不視穴。雖云係縻，禮則有缺。歲月如流，心志若割。薄奠寫忱，以告永訣。嗚呼哀哉！尚享。

周權《呈趙子昂學士》 蓬萊仙人似松雪，曾向天潢遡銀闕。天孫爲製紫綺裘，五色雲邊佩明月。近聞承詔白玉堂，詞頭夜夜風雨忙。一揮九制夜未艾，金蓮分賜宮壺香。淋漓妙墨蛟螭走，世有鍾王皆斂手。偶然醉帖落人間，隻字珍藏抵瓊玖。我家浙水蒼山東，閉門偃卧甘詩窮。瓣香未展師道敬，攜琴暫出衫蘿中。問公何日作霖雨，只把文章事明主。願恢斯道澤斯民，奕奕光華照千古。

楊載《趙松雪畫蘭竹石》 石上蘭苕已蔚然，竹枝相間復娟娟。正如王謝佳公子，文采風流竝世傳。

張翥《題趙文敏公木石有先師題於上》 吳興筆法妙天下，人藏片楮無遺者。南陽詩律動江湖，一篇才出人爭寫。二老風流傾一時，只今傳畫仍傳詩。清涵月露秋見影，黑入雷雨寒無姿。仇山黃鶴去不返，苕溪鷗波歲俱晚。好呼鐵爪夜錚錚，刻向青珉照人眼。

劉敏中《謝趙子昂同知惠梅》 詩仙愛梅愛徹骨，夢寐江南煙月窟。歷下寒多梅事稀，西園兩樹還驚目。多情細揀春風枝，把玩頓慰江南思。數枝還許分送我，鄭重要作梅花詩。白梅嬌怯黃梅瘦，沉水谷瓶春一寶。暗香無柰惱殺人，小窗酒醒寒蟾透。起來琢句句不神，問花不語花應嗔。詩仙明日當更笑，不識江南浩蕩春。

又《次韻答子昂見示》 自許羲皇遠俗情，爭教光價重連城。一官何異湖中隱，三絕休辭海內名。墜典遺音知有望，明堂巨構欲誰成。不才愧我終無益，白髮蕭蕭日夜生。　肯過窮簷愧素情，可堪風雪對寒城。東藩自合高軒駐，北渚慚非處士名。山鬼來聽七絃作，邦人傳誦一詩成。沙鷗也要公相識，只待明年春水生。

張之翰《和趙子昂郎中見惠韻》 簿領迷人不到詩，筆頭何自得雄奇。從知朝市奔忙日，難似江湖放浪時。南國暮雲空漠漠，西山晴雪自離離。客懷猶賴君相慰，剩爲梅花和幾詞（君有和余梅詞）。

張雨《寄吳興趙承旨》 亭下鷗波好放船，蒼蒼葭菼水如天。投綸漁父小垂手，化蝶秋蟲大學仙。麻紙丹書應滿笈，鯿魚紫蟹不論錢。清眞逸少誰同傳，獨許華陽許叔玄。

又《題松雪翁著色便面爲倪元鎮作》 誰寫畫屏松石岡，斷烟平楚閒微茫。障塵不借蒲葵影，弄翰同歸粉墨囊。驢背書生猶洛下，鷗波亭子只山陽。憑君更倩盧鴻一，滿把清風畫草堂。

又《過吳興謁趙承旨》 兩岸人家洲渚生，滿城山色與溪聲。書淫畫聖王孫老，雪霽沙晴湖水清。船過鷗邊掠浮玉，雲移木末見飛英。《洞經》不用鵝群換，也許山陰道士迎。

又《海粟松雪酸齋雜書一卷戲題于左》 長沙老筆混狂瀾，刮耳鷗波點素紈。翰墨風流作三笑，最憐白紵一生酸。

仇遠《題趙松雪迷禽竹石圖》 錦石傾欹玉樹荒，雪兒無語戀斜陽。百年花鳥春風夢，不是錢塘是汴梁。

沈夢麟《松雪齋池中太湖石》 魏公池上玉芙蓉，元氣淋漓濕貝宮。溪女梳頭雲冉冉，天丁鑿翠雨瓏瓏。品題甲乙平泉遠，變化風雷艮嶽通。回首太湖三萬頃，酒酣濯足洞庭空。

馬臻

論述

綜論

仇遠《馬霞外詩集序》 錢塘有隱君子曰馬虛中，其資也粹，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居家篤于孝弟，清勤恬雅，動以古人自飭。暨出家著道士服，隱約西湖之濱，士大夫慕與之交，不過習清虛，談淡泊，無一言及勢力聲利，而世之能寒熱人者爾爾我我，進退語默之間，一言不少屈。蓋內重而簡外，信己而不求人知，而人之知者誠心說服焉。噫，君子哉！予與虛中游有年，平昔已敬其人。一日，虛中攜詩卷相示，大抵以平夷恬淡爲體，清新圓美爲用，陶衷于空，合道于趣，渾然天成，不止于烟雲花草魚鳥而已。鄉有雪巘褚先生者，博學卓行之士也，執古刀尺，裁量晚後，虛中從之學，盡得其微妙。況汗漫萬里，遠覽崧岱之雄拔，江、河、濟、淮之奔放，近挹兩峰、三潭、六橋之佳麗秀整，交廣視闊，胸次宏豁，宜其筆力不凡如此。昔人謂不行千里，不可讀杜詩，而夔州以後殊更老成，予于虛中之歸，不但放一頭，且畏之矣。西湖物物是詩料，秋來日日是詩思，尚當與子吟嘯於乾坤萬象之表。

黃石翁《霞外詩集序》 余於虛中不獨愛其詩而止。虛中早從碩師，自寄方外，志趣端正。待詔金馬，浩然賦歸，杜門擇交，遠跡聲利。小軒幽寂，與湖山鷗鷺精神往來，詩未盡興，溢爲丹青，點綴精妍，詩意故在，矧其入衆體，妙句可傳。每歎嵇叔夜、郭景純雲孤鶴逸，高致欲仙，不能脫屣人間，千載詩人猶有遺恨。而許遠游名山杖履之與陶貞白金籠水草之喻，此之爲高士逸人耳。後來作詩，專門大家何限？及見林逋、魏野孤聯隻字，便自使人意消，乃知姚魏名花，非不天然富麗，至深林之下，露蘭霜菊，政爾丘壑過之。余欲摘虛中詩，顧未暇，童子在傍問所摘，余爲舉「達人不患貧，貞女不事媚」，「靜知春事佳，老覺世味熟」，「古交山上松，今交陌上花」，「某丘有樹猶堪宿，何處無魚可療饑」，「瘦梅喜浸古罍盎，老態怕著新衣裳」。後世視此數聯，以爲何如人也？

龔開《霞外詩集序》 自車書混一，南北通轅，干名逐利者去來幾何人，嘗試使之述周漢之遺迹、大川喬岳之勢狀，與城郭人民之今若古，或者漫不知省，必待詩人采掇，歸之筆下，如好音嬋色，動人觀聽，一何異哉！然後知先王之澤，先民情性，不逐有形而弊，而事事物物，見之聲文氣韻，萬古可一息辨也。合是爲序，要非窾言，抑孝友德履，詩之根本也。志道寧親於家庭，甘旨如意，領弟於精廬，意愛無斁。交往朋從，久敬弗替，而於僕也，又以翰墨游戲相與無間，其何說之詞？

毛晉《霞外詩集跋》 既從褚雪巘游，肆力吟事，風致酷似中州諸名家。伯雨之後，復有虛中，何錢塘多隱君耶？

《元詩選》初集壬集 臻字志道，別號虛中。少慕陶貞白之爲人，著道士服，隱於西湖之濱。大德中，嗣天師張與材至燕京行內醮，名流并集，虛中在焉。未幾辭歸，手畫《桑乾》、《龍門》二圖，傳于世。嘗從褚雪巘游，肆力吟咏。所著曰《霞外集》。淮陰龔聖予謂其古今體製具在，而馴雅如其人。同里仇仁近亦曰：「遠覽崧岱之雄拔，江、河、濟、淮之奔放，近挹兩峰、三潭、六橋之佳麗秀整，交廣視闊，胸次宏豁，宜其筆力不凡如此。」當是時，江南甫定，兵革偃息，遺民故老如周草窗、汪水雲之徒，往往託於黃冠以晦迹，虛中殆其流亞與？廬山黃石翁摘其秀句，謂如：「達人不患貧，貞女不事媚」，「靜知春事佳，老覺世味熟」，「某丘有樹猶堪宿，何處無魚可療饑？」「瘦梅喜浸古罍盎，老態怕著新衣裳。」後世視此，以爲何如人？至云：「苦心雕琢易，出口渾成

難」，「道合天心易，篇終鬼膽寒。」非深于詩者，不能道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霞外詩集》十卷，【略】仇遠序是集，稱其「隱約西湖之濱，士大夫慕與之交，不過習清虛、談淡泊，無一言及勢力聲利」。龔開序則稱：「大德辛丑，嗣天師張眞人如燕，主行內醮，玄教名流，并翼然景從，王子繇、馬志道在焉。」其人蓋在通介之間者也。集中鋪張富貴者數篇，如《嗣師吳眞人》詩之類，頗乖山林之格。然所作皆神骨秀騫，風力遒上，琅琅有金石之音，雖不能具金鳩擘海、香象渡河之力，而亦不類酸寒細碎、蟲吟草間。觀其《述懷》一詩，殆宋末遺老寄託黃冠，而其豪逸俊邁之氣，無所不可，政不以枯寂恬淡爲高耳。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十六首》七　玄都道士虛中子，《霞外》殘編兀自奇。曾向錢塘湖壁上，幾行墨瀋石榴皮。

分論

《**江邊餞別詩**》、《**浙江晚眺詩**》、《**幽居遣懷詩**》　《歷代詩話》卷六八：馬虛中詩：「吟靜驚山鬼，心空守谷神。」吳旦生曰：楊仲弘《雪中詩》：「寒侵兔窟愁山鬼，凍合龍宮倒水仙。」向服其工。又見虛中一聯，可悟屬對之法。大抵屬對工難，自然更難。虛中正于難處見其安閒，如《江邊餞別詩》：「古巷聚人祠櫟社，暮潮催客散樟亭。」《浙江晚眺詩》：「雲分雨腳回沙漵，帆趁潮頭出海門。」《幽居遣懷詩》：「卜築每嫌山有姓，避時長羨草無名。」皆佳致也。

《**春日寫望**》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第四句唐人得意語，有可想不可解之妙。

《**後結交行**》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爽直。

《**蝶**》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世訾元詩纖縟，不知其工秀婉麗，乃是唐人正宗，并有晚唐人不到處。

《**漫成四十二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山平水遠看秋來）如畫。

《**謾成**》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閒憶二句）今昔之感，言之慨然。

《**送楊仲弘之京**》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荆吳二句）壯闊。

《**爲翁子善作晴江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君若乘槎二句）乘槎事誰不能道？此就舊事生感慨，自有別情。

《**題溪山語友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溪風二句）清挺。

《**秋日閒咏**》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草衰二句）極似指實，卻無邊際。解此，哪肯下十成語？

傳記

龔開《霞外詩集序》　大德辛丑，嗣天師張眞人如燕主行內醮，玄教名流，并翼然景從，王子繇、馬志道在焉。明年來歸，志道出往來吟卷及手畫《桑乾》、《龍門》二圖，僕幸得一見隨喜。居頃之，遂以所作《霞外》諸詩俾爲之序。僕既嘆羨有加，因之又念雪巘翁極父師之教，至此而玉其成，且行卷所存多禮樂光華之典據，後之君子錄名山故事，尚於茲有考，二者皆當表著。【略】爲詩若干首，古今體製具在，而馴雅如其人，覽者自見。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霞外詩》一部四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霞外詩》一冊。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馬臻《霞外詩集》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馬臻《霞外詩集》十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霞外集》十卷，三百五十四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霞外詩集》十卷，元馬臻撰。【略】此本爲毛晉所刻，末有晉跋，稱「伯雨之後，復有虛中」。今考諸家之序，皆作於仁宗大德初年，則臻尚在張雨前，晉偶失檢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馬臻《霞外集》十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霞外詩集》十卷，元馬臻撰。汲

古閣本。　補：汲古閣刊《元人十種》本，【略】明崇禎十一年所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霞外詩集》十卷，元馬臻撰。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元人十集本。　傅沅叔有石研齋鈔本十卷。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霞外詩集》一卷，舊鈔本。元馬臻撰。臻字志道，號虛中，錢塘道士，有詩名。汲古閣曾刻入《宋人十集》，此舊鈔本。

藝　文

釋大訢《次韻馬虛中道士贈熊以善之金陵》　江湖隨處得相逢，四壁囊衣客意同。自是雲踪無住著，秋蓬何事解隨風。　師友平生孔文舉，詞章今代沈佺期。豈是雲林遺隱德，未應才俊困明時。　朝望秦淮雲氣清，夜間鶴唳帶風聲。參差天闕牛頭沒，斷續鍾山馬首迎。　梵疏空聞招惠約，上書誰復繼鐔津。千巖萬壑不歸去，落日長江思遠人。

吾丘衍《馬虛中為廬山黃尊師畫西湖烟雨》　湖山秀絕錢塘西，六鰲截岸開雲霓。　瑤峰綵樹綺羅色，孰將烟雨看冥迷？昔年繁華有如此，金碧樓臺畫圖裏。今來觀畫想當年，一片生綃但烟水。紫霞道士璚樓仙，棲眞養素玄又玄。舍毫深霧入幽思，寫開十里玻璃天。玻璃浮天漾天色，倒影斜分雨雲墨。元暉有意共蒼茫，豈在西嬢艷彫飾？晴天散雨東風吹，雨收已覺非當時。它年攜此故山去，松風澤雨遙相思。

曹伯啟

論　述

同恕《送曹侍郎士開》　眉宇方欣識紫芝，擘牋又賦送行詩。人才果有唐、虞盛，議論肯爲秦、漢卑？陸駕川航嗟不器，秋霜春露見能時。　柏臺幕下松千尺，氣奪紅蓮庾杲之。

虞集《曹文貞公文集序》　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于野齋李公，受知于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敭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文宗起故老于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謚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于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見也，千載百年之後，聞前代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敭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于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于此而取之也夫。

陸文圭《和曹士開》　南臺御史忠貫日，當晝妖狐屏無跡。端方自是廊廟器，錯落天球間宏璧。記曾緩帶理江城，猶憶尊前坐談客。春樹相思白日晚，月梁入夢青燈夕。乘車戴笠高與下，倚樓看鏡今非昔。壯心無復夜聞鷄，莫比司空鬢恨赤。

蘇天爵《漢泉漫稿序》　昔者國家奮起龍朔，奄奠中夏，渾厚朴茂之俗、端重篤實之士，接武于庭，豈獨經紀法令寬平簡易，而言語文字亦質直暢茂，不繢不雕，有古昔之風焉。此其御世之外，長保民于安乂，後世有弗能及者矣。觀乎文貞之歌詩，其尚有可稽歟！夫言辭出于心者也，而其行事之著于外者，又豈無異乎？故公之司刑也，哀矜平允，不事苛察，而人自以無冤。其治民也，慈祥豈弟，不爲聲威，世多長者之譽。及其列官風紀，尤以興崇俗化、惇奬廉退爲先。蓋公所養者德盛而氣完，故其言行忠厚類此。後之讀其詩者，則故老之話言，先朝之風律，可想而知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斯之謂歟。

吳全節《跋漢泉漫稿》　嘗聞三百篇之義尚矣，美善刺惡，嚴嚴乎如秋霜夏日，及乎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溫溫乎如祥風甘雨，有不自其然而然者。發之爲政事，播之爲聲樂，殆不可以言語盡。曹公以儒發身，敭歷中外，宦轍四方，故其寄寓、紀述、懷感、諷刺、賦詠，目擊耳聞，眞履實踐，溫

秀雅麗，諸製皆工，非苟作也。其吟詠情性，流出胸次，有足自樂。

張起巖《漢泉漫稿序》 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人知誦其言而踐行者鮮，如漢泉中丞曹君，則眞知而實踐者也。漢泉蚤歲游鄆庠，從埜齋李先生學，清苦勤礪，見稱時輩。擢邑文學掾，授徒習業，益自力。文定馬公子卿知單州，以茂材薦，授儒學正、教授，皆不赴，蓋方篤志於學也。除江陰總府經歷，材幹著聞，猶循資格，再調辟掾南臺浙省，未嘗一日廢學。既登清顯，敭歷中外，年耆艾矣，誦讀述作，猶前日也。朝論以君宣勞陳力之久，自山北廉使召爲集賢侍讀學士，俄拜侍御史浙西，引年謝事歸于家。起使淮東，超西臺中丞，以疾堅辭，不起，而益以文筆自娛，其篤學如此，可謂難能也已。【略】余向在胄監，史館，君折行輩與余游，時復亨暨其季履亨在監學諸生列，余蓋素知君者。君端雅縝栗，謨畫有方，爲世推重，宜乎發爲詞章，敷腴條達，其於意之蘊而言之宜者，周旋曲折，壹能道之，又可見有德者之有言也。

呂思誠《漢泉漫稿叙》 既沒，其子南臺管勾復亨託以爲序，讀之浹旬，葩藻流麗，渾然天成。【略】若中丞之稿，質而不俚，文而不華，其爲詩若干篇，心之所之，言自不違，豈曰文士云乎哉？中丞德行事業，載之家乘，傳之信史，茲不復贅。昔公以集賢學士典試國子伴讀，思誠與廣西僉憲姚紱爲首選，是同門生，故不敢辭。

《元詩選》初集丙集 士開弱冠從學于李文正公謙，其筮仕幕僚，江南初定，里居鄉寓，大夫士殷集。公餘，每與陸憲使垕、史總管孝祥、陸文圭輩講磨義理，詩咏酬答，未嘗廢滯府事也。遭遇承平，揚歷清望，宦轍所至，多寄寓紀述之辭。如《村居》云：「露坐分藜榻，郊行解葛衣。」《宿呂梁》云：「澹烟新店舍，斜月舊河山。」《贈周可山》云：「立談千古意，坐占一生間。」《嘉祥道中》云：「積水不勝流水碧，遠山翻比近山青。」《鄉飲禮罷次諸公韵》云：「十年人事成今古，數老天留載典刑。」《除夜》云：「去歲關心如昨日，平明回首又東風。」《江陰咏懷》云：「山色欲冥知雨信，岸痕齊剝記潮生。」歐陽文公以爲思致敏贍，襟韵朗夷，臨文抒志，造次天成。斯足以稱其爲人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曹文貞詩集》十卷、《後錄》一卷，【略】伯啓生於宋末元初，而家世江北，不染江湖末派，亦不沿豫章餘波。所作乃多近元祐格，惟五言古詩頗嫌冗沓，其餘皆舂容嫺雅，渢渢乎和平之音。雖不能與虞、楊、范、揭角立爭雄，而直抒胸臆，自諧宮徵，要亦不失爲中原雅調矣。

傳記

蘇天爵《曹文貞公祠堂碑銘有序》 贈體忠守憲功臣、河內行省左丞魯郡曹文貞公，諱伯啓，既葬碭山，其令尹謀諸耆老曰：「公家是邑，仕皇朝，清規重德，師表一世，天下慕其風采，矧吾邑人，詎能忘乎？」衆是其言，相率爲祠於博化里，奉公像而祀之。遣人至維揚請曰：「昔者公薨，天子勑儒臣刻銘神道，今祠宇既作，繫牲有石，願摭公遺事序而詩之，重爲吾邑人勸，是所望也。」天爵弱冠獲拜公履前，公教誨甚至，其敢以固陋辭？國初，東平嚴侯興學作士，公往遊焉，師事翰林承旨李公謙，故其爲人廉靜溫雅。筮仕碭山文學掾，歷濟州學正、冀州教授，訓諸生有法，及見於用，則以洗冤澤物爲心。嘗主婺州蘭溪簿，尉獲盜三十，械徇諸市，公曰：「盜無左驗，其孰信乎？」未幾，果得眞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坐之，公讞得其情，甲坐殺人者罪。御史潘昂霄、憲副王侯交薦其賢，擢拜西臺御史。關輔自許文正公倡鳴道學，以淑多士，公請於朝，建祠以表其功，築室以訓來學。涇陽民誣其尹不法，公核其實，抵民以罪。蜀僉憲以苛刻聞，公列其狀去之，善善惡惡，克協於理。延祐元年，由中臺都事除刑部侍郎。時相擅政，威焰赫然，一日盛怒召公等至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爲久弗治也？」衆莫敢對，公徐進曰：「某罪犯在赦前，故弗敢治。」相益怒，左丞起進曰：「曹侍郎素稱廉直，某罪誠如所言。」相怒稍解。宛平縣盜官帑事覺，宰臣欲誅其守者，公曰守者罪不至死，杖而遣之。或謂公屢忤宰執，盍稱疾避之，公曰：「禍福命也，第謹吾職而已。」久之出爲眞定路總管，治尚寬簡，民便安之。遷司農丞，拜南行臺治書，轉福建廉使，未行，改右司郎中。至治元年，遷遼東廉使。京師西山勑大建佛廬，御史言：「歲饑民貧，宜緩其役。」近侍有恚臺諫者，激怒於主上，而御史以讒死。公抗章言：「臺臣某叨塵清要，拱默苟容，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宜示顯責，用儆具臣。」時韙其言。召爲集賢侍講學士，拜侍御史。奉詔刪訂條格，公曰：「刑貴適中，今民犯罪，既黥而杖，復加流竄，是一人身備五刑，故生還者百無一二，殊乖列聖子育元元之盛德，法當改易。」丞相是其說。會公除浙西廉使，不果。泰定初元，公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碭人樂公之

德，表所居爲曹公里。文皇即祚，以廉使重任，詔徵耆舊爲之。公落致仕，使淮東。時方旱歉，飭有司發粟賑窮乏。及聞中丞之命，則曰：「吾年且八十，尙忘知止之戒乎？」公平生以人才爲任，在中臺時，薦名士若干人爲侍讀，考試國子，拔呂思誠、姚紱寘前列，及監浙省鄉貢，選士尤精。雲南僉憲范震言宰臣罔上欺下，不報，范飲恨死，公具其事，書於太史。眞州守呂世英以剛直獲罪，公白其枉，進擢風紀。公性莊肅，奉身淸約，雖爲貴官，飲食服用不異於儒素。公退，讀書不倦，敎子孫嚴而有禮，諸子晉寧縣尹震亨、臨江儒學敎授賁亨、福建鹽司經歷泰亨、江南行臺御史復亨、陝西行臺掾履亨佩服公訓，皆克有聞。公嘗嘆曰：「比見官治民俗，歲殊日異，昔熟見聞，以爲當然，非上之人作新丕變，未易復舊貫也。」嗚呼，昔我世祖皇帝旣定海宇，建官立制，任賢使能，以興治功，至於本乎詩書之訓，發爲仁義之言，深謀遠圖，贊襄國論，以成天下之務者，唯一二儒臣是所賴焉。公蓋及事至元故老，學有本原，其處心平易而不苛，其爲政安靜而不擾，用能歷歷中外五十餘年，海內推爲鉅人長者。今已矣，典刑風裁，豈一鄉一邑所當法哉？詩曰：碭山之墟，河流訇磕。昔產豪雄，奮烈慷慨。溫溫魯公，獨稱鉅儒。長裾玉佩，步武其餘。天啓治平，羣賢林立。如彼威鳳，有道斯集。入贊國論，出總憲綱。譏排姦倖，扶植善良。心焉和平，行焉忠厚。興治善俗，允屬耆舊。君子豈弟，天厚其門。有祿有年，蕃蕃子孫。維古先哲，道德可仰。里社尸之，來格來享。咨爾碭人，匪公曷師。祠以報德，徵此銘詩。

曹鑒《文貞曹公神道碑銘》（存目）

《元史》卷一六七《曹伯啟傳》（存目）

紀事

陸文圭《送曹士開序》 歲在庚辰，濟陰曹君士開佐暨幕府。始至，觀其議論，州人相與驚曰：「曹公儒者，今儒者亦爲吏耶？」已而觀其政事，則又相與驚曰：「北方儒者，不徒以其名聞，顧有實用如此耶？」君聞之笑曰：「儒之道顧安止此？」於是益聘名士，崇禮學校，孜孜焉求所未聞。公退之暇，書籍不去手，執贄而見者，無賢不肖悉延納，蓋將食，舉箸而廢者日率三四以爲常。其好賢樂善之心出於天性，士亦以此多歸之，故聲名籍甚。同僚有忌其異己者，每加排毀，甚則以謗加之，君亦不顧，居之自如。蓋君子進德修業，如川之方至，淵源深厚，蓋非初來時比矣。瓜已熟，而代者不至。君久任，諳江鄉風俗，益留意民事。會開浚漕渠，修東征樓船，符檄旁午，調度繁興，跋涉雨雪中，竭力盡瘁，寢食俱廢，民以不擾，而事亦集。邦民德君之深，而君每自言權任不專，恨不能盡致力也。丙戌春，東征事解，始獲釋印。其秋北歸，祖帳於江城之隅，士若民泣別者以千數，擁馬首，幾不能行。

釋大訢《曹文貞公續集序》 吳興趙公子昂、巴邑鄧公善之與予爲方外交，抵掌論人物，亟稱漢泉曹公士開才德之美，予故以心識之。至治間，公以侍御史來爲浙西憲使，省院百司，氣慴股栗，善政著聞。天曆初，文皇尊用儒臣，特授公西臺中丞，尋以老告。

曹鑒《文貞曹公神道碑銘》 平居每戒學者必以不欺爲本，而以（亥）〔該〕廣適用爲學。曰學不適用，猶不學也。又曰：「學未融會，不可與言道，心未洞達，不可與計事。」故臨政莅民，淸勤不懈，旣不闊略吏文，而每事必本于經術心要。居家，興寐夙夜，未嘗少肆。喩子弟以莊，飭僮僕以謹。祿入量出，禮儉自持，衣有三十年而無涴敗者。人語以謀生，若弗聞也。及卒，家無餘蓄，庋惟琴書。

趙楷《文貞公哀辭》 御史中丞碭山曹公，大德中爲常州推官，家君再辟府曹掾，公特愛重之。公仕繇儒進，故崇儒，今財賦總管曹公克明時授學官，客常州，公日延至，會僚友說書。時楷始十歲，家君攜往觀聽，公召使前，問所從受業，俾誦《大學》終卷，公甚喜。間至先師一山李先生塾，命賦詩，或加賞予，勉卒業。後三十年，公膺中外重任，望益隆，綸命沓至。最晚，浙西憲使致仕，特恩起淮東憲使，尋除御史中丞，分司陝西，得旨許告老，遂歸碭山故里，扁所居軒曰知止，齋曰容齋，堂曰餘慶，自號漢泉，從鄉名也。至順三年春，公來常州，會長子歿，又離暑雨河溢，涉秋，遂留過冬。楷方家居，爲童子師，公俾其孫弘祖從楷學。時至楷所，不怠有敎。與家君尤相好，每憐其貧，而悲其老，或時飯酒肉，助楷甘旨具。公天性謙裕，凡所往來，歷造其家，道舊故如平日。公昔在江南，得脾疾，至是復作。二子賁亨、復亨視湯液不離。四年二月朔，楷往候問，進見簀次，語笑晏如。十有六日，加劇，夜二鼓，忽忽捐館。春秋

七十有九。公仕清要數十年，凡所以尊主庇民，彰善癉惡，事不一書。而貴富壽考，以功名終，近世公卿鮮能及者。

《元詩選》初集丙集　《舟至常德出陸由辰抵沅書畫三首》案：延祐中，湖廣諸傜以前帥失馭，西南多擾。伯啓爲刑部侍郎，承命偕兩臺御史、本省參政賈馴莅鞫之。行次沅州，道且梗，伯啓曰：「進非兵衛不可。彼諸番酋長萬一驚疑狙候，爲患不細。若馳一介與之議，靡不有濟。」衆然之。乃遣監察御史楊鵬單騎詣之，果得要領以歸。此三詩即是時所作。

著錄

虞集《曹士開漢泉漫稿序》　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稿》并《續稿》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稿也，御史府請諸朝廷而刻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森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有書以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稿》、《續稿》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系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記，其爲說盍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

蘇天爵《漢泉漫稿序》　《漢泉漫稿》者，故御史中丞曹文貞公所作之詩也。公薨，諸子南行臺御史復亨、西臺掾履亨采錄匯次，將板行焉。天爵伏讀而深嘆前脩老成之不及多見也。

吳全節《跋漢泉漫稿》　右《漢泉漫稿》，贈河南左丞曹文貞公所作也。五七言古詩、長句、律體、樂府總若干首，其子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復亨什襲成帙，國子生胡益編爲十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濟南張公、翰林侍講學士國子祭酒廬陵歐陽公、禮部侍郎趙郡蘇公、國子司業太原呂公爲叙其端。復亨以余與文貞公有平生之好，故于余言是徵。

釋大訢《曹文貞公續集序》　至正四年，御史臺文下刻公諸集于諸路府學，示所以褒崇元老，勸勵來者而使有矜式焉。惟古國史，采詩以觀民風，漢、魏、晉、唐而下詩益盛，猶必擇夫名家之傳世者，然後人誦而家藏之。若公之作，固可名家傳世也。公之季南臺管勾君又得于公之賓從僚佐、門生故吏之所稱道傳寫，凡詩與文若干，編彙爲《續集》若干卷，增刻之，可謂善繼述者矣。若公遍歷臺省，建言論事，雜著書問，不止此，藏于碭山家塾。君以職所係未暇歸，而掇拾編錄，尚其他日以成其志，噫，視杜、房、王、魏之逸遺，人猶惜之，而公之才德，既施于有政，復有文以傳後，于是人又喜公之有子，而占慶澤之流于無窮也。

曹鑒《文貞曹公神道碑銘》　所著詩文若干篇，號《漢泉漫稿》。

張起巖《漢泉漫稿序》　君既沒，子臺掾復亨彙集平昔所著《漢泉漫稿》若干卷，求余叙其端。

呂思誠《漢泉漫稿叙》　世爲碭山人，故自題其集曰《漢泉漫稿》。

《元史》卷一七六《曹伯啟傳》　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稿》，《續集》三卷，行世。

《文淵閣書目》卷九　《曹文貞公集》一部六冊，完全。　又卷一〇：《漢泉曹公詩》一部四冊，完全。

《南雍志經籍考》卷下　《曹文貞公集》十卷、《續集》三卷。本集，集慶路儒學梓。《金陵新志》云二百八十五面，存者九十一面，壞者一百二十八面。元中丞曹伯啓撰。自題其集曰《漢泉漫稿》，既沒，其子南臺管句復亨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曹文貞公詩集》六冊。元至元間曹伯啓著。又：《曹文貞公集》六冊，全。曹伯啓著。即《漢泉漫稿》，凡十卷，歐陽玄有序。

《秘閣書目・文集》　《曹文貞公集》六冊。　又：《漢（全）〔泉〕曹公詩》四卷。

《菉竹堂書目》卷三　《曹文貞公集》六冊。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曹文貞公《漢泉漫稿》二冊，十卷，曹伯啓。

《萬卷堂書目》卷四　《曹文貞公集》十卷，曹伯啓。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曹伯啓《漢泉漫稿》十卷，又《續稿》三卷。

宋賓王《漢泉漫稿跋》　丁未春，閱桃花塢文瑞樓所得秀野草堂顧氏藏《曹漢泉集》五卷，元版元印，字畫端楷，直出松雪手書。雖其中微有闕頁，而字俱完好，誠罕物也。披閱之下，見卷帙不符絳雲藏目，心竊疑之。迨借蓮涇王先生所藏，抄補闕頁，乃松雪行書，卷首有王履吉、徐乾符兩先生手跋，極稱字畫之妙。究之行不及楷，且有斷板闕文、翻刻致訛處，首脫歐、蘇兩序及《咨文》、《謚議》。繼又獲觀秀水朱竹垞翁所藏曹秋嶽閱本，並十卷，亦無前序，更多闕逸，較蓮涇所藏又遜一籌。因思元時名集動國帑鏤板，故得名手書文良工刊刻，不百餘年而行世本已絕無僅有，又互多脫落，合較抄之，爲前賢留一脈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曹文貞詩集》十卷、《後錄》一卷，【略】元曹伯啓撰。【略】是集一名《漢泉漫稿》，後有至元戊寅吳全節跋，稱爲其子江南諸道御史臺管勾復亨所類次，國子生胡益編爲十卷。又稱有張夢臣、歐陽原功、蘇伯修、呂仲實四序，此本皆不載。總目於四序之前，又列有御史臺咨文、太常博士謚議，亦皆有錄無書，蓋傳寫佚之。《後錄》一卷，爲曹鑒奉勅所撰碑及像贊、祭文、哀詞、挽章，而目中提調校刊謄寫姓名一條，亦未載入，則後人刪之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曹伯啓《漢泉漫稿》十卷，又《續稿》三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後錄》一卷，影寫元刊本。元曹伯啓撰。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男復亨類集，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類。　又案：《曹文貞公漢泉漫稿》，其子復亨所編。【略】其爲完書無疑。然止詩九卷，樂府一卷，傳之有詩文十卷，蓋未足信。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八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影寫元刊本。元曹伯啓撰。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男復亨類集，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錄。　又：《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後錄》一卷，影寫元刊本，黃蕘圃舊藏。元曹伯啓撰，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男復亨類集，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類。

《補遼金元藝文志》　曹伯啓《漢泉漫稿》十卷，又《續稿》三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後錄》一卷，元刊本。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句男復亨類集，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錄。元曹伯啓撰。【略】是書類集者其子復亨，編錄者國學胡益，序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張起巖、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歐陽玄、禮部侍郎蘇天爵、國子司業呂思誠，及至元後戊寅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又《後錄》一卷，爲曹鑑奉敕所撰碑及像贊、祭文、哀詞。　又：《漢泉曹文貞公詩集》九卷、《樂府》一卷、《後錄》一卷，舊鈔本。前有張起巖、歐陽玄、蘇天爵、呂思誠、吳全節序。一卷五言古詩十九首，二卷七言古詩二十九首，三卷五言長律七首、五言律詩四十二首，四卷七言律詩五十四首，五卷七言律詩四十首，六卷七言律詩三十六首，七卷七言律詩五十一首，八卷七言絕句八十九首，九卷七言絕句九十二首，五言絕句一首，十卷樂府三十五首。《後錄》：中大夫、禮部尚書臣曹鑑奉敕撰《大元故資善大夫陝西行御史臺中丞贈體忠守憲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貞曹公神道碑銘并序》，及像贊、祭文、哀詞等作，皆錄自元槧本者，較之閣本諸序全闕者有間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漢泉文貞公詩集》十卷，元刊本。元曹伯啓撰。題「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男復亨類集，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錄」。寫刻甚精，書法似趙文敏，殆即益所書也。有張起巖、呂思誠序，吳全節跋。集後附錄碑文、像贊、祭文、哀辭、挽詩爲一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曹文貞詩集》十卷，《後錄》一卷，元曹伯啓撰。有刊本，作《漢泉漫稿》。　浚儀胡益本作《漢泉曹文貞詩集》。　附：元曹復亨家塾本。　元學宮本。（邵氏）　補：《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元曹伯啓撰。《後錄》一卷，元後至元四年曹復亨刊本，【略】有後至元三年張起巖序，後至元五年蘇天爵序，後至元四年呂思誠序，至元後戊寅吳全節序。本書題「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句男復亨類集」，「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錄」。卷中語涉元帝空格提行。江南圖書館藏一帙，瞿氏鐵琴銅劍樓藏一帙。　清傳鈔後至元四年曹復亨刊本，行款序跋同前。余嘗以之校《涵芬樓秘笈》所收金侃鈔本，改訂甚多。　明末毛氏汲古閣寫本，【略】卷首次行題曹復亨、胡益銜名，是從元本出，唯改易行款耳。存卷六至十及《後錄》，計六卷，鈐有毛晉父子印記。　清寫本，【略】鈐有乾隆三十九年江蘇巡撫進書木記，取自曾瑩家。鈐翰林院大官印及法式善印。友人徐沅藏，用汲古閣寫本校卷六至十。　清傳寫元刊本，【略】有張起巖、呂思誠序。余家雙鑑樓藏。　又

補：《漢泉漫稿》五卷，元曹伯啓撰。清金侃寫本。已印入《涵芬樓秘笈》，在第五集。余曾據傳鈔元曹復亨刊本校，補缺文九葉，詩二十三首，又增佚詩六首。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鈔本漢泉漫稿跋》：《漢泉漫稿》十卷，元曹伯啓撰，舊寫本，標題爲「漢泉曹文貞公詩集」，下署「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男復亨類集，國子生浚儀胡益編」。【略】卷一至九爲古今體詩，卷十爲樂府，《後錄》一卷則碑、贊、哀、祭、挽詞附之。末有至元後戊寅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跋，蓋道流也。據總目，前有御史臺咨文、太常謚議及歐陽玄等三序，而本書無之，當是失於鈔載耳。首葉有「翰林院印」滿漢篆文大官印，書衣有木記，文曰「乾隆三十九年正月，江蘇巡撫薩載送到蔣曾瑩家《曹文貞詩集》壹部，計書壹本」。【略】此書舊爲蔣子宣收藏，《四庫》開館時，其嗣曾瑩取以進呈，不知何時乃歸於法梧門詩龕中。按《四庫》告成後，有詔各省進書仍發還其家，然或官吏延未奉行，或遠道不能請領，其書移儲翰林院中，久之遂散落坊肆。今日官私所收《四庫》底本往往而遇，職此故也。考此書自元以後迄無刊本，近時涵芬樓得金亦陶手寫本，印入《祕笈》，乃稍稍流傳。然其書僅存前五卷，且奪文錯簡，彌望皆是，金氏自跋亦謂蠹蝕破壞，多所闕訛。余昔年曾見汲古閣影寫元刊九行本，精麗絕倫，惜祇存卷六至十。嗣又見湘人王培初藏舊鈔本，審是出於元刊，頗爲完備，因取以校金氏本，自訂正舛謬外，補缺文九葉，爲詩二十三首，更增逸詩六首。乃就汲古本摹寫後五卷，其前五卷則據王本照元刊行款補錄之。蓋歷十餘年搜訪之勤，僅而獲完，是茲集之希覯可知矣。此帙爲友人吳門徐君姜盦所藏，審其標題，固亦源於元本，而姜盦又曾得汲古殘卷手加勘定，惟前半無舊本可參，脫誤一仍其舊，不敢以意改正，斯愼之至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漢泉曹文貞公詩》十卷，元曹伯啓撰。《後錄》一卷。元至元四年曹復亨刻本。四冊。　又：清抄本，一冊。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進呈書目校錄》 《曹文貞詩集》十卷，元曹伯啓撰。刊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下 補：《漢泉樂府》一卷，元曹伯啓撰。民國十一年朱祖謀輯刻《彊村叢書》本，余據元後至元四年曹復亨刊《漢泉曹文貞公詩集》本校。

陶湘《景元本漢泉樂府叙錄》 湘案：曹伯啓《漢泉漫稿》元刻大字本，【略】此別本亦題「漢泉曹文貞公詩集」，【略】世所絕無，汲古景摹，目爲元本之甲，洵稱珍秘。文貞，碭山人，曾爲常州路總管府推官，後卒于毗陵別第。集中附錄挽章，如吳克恭、許士浚、陳顯曾、王德元、蔣幹、蔣翰，皆吾常先哲，甘棠蔽芾之愛，桑梓敬恭之遺，六百餘年，蒼粹墨綠，尤足重也。癸亥歲餘，藏園祭書，見此殘帙，因借模樂府一卷上版。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金元明人詞十七種》：《漢泉詞》一卷，元曹伯啓撰。

藝文

王結《寄南臺治書曹士開》 特書新起大農丞，輝映江天執法星（趙敬甫）。吳楚幾人分憲節，環瞻二老共儀刑。　心賞神交我與君，燕鴻越燕怨離羣。暖風晴日登臨處，目斷江東一片雲。

楊載《次韻曹士開毘陵喜雨》 下土方淫澇，高田獨旱乾。木形憂隕命，藿肉愧爲官。索寞雲容合，蕭條夜色闌。精誠天已感，祠禱力初殫。迴野霑新潤，曾檐下急湍。槁苗還蕤蕤，大豆且團團。達宦俱相似，疲民乞少安。佳章宜刻石，留示後人看。

陸介《文貞公挽章》 臺閣尊元老，風霜屬舊臣。綠章封事在，白髮淚痕新。勳業傳三世，年齡近八旬。聖朝加恤典，遺像會麒麟。　問疾蘭陵館，承顏憶舊年。從容拜床下，笑語接樽前。養老君恩重，憂時客淚懸。蓋棺名實定，悵望白雲天。

吳克恭《文貞公挽章》 時來驄馬使，歲閏白鷄年。魂氣衣□□，寸名簡冊傳。惟應比疏廣，更復呂韋賢。綠野春天日，猶疑臺省邊。分陝聲華重，先朝禮數優。起居同漢節，歸葬復徐州。厚祿還能顯，脩名卒未休。寂寥遺老日，蕭瑟閟宮秋。

牛時中《文貞公挽章》 錫土開譙國，分臺立要津。皤皤仍國老，審審自王臣。書疏丹墀舊，衣冠白社新。傳家有清節，麟□日振振。賜几元臣老，徵

車禮數殊。風流幾八袠，德澤施諸孤。海內羊曇淚，春前孺子芻。故人官太史，應得傳醇儒。

陳顯曾《**文貞公挽章**》 甘棠舊城府，昨夜隕精靈。海內餘元老，生平祇《六經》。春陰太白曙，日色碭山青。謚典哀榮共，穹碑看勒銘。 耆舊飄零日，星河慘淡辰。策勳歸太史，華問及西人。 黃閣猶通籍，青山竟掩身。凄涼楚江涕，不到濟陰春。

葉繼祖《**文貞公挽章**》 去年曾哭震公子，華館春深眼倦開。多歷大官知異數，長乘驄馬記西迴。開筵屢費黃金賜，拄杖今傳白玉摧。芒碭山川雲物曙，百年耆舊一興哀。

趙楷《**文貞公哀辭**》 嗚呼，公生也無憾，死也奚哀？然楷所哀者，哲人不可復作，音容嘆息，隱然杖屨，私有所不能自已者。謹爲之詞，曰：碭之雲兮英英，審夫人兮好修靈。雲漢兮文章，佩服兮瑲珩。劃天閶兮洞開，遡(闕)。

馮勉等《**祭曹文貞文**》 嗚呼，孰謂我公而遽亡乎。中原之耆舊，朝家之元老，如星而晨，如木而霜。惟公挾河嶽之英，累臺閣之勳，殆歸然其如魯靈光。故望風采者，恍天垂慶雲之昭章；聆音聲者，宛律噓寒谷之春陽；諧契誼者，鬱九畹蘭蕤之交香；蒙引拔者，蔚大田稻苗之待秧。前者或班班乎青史，後者或駸駸乎周行。

劉文炳《**文貞公哀辭**》 周人禮樂晉風流，臺省歸來已白頭。韓柳文章登翰苑，崔盧姓字在金甌。幾年人避青驄馬，一夕天成白玉樓。華屋山丘今已矣，羊曇那忍過西州。

章懋卿《**文貞公哀辭**》 大雅光前哲，清名著汗青。中原推閥閱，後學仰儀刑。別業依南斗，修程起北溟。繡衣登憲府，白簡肅朝廷。食蘗餘深味，安車及暮齡。芳蘭今滿砌，丹桂已充庭。致政尊元老，閒居炯魯靈。渭濱驚斷夢，華表竟摧瓴。岱岳收英氣，文昌返列星。一朝傷永訣，千古閱遺經。謬忝殊知厚，徒憎泣涕零。無因歌《薤露》，有恨寄泉扃。

陳禹遠《**文貞公哀辭**》 望極中司責，如公復幾人？金章二品秩，白髮九朝臣。蟻國空成夢，烏臺只自春。臨風一慟哭，回首重沾巾。天下一大老，人中三達尊。西臺思舊德，北闕寵餘恩。冰蘗全忠孝，牙緋遍子孫。生榮互無憾，何用苦招魂。

徐士樂《**文貞公哀辭**》 麟鳳世罕見，如公能幾人？官高不知貴，道在豈憂貧。霜操西臺栢，天年大澤椿。一時泉壤恨，千載淚沾巾。

陸元善《**文貞公哀辭**》 使鉞風霜肅，臺綱日月新。青山尋勝事，綠野老閑身。家世傳清訓，朝廷慢舊臣。蒲輪空有夢，《薤露》已傷神。睿思深黃閣，嘉謨動紫皇。典刑公尚在，精力汝誰強。用老需丹扆，辭榮綰繡裳。九原不可作，天地颯凄涼。

陳宗仁《**文貞公哀辭**》 公輔雄才邁等倫，丹心鶴髮九朝臣。幾年館職登金馬？一旦堂封踞石麟。芒碭秋風空灑淚，蘭陵夜雨獨傷神。那堪回首談經處，雲白山青不見人。

劉瓛《**文貞公哀辭**》 譙國衣冠百世榮，中丞斧節重時名。雞林此日懷文獻，烏府何年見老成。未死青驄應有淚，遠歸丹旌若爲情。使君英氣還千古，回首蘭陵空月明。

張鑑《**文貞公挽章**》 若有人兮碭山之幽，聽鈞天兮賦遠遊。滄浪兮濯纓冠，鮮豸兮揚休譽。將憺兮蒐裘匪，疏韋兮誰儔。彼蒼兮不斷悉遺，□一夢兮何之。漢泉兮悠悠，芳與澤兮同流。魂兮歸來，延陵兮不可以久留。

許士俊《**文貞公挽章**》 栢府青驄馬，梅花白玉堂。老臣關國體，宵夢憶君王。天上三星拆，人間一鑑亡。芒碭春雨夜，山色慘無光。

趙士元《**文貞公哀辭**》 中丞臺閣名猶重，元老衣冠夢已空。月俸終身丞相下，春雲滿屋碭山中。東都供帳榮疏傅，南國甘棠憶召公。三十年前掾曹在，青衫老淚濕東風。

蔣德鄰《**文貞公哀辭**》 中原文獻已星稀，又向南州哭繡衣。小井夜寒神劍化，碭山春暖卧龍歸。名揚臺閣生無憾，澤潤兒孫死有輝。情斷些歌招不得，凄風丹旐映雲飛。

東選之《**文貞公哀辭**》 麒麟閣上舊功臣，夢斷秋風渭水濱。漢室衣冠一丘土，曹門詩禮百年人。霜餘烏府留蒼栢，雲黯燕山隕大椿。嗟我平生竟安仰，楚江回首淚沾巾。

王德元《**文貞公哀辭**》 洪鈞播萬匯，細大殊不同。鳳凰托高梧，天馬嘶冷風。芒碭多奇氣，高人天所鍾。馳聲益崇大，起家繇章縫。走謁承明廬，立朝見清忠。歷官老臺閣，仁惠蘇罷癃。致政謝天子，綠野思明農。子孫樹門戶，觴詠何雍雍。歡好未渠央，太白朝已東。斯文就淪喪，我輩將疇宗。眷言思君子，感深情內訌。生芻奠何益？拊棺徒自恫。死別良可愍，揮淚嗟無從。

劉景聖《文貞公哀辭》 栢府推元老，投閑出鳳城。席氈方獲拜，窀穸忽悲驚。天上魚符墜，人間柱石傾。碭峰丹旐遠，拭淚不勝情。

班宗義《文貞公哀辭》 重祿中丞貴，高年八袠尊。懸車謝簪紱，曳杖賁丘園。故典憐文獻，豐碑示子孫。無由拜床下，春草夾新原。

丁復《曹文貞公挽辭》 九天日月臨中土，四面星辰願上台。漢祖功臣高甲第，碭間佳氣久徘徊。繡衣光彩東西道，白簡威名內外臺。聖代儀型勞夢想，海雲清徹見蓬萊。

馮勉等《祭曹文貞文》 嗚呼，孰謂我公而遽亡乎？昔盤桓乎憲府，今老栢寒烟其黯蒼；昔從容乎翰侍，今紫微夜月其慘光。凡舊撫之州縣，皆愴其如桐鄉；舊憩之郡藩，皆鬱其如甘棠。獨毗陵而尤永不忘。信乎遺愛遠而洋洋，如水流深而浹浹。方德星之聚茲，驚執法之隕芒。嗚呼，孰謂有憾傷乎？賢而顯庸，終以壽康。與漢之疏傅、唐之白杜，渺高風其相望。嗚呼，孰謂無憾傷乎？白髮何短，丹心何長。視周之尚父、衛之武公，猶足以論道而熾昌，固當世之所期，奈司造之靡常。宜乎時之公卿大夫，思其諮謀而稽典章，四方之宦游而好修，思其猷謨、矩度之允良。凡吾輩之後生小子，思其德業之粹美，思其表儀之端方，思其言秩秩而溫，思其貌昂昂而莊，思其窮貴高年而能謙謙以自將。嗚呼，一朝而迴隔于杳茫，徒重泣涕之浪浪。有烈其椒漿，載酹其餘芳。

龍仁夫

論述

《元儒考略》卷二 龍仁夫字觀復，永新人。博究經史，以道自任。仕元爲湖廣儒學提舉，晚年僑居黃州，著《周易集傳》十八卷，多發前儒之所未發。其他文尤奇逸流麗，學者稱麟洲先生。

《元史新編》卷四七《劉詵傳》 同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劉〕詵齊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多發前儒所未發。

傳記

《新元史》卷二三七《劉詵傳》附 同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多發前儒所未發。岳申用薦爲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江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永興人物錄》 （存目）

（萬曆）《湖廣總志》卷七一 （存目）

（萬曆）《黃岡縣志》卷六 （存目）

《元儒考略》卷二 （存目）

《宋季忠義錄》卷一六 （存目）

《元詩紀事》卷七 （存目）

藝文

俞德鄰《次韻麟洲仁夫遊三茅山》 朝行良常南，暮息良常北。山水互縈紆，松篁相依綠。尚擬效古人，夜遊迭秉燭。嗟我獨何爲？紅塵走東軸。有如嗜飲者，性命寄芳醁。時於茅檐下，支頤望涼玉。或夢泊西巖，汲湘燃楚竹。終然纏世故，欲往竟未卜。安得乘天風？翩翩出囂俗。士生一世間，衣食貴裁足。誰爲翔蒿鷃？誰爲冲霄鵠？誓將與子游，保此受命獨。

又《次韻龍仁夫種菊二首》 憂來感人心，把菊行東籬。悠然南山句，憶此刪後詩。詩亡絕遺響，菊在餘幽姿。麟洲有達士，與菊心相期。左揖隆中老，右揖綿上推。況此忘憂物，聊以任吾私。眞樂未易識，勝事空自知。金風摵摵鳴，金英發發垂。我欲從子醉，不羨高陽池。焉知義熙後，此會非今時。

劉岳申《祭龍麟州文》 嗚呼，公以青原之英，挾赤壁之豪，盛年馳譽而遠，中歲定價而養高。文章望古人，以切切意氣，陋餘子之滔滔，鯨吞衆口之

雜沓，蟬蛻一時之老饕。其爲諸侯賓客也，以師道自尊，而客道矧可勞；其爲廣文先生也，以正氣自負，而客氣不可遭。蓋其高足以壓妄庸之僭，其雄足以戰流俗之鏖，彼論卑氣弱者固不足以鱔舞而狐嗥也。是故講學南北之交，獨擅江黃之譽，其精神足以感召，其意氣足以呼號。及退老孔山之上，逃潛顏巷之中，亦偶然之邂逅，豈執著爲堅勞。四方來者，或以公爲河汾，或以公爲東坡。而公於其間，從客酬酢，又未嘗厭楚而效曹逃。蓋公之學，貫穿理數，出入王霸，迂儒瞽生固不足匡略其萬一，而達人大觀，亦何一許析於秋毫。其裹從鄉校，同時并起。公久去鄉，我獨永曹。久闊絕於桑梓之離異，忽遇合於清碧之遊遨。湖廣浙江並主文衡，方將鼓元化爲橐籥，安得與流俗而枯槔。雖議論不可曲合，而音調未始殊操。猶傳著論，尚想風騷。云何疾疢，已隔蒼蒿。豈清風不可以常聚，抑物論不能無永號。惟盛時之不再，匪天命之不褒。慚謝材於楚些，慨薄奠之魯皋。

不忽木

論述

盧摯《寄康軍國書》 自閣下高揖端右，摯即欲專介奏尺牘爲賀，顧以職在列郡屬吏，限域遼絕，懼獲僭踰之罪，作而復輟者數矣。受代後，僑寓僻左，徒悃款鬱積，竟未能徹左右，疏慢之責，諒閣下有以恕之。伏惟吾相鍾乾坤之奇氣，負天人之粹學，年未四十，位極人臣，得時行道，衆所屬望。而培風九萬，六月以息。海內搢紳先生賢有識者，莫不昌言慫聽，慷慨嘆息。以爲閣下進退之際，雍容愷樂，作止造次，動諧矩矱。信乎其爲中流砥柱，近古所謂社稷大臣者矣。

《太和正音譜》卷上 不忽麻之詞，如閒雲出岫。

徐一夔《題平章康里公春日杏園即事詩後》 喀爾文憲公起世胄，以文學雅望重當世，而字畫尤精，用筆圓健清潤，意態飛動，無世俗氣，觀於此卷所書三大字可見已。

《春日杏園即事詩》 黃溍《題後》：鏘金戛玉音聲古，抉石奔泉氣勢雄。目斷雲車天路永，小樓春雨杏花風。

《仙呂·點絳唇》（寧可身臣糟丘） 《曲海一勺》第四「駢史」：至於絢爛之餘，歸於平澹，牢騷之極，反爲曠達。遂乃寄身世於糟邱（元不忽麻平章《點絳唇·辭朝》「寧可身卧糟邱」套），悟人生於夢蝶（元馬致遠《夜行船》「百歲光陰一夢蝶」套）。爰有餐霞服日之想，枕流漱石之志；時奪艷詞之席，并冷酣歌之拍：乃欲界之仙都、詞場之別調也。

傳記

《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傳》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漢高車國也。祖海藍伯，嘗事克烈王可汗。【略】子十人，皆爲太祖所虜，燕眞最幼，年方六歲，太祖以賜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遣侍世祖於藩邸。長從征伐，有功。【略】不忽木其仲子也。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命給事裕宗東宮，師事太子贊善王恂。恂從北征，乃受學於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爲有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之。衡纂歷代帝王名謚、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即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疏曰，【略】書奏，帝覽之喜。十四年，授利用少監。十五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略】十九年，陞提刑按察使。【略】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略】擢吏部尚書。【略】二十三年，改工部尚書。九月，遷刑部。【略】二十四年，桑哥奏立尚書省，誣殺參政楊居寬、郭佑。不忽木爭之不得，桑歌深忌之。【略】二十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徹里等劾奏桑哥罪狀，帝召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罷尚書省，復以六部歸于中書，欲用不忽木爲丞相，固辭。【略】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求憲臣贓罪以動上聽。帝以責中丞崔彧，彧謝病不知。不忽木面斥彧不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說，帝意乃

釋。【略】三十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勳舊不得入卧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遺詔，留禁中。【略】成宗即位，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丞相常獨入。不忽木至數日乃得見，帝問知之，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顧朕寡昧，惟朝夕啓沃，以匡朕不逮，庶無負先帝付託之重也。"成宗躬攬庶政，聽斷明果，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太后亦以不忽木先朝舊臣，禮貌甚至。【略】元貞二年春，召至便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不忽木曰："貞實勝於臣。"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何功敢當此。"制去「重」字。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卒，特命行中丞事。三年，兼領侍儀司事。【略】四年，病復作，帝遣醫治之，不效，乃附奏曰："臣孱庸無取，叨承眷渥，大限有終，永辭昭代。"引觴滿飲而卒，年四十六。帝聞之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亦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間，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武宗時，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

陸輔之

論述

陳去病《重刊詞旨暢序》 書甚博雅，余讀而善之，惜其序援引，猶多謬誤，是不可以不辨。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詞旨》一卷。【略】其言皆無甚高論，佚不足惜。

《蕙風詞話》卷二 詞衰於元，當時名人詞論，即亦未臻上乘。如陸輔之《詞旨》所謂警句，往往抉擇不精，適足啓晚近纖妍之習。宋宗室名汝茺者，詞筆清麗，格調本不甚高。《詞旨》取其《戀繡衾》句："怪別來、臙脂慵傅，被東風、偷在杏梢。"此等句不過新巧而已。余喜其《漢宮春》云："故人老大，好襟懷消減全無。漫贏得、秋聲兩耳，冷泉亭下騎驢。"以清麗之筆作淡語，便似冰壺濯魄，玉骨橫秋，綺紈粉黛，迴眸無色。但此等佳處，猶爲自詞中出者，未爲其至。如欲超軼王（碧山）、周（草窗），伯仲姜（白石）、吳（夢窗），而上企蘇、辛，其必由性情學問中出乎。

胡元儀《詞旨暢自序》 《詞旨》爲書，皆述叔夏論詞之旨，與叔夏《詞源》同條共貫。計論詞七則，言簡意明，能撮其要。采時流詞中偶句工煉者，名曰「屬對」，凡三十八則。而樂笑翁奇對二十三則次之，名詞之意遠辭雋者，名曰「警句」，凡九十二則，而樂笑翁警句十三則次之，以著受學之源也。又「詞眼」二十六則，示人煉字之法。「單字集虛」三十三字，教人用虛字，須擇近雅者，不可太俗也。詞肇于唐，盛于五代，時皆小令。北宋之時，慢曲乃作，字句較多，行氣通脈，全仗虛字，時人又雜以俳體，虛字流入鄙俗。玉田言之于前，輔之所由力爲防閑也。共凡七類，篇帙無多，詞之矩範，不出此也。流覽是編，取《詞源》注之，所列詞句，取原詞綴于下，俾前人精神，輔之微意，軒豁呈露，閱者事半工倍矣。所列詞有已佚者，卷中詳之。刊訛補脫，寫定字增，分爲二卷。題曰「暢」者，言暢其旨也。揚雄有言，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言賦也。賦且然，況詞乎？然小道可觀，必先利器。雄不長辭賦，必不能作是言。舍法以求，雖耄耋不能雕一蟲，又烏可輕其技耶？輔之具苦心于前，不可任其滅沒，爲此以益方來。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斯亦良工之苦心也夫。

傳記

陳去病《重刊詞旨暢序》 輔之名行直，字季道，號壺天。亦號壺中天，或書壺中，或稱湖天居士。分湖第一世家子也。祖元龍，號怡庵，嘉禾人。有五

子，曰大聲、大同、大猷、大用、大章。猷字雅叔，號翠巖，行直父也，覃精經史，明春秋大義，能文章。仕宋，爲江浙儒學提舉。值賈似道當政，遂拂衣去。居吳中。咸淳間，始營別墅分湖濱，構桃園，植棠梨，自號武陵主人。有四子，曰行中、行坦、行簡、行直。而行直承家學，工詩文詞，善書畫，故名尤顯著。然其生以德祐元年乙亥，則南宋將不國矣，故所交皆當日遺民節士，若鄭所南、張叔夏、錢德均、趙彝齋兄弟其尤也。年二十得鍾繇《薦季直表》眞迹，甚珍視之。又有家妓名卿卿者，善歌，叔夏爲撰清平樂贈之，所謂「多情應爲卿卿」是也。至大德中，始由人材任湖北大學士，遷翰林典籍。皇慶間致仕歸，年才四十耳。會卿卿、叔夏皆下世，因作《碧梧蒼石圖》，塡詞其上寄意，又賦《致仕還分湖問訊海棠》詩云：「湖濱春水似桃源，楊柳青青燕子喧。晴日暖雲歌別樹，錦天綉地醉金門。流光冉冉常爲客，清夢時時繞故園。借問當年花下影，紫簫吹斷幾黃昏。」亦爲卿卿作也。明年爲延祐元年甲寅，君四十一歲，見松雪爲德鈞所繪《水村圖》，因築水村居之。其風流好事如此。《季直表》中道散失，經廿餘年無可踪迹。及至正九年己丑六月一日，忽重得之，遂喜極，親作跋，以志慶幸，時年已七十五矣。而嗜古好學，猶復不衰，洵乎其爲賢者已。惜其淪逝歲月，渺不可考，而或者乃稱其于明洪武元年戊申舉任典籍，得毋誤歟？《詞旨》之作，蓋少年時事，其序所稱命韶暫作《詞旨》，「韶暫」二字，殊不可解。胡氏以爲韶即輔之舊名，恐未能信。其稱明刻中作陸友仁，又引《東維子集》，謂行直即友仁、子敬者，皆非也。友仁作《硯北雜志》，自別一人，子敬則其第六子祖恭字也。元季喪亂，子敬嘗舉其家田宅財賄，悉以畀萬三秀沈富，而己獨歗號采芝翁，與其婦雲游而去，終身不返，蓋知幾士也。至引《珊瑚網》及《元詩癸集》，則殊信然。季衡爲行直第九子祖廣別字，即癸集所稱天游生陸季宏者。今顧氏失于考訂，而胡氏仍之，夫又奚足怪耶？要之，書經胡氏一發明，曉然如睹白日，不可謂非陸氏之功臣，而詞林之韵事也。因爲刊而傳之。

著錄

陸輔之《詞旨序》 夫詞亦難言矣，正取近雅，而又不遠俗。予從樂笑翁游，深達奧旨，製度之法，因從其言，命韶暫作《詞旨》。語近而明，法簡而要，俾初學易于入室云。

胡元儀《詞旨暢自序》 《詞旨》一卷，元陸輔之撰。

陳去病《重刊詞旨暢序》 鄉賢陸輔之所撰《詞旨》一卷，暗晦久矣。光緒時，有長沙人胡元儀者，始爲之疏證，析爲二卷，名曰《詞旨暢》，言暢其旨也。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陸輔之《詞旨》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詞旨》一卷，【略】元陸輔之撰。輔之有《吳中舊事》，已著錄。是編陳繼儒《續秘笈》中，以爲《樂府指迷》之下卷。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則題曰《詞旨》。莫詳孰爲本名，孰爲改名。明自萬曆以後，詐僞繁興，所纂叢書，往往改頭換面，不可究詰。曹溶生于明末，故尚沿積習，以多儲藏之富也。其目一曰詞說，二曰屬對，三曰樂笑翁奇對，四曰警句，五曰樂笑翁警句，六曰詞眼，七曰單字集虛，詞不可解，似有殘闕。八曰兩字，則有錄無書矣。

雜錄

胡元儀《詞旨暢自序》 《詞旨》一卷，元陸輔之撰。序云：「余從樂笑翁游，命韶暫作《詞旨》。」是輔之名韶也。汪砢玉《珊瑚網》云：「汾湖居士陸行直輔之，有家妓名卿卿者，友人張叔夏賦清平樂贈之。後二十一年，行直官翰林典籍歸，叔夏、卿卿俱下世，作碧梧蒼石圖，書叔夏詞于卷端，且和其韵。」則是輔之名行直矣。明刻本《詞旨》，又題陸友仁撰，是輔之又名友仁也。楊廉夫《東維子集》云：「元松陵陸子敬，居汾湖北，壘石爲山，樹梅成林，取姜白石詞語名其軒曰『舊時月色』。」則輔之又字子敬。顧嗣立《元詩選》癸集云：「陸行直，字季道，一字德恭，一作季衡，吳人，居于甫里，自號分湖居士。翰林典籍致政歸，善畫。有別業在淞江之南，分湖之東。」所謂韶及友仁二名，與夫子敬、輔之二字，皆不及稱。所書三字，又自殊異。今詳核之，蓋本名韶，故字德恭。改名友仁，故字輔之。後名行直，故字子敬。其名屢更，字因名立。諸書記載，隨舉不備，不足怪也。輔之生平，足見涯略。

陳義高

論述

張伯淳《祭陳秋巖文》 嗚呼，白頭如新，傾蓋如舊。不必衾裯之同，所同者蘭心之臭。回首都門，能幾邂逅？凡其掀髯抵掌，論心握手，皆將空八極而隘九州，折群啾而騰雅奏。師雖以道法遇知乎明時，而其品則謫仙、賀監之抱負，此固伯淳心契而神友，每欲拍洪厓之肩而挹浮丘之袖。萬里歸雲，昕夕占候。曾謂舊隱在跬步間，而隻鶴遽凌空於清晝。嗚呼，夢與春而同歸，巖經秋而隕秀。留不配之詩名，長充塞乎宇宙。英爽所次，有懷莫究。一奠傾誠，辭以爲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陳秋巖詩集》二卷，【略】其詩大抵源出元、白，雖運意遣詞少深刻奇警之致，而平正通達，語無格礙，要自不失爲雅音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其詩則抒所欲言，自有雅音。

傳記

張伯淳《陳尊師墓誌銘》 余初入詞林，與秋巖先生陳宜父爲世外友，其縱談三千年宇宙間事，亹亹忘倦。酒酣爲詩文，意生語應，筆陳不能追，有謫仙、賀監風致，高古處可追陶、謝，類非烟火食語。今已矣夫，遺文有《沙漠稿》、《秋巖稿》、《西游稿》、《朔方稿》。余承恩再入吳，師成季以建康教授張君特舉詮次事狀請銘。按狀：師名義高，宜父其字，生於寶祐乙卯九月。幼穎悟，年十二，作賦曰能。十有七，負笈四方，以暢其學。獨慕漢天師教，走信之龍虎山，拜今玄教大宗師志道弘教沖玄眞人于上清正一宮。眞人器之，命禮其孫李仁仲立本爲師，遂得道法，且於儒業有進。冠年，著道士服。至元丙子，江南始附，三十六代天師赴闕。既還山，而大宗師留中，師至自龍虎山，日左右之。歲在辛巳，裕宗皇帝撫軍，詔以師從。後七年戊子，被璽書提點玉隆宮，尋應召以宮事付其貳人。三年，晉王在梁邸，迨改晉封，鎭朔漠，師悉從行。皇上初祀，大宗師所領大都崇眞萬壽恢拓加壯，制授師「崇正靈悟凝和法師」，本宮提點。元貞初，史館纂修《世祖皇帝實錄》，下郡國訪求事蹟，王邸異師文學嘉名，以其事屬，得編摩體。明年冬，復從王覲，錫賚甚渥。大德改元，王就國，仍載之後車。越二年，請以其徒代，得還。至開平，次桓州南道，病增劇，無言，端坐而化，時乙亥六月二十有九日。閩有隱君子，自號曰漁隱，於君爲考。外氏歐曰澹庵、耐軒，皆負能詩聲，學有淵源哉。其在朔方，浩有歸志，以漁隱君故，痛不逮養，猶幸得請，力疾奔程，遽爾霣越，謂爲太上忘情，則道未始去孝也。大宗師命即其鄉葬漁隱君。【略】先是，錢塘王壽衍一見脗合，度以爲徒，制授靈妙眞常崇教法師，杭州佑聖觀提點住持，制授隆興路道錄、提點玉隆，即師所舉代，今襲其職。嚮歸葬龍虎，時道于杭，余嘗爲文以酬，則於銘不可以荒陋辭。銘曰：道匪可名，儒斯能明。集焉以虛，充焉以盈。坐而役鬼神，顯而致雷霆。麾斥八極，模寫萬形。信筆行墨而泉涌，返觀內照而白生。及乎參象數，先吉凶，蓋洞究而咸精，用於世而不器。世膠膠而獨冥冥，一瓢爲贅，千金爲輕。夫是以勿嬰，迺若生事死葬，人子之大經。知虧恩懷，禮之非道，則吾所謂忘情九光，前導八景，迎翩翩隻鶴凌太清。龍虎雲氣護祖塋，去之千載視斯銘。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陳秋巖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宜甫《秋巖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陳秋巖詩集》二卷，《永樂大典》本。案：《陳秋巖集》散見《永樂大典》中，然不著其名，亦不著時代。考焦竑《國史經籍志》有陳宜甫《秋巖集》，當即其人。【略】原集焦《志》作一卷，然篇什稍多，疑其字畫偶誤。今據《永樂大典》所存者，編爲二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秋巖詩集》二卷，舊鈔本。元陳宜甫撰。焦竑《國史經籍志》載陳宜甫《秋巖集》一卷，下無注語。館臣從《永樂大典》輯編二卷，并攷宜甫爲閩人，元世祖時爲侍從，成宗時又爲晉王僚屬。集中多與盧摯、姚燧、趙孟頫、程鉅夫、留夢炎諸人相倡和。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陳秋巖詩集》二卷，元陳宜甫撰。按：此書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世罕傳本，故莫氏未收。　補：《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秋巖詩集》二卷，元陳宜甫撰。清抄本。一冊。

藝　文

董嗣杲《冷翠閣與秋巖同賦》　笑攜琴冊上崑崙，分坐溪頭蘚石根。崖樹有霜飛老葉，野泉無雨落秋痕。幾番閒借樵人屐，何許追尋隱者門。多種杏花依此住，要知董奉得仍孫。

連文鳳

論　述

綜　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百正集》三卷，【略】仕履未詳，集中《暮秋雜興詩》有「仕籍姓名除」句，則德祐以前亦嘗從宦。又《庚子立春詩》有「又逢庚子歲，老景對韶華」句，庚子爲大德四年，則成宗之時猶在，入元已二十四年矣。至元丙戌，浦江吳渭邀謝翱、方鳳等舉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徵詩四方，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入選者二百八十卷，刊版者六十卷，以羅公福爲第一名。據題下所注，公福即文鳳之寓名也。王士禎《池北偶談》則謂月泉吟社詩清新尖刻，別自一家，而謝翱等品題未允，因重爲移置，改文鳳爲第二十一名。然元初東南詩社作者如林，推文鳳爲第一，物無異詞，當必有說，似未可以一字一句遽易前人之甲乙。今觀所作，大抵清切流麗，自抒性靈，無宋末江湖諸人纖瑣粗獷之習。雖上不及尤、楊、范、陸，下不及范、揭、虞、楊，而位置於諸人之間，亦未遽爲白茅之藉，則當時首屈一指亦有由矣。【略】又賦三首，序二首，記二首，說一首，傳一首，亦散見《永樂大典》中，文格雅潔，亦不失前民矩矱。其《冰壺先生傳》一首，雖以文爲戲，然毛穎、羅文諸傳載之韓、蘇集中，古有是例，今并附綴卷末，以存其梗概焉。

《鶴堂詩話》（元）〔宋〕季（國）〔元〕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爲主，無甚驚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聞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分　論

《春日田園雜興》《方韶卿遺稿》卷八《月泉吟社評詩》上：月泉吟社第一名羅公福。注：杭清吟社，三山連文鳳伯正，號應山。　評曰：衆傑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窘邊幅者，此爲冠。　張燧評：醇肆莫群，邁世獨傲，居然不可陵踐其處。　又卷一〇《月泉吟社送詩賞小劄》：伏以月泉舊社，久盟湖海之交；《春日》新題，賸寫田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羣。執事振響武林，舒翹文苑。種秧澆藥，已朝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之入夢。杼機自別，冠冕爲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成奪錦，誦珠玉者翕然；禮以爲羅，愧瓊瑤則多矣。餘如玄穎，并致籩筐。　又卷一一連文鳳《月泉吟社回送詩賞劄》：讀淵明詩，久識田園之趣；從夫子學，願爲農圃之民。未敢望其下風，胡遽延之上座？【略】某羨珠玉之在側，忝糠粃之播前。舊擬

《秋聲》，曾占桐江之風景；新題《春日》，又分婺女之星輝。豈好爲朱公之變姓易名，深恐蹈柳子之召鬧取怒。慚非重寶，俾獲與錦囊之榮；賜侈香羅，復喚起青衫之夢。受絲毫而皆感，與筆墨以忘言。謹述謝私，伏祈鑒在。　郭兆麒《梅崖詩話》：元人月泉吟社載第一名羅公福詩，不見佳處，平平而已。如「老我無心出市朝」，有此一語，則「東風林壑自逍遙」不待言矣。作者只爲下六句好雨種秧也，寒泉澆藥也，雲龍放犢也，柳橋聽鶯也，春草入夢也，一切田園雜興，俱檃括於首二句中，而不覺其錘鍊之疏也。蓋亦一時風氣如此。

《**月泉吟社回送詩賞劄**》《方韶卿遺稿》卷一〇：辭條豐蔚，一往雋氣。宜乎往輒冠軍。　又：傳思孟曰：借託絕類，名糊鑒賞，別有神遇。

傳記

《**宋詩紀事**》**卷八一**　文鳳字伯正，號應山。三山人。杭清吟社。入月泉吟社第一名，托名羅公福。

《**元詩紀事**》**卷六**　文鳳字百正，三山人。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連伯正《丙子稿》一部一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連伯正《丙子稿》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百正集》三卷，【略】宋連文鳳撰。【略】《文淵閣書目》載「連百正《丙子稿》一部一冊」，久無傳本。《永樂大典》所載但題曰《連百正集》，當即其本，今裒輯排比，編爲三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百正集》三卷，宋連文鳳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知不足齋本。

失名《**北圖藏清鈔本百正集序**》　應山先生姓連，名文鳳，大德四年入元之士。在德祐以前亦嘗從宦。先生之字百正，詩故名曰《百正集》也。所撰賦三首、序二首、記二首、說一首、傳一首，及素撰之詩，合爲一編，分爲三卷。抄存梗概，寶而藏之。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百正集》三卷，舊鈔本。元連文鳳撰。【略】此本出於《大典》，全集久佚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百正集》三卷，宋連文鳳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庫底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百正集》三卷，二冊。宋連文鳳撰。清文瀾閣《四庫全書》本。　又：《百正集》三卷，一冊。宋連文鳳撰。清傳鈔《四庫全書》本，清鮑廷博手校。

高文秀

論述

綜論

賈仲明《**凌波仙・補高文秀弔詞**》　花營錦陣統干戈，謝館秦樓列舞歌。詩壇酒社閒談嗑，編敷演、劉耍和。早年六十不登科，除漢卿一個，將前賢疏駁，比諸公，么末極多。

《**太和正音譜**》**卷上**　高文秀之詞，如金瓶牡丹。

分論

《**醉范叔**》《遠山堂曲品・具品》：《綈袍》：詞氣庸弱，失韵處不可指屈。何不取元人《醉范叔》劇、太史公《范睢傳》，合訂之爲善本。

傳記

繁本《錄鬼簿》卷上 高文秀，東平人，府學，早卒。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高文秀，東平府學生員，早卒。都下人號「小漢卿」。

紀事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雙獻功》（雜劇），元高文秀撰。演孫榮、郭念兒、白衙內事。皆《水滸》所無。《水滸》七十二回目云《梁山泊雙獻頭》，則與李逵負荆事合，與此不符。而逵殺奸夫王小二及狄太公女，則所謂《黑旋風喬捉鬼》，亦與此劇關目迥異。劇或借此，因別有所指也。劇云：鄆城縣孔目孫榮與妻郭念兒，曾許泰安州神廟香願三年，欲往還願。時多盜賊，畏路難行。榮舊與宋江相識，因至梁山泊借一人防護。江下令，李逵願行。江令立軍狀，改姓名，易農家服，偕榮去。榮妻念兒與白衙內通奸，設計令衙內先往店相候，以「眉兒鎮常紇皺，夫妻每醉了還依舊」二語爲口號，欲乘榮不備，互聽口號，相率而逃。榮與逵同念兒行至店，留念兒于店，榮、逵往廟中，擇房爲念兒宿處。念兒遂與衙內逃，榮返知之，與逵追不及。榮急而訴之官，官即白也，下榮于獄。逵聞，念在山寨立狀保榮，不救榮，難以回寨。因僞爲榮義弟，入獄中送飲，陰置蒙汗藥於食物中，賺獄卒食。卒倒，脫榮，使先馳歸寨。逵又僞作祗候，以酒入衙內室，殺念兒及衙內，取其頭獻之山寨，故曰「雙獻功」也。又：《許范叔》（雜劇），元高文秀撰。大略與《綈袍》同，情節已詳載。此則名《須賈大夫許范叔》，添出鄒衍，以作關目。魏公子申在齊，丞相魏齊使中大夫須賈貢齊，求放申歸，賈薦館客范睢字叔者同往。齊王喜兩國復歡好，歸申。令中大夫鄒衍於驛亭宴睢，賜以金帛，睢辭不受。賈亦至，衍重睢才，甚恭謹，而頗謾賈。賈疑睢以魏陰事告齊，然知其不受金，則又疑睢避嫌也。歸告魏、齊。值大雪會飲，擒睢拷訊。睢與辨，賈質之。剝衣痛笞，飼以糞草，遂悶絕，舁置廁中。睢復蘇，懇一蒼頭濯穢，蒼頭贈衣一襲，銀五兩，縱之遠遁。易姓名曰張祿，入秦，代穰侯爲相，召六國大夫入賀。賈入秦，適遇風雪，詣相府，不令見，車避檐下。睢忽至，如舊日狀，衣甚敝。賈疑睢入秦必得志，詢之，睢云：「觀衣即知矣。」賈云：「范叔一寒如此。」遂贈以綈袍，云欲見張君。睢云：「與張君有舊，先入見，爾姑待之。」賈詢諸僕，即張丞相也。賈惶悚甚，睢召諸大夫會宴，鄒衍在坐。賈入，負荆伏罪。睢謂衍曰：「睢昔曾以魏陰事告齊耶？」衍曰：「無之。」睢遂笞賈，亦飼以穢草，欲誅之，衆爲懇恕，蒼頭亦入懇，睢乃釋之。令歸獻魏齊頭來，賈唯唯而出。

著錄

簡本《錄鬼簿》 高文秀：《謁魯肅》、《許范睢》、《打瓦罐》、《鬬鷄會》、《論杜康》、《問啞禪》、《並頭蓮》、《麗春園》、《鎖水母》、《潘安擲果》、《張敞畫眉》、《班超投筆》、《廉頗負荆》、《趙堯辭金》、《門神訴冤》、《子胥走樊城》、《風月害夫人》、《養子不及父》、《黑旋風牡丹園》、《黑旋風雙獻頭》、《病樊噲打呂胥》、《窮秀才雙棄瓢》、《墨旋風喬教學》、《劉先主襄陽會》、《好酒趙元遇上皇》、《禹王廟霸王舉鼎》、《豹子尙書謊秀才》、《豹子令史干請奉》、《豹子秀才不當差》、《黑旋風借屍還魂》、《黑旋風敷演劉耍和》。

繁本《錄鬼簿》卷上 高文秀：《黑旋風鬬鷄會》、《黑旋風詩酒麗春園》、《黑旋風窮風月》、《黑旋風大鬧牡丹園》、《黑旋風喬教學》、《黑旋風敷演劉耍和》、《黑旋風雙獻頭》、《老郎君養子不及父》、《病樊噲打呂胥》、《黑旋風借屍還魂》、《劉先主襄陽會》、《禹王廟霸王舉鼎》、《窮秀才雙棄瓢》、《忠義士班超投筆》、《烟月門神訴冤》、《五鳳樓潘安擲果》、《須賈許范睢》、《好酒趙元遇上皇》、《周瑜謁魯肅》、《木叉行者鎖水母》、《伍子胥棄子走樊城》、《豹子尙書謊秀才》、《豹子秀才不當差》、《太液池兒女並頭蓮》、《豹子令史干請俸》、《風月害夫人》、《相府門廉頗負荆》、《鄭元和風雪打瓦罐》、《御史臺趙堯醉金》、《醉秀才戒酒論杜康》、《志公和尙開啞禪》、《宣帝問張敞畫眉》。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高文秀：《幷頭蓮》（兒女幷頭蓮）、《襄陽會》、《不及父》（養子不及父）、《鎖水母》（木叉行者降妖怪，泗州大聖鎖水母）、《窮

風月》(黑秀才窮風月)、《打瓦罐》(鄭元和風雪打瓦罐)、《雙獻頭》(孫孔目上東岳,黑旋風雙獻頭)、《論杜康》、《牡丹園》(黑旋風大鬧牡丹園)、《謁魯肅》(孫權娶大喬,周瑜謁魯肅)、《乾請俸》(朝子令史乾請俸)、《遇上皇》(好酒趙元遇上皇)、《趙堯亂金》、《喬教子》(黑旋風喬教子)、《班超投筆》(志封侯班超投筆)、《走樊城》(伍子胥棄子走樊城)、《潘安擲果》、《不當事》(朝子秀才不當事)、《廉頗負荆》(相如完璧,廉頗負荆)、《麗春園》(宋公明火伴梁山泊,黑旋風詩酒麗春園)、《張敞畫眉》(京兆尹張敞畫眉)、《四坐禪》(志公和尚四坐禪)、《霸王學鼎》、《害夫人》(狠鴇兒厭宅眷,粧旦色害夫人)、《借屍還魂》(黑旋風借屍還魂)、《神訴冤》(煙月心神訴冤)、《誶范睢》(須賈誶范睢)、《打呂胥》(病樊噲打呂胥)、《雙棄瓢》、《鬬雞會》(黑旋風鬬雞會)。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雙獻功》:高文秀,東平人。所作雜劇,今存《雙獻功》、《誶范叔》、《襄陽會》、《遇上皇》等四種。

馬致遠

論述

綜論

《太和正音譜》卷上 馬東籬之詞,如朝陽鳴鳳。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而相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群英之上。

賈仲明《凌波仙・補馬致遠弔詞》 萬花叢裏馬神仙,百世集中說致遠,四方海內皆談羨。戰文場曲狀元,姓名香貫滿梨園。《漢宮秋》、《青衫淚》、《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關老齊肩。

《堯山堂外紀》卷六八 馬致遠,號東籬,元人樂府稱關、馬、鄭、白爲四大家。鄭名德輝,白名仁甫。涵虛子《詞紀》謂漢卿「如瓊筵醉客」,致遠「如朝陽鳴鳳」,德輝「如九天珠玉」,仁甫「如鵬摶九霄」。

《南詞敘錄》 南易製,罕妙曲;北難製,乃有佳者。何也?宋時名家未肯留心,入元又尚北,如馬、貫、王、白、虞、宋諸公,皆北詞手。國朝雖尚南,而學者方陋,是以南不逮北。

《四友齋叢說》卷三七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四大家。馬之辭老健而乏姿媚,關之詞激厲而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爲第一。

王驥德《曲律》卷三 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又:勝國諸賢,蓋氣數一時之盛。王、關、馬、白,皆大都人也,今求其鄉,不能措一語矣。又:作北曲者,如王、馬、關、鄭輩,創法甚嚴。終元之世,治守惟謹,無敢逾越。又:李中麓序刻元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夫李則實甫,杜則東籬,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

《雨村曲話》卷上 馬致遠之「朝陽鳴鳳」,則豪爽一路;王實甫之「花園美人」,則細膩一路。各自成體,不必拘也。又:《雕蟲館曲選》論元取士,有塡詞科,若今括帖然。取給風簾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夢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強弩之末。又:致遠曲多俊語,「霜清紫蟹肥,露布黃花瘦」,《九日》俊語也;「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剝眞珠豆蔻仁」,《咏茶》俊語也;「天地安排詩句就,雲山失色酒杯寬」,《金山寺》俊語也。

凌廷堪《論曲絕句三十二首》錄二 時人解道漢卿詞,關、馬新聲競一時。振鬣長鳴驚萬馬,雄才端合讓東籬。 大都詞客本風流,「百歲光陰」老更遒。文到元和詩到杜,月明孤雁《漢宮秋》。

《藝概・詞曲概》 北曲名家,不可勝舉,如白仁甫、貫酸齋、馬東籬、王和卿、關漢卿、張小山、喬孟符、鄭德輝、宮大用,其尤者。諸家雖未開南曲之體,然南曲正當得其神味。觀彼所製,圓滿瀟灑,纏綿蘊藉,於此事固若有別材也。

《宋元戲曲考》一二 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寧稱關、白、馬、鄭爲妥也。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爲元人第一。白仁甫、馬東籬,高華雄渾,情深文明;鄭德輝清麗芊綿,自成馨逸,均不失爲第一流。其餘曲家,均在四家範圍

內。唯宮大用瘦硬通神，獨樹一幟。唐詩喻之：則漢卿似白樂天，仁甫似劉夢得，東籬似李義山，德輝似溫飛卿，而大用似韓昌黎。以宋詞喻之：則漢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蘇東坡，東籬似歐陽永叔，德輝似秦少游，大用似張子野。雖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則略相似也。明寧獻王曲品，躋馬致遠於第一，而抑漢卿於第十，蓋元中葉以後，曲家多祖馬、鄭，而祧漢卿，故寧王之評如是。其實非篤論也。

《**錄曲餘談**》 元初名公，喜作小令套數。【略】此外雜劇大家，如關、王、馬、鄭等，皆名位不著，在士人與倡優之間，故其文字誠有獨絕千古，然學問之弇陋與胸襟之卑鄙，亦獨絕千古。

分論

《**岳陽樓**》《中原音韵・作詞十法》：《金盞兒・岳陽樓》，【略】評曰：此是《岳陽樓》頭摺中詞也。妙在七字「黃鶴送酒仙人唱」，俊語也，況「酒」字上聲以轉其音，務頭在其上。有不識文義，以「送」爲「齎送」之義，言「黃鶴豈能送酒乎」？改爲「對舞」，殊不知黃鶴事——仙人用榴皮畫鶴一隻，以報酒家，客飲，撫掌則所畫黃鶴舞以送酒。初無雙鶴，豈能對舞？且失飲酒之意。送者，如吳姬壓酒之謂。甚矣，俗士不可醫也。 王驥德《曲律》卷三：人之賦才各有所近，馬東籬，王實甫，皆勝國名手。馬於《黃粱夢》、《岳陽樓》諸劇，種種妙絕，而一遇麗情，便傷雄勁。王於《西廂》、《絲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劇多草草不稱。尺有所短，信然。 又：元人作劇，曲中用事，每不拘時代先後。馬東籬《三醉岳陽樓》，賦呂純陽事也，《寄生草》曲：「這的是燒豬佛印待東坡，抵多少騎驢魏野逢潘閬。」俗子見之，有不訾以爲傳唐人用宋事邪？畫家謂王摩詰以牡丹、芙蓉、蓮花同畫一景，畫《袁安高卧圖》有雪裡芭蕉，此不可易與人道也。 梁廷楠《曲話》卷二：元人雜劇多演呂仙度世事，疊見重出，頭面強半雷同。馬致遠之《岳陽樓》，即谷子敬之《城南柳》，不惟事迹相似，即其中關目、綫索，亦大同小異，彼此可以移換。其第四折，必於省誤之後，作列仙出場，現身指點，因將群仙名籍，數說一過。此岳伯川之《鐵拐李》、范子安之《竹葉舟》諸劇皆然，非獨《岳陽樓》、《城南柳》兩種也。

《**黃粱夢**》《雨村曲話》卷上：致遠《黃粱夢》，周德清取《雁塔落》爲定格云：「洞賓出世超凡，本有神仙分。一抹絛，九腸巾。君人，眞人。」謂「此調極罕，伯牙琴也」。今《曲譜》首句無「洞賓」二字。「分」字下作「繫一條一抹絛，戴一頂九陽巾。君，敢作個眞人」，與此不同。

《**青衫淚**》 天虛我生《曲海總目序》：《青衫淚》，元稹既任採訪之職，而反助居易以奪民妻。聖明之主，居然聽元稹之奏，下皇皇之詔，以裴興奴賜居易，而反懲劉。其間究竟孰是孰非，孰曲孰直，是在觀劇者之良知與以心判。蓋其事正如鹿觸殺與漆城蕩蕩，初亦何嘗眞實不虛，不過優俳用爲譎諫，以博軒渠，將使人人知其爲曲，而于是審曲面執，舉直錯枉，以正其曲。所謂識曲賞其眞者，初非斤斤于聲樂之微。蓋其眞諦只有以己之正，正人之曲而已。

《**任風子**》《曲海總目提要》卷一：《任風子》（雜劇），元馬致遠撰。記任屠從馬眞人成道事。按《徑山書》：廣屠兒，在涅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屠兒既可作佛，自可成仙，總在一念轉移耳。此作者意也。

《**桃源洞**》《曲海總目提要補遺》一：《桃源洞》，元馬致遠撰，標曰：「劉阮誤入桃源洞」，事本《太平廣記》。唐人曹唐《游仙詩》有《劉阮洞中遇仙子》及《仙子洞中有懷劉阮》，俱七言律。而元稹詩云：「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他人用劉、阮事亦甚多。《神仙記》：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遠不得返。經十三日，饑，遙望山厓有桃樹子熟，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啖數枚，饑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妍，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相謂曰：「此近人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子婦，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阮二郎捉何杯來？」劉、阮驚，二女遂忻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西壁東壁，各有絳羅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數侍婢使令，其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時，百鳥啼鳴，便懷鄉，歸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十世矣。

《**薦福碑**》 梁廷楠《曲話》卷二：《薦福碑》云：「如今這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塗越有了糊塗富。則這有銀的陶令不休官，無錢的子張學干祿。」此雖憤時嫉俗之言，然言之最爲痛快。讀至此，不泣數行下者，幾希矣。 又：《四書》入曲，最難巧切，最難自然。惟元人每喜爲之，《西廂》「仁者能仁」等語，固屬大謬不倫。馬致遠《薦福碑》云：「我猶自不改

其樂，後來便爲官也富而無驕。」又云：「誰似晏平仲善與人交？」又云：「誰肯學有朋自遠方來。」又云：「想吾豈匏瓜也哉？」又云：「無錢的子張學干祿。」又云：「又不會巧言令色。」【略】以上等語，幾成笨伯矣。

《**陳摶高卧**》《雨村曲話》卷上：東籬《陳摶高卧》云：「紙窗明覺曉，布被暖如春。」又：「丹砂好鍊養閑身，黃金不鑄封侯印。」【略】字句音律，瀏亮動人。

《**漢宮秋**》《劇說》卷五：王昭君事，見《漢書》，《西京雜記》有誅畫工事。元、明以來，作昭君雜劇者有四家，馬東籬《漢宮秋》一劇，可稱絕調。臧晉叔《元曲選》取爲第一，良非虛美。

《**牧羊**》《曲品》卷下：《牧羊》，元馬致遠有劇。此詞亦古質可喜，令人想念子卿之節。梨園演之，最可玩。馬致遠作。

《**越調・寨兒令**》(**烟艇閑**)、(**雙調・沉醉東風**)(**黃蘆岸白蘋渡口**)、(**撥不斷**)(**名利竭是非絕**)、(**水仙子**)(**一聲梧葉一聲秋**)《曲藻》：元人曲，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景中雅語也。《雨村曲話》卷上：按：馬致遠名曲極多，如《寨兒令》云：「數聲柔櫓江灣，一鉤香餌波寒。」【略】又《沉醉東風》云：「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略】又《撥不斷・隱居》云：「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略】又《水仙子》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又：「閑花釀蜂兒蜜，細雨調和燕子泥。」又：「錦字香粘新淚粉，彩箋紅漬舊啼痕。」又：「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消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又：「西風吹老鱸魚興。」又：「長江有盡思無盡。」皆人不能道也。

《**越調・天淨沙**》(**枯藤老樹昏鴉**)《中原音韻・作詞十法》：前三對。更「瘦馬」二字去，上，極妙，《秋思》之祖也。《庶齋老學叢談》卷中：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景「瘦藤老樹昏鴉」，【略】「平沙細草斑斑」，【略】「西風塞上胡笳」。《雨村曲話》卷上：致遠《越調・天淨沙》云「枯滕老樹昏鴉」，【略】數語，爲《秋思》之祖。《人間詞話》「枯藤老樹昏鴉」，【略】此元人馬東籬《天淨沙》小令也。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皆不能辨此也。《宋元戲曲考》一二：《天淨沙》小令，純是天籟，仿佛唐人絕句。

《**般涉調・哨遍**》(**半世逢場作戲**)《詞謔・詞套》：《般涉調》短套內，有「東籬」二字，不必更立題，知爲馬致遠之作矣。《中原韵》稱東籬「馬致遠先生」，《太和正音》名號分爲兩人，何也？【略】與《中呂》尾相同，此雖偶然字多，是乃變體。并第二煞亦與他煞不同。變而不失其(變，化不失其)常，東籬其變化不測之才耶？或云關漢卿，漢卿可易得哉。

《**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中原音韻・作詞十法》：此詞乃東籬馬致遠先生所作也。此方是樂府，不重韻，無襯字，韻險、語俊。諺云「百中無一」，余曰「萬中無一」。看他用「蝶」、「穴」、「傑」、「別」、「竭」、「絕」字，是入聲作平聲；「闕」、「說」、「鐵」、「雪」、「拙」、「缺」、「貼」、「歇」、「徹」、「血」、「節」字，是入聲作上聲；「滅」、「月」、「葉」，是入聲作去聲。無一字不妥，後輩學(去)(法)。《詞謔・詞套一》：張小山湖上晚歸《南呂》，當爲古今絕倡，世獨重馬東籬《北夜行船》，人生有幸不幸耳。周德清稱其「不重韵，無襯字，韵險，語俊」，【略】但「一夢」多唱作「亦猛」字，若改「夢裏」二字，雖協，卻不如不改之爲愈。數十刻本，互有得失，今悉歸正。總較之，東籬蒼老，小山清勁，瘦至骨立，而血肉銷化俱盡，乃孫悟空煉成萬轉鐵軀矣。止有「錦英」，「英」字欠穩，必得上聲，「人面紅」，「紅」字，必得去聲，上聲亦可，然又無字可改，將奈之何？開端四句，惜未全對。可繼此者，有之思韵一套，亦甚佳，俱錄於後，以俟識者評焉。王世貞《曲藻》：馬致遠「百歲光陰」，放逸宏麗，而不離本色。押韵尤妙，長句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又如：「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俱入妙境。小語如：「上床與鞋履相別。」大是名言。結尤疏俊可咏。元人稱爲第一，眞不虛也。《顧曲雜言》：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日彩霞」爲一時絕唱，其餘俱不及也。《宋元戲曲考》一二：馬東籬《秋思》一套，周德清評爲「萬中無一」，明王元美等亦推爲大套數中第一，誠定論也。

《**雙調・新水令**》(**錦貂裘生改盡漢宮粧**)《詞謔・詞套》：《雙調》三套：一、《范蠡歸湖》，范子安所作；一、《夜月追韓信》，作者乃費唐臣；又一、《昭君和番》，則亦東籬也，較之「百歲光陰」，不及遠甚。三詞唱者極多，雖是元人氣魄，然太不整搠。姑載之，以隨時好。

《**滿庭芳**》《雨村曲話》卷上：馬致遠號東籬，元人曲中巨擘也。其《滿庭芳》句有「知音到此，舞雩點也，修禊羲之」語，最工。

《**寄生草**》（**長醉後方何礙**）《雨村曲話》卷上：東籬《寄生草》云：「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醡醃兩箇功名字，醅淹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屬陶潛是。」命意造詞，俱臻絕頂。

《**正宮・塞鴻秋**》（**腕冰消鬆卻黃金釧**）《中原音韵・作詞十法》：音律瀏亮，貴在「卻」、「濕」二字上聲，音從上轉，取務頭也。韵腳若用上聲，屬下着，切不可以傳奇中全句比之。若得「天」字屬陽，更妙；「在」字上聲，尤佳。《雨村曲話》卷上：致遠《塞鴻秋》云，【略】音律瀏亮，周挺齋極稱之。

《**四塊玉**》（**彩扇歌**）王驥德《曲律》卷二：《中原音韵》載：歌北曲《四塊玉》者，原是「彩扇歌，青樓飲」，而歌者歌「青」爲「晴」。謂此一字，欲揚其音，而「青」乃抑之，於是改作「買笑金，纏頭錦」，而始叶正聲，非其聲之謂也。（「彩扇歌」一曲，見《樂府新聲》卷下，題爲《海神廟》，馬致遠作。）

傳記

簡本《錄鬼簿》 馬致遠，大都人，號東籬老。江浙省務官。

隋樹森《元曲作家馬致遠》（存目）

薛德懋《馬致遠考述》（存目）

紀事

馬致遠《弔昭君序》 予暇日，喜觀書畫，客有示二圖，乃昭君出塞、楊妃入蜀，悉是宣和名筆。客以詩請，就書卷尾。

《**劇話**》**卷下** 張時起《昭君出塞》、馬致遠《漢宮秋》劇，見韓子蒼《昭君圖序》。漢時，呼韓邪來朝，言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嬙者配之，生二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丰容靚飾，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大信。班書皆不合。《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昭君獨不行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襄女，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及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至元人《琵琶》劇：石崇《王明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石崇既有此言，後人遂以實之昭君，誤矣。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青衫淚》（雜劇），元馬致遠撰。謂白居易、裴興奴江州相遇，其事不實。因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馬青衫濕」，故以爲名也。劇云：白居易，太原人，唐憲宗時爲吏部侍郎，與元稹、賈島、孟浩然相契厚。長安名妓裴興奴有才技，尤善琵琶。居易與賈、孟訪之，裴重居易才，往來契密，願以終身相托。後以他事左遷江州司馬，辭裴，之貶所，約娶裴。江西茶商劉一聞裴美，欲娶之，母利其財，強裴嫁商，裴堅拒以俟居易。母與商計，令人紿爲居易書，若病篤時與裴決者。復紿云居易已斃，以絕裴念，遂強娶之。商攜裴過江州夜泊，裴知居易任江州，欲謁不能，月下撥琵琶以自遣。適元稹采訪江南，過居易，相與泛舟江中。聞琵琶聲，疑必裴所彈也。過舟訪之，果是裴。泣訴始末，稹令畢其詞，聲甚凄惋，居易遂作《琵琶行》。乘商醉卧，稹令裴過居易舟，載歸，商踪迹之。稹采訪回京，奏居易罪可原，詔復起爲侍郎；稹又奏劉僞書誑妄，詔以裴賜居易而懲劉。按：居易與稹最善，然居易在江州，稹亦方貶官，無采訪江南之事。居易由中書舍人貶，非爲侍郎，亦未嘗爲吏部也。賈島雖同時，頗少贈答。孟浩然，開元、天寶時人，相去懸絕矣。蓋因樂天《琵琶行》有「老大嫁作商人婦」及「商人重利」、「買茶」等語，遂求其人以實之，借名於裴興奴也。興奴以攏捻擅名，故設想當然耳。洪邁之論，以爲居易官其地，豈有喚商婦至船，與客飲酒之事？蓋係假托。此則竟謂奪之以歸，更失《官箴》矣。

又 《岳陽樓》（雜劇），元馬致遠撰。考純陽子《呂巖集》，有詩曰：「朝游碧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此劇之張本也。按：各種稗乘，呂眞人留題處甚多，而楚中爲最。眞人嘗行巴陵市，太守怒其不避，頃忽失之。留詩曰：「暫別蓬萊海上游，偶逢太守問根由。身居北斗星杓下，劍挂南宮月角頭。道我醉來眞個醉，不知愁是怎生愁？相逢何事不相認，卻駕白雲歸去休。」《襄陽雪中劍畫詩》曰：「峴山一夜玉龍寒，

鳳林千樹梨花老。襄陽城裏沒人知，襄陽城外江山好。」《洞庭湖君山頌》：「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天香風露蒼華冷，雲在青霄鶴未來。」又有《贈太平觀道士詩》、《鄂渚悟道歌》，又有《游長沙持小瓦罐乞錢，得錢無算，而罐常不滿，口占詩》，皆見本集。又韵書載呂眞人憩岳州白鶴寺前，有老人自松梢冉冉而下，曰：「某松之精也，見先生過，禮當候見。」呂書壁云：「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與劇中所載頗相類。略云：呂眞人望氣，知岳陽郡當有神仙得度。遂至岳陽樓，以墨換酒一醉。樓下有老柳樹一株，千年成精。又有杜康廟前白梅花一株，亦成精，在樓作祟。而柳精常至樓巡徼，惟恐梅精之傷人也。柳遇眞人，眞人勸之修道，柳以未得人身，土木形骸，不能成道爲辭。眞人令其投胎樓下賣茶人郭姓家爲男，復令梅花精往賀家，托生爲女，共成夫婦，約三十年後來度。其後，郭馬與賀臘梅夫婦在岳陽樓下開茶坊，眞人再至，欲度郭馬，馬不悟。眞人三至樓，則郭已易茶坊業賣酒，眞人飲其酒，以劍授馬，令殺妻出家。馬攜劍至家，臘梅頭忽落。馬遂控眞人於官，欲償臘梅命。眞人謂「臘梅未死」，官問「何在」，眞人一呼而至，官以誣告坐馬。馬甚急，賴眞人救獲免，熟視問官，乃鍾離先生也。於是馬亦自悟前生爲老柳，臘梅前生爲梅花，皆從眞人入道。按：范仲淹作《岳陽樓記》，以示尹洙。洙曰：「此傳奇體也。」（見《燕閒錄》）然則以岳陽樓作傳奇，適相宜耳。魏武帝詩：「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古之造酒者，後世遂目酒爲杜康。東南州縣，往往有杜康廟、杜康橋。又按《劉伶傳》云：「伶土木形骸。」此以指柳精，亦是影借。

又　《陳摶高卧》（雜劇），元馬致遠撰。《宋史・隱逸傳》云：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服氣辟穀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下。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拱二年卒。又龐覺《希夷先生傳》云：唐僖宗時，封先生爲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奏謝書云：「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然從風之雲，泛若無纜之舸，臣遣女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爲肌體玉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以奏付宮使，即時遁去。本朝眞宗皇帝聞之，特遣使就山中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臣且乞居華山。」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眞宗再遣使齎手詔，茶藥等，仍令所屬太守縣令禮以遣之。先生回奏謝上，中有云：「數行紫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閑心，卻被白雲留住。」當時有一學士，以先生累詔不起，因爲詩譏之云：「抵是先生詔不出，叵還出也沒般人。」先生復答云：「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仙桂阿誰無？」後亦稀到人間。（《青瑣集》所載，與此略同）按《宋史》以摶爲太宗時自至京師，後於眞宗端拱二年卒。而《龐傳》則以爲眞宗時累召不起。正史是也。劇中演此事，又以爲太祖時召至京，尤屬不合。鄭恩黨紀恩，亦係撮撰。竹橋同卜事，見小說家。《翰府名談》云：陳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或數月，近亦不下月餘。

又　《漢宮秋》（雜劇），元馬致遠撰。記王昭君事。以漢元帝於宮中憶之，故云《漢宮秋》。後人所作《和戎記》，本此增飾，互有異同。【略】略云：單于呼韓邪請公主和婚，時元帝以後宮寂寞，毛延壽請選良家女入宮，圖形以進，按圖臨幸。延壽大索賄賂，王嬙獨無，延壽毀其狀，嬙不得幸。後於宮中彈琵琶，帝聞召見，遂獲大寵。知延壽納賄，將殺之。延壽逃歸單于，圖嬙以獻。單于呼韓邪來朝，請居光祿塞下，求公主和婚。按圖索嬙，帝不許。朝臣皆請從之，嬙亦願以身報國，遂從之。出塞行至黑水，嬙投水死。單于感其義，葬之，而縛延壽送漢。元帝在宮中，秋夜憶嬙，形諸夢寐，醒而單于解延壽至，乃斬延壽祭嬙。中外和好如初。唐、宋以來，《明妃曲》最多。白居易云：「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裡時。」王安石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似爲最佳。《畫譜》據《西京雜記》等書云：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

妍媸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并工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名畫工於是差稀。按：杜甫詩：「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尙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指此事也。歸州有昭君村，故云。北地草皆白，惟昭君冢上草獨青，故名青冢。在今歸化城，即古豐州，唐爲五原郡地。光祿塞者，光祿卿徐自爲所築，在今神木。琵琶，馬上所彈，推手爲琵，卻手爲琶也。樂府有《明妃引》，晉石崇所作，入《琴操》中。崇避司馬昭諱，故改昭君曰明妃。後人作明妃詞甚衆。

又　《薦福碑》(雜劇)，元馬致遠撰。事有根據，但碑本歐陽詢書，今作顏眞卿。打碑本范仲淹事，今作寺僧。其張鎬姓名，及觸龍神怒以致雷擊，又有張浩以姓名相同，冒認之官，且謀殺鎬，俱憑空造出。宋公序即宋庠之字，亦是隨意點入。《堯山堂外紀》：「饒州魯公亭在薦福山，山有唐歐陽詢所書《薦福寺碑》，魯公眞卿嘗覆以亭，後人因名。范希文鎭鄱陽日，有書生獻詩甚工，希文頗優禮之。書生自言天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重歐陽《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希文欲爲打千本，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本此。《一統志》：薦福山在饒州府上城東三里，上有薦福寺魯公亭。又云：薦福寺，元季毀，永樂間重建。《范仲淹傳》：景德中知饒州，興學校，明教化，一以豈弟爲政，賑濟饑民，賴全活者以萬計。按：唐王勃自馬當赴南昌，七百餘里，山神借以便風，一夕而至，得與閻都督之宴。後人以此事相較，作諺曰：「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言窮通得失，皆有定數，且有鬼神主之，人無所容心於其間也。

又　《任風子》：考馬丹陽，一云名裕，字義輔，道號「丹陽抱一眞人」。王眞人喆弟子，所謂丘、劉、譚、馬、郝、孫、王之一也。一云名從義，寧海萊陽人，馬伏波之後。遇祖師得道，身挂一瓢，頂分三髻，授白雲洞主、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眞人。神仙變化無常，姓名不一，未知孰是？略云：眞人馬丹陽，中宵望氣，知終南山甘河鎭有一任屠，號曰風子，有半仙之分。因至鎭中點化，以此人本操刀屠戶，先化一鎭之人，皆斷葷茹素，使其賣不行，必來傷害，因而引之入道。任屠果與衆屠謀，謂屠行折本，皆此三髻道人化人吃齋之故，必殺之而後快。衆推任屠勇，任屠遂持刀至草庵，欲殺眞人，反爲護法神所殺。向眞人索頭，眞人令其自摸，頭固在也，不覺猛然省悟，投刀于地，願隨眞人出家。眞人命其擔水潑畦，誦經修道。任屠之妻率其子弟，到庵勸屠還俗，任屠皆不顧。後屢經眞人指示，去盡酒色財氣，一空人我是非，竟得證果云。《元史・丘處機傳》：年十九，爲全眞學于寧海之昆侖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眞人。按：馬鈺即馬丹陽。唐時釋教有南北兩宗，宋、元時道教亦有南北兩宗，丘處機七人，謂之「七眞」，乃北宗也。

著錄

簡本《錄鬼簿》　馬致遠：《岳陽樓》、《馬丹陽》、《桃源洞》、《齋後鐘》、《青衫淚》、《歲寒亭》、《孟浩然》、《薦福碑》、《戚夫人》、《陳摶高卧》、《踏雪尋梅》、《漢宮秋》。

繁本《錄鬼簿》卷上　馬致遠：《劉阮悞入桃源洞》、《呂太后人彘戚夫人》、《江州司馬青衫淚》、《風雪騎驢孟浩然》、《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王祖師三度馬丹陽》、《太華山陳摶高卧》、《孟朝雲風雪歲寒亭》、《凍吟詩踏雪尋梅》、《呂蒙正風雪飯後鐘》、《大人先生酒德頌》、《孤雁漢宮秋》。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馬致遠：《踏尋雪梅》(春獻賦攀蟾宮桂，凍吟詩踏雪尋梅)、《歲寒亭》、《陳摶高卧》(西華山陳摶高卧)、《馬丹陽》(王祖師重創七香亭，馬丹陽三度任風子)、《悞入桃源》(晉劉阮悞入桃源)、《酒德頌》(劉伯倫酒德頌)、《戚夫人》(呂太后人彘戚夫人)、《漢宮秋》(孤雁漢宮秋)、《齋後鐘》(寇萊公主案三考卷，呂蒙正風雪齋後鐘)、《青衫淚》(潯陽商婦琵琶行，江(湘)(州)司馬青衫淚)、《孟浩然》、《岳陽樓》(郭上竈雙赴靈虛殿，呂洞賓三醉岳陽樓)、《薦福碑》(三封書謁揚州牧，半夜雷轟薦福碑)。

《易餘籥錄》卷一七　《半夜雷轟薦福碑》，馬致遠作，《包待制三勘胡蝶夢》，關漢卿作，《點鬼簿》馬、關無此目。

《曲海總目提要》卷一　《青衫淚》：按：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所作雜劇，今存《青衫淚》、《岳陽樓》、《陳摶高卧》、《漢宮秋》、《薦福碑》、《任風子》、《黃粱夢》等七種。

《重訂曲海總目・元人雜劇》　馬致遠：《漢宮秋》、《薦福碑》、《三醉岳陽樓》、《踏雪尋梅》、《陳摶高卧》、《黃粱夢》、《青衫淚》、《三度任風子》。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　元馬致遠：《破幽夢孤雁漢宮秋》、《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呂洞賓三醉岳陽樓》、《江州司馬青衫淚》、《半夜雷轟薦福碑》、《西華山陳摶高卧》、《孟浩然踏雪尋梅》、《開壇闡教黃粱夢》。

《今樂考證・目錄一》　馬致遠十三種：《劉阮悞入桃源洞》（一作《悞入桃園》）、《江州司馬青衫淚》、《風雪騎驢孟浩然》（《錄鬼簿》載此目，又載《凍吟詩踏雪尋梅》，當是一劇誤分爲二，今刪去。《也是園書目》作《孟浩然踏雪尋梅》）、《太華山陳摶高卧》、《大人先生酒德頌》、《呂太后人彘戚夫人》、《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選》目云：「第三折花李郎作，第四折紅字李二作」）、《王祖師三度馬丹陽》（《也是園書目》作《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孟朝雲風雪歲寒亭》、《呂蒙正風雪飯後鐘》（一本作《齋後鐘》）、《孤雁漢宮秋》（《也是園目》作《破幽夢孤雁漢宮秋》。以上《錄鬼簿》）、《開壇闡教黃粱夢》、《半夜雷轟薦福碑》（二種見《也是園目》）。

《曲目新編》　元人傳奇：《漢宮秋》、《薦福碑》、《三醉岳陽樓》、《陳摶高卧》、《黃粱夢》、《青衫淚》、《三度任風子》，右七種，馬致遠作。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復莊今樂府選》雜劇：《漢宮秋》一卷，元馬致遠撰。《陳摶高卧》一卷，元馬致遠撰。《黃粱夢》一卷，元馬致遠撰。《岳陽樓》一卷，元馬致遠撰。《青衫淚》一卷，元馬致遠撰。《薦福碑》一卷，元馬致遠撰。《任風子》一卷，元馬致遠撰。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　《還牢末》雜劇，元李致遠作。按《元曲選》本題李致遠撰，《古名家雜劇》本題馬致遠撰，均誤。應是無名氏作品。

《新傳奇品》附錄《古人傳奇總目》　《牧羊》，馬致遠作，蘇武事。

藝　文

張小山《雙調・慶東原・次馬致遠先輩韻九篇》　燒丹竈，洗藥瓢，樂清閑幾個人知道。閑欠鳳簫，悶拈兎毫，焉用牛刀。他得志笑閑人，他失腳閑人笑。　門長閉，客任敲，山童不喚陳摶覺。袖中六韜，鬢邊二毛，家裏簞瓢。他得志笑閑人，他失腳閑人笑。　殺三士，因二桃，不如五柳莊前傲。文魔賈島，詩窮孟郊，酒困山濤。他得志笑閑人，他失腳閑人笑。　繁華夢，貧賤交，唐堯不改巢由調。紛紛紫袍，區區綠袍，戀戀綈袍。他得志笑閑人，他失腳閑人笑。　詩情放，劍氣豪，英雄不把窮通較。江中斬蛟，雲間射雕，席上揮毫。他得志笑閑人，他失腳閑人笑。　難開眼，懶折腰，白雲不應蒲輪召。解組漢朝，尋詩灞橋，策杖臨皋。他得志笑閑人，他失腳閑人笑。　依山洞，結把茅，清風兩袖長舒嘯。問江邊老樵，訪山中故交，伴雲外孤鶴。他得志笑閑人，他失腳閑人笑。　蒼頭哨，驄馬驕，放轡頭也只到長安道。說家門盡教，守齏鹽慢熬，請荆布休焦。他得志笑閑人，他失腳閑人笑。　山容瘦，木葉雕，對西窗盡是詩材料。蒼烟樹杪，殘雪柳條，紅日花梢。他得志笑閑人，他失腳閑人笑。

賈仲明《凌波仙・補李時中弔詞》　元貞書會李時中，馬致遠、花李郎、紅字公，四賢高合捻《黃粱夢》。東籬翁頭折冕，第二折商調相從，第三折大石調，第四折是正宮，都一般愁霧悲風。

釋圓至

論　述

綜　論

方回《筠溪牧潛集序》　削陳而不腐，太玄公之文，易原道公之無三字用古語是也。去偶而不俳，如《晉書贊》、《南昌滕閣叙》、《小畜待漏記》皆當退舍也。紆餘曲折，反覆旋環，若不可卒解驟決。而有若《相州堂記》、《潮州廟碑》各兩起句，截兮其網之綱，屹乎其明堂之柱。未嘗不如大劍利刀之斬鐵切玉也，此高安上人圓至字天隱之文也。【略】噫，予蓋惜其人品，視契嵩、惠勤、參寥將過之，而永叔、子瞻之不相值也，抑又深惜其局於浮屠，多爲其徒爲文，

不得爲吾儒大製作，與《無逸》、《立政》同表裏也。

楊維楨《雪廬集序》 「宋南渡後，大夫無文章，乃得於高安上人圓至者」，方嚴陵有是言也。始予怪其言之自薄，及取至文覽之，則於尹子、參寥輩誠有過之者。其修辭有古作者法，吾中國聖人與西方聖人有合不合者，二之則不是，一之亦不然，則必推極初之母者言也。善夫至之能文也。

戴表元《圓至師詩文集序》 圓至師在天童、育王時，余適授徒郡郭，屢相遇於親友袁氏舍，每見但好奕棋，勞形苦心，拈子移時，囁嚅不即下。骨貌素癯，不善飲啖，一語不肯爲人說詩文，性似厭聒，然退而出其所作，清馴峭削，殆以理勝。魁師又言：在承天時，亦留磧砂三年。磧砂，魁師所居，有賢游從，佳館穀，留之甚安。既不得已，居廬山，愈多病。魁師嘗南泛長江，問其安否。今死，又懼遺稿散墜，爲掇拾刊木磧砂以傳。其氣義可謂能始終，而天隱爲少慰矣。師可傳不但詩文，今世言禪者亦多推天隱，又或號筠溪牧潛云。

洪喬祖《天隱禪師文集序》 己亥之冬，余往天目西峰，忽睹《天隱禪師文集》一卷，而虛谷方公叙其前。且知天隱遠權要，避名譽，遍歷荆襄吳越，積覽觀之富，益靜定之光，二三千言，經目輒記，故其爲文贍而奧，固嘗有「觀人之道言爲著」之語，茲集其緒餘耳。世道不古，玩習而好異，昧本而趨新，憫世之宗師，嘗出沒儒釋，而更爲之化導，儒而禪，釋而文，其揆一也。抑嘗謂博古明道，然後可以學文，古而不道則蔽，道而不古則野，博與明亦相須焉。道無言之文，文有言之道。先輩凋落，後學日以懈，每慨斯文之脈不絕如綫，不虞有是人也，責沉之愧深矣。於是夜坐申旦而讀之，既至大懷於伊洛訓詁，已錯愕嘆咏，又至佛儒老氏均以性爲學，爲教於天下，反覆論議，則適然若得，兀然若遺，而不可自喻二百年無此作語非夸也。非學古之道，通乎文而明且博，其何能見之確、言之果沈著痛快使人如是乎？使鐔川翁議此，非數十百言意未暢，而天隱數行耳，文如是，道可知也，嗟乎，其不延者天也，其不延而延者亦天也。虛谷見天隱之文於道，余見天隱之道於文。同耶？異與？天者不可隱也。

姚廣孝《筠溪牧潛集序》 至於元，善鳴者盛稱三隱，曰天隱、曰笑隱、曰覺隱。雖三隱並名，而居最者天隱耳。天隱之文，雖未見其如長江大河浩汗無際、波濤洶湧、魚龍騰躍、駭膽慄魄之勢，然其規矩準繩，精密簡古，削去陳言爲可愛爾。使歐陽子見之，亦必點首再稱道之也。余少好於文，得天隱之文讀之，耽翫不舍，至有忘其餐寢者。每下筆欲少效之，駑鈍蹇劣，雖竭其力而弗能及，未嘗不置筆而歎也。

《南濠詩話》 元僧圓至，工於古文，而詩尤清婉。其《寒食》云：「月暗花明揜竹房，輕寒脈脈透衣裳。清明院落無燈火，獨繞迴廊禮夜香。」《曉過西湖》云：「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弦管動，半湖烟霧是游塵。」《送人》云：「送子江頭水亦悲，更能隨我定何時。垂楊但爲秋來瘦，不爲秋來有別離。」他如《再往湖南》云：「春路晴猶滑，山亭晚更涼。竹枯湘淚盡，花發楚魂香。」《涂居士見訪》云：「并坐夜深皆不語，一燈分映兩閒身。」其造語之妙，當不減于惠勤、參寥輩也。

《元詩選》初集壬集 圓至，字天隱，別號牧潛。高安姚氏子。少習舉子業，去爲浮屠，得法于仰山欽禪師。駐錫建昌之能仁。【略】其詩雖所存不多，而風骨自見。如《送才上人往湖南》云：「竹枯湘淚盡，花發楚魂香。」《富塘》云：「亦供貧者樂，獨以富爲名。」《寄志勝上人》云：「瘴月人南去，花時雁北飛。」《弘秀集》中，不多得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牧潛集》七卷，【略】至元以來，遍歷荆襄吳越，禪理外頗能讀書。又刻意爲古文，筆力嶄然，多可觀者。

僧明河《書姚序後》 讀之，青球古瑾，層出疊見，光怪陸離，直令人應接不暇，千古絕唱，自有鬼神呵護，終不可磨滅也。【略】予竊有一言，少師云，天隱之文雖未見其如長江大河浩汗無際、駭膽慄魄之勢。少師概以陳言衮衮、左衝右突而不休爲長江大河，此人所能耳。若夫天隱之爲長江大河則不然，務在格斬腐粕，不留朕迹，一用靜神，直抵極際，意之所至，空闊無前，是始爲眞駭膽慄魄，人所望洋而不能措一詞者也。況論文須論夫品，品與文如人質影並呈，不可遯以私。天隱既得法仰山欽師，則與天目高峰妙公爲同門昆弟，何筆墨間不少及之，是猶莊子不談孟子，此尤見天隱之品高出古今，則師此書自應與天地不老也。

分論

《修隆禪師塔記》 僧明河《書姚序後》：予讀《虎丘舊誌》，誌中有《修隆禪師塔記》，高安圓至筆也，嘆其文字之妙，不知至爲何人，是必有文集，恨不

得其全而觀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明河又稱，嘗讀《虎丘舊志》，見圓至《修隆禪師塔記》，嘆其文字之妙。今此記不見集中，則不知何以不補入也。自六代以來，僧能詩者多，而能古文者不三五人，圓至獨以文見，亦緇流中之卓然者。

《**送建昌黃綺秀才逾淮教授**》《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評「黑裘漸敝閱人多」：無限世情物態，在七字中。

《**寒食**》、《**西湖**》、《**送才上人**》、《**再往湖南**》、《**涂居士見訪**》《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都穆《南濠詩話》嘗稱圓至工於古文，詩尤清婉，舉其《寒食》、《西湖》、《送人》、《再往湖南》、《涂居士見訪》五詩。《送人》及《再往湖南》詩，不免凡語。餘三篇，誠楚楚有清致，蓋其詩亦有可觀。

傳記

戴表元《圓至師詩文集序》 師諱圓至，字天隱，江西高安姚氏子。父兄宗鄰，俱以進士科目起家，獨喜爲僧。江上兵事起，即去依袁州仰山雪巖欽禪師。至元中，自淮入浙，依承天覺菴眞禪師、天童月波明禪師、育王橫川鞏禪師。二十七年，復歸廬山，越四年，建昌能仁虛席，郡牧趙侯移文請居之。二年，竟棄歸廬山，卒於大德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以上皆吳僧行魁師所記。

《**吳中人物志**》**卷一二**（存目）

《**元詩紀事**》**卷三四**（存目）

紀事

方回《筠溪牧潛集序》 咸淳甲戌，年十九，出家依仰山慧朗大師欽公脫髮，有所迫而墮於浮屠歟？抑有所爲而隱於浮屠也？【略】天隱之言，以吾儒之文爲故學，以浮屠之文爲己學，其胸中融會超了之見，不惟欲合禪律論而一之，又謂佛若老與孔子之道一，豈有所不得已而立爲是言乎？至元、貞元間，住建昌能仁禪寺，其說法亦稟於欽，不兩年棄去。大德二年戊戌，卒於廬山，年四十三。不屑爲其徒之長，而其徒坌然宗之以爲師，得於天而修於己者，不偶然也。吾徒亦或宗之，不特爲其徒之師，而年之不延，修於己而不得於天者，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 《唐詩說》二十卷，【略】考都穆《南濠詩話》曰：「長洲陳湖磧沙寺有僧魁天紀者居之，與高安僧圓至友善。至嘗註周伯弼所選《唐三體詩》，魁割其資刻置寺中，方萬里特爲作序。由是三體詩盛傳人間。今吳人稱《磧沙唐詩》是也。」則其來已久矣。

著錄

方回《筠溪牧潛集序》 《天隱文集》若干卷，非特南渡後僧無之，南渡後士大夫亦未辦至此也。【略】吳門磧砂魁上人偕其友清表，將以其文梓行。

戴表元《圓至師詩文集序》 圓至師詩文一卷。

何敬釗《牧潛集題記》 丁酉自豫章旋杭，謁松生姻丈於里第，以余補授高安，出《牧潛集》示余，且戲曰，【略】慫恿付梓，許諾，因並出書數種屬付寫官梓匠，兼任校讎，乃寫竟而丈疾，鐫竟而丈沒一期矣。

姚廣孝《筠溪牧潛集序》 蘇州府磧砂寺僧嗣詵，以天隱《筠溪牧潛集》板刻不存，欲鋟梓以永其傳，來徵予序於卷端。

《**近古堂書目**》**卷下** 《筠溪牧潛集》，圓至。

《**脈望館書目**》「**張**」**字號** 《筠溪牧潛集》一本。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僧圓至《筠溪牧潛集》七卷。

僧明河《書姚序後》 又數年在皋亭，固如法友得抄寫《牧潛集》一冊于武陵書肆中，持以相示，展視則爲至本集。【略】予得之會稽祁侍御家，仍知此集國初已經翻刻。道開法友近又得殘破刻本，亦無少師此文，知是元板校對，無不同者，但多詩數首耳，恨空囊蕭瑟不能梓。公同好適海虞毛子晉社兄，入山見訪，合前所得舉畀之。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筠溪牧潛集》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牧潛集》七卷，【略】元釋圓至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釋圓至《牧潛集》七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筠溪牧潛集》七卷，元刊元印本。元高安釋圓至著。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元本筠溪牧潛集》七卷，一冊。【略】此本即子晉所刻。【略】此本題曰《筠溪牧潛集》，方序、洪跋俱在，共分七類：曰詩、曰銘、曰碑記、曰序、曰書、曰雜著、曰榜疏，每類首葉以天干字甲至庚記之，無卷數。《修隆禪師塔記》作《修虎丘塔頌序》，在丁字類中。蓋子晉所刻已多脫佚，此則大德間之原槧也。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筠溪牧潛集》一卷，次行題「高安釋圓至」。【略】其書不分卷，以類各爲起訖。詩一、銘二、碑記三、序四、書五、雜著六、榜疏七，故喬祖跋祇云一卷也。【略】元大德刊本，至明刻始分爲七卷。《四庫》本即以明刻箸錄，此則元刻祖本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牧潛集》七卷，舊鈔本，元釋圓至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牧潛集》七卷，元釋圓至撰。汲古閣刊本。　韓有元刊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又依閣鈔本。　顧鶴逸藏何義門校本。《武林往哲遺著後編》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牧潛集》七卷，元釋圓至撰。汲古閣刊。　元刊本，韓小亭藏。

又　補：清光緒二十五年丁丙刊《武林往哲遺著》本，在後編。

又　補：《筠溪牧潛集》不分卷，元釋圓至撰。元刊本。【略】全書分體編次，分詩、銘、碑記、序、書、雜著、榜疏七類。明刊則逕分爲七卷矣。日本靜嘉堂藏。

又　補：《筠溪牧潛集》七卷，元釋圓至撰。明崇禎十二年，毛氏汲古閣刊本。

《木樨軒藏書書錄》《筠溪牧潛集》七卷，〔元釋圓至撰〕，明崇禎刊本〔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高安釋圓至撰，華山釋明河訂。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筠溪牧潛集》七卷，元釋圓至撰。元大德刻本。楊紹和跋。一冊。　又：明崇禎十二年毛氏汲古閣刻本。一冊。　又：清抄本，二冊。

劉將孫

論述

綜論

吳澄《劉尚友文集序》　叙古文之統，必曰唐韓、柳二子，宋歐陽、蘇、曾、王、蘇五子也。宋遷江南百五十年，諸儒孰不欲以文自名？可追配五子者誰與？國初廬陵劉會孟氏突兀而起，一時氣焰震耀，遠邇鄉人尊之，比於歐陽。其子尚友式克嗣響。夫一家二文人，由漢迄今，僅見眉山二蘇，而尚友之嗣會孟，不忝子瞻之嗣明允。嗚呼，盛矣。然歐實宗韓，明允乃以爲「非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劉與歐同鄉，而不專守歐，予亦以爲非歐陽子之文，而劉子之文也。明允雄渾奇峭，永叔擬以荀卿，直躋之周、秦。子瞻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評者曰子瞻之文非明允之文也。若會孟之諔詭變化，而尚友浩瀚演迤，評者亦曰尚友之文非會孟之文。則知言也已。嗚呼，百世之下有深於文者，其亦然予斯論否乎？

又《和劉尚友》　挺挺詞林秀，棲棲越嶠東。幾年淹此鳳，何日見猶龍。郊時文中子，談遷太史公。萬金家寶在，昭代定遭逢。

曾聞樓《劉將孫養吾齋集原序》　先生爲須溪先生家督，天才宏澹，早從嚴侍，留古心丞相昭文館，已喧百寮，誦佳句，爲時文，輒翹然度越流輩。淵源所自，淹貫千古。故先生之於文，渾浩變化，長驅直逐，濤驚浪駭，虎躍龍騰，有傾河倒海之勢，而來者望洋不可涯涘。同時宿學知名之士，雅相推讓，必經論著，共謂此須溪氏之文也。四方慕一言以自異者，必相與謀曰：「非廬陵先生而誰歸？」閑居終日，更請交謁，未嘗經意。停筆而原理道性，數典考文，連引古今，證據經史，譬之化工，隨物賦形，各極痛快，又未有不靡然服也。夫攢

眉擁鼻，血指嘔心，披揀之而獲寸金，組織之而成碎錦，此非世所乏也。至語大製作，稽典謨而徵雅頌，耀金石而播韶鈞，卓然成一家之言，非正音大雅，無以與此。視鉤棘以爲艱深，蹇拙以爲簡古，數急以爲緊嚴，刻露以爲勁峭，施之先生，眞足汗流籍湜，僕命騷耳。而窘於步者，常疾人之速；乏於才者，每忘人之多，狹於施者，輒憚人之廣，故其得於公論爲不少矣。而私竊異論，亦或有焉，抑孰知源泉萬斛，初不擇地而出，其浩乎沛然者，誠得於天分之本自高，非徒力所能至也。方之蘇氏父子，將追坡翁以翺翔。文章固自有定價，亦惡可以無君子之論哉。西山邵公濟之論柳文，以爲文之行雖系其所載，猶有待焉。爲之紀次，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自昔然矣。聞禮之在門，辱先生愛而教之，顧無所肖似，不足紀次。

劉詵《送劉尚友赴汀洲教二首》　四海劉賓客，儒冠似昔遊。文章違捷徑，山水要清流。飛雨沾歸馬，傾城望去舟。宦程元有數，早已恨淹留。　小坡成譽癖，叔弼托門生。政爾難爲後，終然早致名。客氈須道熟，人事入閩清。珍重明朝路，無因數寄聲。

劉參《養吾齋集序》　先兄養吾先生，自少時侍先君子於古心江文忠公館中，學爲文，出語驚人，喧衆口，達朝路。及長，習程文，屢魁鄉校、占前名。老儒匠手敬服，不惟抗衡，且避其鋭，皆以「小須」稱之。先君晚年倦疏筆墨，凡酬應者悉屬之。先君棄世之後，其文益工，四方求者如先君焉。筆力豪贍，袞袞莫竭，議論援據，一出於正，而能俯仰隨時，諧俗不驚。揮毫漫興，紙盡詞窮，旁觀唶唶，脫手若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養吾齋集》三十二卷，【略】辰翁以文名於宋末，當文體冗濫之餘，欲矯以清新幽雋，故所評諸書，多標舉纖巧，而所作亦多以詰屈爲奇。然蹊逕獨開，亦遂別自成家，不可磨滅。將孫擩染家學，頗習父風，故當日有「小須」之目。吳澄爲作《集序》，謂其浩瀚演迤，自成爲尚友之文，如蘇洵之有蘇軾，曾以立《序》則謂淵源所自，淹貫古今。觀其《感遇》諸作，皆效陳子昂、張九齡，雖音節不同，而寄托深遠，時有名理；近體亦多佳句。序說、碑誌諸文，雖傷於繁富，字句亦間涉鉤棘，然序事婉曲，善言情款，具有其父之所短，亦未嘗不具有其父之所長。又宋、元之際，故老遺民如胡求魚、聶濟之問學，趙文、劉岳申之文章，郭汝介、涂世俊之孝行，多不見於他書，獨是集能具其顚末，亦頗賴以傳。至所云「歐、蘇起而常變極於化，伊、洛興而講貫達於粹，然尚文者不能暢於理，尚理者不能推之文」，其言深中宋人之弊。又云：「時文之精，即古文之理。韓、柳、歐、蘇皆以時文擅名，其後爲古文，如取之固有，皇甫湜、樊紹述、尹洙、穆修諸家，寧無奇字妙句、幽情苦思，所謂不得與韓、歐并，時文有不及焉故也。」其言尤足以砭高語奇古而不能文從字順之病。雖所作不盡踐其言，要不能不謂之通論也。

分論

《憶舊游》（正落花時節）　況周儀《養吾齋詩餘跋》：檢元鳳林書院《草堂詩餘》有劉尚友《憶舊游》論字韵云「正落花時節」，【略】此闋《大典》本《養吾齋詩餘》未載。

《摸魚兒》（又匆匆一番元夕）　況周儀《養吾齋詩餘跋》：劉尚友詩餘有《摸魚兒》己卯元夕、甲申客路聞鵑各一闋。己卯，宋帝昺祥興二年，是年宋亡。甲申，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五年。尚友兩詞，并情文慨慷，骨榦近蒼。

《摸魚兒》（雨蕭蕭春寒欲暮）　況周儀《養吾齋詩餘跋》：聞鵑闋有「少日」、「曾聽」、「搖落壯心」之句，蓋雖須溪之子，而身丁國變，已屆中年。抗志自高，得力庭訓。

《踏莎行》（水際輕烟）　況周儀《養吾齋詩餘跋》：詩餘二十一闋，無隻字涉宦迹。如《踏莎行・閑游》云：「血染紅箋，淚題錦句。西湖豈憶相思苦。只應幽夢解重來，夢中不識從何去。」

《八聲甘州》（又江南三月更明朝）　況周儀《養吾齋詩餘跋》：《八聲甘州・送春》云：「春還是、多情多恨，便不教，綠滿洛陽宮。只消得、無情風雨，斷送匆匆。」樊榭所謂凄惻傷感，不忘故國，旨在斯乎。

傳記

《元詩選》三集甲集　將孫字尚友，別號養吾，辰翁子。少質魯，長而穎悟過人，爲文較辰翁愈奇崛。皇慶癸丑，薦授光澤（一作將樂）主簿。草廬先生吳

澄題其集曰：「國初廬陵劉會孟氏突兀而起，一時氣焰，震耀遠邇，鄉人尊之。其子尚友式克嗣響，會孟諔詭變化，而尚友浩瀚演迤。論者以爲尚友之嗣會孟，不忝子瞻之嗣明允也。」

《元史類編》卷三六（存目）

著錄

吳澄《劉尚友文集序》 尚友之門人曾聞禮編輯其文，曰附於韓門李漢。予與尚友善，素喜其文辭，又嘉劉門之有南紀也，是以序其卷首云。

曾聞禮《劉將孫養吾齋集原序》 惟是先生之文，其不容泯者，在人心公論，四方後來願見者衆，乃編稿爲集，凡四十卷，爰鋟諸梓，以俟君子。其散落人間者，將廣輯而續刊之。不揆僭妄，誠知無所逃罪。抑編次之歲月，不可以不之志焉，而非私言也。先生，須溪劉氏，諱將孫，字尚友，學者稱養吾先生云。

劉參《養吾齋集序》 俯仰隨時，諧俗不驚，揮毫漫興，紙盡詞窮，旁觀者嘖嘖，脫手若忘，故所著述雖多，而存稿亦少。其壻曾以立慨然於樂天寫本傳兩家子孫珍藏之語，遂編校刻而傳之。以立親炙先兄既久，才學日近，詩文字法皆已逼眞，故於斯文不啻兩手分也。今其所編者多所意授，而非效李漢輩徼名者也。刻梓已成，區區因得附名不朽，并述其編次之意如此。若夫先兄之文在人心公論，非予淺陋者所能贊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養吾齋集》三十二卷，【略】元劉將孫撰。【略】據曾以立序，原集本四十卷，而自明以來罕見藏弆，惟周南瑞《天下同文集》首有將孫序一篇，中錄其文一篇；顧嗣立《元詩選》僅載其詩一首，蓋亡佚久矣。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輯爲三十二卷，以備文章之一格，亦歐陽修偶思螺蛤之意爾。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劉將孫《養吾齋集》三十二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養吾齋集》三十二卷，元劉將孫撰。抄本。 補：《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養吾齋集》三十二卷，元劉將孫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五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養吾齋集》三十二卷，十二冊。元劉將孫撰。清道光間長洲顧氏藝海樓藍格鈔本。

況周儀《養吾齋詩餘跋》 彊村所刻詞成，就余商定編目。余謂《養吾齋詩餘》宜纏屬須溪詞後，不當下儕元人。因略抒己意爲之跋，冀不拂昔賢之意云爾。 又：宋劉尚友《養吾齋詩餘》一卷。彊村朱先生依《大典》《養吾齋集》本鍥行，凡二十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金元明人詞十七種》：《養吾齋詩餘》一卷，元劉將孫撰。

馮子振

論述

綜論

宋无《上馮集賢》 忠言如海膽如山，趣入金門虎豹間。玉笋曉班聯鷺序，紫檀春殿對龍顏。氣凌百辟星辰動，賦就三都造化間。豈向長沙淹賈傅，淳風會見筆追還。

楊維楨《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鳴者，【略】豪爽則有如馮海粟。【略】體裁各異，而宮商相宣，皆可被於弦竹者也。

又《沈氏今樂府序》 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略】馮、貫、馬、白，皆一代詞伯，皆不能不游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

張雨《海粟松雪酸齋雜言一卷戲題于左》 長沙老筆混狂瀾，刮耳鷗波點素紈。翰墨風流作三笑，最憐白苧一生寒。

凌雲翰《和梅詩序》　余幼時聞先輩言海粟馮子振作文最爲汗漫，一日袖詠梅長句凡百首謁中峰本公，尋和之，馮大驚異。及詳觀二作，則知馮以正勝，本以奇勝，皆非末學所能至也。吳興林子山者亦嘗和，則奇正迭出，要不在二作下，欲追和未暇也。

宋濂《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于時，當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眞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貨購之。或刻之金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爲人之寶愛可知矣。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馮海粟如苻堅總師，以多而敗。

張習《雁門集跋》　元詩之盛，唱自元遺山，而趙子昂、袁伯長輩附和之，繼而虞、楊、范、揭者出，號爲大家。間有奇才天授，開闔變怪，莫可測度，以駭人之視聽，厥初則貫雲石、馮子振、陳剛中，後則楊廉夫，而薩天錫亦其人也。

《太平清話》卷三　元士大夫以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盧疏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蘊籍則有貫酸齋、馬昂夫。

《莊岳委談》卷下　滕玉霄、元好問、薩天錫、趙子昂、馮海粟、盧疏齋、姚牧庵輩皆文，差及詞耳。

夏洪基《梅花百詠題識》　今其詩裁冰鏤雪，摹繪入神，而逸韻藻思，實堪伯仲，于肅愍詩所稱「海粟俊才應絕世，中峰道韻不嬰塵」者豈虛語哉。和靖句不獨專美於前矣。【略】元翰林馮海粟作《梅花百詠》，以索中峰禪師和章，師談笑間不踰日而盡答之，二公眞梅花知己也。【略】又有《韋德珪集》，雖亦百首，然八九皆中峰作，而履靖所和百首則扯曳枯淡，不堪與二公滌硯矣，茲悉棄去，止取二帙讎校，而彙集之爲《梅花譜韻》焉，但《中峰集》獨闕《東閣》一題，而韋集有之，則偶逸於此而適存於彼，信珠璣咳唾，不容遺棄人間也。爰爲補入，以成全璧，仍俟攷訂云。予所見二公詩各有別本，《中峰集》特字句偶異，而海粟則有全首俱非者。今細爲研證，蓋出於不解事者之妄改耳。如《矮梅詩》云「大材未必難爲用，禹殿雲深鎖棟梁」，蓋大禹廟中有梅梁，馮正用此，乃改云「鎖杏梁」，豈以相如《長門賦》有飾文杏以爲梁句耶？與此何涉耶？《庾嶺梅詩》云「枝南枝北元同榦，何事東風亦有偏」，蓋庾嶺梅南枝已落，北枝方開，有寒暖之異，故摭遺梅花詩「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正此意，乃改云「幾陣東風玉蕊妍」，何以與「元同榦」相照耶？《江梅詩》云「自憐不入《離騷》譜，待把芳心弔楚魂」，蓋《離騷》備言蘭蕙蓉菊等花，而不及梅，故云然，乃改云「不入繁華境」，何以與「弔楚魂」相照耶？《遠梅詩》云「何日移栽近茆屋，繁華亂插向晴空」，蓋用杜詩「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華向晴昊」，乃改云「芳枝清馥散晴空」，何耶？《廨舍梅詩》云「卻月凌風迹已陳，水曹詩句尚清新」，蓋「枝橫卻月觀，花遠凌風臺」，正何遜本詩也，乃改云「向日迎風遶檻陳」，則「陳」字當作何解耶？且何以與「尚清新」相照耶？夫此數詩者，用事典確，曉然可據，而率意妄改，殊堪捧腹，其他字句之拙贅者更不可枚舉。本與履靖和詩同刻，疑即履靖所改，今觀其《和東閣梅詩》云「何遜當年愛藝梅，日登東閣手擎杯」，夫「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杜甫因裴迪寄詩而及遜，非遜事也。又觀其《補隴頭梅》云「逝水滔滔不復西，隴頭驛使路無稽」，夫「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此陸凱寄梅贈范曄詩也，時凱居江南，曄居長安，則梅寄隴頭人，非隴頭有梅也。今錯誤若此，豈非不解事者乎？則履靖之詩可知矣，馮詩之爲履靖所改抑又可知矣。予惟從元本稍參校之，而附記之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梅花百詠》一卷，【略】《宋史・藝文志》載李祺《梅花百詠》一卷，久佚弗傳。又端平中，有張道洽者，作梅花詩三百餘首，今惟《瀛奎律髓》僅存數首。子振才思奔放，一題衍至百篇，往往能出奇制勝。而明本所和，亦頗琱鏤盡致，足以壁壘相當。

《恬致堂詩話》卷二　元馮海粟作《梅花》百絕，調卑意庸，未足稱奇。幻住老衲遽作長律一韵百首以敵之，往往有意外之句，其於風雅雖非本色，然光怪超忽，譬韎鞨帝青，實世間異寶也。

蔡琳《讀元人詩》一七　香雪霏霏琢句工，詩才海粟氣如虹。樓臺金碧開圖畫，人在蓬萊第一宮。

分　論

《塔燈》　《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馮子振《塔燈》。【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登金山》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海粟詩粗豪，此首雄壯與題稱。「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說得太仄小矣。「江流」一聯，氣魄較大。《歷代

詩評注讀本》：馮子振《登金山》，【略】讀此一過，金山勝景，如在目中。

《**鷓鴣曲**》（**嵯峨峰頂移家住**） 鄧子晉《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序》：是編首採海粟所和白仁甫《黑漆弩》爲之始，蓋嘉其字按四聲，字字不苟，辭壯而麗，不淫不傷。澹齋刪存之意，亦知樂府之所本與。

《**題玉環病齒圖**》 《輟耕錄》卷五：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略】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爲人君而荒於色，爲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歷代詩話》卷六五：宋子虛《題玉環病齒圖》云：「一點春寒入瓠犀，海棠花下獨顰眉。內廚幾日無宣喚，不向君王索荔枝。」風刺隱約，正以婉勝。如馮海粟題云，【略】則又以快勝矣。余後觀薩天錫題云：「一點春酸入瓠犀，雪色鮫綃濕香唾。」又云：「君不聞，華清宮，一齒作楚藏禍根。又不聞，馬嵬坡，一身濺血未足多。漁陽一日鼙鼓動，始覺開元天下痛。」似合子虛、海粟之語，隱括成文，然其較本色加劣矣。

傳記

《**新元史**》**卷二三七《陳孚傳》附** 馮子振，其豪俊與孚略同，孚自以爲不及。子振嘗爲詩諛桑哥，及桑哥敗，子振又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孚發其奸狀，帝不問。子振爲文，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然不盡合於法度，人亦以此少之。

紀事

《**青樓集**》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紫山宣慰嘗以《沈醉東風》曲贈云，【略】馮海粟侍御亦贈以《鷓鴣天》云「凭倚東風遠映樓」，【略】蓋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鉤寓意。

《**霏雪錄**》**卷下** 集賢馮海粟博學強記，一日過宋子虛，子虛出其稿視之，馮疾讀默識，遇佳句輒朗誦，終卷而止。明日爲子虛序之，一揮千餘言，昨所讀者輒表而出之，次第不差。海粟平日豪儁，亦可概見矣。

《**投壺隨筆**》 元世祖時，馮子振嘗爲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國史院編修官陳孚發其奸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爲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吁，子振反覆小人，固不足道也，帝所以諱子振之罪者，正所以諱己用桑哥之失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子振字海粟，攸州人，官承事郎，集賢待制。明本姓孫氏，號中峰，錢塘人，居吳山聖水寺，工於吟詠，與趙孟頫友善。子振方以文章名一世，意頗輕之。偶孟頫偕明本訪子振，子振出示《梅花百韵詩》，明本一覽，走筆和成，復出所作《九字梅花歌》以示子振，遂與定交。

《**歷代詞話**》**卷九** 馮海粟每臨文，必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酒酣，伸紙疾書，隨數多寡，頃刻而盡。嘗賦《踏莎行》詞以贈妓女珠簾繡。 又：天目中峰禪師，與趙文敏爲方外交，同院馮海粟學士甚輕之。一日，松雪強中峰同訪海粟，海粟出所賦《梅花百絕句》示之，中峰一覽畢，走筆成七言律詩如馮之數，海粟神氣頓攝。

《**詞苑萃編**》**卷一五** 馮海粟亦有《鷓鴣天》云「十二闌干映遠眸」，【略】皆詠珠簾以寓意也，由是聲價益騰。

《**本事詞**》**卷下** 名妓珠簾秀者，姓朱氏，以色藝著。胡紫山宣慰甚眷之，嘗爲賦《沈醉東風》，【略】此元人小令也。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十二闌干映遠眸，醉香空斷楚天秋」，【略】二詞皆以珠簾寓意云。

著錄

《**百川書志**》**卷一九** 《馮海粟梅花百詠》一卷，元人。自立百題，各詠七言一絕，嘗爲翰林學士。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馮子振《梅花百詠》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梅花百詠》一卷，【略】元馮子振與釋明本倡和詩也。【略】是編所載七言絕句一百首，即當時所立和者是也。後又附「春」字韻七律一百首，則僅有明本和章，而子振原倡已不可復見矣。【略】今

明本所著《中峰廣錄》，雖有傳本，而祇有偈頌數十首，不載此詩。而子振著作，則惟《元文類》諸書略見一二，全集久佚無存。此集雖游戲之作，而半爪一鱗，猶可以窺見崖略。其詩別本互有同異，《東閣梅》一首，中峰和章原闕，而別見於《韋德珪集》，國朝夏洪基爲之訂正校刊，頗有依據，今亦並仍之焉。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三　《梅花百詠》一卷，乾隆刊本。何夢華舊藏。元馮子振倡詠，釋明本和詠。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五　《梅花百詠》一卷，舊抄本。元馮子振倡詠，釋明本和詠。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梅花百詠》一卷，附中峰《梅花百詠》一卷，明鈔本。元馮子振倡詠，釋明本和詠。【略】附《中峰再和春字韻》七律百篇，海粟原倡已不可考矣。此本爲雲居僧房所刊，乾隆中進之，四庫館臣據以鉤抹，鈔入《全書》，故有翰林院印，不知何時退出也。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元本《梅花百詠》一卷，一冊。　又：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梅花百詠》乃馮子振、釋明本倡和之作，德珪詩則傳世絕少，亦僅見之書矣。《犂經室外集》所載鈔本，即從此影摹者也。咸豐辛亥有估人持此本與宋刻《梅花喜神譜》來袁江求售，余極思並購之，而《喜神譜》忽爲他人攜去，至今猶縈之夢想云。

《藏園增訂補部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梅花百詠》一卷，元馮子振、釋明本唱和詩。夏洪基校刊。

《文淵閣書目》卷九　馮子振《受命寶賦》一部一冊，完全。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馮子振《受命寶賦》一卷。

藝　文

張雨《寄馮海粟待制附天目僧過廣陵》　天目峰頭一鶴回，白雲持贈當寒梅。瓊花觀裡開包處，寄得玄砂白紙來。　三都一序爭傳賦，借重西州皇士安。慚愧山圖經品藻，苦心留得後人看。　昨日淮南召八公，揚州擬看醉圍紅。賺人鷄犬雲中去，策轉江頭控鶴童。

釋明本《次韻酬馮海粟待制》　無言童子拂香臺，報道長沙學士來。爛煮橘皮砂罐冷，幾年生意喜潛回。

朱德潤《送馮海粟待制入京》　人生百年間，會面能幾何。昔年送公去，冰雪滿長河。今年送公去，堤柳青婆娑。春塘漾輕舸，曉日生微波。桑櫓數聲動，遊子行不歌。夢隨征帆去，思逐春流多。落花粘空樽，錯落金叵羅。聚散未足道，且使朱顏駝。　大鵬舉千里，四海爲盤渦。六翮振天表，天門高嵯峨。安得上天去，爲公駐羲和。請照孤心丹，朱管雙鬢皤。衆子不解此，徒以測海蠡。我想古先哲，言論耿不磨。物論自紛雜，天理終無他。何當附長楫，相與扣絃歌。

高啟《元集賢院待制馮海粟公自號瀛洲客嘗被斥遊金陵鳳凰臺作詩弔李謫仙好事者為作鳳凰臺遊圖近有詩示求題賦此塞之》　謫仙昔作供奉臣，詩語不合妃子嗔。鸞坡無地容侍直，錦袍來醉金陵春。金陵臺高鳳凰去，西望長安竟何處？江聲空打石城潮，山色猶橫歷陽樹。騎鯨一去五百秋，花草滿逕埋春愁。瀛洲老客綠玉杖，笑領賓客還來遊。才氣風流頗同調，曾入金門待明詔。當年流落不自悲，卻問前人欲相弔。可憐二子遭清時，放逐江海空題詩。賴有高名足難朽，何用粉墨他年垂。夕陽欄檻登臨後，誰復來遊酹杯酒。屐痕寂寞隱蒼苔，棲烏啼滿臺前柳。

鄧文原

論　述

綜　論

戴表元《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祗役於京師。於時，甘泉近臣，乘絁而致詞；瀛洲仙官，揚鑣而先途。友朋星羅，從徒

蟻奔。扳末光、附餘聲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修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縕袍，筆硯爾汝，顧單力不可與饑凍抗，則日與其徒歌吟古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嚴永夜，聲出風雨，赤日流汗，而挾書不知，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爲耶？當是時，有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孚，高卧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雁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偶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有俱不飲者。不飲者則過矣，強飲水者以茗，有不能如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沉湎醉極而亂。習熟之久，蓋有初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榮途方開，紛華嗜欲可以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沉湎斗石而亂也哉。古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爲言，考也，成也。他日善之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也，將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

陸文圭《謝鄧善之僉事取中鄉試第二名啟》 伏惟某官岷峨之英，鍾呂之器，自膠庠而發軔，即藝苑之飛聲。抉雲漢，分天章，衣被昌黎之文彩；上會稽，探禹穴，網羅太史之舊聞。進而儀表於禁途，出則澄清於列部。風猷久著，品藻尤精。

劉詵《與鄧善之》 明公以昭代之才，久處嚴近，議論高朝廷，聲名滿天下，班行之間，殆鮮其比。中間假節南來，首以文行重儒風，復以憲綱範俗弊，其所素蓄，當益以展布。竊以士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而道之所寓也，惟文章足以飾皇猷，惟政事足以振世運。方今之官爵，雖皆可行志，而惟館閣可以不負其文章，惟風憲可以必達其政事。明公之文章則居館閣，政事則位風憲矣。他有美官，復何足道？此外，則尚未爲宰相耳。蘇明允有言：「天下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而求一言之幾於道則不可得。」明公先有其不可得者，宰相直外物，非明公所難也。

任士林《送鄧善之修撰序》 友人鄧善之歸自詞垣，與余劇談西湖之上，觀其渾厚以和，沉潛以潤，如清球在縣，明珠在乘，信涵養之深而持守之純也。嗚呼，質乎文乎，若循環乎。盛古之風，躬行之治，歷數千百年而後振乎，則夫操製作之柄者得不有思乎。宜非枯槁之士果所窺也。八代之衰，退之起之；五代之陋，永叔弛之。百川東障，狂瀾靡之。故其爲力也爲甚難，今時則易然也，善之勉乎哉。天風萬里，將還玉堂之署，幸爲我謝諸君。江海之迹倦矣，得無戀戀盛時乎。

吳澄《送鄧善之提舉江浙儒學詩序》 往年初識吳興趙子昂，亶亶說蜀人鄧善之爲畏友。子昂標致自高，平視一世，其所稱許，必有以大愜其心而然。越十有六年，善之與余俱被當路薦爲翰林、國史之屬，始克會于京師，益信子昂之與爲不苟。【略】其辭章炳炳琅琅，追典誥命制之作，得頌雅風騷之遺，見推于同輩，傳誦于人，人知與不知，莫不膾炙其文，金石其行，爲儒者一洗見輕之耻，善之有力焉。雖善之所可重，豈直無用之用而已？而未嘗以有用之用用也。

又《鄧公神道碑》 善之丰姿溫粹，儀矩端嚴，其教於家塾、鄉庠、國監也，從學者皆有長益。詩文淳雅，瑩潔如玉。字法遒媚，與趙承旨伯仲。趙既逝，欲求善書人，舍是殆無可應詔。持憲兩道，洊伸民冤，至今有遺愛。詞苑代言，史館修書，悉合體製，在儒臣中聲實相副者也。【略】銘曰：岷峨鉅儒，前有相如、王、楊、三蘇。宋遷南裔，若李若魏，卓爾拔萃。緊吾善之，蜀產之遺，際今明時。藝精點染，文焰爍晓，輝映琬琰。帝制皇墳，撰述討論，身沒言存。澄清攬轡，伸枉出滯，驅蝮殄猘。提誨諄諄，承學彬彬，具稱聞人。中朝望疎，宸極優寵，急退何勇。天祐耆賢，未應奪年，曷爲其然。刻詩墓隧，昭示來世，知者墮淚。

趙孟頫《陳子振詩序》 予友鄧善之、張仲實、陳無逸，皆英爽之士，其言語文字，足以雄一時，予愛之重之。

虞集《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伏蒙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

袁桷《賀鄧善之應奉》 茲審講徹皋比，班登龍尾。早居三字，極鉛槧之光榮；爰作一經，萃縹緗之芳潤。朝端色動，江左文明。切以詞章之體，與政相通，禮樂之宜，隨時斯舉。誠少近古，于以酌今。釋訓聱牙，固難返殷周之盛；委心綺靡，殆有鄰齊梁之風。山東之詔令溫然，河西之璽書炳在。往者諸賢不競，故先云亡，掇拾成言，編聯謄語。形模近巧，難逃脫塹之譏；刻畫傷和，殊

近鏤冰之累。徒畫虎以類狗，強令鶩而隨雞。事非偶然，時使之爾。念欲復還其正氣，抑嘗深探於陳編。然而木人石腸，難以語經綸之事；河目海口，要當歸黼黻之才。請誦所聞，無出其右。伏惟某官清言古瑟，雅製方壺。冶百鍊之金而成雲雷之奇，合八珍之味以調薑桂之美。當下帷之多暇，每傾蓋而劇談。意得忘筌，神閑舐筆。船容萬斛，果自致於水中；芝產九莖，宜載歌於殿內。夙嘗相勉，今匪共諛。桷倚馬才疏，屠龍技謬。《歸來》之詞莫擬，《遂初》之賦或尋。話茅舍於玉堂，當廑遠想；謹蔗漿於金盌，冀保天和。傾向之忱，敷陳莫既。

又《賀鄧善之修撰》 伏審儒林著望，詞苑領賢。超近署之清班，贊中朝之元化。光膺異數，允際重熙。敢緣肺腑之私，庸寫胸臆之蘊。切以王言之制始分于唐，人文之精特盛於宋。故便於宣讀者必資諧叶，而直以訓告者當務簡嚴。作者數公，流爲末派。學疏而才勝，每師浩汗而失於麤疏；記贍而思遲，必慕敷腴而拙於裁剪。兔鶴不續，蕭蘭莫分。蓋洗金以鹽，當研物理；而攻玉必石，有假朋從。歷年滋多，此道不競。藏名淵默，莫窮龍虎之變騰；處友善柔，徒欣牛馬之奔走。望風隨其臧否，疾才摭其短長。有符東晉之清談，自謂西都之舊作。昔君實不爲四六語，未嘗失朝廷之尊；而溫伯輒草廿二麻，豈害爲錢穀之吏？必此爲士，其何敢言？然作新斯文，是在吾黨。復古之道，誠惟今茲。起八代之衰，昌黎固專其事；振五季之弊，師魯亦預有功。樂在群居，道無孤立。伏惟修撰學士豐姿凝湛，雅量韜深。大音希聲，儼一獻九奏之意；玄酒不和，成百拜三行之儀。中和養其本根，英華發於情性。譬若夜光明月，衆咸以爲寶珍；方之威鳳祥麟，人莫窺其形狀。陳太丘之容衆，王茂弘之盡懽。以爲黼黻帝猷，曷取竟寧之事；丹青神化，獨追正始之音。桷幼讓門功，早親庭誥。探諸老之源委，不知者謂得異書；道前賢之心期，無聞者猶譏曲說。懼廢三槐之緒，聊希五柳之恬。爲可汰之技官，守不求之樸論。要斬傳後，寧望敘遷？欣覩除書，缺修賀記。幸燈火平生之舊，道江湖相忘之言。人皆曰賢，亦既遂彈冠之願；老而能學，當益思炳燭之勤。敢效頌規，斯爲處與。

又《送鄧善之應聘序》 往歲余與巴西鄧君道所以嘗以爲今世無是決矣。吾徒當力學爲己，閉門息心，耕六籍之圃，漑根以茂實，若古逸民高士，退靜自樂，其於道也無害。方是時，君家錢塘囂塵五達之衝，意寂而體舒，無造門囁嚅之勞。下帷授書，衿佩森立，公卿貴人皆傾下愛慕，獨君無少矜喜，而去來朋徒，各盡恩意以相周奉，其有不可強，猶謙挹慰藉。人咸以爲其未遇也，已異夫褊心者之倫，則其遇當不止若是。今年春，承徵將如京師，告余以行，余固喜夫人之所期者有驗，而其行也復將有說焉。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誣之流也；相時而行、守身於不辱，謹德避難，貞白而無愧，斯近之矣。方今食太官、衣御府亡慮數百，擬之漢世爲盛。吾意秉義懷仁之徒，道不相類，若貢禹之經明行絜，區區車馬之對，亦若無可取者。苟不以是進，則其氣昌而愈完，行周而無躓於得喪，益無病矣。夫處順者逆言莫能入，嗜味者臘毒無終悔。予與君疇昔相好，無所隱，思所贈之誼，而密以告焉。

黃溍《鄧公神道碑》 公早慧，稍長，能自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似相宋理宗，門戶輝赫，公未始挾以自矜，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家，視華靡豪縱事漠如也。公非姿凝粹，氣貌純明，內嚴而外恕，議論若不可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服。平居善處窮約，奉己常薄，待人常厚。【略】所至僦屋以居，四壁蕭然，晚乃捐俸貲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疾去亟矣。公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柢，爲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朝廷，施于訓誥者溫潤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略】工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略】銘曰：井絡之靈，實鍾後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山澤。翔而後集，靡徐靡亟。負其所韞，時而出之。學爲儒宗，政爲吏師。其學斯何，蜚英文苑。如雍皇猷，裁成帝典。弘敷教道，模範國人。談經氈廈，堯舜吾君。其政斯何，肅將使指。扶善遏惡，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振。軺車所至，獄無冤民。聖門四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匪有二致。國之老成，天子所毗。公不爲起，乘化而歸。門生奉詔，薦此樂石。庶無媿辭，過者必式。

《書史會要》卷七 非姿凝粹，內嚴外恕，爲文精深典雅，詩簡古而麗正，行草書早法二王，後法李北海。虞文靖云：「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黃文獻奉敕撰公《神道碑》云：「工於筆札，與趙魏公齊名。」

道衍《跋鄧文肅公臨急就章》 此卷巴西鄧文肅公所臨。公在元時，獨以文章名世，而又以能書名，世號稱三大家，公與焉。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律可摘者，【略】鄧文原：「平生修月斧，萬里御風翰。」鮮于樞：「鳥飛青嶂裏，人語翠微中。」【略】皆句格閎整，在大曆、元和間，第殊不多得也。 又：鄧文原：「客舍張燈浮大白，禁鐘和漏隔華清。」

【略】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宋元學案》卷八二　先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

《書法正傳》卷八　鄧文原字善之，巴西人。工正行，行草書與趙魏公齊名。

《元詩選》二集丙集　義烏黃溍曰：公爲文精深典雅，溫潤而有體，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句章任士林曰：善之渾厚以和，沈潛以潤，如清球在懸，明珠在乘。當大德、延祐之世，承平日久，善之與袁伯長、貢仲章輩，振興文敎，四海之士望風景附。王士熙、馮思溫名位爲最顯，亦皆出善之之門。文章之柄，悉歸焉。其盛事可想見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巴西文集》一卷，【略】文原學有本原，所作皆溫醇典雅，當大德、延祐之世，獨以詞林耆舊主持風氣，袁桷、貢奎左右之，操觚之士響附景從。元之文章於是時爲極盛，文原實有獨導之功。

《石洲詩話》卷五　鄧善之際元之盛，一時如范德機、高彥敬、趙子昂、鮮于伯機輩，皆相與往來，其詩亦名重一時，而今觀之，殊多膚率。　又：善之集中題畫詩極多，想一時所接，皆勝流鑒藏家也，而其詩皆不足觀。

《新元史》卷二〇六　爲文精深典雅，施於誥命者，尤溫潤有體。

《蒙兀兒史記》卷一二〇　文原非姿溫粹，儀矩端嚴，詩文淳雅，瑩潔如玉，書法遒媚，伯仲趙孟頫。崇仁吳澄，當代大儒，與之同官友善，稱其詞苑代言，史館脩書，悉合體要，在儒臣中聲實相副云。

分　論

《劉松年春山仙隱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雲巒二句）眼前景如此老健，人不能到。

《送人游天台》　《歷代詩發》卷三二：羨人能游，而自睚嘆己之不歸，詩有別愁。

《南山》　《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鄧善之《南山》。【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傳　記

《元史》卷一七二《鄧文原傳》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大德二年，調崇德州教授。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九年，陞修撰，謁告還江南。至大元年，復爲修撰，預修《成宗實錄》。三年，授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元年，召爲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於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浙，慮士守舊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于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略】六年，移江東道。【略】至治二年，召爲集賢直學士，地震，詔議弭災之道。文原請決滯囚，置倉廩河北，儲羨粟以賑饑；復申前議，請罷榷茶轉運司，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江浙省臣趙簡請開經筵。泰定元年，文原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二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四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卒，年七十一。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賞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有《文集》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藏于家。【略】至順五年，制贈文原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謚文肅。

吳澄《鄧公神道碑》（存目）

黃溍《鄧公神道碑》（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五　（存目）

紀　事

吳澄《送鄧善之提舉江浙儒學詩序并詩》　往年初識吳興趙子昂，亹亹說蜀人鄧善之爲畏友。【略】越十有六年，善之與余俱被當路薦爲翰林、國史之屬，始克會于京師，益信子昂之與爲不苟。予不及試而去，善之善於其職，

再轉爲修撰。【略】爲儒者一洗見輕之耻，善之有力焉。【略】掌文翰垂十年，出領江浙等處儒學事，留於朝者，咸惜其去，而善之怡然無不可於意矣。苟未至于達，可行之天下，而守一官，效一職，顧何往而不可。而戀內者，或以補外爲戚，羨外者，或以留中爲苦。二者各有所爲以圖便其私，而儒者不如是。儒者不如是，況儒而如吾善之而肯如是乎？夫無所不可者，儒者之心也；惜其不留者，朋友之情也。情發於聲，於是各有聲詩，以「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爲韻，蓋其情猶子美之於太白云爾。夫李、杜文章才氣，格力相抵，相視如左右手，離別眷眷之情，又豈常人之所可同？宜乎詠歌嗟嘆之不能已也。詩若干首，臨川吳澄爲之序，而系之以詩，詩曰：「所謂溫如玉，如今見此人。形神兩素淡，文行一清淳。禁著聲華重，東南教事新。朋知相繼出，吾亦欲垂綸。」

黃溍《鄧公神道碑》 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取漕薦。暨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爲聖賢之學，行益修，業益茂，開門授徒，戶屨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琰、高文簡公克恭知公尤深。

《解酲語》 泰定間，中夜忽召集賢直學士鄧文原，倉卒不備手詔，就以帝所佩玉從容召之。至曉，着二朱衣送出，人以爲榮。

著錄

吳澄《鄧公神道碑》 有《文集》、《內制稿》、《讀易類編》，俱存。

黃溍《鄧公神道碑》 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素履齋稿》若干卷，行於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鄧文原《巴西集》，又《內制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巴西文集》一卷，【略】元鄧文原撰。【略】所著有《內制集》、《素履齋稿》，今并未見傳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編。僅錄其碑誌、記序等文七十餘篇，即顧嗣立《元詩選》中所錄諸詩亦無一首。蓋出後人摘選，非其完帙。然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僅列二集之名，而無其卷數，蓋亦未見。近時藏書家所有，皆與此本相同，則其全集之存否蓋未可知，或好事者蒐採遺篇以補亡佚，亦未可知。然吉光片羽，雖少彌珍，固當以幸存寶之，不當以不完廢之矣。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鄧文原《內制集》，又《素履齋集》，又《巴西集》。今存一卷。

錢大昕《抄本巴西鄧先生文集識》 予從吳門朱文游借得《巴西集》，乃明人抄本，汲古閣所藏。予募人抄其副，略校一過。舊抄潦草多訛字，爲「餘」作「余」，「釋」作「什」之類，予所顧寫手字拙而不讀書，儲之篋中，姑備一家，未可謂善本也。巴西所著，曰《內制集》、曰《素履齋稿》，今皆不可得見。此本殆後人蒐羅綴輯成之，故無卷次，然藏書而著於錄者亦罕矣。

孫中溶《清錢氏抄本巴西鄧先生文集題識》 嘉慶甲子九月廿日，外舅孱守翁以此書見贈。

黃丕烈《跋清錢氏抄本巴西鄧先生文集》 嘉慶乙丑六月，從嘉定瞿木夫借得伊外舅錢辛楣先生所抄朱文游家藏毛汲古藏明人鈔本，手校一過，行款大略相同，訛舛亦復不少。辛楣校正外，尚有此書于彼者，余爲校于上方。而錢本一二佳處，即錄于此書。【略】得此二本參之，略可讀矣。中脫一葉，復賴錢本足之。

翁心存《清鈔本巴西鄧先生文集跋》 咸豐庚申得東武劉氏此本，譌脫幾不可讀。其明年，復得南昌彭氏舊鈔本，亦譌脫不少。兒子同龢取兩本互勘，誤者正之，闕者補之，較舊差善。而舛落處尚多，安得有善本從而是正耶？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巴西鄧先生文集》一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元鄧文原撰。 又：詩有《素履齋集》，顧嗣立彙刻《元詩選》中文則未見雕本。

又卷三九 《元人小集》十二卷，舊鈔本。不著編輯姓名，中錄【略】文原善之《巴西詩集》一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巴西鄧先生文集》一卷，舊鈔本。元鄧文原撰。此弘治以前鈔本，朱性父藏書，後歸邑中毛氏、泰興季氏。 又：《素履齋稿》一卷，鈔本。舊傳《巴西集》有文無詩，此出知不足齋鮑氏，采輯題畫詩爲多。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巴西鄧先生文集》一卷，舊鈔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巴西鄧先生文集》五卷，舊抄本。鄧文原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巴西文集》一卷，元鄧文原撰。張金吾有明初刊本。補：清鮑廷博知不足齋寫本，【略】鮑廷博校。鈐「知不足齋鈔傳秘冊」等印。余代友人董康收得。清寫本，余藏，余據朱君文鈞藏清寫本校。補：《巴西鄧先生文集》不分卷，元鄧文原撰。清寫本，【略】有李禮南跋，言「原集罕傳，此本僅雜綴十餘首，未盡所長」云云。則非全本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巴西鄧先生文集》一卷，元鄧文原撰，明抄本。楊循吉跋。一冊。又：《素履齋稿》二卷，元鄧文原撰，清鮑廷博、鮑正言輯，稿本，鮑廷博、鮑正言校。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巴西文集》不分卷，四冊。元鄧文原撰。烏絲闌舊鈔本。

藝文

戴表元《和鄧善之秋興二首》　鬢髮日夜老，神仙那可求。揚雄識字苦，玄晏著書愁。碧酒紅蓮夜，朱弦白雁秋。論心得少暇，同上最高樓。　鶴化城猶在，龍移井未枯。百年吾道半，六合此身孤。西嶺栽花屋，東風賣酒壚。徉狂覓耆舊，處處土音殊。

又《送旨上人西湖并寄鄧善之》　聞說西湖也自憐，君遊更傍早春天。六橋水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舊壁草生尋舊刻，新巖茶熟試新泉。城中新友須相覓，西蜀遺儒解草《玄》。

牟巘《送鄧善之》　尺一俄聞有急徵，風雲奮迅有南溟。正如蜀客懷鉛筆，未羨鴻都寫石經。此事惟須一艮卦，今朝頓見兩文星。幘溝婁畔傳書去，人在金坡白玉扃。

盧亘《送侍講學士鄧善之辭官還錢塘》　北門古深嚴，論思寄籌度。自非鴻才士，訓誥何由作。夫君出巴蜀，文采動京洛。十年掌絲綸，摛藻揚景鑠。荆璞抱瑾瑜，龍淵淬鋒鍔。肯獻《上林賦》，寧居天祿閣。即今觀浙江，眷戀睇金雀。黃圖鬱紫氛，絳節生碧落。依然難爲情，清霜養飛蕃。《春秋》嚴筆削，凜若執玄鉞。君獨抱遺經，結髮飽剞劂。明剖是非心，微探義理窟。下視群兒愚，爭端王正月。竭來奮直筆，浩然心思竭。王功與帝德，昭昭日月揭。胡爲厭詞林，南欲觀溟渤。榮華若浮烟，汗簡青不滅。　詞林富聲華，幾人得精悍。悠悠三百年，篇翰孰承續。夫君清廟器，祼薦盛圭瓚。五就惜繁纓，九游載雲漢。依依風向翔，忽忽月新滿。泠然時雨情，短章不可斷。　風雨妨芳華，稂莠深嘉穀。天地豈不仁，盛德稟命獨。明廷萃群英，四門延穆穆。既卜渭水釣，又起傅巖築。聲華何岌嶪，衆輻輳一轂。鑾坡儼清韻，碩人歌在軸。願言往從之，星駕命宜夙。豈知彼玄鳥，戢翼辭雲屋。幸無素絲悲，庶免窮途哭。　離離天星高，皓皓雲月光。候雁過楚澤，蟋蟀鳴中堂。天時諒難測，徒然多感傷。念子去意遠，沈憂結衷腸。憶昔初奉歡，露白春蘭芳。清尊罷新製，妙趣深濠梁。飛景急西匿，川流浩湯湯。玄髮凄歲晚，木脫天雨霜。蔓草豈容惜，松柏在高岡。　翰林子元子，武庫森戈矛。英聲邁千古，逸韻橫九州。與君契金蘭，投分何綢繆。清和謝夷惠，典刑追韓歐。坐令人文煥，允塞昭王猷。念君獨遠邁，寥落行人愁。木瘦楚山曉，風靜寒江流。何當駕飛車，卻憶崑侖丘。塵埃滿腥腐，朝暮同蜉蝣。　暘谷上寒日，影射扶桑枝。瞬息及中天，流光迅難持。人生百年內，昂昂何所施。孤鴻東南征，浮雲西北馳。可憐萬感身，會合須臾期。安得弄明月，皎皎遠憂疑。折花芙蓉浦，蕩槳江潢涯。優游以卒歲，身名良不隳。　游雲蒼鱗穹，閶闔不可叫。徒令虎豹關，日月近輝耀。濛濛八表塵，隱隱萬彙窮。泯然一歸途，伊誰執其要。栖栖聖者徒，禮樂懷窈眇。閉門忍朝饑，風雨深蓬蓼。今年江海去，光景短螢爝。禾黍滿故墟，閭巷餘返照。揮絃送飛鴻，古今入長嘯。　昔我適吳會，日夕承歡顏。高堂樂起舞，綵服何煽爛。東海洶波濤，西湖翠烟鬟。北歸餘十年，謬蹟通朝班。家禍一朝集，音容何可攀。悲號蒼穹迴，往事思日艱。命窮時亦迫，志弱體自孱。安得騰化術，從君超人寰。執手不忍訣，臨風涕空潸。　我留君忽思，君歸我當憶。十年膠在漆，一旦各異域。吳江激微波，震澤起暝色。鯤鵬隔天地，雁鶩雜南北。念我平生友，愴恨摧胸臆。獨看燕山雲，歲暮日初昃。永言長風翔，情寄南風翼。

陸文圭《同善之仲憲無逸遊飲夜歸分韵得星字》　歲華搖落江頭樹，客子漂流海上萍。盡染緇衣無復素，空留白眼爲誰青？對床便可供高卧，把酒何妨弔獨醒。太息此心徒炯炯，奈何余髮已星星。

任士林《送鄧善之修撰王眉叟孫初心二提點同入京師》　客上幽并道，人瞻李郭舟。天清北斗近，水白御河流。鄉月殊庭表，文星禁掖秋。相看多道

氣，同是泛瀛洲。

趙孟頫《和鄧善之九月雪》 季秋驚見燕山雪，遠客淹留愁病身。顯頟自傷黃菊晚，橫斜空憶野梅春。蒼松翠柏爭擎重，紺殿紅樓迥絕塵。想得江南猶未冷，嫩橙清酒政嘗新。

馬臻《送善之鄧學士之國子司業》 階州紫水進新泥，喜聽除音下玉墀。只合文星依帝座，還於錦里得儒師。揮毫作賦春雲動，委珮趨朝曉漏遲。想得誨人應不倦，諸生館下立多時。

又《送善之鄧學士被旨之越書譔大禹南鎮二廟碑記》 遺廟稽山歲月多，負舟龍去事如何。北宮視草重修記，南鎮因方復共科。片石文章光日月，九功風化浹山河。絕勝逸少誇才思，只寫《黃庭》換白鵝。

陳櫟《上鄧善之提學》 仲華不遇劉文叔，所志願爲芹藻師。苗裔今提江浙學，風霜待相聖明時。萬家夜月燈俱炯，滿座春風物自熙。敎雨行將濡霖雨，召歸當軸木應遲。（仲華，鄧禹也。）

又《呈鄧匪石》 題注：名文原，字善之，庚申年五月分司，自黟過婺源，屢問賦跡于子西，因同迓于溪口柯邨渡：廡車兩度過山城，攬轡澄清素志行。學道愛人春坱圠，詰姦刑暴月分明。貔貅斂戢知嚴律，雞犬安恬免震驚。甘雨隨車契天意，政聲休洽聽歌聲。

貢奎《謝鄧善之袁伯長二兄兼次韻》 炎夏何所適，高齋澹忘情。窮變士固常，坐閱時晦明。巷永黑潦積，雨餘綠陰生。酒罇已復空，書帙徒充盈。悠然尋尺內，睡覺起徐行。開門遺篇翰，溢耳流詩聲。溫溫鄧子辭，至寶道傍橫。袁生雲間翮，世網亦暫嬰。時還赴清燕，我抱一爲傾。

虞集《柬鄧善之》 山雨不來喧靜夜，江雲猶爲護晴朝。一群青雀牆花老，幾個黃鸝苑樹遙。何有深心期管樂，獨無高步接松喬。未能徑去成飄忽，且可相從慰寂寥。

范梈《賦贈鄧提舉之官江浙一首》 青天青如石，星辰何磊落。適見北斗高，忽復滯郊郭。感此流電驚，行邁孰爲樂。況值杪春令，清商動涼幕。芳宴候朋親，驅車背河朔。登高望四野，下田畢新穫。於時不同賞，惆悵睇雲岳。

仇遠《寄鄧善之》 幾年不寄子公書，忽向燕南遺鯉魚。天遠地遙歸未得，男婚女嫁事何如。壯游自致青雲上，漫仕誰憐白髮餘。西浙林泉俱可隱，毋忘舊約共閑居。

薩都剌《奉和鄧善之學士贈陳堯夫教授之作》 巴西夫子鄧學士，文采珊珊玉佩琚。天上已無金馬詔，人間空有白鵝書。雲窗春透松花濕，月殿秋高桂影疏。不見青山埋骨處，水晶宮裏是幽居。

張雨《次韻鄧善之學士贈无極元講主》 林下幽人宿昔期，相看濁水照摩尼。自緣結社從陶令，不爲聽琴識穎師。梵放松風將數里，定迴蓮漏下多時。紫芝采禾堪持贈，忽憶荆門已有詩。

劉蓼《春日郊行書與鄧善之別》五首 在山水非清，出山水非濁。泉源但無壅，滄海端可學。 風急低卷帆，潮來直扶柁。我舟如我心，鷗鳥亦忘我。動心趨蹶間，治氣憐不早。緩步勿貪高，登山良有道。 東風吹紙鳶，衆目看不眩。出處亦兒嬉，善收存一線。 文難照水影，五彩何繽紛。鳳凰靈且瑞，在德不在文。

龔璛《次鄧善之修撰》 一室貧逾陋，南州暑正煩。故人相會處，幽草自生萱。別夢江湖在，浮雲車馬奔。寥寥揚子宅，玄白定忘言。

袁桷《善之擕酒招游西湖值雨分韵得杯字》 南山樹影糊輕煤，北山雲花玉崔嵬。絕憐我輩少姿媚，幻此異景窮奇瑰。湖光山色雨愁絕，更挾新雨除飛埃。千年龍公睡忽醒，頃刻駕浪鞭春雷。我生倦游端有意，陳迹黯淡漫蒼苔。擬將鐵笛寫清怨，復恐翠袖含餘哀。主人似怪不解樂，故結勝侶攜樽罍。翩翩六鶴舞晴翮，華表清唳雲光開。絕憐山鷄強聯翼，照水寒影空徘徊。謝公屐齒殊濟勝，逼仄蓬宇徒低摧。娟娟新青故堤柳，片片輕白孤山梅。春風佳游詎易得，相與一笑同銜杯。

又《次韻善之雜興七首》 習隱漸成癖，苔光綠映扉。避名常好好，絕俗任非非。日落長鑱柄，天寒白苧衣。南鵬五月息，戢翼笑群飛。 萬事不滿笑，書林盡歲娛。未須夸得意，底用哭窮途？細雨看移竹，秋風學膾鱸。百年眞急景，醉入壁間壺。 昔日登臨地，狂歌祇自求。漢宮空有恨，吳女不知愁。雲葉寒沙霽，江花古岸秋。何人持鐵板，敲徹舊邊樓。 學道常無寐，披衣聽曉笳。精勤慕栢大，詭幻笑欒巴。丹熟抽金汞，窗明鍊玉沙。微陽端有候，一點應吹葭。（善之近學《參同契》，故戲及之。） 卧游元不惡，佳處絕榮枯。雲憶東西寺，山看大小孤。行年須白社，失意付黃壚。何事遼東鶴，空悲景物殊。 鄧子清如竹，蕭蕭澹世情。下帷憐草色，倚杖愛松聲。嗜癖成書賈，身窮付筆耕。乘槎空有約，何日海邊城？ 書聲連古巷，疑是白雲廬。吟苦眠料理，塵

深靜破除。詞華輕大曆，風雅近黃初。顧我相知舊，艱難愧不如。

又《壽善之》 二月柳青春滿枝，十分蕉葉不須辭。黑頭政謝赤松子，碧眼故憐黃口兒。玉井蟾蜍吞暗浪，錦袍蛺蝶舞游絲。雲窗松暝文書靜，蚤晚行修野外儀。

釋大訢《祭鄧善之使君文》 惟公學究天人之奧，道通性命之原，已驗諸死生之際，神完氣正，遺濁世之孤騫。則我方外之友，無牽于愛，夫何戚戚於言。以歷觀其生平，令聞聲光，駭動一世，亦風厲而霆奔。早入成均，下帷討論，暨領憲綱，民以不冤。乃鉏其驕，此苗而莠，乃黜其僞，彼鶴而軒。至若經筵之召對，示師道之益尊，進嘉言於啓沃，贊一氣之元元。或霜露以成物，或煦育之春溫。灝灝乎如河漢之無極，孰窺其演迤於崑侖。幸名遂而身退，猶眷眷于寵思。就第賜金，侑之上尊，固人生之無憾，復垂裕于後昆。愧我野衲，往來公門，蒲龕夜定，貝葉朝翻。啓玄機於破的，會衆說而剖藩。拯泥塗之墊溺，炳炬照於重昏。故吾宗之紀述，每增生於璠璵。美哉黼黻，屹乎崇垣。念德音之未遠，睇磨崖之可捫。此吾黨所以致哀於一奠，而莫能起公于九原。然公之靈何往而不在，豈與死而同盡，生而猶存。蓋將亘乎終古，融諸萬象，包六合而隘乾坤，則公與我之無間，又何待於三生？石上之魂，冀有聞而擊節，庶不徒薦夫蘋蘩。

陳孚

論述

綜論

皇甫暕《陳剛中詩集後序》 天台陳剛中世胄尊顯，代有聞人。當元之初，初召入京，繼授某官，與某官奉使安南。觀夫與其國主陳日燇往返諸書，開諭周至，若禹鼎始鑄，魑魅魍魎，莫可遁其情也。又自其家以至於京，自京以至安南，道途往返紀行諸詩，山川草木蟲魚，以至人物詭異之狀，靡不具載，又若圖經前陳，險易遠近按之可悉數也。良由忠義之氣養之有素，遇事觸物，沛然發見，自然有以動人，非若雕鐫刻畫。有意於爲是說者之可比也。然元以夷狄入主中華，當其國初，東南山谿之民未盡悉附，而安南僻在海外，自爲一邦，遽能使之稽首稱臣，奉琛入貢，以爲中國之尊哉？及夫剛中綏寧而歸，終元之世，執禮愈恭，莫有叛意，伊誰之力歟？

《林泉隨筆》 天台陳剛中之詩豪邁卓異，每每驚人。其《題范增墓》詩云「七十衰翁兩鬢霜」，【略】《博浪沙》云「一擊車中膽氣高」，【略】此皆有出人意外之見，較之杜牧《赤壁》、《項羽廟》二詩，庶幾近之，而他作亦不減此云。

楊士奇《交州稿跋》 士以氣爲主，有其志無其氣不能有爲，志與氣俱而不得乎命，亦不能以有爲也。若剛中，其亦不得於命者歟？

《水東日記》卷三六 詩與文稍異者，以詩兼興趣，有感慨調笑、風流脫灑處。如長詩落句翻空，旁人作散場語是也。然時一出奇可耳。前元詩人陳孚剛中集中歌行，則全用此體，觀者審之。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律可摘者，【略】陳剛中：「亂山空北向，大火已西流。」【略】皆句格閎整，在大曆、元和間，第殊不多得也。 又：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陳剛中《題金山寺》、《鳳凰山》、《安慶驛》。【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又：陳剛中：「櫓聲搖月過巫峽，燈影隨潮入漢陽」，「僧榻夜隨蛟室湧，佛燈秋隔蜃樓昏」【略】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又：陳剛中：「老母粵南垂白髮，病妻燕北倚黃昏。瘴煙蠻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略】等作，皆元絕妙境，第高者不過中唐，平者多沿晚宋耳。

張習《雁門集跋》 元詩之盛，唱自元遺山，而趙子昂、袁伯長輩附和之，繼而虞、楊、范、揭者出，號爲大家。間有奇才天授，開闔變怪，莫可測度，以駭人之視聽，厥初則貫雲石、馮子振、陳剛中，後則楊廉夫，而薩天錫亦其人也。

《元詩選》二集丙集 所爲詩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斲。其于安南道途往返紀行諸詩，山川、草木、蟲魚、人物詭異之狀，靡不具載。又若圖經前陳，險易遠近，按之可悉數也。錢塘皇甫暕謂其忠義之氣，遇事觸物，沛然發

見，良非雕鐫刻畫、有意爲文者可比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觀光稿》一卷，【略】考孚《元史》無傳，其出使始末，乃載《梁曾傳》中，其時陳世燽不出郊迎，又不延使自陽明中門入，孚作三書責之，辭直氣壯，迄不辱命。然傳不載其書詞，此卷亦足補史闕也。瞿宗吉《歸田詩話》曰：鸚鵡洲有陳剛中一篇，詞語跌宕，議論老成，誠佳作也。又《白門詩》亦佳。葉盛《水東日記》則曰，【略】蓋宗吉舉其一兩篇，而盛則核其全集，故以自落窠臼爲病。雖推闡少苛，要亦識微之論矣。又陶宗儀《輟耕錄》記孚少嘗爲僧，題詩於父執之壁，父執知其欲歸俗，因使養髮，妻之以女。其詩淺鄙，其事亦不知有無，小說多誣，不盡可信。集中不載，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乃錄之補遺中，殊失別擇，今無取焉。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五五　丁年奉使得生還，玉璽金符動百蠻。一卷圖經如聚米，夢魂猶憶鬼門關。

《**元史新編》卷四七**　孚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詩文任意疾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於世。

分　論

《**題和靖墓**》《徐氏筆精》卷四：古今題和靖先生墓者不下百篇，悉梅鶴封數事而已，【略】又陳剛中一絕云：「北邙翁仲拱朱門，玉碗時驚古帝魂。爭似孤山一抔土，梅花依舊月黃昏。」亦可掩諸作者也。

《**題范增墓**》《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微言揶揄，亞夫媿死。

《**博浪沙**》《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剛中咏古詩，最有新思。《歷代詩評注讀本》：陳孚《博浪沙》，【略】末聯即「灰坑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之意。

《**弔白門**》《歸田詩話》卷下：陳剛中《白門詩》云，【略】咏曹操殺呂布事，布被縛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意欲生之，劉備在坐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略】記當時事，調笑可誦。

《**遠歸帆**》《問花樓詩話》卷二：「日落牛羊歸，渡頭動津鼓」，【略】元人陳孚《遠歸帆》句也，佳處豈減摩詰耶。《升菴詩話》：元陳孚《遠歸帆》絕句云，【略】識者以爲不減王維。

《**安南即事**》《石洲詩話》卷五：陳剛中孚《安南即事》五律長篇，可當《安南志略》。

《**銅雀臺**》《詩藪》外編卷六：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倣飛卿、長吉。蘇、黃體制，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略】陳剛中《銅雀臺》。【略】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歷代詩發》卷三二：念及漢家陵墓，足以刺心。

《**過鏡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氣清而逸。剛中于元詩中，氣骨最高。

《**呂梁洪**》《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韵險而穩，橫空硬語。妥帖排奡，氣力橫，精魄足。

《**高唐州**》《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漁村帶水荻花開，與燈影句皆可愛。而燈影句尤畫所不逮。

《**七星山玄元樓樓霞之洞**》《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剛中長古，骨格遒勁，才氣橫逸，無湊趁韵諸弱筆。可以獨張一軍。

《**常州**》《歷代詩發》卷三二：俯仰之間，神情飄忽，若不知有憑弔傷懷者。

《**景州**》《歷代詩發》卷三二：黯慘景色，不堪爲懷。

《**平江**》《歷代詩發》卷三二：感慨疇昔，悠悠我思。

《**開平即事**》《歷代詩評注讀本》：陳孚《開平即事》，【略】雕影一聯，足當雄渾。

《**太常引》（采絲堂上簇蘭翅**）《古今詞話・詞評》下卷：其詞亦有志風土之異者，《太常引》一闋，淚漬青衫不少。《歷代詞話》卷九引《堯山堂外紀》：奉使安南，【略】端陽日當母誕，不得歸，作《太常引》詞云，【略】又云，【略】至今讀之，猶令人如見青衫淚痕也。《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引陸以謙說：陳剛中《太常引》，有陟屺瞻望，不遑將母之思。《詞林紀事》引《柳亭詩話》：讀之天性油然。

傳記

《元史》卷一九〇《陳孚傳》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爲轉聞于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選南士爲介，朝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攝禮部郎中，爲曾副。陛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世子陳日燇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日燇以不庭之罪，且責日燇當出郊迎詔，及講新朝尙右之禮。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其所贈，孚悉卻之，詳見《梁曾傳》中。使還，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帝方欲置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尙氣，頗嫉忌之，遂除建德路總管府治中，再遷治中衢州，所至多著善政。秩滿，復請爲鄉郡，特授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殣相望，江浙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發粟賑濟，而脫歡察兒怙勢立威，不卹民隱，驅脅有司，動置重刑。孚曰：「使吾民日至莩死不救者，脫歡察兒也。」遂詣宣撫使，愬其不法蠹民事一十九條，宣撫使按實，坐其罪，命有司亟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衆，而孚亦以此致疾，卒于家，年六十四。孚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爲詩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于世。

《新元史》卷二三七《陳孚傳》（存目）

紀事

袁桷《順堂記》 大德八年，余與天台陳君剛中爲翰林屬，剛中素簡曠，不耐酬接，獨其族子萬里裨益俛仰，客至能使盡歡。禮洽而氣和，眞翩翩良子弟也。

《輟耕錄》卷八 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爲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于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寇丞相」，【略】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公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略】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幷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又：吾鄉呂微之先生，【略】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微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尙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農田餘話》卷上 陳孚剛中以禮部員外郎奉使安南，其地初三，新月在天心，夏至，日午光入北牖，有排律五十韻紀其國俗。

《山房隨筆·說略八》 天台陳剛中孚在燕，端陽日，當母誕，作《太常引》二章「綵絲堂上簇蘭翹」，【略】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略】時爲編修云。

著錄

陳孚《交州稿自跋》 至元壬辰秋九月朔，詔命吏部尙書臣梁曾、禮部郎中臣陳孚，奉璽書問罪于交趾。【略】明年正月二十有四日，至其國。【略】以九月至京師。行李之往來，及期，凡駐僞境五十有二日。其山川城邑風俗，爲圖一卷，諭以順福逆禍，爲書人筆，悉已上于史館，茲不敢述。姑即道中所得詩一百餘首，目之曰《交州稿》，以示同志云。

皇甫暐《陳剛中詩集後序》 然所作詩文，大篇短章，雖爲時賢推重，間嘗采而載之他集，迨今幾及百年，而全帙則未之見也。今浙江布政司參政順德趙公按部之暇，詢及其家，而得是編，懼其久而湮沒，歸與參議左司幕長艾公葉謀捐資鋟梓以行，誠闡揚潛德之深意也。雖然，古人今人不同，而曠百世相感者，其心未始不同也。剛中事業文章，恢恢前代，既足徵矣，而參政公爲

國藎臣，讀書之暇，又復尚友古人，遠者大者寧不於此而見之乎？是爲之序。

沈琮《陳剛中詩集跋》 余家藏元翰林待制台陳先生剛中《觀光稿》、《交州稿》、《玉堂稿》三卷，并附錄，是爲洪武壬午浙江布政司刮板，今不多見。傳之四方，天順庚辰，余因知廣州，得錄本校定一二譌字，加書《元史》列傳于首，敬用捐俸繡梓，以永其傳云。

徐煥《陳剛中詩集跋》 陳剛中《觀光》、《交州》、《玉堂》三稿，洪武壬午刻在浙江布政司者，傳本罕見。此本乃天順庚辰雲間沈琮所梓也。字頗漫漶，余得之於建陽丘惟直家。

楊士奇《交州稿跋》 右天台陳孚剛中《交州稿》一冊，蓋至元壬辰奉使安南所作。有《玉堂稿》附在後。【略】此集刻板在浙江，余舊得之廬陵王仲志云。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陳剛中《安南錄》一部一冊，完全。 又：《陳剛中安南錄》一部一冊，闕。 又：陳剛中《出使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孚《剛中集》四卷。

《秘閣書目・文集》 陳剛中《安南錄》并《出使詩》二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陳剛中詩》。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陳勿齋集》六卷。

又卷一三 《陳剛中詩集》六卷，陳孚。

《萬卷堂書目》卷四 《陳剛中集》四卷，陳孚。

《近古堂書目》卷下 陳剛中《觀光》、《玉堂》、《交州》三稿。

《百川書志》卷一五 《陳剛中詩集》四卷，附錄《觀光稿》、《交州稿》、《玉堂稿》，衢州治中天台勿齋陳孚剛中撰。

《脈望館書目》 《陳剛中集》一本，甲。 又鈔一本。 又：《觀光集》一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陳剛中《觀光稿》。 又：陳剛中《交州稿》。 又：陳剛中《玉堂稿》。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陳剛中詩集》四卷。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 《陳剛中詩集》：陳剛中《觀光》、《交州》、《玉堂》三稿，洪武壬午刻，在浙江布政司，板不多見。此本乃天順庚辰雲間沈琮所梓也，字頗漫漶，余得之於建陽丘惟道家。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陳孚《觀光》、《玉堂》、《交州》三稿三卷，附錄一卷。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陳孚詩集》六卷。

《會稽紐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觀光稿》一卷、《交州稿》一卷、《玉堂稿》一卷，附錄一卷，洪武壬午刊本，元陳孚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觀光稿》一卷、《交州稿》一卷、《玉堂稿》一卷、附錄一卷，【略】元陳孚撰。【略】是編凡分三集。《觀光稿》爲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時作。《交州稿》爲至元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孚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攝禮部郎中爲副使，往來道中之作。《玉堂稿》，皆孚官翰林日作。案孚使安南回，擢翰林待制，仍兼國史院編修，而稿中有《翰苑薦爲應奉文字二十韻謝大司徒併呈諸學士》一首，又有《至元壬辰呈翰林請補外》二首，壬辰即使還之次年，是前後官翰林所作均在此集也。《觀光》、《交州》二稿，皆紀道路所經山川古迹，蓋仿范成大《使北》諸詩，而大致亦復相埒。《玉堂稿》多春容諧雅，渢渢乎治世之音。其《上都紀行》之作，與前二稿工力相敵，蓋摹繪土風，最所留意矣。附錄一卷，皆載《諭安南詔》、《安南謝罪表》及孚與安南諸書。

姚鋤《陳剛中集跋》 右書一冊，乃秀水朱氏潛采堂藏本，惜魯魚虎帝，在所不免，後借得知不足齋校本勘定，殆可云善本矣。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陳孚《觀光稿》一卷，又《交州稿》一卷，又《玉堂稿》一卷，又附錄一卷。

黃丕烈《陳剛中詩集跋》 此明人抄本。其跋述及所以抄此之故，因賈人以抄本索重價，疾謄二帙也。

《補遼金元藝文志》 陳孚《觀光》、《玉堂》、《交州》三稿三卷，又附錄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陳剛中詩集》四卷，舊鈔校本。天台陳孚剛中。【略】有《觀光稿》、《交州稿》、《玉堂稿》及附錄與安南國王往復書札等篇。後有洪武壬午錢塘皇甫暕序，稱今浙江布政司參政順德趙公按部之暇，詢其家而得是編，懼久湮沒，歸而鋟梓。天順庚辰，平湖沈琮知廣州，得錄本校正譌字，冠《元史》傳再刻之。此本舊爲朱氏潛采堂藏，錢塘姚（瑚）〔鋤〕借知不

足齋本校之而傳鈔者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陳剛中詩集》三卷，元陳孚撰。附錄一卷。明天順四年沈琮廣州刊本，【略】前《元史·儒學傳》，次洪武壬申皇甫暕序。卷末有天順庚辰沈琮刊書跋，言「是年知廣州，據洪武壬申浙江布政司本校正訛字，增《元史》列傳，繡梓以永其傳」云云。其三卷即《觀光稿》、《交州稿》、《玉堂稿》各一卷也。卷一末題「雲間竹庭徐氏家藏，廣州府學校刊」。鈐劉喜海、葉名澧、盛昱藏印。余得之盛氏。　舊寫本，【略】有洪武壬申皇甫暕序及天順四年沈琮跋，即從沈琮廣州刊本出而改易行款。　補：《陳勿齋詩集》六卷，元陳孚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略】藏園藏。　又：《觀光稿》一卷、《交州稿》一卷、《玉堂稿》一卷，附錄一卷，元陳孚撰。洪武戊午刊。　天順庚辰刊。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八**　《陳剛中詩集》三卷、附錄一卷。舊抄本，朱竹垞舊藏。元天台陳孚剛中撰。　又：吳氏手跋曰：《剛中集》三得三失之，末失爲湖廣方湛一索去，此冊得亦不艱，但印刷具苟，糊塗不可讀。

《**中國善本書提要**》《陳剛中詩集》三卷，附錄一卷，一冊。北京圖書館藏。鈔本，十一行二十字。原題「天台陳孚剛中」。按是集明洪武壬午皇甫暕初刻於浙，天順庚辰沈琮重刻於粵。此本無沈琮題記，當從洪武本出，而武進陶氏翻洪武本反有沈琮題記者，據天順本錄存於後故也。此本與陶本行款相同，尤爲幷出於洪武本之證。　又：《陳剛中詩集》三卷、附錄一卷，一冊。北京圖書館藏。鈔本，十二行二十二字。原題「天台陳孚剛中」，此本與前本文字稍有差異，蓋從天順本出。

《**木樨軒藏書書錄**》《陳剛中詩集》三卷，〔元陳孚撰〕，舊抄本〔明抄本，黃丕烈跋〕。《觀光稿》一卷、《交州稿》一卷、《玉堂稿》一卷。末附《元史》本傳暨《梁曾傳》二篇。前有洪武壬午九月錢塘皇甫暕撰《陳剛中詩集序》，後有明人某氏手跋。某氏手跋曰：「此余舊友郁從之所惠也。時有賈人持是集售者，以抄本索重價，書留家塾，從之慨然，遂疾謄二帙，余愛之甚，因以其一見遺，事在崇禎丁丑間。今從之墓木久拱，而伯道無兒，何從還答，僅述之以志不忘云耳。仙枝。」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陳剛中詩集》三卷，元陳孚撰。附錄一卷。明天順四年沈琮刻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陳剛中詩集》三卷、附錄一卷，四冊。元陳孚撰。明天順庚辰沈琮廣州刊本。　又：《陳剛中詩集》三卷、附錄一卷，一冊。元陳孚撰。舊鈔本，北平。　又：《陳剛中詩集》三卷、附錄一卷，一冊。元陳孚撰。鈔本，北平。

藝　文

袁桷《次韻陳剛中待制初秋二首》　碧樹晚雲餘，秋聲入客廬。知公吟蟋蟀，勸我憶鱸魚。宦味原無著，鄉心得未疏。清塵滿雙鬢，蕭瑟不禁梳。　岸幘倚書楹，寒砧徹四城。馬歸人獨語，雁過月初生。寂寂候蟲急，凄凄落葉清。客懷誰與共？搔首見參橫。

孔學詩

黃溍《溧陽孔君墓誌銘》　君諱學詩，字文卿。【略】曾大父潛，又自吳徙溧陽而占籍焉。【略】君年甫十有六，竊自念曰：「彼大臣子具有位序，死固其所，蚩蚩之氓，安知天命所歸？徒死無益也。」乃贊其父率衆詣軍門，鄉井賴之以完。主帥奇之，因挾以北上，欲薦於大府，俾效官使。君之父適遣人以物色訪得君所在，君慨然曰：「吾獲爲太平民，終養其父母幸矣，奚以官爲？」懇辭得南還。君持身以正，家法甚嚴，而濟之以恩。伯兄蚤世，撫其遺孤如己子，中分田廬，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乏，必加周卹，而不以爲德。它可便於鄉鄰者，無不致其力。大德丁未之饑，食其餓者，瘞其殍死。天曆己巳薦饑，亦如之，且傾稟粟以助官府之弗給。法當得官，有司將上其名於銓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爾，豈藉是榮吾身哉？況以入粟而賞官，何榮之有？」識者尤用敬服。君嘗大書「性」字於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稱之曰「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

簡本《錄鬼簿》 孔文卿，平陽人。《東窗事犯》楊駒兒做者)。

繁本《錄鬼簿》卷上 孔文卿，平陽人。《秦太師東窗事犯》。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孔文卿，平陽人。《東窗事犯》(二本，楊駒兒按。何宗立勾山西行者，地藏王證東窗事犯)。

賈仲民《凌波仙・補孔學詩弔詞》 先生準擬聖門孫，析住平易(陽)一葉分，好學爲耻高人問，以子稱，得謚文。論綱常，有道弘仁。捻《東窗事犯》，是西湖舊本。明善惡，勸化濁民。

盧前《秦太師東窗事犯跋》 孔文卿，平陽人。所作《東窗事犯》，見《雜劇三十種》。杭州金仁傑亦有劇與此同名，究未知是孔作抑金作也，姑認出文卿手，以待考訂可爾。

《元曲家考略》(存目)

曹毅

論述

戴表元《送曹士弘序》 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窮老不可出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弘。士弘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不獨知士弘，又因知士弘之父在其州，即吾學可所謂不獲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戲，誠美哉。己亥三月，士弘揖選省戶下，倦遊將西，須一言以處別。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弘，而盛意不可虛辱，獨叙平生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諗於士弘。詩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弘盍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許有壬《題牟成甫作鄧平仲傳》 余昔漕淮掾，廬陵曹汝霖出其父士弘先生志銘存沒贈挽序文歌詩，因得其人焉。士弘識遠氣豪，博學強記，僑錢塘，宋餘黎獻名伏一時者，皆稱其有史才。最後鄧憲使善之、袁侍講伯長直以《宋史》期之，而士弘亦自任也。陵陽牟成甫嘗作《鄧平仲小傳》、《濟邸事略》寄士弘，備紀述，汝霖又以寄京師，請識其末。余既悲其年之不昌、史之未成也，而重有感焉。國家得宋而天下始一，三百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材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其國可亡，其史不可亡。宋之史，我之責也，人亦有言，列聖復有成命，而宋之亡也又非與秦、漢以來國亡而文不足徵者比，天下之稗官野史、碑銘、家乘，亦既蒐致史館，而因循六十餘年，何哉？竊惟混一之初，故老具在，此可乘之機而釋之，當時士大夫不得不任其責焉。大德初，余讀書江南，猶及見之，從問往事，歷歷可稽，距今又四十年，而彫謝無餘矣。接父兄緒餘，有志如士弘者豈易得哉。匹夫奮臂而出，欲負千鈞之重，非有烏獲之力不敢也。儋人之爵而職其事者，乃不勝一匹雛，可乎？士弘沒矣，《宋史》將遂已耶？天下之大，寧無其人？不論其職不職也，固將釋吾悲而有望焉。有爲者出，則今亟焉猶可及也，過此則風聲習氣日以幽邈，殘編斷簡日以廢墜，雖有太史公出，亦不免疏略牴牾矣。有爲者苟出，成甫此作當有取也，士弘之志其亦可書者乎。

吳師道《題曹士弘文後》(前蘭溪巡檢) 起家刀筆儒爲吏，隨世功名武換文。爾輩安知良太史，吾鄉猶說故將軍。百年諸老零秋葉，四尺孤墳黯暮雲。賴有賢郎能競爽，賸將遺稿播清芬。

貢師泰《題曹士弘先生哀辭後》 先生在大德丁未間爲廣德陳陽村巡檢，以史學名家。陳陽去師泰家才二十里許，先太父秘書府君亦以古學自任，年七十餘，猶著述不倦。四方之士若隆山牟仁父父子、四明戴帥初、東平王岱宗日集館中，相與評論古今治亂得失、人物上下，有所疑難，輒片紙細書，往來是正不絕，久之積成大軸。時先生最號該博，某方垂髫，恆立侍傍，至今尚能記之。近年來，江東西重罹兵革，某家所存大軸皆爲煨燼，無復存者，而先生廬陵手澤意者亦不復完矣。今觀此卷，豈獨可見曹、貢三世通家之好，而中朝一時文物之盛從可徵焉。嗚呼，先生之學若此，終不得一施於用，固可深慨。然既沒世而名愈彰，子孫猶能傳其家學，以有祿位，天於斯文亦厚矣哉。

蘇天爵《曹先生文稿序》 昔者國家隆興之初，人材衆多，然或抱異材奧學卒於小官，豈非命歟？先生少年倜儻有奇節，論議古今，出人意表，江左初下，一時名公爭與爲友，而名聲日延，作爲文章，博洽古雅，不徇流俗，可謂豪傑之士矣。蓋先生平生雅好著述，每言宋有國三百年，禮樂文物、名臣碩儒皆表表可紀，國亡史多散失，乃慨然自任，著書若干卷，未及脫稿而卒。年方逾

於知命，官僅止於徼巡，此搢紳君子所以傷悼不能已也。【略】蓋山林有志之士若曹先生者，又豈無其人哉？愚因覽其遺文，感而爲之書。

張伯淳《〔送〕曹士弘》 士弘海湖士，江右故侯家。身世如浮梗，弓刀又及瓜。宦途平步武，吟社淡生涯。一笈出門去，江梅漸著花。

楊維楨《曹士弘文集後序》 余生晚，不及識廬陵曹先生。及來錢唐，獲睹與劉志善書，書言劉光伯、杜子美諸人之學不聞道，王氏、陸氏之學爲無用之空談，獨有志於述禮樂，徵文獻，余已異其爲人，恨不得與之共世同里閈接其言議也。又：皆津津焉善言世故，綜之以往史，而宿之以聖賢之理，非代之學者謬悠無邊畔、蕪澀險怪以爲辭者之所可及也。觀其翁彥揚之《讓議》，則范史不無佚鴻（闕）之悖，李庚伯之《孝紀》，則鄂人對亦不無忍薄之愧。議之近於情而依理，雖古之人懼焉，況今之謬悠爲學而蕪怪爲文者邪？先生之學之才如此，而世不材其人，利其道，豈不媿當代君子乎？予求生其人於今之所接者不能，爲愧蓋益甚矣。孟子以「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尚論其世也。

陸文圭《送曹士弘序》 宋過江百五六十年，不能破規矩用一士，士亦無一人能自出於規矩。浮誕補綴之詞章，清高虛曠之議論，怠玩姑且之政事，百五六十年而後亡者，獨非幸邪？嗟乎，如吾與士弘者，亦曩時場屋中二士也。追逐時尚，攙說得失，少年之悔多矣。吾老且疎，度不堪用，屏伏閭里，爲村學究，日與童孺相周旋。而士宏所知皆當代貴人，所至從名勝游，聲望燁然，顧俯首爲巡徼吏，不屑意今之所謂品官者，士弘不得而升也。視學究所得，無相遠矣。嗟乎，士豈以窮達貴賤而動其心哉。顧吾之才可以用世，與可以用於世者何如耳。【略】奈何廉耻寡鮮者，嗜進而無厭；材術空疎者，投試而輒敗。嗚呼，此固士弘之所以逡巡退卻，緩轡徐驅於駿奔之後者乎？古之君子窮不羨達之所有，達不變窮之所守，仰愧於天，俯怍於人，雖宰夫天下有不爲也。內省不疚，則一巡徼吏可以抱膝而長吟。嗟乎，此豈易與俗人言哉？士弘辯博儁偉，有志當世，不知江之東西、浙之左右，亦有與君上下其論者乎？子文以下諸賢之功業，亦嘗考論其故乎？往者不復見，來者未可期，志士仁人沒齒有餘憾矣。士弘北上，見當代貴人，併以是告之，其不可者愼勿告也。

傳記

袁桷《曹士弘墓誌銘》 宋祚歷三百餘年，經國之綱領，治迹之盛衰，實書以示後，其義自見，深文巧避，多出其子孫，而爲國諱者，掩而益彰，沿襲不決，何以傳信？吾友曹士弘甫深憂之，蒐摭遺逸，不瞽於昔時之議論，自成一家。其貫穿出入，年經月緯，誅其私心，附以旁證，莫能逃遁。【略】嗚呼，士弘甫今往矣，以余之識闇志荒，不復能有成矣。士弘甫讀書，目過即成誦，理財養兵，禮樂刑政之損益，折衷於古經，而以通今所宜行者爲之準。其見於用也，不卑於簿領，而志足以展用。取於友也，盡其所長，覆護以捨短，故舉世一皆以爲賢。奉親孝，事兄以恭，訓諸生專席廣說，耳聆心會，爭踵門受業，後卒致顯仕。初爲郡史，燕公公楠爲大司農，辟以自近，歷婺州純孝、慶元文亭、廣德陳揚村、杭村巡檢。後入銓曹，復授陳揚村。【略】君諱毅，武惠王裔孫。【略】父某，有《詩集》六卷。【略】所爲文若干卷，纂言行編曰《鈎玄》，凡五十六卷。疾革，命諸子曰：「必返汝祖母故塋，吾魂氣無不之，得地即埋我。」卒以至大三年四月某日，年五十有二。【略】嗚呼，人嘗恨位卑齷齪媚上，甚則策功利以求進名，在罪籍不自悔，王公貴人持與奪生殺，身死無足稱道，較士弘所負所傳，得失爲何如也？先師禮部尚書王公應麟爲文餞之，曰：「闕里高弟，冉有用矛，樊遲爲右，士弘爲此官，文武同方之道也。」侍講學士張公伯淳則曰：「伯淳官慶元，士弘在慈溪，與之友，不敢吏朱雲也。」汝霖、汝舟皆能世其學。泰定二年，汝舟以書抵余求銘，實不敢辭。銘曰：匏也不食，我心孔悲。聿求王明，以策以馳。輪囷知聞，如山蔟雲。纂史闡名，不屑於文。輯墜紹緒，執筆是紀。年不稱德，傳世則偉。作銘允哀，以詔我同志。

著錄

吳師道《題曹士弘文後》（前蘭溪巡檢） 賴有賢郎能競爽，賸將《遺稿》播清芬。

蘇天爵《曹先生文稿序》 廬陵曹先生有文數百篇，季子友仁版行於世，徵愚序其端。

楊維楨《曹士弘文集後序》 未幾，其子希顏以《南陵遺稿》來，則知先生抱有用之才，不見於世，而見者惟此耳。吁！，編簡零脫，曾無幾矣，詩凡若干篇，文僅二十有九首。【略】謹爲之編次，及正其脫訛，而且志其尾，以寄余尚友之心云。

藝文

柳貫《廬陵曹士弘有致用之學而仕不大振死葬南陵餘十年矣始見其子德川錢唐道世書惘然乃追為挽詩二章係諸誌銘卷後》 平生素業讀書螢，隕石人占是客星。宦譜窮鄉遊徼吏，師資沒齒《太玄經》。誰誇貝錦新機緒，我識龍文古鼎鉶。死寄江東一丘土，魂歸楓岸雨青青。 談鋒吾及接而翁，少日論交賴擊蒙。觀物故知心係道，即戎猶寄劍爲雄。死生契闊飛鴻外，今古興亡斷簡中。一爲家賢悲宿草，不禁衰涕落西風。

汪炎昶

論述

胡炳文《與古逸汪先生》 年來老成凋謝，時文愈盛，而古學寖衰。能如執事沈浸醲郁於文公之學者，百無一二。其欲一見以剖胸中之積疑，以發言外之妙趣，事不可得。姪孫歸自館中，迺承書教，其爲感喜當何如也？其再歸時，執事所注《四書》，倘不鄙肯示教一二，尤幸。臨楮不勝拳切之至。

趙汸《省古逸汪先生墓》 百年高興太平時，喪亂空餘死後悲。烟草已墟顏氏巷，雲山猶寫杜陵詩。飲冰食蘖老逾壯，鍛鐵椎金幼已奇。賴有諸孫營葬地，清風誰鐫首陽碑。

宋濂《汪先生墓銘》 先生少凝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匕據枕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宏博，遂無所不覽。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詳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注之說，絲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故求爲異，而亦不苟爲同。其所自得既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辯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爲是也。其教人履庭躋級，具有條序。爲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爲詩以達其情。婉切凄壯，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集、巴西鄧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人莫之知也。【略】銘曰：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爲墟，將安即矣。冠履倒置，命之忒矣。高蹈避世，舍道焉適。彼夸者子，群趨弱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爲陵爲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傳記

趙汸《汪古逸先生行狀》 先生姓汪氏，諱炎昶，字懋遠，自號古逸民，學者稱爲古逸先生。【略】世居新安之婺源。【略】先生幼有奇志，然短於記誦，常以堅苦自勵，至忘餐寐。遂於書無所不讀，鉤深探賾，洞極淵奧，雖素號博學者，蔑能加也。其學淵源六經，得程、朱性理之要於言意之表。取朱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采擇群書，發揮微旨，每有得則疏之，不汲汲於成書。長身脩髯，衣冠甚偉，動靜語默，進退之間，超然不隨流俗，巧利鄙詐之士聞其風而意消，見之者莫不怳然如有所失也。宋太學生孫公嵩元京，國亡歸隱海寧山中，杜門賦詠，鍛苦鍊枯，凄斷淪絕，以寄其沒世無涯之悲。先生早從孫公遊，亦善爲詩，遂絕意當世。婺源有江君凱伯幾者，許公月卿之客也。許公者，宋名進士，國亡歸隱婺源山中，製齊衰服之以居。奇江君，歸以其女，故江君亦不求仕，而獨與先生遊。江氏所居號雪矼，有澗泉林木之勝，日與先生徜徉其間，賦詩飲酒，上下古今，抵掌劇談，以相娛樂，世或比之古者山澤列仙之儔，以爲非今之士也。然先生雖老矣，猶不廢講學。時海寧有陳壽翁先生，方家居著書，嘗請先生所注《四書》觀之。先生與陳公初不相識，即盡送其書陳公所，且告之曰：「平生無他技能，唯不護疾忌醫，是其所長，千萬

不必致疑於直言也。」時先生年近七十，猶求益不厭如此。陳公每誦其言，以勵登門之士。先生教人，必使循序而進，去華務實，勿徇虛名。於古文章得昔人用意深處，每指其律度繩削以示人，而戒毋輕作。其自爲文，奇而有法，詩微婉遒勁，亦時出於悲壯激烈云。先生蚤喪父，事母孝，每先事周旋，常恐少失，母出一言，奉之唯謹。家常不足於食，然自視無可爲者。教授之餘，未嘗有所計度，或反關不出，動十數年，然時節必力致美肴膳以奉其親，雖老不怠。太夫人年登九十，若不知其家之貧也。至正戊寅夏四月，先生寢疾，呼其子淮琛使具疏食菜羹。既設，整冠起坐，稍進飯啜羹，置筯謂淮琛曰：「事死如事生，祭不必豐，羹飯之謂也。」言訖反席，正身斂手，晏然而逝，是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七十八歲。【略】所注《四書集疏》未脫稿，詩文多散佚不存，淮琛嘗刻詩五卷於家。同郡方公萬里見先生所爲詩，輒歎曰：「不意吾州復有此人。」巴西鄧公善之與孫公有世契，憲江東日，行部休寧，求孫公，已捐館，因得先生所作賦一篇及他文，曰：「此柳子厚之筆也。」又有傳先生詩數十篇至江西者，蜀郡虞公伯生見而歎曰：「此豪傑之士也，山林中乃有名作若是者乎。」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新安自朱子後，儒學之盛稱天下，號東南鄒魯。宋亡，老儒猶數十人，其學一以朱子爲宗，其論議風旨皆足以師表後來，其文采詞華皆足以焜煌一世。國初汸祖長卿貳令星源，自許公而次，如胡公濟鼎、吳公遯翁者，無不得而友之，而滕公山麗方爲主簿，故家承平時所藏諸公文翰最多，汸嘗撫卷慨然，以生晚不見前輩爲恨。及從先生遊，然後知先進之士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己，流風餘韻，莫不皆有所自云。【略】嗚呼，以汸之不肖，其能知先生所蘊而稱述之耶。若先生卓然上友千古，則有不待學者之言而有不亡者矣。姑錄其梗概如此，後有君子，尚克表章之。

宋濂《汪先生墓銘》（存目）

又《汪古逸先生傳》（存目）

《宋史翼》卷三五（存目）

著錄

趙汸《汪古逸先生行狀》 詩文多散佚不存，（子）淮琛嘗刻詩五卷於家。

宋濂《汪先生墓銘》 所著有《四書集疏》，藏于家，詩文若干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汪炎昶詩集》五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汪炎昶詩》五卷。

汪玄錫《跋古逸先生文集》 左春坊左司直仲魯公，先生之高弟也。【略】先生卒後，仲魯公既葬之於里中，請宋潛溪學士爲之墓銘，又爲之搜集其遺文如此。【略】先生別有詩集，其刻本尚書澤民公有詩題其端。近年燬於兵火，予欲重刻之，而未能也。邇見是集滁陽，暇日命吏繕錄副本，置於篋中，俟俸貲稍裕，當并詩集刻之，以傳於世，以求不墜仲魯公芳躅云。

汪玩《古逸民先生集跋》 先生著述甚富，兵燹之變，僅存《靜處》、《存心》等文數篇，餘皆煨燼，弗獲睹其全集焉。雖然，讀「三省」一章而知曾子，讀「卓爾」一言而知顏子，則夫知先生者，讀《靜處》、《存心》之文，亦足以得其梗概矣，又奚待夫博詢而廣裒哉？

鮑廷博《鈔古逸民先生集跋》 古逸先生詩文僅見於《新安文獻志》，寥寥數篇而已。是集藏書家未有蓄之者。吾友錢塘姚君古香得之親串亂帙中，予首借鈔之，好事者因爭傳錄，杭城遂有數本。

黃丕烈《鮑鈔本古逸民先生集跋》 辛未閏三月，初游嘉禾，遇淥飲鮑丈於雙溪橋下，晝則同席，夜則聯舫，縱談書林舊聞，亹亹不倦，眞快事也。越日，同至本立堂書坊，取其家鈔傳秘冊贈余，得《古逸民先生集》一卷，精妙絕倫。他日珍之，當不減汲古鈔本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三 《古逸民先生集》一卷、附錄一卷，舊鈔本。宋婺源汪炎昶懋遠撰。

《四庫未收書提要》 《古逸民先生集》三卷，宋汪炎昶撰。【略】此本詩一卷，文一卷，附錄一卷，爲近時藏書家所罕覯，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之，作五卷，蓋與趙汸所作行狀相合。此則係後人所編輯，非當時原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古逸民先生集》三卷，精鈔本，陳仲魚藏書。

《藝風藏書記》卷六 《古逸民先生集》三卷，存素堂鈔本，趙誠夫藏書。

傅增湘《刻古逸民先生集跋》 《古逸民先生集》，宋汪懋遠著，近世久無刊本，《四庫全書》亦未著錄。其後阮文達曾以寫本進呈，然外間傳錄者仍罕覯。余昔年於滬市得一本，出自繆氏藝風堂，爲趙氏存素堂所鈔，末有誠夫手

跋，言主講龍城書院時，於史文忠家檢得此集，命男錕錄之。【略】考錢唐丁氏《善本書志》亦載錄是集，有鮑以文跋，言「姚君古香得之親串亂帙中，首得借鈔，好事者因得傳錄，杭城乃有數本」。是當日訪尋之艱，可以概見矣，【略】因取趙本重錄付刊。惟授梓之始，詳勘趙本，奪失弘多，苦無別本可以是正，輟工數月。嗣檢阮氏進呈原本，尚存於宮中《宛委別藏》，特浼趙君斐雲攜樣本入宮對勘，凡改訂若干字，補詩二首。余復從《新安文獻志》中補《上李侯》四言詩一章。第卷中尚有缺字十餘，阮本亦同，竟無由補全。然視趙氏沿襲差訛之弊，掃除一清，固已差爲可誦矣。又按，此書黃氏《千頃堂書目》作五卷，阮氏進本分爲三卷，鮑氏本亦然。今考先生子淮琛嘗刻詩五卷，見於趙東山撰《行狀》者，今已不存。後人雖分詩與文各爲一卷，而綴以附錄，然決非原本之舊。余所得趙氏本未分卷第，似較近古，姑遵從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古逸民先生集》二卷，宋汪炎昶撰，附錄一卷，清法氏存素堂鈔本，一冊。

宋 无 朱名世

論 述

綜 論

趙孟頫《翠寒集原序》 吳古爲都會，山水富甲東南，長材秀民，間見層出，以濟時需。獨唐皮日休、陸魯望隱松陵，爲詩文相倡酬，故吳之山川自西子嬖娃宮、鹿游胥臺、殘花遺草，烟霾雨曀，悒鬱千載間，皆能發而化之爲詩。余先子昔處是邦，嘗往來吳中，皮、陸之風尚可想見。辛卯秋，客燕，子虛與予游甚稔，每話具區山水之勝。出所爲詩，風流蘊藉，膾炙可喜，皆不經人道。子虛年未艾，有能詩聲，且通史，西溪王中丞以茂材舉之，辭不就。予觀子虛多自負，雖以時卷舒，豈若唐之皮、陸眞能隱於詩耶？使子虛仕與詩并進，大篇長什，當有寫御屏者。

馮子振《翠寒集序》 吾讀子虛所爲詩，則求之吳中，殆無詘第二指。然則五茸三泖之地望，不但無能名子虛者，併與子虛之詩無之，此邦不可無斯人，可無其詩乎？其《烏夜啼》、《公無渡河》、《戰城南》、《公莫舞》至《妾薄命》、《古硯歌》諸篇皆古錦，神林鬼塚外帶三分鳳麟洲上飛仙羽翮格力。其五言律風調悽惋，不勝江哀浦思之情悰，如：「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落月今誰弔，長庚夜自明。」雖使太白復生，亦應爲之擊節。七言律：「楊柳昏黃晚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秋千庭院人初下，春半園林酒正中。」五言如：「乙鳥歸來社，辛夷開過春。如身黃松上，鼠頭白竹間（禽）。」七言如：「桃葉歌殘秣陵酒，梨花夢斷景陽鐘。」五言如：「採藥逢毛女，焚香對羽人。」如：「客愁三月盡，春夢五更初。」七言如：「縮地日攜龍作杖，卧雲時約鳳吹笙。」五言如：「蜀魄花成血，山魈樹隱身。竹枝歌峽夜，椰子醉蠻春。」如：「空悲祖龍死，但覺鮑魚腥。」如：「織女支機穩，山人作枕便。異或稱羊化，疑應訝虎眠。不須塡碧海，直欲補青天。」如：「勒銘留水寺，應供宿江城。夏減游言興，秋添住岳情。」標致極似盛唐諸人，而對偶之工，興寄之永，飄飄然自拔於王金陵「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北風吹樹勁，西日照窗涼」之頂顙。其絕句雅淡清潔，一字不可易，豈但吳中無子虛之詩乎？子虛有韵人之姿，而天壤間知子虛者無幾。余知子虛最晚，恨余老無能爲矣，姑取其詩集而序之。好事者寫而傳之，有味乎其言而時諷誦之，彼嘲韵風弄涼月之客主，豈特可摽而出之大門之外，雖卻數十百驛，猶俗氣溷人也。子虛嘗舉茂才於王西溪，平生獨刻意於詩，宦情雲薄。以故不肯輕就籠絡，弊弊焉追逐時好以取世資。其胸中泊然無營，殆眼中眞無其匹者。太湖三萬六千頃，寧當無眞識子虛者耶？異時白醉吟生七月，能識「之無二二字，是孩提時已識宋子虛之名矣。醉吟晚守姑蘇，惜乎子虛不當是時，如子虛當其時，持其詩納之白傅，則《翠寒》之集，若不噓而登之白玉之堂，他日亦應俎豆洛社諸人之右，寧當碌碌落落吳門乎？雖然，今世未嘗無樂天，當別有識子虛者，其未能如醉吟翁方孩提識之無者勿以語之。《翠寒》，其詩集之雅號云。

鄧光薦《喰囈集跋》 子虛生景定間，未弱冠時已廢科舉，故惟詩是學。大篇如天孫織綃，雲經霧緯，自出機軸；小律則日光虹彩，渾然金璧，穠麗縝

密而不艷，含欝淒婉而不怨，其深於唐之變也。余客江東，會西溪王公稱其才，舉茂異，弗就。觀其人淵嘿似不能言，然其詩則超邁有不可掩。嘗觀其所著《翠寒》諸作，已自畏敬，又出其《唫囈集》者覽焉，益加信服。蓋於本學涵養既深，考據尤詳，所以議論，諷刺，探賾而闡幽，俱各有自。惟不汲汲於成名，而名自然暴著，其行業皆然，不獨詩然也。

張習《唫囈集跋》 噫，人稱杜少陵爲「詩史」，以其詩該古今朝野事實，可以備史氏之所未及載，謂之史誠宜。然未有自古迨今，而一付之吟詠者。且其有諷有刺，有抑揚攻擊，弔忠貞於未忘，誅奸佞於既滅，可謂得褒貶之大義，豈但資之以生議論也哉。觀是集者，尚有以知之。

趙章《唫囈集書後》 今觀子虛集，據理論斷，而時出新意，多史之所未發。賢者慕，不賢者因有警焉，亦惟協乎人心之理而不可磨滅也。其重梓以傳也固宜。說者謂詩不關於理，豈其然歟？

《隱湖題跋·跋翠寒集》 司空圖序生平警句，如「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如「得劍乍如添健僕，忘書久似憶良朋」云云，即令郊、島操觚，恐不免斷數鬚而下一字。既讀馮海粟《子虛詩序》，拈出若干聯，新琢驚人，不讓表聖。亟覓《翠寒》全集讀之，語語如煆歲煉年者，然出之甚易，質之白家老嫗，應亦解頤，直前無唐人矣，元人不足言也。

又《跋唫囈集》 漢魏迄唐，名家集中詠史詩亦不多見，逮宋末文文山始有詠史集，亦不過集杜句耳。至元始盛，如楊鐵崖《詠史樂府》，宋子虛《唫囈集》，凡古今朝野褒貶雌黃，直補全史所未備，足稱詩史矣。子虛自稱爲寐叟，又云「懵騰鄉人」，又云「吾寐」。吾寐，據梧而瞑。其玩世自放，猶五柳先生云「不知何許人」也。鄧中甫以爲謙詞，謬哉。惜《霅迺集》、《寒齋冷語》予未及見耳。

顧嗣立《題元百家詩集後二十首》一三 宋室今無我亦無，翠寒齋裏自歌嘑。秋千庭院昏黃月，恰似高人胸次孤。

《寒廬詩話》 若夫揣鍊六朝，以入唐律，化尋常之言爲警策，則有晉陵宋子虛(无)、廣陵成原常(廷珪)、東陽陳居采(樵)，標奇競秀，各自名家。

《石洲詩話》卷五 宋子虛七言樂府諸篇，馮海粟所極賞者，藻力雖極橫逸，然不無矯強處，非薩雁門天然清麗可比，似未可概以古錦囊中語目之。又：宋子虛詩題中稱唐玄宗爲李三郎，此小說口角，烏可以入詩哉？元人文字所以漸流於曲子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翠寒集》一卷，【略】子振序仿李中《碧雲集序》例，摘錄其佳句甚悉，所舉如《古研歌》之「神媧蹋雲去補天，留下一團焦黑烟」，殆粗獷不復成語；又如「楊柳昏黃晚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之句，亦欠自然。然其他品題，大抵精當。統觀其集，七言古體純學李賀、溫庭筠，時有雋語。樂府短章往往欲出新意，而反失之纖。五言律詩、五言長律，最爲擅長，七言絕句次之，七言律詩又次之。五言古詩，集中惟《建業懷古》一首，亦僅如拗體律詩，句句對偶，特平仄不諧耳。蓋才所不近，避而不作也，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又卷一七四 《唫囈集》一卷。【略】是集始於《禹鼎》，終於《留夢炎》，每事爲七言絕句一章，凡一百一首。各叙其始末於詩後，如自註然。詠史詩肇於班固，厥後詞人間作，往往一唱三嘆，託意於語言之外。至周曇、胡曾，詞旨淺近，古法遂微。无詩頗可觀，而此集亦不免以論爲詩之病。其中如《金明池》、《龜胡琴》、《婢勝兒》之類，旁摭小說，亦殊泛濫也。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十六首》一一 太湖三萬六千頃，落月長庚何處尋？《唫囈》《翠寒》眞賞絕，一編《鯨背》動豪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之二九 亂離骨立卧沈疴，鯨背高歌踏海波。天上自舒雲錦段，空中囈語帶烟蘿。

朱庭珍《論詩》二一 子虛新異雁門華，楊范當時自一家。漫如女郎輕曼碩，幾人神韻似梅花。

彭蘊章《題元人詩十二首》五 避亂吳門賃廡栖，子虛人望伯鸞齊。《翠寒》詩句追長吉，一曲爭傳《烏夜啼》。

分論

《次友人春別》 《元詩選》初集戊集：子虛律詩工絕，海粟盛稱此詩中聯。高季迪評其詩，謂「澹蕩遒逸，于虞、楊、范、揭外，別樹一宗」，亦篤論也。

《自題》 朱晞顏《鯨背吟原序》：僕初涉詩書，薄遊山水，偶託迹於胄科，未忘情于筆硯。緣木求魚，乘桴浮海。觀千艘之漕餉，勢若龍驤，受半載之奔波，名如蝸角。碧漢迢遙，一似桴槎于天上；銀濤湧洶，幾番戰慄于船中。今

將所歷海洋山島，與夫風物所聞，舟航所見，各成詩一首。詩尾聯以古句，蓋滑稽也，非敢稱于格律。然而風檣之下，柁樓之上，舉酒酌月，亦可與梢人黃帽郎同發一笑云爾。

《春別》《石洲詩話》卷五：子虛《春別》云：「楊柳昏黃晚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可謂清新，未經人道。

《西湖酒家壁畫枯木》《石洲詩話》卷五：《西湖酒家壁畫枯木》云：「拗怒風雷龍虎氣，盤摺造化乾坤力」，「造化」、「乾坤」復見句中，可乎？

《西湖》《石洲詩話》卷五：宋子虛《西湖》詩云：「戀著銷金鍋子暖，龍沙忘了兩宮寒」，語雖直致，可當宋詩史。

《題龔翠巖中山出游圖》《石洲詩話》卷五：宋子虛《噚囈集》咏古諸作甚塵陋，《題龔翠巖中山出游圖》七古亦劣。

《李翰林墓》《石洲詩話》卷五：宋子虛《李翰林墓》詩：「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雖太白復生，亦當激賞。

《題玉環病齒圖》《歷代詩話》卷六五：吳旦生曰：風刺隱約，正以婉勝。

傳記

《新元史》卷二三七《宋无傳》 宋无字子虛，舊字晞顏。宋末兵起，自晉陵遷平江，冒朱姓。搶攘之際，不廢學業。父國珍，領征東萬戶案牘，適病瘵，无乞以身代。入海抵竹島，風濤大作，无吟詠自如。至元二十四年，中丞王約薦之，以奉親辭。著有《翠寒集》。趙孟頫稱其風流蘊藉，皆不經人道語。又《噚囈集》一卷，《雜咏》、《古人軼事》、《鯨背吟》一卷，乃從事征東幕府時作七言斷句，議論諷刺，有裨時政焉。

紀事

宋无《翠寒集自序》 僕幼游漢沔，嘗從歐陽巽齋先生學。先生學浩瀾，莫窺其涯涘，獨於詩少致力焉。弱冠客江東，識中齋鄧侍郎于臺，鄧與歐陽鄉友也，屢以詩屬和，而啓發爲多。蒙知固深，曾未敢呈稿。尋以親病亟歸，公亦趣裝廬陵，濱行，始見而序之。

趙孟頫《翠寒集原序》 子虛姓宋，舊以「晞顏」字行，世居晉陸，家值兵難，遷吳，冒朱姓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少負氣，視功名如拾芥。宋末兵起，自晉陵遷吳，冒朱姓。雖奔走搶攘，不忘學業。嘗代父從東征入海，經高麗，病歸。舉茂才，以奉親辭。又：无以兵亂遷吳，至元辛巳父國珍領征東萬戶案牘，適病瘵，无請以身代。入海，雹雨驚濤，漂經高麗，復罹沈疴，瘦柴骨立。歸見二親，雖手疾未嘗輟吟。至元丁亥，中丞王公西溪舉茂才，以奉親辭。

著錄

宋无《翠寒集自序》 洎吳興趙翰長品題，皆少年時作，既方悔悟，芟摭迨盡。至海粟翁印可者，合二卷，僉曰可傳，而翁又割己資相之，始刻焉。今流落人間者是也。甲子逾耳順，息交卻掃，衰罷寢卧，猶念往昔跋涉南北，觸事命題，衝口作語，就亦棄去。六七年間，所作無幾，閒拾殘餘，裨成一卷，里人江村民復取書之，湖海大匠儻刊正諸，幸幸。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宋无集》十五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翠寒集》全卷，六十九葉。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宋逸士《翠寒集》一冊，六卷，宋无。

《萬卷堂書目》卷四 《翠寒集》六卷，宋无。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宋无《翠寒堂集》一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宋子虛《翠寒集》。 又：宋子虛《噚囈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宋无《翠寒集》一卷，《噚囈集》一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宋子虛《翠寒》、《噚囈》二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宋无《翠寒集》八卷，又《噚囈集》一卷。

《元詩選》初集戊集 《答無功歲暮見寄》附記：《翠寒集》馮海粟序，作于延祐庚申，時子虛年已六十餘矣。此詩頷聯云（「老依蕭寺僧留宿，相對蒲

團夜不眠」），當是其暮年手自編定者。其《啽囈集》小引，稱至元丙子中，載葉李、趙孟頫事，當是後至元所作。而《鯨背吟序》曰「至元辛卯」，則前至元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翠寒集》一卷，【略】元宋无撰。【略】是集前有自序，又有元貞乙未趙孟頫序、延祐庚申馮子振序，然卷末有題趙孟頫遺墨詩，不應有孟頫序。以自序考之，蓋此本爲无晚年自定，子振爲序而刻之，孟頫所序，乃其少作，以其名重，仍刊以冠集耳。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宋无《翠寒集》六卷，又《啽囈集》六卷，又《靄迺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翠寒集》一卷，舊鈔本，江都汪氏藏書。廣平宋无子虛著。【略】所著有《翠寒》、《啽囈》等集，其自銘曰：「壯歲識中參鄧公，稱以逸士；子昂趙公，止爲通吏；海粟馮公，命曰韻人。皆非所蒙也。馮知最晚，一見拙稿亟序之，復梓以餞行。」時年八十一歲，仍列廬陵鄧光薦、吳興趙孟頫二舊序，後有至治二年里人錢良佑跋，更有崇禎甲戌練川陸嘉穎記。朱卧庵跋云：「此陸鳴吾遺書，錢徵君罄室故物，今毛子晉家已刻行矣，但稍有異處，不如此本之佳。」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翠寒集》一卷，元宋无撰。汲古閣刊本，附《啽囈集》一卷，入《四庫》存目。　《敏求記》此書六卷，云張習所分。　附：元刊本，附《啽囈集》一卷。（邵氏）　補：影寫元刊本。失名人朱筆校。鈐「吳越王孫」印，盧址抱經樓散出之書。　明末毛氏汲古閣刊《元人十種詩》本，【略】余有一帙，余據明刊本校，補訂一百五十餘字。　補：《翠寒集》三卷，元宋无撰。明刊本，【略】前有至元丙子自序，鄧光薦序，元貞乙未趙孟頫序，延祐庚申馮子振序。鈐「士禮居」印。文祿堂見，借歸校汲古本，二本分集雖異，而次第篇章皆同，僅補訂一百五十餘字。又補鄧光薦序一首，然鄧序實爲《啽囈集》而撰，非此集所應有者也。　此書又有六卷本，明成化張習所刊；又有八卷本，見《千頃堂書目》序，近代收藏家著錄及《四庫》所收均作一卷，頗疑僅分卷不同，篇章無大異也。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校翠寒集跋》：《翠寒集》三卷，元人宋无子虛著。此明刊本，【略】惟此本失去刊書序跋，致雕版時地殊無可考。其鐫工雖未爲精，而饒有古致，以意斷之，或在天順、成化之際乎？余取汲古閣本校之，則差異殊多。汲古本不分卷，而此本分三卷，一也。汲古本祇趙、馮二序，而此本多鄧光薦一序，二也。至詩之次第篇什，兩本悉同，而以此本校汲古閣本，則訂譌補佚至一百五十餘字，且《三高祠》及《羅嗔曲》題下皆有小引，而汲古閣本無之，三也。是毛本授梓時固未及見此本矣。考此集《四庫》著錄爲一卷，近代諸家書目亦作一卷。《千頃堂書目》作八卷，錢氏《讀書敏求記》則載爲六卷，且謂此六卷乃成化張習所刊。　第檢《愛日精廬續志》載有元刊本，亦作六卷，則遵王之說蓋不可信。或遵王未見元刻，其所藏者適爲企翔刻本，以卷數與通行本有殊，遂斷爲張氏所分耳。　然循遵王所言推之，知此集又有企翔刻本矣。惟歷世綿遠，古籍散亡，匪獨元刊不可復見，即張氏所梓亦少人知，留此毛本孤行於世，設非余親見此明刻，又烏知毛本差譌如是之甚哉。余既遍考各家書目，知《翠寒集》有一卷、三卷、六卷、八卷之不同，而揣其實，初無以異也。《千頃目》所載八卷本，余頗疑「八」爲「六」字之誤，以他氏並無此說也。至元刊六卷本，雖未睹原書，然其篇什必與一卷、三卷者相同。蓋古來刻詩多分體爲次，如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絕、七言絕，每體各自爲卷，則正符六卷之數。元刊之分爲六卷，當不外此。緣子虛之詩傳世祇有此數，以一卷改編三卷之例推之，可知六卷之本乃編次之法不同，非於篇什有所增益也。姑懸此說，倘他日獲見元刻，庶可證余言之不謬乎。第有不可解者，此本前有鄧光薦序，爲毛氏汲古閣本所無。然余檢《皕宋樓藏書志》中明初刊本《啽囈集》考之，其卷首亦有鄧序，校其文字，前後符同者十之九，中幅及篇末述及《啽囈集》處略有刪易，似改文以就題者。中父縱腹儉，何至以一文分冠二集？意者此刻出於坊肆，將《啽囈集》之序刪改，以置諸《翠寒》之首。不知《愛日續志》元刊《翠寒集》六卷、《啽囈集》一卷，於其下先錄錢良右序，後又標題鄧光薦《啽囈集序》一行，是鄧序非爲《翠寒》作明矣。無端弄此狡獪，以誑惑後人，徒見其作僞心勞而已。茲仍錄鄧序於汲古閣本之首，以俟明達者之鑑察焉。

《補遼金元藝文志》　宋无《翠寒集》八卷，今一卷。又《啽囈集》一卷。

《木樨軒藏書書錄》　《翠寒集》三卷，（元宋无撰），元刊本（明刻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翠寒集》一卷，元宋无撰。明毛氏汲古閣刻《元人十集》本，傅增湘校并跋，一冊。　又：清抄本。陸嘉穎、朱之赤、翁同書、翁同龢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翠寒集》一卷，《啽囈集》一卷，二冊。元

宋无撰。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元十家詩集》本。

宋无《嘻囈集自序》　「嘻囈」語者，寐叟傳也。叟自云懵勝鄉人，好寐嗜吟，吟則寐，寐則吟，吟作「嘻囈」聲，似夢不覺，如醒未醒，不知吟耶寐耶？寐而吟耶？吟以寐也。眞語涉雌黃，肖侯曰：「主乎仁義褒貶也。」或問叟姓名，則曰：「吾寐吾寐，據梧而瞑。」斯亦亡是翁之流乎，鄉里但稱寐叟云。

鄧光薦《嘻囈集序》　余將泝九江，子虛始畀余序，其門人王東游來速之，欲梓以傳。第余知子虛者淺矣，子虛之不屑爲者深焉。作詩難，序尤難，子虛之詩顯果在余序，則唐三百家無序者，詩皆晦乎？係其詩之工拙爾。少陵云「清詩句句盡堪傳」，奚在於序？子虛之詩足以重余言也，故序之。子虛名无，「嘻囈」名集者，取列禦寇所謂寐聲，亦謙詞也。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宋子虛《嘻囈集》一部二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宋子虛《嘻囈稿》二冊。

《汲古閣校刻書目》　《嘻囈集》全卷，九十葉。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嘻囈集》一本，五樣共一套。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宋无《嘻囈集》一卷。

張習《嘻囈集跋》　余僅時嘗聆故老云：某鄉陳五經，恆資前哲光菴議論爲益。一日陳謁王不值，見案頭一編，私視之，乃宋子虛先生所著《嘻囈集》，退而徧求士夫家，得之。他日胥會，陳舉其中一二爲云，王失驚曰：「若何已得吾底蘊耶？」蓋光菴平素藉之爲奇談。後五經入翰林，以博學名海內。然予晚生，實猶未之見也。及官儀曹，國行先生《翠寒詩》，吾友凌序班季行袖之來，語予曰：「子知子虛復有嘻囈語乎？尚併行之。」季行未歲謝世，予亦有嶺南之命，遂攜來鍥諸梓。

趙章《嘻囈集書後》　詩弗患於無傳，而患於弗可傳，凡詩之傳者，人皆曰梓也。刻者之意亦欲爲不朽圖，而所以不朽者，不知不在於梓。今去宋未數百載，而子虛之詩梓已磨滅不傳。豈惟文然？凡物有形，終必有弊，雖金石亦不能保其不鑠不泐。使無可傳，雖當時人亦將厭而棄之，況可責其愛而梓、梓而傳于天下後世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嘻囈集》一卷，內府藏本。元宋无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八　《嘻囈集》一卷，明初刊本。元吳郡宋无子虛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嘻囈集》一卷，明初刊本，朱卧庵藏書。吳郡宋无子虛著。　又：《嘻囈集》一卷。【略】《翠寒集》外又爲此集，始於《禹鼎》，終於《留夢炎》。每詠七絕一章，凡一百又一。各叙其始末於後，自稱「寐叟」「懵騰鄉人」。好寐嗜吟，吟則寐，寐則吟。集名《嘻囈》者，取列禦寇所謂寐聲，實謙辭也。

《中國善本書提要》　《嘻囈集》一卷，二冊（國會）。汲古閣刻本（八行十九字）。原題「吳郡宋无子虛」。鄧光薦序。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嘻囈集》一卷，元宋无撰。明嘉靖刊本，十行二十字。前有至正十四年鄧光薦序。沈曾植藏，有跋。《四庫》存目。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嘻囈集》一卷，元宋无撰，清抄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嘻囈集》一卷，一冊。元宋无撰。明嘉靖丙戌秀水知縣趙章刊本。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明抄本聞見錄》　《嘻囈語》一冊，宋无子虛撰。抄本。此係未刻以前原本。見阮目、薛目，均作《嘻囈集》。

《蟫精雋》卷五　元朱名世字希顏，以所歷海洋山島與夫風物所聞、舟航所見，各成一詩，詩尾綴以古句，滑稽有風味，名《鯨背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朱名世《鯨背吟》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鯨背吟集》一卷，【略】舊本題元朱晞顏撰，前有自序，署其字曰名世，末又有自跋。序稱至元辛卯泛海至燕京，舟中成七言絕句三十餘首，詩尾各以古句足之。其末章云：「早知鯨背推敲險，悔不來時只跨牛。」因名《鯨背吟》。曹學佺編入《十二代詩選》中，長洲顧嗣立編《元百家詩》，據趙孟頫所作宋无《翠寒集序》，謂「无舊以晞顏字行，先世自晉陵遷吳，冒朱姓。至元中，其父領征東萬戶案牘，當行病瘵，无丐以身代，遂入海，經高麗諸山，未嘗廢吟咏，《鯨背吟》正其時作。」然序稱「偶託迹於（曹）〔冑〕科，未忘情於筆硯，緣木求魚，乘桴浮海」，與代父入征東幕府情事渺不相涉，與孟頫序所稱「西溪王公以茂才舉之，辭不就」者亦不合，又不知其何故矣，疑以傳疑可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鯨背吟集》二卷，鈔本。元朱名世撰。【略】著《翠寒集》，又《噙嚼集》，更有《鯨背吟》，乃從事征東幕府時作。皆七言斷句，議論諷刺，探頤闡幽，不當徒以詩目之。又按，趙魏公《翠寒集序》，云「子虛舊以晞顏字行」，而此本名作「名世」，前有至元辛卯中秋蘇臺吟人朱晞顏《自序》云「僕粗涉詩書，薄游山水，偶託迹於胄科，未忘情於筆硯。緣木求魚，乘桴浮海」云云，與代父從征幕府情事不合，疑以傳疑。今從《四庫》列《青陽集》後，其是否無從細求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三　《鯨背吟集》一卷，舊抄本。元朱名世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鯨背吟集》一卷，元朱晞顏撰。又刊本，附《海道經》之後。補：《鯨背吟》一卷，元朱名世撰。清鮑廷博手寫本，與《桃溪百詠》合裝一冊。余藏。

《中國善本書提要》　《鯨背吟集》一卷，與《陶邕州小集》合訂一冊（北圖）。鈔本（九行二十字），原題「元朱名世」。按序題「朱晞顏名世」，跋署「般居」，則名世當是字，而號般居。或云晞顏，宋无字也，辨見《提要》等書。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桃溪雜詠》一卷，【略】附《鯨背吟》一卷，元朱晞顏撰。

藝文

釋善住《次韵宋子虛》　茫茫萬人海，跂望渺難馮。從作山中相，爭如林下僧？艱難心轉小，老大氣偏增。只有閒爲貴，浮生幾箇能？

又《次韵酬子虛》　聞君久學仙，投老擬參禪。林下堪休影，區中且任緣。染髭飄有藥，漱齒井無泉（天旱故也）。幾換珠輪綫？窗間手自穿。散策過僧家，天寒烏帽遮。宦情閒去盡，詩思老來加。雪作空中片，雲生石上芽。風流自來往，塵跡到應除。

又《春字十絕無功已嘗和子虛諸公亦蒙見和遂復用元韵爲詩十首答之》　眼驚篇什思清新，錦繡心腸語不塵。好誇玉龍遊汗漫，朗吟閒看十洲春。

又《雪次韵子虛》　誰剪冰花散玉京，夢回疏窗作空明。豈知白首冥搜者，欹枕迢迢聽漏聲。

劉岳申

論述

李祁《劉申齋先生文集序》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斷自歐陽公而下，舂容大雅、鳴琚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厲、鬼眼頑耳者有之。琳琅炳煥，磊砢奇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儷美。在有元國初時，猶聞有相頡頏以甲乙數者。近至四五十年之間，則唯申齋劉先生，昂然獨步一時，無所與讓。當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相知最先且厚；虞、揭諸老，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挽入直館閣。四方贏糧執贄而來請者，足相躡於庭，由是而先生之文日益富矣。先生學問，根據切實，故其文思深遠；閱涉積久，故其文氣老成。好持論，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確然不可易。故其文辭簡而盡，約而明，峻潔脩整而和易暢達，決不肯廁一冗語、贅一冗字，以自同衆人。與人文，至有一言而足以得其終身者，此先生之文之大略也。

劉詵《送劉高仲考試武昌兼簡龍仁夫》　又聞鄰省起髯劉，還共波龍學海游。天下斯文宗白鷺，廬陵遺老尚黃州。孤鼎誰擅三千字，雙鳥高鳴五百秋。後夜月明南北共，定知吹笛庾公樓。

蕭洵《申齋劉先生文集目錄後識》　先生之文深於道，而高古要妙，自歐陽子以來，遂得其宗。當時先後詞林諸老皆爲之推讓，若臨川吳文正公嘗三薦於廟朝，卒終老下寮，無代言一日之責，或者爲可恨。先生嘗謂東坡「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語極痛快，蓋文章果足以垂世行後，不患世無知者，此先生之志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申齋集》十五卷，【略】岳申字高仲，吉水人。以吳澄薦，召爲遼陽儒學副提舉，不就。後授泰和州判，致仕。【略】岳申文宗法韓、蘇，故其氣骨遒上，無南宋卑冗之習。《豫章人物志》稱所作簡約峻潔，殆非虛語。至集中碑誌之作居什之四五，尤可據以考證史事。如《文天祥

傳》，比《宋史》所載爲詳。《夏貴墓誌》稱其出奇計、立戰功甚悉，而貴之失節偷生，絕不爲諱，且深致婉惜之詞，亦非曲筆諛墓者可比。觀其不妄許與，其文品之矜貴可知也。

傳記

《元史》卷一九〇《劉詵傳》附 同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行世。【略】岳申用薦者爲遼陽儒學副提舉，【略】皆不就。

《元史類編》卷三五 （存目）

紀事

李祁《劉申齋先生文集序》 自謂予嘗侍教於先生，先生極知愛予，宜不可辭。因念予之生也後數十年，又遠隔江湘數百里，不及見廬陵先輩諸老，而猶以得見先生爲幸。先生每見予，輒舉老杜「好心事、眞顏色」之句爲予誦之，予亦每念不忘。今也何幸，復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生與客坐談笑，又常好舉先輩諸老言論行事及其肖貌舉止，一一可敬可慕，故予私竊自幸，以爲予雖不及見廬陵先輩諸老，見先生如見諸老焉。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如見先生焉。

劉將孫《送劉岳申序》 吾友岳申繇論教永豐，得代且踰年，始能詣選。別且言曰：「何以贈我？」託我宗盟，相視如兄弟，爲舉昌黎薦侯喜語。若自有名聲，又托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今待舉有司，誰能踰岳申者？岳申所下視數等，格當授無不得，矧岳申之材又應格，是爲贈。岳申慨然曰：「吾豈患無見知者？獨平生師友間意如後山『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者，九京武子之不作，嗚呼曷歸？」予謹謝曰：我言之。嗟乎，岳申，吾歐門先進弟子子也。早事心遠聶先生爲師，宗家門下，大生林立，晚特推岳申無雙寡二。復誦之吾家君須溪先生。已而見於家君，驚嘆敬愛倍聶先生焉。岳申雍容兩家文獻，朝扶桑而夕玄圃，不知歲月之晼晚。一日心遠病，病十年，猶談論不衰。不二三年而與吾家先生相望棄諸生，岳申蓋嘗欲爲其師請銘墓，著交際游從本末，固屢許，第來日未渠央也。忽其中野，千古不贖。吾知岳申所爲悵悵於過化之蹊而棲棲於徐起之後者，其中之憬憬重有恨也。嗟乎，岳申，古稱師死而遂背之，與改面他門、毁變其所以學以譫遇一時者往往而是。厚哉，子之壹也。不可解於心，所謂求忠臣於孝子，政復在此。【略】予也第能言子之篤於舊耳，抑吾家君望子久矣，其孰能使聞京氏而求梁丘，懷公幹而進季重也邪？無亦或者憮然一嘆而止也。

著錄

李祁《劉申齋先生文集序》 先生之文多至千餘篇，遭世亂，蕩失過半。其門人蕭洵德瑜日夜捃摭編校，將以刻諸梓，而無其材。於是吉水郡侯番易費君振（達）〔遠〕慨然領之，期以梓成，當寘諸郡庠，使四方之聞者見者，知廬陵文章一脈其統系在此，而德瑜復來請予文爲序。

蕭洵《申齋劉先生文集目錄後識》 洵昔嘗受教門下，蹉跎暮色甚矣，無能爲先生之役矣。因與一二同志於喪亂後得遺稿什一，荷州之賢侯費君振遠梓成而列於學官，庶幾以俟後之來者。四方君子苟有先生之文未載茲集，尚希惠寄，以備一家之言，斯文幸甚。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申齋文》一部二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申齋集》十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申齋劉先生文集》二冊，全。元至大間劉岳申著，凡十五卷。

《秘閣書目・文集》 《劉申齋文》二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劉申齋文集》二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岳申《申齋文集》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申齋集》十五卷。【略】元劉岳申撰。【略】是集乃其門人蕭洵所編，李祁爲之序。元季嘗付剞劂，久經兵毁。顧嗣立《元詩選》蒐羅至備，獨不及此編。《江西通志》亦謂岳申文集今已不傳。今此鈔帙僅

存，亦可云希覯之本矣。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劉岳申《申齋集》十五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八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抄本。元劉岳申撰。門人蕭洵德瑜校正，番易費震振遠編次。　又：《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勞季言校本。元劉岳申撰。門人蕭洵德瑜校正，番易費震振遠編次。

《補遼金元藝文志》　劉岳申《申齋文集》十五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卷，鈔本。元劉岳申撰。李祁序，門人蕭洵校正并跋。吉水知州番陽費震刻之。傳本絕稀，故顧俠君《元詩選》遺之。此從元刊本傳錄，舊爲愛日精廬藏本。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申齋集》十五卷，元劉岳申撰。抄本。　附：元蕭洵刊本。（邵氏）　補：清寫本。余藏。　補：《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元劉岳申撰。清寫本，【略】從《四庫》本出。勞格手校。

《中國善本書提要》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四冊（北圖）。鈔本（八行二十一字），元劉岳申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元劉岳申撰。清陸香圃三間草堂抄本。二冊。　又：清抄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六冊。元劉岳申撰。清嘉慶間杭州趙氏星鳳閣鈔本，清鮑廷博手校，又鮑氏及近人鄧邦述各手書題記。　又：《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四冊。元劉岳申撰。傳鈔文瀾閣《四庫全書》本配補歸安陸氏皕宋樓鈔本，清咸豐戊午（八年）勞格手校，又勞氏及陸心源各手跋。北平。

蒲道源

論述

黃溍《順齋文集序》　按公行狀：公生而嶷岐，卯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藉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于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眞知實踐，不事矯飾，而于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學，無不究其精微。敎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于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終卻藥弗御，飲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爲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一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爲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鍛煉琱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即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昕陛，士大夫尤以爲榮，論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順齋叢稿》二十六卷，【略】詩文俱平實顯易，不尚華藻。

傳記

黃溍《順齋文集序》　公嘗爲郡學正，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敎國子，居歲餘，輒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今贈。

《元詩選》初集丙集　道源字得之，別號順齋。世居眉州之青神，徙家興元。道源強記過人，究心濂、洛諸儒之學。嘗爲郡學正，罷歸。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徵，入翰林，改國子博士。歲餘，引去。起提舉陝西儒學，不就。優游林泉，病弗肯御醫藥，飲酒賦詩而逝。以仲子機貴，贈秘書少監。

著錄

黃溍《順齋文集序》　故贈祕書少監順齋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機裒輯遺文曰《閒居叢稿》者爲二十有六卷以授某，俾序之。

《文淵閣書目》卷九　蒲道源《順齋叢稿》一部四冊，完全。

又卷一〇　《蒲順齋叢稿》一部三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蒲道源叢稿》二十六卷。

《秘閣書目・文集》　蒲道源《順齋叢稿》四冊。　又：《蒲順齋叢稿》三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蒲順齋叢稿》六冊，二十六卷，蒲道源。

《萬卷堂書目》卷四　《順齋集》二十三卷，蒲道源。

《近古堂書目》卷下　蒲順齋先生《閒居叢稿》。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順齋集》十四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蒲順庵先生《閒居叢稿》。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蒲道源《順齋閒居叢稿》二十六卷。

《元詩選》初集丙集　袁輯其遺文曰《閒居叢稿》二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閒居叢稿》二十六卷，【略】元蒲道源撰。【略】迹其生平，恬於仕宦，大抵閒居之日爲多，故其子機袁輯遺文，題曰《閒居叢稿》。凡詩賦八卷，雜文、樂府十八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蒲道源《閒居叢稿》二十六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一　《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舊鈔本。元蒲道源撰。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懿校正。

《新元史》卷二三八　仲子機爲秘書少監，袁其遺文曰《閒居叢稿》二十六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順齋閒居叢稿》二十六卷，舊抄本。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懿校正。元蒲道源撰。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次行題曰「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懿校正」。【略】後附其弟道銓誄及《墓石文》。【略】字畫娟秀，體兼歐、褚，必是名手書以上版者。卷一、卷二賦及古詩，卷三五律，卷四至六七律，卷七、八絕句，卷九銘、箴、贊、解、辨、說、樂語、春帖、疏，卷十題跋，卷十一齋醮文、祝詞、致語、上梁文、詩聯，卷十二樂府，卷十三經旨策，卷十四傳記，卷十五制表牋，卷十六碑，卷十七書，卷十八至二十序，卷二十一字說序，卷二十二祝文，卷二十三祭文、表辭，卷二十四、五墓誌銘、墓表，卷二十六行實。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鈔本。元蒲道源撰，男蒲機類編，門人薛懿校。後附弟道銓作《行狀》、子機作《墓誌》二篇。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閒居叢稿》二十六卷，元蒲道源撰。元刊本。　補：《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元蒲道源撰。韓小亭有舊抄。張金吾亦有抄本，男機類編，門生薛懿校正，黃溍序。季目有元刊本，【略】前至正十年黃溍序，次目錄。本書各卷卷首題「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懿校正」二行。鈐張雋藏印。辛巳歲暮見于廠肆。卷中缺葉頗多。卷十四第二十九、三十兩葉下半空缺，諸本均不能補。日本靜嘉堂藏一帙，爲陸心源皕宋樓故物。余有半部，存卷十四至二十六，缺葉斷版均同，不能互補。　清遐寄齋寫本，【略】版心有「遐寄齋」三字。每卷首亦題「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懿校正」二行，卷中遇朝廷等字空格，間有空格之字，其行款亦與元刊本同，應是自元本影鈔出者。鈐有張月霄藏印，即莫氏所記之張金吾藏抄本也。余藏。余據家藏元刊殘本校後十三卷，補缺文一葉，缺字數十。　清寫本，有汪文柏古香樓藏印。盧址抱經樓舊藏。　清李柯溪家鈔本，李氏手校。六冊。余藏。舊寫本，朱氏結一廬藏，今在其壻張幼樵家。聞朱氏尚有元刊本，亦歸張氏，深藏不出，莫可得見。

《補遼金元藝文志》　蒲道源《閒居叢稿》二十六卷。

《中國善本書提要》　《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附錄一卷，四冊（北圖）。鈔本（十行二十字）。元蒲道源撰。卷內題「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懿校正」，卷內遇元代帝王均抬頭，蓋從元刻本出。

《木樨軒藏書書錄》　《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元蒲道源撰）。附錄一卷。影抄元本（清傳抄元刻本）。半葉九行，行十四字。目錄標題後題「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懿校正」二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元蒲道源撰。元刻本，七冊。存十三卷：十四至二十六。　又：明抄本，三冊。　又：清遐寄齋抄本，傳增湘校并跋，六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附錄一卷，四冊。元蒲道源撰。舊鈔本配補鈔本，卷九至卷十九鈔配。北平。　又：《蒲道源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六冊。元蒲道源撰。舊鈔本，清道光己丑李

柯溪手校并跋。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下　補：《順齋樂府》一卷，元蒲道源撰。民國十一年朱祖謀輯刻《彊村叢書》本，余據元刊《文集》校。

袁易

論述

綜論

陸文圭《跋袁靜春詩》　具區甫里之間，近世有隱君子焉，結茅構亭，出蒼莽之墟，樵村漁舍，混爲一區。城市之迹疏而麋鹿之性馴，嗜欲之機淺而鷗鳥之情親。所交皆畸人逸士，西鄰北里，詩簡往來，清江白月，舉樽相屬，優游不仕者四十餘年。今來吳中，與其子游，而隱君歿久矣。示余手澤一編，伏而讀之，體製精嚴而不雕，音響和平而不激。仰攀陶、阮，俯凌鮑、謝，而機軸自成一家。余恨不獲登靜春之堂，相與上下其議論，而遺風流韵，猶隱隱紙上可掬。惜哉。

趙孟頫《題高士圖》　余爲通甫作此圖，正以通甫好修之士，使之景慕其高節耳。然予自謂頗盡其能事，此難與不知者道也。

陳方《袁靜春雜詩跋》　予嘗聞外舅存悔翁論袁先生詩可近半山，而困學於此十三章，期以少陵、山谷。然山谷律法雖嚴，未免削刻，不能無詭遇之意，視少陵闊步隨心，未嘗不範我馳驅者，前輩評之矣，況閑遠清麗，不知可盡山谷否耶，困學必有所見也。且此所雜賦皆五字詩，律呂和諧，使氣有所充，豈不可造少陵之藩耶。更閱全集，則存悔當中的矣，姑摭此以問于仲長。

鄭元祐《袁靜春雜詩跋》　全集慶昕公鄉客南屏，覃思文字間，視（闕）教寂音不啻方駕過也。故論議詩與文，斤斤少許可，獨盛稱吳人袁靜春先生所作詩，至謂清麗秀潤，數十年所無有。元祐固已驚掉，而昕出先生詩讀之，恨不多見，而昕言已足信。及來吳中，先生子泰仲長與元祐相友善，且已集錄先生詩爲若干卷刊行，元祐得盡讀先生詩，而昕之言益信。此卷先生手澤，仲長寶藏者，鮮于君首題，直以杜拾遺、黃太史并言，黃從杜出，其間不可分寸亂。鮮于大手筆，而其言如此，蓋自有所見。今昕公爲天子祠官，言論重當世。元祐閭巷賤士，不足知先生，故托昕推重先生之意於卷後而歸之仲長云。

柳貫《袁靜春雜詩跋》　予不識通甫，而亦不多見其詩，所見者止是十三首而已。然即是十三首，而閑雅清專之趣已見言間，雖尚論其人可也，獨詩乎哉。

鮮于樞《題靜春堂詩集》　《杭州道中書懷》四首，《重午客中》三首，《寄吳中諸友》六首，竝見《靜春堂集》第二卷。右十三詩，命意閑遠，下語清麗，可謂不流于俗矣。然少加精密，杜少陵、黃山谷不難到也。

姚安道《袁靜春雜詩跋》　予生晚，不識困學翁，而雅善其子必明，每見其論先友之能詩者，吳下袁先生必在其間。及客吳，先生已矣，獲交其子仲長，出先生所爲詩一卷，手澤尚新，有困學翁跋語，予於是益知必明之言信而有徵。《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卷近之矣。

黃溍《袁靜春雜詩跋》　先生落拓不羈，放情物表，肆筆成章，皆直寫其胸中之奇，春江靜波，秋山峻峰，不足爲喻也。吾儕碌碌從俗浮湛，與先生相去遠甚，而欲強加評品，正如盲人說象，知其鼻謂象如杵，知其牙謂象如蘆菔根，一語不契，便成聚訟，豈不發先生泉下一哂也哉。

龔璛《靜春堂詩集序》　予於通甫既曰古之人，豈必以半山枉通甫？譬諸登峰造極，循循來徑，尚于此乎見之也。古人所嘗有者皆有，今人所當無者必無，靈傑百出，清婉明麗，抑古謂酷令人愛者，非耶？憶通甫與予交，上下古今，一返諸性情之正，予固望其鳴國家之盛。橫經石洞，歸而不復出靜春堂，手校萬卷，築修亭遂志焉。屬其仲子泰輯遺編，托予序。死者如可作也，顧焉得如通甫者與之評。

又《袁靜春雜詩跋》　伯機見通甫詩，以古人自期，自是當家語。或者疑非伯機筆，殆未得其賞偁乘快之趣耳。其品評字字的確，非伯機不及此，仲長寶之。

貢奎《袁靜春雜詩跋》 高人詩絕妙，留與後人誇。江海思親友，風塵老歲華。欲乘山谷興，遠訪杜陵家。知己眞成夢，歌殘重嘆嗟。

楊載《靜春堂詩集序》 通甫生于治世，雖以文學補官，未及受一命。所與爲莫逆交如郡人郭祥卿、高郵龔子敬皆知名于時，在吳郡文士中，三君子號爲領袖。通甫卒，年未五十，二君子年位皆過此，其名亦浸聞于朝廷。序通甫之詩，皆盛有所推許，謂己不能及。二君子者，過爲謙詞，求以愉悅于人，然則通甫之詩必傳于世無疑矣，豈以區區之皮、陸而有所不逮也哉。

釋大訢《送張清夫并序》 清夫吳江人，爲其友袁通甫收遺文來錢唐，作歌送別：袁子平生妙斲輪，未必俱化隨埃塵。十年讀詩不相識，斯文義與骨肉親。遍搜遺稿走江城，吳人往往未知名。

湯彌昌《靜春堂詩集序》 作者以學而爲詩，匪直以詩而爲學。【略】若袁通甫，其以學而爲詩者與。通甫年志學即與余友，自宋亡，科舉廢，俛焉尋究源委，篤於務本之學。于《六經》、《四書》，則研訂訓詁而探索微旨，于遷、固諸史，則視時與事而析其是非，迨《莊》、《騷》而下，莫不旁貫通暢，涵泳優柔，遡而會「六義」之極者，通甫之學也。雖日與同志求麗澤之益，而通甫穎悟自得，奔軼絕塵不可及矣。故其爲詩，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法度森嚴，旨趣高遠，得馳騁變化之妙，一時擅詩人能事矣。中歲以才謂推擇爲邑校師，遄長精舍，階是膴仕，可郡文學矣。未及一試從政之才，而遘疾不起，惜哉。

吳寬《靜春堂詩集跋》 通甫之學行可以考見。靜春與子敬、祥卿尤善，趙文敏稱爲吳中三君子，又嘗圖《袁安卧雪》事遺之，以擬其高節。其見重如此。

陳繹曾《靜春堂詩集後序》 靜春，袁先生別墅，吳淞、具區之間，花木足以致美于目，絲竹足以致曼于耳，園池亭榭足以致佚于身，琴書棋酒賓從之勝足以致樂于心。資蘊藉而學贍給，尤得吳會之美者而居有之，故其詩如奏雅琴，巍然而高山，湯然而流水，穆然而《南風》，洋然而《文王》，愀然而猗蘭，悽然而履霜。情境之通，錯然百變，而和平詳雅，主于中者，固藹如也。嚴古似建安，工緻似三謝，嫻冶似徐、庾，沖淡似陶元亮，合數長而引之于律度，蓋近取之王介甫。就其資與學而發之于所居所遇，不失情境之眞，斯可謂不求異古人而自能成家者矣。繹曾始聞先生于林彥栗，恨晚不及交。延祐七年冬，先生之子仲長扁舟追余于梁溪，盡出先生遺稿嘗手所校定、可繕寫者若干首，俾余叙，併得見子敬龔先生所爲序，其云「靈傑百出，清婉明麗」者，評先生詩可謂簡而盡，不容復措辭，因疏其所以清婉明麗而靈傑百出之故于卷後。

郭麟孫《書靜春堂詩集後》 蓋其所蓄既深，上自三百篇以至魏、晉、唐、宋諸家之詩，莫不融會于胸中，故其作爲篇章，自有不期似而似之者耳。雖然，似特其形體也。至于妙而化之之地，又有超出于古人語意之表者，尤未易識也。余頗有志于此事，然極力爲之不能工。今幸通甫之詩鋟梓以傳于世，余將購求一集，朝夕優柔涵咏之，他日或考見余之詩，曰頗似袁通甫，則予詩進矣。

錢重鼎《題靜春堂詩集》 閉門雪卧遠，詠史風情留。有詩三百篇，令子手所裒。汝翁秀儒林，殖學媲前修。《六經》窮窔奧，萬象工雕鎪。廣矣雅音正，悕矣騷情幽。照耀明月珠，珍重珊瑚鉤。一讀令人喜，再讀令人愁。李杜骨已朽，江河名同流。憶昔託末契，東城得追遊。平時少契闊，暇日多倡酬。櫟材自揣劣，藻思誰與儔。老我歲冉冉，霜鬢風颼颼。索居破茅屋，寒擁敝貂裘。夜來清夢飛，故繞松江頭。夢中不識路，脩亭渺悠悠。粲然見梅花，落月香影浮。性情閱千古，感發卒未休。神交付冥冥，知我雙白鷗。

王燧《袁靜春雜詩跋》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每恨生晚，不獲親承前輩先生論議，幸於文字間時得接對文采風流之懿。今觀吾鄉袁先生手書詩什，洎鮮于困學至黃文獻公諸搢紳大夫士題識，如拂蒙霧，而睹景星之昭粲，心目俱開矣。伏讀再四，謹書於後。

吳訥《識靜春堂詩集》 惟吾郡山川秀麗，素稱士夫淵藪。元氏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閭間，以詩酒玩世者衆。迨元貞、大德後，稍出居儒黌，以淑後進，若靜春與子敬、重鼎、彌昌是也。予生晚，每切景仰，茲因以凝之請，謹書是以復。若夫靜春之德之學，觀卷中諸作可見，不待予之勦說而知也。以凝其尙寶諸。

又《識靜春堂詩集後》 嗚呼，吾郡素稱士夫淵藪，世變相仍，故家子孫能嗣守先業者鮮矣。通甫手書諸詩，在元大德間，距今已一百四十年矣，是非子孫之賢，其能保藏而不失墜也哉。雖然，猶有進者，《詩》曰：「孝思維則。」通甫之學之德，困學以杜拾遺期之。龔子敬叙其詩，謂得性情之正；牆東謂其嗜欲之機淺，是皆後人所當勉者也。敢以是復諸檢校。嗚呼，其覽茲哉。

朱存理《訪袁廣文先生承示先世靜春遺墨觀之因賦此拙語為寄》 曉起

候君扉，君方事盥沐。啓扉延入座，疏櫺逗晴旭。手挾高士圖，贈君表流俗。君爲出雙卷，一展光爛目。靜春十三詩，聯翩凡兩幅。曾寄鮮于公，評擬入山谷。後有諸老題，鑒賞意云足。載讀《靜春集》，序者人五六。黃公一埋銘，具見衣冠族。一一手跡存，愛護比金玉。當其示我時，瞻仰氣逾肅。知爲先世重，卷舒不命僕。客亦知主意，不使手汗觸。再拜謝主人，爲我煩一錄。我生特嗜古，見此喜盈掬。緬懷蛟龍浦，叢薄蔭□屋。它日攜此詩，泛舟訪遺躅。

《元詩選》初集甲集 明正統中，吳文恪公訥題其卷尾曰：「元世祖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閭間，多以詩酒玩世。元貞、大德以後，稍出居儒黌，以淑後進。若靜春與子敬、師言是也。」通甫子泰、孫永福，皆以能詩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靜春堂集》四卷，【略】延祐四年，龔璛爲之序，推之甚至。然以王安石擬之，殊不相類。卷末有厲鶚跋，擬以黃、陳，亦未盡然。易詩吐言天拔，於陳與義爲近，與黃庭堅之鎔鑄劖削、陳師道之深刻瘦硬，其門徑實各別也。有元作者，綺縟居多，易詩雖所傳無幾，而風骨遒上，固足以高步一時。龔璛等所作集序墨迹，至明正統中尚存。吳訥題其卷末，深致向往，蓋其人品、詩品均有動人遐想者矣。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五 手校山堂萬卷書，筆牀茶竈泛江湖。吳中諸友如相問，小艇時看卧雪圖。

分論

《八月一日雨後》 厲鶚《靜春堂詩集原跋》：靜春詩似黃、陳學杜，往往以蒼硬盤鬱出之，當是去宋未遙，不染元人纖靡之習耳。《八月一日雨後》七古一篇，意氣擺脫，才情奔放，具體大蘇矣。

《客杭雜詩》 干文傳《書靜春堂詩集後》：通甫客杭賦雜詩十三首，困學翁喜其閑遠清麗，而以杜少陵期之，識者謂爲的確之論。噫，非伯牙不能精其技，非子期不能審其音，九原不可復作，徒發覽者一唧云。

《八聲甘州》（正丹楓亂葉舞詩情） 戴表元《題袁通父詞卷》：姑蘇袁通父示余《長橋秋夜詞》，題爲「懷湯師言、張叔夏諸人而作」。余少年時屢過其地，攬慕古人風流遺迹，俛仰太息，亦知爲游行快心處。於時舉措輕捷，交游易得，不知世間離合之苦。顧今此樂，既不數數，而同輩友朋消爍且盡，幸而存者，復憔悴無聊賴，故讀通父詞而悲，又羨通父之襟誼，能文而好禮，皆余所欲爲而不可得也。

《燭影搖紅》（日日春陰） 《蕙風詞話》卷三：袁靜春《燭影搖紅》云：「鳳釵頻誤踏春期，寂寞牆陰冷。」下句略不刷色，卻境靜而有韻。

《臺城路》（湖山青倚東風外） 《蕙風詞話》卷三：〔袁靜春〕《臺城路》云：「但詩惱東陽，病添中散。」清姒喜其屬對穩稱。

傳記

黃溍《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略】五世祖南渡時卒，葬於吳，因家焉，故今爲平江人。【略】父曰樞，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部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大悅，將薦之于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就職。既歸，卒隱弗仕。即所居西偏爲堂曰靜春，壅水咸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芰荷蒲葦，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屬，敷榮繚繞。而其外則左江右湖，禽魚飛泳于烟波莽蒼間。堂中有書萬卷，悉君手所校定。客至，輒斂卷，相與縱飲劇談，留連竟夕乃已。君丰姿秀朗，每雨止風收，挾小舟，以筆牀茶竈古玩器自隨，逍遙容與，扣舷而歌，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君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俱發於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雙峰之說，上及于考亭，多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爲詩有《靜春堂集》若干卷，龔氏子敬爲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稱其閑遠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爲一時名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嘗取《汝南先賢傳》所記漢司徒袁公卧雪事寫爲圖以遺君，且曰：「予作此圖，正以通甫好修之士，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問可知。【略】君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五，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長洲東吳鄉赭墩先墓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爲元統二年，於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居之熙熙，行之施施。世非我遺，我有不爲。寤言歌之，其聲也希。昭昭其垂，表以刻辭。

紀事

郭麟孫《書靜春堂詩集後》 余曩與通甫游，時錢德鈞、湯師言相率酬倡，通甫每有所作，諸公輒咨嗟歎賞，以爲不可及。自後余因作吏，遂廢此事。客錢唐時，通甫嘗以二詩見寄，適有簿書之役，不克繼和，至今猶歉然于懷。再調江東，歸吳，則聞通甫已仙去，每痛斯人之不可復作，未嘗不爲潸然出涕也。方通甫年少英發，玉色照人，駿馬名姬，輕裘側帽，酒酣耳熱，彈舌頓足，作《敕勒歌》，一何其豪壯也。蓋將有以用斯世，而弗克遂厥志。及歸隱于松江之濱，築室治圃，種花藝竹，繞舍芙渠數十畝，雜植茭芡蓴菜于其閒，茹美鈞鮮，絕不與塵事接。扁其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日與賓客講論經理，商略古今。暇則具筆床茶竈，扁舟五湖，盡取乾坤清氣以充其詩。余爲饑所驅，不能相從于靜春堂，上下其議論，尤深以爲恨。歿數年後，其子仲長以遺稿示余，且徵余言。子方、子敬已叙其端，余何敢措一辭。

楊載《靜春堂詩集序》 通甫有宅，在郡城東南二十里蛟澤之濱。蛟澤當吳淞江之下，其水甚深，魚鼈蝦蟹皆聚于此。通甫爲圃于堤上，圃之中作堂而居之，名之曰靜春。通甫日乘小舟往來于菰蒲叢薄之間，飲酒放歌，其樂無涯。夫既遠去城市，抗跡塵埃之表，罕與人事相接，又善爲文詞，才思有餘，則操觚弄翰，篇章閒作，有感于衷，難嘿嘿而遂已。朋友相過，必再三強留，盡歡乃聽去。相得稍深，經時不來，輒爲書招之，事見于集中，次第可攷也。

吳訥《袁靜春雜詩跋》 吾郡通甫袁先生，元大德五年辛丑自石洞書院謝事，游杭，因書五言唐律十三首，奉漁陽鮮于公伯機。伯機時爲浙東帥府都曹，吟詩作字，奇態橫出，一時南士多慕與之游，故通甫亦以詩求正。越明年壬寅，伯機北還，得官太常典簿以歿。又四年丙午，通甫亦捐世矣。

吳寬《袁靜春雜詩跋》 寬少喜考論吳中前輩，嘗閱元《黃文獻公文集》載《袁靜春先生墓誌》，知其爲吳人，而尤以不得見其子孫爲恨。他日，社學師袁以昭氏過予，談及其家世，則靜春乃其五世祖也。又明日，挾靜春所寄鮮于太常游錢唐雜詩來示，於是靜春之子孫既得見之，又得見其手跡，而詩有《懷吳中錢德鈞》以下諸友之作，又因得見前輩數人於一日間，爲欣幸久之。

《吳中人物志》卷七 袁易字通甫。其先自汴來吳，故今爲吳人。少敏于學，嘗薦于朝，力辭之，歸隱吳淞江之濱，所居名靜春堂，其詩集亦以是名。虞伯生、楊仲弘輩數人爲之叙，而鮮于伯機稱其「閑遠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爲一時名流推尚如此。吳興趙子昂又嘗取漢司徒卧雪事，寫圖遺之。卒年四十五。金華黃晉卿爲志其墓。子仲長亦有文學。

《元詩選》初集甲集 丰姿秀朗，不求仕進，部使者將薦之于朝，謝不可。行中書省署徽州路石洞書院山長，罷歸。所居吳淞、具區之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定。堂之外蒲、荷、松、菊、梅、竹之屬，繚繞其間，左江右湖，禽魚翔泳。或風止雨收，挾小舟，以筆床、茶竈、古玩器自隨，扣舷高歌，望而知爲世外人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不求仕進，部使者擬薦於朝，謝不應，行中書省署徽州路石洞書院山長，旋亦罷歸。居吳淞、具區之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定，或棹舟，載筆牀、茶竈、古器游于江湖。趙孟頫嘗爲畫《卧雪圖》，稱易與龔璛、郭麟孫爲「吳中三君子」。

《新元史》卷二三七 力學不求仕進，行省使者將薦之，易固辭，辟署石洞書院山長，亦不就。居吳淞、具區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讎。又：與郡人龔璛、郭麟孫爲吳中三君子，趙孟頫嘗作《卧雪圖》以美之。

著錄

鄭元祐《題袁通甫詩》 及來吳，先生之子泰仲長與僕相友，且已集先生詩若干卷，刊行。

楊載《靜春堂詩集序》 《靜春堂詩集》者，吳郡袁君通甫之所作也。【略】通甫之子泰持其詩視余，徵余復爲序，故爲具論之云爾。

虞集《靜春堂詩集序》 仲弘所謂「三君子」者，集游吳時略遇郭祥卿，而龔子敬官宣城不相見。通甫固已去世久矣，從其子得所爲詩讀之，又見子敬所謂「古人之所嘗有者皆有，今人之所當無者必無」，蓋已得其風致于筆墨之間矣。

湯彌昌《靜春堂詩集序》 歿後數年，中子仲長泰始哀其詩刻梓以傳，余

時官金陵，弗及知。暨旋里取而視之，則散落不少。憶昔通甫無恙，與余無三日不晤語，否則走奚奴，遞詩筒，于是詩章樂府余得之最多。至是，授仲長數十篇，而集始粗備。屢徵序引，故爲詳述其詩學淵源所自。九京有知，亦必喜平生故人爲發其幽潛耶。

吳訥《識靜春堂詩集》 右，吾郡靜春袁先生詩集，叙跋暨墓銘共九通，元延祐、至治中諸老之所作也。後百二十餘年，先生五世孫刑部檢校鼎以凝持以見示，且曰："先高祖詩版不幸燬于兵，其序銘等作則皆諸老親稿，今謹裝潢成卷，望與疏其隱顯履歷，庶俾後人知之而不忘也。"訥不能讓，因疏而歸之。

又《識靜春堂詩集後》 迨後二十五載，通甫之子仲長出示江浙儒學提舉致仕龔璛子敬、禮部尚書致仕干文傳壽道、集賢學士貢文靖公奎仲章、江浙儒學提舉鄭元祐德明、翰林待制柳貫道傳、侍講學士黃文獻公溍晉卿暨子敬婿陳方子貞、四明姚安道師德，各有題識。入國朝洪武中，吾郡贈太子賓客文靖公王璲汝玉復書于卷後，以致景仰之意。

吳寬《靜春堂詩集跋》 元儒袁通甫先生著《靜春堂詩集》，諸名公若龔子敬、陸文圭、楊仲弘、湯師言、陳繹曾之有序，虞邵庵、郭祥卿之有跋，錢仲鼎之有詩，所以交贊而互評之者，殆無遺意。詩既刻版，後燬于兵火。此卷爲當時諸公手書，幸哉獨存，而黃晉卿爲作《墓誌》，亦在卷中，蓋嘗論及其詩，因附之也。然籍此篇，則通甫之學行可以考見，而不徒爲能言之士矣。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袁通父《靜春堂集》一部一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袁通父《靜春堂詩》一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袁易通父《靜春堂集》□卷。

《元詩選》初集甲集 所著《靜春堂詩集》四卷，郡人龔璛子敬、郭麟孫祥卿、湯彌昌師言爲之序，一時名士如楊仲弘、鮮于伯幾、黃晉卿輩皆有所論次。趙魏公作《卧雪圖》貽通甫，稱通甫、子敬、祥卿爲「吳中三君子」云。兵火後，刻集散失，而諸公手書尚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靜春堂集》四卷，【略】元袁易撰。【略】是集乃易歿之後其子泰所編。

黃丕烈《清抄本靜春堂詩集四卷跋》 靜春遺墨卷，向藏吾郡袁氏。袁之婿徐某歿後，袁之女出篋藏遺物，盡售諸賈人，是卷亦在其中。想袁後無人，故歸婿家，卒爲吾友海寧陳君所得，甚珍之。余從五硯樓見有《靜春堂集》舊抄本，因向簡莊借靜春遺墨卷核之，多所校正，而簡莊復出此冊，屬爲勘對。其舊抄之勝于是者，八卷之目尚合，詩則四卷後失之。當年流傳抄寫，想因詩不合，故並目去之，失彌甚矣。況金華家先生撰《墓銘》，本云「有《靜春堂集》八卷」，今傳錄者，並定其格律，俾後人昧于卷數，豈不大可恨乎。向之著錄者未詳及此，故記此以質簡莊。至于詞句之間，無甚異同，不及爲之手校云。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袁易《靜春堂集》四卷。

丁初園《清抄本靜春堂詩集跋》 右《靜春堂集》四卷，附一卷，爲陳簡莊徵君寫本，魏稼孫錫曾以予藏有《靜春詩翰》雙卷，故爲代購之海鹽馬氏漢晉齋者也。詩翰爲五硯樓舊物，後歸簡莊，身後遺書半屬馬氏，雙卷則爲黃堯圃主事購去。有四詩紀事，附錄卷中。並屬潘榕皐戶部一再跋之。不知何時轉入毛君叔美慶善紅豆樓中。手書所佚吳文定跋語補入，珍惜甚祕，不示人。叔美于壬子歲去世，【略】予因以卅金並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雅集圖》同購得之。辛酉，越州被難，《雅集圖》爲傅節之司馬借失，雙卷幸隨予入閩，得免劫火之焚。予嘗欲仿汲古閣刻《金臺集》例，以詩集重付手民。盡鈎諸公墨跡登板，顧以鮑氏所刻不全爲憾。今讀蕘翁手跋，知五硯樓藏書亦非足本，則恐海內更無全書矣。蕘翁藏書，爲福州陳氏購得不少；《帶經堂書目》著錄鈔本四卷，不知即是跋中所稱舊鈔本否。當向借校，以證異同。倘得補完後四卷目錄，則豈非一快事耶？

《補遼金元藝文志》 袁易《靜春堂集》四卷。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〇 《靜春堂詩集》四卷，附錄一卷，元袁易撰。知不足齋本。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九 《靜春堂詩集》四卷，抄本。元吳郡袁易通父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靜春堂詩集》四卷，附錄一卷，舊鈔本，李伯雨藏書。吳郡袁易通父。【略】集八卷，爲其子郡學教授泰編，延祐庚申高郵龔璛首序，同序者爲陸文圭、錢重鼎、郭麟孫、楊載、虞集、湯彌昌、陳繹曾。明正統三年，海虞吳訥又爲後跋，訥蓋其五世孫也。後有吳寬一跋。集遭兵火，僅存四卷，《四庫》著錄者即是本也。袁氏五硯樓既錄其文，黃氏蕘圃又攷證之而爲附錄一卷，且謂「此集之可寶者在八卷之目尚全，或可因是以俟訪求」

云云。此本宣城李氏伯雨又從堯圃本錄出者。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靜春堂集》四卷，舊鈔本。元袁易撰。【略】是集乃易歿之後，其子泰所編。延祐四年龔璛爲之序。此集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墨蹟流傳世間，今藏寶華盦。【略】鈔本多訛字，改定，覺眼界爽朗。

《**著硯樓書跋・集部**》《靜春堂集》殘鈔本：鄉先輩袁通甫先生當胡元時，不求仕進，居吳淞，具區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定。著有《靜春堂集》八卷。明、清之際，止殘存前四卷，又無傳刻之本，僅賴朱性父《鐵網珊瑚》集錄十三首。《四庫》著錄四卷，所據兩淮馬氏藏本，已非完帙。其後鮑氏知不足齋所刊，亦止四卷，惟黃蕘翁得五硯樓藏書鈔詩集翰墨一帙，其八卷之目猶具，以是知庫本、鮑刻僅得其半。五卷以下，文字雖佚，循目以求，猶可略存廬山焉。蕘翁得此後，珍爲罕秘，遞加跋語。後歸汪氏藝芸書舍，猶惜五硯樓主人之珍其世澤，而未能傳布耳。此書幾經傳徙，十餘年前，故人丁初園先生以三百金得之坊肆。初園復據鮑刻勘訂異同，以別紙附識，籤於書中。初園藏篋，固珍秘不輕易示人，人亦無有知其書者。去冬兵燹，其篋衍狼籍殆盡，此書散入群賈之手。伯兄以重值求爲合浦，歷時半歲，得書三冊，其詩集下冊三、四卷，久亦無從踪跡矣。幸蕘翁所稱八卷之目猶在，藉此可睹舊觀矣。頻歲搜羅鄉賢遺著於汝南世澤，先後獲永之、魯望二集，並爲世所罕覯，經亂幸存篋衍。此雖殘鬻，經前賢藏錄，允相鼎峙矣。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靜春堂集》四卷，元袁易撰。知不足齋本。補：《靜春堂詩集》四卷，元袁易撰。舊寫本，【略】前有延祐庚申龔璛序。松江韓氏讀有用書齋藏。《靜春堂詩》，諸元人序之，手蹟尚存。曩在滬上曾獲一見，舍龔序外，尚有至治元年陸文圭序，至治二年楊載序，錢重鼎、郭麟孫、虞集序，泰定元年湯彌昌序，至治元年陳繹曾後序，合裝一卷。元人文集序跋手跡尚存者恐亦僅此矣。記此以廣異聞。補：《靜春堂詩集》四卷，元袁易撰。附錄三卷。清鮑氏刊《知不足齋叢書》本，在二十八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靜春堂詩集》四卷，元袁易撰。附一卷。清抄本。黃丕烈校并跋。周星詒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靜春堂詩集》四卷，一冊。元袁易撰。舊鈔本，清半村學人手校并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袁易《靜春詞》一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袁易《靜春詞》一卷。

趙萬里《靜春詞輯本題記》　右《靜春詞》一卷，明以後久佚。康熙間，朱彝尊曾見之，錄入《詞綜》者僅二首。今所傳知不足齋本《靜春集》四卷，蓋本八卷而佚其半。黃丕烈舊藏抄本《靜春詩集》四卷，八卷之目尚全，與施國祁《禮耕堂叢說》稱「張訒庵藏有詩集後四卷之佚目，詩餘目亦在焉」說相似。此本自明鈔《四朝名賢詞》錄出，與黃氏藏本《靜春集》卷目全合，蓋即錄自集本，非別見他本也。通甫與玉田交善，故詞境亦空靈疏秀，與玉田相似。山中白雲與通甫往還之作凡二首，可互觀也。

《**詞徵**》**卷四**　《靜春詞》一卷，元袁易撰。舊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宋元明三十三家詞》：《靜春詞》一卷，元袁易撰。

藝　文

陳基《過袁靜春先生墓》　每讀遺文爲悵然，一盃今酹赭湖邊。空遺玄晏先生宅，不見山陰道士船。日暮蛟龍歸近浦，春深鷗鷺散平川。兒郎也復能傳業，白首躬耕祭墓田。

管道昇

論　述

《**書史會要**》**卷七**　管夫人，【略】有才略，聰明過人。爲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亦能書。仁宗嘗取夫人書合魏公及子雍書善裝爲卷軸，識以御寶，命藏之秘書監，曰：「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也。」

鄭雲《管夫人畫竹石詩并序》 夫人名道昇，趙子昂室。善詩畫，至今吳興有管夫人畫竹，在白雀寺壁。 誰裁弄玉碧雲簫？吹過瑤臺月影遙。白鳳一雙何處下？水晶宮裡赤闌橋。

《聽秋聲館詞話》卷八 至元時趙文敏、管夫人，明時楊升庵、黃夫人，林子羽、張紅橋、葉仲韶、沈宛君、沈君庸、張倩倩、閨房酬唱，世艷稱之，此外亦不多覯。

《畫梅》 《名婉詩歸》卷二三：寫畫梅，黯澹疏冷。

《漁父詞》 趙孟頫跋：吳興郡夫人不學詩而能詩，不學畫而能畫，得於天者然也。此《漁父詞》，皆相勸以歸之意，無貪榮苟進之心，其與老妻強顏道「雙鬢未全斑，何苦行吟澤畔、不近長安」者異矣。皇慶二年八月，子昂書。

傳記

趙孟頫《魏國夫人管氏墓銘》 夫人諱道昇，姓管氏，字仲姬，吳興人也。其先管仲之子孫，自齊避難於吳興，人皆賢之，故其地至今名栖賢。考諱申，字直夫。妣周氏。管公性倜儻，以任俠聞鄉閭。夫人生而聰明過人，公甚奇之，必欲得佳婿。予與公同里閈，公又奇予，以爲必貴，故夫人歸於我。至元廿四年，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召孟頫赴闕，自布衣擢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廿六年，以公事至杭，乃與夫人偕至京師。既而除直集賢、同知濟南路總管府。成宗皇帝召入史院，夫人亦俱，余以病辭，同歸吳興。余提舉江浙儒學滿任，遷泰州尹。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召孟頫，除翰林侍讀學士，夫人亦同至闕下，至大三年冬也。明年，上即位，特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夫人封吳興郡夫人。皇慶元年，請假歸，爲先人立碑。夫人亦以管氏無丈夫子，欲命繼，又無其人，乃即故居作管公樓、孝思道院，俾道士奉其考妣祭祀，事見《道院記》。次年，使者薦至，於是夫人復從余入朝。延祐四年，余入翰林爲承旨，加封魏國夫人。五年冬，舊所苦腳氣疾作，上遣太醫絡繹診視。六年增劇，聞於上，得旨還家。四月廿五日發大都，五月十日行至臨清，以疾薨於舟中，年五十八。嗚呼哀哉，余與子雍護柩還吳興。是歲(闕)月(闕)日葬德清縣東衡山之原，禮也。子三人：亮早卒，雍，奕。女六人。夫人天姿開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備。翰墨詞章，不學而能。處家事，內外整然。歲時奉祖先祭祀，非有疾，必齋明盛服，躬致其嚴。夫族有失身于人者，必贖出之。遇人有不足，必周給之無所吝。至于待賓客，應世事，無不中禮合度。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名僧。天子命夫人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因又命余書六體爲六卷，雍亦書一卷，且曰：「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亦奇事也。」又嘗畫墨竹及設色竹圖以進，亦蒙聖獎，賜內府上尊酒。嘗謁興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恩意優渥。受知兩宮，可謂榮矣。夫人之亡，內外族姻皆爲之慟，嘗與余游者，莫不流涕，則夫人之德可知已。銘曰：夫人云亡，夫喪賢婦，子失慈恃，家無內助。嗚呼夫人，古之烈女，仁智賢明，僂指莫數。翰墨之工，受知聖主，通籍東朝，得謁太母。婦人之榮，可謂至極，碎璧賞珠，行路嗟惜。人倫之重，況於夫婦，天實爲之，誰謂荼苦？東衡之原，夫人所擇，規爲同穴，百世無易。樹以青松，銘以貞石，婉娩之德，萬古是式。

《吳興備志》卷二五 (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五 (存目)

《元詩選》癸集壬下 (存目)

《蕉軒隨錄》卷一《管夫人畫卷》 (存目)

《元詩紀事》卷三六 (存目)

紀事

歐陽玄《元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神道碑》 娶管氏，諱道昇，字仲姬，工詞翰，善畫，治內有才具。累封魏國夫人，先四年薨。【略】仁廟彙公及管夫人及子雍所書藏中祕書，曰：「使後人知今朝人臣中一家書學有如此者。」

《石渠寶笈》卷六《元管道昇畫竹》 虞集隸書題云：「魏公書畫工，夫人巧書畫。睠茲庭上竹，雙雙玉相亞。道園虞集。」又宋克題云：「水精宮製姓名香，野竹蕭蕭帶夕陽。錦繡似霞人似玉，柔荑輕握采毫長。東吳宋克。」

又卷三四《元管道昇修竹圖》 自識云：「墨竹，君子之所愛者。余雖在女流，竊甚好學，未有師承，難窮三昧。及侍吾松雪十餘秋，傍觀下筆，始得一二。偶遇此卷閑置齋中，乃乘興一揮，不覺盈軸，與余兒女輩玩之。仲姬識。」

《**歷代詞話**》**卷九引《太平清話**》　松雪夫人管仲姬，生泖西小蒸，至今其路尚名管道。工詩，善畫竹，亦能小詞，嘗題《漁父圖》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松雪和云：「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鉤。」

《**歷代詩話**》**卷六八**　吳旦生曰：松雪以翰墨著，其夫人管氏諱道昇，字仲姬，亦工詩畫。奉中宮命，題所畫梅詩云：「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宮看。」至今吳興天聖寺壁，有夫人所畫朱竹。加封魏國夫人。

《**名婉詩歸**》**卷二三**　趙子昂妻。能詩畫，奉中宮命，題所畫梅。

藝　文

倪瓚《管夫人竹》　夫人香骨爲黃土，紙上蕭蕭墨色新。悽悽鷗波亭子上，鏡臺鸞影暗凝塵。

張雨《魏國趙夫人管君輓詩》　曾謁西池閟殿春，賜封大國寵疏頻。擇婿當年郗太傅，能書今日衛夫人。玉鏡離臺空掩月，寶衣堆桁暗凝塵。千秋鄉中名不沒，墓有通兒書老銀。

釋明本

論　述

虞集《智覺禪師塔銘》　師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暨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經，敎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勵，推以爲大辨焉。【略】時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翩然爲退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爲不可及也。」【略】銘曰：巍巍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著無上義。達摩之東，憂言多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遐矚。師子巖巖，置死爲關。孰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住叟，登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瀾翻，夫豈好言。昏蒙錮深，抉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爲出一手。砭炳塗摩，搗嚼鍊烹。紛然百爲，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敦。受職度人，鬱乎法雲。法雲彌天，有蔭斯普。協于皇風，永塡終古。

趙孟頫《中峰和尚真贊》　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動尊。慈雲灑法雨，徧滿十方界。化身千百億，非幻亦非眞。覓贊不可得，爲師作贊竟。

釋大訢《祭中峰和尚文》　嘗觀於人，有負不世之材。鍾蓋代之氣。天機矜能，神巧運智。位崇謗興，名高毀至。如焚膏之方炎，俄光炯而燼棄。孰若我師之無爲，若將頹然於一世。故大聲之遠播，倏飈馳而雷厲。萬乘向風，安車莫致。王公問道，跪拜趨事。亦有島夷，致書奉幣。士女提攜，千里委積。家祠繪像，敎載飲食。如嚴君親，惕若僕吏。公固逃之，莫釋重累。垂髮垢衣，茅茨不薙。澗飲一瓢，食粥一器。世皆仰公，莫識公志。內己外物，高穹厚地。行通神明，化率異類。特其小耳，道豈在是。辯劇連環，理貫百氏。脫口千言，落筆萬字。夫豈多能，公之游戲。濟北正宗，凜乎將墜。譬之九鼎，一絲是寄。叢林荒荒，黨鬬族詈。勢奪貨取，魔孽方熾。叵如大盜，官授之位。肆行詭隨，孰剔其僞。彼之所榮，公之所愧。故于大方，卻走畏避。宗唱之濫，衆響同吹。口耳授受，相悅狐媚。師寧不言，豈曰無意。誰其嗣之，百不一試。世無知公，千古長喟。遺言見及，置我鑪錘。豈敢忘之，撫膺惴惴。正宗是慟，胡收我涕。

徐一夔《重刊中峰和尚廣錄序》　昔在大德延祐之間，江之南有大和尚曰中峰本公，居天目山，發大願力，具大辨才，痛救末法之弊，大機大用，

變化翕霍，雷震電走，如大醫王視一切衆受病已劇，悉皆因其病而藥之。【略】嗚呼，和尚之道大矣。其見於《虞文靖公集》、宋正獻公本所著《塔銘》與《道行碑》者備矣。至于《廣錄》入藏，揭文安公曼碩又奉勑爲之序，顧余何敢追繼三公之後？縱一言之，其於和尚之道，猶指虛空而加讚嘆，安能得其彷彿哉。嘗試論之：【略】方元室全盛之日，崇尚佛乘，前古未有。有能續佛慧命大弘法量力戶化權普應十方而無礙者，和尚一人而已。當其住世，王公貴人、學士大夫，以至遐陬裔域之長，攀蘿緣磴，躋千仞之巔，瞻其光儀，聆其謦欬，得悟于一棒一喝之下，固無資於文字。及夫報緣已盡，光儀不可得而見矣，謦欬不可得而聞矣。雖欲承其策勵，邈不可得。猶幸其應世之迹見於文字者，可以爲究竟之地。不然，光沉響絕，未有不捨正塗而趨邪道者，此《廣錄》之書所以不容廢也。雖然，能仁氏之道累千萬億言，至於無一言可說，乃爲大徹。嗚呼，是書也，其大徹之門乎。是故《廣錄》之書完，和尚雖已化去，使四衆持誦，常如住世之日。然則張子華氏有功於心宗之傳，豈小補哉。

《**元詩選**》**二集壬集**　元統二年，詔收入佛藏，藝文監丞揭傒斯爲之序，謂其提倡激揚，如四瀆百川，千盤萬轉，衝山激石，鯨吞龍變，不歸於海不已。其大機大用，見於文字有如此者。中峰屢辭名山，屏跡自放。時住一船，或僦居城隅土屋，若入山脫笠，即結束茅而棲，俱名曰「幻住」，自作《幻住庵記》。

《**淨土偈**》　趙孟頫《書中峰懷淨土詩後系讚》：《淨土偈》者，中峰和尚之所作也。偈凡一百八首，按數珠之一週也。憫群生之迷途，道佛境之極樂。或驅而納之，或誘而進之。及其至焉一也。

《**九字梅花詠**》　《元詩紀事》卷三四引《風月堂雜志》：「昨夜西風」，【略】此天目山釋明本中峰《九字梅花詩》也。松雪趙文敏公與之爲方外交，同院學士馮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強扯中峰同訪海粟，海粟出暇日所爲《梅花百詠詩》示之。中峰一覽，走筆亦成一百首，海粟猶未爲然。復出此詩求和，海粟竦然久之。致禮而定交焉。　《升庵詩話》補遺：元天目山釋明本中峰有《九字梅花詩》云，【略】池南唐文薦錡謂余曰：「此詩不佳，影不可言敲。又後四句有齋飯酸餡氣。」

《**次韻潘王題真際亭**》　《元詩紀事》卷三四引《中峰行錄》：駙馬太尉潘王王璋，遣參軍洪鑰齎書幣，叙弟子禮，期請上命南來參叩。己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訣心要，請師陞座，爲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別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眞際」。王因建亭師子巖下，以託其事。

《**天目山**》　《元詩紀事》卷三四引《柳亭詩話》：中峰本詠天目，【略】結句乃杜荀鶴《閩中秋思》詩。

《**雪**》　《元詩紀事》卷三四引《小窗清紀》：古今《雪》詩甚多，獨中峰老人一偈，【略】自是中峰好句。

《**梅花百詠和馮海粟作**》　《元詩選》二集壬集：按中峰《梅花百詠》，如：「斜照窗紗斜照水，半隨風信半隨塵。」「一點芳心憑驛使，半梢清影伴詩人。」「饑蜂冒雪身遊絮，病鶴眠苔跡妒塵。」「曉起白迷煙外策，夜深寒醒酒邊人。」「吟對瘦憐寒夜影，折看愁殺故鄉人。」對仗極工，應不減孤山處士「疏影暗香」之句也。

《**行香子**》（**水竹之居**）、**又**（**短短橫牆**）、**又**（**閬苑瀛洲**）　《古今詞話・詞話》卷下引《柳塘詞話》：余經鶯脰湖殊勝寺，持壁有中峰明本國師題詞，後書至正年號，乃《行香子》也。若不經意出之者，所謂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也。

《**四居**》　《元詩選》二集壬集：按：中峰《四居》詩，皆避地時作。如《船居》云：「隨情繫纜招明月，取性推篷看遠山。煙蓑帶雨和船重，雲衲衝寒似紙輕。」「主張風月篷三葉，彈壓江湖艫一尋。」《山居》云：「雪澗有聲泉眼活，雨厓無路蘚痕深。」「偷果黃猿搖綠樹，銜花白鹿卧青莎。」「白髮不因栽後出，青山何待買方歸。」《水居》云：「波底月明天不夜，爐中煙透室長春。」《廛居》云：「錦街破曉鳴金鞚，繡巷迎猿擁翠鈿。」「月印前街連後巷，茶呼連舍與西鄰。」「玩月樓高門巷永，賣花聲密市橋多。」并妙句也。附摘于此。

傳記

鄭元祐《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師諱某，俗姓孫，錢唐人。母娠師時，夢無門開道者寄籠燈其家，而生師。師生，有至性，不好弄，而好謁梵唄，結趺坐。

髫髫讀《論》、《孟》，未終卷，母喪，輟學。年十五，輒然臂持戒，誓向空寂。久之，閱《傳燈錄》，有疑，志在參決，遂登死關，見妙公。妙髮長不薙，衣敝不易，孤峭嚴冷，未嘗一啓齒而笑，亦未嘗爲其徒剃落。獨見，即懽然欲爲祝髮，蓋亦已知爲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開解者。師自謂識量疏通，於義趣無不融貫，然非悟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天目於東南諸山最高寒，廩粟屋材，微飛輓則莫能至其上。師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脇膚不沾席。後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師益自晦，未嘗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可掩，況審之以咨決，重之以記別哉。至元間，松江瞿霆發施田建寺于蓮花峰，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寺屬師，師辭。【略】當五山闕主席，宰執大臣致書幣，屢以爲請，師皆力辭。至于窮厓孤洲，草栖浪宿，屏遁其迹而避之。然四方學者北殫龍漠，南踰六詔，西連身毒，東極扶桑，裹糧躡屩，萬里奔走，而輻輳赴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玄鑒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學。設或未當吾宗，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即悟昔非。洞發源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于中吳，鑒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易教爲禪，奉師爲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山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甲子，師遂入寂，即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逝前一日，遺別其外護并法屬，一一皆師手書。是日白虹貫山。師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七矣。余僑客江南，聞師所至，四衆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簞，未嘗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曉腐，奏葛衣以袒袢者，師一不以近體，他可知已。雖屢辭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縢屩，脫袍笠，在處結茅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晝作夜參，規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槩愼嚴，如臨千衆。至于激提提倡，機用翕燿，嬰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而其文致則深惟世道。

紀事

《蘇談》 中峰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既高，四衆皈向，凡建所謂幻住庵者，有數十處。今在吳中者，居吾家雁蕩村之西，無二里遠也。雖殿堂三間，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禪師之所築也。故老相傳，建此庵時，馮海粟煉泥，趙子昂搬運，中峰自以塗壁，即此草堂是也。

《元詩選》二集壬集 其居東林也，趙學士子昂、馮學士海粟爲之躬運土木以執役。初，子昂與中峰爲友，海粟甚輕之。一日，子昂偕中峰往訪，海粟出示《梅花百韻詩》。中峰一覽，走筆和之。復出所作《九字梅花歌》以示，海粟竦然，遂與定交。

著錄

虞集《智覺禪師塔銘》 緇素及門，自以爲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院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爲尊屬，見而嘆曰：「此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

徐一夔《重刊中峰和尚廣錄序》 故其所爲書，有曰《(闢)信心(銘)(明)(闢)義解》，曰《楞嚴正心辨見或問》，曰《金剛般若略義》，曰《別傳覺心》，曰《擬寒山詩》，曰《幻住家訓》，曰《山房夜話》，曰《東語西話》，曰《續集》，曰《語錄》，曰《別錄》，千言萬語，反覆辨說，無非隨機開示，俾凡參學之士證上乘也，總名之曰《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和尚化去，其徒表請于朝，願如五季永明壽禪師所著《宗鏡錄》、宋明教嵩禪師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與內典並行。朝廷允之，鏤版于杭之南山大普慶寺。未及廣布，而數遭小劫，版與寺俱燬。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者，善人也，得其殘編讀之，惕然有省于中曰：「和尚之言，切實明白，因事示理，眞對證之良樂，若我之迷鈍，且猶有所警發，而況圓機之士乎。」吳山有雲居菴，亦和尚法嗣所築也。子華謀於其菴上首智暠、慧澤二師曰：「吾願重刊《廣錄》，以廣流通，吾捐己橐爲之倡。師皆倡其道者也，幸助我募緣成之。」二師曰：「是吾志也。」時和尚之慈風被于人者未泯，樂助者衆。版材既具，擇日命工以鏤刻焉，逾年而功完，請余爲序。【略】書凡三十卷，字以枚數凡二十八萬有奇。

《元詩選》二集 明本【略】有《中峰廣錄》三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明本《懷淨土詩》一卷，又《梅花百詠》一卷。

藝文

朱德潤《題松雪齋寫中峰和尚蓮花吟》 五彩畫中峰，中峰面目同。有形俱是妄，無相即爲空。蕉葉侵階綠，蓮花映水紅。好詩吟不盡，又入小圖中。

釋善住《寄中峰長老》 中峰峰頂寺，長憶舊遊時。雲暝鶴歸急，山深月到遲。亂藤懸雨壁，壞帛掛風枝。終亦攜缾錫，相從支遁師（寺晉支遁禪師道場）。

又《偶讀中峰和尚和潘王王璋留題真際亭詩因而有感遂次其韻二首》 衆峰序列作愁顏，鶴怨猨驚尚未閒。月滿蘿庵人寂寞，風生松嶺澗潺湲。王因問道來天上，師爲逃名去世間。獨撫遺編成浩歎，水雲無路扣玄關。西峰泉石可怡顏，地遠塵踪日月閒。樓觀耽耽橫嶒嵲，杉松矗矗蔽潺湲。安危豈在羊腸裏，寵辱偏生馬足間。自是名王尊有道，閒攜賓從及柴關。

倪瓚《題本中峰觀蓮像》 東南唱道據禪林，諷咏蓮心契本心。善矣不塵仍不染，美哉如玉復如金。三周妙法耆闍崛，十大開花玉井岑。今日仰師猶古佛，風波回首一長吟。

何中

論述

綜論

吳澄《何太虛文集序》 表弟何中太虛少負逸才，弱冠已能詩，而亦用意於文，有志於聖賢之學。至順二年春，予卧病，顧予於病中，授以所著文集。予讀之，不惟優優乎升七子之堂，苟於此而擴充焉，雖聖賢地位可至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斯言信不誣矣。予不勝其喜，非私喜也，喜斯道之有傳也。斯道也，實氣運之盛衰，關係又豈小小哉。病餘倦於書，然喜之之獨極，爲書其後而還其稿。

揭傒斯《何先生集序》 何先生諱中，字養正，號太虛，撫樂人。父天聲、伯時，皆擢進士第，仕宋稱能官。先生博綜經史百家，研窮鑽究，不盡通不已。少同郡翰林學士吳先生十七歲，其學常不肯下吳先生。所著《易類象》、《書傳補遺》、《書問樵訓》等書，皆與吳先生更相發者也。而其書該明廓深，亦後進模楷。其爲詩精深雅粹，可與唐貞元、元和間諸人鴈行。其爲文義博而詞達，可遠追作者。早爲翰林學士承旨程文憲公、翰林學士元文敏公所知，而不及薦。最後，江西行省平章全公岳禮而起之，而不及用。

《元史》卷一九九《何中傳》 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弘深該博，廣平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吳澄、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爲龍興郡學師。

《徐氏筆精》卷四 元季詩人踵出，知名者無論已。予家藏何中《知非集》六卷，佳句疊見，如：「燕來春已去，花少雨偏多」；「漢殿金人別，唐陵石馬嘶」；「落花縈樹轉，幽鳥過林鳴」；「山圍雙鷺曉，門閉一蟬秋」；「鳥語前林日，鷄鳴曲巷烟」；「年華流水在，春事落花知」；「月明山氣改，江靜水痕歸」。七言如：「赤壁驚烏飛夜月，衡陽歸雁落秋風」；「雨澗寒聲通法席，數峰秋影上香臺」；「隔水歸樵分路散，衝嵐飛鳥認林還」；「冰寒古道鳴駝外，雪暗空村落雁邊」；「馬嘶平野呼鷹吏，犬吠寒沙射雁人」。中字太虛，臨川人，集中所往還者吳澄、劉會孟、揭傒斯、程鉅夫諸人。至大、皇慶間，寄寓閩中，賦詩頗多。

王士禎《跋太虛集》 元臨川何中太虛集，吳草廬序。吳與何中，表兄弟也，中善五言詩，如「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十數點，澹烟三四峰」；「落葉半藏路，清風時滿溪」；「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花」，皆有唐風。

《居易錄》卷一 中善五言詩，近體亦冲澹。如「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十數點，澹烟三四峰」；「落葉半藏路，清風時滿溪」；「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花」，皆有唐風。又絕句：「冰含金河雪暗關，內家難覓一枝寒。」【略】（《見梅花》）「深淺

柴烟曲塢間，杉皮小屋繞幽潺。」【略】（《黃沙道中》）

《**元詩選**》**二集丙集**　《除夕》按：新城王尚書士禎阮亭云：中詩工五言，其近體亦冲澹。如：「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十數點，澹烟三四峰」；「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落葉半藏路，清風時滿溪」；「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花」。皆有唐賢風味。　又《元日》按：太虛七律殊少韵致，不逮五言遠甚。其佳句可摘者，如：「蟬鳴晚日濃時樹，鴉落秋烟澹處村」；「客如種放豈樵者？師似彌明非世人」；「四時勝日圍芳草，一塢春風護牡丹」；「鶴爲乘軒能致妒，馬因立仗卻移尤」；「緩尋芳草多諳藥，笑指遙岑便說山」。惜全首皆不相稱也。　又：太虛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弘深該博，程鉅夫、元復初、姚端甫、王肯堂、揭曼碩，皆推服之。吳伯清與太虛爲姻兄弟，亦以文豪相許。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知非堂稿》六卷，【略】是編佳製具存，而蕪詞較少，可謂刊糟粕而存菁華，即非足本，亦不必以不完爲歉矣。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五八**　沖澹詩篇五字工，新城相賞有高風。知非萬卷書親校，荷葉涼生響百蟲。

《**新元史**》**卷二三四**　中少穎拔，以古學自任，程鉅夫、元明善皆器遇之。與門人講《易》、《書》、《春秋》之學。吳澄與中爲中表兄弟，恆推讓之，不敢置弟子列。

分　論

《**松野即事羅氏園林**》《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微烟」二句）澹絕。

《**秋日山行雜興三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天地」二句）警。

《**知非堂夜坐**》《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靜極。

《**宿田家**》《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詩甚佳。但麥花時何以有寒蟲也？後復有句云「稻花如雪馨」，此仍當作稻花耳。

《**曉發辭夫磯時李河溉之友先行**》《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此與「就枕滅明燭，扣舷聞夜漁。卧聞漁浦口，橈聲暗相撥。」不辨高下。

《**南居寺**》《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未免臨摹之迹，然定非俗手。

《**陳家源**》《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太虛五言極工，尚有「湖雪殘波岸，船燈獨夜人」；「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花。」阮亭謂有唐風。今觀其五古，亦在襄陽、彬州間，不獨近體佳也。

《**夜立詩**》《歷代詩話》卷六九：何太虛《夜立詩》結句云：「只有殷勤木上座，共聽枯葉響蕭騷。」吳旦生曰：江西饒德操，後爲僧，名如璧，嘗作詩勸呂東萊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傾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今觀太虛此詩頷聯云：「萬里明河流眼去，三更獨雁倚風高。」亦是得道語也。

《**雨後晚行**》《歷代詩評注讀本》：何中《雨後晚行》，【略】寫晚景句句如妙。

傳　記

揭傒斯《**何先生墓誌銘**》　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全公岳除平章江西行省事，秋，具書幣遣使帥撫州太守即隱所聘孫先生轍、何先生中，而孫不起。何先生既至，以爲龍興郡學東湖、宗濂二書院賓師。明年春，與其子渡江，游西山，主丁氏。夏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丁氏爲具棺殮，其命子爲位受弔，諸大夫士皆會哭。後三日，子成孫奉柩以歸，明年十月十有三日，葬邑之清原妣夫人唐氏之兆。其門人李肅以狀至京師，請銘於先生所與游者揭傒斯曰：「何先生海內故人，執論撰之事，而相知深者惟子，舍子無宜銘者。」噫，余以兄事之者蓋三十餘年矣，余不銘，誰宜銘？先生諱中，字太虛，一字養正，爲撫州樂安宦族。曾祖諱詵，伯祖諱夢龍。父諱天聲，登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官至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以才略與伯兄兵部郎中時齊名，文丞相建都督府，皆置幕下。先生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天下載籍靡不貫穿，藏書萬卷，皆手自讎校。廣平程公鉅夫、清河元公明善負天下知人之鑒，皆器遇之。至大初，二公及柳城姚公燧、東平王公構皆在朝，遂北入京師，以文章自通。會諸權臣用事，內外翕翕，居兩月，天大雪，竟不別而去。歸，與諸門弟子講《易》、《詩》、《書》、《春秋》。大江之西，同郡吳先生澄號天下儒宗，又爲中表兄，然每

推讓，不敢置弟子列。積所著書，曰《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鑒綱目測海》二卷，《通書問》一卷，《〔叶〕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知非堂稿》十卷，《〔支熙〕〔擠頤〕錄》二卷，《薊丘述遊錄》一卷，其門人潘懋類聚刻之。先生之學可謂弘肆深博矣，然生世六十有八年，連蹇愁悴者十八九，書幣一入谷，而客死三百里外，不知天之恝然於斯人者獨何哉？豈其多學善著書，亦天之所忌邪？此固窮士之所自托者，吾不知其何故。【略】銘曰：芙蓉之高，吾其跂而；鯊溪之深，吾其厲而；先生之沒，曷其起而。

《元史》卷一九九《何中傳》（存目）

《元儒考略》卷三（存目）

《宋季忠義錄》卷一〇（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五（存目）

紀事

何中《自序》 撫樂何中能言知讀書。淳咸壬申甫髫，隨先君仕廣東曲江。乙亥，先君與伯父時會文信公同舉義旗，分據要害，與虜屢死戰，弗克。既而信公被執，崖山傾頹，而國訖簒。麾下軍兵數千，一時亡散。先伯、先君煢煢獨立，悵然無所歸。先伯憤恨，遂削其髮，變其姓曰鄧，名守約，號「堅白道人」，流落汀、贛間，賣卜自給。先君喬居寧都，隱避浮寄者三年。先伯不幸終于彼。越明年，先君奉柩以歸。又明年，中始從師問學，師宋進士張叔芳、朱光甫、羅士鼎。於前輩，屢嘗親劉會孟、謝君直、姚端夫、王肯堂、甘詠之、程鉅夫、李士弘、元復初、揭傒斯、全止所。當世知名士，多友善，於吳伯清爲姻兄弟云。

又《知非堂稿自序》 臨川何中能言知讀書。咸淳壬申甫髫，隨父仕廣東曲江。乙亥，出嶺。至元丙子，僑居寧都，隱避浮寄者三年。己卯，始從師問學，師宋進士張叔芳、朱光甫、羅士鼎，於前輩，屢嘗親劉會孟，識謝君直、姚端夫、王肯堂，交甘詠之、程鉅夫、李士弘、元復初、揭傒斯、全止所，當世知名士，多友善，於吳伯清爲姻兄弟云。至大戊申，如析津。皇慶癸丑，適東甌。

黃德民《知非堂稿序》 《知非堂稿》者，太虛何先生名其所著之文集也。先生生於樂邑負郭之西溪。西溪，樂邑詩書之鄒魯也。先生穎悟絕人，讀書一目十行俱下。年十八，攜所業，不遠數百里，謁劉須溪於文江之上而取正焉。須溪一見器重之，留西塾半歲而歸，充然若有所得也。是時，吳文正公草廬方以道自任，閉門著書。與先生有中外兄弟之戚，日相從講明道德性命之懿，推演濂、洛、關、建之學，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元初，盱江程文憲公奉旨訪求遺逸於江南，首聘先生以爲子師。已而虞文靖公邵庵、揭文安公曼碩俱在朝，欲挽以同入直館閣，薦章交上。先生承此，遂一至燕都，觀山川之磅礴，閱風景之異同，考古今之沿革，審人物之高下，辨疆域之殊絕。居兩月，天大雪，竟拂袖而歸，元參政復初序以送之。蓋先生之志，以爲父、伯俱擢科仕宋，爲宋忠臣，與元殆不共戴天之讎也，苟屈節而沾一命焉，則是背君父而事讎矣，異日何以見諸父於地下乎。自是閉門不出，口不談當時事，惟以經史自娛，蒔花種竹，含飴弄孫以樂其樂，富貴非所顧也。未幾，全公止所來爲江西行省平章，禮賢下士，綽有周公之風，與先生有道義交，即日具書幣，遣使詣廬而請焉。先生無求於世，既往見，講論數日，平章知其志，不敢留，禮而歸之。由是先生之文德道學日益富，聲名日益彰，四方聞風而來學者益衆。

著錄

何中《知非堂稿自序》 所著《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鑒綱目測海》三卷，《通書問》一卷，《吳才老（協）〔叶〕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二卷，《（蘇）〔薊〕丘述游錄》一卷，《擠頤錄》十卷，《樵訓》五卷，《壺山集》一卷，《知非堂稿》十七卷，《知非外稿》十五卷。

揭傒斯《何先生集序》 其門人潘懋以其所著《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鑒綱目測海》三卷、《通書問》一卷、《叶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二卷、《知非堂稿》十七卷、《知非堂外稿》十五卷、《樵訓》五卷、《擠頤錄》十卷、《薊丘述遊錄》一卷，合而題曰《何先生集》刻傳之，而屬予序。予豈足以知先生哉？觀懋之心可以知先生矣。

《元史》卷一九九《何中傳》 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

《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稿》十七卷。

《徐氏筆精》卷四　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鑒測海》二卷、《通書問》一卷、《吳才老叶韵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逸六書考》三十二卷、《薊丘游錄》一卷、《搘頤錄》十卷、《知非集》十七卷、《外集》十六卷，可謂富矣。然姓名泯泯，不與吳、揭雁行，胡元瑞《詩藪》拈拔元人佳句無遺，亦不及太虛，眞有幸有不幸也。

《居易錄》卷一　中自序有《易類象》三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鑒綱自測海》三卷、《通書問》一卷、《吳才老叶韵》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二卷、《薊邱述游錄》一卷、《搘頤錄》十卷、《知非堂稿》十七卷、《外稿》十六卷，今詩稿止十六卷。

《元詩選》二集丙集　所著有《知非堂稿》十七卷、《知非外稿》十六卷，及《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二卷、《通書問》一卷、《韵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支)〔搘〕頤錄》二卷、《薊丘述游錄》一卷，門人潘懋類聚刻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知非堂稿》六卷，【略】元何中撰。據中自序，所著尚有《易類象》三卷、《書傳補遺》十卷、《吳才老叶韻補遺》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書故》三十二卷、《通書問》一卷、《薊丘述游錄》一卷、《搘頤錄》十卷。今自《通鑑測海》以外，惟《通書問》及此集僅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集》十七卷、《知非外稿》十六卷。此舊鈔六卷，《四庫提要》云：顧嗣立之所錄，與王士禎之所稱，名章秀句，一一俱存。似無亡失，豈後合併者歟？

黃德民《知非堂稿序》　先生著述繁夥，皆板行於世矣。兵燹後，蕩失無遺。族子雅言掇於煨燼之餘，裒集於朋友記誦之末，僅得《知非堂稿》六卷，甚欲命工鋟梓，而綿力薄材，弗克如願。既而宦遊於蜀，遇趙郡管君時中，讀而珍之，欲爲刊行，無何以非罪羈於北獄。時讞獄之官，夢見江南有一儒者，來謁曰：「姓何，名中，有故人某在獄，希釋之。」覺來詢諸管君，管以實對。讞獄者遂感而釋之，且曰：「爾之官，即爲竣其事。無令先哲之文而泯沒也。」管君還任，遂鋟梓以傳。嗚呼，先生在天之靈其不爽也如此，爲其後者敢不珍藏什襲而景慕之乎。雅言求予爲之序，故書此以復。

何晟《知非堂稿序》　僕幼讀書時，先君一和翁教誨極篤，嘗語僕曰：「吾族奕世業儒，以文章顯身而名世者甚夥，然遭兵燹之後，蕩失無幾。今幸存者，尚有柳塘《遺響集》、存心《雞肋集》、太虛《知非》等集，惜無好事者再刻以傳。汝可強記覽而景行先哲焉。」僕聞語退，私念倘有爲日，當鋟棗以貽永久。後七年，先君厭塵而棄僕矣。又十三年，是爲洪武丙子，僕取鄉貢，竊祿于蜀。追憶先君所言，切切于衷，獨以奔走因循，欲作復止。比因以暇，將舉其事以償素志，幸獲趙郡管君時中愛賢重文，極力相助。於是取太虛先生《知非稿》詩文編次六卷，命工刊傳。第以先生著述繁富，顧僕綿力薄材，弗克完美。其所未備，尚俟來者續編焉。

《文淵閣書目》卷九　《何太虛集》一部四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何太虛集》四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何太虛《知非堂集》六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知非堂稿》六卷，何太虛。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何太虛《知非集》六卷。

《秘閣書目・文集》　《何太虛集》四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何中《知非堂稿》六卷，一作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知非堂稿》六卷，【略】元何中撰。【略】然自序稱有《知非堂稿》十七卷、《外稿》十六卷。顧嗣立《元詩選》載《知非堂稿》十七卷，與自序合；王士禎《居易錄》作十六卷，亦與自序《外稿》合。此集止六卷，似非完書。然嗣立之所錄與士禎之所稱者，已均在此六卷之中，又似無所亡佚者，豈後人傳寫或合併其卷數，抑或重爲選錄，汰其繁冗，故篇帙雖減，而名章雋句一一具存歟？詩集之富，唐無若白居易，宋無若陸游、楊萬里，而珠礫幷存，往往使後人以多爲憾。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知非堂稿》六卷，元臨川何中太虛著。吳澄伯清序，延祐庚申自序。中與伯清姻兄弟也。《元詩選》稱《知非堂稿》十七卷，驗其選次甲乙，即從此本錄出，自序祇題六卷，或有文集耳。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何中《知非堂稿》六卷，一作十七卷，又《知非外稿》十六卷，又《太虛集》十六卷。

黃廷鑑《清抄本知非堂稿題款》 嘉慶己卯四月下澣，黃廷鑑借讀，并鈔藏。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九 《知非堂稿》六卷，舊抄本。元臨川何中太虛著。後學孫何諓雅言編集，趙郡管時中校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知非堂稿》六卷，舊鈔本。元臨川何中著。又：《知非堂稿》六卷，舊鈔本，黃蕘圃藏書。臨川何中太虛著，後學孫何諓雅言編集，趙郡管時中校正。

《補遼金元藝文志》 何中《知非堂稿》六卷，一作十七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知非堂稿》六卷，元何中撰。許氏有鈔本，吳尺凫二跋，疑佚其文集十卷。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士禮居鈔本。 清同光間刊足本。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知非堂稿》六卷，元何中撰。新刊足本。 補：清初曹溶倦圃寫本，【略】前吳澄序，次延祐庚申自序。【略】北京圖書館藏。 補：《何太虛文集》十卷，元何中撰。清道光、咸豐間刊本，【略】爲詩稿六卷、外稿四卷。此書明以後久無刊本。《外稿》，《四庫》未收，雖近刻亦足珍也。莫目所注「新刊足本」即此本也。此爲友人徐森玉舊藏，近歲散出，爲世好謝國楨所得。謝君知余久求未獲，因以贈余。 補：《知非堂稿》十卷，元何中撰。附錄一卷。清寫本，【略】卷一至六爲詩，以後爲文，即《外稿》也。余藏。余據清初曹氏倦圃寫本校，改正三百餘字。又據《大典》補佚文、佚詩各一首。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鈔本知非堂稿跋》：《知非堂稿》，元何中太虛著，《四庫》著錄者爲六卷，此小學齋鈔本，凡十一卷。前六卷爲詩集，與《四庫》本同，後五卷爲文集及附錄，即《提要》所稱之《外稿》。前人合併寫爲十一卷，而沒其《外稿》之名，於義例殊乖違矣。卷前有延祐庚申太虛自序，次列至順二年吳澄序，元統二年揭曼碩序，洪武丙子黃德民序，永樂二年孫諓序。鈔楷甚工而筆迹不舊，要是百年前傳錄者。卷中時有訛奪，適甲戌歲北平圖書館收得曹倦圃鈔本，余假出就此本勘正一過。開卷吳草廬序文字乃大有差殊。卷三五律中補《鄱陽除夕》、《行樂》、《辛亥元夕》、《送吳主簿之官石埭》、《贈仲元》、《別唐仲謙》，凡詩六首。卷四《羅士從眞一酒歌》字句多有闕失，據曹本悉爲補完，通計二十餘字。其他訂正譌謬尚難僂數。從此太虛之詩差爲完善可誦矣。惟文稿四卷別無善本可資參證，殊足憾耳。聞此集近代曾經鋟梓，而流播甚稀，訪尋不易，姑識於此。他日庶幾一遇，校定其異同，得以竟此全功，亦一快也。 又《清刊本知非堂稿跋》：余昨歲董理手校群書，補撰題記，檢及鈔本《太虛先生集》，其《詩稿》六卷，曾據曹倦圃本校正，而《外稿》獨無他本可勘，私意欲得刊本，以資參證，而終不可致。今春，友人徐森玉自南來，爲移家計，盡鬻其藏籍。時余方園居，未之知也。及返城訊之，則悉爲廠賈分攜俱盡矣。一日，謝君剛主袖書過訪，披函視之，正刻本《知非堂稿》，且語余曰：「此森玉舊藏，趙斐雲見之，謂此爲公所夙求者，故敢以奉。」余感其意，欣然受之。發冊諦觀，則《詩稿》六卷、《外稿》四卷，秩然咸具。取前校本核之，卷三《鄱陽除夕》等六詩固宛然具存，惟卷四《羅士從眞一酒歌》闕十八字，卷六《昨夜》七絕闕八字，與他本同。然卷中勝異之字與倦圃本多合，知其付梓時所據亦舊本也。第此本前後無序跋，未知爲何時鋟梓，以刊工審之，當爲道、咸間鄉人所刻，故刊印殊形陋率。然此集自元、明以後未有覆雕，且《四庫》著錄祇存詩六卷，而遺《外稿》未收，前賢遺著得此流傳於世，良足幸矣。 又《校本知非堂稿跋》：余舊藏何太虛《知非堂稿》十一卷，爲小學樓藏鈔本，嘗欲從事校勘，苦無舊本可據，閣置頻年。前日北平館善本庫中見曹倦圃家鈔《詩集》六卷，因假得手勘一通，訂譌補脫凡三百餘字。如：卷二《樟樹鎮五公寺》詩，其末尚有「移晷始知歸，生烟滿林晚」二句，卷四《羅士從眞一酒歌》缺文十八字，皆賴以補完。其最甚者，卷三《登蛾眉亭》後，有《鄱陽湖中除夕》一首、《行樂》一首、《辛亥元夕》一首、《送吳主簿》一首、《贈李仲元》一首、《別唐仲謙》一首，爲余藏本所無，而倦圃本則完然具存。蓋洪武丙子、永樂乙丑兩次雕板，其書久爲罕覯，惟恃展轉傳鈔，以綿延一線。於是大者奪葉，小者誤文，謬種沿襲，數百年於茲。設非曹氏留此副錄，學者雖欲從事考訂，將何所據依耶。【略】倦圃藏書至富，所刊《學海類編》錄取至數百種，皆世不經見之書，然其鈔帙存世者乃絕少。此集雖寥寥數卷，而刊謬正訛，有功於古人者至偉，故特表而出之，庶覽者知所寶愛，以無負昔賢露鈔雪纂之勤耳。按文淵閣著錄本祇六卷，余此本乃十一卷，其後五卷爲文集，與自序所言十七卷者不合，疑出其孫雅言所纂輯，已非原本之舊。然視閣本已爲完具，雖傳錄之本，亦良足珍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知非堂稿》六卷，元何中撰。清初曹氏倦

圃抄本。二冊。　又十一卷，清抄本，傅增湘校補并跋。六冊。

藝　文

吳澄《偶次韻何太虛九日寄皮昭德時太虛將往觀山因阻雨留清江鎮余寓芸香樓》　故故誰將泠雨催？雲峰雲女是良媒。不教每日乘槑去，應爲今朝泛菊來。遠岫沇餘增點染，枯池滿後足渦洄。樓中有景無人寫，留取新詩待子回。

袁桷《送何太虛歸山中》　飄飄雨屐山中雲，青眼不受京塵昏。意行扁舟本愛雪，獨立五柳猶當門。人言江湖在遲暮，立談雙璧非謬誤。相逢挽君君不迴，落日蒼茫蹇驢去。

揭傒斯《送何太虛南歸》　窮秋乍到深冬別，來只俄然去忽然。學士已分修史祿，道人特送賣丹錢。單車欲發無三日，幾處同行可百年？積雪堅冰愁客路，徐州城下便通船。

雷思齊

吳澄《空山漫稿序》　予壯歲遁身巴山之陰，屏人讀書。一日，有空山雷講師自郡城至，求大木以營構。聚處談《老子》，甚相契。後屢會，每見師與人論詩，群雌孤雄，聽者披靡。蓋才高學廣，氣盛辭贍，橫說豎說，無施不可，孰敢迎其鋒？所謂長袖善舞者歟。師沒將三十年，其徒孫周惟和攜所錄詩集過予，讀之，精深工緻，豪健奇杰，大概從杜、韓中來。早師趙而與趙不同，晚友曾而與曾亦異；與甘俱出於趙，而各擅一體者也。師嘗注《道德經》及《南華內篇》三，詩其一伎爾。少業進士，應舉不偶，乃寄迹老氏法，儒中之巨擘，非道家者也。師名思齊，字齊賢甫，空山其號云。

袁桷《空山雷道士墓誌銘》　老子爲周藏室史，【略】曠百世而相感者，吾得一人焉，曰雷齊賢。始予讀其書，益知其所以言，病乎世莫知其涯也。齊賢所爲書援據切至，感厲奮發，不蹈世俗繩墨，合神以窮變，盡變以翼道，申言廣指，其於力誠至矣。今知齊賢者不若是，則齊賢之意將終無以自表。齊賢於書無所不讀，悉資以爲是書者，其道然也。道散於九流，百家同歸而殊塗，唯老子最近。然則《易》、《老》誠相表裏耶？嗚呼，齊賢之志，予深知之矣。齊賢著書曰《易圖》、《筮通變義》、《老子本義》、《莊子旨義》。所爲詩文二十卷，《和陶詩》三卷。齊賢名思齊，家世臨川人。幼棄家居烏石觀，晚講授廣信山中。暨終也，復歸烏石，治其窆而先表焉，表曰「空山雷道士之墓」。卒時年七十有二。番陽吳成季，廣信弟子也，嘗曰：「空山先生承絕學於蕩裂，繕刻志意，卻甘茹苦，光景變幻，皆隱匿不道。飛伏控握，愈眩愈遠，道無有矣。今遺書具在，匪吾徒私彰確者如是，則行若藝猶其粗也。陳郡袁以是銘。銘曰：入而不出，神不可以物；通而不寒，用不能以忒。膏軸御輪，其行彌跋。無適不宜，曷問其津。生以道爲樞，死以天爲徒。有隆空山，泉流舒舒。矯爾後人，抑華食實。弗繪弗雕，我銘是質。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雷思齊《空山漫稿》。

袁桷

論　述

綜　論

吳師道《上袁伯長學士書》　古之學者必有師，其授受之次可歷數，雖去之數十百年，談其道德，論其文章，宛然如其人之在目，何哉？以其傳之眞也。【略】東萊呂子之在乾、淳間，而婺實其僑居，流風遺化深矣。易世搶攘，衣冠淪謝，雖欲考德問業而求之故老，皆無存者矣。先生世鄞中大家聞人，與呂子輩行言論風旨相及，先生漸漬其淵源，而博聞精藝之學，親從其

徒而得其書。又嘗慰金華之下，坐麗澤之上，致其景行之思，而脩其教育之方，得之于呂子者多矣。以先生家世之懿，天分之高，充而大之，閎中而肆外，是以清聲天朝，與掌帝制，當代所倚重，而天下之士莫不以爲宗師，況于並浙河之東而夙昔所向慕者哉？

戴表元《清容齋記》 鄞袁生養直既規寢旁爲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曰：「吾慕東郭順子之爲人而云耳。」其所從游之賢者，台劉君正仲父爲友，復於伯夷、柳下惠清和之說，以爲之銘。而書來剡源，願有記。夫東郭順子戴於莊周，其事他無所從質。然如其言，則天下有道之士也。若夫孟子之於夷、惠也，余嘗疑之，夫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人而至於無怨，其和孰加焉？彼孑孑然輕一夫之死，以與八百諸侯之伐君者異論，在周，人以爲矯；在商，人未嘗不謂之當然也。而孟子則曰：「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由其道者將入於隘。」夫無怨者，固教人隘也哉。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夫子稱之曰：「行中慮，言中倫。」世有言行中倫，慮而爲不恭之和者乎？蓋夫子沒，而學者傳其舊聞，微異矣。今夫袁生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學其道，而求其清焉，已乃有所不慊於語，而容人是圖，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天之蒼然，日月星辰繫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江河之泓，百里一浸，而明者可鑒毛髮。其爲清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懼不能清焉。苟爲能清，端居而家巷睦，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清之不止，滯者盡，清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焉；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臧否之迹焉。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人之道，與其所言，舉無間然矣。何羨於東郭子者，而滯然學之哉。若余之愚，偶幸竊聞之，而未迨學也。且將求人之未暇，其何足以進生乎？以生之勸也，姑次第其詞，以附於劉君之末。

又《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今袁君伯長與余同郡同業，懷麗澤之牒，當行已久，而不肯決曰，【略】伯長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天資高，文章妙，博聞廣記，尤精於史學。近復貫穿經術，他如琴、書、醫藥諸藝，深得其理。婺多君子，至必皆願從之遊者。

周權《呈袁伯長學士》 直廬高寒插穹窿，日高槐翠深重重。仙人傲兀瀛與蓬，紫霞飛佩裳芙蓉。澄澄秋水炯兩瞳，崢嶸氣挾太華峰。冰懸雪跨磊塊胸，直攀斗柄斟天漿。手提文印六一翁，姓氏藉藉傳兒童。銀河倒瀉淬筆鋒，清文五緯麗太空。講論六籍恢深洪，皇猷黼黻天開容。老余賓客曾登龍，反觀禮樂拜下風。賦歸偃卧蒼山中，十年雲樹吟江東。重尋故武來觀光，瓣香御袖懷冲冲。苦吟依舊號秋蟲，黑貂敝盡心徒雄。遺音誰取爨下桐，散樗濩落甘長終。公司文苑聲赫隆，芒端寒燠參化工。庇寒更願蘇瘝恫，勿負四海斯文宗。

袁桷《袁氏新書目序》 予少讀書有五失焉，雅觀而無擇，濫覽而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考古人之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也懦而無立；纂錄史籍之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也勞而無成；聞人之長惟恐不及，將疾趨從之而輒出其後，其失也欲速而過高；好學爲文，未能蓄其本，經術隱奧，茫乎其無所適從，泛然而無所關決，是又失之甚者也。夫爲學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專。農夫莽而廣種，不如狹墾爲之實也。工人泛而雜學，不如一藝之爲精也。

又《自贊》 幼承父師之準繩，壯緝文獻之淵懿。守先天之中爲初心，究三聖之《易》爲一致。氣弱而詞愈卑，學疏而用益疑。寥寥兩京，耳受目接者不能紹傳，吁何可言。

又 訥文詞而三直承明之廬，拙騎射而五游朔漠之域。居安以窮犧爻之變，比事以糾麟經之釋。至於見幾歸田，服恬淡而守貞白，識者謂爲知止，而獨慊然猶以爲有形迹也。

馬祖常《舉翰林待制袁桷等》 上件官學問究極乎群經，文章粲著乎當世。修國史則足以宣揚聖業，代王言則足以潤色皇猷。久次翰林屬官，誠爲淹抑。

楊載《寄袁伯長》 幾年簪筆侍明光，直取才華補衛郎。祀事悉稽周典禮，頌聲須假漢文章。雲垂迴野鳴鞘遠，月滿高城下漏長。校獵合祛尤盛事，願聞作賦擬《長楊》。

貢師泰《袁伯長學士畫像贊》 東海之濱，有偉其人。玉雪襟度，風流搢紳。衆鑿以巧，我坦以眞。圭璋聞望，黼黻絲綸。垂魚秉笏，盛服在身。山明水清，皎乎其神。

張雨《四賢帖》 四賢者，伯長袁侍講，伯庸馬中丞，伯生虞侍書，時

中劉待制。玄卿裝潢，手書成軸，命予題識，遂即虞公絕句韻書于後。　四明狂客已乘雲，海內文章有二君。可惜戴華劉伯壽，只今零落鳳凰群。

釋妙聲《奉上袁侍講伯長二首七言律》　東南文獻復何人，一代鴻文制作新。華蓋星辰天密邇，翰林風月地偏親。夜分蓮炬歸鼇署，曉拂爐烟侍玉宸。奕葉流光知未泯，鳳毛能世掌絲綸。　於越山川賜履餘，樞廷勳業重璠璵。承家舊學三冬史，閱世遺編萬卷書。古調欲從更錦瑟，高軒曾過賦華裾。文章自昔論原本，擬就司衡問所如。

王士熙《奉題袁伯長開平百首詩後》　玉海雲生貝闕高，騎鯨人去采芝遨。渫江一夕秋風到，瑟瑟珊瑚涌翠濤。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至如袁清容博奧敏捷，長於應制。

《研北雜志》卷下　袁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絕倫，謂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渡江後事，能月記之。」

《書史會要》卷七　篤學多所通曉，書從晉唐中來，而自成一家。

顧嗣立《題元百家詩集後二十首》七　白獸黃羊扈從宜，玉堂連直唱新詞。《上京雜詠》流傳遍，館閣才華冠一時。

《元詩選》初集丙集　元興，承金宋之季，遺山元裕之以鴻朗高華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劉夢吉之徒繼之，故北方之學，至中統、至元而大盛。趙子昂以宋王孫入仕，風流儒雅，冠絕一時；鄧善之、袁伯長輩從而和之，而詩學又爲之一變。于是虞、楊、范、揭，一時并起，至治、天曆之盛，實開于大德、延祐之間。伯長沒後二十餘年，會修宋、遼、金三史，遣使者求郡國遺文故事，惟袁氏所傳爲最多。故家文物萃于東南，百年以來流風未墜，論者以伯長實有功焉，良不誣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一七　十議南郊進禮官，支機錦簇五銖寒。竹風展誦《開平集》，玉海雲生湧翠瀾。（袁桷）

《藏書紀事詩》卷二　祠祿難言領洞霄，一枝避迹等鷦鷯。欲知梅磵藏書窖，甬上清容學士橋。

《石洲詩話》卷五　袁伯長才氣在趙子昂之上。　又：馬伯庸詩，亦極展才氣。然較之袁伯長，覺邊幅稍單窘矣。

袁翼《論元詩》一四　甬上雲仍靡孑遺，南園故阯草離離。嗜痂反厭侯鯖味，不讀清容居士詩。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略】桷少從戴表元、王應麟、舒岳祥諸遺老游，學問淵源，具有所自。其在朝踐歷清華，再入集賢，八登翰苑，凡朝廷制冊、勳臣碑版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碩偉麗，有盛世之音。尤練習掌故，長於考據，集中如《南郊十議》、《明堂郊天異制議》、《祭天無間歲議》、《郊不當立從祀議》、《郊非辛日議》諸篇，皆成宗初所上，其援引經訓，原原本本，非空談聚訟者所能。當時以其精博，并採用之。其詩格俊邁高華，造語亦多工鍊，卓然能自成一家。蓋桷本舊家文獻之遺，又當大德、延祐間，爲元治極盛之際，故其著作宏富，氣象光昌，蔚爲承平雅頌之聲。文采風流，遂爲虞、楊、范、揭等先路之導。其承前啟後，稱一代文章之鉅公，良無愧矣。

郁松年《清容居士集序》　元代著作家雄偉浩博，閎雅疏整，自姚牧庵、黃晉卿、柳道傳、虞道園外，則有四明袁清容先生，才智亮特，學問綜敷，承絜齋之舊聞，資深寧之淵博，故其詩文集五十卷，凡詞賦、歌詠、碑記、誌銘、傳、贊、誥冊、表牋、書啓、序、議、題跋，氣體明質，義法宏贍，經術淹通，詞旨雅麗。又悉兩宋文獻，深達史學，洵爲元代著作之鉅者。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〇　《清容居士集》引錢氏跋：伯長以史學自負，其《上修三史事狀》，勤勤以搜訪遺書爲先，可謂知本務矣。顧其所□列者，皆東都九朝之遺事，至於南渡七朝之紀載，略不齒及，豈有所忌諱而不欲盡言與？厥後三史刊修，伯長已不及見，而其孫□以家藏書數千卷上之史局，哀集之功爲不虛矣。伯長於史，鄭諸族皆密戚，故所作詩文從未一寓刺譏之意，使居總裁之任，亦恐未能眞筆也。

《元史新編》卷四六　家世文學，桷少從王應麟講求制度典故之學，又學古文於戴表元，故精博有根柢。舉茂材異等，爲麗澤書院山長。成宗大德初閣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略】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博聞洽識，尤長江左文獻。嘗謂張伯雨：「宋東都典故，能以歲紀之，南渡以後事，能以月舉之。」

《新元史》卷一八九　桷幼好學，讀書常達旦不寐。稍長，師事王應麟、舒岳祥，其學精深核實，以行臺薦授麗澤書院山長，不就。大德初，閣復、程鉅夫、王構俱薦之，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略】桷於近代禮樂之沿革、官吏之遷次、士大夫之族系、百家諸子之目錄，悉能推本源委詳言之，文章奧

雅，與虞集、馬祖常以議論相師友，當時文體爲之一變。

分論

《玉龜杖賦》 《復小齋賦話》卷上：宋王令《竹賦》、晁補之《坐進庵賦》，金趙秉文《大椿賦》，元袁桷《玉龜杖賦》，明楊升庵《古度賦》、黃忠端公省曾《錢賦》，皆學《荀子》禮、智等篇。

《南郊十議》 《新元史》卷一八九：袁桷議郊祀典禮，斟酌古今，爲當時所采用，故著其《十議》，以備一朝之掌故焉。

《宮怨》 《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袁伯長《宮怨》，【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上京雜咏》 《石洲詩話》卷五：伯長《上京雜咏》敘次風土極工，不減唐人。

《昌上人游京師欲言禪林弊事甫入國門若使之去者昌余里人幼歲留吳東郡遺老及穎秀自異者多處其地以予所識聞若承天了天平恩穹窿林開元茂皆可依止遂各一詩以問訊虎丘永從游尤久聞其謝世末為一章以悼六首》 戴良《跋袁學士詩後》：此六詩，袁文清公爲商隱師作也。元之盛際，文清以學問辭章名震天下，而片言隻字，人視之如圭璋珠貝，願一睹之而不可得。然獨於商隱無所愛吝如此，則商隱必有大過人者。按商隱乃龍山永樂寺僧，文清嘗與同參橫川和尚。橫川時住玉几山之育王寺，雲項源師、虎邱永師亦與之同參。詩中所言玉几、雲項、虎邱者，蓋指此三人也。此詩今爲商隱法孫本歸所蓄，間出以相示。余祝之使藏諸名山，庶十百年後，知商隱之結交文清，猶如佛印之於東坡、靈源之於山谷，其趣味相同，眞是山間林下之人，與夫假士大夫之名以粉飾叢林者異矣。商隱諱予，其字商隱，嘗出世里中之開壽寺。

《仲章詩律大進數日道中論詩亦頗相合復次前韻以勉之》 《元詩選》初集丙集：此下尚有次韻詩三首，題云《仲章詩律已入唐人風調而下語猶未馴妥殆類唐人過橋斷橋之意近世學者類有此失仲章德業遠大當不若是此殆其弄翰也》。其詩中警句如「苦心欲寄千年簡，妙語誰傳半夜衣」，「麒麟瑞世非關走，鵰鶚呈空不爲飛」，俱見古人相勉之意。

《鹵簿詩》 黃溍《跋袁翰林鹵簿詩》：昔我世祖皇帝肇建太室，武宗皇帝始親祼獻，逮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備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時爲秘書監著作郎，寫以爲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鞏轂之下、而覩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爲七卷，後累增爲三十三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安可忽諸？

《七觀》 趙孟頫《七觀跋》：《七觀》者，翰林待制袁公桷之所作也。何爲而作也？翰林承旨程公請老而歸，袁公作此以送之也。送程公之歸而不及乎執手傷離之情，顧乃鋪張組織，細大靡遺，何其勤且博也。蓋自枚生始作《七發》，魏晉而下往往追踪躡影，誇奇鬬麗，才高者干雲霄，學博者漲溟渤，後之學者絕響久矣。公之此作，因事以發其辭，引類而極其理，將馳騁乎漢、魏，超軼乎班、揚，非夫貫通三才、博綜百家，疇能縝密宏辯若斯其美也。僕雖衰老目昏，不覺援筆爲書一通。若袁公不以筆札之陋刻諸堅石，庶幾詞翰相須之義，傳之天下後世，以爲美談云爾。

《次韵元復初春思》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妍秀。

《題高彥敬桑落洲望廬山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要知翰墨灑清氣，俗子政爾勞雕鎪）讀書人筆墨與畫工有別，翰墨清氣，固在丹青之外。

《同子唯賦水車》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賦物詩難于大方，似此格力蒼老，故非小家點綴。

《李夫人琵琶行》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清容詩格力清勁，一洗濃縟。然其長篇頗少警策，捶句結字，亦未堅致。此首步驟唐人，頗爲流麗。

《龍門》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闕于□中，如「氈廬連澗曲，土屋覆山木」，「午溽曾持扇，朝寒卻衣飾」，「坡凹茅結屋，嶺轉水回灣」，「馬通分熠燿，牛酪注深清」。皆善寫風景，而未能通首完善。

《曉發》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望遠彌窘步）「望遠」句至理。

傳記

蘇天爵《袁文清公墓誌銘》 國家有文學博洽之儒，翰林侍講學士袁公諱桷，字伯長，慶元鄞縣人也。【略】年二十餘，憲府薦茂異於行省，授麗澤書院山長，不就。大德初，羣賢萃於本朝，聞公才名，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秩滿，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遂遷修撰，凡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而還。復遣使召入集賢，仍進學士。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明年，遷拜侍講，積階奉議大夫。泰定初辭歸。四年八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是歲十有一月某日，葬鄞縣上水慶遠墺之原。訃聞，制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略】公生富貴，爲學清苦，讀書每至達旦。長從尚書王公應麟講求典故制度之學，又從天台舒岳祥習詞章，既又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故其學問核實而精深，非耑事記覽、譁衆取寵者所可擬也。世祖皇帝初得江南，故宋衣冠之裔多錄用之，而宣慰公屢被恩命，公在館閣，一時耆舊若閻公復、程公鉅夫、王公構雅愛敬公，故蒙薦擢。時海宇乂安，年穀豐衍，而詞林清華，無官守言責，日惟撰著爲職，朝廷有大制作，公從諸老獲議其事。成宗皇帝初建南郊，公進《十議》曰，【略】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仁宗皇帝自居潛宮，深厭吏弊，及其即位，乃出獨斷，設進士科以取士。貢舉舊法，時人無能知者，有司率諮於公而後行。及廷試，公爲讀卷官二，會試考官一，鄉試考官二，取文務求實學，士論咸服。公在詞林幾三十年，扈從於上京凡五，朝廷制冊、勳臣碑版多出其手。嘗奉詔修成宗、武宗、仁宗三朝大典。至治中，鄆王栢柱獨秉國鈞，作新憲度，號令宣布，公有力焉。詔繪王像，命公作贊賜之，公述君臣交修之義以勵王，王尤重公學識。銳欲撰述遼、宋、金史，責成於公，公亦奮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用典冊陳之，是皆本諸故家之所聞見，習於師友之所討論，非牽合剽襲漫焉以趍時好而已。未幾，國有大故，事不果行。公歿二十餘年，今天子特勅大臣董撰三史，先朝故老存者無幾，衆獨於公追思不忘。會遣使者分行郡國，網羅遺文故事，而江南舊家尚多畏忌，祕其所藏，不敢送官，公之孫同知諸暨州事曦乃以家書數千卷來上，三史書成，蓋有所助。【略】公喜薦士，士有所長，極口稱道。公之南歸，會史館將修《英皇實錄》，今中書左丞呂思誠、翰林直學士宋褧、河南行省參政王守誠皆新擢第，公薦其才堪論撰，天爵與焉。公於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略錄，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袁氏自越公喜藏書，至公收覽益富，嘗曰：「余少讀書有五失：泛觀而無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懦而無立；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將疾趨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爲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者也。」公之斯言，深中學者貪多苟且之弊。公爲文辭奧雅奇麗，日與虞公集、馬公祖常、王公士熙作爲古文論議，迭相師友，間爲歌詩倡酬，遂以文章名海內士，咸以爲師法，文體爲之一變。公有《易說》若干卷，《春秋說》若干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嗟夫，昔宋南遷，浙東之學以多識爲主，貫穿經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曆、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該通曲委，必欲措諸實用，不爲空言。然百年以來，典刑風流日遠，故公之葬謹序而銘之，來者尚有所徵乎。銘曰：懿歟袁公，博極羣書。矢辭淵淵，佩玉舒舒。海宇既一，興自江左。諸老見之，孰不曰可。進掌帝制，列官詞林。討論憲度，講求古今。於時朝廷，日興典禮。祖廟天郊，以享以祀。三聖信史，纂述宏休。羣士選舉，務拔其尤。不有學識，孰承其責。惟公雍容，斟酌損益。陳編墜簡，公證其訛。識時歸休，山林浩歌。世有鄙夫，空空如也。覆忌多能，係時用舍。公富著述，燦若日星。銘詩弗刊，垂後是程。

（**至正**）《**四明續志**》**卷二** （存目）

《**元史**》**卷一七二**《**袁桷傳**》（存目）

《**兩浙名賢錄**》**卷四六** （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袁桷《師友淵源錄》 王先生應麟兄弟中博學宏詞科，爲翰林學士、禮部

尚書。【略】先子命桷受業門下十年。

釋圓至《與袁伯長》 大祝伯長几下：往歲至錢塘，遇縣丞君於市，詢其所館，云與伯長偕館菜市門僧舍。行省且以儒官署伯長，而僕聞大喜，以爲游食賓館。再歲，常患中之感愧，非筆札摹繪可白，乃得相見口言，則其志暢矣。亟至行邸，則從隸空館皆出，獨一椎結守兵坐東廂，爲之悵然爲自去。髣行四方，見同味士大夫愛其愚者固衆，然求如伯長翁季得我之盡識其志之非狂者實少也。故常願老於君邦爲傖以沒其世，雖有奪而未遂，終必得其求耳。

《水東日記》卷二五 四明袁桷伯長，元翰林大手筆也。其先實宋相之後，家世具見《清容集》。虞文靖公與伯長最厚，其先文獻累見公文字，及元明善之文。文靖《送冷敬先序》亦加感歎，伯長卒，其爲祭文，尤拳拳焉。袁忠徹家《進士忠義錄》所述，其先固名族，亦未迨伯長，乃云：「伯長之祖與進士求通譜，進士不之許。後伯長因泯其死節事。」夫求通譜者，或爲家世不彼若而然。今也不然，通譜果何爲耶？況伯長一代名士，泯鄉邦之忠義，謂伯長忍爲是耶？凡若此者，吾固不能無疑，不敢因其偏辭，而遂必信之以爲實錄者也。

《至正直記》卷四 四明王厚齋尚書好博學，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可謂遺訓後學者矣。國初袁伯長、孔明遠、史果齋嘗登門，請教者惟三人焉。明遠諱昭孫，時爲慶元儒學教授，時伯長方十二年，不過隨衆習句讀已耳。 又：袁伯長家字號以九字爲則，取相生之義：「水木土日人心示言金石絲竹」，蓋以「日」字至「竹」字也。 又：許敬仁祭酒，魯齋子也。學行皆不逮于父，以門第自高，嘗忽傲人，每說及乃父奉旨之榮，口稱「先人」者不一。四明袁伯長亦以譏謔爲習，常嘲敬仁，敬仁大薄之。伯長嘲之曰：「祭酒許敬仁，入門韃靼喚，出門傳聖旨，口口稱先人。」蓋敬仁頗尚朔氣，習國語，乘怒必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人咸以爲誚也。鄧文肅亦薄伯長，以謂有海濱滑稽之風耳。

《霏雪錄》卷下 歙趙汸云：「袁公伯長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庖也，簏塊而大臠，醲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厭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滋味，治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矍然稱善。」

《元詩選》初集丙集 伯長初師事剡源戴帥初，稍長，在王深寧之門，復從舒岳祥游。家固多藏書，又親見中原文獻，其學最爲有本。及在詞林，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家居以後，修闢南園故址，結小亭，讀書其中。翰墨所傳，極于海內。

《石洲詩話》卷五 至治、天曆之間，館閣諸公如虞伯生、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每多唱和，如《代祀西嶽》、《上京雜咏》之類。

作品本事

袁桷《導游賦序》 陳郡袁桷家於甬之隅，足不踰關，而四方交游往復之義亦能舉其槩。聞吳興子昂趙子清名雅言，爲作《導游賦》，道予所蘊。亦以見夫思其人而不可見之意。

又《書蕾作九華臺賦後》 潛菴鄭先生兩入翰林，纂脩凡例多出其手。于時，桷亦補史屬，適相後先。未幾，除江西儒學使者，所居近玉堂，矮屋脫粟，不堪旅瑣。先生清言介行，每言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桷不揆，參錯承接，時則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爲供奉，廬山曹端明子愚爲編脩，此數公者，皆先世情好，而桷以外舅秘閣公叙宗盟於相府，事契，彌相厚也。先生生於淳祐甲辰之重九日，先侍郎因之以命名，家居築九華臺，深致意焉。于時桷實賦之，由江西歸里第，不數年而捐館，其子公許以門功入官，來京師，攜《混元山居題詠》手澤一卷，而《九華臺賦》實附于後。俯仰疇昔，邈不可得，而桷不自知止，因循翰苑者今十五年矣。學不加進，而道日益損。異日當假道青溪，拜先生之墓，驗昔時手植之花木，因以有推其子孫之興盛。願嗣以記之。

《元史》卷一七二《袁桷傳》 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

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

《**逸老堂詩話**》**卷下**　范文正公嘗在邊庭，以黃金鑄一箋筒，飾以七寶，每得朝廷詔旨勅命，貯之筒中。後爲一老卒夜間盜去，潛遞於家。公知之勿究，明年以老放歸。袁文清公有詩《題文正公遺像》一絕云：「甲兵十萬在胸中，赫赫英名震犬戎。寬恕可成天下事，從他老卒盜金筒。」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集中《開平四集詩》，自延祐改元洎至治二年扈從開平之作，王士熙題其後云：「玉海雲生貝闕高，騎鯨人去採芝遨。灤江一夕秋風到，瑟瑟珊瑚涌翠濤。」風流佳話可槩見矣。

《**歷代詩話**》**卷六五**　吳旦生曰：芳思亭者，爲其先尚書公治圃南郊，有堂亭十五，荒廢不可考。築一亭仿其萬一，故稱芳思。又《謝俞光遠爲治別墅》詩「種竹澆花俟我還，花成雲塢竹成山」，蓋其選勝結茆，性耽恬適，有足述者。君諱桷，字伯長，清容其號，所著詩爲《清容集》。本四明人，讀書吳興，有清容書院。後人題云：「人同綠水長爲主，座有青山不計年。」

著錄

《**元史**》**卷一七二**《**袁桷傳**》　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容居士集》。

《**元詩選**》**初集丙集**　所著有《易說》、《春秋說》及《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元史新編**》**卷四六**　所著有《易說》、《春秋說》、《清容居士集》。

王肆《**清容居士集跋**》　永樂丙申冬十月八日，予得此《清容居士集》，奈何蟲鼠損傷，卷目失次，乃於暇日補治，序其先後之目，故得以全其美。斯集也，雖未敢宗以爲億世之法，然蓄書者亦得以備一時之製作也，不亦可乎。

《**國史經籍志**》**卷五**　袁桷《清容集》五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清容居士集》十二冊，五十卷，袁桷。鈔本。

《**古今書刻**》**卷上**　寧波府：《清容居士文集》，寧波袁桷著。

《**近古堂書目**》**卷下**　《清容居士集》，袁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袁桷《清容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袁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又《致亭集》三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略】元袁桷撰。【略】其集據蘇天爵《行狀》及《元史》本傳俱稱五十卷，此本卷數相符，蓋猶舊本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袁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又《致亭稿》三十七卷。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清容集》五十卷，元侍講學士謚文清鄞袁桷伯長著。【略】明寧波府有刻。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日錄》二卷，後附瓚所撰《謚議》、蘇天爵所撰《墓誌銘》。【略】字皆趙體，與元刊《玉海》相似。當爲同時所刊，上海郁氏宜稼堂刊本之所祖。卷五十後有永樂丙申畏齋王肆手跋，言「得此書蟲鼠損傷，於暇日補治」，則中間抄補皆明初人筆也。是書抄帙尚多，刊本流傳極罕，余又藏舊抄本，爲愛日精廬張月霄舊藏。後錄王肆跋，當從此本鈔出，恐世無第二本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舊鈔本。元袁桷撰。詩十四卷，文三十六卷，後附《謚議》、《墓志》。卷數與《元史》本傳合。卷中有跳行空格，以明所尊，蓋猶鈔自元刻也。舊爲金壽門藏本。

郁松年《**清容居士集序**》　惟其書刻於先生歿後，原本僅存，前明永樂時，已間殘闕。往年余購得之，幸尚完具。又寶山毛君生甫，先有寫本，足資校勘，倘祕其書，不即刊刻，雖不至遽致散佚，更復數十百年恐其書得益不易，無以遂海內承學之士欲稽考誦讀先生書者也。【略】竊念先府君【略】嘗命仿前賢藂刻諸書，仰承先志，乃以是集爲權輿，其有改易及所疑義，別存《札記》。又續刻諸書，則以付梓歲月爲先後，不復次其時代云。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元袁桷撰。郁氏刊《宜稼堂叢書》本。　明寧波府刊本。

又《**續錄**》　上海郁松年舊藏元刊本，刻印皆精雅，字體秀逸，十行十六字。有朱之赤印，董授經以五百元得之，後歸袁抱存。　張金吾有舊鈔本。

八千卷樓有宜稼堂鈔本。《四部叢刊》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 袁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又《致亭集》三十七卷。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〇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附《札記》一卷，元袁桷撰。宜稼堂本，道光二十年上海郁氏校刊。首《四庫全書提要》，次郁松年序，次目錄上，賦一卷，騷辭一卷，古今體詩十二卷，開平四集二卷，目錄下，贊箴銘一卷，記三卷，序四卷，碑一卷，神道碑銘二卷，墓誌銘、墓表、葬記、塔銘四卷，行狀一卷，表誌一卷，傳一卷，內制一卷，外制二卷，表牋一卷，啓疏二卷，議狀一卷，策問、問答一卷，祭文祝文一卷，雜文一卷，題跋六卷。附《袁文清謚議》，太常博士王瓚撰，《墓誌》蘇天爵撰。末有永樂丙申畏齋王肆跋，《札記》郁松年撰，前有記。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八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元刊元印本。元袁桷撰。 又：《清容居士集》五十卷，舊抄本，朱竹垞舊藏。元袁桷撰。後有《謚議》，《墓誌銘》。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元袁桷撰。郁氏宜稼堂道光中刊本。 張金吾有舊鈔本。 元板《清容居士集》五十卷，上海郁松年舊藏，極精善。 補：《清容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元袁桷撰。元刊本，【略】字模松雪，刻印均精，元刊本中名品也，缺卷二十九、卷三十七至三十九，卷四十七至四十八，存卷中，卷二十七至二十八，卷四十九至五十爲鈔配。鈐休寧朱之赤藏印。 明寫本，【略】從元刊本鈔出。鈐有彭元瑞、朱學勤藏印。 補：《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元袁桷撰，《札記》一卷，清郁松年撰。清道光二十年郁松年刊《宜稼堂叢書》本。余有一帙，余據元刊本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元袁桷撰。元刻本（卷二十七至二十九配清抄本），三十二冊。

又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元袁桷撰。附錄一卷。清抄本。宋賓王校。八冊。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附錄一卷，《札記》一卷，十六冊。元袁桷撰。清郁泰峰札記。清道光二十年上海郁氏刊《宜稼堂叢書》本，附錄錄《謚議》、《墓誌銘》，郁氏據元本重刊，并參校鈔本。

藝文

唱和

陸文圭《留別袁伯長待制凌德庸少監周南翁待制諸公三絕句》 待詔明廷百有餘，一人釋褐向江都。諸生對策無奇語，田竇何曾不喜儒。

龔璛《訪袁伯長于尹山歸寄》 新祠有清露，有懷相聚稀。塵襟開悄悄，浦帆下依依。宇宙蒼茫共，風流迤邐微。平生謝安石，雅志不相違。

周權《呈伯長袁學士》 玉堂中有眞仙人，錦衣剪製五彩雲。瀛州高處睨八極，奎躔光氣胸中文。揮毫對客驚風雨，詞翰風流邁前古。榻前草制回天顏，夜歸長照金蓮炬。龍門賓客何繽紛，一經品藻生物春。斯文之寄蓋有在，孰不奮勵激陶鈞。蹇余鄙陋眞無似，家在江南萬山底。石盆鑽木不能穿，半世吟哦事芝髓。可憐歲月空駸駸，高山流水無知音。黃河泰嶽何高深，見公不負平生心。

舒岳祥《次韻袁伯長寄贈之作》 維時十月閏，收獲已登場。朋舊喜我至，殷勤置壺觴。問我何方來，憂墨見清揚。答言辱君問，欲報不成章。憶昔盜起初，堅冰由履霜。妖民縱愚妄，敢凌太陽光。賤子久客鄞，移家入新昌。完璞保貞吉，訓猷謀善藏。嶔嶇遠荆棘，瘏痡辟鋒芒。五男不挾冊，四婦廢條桑。長孫病風攣，二孫鶴未昂。三孫始周晬，瘍垢浴蘭湯。曾孫客中產，敢擬門戶當。復有四女孫，包裹針綫裝。步涉青店谿，伏莽突長槍。性命幸完兎，翁媼扶筍將。回首烟焰漲，搜山發窖藏。家林付瓦礫，書籍罹咎殃。賚糧中道絕，萬事慨以慷。墳塋失灑掃，祖禰廢蒸嘗。瀼西非吾里，浣花無草堂。猛獸難與群，我亦思還鄉。又聞來屠剡，玉石恐俱傷。冒暑去雪村，故里隔一岡。棠溪吾故芟，父老不相忘。昔行梅未落，今憩梅再芳。皇皇一年餘，兒孫幸成行。破屋涉寒暑，舊隱渺相望。趙公之賢孫，訪我欲具航。老我日已短，公孫意何長。悲歌寄贈什，歌罷復徊徨。

貢奎《伯長南歸余方北行以詩見遺因和以謝》 古士今已矣，交道日以

淪。執交萬里路，念此古道存。離別忽及期，悁結難爲言。旅雁聲嗷嗷，歸燕影翻翻。駕言方舟適，挹彼河之源。晨風起崇旬，維北正我轅。志氣豈不樂？白雲慰前騫。詎爲戚戚懷，上累往哲論。七星耿終夜，巨海賓朝暾。勿嗟遙相望，寧能戀丘園。起歌復爲舞，願酌臨歧樽。

又《袁伯長虞伯生始約同舟南歸既而伯生留京臨別以雲詩見贈舟中奉和以寄》 白雲起西南，盤鬱中天臺。下招笙鶴翔，天風爲之迴。豈不從龍游？重輝挾崔嵬。翔鶴若有歸，華采爲璨璀。悠然忽萬里，矧與丹鳳偕。鳳棲東海瑤，鶴啄北海萊。企首思白雲，鳴聲瀝餘哀。所嗟變化神，微雨朝暮來。分陰護丘壑，終復游九垓。藉彼明錦章，舒卷慰好懷。秋旻氣彌清，短翮亦稍開。會合須可期，乘高共徘徊。

又《袁伯長晚訪》 大風吹塵波浪起，日出行人已如蟻。閉門病目倦觀書，銷盡爐烟還隱几。君來把筆愛題詩，風定西窗日莫時。多君此意慎勿語，世路紛紛何足數。

又《次韻袁伯長舟中雜書》 憶昔相逢日，維舟夕樹邊。岸花飛別酒，江雁落鳴絃。夢斷三年客，雲分萬里天。因君共行役，撫卷重悽然。 野艇看花住，溪亭貰酒釀。愁驚歸去夢，瘦怯病來容。水落聲如雨，雲生勢作峰。同懷有佳句，欲和愧疏慵。 斜陽衆峰出，圖畫隱天機。野騎迎初月，沙鷗度遠霏。助吟清景駐，延坐綠陰肥。杳杳浮生役，相逢一衲衣。

又《小龍團送袁伯長》 金井泉深薦椀香，百年槐國夢滄涼。殷勤爲贈維摩病，不是囊中別試方。

又《次袁伯長惠瑾花露酒詩韻》 維揚城裡花名酒，對酒卻思華盛時。一笑東風八仙處，月輪空挂最高枝。

馬祖常《送袁伯長歸浙東三首》 龍角不如犀，常不生馬廄。麟趾不如牛，終當在君囿。我行泰山阿，日觀望朝侯。見子被雲服，家居夾靈鷲。揖之不得近，跂慕塵光後。 玄圖詳鳥官，丹經譜黃銀。羲媧鑿崆峒，羅列大法陳。蔚矣夫子胸，如天懸星辰。黃聲發爲辭，商盤襲周鼎。王官豈不衆，虛席需儒臣。安車行有召，無弄越水春。 鷄鳴戒僕御，具食起就塗。僅取資給周，豈謂車騎都。行過青齊野，忍見人逃逋。翁姑桑帶索，跟脛無完膚。即欲與盤餐，但可飽一夫。 遲遲去國旌，能得不疾驅。

又《伯長內翰與繼學內翰聯句賦畫松詩清壯偉麗備體諸家祖常實不能及後塵也仍作詩美之焉》 吳絹冰絲白，秦封石髮青。沐華浮鶴露，戢景蔽鵰星。刻畫風雲狀，雕鑱鳥獸形。哦詩鏗玉署，集句燦珠經。曄曄舒光氣，沉沉逐杳冥。離歌三疊唱，凱奏萬鐃聽。肅穆官師位，雍容樂舞庭。江花春艷艷，山竹雪亭亭。自笑如塵俗，懷慚似酒醒。無因題琥珀，有去對鵁鶄。

又《春思蜩王修撰袁待制二首》 翰林王學士，宅裡好花開。白綻裁春服，青錢喚酒杯。終知老子興，嘗望美人來。笑我如椎鈍，敲門一百迴。 京國春風軟，名園花信來。只愁添酒價，還恐負詩才。繡袂鞦韆下，銀鞍騕褭回。詞臣應自貴，深院閉莓苔。

虞集《別知賦送袁伯長》 余忽忽處此之無故兮，幾偃蹇以自窮。逝斂裳以遐征兮，抗九霄之雲風。頫三辰之徘徊兮，遲後古以爲期。何夫子之俱俱兮，亦踉蹌而在茲。于嗟乎世德之浩浩兮，耻謂人以不賢。陳珮玉於交逵兮，被徒輿以瑤環。設厚顏之鬱沈兮，孰敢即問乎津涯？發疾叫子咽噎兮，衆披靡而莫支。夫冶倡之狐惑兮，豈不足於內揆。顧西子之蓬垢兮，益返忌乎故意。惟前聖之無悶兮，老氏亦貴夫知希。顧涼薄之多徵兮，猶慷慨而尚辭。余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夫子之與我。日進余以不及兮，又證余以其可。余嘗究往來之爲道兮，論因革之爲權，莫或知其濩落兮，子獨謂其固然。庶久子以自輔兮，克有聞以時行。忽先我而南騖兮，殆若爲乎余情。迺歌以送之曰：長江渾渾兮，春多浪波。白日耿耿兮，擊楫爲歌。天薄我賦兮，非以病我。于嗟兮，昔之盛者何其多。

又《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毋乃聖躬勞。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橐。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甕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祇有揚雄賦最高。

又《用退朝韵奉懷伯長試院久別》 藝闈群策手封斜，偏閱縱橫墨濕鴉。拜賜頻酣千日酒，思歸寧惜少年花。此時吟詠齋宮曙，同是瞻承絳闕霞。想有小團分學士，好將新水試浮槎。

又《次韵竹枝歌答袁伯長并序》 伯長歌《竹枝》以促歸棹，且言僕故鄉與《竹枝》古調相近，約同賦，以發它日千里命駕之意。因用其韵。 江水江花無盡期，安得同舟及此時。燕山春燕更北去，南人休唱鷓鴣詞。

黃公望《爲袁清容長幅》 入山眺奇壑，幽致探何窮。一水青岑外，千巖綺照中。蕭森凌雜樹，燦爛映丹楓。有客茅茨裏，居然隱者風。

朱德潤《遊玉泉山呈袁伯長學士》 宛平佳山水，歷歷蟠心胸。忽登群峰頂，下瞰青蓮宮。長松騰翠蛟，古磴妥垂虹。雲開扶輿氣，翕忽如仙踪。我來方醉後，遊覽流九重。長嘯出林杪，振袂揚天風。願同安期生，攜手凌吳穹。

楊載《送伯長扈駕》 追從群彥客金門，獨用才高被國恩。石室註書裁帝紀，玉堂草詔代王言。宦途赫赫名方振，餘子紛紛氣可呑。會合適逢千載運，奮飛寧羨北溟鯤。

柳貫《袁伯長侍講伯生伯庸二待制同赴北都卻還夜宿聯句歸以予次韻效體發三賢一笑》 杜詩詫蜀險，高有石櫃閣。安知居庸口，可掠太白腳。馬行已崇巔，鳥度尚層壑。林蹊曠迷轍，崖井荒留幕。俯疑日沉車，聞若風鼓橐。玄雲倏揚旗，朱霞粲塗鞹。數驛程非賒，襲裘寒更薄。客魂逢酒銷，鬼膽因詩愕。蟠木將爲容，胡繩未宜索。嚴召戒晨趨，澄旻際秋廓。紫微晶煥爛，瀚海氣冥漠。腰無兩鞬屬，道有五丁鑿。弭轡誰所援，還衡猶屢錯。小息樹吟旌，爭先厲詞鍔。非開石首筵，似聽郾城柝。巨敵無前勍，偏師當後卻。

紀　念

周權《挽袁伯長學士詩稿曾蒙題跋》 賓客如雲藹縉紳，紫霄高處掌絲綸。曾留東閣觀奇士，幾爲北門思老臣。自愧俚謠無律呂，豈期長物入陶鈞。十年不下梁松拜，回首俄驚宰樹春。　文采風流白玉堂，華星雲漢麗寒芒。春袍晝日明宮錦，曉佩天風冷水蒼。玉筍班中人遽遠，金華牋上墨猶香。登龍舊日侯門客，來奠梅花欲斷腸。

虞集《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靡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憖，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俾昔石渠。下至琴弈，亦最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引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於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辯或同，有定無諠。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莫致之託。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柳貫《袁文清墓下作》 十年瀆酒綿，不到文清墓。遙遙許劍心，夢寐傷遲暮。千里來東州，九旬縻逆旅。諒哉生芻束，耿耿復誰語。空懷郭林宗，不見王文度。山風吹空林，更絕重湖去。

又《祭袁侍讀文》 嗚呼哀哉，士不虛生，學當論世。道泰時亨，豈人自致。要其所遭，有利不利。或乘輕軒，安行萬里。或取康莊，出門車弊。當可之時，際可之仕。有後有先，何適非義。【略】貫昔踰冠，承公教指。麗澤堂筵，句章客寄。親仁觀德，賴發蒙鄙。繼踵登朝，幸聯班尾。月夕風晨，傾壺賓簋。進之席間，引以自比。洎佐成均，公尤助喜。乃俾介嗣，親予講疑。予何能淑，以承公意。漠北揚鑣，燕南挂轡。談笑交欣，謳吟忘寐。謂吾與爾，後死則誄。弔哭違時，予心媿耻。來拜塋門，不見嗣子。公神在天，公言在耳。雞絮雖微，有淚如水。

胡助《挽袁伯長學士》 孤舟歸鏡水，無復夢金鑾。古器雲雷富，高懷星斗寒。東南喪文獻，朝野哭衣冠。十載座中客，驚呼涕淚酸。

龔璛

論　述

綜　論

戴表元《送龔子敬序》 蓋子敬之學，淹通而縝實，據古而少尤今。其先人大父，復俱由科舉出，爲名公卿、賢師帥。童丱之年，珩璜耳習，龜組目饜，及今春秋鼎盛，乃方從於大夫馬後，欲觀上國之光。此雖余輩累千百無足數，而能見容乎？抑子敬與余皆南產儒者，浮沉里巷，居常自諉不見用，故每事

退縮，若無所解，設見用，將何以別異於餘子？言游之弦歌也，而慕之者復爲魯恭卓茂，屈平之詞賦也，而慕之者復爲子雲、相如。以風土評論天下士，幾於自狹。子敬努力爲江南吾黨一出，亦使四方諸人有所慕，學於家庭、談於庠校者，非空言矣。

仇遠《有懷龔子敬子中》　兩龔昔所慕，二難今是以。簞瓢魯儒生，衣冠楚君子。相期歲月永，不爲虧旌起。極目暮雲平，脩筠悵予倚。

唐元《讀子敬龔先生江東小稿》　詞場詩社老能成，宿將臨邊號令明。盡洗鉛華看絕色，何類絲竹聽希聲？謝韋向上無圭角，濂洛方來以道鳴。自古文章分正閏，紛紛齊楚孰爭盟？　宮牆面對閱時流，能事高懸水鏡秋。清苦三年嗟刻楮，繁華滿目付浮漚。坡公門下無多客，工部毫端有萬牛。倘乞刀圭生羽翼，會隨雞犬上瀛洲。　寂寞祠官升斗謀，山川黃落未歸舟。五更孤枕六旬客，二句三年雙淚流。醉倒浣花宗武在，行吟楚澤屈原愁。願因紵縞酬投贈，不貴人間萬戶侯。

吳訥《識靜春堂詩集》　瓏與弟理刻意問學，人以比「楚兩龔」。

《庚子消夏記》卷二　劉青田跋：聖予名開，別號翠巖，當時得其片紙若連城之璧，爲時所重如此。【略】居吳之日，與高郵龔瓏爲忘年友，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存悔齋稿》一卷，【略】盛儀《嘉靖維揚志》稱瓏善屬文，刻意學書，有晉人風度。蓋亦一時知名士。乃篇什所存，寥寥無幾，當已不免散佚。然其詩格伉爽，頗能自出清新，在元人諸集中，猶爲獨開生面，正不必以少爲嫌矣。

錢振鍠《論詩》三　杭州詩派擅聰明，後起龔郎最有名。非復漢家全盛日，半張紙上起秋聲。

《新元史》卷一三七　爲文卓偉殊絕，自成一家。

分　論

《咏史》　《元詩選》二集甲集：子敬少時嘗有《咏史》詩云：「文若縱存猶九錫，孔明雖死亦三分。」爲一時所傳誦。　《石洲詩話》卷六：龔子敬瓏《咏史》有「文若縱存猶九錫，孔明雖死亦三分」之句，爲時傳誦。

《袁靜春集序》　《元詩選》二集甲集：其序《袁靜春集》云：「通甫與予交，上下古今，一返諸性情之正。」其于持論如此。

《岳王孫縣尉復栖霞墓田》　《石洲詩話》卷五：龔子敬【略】其詠《岳王孫縣尉復栖霞墓田》七律，甚有風格。

《泊舟》　《歷代詩評注讀本》：龔瓏《泊舟》，【略】此詩兩聯，平仄如一，爲絕句中變體。

傳　記

黃溍《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瓏，字子敬，姓龔氏。【略】迨先生以宦游久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遣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暨成人，呼其弟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爲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於學，日以微辭奧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公崙、俞公德鄰爲丈人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胡公長孺、盛公彪爲忘年友。聲譽藉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持浙右憲節，聞其名，辟寘幕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靜、學道兩書院山長。以累考合格，當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以書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書來，我爲子取教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爲職，天下士如某者，能一一力致哉？誠推是心，寒畯之幸。」公聞其言，愈敬異之。御史周公馳、僉廉訪司事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寧國路儒學教授。秩滿，遷主信之上饒簿，以所生母蔣氏憂不赴。服除，授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仕郎，先生笑曰：「五十年猶故吾耶？」蓋先生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以從事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猶強飯，正襟危坐，命筆作《三皇廟記》，俄投筆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故實，娓娓不倦。至爲先生論說，毫分縷析，必使厭所欲乃已。兩持鄉闈文衡，號明有司，門生弟子彬彬以

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和靜，復侵田若干畝，在寧國，徵逋祖爲錢十二萬五千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役均訟平。部使者以爲能，數委以事，顧以涖治之日淺，其所蘊蓄有未悉展也。【略】魯以其年十二月返柩于鎭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五州山先墓東南若干步。奉先生子婿陳方狀來謁銘。狀稱：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已之情，未忍斬然遽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爲言，卓偉殊絕，自成一家，然亦未嘗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益醇，鋒鍔都盡，其進脩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從先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魯既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稿》云。銘曰：龔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遂世卿。今執嗣者宜春丞，既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擺落幾近趨高明。有來侁侁揚其聲，金鑒亡矣疇依承。陳辭相哀垂百齡，刻茲方珉告玄扃。

紀事

戴表元《送龔子敬序》 近日之江南又有異於昔，人物磊落者十數公，則皆出於科舉。科舉不足論，論科舉之得士，視春秋、漢晉諸所以取人，功過猶足以相補。而世嗤之不已，非徒嗤之，且群詆族誹之。惟丹陽龔子敬過予，與之商略此事，犂然有當予之心者。

龔璛《泊舟自跋》 予歸京口省墓，天錫出此紙徵予書《宣城》詩，記憶不甚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璛字子敬，自高郵遷居平江，父潗，宋末官司農卿，國亡，不食卒。璛少爲憲使徐琬辟置幕下，後充和靖、學道兩書院山長，調寧國路儒學教授，遷上饒主簿，改宜春丞，以浙江儒學副提舉致仕。

《新元史》卷二三七 龔璛字子敬，鎭江人。父渠，宋司農卿。宋亡，例遣北上，行至莘縣，不食而卒。璛與弟理力學不仕，當時以「兩龔」比之。以薦爲寧國路儒學教授，遷上饒縣主簿，以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卒。

著錄

俞楨《抄本存悔齋詩跋》 此詩元係永嘉朱先生抄本，楨從先生游，故假以錄，實至正五祀歲乙酉也。時楨年十五，今倏過五載，恍如舊夢。歲月難留，寸陰其可不惜？深愧志不勝氣，不能勇力以學，撫卷輒成浩嘆。謹書以深警，毋待他日徒悔焉。

毛晉《存悔齋集跋》 余家藏元人集未逮百家，意欲擇勝授梓，閩中徐興公許以秘本五十種見寄，杳魚雁杳然，怒如也。適馬人伯出龔子敬《存悔齋稿》示余，得未曾有，眞入年第一快事。中有殘缺二處，末有朱性夫補遺一十七首，問所從來，廼荻溪王凱度家藏本，卷帙如新，而凱度已爲玉樓作記人矣。掩卷相對，泫然久之。

又《題篇後》 《王園玉蘂開後作》、《次趙書臺荆州見寄》、《次韵仲實送項桂山韵》、《題趙子固畫歲寒三友圖次韵》。此四首，性夫先生于戊申九月抄黃應龍家，乃新得王氏之書本。

毛扆《汲古閣鈔本存悔齋集跋》 《存悔齋詩》世不多見，先君從馬師借鈔。讀先君手跋，在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十三日，扆生於是年六月廿六，則跋書之日，扆尚未生，今犬馬之齒五十有六矣。白首無成，深負父師之訓。一展閱間，手澤如新，音容久杳，不禁淚下沾衣也。偶閱《天平山志》，載子敬詩二首，集中止有其一，又從《六研齋筆記》得絕句一首，《皇元風雅》得詩五首，并錄于右。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龔璛《存悔齋詩》一卷。

《元詩選》二集甲集 其所作詩曰《存悔齋稿》，明朱性甫錄補遺十七首，出自荻溪王氏所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存悔齋稿》一卷、《補遺》一卷，【略】元龔璛撰。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龔璛《存悔齋稿》一卷，又《補遺》一卷。

黃丕烈《元俞楨抄本存悔齋詩跋》 此元人俞貞木手抄龔璛子敬詩一冊，余得諸友人張秋塘。秋塘爲青父後人，有得於先世書畫舫之學，故鑒別獨

精。丁巳孟春月，攜是冊來，【略】吳文定公叢書堂抄本，想亦從此本錄出，蓋此本有吳寬印，知爲文定舊藏。

王頌蔚《元俞楨抄本存悔齋詩跋》 庚辰秋季，道出滬上，復翁以是冊見示：「予嘗見《存悔齋詩》，載于眞蹟目錄，因君嗜古，故持以相示。」余開緘視之，覺古氣樸人眉宇。余雖未識貞木手跡，然爲元舊鈔本無疑，遂留示塾師顧澗蘋，亦云舊鈔無疑。曾記家兄抱冲有此，未知同否？既因秋塘索直昂，姑還之。而於是書源流，究不能爲之釋然。遂徧檢各家書目，其《浙江采輯遺書目錄》有云：龔子敬《存悔齋詩》，有至正九年俞楨後序。今卷末有貞木跋，其可信者一。國朝《簡明書目》有云：《存悔齋詩》，龔璛撰，《補遺》一卷，明朱存理輯。今原書後有續鈔詩二葉，字跡與所見存理手錄《珊瑚木難》、《野航雜鈔》眞跡合，且卷首有性夫圖記，其可信者二。因向抱冲中索觀，蓋汲古毛氏從是本傳錄者，斧季跋語詳明，其可信者三。至是書之來，秋塘得諸蔣韻濤，韻濤得諸碧鳳坊顧氏。余閱顧氏書目有兩部，一爲抱冲所收，一爲韻濤所得。今借彼證此，因委求原，其可信者四。則是冊爲《存悔齋詩》之祖本，余得見之，誠爲幸事矣。適秋塘來，告諸故，共加欣賞，以白金六兩易之，而是冊竟爲讀未見書齋中物。噫，一詩集耳，自元以來幾經名人收貯，而不能購得者，又復轉相抄寫，其眞本豈易有耶。爰誌數語於餘紙，以存顚末云。

《補遺金元藝文志》 龔璛《存悔齋詩》一卷，又《補遺》一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存悔齋詩》一卷，《遺詩》一卷，舊抄本，汲古閣舊藏。元龔璛子敬著。後附《補遺》十七首，明朱存理輯，又七首則毛氏斧季所補也。

徐時棟《清鈔本存悔齋集題記》 《存悔齋集》一卷、朱氏補一卷、續補一卷。一本同治三年十月七日城西草堂徐氏收藏，此本知不足齋校錄也，故較多。閣本補遺一卷，亦未知鮑氏曾刻入叢書否也？　又：《存悔齋集補遺》一卷，題曰「知不足齋輯錄」。

張丑《元俞楨抄本存悔齋詩跋》 此俞立菴手錄《龔子敬集》，立菴先生初名楨，【略】此其手錄《龔子敬集》，云從永嘉朱先生抄本翻出。

張鳴珂《元俞楨抄本存悔齋詩跋》 光緒五年十月，晤香生太守於章門，出士禮居舊藏元鈔龔子敬詩冊見示，云將授之梓人，以廣其傳。

龔易圖《元俞楨抄本存悔齋詩跋》 予爲宋相國參政公後，孝宗朝徙於閩，與子敬故本支也。香生太守出其遺集見示，集爲俞貞木手錄，經張青甫《眞蹟日錄》錄及，吳匏庵《家藏書目》所載，故國朝《書目提要》據此定爲存悔齋祖本，其流遠矣。古人斷紙零縑，泯灰何限？而是冊獨流傳四五百年之久，能無損蝕。且諸家考載題識，斑斑可考，而香生太守，嗜古保護，尤能永其世傳。吾家能有青氈之思，故不獨私幸也。謹識而歸之，猶欣幸累日云。

葉昌熾《元俞楨抄本存悔齋詩跋》 《龔子敬集》，俞立庵手抄，張米盦所藏，今歸香生太守。展卷幷誦，先哲流風宛然在目。蕘翁跋三通，鄭盦司空所刻《士禮題跋》未經采入，錄藏篋笥，以備續刊。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存悔齋稿》一卷，元浙江儒學副提舉平江龔璛子敬著。至正九年，開封俞楨跋稱此本出永嘉朱氏，明朱存理又從荻溪王氏錄其遺附卷末，顧氏《元詩》採《宣城詩》九首，此本無之，固知蒐錄未盡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存悔齋詩》一卷，舊鈔本。元龔璛撰。汲古閣鈔本，舊出至正間俞貞木錄本。前錄郡乘一則，後有朱性父補錄十七首，毛斧季復補七首，子晉、斧季俱有跋。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存悔齋稿》一卷，《補遺》一卷，元龔璛撰。字子敬。《四庫》依抄本。　張金吾有汲古閣藏舊抄本。　補：《存悔齋詩》不分卷，元龔璛撰；《補遺》一卷，元龔璛撰，明朱存理輯。　《詩集》爲元至正五年俞貞木手寫本，【略】有至正五年跋，言鈔自永嘉朱氏鈔本。有張丑、黃丕烈跋。《補遺》僅二葉，爲朱存理手稿。黃丕烈又錄毛氏汲古閣寫本後之毛扆跋，蓋汲古閣寫本即從此本影出也。此書曾藏宜稼堂，此爲龔詩祖本，傳世諸本均從此出。

《木樨軒藏書書錄》 《存悔齋詩》一卷，附朱性夫補抄龔子敬遺詩，【略】抄本〔清抄本〕。元龔璛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存悔齋詩》一卷，元龔璛撰。至正五年俞楨抄本。俞楨、張丑跋。《補遺》一卷，明朱存理輯、張鳴珂、王頌蔚、龔易圖、葉昌熾跋，傅以禮、魏錫曾題款。一冊。　又：明末毛氏汲古閣抄本，一冊。又：清鮑氏知不足齋抄本，一冊。

又 《存悔齋集》一卷，元龔璛撰。《遺詩》一卷，明朱存理輯。《補遺》一

卷，清鮑廷博輯。清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存悔齋詩》一卷，《補遺》一卷，一冊。元龔璛撰。舊鈔本，朱校。

藝文

朱德潤《次韻龔子敬先生題春申君廟》 吳楚兵銷澤國秋，誰營遺廟暮江頭。草深殿趾埋幢戟，塵暗宮牆盡冕旒。古像空遺人血食，忠魂應念國包羞。寄君千載聲名重，落日西風蘭杜洲。

又《和龔子敬先生遊春韻》 烹泉熱旨酒，坐石得嘉賓。好鳥時鳴畫，幽花不放春。山遺今古事，詩著往來人。楚地龔夫子，諸生□問津。

又《和龔子敬先生十清詩》 虞舜配五行，文武加七絃。作樂苟非聖，一絲不敢懸。（無絃琴） 落星一誤化，突兀書窗前。凍雲和墨汁，容我筆如椽。（硯石硯） 聖賢訓萬世，藜羹猶不糝。彼饕食萬錢，安知蔬味淡。（藜藿盤） 篔簹破新管，簡榮勞前功，何以憑青几？箋《詩》論《國風》。（竹几書） 杵凍難受辛，和羹非灌畦。醉中嚼寒玉，未敢論醯雞。（薤瓮冰）

虞集《和龔子敬竹亭詩》 萬竹尚書宅，高亭表素襟。扶持自遠大，臨睡極高深。風露兼秋色，梧桐共晚陰。惟應有棲鳳，餘韻寄瑤琴。

唐元《再用韻謝龔子敬》 繩削無煩早混成，直須平步到泉明。深窺鐵網珊瑚影，響徹金蛇霹靂聲。傾蓋交情嗟晚合，追風意氣羨長鳴。問渠大國衣裳會，蕞爾江黃許乞盟。 老子圓機傲九流，誰將塵滓混清秋？談詩直指形神影，撫世何心夢電漚。愧我智多非老馬，輸公硎發失全牛。功名未讓麒麟閣，賦手先還鸚鵡洲。 瀛謝奎殘淺近謀，居仁首派駕仙舟。鏗鏘似上堂聞樂，縝密如盛水不流。楓落吳江知雁過，月明巫峽聽猿愁。玉堂今夜涼生硯，李廣材高老不侯。

又《即事呈龔子敬》 彈冠而仕已老，刺船以嬉若人。文字裨官野史，冠童舞雩暮春。 烏鵲爭喧墮地，鳳凰遠去棲梧。薄技操觚弄翰，時情鼓瑟吹竽。 未聞一飯三矢，尚可斗酒百篇。摘頷到無可白，著書何有於玄。

韓性

論述

劉仁本《跋莊節先生謚議》 按先生姓韓氏，諱性，字明善，宋魏國忠獻王八世孫，南渡後徙居越上，遂爲越人。少孤，讀書自樹，不樂仕進，以風節行義表率其鄉，道學文章，教授子弟，用明經掇科通籍者衆，死難如狀元高郵知府李公齊，政事如西臺御史中丞王公本中、南臺御史中丞遜都思月公彥明者，皆先生導訓之力。此謚則月公請于朝而得也，先生爲不死矣。

柳貫《韓明善畫像贊》 融液粹和，渟涵清淑。係道而道日以光，藝仁而仁至於熟。乃所謂晝錦之旂常，有衍宗支，蓬萊之雲氣，舒爲篇目。宜其表盛德之流滋，集斯文之胡福，我觀之人，式如金玉。

《元史》卷一九〇《韓性傳》 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則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爲文辭，博達儁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屨，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略】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元詩選》二集 性字明善，【略】性深於先儒性理之說，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屨無所容。前代遺老王應麟、俞浙、戴表元輩皆折輩行與交。同里

與游最密者唐珏、王易簡、呂同老，皆一時名士。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于雲門禹穴，或共榜舟于邪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爲世外人也。【略】虞學士集曰：君爲文優游不迫而陳義甚高，汪洋不窮而立論甚要。黃侍講溍曰：先生之文，博達雋偉而變化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爲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深也。兩公皆文章大家，而罄折先生如此，宜爲一時人望所宗也。

《珊瑚網》卷八　《趙承旨臨禊帖》都穆跋：跋者四人：韓性字明善，定叟諸姪，道德文學，元中世鉅儒。

傳記

黃溍《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略】扈蹕南渡，始家于越。【略】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歎異焉。國朝取宋嚮之在班行者，多擕故所受告敕入換新命，寺簿公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間，益得肆其力於爲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生甫十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秉心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爲師友，不敢待以尋常子婿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并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爲內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奧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爲他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帥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爲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密者，唐珏玉潛、王易簡理得、呂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爲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雋偉，而變化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爲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爲請。【略】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品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與世應，動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爲名高，人自化服之，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之。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窮。【略】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爲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爭前迎揖，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先生蓋生乎杭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屬部，聞先生名，舉爲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媿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起。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爲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虛己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平章政事趙涼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爲御史南闕，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康強，垂歿之際，初無所疾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言已，瞳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夷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間尊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爲當世歸重如此。【略】傳之等卜以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亨之狀屬某爲之銘。昔曾文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某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稿》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眞知實踐，學貫天

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覺。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鑒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紀事

陳旅《韓明善禱雨詩序》 會稽韓明善先生，以學行著于東南，部使者數慰薦，蓋雅約不事榮進，且老矣，蓋古所謂修其天爵者。至元後丙子歲夏五月至於秋七月不雨，原隰盡亹，陂渠膠舟，民瘵滋甚。先生齋潔潛禱于天地、山川之神，乃大澍三日，蔓蘇滯行，物意條鬯。邦人審雨，則相與告語曰：「先生未嘗有民社之責，能澤加於民若此，使有位於時，所施宜何如也。」盍賦詩美之，以無忘先生之惠。」來請序。

著錄

《元史》卷一九〇《韓性傳》 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韓明善《五雲漫稿》一部六冊，殘缺。

又卷一〇 韓性《五雲漫稿》一部一冊，闕。

《宋元學案》卷六四 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辯疑》各一卷、《莊節先生集》十二卷（雲濠案：一本作《五雲漫稿》十二卷，又《續紹興志》八卷）。予嘗于《永樂大典》見其集。

藝文

胡助《贈韓明善先生》 宋之咎夔韓魏公，子孫百世文獻風。建炎南渡雲從龍，清門一派浙水東。先生古貌古心胸，千巖萬壑神秀鍾。平生學術無不通，盛名遠震驚羣聾。東南縉紳知所從，會稽禹穴聲渢渢。潮陽家法醇而雄，詞源浩汗江漢宗。追還正始何其工，鏡湖清波濯芙蓉。大篇磊落垂長虹，短章簡嚴秀孤松。薦道功德螭蟠穹，天球和鳴間笙鏞。胡不進之明光宮，隱居高卧蓬萊峰。少微耿耿光燭空，我來林下拜德容。大雅豈弟祛愚蒙，先生豈是商山翁，先生豈與沮溺同？向來閔雨致年豐，存誠濟物不言功。清泉白石佳趣濃，寧甘曳尾泥塗中。著書脫稿非終窮，世網安得羅冥鴻。

曹元用

論述

戴表原《贈子貞編修序》 庚子之夏，有中都官敝轞羸縑，過余錢塘逆旅，揖之氣溫而貌嚴，叩其談，引古今繩墨，灑灑然數千百言不止。質其居，居東平。諗其官，太史氏之屬。請其姓氏，曹君子貞也。余驚喜，願交之。久而讀其文，屬辭莊、屈之潔，析理孟、荀之達，而比事左、班之覈也。噫嘻，若子貞者，非余之所當朝親夕習，以求成其才性氣質之不足者乎。抑余之願交子貞，知子貞之於余亦有不能忘情者焉。而爲子貞難，爲余易也，何也？【略】若子貞之道方當行遠，其勢不登高不止，而安得不謂之勞於余哉。雖然，子貞之勞猶能成余，余非能成子貞者。子貞家有賢父兄，而所居東平，今爲儒府，諸老先生方以類相先後，進用於朝，子貞往而試，以余言諗焉。無必豐於名，必豐於其所可名；無必充於其欲，必充於其所可欲。徐行而敏視，多藏而善出。是其學也，倘庶幾乎異於今人之所謂學矣。子貞曰：「唯唯。」因以爲序。

傳記

《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傳》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祖

義，不仕。父宗輔，德清縣主簿。元用資稟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寐。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窗，默觀之。始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閻復，於四方士少所許可，及見元用，出所爲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奇之，因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即論史院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用之。御史臺辟爲掾史。元用初不習吏事，而見事明決，吏反師之。轉中書省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爲「三俊」。除應奉翰林文字，遷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既崩者，猶以名稱，而未有謚號。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改尚書省右司都事，轉員外郎。及尚書省罷，退居任城。久之，齊、魯間從學者甚衆。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歷，屬英宗躬修祀事，銳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輿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于一殿。仁宗崩，無室可祔，乃于武宗室前，結綵爲次。英宗在上京，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寢，當更營大殿于前，爲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待制，陞直學士。至治三年八月，鐵失之變，賊黨赤斤鐵木兒遽至京師，收百司印，趣召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由從也。」未幾，賊果敗，人皆稱其有先見之明。泰定二年，授太子贊善，轉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及大朝會，爲糾儀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無爭門而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當自爲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爲「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謂：「禴祠嘗烝，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可惜費而廢禮乎。」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所以弭災者，元用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修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撙浮費，節財用，選守令，卹貧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時弊。又論科舉取士之法，當革冒濫，嚴考覈，俾得眞才之用。議上，朝廷咸是之。拜中奉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宗、英宗兩朝實錄。又奉旨纂集甲令爲《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書成，皆行於時。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錦。天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爲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者，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久之，謂侍臣曰：「曹子貞盡忠宣力，今亡矣，可賜賻鈔五千緡。」贈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獻。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

著錄

《元詩選》三集卷四　元用幼讀書，常達曙不寢。【略】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曹元用《超然集》四十卷。

辛文房

貢奎《送良史》　西域人，嘗學于江南，除翰林編修。今省歸豫章。　鬱鬱楚竹實，飛鳳以慰饑。鳴聲廼鏗和，遂息蒼梧枝。時哉一朝遇，粲若五采施。矯首滄江雲，空晴散何之。豈不比翮翔，悠悠眷予私。驚飆起層波，落日增餘悲。去去勿久留，赴此遠大期。採風詎辭責，上寄簡冊垂。緘書誰復悟，爲子歌別離。

馬祖常《辛良史披沙集詩》　未可披沙揀，黃金抵自多。悠悠今古意，落落短長歌。秋塞鳴霜鎧，春房剪畫羅。吟邊變餘髮，蕭颯是陰何。

楊士奇《書唐才子傳後》　《唐才子傳》，西域辛文房著。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時，其見於《唐書》者共百人，蓋行事不關大體，不足不勸戒者不錄，作史之體也。而讀其詩，欲知其人，於辛所錄宜有取。然唐以詩取士，三百年間以詩名者，當不止於辛之所錄。如郭元振、張九齡、李邕之徒，顯於時矣，而猶遺之，況在下者乎。而辛所錄者，又間雜以臆說，觀者當擇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八　《唐才子傳》八卷，永樂大典本。元辛文房撰。文房字良史，西域人。其始末不見於史傳，惟陸友仁《研北雜志》稱其能詩，與王執謙齊名。蘇天爵《元文類》中載其《蘇小小歌》一篇耳。是書原本凡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下至妓女、女道士之類，亦皆載入。其見於新、舊《唐書》者僅百人，餘皆從傳記說部各書採輯。其體例因詩繫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詩

名者不錄。即所載之人，亦多詳其逸事及著作之傳否，而於功業行誼，則祇撮其梗概。蓋以論文爲主，不以記事爲主也。大抵於初、盛稍略，中、晚以後漸詳。至李建勳、孫魴、沈彬、江爲、廖圖、熊皦、孟賓于、孟貫、陳摶之倫，均有專傳，則下包五代矣。考楊士奇《東里集》有是書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永樂大典》目錄於傳字韻內，載其全書。今傳字一韻適佚，世間遂無傳本。然幸其各韻之內尚雜引其文，今隨條摭拾，裒輯編次，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傳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謹依次訂正，釐爲八卷。案楊士奇跋，稱是書凡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爲勸戒者不錄，又稱雜以臆說，不盡可據。今考編中，如《許渾傳》稱其夢遊崑侖，《李群玉傳》稱其夢見神女，雜采孟肇《本事詩》、范攄《雲溪友議》，荒唐之說，無當史裁。又如儲光羲污祿山僞命，而稱其養浩然之氣，尤乖大義。他如謂駱賓王與宋之問唱和靈隱寺中，謂《中興間氣集》爲高適所選，謂李商隱曾爲廣州都督，謂唐人學杜甫者惟唐彥謙一人，乖舛不一而足。蓋文房鈔掇繁富，或未暇檢詳，故謬誤牴牾，往往雜見。然較計有功《唐詩紀事》，敘述差有條理，文筆亦秀潤可觀。傳後間綴以論，多掎摭詩家利病，亙足以津逮藝林。於學詩者考訂之助，固不爲無補焉。

洪焱祖

論述

戴表元《洪潛甫詩序》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贍者謂之義山，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矣。宣城梅聖俞出，一變而爲沖淡，沖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爲。然及其久也，人知爲聖俞，而不知爲唐。豫章黃魯直出，又一變而爲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爲魯直，而不知爲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爲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自暇爲唐也。邇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爲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於「四靈」，而益不暇爲唐。唐且不暇爲，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見同學詩人，亦頗同愧之。頭白齒搖，無所成就。來上饒，得新安洪焱祖潛父，潛父詩優游雋永處不減宣城，沈著停蓄，往往豫章社中語，視永嘉雕琢，俯手而徐就之耳。爲之驚喜贊敬，恨相得晚。而潛父之年非余所及，謙躬強志，於書方無所不觀，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升階而趨唐，入室而語古，不患不自得之。余憊矣，不能從也。

宋濂《杏庭摘稿稿序》 濂始得，悉受而伏讀之，不覺嘆曰：「嗚呼，是豈非詩哉？」夫詩未易言也，商周之時，三《頌》二《雅》洎夫十五《國風》之作，既經孔子所刪，列爲一經，固將與天地相爲終始。【略】新安爲江東一大郡，自舊多文學之士。及吏部朱公兄弟以詩倡於建炎、紹興間，而作者亦盛，流風遺韵，直至于今不衰。先生之生雖後朱公百餘年，嘗及接鄉之諸老，故聞見甚多，而講索甚精。其發之於詩，和而不怨，平而不激，嚴而不刻，雅而不凡，庶幾忠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遺意者。嗚呼，是豈非詩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杏(亭)〔庭〕摘稿》一卷，【略】其詩雖純沿宋調，而尚有石湖、劍南風格，抗衡於虞、楊、范、揭諸家則不足，以視宋季江湖末派，則蟬蛻於泥滓之中矣。

傳記

危素《杏庭摘稿原序》 先生諱焱祖，字潛夫，年廿有六，爲平江路儒學錄，浮梁州長薌書院山長，紹興路儒學正，調衢州路儒學教授，擢處州路遂昌縣主簿。天曆元年六十有二致其事去，明年卒于家。此先生之履歷也。其爲學官，興修學舍，其佐邑，富民不敢蹐門，土豪強買民田不收稅，壹爲正之。甲或毆乙瀕死，反自誇其面以誣乙，冀脫其罪，先生卒坐甲，訟由是息，囹圄爲空。浦城僞鈔誣遂昌富者十有六家，尉卒持公牘至，先生立遣之。南有大溪，遇霖雨不可涉，乃捐廩祿爲之倡，作長橋。夏旱，禱于龍湫，輒雨。此先生之爲政也。初，先生謁宋尚書方公逢辰于建德，方公大奇之。其後客杭，師事建德守方公回，建德與先生同郡，先生之生父程公，建德同舍生也。客信，從學(校)〔教〕授四明戴公表元游。至若高郵龔君璛、吳興姚君式、南城李君淦，皆

東南名士，則又與之同僚。此先生之師友也。由是觀之，先生終始可得知矣。先生既沒，其子在述其行，以先生踐履純篤，爲政清慎，邅回半生，位不充其才爲痛。余則解之曰：前史所載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名姓相望，其穹官峻爵，焜耀一世，論其所可傳，則蔑如也。先生之文，根極理要，而憂深思遠，超然游意於語言文字之表。彼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雖尊顯，寧有是哉？然則爲在（焱祖子名在）者，可以無憾矣。

宋濂《杏庭摘稿序》 先生諱焱祖，字潛夫，自儒官起家，四轉而爲遂昌主簿，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焱祖字潛夫，歙縣人。是集前有危素序，稱「爲徽州路休寧縣尹致仕」，而叙其仕履乃曰：「年二十六爲平江路儒學錄，浮梁州長薌書院山長，紹興路儒學正，調衢州路儒學教授，擢處州路遂昌縣主簿。天曆元年，年六十二致仕。」乃不云其爲縣尹。考宋濂序稱其「自儒官起家，四轉而爲遂昌主簿，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仕」，蓋是時猶沿宋例，致仕者率進一官使歸，實未嘗任是職也。

著錄

危素《杏庭摘稿原序》 《杏庭居士集》，故徽州路休寧縣尹致仕洪先生所著詩文也。【略】先生所著別有《續新安志》十卷，《爾雅翼音注》三十二卷，已刻于徽學。其所居有銀杏大百圍，故以爲號，因名其集云。在以門蔭爲征官，今調浦江尉。將去京師，屬余序其篇端，迺爲之書。

宋濂《杏庭摘稿序》 濂昔受學於河東公，獲見新安洪先生詩千餘篇，心甚樂之。竊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遠在數百里外，常愧弗能一見先生以窺夫大全。及河東公歿，先生之子存心來爲浦江尉，濂始得悉受而伏讀之。【略】濂方將謄置東明山中，與二三子共學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願觀之，俾濂摘其古今詩若干首，鋟梓以傳。先生之詩誠不宜無傳，故濂特舉詩之未易言而先生絕出於今人者，序之于首簡。惜乎河東公墓木已拱，無從質其說之然否也。

趙琦美《杏庭摘稿跋》 《杏庭摘稿》一卷，元洪焱祖所作。又：所著有《續新安志》十卷，《爾雅翼音注》三十二卷，集若干卷。此其摘稿也，危素、宋濂爲之序，書賈馬蔭泉持來，錄之，元板，甚精妙。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洪潛夫《杏庭稿》一部一冊，完全。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洪焱祖《杏庭摘稿》十卷，一作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杏（亭）〔庭〕摘稿》一卷，【略】元洪焱祖撰。【略】焱祖嘗作羅願《爾雅翼音釋》，至今附願書以行，又有《續新安志》十卷，亦繼願《新安志》而作，蓋亦博洽之士。是集爲其子浦江尉在所編，所居有銀杏樹大百圍，焱祖嘗以「杏（亭）〔庭〕」自號，因以名集。其詩以古近體分列，然五言律下注曰長律附，不從高棟稱排律，七言律下注曰拗律附，亦宋人之舊名，蓋猶當日原本，未遭明人竄亂者也。

《讀書敏求記》卷四 洪焱祖《杏庭摘稿》一卷。【略】著《續新安志》十卷、《爾雅翼音注》三十二卷。所居有銀杏百圍，故以「杏庭」爲號，遂名其集。此則其摘稿也，宋濂、危素爲之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二 《杏庭摘稿》一卷，舊抄本。元新安洪焱祖潛夫著。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杏（亭）〔庭〕摘稿》一卷，元洪焱祖撰。《四庫》著錄係鈔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 洪焱祖《杏庭摘稿》十卷，一作五十卷。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杏（亭）〔庭〕摘稿》一卷，元洪焱祖撰。《四庫》依鈔本。補：清洪氏揖石山房刊本，【略】余有一帙，余據上海涵芬樓藏舊鈔本校過。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杏庭摘稿》一卷，元洪焱祖撰。清抄本。清洪氏揖石山房刻本，傅增湘校跋并輯佚文佚詩目，一冊。清抄本，與《郴江百詠》合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杏庭摘稿》一卷，一冊。元洪焱祖撰。烏絲闌舊鈔本。又：《杏庭摘稿》一卷，一冊。元洪焱祖撰。鈔本，過錄明趙琦美、清黃丕烈題記。

吾丘衍 吾衍

論述

虞集《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研北雜志》卷上 吾子行沈困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託焉以自逃者也。

宋濂《吾衍傳》 衍通聲音律呂之學，善倣李賀詩，工隸書，尤精於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間。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衍者爲多。【略】爲說者曰：衍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貶以入繩墨，則其所進孰敢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可尚也，亦應可悲也。雖然，衍亦奇士也夫。

《書史會要》卷七 吾衍字子行，號竹房，太末人，寓杭之生花坊。隱居求志，好古博學，凌物傲世，不交雜客。與趙魏公相厚善，精於篆，專法李陽冰，律以石鼓，當代獨步。

王樟《吾丘子行傳》 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工于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而于音律尤精。【略】子行爲詩，不純守法律，而喜著書。【略】其修辭立論，皆識見超詣，人所弗及，故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唐仇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于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動加譏刺，不顧人喜怒，不知者不堪其謔侮，知者以其類乎滑稽不卹也。【略】而汲仲爲之銘，爲說者曰：「篆籀之學，自宋季其敝極矣。國朝以來，始子行倡其說，以復于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實和之，其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行既歿，得其學以名世，宛丘趙子期、濮陽吳孟思。子期仕至執政，而孟思今猶布衣云。

王行《吾衍傳》 衍工篆隸書，明律呂，著《書史》，能屬文辭。【略】居錢唐市側委巷，一樓蕭然，惟法書、銘刻、古編鐘、鐃磬，如意之屬置左右，時撫玩，用爲娛樂。【略】衍性剛簡希偶，所善惟金華胡之純長孺兄弟暨(仇)遠，他雖稱貴人，求知之，非所合，率拒不肯見。【略】以衍之不肯妄知人與，觀其長爲大慟時意氣，彼其所自負者甚重也。惟高視一時，謂當世無足知己，則固有遺世矣。而橫逆之，激切之，此遽捐其生也。雖然，使衍能夷然委順，以其學自善其身，蓋有餘裕，顧乃不懲小忿，害滅其性，以取不吊之譏。嗚呼，惜已。

都穆《跋吾子行招雨師文》 天性高潔，讀書攻古文辭，兼精篆籀音律之學。

施紹武《吾子行書樓》 卜築曾聞傍市橋，春風門巷晚蕭蕭。高樓有客空回騎，明月何人更弄簫。一代聲名推篆籀，百年踪跡混漁樵。誰憐終古西泠水，不爲幽人賦《大招》。

《元詩選》二集甲集 子行工隸書，尤精於小篆，兼通聲音律呂之學。詩善倣李賀，有《竹素山房詩》。

文淵閣《四庫全書·竹素山房詩集提要》 其詩不屑屑謹守繩墨，而逸氣流蕩，清新獨闢，塵客俗骨，剗掃殆盡，可稱一時作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竹素山房詩集》三卷，【略】其詩頗效李賀體，不能盡脫元人窠臼。然胸次既高，神韵自別，往往於町畦之外，逸致橫生。所謂王謝家子弟，雖不復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種風氣也。

《瘞貓文》 任士林《題吾子行瘞貓文後》：子愛貓如愛人，性馴善捕，有人理也。故封有丘，瓦有書，象有肖，匪溺斯，礉乎狗馬，忘辭帷蓋，至矣。

傳記

胡長孺《吾子行文塚銘》 吾衍字子行，太末人。【略】子行工篆隸書，通聲音、律呂之學，讀《太玄經》，號貞白處士。慕李長吉詩，樂府，效其體爲之，氣韻輒與相似。性曠放，有高世不仕之節，自比張志和、郭忠恕，玩褻一世。遇人巧官善富，如蟲蛆臭腐將噬染己，其所厭棄者，詣門請謁，從樓上遙與語：「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未成童，坐之樓下。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群童，一是肅安。好譏刺輕侮詩人

文學士，獨盛稱仇仁近、婺胡穆仲、汲仲，至謂百年亡有。其著述有《尚書要略》、《晉文春秋》、《楚史檮杌》、《說文續釋》、《道書援神契》、《卦氣》、《閒中編》等書。初，子行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天錫爲賈酒家孤女爲妾。女嘗妻人，年饑棄歸，母與後夫匿弗言，輒去之太末。妾爲子行產子，數日死。留五年，當至大四年秋，故夫微知妻處，訟之。逮母，母來，死子行所，又逮後夫，後夫復舍于子行。因僞楮幣事覺，捕得，言主人子行固弗知。邏卒辱子行，南行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子行，叱邏者曰：「是不知情者。攝之何爲？」即解縱遣歸。臘月未盡二日甲午，子行持詩一章暨玄緇緇笠以詣仁近，別。值晨出家，留詩還緇笠，子行去，不知所之。其詩曰：「西泠西畔斷橋邊。」意將從靈均於斯。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略】此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與詩合。西湖多寶院，主僧可權從子行學詩，聞其定死，哭甚哀，爲琬良石鐫碣院後，與浮屠師遺塔相望，曰：「皆吾師。」請長孺銘，庶幾子行有後世名。其銘曰：嗚呼，生不瀆，死不辱，貞哉白。

《萬姓統譜》卷一三　（存目）
《兩浙名賢錄》卷四四　（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六　（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五　（存目）
《新元史》卷二三七　（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輟耕錄》卷六　吾子行先生衍，太末人，大父爲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生曠放，高不事之節。其所厭棄者，或請謁，從樓上遙謂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群童，一是肅安。兼通聲音律呂之學，工篆隸。【略】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君天錫爲賈酒家孤女爲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僞楮幣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邏捽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識先生，叱邏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爲？」即解縱遣歸。先生不勝慚，明日，持玄絛緇笠，詣仇山村先生別。值晨出，因留詩一章，詩有「西泠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弗瀆，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號也。

宋濂《吾衍傳》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爲公侯屈色，常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僅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廉訪使徐琰來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使節。」琰素重衍，笑而去。生徒從衍，常數十人。衍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時出小青涼傘，教之低昂作舞勢，或對賓客，游談大噱，解髮濡酒中爲戲。群童皆肅容，莫敢動。衍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有晉宋間風致。畜兩鐵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惟推服仇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間所無有。【略】或有訴諸丞相府，事下杭府治。臘月未盡二日甲子，衍持詩別仇遠竟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骨朽淵泥久矣。」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爲詩，聞其死，哭甚哀，招衍魂葬之西湖上。

王禕《吾丘子行傳》　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目，右足跛，而風度特醞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對客輒吹洞簫，或弄鐵如意，或援筆製字，旁若無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僦居陋巷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樓下，賓客談笑，喧動鄰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達官貴人聞子行名，款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樓上遙與語，弗爲禮，或與爲禮矣，送之弗下樓也。東平徐公子方，海內大老也，持部使者節浙西，所蓄古器物款識多莫能辨，咸以爲非子行無能知者。徐公即命駕訪子行，子行爲一一鑒定之，徐公未嘗不嘆服其精敏。于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於傲世者矣。【略】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賈酒家孤女爲妾，不久即死。死且久，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爲

己妻，有司逮妾母，而妾母已再適人，居他州，及來，死子行所，又逮妾母後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僞鈔事覺，竟連子行知情。子行懼，走訪仁近，值仁近蚤出，即留詩以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吳人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略】筮與所留語語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弟子爲招魂以葬。

王鴻羽《跋吾子行書古文篆韵二帙》 吾子行爲錢唐人，不仕不娶，離世異俗。好博雅，隱居授徒，四方之士相傾慕者冠屨交于戶內。而子行不以貴賤爲低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居僅容膝，迎送未嘗下樓，留心古道，樂志簞瓢，不與世俗爭妍巧，益亦尚友千載者。弘治初，得《說文解字篆韵》于沈古田氏，所少者《古文篆韵》耳。今復得子行手迹，不惟點畫足法，且合之成全書，良足快心耳。

《珊瑚網》卷一〇 《吾子行書古文篆韵二帙》：此本爲吾子行先生筆也。先生名丘衍，住杭之先花坊，時年二十七，即不下樓。樓上下分業子弟，客至，僅輒止不使登，通焉，使登乃登。先生好古，變宋末鐘鼎圖書之謬，寸印古篆，實自先生倡之，眞第一手。趙吳興又晚效先生法耳。所著有《學古編》、《字源七辨》、《篆品三十八則》，私印有「竹素山房」、「吾氏子行」、「我最嬾」、「懷眞樂」、「飛丹霄」數印，印鼻小韋帶，嘗在手弄之，蓋欲和其四棱，令有古意。是本正子行耑業，秋巖得而證寫之者焉。

《何氏語林》卷一一 吾子行沉困市隱，不能以自見，豐碑巨碣，寫其幽曠，托焉以自逃者也。

《梵麓山房筆記》卷五 吾子行《閑居錄》有《書室中修行法》一則：「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者，意不久滯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

作品本事

《硯北雜志》卷下 葉林去文，錢塘人，與鄧牧心俱隱大滌山。【略】所爲文章，多世外語；鄧則全效柳子厚。大德某年冬，葉忽馳書別親友云「將它往」，且詣鄧言別。至明年，年五十九，正月八日，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葉已仙去，嘆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紿我言別，吾亦長往耳。」乃述葉墓誌。又於燈下取其文集，讀畢而終。吾子行有《懷葉鄧二道人》詩云。

《南濠詩話》 元杭州吾子行先生，博學好古，精篆籀之學。晚年爲妾家所累，有司逮之。子行素高抗，不能忍辱，即作詩投其所知仇遠，潛赴水死。詩云「劉伶一鍤事徒然」，【略】後僧宗泐作詩弔之云：「吹簫人去竹房空，海內猶傳學術工。最是西泠橋畔路，淡烟疏柳夕陽中。」子行別號竹房，善吹洞簫，故泐詩首句及之。

都穆《招雨師文跋》 此文蓋書以遺吾鄉錢學諭翼之者，舊嘗見友人朱堯民家，今歸沈津氏。

《趙氏鐵網珊瑚》卷六錢良右書 余自至元、元貞間客杭，得交子行父，雖齒在余先，甚款密也。予往來于杭有年，間歸吳門，每承以詩或書尺見寄，今猶有存者，其《過山村翁訣別》之詩，按胡汲仲先生塚銘，迺至大四年也。越三十一年，爲至正改元，始見其手跡於盧山甫家，感悼之餘，爲作七言一首以附於後，亦挽之意云。

著錄

《輟耕錄》卷六 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略》、《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

陶宗儀《跋吾子行書古文篆韵二帙》 所著有《學古編》、《字源七辨》、《篆品三十八則》。

宋濂《吾衍傳》 其所著書有《尚書要略》、《聽玄》、《造(化)(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石鼓詛楚文音釋》、《閑中編》(傳本作《閑居錄》)、《竹素山房詩》，世多傳。

王樟《吾丘子行傳》 所著有《尚書要略》、《聽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援文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音釋》、《學古編》。

王行《吾衍傳》 所著有《晉文春秋》、《楚史檮杌》、《說文續釋》、《尚書要略》等書。

都穆《跋吾子行招雨師文》 其生平著作甚富，行於世者，有《學古編》、《楚史檮杌》、《晉文春秋》三書。

《御定書畫譜》卷七九 其平生著述甚富，行於世者有《學古編》、《楚史檮杌》、《晉文春秋》三書。又：所著有《學古編》、《字源七辨》、《篆品三十八則》。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吾子行詩》一部一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吾子行集》一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吾衍《竹素山房集》二卷。

丁立中《跋貞居集》 先君子性喜掌故，嘗彙刻《武林叢編》以存古蹟，而於前賢著述，尤好有元一代詩文，若仇山村、白廷玉、吾子行諸先生遺集均爲校刻。暇日，嘗率立中至多寶山及栖霞嶺，訪三先生之墓。蔓草荒烟，難尋遺址，不勝代遠年湮之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竹素山房詩集》三卷，【略】元吾丘衍撰。【略】此其所著詩集，而附以遺文二篇。【略】意者原稿爲衍所自編，故未經載入歟？朱存理《樓居雜著》有《書吾氏類集》一篇，稱《虞山雜抄》內有《竹房集》三卷，予家有(子)〔其〕《招雨師文》等篇遺迹一冊，錄附集後，其卷帙與此本合，則此猶舊帙云。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吾衍《竹素山房集》三卷。

杭世駿《跋竹素山房詩》 《竹素山房詩》三卷，元至治中太末吾衍子行著。【略】此集吾浙藏書之家皆無其本，維揚馬涉江從姑蘇購抄，予僅得見，內有一題云「仇仁近自建康解組歸，有文曰《金淵集》」。亦簿錄家所不載，并諸家文集未齒及者，惜乎其不得傳于後世。

鮑廷博《竹素山房詩集跋》 右《吾竹房詩集》，郁君佩先爲予抄自樊榭山房，讀杭太史跋，知其本近年始出於維揚馬氏也。予考朱性父《吾氏類集題詞》，是書自性父從虞山雜抄錄出，始傳于世，今第三卷末《招雨師》以下諸詩文皆朱所補，附錄數十則亦其所手輯，是馬氏所得實野航先生所遺留，其功不可沒也。乾隆癸巳，朝廷開四庫館，予別繕潔本進呈乙覽，業詔儒臣采入《全書》，以不朽之矣。然秘閣所儲，人罕得見，登之梨棗，益廣其傳，誠好古者所宜留意也。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竹素山房詩集》三卷，附錄二卷。鮑淥飲抄校本，姚氏舊藏。元魯郡吾衍子行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竹素山房詩集》三卷，附錄一卷，抄本。元魯郡吾衍子行撰。

《補遼金元藝文志》 吾衍《竹素山房集》三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竹素山房詩集》三卷，元吾丘衍撰。《四庫》依抄本。補：《竹素山房集》三卷，元吾丘衍撰。附錄一卷，清寫本。嘉慶十年鮑廷博二跋，並題詩八首。鮑正言題詩四首。前有杭世駿跋。清寫本，李木齋先生藏。補：《竹素山房詩集》二卷，《補遺》一卷，元吾丘衍撰。附錄一卷。清光緒二十一年丁丙刊《武林往哲遺著》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竹素山房詩集》三卷，元吾衍撰。附錄一卷，清抄本。鮑廷博校，一冊。

藝文

任士林《吾子行夢蝶壇疏》 誦五千言，嘗究猶龍之旨，以六月息，載開夢蝶之壇。善戲謔兮，志怪者也。載惟眞白方丈，布衣道士，存方寸地，卧百尺樓，有淳于髡之滑稽，有東方朔之博物。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惜不用賦於天子之門，李邕識面，王翰卜鄰，肯嘆誤身于文人之聽。于是心超蟬蛻之境，神游鳥迹之初。蘧蘧然，栩栩然，何必扶搖三千里、九萬里，闇闇也，侃侃也，不妨咏歸五六人、六七人。莫笑邊孝先，請問南華子。

又《和吾子行見寄韻》 坐覺秋風老，貧猶借屋居。長年空竹素，何地不蘧廬？道義時相慰，行藏日可書。人生有知己，我亦出無車。

又《次韻吾子行新年》 有道貧方樂，無營坐亦深。新詩知病後，老鬢覺年侵。信有乾坤力，時勞江海心。文園亦消渴，渾愧《白頭吟》。已分身將隱，還驚老易過。時來慰岑寂，相與惜蹉跎。白髮短猶櫛，青銅暗欲磨。人生有如此，我醉子當歌。雪後春風起，天空江水來。新年渾作客，多病孰憐才？有

道身先老，無人首屢回。承禎須不爽，聞已掃丹臺。

仇遠《**秋日懷吾子行**》 秋高天闊雁南翔，游子愀然思故鄉。重陽正當風雨近，三徑故應松菊荒。酒酣耳熱狂無益，江空目短愁何長。青山在望有晴日，我欲振衣千仞岡。

黃溍《**崑崙歌寄吾丘子行**》 翠鸞啼雲天四垂，花龍雙雙神姥歸。全仙憶君淚如水，昌陽落花青芷芷。曾城珠闕揚素氛，開明信信環九門。羲和走馬不待人，鯨魚啄海海生塵。若有人兮悵脩阻，紫玉參差老鳳語。笑揮如意敎雲舞，雲間鶴鷄生兩羽。歸來歸來勿蹉跎，秋風吹折玕琪柯。

錢惟善《**過清壑雲扉用吾子行留題韻**》 縣壁削青雲繞扉，挂藤走翠石鉤衣。洞簫聲遠人何處，風送巖花撲面飛。

趙頤《**和吾竹房游大滌呈介石先生韻**》 碧雲九疊鎖瑤京，靈草金芝滿地生。下土烟塵空縹緲，十方樓閣聳虛明。丹泉釀酒霞無色，石髓流溪玉有聲。最喜仙翁能好客，羽衣談笑晚風清。

李道坦《**山中聞簫憶吾子行**》 飛樓六月無塵影，況復群山日相引。朝登日到窗戶遲，夜坐露逼衣裳近。樓中有客吹洞簫，星河滿地光動搖。仙人岩幽鬼一足，披髮跳嘯山之椒。天高愁魂渺莫測，碧竹秋風嫋餘泣。倚蘭三弄招不歸，月照松根蟲瑟瑟。忽憶吾生夙好事，南游取管湘江涘。雙蛾鰥寡兩茫茫，一曲時能寫其思。高哉福地可置身，昔年屢約何因循。明朝作書附行雲，爲余速往邀斯人。

葉森《**次子行二詩有序**》 先師貞白先生手書《柳枝》、《梨花》二詩，遺陳渭叟。後三十年，渭叟出以見贈，觀之不覺墮淚，乃用韻補遺四首：花雨初妝宿霧霑，綠陰春意滿重簾。莫教飛絮隨流水，半拂河橋半拂簷。 洗粧倚闌曾夢雲，光凝蝶粉玲瓏春。璚芳深閉綠窗曉，東風不敢吹香塵。 展卷長吟淚已霑，尖風吹柳不吹簾。可憐寒食西湖上，猶自新條拂短簷。 玉簫聲斷愁飛雲，幾年夢冷梨花春。草《玄》弟子今尚在，零落江南雙鬢塵。

周砥《**題吾子行遺墨後**》 立世守茲道，毅然生死間。奄去同其盡，榮辱豈相關。若人固可悲，吊溺吾所艱。蕭瑟見遺墨，風雨慘容顏。秦唐去我遠，二李無時還。世傳斯有在，邈哉不可攀。

張雨《**和丹丘韻悼吾子行遺硯**》 故人亦復葬江魚，空向人間憶子虛。月下簫閑留譜在，竹邊房冷倩誰居。蓬萊弱水題金簡，汲冢先秦見漆書。惟有研山磨不朽，時時淚滴玉蟾蜍。

錢良佑《**吾子行挽詩**》 無人家擬地行仙，自號青霞小洞天。愛竹每留緣郭寺，吹簫時泛過湖船。詩魂渺渺波搖月，篆腳垂垂雨在川。老我猶能見遺墨，可堪回首斷橋邊。

凌雲翰《**悼吾子行道士**》 布衣爲道士，舉世莫能偕。遽作騎鯨客，空遺夢蝶齋。陽冰書瘦硬，方朔語詼諧。墓碣銘貞白，臨文每愴懷。

楊載《**題子行所藏魚藻圖**》 書出儵魚戲綠漪，群分小白更相隨。主人眞得蒙莊趣，視此洋洋樂可知。

又《**贈吾子行**》 春雨連城闊，春雲映戶多。長衢方淖濘，小水亦風波。抱獨能如此，思君可奈何。便當乘興去，著屐一相過。

又《**酬吾子行**》 耿耿思朋舊，悠悠涉歲華。既依秦大姓，方問魯東家。雅道將誰與，新詩敢自誇。祗今能會合，不憚路途賒。

顧梅山《**贈吾丘衍**》 士友多交接，惟君有敬心。少年精古篆，諸老喜新吟。簫品神仙曲，琴彈山水音。無人知此樂，只在竹房深。

劉詵

論述

綜論

劉將孫《**送劉桂翁序**》 吾鄉詞賦見稱東南，自壬子來，貢第相望，號一時名進士聚族授館者，闔郡僅數大宗，南嶺劉氏其一也。噫嘻，五十年矣。吾猶及雲祥、雲瑞二丈人譚賦，槩主體製，斤斤科條，金玉不紊。數年前校鄉校試藝，見劉桂翁爲賦，奇俊變化，不可注視。每進每異，塵埃糠粃，猶足以蓋餘子。問孰何子？何其聳特至此。則或告曰：「二雲家也。」豈惟降我輩下風，將

一門群從亦避之矣。惜也，無場屋廣武以紓其長雄，迺使錦衣楚製墮在泥塗，亦政爾可憐傷耳。

虞集《盧陵劉桂隱存稿序》 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遇於集雲峰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己及者。及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注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爲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

又《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源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皇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

歐陽玄《劉桂隱先生文集序》 今余讀劉先生之文，溫柔敦厚，歐也；明辨疏儁，蘇也。至論其妙，初豈相師也哉？又豈不相師也哉？或曰：「妙可聞乎？」曰：「妙可意悟耳。」試從劉先生求之，蓋有不可得以言傳者矣，而況余乎？雖然，余所謂「規矩蔑一定之用，文章懷無窮之巧」者，庶乎近之。劉先生文傳世可必，尤長於詩，詩五言古體短章尤佳。

夏以忠《劉詵行狀》 居常峨冠博帶，行規步矩，有古君子風。從容廬里數十年，凡夫稚子，皆知起敬，公卿大夫士，聞其高風，莫不聳動而願見之。先生未嘗出其所長以自鬻，與人交接，一主於敬，久而不衰。心怡氣和，不妄語笑。苟義有不可，即毅色正言，人莫敢犯。【略】晚年進學，益勵於初，四方求文，襁屬於門，先生手答如流，若不用意而理致森嚴，莫不嘆服。

【略】翰林承旨歐陽公玄，未識先生，而書問頻致，稱先生「道德之重，藻鑒之明，其爲文根柢六經，屬鬢子史，躪躒百家，渟滀演迤，資深取宏，榘矱哲匠，達於宗工。不鈗劇心目，不掐擢胃腎，液古融今，自執其鞲，靡慮不獲，靡施不宜。雖未嘗露其儁杰廉悍、踔厲風發之狀，韞玉在櫝，氣如白虹，不可掩抑」。及叙先生文集，有曰：「余讀先生之文，溫柔敦厚，歐也；明辨雄儁，蘇也。至論其妙，抑豈相師也哉。有不可傳以言者矣。」翰林待制柳公貫稱先生：「德業之盛，於古人不多讓，蓋先覺之士也。」奎章侍書學士虞公、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尤相知重，至群從論文，累日不忍去；既別，往復有書。虞公稱先生：「以英偉之器，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汙載道，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栢後雕；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區區早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亦已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源并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旌旄導前，笳鼓擁後，賓客竝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獻態呈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又曰：「先生之文，無奇崛艱險之僻，固波瀾之浩蕩，無頹靡膚淺之陋，固山嶽之雄峙。愚嘗以爲，生一鄉而不溺於一鄉之薰習，生一時而不合乎一時之流俗，豈非所謂偉然間氣，而何待於人哉。」及觀先生詩文，而序之曰：「集嘗承乏禁林，竊意高蹈遠隱之士，必有過夫人者而不之見也。歸僑江上，乃得劉桂隱先生之文於其門人學者而讀之，則誠昔日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也。惜乎，江湖之遠而不能有所薦於上焉。」又以先生之文爲能繼夫歐陽永叔、曾子固而稱之，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有以達其知之所及。知其背於塗轍之正，即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諸方來，則言之而無疑。論古今成敗而無所蹈襲，出人意表，觀乎瀧江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揭公乃曰：「大江之西，德足以潤身，文足以垂後，有子孫之賢，無饑寒之迫，如先生者，眞天下之至樂至榮者也。」又曰：「方今天下德行文學之士，日寥寥矣，若江西，惟先生耳。」又曰：「先生德行日尊，文章日富，豈僕娓娓者比邪？」又曰：「論古今文章，辭甚高，義甚富，病甚切，而憂甚深，古人所以爲古人，今人所以爲今人，往者不可追，來者殊可嘆。如先生者，幾何人哉。近數見製作，令人不能釋手，益增向仰之懷。取疏於大人君子，日夜思念，果何益

邪？」及爲先生詩文之序，則曰：「先生非君子之行不行，非聖人之學不學，其養之也深，其積之也隆，其地不離於閭井，其名不登於廊廟，其發之也沛然浩然，而常有餘。故其詩沈著幽遠，得天地之性情，其文平實敷暢，會古今之法度。因其所感而爲之律，乘其所托而爲之義，或常或變，而不可窮。惜老而不見用於朝廷也。」【略】嗟乎！劉氏世澤之盛，代不乏賢。自平陽聯科，而後陵谷變遷，不獲究用於季代。然先生克紹先業，迪光前人，斯亦難矣。今之士大夫稱先生德行道藝，如出一喙，尚論其人，孰有賢於柳待制、歐陽承旨、虞揭二學士者哉。四君子德業聞望已極一時之盛，不輕與可，而能極其稱許敬慕，則先生之實學，從可知矣。

《元史》卷一九〇《劉詵傳》 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立。年十二，作爲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象。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爲文，根柢六經，躐躒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于門。

羅洪先《桂隱存稿序》 公之平生與詩文，《元史》、諸集已詳，可無俟區區也。惟其聞當時，垂來世而爲人重者，固必有在。然布衣也，非世所謂富與貴也。在公之後，自布衣以上必有樹立，始不辱公。能不辱公，始不辱吾吉水，此則若與洪先所共也。然世之言紀載閱閱者或不在是。嗚呼，曷亦就斯集觀之。

劉方興《桂隱集題跋》 余少入祖祠，知先生獨得從祀七世祖之後。及長，爲邑諸生，又知先生列郡邑鄉賢首祀，然所以得祀者，固未之知。其後得《謚議》、《墓銘》及所存遺文讀之，始知余劉氏之族至今猶幸以不墜者，非先生而誰賴耶？先生生九歲而宋亡，固宋人也。及元混一大統，力辭徵聘不就，考諸《通志》，俱以不仕元大節歸之，獨當時若歐陽文公玄、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交薦于朝，止稱其文章根柢六經，道德爲儒林宗師，未有及其出處之微意者，豈諸君子皆有元名臣，固難與其節耶？

劉同升《桂隱存稿序》 余家文敏先生，宋人也，文章道德著于海內，當時人士從先生遊者，皆能砥礪名節，以聖賢之教嚴夷夏之防。先生一布衣耳，身繫綱常如此其重也，蓋先生未嘗仕宋，而耻于仕元，非獨先生一人不仕元也。【略】當元之世，虞主慕用中華，仕而屈節者無論，其不仕者，南人教虞主求才江南，高不屈之節，弓旌往往及之。先生不廢科舉之學，則以聞達徵；先生廢科舉之學，則以不求聞達徵。況先生之友，若揭公傒斯、歐陽公玄、虞公集，皆知名之士。日求先生比肩事主，同處卿相之位，屢徵屢辭，先生老于衡泌，難矣。夫士而悃愊無華，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不爲當世所物色，斯已矣。先生文章警策類南豐，詩篇簡峻似臨川，負用世之才，卒能藏其無用之用，抑又難矣。惟先生全于道術，斯不見爲難耳。

《元詩選》二集己集 歐陽原功謂其文「根柢六經，屬鬢子史，躐躒百家。渟滀演迤，資深取宏。榘矱哲匠，達於宗工。液古融今，自執其（韝）（鞲），（應）（靡）慮不獲，靡施弗宜。雖未嘗露其雋傑廉悍、踔厲風發之狀，韞玉在櫝，氣如白虹，不可掩抑」。【略】桂隱律詩多佳句，五言如：「山作登樓色，天留隔巷□」；「雲分潭際樹，帆上驛邊洲」；「落日湖陰笛，涼風水郭秋」；「一燈遺老鬢，四海後元春」；「樹懸山雨白，門掩佛燈紅」；「村煙茅屋午，籬蜨棘花晴」。七言如：「燕子樓臺人影瘦，海棠池館月痕孤」；「桃花浪起春風闊，燕子寒生社雨多」；「鳥斷空山孤樹悄，馬嘶小驛一燈昏」；「江湖宦客孤舟夜，城郭詩翁白髮春」；「燕子池塘詩句好，蒲花簾幕酒杯深」；「君如硎刃千牛解，我似車輪四角方」；「刺繡簾櫳鶯語倦，讀書院落絮飛忙」；「草意欲供新得句，桃花猶記舊來人」。當時諸老宿評其詩，以爲高逼古人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桂隱文集》四卷，【略】本傳稱其文根柢六經，躐躒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考集中有《與揭曼碩書》，稱文章期於古而不期於蘇，期於善而不期於同，期於理之達、神之超、變化起伏之妙，而不盡期於爲收斂平緩之勢。若以委怯爲和平，迂撓爲春容，如學西施者僅得其瞷，學孫叔敖者僅得其衣冠談笑，非善學者也。蓋其文章宗旨主於自出機軸，而不以摹擬字句爲古。歐陽玄又序亦稱其文溫柔敦厚似歐，明辨雄雋似蘇。至論其妙，非相師，非不相師，蓋深得詵之用意。玄又稱其尤長於詩，詩又長於五言古體短篇，所論亦允。顧嗣立《元詩選》則稱其律詩多佳句。案集中近體格力頗遒，實不僅以佳句見。且嗣立所摘諸聯，如「燕子樓臺人影瘦，海棠池館月痕孤」，乃近小詞；「君如硎刃千牛解，我似車輪四角方」，亦江湖習調，殊不足盡詵所長也。

《石洲詩話》卷五 劉詵《桂隱集》用韵，亦多隨手牽就。蓋元人不甚精研韵學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六二　寒燈嘯咏有誰同？淡月孤雲渡桂叢。故國傷心遺老盡，輓章五字泣秋風。

分論

《**采薇歌**》《詩筏》：詩人佳處，多是忠孝至性之語。即如宋、元之間，有史蒙卿者，爲《感時》詩云：「宮花攢曉日，仙鶴下雲端。盡是傷心事，那能着眼看。風沙兩宮恨，煙草八陵寒。一掬孤臣淚，秋霖對不乾。」又元初吾郡劉詵，別號桂隱，有詩文集。其《采薇歌》云，【略】二詩沉痛悲壯，安得以時代壓之。

《**夜坐**》《元詩選補遺》：澹甚。詩有意要澹，便不是澹，澹故由靜。

《**莫齋**》《元詩選補遺》：澹靜。

《**和邵有初郊行**》《元詩選補遺》：雋永。

《**挽文遜志學士**》《元詩選補遺》：警策。挽詩中不多得者。

《**清明和歐陽山立二首**》《元詩選補遺》：桂隱詩冲澹靜秀，右丞不遠。

《**庚午上元雨陪學翁兄飲**》四川大學圖書館藏《元詩選補遺》眉批：又似遺山。

《**和楊貫道見壽**》《元詩選補遺》：憤極之詞，而不涉怨鄰罵坐，由其氣平。

《**故鄉夜坐有感**》《元詩選補遺》：無限悲愴，出似老健之筆。

《**辛亥清明日陪彭琦初黃用實八人同登螺山瑞華用仲子尚文韵**》《元詩選補遺》：桂隱七言，沈着而含蓄，警刻而蘊藉，意不盡言，味之彌永。元人中作手。

《**滿庭芳**》（**碧唾成花**）《蕙風詞話》卷三：韓致堯詩：「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邵復孺詞「魚吹翠浪柳花行」，由韓詩脫化耶？抑與韓闇合耶？劉桂隱《滿庭芳・賦萍》云：「乳鴛行破，一瞬淪漪。」非胸次無一點塵，此景未易會得。靜深中生明妙矣。邵句小而不纖，最有生氣，卻稍不逮桂隱，近於精詣入神。

傳記

歐陽玄《劉詵墓碑銘》　廬陵劉桂隱先生卒葬之三年，子應麟遣孫珵來京師，請其墓銘於玄。值世多故，未暇請也。又三年，遵東海以歸，乃致前請。謹摭其行狀，叙而銘之。先生諱詵，字桂翁，號桂隱。【略】生二歲，失王父母；七歲失父，九歲宋亡。奮以穎悟之資，自樹羈孤之中，能不墜先業，又克大之。今之大夫士論先生德行道藝，必推本其先人。於是平陽之聯科，雖不獲究用於季代，因先生克紹，咸稱其有子。而劉氏自翟斜而下，益有光焉。先生之爲德，不爲世俗之所搖敝，不爲風聲氣習之所淪染，卓然以重厚醇雅與鄒魯士埒，而無怍容；事諸父及諸昆弟，盡恭敬友愛之道。【略】居家處鄉，有古君子風；訓學者，能以師道自立。至其爲文，根柢六經，屬饜子史；躪躒百家，渟滀演迤，資深取弘，榘矱哲匠，達於宗工。液古融今，自執其鞲，靡慮不獲，靡施不宜。雖未嘗露其儁傑廉悍踔厲風發之狀，韞玉在櫝，氣如白虹，不可掩抑。四方求文，襁屬於門。有古文若干卷，諸體詩若干卷，駢儷書劄若干卷，總題曰《桂隱集》。蜀郡虞先生、豫章揭先生及玄皆嘗叙之，各以所見，極其形容詠嘆之盛。然以先生之文，微吾三人言，有不行世者乎？先生歿，吉之弟子顏成子狀其行，稱先生年十二三時，長於宋季，程文若律賦論策，臨文沛然，蔚有老氣。宋之遺老鉅公，若李氏鶴田、肯堂、深齋三公，於先生爲母黨尊行，一見即以斯文之任屬之。中齋鄧公、須溪劉公，於先生爲鄉先正，見其文，尤加器異。鄧公嘗延之家，使範其子。若彭巽吾、晏山心於先生爲畏友，往往推服。延祐初，科舉復興，先生年纔四十餘，州里有司舉孝弟、明經，太守強勸之駕；先生好古，與主詞瑟竽，理之必然，不足深論。先生退自場屋，一時名家欲其子弟規進取者，必厚幣求師事之。古有善射者，射牛鏃、掠牛腹，舍麤詣精，以不中爲勝。賢父兄願欲得其不中之奇，他日與拘拘然求中者角，我欲中，斯中耳。方崖蕭公爲御史，以教官薦，學山文公爲集賢，以館職薦；尚書鵬南鄭公過廬陵見之，歸朝以遺逸薦。公卿推轂當時賢士，推轂者可得美譽，賢士何與焉？先生生宋咸淳戊辰八月二十六日，卒以大元至正十年九月十三日，年八十又三。葬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墓在吉州之仁壽鄉東槎灘。【略】玄於先

生未獲一識，而書問不絕，相知爲深。虞公晚歸田，過從甚樂，每有相見遲暮之嘆。虞、揭二公皆先卒，玄以垂老之齒，獨得銘公。銘曰：宇宙氣化，消長有時。斯文盛衰，不係乎茲。富貴儻來非悠久，功名時至亦易就。維茲二事衆可勖，天畀斯文曰予獨。近代四家：廬陵、眉山、臨川、南豐，頡頏其間。展也桂隱，實宗歐陽。豐曾約蘇，謹嚴歸王。天慭其衷，不靳所重。我其承之，賁若光寵。在衆不隨，予獨不訾。不貶厥齎，俾昌於詒。

夏以忠《劉詵行狀》（存目）

紀事

劉詵《九日登鹿角山詩序》 余舊家吉水南嶺，有山崢嶸如鹿兩角，俗呼爲鹿角。當在宋時，山下有喬木數千章，連抱參空，陰雲蔽虧，鷺鸛號集，宛然深山太古意也。國朝始通是鄉，爲官逵，創馬驛，所謂喬木斬伐殆盡，莽爲曠土。近年來，或繚以長垣，限以棘溝，而所謂曠土，又將爲果園蔬圃矣。嗟夫，是鄉特寬閑寂寞之濱，而爲谷爲陵者如是不一，則通都大邑之改化，又何怪也。余每歸故鄉，至輒喜留滯不能去。昔人所謂樂其所自生，非歟？至正癸未，遂因度九節於此，於時天氣連陰，初可衣單袷。八日竟行，飲楊君文川別墅，又飲其兄吾可桂花樹下。羅君宗伯、宗仲邀過其家，劇飲痛醉，至暮乃歸。衣冠駢集，居人屬目。余因朗誦曰：「九節追歡亦偶然，群賢攜酒路聯翩。茅簷老嫗扶孫語，重見衣冠八十年。」文川和唱云：「有約登臨興浩然，風吹襟袂舉翩翩。先生領袖衣冠盛，更醉黃花四十年。」遂約一日登鹿角峰。至期，余乃攝衣徑造其頂。同游者二十六人，列茵相向，坐如環，絲竹稍間，因用東坡「大華峰頭作重九，天風吹艷黃花酒。浩歌馳下腰帶鞋，醉舞崩崖一揮手」分韵，余得「作」字。約明日詩集，獨缺「鞋」、「崩」二字，亦以避所難所諱也。明日詩集，同游徵余序，遂書。

又《游興善寺詩序》 遡淦治而南百里，有源曰吉陽。山水環合，土壤肥沃。源有寺曰興善，清泉由後狗寺門而出，琅玕亂石間，如琴磬然。寺僧作亭跨其上，修逕蜿蜒，竹樹蒙密，頗有幽意。【略】泰定丁卯，余客淦南溪景翁張氏，九月晦日訪寺，作三詩。景翁弟自翁亦有詩，而老友曾先生諸君子皆賜和。僧宗應作卷，請書以重山門，因叙以唱和之意，而牽聯并述長者出處云。

又《哭蕭孚有四首序》 孚有，方厓御史之季子。少甚穎異，從余游。其爲詩，短篇高古幽淡，追逼韋、王，長篇豐贍逸宕，別自風致，皆欲與古人爭衡。至元三年丁丑七月一日病死，士友傷之，以其有才而未著，其可憾如逢原、敦夫。九月九日，余既送殯城東，歸塗賦以寄感慨云爾。

劉將孫《送劉桂翁序》 〔桂翁〕今年棄館去游洪都就試，別且嘆曰：「日月逝矣，不能鬱鬱以久居此也。」嗟乎！使在二十年前，蜚英騰茂，世科異等，何必不如前聞人之才之美，亦何能局促以老。今之行也，固已晚矣。抑吾夫子嘗贈仲由以言曰「不彊不達」，夫仲由非弱者，夫子之語以彊也，非勇之謂也。【略】桂翁意象和粹，吾知其必達。然望於君者不止於目前，故特稱夫子之言贈焉。

又《桂隱堂記》 桂之於木也，生於江南深遠之地，山林之姿，風露之氣，幽人之所晤賞，而隱者之所盤旋也。是以騷人取之以味其芳，小山賦之以表其趣。科舉興而桂乃疲於攀折，累於升沉。若昔唐世，非不以此取士，然有欲斫之以多得月者，有嘆寒而願以爲薪者，猶未爲場屋牽率也。自燕山一語，特借以喻五子，而桂司文之造化者幾三百餘年。廣寒之幻游，月影之仿佛，亦不能不符人事以答時好。幾與昔之染柳汁者同夢久矣。夫桂之不得與於隱明矣。【略】於是桂不得以遂其隱者，非一世矣。吾乃以記吾劉君聖則之桂隱，如稱小山爰以隱之事爲桂也張之。巢由遯而水不足以飲牛，四皓出而山不免爲捷徑，龔生之蘭，或惜其以香自累，淵明之菊，或謂其初不爲世。故竹林之游，不免俗物敗意，橘中之樂，終不得固蒂而深根。而茲桂也，偃蹇於通達之中，傲兀於零落之後，婆娑乎歲晚，貫四時而不改色，芳菲乎天末，不與時葩奇卉而爭妍。其陰森也，未有非百年之德、數世之澤；其爲喬木也，足以閱故國之廢興，留雲仍之嘉話。蓋未嘗不在人間，而隱然者同於世外。古稱大隱朝市，若此者，又不待朝市而爲大隱者也。三十年前，爲聖則詠歌此桂，寧能不以名爲期，今而談隱之有餘味。桂乎桂乎！豈不以予爲知己乎哉。或曰：聖則之桂久矣，而聖則又種之，種之，方來之孫枝未有涯也。聖則隱矣，其不以此爲王氏槐耶？予謹謝曰：吾姑記桂隱云爾。使謝安石聞此言，又當掩耳。

著錄

虞集《盧陵劉桂隱存稿序》 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歐陽玄《劉桂隱先生文集序》 盧陵劉桂隱先生以《文集》寄余京師，余爲之言。

夏以忠《劉詵行狀》 有詩文若干卷，板行於世，曰《桂隱集》。

羅如篪《桂隱詩集跋》 先生平生詩文流落過半，少年所作，多經諸老評點，以爲高逼古人，今皆不復序於前者，謂其不待序也，觀者必自能識之。文見陸續刊行，今先梓其詩十四卷。

劉三德《恭題重梓桂隱公存稿後》 吾祖《桂隱先生存稿》凡若干卷，當先生存時，門人羅如篪已爲梓行，如篪之言曰：「先生平生詩文流落過半。」則其稿之失存者必多，故總題曰《存稿》者此也。國初購求遺書，梓本遂送公府，今家所藏者止舊梓詩餘，文僅存抄本。成化間，方伯胡公、督學夏公相繼訪求，俱抄錄以應。先大夫知錢塘時，亟欲梓行，懼存本失次，托鄉先生東川羅公校正，適內召命下，後逡巡郎署間弗果。既而出守高州，海上多警，不暇及。退休逾年，先大夫奄棄諸孤，因循未遂，每爲遺恨。近諸當道索稿，力不能傭書，因與族姪節推方興謀以梓傳，而永新族子志孔以會譜來，遂捐貲以梓。嗟夫，先大夫欲梓而未果，予小子欲梓而未能，誠可媿也已。然使吾祖存稿之必傳，固不必其梓之出於己也。乃與節推輩相率求叙於太史念菴羅公，令弟用敦、男炌彙編，繕寫屬之，族孫天健校讎以授志孔，敬題此以識歲月云。

劉方興《桂隱集題跋》 是編也，門人進士羅如篪之所輯錄，稿存於太守南圖公，欲梓之而不果。今仲子三德、季子用敦愍其散漫，益不可考，出遺稿於余校正而彙次之，帙成，相與請於太史念菴羅先生叙諸首，永新族子大學生志孔鋟之梓以傳焉。

劉志孔《桂隱集題識》 余齠年竊觀翰林解公手筆家譜序，有稱桂隱先生者，心已識之。弱冠見念菴羅太史師兩序吾劉新譜，復亟稱不置，愈切嚮慕。於是從南嶺族之長老讀其詩文存稿，始知先生道德、文章、出處，皆大有關於世教，匪徒一族光顯已也。遂手錄以歸，玩閱數載，懼其散逸，令男弇托梓以永其傳，俾後有作者得因文以求夫先生之所至可也。

羅洪先《桂隱存稿序》 公所著有《桂隱集》已梓行，今多散逸，永新山田志孔重入梓，而節推君方興與弟子員子武、天健索予爲叙。

劉同升《桂隱存稿序》 猶記兒時侍先文節府君，見《文淵閣書目》有《桂隱文集》。稍長，得于家藏中讀之。族兄湘陰令廷諫存舊刻梨棗，歸之南嶺，則予曾祖平樂公手較讎者也，同升乃序而行之。庶幾後世知先生爲宋人也。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桂隱遺稿》一部一冊，闕。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詵《桂隱文集》四卷，又《桂隱詩集》四卷。

《元詩選》二集己集 所著詩文曰《桂隱集》。【略】至正間，門人進士羅如篪宗仲刊行其詩十四卷，題曰《存稿》。明嘉靖間永新族孫志孔重爲鋟梓，太史羅洪先爲之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桂隱文集》四卷、《詩集》四卷，【略】元劉詵撰。【略】此集爲其門人羅如篪所編，有虞集、歐陽玄二序。【略】詵墓誌亦歐陽玄作，稱其有古文若干卷、諸體詩若干卷、駢儷書劄若干卷，總題曰《桂隱集》，均不著其卷數，疑作誌時僅有稿本，尚未釐定成編。此本爲明嘉靖間其族孫志孔所刊，凡文四卷、詩四卷，而不載駢儷書劄，疑重刻時已有所散佚。又詩末有羅如篪跋，稱先梓其詩十四卷，而今本實止四卷，殆亦編次者所合併歟？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五 《桂隱詩集》四卷，《文集》四卷，舊抄本。元諡文敏桂隱劉詵著。賜進士門人羅如篪顏成子編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桂隱文集》四卷，影明嘉靖刊本，璜川吳氏藏書。元諡文敏桂隱劉詵著。賜進士門人羅如篪編。【略】集爲門人羅如篪所編，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雍虞集，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渤海歐陽玄各有序。後有至正元年門人羅如篪宗仲後識，附錄夏以忠撰《行狀》、歐陽玄撰《墓碑銘》，至正二

十六年二月初四日《謚桂隱先生文敏咨文》、《元史》列傳、危素撰傳，及投贈詩文。此本有嘉靖四十二年曾孫三德、二十世孫方興、族孫志孔等題識。按如篪跋稱「先梓其詩十四卷」，今本止四卷，殆已有刪削歟？　又：《桂隱詩集》四卷，明嘉靖鈔本，振綺堂藏書。元謚文敏桂隱劉詵著。元賜進士門人羅如篪顏成子編刊，明曾孫三德用敦炘重編，族孫方興天健志孔校刊。此本與影鈔本同，惟祗存《詩集》刻本耳。

《**中國善本書提要**》《劉文敏先生詩集》四卷，二冊（北圖）。鈔本（九行十八字），《四庫總目》有《桂隱文集》五卷、《詩集》四卷，此僅有《詩集》。

《**木樨軒藏書書錄**》《桂隱文集》四卷，〔元劉詵撰〕，附錄一卷。抄本〔清抄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桂隱文集》四卷，《詩集》四卷，元劉詵撰。明嘉靖中族孫志孔刊本。　又：抄本。　補：《桂隱文集》二卷，《詩集》二卷，元劉詵撰。清寫本，鈐舊山樓藏印。余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桂隱詩集》四卷、《文集》四卷，元劉詵撰。附錄一卷，清抄本。二冊。存六卷，詩三至四，文全。

又　《桂隱文集》四卷，元劉詵撰。附錄一卷，清抄本。一冊。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明抄本聞見錄**》《桂隱集》一卷，元劉詵撰。抄本。見阮目。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劉文敏先生詩集》四卷，二冊。元劉詵撰。舊鈔本，朱校，北平。《桂隱存稿》八卷，附錄一卷，四冊。元劉詵撰。鈔本。

藝　文

虞集《次韻劉桂隱》　懷哉歲暮扣重關，置我高堂左右間。遠道無人緣已老，凡情不斷若爲閒。徐行歷歷皆平地，滿目青青是好山。莫怪邱園待春雨，扁舟先愧逐雲還。

元明善

論　述

綜　論

張養浩《送元復初序》　清河元君復初早宦學江南，富於觀覽，文辭踔厲奇刻，肖其爲人。事有當言，剖露無所蘊，人以是重，亦以是忘焉，要其心無他也。比由樞密照磨辟掾中書，綽有才幹聲。未再歲，以微故去職。略無所動，即浩然挈家而南，將讀書山林間，棄其舊而惟新之圖。嗚呼，如君可謂善處得失者矣。雖然，人不歷成敗，資分雖高，其謀猷終不能底夫深遠，且天將玉人於成，其頗頷頓挫，有所不能免，孟子所謂「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者，信矣。吾恐復初此行非惟不能深藏久遯，將因是反得厚其所養，而超其所未至，他時挾所有而復來，則赫赫於時，非君其誰哉。館閣諸名公咸詩餞之。

又《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夫古文自唐韓、柳後，繼者無聞焉。至宋歐陽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蘇諸公相與左右，然距韓、柳猶有間。金源氏以來，則蕩然無復古意矣。天開皇元，由無科舉，士多專心古文，而牧菴姚公倡之，駸駸乎與韓、柳抗衡矣。其踵牧菴而奮者，惟君一人。蓋其天分既高，又濟以經學，凡有所著，若不經人道，然字字皆有根據，陣列而戈矛森，樂縣而金石具，山拔而形勢峭，斗揭而光芒寒。惟有是，故視他人所作斷斷不以許。用是謗議蠭午，蓋由才高不肯少自謙晦所致，初無甚惡於人也。君爲文必以示余，或有所見，未嘗敢不爲之盡，君於余亦然。余嘗許其詞工，而君亦謂余氣盛。嗚呼，君今已矣，其復相羽翼、相藥石、相策以域於善者，在今爲誰歟？昔子產聞罕虎卒，哭曰無與爲善矣，余之悲復初者，顧豈異此哉？

吳澄《元復初文集序》　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群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世人同。既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追古作者之遺，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歟？余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余遇於江州，出示近稿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余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源，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柳貫《元明善謚文敏》　文章者，華國之黼黻，而潤世之膏澤也。天之於人才，其生之不數，則其賦之不浮。有弘澤茂美之資，而當碩大休光之運，敷之爲瓌辭，暢之爲崇議，可以震耀皇明，可以宣示臣軌，道德仁義由是而發舒，禮樂刑政由是而寧一，譬之景星卿雲，白麟朱鳳，其出也則爲治世之貞符，顧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迺若翰林學士元明善氣非養而自充，學隨用而不竭，進逢昭代，汔展宏猷，如高檣健帆，翼順風而駕洪濤，其行無前，旁觀以爲神，而不知其才之致是者，非時之力也。蓋自其初以太子文學事仁宗皇帝於潛邸，固已用其詞藻，深簡上衷，厥既正位宸極，遂超掌內翰，班治立制，贊畫居多。洎英宗皇帝踐祚，尤以修舉儀文、討論典章爲事，每群議大廷，徐出片言，莫不脗合于古，顯宜於今。故以之長春宮而議中書者，此文之著也，以之出涖鄂省而參其政事者，此文之施也，所學之蘊纔一二，攄之已足飛英而騰實。顧大用不究，識者有遺憾焉。周旋班著幾二十年，而一時典冊詔令勳賢銘誄與夫浮屠、老氏之宮，豐碑鉅刻，照映後先，皆能鋪張景鑠，垂範貽休，以至筆削三朝實錄，藏之金匱，而爲昭德表功之地者，尤稱良史之才。惟英君誼辟重熙累洽于上，故其雄文健筆得以增徽承煥於下。自建元以來，儒臣被遇之盛，未有若茲之侈者也。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眷，而或者猶不能無少年用事之譏。然則蓋棺論定，今其時矣，節惠尊名，庸可後乎？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務時成志曰敏」，宜謚曰文敏。

《書史會要》卷七　文章言行有聲於時，書體純熟，似守李北海之矩度。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元清河如項籍將兵，人人足用。

《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傳》　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略】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略】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

徐一夔《闕人氏家譜序》　近世清河元文敏公，以雄文重望伏一世。

《元儒考略》卷三　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後從吳澄問經傳與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師事之，翻然有志于學。又與虞集相切劘，故晚益精詣。所著有《文集》行世。

《池北偶談》卷一三　元仁宗在東宮時，材藝之士，文章則翰林學士清河元復初，書翰則翰林承旨吳興趙子昂，畫山水則集賢侍讀學士商德符，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也。

《元詩選》二集丙集　讀書過目輒記，尤深於《春秋》。【略】復初早以文章自豪，晚益精詣。吳伯清稱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追古作者之遺。馬伯庸亦謂公文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鏞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初，復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伯生劇論，相得甚歡。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眞人吳閑閑與復初交尤密，嘗求作文，既成，謂閑閑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爲吾治具，招伯生來觀之。」明日，伯生至，復初出文，問：「何如？」伯生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復初即泚筆屬伯生，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復初大喜，乃歡好如初。伯生亦嘗謂復初文章發揚蹈厲，藐視秦漢云。

《新元史》卷二〇七　史臣曰：元明善諸人行義之方雅，議論之侃直，政事之明通，可謂臺閣名臣，不獨以文學擅名當世也。其後危素由書生致位宰相，尤負文學重名，晚節不終，并其文爲後世所菲薄，惜哉。

繆荃孫《清河文集跋》　復初早以文章自豪，晚益精詣，吳伯清稱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追古作者之道，虞伯生謂其發揚蹈厲，藐視秦漢，馬伯庸亦謂公文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鏞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其爲名流所推重如此。

分論

《臨川洪畊母熊氏傳》 吳澄《跋洪母熊氏傳後》：翰林學士元明善作《臨川洪畊母熊氏傳》，明善於人不輕許，其文不易得，有此特筆，洪母蓋賢矣哉。書者翰林承旨趙孟頫，篆者集賢大學士郭貫允，謂「三絕」。

《古劍銘》 虞集《書古劍銘後》：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贍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蓋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

《虛室》、《擬槎亭》 《霏雪錄》卷下：元元明善，善學《莊子》，觀其《虛室》、《擬槎亭》等作可見。

傳記

馬祖常《翰林學士元文敏公神道碑》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戌二月七日薨于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曷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大族李氏，纍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衽以居。賓客僚隸皆四散，無一人顧之者，獨其友玄敎(太)〔大〕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爲文，我求善楷書者礱石以刻。」馬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則〕褫魄若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托跡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吾徒，何能哆言以飾媿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穎悟絕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于《春秋》。弱冠游吳中，忿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傳江淮間。浙東路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學，再正建康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士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略】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宮，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授承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錄》。〔明年，與修《順廟實錄》〕，加奉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既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乘傳出賑山東、河南饑，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饑，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壬子，修《武宗皇帝實錄》。明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參議中書省事，毗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爲侍讀學士、通奉大夫。歲終，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冢，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徵入爲集賢侍讀學士，召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錄》，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詔爲文以紀之，賜酒嘉賞。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冊，奏請署御名，上命代書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三月，歸葬于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間，得請于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略】元氏蓋拓拔魏之苗裔，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于六經，以涵泳、以膏澤，參之于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鏞乎其古聲。倡古學于當世，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于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曩從公游，及公考士，又辱第下列，義當銘。銘曰：於維公文幷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躓。震聾瞽聵力不克，蜚聲天衢名蕤蕤。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施用弗極，神柅其馳學迺碩。天藻掞縟琢圭璧，五十四年反玄宅。

張養浩《文敏元公神道碑銘》（存目）

《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傳》（存目）
《宋元學案》卷九二（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五（存目）

紀事

黃溍《紀夢詩序》 重紀至元之元年春，予忝以非材，備員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謝恩表》，哀然出班前立者，諸生痕都斯坦其氏，拜珠其名，明善其字也。予既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既以上於春官，而科舉事遽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以憂去。服闋而來，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夢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之外。方待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被上旨，復以科舉取天下士，予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再薦于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召，入對大廷，遂爲進士第一人，夢於是始驗。其兆見於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於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豈人力也哉。【略】予向之所夢以爲噩歟？則明善族系之貴、學殖之富，溷以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爲思歟？則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者不止明善也，以爲寤歟？則明善之氏名，非予覺時所嘗道也。以爲喜歟？懼歟？則予於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殆正夢歟？兆見於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惡，應在於科舉之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於明善者，聞予言，往往爲詩以紀之。好事者因會萃成卷，求予志于卷首，以實其說。

《輟耕錄》卷二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字復初，清河人。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之僞主賚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僞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僞主嘆服。

危素《先天觀詩序》 方曾尊師貫翁爲此觀，擇山水之勝，而亭臺高下，位置各適其宜，遊山之君子，不及至者以爲恨。【略】素之叔父功遠甫少從尊師學，在京師，以觀之圖及四明戴先生所爲《記》，求題詠於朝之名卿大夫。清河元文敏公與先叔父爲莫逆交，得記文，手書一通，南望再拜，曰：「江左之文章，猶有斯人乎？」太史臨江范公德機之詩曰「玉堂學士危與吳」，謂先叔父及玄教宗師鄱陽吳公也。元公親題其後，深加贊賞。元公學問傑出中州，然挾其才不多讓人，即此可以觀其揚人之善，尚有古人之風焉。

《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傳》 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略】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搆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愼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巵，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眞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

《何氏語林》卷五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送，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嘆服。

又卷一九 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二人相得甚歡，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送至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道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伯生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酌酒，同飲，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愼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酹之，起立言曰：「請公再賜一巵，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

《易餘籥錄》卷一二 元明善譏虞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

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明善之識，視渠爲卓矣。乃虞集語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集此說異乎元氏所譏，蓋學識後有所進與？

著錄

《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傳》　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

《文淵閣書目》卷九　元明善《清河文集》一部十五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元明善《清河集》三十九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清河集》八冊，全。元至治間翰林學士元明善著，共三十九卷，闕三卷至八卷，十二卷至十七卷、二十一至二十三卷。　又五冊，不全。　又二冊，不全。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元明善《清河集》三十九卷。

繆荃孫《清河文集跋》　右《清河集》七卷，元元明善撰。【略】《文集》五十卷，明文淵閣、絳雲樓兩書目尚有其書，《南雷文定例言》云：「余多叙事之文，嘗讀姚牧庵、元復初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是南雷尚見全集，不知佚於何時？馬伯庸撰《神道碑》云：「其文賦五篇，詩一百六十三篇，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志一百三十，分五十卷。」今掇拾叢殘，存詩十四篇，詔制六篇，碑志銘表十六篇，序三篇，記六篇，傳三篇，雜著五篇，分七卷，詩存十分之一，文存十分之二，并錄《吳文正公序》、《元史》列傳、張雲莊、馬伯庸兩《神道碑》以益之。明宋廷佐輯《還山遺稿》，收入《四庫》，今雖吉光片羽，而先生華實並茂之風尚，可見其大概。《山左金石志》有《堂邑縣尹張君去思碑》、《焦氏先塋碑》二通，未得拓本，以竢異日。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清河集》七卷，元元明善撰。附錄一卷。繆氏藝風堂刊藕香零拾本，即繆荃孫所輯。前有《元學士文稿序》，後附世系圖。

《補遼金元藝文志》　元明善《清河集》三十九卷。

藝文

張養浩《留別元復初》　臺閣聯飛二十年，臨歧欲別重悽然。人言廉藺才相軋，誰信陳雷志愈堅。古井不妨風浩蕩，浮雲何損月嬋娟。江湖秋淨多來雁，莫惜平安到瘴烟。

又《挽元復初》　韓孟雲龍上下從，豈期神物去無踪。知君本自雄才刃，顧我安能直箭鋒。一死一生空世隔，三薰三沐爲誰容。平生碑版天留在，不朽何須藉景鐘。

戴表元《大名元復初郎中擕示感遇五言八章次韵并簡東平曹子貞編修蒯丘曹克明教授》　美人乘天風，手吹玉參差。我有龍門桐，綴之冰蠶絲。空中一偈答，聞者爲忘機。神馬已出河，鳳皇且鳴岐。悠悠百年內，儻有相逢時。

我登海山巔，群丘眇如芥。客來談九州，更詰誰小大。神疲穆滿馭，足繭神始載。終然方寸心，擾擾軀殼外。流光如急水，一去難復再。歸來坐虛室，始覺身安泰。老馬寧爲駒，即且或甘帶。名迹吾不嫌，全生聊遠害。　明有不見睫，智有不衛足。學靜三十年，晚始悟無欲。履卑懼名高，居群忌行獨。不見歌鐘家，白日卧金谷。不見帶索生，行吟扣哀竹。爲君愼燕息，顧兔方在腹。

吳澄《次韵元復初飲歸》　茫茫大地一漚浮，底是劉家百尺樓？紅綠春來春去樹，清渾雨後雨前流。所逢偶爾難追覓，此處欣然即勝游。最喜江南山色好，晴雲無意自蒙頭。

何中《贈元復初》　暖雲流青堤，光風轉芳甸。遠在天一涯，幽沉限聞見。點點秋歸鴻，翩翩春來燕。天路萬里通，胡寧絕遐睠。奇姿奪南國，悵望愧疏賤。良會慰夙心，願君畢歡宴。

交趾王《送元明善赴京》　江流脈脈草離離，黃鶴磯頭酒一巵。報國忠心憐我老，論文半面識君遲。正當舉鼎調梅日，又是長亭折柳時。收拾琴書歸路穩，鳳城依約更相期。

曹伯啟《滿江紅·次元復初韻》　四十年間，問何似、古人方略？時自笑，致身無策，療貧無藥。世事從來如意少，宦情已比當年薄。更不須、勳業鏡中看，今非昨。　眠矮榻，登高閣。攜短杖，斟長杓。放屈伸由己，碧空盤鶚。

較短量長無定論，抗塵走俗非眞樂。算從前、有鐵鑄難成，求人錯。

又《沁園春・和復初省郎韻紀仲春陪諸名勝游西山同行都省掾元明善復初行省掾尉遲亨亨甫福建同提舉毛吉甫》 山色湖光，宜雨宜晴，春來惱人。笑勞生強半，登臨有興，身司筦庫，所向無親。馬服車轅，鷹罹條鏃，也算人間一度春。渾無賴，怕岸花汀草，彈指成塵。　朋簪契我天君。更不管、長鬚喜與嗔。任把酒論文，且行且止，幕天席地，誰主誰賓？敬德猖狂，春陵笑傲，延壽丹青畫不眞。歸鞍好，向梅山東下，數點行雲。

袁桷《次韻元復初春思三首》 凍樹迴青陽，羈禽競新嗟。喧喧人語浮，稍稍春事動。澄心絕芳華，小睡足幽夢。夢覺天宇新，朝光集飛棟。　游塵逐平皋，秀色翳榛莽。油雲互東西，鬱抑不能雨。昭蘇在玄功，竟夕復延佇。何當抉其顚？振翮窮委羽。　遠客芳草思，湛湛天外舟。坐令親知疏，低徊此淹留。古樹擢奇石，清流匯芳洲。素心諒有在，胡不爲茲游。

又《元復初學士舊歲同官集賢會于上都改除翰林學士見其飲酒數十觥倍常時今年以疾卒不起睹行院題壁爲四韵以挽》 慷慨論交二十年，深慚經術荷推先。龜趺林立毛錐禿，麟筆星垂汗簡傳。直以曠懷招側目，肯於凡品說齊肩。舊聞蘇李曾生別，行院重來倍泫然。

貢奎《同元學士諸公以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之詩爲韻賦贈鄧提舉之官江浙》 悠悠故人心，皎皎江上月。行行道中乘，冉冉孤雲隔。相望一何遠，相思幾時歇。月虧會復盈，持以心不滅。　斯文日已弊，何以振靡俗。維茲東南州，前哲賸膏馥。儒臺列華要，厥職重攸屬。育材體菁莪，懷居詎私淑。莽莽彼黍墟，黯黯亡社屋。懷哉鶚林音，淳風徯斯復。

王結《次元復初韻》 鸞馭翩翩隔紫霄，百年清晤負良宵。塵埃此日徒爲擾，豪爽從今恐漸消。蟻穴自知天欲雨，桑田誰信海生潮。車如流水龍如馬，惟有吾元共寂寥。　紛紛蜂蝶殢芳叢，夢裡繁華一瞬空。綠樹陰陰鳩喚雨，閑庭悄悄絮隨風。雲深蓬島入難遶，水覓天台路不通。惆悵壯懷空潦倒，強尋詩句策奇功。

馬祖常《田居二詩寄元參議》 積潦被原田，瀦水滿陂塘。具我錢鎛器，剉稽飼牛腸。周垣無不完，南東植柔桑。欣欣條枝發，向日欲奮張。衆草還芊芊，朝雉鳴陽岡。始且荷畚去，取糞城邑傍。敢辭作勞苦，但願筋力彊。

虞集《次韻寄元復初二首》 木落天清悲素秋，故人何處海東頭。尊前夜月仍留戶，天際浮雲重倚樓。影靜梧桐餘倦鳥，眼明洲渚自輕鷗。人生會合眞堪惜，長憶春風從兩騶。　黃粱夢覺人千里，白璧歸來月一釭。尊酒幾時忘北海，束書無路到東窗。卧龍宛宛冰生壑，飛鶴翩翩雪灑江。無限心期總寥落，秋風烟樹引歸幢。

楊剛中

論述

唐元《送楊志行廣文還金陵》 楊侯歌雅南，俚俗豈同調？昂昂氣冲霄，肅肅容在廟。清臺早湔祓，霧隱出文豹。詞林侈瓊琚，一世稱獨妙。人言薄采芹，脂轄匪前料。蕭蕭霜露嚴，寒蟲倣相弔。士習久不古，過眼幾高蹈？千鈞一髮危，愷悌神所勞。

又《李簡文序》 余曩游金陵，偶過太祝周君之廬，出示導江先生文一巨帙，其文家數浩博，亟讀不忍去手。人曰志行楊公其門人也，然志行文尚奇澀，似不相類，思欲讀之，不可再得。

李存《贈李晉仲序》 吾聞金陵楊公志行之爲人也，屹立而不阿，其涖官也，靳然不可干以私，心切慕焉。他日得歙人汪君稱隱書，謂嘗於京師識公，公爲記其堂與庵，文甚奇，而倦書不能寄也。其甥李晉仲教授餘干，有繕本，可試從晉仲索觀之。未行，會江右道士聶以此從餘干來，嘗謁晉仲，有其文，亟取讀之，初不能以句。若崖崩岸斷，上下千尺，而輕禽捷獸，莫之能緣也；若飯臭茹草於窮山絕谷之間，而肉食者自鄙也，若車馬於羊腸九折之途，而御轡策彗之嚴，斯須不能忘也。遂益有以信公之爲，而以此又謂晉仲亦綽綽有舅氏風。由是不但有慕於公，而并願識晉仲焉。

吳師道《懷別賦》（留別楊志行待制父子） 余悲古人之不見兮，每撫卷而長嘆。幸斯文之未湮兮，有作者其猶可觀。行四方而歷求兮，嗟遇合之良難。驅余車于宛陵兮，忝卑冗之微官。際碩師之戾止兮，挾文采之鵷鸞。仰門

牆之咫尺兮，從几杖之盤桓。鼓經笥之芳塵兮，挹詞海之餘瀾。誠內充以自慰兮，忘棲棲之解歡。既往造夫承明之廬兮，邈遐睇乎雲端。忽幡然其來歸兮，踐良期于歲寒。方金匱之紬書兮，競群英之彈冠。邇清光以奏伎兮，銜奇賈于琅玕。何翁季之齊志兮，追嘯歌於《考槃》。蹇余抱此幽懷兮，憎佛鬱乎肺肝。望白雲之悠悠兮，昧飛雪之漫漫。念不可以此留兮，返余舍乎叢蘭。惜芳密而遽睽兮，尚勤勸夫加餐。俗滔滔而日靡兮，慨脩名之孰完。時動靜公則然兮，夫豈非小子之所安。雖千里其非遙兮，炯相炤于中丹。

又《送楊志行待制赴北》 南士今誰列從臣，喜聞新命掌絲綸。中天日月開昌運，當代文章屬偉人。蓮炬正紅宮漏夜，柳絲初綠御溝春。平生經濟匡時略，獻納應須得細陳。

《元史新編》卷四七 自幼厲志操。及爲江東憲府照磨，風采凜凜。其文奇奧簡澀，力矯凡俗，爲元明善歎賞。

傳記

《宋元學案》卷八二 楊剛中，字志行，上元人。爲文奇奧簡澀，動法古人，不屑爲世俗凡語，元明善極歎異之。仕元，累官江浙提學，以洛、閩之說教學者，至翰林待制卒。子翮，世其家學，亦爲江浙提學，有聲。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楊志行《霜月齋集》一部十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志行待制《霜月齋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霜月齋集》十冊，全。元至元待制金陵楊志行著，凡四十卷。

《秘閣書目·文集》 楊志行《霜月齋集》十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楊志行《霜月齋集》十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楊剛中《霜月齋集》四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楊剛中《霜月齋集》四十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楊剛中《霜月齋集》四十卷。

藝文

仇遠《送楊志行赴徽州教授》 峨峨紫陽山，翼翼素王宮。中藏朱子書，頗有鄒、魯風。在昔三十年，我嘗遊其中。一溪練帶如，環以千翠峰。朝嵐與夕霏，四景日不同。惜哉屐齒折，我舟遽雲東。子今振木鐸，出爲斯文宗。諸生列館下，待問如撞鐘。明經別同異，析理開愚蒙。獨坐三鱣堂，教思傳無窮。庠序足眞樂，詩書有近功。行當自此升，豈曰難爲容。平生韓、孟交，雲龍阻相從。願言壽道體，有書附鱗鴻。

張養浩《楊剛中分教京口有司以冗員罷去詩為別就次韻以餞其行二首》 沖霄志氣合雄飛，誰遣談經坐絳幃。夜雨簷花聊痛飲，秋風蓴菜竟思歸。一官豈爲吾曹冗，五斗政嫌兒輩譏。去去草《玄》從尚白，丈夫元不羨輕肥。 公車指日召嚴徐，友道從渠自耳餘。浮世功名蕉覆鹿，冷官滋味釜生魚。百年荏苒醒還醉，一氣循環慘復舒。歸去湖山多樂事，故人休枉絕交書。

唐元《金陵祭楊待制文》 天高地下，今來古往，人品不齊，事亦鞅掌。嗟生死之一途，雖賢智而弗爽。惟賢智死而猶生，蓋以其道長行於穹壤。余謂封君之貴者，無文章之足放，苟天假之以良才，亦罕竢期頤之享。其或侵尋乎槁項，率忘義命，而何仗身當退而留祿，竟亦纏綿於世網。是皆平日見鄙於先生之門，而先生則凜然貞節皎行，宜引日月星辰而直上者耶。是故論公之學識，則胸貫上下數千年之利害，是非邪正，灼見乎君子小人之情狀。讀公之文字，則摛華發藻，其動如雷，力掃齊梁之纖靡，可與賈、班而繼響。昔公之筮仕也，起家於文字，鼓舞紫陽之士氣，每不遺於闕黨。及其入憲府也，夙負埋輪之壯志，事出順動而非強。三爲主文省闈，高尚士拾芥於功名，由明懸於鑒賞。儒臺清峻，大施教條，吏絕爲姦，士得所養。公之譽望愈積而愈光，公之文章篤近而舉遠。是以聖明天子爲之動容，滿朝公卿爲之稱奬。命掌帝制以無慚，重涉關河之沆茫。古宣擅清涼高爽之懿名，曾不若秦淮邃幽而寬敞。公在新安，適丁父憂。東城倚廬，候問日脩。公仕浙右，化民魯鄒，解印而還，蘇臺艤舟。

使者命前，釋我羈愁。贊以銅彝，手弄綢繆。來鄭公鄉，遠迎道周。僕晚而仕，千里悠悠。見公金陵，我老可羞。恤我沃我，勸我淹留。於儕輩中，見遇最優。銘父墓文，佩服琅璆。旁觀忌嫉，亦衆其咻。迨我東歸，寒熱靡燎。傳聞訃音，已迫深秋。嗚呼哀哉！昔僕之識公也恨不早，及從公之游也，旅進旅退，不能忘父母之故丘。其歸而復來也，靳一言以自壯，何殊乎跛鱉之登山而追逐乎驊騮？豈期始疑而終信，嚮風涕一而莫收。孰爲鬼而爲神，恣是慘酷之陰謀。先生其果逝者耶？吾知先生之精神默運，與造化者侔。其蕩蕩乎爲祥雲甘雨，將變之化之爲膏澤而滂流。其靡靡乎爲良金大寶，深藏下土而奇氣不可揜者，見之上浮。計其昭昭者決不昧，特懼夫隱顯出入而難求。哀誄投一二於千百，斯爲巨手筆之贅疣。醥清果甘，無有庶羞。公知吾貧，庶無我尤。哀哉。

貢奎

論述

綜論

袁桷《仲章詩律已入唐人風調而下語猶未馴妥殆類揮人過橋斷橋之意近世學者類有此失仲章德業遠大當不若是此殆其弄翰也次韻》 落落懸河巧發揮，盤渦洄洑竟東歸。苦心欲寄千年澗，妙語誰傳半夜衣。野馬功名甘卻走，雕蟲翰墨愧橫飛。多言要是平生累，瞪目相忘杜德機。　玉色橫陳羽扇揮，江湖邂逅侶忘歸。終憐古調難爲瑟，誰信天香不染衣。汀草弄妍成背怨，山雞照影惜分飛。鮫人雨夜珠成滴，清曉知裁第幾機。　平生俗客手中揮，愛子清新欲倦歸。北闕正鳴蒼玉佩，南湖空製芰荷衣。麒麟瑞世非關走，雕鶚呈空不爲飛。薄宦政須成吏隱，莫將奔逐墮危機。

又《壽貢仲章》 月暈虹蜺，藹南漪之五色；春浮花柳，揆東作之平分。孕彼玉人，瑞茲寶運。伏惟某官池塘逸興，金石流波。懸弧表四方之心，遠游結駟，落筆擬千古之作，長嘯彈冠。愛東方之偸桃，專北門而視草，蓋將旬五日而後返，抑亦一千歲以來歸。桷善頌莫陳，雅游屢接。沈香亭北，行催芍藥之詞；白玉堂前，愧伴梅花之直。薄儀侑祝，副穎濱清。

吳澄《題貢仲章文稿後》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強其言，蹇澀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義，而後工且奇。噫，茲事微矣。〔名於唐者二〕，名於宋者五而已，亦惟難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善之、伯長俱掌撰述於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其交蔭，炳乎其爭輝，予有望焉。予來京，仲章將有上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溫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奇者，相去萬萬也。讀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袠。夫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韓、柳氏自陳其所得甚悉。暇日善之、伯長切磋究之，又必有以起予也。

馬祖常《貢公文靖公神道碑銘》 公年十歲，輒能屬文，已有聞於人。及壯，讀書幷日夜，忘寢食。於經子史傳，無所不治，於其章義、辭句、類數、名制，委曲纖妙，無不究詣。於文章辨議閎放儁偉，不狃卑近，必以古爲趨，故出而名振江之南。初被浙省檄爲池州齊山書院山長，於更謁，選吏部。時天下久平，大臣常欲引海內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才，而待上之用。公亦欲以功名自顯，果於自立，故不爲非常苟易之節，而清約才博之譽，大夫士翕稱之。【略】公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崖)(涯)涘，凡再與鄉試文衡，一爲廷對讀卷官，所取士多知名于時，其所第甲乙，人咸服其平允。【略】然公負有爲之志，不得盡見於事。於勢利之會，又不求機以投合取顯，以其故終於館閣文藝之職，而人之被其澤者蓋尠。嗚呼，此人之所以爲公惜，公之所以爲公者如此，而臣以此悼公者也。公一時之與交者，若清河元明善、東平王士熙、四明袁桷、巴西鄧文原、長沙文矩，悉當世豪傑聲名之士，若臣者亦公之所厚，故於公之碑得以盡臣之言焉，而非私也。【略】貢氏來北，肇自武德。蓋其終威，光被南國。有善自身，乃開承節。繼述綿綿，其承有變。祕書有子，以文起仕。奮跡太常，旋書帝制。有嶷其容，志眠萬里。大騁瑰辭，綜緯經史。始來玉壺，騰聲其駕。惟長左右，惟同在亞。在側惟僚，相頌歎訝。公夷坦坦，弗矜愈下。銓覈再試，士曰予歸。讀卷廷中，帝曰予依。淮濟吳越，四周所覆。公馬騑騑，持幣奔走。神欽公虔，蕃祉以茂。式久在序，侍從之班。告疾歸止，幾佚于聞。

竹木以居，南湖之山。公出公休，鄉人嚬嚬。廩餘者粟，與黨及鄰。屋藏有書，遺其後人。素領丹頤，隤焉以怡。言笑在耳，乃哭于帷。維公德善，歿不見其窮，維公所著，傳不見其終。有嘉二子，且用未極其崇，維儉于厥躬、永也其鴻。刻銘墓宮，豎江之東。有萬子孫，紹美于公。

陳崐《雲林集原序》 歲在甲辰秋七月既望，其三世孫有曰闇字斯馨者，【略】持錄公之《神道碑》、《墓誌銘》及詩稿一集來示，【略】余曰：「爾祖以文學發身，仕於勝國，超至華顯，入鑾坡禁林之邃，名高一代，文照千古，既壽諸梓，以取入秘府，未得以廣其傳，可爲深惜。今爾後人所珍藏者，但有《雲林》一集，豈非存一二於什千也哉？」歐陽子謂聖俞詩窮而能工，余則謂仲章公特達而能工。然是集國朝翰林金華景濂宋公已爲之序，余恨失之。斯馨之賢，特屬序於余。 又：及壯，讀書甚勤，於經史子傳無所不治，於文章辯義閎放，儁瓌不狃卑近，必以古爲師。

《居易錄》卷一 元貢奎仲章《雲林詩集》，境地未能深造，歌行間工發端，而窘於邊幅，視同時虞伯生、范德機，亦諸侯之附庸也。

《宋元學案》卷九二 天資穎敏，容儀端重。十歲便能屬文，長益博綜經史。【略】敷明性理之學，諸生皆竦聽不懈。

《元詩選》初集丙集 仲章爲文閎放儁傀，不狃卑近。大德中，朝廷方議行郊祀禮，諸大臣以仲章識鑒清遠，引置禮屬，多所討論。其在詞林，與元復初、袁伯長、鄧善之、馬伯庸、王繼學、虞伯生輩相唱和，皆一時豪俊聲名之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雲林集》六卷，【略】奎詩格在虞、楊、范、揭之間，爲元人巨擘。王士禎《居易錄》論其境地未能深造，殆專以神韻求之歟。吳澄跋其文稿，稱其溫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奇者相去萬萬，惜今不可得見矣。卷末增載《見婦人》、《偶興》二首，鄙俚穢褻，必委巷附會之說。元禮不知而誤收之，其爲謬陋，不止《謝康樂集》載《東陽溪中贈答》也。

《石洲詩話》卷五 漁洋謂仲章境地未能深造，歌行間，工發端，而窘於邊幅，視同時虞伯生、范德機亦諸侯之附庸也。今觀其詩才又在馬伯庸之下。

《歷代詩話》卷六九 貢性之詩：「葛巾白苧消三伏，繭紙烏絲寫八分。」吳旦生曰：性之辭氣渾成，如「桃花流水春三月，楊柳東風雨一蓑」，「飛瀑曉翻千嶂雪，驚濤秋湧萬松聲」，「風作鳴潮吹雨散，山如走馬渡江來」。皆爽朗可誦。

《新元史》卷二一一 奎十歲能屬文，及長，博通經史。

分論

《夜坐二首》 《元詩紀事》卷一二引《九靈山房集》：尚書貢先生《晨坐公堂》及《公館夜坐》二詩，甚有陶、韋思致。予時病脾踰月，偶讀數過，不覺栩栩然去體。乃知檄愈頭風，古誠有是事哉。 又案：仲章未嘗官尚書，官尚書者乃其子師泰，九靈誤稱。

《秋日即事》 《歷代詩話》卷六九：貢仲章《秋日即事詩》：「官冷久無金馬夢，院深惟有木犀香。」吳旦生曰：屬對極其工緻，而卻自然。按桂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字從犀牛之犀，俗作樨字，非是。張思廉詩「木樨花開秋可憐」，則失攷矣。

傳記

李黼《故集賢學士奉訓大夫貢公行狀》 公諱奎，字仲章，姓貢氏。其先大名之蒲城人。七世祖諱祖文，以武德大夫扈宋南渡，自金陵徙居宣之南湖，遂占籍宣城焉。【略】公性明穎，儀容端重，爲兒嬉戲，或過於狎者，輒厲色端視斥之，衆莫敢慢，宗黨皆奇之。太監公亦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十歲，善屬文。及冠，邃於經術，轉貫群書，諸儒推伏，名日以振。郡上其才，被行者檄爲池州路齊山書院山長。愛其山川之勝，暇日登覽，多聲于（時）〔詩〕，池人競傳誦之。滿秩，謁選京師。時大德六年，朝廷方議行郊祀禮，諸老大臣見其識鑒清遠，論議詳明，咸曰：「是子年富而學強，寘之禮屬，必能備討論，有所裨益。」于是中書奏授太常奉禮郎兼檢討，公就職，即討論歷代禮制沿革。【略】朝廷集議，多採其說。已而集賢、翰林交章辟舉。大德九年十一月，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略】至大元年，轉應奉翰林文（士）〔字〕、將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纂修《成宗皇帝實錄》。【略】延祐初元，宣授承事郎、江

西等處儒學提舉。適科目肇行，江浙行省奉幣封傳，請公掌文衡。二年，始至江西。【略】大書公署之屏曰：「讀書之中，日有其益。飲水之外，他無所求。」日坐堂上，命諸生列侍，講明道德性命之學。諸生進退周旋，或失其節，公即儼容危坐，不與交語。由是從學者皆竦懼，不敢少懈。行省以貢士莊錢數萬緡造試院，委公教護。屬工及成，規模雄偉，江淛倣效之。又以本道學之羨貲，刊經史子集萬餘卷，後學賴焉。延祐四年，知江西鄉舉。【略】五年，遷翰林待制、文林郎，纂修《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金帛有差。六年夏五月，中書選詞臣祭海神直沽，以公忠慎，特命之行。既祭，漕府循如常禮致餽，公曰：「吾以祀事來，寧貨取乎？」拒之而還。七年，公考試上京。至治元年，公以太夫人年垂九十，定省之念，日搖搖於心中，謁告歸里第。會其兄仲堅父亦以杭學教授辭秩歸養，乃益治園池，蒔花木，築亭曰愛日，奉太夫人遊宴其間。兄弟翕而慈顏和，一門五世，子孫青紫相映，鄉人榮之。至治三年，復典江浙貢舉。【略】三年，朝廷復以公爲翰林待制，進秩承直郎。泰定四年春，上策士于廷，以公爲讀卷官，第所試高下以聞，天子允之。大鴻臚爲傳次，後讌崇天門外。既而中州士大夫皆集其鄉秀飲之，而南士寂寂。公乃會東南之官于朝者，置酒相樂，舉人皆悅其義。秋七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公率僚佐迎大駕北門外，上賜酒饌顧勞甚厚。公在院，凡議大政，必正言無所撓，縉紳多敬讓之。次年春，天子祀太室，以公攝大禮，使被冠服，立南門，儀度峻整，群司肅然，竣事無違禮。天曆元年春，天子即位，詔遣使致祭嶽鎮、海瀆，集賢臣擬使者名，奏不允。冬十月，上御棕殿以香幣，以公名下中書，命代祠北岳、淮、濟、南鎮。公恪恭將命，秩事以禮，所至之處，飭主郡吏曰：「毋以天子使故，煩有司送迎費也。」二年春，還自會稽，涉吳中，以疾，歸卧于家。夏秋之交，江西、江淛二省遣行人相先後致幣於公，請主秋試，以疾不克赴。至八月初，疾乃瘳，良朝勝日，輿坐杖行，左右游歷，接賓客靡倦。衆方喜公康強，十月朔旦蚤作，談笑如常，謂其姪師文曰：「吾夜夢作詩有『竹樹蕭蕭夾泉石』之句，其末云『九轉丹成生羽翼』，不知何祥也？」語已，溘然而逝。公生于己巳之二月二十一日，甲子一周而卒，享年六十有一。惟公之生，孝于親，友于昆季，仁于族黨。爲人內剛毅外寬和，居處莊靜寡默，臨事果斷。與人交，重然諾，好汲引後進，士無貴賤，及門侍之，皆有恩意。所止處，賓客衆附如歸。故其卒也，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其居官，一介不妄取與。內外仕宦三十餘年，未嘗以妾媵自隨。在江西省，搆軒讀書，扁曰「我全眞」。朝夕整巾枯坐其間，泊如也。守冲抱素，不汲汲乎榮進。自號雲林子，蓋謝文靖終始東山之志。而名其堂曰明潔，欲使子孫以經行世其家也。其在朝廷，以博洽古今，多預定典禮。以文章重一時，多銘公卿。所爲詩文曰《雲林小稿》、曰《聽雪齋紀》、曰《青山謾吟》、曰《倦游集》、曰《豫章稿》、曰《上元新錄》、曰《南湖紀行》，凡百二十卷。好古書名畫，至于陰陽醫相之書，無不通究。晚年，粹擷諸禮書，欲定爲一家言，未竟而卒。士大夫相與語江東之望，必曰仲章貢公。及其歿，皆悼惜之曰：吁嗟賢人，莫予淑也已。【略】師謙等將以天曆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庚申，奉公柩葬于宣城縣射亭鄉生田里之原。以其歷官行事，顓使請狀。黼忝列門生，又辱與師泰同業上庠，情甚厚而知甚悉，謹序而述之，以示聞于太史氏，用垂編錄焉。

馬祖常《貢文靖公神道碑銘》（存目）

《元史》卷一八七《貢奎傳》（存目）

紀事

戴表元《送貢仲章序》 貢君仲章以儒隱宣城南漪湖上，余嘗過之，觀其居家厚，待鄉順，怡親悌長，隆師敬客，而餘暇攻問學、治文詞，種種不麗於流俗。然亦竊怪其天資疏通爽邁，可以用世，而若未有所營者。既而有司次第其庠序歲月之勞，以名聞於中都，而將授之以郡博士之秩。前所謂其艱且勞之選，既可以安坐而得。一日，囊糧秣騎，滕觚篋筆，翩翩然告余以遠役，曰：「奎生三十有一年矣，平居讀古傳記，見才名氣焰士，必快慕之。今縱不得如洛賈生、蜀司馬長卿、吳陸士衡，即取印綬節傳，爲左右侍從言論之臣，尚當賦《兩都》、《三大禮》，獻太平十二策，遇則拱摩青霄，不遇則歸耕白雲。安能浮沉淟忍，爲常流凡儕而已乎。」余聞其言而壯之。蓋夜光明月、干將鏌鋣之氣，將辭塵沙、脫垢壤，以發祥於時，騰驤閃爍，勢不可止。如余之徒，則鈍惰慚憊自棄，往願爲砮丹絺鐵、貝毛箘括，而亦不可得也。人之賢不肖，相去若是遠哉。嚴裝在途，酒酣氣傾，書以爲別。

陳崐《雲林集原序》 於是復聞南湖翰林學士仲章貢公、其子尚書師泰公，父子并顯於元盛之時，思欲訪其故居以觀其子孫所藏稿，爲縻於職，竟不

獲造，竊以爲恨。及入教國子之廿年，歲在甲辰秋七月既望，其三世孫有曰蘭字斯馨者，以公事游南京，謁於橋門官舍，持所錄(二)公之神道碑、墓誌銘及詩稿一集來示，始知公家世出處之詳。公諱奎，字仲章，父士濬。其人敦厚質直，以勤儉起家，嘗曰：「富以力者，苟得必易覆；以德者，難效必致遠。」故其積有恆產，雖豐裕而不妄費，務賑貧乏，作義塾以恤鄉里，以教示姻子弟。仲章公幼時，士濬公愛之甚於諸子，嘗曰：「三郎和易端重，穎悟過人，吾世有蘊德，發必在是兒也。」【略】自是以文學發身，始授池陽之齊山書院山長，尋徵赴吏部。至德六年，中書奏授太常奉禮郎兼檢討。九年，遷翰林國子院編修官。至大德六年，轉應奉翰林文字，預脩《成廟實錄》。丁秘書府君憂，延祐元年終制，除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五年，遷翰林待制，修《成廟實錄》書成，特賜金帛。至治九年，謁告歸里，第與兄仲堅甫奉太夫人。及太夫人卒，終制，起復爲翰林待制，拜集賢直學士、階奉訓大夫。天曆元年，文宗即位，命公往祀南鎮。二年春，還自會稽，涉吳中，以疾歸。夢夜賦詩有云「竹樹瀟瀟夾泉石」，「九轉丹成生羽翼」，自意爲不祥，果歿。其平昔所友者若清河元明善、東平王士熙、四明袁桷、巴西鄧文原、長沙文矩，悉當世豪傑聲名之士。

著錄

馬祖常《集賢直學士貢公文靖公神道碑銘》 其所著，曰《雲林小稿》，曰《聽雪齋紀》，曰《青山漫吟》，曰《倦游集》，曰《豫章稿》，曰《上元新錄》，曰《南州紀行》，凡百有廿卷。晚年粹擷諸禮書爲一家言，未就而卒。

陳崐《雲林集原序》 其平昔所著書總若干卷，有所鋟梓，悉上送官，藏之秘府。其外集，《聽雪齋紀》、《青山漫吟》，曰《倦游集》，曰《豫章稿》，曰《上元新錄》，曰《南(湖)〔州〕紀行》，然歷兵燹，未免散軼，今所存者，惟《雲林小稿》而已。

范吉《題貢仲章文稿後》 《雲林詩集》者，元禮部尚書玩齋貢先生之父文靖公所作也。【略】所著有《聽雪齋紀》、《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錄》、《南州紀行》等卷。永樂間以采書收諸秘府，遂失其傳，惟此《雲林詩集》僅藏於家，而亦未全也。曾孫選部正郎元禮君世其業，迺收諸元大家集中，更得律詩若干篇，手錄成帙，屬余序之。【略】是用命工刊諸梓以永其傳云。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貢奎《雲林小稿》六卷。【略】奎他所著有《聽雪齋紀》、《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錄》、《南(湖)〔州〕紀行》，皆逸不傳。

《清賢紀》卷六 景泰中，馮氏作邑志，載元板倪雲林稿，此稿非元鎮先生之詩文，貢奎所作也。奎字文斗，宣城人。至治間任集賢學士，此稿在朝時著，故有《早朝》、《侍燕》諸詩。既焚魚而歸來，著《倦游集》，任耳無目之人，但見稿名《雲林》，輒以爲元鎮之作，不求見其書，而漫筆於志，何也？

《元詩選》初集丙集 所著詩文有《雲林小稿》、《聽雪齋紀》、《青山謾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錄》、《南洲紀行》，凡百二十卷，悉藏在秘府。明弘治間，曾孫吏部郎元禮編其所存者曰《雲林詩集》，刊行于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雲林集》六卷，附錄一卷，【略】元貢奎撰。【略】所著有《雲林小稿》、《聽雪齋集》、《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錄》、《南州紀行》凡百二十卷，明永樂間徵入秘府，家無副本，遂絕不傳。惟《雲林小稿》宋濂所序者，尚存其曾孫蘭家，洪熙中福州陳崐復序而傳之。弘治間，其裔孫元禮復采諸書所載奎詩及遺文二篇，附益成編，是爲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雲林集》六卷，元貢奎撰。原本七集，共一百二十卷，今惟此集僅存。明弘治庚戌刊本。 乾隆間刊本。 振綺堂有舊鈔本。

又《續錄》 明弘治庚戌天台范吉刊本。 黑口雙邊，九行十八字。明弘治六年曾孫元禮刊本。 元人十集本。 八千卷樓有鈔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 貢奎《雲林小稿》六卷。【略】他所著有《聽雪齋紀》、《青山漫吟》、《倦遊集》、《豫章稿》、《上元新錄》、《南湖紀行》，皆逸不傳。

《國史經籍志》卷五 貢奎《仲章集》六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雲林詩集》。

《近古堂書目》卷下 貢文靖《雲林詩》。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雲林詩集》二本。

《百川書志》卷一五 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附錄一卷，翰林學士大

中大夫宣城貢奎章撰。

《**玄賞齋書目**》**卷七**　貢文靖《雲林詩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貢奎《雲林集》六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雲林集》一卷，貢奎。

《**居易錄**》**卷一**　元貢奎仲章《雲林詩集》。【略】有三山陳嵩序，草廬吳澄書後，凡六卷。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貢文靖公雲林詩集》，一函二冊。元貢奎撰。【略】書六卷，凡詩四百二十三首，又文二首，附錄吳澄題後、李黼撰《行狀》、馬祖常撰《神道碑》、虞集《游長春宮詩序》。全集有《雲林小稿》、《聽雪齋紀》、《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錄》、《南州紀行》，凡百二十卷。永樂間徵入秘府，家無副本，遂絕不傳。惟宋濂所序《雲林小稿》，尚存其曾孫蘭家。洪熙乙巳，南京國子助教三山陳嵩序而傳之。至弘治庚戌，其裔孫欽復采諸書所載奎詩及文二首，以爲茲集。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雲林集》六卷，元集賢直學士謚文靖宣城貢奎仲章著。洪熙元年三山陳嵩序。舊有宋濂序，嵩作序時云已失去。考宋集亦無之，幸□□□澄後序、李黼狀、馬祖常碑而已。茲集曾孫吏部郎元禮刊，弘治庚戌天台范吉跋。奎所著有《聽雪齋紀》、《青山謾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錄》、《南州紀行》（陳序作「南湖」），并不傳。焦氏《經籍志》題《雲林集》爲貢師泰作，非也。師泰，奎之子，別有《玩齋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明鈔本。元貢奎撰。【略】所爲詩文曰《雲林小稿》，曰《聽雪齋紀》，曰《青山漫吟》，曰《倦遊稿》，曰《豫章稿》，曰《上元新稿》，曰《南（湖）（州）紀行》，凡百二十卷。明永樂中，徵入秘府，家無副墨，惟《雲林小稿》存。其曾孫蘭字斯馥，謁南京助教三山陳嵩爲序，時洪熙元年。　又：《貢文靖雲林集》十卷，十萬卷樓鈔本。元宣城貢奎著，明八世孫靖國刊。此本析爲十卷，附錄《天遊亭記》、《嵇法師碑》二篇，乃三世孫蘭所增也。

《**儀顧堂題跋**》**卷一三**　《雲林集》六卷，元貢奎撰。舊抄本。同治八年以閣抄本校過，補卷三《九月二十七日龍溪寄王敬叔七古》一首，光緒十年，復以弘治刊本校一過，卷一補《夜坐》五古一首。《伯長南歸余方北行以詩見貽因和以謝》五言一首，卷六《題倪氏今是亭詩》脫題，與《宿古柳墅》詩誤連，閣本亦同，亦據弘治本補題。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明刊本。元貢奎撰。六卷皆詩，後附錄《天游亭記》、《嵇法師碑》、《遊長春宮詩序》三篇。此弘治庚戌刊本，前有陳塏序，范吉刊板序，舊爲千頃堂藏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九**　貢文靖《雲林詩集》六卷，明洪熙刊本，汲古閣舊藏。元貢奎撰。　又：貢文靖《雲林詩集》六卷，舊抄本。元貢奎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雲林集》六卷，元貢奎撰。明弘治庚戌刊。乾隆中刊。　補：新抄本。有洪熙元年三山陳嵩序。古書流通處見。　補：《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元貢奎撰。附錄一卷，明弘治三年范吉刊本，【略】卷五後有「徽州歙西黃永昇貴全道清道齋仇壽以銘以順刊」牌記二行。鈐汲古閣印，友人顧君譽士藏。　清初嘉禾曹氏倦圃寫本，【略】鈐曹溶印記。又有休寧汪文柏古香樓藏印，四明盧址抱經樓散出之書。　補：《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元貢奎撰。清初周在浚家寫本，【略】有錢天樹跋。補：《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元貢奎撰，附錄一卷。明貢靖國刊本，【略】四冊。余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元貢奎撰。附錄一卷，明弘治三年范吉刻本，四冊。　又：清初曹氏倦圃抄本，三冊。又：《貢文靖雲林集》十卷，元貢奎撰。附錄一卷，明貢靖國刻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貢文靖公雲林詩集》六卷，二冊。元貢奎撰。明弘治庚戌刊本。

藝　文

姚燧《浪淘沙・送貢應奉仲章歸宣城》　明月萬家砧，蟋蟀哀音，何人不起故園心？一語最難留，斷袖說覲雲林。　回首玉堂深，誰悖綸音？都門無酒與君斟，只賦新招，當贈別，如玉如金。

袁桷《次韵仲章蔡村阻風》　足弱辭北騎，身輕落南航。懷別意滉瀁，問俗心悠揚。豚韭供歲歉，蠶麥扶時康。幽事不滿眼，薄念時回腸。天風進蕭蕭，海日懸涼涼。喧豗土囊裂，悵羨雲帆翔。衆樹失高下，老鶴追微茫。而我獨逼

仄，與子同阻長。靜退實守道，躁趨乃捐常。愛此金石貞，詎爲道里忙。相從果無悔，後會誰當忘？

又《別仲章》 飄飄貢公綦，遠乃至關河。關河冰爲天，積雪流銀沙。前有林間鳥，後有馬上笳。烏啼思我親，笳鳴思我家。川流去不息，群山赴峨嵯。余行已東南，朝曛散微霞。念茲日不見，持觴酹餘嗟。

又《仲章與余連舟而行仲章指畫皆不在人後夜泊甲馬營余舟適先至仲章有詩因以奉寄》 我船如縮鰲，瘦僕凌兢空挽曳。掩篷熟睡初不知，晚向沙頭踏新月。君船如生駒，追風破浪爭驩呼。青春櫂郎紅蔽膝，搖唇蹙口歌吳歈。昨宵甲馬營前宿，大似天公憐不足。回帆望君君不膺，出沒高桅轉河曲。人生作計那可既，誰能盡己不盡智？積薪居上東方愁，相位還須跛男子。憶昨都門經歲除，風吹乾雪塵模糊。閉門擁被謝不出，時人背笑何其疏。只今船行一千里，萬事乘除總如此。愛君玉雪雲中英，我歌作勞君且聽。

又《次韻仲章過彭城》 山影涵青簇簇來，周遭城角漸低回。梁分曲直雙龍下，水合縱橫萬馬回。鑄冶已銷游子鋏，登樓誰負謫仙才。凄涼正字寒如許，萬疊蒼雲鎖翠苔。

又《仲章詩律大進數日道中論詩亦頗相合復次前韻以勉之》 氣摩屈賈欲平揮，格律論詩要有歸。石髓定成千歲乳，藕絲空綴五銖衣。寒原草盡蒼鷹擾，涼月松陰白鶴飛。從此天河窮已近，還家何用詫支機。

虞集《送貢仲章學士奉祠獄瀆》 三十過從今六旬，故人唯我兩吟身。空華作賦相爲壽，寧復升堂互拜親。送別轉令嗟影獨，思歸從此上心頻。南湖春滿鷗波綠，定艤乘槎往問津。

范梈《雲林歌為貢供奉作》 朝望宣城，夕企雲林。掃花釣月，清我閒心。城東之山倚天碧，手捫南斗近咫尺。幽人築堂面山坐，絕似謝公故時宅。謝公今何在，蒼苔翦行跡。調笙誦新詩，流水照白石。看水作明鏡，年光靜來往。夜深敬亭雨，坐見南湖長。清風被長阪，鳥度荒蒹響。雲之林兮不可攀，中有青猿白鶴相盤桓，林之雲兮不可縛，時來宿我青簷端。昂藏老仙人，抱劍卧山側。憶在中華時，相逢髮未白。問之不笑亦不言，阿蒙中子瀛洲客。卻起遺我寶字書，依稀攝精鍊魂魄。相期後天無極年，共爾守之合自然，專氣還得同飛仙。未登雲林堂，試作雲林歌。嗟我久客意衰邁，雲林雲林奈若何。

龔璛《次貢仲章虎丘韻》 遠客喜舊交，相逢乘興遊。輕帆不用楫，出郭望林丘。旭日時來暑，春服何清修。涉世儒生腐，尋芳僧寺幽。紅塵避人遠，綠陰入山稠。奕奕文翰英，于于江海陬。憑高劇弔古，濯纓便臨流。蒸鬱變雷風，倚徙客遲留。取涼盡酒尊，沾濕壞詩籌。空濛駕歸舸，起滅波中漚。

黃清老《古意懷仲章貢侍御二首》 娉婷二八女，絕色妙難畫。新妝薄鉛華，照影修竹下。盛年事夫婿，錦玉耀精舍。雖非伯鸞妻，惓然惜春夜。琴餘月當軒，默墨倚風樹。寄語東家兒，紅顏莫輕嫁。 梧桐生高岡，雲氣涵空清。南枝挂孤月，上有蒼鶯鳴。大匠揮玉斧，渾然合天成。置之白玉堂，被之弦歌聲。一彈松風來，再鼓溪月明。子期人已往，青山爲誰情？

馬祖常《送貢仲章學士》 名山星使漢官儀，原隰光華四牡馳。光武不矜銅馬式，王褒先頌碧鷄祠。江雲浮樹春船穩，野雨鳴簷夜枕移。白髮故人相憶苦，可能千里寄梅枝。

何中《訪貢仲章舟行阻風》 今旦始自信，余生非數奇。懷人發清興，欲雪成良時。波響雙櫓澀，灘寬衆帆馳。危(查)(楂)立小渡，殘竹懸斷旗。指浦見鴉合，轉蓬惜峰移。深烟曲江磬，微雨三洲炊。寂闃有餘適，濛鴻無定姿。余寧不可奈，久與西山期。

王結《次貢仲章韻二首》 凌晨啓閶闔，冠蓋何塡塡。中有瀟灑人，世網寧縈攣。深嚴玉堂署，群彥推子先。高閑絕簿領，坐閱歲序遷。愧我縛塵纓，仰止雲林僊。會尋《遂初賦》，振衣蒼厓顛(仲章號雲林子)。巍巍蓋世勳，赫赫高世名。緬懷殷周盛，取彼釣與耕。云何商嶺老，巖居避強嬴。歲暮黃鵠歌，僅見羽翼成。陵夷百代下，伊誰持此衡。若人秉高志，落落期壯行。彈冠自有道，何必遺世榮(「貢公未遺榮」，康樂詩也)。

陸文圭《挽貢仲章學士》 才優如貢禹，經行復精純。海內多知己，江東尚有人。林泉隱君子，臺閣古名臣。九轉丹成去，青山宰木春(貢臨終夢「九轉丹成生羽翼」之句)。

吳師道《貢仲章學士挽詩》 鄧來相繼厭人間，公又云亡我涕潸。文采頓消南國士，儀形空想北門班。百年鄉夢應先覺，萬里祠官竟不還。悵望簫笳動哀曲，湖風吹浪雪堆山。

吳全節

論述

綜論

吳澄《吳閒閒宗師詩序》 漢魏以後，詩人多矣，而成周之太和不再見其間。縱或小康，而詩人大率不遇，身之轗軻窮愁，則辭之淒涼哀怨宜也，何由而得聞治世之音乎？玄教大宗師吳特進，當四海一統之時，際重熙累洽之治，出入禁闥，晨夕清光，歷仕六朝，眷渥如一。一世亨嘉之會如此，一身希曠之遇又如此，醲酣唐虞三代之春，醲鬱蓬瀛三島之馥，太和之氣，貫徹於身，表裏冲融，居天上人間第一福德，其發於聲而爲詩也，韻度何如哉。【略】其詩如風雷振蕩，如雲霞絢爛，如精金良玉，如長江大河。蓋其少也嘗從碩師，博綜群籍，蚤已闚闖唐宋二三大詩人之門戶，況又遭逢聖時，涵泳變化，其氣益昌，太和磅礴，可使畏壘之民大壤，可使藐姑射之物不疵，聲詩特餘事耳。偶然游戲，字字鳴國家之盛，詣於英莖咸韶之樂，固非寒陋困悴、拂鬱憤悶者之所可同也。幸哉，此生之在此時也。盛哉，此時之有此詩也。

劉將孫《題吳閒閒詩卷》 東坡嘗賦詩，羨無爲子以王事而得山水之樂。今閒閒眞人閣自降香，爲山中賦咏，寫成卷以付葆光張省吾，又非無爲子可得而幾也。筆光墨潤，飛動毫楮，詩辭秀麗瀟灑，兼有天人之福，文章技道，有本有原，所以教省吾者無不可以三隅反也。把玩爽然。

袁桷《吳閒閒真贊》 德不形，禮爲翼。熙熙冲靜之神，侃侃孝友之色。籠古絡今，其詞如雲。佐理以無爲，智淵而若存。朝承袞龍，暮撫松鶴，心徹九九，坐石盤礴，是所謂養其尺宅、守玄以生白者耶。

又《仰高倡酬詩卷序》 獨清河張侯與成季復肆奇逞敏，纏纏用韻不輟，筆未脫手，語未終舌，而兩家使者各踵戶限。故其飛籌急置，如督餉道於劍閣棧道之險也；角形擇利，如薄虎象於蒐狩之野也。風恬而水湧，欲挂席而爭進也；弓良而矢直，欲幷發而連的也。至於夸豪競富，金、張之靡，崇、愷之侈焉。噫，何其至多若是也。

又《吳全節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制》 運開至治，法簡易以合泰元；教審宗傳，隆繼承以明正嗣。用揚渙號，誕聳具瞻。具官某孝友中乎準繩，詞華鏗乎金石。居無思，行無慮，粹然令名；禮爲翼，知爲時，協於王度。陟降紫宸而匪懈，贊襄琳館而益謙。藏珠在淵，雲五色而川媚；納息于踵，風八景以星從。維列聖嚴珪幣之薦以格天，而迺祖受劍印之錫而展世。四十餘年專帝顧，卑己行權；三千之徒首汝賢，小心盡瘁。俾超華貫，爰倣舊階。侍清祠以表群公，度玉墀而膺六命。祗若具訓，允爲異恩。噫，奏陰陽之和以祝釐，則諸福可以畢至；通神明之德以事上，則庶績底於咸熙。守慈儉以佐無爲，遵希夷而贊有道。式觀素履，庸佩綸言。可。

劉敏中《崇真宮提點吳成季自號閒閒扁其居室曰冰雪相看以卷徵言為書三絕句》 閒閒誰道不閒閒？身似蒼松耐歲寒。讀罷《黃庭》靜無事，一簾冰雪淡相看。 冰清雪白兩奇絕，不救夜堂心內熱。道人有道人不知，暑天踏地皆冰雪。 冰雪雙清自一奇，洞然唯有此心知。會經槁木寒灰起，卻在冰融雪釋時。

王沂《和許參政寄懷吳宗師韻》 遙望文星過上台，長楊從獵未歸來。名駒顧影窺丹鳳，宮蕊飄香點綠苔。賜酒滿浮金鑿落，歌鬟低按紫雲回。只今燕市求奇駿，東閣懸知早晚開。

黃溍《閒閒贊》 客有談玄教嗣師閒閒公於僕者，曰：「夫閒無爲也，無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既登鈞天之庭，而主列仙之籍，烏乎閒？」僕聞而笑曰：「嘻，蠛蠓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蛭螾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強名者哉。請贊公之道，以祛子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爲之贊：謂之仕也，而委廊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等山林於蘧廬。衆方昭昭，我且于于。孰知夫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出入消搖，與道爲俱。放情八紘之表，游心萬匯之初。是固軒裳所不能繫，丘壑所不能拘矣。夫閒之又閒者，非斯人之徒也歟？

蒲道源《送吳閒閒真人》 玄德眞人領教宗，一時清貴齒群公。問安日報

雙親健，上壽天敎八袤同。饒國幷封榮莫及，莊椿齊歲福兼隆。一門盛事誠堪賀，不惜題詩在下風。

許有壬《勅賜吳宗師畫像贊》 密用襲常，大方無隅。淳和內融，光華四敷。挹之其淵，持之若虛。執道紀以御衆有，世不能喙其心而但迹其膚。學研古先，業豐詩書。人以爲仙，臣以爲儒。蓋遁迹於清淨，而游戲於世途。竹宮桂館，玉佩霞裾，天威不違顏咫尺餘五十載，扶正議，引善類，陰芘於衆庶，有當軸之所不如。而見之祝釐者，特其土苴之餘。當杖於國，益健而腴。昔李少君自謂七十嘗見老人之大父，豈誣人而自誣？而松喬之有筭，方自此而權輿。將從猶龍於反景日室之山，握青筠而與五人者俱。顧帝心之簡在，示殊渥於繪圖，豈望仙乎恍惚，殆旌賢之遠撫。天子萬年，臣敢不竭報以愚也哉。

李存《贈吳伯宜游京併呈吳閒閒》 仙人坐閱清淺水，行構江邊擬剡亭。詩律方今老成甚，杖藜應許數來聽。

又《和吳宗師灤京寄詩序》 夫大宗師以出塵之姿，絕俗之氣，主朝廷祠祭之事，猶不肯以終食之頃，少忘於絃歌之間。昔王季之始基也，柞棫斯拔；宣王之復古也，牛羊爲群。此其細事耳，而詩人且雅之頌之，仲尼亦存而不刪。今國家之大，際乎天而極乎地，開經筵以崇聖學，設科舉以興俊髦，向之馳馬而試劍者，皆彬彬然文學之士矣。矧廣堂之上，百執事之中，如召康公、尹吉甫者亦豈少耶？大享之雅，《清廟》之頌，宜其十倍於古矣。於是相與鼓舞而賡載者凡幾人？雖不足以希望盛製，抑亦和氣之所形於草萊巖穴者然也。遂書諸卷首。

又《與吳宗師》 比承寄示佳章，典雅精緻，捧誦敬嘆，甚欲奉和，終不敢以土鼓瓦缶之音，妄續《關雎》之亂也。亮不督過。

又《復通宗師吳閒閒》 大宗師身在京國，近日月之光者踰五十年，朝廷之尊崇錫賚，敎門之榮盛，父母兄弟子姪之光顯，縉紳士夫文辭之褒美，高碑大碣，照耀山谷，長篇短歌，布滿海內者無不有矣。矧大宗師量踰江海，從諫如流，敬君愛親，提拔林谷寒微之士，不遺餘力。視貨賄如土芥，天下所共聞也。獨於耆耋，未聞請鑒湖返故栖者何哉？豈不曰敎門之重，難以輕畀？【略】大宗師舉錯進退，當上師古聖賢，下爲天下後世衣褐之則，豈必較區區得失勝負於一室之內、一時之頃哉？歲晚末路，最要力量，平生心事於此乎見。他日修本朝國史方外之傳，邱、馬以後，便及開府大宗師，本敎事業，讜言正論，典刑翰墨，必合牽聯得書，豈不榮哉？苟或毫髮指議，則爲自負平生甚矣。【略】大宗師純誠之德，去曾子固不遠，此雖卑陋，亦豈敢盡後於童子哉？《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惟大宗師益充江海之量，以義制事，一辭而退，使玄風之高比於雲漢，玄風之重過於山嶽，則天下冠褐幸甚，幸甚。干冒清崇，恐悚之至，匆匆不備。

又《通宗師書》 親戚趙文度去秋歸自京師，新春相過能言之，童顏鶴髮，精神照人，平生於畫圖中所見，殆不是過，用以深自慰也。比者不意高第毛、舒、薛三眞人，相繼仙游，長才盛德，皆冠裳中千一之選，孰不爲之嘆惜。大宗師高識遠度，徹諸幻妄，固未必深芥蔕者。然失此疏，附於朝夕，況傳芳繼武，寧不蘊然於中乎？瞻望萬里，無由躬致慰誠，謹此以首不敏，伏惟道慈特賜恕鑒。

《詩藪》外編卷六 吳成季：「渭城朝雨歌三疊，湘水秋風賦九疑」，「錦水東流江月白，潼關西擁蜀山青」，【略】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分論

《二蜂說》 戴表元《跋吳侯二蜂說》：蜂之於蟲以螫聞，利害休戚，與人宜不相涉。今以不堪其類之強攫，忘己之螫，而赴急於人，人宜不直其類之強攫，忘螫之惡而助之，此人心天理之自然，不可泯絕。《春秋》存小國者進其褒，滅同姓者甚其罪，殆與看雲道人此文同義。

《種德堂記》 王惲《題閒閒種德堂記後》：轉折掉躍，軒豁頓挫，態度不同，乃猶人面。要能自成一家爲貴，予於公書亦然。（闕）香色臭味，而荔實爲美，推類至極，須以江瑤爲比者，豈易牙雋永，而當然之理固如是乎：斯文斯翰兩翩翩，與試稱名孰可肩。一贊呂溫眞傑作，更開生面到凌烟。

《灤京寄李存》 李存《和吳宗師灤京寄詩序》：元統二年夏，玄敎大宗師吳公從駕上都，嘆帝業之弘大，觀朝儀之光華，賦詩二章。他日手書以寄其鄉人李某，且曰：「苟士友之過從者，宜出之與共歌詠太平也。」於是聞而來觀者相繼，傳錄於四方者尤衆。咸以爲是作也，和而莊，豐而安，婉而不曲，陳而不肆，其正始之遺音乎。

《**送原功(太)〔大〕監南歸**》《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風流典雅，即盛唐人爲之，不過也。

傳記

《**元史**》**卷二〇二《吳全節傳**》全節字成季，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琱玉蟠螭環一，敕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寶金冠、織金文之服。三年，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母饒國太夫人，名其所居之鄉曰榮祿，里曰具慶。至治元年，留孫卒。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眞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全節嘗代祀嶽瀆還。【略】即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事叵測，全節力爲言于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爲朝廷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蓋有力焉。全節雅好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推轂善類，唯恐不盡其力。至於振窮周急，又未嘗以恩怨異其心，當時以爲頗有俠氣云。全節卒年八十有二，其徒夏文泳嗣。

紀事

吳澄《題吳真人封贈祖父誥詞後》 吳眞人全節，寄跡道家，游意儒術，明粹開豁，超出流俗。初從其師入覲，大被眷知，遂嗣其師主教，賜號崇文弘道玄德眞人。

袁桷《古劍記》 吳成季得劍一於故吳之區，【略】維吾道祖，以劍印授受，爲漢世遺物，傳信可根據。劍歸宣和，今得于吳，吳爲故都，庸詎知非昔之所寶？且夫化而沉於淵，物之靈也，返之於山，物之完也。或曰以神不以形，又曰以德不以物。形與物，其果有變乎？

又《晚香堂記》 延陵吳成季父奉萬年之祝于崇眞。大德甲辰二月，承詔爲祠官于衡山，復命歸，祠其受道之山曰龍虎。龍虎於番爲接壤，番於成季爲鄉井，於是其嚴君偕七十矣，迺避館屏騶，卻入里閭，舉觴再拜，以祝以壽。宗黨姻友旁列叙坐，勸酬以禮，進退維度。【略】而今也，二老人康強起居，佐理內外，冠帶童丱，咸立左右，其迨乎遠祖之意。願築堂以奉，而名曰「晚香」。【略】成季游乎方外之畛，憂世嫉邪，嘗不自置。異時承渥流問，則司馬子微之對，殆猶糠粃。而名以晚香者，非獨爲吳氏美，是特有待於成季也。

又《送吳成季歸省序》 噫，吾徒來京師，視成季有三愧焉。居京師者不宜以塊處，篷篷然結鞍整袂，惜日以進，其不能是者，目以爲固野。成季則不然，閉門展書，視日蚤莫，冰渟而川止也。達公貴人，語未脫口，納柔奉佞，千巧百詭。成季獨正色指畫，朗言某事未當。至論天下休養大計，龜灼繩直，聽者喑舌，方疾趨以行不勝其愧。成季幼爲方外士，常所置論，必曰吾父母皆耆年矣，惕焉不得以朝夕養，而吾徒將捐棄尊愛，荒塵敗屋，啜蔬飯糲，業官以爲生，如無所容歸，若是者，愧之大者也。今年春，承詔如南，得省其親，樂不能以已，而懷愧者亦爭道而交贊。

許有壬《特進大宗師閒閒吳公挽詩序》 有壬交游三十年，昔在政府，嘗奉敕贊公像，有「人以爲仙，我以爲儒」之語，士論不謂過也。得請歸，公遺雲林小像，曰：「我不能去，以我像行。」是我從公于邁也。今年四月赴翰林學士召，甫入京，公即率其徒治具相勞旅館中。既陛見，將歸，造承慶堂，不告以故，但酒至爲引滿，公曰：「快意若是，豈欲去而留別耶？」有壬明日遂行。閏十月，再赴承旨召，至京，則公已殯於嶽祠光岳堂矣。嗚呼，惜哉。【略】平生勇於爲善，不以方外自疑，故凡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病，陰有以裨益於時者，人不知也，與人交，始終不渝，至其子孫猶周恤之。平居晏坐，扣以國初事，歷歷覼縷，世家源脈，隆替顚末，按譜敷陳，有不及者，經久覆扣，一語不爽。二親之存，屢歸爲壽，其沒也得請襄事，以能喪聞，疏封贈謚，備極恩榮。

李存《和吳宗師眼明識喜詩序》 大宗師吳公有目眚者數年，他日得善醫復明，喜而識之以詩，又他日書以寄示其故山，於是和之者甚衆，集而成卷，而僕得序其端焉。【略】大宗師公將八袠矣，猶善飯，愛人之心，森乎未已。今也若雲霧開而日月明，亦豈非其中之所養有以大過於尋常萬萬者乎？宜

其詠歌以自喜，而人爲之喜也。

又《復送薛玄卿入京序》 張公往矣，而番陽吳公繼之，由是其徒之魁奇俊拔者，皆彬彬焉往來京師以爲常。

張與材《題震靈方丈贈玉虛宗師》 閒閒眞人奉旨代祠三茅，竣事既歸，以行卷示余，爲詩若干首。并集庚戌代祀詩，援先虛靖書劉靜一詩例，求余并書，將以傳區。余不見《瓢稿》久矣，讀之釋然。於登高能賦間，而有歸美報上之心。又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眞如坡翁所稱羨者。是皆宜書也，故爲行筆，亦以想象同游之意云爾。若曰擬虛靖，則不敢。

張伯淳《閒閒紀夢詩序》 吾方外友閒閒吳師，迺良月七夜夢與江東三名儒談，且賦聯句，覺而可記者惟三句，遂作爲七言律詩以紀其事。有因與想，無因與想，吾不得而知之，獨以其夢中屬句能引物連類，而無小差，非胸中素有機軸不待紬繹者。夢中累數百言，覺猶歷歷者，皆胸中之機軸也。

《元詩選》二集壬集 全節字成季，號閒閒。饒州安仁人，世居壽櫪山，有醴泉靈芝之瑞。生時丹光滿室，七月能言。父夢神告曰：「高仙托體塵中，不能留也。」【略】晚又作環楹堂，佈先天圖于壁，自題詩曰：「要知顏子如愚處，正是羲皇未畫時。」御書「閒閒看雲」四字賜之，因自號看雲道人。

著錄

吳澄《吳閒閒宗師詩序》 舊有《瓢稿》，不啻千篇。泰定二年，被旨代祠江南三神山，四年還京，天機天籟，觸處吟詠，詩凡二百餘首，曰《代祠稿》。其徒李盤中提點將鋟諸梓，而其從子吳養浩待制請序卷端。

《元詩選》二集壬集 所著舊有《瓢稿》、《代祠稿》，總名曰《看雲集》共二十六卷。

藝文

張伯淳《壽吳閒閒》 悟徹《南華》第二篇，從容自得本神全。典刑有韵專書出，綱紀更新教法傳。壽酒霜天思對菊，玄門陸地計開蓮。黃鐘漸應陽生候，愛日添長近御筵。

虞集《寄和吳閒閒大宗師》 鈞天樂徹洞庭波，野迥誰爲擊壤歌。筆硯烟雲塵世隔，鶯花風雨客愁多。傳書稚子空遺簡，伐木樵夫久爛柯。舊識浮丘華蓋近，相思何處看雲過。

鄧文原《送吳宗師南祀歸二首》 國老分茅社，祠官從使星。鶴書來漳谷，羽節動仙靈。寸草春逾碧，黃花晚獨馨。眞人猶五采，歸受《蕊珠經》。草木南薰候，神仙上界官。平生修月斧，萬里御風翰。江雨鳴星劍，涼空憶露盤。白鷗秋水外，相與醉憑闌。

朱德潤《送吳宗師南還頒香》 緱山白鶴初辭駕，老子青牛早度關。龍袖捧香傳帝座，鳳城聯珮出仙班。玄風已振江湖外，大道常存天地間。曾拜累朝恩命重，肯忘忠報隱家山。

王惲《閒閒公至大五年為慈聖兩宮重修寺碑說寺蓋夷山之地唐令狐楚愛其奇勝曾居於此塔係唐新羅僧智照用海船運新羅琉璃璧所建紀之以詩》 閒人愛作靜中忙，細和新詩步繞廊。老衲向人誇水異，一甌春露雨花香。

袁桷《吳閒閒病起二首》 好客頻來往，閒雲管送迎。花香清病骨，松籟答書聲。身世三生夢，乾坤萬古情。故園多蕨笋，歸興繞江城。 客散庭如水，春深日似年。閒心觀宇宙，浮世閱風烟。詩句吟難穩，蒲團坐欲穿。一聲松外鶴，此意共悠然。

又《燕吳閒閒冰雪相看》 豪門炙熱熱如暑，下馬還家汗流雨。徒將顰笑作清涼，萬事回頭總塵土。那知道人玩丘壑，一榻高寒閒栩栩。碧雲散作明窗塵，妙墨還爲小山霧。平生冷語出胸臆，頗怪梅花猶媚嫵。崢嶸歲晏凜今夕，商榷斯文共樽俎。要知冰雪本奇絕，正色森寒傳太古。我聞崑崙有至理，陰火玉泉誰解煮。會須鐵石起風雷，手抉玄關破凝沍。人間寒暑潮去來，物外陰陽月吞吐。閉門客散眞兩忘，竹影離離滿前戶。

周權《呈閒閒宗師吳公》 上界仙官紫宸客，朱顏雪額雙瞳碧。超然心與造化游，回頭風雨人間窄。金函玉印來帝傍，贊書屢下紫泥香。珠裳寶璐映星月，蒼精含景生寒芒。年光老我紅塵裏，遙睇蓬萊隔弱水。金丹何日乞刀圭，聊跨白鴻三萬里。

王結《次韻奉答伯生學士閒閒宗師》 歡娛菽水曠晨昏，接武鵷聯荷異

恩。自愧塵纓汙鳳沼，定知雲木嘆犧尊。文章閣老推高雅，德宇仙翁儼粹溫。授我環中千古意，共探月窟躡天根。

馬祖常《寄吳宗師謝古篆》 黃帝外臣仙籍史，名香遠寄白雲峰。山人焚罷談玄理，散作仙霞一萬重。

貢奎《送閒閒南歸》 吳侯南州奇，脫身謝儒冠。異人授函笈，從容步金鑾。禋禮崇嶽祀，潔香命馳鞍。持此一寸衷，耿耿報國丹。春雲碧草動，晴雪蒼松寒。堂有鶴髮親，眼照五采鸞。舉觴壽希齡，萊衣珮珊珊。茲樂余固同，矧茲平生歡。贈師何以言，清飆散毫端。

楊載《古劍歌為吳真人作》 閒閒真人藏古劍，敬之如神不敢忽。賓客時來求一觀，輒有悲風起倉卒。人言此是金鐵精，良工煅煉久始成。動搖天地合變化，摩蕩日月含光精。昔年有蛟起江中，口吐烈焰燒長空。下民昏溺上帝怒，雷電往擊皆無功。嘗持此劍斬蛟首，流血滔滔浸廬阜。傳記傳聞時既久，不意世間今尚有。吾過下里多惡氣，魑魎魑魅能食人。請君為我絕此怪，一洗宇宙長清新。

范梈《奉和吳宗師退朝》 柳外朝冠古進賢，雲間觀戶舊通仙。蓬萊豈隔三千里？華頌宜過一萬年。香幷袞龍浮瑞日，聲隨簫鳳下晴天。文臣不願金莖賜，但想黃封到竹邊。

蒲道源《送吳閒閒真人》 天風吹衣雨浥塵，（恐闕句）盧溝曉別詩境新，石梁雄據天下津。群峰迤邐西北垠，草木點綴生精神。驕馬駐足車停輪，紛紛追逐皆朝紳。相與祖餞為何人，閒閒嗣師方外臣。貌雖老氏心儒珍，恩許還家壽乃親。翁媼年皆八十春，饒國啓封降絲綸。上尊分賜光祿醇，道旁見者咨嗟頻。此行豈為思鱸蓴，觚棱遠瞻戀巖宸。青雲我亦忝致身，先世贈典蒙深仁。但恨不及生存辰，因君此圖淚沾巾。

吳師道《送吳閒閒真人還山壽親》 翠蕤芝蓋襲靈芬，名在鈞天四海聞。重見蓋公隆漢室，由來番國入吳君。三秋勝日雙親壽，一沼清遊萬里雲。肯託光榮動閭井。祗將忠孝答殷勤。 天恩親許拜慈顏，飛鳳銜書遂珮環。江上白雲秋近舍，人間紫氣曉浮關。木公金母齊高筭，芝草琅玕滿故山。千載楚萊芳躅在，羽衣交映彩衣斑。

許有壬《寄閒閒宗師》 崇眞宮裏幾徘徊，底事詩仙望不來。檻擁翠雲惟枸杞，庭閒清晝有莓苔。平生多誤依劉至，老子眞如訪戴回。善視黃花多備酒，今春已負牡丹開。

程端學《和閒閒吳上卿題筠軒齋》 踵門奕奕萬車徒，一曲瑤琴一卷書。腸胃近來清似洗，寄身朝市即林居。 清才如許值明時，卻把閒身寄托題。百事盡收空似鏡，窗前破寂一聲雞。

薩都剌《和閒閒吳真人》 幾度驅車上京國，五更歸夢繞雲林。丹爐火伏虎晝卧，石鉢雲寒龍夜吟。 天上神仙吳子晉，丹鳳樓前駕鹿車。紅門下馬見天子，袖有一卷養生書。

李存《壽吳閒閒》 三山駕滄溟，鍾秀生神仙。信為物外姿，俯結區中緣。早隨玉堂客，經揖金爐烟。詩書乃餘事，行義眞無前。瑤壇奏通章，報國殫成悁。玄和格窮壤，匯類豐且鮮。冠裳七寶粧，十載褒恩連。高堂有具慶，燕越心所纏。膳羞以時至，暑葛冬而氈。丹砂雜遠藥，備養無纖愆。乃公性嗜酒，巨量如長川。每逢親故來，一一乾瓊船。夫人善將理，筋力彌清堅。朝昏總衆務，內外靡不宣。我皇降厚澤，暫許雲島還。奉觴再拜餘，顏色雙明娟。吾聞至德士，往往昭其天。四海誦光美，鬼神無間然。貴富時則致，此歡那得全。嗟余不殄人，怙恃今成偏。謬為童子師，卒歲如拘攣。精神寄宵蝶，勇委慚春鵑。吁嗟甚蒙愧，在己誰當權。往者雖弗及，來者猶可焉。山田秋日高，小徑相扶牽。或分棗如指，或割瓜如拳。或沽鄰家酒，或釣東塘鮮。雖忘榮華事，願以適自處。名山豈不近，百里寒泥濺。既無謝公屐，又乏王良鞭。靈菊正香晚，江梅芳共妍。相見酒如澠，賓客塡華筵。缺然安所傚，引領歌青篇。向來帷幄中，不隔崆峒巔。達者自天祐，追歡當有年。

胡助《壽吳閒閒宗師》 瀛海仙源遠，崆峒景運長。眞人希世出，大道翼時康。敎雨師門盛，宗風祖德光。【略】閒閒歸衆妙，一一見眞常。曠劫虛無炁，長生道德香。玄都蕭爽地，笙鶴永翺翔。

陳旅《壽吳宗師》 九朝冠佩泰階平，圓有儒仙作上卿。碧海宵晴迎日出，黃庭春暖看雲生。竹間自洗金鵝蘂，花外長留翠鳳旌。莫學華陽貞白老，乞身神武聽吹笙。

鄭元祐《和吳宗師寄張貞居》 齊老堂前煙樹空，眞人錫類坐神宮。一縑今賚高年帛，重壤驚迴禿髮翁。琳館花殘春欲雨，石壇松老夜多風。遙思問道崆峒處，都在衢尊盎盎中。

李孝光《題宗師吳閒閒詩卷》 簇仗神官踏綠烟，玗琪華靜白麟眠。夢騎

黃鵠飛邊日，手弄紫雲行補天。歌咏太平追雅頌，扶持聖主屬神仙。宮中應受長生訣，珠笈瓊章映御筵。

李仲公《題吳閒閒齊草堂》 齊老齊老人齊老，多少世人齊不老。史家父母昔齊老，吳家父母今齊老。當年落筆山岳光，三百餘年歸此堂。秋塵如烟隔精彩，白髮眼明猶再拜。

黃復圭《奉贈吳宗師》 使節光華禮樂崇，皇華原隰轡玲瓏。五風十雨祠三島，萬歲千秋祝兩宮。醮起碧雞山月白，仗移黃鵠禁雲紅。召南庶類深仁澤，行見驩虞發五豵。

迺賢《大元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饒國吳公全節哀詩二十二韻》 特進天人間世英，長身玉立氣崢嶸。高年幸際時熙洽，盛德尤關國重輕。柱史久聞周典禮，留侯多識漢公卿。寓言有道皆心服，論治無爲顧力行。天子欲煩黃閣寄，山人自負白衣名。鄉閭表異絲綸渥，茅土疏封黼黻榮。萬里函香祠五嶽，頻年載筆賦三京。尚方賜舄螭珠絡，內膳分庖翠釜烹。樓殿說經揮麈拂，竹宮望拜候鸞笙。牓懸高閣宸章妙，碑賜仙壇瑑刻精。寶劍叱龍山雨至，鐵符誅怪海潮平。華編盡許水壺潔，藻鑒難逃水鏡清。臺閣從遊多故舊，王侯趨事儼神明。萬全自保惟謙抑，一諾端能託死生。開戶圖書聯竹色，下階環珮雜松聲。學窮河洛知休運，誼薄雲天見古情。入室有人傳印綬，升堂無客不簪纓。每慚賤子依琳館，長憶高秋醉玉觴。絳節纔聞朝上帝，石棺俄報瘞佳城。神仙自古稱豪傑，朝著於今憶老成。官舫涼風吹畫翣，大江飛雨濕丹旌。何年下馬墳前過，一束生芻淚盡傾（公自龍虎臺接駕還，即捐館，命給傳舟歸葬河圖仙壇）。

謝應芳《代祭吳閒閒真人文》 玄元之學，世遠年湮。不有先學，孰貽後人。伊昔上卿，道契世皇。手持玄珠，光明四方。我師繼之，山鳴谷應。弘道累朝，惟清惟靜。帝錫之爵，羽節霓旌。邈乎高風，崆峒廣成。出入西垣，在帝左右。黼黻皇猷，厥功亦懋。名日益重，德日益尊。世則賴之，以棟玄門。豈不懷歸，悒雲舊隴。勇退弗獲，祇承天寵。閒閒之情，聖皇所知。大書觀□，雨露所施。奎章煥然，寶玩無斁。瓊館逍遙，以永朝夕。胡厭斯世，遽遊鬱羅。哀聞九重，傷如之何。我諸葛翁，嗣法之孫。如牛馬走，忝爲後昆。舐鼎而仙，（原闕二行）。

張養浩

論述

綜論

虞集《題張養浩詩碑》 早從中州遊，希孟實豪傑。穹窿如喬岳，培塿謝靰鞋。侃侃《買燈疏》，英主動顏色。賢子翳黃壤，感嘆解朝玦。朝遊長白雲，暮踏鵲亭月。慨然將終身，屢召不踐轍。兵餘關中饑，特起拯焚烈。掩袂傷道窮，委頓成隕絕。賦詩哭遺直，好事爲鐫碣。爾來二十年，江海鬢如雪。每興故人思，遠道嘆睽越。忽逢喻先生，清江倚舟揖。久爲濟南客，山川類能說。其言中丞舊，流水助嗚咽。更出中丞書，歲久字不滅。交誼貴久要，於焉見高節。問其將何之，簪笏在周列。觀人以其主，論薦共持挈。敢爲祿仕勸，聊以誦明哲。古人不可欺，長風起天末。

李术魯翀《歸田類稿原序》 聖朝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盡讜言，行直道。【略】公質厚剛毅，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不渝；己善不伐，人之善，推奬若不及。其文淵奧昭朗，豪宕妥帖，其動蕩也，雲霧晦冥，霆砰電激；其靜止也，風熙日舒，川嶽融峙；綽有姿容，闢翕頓挫，辭必己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凜有生氣，不可摩滅，斯足尚矣。

李士瞻《濟南張文忠公雲莊卷後》 濱國文忠公張先生稟天地正大之氣，學聖賢正大之學，蘊之而爲道義，發之而爲文章，推之而爲政事功業，無一而非正大之寓也。故微而爲一縣，則一縣蒙其福；達而爲御史，則朝廷賴其尊。又大而登省臺，秉鈞贊化，執政事之柄，則治理以之而綱維。況其

胸次開朗，志慮公忠，其見之設施注措者，宜乎其井然有條而弗紊。若先生者，果何如人乎。夫當至治間，英皇好以剛銳神武御下，群臣一忤旨，禍且弗測，在朝無小大，皆側足度日。適有建造燈山事者，其勢方峻，先生獨不避鼎鑊，抗章極諫，宰臣大人皆以爲危，先生則處之裕如也。故章疏一上，卒能回天之力，霹雷霆之怒，而事賴以寢。至是人始大服先生之忠，義先生之量，將周召而伊傅之，先生則棄官長去，堅卧雲莊之谷，日相忘於山水間，遨遊詠歌，若將終身焉。吁，何其輕去就、急恬退，無一毫係累如此哉。蓋其中心之燭理明，慮事遠，不如此，他日必將有攖龍鱗以犯人主之怒者，復求如今日得乎。【略】人知累詔不起以爲先生高，余則謂先生之用心蓋有不獲已焉者。故大曆之間，既有西臺中丞之詔，時陝西大旱已五年矣，民饑瘐死者不可枚舉，先生一聞命，即幡然就道，了無難色。既至，乃大發倉賑饑，救禱百全，汲汲焉若不足，且捐己之財以濟。不及，日夜仰天號泣，憂勞成疾，而卒以死。先生之於民，可謂憂慮之過矣，夫豈眞有過高絕俗之事耶？嗚呼，人欲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觀於先生斯可已；欲求先生之用心，觀於先生之出處斯可已。余來閩，解后其子江東僉憲引，示余《雲莊記》暨諸公之說，得備考其本末之詳，因題諸公卷後。

又《濱國張文忠公贊》　山川孕靈，篤生名賢。志氣開朗，秉心塞淵。金玉其相，肫肫其仁。愷悌君子，粒我民人。

貢師泰《牧民忠告序》　《牧民忠告》者，濱國張文忠公所著書也。公以道德政事名于天下，其爲學則卓乎有所見而不雜於權術，其操行則確乎有所守而不奪於勢利，凡見諸論議，施諸動靜，蓋無一不本於仁義之心也。故自爲縣令，爲御史，爲參議中書，爲中丞西臺，皆即其所行，著之簡策，有曰《風憲忠告》，曰《廟堂忠告》，而《牧民忠告》則爲令時著也。間嘗盡得而讀之，廢書而嘆曰：「是何忠厚之至哉。」【略】後三十年，師泰承乏閩海憲使，而公之子引亦僉司事，間語其故，則相對悽愴不已，遂請此書刻諸學宮，以規夫牧民者。嗚呼，數年以來，州郡多故，黎民瘡痍，每思一賢守令以安靖吾民而不可得，乃知《忠告》之有補於世教也深矣。使天下之爲守令者家藏一書，遵而行之，雖單父、武城之化不外是矣，奚漢循吏之足論哉。

劉敏中《江湖長短句序》　余讀之，藻麗葩妍，意得神會，橫縱卷舒，莫可端倪。其三湘五湖、晴陰明晦之態，千岩萬壑、競秀爭流之狀，與夫羈旅之情，觀游之興，懷賢弔古之感，隱然動人。視其風致，蓋出入於三家之間，可謂能也。昔太史遷南游而文益奇，故知宏才博學，必待山川之勝，有以激於中而後肆於外。山川之勝，亦必待名章鉅筆有以盡其眞而後播于遠。然則是編之出，固非偶然矣，其永於傳蓋無疑。

又《送張希孟秀才赴禮部掾》　冥漠文章脈，來從太極先。欲求寧有得，已絕豈無傳。廓廓英華表，悠悠土苴邊。愛君千里馬，爲贈繞朝鞭。禮樂春官府，淸時重選賢。飛翔從此地，昂聳看他年。遠器含餘蘊，橫波下衆川。古人忠孝事，耿耿要君全。

柳貫《賀張希孟除禮部尚書啟》　恭惟某官海岱英氣，星斗純芒。泱泱大國之風，得諸樂本；飄飄《上林》之賦，自是仙姿。供奉于貞元翰士之間，醞藉出建安才子之右。方執簡登圜丘而議禮，洎援毫入西掖以書辭。至今獬角之威，好在鰲坡之稿。曳履徑躋于法從，含香初對於禁塗。大蘇公素號詞臣，不負向來批勅之手；歐陽子再爲座主，盡攄平生愛士之心。使螘蜒無復獻嘲，則鳳麟自然薦瑞。顯受進賢之上賞，是名報國之忠誠。

迺賢《題中丞張文忠公諫罷鐙山奏稿後》　纔聞御史戮中臺，又見鐙山奏疏來。自信茅焦無死罪，獨知蘇軾是英材。九門爭看捐軀諫，百辟驚傳拜賜迴。千古救荒遺愛在，祠門猶向曲江開（公因救荒陝西而薨，今賜廟于長安）。

吳師道《歸田類稿序》　人聲之發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而皆出於氣也。昔人謂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也，孟子所謂「浩然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者歟。夫其養充而氣完，然後理暢而辭達，孟子之言非爲作文設，而作文之法孰有過此？竊嘗以是驗之世之人，即其文之高下，而其氣之大小能養與否，與夫養而未至者并可以得之也。故濱國文忠張公名養浩，字希孟，庶幾學孟子者。公早負文名，由至大初仕顯于朝，逮延祐中天子方好文，一時侍從言語之臣號稱最盛，而公頡頏其間。及至治時，所上時政書萬言，力詆權姦變更法度非便，幾蹈禍不測。《諫鐙山疏》謂「閭閻細民戲玩，非人主所宜作」，犯顏攖鱗，衆咸爲之恐，而卒以直見賞，其剛大之發，沛然而莫之禦者，豈一日之致哉？暨解參議中書，歸卧華不注鵲山之陽，殆將十年，屢召不起。翛然雲莊之居，悠然山泉禽魚之樂，沉潛乎經史百氏，益肆於詞。和平沖澹之中，錯以奇崛藻麗，要其依據義理而切於日用之實，

流布自然而無綴緝辛苦之態。所養蓋可知已。竊聞公最後起爲西臺中丞，以救荒憂勞致疾而殆，奉元鼓樓梁木自壞，其夕有光若星殞于濟南，則其平生之氣感動至于如此，豈獨見于文也哉？

蘇天爵《七聘堂記》 士君子之出處有義存焉，審其時而後動，合乎禮而後應，是以□□而不行者，非敢故爲亢也。蓋本諸道義之正，循乎禮節之宜。自昔君子進退出處之際，莫不皆然，愚于故贈平章政事張文忠公深有慕焉。公起諸生，致位至中執法，其牧民則爲賢令尹，入館閣則曰名流，司臺諫則稱骨鯁，歷省曹則號能臣，是誠一代之偉人與。【略】嘗聞君子立身，莫重于保守名節，大臣爲政，莫急于康濟斯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富鄭公安撫京東，會河朔大水，民多流亡，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廬私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於是活流民五十餘萬，是古之聖賢其出而用于世者，皆所以爲天下也。然則公之去就，庶亦合乎古人之道乎。夫以公之文章傳海內，德業具國史，斯不待贊而彰也。特發其出處大節，以爲世之師表焉。士之登公斯堂，思其難進易退之風，審其度時合義之制，則立人之朝，必無貪位苟祿之恥矣。

危素《張文忠公年譜序》 嗚呼，觀公之去就大節從容得宜，非所謂有志之君子者耶。使公得君而行乎國政，所至又可量耶。

《太和正音譜》卷上 張雲莊之詞，如玉樹臨風。

《東湖叢記》卷四 《歸田類稿》：惟此本又有余觀畫像贊云：「華不注山，有名賢焉，高標玉立，雅操冰堅。行超乎孝友之仲，志卓乎博望之騫。敬直乎內，而所養者大；義方於外，而所施者全。是宜著立朝之偉節，吐格君之讜言，倡道德以敦俗，垂文章之正傳。補過盡忠，見幾明決，難進易退，投閑引年。玩習池之雲錦，詠謝墅之風烟。綠野之堂，獨樂之園，媲二美以自足，曠千載而比肩。帝曰噫嘻，西土顛連，煩強起以卧治，布德音而誕宣。隨車致雨，草奏箋天，幸鮒轍（闕）風馬陟降後先。嗟夫，今而復見斯人與？何幸還淳乎治古之前？士而有志斯志與？庶幾服膺乎《忠告》之編。則景行高山之仰止，殆儀刑風采之凜然。」【略】又林泉生贊云：「神範端莊，和若春陽。中秉直剛，嚴若秋霜。仕止有道，進退可法。恭惟大雅，允矣明哲。」

《元詩選》初集丙集 有《雲莊類稿》行世，江浙行省參政孛朮魯翀爲之序曰：「本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又曰：「其文淵奧昭郎，豪宕妥帖，辭必己出，凜有生氣。」今觀其句法，如：「江空孤月白，天闊片雲高」，「月色蟲邊苦，秋容雁外深」，「斷嶺雲通氣，顛崖樹倒根」。又：「鶴嫌客俗穿雲去，燕喜春陰掠地飛」，「華髮半簪天與老，丹楓兩岸水分秋」，「半窗春夢子規月，滿院客愁楊柳花」，「勘破宦途盤谷序，蹴開天網漆園書」。其風致瀟灑，亦在元和、長慶間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歸田類稿》二十四卷，【略】養浩爲元代名臣，不以詞翰工拙爲重輕，然讀其集如《陳時政》諸疏，風采凜然，而《哀流民操》、《長安孝子賈海詩》諸篇，又忠厚悱惻，藹乎仁人之言。即以文論，亦未嘗不卓然可傳矣。

《靜居緒言》 張雲莊律詩頗得調度，《登泰山》云：「風雲一舉到天關，快意生平有此觀。」【略】他如「詩有少陵難着語，菊無元亮不成秋」，「若教宇宙無難事，未必山林有退人」，「髮爲鵶冠容易雪，心因蝸角等閑灰。」皆具作法。

周永年《重刊元張文忠公歸田類稿序》 公大節著於《元史》，其文之淵源，具見於原序二篇。惟是吾鄉山水自酈道元《水經注》外，房、豹、李、杜、蘇、黃、曾、元諸公，僅見於詩篇，李文叔有《歷下水記》，其書已不存。公家於雲莊，辭聘侍親者十餘年，於環城之溪光山色，刻畫清新，爲諸家所未及。而各體之文，往往神施鬼設，自闢門庭。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二一 銜命關西禱嶽祠，傾囊流淚賑瘡痍。雲莊病鶴猶憐惜，忍讀《長安賈海詩》？

袁翼《論元詩》二二 煙山春語性靈多，人識雲莊隱叟窩。留得乾坤清氣在，不隨塵鞅共銷磨。

分論

《示初科諸進士免謝帖》 王禮《跋張文忠公帖》：右「諸公但思至公血誠以報國，政自不必謝僕，僕亦不敢受諸公之謝也，養浩覆」凡三十字，張

文忠公《示初科諸進士免謝帖》也。欽惟仁宗皇帝銳意文治，舉百年之墜典，設科賓興，思盡得天下儒者用之。嘗曰：「使其中得一人如范仲淹，朕志願足矣。」於是愼簡德望學術之臣，俾司文衡，而公時在焉。進士及第謝座主，禮也，公之卓行疑其近私，批報之帖，辭嚴誼正如此。【略】嗚呼，於時四十五年矣，楊先生之子顯始出是帖以示某，某語之曰，此先生藥石之訓也，楊君其寶之。友舊過臨，時出以展玩，使由科第發身者能銘之心，則必自奮以報乎上，職校藝者觀之，必無美莊之論，其於治道豈小補云？

《**贈劉仲憲**》　《石洲詩話》卷五：張中丞養浩《贈劉仲憲》一詩，七古至六十八韵，然殊平漫。

《**御史箴**》　薛瑄《御史箴解序》：《御史箴》者，元張文忠公所作也。公爲御史時，嘗著《風憲忠告》以明風紀之要，又作是箴并以致戒焉。大義言御史之職關係甚重，任是職者當思其重，而爲所當爲、戒所當戒。其言簡，其理備，其詞直，其義切，誠憲臣之藥石也。公既沒，而其箴盛行于世。

《**擬雅**》、《**晨興**》　《歸田類稿》附錄石刻張引跋：《擬雅》古詩二篇，《晨興》五言今律一篇，先文忠公所遺翰墨也。引恐其久或摩滅，命工摩勒如上。嗚乎，先公遂閑之情，取友之誼，于此庶見其一端矣。

《**雙調・折桂令・金山寺**》（**長江浩浩西來**）　《中原音韵・作詞十法》：此詞稱賞者衆。妙在「色」字上聲，以起其音，平聲便屬第二着，平聲若是陽字，僅可；若是陰字，愈無用矣。歌者每歌「天地安排」爲「天巧安排」，「失色」字爲「用色」，取其便於音而好唱也，改此平仄，極是。然前引「雲山」、「天地」，後說「雲山失色」、「天地忘懷」，若此則損其意，失其對矣。「安排」上「天地」二字，若得去上爲上，上去次之，餘無用矣，蓋務頭在上。「失色」字若得去上爲上，餘者風斯下矣。若全句是平平上上，歌者不能改矣。嗚呼，前輩尚有此失，後學可不究乎？　《藝苑卮言》附錄一：元人曲如【略】「池中星、玉盤亂灑水晶丸，松梢月、蒼龍捧出軒轅鏡」（鄭光祖《㑹梅香》劇詞）。「紅葉落火龍褪甲，蒼松蟠怪蟒張牙」；「水面雲山，山上樓臺。山水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景中壯語也。　《雨村曲話》卷上：「天地安排詩句就，雲山失色酒杯寬」，《金山寺》俊語也。

傳記

《**元史**》**卷一七五**《**張養浩傳**》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嘗出，遇人有遺楮幣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年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爲東平學正。游京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爲禮部令史，仍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眞臺掾也。」及爲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略】去官十年，猶爲立碑頌德。仁宗在東宮，召爲司經，未至。改文學，拜監察御史。初議立尚書省，養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而不聞。【略】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風忽大起，人多凍死。養浩于祀所揚言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略】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尚書省罷，始召爲右司都事。在堂邑時，其縣達魯花赤嘗與之有隙，時方求選，養浩爲白宰相，授以美職。遷翰林直學士，改秘書少監。延祐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奚勞謝爲？」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英宗即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爲鰲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諫，【略】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仍賜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後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爲吏部尚書，不拜。丁父憂，未終喪，復以吏部尚書召，力辭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說書召，又辭。改淮東廉訪使，進翰林學士，皆不赴。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略】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二年，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

紀事

作家逸事

張養浩《山雞自愛集序》 歲乙酉八月，余以事如山陽，憩天慶觀。頹垣敗壁，蝸蚓縱橫，莎徑荒涼，闃無人跡，凄然有離索之感。已而思之，導江張君，吾畏友也，實講道于茲，淮上翁，吾忘年交也，又實寓乎是。亟往訪焉。二君輟食迎門，相與談別後事，而旅懷藉是釋矣。暇復造之，因而扣其所謂者傳碩彥、騷人勝士，願一見之。淮上翁蹴然曰：「節孝往矣，九京可作，節義如廉州者，可復見哉。開禧以來，兵事劻勷，此地視爲邊徼，無日不鞭弭櫜鞬，與敵境從事，焉用毛錐子哉。以故士之學者鮮聞有之，舍科舉之外，餘無習焉。」

又《雲莊記》 余性雅嗜山水，向奪於仕，弗克如志，謝政來，日與之處，凡七年無厭意。

虞集《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至大二年夏五月，余受國子助教，入京師，舟過會通河，會河間運司括行舟取鹽海中，余亦爲津吏訶止，食于逆旅之主人，未具，主人曰：「起，公府有急。」逮至者衆，避長席予之，予更他席坐察來者，意甚沮，相顧曰：「張令在，寧有是哉？」予因問張令如何，皆進曰：「官買物，數月不予直，民寧不願待，願歸治生，而縣益亟追以來，終不得直。部使者以責吏而又徵我曹，今道路府史之費且十倍，吾安用得直爲？張令時，官有徵買，皆親載錢至市若鄉，悉召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所須與物賈，使自推擇，當賣所，有者指名，即受賈書牘，期某日以某物詣某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行縣中無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無惡言，強壯無狠鬬，即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或有當問，即攝牘置案上，一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鄉里姓名縣門，其人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鞫治，即承罪謝去以爲常。縣始多無名人竄迹吏舍中，鉤民爲訟，使兩不得解，因以持令佐伸縮爲己利，至是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圃。令去，稍稍復來矣。」既而予憩道傍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暍，皆依樹坐，久之，忽悵然曰：「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張令催科時告民曰：「民有戶小賦寡力不足自致府者，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日小民悉自致所賦詣令，令總其戶之所出，親至府上之，而大家亦無後期者。今去爲太子文學，吾賦爲鄉正里長徵去，隨用之，不以入官，期既迫，官疏不入賦者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寧復有張令乎。」予顧從者曰：「小子識之，是吾友人濟南張希孟也。」明年，見翰林直學士元復初爲堂邑人作《張君去思碑》，因錄著其後云。君自文學爲監察御史，遷翰林待制，今爲右司郎官。

迺賢《題中丞張文忠公諫罷鐙奏稿後》 題注：至治間，御史觀音保諫五華山事棄市，公時爲中書參議，昱日上《諫鐙山疏》，大蒙嘉納，賜予甚厚云。

柳貫《賀張希孟除禮部尚書啟》 伏審疏寵彤庭，陞華紫橐。郎官上右，方參宥密之謀；尚書後行，遂主儀文之事。豈止朝紳動色，將令儒服增榮。竊以庸禮而謂我即天，命卿而猶歲統日。秩宗詢四岳，蓋自古以允欽；祠部總五曹，亦因時而制權。惟品式采章之數，有討論煥飾之功。此豈迂闊于事情，要以彌綸於國體。矧大比賓興之伊邇，而斯文柄任之宜專。考其行而不掩焉，尚古人之獨見；觀其辭則過半矣，抑知者之深機。賢才或由是以朋升，陽德亦乘之而生泰。故反汗適彰于渙號，乃改弦必貴於和聲。偉哉喉舌之司，萃此精神之運。【略】余豈負官，蓋昔爲貳而今爲長；時不舍我，猶前有疑而後有丞。行矣陟庸，企而延竚。某情深賀燕，跡後登龍。兒子同遊，要亦在門生之列；丈夫未遇，豈無望國士之知？慶臆誠陳，敷言則淺。

許有壬《張文忠公年譜序》 贈平章政事、濱國文忠張公薨，南臺中丞張起巖銘其碑，翰林學士歐陽玄序其文，江浙儒學提舉黃縉紀其祠。三君洎有壬皆延祐乙卯公主文所取進士也。有壬辱知尤深，公之薨，乃不獲致一奠之哀，獨欲效片言隻字以答知遇。而奔走睽阻，又不獲陪三君之列，竊有憾焉。公之子祕書郎引(年)以公《年譜》俾序其端。嗚呼，此有壬之志也。公文行履歷，具諸碑而槩諸譜矣，請以躬承一二言之。公汲引後進如不及，有壬初倅遼州，偶免瘝曠，書來奬勉，有「興斯文，復古治」語。承乏中朝，公在鄉里，每小有著作達左右，必喜而形之書，蓋欲策其未至也。尤愼許可，獨稱緱山陳公曰：「邇來士大夫宜亟法此老。」蓋取其立朝謇諤，進退明決，有契於心以矯時弊也。朋游有爲御史過於自保者，公曰：「御史，士大夫之洛陽也，此而無

聞，無官可爲矣。」拜詹事丞，有壬迓之通州，坐漕廳，語終日，其略曰：「予見舉人以書攫官而旋擲其書、以官裕身而尋敗其官多矣，子將不釋於用，其勉之。」翼日入城，則飄然歸矣。自是不復一接焉。公以布衣入京，歷登樞要，道不合即去，優游山水，若將終身。關中之饑，人死殆盡，西臺中丞之命一下，慨然登車，傾己財，竭心思，活垂死無算。號慟感疾以薨，發於至誠，有不能自已者，非勉強所能也。或議其涖事太迫，而疑其制行過高，不知義之所在，皆當爲者也。國家百年培養士類，其學固足以支吾世用，至於養其氣以礪其風節，則若有未至者焉。風節不礪，而不殉於富貴者鮮矣。惟豪傑之士挺然有見於世，而頑廉懦立之機係焉，若公可謂豪傑之士矣。而其久退一出，又有合於義之大者也。於乎，其可尚也哉。

蘇天爵《七聘堂記》　至治初，公中書參預，以親老謝政而歸，屏居田里，凡踰八年。朝廷重其名德，七遣使者聘之而不果起。及聞西土凶荒，一命即起，罄思竭力，出帑發粟，全活生靈，不知紀極。斯其胸中所蘊，豈尋常者能窺其萬一哉？方公之西行時，適作新堂于濟南澄清里第，門生今翰林承旨張公名之曰七聘之堂，蓋以著公之節也。

危素《張文忠公年譜序》　年少從名師力學，遊京師，太傅魯國康里文貞公一見而奇其才，辟爲掾曹，由是歷踐華要。

《歸田類稿》附錄引《歷城縣新志》　按殷文莊祭公墓文有云：「憶馴鶴之閒適，揖石友之龍嵷。」《舊志》云：「公置奇石十，每飲，呼爲十友。」秋史濟南先正咏云：「丞相祠堂翠欲流，雲莊十友散荒丘。只餘一賦千金值，零落齊州白雪樓。」「十友」即「十石」也。《白雪樓》原注云：「文忠造白雪樓。」賦載《歸田集》中，或「白雲樓」之訛也。今《歸田集》不可見，姑存之以俟考。

李朮魯翀《張文忠公歸田類稿序》　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盡讜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召，至再至三、至五六不起。文皇即位，關陝以西兵侵旱厲，民莩政荒，拜行臺中丞，迺起西馳。及秦民四流亡，耄穉孑遺，若鼎魚筏蟻，天毒方熾，湯沸泉溢，吏士猖蹶，目瞠神駭，莫克拯拔，公懇悃率倡，務用仁術，官帑不繼，傾己囊橐，日不勝給，每每大慟，民僅蘇復。公疾薨，天子聞之，惻然憫悼，贈攄誠宣惠功臣、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中外嗟惜。無何，狆使憲陝西，士民談道，琅琅耿耿，未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思，樹石刊頌不忘。

貢師泰《牧民忠告序》　因記弱冠時，先子文靖府君語師泰曰：「我昔在朝，當皇慶、延祐間，人物最盛，一時相知固不少，然求其志同道同者，莫清河元復初、濟南張希孟若也。二人嘗聯鑣過我，慷慨論議，日昃不忍舍去。且相顧曰：『世豈復有相得如吾三人者乎？吾三人孰先死，則後死者當銘諸墓，使子孫世世無相忘也。』」

作品本事

張養浩《鸚鵡賦自序》　亳州人來云：張庭美賦鸚鵡者三。竊惟禰衡之後，一猶難繼，矧其三乎？近乃得其文讀之。其屬辭比事、模寫形態，殆無餘蘊。麗則麗矣，然未及擴而充之，以裨世教、以厚民俗、以規多口，故余復爲賦此，用竟其義云。

又《奚木無本自序》　奚木無本，美王從義孝思堂也。【略】比過雲莊，徵文於僕，大其能復古而有關於世教也，故作是詩以貽之。

又《寓興和自序》　延祐四年二月，余以事至興和，凡留百餘日。寓居城東隅，幽閑閒深，迥類隱者所居。因得詩十首，以爲他日歸田起本。

又《有示自序》　余出四十而髮有白者，今五旬有七，殆將皤然。每一攬鏡，輒爲大笑。或者疑焉，遂賦此詩示之。

又《待鳳石序》　余近得奇石一，田兵部師孟同臺掾杜孝先過而觀之，遂名曰待鳳，以其一峰橫出，若待物來栖者，因而名之。余嘉其詞雅而意深，故爲之賦。

又《咏史自序》　至治元年，余辭官歸里，日以文籍山水自娛。因觀秦漢至魏晉事，若有感於中者，遂爲咏史詩四十六首以見意云。

宋裝《上中書張參議序》　至治元年，有旨命禁中結燈山，有司具圖已進。時濟南張公希孟參議書省，上書諫，從之，且賜錢。苦辭不受，遂賜縑帛各一以旌之。

《元詩選》初集丙集　《長安孝子賈海詩》案：史稱希孟爲行臺中丞，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即此事也。

著錄

《百川書志》卷一五 《歸田集稿》，文忠公御史中丞濟南雲莊翁張養浩撰，其《三事忠告》、《經筵餘旨》入別類。

吳師道《歸田類稿序》 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刻于龍興學宮。

危素《張文忠公年譜序》 公之文有《雲莊集》四十卷，既刻於龍興學宮，經筵檢討魯郡欒公旭復掇集中之文關於治教大體者爲若干卷，別刻之以傳。

《水東日記》卷八 《張文忠公養浩全集》，有歐陽圭齋序，今在故副都御史雲中孫廷瑞家，蓋齊府舊物，廷瑞得之青州庫中。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養浩《雲莊集》一部三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養浩《文忠集》十八卷。

《百川書志》卷一二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四卷，御史中丞濟南雲莊張養浩希孟著。又名《雲莊歸田類稿》。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元刻本。元張養浩撰。【略】此元元統刊本。【略】卷一賦，卷二擬雅，卷三至卷五古詩，卷六至卷九律詩，卷十絕句，卷十一書，卷十二、十三序，卷十四至卷十六記，卷十七至二十碑銘，卷二十一表銘、碣銘、壙銘，卷二十二誌銘，卷二十三表、傳、書、疏、露布、操，卷二十四文詞贊，卷二十五至二十七《三事忠告》，卷二十八《經筵餘旨》。附錄則畫像、倪中撰記、劉耳撰贊、張起巖撰《神道碑》、黃溍撰《祠堂碑》也。按卷十三《雲莊自序》稱「退休田野，錄所得詩文樂府九百餘首，歧爲四十卷，名曰《歸田類稿》。」孛朮魯翀序作三十八卷，卷數已異。《文淵閣書目》載養浩《雲莊傳家集》一冊，《雲莊集》三冊，焦竑《國史經籍志》則作《張養浩文忠集》十八卷，書名卷數更均與養浩自序不符。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雖載《歸田類稿》之名，而亦無卷數。考吳師道序云「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刻於龍興學宮，臨川危太樸掇其有關于治教大體者，爲此編而屬予以序」云云，則龍興所刻者，即養浩手編之《類稿》，而改其名曰《雲莊集》，亦即《文淵閣書目》之三冊，危素所刪定者，即《經籍志》之《張文忠集》十八卷。而所謂《傳家集》一冊者，當由後人掇拾，乃外集補遺之類也。大約自序是初退休時所作，當在至治中。此天曆以後所定，或有所棄耳。《四庫》所收者，以明季二十七卷刻本，別采《大典》本補之，釐爲二十四卷。乾隆五十五年周書昌、毛載之所刻則二十卷，後見周書昌借書園影寫本二十八卷，與此本同，斷爛處亦同。而周君刻二十卷之時，尚未得影寫本耳。周本所缺者錄目附後。讀《雲莊集》自以此本爲最善矣。周本所缺：文《序蜀》、《致樂堂銘》、《露布》、《堂邑祈雨文》、《綽然亭上梁文》、《西華岳廟祈雨文》、《西華岳廟催雨文》、《爲民病疫告斗文》。詩五古：《得子強也書》其二，五律《休日郊外》、《立秋後五日夜坐有感》、《過友人林居》、《辭參議還家》、《探春》、《寒食客舍》、《齋居春暮》、《游華鵲林別墅》、《題任主簿棄官侍親詩卷》、《湖亭小酌》，七律《登會波樓》、《半山亭題壁十首》。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雲莊傳家集》一部三冊，完全。

《秘閣書目·文集》 《張雲莊傳家集》一冊。

張養浩《歸田類稿自序》 文章天下難事，自昔耗精殫神以蘄立言，而迄泯泯無聞者何可枚數。嗚呼，奚作者夥而傳之于今者不多見耶？余早嘗從事焉，筮仕來，益知非易，欲中輟未能，間雖操觚弄翰，第因事寓懷及應酬徵索而已，初非有心班古人甲當世以圖不朽之傳也。歷年既久，所述寖多。頃退休家野，出而錄之，凡得詩若賦若文若樂府九百餘首，歧爲四十卷，名曰《歸田類稿》。櫃而藏之，用示張氏子孫，使知吾家亦有嗜學勤文墨如僕者。

吳師道《歸田類稿序》 往年某至京師，公已還第，時公父濟南郡侯年壽八十，嘗賦詩頌美，以致慕向之意。今公之子秘書郎引出《家集》示予，重惜公之不可見也。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刻于龍興學宮，臨川危素復掇其關于治教大體者爲此編，秘書屬予以序。

孛朮魯翀《歸田類稿原序》 公素知翀，其子引偕其婦翁吳肅彥清持公所輯《歸田類稿》三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概如此。

《池北偶談》卷一六 又予家所有張養浩《歸田類稿》，則黃氏之所未備也。【略】近朝鮮入貢使臣至京，亦多購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價，秘本漸出，亦風會使然。《水東日記》云：「《張文忠公全集》，今在故副都御史雲中孫廷

瑞家，蓋齊府舊物。有歐陽圭齋序。」予所見本，有孛朮魯狲序，而無圭齋序。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養浩《文忠公歸田類稿》二十八卷、附錄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歸田類稿》二十四卷，【略】元張養浩撰。【略】是編乃其詩文也。養浩嘗自序其集，稱退休田野，錄所得詩文樂府九百餘首，歧爲四十卷，名曰《歸田類稿》，富珠哩狲序作三十八卷，卷數已異。《文淵閣書目》載養浩《雲莊傳家集》一冊，《雲莊集》三冊，焦竑《國史經籍志》則作《張養浩文忠集》十八卷，書名卷數更均與養浩自序不符，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雖載《歸田類稿》之名，而亦無卷數。考吳師道序云「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刻於龍興學宮，臨川危太朴掇其有關於治教大體者爲此編，而屬予以序」云云，則龍興所刻者即養浩手編之《類稿》，而改其名曰《雲莊集》，亦即《文淵閣書目》之三冊。危素所刪定者即《經籍志》之《張文忠集》十八卷。而所謂《傳家集》一冊者，當由後人掇拾，乃外集補遺之類也。然蘇天爵輯《元文類》僅錄養浩文二篇，故明葉盛《水東日記》頗以天爵失載《諫燈山疏》爲譏，疑元末已尠流播。近時王士禎偶得養浩《王友開墓誌》，嘆其奇詭，載之《皇華紀聞》，則亦未見其全集。惟明季有刻本二十七卷，尚存于世，既多漏略，編次亦失倫類。今據以爲本，而別採《永樂大典》所載，刪其重複，補其遺闕，得雜文八十八首、賦三首，詩四百六十三首，共爲五百八十四首，釐爲二十四卷。較之九百原數，已及其大半，亦足見其崖略矣。又集中有《和陶詩序》，自謂「年五十二退居無事，日讀陶詩，擬其題以發己意，得詩若干篇」云云，今集中乃無一篇，殆別爲一編，未以入集，故《永樂大典》不收歟？

周永年《重刊元張文忠公歸田類稿序》　《歸田類稿》二十卷，吾鄉張文忠公所著。一名《雲莊類稿》。公自序凡四十卷，明重刊本止二十七卷，今定爲二十卷。其《三事忠告》，益都李南澗已別有刻本。【略】己丑夏，南澗謁選京師，寓書於余曰：「近交餘姚邵二雲，曾見天一閣范氏、二老閣鄭氏之書，《雲莊集》尚存未亡也。」因亟託其購之，遲數年未得。南澗曰：「二雲其誑余哉？」後余與二雲同校《四庫》書，每相見，未嘗不以茲集爲言。及二雲以艱歸，丙申夏，始從振綺堂汪氏鈔一本，託瑞金羅臺山攜以來。余得之狂喜，繕一副本送館。其後，原本又爲人借去，不肯還，每一念及，司空表聖「久憶良朋」之句殆未足以喻之。戊申冬，復來京師供事。張某爲人錄《四庫》書副本，因又錄二本，蓋恐其復遺失之也。吾友毛載之孝廉偶見而好之，因捐資付梓。又：葉文莊謂蘇氏《文類》僅載一二首，殊非其至者。王文簡偶得《王友開墓誌》一篇，嘆其奇詭。今雖不能復四十卷之舊，而已得其大半矣。惜也南澗臺山歿已十餘年，不及見此書之有印本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九　《歸田類稿》二十卷，附錄一卷，元張養浩撰。毛氏本。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附錄一卷。前有孛朮魯狲《歸田類稿序》，次目錄。卷一賦，卷二擬雅，卷三至卷五古詩，卷六至卷九律詩，卷十絕句，卷十一書，卷十二、十三序，卷十四至十六記，卷十七至二十碑銘，卷二十一表銘、碣銘、壙銘，卷二十二誌銘，卷二十三表、傳、書、疏、露布、操，卷二十四文詞、贊，卷二十五至二十七《三事忠告》，卷二十八《經筵餘旨》。附錄則畫像，倪中撰記，劉耳撰贊，張起巖撰《神道碑》，黃溍撰《祠堂碑》也。【略】元元統刊本。《四庫》所收以明刻二十七卷本爲本，而別採《永樂大典》所載補其遺缺，釐爲二十四卷。似當時未見元刻此本。據孛朮魯狲序，書爲養浩所自編，與十三卷所載自序「九百餘首、四十卷」之數不合。愚謂自序是初退休時作，當在至治中，此或天曆以後所定，有所棄取耳。

《東湖叢記》卷四　元刊本《歸田類稿》二十八卷，元張養浩撰，前有孛朮魯文公狲序，云三十八卷，與本書不合。張氏《藏書志》所載亦二十八卷，又言卷末有《畫像記》、《畫像贊》及《神道碑銘》、《祠堂碑銘》，與此本亦合。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歸田類稿》二十四卷，元張養浩撰。原本殘缺，今從《永樂大典》校補。明季刊本。　乾隆五十五年周氏刊本。振綺堂亦有鈔本二十八卷、附錄一卷。　韓小亭有曝書亭鈔本二十八卷，較周氏所刻完善。昭文張氏有元刊足本二十八卷，俱題《張文忠公集》。

又《續錄》　袁抱存藏元刊本，乃宜祿堂物，精刻初印，元板中僅見者。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元張養浩撰。元刊本，【略】前有元統三年序，卷末有小像及像記，後附張起巖撰《神道碑》。劉承翰嘉業堂及南皮張氏各藏一帙。清邵晉涵家寫本，【略】有邵氏二跋，言「乾隆四十二年借汪氏振綺堂藏鈔本傭人映鈔」云云。清羅有高手校，亦有跋。　《歸田類稿》二十四卷，元張養浩撰。字希孟，號雲莊。明季刊二十七卷本。乾隆五十五年周氏刊本。韓小亭有曝書亭鈔本，較周氏所刊完善。元刊《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昭文張金吾藏，後附倪中撰《畫像記》，劉

耳撰贊，張起巖撰《神道碑銘》及其《祠堂碑銘》。元統三年二月孛朮魯翀序，謂公所輯「《歸田類稿》三十八卷」，「三」字疑誤。　補：元刊本，十行十八字，細黑口，左右雙闌。郁松年宜稼堂舊藏。余收得之，袁君克文請余割讓，遂以歸之。影寫元刊本，【略】朱彝尊舊藏，有印記。今在朱子清之壻張幼樵家。

補：《歸田類稿》二十八卷，元張養浩撰。明寫本，【略】序後有「泰定改元」鍾式木記。鈐有曹寅藏印。　補：《元張文忠公歸田類稿》二十卷，元張養浩撰。附錄一卷，清乾隆五十五年周永年、毛堃刊本，【略】據汪氏振綺堂藏鈔本付刊，余據元刊本校過，補入詩文十九首。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元張文忠公歸田類稿》二十卷，元張養浩撰。附錄一卷，清乾隆五十五年周永年、毛堃刻本，傅增湘校補并跋，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十二冊。元張養浩撰，元刊本。

劉敏中《江湖長短句序》　禮部侍郎濟南張養浩希孟使江南，往返僅半歲，得樂府百有餘首，輯爲一編，目之曰《江湖長短句》，歸以示余。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養浩《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一卷。

《雲莊類稿》附錄　《雲莊樂府》一卷。　又：艾俊《序》，略曰：文忠歸隱雲莊，凡接于目而得于心者，製小令十三首，題曰《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歌之，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歷下夙有梓本，日久漫滅。今重鐫以廣其傳，俾後世頌公之詞，想公之志。　又：《雲莊四六餘話》（注：見某氏書目）。

藝　文

盧摯《濟南張氏昆仲年逾九十其孫養浩求詩》　桂叢秋月照孫枝，華萼春風吹鬢絲。看取老萊堂上舞，不須重賦脊令詩。

虞集《題張希孟凝雲石詩》　海石不盈握，隤然如委雲。危岑集遠思，虛竇棲微熏。天高太華斷，日出香爐分。几研襲清潤，文章互絪蘊。潛雷起神谷，震驚天上聞。亟視恐無及，化爲九龍文。

袁桷《凝雲石賦》（為張希孟作）　文登之宮，積濤成雪。天風蕩摩，海氣幻滅。嶔崟蜿蜒，堅若金鐵。大者成巒，小者成穴。蜂房群綴，蟻曲百結。爰有張子，抉奇發珍，藉以文錦，炷以古熏。陋博山之侈靡，仿爐峰之氤氳。湛然塵消，號爲凝雲。有客哆而笑曰：「南山朝隮，奮搏無垠。太素爲母，五嶽爲賓。合虛成形，積潤以神。今子友一拳於几席，雲何自而凝哉？張子倚梧而言曰：「窘尋丈者不能以喻大，語荒忽者適足以資怪。人惟至靈，品物是賴。明而通之，呼吸萬籟。決爲奔騰，興爲霆雹。其來無趾，其去莫閡。唯古至人，韞玉以匱。藏明于幽，養神于獨。內澄外觀，嗒若槁木。靜以自儀，無喪無辱。念此石友，其德不瀆，燕居相忘，庸以熏沐。則夫所謂凝雲者，不待於外而自足也。」客喜而悟，遂爲之賦。

又《壽張希孟父郡侯八十二韵》　古渭垂綸老，康衢擊壤翁。星輝勝處士，天爵貴家公。【略】靈椿培世範，玉樹挺家風。正色通天闕，高懷納楚宮。倚風看雁北，就日見雲東。君父恩彌重，交游論盡同。竭誠心翠翠，移孝思忡忡。意壯追奔馬，機忘數過鴻。《玄》參揚子衍，《書》比伏生工。浩蕩漸摩澤，升平坱圠功。定須超渾沌，何必問崆峒。

又《張希孟嘉慶圖》　階庭尊孝謹，閭里化廉讓。春風連理枝，晴日九節杖。犢車共東西，漁舫同下上。蠶麻課餘閑，豚韭隨薄養。薇山悲首陽，菊潭陋胡廣。愧彼非禮羅，居然嬰世網。孫枝孕天葩，祖風躡遺響。含飴記疇昔，興門慰期獎。冥鴻天機韜，喬松白雲往。緬焉清風佳，庶作高山仰。

又《次韵張希孟凝雲石》　我愛雲石好，神交萬花前。碧窗圍蜃氣，黑浪袞蛟涎。化石知何代？出山今幾年。相從清思長，寸穎起蒼烟。

又《寄張希孟內翰》　君方習隱食蒼柏，我亦采眞歌《白蘋》。千嶂繞樓堪岸幘，百泉當戶足垂綸。尊鱸水闊滄洲晚，稻蟹田肥澤國春。日夕相思看過雁，客來無惜寄書頻。

曹伯啟《儀山寄山東張希孟學士》　有客樂幽閑，栖遲濟岱間。昔時錢若水，今日謝東山。蚤避鳳麟網，固辭鴛鴦班。忝予聯故友，衰白始知還。

胡助《和張希孟學士拜命不赴》　人生適意早歸來，日日杯觴笑口開。雲谷長歌招隱曲，玉堂空避謫仙才。子房素志唯松石，仲蔚高居正草菜。馬上朝雞曾慣聽，故應無夢到鸞臺。　孤雲野鶴本情親，詩酒生涯樂更眞。已屬諸公行治道，獨容老子作閑人。琴樽夜醉華峰月，杖履朝吟濟水春。心與海翁同一靜，烟波浩蕩白鷗馴。

胡行簡《題張希孟中丞山莊》 得志功成早，林泉味更長。引身思勇退，與世貴相忘。蘭長秋紉佩，荷深曉製裳。白雲如有約，常共宿山莊。

王結《凝雲石為省郎張希孟賦》 孤雲屯此三日霖，幻作拳石亦奇絕。天風吹墮几案間，紺玉巖巖聳高潔。連娟衡霍眞面目，空明兜繹古巖穴。浮風暖翠弄霏微，疊嶂層巒出毫末。張君歷下飽看山，猶說愛山深入骨。凝雲此日落君手，屋宇藏山更清澈。晴窗沉水炷玲瓏，山出白雲足怡悅。只愁翠潤濕衣巾，不用登臨勤履襪。燕公夙稱大手筆，得意江山助奇崛。竭來刮目閱新作，炳炳烺烺更超越。會當攜酒就君飲，徒依巖石散華髮。爽氣坐我冰壺中，始覺人間無六月。

許有壬《沁園春・寄題詹事丞張希孟綽然亭用王繼學參議韻》 俯仰乾坤，傲睨羲皇，優游快哉。看平湖秋碧，淨隨天去，亂峰烟翠，飛入窗來。鴻鵠翺翔，雲霄寥廓，斥鷃蓬蒿莫見猜。門常閉，怕等閒踏破，滿院蒼苔。人間暮省朝臺，奈烏兎堂堂挽不回。愛小軒月落，夢驚風竹，空江歲晚，詩到寒梅。兩鬢清霜，一襟豪氣，舉世相知獨此杯。京華客，問九街何處？堪避風埃。

陳鳳梧《張文忠墓詩》 流泉千古說雲莊，一束生芻拜墓旁。雲錦池邊春意動，雪香林外午陰涼。衣冠遺澤孫曾在，俎豆名祠歲月長。仰止綽然亭畔路，文章事業正流芳。

安熙

論述

虞集《安敬仲文集序》 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早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

袁桷《眞定安敬仲墓表》 皇元平宋江南，其書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承熄續絕，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絜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爲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持敬爲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之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爲君之弟子。其於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似，君無憾矣。【略】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略】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庵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于墓原，使有考。」桷作而言曰：「眞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眞實紹之。侑食于廟于祠，無異詞。集賢劉公生逾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眞公并，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爲有準矣。」

歐陽玄《默庵先生畫像贊》 寤寐乎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關西三鱣，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仲之一壑。豈非白茅藉而忠信著，玄酒淳而嗜慾薄者乎？鍾斯伯雅，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胡於默庵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又《安先生祠堂記》 元有國以來，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靜修先生。方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眞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嘗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濂洛，考亭者知之爲甚篤，行之爲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亢明爽，梯級峻絕，士親炙者寡；安氏簡覩和靜，襟韵敞夷，士樂附者衆。異時有祠，宜乎。

《元史》卷一八九《安熙傳》　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元詩選》初集丙集　門人蘇天爵輯其遺文爲《默庵集》，謂其文章以理爲主，皆有爲而作。詩學淵明、晦翁，第以吟咏性情、陶寫造化而已。自金源氏與宋分疆，以詞章辨博相雄長，元初姚公茂得趙江漢之書而北，許魯齋力起而昌明之，而理學始傳。靜修能以所學羽翼魯齋，而推源於周、程、邵、朱者也。敬仲私淑靜修，而尊朱子之說以爲教，游其門者，望而知爲安氏弟子。北方之學，於是乎益振。敬仲固劉氏之功臣，然其詩去靜修遠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默菴集》五卷，【略】詩頗有格調，雖時作理語，而不涉語錄。惟《冬日齋居》五首及《壽李翁八十》詩不入體裁。雜文皆篤實力學之言，而傷於平沓，蓋本無意於求工耳。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一　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于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以自任其道。教人持敬爲本，解經爲末。毫縷以析，果知之，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所學一以劉因爲宗，朱子《四書集注》初行於北，王若虛起而辨之，陳天祥更鼓其說，熙力與爭，其輿衛紫陽之功自不可沒。

《告先聖文》　《元史》卷一八九《安熙傳》：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

《石州慢》《龍蟠虎踞》　《蕙風詞話》卷四：韓子《通解》：「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元安敬仲（熙）《默庵樂府》《石州慢·寄題龍首峰》云：「擬將書劍，西山采蕨食薇，自應不屬春風管。」「采蕨食薇」改「服食葛薇」，較典雅。

傳記

蘇天爵《默庵先生安君行狀》　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略】先生幼穎悟絕人，在襁抱間，已誦《孝經》。五六歲時，侍恕齋膝下，隨目所矚，恕齋出以詩句，皆應口對。甫十歲，終日儼然，端坐一室，博攷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悉通其大旨。成童，慨然有志於求道，聞容城劉公以理學淑多士，欲往從游。以烏君叔備爲先容，劉公許之，將行，會劉公卒。往拜其墓，錄其遺書而還。又聞南方禮樂斯文所遺，老師宿儒尚有存者，盍往觀焉？行及中途，以疾止。始聞劉公之訃也，先生與烏公書曰，【略】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爲說非之。趙郡陳公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及來爲眞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爲書以辨之，其略曰，【略】其後陳公果深悔而焚其書，然後學者始服先生談經之精，識見之卓，而于朱子之學爲有功。古禮廢久矣，恕齋之遷居也，先生實左右之，首建祠堂以奉四世神主，冠昏喪祭，一遵文公禮書。本之以愛敬，明講而熟習，合宜而應節，鄉人觀感而化者居多。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爲本，讀書以經述爲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賢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是時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出入周旋，咸有規矩，望之知其爲安氏弟子。其間各以所學分教他邦，仕爲名卿才大夫者，不可勝紀。凡當世名公鉅儒經過宦游於眞定者，請問無虛日，先生各隨所問而告之，莫不虛往實歸。苟有饋遺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故翰林韓山王公以文章名中朝，視先生父行也，凡有制作必見示焉，其爲世所推重類此。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先生亦介然不動其心。故憲使中山王公、侍儀趙君以禮幣延於家塾，俾教諸子以及鄉人願學者。居無何，不幸以疾卒，至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享年四十有二。【略】越六日，歸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先塋之次。眞定之士咸哀惜之，韓山以書唁恕齋云：「令嗣物故，不惟安氏不幸，吾道之不幸也。」先生早歲豪邁，中年涵養完粹，氣和色溫，事親至孝，與弟煦極友愛，一家父子兄弟自爲師友，其學一以聖賢爲師，尤深於六經、《語》、《孟》。嘗病近臣治《春秋》者，第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

節《左氏》傳文議論叙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攷傳，讀《左氏》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程朱爲本，以求聖人之意，絕筆于莊公之十二年。爲文章以理爲主，皆有爲而作。詩學淵明、晦翁，第以吟咏性情，隱寫造化而已。有《默庵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續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註》，以未脫稿藏於家。嗚呼，昔者靖康之變，中原文獻悉輦而南。金有國百年，士之爲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於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矧貞祐衰亂之餘乎？賴有一二儒家傳其遺業，俾吾道不絕如綫，若先生之家是也。先生天資之美，力學之篤，使天假以年，益充其所學，則著書立言，開示學者，豈止於是而已耶？姑叙其梗槩以授堅、垣，俾求言君子圖不朽焉。

袁桷《真定安敬仲墓誌》（存目）

《元史》卷一九八《安熙傳》（存目）

紀事

虞集《安敬仲文集序》《默庵集》，【略】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與。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

《元史》卷一八九《安熙傳》　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

《元詩選》初集丙集　先世以貲雄離石，藏書萬餘卷，金亡徙家。

《宋元學案》卷九一　梓材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烏氏之門，然觀其《與烏叔備書》，僅稱叔備爲「尊兄」，蓋其自居靜修私淑弟子，其于烏氏特學侶爾，不得徑謂烏氏門人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然所學一以〔劉〕因爲宗，其門人蘇天爵作熙《行狀》，稱朱子《四書集注》初至北方，滹南王若虛起而辨之，陳天祥益闡其說，熙力與爭，天祥遂焚其書。今天祥之書故在，焚之之說，雖涉於夸飾，然熙之力崇朱學，固於是可見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一　附錄：甫十歲，終日儼然端坐一室，博考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悉通其大旨。

著錄

《元儒考略》卷二　所著有《默庵文集》、《續皇極經世》等書。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一　雲濠案：先生有《默庵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續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注》以未脫稿，藏于家。

虞集《默庵安先生文集序》《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藁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氏天爵之所輯錄者也。

安堅《默庵安先生文集目錄後識》　昔者，先君子之於文也，蓋無意爲之，故家無存稿。先君歿時，堅年又幼，不知收拾。其後門人今翰林院應奉蘇君伯修始加輯錄，得凡若干篇，類爲《內集》五卷、《外集》五卷。然念先君門人散在四方，其文尚多遺闕，它日嗣有所得，當與《外集》傳焉。

《文淵閣書目》卷九　《默庵安先生文集》一部二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安敬仲《默庵集》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安先生文集》二冊，全。元至治安熙著，凡五卷。

《秘閣書目・文集》　《默庵安先生集》二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默庵安先生文集》二冊。

金侃《清康熙三十二年金侃抄本默菴安先生文集跋》　癸酉嘉平月二十有五日，錄於孺宜堂。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默庵集》五卷，【略】元安熙撰。【略】熙歿之後，天爵輯其詩文，而虞集爲之序。【略】天爵《行狀》稱集十卷，目錄後熙子堅

《附記》亦云《內集》五卷、《外集》五卷。此本僅存詩文五卷，附錄一卷。或舊本散佚，後人重爲編綴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安熙《默庵集》五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七　《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舊抄本。元安熙撰。前鄉貢進士眞定路趙州儒學正門生楊浚民校讎，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門生蘇天爵編集。　又：《默庵安先生集》五卷，舊抄本。

《元史新編》卷四六　其門人蘇天爵輯其遺文爲《默庵集》十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舊鈔本。元安熙撰。前有泰定三年虞集序，泰定四年男堅記語。謂門人蘇君伯修輯錄，類爲《內集》五卷、《外集》五卷。此本或出後人重編，抑僅存《內集》邪？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舊鈔本。元安熙撰。【略】熙年止四十有二，歿時子堅尚幼，不知收拾其文。門人蘇天爵始加輯錄，類爲《內集》五卷、《外集》五卷。泰定四年，其子廣甯路儒學正堅有記。目錄後有「前鄉貢進士眞定路趙州儒學正門生楊浚民校讎，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門生蘇天爵撰《行狀》，會稽袁桷撰《墓表》」。末有蒙隱褐夫記云：「蘇氏所編《安敬仲內外集》各五卷。此其《內集》也。自勝國以來絕少傳本，余從鄒生借得季氏藏本，錄爲一冊。謬誤孔多，姑闕其疑而存之。」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默庵集》五卷，元安熙撰。抄本。　補：《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元安熙撰。清寫本，十行二十字。目後有泰定四年男廣寧路學正堅記十行。又有「前鄉貢進士眞定路趙州儒學正門人楊浚民校讎，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門生蘇天爵編輯」二行。【略】　清寫本。有楊浚民、蘇天爵銜名如前書。又有虞集序。失名人朱筆校。蔣君汝藻藏，後歸涵芬樓。余曾借校，頗有佳勝。　清寫本，九行十六字，無格。鈐「張氏月霄」朱文方印。余藏。　清寫本。有泰定三年虞集序。繆荃孫據朱彝尊藏本校。　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刊《畿輔叢書》本。余有一帙，余用涵芬樓藏舊寫本校，改訂一百五字。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舊鈔本。元安熙撰。【略】身後，門人蘇天爵始加輯錄，類爲《內集》五卷、《外集》五卷。今僅存《內集》。前有泰定三年虞集序，此本脫去附錄并其子堅跋。收藏有唐棲朱氏結一廬圖書記。

《中國善本書提要》　《默庵先生文集》五卷、附錄一卷，一冊。北京圖書館藏。鈔本，十行二十字。元安熙撰。按是集僅有《畿輔叢書》據傳鈔本校刻本，與此本同出一源，而略有異同。如卷二《清明日大雪飲齋中》，此本詩題下有「時甲午三月三日」七字。又刻本同卷《和仲弟生朝》前有《奉寄仲章兄》一首，此本無之。

《木樨軒藏書書錄》　《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附錄一卷，〔元安熙撰，蘇天爵輯〕。舊抄本〔清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默庵安先生文集》六卷，元安熙撰。清康熙三十二年金侃抄本，金侃跋。一冊。　又：《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元安熙撰。附錄一卷。清道光十一年劉氏味經書屋抄本。劉喜海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一冊。元安熙撰。舊鈔本。　又一部。　又：《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附《行狀》一卷，一冊。元安熙撰。清嘉慶丙寅趙輯寧手鈔本，趙氏手書題記。　又：《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附《行狀》一卷，一冊。元安熙撰，蘇天爵編。鈔本，北平。　又：《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二冊。元安熙撰，蘇天爵編。鈔本，北平。

藝　文

蘇天爵《祭默庵先生墓文》　於惟安氏，世爲儒家。爰及先生，再振厥華。資稟清美，威儀柔嘉。圓方有則，圭璧無瑕。窮經講道，探討幽遐。作爲文章，粟米絲麻。務適於用，靡事浮夸。容城汎翁，名著昭代。德有本根，學有原派。先生聞之，欲走趨拜。適翁云亡，遶墓長慨。又聞南方，禮樂攸在。盍往游焉，以觀其會。中途疾作，還歸言邁。教授鄉里，羣士景從。賢愚銳鈍，萬不齊同。如飲大河，如撞巨鐘。隨叩隨應，取之不窮。邪說是排，正學是宗。操存涵養，博大明通。他人所難，先生從容。天爵少年，實侍函丈。曾未卒業，奉親北上。天降禍災，哲人淪喪。凡我同門，孰不惆悵。網羅遺文，序次事狀。天爵此心，惟先生實諒之。

黃公望

論述

袁易《獨坐懷黃子久》 良友多隔闊，邈若參與商。衆中見快士，蔚然江夏黃。詞章發華藻，眉目婉清揚。如瞻晨星輝，燁燁吐寒芒。相逢車馬邊，俗塵不可障。欲申慷慨懷，告別復匆忙。具區藪澤深，高天雲露長。願爲雙鴻鵠，與子俱飛翔。

張雨《戲題黃大癡小像》 全眞家數，禪和尚鼓。貧子骨頭，吏員臟腑。

鄭元祐《黃公望山水》 姬虞山，黃大癡，鶉衣垢面白髮垂。憤投南山，或鼓袒裼，勇飢東閣，肯爲兒女資。不憚北遊行萬里，歸來畫山復畫水，荆關復生亦退避。獨有北苑董，營丘李，放出頭地差可耳。顏仙種朮茅公山，喜得此卷開心顏。句曲千巖萬壑縱深秀，何似卷舒只在咫尺間。

《輟耕錄》卷八 黃子久散人公望自號大癡，又號一峰，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強記，畫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彷彿者，正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王逵《題黃大癡山水》 十年不見黃大癡，筆鋒墨瀋元氣垂。絕壁雙巑萬古鐵，長松離立五丈旗。蜀江巫峽動溟涬，陰嵐夜束魚龍吟。峨眉更插空青間，差似胸中之耿耿。大癡與我忘年交，高視河嶽同兒曹。天寒歲晚鴻鵠遠，風雨草樹餘蕭騷。風雨草樹餘蕭騷，大癡眞是人中豪。

《元詩選》二集戊集 子久博極群籍，尤通音律圖緯之學。畫山水師董巨源，而晚變其法，自成一家。其峰巒多礬石，筆墨高雅，人莫能及。所著《寫山水訣》，世皆宗之。嘗終日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每往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咤不顧。

《御定書畫譜》卷八六 《元黃公望畫》引《弇州續稿》：大癡老人黃子久作此圖，庵竊戍削，各極其致，而秀潤蒼古之氣自出塵表，蓋自荆關中來而微采馬夏者也。余故游錢塘，桐廬諸山大都類是，披卷恍如見故人，便欲卜一廛其間而不可得，故於詩三致意焉。詩韻本鐵笛道人楊廉夫，欲以奇勝，故取險韻，而遂無一語合作。步之者王逢、姚公綬輩皆名手，亦爲韻所牽，塞白而已。余笑之而復步之，將使後人復笑後人也。第廉夫名壓東南，書法亦自老勁，一時耳鑒之士，至忌大癡而爭趨鐵笛。余謂顧子其姑無論鐵笛而寶大癡可也。

《江村銷夏錄》卷二 宋暹《題元黃子久秋山圖》：珍重癡翁畫，峰巒澹渺茫。神機磅礴處，不羨愷之良。

《繪事備考》卷七 黃公望【略】舉神童，有異才，三教之理無不淹貫，信口而出，皆成文章。誦讀餘閑，旁及諸藝，工畫山水，專師董源。晚年稍變其法，自成一家。山頂多巖石，瀑布必數折而後下。皴染秀密，筆法雄健。後來名手無不奉爲楷模，董源以還，一人而已。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六一 一峰畫法巨源師，道服逃名托大癡。石篠海波供嘯傲，富春山好坐題詩。

袁翼《論元詩》四九 煙雲溪壑盡詩才，醉墨淋漓潑石苔。杯酒誰澆和尚塔？梅花香處大癡來。

《石洲詩話》卷五 黃子久嘗終日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每往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咤，不顧也。作詩亦須如此用功，乃有得耳。

《紫桃軒雜綴》卷一 元時極重玄學，邱長春、張虛靖、吳全節輩既受帝者崇奉，而一時隱淪高士亦往往浪迹其間，如張貞居、方上清、高象先、褚雪巘、黃子久，片紙隻字所落，人皆寶秘，而亦於元中寄寓，豈非以胡運方鄙儒而不可爲乎？

《顧愷之秋江晴峰圖》 《元詩選補遺》：應是子久得心之談，所云親切有味者。

傳記

《西湖竹枝集》 黃公望，字子久，自號大癡哥，富春人。天姿孤高，少有

大志，試吏弗遂，歸隱西湖筲箕泉。博書史，尤通音律、圖緯之學。詩工晚唐，畫獨追關仝。其據梧隱几，若忘身世，蓋游方之外，非世士所能知者也。

《何氏語林》卷二六 《姑蘇志》曰：黃公望字子久，性聰敏，博極群書，於技能無不通曉。補浙西憲掾，以忤權豪棄去。黃冠野服，往來三吳，開三教堂於蘇之文德橋，三教中人多執弟子禮。善畫山水，師董源巨然。

紀事

王逢《題黃大癡山水》 嘗掾中臺察院，會張閭平章被誣累之，得不死，遂入道云。

《書畫彙考》卷三一 黃子久有三教堂，所至之處，三教高流皆就之談道。機鋒電發，其博學乃爲畫所掩耳。

《元詩選》二集戊集 父年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因以名字焉。性稟敏異，應神童科。至元中，浙西廉訪徐琰辟爲書吏，一日，著道士服、持文書白事，琰怪而詰之，即引去。更名堅，自號大癡道人，或號大癡哥、一峰道人。隱於西湖之筲箕泉。已而歸富春。卒，年八十六。

《庚子銷夏記》卷二 子久博學多聞，初隱杭之筲箕泉，往來三吳，設教於蘇之文德橋，至松，與曹知白善居，小蒸後歸富春，年八十六而終。戴表元贊其像曰：「身有百世之憂，家無擔石之樂。蓋其俠似燕趙劍客，其達似晉宋酒徒。至於風雨塞門，呻吟槃礴，欲援筆而著書，又將爲齊魯之學，此豈辱尋常《畫史》也哉。」觀此贊，則其學問人品超絕一世，故畫境奇妙如此。今以糞土庸流，動曰仿子久，豈可得哉？元季高人不願出仕，如尹蓬頭、莫月鼎、冷啓敬、張三峰，子久與之爲師友。恣意玄修，以求出世，大約皆負才之士，不屑隱忍以就功名者也。人傳子久於武林虎跑石上飛昇，然其人住世已仙矣，豈待飛昇而知其仙哉？

姚桐壽《樂郊私語》 州詩人陳彥廉，好作怪體，兼善繪事。其母莊本閩人，父思恭商於閩，溺死海中，莊誓不嫁，攜彥廉歸本州撫育，遂成名士。彥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時高流，最與黃公望子久親暱。彥廉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彥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黃乞與同看，陳涕泣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爲之動容，不看而返，因爲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詞苑萃編》卷一五 《楊鐵崖吹洞庭曲》：楊鐵崖云：「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興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

《新元史》卷二三八 公望辟書佐，以罪免，遂爲黃冠。

著錄

《補元史藝文志》 黃公望《大癡道人集》。

藝文

柯九思《題黃子久為徐元度卷》 一峰老人嗜泉石，八尺素縑寫秋色。頓使窗頭開翠微，復令篋裏流丹碧。翩翩逸興殊未已，更撥苔文青可指。擺脫驪黃見神駿，洗盡鉛華出西子。徐君那得不破顏，此身如坐清泠間。未損嘉賓一日稿，買盡沃州千萬山。吳中好事家相屬，得隴何人堪望蜀。斷無明月映連城，或可崑岡矜片玉。君不見開元王右丞，南唐董北苑，丹青一片流至今，前輩風神更超遠。一峰固是餐霞侶，知音未敢輕舒卷。

高啟《題黃大癡天池石壁圖》 黃大癡，滑稽玩世人不知，疑是阿母傍，再謫偷桃兒。平生好飲復好畫，醉後酒墨秋淋漓。

柯九思《題黃子久為姚子章卷》 空巖花落滿林香，古殿松陰入座涼。清絕右丞名獨擅，精妍北苑流何長。寂無雞犬鳴晴晝，時有煙雲遶上方。賴是一峰傳正脈，故將冲澹洗濃妝。

王逢《奉簡黃大癡尊師》 十年淞上籍仙關，猿鶴如童守大還。故舊盡騎箕尾去，漁樵長共水雲閒。吹笙夜半桃花碧，倚杖春深竹笋斑。顧我丹臺名有在，幾時來隱陸機山。

柳貫

論述

綜論

朱德潤《道傳圖銘為柳待制作》 粵稽先天，孰玄孰黃。人文既闢，圖畫乃彰。繼善成性，由陰與陽。維彼先覺，純一惟誠。行在天下，言在六經。如愚惟彥，一唯惟曾。何莊之辭，圭苴緒餘。奚荀之辨，指禮為儒。瞻復日月，云何其躅。高山景行，庶幾在目。

朱思本《道傳先生才學重當世與予遊將二十年往歲別於都中思慕良切比提學江西復時得悉首殆將滿考乃訪予玉隆宿留數日臨別賦長句見贈次韻奉酬聯叙今昔以寫懷耳》 憶昔事北游，山川飽經行。揮鞭過河朔，振袂趨神京。維時柳夫子，傾蓋相逢迎。成均有鴻儒，安能復遐征。箴規靡晨夕，孔道日以明。義勝塵慮遣，理融心神清。粵從分別來，耿耿馳中誠。易水霜月白，燕山雲樹清。朅來振鳴鐸，坐使聾聵驚。翼軫吳楚交，秀氣鍾元精。自古足文獻，化機浩無停。歐、曾出奇正，王、晏何縱橫。往者不可作，汗漫騎長鯨。予生百年後，企望心靡寧。公來實增重，末俗儒化成。貪汙變廉耻，諂詖還忠貞。信知德有徵，孰謂風無形。聖皇急求賢，為霖洗炎蒸。召還匪朝夕，羽翮橫青冥。揮手提天綱，舉足頓地紘。吾聞柳柳州，千古更炳靈。抵掌載言笑，吾孫得吾軿。家聲亦烜赫，何心尚怦怦。夫子不自滿，猶言有常經。用舍非所牽，澹然自和平。俯仰無愧怍，在己無德馨。再拜服斯訓，文華願收聲。當為松栢姿，勿作桃李英。眷言從茲游，蔬筍供南烹。欵忘鴛鴻侶，乃與鷗鷺盟。臨期重攜手，欲別終含情。高歌《伐木》詩，側耳嚶其鳴。

蘇天爵《待制集序》 故公施教訓于成均，則胄子服其學；司議論于奉常，則禮官推其博。天子方召入禁林，而公年已老矣。惜乎文之不大顯于世也，其制作規模之盛，則于鄉之先正有足徵焉。嗟夫，水貴有原，文貴有本，儒者之學貴乎多聞之為尚也。然而擇之必欲其精，語焉宜中乎度，非誇多鬬靡以為能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旨哉言乎。

柳貫《自贊畫像》 好學而莫或致之，望道而未之見也。壯而漫仕，初何與乎尊榮，老而歸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貧賤也。若乃企卒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拄笏而看山，飲水而著書，尚庶幾可以傲兀夫無窮之世變也。

又《自題鍾陵稿後》 然余之詩出於余心，宣於余口，無雋味以避人，無鴻聲以驚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不足以貽諸今。不過如嵇康之聽鍛、阮孚之着屐，以足吾之所好而已。太樸之取之也，其與余有同乎？有不同乎？余一不能知之也。余山中人，旦夕受代東歸，以是詩置諸山中，則林猿野鶴，其將有以亮之矣。

陳旅《潛溪集序》 金華有二先生，曰柳公道傳，曰黃公晉卿，皆以文章顯名當世。予遊縉紳間，竊獲窺述作。柳公之文龐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不可正視，而部伍整然不亂。金華多奇山川，清淑之氣鍾之於人，故發為文章，光焰有不可掩如此。

馬祖常《題柳道傳詩卷》 九曲珠穿蟻度絲，雙環鏡透月輪虧。人間自有鵷鸞侶，早奏簫韶見鳳儀。

黃溍《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為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皋羽，後自成一家。

吳萊《寄柳博士》 試讀儒林傳，南州定幾人？清標騰鳳翼，素手截鯨鱗。卓犖初觀國，軒騰早致身。燕秦爭騁俠，鄒魯共稱醇。旅劍渾如淬，家氈在一振。於焉徵有道，自此教成鈞。學術諸生識，才名六館親。土床然燭夜，茸帳給餐晨。上下笙鏞間，縱橫俎豆陳。岐原周鼓老，闕里魏碑眞。白日需前席，青雲仰後塵。山林稽猛駮，文字到祥麟。豈獨呻佔畢，猶應逐縉紳。討論抽秘典，扈從得良臣。絕漠幽州暗，滄波碣石鄰。鸞旗飛旖旎，革輅壓輪囷。御苑材官集，離宮突騎巡。赤狐翻遠譯，黃鼠割時珍。法酒蒲萄熟，天花芍藥春。遡風沙鶻健，衝雪野駞馴。北海誰求隱，東都或對賓。三關寧設險，八極總歸

仁。悵望懷今古，賡歌邁等倫。短衣每見寵，長鋏每忘貧。共往仍聯駟，同吟更接茵。玉山森巨石，金水濯芳津。本擬追枚乘，終然愧郤詵。鹿鳴來已再，鵬擊雲何因？色挺準王桂，香生楚客蘋。聖朝初薦士，江漢有垂綸。

胡助《寄柳道傳》 京師聚時彥，才美君疇雙。文章持憲律，夙昔受我降。毫端挾風雨，快意驅濤江。固宜煥王度，衣錦榮鄉邦。 博士職訓詁，歌誦宣王風。周南方願學，老我浙水東。切磋無益友，頑鈍命之窮。用儒臻至治，耕釣萬山中。

韓性《像贊》 熙乎春陽，凜乎清霜，無求於名而名日彰。敷教成均，議禮奉常，方期盡皇猷之黼黻，奈何岸烏巾以徜徉。是將使江山雅趣，皆衣被其文章之光也耶。

《**書史會要**》**卷七** 爲文章有奇氣，工篆籀，於大字得體，杜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

宋濂《**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謚文肅議**》 元故翰林待制浦陽柳公先生，負瓌雄絕特之才，畜峻大剛方之德，發而爲文，則深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遂直。怠色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爲師，而不戾俗以爲異；所志以敎化爲重，而不阿世以爲同。起爲人師，入造胄子，周旋禮樂之署，統敎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闢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臣，勁氣直辭，可輔彝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而燕處，凜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恆。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亦亡，時異典堙，節惠之禮未舉。門人咸喟歎而稱曰：「士有易名，況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爲稱。先生之德，宏深博大，茲不敢擬議。然表見而易觀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謚之例，以『文肅』定謚，如何？」衆咸曰：「允哉。」遂謚以「文肅」云。

又《**待制集後記**》 天地之間，有至文焉，相軋而生，相錯而成，其昭著蓋無時而或熄也。故觀乎朝廷，則制度文爲，聲明采章，秩焉而有序；觀乎宗廟，則鐘鼓相宣，籩豆靜嘉，煥焉而有章；觀乎軍旅，則隊伍嚴列，旗纛精明，肅焉而莫犯；觀乎政司，則出號施令，舒陽慘陰，凜焉而可畏；觀乎庠序，則禮敎修明，上下洽比，穆焉而相親。凡若此者，皆至文所寓，未易以一言盡也。惟能觀夫會通，則其精神之所流布，往往凌厲奮蹈，不得見之於功烈，必能宣之于辭章。此古之有志之士，所以不出于彼必入于此，雖其所成有不同，而不隨世以磨滅者則一而已。先生素涵匡濟之學，欝而不能大振，於是悉斂其英華，發之于文，震蕩汪洋，自成一家之言。或鋪張制作之休懿，或昭明神人之感通，或序列兵戎之功伐，或開陳善治之所急，或推原名敎之攸繫。肆筆而成，其光焰萬丈，自不容掩，初未嘗區區求工于篇章之間也。國子監丞莆田陳公旅嘗評之曰：「柳公之文，龐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天曆以來，海內之所宗者，惟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烏傷黃公晉卿及公四人而已。」識者以爲名言。嗚呼，先生之於文可謂至矣。可謂善觀會通而能宣至文之昭著者矣。使先生得大振所學，功烈僅施於一時，孰若斯文之傳衣被于無窮哉。雖失于彼而復得乎此，有不足深憾也。

又《**像贊**》 偉貌長身，端嚴若神。即而就之，煦然春溫。海闊天高，莫窺覘其宏度；霆奔飈豎，壹驅駕乎雄文。來趨蹌之襟佩，作儀表於薦紳。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帝制，煥大號於乾坤。惟其具該博崇深之學，所以繼光明俊偉之倫。仰瞻遺像，有涕沾巾。儻使泉臺之可作，庶幾士俗之還淳。

又《**柳先生行狀**》 先生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傲者，見其容色，莫不氣奪而意消。【略】生平以奬進人材爲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人有一善，播之唯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強記，自禮樂、兵刑、陰陽、律曆、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老佛家書，莫不通貫。國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爲精詳。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文章有奇氣，春容紆餘，如老將統百萬雄兵。旗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喑嗚叱咤之嚴。若先生者，庶幾有德有言，爲一代之儒者矣。

《**浦陽人物記**》**卷下** 道傳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受經於蘭溪金履祥，學文於方鳳、吳思齊、謝翱，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敎外書，靡所不通。作爲文章，涵肆演迤，春容紆餘，人多傳誦之。【略】道傳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爲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奬進人材爲己任，人有一善，諄諄稱舉，唯恐不聞。天曆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傒斯、義烏黃溍齊名，天下人高之，號之曰「四先生」。

王禕《**宋太史傳**》 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龐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略】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

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溍)。」

又《浦陽戴先生詩序》 昔日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仙華先生方公韶卿(鳳)，烏蜀先生柳公道傳(貫)。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詩，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公嘗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

蘇伯衡《像贊》 經濟之才，宏博之學。識見之高，制行之確。誠一代之偉人，乃萬夫之先覺。

《元史》卷一八一《柳貫傳》 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舂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

余闕《待制集原序》 浦江柳先生挾其所業北游京師，石田馬公時爲御史，一見稱之，已而果以文顯，由國子助教四轉而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蓋先生早從仁山金先生學，其講之有原，而淬礪之有素。故其爲文縝而不繁，工而不鏤。粹然粉米之章，而無少山林不則之態。惜其未顯而已老，欲用之而已沒也。

戴良《五賢祠待制柳公贊》 朱學之傳，至於文安，四葉綿綿。公得其師，猶水有源，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於帝庭。帝嘉其能，俾居縉紳；與鴻碩爲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宗；髦士三千，于于而從。頌臺有禮，公訂古始；佐明文治，成我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闕教弛；武子之澤，一墜於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卧窮山，垂十五年。流水去住，浮雲往還。鋒車薦至，乃掌帝制。惟公出處，關時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倏爾歧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又《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爲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爾，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溫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之卷舒，凝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而家齊，以之蒞官而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叙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爲何如哉？

又《龍山古蹟記後題》 嗟乎，公以道德文章爲世大儒，而其平生乃多喜與方外諸尊宿遊。故其遺墨流落人間者，士大夫罕能蓄之，而每見諸山人野士之室。今觀此文，所以拳拳是寺之始末、正宗之交好者如此，其信道爲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矣。昔人謂蘇文忠公爲五祖戒禪師後身，故其爲文漫衍浩蕩，一自般若中出。若公者，豈其人與？嗚呼，公今已矣，覽其遺墨，尚足以增茲山之勝氣也。

危素《待制集序》 先生少歷游前代遺老之門，該綜百氏，根極壼奧，故其文雄渾嚴整，長于論議，而無一語襲陳蹈故，蓋傑然于當時者也。

謝肅《吳游稿序》 予聞先生學文於待制柳公、文獻黃公、忠宣余公，此三公學群聖賢之道者也。所以授乎先生，未必不合道與文爲一。

又《長林先生文集序》 柳待制如禮家之備節文，穠縟重複。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律可摘者，【略】柳道傳：「大暑無蒙絺，輕寒已御貂。」皆句格閎整，在大曆、元和間。第殊不多得也。 又：元婺中若黃文憲、柳文肅，皆以文名，而詩亦華整。黃如【略】柳如「羲和白日經天近，敕勒陰山度幕遙」，「雪華遙映龍旗動，日色纔臨鳳蓋閑」，置之作者奚讓。 又：婺中黃、柳同輩，吳立夫、胡長孺、戴九靈、王子充、宋潛溪諸子，皆以文章顯，而詩亦工，當時不在諸方下。元末國初之才，吾郡盛矣。

楊士奇《柳待制文跋》 道傳初受學金仁山，而爲文古雅辨博。金華故文獻郡，元之盛際，道傳及黃晉卿先後而出，與虞、揭、歐陽諸君子齊名，可謂盛矣。

鄭環《柳待制文集序》 公文章大家也，名擅一代之盛，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赫赫相埒，四方人士翕然師尊之，固不待序而見。太史公嘗評公之文「如老將統百萬兵，旗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喑嗚叱咤之嚴」，其言盡之矣，又奚容置喙其間耶。若是編復傳於今日，爲天下後世幸者，不可以不書。於戲，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所以惠幸斯人一也。公在當時，將見柄用而已老，故平生蘊畜，不克大究設施。然師表當世，垂範來學，則有

文章之傳而惠幸博矣。是以傳矣復晦，非公之不幸，天下後世之不幸也；晦矣復傳，而得沾殘膏賸馥於無窮者，抑豈公之幸哉？天下後世之幸也。公之文，在天地間光燄萬丈，千古長新，譬之龍泉、太阿，爲天下至寶，雖其埋沒之久，而不終以銷蝕者，有神護之也。而精氣光采常煥發於霄漢之上，自有不容揜者矣。然微識見明博如煥如華者，孰能收之土壤之下而寶之？故是編之傳，不能不有待於憲副公也，夫豈偶然哉。

謝心傳《柳待制文集跋》 揭文安公評先生文云：「如老將統百萬兵，旗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喑嗚叱咤之嚴。」余於己酉辰夏，假宋蔚如兄家藏鈔本，手自印寫，通得五百三十四紙，覺篇篇與文安公之言吻合，非文安公不能定先生之文也。嗚呼，盡之矣。

《宋元學案》卷八二 受經于仁山，究其旨趣，又徧交故宋之遺老，故學問皆有本末。

《元詩選》初集丁集 門人宋濂與戴良類輯其詩文爲四十卷，謂如老將統百萬之兵，旗幟鮮明，戈甲焜煌，而不見有喑嗚叱咤之(聲)(嚴)。臨川危素謂其文「雄渾嚴整，長於議論，而無一語襲陳道故」。《元史》亦曰：「沈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與同郡黃溍、吳萊聲名一時相埒。浙東之文，爭奇競爽，涵育甄陶，人材輩出，迨於明初而極盛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待制集》二十卷，【略】貫雖受經于金履祥，其文章軌度則出於方鳳、謝翱、吳思齊、方回、龔開、仇遠、戴表元、胡長孺，其史學及掌故舊聞則出于牟應龍，具見宋濂所作《行狀》中。學問淵源，悉有所受，故其文章原本經術，精湛閎肆，與金華黃溍相上下。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三四 高齋烏蜀詩千首，正印文章墨一丸。落落浙東名宿在，南州薦士孰彈冠？

《石洲詩話》卷五 柳道傳詩有矩矱，亦未能含蓄變化，聲調亦不能開拓，大抵黃晉卿伯仲間耳。

《元史新編》卷四七 少嘗受學於蘭溪金履祥，又從宋諸遺老方鳳、謝翱、吳思齊、仇遠、戴表元、吳澄游，肆力於先秦、兩漢，程鉅夫授以墨一丸曰：「文章正印屬子矣。」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堪任風憲，不報，滿秩而歸。杜門十餘年，饘粥不給，處之裕如。與黃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號「儒林四傑」。

《新元史》卷二三七 幼有異稟，穎悟過人。稍長，受學於金履祥，又從方鳳、吳思齊、謝翱游，肆力於古文詞。【略】貫學問淹雅，其文春容紓徐，事詳而詞覈，蔚然成一家言。工篆籀，杜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

《蒙兀兒史記》卷一二〇 貫博覽強記，自經史而外，朝章國故、禮樂、兵刑、陰陽、律曆、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釋老家書，靡所不通。故其爲文，雅贍奧衍，春容紆徐，才完而氣充，事詳而事覈。老不廢詩，視少作尤蒼勁奇逸。工篆籀楷法，善識別古彝器，書畫眞贋。晚益沈潛理學。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受經於仁山金履祥。垂老好學不倦，作文沈鬱春容，人多傳誦。【略】舊爲吳文正公澄所契，程文憲公鉅夫以墨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在子矣。」

分論

《磧雪騎竹圖題詩》 吳師道《磧雪騎竹圖柳道傳提舉自作此圖并題其所爲詩有百年行役今如此安用文章氣吐蜺之句》：自寫新篇自製圖，記曾萬里從鑾輿。莫嫌不得文章力，風雪詩人老跨驢。

《處州廟碑記》 《元史新編》卷四七：其《處州廟碑記》一篇，論者謂直追韓愈。

《方先生墓碣銘并序》 《方韶卿遺稿》卷一三外編張燧評：阮霞嶼先生曰：「序事古質，含蓄不盡。」

《祭方先生文》 《方韶卿遺稿》卷一三外編張燧評：阮霞嶼先生曰：「情深辭蔚。」又：海水洞涌，山林杳冥，驚怪駭愕，惝怳幻惑，不能以已。乃移人情，非僅以訓詁辭章自立也。

《方先生墓碣銘》、《祭方韶卿文》、《寓祠化城》、《追次竹醉日感舊》 《方韶卿先生遺稿輯評》張燧評：予讀集中，有《方先生墓碣銘》與《祭文》，與《寓祠化城》及《追次竹醉日感舊》諸作，則曰：「此豈非偕予睦翁、葉諸公遊，每往來子陵臺畔，收謝翱骨葬之，作許劍亭而出遊，則悼天塹不守，望天末悲慟者乎。」胡元瑞雅稱其工文詞，不但氣節之美。

《奉皇姑魯國長公主教題所藏巨然江山行舟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善畫如攻詩」至「咫尺萬里景」句）遒逸。（「然師豈幻者，貞勝以其

靜」）議論轉折處皆宋體，非唐音也。然宋體亦未嘗不佳，但不可入惡習氣。

《**哀伯長侍講伯生伯庸二待制同赴北都卻還夜宿聯句歸以示予次韻效體發三賢一笑**》《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押韻甚強，筆力刻琢。

《**危太樸自金溪來訪留館兼旬因歸有贈**》《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譬如山出泉」四句）皆是有見地之言，不合僅以詩論。

《**渡河宿麻子港口**》《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首四句）句法超妙。

《**塞食日出訪客始見杏花歸而有賦**》《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晉卿、道傳詩，格調矜潔，高簡處絕似山谷，卻不染西江習氣。

《**睡餘偶題**》《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惜此珊瑚珠，栖之薜荔床」）起好。

《**白石湫雲**》《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空外金精縣太白，泉中虬彩化長黃」）刻琢新穩。

《**夜行溪谷間梅花迎路香影離離可愛**》《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蒼烟挂樹多疑夢，淡月窺林稍覺香」）「淡月」句與「梅花」句，寫梅花極清遠。

《**虎丘**》《六研齋二筆》卷二：元柳道傳貫行書《虎丘》詩一卷，縱橫遒逸，亦鮮于之亞也。詩語宏麗。

《**昔仙華方先生晚最嗜吟吾鄉詩道嘗一昌矣自公下地寂寥無聞余每深慨于斯聞居多暇方裒公手澤為卷得公山中竹醉日感舊寄贈之作輒追次其韵寓寄其嗣子壽父孫壻吳立夫**》《方韶卿遺稿》卷一二張燧評：推本著末，有正雅之風規。

《**十一月十六日為仙華先生寓祠植碣于其墓北化城僧舍里之交友咸來會祭歸而成詩用識斯事**》《方韶卿遺稿》卷一二張燧評：鬱義淵衷，千載如見。

《**歲宴風雪中方壽父連翩惠詩次韵酬答**》《方韶卿遺稿》卷一二張燧評：以輔屬體，無所不靡。

《**和方韶父重陽對菊得為字**》《方韶卿遺稿》卷一二張燧評：眞率外見。

《**和方韶父重陽明日得相字**》《方韶卿遺稿》卷一二張燧評：想見其人。

《**觀趙使君所藏書畫古器物**》《石洲詩話》卷五：柳道傳《觀趙使君所藏書畫古器物》詩，太平直，無節族變化。試以梅都官《三館書畫》詩比之，則優劣見矣。

傳記

黃溍《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略】家於縣西烏蜀山。【略】公之生也，外大父閣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贊，義取兩文易兩武。「贊」於今文爲「貫」，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主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卯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翱，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遍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又爲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人，所至日與爲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又皆奇其材。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

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略】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皆不報。丐外，以文林郎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爲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爲新其棟宇，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爲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它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略】修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記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撫世導民者無不爲也。【略】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人，匾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公於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輓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隕涕。【略】公氣韻沈默，局量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眞贋。晚益沈潛於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房類稿》二十卷。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胄監時有同僚之雅，故既爲之銘納壙中，卣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潛爲之表揭于冢上。潛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游於公最久，知公爲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潛之責也。是用弗讓，書而授之卣刻焉。其辭曰：柳居河東，爲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逮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其間，翺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訃聞。乘化而行，公乎奚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鑒。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宋濂《柳先生行狀》（存目）

《元史》卷一八一《柳貫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吳澄《復柳道傳提舉書》 客歲七月後，一病數月，冬仲始漸輕減。歲晚微進，今春人日又作。熊太古來，適遇病中，不能出見，至床前奉示教帖，披習一再，沉疴頓覺減半。文星照耀吾野，斗牛爲之增輝。朝家促還伊邇，雖欲更借以私江右之士而不可，惟劇慕戀。力疾拈筆復先施，殊愧厓略，惟茂對穠鬱之景，滿懷皆春，以迓天渥。

戴表元《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大德庚子歲，吳楚閩越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其闕升府，俾宰士捧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爲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衢之江山焉，江山固衢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客車馬之迹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以爲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唯。」

柳貫《答臨川危太樸手書》 貫潛伏空山，安貧味道，畏影收聲，西游之期，渺其末卜。

馬祖常《題上京紀行詩後》 道傳自越西入京，會祖常官御史府，先識之，即剡薦之。當時諸儒以北人爲貴，未甚信服。後一二年道傳之學著于時，主教辟雍者久，衆乃愈加敬焉。三嘆詩卷畢，故併及初交之意云。

趙友同《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吳文貞公萊皆以文章鳴浙水東，先生往來受業門下，盡得其閫奧。與文肅公尤親密，

公之死，爲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始歸。

宋濂《柳先生行狀》 先生素有異質，雖未成人時，即不苟取。【略】甫及冠，遣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仁山遠宗徽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公鳳與粵謝公翱、括吳公思齊游。歷考先秦、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開闔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不自以爲足，復裹糧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陽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之純、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爲之傾蓋。隆山牟公應龍得太史李心傳史學端緒，且諳勝國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生又往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聞四方矣。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遷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中，先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明一見輒器重，俾諸子師事之，當時號爲名公卿者，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澂嘗語人曰：「東陽柳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

戴良《龍山古蹟記後題》 嗚呼，是惟先師待制柳公之遺墨。公提舉江西儒學時，正宗匡公方主龍興之上藍，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公既受代歸婺，而正宗亦謝事還鄞之龍山。婺與鄞相去數百里遠，而公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古蹟記》作於此時，於時公年已七十。後二年，召入禁林，又一年而歿，去之十六年所，而正宗亦示寂矣。久之，正宗之法孫仲猷闡公由海上使還，偶檢故篋，見公此文鼠蠹中，爲之傍徨瞻睹。念前脩之寢遠，痛遺澤之日微，亟命裝治成卷，且俾志諸左方。

危素《待制集序》 方仁宗皇帝在位，崇尚儒術，蓋朝廷極盛之時，于是浙水之東有柳先生道傳出。執政有知之者，用之於成均，又用之於頌臺，焯有譽聞。及出提舉江西儒學，滿秩而還，家食者復一紀。至正初，今皇帝召還，爲翰林待制，將進用之而先生以疾卒于官。方先生爲國子助教，監察御史馬雍古公伯庸薦先生可任風紀，御史大夫特克實不從，江西之遷，在朝之人有忌嫉之者，扼而不用。及公道既明，將眞館閣，而先生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見于功業，所以傳示來世者，獨賴文章之存而已。【略】先生官豫章，素以諸生見焉，訓誘獎勵，久而彌篤，知先生之得於天者不可謂薄，顧阨于人者遄遄若是，是故讀其文而惜其才之不盡用也。

《元詩選》初集丁集 道傳甫弱冠，受經於仁山金履祥。既而從鄉先生方鳳、粵謝翱、括吳思齊諸前輩游，歷考秦漢以來文章之變化。是時海內爲一，故國遺老尚有存者，師友講究，淵源不絕。乃復裹糧出，與紫陽方回、南陽仇遠、淮陰龔開、句章戴表元、永康胡之純、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及至京師，爲吳文正公澄所器賞，程文憲公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卒爲一代名宿。自號烏蜀山人，匾其齋曰「靜儉」。

作品本事

柳貫《上京紀行詩序》 延祐七年，貫以國子助教分教北都生，始出居庸，踰長城，臨灤水之陽，而次止焉。自夏涉秋，更二時乃復，計其關途覽歷之雄，宮衛物儀之盛，凡接之於前者，皆足以使人心洞神竦，而吾情之所觸，或亦肆口成詠，第而錄之，總三十二首。噫，置窶家之子於通都萬貨之區，珍怪溢目，收攬一二，而遺其千百，雖欲多取悉致，力何可得哉？

薛漢《上京紀行詩跋》 道傳出《上京紀行詩》屬漢爲書，會目眚置几格間，而道傳方續舊游，乃得併其後作而書之。殊恨不佳也。旦夕南還，墮影萬山，回視朝紳浮沉異勢，寧不重爲耿耿？

錢良佑《奉陪侍御金源公虎丘之游聞數日乃能成詩以紀覽歷凡二十五韻跋》 至順四年六月六日，侍御王公叔能放船具酒肴以邀常博柳先生遊西丘，盤桓金氏圓覺院，必待日入而歸。余與遂昌鄭明德實從。詩，吾往嘗和之。侍御公歿後數年，先生有待制之命，復由此而北，未久終於官。於是萃其遺，并爲一卷。

著錄

宋濂《柳先生行狀》 所著書，《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藏於家。

《元史》卷一八一《柳貫傳》 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

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

柳貫《自題鍾陵稿後》 余寄鍾陵三年，無吏議之恇怯，有拙者之逍遙，每情至景會，往往托諸吟諷，以自識其竊祿之幸，隨其所得，輒亦次之稿卷，揆諸風人之優柔，賦客之微婉，豈能希其千一哉？臨川學者危太樸謂余有一日之長，贏糧扉履，忽肯來貺，留連旬餘，請出余卷而誦之，乃獨有會于心，手抄以實歸彙，言將置之雲林山房，以與厭嘗嗜古者共之。

余闕《待制集原序》 余在秋官時，始識先生，嘗一再與之論文，甚懽。比以公事過其家，問其子孫，得其遺文凡若干篇，因使先生弟子宋濂、戴良彙次之，將畀監縣廉君刻之浦江學官。世有欲徵我朝方新之文者，此其一家之言也，必有取焉，因題其卷首以俟。

蘇天爵《待制集序》 翰林待制柳公既卒，子卣藏其文若干篇。至正庚寅，浙東僉憲余公按行所部，以浦江監縣廉君清慎有爲，愛民重士，乃命刻其文傳焉。【略】廉君名額能巴哈，【略】今刻文集二十卷，別集又二十卷，皆公門生宋濂、戴良所彙次云。

宋濂《待制集後記》 右《浦江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卷中所錄古今詩五百六十有七首，雜文二百九十有四首。初，先生爲文多不存稿，年四十餘北游燕，始集爲書，名之曰《北游稿》。及官成均，轉奉常，則又以職司名之，曰《西雝稿》，曰《容臺稿》。出提舉江西，則又以地名之，曰《鍾陵稿》。自江西退而家居，則又以所居齋名之，曰《靜儉齋稿》。間嘗西游吳中，則又以游名之，曰《西游稿》。游而歸休，日對烏蜀山嘯咏自娛，則又以山名之，曰《蜀山稿》。未幾，召還禁林，述作日益富，尚未名稿，而先生沒。遂爲人乘間持去，今所存惟七稿。濂與同門友戴君良定其尤可傳者，序次如右，以先生官至翰林待制也，通名之曰《柳待制文集》云。【略】是集既成，廉訪使者余公闕命廉侯額能布哈刻寘浦江學官。尚餘古今詩九百有七首、雜文二百四十有八首，未加銓次，濂復同戴君分類謄爲二十卷，題曰《別集》。授先生之子卣藏之，俾世世謹其傳焉。

危素《待制集序》 先生既沒，門人宋濂、戴良類輯爲二十卷，而屬素序之。

張和《柳待制文集後題》 金華文肅柳公，與文獻黃公在勝國時，俱以文學名天下，載諸列傳可考也。和弱冠即得黃文而讀之，第恨柳集之未睹。筮仕來，求之兩京，求之四方，蓋二十五年矣。幸以提學歷二公之鄉至烏傷，廼得之於王忠文公之孫汶。莊誦之餘，如獲拱璧，爰命教諭歐陽溥倡邑中義民之事文雅者，助貲而刻之。蓋稿凡二十卷，共三十餘萬言。嗚呼，公之制作，可謂富□矣。訖工，溥以告，爰述是集復傳之繇，書諸卷末，庶使天下後世得睹公之全集者，知始於今日云爾。

宋蔚如《柳待制文集跋》 柳先生詩文，爲元人集中最上乘。不特世鮮元刻，即明初翻本，亦爲今所甚珍。

《國史經籍志》卷五 柳貫《文肅集》二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柳文肅公文集》四冊，三十卷，柳貫。

楊士奇《柳待制文跋》 《柳待制文集》四冊，二十卷，金華柳貫道傳所著。【略】其文皆有刻板在郡學，余皆得之文英。初得晉卿文尚完，道傳缺三之一耳。至今未數年，然聞晉卿文無復全書，而道傳所存僅五之二。惜哉，此其邦之文獻固可知乎，而亦豈獨金華爲然？

鄭環《柳待制文集序》 元《柳文肅公文集》二十卷，門人宋太史景濂氏既次而序之，刻之浦江學官。尋燬于兵燹，湮晦迨今百年矣，學者憾之。浙江按察副使張公和奉勑提學至烏傷得之，不翅拱璧。亟圖其傳，乃畀教諭歐陽溥刻之，而邑人朱孟賢捐貲助之。既成，復俾環序。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柳貫文集》四十卷，又《集》三十卷，又《待制文集》二十卷，又《別集》二十卷。

馮如京《方巖南先生集序》 余蒞婺，廣搜遺集而讀之，得浦陽柳文肅。甫卒業，而詫爲奇觀。遂託梨棗，以永其傳。

何□《方韶卿先生遺稿輯評序》 吾友張子夫次多讀未見書，著述甚富。其表章鄉先哲，則有《仙華七先生逸集》之輯，皆以貧，故久未能鏤傳也。會秋水馮公節度至婺，爲首梓其一種，授予全彙而校之，蓋柳文肅《待制集》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柳貫《文集》二十卷，又《別集》二十卷。皆門人宋濂、戴良所彙次。

曾安世《校柳待制文集題詞》 元翰林待制、私謚文肅柳道傳先生《文集》二十卷，以至正庚寅刻諸浦江學官，則僉憲武威余忠公令先生高第弟子宋潛溪、戴九靈兩先生彙次之，以授監縣廉侯，而公與參知蘇公、應奉危公序之，潛溪記之者也。至明天順癸未再刻於義烏，則學使崑山張公主之，司諭歐

陽刻之，邑人朱孟賢助之，而仁和鄭編脩序之。閱歲三百，洊經兵燹，晦伏不絕如縷。我朝順治癸巳，監司晉陽馮公搜羅舊本，檄縣重刻，見公所爲序中。板貯尊經閣，歲久有蝕于蠹者。邑生傅旭元于募修宋集之餘，請板校補，刊二十餘頁而旭死。踰二年，始取原板歸舊所，則補刊者不俱焉。此邦于詩古文少問津者，印工復不易得，以是徒庋閣中。余亦謂其非全也，不亟攷。比感淵穎、文憲二刻多誤，奮焉期于浦陽諸先賢集任較勘，乃假而讀之，淵乎仰其學之博，而粹然一出于正也，亟令家僕就閣以意摹印，并補刊者，三復校對，幸無缺失。爲辨訛字六百三十有奇，指示剞人，一一改正而闕其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待制集》二十卷，附錄一卷，【略】元柳貫撰。【略】早年不自存稿，年四十餘北游燕，始集爲《游稿》，其後有《西雝稿》、《容臺稿》、《鍾陵稿》、《靜儉齋稿》、《西游稿》、《蜀山稿》。至正十年，余闕得稿於貫子卣，以濂及戴良皆貫門人，屬其編次，凡得詩五百六十七首，文二百九十四首，勒爲二十卷。闕及危素、蘇天爵各爲之序，濂爲之後記。天爵序又稱有別集二十卷，今未見其傳本。考濂記稱尚餘詩九百七首，文二百四十八首，謄爲二十卷，授先生子卣藏之，蓋刪汰之餘，本未刻也。以數計之，詩僅存十之四，文僅存十之六，宜其簡擇之精矣。附錄一卷，雜錄誥敕、祭文、像贊、行狀、墓表之屬，不知何人所編。卷首亦題曰柳貫著，其謬陋可想。又墓表今在黃溍集中，而題曰戴良記，舛駁尤甚，以所記較史爲詳，尚可考貫之始末，姑仍其舊本存之云爾。

宋蔚如《柳待制文集跋》　甲辰冬盡，繡水竹垞先生門下客周姓者，持《柳文肅公集》求售，據稱映鈔元板。閱之見字畫纖細，疑譌頗多。乙巳春臘，得彭城錢氏收藏明初翻本，又借金星軺所藏國初翻刻本，兩較之下，慨夫一解不如一解，不獨今人不如古人也。頹靡不挽，誰使之然？因於暇日以繡水爲主，參之明初國初，辨其筆畫，錄其疑譌，以俟政高明，未必非明窗淨几一端也。

黃丕烈《柳待制文集跋》　乾隆乙卯春，從同榜蔣賓嵎館中得天順本《柳文肅公集》，已自詫爲希有，惜中多爛版，字跡糊塗，十五卷《慈慧庵記》後十三篇，盡從闕如，是所憾也。茲八月十日書船友鄭輔義攜是本來，係太倉浦星躔抄本。觀其跋語，知自宋蔚如藏本傳錄，蔚如蓋以影抄元板爲主，知自他本輔焉者也。取與天順本彼此參對，不特字跡糊塗者十可補其八九，而且十五卷中所闕記文俱全，其餘之賴此校正者，不可枚舉，以云影抄元板，未必子虛。行款字數刻本悉同，惟增附文十五則，刻本所無，《文肅集》得此本當爲最善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明天順刊本。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訓導江浦郁珍校正。元柳貫撰。【略】《集》爲至正十年門人余闕編，蘇天爵、危素均有序，宋濂有記，刻之浦江學宮。尋燬於兵燹，湮晦百年。天順中，崑山張和爲浙憲副，命教諭歐陽溥刻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明刊本。元柳貫撰。門人宋濂、戴良編次。至正庚寅嘗刻於浦江學官，此則天順間崑山張和爲浙江按察副使，得其本於王文忠孫汶，因屬義烏教諭歐陽溥重刻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待制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元柳貫撰。順治中刊本。　乾隆中刊本。　又活字本。　余有元刊本。

又《續錄》　繆藝風藏元至正蒲江刊本，【略】刊印精工，缺卷據京師圖書館本鈔配。　孫仲容有元刊本。　廠市見明初刊本，行款亦同。　明永樂四年柳貫補刊元本二十二卷。　明天順癸未刊本。　清順治癸巳馮如京刊本。《續金華叢書》本。　《四部叢刊》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　柳貫《文集》四十卷，又《集》三十卷，又《待制文集》二十卷，又《別集》二十卷。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待制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元柳貫撰。明天順癸未刊本。　今乾隆中刊本。　又活字本。　今順治癸巳馮如京重刊。　元至正中武威余闕得其文，命刊置浦江學宮。　附：永樂四年柳貫補刊元本二十二卷。（邵氏）　補：《柳待制文集》二十卷、標目二卷，元柳貫撰。附錄一卷。元至正十年余闕浦江學宮刊本，【略】前蘇天爵、危素序。缺二卷，據京師圖書館藏本鈔配。江陰繆氏藝風堂藏，余曾借校。　明天順七年張和、歐陽溥刊本，【略】行款與元刊本同，唯卷首題「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訓導江蒲郁珍校正」。　明影寫明天順七年張和、歐陽溥刊本。　清寫本，盧址抱經樓藏書。　補：《柳待制文集》二十卷，元柳貫撰。附錄一卷。清順治十一年范養民、張以邁刊，康熙五十年、六十一年傅旭元、曾安世重修本，【略】余據元、明刊本及明寫本校。　民國十三年胡宗楙刊《續金華叢書》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六冊（北圖）。鈔

本(十二行二十字)。元柳貫撰。余闕序。《後識》云：「皇清雍正七年歲次己酉婁東謝氏手鈔，藏於尙論堂。共六本，全。」【略】按《四部叢刊》影印繆氏藝風堂藏元刊本，其第十四、十五等闕卷闕葉，即就此本鈔補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柳待制文集》二十卷、標目二卷，元柳貫撰。附錄一卷，明天順七年張和、歐陽溥刻本，五冊。　又：明抄本，十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八冊。元柳貫撰，明歐陽溥編。明天順癸未崑山張和刊本。　又：《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十冊。元柳貫撰，明歐陽溥編。明天順癸未崑山張和刊本，清孫從添手書題記。　又：《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六冊。元柳貫撰。鈔本，過錄清宋定國、謝浦泰、黃丕烈題記。北平。　又：《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八冊。元柳貫撰，明柳寅東編。清順治癸巳，晉陽馮如京浦江刊康熙壬寅秀水曾安世修補本。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重刻）《柳待制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十二冊。元柳貫撰。清嘉慶十三年浦江柳啓猷活字本，此本似爲膠泥活字。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柳初陽集》三卷。

又卷一三　《柳初陽詩集》一卷，柳貫。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柳初陽詩集》三卷，元柳貫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略】余藏。

柳貫《上京紀行詩序》　貫越西之鄙人，少長，累遭家難，學殖荒落，志念迂疏。顧父師之箴言在耳，常恧焉弗勝，乃茲幸以章句訓故間廁西廱之武，以竊陪從臣之末。龍光炳煥，照耀後先。山川閎奇，振發左右。則夫紀載而鋪張之，有不得以其言語之蕪拙而併廢也。今朝夕俟汰，庶幾退藏田里，以安遲暮。而諸詩在稿，懼久亡去，吾友薛君宗海雅善正書，探囊中得舊紙數枚，因請宗海爲作小楷，聯爲卷。豈直歸詠田夫野老，以侈幸遇之萬一，而顧瞻鼎湖，薄天萬里，遺弓之痛，有慨於心，尙何時而可已耶？

宋濂《上都紀行詩卷序》　濂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都紀行詩》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服政家居，上距分教灤陽賦詩之年實延祐之庚申，已歷十五春秋。今年正月，濂謝事歸田。未幾，獲重觀千蘿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復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更矣。嗚呼，六十年間，事變之相仍，何所不有？未知後六十年又爲何如也？先生之孫叔雍以濂嘗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興感。若夫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人咸知貴之，有不待區區之贅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上京紀行》，一函一冊。元柳貫撰。【略】書一卷，凡詩四十首。貫以延祐七年由國子助教分教北都，所作三十二首，至泰定元年被命方試進士上京，所作八首，屬薛漢作楷聯卷，并摹入版。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上京紀行詩》一卷，元柳貫撰。明初刊本，十行十七字。鈐有揆叙謙牧堂藏印。故宮圖書館藏，已影印行世。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　《上京記行詩》一卷，一冊。元柳貫撰。民國十九年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影印明洪武刊本。

藝　文

唱　和

方鳳《答柳道傳餉笋》　素食那知儒素風，似君臭味將無同。知我山齋少白粲，隨時易辦松花飯。【略】手把《南華》讀一過，詩思陡涌如春波。題箋酬君君莫笑，胸中成竹諧清調。

又《寄柳道傳黃晉卿兩生》　大火且西逝，赫曦詎能爲。叢竹覆孤館，緣陰相蔽虧。人散衆喧寂，獨島鳥鳴隨。想見探討餘，層層發新知。倘不鄙朽拙，勉哉勤相遺。　太璞散已久，鴻甄疑未均。惟有砥礪志，搜剔得其純。勿以圭璋質，頑石置勿陳。君攬國香蕊，每與荆棘鄰。荆棘豈不刺，反以揚素塵。盈盈黃菊叢，栽培費時日。依依五絲瓜，引蔓牆籬出。于今想新花，于今長秋實。花實豈不時，灌溉尙期密。毋令根荄傷，委棄等藜蒺。　新秋涼氣發，松籟調于喁。山房良靜聞，文史淡足娛。吾心太虛廓，儻然萬象俱。大觀物物齊，何事分賢愚。遐哉金蘭契，聊用佈區區。

薛漢《和柳道傳感懷》 已無言語可爲階，野性那兼不好排。買笑誰揮金似土，澆愁空想酒如淮。儀庭鵷鷺多乘運，失水鱣鯨自感懷。物我本無何得喪，且隨達士其談諧。

朱思本《宰屬顧洲白馮介軒江西提學柳道傳高灞雪諸名公以初夏燕集輝山熊鍊師雲徑酒酣賦詩為樂唱酬甚多秋中輝山緘以示予次韻》 桂香涼入錦帷初，誰遣詩筒一起予。清節百年高士傳，好風千里故人書。斑斑文會光聯璧，浩浩詞源盛決渠。應念山中未歸客，荆薪鬻石計全疏。

吳萊《次韻柳博士五洩山紀游》 一點剛風削玉蓉，仙山肺腑闊重重。眼穿上界成官府，舌捲西江得祖宗。鷲嶺雞峰渾未到，龍湫雁蕩豈多逢。年來卧病吾環堵，負卻詩家九節筇。

又《柳博士出示太原鬱金江陵三脊茅汝寧蓍草》 柳侯往京國，十載卻歸沐。自言守奉常，朝夕近黃屋。乾包暨坤涵，上下俱滲漉。從知敬神人，豈止蓄草木。鬱鬯本晉產，始棵已芬馥。菁茅楚所貢，既黃酒以縮。靈蓍上蔡來，五十備一束。九疇乃稽疑，初筮曾不瀆。恭惟當寧聖，永錫中國福。

又《柳博士寄詩張如心朱仲山方壽父蓋憫鄉枌之凋瘁而嘆友道之寂寥也借韻和呈》 憶昔獻賦蓬萊宮，蓬萊聖人日月容。雖隨賢材集北闕，竟與隱逸歸東蒙。朝耕暮耘但力穡，羹藿飯菽空尸饔。俗方同流見踽踽，國有歷騁聞渢渢。遨游自知喜俠行，學業何得親儒宗。多年僅守薜荔雨，昨夜寖感梧桐風。私嗟泮芹幸可采，況復鄉梓宜吾恭。斷然祗覺洙泗異，歸爾孰謂靈光同。略志皮毛馬埒貴，賈餘角距雞場雄。似公講明特造理，愧我篆刻眞雕蟲。前賢近曾數粤謝，大耋遠或傳淮龔。典冑終推道德富，銘功更許辭章豐。惟其草《玄》志準《易》，肯以乞巧比送窮。孫康雪檠敢我廢，雷煥星劍須相從。當今耆英詎幾在，獨不數載繄吾逢。千里黃河幾砥柱，一聲霹靂鞭群龍。

又《柳博士自太常出提舉江西儒學來訪宿山中》 一掃空山鹿豕踪，車如流水馬如龍。黃麾法仗知宸輦，青史勳名問景鐘。宜室受釐端有召，曲臺傳禮尚爲容。少年作賦將投獻，東北孤雲是岱宗。 尚有歐曾舊典刑，森然人物照青冥。身從北闕攀燕桂，夢壓西江食楚萍。萬里毳袍春值雪，千年龍劍夜占星。此身恨不輕簦笈，的的根源在一經。

胡助《寄柳道傳》 柳子吾畏友，夙昔攄遠志。稽古超流俗，潛心養浩氣。翔集得時中，師資致身貴。碌碌嗟不才，釣竿老清渭。 太學得名師，光焰騰冀北。晨入誨諸生，諒非謀飽食。聲華映朝紳，文字垂金石。永懷勞夢寐，安得生羽翼？ 憶昨都門別，斗柄六移春，還家如坐井，俯首混俗塵。溝壑憂不免，無乃甘賤貧。時時登隴畝，悵望玉堂人。 雲乃魯柳下，大雅君獨賢。溫粹懷羹璞，聖道知有傳。曳裾冠東閣，歲當官九遷。寧念寒郊否？相望隔遙天。 殘暑忽已退，秋風入庭樹。有客北首轅，因之寓尺素。廣廈談道餘，霧窗灑新句。幾度雁南來，如何無一字？ 耿耿抱空懷，蒼顏非昔日，雲泥異升沉，歲月驚飄忽。學省始登進，斯文何炳蔚。要當配韓公，經濟由此出。 舊游憶京國，故人多要路。金石心不移，推轂寧幾遇。讀書窗戶涼，朱墨研秋露。何期共言笑？復恐逼衰暮。 文明近日月，清夢時見君。豈無薦士術，顧我耳不聞。野性在丘壑，麋鹿眞同群。道遠何所寄，不堪持白雲。

又《壽柳道傳博士二十韻》 昌運通神嶽，長庚應吉占。仙華巍崒崒，江浦潤漸漸。間氣鍾名世，奎光燭畫蟾。宅心推廣大，成德本沉潛。魯下傳宗遠，河東問學兼。脩辭精以密，稽古博而嚴。脫穎非常調，彈冠詎久淹。笑談春入坐，吟諷月窺簾。考試文丕變，分雍教不厭。容臺儀有據，清廟器無嫌。積累培良厚，操持取甚廉。銘章隨竹帛，謚筆卻金縑。朝幘收佳譽，恩波喜沛沾。仲秋當吉月，湛露沐威炎。桂蠹冰盤爽，松醪壽斝添。鸞坡方直上，鳩杖未須拈。海棗香堪剝，蟠桃味正甜。水蒼新玉佩，緗縹舊牙籤。旋逼躋華要，寧容即退恬。太平資潤色，里閈極榮瞻。

干文傳《自靈巖登天平山次柳道傳韻》 一宿贊公房，蓮花催曉簡。芳題勒巖壁，清飲卻歌扇。平生子長遊，奚暇論封禪。《紀行詩》固奇，屬和語多諺。眞同雩詠歸，寧狂不爲狷。識琴誰似邕，知玉莫召卞。

吳師道《次韻柳待制直院晚歸二首》 庭松吐焰引凌霄，露井銀床凍不消。雲霧窗深隔風日，鳳凰聲集和簫韶。書成給札分曹寫，直罷攜香滿袖飄。自昔詞臣宜白髮，禮賢珍重此時招。 卑飛無力到煙霄，憂患侵凌壯氣消。得食侏儒偏笑朔，獻嘲弟子豈知韶？天憐病目今年減，雨送涼風昨夜飄。無補明時合歸去，山中休待故人招。

又《目疾謝柳道傳張子長惠藥》 惟茲二三友，爲我憂怲怲。許君屢貽書，力勸宜飛靜。損讀復損思，默坐但微瞑。【略】殷勤柳與張，有便嘗致詗。爲言醫法難，俗師愼毋聽。一朝得奇藥，千里轉持贈。緘封謹視護，述語頗詳竟。開罌異香發，著筋金膏凝。試之累旬日，奇效他莫幷。感之欲刺骨，報爾無照

乘。

張雨《**山水便面為柳道傳作**》 篋笥秋非遠，塵埃暑實煩。遂游千里目，稍待一涼恩。僧閣依旁嶺，漁梁跨別村。誰能從象外，試覓武陵源。

又《**柳道傳送別還茅山次韵復瞻**》 烏蜀先生相見稀，鍾陵初載橐書歸。江南蕭艾作人立，卷裏盧龍看雪飛。最憐玉斧有道氣，重惜子眞猶布衣。去去空山相憶夜，朱絃三歎為君揮。

許有壬《**試院感舊呈廷鎮脩撰柳道傳博士二考官**》 賢勞分已甘，得友況同趣？彼美關西孫，灑翰紛玉露。文采照士林，問學森武庫。而我河東公，星鳳夙騰譽。胄館尊軌範，鴻音發韶濩。靈臺寶鑑懸，五色詎迷誤？蹇予獨何幸？浹日聯高步。夜闌聆炙轂，亹亹有根据。騏蕨受蒼蠅，蒹葭倚瓊樹。得踐須遄歸，天墀待鵷鷺。話柄留它年，山林陪杖屨。

鄭元祐《**奉柳太常道傳**》 烏蜀先生雙鬢絲，尊鱸江上故園思。水光閃閃金壺墨，石理硜硜玉佩辭。水落魚龍秋不雨，月明烏鵲夜無枝。名山蚤選藏書穴，趁取蒲輪未召時。

倪瓚《**送柳道傳東歸**》 賦詩南澗寫烏絲，靄靄停雲去後思。鄉國動成經歲別，江湖復與故人辭。溪船斫鱠雲生柁，松室聞猿月滿枝。他日重尋言子宅，咏歌應在暮春時。

紀　念

戴暄《**祭柳待制文**》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盡公之閎博雄深，披星斗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創意遣言，搖毫行墨，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鎔乎神化，凌駕乎儁匹，而況律己溫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則，言不乖忤，而心存整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涖事，務殫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於儒臺，啓藏書於石室，皆足以垂譽來今，騰輝古昔。然而官僅階于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禁林之納獻，究蘭臺之譔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飈散而星沒。　又：嗚呼哀哉，國殞其良，孰為衡石？人殄厥師，莫有矜式。彼搢紳之在位，因匍匐而賙恤。絪公之棺者，有以駭都門之見聞，臨公之喪者，有以興閭巷之楚惻。況某等近連姻婭，早蒙振拔，當靈車之遠還，情怳怳以何極。睠荆山之故墟，日徜徉乎履舄。曾歲月之幾何，遽長掩於玄室。痛幽明之竟隔，莫有酬夫舊德。列觴豆以告哀，尚愀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戴良《**祭先師柳待制文**》 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於茲，肇自童蒙。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在麻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質，纖而必洪。窘茲賤寒，乃我之責，可不薦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若關厥躬。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位不滿能，亦云顯崇。先生之年，踰七望八，孰曰非翁？得正而斃，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踪。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輀車既駕，恭陳薄奠，矢辭告衷。嗚呼先生，魂魄毅兮，鑒我哀恫。

鄭太和《**祭故翰林柳待制先生文**》 自《河圖》授羲，《洛書》畀姒，而人文之聯已萌。煥乎有殷，鬱乎蒼姬，漸至暢達，而敷榮自時。厥後或晦或明，迨春秋兩漢之壯偉華贍，猶為可尚；至魏、晉、梁、隋之浮誇淪靡，有不足稱。自後或盛於唐，復有五代之淺陋，再闡於宋，又逢季世之殘零。蓋未有若我皇元之盛治，作者之迭興也。是故許文正之丕顯性言，直造周、程之秘奥；姚文公之恢拓文體，上追韓、柳而爭衡。倡之導之，以勵多士；鼓之舞之，以風四方。而斌斌文學之美，亦何翅龍興而雲集、虎嘯而風生。公時壯年，立志已宏，從師問學，負笈擔簦。既見巖南於仙華，又謁仁山於瀫水。而所謂知行并進者，亦惟誠篤而粹凝。於是悉心以傳授，若性理之精微、文章之準繩，公既盡得之矣，宜乎志益篤而學益精。故其氣貌之溫溫，德性之蒸蒸，使人就之則儼然而威，即之則肅然而清，蓋不可以意而將迎。公不自為已足，而猶廢寢忘餐，究理會原，諏經訂傳。必若庖丁之中其肯綮，易牙之辨其淄澠，然後敷暢融液，發為文英。此其積於中者既久，而見於外者故能鞳鞳而崇竑。其勢若黃河怒瀉，達於四溟；其氣若白虹橫布，貫於太清；其文焰萬丈之長，猶火之燎原，絪赫乎宇宙，焜耀乎丘陵；飄然如曳明月之珠，毅然如建干將之戟，森然如列昆陽百萬之兵。讀之則洞心駭目，服之則睟面盎背，如觀火龍黼黻之文，聽錫鸞和鈴之聲。壯矣哉，獨以斯文為任，而先一世鳴，是宜為國之楨，作帝股肱，而措天下萬世於隆平。胡為初主頻饗，歷典儒臺，而遂十載韜迹於林坰？惟德性之冲淡，恆葆淑於醇靈，固不以賤為辱而以貴為榮。然縉紳之慕，亦學者之依憑，蓋有若鳳凰之與景星。於是有詔起公，直赴神京，吾意天其或者將使潤飾乎皇猷、黼黻乎帝廷，而作我儀刑。奈之何德未溥施，道未大行，而遽即世

于玄扃。豈造物之難知，抑神理之不可徵？吾將有問於彼蒼，果孰尸夫窈冥？何賢人之萎瘁，而愚者之敉寧？一世之矩，萬世之長。惟微言之尚存，爲學者之佩珩。

程汝器《祭故翰林待制柳先生文》 先生之學閎矣，而不盡章章于天下，蓋所能者在我，所不能者在天也。先生以伊洛爲宗，修諸身，徵諸人，究之也精，積之也深。以先生所能，措之朝廷，推而達之天下，斯民將享其德，儒者之用，可暴白于後世矣。吾豈意夫擢之胄監、置之太常、遷之文臺，思小子之斐，動歸與之嘆。一丘一壑者，殆十有餘年，天書徵起，固將黼黻帝躬，絲綸王言。而聖代文章，煥焉與周、漢同風。

許謙

論述

綜論

吳師道《與許益之書》 環視當世，汙染淪胥，訕笑迂闊，友且未多見，況于師乎？足下早登仁山之門，深探王、何之傳，質純而氣清，道信而學篤。于僕則又道先齒長，實師而非友也。比嘗幸得見，退而迫困世故，弗獲有請，一年于茲。足下又警迪之以文字者屢矣，僕誠不佞，試以所得于先儒而欲終身行者誦言之。【略】足下倘嘉其志，矜其愚，而辱教之，賜一言以自證，則先儒之啓我也，足下之成我也。幸孰大焉，幸孰大焉。

陳旅《跋許益之古詩序》 右，國子博士吳正傳氏所藏金華許先生古詩十三首。先生不喜矜露，人罕見其辭章。今寫仿此以遺正傳，豈非以相知之深、相好之篤而然歟？旅嘗病夫近世有儒者、詩人之分也，深于講學，而風雅之趣淺；厚于賦詠，而道德之味薄，要非其至焉者。其至焉者，無儒與詩人之分也。先生沈潛載籍，大而聖賢心學之蘊，細而名物度數、文字句讀音義之詳，靡不究極。隱居終身，不以自外至者易其素守。計其平日之所以用其心者，殆若未遑他及。而此詩冲澹縕藉，音節跌宕，而興致高遠，乃若專久于爲詩者，是豈可以向所謂儒者目之哉？其庶幾吾之所謂至焉者邪？觀其詩，想其爲人，蓋亦一世之豪傑而不見于用者邪？旅學不進，而志未衰，欲受教于浙河之東，而先生已矣。三復遺墨，不勝悵罔而歔欷也。

吳萊《白雲先生許君哀頌辭》 許君昔從蘭溪金君履祥學，金君本於王文憲公柏、何文定公基，而王、何二公則又本於黃文肅公幹，蓋此實朱學也。然君天資深厚，學力純至，手抄口誦，志行彌篤，而且樂與人爲善。家故貧，常僦屋以居，達人大官踵門候謁，交剡論薦，而曾不爲之少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間，賓客弟子儋簦負笈，執經請業，又必爲之搜擿明白，斟酌飽滿而後去，初未嘗見其有惰容。是以終日危坐，學徒環列，無憮無敖，無嬉笑，無訾警，昏瞀者革心，浮躁者易貌，而日就於漸摩變化之歸。嗚呼，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來，君信可謂得夫師道之重矣。此蓋世之所共見而無間言者也。【略】嗚呼，許君博學無方，篤志不懈。上追洙泗之本原，前溯伊洛之宗派。昭日星之訓，則理全而無疵；闢荆棘之途，則辭達而罔礙。矧肅容而正襟，恆睟面而盎背。學徒麇來，賓客滿座。咸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是其車轍之同、門戶之正者，發之於難疑答問之頃，形之於動作威儀之際，實足使人心悟而神會，吾固知其人物之標表、經學之沾溉，誠亦可以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已而天不憖遺，曾不使之多有壽考，而奄然長逝。庭巷兮虛奧，書策兮塵壒。會稽先賢，失予砥柱；襄陽耆舊，奪我蓍蔡。宋屈穀之瓠剖而無竅，則渡者日溺；鄭昭文之琴彈而無聲，則聽者斯聵。此蓋我許君之所以警新學、鎮末俗者，遼乎邈矣，自不可求之於一時，而欲罄之於千載者也。嗚呼，青山如屏，流水如帶。惜哉遺烈，閟此幽隧。死而不朽，炯然若在。死而可作，則已莽兮黃土白雲之蕪穢矣；奈之何哉，其亦有可悲也夫，其亦有可慨也夫。

胡翰《白雲亭記》 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者之學尊本明統，宋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黃文肅公，文肅傳之何文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之，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五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事文治，聞先生名者，爭欲辟致爲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史趙公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弟子以事先生，先生留金陵踰年乃歸，從游者益衆。以目眚不能

見客，遂屏迹山中，諸生籯糧笥書從者如故。去湫隘而就爽塏，暢湮鬱而挹清淑。境與心會，業以專工，固一時之盛也。先生既沒，門弟子又自爲學，逮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

王褘《元儒林傳・許謙》 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即以聖賢之學爲己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閱四年，而金氏沒，謙乃益加充闡，自得者爲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即不敢強；於儒先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略】謙于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奧。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略】論曰：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榦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爲履祥、爲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逵，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爲朱學之世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尊用，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爲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于一，可謂有功于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于爲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于經，即其所以有功于斯道也。金氏、許氏之爲經，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李伸《許白雲先生文集序》 其白雲先生，則又得夫朱子之正傳，而能大顯斯道者也。先儒謂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夫豈不信？今觀其文，究極夫六經，出入乎子史，浸淫於群書，其規模固不出乎韓氏、柳氏之文。然不樂聲利，則非退之溺于功名之可擬，操持節概，則非宗元黨比勢要之可侔。修身體道，佩仁服義，故其發之於言辭也深厚而雄博，至誠而諄悉。故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藹如也。若先生者，誠有以任夫聖賢斯道之統緒矣。又：憶昔歐陽子得韓文於漢東李氏之弊筐而甚愛之，時去韓子蓋已二百年矣，遂以之而倡率學者。其後天下之士，非韓不學也，至于今猶然，豈不盛哉。先生之文，隱而復見者，而與韓無異，余得先生之文，愛而好之也而與歐不殊。蓋先生之學識醇正則超軼乎韓子，余之闇劣卑微則深慚於歐公，尚何足與先生文爲之輕重哉。幸知言君子倡率之如歐之於韓也，則先生之文不患乎不行於世矣。此余之所望也。歐陽之記韓文曰：道故有行於遠而止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于無窮者，道當然也。先生是集若行，則其所以左右聖賢相傳之道者，將爲不小也。

《元史》卷一八九《許謙傳》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

陳栢《許謙白雲集原序》 元有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而傳之白雲許文懿公。蓋北山得於勉齋黃氏，而勉齋實出考亭朱子之門，故傳得其正，粹然以道名家。

《元儒考略》卷三 謙不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吳澄謂其議論正大，援據精博，儼然新安尸祝。黃溍謂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史稱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之世適云。

錢溥《白雲集跋》 及考亭門人勉齋傳之，而得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二公相師友，而又得白雲許文懿公傳之，然皆婺人也，親相授受，不失其傳，考亭之學至是蓋益明矣。【略】蓋益嘆夫文懿之言皆諄諄懇到，不背師說，眞有功於理學也。

《元詩選》初集己集 先是，北山何基得朱子之傳于黃勉齋，而魯齋王栢又師友于北山，仁山金氏則學于魯齋，而及登何氏之門者也。學者推原統緒，以三先生爲朱子之世適，而文懿實任其傳。江浙行省爲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其所傳《白雲集》四卷，亦多扶翼經義、張維世教之言，徒以詞章論之，淺矣。

馬日炳《白雲集原序》 余來守是邦，延訪理學，如仁山先生，居敬立志，繼王文憲之傳。分別理欲，接北山文定之學，蓋二先生之得統於朱子者也。金氏有以演其脈，而孔孟之學賴以不墮，厥功懋哉。又再傳而得白雲許先生，本師說爲著述，與何、王相表裏，爲能推明洙泗之心傳，故人稱爲紫陽世嫡。

戴錡《白雲集原序》 嘗讀《仁山文集》，知其傳道於白雲，始而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既而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總不外聖門博約之敎，而先生遂領斯旨，身體力行，卒成大儒。考其從游年月，不滿三載，而仁山先生歿矣。非信道之篤，能如是之速哉。又嘗讀《元史》至《儒林傳》，載許先生行實云「制行最嚴，所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時」。想其

生平行誼，殆顏、閔之流與。其書不可不傳，傳其書則傳其道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白雲集》四卷，【略】謙初從金履祥游，講明朱子之學，不甚留意於詞藻，然其詩理趣之中，頗含興象，五言古體，尤諧雅音，非《擊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比。文亦醇古，無宋人語錄之氣，猶講學家之兼擅文章者也。惟其《與王申伯》一詩，宗旨入於莊、老，非儒者所宜言，《求補儒吏》一書，代人干乞，亦可不必編置集中，爲有道之累。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三七　著書能關利名關，採藥東陽髩已斑。不出里門三十載，白雲深護八華山。

李兆洛《校錄許白雲集跋》　白雲與劉靜齋學行皆相似，著述過之，詩似不逮也。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義烏黃溍曰：二程子之學傳于朱子，何基得其傳于朱子高弟黃榦，而王柏于基則師友之，金履祥又學于柏，而及登基之門者也。推原統緒，三先生爲朱子之傳，謙又出三先生之鄉，克任其承，則朱子之道至謙而益尊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初從金仁山游，講明朱子之學，不甚留意詞藻。然有德者必有言，不必追唐摹宋，自然流出，深具雅音。

分　論

《秋夜雜興》　吳師道《許益之秋夜雜興詩》：右古詩十二首，白雲先生許君益之之所作也。乙亥之夏，某病目甚劇，至秋稍平，則以文字承教于君，君勸以損讀省思，毋爲此無益也。一日，忽寄是詩來，且以詩言之，曰：「吾欲子之見之爾，愼毋和也。」蓋君罕作詩，以爲不發于興趣之眞，不關于義理之微，不病而呻吟者，皆非也。然則此豈苟作哉？觀其文貌音節，上溯晉魏，而寄興高遠，旨味淵（泳）〔永〕，則有得于紫陽夫子《感興》之遺者也。既不鄙而教我，又慮其苦心動疾而愛我，君之于我乃至此哉。後二年而君卒。又二年，某歸自江東，始克拜其墓下。絕響僅存，手墨如故。嗟九原之不作，悼知己之寔稀，因叙梗槩于後，爲之輟筆泫然。

《學箴》　黃淮《書學箴後》：謙字益之，【略】傳授之正，厥有源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爲榮幸。東平王君麟踰齊魯，涉江淮，遠來從先生遊。及期，謁告歸省，先生懼其荒而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爲本。

《馮公嶺》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白雲先生多見道之言，然無一點學究氣。《歷代詩發》卷三二：中有寓言，可以立身，可以處世。眞足見道人語也。

《春城晚步分韵得我字》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阮嗣宗：「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志四海，失路將安歸？」結處從此脫出。

傳　記

黃溍《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略】先生天資高邈，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稍長，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略】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略】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驕，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略】而素志冲澹，以道自樂。念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疾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籯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略】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眞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

爲耻。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剡上其名于省闥，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爲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諉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間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略】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略】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略】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爲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官，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建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斷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實。【略】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略】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注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爲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視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略】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爲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略】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稿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致《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略】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益尊，先生之功大矣。【略】重惟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湑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繫于左方。銘曰：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眞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間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爲隆替。天胡不憖，不訖耄期。山頹木墩，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啓爾後。

《元史》卷一八九《許謙傳》（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二（存目）

紀事

《輟耕錄》卷九 婺州許白雲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敎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以學行薦於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一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沒，追謚文懿先生。

王禕《元儒林傳·許謙》 謙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莊重如成人。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

部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問。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其學得於王柏氏，何基氏，而何氏學於黃文肅公榦，黃氏之學朱氏之學也。乃委己而學焉。於是履祥年已七十，而謙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略】爲學者師四十年，門人殆千餘人。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唯恐後之。部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浙鄉闈，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然雖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丁未熒惑入南斗，向巳而行，災應在吳越。是歲大祲，謙憂之，貌加瘠。或謂曰：「先生豈食不足耶？而貌瘠甚，何也？」答曰：「今公私匱乏，道殣相望，吾食寧獨飽耶？」迨其晚年，身任正學之重，海內多士視其安否，以爲斯道之隆替焉。

《何氏語林》卷三 大德中，熒惑入南斗，許白雲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果大祲，白雲形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白雲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豈能獨飽？」

又卷一九 許白雲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感發子耶？」白雲聞之，惕然自勵，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黃淮《書學箴後》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謙居其一焉。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于同郡金履祥，履祥學于何基，基學于黃榦，榦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厥有原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爲榮幸。

著錄

《元史》卷一八九《許謙傳》 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略】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略】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略】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謙《白雲集》四卷。

《百川書志》卷一二 《白雲許文懿公文集》三卷，金華處士許謙益之著。

又卷一五 《白雲許文懿公集》一卷，金華處士許謙益之撰。

陳相《白雲集原序》 近吾忝第賢科，拜憲職，出巡東廣，偶與方伯江浦張公論事之暇，談及吾婺在昔理學之盛，忽袖出許公《白雲集》寫本四卷見示，且曰欲刻之未能。予得之，昕夕莊誦，殆忘寢食，儼乎身登其門，聆其誨，而嘆親炙之罔及也。因節廩食之餘，助方伯公購梓刻之詳舍，以嘉惠來學。

李伸《許白雲先生文集序》 先生之歿，迄今百有餘年，其所著之書見其傳於世也，余幼時得之於祖妣王氏之家。蓋王氏之先有諱麟者，實受學於先生之門，故其家多存先生之遺書焉。此蓋先生之草稿也，其手澤尚新，惜當時未有能編次以成帙者，故詩文雜亂而無統紀，簡策歷久而頗殘缺。余因而次第之，分爲四卷，繕寫爲集，藏之巾笥，以俟他日託之有力者而板行之。

錢溥《白雲集跋》 予嘗見公《白雲集》一帙，讀之，恨未全也。茲於方伯江浦張公所又得一帙讀之，末則附錄示門人王君麟《學箴》一篇。

張瑄《許白雲先生文集題後》 二十六年前，余從今國學李先生遊，得《許白雲先生文集》一帙，愛之不啻拱璧，惜謄寫不佳。後官比部，命胥史沈純者錄出欲刊行之，顧力有未逮。

陳綱《許白雲先生文集跋》 右《許文懿公先生詩文》四卷，廼我先大父巡按廣東時刻者。今經五十四年，綱又承乏僉廣東按察司事，因憶少年時嘗讀是書，惜其傳之未廣，故事之餘即詢此板，蓋已湮沒無存矣。既而奉敕兵備嶺西，遂命肇慶府儒學教授王玉輩博訪之。越數月，庠生梁玠蒐得此編，亦多殘闕。復命王玉輩多方考訂，其間仍脫落數葉，竟莫能得。噫嘻，是書匪直，金華得之者少，而廣東得之者亦少，則天下學者不多得可知矣。亟欲節廩重刻，成我先大父之德，以廣其傳。適肇慶知府黃君瑗、同知徐君鍾淮僉曰：「某等亦嘗雅慕是書，求之未得，幸而得之，當各捐俸共成其美。」【略】今復見者亦獨此編，因易其籤曰《白雲存稿》。

胡璉《許白雲先生文集跋》 余爲諸生太學時，嘗購是集市肆中，蓋寫本也，未詳伊誰而善。既失去且三十年，得端州刻本未愜。不再歲，重蝕於蟻，益病焉圖新。南海袁校官吉得石江歐陽督學鋟經餘梓，因不惜謄翻一過，以畀

學者。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許謙《白雲先生集》四卷。

馬日炳《白雲集原序》 文安公之後裔孔時出其家藏手錄之書，得《大學疏義》、《論孟考證》及《文集》五卷，鋟板行世，而猶以未睹許文懿公之書爲歉。因竭力搜羅，幸獲《文集》四卷，質諸何、王、金氏之言，文異而道同，皆所以接紫陽之踵，演洙泗之脈，如百谷之朝宗於海，所謂滴滴歸源者也。因以兩先生之書，彙成一集，以副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白雲集》四卷，【略】元許謙撰。【略】至於《南城晚望詩》乃五言長律八韵，而誤分爲二首；《放棹行》乃七言古詩，而誤以爲律體。《故朝散大夫婺州路總管治中致仕朱公壙誌》末稱孤子某等泣血謹識，全篇皆子爲父作之詞，乃他人之文，誤爲收入。《題趙昌甫詩卷》實七言絕句一首，題下「昌甫以辛丑歲」云云即詩之序，乃誤入雜著中。《學箴》一篇既據謙手迹收入集中，即當題曰《補遺》，乃別其明人題跋，題曰《附錄》。考卷末舊跋，是集乃正統丁卯金臺李伸得殘編於其祖妣王氏家，皆謙之草稿，伸始編次成書，非出于謙所自定，故體例踳駁如是也。成化丙戌江浦張瑄初刻于廣東，金華陳相爲之序。又有正德戊寅陳綱重刻跋，稱脫去數頁，竟不可得，又稱改其名曰《白雲存稿》。此本從商邱宋犖家轉寫，乃題曰《許白雲集》，亦無缺頁。觀卷末題識，蓋此跋從別本錄入，故與書不相應，今亦削之不載云。

韓應陛《清抄本許白雲先生文集跋》 《許白雲集》，余向有一部，咸豐戊午五月，在蘇州元妙觀西書坊見此，知從戈順卿家散出。中有朱筆校改字，蓋出戈手。價極廉，收之。第三卷當係宋賓王書。

宗楙《清初抄本許白雲先生文集跋》 甲戌仲春，宗楙據明成化刻本，校於津沽之頤園。

查慎行《清雍正十年金律刻白雲先生許文懿公全集跋》 《元史·儒學傳》載先生著述甚多，【略】獨不言有詩文。明成化中始刻板，嶺南焦氏《經籍志》所載《許文懿詩》一卷，《白雲集》四卷是也。顧嶺北流傳者絕少。正德年再刻于肇慶，視初刻已有殘缺，題曰《白雲存稿》，而此猶稱《白雲集》，蓋抄書家仍取舊名也。余既手錄之，別爲編目，略加詮次，中有所疑，不敢擅改，則乙其旁行，竢訪善本再訂云。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八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鈔本。元許謙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七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明刊本。元許謙撰。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許白雲先生集》四卷，舊鈔本。元許謙撰。【略】此書舊鈔，卷一詩，卷二賦、序、記、行述，卷三啓文、書，卷四論說、雜著，詞附錄，僞印不錄。

又 不分卷一冊，明鈔本。此本單錄白雲先生文、書、傳、啓文、論說、雜著，詞附錄。鈔本尚佳。增《代人上書》，補《儒吏》一篇，《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一篇，《代副使趙公祭扎忽得平章文》、《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文》、《祭朱治中文》三篇，《學箴》後增黃淮跋，又天順六年錢溥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澹生堂鈔本，振綺堂藏書。金臺李伸編集。 又：《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精鈔本，劉疏雨藏書。元許謙撰。卷一四言古詩、五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古詩、七言律詩、七言絕句，卷二賦、序、記、行狀，卷三啓文、書，卷四論說、雜著、詞。前載《元史》行實，後附錄《學箴》。

鄧廷述《明刻白雲集跋》 此集乃正德十三年刊本，傳世尤希。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白雲集》四卷，元處士謚文懿金華許謙益之著。正統丁卯金臺李伸序，稱集傳于先生之門人王麟，乃當時屬稿之筆，至伸始爲編次成帙，成化二年刊于廣東。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明刊本。元許謙撰，金臺李伸編集。正統間刻本，有李伸序，張瑄跋。後附錄《學箴》一篇，舊爲先生手書。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白雲集》四卷，元許謙撰。 成化丙戌張瑄刊。 正德戊寅陳綱刊。 補：《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元許謙撰。附錄一卷。明成化二年張瑄廣東刊本。 補：《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元許謙撰。明正德十三年陳綱刊本。 清初寫本。 清寫本。 補：《白雲許先生文集》四卷，元許謙撰。 清金壇文瑞樓精寫本。

又 補：《白雲先生許文懿公(傳)(文)集》四卷，元許謙撰。清雍正十年金華金氏刊《率祖樓叢書》本。

又 補：《白雲集》四卷、首一卷，元許謙撰。清同治間胡鳳丹輯刻《金華叢書》本，從雍正十年金氏刊《率祖樓叢書》本出。

《**中國善本書提要**》《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二冊（北圖）。鈔本（八行十六字），元許謙撰。【略】與《四庫》本同出一源。是集又有《金華叢書》本，乃就雍正間刻本翻刻，已爲改正。且其編次先文後詩，正與此本相反，當由雍正間重刻時重爲編次故也。《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正統刻本，編次正與此本相同，是此本及商邱宋氏本並從正統本出，《晚望》一詩，非宋氏傳鈔有誤，即朱氏重鈔時致誤者也。　又：《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四冊（國會）。明正德間刻本（十行二十字），元許謙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元許謙撰。附錄一卷，明成化二年陳相刻本，二冊。　又：明正德十三年陳綱刻本。鄧邦述跋。四冊。　又：《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補遺》一卷，元許謙撰。附錄一卷。清抄本。戈襄、韓應陛跋。二冊。　又：《白雲先生許文懿公文集》四卷，元許謙撰。附錄一卷，清雍正十年金律刻本，查愼行校并跋。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二冊。元許謙撰。舊鈔本。　又：《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二冊。元許謙撰。烏絲闌舊鈔本，北平。　又：《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二冊。元許謙撰。烏絲闌舊鈔本。　又：《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附錄一卷，二冊。元許謙撰。清建寧何氏深柳讀書堂鈔本，清丁丙手書題記。　又：《白雲集》四卷，附錄一卷，五冊。元許謙撰。鈔本。　又：《許白雲先生集》不分卷，二冊。元許謙撰。鈔本。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許文懿古詩》一部一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文懿古詩》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許文懿古詩》一卷。

藝　文

楊基《贈許白雲》　白雲老翁樂且貧，眼如紫電炯有神。麻衣紙扇跋兩屐，頭帶一幅東坡巾。清晨扣戶走過我，謂我舊是諸侯賓。入門長揖肆雄辯，動引四代卑先秦。初疑傲睨意骯髒，稍久漸覺情眞淳。從茲興至每一到，不問風雨并昏晨。矯如野鹿不受縶，去不可挽送乃嗔。我來杜曲少朋舊，一境二姓唯朱陳。租徵稅迫夜繼日，未暇與我談逡巡。荒村不意得此卷，洗我三斗胸中塵。我時信口答所問，怪我出語多驚人。翁年耳順學不倦，片言有益書諸紳。我慚習懶竟成癖，日影照腹腳未伸。起來巾櫛不自理，一飯且飽南湖蓴。諸生幼弱學久廢，數字費我言諄諄。翁來相對輒太息，謂可館閣胡沈淪？人生富貴等泡幻，達何可喜窮何顰？紛紛道路餓死骨，半是臺省公侯身。龐公未爲無所遺，夫婦白首襄陽民。翁聞我語乃大噱，呼我共醉華陽春。正須狎暱到鷗鷺，何必影像圖麒麟。秦淮雨過秋水碧，中有一尺黃金鱗。明朝買魚期再酌，我自掇拾山中薪。

柳貫《許益之訃至慟餘有作》　珠光分後乘，驥足仰前塵。故想身無事，猶如德有鄰。五窮偏害道，二豎不憐貧。斂服深衣去，初何媿古人。　世豈無精鑒，人惟重所從。祗應茅季偉，偏善郭林宗。午館聞升復，宵鄰輟相舂。鄉枌日凋瘁，蠟社哭相逢。

又《祭許益之文》　朱子之學，上窺聖賢心術之微，中啓儒先機籥之秘，稽經諏傳，而道闡於有言；即事觀理，而學本于自治。凡精思密察之功，所以爲眞積實踐之地，雖眞樽於衢，人人得挹滿而沾醉。然尊聞行知，則惟鼇峰獨得其至。蓋一傳而經北山之疏剔濬瀹，義益精而辭益不費，乃年德等差而得之魯齋，其前承後引，是亦建安之翁季，所謂眞實刻苦之訓謨，何嘗判知行而二致？方性言之丕顯，而撝堂船山之猶未瘁，非徒耳受而面承，更益筵講而序疑。茲寒泉一勺之多，下注雙溪，但見其可酌而可厲。以仁巖之達識，而游於二老之間，其傳緒之眞，固的然歸之王氏之世。緬鄉學之重光，山爲輝而川爲媚。奈何聖蘊之宗，遂厭戎馬之氣。兄時弱年，展也立志，士之從師，猶女之從人，必先介而後贄。方登門請事之初，已得其人於進趨旋視之際，曰微是子之粹凝，其何以當任重道遠之寄？會先生起從祠塾之特招，而承顏接辭之素願，因得不踰跬而自遂。人十其功而己則百之，學必至於克類而爲知。晝晝糜以加餐，夜爇薪以照字。披攘典墳，采摘訓傳，務爲高深宏遠，而不墜于習俗之薈翳。苟蹈道之弗頗，亦皇卹乎室之空而躬之悴。於是推其緒餘，以私淑諸人，而戶外之履翩其來萃。善待問如撞鐘，叩有大小，而其鳴聲則隨以異。虛而往，實而歸，無不厭滿其心意。故周旋動作之形，常足以觀端榘正矱之所自。昔者安定之徒，亦惟於此有得，而足以振聳

群睨。然而病寄蓬蒿環堵之居，名在方嶽大臣之議，或飛剡而上公車，或顧廬而勤枉轡，乃魏野之莫回，豈朱雲之可吏？望駒谷之逍遙，祗以興尊德樂道者之一喟。睠金華之古墟，炳哲民之遺懿。當成公嶷立於東，而雲谷有朱，衡麓有張，若養賢之大鼎，聯跗而參跬。彼一時雖號于專門，而究其樂本同出籥章之一吹。頃者艾之淪亡，「變風」作而《雅》廢。庠校至於喪儀，射鄉爲之失位。其言僞而辨者，又不過沾沾尙口之窮，截截褊心之刺。兄於斯時，獨能矯輕警惰，屹鄉社之長城，表斯文之徽幟，以其服之于身者修之。家既興於孝而起於弟，非元方之難爲兄，則吾季方之德之誠或其有二。考大行已若然，何致遠之恐泥。

胡助《挽許益之》 講道宗濂洛，窮居樂孔顏。平生黃卷上，多病白雲間。嗣脈歸東浙，傳衣自北山。丘園終不起，天爵貴疇班。

鄭玉《許益之先生挽詩》 斯文在宇宙，人道得菑畬。流水無今古，閑雲有卷舒。前言端可識，後死竟何如。鄉里多才彥，千金爲購書。 宗朱遍寰海，婺水獨淵源。學悟文辭陋，人知德性尊。丘原今若此，洙泗復誰論。賴有遺風在，能令薄俗敦。

吳師道《祭許徵君益之文》 烏乎！紫陽朱子之傳，其在吾鄉，曰何與王；傳之仁山，以及于公，其道彌光。仁山之門，公晚始到，獨超等夷，遠詣深造。蓋其稟純明誠篤之資，厲堅清端介之操，退若不勝衣，而淵乎其似道。經傳之言，窮析精微，義利之辨，昭燭毫釐。雅正之文，古淡之句，纂言著書，根極理趣。明體適用，才堪佐時，金華勸講，法從論思。風紀之職，成均之師，使得處之，無適不宜。臯司早辟，崇臺列薦，禮幣踵門，繡衣往見。衆人所羨，公視藐焉，匪以爲高，吾病沉綿。烏乎！天既厄公以貧，又纏以病，貧非所憂，病也寔命。杜門不出，學徒四來，隨其淺深，耳受心開。方科目之暫興，競葩藻與掄魁，獨絕口而弗談，務善端之深培。蓋公之學雖不及顯施以爲邦家之用，而猶巋然繫南北之望，足以淑一世之英才。小子托文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鐫，骨肉不足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擬其堅。比居閒而處獨，益共究于遺編。不鄙予以不肖，將叩謁于師傳。前歲之冬，遠役江堧，幸音書之不絕，慰予心之拳拳。每言病以增劇，亦祗謂之常然。疊雨書于一月，乃永訣而終天。慨愚生之無成，昧出處于幾先。誓拂袖以來歸，永相從以周旋。竟一朝而舍我，獨後死而誰憐？斂不憑棺，窆不執引，我寔負公，夫復奚言？惟精神之如生，耿耿相炤，則無間于九泉。緘辭告哀，有淚如川。

又《四月癸卯原父杜徵君自武夷山道蘭江道傳子長來會明日往拜許君益之墓道傳有詩因次其韻》 何言得良會，星聚臨蘭陰。太常儼耆德，隱君澹冲衿。追琢金玉章，諷和鸞鳳吟。柴門閉溟雨，竹樹幽深深。笑言勞契闊，喜我病不斟。張子飛車來，頓忘山水淫。欣然鍾期遇，寶匣開瑤琴。獨嗟白雲老，不見傷我心。束芻拜墓下，衿佩來森森。斯文黯銷落，白日氛翳侵。經德固不回，豈弟神所歆。峨峨武夷峰，鬱鬱金華岑。前修未云邈，千載嗣遺音。

楊載

論述

綜論

任士林《劉師魯侍父之瀏陽序》 自予得楊仲弘，人方翕然從予，後得師魯，而人益信予將托二子以自勖也。

范梈《楊仲弘集原序》 余嘗觀於《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陳子昂輩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音由是丕變，至晚宋又極矣。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盛大之音稱者絕少，於斯際也，方有望於仲弘也，天又不年假之，豈非命耶？蓋仲弘之天稟曠達，氣象宏朗，開口論議，直視千古。每大衆廣席，占紙命辭，傲睨橫放，盡意所止。衆方拘拘，己獨坦坦；衆方紆餘，己獨馳駿馬之長坂而無留行。故當時好之者雖多，而知之者絕少，要一代之傑作也。

黃溍《懷楊仲弘》 離別驚如雨，蹉跎媿後塵。祗今才有數，多爾術能神。玉唾春風濕，烟霄碧樹新。謬慚推吏事，吾敢望平津？

薛漢《送楊仲弘編修》　今代揚雄更絕倫，布衣一出便詞臣。眼空四海譚無底，胸著千年汲愈新。芸暖圖書蓬閣曉，花明劍佩鳳池春。傳聞賈傅初歸國，亦有當年共策人。

蔣易《清江碧嶂集序》　易事先生（杜本）武夷山中，請學爲詩，先生言「今代詩人雄渾有氣，無若浦城楊仲弘；仲弘詩法得於句章任叔植士林，其後叔植之詩乃不及仲弘，可謂青出於藍矣。仲弘嘗言『取材於漢、魏，而音節以唐人爲宗』，此吾詩法也。小子識之。」

《輟耕錄》卷四　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梓，揭即曼碩先生傒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庭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爲然。

《元史》一九〇《楊載傳》　少孤，博涉羣書，爲文有跌宕氣。【略】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爲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爲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於詩（文）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趙子昂規陳伯玉，黃晉卿倣孟浩然，楊仲弘，滕玉霄、薩天錫誦法青蓮。

又　元人力矯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無復深造。虞、楊間法王、岑，而神骨乏。

又　元五言律可摘者，【略】楊仲弘：「落日波濤壯，晴天島嶼孤」；「風塵惟短褐，江漢自扁舟」；「磧迥沙如雪，河窮浪入天」；「山開棲越迹，水泝入吳程。」【略】皆句格閎整，在大曆、元和間，第殊不多得也。

又　楊仲弘：「風雨五更鷄亂叫，關河千里鴈相呼」；「窗間夜雨銷銀燭，城上春雲動彩旗」【略】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又　元人先達者，無如元好問、趙子昂。元，金遺老；趙，宋宗枝也。元體備格卑，趙詞雅調弱，成都諸子，乃一振之。伯生典而實，仲弘整而健，德機刻而峭，曼碩麗而新。至大家逸格，浩蕩沉深之軌，概乎未聞也。

又　楊仲弘：「四面青山擁翠微，樓臺相向闢天扉。夜闌每作遊仙夢，月滿瓊田萬鶴飛。」【略】等作，皆元絕妙境，第高者不過中唐，平者多沿晚宋耳。

又　楊仲弘視虞骨力伉健有加，才具閎通不及。范應奉、揭文安抑又次之。大抵四家古詩歌行伯仲，楊五言律、排律勝，揭七言律勝，范七言絕勝，虞差兼備。至於樂府，俱缺如也。

又　吾鄉黃文憲，爲楊仲弘作墓誌，而絕不道其詩，未易解也。

《歸田詩話》卷下　楊仲弘以《宗陽宮玩月》詩得名，然他作如「風雨五更鷄亂叫，江湖千里雁相呼」；「挾書萬里朝明主，仗劍三年別故鄉」；「窗間夜雨消銀燭，城上春雲壓綵旗」；「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繙經白馬馱。」沉雄典實，先叔祖每稱之。

吳訥《識靜春堂詩集》　楊載字仲弘，建浦城人，後遷于杭。武宗時，以布衣擢翰林國史編修官。延祐中，鎖廳試進士，中乙科，同知浮梁州，轉寧國路推官以歿。史稱其首變晚宋詩體。

李昌祺《讀元楊仲弘詩》　才名卓犖四賢同，進士詩人兩萃公。周鼎殷彝推范古，天機雲錦讓虞工。江湖汗漫遺編在，風雅蕭條大筆空。玉樹瓊枝那可見，閑花野草自青紅。

《元詩選》初集丁集　初，吳興趙魏公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爲文，極推重之，由是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史稱其文章一以氣爲主，而於詩尤有法度。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云。臨江范亨父序其詩曰，【略】又曰：「皇慶初，仲弘與余偕爲史官，每同舍下直，【略】刻苦澹泊，寒暑不易者，惟余一二人耳。」虞文靖公與仲弘同在京師，每載酒詣仲弘，問作詩之法焉。仲弘酒既酣，盡爲傾倒。他日，見文靖詩，嘆曰：「此非伯生不能作也。」仲弘與虞、范齊名，其相與切磋如此。嘗謂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又言用功二十餘年，始能會諸法而得其一二。故當時之論詩法者，以仲弘稱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楊仲弘集》八卷，【略】元代詩人，世推虞、楊、范、揭，史稱其文章一以氣爲主，而于詩尤有法度，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云云。蓋宋代詩派凡數變，西崑傷于雕琢，一變而爲元祐之樸雅；元祐傷于平易，一變而爲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後，江西宗派盛極而衰，江湖諸人欲變之而力不勝，于是仄徑旁行，相率而爲瑣屑寒陋，宋詩于是掃地矣。

載生于詩道弊壞之後，窮極而變，乃復其始。風規雅贍，雍雍有元祐之遺音，史之所稱，固非溢美。故清思不及范梈，秀韻不及揭傒斯，權奇飛動尤不及虞集，而四家并稱，終無怍色，蓋以此也。【略】瞿宗吉《歸田詩話》曰，【略】則載于是事，亦以苦吟得之者矣。陶宗儀《輟耕錄》曰：「虞伯生先生、楊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爲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云云。竟謂載詩在虞集上，則非其實也。

《石洲詩話》卷五 楊仲弘詩，骨力既孱，格調復平，設色賦韻，亦未能免俗。不解何以與虞齊名。

又 仲弘格力，尚在袁伯長、馬伯庸之下。乃鐵崖《西湖竹枝序》云：「我朝詞人能變宋季之陋者，稱仲弘爲首，而范、虞次之。」此眞不可解也。

又 仲弘覺有盛氣，故有「百戰健兒」之稱；德機純就格調，故有「唐臨晉帖」之目。然而德機之格調，亦自不能堅實，與仲弘之盛氣等耳。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十六首》九 詩名豈是尋常得，跋扈飛揚未易才。西蜀伯生高月旦，須教百戰健兒來。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二五 長坂飛騰駿馬行，健兒百戰氣縱橫。同時句法傳文靖，望月宗陽第一聲。

袁翼《論元詩》一六 前輩還推楊建之，伯生造室共論詩。神寒骨重餐霞子，豈是沙場百戰兒？

《四溟詩話》卷二 楊仲弘律詩三十四格，謂自杜甫門人吳成鄒遂傳其法。然窘於法度，殆非正宗。

又 詩以一句爲主，落於某韻，意隨字生，豈必先立意哉。楊仲弘所謂「得句，意在其中」是也。

《養一齋詩話》卷三 楊仲弘論七言絕句，以第三句爲主，而第四句發之。沈確士謂「盛唐人多與此合」，此皆臆說也。絕句四語耳，自當一氣直下，兜裹完密。三句爲主，四句發之，豈首二句便成無用邪？此徒愛晚唐小巧議論，止在末二句動人，而於盛唐大家元氣渾淪之作，未曾究心，始有此等曲說。

《元史新編》卷四七 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爲文，極推重之，由是有名。其文跌宕有奇氣，詩宗漢、魏、盛唐，一洗宋季之陋，虞集詩自負爲「漢庭老吏」，而稱載詩如「百戰健兒」云。

《元詩紀事》卷一三引《睽車志》 楊仲弘以下，詩文多殺機鬼氣。

《蒙兀兒史記》卷一二〇 其文一以氣爲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詩尤有法。在史館日，與范梈尤相得，虞集每攜酒從之，問作詩之法。

《新元史》卷二三七 載博涉群書，爲文以氣爲之。黃溍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載亦謂溍曰：「子之文氣有未充也，然已密矣。」溍歎服。尤工詩，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漢魏，而格律則以唐爲宗。」自載出，始洗宋季詩人之陋。載與虞集友善，每言集不能作詩，一日，集載酒問詩法於載，酒酣，盡爲集言之。後集作詩《送袁桷扈駕上都》，介他人質於載，載曰：「此詩非伯生不能作也。」或問：「君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載曰：「伯生學問高，予以詩法授之，餘莫能及也。」故元一代之詩稱「虞楊范揭」云。

分論

《祖浩然求母事序》 柳貫《題楊仲弘序祖浩然求母事》：蘇文忠公同時，有朱壽昌，嘗爲郎，已乃棄其官行，求母四方，後竟得之同州。文忠實爲賦詩，且識其刺血寫經禮佛懺悔數事，至今壽昌賴之以傳。然談者或諉諸福報，而不知母子天性，固求無不獲也。吾友仲弘甫序祖生，謂大似壽昌，亦知言矣乎！予則以爲，生母子相失兵間垂三十年，當是時，寇孽作，連旁近縣，鐃鼓所經，族驅群撩，是豈一姓？其能免死刀鑕，脫身囚隸，復爲民妻，已甚幸矣。顧甌閩崖嶠半萬里，黃口稚兒亦何覬其有立，而卒致我以歸也哉。然則生母子所遇之時，與生所以求之之意，視壽昌益艱險矣。雖微寫經懺悔，而積誠之至，天弗違之，況同性乎？福報之來，庸詎止是而已？

《寄劉師魯詩》 《歷代詩話》卷六七：或問作詩下手處，先生曰：作詩成法，有「起承轉合」四字。以絕句言之，第一句是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轉，第四句是合。律詩則第一聯是起，第二聯是承，第三聯是轉，第四聯是合。或一題而作兩詩，則兩詩通爲起承轉合。【略】又如楊仲弘先生《寄友詩》云，【略】此以興爲承、賦爲轉者也。

《送薛玄卿》 《歷代詩發》卷三二：語語精到。

《送淳安徐教諭之任》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首四句）脫口而

出，穆然古音。仲弘言「詩當取材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然律詩固宜宗唐，若古詩，音節亦須從漢魏出，不但宜取材而已。

《**題文丞相畫梅堂**》《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可知平昔心，慷慨非一時）十字括多少議論。

《**送屠存博**》《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元人律句，不患不華贍，正患太濃，不患不精致，正患太工。仲弘曠朗宏達，獨不作小家數。

《**宗陽宮望月分韻得聲字**》《西湖游覽志》卷一七：宗陽宮，本宋德壽宮後圃也，【略】咸淳四年，以後圃築道宮，曰「宗陽」。【略】元初燬，延祐間，眞人杜道堅重建，【略】內有老君臺，得月樓。杜道堅號南谷，當塗人，風度清雅，嘗以中秋集儒彥，登老君臺玩月，分韻賦詩，楊仲弘爲絕倡。《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六句）高華宏亮，即在唐音中，亦是高調。昔人稱仲弘詩，亦以此作爲第一。

《**到京師**》《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可擬「天街小雨」之什。

《**大明早朝**》《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楊仲弘《宗陽玩月》、《大明早朝》，【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陽明洞**》《詩藪》外編卷六：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倣飛卿、長吉。蘇、黃體制，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略】楊仲弘《陽明洞》，【略】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

《**紀夢**》《歸田詩話》卷中：「蒼龍觀闕東風裡，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此宋龐右甫《過汴京》詩也，甚感慨有味。楊仲弘作《紀夢》詩，乃全用其一聯，何也？

《**古牆行**》、《**梅梁歌**》《歸田詩話》卷下：長篇如《古牆行》、《梅梁歌》，亦皆爲時所推許。夫人瞿氏，予祖姑也，嘗以仲弘親筆草稿數紙授予，字畫端謹，而前後點竄幾盡，蓋不苟作如是。

《**贈方韶父處士**》《方韶卿遺稿》卷一二張燧評：乘機挫銳，往必摧鋒。

《**贈胡石塘詩**》《歷代詩話》卷六六：吳旦生曰：婺州三胡先生：長誠仲、次穆仲、次汲仲，而石塘乃汲仲號也。清介孤高。仲弘一詩，字字爲其實錄。

《**送范德機詩**》《歷代詩話》卷六六：（往歲從君直禁林，相於道義最情深）吳旦生曰：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搖頭。」唐太宗詩：「此時歡不及，調軫坐相於。」杜子美詩：「良友幸相於。」元稹詩：「未面西川張校書，書來稠疊頗相於。」劉得仁詩：「便欲去隨爲弟子，片雲孤鶴肯相於？」按：「相於」即綢繆也。德機有云：「浦君高價本璠璵，多幸蒹葭得所於。」亦此義。

傳記

黃溍《楊仲弘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溍往哭焉，其友婿蔣堂代致八歲孤選之言曰：「先人之葬，非先生莫宜爲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生哀而許之。」溍不敢不諾也。初，溍與仲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楊氏，其先建州浦城人。【略】仲弘少孤，事母季氏盡孝而有禮。年幾四十不仕，田理問用之得其文，薦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遠強之至京師，俄以母喪去。賈戶部國英數言其材能于朝，遂以布衣召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書成，褒賜甚厚。居亡何，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於是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詔，登延祐二年進士乙科，用有官恩例視第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知）浮梁州事。秩滿，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泰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塘縣某鄉某原。【略】仲弘平居性和易，然於論議臧否，未嘗有所假借。其游從皆當世偉人，吳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爲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於書無所不讀，而其文壹以氣爲主，毫端亹亹，縱橫鉅細，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飄，一瞬千里，至於畸岸之縈折，舷欹柁側，亦未始有所留礙也。凡所譔著，未及詮次之以行，而人多傳誦之。溍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溍曰：「子之文，氣有未充也，然已密矣！」溍每歎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槩，以慰吾亡友於地下云爾。銘曰：嗚呼仲弘，而止於斯。孰昌其氣，之死不衰。優優其辭，

不屈不枝。有寧一宮，文冢在茲。過者必式，考予銘詩。

《元史》卷一九〇《楊戴傳》（存目）

《閩書》卷一三四（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五（存目）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八（存目）

《元詩紀事》卷一三（存目）

紀事

范梈《楊仲弘集原序》 大德間，余始得浦城楊君仲弘詩讀之，恨不識其爲人。及至京師，與余定交，商論雅道，則未嘗不與抵掌而說也。皇慶初，仲弘與余同爲史官，會時有纂述事，每同舍。下直已，而猶相與回翔留署，或至見月，月盡繼燭相語。刻苦澹泊，寒暑不易者，唯余一二人耳。故其後余以御史府用筦南憲架閣適海上，仲弘復登乙卯進士第，爲浮梁別駕。余遷江西，仲弘亦改宣城理官，相違十數年，相距數千里。迹雖如是，而心固猶數晨夕也，而仲弘竟未任宣城以卒。

《繪事備考》卷七 華嶽工畫山水，楊載賦詩贈之，有「華嶽能詩世有名，偶畫丹青亦疏放」之句。

著錄

范梈《楊仲弘集原序》 仲弘有子尙幼，其殘稿流落，未有能爲輯次者。友人杜君伯原自武夷命僕曰：「將就其平生所得詩，刻諸山中。」此誠知仲弘者。而杜君猥謂馨仲弘海內之交，相好又莫余若也，俾爲序之。用掇其梗槩著于篇端。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楊仲弘詩》一部一冊，闕。 又：《楊仲弘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載《仲弘集》四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楊浦城詩集》四卷，楊載。

《萬卷堂書目》卷四 《楊仲弘集》四卷，楊載。

《秘閣書目・文集》 《楊仲弘詩》一冊。

《毘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楊仲弘詩》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楊仲弘集》四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楊仲弘詩集》。 又：元楊仲弘《詩源攝要》。

《脈望館書目》 《楊仲弘集》四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楊仲弘詩集》。

《汲古閣校刻書目》 《楊仲弘集》八卷，一百四十三葉。

《趙定宇書目》 《楊仲弘集》四本。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楊載《仲弘詩集》八卷，又《集古詩》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楊仲弘集》八卷，【略】元楊載撰。【略】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楊載《仲弘集》四卷，此本八卷，不知何人所分。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楊仲弘詩集》八卷，又《集古詩》二卷。 又：楊載《詩法家數》一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楊仲弘詩集》八卷。余昔藏元板《仲弘詩集》，後歸之季氏。此從刻本影抄。元詩「虞楊范揭」爲四大家。今予所藏皆善本，殊足喜耳。

王聞遠《清王氏孝慈堂抄本翰林楊仲弘詩八卷跋》 此集假婁東友宋蔚如善本影寫者。比時已校一過，用粉塗改，茲復得佳本再勘，用朱筆改卅二字。中有不抹去而兩存者，蓋愼愼也。此或可稱善本矣。

《補遼金元藝文志》 楊載《仲弘詩集》八卷，又《集古詩》二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九 《翰林楊仲弘詩集》八卷，舊抄本，元楊載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〇 《翰林楊仲弘詩集》八卷，舊抄本，顧嗣立舊藏。元楊載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翰林楊仲弘詩》八卷，明嘉靖刊本。【略】集有致和元年臨江范梈序，云：「仲弘有子尙幼，其殘稿流落，未有能爲輯次者。友人杜君伯原就其平生所得詩，刻諸山中，俾爲序之。」至大二年重陽，裴庾季昌又有序。此本爲嘉靖丙申梅南翁原匯重刻，並序於首。按：范、裴序均不詳卷數，焦氏《國史經籍志》著爲四卷，而錢遵王《敏求記》載《楊仲弘詩集》

八卷，云：「余昔藏元版《仲弘詩集》，後歸之季氏，此從刻本影鈔，似元槧本，八卷。」焦氏所見，乃後人併卷者耳。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翰林楊仲弘詩》八卷，舊鈔本。元楊載撰。前有致和元年范梈序，後有嘉靖丙申翁原彙刊書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翰林楊仲弘詩》八卷，舊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楊仲弘集》八卷，元楊載撰。明刊本。

《浦城遺書》本。　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路有鈔本。　繆藝風藏明嘉靖丙申博文堂刊本，題《翰林楊仲弘詩》八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楊仲弘集》八卷，元楊載撰。明刊本。　汲古閣本。《浦城遺書》本。　補：《楊仲弘詩集》八卷，元楊載撰。元刊本，【略】爲軟體字，寫刻。前致和元年范梈序，亦以手書上版。【略】爲絳雲樓劫餘之書。存卷一至卷四。余藏。　補：《翰林楊仲弘詩》八卷，元楊載撰。明嘉靖十五年遼藩朱寵瀼刊本，【略】前嘉靖十五年梅南翁序，次至大二年裴庾季昌序，次致和元年范梈序。　補：《楊仲弘詩》八卷，元楊載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刊《元詩四大家》本。　補：《楊仲弘集》八卷，元楊載撰。清嘉慶十五年祝昌泰留香室刊《浦城遺書》本，【略】余藏。余據元刊本校卷一至四。

《木樨軒藏書題記》　《楊仲弘詩》八卷，元楊載撰，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癸丑冬至前五日，假傅沅叔新得元刻殘本校改字如右。元本僅存前四卷，字仿松雪體行楷書，佳處固多，然亦間有譌字，似是元時坊間重刊之本。

《木樨軒藏書錄》　《楊仲弘詩集》八卷，〔元楊載撰〕，校元本。【略】汲古閣刊本。盛鐸假傅沅叔藏元刊殘本校前四卷。元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翰林楊仲弘詩》八卷，元楊載撰。明嘉靖十五年遼藩朱寵瀼刻本。二冊。　又：四冊。　又《楊仲弘集》八卷，清嘉慶十五年祝昌泰留香室刻《浦城遺書》本，傅增湘校并跋。一冊。

藝　文

朱晞顏《簡楊仲弘院長歸思》　慷慨樽前撫劍歌，自憐俠氣半消磨。不惟游子青衫薄，無奈高堂白髮多。東閣梅寒清入思，南湖雨暖綠生波。一春折盡刀頭夢，欲向玄眞覓釣蓑。

朱德潤《陪楊仲弘先生觀董羽畫江叟吹笛天龍夜降》　黑雲冥冥江叟出，暮泊孤舟夜吹笛。怪雨盲風動地來，奔濤只欲沉江國。一聲吹罷關河黑，亂石隨波山樹側。雲端夭矯見雙龍，水氣高寒星漸沒。聞聲解意似相感，一曲未終人聽寂。吾聞應乾龍在天，潛鱗或躍藏深淵。仙翁幻術偶驚世，粉圖蕭瑟能相傳。請君急緘卷還客，叟似欲言龍欲逸。淮南赤日土欲焦，祈汝飛騰作甘澤。

程端禮

論　述

《宋元學案》卷八六　先生受學于史靜清，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其弟端學剛明，動有師法，學者咸嚴憚之。人以比河南兩程氏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畏齋集》六卷，【略】其學以朱子爲宗，故作《孫叔會詩集序》云：「詩至七言而衰，律而壞，詞而絕，自朱子出，而古詩遺意復見。蓋朱子之學不在乎詩，故其作有自然之妙，諷詠勸懲之實。」又《送牟景陽序》云：「蜀文再變於魏了翁，了翁學程、朱學，故未嘗有意爲文人之文，而文自妙。」其全集宗旨不出於是。夫朱子爲講學之宗，誠無異議；至於文章一道，則源流正變，其說甚長。必以晦菴一集律天下萬世，而詩如李、杜，文如韓、歐，均斥之以衰且壞，此一家之私言，非千古之通論也。然端禮所作，尚皆明白淳實，不骫於正；而其持論，亦足以矯淫哇艷冶之弊，於文章尚不爲無功。故糾其膠固之失，而仍哀輯其佚篇，備一格焉。

傳記

黃溍《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略】初用舉者爲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楚鼇受業焉。楚鼇後出入臺閣，卒爲時之名人。繼王君爲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爲買書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迹多爲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畀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幣牢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仞牆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於部使者，命毀其室，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略】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踵門禮請先生爲學者師，帥閫及旁郡廣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廩，以助仕族儒家婚喪之不給，自先生爲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魁士，相繼凋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拏舟游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於中流。酒半酣，指所卜葬地曰：「若豈知我之歸於斯不久也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眞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尙懋之哉。」諸生爲之黯然，各奉觴爲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方別，相與論宋季事，娓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痰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卻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而頭微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日甲子葬陽堂鄉之陶奧。【略】蓋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辭章爲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於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則晏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於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於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於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爲無功於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於小陽先生，其仕於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脗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生以爲「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末可槩見也。先生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尤嚴憚之，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於郡縣學，使以爲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先生葬後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樂良奉宣文閣授經郎危素之狀來謁銘。某幸嘗辱交於先生，徵於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政厖俗裂，師異指殊。眞儒有作，乃發其節。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於位，厥施未豐。惟其教施，垂於無窮。門人謁辭，論撰遺德。畀於方來，求有矜式。

紀事

《元史》卷一九〇《韓性傳》附 當〔韓〕性時，慶元有程端禮、端學兄弟者。端禮，字敬叔，幼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遵尙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達〕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

《畏齋集》卷首《鄞縣志》 程端禮，字敬叔（《元史》韓性附傳），號畏齋（《宋元學案》）。先世自鄱陽徙家於鄞（案歐陽玄撰《程端學墓志》遷鄞之孫仕唐爲文林郎、衛率府參軍，杜工部有詩《送程率府歸四明》是也）。【略】端禮幼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尙陸九淵氏之學，而朱子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遊，以傳朱氏明體達用之指（《元史》，案黃溍《進學工程跋》，敬叔之傳，本於考亭門人晏氏，蓋史景正師陽臣，臣師晏淵，淵師朱子也）。初用舉者爲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教諭。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起宗率僚吏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子楚鼇受學，楚鼇後出入臺閣，爲時名人。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復歷信之稼軒、

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稼軒前賢遺迹多爲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畀院額，臺府令有司選辟端禮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幣牢醴，禮遇甚至。累考授鉛山州教諭，新其廟學，豪家築屋侵入仞牆，久莫能正，白於部使者，命毀其屋，乃懼，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鵝湖書院旁有道觀，端禮偶至其處，有驢跑地，驅去復來，默卜而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群賢像，因爲作群賢堂。秩滿，以將仕郎、台州路教授致仕歸。後郡守王元恭踵門禮請，爲學者師（案：李好文《鄉飲酒禮記》：至正二年正月王元恭守郡，行鄉飲酒禮，屬端禮與葉恆、鄭覺民等攷訂肄業，悉依朱子爲定，行於郡庠，觀者莫不興起），帥閫及旁郡講行鄉飲酒禮，皆俟端禮討論而後定（案：李好文《鄉飲酒禮記》：至正三年，泰不華守紹興，以書幣延致程君端禮，仿而行之）。郡故有史浩所置義廩，以助仕族儒流婚喪之不給，自端禮爲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嘗謂門弟子曰：「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眞知實踐，則在乎人。」至正五年六月病劇，進藥卻之，目已瞑，頭微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年七十五。（《墓志》）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程端禮《畏齋集》一部二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程端禮《畏齋集》十卷。

《菉竹堂書目》卷三　程端禮《畏齋集》二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程端禮《畏齋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畏齋集》六卷，【略】元程端禮撰。【略】其詩文名《畏齋集》。見于黃溍所作《墓誌》，而不著卷數，諸家書目亦多不載，故世久無傳。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尚得詩文百餘篇。謹依類編次，釐爲六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程端禮《畏齋集》十卷，今六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七　《畏齋集》六卷，文瀾閣傳抄本。元程端禮撰。

《補遼金元藝文志》　程端禮《畏齋集》十卷，今六卷。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畏齋集》六卷，元程端禮撰。抄本。補：清四庫館寫本，【略】樊增祥先生藏。民國二十一年張壽鏞輯刻《四明叢書》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畏齋集》六卷，元程端禮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一冊。

藝文

戴表元《送程敬叔教諭赴建平》　爾之王父東諸侯，朱門行馬高修修。嚴君家學又繼美，年少鄉書推上游。我生苦晚百無益，猶及步趨陳太丘。飄零不死見三世，爾復預此能言流。風神清羸談炙轂，生理蕭條書汗牛。今年別我忽遠役，天馬放靶難停留。問渠何官縣博士，橫山之西江東陬。此邦固是吳楚會，風淳土樸衣冠稠。亦聞巖谷多古迹，最喜道途稀使騶。公堂講罷看山坐，香鼎茶鐺相勸酬。熱官千騎豈不好，白日公庭愁督郵。飲水茹藥善自愛，歲晚相期釣滄州。

程端學《九日喜敬叔兄自建平歸》　去年今日醉黃花，君在郎川我在家。今日兩人逢濁酒，我當擊鋏君當歌。門聞秋老丹楓落，天遠雲輕白雁斜。堂上雙親越強健，共君不樂復如何。秋風已放荒籬菊，霜月初寒昨夜砧。人事蕭條堪獨笑，天時荏苒故相侵。也知馮子餘長鋏，尚愛楊生賤十金。晝掩柴門對風雨，一尊聊復得吾心。

張仲深《哀故友程敬叔》　甬東百家邑，人物萃精英。近者翔三鳳（鄞薛景春、史駒甫、程時叔三先生同膺鄉薦，時人號爲「江東三鳳」，教授花桂發請劄云：「河東之三鳳重鳴，洛下之二程再出。」），于今數二程。（敬叔、時叔兄弟齊名，人稱爲「後二程」）讀書時有法（著《讀書紀年工程》刻行于世），講貫且能評。自謂才名重，毋令出處輕。德尊群老列，坐有五經橫。往復皆耆舊，藏修盡老成。省臺交剡薦，郡國倚文衡。理性程明道，文章馬長卿。鯫生慚後進，熏炙藉先聲。心地茅長塞，牛山木自榮。趨陪鄉飲席，侍立夜窗檠。晤語傳深秘，淵源罄發明。坐看年甲改，竚覽歲華傾。政喜書三考，俄聞夢兩楹。昔年堅苦操，今日典刑名。教授生前爵，郎官死後旌。禮存群弟習，樂有一夔鳴。存沒俱無憾，修魂慰九京。

張埜

論述

李長翁《古山樂府序》 往年僕游京師，古山張公一見招置館下，燈窗雪案，披誦公所著樂章，滿然如秋空之不雲，燁然如春華之照谷，凄然如猿啼玉澗，昂然如鶴唳青霄，砉然如庖丁鼓刀，翩然如公孫舞劍。千變萬態，意高語妙，眞可與蘇、辛諸公齊驅并駕。然其詞林根柢實得之于西巖先生之嫡傳，集五彩色絲，成一家機軸。持此黼黻皇猷，彌縫袞綉，豈但游戲翰墨而已哉。僕不敢私秘，敬鋟諸梓，庶使同志獲窺公之一斑云。

《清平樂》(日長亭館) 《蕙風詞話》卷三：張埜夫《古山樂府·清平樂·春寒》云："韶光已近春分，小桃猶揹霜痕。"「揹」猶言不放也。與「餘寒猶勒一分花」之「勒」略同。「揹」字入詞僅見。

《滿江紅》(楓落衝漳)、《水龍吟》(翠微曾共登臨) 《蕙風詞話》卷三：古山《滿江紅》云："七椀波濤翻白雪，一枰冰雹消長日。"《水龍吟》云："茶甌雪捲，紋楸雹響，醉魂初醒。"以冰雹形容棋聲之清脆，頗得其似。

《水龍吟》(重陽何處登臨) 《詞綜偶評·元詞》：《水龍吟》，張埜「不一尊瓊露」，「不」字用得稍硬。

《水龍吟》(落花天氣初晴) 《詞綜偶評·元詞》：《水龍吟》，張埜「飄飄冉冉」三句，虛，「雪繭新抽」六句，實。

《太常引》(巍然勳業歷臺司)、《水龍吟》(中原幾許奇才) 《蕙風詞話》卷三："壽詞難得佳句，尤易入俗。古山《太常引·壽高丞相自上都分省回》云：「報國與憂時。怎瞞得、星星鬢絲。」《水龍吟·爲何相壽》云：「要年年霖雨，變爲醇酎，共蒼生醉。」此等句，渾雅而近樸厚，雖壽詞亦可存。

傳記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字野夫，邯鄲人。

《元詩選》癸集乙集 (存目)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埜《古山樂府》二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張埜《古山樂府》二卷。

《詞徵》卷四 《自五代至明之詞集》：《古山樂府》一卷，元張埜撰。舊抄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 張埜《古山樂府》二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元明三十三家詞》：《古山樂府》二卷，元張埜撰。

范梈

論述

綜論

袁桷《送范德機序》 四方士游京師，則必囊筆楮、飾賦詠，以偵候于王公之門。當不當，良不論也。審焉以求售，若乘必駿，食必稻，足趼而腹果，介

然莫有所遭。夫爭藝以自進，宜有不擇焉者，心誠知之，孰慙其非？故幸得之，則歸于能；其不得之，則歸于人。惕然而自治，吾未之見也。臨江范德機游于茲三年矣，語焉簡然，行焉恂然，嗇其菁華，韜焉以深，視世之言文辭、位貴重者，靳靳不自表。夫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范君誠審焉，抑不可知；使不可知，則凡辱與游者，責莫能以辭也。君所爲詩文幽絜而靜深，怨與不怨，皆存乎天，慨然南歸，善治其學，彌謹所徇，使果擇士耶？無以易矣。譬之璞焉，蓄極而光，遇寧有不遂者乎！惜其行，解以俟之。

又《讀范德機東坊稿》 范子東坊居，深巷蔽樛木。架上一帙書，牆東數叢菊。明月照西山，清夜勤盥沐。學爲孤鳳吟，非絲亦非竹。陰陽合萬籟，逸響振林谷。水花不受唾，天衣那有觸！玉署青裳杖，三嗅羞獨宿。滄洲有眞趣，從此謝榮辱。

虞集《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兄，寒岩古栢兩同清。東都高節鴻毛遠，南海眞仙鶴骨成。遺稿飄零存梗概，孤兒瘦弱賴高情。若無塵外知心友，千古誰聞出世名。

又《己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鬢如絲，所謂伊人獨系思。千載清風東漢士，百年高興盛唐詩。離離宿草秋雲斷，采采黃花夕露滋。山水含暉無盡意，他生何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擅揮毫，海上馳驅嘆二毛。太傅竟無宣室召，拾遺空署華州曹。孤兒衣食交游古，百世文章墓石高。車過不留應腹痛，寒泉秋菊賦《離騷》。

又《賦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游盡，投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處，華星孤月海波清。

又《題范德機墨蹟後》 凡骨蛻餘清似雪，高情起處一絲輕。玉堂只在人間世，回首蕭閒愧後生。

又《雲林集序》 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

又《傅與礪使還新稿序》 大德中，文章輩出，赫然鳴其治平，集所與游者亦衆，而貧寒相望。發明斯事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略】而德機之高古神妙，諸君子未有不許之者也。

吳師道《題危太樸所藏諸卷・范德機墨蹟》 昔人稱道所美，于其人則曰風塵物表，于其文則曰不食烟火語，于其字畫則曰蕭然有林下風。今觀范君德機詞翰而想其人，眞足以當之矣。

傅與礪《跋李以聲所藏范先生墨蹟》 范先生人品重一時，而文章之高古神妙，名公作者莫不服之，稱其必傳後且不朽。其書亦清勁有韻，神氣清朗，無毫髮倦惰苟且之態，類其爲人。

揭傒斯《傅與礪詩集序》 自至元建極，大德承化，天下文士，乘興運，迪往哲，稍知復古。至于詩去故常、絕模擬，高風遠韻，純而不雜，朔南所共推而無異論者，蓋得江西范德機焉。

又《范先生詩序》 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弘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唐臨晉帖」，以予爲「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庭老吏」也。【略】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爲「唐臨晉帖」，終未逼眞，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捲雨，而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崚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群，四顧無人，一碧萬里。」差可彷彿耳。晚尤工篆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讓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略】嗚呼，若德機者，可謂千載士矣。

柳貫《聞臨江范德機以母喪哀毀而卒》 才名朝士右，行義古人中。正想招旌起，何嗟掩袂窮。山川還寂寞，臺閣謾穹崇。此世丹青筆，吾今屬望空。服斬誰非子，摧形不有身。使能穿壙入，果勝闕泉親。突兀留文冢，凄涼卷釣緡。夜臺開幕府，還借筆如神。 逝矣音容逝，凄其翰墨存。徒聞春罷相，安用哭招魂。世已無耆哲，吾猶忝弟昆。生芻雖易具，終愧玉人溫。

又《送太樸往臨江謁德機應奉因而代簡》 夫子高居百丈山，四方學者望承顏。今君獨往初聞道，替我連栖屢扣關。白璧成雙開繅籍，黃金論鎰鑄刀鐶。端來定價咸陽市，不換龍文與虎斑。

王禮《陳子泰詩稿序》 江西自德機范先生用太白風格，一變舊習，流動開闔，舂容條暢，音響節奏，咸赴以合，類皆和平之音。于是學者翕然從之，遂無復濤怒電蹴、鰲掀鯨吼、鑱空擢壁、崢冰擲戟之態，然求其一聯一句之間，涵滃洇水，有無窮之思，得至足之味，使人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眇見焉。

張雨《題范德機編修東坊稿後》 一編上有東坊字，慚愧詩中見大巫。直想瘦生如飯顆，竟從癢處得麻姑。咸池水淺孤黃鵠，空谷天寒病白駒。擬共風流接尊酒，秪愁塵土沒雙凫。

《元史》卷一八一　椁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略】所著詩文多傳於世。椁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爲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子擬之。

《書史會要》卷七　博學善屬文，於詩尤長。古隸清勁有法。

《輟耕錄》卷四　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椁，揭即曼碩先生傒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庭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爲然。

劉嵩《讀范太史詩賦長歌一首以識感慕之私》　麒麟鳳凰不世出，我思美人寧有終。飄然一去不可挽，徒令四海歌清風。慷慨范夫子，行高身益窮。讀書白雲下，養母青山中。大布之衣烏角巾，於世不牾亦不同。時來清江美明月，瀟灑絕似商山翁。中年徒步謁京國，一鶚矯矯飛南東。羣龍方滿朝，怪爾獨來晚。豈無五色綫，可補舜華衮。當時作者楊與虞，倡和往往諧笙竽。藍田共擬雪色玉，滄海獨攜明月珠。一朝低徊去臺閣，騎馬南入閩中幕。幕中三士總知名，江海高風動寥廓。蹇予束髮弄筆時，已解竊寫早朝詩。獨憐生晚墮荒僻，每誦制作增漣洏。峨峨百丈遺靈阜，安得披榛薦巵豆。茲晨再讀海康稿，玉立疏髯恍神觀。嗟哉老成今不存，箏笛滿耳愁喧喧。百年氣運有屯復，月落江南空斷魂。

劉球《書范先生侯官稿後》　昔吾清江范德機先生以詩鳴元盛，所謂《侯官稿》者，乃其佐閩幕時所作，總五七言詩不越五十七篇，已可見其用思之清苦、製辭之婉正、類事之切實，足以形容山川之勝、物景之美、吏政之得失、民風士氣之好惡，況窺其全稿哉。宜乎其與虞、楊、揭二三先生并稱賢當時也。自泰定迄今百有餘年，度兵燹而復睹文明之盛，其手筆猶幸存之。【略】若此稿，誦之則足以博見聞，習而得之，則可以發吟咏、悅性情，較彼之能資玩好者，大不侔矣。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人力矯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無復深造。虞、楊間法王、岑，而神骨乏；范、揭時參韋、孟，而天韻疏。

又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趙子昂規陳伯玉，【略】范德機、傅與礪、張仲舉步趨工部。【略】然藩籬稍窺，閫域殊不遠，碎金時獲，完璧甚稀。

又　元人先達者，無如元好問、趙子昂。元，金遺老；趙，宋宗枝也。元體備格卑，趙詞雅調弱，成都諸子，乃一振之。【略】德機刻而峭。【略】至大家逸格，浩蕩沉深之軌，概乎未聞也。

又　楊仲弘視虞骨力伉健有加，才具閎通不及。范應奉、揭文安抑又次之。大抵四家古詩歌行伯仲，楊五言律、排律勝，揭七言律勝，范七言絕勝，虞差兼備。至於樂府，俱缺如也。

又　元五言律可摘者，【略】范德機：「不眠聽戎鼓，多病憶歸舟」，「疏雨從昏過，繁星達曙流」，【略】皆句格閎整，在大曆、元和間，第殊不多得也。

又　范德機：「黃河西去從天下，華岳東來拔地高。」【略】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元詩選》初集丁集　德機癯然清寒，若不勝衣，而持身廉正。爲文雄健，追慕先漢古詩，尤好爲歌行，工近體，藹然見忠臣孝子之情焉。吳文正嘗以東漢諸君子擬之，人稱文白先生。【略】揭曼碩序之，【略】德機詩學廬陵，楊中伯允得其骨，郡人傅若金與礪得其神，皆有盛名於時。歐陽原功曰：宋東都時，黃太史號江西詩派；南渡後，楊廷秀好爲新體；宋末，劉會孟出於廬陵，而詩又一變。我元延祐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趨於雅正。於是西江之士，亦各棄其舊習焉，蓋以德機與曼碩爲之倡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范德機詩》七卷，【略】揭傒斯序其集曰，【略】傒斯之語，雖務反虞集之評，未免形容過當，然椁詩格實高，其機杼亦多自運，未嘗規規刻畫古人，固未可以「唐臨晉帖」一語據爲定論矣。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十六首》一〇　好友熊生知己外，唐臨晉帖識應稀。休從長慶談元白，賣卜詩人范德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二六　雨止修篁秋意多，夜深鬼語詠如何？漫從南渡論詩派，聽唱《閩州繡戶歌》。

凌廷堪《讀范德機詩口占》　「雨止修竹流螢至」，此句見賞王漁洋。果然幽澀如鬼語，尚遜「池荷聞暗香」。

袁翼《論元詩》一七　文白先生范德機，鶴癯玉帶減腰圍。拾遺詩裏憂民

淚，數點分沾知事衣。

蔡琳《讀元人詩》八　榴花紅上粵王城，閩海煙雲百感生。憶絕蒼山池館靜，水螢照雨竹間明。

《石洲詩話》卷五　范文白詩頗有格調，亦不能深入。此事有格調，則可以支架矣，亦較楊仲弘稍雅。

又　仲弘覺有盛氣，故有「百戰健兒」之稱。德機純就格調，故有「唐臨晉帖」之目。然而德機之格調，亦自不能堅實，與仲弘之盛氣等耳。

又　周石初霆震序張梅間集曰：「近時談者，糠粃前聞，或冠以虞邵菴之序，而名《唐音》，有所謂「始音」、「正始遺響」者，孟郊、賈島、姚合、李賀悉在所黜。或託范德機之名，選《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於夫子刪詩之數。承訛踵謬，轉相迷惑，而不自知。」蓋石初持論耿介，不苟隨時者也。

《藝圃擷餘》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緒。范德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

《四溟詩話》卷一　范德機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律以唐爲宗。」此近體之法，古詩不泥音律，而調自高也。

又卷二　范德機曰：「絕句則先得後兩句，律詩則先得中四句，當以神氣爲主，全篇渾成，無餖飣之迹。」唐人間有此法。

《一瓢詩話》　范德機云：「吾平生作詩，稿成讀之，不似古人即焚去。」余則不然，作詩稿成讀之，覺似古人即焚去。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錢氏手跋曰：「元季四家，雖以伯生爲領袖，然德機詩才秀逸，吐屬風流，亦當獨冠一時。較諸伯生體大思精，不無稍遜，在仲弘、曼碩間，另出手眼，豈只鼎足而已？惜乎，其文與仲弘皆不甚傳者。」

《元史新編》卷四七　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教之，梓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與虞集友善。【略】所著詩文與虞集、楊載、揭傒斯齊名。梓居官廉正，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吳澄稱爲特立獨行之士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躭詩工文，用力精深。以薦爲左衛教授，遷翰林院編修官，終於湖南嶺北道廉訪使經歷，年五十九。吳澄爲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子擬之。

分　論

《和答鄉人李君以聲所遺長句》　傅與礪《跋李以聲所藏范先生墨蹟》：此詩和答鄉人李君以聲所遺長句。即是雖不足以盡見先生所得之蘊，而其委曲溫厚，要非世俗之作之比。且先生平居行甚峻潔，不妄與人交，而於鄉黨姻友，則未有不曲盡其情者，觀於是可見矣，亦以聲之爲人有以致之哉？當先生在時，鄉人之不知者猶有視若東家某者焉，及先生歿，文章益可貴重，於是夫人知其不易得矣。若余家居去先生之舍不廿里，恆晨往夕還，有得於先生蓋多，而今不可復見，獨於辭翰，恆若先生之存焉。則以聲之寶是帖，有可起敬者已。

《能遠樓》　《詩藪》外編卷六：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倣飛卿、長吉。蘇、黃體制，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略】范德機《能遠樓》【略】等作，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

《早朝》　《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范德機《早朝》，【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錢舜舉畫馬歌》　《歷代詩發》卷三二：後四句有主中客、客中主，須分別讀之。

《奉同元學士以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為韻賦贈鄧提舉之官江浙一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章法仿陳思《贈白馬王彪》詩，色澤音調，穆然入古，不由摹擬而得，而比興錯綜，尤得風雅之遺。

《饒國吳氏晚香室》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三首俱工，發端此首，氣概尤闊大。

《郡中即事十二韻》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清江楊鞏云：先生詩性情所宗，一以少陵爲歸。海外諸作，杜之悲壯也。

《四月八日訪閩粵王無諸古城遂至蓮花峰下僧寺乃唐王審知祠》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于選體中，力摹顏謝。

《明月幾回滿》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深邃。

《壬戌秋錄囚晚行寧州道中追錄》《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德機五言，如「屋矮疏篁半，城依老樹雙」，「微風孤雁過，落日萬蟬吟」。句法都佳。

《離席合賦贈南劍教授復之之官》《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漲」字、「留」字，練得有力。

《望瀛海一首送危太樸之四明兼簡廉訪鄧使君翰林袁侍講》《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君行卻向三山望」四句）輕利瀏亮。

《奉酬段御史登岳陽樓之作時分理盜賊至海廉》《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起勢突兀，通首得勢。

《奉和王繼和懷濟南舊游》《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幾回見月思歸去」四句）流利輕圓，彈丸脫手之妙。

《王氏能遠樓》《歷代詩評注讀本》：范梈《王氏能遠樓》，【略】謫仙天才，彷彿近之。

《進三朝實錄》《歷代詩話》卷六六：吳旦生曰：此德機傑句，有函蓋，有振蕩，不徒以氣象求之。如云：「日月雙吟鬢，乾坤獨病身。」又云：「乾坤雙蠟屐，江海一漁舟。」又云：「世故風塵雙短屐，生涯天地一扁舟。」三詩辭致若一，且俱在頸聯，要其興會所屬，意到筆落，不自知其彷彿也。生平與仲弘契分，談詩最合，故德機有《進三朝實錄》詩：「三后龍光周典冊，羣臣鵠立漢衣冠。」仲弘則有《寄袁伯長》詩：「祀事悉稽周典禮，頌聲須假漢文章。」又《西曹即事》詩：「李耳舊藏周典禮，蕭何元得漢圖書。」即兩人各自意到筆落，亦不自知其彷彿也。

《絕句》（中年江海夢靈皇）《詩藪》外編卷六：范德機：「中年江海夢靈皇，夜半聞鐘似上陽，一百八聲猶未已，更兼雲外鴈啼霜。」【略】等作，皆元絕妙境，第高者不過中唐，平者多沿晚宋耳。

《蒼山感秋》吳師道《題危太樸所藏諸卷・范德機墨蹟》：予讀范君詩，至「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洒然異之，聞之太朴曰：「昔與先生秋夜不寐，微步山中，得此句，喜甚，且曰：『語太幽，殆類鬼詩，當以他語映帶之。』因足成此章。」今觀衆仲跋語，知奇寶橫前，識者無不能辨之也。《草木子》卷四：昔危太樸與德機同晚步，德機得「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二句，喜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鬼作。」亦近似也。《香祖筆記》卷三：范德機嘗得十字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既復曰：「語太幽，殆類鬼作。」吳正傳師道《禮部集》一條云：「聞之危太樸，昔與先生秋夜不寐，微步山中，得此二句，喜甚，且曰云云，當以他語映帶之，因足成此章」云。右二語果佳。《帶經堂詩話》卷九：余最愛范德機「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兩句，少時曾擬作一聯云：「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其語清微妙遠，爲詩家所稱，然梈詩豪宕清遒，兼擅諸勝，實不專此一格。《歷代詩話》卷六六：觀其託旨深長，寄懷神聖，蓋將示來學以趨歸。其自家胸次，豈復墮鬼趣哉。要知「類鬼」一語，即是其教來學者知所避就爾。元時作手，獨推范德機、楊仲弘，兩先生主裁風雅，凡所著論，堪爲來學津梁。故一時傳與礪、黃子肅輩，共述厥旨，以樹式刑。余深契之，因約采其說于次卷。後之有志於詩者，不可不詳求而熟審也。《元詩紀事》卷一三引《詩法正論》：如德機范先生《感秋》詩，【略】觀于此詩，意義深遠矣。

《奉寄翰林鄧侍講》《元詩紀事》卷一三引《詩法正論》：此以興爲合者也。

《掘塚歌》《元詩紀事》卷一三引《七修類稿》：《掘塚歌》，清江范德機作也。范以《閩州歌》并此皆爲風俗所興，而《閩州》著因得上聞，故著名史冊，且爲一代詩人。不知《掘塚歌》則繆理太甚。【略】據歌，則人決不用子孫，亦不用墳墓矣。予意換中二句數字，如曰「好地還用好子孫，子孫綿綿多頑劣，曾孫不掘玄孫掘」，斯義方妙。

《閩州歌》《元史》卷一八一：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污，文繡局取良家子爲繡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閩書》又載其爲閩海道知事時，以文繡局取良家子爲繡工，作《閩州歌》述其事，廉訪使遂奏革其弊，歌今亦載集中，然其事可記，其詩則語頗近俗，與沈作喆《哀扇工歌》僅相伯仲，尤不當以是槩梈也。

傳記

吳澄《范亨父墓志銘》 士之汎濫于虛文而忽略于實行也久矣！波流茅靡之中，有特立獨行者焉，余惡乎不以東漢諸君子例之哉？清江范梈亨父，

一字德機。家貧早孤，母熊守義，長而教之。天資穎敏，所讀誦輒記憶。年未三十，予識之于其鄉里富者之門，雖介然清寒，煢然孤獨，而察其微，有樹立志，無苟賤意。越數年，漸漸著聲稱。其處也，苦節困窮，竭力奉母；其出也，假陰陽之伎，以給旅食。其就嗜于書，鑽研于文，用功數十倍于人，人鮮或知也。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勳舊故家延致教其子。藝能操趣，綳中彪外，流光浸浸，以達中朝。薦舉充翰林編修官，官滿，部注建昌路照磨。【略】政譽上徹，仍其所職遷江西湖東，憲長嚴明，于僚屬中獨異目視。選充翰林應奉，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本污，而文繡局取良家子爲(閩)〔繡〕工，無別莫甚，嫉之閔之，作歌詩一篇，具述其弊。憲長采之以聞于朝，緣是其弊遂革。居十閱月，會江浙行省禮請校進士文卷，行至建寧，移疾竟歸，托于外族，而家在新喩之百丈山。天曆二年，授湖南嶺北道肅政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不赴其秩。自湖廣行省校文而還，逾月，有母喪。明年十月，以疾終，年五十九。【略】持身廉正，涖官不可干以私。疏食水飲，泊如也。爲文雄健，追慕先漢，古近體詩尤工，藹然忠臣孝子之情，如杜子美。又善大小篆、漢晉隸書。金谿士危素慕其風，數從游處。【略】素哀其卓犖大節，浮沉下僚，又不獲中壽。其子長者甫七歲，幼者甫四歲，懼其湮沒無傳，乃摭其事行，徵予撰銘，將與龍虎山道士薛玄義買石勒諸其墓。嗚呼，亨父誠特立獨行人也！而素之高義，亦薄俗所稀。范之詩文，有《燕然稿》、《東方稿》、《海康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總十二卷。銘曰：介潔之行，瑰瑋之文，而止于斯也。來世倘有聞乎？噫。

《元史類編》卷三五　（存目）

紀事

劉岳申《與范德機書》　曩歲從通齋、湜溪二老，聞足下名籍籍，及與遜志、益初還往，所得尤多。比年聞足下大肆其力於詩，於今獨步，益願傾倒，而承顏接辭，若有所待。足下自海北移江西，雖爲底僚，然在執法，理難相即。今茲適有過洪之役，而不敢必爲踵門之見，故以書寓萬一。岳申早歲無復世意，又不獨學不若人而止，獨有一事在胸次，終不能忘。人如是，足下苟非當路，亦不可言。可言而不言，其爲失人失時之恨，可勝道哉。居常竊謂湜溪先生，其學問在江東西未見有可隨行者，此老固不求知，而亦誰知之，誰爲言之？今之都大名、登膴仕者，何必嘗窺其藩哉？而廬陵遂爲無人矣。此不足恨，所可深恨者，其平生著述，身後流落，門生、兒子無一人以爲念。大率貨眎斯文，而不復斯文眎之，間有意者，又皆欲竊取以爲干祿要譽之資，於是有郭象《莊子》之心，無侯芭《太玄》之意。甚矣，人心士習之壞也！其始由此老未嘗以所著出示人，尤少與四方學者談，其心本出於不肯自炫與不敢自是，而次第未近者，不得陵躐及之。學者不悟，遂以爲論文及道，當如是秘密。以此求此老，則并與其心事失之矣。又何以論其學問哉？足下及今多方求索而表章之，猶可收拾散亡，久則遂不復可得矣。近年學校多爲達官摹刻文字，使吾鄉有此老著書一二，豈爲四方學者稍具心目？太史公有言：「巖穴之士，趁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沒而不稱，悲夫，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此語可痛。湜溪高弟中，惟足下敬與可與語此。足下官江西，又要路，然且不及爲此一事，他無責爾。

吳師道《題危太樸所藏諸卷・范德機墨蹟》　至治元年，某試禮部，君時爲彌封官，已往謁，則已赴江西之憲幕矣，遂不獲識。至今以爲恨耳。

揭傒斯《范先生詩序》　少家貧。力學有文章，工詩，尤好爲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游，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已而爲董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名動京師。遂薦爲左衛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浦城楊載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游。【略】晚尤工篆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門下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三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應奉翰林文字，而有閩海之命，不果行。至順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詩道之傳，廬陵楊中得其骨，郡人傅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生平交友之善，終始不變者，郡人熊輔也。

虞集《題范德機書》　范先生與集同歲生，又同在故平章董忠宣公館中，于今不復見矣。與礪攜此書至，先生已宿草在墓矣！懷想疇昔，可勝悽斷。

胡悌《艇齋》　德機僦屋鹽橋，以教授爲業。屋之西隅有軒翼然，即所謂艇齋也。歐陽公有齋名畫舫，其記云：「舫者，嬉游之舟也。」不知德機之舟將以涉大川乎？其亦乘以嬉游乎？將出入二者之間，所謂乘流則游，遇坎則止

乎？因篆二字，更張於屋壁，稍暇當爲記之。

《新元史》卷二三七 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撫之。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居則固窮守節，竭力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與虞集友善。年三十六，始客京師，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薦爲翰林院編修官。【略】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污，文繡局取良家子爲繡工，無別尤甚，梓作歌詩一篇述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

著錄

《元詩選》初集丁集 所著有《燕然稿》、《東方稿》、《海康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總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范德機詩》七卷，【略】元范梈撰。【略】所著有《燕然稿》、《東方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凡十二卷。此本七卷，不知何人所併。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范梈詩》七卷。吳草廬云：「范之詩有《燕然稿》、《東方稿》、《海康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凡十二卷。」

揭傒斯《范德機詩序》 楊中將刻其詩，命其子繼文請序，爲書其始末如此。【略】凡詩若干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范德機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范梈德機詩》七卷。

《秘閣書目·文集》 《范德機詩》一冊。

《汲古閣校刻書目》 《范德機集》七卷，一百九十葉。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范德機集》四卷。 又卷一三：《范錦江詩集》五卷，范梈。

《萬卷堂書目》卷四 《范德機詩》七卷，范梈。

《近古堂書目》卷下 《范德機詩集》。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范德機詩》四本。

《脈望館書目》 《范德機集》二本，缺三、四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范德機詩集》。

《讀書敏求記》卷四 《范德機詩集》七卷。至元庚辰刊于益友堂，臨川葛雍仲穆編次。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范梈《范德機詩》七卷。

金侃《清金清抄本范德機詩跋》 詩凡七種，共十二卷，今不盡傳。海虞毛氏所鐫，係從至元間刻本臨川葛雍仲穆所編次者，余復取清江楊翬、熊達選本，補入古今詩共一百七十四首，編爲十卷。元本譌字最多，毛氏初刻時，先君爲校正改補，今余所錄則爲先君與祖生家兄三次校定本也。注云「一作某者」，則爲楊翬選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范文白詩集》六卷，山東巡撫採進本。元范梈撰。梈詩別有七卷之本，題《范德機集》者，乃臨川葛雍所編，刊於閩中，已著錄。是編爲明楊翬所選，所取纔十之六，其刪汰亦不盡當。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范德機詩集》七卷，元至元庚辰刊本，怡府藏本。臨川葛雍仲穆編次，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校刊。元范梈撰。【略】所著有《燕然》、《東方》、《豫章》、《侯官》、《江夏》、《百丈》等稿，凡十二卷。此七卷爲葛雍所選。總目後有「至元庚辰良月益友書堂新刊本」記，《讀書敏求記》所藏者即是也。

又 《范德機詩集》七卷，舊鈔本，馬笏齋藏書。元范梈撰。此鈔自至元庚辰益友書堂刊本者也。前有綱目，一、二卷五言古體，三卷五言絕句、五言律詩，四、五卷七言古體，六卷七言絕句，七卷七言律詩。元槧本闕後至元六年正月五日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一序。此則鈔時序猶存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范德機詩集》七卷，元刊本。題范梈撰。臨川葛雍仲穆編次，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校刊。目錄後有墨圖記云「至正元庚辰良月益友書堂新刊」，此即錢氏遵王所見之本也。

翁同龢《清抄范德機詩跋》 此本，揭曼碩序中所稱「傅若金得其神」云云，傅集余未見，按漁洋《居易錄》載元傅汝勵若金《詩集》八卷，有范德機、揭曼碩序，洪武壬戌刊本。

又《清王乃昭抄范德機詩跋》 《范德機詩》七卷，《四庫》著錄已非原本十二卷之舊，汲古閣曾刊于十集中，今不可得。此本乃吾虞王乃昭手鈔，缺七

言絕句及七言律，疑非全帙矣。緣是竹垞舊藏，故收得之。

《**補遼金元藝文志**》 范椁《德機詩》七卷。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范德機詩集》七卷，元刊本。元范椁撰。【略】此七卷本，臨川葛雝仲穆編次，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校刊。至元庚辰刊本。

又 錢氏手跋曰：「【略】或云原本十二卷，抑連文集言之耳。目錄後有「至元庚辰良月益友堂新刊」墨印兩行，乃順帝六年也。明年辛巳，即改元至正，則尚是元時印本，尤不可多得者。他日芙川先生倘再購得文集見示，豈不大快哉。」

又 程氏手跋曰：「道光辛卯八月，程恩澤向芙川先生借讀。」

又 孫氏手跋曰：「道光庚戌五月上澣，孫雲鴻承芙川大兄借讀。此元人別集中極不易得者，當與《雪樓集》並珍也。」

《**書舶庸譚**》**卷三** 《范德機詩集》，五山板。【略】下卷七之末，有「延文辛丑仲春命工刊行」一行，爲元至正二十一年。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〇** 《范德機詩集》七卷，舊抄本。黃蕘圃用元本校，金孝章舊藏。元臨川葛雝仲穆編次，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校刊，目後有「至元庚辰良月益友書堂新刊」一行。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九** 《范德機詩集》七卷，抄本，元臨川葛雝仲穆編次，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校刊。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范德機詩》七卷，元范椁撰。汲古閣本。 明楊鞏選本六卷。 元刊本，胡心耘藏。 附：元大德坊本。（至）〔元〕至元庚辰益友書堂刊，臨川葛雝仲穆編次。（邵氏） 補：明末毛氏汲古閣刊《元詩四大家》本。 補：《范德機詩集》七卷，元范椁撰。元後至元六年益友書堂刊本，【略】書名標題大字佔雙行。目錄題爲綱目。後有「至元庚辰良月益友書堂新刊」牌記二行。卷首次行題「臨川葛雝仲穆編次」，「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校刊」。海虞瞿氏及江南圖書館各有一帙。 清影寫元後至元六年益友書堂刊本，行款同前書。有秦恩復石研齋印及蔣氏西圃藏印。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 補：《范德機詩集》七卷，元范椁撰。《校勘記》一卷，胡思敬撰。民國九年胡思敬刊《元二大家集》本，已收入《豫章叢書》。

周叔弢《明抄本范德機詩集七卷跋》 戊寅十二月廿七日，庾樓十二丈從北平修文堂爲我購得。舊鈔精雅，何氏兩跋尤足珍貴。 又：此冊爲吾家叔慈公鈔本，校補又是學山先生親筆。明古，捨我其誰焉歸。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進呈書目校錄**》 《范德機詩集》七卷，元范椁撰。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范德機詩集》七卷，元范椁撰。元至元六年益友書堂刻本，五冊。 又：明抄本，何大成校并補目。何煌、周叔弢跋。一冊。 又：清抄本，二冊。 又：十卷，清康熙三十年金侃抄本，金侃跋，一冊。 又：不分卷，清抄本，翁同龢跋。 又：《選校范文白公詩集》六卷、《續選》三卷，元范椁撰，明楊鞏、方叙輯，清初抄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范德機詩集》七卷，四冊。元范椁撰，葛雝編。元後至元庚辰廬陵孫氏益友書堂刊本。清錢天樹手跋，錢大昕、程恩澤、黃廷鑑等題款。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范椁《詩林要語》一卷，又《詩學禁臠》一卷，又《木天禁語》三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范德機《詩林要語》。范德機《詩學禁臠》。

《**玄賞齋書目**》**卷七** 范德機《詩林要語》。

《**補遼金元藝文志**》 范椁《詩林要語》一卷，又《詩學禁臠》一卷，又《木天禁語》三卷

翁同龢《王乃昭抄范德機詩跋》（二） 德機又有《詩林要語》一卷、《詩學禁臠》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范德機《詩學禁臠》。

《**讀書敏求記**》**卷四** 《天廚禁臠》一卷。元清江范椁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詩學禁臠》一卷，吳翌鳳鈔本，陳仲魚藏書。清江范德機。【略】凡分十五格，每格選唐詩一篇爲式。前有無名氏序，後有毛表、馮武及吳翌鳳題識。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范椁《木天禁語》三卷。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木天禁語》一卷。 又：《詩學禁臠》一卷。又：《說詩要指》一卷。 又：《清江詩法》三卷，二冊。舊題元范德機撰。明熊逵編。舊鈔本。

藝文

唱和

袁桷《次韻范德機海鵠篇》 黃鵠海上來，逍遙游帝所。寥寥九萬里，五采綸異覩。朝霏西山霞，暮結平地土。喧啾舞晴翠，鵠首不復頻。孤鳴者何禽？振翮亦遐舉。儋兮邂逅之，落月耿清侶。芝糧產層顛，蘭珮在遠浦。八表同其光，欲言淚如雨。臨分致黃鵠，出處各有許。方壺渺麟洲，輪囷爲君佇。

楊載《送范德機》 往歲從君直禁林，相於道義最情深。有愁併許詩頻和，已醉寧辭酒屢斟。漏下秋宵何杳杳，窗開晴晝自陰陰。當時話別雖匆遽，秖使離憂攪客心。

虞集《和范德機從楊掐進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鬢如絲。田舍每詢歸後計，玉堂今見寄來詩。風前雨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樹移。還覓舊游春欲暮，楊掐爲我道深期。

又《贈武夷道士羅鑒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青山綠水不勝思。九天清露三生夢，千古高情兩鬢絲。羽容鑒空猶有鑒，故人詩後更無詩。懸厓仙骨堅如玉，明月長歌覓紫芝。

張養浩《送范德機赴海北道憲司知事》 金薤銀鈎兩絕奇，才華江右捨君誰。一官毛義榮親日，千里呂安懷友時。叫斷霜天鴻雁瘦，吟殘山月鳳鸞饑。從今夜夜江湖夢，說侶楊花未必知。

柳貫《次韻奉答德機冬日見寄》 鸕鷀大杓勝舒州，欲挽春江水倒流。聞得桂香無算孔，采詩眞負豫章游。霜水添流入小江，天書誰致魯魚雙。松風正繞烹茶鼎，蘿月斜窺點《易》窗。

倪瓚《題德機荆南精舍圖》 誰畫荆南精舍圖，烟霏嵐翠墨模糊。林間野鳥時相逐，洞口山猿不受呼。尙有流泉悲夜雨，已迷幽徑入寒蕪。痴人莫彈西飛雁，雲外仙君恐姓蘇。隱居城市絕塵埃，秋菊春蘭手自栽。一爲楞伽讀來罷，南山相對翠崔嵬。戶庭不出倦逢迎，凈室焚香也自清。來客莫教談世事，木床分坐話無生。

紀念

柳貫《太樸自臨川致書深悼德機之死於是復土一周星矣》 江右緘書昨寄將，范家墳草又新霜。即今已遠人間世，微爾誰宜地下郎。祗有清詩傳警策，更無眞字發飄揚。天乎幸使山兒慧，穗蔡猶能卜歲穰。（德機一子山兒，尙幼）

劉岳申《祭范德機文》 嗚呼德機，而遽止斯。葬母幾時，遄聞示疾。曾不終喪，而疾已革。將死深悲，惟及其子。亦云海內，自足知己。序詩銘墓，不患無人。獨懷之子，父死誰因。君少孤貧，依有熊氏。師友淵源，實始諸此。一日詩名，震撼京師。諸公袞袞，皆欲得知。始離翰苑，來海北南。高堂白髮，孰知我心。江西四載，繼以閩海，閩海之微，沿檄竟歸。我從湖廣，握手文場。相問契闊，太息江鄉。孰知君歸，尋哭老母。孰知會葬，遂革終古。嗚呼，自昔湮沒，何限高賢。君晚遭遇，又以詩傳。如君何憾，徒我深傷。平生故人，未老方將。韓公有言，是謂受祉。有弟有子，庶幾不死。

薩都剌

論述

綜論

虞集《寄丁卯進士薩都剌天錫》 江上新詩好，亦知公事閒。投壺深竹裡，繫馬古松間。夜月多臨海，秋風或在山。玉堂蕭爽地，思爾珮珊珊。

又《笙鶴清音序》 數年前，有薩君天錫仕于東南，與仲淵雅相好，詠歌

之士，蓋并稱焉。

又《清江集序》 大德中，文章輩出，赫然鳴其治平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逸，自成一家。而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作者皆愛之。

陳旅《次薩天錫韻》 燕南幕府文章客，澤國相逢讌集齊。酒後鱸魚霜作鱠，花邊聽馬月爲題。千篇傑句諧金奏，一曲離歌聽玉啼。別後寒雲滿江海，雁書何處落青泥？

李孝光《次薩使君道林寺壁》 詩妙人皆誦，才高世不容。舊題經在眼，新別憶聞鐘。市遠依春樹，川明見石春。南風洲渚靜，幽窟閟魚龍。

干文傳《雁門集序》 君幼岐嶷不羣，稍長，愈穎敏，徧接雋傑，獲聆緒論，乃深有益，遂爲文詞，雄健倜儻，迥邁乎人人。踰弱冠，登丁卯進士第，應奉翰林文字。久之，除燕南經歷，陞侍御史於南臺，凡所巡覽，悉形諸咏歌，傳頌士林，殊膾炙人口。【略】嘗出其所作之詩曰《雁門集》者見示，予得以盡觀。其豪放若天風海濤，魚龍出沒，險勁如泰華雲門，蒼翠孤聳，其剛健清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霽月之嫂娟也。有詩人直陳之事，有援彼狀此，托物興詞之義，可以頌美德而盡夫群情，可以感人心而裨乎時政。周人忠厚之意具在，乃以一掃往宋委靡之弊矣！間索予序之。予之言曷足以序君之詩？嘗念君與予聚首京師，相與商榷古道，以祈至當不易之歸。迨今休老于鄉，愧莫自振，惟徒羨君優詣作者之域，得與諸公相頡頏，用挽回風化習俗之大，其有功於詩，有功於世道，何如哉。國家元氣肇自西北，以及于天下，有源而有委，讀是詩者，尚有以見之。

楊維楨《宮詞十二首序》 宮詞，詩家之大《香奩》也，不許村學究語。爲本朝宮詞者多矣，或拘于用典故，或拘于用國語，皆損詩體。天曆間，予同年薩天錫善爲宮詞，予通和二十章。

《書史會要》卷七 有詩名，善楷書。

《至正直記》卷一 京口薩都剌，字天錫，本朱氏子，冒爲西域回回人。善咏物賦詩，如《鏡中燈》云「夜半金星犯太陰」，《混堂》云「一笑相過裸形國」，《鶴骨笛》云「西風吹下九皐音」之類，頗多工巧。金陵謝宗可效之，然拘于形似，欠作家風韻，且調低，識者不取也。

戴良《丁鶴年詩集序》 我元受命，由西北而興，若回回、吐番、康里、畏吾兒、也里可溫、唐兀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異。積之既久，文軌日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貫公雲石、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他如高公彥敬、崐公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栢、斡公克莊、魯公至道、成公廷圭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之言。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前輩名公樂章傳於世者：【略】薩天錫照磨、曹子貞學士，【略】右前輩公卿大夫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於樂府用心。蓋文章政事，一代典刑，迺平昔之所學，而舞曲辭章，由乎和順積中，英華自然發外者也。自有樂章以來，得其名者，止於如此。蓋風流蘊藉，自天性中來。若夫村樸鄙陋，固不足道也。

徐煜《元人十種詩序》 天錫、易之崛生窮髮不毛之域，流商刻羽，含英咀華，駸駸闖作者之室，豈非奇渥溫氏帝天下，而風會極一時之盛歟？

劉子鍾《雁門集序》 吾觀前元進士薩天錫之詩，嘆羨仰慕之無已。是不獨予之如此，舉天下後世之知詩者，無不嘆羨仰慕之無已也。是何也？天錫之詩，大而能化之詩也！語句雖鈍厚，而自有銛然之芒刺；對偶雖齟齬，而自有鏘然之音律。小而寂寥之簡，大而春容之繁，莫不皆具體而成章，有條而不紊也。其所以神化而超出於衆表者，殆猶天馬行空，而步驟不凡；神蛟混海，而隱現莫測；威鳳儀庭，而光彩蹁躚，莫不聳觀而快睹也。是二者，皆能神化爲稀世之珍，而非常鱗凡羽、款段駑駘之所能匹儔也。人之聾瞽者不足以語之。苟有聰明聞見於此者，不嘆羨而自嘆羨，不仰慕而自仰慕，豈假刑驅勢迫而然哉。【略】予非知詩者，見其所作之能化，竊有以嘆羨仰慕，恨不能生於同時，與之周旋於騷壇，紬繹乎作之之肯綮，而序有所不辭也。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略】楊仲弘、滕玉霄、薩天錫誦法青蓮。又：薩天錫俊逸清新，歌行近體，時有佳處。而才力淺綿，格調卑雜。如「山村猿索飯，竹塢鶴聽棋」，晚唐語也；「浙江潮似雪，閩上臘如春」，晚宋語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 薩天錫五七言古正體雖多，才力斷不及裕之。五七言律亦無僻調。

張習《雁門集跋》 元詩之盛，唱自元遺山，而趙子昂、袁伯長輩附和之，

繼而虞、楊、范、揭者出，號爲大家。間有奇才天授，開闔變怪，莫可測度，以駭人之視聽，厥初則貫雲石、馮子振、陳剛中，後則楊廉夫，而薩天錫亦其人也。

《太和正音譜》卷上 薩天錫之詞，如天風環珮。

曹學佺《元詩選序》 予觀夫鮮于、袁、趙、虞、楊、范、揭諸名家，可謂盛矣！而薩都剌、雅正卿之出自鴈門可溫，又皆元上都地也。即若北朝之溫子昇、庾子山，何多讓焉？

趙蘭《雁門集題識》 予平生性拙，苦不能詩。及官刑曹，見同寅沂水楊文卿集古，遂酷好之。乃遍求唐、宋以來諸名家詩，集而錄之。一日，得元《薩天錫詩集》於仁和沈文進，見其詞氣雄渾清雅，興寄高遠，讀之令人自不能釋手，予甚珍之。惜其無刊本，而所傳不廣，於是乃捐俸鋟梓以廣其傳，俾同志者得以共覽云。

林人中《雁門集跋》 中向讀《元人十種集》，自元遺山裕之外，未嘗不推薩天錫先生爲有元一代詞人之冠。但以篇什寥寥，未窺全豹爲憾。乙卯春，留滯榕城，旅舍無事，適先生之後人葛齋君命其子與相、德相校梓《鴈門全集》，考異訂同，俾中得受而卒業焉。中惟先生之詩，才藻艷發，詞氣高渾，信筆所如，自成雅調。【略】今觀集中諸體，風流蘊藉，衣被後先，不但集鐵崖、松雪之成，且以開犂眉四傑之首。元音正始，俱在斯文，又豈揭、范、張、楊所能頡頏也哉？

薩鈐《雁門集跋》 吾宗當有元時，累著勳伐，節鎮雲、代，諸祖直齋公始以名進士起家。歷翰林應奉、南臺侍御史，旋彈劾權貴，左官閩憲幕。生平結撰詩歌無慮數十萬言，尚書干文傳先生嘗序而傳之，名曰《雁門集》。其馳驅藝苑，鼓吹休明，頗爲奎章、集賢諸先正所推重，實稱揭、范、張、楊之冠。【略】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是不明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今《雁門》之集具在，博大典雅，蘊藉弘深，誣與不明之罪，庶幾賴以逭責。若夫紹述之休，世守之鉅，尤願與吾宗之子若孫勖諸。

毛晉《雁門集跋》 天錫以北方之裔而入中華，日弄柔翰，遂成南國名家。今其詩諸體俱備，磊落激昂，不獵前人一字。半山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余於天錫亦云。

潘是仁《雁門集序》 元人薩天錫，文心繡腑，綽有風華。爲詩聲色相兼，奇正互出，無長吉之奇彩，有長吉之高格，雅遡中原迭代之人，不多得也。

顧嗣立《讀元史八首》一 黃帝哀鼎湖，漢文迎代邸。沙漠有大兄，固讓誠得體。車駕次和寧，青宮拜玉陛。須臾行帳中，僕御聞出涕。燭影斧聲疑，當時被訶詆。挾璽上馬行，物議恐難洗。史氏多忌諱，紀事只大氐。獨有薩經歷，諷刺中肯綮。游魂灑淚詩，千載笑兄弟。

又《題元百家詩集後》 天竺雨淋看點筆，上林花滿聽鳴珂。一官落拓詩千首，愛煞燕山薩照磨。

《寒廬詩話》 而薩經歷（都剌）大暢其風，清而不佻，麗而不縟，于虞、楊、范、揭之外，別開生面。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雁門集》三卷、《集外詩》一卷，【略】虞集作《傳若金詩序》，稱進士薩天錫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今讀其集，信然。楊瑀《山居新（語）〔話〕》嘗辨其《宮詞》中「紫衣小隊」諸語及《京城春日詩》中「飲馬御溝」之語，爲不諳國制，其說良是；然《驪山》詩內誤用荔枝，亦何傷杜牧之詩格乎？

朱珪《雁門集序》 先生起家於泰定丁卯，洎至元丁丑遷官河北廉訪經歷，十年事跡，略見于詩。南北宦游，卑棲掾幕，然其雄詞妍唱，蔚然與四家爭鳴。人之傳不傳，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略】予讀鴈門詩，旖旎如春華之含露，磊砢若散木之留風。尤長於歌行，其源出於鮑照，婉而多風，可以論世。

翁方綱《重刻雁門集序》 吾嘗慨李內鄉《藝圃》之撰弗盛傳于世，則唐宋之脈隱矣。乃今得干序《鴈門集》而發其凡也。說者或謂鴈門詩類杜樊川，然其輕清綺縟，飈舉而上浮，蓋不盡樊川也。唐人絕句與樂府同體，然至以音節爲正變，則發于劉夢得、王仲初，至元虞道園、楊廉夫、周雪坡諸家而極其致。讀《鴈門集》足以覘風會焉，則亦不盡晚唐也。吾每愛昔人舉南宋《采蓮》之詞，與鴈門並論，所以究極唐、宋以來波瀾頓挫，雖較其分寸毫釐，不過如是。蓋嘗論有唐三十六體，自漢上題襟、西崑酬唱，其脈演迤涵肆，直至鴈門、酸齋，而大暢其委，是亦可通于論世也。吾曩者爲遺山、道園撰次年譜，頗欲取有元一代有關詩道源流如道園、深衷者，詮叙其出處事實，如任淵譜黃詩之例，積二十餘年之功，至今未竟；而露蕭農部自讀書中秘以來，數年間，攷訂件繫，輒能薈萃諸本，重鋟茲集，此豈特杜陵所云「詩是吾家事」者乎？吾又嘗欲續編郭、左二家之書，若道園《白翎雀》諸篇暨鴈門諸作，胥以系之。今得農部是刻，益有以引伸訂證，融會溫、李、楊、劉青素造因之旨，則不特干尚

書之序鴈門歷官歲月待後人之考定，即其過抑宋詩，以求合于「六義」者，正與後人撰錄斷自《小畜集》者等也。吾烏能以勿辨哉？

《石洲詩話》卷五　天錫七律，故不深入，然其才情有餘，則亦有詞到而氣格俱到者矣。

又　雁門自有才情，然句法有太似前人者，則以其中未嘗深入故耳。

又　雁門風流跌宕，可謂才人之筆，使生許渾、趙嘏間，與之聯鑣並馳，有過之無不及也。

又　王子宣宮詞云：「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王龍標、杜樊川之流亞也。然昔人論此篇，卻謂不及薩天錫之作。天錫云：「清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此則才人之極筆矣。愚謂即此二詩，而元明兩代與唐人離合遠近之故，已自判然，不待拈諸大篇而後知也。

又　薩天錫詩，宮詞、絕句第一，五律次之，七古、七律又次之，五古又次之。再加含蓄深厚，杜牧之不是過也。

又　元人多尚風調，宮詞一體，推雁門爲最，若柯敬仲之作，亦爾時雅正者矣。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十六首》六　江口峭帆秋雨夜，雁門短褐北風前。巧題輒自誇餘技，袁趙虞楊笑拍肩。

《詞徵》卷六　前人評韓、柳文者曰：「韓如靜女，柳如名姝。」殊覺未稱。獨元虞伯生、薩雁門二家詞，則極相類。虞詞幽蒨，薩詞繁麗，殆有別耳。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二八　生面別開諸老外，一聲長嘯雁門霜。宮詞唱罷芙蓉冷，廢苑飛鴉背夕陽。

袁翼《論元詩》二〇　前生長吉錦囊存，重現曇花在雁門。慧業靈心兼俠骨，直教才調薄《西崑》。

彭蘊章《題元人詩十二首》一〇　雁門風調玉谿才，洗鍊還從十子來。一代詩名齊曼碩，關河鴻雁出新裁。

李希聖《論詩》　清麗居然逼李溫，首傳吳體過中原。琵琶省識江南怨，絕代銷魂薩雁門。

薩希堯《雁門集跋》　古人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吾忍恝諸？」而況于吾祖之嘉言懿行乎？因念直齋公生平事蹟，少而傑起鴈門，宦而僑寓孝感，而獨于閩之憲幕留滯爲久，因而長子孫焉。今宗伯公之譜牒班班可考，水木本源，遠而彌新，希亮敢弗兢兢焉。

薩龍光《雁門集編注跋》　《新唐書》稱杜子美爲詩史，以其善陳時事，律切精深也。公自世祖至順帝，身經十一主，歷八十餘年，所爲詩長短凡七百首有奇。其間大者於武仁授受之際、明文篡奪之謀、伯顏戕帝后於民舍、惠宗斃幼弟於中途，公目擊時變，往往發爲詩歌。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夫。以《元史》之闕論質、多忌諱，失是非之公，公詩豈非當時南、董哉？《元史》於一代之典章事迹且多遺誤，其說已見於顧寧人、朱竹垞、邵戒山諸公者，今不具論。即如本集中睿宗仁聖景襄皇帝，武宗朝已加謚，而本傳只云「景襄」。文宗朝無徽政官，而《馬祖常傳》云：「天曆時歷徽政副使」，王守誠爲淮東廉訪，而《本傳》云爲山東廉訪。至如《題高唐驛》句云：「三尺高唐帝子墳」，則知燕帖古思之藁葬在高唐也，《眞定路玉華宮監禮》句云：「百年禮樂行三獻」，則知神御殿用太常禮樂，延祐罷後，元統復興也，《上京雜咏》句云：「高捧葡萄壽兩宮」，則知元時帝巡上京，后亦必從朝並御也，《西宮即事》句云：「一片春雲奏鳳笙」，則知興龍笙之奏，朝會燕饗皆有之，不必定在大明殿也。數者以之考鑑得失，誰謂無關于史家之職志乎？乃論者以《元史》不立傳爲公惜。【略】龍光不揣荒學，蒐羅舊聞，竊取公集而釐訂之。以年綜事，以詩係年，雖不能詳公之事蹟，而於歷官之本末，生平之出處，庶幾藉是可得其梗概焉，非謂此譜即堪以補傳也。若夫翁覃溪先生稱子美詩所云「詩是吾家事」，龍光何敢當？

《養一齋詩話》卷三　今人喜讀《雁門集》，然才極清發，而骨不堅重，尚非吳淵穎敵手，況道園哉。道園寄詩云：「玉堂蕭爽地，思爾珊珊。」嗟賞其才調，而下語有分寸如此。

郭則澐《增補雁門集編注序》　直齋先生仕雖不顯，而節槩特崇，於學尤粹。吾閩薩氏者，其介弟之裔，承其賜姓，世隸漢籍。

《藝概・詞曲概》　虞伯生、薩天錫兩家詞，皆兼擅蘇、秦之勝。

分　論

《京城春日》　楊瑀《山居新話》：又《京城春日》詩「燕姬白馬青絲韁」，

【略】國朝有禁，御溝不許洗手飲馬，留守司差人巡視，犯者有罪。故宋顯夫有「行人不敢來飲馬，稚子時能坐釣魚」之句，可謂紀實矣。《石洲詩話》卷五：薩雁門《京城春暮》七律，太像小杜，雁門詩多如此者。然似此轉非善學小杜，不過大致似之耳。

《**燕姬曲**》、《**過嘉興**》、《**織錦圖**》　張習《雁門集跋》：嘗觀天錫《燕姬曲》、《過嘉興》、《織錦圖》等篇，婉而麗，切而暢，雖雲石、廉夫莫能道。《歷代詩評注讀本》：薩都剌《燕姬曲》，【略】從繁盛寫到衰落，溥陽琵琶，同此感慨。

《**過高郵射陽湖**》《歷代詩評注讀本》：薩都剌《過高郵射陽湖》，【略】眼前景物，拈出皆成妙句。

《**贈劉雲江**》、《**越臺懷古**》、《**題爛柯山**》、《**石橋**》　張習《雁門集跋》：如《贈劉雲江》、《越臺懷古》、《題爛柯山》、《石橋》諸律，又和雅典重，置諸松雪、道園之間，孰可疑異？

《**天滿宮詩**》　島田翰《刻永和本薩天錫逸詩序》：予曾讀慶長刻本《薩天錫妙選稿》，中有《天滿宮詩》曰：「無常說法現神通，千里飛梅一夜松。萬事夢醒雲吐月，觀音寺裡一聲鐘。」因疑當時元師新破，而其詩至比之於神明。夫敵愾非一人之故，神明非推諛之比，況如「飛梅」之說是坊間俗傳，雖明洪序王原吉亦言及於茲，彼有爲而作焉，孰謂天錫而妄信之耶？而審諦其版貌，頗與他刻不類，又怪其格調卑弱，不似天錫他詩流麗清婉也。迨得永和覆元本校之，始知此一首實係後人攙入，以其調求之，蓋當時浮屠能詩者所賸耳。

《**七絕**》（**眼中樓觀見應稀**）　島田翰《刻永和本薩天錫逸詩序》：唯七絕「眼中樓觀見應稀」一首，則《雁門集》此下猶有「高擎玉露仙人掌，上礙銀河織女機。全趙堂堂遺物在，山川良是昔人非」四句。蓋是篇所載，截七律以成七絕也。

《**西湖十景詞**》《元詩紀事》卷一五引《續宏簡錄》：薩都剌，【略】有詩名，善楷書，所著有《鴈門集》、《西湖十景詞》，至今膾炙人口。又引《杭州府志》：薩天錫，鴈門人，寓居武林。性好遊，瓢笠芒蹻，徧走兩山間，至得意處，輒爲詩歌以題咏之。今兩山多有遺墨，而《西湖十景詞》尤膾炙人口。竟莫知所終。

《**西湖竹枝詞**》　薩龍光《雁門集注》附錄《詞苑叢談》：元薩都剌《西湖竹枝詞》：「湖上美人彈玉箏，小鶯飛度綠窗櫺。沈郎是病多情在，倦倚屏山不厭聽。」一時北里多歌之。

《**白翎雀**》《石洲詩話》卷五：薩天錫《白翎雀》一首，學虞伯生作，可謂點金成鐵。又：前輩有一篇名作，後人多效之。如虞道園《白翎雀》，迺易之《京城燕》詩效之，薩天錫又效之。

《**送訢笑隱住龍翔寺**》　張習《雁門集跋》：先正嘗言天錫作《送訢笑隱住龍翔寺》詩有「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之句，他日虞公見之，謂之曰：「是詩信佳矣，但一字不穩，何耶？蓋『聞』與『聽』字義相同，盍改『聞』作『看』字。唐人有『林下老僧來看雨』，又有出者矣。」天錫信服。自是其詩必加推敲煅鍊之功而後出。鍥梓完書此，以見前輩之詩不徒恃其才之奇，而必務乎學之篤、功之精也。後言詩者爲何如哉？《逸老堂詩話》卷上：元薩天錫嘗有詩《送訢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略】虞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能詩，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言。欲改之，二人搆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首及前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誦所作，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悅服。今《詩律鉤玄》訛刻爲倪雲林詩，非也。

《**崔鎮阻風**》《石洲詩話》卷五：天錫《（雀）〔崔〕鎮阻風》云「南人北人俱上塚，桃花杏花開滿城」，此是自然風致。

《**四時宮詞**》　楊維楨《竹枝詞序》：天錫詩風流俊爽，修本朝《家範》，《宮詞》及《芙蓉曲》，雖王建、張籍無以過矣。《歸田詩話》卷中：薩天錫以宮詞得名，其詩清新綺麗，自成一家，大率相類。惟《紀事》一首，直言時事不諱。詩云：「當年鐵馬遊沙漠，萬里歸來會二龍。周氏君臣空守信，漢家兄弟不相容。祇知奉璽傳三讓，豈料遊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灑淚，世間骨肉可相逢。」蓋泰定帝崩於上都，文宗自江陵入據大都，而兄周王遠在沙漠，乃權攝位，而遣使迎之。下詔四方云：「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及周王至，迎見於上都，歡宴一夕，暴卒。復下詔曰：「夫何相見之頃，宮車弗駕。加謚明宗。」文宗遂即眞。皆武宗子也，故天錫末句云然。《山居新話》卷三：丁卯

進士薩都拉天錫《宮詞》「深夜宮車出建章」，【略】人莫不膾炙之。予以爲擬宋宮詞則可，蓋北地無芙蓉，宮中無石闌干，擎執宮人紫衣，大朝賀則於侍儀司法物庫關用，平日則無有也，宮車夜出，恐無此理。《蟫精雋》卷九「薩天錫」：元薩都拉字天錫，本西域人，官至閩省憲司知事，能詩，以賦宮詞得名。其《四時宮詞》可謂豪險富麗者矣。《明詩綜注》：嚴蓀友云：「王子宣宮詞『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不可謂不工矣，然不若薩天錫詞之入妙也。薩詞云：『清夜宮車到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石洲詩話》卷五：王子宣《宮詞》云，【略】王龍標、杜樊川之流亞也。然昔人論此篇，卻謂不及薩天錫之作。天錫云：「清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略】此則才人之極筆矣。愚謂即此二詩，而元、明兩代與唐人離合遠近之故，已自判然，不待拈諸大篇而後知也。《歷代詩話》卷六五：《古今說海》曰：薩天錫《秋宮詞》：「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略】初讀若泛言一時事，細玩之則見深宮寂寞，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語渾然，追蹤盛唐。若此者亦不多見。　吳且生曰：《備遺錄》載天錫宮詞十八絕，謂此第十五首也。又楊廉夫《宮詞小序》云，【略】天曆間，予同年薩天錫善爲宮詞，且索予和什，通和二十章。今存十二章。然余觀天錫詩集，止載《春詞》、《秋詞》二章，《秋詞》即前所錄。其春詞云：「深宮盡日垂珠箔，別殿何人度玉箏。」【略】二詞情事欲絕，其餘所云者，皆別立他題，亦有本集所不載者。

《**彭城雜咏**》《歸田詩話》卷中：薩天錫《過彭城》一絕云「雪白楊花撲馬頭」，【略】亦脫灑可誦。

《**登烏石山仁王寺橫山閣**》、《**立秋日登烏石山**》《榕陰新檢》引《竹窗雜錄》：家藏天錫遺詩數卷，詞藻橫逸，眞足馳騁虞、楊，毋論石田、松雪也。入閩賦詩頗多，今錄其數篇于後云。

《**楊妃圖**》《詩藪》外編卷六：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倣飛卿、長吉；蘇、黃體制，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略】薩天錫《楊妃圖》，【略】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

《**畫簡**》薩龍光《雁門集注》：元世崇尚佛教，以故楊璉眞伽肆惡于前，伽憐眞導淫于後，《元史》爲立《釋老志》，踵比《魏書》而再見者也。公詩「世方珍貝葉」二句，寄喟深矣。

《**鸞女謠**》薩龍光《雁門集注》：詩中「平生睥睨紈綺習，不入歌舞春風鄉」二語，可以爲本集艷體詩發其凡也。本集中如《洞房曲》爲班彥功而作，《綉鞋詩》爲避方氏而作，諸如此類，或非屬和，即有寄托，不可以韓偓《香奩》例之矣。

《**漫興**》薩龍光《雁門集注》：此詩云「今年蝗旱憂」，謂天曆二年己巳也。

《**秋夜京口**》薩龍光《雁門集注》：詩中「塞北將軍猶索戰」一句，必因旺忽察都之變，而明宗臣子曾興討賊之師，而史諱之也。

《**鼎湖哀**》薩龍光《雁門集注》：此詩爲寧宗之薨而作也。上四句皆近事，下四句皆往事，而其實無非反覆之事也。【略】因近事而思及往事，有無限悲嘆意。

《**漢宮早春曲**》薩龍光《雁門集注》：此篇當是人日作。時寧宗既薨，順帝未立，諷文宗后宜早定議也。【略】此詩全用比興體，爲文宗后而發，故語微而婉。

《**威武曲**》薩龍光《雁門集注》：此詩爲燕帖木兒而發，故語直而切。方寧宗之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張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焉。事詳張起巖傳。公此詩蓋亦有「慮妨大計」之意焉。

《**登古河堤**》薩龍光《雁門集注》：謹案，此詩各本俱遺，從《畿輔通志》補收。詩中「左許」，當是「左計」之誤，「石郎」當是「三郎」之誤。蓋此詩專爲伯顏弑皇后伯牙吾氏而作也。唐玄宗使玉環自縊于馬嵬，皆由平日養奸釀寇，故臨時爲陳玄禮所迫，計已左矣。伯牙吾氏兄弟謀逆，未嘗與聞，而伯顏擅執帝后，戕諸民舍，律以《春秋》之法，其可容乎？「日月」即君后之謂也。

《**蘂珠曲**》薩龍光《雁門集注》：案，此詩亦爲王守素作，蓋以諷世之入道不終者。首四句，言野鶴方棄俗，而守素亦不牽于俗情；次四句，言其召入山，始動幽怨，蓋痛野鶴之將死也。「天風」八句，言野鶴既死，守素亦隨即入道。「天台」、「巫山」四句，以比世人之入道不終，正起下四句，見守素矢節之堅，而今亦已老矣。《輟耕錄》及李舉本序中，皆以守素時七十，蓋前至元初時

人也。

《南臺看月歌》 薩龍光《雁門集注》：此詩因南臺山對月而自寓飄零之感也。「昔龍」已下八句，蓋爲新罷科學而發。前四句作比說，言上雖不求才，而懷珠者無不願上金臺之釣也。後四句則直說，言乾坤雖空闊，不能廢詩書之理，天下英雄生當盛世，又安能舍科舉而別有進階乎？末四句作一轉語，言己亦金臺之駿，而今猶是單寒，不克自振者，語似爲天下英雄慰，而實自寓無限感傷之意。

《枯荷》 薩龍光《雁門集注》：詳觀詩語，蓋亦前篇罷科舉之感也。首四句言回首昔年，登第只如江雲一夢，今則如枯荷之骨瘦欲僵，愁魂相弔，而新霜猶自日夜凋殘之也。「鴛鴦」、「白魚」二句，言抱文之士，方恨無以自振，而庸凡之輩，則皆攘臂挺身，正「蹇驢得意鳴春風」之候也。以上六句，皆借池中物爲比，末二句則明點出，蓋乙亥之秋，正當鄉試之年，此一時新罷，故公于二詩發此嘆也。

《西宮春日》 薩龍光《雁門集注》：末二句刺順帝寵高麗奇氏而發也。前四句與第四卷《西宮即事》絕句，凡三句同，惟「白髮儒生才進講」一句異，不知者遂以絕句爲複出，而未嘗細玩詩意耳。蓋以西宮猶是文宗昔日之西宮，公嘗在經筵進講者，而今不然矣。「天開閶闔收金瑣」，即下章「花落春深瑣閤門」之意；「簾捲奎章聽玉音」，即《長門賦》「願賜問而自進兮，得當君之玉音」之意；「白髮儒臣二句，故作懸揣之詞，蓋寓諷諫意也。

《奎章閣感興二首》 薩龍光《雁門集注》：順帝荒于遊宴，溺于佛事，賴子山之言，奎章閣不廢，蓋亦僅有存者，其臨御亦罕矣。讀二詩，公實傷今思古，感慨繫之。

《題二宮人琴壺圖》 薩龍光《雁門集注》：此詩雖是題琴壺圖，然意卻有所爲而發。時宏吉剌氏皇后賢而失寵，公蓋借此而寓諷，亦《碩人》諸詩之旨也。

《長門秋漏》 薩龍光《雁門集注》：此詩「何人夜扣相如扉」以下四句，正謂宏吉剌氏無幾微怨望意也。文君知此，《白頭吟》可以不作矣。

《北風行送王群實并寄憲副順子昌》 薩龍光《雁門集注》：此詩爲伯顏而發。公蓋抱鷹鸇之志，而絀于勢之無可如何也。伯顏自誅唐其勢後，刑賞自擅，無所不至。帝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其師浦江吳直方謂脫脫曰：「此輩苟利富貴，語若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嘗自陳忘家殉國之意，帝初猶未之信也。今觀公此詩，曰箝口，曰吞淚，至有不能出聲之痛焉。「北風吹淺淮水波」二句，言勢日益急，而禍日益深矣。末二句與韓昌黎《汴州亂》詩「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大意同。

《題過高唐》 薩龍光《雁門集注》：此詩「東風吹草綠沄沄」句，是與前一詩同時作。既有前詩，又題之者，所以重紀其事也。杜甫詩云：「高歌游宇宙，凡百愼失墜。」公詩多有國史所失載者。「詩史」之目，不必浣花一老矣。

《大同驛》 薩龍光《雁門集注》：此詩公蓋到大同驛，見時事之非，而念玉堂之遠也。曰「飛騎朝出獵」，則必地擾而事荒矣；曰「打門夜催徭」，則必政壞而民困矣。此必在至正朝。若公爲南臺掾時，則在元統間，順帝初政，猶未甚也。懷玉堂諸學士者，見將軍縣吏輩之難與處也。

《蘭皐曲》 薩龍光《雁門集注》：此詩當是路過蘭溪時作。詩云「春溪露滴蘭葉光」，是三月時也。末二句更有即事懷賢之意。

《寄埜堂》 薩龍光《雁門集注》：埜堂主人，青田葉叔至也。公《野潛堂詩》云：「溪魚鮮作膾，竹笋長成林」，此詩「池魚」云云，知野堂即野潛堂也。末句云：「讀書風雨夜，燈火野堂深」，此詩埜堂二語，言與相照應。前詩是公到青田時題其所居之堂，此詩則自杭州寄之也。

《華清曲題楊妃病齒》 薩龍光《雁門集注》：馮子振《海粟集・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數語見《輟耕錄》。此詩末後數語，大意相同。

《過淮河有感》 薩龍光《雁門集注》：《輟耕錄》：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命以佐讌，乃憤詈弗從，竟刺死之。末幾，【略】克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以從逆伏誅。嘉興張翔南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其詩有「願守臣鉅儒汗恧銜愧死莫怨」，指守吏及吳趙二人也。公與吳寅夫有舊，有倡和往來之作，故發此同行清濁之嘆也。

《飛奴》 薩龍光《雁門集注》：此詩意欲誘方、張從國家之招諭也。「借問何修得如此」四句，正是十分歆動之詞。

《蟄》 《蟫精雋》卷八：元薩天錫詠《蟄》云，【略】皆的切而奇，曲盡物情，所謂本人情、該物理，信非捕風繫影之可語詠物之楷式也。

《酹江月》（短衣瘦馬） 《詞綜偶評・元詞》：結語自謂。又「半夜鐘聲」

以下，似乎稍泛，與前不稱。《左菴詞話》卷上：薩都剌《酹江月・過淮陰》云「短衣瘦馬」，【略】雁門諸作，多感慨蒼莽之音，是咏古正格。《詞則・放歌集》評下闋：措語淒警。是「過」字神理。相題行文，不然竟似淮陰吊古題矣。《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二：尚有《念奴嬌・登鳳凰臺懷古步韻》云，【略】亦清轉可誦。

《百字令》（石頭城上）《歷代詞話》卷九：其金陵懷古詞尤多感慨，有「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傑」之句。《詞綜偶評・元詞》：用東坡原韻。（鬼火高低明滅）以上俱是觸目生慨。（「歌舞尊前」三句）略推開。（「傷心千古」二句）仍收歸石城。

《木蘭花慢》（古徐州形勝）《詞綜偶評・補錄元詞》：空字重叶。《詞則・放歌集》：（「楚歌八千」數句）聲調高朗，直逼幼安。（人生百年）一筆撇開，兔起鶻落。

《詠雨傘》《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薩天錫《詠雨傘》云「開如輪」，【略】此爲依附權門干求恩澤者發也。寫炙手氣焰，令人慨然。薩龍光《雁門集校注》：此詩譏當時方國珍、張士誠招延士大夫歸其幕下也。

《少年游》（去年人在鳳凰池）《歷代詞話》卷九：薩天錫《小闌干》詞云：「去年人在鳳凰池。」【略】筆情何減宋人。

傳記

《新元史》卷二三八《薩都剌傳》薩都剌字天錫，答失蠻氏，後徙居河間。薩都剌本朱氏子，其父養爲己出。弱冠，成泰定四年進士，授應奉翰林文字。擢御史於南臺，以彈劾權貴，左遷鎮江錄事司達魯花赤，歷淮西廉訪司經歷，至正三年擢江浙行省郎中，遷江南行臺侍御史。明年，左遷淮西江北道經歷。詩才清麗，名冠一時，虞集雅重之。晚年寓居武林，每風日晴好，輒肩一杖，挂瓢笠，踏芒鞋，凡深巖邃壑，無不窮其幽勝，興至，則發爲詩歌。著有《雁門集》八卷，《西湖十景詞》一卷。後入方國珍幕府卒。

至順《鎮江志》卷一六（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六（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薩都剌《溪行中秋翫月并序》余乃薩氏子，家無田，囊無儲。始，以進士入官，爲京口錄事長，南行臺辟爲掾。繼而御史臺奏爲燕南架閣官，歲餘遷閩海廉訪知事，又歲餘，詔進河北廉訪經歷。皆奉其母而行，以祿養也。後至元三年八月望，舟泊延平津，是夕星河燦然，天無翳雲，月如白日，溪聲潺湲若奏樂，四山環抱，如拱如立，如侍左右，奔走執事者。薩氏子奉母坐船上，與其婦具酒肴盤饌，奉觴上壽。繼而若妹若壻，若婢若僕，以次而進，和而不褻，謹而怡怡，月色蕩酒，而溪韻雜笑談，母懽甚至。舟人醉飲，亦相與鼓枻，作南歌而樂。今夕何夕，不知奉親之在異鄉也。嗟夫，昔人所謂宦游之樂，不如奉親之樂，實天樂也。薩氏子於是命婦盥爵，滿以酒，再拜爲母壽，而作歌。

又《武夷詩集序》後至元三年丁丑九月，僕遷官出閩，過武夷，遇京兆杜清碧先生，卧遊山溪，因覽竟日。夜宿萬年宮，提舉張一村者，攜古今名人遊山題咏二帙，欲壽諸梓，俾予爲序。

干文傳《雁門集序》君姓薩，名都剌，「薩都拉」云者，即華人所謂濟善也，天錫其字，別號直齋。亦以生居鴈門，遂取名集。又有巧題百首，皆七言律，別爲一集云。

《書史會要》卷七薩都剌字天錫，回紇人。登進士第，官至淮西廉訪司經歷，有詩名，善楷書。

《研北雜志》卷上鮮于伯機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十有二人：楊子構（肯堂）、趙明叔（文昌）、郭右之、燕公楠、高彥敬（克恭）、李仲實（衎）、趙子昂、子俊、張師道（伯淳）、石民瞻（巖）、吳和之（文貴）、薩天錫。

徐煒《雁門集序》天錫始以進士入官，爲京口錄事長，南行臺辟爲掾。繼而御史臺奏爲燕南架閣官，歲餘，遷閩海廉訪司知事。又歲餘，詔進河北廉訪司經歷。皆奉母而行，以祿養也。後至元丁丑別閩中，與馬伯庸、揭曼碩、虞

伯生、陳衆仲、張伯雨、杜伯原，皆同時唱和云。

《兩浙名賢錄》卷五四 天錫寓居武林，博雅工詩文，風流俊逸。每風日晴美，輒肩一杖，掛瓢笠，腳踏雙屐，人跡所不到者，無不窮其幽勝，至得意處，輒席草坐，徘徊終日不能去。興至，則發爲詩歌。今兩山間多有遺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薩都拉字天錫，號直齋。其祖曰薩拉布哈，父曰傲拉齊，以世勳鎮雲、代，居于雁門，故世稱「雁門薩都拉」，實蒙古人也。舊本有干文傳序，稱「薩都拉者，譯言濟善也」。（案：「薩都拉」，蒙古語結親也。此云濟善，疑文傳以不諳譯語致誤。今姑仍原文，而附訂于此。）則本以蒙古之語，連三字爲名，而集中《溪行中秋玩月詩》乃自稱爲「薩氏子」，殊不可解。又孔齊《至正直記》載薩都拉本朱姓，非傲拉齊所生，其說不知何據？豈本非蒙古之人，故不諳蒙古之語，竟誤執名爲姓耶？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據所自序，稱始以進士入官，爲京口錄事長，南行臺辟爲掾；繼而御史臺奏爲燕南架閣官，遷閩海廉訪知事，進河北廉訪經歷。干文傳序則稱其登泰定丁卯第，應奉翰林文字，除燕南經歷，陞侍御史于南臺。以彈劾權貴，左遷鎮江錄事宣差，後陟官閩憲幕，與自序稍有不同。然自序當得其實也。

《雁門集注》附錄《憲司題名碑》 薩都剌，前承事郎、燕南河北道廉訪司照磨，今除是職，授文林郎。後至元二年四月初八日到任，次年八月陞除燕南經歷。

又附錄《鎮江府志》 薩都剌【略】天曆元年授錄事司達魯花赤。始至，設闤闠，制權衡，俾市物者各得其平。歲大祲，白太守，發廩以賑，全活數十萬人。俗尚巫，以禍福惑愚民，都剌捕治之。素工詩，於京口山水多留題咏。

又附錄《江南通志·流寓》 元薩天錫，泰定進士，爲燕南廉訪司照磨。登司空山太白臺，歎曰：「此老眞山水精也！」遂結廬其下，避世終焉。

又《雁門集注·倡和詩》後跋 錢氏《列朝詩集》稱方國珍盛時，公與林彬、朱右輩咸往依之。顧俠君未及是正，反致疑公集中無浙江往來之作，不知公未嘗依方氏幕下，何從有往來之作？考《江南通志·徽州府·流寓》載公登司空山太白臺，歎曰：「此老眞山水精也！」遂結廬其下終焉，是公未遊方氏之門，已有明證矣。況《明史·文苑傳》及瞿宗吉《詩話》載：「丁鶴年，回回人，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轉徙逃匿，爲童子師，或寄僧舍，賣漿自給。」公亦色目人，其爲方氏所忌又不待言。然則公豈依方氏者？錢氏好爲謬說，固不足怪。然此係公出處大節，不可以不辯。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至元丁丑干文傳序，謂其名都剌者，華言濟善也。又云父阿魯赤鎮燕代，天錫生于雁門，冒姓薩氏。然元色目人無一定之姓，其說不知是否？孔齊《至正直記》云：天錫，京口朱氏子，冒爲西域回回人。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天錫別號直齋，薩都剌者，華人所謂濟善也。本答失蠻氏，祖父以勳留鎮雲、代，遂籍河間，生於雁門，集因以名。弱冠，成泰定丁卯進士，授應奉翰林文字。擢南臺御史，以彈劾權貴，左遷鎮江錄事，歷淮西廉訪經歷。晚年寓居武林，每風日晴好，輒游巖壑，窮其幽勝，興至發爲詩歌，流麗清婉，長於言情。

作品本事

《河朔訪古記》卷上 玉華宮在眞定路城中衙城之北、潭園之東，是爲睿宗仁聖景襄皇帝之神御殿，奉安御容者也。華麗擬于宮掖。制命羽流崇奉香燈，歲時月日，中書以故事奏聞，命集賢院臣代祀，函香致醴，遣太常雅樂，具朝服，備牲牢，行三獻之禮。元統乙亥，監禮官薩都剌天錫有詩詠其事。

薩龍光《雁門集注》 《浙河莫朮者禱雨驗甚二首》解題：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巳。公生於至元九年壬申，至是年十八歲。本集之詩以是年爲始。

又 《醉歌行》解題：元廢科舉四十餘年，至仁宗皇慶二年，准中書省臣之奏，始行之。科舉既廢，士無入仕之階，公故借紅樓弟子發之。杜詩云：「紈絝不餓死，儒冠每誤身。」同此一嘆也。一時經商之計，其爲百憂所迫，已見于此。

又 《清明遊鶴林寺》解題：公集中鎮江諸詩，皆爲京口錄事時作，在致和、天曆間。獨此篇及上篇《登北固山次韻》詩稱「少年」，知公客游吳楚，道經鎮江；此時曹克明爲南臺正，爲淮海書院山長，書院在丹徒縣治西。過此，曹爲南臺掾，爲省郎，或亦游歷此地，則在仁宗、英宗朝，公之年乃非少矣。自《崔鎮》以下四詩，皆清明前後作。

又 《客中九日二首》解題：元自科舉法廢，士或習刀筆以爲吏胥，或執

僕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鬻販以爲工匠商賈。此見于王鶚等所奏者。今觀公詩，亦不免服賈爲孝養之資。《溪行中秋玩月詩序》云：「家無田，囊無儲。」《歌行詩》云：「家口相煎百憂集。」然則遠商之計，夫豈得已哉。

又《胡桃》解題：案，此詩疑爲販客以胡桃來東南者，故作是戲之。

又《述懷》、《安分》、《芒鞋》解題：以上四詩（按，包括《胡桃》詩），或依舊韻，或以類相從。《述懷》一詩，已發思歸之嘆，《安分》、《芒鞋》二詩，蓋歸計決矣。

又《燈草》解題：《堯山堂外紀》採入此首。又：前詩有諷刺意，此詩似爲解嘲者。文敏以秀王之孫，失身于元，當時姚燧輩頗欲恃才輕視之，見于《元史》姚傳。張雨亦譏其子雍《梅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見而媿之，遂不復作。見于葉子奇《草木子》。此詩首二句似反伯雨意。「瑤田」四句，言世祖之簡拔，仁宗之優眷，略其節而尚其心也。世祖嘗命賦詩譏留夢炎，其詩有云：「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是刮腹明心之謂也。其論至元鈔法，及死命勸阿剌渾撒里奏蠲除數十萬錢糧，又勸撒里奏數桑哥罪惡，皆不過數言而弭天變、除民害。七八句言其有補益於人也。以上皆表白其存心、行事之善。然當日譏之者多，而忌讒之者亦不少。故文敏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韋哈剌哈孫素奇虐，以事中之，會修《世祖實錄》，召還京師，乃解。「侯門」二句，言其受兩朝貴顯已極也。文敏素通佛老之旨，仁宗稱「人所莫及」，故「慧燈正性」句亦作禪語解之。「韓堂」以下，蓋仁宗嘗與詞臣論文學之士，以文敏比唐李白、宋蘇軾，今置之館閣，典司述作，惟此庶可藉爲藏身之地耳。楊載嘆其才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豈知文敏當日若以經濟顯，安所得以全其身哉。「韓堂」用昌黎《短燈檠》詩，「金蓮」用翰林故事，「紅藥」用謝侍中書省事也。此詩以首二句觀之，當是文敏請歸江南以後之作。

又《花山寺投壺》解題：《虞道園集》有《寄丁卯進士薩某（都剌天錫）》詩云：「江上新詩好，亦知公事閑。投壺深竹裏，繫馬古松間。」指此詩也。投壺、繫馬，皆用公詩中語。虞寄詩在明年三月，則此詩當在是年之秋矣。

又《寄同年友》解題：「三年歲月間」，自丁卯登第後，至是年已巳，歷三年矣。末句暗指泰定帝崩、文宗逐幼主而弒其兄明宗，一年之間，四更其主，而三改元也。

又《寒夜與王記室宴集》、《新用韻贈鐵將軍二首》解題：以上三首，從葉石君校本及顧本分作兩題。舊刻合三首爲一題，作《寒夜與王記室宴集》，則「二君豪飲」語，不知所指矣。第三首「今年收功入將府」句，當是文宗遣兵陷上都，或燕帖木兒與陝西行省交戰，鐵將軍亦在行間也。

又《和學士伯生虞先生寄韻》、《次韻答奎章虞閣老伯生見寄》：前詩是和，此詩是答。和者不必拘所寄之詩之意，答則必就其詩意應之。虞之寄詩爲公《花山寺投壺》一首而寄也，故首一句云「江上新詩好」，指花山寺之詩而言。虞侍中即用其語。今公此答，一句屬虞，一句屬己，兩兩相形，見一忙一閑之大不相類。蓋由其官清訟閑所致，而亦自寓下僚之恨也。少陵云：「能者操舟疾若風」，而公則操舟泛泛矣。前詩專就虞學士寫，與此懸殊。顧俠君《元詩選》未及訂訛，而以此詩入《李季和集》中，考《元史》本傳，李無官鎮江事迹，而情事亦絕不相侔，故特駁正如此。

又《季子廟》解題：末二句暗指仁宗背約，文宗爭立，非專指李家兄弟也。然建成之弒，與旺忽察都之變亦何異？

又《寄省郎郭天錫》解題：佑之嘗赴江南行省，辟充掾史，僦居錢塘甘泉場快雪齋。詩中「西湖」、「北固」二語，蓋佑之家在京口，而其時則寓居錢塘也。

又《宿因勝莊二首》解題：因勝莊即寺中之莊也。「裁詩」、「題壁」二句，蓋惓惓有留別意。又鶴林寺主人了即休住鶴林寺，當亦兼往因勝寺，故第一卷《次休上人見寄》有「深沉竹院白日靜」，及第五卷《寄鶴林主人》「逢秋竹院愈荒涼」等句。郭佑之寄詩亦云「果茶來竹院」，則知竹院即在莊中也。此詩當是公將赴都，與鶴林寺主人留別之作。

又《送韓伯高》解題：是夏公以職滿進京，故云「使君買舟渡江去」也。「抱才」二句，言其在國史院、集賢院時；「自憐」二句，言韓以治書侍御史赴召，今日江湖之上，公南去而韓北來，他日離合之感，當何如乎？

又《外集》《王孫曲》解題：文宗皇帝有三子，長阿剌忒答納，天曆元年，以帝潛邸所用工匠百五十人立異樣局賜之。至順元年三月封燕王，立宮相都總管府，以燕帖木兒領之。次燕帖古思，初名古納答剌，至順三年正月疹疾愈，賜醫丞乳媼宦者衛士六百人，金銀鈔帛以萬計。九月市故丞相府第，命

燕帖木兒奉皇子居之。次太平訥，初名寶寧，天曆元年命保養于大司農賈住家。又至順二年詔以燕帖木兒之子塔剌海爲子。此詩當是指文宗諸子。

又《題進士索士岩詩卷士岩與余同榜又同爲燕南官由翰林編修爲御史臺掾兼經筵檢討除爲燕南廉訪經歷》解題：至順元年庚午，公爲京口錄事，有寄士岩詩，云：「俸薄無餘積，家貧有病妻。」時士岩爲內御史臺掾也。此詩「弱妻貧且病」二語，指士巖言，「窮巷回車轍」二語，蓋公官翰林在京，餞其出行也。

又《宿淮南長蘆寺》解題：此詩李衛《畿輔通志》誤收，題作「宿長蘆」三字，然詩中「春歸寺」、「晚渡江」二句，則爲六合之長蘆寺可知。且北條安得有江？李孝光《五峰集》有《次薩使君韻》可證。

又《夏夜積雨霽陰雲不收病坐南軒月復出》解題：公《小闌干》詞一闋，有云「去年人在鳳凰池，銀燭夜彈絲」，又云「今年冷落江南夜，心事有誰知」。知公是由翰林應奉出爲南臺掾也。此詩末二句亦然。

又《殿試謝恩次韻》解題：《家譜》：天與公之子守仁公名仲禮，于是年廷試同榜及第，故有是作。「小臣」二句，公時蓋自應奉翰林遷爲南臺掾也。

又《遊吳山紫陽菴》解題：《西湖志・碑碣部》：薩都剌《遊紫陽洞詩》，在瑞石山紫陽菴，題「紫陽勝境」，元肅政廉訪知事雁門薩天錫行書。

又《贈陳衆仲》解題：此詩據陳本傳及《安雅堂集》編次。其集有次韻云：「燕南幕府文章客，澤國相逢讌集齊。」蓋公以燕南照磨遷閩南廉訪知事也。

又《北人塚上》解題：詩中「兒身有祿親不待，親墳無主兒義辜」二句，蓋公父阿魯赤公卒于英宗至治時，在壬戌、癸亥間，公母夫人則祿養，在閩時年已八十餘，見于下《奉母出閩》之詩。又云「自言家住大河北，閩海相望六十六」，所云「六十六」，公蓋自數其年也。以是年後至元丁丑逆數至六十六年，爲世祖至元九年壬申，是公之生年也。

又《過揚州》解題：公入閩在丙子四月，出閩在本年丁丑八月。「買舟」二句是出閩時也。末二句寫六谷之白雲，蓋借用瓊花爲比。乃編詩者誤以爲揚州之瓊花觀，故詩目題作《過揚州》。今從葉石君本編次于此。

又《和馬昂夫賞心亭懷古》解題：「白髮詞臣」云云，蓋公于後至元六年再官翰林也。茲爲南行臺侍御史，馬昂夫以衢州府調爲太平路總管，故得相遇于此。

又《送僧來復歸廬山》解題：桑喬《廬山紀事》：佛印了元禪師住持開先時，手植松若干株于寺前，皆大十圍，蒼翠郁然，甚壯觀。其後，僧南楚越盡伐之去，別建一寺，俄而焚毀，識者謂有數云。案，公末二語，正用此事。

又《繡鞋》解題：此詩當是與丁鶴年避方國珍之禍，辭浙東而赴安慶也。「猶恐人窺針綫情」及「濕重東風抬不起」等語，皆有畏禍轉徙之意。浣溪亦屬浙東紹興地，公是時蓋知方氏必將據慶元也。

又附錄《明一統志》 樂陵臺在河間府獻縣，元薩天錫七夕後一夜臺上倚梧桐望月，有《懷李侍御》詩。

又附錄《堯山堂外記》 有以繡枕遺薩天錫者，枕上繡楊貴妃看鸚鵡，高力士侍側。天錫善其補製得體，爲賦《鸚鵡曲》答之。

又附錄曹學佺《紹興府名勝志》 東蜀山，西蜀山，在蕭山縣南十二里。兩山對峙，無所連屬，故名。亦以爲似蜀之峨眉山。元薩天錫詩「蜀山秀東國，翠色分峨眉」是也。

又附錄《七修類稿》 僧舊著黑衣，元文宗寵愛訢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略】又薩天錫《贈訢笑隱》詩云：「客遇鐘鳴飯，僧披御賜衣。」正謂是也。

又附錄《江西通志》 紫溪在鉛山縣西南四十里，源出紫石壟，六十里入桐源。又有紫溪嶺。元薩天錫詩「綠雲迷合紫溪嶺，白雨遙掛烏石山」。又：鉛山縣南七里分水嶺，江閩自此分流。薩天錫詩「曉度分水嶺，身在雲霧中」是也。

又附錄《杭州府志》 丁野鶴，錢塘人，延祐初居吳山紫陽菴，導引辟穀者二十餘年。一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書偈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鎖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謂之騎鶴化。守素束髮簪冠，著道士服，漆夫遺骸而奉之，二十年跡不下山，年逾七十，幾于得道。薩天錫贈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人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點在，玉簫聲斷彩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跡，獨坐蒼苔補道衣。」

又附錄王延年《閩江考》 自太平驛南入延平府界四十五里，爲房村鋪，又十里曰大橫驛，又三十里爲黯淡灘，其間諸灘曰汾，曰竹林，曰高桐，曰鑿，

而黯澹灘最險。劉子翬詩云：「清灘白晝雷霆作，亂石驚湍犬牙錯。」薩都剌歌云：「長山亂石如疊齒，前後行船如附蟻。逆湍冲激若登天，性命須臾薄如紙。」雖僧無示鑿之，劉滋開之，而舟人畏之如故耳。

又附錄陳學夔《榕城景物錄》 冶山，一名東冶。元薩天錫詩：「銅獸暗隨秋露泣，野鴉多背夕陽還。」

又附錄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 《水經注》鄭城縣東南隅水有狐狸淀，俗溷謂之掘鯉淀。淀有蒲柳，多菱芡之屬，居民利之。潘自牧《記纂淵海》：「撅鯉淀在任邱東南，鄭州九十九淀，此其一也。」元薩天錫《贈莫州縣尹詩》云：「民居星散無官訟，里巷秋深盡水田。禾稼半生城郭裏，槐花亂落縣門前。」今治雖廢，風景尚依然也。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薩天錫詩》一部一冊，闕。 又：《薩天錫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薩都剌天錫詩》二冊。

《秘閣書目・文集》 《薩天錫詩》一冊。

《汲古閣校刻書目》 《薩天錫詩》三卷，又《集外詩》，二百九葉。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薩天錫集》八卷。 又卷一三：《薩天錫詩集》二冊，八卷，薩都剌。

《萬卷堂書目》卷四 《薩天錫詩》二卷，薩都剌。

《古今書刻》卷上 山東魯府：《薩天錫詩》。

《近古堂書目》卷下 《薩天錫詩》前、後集。 又：《雁門集》。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薩天錫詩集》一本。

《百川書志》卷一五 《薩天錫詩集》七卷，閩縣知事雁門薩都剌天錫撰。

《玄賞齋書目》卷七 《薩天錫詩》前後集。 又：《雁門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薩天錫詩集》二卷。 又：《薩天錫詩集》三卷。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雁門集》一本。

劉子鍾《雁門集序》 兗府太守關西趙公廷猗，【略】見是編而甚喜，不敢自私於一己，將繡梓以播於衆人，謂予宜序其所由來。

李舉《雁門集題識》 天錫薩先生爲同郡先達，其詩集傳播於世，前人序之備矣，余何言哉？板刻歲久，魯魚浸多，恐後學不便觀覽，乃捐俸資重繡諸梓以廣其傳云。

薩錡《雁門集跋》 但念兵燹以來，舊本散佚，不肖琦讀書中秘，得窺石室之藏，謹輯遺篇，彙錄以傳。編摩考訂，以一體爲一卷，合舊刻二十卷，總而爲六。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薩天錫詩集》二卷，又《雁門集》六卷。

《綽雲樓書目》 《薩天錫詩》前後集。

《樸學齋藏書目》 薩都剌《雁門集》□卷。

徐㷭《雁門集序》 薩都剌，字天錫，鴈門人。元統乙亥歲，拜官閩憲司知事，著詩數百篇傳於世。成化乙巳，兗州守關中趙蘭得仁和沈文進家藏舊本，鋟梓於郡齋。越弘治癸亥，東昌守鴈門李舉又梓之。

毛晉《雁門集・集外詩跋》 薩天錫詩，曹氏、潘氏選本寂寥，余所梓略備。今復從荻匾王氏得《雁門集》八卷，分體詩四百二十首有奇，末附《詩餘》十有一闋。至正間，吳郡干文傳爲序。又有巧題七言八句百首，別爲一集，余未曾見。今止採前刻所不載者，又得如干首，一以追表代郡應運之風雅，一以自懺髫年撰錄之午舛云爾。

葉恭煥《明弘治十六年李舉刻本薩天錫詩集題款》 隆慶壬申歲，葉伯寅收藏。

毛綬萬《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元人十集本薩天錫詩集跋》 歲在甲申秋九月重陽後，風雨浹旬，檢得《雁門集》抄本，手校一過。兩集殊多異同，頗有讀書之樂。兩集，《雁門》較勝。

何焯《跋汲古閣雁門集後》 毛氏雖補刻不載諸篇，而已刻者竟未刊正訛謬。康熙丙戌長至前四日，得包山葉石君校本，改字數百，庶幾復《鴈門集》之舊矣。

又《又跋雁門集》 癸巳冬，得元季人寫本一冊，乃崑山葉文莊公故書。卷首有巡撫宣府關防，所有詩僅百餘篇，復從之校補二十餘字。書跡間架似王叔明、倪元鎮，蓋於時風氣，用筆細勁，得褚公之筋，宗老道林以爲弘、正以後書家不窺此秘也。

沈巖《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元人十集本薩天錫詩集跋》 此冊爲虞山汲古閣藏書，所改即據樸學齋校本。癸亥二月雨雪，杜門，復從吾師義門先生閱本，參勘是正，差爲善本矣。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壬集》 《薩天錫集》三卷，《外集》三卷，元河東廉訪經歷鴈門薩都剌撰。

薩希亮《雁門集跋》 我諸祖翰林應奉直齋公著有《雁門集》二十卷，一刻于元至正末年，再刻于六世祖宗伯鈍菴公，又刻于兗州守廷猗趙公，又刻于東昌守鴈門李公。或出子孫揄揚，或出詞林題品，總以彝好在人，雅有同心，但歲久滋湮，舊板盡失，而家傳諸本亦皆漶漫剝蝕，魯魚亥豕，不無異同。不肖希亮爰命諸子容輩參訂舊本，合而梓之，以貽永久。【略】時康熙庚申花朝，重梓于半野軒。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雁門集》三卷、《集外詩》一卷，【略】元薩都拉撰。【略】集本八卷，世罕流傳。毛晉得別本刊之，併爲三卷。後得荻匾王氏舊本，乃以此本未載者別爲《集外詩》一卷，而其集復完。其中《城東觀杏花》一詩，今載《道園學古錄》中，顯爲誤入，則編類亦未甚確。然八卷之本，今不可得，故姑仍以此本著錄。晉跋又稱：尚有巧題七言八句百首，別爲一集。惜其未見。今距晉又百餘載，其存佚益不可知矣。

朱珪《雁門集序》 露蕭農部慨然念其先世刻板之取於六丁也，乃就流傳諸本，考證譌缺，將重刻之，而質之於予。予爲借得同年翁覃溪宮詹所藏舊本，蓋隆慶壬申葉伯寅收藏者，斷以爲弘治李舉重刻趙蘭之本也，以校汲古閣毛氏本，多從之，農部甚喜。

薩龍光《編注雁門集緣起》 《雁門集》二十卷，元至正末年已有刻本，爲直齋公所手定者，今不可復見矣。其後再刻於明成化乙巳，兗州守關中趙蘭得仁和沈文進家藏舊本，鋟梓於郡齋。三刻於弘治癸亥，東昌守雁門李舉題曰《薩天錫詩集》，前有成化劉子鍾、趙蘭二序。劉序首行亦題曰「薩天錫詩集序」六字，其下墨書「隆慶壬申歲葉伯寅收藏」十字，鈐「葉伯寅圖書」一。趙、李二序無標題。據李序，乃就趙本重刻之，非他本也。而徐興公又云：「二本互有異同，一題曰《雁門集》，一題曰《薩天錫集》。」豈題《雁門集》者趙本歟？四刻於毛晉汲古閣《元詩十家選》，題曰《天錫集》三卷，字句多同李本。毛跋云：「曹氏、潘氏選本寂寥，後得《雁門集》八卷於荻匾王氏，因采前刻所不載者，爲集外詩一卷。」五刻於顧嗣立《元詩選》，兼採趙、李二本，附注異同，又有稱別本者，則包山葉石君之校本也。此外有元季人寫本，係崑山葉盛所藏，故書卷首有「巡撫宣府關防」，所有詩百餘篇。然荻匾王氏及包山、崑山、二葉氏之本，則未知爲何本也？家中所傳之《雁門集》，初刻於明天順己卯，十一世祖宗伯鈍菴公跋，中言：「彙輯遺篇，合舊刻二十卷，總而爲六。」在趙、李二刻之前。再刻於康熙庚申五世祖葛齋公，亦作六卷，在毛刻之後、顧刻之前。凡此皆流傳各本，惟趙本未及見，餘皆親爲校對異同者。至所稱卷數，有八卷、六卷、四卷之不同，要皆非直齋公手定二十卷之舊矣。葛齋公舊本，辛丑家中不戒於火，板刻悉燬。龍光時在詞館，謀欲鐫梓，而所見只毛、顧兩本。後來朱石君先生爲借得翁覃溪先生所藏李刻《薩天錫詩集》，因而合毛、顧爲三本，編校刊行。然都中攜書甚少，中間注釋，頗多訛誤。戊申，龍光丁艱奔里，其板由海舟而回，中道又厄於水。以今思之，或先靈有所警而使然歟？歸里後將二十載，惟以祖集未刻縈抱在心，思欲挽救前愆，乃加意搜采遺佚。增多舊刻三十一篇，并考證舊聞，倣任子淵、史公儀譜《山谷內外集》之例，以詩繫年。其有一二不可考者，亦即依其例，或從書次，或以類相從。其有關於時事及編年者，各詳註其本末。離爲一十四卷，大概以一官爲一卷，則倣梁王筠以一官爲一集之例也。中間各本同異，并臚列於字句之下，則倣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也。每詩末多附以「謹案」，則倣許愼《五經異義》之例也。本集十四卷之外，附載《倡和錄》一卷，《別錄》一卷，凡以資考證焉。本集序跋，俱依舊次。在都校刻時，朱石君、翁覃溪二先生均惠序言，今仍取爲弁首，以志弗諼。

又《跋倡和詩》 直齋公《雁門集》舊有二十卷，今僅存六卷。【略】至於浙東之詩，則本集所載及金華、會稽、蕭山、山陰、上虞各志所收，皆有之。惟公《南臺月》詩云「黃河太華三登臨」，是公嘗到華州，而集中無一詩，此其佚也。他如張貞居《句曲外史集》有《答次韻見寄》七言絕句一首，李季和《五峰集》有《和城字韻》五言律一首，《和秋日海棠韻》七言古一首，《次薩某韻》七言絕句一首，《次薩郎中次蕭御史韻》七言絕句一首，《次韻雜咏》七言絕句四首之一、二、三首，今集中並皆失之矣。若夫《宮詞》二十首，見于楊廉夫和序七言律《巧題》一百首，見於干壽道本集序，《西湖十景詞》一卷，見於《宣德仁和縣志》及邵戒山《續弘簡錄》。凡皆前載之有可考，因得指其篇之亡也，而其餘散佚所不及知者，又難以指數矣。茲錄《倡酬詩》一卷，庶幾藉爲搜採之助，正區

區所以存公詩之意也夫。

《也是園藏書目》　薩天錫《雁門集》八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薩天錫雁門集》八卷。新刻通一卷，此則八卷。前列至元丁丑干文傳序。天錫父阿魯赤留鎮燕、代，生君于雁門，故以《雁門》名其詩。後附詞十一首。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薩都剌《雁門集》八卷，又《集外詩》一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二　《雁門集》六卷，明刊本。元代郡薩天錫著。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雁門集》八卷，元河北廉訪經歷雁門薩都拉天錫著。

《補遼金元藝文志》　薩都剌《鴈門集》六卷，又《詩集》三卷，又《集外詩》一卷。

島田翰《刻永和本薩天錫逸詩序》　《雁門集》二十卷，天錫所手定。至正丁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兼集賢待制、史局總裁官吳郡干文傳序之。至正末年已有刻本。再刻於明天順己卯，是其遠孫賜進士第、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薩錡彙輯遺篇，以一體爲一卷，合舊刻二十卷，總而爲六卷者。三刻於成化乙巳，乃賜進士、中順大夫、知兗州府事關中趙蘭得仁和沈文進家藏舊本，惜其無刊本，乃捐俸鋟梓於郡齋，分爲八卷者。四刻於弘治癸亥，東昌知府雁門李舉就趙本所重雕，唯改題曰《薩天錫詩集》。然干文傳序云「嘗出其所作之詩曰《雁門集》者見示」，則其作《薩天錫詩集》者非矣。五刻於毛晉汲古閣，分爲三卷，題曰《薩天錫詩集》。後晉得《雁門集》八卷於荻匾王氏，校對前刻所不具者爲《集外詩》一卷，又改題《雁門集》。其前刻多同李本，後刻乃頗類趙刻。蓋李氏雖據趙本刻之，互有異同也。六刻於清康熙庚申，遠孫薩希亮所刻，亦作六卷。七刻於顧嗣立《元詩選》，採趙、李二本。附注異同，又兼採包山葉石君樹蓮之校本，葉校即據趙刻校者。八刻於嘉慶丁卯，乃遠孫薩龍光所搜採補入，離爲十四卷，附《詩餘》、《倡和錄》、《別錄》，以一官爲一卷，臚列異同，附注案語，所增多凡三十一篇。蓋二十卷本最古，八卷、六卷二本又次之，而龍光所編爲最全矣。二十卷之書，今不知其存否？其餘諸本皆嘗爲點校，而其數略相同。是篇則起《龍涎香》，終《青絹贊》，七律凡一百三十八首，七絕三首，五絕一首。後附薩文七篇，皆係爲緇徒所作。今較之於《雁門集》，七律凡八十九首，七絕二首，五絕一首，皆《雁門集》無載者。【略】而其已(所)見於《雁門集》七律四十九首，亦極多異同，且善於《雁門集》。干文傳《序》云：「又有《巧題》百首，皆七言律，別爲一集。」毛晉《跋》云：「尚有無題七言八句百首，別爲一集。」而正與是篇合，即知是篇則明、清之逸篇，而天錫在時已爲《雁門集》以外之單行本也亦確矣。書爲永和丙辰刻本，丙辰即當明洪武九年，相其版貌，蓋據元季刻本所覆鐫，但今未知其出於何年刻本。而明曆丁酉、元祿甲戌諸刻，皆就慶長壬寅攙入本而刻之，無足貴矣。【略】是書元收在我《群書點勘》中，蘇峰先生將合刻寒山、天錫二集，屬校於予。【略】故以《寒山集》比當時監刻諸本已多壞字，以是書視《寒山集》又更加多。【略】故予之校是書也，必愼必遵，雖知其爲顯誤，亦不敢校改，蓋將使世之君子知舊書之不可臆改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雁門集》八卷，鈔成化刊本，宋蔚如校藏，代郡薩都剌天錫。【略】《四庫》著錄《雁門集》三卷，《集外詩》一卷，即汲古閣所刊者。總目云：「《集》本八卷，世罕流傳。又有《巧題》七言律百首，別爲一集。」毛晉跋稱「亦不可得」。此乃八卷本，前有至正丁丑八月禮部尚書兼集賢待制、史局總裁官吳郡干文傳序，後有成化甲辰春蘇臺張習序，即《讀書敏求記》所載是也。舊爲宋賓王校，張訒菴藏，黃蕘圃手跋。　又：《薩天錫詩集》一卷，明弘治刊本。天錫詩首編於至正丁丑，繼刊於成化甲辰，有干序、張跋可證。乃成化二十一年後甲辰止一載，而兗州知府關中趙蘭跋稱得元《薩天錫詩集》於仁和沈文進，見其詞氣雄渾清雅，興寄高遠，惜無刻本，所傳不廣；捐俸鋟梓，屬玉田劉子鍾爲前序。至弘治十六年，東昌知府雁門李舉又以同郡先達之集，歲久版漶，不便觀覽，重繡諸梓，自識小跋。蓋地殊南北，所見不同，故各自版行。此本自首迄尾，葉數俱排長號，且有國初人用明太平州官牘餘紙，於每體之後補錄詩篇，尤可備參。金氏《文瑞樓書目》曾著於錄。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薩雁門集》，元刊八卷，汲古閣刻三卷，附《集外詩》一卷，即《四庫》著錄本也。此本分體不分卷，按《絳雲樓書目》有《薩天錫前後集》、《雁門集》，所謂《雁門集》者，當即八卷本，《前後集》即此本也。此本板心標「前一」，訖「前五十一」，是爲《前集》。《前集》之後，又自一起至八十五空白，不標「後」字，當爲《後集》。明成化二十一年兗州知府趙蘭刻之。弘治十六年，東昌知府李舉再刻。此弘治本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雁門集》八卷，元刊本。題代郡薩都剌

天錫。前有至正丁丑干文傳序。是本流傳絕少，汲古毛氏所刻，得一別本，分三卷，實未全。後獲見此本，故別刊《集外詩》一卷。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新芳薩天錫雜詩鈔全集》一冊：日本明曆三年刊本。按天錫《雁門集》本八卷，汲古刊本併爲三卷，《集外詩》一卷，有自序及干文傳序。此本無序，詩後附文七首，皆爲緇流所作。據標目稱爲《妙選稿》，則非全集也。然驗其板式，的爲從元槧重刊，惜篋中無《雁門集》，未得一校之。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薩雁門詩集》八卷，元鈔本。元薩都剌撰。【略】此八卷本，元鈔。【略】首有至正丁丑干文傳序，後有黃蕘圃跋三段。又鈔張習刻本跋，見《五元人集》中黃氏錄張跋。此本先於張刻約及百年，紙墨可證。黃氏手跋曰：「此薩天錫《雁門集》八卷，前列至元丁丑干文傳序，其詩後附詞十一首，與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云者合。新刻通一卷，失其舊第矣。余向藏薩集，係洞庭葉石君手校本。觀其跋語，似亦及此本，而詩餘本未見過，即詩之序次亦多紊亂不合。今茲夏仲五日，從友人開之顧君得此書，云是伊族人懷芳之物。懷芳素藏書而零落殆盡，斷圭殘璧，猶足託爲寶物，爰重加裝池，而儲諸篋衍。俾後之讀是集者，猶可見廬山眞面目焉。小千頃齋主人黃丕烈識。」「嘉慶丙寅立春後五日，因新收毛汲古所藏鈔本《薩天錫詩集》，重檢及此，匆匆已易一紀矣。光陰荏苒，學問荒蕪，竊自爲媿。前跋稱干文傳序，承訛作『于』，十二年前曾不知此字爲干，似前所見尚淺也。」「甲寅小春，命工瑞正重裝。甲戌中秋後一日，借得張訒菴藏宋賓王手校本，係精鈔本，校此少遜。賓王所校，蓋又據別本也。時紙有羨者，末多張跋，錄補于尾。」

郭則澐《增補雁門集編注序》 世所行《雁門集》，迭刊於元至正、明成化。迨乾隆間，其裔露蕭農部編註而別刊之，所據則弘治本也。邇者幼實媚丈篤懷先芬，復事增補，視舊註益詳。又據東瀛永和本增入逸詩若干首，中多詠物之作，即當日所謂《巧詩》者。

薩鎮冰《增補雁門集編注序》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夏，余逭暑舊都，君陸姪以增補《雁門集編注》之事見告，甚盛事也！後余以雁門爲先世梓鄉，意赴代郡或可搜輯遺聞，以補家乘。惟代遠年湮，文獻多缺，僅有州志載直齋公小傳一則，餘則無聞。蓋吾宗宦閩以後，即遷籍於閩，而雁門之支流餘裔，邈不可復識矣。自代郡折回，而漢、而寧，而返閩。君陸姪以增補事竣，馳函請序於余。余觀其所輯逸詩一卷，核與干司農文傳原序所云《巧題》百首、毛晉跋所云《無題》七言八句百首相吻合，噫！眞本湮滅歷數百年，乃得諸鄰國轉錄而來，吉光片羽，彌足珍藏，眞可謂不幸中之幸也！又《倡和錄》、《別錄》之增補，所採各書，多係出版於露蕭公編輯之後，則更足爲《雁門集》之一光也已。

薩君陸《增補雁門集編注緣起及凡例》 《雁門集編注》，高伯祖露蕭公手訂，行世已久，君陸展讀之，略加補輯。【略】 六、《逸詩》一項，乃根據日本永和本。查日本永和丙辰，爲有明洪武九年，距今凡五百餘年。日人島田翰於明治乙巳年依元本覆刊。就中爲《雁門集》所已載者，附列於原詩之後，而考訂其異同。其未見於《雁門集》者，則彙集爲一卷，名爲《逸詩補遺》。但其中有與謝宗可《詠物詩》相同者，仍特附謝集句中異同，以便考核。其採自他書者附之。 七、永和本後有逸文七篇，並《武彝詩集序》一篇，特定爲《逸文補遺》一門，以醒眉目。【略】 九、《別錄》之增補，所採書籍多係露蕭公編注以後所出版者，計增二十一條。 十、《詩餘》一卷，就前清《御選詩餘》之詞目及詞句勘校標注，以明同異。 十一、前後序跋彙爲一卷，作爲最終之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雁門集》八卷，元薩都剌撰。明成化二十年張習刊本，【略】有至正丁丑干文傳序，成化二十年張習後序。海虞瞿氏藏。此書頗罕見，余閱肆三十年，欲求一帙而不可得。 清初錢曾述古堂傳鈔明張習刊本，黑格，【略】有干文傳、張習序。鈐有清毛晉、桂馥、馬曰璐、孫星衍印。 補：《薩天錫詩集》□卷，元薩都剌撰。明末山陰祁氏澹生堂寫本，竹紙藍格，【略】存卷三至六。乙卯元宵收。 補：《雁門集》六卷，元薩都剌撰。舊寫本，【略】有元至正丁丑干文傳序及成化乙巳劉子鍾序。辛酉見。 補：《薩天錫詩集》不分卷，元薩都剌撰。明弘治十六年李舉刊本，【略】有成化二十一年劉子鍾序、知兗州府事趙蘭序。又有弘治十六年知東昌府李舉後序，稱刻于郡齋云云，則爲東昌府刊本也。 明謝肇淛小草齋寫本。【略】鈐周在浚藏印。清黃丕烈手校，有跋。 補：《新芳薩天錫雜詩妙選稿全集》不分卷，元薩都剌撰。日本明曆三年刊本，【略】無序跋，詩後附文七首，皆爲緇流而作。其詩泰半爲汲古本所無，有者字句亦多異處，疑自元刊舊本翻刻也。楊君守敬見貽。 補：《薩天錫詩集》八卷，元薩都剌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又：《雁門集》三卷、《集外詩》一卷，元薩都剌撰。明成化中刊。 弘治癸亥刊。 嘉靖十五年刊。 汲古閣

刊。嘉慶丁卯刊，十四卷，其裔孫薩龍（光）註，較足。元至正丁丑刊本，八卷，張金吾有汲古閣舊藏。補：《薩天錫詩集》三卷、《集外詩》一卷，元薩都剌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刊清初增補元人集一種本，【略】增《集外詩》一卷。

補：《雁門集》十四卷、目錄一卷、附錄一卷，元薩都剌撰，清薩龍光注。《倡和錄》一卷、《別錄》一卷。清嘉慶十二年代郡薩氏侯官刊本。辛亥春得於文德堂。

《中國善本書提要》《雁門集》八卷，一冊（北圖）。鈔本（十一行二十一字）。原題「代郡薩都剌天錫」，左耳有「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八字，即《讀書敏求記》所著錄之本也。卷內名家印記纍纍。【略】此有毛晉印記，知曾入汲古閣插架。攷汲古閣藏《雁門集》凡四、五部，黃蕘圃亦藏四部，而黃氏獨未見此本也。

《木樨軒藏書書錄》《薩天錫詩集》八卷，（元薩都剌撰），明刊本（明潘是仁刻本）。題「潘是仁訒叔甫輯校」。前有是仁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雁門集》八卷，元薩都剌撰。明成化二十年張習刻本。三冊。又：《薩天錫詩集》五卷，元薩都剌撰。明弘治十六年李舉刻本。葉恭煥題款，三冊。又：明弘治十六年李舉刻、嘉靖十五年張邦教重修本。二冊。又：《薩天錫詩集》三卷，《集外詩》一卷，元薩都剌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元人十集》本，毛綏萬校并跋，沈巖校跋并錄何焯題識，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薩天錫詩集》不分卷，二冊。元薩都拉撰。明晉安謝氏小草齋鈔本，清黃丕烈手校并跋。又：《薩天錫詩集》三卷，三冊。元薩都拉撰。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元十家詩集》本。又：《新編薩天錫雜詩妙選稿》一卷，二冊。元薩都拉撰。日本舊刊黑口本。又：《雁門集》八卷，四冊。元薩都拉撰。明鈔本，清黃丕烈手跋四則。又：《雁門集》六卷，六冊。元薩都拉撰。明末刊本。又：《雁門集》八卷，一冊。元薩都拉撰。清虞山錢氏述古堂鈔本。北平。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書籍書目》《雁門集》六卷，六冊。元薩都拉撰。清康熙庚申十九年，代郡薩希亮福建刊本。潛江甘氏舊藏。

又：《雁門集》六卷，附卷一卷，《補遺》一卷，附《唱和錄》一卷，《別錄》一卷，五冊。元薩都拉撰。清薩龍光輯。清宣統庚戌二年，代郡薩嘉曦繙刻康熙本，卷首冠薩氏遺像。

藝文

釋大訢《送薩天錫照磨赴燕南憲幕》 蕭寺留詩別，高懷不負公。江聲元自急，山勢古來雄。下榻疏鐘雨，登臺落水風。重來無幾日，除道避乘驄。

又《次韻薩天錫臺郎賦三益堂芙蓉》 華間未覺早霜殘，留伴仙人酒半闌。翡翠巢空秋浦淨，落霞飛盡暮江寒。玉眞對月啼雙頰，楚袖迎風舞七盤。持向毗邪聽說法，老翁元作色空看。

馬祖常《送薩天錫南歸》 千里鍾陵路不遙，銀河可惜未通潮。龍江擬去浮三翼，雁嶺翻來給一軺。愧有簡書煩遠使，恨無詩句詠前朝。清溪水漲荷花滿，留水南牀再見招。

虞集《與薩都拉進士》 當年薦士多材俊，忽見新詩實失驚。今日玉堂須倚馬，幾時上苑共聽鶯。賈生誰謂年猶少，庾信空慚老更成。惟有臺中馬侍御，金盤承露最多情。

吳克恭《客廣陵答薩天錫見貽韻》 汎舟春風生，江光颺雲藻。人生杜牧遊，柳色淮南道。幸欣韶芳媚，孰云春事杪。遠思極綿綿，無緣是芳草。

又《寄薩天錫時居福建憲幕》 春日江南郡，懷人杜若生。烏啼建業樹，客在福州城。桂酒銀壺重，華裾玉珮清。題詩幕中罷，應得動高情。

陳旅《寄薩天錫》 錢塘南去山總好，騎馬看山到福州。應似當年馬侍御，新詩題遍水邊樓。

又《次薩天錫韻》 千篇傑句諧金奏，一曲離歌聽玉唬。別後寒雲滿江海，鴈書何處落青泥？

傅與礪《題薩天錫歲寒圖》 松枝青冥氣千丈，野梅幽竹連蕭爽。月下微風縞袂開，塵前大雨蒼鱗長。看君墉壁有此奇，君更與此同霜姿。乍聞清瀨瀉懸石，忽若流雲生石陂。

盧琦《草萍驛和薩天錫》 林外輕風帽影斜，苔衣近染紫山霞。等閒點檢春多少，牆角薔薇幾樹花。

李孝光《次薩使君韻》 烏几繩床詩夢熟，驚聞風雨欲翻江。酒醒憶是長

蘆寺，半夜松聲繞北窗。大江北岸望南岸，山色微茫似破罾。石馬麒麟竟何有？南公空說晉諸陵。使客匆匆感歲華，杏花消息又桃花。江南佳麗春風見，柳絮樓臺十萬家。江氣蕭蕭如過雨，起看北斗挂船頭。猶憶前年稱使客，卧聽笳鼓入揚州。

又《寄薩天錫二首》 月子纖纖青海頭，使君昨夜過揚州。城中高髻瓊花曲，去聽吹簫何處樓？ 二月江城未見花，笛聲哀怨起誰家。曲中大半傷離別，馬上無人寫琵琶。

又《懷薩使君》 人到中年畏別離，況逢多病轉相思。夜深風雨滿高竹，自起挑燈讀寄詩。

又《陪觀志能薩天錫二使君遊城西光孝寺》 客子知寒歸未歸，北風鴻雁又南飛。東家借馬看黃菊，頭白山僧開竹扉。

又《和薩郎中韻》 繩床小寐聽茶熟，夢繞山風猶怒號。詩來恰逢三日雪，興教寺前春水高。 客子飄零歸未得，但願美酒爲消憂。故人若問吾消息，好說周南正滯留。

又《懷薩使君》 憎夜還聞蟋蟀吟，定知秋色上青林。坐看黃葉落四五，記得題詩入綠陰。 山雨蕭蕭到楚回，夜涼鴻鴈漸應來。題詩滿壁無人看，牆下玉簪花又開。

又《送伯循御史天錫照磨至龍灣留別》 西日杲杲馬蕭蕭，君行不行手屢招。舟人夜語見月出，客子別愁須酒澆。霜天欲雨鴻雁去，秋風未落河漢搖。寄語揚州張仲舉，月明何處問吹簫。

又《次薩使君六合詩韻》 瞿唐雪解水初迴，浪觸金山怒轉雷。惟有詩人天亦愛，迎船怪雨爲君開。

張雨《次韻答薩天錫見寄》 推敲指點據吟鞍，苦爲搜詩夢不閒。誰會鳳凰臺上意，手挼黃菊看鍾山。

又《臺掾薩天錫求識予面而之燕南八月十四夜風雨宿菌閣絕句七首明日追寄之》 李公求識少陵面，未聞草堂三日留。看公用意古人上，卻愧無言與獻酬。 鶴臺道民掩柴扃，鴈門才子宿寒廳。恰有金華一樽酒，且置茅家雙玉瓶。 巡官畏虎盛前呵，驚動燕山薩照磨。剪燭對牀詩未穩，從渠醉尉問誰何。 物華年鬢兩駸駸，憶別何堪動此心。喬木萬株天一握，菌巢獨自看秋陰。 高情常愛白雲多，雲爲漫山雨注河。野人寧知御史雨，秪見石田蘇晚禾。 走送蒲衣菴外路，歸時望見赤山湖。林子求看換鵝帖，胡郎傳送捕魚圖。 內臺最近燕南幕，博士臺郎有此除。山澤何當大人賦，寄聲多謝馬相如。

劉崧《讀薩天錫集》 三策當年動赤墀，一官南郡奏朱絲。參軍情勝丹陽酒，御史聲華白玉詩。騏驥雪迷沙苑道，鳳凰春隔上林枝。江淮蕭瑟風流遠，獨坐秋山有所思。

虞集

論述

綜論

虞集《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眞之軼駕。白雪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聊采靈芝，以遺遠友。

又《自贊》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周權《呈虞伯生修撰》（自號青城山樵蓋蜀人也） 青城仙人淸且都，眸炯巖電胸冰壺。錦裳照耀青霞裾，水玉作佩聯明珠。馭風來直承明廬，贊述大道光唐虞。朝陽孤鳳鳴高梧，冀北騏驥空群駑。蹇余濩落山澤臞，抱甕汲澗澆畦蔬。遠游非涉聲利途，願謁國士開榛蕪。顧公磊落世所無，文章價重眞璠璵。木天咫尺何時居，家聲自是行祕書。

劉岳申《與虞伯生書》 明公以不世出之才，遇聖天子，賢宰相，爲千載

相逢，與名山大川爲無窮罔極；四方之士雲合響應，爭願出我門下者，亦既有年矣。退而老於臨川之上，如眉山之陰，講道授業，載酒問奇者，日踵門而不絕，大江以南，斷無是人。

黃玠《寄呈虞伯生學士》 今代虞夫子，自是瀛洲仙。撫編誦奇文，西顧心如懸。我昔曾大父，蓋嘗治臨川。手澤幸尚存，桐宮幾百年。前賢不自譽，所望在後賢。褒嘉作美語，聲光同爛然。寸心此區區，去雁春風前。白雲不可寄，但有白雲篇。

馬祖常《虞伯生學士畫像》 韋相傳經業，楊門世講官。箕裘君自得，文字我知難。汲冢朱塗誤，秦灰墨補殘。黃流凝玉瓚，僊露滴金盤。不肯投漫刺，偏宜戴小冠。近林聽竹雨，臨澗看風湍。詔入蒲輪軟，歌歸釣石團。青山連石國，白日照長安。擬卜龜呈光，將書鶴借翰。風流圖畫裡，方自見神完。

釋善住《送虞待制歸江西還翰苑》 今代詞人手，輸公獨邁倫。見高忘勢位，思壯足精神。雪浪西江水，烟花上苑春。只應清夜月，處處照車輪。

王士熙《虞祕監山林小像》 棧閣通秦鳳，蓬山壓海鼇。石泉當壑坼，琪樹出雲高。夜月青筇杖，秋風白道袍。長吟趨谷口，獨往下亭皐。偃蹇三峰卧，逍遙八表遨。竹深時宿鶴，溪淺不容舠。經席天顏喜，村居世網逃。神全勞畫史，才美擅時髦。憩迹惟松樾，充饑有澗毛。滄浪誰唱曲，華屋意蕭騷。

李孝光《次韻虞學士見寄》 白髮眉山老，玉堂清晝閒。聲名滿天下，翰墨落人間。才俊賈太傅，行高元魯山。獨憐江海客，尊酒夜闌珊。

《道園類稿》卷首憲司牒文 伏睹前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夫虞集，閥閱名家，久居禁林，近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後韓子而繼出者，士論有所歸矣。【略】所著文章詞華典奧，追唐韓、柳之風，體制精嚴，紹宋歐、蘇之作。俾鋟諸梓以傳世，實足模範於將來。

張雨《書懷二十韻奉呈虞集賢》 昭代千齡運，斯文一柱功。初當延祐日，晚識廣陵公。朝士因推轂，先生猥擊蒙。睽乖遺廿載，寤寐接孤鳳。太史山川彥，仙儒館閣崇。置身清切上，用志杳冥中。句法黃初過，才名冀北空。朔南馳使節，江漢借歸篷。酒問餘杭姥，泉尋六一翁。境非秋水觀，寺即紫微宮。侍坐要王遠，移家近葛洪。於焉承咳唾，足以振罷癃。卓爾身爲貴，胡然老見攻。戰肥終道勝，德重豈途窮。玉趾閒迂步，麻衣病鞠躬。茶烟窗冉惹，墨沼樹玲瓏。饑甚無瑤草，招來有桂叢。輸心何落落，把袂輒悤悤。易進乘軒鶴，難追戲海鴻。明朝去吳會，長笑爲誰雄。

又《四賢帖》 四賢者，伯長袁侍講，伯庸馬中丞，伯生虞侍書，時中劉待制。玄卿裴潢手書成軸，命予題識，遂即虞公絕句韻書于後。 四明狂客已乘雲，海內文章有二君。可惜戴華劉伯壽，只今零落鳳凰群。

又《酬虞道園》 一函眞籙是遺書，想爲焚香謝紫虛。海上安期分食棗，人間長史合縣車。泥丸日月存思否，華蓋烟嵐筆札餘。絕漢清詩不埋沒，解隨霜葉墮山居。

錢良佑《良佑當奉和虞公所答詩為謝適中州盧彥紀侍郎官臨川遂書以煩往達後古愚編修見之謂宜以附卷末故書之》 筆翰風流說晉唐，敢將拙惡比諸郎。健毫日費徒成冢，禿髮年侵不待霜。才士宜從鴛鷺序，畸人合住水雲鄉。豈期天藻亭中老，遠寄詞章勝采芳。

程文《文昔以筆札從侍書公著書閣下公去國今十年矣去年夏謁公於臨川之里第今年秋將如懷孟過姑蘇錢先生出公手札并得示文伏讀悵然先生俾題其後不敢固辭》 聖代崇文邁漢唐，相如詞賦早爲郎。天門侍燕常終日，江客懸車已十霜。展卷得詩驚健筆，幾時懷舊憶他鄉。先生絕學追千古，一樹寒梅壓衆芳。

柳貫《翼之得邵菴所寄篇翰裝池成卷擕以示予予因有感於其愧悔之言亦次韻增諸卷軸》 漢庭有道起馮唐，亦許明光對夕郎。正爲青春疑素髮，故教白兔擣玄霜。客來笑我臨書札，禮達如將講射鄉。閣老無時收衆望，褐夫有日譜群芳。

潘純《虞邵菴小像題贊》 松栢蕭蕭墓上秋，衣冠猶識舊風流。雄深典雅文章在，酷似唐人柳柳州。

陸行直《虞邵菴小像題贊》 復見玉堂眞學士，眉山草木必重枯。古心古道文章古，試問丹青畫得無。

蘇大年《虞邵菴小像題贊》 頭戴玉冠攜竹杖，龐眉丹頰白髯須。久知後夢非前夢，方信今吾即故吾。已約耆英開洛社，更尋歸路問成都。堂堂一代文章伯，千載還應再有無。

丁復《懷虞伯生》 奎章學士虞夫子，老向山中卧白雲。祇爲盛時成瑞物，鳳皇鵷鶵自成群。

孫存吾《餞虞伯生歸隱》 天地毓精英，文章耀德星。虞庭春色滿，翰苑

月華明。歸隱琴書樂，朝回軒冕輕。凡才倩俱蓄，藥籠備參苓。

歐陽玄《梅南詩序》 京師近年詩體一變而趨古，奎章虞先生實爲諸賢倡。南友從虞公游，昔人云既見異人，當見異書，吾有以知其詩日進而未已也。

又《雍虞公文序》 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間，吾黨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曆，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豪尙人之心，亦無拘拘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源，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窮林，葱蒨蓊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爲波濤。試刺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即爲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

胡助《壽虞伯生學士二十韻》 雍國光來裔，岷江產世賢。朝廷聲夙著，館閣望推先。學問諸儒服，文章四海傳。楷書誠美甚，古篆更蕭然。王李眞齊駕，韓歐可比肩。持衡歸鎖院，進講侍經筵。壁水開精義，蓬山玩秘篇。題詩紅藥畔，草制紫薇邊。竹汗成新史，芸香入舊編。立班金帶重，下直彩旌懸。歷已三春候，時方二月天。長庚開壽域，南極祝遐年。花院藏烟後，蘭亭禊事前。高明瞻斗漢，雅志屬林泉。顏渥黃封酒，心淸白社蓮。松筠宜晚節，龜鶴映華顚。眞率甘枯澹，逍遙屛麗妍。丹爐同永久，鐵杖鬬淸堅。前罪風流在，斯文統緒延。佇看升一品，冠絕玉堂仙。

許有壬《次伯生韻》 酒腸時一熱，詩骨自多寒。智不如樗里，文猶可稗官。

陳旅《題虞先生詞後》 憶昔奎章學士家，夜吹瓊琯泛春霞。先生歸卧江南雨，誰爲掀簾看杏花？

傅與礪《題陳可立所藏邵菴書畫後》 丹青不見王中允，歌賦長懷杜拾遺。一代風流傳妙墨，百年勝迹寄淸詞。驪珠出海人能得，白璧連城世鮮知。從此華峰多寶氣，斗南中夜起相思。

李本《道園學古錄跋》 先生前代世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洊歷淸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發而爲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

鄭元祐《虞學士小像爲其姪孫堪題》 光岳英靈蓋世雄，九天象緯貫心胸。六經文字關時運，韓柳孫丁又及公。紫芝眉宇鳳麟姿，自是文章百世師。何必凌烟畫冠劍，雲仍翼翼奉烝祠。

甘復《艾仲庸文集序》 國朝以文章擅名一世，惟蜀郡虞公爲卓卓。四方魁奇賢俊之登其門者，皆天下士也。

周巽《陪劉先生桂隱偕劉學存謁虞學士邵菴於玄妙觀學士留飲玉輝道士山房即席呈上》 昔日臨奎閣，經筵拜侍書。文章煥星斗，德望重璠璵。太傅歸疏廣，醇儒見仲舒。詔留遺草在，囊有賜金餘。林下耆英少，天邊故舊疏。名高群玉府，身退野人居。山隱五峰秀，池涵一鑑虛。松巢歸獨鶴，萍水戲雙魚。每有驚人句，頻辭使者車。黃花迎晚節，玉樹照春初。此日陪藜杖，臨風聽珮琚。尊前看灑翰，香露滴秋蔬。

沈夢麟《吳門老親舊藏松雪竹一幅翰林諸公題滿其上唯虞道園先生爲絕唱因附贅鄙作》 學士歸來鬢已絲，醉揮縹鳳綠參差。湘靈鼓瑟風行水，嬴女吹簫日在眉。蒼雪未消摩詰畫，黃鐘還叶道園詞。可應二老風流盡，令我重磨洗玉池。

《至正直記》卷二 虞翰林邵菴嘗論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於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關于氣數音律之盛。其所謂雜劇者，雖曰本于梨園之戲，中間多以古史編成，包含諷諫，無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爲美刺之一端也。

趙汸《書蘇參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後》 邵菴先生文章學問冠冕一時，而臨池之工，近代莫及。

又《上虞學士書》 今獲登門牆，仰觀乎道義之崇高，而胸襟之和樂，即之而愈遠，測之而愈深，知閣下之所存者，有未易窺者矣。退伏而讀閣下之書，則粹然理義之言，粲然名物之辨，上古聖賢之統緒，近代諸儒之閫奧，莫不在焉；而詞氣沖和，英華濃鬱，又有以兼該乎詩人文士之所畢力而未能者。然後知夫巍巍乎泰山喬嶽，閣下之爲高也，渾渾乎長江大河，閣下之廣且深也。非深識乎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者，孰能與於斯乎！【略】今先生之書，將家傳而人誦之，然其心學之淵微，非以其所聞者而表章之，則世蓋有未易知者

矣。

《書史會要》卷七　博文明識，精於辭藝，眞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隸爲當代第一。

《輟耕錄》卷四　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椁，揭即曼碩先生傒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庭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爲然。

《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　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

宋濂《虞文靖公像贊》　朱明之墟，離火降精也。丹鳥襹襫，爲鴛彩軿也。手握化樞，人文昭明也。補帝袞衣，五色熒熒也。上凌霄漢，下燭九溟也。無幽不啓，無芳不榮也。頓挫萬匯，配合三靈也。獨騎元氣，栖神窈冥也。之死弗沒，隨物流形也。凝爲喬雲，燦爲德星也。琬琰所勒，鬼秘神扃也。命世之材，一代之英也。

王樟《贈陳伯柔序》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文正之學主於爲經，其於群經，悉釐正其錯簡，折衷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浹洽，封埴深固，視漢儒之顓門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主於修辭，其於文辭，養氣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凡以載斯道而傳之世；故其羽翼聖敎，黼黻人文，卓然爲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也。二公之學，雖其逕庭有若異向，然要皆聖賢之爲道，其趨一而已矣。後學之士，烏可妄議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游者衆矣。

又《虞先生戴笠圖贊》　猗文靖公，青城山樵，繼百年之學術，擅一代之文豪。當其舒英揚翹，際乎熙朝，紬書東壁之府，載筆西清之曹。摛天藻以洒翰，擷宮錦而爲袍。雖方朔金馬之避世，太白金鑾之應詔，曾何足儷峻而聯高。及其挂冠神武，返乎林皐，竹籬茅屋之閑曠，葛巾野服之肖遙。病卧秋風，日著茂陵之稿；行歌春夢，時攜儋耳之瓢。睨八極而志隘，曠千載而神超。蓋其進也，負道義如邱山；其退也，等富貴猶毫毛。百世之下，睹茲遺像，亦可想見其風標也已。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虞邵菴如長江大河，清暢渾浩，會歸于海而後止。

貝瓊《送危於幖赴安慶教授序》　及元之方盛，則有程文憲公、吳文正公，而虞文靖公繼起天曆、元統間，其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曾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

蘇伯衡《虞文靖公真讚》　生平閱閱之門，奮乎熙洽之辰。接群儒之統緒，煥一代之人文。終之消搖丘壑，時止則止，始之雍容臺閣，道信乃信。故能使人敬之若蓍蔡，而於時仰之猶鳳麟。想聞其議論風采，外至四夷，退享乎榮名富貴，十有八春。曷不觀此褐衣角巾，委蛇如山，瀟灑絕塵。百世之士，全德之人，雖儀刑其已遠，凜生氣之如存。九原儻可作也，吾敢辭執鞭之勤哉。

徐一夔《跋虞新張三公墨蹟》　大曆、至順間，虞公以文章擅名天下，當是時，釋有訢公，老有張公，亦各以文章鳴，若將以競爽焉者。虞公雅相推重，與結方外之好，篇章往來無虛月。三公既相繼化去，片言隻字之存於今者，得而觀之，猶足以見其風流文雅。矧茲一紙而三公之筆墨具存乎！運去物改，山川寥闃，人物渺然，把玩之餘，不能不爲之興(闕)

高啟《題虞文靖公墨迹後》　清廟文雅誰稱雄，我已生年後此公。今日亂離江海上，獨看遺墨涕秋風。

陳繼儒《筆記》卷二　虞集嘗自稱曰：「執筆唯憑於手熟，爲文每事於口占。」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趙子昂規陳伯玉，【略】虞文靖學杜，間及六朝。　又：元人力矯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無復深造。虞、楊間法王、岑，而神骨乏。　又：「百戰健兒」，悍而蒼也。「三日新婦」，鮮而麗也。「唐臨晉帖」，近而肖也。「漢法令師」，刻而深也。右四家評語，元人所載亦互異。一云：清江漢法令師。一說又云：人問虞公楊、范、揭，虞既歷加評品，其人復問，公自擬云何？虞笑曰：「集如漢廷老吏。」何子元記揭文安聞此評，大不喜，因特舉似虞。虞曰：「此非集言，乃天下公言也。」楊文貞序《杜律虞註》亦云：「虞自擬漢廷老吏，蓋謂深於律者。」則當從後說爲得。然《杜律》一謂張氏注。觀其意致膚淺，尚不如《范注李詩》，非文靖也。　又：元五言律可摘者，【略】虞伯生：「對竹聽湘雨，開簾看岳雲」，「春雲山對屋，夜雨水平橋」，「掛冠俄去國，連舸總盛書」，「天光臨閣道，雲風轉蓬萊。」【略】皆句格閎整，在大曆、元和間，第殊不多得也。　又：虞伯生：「雲橫北極知天近，日轉

東華覺地靈」，「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略】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又：元人先達者，無如元好問、趙子昂。元，金遺老，趙，宋宗枝也。元體備格卑，趙詞雅調弱，成都諸子，乃一振之。伯生典而實。【略】至大家逸格，浩蕩沉深之軌，概乎未聞也。

又：虞伯生：「高秋風起玉關西，踣鐵歸朝十萬蹄。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嘶。」【略】等作，皆元絕妙境，第高者不過中唐，平者多沿晚宋耳。

又：虞奎章在元中葉，一代斗山。所傳《道園集》，渾厚典重，足掃晚宋尖新之習。第其才力不能遠過諸人，故制作規模，邊幅窘迫，宏逸沉深之軌，殊自杳然。　又：楊仲弘視虞，骨力伉健有加，才具閎通不及。范應奉、揭文安抑又次之。大抵四家古詩歌行伯仲，楊五言律，排律勝，揭七言律勝，范七言絕勝，虞差兼備。至於樂府，俱缺如也。　又：元五言古作者甚希，七言古諸家多善。【略】七言律，虞伯生爲冠，揭曼碩、陳剛中次之。

楊士奇《杜律虞注序》　百年之前，趙子昂、虞伯生、范德機諸公皆擅近體，亦皆宗於杜。伯生嘗自比漢庭老吏，謂深於法律也。又嘗取杜七言律爲之注釋。伯生學廣而才高，味杜之言，究杜之心，蓋得之深矣。觀其《題桃樹》一篇，自前輩以謂不可解，而伯生以明其旨，瞭然仁民愛物以及夫感嘆之意，非深得于杜乎？或疑此篇非出於虞，蓋謂歐陽原功所撰墓碑不見錄也。伯生以道學文章重當世，碑之所錄，取其大而略其小。故錄此未足以見伯生。然必伯生能爲此也。

《元儒考略》卷三　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其文未嘗苟作。性素孝友，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淵明詩于壁，題曰「陶菴」，右室書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

《麓堂詩話》　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恆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

《宋元學案》卷九二　先生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其學術源委，則自父汲與草廬爲友，先生以契家子從之遊，故得其傳云。

王士禎《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於卷後凡七首》　漢庭老吏果無慙，揭後楊前總未堪。愛詠君詩當招隱，「青山一髮是江南」。

《帶經堂詩話》卷三　虞伯生《送袁伯長扈駕上都》詩中聯云：「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以示趙承旨。子昂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深服之。

又卷四　元詩稱虞、楊、范、揭。道園自負如漢廷老吏。愚數觀《學古錄》，其詩誠非三家所及，恨篇什稍寡耳。

《元詩選》初集丁集　歐陽元功云：皇元統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強，下者委靡，時見餘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彥，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唱。於時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間，有識之士早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曆，公仕顯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版，咸出其手，粹然成一家之言。家素貧，束修羔雁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卹也。

翁方綱《清影元抄本重鋟道園稿序》　予曰：「是不可不詳說也。」蓋予三十年前於史館手抄補入前編者，即從是本得之，而其不欲盡鈔補者，非僅以爾時校勘無暇力也，直謂其不必盡鈔補耳。凡爲古人編集外詩者，重其人也，重其文也。而其文只爲其人重者，又有不盡同焉。若山谷之詩，既有《前集》矣，又有《外集》、《別集》注本，至今與《前集》并著。東坡之《七集》，則又視今所行全帙爲尤足珍矣。吾於《道園稿》，每據門人李本序以辨正黃序所云「先生自編」者爲不足信。然當斡克莊徵錄全稿時，先生豈竟略不加意乎？虞勝伯之爲是編也，蓋從其後追憶之，故遇殘簡剩草，皆所不忍遺。此則後人用心之勤，抑與當時得失寸心之自知，固稍有間矣。今復誦是編，而後知黃序謂先生自編者，特言之未詳，非失實也。蓋《學古錄》所未書，實皆先生之意所不欲存者，故黃序以爲先生自編耳。先生當日所棄置不欲存者，而今乃以其後人勤錄之意而并存之，將以重其人歟？將以其文爲其人重歟？試取《遺稿》諸作與前編同讀之，實有判若二手者。先生有神，寧勿顧之而有餘憾邪！故必深原斯義，而後可附存此編於前集之後；或鋟諸別帙，以旁資參訂，其庶幾無害乎！嗟乎！詩至蘇、黃而後，難乎其爲作者矣。若先生之詩，醞釀六經，薈萃百氏，鎔精鍊液，以成一家之言。善讀者深探而神會之猶恐不及，遑復多求哉。不然，若放翁、誠齋之詩，非不矜重也，然洋洋纚纚，篇目動以千萬計，

抑又當別論爾。

《石洲詩話》卷五　虞文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廬之理學，習朝廷之故事，擇文章之雅言，蓋自北宋歐、蘇以後，老於文學者，定推此一人，不特與一時文士爭長也。　又：道園兼有六朝人醞藉，而全於含味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嘗有「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之句，實亦自道。）　又：虞伯生七律清深，自王荆公以後，無其匹敵。　又：虞伯生《竹枝歌》，不減劉夢得。　又：伯生七古，高妙深渾，所不待言，至其五古，於含蓄中吐藻韻，乃王龍標、杜牧之以後所未見也。　又：文靖有一筆可當人數十筆處，而又於風流醞藉得之，並不枯直。　又：虞伯生嘗謂揭曼碩詩如「三日新婦」，己詩如「漢庭老吏」。揭聞之不悅，故《憶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虞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因答以詩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并題其後云：「今日新婦老矣。」按揭曼碩詩，格調固自不乏，然亦不能深入，雖間有秀色，而亦不爲新豔。不知所謂「三日新婦」與「美女簪花」者，何以肖也？總之，楊、范、揭三家，不應與虞齊名。其所以齊名者，或以袁伯常、馬伯庸輩，才筆太縱，轉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調者，謂可以紹古乎？然以格調論之，范稍雅飭，揭稍有致，楊則平平，皆非可語於道園之《學古》也。　又：至治、天曆之間，館閣諸公如虞伯生、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每多唱和，如《代祀西嶽》、《上京雜咏》之類。

呂璜《初月樓古文序論》　虞道園筆太游衍，較之宋潛谿稍淨，而文品不甚相懸。王遵巖文少靈氣，然自正派。虞道園正與之相伯仲耳。

《昭昧詹言》卷一二　惜抱先生曰：「歌行以才氣縱橫爲奇。六一、道園，皆短於才氣，而兩公各具風韻，使人愛不欲去。六一多深湛之思，道園具閒逸之致。」　又：伯生情韻，足與遺山相埒。

孫承恩《古像贊・虞文靖公集》　魁凝巨人，淹貫博學。探求本原，馳騁製作。經綸之妙，寓於文辭。弗盡厥用，後世惜之。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虞伯生》　沈痛由來數谷音，詩留天地亦哀吟。田園春日寧無謂，總是柴桑萬古心。　漢庭老吏自評論，王後楊前恐未眞。只愛楚蘭羅帕句，杏花春雨唱歸人。

姚鑒《論詩絕句》　閣道周廬句格深，漢廷老吏字千金。何當更說無聲妙，尚惜前賢枉用心。

黃爵滋《與潘四農論詩偶述八首》八　學士詩成每自誇，道園著作定篇家。後來祇解新詞句，春雨江南唱杏花。

彭蘊章《題元人詩十二首》六　道園骨格劇清蒼，夕露春陽覓句忙。一代文人誰巨擘？歐曾已往數奎章。

汪士鐸《讀金元人詩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九　樂府鐃歌漢魏才，新翻變徵有餘哀。千秋老吏推虞集，廷尉堂前斷獄來。

朱庭珍《論詩》一九　篇不能寬氣未橫，修詞琢句少神明。漢廷老吏殊孤負，此境安能許伯生。

蔡琳《讀元人詩》一〇　青城山遠夢歸遲，聽雨空江有所思。紅杏酒簾黃葉棹，繁愁都在剪燈時。

林思進《論蜀詩絕句》一一　楊揭同時負盛名，歸來卻向九峰行。阮亭自愛青山句，觸我江南無限情。

李希聖《論詩》二七　京國才名四十年，玉堂彩筆擬神仙。夢中一角江南路，慣著孤蓬聽雨眠。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　一般不信先生處，方外還存稿數章。楊范齊名皆敵手，漢廷老吏太矜狂。

焦袁熙《論詩絕句五十二首》三四　漢庭老吏屬誰家？學士吟詩果自誇。可是吾曹無慧眼？看來卻似霧中花。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二四　春雨江南憶杏花，草堂舊宅錦川涯。漢廷老吏奎章閣，玉洞仙官蔡少霞。

《劍谿說詩》卷下　虞伯生曰：「文章之妙，唯浙中庖者知之。若川人之爲庖也，粗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涪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角之珍，不易故性。爲文之妙，亦猶是耳。」按此與司空圖鹽梅之喻，各有意義，非言用事，而用事之法，不出乎此矣。

《養一齋詩話》卷三　「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學，嗟我何爲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此等筆力，元一代惟道園能之，大家本色本領在此。吳淵穎研鍊老重，而能密不能疏，能華不能樸，以此遜道園矣。　又：伯生詩「歲熟無憂食，秋清不礙眠」，「水花看

晚淨，風葉識天寒」，大似梅聖俞。蓋質樸者亦能爲澹泊之音也。　又：伯生詩「詩似仙成隨世換，學如春到只心知」，似南宋人體矣。然胸無實得者，萬難下此語也。　又：道園以質直之氣，行於爭尚綺靡之時，故能矯然獨出。其詩，絕句不如律詩，律詩不如古體，蓋質直者與古體爲近也。四言詩亦雅而質，未能追蹤曹氏父子，要不染潘、陸習氣，信乎其爲一代之雄也。七律「三日新春三日雪，一分深雪一分春」，「氣似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氣粗筆縱，頗非雅音，然類此者亦鮮矣。　又：道園詩乍觀無可喜，細讀之，氣蒼格迥，眞不可及。其妙總由一「質」字生出。「質」字之妙，胚胎於漢人，涵泳於老杜，師法最的。故其長篇，鋪放處雖時仿東坡，而不似東坡之疏快無餘地；老勁斬絕又似山谷，而黃安排用人力，虞質直近天機，等級亦易明耳。　又：余於宋詩取梅聖俞之澹，於元詩取虞伯生之質，以爲風雅遺意。　又：今人詩無一句不求偉麗峭雋，而怒張之氣、側媚之態，令人不可嚮邇，此中不足而飾其外之過也。道園詩未嘗廢氣勢詞采，而了無致飾悅人之意，最爲今人上藥，惜肯學其詩者希耳。夫道園之在元，猶遺山之在金，皆大宗也。而後人學遺山者多，學道園者少，豈以其精神渾質，藏而不露故耶？然用此知道園高於遺山矣。

《退菴隨筆・學詩二》　元詩大家，世稱虞、楊、范、揭，其實祇當以虞道園爲大家。或以篇幅稍狹爲嫌，則皮相之見也。嘗聞之蘇齋師云：「遺山言『詩到蘇黃盡』，此五字不知出自何詩？眞詩家大結局也！過此更無可展之才，更無可施之巧矣。放翁、遺山二家，又恰當斯際，此後更當如何？惟一虞道園，上而經術之腴、儒先之緒，下而樂府之韻、書畫之神，以及丹經道藏之旨，靡不該焉，則奚必其排比鋪陳，春容乎大篇之羨矣！」又云：「周文公之《雅》《頌》，惟杜少陵能執筆爲之。然杜公具此能事，而未嘗有此篇章。厥後千百年，亦更無能具此手腕者，或者虞道園足以當之。」此兩條議論，前無所承，可爲道園千載下知己。讀虞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藝苑卮言》附錄一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概屬詞，詞所以亡也。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道園爲吾蜀世家，道德文章，冠絕一代。登朝後，歷成均、容臺、經筵、史館，皆禁近清華之職。致仕後，僑寓臨川垂二十載，優游老壽，大德以還，推爲耆宿。其所著述，多關朝章國故及名賢勳舊之遺蹟。黃溍謂公所爲文無慮萬編，而此集所載不啻十之三四。然今觀集中諸文，閎深淹雅，蔚然鉅觀，要在秋澗、雪樓、清容、牧菴諸公之上。《四庫提要》推其「陶鑄群材，不減盧陵之在北宋」，洵非溢美也。　又：有元一代詩家，以虞、楊、范、揭并稱，然道園學術深博，法度精嚴，自謂如漢廷老吏，豈仲弘之「百戰健兒」、曼碩之「簪花美女」所可同年而語耶（說見《南村輟耕錄》）。

《新元史》卷二〇六　集文章爲一代之冠，論者以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比之。

《藝概・詞曲概》　虞伯生、薩天錫兩家詞，皆兼擅蘇、秦之勝。

《詞壇叢話・道園詞所傳不多》　道園自是作手，其詩如漢廷老吏斷獄，卓絕一時。詞亦精警團聚，脫盡前人窠臼。惜所傳寥寥，未免令人遺憾。

《雲韶集》卷一一　道園詩宗少陵，爲一代之冠。詞不多，然即此寥寥數篇，而風骨峻嶒，自足雄跨一時。

《詞徵》卷六　前人評韓、柳文者曰：「韓如靜女，柳如名姝。」殊覺未稱。獨元虞伯生、薩雁門二家詞，則極相類。虞詞幽蒨，薩詞繁麗，殆有別耳。又：洪稚存于金元人詞，獨取元裕之、虞伯生二家，其所撰《更生齋詩餘》，蓋亦于二家討消息者。

《大鶴山人詞話》附錄　元詞人無慮數十家，見之李西涯《南詞錄目》，以樂府名家者，惟虞集《鳴鶴遺音》、張翥《蛻巖詞》，最稱雅正。

分　論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謚議》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精確。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謚議》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文亦卓越嚴重。

《論存省書》　徐一夔《跋虞道園論存省書後》：道園先生嘗爲其門人趙氏論說存養省察之要，爲書一通。其遺墨留落故都，今漕使安豐呂公時爲北平僉憲，得之，曰：「先生不獨爲趙氏說也，學者苟會于心，皆當有益。」乃命楷書者錄爲副本以自省，而以眞蹟入於北平憲司。

《海樵說》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借題指點。

《孟宗魯字說》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一筆寫出道統來。

劉肇虞：局陣整齊而錯綜。

《**劉序溫字說**》《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程夫子，學者終歲未見其忿厲之色，庶足擬此。

《**書法說與劉元**》《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一技耳，然知之者希。

《**祠堂記**》《御定書畫譜》卷七九引《懷麓堂集》：《祠堂記》及跋皆先生所著，文意高雅。《〔擬峴〕臺記》出文定，世所傳誦，固不俟論，而王荆公詩筆亦與近時俗學不同，雖謂之三絕可也。

《**光復堂記**》《古文雅正》卷一四：閩濂洛之微言，證光復之妙義，所謂痛癢語也。又：泰定初，嘗行經筵之制，取經史，用國語、漢文兩進讀。邵菴先生時爲秘書監，爲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晉翰林直學士，每承顧問，必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

《**西山書院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單論《衍義》一書，語有要領。

《**鶴山書院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引羅應經：自開辟以來，道統之傳，如指諸掌。大有關係文字。　劉肇虞：了翁之學，即周程四君子之學。推極原委，淵懿春容。

《**瑞昌蔡氏義學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引羅應經：古人金針。

劉肇虞：律度森然，而極抑揚反覆之致。使人知朱子之學不可不言，不可易言。

《**重修張巖書院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引羅應經：意趣悠然。

劉肇虞：先言得地，次言得師，迴薄生波。

《**奉元路重修聖廟學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引羅應經：源本盛大，而波瀾壯闊。　劉肇虞：爲雍學言之，特加新切有味。

《**奎章閣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應制之作，何等莊重嚴緊。

《**克復堂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引羅應經：體認經歷人語。　劉肇虞：筆筆壓題。

《**天心水面亭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引羅應經：深而瑩，淡而旨。

劉肇虞：於詩之十字，見邵子全體之學。

《**襄陽路南平樓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引羅應經：通體豪蕩感慨，可歌可泣。　劉肇虞：全摹歐公《有羨堂》等記。

《**悠然亭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引羅應經：三國之孔明，六朝之淵明，稚子能言之。然不究觀於孔明，則知陶之處，而不知其出；不究觀于淵明，則知孔明之用，而不知其體。　劉肇虞：論孔明配陶處，精悍之至。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錄此以誌一代之制。

《**五色石屏風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得）六藝之旨。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記**》《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引羅應經：文氣聳特，有拔地倚天之觀，雅與題稱。　山在大江，孤峰特峙，若一柱然，題名刻劃之甚，然世俗不傳，但傳舊名，何居？

《**送周南翁序**》袁桷《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大德六年，余嘗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僞雜之說，悉釐正之。十年，朝廷作圜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越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大辛亥，集賢司直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叙而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于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與沉瘞相近。噫！其信然矣。【略】伯生奉常三年，昔之所蘊，見於周君之贈言，合方士之說，而復有疑焉者，其必見於因革矣。周君明辨博習，所承於虞君者甚厚，因其說，願得以考焉。其可乎？

《**葛生新樂蜀詩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故鄉之情，踴躍毫端。

《**易南甫詩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先生酷嗜歐陽公文，故風神獨勝。

《**張師道文稿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引羅應經：性至而文自生。

劉肇虞：可爲太息。

《**曹士關漢泉漫稿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引羅應經：鬱勃。　劉肇虞：其旨遠，其韻長。

《**吳張高風圖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一：題閑淡而文足以副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五傳而獨以胡氏取士，能暢其義。　劉肇虞：解此可與讀古人之書。

《**醫書集成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持論英爽似子瞻，使業此者慚悚交并。　劉肇虞：用藥之失由於不解讀書，入骨之論。大旨爲河間書而發。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凡八層，筆筆唱嘆。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鄭潤甫魯子開孔文仲兄弟廣和竹詩墨跡》《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慷慨有餘哀。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全于客意點綴出陶公全體來。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百餘字中，有冒起，有結尾，中間有襯有己，尺度井然可法。

《跋子昂書陰符經》《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直而曲。　劉肇虞：君子之言。

《題王維輞川圖後》《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爲宋公解嘲，亦是一定之理。　劉肇虞：讀「志荒」二字，可以觀六朝人物。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慷慨有餘哀。

《送韓宗敬赴彰德經歷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重節則士有成功」，自是名言。　劉肇虞：吏儒之間，感喟深而修詞婉。

《送甘以禮詩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公身遭喪亂，流寓于外，每于其先人及其鄉里之思，不勝悲喟，固人之情，然非具史遷筆妙，不能和盤托出。　劉肇虞：可爲涕洟。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風神綽約。

《送危太朴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即孟子之旨，而變化出之，會心自達。　劉肇虞：夷簡澹蕩，純乎神行，反覆出沒之迹俱化。

《送陳剛遊金陵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互說分說，自具結構。　劉肇虞：文有水流花放之意。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沉鬱。

《送趙茂元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弔古情深。　劉肇虞：唐宋八君子文，歐公長于叙事，子瞻長于議論，予覽先生集，議論文似子瞻，而叙事文類歐公，故風神獨勝。如此篇，尤爲悽愴動人。

《送杜立夫歸兩蜀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是杜生特轉一則。

《送曇莊劉叔熙遽游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于劉氏之家學、國史之得失，具見古人于文獻精詳處。　劉肇虞：虛實互映，只兩大段，中間斷續離合，情深氣奧。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史法。

《送吳真人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家慶圖一幅，卻自佳絕。

《送李仲洲雲南麻訪使序》《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緊嚴而宕。

《王貞傳》《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觀此，則儒不如吏，誠不足怪。

《陳炤傳》《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引羅應經：知其不可而爲之，至于不可爲而死之，眞無愧辭。　劉肇虞：有死無二之意，摹寫如對楊立，以尸從旁點綴，更生動。

《吳先生行狀》　趙汸《上虞學士書》：嘗聞大江之西，有吳先生焉，行修道立，爲世表儀。而成己誨人，深有憂於空言之無益。及觀乎閣下所爲《行狀》，而知爲學之方矣。

《淮陽獻武王廟堂碑》《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歷序戰功，運籌決勝，毫髮無憾，具見一代之興，良非偶然。集中碑碣墓誌所撰當時將相甚夥，然功業之盛，可爲後世慨慕則效者，無踰于此，而文亦極摹寫之能事矣，故其他概不登入。

《孝女贊》《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二：巾幗間往往有此。自迫取榜掠一輩人視之，不知何謂？

《柯氏賜碑贊》《御定書畫譜》卷七九引《弇州續稿》：道園先生正書、八分，俱入能品。此卷爲柯九思博士作賜碑贊，用筆若草草，而中自遒勁，有古挑截法，其文辭尤雅淨可誦，雖然，令舜華一經，意亦自到也。

《鮑君實墓誌》《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一引錢大昕《道園集跋》：虞伯生撰《鮑君實墓誌》云：從其家得宋藝祖賜其先世忠壯公君福鐵券，文則因錢元瓘之所請而賜也。又云：君福從元瓘歸宋，自以其國貢賦無執，盡焚其籍。令有司別其中法以進。按：吳越納土者忠懿王俶，非文穆王元瓘也，文穆薨於後晉天福中，與宋邈不相及，鐵券之說，亦不足信矣。　耿文光案：《吳越備史》有《鐵券考》，未可云不信，文穆沒於天福六年，《吳越備史》所記甚詳，惜虞、錢二公俱未見此書。

《張宣敏公神道碑》《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一《道園集》引錢大昕跋：又撰《張宣敏公神道碑》云：「歲戊戌，因河南忠武王阿朮以歸國朝。」考阿朮卒於至元二十四年，則太宗戊戌之歲阿朮僅五歲耳，何不考至此！讀《察罕傳》云「歲戊戌，授馬步軍都元帥」，乃悟張子良本因察罕以降，罕亦封河南王，謚忠宣，後人誤以爲阿朮，伯生不察而書之，《元史・子良傳》又因伯

生文而書之，殊憒憒矣。道園能古文，而未究心史學，故有此失。

《**三鳳行贈海東之還江南詩**》《歷代詩話》卷六七：或問作詩下手處，先生曰：「作詩成法，有起承轉合四字，以絕句言之，第一句是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轉，第四句是合。律詩則第一聯是起，第二聯是承，第三聯是轉，第四聯是合。或一題而作兩詩，則兩詩通爲起承轉合。【略】又如虞公《三鳳行贈海東之還江南詩》云，【略】此以比興爲轉者也。

《**登滕王閣詩**》《麓堂詩話》：胡文穆《澹菴集》載虞伯生《滕王閣》三詩。其曰「天寒高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曰「燈火夜歸湖上雨，隔籬呼酒說干將」，信非伯生不能作也。今《道園遺稿》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固其所自選耶？然亦有不能盡者，何也？《酌雅詩話》卷二：元虞伯生《登滕王閣詩》：「天寒高閣立蒼茫，百尺欄杆送夕陽。」豪邁蒼涼，有上下五千年之概。信非伯生不能作也！《歷代詩話》卷六六：《詩話類編》載辛好禮諸人問伯生曰：「西江登眺之所，據江山之勝，無踰于滕王閣、望湖亭二處。公幾過，皆不留題，何也？」伯生曰：「諸公曾見東坡及僧晦幾詩否？請與誦之。晦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四句含無窮之意，寓無窮之感。東坡《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驀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化，開闔於頃刻之間，其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二詩皆不可及。是以無題也。」《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秋雨魚龍非故物，春風蛺蝶是何王）物換星移，尚是吊古套話。

《**咏寫韻軒**》《豫章詩話》卷五：寫韻軒亦豫章佳景也，虞邵菴二詩甚佳。

《**高竹臨水上**》《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春陽不自媚，夕露忽已深。」《元詩體要》載「陰何體」，所錄文靖詩爲多。文靖詩有云：「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亦舉其所好言之也。以下五首，工麗妍妙，頗模六朝，而不墮脂。

《**畫鶴**》《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寄托處不脫不粘。

《**戲作試問堂前石五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試問堂前石」，全是自喻。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序**》《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小序甚妙。

《**臘月偶題**》《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文靖詩中，多見思歸之意。

《**山水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文靖律句工麗秀潤，其氣韻具體盛唐，絕無傖父面目。

《**金人出塞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筆力駿健，有風雨馳驟之勢。

《**送韓伯高僉憲浙西**》《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三四宏壯，五六接，不得弱，妙用流動之筆，工整中見變化，格律深嚴。「漢庭老吏」，故非自負。

《**費無隱丹室**》《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一徑綠陰三月雨，數聲啼鳥百花風）好句。　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平平。

《**挽文丞相**》《輟耕錄》卷四：讀此二詩（另有徐世隆詩），而不泣下者幾希。《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意到、氣到、神到，挽文山詩，此爲第一。

《**家兄孟脩輸賦南還**》《歷代詩評注讀本》：虞集《家兄孟脩輸賦南還》，【略】明白如話，詩中眞境。

《**題漁耕圖**》《歷代詩評注讀本》：虞集《題漁耕圖》，【略】格律謹嚴，六朝遺響。

《**金人出獵圖**》《詩藪》外編卷六：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倣飛卿、長吉。蘇、黃體制，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趙子昂《題桃源春曉圖》，虞伯生《金人出獵圖》，【略】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

《**岳陽樓**》、《**環翠亭**》《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虞伯生《岳陽樓》、《環翠亭》，【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柯氏山水圖**》《詩藪》外編卷六：元題畫五言小詩，虞伯生《柯氏山水圖》【略】等篇，皆頗天趣。然意調淺促，句格未超。五言絕二十字，須飛動奇逸若數百千言，乃稱上乘。古今擅此，獨太白、獻吉、元美，宋、元諸子殊不解，老鐵較錚錚耳。

《**題宣和雪竹**》《詩藪》外編卷六：虞伯生《題宣和雪竹》：「洒墨寫琅玕，深宮春晝閑。蕭條數枝雪，不似紇干山。」【略】雖語意新警，然已落議論關，初學最易傳染，當切戒之。

《**退朝口號**》《歸田詩話》卷下：邵菴《退朝口號》云，【略】少日在四明，

從王叔載先生學詩，先生舉此詩數首云：「細讀而詳味之，如醉後厭飫珍羞，而食宣州雪梨相似，爽口可愛也！」又云：「元朝諸人詩，雖以范、楊、虞、揭并稱，然光芒變化，諸體咸備，當推道園。如宋朝之有坡公也。」予謹識之，久而益信。

《題耕織圖》《儼山外集》卷一：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愼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此意甚好。我朝立法最爲周密，似少此耳。

《與道士徐中孚》《恬致堂詩話》卷四：元時，玄教極盛，其掌教眞人皆淹通宏雅，翰墨絕人，士大夫樂與盤桓，書札往來及一時題贈，皆有深趣。如虞奎章，館閣大老，負重名，而與張伯雨、吳全節輩稱爾汝之交，居恆簪紱羽衣相錯，無慚色也。余嘗見其遺墨，有《與道士徐中孚》詩翰一卷，筆法圓熟秀媚，有虞永興風規，而詩亦淸嫺有味，玩之恍如見當時散朗襟趣也。公自題：「十一月壬辰，明復眞人約華陰楊廷鎭、閩中潘子文、四明王安道談道，話於徐中孚丹房。微雪灑空庭，塵靜雲晏，遂以終日，即事雜詩。」

《次韻竹枝歌答袁伯長三首》《西湖竹枝集》：雖不爲西湖而賦，而其音節興喩，可以爲《竹枝》之則云。

《記夢》《元詩選》初編丁集：道園外祖楊文仲守衡州，并齋依之，時未有子。文仲爲禱于南岳，遂生道園。文仲夢一牙兵持刺入，曰：「南岳眞人來見。」既覺，聞兒啼聲，因命小字曰衡。道園自言少時嘗夢遊南岳，歷覽其奇勝，頗能記憶焉。

《白翎雀歌》《昭昧詹言》卷一二：含毫邈然。《石洲詩話》卷五：前輩有一篇名作，後人多效之，如虞道園《白翎雀》，廼易之《京城燕詩》效之，薩天錫又效之。

《爲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昭昧詹言》卷一二：董塢先生云：「乍閱之似少豪情勝概，然一再誦之，卻見老筆，不事馳騁。」「靑春」二句，亦見幽情。「郭熙」以下，漫記平生所見，所謂「漫錄」云云。《七言詩三昧舉隅》：此乃眞神韻也。嚴儀卿所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卻何嘗不從實地托出？

《題漁村圖》《昭昧詹言》卷一二：有議論開闔段落，則起接承轉自易，如李、杜、韓、蘇大篇皆易學。若此等無事可叙，無波瀾可生，說一句其下句不知當作何接，其機易窒，其勢難振，較大篇更難。此卻宛轉關生，銜接一片。於無可轉身處，偏轉出妙境，而眞精熔鑄，極渾成，又極轉換展拓，使不能轉換展拓，便一覽易盡，如小沼寒潭，了無靈境奇勢，尙何足貴。千年以來大篇，人猶易學易知，此種竟無人能到。如東川「八月寒葦」、燕公「去年荆南」、遺山「南朝詞臣」、盧仝「當時我醉美人家」，伯生此首暨《題柯博士》，尤宜致思。

《題秦虢二夫人承召遊華淸宮圖》《昭昧詹言》卷一二：較坡仙《夜遊圖》，何啻聖凡。

《畫竹》、《畫馬》、《成都》《麓堂詩話》：京師人造酒，類用灰，觸鼻蜇舌，千方一味，南人嗤之，張汝弼謂之「燕京琥珀」。惟內法酒脫去此味，風致自別。人得其方者，亦不能似也。予嘗譬今之爲詩者，一等俗句俗字，類有「燕京琥珀」之味，而不能自脫。安得盛唐內法手爲之點化哉？虞伯生《畫竹》曰：「古來篆籀法已絕，秖有木葉雕蟲。」《畫馬》曰：「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嘶。」《成都》曰：「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歸衝雨漢州城。」眞得少陵家法。世人學杜，未得其雄健，而已失之粗率，未得其深厚，而已失之臃腫。如此者，未易多見也。

《子昂畫馬》《七言詩三昧舉隅》：似是「馭氣」承「騎鯨」，「黃竹」承「驊騮」，而要之渾淪不可湊泊也。尋常故實，一入道園手，則深厚無際，蓋所關於讀書者深矣。南宋已後，程學、蘇學，百家融液，而歸於靜深澄澹者，道園一人而已。

《題柯敬仲畫》《七言詩三昧舉隅》：漁洋讀道園詩，但舉「靑山一髮是江南」一句，尙不若此篇句句是三昧也。《昭昧詹言》卷一二：似子瞻。《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蒼蒼鬱鬱，起勢最工。

《題灤陽胡氏雪溪卷》《七言詩三昧舉隅》：末句乃眞雪溪也。「脫貂帽」卷卻前半，所以必合其序讀之，乃知詩之頓挫。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二首、《賦程以文竹雨山房》二首《七言詩三昧舉隅》：此（指《賦程以文竹雨山房》二詩）雖近體，視此二首之神韻奪出者，似微有間然。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古夫于亭雜錄》卷三：虞伯生《送袁伯長扈駕

上都》詩，中聯云：「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以示趙承旨，子昂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深服之。蓋煉字煉句之法，與篇法並重，學者不可不知，於此可悟三昧。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天」、「星」二字，趙文敏所易，氣象較闊。　《元詩紀事》卷一一引《蜀中詩話》：虞伯生先生、楊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楊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酒既酣，盡爲傾倒，虞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深服之。

《**和杭妓詩**》　《御定書畫譜》卷九三：蘇長公卷，書蔡忠襄絕句詩，并營妓「開籠若放雪衣女，常念彌陀觀世音」一段故事。字大如錢，顛縱中有法度，神品也。後有虞邵菴，柯丹丘、張貞居、倪幼霞和篇。每人六首絕句，皆精絕可愛。

《**折桂令**》《**鸞輿三顧茅廬**》　《輟耕錄》卷四：虞邵菴先生集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鸞輿三顧茅廬」，【略】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爲尤難。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宮引》。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蟫精雋》卷七：《輟耕錄》載：道園虞邵菴伯生先生於揭曼碩學士傒斯家賦「三謁草廬圖」《天香引》，隔字一押韻，以爲至難，且稱先生之材爲不可及。暇日遊湖上，登孤山和靖祠，復於粉牆上得一闋，亦其體也。其詞云，【略】後友人復以一闋來，竟不用他字，疊韻而成，尤出奇外一等。　《曲律》卷三：古詩有離合、建除、人名、藥名、州名、數目、集句等體。元人以數目入曲，作者甚多，句首自一至十，有順去逆回者。《輟耕錄》載《折桂令》起句「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兩韻，名曰「短柱」，爲極難作。虞邵菴作「鸞輿三顧茅廬」一曲擬之，則二字一韻，蓋尤難矣。　《陔餘叢考》卷三三：祈父、肇禋，劉勰亦引爲二字詩，然尚非兩字即成一韻。《老子・法本章》：「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立戒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記》田家之祝詞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及《吳越春秋》黃竹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則竟以兩字相叶矣。《輟耕錄》載虞伯生咏蜀漢事云，【略】此又通首皆兩字一韻，更前人所未有也。中州韻入聲似平聲，故「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叶。古來通首二言詩，惟此一首。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二：無名氏《鞓紅》云，「悄不管桃紅杏淺」，「管」與「淺」叶，少游《夢揚州》云「望翠樓簾卷金鉤」，「樓」與「鉤」叶。此句法亦本《毛詩・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叶也。陶南村云：虞邵菴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輟耕錄》），而不知古人已有之。邵菴博學，一時未悟，南村亦失考也。《折桂令》乃元人小曲，字數多少不同，其起句亦有六字。如七字中用兩韻，則張小山「海棠嬌楊柳纖腰」，「綠窗紗銀燭梅花」，當時已多此體。近日樊榭之「溯空行小艇風輕」，亦效之。至《天籟軒詞譜》所載白無咎百字一首，乃補紅友之闕，係詞家雙疊格，與此名同而實異也。又案：詞本有兩字即成一韻，如《河傳》之「湖上閑望」（溫庭筠），「錦里蠶市」（韋莊）者是，特未全篇耳。《輟耕錄》載邵菴《折桂令》咏蜀漢事，通體二字三聲互叶。趙雲松翼以爲前人所未有，且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記》「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以爲此體之先聲（《陔餘叢考》）。然《毛詩》「於嗟乎騶虞」，「乎」與「虞」韻，則已二字即韻矣。又雲松指邵菴所作爲詩，亦誤也。

《**風入松**》（**畫堂紅袖倚清酣**）　《輟耕錄》卷一四：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爲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略】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遍海內矣。　《歸田詩話》卷下：虞邵菴在翰林，有詩云「屏風圍坐鬢毿毿」，【略】又作《風入松》詞云，【略】蓋即詩意也，但繁簡不同爾。曾見機坊以詞織成帕，爲時所貴重如此。張仲舉詞云：「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即指此也。　《詞潔輯評》卷三：當時以此詞織帕上相餽遺，其傳誦可知。然「宮燭金鑾」，殊未脫俗，惟結句工絕。　《讕言長語》：予十七游松江府學，見東齋壁宋昌裔草書《風入松》二詞，偶考虞伯生集，云此詞臨安士人作，末云「明日重攜殘酒」，思陵改爲「重扶殘醉」。其一虞伯生在

館閣作，以寄柯敬仲博士。二詞膾炙人口。《詞苑叢談》卷三：柯敬仲九思際遇元文宗，爲奎章閣鑒書博士，出入內庭，後失寵，退居吳下。虞伯生賦《風入松》寄之云，【略】詞翰兼美，一時傳誦。《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張炎曰：「詞中句法，須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相搭襯付得法，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不輕放過，讀之使人擊節，所以時多警句。」【略】「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虞伯生作《風入松》句，以寄柯敬仲。《白雨齋詞話》卷三：虞道園詞筆頗健，似出仲舉之右。然所作寥寥，規模未定，不能接武南宋諸家。惟「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二語，卻有自然風韻。《雲韶集》卷一一：寫柯在禁中數語，已極工雅。好句天然，神韻在唐宋之間。《蕙風詞話》卷三：虞道園《風入松・寄柯敬仲》「畫堂紅袖倚清酣」闋，歇拍「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云云。此詞當時傳唱甚盛。宋于國寶「一春長費（賞）〔買〕花錢」闋，體格於虞詞爲近，鮮翠流麗而已，亦復膾炙人口。此文字所以貴入時也。

《風入松》（頻年清夜肯相過）《蕙風詞話》卷三：虞道園《風入松・寄柯敬仲》「畫堂紅袖倚清酣」，【略】道園別有此調《爲莆田壽》云「頻年清夜肯相過」，【略】此詞意境較沈澹，便不如前詞悅人口耳。奈何？

《南鄉一剪梅》（南阜小亭臺）《雨村詞話》卷四：虞伯生集詞，一洗鉛華，【略】尚記其《南鄉一剪梅》詞《招熊少府》云。

《蘇武慢》（「自笑微生」等）、《無俗念》（十年窗下）金天瑞《題蘇武慢詞後》：右《蘇武慢》三十二首，《無俗念》一首，全眞馮尊師、道園虞先生所共作也。天瑞昔刊《道園遺稿》，而先生所作已附於編，然其所謂馮尊師者，所最傳者二十篇，世莫全睹。今復併類編次，以刻諸梓，庶方外高人便於通覽。惟先生道學文章傳著天下，馮尊師仙證異論，超迥卓絕，其自有《洞源集》行於世，可考見云。《六研齋筆記》卷一：虞道園疊《蘇武慢》詞十二首，張伯雨聞而和之。余見其手稿，作細行楷，詞翰俱入清玩。凌雲翰《鳴鶴遺音・蘇武慢序》：世傳全眞馮尊師《蘇武慢》廿篇，【略】道園先生謂費無隱獨善歌之，則能知者亦罕矣。及觀先生所作，非惟足以追配尊師，而使世之汩沒塵埃、流連光景者聞之，而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想，則是篇於世其可少乎？《詞則・別調集》卷三：道園詞骨頗高，似出仲舉之右。惜規模未定，不能接武南宋諸家也。道園老子胸襟，此詞約略可見。

《黃菊賦》《蓮子居詞話》卷二：「昨日得卿《黃菊賦》，細翦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吹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　滄海塵生秋日暮，玉砌雕闌，木葉鳴疎雨。江總白頭心更苦，素琴猶寫幽蘭譜。」此虞伯生（集）檃括故遼主詩，事詳伯生序。周松靄（春）《遼詩話》據錢葆馥（芳標）《蒓鄉詞話》，謂張繼孟（肯）作，想因伯生詞而繼孟偶書之，致有此誤。

傳記

歐陽玄《虞雍公神道碑》皇元混一天下，三十餘年，虞雍公赫然以文鳴於朝著之間，天下之士，翕然謂公之文當代之巨擘也，而不知公之立言無一不本於道也。既而退居山林，垂二十載，乃得昌言於斯道，一志於斯文，而遂老矣。惜哉，易簀之再期，子安民奉狀踵門，謁玄銘其麗牲之石。玄辭不獲，則先發其所深慨，而請繼以言焉。叙曰：公諱集，字伯生，姓虞氏，系出虞仲。【略】左丞相雍國公允文，贈太師，謚忠肅。【略】公生焉，故命公小字衡。公對客嘗自言未昏宦時屢夢游南嶽，能言其勝處。【略】丙子宋亡，公五齡。夙慧，避地無書籍，楊夫人能倍誦《論》、《孟》及《春秋左傳》，歐、蘇文之常誦者，口授輒成誦。九歲還長沙，始得墨本，而公已悉通大義。又五年，居崇仁故寓，已善屬文。草廬先生吳公請見其所作，謂參政公曰：「賢郎他日當有文名於當世。」邑庠循舊式，月出詞賦經義題課士，公與嘉魚令以《書》義試，皆中前列，老儒爲之歎服。兵後，勝國名公卿家多流寓是邦，公游諸公間，備聞前脩格言，考覈前代典故，舊家世系源委，言若指掌。楊夫人素高吳公伯清之學，贊參政公遣二子從之游。吳公方著書，有所論辨，公能推類達意，吳公每獲助焉。大德六年，用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平陽王文憲公尹京，待以客禮。十一年，擢國子助教。丁內艱，至大二年服闋，以舊官復用。四年，轉將仕郎、國子博士。延祐元年，改從仕郎、太常博士，奉詔西祠岳瀆。四年，遷承事郎、集賢脩撰，考大都鄉試。五年，被旨召集賢直學士吳公伯清於家，尋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闋，以舊官召還。泰定元年，考試禮部，陞承德郎、國子司業。三年，進奉訓大夫，秘書少監。四年，再考試禮部，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俄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

夫。明年，又兼國子祭酒。天曆三年，特授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會有令諸兼職不過三，辭祭酒，得請。兩月，進階中奉大夫，餘如故。至順元年御試，選讀卷官，被旨脩《皇朝經世大典》，爲總裁官。三年，拜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正大統，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赴上京議事，公在召列。及還大都，以病謁告歸家。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帛，召還朝，使者至郡，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三年，勅修遼、金、宋三史，欲用公總裁，或陳其病狀，毋苦其遠行，奏牘將上而止。朝使有自江右來者，廷中大臣趨詢起居。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薨於私第，年七十又七。【略】明年己丑八月二十一日乙酉，葬邑之長安鄉道德里天寶山西之潭源。【略】某蓋嘗論公家世勳績：文懿事唐文皇，博學洽聞，偉節讜論，忠眡魏徵而始終無疵，葬陪昭陵，像圖凌煙。忠肅當(今)〔金〕海陵南侵至江，以儒者一戰而卻之，思陵在江上歸，禪位阜陵，金易其國書，南北勢始定，阜陵遂相之，功烈不卑矣。及公之身遇聖代，事九朝，鋪張皇猷，位列法從，與文懿、忠肅後先七百年照映史冊。嗚呼盛哉！又嘗論公家學：禮部公與臨邛魏華甫、成都范文敬、李微之講學蜀東門外，爲西南道學之倡，他日以學爲政，參蜀制閫，自請行邊，卻敵兵數十萬人，守簡州，憲夔路，立保置屯田，得流民三十九萬餘以實邊鄙，敵不敢犯。參政公克振滄江先生之文學，吳公稱其爲文清醇，典敎江右湖南，簡拔俊乂，如南陽孛朮魯狲子翬，後多顯融，號稱知人。吳氏學未盛行，首與藁城董公表章之，使大有名於時。時楊夫人早得見山先生《春秋》之旨，從父平舟先生以道學自任，當時夫人未笄，盡聞其說。景定甲子，彗出平州，草封事於家，夫人侍側，進曰：「從父當辭位久矣。」平舟嘆曰：「汝曷不爲男子生我家耶？」及歸虞氏，以家庭所親得者敎其子。公資質之粹，學識之正，豈獨得之父兄師友而已？公在成均，思正化本，以嫩士習。上丁監禮殿上，伴讀劉生被酒失儀，公命扶之出，明日，聲其罪削之。貴近有爲生謝過者，公持不可，蒙古生欽者傳仁皇東宮諭旨「姑薄其罰」，公以吏牘列生罪狀，咨詹事院以啓，仁皇更是公所爲，由是益知公賢。踐祚後，以中書平章李道復領胄監事，公與李公議歲貢法，謂舊法以制祿立程誘諸生以進學，如是則雖勉弗善。請於衆中擇靜重有識、嘗試以事者，歲薦二人，上親擢而用之以爲勸。李公亟言於上行之，會李公去位，不果。已而拜臺臣，爲祭酒，召四方名儒爲司業，銳然有責成之志；公與同列講求以副上意，有好爲異同者撓之，司業投劾去，公亦以病免。諸生之賢者，卒業私塾，居數歲不絕。其在集賢，上議極陳學校之弊，其略曰，【略】朝廷韙其論，而憚改作。【略】太史院敎授雒陽楊茂先知造律候氣之法，試用於郭太史有徵，晚合律曆爲一書，謀以進，而患其辭煩簡失當，知公研究是學，屬潤色之。公慨然整治其書，且告當道，冀其見用；茂先病死不見進，今藏太史齊伯高家。《皇朝經世大典》之爲書，公任其勞居多，其目則《周禮》之六典，其制則近代之會要，其事則今樞密院、御史臺、六部總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務，而其牘藏於故府者不足，則采四方之來上者，參之祖宗之成憲，功臣之閥閱，具存凡八百帙。既進，謂同列曰：「他日國史諸志表傳，舉此措彼耳。」考公制作之志，使究所長，其爲聖治裨益，能使一代之風軌藹然先王之遺烈焉，則其事業，豈下於先世兩公之在唐、宋哉？仁皇末年，謂近臣曰：「今儒者盡用，惟虞伯生未顯擢耳。」俄晏駕而止。英皇既居儲宮，議寶冊禮，有司講前代典故，無所於考；鄆忠憲王拜住在太常，雅器重公，亟召公入議。公曰：「世祖初年，即命裕皇東宮，後授玉冊金寶，詔告萬方。此我朝典章也，何以前代爲？」王以公言入奏，上大說，輒行之。及相英皇，力薦公可大用，時居憂，方省墓姑蘇，遣使求之江西，不得，求之蜀，又不得，比返命而事變作。晉邸御講筵，見公氣貌溫和，敷對剴切，賜中統楮幣五十錠。今上皇帝召公不至，時賜臣下碑銘，則諭旨於家撰述。公侍延英閣，求去者屢，因言陝西田制，得諭旨，徐進曰：「願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左右曰：「虞伯生托此爲歸計耳。」曲阜新廟成，求使代祀，允而復寢。面請補外，則諭旨若曰：「卿才何所不堪？顧今未可去耳。」中丞趙伯寧乘間爲之請，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能容耶？」閣中日承顧問，或應制作文，皆寓規諫，或遇事諫止，出不語人；諫弗能止，歸家悒悒數日，家人察知之，不能詰其故也。爲讀卷官，擬進士策問二篇，倣中唐九經之目，問所以宜於今之道，次篇問九聖之學；上覽嘉歎，用其次篇。一日，受命草一勳舊封王制詞於內庭，同列二人嘗爲上所親信者，密謂公曰：「上意姑與國公。」公如其言，有頃，丞相來自榻前，趣進草甚遽，公以草視之，愕然。公悟同列紿己，亟易其詞以進，終無所言。又一日，受命記一古寺，稍陳前代遺蹟，有構飾於上者，謂公前代相臣子孫，適美前事爾；他日入見，上以是語之，對曰：「前代已遠，臣庶子孫思其父祖，固不忘其所事，此可爲忠孝。臣愚，不足以及此，但臣以疏庸，遭遇聖代，致位通顯，他日臣之子孫

以臣遭遇，世世毋忘本朝厚恩，亦忠孝之勸也。故臣謂能爲此言於上前者，亦必忠孝之人也。」上目近臣歎異之。公坦易質直，揚搉人品，質正文字，臧否惟是之從，無所顧忌。故朝論屢以御史才薦之，然亦以是賈怨，動以危事中之，賴人主察其無他以免。惟篤孝友，少與嘉魚令共學於家，父子兄弟自爲知己，人以擬眉山「三蘇」。嘉魚歿，撫其孤遺如己子。孟兄秉以筦庫解送官物至京，道途折閱，直數千緡，公悉代償，無難色。遇庶弟棐及其孤妹皆盡恩禮。常以祿養不及其親，遇珍膳不敢盡器；盛暑不命童子揮扇，曰：「勞人以佚己，君子不爲也。」生平知己大臣，藁城董宜公、保定張蔡公、隴西趙魯公，皆國元老，趙之復相，嘗面請召；柳城姚公、汲郡盧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每與公論文，輒以方來文柄屬之。當世文士嘗經論薦，後皆知名；諸公受業，爲所推許，今多公輔之器，不可悉數。公之爲學，非托空言，每言先王建事業功，必本於天理民情之實，故教學者務欲貫事理於一致，同雅俗於至情，以是爲圖治之本。其於經則曰：「《易》之爲書，首尾完具於三聖人之手，生乎千載之下，仰觀千載之上，以凡下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也。」得江東謝君直之說，以先天八卦圖爲《河圖》，九數而九位者爲《洛書》，十數而五位者爲《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或請著說，則辭曰：「《易》道廣大，苟得其自然之數，何往不合？先儒有成言焉。存以俟知者。」於《禮》則曰：「學知先務，莫切是經，惟二戴雜以後人所記變禮，不可盡信。其餘則二帝三王之遺文、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粲然可考，不可以淺近言也。」屢欲通古今爲一書，以爲後來考禮之助，以宦業不克就。濂洛、新安諸君子之書，就其所存，以極其至，而慨夫吾黨之士知之者微矣。於吳氏書亦然。二氏之學，往往窮其指歸，即其徒叩其負挾，有所見，則爲之太息曰：「學者不能潛心聖人之微言，以明下學上達之要，而欲切究性命之源、死生之說，其能不引而歸之者，難矣！」其爲文，自外而觀之，汪洋澹泊，不見涯涘；淵乎其中，深靚簡潔，廉劌俱泯，造乎混成。與四明袁公伯長、清河元公復初友厚，二人有著作，必即公論之。玄初謂公文無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異，將何以稱於世？公謝曰：「誠不能也。」晚乃大服其言。至大、延祐以來，詔告冊文、四方碑板，多出乎手，其撰次論建，與其陶冶性情、黼藻庶品之作，雜之古名賢之編，卓然自成一家言。客未嘗見其學書，篆隸行楷，題榜下筆，便覺超詣，以書名於世者憚之。少讀邵子書，領悟其妙，題其室曰「邵菴」，學者因號之曰邵菴先生。然

廷陛都俞，朝野稱謂，率多以字行。其存稿自題曰《道園學古錄》，門人彙而鋟之，得《應制》十二卷，《在朝》二十四卷，《歸田》三十六卷，《方外》八卷，其散逸尚多。閒居雖久，歸美報上之心，仁民澤物之志，未嘗一日忘之。邑有平糶倉田淪於方外，力言於當道復之。邑大夫陳有容率同志作邵菴書院，迎公講道其中，以惠學子，公欣然諾之，落成而公薨。在法，公當進爵賜謚，既葬，而命未下。玄於公有奕世之契，最先受知參政公。博士之召，公實薦之朝；同朝十年，奬借非一。故於是銘，雖重於作而不敢辭。銘曰：吁嗟先生！衡山之高，岷江之長；磅礴深廣，何可量也？山英川靈，合爲天章；變化倏忽，何可常也？君子用世，斯文耿光，鳳凰鳴矣，于朝陽也。善人云亡，士氣弗昌；鵾鳩先鳴，百草爲之不芳也。王良善御，騏驥上驤，孰能寘之周行也？范冠蟬縷，蠶績蟹筐，孰能措之範防也？載彼營魄，返乎混茫，朱鳥之舍，離明之鄉也。於粲遺文，布護四方，琬琰之刻，名山之藏也。吁嗟先生！古有先哲兮，知德知言；知德不易，知言尤難。先生繼作兮，誰謂九京？九京可作兮，百世弗諼。大化幽默兮，孰控孰摶？芝草三秀，醴泉有源。天將以斯文兮，厚公之子孫。

趙汸《邵菴先生虞公行狀》（存目）

《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存目）

紀　事

作家逸事

虞集《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胸次，獨與幽人雅士詠詩讀書，尚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在敎，以飫予之欲，何其幸也。

又《道園天藻詩稿序》 予幼爲貧求祿養，以文史承乏館閣，隨事酬應，非有所著述也。譬諸山川之出雨雲，動植之生化，過者隨盡，來者日新，何足執而玩之哉。六十得謝，庶追補其不足，俄嬰故疾，目失其明，舊業遺忘。每有誦覽，托諸朋友至子弟，坐而聽之，得一遺十，前後不能周浹。玩心虛明，聊以

卒歲。大抵應物答問，或時有之，詠歌以還，無復留貯。

朱德潤《寄邵菴虞先生》 某睽違嚴範將二十載，思在京邑，日從游于左右，倦誨益而熟川飯，星霜屢移，如隔世然，向仰之私，當何如哉。

袁桷《邵菴記》 雍虞伯生界其居之偏爲菴廬焉，溫清之鄉，則怡怡然飽食以歌，宴休于中。其廬溫密，樸質具粹，且深中而虛之，若璧而瓌，若鑒而明，樞圜而扉方，闔闢以動止。其溫燥也，裼以舒其清焉；其淒厲也，隩以休其和焉。左顧右矚，神止氣寂；晝握其動，夜根其靜。不丐飾于外，據萬物之會，將以極其榮觀者焉。廬不廣尋丈，旁設《易》圖，圖除其卦五十有六，瞪而視之，首擊而尾應；迎而存之，風至而水涌；審聲遺形，益原其情。忽然控浮游以上征，則摶制控伏，囿于其內而不能以自恣。或曰：非輕世遠舉者，不得以專是。伯生曰：「維昔邵先，遭時明康。玩芳以嬉，不激不隨。順其隆汙，儒者之準也。吾將尊其廬曰邵菴，何如？」桷曰：「可乎哉，言無郵乎。」夫敦厚而靈明者，君之先也；峻簡而絜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以張。莫窮其鄉，黽黽然聲音笑貌之學，詎昔之志也？勉之哉，茲廬之制，易而不卑，簡而不倚，其取諸物非鑠我者也。由質以成，禮無踰矣。迺觴以祝之，介其休明。曰：烟烟熅熅，維道之門；悃悃款款，維德之本。美哉廬乎！足以爲永居乎。

《輟耕錄》卷四 虞伯生先生集、楊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爲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桷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梈，揭即曼碩先生傒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爲然。

又卷七 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時授經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雨題詩曰：「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床。奎章閣中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

又卷二六 虞邵菴先生布衣時，落落不偶，久客錢唐，一日偕友人楊公仲弘、薛公宗海、范公德機，訪方外宰淵微煉師於西湖之曲，求召鬼仙以卜行藏。煉師即置箕懸筆，書符作法，有頃，箕動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當境神也。」煉師叱曰：「吾不汝召，汝神何來？」神附云：「某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用求遷陞耳。」衆因勸先生其無辭神請，先生遂諾。翼日文成，火於湖濱，逾旬，再詣煉師禱卜，神復降云：「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忽。」既而先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謚文靖，以文章名四海內。豈非先世積有餘慶，天將報施於先生之躬，而鬼神預有知耶。

《霏雪錄》卷上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于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王召議事，二使以上廄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監國，宜即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蠟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又卷下 虞文靖公集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公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

《草木子》卷四 虞伯生學士幼年過薊門酒樓，題詩於壁曰《連十八書》，其詩曰：「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略】當時皆以爲呂洞賓作也，爭傳誦之。

《歸田詩話》卷中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爲學士。天曆、至順間，文治蔚然可觀。順帝爲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

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稿呈，順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不復能楷書。此與宋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類。妃實誕仁宗，而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

《豫章詩話》卷五　虞文靖公嘗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謂淸江范德機、蒲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集四人詩爲四家。且以『唐臨晉帖』喩范，『百戰健兒』喩楊，『三日新婦』喩揭，而集爲『漢庭老吏』。」序出，適揭公歸省墓，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訪虞公，既相見，言及茲事，且曰：「傒斯與公京師二十年，未嘗蒙公一言及斯。何別後乃爾？」虞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爲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咈然，遂即席辭別，虞公堅留不得，竟駕小車而還。既別去數日，揭公乃以「天曆年間秘閣開」四詩寄虞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紗窗，學士詩成每自夸」之句，蓋爲虞公發也。公得詩，謂諸門人曰：「揭公此作甚佳，然才力竭已。」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今日新婦老矣。」後因送人有寄揭公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夸？」未幾，揭公趣召至都，竟以疾卒。此胡祭酒儼得之陳維新云。又：虞伯生初入翰林，楊仲弘每言伯生不能詩，伯生一日載酒請問詩法，仲弘酒酣，盡爲剖析其理，伯生遂超悟。越二月，伯生有詩《送袁伯長扈駕上都》，以其詩介或者質諸仲弘，仲弘曰：「此詩非楊仲弘、虞伯生不能。」或者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詩，何以有此？」仲弘曰：「伯生學問高，予昨授以法，餘莫及也。」或者又以此詩詣趙松雪，詩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槖」之句，趙公曰：「美則美矣。但改『山連』爲『天連』、『野散』爲『星散』，則備美。」識者高虞公天資，服楊公賞識，而敬趙公弘廓。

王直《虞邵菴注杜工部律詩序》　元微之嘗謂詩人未有如子美者，信哉斯言也！惜爲之注者雖多，然不失之泛，則失之鑿；又或簡略，不足以盡發其意，讀者病焉。虞邵菴先生獨取其七言律詩一百五十餘首而注釋之。本朱子《詩傳》之作，疏其事實，述其旨趣，而公所以作詩之意瞭然明白。其有益於學者不少。

《徐氏筆精》卷四　元人董宇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至順辛未，王用亨與華陰楊廷鎭、高安張質夫、莆陽陳衆仲讌集。是日風氣淸美，飛英時至巾袖杯盤之上。皆有詩，虞集爲之記，周伯琦、揭傒斯、歐陽玄和其詩，京師一時盛傳。

《蟫精雋》卷七　道園虞邵菴先生集未達時，魯齋許文正公衡延置家塾，而先生落魄不羈，日出遊。公每至塾，諸生輒曰：「先生出矣。」公患苦之，常宛轉爲先生言，已而如故。一日，題對句於先生卧屏間，云：「日日嬉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蓋用《孟子》全語。抵暮，先生回，已被酒大醉，視屏間對，即拔筆書於右，云：「朝朝絮聒，何許子之不憚煩。」似若天造地設，何其捷切如是耶。

《珊瑚木難》卷四　翰林伯生虞先生，蜀人也，布衣時落落不偶，抱經世之才，挾貫道之器，鄉人莫之奇也。遂遨游四方，涉江湖，歷險易，無不周覽而求訪焉。至錢唐，僦居客邸，一日偕友楊仲弘、薛宗海、范德機過西湖之上，謁方外淵微宰練師之廬，求禱仙卜休咎，淵微即設几焚香，置箕懸筆而叩，有頃，箕動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當境神也。」淵微叱曰：「吾不召汝，神何來？」神附云：「某來茲，欲浼虞公作一保文，申達上帝，用求遷陞，幸公勿吝，某將報德焉。」衆咸謂虞曰：「君無辭神請。」公諾。翌日文成，火於西湖之濱。逾旬，再詣淵微之廬，又將禱焉。神復降云：「某得升而城隍矣，特相報謝。虞公後當極貴，無忽！」神退，衆咸驚且異焉。後公游京師，初仕冷官，不三十年，官極一品，爵贈五世，文名天下，德流後昆，生封公，沒加謚，順受五福，何其盛也！豈非先世積有餘慶、天將報施於公，以致然歟。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二　附錄：公五齡夙慧，避地無書，母楊夫人能倍誦《論》、《孟》及《春秋左傳》，歐蘇文之常誦者，口授輒成誦。九歲還長沙，始得墨本，而公已悉通大意。【略】故國名卿學士多寓是邦，公入則受敎家庭，出則從諸公游，于經傳、百氏之說、帝王之制、有國家者興衰得失之由、與其爲之之術，無不學焉，而典故沿革、世家爵里，考核于近代者尤精詳。【略】嘗與弟槃居一室，日講所學。因讀邵子書有契，題其宇曰邵菴，故四方稱爲邵菴先生。

《歷代詩話》卷六六　吳旦生曰：余觀《輟耕錄》載楊仲弘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載酒問作詩之法，【略】據此則伯生之爲詩，蓋其抵詣日深，眼亮心虛，《學古篇》是其地位。

作品本事

劉詵《書虞邵菴送體仁叙後》　邵菴虞先生少有仙才靈氣，侍袞龍香案之側數十年，天下之異人方士，皆得博參而遍識。其於道，所得超矣！晚歲山中，所養愈熟。至正三年臘末盡三日，偶過廬陵，弭節玄妙觀朝天閣，常喜夜與道士翦燭談道。明年正月三日甲子子時，曙欲動，先生未睡也，獨與道士曾體仁相攜繞虛廊，遂坐雲堂上，論修眞養虛之法、存神守丹之妙，語頗密。明日，遂書其事以遺體仁。或疑先生所書者，實不書所云也。予不及質之邵菴，問體仁，笑而不言。噫！邵菴所謂「他年相見於閬風玄圃者」，其亦使予騎麟翳鳳而驂其間歟？

楊椿《道園遺稿序》　噫！昔虞公南來，予以總角獲拜公於錢唐。時予從叔祖母家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部，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辭極淒愴，且手跋於後者垂數百言。今貳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克用集中，可勝歎哉。

王逢《奉覽龍井倡和之什為曦南仲上人題後序》　右鄧匪石、虞道園二司業、俞觀光先輩與澄湛堂(闕)無元、齊天、岸若、季蘅四法師及匪石子衍同遊龍井倡和之什。後和者張晉公仲舉，時爲布衣未起，實出(闕)山村先生門；徐則芝石虛谷方先生弟子也；劉師魯則鄜後月心先生之子，顧仁甫、陳守中、王性存並石塘胡先生之門人。予聞之前進士錢唐錢思復云。因附見焉，使來者知當時朝野人物之盛，蓋不減蘇、黃、參、辯諸公從遊之樂也。夫湖山自吳越迨宋元數百年形勝，今鞠爲墟莽，緇素文墨，淪棄何限，曦尚寶是卷哉。曦，湛堂曾孫。

又《題贈劉希孟先生琴序》　先生諱世賢，宋丞相忠肅公四世孫，中書舍人朔齋之曾孫也。先生承世家流風遺澤，以琴專門，著稱名公間。戊寅歲留江陰，數過家君，欲以平生所得意《御風》、《騎氣》二曲授逢，逢時篤志讀書，每告以授未晚也。今先生歿已久矣，竊嘗怪嵇康之《廣陵散》斬而不傳，及瀕死，方自悔責。先生斯二曲蓋不在《廣陵散》下，推其盛心，賢于康遠矣。辛丑秋，先生之子伯容仲禮會逢于雲間曹貞素故第，因謂先生過愛若此。伯仲欣然取琴，爲奏前曲各一行，且出奎章虞公琴序示之，曰：「願述序後，爲來者美談。」逢述已，復請詩，詩曰：「葱靈日披猖，章甫遂淪墜。聯翩忠肅後，相逢良深器。英瑤出璚璃，珠星見旒綴。橫琴貞素館，心神翛遺世。薄雲行蘭皐，淸露落松吹。而翁久仙化，難忘二曲義。伏讀奎章文，如坐夔龍肆。廣陵無遺響，良冶有賢嗣。尙愧柳柳州，執筆先友記。」

《輟耕錄》卷四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詩挽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略】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又卷二六　高文簡公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興畫奇石古木，數日後，文敏公爲補叢竹。後爲戶部楊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云：「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尙書生古燕。」【略】此圖遂成三絕矣。

《升菴詩話・朱萬初墨》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略】蓋紀茲事也。

《元詩選》三集卷五　虞翰林詩幷序曰：「天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上顧問集嘗至金陵否？集謹對曰：「嘗到。」又曰：「冶亭是汝所題，往年八九至其處，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是未種松時到也，近臣奏言道士趙虛一所種也。」上曰：「然。已陞觀爲宮，汝知之乎？」集謹對曰：「臣奉敕題榜賜之矣。」是日歸，虛一來別歸江南，即告以聖上不忘冶亭之意。又三日，吳大宗師持卷來索詩贈行，因錄所得如上云。詩曰：「春明晝侍奎章閣，聖上從容問冶亭。爲報仙都趙眞士，新松好護萬年靑。」

《石洲詩話》卷五　田汝成《西湖志餘》所載「順帝即位時，馬尾縫眼，由是兩目喪明」之事，顧氏但據史「寧宗殂時，曾召入議政，謝病歸」，以證其誣。然爲此說者，第因文靖晚年目疾而傳會耳。予前年得宋宣和畫貓卷，有文靖題云，【略】按至正五年，文靖已七十四矣，筆勢尤蒼逸，信乎前說之誣也。

《養一齋詩話》卷三　危太樸初以文學徵起，士君子皆想望丰采，或問於

虞道園曰：「太樸事業當何如？」答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知也。必求其人，其余闕乎？吾於其文字見之。」道園之知人如此。然道園作《范德機詩序》云：「中州人士謂清江范德機、浦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予詩爲四家，且以『唐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三日新婦』喻揭，而予爲『漢庭老吏』。」揭聞此序，大不悅，遂往臨川訪道園，言及此事，道園曰：「非吾之言，乃中州人士之言，且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咈然即席辭別。後寄以詩云：「奎章分署隔窗紗，學士詩成每自誇。」爲道園發也。然則所謂「其辭多誇」者，非獨太樸爲然，道園實自犯之。大抵文人相輕，自昔有然，以此招謗取禍者，不可枚舉，況求事業耶！如虞、揭之相得，未路猶致此；文士結習，良不易除，可以戒矣。

《**逸老堂詩話**》**卷下**　紹興間，臨安士人有賦曲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略】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思陵見而喜之，惜其後疊第五句「重攜殘酒」不脫寒酸氣，改曰「重扶殘醉」。虞伯生係之以詩云：「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隄楊柳舞青煙。」亦寓感慨之意深矣。

《**詞家紀事**》**卷中**　元東岳廟有石壇，繞壇皆杏花。道士董宇定、王用亨先後居之，張留孫弟子三十八人之二也。虞道園《城東觀杏花》詩「明日城東觀杏花」，【略】當時同游者歐陽元功、陳衆仲、揭曼碩諸公。葛邏祿詩「最憶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看花來」是也。又嘗賦《風入松》詞，題之羅帕，有「爲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之句，柯敬仲購得之，裝潢作軸，張仲舉爲賦《摸魚子》詞紀其事云，【略】自注：「楚芳、吳蘭二妓名。

著　錄

虞集《**道園天藻詩稿序**》　猥以鄙作偶或似之者，得百十篇，謂之《居山稿》。此外枯槁寂寞，辭不迨意，無所取裁，瓦礫堅確，了無餘潤，采荼薪樗，不以苦惡棄之云耳，則清江黃思謙志高之所掇拾也，謂之《道園天藻小稿》。道園者，昔從吳興趙文敏公於集賢，趙公臨池之際，顧謂僕曰：「人皆求予書，子獨不求吾書，何也？」對曰：「不敢請耳，固亦欲之。」因曰：「養親東南，無躬耕之士，及來京師，僦隙宇以自容。嘗讀《黃庭經》，有曰『寸田尺宅可治生』，是則我固有之，其可爲也。又曰：『恬淡無欲道之園。』遂可居有哉？」趙公爲書「道園」兩古篆，自是有道園之名。後常治斯田園，以居安宅。神明粹精，生息流動，無物我彼此之間，不能喻之於言，予題其宇曰「天藻」。志高求諸聖賢之言，以觀乎造化之迹，有志於斯文者也，錄鄙言而冠之斯名，得不重衰朽之過乎？血氣日衰，志意虛漠，其將何以爲言何以爲名乎？

李本《**道園學古錄跋**》　至正元年十有一日，閩憲斡公使文公之五世孫炘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稿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稿》二十卷，《應制稿》六卷，《歸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蓋先生在朝時，爲文多不存稿，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稿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

《**文淵閣書目**》**卷九**　虞伯生《道園學古錄》一部十一冊，殘缺。

《**秘閣書目・文集**》　虞伯生《學古錄》八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道園學古錄》。

《**菉竹堂書目**》**卷三**　虞伯生《道園學古錄》八冊。

《**萬卷堂書目**》**卷四**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虞集。

《**古今書刻**》**卷上**　蘇州府：《道園學古錄》。

《**近古堂書目**》**卷下**　《道園學古錄》。

《**百川書志**》**卷一二**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稿》十八卷，《方外稿》六卷。雍邵菴先生虞集伯生撰。　又卷一五：《道園學古錄》，邵菴先生雍虞伯生撰。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虞伯生集》十二本，即《道園學古錄》。

《**玄賞齋書目**》**卷七**　《道園學古錄》。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虞集《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虞集《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元詩選**》**初集丁集**　先生爲文萬篇，存者十二三。門人訂其《在朝》、《應制》、《歸田》、《方外》諸稿，釐爲五十卷，曰《道園學古錄》。（詩稿亦曰《芝亭永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略】元虞集撰。【略】此集凡分四編，曰《在朝稿》、曰《應制稿》、曰《歸田稿》、曰《方外稿》。其中詩

稿又別名《芝亭永言》。據金華黃溍序，以是集爲集手自編定，然其《天藻詩序》云：「友人臨川李本伯宗輯舊詩，謂之《芝亭永言》。」又賦《謝李伯宗》題云：「至元庚辰冬，臨川李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稿二百餘篇錄之。」而李序又云：「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韓）〔斡〕公徵先生文稿本，與先生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稿》二十卷、《應制稿》六卷、《歸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所言與今本正相合。又考《道園遺稿》，前有至正己亥眉山楊椿序，以爲集季子翁歸及其門人所編，與李本序合。蓋集母楊氏爲衡陽守楊文中之女，楊椿即其外家後人，其言自當無誤。亦可證黃溍所云之不足據。是編爲李所定無疑也。自元暨明，屢經刊雕，然皆從建本翻刻，亦間有參錯不合。蓋多出後人竄改，要當以元本爲正矣。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虞集《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分《應制》、《在朝》、《歸田》、《方外》四集。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道園學古錄》，二函十二冊。篇目見前元版集部。前有景泰丙子崑山知縣鄭達序，云「從太倉興福寺九衮僧暕公得建本刻之」，并歐陽玄舊序及《致劉基書》，附識略云：「《道園集》劉伯溫所刻大字本，有圭齋此序，已亡。近崑山新刻斡克莊建本，遂於先生四世從孫湜家模得此序，并書一通，冠諸首葉。盛試摹歐陽玄手書上版。」泰興季氏藏本。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元奎章閣學士謚文靖崇仁虞集伯生著。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元刻本。【略】先君子八分書題前云：「予友鮑淥飲嘗云生平見《學古錄》數本，獨未見此本。驗其楮墨之精，當屬元時初刻本。又爲覓舊鈔《學古續錄》見遺，俾成合璧云。嘉慶癸亥秋九月既望，吳某志。」所云《學古續錄》即《道園遺稿》，乃公諸孫堪手輯，至正庚子黃溍跋。

陸心源《明景泰本道園學古錄跋》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略】次目錄，目錄後有《重增目錄》，其文則散入各卷之內。一至二十曰《在朝稿》，二十一至二十六曰《應制錄》，二十七至四十四曰《歸田稿》，四十五至五十曰《方外稿》，爲道園之幼子翁歸及其門人李本所編。後有李本跋。至正元年，閩僉憲斡克莊刻于福建，至正九年江西肅政廉訪使劉伯溫改爲大字重刊之。大字版不久即亡。景泰七年，鄭達知崑山，過太倉之興福寺，得建本于寺僧暕，與主簿南海黃仕達捐貲刻于東禪寺，四閱月而畢工。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明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〇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明景泰刊本。元雍虞集伯生撰。【略】案景泰、嘉靖兩刊行款皆同，惟景泰本目錄後有《補遺目》，嘉靖本則以《補遺目》散入各類，今人往往以景泰刊爲元刊，其誤始于吳兔牀《拜經樓題跋記》。　又：《道園學古錄》五十卷，明嘉靖刊本。元雍虞集伯生撰。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一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元虞集撰。賜書堂本，乾隆丙申崇仁陳兆校刊。是書初刻於至正六年，門人劉基官江西肅政使時所梓，有歐陽玄序，其本已佚。康熙庚寅，崇仁知縣河間左印哲訪於虞賢家，得手錄數冊，又得吳中葛氏選本，所得《道園集》僅二百三十一首，《類稿》僅五十一首。此左刻本也，雍正甲辰崇仁教諭新建裘思通又因康熙本增入七十一首，皆古文也，詩則遺焉。今本什倍裘本，合詩文幾數千首，曰《在朝稿》二十卷，曰《應制稿》六卷，曰《歸田稿》十八卷，曰《方外稿》六卷，四稿書名卷數原本如是，而編輯已非一手，詩文之數亦未知原編何如，俟得元本而再詳焉。【略】各稿內詩文俱備，而記序題跋碑誌極多。又《烘樵詞》一卷，在《應制集》內，蓋元代所尚也。　又：《道園集》十六卷，《補遺》一卷，《類稿選》一卷。元虞集撰。西昌裘氏本，【略】是本有增刻目錄，凡序二十九首，記二十六首，說頌二首，銘八首，贊十首，共增七十六首，別爲一卷。《類稿選》爲葛鼎、葛鼐所輯，序記說跋共五十一首，皆有文無詩。　又：《道園集》五十卷，元虞集撰。祠本。是本序四十四，記三十三，說八，傳一，書啓十三，贊二十，銘三，題跋七十一，表箋十七，奏疏一，制誥十三，冊文四，謚議三，策問二，碑文五，碑銘四十一，行狀三，祭文四。與裘氏刊本皆不佳。案《道園類稿》、《道園學古錄》、《道園集》名異而文則同，其文或多或寡，或增或佚，或有詩或無詩，則諸本各不同也。《道園集》中同標《學古錄》而實非其書，余所藏者終以《類稿》爲完善，別有《遺稿》十六卷，未見。汲古閣所刻《四元人集》，有《虞伯生詩》八卷，《補遺》一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九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明嘉靖刊本，元崇仁虞集伯生著。　又：《道園學古錄》五十卷，雍正刊本。元崇仁虞集伯生著。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元刊本。元虞集撰。集所

撰《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錄》十八卷、《方外稿》六卷，至正元年門人李本與虞先生幼子翁歸合諸集，輯成五十卷，名之曰《學古錄》，李本跋尾，即此本也。【略】有作《道園學古錄》者，有作《學古錄》者，有作「學古幾」者，皆宋元本習氣，決不一律。印本尚佳，景泰繙本添逸文逸詩，附於各體之後，不相連，非每卷有補也。嘉靖本將逸文逸詩刻入各卷之後，漫無分別。至《道園類稿》同時所刻，亦五十卷。又：《道園學古錄》五十卷，明刻本。此景泰（沈達）（鄭達）所刻，即繙元至正本，並輯《補遺》，刻《重增目錄》於後，至嘉靖本，則散入卷中矣。集前歐陽玄《類稿序》，非《學古錄序》。是書成後，成化初年，葉文莊公盛從道園四世孫吳江虞湜就手書鉤摹序文并書札，附入鄭刻《學古錄》之上，葉跋可憑。此本僅存玄序，并書札而去之，以充元槧耳。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明嘉靖刊本，王漁洋、惠定宇藏書。【略】集五十卷，分四編：曰《在朝稿》二十卷，曰《應制稿》六卷，曰《歸田稿》十八卷，曰《方外稿》六卷。至元六年刻者，有門人李本序；明景泰丙子刻者，有崑山知縣鄭達序。稱從太倉興福寺九袠僧暕公得建本刻之，并歐陽玄舊序及《致劉基書》，附識語。目錄後有重增目錄。此嘉靖乙酉侍御敬齋陶公按部撫州，公裔孫庠生茂輩以重鏤請，遂屬其郡麥貳守瑩董刊。繼而丁侯貴來綰郡符，督成之，已將增目散入各卷中矣。

《滂喜齋藏書記》附錄　《元板道園學古錄》十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　虞集《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元虞集撰。明景泰七年刊本。　嘉靖中刊本。　乾隆丙申崇仁陳氏刊本。　補：明景泰七年崑山縣令鄭達刊本，【略】前原有景泰七年鄭達序，此本失去。分《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稿》十八卷，《方外稿》六卷。目後附加《重增目錄》一葉，題下各注已見某卷，其詩文則各補刊一葉，附入各卷之後，不與原有之末葉相連。後有至正元年門人李本跋，言爲幹克莊之五世孫炘刻，先生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輯，並詳記各集卷數，而不及重增之事。知此書原本刊於元至正初，而重增目及所增詩文各葉則爲明代翻刻本所加者。余藏。此帙有補版，摹印稍後。涵芬樓亦有一帙，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卷中各葉與余藏本有同有不同，重增之葉或有或無，亦不盡同，當非同時所印。後又在肆中別見一帙，行款全同，而與此二帙非一刻，又非嘉靖本，當是別一明翻元本也。故上記三本中，孰爲鄭達原刊，孰爲翻本，非並几比觀，殆難臆決，書此以竢後緣。　後又見一鄭達刊本，有景泰七年序。前補錄至正二年歐陽玄序，有葉盛跋，言「元劉伯溫刊大字本有此序，近見崑山新刻幹克莊建本，書以冠首」云云。因知歐陽玄序乃鎔本所有，而鄭達本出於幹氏建本也。　明嘉靖刊本，【略】行款雖與鄭達本同，然重增目錄已刪去，所增之文已散入各卷及目中矣。　清乾隆丙申陳氏賜書堂刊本。

《著硯樓書跋・集部》　明嘉靖本《道園學古錄》：雍虞先生遺集，傳世凡三種，【略】而《學古錄》傳本爲多，就余所見，所藏凡三本：至元、景泰、嘉靖各居其一，前賢於明刻兩本每混淆莫辨。迨繆藝風爲吳興張氏編《適園藏書志》，稱景泰本添逸文逸詩，附錄於各體之後，不相連，非每卷有補也。嘉靖本將逸文逸詩刻入各卷之後，漫無分別。蓋繆氏於此書見聞必廣，故審析昭然。竊謂嘉靖本行款體式，悉依元槧，惟於逸文逸詩，散入卷中，目錄均未補入，故坊賈往往去序跋以充元槧，非校全集，無由別白。

《中國善本書提要》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二十四冊。北京圖書館藏。明景泰間刻本，【略】按是集明代有景泰、嘉靖兩刻：景泰本《目錄》後有《重增目錄》三十四題，嘉靖本則已散入各卷之內。此本無《重增目錄》，卷內亦無所增篇什，凡所重增，均是後來補刻。【略】此本當爲未增補以前刷印者。稍有殘闕，今已鈔補。卷內朱筆，爲署名春堂書屋者用《道園類稿》、《輟耕錄》等書所校，頗爲詳慎，惜不知其名。茲錄其題記於後：「一本此下有《重增目錄》，凡排刻詩文三十四題，共作十九行，以下又添一葉目也。」「甲午二月三日，以此本對一遍，添入文四首，詩一首，又添附卷首之景泰七年序一篇，而是日又見一本，前有嘉靖年一序，不復錄之也。是午，春堂書屋識。」【略】「一本於第三十卷之末補刻子昂書忠孝二表贊，贊已從《類稿》補鈔於後矣。」【略】「案前目內此卷之末，有《送朱德嘉序》一題，而卷內無之，今從別本《道園集》補鈔入後函續補文內。」「一本於三十四卷之末，補刻《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送醫士吳益謙序》、《胡師遠詩集序》、《送李伯宗序》、《朔南風雅序》、《朱萬初製墨序》，凡七首，今已從《類稿》補鈔於後。」【略】「自此卷後，惟《著存閣記》一篇《類稿》有之，餘《類稿》皆無，仍當覓善本對之。壬辰七月二日記。」【略】「徐嘉泰《西天目志》載此文大有異同，不及集本遠甚，今略舉一二處，以資參證耳。」【略】李本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元虞集撰。明景泰七年鄭達、黃仕達刻本，二十二冊。　又：十六冊。　又：二十冊。　又：清康熙呂無隱抄本，十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道園學古錄》五十卷，二十冊。元虞集撰。明景泰七年崑山知縣鄭達刊本。　又一部。　又一部八冊。　又一部十二冊。　又一部十冊。明景泰七年崑山知縣鄭達刊，成化間葉盛修補本。　又：《道園學古錄》五十卷，二十冊。元虞集撰。明景泰七年崑山知縣鄭達刊配補鈔本。　又：《道園學古錄》五十卷，二十四冊。元虞集撰。明景泰七年崑山知縣鄭達刊鈔配本，卷一至三、卷二七至二九凡六卷抄配。北平。　又：《道園學古錄》存四十五卷，二十六冊。元虞集撰。明景泰七年崑山知縣鄭達刊本，清嘉慶間錢大昕手書題記，缺卷四十六至卷五十。　又：《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八冊。元虞集撰。明嘉靖乙酉撫州刊本。　又一部二十冊。　又一部。

黃溍《道園遺稿序》　國朝一代文章家，莫盛於閣學蜀郡虞公。公之詩文曰《道園學古錄》者，其類目皆公手所編定，天下學者既已家傳而人誦之矣，然其散逸遺落者，猶不可勝計也。其從孫堪乃爲博加討訪，積累之久，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而吳郡金君伯祥爲鋟諸梓。是編之傳，其殆所謂拾遺者乎！予嘗獲執筆從公之後，而竊誦公之詩，以爲國朝之宗工碩生後先林立，其於詩尤長者，如公及臨江范公，蓋不可一二數也。學者讀乎是編，則知其殘膏賸馥所以沾丐後人者多矣。今公已不可復作，予是以三復是編而爲之永慨也。抑公平生所爲文無慮萬餘篇，今《道園錄》中所載不啻十之三四而已，然則幷加討訪，而使之盡傳焉，豈非堪之志、而予之所深望者乎？

虞堪《識道園遺稿》　先叔祖學士虞公詩文，有《道園學古錄》、《翰林珠玉》等編，已行於世。然竊讀之，每慮其有所遺落，凡南北士夫間，輒爲蒐獵，求之累年，始得詩章七百餘首，皆章章在人耳目及得之親筆者，蓋懼其以僞亂眞，故不敢不爲之審擇也。惟先叔祖鴻文鉅筆，著在天下，家傳人誦，其大篇大什，諸編蓋已得其八九，此蓋拾遺補缺，庶免有湮沒之嘆。方類聚成編，以便觀覽，而吾友金伯祥乃必用壽諸梓以廣其傳，命其子鏐書以入刻。伯祥之施不其永耶！外有雜文諸賦，尚有俟于他日云。

楊椿《道園遺稿序》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錄》，其季子翁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景星鳳凰，士爲先睹之爲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爲一編，然與《學古錄》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所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者。予外姪克用，【略】聞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得凡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類編次爲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稿》，屢欲刊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吳江之金君伯祥家。【略】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略】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雄詞健句膾炙人口者，悉已收入，則其所遺者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尚未已也。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道園遺稿》一部三冊，闕。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道園遺稿》六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虞集《遺稿》六卷。

《祕閣書目・文集》　《道園遺稿》三冊。

《百川書志》卷一五　《道園遺稿》五卷，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集《學古錄》之遺篇，古、律詩總七百餘首。

《雨村詩話》卷下　虞道園有《遺稿》十二卷，向無刊本，是以人不之見。余于京都買得朱竹垞曝書亭抄本，七律尤工，容當梓以傳。

翁方綱《清影元抄本道園遺稿跋》　丁卯夏六月，方綱覆讀訖，謹擬小序，附書卷末。嘉慶丁卯夏六月六日，讀此卷一遍。昔在史館，於此摘選數首，錄入篋中，今三十余年矣。

又《清影元抄本重鋟道園稿序》　運使曾君既以愚所編次《道園詩》十卷鋟板於揚州，梧門學士復出所藏《遺稿》六卷，寄曾君續鋟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道園遺稿》六卷，【略】元虞集撰。其從孫堪編。蓋以補《道園學古錄》之遺也。凡古、律詩七百四十一首，附以樂府，刻于至正十四年。考袁錄集之遺文者，別有《道園類稿》。以校此編，《類稿》所已載者僅百餘篇，《類稿》所未載者尚五百餘篇。集著作雖富，而散佚亦多。當李本編《學古錄》時，已有泰山一豪芒之歎，則雲煙變滅者，不知凡幾。堪續加蒐訪，輯綴成編，縱未能片楮不遺，要其名篇雋製，挂漏者亦已少矣。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道園遺稿》六卷，虞集著。初，《學古錄》既

刊，好事者復另輯一編，互有存佚。于是公之從孫堪克用，以二集之外蒐得詩七百四十一篇，編爲五卷，吳江金天瑞伯祥授諸梓。【略】後附《鳴鶴餘音》一卷，係和全眞馮尊師《游仙詞》，馮詞并載，自爲序。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道園遺稿》六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道園遺稿》六卷，元至正刊本，曹倦圃藏書。雍虞集伯生。【略】附《鳴鶴餘音》一卷，乃全眞馮尊師與道園所共作《蘇武慢》詞三十二首，《無俗念》詞一首也。又有金天瑞識語。 又：《道園遺稿》六卷，影元鈔本。雍虞集伯生。前有綱目，卷一古詩四言、古詩五言，卷二古詩七言、律詩五言，卷三律詩七言，卷四絕句五言、六言，卷五絕句七言，卷六樂府，附《鳴鶴餘音》。

陸心源《明景泰本道園學古錄跋》 《道園遺稿》六卷，次行題「雍虞集伯生」。【略】至元二十四年吳江金天瑞伯祥刊本。後附《鳴鶴餘音》一卷，爲伯生與全眞馮道士唱和之作。馮先有《蘇武慢》詞二十首，伯生和十二首，《無俗念》一首。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 《道園遺稿》，右鈔本六卷，涤飲先生所贈，末卷爲樂府，附《鳴鶴餘音》，乃公與全眞馮尊師合作《蘇武慢》、《無俗念》詞也。是編爲從孫堪克用所輯。【略】《四庫目錄》作十六卷，與此不同。今觀楊序云：凡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類編次爲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稿》。是所收當止此十六卷者，或併二集數之歟？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九 《道園遺稿》六卷，《鳴鶴遺音》一卷，舊鈔本。元雍虞集伯生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〇 《道園遺稿》六卷，《鳴鶴遺音》一卷，元刊本。元雍虞集伯生撰。 又：《道園遺稿》六卷，《鳴鶴遺音》一卷，舊抄本。元雍虞集伯生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道園遺稿》六卷，鈔本。是書集從孫堪輯，凡詩七百餘首，皆《翰林珠玉》、《道園學古錄》所未收者。吳江金伯祥刻之，有楊椿、黃溍序，及堪跋。

《補遼金元藝文志》 《道園遺稿》十六卷。

繆荃孫《景元本道園樂府跋》 《道園遺稿》，元刊本，【略】從孫堪輯，于《學古錄》、《翰林珠玉》外，得詩七百餘首，編爲五卷；樂府一卷，共六卷。吳江金伯祥刻之。其子鏐手書。至正十四年五月堪跋。本有楊椿、黃溍序，補卷三內二詩，後加一跋，原委甚晰。

陶湘《景元本道園樂府叙錄》 湘案：《道園遺稿》，卷六爲樂府，《鳴鶴餘音》即附其後。【略】佰宛曾據《道園學古錄》補輯諸詞，彊村刻入《叢書》。他日得《學古》舊本，可增附也。

傅增湘《明本道園學古錄跋》 嘗觀金華黃溍序《道園遺稿》，言《道園學古錄》爲公手所編定，而楊椿序則謂公季子翁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及證以李本《學古錄後序》，知本實與翁歸同任編輯之役，則此集爲公身後所編，而黃氏之言爲誤記也。今世行本爲《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共爲五十卷，與本之言正合。元代至正建寧初刊本傳世殊少，此本爲明景泰覆刊，【略】行格一仍元板之舊。目後有重增目錄一葉，所增詩文於題下注已見某卷，今據目以索之，而各卷并未歸入，其故莫能詳也。【略】據諸家藏目，此本爲景泰七年崑山知縣鄭達刻於東禪寺者。

又《覆刻元至正本道園遺稿跋》 《道園遺稿》六卷，從孫堪輯公遺詩七百餘篇，而吳江金氏伯祥爲之刊傳者也。字蹟婉秀，仿松雪體，爲伯祥子鏐所書。顧傳本無多，近代藏書家目，惟錢唐丁氏、湖州陸氏有之，德化李椒微師亦藏有兩帙，此外不多覯焉。余昔年得影元本於繆藝風家，蓋從士禮居藏本摹出者。喜其精湛明麗，因取原本上板，浼同年董授經大理爲之督刊。刊成，以藍印本郵示。其鐫工精良，筆致疏秀，眎原書纖微畢肖，閱之爽心悅目，洵可喜也。【略】第六卷樂府，後附《鳴鶴餘音》，蓋道園和馮尊師而作，爲《蘇武慢》十二首、《無俗念》一首也。按楊氏序及堪識語，知輯錄此集在《學古錄》、《翰林珠玉》版行以後，楊氏并謂所得諸篇皆二集所無，然余以目錄詳核之，各卷之詩與《學古錄》誠無重複，然見於《翰林珠玉》者至三十五首，其中字句足糾正《翰林珠玉》之譌誤，正復不尠。如《金人出獵圖》至脫「掛兔懸狼何足說」一句。可知堪之積年討訪，多見公親筆，較之孫氏彙刊，自爲精審足信矣。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道園遺稿》六卷，元虞集撰。韓小亭有舊鈔本，邊袖石亦有之。 元刊《道園遺稿》六卷，張金吾藏本，缺序目，一、二兩卷抄補。至正己亥楊椿序，謂「近於士友間見公詩文集，其所得凡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分類編次爲六卷，附以樂府」。而堪識語云「蒐獵

累年，始得詩章七百餘首，類叙成編，以補觀覽。而金君伯祥必用壽諸梓以廣其傳，命子鏐書以入刊。外有雜文諸賦，尚有俟于他日」。黄溍序亦謂「堪積累得古、律詩七百四十一篇」。是此集有詩無文，椿序兼言文者，或衍一字也。堪識署至正十四年五月，蓋即刊板之年，二序又後數年。　補：元至正十四年吳江金伯祥刊本。【略】此書余已覆刻，收入《雙鑑樓刊蜀賢遺書十二種》中。

清寫本，余藏。余據元金伯祥本及元刊《鳴鶴餘音》校。

《著硯樓書跋・集部》　雍虞先生遺集，傳世凡三種：曰《道園遺稿》者十六卷，曰《道園類稿》者五十卷，曰《道園學古錄》者五十卷。元代俱有刊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道園遺稿》六卷，三冊。北京圖書館藏。鈔本。

《木樨軒藏書書錄》《道園遺稿》六卷，〔元虞集撰。元至正刻本〕。每卷題「雍虞集伯生」。元刊本。

董研樵《鈔本道園遺稿跋》　此冊爲朱秀水先生舊藏。鮑氏淥飲所藏刻本，世不獲見，影寫之本，尤可寶貴。余偶遊廠肆，見此甚喜，詢其值亦廉甚，因購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道園遺稿》六卷，元虞集撰，虞堪輯。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四冊。　又：清影元抄本，翁方綱批校并跋，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道園遺稿》六卷，三冊。元虞集撰，虞堪編。影鈔元至正十四年刊本，清嘉慶甲子黄丕烈、咸豐辛酉董文煥各手跋。北平。　又：《道園遺稿》六卷，二冊。元虞集撰，虞堪編。舊鈔本。　又：《道園遺稿》六卷，三冊。元虞集撰，虞堪編。鈔本，過錄清黄丕烈題記。東大。

《道園類稿》卷首憲司牒文　其所著詩文若干卷，前福建閩海道廉訪副使斡玉倫徒已嘗命有司鋟梓，然字畫差小，遺逸尚多。撫州路乃本官寓閑之地，如蒙移文本路，詳加編錄，大字刊行，豈惟可以爲法後學，實足以彰國家制作之盛。牒請照驗施行，準此看詳。【略】如準廉使太中所言，允符公論，爲此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正官提調，選委名儒子細校讎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行板施行。先具依準牒司須至牒者。

《國史經籍志》卷五　虞集《道園類稿》五十卷。　又五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虞先生道園類稿》十一冊，全。莫詳姓氏。

《秘閣書目・文集》　虞伯生《道園類稿》十一冊。

《鼎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道園類稿》。

《菉竹堂書目》卷三　虞伯生《道園類稿》十一冊。

《文淵閣書目》卷九　虞伯生《道園類稿》一部十冊，塾本六冊。

《近古堂書目》卷下　虞先生《道園類稿》。

《玄賞齋書目》卷七　《虞先生道園類稿》。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道園類稿》五十二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道園類稿》。

《補遼金元藝文志》　《道園類稿》五十二卷。

竹渾《元刊本道園類稿題記》　此書爲元季原刻，舊藏眞定梁蒼巖相國家，乾隆時經眞定縣呈送，備四庫編輯者。觀首葉梁氏藏書印章及書面粘存眞定縣呈送書籍短簽，可資攷證。藏余家者數十年，卷帙完好，偶一展閱，古意磅礴，如對昔賢。

聞樞《元刊本道園類稿題記》　此書得自書友王晉卿。王君著有《文祿堂訪書記》，記此書甚詳。此書屬孤本，閱者得者寶之。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一　《道園類稿》五十卷，元虞集撰。元本。此至正五年所刻之本，前有憲司《牒文》一通，後列八銜，或姓或名不等，牒後有識語。此本刊於臨川郡學，按《牒》【略】云云。則此本尚是原刻，較之《學古錄》之編輯非一手，《道園集》之翻刻已數次者，特爲精審，雖所遺尚多，而大體已具，勝於諸本遠矣。凡詩十一卷，首賦六首，操一首，冊文制誥策問一卷，祝文青詞一卷，謚議、奏疏、表箋、銘一卷，頌贊一卷，序六卷，後有書六通，記八卷，說二卷，後有傳六首，題跋四卷，碑四卷，神道碑四卷，墓碑一卷，先塋碑一卷，墓誌銘四卷，末有墓表三首，行狀誄祭文一卷。【略】內題《雍虞先生道園類稿》，稿中應制諸作題中皆有「應制」字，蓋即《應制稿》也。此本前有歐陽玄序，但歐所序者爲劉伯溫編刊之本，與此本不合，惟序虞文則得其實。讀是集者，以是本爲最古最備。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影元刊本，汪魚亭藏書。文靖《學古錄》五十卷盛行於世，此《類稿》刊於撫州，爲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沙剌班所刻。張金吾嘗藏有明人鈔本，前有歐陽玄序，及至正五年五月牒文。【略】後列肅政廉訪使沙剌班等八人銜名，并撫州路總管詹天麟、經歷黄天覺識語。自後明成化十二年，蘇州陳琦陳臯江西，曾爲重刻。槧

鍥精工，與元刻不差累黍，後有琦自跋及黎久後序，近日傳本亦尠。此爲前人影元版寫本，字近松雪，絕爲古雅。末有「門人吳彤類編，門生童喜吳式點對，臨川袁明善、戈直重校」三行。【略】凡《方外稿》所有均削去不登，今以《學古錄》校之，所收之文多有爲《在朝》、《歸田》二稿未載者，前人自《愛日精廬藏書志》外，他家書目絕未言及，亦足以見傳本之罕矣。卷首鈐有「汪魚亭藏閱書」朱文方印。聞道光間蜀中孫氏重刻《學古錄》，曾搜輯文靖遺文十六卷，擬重付刊，後因亂不果。近日仁壽新刻本亦未附刊。想其稿尚在，安得假而讀之，一覩道園遺文之全也？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道園類稿》五十卷，元刊本。【略】《道園》於至正元年門人李本編《學古錄》，福建閩海道廉訪副使斡玉倫刊行，至正六年，劉伯溫爲江西肅政使，重輯道園文刻於撫州，亦五十卷，而互有出入。歐陽原功爲序，字大如錢，極其工整，與《學古錄》並行。明景泰時，太倉重繙《學古錄》，葉文莊以虞公四世孫家藏元功手迹梓入，不知其爲兩書，於是大字小字之爭端起矣。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道園集》十八卷，元虞集撰。清四川刊本，原不分卷，以類相從。徐時棟舊藏本，十冊。藏園藏。 增：《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張金吾有明抄本，所載詩文多有出《學古錄》外者。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載《類稿》，不著卷數，或未見其書。末有「門人吳彤編類，門生(重)〔童〕喜胡式點對，臨川袁明善、戈直重校」三行。 元至正五年臨川郡學刊大字本。 後《遺稿》條下亦及《類稿》，未知即此編否？存目亦無之。 補：元至正五年撫州路總管詹天麟等刊本，【略】余藏。又見一帙，鈐梁清標印、翰林院印、徐松印，任丘邊氏藏。近爲友人宗舜年收去。 明寫本。【略】存二十六卷。鈐黃丕烈、汪士鐘藏印。李木齋先生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元虞集撰。元刻本(卷十七至二十配抄本)，耿文光、傅增湘跋。三十六冊。存三十八卷：一至二十、二十五至二十七、三十三至四十三、四十七至五十。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四十冊。元虞集撰。明初葉覆刊元至正五年撫州路儒學本，清光緒己亥竹潭氏手書題記。 又：《雍虞先生道園類稿》五十卷，四十冊。元虞集撰。明初葉覆刊元至正五年撫州路儒學本。

劉玄《補刊道園續稿序後》 長洲陸守道蚤從虞堪伯勝游，以堪所輯道園先生遺詩經金伯祥鋟梓歲久，版多亡缺，存者僅三之一，模糊間出。守道以其師之故，方圖補刊而易其模糊者。(未及蔵事而沒，其二子珩、瑄續成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虞伯生詩續稿》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虞伯生詩續編》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元虞集撰。僅詩九十餘首，目錄末有至元後庚辰劉氏日新堂識語一則，稱「是集乃學士晚年所作，尤爲得意，敬刻與騷壇共之」云云。考至元後庚辰者，順帝之至元六年也，是年集年六十九歲；李本訪集山中，編其詩文爲《學古錄》者，即是冬之事。本所爲序則在明年辛巳之十二月。是《學古錄》尚未出，不識何以有續編之目？中間題目字句，亦往往舛譌。此必當時坊賈以集負重名，故掇拾其詩數十篇，梓以射利之本耳。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道園)續稿》三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伯生詩續編》三卷，元虞集撰。元後至元六年劉氏日新堂刊本，【略】目後有至元後庚(寅)(辰)劉氏日新堂刊書識語。此書羅君振玉已影印行世，收入《芸窗叢刻》中。 明紅格寫本，【略】從元日新堂刊本出。此爲天一閣佚出之書，沈曾植先生藏。《四庫》存目。

傳增湘輯《蜀賢遺書十二種》 《道園續稿》六卷(元刊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伯生詩續編》三卷，舊鈔本。此編所載各詩，均見於《學古錄》、《翰林珠玉》等書。元本行書極工整，此本獨云《後稿》，口上有「知不足齋鈔本，鮑以文手校」兩行。

《藝風藏書再續記·元刻本第二》 《伯生詩續編》三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伯生詩續編》三卷，元虞集撰。《題葉氏四愛堂詩》一卷，元虞集、吳全節等撰。元至元六年劉氏日新堂刻本。【略】二冊。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明抄本聞見錄》 《伯生詩續編》三卷，元虞集撰。棉紙朱絲欄抄本。見阮目、劉目、薛目。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伯生詩續編》三卷，二冊。元虞集撰。明鈔本。 又：《伯生詩續編》三卷，一冊。元虞集撰。清歙縣鮑氏知不足齋鈔

本，清鮑廷博手校。

《補遼金元藝文志》《虞伯生詩續稿》三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道園續稿》六卷，元虞集撰，清抄本。一冊。

歐陽玄《雍虞公文序》 太史夏臺劉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爲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裒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爲序。

又《與劉伯溫札》 書來，知刻虞先生文，足見高誼。作序當求名筆，乃稱雅意，諒切不敢力辭，因便輒供稿去。刻成千萬見惠一本爲感。

陳養浩《白雲集序》 繙閱經典史籍，適有遺翰林侍講虞公《道園集》一編，仲實伏而攻之，日夜不寐，從容法度，心領神會。雖不獲造堂嚌胾，殆私淑艾者。

楊士奇《錄虞學士文》 錄《虞學士文》六冊，傳於周編修崇述家，即斡克計莊所刻本也。世又有大字刻本，歐陽圭齋爲序者，與此微異。二刻皆不存。今書坊本視余家所錄，缺三之一。公以道學自重，而今所傳者文耳，讀者可以即此而窺彼也。

葉盛《道園先生文集題識》 《道園先生文集》，往時劉伯溫所刻大字本，有歐陽圭齋序，此序今板已亡矣。近見崑山新刻斡克莊建本，遂於先生四世從孫吳江虞湜家模得此序并書一通，冠諸首云。

《文淵閣書目》卷九 《虞伯生文》一部八冊，闕。 又：《虞伯生文》一部六冊，闕。

《古今書刻》卷上 又撫州府：《道園文集》。

《秘閣書目・文集》 《虞伯生文》八冊。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雍正甲辰裘思通刊《虞文靖公文集》有翼機序。（邵氏）

鄭達《虞文靖公詩集序》 予得太倉興福寺所藏建本諸稿凡五十卷，乃與同寅捐俸鋟板以傳。

《文淵閣書目》卷九 《虞邵菴詩》一部一冊，闕。 又：《虞邵菴詩》一部一冊，闕。

《近古堂書目》卷下 《伯生詩後集》。

《秘閣書目・文集》 《虞邵菴詩》一冊。

《汲古閣校刻書目》 《虞伯生詩》八卷，補遺一卷，二百四十八葉。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虞伯生集》七卷。 又卷一三：《虞伯生集》六冊，五十卷，虞集。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虞伯生集》八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伯生詩後集》。

翁方綱《虞文靖公詩集序》 方綱幼嗜先生之詩，嘗手自抄撮，合爲十卷。其前八卷則《道園學古錄》并《遺稿》，後二卷則方綱所補入者，凡千一百二十餘篇。爲先生略次年譜，遂摭金石碑板之文以補文後者，尚未悉著於錄也。及來江西，既刻《山谷詩注》，而道園此錄久闕鋟板，且韓、蘇既皆以詩專行，則先生之詩若必俟文全刻，恐益難之，是以就此十卷寫出，以識區區嚮慕之私云爾。

曾燠《虞文靖公詩集序》 燠始輯《江西詩徵》行世，大興翁自京師寄所編虞文靖公詩，以謂燠「既有志仰溯鄉先生流風，宜爲刊布以廣其傳」。竊以公嘗欲取江西人詩仿遺山《中州》例作《南州集》未成，《江西詩徵》之刻，猶承公志也，其於公詩校刊之勞，曷敢辭焉！《道園類稿》、《學古錄》有至正五年本、成化撫州本，又崑山重繙建本。今翁前輩增著頗多，移其卷次，并加年譜，與舊略殊，故題爲《虞文靖公詩集》以別於諸本云。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一 《虞文靖公詩集》：《存稿》自題曰《道園學古錄》，門人彙而鋟之，得《應制》十二卷，《在朝》二十四卷，《歸田》三十六卷，《方外》八卷，散佚尚多。 《虞文靖公詩集》十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元虞集撰。賞雨茆屋本，嘉慶丙寅年刊。首門人李本序，次歐陽玄序。附《札記》云：「伯溫仁契，知刻虞先生文，刻成，見惠一本。」次成化新正葉盛跋，次至正十五年黃溍序，次景泰七年崑山知縣蘄陽鄭達序，次乾隆己酉翁方綱序，次嘉慶十一年南城曾燠序，次《年譜》，前有雍虞氏世系，據圭齋所撰《神道碑》爲圖。後附顧嗣立《元百家詩選》六條，《輟耕錄》一條，《珊瑚木難》五條，各家題詩七條，附錄本傳、《神道碑》二篇。 又：文光案：《道園詩集》得此本足以愜心，惟文集無佳本，翁、曾二公皆嘗致力，而未克就，蓋文集訛舛愈甚，卒不易理故也。本傳云：「平生爲文萬篇，稿存者十之二三。」今則所

佚更多。此本第十卷有《天冠山題詠》二十八首，翁覃溪從墨蹟補入，人但知子昂天冠山詩，以有俗間石刻故也，虞詩人皆不知，墨蹟更難見矣。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汲古閣《虞伯生詩》一卷，《補遺》一卷。 翁覃溪刊《虞文靖公詩集》十卷，撰《年譜》一卷。 元至正六年刊本，【略】藏花山馬氏。 附：辛卯在吳收元本。（莫棠） 補：《虞邵菴詩集》七卷，元虞集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補：《虞伯生詩》八卷、《補遺》一卷，元虞集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刊《元詩四大家》本。 補：《虞文靖公詩集》十卷，元虞集撰。《年譜》一卷，清翁方綱撰。清嘉慶十一年南城曾氏賞雨茅屋刊本。

吳焯《翰林珠玉跋》 歷考諸簿錄，無《翰林珠玉》之名，疑出後人彙集。按此編所錄，亦有《學古錄》及《遺稿》所未載者，固知先生平生著作殷富，李本集錄時採摭未盡也。此禦兒呂氏本，雍正癸卯省試後從天蓋樓得之，歸繡谷亭插架。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翰林珠玉》六卷。

黃丕烈《翰林珠玉跋》 是書本吾郡物，卷中有白隄錢聽默經眼印也。余向於都中廠市見之，未及買，後欲訪求，渺不可得矣。去冬，五柳主人族弟歸，忽代購獲，喜出望外。非特既失復得，固見遇合之巧，且裝潢款式無一毫更改，古色古香，猶是二十年前眼中故物，苟非天之畀余，安能遂余好古之願若是之奇乎？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一 先生詩亦曰《芝亭永言》，好事者別集公詩曰《翰林珠玉》，其從孫堪所輯曰《道園遺稿》，以補前稿之未備。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〇 《新編翰林珠玉》六卷，元刊元印本，黃蕘圃舊藏。元邵菴虞集伯生父全集，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家塾刊。 又：《翰林珠玉》六卷，舊抄本，吳尺鳧舊藏。元虞集伯生著。

季錫疇《清抄本翰林珠玉六卷跋》 咸豐乙卯冬，瞿君信之應郡試，得此本于吳門，遂著錄于《恬裕齋藏書目》。終以輾轉傳寫、亥豕滿目爲嫌。今年夏，于石墩顧氏假得元刻本，囑余校勘一過。改正數百字，補脫二處，遂臻完善。元本無序跋，不知何時所刻。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新編翰林珠玉》六卷，舊鈔校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新編翰林珠玉》六卷，舊鈔校本。首行題「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家塾刊」，次行題「邵菴虞集伯生父全集」。案楊氏椿序《道園遺稿》，有云：「《道園學古錄》板行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爲一編，與《學古錄》所載時有得失。」即謂此本也。所錄《在朝稿》視《學古錄》爲多，四言古詩中增《畫魚》一首，五言古詩中增《趙千里出峽圖》、《哀陳童子》、《題許愿夫抗雲樓》三首，七言古詩中增《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金人出（塞）〔獵〕圖》二首，五言律詩中增《題秋山圖》、《名酒》二首，七言律詩中增《自仁壽回成都》、《送李通甫赴湖廣行省知事》、《張志甫八十》、《送韓伯高僉憲江西》、《王氏孝義詩》、《寄福建僉憲馬叔惠》、《用鎦無作韻》七首，七言絕句中增《青山白雲圖》、《畫竹》、《僧（豆）〔巨〕然畫》三首。至所錄《歸田稿》，不逮《學古錄》之全，而亦有不見《學古錄》者。七言律中《題大都香山寺圖》、《爲馬竹所照磨題香山圖》、《用蕭性淵詩一句足成一章送常伯昂》、《端午節飲客與趙伯高》、《題時錄判齊山吟卷》、《題胡道玄活死人窩》六首，七言絕句中《留題龍門》第五、第六首，《寄斡克莊僉憲》、《題戈叔義墨竹》、《答斡克莊僉事惠白氈》、《寄謝臨川錄事王君正則》六首，字句亦有與《學古錄》異者，間有自註爲《學古錄》所遺，皆可備參攷。又《道園遺稿》亦有失載者，如《趙千里出峽圖》、《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二首。汲古毛氏刻虞詩八卷，但依《學古錄》，亦未見此本也。此從石門呂氏藏本傳錄。前有雍正癸卯西泠吳焯跋。復以元刻本校過，遂爲此書善本矣。

陸心源《明景泰本道園學古錄跋》 《新編翰林珠玉》六卷，次行題「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家塾刊」，三行題「邵菴虞集伯生父全集」，前有目錄【略】共計詩五百八十八首，《七律・次韻宋顯甫》一首，與前《御溝詩》複。其出于《道園學古錄》之外者，四言古一首，五言古三首，七古三首，七言律廿二首，七言絕廿八首。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翰林珠玉》六卷，觀稼樓寫本，吳尺鳧藏書。邵菴虞集伯生父。目錄下有「己酉奉川章氏元祐刊」一條。 《翰林珠玉》六卷，舊鈔本。邵菴虞集伯生父。按：楊氏椿序《道園遺稿》有云，【略】按：元槧本《翰林珠玉》上有「新編」二字，題「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家塾刊」一條。存吾廬陵人，《元風雅》亦其所選，此從而鈔出者也。

傅增湘《覆雕元本翰林珠玉跋》 余既刻《道園遺稿》成，因思《翰林珠

玉》亦爲虞詩之別本，且其書罕秘，世少流傳，爰假得元刊善本，影寫以授諸梓。自乙亥開雕，凡摹繕校刻及補佚訂訛之事，皆陶君心如任之，經歷三載，至今歲四月而始訖功。噫，可謂艱矣！按：元刊本舊爲沈乙盦所藏，二十年前余親見其獲諸滬肆者，【略】卷首書名大字占雙行，上加「新編」二字，次行題「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家塾刊」，三行題「邵菴虞集伯生父全集」。凡分六卷，卷一四言、五言古詩，卷二七言古詩，卷三五言律詩，卷四七言律詩，卷五五言絕句，卷六七言絕句。每類《歸田稿》之詩加標題以別之。昔人謂此編所錄，有《學古錄》及《遺稿》所未載者，余因取此目詳核之，其詩爲《學古錄》所不載者凡三十一題，然四言內《畫魚》一首，五古內《哀陳童子》、《題許愿夫抗雲樓》二首，七古內《出塞圖》、《題上都崇眞宮壁》二首，五律內《秋山圖》、《名酒》、《次馬少監韻》、《贈阿魯灰游甌越》、《寄段惟德憲副》五首，七律內《送朱生南歸》、《自仁壽回成都》、《送李通甫》、《張志甫八十》、《送韓伯高浙西憲》、《王氏孝義詩》、《寄僉憲馬叔惠》、《大都香山寺圖》、《爲馬照磨題香山圖》、《送常伯昂》、《端午節與趙伯高飲》、《題胡仙活死人窩》、《時錄判齊山吟卷》十三首，七絕內《青山白雲圖》、《畫竹》、《僧巨然畫》、《留題龍門寺後》二首、《寄斡克莊僉憲》、《戈叔義墨竹》、《惠白髦》、《寄王錄事》九首，皆見於《遺稿》中，惟五律之《黃筌詩意圖》、七律之《用鎔無作韻》爲兩集所不收耳。至丁氏《善本書志》言《趙千里出塞圖》、《董元待渡圖》二首爲《遺稿》失載者，不知此二詩固仍在《學古錄》中，但列之《應制錄》，後人未詳檢也。考《道園遺稿》有眉山楊椿序，言《學古錄》版行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爲一編，與《學古錄》所載時有得失，當即指孫存吾此編而言。孫氏所輯尚有《元風雅》一書。此編款式大題標「翰林珠玉」，而「邵菴全集」一行乃以小字刊於後。余頗疑其選刊者決非一家，第今日惟邵菴獨傳耳。余付刊時，先假沈氏藏本，倩良工精摹上版，迨刊成校勘，乃知卷四七律自《送許有孚赴湖廣》以下，至《端午節與趙伯高飲》凡六十題，又卷六七絕自「夏簟瑯玕冷於水」《無題》起，至《題龍門寺》，凡五十題，其詩皆缺。細審實由元本脫葉，取繆藝風及北平館藏鈔本驗之，其兩處所缺正同，知流傳散佚固已久矣。嗣檢《鐵琴銅劍樓書目》，有舊鈔本，乃馳書瞿鳳起世講，屬其取家藏本補寫此缺葉數十番相寄。及鈔稿郵至，依仿元板補寫增入，而行格不能適合，又未可臆改以就之。徘徊莫決者累月。已而思及皕宋樓本今尚存於日本靜嘉文庫，適心如昨歲從董授經同年游日本，因屬持往，取原書校正。心如至東京，更以託之東友長澤君，影寫缺葉以歸，并爲逐卷讎勘一過。【略】卷中文字與《學古錄》、《道園遺稿》多有差異，讀者比而參證之，自可論定其得失，不勞余之詞費矣。至丁氏《善本書志》載有禦兒呂氏寫本，目錄下有「己酉秦川章氏元祐刊」一行，爲陸、沈兩本所無，知此書元代尚別有刊本，今已不可得見，亦毋庸置論焉。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新編翰林珠玉》六卷，元虞集撰。元孫存吾如山家塾刊本，【略】此書余曾校過，其中爲《學古錄》不載者三十一題，與《道園遺稿》重見者三十二首。惟五、七律各一首爲二集所不載。沈曾植先生舊藏一帙，日本靜嘉堂亦有一帙，余合二本影寫配全，影刊收入《雙鑑樓刊蜀賢遺書》中。　補：《翰林珠玉》五卷，元虞集撰。清寫本，鈐屠倬藏印。繆荃孫據元刊本校。

《木樨軒藏書書錄》　《翰林珠玉》六卷，〔元虞集撰〕，舊抄本〔清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翰林珠玉》六卷，元虞集撰。清抄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新編翰林珠玉》六卷，一冊。元虞集撰。元末覆元後至元間廬陵孫氏益友書堂刊本。　又：《新編翰林珠玉》六卷，二冊。元虞集撰。明初傳鈔洪武間古杭余氏勤德書堂刊本。

裘思通《道園集序》　邇來司鐸寶塘購求先生遺集，遂捐俸而爲之。工將興，復來手錄二種，其一得自裔孫賢，與前刻盡同，而訛闕處有間；其一得自黃氏，半皆前刻所未有。用是訛者正之，闕者益之，未有者增入之，凡八閱月乃克成書。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仁壽錄》一百卷。虞集，號邵菴。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道園集》，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元虞集撰。【略】此集不列卷數，惟分八冊。前七冊題曰《道園學古錄》，後一冊題曰《類稿選》。然前七冊非《學古錄》之全本，後一冊亦非《類稿》之全本，蓋坊刻摘錄，疏漏實多，且每則之首皆題曰「崇仁虞集」。考集雖寓居崇仁，而其平生詩文皆自稱蜀人，不當以僑寓之地改其祖貫。此必撫州書賈所爲，欲引集以重其鄉土，不足據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虞文靖公道園全集》詩八

卷、《詩遺稿》八卷、文四十四卷，元虞集撰。清道光十七年鵝溪孫氏刊本，收入《古棠書屋叢書》中。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虞道園全集》，不分卷，八冊。元虞集撰。清康熙間刊，後代修補本，文依體分，而不分卷。又：《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六十卷，十六冊。元虞集撰。清道光丁酉十七年岷陽孫錤古棠書屋刊，民國元年存古書局修補本，凡《學古錄詩集》八卷，《文集》四十四卷，《道園遺稿》八卷，書首冠《元史》本傳。

金天瑞《道園遺稿題識》 右《蘇武慢》三十二首，右《無俗念》一首，全眞馮尊師、道園虞先生所共作也。天瑞昔刊《道園遺稿》，而先生所作已附于編。然其所謂馮尊師《最傳音》廿篇，世莫全睹，今復併類編次，以刻諸梓，庶方外高人便於通覽。惟先生道學文章傳著天下，馮尊師仙證異論超迥卓絕，其自有《洞源集》行于世，可長見云。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虞集《道園樂府》一卷。

《雨村詞話》卷四 虞伯生集詞，一洗鉛華，有《鳴鶴餘音》一卷，余已校刊矣。

《詞徵》卷四 《道園樂府》一卷，元虞集撰。元刻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 虞集《道園樂府》一卷。

吳昌綬《道園樂府跋》 《道園樂府》無專集，散見《學古錄》及《遺稿》，合抄之，復十有八首。原附《鳴鶴餘音》，乃道園與全眞馮尊師所作《蘇武慢》、《無俗念》諸詞。案《鳴鶴餘音》八卷，仙游山道士彭致中編，《四庫存目》未詳時代。以朱存理《野航存稿》有跋，疑爲明初人。據道園自記，則致中實元人也。《提要》謂：「所錄多方外之言，不以文字工拙論。而寄托幽曠，亦時有可觀。」豐順丁氏靜齋有舊鈔全帙。此至正間金天瑞錄附道園稿後，即沿其名。凌雲翰《柘軒詞》所和標題正同。今并仍之。 又：丁未冬來京師，假授經所藏南詞本對校。南詞中道園作第十二全闕，馮尊師作十二、十三有闕文，誤聯爲一，此本則十七、十八闕百數字。兩本互補，各成完璧。南詞脫誤固多，然藉以證佐，復加勘定，略皆可讀。授經又得明天順李蓉《黃谷瑣談》，備錄道園之作，云出盩厔令鄭達所書石本。小有異同，并校一過。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補：《道園樂府》一卷，元虞集撰。民國十一年朱祖謀輯刻《彊村叢書》本，余據元至元金伯祥本《道園遺稿》及《鳴鶴餘音》手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宋元明三十三家詞》：《鳴鶴餘音》一卷，元虞集撰。

藝　文

吳澄《彭澤水驛和虞修撰》 此非元亮幽居處，而喜亦無車馬喧。澍雨一時蘇鬱熱，流風千載挾清寒。秫田舊治民猶昨，柳岩新亭客避煩。江面波神應冷笑，曾聞容膝可偸安。

馬祖常《和袁伯長待制送虞伯生博士祠祭嶽鎮江河后土》 芙蓉仙掌坐中低，后土霄光□可齊。棧路繞雲山有閣，蜀天常漏石無泥。岐陽過馬應聞鳳，陳寶停軺莫信鷄。使者才華似揚馬，題詩應近草堂西。

又《調虞伯生》 聞君傲直奎章閣，朝馬偏從小海過。衣上落花紅雨滿，馬鞍柳絮更如何。

楊載《虞待制魏錄事述懷有作次韻奉和二首二公皆故相之後》 勢等衡廬各柱天，家傳性理竝鈎玄。諫垣劘切章連上，文館招延席屢前。羊豕尚修松下祭，麒麟肯信草間眠。岷峨舊日求遺族，萬里須乘逆水船。理氣兼明善論天，祇應爲易又爲玄。玩辭已契忘言表，說卦仍觀未畫前。對案窮年無近效，閉門長夏且高眠。卻忘京國多奇士，欲向長河共買船。

吳全節《送虞伯生使蜀》 送別應思舊所經，秦川花柳短長亭。三峰高拊仙人掌，萬里先占使者星。錦水東流江月白，潼關西去蜀山青。當年不盡登臨意，待爾重鐫劍閣銘。

張雨《劉宗師還山得虞侍講詩奉謝一首》 丹鳳門前送羽車，清詩滿袖出京華。雕蟲徒刻三年楮，補衮應餐五色霞。太白晚傳青綺帔，元君早授玉門砂。要知不隔金閨步，常是相從太極家。

又《代玄覽真人次虞伯生見寄韻》 屋倚松杉路擁莎，金鰲小隱且婆娑。幾年有約遙相望，一棹何時肯見過。老去山中空歲月，秋來江上政風波。黃花滿眼香醪熟，對此其如逸興何。

又《又次韻》 別後驚心歲已馳，幾回草夢遶春池。新詩遠寄迢遙驛，舊約重看絕妙碑。鰲禁風清班綴玉，龜溪雪冷鬢垂絲。何時共執論文酒，坐對西窗待月遲。

朱德潤《和虞先生榆林中秋對月》 關前節修早，秋半毳衣出。牛羊散原隰，漸告農務畢。山空衆木下，棲鳥靜喧唧。日昏在牽牛，魄月如畫白。茫茫覘六合，況敢事一室。仰觀浮雲變，清暉易升沒。執策登前途，秣馬俟明發。月高星藏光，天靜四山出。炊烟斂林壑，群作向昏畢。物情初無干，浮生自啾唧。征途行復止，鏡髮玄又白。人生身抱器，志老劍在室。百年生誰存，一士死不歿。兢兢凌霜幹，幽花當春發。

釋至仁《奉答虞伯生侍講》 散花丈室擁天姝，金粟如來安穩無。不二門開唯一默，對談還許老文殊。

王鎡《別虞君集》 瓦瓶擔酒去，送客石橋東。潮過汀沙上，船回島樹中。桃花三月雨，楊柳五更風。明日思君處，渡頭烟水空。

釋善住《送虞待制還翰苑》 臘盡江南野色寒，貂裘獨擁上征鞍。春風二月中州路，一片鄉心兩處安。翰苑仙人冰玉姿，久聞滄海掣鯨鯢。自言夜半螭頭下，禁漏聲中月已西。

尹廷高《虞博士扁所居東西曰陶曰邵以寓尚友古人之意各賦一首》 重華苗裔許誰同？寓意階前舊菊叢。一片古音人未識，無弦琴裡操南風。 仿佛行窩舊典型，神游八極手鞭霆。群兒鬬草春風亂，欹枕窗前看畫屏。

袁桷《送虞伯生降香還蜀省墓》 玉雪祠官貂帽低，笑乘飛燕上天梯。寶幡繡重團金粟，鈿合香嚴印紫泥。官饌每供千歲鹿，驛程深聽五更雞。流沙可是河源地，搖首揚鞭更欲西。 丞相墳前雙闕摧，泉聲隱隱栢崔嵬。金牛已向秦中去，銅馬空傳渭上來。叢竹雨留銀燭淚，落花風颺楮前灰。百年華表塵千劫，聞道曾孫始一回。

又《再次韻》 振衣千仞笑雲低，捫歷星辰復劍梯。度坂政須三尺箠，入關應笑一丸泥。神君祭重祠青馬，墨客才工頌碧雞。萬里遨頭端不負，花開緩醉玉東西。 閣道新平舊石摧，望鄉使客意嵬嵬。犀牛坐見降王去，杜宇聲隨望帝來。三卯錄成魂有燐，五丁神泣劫揚灰。椎鬟欲作鄉鄰會，揮手先催弩矢回。

又《三次韻》 觸石危藤壓路低，哀猿送客上丹梯。一百八盤雲亦雨，二十四番花似泥。解珮浮游憐野馬，振衣亭育聽天雞。拾遺已去武侯遠，空戀祠堂與瀼西。 時平吊古莫心摧，去驛斜陽指馬嵬。曲曲松陰隨帽轉，層層山影入杯來。草《玄》有意池留墨，觀象無心筯畫灰。爲問丈人今在否？金牛穿嶺日千回。

又《次韻虞伯生夜坐》 炎日爍草露，木末望西顥。靜躁誰爲尸？翕忽紛寸抱。志士法天運，炳燭不在老。群經固其郛，積神以爲寶。陋彼多言生，希名《太玄》草。山林詎心違，歲月付幽討。擾擾徒爲名，努力在此道。 地氣環中州，橐籥均宇內。中宵炎溽頻，露坐猶憒憒。遠窮太古雪，欲往終有徠。馳神極寥廓，我筆不可載。栖形竹素園，萬化等歷塊。相期江湖深，愼勿寒暑礙。秋風起天末，紉蘭結幽佩。

又《次韻伯生》 弱冠事墳典，里曲譏涼涼。螢爝不勝火，矧敢扶朝光。驅車出門交，一粲逢清揚。罍尊實玄酒，至饗不在觴。愼勿飲世人，徒令攪空腸。紛綸五經學，遠祖遺仲翔。知賢恨已晚，相見復慨慷。 至道縣日月，無言炳陽秋。辟世端有方，低昂少淹留。汲古理脩綆，寒泉漾清流。永懷魯兩生，議禮終秉周。我言失造次，燥吻譚郊丘。此悔行已止，歸田賦宜休。空餘六籍意，歲晚期冥搜。

又《再次韻伯生兼簡仲章》 俗士同酷暑，可人似清秋。邂逅得二子，傾心爲渠留。相望塵隕霧，相親汗交流。積雨暗京國，苔痕生道周。神交徑心醉，何必登糟丘？著書君已定，彈冠我當休。唯餘舊詩律，支頤費雕搜。

又《懷伯生》 春雨消路塵，春風散林纈。蕩蕩長安門，客子千萬轍。城陰有一士，淡食羹不啜。采彼松上露，煮石化晴雪。沈冥護眞性，觴至那復說！向來舌本淡，今作耳根熱。維南有樛枝，嚴溜滋百結。在德良自防，居屯詎爲折。念此長夜深，寒光吐殘月。

又《雪中招虞伯生祝丹陽》 空林一色十分春，羞殺高眠獨笑人。喚取東坊虞博士，紅爐同點奪胎銀。 金芽初熟白皚皚，袖手爐邊未盡開。爲請招眞老高士，且須騎馬抱琴來。

又《伯生約賦竹枝詞因再用求酒詩韻》 君家竹葉江水清，我家竹枝三峽聲。三峽水隨江上去，迴首望鄉終眼明。 簇簇青簾蕩子期，飄飄紅杏三月時。青簾紅杏總輕薄，自展碧牋書我詞。 暮雲纖纖如越羅，勸子不去知子何。桃花水深放船了，卻憶關山塵土多。 愛君酒滑滑如泥，白眼叉手頭愈

低。南鄰琵琶不堪聽，自舞柘枝驚春啼。

王結《次韻奉答伯生學士閑閑宗師》 歡娛菽水曠晨昏，接武鵷聯荷異恩。自愧塵纓汙鳳沼，定知雲木嘆犧尊。文章閣老推高雅，德宇仙翁儼粹溫。授我環中千古意，共探月窟躡天根。

許有壬《和虞伯生學士壁間韻》 在公抱隱憂，出塞得奇觀。青山萬馬奔，龍門忽中斷。地平豁四維，天闊張一幔。寄語鳴笳兒：休驚暮鴻散。

薩都剌《次韻答奎章虞閣老伯生見寄》 衮職須公稱，江波屬我閒。宦情魚鳥畔，德譽董韓間。黃閣論思地，金焦放浪山。儘操舟泛泛，空憶珮珊珊。

陳旅《壽虞先生》 衡山道士駐飛車，千載儒宗出相家。月下華屋垂五色，人間珠樹吐三花。芝田養鶴春凝乳，琴石聽鶯曉賜霞。朝退日長賓客醉，翠房文火伏丹砂。

李存《和答邵菴虞學士韻》 自笑深山鬢已華，東籬每每負秋花。居貧只合師原憲，紙貴皆緣慕左家。春雨綠蓑身有分，秋槃黃卷事無涯。《太玄》賴有揚雄草，幾向松窗與客誇。

王沂《題董宇定可林書虞伯生詩後》 小車初駕試春衣，三月城南花亂飛。紅杏不須令虎守，《黃庭》時許換鵝歸。山中羽客曾相問，天上文星漸覺稀。準擬明年寒食夜，重攜樽酒說芳菲。

鍾嗣成

論述

綜論

鍾嗣成《錄鬼簿自序》 賢愚壽夭，死生禍福之理，固兼乎氣數而言，聖賢未嘗不論也。蓋陰陽之詘伸，即人鬼之生死，人而知夫生死之道，順受其正，又豈有巖牆桎梏之厄哉？雖然，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爲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罌飯囊，或醉或夢，塊然泥土者，則其人與已死之鬼何異？此固未暇論也。其或稍知義理，口發善言，而于學問之道，甘于暴棄，臨終之後，漠然無聞，則又不若塊然之鬼爲愈也。予嘗見未死之鬼，弔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間耳。獨不知天地開闢，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則？聖賢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冊者，日月炳煥，山川流峙，及乎千萬劫無窮已，是則雖鬼而不鬼者也。余因暇日，緬懷故人，【略】叙其姓名，述其所作，【略】名之曰《錄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傳遠，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學，以爲得罪于聖門者，吾黨且噉蛤蜊，別與知味者道。

朱凱《錄鬼簿後序》 文以紀傳，曲以弔古，使往者復生，來者力學，《鬼簿》之作，非無用之事也。大梁鍾君，名嗣臣，字繼先，號醜齋，善之鄧祭酒、克明曹尚書之高弟。累試於有司，命不克遇，從吏則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者，借此爲喻，實爲己而發也。樂府小曲，大篇長什，傳之於人，每不遺稿，故未能就編焉。如《馮諼收券》、《詐游雲夢》、《錢神論》、《斬陳餘》、《章臺柳》、《鄭莊公》、《蟠桃會》等，皆在他處按行，故近者不知，人皆易之。君之德業輝光，文行浥潤，後輩之士，奚能及焉？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日居月諸，可不勉旃。

賈仲明《書錄鬼簿後》 余因雨窗逸興，觀其前代故元夷門高士醜齋繼先鍾君所編《錄鬼簿》，載其前輩玉京書會、燕趙才人、四方名公士夫，編撰當代時行傳奇、樂章、隱語、比詞源諸公卿大夫士，自金之解元董先生，并元初漢卿關己齋叟已下，前後凡百五十一人，編集于簿。前有董解元等，皆省院臺部翰院路府要路公卿大夫者四十四人，末紀挽詞爲弔。又編集傳奇名公，自關先生等五十六人，惟紀其所編傳奇，亦未弔之。與鍾君相知者，自宮大用以下一十八人，皆作其傳，各各以《凌波仙》曲弔挽。已後才人與先生不相識者，王思順等三十三人，止列其姓名，書其學問，俱無詞弔之。余雖才淺名輕，不捨先生盛文高韻，美乎前輩諸賢大夫名公士出處文學列于簿，凡宮大用等已弔之，餘者皆無文焉。余今暮年衰耄，首先公卿大夫四十四人，未敢相挽。自關先生至高安道八十二人，各各勉強次前曲以綴之。嗚呼，未敢于前輩中馳騁，未免拾其遺而補其缺。以此言之，正所謂附驥續貂云也，愧哉。

《**太和正音譜**》**卷上**　鍾繼先之詞，如騰空寶氣。

賈仲明《**凌波仙・鍾嗣成弔詞**》　鍾君《鬼簿》集英才，聲價雲雷震九垓，衣襟金玉名仍在。著千年，遺萬載。勾肆中，般演詼諧。彈壓著鶯花寨，憑凌着烟月牌，留芳名，紙上難揩。

邵元長《**錄鬼簿序**》　余僻居慈溪小縣，每嘆孤陋，側聆繼先鍾先生大名久矣，莫遂荆識。丁丑孟秋，邂逅於東皐精舍，匆匆東之鄮城。至中秋復回溪上，示余以親編《錄鬼簿》。皆本朝顯宦名公，詞章行於世者，恐後湮沒姓名，故編排類集，記其出處才能於其前，度以音律樂章於其後。千萬載之下，知其爲何人，直欲俾其爲不死之鬼也。先生之用心，誠可嘉尚。於其行，遂歌《湘妃曲》以贈：「高山流水少人知，幾擬黃金鑄子期，繼先既解其中意，恨相逢何太遲！示佳編，古怪新奇。想達士，無他事，錄名公，半是鬼。嘆人生，不死何歸？」

徐渭《**南詞敘錄自序**》　北雜劇有《點鬼簿》，院本有《樂府雜錄》，曲選有《太平樂府》，記載詳矣。惟南戲無有選集，亦無表其名目者，予嘗惜之。

盧前《**醜齋樂府序**》　昔涵虛子稱述樂府十五體，於豪放見勝，有所謂丹丘體者，濟南張氏、河間高氏，並爲一世之傑。而繼先與鄧氏、汪氏各張一軍：玉賓得黃冠之意，元亨多歸隱之詞，繼先獨雜以詼詭，奴視俳優，不襲草堂楚江之貌，少裙裾脂粉之習。「寶氣騰空」，《正音譜》之論然也。彼讀《錄鬼簿》者，不讀此集，奚知夫醜齋也！醜齋固又非崇祚所足比擬矣。於是知歷千萬劫而無窮者，必葆其輝光。化塘可謂繼先知己，豈僅攸關鄉邦文獻已乎。

分論

《**鬻玉郎**》(**長江有盡思無盡**)、《**感皇恩**》(**敘寒溫問緣因**)、《**採茶歌・得書**》　《中原音韵・作詞十法》：音律、對偶、平仄俱好。妙在「長」字屬陽，「紙」字上聲起音。務頭在上，及《感皇恩》起句至「斷腸」句止。　《藝苑卮言》附錄一：元人曲如【略】「怨青春，捱白晝，怕黃昏。」「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情中緊語也。

傳記

《**錄鬼簿續編**》　鍾繼先名嗣成，古汴人，號醜齋。以明經累試於有司，數與心違，因杜門養浩然之志。著《錄鬼簿》，實爲己而發之。其德業輝光，文行溫潤，人莫能及。善音律，能隱語。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所編小令、套數極多，膾炙人口。惜其傳奇皆在他處按行，故近者不知，人皆易之。後之君子，讀其《鬼簿》，則知其爲人也。

劉世珩《**錄鬼簿跋**》　嗣成字繼先，一字醜齋。蓋杭州人，其稱古汴者，元時士夫，多好著舊望，猶曰「巴西鄧文原」、「蜀郡虞集」云耳。朱士凱云繼先爲鄧善之高弟。按《元史》，善之其先綿州人，宋末徙錢唐，至元二十七年辟爲杭州儒學正，至大間授江浙儒學提舉。繼先學於善之，當在其爲儒學時也。繼先序其所交游，幾盡爲杭人，如金志甫、范子安、沈和甫、鮑吉甫、陳存甫、范冰壺、施君美、黃德潤、沈拱之、吳中立、周仲彬皆是。宮大用、鄭德輝、曾瑞卿、喬孟符，悉流寓杭州者也。又其紀范冰壺、施君美里巷甚悉。睢景臣《傳》云：「大德七年，公自維揚來杭州，余與之識。」其爲杭州人無疑矣。

著錄

無名氏《**錄鬼簿續編**》　鍾繼先名嗣成，【略】著《錄鬼簿》，【略】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所編小令、套數極多。《章臺柳》(寄情韓翊章臺柳)、《錢神論》(譏貨賂魯褒錢神論)、《蟠桃會》(宴瑤池王母蟠桃會)、《鄭莊公》(孝諫鄭莊公)、《斬陳餘》(韓信泜水斬陳餘)、《詐遊雲夢》(漢高祖詐遊雲夢)、《馮諼燒券》。

朱凱《**錄鬼簿後序**》　其樂府、小曲，大篇長什，傳之於人，每不遺稿，故未能就編焉。如《馮驩收券》、《僞遊雲夢》、《錢神論》、《斬陳餘》、《章臺柳》、《鄭莊公》、《蟠桃會》等，皆在他處按行，故近者不知，人皆易之。

《**曲錄**》**卷二**　《馮諼收券》一本、《詐游雲夢》一本、《錢神論》一本、《斬陳

餘》一本、《章臺柳》一本、《鄭莊公》一本、《蟠桃會》一本（右均見朱士凱《錄鬼簿後序》）。右七種元鍾嗣成撰。嗣成字繼先，號醜齋。大梁人。有《錄鬼簿》行于世。

鍾嗣成《錄鬼簿自序》 余因暇日，緬懷故人，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識，俱有可錄，歲月彌久，湮沒無聞，遂傳其本末，弔以樂章。復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學之士，刻意詞章，使冰寒于水，青勝于藍，則亦幸矣。名之曰《錄鬼簿》。

又《錄鬼簿跋尾》 右所錄，若以讀萬卷書，作三場文，上奪鬼科，首合黃甲第者，世不乏人。其或苦心巖壑，樂道守志者，亦多有之。但於學問之餘，事務之暇，心機靈變，世法通疏，移宮換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爲戲者，誠絕無而僅有也。此哀誄之所以不得不作也，觀者幸勿誚焉。

吳門生《錄鬼簿後記》 余自幼好抄錄書字，雖不端楷，然見一奇書異典，務必求假而錄之，雖大寒暑中，亦不憚勞。此本昔見於核庵王老先生處，即就假錄焉。藏之書篋，以見前輩之風流雅趣耳。近一友人借去，至於取索則再四，不肯相復。余謂斯行，實在非君子之所爲，其得罪於聖賢，玷累於德行多矣！第不欲顯其姓字耳。今偶得鄉人太常陳生藏本，又重錄之。假手君子，當以《顏氏家訓》爲戒，毋學斯人之行也歟。

夢覺子《錄鬼簿題識》 余雅欲觀元人傳奇詞曲，偶得是帙，中多載其名目，不計妍醜，聊爲錄之。間有不成語處，幾欲輟筆，爲所錄且半，遂卒業焉。牛溲馬渤，醫者不棄，亦竊附此義云。

《七修類稿》卷二三 昨於舊書肆中得抄本《錄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元、宋傳記之名。

《莊岳委談》下 又郎瑛《類稿》記《點鬼簿》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

《袁小修日記》卷三 弱侯先生入舟中小話，見予舟曰：「此泛家也，浮宅何遠？」出一冊，名《錄鬼簿》，蓋元人詞曲諸名家也。

尤貞起《錄鬼簿跋》 余於丁亥孟冬候友某，檢書案得《錄鬼簿》一冊，計卅餘頁，問所從來，知某老先生囑錄也。因竊假抄手錄。時有友某者，觀之掩口笑，叩之，則曰：「錄書難，錄無益書尤難，子何錄無益書乎？故笑之。」余曰：「書之有益無益，存乎人之好與不好耳。好則無益亦有益，不好有益亦無益也。茲《簿》縱無益乎，余心竊好之，故錄焉，有益無益姑無論。」友亦唯唯。錄畢，聊識問答。

王驥德《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引證書目》 《錄鬼簿》。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錄鬼簿》一冊，二卷，鍾嗣成。《澹生堂餘苑》本。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鍾嗣成《錄鬼簿》二卷。

《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 鍾嗣成《錄鬼簿》二卷一本。秦酉巖手抄。

《也是園藏書目》卷一〇 鍾嗣成《錄鬼簿》二卷。

《棟亭書目》卷四 《錄鬼簿》，抄本。元古汴鍾嗣成序著，二卷。所錄皆元名人能詞而已故者。一冊。

《說集》 《錄鬼簿》（簡本，不分卷）。

《棟亭藏書十二種》 《錄鬼簿》二卷（繁本。稱曹本）。

《彙刻傳奇》 《錄鬼簿》二卷（繁本。稱劉本）。

《暖紅室彙刻傳奇》 《錄鬼簿》。

《誦芬室叢刊二編》 《錄鬼簿》二卷。

《曲錄》卷六 《錄鬼簿》二卷，元鍾嗣成撰。嗣成字里見卷二。此書上卷錄已死名公所製雜劇，下卷則錄其相知之人所製曲，每人繫以小傳，且作《凌波曲》以吊之。今嗣成所撰雜劇不傳，其曲之存於今者，僅《雍熙樂府》中所選一小套、《北詞廣正譜》中小令一闋及此書中小令十九闋耳。然此書以錄曲爲主，故列於此。

王國維《錄鬼簿校注跋》 宣統改元冬十二月小除夕，以明季精鈔本對勘一過。又：鈔本亦有夢覺子跋，與此本同出一源。二本各有佳處。鈔本上卷有脫落，然此本下卷已改易體例。字之異同，亦以鈔本爲長。校勘既竟，并以《太和正音譜》、《元曲選》覆校一過，居然善本矣。除夕又記。又：宣統二年八月，復影鈔得江陰繆氏藏國初尤貞起手鈔本，知此本即從尤鈔出，而易其行款，殊非佳刻。若尤鈔與明季鈔本，則各有佳處，不能相掩也。冬十一月，病眼無聊，記此。

劉世珩《錄鬼簿跋》 《錄鬼簿》二卷，元鍾嗣成撰。【略】此書成于至順庚午，凡金、元雜劇名人仕履，考訂綦詳，可爲談曲本之助。近時通行者，止《曹

棟亭叢書》本，而舛訛特甚。嗣得尤貞起鈔本，紙墨似國初人。方知原書兩排，用漢碑例橫讀，曹本作一排。又以原本先上後下，則全數不合。後又得明人鈔本，方知明人已誤，棟亭仍之。兩本同出萬曆甲申，一仍原式，一變原式，其優劣如此。今取尤本重刊，以存本書眞相，愼弗再據曹本訂此本也。

《藝風藏書記》卷八 《錄鬼簿》二卷，明尤貞起手抄本。前有緣起，字蹟近松雪翁。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錄鬼簿》二卷，元鍾嗣成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前有尤貞起序，尤氏手書，有印記。後有萬曆甲申夢覺子跋。其餘序跋與曹刻同。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下 補：《錄鬼簿》二卷，元鍾嗣成撰。明藍格鈔本，九行二十字，范氏天一閣佚出之書。 明鈔《說集》本，十一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雙闌。訂二十冊，此書在第十六冊。 清寫本，十行二十字。有萬曆甲申夢覺子跋。 補：《新編錄鬼簿》二卷，元鍾嗣成撰。清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揚州使院刊《棟亭十二種》本，十一行二十一字。余據明鈔《說集》校。

羅振常《錄鬼簿跋》 此本王觀國以五十金得之董授經，觀堂有《錄鬼簿》校本，刊之《觀堂遺書》中，所據以校訂者有數本，此爲其一。

《蟫隱廬舊本書目》二六期 《錄鬼簿》二卷，元鍾嗣成撰，舊抄本。王觀國藏書，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錄鬼簿校注》二卷。《王忠慤公遺書》第四集本，清王國維撰。元至正間，汴人鍾嗣成字醜齋，錄前輩名公及方今才人有樂府雜劇傳於世者，得若干人，詳著其所著樂府名目，及其一生事實，爲《錄鬼簿》上下卷。自後其書遂爲考金、元樂曲者所不廢。王君所撰《宋元戲曲史》及《曲錄》中雜劇一部分原料，幾全憑此書爲之。後於暇日札錄寧獻王《太和正音譜》、錢遵王《也是園書目》及《元史》、《山房隨筆》、鳳林書院《草堂詩餘》與此書可證者爲箋注，又以所見明抄及江陰繆氏藏清初尤貞起抄本以校通行《棟亭十二種》刻本，著其異字於行間，朱墨爛然，可稱家塾善本。稿本後歸上虞羅氏振玉許，羅氏兒子輩錄爲《校注》二卷，入《遺書》四集中刊之，實則殊失作者之本意矣。按此書曹棟亭本與尤貞起本殆同出一源，均非鍾氏原本面目。原本之與曹本、尤本，幾如孫強改本《玉篇》之與古寫本，判若霄壤。原本劇名下多著正名一行或二行，曹本、尤本全刪，一不同也；原本於每一作家仕籍後必繫小令一支以寓意，曹本、尤本大抵脫去，不留一字，二不同也；原本卷首有永樂二十年淄川賈仲明序文，賈氏明初以北曲鳴，嘗著《續錄鬼簿》一卷，以繼鍾氏未竟之緒，曹本、尤本既失載《續錄》全文，又不收賈序，故於賈氏續作之旨及鍾氏一生事蹟，均無由考見，三不同也。鍾氏原本及賈氏《續錄》，明萬曆後已罕見，故孟稱舜《酹江集》中附刊本（此本亦王君所未見）亦與曹本內容相若。三年前忽於四明范氏天一閣書中得見此書正德間抄本，於是鍾氏原本與賈氏《續錄》之面目始大白於世，恨不得起王君於九京以告之。附書於此，以諗讀此書者。

趙孝孟《跋馬廉錄鬼簿新校注》 《錄鬼簿》二卷、《續編》一卷，原書爲明藍格抄本，每葉十八行，行二十字，今藏寧波某氏，本天一閣故物，後歸四明沈德壽。序前有「亞東沈氏抱經樓鑒賞圖書印」、「五萬卷藏書樓」、「授經樓藏書印」及「浙東沈德壽家藏之印」諸印章，世極罕見。民國二十年秋，趙斐雲、鄭西諦、馬隅卿三氏訪書寧波，得覩原書，至爲驚喜。因商諸某氏假歸，人各一卷，手自抄繕，盡一夜之力抄成，數年以來，矜爲瑰寶，不輕示人。馬氏且據之撰爲《新校注》焉。今三氏合抄之本業由北京大學出版組影印行世，《新校注》亦由本刊印成，二書互可參攷也。《鬼簿》一書得大顯于世，實賴三氏之力。惜馬氏墓木已拱，不及見其書之行世，至可慨也。

孫毓修《綠天清話》 元人鍾醜齋，集當時顯宦名公製曲行世者若干人，爲《錄鬼簿》。其《自序》有云：「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爲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特一間耳。」其言痛矣。慈溪邵元長題《湘妃曲》於後曰，【略】讀至末句，如三更魚鼓、半夜霜鐘，喚醒癡人不少。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明抄本聞見錄》 《錄鬼簿》二卷、《續編》一卷，元鍾嗣成撰，明賈仲明等續編。藍絲欄明抄本。此書散出後曾由寧波孫氏蝸寄廬收藏。一九四六年十月，鄭振鐸以重金購得。今藏北京圖書館。

盧前《醜齋樂府序》 范生化塘出所輯《醜齋樂府》以視余，曰：「有元人集，散佚已多矣。中州惟繼先獨步當時，攸關鄉邦文獻，此集爲不可廢也。師其爲我訂之，爲之序。」烏乎，元曲之有醜齋，猶《花間》之於趙氏。使無崇祚，五代十國之詞何由見知於世邪？然則《錄鬼》一簿，非徒中州之瓌寶，抑亦備

一代之徵也。繼先之言曰：「聖賢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冊者，日月炳煥，山川流峙，及乎千萬劫無窮已。」朱士凱謂其德業輝光，文行浥潤，後輩不能及。顧其所作湮沒已久，不得與《錄鬼》並傳，是可憾耳。今化塘乃參稽群籍，寫定一編，雖未可必爲完璧，要是藝林盛事，如空谷之聞足音，余安得不跫然喜哉。

民國《河南通志藝文志稿》《醜齋樂府》，元鍾嗣成撰。嗣成字繼先，祥符人。以樂府知名於時，久無傳本，現修武范凝池自《樂府群玉》、《錄鬼簿》、《太平樂府》等輯得六十餘篇，盧前爲之序。

藝文

周誥《折桂令・題錄鬼簿後》 想開元朝士無多，觸目江山，日月如梭。上苑繁華，西湖富貴，總付高歌。麒麟冢、衣冠坎坷，鳳皇臺、人物蹉跎。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紙上清名，萬古難磨。

邾經《蟾宮曲・題錄鬼簿》 可人千古風騷，如意珊瑚，弱水鯨鰲。紙上功名，曲中恩怨，話裏漁樵。嘆霧閣雲窗夢杳，想風魂月魄誰招？裹驪珠淚冷鮫綃，續鵑弦指凍鸞膠。傳芳名玉兔揮毫，譜遺音彩鳳啣簫。

凌廷堪《南商調・黃鶯兒・讀錄鬼簿》 鄙語未全虛，稗官家有董狐。何人錄鬼成簿，同樂院燕青博魚，景陽崗武松打虎，摘星樓、殷紂誅賢處。笑狂夫、醯鷄甕裏，嗤點古人書。

釋善住

論述

《元詩選》初集壬集 善住字無住，別號雲屋，吳郡僧也。嘗居郡城之報恩寺，往來淞江上，與仇山村、宋子虛諸人相倡和。山村贈詩曰：「閶門北去山如畫，有日同師步翠微。」其相契可知也。所著《谷響集》，近體詩若干首，子虛有《答無住師見寄》詩云：「句妙唐風在，心空漢月明。」即此可以評其詩矣。 又：雲屋詩極多秀句，五言如「古澗流寒碧，幽花墮晚紅」；「雨聲寒繞樹，野色靜連山」；「林靜鳥窺室，泉清魚避人」；「倚松山衲濕，洗藥野泉香」；「樹枯生意靜，僧老道心多」；「城雅歸晚色，庭樹入秋風」；「片月生松頂，孤泉出石根」。七言如「野岸燒煙添柳色，敗垣春雨長苔衣」；「幽鳥帶雲歸樹宿，清鐘和月出樓鳴」；「木葉暗隨鄰杵落，草螽寒並夜床吟」；「白鳥不知吳苑廢，青山曾見越兵來」；「江郭雨昏山色古，柳橋風暖鳥聲春」。其論詩云：「典雅始成唐句法，粗豪終有宋人風。」知其格調有自來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谷響集》三卷，【略】故所作頗有矩矱，觀其論詩有云「典雅始成唐句法，粗豪終有宋人風」，命意極爲不凡。及核其篇什，則但工近體，大抵以清雋雕琢爲事，頗近四靈、江湖之派，終不脫宋人窠臼，所言未免涉於過高。然造語新秀，絕無蔬筍之氣，佳處亦未易及，在元代詩僧中，固宜爲屈一指也。

周泳先《谷響詞題記》 其小詞造語清新，佳處不減北宋名家。元代詞家中，固宜首屈一指也。

《早行》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清澹，是王、孟之遺。

《送人入杭尋弟及謁山邨先生》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好山」二句）「佳句多于枕上成」，苦心得意皆在，是過來語。

《為無照暮出西郊》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陰雲」二句）寒邨晚景，二語盡之。

《自陽山歸舟中作》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花落清渠野水香）佳句。

《鄧隱君牧》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彈琴」二句）雅人深致。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善住字無住，別號雲屋。嘗居吳郡城之報恩

寺，往來吳淞江上，與仇遠、白珽、虞集、宋无諸人相酬唱。【略】集中《癸亥歲寓居錢塘千頃寺述懷》詩，有「高閣工書三十年」句，從英宗至治三年癸亥，上推三十年，爲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距宋亡僅十四年。其《贈隱者詩》有「對食慙周粟，紉衣尚楚蘭」句，蓋猶及見宋之遺老。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僧雲屋《谷響集》一部四冊，完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谷響集》三卷，【略】元釋善住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 《谷響集》三卷，文瀾閣傳抄本。元釋善住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谷響集》一卷，元釋善住撰。按，此書《四庫》著錄，莫氏未收。 補：清初寫本，鈐有「揆叙謙牧堂」藏印。清寫本，自朱彝尊曝書亭藏本錄出。余藏。

周泳先《谷響詞題記》 明刊本《谷響集》，較文瀾閣庫本多《卜算子》一首，文字則無何差異，蓋即此一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谷響集》一卷，元釋善住撰。清抄本。一冊。

張可久

論述

綜論

張仲深《題張小山君子亭》 我嘗西湖謀卜居，前有水竹後芙蕖。驪紅糜翠眩人目，雲錦倒映青珊瑚。歸來試問隱者廬，嘉葩美植同紛敷。綵鸞蹋空夜不啄，文鴛隕粉秋生珠。竹秉君子操，蓮如君子清。我亭居其中，樂以君子名。道人寓物不着物，豈唯物美唯德稱。滿簾花氣香馥馥，一亭翠景風泠泠。願君志如蓮，濯淤泥而不染，操如竹，拍霜雪而不零。我今聞之當乞盟，製荷爲衣竹爲策，迴謝濁世全吾生。

錢惟善《送張小山之桐廬典史》 君家樂府號「吳鹽」，況是風姿美笑談。公幹才名傾鄴下，子山詞賦擅江南。霜晴萬木丹青遍，雨暝千峰紫翠含。縣幕從容釣臺去，臨流應自漱餘酣。

《炙硯瑣談》卷中 迨宋元廬陵、眉山淵源有自，放翁、遺山波瀾不殊，至元、白、張、王，則又自成一體者也。

賈仲明《凌波仙・補張可久弔詞》 水光山色愛西湖，照耀乾坤《今樂府》。《蘇堤漁唱》文相助，又《吳鹽》餘意，續《新樂府》，驚動林蘇。荆山玉，合浦珠，厭倒群儒。

《太和正音譜》卷上 張小山之詞，如瑤天笙鶴。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艷，有不吃烟火食氣，眞可謂不羈之材。若被太華之仙風，招蓬萊之海月，誠詞林之宗匠也。當以九方皐之眼相之。

唐文鳳《跋張小山所書樂府》 前元全盛之時，海內昇平，幾八十餘禩，人才猥興，比隆唐、宋。休明之運，淳厖之氣，見于文章，散于篇什，率皆光華俊偉，一掃衰世委靡之習。當時所尚樂府新聲，至于文士才子講治正學之餘，往往嗜好，矢口而成，揮筆而就。於瓊筵綺席間，度以歌喉，協以聲律，亦可謂快意矣。昔之所稱者，北有關漢卿、馬九皐輩，語意雄渾，殊乏纖巧態；南有張小山，自《吳鹽集》一出，流傳京師，寵書于奎章，膾炙人口，珠璣璀璨，錦襭青紅，新奇而工緻，艷麗以清腴，論渾厚之氣則有間矣。小山張公聰明過人，博聞廣記，推其才，究其所蘊，殆不止是，惜乎以樂府之名掩其所長。

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序》 小山名可久，以路吏轉首領，即所謂民務官，如今之稅課局大使。夫以是人而居卑秩，宜其歌曲多不平之鳴。

又《張小山小令後序》 余自遊鄉校，讀書有餘力，則以學詞。詞獨愛張小山之作，以其超出塵俗，不但癯勁而已。

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 北詞【略】馬東籬、張小山自應首冠。

《藝概・詞曲概》 元張小山、喬夢符爲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

杜，《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中麓作《夢符詞序》云：「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涌，有截斷衆流之勢。」案：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又：曲以破有、破空爲至上之品，中麓謂小山詞「瘦至骨立，血肉消化俱盡，乃鍊成萬轉金鐵軀」，破有也，又嘗謂其「句高而情更款」，破空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　試觀小山、夢符二家小令，抑何宛轉多風。況詞又非曲比者，而必以釘鉸爲瓣香哉。此其罪過，當不止如秀師之呵魯直。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新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毛扆跋：小山名可久，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首領者，即民務官，如今之稅課局大使也。《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瑤天笙鶴，既清且新，華而不豔，有不食煙火氣味」，又謂「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良非虛語。昔人以李太白爲詩仙，小山可謂詞仙矣。

分　論

《**風入松**》（**哀箏一抹十三弦**）　《易餘籥錄》卷一七：《詞綜》選張可久《風入松》一首《詠九日》，首四句云：「哀箏一抹十三弦，飛雁隔秋烟。攜壺莫道登臨樂，雙雙燕，爲我留連。」按《小山樂府》載此，作「雙雙爲我留連」，無「燕」字，「雙雙」即指上「飛雁」，「雁」與「燕」不當雜出，且九日不復有燕矣。蓋雁指箏上所有，雙雙即此雁也。【略】《小山樂府》，世不多有，余適有之，乃得校出，增多「燕」字。

《**醉太平**》《**黃庭小楷**）　《柳塘詞話》卷二：前人有以詞而作曲者，斷不可以曲而作詞，【略】如《醉太平》亦有北曲，詞云，【略】畢竟是曲而非詞。

《**小桃紅**》（**一汀烟柳索春饒**）　《詞品》卷一：張小山《小桃紅》詞云「一汀烟柳索春饒」，【略】「蔓蒿穿雪動，楊柳索春饒」，山谷詩也。此詞用之。今刻本不知，改「饒」爲「愁」，不惟無韻，且無味意。　《古今詞話・詞品》卷下：索春饒，山谷「楊柳索春饒」，小山「一汀烟柳索春饒」。《涌幢小品》謂有餘裕，天之鍾情獨厚也。余謂其有厚望意，觀於毛東澤所用「一春嬌妒索人饒」，便知之。

《**小桃紅**》（**一聲嬌燕綠楊枝**）　《詞品》卷二：今之三弦，始於元時。小山詞云：「三弦玉指，雙鈎草字，題贈玉娥兒。」　《菉猗室曲話》卷一：燕樂以琴瑟爲主，自元以降，則用三弦。近百年來，二弦（即胡琴）獨張，此弦索之變遷也。二弦三弦，未詳起於何時，然元曲中已見吟咏。《詞統》收陳眉公《柳枝詞》，末句「三條弦上合新詞」，《挂眞兒》注引張小山《題贈玉娥兒》「三弦玉指，雙鈎草字」爲證，是元已有其制。李開先中麓所刊《小山小令》中不收此語，疑佚句也。小山又有《胡琴》《閱金經》小令云：「雨漱窗前竹，澗流冰上泉，一綫清風動二弦。」【略】又《酸齋席上聽胡琴》《朝天子》云：「玉鞭，翠鈿，記馬上昭君怨。一梭銀綫解冰泉，碎折驪珠串。雁舞秋烟，鶯啼春院，傷心塞草邊。醉仙，彩箋，寫萬里關山怨。」據此，則二弦三弦殆同時作者耶？

《**小桃紅**》（**晚風吹上海雲腥**）　《見只編》卷上：余讀董漢陽所載舊志，《吳越國朱府君墓銘》有稱開元府海鹽縣，則錢氏嘗改嘉興爲開元矣。比查《吳越備史》無之，《統志》亦缺。【略】又有張可久「別澉川楊安撫」《越調・小桃紅》曰，【略】可久號小山，元人工於詞者。此詞大有情態，今志所無也。

《**折桂令**》（**海棠嬌楊柳纖腰**）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二：陶南村云：虞邵菴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輟耕錄》），而不知古人已有之。邵菴博學，一時未悟，南村亦失考也。《折桂令》乃元人小曲，字數多少不同，其起句亦有六字。如七字中用兩韻，則張小山「海棠嬌楊柳纖腰」，「綠窗紗銀燭梅花」，當時已多此體。

《**駕玉郎**》《**君王曾賜瓊林宴**》，《**感皇恩**》（**學會神仙**），《**採茶歌**》（**興飄然**）　《詞謔》「詞套」：「貫雲石，號酸齋。【略】臨終，有《辭世詩》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張小山贈之《南呂》詞一套，名爲「爲酸齋解嘲」，其平生事迹，概括殆盡。【略】四十年三字，還得平上去爲便。以後套數，取其大勢嚴整，音調不差斯已矣，不必一一細評。況其中各色調，已有分評之者耶。　《堯山堂外紀》卷七一：貫酸齋臨終作《辭世詩》云【略】洞花、幽草乃二妾名。張小山《爲酸齋解嘲》。

《**雙調・水仙子**》（**山花紅雨鷓鴣啼**），《**黃鍾・人月圓**》（**凄凄芳草春雲亂**），《**仙呂・一半兒**》（**羅衣香滲酒初闌**），《**中呂・山坡羊**》（**衣鬆羅扣**），《**中呂・滿庭芳**》（**尋思幾般**），《**越調・憑闌人**》（**寶劍英雄血已乾**）　《詞徵》卷

六：張小山、喬夢符小令并稱。然張之小令，遠軼夢符之上。如《雙調・水仙子》云：「繡床人困，玉關夢回，錦字書遲。」《黃鍾・人月圓》云：「桃花吹盡，佳人何在，門掩殘紅。」《仙呂・一半兒》云：「喚蠻蠻，一半兒依隨，一半兒懶。」《中呂・山坡羊》云：「湖上藕花，隄上柳，颼颼渾是秋。愁，休上樓。」《中呂・滿庭芳》云：「闌干畔，芳枝綠滿，梅子替心酸。」（句法偶與詞合，然「畔」、「滿」是韻，音響究異。）《越調・憑闌人》云：「煉霞成大丹，袖雲歸故山。」皆能豐約中度，旋復回環，宜其居關、馬諸人之上。

《南呂・湖上晚歸》　《詞謔・詞套一》：張小山《湖上晚歸》南呂》，當爲古今絕倡，世獨重馬東籬《北夜行船》，人生有幸不幸耳。周德清稱其：「不重韻，無襯字，韻險，語俊。諺云『百中無一』，余曰萬中無一。看他用『蝶』、『穴』、『傑』、『別』、『竭』、『絕』字，是入聲作平聲；『闕』、『說』、『鐵』、『雪』、『拙』、『缺』、『貼』、『歇』、『徹』、『血』、『節』字，是入聲作上聲；『滅』、『月』、『葉』，是入聲作去聲。無一字不妥，足爲後輩學法。」但「一夢」多唱作「亦猛」字，若改「夢裡」二字，雖協，卻不如不改之爲愈。數十刻本，互有得失，今悉歸正。總校之，東籬蒼老，小山清勁，瘦至骨立，而血肉銷化俱盡，乃孫悟空煉成金鐵軀矣。止有「錦英」「英」字欠穩，必得上聲；「人面紅」，「紅」字，必得去聲，上聲亦可，然又無字可改，將奈之何？開端四句，惜未全對。

《紅綉鞋》嘆孔子嘗聞俎豆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二詞（合評小山此詞及周德清《朝天子》對偶、音律、語句、平仄俱好。前詞（案指周作）務頭在「人」字，後詞妙在「口」字上聲，務頭在其上。知音傑作也。

《滿庭芳》知音到此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此一詞，但取其平仄庶幾。若「此」字是平聲，屬第二着。喜「羲」字屬陰，妙。可惜第四、第五句，上下失粘。妙在「紙」字上聲起音，「扇」字去聲取務頭。若是「紙」字平聲，屬第二着，「扇」字上聲，只可作《折桂令》中一對。多了「急管」二字，不成調。得一意結之方好。吁，今之樂府，難而又難，爲格之調，不多見也。　《雨村曲話》卷上：馬致遠，號東籬，元人曲中巨擘也。其《滿庭芳》（案見小山《北曲聯樂府》）句有「知音到此，舞雩點也，修禊羲之」，語最工。

《正宮・醉太平》（人皆嫌命窘）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窘」字若平，屬第二着。平仄好。務頭在三對，末句收之。

《正宮・山坡羊》（雲鬆螺髻）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意度、平仄俱好，止欠對耳。務頭在第七句至尾。（《小山樂府》作張可久詞，《堯山堂外紀》卷六八誤爲王實甫作。）　《藝苑卮言》附錄一：元人曲如，【略】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都是你。」情中悄語也。

《南呂・一枝花》（長天落彩霞）　《詞謔・詞套》：東籬《夜行船》云，【略】小山《一枝花》云，【略】有俗夫改「冷」字爲「景」字，則索然無餘味矣。《顧曲雜言》：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其餘俱不及也。

《南呂・一枝花》（驚穿殘楊柳枝）　《詞謔・詞套》：《一枝花》云，【略】韻窄而字不重，句高而情更款，開首全對尤難。至如陳大聲，亦非不高，但肥而少元人風味。

《人月圓》（羅衣還怯東風瘦）等　《詞林紀事》卷二二：《小山樂府》余所見三本。【略】久欲手錄一帙，緣中多曲調，因循未果。今採錄《人月圓》一闋，鼎嘗一臠，未謂不知味，孰謂張小山不如晏小山耶。　《易餘籥錄》卷一七：又有《人月圓》一首云：「片時春夢，十年往事，一點詩愁。」彝尊改作「閒愁」。又「故人何在，前程那裏，心事誰同？」彝尊改作「前程莫問」。又：「白家亭館，吳宮花草，長似坡詩。可人憐處，啼烏夜月，猶怨西施。」彝尊改作「可似當時，最憐人處」。以音調推之，可謂削圓方竹杖矣。

《朝天子》（瘦杯玉醅）　王驥德《曲律》卷四：詞隱論北詞，謂《朝天子》一調，自《龍泉記》出而此曲失眞，《浣紗》「往江干水鄉」盛行而此曲盡晦；卻取《太和正音譜》所收張小山「瘦杯玉醅」一首爲譜。其詞「飽似伯夷」一句係失調，不如《中原音韻》所收「早霞晚霞」（周德清曲）一首爲確。蓋《浣紗》實仿《龍泉》，較原調多着襯字，其聲尚可考見也。

《一半兒》（花邊嬌月靜妝樓）　散曲叢刊本《小山樂府》附錄《日下舊聞》：武宗嘗於中秋夜，與諸嬪妃泛舟禁苑太液池中，開宴張樂。令宮女披羅曳縠，前爲《八展舞》，歌可久《一半兒》詞，【略】極歡而罷。

傳　記

簡本《錄鬼簿》　張小山，名（久可）〔可久〕。慶元人。以路吏轉民首領官。

有《今樂府》盛行於世，又有《吳鹽》、《蘇堤漁唱》等，編於隱語中。

《**玉山名勝集**》**卷八**　（存目）

又《外集》（存目）

《**江村銷夏錄**》**卷一**　（存目）

《**元詩選**》**癸集己上**　（存目）

《**元曲家考略・張可久**》（存目）

紀　事

李祁《跋賀元忠遺墨卷後》　因念予平生宦遊，多在兩浙，而元忠亦然。曩余在婺源時，浙省請預貢試。既出院，乃知元忠適在財賦督府。歡會之情，顛倒之意，磊落豪宕，亦豈知有今日哉。卷中詩凡二十首，如，【略】又卷中所書陳大卿文一篇，全述張小山詞。因記余在浙省時，領省檄督事崑山，坐驛舍中。張率數吏來謁，一見，問姓名，乃知其爲小山也。時年已七十餘，匿其年，爲崑山幕僚。遂與坐談笑。仍數數來驛中，語數日乃別。別時，復書其新詞十餘首來餞。其詞稍雅正，非近世所傳妖淫艷麗之比，故余亦頗惜之。今此詞亦不復存。感念今昔，忽忽如夢。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張（久可）〔可久〕，【略】元時以路吏轉民務官。李中麓言樂府之有喬、張，猶詩家之有李、杜。

著　錄

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後序》　當時苦於無書，止有楊朝英所集《太平樂府》。及檢舊篋，又得《陽春白雪集》及《百一選曲》兩種。【略】今宜詞曲少，而小山者更少也。京師積書家如李蒲汀、沈竹東，詞書成編者不過十餘部，其小山詞載在《樂府羣玉》、《詩酒餘音》者，僅有數十曲，他所更得《仙音妙選》、《樂府羣玉》、《樂府新聲》，則有助於小山多矣。可惜類詞有小山半冊，廖洞野取去，堅不復出，而普集元詞在鄒平崔臨溪者，小山詞獨有一冊，以負累逋逃，不知所之。今所編次，雖成上下二冊，每樣曲終鏤版不剔空，以待博學君子，詞山曲海，不惜寄示。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張（久可）〔可久〕《小山小令》二卷。

毛扆《新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跋》　章丘李中麓開先，曉音律，善作詞，最愛張小山，謂其超出塵俗。其家藏詞山曲海，不下千卷，獨不得小山全詞，僅從選詞八書（《太平樂府》、《陽春白雪》、《百一選曲》、《樂府羣珠》、《詩酒餘音》、《仙音妙選》、《樂府羣玉》、《樂府新聲》）輯成二卷，名曰《小山小令》，序而刻之海塾。余購得元刻，據其標目云：《前集今樂府》、《後集蘇隄漁唱》、《續集吳鹽》、《別集新樂府》。元分四集，今類一編。每調下仍以四集爲次，然其中仍有重複者，今皆刪而不錄，校之李刻，恰多百餘首，可謂小山之大全矣。據中麓後序，鄒平崔臨溪有一冊，想亦無以逾此矣。書有先民不得見而後學幸得見者，此類是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張可久《小山小令》二卷。

《**詞林紀事**》**卷二二**　《小山樂府》余所見三本：家寒坪兄所藏，係汲古閣鈔本，小令三卷，外集一卷，含廠兄所藏，係近時鈔本，唯雨巖兄所藏，係吳興夏煜寧枚選本六卷，刊於康熙年間。曩時曾取數本較勘，互有異同，覺汲古閣本稍勝。久欲手錄一帙，緣中多曲調，因循未果。今採錄《人月圓》一闋。

《**補遺金元藝文志**》　張（久）可〔久〕《小山小令》二卷。以路吏轉民務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新刻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影元寫本，絳雲樓、振綺堂藏本。元張可久撰。【略】是編目錄後，有：「本堂今求到時賢張小山《樂府》、《前集今樂府》、《後集蘇隄漁唱》、《續集吳鹽》、《別集新樂府》。元分四集，今類一編，與衆本不同。伺有所作，隨類增添梓行。知音之士，幸垂眼目。《外集》近間所作，（謹白卷）〔僅百篇〕。前有海粟馮子振、燕山高栻《題小山蘇隄漁唱曲》二闋，後李中麓另編作二卷，則無復此書之舊矣。」《四庫》所收二卷本，當即中麓重編本。　又：《新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補遺》一卷，勞平甫鈔校本。此勞平甫據元槧過錄，鈔寫精絕。平甫復據李中麓本、鮑以文藏舊刻李編巾箱本，參以《太平樂府》、《陽春白雪》諸書，以墨筆、朱筆、綠筆，通部點勘改誤。蠅頭小楷，書於曲之上下。詳審精密，致爲佳本。《補遺》一卷，則平甫所輯也。後補錄毛斧季跋及李開先序，跋面葉有平甫手題「咸豐甲寅丹鉛精舍校正本，己未九月，復附入原

本《喬夢符小令》《秋井草堂書記》，小史得蘭手裝」墨迹五行。　又：《張小山小令》二卷，明嘉靖丙寅刊本，毛氏汲古閣藏書。慶元張可久著，章丘李開先編。右書前有開先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新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舊鈔本。元張可久撰。【略】明李中麓嘗搜采其作，刻成二卷，曰《小山小令》。此汲古毛氏從元刻本傳錄，前有海粟馮子振、燕山高栻題詞二闋，目錄後有刊書人題識云：「《小山樂府》，《前集今樂府》，《後集蘇隄漁唱》，《續集吳鹽》，《別集新樂府》，今類爲一編，與衆本不同。外集，近間所作」云云。其每調下仍以四集爲次，較李刻多至百餘首，爲小山樂府之全書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新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舊鈔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補：《張小山小令》二卷，元張可久撰。明李開先輯。明嘉靖刊本，【略】有嘉靖丙寅李開先序及後序。　清寫本，【略】此書《四庫》存目。　增：《新刻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張金吾藏汲古閣精抄本，云毛氏從元刊本傳錄，當即《秘本書目》所載《精鈔張小山樂府》也。元慶元張可久撰。　補：毛氏汲古閣寫本，【略】有毛扆跋。即右方莫氏轉錄之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小山樂府》六卷，二冊（北圖）。鈔本（十行二十字）。原題「元慶元張可久著，薊門胡莘皐手錄」，【略】按胡莘皐不詳何人，而《小山樂府》六卷本又殊罕見，惟張宗橚《詞林紀事》云：「雨巖兄所藏，係吳興夏煜宁枚選本，六卷，刊於康熙間。」此本或從康熙刻本出，或爲康熙刻本所從出，因未見康熙本，茲不敢定言。卷端有「天池山人徐渭序」。

《**木樨軒藏書書錄**》《小山樂府》六卷，舊抄本。慶元張可久撰。抄字甚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張小山小令》不分卷，二冊。元張可久撰，明李開先編。明嘉靖丙寅刊黑口本。

又　《小山樂府》六卷，二冊。元張可久撰。烏絲欄舊鈔本。北平。

又　《葉兒樂府》二卷，八冊。題元張可久撰。烏絲欄舊鈔本。北平。

又　《新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三冊。元張可久撰。清道光丙戌琴川張氏小瑯嬛閣鈔本。

又　《新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附錄一卷，一冊。元張可久撰。清咸豐丙辰勞氏丹鉛精舍精鈔本，近人袁克文手跋。附《喬夢符樂府》一卷，元喬吉甫撰。

又　《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一冊。元張可久撰。民國虞山周氏鴿峰草堂鈔本。

藝　文

張雨《次韻倪元鎮贈小山張掾史還寄元鎮》　爲愛髯張亦癡絕，簿領塵埃多強顏。何如膝上王文度，轉憶江南庾子山。綠樹四鄰懸榻在，青溪千仞荷鋤還。風流書舊凋零盡，莫怪參軍語帶蠻。

陸　友

論　述

王沂《書硯北生傳後》　乃補《傳贊》曰：鼓文周篆缺莫續，鐃歌漢詞亡可屬。昆玉蟾肪泥視玉，螭盤蠶卧紋雷穀。商甗姜鼎敦有牧，琱戈蟲魚畫狸鵠。斷縑敗楮倒囊贖，雜然前陳什襲蓄。清風古意溢我目，誰其樂之吳郡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二**　《研北雜志》二卷，【略】所錄皆軼文瑣事。友頗精賞鑒，亦工篆隸，故關於書畫古器者爲多。中亦頗有考證，如解李商隱之金蟾齧鎖句，辨徐鍇《說文繫傳》之「獮」字「禰」字互相矛盾，援《北史》證馬定國以石鼓出宇文周之非，引鄭康成之說證傳注稱錯簡之誤，皆有可採。至謂仉姓出梁四公傳，不知孟母先氏仉，以王明清字仲言，謂本張華《答何劭詩》「其言明且清」句，不知《禮記》先有此文，則偶然疏舛也。

《**藏書紀事詩**》**卷二**　家世何嫌賣布翁，圖書研北自玲瓏。豹胎熊掌兼珍

味，豈獨蚶蝸薦水蟲。

傅增湘《校本硯北雜志跋》 書凡二卷，所錄多瑣聞軼事，間有考訂，亦頗詳確，記述書籍、字畫、金石尤詳，鑒別爲精審，蓋亦耽玩風雅之流，與周公瑾之《雲煙過眼》爲近，文字亦雅飭可觀。

傳記

《元詩選》三集卷一二 友字友仁，平江人。父業賈。友攻苦於學，爲鄰里所竊笑。及長，爲詩有法度，尤長於五言律。嘗至上都，奎章閣博士柯九思、侍書學士虞集交薦於朝，未及用，而二公皆去職，乃偕九思歸吳，闢斗室，扁曰「志雅齋」，自號「硯北生」。著《硯史》、《墨史》、《印史》。所爲詩文有《杞菊軒稿》、《吳中雜志》，卒年四十八。友仁博鑒古，兼工隸楷，凡三代而下鐘鼎銘刻法書名畫，一入其目，眞贋立辨，經其品題，價增數倍云。

《吳中人物志》卷一三 （存目）

紀事

《藏書紀事詩》卷二 黃溍《陸氏藏書目錄序》：吳郡陸君居闤闠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爲溷。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氾勝》、《虞初》，旁行敷落，百家衆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群玉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忘其爲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爲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

項夢原《研北雜志記》 陸友字友仁，博雅好古，工漢隸、八分書，尤能鑒辯鐘鼎銘刻、法書名畫，皆有精識。嘗至都下，虞集、柯九思欲薦之，未及。歸，著《硯史》、《墨史》、《印史》。而《研北雜志》不經見。此本得之陳仲醇寶顏堂，既經數名賢讎校，余復研檢再三，刻之家塾，但所惜者訛字終如掃葉耳。公，玉峰人也。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二 《研北雜志》二卷，【略】元陸友撰。【略】友嘗取《漢上題襟集》所載段成式語，自號研北生，因以名其雜著。【略】徐顯《稗傳》載友撰《研史》、《墨史》、《印史》，不載此書。此本出自陳繼儒家，末有舊跋，已稱字多訛脫，繼儒刻入普秘笈中，更失校讎。如《皇象天發神讖碑事》一條，上下卷其文複見，則顚倒錯亂可知矣。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有柯柘湖校本、項藥師刊本，今皆未見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陸友《（把竹）（杞菊）軒稿》。

李調元《吳中舊事序》 《吳中舊事》一卷，陸友仁撰，友仁字輔之，吳郡人，此書蓋記其鄉之軼聞舊迹，以補地志之闕者，其體例則小說家流也。【略】友仁嘗著《研北雜志》一書，已久行於世，惟此書傳本絕稀。自序稱參記舊聞一百餘事，今所存祇九十三條，且字句時有訛脫，謹於其可者各校正之，存備說部之一種，固愈於他小說之荒唐悠謬，不軌於理者焉。

傅增湘《校本硯北雜志跋》 所著《硯北雜志》外有《硯史》、《墨史》、《印史》諸書，今所存者惟《墨史》及此書耳。【略】舊無刊本，至明萬曆時，項氏宛委堂始以付梓，然流布甚稀，近世藏家惟丁、陸二氏有之。其後陳眉公又刻入《寶顏堂祕笈》中，而校讎未善，譌奪滋多，不爲世重。世傳有柯柘湖校本，最善，舊藏錢遵王家，《讀書敏求記》載之，言項氏本即從此出，然錢書散逸已久，《四庫》據寶顏堂本著錄，《提要》已言柘湖校本未得見，蓋即傳錄之本亦罕覯矣。余昔年於廠市得此帙，其版式似明代叢刻者，全卷經孔蕺谷部郎以朱墨點校，言假桂未谷藏鈔本，卷末有乾隆庚午孫雨錄舊跋數行，乃知原本即柘湖所校者也。取寶顏本對校，訂訛補脫爲字殆逾百許。其尤異者，上卷校補脫文十條，以兩本詳細比勘，其《逸少十七帖》四條實爲兩本所無，眞此書之佚文矣。考柘湖爲華亭柯孔目良俊，別號柘湖居士，家有清森閣，藏書四萬卷，多有異本，此書經其校訂，故與俗本大殊。今原本雖久失傳，而留此錄副，得以補正遺闕，不可謂非幸矣。夫古書舊校固已足珍，況丹鉛出自名人，其溯源又根於祖本，前人所想望而不可得者，余乃無意獲此奇秘，其爲欣抃當復

何如！余得此書已二十年，久庋篋中，未嘗檢視，故人朱幼平曾假去一觀，綴有小跋，今日披函，忽覩遺跡，不禁如菴春露之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三** 《研北雜志》二卷，元陸友撰。祕笈本。《唐宋叢書》本。 明項藥師德棻刊本一卷，佳。

又《續錄》 鄧孝先有項刻本，八行十八字，跋稱出自眉公鈔本。《得月簃叢書》本。《敏求記》稱有柯柘湖校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研北雜志》二卷，元陸友撰。明項德棻宛委堂刻本，王韜跋。二冊。 又：明末刻本，孔繼涵校跋并錄孫雨題識。

藝 文

虞集《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順伯定以為漢物求賦此詩》 將軍騎從公主時，豈意刻玉爲文章？袾襦已隨黃土化，此物還同金雁翔。軍中只識長平侯，西風木葉茂陵秋。人生卑微何可忽，碌碌姓名誰見收？

倪瓚《送友仁之京師》 春風吹蘭茝，佳人將遠游。遠游何當還？神京鬱雲浮。睠言英邁志，飛轡不可留。豈無金閨彥，與子結綢繆。河山風氣雄，江水日夜流。遙瞻雲中雁，庶以慰離憂。

又《吾友陸友仁舊得古銅印一鈕以示余辨之文曰陸定之印以名其子而字之曰仲安友仁既沒仲安求為賦焉》 吾友伯仁甫，覽古閱世盲。示我古印章，始得自幽幷。辨文曰定之，釋義爲爾名。既名字仲安，勖哉在敬誠。仁甫今則亡，緬懷涕沾纓。緊昔黃太史，結交漢米生。手持玉刻文，螭鈕交縱橫。上有元暉字，印刓與弗輕。殷勤字其兒，祖父冀可繩。久矣學業懋，繼述暉芳英。書畫比二王，價重十連城。高躅思仰止，景行爾其行。

朱德潤《次韻陸友仁》 鐘聲警晨思，枕夜宿夢醒。□能出庭戶，衆木高亭亭。細雨綠漸暗，清飈滿中庭。朱絲作還輟，雅音誰我聽。安得附黃鵠，攜子凌蒼冥。

馬昂夫 薛昂夫

論 述

劉壎《九皋蒼山詩選後》 九皋、蒼山兩詩翁，生同時，學同志，吟同調者也。皋之詩少於山，而工過之。其清峻不塵，大略相似；而風骨勁峭，興味沈鬱，則龍翁、鐵笛似勝。湘靈鼓瑟，知音試其評，何如？

吳澄《九皋聲跋》 「鶴鳴于九皋，其聲上聞于天」，然猶未離乎人間也。倘與飛仙相頡頏于九霄，而其聲聞于天下，九霄之聲，又有超于九皋之聲者。廉翁詩挾仙氣，非人間所得留，願洗耳以聽其一鳴。

趙孟頫《薛昂夫詩集序》 嗟乎，吾觀昂夫之詩，信學問之可以變化氣質也。昂夫乃西戎貴種。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馳騁獵射，飽肉勇決，其風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筆硯，讀書屬文，學爲儒生，發而爲詩，樂府，皆激越慷慨，流麗婉婉，或累世爲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蓋昂夫嘗執弟子禮於須溪先生之門，其有得於須溪者當不止於是，而余所見者詞章耳。【略】嗟乎，吾讀昂夫之詩，知問學之變化氣質爲不誣矣。他日昂夫爲學日深，德日進，道義之味淵乎見於詞章之間，則余愛之敬之，又豈止於是哉。

劉將孫《九皋詩集序》 九皋者，幽閑深遠處也，而鶴則樂之。夫豈其上林梧桐之不可以棲息？然其聲之所極，雖雝雝喈喈，翔仞而覽輝者，未必如其清徹而無旁。豈非去人愈遠，於世若疏，其聲之不可聞，而天者遂與之一。【略】卬夫以公侯胄子，人門家地如此，顧蕭然如書生，厲志於詩，題其集曰《九皋》，此其志意過流俗遠矣。余閱之盡卷，飄飄乎如青田之君子立乎吾前，泠泠乎如華表之仙人戛然於吾側，爽兮如飲金莖、醉玉液，不知其驂蓬萊而夢赤壁也。雖然，九皋者無求於世，而不能使其聲不聞於天；搏扶搖而遡紫清者其遊也，其亦不可以已也，下視皋壤之舊，其猶足存也。吾聞天門九重，仙人終日追陪，惟鶴之與侶。吾等且將一聞其聲不可得矣，安得不周遭反復於

茲集也哉。

又《薛超吾字說》 大行薛君以昂夫爲超吾之字，既稱於四方、聞於大人君子，過廬陵，猶欿然問於須溪劉氏之子曰「何如」，則其質溫而器廣，其進進不已也如此。【略】昂夫復請曰：「吾稱之有年矣，顧未有說。吾子於此乎語也。」則復之以說曰，【略】以昂夫之材之立，而名軒以野鶴，自處如逸民，其所以養者稱是德矣。重爲之贊，辭曰：富貴自有，勳業餘事。其體其性，浩然天地。吾無上人，人自我下。我揮鋤金，彼拾棄焉。光風霽月，金錫圭璧。固不即人，人豈舍之？一世之芳，千載而長。顒顒卬卬，萬夫之望。

楊載《呈馬昂夫僉院》 君爲胄子入京都，才望高華世所無。祕殿爲郎監玉篆，雄藩作守判銅符。科條自可甦民瘼，議論還宜贊聖謨。更倚覃懷功業盛，峨峨天柱立坤隅。

薩都剌《寄馬昂夫總管》 衢州太守文章伯，酒渴時敲玉井冰。徑造竹林忘是客，橫拖藜杖去尋僧。人傳絕句工唐體，自恐生前是薛能。日暮江東懷李白，鳳凰臺上幾回登。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前輩名公樂章傳於世者：董解元，【略】馬昂夫總管。【略】右前輩公卿大夫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於樂府用心。

吳亮中《南曲九宮正始序》 又薛昂夫詞句瀟灑，自命千古一人。深憂斯道不傳，乃廣求繼己業者，至禱祀天地，遍歷百郡，卒不可得。昂夫之後百年，至明而始有劉東生，頗爲得之。

《太和正音譜》卷上 馬九皋之詞，如松陰鳴鶴。 又： 薛昂夫之詞，如雪窗翠竹。 又： 馬昂夫之詞，如秋蘭獨茂。

《雙調・殿前歡》（醉歸來）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妙在「馬」字上聲，「笑」字去聲，「一」字上聲，「秀」字去聲。歌至「才」字，音促，「黃」字急接，且要陽字，好。「氣概」二字，若得去上尤好。三對者，非也，自有三對之調。「伯」字若得去聲，尤妙。

傳記

王德淵《薛昂夫詩集序》 薛超吾，字昂夫，其氏族爲回鶻人，其名爲蒙古人，其字爲漢人。

《書史會要補遺》 馬九皋，以字行，回紇人。能篆書，弟九霄亦能之。

紀事

虞集《馬清獻公墓亭記》 集嘗與昂夫得侍同朝，老而僑耕臨川之上，目有恆疾，不能一望其設施，未嘗不往來於懷也。昂夫不以予之不敏，使其客楊邈列其詳。

吳師道《書壘記》 河內九皋公平生薄嗜好，好讀書，所蓄幾萬卷。僑居豫章，闢樓鶴軒之左，悉置於其上，而以「書壘」名之，且特取先朝所賜《大學衍義》尊閣之，以爲壘之鎮。既自爲記以述其由，又作歌以道其樂，由是「書壘」之名聞於時。予觀公在延祐初，以文翰簡睿知，踐歷華要，後屢典大邦，皆有風績惠愛。既以其所得書者而見諸行事之間，歸視其樓，足以無愧於是載道者矣。抑吾聞軍壁爲壘，而狀物之大者曰魁壘焉。古之善治兵者以吾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節制既明，形勢既強，守則有餘，至於談笑折衝，摧陷披靡，雖百萬之衆可坐而挫之矣。吾儒有云，能勝物之謂剛。剛則嘗伸於萬物之上，殆亦若此，然則公之所謂壘者可知，其魁然而大，又豈可量也哉。客有進者曰：「公之壘嘗試而效矣。究公所施，舉斯世將無不被其澤，而白頭斗壘，於公何如？」公夷然笑曰：「吾知吾書而已，遑卹其他？」公名薛超吾，御史大夫覃國清獻公之子，今爲三衢守云。

著錄

劉將孫《九皋詩集序》 九皋者，幽閑深遠處也，而鶴則樂之，【略】則惟九皋之鶴聲爲然，故曰「聲聞於天」，非天不足以知之。【略】凡學詩者必不可以無此意也，而未之見也，迺見薛君卬夫焉。卬夫以公侯胄子，人門家地如此，顧蕭然如書生，厲志於詩，題其集曰《九皋》。

藝文

李孝光《五馬呈昂夫大尹》 五馬何時發，聊逢勝日留。天晴占鼓角，地溼謹衣裘。願試匡時畫，歸餘理釣舟。浮雲浩今古，別地望神州。

虞集《寄答馬昂夫總管》 白髮先朝舊從官，幾年南郡尙盤桓。九華山裡詩題徧，采石江頭酒量寬。雁到京城還日暮，馬懷餘棧又春殘。何時得共鳴皐鶴，八月匡廬散羽翰。

又《謝馬昂夫總管》 歲宴相看雨雪深，一尊春酒故人心。曾陪鵷鷺俱塵迹，晚託漁樵得共吟。天上鳳毛還禁直，人間鶴髮更登臨。畫圖三友題名字，漢隸還須老華陰。

薩都剌《三衢守馬昂夫索題爛柯山石橋》 洞口龍眠紫氣多，登臨聊和《採芝歌》。爛柯仙子何年去，鞭石神人此地過。烏鵲橫橋秋有影，銀河垂地夜無波。遙知題柱凌雲客，天近應聞織女梭。

唐元《餞馬昂夫郡侯赴池陽》 往歲從容侍次公，今年又識大蘇翁。傳家龜鶴留清節，驚世文章有古風。五馬二毛新郡牧，九華千仞舊江東。遙知沙際迎笳鼓，旗影翻翻曉日中。

汪澤民

論述

綜論

胡助《堪老園為汪叔志作》 先生江左望，實惟龍溪後。壯歲掇高科，大名聞宇宙。從容佐州府，善政在人口。屢空吳郡獄，一麾出袞守。衣冠化魯儒，文獻徵曲阜。前史允宜修，汗青書大手。平生《春秋》學，正色班馬右。清白揚祖風，筆削垂不朽。仕宦三十載，榮華亦何有。歸來負郭居，種樹樊吾圃。但令粗有養，寧計生理厚。世事老不堪，園亭堪老叟。鳩杖一幅巾，隨意看花柳。臨流或舒嘯，孫子導前走。秋風擷晚菘，春雨剪新韭。宛宛雙溪水，釀之可爲酒。翩翩敬亭雲，招之可爲友。飲酒對雲山，先生壽同久。

宋濂《汪先生神道碑》 先生軀幹脩聳，高準疏髯，風裁峻如也。其爲學本諸六經，眞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熙熙承顏，唯恐少違其意。婺源三大墓爲強家所侵，辨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如赤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爲。然於律己，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爲生立祠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兗，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爲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爲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爲文不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紙片牘，人咸藏弆爲榮。所著書有《巢深》、《燕山》、《宛陵》三稿，傳之於學者。當賓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臺哈布哈之死於台，尤號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爲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繫之以銘曰：仁皇建科，璽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歟汪公，游學于鄉。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上疏廟堂，顧從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鷹隼橫鶩。去之弗亟，我民之蠹。疊爲理官，爲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爲生。魯有名邦，待公爲政。瑞麥嘉禾，發爲祥應。策書載登，金匱啓封。袞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集賢，進班邇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革其歸。攜笏看山，宛水之涘。遘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

苟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污秋鍔。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嚼齒大器，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出日。事聞中朝，當宁嘆嗟。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爲民望。薄俗瀾奔，障之東向。非孝無親，非忠無君。凡百在位，視公爲人。

分論

《送谷仲皐》、《次顧仁甫》、《挽師炳仲》、《王敬叔》 《元詩選》三集卷九：佳句如《送谷仲皐》云：「天開墨嶂孤雲白，海湧春潮夜雪明。」《次顧仁甫》云：「花雨翻晴催社燕，柳烟籠曉待春鶯。」《挽師炳仲》云：「初說銜觴蛇作祟，忽聞占讖鵩爲妖。」《王敬叔》云：「摩詰平生詩可畫，無功晚節醉爲鄉。」造語俱極工穩，惜全篇不傳。

《春帖》 王逢《故贈江西省左丞謚文節汪公挽詞》：公諱澤民，【略】逢見大夫士每稱公性廉學尤，愼許可，嘗推官平江，任法恕允，獄多平反。垂代，題春帖云：「及瓜當此日，行李似來時。」迨今爲實錄。《元詩選》三編卷九：澤民字叔志，【略】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垂代，自題春帖云：「及瓜當此日，行李似來時。」其清操可想也。

傳記

《元史》卷一八五《汪澤民傳》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初，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遂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略】尋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略】遷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母憂，服除，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略】調濟寧路兗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襲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宣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大中大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爲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游，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蘄黃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瑣南班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鬬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

宋濂《汪先生神道碑銘》（存目）

紀事

袁桷《贈宣城汪澤民登第歸里序》 科舉廢已久，今天子崇闡文治，損益條制，以興其賢能，八表之士，連軫結袂，于然以來。然而沿襲之弊，相尋於無窮，愛憎之說若不相似。宣城汪君叔志首上于春官，報罷以歸，則曰：「吾學未至焉耳。」探幽闡微，遂益治其業。戊午歲，復來京師，擢乙科，授同知平江州以歸。則又曰：「仕優而益學，斯可矣。」將行，求余贈言以歸。

王逢《故贈江西省左丞謚文節汪公挽詞》 公諱澤民，字叔志，號堪老眞逸。以《春秋》登戊午進士第，累官，致仕禮部尚書，歸宣城。淮人闖境，公倡鄉子弟保里閭，會城陷，遂遇害。越七年，詔贈江西省左丞，謚文節。官平江，任法恕允，獄多平反。【略】再推信州，太夫人病，公扉屨扶筲輿以行。比至，總管秦從龍謁謂曰：「今晚可就職，脫太夫人不諱，吾能率僚屬賻襚之，不然，喪誰與舉？」公曰：「匿親病而上官，是遺親也，遺親不孝，覬官斂而私親，是貨官也，貨官不忠。不敢惟命。太守苟推仁，湯藥是饋，則母氏更生是望，某拜德侈矣。」秦靦而退。太夫人卒，服闋，起知兗州，文教大行，僦廬問學者數十百人，流民過其治，勸義賑之。能聞，召待制翰林，與脩國史。當時大臣有傳旨奉金幣鞍馬求撰其勳功之碑者，卒辭，既大臣罪謫，傾朝服公先知。陞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尋告老云。

汪澤民《宛陵群英集序》　里中施璇明叔昆弟敦尚文墨，迺請于余偕張仲淵編輯李少卿而下詩，逮乎今日，凡得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分古今體，繕寫爲二十八卷，題曰《宛陵群英集》，鋟板而傳之，都官詩則不復載焉。【略】今是編雖不越乎宛陵，然一邦之政教得失，于焉可考矣，采詩者覽之，亦將有所取云。

張師愚《宛陵群英集叙》　一日，里人施璇明叔率諸弟來請曰：「吾宣詩人之集不少，年代浸遠，散渙無統，淪亡者衆矣，今不輯，懼久而益泯，使後世無聞焉，非所以尊先達、勵後進，願子輯諸家之長爲一編，吾將刻之梓，以久其傳。豈不偉歟。」余固辭不獲，乃與吾友汪氏叔志上取宋初，迨于今日，凡宣之士所作諸體詩，摘其警策者，類分而臚列之，凡二十八卷，名曰《宛陵群英集》。

《元詩選》三集卷九　十五年，長槍賊起，攻寧國，城陷被執，大罵不屈，爲詩云：「江城欲破竟何爲，獨有孤臣謹自持。罵賊肯教雙膝屈，忠臣不顧一身危。」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宛陵群英集》十二卷，【略】是編蓋澤民晚居宣城時所輯，上自宋初，下迄元代，得詩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分古今體，訂爲二十八卷，同里施璇爲鋟版以行。其後久佚不傳，故寧國、宣城二志載籍門內，均不著其目。今核《永樂大典》各韻內，所錄此集之詩，共得七百四十六首，作者一百二十九人，視原本猶存十之五六。中如王圭等七十餘人載於《宣城舊志・文苑傳》者，其遺篇往往藉此以見。又如梅鼎祚《宛雅》所錄諸家佚句，以爲原詩散亡者，今其全什亦多見集中。宋元著作放失者多，此集雖僅一鄉之歌詠，亦可云文獻之徵矣。

著　錄

《宛陵群英集》卷二　所著有《春秋纂疏》及《巢深》、《燕山》、《宛陵》三稿。

《元詩選》三編卷九　文節詩有《巢深稿》、《燕山》、《宛陵》三稿，今已散亡，存者僅見於《宛陵群英集》、《宛雅》二書。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汪澤民《巢深》、《燕山》、《宛陵》三稿。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汪澤民《巢深稿》，又《燕山稿》，又《宛陵稿》。

《補遼金元藝文志》　汪澤民《巢深》、《燕山》、《宛陵》三稿。　又：汪澤民、張師愚《宛陵羣英集》二十八卷，今十二卷。

藝　文

宋裘《天香第一亭三首》　汪叔志先塋在涇縣方壺村，基亭有古桂，延祐間汪擢乙科，遂名亭天香第一：

松楸深擁若堂封，仙樹婆娑八月風。奕葉兒孫高處折，人間別有廣寒宮。

世傳佳木姓名偕，召伯甘棠王氏槐。記取汪墳蒼桂樹，文科應兆不相乖。

天上飄香雲外過，青冥風露挹仙柯。文章自有流芳理，不用長安郭槖駝。

又《汪叔志司業堪老園四首》　先生儘會婆娑，文苑故老無多。去志任思泉石，歸夢枉到松蘿。　老子垂止足戒，將軍存矍鑠心。南山有三徑菊，東都無二疏金。　故園之樂何如，大勝金馬石渠。田頭有秫釀酒，朝中無客通書。

老我菟裘何地，半世雨梗風萍。後日拏舟相訪，還須許作園丁。

貢奎《送汪叔志》　故家曾忝父兄交，珍重才名出我曹。萬里高風書薦鶚，三年滄海釣連螯。春晴馬踏燕山雪，歲晚舟開楚岸濤。慙媿乍歸還遠別，一尊恨不到亭臯。

王逢《寄題汪尚書堪老園》　夫子功名遂，何人位望如。漢朝疏太傅，唐日孔尚書。山繞玄暉閣，門懸廣德車。青箱家乘在，白髮世情疏。衆訝逃空谷，吾知厭直廬。甕餘天賜酒，盤盛圃栽蔬。野鶴隨鳩杖，宮鶯隔燕居。行春花信裏，占雨樂苗初。古傳時眠讀，長竿或坐漁。溪毛頻自薦，庭草不敎除。洛社今司馬，經帷昔仲舒。短檠簾幙護，擔石斗升儲。首闡宣尼學，尋傳乙第臚。渥生周騄駬，崑出魯璠璵。焜耀三階列，清明一氣噓。史編尊宋統，子訓屬倪鉏。晚食師顏蠋，狂歌陋接輿。俸仍官侍從，閒似老村墟。故吏金鑪鵲，諸生玉佩魚。候安連禮餽，奉敎及畜畬。朋舊歡彌洽，君王席遂虛。乾坤方用武，江海獨愁予。大手煩詩序，私心式巷閭。行應赴三老，爲國補遺餘。

又《故贈江西省左丞謚文節汪公挽詞》　嵇康貴神交，梁鴻重懷賢。古來

知己遇，詎在相摩肩。仰惟文節公，清白忠孝全。天禧光祿後，五世衣冠綿。讀書敬亭裏，射策香案前。半刺久鳳栖，一麾遂鵬騫。宮壺酒賜縹，太乙杖吹烟。鬼泣脩史筆，門泊問字船。疏廣忽引去，傾都望如仙。浼浼宛溪水，畇畇溪上田。鰕菜薦嘉豆，鸚花照堂筵。至正乙未間，星狗光孛然。首倡捍鄉井，淮人竟扼咽。侯伯竄草間，丁壯死墓邊。執公義不屈，子姪尚控拳。詈言今顏杲，勁氣昔鄭畋。臣素奏我皇，褒贈著史編。憶昔太平日，高名南斗懸。忘我襪線才，贈我瓊琚篇。陋鼎飾金鉉，爨桐被朱絃。鼠璞免售鄭，駿骨期市燕。空谷一蛾眉，衣袖馥蘭荃。思君限楚水，日夕魚風顛。青燈耿漆室，裋褐望杞天。老成嗟已矣，客淚雙迸泉。再歌宋玉些，黃鵠高迴旋。

謝宗可

論　述

汪澤民《題咏物詩》　本朝金陵謝宗可爲《詠物詩》數百篇，涵蓋精微，詞必新，理必正，字必工，事必謹，綺靡而不傷于華，平淡而不流于俗。于是求公之心，槩可見焉。予居宣城，或見之，亟以念誦，記而後已。竊爲之評曰：晉謝朓幽襟逸懷，故詩多清新，李賀唐王孫，故詩多富貴。觀公之于詩，又能兼之。

《元詩選》初集戊集　宗可字□□，金陵人。有《咏物詩》百篇，傳於世。汪澤民題其卷，以爲「綺靡而不傷於華，平淡而不流於俗」。大抵元人咏物，頗尚纖巧，而宗可尤以見長。今擇其雅練者錄之。其他句法多可存者，如《咏紙衾》云：「松床夜暖雲生席，蕙帳香融雪滿身。」《梅夢》云：「暖入羅浮春困早，香迷姑射曉醒遲。」《筆陣》云：「怒卷龍蛇雲霧泣，長驅風雨鬼神驚。」《鶯梭》云：「柳堤暗卷絲千尺，花塢橫拋錦萬機。」《鷺羽扇》云：「暑退沙頭千點雪，涼生頂上幾絲風？」《螳螂簪》云：「鬢雪冷侵霜斧落，髮雲寒壓翠裳空。」《螺殼酒杯》云：「尊中綠照珠光潤，裳上春擎海氣多。」《網巾》云：「篩影細分雲縷滑，棋文斜界雪絲乾。」《琉璃簾》云：「凈練懸風晴未落，明河接地曉難收。」《水燈》云：「珠浮赤水光猶濕，火浴丹池夜未乾。」《霜花》云：「有艷淡妝宮瓦曉，無香寒壓板橋秋。」《紙鳶》云：「半紙飛騰元在己，一絲高下豈隨人？」《蟠梅》云：「風霜氣勢從千折，鐵石心腸亦九回。」《硯冰》云：「一泓曉色玄霜重，半夜天風黑水乾。」《塵世》云：「微步緩隨羅襪起，清歌飛繞畫梁空。」《醒酒石》云：「蒼骨冷侵酣枕夢，苔痕清逼醉鄉春。」《梅杖》云：「江路策雲香在手，溪橋挑月影隨人。」《雪煎茶》云：「月團影落銀河水，雲腳香融玉樹春。」《問梅》云：「鐘殘角斷愁多少，月落參橫夢有無。」《尊線》云：「冰穀冷纏青縷滑，翠鈿細綴玉絲香。」類皆婉秀有思致也。

《石洲詩話》卷五　謝宗可《咏物詩》凡百篇，題既皆出雕鐫，詩亦刻意纖瑣，大率有形無神，所謂麗而無骨者也。然亦不能十分綺麗，以其都是平鋪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詠物詩》一卷，【略】昔屈原頌橘，荀況賦蠶，詠物之作萌芽于是，然特賦家流耳。漢武之《天馬》，班固之《白雉》、《寶鼎》，亦皆因事抒文，非主于刻畫一物。其托物寄懷，見於詩篇者，蔡邕詠庭前石榴，其始見也。沿及六朝，此風漸盛。王融、謝朓至以唱和相高，而大致多主于隸事。唐、宋兩朝，則作者蔚起，不可以屈指計矣。其特出者，杜甫之比興深微，蘇軾、黃庭堅之譬喻奇巧，皆挺出衆流。其餘則唐尚形容，宋參議論，而寄情寓諷，旁見側出于其中，其大較也。中間如雍鷺鸞、崔鴛鴦、鄭鷓鴣，各以摹寫之工得名當世。而宋代謝蝴蝶等，遂一題衍至百首，但以得句相誇，不必緣情而作。于是別歧爲詩家小品，而詠物之變極矣。宗可此編凡一百六首，皆七言律詩，如不詠燕蝶而詠睡燕睡蝶，不詠雁鶯而詠雁字鶯梭，其標題亦皆纖仄，蓋沿雍陶諸人之波，而彌趨新巧。瞿宗吉《歸田詩話》曰：「謝宗可《百詠詩》世多傳誦，除《走馬燈》、《蓮葉舟》、《混堂》、《睡燕》數篇，難得全首佳者。」其說信然。然四詩亦非高作，顧嗣立錄其四十首，又摘其警句二十聯，其中如《筆陣》之「怒捲龍蛇雲霧泣，長驅風雨鬼神驚」，則傷于麤豪。《螳螂簪》之「鬢雪冷侵霜斧落，髮雲低壓翠裳空」，則傷于湊砌。特以格調雖卑，才思尚艷，詩教廣大，宜無所不有，元人舊帙，姑存之備一體耳。《歸田詩話》又曰：「曩見邱彥能誦宗可《賣花聲》詩一首，《百詠》中不載。」蓋性既喜此一格，則隨事成吟，非作此一集而絕筆。彥能所誦，殆出于此集既成之後歟？

蔡琳《讀元人詩》　羞仿書生洛下吟，白門新綠又成陰。一般細碎《灤京

詠》，斷璧零珠百衲琴。

《**新元史**》**卷二三八**　同時謝宗可，江甯人。有《咏物詩》百篇傳於世，皆婉秀有思致。汪澤民題其卷謂：「綺靡而不傷於華，平淡而不流於俗。」

《**走馬燈**》、《**蓮葉舟**》、《**混堂**》、《**睡燕**》、《**賣花聲**》　《歸田詩話》卷下：謝宗可《百咏詩》，世多傳誦，除《走馬燈》、《蓮葉舟》、《混堂睡燕》數篇外，難得全首佳者。曩見邱彥能誦其《賣花聲》一首，《百咏》中不載，詩云：「春光叫盡費千金，紫艷紅香藉好音。幾處喚回游冶夢，誰家不動惜芳心。韻傳楊柳門庭晚，響徹鞦韆院落深。忽被卷簾人喚住，蝶蜂隨擔過牆陰。」

《**同根竹**》　《徐氏筆精》卷四：武夷城高巖有巨竹，一干雙梢，予與謝在杭欲賦詩詠之，未就也。偶閱元人謝宗可詩云：「競秀亭亭一種奇，駢頭會脫錦棚兒。西山二子情依舊，湘浦雙娥影鎮隨。高節原非連理樹，虛心共是傲霜枝。莫教移作仙人杖，恐化雌雄下葛陂。」似不能復繼矣。

《**綠陰**》　《元詩選補遺》：五六賦綠陰，妙可意會。

紀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宗可自稱金陵人，其始末無考。相傳爲元人，故顧嗣立《元百家詩選》錄是編于戊集之末，亦不知其當何代也。

《**元詩紀事**》**卷二二**　引《月山詩話》：朱竹垞云：「網巾之制，相傳明太祖見之于神樂觀，遂取其式，頒行天下。三百年末之改。然題詠者寡，獨藍靜之有二詩。」余觀謝宗可《詠物詩》有《賦網巾》云：「篩影細分雲縷滑，棋文斜界雪絲乾。」蓋元時已有之矣。

著錄

《**百川書志**》**卷一九**　《謝宗可詠物詩》一卷，元金陵謝宗可詠。皆七言律，凡百四首，外九首有題而無詩。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謝宗可《咏物詩》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詠物詩》一卷，【略】元謝宗可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謝宗可《咏物詩》一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謝宗可《咏物詩》一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六**　《詠物詩》一卷，舊鈔本。元謝宗可著。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詠物詩》一卷，元謝宗可撰。康熙中刊本，附明瞿佑、國朝張劭二家。補：明寫本，【略】蔣玢、郭柏蒼跋。鈐鄭傑注韓居藏印。李木齋先生藏書。補：《詠物詩》二卷，元謝宗可撰。清乾隆五十六年冰絲館刊本，【略】分上下卷。此書雕工頗精。余藏。

朱思本

論述

許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　余早聞提點玉隆萬壽宮本初朱君之賢，觀所作《輿地圖》，知其問學之博，考覈之精。今年過我，出詩文一編，題曰《北行稿》者，蓋其乙亥歲出山，乘傳至上京往來之所作也。跋涉數千里間，山川風俗，民生休戚，時政得失，雨潮風雹，昆蟲鱗介之變，草木之異，可喜可愕，可歌可笑，大略皆盡。蓋其蟬脫聲利，笑傲方外，所持也專，故所造也至。若《高句麗》之諷諭，無愧樂天；《景州賊》、《捕蚯行》諸篇，皆拳拳不能忘情於斯世也。後其家有《示兒子楨》一詩，夢寐其兄，有「相依諸脊令」語，則父子兄弟之倫明矣。《張煉師序》謂：「老氏五千言，皆治國治身之要，飛騰不死之說無一語及之。」《跋陳秋巖詩》謂：「由儒入仙道，故能窮理盡性。」知所先後，若是則本初之於老氏，其善學者乎。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則未始離乎儒也。若夫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果何道哉？世不乏才，惟師其師，學其學，而不能一焉，則泥矣。自吾藩籬之外，沃壤通逵，目如鹵莽，往而不返，卒淪於異，其可歎也。夫昔秋谷李公當國，一見本初，即勸其反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歿，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燁燁可觀，不獨詩若文而已。秋谷之長於觀人，當

益信於世也。平生著述尤富，此一歲之作爾，書其首而歸之。

袁桷《送朱本初住玉隆萬壽宮》 聲華文采動公卿，忽綰烏條出帝城。眯目簿書空汗漫，飛空樓閣正崢嶸。浮雲變態西山盡，往事灰心北斗驚。肯作蕉池談笑住，瑤壇笙鶴夜深清。

范梈《貞一齋雜著序》 雅頌廢，風氣降，數十年來，鄉之事進取伎者一趨於詩，人愈多，詩愈少，非詩少也，徵諸本原則微矣。江西號多文邦，頃在都與同列論是邦人，咸獨推某某，今又得君。君故臨川人也，顧又蔽於是，是山林者，又惡足以蔽君，使無知者亦云然耳？茲所以資吾掩卷之嘆，而尚悲其志也。世之觀人者，往往遁名遠實，靡然成風，將使天下負無士之累於後世，其病類如是。凡不可而衆說可與而失之者，豈特如本初之文而已？

歐陽應丙《貞一齋雜著序》 勤者，爲學之本也，士而或怠，能有進焉者否也？彛遊京師，獲識本初朱鍊師於環樞堂下。讀其詩，則排體五言學工部，長句與文則馳驟老坡間。時本初已四十餘，以道法承應中朝，日不暇給。然省其私，稍有餘力，則卷不釋手，夜讀書，由乙至丙以爲常，吾固知其將有進也。久之，文進於韓，復進於《選》，迄今十有餘年，其所進方未已也。吁！勤矣。經生曲士，自少至老役役事窠臼語言，或者不知蘇爲何文、杜爲何詩者有矣，況老氏學者歟？況韓與《選》歟？壯得志而自畫者有矣，況四十、五十歟？本初大父以科舉仕宋，至淮陰宰，抑其家學有所從歟？環樞尊師以清靜佐化理，文采動公卿，若漢蓋公、唐吳筠者，本初出入贊襄之間，而有所講益歟？不然，顧其所學之勤之進，歲異而月不同者，又何歟？後之爲學，思有進者，展讀茲卷，知所勉矣。雖然，猶有望也。伯陽君曰「上士聞道」，子貢亦謂不可聞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愚故於此猶望其終進於道，文章云乎哉。本初名思本，朱姓，臨川人。學道龍虎山中，貞一其號云。

虞集《貞一齋雜著序》 其治事也，討論如議禮，嚴分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不屑於世用，乃扑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之遠哉。嘗以所著《貞一稿》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愼所當言，而不鼓浮夸以爲精神也，言當於事，不爲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托蹇澀以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若是者，固足以名家也乎。」集嘗聞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肆也，紓而不蹙也，畨而不蕩也。迫而後動，不先事以爲必，審而後言，不隨物以成妄。若是者，豈止於爲文而已乎？」本初蓋得之矣，而集以爲言，誠知而不能者也，本初尚有廣予者乎。觀其書者，試以集言求之。

吳全節《貞一齋雜著序》 今觀本初示予《貞一齋稿》，其文皆四十後作，而用志方銳也，用志銳則學日益矣。損與益，二者又不可同日語焉。或者曰：本初其亦良賈之深藏者歟？方其處山林也則以損，及升于朝也則以益。蓋山林以道相高，而朝廷以才學相雄長，本初又不得不資益之道，以自混其處焉，亦孔子齊人之獵較也。若是者，又豈吾之所望於本初乎？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則本初之志哉？不然，予與本初又何以爲同居山、處同朝、身同道而志同好也？惟其同，故本初之文欲徵予言而爲之序，爲之序而不言其所以同者，又豈本初之所望於予哉？予故曰：道有隆污，言有精粗，非人之所能爲也。若是者，本初其將有同見歟？抑將不歟？是書爲《貞一齋文稿》叙。

柳貫《貞一齋雜著序》 言行之在人，動之形也，惟其動而不離乎正，則有言焉而爲文辭，有行焉而爲德行，動爲之用，靜爲之體也。然其所以歷萬變而常存者，以其「貞於一」而已耳。非夫樂天趨時而純體乎《易》道之淵微者，則動於言而言爲詭辭，動於行而行爲怪行，或不免焉矣。老氏之學，蓋原於《易》，然而疏之爲莊周、列禦寇、庚桑楚、計然、尹文子之流，其刻意尚行，有不待言。而至於動爲文辭，又皆離去垢濁而適乎清虛，亹亹然、斐斐然，進於《易》之「幾」「神」。所謂貞於一云者，眞足以括天下之動而無違，其與觀乎天文人文者，固有合哉。臨川朱君本初是嘗寄跡老子法中，所謂遊方之外者也。居京師，多從公卿大夫遊。比年奉將使指，代祀名山，車轍馬迹半天下矣。每情與景會，輒形之篇什，有風人咏嘆之思，而無山林愁悴之音。南歸，專席玉隆，因即其齋居之名，而題其彙次之編曰《貞一稿》，懿夫體《易》之言。予嘗讀《易》，而知動之爲動，蓋風行水上，其卦曰《渙》。渙者，天下之至文也，因其有行而文始生焉，非其動之所形能致然乎？故水之靜者爲淵，而動爲波，凡其大波之浩渺、小波之淵沄者，風觸之耳，而水固不知也。不知故一，一故能貞，然則君之所以貞夫一者，雖形之於動，而實未嘗不本於靜也。予非知詩者，而知君體《易》之意深矣。廼爲之評曰：君之詩似吳宗元、元丹丘，而遠遊之跡過之，君之自得似葛稚川、司馬子微，而頤神坐忘之妙，需其至焉，返之於靜

以知終終之，此顯道神德之能事，而貞一之極功也。予之視君，其猶龍乎，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劉有慶《貞一齋雜著序》 吾友朱公本初，故禮義家，厭世溷濁，霞裾星弁，訪歷名山大川，與太初溟涬游於無窮，而嗜聖經史傳、諸子百家，若饑渴然。入與玄德大宗師，留輦轂下，交當世偉人魁士，聞見滋博。暨主教玉隆，余來江右，始獲盡窺其稿名《貞一》者。如泉涌石竇，日挹日新，如雲幻晴峰，愈變愈麗。比興序論，粹乎儒者。昔人言天下無凡俗神仙，世無仙則已，有則必通古今、盡心性，如吾聖賢。聖賢不作，仙亦未之見，豈人心沈溺，不獨吾遊方之內爲然耶？自鴻儒代作，統緒復振，孔氏之道，昭若發矇矣。本初一榻林下，內境虛曠，中夕夢回，松月在窗，夜氣闌然，全體豁露，于斯有得，則顧是區區者，又將有不屑焉者矣。余安得從君抵掌撥燭，根極指歸，以會貞一之傳？芻狗陳言，相視一笑。

陳繼昌《貞一齋稿序》 元人別集之僅見者，文筆精嚴，格似中唐傑構。

吳寬《題貞一齋詩稿》 龍虎山中託鍊丹，身操儒行隱黃冠。解衣弄月當泉壑，滴露研朱倚石壇。輿地著書還有攷，竹宮將命卻無官。遺篇不用重評品，虞、范親題在卷端。

又《題貞一齋詩稿跋》 故元文章之盛，雖方外道流亦有其人，如吳全節、薛玄卿、張伯雨輩是已。此則朱本初所著《貞一稿》，觀其所得，尤爲精深，宜一時大家特爲親書其首也。

《武當山賦》、《巢湖》 范梈《貞一齋雜著序》：其《武當山賦》與《巢湖》等詩，論莊詞澹，尤吾所謂馳騁橫從而無所踰者，其大而不夸，往而知所至與。

傳記

阮元《貞一齋詩文稿提要》 思本字本初，豫章人。常學道于龍虎山中，貞一其號云。顧嗣立《元詩四集》稱：思本嘗從吳全節居都下，博洽文雅，見稱於時。所著詩文稿，世無刻本。【略】思本好學遠游，歷名山大川，幾半天下。嘗以昔人所刻《禹迹圖》、《混一六合郡邑圖》皆有乖謬，乃參閱《郡縣》、《九域》、《一統》等志，考訂古今，校量遠近，成《輿地圖》一書。計里開方之法，至思本而始備。今文稿內有《輿地圖自序》一篇，可證也。大約思本之學，地理爲長也。

《元詩紀事》卷三三 思本字本初，臨川人。出家上清宮三華院。有《貞一齋雜著》。案：《貞一齋雜著・游廬山記》有「奉詔芘衛玄教，乘傳播告江南」云云。

紀事

虞集《貞一齋雜著序》 集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廿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暇，即自洗滌，以讀書爲事。其書暨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集甚敬焉。至於職方之學，尤所偏善，遇輶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逕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縻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止。

范梈《貞一齋雜著序》 余得上清朱君本初《貞一稿》讀之，未嘗不掩卷而三嘆息也。余與朱君游，知其文學舊矣，來南州，君主玉隆別館。去年冬，行縣田，有烏山小兵馳田間，得君寄詩二章，蓋六朝庾、鮑而唐太白之流也。今夏，君自西山來，示余此稿，概篇百數而槩度若一。

柳貫《玉隆萬壽宮興修記》 至元丙子，宋社既屋，有司上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者于禮部，玉隆與居其一，故凡主是宮率被受璽書如令。至治元年，臨川朱君思本實嗣居其席。始至，見十一大曜、十一眞君殿祖師祠堂摧剝弗治，位置非據，謀將改爲，則以狀請于教主嗣漢天師。會玄教大宗師吳公亦以香幣來祠，因各捐貲倡首，而施者稍集，掄材庀工，爲其具矣。【略】朱君字本初，受道於龍虎山中，而從張仁靖眞人扈直兩京最久，學有源委。嘗著《輿地圖》二卷，刊石於上清之三華院云。

吳寬《題貞一齋詩稿跋》 本初臨川人，出家上清宮，而從吳宗師居都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盧文弨補：朱本初《貞一稿》。臨川人，從吳全節宗師居大都。敷祀名山，所至考求地理，作《輿地圖考》。

李兆洛《貞一齋稿序》 朱思本，《元史》不著傳，而世盛傳其格方地圖，蓋地圖之計里定方自思本始也。觀集中自序，用心不可謂不勤矣。而漲海東南，沙漠西北，諸番異域，言之者不能詳，詳之者不可信，遂姑從闕如。以視皇朝六合一家，測影定里，無間荒遠，猶井蛙也。是編誠爲秘笈。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思本字本初，江西臨川人，學道龍虎山中，從張仁靖眞人扈直兩京，又從吳全節居都下。後主席玉隆萬壽宮。嘗以周遊天下，攷覈地理，竭十年之力，著有《輿地圖》二卷，刊石於上清之三華院。惜今不傳。集中有《自序》，可見其概。

張鈞衡《刻貞一齋詩稿跋》 本初長於古今輿圖之學，徧歷名山大川，幾半天下。嘗以昔人所刻《禹迹圖》、《混一六合郡邑圖》，各有乖謬，乃參閱《郡縣》、《九域》、《一統》等志，攷訂古今，校量遠近，成《輿地圖》一書。計里開方之法，至思本而始備，今文稿內有《輿地圖自序》可證。《東湖叢記》載《九域志》殘本八卷，《自序》集中所無，寫補於文集之後。其詩文之佳，有范清江等六家序詳言之。元人文集，傳世日稀，存一家於天壤間，士林亦所深許。

著錄

范梈《貞一齋雜著序》 君論著外，此若詩所稱《輿地圖(書)(考)》者尚多，謹先歸此稿，俟休告叩雲谷，相與并論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盧文弨補：朱本初《貞一稿》。

吳寬《題貞一齋詩稿跋》 其稿既無刻本，不知此篇何從傳至吳中，幸而爲抑夫縣令所藏，不然其亦泯矣。抑夫嘗出示余，攜至京師，爲題其後而還之。

阮元《貞一齋詩文稿提要》 《貞一齋詩文稿》二卷，元朱思本撰。【略】所著詩文稿，世無刻本，僅存范梈、劉有慶、歐陽應丙、虞集、柳貫及全節六序，俱諸人手書，藏吳中劉損抑夫家。此本乃叢書堂吳寬手鈔，凡二卷。上卷爲雜著文，下卷則古近各體詩。

張鈞衡《刻貞一齋詩稿跋》 《貞一齋詩文稿》二卷，元朱思本本初撰。【略】此本既出於鮑菴本，後有鮑菴輯補一詩。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貞一齋稿》二卷，舊鈔本。臨川朱思本本初父。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貞一齋雜著》一卷、《詩稿》一卷，次行題「臨川朱思本本初父」。前有至治三年臨江范梈序，眉山劉有慶序、泰定二年虞集序、四年吳全節序、天曆元年柳貫序。卷末有「時壬申中秋前四日無鹽道生姚楫敬書」，版心有「叢書堂」三字。精鈔本，字體似吳鮑菴。案：叢書堂爲鮑菴藏書之所，姚楫當是鮑菴門下而爲之鈔書者，故字亦似之。阮文達以爲鮑菴手鈔者非也。《四庫》未收，阮文達始進呈。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貞一齋雜著》一卷、《詩稿》一卷，鈔本。【略】卷首有臨江范梈、眉山劉有慶、臨江歐陽應丙、蜀郡虞集、玄教大宗師吳全節、東陽柳貫序。是書世無刻本，諸家書目亦尠著錄。此從叢書堂鈔本傳錄。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貞一齋詩文稿》二卷，舊鈔本。【略】詩文二卷，鈔本，從吳鮑菴家傳出，爲世所罕見。今刻入《適園叢書》第六集。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增：《貞一齋詩文稿》二卷，元朱思本撰。【略】此本乃叢書堂吳寬手抄，上卷雜文，下卷詩。【略】 阮氏以進呈。 補：《貞一齋文》一卷、《詩稿》一卷，元朱思本撰。《宛委別藏》阮氏進本，從叢書堂鈔本出。已印入選印《宛委別藏》中。 補：《貞一齋雜著》一卷、《詩稿》一卷，元朱思本撰。民國三年張鈞衡刊《適園叢書》本，在第九集，從舊寫本出。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貞一齋雜著》一卷、《詩稿》一卷，元朱思本撰。清抄本。一冊。

藝文

虞集《贈朱本初》

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玄雲繞紫微。
珥貂鳴佩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草野小臣春夢短，猶懷染翰侍君王。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丹心要似東陽水，釀作宮壺徹底清。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鶨又勞人。方床石鼎過清

晝，一縷山雲伴老身。

柳貫《送朱本初法師赴豫章玉隆宮四首》 北闕層雲紫，西山薄雨青。薦鼇稱秘祀，承制領殊庭。劍彩龍雙角，衣文斗七星。綠章深夜上，神爽動秋冥。

藉在丹臺上，神行劍氣間。天香輕冉冉，雲珮靜珊珊。便駕青鸞去，應騎白鶴還。名山九域記，須爲刻孱顏。 鎖蛟唯有柱，墮鼠已無家。想到眞仙宅，能回俗士車。露壇春剪柏，雲臼夜敲茶。人境今雙絕，長吟採物華。 久作江西夢，翻從薊北遊。雲間朝士舄，霞外羽人丘。汎愛非無別，深懷轉益愁。山靈宜謝我，下瀨有輕舟。

許有壬《送朱本初住玉隆萬壽宮》 春風烟水片帆飛，去去難緇鶴氅衣。仙秩受來眞是貴，世途行徧正宜歸。眼空雲海天無際，心折京塵夢漸稀。日拜旌陽憑致懇，若孫方困簿書圍。

王士熙《送朱本初住玉隆》 官河新柳雪初融，仙客歸舟背楚鴻。鐵杖畫閒山似玉，石樓人靜水如空。煮茶榻畔延徐孺，燒藥爐邊覓葛洪。天上雲多白鶴去，子規何事怨東風。

薛玄曦《送朱本初之玉隆宮》 西山紫翠簇芙蓉，師住逍遙第一峰。愼勿挽弓思射鹿，祇須鑄鐵學降龍。閒穿曉月鋤靈藥，醉拂秋風卧古松。應憶京華舊遊處，蓬萊坊畔五雲重。

揭傒斯

論述

綜論

劉詵《答揭曼碩學士》 執事之文，皆於日光玉潔之中，而有河傾海倒之勢，其鳴於千載必矣，又何必其不江西也。茲因鄉人某往京師，謹此問起居，末由會晤，萬萬厚自珍愛。

吳澄《李宗明詩跋》 予在鄉，與豐城諸詩人游，憲使陳公遠矣，若揭養直，若趙用信，若蔡黻、胡璉、揭傒斯，鐵中之錚錚者。

程鉅夫《揭曼碩詩引》 臨川以二謝故爲詩鄉，往或爲余言東溪甘君者善鳴，豐城壤與撫接，多師甘君，予識其言久。今年，坐暑黃鵠山，有示予詩一編，曰「豐城揭曼碩作也」。予聞爲豐城人，因憶前語，爲停篷讀數解，清風與俱，喜曰：「人言蓋不妄夫。」一技一能，雖甚鄙且賤，亦皆有所本。亦必疲精力，涉歲月，乃能精，而況古者列六經之文乎？未可以一技一能小之。然或專志於是而忘其身，或務以驕人，至喪心自敗，則又一技一能之不若。揭君其愼之哉！非予喜弗及此言，其戒之哉！或曰：揭故廣昌徒也，予又喜。

又《跋揭曼碩文稿》 余識揭曼碩不四三年，初識，出其詩文，知於茲事必收汗馬之功。自時厥後，屢見屢期，若王良、造父之御，駸駸然益遠而益未止，何曼碩之敏且巧若此乎。柳子有言：吾之俯也滋甚。

劉岳申《題程趙兩公手題馬圖》 右程、趙兩公手題《馬圖》一卷，藏東野王氏。時臨川吳先生與伯生、曼碩皆有懷兩公，情見乎辭，而先生錄趙舊詩與卷中程詩意同，尤可感。今先生已脫𩣡羈，而虞、揭二君方入天駟，振鬣長鳴，萬馬俱喑，爲東野誦「老驥千里」，援筆慨然。

袁桷《題揭曼碩詩卷》 深湛妙思筆鋒收，的的冥鴻楚岸秋。直以紫芝招綺、夏，擬將白羽定曹、劉。松濤夜漲驚金谷，花雨春濃爛錦洲。此意徊徨人未識，期君翫月上南樓。

周巽《上翰林學士曼碩揭公三史二十韻》 乾坤鍾秀氣，河漢見奎光。今代斯文主，名公碩德昌。總裁修國史，特命正皇綱。身在雲霄上，親依日月傍。大才司馬富，直筆董狐良。運屬遼金絕，統承南宋亡。權衡在掌握，正閏繫綱常。前席頻垂問，當廷賴主張。陶鎔金在冶，追琢玉成章。中使頻頒食，初筵許拜嘗。八珍兼上味，九醞酌天漿。夜送金蓮炬，朝回白玉堂。高懷散春旭，清氣灑秋霜。天廄來龍馬，金臺鳴鳳凰。諸生慚蹇劣，萬里看翺翔。每誦高郵句，遙思翰墨場。參陪隔霄壤，感激裂肝腸。鶚薦如堪待，鴻書幸寄將。悠悠燕樹遠，漠漠楚雲長。但願持明鑒，高懸照八荒。

黃溍《文安揭公神道碑》 公爲文叙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於理，語簡而潔。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麗密，而不失乎情性之正；律詩偉然有盛唐

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草。【略】銘曰：於穆世皇，遐不作人。豐芑之澤，燕及後昆。在仁廟時，郡獻俱俱。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間，佩玉長裾。載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述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挾不矜。逮今昌辰，峻躋邇列。翩其遠引，萬夫莫遏。天子有命，式遄公歸。重煩以事，俾職訓辭。明明天子，不自神聖。廣廈細氈，公言是聽。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敬承，大啓厥藏。發潛闡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奇聞異見，參錯俱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夫衆功，訖于絕筆。克成公志，公死不沒。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敬故尊賢，天子之德。詞臣奉詔，薦于樂石。

《木天禁語・五言短古篇法》 編修楊仲弘曰：五言短古，衆賢皆不知來處。乃只是《選》詩結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意自悠長。此論惟趙松雪翁承旨深得之，次則豫章「三日新婦」曉得。清江知之，卻不多用。

迺賢《讀揭文安集》 白鶴江頭夢窅然，焚香燈下讀遺編。憂時論議泉傾峽，載道文章日麗天。先帝樹碑勤述德，大臣草制聽傳宣。皇天不負斯人意，今見才華屬象賢。 祕閣初開拜授經，除書爭喜得公名。御牀奏疏丹心在，清夜悲歌白髮生。謝病長懷高士志，育材端有古人情。百年師道今寥落，空使諸生憶老成。

倪士毅《謝揭學士撰定宇先生墓銘啟》 此蓋伏遇監丞學士曼碩先生，西江派遠，北斗望隆。一字衰褒，燦若分輝於五緯；片言鼎重，粹乎致意于諸經。抉雲漢以成章，驅波濤而入筆。遂託萬鈞之力，特榮一介之微。不諛匪劉乂之敢譏，無愧豈蔡邕之可比？推其餘潤，表此新阡，足發幽光，永傳不朽。某恭承嘉惠，無忝所生。逝者欣然，端可慰還家之鶴；謝誠率爾，譬諸存告朔之羊。徒知伏楮以懷慙，末果詣門而展敬。甚爲感佩，莫究敷陳。

陳旅《揭學士生祠記》 君子何其使人感之深而愛之至也。思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報之，則唯願其生世之久，以庶幾夫深感至愛之心焉。昔者召南之人之不忘召公也，于其所嘗舍之木，不惟不忍剪傷之，至於稍屈其枝亦弗忍也。於木猶然，則當時之願於其身者可知矣。余讀《甘棠》之詩，見召公猶生于天地之間，而知後世生祠之所以作也。今翰林直學士豫章揭公，古之所謂君子者乎。公以學行文章爲天子近臣，聲光著于海內亦已久矣，然賤者即之，不知其爵之貴；少者從之，不知其齒之長；愚不肖者遇之，不知其人之智且賢。蓋天性忠厚，以樂易近物，不以貴長賢智自遠也，故所至士子皆依歸焉。

傅若金《四言・正月四日壽揭學士》 吉月之正，日既陽止。君子之生，辰亦昌止。天錫之德，孔茂且植。允善弗易，君子之福。 其善伊何？如芬如芳。如芬如芳，于前人勿忘。其福伊何，如山如岡。眉壽以康，時君子之慶。慶維雲矣，亦施于天。華之蘊矣，亦被于人。君子有言，有斐其文。允也令人，德音振振。 民之正矣，百祿既臻。神之聽矣，飲我春酒。壽考是承，彼廈之安。于木之憑，曰有君子，時邦家之興。（自序：吉月，美君子有德以壽也。）

《書史會要》卷七 學藝淵博，而能以和靜致治。正、行、草書師晉人，蒼古有力。

《輟耕錄》卷四 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梓，揭即曼碩先生傒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集乃漢庭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爲然。

《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傳》 爲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爲榮云。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揭豫章如明珠在淵，光輝不露而自然，人知其爲至寶。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趙子昂規陳伯玉，【略】揭曼碩師李，旁參三謝。 又：元人力矯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無復深造。虞、楊間法王、岑，而神骨乏；范、揭時參韋、孟，而天韻疏。 又：元五言律可摘者，【略】揭曼碩：「大舸中流下，青山兩岸移」；「鴉啼木郎廟，人祭水神祠」，【略】皆句格閎整，在大曆、元和間，第殊不多得也。 又：揭曼碩：「星臨翼軫南陲闊，神降虛危北極遙」；「蒼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鋪七澤流」【略】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又：元人先達者，無如元好問、趙子昂。元，金遺老；趙，宋宗枝也。元體備格卑，趙詞雅調弱，成都諸子，乃一振之。【略】曼碩麗而新。至大家逸格，浩蕩沉深之軌，概乎未聞也。 又：楊仲弘視虞骨力伉健有加，才具闊通不及。范應奉、揭文安抑又次之。大抵四家古詩歌行伯仲，楊五言律、排律勝，揭七言律勝，范七言絕

勝，虞差兼備。至於樂府，俱缺如也。

楊士奇《錄揭文安公文》 揭文安公篤學清操，爲文章義正辭潔，矩矱森嚴，一代之望也。嘗見公文集刻本有二，考之皆爲授經郎以前所作。余家所錄文二冊，傳於蔣立恭家。比聞僧錄司官溥治有公文集十冊，詢之，已失其一，所存九冊，其徒持歸四明，不及得觀也。

《元儒考略》卷四 傒斯生平清儉，至老不渝。立朝雖居散地，而急于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爲文章語簡而當，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爲榮。

毛晉《識揭曼碩詩集後》 揭文安公少時撰《功臣列傳》，見推於平章李君。晚年以遼、金、宋三史爲己任，詳論作史之法，未卒業而告殂。會稽楊鐵崖作文，偕張伯雨、李孝光輩，祭之于孤山之巔，同控天靳斯文之歎，謂史筆不再見也。至其父子自爲師友，君臣相爲親重，及以蠲采金一事，見德於富州，本傳已具載矣。

《元詩選》初集丁集 曼碩在諸賢中，敘事嚴整，語簡而當，一時朝廷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共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爲榮。善楷法，尤工行草。詩長於古樂府，選體，而律詩長句，偉然有唐人風。所著曰《秋宜集》。虞學士評其詩，謂「如三日新婦」，又謂「如美女簪花」，殆即史所稱清婉麗密者與？

《寒夜錄》卷下 元歐陽原功云：「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號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于黃，然詩亦少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于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于是詩又一變。」原功名玄，其記吾江右詩變甚悉，世但知分甯之派而已，不知更有楊、劉兩派也。元則揭曼碩，明則劉槎翁，皆著名于匡廬、彭蠡間。成、弘而降，反似遜于前代，無亦舉業之爲累乎。

《石洲詩話》卷五 虞伯生嘗謂揭曼碩詩如「三日新婦」，己詩如「漢庭老吏」，揭聞之不悅，故《憶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虞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因答以詩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并題其後云：「今日新婦老矣。」按揭曼碩詩格調固自不乏，然亦不能深入，雖間有秀色，而亦不爲新艷。不知所謂「三日新婦」與「美女簪花」者，何以肖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文安集》十四卷，【略】傒斯與虞集、范梈、楊載齊名。其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凡朝廷大典冊及碑版之文，多出其手，一時推爲鉅製。獨於詩則清麗婉轉，別饒風韻，與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紅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虞集嘗目其詩如「三日新婦」，而自目所作如「漢庭老吏」，傒斯頗不平，故作《憶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誇」句。集見之，答以詩曰：「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且題其後曰：「今日新婦老矣。」是二人雖契好最深，而甲乙間乃兩不相下。考楊維禎《竹枝詞序》曰：「揭曼碩文章居虞之次，如歐之有蘇、曾。」其殆定論乎。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十六首》二 文安前哲龍門筆，三史才華自不同。落落當年楊（鐵厓）李（孝光）輩，孤山灑淚夕陽中。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二七 《奎章政要》進重華，新婦吟成漫自誇。御墨忽從天上降，月壇夢賜橘林花。

彭蘊章《題元人詩十二首》八 詩名藉甚揭文安，五字長城大曆間。賦月南樓有佳句，參軍俊逸可追攀。

蔡琳《讀元人詩》九 桃枝薑胯瑣窗寒，曼碩清思秀可餐。史館高華簪筆坐，金鈴滿地菊花殘。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三 吾鄉文獻代不乏人，元百年間，虞倡之，揭和之，如黃鍾大呂，互相鏗鍧。其集行世已久，而揭板經兵燹毀沒，今不可遽購矣。嗟乎！文獻之感，吾其如之何哉。其文風格高古，獨類《左》、《國》，語簡氣奧，骨重神秀，其足不朽，不讓於虞。茲於諸書所散見者，摭拾若干，不復別擇，槩爲編次。善學者譬之學書家，得古墨刻數行摹之，便可名世，豈在多邪？抑亦念文獻之感，人有同情，故家鉅公，購藏萬卷，豈此書人無一帙之存？倘其惠我，以終好事之心，則揭公不朽之文，其功臣舍斯人吾誰與歸？

胡思敬《揭文安公集跋》 揭文安公在元與虞道園齊名，詩格更在道園之上。歷朝操選政者，早有定評。

何焯《清刻本揭文安公文粹批語》 曼碩文筆雄放，有過於伯生。若見全集，意必尚有可觀者。他人一去取，即未必當，而反遺其佳者，所不免矣。

孫原湘《清抄本揭文安公文粹跋》 揭曼碩在元時以詩名，與虞道園、楊

仲弘、范德機稱四家。而其文特嚴整有法度，一時碑版鉅製，多屬撰者。雖未克與道園抗衡，要當在黃文獻、歐陽圭齋之間。

伍崇曜《揭文安公文粹跋》 有元一代，詩人以虞、楊、范、揭齊稱，就文而論，恐楊、范瞠乎其後。楊維楨《竹枝詞序》云：「揭曼碩文章居虞之次，如歐之有蘇、曾。」似宜兼詩文而論者也。【略】《提要》稱曼碩文叙事嚴整，語簡而當，一時推爲鉅製。今讀茲編，固不僅窺豹一斑，似尤愈於其詩，更不容以「三日新婦」相誚。【略】內如《增城三皇廟記》則可以證元時祀典之失，《劉福墓誌銘》可以證元時科場條例之繆。至如張魏公生平，自南宋迄今，痛詆之者殆不可枚舉，以《行狀》爲朱子所作，其子爲南軒，回護之者又不遺餘力。今讀《題昔剌使宋圖後》云：「宋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曼碩元人也，而魏公之論定矣。

《元史新編》卷四七 爲文章，叙事嚴整簡當，與姚燧竝冠一代，朝廷大典冊及元勳碑碣咸出其手，而詩則清揚婉麗，與其文如出二人。虞集自負其詩爲「漢庭老吏」，而古文不敢傲揭。【略】子汯，最知名。

分論

《太平政要》 黃溍《文安揭公神道碑》：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恆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碩？」間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寒夜錄》卷中：修《宋史》者三十人，知名之士惟歐陽玄、貢師泰、余闕、張翥、危素五人而已，空谷禪師乃謂揭傒斯之功獨多。作《宋史》以傒斯之功獨多，《宋史》竟不列名于首，不知何說？考文安公本傳，傒斯在館止成《遼史》，有旨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或以其未成書，遂略之耳。文安尚有《太平政要策》，惜不得見也。

《功臣列傳》 《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傳》：延祐初，(程)鉅夫、(盧)摯列薦于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吏牘爾。」升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

《憲典》 黃溍《文安揭公神道碑》：至順元年，預修《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憲典》，顧謂近臣曰：「此非《唐律》乎？」超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

《富州重修學記》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三引羅應經：記學之文，而出以欹側險僻之思，不傷大雅，故是作家。劉肇虞評：歷序學之修，而原所以立學之意，歸結善承夫子之訓。借端立案，運思幽渺，馳神峻潔，似從荆公集中得力來。

《楊氏忠節祠記》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三：重言廬陵，由廬陵言忠襄、忠簡，文丞相，由文丞相言忠襄、文節，又由忠襄、文節收拾廬陵。只一賓主之法，五花八門，錯綜變化，備極其妙。

《浮雲道院記》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三：如遇羲皇之世。

《資治通鑒綱目書法序》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三：簡而要，質而奧。若自明人爲之，尚有許多議論在。噫，此揭之所以高出諸公歟？

《豐水續志序》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三引羅應經：意深語潔。

《天華萬壽宮碑》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三：詮次搖曳多姿。

《大元敕賜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吳公神道碑》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三引羅應經：奉詔之作，故用正正之師，堂堂之陣。劉肇虞評：仕以行義，而公仕而不仕，篇中用許公陪說，命意最爲深微。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三引羅應經：卧遊勝槩。劉肇虞評：韓昌黎記畫，妙在細碎，使讀者一一如覩其勝；柳子厚記山水，妙在刻劃，使讀者一一如過其地，而皆有一種逸絕之氣，拂人眉宇，皆史遷之妙也。若此題，則又難于鋪張揚厲矣，而自具逸絕之氣，當是韓柳嫡裔。

《仙芳述》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三：仙跡無之而不奇。

《過江州》 《歷代詩話》卷六六：吳旦生曰：《世說》：庾亮在武昌，秋夜景清，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庾公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據匡牀，與諸人詠謔。據此，則武昌事也。范石湖《吳船錄》云：泊江州，登庾樓，前臨大江，後對匡廬，名山大川，悉萃此樓。庾元規故事本是武昌南樓，後人以元規嘗刺江州，故亦以庾名。然景

物則有南樓不逮者。陸放翁《入蜀記》云：庾亮嘗爲江荆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固已承誤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曼碩復爾承襲，未之深考也。《歷代詩發》卷三二：一結妙處，兩邊俱見。

《送黃五舅得武較官還辰州寓居省侍》《歷代詩發》卷三二：料得官亦可憐，俱是至親憐惜語，不作一毫客情。

《夏五月武昌舟中觸目》《歷代詩發》卷三二：句句是畫，未許但作詩讀。

《病夜》《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極慚供給煩賢友，尚恐傳聞及老親」）眞摯。　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平平。與上不應。

《寄題馮掾東園亭》《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蒨潤清麗，所謂「如美女簪花」者，即此可想。

《寒夜作》《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幽寂。

《進士張于高得邛州判官歸成都》《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有關係，不是泛泛送行語。

《曹將軍下槽馬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從少陵詩翻出，凡詩文得翻案法，便能無窮出清新。

《趙孝子》《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以詩紀事，樸質詳明。首尾整齊，語皆洗煉，非平鋪直敘者比。　張希孟《長安孝子賈海詩》多著議論，遠不逮此。

《過族姪》《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警動，而句法極流轉。

《琵琶引》《詩藪》外編卷六：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倣飛卿、長吉。蘇、黃體制，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略】揭曼碩《琵琶引》，【略】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

《送唐尊師》、《送王留守》、《送張真人》《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揭曼碩送唐尊師、王留守、張眞人，【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瀟湘八景圖》《詩藪》外編卷六：元題畫五言小詩，【略】揭曼碩《瀟湘八景圖》【略】等篇，皆頗天趣。然意調淺促，句格未超。五言絕二十字，須飛動奇逸若數百千言，乃稱上乘。古今擅此，獨太白、獻吉、元美，宋、元諸子殊不解，老鐵較錚錚耳。

《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柳南續筆》卷三：元揭曼碩有「步出城南門，遙望江南路」一首，題爲《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在揭集第一卷。而阮亭《古詩選》竟列之無名氏十九首諸詩後，題刻《古詩一首》，而不知其爲揭作也。義門謂：「漢人豈有此風味？雖不能詳考，亦何至兼格調俱莫辨哉。」按揭詩三卷，有元板，刻本與抄本互有異同。如《步出東門行》，刻本卻只有前四句。《石洲詩話》卷五：揭曼碩《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五言四句，全襲古詩，只改「東門」爲「南門」，其餘不易一字，此眞不可解也。《元詩紀事》卷一三引《月山詩話》：揭曼碩一絕句云：「步出城南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此本古詩，曼碩嘗書以寄太虛，後人因誤刻入《秋宜集》中。「南」字古詩作「東」，曼碩改之，取其切合順承門耳。曼碩集中此詩題作《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此題亦後人所爲。《歷代詩評注讀本》：揭傒斯《曉出順城門有懷何太虛》，【略】有懷舊不盡之致。

《題真村堂》、《題園趣亭》、《題山水卷》、《憶昨四首》、《宮詞一首》《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一七《揭文安公雜詩卷》項元汴跋：昔唐宋之韓、柳、歐、蘇以文擅名，時稱四大家。元有虞、楊、范、揭，以詩鳴世，人亦謂之云。余近日頹榮進，閉門卻掃，倦則遊藝，雅好博古，展卷評品，至視文安公手書已作，詞格清麗，筆法婉媚，似得晉唐人逸韻。由其心志，非力可勉。若困而學之，終不能入，豈可與庸鄙罔習共鑒定其甲乙？若斯人者，當時罕有與之儔匹。余特寶重是卷，獨歎其高處，不必世論之同也。賞音者自以余爲然，予何言哉。

《憶昔詩四首》楊士奇《題劉仲修書揭虞詩後》：右揭文安公《憶昔詩四首》、虞文靖公寄文安絕句一首，清江劉仲修先生所書，今翰林侍講金君幼孜之所藏也。幼孜以示余。世傳文安有憾于「三朝新婦」之評，嘗中夜過文靖，一言不合，揮袂遽去，文靖寄此詩亦以寓憾。又摘世所傳刻本此詩「寄語傍人休大笑」之語，謂本於文安所爲范先生詩序而發，援引左驗，眞若有據。然余意文安當時不留遽去，或牽于人事不得已未可知，若所云「三朝新婦」亦評之云耳，豈必貶之云乎？貶不貶不暇論，夫賢人君子之相與，其言語文字之間，或相推讓，相辨論，相評品，皆出乎至公，豈如今之無識訑訑自高者之所爲

乎。

《**秋雁**》《至正直記》卷三：豫章揭翰林曼碩《題雁圖》云：「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飽。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蓋譏色目北人來江南者貧可富、無可有而猶毀辱罵南方不絕，自以爲右族身貴，視南方如奴隸。然南人亦視北人加輕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誚。《山居新話》卷二：揭曼碩學士有《題秋雁》：寒向江南暖。」《元詩紀事》卷一三：按：此詩大有寄託。

《**送涂雲章訪舊武昌卻入京師**》《歷代詩話》卷六七：或問作詩下手處，先生曰：作詩成法，有「起承轉合」四字，以絕句言之，第一句是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轉，第四句是合。律詩則第一聯是起，第二聯是承，第三聯是轉，第四聯是合。或一題而作兩詩，則兩詩通爲起承轉合。【略】又如揭曼碩先生《贈徐雲章詩》云，【略】此以比興爲起者也。其他有通首皆賦而無比興者，在風雅頌各有其例，但更難作耳。《元詩紀事》卷一三引《詩法正論》：此以比興爲起者也。

傳記

歐陽玄《元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七月壬辰，翰林侍講學士揭公曼碩以總裁宿史館，得寒疾，歸寓舍，戊戌薨。時京師大雨彌月，朝縉大夫聞者不避泥潦，馳往哭之，人人盡哀。明日，中書出公用鈔二千五百緡，率先爲賻，於是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以下咸致賻儀有差。車駕在上京，適遣使賜諸總裁及史官燕勞。以公故，咸援禮辭，中書爲改燕之日。使者歸上京白宰相，宰相以聞，有旨賜中統(鈔)萬緡給喪事。有司議以驛舟送其櫬歸江南，孤泓奉史官劉聞所狀行，詣玄謁公墓銘。玄與公三爲同寅，相知爲深，公死，爲之哀痛踰月，不能忘故，不銘有所不忍。九月，泓將扶護登舟，迺勉叙而銘。曼碩諱傒斯，姓揭氏。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屬文，即知古人蹊徑。家貧，不能具束脩從學，惟早暮刻苦，父子兄弟自爲師友。稍長，豁然貫通，日有增益。未弱冠，里大家延之授業，諸生年或相等，皆以師道嚴憚之。二十餘，負儁譽游江漢間。司徒程楚公爲湖北憲使，奇其才，妻以從妹。皇慶初，程公入朝，公館其門。時國初諸老尚存，聞程公有佳客，咸願識之，及與之言，薦恐後。延祐元年，用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四年，遷國子助教、學士承旨，復奏留之。五年，謁告歸。泰定元年，復授應奉翰林文字，丁內艱去職。天曆二年秋，文宗開奎章閣，置授經郎，教勳舊大臣子孫於宮中，公首被選。至順元年，預修《經世大典》。三年，書成，超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元統，遷翰林待制。後至元四年，擢集賢直學士。五年，奉旨代祀北嶽、北海、濟瀆，南鎮，竣事，引疾，便道由浙左歸豫章。六年，以奎章供奉學士召，未至，改授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改元，兼經筵官。二年，陞翰林侍講學士，且命同知經筵事。三年，年及七十，請致仕歸，上聞，亟遣使追及潯南。拜表力辭，再遣使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求去，不聽。夏四月，詔修遼、金、宋三史，命右丞相爲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鐵穆爾達以下凡六人爲總裁官，公預其選，遂不得辭。明年，《遼史》既進，《金史》垂成，公薨，壽七十有一。揭姓相傳出楚司馬氏，世遠姓稀，譜逸，或云出漢功臣陽信侯，或云出安道侯。漢以後，揭氏居高平、居汝、居郢。【略】曼碩居豫章豐城，今爲富州。【略】子男二，長泓，國學上舍生，克世父業，李氏出也。【略】公職子弟，未嘗有纖芥貽其親憂，昆弟有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少自處約立身，洎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思其親，曰：「吾親未嘗享此。」故平生清苦儉素，老而不渝。在京師三紀，官至五品，出入始乘馬。爲授經郎，諸貴游子弟見其徒步，每早作，宮門辨色，輒先諸侍臣至，謀爲之貰馬，公聞之，自置一騎，尋復鬻之，示非所欲。初游湖南，見前宣慰文惠公趙淇，趙素號知人，謂公曰：「君他日翰苑名流。」憲使涿郡盧公摯，見輒稱許，其歸朝，竟以翰屬薦之，薦牘今在掌故。至京師，受知太保李文忠公孟、樞密王文定公約、承旨趙文敏公孟頫、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先是，東南士聚輦下，如四明公桷、巴西公文原、雍郡公集，有盛名公卿間，既而貢集賢奎(章)、周待制應極薦之，皆馳騁清途。公與清江范椁德機、浦城楊載仲弘繼至，翰墨往復，更爲倡酬。公文章在諸賢中，正大簡潔，體制嚴整，作詩長於古樂府，《選》體、律詩、長句，偉然有盛唐風。楷法精健閒雅，行書尤工。國家典冊及功臣家傳賜碑，遇其當筆，往往傳誦於人，四方釋老氏碑版，購其文若字，袤及殊域。門人集其所著，已板行於世。在國史時，李文忠公見所修《功臣列傳》，撫卷歎曰：「他人謄吏牘耳。若此，方謂之傳。」在奎章時，上覽所撰《秋官憲典》，驚曰：「茲非《唐律》乎。」又覽所進《太平政要》四十九章，喜而呼其字，

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本常置御榻側。爲經筵官，今上聽其講篇，深嘉其忠懇。故其際遇累朝，皆非疏遠儒臣所敢望者。延祐末，朝廷例罷群臣贈典，公之父獨得賜號「貞文」，又賜之碑。天曆、至順中，大臣有薦文士，人主必問之曰：「其才比揭曼碩如何？」累稱其才可用，欲器使以政。今上初即位，一日，使衛士召公至，則以內府所賜諸王段表裏賜之。將賜，躬自辨識，然後以授。講經退，又賜金織紋段。至正改選格，諸超陞不越二等，公由中順大夫進中奉大夫，獨不爲例，超授四等，轉八階。進《神御殿碑》，特賜楮幣中統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亦賜白金如其數，又爲之賜「貞文書院」額，仍許置學官。若此異數，公受之踧踖，不見幾微自衒之色，而許國之志，益自奮厲。故處散地，論政薦士，以古人自期。王文定公嘗言：「與揭公談治道，大起人意。」對大臣言，其辭不及他，第言某處災傷未賑卹，某政弊未除，某人賢在下位未擢用。自淛南召還，丞相與候見便殿，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養人。」「養人何先？」公曰：「人才當譽望未隆之時養之在朝廷，使周知庶務，一旦用之，自識治體。」及置史局，又問：「脩史之道何先？」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論心術。心術者，脩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雖長不可用。」公求去之意未釋，上使丞相及諸執政面諭留公，公曰：「使揭某有一得之獻，而諸公能用其言，天下遂獲其利，雖老死於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他日集議東內，公倡言鈔法大弊，合用新舊銅錢權以救之，政府不樂，論議辯駁，示以顏色，公辨不少變，丞相心深敬之。故人才因公言知名，善政因公言張本，公出不以告人，人亦鮮知之。惟豐城地不產金，而金課益倍，爲害歷年，公上言罷之。集賢考校諸路學官所業，下胄監，移博士，吏文淹滯，儒者公請改其制，以其事付本屬官，竟得奏允。御史言下第舉人以充學正山長，鄉舉放次榜以充教諭，學錄，廟堂以咨公，公力贊成之，此世所知者。考鄉試〔二〕、會試一，廷試爲讀卷官二，國子監公試七，多得名士，後居要路，所敎勳舊子孫，後多爲重臣。公待之泊然，不矜詡以爲聲援。於程公禮若賓客，人弗知其爲肺腑親。性耿介易直，好善惡惡，表裡如一。聞郡縣有一廉吏，他日臨文，必旁引曲諭以極其稱道，或恐其過聽失實，公則曰：「如是猶不足以勸善，況敢億不信乎？」至聞吏有貪墨病民，論之曾不少恕。嘗有郡侯以勢諷其部民奉金爲公壽，求文記其德政，公頗知其人，斥之曰：「汝郡侯所行如何？吾敢有以飾辭爲諛乎。」其人未幾以賂敗。朝中名臣，意趣或不與之合，終身不一造其門，雖嘗以是爲軋，公曰：「吾之進退用舍，一聽諸天，人何能爲？」世路齟齬，時或不平，心有所感，形諸詩文，旁觀謂其太甚，公曰：「言當如是，不必慮也。」其遇善類及新進諸生，乃復恂恂汲引。暮年求文者多，寢食爲廢，子弟數以爲言，公殊無厭苦意。有客爲人求文而私其金，公既予文，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終無所言，聞者稱其長厚。臧獲有過，徐以理責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卞急，後生便習暴戾，當以身教。」稟性堅壯，動作簡便。群下易事，公集必早，官事尤勤。進《遼史》後，有旨獎諭史官早成金、宋二史。公奉命黽勉，朝夕匪懈。先代故事，臧否奮筆書之，身任勞責，不以委人。屢言今人徒知求作史法，不知求作史意。古人善言雖微必詳，惡事雖隱必書，其意主於勸戒耳。當暑濕盛作，移居館中，頗自恃其精力，疏於攝生，遂致疾不起。昔玄與公共修《憲典》，公素習律儀，又勤於考訂，其書大半成於公，今又共史事，公之勤不減昔時，乃遽失援。公未病前數日，謂玄曰：「某平生愛公文，恨無因獲一言，早晚史事成，求公作《貞文書院記》。記成而刻，吾志畢矣。」玄敬諾之。悲夫斯言！詎意未記書院，而先銘公之墓乎？泫卜葬某鄉某原，期以某年月日，預爲之銘。銘曰：古稱良史造物忌，子斂是非擅萬世。嗟公直筆廉不劌，獎善懲惡義之比。惡書不貸善書亟，寒暑晝夜勦形思。公起南服抱腹笥，布衣徒步品第一。尚方召見呼以字，致君惓惓效獻替。講經作史出一意，陳規進戒爲己事。惜哉負挾勤少試，徒抒精忠載言議。感慨論列時出涕，唐之甫也漢之誼。以文發身卒以弊斃，豐城古墟干將瘞。夜占斗牛有文氣，將徵遺篇錄後裔。

紀事

作家逸事

劉岳申《與學士揭曼碩書》 去年嘗因賀元忠奉書諏問，理無不徹，而相遙遙，復欲似往歲風流還往，不可得矣。君處日邊，龍光天漢；我居田里，蝸舍詹喧。鵬鷃不同，逍遙則一。即辰遠想帝城風月，翰苑文章，衣被昭回，何所不

有，詹望可勝惓企。

又《與學士揭曼碩書》 留維揚日，嘗附便拜書，計已久徹。即辰學館弘開，經筵熟講，明道有緝熙之益，論功在啓沃之間，此儒者之自致，亦千載之相逢也。曼碩退居鄉里數年，一出而秉熙運，固宜展素學，又當好文臣，未老之時，宜有以自見。

劉詵《與揭曼碩學士》 詵昨歲聞遷直集賢，遂以斯道日侍嚴近，天下幸甚。閣下宜得此久矣，而天下之所望於閣下者，則不止此也。位日高，道日尊，天下之文體日益取正於閣下，天下幸甚。古今文章甚不一矣，後之作者期於古而不期於襲，期於善而不期於同，期於理之達、神之超、變化起伏之妙，而不盡期於爲收斂平緩之勢。一二十年來，天下之詩，於律多法杜工部《早朝大明宮》、《夔府》、《秋興》之作，於長篇又多法李翰林長短句。李、杜非不佳矣，學者固當以是爲正途，然學而至於襲，襲而至於舉世若同一聲，豈不反似可厭哉。其于文，則欲氣平辭緩以比韓、歐，不知韓、歐有長江大河之壯，而觀者特見其安流，有高山喬嶽之重，而觀者不覺其聳拔。何嘗以委怯爲和平、迂撓爲春容、束縮無生意、短澀無議論爲收斂哉。故學西施者僅得其瞋，學孫叔敖者僅得其衣冠談笑，非善學者也。故李、杜、王、韋竝世競美，各有途轍；孟、荀氏，韓、柳氏，歐、蘇氏，千載相師，卒各立門戶。曾出於歐門而不用歐，蘇氏雖父子亦各務於己出。蓋士非學古則不能以超於今，而今亦何必不如古？使吾自能爲古，則吾又後日之古也。若同然而學爲一體，不能變化以自爲古，恐學古而不離於今也。蓋嘗讀閣下之書，上不遜於古，下不溺於今。詩古矣，而不可以指曰自某氏；文古矣，而不可以指曰自某氏。此善學者也。學古而能使人不知其學古，則吾自爲古矣。無他，學古而能爲古人之實，不徒爲古人之文。此所以能使人不知其學古也，此所以能自爲古也。僕少頗疏劣，其於斯文，非有意於述作，故亦多散逸。然間嘗取存者讀之，似亦有視古人無甚媿者。夫知音之難，故有曠千載而獨得。僕也幸，得與閣下竝世而立，亦嘗辱一言之知，耻而不以質正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略錄所爲文若干篇，及朋友所梓詩一集，獻於下風，得辱深評而極論之，甚幸。古之投所業於公卿者，皆以干進也；如僕，豈有是心哉。倘有以爲之不朽，則曠六合千載而不可數者，豈不在是乎？干冒崇嚴，無任兢悚。

揭傒斯《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游士之匯，其適然覿晤，爲千載談者之資，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以言求，其取友雖歧，苟軌於道，均可以著簡書而托子孫也。城南茲集，得朋之義蓋備焉，以僕愚戇，亦俾在列。肴核維旅，酒醑惟旨。威儀有數，長幼有節。舉盞更屬，以親以友。比往風後，若勸若懲。弛以談諧，終歸雅則。殘月既墮，白露在庭。觴酌未闌，賦詩斯舉。飲者既不知其醉，而不飲者若素嗜焉；賓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居而殊方，出乃合轍，新知舊好，胎然靡間，則斯會也，不已難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聞其語，今見其眞。特未知所以資千載、本百世者，果安在耳？廬山鄭君眞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前，余復申其交友之樂於後，君子所命，不敢廢焉。

黃溍《文安揭公神道碑》 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爲學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爲師友，刻苦奮厲，窮晝夜不少懈；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爲文辭，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餘，稍出游湘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淇素號知人，一見輒驚異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後持湖北使者節，程公奇其才，妻以從妹。仁宗踐阼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禮甚謹，人不知爲肺腑之親也。盧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椁、浦城楊載繼至，以文墨議論與之相頡頏，而公名最爲暴著。受知中書李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禮遇尤至，相爲推輓，不遺餘力。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爲國史院編修官，李公以政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之史筆，他人眞謄吏牘耳。」【略】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恆急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爲廷試讀卷官者二，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知名。御史建白用會試終場、鄉試次牓舉人爲教官，廟堂以咨於公，力贊成之，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汲引後進，而不能俯徇時流，郡縣有一廉吏，稱之寧過其實；聞吏之貪墨病民，亦不曲爲之揜覆，達官大人意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軋而不悔。間寫其心之所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言當如是，不必慮也。」【略】國家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公；人子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爲重；仙翁釋子、殊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暮年求文者衆，寢食爲廢，殊不以爲厭憚。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其民奉

金以爲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果以賄敗。客有爲人謁文而私其金者，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

余闕《跋揭侍講遺墨後》 豫章揭先生好稱奬後學，人有片善，即誇道之不去口，況於通家之好，故人之子有可誇道者耶？故世稱先生爲忠厚。先生之子泫亦克樹立，世其文行，此忠厚之報。《書》曰：「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信哉！彼媚疾者，聞先生之風，亦可媿矣。

《輟耕錄》卷七 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時授經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雨題詩曰：「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床。奎章閣中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

《山居新話》卷三 元統間，革去群玉內司，并入藝文監，通掌其事。監官依集賽日數更直於奎章閣，蓋群玉內司所管寶玩，貯於閣內。時揭曼碩爲藝文監丞，寓居大都雙橋北程雪樓承旨故廨，到閣中相去十數里之遙，揭公無馬，每入直，必步行以往。比之僚吏，又且早到晚散，都城友人莫不以此爲言。一日，揭公爲余言曰：「我之不敢自慢入直者，亦有益也。近日在閣下，忽傳太后懿旨問：『閣中有誰？』復奏有揭監丞，再問：『莫非先帝時揭先生耶？』遂賜酒焉。又一日，再問是某，以古玉圖書一令辨之，詳注其文而進，亦賜酒焉。」是時閣下悄然，餘者皆是應故事而已，多有累集賽不入直者。此公晴雨必到，終日而散。後十餘年，予歸老西湖上，每遇同志之友清談舊事，屢及此者，莫不以長厚老成稱之。余觀《歸田錄》載：樞密王曙之妻，梅鼎臣女也。景德初，夫人入朝德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聖兪家乎？」由是始知聖兪名聞於宮禁也。揭公之際遇，尤可尚矣。

《豫章詩話》卷五 翰林學士揭傒斯未顯時，嘗遨游湖湘間，以酒詩自娛。一夕，舟行宿江滸，夜近二鼓，揭不寐，攬衣出舟中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小舟蕩槳至，傍揭舟而止。中有一女子，其神清骨秀，顏色婉麗，眞天人焉。遽斂衽而起，揭問曰：「汝何人也？」答曰：「妾商婦，良人去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迓耳。」遂與談論，所言皆是世外，恍惚不可殫記。云：「妾與君有宿緣，故來相見，幸君無卻。」至夜終，有戀戀不忍去意，臨別又云：「公富貴人也，後日當任館閣，亦宜自重。」有詩留別，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閑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揭舟以風阻，上江岸沽酒，居民云此盤塘鎮也。行見一水仙祠，垣牆黃土新築，庭有紫荆一樹花盛開，揭獨曉悟。登正殿，見水仙像，與夜中女子無異。此亦奇事也。曼碩之子伯方、侄孫立禮談，海陵唐志大伯剛書。

《談助》 元明宗詔修遼、金史，揭公傒斯與其選，或問：「修史之道何先？」公曰：「收書、用人。」又問：「用人何先？」曰：「用人先在論心術，心術者，修史之本也。心術不正，其他雖長，不可用。」

《宋元學案》卷八三 揭傒斯【略】早有文名。大德間，出遊湘、漢。程鉅夫爲湖南憲長，特器重之，妻以從妹，與盧摯列薦于朝。

《元詩選》初集丁集 幼貧，讀書刻苦。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素號知人，謂之曰：「君，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憲長，亦皆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焉。延祐初，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前後三入翰林。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授經郎，與修《經世大典》，累進翰林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至正初，詔修宋、遼、金三史，與爲總裁官，卒年七十一，追封豫章郡公，謚曰文安。曼碩初入史館，平章李文忠公孟讀其所撰《功臣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吏牘耳。」既復受知於王樞密約、趙承旨孟頫、元學士明善，東南文望如四明袁桷、巴西鄧文原，蜀郡虞集，有盛名公卿間，曼碩與清江范梈、浦城楊載繼至，翰墨往復，更相酬唱。

《池北偶談》卷一六 虞道園序范德機詩，謂：「世論楊仲弘如百戰健兒，德機如唐臨晉帖，揭曼碩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漢廷老吏。」曼碩見此文，大不平，一日過臨川詰虞，虞云：「外間實有此論。」曼碩拂衣徑去，留之不可。後曼碩赴京師，伯生寄以四詩，揭亦不答，未久，卒於位。偶讀梁石門寅集述此記之，文士護(前)〔短〕，盧後王前，千古一轍，可笑也。

作品本事

黃溍《文安揭公墓碑》 以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於鄴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皇帝神道御極碑》，文成，賜楮幣萬

緡，白金五十兩，中宮所賜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

危素《李節婦詩序》 素以職業在經幄，從翰林侍講學士揭公扈從灤陽，客有以李卿妻孟貞節爲言者，揭公爲之賦詩，而一時諸君子相繼有作，素亦賦焉。

揭傒斯《四友詩序》 四友者，廣信王庭鈺良仲、臨川李商弼良佐、武昌盧廷鸞子儀、同里熊坦從正也。李亡已七年，餘亦亡二三年，予索居京師，每夕夢寐與四友相接，傷其皆賢而無壽，又與予篤好，迺作《四友詩》，一以志余哀，一以槩見其平生云。李得年二十二，盧二十九，熊三十四，惟王四十九。

著錄

黃溍《文安揭公神道碑》 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揭曼碩集》一部二冊，完全。

又 《揭曼碩集》一部一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揭傒斯集》一冊。 又：《揭曼碩集》五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揭文安公集》一冊，揭傒斯。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揭曼碩《文安集》六卷、《文粹》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揭傒斯《揭文安公集》五十卷（全集今軼不全，楊士奇《文籍志》云：缺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文安集》十四卷，【略】元揭傒斯撰。【略】顧嗣立《元詩選》載傒斯詩，題曰《秋宜集》，今未見。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傒斯集》一卷，今亦未見。此本凡詩四卷，又《續集》二卷，制、表、書、序、記、碑誌、雜文八卷，乃其門人錫喇布哈所編。錫喇布哈字元（普）〔善〕，泰定四年進士，第九卷有《送錫元（普）〔善〕序》即其人也。所編雖不足盡傒斯之著作，然師弟相傳，得諸親授，終較他本爲善。觀《元詩選》所載《秋宜集》中《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絕句》曰：「步出城南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雨〕中，故人從此去。」乃割裂漢樂府半首爲傒斯之詩，則所收必不甚精矣。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揭傒斯《揭文安公集》五十卷。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文安公集》六卷，元侍講豫章揭傒斯曼碩著。焦氏《經籍志》凡兩載：一云《揭傒斯集》一卷，一云《揭曼碩集》五十卷；顧氏《元詩》錄之《秋宜集》者□此倍多，此編非足本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揭文安集》十卷，舊鈔校本。此出楊文貞家藏本，崑山葉氏傳錄。文莊增錄文四首。廣州沈氏所刻，題曰《揭文粹》即此本也。後有王聞遠跋，見《愛日精廬藏書志》。 又：《揭文安公集》六卷，舊鈔本。此詩文合集也，《四庫》著錄十四卷，是本分卷祇六，而首尾完具。卷一詩，卷二書、序，卷三記，卷四碑，卷五雜著，卷六誌，後附《元史》列傳。其文與《文粹》篇目次第皆合，惟《文粹》不分卷耳。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揭文安集》十卷，舊鈔校本。右《揭文》，起《上李秦公書》，止《劉福墓志銘》，共五十七首，今廣州所刻題曰《揭文粹》者是也。此文楊文貞公家本題曰《續錄》，蓋公嘗錄文安他集，此則續得之，多能補他集之闕，但不知其何從錄得也。惟文安遺文在人間者尚不少，茲用虛紙四十番於此文之後，偶有一遇，當亦錄附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〇 《揭文安文集》六卷，明刊本。元揭傒斯撰。九世孫富文序。

胡思敬《揭文安公集跋》 其集燮理溥化所編，合詩文爲十四卷，即《四庫》所收，今不多見。世所行者，詩唯毛刻《四大家》本，文唯粵雅堂《文粹》而已。予得隆慶本詩集八卷，宋賓王手校舊鈔本《文集》九卷，又《續集詩》一卷，總十八卷。合而刻之。更取天順本《文粹》、正德本揭富文所編詩互校異同，補小注多條，并改正數十字，各自爲目，差成完書。《文粹》於記序之佳者多所芟汰，毛刻更多罅漏。今以此本置之《類稿》、《學古錄》間，雖道園不得專美前矣。

王聞遠《明鈔本揭文安公集十卷跋》 《揭文安集》十卷，歲己丑得於崑山葉氏，後有文莊先生名號圖記，意謂文莊時舊本，每焚香讀一過，即什襲而藏。歲壬辰初夏，【略】許兄慨然出《揭集》眎予，乃以蠶綿紙紅格書寫，紙墨俱古。校對文目，與予藏本無異。共計九十一葉，獨不分卷帙，書頭多改字，後有文莊親筆跋語，因錄增此集之後。復假歸，細校改注，增損計二百一十有三字，蓋丹臣壻于葉，故《揭集》亦得之葉。乃知丹臣之書爲葉氏初本，此本蓋校後復錄，亦文莊時物也。初本又有白紙別錄雜文四首，並鈔附後。

《補遺金元藝文志》 揭傒斯《文安集》五十卷（楊士奇《文籍志》云缺。案

今止十四卷，乃門人雪不華所編）。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揭文安公文集》九卷、《詩集》三卷、《續集》二卷，元揭傒斯撰。清寫本，【略】有宋賓王跋，言「從吳郡顧氏秀野草堂所藏十四卷全集錄出，文一百二十六首。《文粹》之文爲其前作，非選粹也」云云。莫棠藏。　清寫本，鮑廷博手校，並錄宋賓王跋。《文集》末有《補遺》二篇，爲《桂陽尹范君墓誌銘》及《李節婦傳》。《詩集》三卷題溥化校錄。鮑氏跋言與汲古本次第悉同，惟卷三有三首爲此本所佚，而此本《登祝融峰》以下六首又汲古本所無也。又有楊復吉跋，謂「非盡出秀野草堂本」，又謂「《文粹》是選粹而非前作」云云。翰文齋見。　鮑廷博知不足齋寫本，九行十八字。鈐「知不足齋抄傳秘冊」印。後錄宋賓王跋及何焯跋。存《文集》九卷。端方舊藏，近爲徐君森玉收得。　補：《揭文安公全集》十四卷、《補遺》一卷，元揭傒斯撰。清寫本，【略】鈐孔繼涵藏印。印入《四部叢刊》。　補：《揭文安公詩集》八卷、《續集》一卷、《文集》九卷、《補遺》一卷，元揭傒斯撰。《校勘記》一卷，胡思敬撰。民國九年胡思敬刊豫章叢書本，據明隆慶刊八卷本付刊，又增入三十餘首。余據明正德揭富文刊本校一帙，改定字句極多，且有數詩爲胡刻所未收。又據元刊本、舊鈔本詩集校之，補詩三首。又據鮑廷博校《文集》九卷、《詩集》三卷本校，改訂亦夥。　補：《揭文安文集》九卷，元揭傒斯撰。舊寫本，鈐謙牧堂藏印。徐坊遺書。余曾取校《豫章叢書》本，改訂至多。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明揭富文刻本揭文安公文集跋》：揭曼碩詩今世所傳者卷數各殊。有三卷本，爲元至元庚辰刊，門人燮理溥化所校錄者，有二卷本，爲明四明王浩所校正，而題以《元音獨步》者，余皆後收得之。最後獲此六卷本，爲九世孫富文所輯，以正德庚辰刻於家塾，距至元初刻，三周甲子，正一百八十年矣。【略】自序言「元刻以年久蠹癖，缺者甚多，訪得邑人孫緝續編詩集十卷，又取散見《光嶽英華》、《皇元風雅》、《元音獨步》各書，靡不旁搜遍采，審其眞贋而去取之，編輯成帙，壽梓以傳」云云。可知揭詩以此本爲最備。各卷凡例五百三十八題，視汲古閣所刻祇一百七十六題，其數增兩倍有奇，蒐輯之勤，網羅之富，可以見矣。其後，隆慶時刻有八卷本，近時胡肅堂據以刻入《豫章叢書》中，又續增詩一卷，通計前後補入三十餘首，曼碩遺詩乃燦然大備。繼事者固易爲功歟！然據此本以校胡刻，改訂字句乃正多，且有數詩爲所佚而未收者，豈胡氏於此刻固未嘗寓目耶？茲本雖鐫刻未爲精善，而流播較少，殊爲罕覯，徧檢各家藏目，惟陸氏皕宋樓有之，今已流出海外。物稀爲貴，似此寧不足珍耶。

又　《校豫章叢書本揭文安公詩文集跋》：胡肅堂侍御校刻《揭文安公詩集》八卷、《續集》一卷、《文集》九卷。後跋言「得隆慶本《詩集》八卷，宋賓王校抄本九卷，又續詩一卷，合而刻之，又以天順本《文粹》、正德本揭富文編詩互校異同，差成完書」云云。余生平所見曼碩詩有元刊本，有舊鈔本，有正德刊本，文則有謙牧堂鈔本，鮑以文校本，天順《文粹》本，何義門校《文粹》本，因發憤手勘一通。《詩集》改正之字殆逾數百，詩句差異者，如卷四《送薛玄卿》詩，末聯「若見漁人應問我，玉京涼月夜蕭蕭」，鈔本作「未必故山安隱逸，海天涼月夜蕭蕭」。小注脫漏者，如卷八《過何得之故居》五首自注，脫者三處，凡五十餘字。詩章逸失者，如卷八《題信上人春蘭秋蕙》詩，奪去第三、四首，又《題明皇出游圖》七古一首，《題李安中白翎雀》長短句一首，《寄題武寬則湖山堂》七古一首。其詩多見於揭富文輯本中，而胡氏竟爾失載，豈跋中第舉其名，而未親見其書耶？文集則先取校謙牧堂抄本，後得鮑淥飲校本，又覆勘一過。近又復見天順刊《文粹》經何義門評校者，其中《送劉旌德序》乃以眞跡校過，頗有異字，《劉福墓誌銘》末段，文字不同者至五十餘字，疑爲初稿與定本之別，亦咸移錄之，訂正胡刻之訛誤亦數百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〇　《揭文安公文集》九卷、《詩集》三卷、《詩續集》二卷，舊抄本。元揭曼碩傒斯著。《詩集》門生前進士燮理溥化校錄。又：《揭文安公文集》九卷、《詩集》三卷、《詩續集》二卷，舊抄本。王蓮涇書藏。元揭曼碩傒斯著。《詩集》門生前進士燮理溥化校錄。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揭文安公集》十卷，元揭傒斯撰。明抄本。王聞遠校并跋。一冊。　又：六卷，清抄本，一冊。　又：清抄本，二冊。　又：四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揭文安公文粹》。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揭文安文粹》一冊，一卷，揭傒斯。

沈琮《明刻本揭文安公文粹題識》　《揭文安公文粹》不分卷，無詩，自《上李秦公書》至《劉福墓誌銘》，文共五十七篇。篇次與抄本悉同，篇篇接寫，共七十八番。首行題《揭文安公文粹》，次行即接《上李秦公書》。

又《識揭文安公文粹後》 勝國文章之盛，首稱虞、揭氏，而獨虞文板刻盛行，吾家所藏亦惟有虞文揭詩，若揭文則未之見也。今《文粹》若干首，近得之南京刑部郎中張君節之，蓋太師楊文貞公所選定云。案牘之餘，躬爲校勘，爰用餐錢，刻置廣州府學，與四方學者共之。若其治行之高，文章之美，詳見《元史》本傳，此不復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揭傒斯【略】又《文粹》一卷，又《文續錄》二卷。

孫原湘《清抄本揭文安公文粹跋》 其詩文全集爲燮理普化所編，共十四卷。茲《文粹》五十七篇，不分卷帙，明楊士奇所選定，黃蕘圃家藏有刻本。卷首有文安傳，此抄本係張子和家所藏，予從子和孫伯元借讀。其中如《上李秦公書》、《與胡汲仲書》、《富州學記》、《涿州孔子廟禮器記》、《雙節廟碑》、《題昔剌使宋圖後》諸篇，皆淹雅閎肆，足以發揮至理，上窺韓歐。按公文見于蘇伯修《元文類》者，茲數篇皆未入選。而伯修所錄《桂陽縣尹范君墓志》、《李節婦傳》，又茲編所未及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揭傒斯【略】又《文粹》一卷，又《文續錄》二卷，又《秋宜集》。

季錫疇《明刻本揭文安公文粹跋》 揭文安全集世不獲見，此《文粹》一卷，爲平湖沈石窗太守所刻，流傳珍尠。虞山張芙川參軍初得一本，爲黃蕘翁士禮居所藏，錢竹汀先生曾借觀錄副。芙川珍重藏弆，爲小琅嬛仙館中秘冊。李申耆太史見而跋之，謂文安文藉是以傳。後爲嘉興錢君天樹索去，抄副以還，芙川以失此原本，深致惋惜。嘗以抄本假予傳錄一冊，惜錢君抄時未校，謬誤不少，又無從借秘本一核，爲之惘然。今年夏，芙川復得此本，喜甚，走急足持以見示，余亦狂喜，藉以校正迷謬，而益嘆芙兄之翰墨緣深，不能豪奪也。

又《致張蓉鏡書》 芙川先生執事：《揭文》校過，知前本固有誤字，即刻本亦有謬處，承命作一跋，自謂語簡而賅，大雅以爲何如？儻尊藏有此等文集小冊，弟樂爲跋語，并得藉以快讀，亦荷雅惠也。

張蓉鏡《明刻本揭文安公文粹跋》 文安著作海內爭先快睹，全集罕見，得此如韓陵片石，彌深寶貴，爲沈寶硯所藏。即此天順刊本，近難得亦同元本矣。丙午十月，玉峰友張靜坡攜來得之，爲吳君志恭舊有散逸也。

黃丕烈《清抄本揭文安公文粹跋》 《揭文安公文粹》，余家藏有刻本，係明初黑口板。卷首有揭文安公傳，卷中缺葉悉鈔補焉。爲金星軺所藏，其鈔補則金氏客宋賓王之手迹也。此冊是余同年昭文小娜嬛福地張君子和所藏，今其文孫伯元寄示，屬題。余出藏本證之，亦出明刻，故行款多同，有不同者在字句，間或鈔偶脫耳。墨鈔入處，茲悉空白，惟余鈔補處有與此鈔異者。茲本《劉福墓誌銘》中有異文，有脫句，爲書于上，書于行間，用墨點之，想伯元必不以余爲點污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揭文安文粹》一卷，明天順刊本。前有揭傒斯《元史》列傳，次目錄，載文五十有七篇，錢竹汀《所見古書日記》云「《揭文安公文粹》，沈琮刊行」，此本有「山陰祁氏藏書籍之章」、「曠翁手識子孫世珍」印記，及攷《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有李兆洛識云：「《揭文安集》，其門人燮理普化所編者，文凡八卷，今已不可得見。此所選雖不備，然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者，大略可見焉。明時刊本，此時已不可多得，眞有幸有不幸耶！」蕘圃翁又補錄平湖沈琮原序曰「勝國文章之盛稱虞、揭氏，而獨虞氏版刻盛行，吾家所藏亦惟有虞文、揭詩，若揭文未之見也。今《文粹》若干首，近得之南京刑部郎中張君節之，蓋太史楊文貞公所選定」云。案牘之暇，躬爲校勘，爰用餐錢刻置廣州府學，與四方學者共之。若其治行之高，文章之美，已見《元史》本傳，此不復論。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揭文安公文粹》，明刊本。此明天順五年沈琮刻本，據琮跋語，知此本與葉鈔本同出楊文貞公，故大致符合。惟不分卷爲異。又文莊補錄佚文四首，一《勑賜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忠武王神道碑》，一《山麗墓誌銘》，一《存存齋銘》，一《法書考後序》。此本皆無之，由未見葉氏補輯本故也。舊爲王祿之藏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揭文安公文粹》一卷，明刊本。

伍崇曜《揭文安公文粹跋》 右《揭文安公文粹》二卷，元揭傒斯撰。按傒斯事蹟具見《元史》本傳，原附錄卷首，今仍之。【略】全集十四卷，《四庫提要》已著錄，而流傳絕少，豈果遜於《道園學古錄》乎？【略】又史言許衡卒，詔歐陽玄撰《神道碑》，吳澄卒，詔曼碩撰《神道碑》。又《提要》稱「集乃門人錫喇布哈所編，第九卷有《送錫元（普）〔善〕序》，即其人也」云云，殆均非。苟作者而皆未及甄錄，則其持擇者精矣。【略】詩刻於潘德畬方伯《海山館叢書》。茲舊藏《文粹》鈔本，楊文貞選定，沈琮跋稱曾刻置廣州府學者，原無卷數，釐爲

二卷，特重梓焉。《提要》附《存目》，所稱《遺文》一卷，爲宜黃劉肇虞所輯者，凡九篇，殆另一書也。咸豐辛亥長至後十日，南海伍崇曜跋。

《補遼金元藝文志》 揭傒斯【略】又《文粹》一卷，又《文續錄》二卷。

傅增湘《明天順本揭文安公文粹跋》 壬午仲冬，余至津門，叔弢以新收明本《揭文安公文粹》見示。此本失去前序，卷首祇存《元史》本傳及目錄，未審爲何時所刊，然考同治壬申半畝園本，前有天順沈琮序，則此本爲天順刊可知。【略】全書不分卷，凡錄文五十七首。卷中朱筆評校審爲何義門手筆。余假歸，以半畝園本對勘一過，其篇數次第一一相同，訂正凡二百二十字。舉其最著者如《與尚書右丞書》「則士必樂爲用」下奪「士樂爲用」一句，《撫州靈感廟記》「茲神亦無窮」作「茲神亦與山爲無窮」，《仙茅述》末「述以傳之」下奪「作仙茅述」一句，《樂丘碑》「亦曰出老聃氏」下奪「老聃氏」三字，《送劉旌德序》文首奪「凡爲進士有謁於余者，余必有以告之，余亦忝進士之名也。至於」二十五字，皆脫誤顯然，幸獲此本爲之補正。其他佚文譌字尚難以備述。《揭文安文集》余於戊辰春曾見謙牧堂鈔本，庚午夏又見鮑淥飲校本，皆先後校於《豫章叢書》本上，異同之處至多。今以天順本核之，大抵皆合，惟上所舉脫文五條祇《劉旌德序》曾經補訂，餘四條兩鈔本皆無之，以此知校勘之未易言而舊本之彌可貴也。至義門評語，鮑校本亦有之，余既以移錄矣，今獲觀眞跡，又重錄之於半畝園本上。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附：元刊《揭文安公文粹》二本，黃目。 明天順沈琮刊《文粹》不分卷本。 粵雅堂重刊《文粹》二卷本。（邵氏） 補：《揭文安公文粹》一卷，元揭傒斯撰。明天順五年沈琮廣州府學刊本，【略】失前序，只存《元史》本傳及目錄。全書共錄文五十七首。何焯朱筆評校。周叔弢藏，余曾借來一校。 補：《揭文安公文粹》二卷，元揭傒斯撰。清咸豐元年伍崇曜輯刻《粵雅堂叢書》本，在第二集中。 補：《揭文安公文粹》六卷，元揭傒斯撰。清同治十一年安徽藩署敬義齋刊本，【略】余有一帙，據周叔弢藏天順五年沈琮刊本校，收文之篇數、次第皆同，唯訂正二百二十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揭文安公文粹》一卷，元揭傒斯撰。明天順五年沈琮廣州府學刻本，何焯批校并跋，傅增湘跋，一冊。 又一本，【略】二冊。 又：六卷本，清同治十一年安徽藩署敬義齋刻本，【略】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揭文安公文粹》一卷，二冊。元揭傒斯。明天順五年沈琮廣州刊本，清黃丕烈手錄明沈琮序，又錢大昕手書題記、李兆洛手跋。 又：《揭文安公文粹》不分卷，附《秋宜集》不分卷，二冊。元揭傒斯撰。清道光丙午潘道根手鈔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揭學士文集》一冊，不全。元揭曼碩著，莫詳卷數。

《文淵閣書目》卷九 《揭曼碩文》一部一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揭曼碩文》一冊。

《汲古閣校刻書目》 《揭曼碩集》三卷，九十葉。

《菉竹堂書目》卷三 《揭曼碩文集》一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揭傒斯【略】又《揭文》一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揭傒斯【略】又《揭文》一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揭傒斯【略】又《揭文》一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揭文安公文集》□卷，元揭傒斯撰。明正德十五年九世孫揭富文輯刻本，【略】前有九世孫揭富文序，言「旁搜遍采，審其眞贋而去取之，編輯成帙，竢祠儲豐裕刻梓以傳」云云。存詩六卷，下缺，收詩五百三十八題，視汲古本之一百七十六題已增至三倍矣。余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揭文安公文集》二卷，清抄本，二冊。 又：《揭文安公文集》□卷，明正德十五年揭富文刻本，傅增湘跋。六冊。存六卷：詩一至六。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揭曼碩遺文》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元揭傒斯撰。傒斯有全集，已著錄。是編記序碑述凡九篇，爲宜黃劉肇虞所輯。前有肇虞序，稱「《揭集》版兵燹燬沒，今不可遽購，因於諸書所散見者摭拾若干，不復別擇，概爲編次」云云，蓋不知原集猶存也。惟其中《吳澄墓誌》一篇爲全集之所未收，然已刻於《支言集》首矣。

《柳南續筆》卷三 按揭詩三卷，有元板刻本，與抄本互有異同，如《步出

東門行》，刻本卻只有前四句。

《秘閣書目》《揭曼碩詩》一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揭曼碩詩》。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宋元名家詩集》：《揭曼碩集》五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揭文安詩粹》。又：《揭曼碩詩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揭傒斯【略】又《詩》三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揭傒斯【略】又《詩》三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揭曼碩詩集》二卷。吾友顧伊人從至元庚辰刻本，爲予手錄之。

釋道源《明鈔本揭曼碩詩集三卷跋》 曼碩詩，門人燮理溥化錄，蓋知此本迺元抄也。明毛子晉曾刊之，未審與此同不？未暇一校，故不知精粗云何？

魚元傳《明鈔本揭曼碩詩集三卷跋》 錢遵王《敏求記》云，【略】則知前明三百年未嘗付梓也。乾隆辛酉夏，偕九苞程君避暑方塔東禪堂，時架上叢殘蠹積，適檢閱此冊，午亭，開士遂以見貽。爲石林老人題識舊藏，因覓汲古本，末由得也。倩許褒哉老丈以《元人詩選》校對一過，並抄小傳弁于簡端。伏日曝書，偶繙及此，屈指又隔一十七年矣。重爲裝訂，漫書于後。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揭曼碩詩集》三卷，舊鈔本。元揭傒斯撰。案述古堂藏本，從至元庚辰刻本傳錄。此本前題「門人前進士燮〔理〕溥化校錄」，卷末釋道源題識，定爲元鈔，則視遵王所藏爲勝矣。舊藏沈石田家，後歸邑中魚氏。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揭曼碩詩集》三卷，舊鈔本。

翁心存《清抄本揭文安公詩鈔跋》 咸豐庚申冬，得此本于諸城劉氏，朱笥河先生家物也。明年夏，兒子同龢復得南昌彭氏本，行款筆蹟與此如出一手。彭本經文勤公手校，尤爲精審。爰命同龢度于此本之上。

彭元瑞《清抄本揭文安公詩鈔跋》 是集有元刻本，目曰《揭曼碩詩》，分四卷，標「門生前進士燮理溥化校錄，至元庚辰季春日新堂印行」，內府藏影鈔本，曾校一過。芸楣記。庚戌夏五。 又：以王浩本、朱氏本、顧選本、祠堂本校，從其善者。

陳博《清抄本元音獨步揭文安公詩集跋》 嘉慶乙亥春正九日，借蕘翁所藏養拙齋本校，并補闕葉一葉於卷首。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元音獨步揭文安公詩集》二卷，《拾遺》一卷，舊鈔本。元進士門生燮理溥化集錄。 又：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傒斯集》一卷，又顧嗣立《元詩選》題作《秋宜集》，兩本原書均未見，此爲明正德辛巳次川子王浩校刊，浩自爲序，稱「可爲當時之獨步」。其題名絕類坊肆所爲，然亦稀見矣。 又：《揭文安詩集》三卷、《續集》二卷，《文集》九卷，舊鈔本。元揭傒斯著。【略】《詩集》前三卷，門人燮理溥化校錄。毛晉所刊次第與此相符，惟第三卷尚少《送孔學文》、《送李都事》、《送于孔昭》三首，多《登祝融峰》以下六首；《續集》二卷，較全集多五十九首；《文集》九卷，制、表、書、序、記、碑誌、雜文。【略】《詩集》本爲宋賓王所校，《文集》後有楊復吉題識。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揭曼碩詩集》三卷，鈔校本。元揭傒斯撰。【略】此集門人前進士燮理溥化校錄。中朱筆從元本校，墨筆從正德本校，佳書也。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元刻揭曼碩詩集跋》：《揭曼碩詩集》刻本以元至元三卷本爲最古，然徧檢諸家藏書目錄，皆屬舊鈔，如錢氏《讀書敏求記》、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皆從元刻傳錄者，張芙川家則從元刻校勘者，而至元初刊竟無人見及。余昔年於海上見芙川所藏明鈔本，有李申耆、黃廷鑑、季錫疇諸家手跋，皆歎爲罕秘，珍惜甚至，則元刻之罕覯益可知矣。此本余十五年前於廠肆無意獲之，【略】卷首題「門生前進士燮理溥化校錄」，目錄前有「至元庚辰季春日新堂印行」一行，諸家藏目以爲在目後者，皆大誤也。惜卷三後闕失七番，余據影元本手寫補之。自元至元庚辰，至今歲己卯，凡歷三朝，十周甲子，正六百年，而余以垂暮之齡，幸目力未衰，得弄其柔翰，以奏媧皇鍊石之功。後之得吾書者，庶鑑此炳燭之明，差免抱殘之憾，勤勤護守，俾毋壞失，則余之露鈔雪纂爲不徒勞也乎。

又《影鈔元本揭曼碩詩集跋》：《曼碩詩集》，惟汲古閣《元詩四大家》本傳世最廣，子晉跋未言其源所出，以余考之，乃據燮理溥化校錄本也。余藏此舊鈔即從元本影出，取兩本對勘之，卷一、二次第相同，惟至卷三中毛刻溢出三十首，然鈔本後有補遺詩十數葉，言從張芙川藏叢書堂鈔本補錄者，以此推知毛本所據必即此本，嗣見鈔本各詩，乃插補於末卷中耳。第有不可解者，此本卷三《題張使君詩》卷後有《登祝融峰贈星上人》、《送何太虛南歸》、《憶昨》四首三題，而毛刻乃遺之，豈所見元本缺此二番耶？此本鈔楷尚工

雅，當爲嘉、道間人手筆，【略】各卷前均題「門生前進士燮理溥化校錄」，目錄前有「至元庚辰季春日新堂印行」一行。前人以朱筆校正，詩中缺字亦均補完，蓋所據亦舊鈔也。按錢氏《讀書敏求記》載舊鈔本，顧伊人從至元庚辰刻傳錄，與余此本正同。愛日精廬藏影寫本，亦出元刻。至《海虞瞿氏目》，有此三卷本，謂據釋道源所題定爲元鈔，視遵王本爲勝，余未目覩，不敢定其甲乙也。又按：瞿目載元本《范機德詩》，爲至元庚辰益友書堂新刊，與揭詩正同年所刻，當是書坊同時合雕范、揭二集者也。余別藏有舊鈔《曼碩詩》二卷本，題「四明王浩校正」者，又正德刊六卷本，爲九世從孫富文輯錄者，當別識之。

又 《陳仲遵校舊鈔本元音獨步揭文安公詩集跋》：此本二卷，分古、近體爲次，末附補遺詩七首，標題上冠以「元音獨步」四字，下題「元進士門生燮理溥化集錄，明黃岡令四明王浩校正」二行，舊鈔本，【略】前有《元音獨步序》，爲正德辛巳建業子書，略謂詩多遺亡，世不全見，今自其門人所集者類而爲若干篇，分五、七言及絕、律，釐爲二卷云云。是此詩乃王次川就燮理溥化所輯而選錄爲此帙，非其全也。序後錄《元史》本傳及梁寅說，次川又識數行於後。卷中經陳仲遵以朱筆校過，卷二內缺葉一番亦手鈔補完，卷末記云：「嘉慶乙亥春正九日，借蕘翁所藏養拙齋本校，并補闕葉一葉於卷首。」【略】此帙所收詩篇雖不全備，然持校豫章新刻，乃訂正字句至夥，且《題明皇出游圖》、《題李安中白翎雀》二首，竟不載入八卷中，即《續集》亦遺之，可知古本相傳自有佳勝，不必以不全爲憾。蓋鈔筆既古舊，又爲西畇手校，可爲曼碩詩之善本，洵足寶也。【略】考丁氏《善本書志》亦載此本，然未經名人點勘及名家藏印，蓋遜此遠矣。憶共和初元在上海觀明鈔本，爲張芙川舊藏，有李申耆、黃棐六、季錫疇諸人手跋，盛稱此本，歎爲罕祕，當時以索價太高，不及收入行篋，思之輒爲悵惘。近年乃於廠市獲此帙，視小鄉嬛福地所藏，堪居伯仲之間。披檢及此，欣然誌之。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元音獨步揭文安公詩集》二卷、《補遺》一卷，元揭傒斯撰。影寫明正德辛巳王浩刊本，行款失記。前正德辛巳次川子王浩序，次梁寅撰事蹟，次王浩識語。本書卷首題「元進士燮理溥化集錄，明黃岡令四明王浩校正」。有李兆洛跋，謂其分類不當，所選未盡善。又有季錫疇、張蓉鏡跋。張跋云「此爲士禮居舊藏善本」。壬子見於申江。

清寫本，【略】清陳墫手校並補缺葉，有跋，言據黃丕烈藏養拙齋本校，則所據者即前記之本也。余藏。 補：《揭曼碩詩集》三卷，元揭傒斯撰。元後至元六年日新堂刊本，【略】前目錄，目錄次行題「至元庚辰季春日新堂印行」。卷首次行題「門生前進士燮理溥化校錄」。余藏一帙，日本內閣文庫有一帙。

舊寫本，從元刊本出，余藏。余據元刊本校過。 明寫本，從元刊本出，前人據元刊本校過。有李兆洛、張蓉鏡、季錫疇、黃廷鑑跋，往復辯其是否全本，蓋均未親見元刊本及明揭富文本也。 補：《揭曼碩詩》三卷，元揭傒斯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刊《元詩四大家》本。 清道光二十七年潘仕成刊《海山仙館叢書》本。 補：《揭秋宜詩集》五卷，元揭傒斯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刊《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又：《文安集》十四卷，元揭傒斯撰。抄本。汲古閣《揭曼碩詩》三卷，又有《遺文》一卷。 張金吾有菉竹亭舊抄本《揭文安集》十卷。 又有影寫元刊本《揭曼碩詩集》三卷。 元刊本《揭曼碩詩集》三卷，目錄後有「至元庚辰季春日新堂刊行」一行。

《補遼金元藝文志》 揭傒斯【略】又《詩》三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揭曼碩詩集》三卷，元至元六年日新堂刻本，傅增湘抄補缺葉并跋，二冊。 又：明抄本，釋道源、魚元傅跋，許襄哉校，一冊。 又：《元音獨步揭文安公詩集》二卷，《拾遺》一卷，元揭傒斯撰，清抄本，陳墫校并跋。一冊。 又：《揭文安公詩鈔》不分卷，清抄本，翁同龢臨，彭元瑞校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揭曼碩詩集》三卷，三冊。元揭傒斯撰。舊鈔本，朱校。 又：《揭曼碩詩集》三卷，三冊。元揭傒斯撰。鈔本，朱校，近人羅振常手書題記。

藝文

唱和

虞集《送程以文兼柬揭曼碩》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

張雨《奉留揭學士》 柴荆馬糞間，蛛網動相關。閣老因移疾，鯫生賴訂頑。雨涼新竹健，沙僻睡鬼閒。如許秋來意，溪航忍獨還。

又《奉和揭學士聽松軒》 何年種松子，此地聽松聲。濤響風還作，山空夜自明。一瓢嫌物累，九奏感時清。得似蒼髯叟，長依白玉生。

又《揭學士過武康山中十日薛外史江東未至孤坐予因戲筆破悶二首》 南鎮行香揭夫子，歇馬走入計籌山。杜尊師去白石在，翻動琳琅翰墨間。一杯愛渠蒸蕨香，一盤勸我苦筍涼。飽食翻疑得詩瘦，不如頓頓地椒羊。

又《題授經郎獻書圖》 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床。奎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書郎。

又《省郎中檢校陪集賢揭學士宴集約賦十韻得清字》 中湖禮鶴祠，南嶺謁龍泓。傳命舟車集，探奇水陸并。郎官思出沐，閣老念辭榮。遂接丘園士，益騰風雅聲。席隨堤草展，觴對渚蓮傾。游塵麾外避，仙飆鷁首生。雲物屬虛曠，天容殊穆清。非關遺草莽，緊此局柴□。偶違數刻歡，尚蓄千載情。幽疾甘自廢，時哉修令名。

薩都剌《京城訪揭曼碩秘書》 城中車馬多如雲，載酒問字無一人。碧桃花開光艷艷，硯池水暖波粼粼。先生楷書白晝靜，家童畫紙烏絲勻。落紅滿地送客去，十年不見江南春。

傅若金《秋日懷揭翰林》 涼風吹庭樹，天地何蕭索。玄蟬寂不鳴，群鳥飛相失。寒氣日以至，誰能無家室。驅車望江介，道路焉可述。河濟無安流，原野皆蕩潏。稷黍寧復遺，草木但蒙密。虎豹無時號，蛇龍多夜出。對此不能言，懷人易成疾。

又 遠行去鄉邑，單棲無匹儔。黃鵠鳴中天，夙昔乖所求。東西無恆舍，南北異遨游。同居更離處，誰能心不妯。日月逝無厭，弦望疾若流。咫尺踰千里，翹思若三秋。白露凄以降，寒風忽我遒。蘭芳委巖谷，蔓草靡道周。君子多思念，感物諒懷愁。河海豈無梁，風波安可由。且復加餐飯，無爲增隱憂。

又《夜宿揭監丞齋館》 旅舍塵都滿，齋居意自幽。花時晴獨往，樹底暮相留。詩許家僮學，書從坐客求。何因謝拘束？來往屋東頭。

又《奉和揭監丞立春病中之作》 京華頻立春，年老更迎新。汗竹從官事，儲參養病身。乾坤萬化出，日月四時均。小閣長吟裏，清詩獨過人。

又 相思梅蘂春，復見柳條新。霜雪頻過眼，雲霄各置身。感時懷子美，違俗憶靈均。肺疾今何似，朝來未見人。

又《揭監丞枉和仍韻奉謝》 苑樹鶯初亂，江城雁欲還。春愁兼獨坐，暮色更千山。風雨蛟龍宅，星辰虎豹關。年華將世故，不用損朱顏。

又 城闕春風起，樓臺霧雨飛。雜花移欲遍，幽樹種仍稀。水鳥時時狎，林烏箇箇肥。獨憐生事拙，常與世情違。

又《對雨懷揭監丞病起》 微雨霏空坐轉添，把書終日對廉纖。霧交忽復深連海，風引時能近拂簾。樹底征鞍愁易濕，花邊坐席喜相霑。孰知病起多幽思？行樂時時過畫檐。

又《和揭監丞聞王少監宅二月梅花盛開》 南州臘近梅偏盛，北地寒多暖始繁。總爲蕭疎含冷色，獨判遲暮答春恩。誰家愛樹開幽徑？此日逢花憶故園。何遜能詩意無恨，莫將愁思繞孤根。

又《寄陳維禎兼呈揭公許為故妻作傳二首》 太史臨文筆最精，一聞往事獨傷情。每憐對鏡窺鸞舞，猶怪吹簫逐鳳鳴。列女未終劉向傳，故妻虛瘞柳州銘。書成定寄湘江浦，預擬《招魂》學楚聲。

又《重午寓揭公館》 翰林宅中值重午，節物驚人心欲摧。汨羅萬古烟波去，幽薊今朝風雨來。山中菖蒲已可服，庭下石榴猶未開。主人總有故園意，與客慰藉共傾杯。

又《九日陳道之攜酒過揭公》 每歲登高喜重九，今秋天地獨堪驚。青山即恐西風滿，白日常愁北極傾。故人對酒思陶令，今上求言憶賈生。忽見新詩使腸斷，看雲對菊涕縱橫。

袁桷《次韻揭教授官閩中》 鬱鬱太古樹，蘂生散珠玕。明時炳陽德，寥落歘歲寒。天風西北來，凍海翻層瀾。芳朽各有性，盛衰詎無端。貿貿冰水履，黯黯塵中冠。宿志不得酬，奮飛戢其翰。伊南蹇一士，羈鴻河之干。手持大雅篇，八音佐王官。牆陰卧朝日，薄飯不滿槃。邂逅喜我同，金石生肺肝。出處非故意，低徊耿相看。閩山渺雲濤，東望通三韓。居夷聖有在，取琴爲君彈。

周權《呈揭曼碩監丞》 玉皇案吏來青冥，夜捧紫詔飛雲軿。天章絢爛五就采，光氣直向奎躔明。雄才獨擅燕許手，照世奕奕垂高名。大篇春容金玉振，醉墨光怪雲烟生。門人執筆漱芳潤，變化總作中朝英。嗟余觀光老賓客，瓣香仰止懷生平。焦桐倘許奏流水，古意或可追韶韺。顧公風誼薄霄漢，邂逅定見雙瞳青。西清邃閣不可近，何日暫借蓬瀛登。

黃玠《寄呈揭曼碩》 古人不可見，即欲見今人。蘭桂各異物，臭味自相親。峨峨白玉堂，遙遙紫宮鄰。風雲集群彥，四海望光塵。客星入牛斗，劍氣橫秋旻。能無一日雅，慰我暮江濱。

何中《寄揭曼碩》 急程驚語離，知問枉敦艮。偉子諶多才，涼齋每余困。冰收闐浪起，雪解河柳潤。同行諒佳攜，芳草發清瞬。名都許當達，一官子難遜。皇鑒洞淵□，深儲暢閎論。達行異窮誓，恆爲高賢恨。勖子振清風，余今愧幽鈍。

又《訪程漢翁不遇賦寄》 高躅洽冥棲，鈍資得暌阻。逢人問來期，指日往城府。俄聞幽軨至，迎候急江滸。沙柳歸流風，陰虹割飛雨。還同騎馬客，尋竹叩深戶。多蘊喜頓傾，失覿還茹苦。度鳥遺還聲，緘情促歸武。怊悵新城雲，秋山事晴嫵。幸因揭陽侯(謂曼碩也)，日日閑玄悟。

又《酬揭曼碩重贈》 歲晏君獨留，路長我將發。林居難共語，帝里易成別。煮水逐人飯，依樹囫車歇。今夜抱衾眠，街頭響鐘絕。

又《酬揭曼碩贈別》 來日君還在我前，歸時我獨占君先。冰寒斷道鳴駝外，雪暗空村落雁邊。畫省諸公扶日月，南州孤客記山川。松聲多處黃精好，舉首青霞始學仙。

又《遇揭曼碩有贈》(時特賜其父荀坡貞文先生奉勅立碑) 十年相隔忽相見，猶記書題獨故人。京闕詩傳多應制，里門碑建獨榮親。梅花滿映林扉雪，柳眼初迷輦路春。知是高情難去住，此身誰是自由身。

范梈《和揭曼碩茂才揭嘗過臨不遇留題牆壁》 麻姑蚤解鬢成霜，況說山中海與桑。久別南城壇近客，西風殘照憶題牆。

朱晞顏《和張伯雨寄揭曼碩學士時揭祀岳瀆留杭丐老》 昭代頻紆眷，嚴祠侈報功。名山登異數，盛選屬明公。雅志甘投散，新詩益啓蒙。乾坤鍾閒氣，湖海挹高風。賸喜詞臣舊，還欣地位崇。歸橈先順濟，予告亦留中。李令千奴富，相如四壁空。那知心暗折，轉覺鬢先蓬。翰墨追遺老，江山遲此翁。鶴歸橫碧海，花發上離宮。故國人懷楚，仙都客自洪。君如濱寂寞，誰復起疲癃？落落眞堪數，堂堂詎可攻。二疏增漢重，五鬼固韓窮。年至寧繁事，官優豈厚躬。春山乘款段，曉枕唱玲瓏。娛老書千帙，歸休屋一叢。重逢千里異，近別十年匆。技短株難劂，音希叩必鴻。已應慚宋玉，一賦大王雄。

紀念

歐陽玄《翰林國史院祭揭侍講文》 嗚呼，公之道德，忠厚篤實，洞徹內外。公之文章，純深爾雅，警發憒憒。方館閣之踐歇，實昌期之際會。密勿論思，從容進退。當譽望之日隆，惟恪恭之弗戒。掌斯文於玉堂，贊皇猷之光大。侍講讀之經幄，知啓沃之切闓。待引年而挂冠，戒舟楫而南邁。帝錫命而來還，冀黃髮之末艾。遞聞詔之方殷，思竟考夫前代。詔總裁於三史，庶緝熙於帝載。天不遺愍，慨其殄瘁。惟我同僚，思其莫再。望望喪車，悠悠丹旆。尚期英爽，歆此薄酹。

胡助《挽揭曼碩學士》 白首陪經幄，丹心侍玉除。兩楹俄夢奠，三史未成書。誠一宗君實，浮誇厭子虛。東南遺老盡，吾道竟何如。

又 清苦平生節，聲名夙有聞。朝廷方用老，翰苑久摛文。眷遇身難退，裁成志獨勤。坐隅驚鵬入，萬里哭秋雲。

朱晞顏

論述

綜論

朱晞顏《自寫真贊》 有頎其首，有闕其容，斯坦下奔亡之孺歟？抑行間新進之蒙歟？桀點跌宕，偃蹇悵怳。決危疑，赴急難，雖千金有所不居，去汰侈，守窮約，有一簞而奚足多尚。且行且止，孰賢孰愚，以時偃仰，出與道俱，苟有用我者，其殆庶幾乎。

牟巘《瓢泉吟稿原序》 前輩教人靜坐，正欲使學者於靜處下工夫。設

不得已，處事物應酬狎至之際，有所搖奪，將遂成間斷乎？【略】朱晞顏年甚少，篤志於學，士大夫多從之游，顧其居近市，蓋塵隱也。坌埴之蓬勃，里巷之喧啾，車馬之阨塞，日旁午於前，而晞顏方乃挾冊危坐，若擺落世事，初不介意。然其承親賓友，泛應曲當，未嘗廢事，亦未嘗違俗。而詩輒成軸，紙長三過，讀之愈出愈奇。擬古則不失古人作者之意，詠史則能得當時之情。至於他詩，各有思臻，大抵老蒼雋健，尤非近學所能窺，俗情所能汩，良可喜也！予謂晞顏儻能於事物應酬之際，常存主靜之心，不爲外奪，則此理卓然隨在而見，亦隨在而有得。何莫非學，學進則詩益進，他日又當求之於此軸之外。

鄭僖《瓢泉吟稿序》 瓢泉朱君曩仕予鄉州，交分相得也。當是時，君之才氣銳甚，自謂天地間風月無盡藏，平章在我，化裁在我，故日以詩謂與騷翁墨客相頡頏不厭。別二十餘年，復胥會於錢唐，而其氣益銳，詩益奇，其騫騰迅邁，如大鵬御風之脫氛埃也，其連軒清警，如舞鶴出林之引圓吭也。人所彳亍，我獨紆餘，由是知坡老所謂「昌其詩不如昌其氣」者益信。君嘗丞長林，鹺事彪茸，鹺導棼疏，日就成緒，乃能與李君五峰恣覽雁蕩山，瓌容瑋狀，倡和彪休，風雲協其律呂，烟霞爲之澄廓。於時運使本齋王公方巡眎其所職也，即改容禮貌之，無操約鏘譙意。其在江西，事尤劇，吟詠不廢，以是知君之才周於世用，不獨昌於詩而已。【略】予嘗觀吳草廬先生爲其先翁墓表，稱君能詩能文，有猷有守，可爲良吏、爲聞人，蓋紀實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瓢泉吟稿》五卷，【略】集中所與酬贈者爲鮮于樞、揭傒斯、楊載諸人，故耳目薰濡，具有法度。所作雖邊幅稍狹，而神理自清。牟巘序所稱擬古之作，今具在集中，頗得漢、魏遺意，異乎以割剝字句爲工。其雜文亦刻意研練，不失繩墨。

分論

《麴生傳》、《菊隱傳》 鄭僖《瓢泉吟稿序》：至其爲文，規繩古制，不事浮靡，《麴生》、《菊隱》二傳，尤爲奇贍幽蔚，又不獨昌於詩而已。《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惟鄭僖所賞《麴生》、《菊隱》二傳，沿毛穎、革華之體，自羅文、葉嘉以來，已爲陳因之窠臼，僖顧以奇贍許之，殆所謂士俗不可醫矣？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考元代有兩朱晞顏，其一爲作《鯨背吟》者，其一爲長興人，字景淵，即著此稿者也。晞顏始末不甚可考，惟《吳澄集》有晞顏父《文進墓表》，載及晞顏，稱其能詩文，而爲良吏，亦不詳其爲何官。今以集中詩考之，則初以習國書，被選爲平陽州蒙古掾，又爲長林丞，司煮鹽賦，又曾爲江西瑞州監稅，蓋以郡邑卑吏終其身者。

著錄

朱晞顏《題無盡藏稿後》 藏之爲言，藏之之具也，名之無盡，變化之適也，而萬物得以寓形焉。蘇子賦《前赤壁》，末章謂江上清風，山間明月，有聲色之可取用，而無禁不竭，爲造物者之妙。因以實無盡藏之名，固已佳矣。今余用以名稿，而或者疑之，是豈無聲色不爲物者之私乎？若夫江山風月，寓形萬物之間，取之用之，雖曰無盡，然耳目之接，得無盡乎？且吾身爲萬物之始。而衆理畢備，至於精思極慮，則大而天地之廣，小而草木之微，幽而鬼神之迹，皆得探而麗於性情之間，是豈止橐籥中之一物乎？以是名稿，不爲過矣。

《文淵閣書目》卷九 朱希（賢）〔顏〕《瓢泉吟稿》一部四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朱希顏《瓢泉集》四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瓢泉吟稿》四冊，全。元至元間朱晞顏詩文。

《秘閣書目·文集》 朱希顏《瓢泉吟稿》四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朱希顏《瓢泉吟稿》四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瓢泉吟稿》五卷，【略】元朱晞顏撰。【略】其集藏書之家罕見著錄，惟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有《瓢泉集》四卷，而世無傳本，顧嗣立錄《元詩》三百家，亦不及其名。今據《永樂大典》所

載抄撮編次，釐爲詩二卷、詩餘一卷、文二卷。又牟巘、鄭僖原序二首尚存，仍以弁諸卷首。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朱晞顏《瓢泉吟稿》五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三** 《瓢泉吟稿》五卷，文瀾閣傳抄本。元朱晞顏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瓢泉吟稿》五卷，元朱晞顏撰。

又《**續錄**》 莫郘亭，八千卷樓有鈔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 朱希顏《瓢泉吟稿》四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瓢泉吟稿》五卷，元朱晞顏撰。抄本。

又 補：此集原本不傳，此爲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者。《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又 清四庫館寫本，八行二十一字。法式善舊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瓢泉吟稿》五卷，元朱晞顏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一冊。

朱祖謀《**瓢泉詞跋**》 《瓢泉詞》一卷，傳鈔《瓢泉吟稿》本。《四庫提要》考元代有兩朱晞顏，其一爲作《鯨背吟》者，一字景淵，長興人，即著此稿者也。卷中原有《浣溪沙》「銀海清泉」一調，《菩薩蠻》「鄉關散盡」一調、「芙蓉紅落」一調，《柳梢青》、《臨江仙》、《驀山溪》、《蘇武慢》各一調，并見宋朱希眞《樵歌》。吾友章怡田明經校此詞，以爲館臣誤錄。如《菩薩蠻》之「嵩少參差碧」，《柳梢青》之「洛浦鶯花，伊川雲水，何時歸得」，率非浙人語氣。余曩刻《湖州詞徵》，已依其說，刪此七調。今怡田墓已宿草，故附著之。

《**著硯樓書跋**》 元朱景淵《瓢泉詞》一卷，附刻《吟稿》後。《吟稿》錄自《大典》，傳世祇有鈔本。又徇章怡田意，刪去館臣誤錄七調，然譌脫亦殊未盡。頃校愛日精廬藏抄本，補正訛脫若干事，如《漢宮春》「清輝冠玉美豐神」句，彊邨本脫「美」字。《八聲甘州》「待持抽手板」句，彊邨本脫「持」字。《天香》「儘消得嬋娟伴清影」，彊邨本脫「消」、「伴」二字。《木蘭花慢》第一首「忽嘆傳梅菊已交承」句，彊邨本脫「忽」字。《喜遷鶯》「永嘉思遠樓端午標題」，彊邨本脫「永嘉思遠樓」五字。諸如此類，皆得據以校補者。其餘顚倒譌異，亦且十餘字。間有二本並脫而待補者，當是所據《大典》本原有脫字，無從補正矣。鈔本佚去《念奴嬌》二首，疑當時傳寫所遺耳。近涵芬樓景印《四庫珍本》中，有《瓢泉吟稿》一書，暇當比勘，或可是正一二也。鈔本有張氏愛日精廬、劉氏味經書屋、朱氏結一廬諸家藏印。精寫悅目，允稱善本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金元明人詞十七種》：《瓢泉詩餘》一卷，元朱晞顏撰。

胡助

論述

綜論

胡助《**純白道人贊**》 純白道人者，胡履信父之號也。其平居好讀老莊書，因莊子漢陰丈人論抱甕灌園語以爲號焉，且自贊之曰：若有人兮古之愚，純白備兮機事無。氣冰清兮湛雙臚，養其內兮忌外趨。吟風月兮薄萬古，視天地兮同蘧廬。知我者以爲金華山牧羊之徒，不知我者以我爲詩人之流、章句之儒。吁！其竟何如？世人烏得而識諸。

《**純白齋類稿**》**卷一八附傳** 有小拙先生者，容貌、性情、學行，大抵與先生類；喜詩、攻書、嗜酒又同；不交權貴，不務貨利，不事莊飾，滋味亦同。稱胡公，不知何許人，喉中作吳越聲。再官京師，秩三百石，官小史氏，舉相似。與先生處，淡然天遊，違去晨夕，夢想未嘗不神交也。慕魯連爲人，頗憂人間事，願謹職業。年踰五十，鬚髮盡白，身七尺，量差小，時人稱爲小拙先生云。

吳澄《**胡助詩序**》 金華胡助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

馥馥幽媚，娟娟靜好。五七言古、近體皆然，令人愛玩之無斁。頌雅、風騷而降，古祖漢，近宗唐。長句如太白、子美，絕句如夢得、牧之，此詩之上品也。得與於斯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又《題康里子淵贈胡助古愚序後》 皇慶初，予識東陽胡助古愚于金陵，嘉其資質粹美，辭章俊拔，意其必遇也。逮今十有四年矣，再見之于京師，方且謁選吏部，受九品初職，而又不遄得，孰不嘆其淹滯而悼其屈？雖予亦不能(不)爲之慨然也。宋南渡以來，東浙之人物婺爲盛，東萊呂子其首也。古愚言論性標格，藹然鄉先達之遺風，不但其文之卓異而已。康里子淵曾與之交，欲進其文於道，期之者至矣。噫，道不載以文，則道不自行；文不載斯道，則文猶虛車也。故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子淵所期，將進之呂子之上。彼悼之者，悼其屈於一時爾；此期之者，期其伸於百世也。一時者，人爵之貴，其品秩之升，由人之所畀而不可必；百世者，天爵之貴，其品秩之升可躋乎極等，皆我之所致，而非人之所能減削也。

陳旅《題大拙先生傳後》 陳信先生在京師，拓落二三十年，仕不大得，亦未嘗有毛髮之失。而世之巧於進取，以至於窮且敗者亦衆矣。用巧之道無過於拙，此大巧之所以號「大拙」也。余嘗聞田生之言曰：「先生所爲詞章清俊而妥美。」其思甚巧，獨其名不入於巧宦之門，故君子尚之。陳氏系出陳胡公，後世有遷江南者，故先生爲浙人，或云是東陽人，余聞諸田生云。

王士熙《奉題雜興》 織錦機邊婺女輝，彩鸞啣霧護梭飛。春來京國生羈思，更爲司花製舞衣。黃金臺榭帝王州，碧海東風有白鷗。當日《上林》誰獻賦？一槎明月到牽牛。

又《題大拙小拙傳後》 大拙先生拙於宦，小拙先生拙於言。拙宦太常新致仕，拙言文典工討論。陳信信可名爲大，不能自比魯仲連。陳季可名爲小者，老死不得歸田園。

馬祖常《奉題雜興》 幺鳳啣香蟻度珠，新機織翠綬雙紆。江南徐庾多才思，更問天孫乞巧無。

又《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為贈》 沈約才清不奈秋，歸艎南去漫夷猶。還家拂拂雙鵷被，到闕重修五鳳樓。袍色映紅榮錦里，詩聲傳紙快書郵。蘭溪畫炬非蓮燭，春早來從十二游。

虞集《奉題雜興》 兩都賦就人爭寫，問答猶嫌彼此辭。歌詠太平皆雅頌，國風誰繼二南詩。金膏水碧世那知，翡翠鱸魚各自奇。誰作文章留石鼓，千年如見中興時。

又《純白齋類稿題序》 昔故宋渡江，大臣世家從焉，若韓、呂、晁等氏皆居東陽。而論學之懿，若朱、張、陸三子，又由呂氏會合，學者見聞，於斯爲盛！文獻之徵，庶或在此乎？而二百餘年矣，故老皆無在者，集又不得身至其處，常因郡人士以諮緒餘，是以如胡君古愚之氣韻清雅，集所以敬愛而不忘者。廿年前，嘗以所著示集，又爲言平日與清河元復初、四明袁公伯長所講說而告之。今二公往矣，乃獨見古愚之文，譬如崑山之玉，質既美矣，雕琢而彌文；鄧林之木，材既良矣，締搆而益固。方將以其淳古之器、春容之音，以合奏乎《咸章》、《韶》、《濩》之間，不亦盛乎？噫！孰謂文獻之邦，遺風故習之不遠也？

歐陽玄《奉題雜興》 卧聞莖烏聲，起聽車鐸鳴。東華塵千丈，何物紛吾纓。生世無定姿，客懷多感情。蹇驢障便面，謾謾如有營。呼童具紙筆，造次《三都》成。南風來隊地，洛下有士衡。新秋動砧杵，楚草珠露盈。奉槃謝羊酪，漑鬴思蓴羹。

又《古愚以成字韻詩來貺用韻餞行》 庭前書帶識康成，稽古親承雨露榮。黃閣夔龍新治具，玉堂班馬舊才名。暫煩匠手拱摛藻，行見詞頭撰集英。歸舸輕裝非遠別，藕花時節過臨平。

又《題大拙小拙傳後》 大拙先生何許陳，鏡中人是面前人。晚藏名字非逃世，閑作文章自寫眞。派系雖宗虞闕父，性情渾似葛天民。食纔盈器攻詩瘦，家本千金受祿貧。詎怨謀疏多誤事，每誇任達漸通神。耽書不辨饑和飽，中聖那分醨與醇。元令爲歌偏合調，叔孫楚製輒生嗔。憐鳩少智容巢近，愛鹿無魂託友馴。不識春陵周茂叔，感渠一賦便相親。

貢奎《奉題雜興》 心縈碧落珠絲巧，手鑄黃金象治精。白日若須生羽翼，丹砂九轉始功成。金莖露落蟬初蛻，銀漢風清鶴自鳴。一點神機千古意，坐看微月向東生。

又《純白齋類稿序》 及來京師，得胡君古愚，質直明朗，能以辭氣發其精密，而不立偏異以從時尚，有古人之風。

又《純白齋類稿又序》 余讀古人書，常思其人不見，其將求之今人之行有能如有書者，苟不得之，則其言之止乎禮義，莫詩若也。吾於金華胡君有得

焉。君之詩也，溫柔婉粹，不麗於俗，有志於古雅者也，故其號曰「古愚」。性迂直，不屑屑於世尚，客京師，峨冠博帶，遊王公大夫間，一言不及他，獨好論詩文，常瞠目力爭，於古今人毫髮不貸。是故樂與之交，多好古博雅之士。余嘗悲世之人於荒基野塚，得殽泉斷碑、蝕鏡破鼎，以爲古物，至疲精力以購之，何其蔽也！如君者，非儒林之古物乎？何猶棄而莫之取？未幾執政者薦於上，擢爲國史官，余喜其有得矣。方今太平百年，登歌郊廟，其職可以作爲雅頌，稱述功德，追復商周魯之作，其古莫有加於此者。夫《二雅》之變，可復于正，及其終也，猶出於公卿大夫之爲。君官於國史矣而有志焉，孰不以是期？然山川風土、人情物理之宜，形於詠歌而載之此集者，亦足以達古詩人之旨矣。後將有考焉。

曹元用《奉題雜興》 東南才子利如刀，瑞錦文成五鳳毛。歌詠正風三十首，京城紙價定應高。

謝端《奉題雜興》 十一門前朝雨晴，第三橋下暮湖平。誰家墮珥遺簪去，有客隨車信馬行。鳳樓明月玉窸窣，虎帳秋霜金僕姑。誰共風流歌小海，更看才思賦《三都》。南國佳人寫素琴，鷄林賈客費黃金。他年一舸江湖上，想見平生魏闕心。

段輔《奉題雜興》 文采爭傳五鳳樓，帝城風雨幾經秋。好賢不有鸞臺客，江漢秋風生白頭。

李端《奉題雜興》 文采縱橫爛錦機，觀光獻賦入京遲。至元中統唐虞治，第恨當時未見知。江南才子擅文章，風雅宜追杜草堂。旅食京華顏易老，一心憂國未能忘。

龔璛《奉題雜興》 翼翼四方極，洋洋騰頌聲。令人思鉅麗，及此看昇平。步武青雲士，才華子墨卿。胸中萬言策，取次忽紛更。

劉汶《奉題雜興》 自是江南萬斛船，千人帳頂看冰天。詩成說盡京華事，應笑《三都》費十年。

又《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為贈》 東南諸老盡凋零，羨子聲華聳漢廷。世有雄文追太史，家傳直筆似遺經。玉堂標格輝宮錦，金匱勳勞屬汗青。暫許雙溪尋舊隱，春帆咫尺上鯤溟。萬里春光壯客程，行行指日近京城。桃花浪暖魚龍躍，雲路風高冠蓋輕。蓮炬分輝待前席，麟經秉筆擅能名。他時觀國如相遇，車笠毋忘此日盟。

楊剛中《奉題雜興》 鳳城朝麗紫烟浮，翠籞秋澄素欲流。誰向客樓橫玉管，雲端飛雁總回頭。御溝流水玉盈盈，漱月鏘雲遶禁城。我爲都人先洗耳，教坊新譜夢華聲。

黃清老《奉題雜興》 吾聞金華之山東南峰，石壁巉絕雙飛龍。滄溟盤礴幾萬里，但見扶桑日影倒掛金芙蓉。山中仙人古愚老，青霞落落雲間松。翩然獨去遊無窮，謁帝西上崑崙宮。春苔染水綠於酒，輦路人家插楊柳。金莖露滴明月珠，散落人間作星斗。公不見西山月下紫氣橫，花下有人吹玉笙。太平擬獻九成樂，五雲樓閣生秋聲。

蘇天爵《奉題雜興》 有客江南來，賦詩長安陌。長安城百里，半是公侯宅。飛甍高切雲，軒戶耀金碧。富貴世莫儔，日日承恩澤。明星朝未稀，車馬轟霹壓。九衢多行人，見者盡辟易。懽娛極一時，歲月烏飛翩。緬思建國初，作邑龍沙磧。狐裘皆大人，至今聲烜赫。洋洋雅頌音，孰知慕儔昔。

宋沂《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為贈》 胡公骨清慮不煩，引珮鳴珂白玉溫。春空碧雲才思闊，翡翠映日蘭苕喧。鏘鳴韶濩振金石，緋細騷雅仍孤騫。相君高揖共推激，青雲入手風雷奔。紫芹沐香新雨露，待引青藜金馬門。京華傾蓋已三載，如何暫別開離樽。君歸金華晝錦妍，芳草生涯足故園。明年早看鵷鷺入，儻解相逢更細論。

湯彌昌《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為贈》 文場特立無雙士，人表先推第一流。金匱政須良史筆，玉京不負東書遊。演綸館閣瓜期蚤，行錦家山桂子秋。小待水生春凍解，布帆日日望來舟。

王肖翁《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為贈》 歸旆翩翩及早秋，故鄉還後望并州。文高宣室方前席，興發山陰忽棹舟。玉署晝長添日曆，金臺雲暖待春遊。男兒鏡裏看勳業，莫爲溪山卻滯留。

王思誠《題上京紀行》 煌煌兩京城，關城阻千里。扈聖從鄒枚，紀行富詩史。歷歷光景佳，洋洋賦雄麗。《三都》費十稔，洛下紙空貴。何如風雅編，歌詠太平世。

吳全節《題大拙小拙傳後》 戲竿弄巧竟捐軀，大拙安然履坦途。振羽鳴機憐蟋蟀，吐絲結網笑蜘蛛。寧爲五石盛漿瓠，肯把千金辦酒壺。喚醒邯鄲開夢眼，扁舟烟雨泛江湖。

劉聞《題大拙小拙傳後》 君知大拙先生否，落魄襟懷有古風。自許逃名

江海上，時來寄迹市朝中。看山把酒身長健，寫字題詩道不窮。誰是平生知己者，掀髯一笑問愚公。

楊維楨《題大拙小拙傳後》 大拙先生陳信氏，常騎款段客京師。空同鄒忻重作傳，軒轅彌明能賦詩。自信一愚遊太古，須知五技有窮時。白羊山中藏石室，黃鶴仙人書製碑。

述律杰《奉酬見寄清製元韻敬賀致政榮歸惟面同一捧腹》 三十餘年留館閣，每隨春仗造宮門。懷歸常想枌榆杜，告老新沾雨露恩。闕下文星旋覺少，床頭書卷儘教存。還家著就歸田錄，遺訓應傳到耳孫。

汪澤民《次韻奉答古愚先生留別之作》 三月京城花正繁，共誇歸老餞東門。金華行作烟霞侶，丹闕寧忘雨露恩。館閣文章耆舊少，衣冠儒雅典刑存。樓前遠碧山當座，綠酒朱顏且弄孫。

馮福可《次韻奉答古愚先生留別之作》 金華仙伯歸來好，酒熟詩成客滿門。洗耳松風堪佚老，終身芹曝敢忘恩。奉常禮樂班重進，太史文章稿具存。萬事向來須伯始，更將宦譜付諸孫。

仇濟《依韻奉酬》 先生名遂幾人似，不忍分襟出國門。屢典文衡承大惠，常揮史筆被皇恩。乾坤清氣詞章燦，館閣香風姓字存。今日榮歸居遠碧，好傳道業付兒孫。

劉尚質《依韻奉酬》 春江盡釀東陽酒，曉日初辭西掖門。綵筆哦詩揮麗藻，黃麻承詔湛洪恩。天池鳳去奇毛在，仙洞羊來古石存。遠碧樓前新雨足，蕉生佳境竹生孫。 金華山裏人歸去，蘿薜盈牆水遶門。手把鸞笙吹古調，身披鶴氅戀新恩。丹霞映壁晨餐了，明月當窗夜氣存。滿屋詩書爲素業，風流傳子子傳孫。

呂世元《依韻奉酬》 范蠡扁舟初去國，陶潛五柳正當門。青春把酒辭交契，華髮還鄉戴聖恩。兒子門生羣拜起，園翁溪友覆溫存。漢廷他日徵遺老，禮樂終當問叔孫。 堪羨先生似玉溫，世人才藝謾多門。名揚昭代全高節，身愛皇天報大恩。李杜文章光燄燄，孔顏理性道存存。歸來獨占雙溪月，最喜傳經有子孫。

吳當《依韻奉酬》 太史多年稱閣老，奉常新命拜修門。 青春到處猶能賦，白髮歸休更是恩。天上玉堂留稿盛，山中華屋貯書存。東陽酒美花如錦，庭有諸兒膝有孫。

班惟志《依韻奉酬》 翰林官轉太常賓，父子文名萃一門。謚議正曾誇直筆，史編公不樹私恩。九重醉許烟華餞，三徑歸懽松菊存。養老舊條閑局在，當今東閣有公孫。

林奇《奉和太常博士古愚先生致仕歸金華述懷高韻》 先生名德高千古，奕葉書香萃慶門。清廟冠裳新錫命，玉堂簪紱舊承恩。故家樓觀兵前燬，先世遺書亂後存。共說亭臺還舊觀，肯堂繼述有聞孫。

許謙《送胡古愚序》 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頖宮，今行矣。」揖而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遊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濟蹌，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

王沂《題胡古愚大拙先生傳》 大拙先生扁舟江湖而不遠世以遯形，曳裾王城而不飾智以徼名。以爲仕耶，則操行欲蟬蛻乎流俗；以爲隱耶，則文華可藻飾乎太平。所謂寓巧於拙，而物卒莫與之爭。若夫氏族與字，則君其問諸軒轅彌明。

許有壬《送胡古愚致仕歸金華次其留別韻》 天上故人羅祖道，夢中稚子候衡門。君王深憫七旬苦，忠義難忘一飯恩。白髮朱衣相照映，青山華屋兩生存。便尋起石爲羊處，卻笑牛車困子孫。

宋濂《題胡博士嘉樹詩卷後》 花蕊峰前水滿溪，溪南嘉樹可雲齊。黃腴期鑄萬年魄，青兕時遊九曲堤。晴影落庭生遠思，秋丹入葉惬新題。似茲聳拔高千仞，憶昔封培始寸荑。雨露華滋無上下，書詩佳問到東西。春酣碁響猿來下，夜半琴鳴鳥失棲。細字題詩盈玉軸，當時操管盡金閨。未論氣魄成曹謝，但見光芒射斗奎。大藥芳顏難久駐，西風迅景倍酸嘶。有金莫鑄文園象，無客能然照水犀。所幸絺章存簡冊，便藏實篋比懸黎。顧予何意裁文錦，久客無言類木鷄。嘉蔭未瞻街作樾，吐辭安得氣如霓。《角弓》既有前人詠，聊拾殘膏付小奚。

又《覆博士相公書》 鄉閭諸老，歸然如魯靈光獨存者，惟先生及侍講公耳，關繫斯文甚不小也。

龐龍《純白齋類稿跋》 勝國之文何其盛也，虞、揭、黃、柳號四大家，而以詩名家又稱虞、揭、范、楊，初豈但是，嘗閱《元文類》及《續文章正宗》二書，

珠玉燦然，蘇天爵、鄭栢皆自以爲空冀北之羣矣，孰知東陽純白胡先生之作述實其滄海之遺珠哉。

杜儲《純白齋類稿序》 余嘗聞純白先生自幼天資警敏，勤學修行，長則宦遊京師三十餘年，盡友天下士以資麗澤，若危公素、虞公集、歐陽公玄、蘇公天爵，以及吾鄉之柳公貫、黃公溍，皆與之締文字交。以故作爲詩文，淡而文、質而麗，脫去綺靡浮薄之態，而自成雍容典雅之音。其長篇則充暢而條達，其詩律多精縝而華潤。觀其扈蹕上都，出居庸，過雲州，至灤河，賦李老谷，登李陵臺，關河歷覽之雄，宮御物儀之盛，目之所觸，肆口成章。讀之亹亹使人忘倦，誠吾鄉之一代儒宗也。於乎！前人有善，不幸勿傳，天下後世無自而知者衆矣。

《草堂雅集》卷一三 胡助，字古愚，金華人。性端方，好讀書。長游京師，受知館閣諸老，辟試史館職，後以太常博士致仕。詩有《雜興》及上京、汴中《紀行集》。與鐵崖楊先生訪予里舍，其所題玉山草堂諸作別刊于《精舍吟》云。

張愈奇《重鐫純白齋類稿序》 余發視之，廼知爲先生集也。循諷再三，歎其詩力雄厚，上追古人，其理密而詞醇，如白璧之無疵也；學博而氣古，如寶鼎之有耀也；曠懷高寄，如流雲之過空；憂世傷時，如暮猿之啼峽，視談雕琢綺繪家，奚啻泰岱培塿之別？是誠有元一代之遺音，可以徵上治平不情，不遷徙於風氣，傑然成一家言者。余固有發潛表隱之責，而搜採遺文，又予素志，雖匆匆行色，不辭數言，以序其略云。

吳霖《純白齋類稿跋》 元季時，吾邑之隱居著書者類多聞人，精工詩賦，則陳公樵、胡公助其最著也。胡公號古愚，晚號純白先生，性恬退，不事聲利，苦節自甘；平時爲詩，雅好陶淵明、黃山谷二家，其行藏亦復相似，故一代名公鉅儒樂與爲友。自居鄉里，以至應徵史館，凡所過名山大川風景之不齊，皆賦詩以誌其事。及告歸，孤吟聯唱，胸次灑然，宜其詩之迥絕一時也。【略】余因得讀其詩，以想見其人，春容高朗，則月明波清也；老蒼華潤，則松古雲輕也。幽香自異，則如新菊之在籬；孤節獨標，則如脩筠之倚谷。先生慕淵明之爲人，因慕其詩，先生之爲人似淵明，而詩之雅逸亦似之。雖然，觀其憤時嫉俗，寄託遙深，不又隱然杜少陵之風乎！夫詩，心聲也，惟先生之心高乎流俗之上，故先生之詩起乎世運之衰，人不敝而詩存，詩不亡而人如晤矣，時之稱善詩者胡與陳，相爲頡頏。

《元詩選》三集卷一〇 好讀書，蔚有文采。身形瘦弱，若不勝衣。舉茂才，授建康路儒學錄。臨川吳澄伯清過金陵，見其詩文，大加稱賞。用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陞修撰，後以太常博士致仕。卒，遺言勿丐人狀其行，銘其墓，自著《純白先生傳》，有《純白類稿》三十卷。伯清評其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馥馥幽媚，娟娟靜好，五七言古、近體皆然。

胡鳳丹《純白齋類稿序》 純白齋者，吾宗古愚先生著書之所也。先生名助，字古愚，自號純白老人。元至正間授承信郎，官太常博士，歸田時，宦囊如洗。好讀書，以文名，尤耽吟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純白齋類稿》二十卷，【略】虞集嘗跋其《上京紀行集》，稱其《龍門》以後詩尤佳。【略】助詩文皆平易近人，無深湛奇警之思，而亦無支離破碎之病，要不失爲中聲。吳澄稱其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濯濯幽媚，娟娟靜好」，則形容過當，反不肖其品格矣。

分論

《李氏婦傳》 王沂《題胡古愚李氏婦傳後》：見說當年挽鹿車，素風淳範照鄉閭。日星炳煥班昭戒，華袞褒揚太史書。

《龍門行》 《草堂雅集》卷一三虞集《題紀行集》：集仕于朝三十年，以職至上京者凡十數，馳驅之次，亦時有吟諷，不能如吾古愚往復次舍，所遇輒賦，若是其周悉者也。集老且病，將乞身歸田，竹簟風輕，茅檐日暖，得此卷誦之，能無天上之思耶？卷中《龍門》後詩尤佳，歐陽玄功亦云。

《灤陽十詠》 《草堂雅集》卷一三：右《灤京十詠》，古愚親寫以寄。雖已刊于《上京紀行集》中，人不多見，今再附于此，以見皇元典章文物之盛事云。

《大拙先生傳》 揭傒斯《題大拙先生傳後》：陳信先生者，【略】胡先生作傳，最善形容，至若「雙目炯然如方外士，稠人中有所注視，或疑其善風鑒」，非極相親不能道此，而不與姚、胡通婚姻事獨闕之，豈未嘗及之耶？抑亦人之常道，不必書耶？ 吳師道《題大拙先生傳後》：柳柳州賦愚溪，以愚自命，而又言「雖不合於俗，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蓋不甘於愚也，他日寓詞乞巧，抱拙終身，人或未以爲然。東陽胡君古愚

爲大拙先生陳信作傳，大概言其澹泊迂滯，不利進取，至稱其「能文章，喜詩善書」，則又有不拙者存，殆亦愚溪之意夫！胡君既自比於古之愚者，而見大拙，則又喜爲之書，流傳京師，諸公從而贊述之，以古愚之言不妄故也。柳州不能使人信其拙，而先生得胡君而信其眞拙者歟！　王守誠《題大拙先生傳後》：昔有國工善寫眞者，下筆輒得人之骨氣形似，纖微弗忒。或難之曰：「君之藝絕矣，奈何不能寫君之眞？」國工乃移明鏡於几，端坐諦視而圖之，耳鼻眉口無一不似，獨目睛不能點。或謂之，國工曰：「人之神在於目，故得其神則能全似，古所謂在阿堵中者是也。今吾寫吾之眞，吾一人焉，吾視鏡中之人，始吾之眞，其不動者吾皆肖之，惟吾目睛所向，鏡中之人亦向之，故所圖者形也，非神也，此吾所以不能得吾眞也。」胡君古愚作《大拙先生傳》，軒轅彌明之類耶？空同鄒忻之比耶？其寫吾之眞者耶？抑鏡中所向而不得其神者耶？皆不能知之，因書卷後，以諗同契云。　趙亨《跋大拙先生傳》：淛人陳信甫者，空同鄒忻之徒也。病世大巧，故自號曰大拙。然烏知夫大拙必有大巧存焉！嘗試觀之，金注者非不欲巧，而不能致於巧；瓦注非必欲巧，而卒能致於巧。何哉？蓋以金爲注，是重於外而悸於中，雖欲必巧，烏得乎巧？以瓦爲注，是輕於外而安於中，雖欲不巧，烏得乎不巧？由是而觀，欲巧者反拙，欲拙者反巧。老子曰：「大巧若拙。」吾因讀《大拙先生傳》，而益信老子。　張雨《跋大拙先生傳》：《大拙先生傳》，識其陳氏而信其名。是傳也，遇鄒忻可使之跋語，而俾黃仙鶴書而刻諸，庶相與不朽。

《上京紀行詩》　孛朮魯翀《跋古愚上京紀行詩》：言心聲也，形而爲詩，聲之妙也。得聲之妙者幾何人哉？古愚來自京師，職館閣，不但工於詩也。今見其《上京紀行》凡若干篇，紆餘妥帖，縝緻清婉，情景交融，不激不怪，諷之誦之，士雅民風，古意猶在是也。雖未始從風雨上下，聞此妙聲，如目親睹，良一快也。　呂思誠《跋上京紀行》詩：詠《天作》之頌，有以見后稷肇基之艱；讀鎬京之雅，有以見文武立國之隆，歌《黍離》之風，又有以見平王都洛之業矣。日月星辰之紀，風霜雨露之時，山川城域之限，鳥獸草木之產，原之以道德，經之以禮樂，道之以政，而禁之以刑。前日之山川，猶今日之山川也，前日更之，則有安樂和平之音，今日過之，則有悲愁嗟怨之作。境與物同，情隨時異，君子於是乎觀詩而審政焉。國家肇迹龍居河而都和林，我世皇迨今蓋將百年矣。扈從文臣，不知其幾何人也！余欲合中統至元及古愚後諸作，余雖不能詩，適與古愚前年同行，又嘗有屬和焉。裒刪定以上，少爲觀風者之一助云，若駢儷之工，纂組之巧，則有不暇論者。　陳旅《跋上京紀行詩》：國家承平之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文士含茹光景，故率多雅製；況車駕之經行，都邑之壯大，宮闕之雄麗，長谷廣野，幽泉怪石之兼勝，而從臣又多司馬長卿、揚子雲之流，其藻思足以鋪寫承平風物之盛乎！胡氏古愚《上京紀行詩》五十首，清妥秀潤，興寄閑適，無急調，無騫詞，眞盛世良作也。旅齒弱於古愚，而多病早衰，才又最下。往年扈蹕還，過李老谷，同行趣和詩，率意題壁間，不見醜惡。今得此中所作讀之，不覺自笑曰：「吾詩眞所謂豁達李老谷者爾，安得如是之娓娓乎！」因識吾愧。　曹鑑《跋上京紀行詩》：古愚出示扈蹕《紀行詩》數十首，詠物攄懷，字清句健，使人終日不能釋手。因憶延祐初兩至上京，與故參政復初、侍講伯長偕行，雖時有唱酬，不如是之富也。況今年以暮，思日以衰，雖欲追襲延祐時且不可得，其視之在建業愈遠矣，感嘆之餘，書以歸之。　吳師道《跋上京紀行詩》：昔予再遊灤陽之後，嘗隨景成詠，不能如古愚多且奇也。攬譯已，輒志吾媿。柳貫記五季已來，自燕雲而北，限隔不通，其山川風物，間有識之者，輒錄以誇創見，亦終莫得而詳也。國家混同八荒，遠際窮髮，灤陽去燕千里，上京在焉。每歲時巡，侍從之臣，能言之士，覽遺跡而興思，撫奇觀以自壯，鋪陳頌述，皆昔人所未及言者。夫其所以致此，豈偶然哉！吾東陽柳博士道傳，黃應奉晉卿，今胡編修古愚皆有《紀行》之作，藻麗精工，前後輝映，一鄉而得三人焉，他槩可知。吁！亦盛矣。愚才不足以齒三人，何敢望其足跡之所至？就使至焉，亦不能復措一辭矣。既裒其卷，又將廣求一時諸公篇帙而繼續之，不啻身履其間，以爲承平之大幸，而無異時之恨云。　王沂《跋上京紀行詩》：至順三年冬，余同翰林供奉王致道考試上京鄉貢士。出居庸關，過龍門，歷赤城，涉灤水，覽山川之雄深、宮闕之壯麗，遺臺故迹之莽蒼空闊，可喜可愕，爲之目駭心動。欲寫其狀一二以歸，冰雪之交寒，裂膚墮指，竟莫能就筆硯。然所謂雄深壯麗、莽蒼空闊之觀，時往來余心。比還，欲追憶所見而紀之，未暇也。一日閱同館胡君古愚諸詩，所謂雄深壯麗、莽蒼空闊之觀，皆歷歷在吾目中。昔人有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豈欺我哉！　揭傒斯《跋上京紀行詩》：右翰林編修胡君古愚扈從上都《紀行詩》五十首，學士虞公以下跋語十五篇。自天曆、至順以來，當天下文明之運，春秋扈從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詞者，

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詠，然未有若胡君之多者，諸公又皆能揚英振藻，極形容之美，可謂一時之盛。千載之下觀者，當何如其想象而景慕也！予舊讀胡君《京華雜興》刻本，欲擬作數首，輒罷不能。今復觀此卷，而志意衰耗，有甚於前者，豈能復可彷彿哉！惟增感嘆而已。至順四年二月四日。　王守誠《題上京紀行詩後》：大駕北巡，與扈從之臣同發者，【略】胡君久在侍從，必當一經，則紀行之詩又續作矣。登高能賦者，昔人稱之，胡君有焉。　王士熙《題後》：至順元年，國史編修金華胡先生古愚陪侍，自夏歷秋，凡得詩若干首。古愚平日爲文章，細密婉麗，字畫楷正，及至是，竟發其蘊，舊之所得，既以成章，今之所見，沙漠龍磧，風雲雪嶺，變爲平淡沖和之音，裨益盛世，可刻可傳。大章雍容，小章深雅，其傳於世也必矣。　蘇天爵《題後》：余友胡君古愚，生長東南，蔚有文采，身形瘦削，若不勝衣。及官詞林，適有上京之役，雍容閑暇，作爲歌詩，所以美混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余於是知國家作興士氣之爲大也。後之覽其詩者，與太史公疑留侯爲魁梧奇偉者何以異！　王理《題後》：胡君之作，皆出於履歷之眞，觀覽之切，如有好事綜而緝之，與羣公之作都爲一集，以與唐代西北行者比盛不媿矣。　黃溍《題後》：始予觀古愚《上京紀行詩》，固愛其工而未得其所以工也。今年夏，忝以下僚，備數冗從，山川之雄麗，草木之榮耀消落，風沙雲日晦明之變化，與夫人情物態之可喜可愕，苟有所動於中而及形於言者，古愚皆已如予意之所欲出，然後知古愚之於詩，蓋不求工而自不能不工者也。

《**升學祭器文**》　李源道《跋》：予嘗記蜀學禮器，考古制度名物，累千百言不少休。古愚《升學祭器文》首尾才三百言，視予舊作，所謂陸蕪而潘靜也！安得不避三舍。　鄧文原《跋》：韓文公《畫記》，本《儀禮》、《顧命》、《考工記》諸書，不立論議而書法備見，此亦文之至者。胡君古愚記升學祭器，其亦有得於此與！夫文可以學而工，名不可求而得，求名以爲文，則非古愚之志。

傳記

胡助《純白先生自傳》　純白先生姓胡氏，名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之東陽人。上世來自霅川，有諱神者，爲仙居令，始南湖居焉。【略】先生幼穎悟，性淳樸，恬靜無機心，弱不好弄。稍長，唯善讀書。自以早失怙恃孤苦，刻志樹立。所居山野，去城府稍遠，獨學無友，里人咸笑其迂。凡經史、諸子百家之言，悉究其大旨，而不屑屑爲章句學。嘗讀《論語》，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及「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喟然有省，遂致遊遠，求天下之奇文壯觀。平居酷好韓文，未嘗一日不觀。詩好淵明、山谷之詩，怡然自得於心。聞子昂趙公以書名世，故亦習晉唐人書，得其法。年踰三十，郡舉茂才，爲教官，行中書授建康路儒學錄。建康，六朝故都之地，今行臺治爲監察御史。日至泮宮，勉勵諸生。先生之爲學官也，實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悉從授書，去，後登科入仕者衆，其最顯者，前中書左丞呂仲實、江西監憲劉伯溫、遼省參政廉公亮、今禮部尚書趙伯器是也。治書侍御史趙公子英、監察御史周公景遠、禮部尚書曹公克明，皆一時明德，最相知。周御史薦江浙士之博學通經、能古文，宜居館閣者七人，首胡石塘、方谷，而先生與焉。故侍御史劉公甫之時爲臺郎，贈詩有曰：「作者七人爾，君才十倍加。」士大夫欣豔之。會司業吳草廬先生南歸，過金陵，見先生所爲詩，大加稱賞，列在上品，由是名振一時，實皇慶初元也。明年，科舉開，臺章例格不行，復就行省調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禮部選，再遊京師，見知於翰林學士元公復初、中書參政王公繼學、翰林侍講袁公伯長、虞公伯生、集賢學士貢公仲彰、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國子祭酒宋公誠甫，皆待以奇士，而於繼學公尤深知，日相唱和，俾二季從遊。既授溫州路儒學教授，需次差遠。用諸公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初元，從虞學士分院清署上京，虞公爲表先君之墓而銘焉，今刻諸石。秩滿，久之，又以例格保舉，調右都威衛儒學教授。衛文廟在涿州新城白溝之滸，昔者宋金之界，其地荒涼蒼莽，皆屯田士伍羽林老兵之居，無所事教也。秩滿，再任國史院編修。會修遼宋金三史，議者謂先生宜秉筆，而一時後生奔競圖進，挾勢求爲之，中書總史事者往往視人情，選擇非才，貽笑當世，同僚有不平者，率先生上言辭職。先生因曉之曰：「修舊史固史官職也，然用否在朝廷。昔之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甚可懼也。且以昌黎公職在史官而不肯爲史，況我輩耶？是宜退避，何庸較？」同僚服其言，識者韙之。秩滿，授承事郎、太常博士。年幾七十，竟告老於朝廷，致仕以歸，實至正二年也。先生凡兩任史官，適遇大比之

歲三，行中書選爲河南山東燕南鄉試官，所取多得人。於河南得余廷心進士第二，烏希說、張約中爲時聞人，燕南得張仕堅進士第一。先生貌清古，氣稟雖弱，而善自調理，少疾病，絕嗜慾，平生誠實無僞，見人有善亟稱之，與人交淡，而久人益敬之。素薄世利，故於人無怨惡，若釋老二氏之學，亦知其微而不惑焉。嘗著《大拙先生小傳》，寓言以自況，又取《莊子》「漢陰抱甕」語，自號純白道人。初在山中，所作曰《巢雲稿》，至建康曰《白下稿》，往來京師幾三十年，有《京華雜興》、《上京紀(行)》、《北遊》前、後、續稿，命子編集，合三十卷，名之曰《純白齋類稿》，觀其文可以知其人。或譏先生好文辭而懶著書，先生聞之，曰：「道六經而文不六經者有之，未有文六經而道不六經者也。道其體也，文其用也，體用一原，所以明乎道者也。斯道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孟既沒，而不得其傳，至宋，濂、洛諸大儒起，唱鳴道學，以續其傳。南渡，朱、張、呂三先生繼起，私淑其徒，相與講貫，斯道復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諸儒之大成。然後聖人之道，昭揭日星，諸子百家之言，折中歸一，如水赴海，學者惟當服行而已。若夫近世著書之士，徒剽竊古人糠粃，或執己見，穿鑿其說，是書之蠹也，何補斯道耶？」先生既歸，數年，兩霑賜幣。顧鄉里舊友無在者，若文懿先生許益之、翰林柳道傳、禮部吳正傳、修撰張子長皆繼死，不能不爲之興懷傷感，獨侍講黃公晉卿巍然靈光，又不能時相會聚，可勝歎哉！今先生年七十三，康健如少壯，耳目聰明，能寫細字，手不釋卷，可謂老而好學者也。【略】二子爭欲迎養奉甘旨，而先生反不樂。獨居故廬，冰雪一榻，自奉如深山道人，茲所以壽未艾也，術者或謂可望八十。雖有命，詎可必哉！於是輒先命戒二子，曰：「我死，斂以時服，不得用浮圖氏作佛事。蚤營葬地，或附先隴，不拘陰陽。若違吾言，是爲不孝。亦不必求人作行狀、墓銘。」故吾自爲之《傳》，以遺後之人云。

《金華賢達傳》卷一〇（存目）

《元詩紀事》卷一七（存目）

紀事

胡助《古愚齋記》 世之目無能者曰愚，嗟乎，愚果若是哉！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寧武子其愚不可及，揚子又以晁錯爲愚，夫如是，愚果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以不直爲愚，而類以詐爲智。若漢之汲長孺以直諫不容於時，武帝惡其戇，非所謂「古之愚者」耶？公孫丞相之曲學阿世，務飾詐以釣名，非所謂「今之愚者」耶？柳宗元文學爲唐名儒，而黨於叔文，身落南荒，悲鳴山水間，自以爲愚，抑爲「古之愚」乎？抑爲「今之愚」乎？余性質直，漫不趨俗好，凡世所謂愚者，莫余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揭所居之齋曰古愚，而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爲余書焉。

貢奎《純白齋類稿序》 古愚以永嘉郡文學除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次暫歸，凡朝之名勝，咸賦詩以贈，而屬余序。

曹鑑《跋上京紀行詩》 至大間，愚處建業，古愚以郡文學來自京華，日相從事於文字間，歡如也。凡再遇錢塘，一會京師，每以世故牽迫，不得有如疇昔。至順壬申，河南大比，行省馳使朔南，延余二人主較秋闈。筆硯餘閑，古愚出示扈蹕《紀行詩》數十首。

錢良右《跋大拙先生傳》 癸未初春，古愚父再遊京師，道經吳下，江村民既往見，即忻然示所作《大拙先生傳》。讀數行，未省其人，而曰：「先生出處大略，皆子所曾道者。」至終篇，乃相示大笑，因語之曰：「此古愚自信之可從吾言而爲先生傳耶？使古愚拙於文詞，則先生之拙將不能信於世矣，又曷能致館閣臺公信其可信，各盡其拙之論哉？」余生江南，石林之下，以先生得附姓名於傳，已幸矣！復幸得一接耳目於天朝縉紳之間，亦何不可？於是相與觴酒，盡書以識別。

著錄

吳澄《跋古愚鑾坡小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覿撰《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綦述論撰之度，已不勝其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予願因吾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杜儲《純白齋類稿序》 純白齋者，元太常博士古愚胡先生之自號也，

《類稿》者，先生之子瑜以詩文遺稿類而別之，以便傳誦，總三十卷。歲久，薦經兵燹，殘缺失次，且第二卷及後一連十三卷俱無存。今六世孫淮深痛惜之，廿餘年間徧扣文獻大家，求其遺墨，分入各類以補之，仍曰《類稿》。又以當時名公所贈詩文類於卷末，以爲附錄，湊二十二卷，將以刊梓于家，以勗後裔。錄成，其從昆季子姪見之皆喜，各出工費以助其成。間嘗示余校正，且祈文以序篇端。【略】先生之文，有子若瑜者纂修於前，猶復世有賢孫子紹述於後，今去百四十餘年，即其書，想其人，尚猶一日也，何其幸哉！爲之後者，尤當珍藏，以傳永久，以繼承先志可也。

龐龍《純白齋類稿跋》 杜雲洞一日示予以《純白齋類稿》，竟日誦之，繼之以燭，爲詩若文，誠無忝於大家。噫！石鼓之文，非昌黎咏之即荒烟野草中物，昌黎一集有歐陽公識之而後爲千古文宗。雲洞先生去純白百三十有餘年，能求其稿於胡公之孫曰淮者，詮次成帙，俾壽梓以傳，此鄉後進之尚友先哲，與胡氏子孫之能世守祖遺，可謂兩得之矣。

張愈奇《重鐫純白齋類稿序》 予令東陽，往往搜採遺文，期副上意。辛巳夏，公事過東湖之地，見其青峰環秀，碧澗涵澄，知其中必產名儒偉士，詢之則元時編修公助胡先生之故居也。叩其遺書，謂代凡數易，兵燹頻經，卷冊散軼，無有存者，歎惜久之。今年冬，余以丁內憂出居寓樓，將行，先生之裔持重鐫《純白齋類稿》乞序於余。

吳霖《純白齋類稿跋》 余去先生數百年於茲矣，慕其志節，久欲得其詩而讀之。世遠代遷，編殘簡缺，明時六世孫淮集其散亡，今鮮有存者。族之裔遍叩藏書舊家，復獲殘本。文多剝蝕，不無魯魚之謬，可正者正之，疑者闕之，重授諸梓，雖非初時全豹，固自蔚焉有光。【略】時之稱善詩者胡與陳，相爲頡頏。陳之《鹿皮子集》前年彙編於董廣文，胡之《純白〔齋〕類稿》今年重梓於其孫，惟兩先生之精光足以不朽，宜其遺文復出，並垂有元一代之逸響歟。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胡助《純白〔齋〕類稿》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純白齋類稿》二十卷，附錄二卷，【略】元胡助撰。【略】是集乃助所自編，本三十卷。歷年既久，殘缺失次。明正德中，其六世孫淮掇拾散佚，重編此本。僅存賦一卷，詩十六卷，雜文三卷。又附錄當時投贈詩文二卷，仍以《純白齋類稿》爲名，而卷帙已減三之一，非其舊本。虞集嘗跋其《上京紀行》，集稱其《龍門》以後詩尤佳，今已散入集中。鄧文原、吳澄嘗跋其《鹽坡小錄》及《升學祭器文》，此本不載。則當在亡佚十卷中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胡助《純白類稿》二十卷，又附錄二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純白齋類稿》二十卷、附錄二卷，元胡助撰。正德刊本。 振綺堂有鈔本。

又《續錄》 正德本，胡淮刊。 莫郘亭有鈔本。 清鈔二十二卷本。《金華叢書》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純白齋類稿》二十卷、附錄二卷，元胡助撰。正德中胡淮刊本。 補：清寫本。盛昱遺書。余藏。 清同治十二年胡鳳丹刊《金華叢書》本。

胡鳳丹《純白齋類稿序》 自編其稿三十卷，明正德間，先生六世孫淮搜尋遺集，重梓于家。其存者詩賦雜文共二十卷，附錄二卷，皆當時名士大夫投贈之作，仍以《純白齋類稿》名之，非復先生手編之舊矣。【略】《鹿皮子集》祇四卷，不及先生十之二。先生詩文之美，蜀郡虞集、陵陽貢奎序中已詳言之，余何敢復贅一辭？所幸者先生世居東陽之東湖，離余家僅上十五里，又與余始祖同出安定。是書其裔孫於康熙朝已重鋟之，閱今二百餘年，猶不爲劫灰所化，此殆先生呵護之靈也，抑亦子孫之能善守也。客秋宗廉回里，郵寄來鄂，余因亟付梓人，以廣厥傳。我胡氏子孫，誦先人之清芬，其尚知所法哉。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四 《純白齋類稿》二十卷，抄本。元胡助撰。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純白齋類稿》二十二卷，四冊。元胡助撰。清傳鈔《四庫全書》本。

藝文

吳澄《寄題胡氏隱趣園》 地偏車馬少行蹤，天闊雲烟萬里通。本本芥菘饜宿雨，年年桃李媚春風。孰賓孰主園如昨，人去人來趣不同。我亦謀歸理荒徑，寄詩先到峴臺東。

許謙《酬胡古愚三首》 扁舟下吳會，東看鍾山雲。文名久籍籍，千里期遇君。笑談屢款暱，所見副所聞。襟懷秋水淨，氣宇春日溫。試看一鶚舉，肯與凡鳥群？瀛洲豈爲遠，薄言采其芹。 乾坤自闊闢，文章乃經緯。郁郁稱宗

周，趨下日以敝。風氣有淳漓，恆性固無異。盡心全此天，言語亦餘事。修辭擬盤誥，微理猶恐泥。羨君嗜古學，摛藻發清麗。源浚流且長，唐虞力能致。秋風近歸燕，宵露泫衰草。我留清溪曲，君望雙溪道。會合已恨遲，暌離奚遽早。論心議千古，何時一傾倒？爲我謝白雲，猿鶴故應好。

馬祖常《送胡古愚還越》 越江秋水得霜清，夜夜天南婺女明。客子布衣風又急，世間無用是才名。

王沂《送胡古愚左衛教授》 落絮飛花送客舟，樽前容易失詩流。也知太史才名舊，自是將軍禮數優。說劍夜窗銷蠟炬，橫經朝暮坐青油。漢庭正議東封事，莫向周南嘆滯留。

黃溍《次韻答胡古愚博士》 麻衣草坐老仙翁，曾及淸時侈際逢。行殿曉趨開豹尾，禁林秋宴出駞峰。休官尙想英游並，愛客何嫌異味重。况乃東陽山水窟，主張風月有詩宗。

柳貫《鄉友胡古愚久游京師賦詩念歸眷然起予因之同作次韻二首》 東府銓衡外，西廱雅頌邊。靑雲誰薦賦，白日但催年。固欲翔千仞，寧能闖九天。淹留亦何遂，未了北遊篇。 勞歌非異曲，羸服有同袍。客路添重趼，童年憶兩髦。曉星田漏正，春水釣船高。爲寄吳江夢，將慙蜀市遨。

吳師道《胡古愚後京華雜興詩》 京華風物太平時，瘦馬靑山髣欲絲。二十年來留滯客，祇應謄公槖中詩。

又《次古愚翦燈詩韻》 剡渚推冰紙，幷州翦水刀。輕明新雅製，麗巧極纖毫。不讓琉璃貴，渾疑錦繡韜。皺紋縈細縠，疊翠漾長繰。花草形相錯，鵷鸞勢欲(翔)〔翱〕。勝光宜秉炬，透色賤塗膏。愛著詩聯綴，嫌逢騎驛騷。春風翻寶帶，華月湧雲濤。良夕娛佳賞，元臣念小勞。都人應共樂，歌舞送春醪。

王士熙《送胡古愚陞翰林編修》 八詠臺高值早秋，蘭溪雲淺去夷猶。山中牧客能驅石，海上仙風不引舟。金匱編年須筆削，錦衣行晝足優游。春天定逐南來雁，惆悵離懷屢倚樓。

又《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為贈》 樹拂仙雲一葉秋，雙溪歸興更夷猶。金蓮炬底閑鈴索，宮錦袍前放綵舟。居近赤松巢鶴下，時尋白石叱羊遊。明年花發催宣瑣，獻賦天家十二樓。

王士然《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為贈》 幾年京國擅詩名，歸棹西風一葉輕。北闕承恩丹詔重，東陽遂志錦衣榮。汲泉釀酒燒塵土，築圃栽花翦棘荆。藝苑新班誰得似，仙雲春早到蓬瀛。

陳旅《胡古愚為其僕袁普作傳王師魯賦詩用事甚博輒摭其遺餘為詩和之》 世族之降爲皁隸，人世升沈自常事。句章袁普本故家，淪落來依太史氏。太史典教羽林屯，普也服役顓辛勤。頗似顏家得銀鹿，又如王氏使靑猿。子淵立約眞可笑，彼若輸心不相拗。結車已肯送窮鬼，下(狀)〔牀〕仍堪論惡少。太丘無僕不自聊，何時定把漁配樵。更尋阿對灌蔬圃，未暇殖貨師齊刀。胡公掉筆嘲孤客，客笑胡公未爲得。長卿才思應過人，挑得文君併僮百。卻憐待制王先生，只爲袁普之灤京。平生我識越石父，解驂遲汝相將行。

傅若金《九日會飲和胡古愚并簡諸公》 凜秋肅已至，榮木遺故枝。蕭蕭鞠在庭，汎汎酒盈巵。興言愛重九，良會欣及期。飲酒非所性，杯至聊共持。天地嗇余閒，羲和逝若馳。陰陽紛離合，變化雜神奇。太古不可還，淳風日已漓。佳辰樂淸讌，言詠竟餘暉。微月忽在楹，驚飈滿裳衣。斯興良未極，攜手且同歸。

干文傳《自天平遊靈巖次胡古愚韻》 兩峰闔門西，突兀頫衆丘。昔年歌舞地，潺湲水空流。巋然白雲祠，祀事久益修。尙書獻納後，聊復吳中遊。東陽二佳士，並驅駟玉虯。相從泉石間，共賞花竹幽。振步極玄覽，萬象輸吟眸。笑語落空谷，轉覺吾生浮。登高固能賦，一洗千古愁。日莫微風發，山氣涼如秋。老禪亦好事，款曲邀人留。淸泉出巖竇，濁醪過牆頭。吾曹亦何幸，去去同仙舟。

又《依韻奉酬》 幾年夜直玉堂署，一日朝辭神武門。幸有編爛娛老景，祇將純白報君恩。此時此意誰能解，某水某丘今尙存。我亦東書歸舊隱，日長容與課兒孫。

胡燧《送胡古愚赴古威衛教授》 送君萬里又承恩，二月春風花正繁。史筆幾年歸翰苑，《孝經》今日訓其門。龍韜細閱軍威肅，虎旅相摧敎道尊。顧我同年復同姓，白頭營按更何言。

趙由辰《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為贈》 承慶前溪淺面新，烟花三月鳳城春。近瞻北闕承恩澤，同上南舟問去津。史館得人專筆削，玉堂指日掌絲綸。卻慚州縣徒勞耳，況復遠投東海濱。

金壽祖《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為贈》 桑梓情應密，雲萍迹每賒。飛騰歸帝里，落拍困天涯。不謂鷄羣鶴，能憐井底蛙。直辭

修袞闕，當代更誰加。

張起巖《奉賀送古愚先生致仕贈行》 國史編修壽七旬，歸軒輝耀出都門。到家上冢榮新慶，致仕還官拜異恩。名遂自知身必退，齒剛還羨舌長存。高人心逸無他事，遠碧樓頭弄幼孫。

馮思溫《奉和古愚太常留別高韻》 揮毫倦直玉堂署，投紱喜辭金馬門。車蓋祖行堪入畫，朝廷佚老每加恩。水涵明月雙溪滿，樓敞清風八詠存。最是到家情致爽，稻炊雲子竹烹孫。

蘇天爵《奉酬見寄清製元韻敬賀致政榮歸惟面同一捧腹》 三入詞林官太史，年年戴筆立宮門。欲明得失裨時政，獨歷清華荷國恩。天上玉堂勞夢想，禁中金櫃有書存。鄉閭故老風流在，爲教衣冠後世孫。

張翥《依韻奉酬》 純白先生有精舍，近在金華之洞門。歸山已容此身老，戀闕莫報吾君恩。一時盛事衣冠餞，千載流芳翰墨存。更喜年來足生事，白羊添口鶴添孫。

方道壑《依韻奉酬》 太史京華三十春，緋袍歸老別都門。焚黃久重松楸念，髮白新榮雨露恩。疏傳喜多鄰曲在，子瞻自笑語音存。東陽舊族人能數，誰復衣冠到遠孫。

陸宗亮《依韻奉酬》 回首居庸晴翠出，衣冠祖帳集都門。一官已及榮親典，繼子仍沾任子恩。去日關河多賦詠，歸時籩豆有司存。相逢南陌東阡路，共賞車中膝上孫。

錢良右《自天平遊靈巖次胡古愚韻》 我鄉本澤國，近郭惟西丘。羣山青更□，太湖限洪流。咫尺可登覽，道路若阻修。年來豈無緣，歲月成再遊。深山多白雲，長松交翠虬。靈泉發不竭，一竇穿巖幽。涵空倚山閣，物色紛入眸。天水永無際，坐覺身世浮。攜尊相與酌，洗我今古愁。回首卧雲地，老屋苔雨秋。茲行眞勝集，言歸仍少留。座有詞林客，功名尙黑頭。倡酬紀所歷，醮笑遲回舟。

又《至順四年四月九日同王叔能柳道傳胡古愚遊天平山次古愚韻》 松門一徑度蕭森，門外澄淵得重臨。翠木漸新隨地長，白雲依舊在山深。泉分茗碗來巖隙，香起熏爐出殿陰。篆墨題名志崖石，忘形容我亞冠簪。

戴良《吳中追哭胡古愚博士》 少小媚桑梓，薄晚遠枌榆。因念平生友，長慟千里途。伊人富才彥，清聲播中區。翰逸唐晉間，文超秦漢初。董筆照往典，孔鐸振今衢。上國羽儀盛，曲臺恩禮殊。朋情日夜密，徽音歲時疏。以茲隔幽明，況廼違里閭。竊祿逐雲旅，載筆預人徒。摛辭空有屬，搦管若爲書。

雜錄

周伯琦《題大拙先生詩後》 予讀《大拙先生傳》，而知其爲有德之士歟！以先生爲眞拙者耶？則能牢籠萬象、發揮今古，以先生爲非拙者耶？則棲遲旅館、跅弛江湖。然吾觀巧於世者，雖寓於人，其技有窮，而心長戚戚，拙於時者，獨偶於天，其應無窮，而心常泰然，是故先賢之言曰：「天下拙，刑政撤。上下安順，風清弊絕。」噫，吾願爲斲雕爲樸之徒歟。

王結

論述

陳旅《王文忠公文集序》 嗚呼，公其幾於古之君子者乎？公天資高朗，又質直溫厚。弱冠上書廟堂，論列時政，皆經國之要言也。及事仁宗皇帝，入則盡論思獻納之誠，出則效承流宣化之職，歷累朝，再涉近輔，皆以直道贊大化，雖若未究所志，而天下之受其惠者亦侈矣，此其道之著于事業者也。文辭典實豐暢，興致本乎風雅，言論迪乎德義，和平之音，正大之氣，藹然見于編帙之間，讀之可以使人息浮靡澆涼之風，此其道之著于文辭者也。夫道之在人也，爲事業則著于事業，爲文辭則著于文辭，道豈有二哉？後之知言君子，觀公之文，可以知其施于當時者矣。公自早歲即刻志爲學，從董太史朴講求理性之蘊，自是日取群籍而悉討之，以求海內之碩儒而質正之，蓋欲會衆理而融諸心，而履諸其躬，宜其道之無往而不著也。昔我世祖皇帝知文事之可以善世也，敦尙儒雅，以恢張皇猷，故至元之治，度越前古，迨乎皇慶、延祐

之世，文治蓋彌盛矣！公于此時，賓賓然與諸賢行其所學，實我世皇作興培養之效矣。數十年來，昔之儒臣凋落殆盡，斯文之未泯者，猶有望于延祐之遺老，而公遽即世矣，可勝嘆哉。

虞集《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

《馬石田文集》卷首《牒文》 切見故中書左丞文忠公王結，博聞強記，淹貫經史，蓋由沉潛道義之既篤，歷臺閣之有年，故其著述，綽有淵源，可以追配前哲，模範後人。

宋褧《祭中書左丞王儀伯文》 於惟我公，天挺英特。氣邁學醇，才副厥德。剛方□朗，誠篤淵塞。蔚爲儒宗，佐我邦國。受知明聖，崇登峻陟。典郡仁惠，贊政忠直。善良我知，僉壬我塹。群疑衆難，剖辨極力。古今事物，原委失得。毫末洞見，陳說不息。暫居侍從，讜論肯默。開示士子，講問戒飭。諄諄面命，貌溫可即。耽嗜經史，樸素服食。不矜不逸，小心翼翼。猷爲述作，器量鑒識。靡不一善，昭示典則。嗚呼哀哉，明哲之資，承弼之職。瞻仰之重，信任之嗇。

《元史》卷一七八《王結傳》 結生而聰穎，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嘗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蘊，故其措之事業，見之文章，皆悉有所本。憲使王仁見之，曰：「公輔器也。」【略】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爲名言。晚邃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及卒，公卿唁于朝，士大夫弔于家，曰：「正人亡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王文忠集》六卷，【略】結爲元代名臣，張珪稱其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今觀是集，殆非虛語。詩多古體，大抵春容和平，無鉤棘之態，文亦明白暢達，不涉雕華。其中《上宰相論八事書》，乃結年二十餘游京師時所作，平生識力已具見于是。《問答》五條，皆與吳澄往復之語，或闡儒理，或明經義，可略見其學問之根柢。《善俗要義》乃結爲順德路總管時所作，以化導閭里，凡教養之法，纖悉必備，雖瑣事常談，而委曲剴切，謀畫周密，如慈父兄之訓子弟，循吏仁愛之意，藹然具見于言表，尤足以見其政事之大凡。統觀所作，所謂詞必軌于正理，學必切于實用者也，固不與文章之士爭詞采之工拙矣。

《時政八事疏》 《元史》卷一七八《王結傳》：年二十餘，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

傳記

蘇天爵《王公行狀》 公諱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徙家中山。少聰穎異常，讀書數行俱下，能終身不忘。嘗從董太史朴受經，講解出人意表。間爲歌詩，如魏晉人語。故憲使王公仁見而異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餘，來游京師，一時名公聞公談論，皆聳聽畏服。常以時政八事陳列廟堂，曰，【略】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大經大法，惜乎時相不能用也。仁宗皇帝初未出閣，已喜接納儒士，或以公薦，得備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者，日陳于前，上樂聞之不倦也。武宗皇帝即位，仁宗爲皇太子，命公爲典牧太監，官太中大夫。仁宗清燕，屢召見焉。【略】仁宗登極，公遷集賢直學士，出爲順德路總管。郡久不治，公下車，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輯姦禁暴，悉登於書，俾民朝夕閱習。久之，郡政大治。屬邑鉅鹿、沙河，唐宰相魏徵、宋璟墓存焉，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議〕論風旨，風勵多士。再遷揚州，郡當水陸要冲，舟車不絕，公曰：「吾爲郡守，務在理民，送往迎來，非所先也。」又遷寧國，以從弟紳僉憲江東，辭不赴，遂改東昌。【略】又新學宮，以延士子願學者。公所至，惠政多類此，民迄今思之。【略】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公充讀卷官，考第多合士論，遂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略】是夏，詔公領經筵，扈從上都。公援引古訓，證以時政之失，反覆詳盡，覬上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公等進講，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道廉訪使，行至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略】召拜刑部尚書。天曆元年，文宗皇帝入正大統，公以疾在告，出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使司事。二年春正月，拜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上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月明宗皇帝立于朔方，命文宗居皇太子宮，於是遣大臣奉寶璽北迓。【略】八月，明宗上仙，文宗洊正宸極，

公遂罷政。尋又命爲集賢侍讀，丁內艱，不起。今上皇帝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勑史官修泰定、天曆兩朝實錄。公與張公起巖、歐陽公玄共領其事。二年冬十二月，拜中書左丞，與今參知政事許公有壬并命，士大夫相慶于朝。是月太皇太后初受尊號，詔天下蠲省租賦，愼恤刑罰，優禮耆舊，懷柔遠人，洪恩實惠，天下便之，公與許公敷陳之力居多。公在政府，遇事輒言，無所顧避。【略】至元元年春，命公知經筵事。夏，疾作。九月，去位。詔公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略】二年春正月廿九日，薨于中山私第，春秋六十有二。訃聞，公卿唁于朝，士弔于家，咸曰：「正人亡矣！」公行義如古人，務正學以言，未嘗市恩於人，人怨詆之亦不恤也。喜薦拔士，登其門者多知名於時。少通經學，晚尤邃《易》，有《易說》若干言，臨川吳公澄讀而善之。故相張公珪初薦公入經筵，有曰：「王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爲名言。當文宗讓位，公所進說，蓋欲消彌讒間，爲國遠慮，而小人不便，謗公無所不至，賴天子慈仁愛士，第罷其政而已。嗚呼，國家自世祖皇帝始一中夏，仁宗時天下治平，獨鄉文學，興禮樂貢舉之事，海內儒士翕然向風，列聖承之，益修文治，公於其時，一用儒術輔相國家，必欲俗吏之務不至於朝廷，其功豈不茂哉！【略】天爵晚學，荷公深知，謹具公官勳、行實、卒葬、壽年爲《行狀》一通，請謚奉常，徵銘太史，以詔後世。

《元史》卷一七八《王結傳》（存目）

著錄

陳旅《王文忠公文集序》 王文忠公既薨三年，禮部侍郎蘇公伯脩粹其遺文而使旅序之，旅三復而言。【略】旅辱公雅知，又重以伯脩之言，故爲序不辭，因并識吾黨之所感於公者焉。

《元史》卷一七八《王結傳》 有詩文十五卷行于世。

《元儒考略》卷一 所著有《易說》及《文集》十五卷。其《易說》，吳澄讀而善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結《詩文集》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王文忠集》六卷，【略】元王結撰。【略】史稱結有集十五卷，王圻《續文獻通考》所載亦同。今久散佚，惟散見《永樂大典》者，採掇排比，尚得詩一百三十四首，詩餘十三首，編爲三卷；又雜文九首爲一卷，《問答》五首爲一卷，《善俗要義》三十三條爲一卷，共成六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王結《文忠文集》十五卷，今存六卷。黃丕烈云「千頃堂別有《王文忠公文集》十五卷」，蓋重出。

《讀書雜識》卷一二 王結《文忠集》。補《王文忠公文集序》（《安雅堂集》六）、《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滋溪文稿》二—三）。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九 《王文忠集》六卷，文瀾閣傳抄本。元王結撰。

《補遼金元藝文志》 王結《文忠集》十五卷，今六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王文忠集》六卷，元王結撰。按：此書《四庫》著錄，莫氏未收。補：此集原本不傳，此爲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者，傳本亦罕。《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中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文忠集》六卷，元王結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文忠集》六卷，二冊。元王結撰。傳鈔《四庫全書》本。

藝文

馬祖常《弔王儀伯左丞》 生平不肯學時人，死後如今毀譽眞。下惠獨全周士貴，董生猶比漢儒醇。中山舊宅詩書滿，庚水荒阡草樹新。身達位通心未遂，傷哉誰識魯西麟。

許有壬《送王儀伯參政赴遼陽省用王繼學參議韻》 明良啓昌運，英髦來百朋。有美蚤馳譽，不待文王興。士林炯清致，月露秋澄澄。仁皇識偉器，瀛洲快先登。積厚出宜溥，淵渟遂渡騰。霜空碧萬里，見此脫臂鷹。位崇節愈勵，食蘗渴飲冰。中朝著歇歷，東維待規箴。含生澤未洽，大任須賢能。途平矧車良，天高可階升。我昔來京師，夜雨惟寒燈。相知辱最先，讌談時或承。既叨升斗祿，祗覺予負丞。清時猶海嶽，涓埃詎能增。躁進敢自省，豐杜本難勝。

虛名百年苦，燠室常凌兢。何當有羽翼，高附南飛鵬。

宋裘《祭中書左丞王儀伯文》 六十而薨，畜憾在臆。朝著卿士，驚惋愴惻。我等小子，情曷可抑。甲子廷對，庸非愧愜。公位□□，天子有勅。公預讀卷，品第無惑。載沐教誨，均被培植。疾革憂疑，訃至痛靈。聚首抆淚，阻於匍匐。敬致牲酒，託祭墓側。式薦哀誠，傷悼何極。

杜本

論述

蔣易《清江碧嶂集序》 易事先生武夷山中，【略】始知先生詩法得於句章、浦城者爲多，故其賦咏在任、楊之間，而高者逼仲弘，絕句則又過之，新巧雕鐫之語一不出諸其口，是以當時不惟好之者亦希矣。

鄭守仁《東杜清碧先生》 有元至正喜隆平，偃武修文尚老成。特遣皇華傳詔旨，遠徵隱逸入神京。草廬未許孔明卧，萃野可容伊尹耕。好駕蒲輪對宣室，毋虛前席問蒼生。

黃鎮成《臘八日訪武夷杜先生時平章多通遣使致太傅丞相命求所著書因感今歲兩見先生矣》 柳條風動早春初，曾向山中覓隱居。梅片雪飛殘臘後，又從川上讀遺書。詢求近致師臣幣，繕寫猶淹聘使車。君相只知崇正學，不將封禪問相如。

《遂昌雜錄》 江右杜君諱本，字原父，號清碧先生。苦志於學，經史多手寫成集，沈默寡言笑。嘗一再游京師，王公貴人多樂與之交。已得武夷詹君景仁由三公掾授江蘇東憲府照磨，延先生南入武夷山，買房置田，爲久遠計，已而朝廷修三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舉一處士，君以南人處士徵。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出至錢塘，以病歸。其歿於至正十年秋八月。道遠不能弔，令人感念云。

《書史會要》卷七 博該經術，淹貫古今，多藏古圖畫器物名帖。至正間，朝廷以翰林待制召聘，至杭託疾而還。工楷隸書，結體謹嚴，全具八法，隸書學漢《楊馥碑》。

毛晉《清江碧嶂集跋》 余喜《谷音集》深得《楚騷》遺意，輒慨想伯原之爲人，堪與畫蘭不畫地鄭思肖並稱。

《元詩選》初集己集 伯原爲人湛靜，無疾言遽色，篤于行義。【略】伯原自謂得浦城楊仲弘詩法，【略】今集中所載，應酬俚率，殊不稱其名。又安知伯原之不欲存稿者，非自爲藏拙地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清江碧嶂集》一卷，【略】嘗輯宋遺民詩爲《谷音》一卷，鑒別極精，而所自作詩乃粗淺不入格，顧嗣立《元百家詩選》譏其多應酬俚近之作，非苛論也。

《石洲詩話》卷五 杜清碧，即撰宋末遺民詩《谷音》者，漁洋先生評其自作殊庸膚，無足採者也。清碧嘗自謂得楊仲弘詩法。

《題周南翁悠然閣》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發端突兀。

《太常引》（碧榭冰簟午風涼）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最婉最痛，無過一眞。

傳記

《元史》卷一九九《杜本傳》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江，今爲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木）〔朮〕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于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爲學者，皆濟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

危素《杜公伯原父墓碑》（存目）

《元儒考略》卷三（存目）

《宋元學案》卷九二（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五（存目）

紀事

蔣易《清江碧嶂集序》 易先君晦父嘗與先生論詩，先生時時誦一二，或書以示之，先君請曰：「先生何不存稿以惠後人？」先生笑曰：「亦嘗念之，然觀藝文志載古人文集何翅千百，今其存者百無一二，又有幸不幸者焉，故不必也。」【略】芳遠又以所集刻而傳之，使來徵序，不可辭，則述其所見聞於先生者，著於集之首。嗚呼，知先生詩法，則可以讀先生之詩矣。

虞集《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注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曰「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遡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

《輟耕錄》卷一〇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眞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喀喇子山公庫庫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侯」(此喉音也，有音無字)字爲首，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

《至正直記》卷四 常記杜清碧先生在杭城，時至正癸未歲，忽言天下不久當築城，築城後自此多事，南人多得大官，但恐得官時五更鷄叫天將明，無多時光也。自後皆驗。杜公，臨江人，寓武夷，善陰陽術數之學，長于天文地理，但心術未正，弄黃白左道，識者鄙之；尤好博古，能篆隸。予嘗從其問地理法。

《東園友聞》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喉音，有音無字)字爲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本讀書能文，頗留心於經世。吳越歲饑，本上《救荒策》，江浙行省丞相布呼密用其言，米價頓平。遂薦於武宗，召至京，已而去，居武夷山。文宗即位，再徵不起，終於家。

《歷代詩話》卷六八 《輟耕錄》曰：杜清碧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燕孟初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爲笑。吳旦生曰：清碧名本，江右人。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眞、草，以至各方新字，題曰《同音》。嘗一再游京師，王公貴人樂與之交。至正中，奏修三史，各舉一處士，清碧以處士徵，授翰林待制。至錢唐，辭疾不行。則此正其怯薛時邪？ 張思廉有《怯薛行》，永樂中周藩誠齋作《元宮詞》云：「幾番怯薛上班慵，生怕鸞輿又別宮。」李昌祺作《至正麗人行》云：「後先雉扇怯薛執，左右麟符火赤佩。」按：元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衛供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

著錄

蔣易《清江碧嶂集序》 《清江碧嶂集》者，程君芳遠所集清碧先生詩也。先生平日未嘗存稿，故芳遠所得僅如此。

《元儒考略》卷三　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

《近古堂書目》卷下　杜伯原《清江碧嶂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杜伯原《清江碧嶂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杜本《清江碧嶂集》一卷。

毛晉《清江碧嶂集跋》　吳門顧禹功攜《清江碧嶂集》見視，乃朱堯民家藏本，諸體具備，凡一百四十首。驅蚊讀之，復正數字，擬與鄭所南、謝皐羽二集合梓以傳，因方選我明《高僧詩》，無餘力爾。有客勸入《元人集》中，殆未知伯原者也。尚余欲刓去墓碑額上「元徵士」三字，改題「宋遺民」。九泉有靈，當必爲之昕然也。因附《谷音》後。

《元詩選》初集己集　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略】門人程嗣祖錄其遺詩爲《清江碧嶂集》。【略】嘗集宋末遺民二十九人詩百篇，題曰《谷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清江碧嶂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元杜本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杜本《清江碧嶂集》一卷。

《著硯樓書跋》　宋蔚如校鈔本《清江碧嶂集》：舊鈔本《清江碧嶂集》一卷，宋蔚如舊藏並手校。卷尾有宋氏識語，云：「雍正五年七月十日校鈔顧俠君本，連序共廿七番。」余以舊藏戴機又手鈔本勘之，此本自和下脫七律《漫興》一首，其他宋氏所校戴鈔本，悉行勘正，審兩本互校，此當遜而居乙矣。余別藏吳枚菴手校汲古閣一本，惜未攜行篋，無由比勘。此本頃得之咫園宗氏，經藏謏聞齋及藝風堂，藝風著錄《藏書記》中，獨子岱無一印可見，異日藏家淵源之迹，無由徵信。余既補錄此本所奪《漫興》一首於後，並識其本末，俾後之得此書者，有所踪迹焉。　又：舊鈔本《清江碧嶂集》：杜伯原《清江碧嶂集》一卷，余所收凡二本：一爲汲古閣刊本，有鄉前輩吳枚菴先生校字藏印，一即此，嘉定戴機又先生手鈔本。此書《提要》祇入存目，稱其多應酬俚近之作。顧俠君先生《元詩選》祇錄二十五首。今按此集所存，計詩一百四十首，核顧選不及五之一耳。此本題「門人程嗣祖芳遠編集，黃謨仲言校正」，前有至正十七年建陽蔣易及危素所撰墓碑。按此集有詩無文，檢《元文類》所載《懷友軒記》一首，似當補入。又墓碑謂其曾上救荒之策，當亦可觀，惜其文亦不傳耳。又大樸碑文，爲《說齋稿》所未收，宜可取此補彼也。網羅散佚，端在後人深思耳。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清江碧嶂集》一卷，一冊。元杜本撰。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詩詞雜俎本。

《南濠詩話》　元杜清碧本，集亡宋節士之詩，爲《谷音》二卷，惜世罕傳。予近得其本，如程自脩《痛哭》云：「匆匆古今成傳舍，人生有情淚如把。乾坤誤落腐儒手，但遣空言當汗馬。」《歲暮》云：「鄉里小兒紇那歌，前輩先生八風舞。欲挽東流無萬牛，抱膝長吟聽更雨。」冉琇《蓬萊閣》云：「魯連惟有死，王粲不勝哀。」元吉《上黨》云：「嗚呼皇天肯悔禍，豈有盜賊稱天王。」【略】皆悲憤激烈，讀之可爲流涕。

藝　文

薩都剌《會杜清碧》　夜宿武夷山，迺是杜清叟。清談道人同，險路山鬼走。出門視河漢，危梯挂星斗。白露滿芙蓉，清寒夜深久。　我識杜清碧，深居武夷山。採藥紫芝嶺，行歌白雲間。天根深可躡，月窟高可攀。天子召不起，道人閒往還。

薛漢《送杜清碧入京二首》　玉笥峰前久白雲，銅駝陌上暫紅塵。有書未肯干時宰，命駕惟應訪故人。滄海魚龍波浪闊，顛厓草木雪霜頻。逢時少試經綸手，回首山林迹未陳。　風雨蓬蒿病已侵，那堪送遠更秋深。離情不斷千尋綆，高義難磨百鍊金。喬木參天元有節，閒雲出岫本無心。湖山搖落關河杳，長夜相思遺夢尋。

張憲《寄題杜原父懷友軒》　尺五城南近世紛，移家本並武夷君。他年功業誰青史，此日山林自白雲。石氣曉侵書幌濕，溪聲時雜棹歌聞。故人已有同棲約，杖策行穿虎豹羣。

藍仁《讀清江碧嶂集懷清碧杜先生》　山中之人號雲壑，落日題詩寄溪閣。示我清江碧嶂詩，開卷清風滿寥廓。憶昨先生林下居，黃花翠竹臨階除。平生不受天子祿，老向名山空著書。十年死別如朝暮，一望孤墳淚如雨。往事悠悠嘆逝川，遺編零落俱塵土。江湖耆舊晚更稀，此卷乃出幽人爲。細書深刻

不易得，短詠長歌勞我思。虞楊范揭名當代，猶敬先生師法在。祇今餘子徒紛紛，敢以涓流敵滄海。清廟之琴朱絲弦，九皋鶴鳴聲清圓。波濤萬頃注三峽，魑魅九鼎傳千年。吁嗟古衆多泯沒，一字流傳風漸歇。高情古調人莫知，夜久長松轉霜月。

又《經杜清碧先生墓》 皓首山林草《太玄》，鶴書徵起又歸田。一窩自得堯夫樂，三策誰知賈誼賢。空有墓碑臨道路，更無書屋貯風烟。後生仰止前修遠，慨想昇平七十年。

黃溍

論述

綜論

趙孟頫《金華黃先生文集序》 東陽黃君晉卿博學而善屬文，示予文稿，讀之使人不能去手，其用意深切而立言雅健，雜之古書中未易辨也。予愛之、敬之。適有以吉日癸巳石鼓二周刻見遺者，則欣然曰：「是可與晉卿之文並觀者耶！」

危素《文獻黃公神道碑》 公天資介直，博極群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亹亹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儒先之所未發；見諸論著，壹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黿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冊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它求文者日盈於門，力麾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沒，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鬻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叙，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絃急霆震，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素寡嗜欲，甫四十，即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詠，終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眞知者，未數數然也。銘曰：黃出春申，著於金華。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傷，當宋中世。故笏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對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時彥。迺振文鐸，早懸其車。召還經幄，載筆石渠。皇眷甚隆，宦情彌薄。挂冠歸休，翱翔寥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臧。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蓍蔡。文獻之承，來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爲歸全。述銘著德，東埜之阡。

黃玠《送黃少監晉卿還金華》 惟我宗人兄，早登南宮試。當時《太極賦》，可使紙價貴。文章有餘勇，一鼓作士氣。旋收成均譽，遂發蘭臺秘。迎親來遠游，祿仕見初志。懸車不及晚，重是愛日意。桓楹樹阡表，彝鼎銘祭器。哀榮兩無忝，子道茲蓋備。昔往弗可追，今歸復何亟。江皋冠蓋集，潮水舟楫駛。能無英瓊瑰，持用答嘉遺。回首望金華，草樹亦增賁。

虞集《題黃晉卿上京道中紀行詩後》 少陵入蜀路嶇崎，故有凄涼五字詩。供奉翰林隨翠輦，應知同調不同辭。

范梈《得黃太史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十字扇面以歸友人》 豫章先生行孝友，作書往往心應手。想當揮汗臨風時，不在荔枝與春酒。竹枝歌中喜鵲鳴，食蓮感秋思弟兄。素紈便面大如斗，送與君家作千壽。

黃溍《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謳水謠，童兒女婦之所倡答，夫孰非詩？彼特莫知自名其爲詩耳。或者幸能探幽發奇，使組繡之麗被於草木，是固知以詩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文，而知自名其爲詩，顧其用恆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鄉，措心立言，能自異於童兒女婦者無幾耳。自吾去丘壑，而吾詩併亡。今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所以爲詩，失之此而彼得之。非果亡也，他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間，尚因吾詩以求孟子之所謂詩者，其有所得乎。

傅亨《謚議》 乾坤清淑之氣，在上者爲日月星辰，在下者爲山川草木，

賦於人者爲道德文章，則又贊天地之化育，歷萬古而不朽也。皇元龍興朔方，聖神繼作，天下混一，其賢才之盛，興起一時。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爲當世之儒宗者，未嘗無人焉。迺若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公，負端介之資，抱高遠之志。早奮跡於儒科，繼登名於法從；試郡邑，有惠愛之政；敎成均，得養育之方。其在翰林，屢蒙眷遇；掌絲綸，邃六經群史，窮其淵源；諸子百氏，究其根底。故我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碑銘，必命公爲之。海內冠帶之士，以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爲請者，歲無虛日；每出一篇，家傳人誦。書善眞草，或得之者，不啻隋珠趙璧。其文章根本乎六經，而能羽翼乎聖人之道，謹嚴精密，紆徐而不煩；山高水深，金鏘玉戛，皆雍容自然，追配漢唐諸作，爲學者之模範。有元以來，其如公者，蓋不可多數也，天下學者僉無間言。蹟公之行業，想公之儀刑，書之史冊，銘之奉常，允將公議，易名定謚，國有彝章。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學該古訓曰獻。」請謚曰「文獻」。

宋无《送金華黃晉卿之諸暨州判官》 夫子今衡鑒，斯文屬在茲。擅場年鼎盛，抱業器瓌奇。鶚薦嶄頭角，鶯遷奮羽儀。詞源傾渤澥，筆陣偃蛟螭。太極鈎深賦，先儒射策辭。秋闈前決勝，春榜後名馳。激切波瀾立，鐫鑱物象危。光芒牛斗宿，標格鳳凰池。袍色宮花稱，才華制草宜。馬驕曾杏苑，臚唱果丹墀。王事勤州佐，官聯逼郡麾。談經猶寶地，視篆必瓜期。漸覺要章寵，徐看利澤施。治應黃霸最，民定邵棠思。郢雪聆高調，郇雲喜近披。晚陪靈運屐，早訪董生帷。梓匠寧辭斫，樗材忝辱知。塵凡勞點化，傳玩指瑕疵。我自哀王粲，伊誰說項斯。碧山招未隱，白髮病相欺。歲晏空江急，風迴落木悲。雨來孤枕夜，夢別故人時。留滯飄蓬梗，攀援折桂枝。願言多善政，尙得播聲詩。

陳旅《潛溪集序》 金華有二先生，曰柳公道傳、曰黃公晉卿，皆以文章顯名當世。予遊縉紳間，竊獲窺述作。柳公之文，龐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淸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不可正視，而部伍整然不亂。金華多奇山川，淸淑之氣鍾之於人，故發爲文章，光焰有不可掩如此。【略】我國家混一以來，光嶽之氣不分，六音斯完。中統、至元間，豪傑之士布列詞垣，固難以一二數；天曆以來，海內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及二公而已。二公之所指授，其必有異於庸常哉！【略】予雖不能文，亦不可謂無意於斯，譬猶候蟲而時一鳴之，其視二公之黃鐘大呂之音，果何如也？竊喜金華之秀，代不乏人。而二公之學有所傳，故因序濂之文而敢志其私焉。

吳師道《寄黃晉卿》 繡湖有客今奇才，豫章千丈翻風雷。讀書羞坐廣文館，騎馬欲上黃金臺。石頭城邊訪遺跡，長吟不換公卿檄。故山叢桂喚君歸，十年被褐無人識。我游東城誦佳句，風雨深春綠陰暮。孤舟落日竟空回，去燕來鴻不相遇。文章落落俗子嗔，賈生謫去揚雄貧。一時暫作失意士，千載同是非常人。相逢車蓋不用傾，與君異縣情已親。卜鄰未遂三□去，日夜悵望東南雲。

又《題黃晉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居庸北上一千里，供奉南歸十二詩。紀實全依太史法，懷親仍寫使臣悲。牛羊野闊低風草，龍虎臺高樹羽旗。奇絕茲游陪禁從，不才能勿愧棲遲。

貢師泰《黃學士文集序》 先生之文章，刮劘澡雪，如明珠白璧，藉之繅綺，讀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縟而粹溫，令人愛玩嘆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朝廷簡冊之記載，山林泉石之詠歌，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言。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爲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先生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學，以擅名於海內，雖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值世運之盛也。譬諸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悴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夫豈偶然而已哉？

王禕《黃文獻公祠堂碑銘》 今行中書省臣建議，謂公以精純之學，羽翼聖學，以典雅之大，黼黻人文，誠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師表。銘曰：山英川靈，孕氣淑淸，鍾爲名賢。維公有作，顯顯文學，聞譽昭宣。其學之長，內聖外王，喬嶽澄淵。其文之精，玉振金聲，入神出天。用以名世，邦家之瑞，絕後光前。國有老成，是曰典刑，當宁載延。文儒所職，金匱石室，廣夏細氈。控辭歸休，優游林邱，德義彌尊。卹典孔崇，于飾其終，光賁重泉。乃作祠宇，碩碩其礎，繡湖之堧。公像在堂，歲時烝嘗，率禮弗愆。道爲世師，人懷敎思，有弗揭虔。勒辭焯德，垂示無斁，牲石是鐫。

又《祭黃侍講先生》 切嘗論公學博而操則約，力弘而造則微，統壹聖眞，融貫理奧，不大聲色，任斯道而委蛇。故其形於文章，譬如周廷重器，圭璧鼎敦，分置離列，蓄光采而嚴等威；又如漢廷老吏，持法精謹，引經傳古，以斷獄而決疑。性靈以之而發舒，造化以之而補裨，聖賢經傳以之而羽翼，古今事

理以之而綱維。公之名世者，人皆知其出此，抑所以致此者，固夫人之莫知。

林弼《華川先生詩序》 近世以詩名家若范江西、虞蜀郡、楊浦城諸公，皆有以鳴乎治平之盛，而黃文獻公獨以平實流麗爲本。【略】平實則理勝，而有溫厚平易之氣矣；流麗則辭亦勝，而無艱險奇詭之病矣。詩之爲詩，殆不出乎此也。

薛玄曦《慶黃晉卿任江浙儒學提舉》 憶昨追隨到上臺，鼇頭先奪錦標回。道人獨寶籠鵝帖，天子曾驚倚馬才。禮以二儀宗太極，名因三賦重蓬萊。只今教雨司吳越，絕勝文翁化蜀來。

張雨《晉卿黃公以秘書少監四品致政繼以三品學士召入朝未幾升侍講二品乞身而歸足為近代希有之盛詩以贊之云》 今日所蒙稽古力，從容請老謝朝簪。四人調護無榮祿，二老辭歸有賜金。竹簟風涼閒話久，桐江酒綠壽杯深。懸車早晚重遭遇，盛事流傳與翰林。

又《黃公既歸予以詩贈公既有作未幾使者乘傳趣召予復用韻以餞別》 狂生出語成詩讖，未老得閒終不閒。今古誰爲了事漢，朝廷原重道家山。姓名難置徵求□，寵辱猶驚幻夢間。回首金華紫烟客，九霄飛佩若爲攀。

《書史會要》卷七 淹該經術，書宗薛晉公，而自成一家。危承旨嘗云：「吾平生學書，所讓者黃晉卿一人耳。」

宋濂《文獻集序》 近代自寶慶之後，文弊滋極，唯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發者，則不能啓一喙。精魄淪亡，氣局荒靡，澌焉如弱卉之汎緒風，文果何在乎？逮入國朝，群工疊出，剗華而踐樸，革澪以趨眞，爛然五色之文照耀於天下，沿至先生，號爲極盛。先生之所學，□其本根，則師群經，揚其波瀾，則友遷、固。沈浸之久，超然有會於心。嘗自誦曰：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吾敢爲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已。故其形諸譔述，委蛇曲折，必鬯所欲言。出用于時，則由進士第教成均、典儒臺、直禁林、侍講經幃，以文字爲職業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蓋一世，可謂大雅弗群者矣！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整然不亂。至先生之獨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於戲！蹄涔之水，其流不能尋尺，通河巨海，則涵浴日月，一朝而萬變。土鼓之聲，其聞弗及百武；迅風驚霆，則振撼萬物，衡縱下上，無幽而不被。此無它，神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爲無窮，奈何不河海風霆之若！而睍睍蹄涔土鼓間，果誰之過也？上而六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融液，至今猶津津然，是誠何道哉？學者當以是而求先生也。

又《筆記序》 金華侍講黃公溍以文辭冠於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既已播厥中外，晚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奧旨，昧者顯之，訛者訂之。辭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久蔽之惑，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圖；辨曾瑩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奇異可珍之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略】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胸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

又《黃文獻祠堂碑》 晨星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于下者地之文，經緯乎兩間而丕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有不同，或得之者亦足以配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凋。蓋以長庚之精、峨眉之神，降而爲命世之人，所以能軋摩日月，扶植鴻化，以震蕩乎一世。故雖其魄已喪，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風霆而著形焉，尸而祝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烏傷黃文獻公，其殆庶幾乎？【略】詩曰：大星煜煜流光晶，川后斂滓若鏡澄。發爲五色文章英，上騎日月薄太清。呼吸雨露鞭風霆，在帝左右持文衡。蛟龍降升藻火明，生色燦爛丹鳳翎。萬物承被流華榮，一氣闔闢不可名。玄功斂迹歸杳冥，其魂雖離神則形。炯炯直與元化并，有祠翼然綏幽靈。【略】鄒魯禮樂當洊興，春秋報事垂千齡。

又《金華黃先生行狀》 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于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集于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眞草，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弆以爲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

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於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宏。仁皇肇開科學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巍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燿經鋪，眞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

又《書劉生鐃歌後》 近代以文章名天下者，蜀虞文靖公(集)、豫章揭文安公(傒斯)、先師黃文獻公(溍)及廬陵歐陽文公(玄)爲最著。然四公之中，或才高而過於外肆，或辭醇而過於窘，或氣昌而過於繁，故效之者皆不能無弊。惟先師之文，和平淵深，不大聲色，而從容於法度，是以宗而師之者，雖有高下淺深之殊，然皆守矩蹈規，不敢流於詭僻迂怪者，先師之教使然也。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黃金華如洪波巨澤，風浪不驚，湛然一碧。

《解酲語》 黃溍爲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凡朝廷大詔令皆出其手，京師人呼爲璽口學士。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趙子昂規陳伯玉，黃晉卿倣孟浩然。 又：元婺中若黃文(憲)〔獻〕、柳文肅，皆以文名，而詩亦華整。黃如：「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按兩朝」；「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聊過赤闌橋」；「北尋海瀆瞻恆岳，南涉江淮上會稽」；「山下靈風吹桂棹，雲邊仙樹拂丹梯」。【略】置之作者奚讓？ 又：婺中黃、柳同輩，吳立夫、胡長孺、戴九靈、王子充、宋潛溪諸子，皆以文章顯，而詩亦工，當時不在諸方下。元末國初之才，吾郡盛矣。

楊士奇《黃文獻公文集跋》 黃文獻公溍字晉卿，金華人。與先待制同登元延祐乙卯進士第。此科得士最盛，左右榜通五十六人。其文行政治國史有傳者，歐陽玄原功、馬永古特祖常伯庸、許有壬可用、張起巖夢臣、干文傳壽道、楊載仲弘、公與先待制十數人也。

《何氏語林》卷一七 黃文獻平居和易，煦如陽春，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勢人之門，一時稱其高風勁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污。

杜桓《黃文獻公集後序》 公繇科第發身，浮湛州縣，晚始通籍，位列禁從，掌宣皇制，經緯邦家，嶷然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大夫仰而宗之，猶山之於嶽、水之於海也。致仕歸田，以高壽終，錫謚文獻。其集蓋因謚以名之。【略】夫惟文獻公之生也，稟粹美之質，際熙洽之世，博極群書，涵淳茹和，作爲文章，上接韓、歐。當時論其統緒會要，卓然名家，獨推公與雍虞文靖公耳。此蓋世之公論而不可揜者也。潛溪序公文而極論之，可謂至且盡矣，無復餘蘊，則文之傳世有不待區區之贅言也。桓藐焉晚出，不及見公而親炙之，故嘗造繡湖之上，以求公之遺躅，而斷煙落日，竹樹荒涼，邈乎其不可求也。獨賴斯集之存而讀之，其亦萬一而私淑者乎？若夫侯之用心於斯文，而所以寓化民以禮之機，儒者之能事也。良可書已。此桓不敢以老耄辭，輒述公出處之概與侯補遺之功，著于末簡云。

張儉《重刊黃文獻公集後序》 文者道之著也，亦道之傳也。道待人而行，待文而著，著斯明，明斯傳，傳斯通，否則晦矣塞矣，文其可少乎哉？吾鄉金華黃文獻公與其友柳文肅公，均以文名于時，世稱黃柳，如唐退之之於子厚也。蓋公生長何、王、金、許四君子道學之鄉，得聞閩學之正傳，而仁山、白雲二先生猶及光霽，故其所爲詩文，意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一根諸理，以羽翼儒先之緒論，眞如粟帛之可衣食而不可缺，非彫繪枝蔓，如珊瑚木難之徒悅美觀也。公之學，一傳而得宋公潛溪、王公華川，再傳而得方公遜志。宋以文行顯，王、方以忠節著，炳炳爲世名臣，咸大裨於治教，其源流蓋可見矣，豈特文辭云乎？

王廷曾《補訂黃文獻公集序》 其記《山南集》有曰：「辭必己出，古也。」又曰：「其爲言也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又曰：「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無愧先聖人斯可已。」又曰：「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爲本昌，爲源博也。」宋文憲以爲一神之所爲，中統、至元以來二三人而已。王忠文謂以精純之學羽翼聖學，以典雅之文黼黻人文，誠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師表。而先生之門弟子若王、宋二氏外，德源侍先生亦侍許氏，伯清侍許氏復侍先生。而先生嘗謁許氏於歲寒亭，沒爲之銘，謂少不能從游而偶獨後死，序方氏之集，舉聖予之論，在人倫不在人事，在天地不在古今。謂言先生詩無以易此，斯則遺經吟社，莫非物理人事之所寓焉，蓋先生之文可能也，而其少無仕進之情，尊師取友，以成其學，猶恨不及事白雲，而侍白雲者轉師先生，此不可能也。此劉、宋、王、朱諸弟子，未能發先生之覆，而亦劉、宋、王、朱諸弟子所由此而心形俱服者，而宋又與彥修友忘年。卒後先生一禩，宋表其墓，蓋許、黃門無異同。而宋十九受經業聞

人氏，故與許同得統魯齋者。於是宋之門有正學方氏，王之孫孝莊稌又師正學，二百九十年來能不推本宋、王以及先生哉！而數十年之中，有力持聖學，見於從祀之疏，宗貫之錄，最後有葺理學淵源，斷以山陰爲學術純正、終始一節者，斯則先生之風流猶未歇絕矣。然則世皆謂華川忠孝，足以冠冕一世，文章風概足以度越當時，而不知理學一綫猶可尋討。在昔《道學傳》創自有宋，道學原不別於儒林，然特爲標揭，亦足使文人學士知有從來，故廷曾於志中既特著之，而於先生復申言之。

吳炯《文獻黃公文集序》 迨黃文獻公起義烏，超然特立，乃爲一振，學術則元元本本，文章則炳炳烺烺，既爲前賢之繼，又爲後學之倡，昔人所謂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者也，此予之所以深有慕乎斯人也。【略】蓋公爲海內不可少之人，又生於學者急待以振興之日，障百川而迴狂瀾，烏能不爲斯道幸有斯人哉！第以未獲盡讀公之遺文爲憾。越數月，公十世孫之琦持公全集示予，予往復讀之，益信公文辭各載夫學術之言爲不誣。公《上憲使書》，自謂棄俗學之陋，而務極其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治忽之由，竊嘗窺之。蓋其所學者邃，所志者遠，是以論斷事理，多所發明，援據古義，必辨其異同，而馳騁上下，紆餘委備，直追北宋之作者。詩則含咀於漢魏六朝，而出以清和雅健，深得風人之旨，詩與文皆可傳於後者也。前代鉅公，序之已詳，予今日復綴數言，所以志予平時響慕之心。又幸來守是邦，而得公遺文於公之後裔，且以望公之子孫，皆能世其家而不墜其所學焉。

韓慧基《重校黃文獻公詩文集序》 宋天禧、明道後，大儒繼出，以主張斯言爲己任，而婺州東萊呂成公與朱子相師友，由是婺學始盛。北山、魯齋、仁山、白雲四先生皆宗朱、呂之學，相承不絕，而烏傷黃文獻先生復出焉，考其淵源所自，則由白雲及東萊以達於朱子。自宋迄元，一郡之中名儒接踵，而先生以精純之學，頡頏其間，何其盛也！元大德中，先生始舉校官，歷仕五朝，晚乃掌帝制、侍經幄。其平生爲學，實能深思以探其本，力行以踐其實，故能巍然自任斯文之重。或爲詩歌，則和平淡泊，本於性情之正；諸所爲文，皆不事雕飾，粹然醇雅，足以推明聖人之道，而不愧於有宋諸儒。蓋邃於道德，發爲文章，故無意於文而文自至焉。此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而非徒金聲玉耀以厭當世之耳目也。昔臨川危公稱先生論著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蛟龍百怪，潛伏不動，淵然之光，自不可犯；而其門人宋潛溪先生亦推尊之，以爲師羣經，友遷、固，皆可謂造其堂而嚌其胾矣。而總不若先生之自誦曰：「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吾敢爲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也。」嗚呼，此則先生之所以爲文而羽翼夫道者也。以視靡曼俳優之習，模倣假竊之詞，其相去何如哉。

王紳《跋黃文獻公文集後》 吾郡古稱文獻之邦，自宋以來人材輩出，至有元至正而後，侍講文獻黃公尤巋然獨立於朝，久擅製作之權，蔚爲海內宗師，時之名公巨卿皆出其門。故凡得公片言隻字，不啻如獲拱璧，故公之文布於世者恆多。

《元詩選》初集丁集 宋景濂曰：先生素行挺立，貴而能貧，【略】歷事五朝，嶷然以斯文之重爲己任，與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同郡柳貫齊名，號「儒林四傑」。合而觀之，待制之才雄肆，而侍講之思峻潔，一時才士如王禕、宋濂輩，并出黃、柳之門，而匯爲一代文章之盛，殆亦氣運使然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黃文獻集》十卷，【略】其文原本經術，應繩引墨，動中法度。學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宋濂、王禕皆嘗受業焉。

《石洲詩話》卷五 黃文獻爲有元制作大手，其詩亦具風骨，而入之不深，放之不大。若比楊仲弘，則固勝之遠矣。此究是讀書人詩也，只不能超然脫化耳。又：以詩筆論之，黃文獻應在袁、馬之次。

《庚子消夏記》卷二 文獻金華人，名溍。宋景濂之師也。文集冲遠有法，元時大著作皆出其手，謂之「璽口學士」。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三三 應奉清班玉輦隨，少陵同調不同辭。讀書懷古多悲壯，上國居庸五字詩。

彭蘊章《題元人詩十二首》九 晉卿鑱削六朝餘，韋柳清才律不疎。更有括蒼周處士，北山吟裏半樵漁。

《儀顧堂題跋》卷一三 文獻爲朝廷所役，頌異端之宮，諛俗僧俗道之墓，張儉削之可也。《鄆王拜住神道碑》、《太保定國忠亮公第二碑》、《高昌郡公合剌普華神道碑》、《河西隴北道廉訪使凱烈神道碑》、《武宣劉公神道碑》、《史惟良神道碑》、《禮部尚書干文傳神道碑》、《司徒陳苹神道碑》、《馬氏世譜》，皆有關史乘，而亦削之，未免無知妄作矣。

分論

《太極賦》 宋濂《金華黃先生行狀》：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泳，綽然有古風，特冠前列。　蘇天爵《題黃應奉上京紀行詩後》：晉卿宋故儒家，自應鄉薦，以《太極賦》名海內。

《柳待制墓表》 戴良《柳待制墓表碑陰記》：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爲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略】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爲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游於耆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略】世俗求先生之爲人，更當有考於斯。

《化城院記》 《方韶卿遺稿》卷一三外編張燧評：全非紀錄僧寮，直將韶翁躭佳領異胸懷，寫得浩浩落落，眞奪他人酒盃澆自己傀儡也。至於《游錄》之崢奇卓犖，非藉斯文，亦何由攷見？　又：吳伯能先生曰：魏伯陽作《參同契》，其說似解《周易》，實假爻象深論作丹。寓言借事，隱顯異文，有識者眞不異人意。

《吊諸葛武侯辭》 宋濂《金華黃先生行狀》：嘗著《吊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　危素《文獻黃公神道碑》：比成童，不妄出門，能背誦詩書，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弔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太常公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鳴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

《上京道中》 貢師泰《題黃太史上京詩稿後》：黃太史文名天下，而《上京道中》諸詩尤爲傑作。葛邏祿易之得其稿以傳，且謁諸君爲之題，其知太史亦深矣！易之尙善保之。　蘇天爵《題黃應奉上京紀行詩後》：困於州縣幾二十年，今樞密馬公在中書日，始自選調拔置史館。未幾，丁外艱去官，昔歐陽子以梅聖俞身窮而辭愈工，嘗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窮者而後工也。」晉卿之詩縝密而思清，豈天固欲窮之，俾工其辭耶？

《苕溪風雨中章德茂同泛》 《歷代詩發》卷三二：衝風破浪，果是奇人。正恐吟得出，卻畫不出。

《西峴峰》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晉卿詩氣骨清高，着語無多，自見稜稜風格。每于清曠中特出警策，孤標挺秀，格製最高。

《晚泊釣臺下》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泊釣臺詩，不着議論，是避喧法。

《游西山同項可立宿靈隱西菴》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諸作規模少陵，而氣力雄厚不逮；其中警秀處，如水靜沙明，雲峰特起。

《擔子窪》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行人烟際來，牛羊雨中牧）二語入畫。

《題清華亭》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高秀處，頗似襄陽。

《可憐行》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富貴家兒，落魄如此！從少陵語翻案，尤覺警絕。

《陪仇仁父先生登石關城》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薄游成汗漫」等四句）高步句有意味，接後壯闊，通首振起。

《抱琴》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淡若無意，意卻雅切。

《上巖寺訪一公》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頻作雨來聲）清景，行妙筆寫之。

《題觀海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章法縱橫流宕，要不過以眞景托出畫景。題畫詩用此筆，而變化不同。

《寄方韶父先生》 《方韶卿遺稿》卷一二張燧評：縱心事外，不屑軌迹。

《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方韶卿遺稿》卷一二張燧評：簡介不屑。

《喜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方韶卿遺稿》卷一二張燧評：酣放自若。　又：七章灼然玉舉。

《仙華方先生析簡齋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為韻賦山中社雨七章和者四人先生於第四章見及顧未能屬和今五十餘年諸老皆已下地先生門人在者惟朱仙仲山年八十矣偶逢春社興懷存歿追次前韻以抒鄙情》 《方韶卿遺稿》

卷一二張燧評：如陳林道以如意拄頰而歎。

《偶成》《詩藪》外編卷六：黃晉卿《偶成》一絕，【略】吳正傳和云：「一壑風煙自可留，十年湖海漫曾游。短衣射虎眞堪樂，莫恨將軍老不侯。」二作皆有深致，第稍涉議論耳。

傳記

楊維楨《故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其先自宋太史庭堅之後，父昉繇雙井家浦江，後遷義烏，遂占籍焉。【略】夫人妊先生時，繡湖水清，歷卅有四日，夜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公始生，至元十四年之冬十一月日也。比成童，不妄踰戶閾，授以書，矢口即成誦。年十三屬文，作《弔諸葛武侯文》，爲鄉先生劉公應龜所奇，因留受業。大德五年，舉教官，舉憲史，已而復棄之，多忤上官去。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大夫以先生充。賦古賦，以「太極」命題，場屋士不能爲，獨先生以楚聲爲之，遂冠場。明年，奉大對，授徵仕郎、寧海縣丞，江浙省臣承制遷石堰場監運事，秩滿陞從仕郎、諸暨州判官。至順初，用薦入爲翰林應奉，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秩。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閱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儒學提舉。時先生年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以侍親疾，絕江徑歸。俄有旨，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久之，又被上旨落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至京，中書傳旨，擢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洊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明年，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遣使者追復前職。又明年，始獲南還。閱七年而薨，享年八十有一。葬縣東北三里東埜之原。【略】先生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欲，年四十即獨榻於外，給侍左右者兩黃頭而已。遇佳山水，竟日忘去，形於篇什，多沖淡簡遠之情。然性剛中，觸物或弦急不可犯。少時即泮然無復停礙。與同鄉柳太常貫爲文友，風節文章在柳上，人呼「黃柳」。其論著依據義例，考援的切，在禁林、三史，惜以憂輟，其脩后妃、功臣傳，士類服其精審。經筵處講文，皆切於治道之大者。晚年喜爲浮圖，亦研極其閎邊之說。請者盈門，厭亦麾之去。其爲文、表、箋、書、敘、傳、記、贊、說、誌、銘凡若干篇，曰《損齋稿》若干卷，《義烏志》若干卷，賦若干首。於乎！我朝文章，雄唱推魯姚公，再變推蜀虞公，三變而爲金華兩先生也。五峰李孝光嘗與予爲兩先生評，余曰：「柳太常如東魯社翁課閭閻子弟，言言有遺事；黃太史如獨繭遺絲，初不諧衆響，至趣柱緪弦，激絕之音出於天成者，亦非衆音可諧也。」孝光以吾言爲然。太史攷文江浙時，余辱與連房，卷有不可遺落者，必決於予。在杭提學時，謁文者塡至，必取予筆代應，且又不掩於人曰：「吾文有豪縱，不爲格律囚者；此非吾文，乃楊廉夫文也。」自京南歸時，予見於天竺山，謂予曰：「吾老且休矣，吾子文絕辨，已白於禁林，宋三百年《綱目》屬之子矣。」嗚呼，今亡矣，吾終不得爲公史臣徒矣，悲夫！因其鄉生浙西道廉訪司僉事鄭公深出其徒宋濂《狀》，求余銘，遂忍而銘。且悼喪亂未得謚於朝，與其徒私謚曰文貞先生。銘之詞曰：大之星煜煜兮，繡之水穆穆兮，文之毓兮。大星翳兮，繡水壇兮，文之逝兮。惟文之鳴兮，大音在廷；爾鏞爾筦兮，我瑟我笙。鼓之淵兮，磬之鏗兮，氣一并兮，有元氏之聲兮。吁嗟今默默兮，孰見古人之渢渢洋響以上駝兮，膏吾車其曷從。

危素《文獻黃公神道碑》（存目）

宋濂《金華黃先生行狀》（存目）

《元史》卷一八一《黃溍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黃溍《書吳善父哀辭後》 元貞丙申秋，予游僊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胡之純）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皐父。今皐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爲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爲予上下古今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

柳貫《跋晉卿所得牟方仇三公詩卷》 某年長於晉卿，而出游諸公耆老間乃在其後，於時陵陽牟公居霅，新安方公居杭，如成都兩石笋之相望，人固知爲神物而不可狎近之也。然二公之於晉卿皆能破去崖岸，折輩行而交之，則二公之鑒賞，豈私一晉卿者哉？

貢師泰《貢學士文集序》 先生領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爲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交誼尤篤。【略】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堰場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字。尋丁外艱，服除，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浙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復召入翰林侍經筵，數告老不許，久乃得謝去，今年七十有九，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馳騁如壯歲云。

危素《文獻黃公神道碑》 弱冠游虎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牟公嶽期公甚遠，歸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

宋濂《甫陽王德暉先生文集序》 濂未冠，輒受經學文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萊），內翰柳公道傳（貫），文獻黃公晉卿（溍），皆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役，其淵源非不正也。

又《葉夷仲文集序》 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源；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矣。」予竊識之不敢忘。

又《題桂隱遺文後》 右《桂隱黃先生遺文》十二篇，其曾孫翰林侍講學士文獻溍所鈔。濂嘗受業公門，見公追念先德，日蒐墜逸，手錄成編，此蓋其稿本也。【略】非公之宏才碩學以繼其後，又惡能世濟其美也耶？今去公歿已二十三年，公之尚德尊祖之意，猶燁然見於觚翰間。覽是編者，其有不油然而興感者乎？非但玩其字畫之妙而已也。

又《文獻集序》 濂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疇昔，侍几杖華川之上。先生酒微酡，歷論文辭，原乎學術，每至數百言。自顧於道無聞，溺志汗漫無根之域，不足上承明訓，方將刻厲，剔去陳腐，以振華英，而九京不可作矣。俯仰今古，能無感乎！姑誦所聞以書于篇端，若先生所以擅一代之盛者，則不待序而後見也。

《元史》卷一八一《黃溍傳》 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

王禕《黃文獻公祠堂碑銘序》 嗚呼，若吾先師文獻黃公，所謂古之鄉先生者歟！【略】登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州縣，所至以廉能稱。入爲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博士。居六年，所教弟子悉爲名人。【略】於是儒林宗工日就凋謝，國家思用老成，落致仕，以翰林直學士起公於家。尋陞侍講學士，兼知經筵，復總裁國史。其居經筵，每進講，必陳仁義道德之說；在史館，筆削無所阿。凡朝廷大詔令、大制作，皆以屬於公，而公獨任斯文，重爲海內所宗師。

又《文訓》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倀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畯）〔俊〕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致力於斯。」【略】生曰：【略】「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輒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有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又《宋太史傳》 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略】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

胡翰《北山紀游總錄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余聞諸古，而於此卷見之矣。自至正庚戌以來，卷中作者，由侍講黃公倡之，而司理葉公、吏部吳公、長史張公繼之。又其後，而待制柳公、太常胡公、立夫吳公之詩附焉。數公同出吾郡，多擅名當世。高文典冊，施之朝廷者，足爲邦家之光。幽懷雅韻，託諸老佛之徒者，足爲山川之壯。豈多得哉。

徐一夔《夕佳樓記》 夕佳樓在杭之南山演福教寺，寺有明靜塔院，蓋佛海大師之徒窆其師爪髮之所。院有東西二樓，夕佳蓋西樓也。其地右瞰澄湖，左挹高峰，二麥嶺在其前。每日輪西下，餘光返照，徘徊於林岫之間，煙霏霞氣，乍濃乍澹，五色相鮮，雖精繪事者不能貌，是所謂夕佳者也。昔在至正中，佛海之大弟子海慧法師，繼公以碩德重望，唱道大方而歸，遂居茲樓。與黃文獻公溍、張外史雨爲方外友。二老即至，海慧輒相攜登樓，覽觀景物，鬻茶賦詩，久之而去。

《霏雪錄》卷上 宋尚書子章在越中，嘗館黃文獻公于竹深荷靜之軒。公正構文，忽厲聲如怒狀，尚書驚問之，知爲乳雀喧啅亂其文思耳。

作品本事

陳旅《次韻黃晉卿與張伯雨道士高麗武上人會於杭州開元宮》 晉卿以《太極賦》領鄉薦，學者傳誦，時因稱之爲「黃太極」也。

宋濂《跋趙祭酒篆書後》 友竹先生劉君諱籌，番陽人也。攻九流百家言，能得其肯綮之會。嘗作《通一畢萬圖》，以貫其旨。又謂學之所急，莫過爲善，而爲善尤在於及物。乃佐其先府君甓道架梁，方六七十里間，人無行病。復能振貧窶者以布帛，注疾病疕瘍者以善醫，而宅兆之不良者，必擇風氣靈淑之地，令改其藏。故鄉人無分戚疏，稱爲善士如一辭。國子祭酒趙公期頤，爲制「一鄉善士」四大篆，以旌先生之行。時先師黃文獻公晉卿，方召還禁林，先生之子爆遂請文以識其事。黃公欣然書以遺之。爆持之南歸，秘藏甚謹，不翅(虹)(拱)璧之貴。

又《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 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黃文獻公之高第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爲檢討官。瀕行，公造序一通，親加竄改，持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別，且致餼焉。仲舒既屬繕書者入卷，乃改序稿秘藏惟謹。公薨，裝褫成軸，每出展玩。

又《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右黃文獻公乞銘柳文肅公之狀。文獻公以文章名天下，此雖造次所書，而考據精詳，倫序不紊，事信而辭嚴，言遜而禮恭。皆可以爲法，不特字畫之美也。濂嘗執業二公之門，於是二公之卒已久矣，永念今昔，撫卷慨然。

蘇天爵《題黃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至順二年夏，予與晉卿偕爲太史，屬扈行上京，覽山河之形勢、宮闕之壯麗、雲烟草木之變化，晉卿輒低徊顧戀，若有深沈之思者，予固知其能賦矣。既而果得《紀行詩》若干首。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今天下一家，朝野清晏，士多材知深美，非宣著於文辭，曷以表其所蘊乎？

又《跋黃侍講送鄭仲舒序》 右侍講黃公《送鄭仲舒還朝序》，前本乃公門人、今翰林應奉傅藻所錄，公親改定凡二十八字，後本則公之親筆，與錄本多不同，蓋初草也。伯衡前九年觀於南京。仲舒至自北平，兵革之餘，以僅存爲幸。今再見於麟溪之上，則裝潢成卷矣。竊聞公平生爲文，故處輒塗以濃墨，既脫稿，即以鹵練之，糜爛乃已，已必投諸水，雖子姪弗使見之。今顧於仲舒面加改定，且併初草遺之，此其相知之深、相與之無間爲何如？則其期望之遠且大，尚何怪哉！公爲此文時年已七十有七，孟子所謂「達尊」，蓋兼之矣，而不自滿假，臨文詳審，作字端謹。《詩》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其斯之謂歟！初學小子，衒耀材能，稠廣之中，肆筆疾書，略不檢點，亦可少愧哉。

宋濂《金華黃先生行狀》 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眞儒、行仁義」爲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

危素《文獻黃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名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進階儒林郎。扈從至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傳之。 又：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於世。 又：明年殿試對策，以「用眞儒、行仁義」爲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略】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

陸心源《黃文獻袁通甫墓誌跋》 《故靜春先生袁通甫墓誌銘》，題「金華黃溍撰」。【略】吳訥跋，以爲文獻親筆，余疑前無結銜，後無印記，非書丹式。

近閱徐一夔《始豐稿》卷十四，引待制王禕之言曰「公凡爲文，脫稿必命門生代書，而碎其初稿。公字畫甚佳，以秘惜，故多不傳」云云。則此稿信非文獻手書，而爲門下士代書矣。惟元刊《金華黃先生集》，寺記塔銘連篇累牘，通甫文行甚高，誌反不收，且既不惜其文，而反秘其書，殊不可解耳。

著錄

宋濂《金華黃先生行狀》 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卷、《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

危素《文獻黃公神道碑》 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元史》卷一八一《黃溍傳》 所著書，有《日損齋稿》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元儒考略》卷四 所著有《日損齋稿》、《義烏志》、《筆記》共若干卷，而其《太極賦》尤稱精詣。

《宋元學案》卷七〇 所著書有《日損齋稿》二十五卷，《義烏志》二十七卷，《筆記》一卷。

宋濂《文獻集序》 先生薨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稿》共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恐其湮沒，亟取鋟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學，俾爲之序。

劉剛《文憲文集後序》 剛也不敏，獲受經於宋太史先生之門。研窮義理之餘，先生出一編書示剛，曰：「此黃文獻公之所著《筆記》也。公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要之於至理，間嘗侍函丈，共讀新修《宋史》，無一傳無訛者，非官制地理，即歲月事實，甚至連氏名亦或舛誤。觀公辨駁之精若此，則其平昔攷古之學爲何如哉！覽此記之大略，蓋已知之矣，雖中有一二條摘書其事而不寘品評，似若無所繫者，而洪文敏公作《容齋五筆》凡四十七卷，亦往往有如此者，或公別自有見，今不敢略去，汝其受而藏之。」剛退而伏讀焉，見其文婉而義深，諦玩日不釋手。初公之爲此書，隨筆而錄，未及詮次，剛因忘其僭踰，以類相從，分而爲三，曰辨經，曰辨史，曰雜辨，既已繕書成卷，又以讀其書者不可不詳知公之爲人，遂以中書參議危公太樸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傅公子通《定謚》等文以附其後，共爲一書。【略】公之所著有詩文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並以刻梓，流布於士林間，而《筆記》獨未遠行，乃命工而刊之于梓。功告完，遂以平昔所聞，次第序之於末簡。至於是書所以有功於學者，先生於前序中已備論之矣。

貢師泰《黃學士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稿》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稿》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禕、宋濂所編次也。【略】比廉問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禕，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以惠來學。

危素《記日損齋初稿》 右《日損齋初稿》，金華黃先生晉卿少時作，舉進士後，則有《續稿》。

楊士奇《黃文獻公文集跋》 而兵後文集之存者，惟公一人，蓋亦門人之力。余家六冊，得諸王杰文英公之鄉人云。

杜桓《黃文獻公集後序》 《黃文獻公集》者，元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晉卿之所著，其門人潛溪宋濂、臨川危素之所輯錄者也。【略】集板刊置學宮，盛行于世，垂及百年矣。正統丁巳夏四月，學燬于火，郡教授廬陵王君樂孟躬率郡庠生傅寧、姜約從烈焰中亟挾文集板出，得弗燬。既而檢閱，闕板百餘，其集弗成帙矣。金華縣大夫章貢余侯顧而嘆曰：【略】乃捐己俸，召工刊補之，委郡庠生宗祉取完本詳加校勘，補其闕遺，至舊板字或殘脫漫滅者，悉補入焉。

張儉《重刊黃文獻公集後序》 公邑後學侍御虞君惟明，素慕公而同趣者，深懼斯集湮沒，無以迪後進觀風之始，乃購舊本以屬不肖編次。【略】舊本頗缺失，且泛載其一時偶應異端之求者，恐非公意也。索世家得善本及公所爲《筆記》一編，稍加刪定，付建甌尹沈璧、陳珪重梓以傳。庶幾侍御君懷賢淑世之盛心，亦不肖儉尚友之一助也。

李鶴鳴《黃文獻公文集別錄序》 《文獻公集》嘗兩經板刻，一公無恙時刻之閩，卷帙頗多，一公既沒，刻之吾婺，字畫較自精細，特首數中爲其黃氏志銘，省於閩刻耳。歲遠，兩刻俱亡，惟官姓舊族間有藏本，愛公文者購之，甚不易得也。嘉靖九年秋九月，公之郡從孫九十翁文載道、八十翁德方子義、七十翁洋彥度，帥其子姓將重刻之。有梁汝用者顧獨任其費，行且就亡矣。適彥度女夫虞侍御東厓惟明往按于閩，語諸翁曰：「刻書費請更以脩公墓祠，刻

其委之守愚。」因私鶴鳴曰：「刻苟成，子必以序之，後以無忘，不忘祖者之賢。」明年夏四月，虞子寔以新刻來趣序，則見凡老釋碑板，盡以刊去。嘻！吾婺文章，蓋自初唐以來，信然無媿古作者殆數十家，及今往往散失，幸僅存者，可無惜焉。已惜之，故刻之以傳，宜無用去取也。昔子厚讀退之《毛穎傳》，其見諭文尺度，正不爾爾。且公集無新刻，人尚舊本之求，新刻行，則完本日淪泯矣，豈校刻者不得吾虞子意耶？敢輒託書張副憲夏山用載，贊我東厓，以所刊去別爲一卷繫集後，且期以得報，乃以序復。既久而不獲我私，固將申懇於二子，不但已也。又明年端午，始奉夏山前四十日書曰：「《文獻集》已如教增刻矣。」慰甚，亟以序往。若公文所詣，潛溪宋太史、危臨川素評議具在，晚生寡陋，又奚以云。

王廷曾《補訂黃文獻公集序》　其先生之集，名曰《損齋稿》，凡二十五卷。元時縣大夫胡公惟信刻於薨後之五年，屬文憲爲之序，復建祠，俾忠文記之，當是至正壬寅癸卯，歷二百三十八年，而張侯維樞選而布之，今又九十二年矣。版之闕者百有十，而字之漶且訛者，不止百千焉。稍爲補之訂之，尚當求其全本，而以文憲《狀》及忠文《祠堂碑》入附錄，增錄其後，是爲叙。

《文洲閣書目》卷九　《黃文獻公文集》一部八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黃溍《文(肅)〔獻〕集》四十二卷。

《秘閣書目・文集》　《黃文獻公集》八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黃文獻公集》。

《菉竹堂書目》卷三　《黃文獻公文集》八冊。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黃文獻公集》八冊，十卷，黃溍。　又：《黃晉卿文集》八冊，四十二卷，黃溍。

《萬卷堂書目》卷四　《黃文(肅)〔獻〕公集》四十二卷，黃溍。

《古今書刻》卷上　金華府：《黃晉卿集》。　又：《黃文獻公集》。

《近古堂書目》卷下　《金華黃先生文集》。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黃文獻公集》八本。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黃學士集》八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黃溍《文獻公集》十卷。

韓慧基《重校黃文獻公詩文集序》　予任華川三載，先生之十世孫景韓以先生《日損齋稿》刻於宋文憲、王文忠時，雖再經修校，而字多漫漶，且多三豕之誤，於是因其舊而訂訛補缺，以求序於予。予既敬慕先生，恨不及執經門下，而讀其詩文，想見其爲人，竊喜挂名其文字中，雖未敢自附於私淑之末，而終不能恝然於先生之集也。乃不辭而爲之序。

黃之琦《文獻公文集舊跋》　若我祖文獻公著述等身，雖一家之言，而生平道德事功悉本於《太極》一賦。以故自元迄今，四方諸君子其以葛文康酒券來假讀者，踵相接也。顧屢經兵燹之餘，苦乏善本，向以殘刻，漫付剞劂，一時亟於告竣，以亥豕相仍，魯魚莫辨，雖識者賞鑒，自有得於意言之表，而瑕纇猶存，終累全璧。昔先君子嘗有志較正而未逮，既而病革，猶手授是集，丁寧囑曰：「正訛訂謬，此兒曹責也，汝其善成吾志，可告無罪於先人矣。」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惟弗克光昭遺集是懼。茲幸家難既平，爰簡方策，躬親較讎，其可解者以解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不敢全憑臆見，妄爲竄改。其訛謬間有存什一於千百者，所謂小處糊突，大處不糊突也。至餘稿尚富，以既經鄉先賢暨賢邑侯選輯，勒爲成書，未敢遽壽梨棗，非謂令人因國門而思名山也。夫時不能有盛而無衰，事不能有得而無失，安知歷世既久，不有視爲斷簡殘編，任其剝落漶漫而莫之惜者。興言及此，能無撫卷太息，重以修明之責，大有望於吾宗繼起之賢嗣也哉。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黃溍《日損齋稿》二十三卷。又《黃文獻公集》四十三卷、《前集》二十三卷、《後集》十八卷、《續集》三卷，門人宋濂定。又《集》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黃文獻集》十卷，【略】元黃溍撰。溍有《日損齋筆記》，已著錄。【略】濂序稱所著《日損齋稿》二十五卷，溍歿後縣尹胡惟信鋟梓以傳，又有危素所編本爲二十三卷，今皆未見。此本乃止十卷，前有嘉靖辛卯張儉序，稱「舊本頗闕失，且兼載其一時泛應異端之求者，恐非公意也。索世家得善本及公所爲《筆記》一編，稍加刪定，付建甌尹沈璧、陳珪重梓以傳」云云，則儉已有所刊削，非濂所序之本。卷首題「虞守愚張儉同校」一行，又題「溫陵張維樞重選，會稽王廷曾補訂」一行，則二人又有所竄易，併非儉所刻之本。卷數不同，有自來矣。明人誕妄，凡古書經一刊刻，必遭一塗改，數變之後，遂失其眞，蓋往往如此。然有所私損，未必有所私益。雖殘缺不完，尚可見溍之崖略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黃溍《日損齋稿》三十三卷，一名《金華黃先生集》，又《文獻集》四十三卷，門人宋濂定。

錢大昕《跋金華黃先生集》　彝在都門，從友人借讀《黃文獻公集》僅十卷，係仙居張儉存禮所刻，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誌狀於第七卷末，尤乖剌不倫。茲於吳門黃孝廉齋見元槧《金華黃先生集》不全本，紙墨精善，始快然莫逆於心也。攷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卷、《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卷三十一，《初稿》三、《續稿》一至二十八，雖無「日損齋」之名，其爲一書無疑，但闕《續稿》十一至十八、二十九至三十耳。貢師泰序稱，《初稿》臨川危素所編次，《續稿》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所云王、宋二生即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川危素名，蓋太僕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抗行故也。《行狀》云《續稿》三十卷，今貢序作二十八卷，蓋作僞者洗改，痕迹宛然，二十八必三十之訛，并《初、續稿》爲三十三卷爾。

王紳《跋黃文獻公文集後》　公歿後，門生學子遂取其全集繡梓以傳，而東南士大夫家始盛有之，獨四川遠在萬里外，所藏者尚少。余之再入蜀也，嘗挾一帙以來，固欲與同志者共之，而未獲其人也。

陳坡《重刊黃文獻公文集跋》　黃文獻公爲有元一代巨儒，史稱有《文集》三十三卷，而《日損齋稿》刻於公薨後五年，門人宋文憲公爲之序，只二十五卷，迨乾隆年間，浙江採集遺書，得元刊本，只稱二十三卷。蓋當時崇尚佛教，不無奉勅諸作，或編訂時有所刪減耳。其板在前明時已經散佚。嘉靖九年，侍御虞公守愚重刊於閩，屬副憲張公儉訂定，將老釋碑版盡行刊去，分爲十卷，維時同邑司諫李公鶴鳴移書虞、張，謂其不應去取，勸爲增刻。今惟見張公大輪、葉公國光別刻跋語，而所增刻之二卷久無傳焉，邑中惟虞、張所定十卷舊本，尚有存者。然編次參錯，誠如嘉定錢竹汀《養新錄》所云，以意刪削，《春風亭筆記》別爲一卷，雜入文集，次第紊亂，尤爲可憎者也。且其板久殘，後雖經裔孫字景韓者補修，至今又缺蝕過半，不數年，將此僅存殘本亦不可得而見，當時所稱「澄湖不波，一碧萬頃」，後人將何從而沾溉乎！心竊用是懍懍，而浮沈遠宦，耄及始歸，見其族較昔更盛，因與英俊者亟言之，欣然歛資命匠，即以校訂事相囑。遂爲釐正篇次，補對訛漏。刻將成，適陳君西橋自彝陵守御事回，知其於前人著作，向能悉心搜錄，就訪之，遂出其所藏佚篇及他名人題跋，裒爲附錄一卷，又曾於《筆記》細爲攷證，茲別作一卷，附刊集後。雖不能完文獻公自訂全稿之舊，而根本六藝，羽翼聖教之大凡，略具於此。謂非文獻公之靈有以呵護而撮合之耶！刻成，爰誌數語於簡末。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元刊印本。元黃溍撰。臨川危素編次，番易劉耳校正。【略】案此元刊元印本，【略】自來藏書家罕見著錄。張氏愛日精廬有殘本二十三卷，則其書之罕見可知，眞元板中秘笈也。

又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明正統補刊本。元黃溍撰。【略】案：卷一至三曰《初稿》，卷四至十曰《續稿上》，俱題臨川危素編，卷十一至十六曰《續稿中》，題門人王禕編，卷十七至二十三曰《續稿下》，題門人宋濂、傅藻同編，合二十三卷。伏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危素所編本爲二十三卷，今未見，則傳本之稀可知。此本不著刊刻年月，杜桓後序云，【略】則當刊于元至正中矣。

《補遼金元藝文志》　黃溍《日損齋稿》二十三卷，又《文獻集》四十三卷，又《集》十卷。

胡鳳丹《黃文獻公集序》　惟念余刻《金華叢書》，先賢遺著搜羅殆徧，而元、明之際，若柳待制、吳淵穎、宋潛溪、王忠文諸先生集均以刊布，私竊自慰。顧待制與公齊名，當時所稱「儒林四傑」者也，淵穎輩行視公稍後，亦公夙所推許，引爲小友者也，宋與王則又皆從公受學者也。今諸先生集既刊布矣，而公集獨闕，寧獨私淑之心恆抱遺憾，抑亦諸先生所共以爲歉而不我許者也。訪求經年，浦陽張小蘿侍御郵寄義烏陳氏校訂本，係余咸豐乙卯上都時藏諸篋貽贈小蘿，今小蘿仍歸於余。如秦庭之返璧、合浦之還珠，欣暢靡已，亟付殺青，用廣其傳。按茲本訛舛錯出，卷首目錄闕《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之目，卷八《胡景呂先生墓誌銘》文闕後半篇，《袁道甫墓誌銘》文闕前半篇，陳氏未及細校，依次編成，今空白一頁，俟獲善本補之。工既竣，謹弁數語於首，以誌吾幸。

《儀顧堂題跋》卷一三　《黃文獻集》足本，四十三卷。首行題曰金華黃先生文集第幾，下題初稿幾、續稿幾。次行題「臨川危素編，番陽劉耳校正」。間有題「門人編次」者，次行有題「日損齋續稿」者。卷一至卷三爲《初稿》，卷四至四十三爲《續稿》。前有至正十五年貢師泰序，【略】語涉元帝皆提行，元刊

元印本，《初稿》一二詩，三賦騷、答問、雜著、贊、碑記、序、題跋、書、祭文、傳、行述；《續稿》一至三詩、四詔制、表牋、箴銘、贊、五碑文、記、六至十二記、十三至十五序、十六序、說、啓、公文、十七策題、勸農文、上梁文、十八、十九題跋、二十祝文、祠疏、祭文、行狀、二十一至二十四神道碑、二十六、二十七墓碑、二十八至三十六墓誌銘、三十七墓碣、墓記、三十八、三十九塔銘、道行碑、四十世譜、傳。《初稿》、《續稿》總爲四十三卷。

又　《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進呈。《愛日精廬藏書志》雖著于錄，僅得二十三卷，其流傳之罕可知矣。校明張儉刊本，約多一倍而贏。【略】觀其序，似亦未見全本耳。是本先爲王聞遠所藏，【略】至正距今五百餘年，紙墨如新，完善無缺，誠皕宋樓中元板第一等也。

孔繼涵《清抄本黃文獻公文集跋》　乾隆戊子中春，闕里孔繼涵于琉璃廠購得宋元人集十餘種，並此抄冊。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二十三卷，元刊殘本。元黃溍撰。題「臨川危素編次，番陽劉耳校正」。張氏《藏書志》據《貢玩齋集》，謂原書四十三卷；潛研錢氏跋據宋文憲撰行狀，謂《初稿》三卷、《續稿》三十卷。今存卷一至十三，卷二十二至三十一，較元刻二十三卷本篇帙較多，即錢氏所見士禮居藏本也。前有至正十五年貢師泰序，其時文獻尚在，貢氏得其本於王忠文，刻之三山學官者，迄今流傳絕少。不獲鈔補全帙，爲歉事耳。後有錢氏手書跋，見《潛研堂集》及《愛日精廬藏書志》。

又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元刊本。此本前有宋濂序，後有正統戊午杜桓補刊序。編次卷第與《金華黃先生文集》本不同。據貢氏序，《金華集》刻時文獻猶在，是本則公歿後五年，金華縣令胡惟信以公家藏本所刻。卷一至三曰《初稿》，卷四至十曰《續稿上》，俱題「臨川危素編」。卷十一至十六曰《續稿中》，題「門人王禕編」。卷十七至二十三曰《續稿下》，題「門人宋濂、傅藻同編」。與貢氏序謂「《初稿》危素編，《續稿》王生、宋生編」之說合。若《金華集》概列危素名，疑當時校刊失檢。錢氏跋謂「太樸負重名，王、宋不敢與抗行」，似亦臆度之說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金華黃先生文集》二十三卷，元刊殘本。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黃文獻公文集》，一函八冊。【略】書十卷，凡詩賦、贊、騷、答問、策問、策題、雜著、勸農文、樂章、祭文、祝文、表牋、公文、啓、書、傳、行述、制、箴、行狀、辭、題跋、序、記、筆記、墓記銘、墓誌、碑文、墓碣、墓表，計七百四十五首，附錄危素撰《神道碑》及博亨請謚、謚議二首。前有嘉靖辛卯張儉序，即所校刊泰興季氏藏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景寫元至正刊本。臨川危素編次，番陽劉耳校正。元黃溍撰。【略】今考公集二十三卷，刻於先生歿後五年，此則刊於三山學宮，實成於先生未歿之前二年。前有至正十五年宣城貢師泰序云，【略】《四庫》既未著錄，阮氏亦未進呈。黃丕烈所藏、錢大昕所跋，皆未之全。竹書堂先得殘鈔本，後陸心源得上海郁氏元刊全帙，始假之補足校正，較三山本文多數十篇，誠希有秘冊也。

又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影寫明本，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初稿》、《續稿》上，臨川危素編；《續稿》中，門人王禕編；《續稿》下，門人宋濂、傅藻同編。前有宋濂序云：「先生薨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稿》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恐其湮沒，亟取鋟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學，俾爲之序。」所刻卷一至三曰《初稿》，卷四至十曰《續稿》上，卷十一至十六曰《續稿》中，卷十七至二十三曰《續稿》下。後有杜桓序云：「《黃文獻公集》刊置學宮，垂及百年，正統丁巳，學燬於火，教授王君樂孟從烈焰中挾文集版出，得弗燬。既而檢閱，闕版百餘，金華縣大夫余侯捐俸刊補」云。附刊《城南齋記》。謹按：《四庫》著錄者止十卷，爲嘉靖辛卯張儉序。《提要》云「危素所編本爲二十三卷，今未見」，即此本也。昭文張金吾從而影寫。【略】粵匪之亂，燬失六卷，今假罟里瞿氏藏本，倩凌蘭生補足之。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元黃溍撰。元刊本。【略】瞿氏鐵琴銅劍樓藏一帙，缺九卷，涵芬樓借印入《四部叢刊》，缺卷用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本補配。余有殘本八卷。此書元本均爲明印，多爛板，各本亦不能互補斷爛處。　民國十三年胡宗楙刊《續金華叢書》本，從傳鈔元刊出。　補：《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元黃溍撰。元刊、明正統補刊本，【略】後有正統三年杜桓跋，言「板置學宮，正統丁巳四月，學宮燬而板存，闕失百餘，乃捐俸刊補之」云云。全書分《初稿》三卷，《續稿》二十卷。《續稿》又分上中下：上七卷，題危素編；中六卷，題王禕編；下七卷，題宋濂、傅藻同編。涵芬樓藏。　舊寫本，有清琴川張蓉鏡藏書印記。繆氏藝風堂藏。

補：《黃學士文集》二十三卷，元黃溍撰。明刊本，【略】鈐笪重光印及翰林院官印。　又：《黃文獻集》十卷，元黃溍撰。明正統戊午補刊本二十三卷。明仙居張儉刪本十卷，不全，即《四庫》著錄本。　嘉靖間刊《別集》二卷。　祠堂本。　元刊全本《金華黃先生文集》二十三卷，藏昭文張氏。臨川危素編次，番陽劉耳校正。原四十三卷，今存卷一至十三，卷二十三至三十一，合二十三卷。貢師泰至正十五年十月序云。　又有明正統補刊本二十三卷，卷一至三曰《初稿》，卷四至十曰《續稿》，上俱題臨川危素編。卷十一至十六曰《續稿》中，題「門人宋濂、傅藻同編」。宋濂序云，【略】是正統修補者胡惟信刊本，不知何以少二卷，殆「三」誤「五」。　朱修伯曰，此書須四十三卷，作《金華黃先生集》者佳，宋景濂手書也。　補：《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十卷，元黃溍撰，明張維樞輯。　明萬曆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闌。六冊。辛亥春收自文求堂。　補：《黃文獻公集》十卷、《補遺》一卷，元黃溍撰。附錄一卷。清光緒四年胡鳳丹刊《金華叢書》本。　補：《黃文獻公文集》八卷，元黃溍撰。舊寫本，【略】前宋濂序，危素撰碑及請謚文移。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元刊金華黃先生文集跋》：世傳黃文獻集，以題《金華黃先生文集》者爲佳本，其卷次文字與題《黃文獻公集》者頗有不同。余昔年得此集殘冊，爲卷十四至十六，昨秋文友堂收得殘本一冊，持以歸余，爲卷八至十二，與舊藏差相銜接，通存八卷，得全集五分之一。其書風摧雨浥，古色黝然，望而識爲內閣大庫之靈餘。余喜其所存者適爲碑、記、序各類，多有資考證之文，乃合裝而庋之。各卷缺佚五葉，據元刊手寫補入，凡三夕而訖事。按：虞山瞿氏藏有此書，中缺十餘卷，竟無元刊可以鈔補。近者涵芬樓取此本印入《四部叢刊》，凡瞿氏所缺者，假諸上元宗氏及日本靜嘉堂文庫，幸而得完。可知此刻流傳絕罕，此雖戔戔數卷，後之人幸毋以殘編斷簡而輕視之，庶無負余露鈔雪纂之苦心乎。

《中國善本書提要》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六冊（北圖）。韻綠山房鈔本（十行二十一字）。元黃溍撰。按是集自元、明以來，凡有三本：一爲四十三卷本，刻於至正十五年黃溍未卒之前，有貢師泰序。一爲二十三卷本，即此本是。卷一至三爲《初稿》，題「臨川危素編」，與四十三卷本同；卷四至十爲《續稿》上，亦題「臨川危素編」，卷十一至十六爲《續稿》中，題「門人王禕編」，卷十七至二十三爲《續集》下，題「門人宋濂、傅汝礪同編」，傅與礪亦作傅藻。宋濂序云：「先生薨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稿》共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恐其堙沒，亟取鋟梓以傳。」蓋指此本也。一爲十卷本，明嘉靖間張儉所節刻，今《四庫》所著錄者是也。十卷本屢有翻刻，四十三卷本亦已印入《四部叢刊》，惟此本無新刻。此本刻於四十三卷本之後，又較少於四十三卷本，然容有出於四十三卷本以外之篇什，惜無暇晷，未能一校也。宋濂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元黃溍撰。元刻本，錢大昕、宗舜年跋，十冊。存二十三卷：一至十三、二十三至三十一。　又一本，存八卷：八至十二、十四至十六。　又：《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元黃溍撰。元刻本，十二冊。　又：元刻明修本，八冊。　又：《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十卷，元黃溍撰。明嘉靖十年虞守愚刻本，八冊。　又：《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十卷，元黃溍撰，明張維樞輯。明萬曆刻、清康熙三十年王廷曾重修本，六冊。　又：《黃文獻公文集》六卷，附錄一卷。清抄本，孔繼涵跋。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十二冊。元黃溍撰，明危素等編。烏絲闌鈔本。　又：《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六冊。元黃溍撰，明危素等編。清雍正元年西圃蔣氏烏絲闌鈔本，蔣氏手跋并過錄舒木魯介夫題識。北平。　又：《黃文獻公文集》十卷，十六冊。元黃溍撰，明張儉編。明嘉靖十年虞守愚刊本。又：《黃文獻公文集》十卷，八冊。元黃溍撰，明張儉編。明嘉靖十年刊、清康熙三十年義烏知縣王廷曾修補本。

張大輪《書黃文獻公文集別錄後》　黃文獻集之初刻也，虞巡察惟明屬張令憲存禮校之，凡涉異教者削去，謂公知道者，宜不爲此。惟明既不滿志，李司諫九皋見之，寓書惟明，併屬大輪曰：「必刻之。安知公之作，非不得已，則素多在耶？」大輪躍曰：「信哉！夫佛，狄也。公生不逢時，胡元入主中國，天下且臣之矣。公之作，其不得已矣，乃其志則可悲耳。」抑曾子固云：「吾言君子之禁邪說，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公之意，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遂手次爲二卷，付興化葉守國光刻之。

葉觀《黃文獻公文集別錄跋》　別錄文獻黃公集者何？憲副張夏山也。其意則黃門李潛厓、侍御虞東厓耳。所錄者何？潛溪宋學士之所校，圭山張僉憲之所刪也。中若制詞等篇，當列諸首簡，其他雖多釋氏語，廼時之所崇，

間有受君命作者。或曰：「富哉初稿！餘無錄者何？」夫文也者，文也；傳其所可傳，則人必尚。矧潛溪之校嚴矣，餘奚庸？圭山之編正矣，制詞之外，雖無錄可。然而讀圭山之編集者，知黃公之正；讀夏山之別錄者，知黃公之大。故無別錄，則不見全書；無全書，則不見全人，夏山其潛溪之用心乎。

魯介夫《韻綠山房鈔本黃文獻公集跋》 元金華黃文獻公溍所著詩文全集二十五卷，爲《日損齋稿》，宋景濂爲之序，今已不存。世但有新舊兩本，舊本二十三卷，新本僅十卷而已，蓋明萬曆間，溫陵張維樞選而重刻者。凡涉釋道二氏之文，一概弗錄，意欲闢異端，崇儒教，而不計其文之工拙，爲可噱也。茲本盛行於世，舊本遂至不絕幾如線矣。予遍訪二十餘年，卒無一遇，歲庚子五月，乃得之吾友林鹿原寓齋，因假之歸，錄其總目。其詩與文凡新本所刊落者悉補入之，另爲一本。俟他日照目繕寫，俾復舊觀，不亦善乎？是以目校手抄，亟卒其業，而不自覺其憊也。

蔣西甫《韻綠山房鈔本黃文獻公集跋》 余老友舒木魯介夫，訪《黃文獻公全集》二十餘年，始得閩中鹿原林氏藏本，乃按新刻中遺缺者，目校手書，另爲一冊，復錄其總目，以待依次繕寫。【略】余從借觀，因照總目序次，命傭書人鈔錄，四閱月而後卒業，缺者補，譌者正，補稿、續稿，悉歸原部。介夫之有志未逮者，余代成之，他日攜至一枝軒中，對案披閱，亦一大快事也。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黃文獻別錄》二卷，元侍講學士義烏黃溍晉卿著。嘉靖十年李鶴鳴潛厓序，張大輪、葉觀跋。此編詩文多緣釋老而作，因閩重刻《文獻全集》盡削之，復爲補刻，故名《別錄》。焦氏《經籍志》誤謚爲「文肅」，王圻《續通考》元明互見，姓氏重複，抑且卷帙混淆，如是而曰《通考》，難矣。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附：收正統二十三卷本，先有《黃文獻別錄》一冊，蓋從明本抄出，即張儉所刪，然文有在二十三卷之外者。（莫棠）

又 補：《黃文獻公別錄》二卷，元黃溍撰。清寫本。前李鶴鳴序，後張大輪跋。又嘉靖壬辰邑後學省菴葉觀跋。有同治甲戌龔橙手跋。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黃文獻公文集別錄》二卷，一冊。元黃溍撰，明張大輪編。清康熙間鈔本，近人莫棠手書題記。

藝文

仇遠《和黃晉卿金陵見寄》 臺城爲客久，書札竟寥寥。山水舟車近，風霜歲月遙。窮猿猶擇木，威鳳合衝霄。曾有論文約，應須折簡招。

吳師道《至大庚戌黃君晉卿客杭與鄧善之翰林黃松瀑尊師儒魯山上人會集賦詩今至正辛巳晉卿提舉儒學與張伯雨尊師高麗式上人會再和前詩上人至京以卷相示因寫往年所和重賦一章》 後先人物一時雄，心迹甯須較異同。來此清談散花雨，依然舊夢聽松風。畫圖長共湖山在，劫火頻驚殿閣空。萬里忽逢東海客，前詩重寫思何窮。

又《答黃晉卿約游金華三洞不果》 子從金華游，寄我金華篇。金華相望半百里，嗟我欲往心茫然。涼秋九月天，發早芙蓉前。峰回路轉僧舍盡，澗水不斷松聲環。玉女孤墳落葉裡，杳杳白鹿鳴空山。山空洞窟砏半吐，青芝如花溜如乳。高巖覆屋成結構，亂石迎人欲飛舞。其餘二洞更迥絕，異象殊形闕迹古。空窗忽透中夜月，飛簾長挂青天雨。仙家樓觀何崢嶸，赤松霞氣丹光橫。初平子，安期生，相逢一笑應相迎。我生胡爲墮世網，回首白雲空爾情。

又《和黃晉卿客杭見寄》 一從君客江城去，詩思淒涼酒盞空。天末倚樓孤岫雨，春深閉戶落花風。半生正坐才名悞，萬里誰憐意氣同？坐憶王孫咏《招隱》，萋萋草色向人濃。

又 書問蕭條已半年，知君近買過湖船。江花日暮吹紅雪，店樹春晴起綠煙。客裡光陰遽如許，人間歧路正茫然。離群得似游從樂，紙貴錢塘日萬篇。

胡助《九日會晉卿同鄉友小飲既而往飲晉卿所》 佳節莫虛擲，黃花開滿枝。約我鄉中友，薄言飲一巵。亦有西江客，邂逅同襟期。小窗媚秋色，獻酬螫可持。醉來興未已，（借）（惜）焉俱北馳。從容博士席，盤饌羅珍奇。采石風味高，笑談益淋漓。西望搔白髮，青山沒斜暉。出門日云夕，微月光在衣。酩酊復酩酊，相攜徒步歸。

又《黃晉卿同遊靈隱天竺》 靈鷲飛來古，清遊興頗濃。泉音穿積石，雲影翳長松。好友常難約，高僧豈易逢。更尋天竺去，山水翠重重。

錢惟善《懷咏南江并簡黃晉卿州判》 憶宿南山小蘭若，蒲床莞席岸烏紗。埽雲曉辨諸峰樹，聽雨夜煎雙徑茶。白傅中原繙貝葉，遠公何日刻蓮花。逃空欲辟人間世，江海蒼茫可泛槎。

張雨《和黃晉卿提舉憶舊詩》 支許何能接王謝，山陰圖畫略相同。能留繭紙眞奇事，愛養鵝群少道風。苔樹斲冰春未破，花蕊削雪酒如空。深慚故舊相料理，肯使牢愁坐五窮。

陳鎰《陪黃晉卿提舉楊震卿山長宴張貞居外史竹軒》 仙家風景少人知，亭館春明宴客遲。黃鼠登盤脂似蠟，白魚落刃鱠如絲。天香冉冉花雙品，日色暉暉竹數枝。始信蓬萊在塵世，門前車馬彼紛馳（坐上有牡丹二朵，故云）。

陳樵《黃晉卿見過卻歸烏傷》 日下親傳詔，江南共濯纓。歲中升進士，海內右諸生。經術謀王體，詞章作世程。不才巖石下，迴首望光榮。

又 古訓疇咨日，文明闡化時。君爲萬家縣，誰定一王儀。名下看佳士，人間見舊詩。豈無淸世地，州縣有程期。

又 月裏丹葩遠，人間杏艷張。天官行故事，風雅藹餘芳。左掖親承詔，端門出綴行。眼明茅屋下，猶見賜衣黃。

又《送黃晉卿之任》 隴蜀衣冠盡，中都魯一儒。明時用文事，榮秩映江湖。爲治須三尺，起家祗五車。天台山水地，尙可曳長裾。

王禕《祭黃侍講先生》 嗚呼，人物文章，有盛有衰；其所關繫，意者天則使然，非人力所能爲。昔在唐宋，韓歐之出，實當其盛時；時則劉、柳、蘇、曾，相承並起，有以聳當世文治之巍巍。及其既沒，文章遂卑，而君子於此，亦以驗其世運之推移。惟國家之興隆，元氣混合，三光五嶽，結粹而凝輝。鍾爲人物，著於文章，律倡呂和，規重矩疊，莫盛與之夷。然當至元、大德之世，龐儒碩生，布列於朝廷者，大抵皆前代之遺。祖宗作人，爲日既久，逮乎延祐，設科取士，而得人之盛，遂及於今茲。公當其時，奮乎東南，袞然舉首，文名赫然而四馳。歷仕外服，晚乃登畿。典胄監，領儒臺，學者翕然而宗師。當代文章之柄，咸公是屬，而亦不得以苟辭。肆今皇上，崇尙儒術，慨念老成，有足倚毗。幸公之獨在，爰起公於既老，用公於未衰，掌制玉堂，勸講經帷，任尊而職邇，將倚以爲王猷之黼黻、國論之蓍龜。天下仰之如韓、歐，謂朝廷爲有人，士類爲有依。公不久留，控辭而歸，出處進退，卓然而無疵。公今沒矣，一代之人物文章，於是盡矣，非天其孰使之！【略】昔歐陽子之歿也，臨川王公以謂：「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今公之有以不朽，誠亦無憾，而吾黨小子傷悼摧痛，不能已於言者，又眉山蘇公所謂「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曾日月之不居，屬大葬之有期，薄陳一奠，維以洩哀。

陳鎰

論述

黃溍《午溪集原序》 伯銖之詩一出於自然，未嘗以淩高厲空、驚世駭俗爲務。指事托物，而意趣深遠，固能使人覽之而不厭者，由其發乎情而不架虛強作也。古詩之發乎情者是爲變風，若衞之《淇奧》是已。昔者子貢舉是詩「切磋琢磨」之語，而夫子許其可與言詩，伯銖亦取是詩首句扁其所居堂曰「綠猗」，殆有子貢氏之學乎？其志未易量也。姑以今之所見者序之如此云。

張翥《書午溪集》 麗水陳伯銖父，受學外舅此山周君衡，有《午溪集》一編。余嘗讀此山詩，喜其深遠簡勁，有詩家高處；既又讀午溪詩，大篇短章，何其聲之似君衡也。伯銖年正強，才正裕，苟不絕於吟而會通所作焉，古不難到也。伯銖余交厚，故論及此，且書於《午溪集》後，庶乎覽者謂所言何如也。

孔暘《午溪集序》 括蒼陳君伯銖，好學善爲文，尤刻意於詩，翺翔湖海，與名公勝士游，聞見益廣，賦詠亦工。有《午溪集》四百餘篇，故黃文獻公與今仲舉張公、伯溫劉公皆爲之序。將鋟梓以傳，聞余至括，復馳書以集示余，俾爲之遴選，且評其當否。余黃公之門生，嘗謁張公於燕，謁劉公於杭，三君子之議論固所敬聽而誠服者。夫既皆贊君之詩矣，余復何敢言？雖然，伯銖有命，不容自已。乃取其集，端誦之者累日，但見夫良金美玉，無可揀擇，而興趣之高，詞意之雅，則皆悠然有一唱三歎之音。余始愛其五言，以爲古詩學陶彭澤，律詩學孟襄陽，七言則因是而擴之爾。及吟諷之久，然後知其一出於杜少

陵，蓋非泛學杜集而專師其一體，所謂沖澹蕭散者是已。若其寫懷序事，往往慷慨可念，又非得杜公沈著痛快之旨者乎？學詩如是，可以自成一家矣。大凡詩之本在乎達性情，善作者不以雕琢爲巧、脂粉爲華也。往時聞劉須溪先生之語曰：「詩無論拙惡，忌矜持。」又曰：「晉人語言，使壹用爲詩，皆當掩出今古。無他，眞故也。」今伯銖所賦，無矜持之態，又皆一出於眞，此誠眞知詩道者。故能髣髴古人，自成一家，則可以傳世矣夫！豈一朝一夕之力所至哉？余非諛伯銖也，知詩者虛心以風之，則有以得之矣。

劉基《午溪集序》 麗水陳君伯銖有《午溪集》一卷。觀其所著詩三百有餘篇，則皆典雅有思致，發乎情而不愆乎義，可傳於世而不必其多者也。余故喜而爲之序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午溪集》十卷，【略】〔張〕翥序稱其學於外舅周衡，〔孫〕炎序又稱其學於翥，故其詩才地雖覺稍弱，而吐言清脫，不失風調，蓋淵源有所自來。前又載〔楊〕基、〔孔〕暘手柬各一通，基柬稱其體製皆佳，而近日應酬之作去其一二則純矣。暘柬則稱其篇篇合律而中呂，字字鏗金而鏘玉。今觀其集，基言爲是。

紀事

孫炎《午溪集序》 在燕二十餘年，乃今得見伯銖於括。伯銖與余實同出張先生之門，未相識也。及相識而白髮種種，亦如諸先生游石頭城時。惜余幼不力學，長無所樹立，而空老矣，猶幸及見伯銖。伯銖有《午溪集》二卷，詩多類張先生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鎰字伯銖，麗水人，嘗官松陽教授。後築室午溪上，遂以午溪名其集。

《木樨軒藏書書錄》 徐時棟跋：又按《提要》謂其嘗官松陽教授，今按集中多與松學諸友唱和，詩中有句云「冷官無一事」是也，而集中又有「省除青田主簿」詩題，又有「丁酉浙省除青田主簿戊戌再調松陽」詩題，其詩有云：「廣文方入中朝選，主簿重承外省除。」是既爲教授，又嘗兩官主簿也。陳伯銖先爲松陽教授，復爲青田、松陽主簿，而不久即歸隱。故其《漫興》詩云：「一笑歸來避世紛，山靈不用勒移文，白雲本自無心出，我況如今懶似雲。」蓋是時已築室午溪，怡居高卧矣。故其詩格雅不甚高，而頗有逸致。

著錄

黃溍《午溪集原序》 《午溪集》者，括蒼陳君伯銖之詩也。伯銖生逢盛時，而不苟於祿仕，徜徉里閈，時出游江湖間。平生所學兼著於詩，裒其所得凡若干篇，俾予序卷首。

張翥《書午溪集》 麗水陳伯銖父受學外舅此山周君衡，有《午溪集》一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午溪集》十卷，【略】元陳鎰撰。【略】基序稱《午溪集》一卷，炎序稱二卷，暘序則稱四百餘篇，此本十卷，豈基所欲去者，暘仍爲存之乎？

《增訂四庫簡目標注》卷一七 《午溪集》十卷，元陳〔鑑〕〔鎰〕撰。路有鈔本。

又《續錄》 莫郘亭有鈔本。清鈔一卷本。

徐時棟《午溪集跋》 《午溪集》一卷一本，同治八年（闕）城西草堂徐氏收藏，八月重裝訂。按《提要》十卷，此本一卷，又無《提要》所稱五序、二柬，疑非足本，然數其詩實得四百五十餘篇，與孔暘序四百餘首合，則是但併卷而無刪節矣。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陳鎰《午溪集》十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陳鎰《午溪集》十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午溪集》十卷，元陳鎰撰。抄本。

又 補：《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中。

《木樨軒藏書書錄》 《午溪集》一卷，〔元陳鎰撰〕，舊抄本〔清抄本〔徐時棟跋〕〕。【略】凡詩四百五十餘篇。無序跋。徐時棟手跋兩則。

金涓 劉涓

論述

綜論

王可宗《祭青村先生文》 嗚呼，先生生於皇明盛世。家道昌隆，既富且庶。當其伯仲，一掌於金穀，唯先生向學，乃專心而致志。歲寒亭上，立雪已深，白雲軒外，春風和氣。斯時同門者百數十人，獨先生稱爲入室高弟。先生自少有志於濟貧恤孤，遠邇饑寒賴先生而活者，不可數計。先生之配，雙失其明，衆勸再聘，而先生酷以前定，而心不少二。此皆先生大異於世人，而世人莫能窺先生之涯際。先生自爲童子時出語，長老悉已驚悸。既長，學乎《六經》，其文章簡古而純粹。毅然不仕，隱於青村，以避名勢。借使用之於朝廷，必作爲雅頌，歌咏皇明之功義；薦之清廟，必上追商周魯頌之隆治。奈何終不出，而立後學之標幟。先生之子若孫亦嘗爲顯官，而先生弗克享其祿而傾逝。可宗蚤歲亦執經而造講席，賴先生口授聖賢之遺意，今者宦轍四方，職乃充於卑位。先生沒廿有餘載，未嘗不感時懷思，而汪然殞涕。

黃宗明《青村遺稿跋》 宗明獲讀於南曹胡子秀夫家，見其寄興高遠，衛道眞切，言若不經意，而實有關於彝倫風化，心竊愛之。惜去世既遠，後人傳閱者又皆手相謄錄，多所訛謬，況又有不存而傳者哉！雖然，先生所立之大，則固不以文辭存不存爲加損也。先生生於國家代元之際，隱居終身，不受州府徵辟，太史宋公與之同學，嘗有稱其「爲己功深，不事表襮，惟濂知之」之語，則先生所以自得而不願乎外者，又非後學所易窺也。先生學於許文懿公，文懿得於文安金公，文安得於文憲王公，文憲得於文定何公，文定則親承文公高弟黃文肅公之傳，而爲金華朱學世嫡云。

黃端《青村遺稿後序》 予讀之，見其俊拔而清和，淵深而嚴慎，宛然先世家法也！相與慨嘆久之。

劉堡《青村遺稿序》 青村翁生勝國之末，當高皇帝龍飛江左，其同學宋文憲、王忠文輩皆以才望聯翩並進，爲開國羽儀，翁獨夷然不屑，屢遠徵辟，高卧烟霞，絕無貢禹彈冠之慕，蓋所謂確乎不拔者非耶！惜其著述散佚，僅得遺詩什一於千百之餘，氣清深而格醇正，使讀之者挹其流芬，猶足廉貪夫立懦志，信眞儒之作，不徒矜聲律於風雲月露間也。

《元詩選》二集辛集 嘗受經于白雲先生許謙，學文于黃侍講溍。淹貫經傳，卓識過人。【略】王子充嘗贈詩云：「惜哉承平世，遺此磊落姿。」宋景濂謂青村氣雄而言腴，發爲文章，尤雅健有奇氣，不但長于詩而已。青村與王、宋同里而爲同門生，相知最深，而推許如此，知非溢美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青村遺稿》一卷，【略】其詩則不出江湖舊派，摹寫山林，篇篇一律，殊未爲超詣。觀集中有《錢塘行在》一篇，以元統、至正間人，何至指錢塘爲行在？知由耽玩宋末諸集，以習熟而誤沿舊語矣。特以託意蕭閒，不待矯語清高，自無俗韻。又恬於仕宦，疏散寡營，亦無所怨尤，故品格終在江湖詩上耳。詩道關乎性情，此亦一證矣。

文淵閣《四庫全書·青村遺稿提要》 詩格清和婉約，雖乏縱橫排奡之才，而格調舂容，自諧雅度。嘗有和王禕詩一百九十韻，極爲宋濂所稱，今不見於集中，則其所存者殆亦千百之什之矣。

胡鳳丹《青村遺稿序》 吾郡金德原先生，生値元季，師友皆極一時之選，甚有時譽矣。而少無宦情，遁跡邱園，雖見知於虞學士、柳待制，交相推薦，皆辭不就。逮入明初，復堅拒州郡辟命，教授鄉里以終。【略】伏而讀之，其詩模範山水，陶冶性靈，亭亭物表，矯矯霞外。非夫志趣超曠、性情閒適，有得於中、無營於外者，烏能詣此！《四庫書目》稱其品格在江湖詩以上，亮哉！爰亟繡梓以永其傳。遜學齋本從其初姓，題曰「劉涓撰」，今仍依《書目》著錄，易「劉」爲「金」云。

分論

《和王子充詩》 宋濂《跋金德原和王子充詩後》：右德原金先生所和子

充王君詩，凡一百九十韻。時子充在金陵，因黃主簿之官烏傷，作詩餞之，遂於鄉中舊遊深致意焉。詩止一百二韻，凡增多八十有八者，乃先生引而伸之也。濂嘗力疾起讀，非惟波瀾浩渺，不可涯涘，而其念鄉學之美，思官政之治，實有得古人風勸之義。視彼摭辭摘句、取合於一時者，不翅天淵之懸隔矣。昔者柳州同劉賓客述舊言懷，寄澧陽張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今其詩尚存，要不過流連光景，嘆悼無聊者之辭耳。雖其觸類盡意，不厭其多，與先生略同；至於有關世教，足以增大彝倫之重，則識者當謂先生之詩爲不徒作也。先生氣雄而言腴，發爲文章，尤雅健有奇氣，又不但長於詩而已。先生爲己之功深，不自表襮，唯濂知之爲獨至，故題諸詩以志慕艷之私云。

《自述》《元詩選補遺》：若云「研鐵磨穿」，已成陳熟；倒轉趁韻，尤不成語。「竹房」一聯，故是名句。

《山莊》《徐氏筆精》卷四：元末金青村涓與邑人吳萊、宋濂友善，有詩名，嘗賦詩云：「燕子飛來近畫簷，暮春時節雨纖纖。杏花落盡無情緒，何處人家有酒帘。」又有「遠峰晴見色，獨樹暖無聲。人行秋葉滑，鶴立晚松涼。」皆佳句也。

傳記

鄭栢《青村先生小傳》 金涓字德原，義烏人。受經於許謙，學文於黃溍。淹貫經傳，卓識過人。隱居青村，學者稱爲青村先生。州郡薦辟，輒懇辭，謝曰：「犧尊青黃，豈木所願耶？吾髮已種種，焉能驅馳簪組之間哉！」日游詠乎山水，以終其身。贊曰：栢觀朱太史記青村隱居，稱涓爲安貞肥遯之士。考其德而求其行，信足有徵焉。

紀事

金涓《自述》 索居三十載，一硯鐵穿磨。學淺非時用，人生奈老何。竹房來暝早，花塢聚春多。靜坐無餘事，門前水自波。

金江《青村遺稿書後》 江惟先世青村府君從白雲許先生游，稱爲入室高弟，議者以爲承王、何、金、許四子之傳，上續勉齋黃氏，爲朱學世嫡。既而及文獻黃公門，見而奇之，嘗曰：「予益友也。」若吳立夫、宋景濂、王子充、朱伯清、傅國章輩爲之友，恆雅敬之。當胡元時，虞公集、柳公貫交章薦之。迨及我朝，州郡屢辟，輒懇辭，隱居青村，教授著述自娛，以終其身。【略】先正宋潛谿有曰：「先生爲己功深，不自表襮，唯濂知之爲獨至。」又曰：「先生氣雄而言腴，發爲文章，尤雅健有奇氣，不但長於詩而已！」夫觀宋公所與，則所以昭先府君者，予之不敢溢美也可知矣。

《宋元學案》卷八二 劉涓，字德源，義烏人。從白雲于八華山，稱爲高第弟子，又從黃文獻溍學古文詞。不樂仕進，徙蜀山之青村，朋舊叩門，焚香瀹茗，對榻劇談。去則閉門不出，學者稱曰青村先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涓字德原，義烏人，本姓劉，先世避吳越王錢鏐嫌名，改爲金氏。嘗受經於許謙，又學文章於黃溍。嘗爲虞集、柳貫所知，交薦於朝，皆辭不赴。明初州郡辟召，亦堅拒不起。竟教授鄉里以終。【略】涓於宋濂、王禕爲同學，禕贈涓詩有「惜哉承平世，遺此磊落姿」句，頗嗟其沈晦；而涓《送李子威之金陵》詩云：「若見潛溪宋夫子，勿云江漢有扁舟。」乃深慮其薦達，志趣頗高。

著錄

金江《青村遺稿書後》 所著有《文集》四十卷，有《湖西集》、有《青村集》，總凡若干卷。惜屢經兵燹之餘，散逸莫存。家君於青村舊隱處，搜獲詩數十首，及楊氏、陳氏譜所錄克全叔祖口授者，共得詩五十五首；撿舊卷中得文一首，類編成帙，字甚訛謬。南曹秋官正郎黃誠甫、副郎胡秀夫相與正其訛謬，凡若干字，兼惠文以備紀其顛末。噫！百餘年來，人徒知重府君之名，而不及其所作，幸而遺稿僅存，俾不壽諸梓以永其傳，則後世無聞，將并其文而泯矣。不明不仁之罪其將焉逃？遂書刻於南雍號舍。及歸，又承儒儀叔、孔安兄來詩九十七首，以續於後。第恨〔第〕〔篇〕數小，不成卷帙，或曰：「奚有於

是？」如璞玉既毀，拾其屑者，猶可以爲世寶，而況所以集先生如是，幸得考見緒餘，固亦足以槩知先生所得之深矣。江不敏，非知詩文者也，知寶先祖之遺而已矣。

黃端《青村遺稿後序》 金別駕儒元先生，忘其年而交於予，於茲餘二十年矣，嘗謂予曰：「吾與子通家之好也，吾先世青村先生從子先世文獻公遊最久，惜乎其所爲詩文多散落。吾於先世舊隱處及舊交遊家，搜訪僅得一二。」言之若戚然有遺憾焉者，因出示予。【略】後數年，爲正德辛巳，予應貢上京，恭遇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萬機暇，廷賜試，事竣，分南北人入監。予轉而別駕公之子孔殷已在監半載矣，出入與之俱，及拔歷冬官部事，又同焉，相與甚洽，予亦不知吾年之長於孔殷也。一旦謂予曰：「吾先世所遺詩文若干篇首，恨不多，將梓之以壽其傳，可乎！」予曰：「可。奚有於是？譬之玉焉，所積嘗累櫝矣，歲久淪逸，存者不一二，得之亦足爲寶，況可因此以知其他玉之皆良，奚有於是？」孔殷於是繕寫成帙，請予文以序。予先世蕘時，襄後事、哀集遺文，爲之請於官以建祠宇而紀之，青村先生輒與焉。則其生事吾先世可知矣，此予所願欲酬焉而未能有也。今其後世以文來請予，惡忍辭？予惟斯稿之散、之藏、之晦，百數十年後，卒有賴於別駕父子而聚而傳而顯，是固有時。而別駕父子之賢，亦不可掩矣。

黃宗明《青村遺稿跋》 《青村先生遺稿》一卷，序一首，詩若干首。【略】因與胡子正其訛謬凡若干字，歸諸先生幾代孫太學生江以梓傳焉。

《元詩選》二集辛集 所著有《湖西》、《青村》二集，共四十卷。兵燹之餘，散佚莫存。嘉靖間，六世孫魁搜得遺稿，付其子江爲之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青村遺稿》一卷，【略】元金涓撰。【略】所著有《湖西》、《青村》二集，共四十卷，兵燹不存。嘉靖中，其六世孫魁始掇拾散亡，編爲此本，魁子江始刊版印行。以所存無幾，非涓手定之原集，故題曰《遺稿》。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金涓《青村遺稿》一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〇 《青村遺稿》一卷，鮑淥飲抄校本，姚氏舊藏。元劉涓撰。來孫魁、昴孫江編輯，裔孫漢綵重訂。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七 《青村遺稿》一卷，舊鈔本。元劉涓撰。

胡鳳丹《青村遺稿序》 余高先生之爲人，求其遺集，頻年不獲。今年七月，得孫琴西方伯遜學齋所藏抄本，忻喜無量。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青村遺稿》一卷，元金涓撰。明嘉靖中金江刊本。 補：清金侃抄本。 補：《青村遺稿》一卷，元金涓撰，附錄一卷。清光緒二年胡鳳丹輯刻《金華叢書》本。 新排印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青村遺稿》一卷，元金涓撰，清康熙金侃抄本，一冊。

藝文

王禕《次韻答德原金友》 納納乾坤內，紛紛萬事牽。文星猶似漆，兵氣正如煙。轉覺心憂世，其如命在天。同君暢懷抱，一醉杏花邊。 愛聽箏聲曲，貪看錦上花。青年去如矢，白髮坐來加。政復臨身世，無徒戀物華。勸君堅晚節，湖畔卧煙霞。

又《春日繡湖上與德原同行》 十里華川上，年來足勝遊。雨花林下寺，風柳驛邊樓。漠漠芙蓉浦，依依杜若洲。平生身外事，未許付浮鷗。 相攜偶出郭，縱目路忘賒。山色初晴好，湖波積雨加。春濃浮酒興，人壯惜年華。世事猶多故，芳辰重嘆嗟。

又《與德原解後光明溪上》 眼見兵連婺女城，吾邦騷亂若爲情。已應卹緯無他策，要復窮經了此生。少室山人空索價，杜陵野老欲吞聲。荒村避地相來往，日暮班荆蓋共傾。

又《金德原西園宴集得第字》 旭日散微暄，喬林動清吹。雖忻氣候佳，頗覺衆芳悴。朋簪得稍盍，客屐隨所憩。華年嗟易徂，嘉會況難值。開尊引清觴，有酒須盡醉。情眞略儀餙，理會忘物議。維予二三子，夙宿諧深契。豈無西掖才，未擢南宮第。淹時姑陸沈，誰云果忘世。獨憐飄泊蹤，萍蓬渺根蔕。未知今日懽，明年復何地。

又《二月望在鞏昌客館夜夢歸里中與金十二丈傅九文學同遊高五處士別業既覺有感而賦》 東風解凍春二月，東還隴西駐吾轍。中宵好月八窗明，孤館殊花應時發。慷慨既罷倚醉眠，夢裏迢迢返東浙。我家住在縣烏傷，奕世衣冠紹先烈。青巖之下華川湄，古木修篁蔭門閱。里中朋友不數人，總角交游

到華髮。金丈雖老文益昌，傅子方強氣難遏。縣南高叟故所居，別墅新營最幽絕。大田多稼廩不虛，華屋有軒席常設。自余便道過家時，三載于今成闊別。今日何日乃盍簪，固應舊好三生結。竹牀藤簟坐崢嶸，橘逕梅蹊行蹩躠。篇章雜遝詩句哦，盤饌紛紜酒盃啜。既誇答客語仍狂，頗憐哭子言猶噎。儼然相對如平生，抵掌論心盡懽悅。寒鐘驚覺頓無聊，一點青燈自(陰)〔明〕滅。倍思故隱只山中，卻嘆浮蹤向天末。嗟我文章非古人，虛名在世眞叨竊！一從螭陛到鑾坡，久侍清光入金闕。每多杜甫能自期，許身欲比稷與卨。政圖事主盡愚疏，豈意謀身轉迂拙？肅將使指往西垂，迢遰河山重跋涉。嚴風裂面沙眯眸，冰髯霜鬢莖莖折。瘦馬衝寒不自禁，狐帽貂裘仍狗襪。得非定遠泛星槎，無乃中郎持漢節。道塗哽塞竟莫通，使事還須遂中輟。歸報吾君扣九重，天顏咫尺容趨謁。儻矜弱質賜恩光，便向明時乞骸骨。慈母手線猶滿衣，先人遺書故盈篋。《鑑湖》一曲非所望，家山自可采薇蕨。

程端學

論述

綜論

《元史》卷一九〇《程端學傳》 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略】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積齋集》五卷，【略】端學之說《春秋》，勇于信心，而輕于疑古，頗不免偏執膠固之弊。然其人品端謹，學術亦醇，故其文結構縝密，頗有閎深肅括之風。故曹安又記其會試經義策冠場，考官白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蓋根柢既深，以理勝而不以詞勝，故與雕章繪句者異焉。詩尚沿南宋末派，觀《墓誌》稱端學泰定初扈蹕上都，時虞集爲國子司業，深相器重，而不甚見兩人唱和之作，則端學不以是擅長，亦可見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其學深於《春秋》，故文章弘深簡肅。又集中有《與單良能論學》一書，標示正宗，屏除妄說。蓋嘗與兄畏齋同述程朱之學，故其言深切明著如此。

張壽鏞《積齋集序》 吾鄉在元之世有程敬叔、時叔二先生，世比之河南二程。【略】夫以剛嚴方正之行，發爲閎深肅括之文，豈獨爲時人所嚴憚而已哉！君子不敢詔人以必行，所可盡其心於人者，誠而已矣。今以仁發明夫子之教，更章之以「克己復禮」，嚴之以「四勿」，導之以敬恕，其亦可以承夫子之教矣。即斂之身，推之家、國、天下，豈復有外是者乎？程朱之所傳，又豈有外是者乎？抑吾聞先生之教曰：「愼其細而形乎其大，力乎初而弗替其終，志定而後弗懈弗愉，底於有成。」是言也，豈不閎且深乎！又頗感憤詩書禮樂之衰替，謂一壞於秦，次再壞於漢儒訓詁，三壞於老佛異說，四壞於文章記誦，《詩》、《書》雖存，而其義已泯。是殆史所謂「剛嚴方正」者乎？聖人之爲教也，其始曰誠正，誠正矣，仁遠乎哉？敬事以詶志，恕道以盡心，心盡志詶，而後天下之事與道具，是又豈在乎督詔哉？督詔而後爲聖人之道，故有時而不行，雖督詔而弗爲，此聖道所以將亡、世事之所以不可論，可不懼哉！讀先生文，而反觀茲世，誠不禁其感喟太息也。

分論

《四靈賦》 《讕言長語》：歐陽玄爲浙省考官，本房得《四靈賦》一卷，詞意高迥，覆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玄爭之力，且曰：「其人賦尚如此，經義必高。」督掌卷官取其本經視之，至則偉然老成筆也。及拆卷乃程端學，同列高郵龔璛素知名姓，謂玄曰：「此四明程先生之弟。微先生幾失此佳士。」明年會試，經義策冠場，試官白於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使學子得挾書入場屋，寸晷之下未必能作此等文字，請置道榜第一。」然則文須老成，主司必然刮目。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考曹安《讕言長語》記歐陽玄爲浙省考官，【略】歐陽玄作端學《墓誌》，亦稱「至治癸亥，浙闈秋試第二場《四靈賦》詞氣高迥，因得與選」。

傳記

《新安文獻志》卷七一歐陽玄《積齋程君端學墓誌銘》 程君時叔既卒之二十年，子徐來請其墓銘。君端學其諱，時叔其字，號識齋。程氏系出廣平，唐以來家鄱陽。君先世有府君諱珍，自鄱陽遷四明之鄞，其孫仕爲唐文林郎、衛率府、胄曹參軍，杜工部有詩《送程率府歸四明》是也。至宋，代有聞人。【略】至治癸亥，予以鳩茲宰，浙省聘爲秋闈試官。第二場《四靈賦》，本房得一卷，愛其詞氣高迥，擬賓選中。覆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予爭之力，且曰：「其人賦場如此，經義必高。」手畫三不成字號，督掌卷官對號參索，取其本經觀之，至則偉然老成筆也。主司是予言，乃與選。予默識是卷，及拆號，同列秦郵龔璛子敬素知君姓名，謂予曰：「此四明處士程敬叔先生之弟時叔也。微君言，幾失此佳士。」明年，君會試中高等，榜名傳至江南，予自喜鄉者之識鑒不多烘矣。此予始得吾時叔於程文者也。泰定乙丑，予以武攸宰，被召爲國子博士，時叔已擢爲國子助教。上日與同僚史駉孫車甫以門生禮見，駉亦予所得士也，予辭之不獲，禮畢然後同升教席，旁觀者韙之。予自是託交時叔，見其心與貌俱古，文與行俱卓。會國學改積分例爲升齋等第，助予議甚多諸生。講授稍暇，即以所作《春秋本義》就予討論，蓋君之精神心術盡萃是書，朝夕刪改不已，寢食爲廢。嘗語之曰：「昔者杜元凱有《左傳》癖，君有《春秋》癖邪？」未幾，車甫以劬書致疾卒，君亦頗頗癯瘁多病，予每以是諷之，其勤勤自若。此予繼得吾時叔於學行者也。後至元丙子，予以國子祭酒謁告南歸，假道於筠，君爲筠州幕長，卒已二年矣。筠州之長貳僚佐，及邦之士友來見予者，予必詢時叔，咸謂君爲政廉靜而明達，初至，吏以爲儒者，恐不習吏事，君熟於章程，暢於事宜，已而老吏健胥拱手以服。太守僧嘉訥甚賢，凡事取決於君，及沒，素服哭之慟，仰天呼曰：「正人云亡，吾何恃乎？」即日移文告老而去。夫能使長官眎其存亡爲去留，君之能官亦可知矣。此予未得吾時叔於吏治者也。宋乾、淳間，朱、陸之學竝出，四明學者多宗陸氏，唯黃氏震、史氏蒙卿獨宗朱氏，君與伯氏端禮敬叔師史先生，盡得朱子明體達用之指，於是二難自爲師友，平居一舉動必合禮法，時人以其方嚴剛正，一「二程」目之。敬叔發明朱子之法，有《讀書工程》若干卷，國子監取其書，頒示四方郡縣教官，以式學者。後中書以聞，復申飭之。君先與里中同志孫君友仁，慨念《春秋》在諸經中獨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異同，續作《春秋記》。由是沈潛紬繹，二十餘年，乃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以經筵官申請有司，取其書鋟梓傳世。君早歲不屑爲舉子業，朋友力勸之就試，及再戰再捷，素習者不能過之。會試，經義策冠場，試官爲驚嘆，白於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使舉子得挾書入場屋，寸晷之下未必能作，請置通榜第一。」後格於舊制，以冠南士，置第二名。初調僊居縣丞，未行，尋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愼與爲司業，君與助教王瓚在中，與張論文不合，當道入張言，君與瓚未及考，即注代。平章烏公素聞二公有學，傳諭天官特視考論升轉，君與瓚偕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君在翰林，論撰每爲學士雍郡虞公伯生所推服。中書選考，隨處鄉試，號稱得人，國子生賀據德、李哲嘗親受經於君，後皆爲南宮第一人。君長筠幕，未久，朝廷擬爲太常博士，命將下，終於位。今以子貴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追封鄞縣男。娶余氏，宋參政珍之曾孫，先卒。贈宜人，進封鄞縣君。繼周氏，宋進士應龍之孫女，封恭人，進封縣君。【略】君生以前至元十五年戊寅五月丁未，卒以元統二年甲戌十一月癸卯，年五十有七。以次年閏十二月乙酉葬於邑之陽堂鄉太白里之原，余氏自青山遷合葬焉。君壽不滿德，位不酬能，餘慶所被，在其後人爲宜。然予兩知貢舉，兩考會試，又嘗屢考國學公試，及大都各行省鄉試，得士亡慮數百人，其間爲名公卿，立事功者不少，然求通經學古之士如吾時叔者，甚難其人焉。得之難，故察之審，言之詳也與。銘曰：生於鄞，沒於筠，儒之醇，吏之循，抱魯麟至終身。嗚呼，我元之獻民、百世之端人、素王氏之忠臣。

《元史》卷一九〇《程端學傳》（存目）

紀事

程端學《東湖書院記》 鄞城東三十里有湖焉，山圍而巘秀，水皛而光浮，舟行若乘氣凌空，不知身在塵世也。其址有谷曰鄮麓，土腴物阜，居民鱗

集。余少時嘗從友仁孫先生講學其中，欲結居讀書，以領湖山之勝，顧南北驅馳，未遑也。

又《遊赤山詩序》 大德八年臘月廿日，余西行至桐川，與友潘伯勉、自牧、節之同上赤山，得佳趣焉。於是縱酒賦詩，窮搜極討，蓋坐見暮色自隔谿來而忘其去。余喟然顧謂三子曰：「此非天作之，而吾儕所得以樂者乎？」咸謀伐榛荆，結屋以避風雨、憩昏曉焉。謀未遂，而或者乃疑是謀幾人作者，余曉之曰：「凡物皆天作而地設之，必成乎人。彼富貴者，強其無以爲有，余特因其有以益其所不可無。吾以適意，而彼則留意焉，其勞逸得失之間，達者必有以辨。」故書其說於《赤山詩》之首。

《積齋集》卷首《鄞縣志》本傳 程端學，字時叔（《元史》韓性附傳），號積齋，端禮弟。貌古文卓。蚤歲不屑爲舉子業，朋友力勸之就試。至治三年，歐陽玄爲浙省試官，第二場《四靈賦》，本房得一卷，詞意高迥，覆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玄力爭之，且曰：「其人賦場如此，經義必高。」取視之，則偉然老成筆也。及拆號，同列龔璛（案《錢志》誤作墉）素知姓名，謂玄曰：「微君幾失此佳士。」明年，會試（案「明年會試」承上至治三年而言，乃泰定元年。《嘉靖志》言端學至治甲子會試第二，《浙江通志》言端學至治進士，攷《元史》至治祇有癸亥，甲子即泰定元年，《嘉靖志》、《曹志》、《浙志》皆誤以「泰定」爲「至治」）經義策冠場，試官驚歎，白於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請置第一。」格於舊制，以南士置第二。授仙居丞，未行，改國子助教（歐陽玄撰《墓誌》）。動有師法，學者咸嚴憚之。（《元史》）時隱士張臨愼爲司業，論文不合，未及考即注代，平章（案《成化志》作「平章烏公」）素聞端學，傳諭吏部，特視考滿，陞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每論撰，爲學士虞集所推服。中書選考鄉試，號稱得人，國子生賀據德、李哲嘗親受經，後皆爲第一人（《墓誌》）。出長筠州幕（《宋元學案》，案《墓誌》：至元丙子，予南歸，假道於筠，君卒已二年。又云「君長筠幕未久」，據是則端學官筠當在至順末或元統初也），爲政廉靜而明達。初至，吏以爲儒者，恐不習吏事。端學熟於章程，暢於事宜，已而老吏健胥拱手以服，太守僧家訥甚賢之，凡事取決。至元二年（《墓誌》），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元史》）。年五十七（《墓誌》）。端學人品端謹（《四庫提要》），與兄端禮師史蒙卿，盡得朱子之言。二難自爲師友（《成化志》），端禮色莊氣和，而端學方嚴剛正，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嘉靖志》）。端學嘗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未能盡合聖人初意（張天祐《春秋本義序》），遍索前代說《春秋》者，折衷異同。在國學時，諸生講授稍暇，即以所作《春秋本義》刪改不已，寢食爲廢。歐陽玄嘗語之曰：「昔杜元凱有《左傳》癖，君有《春秋》癖耶？」（《墓誌》）故論《春秋》之精，未有如端學者（《學案》）。

著錄

《元史》卷一九〇《程端學傳》 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張壽鏞《積齋集序》 敬叔先生之文，余既刊而序之，時叔先生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傳辨疑》、《春秋或問》，而《本義》、《或問》已刊入《通志堂經解》。《積齋集》止詩一卷，文四卷，余反覆讀之，慨然想見其爲人，【略】更取而刊之，且述其旨要，著之篇端，亦聊以盡吾誠而已矣。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程積齋集》一部一冊，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積齋集》五卷，【略】元程端學撰。端學有《春秋三傳辨疑》，已著錄。其文集《元史》本傳不載，世亦未見傳本，惟《文淵閣書目》有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中尚頗散見一二。【略】則端學以是賦（《四靈賦》）得名，必載集中。今所存僅《陽燧賦》一篇，而是賦已佚，則散亡亦多矣。謹掇拾殘剩，釐爲詩一卷、文四卷，以備元人之一家。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積齋集》五卷，鈔本。元程端學撰。原書見《文淵閣書目》、《菉竹堂書目》，俱注二冊，今不傳。此出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得，凡賦、詩一卷、文四卷。積齋著有《春秋本義或問》、《三傳辨疑》三書。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二 《積齋集》五卷，文瀾閣傳抄本。元程端學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積齋集》五卷，元程端學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韓有舊鈔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傅沅叔傳鈔一本，自法梧門所藏四庫館本

出。《四明叢書》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積齋集》五卷，元程端學撰。韓小亭有舊鈔本。補：清四庫館寫本，【略】法式善舊藏，今在樊增祥先生處。余曾借歸錄副。 民國二十一年張壽鏞輯刻四明叢書本，在第一集。

《中國善本書提要》 《積齋集》五卷，一冊（北圖）。《四庫》底本（八行二十一字）。元程端學撰。【略】按是集自四庫館臣從《大典》輯出後，久無印本，近方刻入《四明叢書》第一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積齋集》五卷，元程端學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積集齋》五卷，一冊。元程端學撰。清乾隆間四庫館初寫本，四庫館臣朱墨合校。北平。

藝文

宋裘《同年程時叔內翰還浙東》 玉堂松柏高蕭森，老子時時莊舄吟。久矣京衢厭塵土，茲焉海浦覓園林。西清供事有佳興，南浦獨返無留心。著書藏稿名山遠，讀《易》探著理窟深。春流沄沄敗冰暖，晝日曀曀高天陰。離情竟作一發箭，交道終期百鍊金。衆賓懷抱付盃酒，二子德色墮衣襟。人生會合有天命，□□□□□商參。

尹廷高

論述

程端學《括蒼尹仲明玉井樵唱序》 括蒼尹君，和靖之諸孫，世躋仕版，君獨流落不偶，故里家園燼於兵火。對信安風雨之榻，念奕山燕雀之巢，弔會稽之陵，紀錢塘之夢，慷慨懷古之情，沉鬱不平之氣，一於歌詩發之。然其怨而不誹，婉而成章，略無時粧俗態。人使杜子美復生，亦當領略其句。顧余非知詩者，而身之所遭適與君類，獨能深知其意而悲之，年少貴人未必知也。嗟夫！余與君俱老矣。余老且拙，弗諧於時。君方北游，欲詣闕下，獻子美三賦，豈終流落不偶者耶？然嘗攷之，和靖與去非同時居洛，一則執經程門，立雪不倦；一則飲酒吹笛於午橋花影之下，人品固不同也。京西之變，尹棄家而入蜀，陳攜孥而來南。陳旋參大政，碌碌無補；尹爲德遠汲引，復爲會之擯卻，晚入經筵，屢疏不合，抗節而去。經學之驗，豈詩學比耶？君明經世其家，而托興於詩，以其猶有意於出也，故以先業期之。抑昔人譏去非大用後不復作詩，不如不大用而賸作好詩之爲愈也。是又一論，君試評之。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六 白雲僧舍雨蕭蕭，逸唱猶傳玉井樵。黃菊催詩蘋蘸水，瓣香零落付江潮。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玉井樵唱》三卷，【略】其詩氣格不高，而神思清雋，尚能不染俗氣。集中有題虞集邵、陶二菴詩，則集亦重其筆墨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詩則清雋而無俗氣，未可以氣格不超而少之。

《游太虛觀臨池賦》 《元詩紀事》卷六引《玉井樵唱自注》：「水影」一句（水影倒棲松頂鶴）竟不能偶，大兒祖憲以「谷聲」云云（谷聲遙答嶺頭猿）爲對，亦粗可用，因足成篇。

傳記

《元詩選》初集甲集 廷高，字仲明，別號六峰，遂昌人。其父竹坡，當宋季以能詩稱。仲明遭亂轉徙，宋亡二十年，始歸故鄉。嘗掌教于永嘉，秩滿至京，謝病歸。所著《玉井樵唱》正、續稿，自題其卷首，云：「先君登癸丑奉常第，宦游湖海，作詩凡千餘首。丙子，家燬于寇，遺編散落，無一存者，僅憶《秋日寄僧》一聯，曰：『白蘋影蘸無痕水，黃菊香催未了詩。』先業無傳，雅道幾廢，不肖孤之罪也。」觀此，則仲明詩學有自來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廷高，字仲明，別號六峰。遂昌人。是集首有

廷高自記，載其父竹坡詩一聯，蓋即戴復古《石屏集》以其父遺詩冠首之意。竹坡名棟，宋寶祐間嘗爲紹興府幕官，見《此君亭詩話》。而廷高行履不槩見，惟《遂昌志》稱其大德間任處州路儒學教授，顧嗣立《元詩選》小傳又謂其嘗掌教永嘉，秩滿至京，謝病歸。與志不同。永嘉志乘亦不載其名。今案集中有《永嘉書所見》一首云：「此邦幸小稔，竊祿似有緣。」又有《永嘉任滿代者未至》詩，又有《告病致仕謝掌尚書》詩，則廷高仕甌及謝病，實非無據，疑《遂昌志》失考也。

《元詩紀事》卷六 廷高，字仲明。別號六峰，遂昌人。遭亂，宋亡二十年始歸故鄉。嘗掌教於永嘉。有《玉井樵唱》正、續集。

紀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卷首廷高自記云：「先君號竹坡，登癸丑奉常第。宦游湖海，作詩凡千餘首。丙子，家燬於寇，遺編無一存者，僅憶《秋日寄僧》一聯：『白蘋影蘸無痕水，黃菊香催未了詩』，存止此耳。先業無傳，雅道幾廢，不肖孤之過也。」廷高大德間任處州路儒學教授，《元詩選》稱其掌教永嘉，集中《永嘉書所見》云：「此邦幸小稔，竊祿似有緣。」永嘉官師志不載廷高名，似偶遺耳。

傅增湘《李盛鐸木犀軒抄本玉井樵唱正續跋》 廷高，字仲明，別號六峰，遂昌人。其父竹坡，當宋季以能詩稱。仲明遭亂轉徙，宋亡二十年始歸故鄉。嘗掌教於永嘉，秩滿至京，謝病歸。所著有《玉井樵唱》正、續集（《元詩選》小傳）。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玉井樵唱》三卷，【略】元尹廷高撰。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九 《玉井樵唱》三卷，鮑淥飲抄校本，姚氏舊藏。元遂昌柘溪尹廷高仲明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玉井樵唱》三卷，舊鈔本。遂昌柘溪尹廷高仲明（撰）。

傅增湘《李盛鐸木犀軒抄本玉井樵唱正續跋》 乾隆戊子十月，傳汪氏東軒寫本，十三日校于貞復堂，依知不足齋寫本校對。凡三卷，中補訂一百六十字。原本即四庫館所據也。又：文友堂新獲此知不足齋鈔本，鈐翰林院大官印，《四庫》所收，即據此本。別有劉燕庭藏印四方。取校此帙，鮑本分上中下三卷，次第略有不同，改訂多至百許字，勝此新鈔遠矣。新本爲李椒微師所貽，亦從舊本出，第未知此正續集視三卷本孰爲古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玉井樵唱》三卷，元尹廷高撰。《四庫》著錄係知不足齋鈔本。 振綺堂有鈔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 又清鈔一卷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玉井樵唱》三卷，元尹廷高撰。《四庫》依知不足齋鈔本。 補：《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清鮑廷博知不足齋寫本，【略】此即《四庫》底本。 補：《玉井樵唱正續》不分卷，元尹廷高撰。清初毛氏汲古閣精寫本。【略】 李木齋先生家寫本，余藏。余據鮑廷博知不足齋寫本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玉井樵唱》三卷，元尹廷高撰。清乾隆三十三年鮑氏知不足齋抄本（四庫底本）。一冊。 《玉井樵唱》正續不分卷，元尹廷高撰。清末李盛鐸木犀軒抄本，傅增湘校跋并錄鮑廷博題識。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玉井樵唱》不分卷，一冊。元尹廷高撰。鈔本。

項炯

論述

《草堂雅集》卷八 項炯【略】端行積學，爲時名儒。嘗居吳中甫里書院，

獲相與從游。惜其詩不多得云。

《元詩選》三集卷五　炯字可立，【略】端行績學，通羣經大義，爲時名儒。晦迹不仕，一時名公碩士若金華黃溍晉卿、晉寧張翥仲舉輩多從之游。嘗居吳中甫里書院，時與玉山唱和。其古樂府如《吳宮怨》、《公莫舞》、《空井辭》、《江南弄》等篇，酷似李長吉，惜其詩不多傳云。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六六　處士古風登樂府，一腔奇氣錦囊來。髑髏無淚秋生感，新息功名亦可哀。（項炯）

《吳宮怨》（繡楣灑黃粉）　《元詩選》三集卷五楊維楨評：十字僭過牛鬼，髑髏無淚，尤勝無語。

《公莫舞》（龍蟠錦帳金奕奕）　《元詩選》三集卷五楊維楨評：錦囊子有奇語，無此奇氣。

傳記

黃溍《項可立墓誌銘》　予爲項君可立銘其大父墓，後六年而君卒，又九年而葬，又三年而君之子師周始以狀走京師，問銘於予，會予方有史事。及得謝而歸，又三年，乃克爲之。君姓項氏，諱炯，可立字也。其先自台之仙居徙溫之永嘉，後復自永嘉徙台之臨海。【略】初，君之大父有德於里中，人至今思之。國兵南伐，偶爲卒所得，將剸刃焉，忽撓而曲，易以他刃，復然，卒駭曰：「此天所保護，必有積德，後當生好人。」遂舍之而去。及君之生，質貌魁偉，自少倜儻尚氣，皆與大父類，人以爲好人之驗。稍長，卓然有志於古，不妄與人交，所造詣必一時名人。嘗爲詩，持以謁天游陳先生孚，一見稱其善。學李長吉，君蓋未之學，特暗與之合耳。時君甫弱冠，天游謂曰：「子固他日之善鳴者，觀其手葺間，婉若明金翠羽，流麗雲屏，能稍加鞭辟，入於義理，則其緣飾萬物之情，當變而爲鏗鏘清廟之音矣。」遂介之見此廬翁先生森，又介此廬見右堂陳先生天瑞而卒業焉。既而歸，讀書於嵩隱。嵩隱者，五世祖德處也，去家僅一里，所由山麓緣綫路上絕磴，穿石扉而入，群峰環合，中更平衍，清池方竹，超然如在世外。四方士友及里中子弟負笈而至者，傾所儲以給之，無少厭。歲饑，人多採草根木皮以食，有虎出爲害，君移文誚山神而逐之。是夕虎至，舍外據地大吼，林風震撼，崖石迸落，少選聲漸悲，俄悄然無聞，開戶視之，屏迹去矣。君藏脩息游於其間者十年，於書無不讀，而篤好經學。謂聖人修《六經》，始以明人倫於道之常，終以扶世教於道之變。《易》首乾坤，先陽後陰，君臣之常道正矣，終於未濟，則陰陽失位，非變乎。《書》始於二典，堯之遜位于舜，君道之正也。終以《秦誓》，繼王者之誓，非變乎？《詩》始於二南，周之以服事殷，臣道之正也，終以《魯頌》，繼天子之頌，非變乎？至於禮壞樂崩，則《春秋》不得不作。首書「元年春王正月」，正始也；末書「西狩獲麟」，示變也。聖人之示變於其終，所以俟後聖復常道於已變也。又以爲《六經》之有《春秋》，脩道立教之義，剖斷始明，尤致意焉。延祐初，有【略】詔著取士令，郡縣起君，就試於鄉闈，而君雅不喜效新進之士作科場語以求合有司之繩尺，故屢試而屢卻，未始以得失爲欣戚也。君素爲吳越間學者所敬服，爭奉禮幣，迎致而師事之。久客于外，行橐所有，悉送于家，以具甘旨，一豪不敢私。達官大人有欲薦之於朝者，辭以母老，不可遠遊而止。【略】永康胡先生長孺號廉介，休官而家益貧，寓杭之青蓮佛舍以歿。君夙爲所奬重，經紀其喪事甚力。哀輯其遺文，將刻梓以行，而未果也。中歲不踐場屋，歸侍親庭，杜門不出。遇風日清美，間與一二勝流盤礴金鼇峰上，而寄情於漁釣。人或繪爲《金鼇釣隱圖》，其歆慕之如此。嘗患渴，竟以其疾至於大故。君生於前至元戊寅某月某甲子，卒於後至元戊寅五月丙午，享年六十有一。臨將屬纊，神色不亂。【略】師周卜宅兆於臨海保樂鄉安仁里鳳山五世祖墓之側，以至正七年冬十一月己卯奉君柩葬焉。君所著有《春秋纂義》二十卷，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君歿，師周年纔十五，凡狀所述，多質於君仲弟某而得之也。予與君爲文字交非一日，君生後於予，而先予死，予之庸謬詩耄，固不足任吾友不朽之託。然以師周不遠四千里奉君治命而來有請，業已心許之，安可無以存掛劍之義乎。銘以慰君，亦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天之生物，其成實難。胡底于成，而卒棄捐。有木於斯，植彼中野。由其萌芽，至于拱把。沐浴時雨，膏液也豐。行柯布葉，干雲蔽空。人指其材，可梁可棟。工師睨焉，乃不有中。委而弗取，老于丘園。斧斤所赦，山林之尊。不侈其逢，寧不謂命。保茲歲寒，順受其正。于嗟乎君，不幸類之。全夫天年，何成何虧。鳳山之原，墓草既宿。輟哭書辭，用慰幽躅。

紀事

黃溍《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甫、周君彥德甫，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爲之大書其顏，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爲之記，以繹其義焉。夫慥慥者，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

《宋元學案補遺・別錄》卷三 項可立，臨海人。少穎悟好學，通羣經大義，晦迹不仕，一時名公碩士若金華王文獻輩，多與之遊。

藝文

王沂《送項可立歸養天台》 林烏返哺朝陽枝，倚門手取連環持。木奴青黃屋角垂，遊子心驚懷橘時。有親七十世上稀，況君抱得明珠歸。斑衣兒啼眞樂在，擁笏垂魚徒爾爲。愛君德器溫且厚，藍田烟霧生瓊玖。安得赤城瀑布變春酒，爲太夫人千歲壽。

錢惟善《聞項可立先生訃》 文星此夜落丹丘，知是仙人赴玉樓。久待明堂修禮樂，豈期高閣束《春秋》。百年丘壑全歸璧，萬里江湖不繫舟。堂上慈親踰九十，哭兒淚逐海波流。

贍思

《元史》卷一九〇《贍思傳》 贍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眞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因家眞定。父斡直，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干仕進。贍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于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爲鄉邦所推重。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贍思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虎臺，眷遇優渥。【略】天曆三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贍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旨曰：「卿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艱，不赴。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勳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己以聽，贍思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略】三年，除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浙右郡縣，無敢爲貪墨者。復以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爲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爲令。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以病免歸。贍思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寃澤物爲己任，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略】至正四年，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十年，召爲秘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不赴。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承制封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恆山郡侯，謚曰文孝。贍思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鎭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元儒考略》卷二 贍思邃于《禮》，而《易》學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長圖》及《文集》等書，其餘著述亦多駁雜。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贍思文集》三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贍思文集》三十卷。

郭畀

論述

倪瓚《郭天錫畫詩》 郭髯余所愛，詩畫總名家。水際三叉路，毫端五色霞。米顛船每泊，陶令酒能賒。猶憶相過處，清吟夜煮茶。

傳記

《元詩選》二集丙集 天錫名畀，以字行，一字祐之，別號北山，丹徒人。累舉不第，歷鄱江書院山長，調吳江儒學教授，未赴。江浙行省辟充掾史，美鬚髯，人呼爲郭髯。畫學米南宮，師事高房山，得其筆法。嘗往來錫山，與倪高士元鎮交最久。元鎮嘗有詩題其畫云，【略】時至正癸卯十二月十日，寫于笠澤蝸牛廬中，距天錫之歿已二十餘年矣。

紀事

朱德潤《題徽太古所藏郭天錫畫卷後》 延祐初，因抵杭，與郭君天錫會于旅次。天錫每詫余于善得高侯旨趣。再三、四年，天錫來吳，因每與對圖，時各出新意。圖成，天錫掀髯，相顧一笑。

黃溍《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爲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遙望群峰隱見於煙雲杳靄間，倏忽之頃，變幻百出，宛然它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眞有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爲親涉其境，始悟爲佳句，豈虛言哉！天錫作此卷時，蓋與予俱寓南屏，亦因其可見者移入縑素耳。

倪瓚《郭天錫畫詩序》 天錫掾郎與予交最久，死別忽忽二十餘載。念之悵恨，如何可言！錫山弓河上玄元道館、錫麓玄丘精舍，其畫壁最多，今或爲軍旅之居，或爲狐兔之窟。頹垣遺址，風景亦異，雖予之故鄉，乃若異鄉矣！不歸吾土亦十年。因勝伯徵居攜此卷相示，爲之展玩感慨，并叙述其疇昔相與之所以然者。其中有不能自已也，捉筆淒然久之。

著錄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郭天錫《快雪齋集》。

《元詩紀事》卷一二 天錫名畀，【略】有《快雪齋集》。

藝文

袁桷《送郭天錫還京口》 朔風吹塵著駞裘，蔌蔌凝絮玄霜浮。城南泥深擁車轍，矮屋夜卧鄉心稠。暮春雪消花始放，積柳婀娜沙中洲。布衣在手不易舉，目數過翼隨雲流。人言擔簦古奇遇，邂逅一見能封侯。紛綸寸舌有榮辱，智士縮吻成身謀。愛君亭亭日中鵠，玉色已變扶桑游。紫芝爲糧露爲醑，北適瀚海觀群漚。素書滿囊不干世，磊落胸膽看吳鉤。新編翦雲彩鸞舞，妙筆入木寒藤抽。氣酣登臺望陳迹，慷慨直欲微言酬。舊家鐵甕古城下，春浪洶湧今悠悠。但當清談且飲酒，往事寂歷遺磯頭。黃鸝空桑子規怨，橡實已盡榆根留。長河滔天怒蛟走，底用華表歸來愁。江湖清歡眇去袂，風雨疾意催行舟。人生會合定有樂，念此別意空綢繆。

胡助《郭天錫山水》 危峰千仞翠蒼蒼，彷彿匡廬有草堂。聞道山人徵不起，紫芝春暖白雲鄉。

陳旅《題韓伯清所藏郭天錫畫》 往年京口郭天錫，學得房山高使君。畫省歸來人事少，烟岑閒向客樓分。林扃暝落青楓雨，水郭寒生白蜃雲。歲晚懷人增感慨，晴窗展玩到斜曛。

孛朮魯翀

論述

綜論

虞集《子翬僉院畫象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峙，粲乎日星之垂。端居兮憂世之侃侃，致用兮儼然而有思。繄豈悌之君子，庶人文兮在茲。

許有壬《送魯子翬赴西臺御史》 弱冠名先振，高風士久歆。文章追古作，韶濩發遺音。大器成非晚，盈科貯已深。旁通嗤墨守，約說謝書淫。下榻鶩詞匠，擔簦謁子衿。銀潢輸學海，玉樹照儒林。鼓舞非吹萬，登崇匪枉尋。溟鴻摶直上，儀鳳瑞當今。小展鑾坡步，還司憲府箴。支傾堅柱石，藥病富苓參。元惡腥區宇，龐思息斧砧。倡言陳慷慨，進疏竭忠忱。遐裔隨編置，彝倫免陸沉。五車勤始效，衆口噤如瘖。昔也勞推轂，茲焉遂盍簪。主文推半席，敝帚致千金。行水知無事，登車豈有心。皁鵰騰肅肅，驄馬去駸駸。此日瞻鄉月，他年作相霖。歲寒情勿替，分路念同陰。

《元史》卷一八三《孛朮魯翀》 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

《元詩選》二集乙集 子翬學博而正，爲文章嚴重質實，不爲浮靡。其詞悉本諸經，如米粟布帛，皆有補于世教。【略】姚牧庵謂子翬談論鋒出，文章不待師傳而能，後進無是倫比。元初文章雄鳴一時者，首推牧庵，而亦推服子翬如此，宜後人以「魯姚」并稱云。

分論

《貞節叙》 虞集《跋魯子翬所撰貞節叙》：孛朮魯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恆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晉祠三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媒雨」「孕霜」字新。

傳記

蘇天爵《孛朮魯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姓孛朮魯氏，諱翀，字子翬。年出二十，號稱鉅儒。由憲府薦授襄城學官，行省右丞廉公恂辟掾，辭，擢汴學正；朝廷聞其名，召爲國史院編修官。未幾，御史臺辟掾，又辭，臺臣高之，奏爲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御史，階將仕佐郎，入拜監察御史。延祐五年，擢中書右司都事，會權相用事，公退居齊之新鎮，改翰林修撰。鄆忠獻王栢桂爲相，復薦公左司都事，轉從仕郎，尋陞右司員外郎。泰定初，充會試考官，選國子司業。歲餘，除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遷燕南道廉訪副使，入僉太常禮儀院事，尋陞奉訓大夫、兼經筵官。至順元年，同知禮部貢舉，拜漢中道廉訪使。久之，僉太禧宗禋院事，兼祗承神御殿事，改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應召赴上都議事，又兼經筵官，進中順大夫、禮部尚書。元統二年，進中奉大夫，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葬親北歸，復號。至元元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未葬辭。明年，復命編修官成遵召之，而疾不能行矣。公之先女眞貴族，【略】公世居上京之隆安，昭勇公初從憲廟南徙，以保甲射生軍壯總把戍鄧之順陽川，因家焉。初，至元己卯，郡公從故相賈公居貞掾江西宣閫，公生贛江舟中，於時釜鳴，家人驚異。昭勇愛公穎悟，嘗曰：「是兒必興吾家。」稍長，讀書一覽即記，郡公以順陽僻左，徙居於鄧。貞隱李先生，鄧名士也，公從學詩賦，同門莫及。郡公卒，家益貧窶，進修愈力，翰林閻宏曰：「觀子之才，後必名世，曷遠遊以廣見聞。」公往江西，謁克齋蕭君某，蕭君故宋大家，夜夢大鳥集所居屋，翌覆院外，疾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公至，蕭君異

之。公始名思溫，字伯和，爲製今名及字。歸，復走京兆，拜集賢蕭貞敏公。貞敏隱終南，爲學精勤，夜以繼晝，公寓其旁僧舍，攻苦食淡，人不能堪，公裕如也。歸，復遊漢上，從翰林姚文公學古文，公奇之，以書抵貞隱曰：「子翬談論鋒出，其踐履一以仁義爲準，文章不待師傳而能，後進無是倫比。」於是貞隱以女妻公。公之爲學，務博而約，自六經、諸史傳注，下至天文、地理、聲音、曆律、水利、算數，皆考其說。聽其言論，滾滾不窮，故聲聞大振。自官汴，學士之從者日衆。及師成均，與鄧公文原、虞公集、謝公端爲同時。教人不倦，發明經旨，援引訓說，累數百言，極於至當而後已。學者恐不卒得聞，故經公指授者多知名。【略】公在省闥，左相鄆忠獻王以公端重博洽，甚加敬禮，王嘗謂公曰：「汝能作宰相否？」公對曰：「宰相之位，固不敢當，然平昔所學皆宰相事，蓋聞有福德才量者乃能爲之。」因爲王陳其說，王曰：「微公，我不聞是言。」權相既死，王進右相，君臣親密無間，慨然欲復祖宗之治。上畋易州，聞王之曾祖魯忠獻王安圖賜田賜碑在近，乃往睹焉，勑設燕享，王稱觴獻壽，上大悅。明日，公進《駐蹕頌》，敷言忠獻王輔相世廟，統一六合，修舉百度，治底雍熙，以箴規焉，上覽之，命以「駐蹕」表其里。英(王)(皇)崩，王亦遇害，逆黨列據津要，公移疾不出，晉邸遣使誅其逆黨，公即起視事。【略】岐山周公廟，道士據之，公曰：「周、孔名教，炳如日月，豈宜列於異端？」請設書院，令學官主之。文宗入京，省謁太廟，既即位，又行祫饗大禮，公攝禮儀使，咫尺天顏，上有所問，執禮以對，上悅。上建太禧宗禋院，崇奉祖宗神御，若家人禮，又建奎章閣學士院，陳列圖書，日覽觀焉。兩院官屬學士皆上所自擇勳舊文學，親書其姓名，付中書以行文書，銓曹不敢進擬。公既選僉太禧，而奎章偶闕大學士員，近臣乘間以某官爲言，上怒曰：「汝何不薦用子翬、馬伯庸，而以斯人爲言乎？」公之見知類如此。武宗廟室未有配位，大臣請用並附之文，公曰：「宜慈惠聖皇后昔受寶冊，母儀天下，禮當合食於廟。」其後卒從。公議皇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令臣民視聽一新，不可斂怨於國，遂赦天下。賜公白金百兩，金綺一端，楮幣萬緡。【略】先時，學官多僦民舍以居，監有隙地在居賢里，公曰：「古者教有業，退有居。」乃積弟子入學贄禮，得楮緡二萬有奇，爲宅數區，築室完美，以居師生。帝師至自西方，勑百官郊迎，公卿拜進觴，師坐受之。公立以觴進，曰：「師釋迦徒，天下僧之師也；余孔子徒，天下士之師也。」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觀者凜然。【略】公爲文章嚴重質實，不爲浮靡。其詞悉本諸經，如米粟布帛皆有補於世教。有《菊潭集》六十卷。太常典禮，因革不同，每遇禘享，輒稽吏牘，故多牴牾；公請於朝，賜筆劄廩膳，倡禮官彙集，爲書七十五卷。公欲於順陽建博山書院，以淑其人，分置六齋：治禮、治事、經學、史學、書學、數學，方經營之而疾已革。遺言喪祭一本於禮，勿徇流俗。以至元四年二月某甲子，薨於順陽味經堂，享年六十。訃聞，制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是歲四月庚寅，葬鄧之永昌鄉西樊里四望山下。【略】嗚呼，士之於世也，愿謹者人多以爲迂，倜儻者人則以爲狂，砥厲名號者反以爲矜，通達時變者。或以爲譎甚矣，爲士之難也！公學識卓異，不隨流俗俯仰，論議設施，多有可述，而淺見狹聞者，或未能盡識也。然士之特立獨行，豈以求合時好爲賢乎？臨川吳文正公嘗曰：「孛朮魯公學博而正，獨立無朋。」聞者以爲知言。銘曰：金有中原，治安百年，設爲貢舉，網羅才賢。聖元方隆，遺士接踵；臺閣彬彬，尚賴其用。故老寢亡，惟公挺生，淵淵其蓄，涵涵而停。江漢之間，河華之右，爰有碩師，爲世領袖。公從問學，堅苦不渝，華聞日昭，衣冠偉如。洙泗遺經，伊洛訓傳，講說精深，義理融貫。踐歷臺閣，晝贊相臣，言論之卓，風動縉紳。翌翌成均，公正師席，敷教以寬，多士作則。中朝典禮，外省自宣，有倫有要，惟經惟權。士之立朝，貴有學識，議事以制，匪學何式？瞻彼東土，多人肇興，既定危亂，遂登治平。文物聿彰，人材斯出，惟公之先，喜事儒術。積善俯慶，益大以振，公學有源，力相斯文。繼世克承，箕裘是業，表公儒行，允配前哲。

《元史》卷一八三《孛朮魯翀傳》（存目）

紀事

虞集《跋魯子翬祭酒試諸生聯句》 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韙之，乃與其寮寀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來求識之，故爲序錄于左。

又《味經堂詩》 國子祭酒魯公伯子翬父作味經堂，自爲記，以勗其子遠。公嘗命遠從予遊，故賦此詩。維昔玄聖，有子過庭，學禮學詩，詔之丁寧。面牆之窒，繇不知味，親能使學，不能使嗜。觀于德容，聽于德音，詠歌周旋，

實悅我心。邈乎千載，聖往言在；舍而不求，匪罔斯殆。畏友翬公，窮經篤行，既有諸躬，思貽厥成。既菑既畬，俾稼之食；既畋既漁，俾鼎之實。作堂高明，曰子遠來，吾經在茲，遠其味之。始余虛羸，匍匐來食；茹草飲血，以禦朝夕。窮人得歸，自我父師；俛焉斯文，老至不知。煌煌靈芝，如彼嘉玉；薄言采之，在彼中谷。南陽之人，來詹來言，君子豈弟，宜其後昆。

《輟耕錄》卷五 孛朮魯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谷于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何氏語林》卷一三 初，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朮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著錄

《元史》卷一八三 有文集六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孛朮魯翀文集》六十卷。

《元詩選》二集乙集 有《菊潭集》六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孛朮魯翀《菊潭集》六十卷。

《元史新編》卷四三 有《菊潭集》六十卷，《太常因革禮》七十五卷。

繆荃孫《菊潭集跋》 右《菊潭集》，元孛朮魯翀撰。【略】所著《菊潭集》六十卷，《文淵閣書目》已不著錄，足見明初已佚。明劉昌《中州名賢文表》內集有翀文二卷，亦刺取《文類》及金石碑版而成，未見全集也。今又采得文四、詩七以益之，《訪碑錄》載有《襄城學記》、《大興尹題名記》、《重修香城院記》，均未見錄。《元史》列傳、蘇天爵撰《神道碑》、虞集撰《畫象贊》附焉。

《補遼金元藝文志》 《孛朮魯翀文集》六十卷。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菊潭集》四卷，元孛朮魯翀撰。清光緒二十一年繆荃孫刊藕香零拾本。 補：《孛朮魯文靖公遺文》二卷，元孛朮魯翀撰。清康熙四十五年汪立名刊《中州名賢文表》內集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中州名賢文表》三十卷，明劉昌編。凡六家，曰許衡、姚燧、馬祖常、許有壬、王惲、孛朮魯翀。孛朮公專集久佚，賴此而傳。明嘉靖刊本。 康熙丙戌汪立名刊本。

又《附錄》 孛朮文輯本，未見原集(荃孫)。

藝文

虞集《送魯子翬廉使之漢中》 封上頌臺禮，輕車入漢中。節毛吹渭雨，木葉動秦風。把酒臺基古，馳書歲事豐。朝回倚西閣，日日數歸鴻。

陳旅《味經堂賦》 國子祭酒南陽孛朮魯先生，記味經堂以教其子，而屬余賦之。其辭曰：人文嚮宜，昉庖犧兮。犧曷爲庖，物之頤兮。先精斡流，有不可象索而聲窺兮。神皇示人以至味，匪顓火于釜鼎兮。嚮豐吾經，味五而和六兮。【略】人方噬肺兮，子之澤也以膏。人方歠漿兮，子之醇也以醪。有畜之殷，有擇之精兮，子於食飲也，恆取足而靡勞。若夫太羹在登，玄酒在匏，則吾將從先生求，以遂吾染指之饕也。

朱晞顏《呈魯子翬學士》 衰遲誰復念陳人，一室聊堪信屈伸。自笑赤貧難使鬼，那知拙宦不謀身。十年風雨江湖夢，千里家山筍蕨春。曾向南州拜高節，歸來丘壠倍思親。

李孝光《采蓮曲二首為魯子翬作》 采蓮復采蓮，蓮生隔江水。不愁無舟楫，但愁波浪起。 采蓮復采蓮，水深不得歸。兒饑須母哺，當令阿誰飴？

張養浩《和魯子翬學士見寄詩韻二首》 佳句人傳自雪堂，萬人如海一身藏。騎鯨有志尋仙李，刺虎無心效卞莊。高枕拂雲眠薤谷，直鉤和月釣林塘。寄聲沙鳥休飛去，老子年來物我忘。 青春回首去堂堂，衰白侵尋底處藏。老我癡蠅鑽故紙，何人肥馬耀康莊。翠光挾日山排闥，練影翻秋水滿塘。自笑此心猶有著，幾時喧寂兩俱忘。

王沂《祭魯子翬參政文》 嗚呼，天於斯文，忍斷喪之。胡爲哲人，相繼而萎，多士何以爲繩衡？天下何以爲蓍龜？此學士大夫所失聲而驚呼、涕泣而歔欷。嗚呼，惟公氣虹霓而摻冰雪，學河海而文星斗。取之既博而成之粹，養之以深而稟之厚，故其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進位於朝，則鳴鳳之

儀，講道於家，則洪鐘之扣。既徹牖以并納，亦隨材而獨誘。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苕秀。流蘋藻以芼頡，潔黍稷而饋餾。文章之選，禮樂之司。師氏之位，侍從之躋。既耀其華，厥聲亦馳。或阻爲崖，或巧爲機。公坦其衷，不見瑕疵。有穹其勢，有赫其威。非義所在，公不詭隨。至於弛張有時，進退有義，何堂堂而山立，忽星隕而飈逝。嗚呼，維公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耶！凡我同朝，矧曰同志，契闊山川，阻親含襚。終天永訣，寓此薄醊。

馬祖常

論述

綜論

《馬石田文集》卷首牒文 馬祖常系出西州之舊族，生爲中朝之偉人。迨夫延祐隆儒之初，首登貢舉甲科之選，擢拜御史，彈射柄臣。左官開平，幾枉遭其毒害，屏居淮甸，幸得際於休明。遂代言于北門，摛詞獨推其典雅，及進官于南省，取士皆稱其至公。一佐薇垣，贊畫機務，四入栢府，振肅憲綱。俊髦由是而薦揚，風化以之而淳厚。遵大體而略苛細，務實學以抑浮華。日邇清光，屢橫經于廣內，時承異數，親賦詩于御前。斯維儒者之遭逢，宜傳其文于永遠。

又 御史中丞馬資德所作文章，遠擷班、馬之英華，近接姚、元之步武。

許有壬《天臨索錄事出伯庸詩求和伯庸薨三年矣》 當年筆陣掃千軍，要繼先秦兩漢文。孤冢此時多宿草，九原何處覓停雲。紀功力疾猶能賦，種德詒謀不待耘。底事房精遽淪化，世間凡馬未空群。

又《次伯庸上都寄來韻》 文章君瑞世，交友我忘年。典璽當機要，求人得俊賢。一封新獻議，三黜舊繩愆。甲觀通金闕，山房冷石田。嘉徵應鱣集，高躅看鶯遷。只有傷心處，歌聞相府蓮。

又《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言事剴切，嘗建議國人暨諸部既誦周孔書，當尊諸母，以厚彝倫，兵家子驕脆有辜任使，庶人挽強蹶張，老死草野，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勿用，識者韙之。至於論刑，則一本條格。【略】國家涵濡百年，譽髦斯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爲文精核，務去陳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凌轢古作，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且其爲學，初不爲貢舉也。以挺特之資，丁文明之會，衰爲舉首，馴至達官。威重足以鎮薄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正風俗。設科得士，不得不以延祐之初爲盛也。不幸壽僅六十，未究其用，悲夫！銘曰：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北萊，芃生其中。部族有儒，文貞伊始。文貞之世，翼翼廟祀。後承聿修，講學諸夏。延畀至公，大有無梼。嶄然異稟，幼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劇碎甕。蓋習以進，益混以翰。不溺不流，而登於岸。先秦兩漢，華咀實擷。天籟泠屬，石湍激冽。天子有詔，乃興乃賓。實三其魁，一推國人。甫試館職，倏峨豸冠。以爾枘鑿，安我考槃。遐心浮雲，束帛空谷。春坊翊贊，經筵啓沃。皇格於天，公司其度。俊造鑒衡，風紀砥柱。寵恩異數，川委充溢。云胡修途，六十而梶。既易其名，亦大其封。於光之原，賜碑崇崇。賜碑崇崇，於赫厥銘。同年之紀，考信匪澠。維爾部族，文貞有躅。敘倫敦典，益介戩穀。

陳旅《石田文集序》 我國家龍起朔漠，運符羲軒，淳龐雅大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奮厲，洗濯舊習。至仁宗時，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之。浚儀馬公伯庸，裒然以古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清河元文敏公謂其所作可以被筦弦、薦郊廟，《天馬》、《寶鼎》諸作，殆未之能優也。公早歲吐辭即不類近世人語言，古詩似漢魏，律句入盛唐，散語得西漢之體。嘗謂人：「學詩文固貴有師授，至於高古奇妙，要必有得於天。吾未嘗有所授而爲之，僕所嘗師者，往往爲近世人語言，吾故自知吾之所爲者，非繇有所授而然也。」蓋公以英特之資，而涵毓於熙洽之世，自決科以來，踐敭清華，至爲御史中丞，其所際者盛矣，則其文章又豈繇有所授而然哉？國家且益崇禮樂，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言之士幸而際乎斯時，則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盛德之形容，以昭天地之至文，則亦有賴於若人之爲者。而公不可作矣。

王守誠《馬石田文集序》 故御史中丞馬公諱祖常，字伯庸，系出西裔。延祐初設科舉，以兩榜取士，公應河南鄉貢及會試，俱冠右榜，時已稱公有文

學，初非以高科致儒名。公志氣脩潔，而筆力尤精詣，務刮除近代南北文士習氣，追慕古作者，與姚文公燧、元文敏公明善實相繼後先。故其文詞簡而有法，麗而有章，卓然成家。其在禮部爲尚書，在中書爲參議，在御史臺爲治書侍御史、中丞，在樞密爲副使，累皆要官。自奉清約，讀書刻厲如始學者，雖一話言不苟。及以病歸，終于家，大夫士之聞者無不悼惜。嗚呼，篆鐘編磬，淡乎其韻；瑊琥璪琫，栗然其光，質古而文益奇。以之考律呂之和、資佩服之華，皆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者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寔有而似焉。

蘇天爵《御史中丞馬公文集序》 昔者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閔習俗之弊於文法，思得儒臣以圖治功；詔興貢舉，網羅俊彥，故御史中丞馬公首膺是選。入翰林，爲應奉文字，與會稽袁公、蜀郡虞公、東平王公以問學相淬礪，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未幾，擢拜御史，劾權貴人擅弄威福，遂罷相位。久之，其人再竊政柄，左遷公尹縣開平，實欲深中傷之。公退耕浮光之野，泊然不以介意。權貴人死，復入翰林爲待制，遷直學士，訓誥誓命，溫厚典則，有西漢風。在禮部爲尚書，兩司貢舉，選士專求碩學，崇雅黜浮。至順天子親見郊廟，祼獻禮文，多公裁定。及爲臺臣，端重正大，百辟鎮肅，議論廊廟，有關于治體。一時薦拔，皆重厚清慎之士。公少嗜學，非三代兩晉之書不觀，文則富麗而有法，新奇而不鑿；詩則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爲之一變。公之先出雍古部族，世居天山，殆入中國數世，宦學不絕，至公位益光顯。嗚呼，我國家龍奮朔土，四方豪傑咸起而爲之用，百戰始一函夏。干戈既輯，治化斯興，而勳臣世族之裔，皆知學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盡夫脩身事親，致君澤民之術。是以列聖立極，屢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徒爲觀美也。至于仁宗，始欲丕變，共欲以文化成天下。猗歟盛哉！觀公治行卓偉若此，則祖宗取材作人之效，豈第文辭之工而已！雖然，非此無以表公之蘊。

又《馬文貞公墓誌銘》 公自先世皆事華學，號稱衣冠聞族，至公位益光顯，文學政術，爲時名臣。尤篤友義，昆季子孫及宗族孤寒者，悉收而教養之。舉進士、釋褐上庠者凡數十人。公上言：「本朝及諸國人既肄業國學，講誦孔孟遺書，當革易故俗，敬事諸母，以厚彝倫。」天下高其議。公自少至老，好學彌篤，雖在扈從，手亦未嘗釋卷。喜爲歌詩，每嘆魏晉以降，文氣卑弱，故修辭立言追古作者，其爲訓誥富麗典雅。既出詞林，遷他官，而勳閥貴胄褒贈父祖，猶請公爲之辭。文宗最喜公文，嘗擬稿進，上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宗北幸，還駐龍虎臺，公奏事幄殿，勅近侍給筆札，命公榻前賦詩，卒章言兩京巡幸，「非以遊豫，蓋爲民爾」，因詩以寓規諫。上覽之甚悅，適太官進食，乃輟尚食以賜。今上聞公痼疾，特免朝會行禮，命光祿日給尚醞二尊，服藥療治。近世儒臣恩遇，無以踰公矣。始梁公監光州，有惠政，公亦愛其風土，因買田築室家焉。嘗贊郡守修孔子廟，倡秀民興於學。接光人謙遜以和，光人益敬愛公。或有訟者，聞公一言即解去，不復詣府。公薨，光人老幼咸悲思之。

【略】銘曰：維天生才，無間中外。封殖樂育，治世攸賴。皇有中國，萬方會同。征伐謀猷，屬諸臺雄。維公之先，奮興西北。佐官前朝，矢死靡忒。忠懿父子，種德百年。世載衣冠，至公益宣。黼黻皇猷，文華有爛。邈視魏晉，上本周漢。帝命褒嘉，中原碩儒。汝執憲度，往肅姦諛。正色立朝，百僚震懾。小臣以廉，大臣以法。公論刑獄，平恕不苛。念彼華人，日陷網羅。公於人才，惟祇惟慎。薦揚碩學，裁抑躁進。公在廟廊，侃侃進言。以厚倫紀，以安黎元。寶帶封衣，賜賚繁廡。儒臣遭逢，孰步公武。贈官贈謚，爵以魏公。恤典孔昭，維以勸忠。瞻彼行潦，朝盈夕涸。江漢滔滔，源遠流濩。維馬有氏，七世於茲。忠懿啓之，魏公大之。百爾子孫，思慎其守。詩書之傳，允克悠久。

余闕《馬伯庸中丞哀詩》 結纓趨魏闕，俛仰二十霜。化運易遷逝，故老今盡亡。維時游公門，時節會高堂。崢嶸奉餘論，炫耀希報章。制若縟繡陳，聲若寶瑟張。儀若龍文鼎，爛若照夜璫。芊眠出工巧，幻妙極豪芒。抽思究皇術，振藻咏時康。是時朝廷上，才彥群有望。公如逸虬出，萬驥爲留行。

胡助《挽馬伯庸中丞二首》 稽古陳三策，窮源貫六經。文章宗館閣，禮樂著朝廷。執法頭先白，掄才眼更青。堂堂寧復見，老淚滴秋冥。

魁然成傑出，霄漢久翺翔。獨秉代言筆，頻修薦士章。苦心詩草在，雅志石田荒。夢冷淮南月，令人益慘傷。

又《壽馬伯庸學士》二十韻 嶽瀆神光降，乾坤爽氣浮。偉人驚間出，昭代獲旁求。應詔高科始，揚庭大策優。華登文翰屬，顯擢法冠儔。天下無多士，朝端第一流。抗章彈老鳳，乘興狎輕鷗。耕釣蟠三楚，聲名播九州。高吟淮海月，清嘯石田秋。宣室趨前席，承明厭舊遊。四人寧避漢，二老已歸周。載筆銘鐘鼎，談經侍冕旒。青宮資善翊，黃屋訪洪疇。洞馬淋袍錦，團龍沃賜甌。變風回大雅，稽古耀前脩。華旦初逢臘，遐齡曷計籌。俗憐青眼顧，恩重亦心投。

龜息春長好，虹光夜不收。玉堂眞學士，碧海古瀛洲。仙棗香堪剝，蟠桃味欲偸。壽祺齊廣老，文統接韓歐。

文矩《送馬伯庸御史奉使關隴》 聖朝啓文運，同軌來無方。夫君起天闕，崛起千仞翔。脩辭陋《史》、《漢》，高步追黃堂。乃祖尚書君，樹立何堂堂。昔在帝世祖，榮身事戎行。風雲一朝會，奕世傳芬芳。矧君擢高科，有業未易量。斯文繫政教，治忽愼弛張。世豈無勇者，舍君吾何望。勿爲守鉛槧，局束徒苦傷。僦屋京城居，去君百舉趾。聞君起冠豸，僮走亦欣喜。況當遠于征，無言詎能已。朝風號空桑，衆草日披靡。河關尚瘡痍，聖度乃弘偉。翳彼涵大休，能不懷愧耻。艱危見臣節，維持賴風紀。溫言表遺忠，生氣凜不死。乃知烈丈夫，豈獨魯連子。

袁桷《伯庸以詩見屬次韻二首》 學古陳言少，官清雅詠多。珠雲明玉海，寶鑒挹金波。《易》賴韋編定，《書》疑汗簡訛。斯文今有托，爲我補嘉禾。聽君人物論，閱世似難多。學禮師倉海，傳家繼伏波。看山窮北戒，惜日愛南訛。彩鳳非無食，瓊山自有禾。

周權《呈馬伯庸御史中丞》 振岳威聲聳豸冠，袖中直筆佞難干。玉壺冰照一襟炯，白簡霜飛六月寒。諤諤清風揚海內，稜稜勁節著雲端。絕憐白首南州士，山斗彌高獨仰韓。

王結《書松廳事稿略》 仁皇龍飛，勵精圖治，復尊用儒臣，以風厲天下。繼詔郡國賓興經明行修之士，天子親策于廷而擢其俊秀焉，於是文風丕變，得人爲多。若吾友馬君伯庸，尤所謂傑出者也，釋褐應奉翰林，明年，擢六察官，遂糾劾權姦，薦揚儒雅，凡治道根柢、生民利病，莫不究其蘊而覈論之，竟以觸忤貴倖，居位十三月而罷。乃輯其論事之書，名曰《松廳事稿略》，余以友義之篤，得竊觀焉。然伯庸之文章，簡潔精密，足以鳴一世而服群彥，余固未暇論也。余獨三復此書而慨然歎息者，蓋由此可以仰窺仁皇崇儒之盛德、用儒之實效。中統文獻，漸可復致。而吾伯庸學與年進，蹈道而迪德，他日踐揚臺閣，其格君之業、經世之材，必有大可觀者矣。

虞集《題馬學士詩後》 雨露春無際，風沙盡日寒。多憂能賦客，空老采詩官。

又《傅與礪使還新稿序》 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觀者無間言。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馬石田如彝器陳于宗廟，無甚華飾而質雅可觀。

張頤《馬石田文集題後》 今觀其集，詩則溫厚和平而不爲浮靡，文則俊偉雄朗而動中法度。其明白痛快，如青天萬里，煙雲不生，其峭拔峻厲，如孤峰獨聳，霄漢爲侶，其精神氣焰，盪摩日月，振撼山川，耿耿乎天地之間，不可遏也。嗚呼，其亦深究理學，而以聖賢爲歸者歟？其亦聞文正公之風，而興起者歟？不然，何有典有則之如是也？《元史》稱其工文章，務去陳腐，自成一家言，詩尤圓密清麗，誠知言哉！斯集之行，非特如夏鼎商敦，惟好古博雅之士好之，將如穀粟布帛，天下後世之人，舉皆好之矣。公立朝大節并出處之詳，前人書之，茲不贅。

《詩藪》外編卷六 馬伯庸：「吳娃蕩槳潮生浦，楚客吹簫月滿樓。」【略】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帶經堂詩話》卷九 伯庸家世雍古部人，至其父始家光州。爲御史，嘗劾姦臣鐵木迭兒十大罪，以勁直聞，非僅文章之士也。然史稱其文宏贍而精核，以先秦兩漢爲法，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皆可傳，其詩文蓋有過人者。又：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趙世延、孛朮魯翀、康里夔夔、貫雲石、辛文房、薩都剌輩皆是也。

《元詩選》初集丙集 伯庸文章宏贍而精核，刮除近代南北文士習氣，而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與姚文公燧、元文敏公明善實相繼後先。尤致力于詩，多可傳者。所著曰《石田集》，以所居有石田山房也。浙東廉訪蘇天爵請於朝，刻以行世。序之曰：「公詩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效慕之，文章爲之一變。與會稽袁公、蜀郡虞公、東平王公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益奇。」史官陳旅亦曰：「公古詩似漢魏，而律句入盛唐，散語得西漢之體。」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嘆賞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

《石洲詩話》卷五 馬伯庸詩亦極展才氣，然較之袁伯長，覺邊幅稍單窘矣。 又：總之，楊、范、揭三家，不應與虞齊名。其所以齊名者，或以袁伯（常）〔長〕、馬伯庸輩才筆太縱，轉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調者，謂可以紹古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石田集》十五卷，【略】其文精贍鴻麗，一洗柔曼卑冗之習。其詩才力富健，如《都門壯遊》諸作，長篇巨製，迴薄奔騰，具

有不受羈靮之氣。至元間，蘇天爵撰《文類》，錄其詩二十首，文二十首，視他家所收爲夥，又請於朝，刊行其集而自爲之序，稱其：「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效慕之，文章爲之一變。與會稽袁桷、蜀郡虞集、東平王構更迭倡和，如金石相宣，而文益奇。」蓋大德、延祐以後爲元文之極盛，而主持風氣，則祖常等數人爲之巨擘云。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一九 壯遊京國氣如虹，龍虎臺高賦《大風》。格健《竹枝》山谷敵，淮南飄泊石田中。

《**古今詞話・元詞話**》《柳塘詞話》曰：「元有浚儀可溫氏，名馬雍古祖常者，製詞云：「金鑪寶熏流篆雲，花間百舌啼早春。五方戲馬賽爭道，傳宣催賜十流銀。」又，「日邊寶書開紫泥，內人珠帽步輦齊。君王視朝天未旦，銅龍漏轉金鷄啼。」《詞統》列於竹枝，而余辨爲宮詞也。元人小說中，稱其樂府纖艷勝人，惜乎未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馬石田文集》：工於文章，弘贍精核，務去陳言，專法秦漢，而自成一家。言詩則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

《**著硯樓書跋・集部**》舊鈔本《馬石田集》：伯庸事跡詳《元史》本傳，所爲詩文頗雄健，亦有元一代之作家。

分論

《**送客歸揚州**》《歷代詩發》卷三二：繁華縱滅，而紅葉題詩，尚堪慰藉，可不用「黯然銷魂」之嘆。

《**度居庸關次繼學韻**》《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筆底清曠。

《**五言**》《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評「不作還山夢」：雖兼說李杜，然領聯能括□少陵一生，青蓮不預也。

《**山光縣尹孔凝作縣有聲鄉人為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評「鄰屋讀書相教授，社祠醉酒共提攜」：此亦何預縣尹，而循良政績具見，德政碑自說不到。

《**送史高士謁吳閑閑**》《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起法陡拔。

《**題趙虛一山水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評「我愛青山欲歸去，偶見生綃喜還住」：人多說見畫思歸，此又是翻案。

《**清河**》《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評「落日漁家網，微風酒市旗」：畫景。　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對法脫灑。

《**寄省參議王繼學諸友自和**》《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評「山林充隱當容我，館閣求賢豈乏人」：蘊藉。　又評「若教宇宙無難事，未必山林有退人」句：亦使議論，然「若教仙桂在平地，更有何人肯苦心」，唐人句法已先之矣。

《**久雨初霽書所寓壁**》《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評「穴垣驚暗筍，搶地惜幽花」：冶新。　又評末句：結率。

《**駕發**》《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馬伯庸《駕發》。【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無題》（秦氏故侯歸漢主）**《林泉隨筆》：《元詩體要》：馬伯庸《無題》詩有云：「秦氏故侯歸漢主，石家小婦嫁孫郎。」此語深有諷刺，豈以當時宋之宗族舊臣有再仕於元者而發歟。

《**止酒詩**》貢奎《讀馬伯庸學士止酒詩》：今晨不可出，大風吹我帷。陋巷泥沮洳，空牆雨淋漓。研朱課兒書，冥思解群疑。敲門童子來，袖有止酒詩。讀之至再三，擊節嘉且悲。若飲此玄酒，揖讓陶唐時。峨峨古冠裳，執彼璋與圭。短褐纔掩□，藜藿空忘饑。風雅久已衰，作者微君誰。嗟我重景仰，老大將何爲。

傳記

《**元史》卷一四三《馬祖常傳**》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居（靖）（淨）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於祖常爲高祖，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贈恆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爲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時，見燭欲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嗟異之。既長，益篤于學。蜀儒張雯講道儀眞，往受業其門，質以疑義數十，雯甚器之。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爲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略】英宗

爲皇太子，又上書請愼簡師傅。於是奸臣鐵木迭兒爲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略】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亡何，姦臣復相，左遷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姦臣既死，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尚書。丁祖母憂，起爲右贊善，復除禮部尚書，尋辭歸。天曆元年，召爲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稱得人。陞參議中書省事，參定親郊禮儀，充讀冊祝官，拜治書侍御史，歷徽政副使，遷江南行臺中丞。元統元年，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詔特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酤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廉訪司言孔氏訟事，以事關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除樞密副使，頃之，辭職歸光州。復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祖常工於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有文集行于世。嘗預修《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碩儒唯祖常云。

蘇天爵《魏郡馬文貞公墓誌銘》（存目）

許有壬《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存目）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存目）

《元詩紀事》卷一二（存目）

紀事

馬祖常《壯游八十韻》 十五讀古文，二十舞劍器。馳獵溱洧間，已有丈夫氣。裹糧上嵩高，靈奇發天秘。曄曄三秀芝，爲我擢粲翠。空青丹銀品，伏龜鏤文貝。駢羅星辰精，附麗日月會。紫鳳友朱鷺，翩翩劇翔戲。飛閣舒鳥翼，懸泉瀉珠琲。磨崖見古刻，應是列仙記。捫蘿欲登觀，苔滑阻凌厲。烟霞薈蔚隮，霧雨蕭颯至。余時戴籜冠，綠壁照縞袂。檀欒有磐石，眞人每同憩。北臨黃河水，濁流觸天沸。蛟龍逐黿鼉，鱗介滿水裔。衝波崩金堤，萬夫廢穡事。官家憂其勞，玉馬歲沉祭。江淮畫鷁船，夜上謌嘒嘒。魚鹽不直錢，寡婦豈拾穗。釀酒相呼飲，顚倒再拜跪。中心忘嗔訶，縱談詆漢魏。三十能歌詩，鄙薄雕蟲技。不肯學仕宦，慷慨負高義。持錢送酒家，觴至即一醉。羹芼嶰谷筍，飯煮山陽穄。峨冠擬魯儒，短衣眞楚製。遠行探禹穴，六月剖丹荔。巫峽與洞庭，仿佛蒼梧帝。三吳震澤區，幼婦蛾眉細。唱歌攬人心，不可久留滯。沿淮達汶泗，摩挲泰山礪。聖鄉有亡書，求道亦容易。童子操觚牘，價重麒麟罽。京國天下雄，豪英盡一世。舞羽肅文敎，櫜甲飾武備。馬跡見騰塵，車轍聞戛轉。翬鴦天觀起，鱗雜井屋綴。千畝開靈潢，馴象浴其汭。我皇拓文場，群髦咸戰藝。洎予黔婁生，言辭罔飾繪。但幸晁董死，收拾在等第。臚傳下閶闔，恩澤承滂沛。春雲覆林塘，雜花懸火齊。詞垣正舒華，吹竽獨無喙。執筆御史府，羞縮如牡蠣。彈評則春秋，齟齬失剞劂。問俗西夏國，馹過流沙地。馬嚙苜蓿根，人衣駱駞毳。鷄鳴麥酒熟，木槽薦乾薺。浮圖天竺學，焚屍取舍利。安定昆戎居，貪鄙何足貴。返途歷邠岐，原田表古畷。宛宛陶穴民，艱難謀樹藝。驪山葬秦魄，茂陵迷漢竈。黍離悲故宮，修竹編清渭。日入狐狸驕，天陰蟒蛇翳。溫泉山津陽，古瓦識唐字。關河隔山東，華岳秋更霽。首陽餓夫薇，霜露已憔悴。鑄牛挽浮梁，恍惚水所噬。晉俗棘齒黃，冀馬電蛇駛。井陘阨坤維，太行逼象緯。煌煌日圍近，赫赫天人瑞。田舍植汶篁，郵亭擷吳桂。優游逢化國，俯仰詠樂歲。豈用百二險，自乃十一稅。北都上時巡，扈蹕浮雲騎。宴鎬帳殿移，拜洛周廬衛。巖空山櫻繁，川曲紅藥膩。列障敕勒塞，萬里靜烽燧。九節菖蒲良，貢篚充藥餌。疇昔閉戶居，耽讀未見試。三年不窺園，自謂五經笥。四十得俸祿，僅可給美饎。誰能薄淮陽，不作鴻臚寺。簡書畏懷歸，弧矢示初志。振鷺方擢質，冥鴻忽垂翅。感嘆對囊螢，興言友荷蕢。諒非廊廟具，頗異市井輩。當曳鄒陽裾，願擁文侯篲。

又《楊玄翁文臺序》 延祐初，予售於有司，是時以古文名者淸河元公復初，假予以言曰：「子之修辭幾於古矣，然於質實則過之，於藻麗則乏矣。」予

起應之曰：「祖常初無志於斯世功名之業，聞古有所謂立言之士，粗願學焉，而弗舍之也。今國家以文取四方士，其進也不雜，是以致此，幸先生教之。然稱以質實，則祖常有未敢能。」茲十年餘矣，蘊而未發也，力小勢在下，信者寡，而傳者或疑之。間與東平曹子貞甫、王繼學甫、中山王儀伯甫、蜀郡虞伯生甫、相下許可用甫、宣城貢仲章甫講求其說，而猶以質實爲難，而不得一變斯文爲歎也。

又《石田山房記》 桐栢之水發爲淮，東行五百里，合溮潢山谷諸流，左盤右紆，環繞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民勤而俗樸，故贈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嘗監焉。公之子祖常少賤，而服田於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能)勞而將去也，乃爲之卜里中地，亟其乘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崇丘，可六七丈，溪水旁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竹，薈蔚蔽虧，前爲木梁。緣溪而行，周垣悉編菅葦，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鄰，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貰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土，雖磽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于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居焉，于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爲記與圖，以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爲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蘇天爵《馬文貞公墓誌銘》 公幼有異稟，年六七歲即知讀書，歲時拜賀，長者以錢賜之，他日行過市中，悉以買書。十歲侍梁公宦游儀眞，月朔列燭於庭，燭欹側延燒屋壁，公解衣沃水撲滅。梁公走視，火已救止，問其故，對曰：「恐驚長者。」【略】蜀儒張公璽講學儀眞，公時未冠，質以經史疑義數十，張公奇之。公少慕古學，非三代兩漢之書弗好也，梁公嘗語公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克施，汝其能大吾門乎？」公愈力學。【略】延祐元年，詔開貢舉，網羅賢才，公偕其弟祖孝俱薦於鄉，公擢第一。明年會試禮部，又俱中選，公仍第一。廷試則以國人居其首，公居第二甲第一人，隱然名動京師。【略】日與會稽袁公桷、東平王公士熙以文章相淬勵。【略】召公爲翰林待制。【略】公擇士務求實學，空言浮詞，悉棄不取，中選者多知名於時。【略】公風神秀異，威嚴端重，起居皆有禮法，人亦望而畏之。三爲臺臣，務以肅，或撓憲度，輒屏棄之。【略】公喜鑒拔後進，及官中臺，薦士尤衆，故禮部尚書宋公本初至京師，人無識者，公揄揚其學，遂大有名。

許有壬《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天曆初，再使召爲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號得人。【略】知經筵事，進說必陳經史大義，參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體。【略】至順間，龍虎臺應制賦詩，有玉食之賜。嘗進擬稿，爲之歎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略】仁皇始行貢舉，國人而下，列爲四色。國人洎諸部爲右榜，試目視左榜差優，公雖右列，左列及之者指未易屈焉。

元明善《送馬翰林南歸序》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抉而破之，於是考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聲震京師，出則群人爭先睹焉。既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竊有告焉：【略】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爲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抉，而牢者不破耶？

陳旅《石田文集序》 伯脩在成均時，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碣石賦》，嗟賞不置。伯脩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嘗知己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而生于甌粵。延祐中，公以雜事入閩，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閩中有陳旅者，可與言文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追念曩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約他日還浮光，爲我結屋幷石田山房，暮年數往來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公遺文於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橫流也。

王結《次馬伯庸少監贈經筵官虞司業詩韻》 自注：伯庸內翰、繼學中郎，唱酬「河」字韻詩，往返數次，愈出愈奇。然兩軍相薄，短兵相接，鏖戰爭勝，未遑退舍。魯仲連之徒聞之，故特射一矢，以解其紛。

張頤《馬石田文集題後》 石田先生，馬文貞公祖常也，字伯庸，西域人。父潤，同知漳州路，家于光州。延祐初，設兩科取士，時元明善爲試官，取公爲會試第一，及廷試第二，于是名震京師，時君亦謂爲中原碩儒。

著錄

蘇天爵《馬公墓誌銘》 公有文集若干卷，奉詔修《英廟實錄》，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共若干卷。

許有壬《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與修《英廟實錄》，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后金鑒》、《千秋記略》若干卷。【略】文集若干卷，臺檄刻之揚州郡庠。

《元史新編》卷三九 有《文集》行於世。嘗預修《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若干卷。

《馬石田文集》卷首牒文 擬合照依左丞王結例鈔錄遺文，于淮東路學刊板傳布。豈惟見科舉得賢之多，寔足彰國家右文之盛。牒請照驗施行，準此。 又：如準廉使蘇嘉議所言，刊板印行，誠可範模其後生，又能裨益于世教。申覆御史臺照詳去，後至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奉憲劄付仰依上施行。承此。中丞馬資德其家見居光州，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差人鈔錄本官文集，委白總管不花中議，不妨本職，提調刊印。仍選委名儒子細較讎無差，發下本路儒學，依上刊板傳布施行。先具依唯牒呈。須至牒者。

陳旅《馬中丞文集序》 淮東憲使趙郡蘇天爵伯脩彙公文稿若干卷，將鋟梓以行于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言于編端。

馬祖常《題松廳事稿略後》 暇日偶繙閱書篋，見有章疏舊稿數十紙，因繕寫成一編，祖常詎敢賣直要譽，庶亦存愛君憂時之萬一云耳。名之曰《松廳事稿略》者，明其與同官論列者皆不記也。

蘇天爵《御史中丞馬公文集序》 公既歿，其從弟察院掾易朔出公詩文若干篇，合天爵所藏，共若干卷，請于中臺，刊諸維揚郡學。

張頤《馬石田文集題後》 山西按察使汝南熊騰霄以有元同郡《石田文集》經兵火之餘，世無全書，每宦轍所至，輒加尋訪，得則躬自校勘，欲重刻梓以傳。既成，屬余識其後。

熊翀《重刻石田先生文集書後》 恨其全集之未見，訪諸鄉故老歷十餘年，始得鈔本於亞卿郝公家，如獲拱璧。後官御史，出按甘肅，又得見公之裔孫馬鐵牛持公所撰《母夫人石刻墓銘》來，又獲知公世裔之詳。時先府君已謝世矣，而嚴訓猶在耳，每思繙刻以傳，中多舛訛，無從考正，乃采錄其《母夫人墓銘》附集中，而并錄虞伯生撰述其先《桐鄉阡表》，及許有壬所著公墓碑錄于集尾，謹藏私篋，又十餘年矣。茲承乏山右臬司，嘗與僉憲楊質夫論及近世文章家，質夫亦必以公與袁、虞、蘇、柳、姚、元諸大家並稱。因思諸家之集皆盛行于世，惟公之集藏于予，蔽而不彰，非所以景仰先哲之意，且非所以成先志也。於是發篋出是集，置諸几案間，每公暇，輒自校讎，又逾年而始克終編，爰捐俸募工，刻于太原府學宮，將與天下後世共之。其卷帙次第悉依舊本，不敢妄有所增損。【略】既刻成，庸書此以見是集再傳之由云爾。

《居易錄》卷二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十五卷，至元五年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奉旨刊行，弘治中都御史熊翀重刊本。【略】伯庸文五卷，向厪從劉欽謨《中州文表》見之，有文而無詩。康熙己巳冬杪，于竹垞寓齋得覯此本，留旬日而歸之。集首有肅政廉訪司牒，趙郡蘇天爵、太原王守誠、閩陳旅三序，李東陽、熊翀二序。

《文淵閣書目》卷九 馬伯庸《石田文集》一部十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馬祖常《石田集》十五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馬石田文集》四冊，十五卷，馬祖常。

《萬卷堂書目》卷四 《石田集》十五卷，馬祖常。

《百川書志》卷一二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文貞公御史中丞浚儀馬祖常伯庸撰。 又卷一五：《馬石田詩》，文貞公御史中丞浚儀馬祖常伯庸撰。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馬祖常《石田集》十六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馬伯庸集》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馬祖常《石田文集》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石田集》十五卷，【略】元馬祖常撰。【略】是集凡詩賦五卷，文十卷，名「石田」者，以所居有石田山房也。

《讀書敏求記》卷四 《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略】是書雕造精妙，爲元刻中之上駟，楮墨簇新，古香可愛。簡端具此牒文，統錄之，示藏書家，以見元時隆重碩儒，敦崇積學，非晚近之可幾及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馬祖常《石田文集》十五卷，又《章疏》一卷。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舊鈔本。元馬祖常撰。【略】至元五年刊于揚州郡學。【略】明弘治癸丑重刻於太原，此即從明本傳錄。

徐宗浩《元至元五年揚州路儒學刻本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跋》　癸酉十一月，叔弢先生新得元刊《馬石田集》，屬補其缺佚，以原書筆意與余相近也。盡三月之力，補劄文三葉，附錄八葉，卷二三十五葉，卷三二十七葉，卷十四十五葉，卷十五八葉，所据之本頗多譌悞，爲正悞表四葉，都百十葉。惟原書精雅，余何敢望其百一？玆務全文而已，工拙弗之計也。

《歷代詩話》卷六八　猶夫《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焯焯，今皆無傳。《餘冬序錄》云：元好問有《遺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田集》十卷，今刻于陝西。蓋說家不詳攷而漫然爲言，類若此。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〇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舊抄本。馬玉堂舊藏。元馬祖常撰。　又：《馬石田文集》十五卷，影寫元刊本。元馬祖常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小山堂鈔本，振綺堂藏書。　又：《馬石田文集》十五卷，十萬卷樓鈔本。元馬祖常撰。祖常所居爲石田山房，故以名集。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元刊本。元馬祖常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石田集》十五卷，元馬祖常撰。明弘治中熊騰霄刊本。　《中州名賢文表》刊五卷。　元至元刊本，藏昭文張氏。至元五年己卯蘇天爵序，謂請于中臺，刊諸維揚郡學。前有是年九月牒。

補：《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元馬祖常撰，附錄一卷。元後至元五年揚州路儒學刊本，【略】前有王守誠、蘇天爵、陳旅序。其前尚應有後至元五年牒文，此帙失去。清汪士鐘、郁松年遞藏。此爲眞元刊本，藏友人張允亮家，其餘諸家所藏號爲元本者，皆弘治熊翀本也。　明弘治六年熊翀刊本，【略】前有後至元五年牒文。有翰林院大官印，卷中夾籤甚多，即《四庫全書》底本也。李木齋先生藏。此本爲寫刻本，字體圓潤秀美，尚存元刊遺矩，世人往往誤認爲元刊。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劉氏嘉興堂、鄧氏群碧樓、盧氏抱經樓諸家所藏號爲「元刊本」者，皆熊本也。熊本民國十一年古書流通處已影印，收入《元四家集》中。　舊寫本，十行二十字。前有後至元五年牒文七行，又有王守誠、陳旅、蘇天爵跋。鈐有陳廷敬印，遂冒稱陳氏手書。徐季孺藏書。　又補：《馬文貞公石田集》五卷，元馬祖常撰，明劉昌輯。清康熙四十五年汪立名刊《中州名賢文表》內集本。

《木樨軒藏書書錄》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元馬祖常撰〕，附錄一卷。明刊本〔弘治刻本（四庫底本）〕。【略】有至元己卯王守誠序、蘇天爵序、陳旅序，至元五年九月牒並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等銜名七行。前有翰林院印，又有校籤。中有「分校潘奕雋」楷書朱記。蓋《四庫》底本也。

《著硯樓書跋・集部》　舊鈔本《馬石田集》：舊鈔本《馬石田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前有至元己卯王守誠序，次陳旅序，次蘇天爵序，又次至元五年牒文，末有弘治癸丑張頤、熊翀後序。按此書至元原本傳世不多，惟張氏愛日精廬有一本明刊，亦止弘治中熊騰霄刊本。其《中州名賢文表》所刊五卷者，亦未具之本耳。外此，藏家著錄惟傳鈔之本而已。此鈔本紙墨頗舊，審是乾嘉以前所寫，予證以弘治張、熊兩序，蓋出自弘治本無疑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元馬祖常撰。附錄一卷。元至元五年揚州路儒學刻本。（卷二至三、十四至十五、附錄配一九三三年徐宗浩抄本）徐宗浩校跋并題詩。十冊。　又：《馬石田文集》十五卷，元馬祖常撰。附錄一卷，元虞集等撰。明弘治六年熊翀刻本。十二冊。　又：清抄本。三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馬石田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十二冊。元馬祖常撰。明刊黑口本。　又：《馬石田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八冊。元馬祖常撰。舊鈔本。　又：《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八冊。元馬祖常撰。舊鈔本。

藝　文

王士熙《上京次伯庸學士韻》　侍臣催講御階西，雲靜觚稜曉色低。天闕

神州卑兩漢，地連碣石轉三齊。含香晝永閒青鎖，視草堂幽濕紫泥。最憶東山老松樹，秋風應有鶴來棲。　長堤芳草遍灤河，誰買扁舟繫樹槎？金帳薰風生殿角，畫樓晴霧宿簾阿。萬年枝上烏啼早，九奏階前鳳舞多。供奉老來文采盡，詩壇昨夜又投戈。

又《玉環引·送伯庸北上》　崑山有美璞，昆吾有寶刀。推雪漉寒冰，凝此英瓊瑤。團團月長滿，皛皛白雲淺。似環瑰無窮，寥寥人意遠。有美天山人，皎潔同精神。禁垣青春多，大佩垂朝紳。腰無大羽箭，肘有如斗印。結束上京行，騮駒驟長軔。不採珊瑚鉤，海深安可求。不執水蒼璧，漢庭羅公侯。愛此玲瓏質，題詩贈與客。百金一朝傾，三年不可得。不得只空行，山泉琴峽鳴。摩挲龍門石，憶憶應留情。天風北極高，歸途踏霜草。不惜玉環分，只願君還早。

黃清老《與索編修士巖訪馬學士伯庸于蓬萊館因觀藤花》　昔訪蓬萊館，春烹芍藥牙。重來尋竹逕，久坐落藤花。君欲鳴瑤瑟，予將拾紫霞。鶴吟知雨近，留宿白雲家。

薛漢《和馬伯庸御史效義山無題四首》　羽林垂彩動天江，幕府光聯白虎幢。吏法有章皆畫一，將壇得士故無雙。臺上長夏霜凝簡，掖內通宵霧鎖窗。若使九門容逕入，肯思巖隱聽流淙。　良人執戟待明光，誰與金爐共夕香。妝鏡曉寒凝蝶粉，舞衣春暖卸鶯黃。渡江桃葉應憐我，照水荷花似見郎。太息蹇脩無復理，空思摻手爲縫裳。　乘槎準擬逐秋潮，卻訪成都萬里橋。滄海有山皆縹緲，青雲無路不迢遙。閒居潘岳驚斑鬢，歸去陶潛懶折腰。後夜相期明月上，露臺高處弄笙簫。　驥服鹽車兩耳垂，臂空九折未成醫。欲尋箕穎終逃世，苦恨章逢不入時。金井蛩鳴知露冷，銀河鵲度看星移。長貧久客應無補，擬挽滄江塞漏巵。

朱德潤《臨清渡呈馬伯庸學士》　山迴岡巒□，春色遍林莽。途行者誰子，負笈臨清渡。草長岐路漫，荒榛夾萇楚。遠遊將何之，云尋孔文舉。得非一鶚薦，辱摻漁陽鼓。昔晉祁大夫，公明耀今古。爲君用午狐，親仇不猜阻。黜陟在賢愚，恩怨那足數。此道久寂寥，千載誰踵武。

薛宗海《送馬伯庸南祀崧恆淮瀆》　總章盛金德，齊明赫當宁。皇皇遣天使，肅肅承聖語。三董禮岳瀆，萬里涉梁楚。祝釐歸堯舜，降神出申甫。南斗迎文星，西風起儀羽。樂張洞庭月，旆濕湘岸雨。特吟鄙騷怨，高馳洗塵腐。過家猿鶴喜，攬轡鴻雁聚。青闈閔賢勞，黃屋深記注。歸騎愼勿徐，席虛玉堂署。

虞集《進講後侍宴大明殿和馬伯庸韻二首》　丞相承恩自九天，講臣春殿秩初筵。養賢敢謂占頤象，陳戒猶思誦抑篇。既奏大韶兼善美，豈無后稷暨艱鮮。願推餘澤均黎庶，樂只邦基億萬年。　劍履歸來帶玉瑤，元臣促召不崇朝。盍簪誠與朋求助，納約須從牖向招。御柳新條臨畫殿，仙桃晚色上春潮。校書寂寞揚雄老，亦賦凌雲麗九霄。

又《次韻馬伯庸尚書》　邃閣晨趨禁掖西，暮街騎馬及雞棲。退朝每想花邊散，得句應從竹上題。賜被南宮無宿火，齋居方丈有蒸藜。鳳池何似承明近，久候文星共聚奎。

又《寄馬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吹柳花，三月淮船當到家。賜金盡賣買田舍，坐對八公吟日斜。

胡助《和馬伯庸同知貢舉試院記事》　宗工羣彥列如牆，半是先朝白髮郎。柱史獨還評月旦，諫書頻上惹天香。鸞儀夜靜奎明室，雁塔春深笏聚牀。得士無慚龍虎榜，盛朝一變古文章。　南宮樹棘閟蕭牆，周衛仍煩執戟郎。初聚五星紅燭影，纔分一夕綉衣香。峨冠儼侍趨宸極，射策詳看近御床。盛世流傳文治洽，銀臺通進少封章。

又《和馬伯庸道宮夜坐》　退食儀曹日影西，玄都下榻似仙棲。羽衣仙樂傾新曲，石鼎詩聯補舊題。火軟丹房溫坐蠏，酒消冰盌凍羹藜。道人靜聽尚書履，萬丈寒芒聚壁奎。

張雨《御史中丞馬公伯庸有贈薩天錫還金陵長句因次韻寄上》　射策甲科今廿載，尺書難信石城潮。徑登烏府持天憲，猶倚青溪望使軺。四月鶯啼夾城仗，千官花擁大明朝。會因桂樹思眞隱，獨是淮南作賦招。

又《馬伯庸中丞桐鄉阡遷祔有旨賜碑名肇文關善有詩次韻》　公家阡表似瀧岡，總爲能文補舜裳。龍耳當承天子問，龜蚨重表鄭公鄉。異時將相寧無種，此舉邦家亦有光。想見丹書映叢桂，淮南無地著秋香。

又《四賢帖》　四賢者，伯長袁侍講，伯庸馬中丞，伯生虞侍書，時中劉待制。玄卿裝潢，手書成軸，命予題識，遂即虞公絕句韻書于後。　四明狂客已乘雲，海內文章有二君。可惜戴華劉伯壽，只今零落鳳凰群。

又《馬伯庸御史石田山房》　監州遺愛地，御史讀書堂。絃誦猶懷魯，田園獨在光。白茅編野屋，翠竹被溪梁。欲賦淮南隱，知君意不忘。

張養浩《壽馬右丞》　圖書四壁是生涯，勳業身名玉不瑕。右轄留驪吳分

野，左弧呈瑞魯儒家。鹽梅異好難爲味，桃李無言自有花。願爲東南民力計，莫將霖雨換烟霞。　印鎖黃金退食餘，清風苔逕履痕疏。頗容都睛登門客，時對窗前插架書。天送綵衣娛宴會，春融花氣滿庭除。更看壽域開天下，歲歲歌謠二月初。

許有壬《次伯庸同年還居韻》　卒歲利深隩，盛夏宜高明。相攸既兩悖，塵闌仍前橫。況復遊道廣，雜遝來冠纓。有庭馬難旋，有齋筆難耕。衣黔夜燎蚊，腕脫晝揮蠅。五畝數仞堂，一朝群美并。堂後滿姬妾，堂前羅聖經。筋力人幾何？盡用輸官程。東山豈不懷？顚崖奈蒼生。從知金與紫，何足爲君榮。天下多寒士，萬間施須平。可憐三十載，韓子屋始成。

又《雕窩驛次伯庸韻》　華髮憐于役，青山笑不歸。有詩留傳舍，無杖叩巖扉。

又《雪菴屏間有伯庸詩次韻》　禪師西游木已拱，執法南歸墨尙新。拂拭塵埃驚歲月，題詩更有後來人。

程端學《次馬伯庸少監韻四首》錄一　吟身還倚馬，歸夢托啼鵑。僻學存書卷，新愁附酒船。文章誰賈董？功業自閎顚。白首從來往，悠悠度歲年。

宋褧《杏蠟辭》　霞綃簇春笑紅雨，曲江芳情惱游子。郎君焰光高二丈，燒殺杏花三十里。觴酣小駐龐姨家，鶯歌溜玉鏗紅牙。華裾飄麝鬢毫綠，上馬行陪擇婿車。（題注：和馬伯庸，泰定元年作，時初忝科第）

又《馬伯庸淮南別業號石田山房指韻求詩仍依次用》　窈曲愚公谷，縈旋戴氏池。人從西掖召，文任《北山移》。畦稻收新粒，巖花艷故枝。地因人愈勝，心共景相宜。戶晝孫常閉，園春董不窺。紛華忘世變，衷素付天知。暗篠藏仙客，喬林叫竊脂。淮流紆大帶，楚岫作修眉。輞水堪摩詰，樊川稱牧之。山房空蕙帳，猿鳥望歸期。

薩都剌《和中丞伯庸馬先生贈別中丞除南臺僕馳驛遠迓至上京中丞改除徽政以詩贈別》　江南驛使路遙遙，遠赴龍門看海潮。桂殿且留脩月斧，銀河未許渡星軺。隔花立馬聽更漏，問夜鳴珂趁早朝。秪恐淮南春色動，萬竿煙雨綠相招。

傅若金《同謝玄暉入朝曲分韻送馬中丞赴南臺得收字就用其體》　金陵鬱迢遞，行旆曖悠悠。蘭臺清露集，松庭晴靄收。白鷺迴修渚，朱鳳矯崇丘。離離曳青綬，曄曄振彤騶。遠甸芳風散，神都旭景浮。臨軒結沖想，還車寧久留？

袁桷《次韻馬伯庸供奉書館書事》　瑤臺麗層雲，秋聲起琪樹。織翠藻井波，凝碧鎖窗霧。雍容列仙集，晴雪炯振鷺。念昔經啓初，櫛沐合生聚。簡冊迄未成，春秋奉神御。巍巍冠函夏，握筆慙繪句。玄尊實明水，越席敷大路。崔蔡心匪迂，終焉才名誤。

又　神京奉載筆，需雲歌肆筵。匪謂歲月虛，聖代深養賢。微踪愧書聚，彌綸乃成編。微言耿玉絜，潛光媚春妍。往聖去已久，八音蕩敷宣。元運合豹變，高閎踵蟬聯。夷齊乃首傳，冥思豈其然。

又《送馬伯庸御史奉使河西》錄一　青瑣倦迂散，執轡踰關河。黃流何奔傾，積石何嵯峨。承詔撫疲甿，驚烏在林柯。沙場有凍骨，野畝無遺禾。日夕寒雲聚，宿燐明巖阿。訪俗感素心，因之聆詠歌。

又《次韻伯庸過天寶宮》　松暝碧雲深，鶴歸人倦尋。朝回香滿室，詞罷月盈襟。白鳥分山影，黃鸝轉樹陰。小溪流不歇，咽咽似鳴琴。

又《伯庸開平書事次韻》　侍臣底用賦明河？西漲曾看貫月槎。向矣伏蒲移塞外，終然加璧耀山阿。羨君一鶴孤難并，愧我雙凫數侶多。舊讀韜鈐工七縱，裹瘡從此願投戈。

又《四月廿一日與繼學同出健德門而伯庸以是日入都城作詩寄之》　二子出北門，一客南門來。燕鴻兩相避，矯首氣崔嵬。客有百和香，我有蒲萄盃。把盃客不見，我心爲之灰。願留百和香，以待二子回。

王惲《寄左丞馬公》　黃閣風清相業金，漢家機務到賡歌。默涵群動歸包總，力贊孤卿磬燮和。春草閒嘶沙塞馬，秋霖行洗越船戈。古今多少調元樣，兩魏聲華未減何。

宋本《船上謠・送伯庸以番貨事奉使閩浙》　江華江月要才情，多病堪憐馬長卿。莫向都門折楊柳，帝鄉春色不南行。

又　舊時家近黑橋街，三十餘年不往來。憑仗使君一問訊，楊梅銀杏幾回開？

又　閩中父老白髭鬚，老子風流記得無。昔日郎君騎竹馬，如今使者駕軺車。（伯庸之先嘗仕閩中）

宋无《喜馬伯庸待制扈從還京》　嚴蹕傳聲入建章，漢官趨陛肅鴛行。駕迴黃道清塵動，人在金鑾白日長。承詔曉聞天語近，賜衣春覺聖恩香。馬卿賦

獵兼忠諫，獨許驂乘錫尚方。

張之翰《水龍吟》 伯庸近以樂府賀余新居，未及裁答，伯庸復有遼陽省掾之行，相愛之情，不能無語，僕因用前韻奉餞，且爲凱還日把杯一笑也：去年鞍馬東來，爲余嘗說遼陽好。而今風物，戰塵低暗，陣雲高繞。幕府掄材，縱橫健筆，似君元少。看燈前草就，捷書一紙，飛奏入、龍樓曉。　遙望蓬萊晻靄，問何如、日邊瓊島？雁來時候，霜風凄緊，應思歸早。萬里西州，雙親雖健，衆雛猶小。怕區區，但了平生心事，約山間老。

貢奎《送馬伯庸學士赴上都》 人間六月沸炎波，上國清涼樂事多。視草舊傳眞學士，散花新起病維摩。千年結友心相似，萬里辭家意若何。料想勝游偏得句，秋風先寄雁南過。

揭傒斯《和酬馬伯庸供奉史館閒題見示》 陰沈閟華館，窈窕宜芳樹。秋日透清輝，晨飈翼輕霧。飛文盡威鳳，擢質皆振鷺。平生寡儔匹，及此同散聚。云胡感羈游，對酒恆不御。羨君躡高第，早聽傳臚句。時從鴛鴻侶，縱轡驊騮路。紬史吾豈堪？讀書君不誤。

王沂《和馬伯庸見寄詩韻》 淮南叢桂婆娑綠，借問騷人若箇來。歌罷小山招隱賦，風吹書冊滿床開。　故人南望隔長淮，不及寒潮日往來。聞道賜金供置酒，八公山對玉樽開。　今朝把酒忽惆悵，驚見淮東驛使來。爲報相思似春色，南枝開盡北枝開。

又《寄馬伯庸》 法星光裡見文星，知向東南攬轡行。十道使車瞻斧鉞，六朝詞客樹降旌。長干浪靜魚龍息，北固霜飛草樹明。千里相思難命駕，夢隨潮到石頭城。

歐陽玄《出試院有作寄諸弟》 自序：天曆庚午會試院中，馬伯庸尚書、楊廷鎮司業及玄皆乙卯榜進士，偶成絕句紀其事。出院明日，有敕督修《經世大典》，又成小詩寄諸弟。　夜開金鑰詔詞臣，對御抽毫草帝綸。始信朝家重儒術，一時同榜拜三人。

柳貫《送馬伯庸御史出使河隴》 河湟隴坻天西壁，御史嚴行八十驛。風驚大鹵幕初乾，雪重穹廬寒未釋。入關先見父老喜，出節始通氓隸逆。鯨鯢既戮海爲清，蜂蠆雖微尾含螫。急宣聖德慰荒遐，盡洗民痍轉疲劇。當今至尊御疆宇，坐朝法宮受圖籍。暉暉陽曜燭天垠，殷殷春雷行地脈。周公方宏治外規，汲黯豈負居中責。固謂眞儒識邊瑣，徑煩拂士迂朝蹟。可能高戴觸邪冠，不使橫飛征蜀檄。君行萬里從此始，人生百年俱有役。副藏待子馬遷書，重贈慙余繞朝策。歸與空腹貯岷崙，促此南風談禹畫。

貢師泰《輓馬伯庸中丞》 世祖投戈日，先公出守初。邦人懷禮樂，家學瞻詩書。一舉登金榜，頻年步玉除。星移供奉燭，風動使臣車。忠諫陳《無逸》，雄文賦《子虛》。郡公推雅量，多士服清譽。太史仍兼制，春官總傳儲。槐雲衣纚纚，華日佩舒舒。長樂方調膳，中臺旋賜輿。尊嚴深翠栢，清潤照紅蕖。德業眞無比，恩光孰可如。休官唐殿李，知止漢廷疏。野曠秋鳴鴈，江清晚釣魚。石田霜後稻，沙圃雨中蔬。正爾安民望，胡爲夢帝居。大星離次舍，白璧翳邱墟。惟有新詩在，千年起嘆歔。

余闕《馬伯庸中丞哀詩》 念此今已矣，松柏杳茫茫。驅車入珂里，穹門委舊衡。珠移青淵涸，桃盡故蹊荒。龍火出勁秋，玉衡變春陽。朝榮計已殞，夕香豈不芳？感彼推輪始，惻惻我心傷。

謝　端

論　述

宋褧《寄慰翰林謝敬德學士》 故人昔佐湘陰州，召赴館閣二十秋。高文大冊有清譽，賦詩酌酒無白頭。荷橐兩京久勞瘁，行年六十袤優游。一官不調竟無慍，我爲終夕悶不休。

又《次韻謝敬德司業冬至夜見念詩》 陶令惟耽飲，虞卿漫著書。雄文莫弔屈，高士不徵徐。酒肉朱門臭，塵埃白屋虛。古交崇節義，時慕藺相如。

又《祭謝榿齋文》 惟公之生，天性卓然。正學既明，多藝且賢。聰悟非常，聞見實繁。讀書則五行俱下，義理隨解；作文則縱橫出入，倚馬萬言。人見其文章議論之浩瀚，孰測其抱負蘊蓄之淵源。百氏汎覽，易道獨玄。其知默守，豈徒窮研。故始筮仕而佐牧，已澤及乎民物。累拜命於館閣，闡文教之昭宣。數議政於大廷，凜操守之獨堅。苟委寄以重任，邈官業之可觀。何蒼蒼之

莫測，倏痛恤於逝川。嗚呼哀哉，竟不少延。

傳記

蘇天爵《謝公神道碑銘》 翰林直學士、大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國子祭酒、輕車都尉陳留郡侯謚文安謝公，諱端，字敬德，葬武昌江夏縣洪山之陽。至正二年冬，天爵來官鄂省，其子請銘公碑。昔我祖宗，既撫方夏，盡收豪傑耆俊，尊禮而任用之。考定憲度，襄贊隆平。至大德末，故老日漸淪逝，後學之士隱伏於山林州閭而弗克奮。仁宗皇帝獨出睿斷，肇興貢舉，網羅賢能，於是人材輩出，以文學政事著名於世若公者，蓋亦表表可述者歟。延祐元年八月，公中河南鄉貢。尋丁內艱。五年，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同知湘陰州事。秩滿，赴調京師，由故相張公珪薦，擢國子博士，進儒林郎。改太常博士，階奉訓大夫，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官就，遷待制，官朝列大夫。凡再任，階中順大夫，選爲國子司業，陞亞中大夫，復入翰林爲直學士。公之先，遂州青石人，大宋季避兵出蜀，居江陵，至公始家武昌。【略】公卒以至元六年夏五月庚午，享年六十有二，葬以是歲秋八月丙申。【略】公世儒家，侍郎深通玄象，發言驚人，江陵制置使孟公珙敬禮之。居數年，忽中夜叩牙門，謂孟公曰：「流星出下階，沒西方，一刻所息，占爲天士亡，某實當之。」明年，荆楚大將死，公是也，其後所言皆驗。公資穎異，年十歲時，讀書江陵郡學，習爲科舉之文，援筆立就，屢出同舍生上，其師異之。弱冠，偕故禮部尚書廣陽宋公本，從王公奎文遊，講明性理之學，俱有才名，郡人以「謝宋」稱之。翰林姚文公燧，以雄文擅當代，讀者或不能句，公一見，並與其用意所在發之。姚公大喜，即以茂才薦之。初仕湘陰，時年尚少，然發摘奸伏，已能使老吏有所憚驚焉。【略】公教胄子嚴毅方正，諸生凜凜畏服，講說經義，能明聖賢之旨，諸生質疑請問無倦。夜則引燭，課試程文，亦使漸趨平實，不爲浮華淺薄之說。凡士子鄉舉會試廷對及國子積分，公數與考第之列，所取者多博學有聞，而初學小生往往被黜，士論咸服其公。公爲文辭簡而有法，序事核實，言無溢美，累朝信史、典冊、制詔，當代公卿祠墓、碑版，多出公手。嘗憤近世士習卑陋，故修辭專務高古，以不同俗爲主。有遺文若干卷。其於前代君臣得失、古今文章美惡，歷歷能道其詳。遼、宋、金國興廢，人物賢否，亦皆精熟，嘗以不克纂述三史爲憾。天曆、至順以來，郊廟祠享，禮儀討論裁訂，公多與焉。蓋世之於公第知其文學而已，不知公政事之材爲可稱也。湘陰學宮故敝，公始新之。暇則考其所業，而學則帥知興起。【略】公在朝，著以文字爲職業，從容多暇。廣陽宋公時已登第，歷官省曹，事或有所疑，輒從公論決，悉中肯綮，衆皆推公材識，惜其不果於從政也。當宋之亡，士之有材名者，朝廷皆被征用，初無南北之間，若程公鉅夫、燕公楠、陸公垕是也。公湘陰之政，所試者小，而人已受其惠，若見諸大用，當何如哉！歐陽公玄誌公之墓，謂公材器宜居言官，處政途，世不用不極爲恨，蓋猶愈於既用而觖人望者也。嗚呼，士有抱負藝能，而不克盡施於用者，豈獨公乎！銘曰：於皇世宗，景運天開。肇興貢舉，網羅異才。如風驅雲，如山有臺。博帶褒衣，群賢鼎來。帝始思賢，當宁興嘆。公應明詔，奮起江漢。射策王廷，才華有爛。其儀委蛇，其言侃侃。筮仕外郡，造茲民庸。相國薦舊，敷敎壁雍。壁雍皇皇，多士景從。講古述今，文治昭融。乃入禁外，掌帝之制。潤色之工，辭典而麗。論著信史，具有凡例。簡冊尊嚴，垂範來世。豈弟君子，邦家之基。公於從政，有猷有爲。治化既同，海宇一時。維楚有材，晉猶用之。公用弗極，言足行遠。洪山之陽，有墳有衍。樹以栢松，勿伐勿剪。列銘貞石，繼壽而顯。

藝文

宋裘《書湘陰謝使君廳壁》 使君廳事冷於冰，使君無家靜如僧。門樹枕街橫暮犬，戟枝當戶照寒芿。僮奴伍伯隨陽雁，曹佐書司被凍蠅。料得太常齋未足，玉珂朝馬去飛騰（湘陰爲湖南下州，而謝君敬德三年未嘗挈家，故云爾也）。

又《祭謝楷齋文》 始予羈丱，公始加冠。從我正獻，與公周旋。棲遲嘯傲，荆楚往還。予壯公老，同立朝班。交久情密，與同悲歡。居則席接，出則轡聯。評議則臆見多協，辨論則胸合不偏。譏謔笑怒，肆其瀾翻。不少芥蔕，灼其肺肝。公之交予，序齒則縣。尚論鄉井，公蜀我燕。始終無間，禮義不愆。予或略其兄事之禮，公亦謬以爲才俊而相憐。我知公深，不苛不煩。進退以義，

知命樂天。汪洋若陂，性宜佩弦。有所制作，厥思綿綿。操觚遣文，力追古先。辭旨微直，風氣渾全。其來也滔滔，江漢之波；其成也巖巖，嵩岱之山。流麗乎短章，揚侈乎大篇。黼藻典冊，筆削簡編。粲烜赫於當代，示來哲於不刊。悼斯文之不幸，慨不作於九京。嗚呼哀哉，竟不少延。前歲之別，予已惡年命之週於甲子；今則薨逝，僅加一年。始聞病疽，驚怛不安。當公壽旦，聞訃襄樊。由荆而秦，予縻於官。一酹皐緩，罪莫自寬。赴召禁林，艤舟江干。割牲釃酒，於公新阡。宿草不哭，禮經有傳。朋友大義，予豈無權。思公之切，晝夜不捐。今兹猶寄書於地下，未以爲永訣於重泉。公貌莫覩，魂庶可還（音旋）。聲淚俱下，公其聞焉。尚饗。

王士熙

論述

綜論

釋大訢《獨坐君子堂》 海上歸來鬢未霜，登臨應不愧斯堂。風生葆羽迎仙蓋，華散氍毹供佛香。江上蘼蕪隨意綠，雨中新樹過人長。綿州學士深埋玉，淚濕遺編可得忘。（繼學嘗師鄧善之，鄧，綿州人也。）

馬祖常《寄王繼學待制》 奎文爛爛繞樞旁，一代詞臣屬馬楊。天碧綾浮鸞誥濕，水蒼玉動鵠袍光。侍祠竹殿辭靈幣，奏對楓宸拜帝觴。藉甚聲華才更逸，如何三十不爲郎。

又《和王左司柳枝詞》 郎君巧謂楊柳枝，柳眉初出學月支。隋堤千樹烟光莫，不如柳眉初出時。

又《調繼學左司》 七字詩高盡不如，直從龍頷摘明珠。朝行自避郎官貴，豈是今朝見大巫。

柳貫《王繼學畫像贊》 粹然冰玉之英，展也皇鳳之瑞。用則盛之鸞臺鳳閣，不用則置之朱崖儋耳。老智慮于多艱，觀夷險于一致。固將挾玉局之飛仙，以游夫鴻濛溟涬之際。所謂瑯琊之宗，魯公之子，而盛德之世者也。

又《代簡以南醞一壺遺繼學待制繼學在北都嘗賦柳枝竹枝詞各五首》 歌罷竹枝歌柳枝，榆關雲月巧追隨。麴生雅有江南思，欲寫清音到處吹。

許有壬《和繼學南歸至鄂韻》錄一 達人去就一毫輕，看遍江湘眼倍明。夔府惠州詩有樣，朱崖應是不虛行。

傅若金《呈王繼學大參特領江東憲》二首 丈人文律擅風騷，往昔朝中屬望勞。宣室近聞徵賈傅，漢廷重見遣王褒。蒼松雪後森森直，玉樹風前凜凜高。幾處瘡痍待蘇息，遙瞻使節下江皐。 早年弄筆向山阿，行徑春深長薜蘿。逸駕未能攀屈宋，苦心虛擬過陰何。南游澤國黃塵滿，北望都門紫氣多。最說蓬萊舊仙侶，妙音時復奏雲和。

胡助《挽王繼學中丞》 玉堂揮翰瀉珠璣，家學光華世所稀。但覺高才無滯事，安知平地有危機。妙年臺閣祥麟出，晚節江淮退鷁飛。惆悵百身曾莫贖，生芻一束淚沾衣。 平生忠耿豈消磨，報國當時薦士多。烏府風清中執法，鳳池日永載賡歌。人間富貴如春夢，海外文章似老坡。慙愧白頭門下客，傷心無復聽鳴珂。

黃清老《上繼學王公》 大風卷地沙塵昏，十日不得一出門。眼中俗子浩於海，思欲一見雲中君。雲中之君玉爲節，鴈冠峨峨照晴雪。振衣驚落琪樹花，片片人間作明月，有時霹靂生風雷，松聲曉落青崖嵬。衆芳收雨作春色，瑤草綠遍三蓬萊。有時筆端吐光怪，干將生花玉龍蛻。廣寒天上聞步虛，萬壑千崖起秋籟。嗟余困學無所成，仙家幸識黃麒麟。願從輞川覓詩法，白鷗飛入南山春。

朱德潤《思君子爲王繼學治書賦》 山穹窿兮摩天，水洄洑兮流淵。一飛一泳兮魚與鳶，審物理之自然。思君子兮路綿綿，忽瞻之以在前。

梅致和《壽憲使繼學王公》 疊嶂清風凜凜寒，繡衣於此偶躋攀。宦名不在姚盧下，詩律仍居李謝間。青史奇勳傳聖代，丹砂秘訣駐仙顏。九重政爾思賢佐，催覲芝封指日頒。

何儒行《上麻使繼學王公》 姓字凌烟煥古今，江東欣睹使星臨。文章兩漢諸儒右，忠孝孤臣萬里心。玉節繡衣新命重，黃扉紫閣舊恩深。定知調鼎思

賢佐，早晚天風下玉音。

梅實《送王繼學廉使》 天地開元運，山川毓俊良。皇猷資黼黻，令德著珪璋。列位登臺鼎，垂紳佐廟廊。設施崇禮樂，出處繫綱常。報國心能赤，憂民鬢已蒼。存誠常懇懇，求道亦皇皇。不向炎荒去，誰知姓字香。蘇公往儋耳，韓子適潮陽。歸旆輕車熟，還朝晝錦光。錫恩承雨露，出使領風霜。儀鳳朝仍見，妖狐夜亦藏。七州煩勞來，六轡快騰驤。暇日宣城郡，春風宛水堂。坐邀山淡淡，卧聽雨浪浪。惜別詩成軸，興懷酒滿觴。攀援留莫住，九萬志難量。願早登樞要，爲霖遍八荒。

張耒《送王繼學憲使之官淛東》 滄海遙東析木津，太微光動婺華新。吏來遠驛迎官舸，使出南臺捧帝綸。酒浸別筵秋滿樹，弩驅前馬路無塵。玉堂學士如公幾，咫尺朝廷屬舊臣。早秉鈞衡翊聖朝，遠移繡節下雲霄。君王當宁思賢佐，父老連城望使軺。船壓魚龍江水伏，旌軒鳥隼海氛消。應憐寂寞垂綸者，白首滄浪不見招。

《書史會要》卷七 風流蘊藉，爲名流所慕，書法亦清潤完整。

《繪事備考》卷七 王士熙字繼學，東平人，好讀書，能文章，自尹校以至憲司，手不釋卷。復好丹青，學爲山水，一往精詣，本於天性，非人力也。

《元詩選》二集戊集 以文學世其家。嘗師事蜀郡鄧文原，博學工文，聲名日振。累陞中書省參知政事，官南臺御史中丞，卒。繼學爲詩長於樂府歌行，與袁伯長、馬伯庸、虞伯生、揭曼碩、宋誠夫輩唱和館閣，雕章麗句，膾炙人口。如杜、王、岑、賈之在唐，楊、劉、錢、李之在宋，論者以爲有元盛世之音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王魯公詩鈔》一卷，【略】翰林學士承旨構之子，以文學世其家。歷官中書省參知政事。在館閣日，與虞集、袁桷等唱和，論者比之唐岑、賈，宋楊、劉，爲有元盛世之音。

分論

《題蘭亭定武本》 《石洲詩話》卷五：王繼學《題蘭亭定武本》五古，以周成顧命垂戈爲比，其意竟以《定武》爲昭陵玉匣之本上石者矣。詩不佳。

《行路難》 《石洲詩話》卷五：繼學《行路難》二首，調諧詞達。

《竹枝詞》 《石洲詩話》卷五：繼學《竹枝》，本灤陽所作，山川風景雖與南國異，而《竹枝》之聲，則無不同。

《寄夷思學齋》 《歷代詩發》卷三二：「山居更精典籍，自願攘袂以從。」于思學齋，尤爲貼切。

傳記

《元史》卷一六四《王構傳》附 子士熙，仕至中書參政，卒官南臺御史中丞。士點，淮西廉訪司僉事，皆能以文學世其家。

（至正）《金陵新志》卷六 （存目）

《元史類編》卷二二 （存目）

《新元史》卷一九一 （存目）

《元詩紀事》卷一一 （存目）

紀事

劉岳申《與南臺侍御王繼學書》 岳申往歲廬陵水驛匆匆一見，繼從友人王實初奉書左右，計此書無不達，而此心猶若未見。竊謂往者致和、天曆之間，明公既以不負先朝、不辱先正矣，其後持節江東，得釋機務，今又由江東升華臺端，將江南諸道皆被其澤，豈不私竊喜幸。雖然，昔者參與大政，彼一時也，江東又一時，江南諸道此又一時，而前書所謂不負先朝、不辱先正者，則此一時猶當如彼一時。何也？海內時名關天下之氣運，如明公與可用者有幾人？今可用爲中執法，而明公出爲臺端，此氣類翕合之日，而事有未易言、志有未易行者，奈何易之？岳申既知其未易，而不憚諄複言之，是責難也。岳申嘗謂《詩》至《烝民》之四章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傳》曰：「保身者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孟子所謂「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者」，意正如此。明公既已允蹈於其初矣，今豈待迂儒瞽生之論？而迂儒瞽生又何足以補報萬一哉？獨懷夙昔嘗有一日之知，

於今不可無千歲之報。何謂一日之知？明公所施於不報是也，何謂千歲之報？不敢以世俗庸衆人事左右者爲愛也。天下事有不可以書傳而明公所當自致不朽者，亦非他人所能致。故曰：「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意近嘗爲可用誦之矣，復爲繼學言之不置，則岳申至情也。岳申老矣，無能爲役矣，何幸身親見之！天下幸甚，斯文幸甚。伏惟惠念實初重來，因得拜此書辭。潦率不罪，幸甚。

《青樓集》 李芝儀，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余記其一聯云：「善和坊裡，驊騮搆出綉鞍來；錢塘江邊，燕子銜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至今歌館尤傳之。

無名氏《東園友聞》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爲璋言，參政王公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卑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士熙《江亭集》一部二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士熙《江亭集》二冊。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王士熙詩》三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王士熙詩集》。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王繼學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士熙《江亭集》□□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王魯公詩鈔》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元王士熙撰。【略】此本不知何人所鈔，與顧嗣立《元詩選》所載士熙《江亭集》八十餘首一一相同，惟次第小異，疑即書賈從《元詩選》鈔出，僞爲舊本射利耳。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王士熙《江亭集》。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王陌菴詩集》二卷，元王士熙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藝文

袁桷《送王繼學修撰馬伯庸應奉分院上都二首》 玉京高處雪流脂，連插雞翹綠鬢垂。蹀躞有泥歌獨漉，琵琶無夢說相思。黑河舊樂催塡譜，白海名花擬進詞。羽獵上林俱罷賦，卿雲何以報明時。 淺坡平疊磧漫漫，拂嶺青簾罨畫看。氈屋起營羊胛熟，土房催頓馬通乾。洞宮走驛傳金碗，冰正分奩貯玉盤。莫上鄉臺望南北，白雲微處是槍竿。

又《送王繼學御史分司汴省》 松階并對影參差，君竟乘驄佐聖時。每恨同情不同調，可堪相送復相思。楚山春夢行雲識，汴水秋聲落葉知。我老江湖盍歸去，少留定刷錦囊詩。

又《偶述末章答繼學》 承明三入并時流，俯仰深慚此地游。誰謂東南無美箭？極知西北有高樓。韋編舊學陰陽秘，汗簡功深歲月修。三史如山詩思少，那能走馬過長楸。 金鑾深處是家氈，玉雪青春不負賢。會見鳳毛能掌制，定知麟角可膠弦。浮榮芻狗寧居後？曲學雕蟲敢避先！慚愧南州徐孺子，每看塵榻屢潸然。

又《寄王繼學吏部》 青春王吏部，東閣久相陪。聽雪聯詩送，看花并轡迴。如何千里別，不寄一書來？拂拭題名記，深知吐鳳才。

又《四月廿一日與繼學同出健德門而伯庸以是日入都城作詩寄之》 二子出北門，一客南門來。燕鴻兩相避，矯首氣崔嵬。客有百和香，我有蒲萄盃。把盃客不見，我心爲之灰。願留百和香，以待二子回。

釋大訢《次韻王繼學侍御金陵雜詠》 翩翩筆勢擲春潮，自倚經綸答聖朝。瀚海天高霜鶻健，沙堤華發玉驄驕。只知鰲負三山重，誰識鵬摶萬里遙。今日餞臺還赴召，聚觀父老滿江橋。 江表風流辱寵臨，青山無恙只如今。高陵雲合遺金化，秋浦涼生古玉沈。吏散園書齋閣靜，公餘女樂後堂深。題詩石壁山靈護，莫遣春風薜荔侵。

馬祖常《王繼學同張學士壽寧宮祠宿奉寄》 永日坐虛館，晏然有餘清。迤邐違世囂，冲融叶道情。修管文賦成，歌詩藻思生。涼颸入書幌，逍遙命觴

酒。披拂有庭花，山石可擊拊。下階就步武，布席思我友。我友不可思，方與神仙期。峨峨華陽巾，左右委佩垂。夜半登玄壇，象緯光陸離。天門倘有遇，爲我含景滋。

又《再用韻奉繼學》 修撰官清切，高齋不易開。青兕憎綠幘，黑瀋覆瓊杯。日日裁書出，年年賜錦來。最憐山簡拙，惟有習池迴。 山東豪俠客，走馬兩京來。芹藻流清譽，絲綸藉美才。但能鈴索靜，還使酒船回。夢想庭前鶴，奇踪篆紫苔。

又《貢院憶繼學治書》 棘闈粉署隔重牆，校藝分官屬正郎。五夜風簾燒蠟燭，九天冰樹劑龍香。周旋接武尚書履，供帳留箇御史床。臚唱閤門春色曙，侍臣應奏慶雲章。

雅琥《送王繼學參政赴上都奏選》 參相朝天引列曹，三千碩士在鈞陶。雲開鳳閣星辰近，山拱龍門日月高。行殿曉簾張翡翠，內家春酒泛葡萄。經綸自有河汾策，敷奏明時豈憚勞。

張養浩《寄省參王繼學諸友自和四首》 曩昔塵奔爲悅親，而今雲卧復天眞。山林充隱當容我，館閣求賢豈乏人。 噩夢久隨風散曙，衰容難與物爭春。綽然烟景無窮在，莫怪沙鷗不易馴。 身與功名果孰親，萬鍾何似一瓢眞。若教宇宙無難事，未必山林有退人。遺語五千方外教，行窩十二洛中春。老懷久矣忘機巧，猿鶴欣欣燕雀馴。 木密垂枝手可親，娥隅羅勒味尤眞。詩情滄海騎鯨客，世故青樓擲鼠人(列子)。庭樹有陰僧結夏，野花無語女懷春。清風一榻茅簷底，六賊三尸犬許馴。 鹿豕同遊木石親，家山歸卧僞邪眞。情知五袭縣輿客，肯作千金鬻帚人。往事回頭皆噩夢，故園投足總陽春。麒麟掣斷黃金鎖，爲問群仙孰可馴。

楊戴《寄王繼學二十韻》 聖主敷皇極，元臣建上臺。虛心求俊乂，削迹去奸回。拜命超凡品，知君秉大材。淳風隨日播，公道應時開。負鼎資烹飪，摻刀貴剸裁。銛鋒行肯綮，異味合鹽梅。廟議常參決，朝班復共陪。艱難須佽助，豁達遠嫌猜。遺佚聞風起，英豪接踵來。經綸非董賈，辭藻亦鄒枚。在野思羅致，盈庭想轂推。既將龍作友，惡假鴆爲媒。走也今留此，公乎可念哉！執竿猶海上，扶耒即巖限。自守幽人意，寧虞俗子咍。舊游辭玉府，故事憶金臺。落魄江湖阻，蒼茫歲月催。丹心徒耿介，素髮已毰毸。勿謂交如水，能忘耻及罍。飛黃當駕馭，猶足異駑駘。

柳貫《王繼學侍御將赴南臺僕自山中來城候餞辱惠近詩輒借韻叙別》 龍劍久不試，精金生銹澀。谿上一磨瑩，光射秋濤碧。凡物要有眞，厚形非薄積。所以君子心，知人恆不失。嗟予始從公，深眷蒙引翼。追惟三接晝，何啻百朋益。羈窮苦相累，進寸退已尺。徒將鹿豕游，企望鵷鸞集。鄉部屬建臺，登門悅如昔。煌煌執法星，照影秦淮白。蘭舟曉當發，離恨焉能釋。獨憐蓬濯深，永與雲霄隔。袞衣早歸來，申歌歌赤舄。

又《次伯長待制韻送王繼學修撰馬伯庸應奉扈從上京》 伏前掯酒進瓊脂，翠絡金鈎向馬垂。少宰氈廬初張事，從官魚笏正書思。三辰上應旂斿象，六樂中陳鼓吹詞。供奉逍遙承御宿，故應燕許擅同時。

許有壬《和繼學見寄韻》 憶昔乘風在帝傍，珠璣紛落五雲鄉。藍田夙擅連城價，粉署曾分滿袖香。歸去山林惟魯酒，興來天地有奚囊。江湖何日重攜手，見說鱸魚味最長。

吳師道《次韻王繼學參政胡古魚編脩剪燈詩》 光華傾輦轂，吟賦動公臺。暗室毫釐燭，丹心戶牖開。省躬方自感，寧復詫詩才。

薩都剌《和參政繼學王先生海南還韻》 飄零南北與東西，倦鳥投林未許棲。燈下冷風山鬼嘯，嶺南春雨竹鷄啼。炎天海國瘴雲合，深夜蠻鄉客語低。昔日持書烏府上，五花驄馬作霜蹄。

胡助《敬亭春雨樓為繼學廉使賦》 嵐氣山光接太空，詩樓新製擅江東。官居憲府雲霄上，人在敬亭春雨中。花木護寒陰漠漠，琴書生潤晚濛濛。千年謝李風流遠，一代聲名屬我公。

又《送王繼學江東廉使》 宣城草木起清風，謝朓青山在眼中。赤壁仙人來海上，繡衣使者過江東。盤鵰勁氣凌蒼柏，鳴鳳祥輝映碧桐。一道澄江如練靜，還朝仍作黑頭公。

又《安山見王繼學侍御》 綠安園林杏子熟，安山泊船端午時。南歸喜見王侍御，薰風入座談新詩。

張翥《王繼學廉使還南臺侍史詩以賀之》 天上歸來錦作袍，幾陪春色醉仙桃。銀河有路惟通鵲，碧海無山不戴鼇。鄉月又臨仙掌動，客星偏傍釣臺高。廣陵此去金陵近，擬拂塵埃望節旄。

貢師泰《和王繼學憲使玉泉觀魚韻》 一方寒玉浸泠泠，天上雲開影倒青。卓錫黃龍曾聽法，撫闌頳鯉亦通靈。明珠碎逐涼風散，濕翠空圍月露零。

此日使君行樂處，一時民俗自清寧。

曹元用《上京次王繼學韻》 觀光千里外，載筆五雲邊。詩拙如工部，文雄愧謫仙。枕流思洗耳，懷祿敢垂涎。疾目昏如霧，衰髯白勝綿。當辭天祿閣，歸種汶陽田。曉日登山屐，秋風下瀨船。芝香去滿地，龜鶴不知年。

朱德潤《和王繼學治書韻》 駒隙流光一鏡懸，虛明直與綺窗連。鑿開混沌知身外，別有山川在眼前。蓬島秋深稽漢使，桃源春暖避秦仙。敬亭山色看如畫，熊枕圍屏穩晝眠。

又《居庸南口呈王繼學參議諸公》 秋山濛鴻林麓稀，行人思逐秋雲飛。崖高石滑東行遲，野花吹香錦鴂啼。懸崖丹磴路險巇，遠貽華髮親堂思。一官胡乃高句麗，去長就短物性違。人生出處各有時，昔爲窈窕藏金閨。今作妖嫚倚門姿，畫圖強學丹青師。仙耶隱耶是與非，武陵何處桃花溪。漁即思歸我焉歸，黃雞白酒山東西。

陳　樵

論　述

綜　論

黃溍《寄陳居采》 江淹文采碧雲霄，潘岳才華玉樹彫。後爾千年開捷鑰，森然作者見風標。琪花夕日輝相并，金賈名山路未遙。賸欲傾心數還往，高期無使竟蕭條。

陳樵《詩林亭》 少日論文氣似霓，看花覓句到花飛。吟成思入月中去，語冷心從雨外歸。林下樹寒和石瘦，雲邊螢溼度花遲。眼中有句無人道，投老拋書衣鹿皮。

楊維楨《鹿皮子文集序》 虞(集)、李(孝光)之次，復有鹿皮子者焉，著書凡二百餘卷。予始讀其詩，曰李長吉之流也，又讀其賦，曰劉禹錫之流也，至讀其所著書，而後知其可繼李、虞，以達乎歐、韓、王、董，以羽儀乎孔孟也。蓋公生於盛時，不習訓詁文字，而抱道大山長谷之間。其精神堅定，足以立事；其志慮純一，足以窮物；其攷覽博大，足以通乎典故；而其超然所得者，又足以達乎鬼神天地之宜。其文之所就，可必行於人，爲傳世之器無疑也。予怪言彪而義淫者，往往家自摹刻以傳布于世，富者怙資以爲，而貴者又怙勢以爲，意將與十一經，歷代諸子史並行而無敝。不知屈氏而次，彼雖欲不傳不得也。必藉貴富以傳，則貴富滅而文亦滅矣。嗚呼，貴富者不足怙以傳，而後知文字之果足以傳世也。文如鹿皮子而不傳，吾不信也。

《西湖竹枝集》 陳樵【略】居圃谷間，衣鹿皮衣，著書，自號鹿皮子。其說經前無古人，謂天地萬物一體，足以了經子千言萬論。以金陵武夷之說不經，而未嘗學爲言語文字。其效詞人之作，蓋不學而能者也。

周旋《鹿皮子陳先生文集序》 竊惟古賦之作，自宋玉變騷體而爲之倡，比漢賈、馬、班、揚承襲而不變，尚不失《三百篇》緒餘。迨宋東坡諸公始變其體，以文爲賦而不拘聲韻，【略】至於律詩，自唐沈、宋始創，拘聲限律，去古遠甚。至元人則入纖巧，而古制殆已蕩然。今先生所作，組織縟麗，鋪叙整肅，信然楚漢間故物！而其爲律又不逐於纖巧之弊，自然平淡簡遠，蓋以其胸次之洒落，故立言自與人殊如此。求諸古人，殆靖節之流也歟！余慕先生之高，【略】乃不讓而爲之序。

《文脈》 元文稱虞集、范椁、揭傒斯、馬祖常、歐陽玄、黃晉卿、柳貫、元好問、袁桷、姚燧，固各有可觀。【略】陳樵《鹿皮子集》，抱超卓之見，而文賦甚奇。

《徐氏筆精》卷四 元初陳樵，好衣鹿皮，自號鹿皮子。有詩一卷。如「掃葉僧將猿共爨，賣花人與蝶俱還」，殊有巧思。

《元儒考略》卷四 樵好學有邃悟，元末戴華陽巾，製鹿皮爲衣，入太霞洞著書，以斯道爲己任。語郡人宋濂曰，【略】其立論如此。著書窮晝夜不怠。

《宋元學案》卷七〇 先生學于家庭，又從李直方受五經大義。性沈敏嗜學，獨取遺經精思逾四十年，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乃入東白山太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奧義，多前儒未經道。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圭齋輩皆向慕，以爲不可及。宋潛溪志其墓，稱爲「東陽隱君子」。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元陳樵《鹿皮子集》四卷。詩學溫、李，《寒食詞》一篇，有麥秀黍離之痛。古賦頗工。

《元詩選》初集戊集　負經濟才，介特自守。隱居圃谷間，衣鹿皮，自號鹿皮子。以當事者薦，徵之不起。專意著述，尤長於說經，與同郡黃晉卿輩友善。嘗貽書宋景濂，諄諄以文章相勉勵云。所著曰《鹿皮子集》。好爲古賦，組織綿麗，有魏晉人遺風。其詩于題咏爲多，屬對精巧，時有奇氣。如「山遮春欲歸時路，雁入鳧飛不盡天」，「僧蠹屋頭猿挂樹，鳥銜窗外雨生魚」，「春在地中長不死，月行天盡又飛來」，「臺虛人在空中立，雲靜天從水面浮」，「詩無獺髓痕猶在，夢有鸞膠斷若何」，「野鹿避人懸樹宿，溪魚乘水上山來」，「天出異香薰寶樹，日將五色染游絲」，「絮輕便欲排雲去，花好多應換骨來。」即此數語，可以步武西崑諸作。

又　《鹿皮子墓》案：鹿皮子北山詩咏，多秀健之句，如《五雲洞》云：「松花入釀傳香碧，貝葉分題寫硬黃。」《溪亭》云：「雲隨白鶴翔千仞，月與青猿共一枝。」《翻經臺》云：「枝重有時來白鳥，雨殘無處著晴虹。」《東白草堂》云：「捲簾帳下雲先去，步月庭前樹欲行。」《望月臺》云：「松高琥珀無苗出，蟾老丹書滿腹生。」《銀谷澗空碧亭》云：「水鳥臨池青入羽，仙人唾地碧如天。」《少霞室》云：「石壁水花泉涌出，海棠春色鳥銜來。」《少霞洞》云：「龍帶雨花臨硯滴，僧添槲葉上秋衣。」《北峰》云：「雲傍樓臺低地碧，天將草樹染春青。」《水亭》云：「曲水傍人流白羽，嬌花無語答黃鶯。」《清涼臺》云：「好風入夏傳芳信，片雨隨龍度月明。」《忘憂閣》云：「天外唾如雲樣碧，江南春與草俱青。」《南軒》云：「人來此地見山碧，月未冷時如日紅。」《雲山不礙樓》云：「庭虛只放溪雲度，水淺不妨松影長。」《蘭池》云：「猿窺澗底風枝動，鶯踏花間水影翻。」《壺天》云：「神游八極皆吾土，天入三山不滿壺。」又有《蘿衣洞》、《醒酒石》、《圃谷澗》、《野芳園》、《山齋》、《山園》等題，共三十八咏。其栖隱之地可以想見。後以《鹿皮子墓》終之，亦司空表聖「王官谷生壙」之意也。

文淵閣《四庫全書・鹿皮子集提要》　樵長於說經，與黃溍、宋濂等以文章相砥礪，故造詣頗深。所作古賦落落有奇氣，詩則古體五言勝七言，近體七言勝五言。大抵七言古體學溫庭筠，七言近體學陸龜蒙，俱能得其神髓。顧嗣立《元詩選》摘其「山遮春欲歸時路，雁入鳧飛不盡天」，「野鹿避人懸樹宿，溪魚乘水上山來」，「絮輕便欲排雲去，花好多應換骨來」諸句，以爲步武《西崑》。然其精刻之思，究與松陵、笠澤爲近。至古體，多見其醇、臻、侵同用，頗乖古法；近體，多用《洪武正韻》，尤不可解。殆其入明以後所作，故不得不從當代功令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鹿皮子集》四卷，【略】至正中，遭亂不仕，遁居圃谷，每衣鹿皮，因自號鹿皮子。考所作《北山別業詩》三十八首，備水石花竹之趣，則亦顧阿瑛、倪瓚之流，非窮鄉苦寒之士也。鄭善夫《經世要言》稱其經學爲獨到，然所稱「神所知者謂之智」，實慈湖之緒餘，而姚江之先導。論其所長，當仍在文章。是集題曰盧聯子友編。其古賦落落有奇氣，詩古體五言勝七言，近體七言勝五言。大抵七言古體學溫庭筠，以幽艷爲宗；七言近體學陸龜蒙，而雕削往往太甚。如「春在地中常不死，月行天盡又飛來」之類，則傷於粗俗；「詩無獺髓痕猶在，夢有鸞膠斷若何」之類，則傷於纖巧。顧嗣立《元詩選》乃標爲佳句，列於小傳之內，殊失別裁。又古詩用韻，多以眞、諄、臻、侵同用，沿吳棫《韻補》之謬註，殊乖古法。近體，多以支、脂、之、微、齊通押，蓋亦誤信吳棫之說。夫詩各有體裁，韻亦各有界限，既僻於復古，自可竟作古詩，何必更作今體？既作今體，而又不用今韻，則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羸矣。是皆賢智之過，亦不必曲爲樵諱也。

《寒廳詩話》　若夫揣鍊六朝，以入唐律，化尋常之言爲警策，則有晉陵宋子虛(无)、廣陵成原常(廷珪)、東陽陳居采(樵)，標奇競秀，各自名家。

《石洲詩話》卷五　陳居采詩學溫、李，而有清奇之氣。

董肇勳《書鹿皮子集凡例》　先生宜傳儒林，明洪武二年詔宋文憲公濂、王忠文公禕爲監修《元史》總裁官，二公皆先生同鄉，是時先生尚存，格於定例，報罷。歿而文憲公爲作《墓誌》，今以冠篇者，使讀是集者知先生之學爲儒學，詩賦小道不足以盡先生也。又：先生詩賦曠絕千古，但命意選詞，讀者多苦其難曉，俟有餘閒，再加箋註，(便)〔使〕成善本。

袁翼《論元詩》二四　分得江淹謝朓才，唱殘樂府望金臺。世間更有鹿皮子，詩向仙家換骨來。

蔡琳《讀元人詩》之一六　鹿皮冠子任欹斜，圃谷幽棲自一家。莫怪冷雲難手贈，此中人語盡煙霞。

朱霞《清刊元鹿皮子集跋》　余觀是集，自體一家，獨取古韻，不從休文。

其詩如玉樹瓊葩，天然自揀，有不讓李、杜者。其賦體備風騷，調高辭古，足以兄駱丞而弟元瑞。夫先生具曠世之才，好泉石之樂，其所著作，豈止於是？惜大半付之秦灰，今于斷簡殘編之中，得其一二，因一斑而窺全豹，先生之詩傳名而幸不沒于後世矣。

胡鳳丹《鹿皮子集序》 先生生當季世，遭亂不仕，遁居東陽之圃谷，水石花竹，妙絕塵寰，肆志撰述，雅不欲以詞人自見，而歷載數百，其他諸書，悉就湮滅，惟其詩僅存而已。先生詩幽豔雕創，大率出入於溫八叉、陸天隨兩家，而古體用韻，多以眞諄臻侵同用；近體用韻，多以支脂微齊通押，蓋踵吳才老之誤說而不免於復古之僻。董叙稱其獨取古韻，不就休文三尺，非篤論也。詩前冠以古賦十餘首，縟旨綺詞中兼饒奇氣，雖屬先生少作，然以儷揚馬，無媿色矣。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鹿皮子集》：隱居圃谷，衣鹿皮衣，薦徵不起。長于說經，宋濂稱其「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群言之是非，可爲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矣」。虞集、黃溍稱「其詩賦當今第一，詩七言絕佳，第多出韻，不可爲法」。

分論

《寒食詞》 《石洲詩話》卷五：鹿皮子陳樵《寒食詞》，【略】語濃意警，阮亭謂其「有麥秀黍離之痛」。

《八詠樓賦》 《復小齋賦話》卷上：元陳樵《八詠樓賦》，局法似從《七發》脫胎。

傳記

宋濂《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藥圃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葅醢，親執斝獻酬，歌古詞以爲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甿隸，無不倀倀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幷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略】濂受其說以歸。閒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略】自時厥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言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近寓子婿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有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翛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居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妥。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惟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恆懇懇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溍、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

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攣，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筩，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稿》，合數百卷。【略】某年某月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灑泣。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姿，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尙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必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渾融，而卓冠於先後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値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尙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并。無聞不開闡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自)〔如〕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薅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瑰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裘兮，峨冠賸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塋。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金華賢達傳》卷一〇（存目）

《元詩紀事》卷二一（存目）

紀事

楊維楨《鹿皮子文集序》 鹿皮子者焉，著書凡二百餘卷。【略】予以鹿皮子同鄉淛之東，而未獲識其人，其子季持文集來，且將其命曰：「序吾文者，必會稽楊維禎也。」於是乎序。鹿皮子陳氏，名樵，字居采，金華人。居圓谷磵，常衣鹿皮，自號鹿皮子云。

周旋《鹿皮子陳先生文集序》 先生名樵，姓陳氏，好衣鹿皮，因以爲號。有經濟才，介特自負。時胡元入主中國，自執政以至秉州縣之權者，悉以其國人爲之。惟散秩則兼用華士，且以儒爲九流之末。先生薄其時而不出，雖時賢交薦，卒隱避不就。以著述自娛，宴如也。及我太祖起正夷夏，延訪儒碩，而先生已不存矣。余固惜其有才而不遇也。

宋濂《贈行軍鎮撫邁里古思平寇詩序》 至正丁酉春三月，括寇復興，【略】行御史府聞其事，欲命將討之，詢謀于衆，僉以爲邁古里思公名進士也。【略】於是命公總護諸軍以行。公受命已，即禡纛于門，載旆就途，如拯溺焚。三月甲申，抵東陽，公延見耆耇，訊及山川險阻與盜出入恆狀，【略】四月庚戌，命諸將黃中等以奇計紿賊，【略】焚其廬舍殆盡。賊自是不復能兵矣。壬申兵還，邦人士相與曰：進士之效久不白，【略】若公之爲，亦可謂有文武全材者矣。【略】其將何以爲公之報哉？夫鋪張盛美，播之方今，而傳於後世者，莫如詩歌。吾黨之士，盍留意乎？衆皆曰「然」。陳樵先生倡之，邦人士咸作之，而命金華宋濂序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陳樵【略】字居采，金華人。常衣鹿皮，因以自號。元季不仕，隱太霞洞著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樵字居采，婺州東陽人。至正中，遭亂不仕，遁居圓谷。每衣鹿皮，因自號鹿皮子。

《元史新編》卷四六 父取青，從鄉先生石一鼇游，與聞考亭之學。樵承

家傳，繼受《易》、《詩》、《書》、《春秋》於李直方。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屏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四十年，恍然有得。

著錄

《元史新編》卷四六 著《易象數解新說》、《洪範傳經解》、《四書本旨》、《孝經新說》。常製鹿皮爲衣，種藥圃谷中，自稱《鹿皮子集》。

周旋《鹿皮子陳先生文集序》 所著多散逸，不傳於世，百餘年來，人徒知重先生之名，而不及睹其所作。慮其名必致久而將泯，余又重惜之。忽錢君伯章行自婺回，攜一帙見示，詩賦凡若干首，伏讀而愛之。伯章因進曰：「此編余故人盧子友所緝也。子友，【略】遂捐己資，搆是集而傳之，亦斯文之慶也，願序諸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陳樵《鹿皮子集》四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陳氏《鹿皮子文集》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樵《鹿皮子集》四卷。

《百川書志》卷一五 《鹿皮子賦》二卷，《鹿皮子詩集》三卷，隱士鹿皮子陳樵著。

《帶經堂詩話》卷六 近日金華刻元陳樵《鹿皮子集》，郡人盧聯所編，刻于明正德戊寅，今部陽縣丞會稽董肇勳重刻于婺郡。凡古賦十五首爲一卷，詩三卷，卷首載宋文憲公所撰墓銘，董有序頗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鹿皮子集》四卷，【略】元陳樵撰。【略】是集題曰盧聯子友編。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陳樵《鹿皮子》四卷。

朱霞《清刊元鹿皮子集跋》 皇皇大集，未及遍觀。今秋偶得《鹿皮子》一集，序跋不完，閱其墓誌，始知爲元隱君子東陽陳公之作。

《繡谷亭薰習錄》 《鹿皮子集》四卷，元東陽陳樵居采著。【略】余有二本，一杜儲編，有大德丙寅山陰龐龍序，一盧聯編。二本相同，疑杜本在前，盧本末一卷多詩三十七首，而顧氏《元詩》所錄《竹枝詞》，二本俱無，似猶有闕軼。《東陽新志》：圃谷在小東白山少霞洞。《續通考》有陳樵《飛霞觀稿》。

胡鳳丹《鹿皮子集序》 《鹿皮子集》者，元隱君子陳居采先生所著也。【略】余慕先生久，搜求遺書，蓋有年所。適先生邑人以是編見餉，亟爲校勘，壽諸梓氏。栞既竣，謹揭大旨，綴諸簡末。光緒元年秋九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紫藤僊館。

董肇勳《書鹿皮子集凡例》 是集爲盧君子友所編。子友諱聯，都憲公睿之曾孫，解元公楷之子也，好詩古文辭，憫先生遺文散失，購得是編刻之，要爲有功於先生者，故不欲逸其名。舊板刻於明正德戊寅，歷一百七十八年，間多漫滅，不可辨識，茲細加尋繹，共得二百七十字，其餘槩從闕文。舊板既燬於火，藏書之家罕有存者，二卷脫去樂府一簡，殊爲可惜。原序係慈谿周公旋所撰，因中多忌諱語，不及登載。先生諸體七言律詩獨多，舊本分三四二卷，列於絕句之後，今仍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鹿皮子集》四卷，元陳樵撰。明刊本。此集有二本，一杜儲編，有大德丙寅龐龍序，一盧聯編，末一卷，多詩三十七首。

又《續錄》 傅沅叔藏舊鈔本。有正德序。清乾隆董肇勳刊本，爲盧聯編輯。八千卷樓有鈔本。《金華叢書》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鹿皮子集》四卷，元陳樵撰。明刊。補：清光緒元年胡鳳丹輯刻《金華叢書》本。補：《元鹿皮子集》四卷，元陳樵撰。清康熙間董肇勳寓樓書室刊本，【略】余有一帙，余據北京圖書館藏勞格舊藏本手校。補：《鹿皮子詩集》四卷，元陳樵撰。清寫本。有正德戊寅周旋序。題盧聯編輯。余藏。補：《鹿皮子集》四卷、《補詩》一卷，元陳樵撰。清寫本。鈐小山堂書畫印。盧氏抱經樓藏。補：《鹿皮子陳先生文集》四卷，元陳樵撰。清寫本。鈐林氏善友堂及阮林子等藏印。余藏。

《中國善本書提要》 《鹿皮子陳先生文集》四卷，一冊（北圖）。鈔本（十二行二十二字），元陳樵撰。卷內題「後學盧聯子友編輯」，《四庫》即據此本著錄。別有杜儲編本，不及此本完備。

傅增湘《清刊元鹿皮子集跋》 前日從徐森玉假得京館舊寫本，爲丹鉛精舍所藏，亦影寫正德盧聯刊本。然卷二首多樂府五首，前有正德戊寅慈谿周旋序，各卷題目多所補正，夾注一作云云。視此刻爲詳。知董氏雖同出盧本，而適有脫葉漫字，遂致此參差也。丙寅十月二十三日，因旋京乘車不

及，仍折回越弟宅中，校竟此帙，略志數言。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元鹿皮子集》四卷，元陳樵撰。清康熙董肇勳寓樓書室刻本。朱霞跋，傅增湘校補并跋。二冊。　又：《鹿皮子陳先生文集》四卷，元陳樵撰，清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鹿皮子陳先生文集》四卷二冊，元陳樵撰，明盧聯編。明正德間盧氏刊本。

藝　文

陳樵《鹿皮子墓》　土蝕苔侵古瓦棺，化臺深鎖萬松關。坐看天上樓成日，吟到人間詩盡年。句漏無靈丹竈冷，孟郊未死白雲閑。江南春草年年綠，又向他生說鄭玄。

喬　吉

論　述

綜　論

《輟耕錄》卷八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

繁本《錄鬼簿》卷下　喬吉甫。吉甫字夢符，【略】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

賈仲明《凌波仙・補喬夢符弔詞》　平生湖海少知音，幾曲宮商大用心。百年光景還爭甚？空贏得，雪鬢侵。跨仙禽、路繞雲深。欲挂墳前劍，重聽膝上琴。漫攜琴、載酒相尋。

《太和正音譜》卷上　喬夢符之詞，如神鰲鼓浪。若天吳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涌，截斷衆流之勢。

李開先《喬夢符小令序》　元以詞名代，而喬夢符其翹楚也。夢符名吉，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以詞擅場於至正間，然以字行，無問遠近識不識，皆知有太原喬夢符云。夢符不但長於小令，而八雜劇、十數散套可高出一世。予特取其小令刻之，與小山爲偶。元之張、喬，其猶唐之李、杜乎？

《曲律》卷四　李中麓序刻元喬夢符、張小山二家小令，以方唐之李、杜。夫李則實甫，杜則東籬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然喬多凡語，似又不如小山更勝也。

許光治《江山風月譜散曲自序》　漢魏樂府降而六朝歌詞，情也；再降而三唐之詩，兩宋之詞，律也；至元曲，凡謂俚言俳語矣。然張小山、喬夢符散曲，猶有前人規矩在，儷詞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宋唐之秀。惟套曲則似涪翁俳詞，不足鼓吹風雅也。

《藝概》卷四　元張小山、喬夢符爲曲家翹楚，李中麓謂猶唐之李、杜。《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中麓作《夢符詞序》云：評其詞者，以爲若天吳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涌，有截斷衆流之勢。案：小山極長於小令，夢符雖頗作雜劇、散套，亦以小令爲最長。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　夫古人樂府，專重典雅，竹垞操選，以此爲準。試觀小山、夢符二家小令，抑何宛轉多風。況詞又非曲比者，而必以釘餃爲瓣香哉。此其罪過，當不止如秀師之呵魯直。

分　論

《金錢記》《雨村曲話》卷上：喬夢符《金錢記》：「王孫乘駿馬，金鞭拂柳花。遊人問酒家，青旗插杏花。」四句用隔句對法，句句用韻，卻不傷氣，又「名利酒吞蛇，富貴夢迷蝶」，亦鍊。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詞謔・詞套三四》：《杜牧之詩酒揚州夢》，是亦有名目詞也，已刻揚州故地。出自夢符手筆，四折皆妙。今取首折。　又三七：夢符《揚州夢》，四出皆當刻，實則以次序分優劣。今再及第二，其三、四，割愛舍之。

《**折桂令**》（**當時處士山祠**）《曲律》卷三：古詩有離合、建除、人名、藥名、州名、數目、集句等體。元人以數目入曲，作者甚多，句首自一至十，有須去逆回者。《輟耕錄》載《折桂令》起句「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兩韻，名曰短柱，爲極難作。【略】喬夢符有「當時處士山祠」一曲，亦用此體。

《**兩世烟緣**》《劇說》卷五：喬夢符《兩世姻緣》曲中云：「俺主人酒杯賺煞春風凹」，從唐人「酒凹罍心」翻出。

《**揚州夢**》　梁廷枏《曲話》卷二：喬夢符《揚州夢》，有《那吒令》云：「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須瘦；雲無心，雲也生愁。」張壽卿《紅梨花・一煞》云：「你休愁我衾寒、枕剩、人孤另，我則怕你酒醒、燈昏、夢不成。」皆一劇中之警句也。

《**賣花聲**》（**侵曉園丁**）《詞苑叢談》卷八：世俗以二月十五日爲花朝節，杭城園丁競以花名荷擔叫粥，音中律呂。喬孟符有《賣花聲》詞：「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歷代詞話》卷九：黃子常《賣花聲・本意》云：「人過天街，曉色擔頭紅紫。」【略】喬夢符和之云：「侵曉園丁，報道嬌紅嫩紫。」【略】可謂工力悉敵。夢符嘗言作樂府有三法：鳳頭、豬肚、豹尾也。其集名《惺惺老人樂府》。《詞苑萃編》卷一五：世俗以二月十五爲花朝節，杭城園丁競以花名荷擔叫粥，音中律呂。喬夢符有《賣花聲》詞云：「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

《**雙調・賣花聲**》（**細研片腦梅花粉**）《中原音韻・作詞十法》「定格」：評曰：俊詞也。務頭在對起及尾。　《雨村曲話》卷上：致遠曲多俊語。「霜清紫蟹肥，露冷黃花瘦」，《九日》俊語也；「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剝眞珠豆蔻仁」，《咏茶》俊語也；「天地安排詩句就，雲山失色酒杯寬」，《金山寺》俊語也。（案《太平樂府》卷二《咏茶》一首屬夢符樂府）

《**天淨沙**》（**鶯鶯燕燕春春**）《詞苑萃編》卷一五：按夢符又有《天淨沙》詞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眞眞。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此等句，亦從李易安「尋尋覓覓」得來。　《詞壇叢話・喬夢符效易安》：易安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喬夢符效之，作《天淨沙》詞云，【略】疊字又增其半，然不若易安之自然。蓋古人傑出之作，後人學之，鮮有能幷美者。　《白雨齋詞話》卷七：「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易安儁句也（幷非高調）。「鶯鶯燕燕春春」，【略】喬夢符效之，醜態百出矣。　《詞徵》卷五：李易安《聲聲慢》詞起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句法奇創，喬夢符《天淨沙》曾倣其體。

《**雙調・行香子**》（**燕偬鶯僝**）《詞謔・詞套》：情詞二套，一仙呂，一雙調，喬夢符作。　陸貽典抄本眉批云：「二套小窗兒女中，卻具銅將軍鐵綽板之概。裙裾脂粉，何處與其筆□。」

《**仙呂・賞花時**》（**雙鳳銜花宮樣彎**）《詞謔・詞尾》：世稱詩頭曲尾，又稱豹尾，必須急幷響亮，含有餘不盡之意。作詞者安得豹尾，滿目皆狗尾耳，況所續者又非貂耶！【略】《仙呂・尾・晒鞋》，喬夢符作「髻挽倚風鬟」云。

《**天香引**》（**至當時處士山祠**）《曲律》卷三：《輟耕錄》載《折桂令》起句，「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兩韻，名曰「短柱」，爲極難作。虞邵庵作「鑾輿三顧茅廬」一曲擬之，則二字一韻，蓋尤難矣。喬夢符有「當時處士山祠」一曲，亦用此體。（案《夢符樂府》題作「拜和靖祠雙聲疊韻」）

《**天香引**》（**三月三花霧吹晴**）《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八：萬氏《詞律》成於康熙二十六年，共六百五十九調，計一千一百七十三體。至五十四年，《欽定詞譜》成，共八百二十六調，計二千三百六體。較之萬律，增體一倍有奇。然校定爲譜者，僅居其半，余皆列以備體而已。乃採取猶有未及，如【略】至《浙江通志》錄文與可同《天香引》云，【略】當是《天香引》正體，爲北曲《折桂令》所自出。顧不收此詞，而收倪雲林、張小山之《折桂令》，以又名《天香引》合而一之。

《**殿前歡**》（**懶雲窩**）　厲鶚《跋夢符小令殿前歡》：西瑛善吹篳篥，所居懶雲窩，在吳城東北隅，去天如禪師惟則師子林半里許。天如作《篳篥引》贈之。又《太平樂府》載，里西瑛爲阿里耀卿學士之子。其自作及貫酸齋、衛立中、吳西逸三公之作，附鈔於後，亦可續《中吳紀聞》也。樊榭老民偶記。

傳記

繁本《錄鬼簿》卷下　喬夢符，名吉甫。太原人。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江湖間四十年，欲刊所作，竟無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於家。

增補本《錄鬼簿》卷下　喬夢符，名吉。太原人。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美容儀，能辭章，有《天風環珮》、《撫掌》二集。

紀事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　《玉簫女》（雜劇），元喬夢符撰。曰《玉簫女兩世姻緣》，事出唐人《玉簫傳》，詳見《玉環記》中。然彼以張延賞女爲主，此則以玉簫爲主，而紐合延賞。云再世之玉簫，乃延賞義女，蓋因韋皐本延賞之婿，而元曲只叙一事，不作串插，故直以玉簫爲延賞女也。玉簫本姜荆寶之婢，此言姓韓，爲上廳行首。《玉環記》亦據此，但此言轉世爲延賞之義女，以貌相似，及寫眞爲證明，而不言指有玉環，《玉環》則言爲副節度姜承之女，指有玉環，此其異也。《玉環》載皐與承大怒賭賽，則又本之於此。略云：成都韋皐，少耽花酒，與妓韓玉簫有白頭之訂。朝廷掛榜招賢，假母迫皐行，臨別，與玉簫期，得官來取。閱數年，絕耗，玉簫病歿，臨終自寫眞一幅，作詞一首（此詩是出眞玉簫本傳），囑其母往京師訪韋達之，不遇而回。又數年，韋已歷官至鎭西大元帥，遣人取玉簫母子，始知玉簫已亡，與其母亦不相值。赴任經荆州，與節使張延賞有舊，邀韋飲，出其義女侑酒，貌與韓無異。兩人皆有情，微呼玉簫名，其女輒應，乃知亦名玉簫。向延賞乞此女，延賞怒，皐亦怒，幾至相殺，適玉簫之母復以所寫眞至，皐使向張賣之，延賞見畫，始知皐與女相親之故。皐以事聞於上，遂奉旨成婚云。

又　《揚州夢》（雜劇），元喬夢符撰。按《太平廣記》：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咏，然性疏野放蕩，雖爲檢制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鎭揚州，辟掌節度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游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耀空中，街衢巷陌，珠翠塡咽，邈若仙境。牧出沒馳逐其間，殆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敎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氣概特達，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收，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兒取一小書篋，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慚，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又按牧本集有《張好好詩》，其序云：「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鎭宣城，復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後二歲，爲沈著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後二歲，于洛陽東城重睹好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作者將此二事參錯成文，特好好本隸籍江西，詩序則云沈公，而此謂豫章太守張紡移贈僧孺；又牧作詩之故，以舊識重逢，時移事易，不勝感愴，聊用寄懷。蓋好好時又屬沈著作矣，初未歸牧也。唯牧詩有「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之句，纏頭之賞，形于歌咏，塡詞家借此設色，既使關目有情，兼謂牧眷念未忘，遂爲生波作合耳。至牧《遣懷詩》云：「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蓋追憶僧孺幕中事而作，作者命名之意，本取諸此。

又　《金錢記》（雜劇），元喬夢符撰，緣唐人許堯佐《章臺柳傳》。柳歸韓翃，翃大曆才子，故劇以翃名。翃字君平，此曰飛卿，唐溫飛卿亦才子，合以寓意也。王輔之女，小字柳眉，亦借韓妾章臺柳之意；又添入賀知章；又因有李生，故借李白點染。韓翃亦作韓翊，各書互異，明萬曆間，梅鼎祚所作《玉合記》，據柳氏本傳，無金錢事。《全唐詩話》云：侯希逸鎭淄青，翃爲從事，罷府，閑居十年。李勉鎭彝門，辟爲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翊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翊。』」翊曰：「是不誤。」時建中初也。略云：京府尹王輔，有女曰柳眉兒，年十八，未字，輔曾以御賜開元通

寶金錢五十文，與女懸佩。三月上巳，都人仕女俱游九龍池，看楊家一捻紅，輔命女往。時韓翃方與賀知章飲，聞龍池之盛，逃席往游，一見眉兒，目成心許。柳以所佩金錢遺翃，翃乘醉，隨柳車入輔後園。值輔退朝，見翃可疑，縛之，適知章來，爲翃通姓名。輔素聞其才，遂館于園中。一日，置酒與翃飲，於翃書中，忽見其女所佩金錢，怒甚，欲聲其罪，而知章來求云：「上見翃卷，謂此子文章不在李白下，有旨宣入朝，將加以官。」輔訴其狀于知章，知章曲解之，願爲媒以合秦晉之好。翃見上，擢爲狀元。輔乃結彩樓，招翃爲婿，而翃以兩次受辱，忽拒不肯。知章以告李白，白聞於上，奉敕命知章，太白爲媒，加賜成親云。史稱翃，南陽人，傳云昌黎人，此云洛陽人，彼此互異，蓋韓愈傳亦稱南陽人，其曰昌黎，以其遠祖麒麟封昌黎伯，故稱郡望也，洛陽則以流寓而名。按史，開元初，宋璟請禁惡錢，更鑄開元天寶錢，又唐初進蠟錢樣，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錢有掐文。《唐逸史》云：明皇在東都，晝夢一女子，容艷異常，謁帝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也，願賜一曲，以光族類。」帝爲歌《凌波池曲》，及寤，盡記之。因宴於池，奏新聲，忽池波湧起，有神女出於波心，乃夢中女也，望拜御座，良久方沒。因置祠池上祀之。此龍池所由著也。然中宗時沈佺期輩唱和，俱有龍池篇，蓋其來久矣。《青瑣高議》：楊家紅者，貴妃勻面，脂在手，印花上，來歲花開，上有指印紅迹，帝名爲一捻紅。

《曲海總目提要補遺》一四 《勘風塵》（塵，一作情），元喬夢符撰。標名曰「馬光祖勘風塵」，事載宋人稗史。《情史》：有士人踰牆偷人室女，事覺到官。府尹馬光祖號裕齋，面試《踰牆摟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玉應潛越，韓香許暗偷。有情還愛戀，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生平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傑才高足，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文士既幸免罪，反因之得佳偶。

著錄

簡本《錄鬼簿》 喬夢符，【略】《金錢記》、《黃金臺》、《認玉釵》、《揚州夢》、《勘風情》、《節婦牌》、《兩世姻緣》、《荆公遣妾》。

繁本《錄鬼簿》卷下 喬夢符，【略】《怨風月嬌雲認玉釵》、《玉簫女兩世姻緣》、《杜牧之詩酒揚州夢》、《死生交托妻寄子》、《馬光祖勘風情》、《荆公遣妾》、《唐明皇御斷金錢記》、《節婦牌》、《賢孝婦》、《九龍廟》、《燕樂毅黃金臺》。

增補本《錄鬼簿》卷下 喬夢符，【略】有《天風環珮》、《撫掌》二集。又：《認玉釵》（天香閣佳人認玉釵）、《揚州夢》（李夢娥花月洞房春，杜牧之詩酒揚州夢）、《黃金臺》、《兩世姻緣》（韋元帥百年風月，玉簫女兩世姻緣）、《金錢記》（韓老卿勅賜錦花袍，唐明皇御斷金錢記）、《荆公遣妾》。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喬吉小令》一卷。

《易餘籥錄》卷一七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喬夢符作，《點鬼簿》題爲《唐明皇御斷金錢記》。別有《柳眉兒金錢記》，平陽人石君寶作。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喬吉《惺惺老人樂府》一卷。

《詞謔·詞套四》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喬夢符作。

黃丕烈《喬夢符小令跋》 《汲古閣毛氏祕本書目》云：李中麓家詞山曲海，今余獲其所刻《喬夢符小令》一種，是猶太山之拳石，滄海之勺水也。然刻在隆慶朝，尚在有明中葉。楮墨古雅，可供几席展玩，譬諸古董家偶拾取一二奇珍，即視爲寶物，矧古書耶？

《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 元喬夢符：《李太白匹配金錢記》、《杜牧之詩酒揚州夢》、《玉簫女兩世姻緣》。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 《玉簫女》：喬夢符，【略】所作雜劇，今存《玉簫女》、《揚州夢》、《金錢記》等三種。

《重訂曲海總目·元人雜劇》 喬吉：《金錢記》、《揚州夢》、《玉簫女》。又：喬孟符（元人）：《兩世因緣》。

《中國善本書提要》 《喬夢符小令》一卷，一冊（北圖）。明隆慶間刻本（九行十八字），原題「太原喬吉著，章丘李開先編」。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喬夢符小令》一卷，一冊。元喬吉撰，明李開先編。明隆慶元年章丘李氏刊本，清嘉慶甲戌（十九年）黃丕烈手書題記。北平。 又：《復莊今樂府選》，【略】清姚燮編，鈔本。【略】雜劇：《兩世姻緣》一卷，元喬吉甫撰。《金錢記》一卷，元喬吉甫撰。《揚州夢》一卷，元喬吉

甫撰。

吳鎮

論述

錢棻《梅花道人遺墨原序》　古高隱之士，若傳記所載，投淵洗耳，疵俗激清，類皆不得志于時，或胸有所感奮，然後托而逃焉，以放於無何有之鄉。鳥入林，魚沉壑，寧獨天性然哉？畏繒繳之及也。若乃不諱曲俗，不治名高，淡然無悶，而聲光所溢，千載猶馨，此非得道者不能。而吾邑吳仲圭先生，眞其人也。

倪瓚《題吳仲圭詩畫次韻》　鴛湖在嘉禾，湖水春浩蕩。家住梅花邨，夢繞白雲鄉。弄翰自清逸，歌詩更悠長。緬懷圖中人，看雲杖桄榔。

《石渠寶笈》卷二四　《元吳鎮夏山欲雨圖》：俞和題識云：「梅菴點筆有神助，開卷颯颯薰風涼。巨然去後無何有，屈指於今獨擅長。」仲圭品格高絕，有晉人風裁，至於詩文繪理，特其緒餘耳。

《繪事備考》卷七　吳鎮字仲圭，嘉興魏塘人，自號梅花道人，畫山水師巨然。其臨摹古蹟，合作者絕佳。然亦有率略處，以其韻勝不能詰也。兼善墨竹、墨花，落筆輕倩，名重一時。

《書畫彙考》卷四九　《吳仲圭梅松蘭竹四友圖》并題長卷：李肇亨題：先生風格在林丘，鶴去雲沈幾百秋。欲識君平曾隱處，至今虹月射溪樓。

《石洲詩話》卷五　元人自柯敬仲、王元章、倪元鎮、黃子久、吳仲珪每用小詩自題其畫，極多佳製，此外諸家題畫絕句之佳者指不勝屈。蓋元人題畫長篇雖多，未免限於李長吉之詞句，罕能變轉。而絕句境地差小，則清思妙語層見疊出，易於發露本領。如就元人題畫小詩選其尤者，彙鈔一編，以繼唐人之後，發揚風人六義之旨，庶有冀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梅花道人遺墨》二卷，【略】鎮以畫傳，初不以文章見重，而抗懷孤往，窮餓不移，胸次既高，吐屬自能拔俗。舊無專集，此本題曰遺墨，乃其鄉人錢棻捃拾題畫之作，薈粹成編。其中如《題竹》詩「陰涼生硯池，葉葉秋可數。東華客夢醒，一片江南雨」一篇，考鎮杜門高隱，終於魏塘，足跡未至京師，不應有「東華客夢」之句，核以高士奇《江邨銷夏錄》，乃知爲鮮于樞詩，鎮偶書之，非其自作，棻蓋未之詳審。又鎮畫深自矜重，不肯輕爲人作，後來假名求售，贋跡頗多，亦往往有庸俗畫賈僞爲題識。如題畫骷髏之《沁園春》詞，無論歷代畫家從無畫及骷髏之事，即詞中「漏洩元陽，爹娘搬販，至今未休」諸句，鄙俚荒謬，亦決非鎮之所爲。又如《嘉禾八景》之《酒泉子》詞，詞既弇陋，其序末乃稱「梅花道人鎮頓首」，偶自作畫，爲誰頓首耶？即《題竹》佚句之「我亦有亭深竹裏，也思歸去聽秋聲」，「亦」字「也」字重疊而用，鎮亦不應昧於字義如此。凡斯之類，棻皆一例編載，未免失於決擇。然僞本雖多，眞跡亦在，披沙簡金，往往見寶，要未可以糅雜之故一例廢斥之矣。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六〇　翛翛陋室擅風流，題徧雲烟萬軸收。賣卜春波人未識，梅花長護墓門秋。

《著硯樓書跋》　藝海樓鈔本《梅華道人遺墨》：梅華道人吳仲圭，當胡元之季，抱才高蹈，放浪湖山間，容情於山水竹石，流傳今日，寸縑拱璧。獨其遺集，殘闕不具。

傳記

《梅花道人遺墨》卷首《梅花道人本傳》　吳鎮字仲圭，性高介，善畫山水竹石，每題詩其上，時人號爲三絕。富室求之不得，惟貧士則贈之使取直焉。自號梅花道人，嘗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之塔」。國朝洪武中卒。（仲圭歿于至正中，詳載斷碑，志失考）高學士巽《志》，評其畫「如老將搴旗，勁氣崢嶸，莫之能禦」，人以爲名言。論曰：仲圭遺墨，吳中人多寶惜之，去今百餘年，其風流尚可想見。遭元之亂，深自晦匿，托名方外，意固有在乎？又聞仲圭兄元璋嘗從毘陵柳天驥講天人性命之學，而仲圭亦嘗以《易》數設肆武川，推人休咎，言多警世，豈亦嚴君平之流也耶？

紀事

倪瓚《題吳仲圭詩畫次韻》 元初眞士嘗居嘉禾紫虛觀，好與吳仲圭隱君游，故得其詩畫爲多。今年十月，余始識元初，即出示此幀，命僕賦詩，因走筆次吳隱君詩韻題於上。隱君自號梅花道人云。

錢棻《梅花道人遺墨原序》 先生生于元季，感時稠濁，隱居不仕。生平躭精《易》理，垂簾賣卜，而孤介英特之氣，時溢爲山水竹石，流傳今古，爭寶惜之。即其書法題咏，鵬搏獅驟，咸奕奕有生趣，出元季諸家之上。方元之末，抱才高蹈放浪湖山者良不乏人，然率多風流縱誕、廣延聲譽之士，如玉山、清閟、鐵崖、句曲諸君子，詩酒留連，徵歌選勝，片紙一出，標榜互高。先生獨匿影菰蘆，日與二三羽流衲子爲羣。所畫殘縑斷楮，惟自署「梅花菴主」，不容他人着一字。蓋其至性孤騫，終不肯傍人籬落若此。及其垂歿也，又復自題墓碣曰「梅花和尚之塔」。論者謂楊髡之劫，玉簪端研猶復流落人間，而先生以僧塔獨全，雖其言未之深考，然埋光劇影，先生之意蓋淵遠矣。華亭陳徵君嘗以先生比孟襄陽、林和靖，余意襄陽受右丞汲引見棄明主，和靖修處士之節，猶不卻邦君交，先生棲心塵表，蔽名愚谷，處晦學《易》，悶悶無求。所謂古之得道者非耶？此殆君平伯鸞之伍，二子恐非其匹也。昔太史公傳伯夷而曰：「我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吾邑去胥峰不數里，劉伯倫荷鍤其下，至今墓道莫可考。先生藏骨梅花菴，雖逼處塵市，而橡林蕭林僅隔一垣，晴旦霜初，鐘鐸相聞，誦讀之暇，時時登隴而憑弔焉，締此神交，竊有厚幸，亦何必陟箕山而問掛瓢遺迹哉？

孫作《墨竹記》 嘉禾吳鎭仲珪善畫山水竹木，臻極妙品，其高不下許道寧、文與可。與可以竹掩其畫，仲珪以畫掩其竹。近世畫〔出〕〔除〕吳中趙文敏父子外，仲珪其流亞也。仲珪於畫世無貶議，惟論墨竹或訾其有酸餡氣。仲珪爲人抗簡孤潔，高自標表，號梅花道人。

《御定書畫譜》卷八六 《元吳鎭墨竹》引孫作《滄螺集》，【略】仲珪於畫世無貶議，惟論墨竹或訾其有酸餡氣。仲珪爲人抗簡孤潔，高自表標，號梅花道人。從其取畫，雖勢力不能奪，惟以佳紙筆投之案格，需其自至，欣然就几，隨所欲爲，乃可得也。故仲珪於絹素畫絕少。【略】余觀仲珪，隱者也，其趣適嘗在山巖林薄之下，故其筆類有幽遠閑放之情，殊乏貴游子弟之氣。議者少之，其以此乎。 又：《元吳鎭古木居士圖》引《六研齋二筆》：吳仲圭忍貧孤隱，極不喜爲人作畫，至於寫像，猶所靳者。然有《古木居士圖》一幀，爲陳海屋先生作者。先生高隱有道術，年九十餘而健飲，頭無二毛，蓋神仙中人。【略】海屋先生別號古木居士，與余同庚，壯年偕游海上，朝飲酒賦詩，談玄論道。余作滇南之役，先生避兵苕溪，皆年九十又二。先生令嗣石渠先生望重中祕，今已七袠有三，與毗陵倪元鎭、嘉興吳仲圭文墨往還，故得此圖。

《書畫彙考》卷四九 《吳仲圭梅松蘭竹四友圖》并題長卷：李肇亨題：梅華道人嘗賣卜於春波里，所謂「笑俗陋室」者，仿佛在我家左右也。余有小詩以志企慕云。

《南濠居士文跋》卷四 《梅花道人石竹》：梅花道人者，嘉興吳鎭仲圭號也。仲圭性高介，工于詞翰，尤善畫山水竹石，每題詩其上，人稱三絕。仲圭雖善畫，富室求之不與一筆，惟貧士則贈之，使取直焉。嘗豫題其墓曰「梅花和尚之塔」，後葬於是。元末嘉興被兵，墓多發掘，獨仲圭墓獲免，亦智矣哉。墓去嘉善縣東北數百步，予嘗過之，題石猶在。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吳鎭《梅道人墨菜詩》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梅花道人遺墨》二卷，【略】元吳鎭撰。

錢棻《梅花道人遺墨原序》 先是，萬曆中安福謝公爲邑宰，先生馬鬣幾毀，先中丞倡修復之。已而結菴搆亭，則先相國有力焉。余仰承先志，哀采遺文，雖所得僅數十紙，然楚子玉之御三百，乘必無敗，孫堅精騎三千，足敵數萬之羸。蒼璣尺璧，自足不朽。爰授之梓，以成先相國中丞之志，并不愧爲先生比鄰交。想亦好古者所樂觀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吳鎭《梅道人遺墨》二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梅花道人遺墨》二卷，元吳鎭

撰。《四庫》依抄本。　補：《梅花道人遺墨》一卷，元吳鎮撰。清光緒二年葛元煦刊《嘯園叢書》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梅花道人遺墨》二卷，傳鈔本。元吳鎮撰。

《著硯樓書跋》　藝海樓鈔本《梅華道人遺墨》：獨其遺集，殘鬻不具。晚明邑人錢棻掇拾成編，得數十首，授之梨棗。其本今亦無傳，藏家僅有傳寫之帙，所出亦不外錢輯而已。近年坊肆流行袖珍一本，麻沙惡槧，未快人意。此藍格舊鈔本一冊，版心下有「藝海樓」三字，審是鄉前輩顧湘舟先生家鈔本，所據亦自錢出。錄古今體詩四十七首、詞十七首，題跋十九則。前有錢棻序，後附錄陳繼儒《梅花庵記》、錢士昇《修梅花庵緣起》、謝應祥《修梅道人墓記》、孫茂芝《梅花墓考》，於道人行事略備。《提要》疑錢氏所輯，雜廁僞作，如詞中之《沁園春》、《酒泉子》，謂其弇陋，不類道人手筆。意當時錄自賸蹟，宜有魚目混淆耳。今時藏家競得道人遺墨，不惜千金，吾知海內所存，當不止此寥寥數十首。好事者能廣徵博訪，以成拾遺補闕之業，得爲傳布，誠亦藝林快事耳。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四　《梅花道人遺墨》一卷，舊抄本。元吳鎮仲圭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梅花道人遺墨》三卷，元吳鎮撰。附錄一卷，清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梅花道人遺墨》二卷，附錄一卷，一冊。元吳鎮撰。清仁和趙氏小山堂鈔本。

藝　文

黃玠《梅花菴為吳仲圭作》　函三一氣初未分，包括萬象爲陽春。亦如孤根抱獨暖，不與桃李同光塵。吁嗟此意知者少，我欲往問庵中人。高官不如士白賁，厚富不如農赤貧。結茅蔦椒小於笠，翕翕鼻觀通機神。眼中見花不見我，我身已與花爲身。

倪瓚《吳仲圭山水》　道人家住梅花村，窗下松醪滿石尊。醉後揮毫寫山色，嵐霏雲氣淡無痕。

王逢《吳仲圭山水為李源復題》　我生未了烟霞債，見水見山心所快。兵戈澒洞十年餘，眞水眞山不如畫。梅花道人吳仲圭，斯畫乃出胸中奇。無聲詩託有聲寫，汧也笑謂非公誰？【略】老我顧作漁商鄰，漁或釣周商避秦。

李　存

論　述

虞集《答李存書》　集頓首再拜仲公先生文几：胡士則攜高文見示，深羨山林之日多，性道之造厚。區區早從應酬，晚膺痼疾，相望霄壤，固其宜也。比賜教，輒申辨問，非敢贊辭，實以起學者之體究云耳。過蒙謙答，何以克當？目盲之餘，已無讀書之分，但荷朋友誦以服繹，或令子弟誦而聽之。齋居夜長，絳燭之賜，爲助甚沃。又以知閣下每欲深補其不足之意，感荷，感荷！俟菴新命，直是高古，輒復次韻，以奉一笑，不揆其不足以續貂。或有誨言，更望往復，亦暮年之一樂也。伏楮不勝靳年之況。小詩戲多，多書紙尾，不罪。墨一丸送之，學詩學書一二紙來看，以諷孫雅。奉狀不宣。

涂幾《俟菴集序》　鄱陽先生李仲公早歲聞道，其學得聖人傳心之精微，與祝蕃遠、舒元易、吳尊光三君子游，并生其時，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云。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皎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驗乎！予嘗謁先生，先生年幾七十，耳目聰明，神氣以完，眞有道者也。見予方徼纏訓詁，爲解乾坤易簡，予因是有省。先生之道，其大者既如此，其於文辭，鑿鑿乎菽粟布帛之可服啖乎生人，溫醇若經，輩視韓、歐，無意於工，而不能不工。爾時之作者，言談性命而不知文字之體，若循蹈規矩而忽忘義理之實，兼是二者，千百無一二焉。獨先生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而渾全，天球古圭，不足象其溫且棗也；奔泉流水，不足爲其峻且清也。譬諸造化生物之蘊蓄，有未易識其端倪者歟？先生嘗誨人曰：「六經三代之文，漢唐可以

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言。」嗚呼，知言哉。

鄒濟《題俟庵集》 俟菴李先生行足以範俗，學足以明理，懷道不試，士論惜之。夫士之遇不遇有命焉，於先生何損耶？漢之黃叔度，當時目爲顏子，故雖士庶而名登史冊。叔度特生質純美耳，人稱其淵乎似道，似道且爲人所稱，矧先生眞知實踐者哉？宜史氏以江東大儒紀載之也。又幸其曾孫光好學有文，能世其家，汲汲焉發先世之潛德幽光，求言於聞人，以傳不朽。今觀卷內危內翰所作《墓銘》，而先生之言論風旨猶可槩見，即夫尙德之勤，識其遺風之自矣。嗚呼，古之君子，有種德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先生風流未遠，遺慶之在，其孫曾固不待蓍蔡可卜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俟菴集》三十卷，【略】其論學以省察本心爲主，其論文謂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古聖賢，直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皆陸氏義也。然存所學篤實，非金谿流派墮於玄渺，併失陸氏本旨者比。故其詩文皆平正醇雅，不露圭角，粹然有儒者之意。【略】案：《道園學古錄》有《送李彥方閩憲詩序》曰：「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於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之歸，已有道南之嘆，仲素、愿中至於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於彥方之行發之。去一贓吏，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云云，其言褊躁，與陸氏學派若不戴天，而與存書乃深相推挹，豈非以其人重之歟？亦足見元儒敦樸，無門戶之成見也。

《新元史》卷二三七 穎悟該博，好爲古文詞，與貴溪祝蕃遠、舒元易、吳尊光同游上饒陳立大之門，號「西江四先生」。

《別黃俊昭》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沈鬱。

傳記

危素《李公墓誌銘》 至正十四年七月，番易李先生仲公甫卒於撫之臨川縣大山寓舍。明年冬，素使至京口，始聞喪，哭于清忠亭。又明年春，玄教于宗師有興爲位以祭，授事狀曰：「子宜銘。」顧方縻於事役，未遑論著。後十年，其孤卓謀奉喪還葬，致廣信夏章之狀來請銘。嗚呼，素尙忍銘先生之墓也耶！先生諱存，字明遠，仲公其所更字也。【略】先生生至元十八年四月一日，生四歲而母吳歿，幼穎敏莊重如成人。弱冠，遍求奇書，及陰陽、名法、神仙、浮圖百家言，爲古文章。事親稱孝，父多疾，因通醫術，有疾者雖甚窶，必奔走視之，未始圖報。兄申伯死，撫其孤，嫁娶之逾己子。其後三以所析產來鬻，三還其券，并讓其屋室器物。鄔氏妹早寡，資其衣食幾三十年，育其孤至成長，故早有州里之譽。里中友舒氏衍它日謂曰：「疇昔慕子之多才藝，今游于陳先生立大，獲聞聖賢之學。子之所能學，末也，何爲哉！」末之遽信。久則又謂：「相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良可閔惜。」乃大感悔，遂偕造陳氏。陳氏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有所契，復造焉，曰：「無多言，心恆虛而口恆實耳。」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於是惟日孜孜究明本心，焚自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同門執友四五人相與切磨，期以大明正學，時人多訾笑之，毅然不爲之動。科舉制下，一試不偶，即爲隱居計。來學者衆，邑令禮爲經師，訪以民事，郡守堂試諸生，聘爲主文，三以高蹈邱園薦。王文獻公爲南臺中丞，烏古孫右丞爲監察御史，交章論薦，秘書著作郎李君孝光舉以自代，相國京兆公將上聞處于翰苑，會去國不果。葺書室曰竹莊，題曰「俟庵」。恆語學者曰：「聖賢之言，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於偷，甚可愍也。微陳子，某其終爲小人之歸。」或請學文，先生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古聖賢直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昧於理道而聲光是炫，尙得謂之文哉！」虞文靖公歸老臨川，著文集序，和竹莊之詠，致羨山林之日多，道德之造厚。先生貌古神清，衣冠整肅，不妄言笑，憂世之意見諸眉頰，謙恭而和易，與物無競，雖武夫悍卒、樵童牧豎皆望而起敬云。俄兵興，門人何琛迎養于臨川，居二年而卒，年七十四，葬榮祿鄉竹莊。【略】素少以文一編見先生雲錦山，書其後曰：「子言言如古人，苟求之，前乎開闢而未嘗古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也。」嘗問「思」曰：「叡心官則思，何思也？」先生曰：「思其本，無俟於思者爾。」素不敏，始稍窺所得而歸事焉。及遠遊，數貽書敎戒，不敢忘也。銘曰：世道交喪，正學晦冥。屹屹江東，師友勃興。於惟先生，高蹈林壑。才可濟時，甘於寂寞。言論風旨，淵粹高明。昭昭終古，雖

死猶生。歸葬故丘，蒙銘于穴。式尊所聞，敢告來哲。

紀事

李存《復送薛玄卿入京序》 吾幼而多疾，今駸駸乎其老矣。學不足見知於人，才不足爲時用也。日食米一升，酒再觴爾。夫豈不知自量者哉？顧古之君子，亦或有尊德樂義而囂囂然以遊者，而吾獨無是心耶？吾喪親既已，二豎子且長，能聚糧治裝，斯亦游矣。

又《上陳先生書一》 存生三十有三年矣，雖於古經史傳記稍涉獵其間，而未知其所以遺夫人者，果何爲哉？徒竊取糟粕以修飾其淺陋妄誕之言，而謂之儒。又嘗慕韓退之謂「無所不通，乃爲大儒」，由是慨然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將致心焉，然後持而耀諸當世而垂諸無窮。意當世之士如存者亦豈多哉？侈然而談，囂然而居，取譏於鄉里，召怒於朋友，而弗之省也。戊申之秋，舒衍謂存曰：「吾疇昔是子之學，近以祝蕃之言，得從上饒陳先生游，而後知子之學，所事舉末屑也。子之蔽亦甚矣！徒焦心竭神，何爲哉？若不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於天下後世之人。」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如是，復笑之，至於三於四於五，屢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諾而暮忘之也。既而共床宿，擁寢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無聞焉以死，傷哉！至道所在，人固未易信也，然辟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泣，然終耻下於人，徘徊而躊躇。壬子之夏，始期衍登先生之門，亟請一言以自後，先生孫之又孫。明日祝蕃適來，始相識也。蕃與衍反覆而丁寧之，研磨之，其時甚不樂，以爲往古聖賢答問告敎之際，豈嘗如此哉？徒以欲遂所請，跪起揖拜，慙且忿焉。先生雖語之，弗領也。秋復來，先生語之加詳焉，始稍知所致力而信且喜，明年遂以大喜以大信。嗚呼，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而存也細夫薄習也，亦何幸與於茲焉。

又《上陳先生書二》 存不才，獲師先生，稍聞緒論，庶以開平生之蔽者，眞可謂不虛生矣。存之慶幸孰有過於此哉！而俗中且斷斷然訕譏未已。俗中之斷斷然訕譏未已者，惟知較乎窮達利鈍，求乎形迹表襮而已，亦惡知夫義之所在有不可易者，理之所在有不可二者哉！【略】存之不逮於古人亦遠矣，其始聞先生之言也有疑心焉，有慚心焉。嗚呼，吾心之靈本無限礙，本無翳滓，本無拘繫，本無浪流，其有不然者，己私賦之也，非天之所予者然也。夫何疑之有哉。

又《通虞學士》 比胡士則便嘗草拜狀，且以鄙文上塵書几，僭易方此自咎。其歸也，蒙高製過許之辭，非所敢當，警策之意，實深感服。【略】區區之年，踰六望七，比築一居於竹莊之上，去家一里而近，扁之曰俟庵，蓋取居易俟命之意也。賦詩三章，別楮抄呈，其味況蓋如此耳。自觀，謹愿人也，嘗延致敝齋以啓幼頑，趍向甚不卑下，敢乞予進，少敎誘之。參奉末由，萬萬鼎茵自厚，以壽斯文。

《元詩選》初集己集 好爲古文辭，通醫術。既而游於上饒陳立大之門。延祐開科，一試不第，即決計隱居。三以高蹈丘園薦，不應；秘書李孝光舉以自代，當事者將以翰苑處之，不果。葺書室曰竹莊，題曰俟庵，人稱爲番陽先生。四方兵起，門人何琛迎養於臨川，以至正十四年卒，年七十四。【略】仲公與祝蕃遠、舒元易、吳尊光三人游，志同行合，號「江東四先生」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存字明遠，更字仲公，安仁人。少博涉典籍，喜爲文章，後從上饒陳立太傅陸九淵之學，遂盡焚所著書。

著錄

李存《通張仲舉》 區區平日數篇謬文，以無寫手，不能盡錄。太樸處有數篇，今再附去《續稿》，相會千萬商榷。或有可以存示後人者，留數篇，不然盡以覆瓿可也。

涂幾《俟庵集序》 先生歿，嗣子卓網羅放失，得先生之文凡若干篇，爲若干卷。將畀諸梓，以幸後世，俾予爲文序其槩。【略】先生予師也，卓予畏友也，予何敢以固陋辭？抑學者非少知先生之道，則亦不能讀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道溢而言從之也。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仲公《俟庵文集》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存《仲公集》三十卷。

《菉竹堂書目》卷三 李仲公《俟庵文集》一冊。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俟庵李先生文集》四本。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李俟庵集》二本。

《近古堂書目》卷下《李竢庵文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李竢庵文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李存《俟庵文集》三十卷。

《元詩選》初集己集 李徵士存：有《俟庵集》三十卷。【略】《俟庵集》刻於明永樂三年，國子祭酒徐旭序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俟庵集》三十卷，【略】元李存撰。【略】是集爲其子卓所編，凡詩十一卷，文十九卷，前有永樂乙酉鄒濟序及危素所作墓誌，末附虞集書一首。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李存《俟庵文集》三十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卷、附一卷，經鉏堂寫本，李伯雨藏書。元李存俟庵著。安仁縣知縣謝縉重刊，國子生邑人夏霖校編。【略】《集》爲詩十一卷、文十九卷，其子卓所編。永樂中，其曾孫光第進士，知邵武縣，刻於學。【略】附虞集答書一篇。後又爲姑蘇謝縉重刊。此本又從謝本影鈔。版心有「經鉏堂重錄」五字。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番陽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刊本。元李存撰。前列危太樸墓誌，後附虞文靖答書。永樂間其曾孫光以進士知邵武縣，刊板於學。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俟庵集》三十卷，元李存撰。明永樂乙酉刊。補：《番陽俟庵先生文集》三十卷，元李存撰。附錄一卷。清寫本，【略】此本行款與永樂三年李光刊本同，即從該本出。余藏。又補：《俟庵李先生文集》三十一卷，元李存撰。清鄞縣全氏鮚埼亭寫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番陽俟庵李先生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舊鈔本。元李存撰。【略】詩十一卷、文十九卷，永樂三年鄒濟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番陽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一卷，元李存撰。明永樂三年李光刻本。八冊。又：《竢庵李先生文集》三十一卷，元李存撰。清全氏鮚埼亭抄本。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卷，四冊。元李存撰。鈔本。

劉致

論述

綜論

程鉅夫《劉時中字說》 古人致禮樂以治身心，惟恐須臾之或縱，以離於中和也。風氣既降，家自爲教，人自爲學，賢知過之，而愚不肖者不及。不得已而愼獨之訓生，其防之於未萌者，蓋甚微且密也。然君子之中庸，夫子之時，猶言民鮮久矣，然則不亦難哉！劉君端淑老成，言動有則，觀其名時中，而字仲謹，必能守愼獨之訓，而自防於未萌者。中乎，中乎！抑將何以驗其爲中乎？苟能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愼之、愼之，而又愼之，其必能知之矣。劉君傾蓋平生，不日而又別，故爲之說以識予念。

馬祖常《贈劉時中》 江海歸來氣尙豪，立談便合擁旌旄。青衿令子箕裘美，白髮賢妻井臼勞。才大豈能期世用，數奇還不救名高。公卿知己吹噓易，笑我官曹似馬曹。

楊載《送時中兄入京》 先生意氣非常流，有如鵰鶚厲九秋。讀書不肯守章句，經濟可許斯人儔。懷抱利器將遠游，直往上國交公侯。王侯位高不下士，如以蛟龍視螻蟻。爲君莫敏光範書，以氣撼搖差可耳。功名尙來不足爲，丈夫須作遠大期。君不見麒麟閣上圖英俊，當時或自閭閻(闕)

又《次克明韻贈劉時中》 循行郡國弗遲遲，宣布新條及盛時。民俗要令無狗盜，人才今喜得牛醫。窗間夜雨銷銀燭，門外春雲壓彩旗。左右湖山都未覺，好分餘力治文辭。

錢惟善《劉時中待制見和定山十詠作詩以謝》 玉堂學士來湘中，笑攬衡霍吞雲夢。西瞻峨眉呼太白，南望蒼梧登祝融。射魚昔號玄眞子，樵青隨處

攜詩筒。扁舟匹馬萬里外，曾渡瀛海過崆峒。識荆再拜二十載，棄繻誰復憐終童。辭官錢唐聽江雨，願言《擊壤》歌元豐。定山品題自靈□，屹然當道江爭雄。雲泉靈洞自奇絕，燒丹嘗聞留葛洪。浮山下鎖蛟龍窟，百川砥柱爲之東。五雲高標太古雪，月輪直上清虛宮。招提翬飛翥龍鳳，漁子暝宿蘆花風。是間勝概難指數，作者往往皆名公。山靈昨夜見我夢，喜得珠玉傳無窮。枚屐何時此幽討，潤色舊觀重發蒙。問公前身竟誰是，香山居士東坡翁。

又《故翰林待制劉公時中挽詞》 平生寶繪燎秦灰，有酒長教笑口開。中夜聞鷄曾起舞，晚年愛菊竟歸來。聖賢欲獻王褒頌，絳灌那知賈誼才。悵望龜溪埋玉後，湘江雨濕釣磯苔。

張雨《四賢帖》 四賢者，伯長袁侍講，伯庸馬中丞，伯生虞侍書，時中劉待制。玄卿裝潢手書成軸，命予題識，遂即虞公絕句韻書于後。四明狂客已乘雲，海內文章有二君。可惜戴華劉伯壽，只今零落鳳凰群。

分論

《姑蘇臺詩》 《歷代詩話》卷六九：張仲舉《遊虎丘寺詩》：「虎來古冢金精白，龍卧秋池劍影寒。」【略】劉致《姑蘇臺詩》：「江閱水犀歐冶劍，氣騰金虎闔閭墳。」嘉靖中梁有譽《姑蘇懷古詩》：「金虎跡荒靈氣滅，水犀軍散霸圖空。」似相本而較勝。

《正宮・端正好》（眾生靈遭磨障） 《文學述林》卷二：世間一切事義，皆可爲曲材。劇曲猶必取情節多曲折者，散曲則直與詩境同，豈止此十八者耶！元人散曲，其內容較劇曲尤狹。如王伯成、睢景臣之敷衍古事，劉時中之《上監司》，甚爲罕見。十之八九爲黃冠、草堂、香奩，雖其間嘲笑之作可見民風，亦其細耳。此固由元人風氣頹惰，亦因本起散樂，未經推擴。

傳記

《元詩選》三集卷五 致字時中，石州寧鄉人。父彥文，字子章，著有《玉亭小稿》。歷官廣州懷集令，卒，權殯長沙。大德戊戌，姚文公燧游長沙，致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墟，且手所爲文取正焉。燧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拔宏麗，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因爲之作墓銘。致初任永新州判，歷翰林待制，出爲浙江行省都事，卒。貧無以爲葬，王眞人壽衍躬往吊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己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怠。

紀事

《青樓集》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

《類聚名賢樂府群玉》卷一 劉時中樂府《醉中天》附記：宋諺有「典賣西湖」之語，臺諫謂之「賣了西湖」，既賣則不可復，省院謂之「典了西湖」，典猶可贖也。無官守言責，則無往不可，此古人所以輕視軒冕者與？

《樂府群玉》劉時中《水仙操・引》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玉局翁詩也，塡詞者竊其意演作。世所傳唱《水仙子》四首，仍以「西施」二字爲斷章，盛行歌樓樂肆間。每恨其不能佳也。且意西湖西子，有秦國無人之感。嵩麓有樵者，聞而是之，即以春夏秋冬賦四章，命之曰《西湖四時漁歌》。其約：首句韻以「兒」字，「時」字爲之次，「西施」二字爲句絕，然後一洗而空之。邀同賦，謹如約。

《宋元戲曲史・元戲曲家小傳》 《元史・世祖紀》：「以劉時中爲宣慰使，安輯大理。」此一劉時中也。《遂昌雜錄》又有劉時中名致，曲家之劉時中，則號逋齋，洪都人，官學士，《陽春白雪》所謂「古洪劉時中」者是也。（此與《遂昌雜錄》之劉時中時代略同，或係一人。）

藝文

宋粲《賀新涼・壽劉時中五月廿又八日》 繡陌經新雨。致升平、五絃琴裡，薰風吹戶。夏館深沉，晨容好、寶鼎紅雲香霧。還又是、逋仙初度。疇昔驂

鸞騎赤鳳，遡西清、佳處凌雲步。天壤外，快豪舉。　遨游又作湖山主。百千回、笑談詩酒，盤桓容與。未信星星能侵鬢，青鏡流年如許。畢竟到、廣寒天府。多少文章眞事業，鶴南飛、自愧無佳語。絃寶瑟，勸霞醑。

楊載《贈劉時中》二首　騷雅誰能繼，居然屬大才。銳思羅宇宙，逸興走風雷。處勝輕流俗，名高震外臺。東郊乘大路，翼翼待龍媒。　吳越千餘里，君來按轡游。群公虞罪戾，多士想風流。決事曾無壅，觀民輒有憂。若人何可得，離別重添愁。

龔璛《劉時中來過綠筠齋》　自君之來吾劇談，古今落落鬢毿毿。筠齋有琴亦不鼓，醉過春風三月三。

姚燧《武昌寄劉時中》　思君誦君詩，賢於對君顏。昔也坐我側，守口如閉關。今茲言盡懷，翻宜隔湖山。文章靈奇氣，賦與天所慳。古人游已遙，古風力孤攀。及肩曹劉壘，窺奧長信班。不取爲貧仕，傷和實□瀆。仲尼且委吏，重耳嘗險艱。丈夫無不爲，大弨況能彎。入于無眼箭，安識邕容彎。歸來弄綠綺，九霄鳴佩環。挾是文武資，未憂身恫瘝。大路橫至寶，誰不收裏還？報章因南鴻，滅影秋色間。轉令感白髮，羈思無由刪。

朱震亨

論　述

《**宋元學案**》**卷八二**　朱震亨，【略】初爲聲律之文，刻燭而成，已棄去爲任俠。既壯，則又悔之，遂往從白雲于八華山中。白雲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祕，內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汗下，由是挾冊坐至四鼓，默察理欲之消長，抑其粗豪，歸于純粹。數年而其學堅定。以其所得者行之鄉黨州閭之間，興利除害，郡邑不能奪也。【略】浮艷之詞，尤不樂顧，直以「吾道蟊賊」目之。

傳　記

戴良《丹溪翁傳》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脩。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爲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爲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卧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遊藝於醫乎？」翁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略】遂治裝出遊，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略】翁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略】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末疾，醫不能療者十餘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略】翁春秋既高，乃狥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貞良，剛嚴介特，執心以正，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質。【略】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爲直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爲去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未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浼焉。翁之卓卓如是，則醫又特一事而已。然翁講學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爲翁《墓誌》，茲故不錄，而竊錄其醫之可傳者爲翁傳，庶使後之君子得以互考焉。論曰：昔漢嚴君平博學無不通，賣卜成都，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陳其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史稱其風聲氣節足以激貪而厲俗。翁在婺得道學之源委，而混迹於醫，或以醫來見者，未嘗不以葆精毓神開其心。至於一語一默、一出一處，凡有關於倫理者，尤諄諄訓誨，使人奮迅感慨，激厲之不暇。左丘明有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若翁者，殆古所謂直諒多聞之益友，又可以醫師少之哉。

《元史》卷一八九《朱震亨傳》（存目）
《金華賢達傳》卷一〇（存目）
《元史類編》卷五三（存目）

紀事

《都公譚纂》卷上 元江浙行省有某平章者，將之任，道間忽染中風，四肢不舉，延吾鄉葛可久治之，可久登其舟，適金華朱彥脩先在，二公素相聞而不相識，見之甚歡，乃共脈平章。彥脩曰：「疾已殆，不可藥矣。」可久曰：「吾固知其殆，然尚有一鍼法。」彥脩曰：「君之鍼第可運其二肢，無益也。」左右強可久鍼，鍼入，如彥脩之言。彥脩問平章家道里遠近，以指針之，謂左右曰：「即回尚可抵家，稍遲無及矣。」後平章還，果以及門而卒。

宋本

論述

綜論

許有壬《宋誠夫文集序》 夫士之生世，生有聞於時，沒有垂於後，是不死矣，而士之垂世者，未可必其必傳而不與草木俱腐也。至於誠夫之文，則吾知其必傳焉。待罪中書，每館閣論材，未嘗不爲誠夫歔欷，使天昌以年，則其長翰林集賢，亦猶昔之意其魁天下也。不幸用之未嘗盡其材，而幸得顯夫爲之弟，使其文著於世，傳於後。又類所刪文若樂府爲《別集》，片言隻字，無所遺逸，顯夫可謂能弟，誠夫可謂不死矣。

蘇天爵《宋正獻文集後序》 公生京師，早從親官江南，留落江漢間最久，學日益富，文日益奇。延祐初北還，聲聞隱隱動臺閣，一時名卿若清河元公、濟南張公、東平蔡公延譽不容口，乃擢高科，歷顯仕，方期大用而公卒矣。嗚呼，天之生材，固爲世用也，或弗究厥施而遽奪之，豈公之不幸耶？世之不幸耶？自昔燕趙山川風氣雄渾奇偉，豪傑之士往往出於其間，故材氣強毅，不隨世俯仰。公之文辭高古，務出於己，每嘆近世文氣骫骳爲不足尚也。國家設都於燕七十餘年，人物生於興王之會，奮立事功、列官將相者盛矣，而問學文辭之懿，若公者幾何人哉？公之行己大節具翰林謝公之銘章，然尚有可稱者而衆弗察也。當天曆初，公移疾家居，殆及百日，凜凜乎死生禍福不能忱也。及至順中，儒者以才華相誇尚，詠歌治平，以需進用，公獨退然如不能言，此其胸中所蘊，豈區區文士所能及哉？天爵昔官六察，嘗以士氣不振薦公可教胄子，庶幾作新士類，朝廷輒從其言。未幾公卒，江陵公所舊遊，流風餘思，猶有存者，文字之傳，將及於四海矣，讀者尚能興起矣夫。

胡助《挽宋獻公誠甫二首》 至治龍頭選，端爲天下奇。東曹持正議，西掖擅雄詞。吾道誠無間，同年匪獨私。新阡封馬鬣，揮淚讀銘碑。 苦學修清節，逢時道亦行。朝端議典禮，海內仰聲名。宗伯方推轂，成均遽奠楹。易名虞祭畢，稽古極哀榮。

吳師道《宋顯夫司業出乃兄誠夫尚書中秋五首并達兼善侍郎詩因次其韻》錄一 宋公高製擬昌黎，筆勢雄奇見怒猊。短氣祗令人物渺，狂瀾誰障百川低。

《元史》卷一八二《宋本傳》 自幼穎拔異群兒，既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本往質所得，造詣日深。善爲古文，辭必己出，峻潔刻厲，多微辭。【略】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志〕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堅若金鐵，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自任。

劉三吾《翠屏集序》 宋有《至治集》盛行前代。【略】予嘗匆遽中一借觀，楊之文古而該博，先生之文古而精粹，皆能脫去時文窠臼而自成一家者。然則仲濂以其徒而情之親不讓李漢，炬以其子而不靳其父之文，賢於楊宣遠矣。咸可書也，因不辭而爲之序。

《元詩選》二集戊集 誠夫材氣強毅，不隨世俯仰。其文峻潔刻厲，多微

詞。每嘆近世文氣骫骳，爲不足尚，務爲高古以勝之。蓋少時與顯夫隨父宦游江漢間，日益貧窶，衣食時或不充，故其學精深堅苦。始以詩歌擅名，及聞貢舉詔下，復習經義策問。誠夫年四十，始同顯夫還京師。兄弟後先擢科第，入館閣，時人以大宋、小宋擬之。

《**元史新編**》**卷三九**　幼穎拔異群，成童，從父禎官江陵，師王奎文，造詣日深。善爲古文，辭必己出，峻潔刻厲，多微辭。

分　論

《**殿試詩**》《石洲詩話》卷五：宋誠夫本大都人，至治元年廷試第一人。其殿試詩云：「扶搖九萬風斯下，禮樂三千日未斜。」此眞狀元語也。

《**大都**》《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宋誠夫《大都》，【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石洲詩話》卷五：誠夫《大都雜詩》，亦學樊川，可與薩鴈門雁行。

《**燕都**》《春明夢餘錄》卷六四：宋誠夫有《燕都》詩四首爲人傳誦，附錄於此。

傳　記

宋褧《國子祭酒宋公行狀》　公諱本，字誠夫，初諱克信，世燕人。至元十八年辛巳，生大都爲美坊。二十年，戶部公出爲杭州東南隅錄事判官，公受句讀於杭士石厓何天麟，即聰悟可喜。二十六年，戶部公遷歸州興山縣主簿，公隨侍之官。縣荒僻，民頑陋，僅百戶，無師友，公閉戶讀書，學皆自得。大德三年，戶部公秩滿，出寓武昌，貧不能謁選。五年，改江陵路平準行用庫提領，須次未上，公始終其間，聚徒獲束修以養。六年，侍戶部公赴官。平準俸薄，公聚徒養親如武昌時，兼教其弟息州都監克敏及褧。傳性命理義之學於愼獨先生王奎文昌甫，以俊秀子弟補江陵路儒學弟子員，學業精熟，才器通敏，爲憲使陵川郝采麟文徵所知，將擢爲憲掾，會薨，公不能求知他人，遂輟薦。或勸從事學宮，階是獲職，教一縣，公亦不答。十一年，戶部公薨，藁殯江陵，母范陽夫人年且老。戶部公歷仕南土雖二十餘年，小心謹畏，家素乏蓄積，公至是孤，益貧苦，殆無以衣食，喪祭哀戚之餘，教童子七八十人，講授紛沓，親理衣鹽雜務，苦心力學，不以寒暑晝夜作輟，當食亦置書其傍，披覽研究，不覺匕箸之及口，飯羹數冷，溫而後進，始得終餐，夜分乃寐，幾廢寢食。至大二年，故易水何公瑋仲蘊平章河南行省，經理屯田至江陵，公聞何賢，且故太子贊善靜修劉先生之友，上書請見。何才之，憐其貧，親未歸葬，謂郡守趙嘉郁文卿曰，【略】趙諾而助遣之。三年服除，單騎北上，至南陽，聞何薨，【略】復歸江陵，教授不輟。貧益不自振，處之益安，學益富，而德譽日益隆矣。皇慶元年，憲使李彧從周熟公才謂薦爲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掌書。客汴久，不樂，去省母。時仁廟詔以科舉取士，公曰：「朝廷待士如此，吾志決矣。」河南司憲凡四檄辟之，竟不赴。延祐三年，范陽夫人棄養，權合葬江陵。六年，挈家北還，名動京師。故西臺中丞張文忠公希孟，文章德業負一代重望，時爲禮部尚書。見公著述，大奇之，日與議論如故（闕）舊，命子惟健從之游，錄公著述，移文吏部，乃騰章上中書，薦試館閣之職。吏部以「科舉方興，不肯官儒士之由他道進者」爲辭。張復三移文曰：「科舉所取皆時文，宋某所述，乃科舉所未有，乞移文翰林考覈用之。」竟不許，張怒曰：「何天官泥法之如是？宋某豈終不用者邪？」七年，英宗即位，大魁大都鄉試。至治元年，廷對爲天下第一，賜進士及第。宰相命京尹給儀衛騶從導至所居，實自公始。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修仁廟實錄，辭直而不俚。時英廟製鹵簿，舉親祀禮，翰苑製撰紛冗，公初由甲科入館職，雅爲學士元文敏公復初、侍講袁文清公伯長所知，命公當筆者十七八。公平昔記問該洽，才情精敏，行詞務溫雅宏麗，不敢苟簡毫髮，加以都人士及同年爭欲公文章，公答應筆翰如流，故是歲時文極多，自是士論翕然愈歸之。明年冬，安南國遣陪臣賴輔主等朝貢回，以本職充館伴使。至武昌，適重修晉庾亮南樓落成，行省平章某欲公文記之，然素不號尊賢禮士，挾貴而重於致辭，微使人諷公，咱以潤筆錢若干。公艴然怒曰：「彼縱妄自尊大，獨不能遣一僚佐請邪？」遂不記。公時雖居散地，然靜動云爲嚴毅，方正有識，覘其器局非淺淺者。泰定元年春，拜監察御史，階承德郎。公念布衣叨恩，驟進六品秩，恆以報效自期，至是盡忠論列，不事苛細，按劾所言，皆王綱國體。【略】在位僅閱月，改國子監丞，時晉王初即

位，從來者皆椎理無知、獷悍豪橫，無所於歸，或百十爲群，剽劫殺人桓州道中，事覺逮捕，右相旭滅傑奏釋之戍北邊。蒙古千夫長使在京邸，朱尙醫妻女偶道過邸門外，千夫長及從者自車中白晝奪入，朱泣訴宰相，曲庇置不問，民間憤怨。會風烈地震，有旨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公卿枚舉他事，公獨言特克實餘黨未盡誅，及仁宗神主未得，桓州盜不治，朱尙醫冤苦莫伸，刑政失度，昏弱之甚，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激氣憤，涕淚橫集。衆俯不能答，獨中書平章政事公撫按亟稱之。今朝行間有及見之者。是年冬，進兵部員外郎、奉議大夫。國家幅員視古爲廣，要荒州縣赴京師動涉萬里，因定制，四川、雲南、福建、廣南、西五道，三歲一遣官廉愼有幹局者，詣所隸行省，偕行臺監察御史注擬三品以下官。比奏聞，降制勅先遣赴上。是歲，適當銓朝堂（久）（人）才，公俾分典福建銓。福建八路，瘴癘少地，富庶善鬬什六七，或可以賄取。公道處之，向任惡鬬今優之，善鬬今補以中下，稱提銓擇，遏絕姦弊，人法并用，得黜陟宜。二年還朝，轉中書左司都司、奉政大夫。今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段轉由爲太常禮儀院判官，奉堂帖發粟賑河間饑。【略】三年，當大比之歲，同考試大都鄉貢舉人，取士精當。汴處士吳炳彥輝有德業才學，望譽甚彰，【略】至是，公復薦奏，以翰林編修徵之。【略】四年春，將滿告，當會試天下進士，中書強起公爲考試官，勉從之。未踰月，改禮部郎中、朝列大夫，條上文獻事宜凡七，【略】法度周密，條目備具，時雖未暇舉行，衆莫不歎其言之善。天曆元年，文宗即位，冬十二月，陞吏部侍郎、中憲大夫，職掌皆銓選、錄用，薦擢、封蔭等事。比者，胥吏弊滋，公素所聞知，視事月餘，條舉十餘弊，嚴禁約之，衆稍爲肅。二年秋，當大比，而禮部官堂帖以科舉事重，不敢失期，命公攝禮部事。閱月，眞授禮部侍郎、中議大夫。不旬日，天子創置藝文監，拜大監兼檢校書籍事。東海餽運舟至，選三品淸望官祀海神天妃南方，命公函香幣，偕翰林直學士布延實哩往。使嘗歲多憚遠涉，往往中途歸，公遍歷閩浙，往返半歲。三年恭上欽天統聖至德成功大文孝皇帝尊號，奉旨同奎章閣學士院承旨學士李洞書篆玉冊寶文。禮成，改元至順，進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亞中大夫。時方修《經世大典》，撰分書局。公纂述《夏官政典》凡若干卷。編摩緻密，事備辭嚴。【略】二年冬，憲臺以公忠讜，向居言路不久，且無圭田之養，俸薄淸苦，奏爲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中大夫，方治行，改拜禮部尙書。公嘗一爲其部郎中，一攝行部事，仍留爲侍郎，凡制度典禮之事，援引經史條例，揆度事理物情，剖決精允，無復滯礙，命下，僚佐胥吏皆喜其來。三年，復當大比，行省及各處主試官俱致書幣京師，禮請館閣之職爲鄉試考文官，公隆厚其禮節，敦請餞遣。【略】四年正旦，時大行皇帝上仙，今天子未至，將循故事舉行朝賀禮，公曰：「朝賀爲誰？然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止宜上表皇太后，不可朝大明殿。」朝廷從而廢禮。二月，當會試天下進士，中書命權停，以俟新君即位。四方士多貧，不能久客以待，咸欲捨去，公力請曰：「會試乃常事，不奏題，不廷對，何以俟爲？且進士一舍去，四方將以爲廢科舉矣。」遂追用三月一日開試，公實知貢舉。初，《科舉條制》有云：「天下選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內取中選者百人」，槩言之也。由前知舉官泥《條制》之人，止憑赴會試數中三取一，故累舉選者恆不及百，沿襲至是，舉會試進士亦不及三百。公持論堅請，取中選者百人，實自公舉始。六月，今上即位上都。八月還京，九月廷試進士，公又奉命充讀卷官。自科舉之興，兩榜第一甲只放一人，公舉前代典故白宰執，（闕）放三人，亦自公陳請始。會試廷試罷，皇太后及上聞之皆喜，各兩賜金幣寵勞。亡何，復降制兼經筵官。元統改元，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御史，疾未赴，復留爲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月凡三進講。公講解明坦，且陳告懇切，上嘉納，時降寵賚。三年夏，改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經筵官兼國子祭酒，時公氣體已尪弱，力疾視事，稍閒，猶至監，大槩一遵至元所定學規。薦補貢試教養之法間有微弛，黽勉繩飭之。冬，疾有加，寖不可救，竟以十月二十五日薨，享年五十四歲。中書省、御史臺率六曹各寺署及國子監致賻禮給喪葬，朋舊同年洎兩舉門生國子諸生哭祭柩前者十餘輩，執紼者將二千人。以次年四月十九日壬申，葬宛平縣香山鄉撅山原新卜之兆。【略】惟公性高亢孤介，尙氣不屈，不與人苟合妄交，遇事機警，識見超卓。幼貧甘苦，讀書纘文，務爲古學，致心悸，氣海寒疾。事父母孝。弱冠以來，凡爲童子師者垂二十年，獲束修以養，三十猶不能娶，不卹也。操修端潔，奪擢巍科，歷歷華顯，致位三品，使天下稱願。不啻不貽羞辱，且累奉制書，褒贈二代，恆以考妣權葬南土爲念。幼侍諸兄，同筆硯，怡怡膝下。讓弟克敏席戶部公世賞爲征官，教娶有成，薦補兄子彊爲國子生，由侍儀舍人調安慶路桐城縣尉。京官俸薄，猶時割祿米遺親族貧者。交朋友厚，或有干請，既諾，必誠篤周致，不遂，必以誠告之，不敢欺誕。事不可爲，則徑情答之。當官處事，守正不狥，故亦有不悅者。人有一節善，則極口稱道，居要路，汲汲援引同年及名

士，尤善延用後生才俊。素不善飲，然遇讌會，能談笑歌咏，與衆歡洽，人多親慕願交。臨事嘗思謹守法度，不敢踰越。視吏牘，往往親改竄，若嘗練習，然法外意間有世俗所不能識者。慮事周密，務當理而可行，視所當爲則勇往，不知有推避巧術。左司吏部實權要之地，斂怨獲譴，甚不易處，公廉貧自守，防閑有道，家人恆告不足，公處之淡然。疾惡之心重，頗好直言正色，嘗公府議大政事及私居朋友辨論，雖勢軋軋其上，情牽於左右，公嚴厲抗辭，略不少怵避。衛道之心甚切，凡以儒立身，或細行有未至，公規戒彌縫，不使世俗非笑。孔氏、顏、孟氏子孫凡爲教官，隸禮部銓擬，或他事在所司曹局中，公見姓名，既撫諭成就，不使淹困連蹇。一預鄉試，一爲會試考官，一知貢舉，一充廷試讀卷官，考校精覈，不事雷同，始終維持，勝處家事，恆恐斯文之不崇重也。性好著述，會粹凡四十卷，以登科之年，號《至治集》。文章以氣爲主，貴立論，尚微辭，辭語典麗豐碩，溫厚峭健，各得其宜。尤嗜駢儷樂府，嘗患二者絕學，規規然必以中繩墨，諧律度爲念，而不失雄渾。寓南中時，自號江漢羈傖，性樂水及漁，又號垂綸亭主人。嗚呼，公氣稟清淑，學得心傳，成立艱辛，蘊抱不淺，夫何位沮於壽，設施不終，奚止私憾於一門，實士大夫所共惜。顧其操行履歷，立功立言，賴同朝公卿所共聞見。然裴在同胞中，從之久而知之詳，誠不敢溢美竊譽，獲罪公論。謹狀公行述，率孤哀子誘再拜乞銘。惟大手筆矜念情誼，勉副懇托，辱賜之文，以光幽潛，則存歿不勝哀感。

《元史類編》卷二二《宋本》（存目）

紀事

許有壬《宋誠夫文集序》 延祐己未，贈翰林直學士、謚正獻宋公誠夫偕其弟顯夫始入京，過予陋巷，一見如平生，出所著曰《千樹栗》者視予，曰：「京師吾鄉，田廬盡廢，江湖二十年儲蓄，歸爲恆產獨此爾。」閱其帙，知其學已充、文已成，謂之曰：「君之產不但與千戶侯等，將與萬戶侯等。」承乏山北憲幕，歲辛酉，當大比，時語同官第一人必在誠夫，已而果然。爲御史，爲左司都事，皆與予同事。當大廷議論，不顧忌，絕去儒生拘迂懦訥氣習，若老於吏牘者。仕至國子祭酒而病，尋卒於位。

又《如舟亭燕飲詩後序》 京師據山川形勝，四方舟車之所會，風物繁富，古今莫加焉。北臘西釀，東腥南鮮，凡絕域異味，求無不獲，九州風土所有，士人未及一見，而已飛聚於陸海矣。士大夫良時擇勝治具，合朋舊，敘契闊，勞勤苦，滌滯慮，信可樂也，而牽於事役，鮮克稱遂，四時節令，有不知而過者。湖廣省掾汝南周子嘉出詩一軸十四首，蓋其在京師，至順庚午歲中秋、重九，會諸公如舟亭所賦也。分韻者九人：學士宋誠夫，嘗與余同在左司少監，歐陽原功，實同年修撰，謝敬德，同歲得解，亦皆同時官京師。追念昔時，未嘗得此樂也。或撥冗鼓勇，強謀一歡，搏沙捕風，左罥右掎，百端敗人意，則此會之見於歌詠，而子嘉什襲以爲美談宜也。就九人中，原功又不與，詩乃追而補之者也。辛未，予入京見三君，不得盡一語而歸，況燕會乎？予則歸矣，不知誠夫輩還數數得此樂否？子嘉求書其後，予雖當時不與斯會，而附名卷末，亦可以如原功矣。

宋裴《送宋子與赴官淮南序》 臨江宋子與以至治癸亥來京師，手書一道，介其親友翰林檢閱歐陽南陽拜先兄正獻公於私家，正獻時爲翰林修撰，致其所著詩文於故侍講曾文貞公、中丞石田馬公，今翰林承旨圭齋歐陽公、侍書博士虞公伯生，挈而進之，皆美其學而器其才，且薦之，期以文顯。泰定甲子，奉宰相命爲太學生。時子與親老，未獲祿養，而定省曠，且監學積分試例未定，嘗欲決去，正獻苦留之，未有以處也。會天曆間開奎章閣藝文監，招延天下文士，正獻首爲大監，遂擢從事監中。未幾正獻薨，子與亦丁內艱。服闋，復至京，曹、馬諸公皆相繼仙去，識者固少。

《春明夢餘錄》卷六四　垂綸亭，元學士宋本故居，在都城之西。　又：按：宋本字誠夫，世家大都，從父官江陵，江陵王奎文精性命義理之學，本質所得，造詣日深。年四十，始還燕。至治元年，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官至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經筵。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篤於朋友之誼，尤以植立斯文自任。

著錄

蘇天爵《宋正獻文集後序》 國子祭酒宋公既卒，制贈翰林直學士、范陽

郡侯，謚正獻，其弟翰林修撰裒次輯遺文爲四十卷，將版行之，家貧不克，御史共以爲請，遂命江陵省憲刊諸學宮。

許有壬《宋誠夫文集序》 既葬，顯夫出所爲詩文，監察御史上之臺，臺檄山南憲下所部刻之梓，而俾予叙其端。【略】誠夫自選其文，更《千樹栗》曰《至治集》，其傳不待予叙也，獨列其守官梗槩，使讀其文者，知其政事之長，而信其見之文者非空言也。

《元史》卷一八二《宋本傳》 本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于世。

《文淵閣書目》卷九 宋本《至治集》一部十三冊，闕。 又：宋本《至治集》一部十三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宋本《至治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宋正獻至治集》十三冊，全。元至治間祭酒宋本著，凡四十卷。 又一部，十三冊，全。

《秘閣書目・文集》 宋本《至治集》十三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宋本《至治集》四十卷。

《春明夢餘錄》卷六四 所著有《至治集》。

《元詩選》二集戊集 其弟裒顯夫次輯其遺文爲四十卷，曰《至治集》，參政許有壬、蘇天爵爲之序。

《補遼金元藝文志》 宋本《至治集》四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宋本《至治集》四十卷。

《元史新編》卷三九 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於世。

藝文

袁桷《次韻宋誠夫二首》 風雨寒簾鷄報晨，書聲盡歲徹比鄰。食貧不作三千客，射策端爲第一人。吳郡壯游追子美，楚宮陳迹酹春申。少年覽歷眞奇絕，似勝宣尼厄在陳。 蹇驢入局走寅晨，落月相隨擬結鄰。鴻迹鉅編侔古帝，虬髯英貌想天人。亥書深恐經三寫，乙令何妨著五申。明世經綸須國士，他年宣室願前陳。

又《垂綸亭辭爲宋誠父作》 漢滔滔兮日傾，東滄浪兮泠泠。寒一士兮沉冥，垂芒鍼兮不屑以罾。明玕兮貝宮，朱蔚兮青葱。魚戢鱗以爲衛兮，龍騰章以屏氣。謝娟嬛之嘗巧兮，口垂沫以縱恣。吾寧養之以歲年兮，寶秘鬱而不宣。豈直鈎以違衆兮，守釣道之自然。時至而迅舉兮，匪荒幻之詭誘。保貞志以遂初兮，考銘言于耆叟。世俗眇其莫同兮，永訖依夫前聖之所究。

虞集《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暮歸》 騎馬城南覓舊題，飄蕭席帽碧雲低。東風花柳過常曲，落日兒童唱大堤。繡閣豈無和玉髓，錦囊還有鑄金蹄。歸來吟轉樓頭月，池冷芙蓉翡翠栖。

釋大訢《送宋誠夫侍郎福建注選歸朝》 已見崇儒效，端由取士優。涵濡知聖化，啓沃待嘉謀。歷以諸難試，旋聞百廢修。分曹仍領選，南省且停驂。齊相門難掃，山公啓可投。炎荒逾嶺海，東極表閩甌。水鏡明群象，銓衡列九流。人期修乃職，吾欲拔其尤。分寸躋難上，錙銖細莫收。匪惟公論合，若應衆心求。六翮雲霄闊，修鱗窟宅幽。乾坤生物大，雨露化工侔。紫詔頒宸極，清光動冕旒。天高烟瘴凈，氣肅雪霜稠。高蓋相迎候，遺經得校讎。人材臻盛世，文物幷中州。公已多遺愛，誰同紀勝游？清商金石奏，歸思繭絲抽。辱食勤征樸，梅蒸損敝裘。諸君懷感激，短景惜淹留。愧我同樗櫟，勞生甚贅疣。【略】銀河斜斗柄，雲海限瀛洲。待月飛金錫，因風駕玉虬。天台無負約，爲我訪閭丘。

吳師道《宋顯夫司業出乃兄誠夫尚書中秋五首并達兼善侍郎詩因次其韻》 良夜青罇一笑開，水邊亭榭禁城隈。祗今惟有青天月，曾照當時太白來。 曲江聯轡踏春雲，二十年前逐後塵。今日重來隔存沒，相看祗有兩三人。 翠華南下拂秋天，龍虎臺高古塞邊。誰料江南白頭客？連宵清語對床眠。 會稽太守出清朝，追逐揚鑣過灞橋。想見相思浙江夜，月明酒醒卧聞簫。

張翥《送宋本禮部狀元調選還京》 聖主求賢禮數崇，策名高步冠南宮。乘槎析木天津上，奏賦甘泉鹵簿中。染翰墨凝仙掌露，護衣香散御爐風。只今帝業熙千載，正待儒臣黼黻功。

宋褧《除夜宿武口驛憶誠夫兄》 瓶笙榾柮淡無聊，幾度他鄉遇此宵。三十男兒尚書劍，尋常意氣自雲霄。風燈直下漁歌亂，斗柄傍連帝闕遙。懸想銀臺門下客，聽鷄忙赴紫宸朝。

又《送誠夫兄代祀海神》 毳帽貂裘素綺裳，明時遠致御封香。朝端使者

傳天語，海上神君見火光。萬弩射潮非計策，三山湛影漫文章。靈來細祝憂勤念，不是求仙漢武皇。

又《次韻誠夫兄麗正門外晚歸》 碧霄雲物獻詩師，雙闕西邊日馭低。弦月彎環城上塔，錦霞鮮麗水南隄。仙郎下直辭鷄樹，獵騎收圍撤兔蹄。爭笑閒身空七尺，不因鼙鼓卧幽棲。

又《誠夫兄寄都下雜詩五首次韻奉答》（予時在樂亭縣） 虎豹環宮守日慶，夔龍鵠立擲班遲。明良自有賡歌咏，逢掖諸生莫獻詩。 鳳吹龍箏樓上頭，市中沽酒會英遊。狂心似火何時遂？定約春風賦御溝。

又《水調歌頭·寄誠夫兄》 登車就長路，曉日照皇州。風吹紫荆花落，那更別離憂？咫尺天南地北，想像雲窗霧閣，人在古瀛洲。粉筆校書罷，烏帽拂塵游。 出銀臺，心浩浩，思悠悠。人間萬事姑置，食邑素封侯。收拾金鑾遺事，記取玉壺清話，此外復何求？勳業好看鏡，綠鬢不禁秋。

又《誠夫兄大殮畢祭文》 於惟顯考，生我弟昺。同胞五人，厥幼爲娶。弱不就傅，實受學兄。謂材可教，變化昏駑。十四而孤，俾不廢業。流離南土，同饑同寒。稍長及冠，侍客浚都。艱難跋涉，靡遑寧處。道蔡淮江，返覲南中。同事筆研，爲學子業。母氏棄養，同還京師。兄魁文場，我戰弗利。劘淬再鼓，忝預末科。同仕王朝，于今十稔。妻孥同爨，迄無間言。娶生卅年，獨共兄久。暫違之日，十僅二三。方期樂康，擬倫春泮。皇天后土，乃遽奪去。生離弗堪，遂成死別。邈矣音容，不同斯世。嗚呼哀哉，其痛如何！載惟我兄，孝親忠君。學古而文，剛廉介直。之人之德，之志之學。弗伸弗究，僅止於斯。嗚呼哀哉！其痛如何！今茲之辰，斂藏五體。柏棺杉槨，敢曰無恡。幽冥異途，不可復見。割牲陳奠，式薦哀誠。嗚呼哀哉，同胞五人，厥幼爲娶。物故者四，惟娶獨存。其痛如何。

又《滿庭芳·寒食傷先兄正獻公》 魂黯雲山，淚零風野，轉頭三度清明。感今懷舊，何事不傷情！文史共、梁園書几，梟盧對、盜浦燈檠。經行處，洞庭彭蠡，同載赴瑤京。 才名，人盡羨，朝家大宋，陸氏難兄。但駑駘小季，少後鵬程。丹桂樹、何論高下？紫荆花、早變枯榮。微衷苦，亂峰如樹，幽恨幾時平？（正獻公與予嘗同寓汴中朝元宮一年，又嘗客九江，値除夕，共博而守歲。後同歸京師赴舉。）

李時中

論述

蘇天爵《曹南李時中文稿序》 客有示余文一編者，讀之辨博宏衍，若無涯涘，蓋本諸經以爲辭，非空言以自詭者也。余亟問之，客曰：「曹南李時中所作。」余曰：「宜其然。」蓋時中少學于藁城王祁京甫，京甫則臨川吳先生之高弟子也。初，宣慰使珊竹公延導江張氏于儀眞，誨其子弟，張氏沒，復延吳先生爲之師，故眞、揚間學者甚盛。京甫既傳其師說，開門授徒，時中尤知名于時者也。嗚呼，昔宋之季，文日以弊，而江淮俗尚武俠，儒學或未聞也。國家既一四海，儒先君子作而興之，獨以經術訓諸其人，宜其講授淵源之有自歟！時中爲人沈潛縝密，讀書刻苦，不急一時之譽，而譽日彰。久之，大臣有知其賢者，薦之于朝，得爲校官。又辟爲掾行省，不樂俯仰，輒棄去，蓋昂然特立之士也。延祐、至治間，吳先生兩被召命入朝，道出眞、揚，館于時中之家，時中受教益多，惜乎蘊其材能，弗克表見于世。予官淮東，訪求士之賢者，得數人焉，時中其一，每嘆去世之蚤，不及與之講所學也。後之讀其文者，尚及識時中之志矣。

張以寧《送李遜學獻書史館序》 時中身際遇貴富於一時，而聲光遂昧昧，非君之志也已。予於敏之行有感也。嗟夫，士之有志，幸生昭代，困且窮，曾未得少見薄技，於時中何如也？世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人乎，其亦有感於斯人乎。

賈仲明《凌波仙·補李時中弔詞》 元貞書會李時中。馬致遠、花李郎、紅字公。四高賢合捻《黃粱夢》。東籬翁，頭折冤，第二折，商調相從；第三折，大石調；第四折，是正宮。都一般，愁霧悲風。

紀事

張以寧《送李遜學獻書史館序》 曹南李時中教授，有志士。嘗兩辟省臺掾，輒棄去。慕漢朱雲，尚友古時豪傑人，著《江居集》自見，每酒酣，慷慨泣數行下，慕賈誼、唐衢，既沈鬱不克施，則捐千金，聚經若史諸書數萬卷，以遺諸子，慕丁度、劉式。曩余聞嘗奇之。來淮南，讀張仲舉氏所爲文，信然。今朝廷有詔脩宋、遼、金三史，遣使購前代異書江淮間。其子敏出父所藏《宋逸史》，爲卷若干，獻之館，有司韙其志，驛送以聞。

著錄

簡本《錄鬼簿》 李時中，大都人。中書省掾，工部主事。《黃粱夢》。第一折馬致遠，第二折李時中，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紅字李二。

增補本《錄鬼簿》卷上 李時中：《黃粱夢》(鍾離單化呂純陽，開壇闡教黃粱夢)。一折馬致遠，一折花李郎，一折紅字李二，一折李時中。

盧前《破幽夢孤雁漢宮秋跋》 或謂《黃粱夢》(如)〔爲〕致遠與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合作。

藝文

王沂《寄李時中》 津亭官樹葉黃時，把酒船頭話別離。待詔依然窮索米，還家何事悔看棋？空憐鬢髮驚秋早，豈有文章結主知？書到淮南又搖落，定將佳句慰相思。

成廷珪《吳中五日追念故友李時中李欽嗣有感而作為時中生忌》 夢繞南岡北嶺雲，一杯無計灑松筠。世間我豈長貧者？地下君爲不死人。夜雨自荒張祜宅，秋風誰鄭庾公塵。于今友道俱凋喪，落日江湖淚滿巾。

洪希文

論述

綜論

林以順《續軒渠集序》 先生憂喜之情，見於辭詠。一日，舉以示余，因見其全稿《續軒渠集》。《軒渠集》者，其先君子吾圃翁所作也。聲翁序之，稱爲吾圃有子。軒渠，蓋笑悅之義也。今予于《續集》輒以意起。軒者，軒昂；渠者，渠渠高大之意。古之世德，積小以高大，先生毅然之舉，青氈加色，洪氏之德，自此而增高廓大矣，詩賦云乎哉！抑觀此集，其詣理得意處，皆自肺腑流出。至于造語鍊字之法，頗費工夫，然卑晚唐矣。使聲翁見之，當又軒渠，淺學其敢評之乎？

林以扑《續軒渠集序》 友人洪汝質續其先太師吾圃先生《軒渠集》，有詩數百篇，雜文又若干篇。披閱再三不忍釋，其佳處蓋得之東坡、山谷、于湖、石屏數君子，天然姿態，端靜嫺雅，非捧心效顰者所能企及。今曰「續」者，不忘繼述耳。詠歎之餘，因成四韻：吾圃箕裘有子賢，極玄玄後又玄玄。詩聲解使家聲振，教法會將句法傳。雪月淡交餘白髮，溪山舊物當青氈。從君問得軒渠意，此樂應攙李杜先。

南譽《讀續軒渠集詩》 先生集號《續軒渠》，此續難同鶴與鳧。雲去月來未嘗往，山鳴谷應亦何殊？恍如坡老得蘇過，無負韓公訓阿符。吾圃先生玉樓召，天教玄圃產明珠。

卓器之《續軒渠集序》 異日有《續軒渠》之作，是父是子，故能成一家機軸。句法典重，詞翰俱稱，竊肖其父詩，所謂以似以續是也。昔宋太祖問顏延年：「卿諸子誰有父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今汝質其兼得之

矣，安得不爲具眼賞識？系以詩曰：紹江西派舍君誰？人道羲之有五之。鐵畫銀鉤勢雄偉，錦心檀口意新奇。當時已有容齋筆，後集能無老圃詩？料得推敲傳活法，過庭盡付寧馨兒。

劉宗傳《書續軒渠集》 拜而讀之，一唱三歎，不啻執熱而濯清冷、適口而痊沉疴也。詳味集中，《夏耘》一聯云：「非其種者鋤而去，毋使蔓焉難以圖。」語句渾然，使人憂國憤時，不能自已；《客中熟食》：「了無詩酒空三月，如此時光又一年。」又使感慨年華，憂老將至；《山谷翫月》：「河漢無雲天萬里，溪山不夜月三更。」洞觀天地，眇視萬物；《雪髭》則曰：「功名不建頭顱老，日月如馳髀肉生。」剖出肺肝，不惜語言；至《築城垣》「淒其死者無歸地，羞與仇人共戴天。」令人痛心切齒，儒夫必能立志，可謂有關於名教。其命題立意，警聯的對，一句一字，未易窺其端倪。上追風雅，下接李、杜，信乎不可誣也。披閱之際，得其雋永，謹摭大略。管窺蠡測，愧不自量。吁！親炙緒言，倏忽五十餘年，諄諄在耳，第慚妄意效顰。東西役役，不入時妝，遺笑于俗，而先生不以館下之列見棄，俾益見聞。師道之立，非先生其誰歟。

萬夫長完者《書續軒渠集》 翌日出示續乃父吾圃翁《軒渠集》，詩詞歌行，靳五百餘首。文雅惟實，句新罔華，聲律克諧，披閱無斁。予嘗說老杜詩辭直理微，非若五代晚宋雕琢者比，斯作亦可謂有唐杜之風矣。予謂汝質翁曰：「今日續軒渠者五百篇，明日復有人續此集者一千篇，翁當買山種竹以待子孫作紙抄詩。」翁大笑，曰：「第恐洛陽傳寫，紙價倍高耳。」

周祚《續軒渠集序》 洪氏名希文，元儒者也。其學博而邃，其氣浩而昌，其爲文搜奇抉怪，軋世傾類，瀺灂游泳，直遂放達，若魚龍之遊于川，鸞鳥之翔于雲，任性適意，殊弗經念而縱肆焉。即其抵極，磅礴萬象，馳騁羣方，咸出情性。美哉盛矣，邈然寡儔。特其音韻振擊，調度凌奪，協之古金石之聲，若不足焉，則公大有所來矣。公之生當元叔世，天下板蕩。夫情弗眞，則辭弗則；辭弗則，則意弗揚；意弗揚，則傳弗信；傳弗信，則垂弗永。何賴于有詩哉？即詩而觀之，一倡三嘆，有不勝其悲矣。故其激而高亢，悲而沈鬱。上出九天，下入重淵。嗚呼，噫嘻！其眞可道哉？公爲閩之莆人，吾郡伯西淙公，實七代族孫，梓公所名《續軒渠集》，俾序而讀之。夫文辭之衰久矣，方今聖皇御世，禮樂大備，振起黔首，經緯天地。而一時好文之士，又往往搜羅遺刻，而發揚匡助之，所係詎細已乎？

蔡宗充《續軒渠集序》 既繙閱數日，迺復于西淙曰：「是儒博學而志於道者，其發之聲詩，所謂以山澤之癯而出山澤之語也。譬諸夏彝商鬲，華采雖若不足，而渾厚樸素之質，使望之者知爲古器而自泯其雕巧之心也。盍梓之以訓厥宅里。」

王鳳靈《續軒渠集序》 其間固多警句，有季唐之風，而其出入子史，搜剔經墳，又自蘇、黃而下，別一機軸；《齊諧》方韻，閒以成言，則又能以質勝，不蔽其情，蓋山水之亹亹也。其族孫紹興郡守玉方氏將刻以傳。吾觀洪有世德，而其詩書之澤，雖里處林居之士，代有聞人。至紹興君又光大之。夫軒渠之教子，學詩之訓也，去華之《續集》，無忝之義也；二先生之垂後，有穀之詒也；紹興之纘緒，似續之大也。皆于世教有裨也，而非必以其詩也。是可以序而傳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續軒渠集》十卷，【略】宗充序謂其「以山澤之臞，出山澤之語，譬諸夏鼎商鬲，華采雖若不足，而渾厚朴素之質，使望之者知爲古器」。鳳靈序稱其能以質勝，不蔽其情。今觀其詩，純沿宋格，於元末年華縟之風、明中葉堂皇之體，迥焉不同，【略】實則清遒激壯，亦足落落獨行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詩則渾厚樸素，清遒激壯，故名之曰《續軒渠集》。

分論

《題靈巖廣化寺》、《守歲》、《水仙花》、《夏政齋權府再舉留莆郡鎮守》、《雪髭》、《幽居》 《元詩選》初集己集：《新客秋中》按：汝質集中警句，如《題靈巖廣化寺》云：「佳句不隨飛鳥盡，名山可想屬僧多」；《守歲》云：「沈香已帶寅前氣，臘酒初聞子後香」；《水仙花》云：「月明夜色玉連鎖，露冷秋莖金屈巵」；《夏政齋權府再舉留莆郡鎮守》云：「作賦重游前赤壁，題詩一笑再玄都」；《雪髭》云：「功名不建頭顱老，日月如馳髀肉生」；《幽居》云：「舊書餘草風搜遍，好樹開花月送來」；《官築城垣起從墳石》云：「淒其死者無歸路，羞與讎人共戴天。」自成一家機軸，酷肖其父。所謂以似以續是也。

《聞書聲》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每愛汝質《聞書聲》詩，云「有子

定知吾事足，貧家頗覺此聲佳」，眞至有味。餘作皆平平，無大出色者。此首尙清勁。

《浣溪沙》（**入室天然惱病禪**）《詞則・別調集》卷三：灑脫有致。

傳記

《**新元史**》卷二三七《**洪希文傳**》　洪希文字汝質，興化莆田人。父德章，宋貢士，初爲興化教諭，會兵亂，父子同居萬山中，飯疏飲水，相倡和無慍色。德章有集曰《軒渠》，希文自號《續軒渠集》，又號《去華山人稿》。其詩激宕淋漓，爲閩人之冠。

《**元詩選**》**初集己集**　希文字汝質，莆田人。其父巖虎號吾圃，宋貢士，爲興化教諭。希文其次子也。巖虎與坐萬山中，朝晡盂飯，燒芋咬菜，相唱和無慍色。巖虎有集曰《軒渠》，希文因自號《續軒渠集》。巖虎卒，嗣爲鄉先生，郡之名族爭致西席，郡庠聘爲訓導，大賓延請無虛歲。卒時年八十有五。以生年考之，當生于前至元壬午，卒于至正丙午，實與元代相終始。

《**蘭陔詩話**》　吾圃與子汝質幷能詩。汝質有《名阿琦》詩云：「我之先君子，琦也爲大父。丁卯鄉貢郎，名字登天府。」又《傅氏館中觀咸淳丁卯榜帖詩》云：「韓歐榜帖家聲舊，孔孟詩書敎澤新。」而郡志不載其父子名，缺略者多矣。

著錄

洪希文《**續軒渠集序**》　《續軒渠》之作，始於天曆戊辰，館於游洋壽峰方氏也。方氏子淑年未志學，予以講習餘力，覃思於詩，歲頃得律詩及絕句、古詩，長短句五百首，方氏子集以示予。予目閱舊稿，時有佳處，亦不可盡謂村舍學堂中語也。因追念先君子，晚歲試校游洋，琴書日永，燈火夜闌，翁季談及此事。翁有《軒渠》卷帙行于世，視予斯作，往往竊肖之，然未免有具體而微之嫌。兒子琦執筆侍而言曰：「請名以《軒渠續集》，可乎？」予曰：「汝大父之學，我弗敢言，今汝之請似也。然續之義談何易易！昔太史公執其子之手，泣而言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至於予而中衰，廢聖德而不載，滅賢士而不述，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厥後史遷卒繼其志，成其業，以永其傳，必如是，然後可以言續。談何易易！」吁！今予茲編，使具眼者見，將有「貂不足」之誚，又安敢學漢延壽先賦《靈光》耶？筆以授之，且以志吾過云。

林以扑《**書續軒渠集**》　友人洪汝質續其先太史吾圃先生《軒渠集》，有詩數百篇，雜文又若干篇。

劉宗傳《**書續軒渠集**》　宗傳幼從先生學，嘗抄吾圃先生《軒渠詩集》珍藏於家，積有年矣。至正己亥冬，歸自建安。時方多事，府檄俾守北關，紛紜之際，且憂且怖。一日先生出示《續軒渠集》，計四十餘禩得詩若干首。

蔡宗充《**續軒渠集序**》　《續軒渠集》者，洪西淙公祖遺之詩稿也。一日出

紀事

洪希文《**至正庚子十一月二十七日夢中作**》　予嘗暇日讀前賢夢中得句，或覺而足成之，常以爲迂。忽於是夜夢與前埭林學成相聚，視其書几上，有二絕句，以「釣魚」爲題，中間有「小魚巨鱗」爲韻，予語曰：「小鹿角爲小魚，以金鱗勝巨鱗。」輒書一絕以遺之。既覺，而忘學成二絕，不知胡然作此語也。書以記之。

林以順《**續軒渠集序**》　至正十二年，江南州郡大治城池，莆城周迴三十里築城，漁民財大半入吏帑，則起墳石而築之。故家子孫欷歔鬱勃，莫敢籲怨。洪先生獨慨念祖宗之阨，抗詞哭于公庭。郡府感其誠，爲榜吏而增修其墓。

萬夫長完者《**書續軒渠集**》　莆郡洪汝質先生與妻父渤海侯高公恭友若異姓昆弟，時日交接罔間。至正乙酉，予婿於侯門，先生爲脩《婚書》，贊序導禮。至正間，妻舅武德將軍惟一公分鎭是邦，復學於先生請益。還轅，博約惟彰，詩詞惟馨。予忸怩昔會，弗覲高作。至正丙申，殊調抵莆，偶洪先生過訪，叙三世舊、十年歡，先生健而我侯亡矣。握手泣而後笑，古人有言曰：「生死泛泛，善厥終者嘉。」夫復何悲泣哉！既談論罔倦。

其稿以示宗兗，且曰：「是祖父子俱以詩鳴，父詩曰《軒渠集》，子詩曰《續軒渠集》，父集蠹爛不存，子集楮墨僅具。子孫微意，謂梓傳庶幾可久，惟君子公心酌之。」予未視其集，無以應也。【略】西淙曰：「惜父集之無傳也。」予曰：「父子一至，祖孫一德，子有文則可以知其父，孫有謨則可以識其祖。嘗聞軒者，開也；渠者，大也，胸次悅豫之義。東漢薊子訓之方言也。故父子相賢，一家之軒渠矣；祖孫相賢，奕世之軒渠矣。謂軒渠之義見於詩章則可，謂詩集盡夫軒渠之義則不可也。天地聖賢之心不能盡載方策，而父子軒渠之志，公何獨得於意外乎？」西淙莞爾而不言。《續集》詩五百餘首，今抹去一百三十五首，梓行四百三十五首，類分爲十卷，外附刻一卷。作《軒渠集》者，名巖虎，字德章，號吾圃。《續軒渠》者，名希文，字汝質，號去華山人，俱宋末元時莆田人。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續軒渠集》四冊，十卷，洪希文。附錄一卷。

王鳳靈《續軒渠集序》　筆峰子曰：「余讀《三百篇》，而知詩之爲教也。蓋道人情、明物理、紀世政、樹家聲、昭訓則、廣彝倫、達幽明而章天道，諸教備矣。是故聖人述之而範世趨焉。漢、魏以來，作者彌衆，其篇什之富，藻律之雄，思致之精，聲文之備，蓋駸駸乎風雅矣。間有娛花鳥之神，適風雲之性，不登于訓而麗乎詞，則後世亦無述焉。」【略】吾鄉先正教諭洪吾圃先生，【略】有《軒渠集》若干首，【略】惜乎今散落不見其全，其所存者，惟去華山人《續軒渠集》而已。《續詩》二卷，爲律詩一百九十二首，古詩九十七首，絕句一百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洪希文《續軒渠集》十卷。莆田人。父名巖虎，宋咸淳丁卯貢士，號吾圃翁，有集曰《軒渠》，故希文自名其集曰《續軒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續軒渠集》十卷，【略】元洪希文撰，附錄一卷，其父巖虎詩也。【略】巖虎詩名《軒渠集》，故希文集以「續」名。然《軒渠集》斷爛不存，故摭其遺詩附於卷末，舊有希文自序，又有至治辛酉、至正壬辰、癸巳林以順、林以抃、卓器之、南譽等題詞。皆在未刻之前，不言原編卷數。嘉靖癸巳，其七世族孫紹興知府珠請山陰蔡宗兗刊定。

《**皕宋樓藏書志**》　《續軒渠詩集》十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元去華山人莆洪希文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續軒渠集》十卷、附錄一卷，舊鈔本。元去華山人莆洪希文著。明白鹿山人浙蔡宗兗刪正。《軒渠集》，宋教諭莆田洪巖虎德章撰。巖虎一字吾圃，原集僅存三詩、一序，餘均散落。嘉靖辛卯，東越王琥序之，興化教授吳源爲《墓誌》，自爲附錄。【略】明嘉靖癸巳，七世族孫珠出守紹興，延山陰蔡宗兗刊定序梓。【略】此從嘉靖本繕錄者。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續軒渠集》十卷、附錄一卷，元洪希文撰。附錄一卷，則其父巖虎詩也。明嘉靖癸巳刊本。

又《續錄》　蔡宗兗刊。　八千卷樓有精鈔本。　新刻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續軒渠集》十卷、附錄一卷，元洪希文撰。附錄一卷，其父巖虎詩也。嘉靖癸巳蔡宗兗刊本。　補：明山陰祁氏澹生堂寫本，【略】題「皇明白鹿山人浙蔡宗兗刪正」。涵芬樓藏，存卷一至七，餘鈔配。余曾借校，可補近刻本甚多，眞善本也。　補：《續軒渠集》十卷、《補遺》一卷，元洪希文撰，附錄一卷。清光緒六年槐清館刊本。余有一帙，余據明山陰祁氏澹生堂寫本校，卷七補佚文二葉，卷九補佚文六葉，附錄中補墓誌銘一篇，其餘異字亦甚多。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續軒渠集》十卷、《補遺》一卷，元洪希文撰。附錄一卷。清光緒六年杉直槐清館刻本，傅增湘校補并跋。二冊。

吳師道

論　述

綜　論

黃溍《次韻答吳正傳》　諸老彫零半九原，後來英發見蒼然。高標能復居人下，緩步猶須出我前。天馬爲誰生月窟，仙禽有日到芝田。論心待取同傾蓋，可使空回雪夜船。

又《吳正傳文集序》　某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

立於學者也。【略】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羈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亹亹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眞氏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訖爲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第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詞奧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值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奮，浮沉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爲，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悉之精，援據之博，議論之公，視古人可無愧。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

吳師道《自贊圖像》 汝氣頗清，汝貌多骨。塊處乎冷淡之場，蟻旋乎艱險之域。雖非富貴姿，亦無貧賤色。胸涵天和，足蹈聖則。持身璧完，秉志山立。夫惟有道好學之士，與之千里而神交；不然，則對面而弗識也。

又《陳監丞安雅堂集序》 嘗見予所作，曰：「吾觀子之爲人，孤峭迫急，謂文亦當然，而紆徐委折，含蓄思致，何其與吾意合也！」

張樞《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師道，字正傳，受性剛方，蹈道貞固，以仁爲經，以義爲用，以規爲瑱，以禮爲輿。學則探其奧旨，見聖賢之心，行則踐其嘉言，合君子之度。非大公至正不接于心術，非忠篤豈弟不見于猷爲，所謂時之龜龍，邦之利器，士之標準，民之懿則。不疚不跲，初中終皆可舉也。 又：君于書無不觀，亦無所不通。爲文章清勁，善持論，晚益踔絕，有史漢風。經說明辨剴繹，補其所未備，啓其所未喻，非苟爲同異事攷究而已。《戰國策》，一匡高、鮑之譌，而長短之說，遂爲成書。《園池記》，暇豫所屬，亦足以正名物，事淹該。《敬鄉錄》，質而不俚，詳而不穢，去《先賢》、《耆舊傳》遠甚。【略】昔三代之時，道術既一，風俗既同，士生其間，學藝修明，而德行純備；其出而見于世，皆可以爲大夫士君。公上賴其成，而下被其澤，歷世浸久，而風聲不泯者，由習之于豫而用之得宜故也。後世論人之方，不能如古，而士以未成之才，輕試于用，往往習之非豫，而用之不得其宜，是以政不堅凝而民受其敗。君方泥蟠里閭，已負衆多之望，一旦起自諸生而受民之寄，人皆以爲習之于豫而用之爲得其宜矣。其出而從政也，布政厚下，爲世吏師；其教于國子也，均己成人，爲時明法。朝士拭目，大僚引重，使得寵永年、充遠量，束帶立朝，何適不可？昔賈誼、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值好文之主，而迴翔下國，中道而沒，有志之士，于今爲慨。君以董、賈之資，而處休明之世，抱已成之才，而操可用之勢，齒位未極，怛化俄及，可勝痛哉。烏乎，人誰不死，而不亡者存。君行修于身，澤施于人，而言著于後，他日祠于瞽宗，立于學宮，俾逖聽遐觀，而後來者勸，亦可以不朽矣。予投分于君三十有五年，班才不渝，而始終如一，其知之也深，則序之也備；愛之也道，則言之也公，雖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吁嗟乎吳君，去白日之昭昭，襲厚夜之冥冥。邈儀刑兮既遠，尚有考于斯文。吁嗟乎吳友人。

宋褧《嗣吳正傳博士吳方爲柳道傳撰墓誌》 詞苑老臣，遺世成均，故友知音。陳壽何嘗得米，劉乂且欲分金。

《元史》卷一九〇《吳師道傳》 自羈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涌溢，發爲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儒眞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和)〔知〕之說質于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爲先務。

危素《題吳氏家述後》 素獲從國子博士吳先生游。先生之學，弘深縝密，本末具舉。使不至擢科從仕，亦足以顯其先世。矧參觀內外，奉公守法，風節凜然，錫類疏對，榮及幽壤，猶有待也。

《詩藪》外編卷六 吳禮部師道，字正傳，吾邑人。邃經史，饒著述，嘗校補《戰國策》，大行于世。尤喜蒐獵里中文獻，所輯《敬鄉》二錄、《禮部詩話》等編。與同郡柳道傳、黃晉卿、吳立夫切劘酬倡。今集四十卷及他書皆傳。子沉，能世其業。

胡應麟《題吳禮部敬鄉錄詩話雜記後》 吾邑自范浚先生始用著述顯，金吉父氏系興于經典，發攄無遺力，而他固未遑也。禮部吳公師道生視吉父稍後，而于著述尤殫心。補註《戰國策》，大行于時，考覈之精深，辯析之窾當，嘗鼎一臠，足例其餘。其全集余嘗得其鈔本，詩歌蓋多佳句，余摘錄

《詩藪》中。至《敬鄉》二錄及《詩話》等編，舉郡邑凡有聞者，緝其製作履歷，粲若指掌。下逮畸流逸客，片語隻詞，亦博采旁證，竟其隱伏，耳目所及，點綴弗遺。噫，其爲力至勤，而用意良獨厚矣。今去吳公僅二百載，而文獻之詳邈弗得而睹，而南渡而上人才篇什，史乘軼而未收者，尙倚藉諸編，稍獲綜其崖略。蓋吳先生功于是爲烈，而余于禮部，固異世子雲也。因筆余懷于末簡，以俟異世之爲余子雲者諗之。

《**香祖筆記**》**卷四**　師道，金華蘭溪人，與許白雲講明金仁山之學，而與黃晉卿潛、柳道傳貫爲友，故其學問文章遠有統緒，時稱其爲文淸勁善持論。友人朱檢討竹垞常稱之。

《**宋元學案**》**卷八二**　吳師道【略】初工詞章，及閱眞西山遺書，幡然志于爲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學質之白雲，白雲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造詣益深。【略】先生于白雲雖不稱弟子，而其祭白雲之文曰：「小子託交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鐫，骨肉不足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擬其堅。比居閑而獨處，益共究于遺編。不鄙予以不肖，將叩竭于師傳。」然則先生不可謂不與于授受之際者也。又黃百家謹案：白雲高第弟子雖衆，皆隱約自修，非巖棲谷汲，則浮沈庠序州邑耳。如子長、正傳，文采足以動衆，爲一世所指名者，則又在師友之間，非帖帖函丈之下者也。然白雲非得子長、正傳，其道又未必光顯如是耳。

《**元詩選**》**初集己集**　正傳自羈丱知學，善記覽，工詞章，發爲詩歌，才思涌溢。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禮部集》二十卷，【略】又與黃溍、柳貫、吳萊相與往來倡和，故詩文具有法度。其文多闡明義理，排斥釋老，能篤守師傳，其詩則風骨遒上，意境亦深，裒然升作者之堂，非復《仁山集》中格律矣。蓋其早年本留心記覽，刻意詞章，弱冠以後，始研究眞德秀書，故其所作，與講學家以餘力及之者迥不同云。

《**石洲詩話**》**卷五**　吳正傳才藻凡弱，不能與黃、柳相抗，又勿論立夫也。

分　論

《**赤壁賦**》　《歷代詩評注讀本》：吳師道《赤壁賦》，【略】是何意態雄且傑。

《**仙山秋月圖詩**》　《香祖筆記》卷四：吳師道《仙山秋月圖詩》自注：「宮扇馬遠畫，宋寧宗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詩中感慨濟王之事，以楊妹子爲楊后，誤。

《**和黃晉卿偶成**》　《詩藪》外編卷六：黃晉卿《偶成》一絕：「漢室需材訪隱淪，販繒屠狗各求伸。豈知風雪南山下，別有當年射虎人。」吳正傳和云，【略】二作皆有深致，第稍涉議論耳。

《**十臺懷古**》、《**大水**》、《**觀潮**》、《**秋山圖**》、《**紅玉杯**》、《**南城紀遊**》、《**修河道中**》　《詩藪》外編卷六：正傳五言古，淸新峭拔，一洗議論纖靡之習，第字句間有離去者，較之當行，不甚合耳。七言古最長，《十臺懷古》詩，氣骨錚錚，時咸膾炙。其他句如《大水》云：「三月雲愁百里陰，太湖浪激三州白。」《觀潮》云：「浙江亭遠亂帆飛，西興渡暝千花濕。」《秋山圖》云：「千年絕藝洪谷子，身在太行秋色裏。萬里雲飛木落時，遙寫蘭干半空起。」《紅玉杯》云：「小槽新壓眞珠滴，擎向碧桃花下吸。惟餘赤日幷光輝，未許妖姬比顏色。」長篇如《南城紀遊》、《修河道中》等作，老筆縱橫，殊得工部叙事體。五言律如「長天孤鳥沒，落日大江深」，「水夾徐邳去，河兼汴泗來」，「一掃苛秦法，重恢大漢風」，「飛雲浮畫棟，旭日麗高牙」，「懸空飛萬瀑，拔地立千峰」，「落花縈劍佩，高柳映帆檣」，皆整麗有格，惜全首完善者稀。

《**和韶父先生韶**》　《方韶卿遺書》附張燧評：天姿高朗，風韻遒邁。

《**吳氏家述**》　杜本《題後》：右蘭溪《吳氏家述》，延祐七年進士吳師道所自著也。歷叙其大父母、父母之所以培養深厚，與夫爲善之道，以期其後人之意甚至。元統三年暮春，本由錢塘移舟瀫水之濱，與吳君道舊經日。觀所著述，尤切切于天理民彝之間，而是篇乃所以示其子若孫，使知其世之積善成德非偶然者，且命本以穎楷書之，藏于《家乘》。本少時嘗讀歐陽先生《瀧岡阡表》，未嘗不抆涕謳吟，反復感歎，蓋其言出于至情，足以當人之善心。吳君雖未能大施其素學，而歷官每以淸白稱，使其逢時得位，則其推仁錫類，豈不周浹也哉？所謂養不必豐，而全大節以表瀧岡者，其亦有行也歟？　吳存《題後》：余忝與金華正傳甫同氏，余家德讓堂，正傳寔嘗記之。今觀正傳所述世德之美，家學之盛，余亦與有忻慕焉。夫策名上第而榮逮其親，世未嘗無也，余獨愛正傳名益進，德益修，而聞譽益有光于前人，此非衆人之所能及也。然

余觀正傳之心，兢兢自持，惟日不足，是豈有所爲而爲之者哉？蓋其平生之學，本以昔賢顯大其先世自期，而吾之顯其親者猶未至，則如奉拱璧，如持槃水，所以自持其身者不得不厚；而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殆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凡正傳所以自述而遺其後人者，不過如此。若乃謂其不自足于己者，將有所取必于天，斯亦過矣。余懼讀者未之詳也，故書之下方。　許謙《題後》：友人吳君師道，自其大父暨應奉公善蓋于其鄉，既賢且文，數奇，不遇于進士，用是遺其子孫。君奮儒科，爲大邑，所至有聲，亦既錫光幽壤矣，均弘盛典，其有待乎官資之崇歟？孔子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太史公曰：「爾爲太史，無忘吾所論著。」余觀此，竊有契云。

柳貫《題後》：吾友吳君正傳，用儒殖家，閱三世百年，而君始以文行奮，由科目自致腆仕，推恩及其考妣，駸駸乎祚胤之大而益滋者也。君示予以所自爲《家述》，載其服襲于家庭之至行，與紹聞于祖考之訓言，誠切懇惻，足以興起人性之善，而和諸物則之懿。然則即《詩》證之，所謂后稷之穡，非能自致蕃育如此，固有相之以道耳。歐陽子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茲非據乎？　張樞《題後》：《吳氏家述》者，池州建德令吳正傳父之所著也。【略】正傳父世植粵部，以茂行芳聞揚于大廷，日宣三德，以夙夜浚明，永念祖考，載勤載耔，毓彼耿光，濬源發祥，則此其始昌也。乃誕播厥辭，以無忘振揚。【略】《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仁人君子之愛其親，豈惟有以悅其天，抑又有以被乎人。蓋推己之善以達人之善，凡觀感而興起者，皆善善而無恨也。美哉乎賢君！洸洸乎仁風！浪浪乎休聲！超乎其盛，則夐乎其前聞也。吳方茂厥勳，奮民庸國，動進律加，復用嘉賁于祖曾，慶流絃絃，施于後昆。畸人寡思，不足以觀其碩，尚秉筆執簡，以序我友之勳云耳。　危素《題後》：讀先生紹述其先德并及其所存，詳而覆，宜可信矣。

傳記

杜本《吳禮部墓誌銘》　浙之東州有數君子，爲海內所師表。蓋自朱子之學一再傳而何、王、金、許，寔能自外利榮，蹈履純固，反身克己，體驗精切，故其育德成仁，顯有端緒。若白雲許先生、烏蜀柳先生皆已後先亡沒，獨正傳吳君則同郡而合志，以正誼明道，扶世教而己任者也。朝廷方用之成均，庶其興起正學，以作新斯人，而今又亡矣。（缺）茲謝病空山，卧念斯文契好，涕泗時零。而君之子沉乃千里致辭，請書長史張君之文表揭墓上，又以門人徐元所述事狀欲與銘其玄室。且謂罄海內之交，相知尤深，而敢以淺陋辭乎？故緝次而序之曰：君諱師道，字正傳，姓吳氏，太伯之裔也。【略】大父愛其穎異，欲以續家嗣。大父卧起飲食與俱，期以有成。稍長，課之詩賦經義，即詞明理順。年始十九，觀眞西山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聖賢之道，豈不在此乎？前日自以爲適者，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謙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文定何公、文憲王公之學，上溯朱子之傳，乃述己所得持敬致知之說，撰書質于許公，深加敬嘆，即以延平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爲復。自是凡一辭之未瑩，一義之未安，輒往復詰問，訂定方已。于是造詣日深，譽望日隆。至治元年辛酉進士第，授將仕郎、高郵府高郵縣丞。【略】至元元年乙亥，遷池州路建德縣尹，官文林郎。與民約以清心省事，新其學宮，專意于教養。凡有堙廢，考圖按志，悉復其舊。宋梅聖俞嘗宰斯邑，有泉號清白，重建亭其上，以激勵僚屬。【略】朝廷更化之初，選用名儒。今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知君學行，時在中書，薦擢君爲國子助教、階承務郎，明年升博士、階儒林郎。六館諸生素聞君名，無不悅服。在京不事請謁，晨夕坐館中，講明經義，表章正學，且請立何文定公書院。【略】摛文之士，有持異論者，辭而闢之。或請以劉文靖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爲必廷中集議乃可施行，始疑其持兩端，不即下議，既而是之。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公、翰林學士多爾濟巴勒公尤重儒雅，薦君明于道德性命，通于禮樂政刑，操行清白，志節剛方，可任翰林國史，未報。而君以生母之憂南還，遂移疾，上休致之請。朝廷授君奉議大夫、禮部郎中，命下而君已卒矣。先是，嘗校文江西，甄別有序。又校文江浙，士服精允。至正四年，浙省以幣聘君主文，君弗及往，士論尤痛惜之。君生于至元二十年癸未二月七日壬辰，享年六十有二。【略】以至正五年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鄉中徐之原，以深祔焉。烏乎！君之學行，傳之門人弟子，信于朝廷，功有所立，德有所成。著書、續文各若干卷。長史張君既論述而表顯于墓矣，乃本其師友端緒，而爲之銘曰：聖賢之道，具是成式。世迷其宗，乃鮮知德。買櫝還珠，蔓延荆塞。愿恭色莊，誇危欺默。

不有先知，孰祛尤忒。偉矣吳君！剛明易直。探端溯源，正其學植。理一分殊，擴充意極。高仰堅鑽，淵窺海測。日省時維，躬行心得。敷教成均，寔宣乃職。克振綱紀，凡爲規則。胡不百年，康民華國。幹摧儒林，罔不傷靈。金華峨峨，泉源湜湜。來溉來瞻，攷斯貞勒。

張樞《吳君墓表》（存目）

《元史》卷一九〇《吳師道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吳師道《上袁伯長學士書》 當先生在麗澤時，某猶童孺，其後益遠，而足跡不能以自致。今年春，以鄉書上禮部，先生實考第之，而綴名選中，遂獲出于先生之門。

宋裘《跋北山游記後》 國子博士金華吳正傳，出詩文一編曰《北山游記》，蓋其鄉人處士金履祥吉甫、許謙益之、故翰林待制柳貫道傳、今江浙提學黃溍晉卿、編修胡助履信、某官葉某審言、張樞子長、釋無一及正傳，前後游金華北山之所作也。【略】諸君子游雖止北山，固樂，較其得失，殆若不相懸者歟？始予雖不獲預是游，觀其紀述，模寫殆盡，歷歷如在目前，是亦預也。

黃溍《吳正傳文集序》 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

《元史》卷一九〇《吳師道傳》 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略】其爲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

柳貫《崇化堂記》 吾鄉友吳君師道爲邑於池之建德且三年矣，既不欲厲民以自厚，而又不欲鄙夷其民，以遂拂其可善之性，則孜孜焉以學爲務，謂今之責不在于簿書期會獄訟予奪之間，而在于化導表率漸摩熏染之有其具。于是督逋租，斂餘贏，飭材庀工，作講藝之堂七楹，間還嘉定崇化之舊。其制高爽麗密，足以起靡陋而支永久矣。既成，以書來告曰：「我將日進其學之諸生，講其所是而禁其所非，以知學非身外之物而勸相興起，則固令之職所宜爲。蓋其一以是自勵，而其一以是勵諸人。子其爲我記而啓之，何如？」

張樞《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幼而穎悟，長而不群，問學疾力，瞻視審定，大父尤所鍾愛，期于有成。年十九，觀西山眞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義理之學，聖賢之道，豈不在于此乎？吾前日之自以爲適者，今則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謙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何、王二公之學，而上溯朱子之傳，乃述所得于己者，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之先生。先生味繹其言，深加敬嘆；以延平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爲復，遂定交焉。心志益廣，名譽日聞。至治元年辛酉歲，登進士第，解巾褐爲高郵縣丞，階將仕郎。至官之日，疏剔壅滯，咸有條理，明達文法，吏不能欺。【略】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公、翰林學士多爾濟巴勒公薦君堪任翰林國史，以爲道德性命之明達，禮樂刑政之該通，操行清白而不愧于古人，志節剛方而不狥于流俗。未報，而君以生母之憂南還矣。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梓材案：先生《上袁伯長學士書》云：「以鄉書上禮部，獲出先生之門。」是清容爲先生受知師也。又《題于介翁詩選後》云：「愚年十二三時，從之游，會以故舍去。」是先生嘗及于氏門矣。

作品本事

吳師道《望嶧山賦》 友人黃晉卿向嘗爲予言鄒縣之境，東望嶧山，峭然孤起，孟子實生於是。可想見其人焉。予過其地，睇瞻興懷，信斯言之有徵，因賦以道之。

又《游西山詩序》 三月十七日，金華吳師道正傳、晉寧張翥仲舉、襄城趙璉伯器、臨川吳當伯尙、河東王雍元肅同游西山玉泉護聖寺，遂至香山。既歸，各賦詩以紀實。先是，護聖主僧月潭師款客甚勤，留之不果，則約以再游，又約以詩爲寄。未及寄，則又屢督趣之，於是裒寫爲卷，納之山中。四人者，推某爲最長，故其詩居首，而又復叙其略焉。吁！吾曹東南西北之人，幸而會於京師，佳時勝集，徜徉名山水間，既愜於心，師超然方外，而獨惓惓焉，其高致

尤可愛而仰也。秋風揚鈴，客興未已，又將往踐前約。然桑下三宿之戀，或法所不可，師其有以語我來。

又《北山紀游卷跋》 右《北山紀游》詩文一卷，金華葉謹翁審言、烏傷黃溍晉卿、蘭溪吳師道正傳、東陽張樞子長、釋無一之所作也。自至大庚戌距至順癸酉，二十有四年間凡屢游，五人者雖不必俱，而游必有作。妍唱導前，清和繼後，或覽勝發奇，或因事紀實，凡登臨之美，朋從之樂，懷賢悼古之感，所以攄一時之興，而不泯於異日者，悉於此乎在矣。靈源草堂輝師及其弟琳公博雅好文，凡吾徒之作，前後裒輯無遺者，出以示予，遂繕寫成卷，而復歸之草堂。因念始游時，審言年未四十，爲最長，晉卿次之，師道與一公未三十，子長未二十也，今壯者老，而少之齒已過於昔之長者矣。其間儒墨之異歸，出處之殊致，佚勞欣戚之不齊，可感者何限！幸而相視無恙，履屐之力尚強，夙好不渝，泉石之樂如故，豈偶然哉。

《吳禮部詩話》 舊作集句，用東坡「庭下已生書帶草」，對唐人「馬頭初見米囊花」，以爲的切。近閱張祜詩有云「碧抽書帶草，紅節米囊花」，已有此句矣。

吳師道《南寧軍戴酒堂祠神樂章自記》 宜春彭君震卿佐治儋耳，訪求眉山先生遺跡，得故所鑿井渫之，又新作戴酒堂，肖先生像，買田奉祀。其表賢化俗之志，誠非今世爲吏者所及，諸公爲文若詩紀之，當矣。第想夫考成招薦之初，當有樂神之章，因補其遺。昔韓子爲柳柳州《羅池廟碑》，末係以歌，而先生作韓碑效之。間採韓語，輒取斯意，即先生所以道韓者還事先焉。先生其吐諸。

又《十臺懷古自序》 友人自杭來，示及濟南王□《十臺懷古》詩。讀之感慨不已。夫江山故宮，歌舞遺迹，千載之上，英雄游焉，千載之下，狐兔行焉。俛仰廢興，孰能無情？而詩人尤甚。發爲咏歌，詞雖不同，而意總合，若物之鳴，以類而應。余安得忘言哉？余生好游，嘗聞司馬子長、杜拾遺覽觀四方山川之勝，以壯其文，心竊慕之。異時浮江淮、溯沅湘、上巴峽、過秦漢故都，歷燕趙、齊魯之陽，所見如十臺尚多，訪遺老、詢故實，足以發一時之興，快宿昔之願。歸而讀馬、杜之詩文，以證其所得焉耳。

著錄

《元史》卷一九〇《吳師道傳》 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注》、《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

張樞《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所著書《蘭陰山房類稿》二十卷，《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春秋胡氏傳附正》十二卷，《戰國策校注》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

《香祖筆記》卷四 元吳師道《禮部集》二十卷，詩九卷，雜文十一卷。【略】此本乃昆山徐少宰果亭（秉義）寫以見貽者。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雲濠案：先生所著書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注》、《敬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經義考》載先生《春秋胡氏傳附辨雜說》十二卷，《吳淵穎集》作《補說》。

鷹鶚《吳禮部詩話跋》 元吳禮部《正傳集》，世多抄本，獨詩話、雜說一卷，罕有藏弆者。明金華胡孝廉元瑞家收書最富，嘗跋此冊及《敬鄉錄》云，【略】觀元瑞所云，此書難得而可寶，審矣。邛江馬君半楂癖嗜異書，搜剔隱秘，購得元時刻本，方與余同輯《宋詩紀事》，獲覯南宋諸賢佚唱，如王叔簡、吳諒、陳仁玉、萬喆、吳琳、孫應時、張勸、史蒙卿、林泳、陳柏、王儀、鄧剡、僧靈一輩，歎爲未有，獨《敬鄉錄》無從訪求。向晤東陽王丈鶴潭，云有其書，恨未借抄以成合璧。而爲元瑞之子雲，余兩人未敢讓焉。

黃溍《吳正傳文集序》 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沈哀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某。

《文淵閣書目》卷九 《吳禮部集》一部二冊，殘缺。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吳師道《禮部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禮部集》二十卷，附錄一卷，【略】元吳師道撰。【略】其集原名《蘭陰山房類稿》，此本題曰《禮部》者，蓋師道致仕以後，授奉議大夫、禮部郎中，以所進之官名之也。【略】凡詩九卷，文十一卷，流傳頗尠。此本乃新城王士禎寫自崑山徐秉義家，因行于世。師道少與許謙同師金

履祥，所著有《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春秋胡氏傳附正》十二卷，於經術頗深。所補正鮑彪《戰國策注》及所撰《敬鄉錄》，於史事亦頗有考證。

黃丕烈《吳禮部文集跋》 此《吳禮部文集》，余於書友處得之，云是郡城故家物，眞奇書也。【略】是元刻元印之本，未易得也。惟《延令書目》宋元板雜書文集載之，今檢此書，有季振宜藏書圖記，當即是《延令書目》中所載者歟？中有夾籤，爲傳錄者竄改之處，觀此可見寫本之改易舊觀，實從此出。卷首序文脫落第一葉，前半葉尚留墨印痕，知原序遺失，非其本無。卷末有《元史》本傳，爲舊藏者抄附便覽。近時寫本因序文脫落，竟以《元史》本傳弁諸首，俱非本來面目矣。惜十四卷中，缺第十八葉，更無元本可補，爲恨事爾。聞此書先到袁氏五硯樓，主人以議價未妥，遂入余家。余以白金三十兩有奇易得，可知一書之歸宿亦有定也。末冊空葉有「陶齋」二字圖書，未知是袁陶齋否，俟與綬階質諸。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元吳師道撰。【略】《集》二十卷，原名《蘭陰山房類稿》，題《禮部》者，以所進之官名之也。凡詩九卷、文十一卷，新城王士禎鈔自崑山徐秉義家，始流傳於世。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元槧吳禮部集跋》：《吳禮部文集》二十卷，前有吳先生小像，及蘭陰山人自贊。卷一賦、四言詩，卷二至卷五古詩，卷六七律詩，卷八九絕句，卷十雜著，卷十一書，卷十二三記，卷十四五序，卷十六至十八題跋，卷十九策問，卷二十移祭文事述，共九百六十首。附錄張樞撰墓表、杜本撰墓誌銘。【略】二十卷後有黃蕘圃手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舊鈔本。元吳師道撰。卷末附錄墓表、碑銘。是集傳本甚尠，自王漁洋鈔自崑山徐果亭家，始流傳於世。是本尚出明人手錄。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二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元刊本，季蒼葦舊藏。元吳師道撰。前有《小像》，《自贊》。【略】案：此元刊元印本。 又：《吳禮部集》二十卷，舊抄本。元吳師道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禮部集》二十卷，元吳師道撰。張金吾抄本多《附錄》一卷。 元刊本，藏吳門黃氏。 補：《吳禮部集》二十卷，元吳師道撰。元刊本，【略】卷首序缺半葉，卷十四缺第八葉。有黃丕烈跋。陸心源皕宋樓故物，今在日本靜嘉堂文庫。現存諸鈔本多從此本出。 清精寫本。鈐「曾在李鹿山處」印。四明盧氏抱經樓舊藏。 補：《吳正傳先生文集》二十卷，元吳師道撰。附錄一卷。明寫本，【略】前至正六年黃溍序。本書卷十七後有「侍書洪壽錄」小字一行。附錄爲墓表、墓誌銘及《元史》本傳。有康熙十七年杜楚跋。甲戌（十）（五）月偶影居士跋，言從其後人吳勗假家藏稿校之云云。又有友人姚華跋。鈐有邵晉涵及鳴野山房藏印。見於文祿堂，余曾借歸以校《續金華叢書》本，凡元本脫失處，此本均不脫。又改卷十四《送梁仲庸御史序》以下六篇互淆處，視傳世元、明二本均有勝異處。 補：《吳禮部文集》二十卷，元吳師道撰。附錄一卷。民國十三年胡宗楙刊《續金華叢書》本，據丁氏八千卷樓藏本付梓。余用明寫本校一帙，改正增補一千六百字，補「憶知賦」一卷。卷十四《送梁仲庸御史序》以下六篇淆亂，亦據以訂正。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元吳師道著，舊名《蘭陰山房類稿》，《四庫全書》著錄據兩淮鹽政採進本，名《吳禮部集》，以所任之官題之，此則以字題之耳。明鈔，【略】卷十七後有「侍書洪壽錄」小字一行。卷末有康熙十七年宛陵杜楚題識，言從其裔孫貞源處借讀，又有甲戌五月偶影居士朱筆跋，言從其後人吳秀才勗處假所藏家稿校過。是此本原爲其裔孫所藏，又得其家稿本校之，則循流溯源，較歷來傳錄者彌可信也。爰取胡氏《續金華叢書》本校之，分卷次第大體不異，惟明刻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各卷均附補遺，鈔本則詩文咸列本卷中，知原本固未遺失，緣展轉傳寫而脫失耳。全書就新刻校勘，補賦一編，改正增補凡一千六百餘字。第一卷開卷爲《弔鴟夷子賦》，次爲《憶知賦》，又次爲《嶧山賦》。新刻則以《嶧山賦》爲首，《鴟夷子賦》列入補遺中，而《憶知賦》竟爾逸去，殊可詫也。按：此書皕宋樓有元刊本，十六行二十四字。據黃蕘圃跋云，原書本有夾籤，爲傳錄者竄改之處，觀此可見寫本改易舊觀，實從此出，卷首序缺半葉，卷十四脫第十八葉。今此本竟體完整，未嘗有缺，則不出此元刊本明矣。胡刻所據爲八千卷樓丁氏本，其第十四卷《送梁仲庸御史序》以下六篇前後互屬，無可校正，假愛日精廬鈔本校之，視丁本轉少文十數首。茲本卷十四各文燦然明具，更勝於張、丁諸本矣。余意蕘圃所藏元刊實爲海內孤帙，故一切鈔本皆從茲出，元本既有脫葉，而歷次傳錄，訛謬又加甚焉，於是考其缺佚而增補遺，不知其原稿固無此也。此本出自

原稿，又得家藏本校定，不獨在各鈔本之上，抑更在元刻之上。書之貴得祖本，良有以夫。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吳禮部文集》二十卷，元吳師道撰。附錄一卷。清抄本，十六冊。　又：清抄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吳正傳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十冊。元吳師道撰。明藍格鈔本，清杜楚及近人姚華、傅增湘各手跋。　又：《吳禮部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四冊。元吳師道撰。鈔本。

吳騫《鈔校吳禮部別集跋》　予家藏舊刻本，卷末有思悅題字百八十餘言。思悅者，予友鮑以文云是浮屠，當必有據，故予重刊。

鮑子騫《吳禮部別集跋》　乾隆丁未秋仲，從鮑君以文借抄。按卷首題卷一，而尾書卷下終，書則止一卷，且書中有云「詳下卷」，而未見者，疑尚有闕佚，當面質。鮑子騫記。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吳禮部別集》一卷，舊抄本，鮑以文舊藏。元吳師道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吳禮部別集》一卷，元吳師道撰，清乾隆五十二年吳騫家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二版）《吳禮部別集》二卷，一冊。元吳師道撰。烏絲闌舊鈔本。清黃丕烈、周錫瓚各手校并跋，又周氏過錄厲鶚跋語。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二卷。

厲鶚《吳禮部詩話跋》　右小山堂趙氏寫本，郁君佩先所贈，惜傳鈔多謬，無從得維揚馬氏所藏元刻正之耳。至卷內舒道紀赤松詩及時天彝詩二條，元注云見下卷，今下卷亦不傳，惜哉！知不足齋書。

藝文

許謙《酬吳正傳一首》　瀫江揚清波，秀氣產佳士。學優言更卑，神峻志無涘。求道本五經，尚友論千禩。文詞珠玉價，璀璀光焰起。焉能逐倒瀾，抱璞良有俟。咸韶亂桑濮，盆盎喜罍洗。大道無晦明，斯人有臧否。乾坤斡元化，晝夜川逝水。總總散萬殊，昭昭歸一揆。巨細含分差，毫釐辨疑似。是中有卓然，可變非至理。從容適中和，極樂非可已。要須齊足目，豈必務口耳。眞積乃有功，兩馬卻成軌。某也獨何人？佔畢聊復爾。眈眈謬黑白，前卻昧所止。輕塵棲弱羽，歘蕩天萬里。日莫途且長，心遠迹自邇。佳篇出壯語，三復興愧耻。古人吝許可，名實貴相擬。汝南月旦評，一言定非是。顧茲藐末材，譽論何過侈。神交居匪遙，千里如一跬。意篤故不忘，時能致雙鯉。

吳萊《寄吳正傳》　日晚天寒攬敝裘，西南目盡瀫江流。養生有論空成懶，招隱無騷卻好游。雁鵠吟風燈照几，蛟去躍雪劍鳴韝。平生自笑飛騰暮，幸矣心猶與道謀。　自昔攜手燕南門，長風灑雪衣不溫。向來所見夢一覺，今縱欲語舌復吞。日斜忼慷與子別，班馬跳躍東西奔。色摩中州翠嶽聳，波濯列壤黃河渾。　指麾齊秦擊快鶻，凌厲楚漢抽枯黿。彼雖失矣幸得此，英氣挾酒猶飛騫。常憶仲春大羽獵，九衢弦直歸乘轅。彩女紛行引樂伎，材官夾道羅弓鞬。　須臾紛騰一萬騎，足所未及塵爲昏。中使計功促筵秩，崑侖玄圃惟目存。威鳳文章倏能集，祥麟郊藪將不喧。信知天邑自壯麗，誰使游士爭扳援。　悲哉小草有遠志，隨即大挫棲丘樊。恢奇俊偉莫子若，便可上拂勾陳垣。來乘東楚又一載，此地聞舊稱雄藩。居民雜作他郡劇，治道小試平生言。

柳貫《今體詩六十韻贈吳正傳之官池陽述學言懷見乎辭矣》　昔有推鄉學，今誰侮聖言。尚辭淪曲藝，執業謝專門。製錦何妨養，更刀實太煩。爰從王氏作，重喜魯經存。集注初刊定，傳疑并討論。七篇賢所訓，一貫道攸根。翼傳茲猶準，希踪孰可捫？

陳森

論述

黃溍《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爲用其微矣乎！輶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

簸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澶漫無屬，至其使幽人狷士有適而不懟，或者舒揚振道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顧謂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嗇於用。若吾亡友陳茂卿之爲詩，其亦所謂瑤華琪樹者，非耶？【略】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邃激越，其嗇於用與否，予固莫得而知；載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孑孑焉自窮如此，有可爲追惜而悼慕乎！然予聞之，荆山之韞，豐城之閟，必有俟以彰其用。雖玉烟劍氣，非窮山腐壤之所堙滅，物之顯晦，固繫其逢哉！序而藏之，庸俟知者，不復苟爲讓也。

吳師道《陳森詩後題》 森之詩清峭刻厲，聞其人恂恂不出門戶。甚矣，苦心思，背世好，不幸而止是也。彼聞者將深悲慘痛，尚肯幷棄其詩，而其存者抑何艱哉？【略】詩以工而傳。森詩誠工，使得黃君數十輩，風聲意氣，曠萬里百世而相感，奚必借助於顯榮者而後能傳耶？君又何懼焉？嗚呼，斯言過矣，聊以申吾黨之志云爾。

黃溍《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靳當世知。勖哉保令德，千載以爲期。」嗚呼，其望予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窮一世之贊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寥寥無情之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托於千載者何如哉？攬卷及此，流涕而已。

傳記

黃溍《陳茂卿詩集序》 茂卿平居惴惴寡言，容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一踰里門以死，故時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予與之交而善，而弗獲窺其奧。茂卿既死，訪遺稿其家，亦竟無得，蓋以殉葬焉。因追次嚮所僅聞而可知者，爲五七言古律詩如干篇。

紀事

黃溍《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爲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皋羽，後自成一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略】於是茂卿死已久，道傳方入爲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遯迹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

《**宋詩紀事**》**卷八〇** 森字茂卿，婺州人。生宋末。卒，以詩殉葬。

著錄

吳師道《陳森詩後題》 金華陳森茂卿善爲詩，年三十以死。其友黃君晉卿訪遺稿無得，追次所聞凡十四首，爲之序，反覆致意，且懼弗能使之傳。余讀而悲之。【略】嗟夫！有才不幸，而又淪沒於俗，善人之志終不可以伸已。

張雨

論述

綜論

鄧文原《請張伯雨提點住杭州福真觀疏》 培風來九萬里，不負眞游；出關說五千言，要敷玄敎。睠武陵之福地，企華表之高風。貞居講師，道悟集虛，神全養素，登眞陪鳳笙之駕，凌空泛牛斗之槎。好士平原，與爲東道；學仙玄嶠，不離西湖。翩然雲出岫以歸，久矣玉在川而媚。幾見紅蓮變，誰超住世之塵；欲從赤松游，自有傳家之法。祝聖人壽，與太初鄰。

楊弘道《送句曲外史張君歸華陽》 送君高舉入華陽，古洞陰蟠石路荒。

蔽日旌幢朝旎旎，飛空環珮夜琅琅。餐霞已試登仙訣，祝鼇還修卻老方。見說陶公雖隱去，猶將道德佐齊梁。

陳鎰《觴張伯雨外史》 先生昔住句曲山，瓊樓絳闕相通寬。飛幢游戲九霄上，下視赤日如跳丸。卻來平地尋舊隱，摩挲古石看烟痕。孤雲蹤跡偶不往，此身本在無還間。天書雲篆眞訣秘，蒼精含景秋芒寒。老我江湖倦游客，洗心只欲聽談玄。蓬萊弱水如可到，願借來鶴隨游軿（開元宮有來鶴亭、烟痕石）。

黃溍《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豢於貴驕而縱，爲異時華靡遨放事，延儒先以爲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寤爽朗，穎出不羣，早歲即務記覽，弄翰爲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專其所聞，人自爲學，未嘗凌高厲空，併爲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覿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爲黃冠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鎔金鑄辭，著爲訓典，播爲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皆與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塤鳴而篪應也。逮伯雨倦遊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竝遊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采遞發，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爲贄；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絕之材，不徒有聞於家庭，而脫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志固可槩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爲無窮，述作之家尚有考焉。

虞集《寄貞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苦著書，久餐金液日清虛。星辰欲動含精劍，雲霧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爲修眞籙百篇餘。白頭供奉黃金盡，靈笈伺因到隱居。

陳旅《訪句曲外史》 苕霅歸來俗事稀，偶然攜客款郊扉。渚霞落碗松花熟，溪雨登盤石菌肥。薄宦不閒慙折簡，高人相見定披衣。平生願究中黃祕，安得茅君指化機。

又《蘭閣石記》 外史張氏名天雨，字伯雨，風趣孤奇，善古文歌詩。雖託迹老氏，而著書必本于仁義。蓋海昌無垢翁後昆也。

鄭元祐《題張伯雨留別卷》 句曲外史儒仙師，開口論事劍差差。詩律精嚴奪天巧，字畫峭重含春姿。一朝飄然上京邑，赤墀不拜惟長揖。名稱藉藉諸公間，落紙雲煙粲星日。璽書令（任）（住）西湖濱，忽思騎虎朝玉宸。大茅峰頭斟北斗，劍佩色映江南春。山經幽文與道帙，歸藏靈澗之石室。小劫猶割紫琳腴，大書應按皇人筆。鬼物守護今幾年，闔戶勒銘師亦仙。酒星在天照酒泉，師醉而死方陶然。如何卧病二十日，鶴骨瘦筋神隼急。一朝返眞大浣洞，西湖山空鬼夜泣。飛墨如霧留人間，讀之鏘然鳴佩環。疑師不死不得見，老淚灑入秋苔斑。

又《張伯雨精舍吟》 翩翩風流江海姿，青山滿眼空遐思。圯橋授書帝者佐，襄城問道天爲師。題扇書裙莫相惱，傳符繼（錄）（籙）容何辭？願逐西飛白雲去，滄江斜日吹參差。

又《送方養心遊茅山寄貞居外史》 天上仙眞騎虎還，已是宰相著書閒。神明秘典抽金匱，早晚恩言下玉關。風磴入雲芒屩冷，松花滿地朮畦慳。願隨君去攜薪水，猶得棲遲澗壑間。

又《題張伯雨留別卷》 嗚呼，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闊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爲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繫之以詩，曰：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關闔扉陽洞闢。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構宮方嚴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虛林森爽化赫奕，福卿帝子發甘液。不食何年喪遺蹤，白雲映空玉清客。開元全盛煩有役，持節旁午致纁璧。爾來蕭條世代隔，石磴刻文土漫畫。誰其啓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舄。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眞景隨玄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斁。

成廷珪《馬翟睿夫題張伯雨外史評黃子久畫仙山樓觀圖》 陵谷東南幾變遷，瓊臺仍在白雲邊。閻浮世上今何日，句曲山前後八天。說法久要狂外史，揮毫曾識大癡仙。人間俯仰三千歲，撫卷題詩一惘然。

張雨《外史自贊畫像》 志逸心疲，身清命濁。逃同類而親猿狙，毒厚味而羹藜藿。學取益而不勝其損，事知危而姑與之安。一龍一蛇，不厭己之深

渺，惡衣惡食，先憂人之飢寒。忽然爲人而反常若此，何以祛有身之患。

倪瓚《題張外史蔔韭亭》 外史詞華耿霜月，劍花秋瑩鷺鵷膏。皎然光焰照綠水，不假雕琢慚鉛刀。雅音自出性情正，庸工徒爲血汗勞。若人逝矣不復作，稂莠兩深那可薅。

又《和虞學士寄張外史韻》 華陽上館誰曾到，知有高人避世深。當戶春雲團紫蓋，洗空花雨散青林。丹臺篆迹龍蛇動，經閣松聲鸞鶴吟。念子離居消息遠，幾將書札寄遙岑。

郯韶《和張伯雨雲林席間韻》 句曲先生世所憐，新詩字字總清妍。楚江祇漫聽春雨，蜀土那知有漏天。樹隔青山迎好客，華開白日照芳筵。高居更憶雲林子，目送冥鴻揮五絃。

楊維禎《寄張伯雨》 句曲先生非隱淪，嫌苦城中客來頻。每瞻湖上青鳥去，不覺山中白兔馴。古洞神瓜圓似斗，空林老茯長如人。金鐘玉几我所愛，鶴氅烏巾許卜鄰。

又《讀句曲外史詩因摘其句和成二韻》 今世何人識《太玄》，令人三歎憶宮縣。函封逸少籠鵝帖，門泊龜蒙放鶴船。退食久辭青瑣闥，看雲欲上蔚藍天。君看堂上遺安老，人比山中姑射仙。 寄書冠冕山中客，同友耆英社內人。行幃看花移畫舫，杖藜臨水正烏巾。忽看銅馬歸還漢，笑說黃公又避秦。相對偶然成一笑，隱居求志百年身。

又《答張貞居雲林席上見寄韻》 風雨閉門春可憐，丈人詩句十分妍。青牛未度流沙地，白鶴時通句曲天。玉女投壺天爲笑，張星飲酒夜當筵。華年錦瑟憑誰寫，夢隔春心四十弦。

張昱《伯雨畫像》 此畫茅山第幾眞，翛然白氅鶴翎新。百年身世歸歌詠，一代交游在縉紳。

呂誠《寄謝張貞居所惠詩文》 外史高居靈石塢，湖山寂寂重餘榮。平生道園虞太史，故人聖井薛玄卿。手捉塵尾玉同色，眼看鷗波秋與明。五十篇詩句句好，小箋龍鳳字縱橫。

王逵《題天竺妙侍者所藏昕笑隱張伯雨倡和什後》 湯休麗藻世無多，修靜清名孰有過。赤水玄珠歸象罔，寶花丈室散維摩。日邊并倚凌雲作，林下新傳《擊壤歌》。句曲長干舊遊遠，鵲飛無奈月明何。

馬臻《福真觀主張貞居落成傑閣喜而賦詩》 樓觀澄湖濱，稍稍薄林藪。羽人何蹁躚，所迹蓋不偶。貞居洞元化，道勝百邪走。一日從天來，經營人無有。飛閣迴招仙，虛牖寒垂斗。旭日山獻酬，翳翳烟侵柳。緬懷咸平士，載憶元祐守。常恐金門步，未遂泉石久。群清慕飲德，伊余就白首。即事不能忘，結念千載後。

聶大年《題張伯雨先生詞翰》 華陽外史列仙儒，曾受眞人寶鳳符。酒醒君山聞鐵笛，詩成滄海得驪珠。蠅頭字小還能寫，鶴背風高不可呼。三復卷中遺墨在，六丁雷電繞清都。

王瑞《跋張伯雨山水》 張貞居高逸振世，文詩絕清，韜光山水間，默契神會，點染不群。

陳敏政《跋張外史手書》 詩則清澹古雅，簡則懇切周至，而其字畫清圓飄逸，若野鶴凌空，略無塵俗態，信非伯雨不能。夫伯雨方外之士，而詞翰之美如此，則其道行之高可知矣，宜其名重一時，而鉅公碩儒皆與之交也。

羅椉《重脩元句曲外史張貞居先生墓記》 當元仁宗、英宗之時，海內人文稱爲極盛，趙文敏、虞文靖、黃文獻以文學書翰煊赫東南，外史以一羽流頡頏其間，諸公亦不以其習於外教而樂與之遊。詩詞之清麗，字畫之蒼勁，一時道流無能及之者也。自歿迄今將六百年，其間富貴功名之士，世俗所欣慕，未嘗不有聲於當時，及身沒之後，丘隴不能保，甚或姓名亦在若有若無之間。若外史，遺書無子孫之傳，孤墳無樵蘇之禁，而自元以來，不但名未晦沒，今墓得里人重加脩治，著作亦校正復刊，風行海內。即更閱六百年，外史之墓與集尚不朽無疑。浮雲易沒，至道常存。德與天遊者，風霜兵燹所不能敝者也。

丁立中《跋貞居集》 張貞居先生爲有元高士，其詞翰之清麗與三先生相頡頏。

張附鳳《和貞居聽雨樓詩》 黃冠野服人逾玉，畫卷詩篇老更奇。白首故人無在者，小樓殘燭雨窗時。

陳世昌《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不識華陽舊隱居，高情還已聽松餘。百篇眞籙修都遍，滿卷新詩手自書。一去丹臺閑日月，幾回飛珮在空虛。重來化鶴應無恙，華表春風動里閭。

袁華《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貞居先生清詩妙墨，飄飄然自有一種仙氣，信非塵俗中人也。此卷手書以遺予者，屢經兵燹，似若有神物護持。泉南陳君彥廉好古博雅，與予同志，故割愛以贈。壬子夏六月望後三日，汝陽袁華書。

張紳《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張貞居詞翰正如月底疏松、雲中修竹，信非烟火食人所能爲，宜吾子英之寶藏也。貞居自題云「非知我者勿示」，子英出以示予，豈別久而弛其約束耶！　又：貞居詩如月底疏松、雲間修竹，字畫則如遠塞驚鴻、春池科斗，非特不染塵俗，塵俗自不能染耳。

謝徽《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予觀在昔右文之際，文章翰墨蓋莫盛乎東南矣。不惟列侍從居館閣者皆彬彬文學之徒，至於方外名流亦或負其清才絕藝，擅名一時之勝。故釋氏之徒有笑隱訢上人，道家者流有貞居張外史，皆以詩文篇翰照映乎山林，而與虞、趙、歐、黃諸君子接交於後先，迭響於中外。於是東南文物之盛，殆前古所未聞。今觀陳氏所藏外史墨跡一卷，能詩者或無此書，能書者或無此詩，外史蓋兼之矣。慨名筆之留傳，念昔人之彫謝，江空歲晏，不無有繼遺響者乎！覽卷爲之憮然。

王彝《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歷代史臣不爲釋老氏立傳，或老氏有可書者，則以置之《方技傳》中。皇明修《元史》，始別有釋老之目，而老氏首丘處機，釋氏首八思馬，且各有數人焉。張雨生東南，以工書善詩爲道流，一時學士大夫若趙文敏、虞文靖、黃文獻諸公多與之游，乃不得入傳。或者疑之。然處機、八思馬之徒，其在太祖、世祖時，大抵皆以功業顯，故釋老氏有傳，蓋不徒以其法而然者，則夫雨之可傳正不在此。予嘗執筆從史官，得預是議。今觀雨自書雜詩于溫陵陳寶生家，詞翰之妙如是，自當與趙、虞諸公詩集并傳也。

倪瓚《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貞居眞人詩文字畫皆爲本朝道品第一，雖獲片楮隻字，猶爲世人寶藏，况彥廉所得若是之富且妙耶！舒展累日，欣慨交心，噫！師友淪沒，古道寂寥，今之才士方高自標緻，予方憂古之君子終陸沉耳。吾知前人好修，不以爲賢於流俗而遂已，不患人之不知。栗里翁志不得遂，飲酒賦詩，但自陶寫而已，豈求傳哉。

王行《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張貞居以詩名湖海，而翰墨尤爲人所重，片縑尺楮，往往見之，蓋未有若此卷之富盛者也。【略】今貞居自言自春徂夏，陰雨至五月之久，故閑弄筆硯，以自料理；則非心遽體留，日炎風燥，正所謂神怡務閑，時和氣潤，偶然欲書耳。宜其聯篇接簡，不覺其多，而濃纖間出，清婉流麗，有合于古人之度也。其詩傳諸人口，已有定論，特語其書如此。彥廉好古博雅，必能加寶愛矣。

張適《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予觀張外史自書雜詩一帙，詞翰之妙，使人如快雪時晴，行山陰道中，幽景所奪，應接不暇，披覽竟日，不能去手。

范益《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溫陵陳彥廉氏出家藏《張貞居所書雜詩》凡五十五首，詞翰俱麗，見之不忍去手。

耆山無爲《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予初學書，即知有句曲外史，爲浙之擅名者，雖急于采其規格，而世甚鮮有。及間獲觀數帖，率皆眞跡，其于用腕指用紙墨之妙，誠超出于衆能而成家者也。以其才氣，則幷乎蘇、米，詞或有過之者，故一時名重朝野，得片紙如寶珠璧，豈偶然哉！此帖予知名久，深慕一見，二三年不詳其定在，茲獲一覽，方之平昔所見，猶霄壤矣。孰不珍其所傳哉。

張來儀《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張貞居生平慕米南宮之爲人，嘗爲著《中岳外史傳》，故其論議襟度，往往類之，獨其詩句字畫清新流麗，有晉唐人風流，不蹈南宮狂怪怒張之習。豈非獨其學問使然？亦由貞居寄跡方外，不爲聲利所累；而又居東南形勝之邦，獲見故都文懿，復游林壑以養其眞氣，故其發于詞藻者如此。今去貞居卅餘年耳，使人望而企之，若古僊人，可勝嘆哉！友人陳彥廉氏得其翰墨二帙，皆平生得意作也。余家與貞居世契，展味之餘，益增感舊之思云。

道衍《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張貞居詞翰俱清逸，飄飄然如驂白鸞、游霞鄉，自非有仙風道骨者不能到。唐之羽流中，杜光庭輩詎足專美于前矣！彥廉宜寶之。

徐一夔《跋張貞居五帖後》 貞居玄門高士，風度絕俗，見之而意也消。仙去已久，意其神遊上界，出入紫虛之府，邈不可即。幸其翰墨留落人世，雖中間所言不過日用細事，今一見之，猶得以挹其風度於波弋之間，亦一快也。

又《跋張貞居與毛起宗手批後》 外史名雨，【略】風裁絕俗，工於詩，且善筆札，與內翰虞、黃諸公游。嘗修《三茅志》，故號句曲外史。批後復自署曰脩撰者，則其教門所錫號也。起宗以此批裝潢成軸，請予誌之，爲誌於左方。

釋守仁《題張伯雨初陽臺唱和卷》 笙管聲沉彩鳳飛，朝陽出海散晴暉。一時文物推延祐，五夜丹光起太微。歲月無情詩卷在，江山如故昔人非。秖應湖上梅花月，照見荒臺獨鶴歸。

高啟《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貞居早學書于趙文敏，後得《茅山碑》，其體遂變，故字畫清遒，有唐人風格。詩則出于蘇、黃，而雜以己語，其意欲自爲家

也。唐宋以來，浮屠氏之能詩與書者雖衆，然亦不能兩美，況道流之久乏人哉！此其自書雜詩也。古律行草各臻其妙，宜子英之愼與而彥廉之喜得也。

吳文泰《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予嘗愛張貞居此帖，詞翰清拔，風緻高遠，當其神清氣和，用筆遣意，疾徐頓挫，濃纖間出。故雖連篇累幅，不厭其多。玩之如飛鳶戾空，明珠映月，飄逸光粲，快人心目，可謂絕類離倫，特立道流之表。

張肯《題張外史書雜詩卷》 昔人云，作書類人。若顏書之剛勁，虞書之美麗，歐書之清瘦，人亦似之。予謂非惟字類人，作詩雖言志，而剛勁清麗亦似其人。今觀張貞居字之隨體賦形，殊不經意，詩之隨詠寫志，若出自然，覽之則清風可匊，深類貞居之爲人。昔人所云爲信然。貞居書此亦自得意，故題以勿示不知我者。噫！示之尙不輕，得之者好古博雅也。張昱爲陳彥廉蓄之，謂得其所，今陳從道蓄之，可謂又得其所矣，從道宜保諸。

吳寬《題雪景山香圖跋》 結廬句曲號貞居，古鼎千年句法如。所有白雲難贈客，豈無清露可爲書。湖陰小閣題金菌，月下高冠製玉蕖。白首交情洙水上，歸儒深恨早迴車。

楊循吉《跋張貞居雜詩條》 僕平生最嗜外史詩，集中諸律，略皆上口，僭評其高處當爲元人第一家。妄論自信，不必世人之同也。故其眞迹所在，特深貴之。唯姚侍御家有稿一冊，時獲寓觀，以爲樂事，其它所見，簡短寂寥，無足充余嗜者。

《草堂雅集》卷五 張雨【略】博覽群書，故其詩清曠俊逸，時輩不能及。始隱茅山，後徙杭之靈石澗。與趙魏公、虞翰林友善，詩名震京師，自號句曲外史云。

王鑑《呈張貞居》 句曲仙人毛髮古，蒼龍爲劍羽衣輕。道高不入方士格，海內惟聞外史名。石菌依稀丹氣動，玉壺瀲灩紫文生。孤山祠與樓居近，應傍梅花領鶴行。

韓奕《倪雲林畫張伯雨息斷江題於上》 達人抗高志，清時樂其間。棄彼千金產，俗事非所關。遂偕方外士，勝日相往還。放舟五湖上，杖策遊名山。百年見遺墨，清風灑人間。豈若鄙夫輩，狥物遭時艱。斯□與斯人，邈矣不可攀。

《書史會要》卷七 博聞多識，善談名理，作詩自成一家，字畫亦清逸。

王達《聽雨樓諸賢記》 張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武陵人。學道三茅峰，而才名滿天下。若虞文靖公、黃文獻公咸稱重焉。先生妙于書，人得片紙，咸以爲寶。至今好事之家多蓄之，客至則相與爲玩。先生詩法黃太史，清新高邁，不流於衆。雖元氏翰林諸公，亦自以爲不逮也。

又《跋》 右《聽雨樓詩》卷，其間所載皆一時名士，誠可寶也。然予觀此卷而人品有三，其至高者聞而知之，其次者事而知之，其至次者交而知之。若伯雨張公、元鎭倪公，其殆最高，聞而知之者與？【略】伯雨、元鎭二先生若精金美玉，不可泯沒，況其超邁之才，遺世獨立，高潔無累，周覽六合，盡大觀而無遺乎！予幼在鄉里時，嘗聞吳城盧士恆家存此卷，欲一見而不可，得者無不愛惜。今我友沈成甫偶得之，誠可賀也。

徐達左《句曲外史集原序》 陶弘景在齊梁時，掛冠居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性雅淡，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吟詠盤桓，尤喜著書賦詩，旁通陰陽醫藥之術。朝廷屢徵不起，世以高尙稱之。後七百餘年，當元盛時，貞居以儒者抽簪入道，自錢塘來句曲。負逸才英氣，以詩著名，格調清麗，句語新奇，可謂詩家之傑出者。當是時，以詩文鳴世者若趙松雪、虞道園、范德機、楊仲弘諸君子，以英偉之才凌跨一代，諸鳴於館閣之上，而流風餘韻，播諸丘壑之間；貞居以豪邁之氣超然自得，獨鳴於邱壑之間，而清聲雅調聞諸館閣之上，諸君子亦嘗與其唱酬往還。雖出處不同，而同爲詞章之宗匠，辟如軒輊，詎知其孰先而孰後耶？矧貞居博學多聞，襟懷灑落，故大夫士多景慕而樂道之也。夫隱居負時世先後，好尙問學，似未可以同日語，然隱居之清風高節，貞居之雅度逸才，亦可謂前春而後應，豈非句曲山清爽之氣鍾秀於二子歟？以吾夫子中庸之道修己治人，金聲玉振之文昭著於天地間，使於學道而望洙泗之科，猶未易量也。至若奔競功名，蹀躞聲利，醉生夢死不自覺者，則二子之罪人也。抑其風度其將追嚴子陵、陸修靜之武歟？《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二子其庶幾乎。

姚綬《句曲外史集錄序》 錢唐張伯雨先生元季碩儒，逃名于方外，其制作與古人相伯仲。

又《外史張公墓碑銘》 嗚呼，此句曲外史貞居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題五鉤，澗度靈石，路披篠樹，鄔帶烟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儼然生氣之張皇，聲欬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太虛而示寂。開元精舍，久無繼續之賢，句曲貞居，全乏訪求

之彥。遂使墓門荒翳，兆趾崩奔。松栢摧爲薪，莫設時樵之禁；身世是何物，曾罹夜客之侵。痛茲劍躍雷津，嘅爾研離玉匣。既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余心，尙友而景行前哲。爰合佳士，聿來嗣人。即冢土以增崇，求體魄之綏靜。其灌其栵，于以植夫美材；有紀有堂，于以開夫幽隧。不有伐石，將安載詳？是欲喚起令威，再返遼東之白鶴；招還曼倩，同瞻雲外之青鸞。第恐紫極高棲，罔由下邁，自謂黃中密邇，端冀旁臨。先作傳以述夫始終，翠珉是託；復贅銘以紀夫歲月，彤管庸書。銘曰：於厥張公，天雨伯雨，是名是字。早曰貞居，晚曰外史。厥號不一，幻僊亦爾。文章闖古，鑿鑿齒齒。書法俊逸，不邕以止。樂道忘我，人莫之訾。相靈石澗，爰墓于茲。有峰而岌，有水而駛。喬喬者林，盈盈者芷。迥絕風塵，攸驅虎兕。以巖爲扃，以雲爲峙。朝烟夕霏，紆青委紫。時遠世異，毋怪頹圮。聿修增之，屬後來士。於厥張公，克具衆美。周聃之學，洞究玄旨。獨立羽化，匪忽焉死。光華曷居，天漢之涘。譎予銘者，式味妙理。矧嗣教人，其不興起。薦溪之毛，挹齊之醴。公恆賁斯，以陟降只。

又《句曲外史小傳》 廉夫避地於蘇之錦繡坊，外史以其知己，數造焉。廉夫推爲前輩，每題其製作曰貞居先生。其有手鈔一帙遺胡季城，題云：「紅巾寇杭，先生墨跡在黃篋樓者不與焦炬同化，則與稠載同逝矣。此鈔豈非晉武庫之遺劍也耶？」有弔其亡曰：「黃篋樓頭仙一去，明年黃篋歸狼烽。不知天上修玄史，只訝山中伴赤松。石室祕書愁攝電，星池遺劍已成龍。思君不見夜開戶，月在金鐘玉几峰。」又爲安陽韓致用題其手削卷尾曰：「雖疏俗，出語亦別，殆欲過晉人筆舌，矧其辯論道德文章事乎？」廉夫一代人望，獨於外史重，其不輕許可，較然矣。【略】論曰：嗚呼，兩間所靳者，名道德之外有事功，有文墨，皆分定不可兼得，一之已足尙矣，有其二而道或汙焉，亦奚尙乎？外史所有種種超越，名孰與靳？故曰：諒無金石固，榮名以爲寶。山澤之臞，列仙之儒，其斯人歟。

又《拜句曲外史墓二首》 百年尙友重文章，登拜孤墳一瓣香。赤壁舟中驚鶴夢，玉鈎橋下奠椒漿。匣藏神劍猶生氣，雲閟秋山自老蒼。隻眼摩挲舊碑刻，還疑清夜吐虹光。 又：僊去端依絳節朝，僊壇環珮竟寥寥。字收渤海千軍陣，詩逼成都萬里橋。黃篋樓空焦炬入，清風堂廢白雲銷。惟餘靈石山頭月，千古風華不待招。

陳應符《書句曲外史集後》 外史先生蘊句吳清淑之氣，飫天台、括蒼吐納之腴，稅駕茲山，充養益粹，故其詩辭自得情逸調諧，揮灑所至，神閒勢應。一時名家宗匠，談笑而頡頏之，固其所也。今觀其適意之作，則猶太虛沖融，風日流麗，幽蘭在谷，一笑自媚；及其感時慨事，撫懷亢論，則雖秋月高寒，白露慘下，深林如晝，孤鶴長唳，未能盡喻也。

《詩藪》外編卷六 元方外鮮能詩者，道則句曲張雨，釋則來復見心。張以雅游，故聲稱藉藉，其詩實不如復，然復入本朝矣。

毛晉《句曲外史集跋》 伯雨慕米元章爲人，撰《中岳外史傳》，此即句曲外史自傳也。元章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伯雨始學雲麾將軍，晚逼歐陽率更。元章一見無爲公廨奇石，即欲兄事之；伯雨入乾地，見梅于吳閒閒家，如遇西湖故人，徘徊竟日不忍去。元章多藏玉蹤眞題，幾埒秘府；而黃篋樓所儲不亞寶晉富。元章愛潤州江山，因爲卜居，而金陵地肺丘壑，更自佳勝。至于元章先一月盡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其中，曰：「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去。」舉拂合掌而逝；伯雨預葬冠劍于南山，屏絕外事，飲酒賦詩，焚香兀坐，及期羽化，篋無餘物。安得云米顚而張仙非其流亞也？惜其詩文罕傳。

高德暘《題張光弼選伯雨詩》 外史詩爲人膾炙，玄珠光照浙西東。振衣玉宇瓊樓上，滌筆水甌雪椀中。龍去葛陂乘暮雨，鶴歸華表語秋風。一瓢喜落盧陵手，箇箇青錢鑄作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句曲外史集》三卷，【略】雨詩文豪邁灑落，體格遒上。早年及識趙孟頫，晚年猶及見倪瓚、顧阿瑛、楊維楨，中間如虞集、范梈、袁桷、黃溍諸人，皆以方外之交，深爲投契。故耳濡目染，具有典型。雖託蹟黃冠，而談藝之家，位置於文士之列，不復以異教視之，厥有由矣。

厲鶚《貞居詞跋》 外史詞翰高絕，即作樂章，氣韻亦自不凡。予愛書之，不計字畫之工拙也。

《聲執》卷下 元《草堂詩餘》三卷，秦恩復以讀畫齋叢書本用厲樊榭手校本校刊，并錄樊榭四跋。【略】樊榭謂其采擷精妙，無一語凡近，《絕妙好詞》外，渺焉寡匹。蓋輯者名雖不傳，而必爲元代一大作手，且漸染南宋之風，其輯爲是書，則別有深意在。【略】其詞皆樊榭所謂凄惻傷感，不忘故國者，是名雖屬元，實乃南宋餘韻。蓋草窗、碧山、玉田、山村之所倡導，如張翥、張雨、邵亨貞等，皆屬此派。在元代詞學爲南方之一流別，與北人平博疏快者迥乎不同。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十六首》四、五　句曲貞居稱外史，馬塍菌閣儘風流。分明並跡陶弘景，不向山間畫兩牛。　姚子摹來渾莫辨，申州有一故人存。看他總愛元和腳，斂手薑芽不可論。（張雨。予庚辰在淮上，見外史字卷，爲姚綬所摹者。申州，用懷素事。）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五一　黃篋樓辭祿萬鍾，道經自寫石函封。江東逸老相存問，家在茅山第幾重？（張雨）

《新元史》卷二三八　同時杭州人張雨，亦隱於黃冠者。從虞集受學，詩才清麗。

分　論

《集太白語酬僧淨月》《元詩選》初集壬集：鐵崖先生跋曰：予觀貞居子集句詩，政如冶城銅像，捧額珠蓮座于長干也。可寶可玩。太白見之，當曰：「吾錦千萬機，衣被天下，詩人烏得割截如此？」貞居子其愼取之哉，勿俾責償也。會稽楊維楨跋。

《無波古井水》《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此詩不是單寫古井，言萬緣俱靜而一靈獨照也。

《種樹》《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吾衰」二句）意遠。

《澗北梅二月始華》《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但存」二句）意思極新，句法極老。凡詩有新意而入稚者，正苦筆嫩。

《馬塍新居》《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結句曠甚。

《范以善雲林清遠館》《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外史詩句，清新而不露錘鑿雕刻之迹。有鐵崖之才，而清眞勝之；有雲林之格，而警健勝之。宜爲名流所重。

《八月十五夜待月》《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秋已平分」二句）常意耳，寫得沉凝有骨力。

《仲穆墨蘭》　毛晉《汲古閣刻句曲外史集補遺》按：陳眉公嘗謂余曰：「余山中藏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上雲林清閟閣下，希是正之益，句曲張天雨起首」，惜未曾見。又云：「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其子仲穆喜畫墨蘭，張伯雨戲題一絕于上，仲穆見而愧之，蘭遂絕筆。」《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仲穆見此題句，遂不復畫蘭。按詩意自悼松雪，非□□意也。

《聽雨樓詩》《珊瑚木難》卷一：王謙《和貞居聽雨樓詩》題後：觀張外史所題山甫盧隱君《聽雨樓詩》，詞翰瀟灑，令人有超然之想。噫！故物也，士恆其愼藏之。四月三十日，王謙寫于客居。　又道衍題：勝國之季，兵燹之餘，前輩翰墨存者無幾，間或獲一見，如遇蜼彝兕敦，不能不使人忻艷也。《聽雨樓詩》，句曲外史及一時名流所作，詞翰兼美，亦稀世之寶也。吳僧道衍書。

又李鮑恂題：吳郡盧君山甫舊有聽雨樓，【略】今其子士恆攜張外史所題詩來示予。予覽之，不勝感慨，遂爲賦此。

《道言》、《清齋》、《奔月卮》　楊維楨《題張外史書雜詩卷》：右句曲外史與袁子英所寫詩，凡五十五篇。其首兩章迺此老道人效余鐵雅者也，如《道言》、《清齋》、《澗阿》諸詩，皆其道趣中流出者，若《奔月卮》，則又頑仙之橫出者。吁！道人仙去已一紀矣，鐵雅之友屬之何人？開卷愴然，不勝山陽之感云。

《澗阿》　張昱《題張外史書雜詩卷》：右《澗阿》雜詩墨跡五十五首，迺張貞居詞翰最得意者，在當時亦自愼重，不輕示人，觀其小序可見。雖然，非子英之知貞居，不能久藏至今，非彥廉之好古博雅，亦不能得子英之割贈所愛。以交誼之篤而歸諸春草堂，可謂得其所矣。《六研齋三筆》卷一：張句曲《澗阿》詩，行書，當五錢大，極雄快，詩亦豪邁。

《送瞿慧夫上青龍鎮學官》　李孝光《序》：予每讀句曲外史所詠《送瞿博士上青龍學官》詩，愛其華婉新麗，飄然有仙氣，欲口占效之，輒困，譬學爲頌，不之魯不工。

《游仙詞》　趙氏《鐵網珊瑚》卷九：郭翼《游仙詩識後》：《游仙詩》遂昌其最優乎！貞居仙去，不可復得；清眞兪君復初請予和之，以繼二妙之後。其知言乎！昔揚雄作《太玄》曰：「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蓋謂作者非難，知者爲難也。復初舊有能詩聲，予故喜之，遂爲賦此，但不可與不知者言耳。太原郭翼識。　又陸大本《跋後》：予幼侍貞居張君清節，吟詩寫字，皆從漸摩中來。貞居已矣，予方泊化宮，超然有退隱志，且辟有驗。偶過玉峰清眞觀，道士兪君出示貞居所繼明德鄭先生《游仙詞》十首，明德復書舊和季文趙君倡句於卷上，誦之使人毛骨翛爽。予雖不敏，思貞居昔日之好，而明德又吾老文伯也，敢不援筆續貂。超然之士，能無賞音？　王逢《後跋》：至正壬寅春三

月五日，過崑山，雨，留清眞觀。主者兪復初，出示句曲張外史、遂昌鄭先生及郭羲仲、陸德中所和《游仙詞》。誦再過，神氣超然，殆與諸游仙答鸞鳳相下上碧寥間也。因記憶早歲侍先君庫使在信州時，嘗和郡經歷張率性《游仙詞》四首，今廿年矣！人事變遷，城池墟莽，雖欲如曩昔賡歌之樂不可得，矧敢覬游仙樂之萬一者。然句曲仙去矣，而其詞存，則出塵之句，有足發予之清興，是亦一樂也。復初因徵次韻，就書舊作於後，冀來者同賞鑒云。《石洲詩話》卷五：張伯雨方外畸人，其《遊仙詞》特爲奇麗。金相蔡松年跋東坡墨蹟，所云「醉笑調歌，靈音相答，皆九霞空洞中語。後復有神遊八表者，傳誦而來，洗空萬古俗氣」數語，仿佛遇之。

《題山居圖》 姚綬《題山居圖後》：圖爲張貞居伯雨所得，和詩一篇，詞旨甚遠，詩法精妙，殆非時製。又：況貞居於書肆中一見此圖而賞識之，復和其詩，語意冲淡，字畫清逸，無慚是翁。大癡云：「知詩者乃知其畫。」亦名言耳，故余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

《隱眞館》 《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張伯雨《隱眞館》，【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三香圖》、《萬壑松濤》、《黃子久畫》 《蠶尾續文》卷二〇《跋句曲外史集》：《句曲外史雜詩》一卷，元張雨伯雨著。詩多拗體，予最喜其絕句，如：「凌波仙子塵生襪，空谷佳人玉煉容。不奈天寒風露早，日高猶傍錦熏籠。」（《三香圖》）「弁山南下幽人宅，萬箇長松水一瓢。月到三層樓上夢，鯉魚風起駕春潮。」（《萬壑松濤》）「鷄犬茅茨接冥烟，平林如薺遠連天。急披奇句無人賞，已近飛鴻滅沒邊。」（《黃子久畫》）頗有坡、谷遺風。

《蕉池積雪》 饒介《書張伯雨蕉池詩後》：右海昌張伯雨《蕉池積雪》詩一篇，其稱羣公次韻，僅存者劉師魯二篇。伯雨之爲《蕉池積雪》，去今十餘年，吳江村叟周君爲《蕉池積雪》，視伯雨所爲無少異。周君喜其暗合也，求書其實，併詩以表之。始，周君豐于貲財，好蓄古玩器，無何兵起，其貲與故物一夕蕩然俱盡，惟守小屋數椽，日以此爲娛悅，人以是多之。伯雨已矣，在承平時，稍爲清峭殊特者，而周君當事變之際，不隨衆境而逝，而乃創意于此，又其奇也。雖然，氣化盛衰之數，恆相迭而無窮也。以金石之堅者不能外此而待，人獨于一草之微而致意焉者，其亦有所寓矣。夫何寓哉？妍媸巨細，不可得而擇也，消息盈虛，不可得而加也，彭殤生死，不可得而齊一也。自達生而言之，無不曰我于物無滯也，而又何校乎？然則《蕉池積雪》之趣，固不可以形器求之也，求其趣者，舍詩無以也。余既書伯雨之詩，而又書其始末如此。

《汲古閣刻句曲外史集附錄》毛晉按：華亭康與可從長安邸舍見《蕉池積雪》詩卷，錄以寄余，余藏笥中十年矣。偶從敝笥中見故人遺蹟，因錄之。

《耕漁軒詩》 毛晉《汲古閣刻句曲外史集補遺》按：余從泖上購元人《耕漁軒》卷，前有楊孟載說，後有姚少師跋。其間題贈詩篇，倪元鎮而下，皆一時如雷如霆之偉人，蓋爲太湖大隱徐良輔而作者。張伯雨其一也。

《題趙仲穆竹西圖爲楊元誠》 毛晉《汲古閣刻句曲外史集補遺》按：壬午孟夏，山中採茶僧至，康侯復寄逸詩若干首，余去其重者而補焉。

《奉留揭學士》 毛晉《汲古閣刻句曲外史集補遺》按：湖州閔康侯寄外史逸詩多篇，復動余索隱之興。每展一元人集，必有所附入。同社馬退山手鈔祕本甚多，因乞篋中所藏，又得外史《寄無言禪師》詩五首，但《奉留揭學士曼碩》一篇，余向年已刻入上卷，小有不同，仍存之。

《遊惠山寺》、《贈龍門恩公》 馬宏道跋：予自蚤歲好鈔先賢秘本。戊寅夏，借荻溪王凱度所藏朱性甫先生手鈔《珊瑚木難》第三帙閱畢，摘錄元時諸名家詩，內有張伯雨五首，附錄寧極齋詩後。適汲古閣主人毛子久氏廣搜伯雨遺詩補刻，因出舊本同閱，命錄出此則。退山馬宏道識。　毛晉《汲古閣刻句曲外史集補遺》按：長至前五日，康侯又寄貞居二詩，憶昔黃州洪半石先生守毘陵時，欲改惠泉爲第一泉，首唱近體詩六首，索余次韻。讀貞居《遊惠山寺》一篇，喜三百年前早有同心。

《古詩》十首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余於元人中獨取張外史、倪雲林二人之詩。外史寓跡於黃冠，住杭州開元宮登善院，又往來於華陽洞曲林館中，蓋葛稚川、陶貞白之流也。昔人謂其善談名理。嘗見其古詩數首，大率似阮嗣宗《詠懷》，其趣溢出於言句之外，其即所謂名理者耶？余愛而錄之，以俟知者。昔阮光祿道《白馬論》，以爲正索一解人亦不可得，此不可與不知者道也。【略】右張外史古詩十首，余嘗得一掛軸，乃倪雲林作小楷書之者，書學大令，亦妙絕。每意緒不佳，即取出懸之，吟諷數過，覺形神俱暢。

《獨酌》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張貞居《獨酌》一首，乃陳谷陽手書者。詩曰，【略】此詩若置之陶、韋集中，當無媿色。

《竹枝詞》《石洲詩話》卷五：張伯雨《竹枝詞》：「黃土築牆茅蓋屋，門前一樹紫荊花。」漁洋所極推賞也。其《西湖竹枝》云：「光堯內禪罷言兵，幾番御舟湖上行。東家鄰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可備故實。　又：漁洋極賞貞居絕句，謂有坡、谷遺風。

《懷茅山》《西湖竹枝集》：其詩俊逸清贍，儕輩鮮及，有如「丹光出林」，【略】不目之爲仙才，不可也。

《卜居》《元詩紀事》卷三三引《紫桃軒雜綴》：散花灘在西湖東馬塍溜水閘，地元張伯雨卜居，有詩，【略】想玉鈎橋未成，黃篾樓經始之日，余過訪馬塍，地不可得，而杭人藝花者亦絕無佳種。伯雨風流，邈不可追矣。

《水仙子》（歸來重整舊生涯）《堅瓠丁集》卷二：《耳談》：蘇州張伯雨罷官歸，作《水仙子》詞云，【略】《解人頤》作楊南峰詞。

《燕山亭》《詞綜偶評・元詞》：《燕山亭》：張雨。「曾問譜西泠」二句，關合梅字，「君家幾度尊前」，用楊德祖事，「唯醉寫來禽青李」，陪襯。補遺。

《滿江紅》（又一番元都春色）《詞徵》卷三：詞用上入可代平矣，然亦有以平而代側者。樓梅麓《沁園春》「此番登高」、張伯雨《滿江紅》「又一番元都春色」，兩「番」字皆作去。案唐人詩「先後花分幾番開，十番紅桐一行死」，讀法正同。

傳記

劉基《句曲外史張伯雨墓誌銘》　外史錢塘人，姓張氏，字伯雨。【略】雨性狷介，常眇視流俗，悒悒思古道，知弗能與人俯仰，遂挺身戴黃冠爲道士。登茅山，受大洞經籙，豁有所悟，遂夐出群道士表。道士見雨神益完，貌益固，雖其師亦莫能測也。雨獨與學士吳興趙文敏公善，每以陶弘景期之，雨自號句曲外史。明年，開元宮王眞人入覲京師，外史自副。時范德機以能詩名，外史造范，范適出，有詩集在几上，外史取筆書其後，爲詩四韻，守者見則大怒，趨白范，而范驚曰：「吾聞若人不得見，今來，天畀我友也。」即自詣外史，結交而去，繇是外史名震京中。一時賢士大夫若浦城楊仲弘、四明袁伯長、蜀郡虞伯生爭與爲友，願留之京師。外史雖爲道士，恆以親老爲憂。延祐初，謝觀居開元宮，明年杭災，宮毀，外史適華陽。至元丙子，以上塚告歸，遂不復去，年已六十矣。先葬冠劍于南山而辭宮事，但飲酒賦詩，或焚香終日，坐密室，不以世事接耳目，後卒于宮之齋居，篋無遺物也。外史素不與俗人交，人有不善輒面折，而有善亦未嘗不力揚之。故遠近之有學者無不願踵其門，雖不見許可，退亦不敢憾。非其識見精敏，操履端正，何能使人畏服若是哉？至正乙酉，基以提舉儒學備員江浙，始獲與外史一見，即如平生歡，明年七月而外史卒。嗚呼，世之拔流俗而行者鮮矣，得斯人焉而弗獲久與遊，寧不深可惜哉？外史既卒，于是宮之掌事及其弟奉其棺葬於冠劍之所，而基適迫棘闈事，弗能預執紼。及出，爲訪外史遺躅而爲之銘，而外史之徒若子弟，無能承外史之志者。外史已矣，有友而弗銘，咎將誰歸？於是乎銘。銘曰：孰與之軀，以爲吾拘，式還其虛。杳兮冥兮，吁嗟乎幽墟。

姚綬《句曲外史小傳》（存目）

又《外史張公墓碑銘》（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張雨《玉磬池銘》　外史菌巢東南之偏，鑿池瀦泉，與崖室相周旋，象形以磬名焉，因勒銘于其垠。　玉斯潔，磬斯折。德象著，地寶泄。珌琫十六，銘池淺玉。或有力者終負去，未若藏斯磬于空谷。吾見其不舍晝夜而奏雲門大韶之曲也。

鄭元祐《題張伯雨留別卷》　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洞泉石之脈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爲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眞，字伯雨，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遊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爲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

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

又《游仙詞卷》 向嘗次韻信都趙君季文父《游仙詞》，亡友虎林張君伯雨父見而愛之，亦嘗倚韻以屬和，昆山清眞觀道士俞君復初，伯雨愛友也，寫所和詩以遺復初。復初今年冬款予於吳郡之城南，乞予寫昔所和，合張君之什併藏之。江空歲晚，朋友間能詩如伯雨寥寥絕響，因寫舊作，不能不興感云耳。

陳旅《菌閣石記》 錢唐【略】城西山水清曠，而歌笙粉黛下上無空日。夫杭東南奧區，芬華之所簇，而亦幽靜者之所去也。城北有村曰馬塍，居民多業藝花，土沃俗質，聚近而墟遠。至元後丙子歲，句曲外史來棲焉。外史杭人，入華陽學道廿餘年，世慮消盡，獨歲一還里展墓。擥春水，踟躕不能去，乃二月雨作，艤舟西塍，宿故人朱明宇所居院。院有止堂，餘壤雜栽草樹，溪流折入，魚鳥來親人。雨未止，外史欣然爲留，因約結屋共處，于是審曲面勢，治地戒工，爲閣四楹，南向，以二廡翼。三月甲戌成，益構佳卉植其下。旁有長松數十章，落落如高人。湖上之山騰伏閣外，蓋得冲覽之會焉。外史舊有菌閣，在金菌山，吳興趙文敏公篆榜，極高古，茲復以眞蹟署新閣。意扁舟往來，所至皆菌山也。時外史方著《幽文》《玄史》二書，將于是成之，暑退乃去。去則明宇處守，而歲以爲常。茅嶺雲氣深厚，大虎時出林衝人，杭人思見外史，而莫能往也。幸春時歸來，一候言笑于是閣矣。余聞黃寧之宮，靈草生焉。【略】外史告余曰：「子游方內者，奚而言之迂也！吾有菌閣，并乃邑郛，請與子逍遙于其上，又安知黃寧之宮，不在茲乎？」因徵記刻于溪石。

《輟耕錄》卷九 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答之，或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浹背，輒下拜曰：「眞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生書必稱弟子焉。

姚綬《句曲外史小傳》 年二十，棄家徧遊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外史師事之，悉受其說。入開元宮，從眞人王壽衍爲道士，名嗣眞。風裁凝峻，見者異之。見趙松雪承旨，趙見其作字勁健，贈以《雲麾將軍碑》墨，令師法之，書果超越，儒學提舉楊廉夫許在陶貞白上。飲酣伸紙作大草尤妙，小楷變率更家數，世稱二絕。詩宗杜，惟肖古，選，類大曆間諸子，文學韓，而冷語類漢，獨於畫未工，或引敗筆點綴木石、人物，亦自賞適，蓋論意不論象也。壽衍嘗偕入京，時燕地未有梅，惟吳閒閒宗師自江南移植，護以穹廬，扁「漱芳亭」。外史造其所，恍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其中。壽衍竟日不見，憂其迷路。外史覺而已晡，閒閒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有作。」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壺」之句。閒閒大喜，送之翰林集賢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和之，繇是名大起。一時浦城楊仲弘、清江范德機、金華黃晉卿、吳興趙仲穆交甚善。它日謁虞，虞問能作符篆否？答曰：「未能。」虞連書七十二家示之，即下拜曰：「眞吾師也！」自後凡與虞手札，必執弟子禮，其服善類此。壽衍復偕入朝，被璽書，賜驛傳，欲官之，非其志也。即自誓不更出，因三茅有招赴之，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告之，願畢力茲宇。【略】嘗悅劉大彬所修《茅山志》，因號句曲外史。丁丑歲，出茅嶺，庚辰歸陽德館，作黃篋樓，儲古圖史甚富，往來靈石山之精舍。丁亥，造水軒于浴鵠灣。明年，刻詩藥井上。時年七十有二。其所居又有開元靜舍、南眞館、老學齋。與會稽王山農、上清薛玄卿、章心遠、龍翔毛伯圭輩相友善，多文字酬酢。廉夫避地於蘇之錦繡坊，外史以其知己，數造焉，廉夫推爲前輩，每題其製作曰貞居先生。【略】手營墓于靈石西湖之陰，南屏之右，前阻澗瀍，繫腰作梁，名玉鈎橋，南數十武作藏書石室，自勒銘，而吳睿隸古。

張附鳳《聽雨樓詩》 承平時，貞居張道師與雲林倪徵君並以翰墨風緻齊名吳中，二人者亦相引重。先君子與貞居游最早，予時以童子侍坐隅，尚能識其豐采。今先君久已去諸孤，貞居亦化去，天下多故，而予始得從雲林君游。至正乙巳季夏之九日，予謁君于盧士恆氏之聽雨樓，獲觀近製詩若畫，冲淡雅致，令人塵慮灑然。

范孟獲《張貞居自書詩跋》 溫陵陳彥廉氏出家藏張貞居所書雜詩凡五十五首，詞翰俱麗，見之不忍去手。子英袁先生與貞居友善，書此以贈，又於卷末書曰：「勿示不知我者。」子英以彥廉博雅，故出以與之，卷後題曰：「彥廉與予同志，故割愛而與之。」雖然，張貞居非至交則不示，袁先生非知己則不與。彥廉既得，每爲珍玩，非知者亦不出示。吁！人之出處亦當得知己而後動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新刻西湖竹枝詞》一卷：至正八年楊維禎序，云：「予閒居西湖者七八年，與張貞居、郯九成輩爲唱和交。水光山色，浸

沈胸次，洗一時尊俎粉黛之習，於是乎有竹枝之聲。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韻士屬和者無慮百家。採風謠者，其可忽諸？」

作品本事

鄭元祐《學詩齋聯句序》 至正甲申蠟月望前二日，句曲張外史天雨自義吳還錢塘，其老友某僑居，因宿外史于客棲。時吳興郯韶九成亦在焉。予舊嘗喜與外史聯句，是夜將爲之而未得。韶作而言曰：「生以學詩名齋，亦有志於溫柔敦厚之敎也。儻二先生即是爲題，生幸多矣。」用一笑從其言。詩將終，而予怯寒，先就寢，明旦外史亟歸，且屬以足成之，爲之補就。吳人陸友善隸，韶乞寫二紙，一張於齋，一寄外史云。

石樓野生《吳興墨蘭題識》 曩讀葉靜齋《草木子》中一條云：「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竹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見而媿之，遂不復作。」所記與此詩意正合，而集中無之，因附見于此。噫！鐵厓之悲不其然哉。

徐一夔《跋張貞居與毛起宗手批後》 吾玄友有毛起宗者，童稚時嘗侍張外史飲於黃眞人之小蓬山，庖人適薦鰣魚，外史命賦之，起宗即口占曰：「胥江五月潮初落，網得鰣魚價未平。椒葉薦來風味美，不思羊炙與牛羹。」外史奇之，批其詩曰：「此生不倦於學，必有立於吾門。」今起宗以玄敎上士表倡大方，眞不負外史之期望也哉。

又《張外史墨迹》 右句曲外史所書《再和能仁詩》一首，希白玄上人之所藏也。外史名雨，字伯雨，嘗修《茆山志》，故號句曲外史。以詩名世，其字畫得楊、許筆意。波弋飄逸，自有夐塵風緻。觀於此紙可見。

羅袞《貞居集題識》 余按徐氏一夔《始豐稿》，【略】貞居淸才奧學，高蹈物表，號一代玄儒。成中明經礪行，秉志不惑，爲一時名士。二人者，較其跡雖有儒、墨之分，而吾叔方一以從子而觀道德於前後，一以高弟而承敎誨於左右。諺有之：「繩尺之下無枉木。」叔方得賢父師若此，其造就固有異於人哉。

倪瓚《題畫卷》 無錫王容溪先生嘗賦《如夢令》云：「林下一溪春水，林上數峰嵐翠。中有隱居人，茆屋數間而已。無事無事，石上坐看雲起。」山房高僧嘗繪之爲圖，貞居詩云「歌此芙蓉窈窕章」，【略】今亡已夫。余戲用其意爲圖。

又《聽雨樓題詠序》 至正廿五年歲在己巳，盧生恆攜至綠綺軒見示，輒走筆次貞居外史詩韻以寄意云。陶蓬寄亭中人暨諸名勝，當不默然也。

《至正直記》卷一 錢塘老儒葉森景修嘗登趙松雪之門，松雪深愛之。蓋謂其效奔走之時，使令且聰明，頗讀書故也。家住西湖，婦女頗不潔，蓋杭人常習也。所藏王右軍《籠鵝帖》石刻，後有唐人復臨一帖副之，誠爲妙品。張外史每戲之，一日賦詩以貽之，有云：「家藏逸少籠鵝字，門繫龜蒙放鴨船」。世以鴨喻五奴也。《元詩紀事》卷三三案：《直記》專記鄙猥之事，并喜言人曖昧，今多不錄。即錄亦時有刪節。

《輟耕錄》卷七 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時授經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雨題詩曰「侍書愛題博士畫」，【略】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

《書畫彙考》卷五〇 倪瓚《雲林荆溪淸遠圖并題》：荆溪吳國良，工製墨，善吹簫，好與賢士大夫游，張貞居每館寓其家，艤舟籬傍，興盡便返，故國良得貞居翰墨爲多。今年夏，予以事至郡中，泊舟文忠祠後，國良便從溪上具小舟相就語，爲援簫作三五弄，慰予寂寞，并以新製桐花烟墨爲贈。予嘉其思致近古，遂寫《荆溪淸遠圖》以遺之。

《元詩選》初集壬集 《次韻答薩天錫見寄》案：外史詩又載：臺掾薩天錫求識予面，而之燕南，八月十四夜風雨，宿菌閣絕句七首，明日追送之。其一首云：「巡官畏虎盛前呵，驚動燕山薩照磨。剪燭對床詩未穩，從渠醉尉問誰何？」又云：「內臺最近燕南幕，博士臺郎有此除。山澤何當《大人賦》？寄聲多謝馬相如。」與此詩同是天錫在南臺時所作。

《詞苑萃編》卷一五 《張伯雨太常引》：李仲仁漫翁湖中製畫舫，始用布帆。張伯雨爲名曰「浮家泛宅」，并題《太常引》云「莫將西子比西湖」。 又卷二三：周晉仙《浪淘沙》詞，鮮于困學每愛書之。百年後，方外士張伯雨追和一章，以爲笑樂，惜困學公不能爲我賞音：「挑下杖頭錢，取次高眠。」

《詞徵》卷一 《孟家蟬》九十七字，潘元質所創調也。朱彧《可談》云：孟

后衣服畫作雙蟬，目爲孟家蟬，識者謂蟬有禪意，久之竟廢。姜堯章詩「遊人總戴孟家蟬」，張伯雨詞「玉梅金縷孟家蟬」，指此。

《歷代詩話》卷六八　《詩話類編》云：伯雨，錢塘黃冠也，有詩字名。嘗于一士夫家見袖軸一卷，伯雨首有《山居雪霽詩》一律，後多名筆次韻，今止記憶數首，是皆無集可觀者。錄之于左，并書姓字爵里。伯雨詩曰：「日光玉潔千峰立，映雪時晴一氣凝。當晝壚亭催埽巷，犯寒漁艇借收冰。松皮石裂號饑鼠，窗隙塵消撲凍蠅。青茁菜芽渾可愛，倩誰春餞卷紅綾。」張翥自京來杭和曰：「窈窕碉阿人跡斷，隱居學道自神凝。巖頭鶴下松無雪，石底龍蟠水不冰。釀酒春瓶濃勝乳，鈔書《雲笈》細如蠅。多君肯念還京客，爲織春袍柿蔕綾。」黃溍走筆和曰：「雪中乘興眞奇事，無奈舟膠水始凝。朝士白頭慚獨步，仙人赤腳傲層冰。招來盡是雞羣鶴，趨附空慚馬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僊傾有青綾。」俞友仁追和曰：「湖上千峰盡失青，湖光十里未消凝。吟詩細嚼梅花蕊，煮茗潛敲澗壑冰。東郭忍寒行似鶴，南屏癡醉坐如蠅。相過內相知乘興，盛服猶披舊賜綾。」又伯雨《題范德機東坊稿後》云：「一編上有東坊字，慚媿詩中見大巫。」吳旦生曰：劉伯溫作《句曲外史墓誌》云：時范德機以能詩名，外史造范，范適出，有詩集在几上，外史取筆書其後，爲詩四韻。守者見則大怒，趨白范，而范驚曰：「吾聞若人不得見，今來，天畀我友也。」即自詣外史，結交而去。今以觀其題《東坊稿》，即所書四韻者，此邪？

又　張伯雨《題溫日觀葡萄詩》：「日觀一飲西涼酒，解寫葡萄絕代無。請師截斷葛藤路，還我黑月摩尼珠。」吳旦生曰：宋子虛詩：「墨花酣春馬乳漲，醉夢渴想西涼姿。」馬虛中詩：「寒藤挂鬼眼，纍纍冷花碧。」僧夢觀詩：「鑌刀翦斷紫瓔珞，纍纍馬乳垂金風。」三詩奇澀，可與伯雨相匹。《圖繪寶鑑》云：僧子溫字仲言，號日觀，又號知歸子。《遂昌雜錄》云：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葡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葡萄多假，其眞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農田餘話》云：古人無畫葡萄者，日觀于月下視葡萄影有悟，出新意，以飛白書體爲之。酒酣興發，以手潑墨，然後揮毫，迅于行草，收拾散落，頃刻而就。如神，甚奇特也。

《歷代詞話》卷九　張雨，故宋崇國公九成裔孫，自號句曲外史。有《雪獅兒・咏梅花次仇山村韻》云：「含香弄粉，便勾引、游騎尋芳，城南城北。」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　公謹以梅、瑞香、水仙爲「三香」，菊、桂、秋荷爲「三逸」，以《聲聲慢》詠之。王蕺隱又以梅、蘭、水仙、山樊、瑞香爲《五香圖》，張伯雨天雨以《踏莎行》詠之，見《貞居詞》。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三　《詞綜訛脫》：《詞綜》所采各詞，中有未經訂正，詞律復沿其誤者。【略】張伯雨《雪獅兒》云：「幾番花陰濯足」，「不如圖軸。燒黃獨。自聽瓶笙調曲。」「陰」作「影」，「獨」作「燭」，「軸」字叶韻，誤作「畫」。

著　錄

張雨《石室銘》　外史承留侯之裔，修隱居之業，年六十遷南峰靈石磵，所著《老氏經集傳》、《茅山志》、《幽文》、《玄史》與其詩若干卷，藏龍井之石室，解所服劍代其形合藏焉，以示道之不可傳者。既闔戶，勒銘其上曰：藏書何？爲道無累猗；瘞劍何？爲神無體猗。玄室之閟，閱千歲而未始猗。

姚綬《句曲外史小傳》　所著《〔山〕〔外史〕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尋山誌》十五卷，考索精博。又著《玄史》，自序曰：「老子玄足者也，是集獨不與者，尊之至也。」【略】綬五七年前從甘泉劉邦彥得八帖，往往言造酒必善飲，又見其手錄詩文各一冊，予以古書畫一卷易得詩冊計二十六紙，五七言詩八十一首，中有附錄遂昌鄭明德、東海倪元鎭、龍河僧大訢詩十餘首，其不遺故人之善如此。又於邦彥得二紙，其紙標「丁亥」二字，其詩文必多，故編年書之，旁二行云：「繆作積歲月成帙，初不事深僻，覽者或昧其所從來。易玄久許一箋，請如古法，簡要疏於語下，尚藉是以傳焉。」予不考易玄何人。成化丁酉，杭有攜其像入金陵者，人得即攜涉楊子，亟遣人物色之以歸，爲文酬之。是冬又得其《台仙閣記》一軸，詞翰益蒼古。

又《句曲外史集錄序》　予嘗私淑其眞行書，購求眞迹，或卷或軸，長篇短章。又有其手書詩文稿各一帙，總若干篇，保若拱璧，藏之雲東仙人館。成化丁未六月火，盡焚其所積圖史，而先生之跡俱逝者十之八九。先生平生詩文甚多，梓行者尠，余所得一編僅百餘首，乃徐良夫作序者。又余幼時先君子命抄錄五七言八十餘首，今皆不存。余茲暇日，爰就相知士大夫家，搜訪其所作若詩、若文、雜著，并余家煨燼之餘所僅存者，悉書于冊，名曰《句曲外史集

錄》，俟既富而類析之，壽梓以行。嗟夫！人之生世，古今未有超然獨存者，所賴壽之於不死，其文章乎！故凡文章根柢于道，自信可以傳後，雖流散海內，後必有人收錄，必不使之敗壞漸盡。若韓昌黎之文、歐陽子永叔得之於散漫之餘，行於校讎之後，遂爲四大家之冠，輝煌轇轕，垂之無窮。人第患不能爲可傳者，無患乎千載之下不得流播也。吾道在天地間不絕如綫，世豈無其人哉？斯可驗諸。

鄭元祐《題張伯雨留別卷》 所著《外史世集》三卷，《碧岩玄會錄》三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

黃溍《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略】詩文總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齒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爲後先。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讎之，復俾溍爲之序，而刻眞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庵。溍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序續集者寧不爲之畢其說乎？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句曲外史集》一部一冊，闕。 又：《張伯雨師友集》一部一冊，完全。

《**秘閣書目・文集**》 《張伯雨師友集》。 又：《句曲外史集》一冊。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張伯雨集》六卷。 又卷一三：《張外史詩集》一冊，六卷，張雨。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張雨《句曲外史集》二卷。 又：張雨《句曲外史集》四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張貞居詩集》。

《**隱湖題跋・跋句曲外史集**》 惜其詩文罕傳，陳節齋所輯遺集，本傳不載，亟爲補諸卷末。

閔元衢《句曲外史集跋》 外史績學工辭章，名動公卿，獨於我湖趙魏公父子契厚，故往來數而題詠繁，余已采入我湖藝文矣。惜姚侍御一生購求，半付煨燼，非琴川子晉毛君彙梓，何以知羽流中有此異人也？然而較余所采，仍有遺者，於是取架上書遍搜，果得詩九十七首、文五首，又抄本詞一卷，則傳之亡友張稚通者也。子晉雖未及面，曾尺一相聞，而雙林存疑上人與子晉交，不啻外史之與松雪，遂屬上人郵致之。如「洞壑藏書盡隱文」（不知題），「竹枝卧餅高筆塚」（同上），「偶閱一枝紅石竹」（《題宋仲溫試院卷尾朱竹》），「韭長雨肥含土膏」（《詠韭亭》），「風沙不憚五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壺」（《題漱芳亭》），「家藏逸少籠鵝字，門繫龜蒙放鴨船」（《貽葉景脩》），「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腳冰」（《九日楊太史邀訪陳雲嶠遊水樂洞》），「由來老筆荆關輩，傳粉施朱笑後生」（《題王子久山水》）。逸句如《玄史自序》、《貽仙閣記游》、《天平山記》及八絕句、《趙松雪千文跋》、《書伊尹古像後》、《倪元鎮像贊》，均無從覓補。李君實先生手抄《澗阿詩稿》一卷，亦無由寓目。敢謂貧兒摭拾盡乎？是在子晉矣。其交遊投贈，除志道、天錫、元鎮三集外，悉綴焉，所以推外史當日刻置登善庵之意也。

陳應符《書句曲外史集後》 黃篋手鈔，編年列類，所積富矣，惜乎兵火薦罹，歲蠹月蝕，逸而存者無幾。其間得之者，或寶有而靳於傳，或欲傳而沮於力。斯文之晦，識者興嗟。應符藉父師之仁覆，襲靈眞之勝壤，塊食無裨，良用耿耿。私淑之餘，於凡先生舊所經歷之地，靡不窮搜博購，積累既久，什或得其二三，亦欲俟其全而後壽諸梓，與《貞白》、《山世》諸編並傳。顧惟歲月遄邁，人事靡常，故以讎校類次之任付之名者，僭題曰《遺集》而錄焉。雖於眞風之訓莫能藏紹其萬一，然假是錙銖之勸，以爲素餐之贖，固惓惓自負之誠也。

《**汲古閣校刻書目**》 《句曲外史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一百七十九葉。

毛晉《句曲外史集跋》 貞居子黃篋樓手編生平詩文甚富，惜乎紅巾寇杭之餘，不知所在。余十年前所刻《句曲外史集》三卷，蓋陳羽士訪諸貞居經歷之地，寸牋尺練，櫛比而成者也。猶恨未獲楊鐵厓所鈔，重窺石室之祕耳。幸湖州康侯閔君窮搜博采，手錄遺亡若干幅，數月之內，鱗羽相接而寄於余。余亦隨開緘之先後付諸梓人，略無詮次，又得三卷。鐵厓所云晉武庫之遺劍，不在斯乎！鐵厓爲一代人望，不輕許可人，獨醉心于貞居，康侯眞今日之鐵厓也！所著《江東外紀》、《吳興藝文》諸書，不亞於《史鈒》，及《史義拾遺》，亦醉心于貞居，亹亹捃摭無倦色。貞居何幸而遇此兩知己也？余媿未能學，姚公綬以古畫相易，或不至爲胡季城受友人之托，不能共之海內歟？

又《句曲外史集補遺》卷中題語 上卷諸詩，吳興閔康侯辛巳秋寄余續刻者。偶讀架上元人集，又得聯句一篇。

又《題奉留揭學士前》 湖州閔康侯寄外史逸句多篇，復動余索隱之興。每展玩一元人集，必有所附入。同社馬退山手鈔秘本甚多，因乞篋中所藏，又得外史《寄無言禪師詩五首》，但《奉留揭學士曼碩》一篇，余向年已刻入上

卷，小有不同，仍存之。

又《張貞居集書後》　余於句曲外史詩文可謂無奇不探，無隱不索矣。初刻陳節齋手編三卷，繼刻閔康侯搜詩九十七首，文五首，又合王凱度、康與可輩所寄如干首爲《補遺》三卷，以勝國名公酬贈諸作附焉，將謂登峰造極矣。今秋病餘，偕馮甥詮次雲林集外詩，復鼓餘興，入金陵地肺，再探華陽蓬壺之閟異，又得如干首，豈即風雷大作鄭栗庵再往而未得者耶？抑玉鉤橋南石室所藏時隨花片流出人間耶？曾有人過浴鵠灣藥井，題詩云：「石室秘書愁攝電，星池遺劍已成龍。思君不見夜開戶，月在金鐘玉几峰。」令我掩卷憮然。

馬弘道《題句曲外史集補遺後》　予自蚤歲好鈔先賢秘本，戊寅夏，借荻溪王凱度所藏朱性甫先生手鈔《珊瑚木難》第三帙閱畢，摘錄元時諸名家詩，內有張伯雨五首，附錄《寧極齋詩》後。適汲古閣主人毛子久氏廣搜伯雨遺詩補刻，因出舊本同閱，命錄出此則。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雨《句曲外史詩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句曲外史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略】元張雨撰。【略】其平生詩文，嘗手錄成帙，然當時未及刊版。故零縑斷素，賞鑒家多傳其墨蹟，而集則無傳。明成化間，姚綬始購得其稿。嘉靖甲午，陳應符始釐爲三卷，校讎付刊，而以劉基所作墓誌、姚綬所作小傳附之。崇禎中，常熟毛晉復取烏程閔元衢所錄佚詩，爲補遺三卷，附以同時酬贈之作，晉又與甥馮武搜得雨集外詩若干首，續刻於後，仍以徐世達原序冠於簡端者，即此本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張雨《句曲外史集》三卷，又《補遺》三卷，又《集外詩》一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元張雨撰。明初刊本，【略】前徐達左序，隸書七行十二字。本書卷首次行題「吳郡海昌張雨伯雨撰」，三行題「江浙鄉貢進士姪誼類編」，四行題「吳郡徐達左校正」。虞山瞿氏鐵琴銅劍樓有一帙。　清影寫明初刊本，行款、序跋及卷首編校人名全同。鈐「元本」「甲」各印及黃丕烈印。涵芬樓藏。　補：《句曲張外史詩集》六卷，元張雨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句曲外史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元張雨撰。明嘉靖甲午陳應符刊本。　汲古閣刊本。　補：《句曲外史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元張雨撰。附錄一卷。明崇禎十一年毛氏汲古閣刊《元人十種詩》本。　補：《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七卷，元張雨撰，附錄一卷。清寫本。前徐達左序，卷七爲雜言、詩餘及散文之類，附錄爲碑記、投贈詩文。鈐慈谿馮氏醉經樓藏印。　補：《貞居先生詩集》七卷、《補遺》二卷，元張雨撰，附錄二卷。清光緒二十三年丁丙刊《武林往哲遺箸》本。

張燕昌《清抄本句曲外史貞居先生集跋》　《龍虎山》、《上元夜懷茅山》、《遊仙》、《次韻雲林生》、《二月一日快雪時晴》、《題野逸軒》，右六首，余得外史眞迹，校于知不足齋。眞迹末署：「至正四年歲在甲申，十二月十又七日，夜宿元文，爲元道者書，張雨謹記。」凡二十八字。

丁丙《貞居集序》　《四庫》著錄《句曲外史集》乃汲古閣本。首三卷，陳節齋手編，徐良夫序，末附劉基所撰《墓銘》、姚綬所作《小傳》及陳應符《跋》。補遺三卷，閔康侯、王凱度、康與可輩所寄，又名公投贈諸作附焉。《集外詩》一卷，毛晉同其甥馮武搜葺而刻也，後有閔元衢二跋、毛晉二跋。其先有《詩集》五卷本，題吳郡海昌張雨伯雨撰，浙江鄉貢進士姪誼類編，桐鄉金星軺文瑞樓藏有其書，稱爲先生姪誼所編，徐達左校正，從吳門舊家傳出者，核之毛刻，詩特爲多，洵秘冊也！黃丕烈士禮居亦藏有是本，而士禮居更藏《貞居先生詩集》六卷，詞一卷，雜文一卷，綴之以跋，云「五柳主人以柳大中手鈔貞居詩詞舊本見示，詩四卷，與此多不合，惟詞編次第多同」云。近陸氏皕宋樓藏錢天樹跋本，云是本七卷，雖同《四庫》所載之數，然第七卷內詩餘《茅山逢故人》至《跋定武蘭亭》九頁半爲厲徵君樊榭手補，又有丁龍泓徵君朱筆，更所謂趙一清校者，則不知所在矣。要之，貞居詩詞編於姪誼者爲最先，刻於毛晉者爲最早，而世之最先、最早者，往往不及晚出者之爲備。余藏七卷者凡二本，一爲瓶花齋吳城所寫，各卷後有補遺之作，一爲蜨隱盦何元錫藏書鈔本。兩本相較，何本更善。疑即與錢跋本相合，因乞羅明經榘校付剞劂氏，以廣汲古之傳。羅君更博搜載籍，旁及碑版書畫，輯爲《補遺》二卷，附錄二卷，與猶子立誠詳審精確。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七卷，舊鈔本，瓶花齋藏書。元張雨撰。【略】毛氏汲古閣所刊者，首三卷陳節齋手編，徐良夫序，末附劉基撰墓銘、姚綬作小傳，及陳應符跋。補遺三卷，則閔康侯、王凱度、康與可輩所寄，而名公酬贈之作附焉。補遺一卷，乃毛晉與其甥馮武搜輯

而成也。刻後有閔元衢二跋、毛晉二跋。此七卷，一二爲五言古詩，三爲七言古詩歌行，四爲五言律詩、五言長律、五言絕句，五爲七言律詩，六爲七言絕句，七爲辭、四言、六言、五言三韻聯句、銘、贊、詩餘，統曰雜言。前有吳郡徐達左序。當是外史之姪鄉貢進士誼所編次，較汲古閣刊者類分而詩多，宜《文瑞樓書目》稱爲祕冊者也。有「吳城」「敦復」二印。城又拾補各體於其後。

又：《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七卷，舊鈔本，毛斧季藏本。此書汲古閣未刻之先有五卷本，題「吳郡海昌張雨伯雨撰，浙江鄉貢進士姪誼類編」。文瑞樓與士禮居同有藏本，而士禮居更有《詩集》六卷、詞一卷、雜文一卷，跋云：「五柳主人以柳中大僉手鈔四卷本見示，與此多不合，近茁宋樓藏錢天樹跋本云。」是本七卷，雖同《四庫》所藏之數，然第七卷內詩餘《茅山逢故人》至《跋定武蘭亭》九葉半，爲厲徵君樊榭手補，丁龍泓徵君朱筆校者。此本自七卷後《茅山逢故人》至《跋定武蘭亭》亦補九葉，豈即同錢天樹舊藏本耶？惟末有「海虞毛斧季圖書記」一印，似厲徵君手補者乃補鈔，非補輯。然則七卷已編在明時矣。黑格精鈔，非出俗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元刊本。題「吳郡海昌張雨伯雨撰，江浙鄉貢進士姪誼編類，吳郡徐達左校正」。前有達左分隸序，汲古毛氏未見此本，故所刻不同。徐序亦多脫落舛譌，署名并脫「左」字，尤爲乖謬。又：《貞居先生詩集》四卷、《詞》一卷，舊鈔本。題「句曲外史張雨伯雨撰」，前有姚綬《小傳》及徐達左序。此明柳大中鈔本，上方著墨筆校語，卷首題記云：「《貞居先生集》有板行者，比斯鈔本十之二耳。近得此本於南濠都太僕家，借歸錄之，補以《小傳》。安愚柳僉識。」又：《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六卷、《詞》一卷、《雜文》一卷，舊鈔校本。此何元朗鈔本，標題與元刻本同。卷末附錄劉基《墓誌》、姚綬《小傳》、碑銘，徐達左後序。黃蕘翁以柳大中本對校，其詩分體較柳本稍多，詞編次第多同，惟首闋「東風第一枝」爲柳本所無，雜文九首，則又此本增出者也。汲古毛氏刻本，乃從嘉靖間陳應符刻本重刊，後復摭拾遺篇，不逮此兩本遠甚。

《木樨軒藏書題記》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七卷，元張雨撰，明潘是仁刻本。李六一八。舊抄《張伯雨詩集》較汲古閣刻《句曲外史集》多詩幾一倍。汲古刻三卷，又《補遺》二卷，後有附錄，爲此本所無。此本雖題「詩集」，其實「銘」、「贊」、「傳」、「記」數篇亦附於後，金陵孫澄之又從《茅山志》、《元詩選》諸書補錄其不載各詩，洵稱此集善本矣。然《道藏》中錄有此集，尚須求藏本一校之。

《木樨軒藏書書錄》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七卷，〔元張雨撰〕，舊抄本（清抄本（孫澄之校補））。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前有徐達左序。卷一、二五古，卷三七古，歌行，卷四五律，五言長律，五言絕句，卷五七律，卷六七言絕句，卷七雜言、辭、四言、六言、五言三韻、聯句、銘、贊、詩餘。後附《眞樂軒記》、《春日游南山約》、《中嶽外史傳》三篇，又題跋三首。自二卷以下每卷末均有舊人增補之詩。又上元孫澂之亦有搜補，另紙夾入書內。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六卷、《詞》一卷、《雜文》一卷，舊鈔校本。知非子跋：嘉慶癸酉正月下浣六日，五柳主人以柳大中手鈔《貞居先生詩詞》舊本見示。《詩集》四卷，與此都不合。惟《貞居先生詞編》與此相勘，惟無首闋，餘次第多同。遂輟一日閒手校此，頗多是正。時天陰微雨，門無客來，仍理故業，藉以消遣。

羅榘《貞居集題識》 余佐丁氏校刊《貞居集》，且爲《補遺》、附錄四卷，而丁丈松生暨修甫叔姪終以未見五卷本爲慊。余按徐氏一夔《始豐稿》【略】云云。今雖不得五卷本，而叔方之行實固已得之，安知異日不得其所編之本哉！貞居之先淵甫僉判，既得其一詩而列之首，又安知異日不再得叔方儒學之作而綴之哉！書此以堅丁丈叔姪之俟。

又《重脩元句曲外史張貞居先生墓記》 光緒丁酉，錢塘丁丈松生先生刻其《遺集》七卷，且搜輯集外詩文各一卷，附綴於後，欲訪其墓，詢諸塢中之人，無知其處者。

丁立中《跋貞居集》 《遺集》七卷，光緒丁酉秋日曾乞羅君榘臣校而刊之，并輯其集外詩文及傳贊碑銘暨當時投贈之作附錄於後，以誌景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六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舊鈔本，黃蕘圃舊藏。元吳郡海昌張雨伯雨撰，浙江鄉貢進士姪誼編類。又：《句曲外史貞居先生集》七卷，舊鈔本，厲樊榭舊藏。元張雨撰。

錢天樹《跋句曲外史詩集》 《元句曲外史集》，《四庫書目》所載《正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共七卷。是本卷數雖同，斷非《四庫書目》所載之本。其第七卷內詩餘《茅山逢故人》至《跋定武蘭亭》九頁半是厲徵君樊榭手補，尤足寶貴。細審其所補之來本，大約出自《珊瑚網》及《鐵網珊瑚》、

《書畫正續題跋記》三書居多，其硃筆是丁龍泓徵君之筆無疑，更所謂趙一清校，則不能知其所在矣。予昔年曾見外史手書詩稿兩冊，當時念念，不及錄出一副本，定然與此集大有異同之處，若得彙爲一集，則爲《外史全集》之大觀也。明虞山毛氏所刻《元人十集》，篋江可將是一校尤善，然毛刻斷不能如是本之富耳。

張元濟《清抄本句曲外史貞居先生集跋》 伯雨先生爲余始祖橫浦先生二六世孫。生于元季，棄家爲道士，自號貞居子，又號句曲外史。以詩名于世。其集有五卷本，姪誼編類，刊于元末。有陳應符輯三卷，閔元衢、王凱度、康與可合輯《補遺》三卷，毛晉又輯附錄及集外詩若干首，刻之《元人十集》中。錢唐丁丙藏吳城何元錫兩鈔本均七卷，又叙羅椉《續輯補遺》二卷、附錄二卷，光緒丁酉，是爲最近刊本。此本爲知不足齋舊藏，鮑以文手自精校，所據有龍洲選本、潘訒選本、毛本、何本，復參以《玉山草堂雅集》、《大雅集》、《乾坤清氣集》、《元音》、《鐵網珊瑚》、《梧溪集》、《僑吳集》、《松雪齋集》等書，讎勘異同，糾其誤收重出者。記言小注有所脫漏，悉爲蒐錄，又補遺詩二十九首，丹黃徧紙，用力致勤。綜觀諸本，元本所收最少，毛本續有增益，丁本後出，最夥，然各本均有獨存之作，而不見於他本云。毛氏自謂無顯不搜，無隱不索；丁氏更言最先最早者不及晚出之備。是本固視毛刻爲富，即所輯遺詩有若干首，仍爲丁氏所未錄。睠懷祖德，且其爲名人校筆，涵芬樓先已有景元鈔本，因復收之，永共藏弆。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元張雨撰，明初刻本，二冊。 又：《貞居先生詩集》四卷、《詞編》一卷，元張雨撰。明柳僉抄本，二冊。 又：《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七卷、《詞》一卷、《雜文》一卷，元張雨撰，明抄本。何良俊輯補，黃丕烈校并跋。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句曲外史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一冊。元張雨撰。清初毛氏汲古閣精鈔本，清錢大昕、黃丕烈、方若蘅、邵淵耀等各手書題記，又程恩澤觀款。 又：《句曲外史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附錄一卷，六冊。元張雨撰。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元十家詩集本。 又：《句曲外史貞居先生集》七卷，附錄一卷，九冊。元張雨撰。舊鈔本，清趙一清、厲鶚各手校，近人鄧邦述手書題記。 又：《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七卷，附錄二卷四冊。元張雨撰。舊鈔本，朱校。

厲鶚《貞居詞跋》 外史詞翰高絕，即作樂章，氣韻亦自不凡。予愛書之，不計字畫之工拙也。

章懋《貞居詞跋》 舊鈔句曲外史《貞居詞》一卷，世尠傳本，求諸數年不可得已。己酉正月下浣，偕莘田赴武林，以舟爲寓，雨中悶甚，著屐登吳山，得是本於積書堂主人陶一齋處。係汪季青家藏物，後屬鮑氏，最後爲馬君二槎所獲。比年來馬氏儲蓄書籍散落苕賈手不少，余曾購得數種，今復得是詞，不覺轉悶爲喜。舟中無事，輒提筆志諸卷首。 又：道光己酉正月二十八日，鐙下取鮑氏知不足齋本對校，互有異同，一一記出。篇什與鮑本亦多，前後參差，然此本係古香樓物，當是國初舊鈔，未敢照鮑本竄易。爲兩存之，并錄樊榭先生跋語。此外尚有補遺兩闋，俟再補錄於後。

《藝風藏書續記》卷七 《貞居詞》一卷：舊鈔本。元張伯雨撰。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集》七卷，鈔校本。元張雨撰。【略】此七卷，一、二爲五言古詩，三爲七言古詩，歌行，四爲五言律詩，五言長律、五言絕句，五爲七言律詩，六爲七言絕句，七爲辭、四言、六言、五言三韻聯句、銘贊、詩餘，統曰雜言。前有吳郡徐達左序，後有附錄一卷，朱筆校改，精審不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貞居詞》一卷，舊抄本。元句曲張天雨伯雨撰。案天雨字伯雨，句曲人。著有《句曲外史集》，《四庫》著錄。此其所作詞也。

《詞徵》卷四 《自五代至明之詞集》：《貞居詞》一卷，元張天雨撰。知不足齋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元明三十三家詞》：《貞居詞》一卷，張雨撰。

藝　文

袁桷《寄張伯雨道士兼簡鄧慶長二首》 寢扉曉入香爐雲，尸坐朝日雙臉醺。南山鐘磬似有約，北山禽鳥如相聞。楊枝低昂碧霞袖，藕葉清淺青霓裙。更欲深居入林壑，築壇夜禮三茅君。 越羅作衫花纂纂，今年身長覺衣

短。垂虹大堤迎棹船，彩袖翩躚酒巵暖。還家閉門百不知，桐葉題詩綠陰滿。鄰坊爲約張隱居，細雨湖橋乘款段。

又《次韻張伯雨梅花島》 雲屏油幕低覆垂，晴日倒映黃琉璃。孤根自有巖壑趣，屈曲緹室情依依。巍峨青女來蘂珠，赤腳獨立層冰渠。燧人當陽朝寶鑒，金胥簇漏催銅壺。何人胸中藏九島，內火迴環不知曉。咄嗟已辦天機深，頃刻能成化工少。陰陽在手司帝春，坐窗更試明窗塵。江湖遠涉汝良苦，門外萬竅笙竽吟。

馬臻《和張伯雨見寄懷友詩韻》 古道向淪沒，世遠懷羲軒。衰梧鳳難止，惡木陰易繁。況茲雨露濡，何以杜本根。衆鳥欣所托，日莫爭奪喧。喧卑令人瘦，曠達寄琴樽。土有張伯雨，壯歲高誼敦。豈無青雲交，秋風過閑門。好古既不泯，汲汲資討論。幸有茅簷下，冬日可負暄。所以陶元亮，欲辯已忘言。

劉汶《次韻張伯雨蕉池積雪詩二首》 銅駝陌上得銅洗，曾見漢朝風露零。寒光未變劫灰黑，古色猶帶宮苔青。金人墮泪漫懷古，玉女洗頭眞寓形。與君作池媚蕉雪，何以報之雙玉瓶。 仙掌金盤別風露，人間琛寶多飄零。忽有銅洗土花碧，側想玉女雲鬟青。千年偶在聊寄意，萬物終毀無逃形。吾徒汲古寧玩物，願予及泉資綆瓶。

虞集《寄句曲外史張伯雨》 獨抱長鑱管白雲，琴心誰錄內篇文。清齋三日秋仍瘦，徧禮群眞夜每分。石記恐妨塵外事，仙經聊許世人聞。已從司馬求眞籙，更爲通章九老君。

又《用蠡御史韻贈忻都兼寄張伯雨》 尋得山泉可枕流，寒茅爲舍就中洲。故人春月多新夢，游子秋風足暮愁。楊許有書留玉洞，松喬無迹到瓊樓。亦知李白因貪酒，頭白無緣事遠游。

又《寄張伯雨》 湖中春水白鵝群，長齋默朝三素君。楊許寫經屋滿雪，人間長史冠如雲。

又《送錢塘張天雨入茅山》二首 獨棹扁舟入白蘋，隱居舊宅去棲眞。囊懸肘後惟丹訣，書到人間稱逸民。未覺白雲留住晚，也應蒼朮寄來頻。手栽松上騎飛鶴，知是華陽第幾人。 隱居聞道無人跡，麋鹿來依積雪深。每占雲氣得芝朮，莫怪月光穿樹林。茅君自騎一虎下，木客或與羣猿吟。知爾此時最相憶，遲予飛屬度千岑。

又《題張伯雨來鶴亭》 羣眞終夜降華陽，曾聽仙音近玉牀。語罷是誰留別鶴，待君寥廓共馳翔。 亭前春雨長蒼苔，海鶴長鳴一日來。從此琴心三疊裏，月明時見影徘徊。

范梈《和答張伯雨》 靈均逝矣不堪呼，幾欲南遊訊楚巫。城郭烟濤垂白帝，星河風露浥黃姑。幽人昔恨九關豹，佳士今猶千里駒。久客資君相慰藉，可能無意謝飛鳧。

野僧《伯雨書老杜花徑不曾緣客掃之句使童子持以示略不運思足成詩》 久聞方外有神仙，只住華陽古洞天。花徑不曾緣客掃，石牀今許借僧眠。穿雲去汲澆丹井，帶雨來耕種玉田。一自茅君成道後，幾人騎鶴下蒼烟。

黃石翁《莫春計籌山寄句曲山人》 松花落粉啼子規，山人燕坐春晝遲。石泉豈非大韶樂，日色猶是鴻荒時。筠籃竹杖烟中語，青紙丹書林下詩。應謝錢塘舊知識，白雲獨往無還期。

黃溍《至大庚戌正月二十一日予與儒公禪師謁松瀑真人于龍翔上方翰林鄧先生適至予為賦詩四韻諸老皆屬和焉後三十一年是為至元辛巳正月二十三日過伯雨尊師之貞居無外式公劉君衍卿不期而集輒追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會云》 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遙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在空。仰止前修那堪作，聊追餘響託無窮。

呂誠《李五峰伯雨廉夫希仲夜集來鶴亭上》 璆璆環珮玉鏘鳴，夜燕蓬萊衛叔卿。鑿鑿雷文商爵古，騶虞雪操舜琴清。藏鬮座暖春屏錦，舞劍星流壁月城。客散瓊臺風露冷，夢中時見許飛瓊。

柳貫《玄文館送張伯雨鍊師歸三茅》 華林菌閣草菲菲，千樹啼鵑喚客歸。石上踞龜談未了，山中騎虎去如飛。白雲冉冉浮芝蓋，青雨疏疏灑葛衣。世外故多人物論，一枝丹筆待君揮。

又《用韻重送》 海上盧敖汗漫期，雨青雲白送將歸。步隨玉女明星出，夢載神山左股飛。迮徑常時多著屐，深林五月未更衣。冷飈忽動三君下，七尺水絃信手揮。

張翥《題張外史馬塍新居》 窈窕丹房古澗阿，長松修竹繞層坡。桃園隱者時相遇，茅洞仙人夜或過。沆瀣杯寒供曉食，青冥笙響答空歌。白雲浮出地痕滿，知是龍泓宿雨多。

又《中秋對月時張外史有約以醉不赴》 明月中天烟霧消，酒醒涼思正

飄颻。星河不動秋空闊，鐘鼓無聲夜寂寥。露下遠山皆落木，風來滄海欲生潮。僊家玩事無緣到，虛負瓊樓聽玉簫。

又《贈別句曲外史張伯雨》 玄洲別島鬱龍嵷，滿谷蜷雲護萬松。外史編圖瓊笈秘，隱居留誥玉函封。丹池雨見龍無角，藥圃春肥鹿有茸。擬借一龕爲洞吏，與君來往大茅峰。

李孝光《寄張伯雨》 清晨推南窗，風雨雞不已。別來曾信宿，屢起望吾子。沈玄有奴客，遺我書一紙。新從城中來，佳否問何似。上言善眠食，下言丞相旨。丞相幸康強，髮白顏色美。峨冠藻朱裳，赤舄正几几。甚高先生賢，不用衣青紫。歲晚無乃寒，何時戒行李。時時問故舊，頗及張外史。日望兩客來，議論得亹亹。平生信尼父，將老尚泥滓。知士乃世用，愚暗不得跂。青黃眞木災，龜願塗曳尾。珠玉生無脛，或自致千里。造物何厚薄，得失聊自喜。榮華忽萎落，妄謂月出朏。自我來江東，饜飫好山水。兩月留句曲，善與麋鹿友。薄言霜露初，青青見蘭芷。亦逢留藥苗，終歲竟不死。便欲求神仙，誰念走城市。終然服名教，神怪烏足恃。遂將持子去，謀道先博依。登樓放長懷，發詠天地始。憂來望城郭，聊用消迅晷。古云佳麗地，淮水清且瀰。高塚空麒麟，牧豎騎項箠。豈無酒可沽，亦有魴與鯉。亭亭鳳臺山，應落吾樽耳。

又《次張伯雨韻》 佳士望見知耐久，俗子定交心已疏。中林有客賦招隱，後日何人問《遂初》。達官不入禰衡刺，逸史會給陳農車。我見彌明太玩世，自言不解人間書。

張仲深《次句曲外史西湖感懷韻》 一鞭春入曉蕭蕭，長記尋詩過段橋。花底鶯聲閒送客，馬頭山影欲凌霄。情懷忽爾思前載，風物多應似故朝。蹋盡春光生感慨，當年王氣逐虹銷。

陳鎰《登善庵訪張貞居外史不遇》 窈窕湖山外，延緣土徑斜。青林多佛屋，白壁半人家。鶴出雲無侶，梅寒雪未華。令人惜清興，回首望烟霞。

又《寄張外史》 鐵冠峨峨鶴氅裘，沖襟炯炯冰壺秋。進履曾下黃石拜，辟穀獨從赤松遊。官府眞仙上界足，富貴於我如雲浮。乞取金丹換毛骨，飛佩往謁崑崙丘。

又《乙酉二月十六日偕楊貫道謁張貞居外史留宿南山登善庵明旦以詩奉別》 磵阿不到一年餘，此日重來訪隱居。銀燭照花明淥酒，石函封蘚貯丹書。雨添瀑水春池滿，雲起山窗曉室虛。自愧匆匆迴俗駕，不堪松下別霞裾。

成廷珪《東句曲外史張伯雨》 霞佩翩翩出洞天，當時彷彿見癯仙。幾年南國張公子，今日西湖葛稚川。滄海塵飛丹已熟，玉堂人去榻空懸。林間載酒來相覓，乞寫仙經與世傳。

鄭元祐《至正三年癸未冬辜月二十六日貞居由荆溪過林下留句有三日爲寫去林蕭散嵊併賦長句書其上留別》 人間契闊六年餘，清夜迎船過隱居。寒日當階散霜雪，疏篁繞壁韻笙竽。繞香遂入維摩室，振席閒研老氏書。久識先生有仙骨，莫年服食轉清虛。

又《與張天雨楊廉夫陳子平諸公遊虎丘次東坡韻》 昔吳有縣精，茲丘據其領。前瞻埋金竈，尚餘淬劍井。簡書畏懷異，星日發光耿。干將不剸兕，牡鞠豈林黽。至今點頭石，斷非躍冶礦。上機不由智，大將寧論猛。公剖儒釋緒，便從康莊騁。詞鐫琬琰嚴，聲抽轆轤哽。掉鞅清靜海，不墮生死頃。已昔此來遊，六月佩旌冷。山靈寶其躅，歲月塵劫永。我生苦後時，惜此媚風景。坐嘯嗟所見，起舞顧其影。箕尾橫青天，有懷無從請。

又《學詩齋聯句》 明良賡歌基，猗那奏鼓始。清廟殊雝雝(祐)，赤舄固几几。豈惟緇衣賢(雨)，政以朱襮美。原鴒兄弟急(祐)，河魴父母邇。便施谷中葛(韶)，亦采體下菲。詠桑表沃若(雨)，歌萊賦樂只(韶)。鮑譖蘇公絕(祐)，厲懷凡伯恥。思鳴卷阿鳳(雨)，願繪袞衣蜼(韶)。蔽以思無邪，毋曰鼠有體(雨)。言超授簡貢(祐)，道在過庭鯉(雨)。遂去文辭害，亦屏訓詁脒。譎諫主風刺(祐)，昌言發興比。雅亡繼麟筆(韶)，和寡續巴里。鎬罷魚在藻，屈倡堯汎水(雨)。緬絃誰與奏，補(缺)自難擬。哀哀河梁別(祐)，堂堂沛風起(雨)。祠雒悔心萌(祐)，訣虞壯圖已。塞瓠恨弗鬱(祐)，援桂慄藿蘼。便啼城上烏(雨)，猶恨水中沚(祐)。隆中抱膝想，許下橫槊偉。體要必中度(祐)，葩正悉循理(雨)。響當貫珠串(祐)，轍始轅車軌(韶)。清圓斲冰苦(雨)，穎脫扣鐘喜(韶)。無敵白乃聖，有作甫良史(雨)。險如橫空盤，突若破陣橹(祐)。雕鎪百神困，策役萬象靡(雨)。爨桐聲玉明，廟樂厭石齒。揮毫既凌厲，賦物斯須委(祐)。郯公學方篤，吳歈好誠鄙(雨)。蕭齋扁佳名，華構落新址。詩律妙獨造，吏塵淨一洗。瑰辭出語穽，遺經貯腹笥(祐)。道在用服形，神悟爲洗髓(雨)。不虧素王造，信全幽人履。腎胃苦掐擢，肋累困成毀。直登陶韋奧，旁摩鮑謝壘。焰凌天策燉，古偕靈光歸。請驗百世傳，致愼一匱圯。兩老皆苦心，六義始盈耳。挂一眞萬漏(祐)，聊以示吾子(雨)。

又《趙千里聚扇上嵩山次伯雨韻》 宋諸王孫妙盤礴，萬里江山歸一握。卷藏袖中舒在我，清風徐來穀衣薄。文采於今淪落餘，雕闌玉砌淒煙蕪。寶玉不隨黃土化，門上空啼頭白烏。

又《寄貞居張儒仙》 露冷玄洲草木疏，硯泉分得磵循除。鉤題石記脩人表，筆削山經作志書。丹鼎曉溫松節酒，茗甌春點菊苗葅。殘骸若有登眞分，亦欲西遊候羽車。

又《張貞居神光樓看雨》 東風吹雨弄新晴，仙子樓居吹玉笙。不是春陰在簾幟，已應顚倒落紅英。 濛濛靈雨向東來，曙色軒窗面面開。爲愛條風吹潤綠，莫教人跡印蒼苔。 碧雲千仞紫陽山，都在東風化雨間。細與陽春同霢霂，岸花汀柳亦斑斑。

又《月夜懷十五友》二 月華浮海綠烟收，曾照神光湖上樓。惆悵塵生白玉塵，詩盟從此負閒鷗。

趙孟頫《七月六日承貞居先生遠寄周鐘銑間有文象鳧之形則考工記所謂鳧氏為鐘者也擊之與夷則合而是日又適立秋古物之來豈偶然哉輒成小詩拜貺之辱》 故人賞我趣，遺我鳧氏鐘。制與周禮合，試扣聲舂容。是日新秋節，夷則還爲宮。懸之西楣下，浮磬儼在東。金石互相應，間以絲與桐。八音雖未備，古樂將無同。鼎尊鐸鱓卣，羅列見古風。揖讓於其間，令我懷周公。作詩報佳貺，庶以開羣聾。

吳養浩《與張伯雨湖堤莫歸》 柳絲淡蕩雨霏微，隔水遙看羽蓋飛。馬上僊人強支酒，踏花何處晚來歸。

薩都剌《夢張天雨》 政恐梅花即是君，一牀蝴蝶兩牀分。邀予悟讀《玄眞子》，羨爾偕升太素雲。開篋取書銀字滅，捲簾呼酒玉笙聞。覺來不省誰同夢，雪影翻窗似水紋。

又《寄句曲外史》 霞珮翩翩出洞天，當時仿佛見臞仙。幾年海上張公子，今日山中葛稚川。滄海塵飛丹已熟，玉堂人去榻空懸。林間載酒來相覓，乞寫丹經與世傳。

又《次韻寄茅山張伯雨》 句曲道人門不出，幾時杖屨接殷勤。春晴洗藥分泉去，午睡烹茶隔竹聞。山腳客行驚犬吠，樹皮苔老結龍文。三層臺上月如水，半夜吹簫入紫雲。

又《和韻三茆山呈張伯雨外史》 碧桃花落蓬萊宮，銀屏甲帳圍春風。冰簾捲水玉堂靜，白露滴月銀牀空。仙人夜酌九霞酒，手握北斗傾尊中。梧枝落影鳳凰語，幽韻仿佛臨蒼穹。伐毛洗髓天地老，火鼎夜出芙蓉紅。呼龍洞口種瑤草，採藥忽遇松間童。茆君自騎一虎去，猶聞珂珮聲丁東。武華山人三載別，綠袍赤杖蒼髯翁。淮南江上復相見，落日淡淡天無窮。明朝稽首渡江去，楚水清淺銀河通。

又《宿玄洲精舍芝菌閣別張伯雨》 一到茆山三日留，滿山風雨過中秋。雲行松樹高低見，日落澗水東西流。外史相邀登菌閣，此身只合往瀛洲。它年叢桂結招隱，埜服願隨麋鹿游。

倪瓚《送張外史還山》 文章傳法似傳燈，治病宜求三折肱。退食君休大槐國，安居我學小乘僧。業勤已有朋來樂，步闊能無祖武繩。欲挈一壺相慰藉，春船月色待君乘。

又《寄張外史》 神鸞戲玄圃，巨鱗偃溟渤。爾亦碧巖中，遁形修隱訣。燒香庭竹凈，洗研池苔滑。撫弄無絃琴，招邀青天月。跡高行亦苦，冰蘗忌芳潔。何當往相尋，拂石栖松雪。

又《對雨寄張伯雨》 把酒獨臨溪上雨，林深地僻少相過。忽興天際眞人想，欲乞山陰道士鵝。坐久苔花侵袖碧，書成檐溜沒堦多。悠然靜寄東軒下，日暮徘徊聊短歌。

又《張貞居有詩東梁鴻山楊君次韻和之》 鴻山東面受朝暾，戶牖嵐光晝吐吞。梁婦終甘隱吳市，戴琴原不適王門。弦歌寂寂虛千載，井臼依依自一村。踏雪獨尋楊處士，蕭條古道與誰論？

又《蕭從善集其師外史張君詩賦贈》 葛翁臺上繙經處，陸子泉頭試茗時。石記只留金菌閣，宮銘猶樹玉津池。晚探風雅還心醉，謾說曹劉是我師。麟角鳳毛勤採拾，卻愁雷電取無遺。

又《後二十三年為戊申歲玄度張君得此持以示僕披卷如夢寐間也因援筆次外史韻詩已為之泫然外史已仙去張榮禄鑑揮師不見數十年存亡不能知尤令人悽斷也九月十日題》 偶寓姚城江上村，木如蛟舞石如龜。清風明月許玄度，爲余傾倒綠波軒。

又《昔張外史有古銅洗种小蕉白石上置洗中名之蕉池積雪軒西園老人追和張劉二君詩書掛軒中予亦為之次韻》 雪中芭蕉見圖畫，蕉池積雪終凋零。風翻窗裏浪花白，雨壓床頭雲葉青。詩人超軼有遠思，造物變幻難逃形。

爾亦林居喜幽事，曉浥石溜攜銅瓶。

又《張外史素不善畫醉戲寫張洞奇石頗有一種逸韻德明裝潢成卷走筆為賦》 書畫不論工與拙，顏公米帖豈圖傳？君看外史寫奇石，醉墨依稀似米顛。

堅白老人《倪隱君索和張外史聽雨樓詩走筆二首答之》 海氣雜嵐霧，聽雨宜高處。風雨無時無，倏來又倏去。搖搖心懸幡，胡爲不自閒。老人曾聽雪，無被不知寒。 頭白常不洗，聽雨重屋底。兩耳任喧聒，坐隱烏皮几。筆耕墨畦中，自適如老農。二仙隔今古，神交在閬風。

歐陽玄

論述

綜論

劉詵《與歐陽圭齋學士》 閣下鍾山川之閒氣，當科舉之興運，大廷偉對，天下稱誦。不二十年，遂躋卿輔。雄文奧學，凌厲當時。天下之人，固以閣下爲天下之歐陽子也。而閣下乃自謂爲廬陵人，廬陵亦何幸？復有一天下歐陽子哉。

周權《賀歐陽公除翰林學士》 高寒禁署含冰玉，瀛洲老仙巖電目。袍錦團團紫鳳花，帽光隱隱青螺粟。絲綸夜半催宣布，香艷宮壺新雨露。硯池一滴紫毫春，霧霈恩波遍寰宇。

虞集《送歐陽原功謁告還瀏陽》 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游有道眞三益，翰墨同朝又十年。心似古人機獨敏，用周當世德仍全。雍祠已有蒼崖石，欲托高文與代傳。 曉奉新書進御牀，解纓隨見濯滄浪。歸鴻不計江雲闊，倦驥空懷野水長。竹簟暑風魂夢遠，茶烟清晝鬢毛蒼。籃輿千里宜春道，投老相求訪石霜。

又《歐陽原功像贊》 序：集與原功同朝，相知最深。汪乎其容，粹乎其衷，世有斯人哉。歸來臨川，不見原功且二十年矣。圓通慈公本中以畫像相示，求余言。余目病深，弗能辨，然原功之心，則余所知也。謹書所知者於後。

贊：充乎其中，不求外之襮也，應乎萬事，不知守之約也。如山之喬嶽也，如玉之在璞也。是爲國家之元氣、斯文之命脈也。

許有壬《題歐陽文忠公告》 有壬幼讀其書，即知好之。見其紆餘委備，容與閒易，初若易入，望洋而嘆，而後知其大且至也。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玄原功，其後也，登延祐己卯進士第，名能爲古文。潁州後，子孫散四方，能世其學者，原功耳。

歐陽玄《自贊》 不古不怪，不清不奇。置之竹籬茅舍，似無不可；貢之玉堂金馬，亦無不宜。噫！百年三萬六千日相對，吾亦不知其爲誰？

揭傒斯《歐陽先生集序》 先生於書無不讀，其爲文豐蔚而不繁，精密而不晦者，有典有則，可諷可誦，無南方啁哳之音，無朔土暴悍之氣，惜棄在草野，不得與典謨訓誥之述作，以黼黻皇度。然文關於世教，斯可傳矣，不繫其人之隱顯；學貴於知道，知道斯可法矣，不繫其書之繁簡。先生之可傳可法者固有在矣。余獨恨不登先生之堂，從諸生之後而請益焉，因王君請爲集叙，姑書以識予嚮慕之意。

郭鈺《題歐陽先生段君墓誌銘後》 翰林歐陽公，文章滿天下。段君墓碑親手題，美玉精金動高價。雄詞傳世發幽光，奇氣騰空照長夜。段君有子渥洼馬，榮親何待爲卿亞？白雲山空心共飛，宰樹雨寒淚盈把。嗟我邑子棲林野，白鷺青原偏儒雅。今晨始得請君碑，才名豈是尋常者？鐘鼓清時金谷園，衣冠前輩洛陽社。人間萬事力可爲，子孫振耀古來寡。君家舊德今見之，復使鄉邦共悲咤。何時卻得拜君墳，臨風絮酒哀悰寫。

周巽《奉贄歐陽承旨圭齋於書臺楊青城宅時公來參族譜》 衡嶽降神日，玉堂承詔時。神仙見標格，鸞鳳上丰姿。黼黻袞龍著，文章天馬奇。日邊辭玉醴，嚴下採金芝。來續廬陵譜，兼題六一祠。書臺見顏色，翰墨灑淋漓。雲邊清湘樹，心懷丹鳳墀。停盃操別鶴，一雁過天涯。

危素《圭齋文公傳》 公宰二邑，所至有聲；歷官四十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考其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兩知貢舉，凡大製作、

大修撰，多出公筆。海內名士以得公文詞爲榮，片紙隻字，流落人間，靡不珍重。道德文章，卓然冠世；引拔善類，贊襄化理；而四方有警，籌畫方略無不奇中。社稷之功莫大焉。蓋經濟之學，文武之才，光昭史冊。

《至正直記》卷一 歐陽玄【略】幼夢天馬墨色，大逾凡馬數倍，橫天而過，寤而賦之。延祐甲寅首科，公以《天馬賦》中第，蓋昔時所作也。爲人謙和好禮，雖三尺童子請問，亦誠然答之。作文必詢其實事而書，未嘗代世俗誇誕。時人嘗有論云：「文法固虞、揭、黃諸公優于歐，實事不妄，則歐過于諸公多矣。」

陳旅《歐揭二學士奉勅為趙氏製祖父碑文趙以燕石刻之載歸江西》 延春閣下拜君恩，父有佳兒祖有孫。歐揭兩翁今好手，能將五色繡平原。

《書史會要》卷七 行草略似蘇文忠，而剛勁流暢，風度不凡，未易以專門之學一律議之。

宋濂《歐陽文公集序》 公諱玄，字原功，潭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出于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原委尤爲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頒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月。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爲最多。又：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享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情則有章疏，紀功耀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敘其聲明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闡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定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覈乎鬼神幽明之賾，貫乎中外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秒，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篇翰，渢渢乎，泱泱乎，誠不可尚已。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略】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雨雹颯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爲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迨元三四百年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今人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又翕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哉。

王禕《文評》 歐陽之文如滄溟之濤，浩瀚無際，長風四至而洶湧山立，天吳罔象蛟龍之屬因舞其間，及乎風止浪息，百怪沈冥，則巨艘大舶，一息千里矣。

《元史》卷一八二《歐陽玄傳》 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己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

彭時《圭齋文集跋後》 瀏陽歐陽公分出分宜防里，防里之族實出安福，安福令萬爲歐陽始祖。一析歐陽，而有兗國文忠公顯于宋，再析防里，而有楚國文公顯于元。皆以古文擅名當代，天下後世宗焉。文公之文追蹤文忠，而多或過之。

又《京師士夫有藏先生遺像云是趙松雪筆予屬儒士陳啟陽臨得之并題其上》 派宗防里，家寓瀏陽。巍科顯秩，羽儀朝堂。文學精純，趾美六一。遺像儼然，鄉族其式。

又《跋元贈亞中大夫歐陽公(龍生)神道碑後》 元歐陽圭齋先生玄【略】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朝廷寵眷，終始甚隆。加恩於其父祖皆屢矣。【略】起巖與先生同年且同官，故於碑中敘其族世行誼爲詳。【略】予莊誦再四，見其家文學之美，行誼之高，然後知先生之所以顯融光大者有自。信所謂積厚而發宏也！不勝起敬焉。

吳節《歐陽氏家藏亞中大夫碑跋》 盛哉，歐陽氏文獻之足徵也！前有文忠公以文鳴於宋，後有楚國公以文闡於元。然二公之所以廓大顯融者，皆先世之積累仁厚所致也。按文忠公之考爲綿州推官，每夜治官書，必秉燭而嘆，凡因有可矜者，必爲之求生，此明刑慎罰之心也。楚國之考亞中公爲文靖

書院山長，進職教授，能羽翼道學，修濂溪、龜山二書院，經理學田，以膳養士類，此崇文衛道之功也。其積累仁厚皆如此，宜乎生二大儒，以清忠懿德輔佐宋元，昭一代之文明，流百世之事業，非偶然也！其所以恩延先世，沒贈名爵，追封公侯者，非人之榮，蓋天之報也，

《元儒考略》卷四　圭幼岐嶷，母李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即知屬文。弱冠下帷數年，人莫窺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略】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己儉約，居官廉平。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凡朝廷制誥多出玄手，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翼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

顧嗣立《題元百家詩集後二十首》一〇　雄文大冊奏鏗鏘，碑版穹窿翰墨場。若問當年大手筆，瓣香未散是歐陽。

《元詩選》初集丁集　初，虞文靖公爲國子助教，其父井齋先生教授于潭，見原功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曰：「他日當與汝并駕齊驅。」由是文靖薦之于朝，聲譽赫赫然相埒，卒如井齋言。原功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鈞，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當四海混一，文物方盛，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其手。金繒上尊之賜，殆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石，得其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皆知寶重。

《石洲詩話》卷五　歐陽原功詩所傳雖不甚多，而精神亦少，又在黃、柳之次，蓋學有本原，詞自規矩，初非必專精於詩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圭齋集》十五卷，【略】孔齊《至正直記》曰：「歐陽玄作文必詢其實事而書，未嘗代世俗誇誕。時人謂文法不及虞集、揭傒斯、黃溍，而事實不妄則過之。」然宋濂稱其文「如雷電恍惚，雨雹交下，可怖可愕，及乎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實亦未減于三人也。虞集《道園學古錄》有《送玄謁告還瀏陽》詩曰：「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游有道眞三益，翰墨同朝又十年。」蓋集父教授于潭州，見玄文大驚，手封一帙寄集，曰：「他日當與汝并駕齊驅。」故集詩云然。然則玄發軔之初，聲價已與集相亞矣。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三五　低首遺山從所願，齊名文靖莫能儔。故園芝草憑誰訪？豈不懷歸乞潁州。

李希聖《論詩》二八　流傳大定接明昌，文物風流未渠央。范揭同聲推漢吏，豈知當世有歐陽。（圭齋）

王鳴盛《成化刻本圭齋文集跋》　此公學本空疏，手筆庸庸，是集又出於兵燹之餘，叢殘賸稿，且多係八十後衰耄所作，故無足觀。福位壽考無一不備，又享大名，世所共推，聊存以備一家可耳。

歐陽傑《重刊圭齋先生文集引》　先兗國文忠公以文章著於宋，楚國文公以文章著於元，天下後世之宗仰而服習者，并以爲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其足以跨越百世，模楷士林，非一家之言，一姓所得，私相誦述者也。

《元史類編》卷三五　冊曰：古大手筆，聿稱燕許。圭齋視草，允堪鼎峙。片言之出，奉如至寶。實以敷華，文爲載道。

楊錫紱《續編圭齋先生集舊序》　古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德與功無論已，即言之立，亦必其德行品概與古爲徒，然後其言之所宜，當時誦之，後世傳之。縱或偶遭燬佚，而其精光不可磨滅，百世後得其片紙隻字，猶將奉爲至寶。思以收其散亡而存其什一，此在好古之士莫不皆然，況子孫之於宗祖乎？【略】繼又思元賢如瀏陽歐陽文公，乃一代偉人，系出文忠公之後。當元仁宗之時，海宇混一，天下承平，一時大製作多出其手，與虞文靖諸君子并駕齊驅，赫赫在人耳目，豈無家集流傳奕祀？

夏之蓉《歐陽文公集序》　乃圭齋先生獨能峨冠博帶，朝夕於承明之廬，手定三史，未知於《五代史》爲何如。而所典制誥，綽乎有《內制》、《外制》兩集之遺風。其他碑銘序記之作，沾溉外夷而照耀奕世，遂使百年弇陋之習，廓然一洗，詎不謂之偉然者哉？

溫福《歐陽文公集序》　自古迄今，行世之文日多，傳世之文日少。謂文以人傳，有傳人而無傳文者矣，謂文不以人傳，而傳文者皆傳人矣。人以文傳，固不若其人之自傳。文以人傳，又必其文之足傳，而後天下共爲傳之。若子孫寶其祖父手澤，兢兢焉惟恐或失，雖世變屢更，而什一猶存。後學讀之，如同親炙，此非獨一家之業也。然或能使天下共傳之，而其子孫弗能守之，如夏、殷之禮，夫子能言，杞、宋無徵，又未嘗不令人慨嘆於其際也。余讀清瀏啓遠續刻其十五世祖歐陽文公文集，而有感於此焉。公以元進士，歷官中外四十餘年。君倚良佐，民稱循吏，公之爲人可謂成矣。當時朝廷大著作多出公

手，海內廟碑墓記，爭以得公撰述爲榮，隻字片語，視同拱璧。公之文可謂信今而傳後矣。

周人驥《歐陽文公集序》 萃宇宙日星喬嶽之精英，而生一偉人，而其人復厚自培植，卓然挺名世之英，以成一代大製作。迺其鴻文鉅篇，狼籍人間，甚至滅沒不傳，豈菁華宣洩太盛，至此銷歇？抑才名爲造物所忌，以至散佚不傳歟？非也。蓋文章顯晦，固自有時。而至寶之物，積久而彌發其光，理固有不誣者。【略】繼自今，公之文如名山石室之藏，一旦流播人間，遂使金石發其聲音，道德耀其光華。天下後世讀公之文，直如卿雲瑞月，人人皆知欽仰，薰陶鼓舞其中，在上則以政事興太平，在下則以文章助教化，然後知公之羽翼斯文，爲功不小。豈非天若使神物之在霄壤，歷久彌光，亘萬古而常新耶？余好古，有嗜痂之癖，因聊述公之文章由晦而顯，其顛末蓋如此。

呂肅高《歐陽文公集序》 文字之經天行地者，每多斷續不傳之變，隋牛宏謂「書經五厄」是也。顧斷續愈多，則傳之愈永。蓋精神不可磨滅，事久論定而尤眞也。長沙瀏水圭齋歐陽文公，爲元代文人之冠，一時典誥史冊大製作皆出其手，海內珍其隻字如拱璧。嗚呼，如文公者，可以爲文矣。【略】爰取其《洞庭湖》、《道吳山》、《大圍山》諸作，載入志中，以昭文獻，餘皆正襟盥手讀之。夫珠之照夜也，雖石轉砂飛，而不能掩其徑寸之燄；玉之衝斗也，雖崇岡複嶺，而不能沒其連城之光，況文章華國如公者。黃冠人識之於耳白目光之異，部使者賞之於《梅花》百首之奇，至尊優崇之於奎章、延春兩閣之望。此中之字繪山龍、筆扛彝鼎、點竄二典、塗改雅頌者，豈復人世間風霜兵火所能劫而歸諸灰燼也哉？

黃明懿《歐陽文公集序》 奇珍異玩，璀璨人間，此皆造化之菁英所寄。其爲物，非弗寶貴也，而儒者所重，獨不以是焉。模楷著自昔人，其可見者亦不徒重以文已也。顧士生千百載下，於古昔賢士大夫，必欲思慕而效法之，則其用意，誠不可不得所依據以行。夫昔人往矣，而其人聲音之可尋，與文采之足著見於世，倘生當今之世者，不能爲之圭璧凜之，著蔡奉之，則其書必至棄而不傳。彼其人於所重視而不敢輕之物如是，此亦何足深論？而吾獨惜其人之所用心於古者，要必非深知而篤好之者也。有元圭齋文公，學行冠一時。及其立朝致主，以文學見用於上也，凡進退出處，一求合於道義。而歷事諸君，勞勳素著。時朝廷鴻文鉅製，出於公手著者獨多。故生平撰述之勤，文章之富，當其世及者蓋亦僅焉。厥後兵燹幾歷，世運遞更，迄今數百載後，不過僅存什一於千百耳。余向讀《元史》，反復於公所行事，又時時於他人文集中偶睹公一二著作，不禁慨然深信，以爲其人與其所學皆足永垂於不朽。觀其文，而其人愈可知。蓋先生所自爲文，凡論一事，措一詞，莫不求於道，必有所歸宿，確然而不可易。夫是以精蘊所呈，歷時久而光彌耀，亦若有鬼神爲之固護秘惜於其間。此其爲物所重，而卒更重於物爲何如！而謂此造化菁英之所寄，顧徒與世俗人之珍惜玩好同一寶貴也，是烏足以知先生？亦烏足與讀先生之文哉？

王文清《歐陽文公集序》 文章有傳之而不可敝，敝矣而終亦必傳者，惟其關係乎世教而已矣。世教者常有五，綱有三，紀有六。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此不弊者也。而薄蝕潰決之憂，往往不免，則立言者扶持之力，可不壯哉？且士君子擔荷世教，一出言而人著蔡之，尙屑屑焉爲風雲月露之辭，與靡靡文士同爭尺寸之光，亦必不然矣。吾郡圭齋先生者，先今四百餘年而生，文采勳望，彪炳奕世。【略】予讀先生文，歎先生一搦管而輒有世道之防，人心之懼。上之嶽廟，下之族黨，大之君父，小之一介技藝者流，無一非名教中人，即無一不與談名教事。不錦繡而布帛，不珍錯而菽粟，不牲牷而太羹玄酒，千蹊萬徑，俱引而歸之於道，離奇變化，而總不外乎其宗。昔人惟少陵之詩，文山之文，庶爲似之。吁，其言立矣！縱兵火劫之，風霜剝之，而世教豈能一日少此哉？予嘗考歷代《藝文志》矣，《漢志》所載，至唐而亡其六七，《宋志》之於唐也亦然，豈其辭不足哉？文不羽翼乎世教，斯無可傳之理，有必敝之道也。先生之文有是乎？

周忠信《歐陽文公集序》 從來爲人子孫而叙述其先世之遺文，人第以爲一家之私耳。若乃舊有名儒出焉，以功名顯於世，其所發爲文章者，可藏名山，可光史冊，此非僅私於一家，而實可公於天下後世者也。歷久而表彰之，不有賴於象賢其人哉？吾瀏圭齋歐陽文公，爲有元一代儒臣，道德事功，卓卓可紀，而尤以文學著名。當日國家大制誥胥出其手，纂修宋、遼、金三史，與同時虞伯生、黃晉卿諸公齊驅并駕，由來尙矣。 又：嗟乎！自圭齋先生之逝，距今四百餘年。向也憶遡風流，徒想像於山高水長之際；如今藏文甫出，猶覺筆光墨采，照耀人間。乃知圭齋存是集，固可媲美廬陵之芳踪。而時超重

編是集，亦無愧乎圭齋之後裔也。

《元史新編》卷四七 玄性度雍容，含宏縝密，處己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鴻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詔，多出其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其文辭以爲榮。奉詔撰《河平碑》，又爲《至正河防記》萬言，爲歷代《河渠志》所未有。

李祖陶《廬陵釣源校刊歐陽圭齋先生文集跋》 歲壬辰，予選後八家古文成，賫至金陵，質之吾師陶雲汀先生。先生深爲許可，但云：「本朝之文，當別行選次，不可與前代人同編。可於元、明諸公中別選二家以足之。」予謂明初有危太樸，其遺文雖不全，而《四庫全書提要》稱爲「於虞、揭、黃、歐之後，屹然爲一大宗」。又稱歐陽圭齋之文，可與虞道園幷。但太樸人已入明，而集中所存，僅元代之作，其文難以位置。 又：其文景濂原序稱：「意雄詞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雨雹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而他日論公之文又曰：「氣昌而失之繁。」以今觀之，誌大人物、記大典禮、碑大興作，其文用全力，奔注上下古今，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誠有泥沙土石與魚龍百怪而俱下者。若其應酬小品，意精詞潔，多隨手之變，而無越宿之言，不見其繁而有餘，祇見其簡而自足。【略】然而論者又曰：「圭齋爲文，必詢其實事而書，未嘗代世俗夸誕。」則其筆墨矜愼，簡者固不可益，而繁者亦不可刪，此其所以能肩隨道園而爲景濂所推重也。至於詩，則不在虞、楊、范、揭四家之列，前人從未品題，今觀集中所存，無論古體、今體，實篇篇皆有意味。賦亦簡鍊，故《賦彙》取之特多。

分論

《進宋史表》 《宙載》卷下：元歐陽玄《進宋史表》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識者謂此聯斷盡宋之爲國。 《儼山外集》卷三〇：《進宋史表》，或云歐陽玄所爲最警策者，是「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功少」，差爲渾成。至「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溫厚典雅之旨尤爲藹然。一時史官若張翥、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焉。

《忠史序》 王文淸《歐陽文公集序》：抑予讀集中《忠史序》一篇，見其言廣大精微，先儒多未之及；扶植宇宙，此文有焉。先生之言有曰：「論人文字，舉一以蔽之者，其美爲不可勝數也。」予於是集亦云。

《此山集序》 《石洲詩話》卷五：歐陽原功叙周衡之（權）《此山集》云：「宋、金之季詩人，宋之習近骫骳，金之習尙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劘而不爲矣。世道其日趨于盛矣乎！」此論特借《此山集》發之耳。

《許魯齋神道碑》 《至正直記》卷一：溧陽教授天台林夢正，嘗爲僧數十年而復還俗，頗能詩文，游京師二十年，始得是職。一日，出示《許魯齋神道碑》版本，乃歐陽玄奉敕撰者。夢正時在京，聞奉旨「翰林有德行者爲文」，近臣以虞、揭諸公奏；再奉旨「特以歐陽玄文不妄作，有德行，且明經學，當筆」。于是傳旨命玄撰。可見歐陽公爲人，得遇聖恩所眷，亦平昔公議如此。雖延祐諸賢及天曆名士，未能爲之，直待歐陽公了此，可擬前宋文忠公也。

《居士歐陽南谷墓碑銘》 黃王澄跋：讀圭齋先生所撰《南谷居士墓碑》，知昔人之所積者忠厚深長，其遺諸子若孫固異乎衆人也。自凋謝之餘，而資源昆弟，皆卓然復昌其先世，又知天之報施善人，果不爽也。嗚呼，世之人何苦而不積善哉。

《十八羅漢畫像贊》 馮翼翁跋後：此歐陽先生閒暇時著意爲劉仲賓題此廿韻。仲賓避亂客固江，黃氏子魯所因以遺之。識者當因文以重其畫，不可因畫而汎觀其文也。

《征婦嘆》 《詩藪》外編卷六：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倣飛卿、長吉。蘇、黃體制，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略】歐陽原功《征婦嘆》，【略】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

傳記

危素《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公諱玄，字原功，姓歐陽氏。【略】宣慰公

試湖南轉運司，愛瀏陽山水之勝，遂卜居焉。淳祐末，荆溪吳公子良將漕湖南，辟廬陵歐陽公巽齋守道爲嶽麓書院山長，又聘宣慰公爲講書。歐陽公聆其講說，爲之驚嘆。昭文公經術行業，師表一方。【略】公生於至元二十年癸未五月，母冀國夫人李氏，賀州簽書判官廳公事某之女。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公八歲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授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至里塾坐定，周視諸生，注目視公久之，曰：「是兒骨格不凡，神氣凝遠，耳白過面，目光射人，惜本朝未興科目，有則狀元何疑？然異日亦當文章冠世，聲名滿天下，廊廟器也！」言既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集賢公爲文靖書院山長，部使者某至州，謁之書院，公與諸生講誦，使者異之。就坐，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使者謂集賢公曰：「令子奇才也。」年十四，從宋進士方山李公某受業，下筆輒千言。年十六歲，從宋進士吾山鄧公某，每試庠序，必占高第。老師宿儒讀公詞賦制科之文，戒其子弟傳習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所淹貫。聞至郡城，憲使涿郡盧公摯見公儀表及觀所爲文，大器重之，相與倡和，留連不遣去。薦爲憲史，力辭不就。【略】十有一年，公生之日，集賢公爲詞以壽之，期待之意甚遠。集賢公遷道州路儒學教授，公實侍行。道爲周元公鄉里，儒風尤盛，公日從諸先生遊，學力銳進，境內勝概，題藻殆徧。【略】江東憲使蒙古孫公澤省親長沙，一見大奇之，留居舍館，爲忘年友。薦公文學堪居翰苑，牒郡府，以達朝廷。雍郡虞公井齋汲分教於潭，每見公所爲文，爲之擊節。時其子集爲國子助教，繕寫成帙，親題以寄。於是公蹤跡未至京師，而聲名已彰著於朝矣。皇慶二年，州之霞陽山，宣慰公墓在焉，前有方池，水流清漱。仲春之月，西偏有泉騫沸，其色正綠，初出如綫，凝結漸大，如層雲疊翠，浮泛水面，日出生於西，亭午至池心，日入沈於東者三日。汲而書於紙，經久而色不變。延祐元年季春之月，芝草一莖七葉，生於舍東桃樹，貓犬樂相乳哺，綠泉復見，作三瑞堂以志其事。會下詔設科取士，公以治《尚書》與貢。廬陵龍公仁夫爲考試官，夢神馬見於雲霄，書公姓名大旗上，果以《天馬賦》中第一。明年，賜進士及第，授承事郎、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四年，丁繼母李氏憂。六年，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略】泰定元年，改承直郎、武岡縣尹。【略】召爲國子博士。四年，考試進士於禮部，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會兵興，承旨、學士或有事役，或留上京。一二同屬，皆稱疾不出。公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務，【略】既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譔述。且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二年，考大都鄉試。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選清望之官，中書擬翰林修撰某爲少監，文宗不允，群臣莫測其故，久之，乃問修撰品級，對曰：「六品。」又問：「向蕪湖歐陽縣尹有廉聲，今安在？」對曰：「爲翰林待制。」又問待制品級，對曰：「五品。」曰：「何爲不擬待制而擢修撰耶？」即取奏目，御書「歐陽玄可授藝文少監」，特命左丞相伯顏、參政阿榮傳旨。公拜命入謝，文宗大悅。復問公曰：「汝爲廬陵族、長沙族耶？」應對稱旨。閱古今書畫，或以宸翰賜群臣，必命爲叙贊。至順元年，考試進士於禮部。奉詔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春，書成奏御。夏，謁告南歸。秋，陞藝文大監、檢校書籍事，階朝奉大夫。是日中書奏遷，不愜上意者去其大半。既而特筆「藝文少監歐陽玄可陞大監」，除目今藏近臣家，即遣使召還。今上即位，改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元統二年，拜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勅編修《四朝實錄》，譔《太皇太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詔修先師兗國公廟成，奉勅譔碑文。明年春，兼國子祭酒，進階中奉大夫，召赴中都議事。詔侍講學士張起巖譔公先塋碑。至元二年，得請還家豎碑。三年，陞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遣編修郭嘉、檢校張元先後各齎內醞，特詔譔《太皇太后玉冊文》。四年，復兼國子祭酒，進通奉大夫，譔《皇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便醫，有旨不允。修曲阜宣聖廟成，奉勅譔碑文。【略】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命馬札兒臺右丞相草詔。懇辭去位，降旨不允，止免朝賀行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公力爭之，命脫脫右丞相草詔。九月，南歸。明年，遣使賜白金五十兩，金幣、表裏段各一，內醞二尊，復起爲翰林學士，以疾未行。有勅譔《故相和寧忠獻王脫脫神道碑》。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遣使賜內醞二尊，召爲總裁官。使者迫促，力疾就道。至則廟堂問修史之要，公曰：「是猶作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先當購書，擇匠則必遴選史官。」於是用公言，遣使購書，增設史官，立三史《凡例》。又爲便宜數十條，俾論譔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議論不公者，公不以口舌爭，俟其呈稿，援筆竄正，其論自定。至於論、贊、表、奏，皆公屬筆。南郊禮成，冊文肆赦，賜白金百兩。居庸關過街塔成，奉勅譔碑，賜白金五十兩。

四年，奉勅譔《成宗御殿碑》，賜白金五十兩。五年，知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初，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姓名對。上曰：「斯人歷事累朝，製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三史，尤任勞勳，汝其諭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明日，大夫出，遭丞相於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牘，上大悅，稱快者再三，命左丞相董守簡賜宴史館。明日入謝，平章納麟謂曰：「吾久在省臺，未見昨日天顏如是之喜也。」張公起巖先爲承旨，位第六，公所代第四。公曰：「張公吾榜首，又先拜命，今位次反居末，雖曰君命，誼有未安。」乃固讓之。及《宋史》後進，上喜書成，賜白金百兩，金幣表裏段四。乞致仕還鄉，不允。六年，御史臺奏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因請致仕。九年夏，遣使賜白金五十兩，內醞二尊，勅譔《故相冀寧忠宣王鐵木兒塔識神道碑文》。公自休致，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謝絕世務，日與昆弟故舊觴詠自適，有終焉之志。十年秋，復授承旨，遣使賜內醞二尊，以老病力辭，不獲。湖廣省臣知朝廷注意於公，屬養疾武昌道宮，日往候問，勸公北行。控辭之文，屢上不允。又遣使賜內醞二尊趣行。適車駕還自開平，迎謁行殿。復有旨，行禮、朝賀，聚會皆免。冬，奉勅譔定《國律》，譔《選格序》。河決白苑口，大興工役，勅公譔《河平之碑》。十二年春，宣赴延春閣集議肆赦，草詔。夏，乞致仕，陳情誠懇，乃特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致仕，賜楮幣萬貫，玉帶一條，仍給全俸。從子遜老授本省檢校官，孫佑持授湖廣道宣慰使司照磨，俾得便養。將行，降旨不允，依前承旨、階光祿大夫，辭不獲。十三年，上如開平，中途賜楮幣萬五千貫。尋奉勅譔《金字藏經序》、《新建壽元忠國寺碑文》。十四年，知貢舉，又充廷試讀卷官。至是始知家罹寇禍，二兄一弟，相繼去世，親屬四百指，死亡大半，配冀國夫人謝氏避難郡城，亦沒。公聞變，哀甚。上深憫念，賜楮幣萬五千貫，傳旨慰勞。復命遜老以資成庫副使，給驛還鄉，收聚所餘骨肉，遷寓武陵。奉勅譔《三皇廟新置雅樂記》。大赦天下，草詔。時以久病，不能出外，命就家具稿。秋，皇太子遣宮臣齎親書「經訓」二大字、內醞二尊以賜。上箋稱謝，皇太子侍臣解說藏諸端本堂。十五年，譔《皇太子玉冊文》，賜金表裏（段）、楮幣萬五千貫〔段〕。十六年，上遣近臣賜楮幣萬五千貫，撫諭高句驪，草詔。十七年春，乞致仕。欲由蜀還鄉，不允。大赦天下，宣赴內府草詔。時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上問丞相，斯人在朝最久，製述益富，年壽今幾何？丞相悉以對，賜楮幣二萬五千貫，遣執政存勞。皇太子千秋節，賜楮幣萬貫。十二月戊戌，薨於崇教里寓舍。中書以聞，上賜以楮幣二萬五千貫，皇太子賻以楮幣五千貫。明年三月壬寅，權葬京西宛平縣香山鄉石井村。【略】有《圭齋文集》若干卷。惟公學於未有科第之先，沈潛經傳，所親承多故宋耆碩，而性度雍容，含宏縝密。出宰二縣，寬仁恭愛，處己儉約，爲政廉平不苛，視民如子，舉善以勸，未嘗笞辱。故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宮。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國所用制誥，多出公手。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碑銘，得公文詞爲榮，片文隻字，流傳人間，咸知貴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拔善類，贊勳衛道，黼黻治具，與有功焉，於是中外莫不敬服。【略】則公經濟之術，即是可窺其萬一矣。素宦學京師，嘗從公於史館，晚辱與進尤至，謂可以承斯文之遺緒。然素之行不佞，無能爲役。佑持請序，述公之世家、出仕、行實，上之太常史官，以俟采擇焉。謹狀。

《元史》卷一八二《歐陽玄傳》（存目）

《宋元學案》卷八二（存目）

《元詩紀事》卷一三（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歐陽玄《答劉桂隱書》 玄視盧陵江鄉，乃未獲一寓桑梓之敬，諸鄉先生亦未嘗一望履絇。虛名誤人，僕僕南北，抱茲二欠，負負奚文。先生道德之重，藻鑒之明，今先之以書，且有文集叙之諭，僕何足以叙高文之後？此亦虛名誤聽聞耳。踵襲訛謬，如是不已，豈不甚可畏哉？僕自去春痺疾盛作，一歲之中謁告十九，今者又有哭子之戚，倀倀南歸，予環之使，要諸潞上。夏初誤恩，落侍講，升學士，俯僂循牆，迨今未敢拜命。心常怔忡，舊學廢忘，仲賓還，姑爾塞責。滓穢高明，知罪知愧。

劉岳申《與歐陽原功書》 往歲兒曹與鄉人來都城者，皆嘗爲書問候，雖未辱惠報，而鄉黨自好不敢忘。昨歲得賜書畢，即時稟知吳左丞，走檄廬陵。賴郡侯慨然即修完，遂復舊觀，此六十年所未有者也。鄉里兒童父老，皆知誦圭齋學士，克念紹盛心盛德，是以有此令姪。學正來拜祠下，亦既見止，弟中間閭茂德來，兒曹爲書已具，蹉跌附寄。近聞有某道童與寨官李鎭撫偕行，妄訴歐陽忠義擾愛，大涉誣枉，蓋自南北混〔一〕，穎之子無一足至瀧岡者，惟城西歐陽忠義居仁節春秋拜掃(闕)祠宇，兢兢焉。西陽宮者，本以爲功德寺，文忠素闢佛，議以爲觀，又避崇公諱，故稱宮。宮有田園山林，數十里皆借蔭焉。道士炎涼，以歐陽氏爲無人，稍伐墳林之連數抱者，假繕完以爲名，而實鬻之以與遠近有力者爲棺椁，爲屋宇，縱尋斧焉。忠仁憤惋不平，訴之本縣，縣不爲理，僅有一縣令賢者，又死巫蠱。居仁方欲愬郡府不及，而以疾不起，鄉里朋友無不悵惋嘆恨，惟道士稱快。李鎭撫爲寨官，其鄉但知有道士，不知有歐陽久矣。伏慮圭齋萬一爲其所惑，將入先言，此皆兒曹前書未達之故，兒曹正擬及門而愬，幸遇令姪，故以此托之。圭齋能一至廬陵，拜諸祖墓，拜瀧岡，使鄉邦聳動驚喜，諸豪民冒附者、侵奪者，皆知歐陽公有後，爲之改心易慮，亦賢子孫盛德一事。瀧岡幸甚，鄉國幸甚。伏惟動念，岳申臨楮不勝懇切之至。

劉鶚《送胡宗性歸武寧詩卷序》 宗性胡君，雙井里茂族也。其先出廬陵，少負奇氣，與其兄宗說聯輝競爽，不遠千里從歐陽圭齋先生學。先生奇之，特書「性庵」二大字揭其讀書之所。後歸自翰林，又爲之銘。先生豈特輕許人哉。

虞集《歐陽原功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略】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製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又《賀原功少監初度啟》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嶽，泥封啓事，知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海中。薄寫慶悰，尚幾體照。

又《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啟》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早憶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陪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歎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藿苗，願維駒於朝夕；公憐樗櫟，顧問蟪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檐竹簟，當從歸老之游。浩有謝忱，悉儲待既。

蘇天爵《國子生試貢題名記》 至正五年春二月，大比進士，知貢舉翰林學士歐陽玄、同知貢舉禮部尚書王沂、考試官崇文(太)〔大〕監楊宗端、國子司業王思誠、翰林修撰余闕、太常博士李齊、監試御史寶格趙時敏，於是國子積分生試者百二十人，中選者十有八人，將登名于石，天爵適長成均，進諸生而告。

徐一夔《夕佳樓記》 夕佳樓在杭之南山演福教寺，寺有明靜塔院，蓋佛海大師之徒窆其師爪髮之所。院有東西二樓，夕佳蓋西樓也，其地右瞰澄湖，左挹高峰，二麥嶺在其前。每日輪西下，餘光返照，徘徊於林岫之間，煙霏霞氣，乍濃乍澹，五色相鮮，雖精繪事者不能貌，是所謂夕佳者也。昔在至正中，佛海之大弟子海慧法師繼公以碩德重望唱道大方而歸，遂居茲樓，與黃文獻公溍、張外史雨爲方外友。二老即至，海慧輒相攜登樓，覽觀景物，鬻茶賦詩，久之而去。其後歐陽文公玄持節過杭，亦造茲樓，訪海慧，見景物如前所云，爲書「夕佳」二字，而夕佳之名始著。

宋濂《歐陽文公集序》 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汲亦教授於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相埒，卒符於井齋之言。

《尊鄉贅筆》卷下 元癸未至正三年二月，命歐陽玄、揭傒斯等修遼、金、宋三史，甲申四年春告成，僅一年耳。書成，具鼓吹導從，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庚申，帝具禮服接之，見《庚申外史》。

《霏雪錄》卷上 歐陽文公玄歸於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鞴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

答其意耳。前輩不以德位自高如此。

作品本事

歐陽玄《天馬頌自序》　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皇帝御慈仁殿，拂郎國進天馬。二十一日庚寅，自龍光殿勅周郎貌以爲圖。二十三日壬辰，以圖進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傳旨命傒斯爲之贊。臣惟漢武帝發兵二十萬，僅得大宛馬數匹，今不煩一兵而天馬至，皆皇上文治之化所及。臣雖駑劣，敢不拜手稽首而獻頌。

又《漁家傲・南詞自序》　余讀歐公李太尉席上作十二月《漁家傲》鼓子詞，王荆公亟稱賞之，心服其盛麗，生平思仿佛一言不可得。近年竊官於朝，久客輦下，每欲倣此作十二闋，以道京師兩城人物之富，四時節令之華，他日歸農，或可資閑暇也。至順壬申二月，玄修大典既畢，經營南歸，屬春雪連日，無事出門，晚寒附火，私念及此，夜漏數刻，腹稿具成，枕上不寐，稍諧叶之。明日，筆之於簡。雖乏工緻，然數歲之中，耳目之所聞見、情性之所感發者，無不檃括槩見於斯。至於國家之典故，乘輿之興居，與夫盛代之服食器用、神京之風俗方言，以及四方賓客宦游之況味，山林之士未嘗至京師者，欲有所考焉，此亦可見其大略矣。

《詞品補》　宋歐陽六一作十二月鼓子詞，即今之《漁家傲》也。元歐陽圭齋亦擬爲之，專咏元世燕京風物。

《無事爲福齋隨筆》卷上　元歐陽圭齋詩「省垣東畔至公堂，十五年前戰藝場」，係天曆庚午會試院中作也。

《古今書刻》卷下　武昌府：元御書碑：元文宗書「遠志萬里歸程」六字，歐陽玄爲贊，在府學內。

著　錄

王惲《文評》　歐陽公之孫字公輔，好學而有文，哀集公之遺文爲若干卷，將圖之不朽，庶幾世其家業而不隕者矣。公輔今擢僉陝西按察司事，將行，徵予言爲別。予固有志於文者也，因舉所嘗評兩公之文者書諸簡以爲贈。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余言爲有徵也哉。

危素《圭齋文公傳》　所著有《圭齋文集》行於世。

宋濂《歐陽文公集序》　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之十四年，其孫佑持〔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謂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冊，藏於瀏陽里第，毀於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至丁酉七年所作耳。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爲文序之以傳。」濂也不敏，自丱角時即知誦公之文，屢欲裹糧相從而不可得。【略】公之文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卿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旦也。序之與否，尚何暇論哉。

《元史》卷一八二《歐陽玄傳》　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彭時《圭齋文集跋後》　文公之文追蹤文忠，而多或過之。揭公傒斯爲序者四十四卷，宋公景濂爲序者二十四卷，悉燬于兵，不可見矣。防里五世宗孫俊質翁收集散亡，得十一於千百，欲梓行而未果。翁之長子銘、季子京衛經歷鏞益增輯之，而京衛訪求考訂之功尤多。蓋公存日嘗歸省防里，訪族安成，有眷眷故鄉之意，宜京衛父子思仰遺德而輯其文之謹如此。情亦厚矣！茲所編輯凡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歐陽玄《圭齋集》十六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圭齋文集》。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歐陽圭齋文集抄》二本。

《萬卷堂書目》卷四　《圭齋集》十六卷，歐陽玄。

《古今書刻》卷上　袁州府：《圭齋文集》。

《近古堂書目》卷下　歐陽文公《圭齋集》。

《百川書志》卷一二　《圭齋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翰林學士歐陽玄原功撰。　又一五：《圭齋詩》，翰林承旨廬陵歐陽玄原功撰。

《脈望館書目》「列」字號　《圭齋集》二本。

《玄黃齋書目》卷七　歐陽文公《圭齋集》。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圭齋集》十六卷，成化辛卯劉釪校刊本。元歐陽玄撰。有宋濂、揭傒斯序。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歐陽玄《圭齋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歐陽原功《圭齋文集》十五卷，又附錄一卷。

《元儒考略》卷四　所著有《圭齋集》若干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圭齋集》十五卷、附錄一卷，【略】元歐陽玄撰。

歐陽啟遠《瀏陽續編圭齋先生集書序》　顧六一之文盛行，而圭齋之傳末廣，則抱殘守闕，後之人誠不得逃其責焉。先君子在日，每念及此，輒慨然久之。於是新書院，復世蔭，又詢詔賜祭田之被侵者，不惜重貲贖還，蓋恐先業之遂湮也。事已，旋發篋出是編而命之，曰：「是蓋先文公之手澤也。」公著作甚富，舊傳文集百有餘冊，藏瀏南山故居，雖兵燹屢經，而當時揭公傒斯所序者猶四十四卷。至明洪武，嗣孫佑持請序於宋公濂者，僅二十四卷。迨後不百年，止存抄本一十六卷。成化間，防里宗孫銘及弟鏞徵茲遺文，請安成劉公釪校正，彭公時爲之跋，鋟板行世。迄今三百年來，惟宋公之序、彭公之跋，而銘、鏞之刻亦絕無存。則此十六卷者，誠所謂碩果蒙泉也，可任其散亡與？因命大兄次韓諱啟通校正字畫，將付之梓，兄忽即世。不數年，而家大人亦捐館矣。厥後二兄濟菴諱啟達、四弟萬中諱啟選、五弟右銓諱啟遴，雖辱承先訓，又皆相繼而逝。遠也當此，其何能堪！欣逢聖明，文治休明，蒐羅殆遍。又幸各憲大人採訪維勤，是四百餘年之遺澤，將際此而復發其光，而圭齋與六一不幷垂不朽哉？用是不揣凡庸，力肆校讎，剔蟲蠹之蝕，正魯魚之差，而字跡漫滅、文義可疑者，姑闕之以俟參考焉。雖當日之全書不可概見，而詩賦、文詞、制誥、碑銘之類，聊復具備，以此付之梓人，公之同志。非敢曰前哲之芳烈藉末裔爲之表揚，而修明絕業，以仰答各憲之雅意，幷酬先大人及兄弟未竟之志，是則予小子責也。其敢不竭力以竣事焉。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歐陽原功《圭齋文集》十五卷，又附錄一卷。

李祖陶《廬陵釣源校刊歐陽圭齋先生文集跋》　《圭齋集》傳本絕少，惟聞廬陵歐家有之，久欲付刊，而尚未就緒。先生因躍然而起，以鷺洲山長一席相畀，蓋冀得因緣以速之成也。癸巳春，予至鷺洲，即作札與介卿舍人，索其書來觀，爲乾隆初年瀏陽重刻本，文僅十五卷，與宋景濂先生序中所言二十四卷者不符，且訛脫甚多，至有不能臆改臆添者。介卿因與哲兄芝田孝廉多方考正，又得成化殘本以補其缺，且搜之各書，續得詩文若干篇，而詩中編次有不當者，亦各爲改定。以今年四月鳩工梓之，至九月告成。於是圭齋之文，遂釐然而可讀矣。

歐陽傑《重刊圭齋先生文集引》　《文忠公集》，宋以來凡經十三刻。嘉慶甲戌，從弟梅龕衡由農曹出守寧國，公餘手校，擇工重鋟，讀者頗稱善本。惟文公所著《圭齋集》一百餘冊，揭文安公作序時祇存四十四卷，未及梓，燬於兵燹。明洪武中，公之孫佑持第錄其辛卯至丁酉七年所作，彙爲二十四卷。金華宋文憲公序以行，旋亦散佚。成化六年，防里宗裔銘、鏞昆季搜羅重刻，得十六卷。歷年既久，傳世亦稀。乾隆十三年，公之十五世孫啟遠續刻於瀏陽，其卷數與成化本同。傑兄弟幼時即好讀公文，然僅從別本時見一二，全集迄未之睹。嗣是，公車往來南北，留心訪求者有年。道光甲申，始得瀏陽本，讀之狂喜，如獲珍珠船，急鈔藏篋衍，將謀重雕。而原本讎校未善，帝虎焉烏，不可勝數，且間有脫簡，心竊病之。今年三月，又訪得成化本殘帙，中間缺第十、十一、十二、十六四卷，其第十三、十五兩卷復朽蠹過半，雖可藉以補瀏陽本之脫，而訛誤亦所不少。因思公與文忠公爲宋元兩朝文臣之冠，《文忠公集》經七百餘年，完善如初，而公集獨少流布，其危幾如一綫之引千鈞，未必非後起者之責也。爰偕三弟介卿棨詳加讎勘，參互鉤稽，訛者訂之，闕者補之，其不可考正者姑仍其舊，略爲標注。又採輯群書，鈔補若干篇。而原詩編列有未當者，爲之改次。謹遵《四庫全書》本，定爲詩文集十五卷，其十六卷改爲附錄，幷恭錄《總目提要》列諸卷首，以揚先芬。授梓於孟夏中旬，閱五月告竣。雖公之勳冠史冊，不僅藉文章以見，然數百年殘脫之本，完好可讀，自是與《文忠公集》共傳不朽，不可謂非公之精神有以呵護之也。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九　《圭齋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晚成化刊本。元歐陽玄撰。宗孫銘、鏞編輯。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圭齋文集》，一函六冊。元歐陽玄撰。【略】書十六卷，分賦、頌、詩、記、序、碑銘、阡表、哀辭、傳、經義、忠義策、詔、表、冊文、銘、說、題贊、疏、書、祝文十五卷，附錄一卷。宗孫銘、鏞編集，劉釪校正。【略】《圭齋集》流傳甚少，雖闕補卷四至卷八，然不害爲古本。常熟毛氏、泰興季氏遞珍藏之，補亦舊鈔。又：《圭齋文集》，一函二冊。篇目同上。

黃丕烈《明成化七年劉釪刻本圭齋文集跋》　此《歐陽圭齋文集》，余向得諸顧八愚家，蓋明初刻也。已什襲藏之久矣。今春陶五柳主人又以一本見示，雖同是明刻，而印本較前，故此本糢糊處陶本尚有清晰者，俾得補塡一二

缺字。陶本有缺葉并爛板，而此本反完善無損壞，則皆修板之故，不及陶本之猶是初刻舊觀也。且卷首宋序後，有後至元六年冬十有一月朔揭傒斯序。

又：長夏無事，倩友陳敬明兄影鈔缺葉補足，命工重裝。因陶本已許售楓橋袁緩階處，故不復購此，且以見全本難得。雖金星軺、王蓮涇兩家藏弆，猶未及補全，留傳至今，尚不知其完否？直至五柳主人得海鹽張氏之書，始獲全璧。後之覽者，不當珍重耶？　又：己巳二月寒食前一日，柳陶君從都中寄示惠定宇先生家藏鈔本，取對此刻，漫漶多同，缺失亦復如是，益見余所儲者爲善本矣。雖漫漶處塡補未盡，缺失處鈔補方完，然較惠氏藏本已勝。

潘祖蔭《跋明成化七年劉釪刻本圭齋文集》　《圭齋集》，余求之卅年，今乃見之。此中亦有前緣邪？

翁同書《清翁同龢抄本圭齋文集跋》　咸豐六年倉龍在丙辰，點畢於揚州蔣王廟軍營。

彭雲楣《清抄本圭齋文集跋》　從院藏《全書》底本假鈔《圭齋集》十五集，考《總目》，開館時海內所上惟此本耳。闕訛甚多，苦無它刻可校。惟取諸書互見塡改。其集所不載，隨所見附錄於後。　又：是年冬，排類天祿琳瑯書，中有是集，乃元鐫舊印本，因取校塡千餘字，始可讀。其一二缺處，則舊本所同也。

翁同龢《清抄本圭齋文集跋》　咸豐十有一年歲在辛酉，八月廿六日，以彭芸楣先生校本對勘畢，改正數十字，并鈔補兩葉。

金侃《康熙二十五年抄本圭齋文集跋》　右歐陽原功《圭齋詩文集》十五卷、附錄碑銘一卷，共十六卷，刻于勝國弘、成之間。板漫漶，幾不可讀。又多帝虎魯魚之訛，欲求別本校對，絕不可得。買駿馬之骨，而千里馬至，姑錄存之，異日或遇善本，亦未可知也。

王鳴盛《成化本圭齋文集跋》　《行狀》不言年數，考《元史》本傳年八十五，當生於宋咸淳十年甲戌。延祐二年乙卯賜同進士及第，時公年四十有二，始入官。卒於至正十七年，凡居官四十三年。據宋濂序言，公文集皆燬於兵火，是集不過辛卯至丁酉七年中所作，則是七十九歲至八十五歲作也。然開卷第一篇《天馬賦》即係登進士第試作，則知掇拾殘稿，隨其所得編入之，不盡七年中所作。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一　《圭齋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元歐陽玄撰。宗孫銘、鏞編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圭齋文集》十六卷，明成化刊本，五硯樓藏書。宗孫銘、鏞編集，安成後學劉釪校正。元歐陽玄撰。　又：《圭齋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舊鈔本，振綺堂藏書。此書開卷亦題「宗孫銘、鏞編集，安成後學劉釪校正」兩行，【略】此仍依成化本寫錄也。惟無彭時、劉釪後跋，及吳節撰《楚國文公碑跋》一篇耳。按時跋稱：「宋公景濂爲序者二十四卷，悉燬於兵，不可見矣。防里五世宗孫俊質翁收集散亡，得十一於千百，欲梓行而未果。翁之長子銘、季子鏞益增輯之，凡十六卷，將以屬浙江督學憲副劉君仰和重加校正入梓，屬時序之。」釪跋云：「俊質翁藏《圭齋集》於燬軼之餘，其長子銘旁求博訪而類入之。予兄廣東參政，實壻其門，故余嘗從而獲觀焉。暨提學來浙，翁之從孫永康司訓汶持所錄副本謁余校正，去年翁之季子京衛經歷鏞來訪，託校益勤。又得可齋彭先生跋讀之，益加景仰，乃捐俸鋟梓，以廣其傳。」【略】然則成化本實刊於浙中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圭齋文集》十六卷，明刊本。元歐陽玄撰。題「宗孫銘、鏞編集，安成後學劉釪校正」。前存宋濂序。其第十六卷附錄張起巖撰神道碑、危素撰行狀，又有傳、贊、啓、跋、題詩等，已闕。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圭齋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元歐陽玄撰。明弘治中刊、成化辛卯劉釪校刊本。　修得堂本三十卷。　道光中湖南刊本。　路小洲有元刊本二部。　張金吾有舊抄本十六卷，宗孫銘、鏞編集。　補：《圭齋文集》十六卷，元歐陽玄撰。明成化七年劉釪刊本，【略】卷首題「宗孫銘、鏞編集，安成後學劉釪校正」。卷一賦、頌，卷二至四詩歌，卷五至十五文，卷十六爲附錄，詩文實止十五卷耳。末有成化七年劉釪刊書跋。盧址抱經樓有一帙，癸丑見，後在廠肆又見一帙。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中。　清寫本，從成化七年劉釪刊本出。鈐有許乃普藏印。石肆邃雅齋見。補：《歐陽文公圭齋集》十五卷，元歐陽玄撰。首一卷、附錄一卷。清棣餘山房刊本。六冊。吾家藏園藏。

《中國善本書提要》　《圭齋文集》十六卷，三冊（北圖）。明成化間刻本（十一行二十一字），元歐陽玄撰。卷內題「宗孫銘、鏞編集，安成後學劉釪校正」。按《四部叢刊》影印本有成化七年劉釪跋，具述校刻原委，此本佚去。

《木樨軒藏書錄》　《圭齋文集》十六卷，〔元歐陽玄撰〕，明刊本〔明成

化刻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圭齋文集》十六卷，元歐陽玄撰。明歐陽銘、歐陽鏞編。明成化七年劉釪刻本，黃丕烈、潘祖蔭跋。六冊。　康熙金侃抄本，金侃跋，二冊。　清抄本，翁同龢校并跋，三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圭齋文集》十六卷，三冊。元歐陽玄撰，明歐陽銘、歐陽鏞編。明成化辛卯（七年）劉釪浙江刊本，清乾隆丙午王鳴盛手書題識。北平。　又：《圭齋文集》十六卷，六冊。　又：《圭齋文集》十六卷，四冊。　又：《圭齋文集》十六卷，四冊，【略】存卷一至卷八。

藝　文

虞集《為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瀟湘聽夜雨，定知剪燭向西窗。　先生歸到歸鴻閣，閣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宿，可憐翡翠立多時。

歐陽龍生《沁園春》 玄子來前，還憶汝，今朝初度時。是吾家幾世？書香閥閱，我翁疇昔、心地坦夷。宅相伊何，泛紅老子，汝母慈仁有兒，如今恨，倚門人去，和膽爲誰？　丈夫七十何爲？算三十功名已是遲。要經天緯地、拓開實用，嘲風弄月，省可虛詞。我亦平生、扈言徒費，猶酌檐花向九疑。團欒好、待老吾泉石，留汝鐘彝。（歐陽玄注：「玄誕日，先君冀郡公作此示勉，敬跋于後。」）

許有壬《祝融峰與廷鎮觴詠有懷原功蓋嘗約同游而予不能待其歸也》 載酒窮躋最上峰，嘯歌聲撼海濤風。得陪五馬二千石，獨少三生六一翁。爲問北門紅日下，何如南岳白雲中？寄詩幾欲申前約，無奈人生似燕鴻。

又《用原功韻贈衡雲上人》 浮屠桑下寧無愛，道士山中素有情。何日霜華約歐子？三人相對話平生。

又《原功題馬宣使墨蘭二幅後云寄予一笑因次韻書其側且寄原功》 秋蘭香裏翰林家，只寄新詩不寄花。應笑塵纓戀京國，豈知心在楚天涯。

又《過衡塔原功名之曰雪寶又請之名利關寶言其狀關言其實也過之有感賦二口號》錄一 來往憧憧急欲飛，此關參透古來稀。老夫今日出關去，卻是罷參眞欲歸。

宋褧《歐陽原功由藝文少監謁告歸瀏陽》 七年不見茶蘼花，湘南學士思還家。賣馬徑出藝文監，買船便赴潞河沙。　始隨徵書官璧水，北門風月清談爾。兵塵荏苒居庸關，襆被蕭條敎忠里。　奎章閣上進成書，九重知是尹蕪湖。腰帶黃金佩蒼玉，玉巵賜酒榻前趨。　君恩如海誰能報？回首鄉關動懷抱。尙平昏嫁幾時畢，陶令田園何日到。　槐舒菟目柳如綿，浩然歸興南風前。閨人含笑僕夫喜，那顧悲歡各異緣！　西山過雨離筵曉，川途萬里雲繚繞。里閈逢迎樽俎歡，都城會合簪纓少。

又《送藝文令史宋子與驛召歐陽原功（太）〔大〕監湘中便道過家覲省兼簡吳彥暉徵君內翰周子嘉省郎》 風雪閉門貧病嬰，開門南去愜我情。萬里獨遊舊官長，十年一拜賢父兄。征路快馳宛騕褭，歸期應及閏清明。梁園楚岸春俱好，一訪相知爲奇聲。

又《歐陽南陽還臨江便道之官廬陵幕府》（前翰林檢閱撫州錄判） 東觀玉堂如積薪，十年補外空勞神。紅塵赤日能敗興，白鷺滄洲卻可人。相閣老槐涵墨沼，官亭新柳送車輪。扁舟三月桃花浪，歸及臨江江上春。

周權《賀歐陽公除翰林學士》 除書飛下五雲端，光煥蓬萊紫氣間。照世聲名山嶽重，絕塵襟度雪霜寒。玉堂晝永紬書好，紫硯春濃草詔閑。入覲清光天咫尺，又分蓮燭下金鑾。

又《謝歐陽學士》 曾灑驪珠被短編，七襄欲報邈天孫。空懷春草池塘夢，莫寫梅花水月魂。臺閣文章端典雅，山林氣質借清溫。牀頭萍綠多矜色，長價還從薛卞門。

又《歐陽學士過訪》 玉堂仙忽枉華鑣，客舍如何采澗毛。袖有建溪春一掬，萊山石鼎煮銀濤。

虞集《歐陽原功待制入院後僕以兼領成均辰酉甚嚴絕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柬謝敬德脩撰》 學省初兼禁直稀，故人同署卻相違。食餘苜蓿承朝日，坐候棠梨過夕暉（成均堂東有棠梨樹，日影至則師生始散，二十餘年矣）。預喜奉祠秋寺燭，定知催襆早朝衣。今晨瘦馬經門卷，想擁青綾尙掩扉。

胡助《賀歐陽圭齋除翰林承旨》 廬陵居士後來身，衡嶽湘潭萬古春。江表名流知幾輩，翰林極品見三人。綸言播告金鑾舊，史事裁衣玉帶新。一代宗

工方倚注，未容艤棹五湖濱。

陳泰《留別歐陽玄魯伯昭二同年》 麒麟骨骼虎豹文，當年湖湘談兩君。胸中磊落當經史，豈獨下筆空凡群。貴戚權門皆倒屣，南北風雲會於此。談笑眞堪魯仲連，風流亦到歐陽子。玉堂萬卷圖書新，冉冉翳鳳驂星辰。天孫雲錦不浪織，帝旁已染紅薇春。我身亦生大國楚，尊前作歌能楚舞。屈原賈誼今已矣，世間人才吁可數。

楊朝英

鄧文原《太平樂府序》 澹齋楊君有選集《陽春白雪》，流行久矣。玆又新選《太平樂府》一編，分宮類調，皆當代朝野名筆，而不復出諸篇之所載者。且以燕山卓氏《北腔韻類》冠之，期於朔南同調，聲和氣和，而爲治世安樂之音，不徒羨乎「秦」「青」之喉吻也。昔酸齋貫公與澹齋遊，曰：「我酸則子當澹。」遂以號之。常相評今日詞手，以馮海粟爲豪疏浩爛，乃其所畏也。是編首採海粟所和白仁甫《黑漆弩》爲之始，蓋嘉其字。按四聲，字字不苟，辭壯而麗，不淫不傷，澹齋刪存之意，亦知樂府之所本歟？

楊維楨《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澹齋、盧疏齋，【略】其體裁各異，而宮商相宜，皆可被於弦竹者也。

又《沈氏今樂府序》 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楊、盧【略】皆一代詞伯，皆不能不游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

《德勝令》（花影壓重檐）、《殿前歡》（白雲窩） 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青原蕭存存（《小學考》三四引作存之），博學工於文詞。每病今之樂府有遵音調作者，有增襯字作者，有《陽春白雪集・德勝令》云：【略】「綉」唱爲「羞」，與「怨」字同押者；有同集《殿前歡》「白雲窩」二段，俱八句，「白」字不能歌者。【略】《德勝令》「綉」字、「怨」字，《殿前歡》八句、「白」字者。若以「綉」字是「珠」字誤刊，則「烟」字唱作去聲，爲「沉宴裊珠簾」，皆非也。「呵呵」、「忺忺」者，何等語句！未聞有如此平仄、如此開合韻腳《德勝令》；亦未聞有八句《殿前歡》。以自己字之開合平仄、句之對偶短長俱不知，而又妄編他人之語，奚足以知其妍媸與！嗚呼，言語可不究乎。

《水仙子》（壽陽宮額得魁名） 《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廣韻》入聲「緝」至「乏」，《中原音韻》無合口，派入三聲亦然，切不可開合同押。《陽春白雪集・水仙子》云：【略】開合同押，用了三韻，大可笑焉。詞之法度全不知，妄亂編集板行，其不耻者如是，作者緊戒。

《太和正音譜》卷上 楊澹齋之詞，如碧海珊瑚。

王驥德《曲律》卷三 元詞選者甚多，然皆後人施手，醇疵不免。惟《太平樂府》係楊澹齋所選，首首皆佳。蓋以元人選元詞，猶唐人選《中興閒氣》、《河洛英靈》二集，具眼故在也。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元刻朝野新聲太平樂府》九卷，一函四冊。元澹齋楊朝英編，鄧子晉序。前列作者姓氏八十一人，朝英亦在其列。按鄧子晉序云：「酸齋貫公與澹齋游，曰：『我酸則子當澹。』遂以號之。」今攷卷中有徐甜齋，是與二公鼎足而爲三矣。

周德清

論述

綜論

歐陽玄《中原音韻序》 高安周德清，通聲音之學，工樂章之詞，嘗自製聲韻若干部、樂府若干篇，皆審音以達詞，成章以協律，所謂「詞律兼優」者。【略】予謂：孫吳時有周公謹者，善音律，故時人有「曲有誤，周郎顧」之語；宋季有周清眞者，善樂府，故時人有「美誠（成）繼妙詞」之稱；今德清兼二者之能，而皆本于家學如此。予故表諸其端云。

瑣非復初《中原音韻序》 余勳業相門，貂蟬滿座，列伶女之國色，歌名公之俊詞，備嘗見聞矣。如大德天壽賀詞《普天樂》云：「鳳凰朝，麒麟見，明君天下，大德元年。萬乘尊，諸王宴，四海安然。朝金殿，五雲樓，瑞靄祥煙。羣臣頓首，山呼萬歲，洪福齊天。」音亮語熟，渾厚宮樣，黃鍾、大呂之音也，跡之江南，無一二焉。吾友高安挺齋周德清，以出類拔萃通濟之才，爲移宮換羽製作之具，所編《中原音韻》并諸《起例》，平分二義，入派三聲，能使四方出語不偏，作詞有法，皆發前人之所未嘗發者；所作樂府、回文、集句、連環、簡梅、雪花諸體，皆作今人之所不能作者。略舉回文：「畫家名有數家嗔，人門閉卻時來問」，皆往復二意；《夏日》詞「蟬自潔其身，螢不照他人」，有古樂府之風；《紅指甲》詞「朱顏如退卻，白首恐成空」，有言外意。俊語有：「合掌玉蓮花未開，笑靨破香腮」，切對有：「殘梅千片雪，爆竹一聲雷」，雪非雪，雷非雷，佳作也。長篇短章，悉可爲人作詞之定格。贈人黃鍾云：「篇篇句句靈芝，字字與人爲樣子」，其亦自道也。以余觀京師之目，聞雅樂之耳，而公議曰：「德清之韻，不獨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德清之詞，不惟江南，實當時之獨步也。」然德清不欲矜名于世。青原友人羅宗信能以具眼識之，求鋟諸梓。噫，後輩學詞之福耳。

虞集《中原音韻序》 樂府作而聲律盛，自漢以來然矣。魏、晉、隋、唐，體製不一，音調亦異，往往于文雖工，于律則弊。【略】大抵雅樂之不作，聲音之學不傳也久矣；五方言語又復不類，吳、楚傷于輕浮，燕、冀失于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河北、河東，取韻尤遠；吳人呼「饒」爲「堯」，讀「武」爲「姥」，說「如」近「魚」，切「珍」爲「丁」，「心」之類，正音豈不誤哉。高安周德清，工樂府，善音律，自著《中州音韻》一帙，分若干部，以爲正語之本，變雅之端。其法以聲之清、濁，定字爲陰、陽，如高聲從陽，低聲從陰，使用字者隨聲高下，措字爲詞，各有攸當，則清、濁得宜，而無淩犯之患矣；以聲之上、下，分韻爲平、仄，如入聲直促，難諧音調，成韻之入聲，悉派三聲，誌以黑白，使用韻者隨字陰、陽，置韻成文，各有所協，則上下中律，而無拘拗之病矣。是書既行，于樂府之士豈無補哉？又自製樂府若干調，隨時體製，不失法度，屬律必嚴，比字必切，審律必當，擇字必精，是以和于宮商，合于節奏，而無宿昔聲律之弊矣。

羅宗信《中原音韻序》 世之共稱唐詩、宋詞、大元樂府，誠哉！學唐詩者，爲其中律也；學宋詞者，止依其字數而塡之耳；學今之樂府，則不然，儒者每薄之。愚謂迂闊庸腐之資，無能也，非薄之也；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其法四聲無入，平有陰、陽，每調有押三聲者，有各押一聲者，有四字二韻、六字三韻者，皆位置有定，不可倒置而逆施，愈嚴密而不容于忽易，雖毫髮不可以間也。當其歌詠之時，得俊語而平仄不協，平仄協語則不俊，必使耳中聳聽，紙上可觀爲上，大非止以塡字而已，此其所以難于宋詞也。國初混一，北方諸俊新聲一作，古未有之，實治世之音也，後之不得其傳，不遵其律，襯墊字多于本文，開合韻與之同押；平仄不一，句法亦粗，而又妄亂板行。某人號即某人名，分之爲二；甲之詞爲乙之作，似此太多，感東道而欲報者，非詞人而有爵者併取之，列名于諸俊之前。公乎？私乎？詞乎？爵乎？徒惑後人，皆不得其正。遺山有云：「羸牸老羝之味也。」高安友人周德清觀其病焉，編葺《中原音韻》并《起例》以砭焫之。余因覘其著作，悉能心會，但無其筆力耳，乃正人語、作詞法，其可秘乎？毋使如《陽春白雪》，徒稱寡和，而有不傳之嘆也。矧吾吉素稱文郡，非無賞音，自有樂府以來，歌詠者如山立焉，未有如德清之所述也。予非過言，爭壽諸梓以廣其傳，與知音者共之，未必無補于將來。

李祁《周德清樂府韻序》 高安周德清通音律，善樂府，舉沈氏之書而洗空之。考其源流，指其疵繆。特出己見，以陰陽定平聲之上下，而向之東冬鍾江等韻皆屬下平；以中原之音正四方之音，而向之混緩范犯等字皆歸去聲。此其最明白而易見者。它亦未暇悉論也。蓋德清之所以能爲此者，以其能精通中原之音，善北方樂府，故能審聲以知音，審音以類字。而其說則皆本於自然，非有所安排布置而爲之也。使是書行四方，則必將使遐邦僻嶠之士咸知以中原之音爲正，而自覺其侏離鴂舌之爲可愧矣。又推而施之朝廷，則必能形諸歌詠，播諸金石，近之則可追漢代之遺風，遠之可以希商周之雅頌；而虞廷賡歌之意，亦將可以聞其彷彿矣。不其盛哉。

《太和正音譜》卷上 周德清之詞，如玉笛橫秋。

《藝概·詞曲概》 事莫貴於眞知，周挺齋不階古昔，撰《中原音韻》，永爲曲韻之祖。

《蟬精傳》卷七 《中原音韻》：北樂府用字皆北音，與沈休文所傳四聲韻不同。蓋地居土中，爲陰陽之所和，會五方之雜、億兆之廣，擇其通者曰中

原正語，取四海適中、天下同聲而無滯者也。其音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其入聲字皆附派入三聲之內。燕山卓從之作《中州韻》，爲志亦勤矣，惜其所收不能什百，四方未解之音，使後學莫知適從。至如秉持之秉、克己之克、肉食之肉，皆不見錄，未得爲成書也。若夫《瓊林雅韻》，則其收尤駁，雜以南音，謬戾可憎，詞人病之。元高安周挺齋德清，復作《中原正韻》，校前爲勝，然其音猶有未能盡善者。試有一二言之：至若握雨攜雲之握，詞中多用，如握手、握霧拏雲、掌握、一握、握筭之類，韻既不收，音從曷得？今之謳者往往無定音，伍或音襖，又有音（烏）〔烏〕買切者，至如曹大家之家音姑，漢雋明釋，何爲稱不敢收而遂棄之？況三聲既定，又言聊以廣其押韻，爲作詞而設。然呼吸言市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嗚呼，既定中天下之音，何方語言之可證也？今京師之人呼客讀如怯，以往爲網，而反以遺忘之忘爲旺，寧能從之乎？既又譏時人呼龐涓爲龐堅，淵明爲烟明非矣，而未免懸絕爲眩，絹帛之絹爲建，其能盡變之乎？蓋以理推，則天下之音無適不可耳，徒以耳目爲異同，胡能得四方之正乎？今南人呼府縣之縣爲眩、健羨之羨爲旋（去聲）、月桂之桂爲寄、季孟之季爲巨、指揮之揮爲吁，亦可以言語呼吸爲證耶？歡娛之娛，六書即古唐虞字，今與提撕（音嘶）騂（音星）色字，咸誤於世久矣，而德清乃謂從旁讀亦無害。而又譏騂字之謬。噫！均之以偏旁之讀，何獨騂乃異於娛、撕哉！是可笑也。驚嚇之嚇不收齊微，與黑字同音，而入皆來作蟹；刁槊之槊不收戈禾，而與蕭豪叶作炒；城郭之郭不收戈韻，而亦從豪作稿，則棺槨之槨讀爲棺稿，可乎？然又凡例不縝，考據未盡，乃從而文之，云：「字有不可施於詞之韻腳，不能盡收，毋譏其不備。」蓋雖其字不可施之押韻，其不可施於詞語中乎？既入詞語，寧可不知其讀作何音歟？又是書既成陰陽，有字固然矣，墨本乃以一字又有陰陽之分。既而自亦難掩，復設飾詞，謂云「友朋索之難卻，已寫數十本散之江湖，當時慮爲圖利之徒盜刊，非我有也。故以此混之」。此言豈公天下之心歟！是其矛盾可見矣。沈約爲吳興語言，固無俟語而已，德清乃欲爲人轉其喉舌、換其齒牙，其抑難乎爾焉。惟其選定四十詞中，有精粹者，予故重爲錄出二十五章，并外附《撥不斷》一章，共二十六章，以備賞音者鑑之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中原音韻》二卷，內府藏本，【略】元周德清撰。【略】其音韻之例，以平聲分爲陰陽，以入聲配隸三聲，分爲十九部。一曰東鍾，二曰江陽，三曰支思，四曰齊微，五曰魚模，六曰皆來，七曰眞文，八曰寒山，九曰桓歡，十曰先天，十一曰蕭豪，十二曰歌戈，十三曰家麻，十四曰車遮，十五曰庚青，十六曰尤侯，十七曰侵尋，十八曰鹽咸，十九曰廉纖。蓋全爲北曲而作。考齊、梁以前，平、上、去無別，至唐時，如元稹諸人作長律，尚有遺風，惟入聲則各自爲部，不叶三聲。然如《檀弓》稱「子辱與彌牟之弟游」，注謂「文子名木，緩讀之則爲彌牟」。又《古樂府・江南曲》以「魚戲蓮葉北」，韻「魚戲蓮葉西」，注亦稱「北讀爲悲」，是以入叶平，已萌於古。又《春秋》「盟于蔑」，《穀梁》作「盟于昧」，《春秋》「定姒卒」，《公羊》作「定弋卒」，是亦方言相近，故上、去、入可以轉通也。北音舒長遲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聲，凡入聲皆讀入三聲，自其風土使然。樂府既爲北調，自應歌以北音，德清此譜，蓋亦因其自然之節，所以作北曲者沿用至今。言各有當，此之謂也。至於因而掊擊古音，則拘於一偏，主持太過。夫語言各有方域，時代遞有變遷，文章亦各有體裁。三百篇中「東」「陽」不叶，而孔子《象傳》以「中」韻「當」，《老子道經》以「聲」韻「盲」。此參用方音者也。《楚騷》之音異於《風》《雅》，漢、魏之音異於屈、宋，此隨時變轉者也。左思作《三都賦》，純用古體，則純用古音；及其作《白髮賦》與《詠史》，《招隱》諸詩，純用晉代之體，則亦純用晉代之音。沈約詩賦皆用四聲，至於《冠子祝文》，則「化」字乃作平讀，又文章用韻，各因體裁之明證也。詞曲本里巷之樂，不可律以正聲，其體創於唐，然唐無詞韻，凡詞韻與詩皆同，唐初《回波》諸篇，唐末《花間》一集，可覆按也。其法密於宋，漸有以入代平、以上代平諸例，而三百年作者如雲，亦無詞韻。間或參以方音，但取歌者順吻、聽者悅耳而已矣。一則去古未遠，方音猶與韻合，故無所出入；一則去古漸遠，知其不合古音，而又諸方各隨其口語，不可定以一格。故均無書也。至元而中原一統，北曲盛行，既已別立專門，自宜各爲一譜，此亦理勢之自然。德清乃以後來變例，據一時以排千古，其偵殊甚！觀其瑟註音史、塞註音死，今日四海之內，寧有此音？不又將執以排德清哉。然德清輕詆古書，所見雖謬，而所定之譜，則至今爲北曲之準繩，或以變亂古法詆之，是又不知樂府之韻本於韻外別行矣。故今錄存其書，以備一代之學，而併論其源流得失如右。

《**譚曲雜劄**》　周德清《中原音韻》，舌本甚調，聯叶甚協，自是明白可依。知者可以闇合無訛，非若休文詩韻龐雜乖離也。故元人北劇一準而用之。

《**閑情偶寄**》**卷一**　自《中原音韻》一出，則陰陽，平仄，畫有塍區，如舟行水中，車推岸上，稍知率由者，雖欲故犯而不能矣。

《**古今詞話・詞話下卷**》《柳塘詞話》曰：周德清，字挺齋，著《中原音韻》。元人詞曲勢必本此，使作者通方，歌者協律，亦一代詞曲功臣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中原音韻》一卷：德清工詞曲，與虞集、歐陽玄、羅宗信交，故諸公皆爲之序。道園謂是書：「以聲之清濁定字爲陰陽，又以聲之上下分韻爲平仄，使用韻者隨字陰陽置韻成文，各有所協。則上下中律，而無拘拗之病矣。」

《**雨村曲話**》**卷上**　周德清曲不多見，有句云：「雨晴花柳新梳洗。」不愧「陽春」曲。

分論

《**折桂令**》(**宰金頭黑腳天鵝**)　周德清《中原音韻後序》：泰定甲子秋，予既作《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青原蕭存存。未幾，訪西域友人瑣非復初，讀書是邦，同志羅宗信見餉。攜東山之妓，開北海之樽，英才若雲，文筆如槊。復初舉杯，謳者歌樂府《四塊玉》，至「彩扇歌，青樓飲」，宗信止其音，而謂余曰：「『彩』字對『青』字，而歌『青』字爲『晴』。吾揣其音，此字合用平聲，必欲揚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曩昔嘗聞蕭存存言：君所著《中原音韻》，乃正語作詞之法，以別陰陽字義，其斯之謂歟？細詳其調，非歌者之責也。」予因大笑，越其席，援其鬚而言曰：「信哉！吉之多士，而君又士之俊也。嘗游江海，歌臺舞榭，觀其稱豪傑者，非富即貴耳。然能正其語之差，顧其曲之誤，而以才動之之者，鮮矣哉。」語未訖，復初前驅紅袖，而(白)(用)同調歌曰：「『買笑金，纏頭錦』，則是矣。」乃復嘆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宗信知某曲之非，復初知某曲之是也。」舉首四顧，螺山之色，鷺渚之波，爲之改容。遂捧巨觴於二公之前，口占《折桂》詞一闋，煩皓齒歌以送之，以報其能賞音也。明當盡攜《音韻》的本，并諸《起例》，以歸知音。調曰，【略】歌既畢，客醉，予亦醉，筆亦大醉，莫知其所云也。

《**朝天子**》(**早霞晚霞**)　《藝苑卮言》附錄一：元人曲如：【略】「仙翁何處煉丹砂，一繼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數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黃蘆岸白蘋渡口」，【略】意中爽語也。《雨村曲話》卷上：周德清「務頭定格」載廬山《朝天子》云，【略】通首完稱，對偶音律俱好。末句「楚家漢家」，與「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同一格律。

《**折桂令**》(**倚蓬窗無語嗟呀**)　《留青日札》卷二六：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蓋言人家之所必用，缺一不可也。元人小詞有云，【略】此《折桂令》也。

《**寨兒令**》(**燕子來**)　王驥德《曲律》卷三：詞曲本文人能事，亦有不盡然者。周德清撰《中原音韻》，下筆便如葛藤。所作「宰金頭黑腳天鵝」《折桂令》，「燕子來，海棠開」《寨兒令》，「臉霞，鬢鴉」《朝天子》等曲，又特警策可喜，即文人無以勝之，是殊不可曉也。

傳記

《**錄鬼簿續編**》　周德清，江右人，號挺齋。宋周美成之後。工樂府，善音律。病世之作樂府，有逢雙不對，襯字尤多，失律俱謬者，有韻腳用平上去不一而唱者，有句中用入聲，拗而不能歌者，有歌其字音非其字者，令人無所守。迺自著《中州韻》一帙，以爲正語之本，變雅之端。其法以聲之清濁，定字爲陰陽，如高聲從陽，低聲從陰，使用字者隨聲高下，措字爲詞，各有攸當。以聲之上下，分韻爲平仄，如入聲直促，雜諸音調，故以韻之入聲，悉派三聲，誌以黑白，使用韻者，隨字陰陽，各有所協，則清濁得宜，上下中律，而無淩犯逆物之患矣。奎章虞公叙之以傳於世。又自製爲樂府甚多，回文、集句、連環、簡梅、雪花諸體，皆作當世之人不能作者，有古樂府之風。《詠紅指甲》云：「朱顏如退卻，白首恐成空。」有言外之意。切對有「殘梅千片雪，爆竹一聲雷」，雪非雪，雷非雷，皆佳作也。長篇短章，悉可爲人作詞之定格。故人皆謂：德清之韻，不但中原，迺天下之正音也，德清之詞，不惟江南，實天下之獨步也。信哉！信哉。

《**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九〇**　(存目)

紀事

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 青原蕭存存，博學工于文詞，每病今之樂府有遵音調作者，有增襯字作者；有《陽春白雪集・德勝令》：「花影壓重簷，沉烟裊繡簾，人去青鸞杳，春嬌酒病懨。眉尖，常瑣傷春怨。忺忺，忺的來不待忺。」「繡」唱爲「羞」，與「怨」字同押者；有同集《殿前歡》「白雪窩」二段，俱八句，「白」字不能歌者；有板行逢雙不對，襯字尤多，文律俱謬，而指時賢作者；有韻腳用平上去不一一，云「也唱得」者；有句中用入聲，不能歌者；有歌其字，音非其字者，令人無所守。泰定甲子，存存托友張漢英以其說問作詞之法于予。予曰：言語一科，欲作樂府，必正言語；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盛，則自搢紳及閭閻歌咏者衆。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補于世。其難，則有六字三韻，「忽聽、一聲、猛驚」是也。諸公已矣，後學莫及！何也？蓋其不悟聲分平、仄，字別陰、陽。

虞集《中原音韻序》 余昔在朝，以文字爲職，樂律之事，每與聞之，嘗恨世之儒者薄其事而不究心，俗工執其藝而不知理，由是文、律二者不能兼美。每朝會大合樂，樂署必以其譜來翰苑請樂章，唯吳興趙公承旨時以屬官所撰不協，自撰以進，并言其故，爲延祐天子嘉賞焉。及余備員，亦稍爲檃括，終爲樂工所哂，不能如吳興時也。當是時，苟得德清之爲人，引之禁林，相與討論斯事，豈無一日起余之助乎？惜哉。余還山中，眊且廢矣；德清留滯江南，又無有賞其音者！方今天下治平，朝廷將必有大製作，興樂府以協律，如漢武、宣之世，然則頌清廟，歌郊祀，攄和平正大音，以揄揚今日之盛者，其不在于諸君子乎？德清勉之。

著錄

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 因重張之請，遂分平聲陰、陽及撮其三聲同音，兼以入聲派入三聲（如「鞞」字）次本聲後，葺成一帙，分爲十九，名之曰《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之。

又《中原音韻後序》 泰定甲子秋，予既作《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青原蕭存存。

歐陽玄《中原音韻序》 高安周德清，【略】嘗自製聲韻若干部、樂府若干篇，皆審音以達詞，成章以協律，所謂「詞律兼優」者。青原好事君子，有繡梓以廣其傳，且徵予序。

瑣非復初《中原音韻序》 吾友高安挺齋周德清，以出類拔萃通濟之才，爲移宮換羽製作之具，所編《中原音韻》并諸《起例》，平分二義，入派三聲，能使四方出語不偏，作詞有法。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中原音韻》。　又卷下：《中原音韻》。

《徐氏家藏書目》卷三 《中原音韻》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中原音韻》二卷，內府藏本，元周德清撰。德清字挺齋，高安人。是書成於泰定甲子。原本不分卷帙，考其《中原音韻起例》以下，即列諸部字數；《正語作詞起例》以下，即列作詞諸法。蓋前爲韻書，後爲附論，畛域顯然。今據此釐爲二卷，以便省覽。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周德清《中原音韻》一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中原音韻》一卷，元刊本。題高安艇齋周德清輯并序，又跋。【略】舊爲蕭飛濤藏本。

石抹宜孫

論述

陳鎰《拜故參政石末公祠堂》 一代名臣錄，公應作首推。功勳家有集，忠義主深知。海右戍今已，人間病不治。瓣香千古意，遺廟草離離。

王禕《少微倡和詩序》 禕得而讀之，竊嘆其愛君憂國、傷世閔俗之情，

見於言辭者，何其惓惓哉。昔之論者有謂：非能言之爲貴，而不能不言之爲貴。《少微》諸詩，其不能不言而言之者乎！夫其宏音麗采，蕩山川而賁草木，題詠所及，燁有榮耀，誠可謂是州之遭而百年之盛事！與韓愈氏荆潭之什、曾子固氏齊州之作，後先配美，人之所知也。若其微意奧旨之所存，有以繫人心、關政理、明王化而爲世道勸者，憂深思遠，有古風人之義，則固非夫人之所知，而君子必能審之矣。序而傳之，將不有慨然而興感者哉。

《元史新編》卷四五　石抹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迪烈糺人。五世祖耶先事太祖爲御史大夫，見《平金功臣傳》。耶先之曾孫曰繼祖，爲沿海上副萬戶，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平寧都寇，有戰功，且明達政事。宜孫其子也，嗜學博覽，長於詩歌，常借嫡弟厚孫廕襲父職，爲沿海上副萬戶，守處州，及弟長，即讓還其職，退居台州。

傳記

《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孫傳》　石抹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迪烈糺人。五世祖曰也先，事太祖爲御史大夫，自有傳。也先之曾孫曰繼祖，字伯善，襲父職，爲沿海上副萬戶。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平寧都寇，有戰功，且明達政事，講究鹽策，多合時宜。爲學本於經術，而兼通名法、縱橫、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之說，見稱薦紳間。宜孫其子也。宜孫性警敏，嗜學問，於書務博覽，而長於詩歌。嘗借嫡弟厚孫廕襲父職，爲沿海上副萬戶，守處州。及弟長，即讓其職還之，退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孫守溫州，宜孫即起任其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宜孫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宜孫復奉省檄往討之。至則築處州城，爲禦敵計。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鐵睦邇承制陞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而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當是之時，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爲計相保守。於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爲稱首。十八年十二月，大明兵取蘭溪，且逼婺，而宜孫母實在婺城。宜孫泣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即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爲之殿。兵至婺，與大明兵甫接，即敗績而還。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明年，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報復，而所至人心已散，事不可復爲。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爲處州鬼耳！」既還，至處之慶元縣，爲亂兵所害。事聞，朝廷贈推誠宣力效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越國公，謚忠愍。

《閩書》卷一三三　（存目）

《元史類編》卷四五　（存目）

《元詩紀事》卷一八　（存目）

紀事

王禕《少微倡和詩序》　處以星名州，其地多處士。隋時處士星嘗見，處士星蓋少微也。【略】至正乙未冬，沿海萬戶柳城石末公持閫帥之節來鎮是州，亦既除去奸宄而撫其善良，復其疆土而振其弛壞。明年春，江浙提學青田劉公奉行中書之命，實來相與輯綏之。又明年秋，政通人和，州以無事。先是，詔建樞密行院於江浙行中書，丞相兼領院事，至是，丞相乃承制以石末公爲判官，劉公爲經歷，即是州分院涖治焉。於是石末公以元勳世臣、文武兩全，夙負重望，而劉公起家進士，雄文直節，冠冕士林。乃諸僚佐賓屬，皆鴻生畯夫，極一時之選。東南人物，於斯爲盛矣。　又：惟其志同而道合，故其雖當多事之際，發號施令，日不暇給，而攬事觸物，輒爲詩歌，更唱迭和，殆無虛日。長句短韻，衆製並作，藹乎律呂之相應，粲乎經緯之相比。情之所至，肆筆成章，譬猶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有不可遏者。兩年之間，總之凡三百餘篇，名曰《少微倡和集》。詩作於是州，州以星名，故亦因星以名集也。

劉基《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括，以志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瘵，理財足食，完守固禦；仁威

并行，寇盜潛戢。

藝文

陳鎰《奉和經略使李公景儀古詩一首并呈參政石末公》 括蒼實小郡，居民守寒慳。食鮮乃釣水，茹美聊採山。邇來遭喪亂，奔走不暫閑。蕭條桑柘邨，門巷生榛菅。仰瞻使星臨，宛若天開顏。仁風播清穆，英氣摧雄姦。勤勞奉王事，轍迹周塵寰。恩波總沾沛，下逮惸與鰥。大參石末公，理亂歷險艱。精誠懸赤日，烈烈照兩間。斯文賴宗主，慰我衰老瘝。願言布陽春，共挽生意還。

又《奉和元帥石末公元宵二首》 自嘆經年依半水，那知今夕客嚴城。中天月在無燈火，午夜風來有柝聲。濁酒不澆胸壘塊，衰年猶覺句崢嶸。昇平氣象何時見，獨對梅花坐到明。 節序蕭條寧似舊，夜寒燈火暗孤城。星河淡淡流雲影，鐘鼓遲遲咽漏聲。撫事憂時心慷慨，狂歌擊缶氣崢嶸。崑崙關破當年夕，遺史重看眼爲明。

又《奉和元帥石末公春晴漫興詩韻》 使君惠澤似春陽，田有來年麥有桑。日暖戟門旗轉影，風清玉帳劍生芒。深山狐兔潛無跡，曠野黔黎喜欲狂。今日朝廷方倚重，論功應不愧韓張。

釋大訢

論述

虞集《蒲室集序》 南昌訢公早有得於其宗，精神所及，六藝百家，殆不足學也。故其說法之餘，肆筆爲文，莫之能禦。以予所知，自其先師北磵簡公、物初觀公、晦機熙公相繼坐大道場，開示其法，然皆有別集，汪洋紆徐，辨博瓌異，則訢公之所爲，有自來矣。我文皇建大刹于潛邸之舊處，特起訢公居之。天縱神明，度越前代，取一士而表異之，冠于東南之叢林，其遇合之故，尊禮之意，豈凡庸所得窺其萬一？訢公于是吸江海于硯席，肆風雲於筆端，一坐十年，應四方來者之求，則一代人物之交，見于篇章簡什者殆無虛日，豈尋常根器之所能哉？【略】惜予有子夏、丘明之疾，危坐虛室，使善讀書者琅然誦之，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鏗弘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沉冥發興。至于名教節義，則感厲奮激，老于文學者不能過也。何其快哉！何其快哉！豈期寂寥遲暮之餘而有此獲也？故題其編末而歸之。

孫炎《午溪集序》 笑隱如棠溪之金，隨手鑄器，不離模範，而神采焰焰可畏。

貢師泰《訢笑隱畫像贊》 飛錫於天竺之峰，面壁於龍翔之宮。蓋萬脈一源之正學，而千山百海之奇胸也。衆以性求，我以相見，寶月高懸，華雲普現。此所以點維摩於上方，賜大中於便殿也耶。

王逢《題天竺妙侍者所藏訢笑隱張伯雨倡和什後》 湯休麗藻世無多，修靜清名孰有過。赤水玄珠歸象罔，寶花丈室散維摩。日邊並倚凌雲作，林下新傳《擊壤歌》。句曲長干舊游地，鵲飛無奈月明何。

倪瓚《寄忻笑隱》 江南隱者人不識，一日聲名動九重。地濕厭看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鉢雲寒卧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採芙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蒲室集》十五卷，【略】前有虞集序，謂其「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鏗宏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沉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雖稱之少溢其量，然其五言古詩，實足揖讓於士大夫間，餘體亦不含蔬筍之氣，在僧詩中猶屬雅音。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蒲室集》：〔虞集〕謂其「精神所及，六藝百家皆不足學，說法之餘，肆筆爲文，莫之能禦」。集中詩多與趙孟頫、柯九思、薩都拉、高彥敬、馬臻、張翥、李孝光往來贈答，且代趙魏公爲《杭州金剛顯教院記》、《金陵天禧寺佛光大師德公塔銘》，其亦超卓乎緇流者矣。

《會曹伯珪》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故人」二句）眞情作起，語尤突兀。

《送別》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頷聯直下，是唐人十字格。

傳記

《元詩選》初集壬集 大訢字笑隱，南昌陳氏子。家世業儒，去而學佛，得法於晦機熙公，卓錫杭之鳳山。遷中天竺。文宗自金陵入正大統，命以潛邸之舊爲龍翔集慶寺，召訢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隸之。所著有《蒲室集》十五卷。虞邵庵序之，謂訢公以說法之餘事爲文，莫之能禦。吸江海於硯席，肆風雲於筆端。一坐十年，以應四方來者之求，殆無虛日。鏗弘軒昂，感厲奮激，老於文者不能過也。歐陽圭齋之序蒲庵復公也，亦曰：由唐至宋，大覺璉公、明教嵩公、覺範洪公，以雄詞妙論，大弘其道於江海之間，一時老師宿儒，莫不斂衽嘆服。皇元開國，若天隱至公、晦機熙公，倡斯文於東南，一洗咸淳之陋，趙孟頫、袁桷諸先輩委心而納交焉。晦機之徒笑隱訢公，尤爲雄傑。其文太史虞集嘗序之矣。訢公既寂，叢林莫不爲斯文之慨。【略】圭齋次論諸禪老之文，最爲明悉，而推重訢公如此。

紀事

虞集《蒲室集序》 予與訢公相知二十年，天曆、至順間，一再邂逅京師，殊未暇及茲事。歸卧山中五六載，方外之士相遭于淡泊，時得見其一二，已不勝其驚喜。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大訢字笑隱，南昌陳氏子，居杭州之鳳山，遷中天竺，又主建康集慶寺。【略】又文宗入繼大統，改建康潛邸爲集慶寺，特起大訢居之，授大中大夫。故雖隸緇流，頗諳朝廷掌故。若所著《王可毅尚書歷任記》，證以《元史·文宗本紀》，皆相符合，惟《本紀》謂至治元年五月中政使耀珠（原作咬住，今改正）告托歡徹爾（原作脫歡察兒，今改正）等交通親王，於是出文宗居海南，而是記則謂至治二年讒慝搆禍，文宗遷海南，與《本紀》相差一年。或傳寫誤元爲二，故與史異耶？集中多與趙孟頫、柯九思、薩都拉（原作薩都剌，今改正）、高彥敬、虞集、馬臻、張翥、李孝光往來之作。而第九卷中《杭州路金剛顯教院記》，第十二卷《金陵天禧講寺佛光大師德公塔銘》并注曰「代趙魏公作」，則孟頫亦嘗假手於大訢，知非俗僧矣。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蒲室集》十五卷：時文皇建剎舊潛邸，詔笑隱居之。先是，北磵簡公、物初觀公、晦機熙公，以文雄于時，并有集傳世。笑隱實□之徒也。而笑隱之後，又有全室泐公，風雅相承，一燈接焰，爲禪林盛事云。

著錄

虞集《蒲室集序》 高上人久從公游，不鄙予之衰朽而來過焉，乃盡得其所爲《蒲室集》者數巨帙。

《文淵閣書目》卷九 僧笑隱《蒲室集》一部一冊，闕。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僧大訢《蒲室集》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蒲室集》十五卷，【略】元釋大訢撰。【略】是集詩六卷，文九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九 《蒲室集》十五卷，舊抄本。元豫章釋大訢笑隱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蒲室集》十五卷，王氏鈔本。豫章釋大訢笑隱。又：《蒲室集》十五卷，舊鈔本，李伯雨藏書。豫章釋大訢笑隱。是集凡詩六卷、文九卷。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蒲室集》十五卷，元豫章釋大訢笑隱著。

《木樨軒藏書書錄》 《蒲室集》六卷，〔元釋大訢撰〕，舊抄本〔清抄本（有朱校）〕。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蒲室集》十五卷，元釋大訢撰。刊本。 胡心耘有蔣廷錫藏舊鈔。 補：《蒲室集》十五卷、《書問》一卷、《疏》一卷，元釋大訢撰。清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蒲室集》十五卷、《書問》一卷、《疏》一卷，元釋大訢撰。《笑隱和尚語錄》不分卷。元釋廷俊等輯。元至元刻本。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蒲室集》十五卷，四冊，元釋大訢撰。舊鈔本。

藝文

張雨《寄訢笑隱》 繙經臺畔惜分攜，華蓋峰前幾夢思。半席地分眠鹿草，三更月在挂猿枝。我書安能半袁豹，君才端倍十曹丕。上番相逢虞秘監，不嫌頻竄仰山碑。

又《金陵僧來聞笑隱住持事繁風雨有懷》 憶曾共坐繙經石，語我松花壓酒方。一自宜城居輔國，幾時天竺話連床。棲棲春草亢桑楚，歷歷風鈴替戾岡。乞得江東今夕雨，與君聊洗夢中忙。

丁復《挽訢笑隱》 親對先皇講法筵，人間獨住十三年。將同鳴鳳瑞下世，恰道飛龍招上天。長立寶階瞻寶樹，亦知金像捧金蓮。梵王此日生懽喜，墨雨翻空浴九泉。

薩都剌《贈訢笑隱長老》 佛宮天上有，人世見應稀。客遇鐘鳴飯，僧披御賜衣。青春記蝶夢，白日說龍飛。遙憶宸遊處，金蓮照夜歸。

張起巖

論述

《書史會要》卷七 意氣雄傑，其書於篆法處皆有勝韵。

《元詩選》三編卷四 張起巖【略】博學有文，熟于金源曲，故史官立言未當，夢臣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善篆隸，自號華峰眞逸。

唐元《贊見夢臣張侍御書》 伏惟侍御相公閣下，碩學宏才，大魁天下。兒童走卒，知誦君實。聖天子方以孝治垂拱，遴選耳目重臣，畀之以激濁揚清之任。十道嚮風，百僚屏息，儒生趦趄而不敢進者，蓋有由矣。側惟相公閣下，以謙撝待士，不以己長退人，雖小物不違，天下之士皆知之。故僕輒進天地風雨之說，以求達於左右，惟相公進退之。

傳記

《元史》卷一八二《張起巖傳》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濟南。【略】初，其母丘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爲眞縣尹，吾屬何患焉。」政成，遷安丘。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轉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丁內艱，服除選爲監察御史。【略】章三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遷中書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丁外艱，服除，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襜如，陪位百官，望之如古圖畫中所睹。帝甚嘉之，賜賚優渥。轉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略】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修三朝實錄，加同知經筵事。御史臺奏除浙西廉訪使，不允。已而擢陝西行臺侍御史。將行，復留爲侍講學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召入中臺，爲侍御史。轉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強，不少容貸，貧民賴以吐氣。滹沱河水爲眞定害，起巖論封河神爲侯爵，而移文責之，復修其隄防，瀹其湮欝，水患遂息。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別(怯里)(里怯)不花，爲臺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之非，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忌，與上官多不合。詔修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爲承旨，充總裁官，積階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謚曰文穆。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而眉目清揚可觀，望而知爲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泰山，不可

回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之。識者謂其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修，名聞四裔。安南修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居。性孝友，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爲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爲第一人，論者以爲非偶然也。起巖博學有文，善篆、隸，有《華峰漫稿》、《華峰類稿》、《金陵集》各若干卷，藏于家。

紀事

張起巖《金臺集題詩自跋》 予既致政將歸濟南，賦詩四章題《金臺集》後，奉別易之良友，抑以書予自媿云爾。

《圭齋文集》附錄《防里歐陽氏家藏亞中大夫碑跋》 右元楚國文公玄爲翰林直學士時，制贈其考成叔爲亞中大夫，追封渤海郡侯，復命侍講學士張起巖爲文以表其潛德。

著錄

《元詩選》三編卷四 張起巖【略】有《華峰漫稿》、《類稿》、《金陵集》若干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文穆公集》一部四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以寧《翠屏集》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起巖《華峰漫稿》，又《華峰類稿》，又《金陵集》。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張起巖《華峰漫稿》、又《華峰類稿》、又《金陵集》。

藝文

吳克恭《送張夢臣中丞拜官翰林承旨》 中丞獻納道如何，內相絲綸寵莫過。槐閣地連文石陛，杏園春滿曲江波。陰陰雨露深青瑣，箇箇星辰濕絳河。花蕊隔簾宮漏近，柳條當戶曉鶯多。中官賜酒青絲絡，上苑乘驄白玉珂。豈獨寸心圖補報，要須元首及賡歌。太常禮樂還相問，閣老才名迥不磨。通國此時同悵望，憶公何處是委蛇。鰲峰巨石森蓬島，香殿微風拂御羅。延祐得賢俱第一，野人白首介林阿。

唐棣

論述

陸文圭《送唐子華序》 水心葉公評天下山水以吳興爲第一。【略】今子華居文物之鄉，鍾山川之英，而氣宇清高，幹局優裕，詩文敏贍，筆墨精絕，亦後來之秀者也。分教江壖，席不及煖，省臺交委，殆無寧日。未幾而代者至，歸囊無餘，皆餞句有盈軸。推年長者一人爲叙，余不敢辭。嗟余耄矣，將從諸賢游於地下，而君方強仕，余不及見其學力之日充、而器業之晚成矣。俯仰百年，廢興存歿，浮雲逝水，往而不返。悲夫！一日之別，輒數日作惡，然豈特爲吾交友之私情也哉？

又《教授廳壁記》 唐君清淳文雅，洽古而暢今，和而不流，嘉善而矜不能，眞修潔博習之士，可以爲人之師表矣。

王逢《唐子華知州山水》 唐侯至正辛卯間，徘徊列宿郎官班。是時元綱方解紐，花縣尚爾琴書閒。雲嵐黃旗紫蓋氣，木石牛鬼蛇神顏。岧岧樓閣密寶綱，翁翁蘿蔦深柴關。扶藜老叟臨洄灣，琴童殊覺徒步艱。何人驢背兀吟影，

興寄亦厭窮躋攀。君不見、瀑流天半落佩環，欸乃歌接漁舟蠻。此中佳處未少我，鑿徑擬背盧家山。嗚呼，畫史五馬何時還，五馬畫史何時還。

朱晞顏《唐子華畫像贊》 而目熒熒，而骨稜稜。瞭然如澄漢之星，凝然如絕壑之冰。邈乎人可得而爲朋，確乎吾或可得而強爲之名。想其刻畫萬古之精，掀舞坱圠六合之塵。發幽藻，探玄冥。猶使夫千載之下，因其遺而識斯人也耶？

《竹枝詞》 《蟫精雋》卷一五：又唐子華名棣，吳興人，有《竹枝詞》云：「門前楊柳亂飛花，第一橋邊第一家。馬上郎君休挾彈，柳枝深處有慈鴉。」可謂長者之言也。

傳記

《草堂雅集》卷六八 唐棣，字子華，吳興人。由茂才仕至吳江州知州。尹休寧時有善政，民爲立生祠。能繪事，嘗畫嘉熙殿，爲上所知。尤長於詩，有集行於時。

危素《休寧縣尹唐君核田記》 君名棣，字子華，文章清麗，而善寫山水，嘗承詔畫嘉禧殿御屏，故不知者謂君以藝名家而已。

紀事

陸文圭《教授廳壁記》 吳興唐子華謂予曰：「近代居官者有廳壁記，記前人姓氏，暨陽校廳獨無有，何也？」予曰：「昔有之，今亡矣。」「亡者何？」「代革也。」唐君曰：「噫！五十餘年矣。往者如電，舊誌可續乎？」予曰：「可。」乃自至元丙子以來追書之。【略】歲洊不登，米廩垂罄，君赴分憲百里外，丐賑饑之粟以哺之，守者曰：「此民食也。」君曰：「士亦民也。姑貸以周急，請貸之。」卒受粟而歸。既而官索其直，君以己帑代輸，士免塡壑，德之深。有獻利者籍江沙場入官重征之，里胥旁緣，學田數百畝亦在籍中。君力爭數四，且援舊碑爲證，主者莫能奪，乃歸田。此二者，有功於鄉校，當併書之。

藝文

陸文圭《奉餞子華教授北上時癸酉三月》 清明上巳三月中，一春天氣少沖融。曈曈初日翳復吐，黃塵漲起西北風。有客束書挾兩童，南來兩馬一馬驄。舉鞭蕭蕭易水東，博徒劍客時相逢。怪君體弱心甚雄，聲名壯健驚老翁。元英磨室渺無踪，黃金誰爲隗築宮。茫茫宇宙今古同，天時人事安有終？江柳自綠山花紅。

又《奉和子華秋懷》 得志瘳民瘼，何期與願違！青燈疎簡冊，黃土污征衣。道路嗟于役，山川賦式微。秋風動鱸興，應不踐危機。

又《送唐子華》 海內多英俊，交情得似君。殷勤別後語，嗚咽病中聞。吟棹秋溪月，歸帆晚浦雲。可憐江樹隔，何日更論文。

張羽《題唐子華雲山歌》 國朝畫品誰第一？房山尚書趙公子。二公何以能絕倫？丘壑乃自胸中起。由來書畫總心畫，政自不在丹青裏。

鄭禧

《春夢錄》 城之西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類稱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爲儒家室，女亦自負不凡。余今年客于洪府，一日，媒嫗來言，女家久擇婿，難其人。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余求之，余辭云已娶。媒嫗欲求余詩詞，達于女氏，余戲賦《木蘭花慢》一闋。一日，女和前詞附媒嫗至，乃曰：「吳氏之族見此詞喜，稱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官人已娶而不可。」然女獨憐余之才，賡唱迭和，復命乳母來觀，且述女意，又喜欲雖居二室，亦不辭也。囑余托相知者，少謾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不從。有周氏子懼余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失於從周，遂納其定禮。女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生，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琵琶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佯狂，捲冠于地。母怒毆之，女發憤成疾。病且篤，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即以定

禮付媒嫗，以歸于周。然女病竟無起色，因以書遺余，曰：「妾之病實爲郎也。若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情豈能忘乎。」臨終，又泣謂其青衣名梅蘂者曰：「我愛鄭郎，生也爲鄭，死也爲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詩詞書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

李曄《甲辰歲九月一夜夢外舅天趣鄭先生問幽冥之事但云海天月色秋茫茫覺而省其語以寄哀情》 外舅實天邁，神采冰玉相。明經擢巍科，氣劇賈董場。驊騮自超詣，鸞鳳必高翔。轍環湖海間，著述成數囊。弟子滿京國，所至留餘芳。曄也樗櫟材，謬選膺東床。提撕感恩厚，取別亦已長。今夕復何夕，漏永猶未央。分明入我夢，言笑如平常。載拜問所從，面誨辭慨慷。海天既無際，月色秋茫茫。魂來波浪白，魂去雲山蒼。音容遽相失，輾轉何由忘。天地一蜾蠃，死生等行藏。遊魂乃其變，浩蕩隨飛揚。去來本無跡，暫寓無何鄉。情深自難已，攬衣涕泗滂。

《詞苑萃編》卷二四 吳氏女愛吟咏，鄰有鄭禧，雅擅才華，女常令嫗索詞於生，生賦《木蘭花》詞與之。因從其母求婚，不允。女密寄詞與生云：「看紅箋寫恨，人醉倚，夕陽樓。故里梅花，才傳春信，又付東流。此生料應緣淺，綺窗下、雨怨雲愁。樓外杏枝綻也，珠簾懶上銀鈎。絲蘿喬樹欲依投。此景兩悠悠。恐鶯老花殘，翠嫣紅減，辜負春游。蜂媒問人情思，總無言、應只低頭。夢斷東風路遠，柔情猶爲遲留。」女竟以憂恨而卒。

貫雲石 小雲石海涯

論述

綜論

鄧文原《翰林侍讀學士貫公文集序》 余往在詞林，職司譔著，獲事翰林承旨姚先生。於當世文學士少許可，然每稱貫公妙齡，才氣英邁，宜居代言之選。予私竊幸，願倘得從公言語文字間，先生之取人也必信。未幾，公入拜翰林侍讀學士，而余適外補，莫償所願。越二年，余以國子司業徵，日聚群弟子，從咕嗶，每休沐，或牽以他事，又不得一接顏面，如昔人所謂傾蓋而論交者。雖俗士之款吾門日千百，而其樂終不以此易彼也。亡何，而公與余相繼南還，(闕)之一年，公來游錢塘，過余，相見若平生歡。示所著詩若文，予讀之盡編，而知公之才氣英邁，信如先生所言者，宜其詞章馳騁上下，如天驥擺脫罍羈，一踔千里，而王良造父，猶爲之愕眙卻顧。吁！亦奇矣。儒先有言：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所爲，非拘牽常格之士所知也。公之先大父丞相長沙王統師南伐，功在旂常，公襲其休澤，嘗爲萬夫長，韜略固其素裕者，詞章變化，豈亦有得於此乎！漢李廣、程不識俱稱善將，廣行無部曲行陣，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其事甚疏略，然聲名常在不識右。如予者，自少好爲文章，謹守繩尺自程，終亦不能奇也，視公能不有愧哉。嘗觀古今能文之士，多出於羈愁草埜，今公生長貴富，不爲燕酣綺靡是尚，而與布衣韋布角其技，自以爲樂，此誠世所不能者。夫名者天下之公器也，公亦愼勿多取也夫。

程鉅夫《跋酸齋詩文》 右詩文一卷，故勳臣楚國武定公之孫酸齋所作。皇慶二年二月，拜翰林侍讀學士，與余同僚，因出此稿。余讀至《洪弟之永州序》，懇款敎告，五七言詩、長短句，情景淪至。迺嘆曰：妙年所詣已如此，況他日所觀哉。君初襲萬夫長，政敎幷行，居頃之，遜其弟，以學行見知於上，而有今命。余聽其言，審其文，蓋功名富貴，有不足易其樂者。世德之流，詎可涯哉。

錢惟善《送酸齋學士之西川》 薊北文章客，風流迥不羣。潮聲秋別夢，月色夜留君。三峽呑秦樹，千峰抹楚雲。形骸捐木石，來往更殷勤。

《鐵崖古樂府》卷三 《廬山飛瀑謠》吳復評：予僭評酸齋之詞，滑稽謔浪，眞風流才仙也。

《書史會要》卷七 豪爽有風槩，富文學，工翰墨，其名章俊語流於毫端者怪怪奇奇，若不凝滯於物，即其書而知其胸中之所養矣。

楊維楨《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鳴者，【略】蘊藉則有如貫酸齋、馬昂夫。其體裁各異，而宮商相宜，皆可被於弦竹者也。又：今樂府

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略】馮、貫、馬、白，皆一代詞伯，皆不能不游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

《元史》卷一四三《小雲石海涯傳》　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略】晚年爲文日邃，詩亦沖澹。草、隸等書，稍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入念慮，翛翛若欲遺世而獨立云。

《太和正音譜》卷上　貫酸齋之詞，如天馬脫羈。

《莊岳委談》卷下　涵虛子記元詞手百八十餘，中能旁及詩文者，貫酸齋、高則誠二三子耳。自餘馬東籬輩，樂府外他伎倆不能展一籌，信天授有定也。滕玉霄、元好問、薩天錫、趙子昂、馮海粟、盧疏齋、姚牧庵輩皆文，差及詞耳。

《元詩選》二集丙集　《美人篇》跋：酸齋晚年，爲文日邃，詩亦沖澹。草隸等書，變化古人，自成一家。　又：貫酸齋以樂府得名，同時有徐某號甜齋，時號「酸甜樂府」。

《雨村曲話》卷上　按貫酸夫、張可久、宮大用只工小令，不及馬、王、關、喬、鄭、白遠甚，未可同年語也。

袁翼《論元詩》三八　到處青山骨可埋，洞花幽草不縈懷。悔將詩換蘆花被，贏得人知貫海涯。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五六　曳杖行吟海月寬，珍珠亂迸玉泉寒。道人別有蘆花夢，第一人家快活丸。

分　論

《蘭房六罅》　《蟫精雋》卷一一：元酸齋貫學士雲石有《蘭房六謔》詩，題曰《柳眉》、《星眼》、《檀口》、《酥乳》、《纖指》、《香鈎》，「香鈎」，謂足也，其意本東坡《六憶》詩來，而酸齋則太淫麗矣。

《賦蘆花被》　《歷代詩話》卷六五：吳旦生曰：酸齋過梁山濼，有漁翁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者。翁卻紬曰：「君尚吾清，願以詩輸之。」故爲賦此，竟持被去。人喧傳其事，酸齋至錢唐，因自號「蘆花道人」。丘彥能家藏《蘆花被圖》一幅，貢泰甫、吳子立、吳敬夫題其上，自此以爲佳事。　曹石倉云：詠物詩如《鶴骨笛》、《蘆花被》之類，極其工巧，以求速肖，而風人比興之義鮮矣。然石倉終愛其詩，有《和蘆花被》云：「輕如阿縞軟於綿，疊上匡牀野性便。一幅瀟湘全勝畫，五更風雨不成眠。迴文豈藉秦嬛織，席地將同子敬氈。白露蒹葭堪作伴，伊人猶在夢江天。」

《思親》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六：（「細較」二句）惻然感人。

《篳篥樂》　《恬致堂詩話》卷一：元貫雲石號酸齋，風流跌宕，人知其工小詞樂府，而不知其歌行奇詭激烈，即盧玉川、李商隱不是過，且翰筆瀟灑雄崛，無勝國輭熟之習。余藏其《篳篥樂》一歌，大出意表。

《清江引》《金釵影搖春燕斜》　《至正直記》卷一：北庭貫雲石酸齋，善今樂府，清新俊逸，爲時所稱。嘗赴所親某官燕，時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請賦，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酸齋即題云：「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熱。土牛兒載將春到也。」滿座皆絕倒。蓋是一時之捷才，亦氣運所至，人物孕靈如此。生平所賦甚多，特舉其一而記之云。

《塞鴻秋》《戰西風幾點賓鴻至》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套數中可摘爲樂府者能幾？每調多則無十二三句，每句七字而止，卻用襯字加倍，則刺眼矣。倘有人作出協音俊語，無此節病，我不及矣。緊戒勿言，妄亂板行！《塞鴻秋》末句本七字，有云「今日個病懨懨剛寫下兩個相思字」，卻十四字矣。此何等句法，而又托名於時賢？沒興遭此誚謗，無爲雪冤者，已辨於序。　《詞謔・詞謔》：白敏中得官，小蠻譏笑之，《駐馬聽》：「不得志投刺入萬丈深崖，苦冷捱時怎地捱。」【略】扇面對，起句襯字太多。猶夫《塞鴻秋》結句：「今日病懨懨剛寫下兩個相思字。」成尾大不掉之勢。此則如吃蒙汗藥，頭重腳輕，驀的向後便倒矣。愛其字句甚工，不專以是拘之。

《小梁州》《春風花草滿園香》　《瓠里子筆談》：近時人歌唱，或被之管弦，皆淫詞艷曲，所謂使人聞之，喪其所守者。嘗觀元人樂府，有四時行樂《小梁州》詞四闋，不過摸寫餘杭西湖四時景象。比之一時其他詞曲，猶爲此善於彼。乃酸齋貫雲石之作也。

傳記

歐陽玄《貫公神道碑》 公家世北庭，裕實其名，酸齋其號也，【略】公之初生，趙國夜夢神人取天星爲明珠以授，趙國掌玩而吞之，已而有身。公生，神采迥異。年十二三，膂力絕人。善騎射，工馬槊，嘗使壯士驅三惡馬疾馳，公持矟前立而逆之，馬至騰上，越而跨之，運矟風生，觀者辟易。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初襲父爵，爲兩淮萬戶府達嚕噶齊，鎮永州。在軍氣候分明，賞罰必信。初，忠惠公寬仁，麾下玩之，公至嚴令，行伍肅然。軍務整暇，雅歌投壺，意欲自適，不爲形勢禁格，然其超擢塵外之志，夙定於斯時。一日，呼弟呼圖克哈雅，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然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法當讓汝。」即日以書告于忠惠公，署公牘移有司，解所綰黃金虎符，欣然授之。退與文士徜徉佳山水處，倡和終日，浩然忘歸。北從承旨姚文公學，公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仁宗皇帝在春坊，聞其以爵位讓弟，謂其宮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者，誠不易得。」姚公入侍，又數薦之，未幾進《直解孝經》稱旨，進爲英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御位下。仁宗正位宸極，特旨拜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一時館閣之士素聞公名，爲之爭先快睹。會國家議行科舉，姚公已去國，與承旨程文憲公、侍講元文敏公數人定條格，贊助居多，今著於令。未幾，公上書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脩文德，二曰敎太子以正國本，三曰立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勳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至道，凡萬餘言。往往切中時弊，上覽嘉歎，未報。公自籌曰：「昔賢辭尊居卑，今翰苑侍從之職，高於所讓軍資，人將謂我沾美譽而貪美官也，是可去矣。」移疾辭歸江南。十餘年間，歷覽勝概，著述滿家。所至縉紳之士、逢掖之子、方外奇人從之若雲，得其詞翰，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公曰：「我志逃名，而名隨我，是將見害。江浙物繁地大，可以晦迹。」乃東游錢塘，賣藥市肆，詭姓名，易冠服，混於居人。嘗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絮爲被，愛之，以紬易被，漁父見其貴易賤，異其爲人，佯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公援筆立成，竟持被往。詩傳人間，號「蘆花道人」，公至錢塘，因以自號。入天目山見(明)本中峰禪師，劇談大道，箭鋒相當。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自是爲學日博，爲文日邃，詩亦沖澹簡遠，書法稍取法古人而變化，自成一家。其論世務，精覈平實，識者喜公，謂將復爲世用，而公之踪跡與世接漸疏。日過午，擁被堅卧，賓客多不得見，僮僕化之。以晝爲夜，道味日濃，世味日澹，去而違之，不翅解帶。泰定改元，五月八日，薨於錢塘寓舍，年三十有九，自士大夫至兒童賤隸莫不悼惜。某年月日，諸孤奉柩葬於析津之祖塋。娶石氏，北京名家江陵總管天麟之女，有婦德，追封京兆郡夫人。【略】玄嘗評公，武有戡定之策，文有經濟之才。以武易文，職掌帝制，固爲斯世難得，然承平之代，世祿之家，勢宜有之。至如銖視軒冕，高蹈物表，居之弗疑，行之若素，泊然以終身，此山林之士所難能。斯其人品之高，豈可淺近量哉？有碑銘、記叙、雜著、詩詞若干卷，及所進《孝經》行於世。銘曰：嗚呼貫公，麒麟鳳凰，其往不可詰，其來不可期者乎！嗚呼貫公，神龍天馬，其變不可測，其常不可窺者乎！抑宇宙英氣，合祛爲雲，流布爲霆。感物神化，文武動靜，無施而不宜者乎！將飛僊應眞，出入機用，涉世爲戲；一旦解悟，翛然而聚散，砉然而合離者乎！死生幽明之際，焉知公之所甚樂，乃世之所爲悲者乎！嗚呼噫嘻！事有可知有不可知。所可知者，燕塋之藏，體魄在茲。我爲銘詩，詎能爲公之輕重，姑以慰公後人之思。

《元史》卷一四三《小雲石海涯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葉顒《第一人間快活丸歌序》 《第一人間快活丸歌》，贈芙蓉峰簑衣閑道人貫酸齋，號雲石，仕至翰林學士。休官辭祿，或隱屠沽，或侶樵牧，人莫測其機。嘗於臨安鬧市中立牌，額「貨賣第一人間快活丸」，人有買者，展兩手，一大笑示之。領其意者，亦笑而去。

王炎午《上貫學士》 恭惟閣下以開國元勳之孫，太平宰相之子，暫辭鳳闕，來奉溫凊。推謙而畏人知，解貂而易甘旨，曾無一毫綺紈金璧犬馬之事之

好。蕭然儒服，日與書生學子抵掌劇談，倚馬而著書，對客而評古，載酒而問字。履滿不設限，而都人踵門。貧賤者於此難也，而明公乃能獨爲之，耐爲後凋，不待蓍龜而已孚矣。某廬陵下士也，異時博學弟子員也，幼事呫嗶，長習騎射，諸公貴人招隱而推轂者，往往有意所不樂，輒若有鬼物聯縶其足，雖徐亭滕閣不到者三十又四年。而且老矣，扁舟乘興，適際公來，千載遭逢，其在今日。【略】向使明公不爲南浦來，來而深居東閣不與寒畯接，與寒畯接而某復屏居六七百里之外，則草腐木朽，固其分也。謹繕錄所爲文二十篇，詩百首，獻於閣下。雖學荒材陋，無異臃腫之木；而日暮途遠，凜夫□桐之憂。其烈烈告急之聲，亦既聞於左右矣。聽其卒於煨燼，出而被之徽弦，惟明公之所命也。

《**元史**》**卷一四三**《**小雲石海涯傳**》　會議科舉事，多所建明。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塘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詞謔・詞套三**》　貫雲石，號酸齋。幼年膂力絕人。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故常。仁宗時，爲翰林學士，宴賜甚厚。乃稱疾還江南，結廬龍華山，往來賣藥錢塘市。詭姓名，易服色，人無識者。【略】張小山贈之《南呂》詞一套，名爲《爲酸齋解嘲》，其平生事迹，概括殆盡。《罵玉郎》：「君王曾賜瓊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懶入編修院。紅錦箋，白苧篇，黃柑傳。」《感皇恩》：「學會神仙，參透詩禪。厭塵囂，絕名利，近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學煉丹，同貨墨，共談玄。《採茶歌》：「興飄然，酒家眠。洞花、溪鳥結姻緣。被我瞞他四十年，海天秋月一般圓。」

《**元詩選**》**二集丙集**　稍長，折節讀書。【略】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俄選爲英宗潛邸說書秀才。

作品本事

《**青樓集**》　楊買奴，楊駒兒之女也。美姿容，善謳唱，公卿士夫，翕然加愛。性嗜酒。後嫁樂人查查鬼張四爲妻，憔悴而死。貫酸齋以「髻挽青螺，裙拖白帶」之句譏之，蓋以其有白帶疾也。

《**輟耕錄**》**卷二六**　貫酸齋先生臨終，有《辭世詩》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先生二妾名。

《**詞謔・詞套三**》　仁宗時，爲翰林學士，宴賜甚厚。乃稱疾還江南，結廬龍華山，往來賣藥錢塘市。詭姓名，易服色，人無識者。一日，郡中數衣冠士游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亂迸珍珠箇箇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鉤搭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

又　又畜二妾，名曰洞花、幽草。臨終，有《辭世詩》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

《**元詩選**》**二集丙集**　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入念慮。臨終，有《辭世詩》云：「洞花幽草結良緣」，【略】洞花、幽草，蓋二妾名也。酸齋休官辭祿後，或隱屠沽，或侶樵牧。常於臨安市中立碑，額「貫賣第一人間快活丸」，人有買者，展兩手，一大笑示之。領其意者，亦笑而去。一日，錢唐數衣冠士人游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應聲曰：「泉泉泉」，【略】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詞家紀事**》**卷下**　元盛時揚州有趙氏者，富而好客，其家有明月樓，人作春題，多未當其意，【略】貫雲石亦有詞咏樓，調寄《水龍吟》云：「晚來碧海風沈。」

著錄

《**元史**》**卷一四三**《**小雲石海涯傳**》　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行于世。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貫酸齋集》二卷。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貫雲石詩》二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貫雲石詩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小雲石海牙（小雲石海涯）《酸齋文集》。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小雲石海涯《酸齋文集》。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貫酸齋詩集》二卷，元貫雲石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藝　文

袁桷《寄貫酸齋侍讀》　解珮瀟湘已廣騷，因風更望子胥濤。身輕舊食青精飯，思遠新貽金錯刀。紅蓼秋清堪數雁，黃橙霜熟且持螯。龜趺林立嚴題品，得意那無一字褒。

薩都剌《題魯港驛和貫酸齋題壁》　吳姬水調新腔改，馬上郎君好風采。王孫一去春草深，漫有狂名滿江海。歌詩呼酒江上亭，墨花飛雨江不晴。江風吹破峨眉月，我亦東西南北征。

張雨《海粟松雪酸齋雜書一卷戲題于左》　長沙老筆混狂瀾，刮耳鷗波點素紈（一作「松雪憑誰染素紈」）。翰墨風流作三笑，最憐白紵一生酸。

錢惟善《酸齋學士輓詩》　身騎赤虬攬江海，手攜錦囊入蘭蓀。月明采石懷李白，日落長沙吊屈原。萬里壯遊遺劍履，十年高卧老乾坤。萋萋芳草漢陽路，王孫不歸遙斷魂。

葉顒《第一人間快活丸歌》　芙蓉仙人冰玉姿，貌粹骨剛長八尺。閱遍塵寰擾擾人，玄鬢朱唇雙眼碧。利名場裏寡交游，勢要途中絕踪跡。世誇豪富尚榮辱，信手拈來笑輕擲。留得人間快活丸，行住之間常服食。平生顛沛藉扶持，什襲珍藏深護惜。吞不得，吐不得，快活滿懷言不及。十分瑩潔滅瑕疵，一味無求甚奇特。香通九竅達四肢，凈若明珠赤如日。解歇馳求嗜欲狂，能除奔競貪婪疾。非辛非辣復非酸，不苦不甜還不澀。天然風韻妙無倫，不讓醍醐寧數蜜？食之氣定百脈寧，肌肉豐腴美顏色。融和春意動鬚眉，體健身強百斯力。等閑愈嚼味愈嘉，肪白膚黃炙逾出。時時拈弄與人看，驚起凡愚耀今昔。擬將斯藥壽斯民，低價無人肯酬直。風月笛，烟霞屐，綠簑衣，青箬笠。五湖四海足徜徉，萬水千山恣游歷。邇來歸卧白雲巔，晦跡韜光那尋覓？雲封讀《易》臺，澗逸彈琴室。遠岫正堪觀，纖埃焉敢入。採山釣水拾松花，千載清風有何極？衣袂飄飄翠袖寒，直上金杯峰頂立。飲我紫霞巵，坐我蒼苔石，說盡萬事非，驚嘆群迷癖。嵐氣潤冠裳，山光浮座席。踢翻煮藥爐，砍破長生術。洞門無人常不扃，開盡碧桃春寂寂。長安車馬任喧豗，人說公卿都不識。

祝直清《和貫學士月氏王頭飲器歌》　單于寶刀寒映雪，月氏髑髏飲冤血。泥丸眞人辭絳宮，麴生時能醉其骨。閼氏夜帳蒲萄香，拍□春霞灑秋月。賢王起舞谷蠡歌，傳勸歡呼兩耳熱。燈前人影半闌殘，燈後有燐已明滅。持杯本爲澆嶙峋，胡爲對此傷精魂。弓蛇猶能致惑疾，智瑤豈是無心人。頭顱如許當速朽，生擒誤入仇家手。忍將鳴鏑射頭曼，吁嗟降王爾胡有。後來漢使渚水東，猶待留犁澆盟酒。

許有壬《木蘭花慢并序》　至大戊申八月二十五日，同疏仙萬戶游城南廣園，園甲京師，主人埜雲左丞未老休致。清露堂扁，命予二人分賦長短句，予得「清」字，皆即席成章，喜甚，榜之堂上。疏仙其甥也，後更號酸齋云。　渺西風天地，拂吟袖，出重城。正秋滿名園，松枯石潤，竹瘦霜清。扁舟采菱歌斷，但一泓寒碧畫橋平。放眼奇觀臺上，太行飛入簾楹。　主人聲利一毫輕，愛客見高情。便茨剝驪珠，蓮分冰繭，酒注金瓶。風流故家文獻，況登高能賦有諸甥。清露堂前好月，多應喜我留名。

王　沂

論　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伊濱集》二十四卷，【略】沂歷躋館閣，多居文字之職，廟堂著作多出其手。與傅若金、許有壬、周伯琦、陳旅等俱相唱和，故所作詩文，舂容和雅，猶有先正軌度。惜其名不甚著，集亦絕尠流傳，選錄元詩者并不能舉其名氏。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沂字思魯，先世雲中人，徙于眞定。父元父，官至承事郎，監黃池稅務。馬祖常《石田集》有所作元父墓碣銘，叙其家世甚詳，而沂始末不槩見。今以集中所自述，與他書參考之，尚可得其大略。據馬祖常碣銘稱「與沂同榜」，則當爲延祐初進士。據集中《送李縣令序》則嘗爲臨淮縣尹。據《義應侯廟記》稱「延祐四年佐郡伊陽」，考《地理志》，伊陽在嵩州，則嘗爲嵩州同知。又詩中有「綸巾羽服卧伊濱」之句，則集名《伊濱》亦即起于此時。據祀南鎭北獄諸記，則至順三年嘗爲國史院編修官。據《送翟生序》及《胡節母詩序》諸篇，則元統三年嘗在國子學爲博士。據《送余闕序》稱「元統初佐考試，見闕對策」云云，則嘗入試院同考，而余闕實爲所得士。據《祀西鎭記》、《御書跋》諸篇，則至元六年嘗爲翰林待制，并嘗待詔宣文閣。又宋、遼、金三史成于至正五年，而書前列修史諸臣，有總裁官、中大夫、禮部尚書王沂之名，則是時已位至列卿。其後遷轉遂不可考，疑即致仕以去。然集中《壬寅紀異》詩有「壬寅仲春天雨雹，南平城中書驚愕。自從兵革十年來，澒洞風塵亘沙漠」之句，又《鄰寇逼境倉皇南渡》詩有「鄰邑舉烽燧，長驅寇南平。中宵始聞警，挈家遂遠行」之句，又有《寓吉安林塘避桃林兵警》詩。壬寅爲至正二十二年，正中原盜起之時，距沂登第已五十載，尚轉側兵戈間，計其年亦當過七十矣。

紀事

王沂《王叔善文稿序》 余幼時侍先子官江南，時宿儒老先生尚在，聽其議論，讀其文辭，如是而充拓之遠也，如是而含容之深也。如此其精麗也，如此其雄深也，然其論者實理，其序者實事，又以悟文之果止於是而辭之果止於達也。心既識其所以然，及其自爲之則不至焉。既而曰：「夫既識其所以然而未至焉者，不學之過也，事皆然，獨文乎哉？」其後年長而涉世，不得殫歲月盡心力，追古之作者爲並，而足其所好慕，其僅有之者，未敢自謂能至焉也。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伊濱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元王沂撰。【略】今從《永樂大典》中裒掇編次，釐爲二十四卷，庶梗概尚具，不至遂就湮沒焉。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王沂《伊濱集》二十四卷。

《讀書雜識》卷一二 王沂《伊濱集》。補《王師魯尚書文集序》（《誠意伯集》四）。《大典》本羼入明王徵士沂詩，幾於全部誤入。凡所云喪亂之詩，俱徵士作也。

《補遼金元藝文志》 王沂《伊濱集》二十四卷，明《志》有王沂《徵士集》八卷，或非一人。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伊濱集》二十四卷，元王沂撰。抄本。 補：此書原本不傳，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入錄，近世未聞有刊本。《四庫》本，已印入《四庫珍本初集》中。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伊濱集》二十四卷，元王沂撰。清乾隆翰林院抄本，三冊。 又：清抄本，八冊。

藝文

宋褧《和王師魯哭子詩廿七韻》 我識王內翰，早歲賦美質。筮仕困州縣，處友固膠漆。摛辭若纂組，粲爛錦城匹。福善宜裕後，酬勞當任逸。蒼天不可問，得子旋傷失。君懷未能慰，我恨亦云積。孟春喪孩女，仍唁僕與姪。阿申（姪之子）併官奴，兩兒衆所惜。方期及髫齔，入學相誘掖。亭亭芝芳妍，溫溫玉縝栗。隨行操几杖，或可弄文筆。一以世科第，一以嗣臧獲。云胡俱夭折，相去不百日。孩女不甚痛，長不恃其力。初疾忍輒棄，命醫恆接迹。終焉莫救

藥，枉負不慈責。娟娟競秀爽，眉目猶在覿。傷心擲絪褓，塵泥污紅碧。父哀猶強飯，母悼不安席。適値呂太史，爲我亦傍泣。渠子歲三喪，鵷雛勞卵翼。尤嗟中殤女，絺繡已能刺。吾兒幸存二，懷抱若可釋。疲劣不好學，稍令誦《內則》。君誠曠達士，悲淚莫頻滴。禱神名山顚（都人以歲月祈嗣于盧師山），置妾居側室。佇作湯餅會，人醉酒一石。

張燾《題唐子華畫王師魯尚書漚沙》 秋水橋邊紅葉林，數家茆屋傍青岑。岡頭種玉朝煙煖，隴上鋤雲宿雨深。摩詰輞川宜入畫，少陵韋曲自成吟。束薪歲晚來同煮，應許山中道士尋。

徐再思

論述

賈仲明《凌波仙·補徐德可弔詞》 甘飴良好咂甜時，自號甜齋名再思，交游高上文章士。習經書，看鑒史。青出藍，善長文詞。名下無虛士，高門出貴子。根基牢，發旺宗枝。

《太和正音譜》卷上 徐甜齋之詞，如桂林秋月。

《雙調·水仙子·夜雨》（一聲梧葉一聲秋） 《中原音韻·作詞十法》：賦者甚多，但第二句第五字、第六字，及「棋未」二字，并「二老」二字，但得上、去爲上，平、去次之，平、上下下着。惜哉！此詞語好，而平仄不稱也！ 《藝苑卮言》附錄一：元人曲如【略】「怨青春，捱白晝，怕黃昏」（鍾嗣成曲）。「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情中緊語也。 《堅瓠丁集》卷四：徐甜齋旅寄江湖，十年不歸，嘗作「夜雨」詞云，【略】甜齋與貫酸齋同時齊名，世號「酸甜樂府」。 《雨村曲話》卷上：按馬致遠名曲極多，如【略】《水仙子》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略】皆人不能道也。（《太平樂府》卷二、《堯山堂外紀》七一作徐再思。）

《清江引》（相思有如少債的）、《折桂令》（平生不會相思） 《堅瓠壬集》卷三：徐甜齋相思《清江引》云，【略】又有春情《折桂令》云，【略】其得相思三昧者與。

《紅繡鞋》（一榻白雲竹徑） 《雨村曲話》卷上：徐甜齋《紅繡鞋》「一榻白雲竹徑，半窗明月松聲」，又「青猿藏火棗，黑虎聽黃庭」，皆險譁妙句。

傳記

繁本《錄鬼簿》卷下 徐德可，名再思，嘉興人。好食甘飴，故號甜齋。有樂府行於世。其子善長，頗能繼其家聲。

增補本《錄鬼簿》卷下 徐德可，名再思，好食甘飴，號甜齋。嘉興路吏。多有樂府行於世。爲人聰敏秀麗，與小山同時。其子善長，亦有才，頗能繼其宗風。

王冕

論述

綜論

《國雅品·士品一》 王參軍元章，才贍思新，善繪梅竹，得意處輒題，往往奇拔。尤長于七言，如「雲合紫駝開虎帳，天連春草入龍沙」，「海氣或生山背雨，江潮不到石頭城」，「千峰回影陷落日，萬壑欲盡松風聲」。抽思雖奇，摛詞未秀。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六三 草履無完是逸民，高歌煮石鑑湖春。畫梅千樹詩千首，繞屋雲生月滿身。（王冕）

蔡琳《讀元人詩》二一　山中白石煮難溫，丹井尋僊翠壁捫。莫向風塵認簑笠，梅花清氣滿乾坤。（王冕）

袁翼《論元詩》五三　煮石山農隱逸流，騎牛擊劍讀《春秋》。狂歌金鐵皆飛走，千首詩含萬斛愁。

分論

《墨梅》、《應教題梅》　《七修類稿》卷二九：王冕身長多髯，少明經不偶，即焚書讀古兵法。戴高帽，披綠，着長齒屐，擊木劍，行歌于市，人以爲狂。士之負才氣者，爭與之游。平生嗜畫梅，畫成未嘗無詩也。有詩曰「冰花個個團如玉」，【略】或以是詩刺時，欲執之，一夕遁。後太祖物色得冕，因與糲飯蔬羹，山農且談且食，上喜曰：「可與共大事。」授諮議參軍。一夕暴卒。應制作，【略】今《竹齋集》中未刻。　又卷三一：右二詩（即「獵獵北風吹倒人」、「我家洗研池頭樹」二詩）世傳爲元章所作也。故予于其傳亦載後絕。然考《竹閣集》又無，後得止庵閣大參抄本一書，知前（「獵獵北風吹倒人」詩）乃太祖之作，後（「我家洗研池頭樹」詩）乃劉伯溫之作，一時事也。　《水東日記》卷六：今人間往往有其所畫梅，斷縑尺楮，人爭寶之。多元章自書所題其上，如所謂「我家洗研池頭樹」，【略】又聞初見太祖，《應制題梅》曰「獵獵北風吹倒人」，【略】睿意極眷賞之。　《元詩紀事》卷二一：案《列朝詩集》：《應教詩》下云：余家有元章眞蹟，下二句云：「清高只有老梅樹，照水開花個個眞。」

《書懷》　《七修類稿》卷三八：國初王元章《書懷》、王子充《郡齋賦詩》意相同，而韻上差其二，可謂奇矣。及讀唐劉長卿《餘干旅舍》與張籍《宿江上館詩》，韻同意同，眞可謂巧也，又皆奇作。

傳記

宋濂《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略】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略】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僅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不出十年，此中荆棘生矣。何以祿仕爲？」【略】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其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蘆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仿《周（廬）〔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鷵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中，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宗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箑，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嘻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誠怪民哉！馬不覆駕，不足以見其奇才，亦類是夫。

紀事

王達《題王冕墨梅序》　冕會稽狂士，少明經取科第，不中，遂放曠江海間，士之負才氣者爭與游。嘗韉牛游京城，名貴咸側目。平生嗜畫梅，有自題云：「冰花箇箇團如玉，羌笛吹他不下來。」或以是刺時，欲執之，一夕遁去。

《**菽園雜記**》 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則斧神像爨之。一鄰家事神惟謹，遇冕毀神像，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冕家人歲無恙，補像者妻孥沾患，時時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冕屢毀神，神不之咎。吾輒爲新之，神可不祐耶？」巫者倉卒無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從而爨耶？」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至今以爲笑談。

《**玉壺冰**》 買舟下東吳，度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目爲狂奴。

《**霏雪錄**》 游大都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居鐘樓街，山農嘗見其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鐘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譎氣，目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危太樸也。」

著錄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冕《竹齋集》二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王元章《竹齋集》二冊，三卷，王冕。

《**百川書志**》**卷一五** 《竹齋集》三卷，諸暨王冕元章著。

又卷一九 《竹齋詠梅詩》一卷，元王冕著，絕句長句。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冕《竹齋詩集》二卷，又《竹齋詠梅詩》一卷，凡一百三首。

藝文

張羽《題王元章墨梅》 王郎志奇貌亦奇，與世落落嘗莫施。一朝騎牛入都市，關吏不識誰何之？歸來老作會稽客，干戈欻起西南陲。青袍白馬風塵裏，越州城邊戰不已。雄襟自許魯仲連，一箭無成身已死。世上空餘寫墨花，只將名姓華光比。

李齊賢

論述

綜論

李穡《李齊賢集序》 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嶽之氣，渾淪磅礴，動盪發起，無中華邊遠之異，故有命世之才雜出乎其間，沈浸醲郁，攬結粹精，敷爲文章，以賁飾一代之理，可謂盛矣。【略】高麗益齋先生生是時，年未冠，文已有名當世，大爲忠宣王器重。從居輦轂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若牧菴姚公、閻公子靜、趙公子昂、元公復初、張公養浩咸游王門，先生皆得與之交際，視易聽新，摩厲變化，固已極其正大高明之學。而又奉使川蜀，從王吳會，往返萬餘里，山河之壯，風俗之異，古聖賢之遺迹，凡所謂閎博絕特之觀，既已包括而無餘，則其疏蕩奇氣，殆不在子長下矣。使先生登名王宮，掌帝制，優游臺閣，則功業成就，決不讓向之數君子者。歛而東歸，相五朝，四爲冢宰，東民則幸矣，其如斯文何！雖然，東人仰之如泰山，學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爾雅，皆先生化之也。

賈仲明《凌波仙·補李齊賢蘇彥文諸公弔詞》 李齊賢樂府咏《包巾》，編「地冷天寒」蘇彥文，作《鏡兒》、《縷帶》王思順。（案，賈仲明吊詞，以李齊賢等八人共入一首。然鍾嗣成本謂「李齊賢有樂府傳播，王思順有題《包巾》及咏《鏡兒》《縷帶》套數，皆出人意表」。此乃以題《包巾》歸李，是賈曲但就鍾錄綴拾首尾而成，未足爲據。）

陶湘《景明弘治高麗晉州本遺山樂府叙錄》 吾東方既與中國語音殊異，其所謂樂府者，不知引聲唱曲，【略】唯益齋入侍忠宣王，與閻、趙諸學士游，備知詩餘衆體者，吾東方一人而已。

分論

《太常引》(**棲鴉去盡遠山青**)、《**人月圓**》(**五雲繡嶺珠殿**)、《**菩薩蠻**》(**長江日落烟波綠**)、《**巫山一段雲**》(**海氣蒸熱**)、又(**曠望苽田路**)　《蕙風詞話》卷三:「益齋詞不愧名家」:益齋詞《太常引・暮行》云:「燈火小於螢。人不見、苔扉半扃。」《人月圓・馬嵬效吳彥高》云:「小鑊中有,漁陽胡馬,驚破《霓裳》。」《菩薩蠻・舟次青神》云:「夜深篷底宿,暗浪鳴琴筑。」《巫山一段雲・山市晴嵐》云:「隔溪何處鷓鴣鳴?雲日翳還明。」前調《黃橋晚照》云:「夕陽行路卻回頭,紅樹五陵秋。」此等句,置之兩宋名家詞中,亦庶幾無愧色。

《**巫山一段雲**》(**南浦寒潮急**)　《蕙風詞話》卷三:「益齋詞寫景極工。《巫山一段雲・遠浦歸帆》云:「雲帆片片趁風開,遠映碧山來。」筆姿靈活,得帆隨湘轉之妙。

《**巫山一段雲**》(**萬壑烟光動**)　《蕙風詞話》卷三:「《巫山一段雲》・北山烟雨》云:「巖樹濃凝翠,溪花亂泛紅。斷虹殘照有無中,一鳥沒長空。」「濃凝」、「亂泛」,疊韻對雙聲,與史邦卿「因風飛絮,照花斜陽」句同,益齋乃無心巧合耳。

傳記

李穡《鷄林府院君謚文忠李公墓誌銘》　至正二十七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日,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鷄林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事益齋先生李公以病卒于第,年八十一。太常謚文忠公。十月□日,有司具儀衛,葬於牛峰縣桃李村先塋。丙辰冬十月□日,配享玄陵廟庭。公諱齊賢,字仲思。父姓李氏。【略】公自幼嶷然如成人,既知爲文,已有作者氣。大德辛丑,公年十五,鄭常侍僖試成鈞,舉者負其能相頡頏,聞公所作,消縮莫敢爭先。公果爲魁。是歲,菊齋權公溥、悅軒趙公簡試禮闈,公又中丙科。權公以其女妻之。公曰:「此小技耳,不足以大畜吾德,討論墳典,淹貫精研,折衷以至當。」文定公大喜曰:「天其或者益大吾門乎?」癸卯,權務奉先庫判官、延慶宮錄事。戊申,選入藝文春秋館。館中人推讓不敢論文。其冬,遷齊安府直講。己酉,擢司憲糾正。庚戌,遷選部散郎。辛亥,再轉典校寺丞、三司判官,所居稱職。皇慶壬子,選爲西海道按廉使,有古持斧風,升成均樂正。冬,提舉豐倉事。癸丑,副令內府庫豐儲監斗斛。內府校錙銖尺寸,公爲之無難色。人曰:「李公可謂不器君子矣。」忠宣王佐仁宗定內難,迎立武宗。故于兩朝寵遇無雙,遂請轉國于忠肅,以太尉留京師邸,構萬卷堂,考究以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至都,實延祐甲寅正月也。姚牧菴、閻子靜、元復初、趙子昂咸游王門,公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嘆不置。乙卯,遷選部議郎,秋拜成均祭酒,因兼議郎。丙辰,奉使西蜀,所至題咏,膾炙人口。是歲,判典校寺事。丁巳,拜選部典書。己未,王降香江南,樓臺風物,遇興遣懷。每從容曰:「此間不可無李生也。」庚申,知密事直司事,賜「端誠翊贊功臣」之號。知貢事,時稱得士。公年蓋三十四。文定、辰韓、外舅姑三室主皆無恙,公舉觴稱壽,一世歆之。是年,奏授高麗王府斷事官。至治壬戌冬,還京師,未至,忠宣王被譖出西蕃。明年,公往謁,謳吟道中,忠憤藹然。泰定甲子,加匡靖大夫,密直司事。乙丑,改賜功臣號曰「推誠亮節」。再轉僉議評理政堂文學。丙寅,移三司使。天曆庚午,忠惠王權國,復爲政堂文學。未幾罷。後至元丙子,以三重太匡封金海君,領藝文館事。己卯春二月,忠肅王薨。其秋,政丞曹頔脅百官屯兵永安宮,宣言逐去君側惡小,而陰爲瀋王地。忠惠王率精騎擊殺之,而其黨之在都者甚衆,必欲抵王罪,人心疑危,禍且不測。公憤不顧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之如京師,代舌以筆,事得辨析。功在一等。既還,群小益煽,公屏迹不出,著《櫟翁稗說》。至正甲申冬,忠穆王即位,進府院君、領孝思觀事。書筵以公爲師。丙戌,修《忠烈王實錄》。戊子,判三司事。辛卯冬,玄陵即位,未至國,拜公右政丞,權署征東省事。數月,國空虛,公措置得宜,人賴以安。壬辰,賜「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之號。元從功臣趙日新忌公居其上,公知之,三上表固辭。其冬十月,日新聚衆不逞,夜入宮,害所忌,縱兵誅殺,公以辭位得免。日新伏誅,起公爲右政丞。癸巳正月,辭。五月,以府院君知貢舉。甲午十二月,復爲右政丞。明年,又辭。公年七十,封金海侯。十二月,爲門下侍中。丁酉五月,乞以本職致仕,從之。國制,封君致仕,頒祿有差,既老而猶受厚祿,于義不

安，故有是請。朝論以爲本職致仕，非所以敬大臣也。壬寅，復封鷄林府院君。公自十五登科，名蓋一世，立朝以來，專奉文書，歷外制，于藝文春秋館，則屬官至兩府封君，未嘗去職，唯忠定三年不與焉，以公嘗奉表請立玄陵故也。公天資厚重，輔以學問，高明正大，故其發于議論，措諸事業者，燁然可觀也。初，公讀史，筆削大義，必法《春秋》，至《則天紀》曰：「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朱子《綱目》，自驗其識之正。人有片善，稱譽惟恐不聞，先輩遺事，雖細以爲難及。平生未嘗疾言遽色，有及于穢語。對客置酒，商榷古今，亹亹不倦。崔拙翁嘆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吾于益齋見之矣。」公務遵舊法，不喜更張。嘗曰：「吾志豈不如古人？但吾才不及今人耳。」公之孫連姻奇氏，公忌其盛滿，及其拜平章，玄陵敕兩制賦詩以賀，且命公叙其事，公辭不爲，自號益齋。辛旽之敗，玄陵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也。嘗言旽非端人，今果驗。」公自少儕輩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及爲宰相，人無貴賤皆稱「益齋」，其見重于世如此。公所著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紀事

《蕙風詞話》卷三 李齊賢字仲思，遼時高麗國人。有《益齋長短句》。《鷓鴣天》云：「飲中妙訣人如問，會得吹笙便可工。」宋諺謂「吹笙」爲「竊嘗」。《蘆川詞·浣溪沙序》云：「范才元自釀，色香玉如，直與綠萼梅同調，宛然京洛風味也。因名曰『萼綠春』，且作一首。諺以『竊嘗』爲『吹笙』云。」詞後段：「竹葉傳杯驚老眼，松醪題賦倒綸巾。須防銀字暖朱唇。」「竊嘗」，嘗酒也，故末句云云。仲思居中國久，詞用當時諺語，略與張仲宗意同，資諧笑云爾。《織餘瑣述》云：「樂器竹製者唯笙，用吸氣吸之，恆輕，故以喻『竊嘗』。」

著錄

李穡《益齋亂稿序》 先生著述甚多，嘗曰：「先東菴尚未有文集行於世，況小子乎！」故於詩文旋作旋棄，而人輒藏之。季子大府少卿彰路、長孫內書舍人寶林，相與裒集爲若干卷，謀所以壽之梓，命余序。余曰：「先生所撰國史，尚不免散逸于兵，矧片言隻字爲人笥篋者，煨燼何疑？則若干卷不可不亟刊行也。二君其勉之！」嗚呼，余豈知言者哉。仍父子爲門生，不敢姑讓，志所見云。至正二十三年正月初吉，【略】韓山李穡序。

許穎《益齋先生文集重刊識》 先生平日所著述，不啻百千餘言，而世所傳者只是略于詩篇及《稗說》而已。往在萬曆庚子間，李尚書時發尹茲土，始鋟梓，而歲月之久，字畫剜缺不可讀，識者咸嘆惜之。不佞適守本州，懼其世久而終至泯滅，遂爲改板而重鏤焉。非謂先生之名由此而益壽，吟誦之間，足以感發後生，則其有補於風化者爲如何哉。舊本無年譜，先生後孫世碩摭家藏略記始末以示余，并以刊之左，以傳於後。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〇 《益齋亂稿》十卷、《拾遺》一卷，舊抄本。元高麗李齊賢撰。後有《墓誌銘》，李穡撰，前有小像。【略】是集初刊于元季，再刻于宣德，三刻于萬曆。此本即從萬曆本傳錄。卷一至卷四詩，卷五至卷九文，卷十詞曲。《拾遺》則萬曆中其十一世孫時發所輯也。其詩文雖未足與中國諸名家校長絜短，實彼國之錚錚者。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 《益齋亂稿》十卷、《拾遺》一卷。抄本。元高麗李齊賢撰。

繁本《錄鬼簿》卷下 李齊賢，與余同窗友，後不相聞，亦有樂府。

陶湘《景明弘治高麗晉州本遺山樂府叙錄》 益齋乃李齊賢字，所著《益齋亂稿》，有《詩餘》一卷。

藝文

李齊賢《益齋寫真自贊》 獨學而陋，聞道宜晚。不幸由己，何不自反？何德於民，四爲相國。幸而致之，祗速衆謗。不揚之貌，又何寫爲？告爾後嗣，一覩三思。誠其不幸，早夜以勉。毋苟其幸，庶幾知免。

朱思本《送李益齋之臨洮》 綠陰滿京畿，送子之臨洮。臨洮何茫茫，流出長城濠。長城岸陰玉關阨，于闐葱嶺河涼高。羌氐兒郎走帶箭，哀笳風起斗擊刁。良人西征二三載，寶幢車馬聲塵遙。如今不用酒泉郡，豈必坐使朱顏

凋。葡萄苜蓿味雖美，異方土俗殊鄉里。避地猶當似管寧，受封應得論箕子。願從列騎擁旌旄，歸來燕處華堂裏。卻話人情翻掌難，曾浥征袍淚如洗。

張翥

論述

綜論

陳樵《送張仲舉歸晉陽舉進士》 籍甚張公子，詞華衆所推。門閭千里望，天地一編詩。花落山公宅，雲寒杵臼祠。看君歸晉日，翻作別家時。 世業今誰繼，瑤編自討論。長材歸下吏，君子好斯文。千里風期合，三才月旦尊。眼中今落落，俗下正紛紛。 牽牛在南紀，遊子上河梁。殿閣終前席，江湖且下方。州閭無別業，文字有他腸。萬里關西路，秋槐日夜黃。 長歌望吳越，不道出無車。明節固所尚，清門難可居。春帆移暮雨，晚飯半江蔬。何地非鄉社，終期返故廬。 掛帆謝公浦，把酒闔閭城。江柳不忍折，春風當別行。關雲連楚暗，隴月向吳生。葉落長安道，思君北問程。 矯矯凌雲賦，纍纍白雲歌。世人祇漫與，吾子視如何。誰預文章觀，君宜甲乙科。秋闈今獨立，春興未須多。

錢惟善《兼柬張仲舉徵君》 公才不世出，豈特千人英？國史馬遷贊，月旦許劭評。東觀徵博士，南郡別諸生。愧無雙南金，贈此千里行。

吳師道《題張仲舉為鄉人作西原隱居記後》 張公夙有山林趣，爲愛西原隱居處。拄杖穿雲記昔游，結屋臨游約同住。《國風》詩裡桑十畝，《太史書》中棗千樹。故鄉樂土不可忘，一笑歸來未遲暮。

李存《贈張仲舉游宣城序》 張子中州人，有氣義，其文辭慨然，慕先秦、西漢，其詩慕晉、魏、盛唐，勤業之餘，頗願從事於當時者也。而之行也，豈不見接於名大夫？不見接於名大夫，亦豈不得良子弟從游哉？亦豈不遭賢主人以相處與哉？

蘇伯衡《張潞國詩集序》 夫文辭之盛衰，固囿於世運，而世運之盛衰，亦於文辭焉見之。然則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可不尚論其世乎？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貞、大德而盛莫加焉。公之生也，適際其時，其所鍾者粹矣，其言之品也有以哉。然而羈窮不偶，留滯江湖之表，詠歌寂寞之濱，幾五十年。至正初，始用薦者通朝籍，至是而昔之耆老凋謝殆且盡矣。由國子助教八轉拜翰林承旨，遂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天下，斯文之未泯，實有賴焉。而孰知夫養之也厚，而用之也不亟，是以其望寔如彼之暴著也。豈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所可同日語哉？自公居翰林，國事日非，疆圉日蹙，故其鋪張帝載、黼黻王度之什，既與《清廟》、《我將》之頌，《鹿鳴》、《鳧鷖》之雅比隆，至於緣情托物，發爲聲歌，顧於《匪風》、《下泉》有取焉。方鳴其盛而遽覆其衰，不亦悲乎！夫何天不憖遺，而公云亡！公亡，不獨詩亡，而元尋亦亡矣。文章世運，固迭爲盛衰者與！抑觀漢、唐以來，凡以文鳴者，際乎天地之運之盛也，其製述乃有治古之風。逮夫光嶽分裂，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不有作者不能自振焉。今公晚年之作，雖當運去祚移之際，其情舒而不迫，其氣淳而不散，其言簡以壯、和以平，猶之盛年也。其然，非其中有不隨世轉移者存然乎？不謂之作者，可乎？則其詩誠不宜無傳也。

釋來復《蛻菴集序》 河東仲舉張公生於數君子之後，以詩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一字未嘗苟作。至正丙午春，其方外友廬陵北山杼禪師以公手稿選次而刊行之，來徵言爲序。余猶記公之言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爲詩者亡矣。善賦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尚。蓋性情所發，出於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詩，知公之所蓄厚矣。春空游雲，舒歛無跡，此其沖澹也；崑崙雪霽，河流沃天，此其渾涵也；灝氣橫秋，華峰玉立，此其清峭也；平沙廣漠，萬馬驟馳，此其俊邁也；風日和煦，百卉競妍，此其流麗也。寫情賦景，兼得其妙，讀之使人興起，誠爲一代詩豪矣。顧余譾材，何足以鋪張盛美？然託契於公非一日，而又重北山之高誼，不得辭，始僭叙之，以冠篇首云。

釋宗泐《蛻菴集跋》 若潞公之詩名震耀海內，不俟余之稱美，故勿論。

孫炎《午溪集序》 仲舉如鳴球琴瑟，合軒轅氏律呂。

王沂《題張仲舉贈桑文饒詩後》 賣藥韓康伯，能詩張景陽。世紛空落木，句法挾秋霜。杖履飛烟下，聲名翰墨場。往來成二老，休負菊花黃。

《書史會要》卷七 博綜群書，作爲文辭，擅一時之譽，早年書學鍾元常。

《書畫彙考》卷五三 自幼豪放，好蹴踘，音樂，父每憂之，一旦折節讀書，卒以詩文名世。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趙子昂規陳伯玉，【略】范德機、傅與礪、張仲舉步趨工部。 又：元五言古作者甚稀，七言古諸家多善。五言律，傅與礪爲冠，楊仲弘、張仲舉次之。 又：元人先達者，無如元好問、趙子昂。元，金遺老，趙，宋宗枝也。元體備格卑，趙詞雅調弱，成都諸子，乃一振之。【略】同時傅若金、張仲舉不甚知名，而近體特多宏壯。【略】張如「半生縣磬室，萬事缺壺歌」，「積陰霾日月，愁色滿江湖」，「露花迎夕斂，風樹借秋涼」，「寧爲伏劍死，不作倒戈攻」，「四郊多壁壘，萬事半煙塵」，「詞人歌《蟋蟀》，軍士嘆蠨蛸」。七言律，【略】張如「龍伯衣冠藏下府，梵王臺殿起中流」，「露下遠山皆落木，風來滄海欲生潮」，「千嶂晚雲原上合，兩河秋色鴈邊來」，「雲移鴈影沉江樹，雨帶龍腥出海濤」，「方驚掘地雙鵝起，即見浮江五馬來」，「金波夜永浮鳩鵲，玉樹春濃下鳳凰」，皆高華雄暢，得杜陵句格，特變態差少耳。而詩流不能舉其姓氏，良可嘆也。 又：張仲舉「雲巖巖下聘君家，長記宵談到曙霞。今日隴頭誰灑飯，鷓鴣啼老白桐花」等作，皆元絕妙境，第高者不過中唐，平者多沿晚宋耳。 又：「舊河通瓠子，新浪漲桃花」，張仲舉詩也。嘉靖中河決徐、沛，司空萬安朱公排衆議，改築新渠，百年河患，一旦屏息，海內名士咸有頌章。李于鱗一聯云：「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最爲精絕。然實用張語，而意稍不同。

《元詩選》初集戊集 仲舉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

《宋元學案》卷九三 先生嘗學詩于仇遠，其近體、長短句尤工。及卒，國亦遽亡，無子。

《石洲詩話》卷五 蛻菴才調富有，兼以宕逸之氣出之。阮亭先生稱其有法度。 又：蛻菴【略】諸什，皆具有風骨，非漫爲彩色者。置諸馬伯庸、揭曼碩諸公間，正自未肯多讓。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三〇 病鶴昂藏帶雨深，朱簾十里晝陰陰。不甘草詔存忠義，寸簡千秋萬古心。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蛻菴集》五卷，【略】案：金明昌、承安間，亦有張翥，字曰仲揚，劉祁《歸潛志》記其「矮窗小戶寒不到，一爐香火四圍書」，「西風了卻黃花事，不管安仁兩鬢秋」諸句，稱其浮艷。諸書援引，或誤爲一人，非也。翥嘗從學於李存，傳陸九淵之說，詩法則受於仇遠，得其音律之奧。其詩清圓穩貼，格調頗高，近體、長短句極爲當時所推，然其古體亦伉爽可誦。詞多諷諭，往往得元、白、張、王之遺，亦非苟作。王士禎《居易錄》曰：「蛻菴元末大家，古今詩皆有法度，無論子昂、伯庸輩，即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如。」其論當矣。

李兆洛《校錄張仲舉蛻菴集跋》 蛻菴詩懷抱凄涼，奮音伉爽，慮周藻密而妙造自然，宜阮亭之推重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蛻巖詞》二卷，【略】翥年八十八乃卒，上猶及見仇遠，傳其詩法；下猶及與張羽、倪瓚、顧阿瑛、郯九韶、危素諸人與之唱和。以一身歷元之盛衰，故其詩多憂時傷亂之作。其詞乃婉麗風流，有南宋舊格。其《沁園春》題下註曰：「讀白太素《天籟集》，戲用韻效其體。」蓋白（璞）（樸）所宗者多東坡、稼軒之變調，翥所宗者猶白石、夢窗之餘音。門徑不同，故其言如是也。又《春從天上來》題下註曰：「廣陵冬夜，與松雲子論五音二變十二調，且品簫以定之。清濁高下，還相爲宮，犂然律呂之均、雅俗之正。」則其于倚聲之學講之深矣。

厲鶚《清抄本蛻菴詩蛻巖詞題識》 蛻巖，河東人，幼從父官于杭，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于仇山村先生之門，故詩文俱有源本，而詞筆亦復俊雅不凡，足繼白石、梅溪、草窗、玉田諸公之後。

《林泉隨筆》 張翥仲舉，別號蛻菴，遭元末喪亂，其詩悠深思遠，屬詞命意，皆有懷君念國、閔亂思治之意。晚年寓居衡山，托交釋大杼，其所題咏尤爲慷慨悲壯。大杼既匿其遺骸，又編刻其詩，浮屠氏中乃有斯人乎！其張公之惠勤也歟。

《詞壇叢話·仲舉爲元代作者》 余雅不喜元詞，以爲倚聲衰於元也。所愛者惟趙松雪、虞伯生、張仲舉三家。然子昂原屬宋人，道園老子，所作無多。元代作者，惟仲舉一人耳。

又《仲舉取法白石》 仲舉詞，亦是取法白石，屏去浮艷。不獨鍊字鍊句，

且能鍊氣鍊骨。以云入室則未也，然亦升白石之堂矣。

又《仲舉後無嗣響》　余每讀仲舉詞，一喜一哀。喜其深得白石之妙，哀者，哀此碩果不食。自仲舉後，三百餘年渺無嗣響，使非國初諸老出，詞至此不亦亡乎！然則仲舉之詞，雖在竹屋、梅溪、白石諸老下，而讀仲舉詞者，竟作竹屋、梅溪、白石、玉田觀可也。

《白雨齋詞話》卷三　元詞日就衰靡，愈趨愈下。張仲舉規模南宋，爲一代正聲。高者在草窗、西麓之間，而眞氣稍遜。　又：仲舉詞樹骨甚高，寓意亦遠。元詞之不亡者，賴有仲舉耳。然欲求一篇如梅溪、碧山之沉厚，則不可得矣。　又：虞道園詞筆頗健，似出仲舉之右。然所作寥寥，規模未定，不能接武南宋諸家。惟「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二語，卻有自然風韻。

又卷八　有文過於質者，李後主、牛松卿、晏元獻、歐陽永叔、晏小山、柳耆卿、陳子高、高竹屋、周草窗、汪叔耕、李易安、張仲舉、曹珂雪、陳其年、朱竹垞、厲太鴻、過湘雲、史位存、趙璞函、蔣鹿潭是也。

《雲韶集》卷一一　仲舉詞自是祖述清眞，取法白石，其一種清逸之趣，淵深之致，固自不減夢窗。南宋自姜白石出，詞乃有大宗，後有作者，總難越其範圍。夢窗諸人師之于前，仲舉效之于後，詞至是推極盛焉。自仲舉後，明代絕少作者。直至國朝，詞爲之中興，益信仲舉之詞風骨之高，直絕響三百餘年。

《夢曉樓隨筆》　元張翥《蛻菴集》四卷。蛻菴元末大家，古今詩俱有法度，蒼辣不及虞道園，而情致殊勝。無論子昂、伯庸輩，即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如耳。

《蓮子居詞話》卷二　張仲舉詞出南宋，而兼諸公之長。

《左庵詞話》卷上　張翥《蛻巖詞》，典雅溫潤，每闋皆首尾完善，詞意兼美，允推元代一大家。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二　前卷所載張鑑補《姜堯章傳》，傳末所舉學姜諸人，本於竹垞《黑蝶齋詞序》。然竹垞又曰：「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按翥字仲舉，晉甯人，有《蛻巖樂府》。基字孟載，嘉州人，有《眉庵詞》。張鑑不著於篇，蓋爲宋人立傳，不能攙入元人，明人也。然陳允平之後，宜補列仇山村。山村亦姜派者，仲舉即其門下士。竹垞時，《無絃琴譜》未出，故不得論定，非有意削之也。

《藝概・詞曲概》　張仲舉詞，大抵導源白石，時或以稼軒濟之。

《詞史》　張翥《蛻菴詞》，元人之最著者。慢詞不弱于宋人，小詞則不及矣。【略】宋元人詞至張氏而極盛，周旋曲折，純任自然。出仇氏之門，故無一語可入北曲。其才力差薄者，則時爲之也。言詞者必曰詞敝于元，而不察其病之所在。張氏沒後，元室亦衰，能曲者愈多，而詞人愈少。王降而風，可以窺世變焉。若洪希文《去華山人詞》、李孝光《五峰詞》、袁易《靜春堂詞》、沈禧《竹窗詞》、袁士元《書林詞》，名皆出其下。

《詞徵》卷六　蛻巖詞無自腔，其詞腴於根而盎於華，直接宋人步武，於元之一代，誠足以度越諸子，可謂海之明珠、鳥之鳳凰矣。　又：陸輔之《詞旨》，摘樂笑翁警句十餘條，吳子律又爲之補，美已盡矣。愚因倣陸氏《詞旨》，錄蛻巖詞警句，使與樂笑翁匹焉。「縱留得棟花寒在，啼鴂已無聊」（《多麗・清明上巳同日會飲西湖壽樂園》）；「山容水態依然好，惟有綺羅雲散」（《摸魚兒・春日西湖泛舟》）；「多情正要人拘管，無奈綠昏紅暝」（前調《錢萬戶宜之邀予賦瑤臺景》）；「恨翠禽啼處。驚殘一夜，夢雲無跡」（《疏影・王元章墨梅圖》）；「把柔情一縷，都隨好夢，作陽臺雨」（《水龍吟・賦倩雲》）；「誰將玉斧脩明月，奈瓊樓高處無人」（《高陽臺・題趙仲穆作陳野雲居士山水便面》）；「絲箋密記多情事，一看一回腸斷」（《陌上花・使歸閩浙歲暮有懷》）；「送影過鞦韆，驀然閒笑」（《玉漏遲・春日有懷》）；「一片白鷗湖上水，閒了漁竿」（《浪淘沙・臨川文昌樓望月》）；「碧雲江雨小樓空，春光已到銷魂處」（《踏莎行・江上送客》），皆琅然可誦也。

《西圃詞說》　白石而後，有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于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元史新編》卷四七　翥於詩尤工近體、長短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然未嘗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善諧謔，談吐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國亡後，其遺稿不傳，僅存律詩、樂府三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蛻菴集》：所作沖澹渾涵，清峭俊邁，寓情賦景，兼得其妙。尤工樂府。

《古今詞話・詞品下卷》　張炎曰：詞中有生硬字面，用不得，須是深加煅煉，敲打得響，方得誦歌妥溜，始稱本色語。【略】「管」，作虛字。【略】張蛻

菴：「惱人春不管。」

分論

《**螢火曲**》《詩藪》外編卷六：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倣飛卿、長吉。蘇、黃體制，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略】張仲舉《螢火曲》，【略】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

《**登吞海亭**》、《**賦小瀛洲**》、《**題石門院**》《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張仲舉《登吞海亭》、《賦小瀛洲》、《題石門院》，【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遊虎丘寺**》《歷代詩話》卷六九：張仲舉《遊虎丘寺》詩：「虎來古冢金精白，龍卧秋池劍影寒。」吳旦生曰：虎丘舊名海湧山，《吳越春秋》言：闔閭葬于國西北，名虎丘。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葬之已三日，金精上揚爲白虎踞墳，故曰虎丘。杜子美《蕃劍》詩：「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蓋用此事與龍躍延津事耳。今仲舉正用虎以爲上句，借用龍以爲下句，恰合劍池，故佳。

《**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輟耕錄》卷一四：「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略】此至正辛丑間，張蛻菴承旨翥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詩也。夫翰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兩浙名賢錄》卷五四：張翥字仲舉，其先晉寧人。【略】封潞國公，所著有《蛻菴集》、《忠義集》。翥初在都下，嘗《寄周伯琦》詩云：【略】其詩多憂時慷慨，類如此。

《**自誓**》《石洲詩話》卷五：張仲舉不爲孛羅帖木兒草詔，《自誓》一詩，足表千古矣。

《**憶維揚**》《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工整中能流轉。

《**送劉子還江右**》《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潛魚無縱鱗，倦鳥思斂翼」四句）忽插比興，猶得古意。

《**秋夜和韓與玉**》《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閑淡，極摹韋、柳。

《**中秋張外史招賞月失約賦以謝之**》《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高亮。

《**聞歸集賢遠行奉簡一章**》《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感慨時事，妙於蘊藉。

《**范寬山水**》《石洲詩話》卷五：張蛻菴《范寬山水》一首中忽插九言一句，似未盡叶。元人如宋子虛之類，才氣非不豪縱，然其音節未必皆天然合拍者也。

《**多麗**》《**晚山青**》《詞品》卷二：石次仲西湖《多麗》一曲云，【略】案此詞乃張翥作，見《蛻巖詞》。次仲詞在宋未著名，而清奇宕麗如此。《詞綜偶評・元詞》：《多麗》，張翥。後段西湖晚景，形容曲盡，「背馱明月進錢塘」者，何足語此。《詞苑萃編》卷六：蛻巖《西湖泛舟》詞云：「晚山青。一川雲樹冥冥。」【略】此詞作者雖多，求其諧協婉麗，無踰此篇者。《蓮子居詞話》卷二：《西湖泛舟》云：「藕花深，雨涼翡翠，菰蒲軟，風弄晴蜓。」絕似梅溪。《詞則・別調集》評後段：景中帶情，不失宋賢矩矱。

《**東風第一枝**》（**老樹渾苔**）《詞品》卷二：（呂聖求）（張仲舉）《東風第一枝》詞云：「老樹渾苔，橫枝未葉。」【略】古今梅詞，以坡仙「綠毛么鳳」爲第一，此亦在魁選矣。

《**踏莎行**》《**芳草平沙**》《詞品》卷三：（張仲宗號蘆川）（張仲舉）塡詞最工。其《踏莎行》云【略】唐李端詩：「江上晴樓翠靄間，滿闌春水滿窗山。青楓綠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此詞「將愁不去將人去」一句，反用之。夭斜，音歪斜，白樂天詩：「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夭斜。」自注：「夭音歪。」若不知其出處，不見其工。詞雖一小技，然非胸中有萬卷，下筆無一塵，亦不能臻其妙也。《丹鉛錄》卷一〇：張仲舉《踏莎行》云：【略】唐李端詩：【略】張詞全用李詩語，若不知其出處，亦不見其工致也。

《**六州歌頭**》《**孤山歲晚**》《詞苑萃編》卷六：古今梅詞甚多，惟張翥《六州歌頭》一首，眞有飛鴻戲海，舞鶴游天之勢。詞云：「孤山歲晚，石老樹查牙。」【略】又「苔枝上，香痕沁，么鳳語，凍蜂衙」【略】《歷代詞話》卷九引卓人月：古今梅詞甚多，惟張翥《六州歌頭》一首云「孤山歲晚」【略】眞有飛鴻戲海、舞鶴游天之勢。

《**水龍吟**》《**芙蓉老去妝殘**》《詞綜偶評》：「芙蓉老去妝殘」二句，引起。「瘦葦黃邊」三句，襯寫。「幾度臨流送遠」二句，點入送客。「船窗雨後」三句，宋人詩：「蓼花無數入船窗」。此更寫得入畫。「不見當年」三句，帶出廣陵。

「但此時此處」三句，收轉蓼花。《蓮子居詞話》卷二：《蓼花》云：「船窗雨後，數枝低入，香零粉碎。」絕似玉田。《詞則・大雅集》卷四：黃邊、白外四字，亦新奇，「船窗」數語，畫所不到。繫以感慨，意境便厚。《雲韶集》卷一：的是蓼花，畫所不到。慨嘆得妙。《白雨齋詞話》卷三：又《水龍吟・蓼花》云：「瘦葦黃邊，疏蘋白外，滿汀烟穩。」黃邊、白外四字，亦新奇。又云：「船窗雨後，數枝低入，香零粉碎。不見當年，秦淮花月，竹西歌吹。」係以感慨，意境便厚。「船窗」數語，亦是畫所不到。但看來已是元詞，去宋人已遠。

《**唐多令**》（**花下鈿笠篌**）《詞綜偶評・元詞》：《唐多令》：張翥「記懷中，朱李曾投」，用王敬伯妻趙氏事。

《**疏影**》（**山陰賦客**）《詞綜偶評》：元章名冕，諸暨人。前段只說梅花，後段方說畫梅，與《滿江紅》一闋題折枝桃花章法正同。「微霜卻護朦朧月」二句，即爲畫圖伏案。「一夜夢雲無迹」，跌起畫梅。「唯有龍煤解染」，直接。《詞苑萃編》卷六：《蛻巖樂府》有題畫詞二首極佳。【略】其一《疏影・題王元章墨梅圖》：「山陰賦客，怪幾番睡起，窗影生白。」

《**摸魚兒**》（**記西湖**）《詞綜偶評・元詞》：《摸魚兒》：【略】「仍獨自、伴瘦影黃昏，和月窺窗紙」，有追魂攝魄手段。《詞則・大雅集》：筆意超脫，託體亦不卑，元代斷推巨擘。「添人」六字庸弱。《蓮子居詞話》卷二：張仲舉詞出南宋，而兼諸公之長。如《題梅花卷子》云：「墨池雪嶺三生夢，喚起縞衣仙子。仍獨自、伴瘦影黃昏，和月窺窗紙。」絕似石帚。《詞苑萃編》卷六：《蛻巖樂府》有題畫詞二首極佳。其一《摸魚兒・題熊伯宣藏梅花卷子》：「記西湖、水邊曾見，查牙老樹如此。」

《**摸魚兒**》（**問西湖**）《左庵詞話》卷上：最酷愛其王季境湖蓮，雙頭一枝，爲人折去，惘然賦《摸魚兒》云：「問西湖、舊家兒女。」《蕙風詞話》卷三：《蛻菴詞・摸魚兒・王季境湖亭蓮花中雙頭一枝邀予同賞而爲人折去季境悵然請賦》云：「吳娃小艇應偷采，一道綠萍猶碎。」《掃花游・落紅》云：「一簾晝永，綠陰陰尚有，絳趺痕凝。」并是眞實情景，寓于忘言之頃、至靜之中。非胸中無一點塵，未易領會得到。蛻菴筆能達出，新而不纖，雖淺語，卻有深致。倚聲家于小處規模古人，此等句即金鍼之度矣。

《**沁園春**》（**誰喚妖嬈**）、《**風流子**》（**梨園供奉曲**）、《**水龍吟**》（**春風瓊樹香中**）、《**意難忘**》（**高韻天成**）、《**鷓鴣天**》（**半臂京綃穩稱身**）、又（**一曲吳歌酒半酣**）、又（**乍學琵琶已斷腸**）、《**鷓鴣天**》（**玉手琵琶半醉中**）、《**聲聲慢**》（**金鑾學士**）、《**鳳皇臺上憶吹簫**》（**瓊樹鏘鳴**）、《**江城子**》（**闔閭城外綠楊枝**）《本事詞》卷下：張仲舉擅長樂府，爲元代詞宗。其歷宦皆東南名都，故顧曲之贈，更多于子野、玉田輩也。其聽董姬雙絃《沁園春》云：「誰喚嬌嬈，斜插雙絃，華筵乍開。」【略】其賞箏妓崔愛《風流子》云：「梨園供奉曲，卿卿解，寫入十三絃。」【略】其贈歌姬房自然《水龍吟》云：「春風瓊樹香中，數聲恰似流鶯囀。」【略】其贈歌姬楊韻卿《意難忘》云：「高韻天成。問當時愛愛，得似卿卿。」其贈雛姬朱繡蓮《鷓鴣天》三闋，一云：「半臂京綃穩稱身」，【略】二云：「一曲吳歌酒半酣」，【略】三云：「乍學琵琶已斷腸」，【略】其贈泉南琵琶妓《鷓鴣天》云：「玉手琵琶半醉中」，【略】他如《聲聲慢》之《贈揚州箏工沈生以虞學士浣溪沙求賦》者云：「金鑾學士，天上歸來，蘭舟小駐蕪城。」【略】又《鳳皇臺上憶吹簫》之《聽沈野雲吹簫》者云：「瓊樹鏘鳴。春冰碎落，玉盤珠演還停。」【略】又《江城子》之《贈吳門善歌羅生》者云：「闔閭城外綠楊枝」，【略】蓋其襟懷瀟灑，每留意于舞裙歌扇間也。

《**露華**》（**瀛洲種玉**）《蓮子居詞話》卷二：張仲舉詞出南宋，而兼諸公之長。如【略】《玉簪》云：「琢就瑤笄光映，髻雲斜矗。」絕似夢窗。

《**綺羅香**》（**燕子梁深**）《蓮子居詞話》卷二：仲舉《雨中舟次洹上》，先寫四時之雨，云：「水閣雲窗，總是慣曾經處。」二語總束。接云：「曾信有、客裡關河，又怎禁、夜深風雨。」二語跌醒。接云：「一聲聲、滴在疏篷，做成情味苦。」二語煞足。章法絕奇，從辛稼軒《賀新郎》化出。《白雨齋詞話》卷三：仲舉《綺羅香・雨中舟次洹上》云：「水閣雲窗，總是慣曾經處。曾信有、客裡關河，又怎禁、夜深風雨。」此則刻意爲白石，沖味微減，姿態卻饒。

《**浪淘沙**》（**醉膽望秋寒**）《詞徵》卷一：李後主詞：「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張蛻巖詞：「客裡不知身是夢，只在吳山。」行役之情見于言外，足以知畦徑之所自。

《**解連環**》（**夜來風色**）《詞則・大雅集》卷四：婉雅淒怨，可與草窗頡頏。

《**陌上花**》（**關山夢裏歸來**）、《**陌上花**》（**關山夢裏**）、《**水龍吟**》等《左庵詞話》卷上：他如留別臨川諸友《解連環》，使歸閩浙歲莫有懷《陌上花》、西池敗荷《水龍吟》、《定風波》、《擷紅英》各詞，皆字字熨貼，意妙韻諧，卓然可

誦之作。《詞潔輯評》卷四：張翥「關山夢裡歸來」。元詞，張仲舉爲工，然無刻入之句。

《**商角調・定風波**》（**恨行雲特地高寒**）《蓮子居詞話》卷二：《西江客舍聞梅花吹香滿（床）（窗）》云：「一樹瑤花可憐影。低映。怕明月照見，青禽相幷。」絕似碧山。

《**擷紅英**》（**鶯聲寂**）《古今詞話・詞辨》上卷：《太平樂府》：政和中，京師有姥入內教歌，傳得禁中《擷芳詞》，唐人作也。張尙書帥成都日，人競歌之。卻于前段「記得年時，共伊曾摘」其下，添「憶憶憶」三字。換頭落句「燕兒來也，又無消息」，于下添「得得得」三字。擷芳、擅芳，禁中園名。《柳塘詞話》曰：今以張仲舉詞按之云：「鶯聲寂，鳩聲急。柳陰一片梨雪濕。驚人困，教人恨。待到平明，海棠應盡。　青無力，紅無迹。殘香賸粉那禁得。天難準，晴難穩。晚風又起，倚闌爭忍？」卒章原無三疊字，若有三疊字，此即陸放翁之《釵頭鳳》，毫不異也。《詞則・別調集》卷三：押韻陡險。

《**最高樓**》（**方寸地**）《蕙風詞話》卷三：張蛻巖《最高樓・爲山村仇先生壽》後段云：「喜女嫁男婚今已畢，便束帛安車那肯出。無一事，挂閒身。西湖鷗鷺長爲侶，北山猿鶴莫移文。願年年、湯餅會，樂情親。」山村仕元，非其本意，乃部使者強迫之。即碧山亦當如是。

《**小遊仙**》《石洲詩話》卷五：蛻菴《小遊仙》詞八首，勝於曹堯賓。

傳記

《**元史**》**卷一八六**《**張翥傳**》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略】翥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家安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翥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遷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略】孛羅帖木兒之入京師也，命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爲之。孛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爲怨也。及孛羅帖木兒既誅，詔乃以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笑。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爲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遺稿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三卷。翥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錄》，識者韙之。

紀事

作家逸事

張翥《玉山佳處分韻》　至正十年蒼龍庚寅之歲，秋仲十九日，予以代祀歸至姑蘇，顧君仲瑛延於玉山，時鄭君明德、李君廷璧、于君彥成、郯君九成、華君伯翔、草堂主人、方外友本元、元璞二公。酒半歡甚，即席以玉山亭館分題者九人，予以過賓屬爲小引。未知昔賢梓澤蘭亭如今之會也耶。

又《釣月軒詩序》　至正十年八月十九日，予以代祀海上，還抵吳門，仲瑛宴於草堂行窩，時坐客能詩者九人，以玉山佳處之亭館分題賦詩，予得「釣月軒」，乃爲記小引，幷賦長句以別。後夜毗陵，倚舟望姑蘇，有玉氣如虹，熊然上騰者，必吾草堂諸詩之光焰也，復賦五言十韻以寄，他日過玉山，當爲一亭一館賦之。

孫炎《午溪集序》 元統癸酉秋，監察御史辟河東張仲舉爲金陵郡博士教弟子，時永嘉李孝光、天台丁仲容、僧笑隱咸在，炎以弟子員得從之游。登石頭城，坐翠微亭故址，大江西來，如白虹遶城下，淮南諸山盡在几席。是日，諸先生效韓孟聯句，仲容耆飲，口訥訥不能語，孝光髯漆黑，仲舉長面而鶴身，善談謔。酒酣，日已沒，宿龍翔方丈，仲容困酒，先引去，笑隱出燭中坐，孝光在左，仲舉在右，昆侖奴作遞書郵。仲舉首倡曰：「先皇昔潛邸，梵宮冠東南。遺弓泣父老，【略】」次授笑隱云云。比曉，仲舉奪筆走數韻成章。【略】嗟夫！俯仰之間，忽焉隔世，獨仲舉先生尚存。

劉岳申《張仲舉集序》 張翥仲舉，北方學者，始來江東，江東才俊皆稱之。余始相見豫章，愛其疏蕩有奇氣，磊落多豪舉，急義如飲食男女。聞上有賢者，輒以身下之，常恐其人不先己而早達，未嘗見其有所不臧於人，人或有短之者，終不以爲惡聲，必終譽之；有不幸厄於時命，必多方拯拔之而後已，不然，如己負之。餘事爲詩賦之章，極才情所至，無不輸寫，傾竭其意欲者，使人望而知其爲非仲舉不能，而仲舉未嘗以自多。至順壬申，余再見之江浙校藝後。仲舉亦且老矣，其氣充然，其才情沛然，其中心誠好義，愈益汲汲然。余方恨主文而竟失士，愧見仲舉，而仲舉如未嘗試者，豈徒不知有得失？日與余買船下湖，長歌痛飲，盡興而後別。今又八年矣，書來廬陵，留滯維揚，猶江浙也，獨求余序其集端。夫余何足以論文哉？田光先生有言，徒識光盛壯時。感仲舉行誼至高，殆非今世人，故爲私論其人品大槩。若其詩文，固不待余而傳，顧仲舉自有必傳者。東坡所謂非斯文亦莫之傳也。

李存《送張仲舉明春秋經歸試太原序》 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之選必由於其鄉。延祐七年春，張仲舉將由錢塘歸就試太原，不遠千有餘里，以書來徵余言。仲舉，明於《春秋》者也；《春秋》，聖人是是非非之經也，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略】仲舉諒直君子也，其必審於斯義，而非託諸空言者也。之行也，吾意其鄉之好事者必相與樂推先焉，而有司之明者亦將無所失也。

又《贈張仲舉游宣城序》 徐泳中嘗爲余言：宣城，江東上邦也，而憲府之所會也。吾客居十有五年，其大夫來者無不文墨論議，以降接士儒，其士子弟之游從者無不遜順於訓，克於有成；其主人無不時月禮致問遺以安，美哉，宣城之風也！余懷焉未之能往，而張子先之。

《歸田詩話》卷下 張仲舉至正初爲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廩膳，鄰齋出對云：「豸冠點饌。」是日適用驢肉，仲舉戲續云：「驢肉作羹。」御史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奔揚州。時揚州方全盛，衆素聞其名，皆延致之。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衆爲詩以譏笑之，惟韓介玉一絕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欄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時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病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雨霽則沖霄矣。」後入大都，致位貴顯，果如其言。

《何氏語林》卷二六 張仲舉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他日學士實喇卜示以所爲文，請易數字，仲舉苦思移時，終不能就，實喇卜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仲舉因相視大笑。

《御定書畫譜》卷八五 張翥文：弁陽，則草窗周公謹之別號，弁山在武康溪上。先生，翥師也。

《歲寒居詞話・蛻巖詞》 張翥【略】宋末人，至元初猶在。爲仇遠門人，與呂渭老諸人於元初相唱和。蛻巖年八十八乃卒。上及仇山村，下與張羽、倪瓚、顧阿瑛、危素相和，以身歷元之始終，亦可謂壽考矣。但不及周壽誼之一百四十餘歲，及見明高皇耳。

作品本事

貢師泰《跋韓致用五雲輯錄卷後》 會稽韓君致用間持諸公所著《五雲書屋》詩文一卷來徵余言。【略】今致用實魏國之十世孫，其築屋讀書，亦名之曰五雲，而中書參議危君太樸、翰林學士張君仲舉各爲之記序，凡所以論次韓氏德澤及歷世藏書之盛，可謂詳且備矣。

《元詩選》初集戊集 《七月廿九日》案：此詩爲孛羅帖木兒作。孛羅之入京師，使仲舉草詔，不從，嘗作《自誓》詩曰：「此醜行當殛，吾身敢顧危？要看奪笏處，正是結纓時。萬古千秋在，皇天后土知。寸心三尺簡，肯愧史臣詞！」與此詩是一時作也。

又 《悼太平公》「千秋一史筆，誰辨逐臣冤」注：太平之再相也，搠思監等益嫉之。尋搆之于太子，逼令自裁。

又《授鉞》注：中原紅軍初起時，旗上一聯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其後毛貴等橫行山東，侵犯畿甸，駕幸灤京。賊勢猖獗，無異唐末。仲舉在都下，作此詩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云。

又《皇舅墓》「安得壯士塞河水，萬古莫令開墓門」注：陶南村云：河間路景州蓨縣河滸一土阜，相傳爲皇舅墓。自國家奄混區夏，即有謠云：「皇舅墓門閉，運糧向北去。水滸墓門開，運糧卻回來。」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間。及水退，土阜崩圮，墓門顯露。繼後天下多事，海道不通。讀公之詩，傷今之世，則讖緯之說，誠不可誣矣。

又《春日汎湖陪李旻德融席上作》「我比放翁應更放，看花不獨海棠顛」案：仲舉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一坐盡傾。嘗爲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廩膳。鄰齋出對云：「多冠點饌。」是日適用驢肉，仲舉戲續云：「驢肉作羹。」御史蓋河南人也，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仲舉乘夜逃奔揚州。觀此亦可見其疏放之一斑矣。

又《挽忠襄王》：忠襄王謂察罕帖木兒也。察罕起兵沈丘，悉平河南、山東諸處紅巾。至正壬寅，爲田豐、王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順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矣。

《古今詞話·詞評下卷》《柳塘詞話》曰：後張仲舉於柯敬仲席上爲作《摸魚子》記之，卒章云：「楚芳玉潤吳蘭媚，一曲夕陽西下。試問人生，誰是無情者。先生歸也。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又：晉寧張仲舉，至正初學士，與同時韓伯清、錢舜舉、姚子章爲友。有《蛻菴樂府》。常集西湖爲賦《綠頭鴨》，俱以「晚山青」爲起句。

《詞苑萃編》卷一五　張翥《和松雲子詞》：廣陵冬夜，與松雲子論五音二變十二調，且品簫以定之。清濁高下，旋相爲宮，犂然律呂之均，雅俗之應也。不覺漏下，月滿霜空，神情爽發。松雲子吹《春從天上來》曲，音韻凄遠。予亦飄然作霞外飛仙想，因倚聲和之，用紀客次勝趣，是夕丙子孟冬十又三夕也。詞云：「嫋嫋秋風，聽響徹雲間，彩鳳啼雄。」又：《摸魚兒·元夕》，吳門姚子章席上，同柯敬仲賦。敬仲以虞學士書《風入松》于羅帕作軸，故末語及之。楚芳、吳蘭，二伎名。詞云「記蘇臺舊時風景」。

《詞苑叢談》卷七引《玉堂嘉話》　元東岳廟有石壇，繞壇皆杏花，道士董宇定、王用亨先後居之，張留孫弟子三十八人之二也。虞道園《城東觀杏花》詩：「明日城東看杏花，丁寧兒子早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金魚館裡賒。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少塵沙。絕勝羊傅襄陽道，歸騎西風雜鼓笳。」當時同游者歐陽玄〔原〕功、陳衆仲、揭曼碩諸公。葛蘿祿詩「最憶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看花來」是也。又嘗賦《風入松》詞，題之羅帕，【略】張仲舉爲賦《摸魚子》詞紀其事，云：「記〔蘭〕〔蘇〕臺，舊時風景，西樓燈火如晝。【略】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泪在羅帕。」

《詞徵》卷一　康伯可製《寶鼎現》詞，傳誦海內。蔣勝欲詞「笑綠鬢鄰女」【略】張蛻巖詞「楚芳玉潤吳蘭媚，一曲夕陽西下」，皆指康詞而言。

著　錄

蘇伯衡《張潞國詩集序》　故元翰林學士承旨、嶺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潞國張公既薨之十一年，其方外友北山上人彙其詩來南京，屬前靈隱住山見心復禪師類次之，將刻以傳。會伯衡自金華召至，乃請爲之序。伯衡曩在史局，讀公之傳，念其詩文莫之收拾，久且軼墜，嘗竊歎焉，則今於北山之請也，其能以不敏辭乎！【略】公平生寓情詩酒，所作至多而不自惜，掇其遺尚五百餘篇，皆可垂憲來學者。

釋宗泐《蛻菴集跋》　右潞國張公詩集若干卷，廬陵沙門大杼北山之所編集也。先是，潞公於元季多故之際薨於燕都，由其無後，北山爲之經紀承葬事。未幾，天兵北伐，燕都不守，北山取其遺稿歸江南，凡選得九百首，將刊板以行於世。或有問於余曰：「北山，釋之有道者，宜視身爲外物，而乃汲汲於故人詩集，得非未能遺情乎？」余謂之曰：「至人不遺情，古之高僧猶不能免，如梁慧約以苦行得道，爲帝王師，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賦詩曰：『我有兩行淚，不落三十年。今日爲君盡，併灑秋風前。』北山念潞公無後，平日交友又皆異世淪謝，懼其泯沒無傳，故仗義而爲之。然亦何害於道，其與約之情則一也。」當元統甲戌間，余識潞公於金陵，後會於燕都、於錢塘，蓋三十餘年，固非一日之好，觀北山斯舉，豈能無動於中，謹書卷末如此。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張仲舉《蛻菴餘集》一部一冊，完全。　又：《張

仲舉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翥《蛻〔菴〕餘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翥《蛻菴集》四卷，北山釋大杼輯。

《帶經堂詩話》卷九　元張翥《蛻菴集》四卷，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洪武三年錫山郎成鈔本。成不知何許人，書法妍妙，逼眞《佛遺教經》，亦古物之可寶惜者。　又宗枏附識：承旨字仲舉，蛻菴其別號也。曩嘗購得其詩集，卷尾有學圃李崇系跋云：「是集久無刊本傳世，從金亦陶手鈔全本借錄，凡五卷。」案《經籍志》，《蛻〔菴〕餘集》二卷，或云三卷，未知孰是。承旨詩餘清新宕逸，有碧山白雲風致，金、元間自遺山先生外，邈焉寡儔。《蛻菴樂府》二卷，傳鈔尤少，愚訪求數十年不獲一覯，誠倚聲家之闕事也。

《宋元學案》卷九三　其集不傳，但存詩三卷。嘗集兵興以來殉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錄》。

《元詩選》初集戊編　晚年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爲一編，曰《忠義錄》，識者韙之。所著有《蛻菴集》。

又　《招韓伯清泛湖二首》案：《元史》稱仲舉遺稿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三卷。四明周屺公所錄嘉興朱竹垞藏本，乃是明初僧大杼手鈔，有洪武四年題識。其外《元音》、《清氣》諸家選本所收，頗有未經見者。至《玉山雅集》所載古體尤多，并附于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蛻菴集》五卷，【略】元張翥撰。【略】史稱翥遺稿不傳，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三卷；王士禛則稱《蛻菴集》四卷，明洪武三年錫山郎成抄本。此本乃朱彝尊所藏，明初釋大杼手抄本，前後有來復、宗泐二人序跋。蓋大杼與翥爲方外交，元末翥沒，無嗣，大杼取其遺稿歸江南，別爲選次而錄存之。考《元音》、《乾坤清氣集》、《玉山雅集》諸書所錄翥詩，尚有出此集之外者，則亦非全本也。

《石洲詩話》卷五　阮亭所見，乃洪武三年錫山郎成鈔本，凡四卷。稱書法妍妙，逼眞《佛遺教經》，此本秀野當未見也。

黃丕烈《清抄本蛻菴詩跋》　右《蛻菴詩》四卷，係王蓮涇藏本。觀其後跋所云，信爲善本。然其卷數，前人俱未之及，惟王漁洋《居易錄》載元張翥《蛻菴集》四卷，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洪武三年錫山郎成鈔本。是四卷之目因舊本也。近時《四庫書目》以爲五卷，未知所據何本？俟博考之。　又：嘉慶丁巳秋七月，從碧鳳坊顧氏借得刻本《蛻菴集》二冊，後跋年號適破損處。以此抄本證，蓋洪武刻本也。余案：成化時退菴小序曾云得刻本，尋失去，而別得善本楷錄，則葉本非即刻本矣。故今以刻本覆校葉本，尚有訛字是正之處，今而後此集其可稱爲善本乎。刻本亦有訛，即以抄本對之，取其理長者從之可爾。　又：八月一日往訪周漪塘，談及近校《張蛻菴詩》，得舊刻頗善。漪塘云：「余亦有舊抄本。」蓋葉文莊藏本，而甫里許丹臣所收者也。聞之不勝欣喜，索書觀之，即王蓮涇所據葉本。王與葉借校之由，詳悉可考，眞奇遇也。復取以校此本，覺蓮涇所注尚有脫略，爲補之如右。　又：九月七日，以周漪塘所藏刻本覆校，凡余所校刻本有缺者，皆賴以補足。誠幸事也。　又：《蛻菴集》刻本，顧氏仍以歸余。余復借漪塘所藏，屬顧澗蘋抄補缺葉，與此可稱雙璧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二　《蛻菴詩》四卷，明刊本。元張翥撰，釋大杼北山編集，有釋來復、宗泐二序。是書分卷與王新城所見本合。《元史》本傳謂其遺稿不傳，其時刻本猶未出也。

黃美鏐《清抄本蛻菴詩跋》　辛巳仲夏，展讀一過，因取洪武刻本重爲對勘，尚有數處異同之字，今特一一簽出。　美鏐校畢，因記。

許心扆《清葉退菴抄本蛻菴詩識》　公一日至武夷，凡所歷悉如舊游，心竊異之。繼至石室，見一道人坐化其中，形體如生。因悟爲前生，慟哭而返。自號云「蛻菴」。康熙乙酉五月十三日午餘錄。辛卯三月朔，夕讀公集，古詩佳，五律次之，七律尤次。此抄本在白泉太翁之先，有訛字，北山雅誼，集不泯沒，予心向往。丹臣。（又見王蓮涇鈔本，黃丕烈錄附。黃氏丕烈按：此許丹臣跋在葉退菴鈔本卷四末，今附錄于此。）

王聞遠《清抄本蛻菴詩跋》　歲辛卯之秋，余以抄白《劉申齋集》二百餘番，與其清易抄白《張蛻菴詩集》四卷，計九十二番，裝潢成帙，什襲藏之。壬辰春仲，購書甫里，知丹臣許子架有蛻菴舊本，不敢求假。他日歸，因攜余藏本重過甫里，乞丹臣書校讎，得抄增蒲庵序一首、退菴小序一首、宗泐跋一首。退庵者，崑山先輩文莊葉先生別號也。并錄入闕詩一十八篇，又前後錯亂者一十八處，用硃筆標識于書頭，以仍其舊。又音注互異二百五十又一字，添改塗抹百有六十字，倒轉三十有五字。相助對校者，表弟陳仁洽之功居多，而此集遂爲善本。始信書之轉相抄寫，則轉多謬誤，新本之不逮舊本也有如是

集矣！因語其清，且示以校本，其清欣喜欲狂，悉依余本錄去。丹臣舊本，余于四月中復借，觀者經旬，旋即完繳。計綿紙抄白百三十有一番，乃葉文莊之書，退庵小序數行，蓋文莊手蹟也。開卷有葉氏菉竹堂藏書圓印，乃葉孝廉白泉之圖記。丹臣壻于葉，故是書得之葉，誠秘本也。緬想之餘，不勝繫戀。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四 《蛻菴詩》四卷，舊抄本。元張翥撰。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蛻菴詩》四卷，知不足齋寫本。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元張翥撰。【略】老而無嗣，旅殯燕南。至正丙午，方外友廬陵北山杼禪師橐其詩來南，屬僧來復序而刻之。洪武間金華蘇伯衡又爲序。此鮑氏廷博從明虞山梅林潘京倩藏本錄出，并跋云：蘇序云：「公所作最多，掇其遺尚五百餘首。」按，今集實五百九十三篇。別本有釋宗泐跋云「選得九百首」，疑傳寫之譌耳。又：《蛻菴詩》五卷、《蛻巖詞》二卷，舊鈔本。元晉甯張翥仲舉著。右即《四庫》著錄之五卷本，古近體詩綜六百九十篇，較四卷本多至百篇，前無來復、宗泐、蘇伯衡三序，後有《元史》本傳，《堯山堂外紀》二則、《蛻巖詞》二卷。按翥父嘗爲杭州鈔庫副使，故少時得從仇山村游，留題不少，亦杭之寓賢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蛻菴集》五卷，元張翥撰。明洪武刊本四卷。 振綺堂有鈔本。《詩集》五卷、《蛻巖詞》二卷。

又《續錄》 《四庫》依朱竹垞藏明初釋大杼手鈔本，後有來復、宗泐二序。 張金吾有舊鈔《蛻菴詩》五卷，云分卷次序與洪武刊本異，多有洪武本缺載之篇。 傅沅叔有洪武本，前有宗泐序，【略】董授經曾影寫重刊。 又有影洪武本，極精雅，有黃丕烈、海源閣藏印。 八千卷樓有精鈔本，又鈔本三部。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蛻菴集》五卷，元張翥撰。明洪武中刊詩四卷。 《四庫》依朱彝尊藏明初釋大杼手抄本，後有來復、宗泐二序。 張金吾有《蛻菴詩》五卷，舊抄，云分卷次序與洪武刊本異，多有洪武本缺載之篇。 補：《蛻菴詩集》四卷，元張翥撰。明洪武刊本，【略】前釋來復序，後有洪武十年釋宗泐跋。本書題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余藏。董氏誦芬室已覆刻行世，後又收入《四部叢刊》中。余得書後，繆君荃孫爲抄補序一首，詩二十三首。又據勞氏丹鉛精舍輯本補文一首，詩十一首，鈔爲一冊附後。

清影寫明洪武刊本，行款序跋全同。鈐黃丕烈印及海源閣楊氏印。余藏。

清初抄本，【略】黃美鏐校，黃丕烈跋。 補：《蛻菴詩》四卷、《集外詩》一卷、《蛻巖詞》二卷，元張翥撰。附錄一卷。清康熙間汪文柏摛藻堂精寫本，【略】鈐汪氏諸印。四明盧址抱經樓藏書。 補：《張蛻菴詩集》四卷，元張翥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潞國公張翥《蛻菴詩》四卷，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前有豫章沙門蒲菴來復序，後有洪武十年冬天界善世禪寺住持釋宗泐跋，【略】蓋就洪武刊版摹出，故精麗如此也。壬子、癸丑間，盛意園祭酒遺書散出，余從景樸孫都護許得舊刊數十部，其中蛻菴、蒲菴二詩皆在焉。蛻菴詩正爲洪武原鐫，字體圓渾，初印精善，絕可愛翫。時同年董綬金大理酷嗜元人集部，見而好之，堅欲割讓，誼不容已，因與《陳剛中集》、《蒲菴集》輟以歸之，然私衷殊耿耿耳。其後綬金不能終守，遂以歸涉園陶君蘭泉，今世上流傳影刊本即蘭泉從意園本精鈔鋟梓者也。頃迫歲闌，藻玉堂主人王芷舲持此帙相眎。時國難方亟，連日海上交鋒，飛機翔於雲霄，短兵接於衢巷，烽火倉皇，人情洶激，余中情激越，寧有好情耽玩卷帙！第頻年積想，一旦欣逢，如舊夢之重溫，恍故人之復遇，怦然於中，殆不能已，不見中郎，得見虎賁，亦慰情於聊勝矣。【略】然檢《楹書隅錄》，載舊鈔本，經蕘圃手校，有跋。此帙僅鈐蕘翁一印，而無校語題跋，知楊氏入目爲別一本也。此影寫本，審其紙墨古澹，神氣靜穆，當屬清初席、錢諸家所爲，雖卷首毛氏一印爲市估所加，第其時代要相去不遠，疑此亦黃氏所藏之復本，因無校筆，遂未著錄。余見海源閣藏書，凡古刻名鈔未經入目者正多，或爲編目所偶遺，或爲編目後所續獲，均不可知，正不必以不見於《楹書隅錄》而致疑也。

《著硯樓書跋·集部》 舊鈔本《蛻菴詩》：張仲舉《蛻菴詩》，明洪武時經釋大杼編集爲四卷。前有沙門來復、宗泐二序。今所傳四卷本者，皆從洪武本出。別有五卷鈔本，分卷序次與洪武本迥異，較洪武本多五言古詩《堂堂》一首，五言長律《題玉山詩一百韻》，七言古詩《古促促辭》、《北風行》、《螢花曲》諸篇，蓋四卷本經大杼選定重編，疑經刪落，而五卷本猶其原帙也。此舊鈔五卷本，爲張氏愛日精廬舊藏。張目著錄「《蛻菴詩》五卷，從子謙姪藏舊鈔本影寫」者，殆即此本歟？經藏張氏芙川，書衣識語云「道光丙戌張芙川得之愛日精廬」者。 又：此書經李申耆先借鈔，並跋於首，稱「《蛻菴詩》，懷抱凄

涼，奮音伉爽，慮周藻密，而妙造自然，宜阮亭尚書之推重云云。後有蔣因培識語一行，云「道光乙未暮春辛峰老人蔣因培假讀」。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蛻菴詩》四卷，元張翥撰。明初刻本，二冊。又：《蛻菴詩》四卷、《蛻巖詞》二卷，元張翥撰。清初抄本，一冊。又：《蛻菴詩》四卷、《集外詩》一卷、《蛻巖詞》一卷，元張翥撰。附錄一卷，清莊氏擒藻堂抄本。二冊。又：《蛻菴詩》五卷、《蛻巖詞》二卷，元張翥撰。附錄一卷，清康熙金侃抄本，鄭文焯校，吳昌綬校跋并錄厲鶚題識，二冊。又：《蛻菴詩》不分卷，元張翥撰，清抄本，勞權校補。《補遺》一卷，清勞格輯，稿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蛻菴詩集》四卷，二冊。元張翥撰，明釋大杼編。明洪武間刊本。又：《蛻菴詩》存二卷，一冊。元張翥撰。舊鈔本，存卷一、卷二。又：《蛻菴詩集》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一冊。元張翥撰。清歙縣鮑氏知不足齋鈔本。又：《蛻菴集》五卷，二冊。元張翥撰。清震无咎齋朱絲闌鈔本。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翥《蛻巖樂府》三卷。

厲鶚《抄本蛻巖詞蛻巖詞題識》　惜山邨、伯雨詩集僅存，而詞只三數闕，使人有零珠斷璧之恨。不若《蛻巖詞》二卷一百二十餘首之完好無恙也。是本爲予友金君繪卣鈔龔田居侍御家，予從繪卣令子以寧借鈔，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娛。侍御所藏異書甚多，生平清介自處，罷官後絕不竿牘當事，貧至食粥，聞其身後書籍大半散失矣，爲之累嘆。

又《清抄本蛻菴詩蛻巖詞跋》　近得《張外史貞居詞》一卷，又校定《蛻巖詞》訛字，消遣餘春，殊不冷落。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蛻巖詞》二卷，【略】此編附載《詩集》之後，而自爲卷帙。案《元史》翥本傳，稱翥長于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歿後無子，其遺稿不傳。傳者有樂府、律詩，僅三卷。則在當日即與詩合爲一編。然云三卷，與今本不合。考詩集前有僧來復序，稱至正丙午，僧大杼選刻其遺稿。又有僧宗泐跋，作于洪武丁巳，仍稱將刊版以行世。是大杼之編次，在至正二十六年，其刊版則在洪武六年。而宋濂等修《元史》則在洪武二年，未及見此足本。故據其別傳之本，與詩共稱三卷也。來復序題《蛻菴詩集》，宗泐跋，亦稱「右《潞國張公詩集》若干卷」，均無一字及詞。然宗泐稱大杼取其遺稿歸江南，選得九百首。今實詩七百六十七首，合以詞一百三十三首，乃足九百之數。則其詞亦大杼之所編，特傳寫者或附詩集，或析出別行耳。

《歲寒居詞話・蛻巖詞》　《蛻巖詞》，張翥撰。

《詞徵》卷四　《蛻巖詞》二卷，元張翥撰。知不足齋本。粵雅堂本。「巖」一作「庵」。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蛻巖詞》二卷，元張翥撰。知不足齋本。

又《續錄》　李木齋有曹寅藏舊鈔本二卷。擒藻堂鈔本。《彊村叢書》本。《四部備要》本。

王國維《跋蛻巖詞》　《蛻巖詞》二卷，厲樊榭先生校本，長塘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此乾隆間舊抄，亦從鮑出，所缺字略同。唯上卷南浦詞自注：「艤舟南浦，因賦題」，鮑刻漏「賦題」二字，知從抄本出，不從刻本出矣。宣統改元閏二月，取鮑刻校勘一過，并錄厲跋，因記于後。

吳昌綬《清抄本蛻菴詩蛻巖詞》　欽憲命校《蛻巖詞》，屬江生平階照寫一分承示，即校于胡本上，因以朱筆勘對。此鈔固多誤字，大約自元以來，原無別本，但各家傳鈔有所竄改耳。亦有鮑氏臆改反不如此本處，逐字記出。

鄭文焯《清鈔本蛻菴詩蛻巖詞跋》　《蛻巖詞》已經吳印臣孝廉據鮑刻本詳校錄鈔卷。焯復勘一過，有二三□，轉嫌鮑氏以意改羼之誤，因以別紙附注奉上。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下　《蛻巖詞》二卷，元張翥撰。知不足齋本。補：清初寫本，【略】鈐曹寅、昌齡藏印。清康熙間汪文柏擒藻堂寫本，鈐汪氏印記。盧址抱經樓舊藏。清雍正元年厲鶚家寫本，有厲鶚跋。

藝　文

張昱《投贈潞國公承旨張仲舉》　漢家舊德有桓榮，赤舄登朝羽翼成。三晉鳳鳴千載會，兩河龍現五雲迎。獨於社稷多難日，復使君臣大義明。自念昔

曾親几杖，頌聲慚後魯諸生。

馬臻《和張仲舉書齋詩韻》 彬彬人物畫圖間，一室弦歌白日閑。授業儼如承闕里，讀書何必向匡山。青雲有路君高步，華髮無成我靦顏。看取姓名題雁塔，柳條留待贈行攀。

錢惟善《送張仲舉赴昇庠訓導》 巷居身已困流傳，江海聲名四十年。鸚鵡賦成因鶚表，斗牛光輒見龍泉。史雲豈肯留賓閣？傒載終期□帝前。若到秣陵應考古，未容秋興理漁船。

迺賢《張仲舉危太樸二翰林同擢太常博士》 南宮夜直擁青綾，二妙容臺喜共登。瑚璉久知清廟器，階銜聯署玉壺冰。後來博士如公少，今日先生自此陞。見說圜丘將大饗，百年禮樂正當興。

陳鎰《呈張仲舉博士二首》 長松生澗壑，千丈高崔巍。蒼然歲寒姿，不受霜雪摧。深根踞厚地，直榦排風雷。明庭要結構，大用須宏才。願言庇震凌，下慰寒士懷。 良馬出宛城，羸垂在平陸。踠跡駑駘群，彌年困羈束。圉養無深知，芻粟不滿腹。逸志忘騰驤，櫪下成久伏。一經伯樂顧，終然致天育。

丁復《送季潭北游兼柬張仲舉》 師尊已赴五天遠，弟子寧辭萬里遙。麟鳳效靈當盛世，夔龍讓德列清朝。歐陽外友交潛子，華下封人祝聖堯。好在玉堂張太史，菲言應亦採芻蕘。

柳貫《吳門逢張仲舉送之秣陵》 我輩相期意，窮年豈系名。囊書方遠適，舍櫂欲兼行。南斗文星動，西風旱火生。他宵有鴻雁，載影過臺城。

成廷珪《感時傷事寄張仲舉博士》 邊報紛紛日轉頻，彭城猶未息風塵。中原白骨多新鬼，浮世黃金少故人。阮籍一生唯縱酒，季鷹今日定思蓴。河東鶴叟應相憶，落日悲笳淚滿巾。

又《同張仲舉宿寒橋》 柔櫓聲乾破寂寥，青山磯下宿寒橋。乾坤萬事雙蓬鬢，風雨孤舟半夜潮。丹鳳不來秋又老，玉人何處水空遙。幾時更醉秦淮酒，細聽漁樵話六朝。

又《次張仲舉侍讀韻》 詞源浩浩倒岷江，直筆如公世少雙。目下十行千字過，身長九尺兩眉厖。世間忠烈應知感，地下姦諛豈豎降。老客中吳最蕭索，白頭猶爾讀書窗。

又《和張仲舉博士見寄至日詩》 衡門風雪人稀到，一箇幽軒竹四圍。半子送年將舊酒，諸孫迎歲索新衣。驚鴻此日猶南去，老鶴何年共北飛。卻憶太常張博士，天香攜袖早朝歸。

又《和張仲舉五月薦櫻桃之作》 四月上林蒲笋出，玉堂風緻一時新。也知天上櫻桃宴，不致山中草莽臣。皁帽醉歸當此日，金盤分賜共何人。吾家一樹紅堪摘，取薦春醪莫笑貧。

又《張仲舉博士書來言其老健能夜書小字仍飲量不減喜而賦此詩錄上》 一秋兩得平安報，讀罷寒暄喜不勝。花底振衣清似鶴，燈前書字小如蠅。蛻仙道骨無人識，博士官銜此日升。江上蓴鱸好時節，豈無清夢到吳興。

釋至仁《次韻答張仲舉承旨》 沉香亭北賦名華，四海車書正一家。總道天關嚴虎豹，那知陸地起龍蛇。詞臣自昔推張說，邊將何人繼趙奢。南國雲山渾似舊，幾時函谷度牛車。

郯韶《和仲舉張博士見寄》 金溝河上柳千條，濯濯輕陰覆畫橋。華夾御城涵曉日，波回仙沼應春潮。曾聞獻賦趨三殿，想見承雲麗九霄。欲聽鈞天塵夢隔，蘇臺涼月夜寥寥。

又《次張仲舉謝左轄韓公韻》 高閣中天亘綵虹，坐看庭樹起秋風。相臣載酒空山裏，供奉題詩別館中。肅肅遠瞻鴻羽集，呦呦尚想鹿鳴同。纖雲不動涼生席，一夜天瓢雨洗空。

朱德潤《送張仲舉赴集慶路學訓導》 講帷秋冷坐經年，賦裏班楊擬後先。烏府早徵經學士，鷺車當薦廣文氈。綠槐陰下朝成市，白鷺洲邊晚放船。莫訝金臺先隗始，梅花宜在公堂前。

顧瑛《張仲舉待制以京中海上口號十絕附郯九成見寄瑛以吳下時事復韻答之》 估販年來不受沽，徒勞蹤跡走通衢。祇緣盡要新交鈔，除卻天都到處無。

馬玉麟《聽雨樓夜坐次韻張仲舉學士》 江雨飛來夜氣澄，小樓高處冷於冰。聲留蕉葉頻欹枕，影亂簷花獨對燈。遠客異鄉添白髮，故人何處擁青綾。致君堯舜慙無術，思入湖田睡未能。

沈夢麟《答張蛻菴學士韻》 綵舟三月駐河濱，學士登臨發興新。水泛雙溪初過雨，花開韋曲不勝春。烏鄉酒熟從爲客，巫峽雲來若有神。別後蘭苕依舊綠，定應愁殺白頭人。

張雨《寄京師吳養浩修撰薛玄卿法師兼懷張仲舉右謁因寄》 十年京國總忘憂，詩酒風流共貴游。溪月夜遊鵁鶄觀，灤雲曉濕鸛鶴裘。書來慰我臨池

上，秋去思君到水頭。更憶可人張仲舉，于今江海爲誰留。

鄭元祐《簡張仲舉待制》 宵占兩兩使星東，川后迎恩啓閟宮。海上天燈懸寶月，帷中神語颯冷風。雲團芝蓋香煙直，春入衢尊酒味同。況是詞臣工致祝，鯨波永息歲恆豐。

吳師道《中秋泊淮安望張仲舉助教不至》 中秋淮浦夜，誰共好懷開？看月坐復坐，可人來不來。獨謠慚短思，多病負深杯。想見蕪城路，吹簫擁醉回。

李存《次張仲舉阻雨見寄韻》 淫流冒郊郭，昏墊如堯年。坐令意中人，十日墜周旋。問信免爲俗，見懷斯有篇。若人妙詩才，華星麗秋天。沈、鮑不足避，曹、劉眞欲肩。時來林下居，密竹涵清娟。戶牖鮮雲異，言談多所然。世情有隆替，古道無陳鮮。願爲盤中漆，莫作弓上絃。盤朽漆不落，絃枯弓自捐。

倪瓚《次張仲舉韻》 秧疇蒔已遍，午饁休中林。忽聞軺車至，攬衣欣慨深。遂尋修竹下，共憩西澗陰。汲泉以煮茗，遐哉遺世心。

潘純《送張仲舉赴金陵郡學博》 攻苦食貧三十年，才名不讓古人先。一經遠赴招賢幣，千里寒移坐客氈。書擔曉爭京口渡，布帆春上石頭船。秣陵秋色秦淮月，夜夜吳山几案前。

陳旅

論述

綜論

吳師道《陳監丞安雅堂集序》 君之於文，用心甚苦，功甚深，藻繢組織，不極其工不止，而予不能也。【略】於是遂索觀所有，予性耻表暴，察君之誠，不敢隱也。君之學，得於外舅趙大蓬名必曄者爲多。必曄，庸齋汝騰之孫，有學行。君早經指授，故前輩淵源尤所習聞，且言從事於文，奪其志，自今願以大者遠者共講焉，予謝不敢當，而二人之莫逆深矣。

張翥《安雅堂集原序》 方天曆、至順間，學士蜀郡虞公以其文擅四方，學者仰之。其許與君特厚，君亦得與相薰濡，而法度加密焉。故其所鋪張，若揖讓壇坫，色莊氣肅，而辭不汎也；其所援據，若檢校書府，理詳事覈，而序不紊也。其思綿麗藻拔，而杼機內綜也；其勢飛騫盼睞，而精神外溢也。此君之所自得，而予常以是觀之。

林泉生《安雅堂集原序》 予嘗謂衆仲學博而通，識高而敏。使之裁繁理劇，有兼人之能；或者處危制變，有濟時之智。惜夫用弗克究，而人所知者，衆仲之文也。況稱其文者，又未原其學歟？貫綜該洽，人見其富也；精采振發，人見其麗也。天機之敏，人以爲巧；法度之周，人以爲密。乃若衆仲之學，則封殖深厚，發無不茂，有本者如是也。君已極雄古，皇慶、延祐以來，盛以醇正典雅相尚，藹乎治世之音，非近代所能及也！且諸名家班班繼繼，視昔加多，又何盛歟？故國子監丞陳君衆仲，亦以文擅世者也。君自弱冠即有志學古，嘗讀書南海之上，盡屏聲利緝綴之餘習，醰經飫史，吞吐百氏，久則剸玄劇賾以爲文，自成一家，超軼古昔。石田馬公爲御史時，按事閩中，一見奇之，舉諸朝。由是通籍館閣，諸閣老又推許之。

王沂《送陳衆仲序》 時衆仲用薦者由布衣入教國子生，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伯生、今御史中丞馬公伯庸，皆注意高仰之。【略】已而見其文章詩閎肆俊偉，語出驚人，久而知其學問穿貫經史百子。其較古今、證成敗，若鑑照，若決拾，應機而發；若乘載決積水，而伯禹爲之講畫；若驅蒲梢駃騠蹈平地，而王良握其銜策也。衆仲固可謂魁碞特起之士！而二公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沂待罪博士，始欲致所慕於衆仲，而衆仲遽去。將問其都授諸生者而就學焉，而衆仲反求言於我。昔陶朱公將之楚，謂其友曰：「奚以贈我？」其友曰：「我窶人子也，衣則短褐，食則粗糲，彼長劍佩玉，緩步闊視而懼我，俾吾震栗不敢仰視，皆供子指呼者也。子不能捐萬斛之升斗以起吾病，反我乎索，忍人哉！」衆仲於沂亦若是。然陶朱公善富，以其積而能散也；衆仲爲助教五年，執經北面，考疑問業者猶挹水于河、取火於燧，計然之策遂矣。

吳克恭《送陳衆仲》 西閣梧桐安鳳巢，羽儀五色異凡毛。往時學省文名重，今代詞林王氣高。春到御溝生綠水，地連宮柳間紅桃。老去相如少詞賦，

頌聲轉擬屬王褒。

錢惟善《送陳眾仲之官翰林應奉》 畫鷁齊飛發棹謳，泛江幾日過揚州。曉雲最白梅花驛，春雨初香杜若洲。一代文章關氣運，十年館閣擅風流。綠波草色連天遠，不是尋常送別愁。

《書史會要》卷七 博學強記，以文章名世，善古隸，而行楷亦有法。

楊士奇《題安雅堂集》 元之時，閩人以古文名者，眾仲其巨擘也。予嘗愛閩之善文者二人，唐歐陽詹及眾仲，同出於莆田，常褒產閩，最始識詹，詹至京師，名聞特甚，而韓吏部尤厚之，官至國子四門助教。馬伯庸至閩，最始識眾仲，眾仲至京師，諸公皆內交，而虞學士尤厚之，官至國子監丞，其事大相類。然詹之文切深，眾仲之文優柔端厚，此其所異也。

《元儒考略》卷三 旅聞見該博，為文峻潔高古，生平尤篤于師友之義，每感虞集為知己。其在江浙時，冒暑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生平益友云。

陳璉《翠屏集序》 閩中近代諸儒多以文章知名，惟國子監丞陳公眾仲、翰林直學士林公清源與國子祭酒張先生志道，其尤著者。

王羽《柘軒集原序》 昔宋南渡，僑寓錢唐五十年間，詩書流澤，逮元元統，至元可謂極矣。莆田陳眾仲提舉浙路儒政，以明潔精深之文鳴於東南，程以文聲譽與之伯仲。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俊邁如陳莆田，雅馴如程黟南，平順而氣益盛如貢宣城，潔淨而力稍弱如危太樸，是十數公雖時有後先，皆以文而知名者也。

《元詩選》初集戊集 史稱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河東張翥序其集曰：天曆、至順間，學士虞公以文章擅四方，學者仰之，其許與君特厚，君亦得與相薰濡，而法度加密。虞之獎成後進，陳之識所依歸，才名接踵，相得益彰。昔人風致，眞不可及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安雅堂集》十三卷，【略】史稱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又稱虞集見所作，有「我老將休，付子斯文」之語；張翥序亦稱「天曆、至順間，學士虞公以文章擅四方，其許與君特厚，君亦得相與薰濡，而法度加密」，蓋紀實也。蘇天爵輯《元文類》，其時作者林立，而不以序屬諸他人，獨以屬旅，殆亦知其文之足以傳信矣。

《元史新編》卷四七 旅文典雅峻潔，不徇世好。

《新元史》卷二三七 幼孤，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略】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

分論

《安晚軒記》 《御定書畫譜》卷七九《元陳旅書安晚軒記》引《墨林快事》：其論安不始於晚而基於未晚，詞旨甚精，而字亦可取。此時子昂名方譟而能不依傍，又可謂中有主，獨立之士矣。

《題樂全堂》 《輟耕錄》卷二六：陳眾仲先生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瓦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筴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注：陳，猶居也。《豫章詩話》卷五：錢應庚家有堂名樂全，虞奎章為記，朝大夫士咸為歌詩。翰林陳眾仲有「能守不成三瓦戒，樂全長得葆天均」之句。虞公見之，未解「三瓦」之說，俾詢之，眾仲云：「出《史記·龜筴傳》注。」公深服其博記，且云：「誠所不及。」《歷代詩話》卷六九：《輟耕錄》曰：陳眾仲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瓦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吳旦生曰：《東園客談》云：予家有堂名樂全，虞奎章為予記之，翰林陳眾仲有「能守不成三瓦戒，樂全長得保天鈞」之句，眾未解「三瓦」，詢之，云出《史記·龜筴傳》褚先生曰：「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注：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余按：陳訓居，南村引之，似無義。後觀東園，廼其家所自記，則「陳」字徐注作「棟」，其義益顯，故喜而詳錄之。成化中，吳克溫《次吳匏庵板屋韻》云：「何必大廈成，而後虛三瓦？」

《題虞邵庵伯生詩集後》 《蟫精雋》卷九：陳眾仲旅《題虞邵庵伯生詩集後》云：「憶昔奎章學士家，夜吹瓊管泛流霞。」【略】蓋用邵菴《風入松》詞中事也，與張蛻巖仲舉詞「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意同，固邵菴之事也。

《絕句》 《詩藪》外編卷六：陳眾仲：「東華塵土滿貂裘，芍藥闌邊繫綵舟。二十四橋春似海，教人腸斷憶揚州」【略】等作，皆元絕妙境，第高者不過中唐，平者多沿晚宋耳。

《題秋山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監丞清勁，不失雅調。

傳記

《元史》卷一九〇《陳旅傳》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素以儒學稱。旅幼孤，資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依，不以生業爲務，惟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聲名日著。用薦者爲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爲留滯於此？」因相勉遊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慨然嘆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爲多。與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爲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爲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爲知己。其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歲且大比，請于行省參知政事孛朮魯翀，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闈，欲爲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慘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爲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爾。」既而聞旅卒，集深悼之。

《元史類編》卷四七 （存目）

紀事

王沂《送陳衆仲序》 沂至順二年，始遇莆田陳君衆仲於京師。時衆仲用薦者，由布衣入教國子生，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伯生、今御史中丞馬公伯庸，皆注意高仰之。以故名實震發，暴耀一時。【略】今提舉江浙也，將見其至不幾旬日，人士嘩曰：「自君之來也，少且秀者得以勉，老且憊者得以依，惰者勵、頑傲者革，學校風俗於是乎一矣。」此又所謂富好行其德者耶？同館之士咸右其賢，惜其去，而欲其無久於外也，賦詩以送，而沂爲之序。

許有壬《用原功韻餞陳衆仲提舉》 七閩山水天下奇，唐舉進士繇詹始。清淑蜿蟺發有時，紹興而還不勝紀。我朝混一幾百州，聲教漸被無荒陬。陳家有人尤秀出，弱冠衆已推名流。淵珠千仞出一綆，從此光華孰能褻？六年樂育席爲穿，眼底諸公自臺省。五兩風順歸舟遲，滿舟載文皆璧圭。希聲直掃靡靡盡，正色上矗蒼蒼齊。茲行小試穿楊手，未許垂楊生左肘。欲論心事奈別何，江海一觴期白首。

吳師道《陳監丞安雅堂集序》 君以布衣起遐陬，徒步入京師，首爲平章趙公所知，游中丞馬公、學士虞公間，而於虞公尤密，其所稱道見於文字者，他人不可得也。諸公相繼淪散，士大夫之望，隱然屬之君，不料其止此也。予在南方時，嘗讀君之文而愛之。來京師，君始相識，幸爲僚成均，得朝夕接知。【略】官舍相近，歸即相過，或踏月就談，盡二鼓乃去。自始病至甚憊未嘗間，數日不見，見輒談，文義之外，不及他也。

又《書張氏墓銘後》 今龍溪主簿舜咨有雋才而多藝，長於從政，既得祿，及見親老壽以沒，距今且七年，來調官京師，歸而營葬，懼隱德弗章也，求能文詞者銘，以揭諸墓上。時陳衆仲監丞、張仲舉助教，與某同在國子學，皆素與舜咨友善者，于是仲舉狀其行，衆仲爲之銘，而俾愚書之，以助成其志焉。

張憲《安雅堂集原序》 陳君衆仲爲國子丞，而予助教於學，且居官舍相邇也。其日從論議者殆踰年，求君文者屨常接戶外。君雖卧疾，猶操筆呻吟不少置。

陳旅《靜觀齋吟稿序》 余雅慕古製，以家貧，逐祿奔走，無好懷，時有酬應之作，皆不過所謂貌凡而味薄者，每一篇成，令人自厭。數欲力變其所爲，卒不能變而止耳。何日從芳伯山水間，盡洗塵抱，收清氣而養之，或者其可以少自變乎？

又《馬中丞文集序》 旅光州人，而生于甌粵。延祐中，公（馬祖常）以雜事入閩，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閩中有陳旅者，可以言文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

陳繼儒《筆記》卷一 至順辛未二月，王用亨攜酒要集，與華陰楊庭鎮、

高安張質夫、莆陽陳衆仲觀杏花於上東門外岱宗之祠宮，其花之主人董君宇定所植也，其多至千株矣。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杯盎之上，衆皆有詩，虞集爲之記，和詩者周伯琦、揭傒斯、歐陽玄，余於石刻見之。

著錄

吳師道《陳監丞安雅堂集序》 湖廣行省參政蘇公時亦戒行，囑某曰：「陳君所以致令名者，文也。文之傳，則朋友之力也，異時吾能使之傳，子盍裒集之？」嗚呼，蘇公之舉亦義也！予即訪於其家，則其子多以借人，留者必欲傳錄而後出，出之始自南寄來，大抵非完稿矣，因而爲之序次。詩文等總若干篇，釐爲十卷。【略】君之於予，豈若衆人哉？纂次遺文，固其責也，況重以蘇公之命乎？因念諸公尚義之舉，不可以無述，并以予之與君相得者錄其梗槩以識予悲。若乃評其格製，表其精華，序而發揚之，使章章不泯，非蘇公而誰？敬虛其右端以俟。君之世系官位，墓未有石，諸公又豈能忘情乎？敢并以請。君嘗名堂安雅，令予記之，不果作，今題曰《安雅堂集》，庶幾其志云。

張翥《安雅堂集原序》 其卒也，予哭之悲焉。風雅寥闊，追念故人，欲一如疇昔坐談千古以發諸識趣之表既不可得，又竊慮其遺編散失，無以暴白於後也。今年冬，出使閩南，詢其子籲，得家藏全稿曰《安雅堂集》，凡十三卷。

林泉生《安雅堂集原序》 子籲裒輯成書，吾友張仲舉既序之矣，籲復求予言。予以衆仲之文不患不傳於後世，患知之者未盡其蘊，因籲之請，遂附予言於仲舉序後。

楊士奇《題安雅堂集》 《安雅堂集》，閩陳旅衆仲著。刻版在福州府學。予家二冊，得於翰林庶吉士洪遵道。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陳衆仲《安雅堂集》一部二冊，闕。

又卷一〇 《陳仲衆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旅《安雅堂集》十三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陳衆仲集》〔八十〕三卷。

又卷一三 《安雅堂集》四冊，十三卷，陳旅。

《百川書志》卷一二 陳衆仲《安雅堂集》十三卷，國子監閩人陳旅衆仲撰。

又卷一五 《安雅堂詩集》，國子監丞閩人陳旅衆仲撰。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陳旅《安雅堂集》十三卷。

金侃《清抄本安雅堂文集跋》 辛未閏七月望二日，雨窗錄福建版刻最醜，又係元本，歲月既久，漫漶幾不可識。中多闕文，俟善本校補之。編端尚有晉安林泉生序，逸未錄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安雅堂集》十三卷，【略】元陳旅撰。【略】其集見於本傳者十四卷，此本僅十三卷，乃其子籲所編。有張翥、林泉生二序，一作於至正九年，一作於十一年。目次與焦竑《經籍志》相合，殆本傳筆誤，以三爲四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陳旅《安雅堂集》十四卷，一作十三卷。

季錫疇《元至正刻明修本陳衆仲文集十三卷跋》 《衆仲集》明刻作《安雅堂集》，文十卷編次略同，惟詩三卷全異元刻。編年詩亦較多，明則分體，原注亦多漏落，此元本之所以足貴也。余嘗見抄本，是從明刻出者，亥豕滿紙，以意較之，終未愜心。今得芙翁此本覆校七卷，快慰之至！惜全本不可見，並蕘翁所藏之明刻，亦不獲見也。

黃丕烈《陳衆仲文集跋》 此《陳衆仲文集》，明翻元本，嘉定錢少詹與元刻七卷本同以遺余者也。少詹有夾片在此本第十卷，首記云：「自此而下皆予家本所無，《安雅堂集》凡十四卷，予家所藏，乃元板，止有前七卷。此本周書昌所遺，則明初人翻刻，亦多漫漶，予家本有第六、第七，此本有第十至第十三，今合兩本錄之，尚闕第八、第九、第十四。」丕烈合此兩刻，喜之甚，然衆仲文未能卒讀也。頃萃古主人購書禾中，得一十三卷本，所謂八、九卷俱有，獨闕十四卷爾。唯是十四卷之說，《元史》本傳云然，至各家書目，如吾家俞邰《補明史藝文志》號稱廣博，而所收亦十三卷本，且此本末冊有虞稷印，安知于頃所藏非即此乎？則作史之紀載果可信乎？書經三寫，魯魚亥豕，吾見衆仲文自元迄明，而以此刻及明刻附之，蓋存疑也。明刻末有廬陵楊士奇跋云。刻板在福州府學，不著歲月云。

又《元至正刻明修本陳衆仲文集十三卷跋》 此元刻《陳衆仲文集》七卷，潛研堂藏書也。辛楣先生于辛酉歲，與明翻元刻本同以遺余。蟲傷水濕，不可觸手。頃付裝池，僅取元刻列諸《所見古書錄》甲編中，謂此半璧之珍，世

所未見爾。

又 己巳正月下澣二日，海寧陳仲魚來訪，云有同邑吳槎客所藏殘元本《陳衆仲文集》，攜在行篋。越一日往觀，遂假歸，補此本缺失糊塗處。吳本印較先，殊勝此刻。惜止四卷，未能補此所缺。然得此已數年，今始遇元刻塡寫，亦可喜矣！復翁。吳本失張序，止存林泉生序，脫第二葉前半葉。

李兆洛《元至正刻明修本陳衆仲文集十三卷跋》 《衆仲集》十三卷，《四庫書目》所載同。此本元刻甚精，而止于七卷，又其中漫漶不可辨者甚多，蕘圃自記云：辛楣先生並明翻本見遺，何不照翻本補足？豈明本亦止七卷耶？張芙川殷殷寶藏古書，眞不易得。予就此本錄存之，擬從文瀾閣《四庫》存本補足焉。

王振聲《元至正刻明修本陳衆仲文集十三卷跋》 《陳衆仲集》，余求之有年，僅得抄本于浙中，又譌舛不可讀。嘗與婁東季菘耘互相商訂，終以未見刻本爲憾。茲從張芙翁假得元刊本復校一過，雖止七卷，然可讀者已過半，獲益良不淺矣！昔吳兎牀所藏僅有四卷。近聞唐棲勞氏亦有之，然亦止七卷，是則江浙藏書家未必有勝于此者矣。其可寶貴何如哉。

錢天樹《元至正刻明修本陳衆仲文集十三卷跋》 元槧《陳衆仲集》只存詩三卷、序記共四卷，爲琴川張君芙川所藏，雖一鱗片甲，已不可多得矣。余向藏《衆仲集》十三卷全本，出是抄錄，刻則未之見也。後贈閩中陳蘭先生，不及與安本一較異同耳。按衆仲初從馬石田游，復爲虞伯生推許，有云「我老將休，付子斯文」之語。二子之傾倒衆仲，亦可謂至矣。

《補遼金元藝文志》 陳旅《安雅堂集》十三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二 《陳衆仲文集》十卷，元刊本，士禮居舊藏。元陳旅撰。【略】案此元刊明印本。 又：《安雅堂文集》十四卷，舊抄本。元陳旅撰。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陳衆仲文集》十三卷，卷五題《安雅堂集》，前有至正九年張翥序、至正辛卯晉安林泉生序。【略】語涉元帝皆提行，元刊本。卷一至三賦詩，卷四至六序，卷七至十記，卷十一、十二碑銘，卷十三銘、跋、解說、策問、贊、傳，各體皆備，并無缺少。《提要》以《元史》本傳「四」字爲「三」字之譌，良是。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陳衆仲文集》十三卷，元刊本。元陳旅撰。前有至正九年河東張翥序，又至正辛卯晉安林泉生序。此書焦竑《經藉志》及《四庫》著錄並十三卷，此本舊存元槧七卷，八卷以下依明刊本鈔補，遂成完書。攷《傳是樓書目》，有元板《陳衆仲集》十三卷，此未經闕佚者也。元本詩三卷，係編年，明刻易爲分體，且原注多漏去，已盡失初刻之眞矣。嘉慶辛酉，潛研老人以此殘元本贈蕘翁，中多漫漶，蕘翁因假吳兎牀所藏四卷本校正。後歸邑中張氏。李申耆太史曾錄其副，并爲之跋，見《養一齋集》。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陳衆仲文集》十三卷，元刊本。 嘉慶戊寅八月，石韞玉假讀。【略】 道光庚寅三月，古歙程恩澤借觀。此元人集之罕見者，芙川兄其珍護之（卷六首）。 己巳春日，校海寧吳兎牀殘元刻初印本四卷。下有丕烈印。《陳集》校過，弟所藏亦不全者，可見古書之難得也。即繳，順請著安，並謝不一。愚弟孫雲鴻頓首（卷七後）。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安雅堂集》十三卷，元國子監丞莆田陳旅衆仲著。至正九年張翥序。顧氏《元詩》云「集十四卷」，今見翥序止十三卷。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 《陳衆仲集》，右元刻不全本，僅存詩賦三卷、序一卷，首有明沈氏麟手書《元史》本傳，并記云：「《衆仲集》不多見，嘉靖丙申偶得此元朝刻本，因手錄其傳於前，以識歲月。七十二翁竹東沈麟書。」 先君子題云：「按《千頃堂書目》，陳旅《安雅堂集》十三卷，今世行本大約相同。予舊藏此元刻本二冊，題曰《陳衆仲文集》，攷諸家簿錄，皆未見有此目，未審其同異若何？卷首林泉（子）〔生〕序作于至正辛卯，距衆仲之卒已十年，當是其子籲最初刻本，雖僅存四卷，而詩則已全。零編蠹簡，何可不什襲珍之？兎床記。」又書別紙云：「按《元史》本傳《文集》十四卷，不知即此集否？《簡明書目》：《安雅堂集》十三卷（遺書目云十四卷）；《元百家詩選》小傳：《安雅堂集》一百廿四首。元刻《陳衆仲集》一二卷一百六十九首，三卷一百五十九首，通計三百廿八首，較《元詩選》多二百四首。」 暘按：蕘翁手札，知其家有元刻七卷，并多張翥序一篇，曾許補入，當更訪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安雅堂集》十三卷，舊鈔本。元陳旅撰。【略】《集》十三卷，其子籲所編。【略】元刊本，【略】語〔涉〕元帝皆提行。卷一至三賦、詩，卷四至六序，卷七至十記，卷十一、十二碑銘，卷十三銘、跋、解、說、策問、贊、傳。此鈔本款式，當從元槧而出。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安雅堂集》十三卷，元陳旅撰。明刊黑口本。　抄本。　拜經樓藏元刊不全本，首有明沈麟書《元史》本傳。收舊鈔本。　補：《陳衆仲文集》十三卷，元陳旅撰。元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左右雙闌。【略】吳騫舊藏一帙，殘存卷一至四。有嘉靖丙申七十二翁沈麟手書《國史》本傳并跋。末有吳騫跋及黃丕烈手札二通。此即莫氏著錄之拜經樓藏元刊不全本也。黃丕烈亦藏一帙，存卷一至卷七。　補：《安雅堂文集》十三卷，元陳旅撰。明山陰祁氏澹生堂寫本，【略】有至正九年張翥序。至正辛卯林泉生清源序。後有明楊士奇序及成化二年溫川知府邵銅序，題曰「重編」。【略】　清初寫本，【略】卷一至三賦、詩，卷四以下文。卷中語涉元帝提行空格。鈐朱彝尊、揆叙、劉喜海藏印。　清寫本，【略】存卷一至三。黃丕烈據元刊《陳衆仲文集》校。顧麐士藏。　補：《陳荔溪詩集》三卷，元陳旅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補：《安雅堂文集》五卷，元陳旅撰。清康熙三十年金侃手寫本，【略】殘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安雅堂集》十三卷，傳鈔本。元陳旅撰。【略】集十三卷，其子籲所編。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陳衆仲文集》十三卷，元陳旅撰。元至正刻、明修本（卷八至十三配清抄本）。【略】黃丕烈、錢大昕、瞿熙邦塡補缺字。六冊。　又：《安雅堂集》十三卷，元陳旅撰。明祁氏澹生堂抄本，八冊。又：《安雅堂文集》五卷，元陳旅撰。清康熙三十年金侃抄本，金侃跋。一冊。

藝　文

虞集《寄陳衆仲助教上都作》　學省足清晝，詞垣驚早秋。美人隔河流，落月在高樓。特衣未成曲，吹笛不勝愁。還趍鵁鶄觀，別製鸝鸛裘。

又《寄陳衆仲》　懸榻塵生席，深居晝下帷。齊眉安饋食，擁髻近歌詩。藥裹須鍾乳，書題憶荔支。白頭吟更苦，何必蜀人思。

薩都剌《贈陳衆仲》　江南少識陳衆仲，闕下才名北斗齊。直閣每從花底過，揮筆曾向御前題。觀魚小海鳳新浴，立馬上林鶯亂啼。今日西湖湖上路，獨騎款段踏春泥。

傅若金《送陳助教衆仲赴江浙儒學提舉二首》　登高送將歸，車馬橫道周。白日明大河，遠望悵悠悠。宿昔違鄉國，慷慨事行游。懷寶非固售，同氣乃相求。茲焉去皇邑，被命赴南州。詵詵胄子徒，惻惻不能留。逝將敷文教，邇可被遐陬。我無千金贈，臨別恆懷愁。獨有清商曲，可以慰綢繆。　秋風吹浮雲，鳴雁復南翔。山川何慘慄，草木日夜黃。客游歲云除，僶俛懷舊鄉。君行即吳會，執別此河梁。淮泗多奔流，雲海浩茫茫。靈飈翼飛艫，馳景曜征裳。去途日已遠，來會日已長。援之不可得，躑躅情內傷。

錢惟善《送陳衆仲之官翰林應奉》　寂寞江南鄭廣文，青藜夜照校書勤。懷人遙望燕臺月，奉使還探禹穴雲。春咏燭花深夜剪，早朝諫草鎖窗聞。相知愧乏青瓊報，目送風帆日易曛。

吳克恭《寄陳衆仲供奉》　騎馬都下歸，放船湖中賞。恩沾翰林制，樂奏鳳池響。十年雨露間，一日青冥上。虞陳本同姓，詞源浩沆瀁。他山翠琰刻，別殿黃金榜。諸公誦合作，觀者必抵掌。昨聞已超然，近見益高爽。宜乎盛名下，傳寫日以廣。漢史奏德星，君家太丘長。餘音撫廟瑟，致禮張賢網。吾衰竟五十，所去輒尋丈。雲瀑代春弦，女蘿爲夕幌。誓挂牛角書，妻子鹿門往。薄忝君子交，幽期起遐想。

李孝光《副提舉陳衆仲乘傳如臨川為江浙行中書請起學士虞伯生校文賦詩送》　平生識公殊恨晚，曾見雄才九鼎扛。向驚使星入吳楚，遂駕官舸行浙江。玉爲龍節指南斗，山似蛇牙盤碧窗。聞汝去訪青城老，安得化爲黃鶴雙。

釋大圭《次韻詹生懷陳衆仲阮信道》　舊游陳與阮，不見獨成吟。無復此聯璧，爲誰重鼓琴。朔方文字老，南國酒杯深。今日風流遠，令人恨滿襟。

黃玠《與陳衆仲提舉》　吾聞泉南山水遠更奇，三蘇不得專蛾眉。天海雲風發胸臆，波濤萬丈傾雄辭。越從江漢下南紀，卻入箕尾乘東維。十年依光日月角，一官遂作文章師。平生學問龜五總，小叩大撞無不知。東海書生雙井客，思見君子瞻光儀。君不聞龍泉干將自神物，鐵花生澀埋塵黳。寧無華山赤土爲我發光彩，一使變化凌空飛。

宋褧《莆田陳衆仲由國子助教提學江浙》　送君有情忘別恨，愧我無句攄幽懷。固知湖山適吟嘯，乃與館閣成暌乖。紫鳳天吳存曲折，黃鐘大呂變淫哇。斯文自是專方面，猶爲峨冠歎不諧。

吳師道《監學祭陳眾仲監丞文》 烏乎！天之生材也不數，而材之成也不易；祭之何摧傷毀折，而不使之永長。先生產閩，文獻之邦，淵源外家，佩服義方。其耳濡目染者，莫非有典有則之學；而力追古作，則又大肆其力于文章。徒步而來京師，參諸公以翺翔；供奉承明，論說虞庠。燁蜚英而發聞，侈黼黻而鋪張。凡朝論之所屬，吾徒之所望，蓋將進而長夫白玉之堂。夫何奇疾纏綿，沉憂耗傷；冉冉經年，靡藥弗嘗。極吾僚友之情而莫之救，徒環視以彷徨。今其已矣，嗟哉彼蒼！雖祿壽之弗登，而製作流傳，碑板炤耀，在四方而不泯者，可賴此而不亡。某等謹率諸生，相與治喪；送靈車之南返，俾奉命以歸藏。庶幾盡斯文之誼，慰精爽于冥茫，寄哀一奠，有淚浪浪。

陳柏

論述

虞集《陳雲嶠省親詩序》 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婚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兼嬰、布、皋、乘之屬，散萬金於一醵，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爲敖。此其人，豈屑屑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局於銜橛之間，而效用於軌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仁廟，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吝也。既而草儀前殿，贊禮明廷，俯仰進退，鬱鬱乎有文。是以英皇肇行鹵簿，既閑習於綿絕之初；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聞洽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屢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蹔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新甫尚翩翩而來朝哉。

又《寄陳奉常并序》 昔聞朝廷寧廟升祔，奉常陳君新甫以世胄之貴游、博洽之高誼，特奉明詔，出使江海之上，采上金明材，擇良工絕藝，新作禮器樂呂，求在郡國之書與通樂律之士，以備一代之盛典焉。鴻儒碩彥，感嘆其委任之隆，非尋常効一職、治一事之凡近而已。故賦相餞，奇辭瑰句，傳乎四方，何其盛哉！僕泊然老懷，未忘舊俗，亦成一章奉寄。

《輟耕錄》卷二四 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略】言世上無知音也。平日喜居錢塘，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宰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其畢命時，作偈云「前身本是泗州僧」。

傳記

《元詩選》二集己集 陳公子柏：柏字新甫，號雲嶠，泗州人。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即龍麟洲《題琵琶亭》以譏之者。柏嘗爲侍儀舍人，館閣諸老、朝省名公，莫不折輩行與交，咸稱之曰「陳公子」。官至太祝，年逾六十，不得志而卒。臨終作偈，有「前身本是泗州僧」之句。雲嶠性豪宕，結客，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平日喜居錢塘，不樂小官，怒罵宰相。嘗被命監鑄祭器于杭。無錫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羅設甚至。酒終爲別，以一帖饋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舉巨觥，引妓樂騶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在京即熟爾名，云南士之清者，他無與比。其所以章章者，蓋以米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且罵諸嘗譽之者，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跼蹐，其豪氣類如此。

紀事

《輟耕錄》卷二四 陳雲嶠柏，泗州人。性豪宕，結客，【略】嘗被命監鑄祭器於杭。無錫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張宴湖山間，羅設甚至。酒終爲別，以一帖饋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舉巨觥，引妓樂騶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在京，即熟爾名，云南士之清者，他無與比。其所以章章者，蓋以

米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跼蹐。其豪氣類如此。

《**山居新話**》**卷一**　陳雲嶠柏，泗州人，陳平章之孫也。倜儻不羈，人以爲「陳顛」稱之。後至元五年，爲餘姚州同知，因病求醫於杭，稍愈。值重陽日，遂邀張伯雨及余同登高。是時雲嶠寓赤山李叔固丞相先塋，余二人往焉。乃扶杖遊水樂洞，憩石屋寺前，露坐閒談。雲嶠因自言曰：「我前生僧也，泗州塔寺有住持者，皆名之爲老佛，齋戒精嚴。一日呼侍者，令作血臟羹，欲食之。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有此想？』乃不從。遂怒之，拂袖而去。見陳平章曰：『我特來索血臟羹喫。』平章亦以齋戒爲答。佛曰：『原來你也是不了事漢。』平章遂作此羹噉之。即歸寺，乃別大衆而作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遂趺坐而逝。荼毗之日，舁其龕，至淮河岸，冰合已久。舉火之次，忽大響一聲，則河冰自裂。時平章在府中，見老佛人於堂，問之，則後堂報生一子，即某也。」言畢，回飲于寓所而散。明日，伯雨送《登高》詩，而頸聯有「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腳冰」之句，余和韻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似春冰。」雲嶠曰：「我無『冰』字，且只以『長淮一片冰』答之。」不數日，雲嶠告殂，豈非說破話頭而至煞也？

著　錄

《**元詩選**》**三集己集**　陳公子柏《雲嶠集》。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陳柏《雲嶠集》，字新甫，泗州人。

藝　文

柳貫《寄廣陵陳新甫侍儀》　跋馬望君君未來，誰共錢塘雪色醅。言從外臣受寶訣，不與朝士通銀臺。千重雲海蓬萊出，十里揚州芍藥開。何嘗六合無泥滓，鵬翮垂天亦壯哉。

錢惟善《送陳新甫太祝造祭器還京師》　先皇入廟從昭穆，太祝還朝告鼎彝。制作喜存三代意，蒸嘗應永萬年思。公庭作樂君趨事，宣室承恩尚問釐。黼黻太平班，馬在，諸君擬賦漢歌辭。

王沂《送陳雲嶠太祝》　孝理嚴周監，宏摹軼漢儀。舞先陳羽戚，器敢闕尊彝。犧象形模在，雲雷刻畫奇。星占使者動，工考聖人爲。魏國佳公子，孤標照等夷。春衫裁白苧，醉墨灑烏絲。重過鳴珂里，依然洗玉池。祠官從昔重，歸騎不應遲。幻瑞催麟筆，包鋒敝虎皮。禮成無附典，神醉答繁釐。太液千年鵠，齊房五色芝。散材遺世用，猶解薦歌詩。

陳旅《向余在京師有詩寄揚州陳新甫云東華塵土滿貂裘芍藥欄邊繫彩舟二十四橋春似海令人腸斷憶揚州比新甫來錢塘索予更作三首》　天下英賢皆願仕，山中隱者盡登朝。淮南春草無端綠，公子歸來不可招。　別來春夢繞東城，華屋銀樽對雪晴。坐客風流誰得似，啼鶯新曲度閒情。　去年病客卧淮船，故人不來心同然。今年過我即復去，夕陽籬外馬翩翩。

又《陳新甫生日出紅玉盃飲客為賦紅玉盃》　崑侖東阿含海日，石中玉子如日赤。神工夜發昆吾刀，剜作金盃盛酒喫。蟠桃初開緱母家，丹露滴入芙蓉花。廣陵公子酒如海，年年顏色襯朝霞。

又《送陳新甫之錢塘監造祭器》　大宮豐典祀，備物致精忱。宗祝馳英蕩，工官獻吉金。野晴江路永，山雨驛樓深。我亦理歸楫，訪人湖水陰。

甘　復

論　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山窗餘稿》一卷，【略】其詩源出於張翥，雖不及翥之才力富健，諸體兼備，而風懷澄澹，意境翛然，五言古體，綽有韋、柳之遺，其格韻乃似在翥上。蓋才有所偏長，詣有所獨至也。元亡之後，遁迹以終。【略】雖零篇斷簡，所剩無多，而詩格文筆，一一高潔。疑復當日自擇其最得意者，手錄此帙，故篇篇率有可觀，轉勝於珠礫雜陳、務盈卷帙，徒供覆瓿者矣。

《山堂詩為周伯清賦》《元詩選補遺》：雖乏警策，而氣韻清遠，自非凡響。

傳記

《元詩選》二集辛集　〔甘〕復，字克敬，餘干人。至正之亂，張仲舉僑居雲錦山中，克敬與甘彥初、張可立往從之游。仲舉少許可，於三君獨加重焉。洪武初，三君皆以前元遺才為士林推重。當時評彥初詩如「美女簪花」，可立詩如「貞女守節」。克敬篇什散漫，僅存手墨於同里趙石蒲。成化中，其孫琥始刻行世，邑人劉憲序之，謂其詩俊逸清奇，宜為士林推重也。

紀事

甘復《書羅尊聞先生遺稿後》　余為童子方涉筆研時，嘗拜君於學舍，歌《小雅・鹿鳴》三章。君撫之，謂鄉先生曰：「是生也，衣冠之族，學必將世其家。」自後君留滯四方，迹於吾邑疎矣。余稍知學而遭亂伏竄，越歲二十，始謁君於臨川之羅湖。君勤勤以慰之，謇謇以勗之，留以信宿始離去。又更六年，復過羅湖，君歿已三歲矣，嗚呼，余少也見君之壯，余壯也見君之老，曾不幾何時而泯焉以死繼之。甚矣！人之少壯之易衰，生之以不可久存如此。

又《與伯寔先生書》　僕不敏，承執事之教非一日，力屏羈窮之累，其心專意於文，十年於此矣。雖涉其涯，泝其流，未能脫然出於時俗町畦之外。不自量己，嘗以所為書序記銘雜著二十餘篇獻於執事。執事觀之，未必近於古，辱執事寵之以文，蘄其進於道。古之君子愛人，欲其器之成，以希其用。執事之意，君子之意也，敢不淬頑礪鈍，以當執事之心。苟因執事之言有進於古，皆執事賜也，又何敢怠。賜教之文，煩書以冠編端。迹拘舍館，未敢上謁以請。敬以尺書道下意，幸執事終惠焉。

著錄

趙琥《山窗遺稿跋》　右《山窗餘稿》凡若干言，先祖石蒲先生嘗手授琥曰：「此甘先生所著也。先生諱復，字克敬，元季間為吾邦巨儒。直時兵戈，流離困頓，雖卒不耀，而詩文高古，自成一家。國初，時人猶多傳誦之，第篇帙散漫，今存無幾。吾家舊有此稿，乃其手墨，吾藏之久矣。老無所用，爰以授爾，爾其識之，觚翰中得無麗益乎！」琥再拜受者餘二十年矣。重先生之手墨，憶先祖之遺訓，宦途出入，未嘗不置篋中。遇暇輒啓帙莊誦，遇縉紳知己，輒出以觀，蓋珍之不敢玩。一日，保寧推府張公敬先閱而歆之，顧謂琥曰：「此眞古作，可傳也，奈何獨秘藏耶？」因請梓行，以與衆共。琥故繫其意於末簡云。

《近古堂書目》卷下　《山窗餘稿》，甘復。

《玄賞齋書目》卷七　甘復《山窗餘稿》。

金侃《清抄本山窗餘稿題跋》　癸酉嘉平月望日，借虞山本錄於孺宜堂之東廂。時屬至後第三九，而和照如春，亦染翰一適也。

《讀書敏求記》卷四　甘復《山窗餘稿》一卷。復字克敬，元末餘干人。成化癸卯，保寧推官張敬先得其手稿於趙時用，因刻之以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山窗餘稿》一卷，【略】元甘復撰。【略】元亡之後，遁跡以終，著作散佚，僅存手墨於同里趙石蒲家，凡文數十篇，詩十餘首。明成化中，石蒲之孫琥始為繕錄開雕，復見於世。【略】顧嗣立《元詩選》稱琥刻是編，劉憲為序。此本僅有琥跋，不載憲序，蓋刊版散失之後，輾轉傳鈔佚之矣。然復集自足傳，亦不以序之有無為輕重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甘復《山窗餘集》一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七　《山窗餘稿》一卷，明初刊本。元餘干甘復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山窗餘稿》一卷，舊鈔本，馬半查舊藏。元甘復撰。【略】著作散逸，同里趙石蒲得其手稿，文僅數十篇，詩止十餘首。至明成化間，石蒲授其孫琥藏之。保甯推官張敬先閱而歆之，屬琥梓傳。琥有識語。原有劉憲序，已佚矣。此本鈐有「半查之印」，殆出自馬氏小玲瓏館所藏，

鮑廷博得之，彙進四庫館，故鈐「翰林院印」，殆著錄後發還鮑氏者也。

《補遼金元藝文志》 甘復《山窗餘稿》一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山窗餘稿》一卷，元甘復撰。明成化趙琥刊本。 補：舊寫本，【略】前成化丙午劉憲序，成化癸卯趙琥跋。鈐「文瑞樓」、「金星軺藏書記」及汪士鐘藏印。 清光緒間繆荃孫夫人繆夏鏡涵寫本。【略】補：《山窗餘稿》一卷，元甘復撰。《校勘記》一卷，胡思敬撰。民國九年胡思敬刊四元人集本，收入《豫章叢書》中。余曾用傳鈔明成化本校一帙，補劉憲序一首，寄陳君伯柔詩二首，又失題一首。三詩明刊原版斷裂，每行佚上五字。胡本或源出四庫本，以四庫所據底本不完，不能補者多逕行刪去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山窗餘稿》一卷，元甘復撰。清康熙三十二年金侃抄本，金侃跋。一冊。 又：清抄本，一冊。

許有壬

論述

綜論

陳旅《神仙行稿序》 詩則或坐或行，於紙於壁，或口授諸生，凡四十一首。初不經意，而天機所至，警拔精麗，有覃思所不及者。旅觀公在政府，鞅掌至矣，而著述不廢，則山中之作，特從容遊戲爾。夫文不貴乎敏，而貴乎精。敏而能精，不亦益可重也哉！公位彌高，而學彌進，文益昌，而道益明。旬日之作若是，平生著述可知已。吾儕小人，可不勉乎。

歐陽玄《送參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敘》 安陽許公執政之五年，以疾在告，而天子眷顧，師臣勉留，凡五、六閱月，始受之代。在廷百官不樂其去者，又從旁爲說以鼓之。世之人唯知求進之難，豈知求退之難有如公者耶？公自參大政，知無不言，言無所諱，其爲裨益大體，有天下之人所不能知而天子與師臣深知之者。至於臨事決議，氣眞而膽壯，理明而辭辨，不計言之必從，唯求己之無負而已。故嘗論公求去之難，有以致古人白駒之留者以是，及其得去之幸，或如昔賢《考槃》之誓者，亦未必不以是也。有如君子之厚公，公無愧於君子，《狼跋》豈二致哉？嗟夫！士達而在上，則進退法周、呂；窮而在下，則行藏師孔、顏，古之人皆然。今以泰乎公之歸，大夫士相先爲詩，余以同年，辱爲序。

又《文過集序》 本朝儒者參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金進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筮仕幷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度居庸，詩益奇雋。蓋安陽公也。三參預皆有治才，詩其餘事，而以鳴者，人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百廿餘首，名曰《文過集》，向余所謂奇雋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辯縱橫，無少凝滯，氣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於皐陶；聲律依永，教於后夔。世稱相業莫先皐、夔，曾是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而歸其集。

謝端《文過集序》 公繇諸生起家，踐歷臺省，致位執致，遭時清明，遇事或不能盡如其志，故自名其集曰《文過》，以志其所感。然端承乏翰林，亦嘗得豫廟堂大議。公於事有不可，輒危言極論，畫其後利害當何如，聞者竦立。雖時有從違，而天下則有陰受其賜者矣。言在我繹，與改在人，雖聖人不能必也，公果有過歟？公爲文精敏絕人，舂容大篇，未嘗有窘急之態。在他人噦心噦胃，而公從容有餘。故自始至及歸僅八九十日，又以酬機務、接造請之餘，出其所有，已若是之富，非精敏者何以致是。公之詩，麗而有則，諷而不迫，不矜持而莊，不纖悉而贍，蓋和平之音也。【略】公有別業在江夏，端之環堵之室，相距裁二百舉武。待公它日得謝而歸，將撰杖屨從公之後，公或振紙揮毫，從旁丐其膏馥以自熏。善奕之二策，公有以處我。

揭傒斯《文過集序》 相下許公早以經世之學擢延祐高科，自是登崇臺、坐華省，文章譽望滿天下，矯然爲當今名臣。而去年之夏，扈從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愁憂感憤，壹寓於酬唱。積所爲詩，多至百餘篇，遂

名之曰《文過集》。過非可文也，非其過而飾之文也。惟許公其學富，其位尊，故其氣雄；其才大，其憂深，故其說長。韓退之云：「方今向太平，元凱承華勛。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此痛哭流涕之辭也。過乎！過乎！千載之下，必有爲之長太息者矣。

許有壬《題詩稿》　風月才情屬少年，老夫老矣厭雕鐫。病來越覺無詩思，縱有詩成似樂天。

馬熙《圭塘補和并序》　《欸乃》既歌之明年，熙如京師。可行泊楨日侍安陽公，觴詠圭塘，更唱迭和，詩辭凡二百四十有九。又明年，楨來京師，熙始得伏讀全集。大篇雲行，短章泉流，無非樂日用之常，而憂國憂民之實，亦未嘗不默寓其間也。

吳全節《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延祐天子遵世祖成憲，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自是中外百司，鴻儒碩士日多，文運益昌矣。然由科舉而入相位者，公一人而已。公天資高爽，豁達有氣義，著爲文章有光燄，溜溜乎高屋建瓴水，於世教且深有關焉。理政之餘，下筆即成章，日計數十篇，曰臺曰省，余所目擊而心慕者也。

又《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一日謁公，公出示巨帙一百餘篇觀之，信乎傳者之不誣！體物記事，寄贈題品，各極其妙；層瀾峻峰，大音雅操，沛然自得，皆六藝中流出。自顏之曰《文過集》。嗚呼，公可謂知所本者矣。世之淺學膚見之士，有一技一才，即中矜外馳，肆其誇詡；公博洽高古，藏之不形，又且以過自警，其旨淵矣，其度前人遠矣。古昔聖賢致力於「過」之一字，良有以也。大舜之舍己從人，斯無過也；大禹之聞善言則拜，斯寡過也；顏子之不遠復，斯不貳過也；子路之聞過則喜，斯勇於改過也。此聖賢學問之要切，是以千載垂無窮之聞。因誦公之詩，遂知公之學之造，上不愧於聖賢，下有關於風教，尚何「文過」之云哉？書以序之。

傅若金《寄許參政》　相第巍巍畫省東，布衣時許往來通。忽聞冠蓋辭三殿，猶有文章在兩宮。故園撫樹思陶令，別墅看花憶謝公。楚客南游最相憶，扁舟前月到湘中。

張翥《圭塘小稿序》　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安陽許公，自進士高等，接武而上，歷侍從，膺藩宣，典內制，佐政府，出入中外四十有餘年。其牢籠萬象，漱滌芳潤，總攬山川之勝，與夫推之經濟當世者，何莫非學。其所取數多，其用物弘，故其所發筆力，有莫窮其倪，而儷迤曲折，且不它蹈。則夫冠冕佩玉之氣象，信得而徵之矣。

周伯琦《圭塘欸乃集原序》　獨安陽公以命世之賢，際熙洽之運，自處士時已負重望，及居宰輔，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迪德明謨，培元氣，植善類，正色立朝將三十年，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也。年方耳順，角巾東第，坐對桑梓，泊然韋布，園林池亭泉石之勝既甲一方，而棣萼芝蘭之輝映又英發傑出。玩造化於品物，暢情性於彝倫，家傳戶誦，如獲親炙。天下之美，昔人之所未得者，遂兼有之。然非受於天者厚，固不能以具諸美；非造於道者深，亦不能以一朝享也。

許有孚《瑞蓮歌》　圭塘活水分清洹，主人嗜好同先賢。蓮根培植未逾歲，孰謂一旦生嘉蓮。初疑霞臉影附鑑，又似絳幘了分鬟。幻成彩鳳翼自比，琢開香玉環仍連。李唐以來具圖表，趙宋奏賀尤駢闐。我元聖德極涵育，瑞應只許書有年。嘗思至正辛巳夏，吾兄實握綱轄權。廣寒殿下太液池，亭亭並蒂薰風前。守臣有請願馳獻，獨以義折煩便便。歸來對此蹄涔水，肯將異卉誇里廛。吾鄉自昔號多士，諸君巨筆如修椽。僉言此是閭里榮，歌詩倏與圖俱傳。身閒意適物□寓，園林何必皆平泉。天公端爲表餘慶，慶緒日與絲綿綿。蓮房有子風味好，不待食藕沈疴痊。願言七澤均此瑞，主人福壽方如川。

又《圭塘小稿引》　故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兼太子左諭德，圭塘先生許文忠公，往年特命爲中書左丞，以不得行志辭歸。御史臺臣奏於上曰：「許有壬德兼體用，學究天人，正色立朝，誠心報主，比居管轄之地，益彰輔弼之忠；誠所謂臺省老成、中外具瞻者也。」爲御史中丞歸，臺臣又奏曰：「中丞許有壬謀猷聞望，爲國老成，德業文章，超出時輩，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其在位也，竭忠礪節，冰蘗自持，扶持紀綱，表礪庶府，抗論不阿於權貴，嫉惡尤過於往年，誠不負聖天子眷注之隆、中外具瞻之譽。」玉音嘉納，寵錫頻繁，此天下之所共知，初不待於劣弟之論及，文章特餘事爾；但平生性稟經籍，外無所嗜好，世俗所重，可以爲子孫計者悉不存於胸中。昆季間恪守先公之訓，而終始不渝者，公一人爾。故居宰路，韋布不殊；幾務方殷，著述不廢。況閒暇乎？

段天祐《圭塘欸乃集跋》　御史中丞安陽許公以經術起身，致位尊顯，卓爲一代名臣。晚歸相城，視聽不衰，闢園作室，引流種樹，日置酒賦詩爲娛樂，

清風雅致，照映後先。【略】若夫公製作之妙，天下人人知所矜式，舊矣，是集又若老將用兵，百戰百勝，而從橫變合，無不如意。顧區區者何足以窺其營壘也哉。

周溥《圭塘欵乃集跋》 安陽公以道德文章名重一世，及功成身退，相羊雲水之間，與松竹居、魚鳥游，暨其弟若子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若身在六合之外，違乎不與世接。其賢過於人遠矣哉。

王翰《圭塘欵乃集跋》 右中執法安陽許公《欵乃集》一帙，觀其所載園池之勝，遊賞之樂，無非所以形容太平之風緻。至於更唱迭和，金石相奏而律呂相宣，乃與其弟太常君洎子楨供奉，出於一門昆季之賢，并群從之才俊，有非他人之所與。明時國家人才之衆多，教化之隆洽，因是而可以槩觀焉。

趙恒《圭塘欵乃集題詩》 細讀圭塘唱和詩，流風餘韻想當時。東山絲竹閒方得，北海樽罍老更宜。亂後池臺渾索寞，夢中松竹亦參差。棧輿不晚歸枌社，願校園丁(闕)舊基。

陸煥然《圭塘欵乃集題詩》 宰相歸來致政時，圭塘唱和類壎篪。好山好水天開畫，難弟難兄日賦詩。酒罍每從花塢設，釣舟時傍柳陰移。景因人勝千年下，綠野香山未足奇。

王沂《文過集序》 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繆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乃今中書大參許公上京諸詩，婉麗而清深，峻潔而舂容，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文過」云乎哉！公平居修修，不忍忤物。至當大議、斷大疑，則勇敢直前，賁育殆不及。故有所不得言，言之無不盡，有所不得爲，爲之無不至。言之而不從也，爲之而不能也，曰：「吾義止於此，古之人皆然。」「文過」云乎哉！往時沂羈游上京，見山川之雄渾，宮室之宏麗，物產所宜，風謠所尚，欲模寫其一二，殫精畢力，竟莫得一語。今公於沂所欲言而莫能者，得於機務之餘，笑談之頃，沂是以愧公，而又自愧不得聞謦欬、觀揮灑，以警發憒憒也。雖然，憂深則慮遠，誠至則語迫，命題之意，殆出於此。而沂區區方以詩之工拙論，所謂淺之爲丈夫者歟？由是知沂之愧於公者，不特其詩也。

朱楩《題許左丞圭塘小稿後》 予拱讀而熟味其旨，公之文雄放豪邁，若聯峰疊嶂，縈青繚白，亹亹而不斷。弄田有賦，足以勸時君之務本，迷樓鬬駝之作，足以戒其君之淫荒，端本之講辭，足以增嗣君之潛德。惜乎時弗能用，而徒託諸空言也，可勝惜哉！若其詩辭之工，文采之麗，則人皆知之，不待予之言也。謹爲正其字之訛者凡若干，乙而正之亦若干字，仍識其後以歸寺丞云。

丘霽《新刊圭塘小稿後序》 元許文忠公立至正間，以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敷大猷，贊樞筦，事業鏗鍧，節操堅定，不以富貴利達易其心。史稱立朝最久，事有不便，能明辯力爭，不知有死生利害。偉哉，一代名臣也！其制作之大，裨補朝政，昭宣王教，炳炳琅琅而可垂範者，與夫遊戲翰墨、題贈詩文，雖微言片語，靡不涉乎世教。宜其文名與歐陽文公、黃文獻公驅駕一時。

楊丙《書許文忠公至正集後》 許有壬先生手著《至正集》百卷，同年歐陽原功叙之，謂「雄渾閎雋，不可以淺見窺」，非虛語也。憶公鴻才博學，以進士第歷登顯仕，雖當奸雄熏灼之朝，猶必慷慨直陳，力持國憲。蓋其治蹟彪炳史冊，夐乎尚矣。【略】余伏而讀之，竊見弄田以勸務本，迷樓鬬駝以戒荒淫，風憲正始以除積弊而維國脈。至於「滿江病酒」、「見胥如鬼」之句，又若逆計數百世之後，痛下針砭，異代同揆也。

《元詩選》初集丙集 可用歷仕七朝，垂五十年，有元詞人，由科舉而登政府者，可用一人而已。當權臣恣睢，稍忤意則誅竄隨之，可用絕不爲巧避計。善筆札，工辭章，歐陽元功序其文，以爲「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其深許之如此。揭曼碩云：「相下許公，文章譽望，矯然爲當世名臣。而扈從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憂愁感憤，一寓之於酬唱。」晚年得康氏舊圃，出所賜金買之，名曰圭塘別墅。昆弟翁季賓客留連觴咏其間。酒酣賦詩，頃刻成什，傳於四方。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至正集》八一卷。【略】有壬立朝五十年，三入政府，於國家大事，侃侃不阿，多有可紀。文章亦雄渾閎肆，屢切事理，不爲空言，稱元代館閣鉅手。

又卷一八八 《圭塘欵乃集》二卷。【略】其詩雖多一時適興之什，不必盡刻意求工，而一門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其風流文雅之盛，猶有可以想見者焉。

鄒道沂《至正集序》 文忠公在元時，立朝謇諤，文章爲館閣鉅手，與歐陽原功齊名。是集雖闕十九卷，然一代典章文物、政治風俗，亦是以窺見崖略矣。【略】吾知是集一出，文忠公之精忠浩氣發見於大著作者，譬如黃河九曲，榮光燭天，不獨中邦人士爭先快睹，而環球八萬里亦有持重價購求者。將以

考鏡一代治忽得失，又豈僅僅在文字間哉？然則兩君之功，不其偉歟。

《水東日記》卷二三　相臺許可用中丞，元延祐初科進士，文章亦表著一時，有盛名，今世所見者可數耳。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二三　徵詩有客笑多忙，散髮歸來鶴夢長。欸乃唱酬兄及弟，荷風蕉雨坐圭塘。

分論

《遊三臺賦》　朱𥳑《題許左丞圭塘小稿後》：厥後得公《遊三臺賦》石刻，讀之竟日，不能去手。知公好惡之公，且其學之博而辭之醇而正也。

《憫松》、《上京十詠》、《柳枝》、《竹枝》　謝端《文過集序》：集中若《憫松》，若《上京十詠》、《柳枝》、《竹枝》諸歌，及酬端雜詩十二篇，觀者雖未至灤水之陽，而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在目中矣。

《劉平章碑》、《懷坡樓記》、《靜庵記》　陳旅《神仙行稿序》：若《劉平章碑》，綜覈峻潔，雖四千言，豐而不餘。它如《懷坡樓記》、《靜庵記》諸作，凡十五篇，莫不造其極而必其可傳焉。

《閑居雜詩》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二：（「九十」二句）硬語，卻妥帖。

《荻港早行》　《歷代詩評注讀本》：許有壬《荻港早行》，【略】曉景歷歷如繪，「清霜」一聯下一「醉」字，可悟煉字之法。

《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〇：其塡《摸魚兒》調，皆用晁補之「買陂塘旋栽楊柳」爲起句，各十闋。竹垞曾采一闋入《詞綜》。

《沁園春》（俯仰乾坤）　《蕙風詞話》卷三：許文忠《圭塘樂府》，元詞中上駟也。《沁園春》云：「看平湖秋碧，凈隨天去，亂峰烟翠，飛入窗來。」又云：「且清尊素瑟，半庭花影，芒鞋竹杖，十里松陰。」又云：「愛朔雲邊雪，一聲寒角，平沙細草，幾點飛鴻。」以景勝也。

《木蘭花慢》（渺西風天地）、《水龍吟》（濁波浩浩東傾）、《滿江紅》（木落霜清）、《石州慢》（少日襟期）　《蕙風詞話》卷三：《木蘭花慢》云：「扁舟采菱歌斷，但一泓寒碧畫橋平。」《水龍吟・過黃河》云：「鼓枻茫茫萬里，棹歌聲、響凝空碧。」《滿江紅》云：「木落霜清，水底見、金陵城郭。」《石州慢》云：「畫出斷腸時，滿斜陽烟樹。」以境勝也。

《水龍吟》（結樓高倚晴空）、《鵲橋仙》（花香滿院）、《滿江紅》（徙倚危闌）、《賀新郎》（故壘空如堵）、《浣溪沙》（老境閑門晝不開）　《蕙風詞話》卷三：《水龍吟・題賈氏白雲樓》云：「本是無心，寧知下土，有人延佇。」《鵲橋仙》云：「長安多少曉鷄聲，管不到、江南春睡。」《南鄉子》云：「回首林慮千萬丈。嶙峋。不效修蛾一點顰。」《滿江紅・次李沁州韻》云：「有一官更比在家時，添幽寂。」《賀新郎・南城懷古》云：「野水芙蓉香寂寞，猶似當年怨女。」《浣溪沙》云：「閒人庭院甚宜苔。」《沁園春》云：「神仙遠，有桃花流水，便到天台。」以意勝也。

《水調歌頭》（徙陽記同署）　《蕙風詞話》卷三：《水調歌頭・即席贈高辛甫》云：「浩蕩雲山烟水，寥落晨星霜木，如子已無多。」以度勝也。

傳記

《元史》卷一八二《許有壬傳》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凈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疃，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冤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略】召拜監察御史。〔三年〕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及經歷朵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鐵失之罪以俟。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瑣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橫罹奪爵，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冤復職。」繼上《正始十事》，【略】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爲中議，改中書左司員外郎。【略】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

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有壬折之曰：【略】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略】俄移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汎掃積滯，幾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略】至順二年二月，召參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略】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略】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略】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游湘漢間。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爲參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壬極論帝當親祠太廟，母后虛位增長，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爲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韙之。轉中書左丞。【略】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剌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搆浮辭，誣衊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浙江行省左丞，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浙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達蘭不花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略】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鷙禽以爲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爲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

《元史類編》卷一六（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歐陽玄《圭塘記》「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臺，而總之曰圭塘者，靳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豐而末橢，象圭之終葵首，因命之曰「圭」也。塘舊爲康氏業，在相城西，距許公城里第可二里。許公閑居，出舊所得賜金買之。塘可五畝強，餘塘通廿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柳巷。磬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外有蔬圃，入，有湖石山。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爲壇執菊，而壇盟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間，東西舍各一庭，中雜植花果。中堂扁曰「景延」，慕延篤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徐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研窮諸經，雅奧又似過之。景本訓「大」，近代好稱景慕，猶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三字皆靜，修辭者作動字用之。「善」即「獎」，「多」即「侈」，「嘉」即「歎咏」也。堂之東有安石榴一株，因名之爲「安石院」。院之東爲藥畦，其西南隅爲臺，其顛畜石爲楯，名之曰「泠然」，漢人言：神君至，則泠然以風。登者憑高而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人泠然有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東別闢一徑。稍北，別爲衡門。入門楯，徑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皆蓮，作亭於中，絕流爲甬道，納橋達亭上，夜則撤去。亭成，有蓮一蒂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松菊桃李，爲三徑，衡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虧間，波光樹陰人影間錯，如遊罨畫溪也。亭之西爲雙洲，洲對峙，中爲小橋，穹然子午相貫。又東折而東之以達亭。亭之東爲孤嶼，路不與亭相通，欲往則命舟也。舟穩若畫舫，或篙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昆弟翁季賓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出，必之圭塘，往往載酒攜樂而從之。酒酣，賦詩度曲，頃刻成什，已而倡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川，宋洪氏盤洲不是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客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清瀏山中，屬余記之。書至之日，適有召命，迫促就道，諾之而未暇作也。壬辰

秋，叔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諾責，而余被旨賜歸矣。將行，乃記之。

劉岳申《雙桂堂記》 仲子有壬，登延祐乙卯上第，累官爲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曆庚午上第，初仕爲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堂其鄉，以顯其親，以勸學方來，其盛舉也。

吳全節《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元統二年甲戌，公拜治書侍御史，扈從上京。時余亦從大駕，暇日輒相過，清坐移書，公錄示近詩一十八首，典適雄贍，皆佳製也。余嘗一一和之。詩文往復，迨猶通家。後至元三年丁丑，余以疾留燕，公又以參大政而分省上京。夏五月，賦詩見寄，情律兩至，讀之恨臂不羽，雖五次韻以答，終不若日相承之爲快也。秋八月，公還燕，賓客過山中，每每誦上京佳什不釋口。

許有壬《送界畫林一清赴台州序》 予幼讀書江南舍，畫無所嗜，買書苦無貲，故於畫不能有，況能別乎？

又《送馬明初教授南歸詩并序》 明年二月，安仁馬君明初來見於琅璆山。其人溫醇，其文粹精，傾蓋如平生，同游南岳，更倡迭和，遂同歸江夏。甫七日，復參知政事命下，以小兒累之，又同北焉，至任城，明初舟覆，幾不免，間關跋涉，不忍予棄。用中臺翰林薦，堂除緱山書院山長。及格，擢右衛率府教授，始釋褐。衛官若胥卒皆國人，明初請收書教其子弟爲華學，官屬從之。鳩俸檄明初買書江南，因得歸省其家焉。過予相下，將別，請言。吁！世俗之交翻覆雲雨，況延之館塾者，其爲友不又密乎。【略】而明初與予十年如一日，始終無間言，有德君子哉！述其槩，爲詩以餞之。

又《文過集序》 丁丑分省，予以五月二日發京師，八日達上京。大臣日侍帷幄，時陪論奏。退則入省治常事，軍國機務一決於中。而京師留省，百事所萃，必疑不決，暨須上聞者始咨報，故分省簿書常簡，參議左右曹非有疑稟不至都堂。日長閑退，恆兀兀獨坐。間得朋游歌詩，率爾賡和，心有感觸，亦形詠歌。乘興有至一二十首，而無心營度，一字亦復動涉旬日。七月十七日奏歸日定，有司次第治行，予亦諭僮僕橐衣以俟。諸生李冕掇拾謬作，得百廿首。予視而嘆曰：夫士之窮者乃工於詩，予竊祿逾涯，人不謂窮也，予亦不窮。則昔人以道不行爲窮。方今玄象示儆，獠夷弄兵，浙人號饑，中州告水，官瘝民疲，財殫粟耗，而予靦顏執政，道果行乎？悲夫！予蓋窮者也。窮者詩宜工，而復不工，何哉？彼之窮，斂其心力一寓於詩，予之窮，雖疲精竭神於所當爲，而識淺力劣，卒不能爲，至於詞章小技，亦遂俱廢。彼之窮猶有詩，予之窮併詩而無。有而不工猶無也，予其窮之尤者也。而不工之語，時託簽諷，騰口譊譊者，又小人之文過也，因題曰《文過集》以識予過。因以見小人之志，又有不在於詩者焉。

許有孚《圭塘雜咏并序》 圭塘亭臺浚築之役，經始及落成，有孚實皆與聞。吾兄一時來游，雖乘興忘返，而芳春長夏，秋晴冬燠，有孚獨得賞玩竟日。不敢孤兄之賜，謹取日所爲事，各成小詩，題曰《圭塘雜咏》，用發長者一笑。塘之可咏者不止此，又當別撰拜呈。

又《侍飲圭塘和楨韻並序》 至正己丑歲，相城春夏不雨，旱既甚，六月廿九日始雨，入夜沾足。吾兄乘棕輿挈婿姪來圭塘，縱觀樂甚。猶子楨具饌，且有詩。兄謂有孚曰：「詩雖不高，其意可取。」遂走筆答之，有孚亦技癢弗禁，依韻得四首，兄載賡之，楨亦自和，共八章。觴咏間作於荷聲樹色中，不謂此身之在塵世也。

又《圭塘小稿序》 圭塘者，先生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絕人。門生彙爲《至正集》，歐內翰謂「雄渾宏雋，不可以淺見聞」。有孚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字，什襲傳玩，至有假託以衒者。遐方好事，不憚請求，然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

又《瑞蓮歌序》 圭塘落成之明年，七月既望，吾兄中丞公與客小集。塘西南雙洲前產瑞蓮，駢花亭亭，異葉同跗，殆陰陽和氣，鍾爲禎祥，天以慰老臣，錫眉壽而昌子孫也。惟公高科起家，致位丞弼，贊化機，培善類三十年矣，謝事來歸，田不足供伏臘，而林塘栽植，竭力資之，蓋欲靜觀四時生意之妙，與造物者遊，而積善餘慶，吉事有祥，嘉瑞之見，理亦宜哉！有司欲以上聞，公退然不居，而好事者繪爲圖矣。有孚退而閱史，唐開元至宋紹興四百年間，僅(闕)十七八見，表箋歌頌，鑾涌沓作。雖不奏祥瑞，乃公素心，然游泳至和，詠歌太平，不可無也。

周溥《圭塘欸乃集跋》 圭塘，康氏之廢園也，當其廢時，過者不視，牛羊萃焉，庸詎知今日之遇乎？鑿之薙之，築之樹之，挈子弟而招佳賓，圭塘遇矣，庸詎知後世之傳乎？非公則圭塘不遇，圭塘之傳，則有賴於《欸乃》也與。

哈喇岱《圭塘欸乃集跋》 御史中丞相臺許公以年老亦白大夫而去，當太行之麓，洹溪之濱，得地數十畝，築亭鑿池，深廣有度，樹以松竹杞梓，種以菱芡夫渠，水綠掩映，雖極人力，每雲收雨止，層巒獻翠，活水分清，儼若天鍾其秀。公率子弟，或舟楫，或杖屨，蕩颺乎清流，徙倚乎亭之左右，更相唱和，殆無虛日，有《欸乃》一集鳴於時。不知楊侯之去，有是樂否。今世士大夫宦遊中外，老歸於鄉者有之矣，得山川之勝而燕游者則鮮也；得山川之勝而燕游者有之矣，弟若子俱能文辭者則鮮也。公以明經擢上第，致位廊廟，佐天子、出政令幾三十年，膏澤被於民物者固多；諸福之美萃於一門，天之施於公也賓厚。相之人凡出處去就，一以鄉先生爲法，是集之鳴也益著。衆所謂賢者，又不得專美於昔矣。

丁文昇《圭塘欸乃集跋》 山川景物因人而勝，因文章而傳。人品既高，文足範後，山川景物之得所託而傳於久遠也，可必矣。中執法安陽公歸鄉里，作圭塘，位置之巧，泉石之勝，松竹荷柳之繁，亭臺橋舫之具，西山如畫。公於良辰美景，挈子弟，招賓朋，觴咏其中，宛然香山池上也。觀物賦詩，殆無虛日，積久成巨集，圭塘之勝，遂聞四方，製作之精，人願矜式。不然，則圭塘雖美，孰能盡知？

黃尋《圭塘欸乃集跋》 中丞公與其弟都司君皆以蚤擢高科，仕宦中外，未嘗少休於家，所謂園林池榭之勝，優游野服之樂，徒形諸懷想而寄諸渺茫。一旦兄弟同得以遂其情焉，則其同氣相親，同德相與，發諸歌詩詞韻之間，自將宮商相宣，金石相和，大篇短咏，交唱迭和，有不能已矣。

張守正《圭塘欸乃集跋》 今觀御史中丞安陽許公謝事歸，以賜金得康氏廢園於相城之西。刳闢杇壤，剪焚榛蔬，涼臺燠館，古木詭石，間廁隱顯，復鑿池如桓圭形，號曰「圭塘」。公野服蕭散，乘輟輿，時與畸人靜者偕其弟若子觴詠其間，攄幽發粹，更唱迭和，金石鏘鳴，累巨帙，題曰《圭塘欸乃》。

《元詩選》初集丙集 有孚，字可行，有壬之弟也。登進士第，歷官南行臺御史，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鄱陽周伯琦《圭塘欸乃序》曰：「中丞安陽公謝事歸相州，於其第之西二里得康氏廢園，薙灌莽，剗蓊翳，鑿池其中，袤廣以步計者千餘，深八尺，形如桓圭。雙洲右枕，孤島左峙，夷隄繚垣，崇臺在肘；夫蘋、楊柳、棗、栗、桑、榆、梅、榴、桃、杏、蒼松、翠竹之屬，周於池之中外，蓋培植踰年而後成；惟二古檜巋然，乃康氏故物。公時杖屨，攜弟若子，會賓友觴詠其間。以池之占勝居多，故以「圭塘」名。此倡彼和，宮商遞宣，少長同歡，主賓相忘，遂名其篇曰《欸乃》，若漁歌互答然。公季弟都司君自爲之引，裒成巨帙，凡得詩古、律五七言總若干首。亦以見安陽一門文物之盛云（欸乃，櫂船相應聲也。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曲》，舊誤作「款乃」，并誤音「襖靄」，今改正）。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〇 元許文忠（有壬）置園池於相州，與弟可行（有孚）、子元幹（楨）、門客馬明初（熙）分題唱和，有《圭塘欸乃集》，凡詩二百餘篇，詞八十餘首。【略】然其中尚多合作。爲掇錄數首，不獨資談柄，并知元代去宋未久，詞學之猶存師法如此。【略】夫士大夫宦游中外，老歸於鄉者有之，然而勢利累之，忽忽不暇唱渭城矣。得山川之勝，而燕遊者亦有之，然而聲色進焉，昏昏都如長夜飲矣。至若一拖青紫，自詡通儒；纔辨之無，便輕後進。卒之五善窮於稱，九能鮮其譽，仗馬援鱗，安怪議者輕薄也。若文忠，可謂傭中佼佼矣。是作倡於明初，然明初詞頗劣。其上文忠《摸魚兒》十闋，五闋皆用「參知機務」字，如「參知綠野機務」、「參知老圃機務」等句；四闋皆用「檢校公務」字，如「池塘檢校公務」、「平堤檢校公務」等句。時文忠官中書左丞，明初蓋以參知、檢校壽之者，然而已落惡趣矣。竹垞不選，諒哉！其後文忠復有所作，時明初在京師，乃遙同之，題曰《圭塘補和・太常引》，云：「園中風物水中亭，消得兩娉婷。濁酒卷荷傾，早洗盡、箏聲笛聲。四隄晴柳，一天花氣，付與晚山青。飛絮挾雲輕，任膝上、瑤琴自橫。」

作品本事

許有壬《題書寄高元用小詩》 至大己酉，予旅食京師，與洛陽高君元用共爨以食。天大寒，嘗複衾而寢，有「兩鬢煙塵朝共爨，一窗風雪夜同衾」之句，君笑曰：「此他日話柄也。」俄皆用茂異調校職，元用餞予北而後南焉。予赴遼州倅，遇便郵，繼以「爲君拈起當時語，應見相思萬里心」爲四句寄之。後雖踆踆南北，有便必書，而迄無報章，每念一日見之當詰。其後，其弟元博佐興國幕，謂予忘也，謄以見寄。

又《上京十詠自序》 元統甲戌，分臺上京，飲馬酒而甘，嘗爲作詩。丁丑分省，日長多暇，因數土產可紀者尚多，又賦九題，并舊作爲《上京十詠》云。

著錄

周伯琦《圭塘欸乃集原序》《圭塘欸乃》者，御史中丞安陽許公與其季氏都司君可行，其客馬君明初及公之冢嗣國子上舍生楨閒居倡和之什也。公謝事歸相城，於其第之西二里得康氏廢園，薙灌莽，剗榴翳，廓然一新。既又鑿池其中，袤廣以步計者千餘，深八尺，形如桓圭。雙洲右枕，孤島左峙，夷堤緣焉，回垣繚焉，導渠西北，時其洩閼。直坤有崇臺，西山在肘腋間，繕完舊亭，勝槩方獻。道在其南，梁於道之半，池清見底，魚潑剌可數。於是汎池有舟，涉川有橋，芙蕖楊柳，棗栗桑榆，梅榴桃杏，蒼松翠竹，繁花豐草，周於池之中外，蓋培植踰年而後成。燠涼炎凍，雖異候而生意源源，娛目暢懷，無時或間。惟二古檜巋然，乃康氏故物。公既甚愛之，時杖履攜弟若子會賓友觴咏其間，以池之占勝居多，故以「圭塘」名。而此唱彼和，宮商遞宣，少長同驩，主賓相忘，一草一木，品題不遺，故名其篇集曰《欸乃》，若漁歌互答，然亦謙辭也。都司君遂自爲引，裒爲巨帙。或傳至京師，伯琦得而盡閱之。詩古律五七言二百一十九，樂府六十六，總之二百八十有五。其中惟《樂府十解》馬明初所作，餘皆公與弟若子一家所作也。嘻，何其盛哉。

丁文昇《圭塘欸乃集跋》至正庚寅夏，文昇過相州，獲拜公於里第，陪杖屨一遊。來京師，日奔走，思昔陪侍，恍若夢寐。癸巳莫春至鯨川，訪尚書積素成先生，邂逅洹濱御史於餘清軒中。適二公對方冊，談論驩洽，文昇從傍竊觀，則《圭塘唱和集》也。

王國寶《圭塘欸乃集序》至正癸卯，余奉使嶺南。丙午，自瓊、儋回，屆相。時太常禮儀院使許公可行奉旨來尹相，省故園之樂也。余亦忝列兵曹，得陪許公於斯。一日得閱公曩侍兄集賢大學士可用公洎姪元幹賡唱《圭塘集》。

陸煥然《圭塘欸乃集題詩序》中書左丞安陽許公洎弟太常，文章政事，名滿天下，每嘗想慕風采。至正甲辰，愚叨掌故，得親太常公。一日，出示《圭塘唱和詩集》，迺左丞致政，太常以南臺御史還家，兄弟暇日讌集圭塘亭榭時所作也。一唱一和，珠玉輝映，奉讀之餘，則賢人君子棣華之樂可想也。

謝端《文過集序》《文過集》者，今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許公所作詩也。公以五月二日扈蹕出大都，八日至上京，至八月還，詩凡百餘首，可謂富矣。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許有壬《至正集》八十一卷，又《圭塘小稿》十卷，又《別稿》二卷，又《外稿》二卷，又《續稿》一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許有壬《至正集》一百卷，今存八十一卷。又《圭塘小稿》三十卷，又《別稿》二卷、《外稿》二卷、《續稿》一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許有壬《至正集》八十一卷，又《圭塘小稿》十卷，又《別稿》二卷，又《外稿》二卷，又《續稿》一卷。

陳旅《神仙行稿序》中書左丞安陽許公昔參大政，得請歸江夏，請謁雜遝，乃避暑於其友今江淛檢校徐君復初神仙別墅。既以謝客，且庚文逋留山中廿日，早起作文，諸生謄寫，一再刪竄即已。

許有孚《圭塘小稿引》門生集錄成一百卷，名《至正集》，同年歐陽公爲序，可必傳者也。當時翰林、太常院、國子監俱移公牒，各求一部貯之書庫，以備徵討，以淑後學。先生謙讓未遑也。諸生既繕寫工畢，不幸値先生捐館，有孚亦以議禮忤時宰意，還守相州。道路阻修，不知其後還送上官以遂諸公公議否。昨聞猶子太常博士楨忽遭起遣，倉皇之際，輕身南行，書籍家貲，悉皆棄擲，《至正集》冊帙重大，必不能顧，稿亦併亡，使先生平生著述淪沒無聞，深可痛惜。然而竊聞軍中多具眼者，斯文天相，或遇知音，必不毀棄，苟存全集，未可知也。

《水東日記》卷二八　孟敬又言：先公《至正集》一百卷，遺失久矣，聞少師嘗收有，嘗就叔簡少卿求之。少卿云書籍在泰和，此集有無，未可知也。

《文淵閣書目》卷九　許有壬《至正集》一部十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有壬《至正集》八十一卷。　又《圭塘小稿》十卷。

《秘閣書目・文集》　許有壬《至正集》一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許有壬《至正稿》十冊。

《萬卷堂書目》卷四　《至正集》八十一卷，許有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至正集》八十一卷，【略】元許有壬撰。【略】所著《至正集》本一百卷，據其弟有孚《圭塘小稿序》云：「門生集錄繕寫方畢，先生捐館，猶子太常博士楨忽遭起遣，倉皇之際，輕身南行，書籍棄擲，稿

亦俱亡。」是其集自有壬既沒，即已淪佚無傳。明弘治間，其五世孫容（顒）刊行《圭塘小稿》時，亦未之見。故葉盛《水東日記》載容（顒）嘗言「先公《至正集》一百卷遺失久矣，聞楊少師嘗收有副本，就叔簡少卿求之，少卿云：『書籍在泰和，有無未可知也。』」此本不知何時復出，而尚闕其十九卷。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所載，卷數正同。蓋相傳祇有此本，其即楊士奇家所藏歟。中如箋表、傳狀、書簡諸體并闕，又有錄而失其辭者：詩十一篇，樂府八篇。有孚序又稱：「其論天下事，嘉言讜論，見《至正集》。」而此本疏稿實無一篇，則其散佚者亦復不少。然觀《元史》本傳，載有壬於泰定初言特捫德爾（原作帖木迭兒，今改正）之子索南（原作鎖南，今改正）與聞大逆，乞正典刑；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爲辨冤復職；及上《正始十事》諸大端，皆見是集公移類中，亦足窺見崖略。而其論特克什（原作帖實，今改正）之妹勿令汙染宮壼，更人所難言。本傳顧未之及，是尤可以補史闕矣。

楊丙《書許文忠公至正集後》 許有壬先生手著《至正集》百卷。【略】是集彙於門人，而陵谷變遷，令嗣楨起遣南徙，廼弟有孚度必逸亡，而又迫於當時。知文之士，爰於是集中記憶偶存者，彙爲《圭塘小稿》一十六卷。嗚呼，是集之不見於世，雖太常公亦痛惜之。余以湯邑文獻至重，手錄《小稿》成，訂識數言於後，而深以不見是集爲憾。幸於辛卯秋初得之賀聯芳先生，乃公之後裔現居程岡者所藏之原本，而聯芳先生沐手而敬錄之也。余不禁躍然興曰：「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志也夫！」回憶太常公所痛惜者，竟復何如，毋亦天未喪斯文之意乎！【略】余方有事抄錄，適以仲秋先父見背，輟筆者數月，延至癸巳季秋，始得卒業。嗚呼，是集之復見於世，其亦天未喪斯文之意乎。至於《漫錄》、《漫稿》二書，所關非輕，余尤冀其復出，如是集之比。方今聖天子敎化休明，特開四庫館，徵求天下文獻，大臣有司謹以是集獻之闕廷，登史冊而光國家。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至正集》八十一卷，舊鈔本。元許有壬撰。【略】《至正集》本一百卷，佚去十九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至正集》八十一卷，舊寫本，元許有壬撰。【略】《至正集》本一百卷，繕錄方畢，有壬捐館，子楨忽遭起遣，倉皇棄擲，稿遂淪亡。明弘治間，五世孫顒刊《圭塘小稿》時，亦未之見。楊文貞雖收其副本，究不知即此八十一卷否。尚闕十九卷，與黃氏千頃堂所載卷數相同，然箋表、傳狀、書簡及疏稿，皆無一存，是散失尚不少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至正集》八十一卷，鈔本。元許有壬撰。全集百卷，遭變遺失。此本出自楊文貞家藏，《千頃堂書目》卷數同。

楊凌閣《至正集序》 獨許文忠公《至正集》，六百年來未經付梓，所傳於世者，僅《圭塘小稿》十六卷，於全集百一而已。辛亥夏，舊友李君敏修於鄒申甫觀察得《至正集》鈔本八十一卷，珍爲創獲，謀速印以公同志。余分任讎校，既讀且歎，文字顯晦，其亦有命焉乎。

鄒道沂《至正集序》 右《至正集》八十一卷，元湯陰許文忠公有壬撰，道沂家藏抄本，先祖榮祿公在濟南坊間所得。【略】考《元史》本傳，《至正集》一百卷，《四庫提要》內引葉文莊《水東日記》「遺失已久，聞泰和楊少師家收有副本，有無不可知，亦不詳其卷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八十一卷，與寒家所藏卷正同。【略】今年夏，李敏修比部、楊仲唐議長過訪，談及中州文獻，輒舉是集，欲惠付梓，不敢自秘。兩君是之。爰鳩貲寫付石印，以廣其傳。

李時燦《重印許文忠公至正集序》 越歲辛亥，余在汴，晤范陽鄒申甫觀察，出所藏文忠公《至正集》寫本相示。亟假歸，與同志楊君仲唐、王君小汀、畢君覲文、張君子厚集貲付印，以廣其傳。時未逾兩載，得吾鄉先正海內孤本者二（《秋澗》、《至正》），溯五百年來道學綿衍之緒，山隰榛苓，望古遙集，相與感慨者久之。世傳《圭塘小稿》十六卷，公弟有孚《序》謂「《至正集》不具錄」者。是集舊稱百卷，今寫本八十一卷，首尾完具。所謂百卷，約言之爾。乾隆間邑人楊丙《跋》謂：「傳鈔於同邑賀聯芳，賀轉鈔公後裔所藏原本。」似尚未經梓者。歷劫銷蝕，靈光不泯，尤可寶已。

《閑有益齋讀書續志》 許有壬《至正集》。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至正集》八十一卷，元許有壬撰。路小洲、韓小亭均有舊鈔本。《中州名賢文表》刊三卷。 補：明刊本，藍印，存十卷，二冊。余藏。 清寫本，聊城鄒氏藏。此本宣統三年有石印本行世。 近時河南省教育會有石印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至正集》八十一卷，元許有壬撰。清抄本。八冊。 又：清抄本，二十冊。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 《至正集》八十一卷，十冊。元許有壬撰。清宣統三年聊城鄒道沂大梁石印本，末四卷爲樂府，

後附《圭塘小稿序》。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至正集》存六十七卷，八冊。元許有壬撰。鈔本，缺卷六十八至卷八十一，凡十四卷。

許有孚《圭塘小稿引》 行稿中止存昔者應酬諸人所謂《圭塘小稿》而有孚爲序之本，幸無失墜。力疾編類，得賦四，古詩二十五，歌行十二，律詩四十四，絕句三十五，序十八，記十六，碑志十一，贊五，銘二，辭一，題跋六，文一，長短句六十三，總二百四十三，爲一十三卷，酬贈及見寄有孚詩、文、贊、議、跋、銘、傳記、長短句共八十五，爲《別集》上。緱獻可出其先世所收《文過集》并林慮記游詩文共九十三，爲《別集》下。而其殘編斷簡，得於倚尖野人家者爲《外集》一卷，繼《小稿》後，并目錄共一十六卷，以示子孫，所謂存十百於一二也。【略】況文集之外，如《漫錄》，《漫總》二書，又皆干係朝廷政務，登載用舍人材，將來足備文獻徵考，今亦喪亡。

又《圭塘小稿序》 《圭塘小稿》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略】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稿》，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讜論，具《至正集》。

張翥《圭塘小稿序》 公大全集凡若干卷，簡而出之，爲詩文樂府若干卷，題曰《圭塘小稿》。圭塘，安陽別業也，公之所休逸也。花竹泉石，超然林壑，故以命編云。

朱禋《題許左丞圭塘小稿後》 予髫年侍先大夫杖屨，訪東里楊文貞先生於其私第，文貞謂先子曰：「此前元時許中丞之故宅也，昔吾祖嘗訪公不遇，留題壁間，至今墨痕猶在。」又曰：「許公文稿，亂後散失略盡，吾亦頗存其數帙。」予時童蒙，殊不知所謂。【略】今年春，適公五世孫孟敬與予同丞太僕，因談及左丞文章政事之懿，出二巨帙，題曰《圭塘小稿》，謂予曰：「先高祖《至正集》遺逸不存，所見者惟此而已。宣德間，復爲鄉人借觀，失詩一卷，至今恨入骨髓。」

丘霽《新刊圭塘小稿後序》 惜乎《至正全集》爲其子遺失不存，此稿亦集中不具錄者，其弟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編集。蓋掇拾於亡逸，得一二於十百，爲卷十三，其寄贈有孚并《文過集》爲《別集》，得之於野人所收者爲《外集》，有元諸公序文附錄於後，總題曰《圭塘小稿》，因公別墅之名也。舊本尚存，歲久殘缺，《外集》一編，又沒於假人。至公五世孫今南康守孟敬懼其久而湮沒，裝潢什襲，丐都憲今少冢宰崑山葉公序首簡，將壽梓以永其傳，屬霽校正。霽何人哉，敢校公之作。顧與孟敬同朝最久，又同受牧守之命，誼不可辭。雖然，是稿亡逸殘缺者多，不敢妄贊一詞，以待其集之復出也。【略】公之全集雖亡逸，安知後日不有如歐陽公巨目識於沉沒廢棄之餘者乎？霽故存其目錄，缺其亡逸，有待焉耳。字畫訛舛，姑正其一二，亦不敢外舊本而加損益。舊本墨蹟未渝，孟敬尚珍藏之，以爲傳世舊物，不可使有如《外集》之悔也。

許顒《圭塘小稿後序》 《圭塘小稿》迺顒高祖文忠公所著，太常公所編也。惜乎《至正》全集倏遭天造草昧，曾大父博士公起遣南徙，遂以亡逸，痛哉！痛哉！斯集殆亦全集中之不具錄，所謂存十百於一二也。由先祖縣丞公逮吾父今封安平縣令奕世珍藏，以畀於顒，幸無失墜。顒自蚤歲，承嚴君庭訓，即有志鋟梓，每恨不得寸祿以上酬先志於地下矣。噫！欲望斯集之顯，不亦難哉。【略】天順甲申，滿九載，繼陞丞太僕，敬持斯集謁都憲今吏部亞卿崑山葉公盛，求引於端，復質諸同寅海昌朱公禋乙而正之。本欲亟於梓刻，第以珍藏存久，殘缺頗多，不敢爲是苟且計以得罪於先公也。由是訪求京師名賢，間有所刷是集者，雖得以裨其一二，而字之訛舛者，猶未盡復於舊也。成化己丑春，擢守南康，下車之餘，政事未遑，而斯集之屬意則拳拳也。遂走書幣，禮延知黃州府事故人番陽丘公霽暨予郡文學永陽張公璟實同校正之。然後斯集昔之遺者，今則備之，向之訛者，茲則易之，僅爲一十五卷。仍以家乘所載者謹續爲一卷，而殘編斷簡得於倚尖野人家者爲《外集》一卷。文雖不可復，而目則併識於首，總爲一十七卷。

黃質《跋圭塘小稿》 本路陰陽教授鈞齋緱公允中處得先生《記游集》一帙及《文過集》，校讎無舛。噫！先生早登甲科，文學政事滿天下，爲當代名臣。惜其《至正》全集未刻於世，它日當購秘藏，以資文學。

《水東日記》卷二八 近得太僕丞安陽許顒所寄《圭塘小稿》，後見海昌朱永年之子禋識云：「幼曾聞少師公言，吾私第前元許中丞故宅也。昔吾曾祖待制公嘗留題壁間，至今墨痕猶在。」又曰「許公文稿，亂後散失略盡，吾亦頗存其數帙」等語。好問檢討書云：「顒字孟敬，同年進士也，嘗爲安平令，有政績，陞今官，求作《圭塘稿序》，而云圭塘卷子，諸名公墨迹詩文及有壬登科錄具存其家。」

葉盛《新刊圭塘小稿序》 相臺許文忠公有壬以文章治績著聲前元時，其文章有《至正集》百卷，歐陽文公序之，既極其論，而傳名臣者取以爲信矣。所謂《圭塘小稿》亦出集中，而再輯於公之弟有孚。蓋公歿僅五年，其子楨起遣南徙，全集遂以亡逸。有孚於是亟爲十有三卷，又以其倡和所得爲一卷，《文過集》得之於其友者爲一卷，而其殘編斷簡得之野人家者爲《外集》一卷，通一十六卷。自叙以爲斯文闕失，貽恨無窮也。嗚呼，有孚亦勤矣哉！公五世孫太僕寺丞孟敬寶藏之。其書歲久而殘缺益甚，且《外集》又厄於假而不歸者矣。來求引語，而將命工人刻焉。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許有壬《圭塘小稿》四冊十三卷、《別集》二卷、《外集》一卷、《續集》一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圭塘小稿》十卷，許有壬。

《古今書刻》卷上 彰德府：《圭塘小稿》。

《近古堂書目》卷下 《圭塘小稿》，許有壬。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圭塘小稿》二本。

《百川書志》卷一二 《圭塘小稿》十七卷：《圭塘集》十二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文正公翰林集賢學士光祿大夫兼太子左諭德許有壬可用集撰。

又卷一五 《圭塘小稿》，翰林集賢學士許有壬可用撰。

《玄賞齋書目》卷七 許有壬《圭塘小稿》。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許有壬《圭塘集》四卷。

《元詩選》初集丙集 許左丞有壬：所著《至正集》百卷，其弟有孚，別輯其詩爲《圭塘小稿》，序之曰：《至正集》卷軸浩繁，以猶子楨起遣南行，倉卒不及收拾。有孚爲輯《小稿》，并平生倡酬紀行諸作，爲別集以傳於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略】元許有壬撰。其《小稿》爲有壬所自輯，至正庚子，其弟有孚錄而序之，所謂「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迨有壬既沒，集本散亡，而有孚所攜此本獨存，因重加編次。得詩文二百四十三首，釐爲十三卷。又輯嘗寄有孚詩文八十五篇、緱獻可所收《文過集》及林慮記遊詩文九十三篇，爲《別集》二卷，其殘編斷簡，得於倚尖野人家者爲《外集》一卷。有孚復爲之序。題屠維作噩二月，乃洪武二年己酉，在元亡之後矣。子孫世藏其書。宣德間，復失其《外集》。成化己丑，其五世孫南康知府容（顒）始校正刊行，而以家乘載誌文、祭文及有孚等唱和之作，編爲《續集》一卷，附之於末。葉盛《水東日記》曰：「相臺許可用中丞文章表著一時，有盛名，今世所見者可數耳。耿好問言其裔孫容（顒）尚藏文集若干卷，惜乎不得見之。」即此本也。其後《至正集》復出於世，而闕佚未全。今以兩書校核，雖大略相同，亦互有出入。【略】其他異同詳略甚多。以其爲有壬手訂原本，又經有孚排定，視集本之晚出者較爲精詳。故并著於錄，以備參證焉。

蔣繼軾《雍正二年蔣氏家抄本圭塘小稿跋》 元許文忠公《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上、下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皆商丘宋氏舊刻影鈔。余以借錄時傷暑卧病，不能展卷，命莢兒校對原本，間有譌字，闕以俟考。

張鳳臺《重刻圭塘小稿序》 元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許文忠公有壬，吾相人也，以進士起家，歷歷中外垂五十年，文章風節，見重當時，生平丹鉛尤勤且夥。歿後，門人故吏裒所著《至正集》一百卷，歐陽文公序之，稱其雄渾閎雋，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旋因哲嗣楨以忤權貴，獲譴南遷，全集淪沒，論者惜焉。其弟有孚於行稿中收集散亡，得詩文雜著二百餘篇，爲十三卷。又有《別集》、《外集》三卷，共爲十六卷，見於孚自叙及張、葉二公序，亦既詳哉言之矣。【略】清宣統末，李君敏修假鄒申甫觀察《至正集》抄本八十一卷，僅付石印，流傳無多。茲稿詩文雜著視《至正集》亦多寡懸殊，祇以力絀，未克彙梓，耿耿此心，究何嘗一日忘耶？抑余重有感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一 《至正集》八十一卷，文瀾閣傳抄本。元許有壬撰。又：《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元許有壬撰。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影成化本。元許有壬撰。圭塘者，安陽之別業。花竹泉石，超然林壑，公之所休也。《小稿》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前列元張翥及弟有孚二序。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元許有壬撰。《續集》爲誌文、祭文及其弟有孚等唱和之作。 明成化己丑許（容）（顒）刊。 《述古堂書目》十八卷。 補：《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外集》一卷，元許有壬撰。附

《續錄》。明成化六年許顒（莫氏避清嘉慶諱，改「顒」爲「容」）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題「元中憲大夫同簽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有葉盛、許有孚、張翥序，又至正庚子弟有孚序，成化改元朱禋跋，成化己丑丘霽跋，成化六年知南康府五世孫許顒後跋。余藏，友人陶湘堅求相讓，遂以歸之。

補：《圭塘小稿》十三卷，《續集》一卷，《續集附錄》一卷，《別集》二卷，《別集附錄》一卷，元許有壬撰。民國十二年河南官書局刊三怡堂叢書本。　補：《許文忠公圭塘小稿》三卷，元許有壬撰。清康熙四十五年汪立名刊中州名賢文表內集本。

《木樨軒藏書書錄》《圭塘小稿》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元許有壬撰。《附錄》一卷。抄本（清光緒三十一年德化李氏木犀軒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元許有壬撰。《附錄》一卷。清雍正二年蔣繼軾家抄本，蔣繼軾跋。三冊。

又：清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三冊。元許有壬撰，許有孚編，明許顒續編。影鈔明成化己丑許氏南康刊本。　又：《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六冊。元許有壬撰，許有孚編，明許顒續編。十萬卷樓鈔本，朱校。

許有孚《圭塘欸乃集跋》右《倡和集》一帙，江湖友人躬錄而裝潢者，二十八年矣。南歸展讀，中雖無恙，而外皆破碎可憐，況兵後所存，唯此本爾。乃力疾補葺，遺我子孫永收玩。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許圭塘倡和集》一部一冊，完全。

《秘閣書目・文集》《許圭塘倡和集》一冊。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許有壬等《圭塘倡和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圭塘欸乃集》二卷，【略】元許有壬及其弟有孚、子楨倡和之詩也。【略】是集乃至正八年有壬既致仕歸，乃以賜金得康氏廢園於相城之西，鑿池其中，形如桓圭，因以「圭塘」爲名，日攜賓客子弟觴咏其間，積成巨帙。共詩二百一十九首，樂府六十六首，中惟《樂府十解》爲其客馬熙所作，餘皆有壬、有孚及楨之作。既而楨如京師，以其本示馬熙，熙復取而盡和之，凡詩七十八首，詞八首，別題曰《圭塘補和》附之於後。其詩雖多一時適興之什，不必盡刻意求工，而一門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其風流文雅之盛，猶有可以想見者焉。集前周伯琦序，後有段天祐等八跋，及趙桓、陸煥然題詩各一首，皆至正庚寅、辛卯、甲辰、丙午諸年。惟末有洹濱一跋，不著名字，稱「此集江湖友人躬錄裝潢者，二十八年南歸展讀，外皆破碎，兵後所存惟此本，乃力疾補葺，遺我子孫」，後題上章涒灘四月。案上章涒灘爲庚申歲，乃明洪武之十三年，而丁文昇跋內亦有「從洹濱御史領歸鈔錄」語，蓋「洹濱」乃有孚別號，而所謂「江湖友人」者，即文昇也。

得閒居士《圭塘欸乃集跋》右《圭塘欸乃集》，借錄於吳甌亭先生，蓋繡谷前輩遺書也。元本雖出倦圃曹氏，但未經勘定，脫誤甚多。卷中詩詞錄入《圭塘小稿》者僅十餘篇，間取是正，得三數字而已。末後洹濱跋，云「友人躬錄裝潢，兵後見存唯有此本」，則此集在當日初未入梓，宜乎今日流傳者寡也。洹濱爲安陽弟有孚號，《圭塘續集》中別有洹濱所作《圭塘十二咏》及歐陽圭齋所撰《圭塘記》，俱宜附錄，以表其勝概云。

鮑廷博《圭塘欸乃集跋》壬辰四月十五日從《至正集》校《可翁詩詞》一過。此卷所錄，集中無一篇漏略，殊可喜也。集凡八十一卷，與《經籍志》合。自元迄今，未有刊本，流傳絕少。予以重值購之桐鄉汪氏。當與好古者共抄傳之，庶幾不終湮沒云。乾隆三十八歲次癸巳六月廿六日，取進呈別本，校於分辦書局，凡改正數十字。

《讀書敏求記》卷四《圭塘欸乃集》一卷。安陽公一門及其客唱和之什。別有《圭塘小稿》行於世。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許有壬《圭塘欸乃集》三卷。弟有孚編。

繡谷亭主人《圭塘欸乃跋》《續文獻通考》：有壬《至正集》一百卷。《經籍志》：《至正集》八十一卷、《圭塘小稿》十卷。【略】圭塘者，許氏之園，乃有壬與弟有孚、子楨、客馬熙聯吟倡和之什，彙爲編帙，因曰《圭塘欸乃集》。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圭塘欸乃集》一卷，元中書左丞謚文忠湯陰許有壬可用著。有壬兩入政府，致仕歸，闢園相城之西，與弟有孚、子楨、客馬熙聯吟之什，總二百八十五首。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圭塘欸乃集》二卷，舊鈔本。元許有壬與其弟有孚、子楨唱和之詩，中有《樂府十解》，爲其客馬熙作。又附熙《圭塘補和詩》於後。舊爲錢遵王鈔藏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圭塘欸乃集》二卷，舊鈔本，陳仲魚藏書。

元許有壬及其弟有孚、子楨唱和之作。至正八年有壬致仕歸，得康氏別墅，鑿池如圭形，日與子弟觴詠，得詩與樂府二百八十餘首。其客馬熙追而和者數十首，題曰《圭塘補和》。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圭塘欸乃集》二卷，元許有壬及其弟有孚、其子楨唱和詩也。藝海珠塵本。 平津館有影宋本。 補：《圭塘欸乃集》一卷，元許有壬等撰。清寫本。彭元瑞據錢大昕本校并跋。李木齋先生藏。 清嘉慶吳省蘭刊藝海珠塵本，余據鮑廷博手校本校，又臨吳焯跋。

周泳先《圭塘欸乃題記》 《圭塘欸乃》載許有壬詞十八首，許有孚詞十八首，許楨詞十首，馬熙詞十八首。除有壬詞見《彊村叢書·圭塘樂府》外，餘三家并未有詞集傳世。《圭塘樂府》四卷中，次可行、明初韻者各凡十餘首，《至正集》有《跋馬明初樂府》文，知二人詞散佚頗多。元人詞總集存者寥寥，此編唱和，咸極一時之盛，因迻錄如後，俾治元人詞者，有所考焉。

《中國善本書提要》 《圭塘欸乃》不分卷，一冊（北圖）。鈔本，【略】元許有壬等撰。【略】鮑廷博跋有「取進呈別本校於分辨書局」之語。按《四庫全書》據鮑士恭家藏本著錄，則此所謂進呈別本者，殆鮑氏別有一兩卷本，故庫本分兩卷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圭塘欸乃集》一卷，元許有壬等撰。清嘉慶吳省蘭刻藝海珠塵本，傅增湘校跋并錄吳焯、鮑廷博題識，一冊。 又：《圭塘欸乃》一卷，元許有壬等撰。清道光四年劉氏味經書屋抄本。劉喜海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圭塘欸乃集》不分卷，一冊。元許有孚編。舊鈔本。 又：《圭塘欸乃》一卷，一冊。元許有孚編。清乾隆間歙縣鮑氏抄本，鮑廷博朱墨黃三色合校并跋。北平。

藝文

歐陽玄《寄有壬許參政》 京華白髮染塵埃，喜見文場閉復開。自是曹參當繼相，不然王式肯輕來。上躬藻火慚無補，衆口鹽梅屬有材。素志已酬歸欲早，相期濁酒坐莓苔。

陳繹曾

論述

吳訥《識靜春堂詩集》 陳繹曾，字伯敷，世居吳興，後徙處州。言雖口吃而材識精敏，所著文辭以汪洋浩博見稱於時。由國史編修官遷國子博士以歿。

《題楊妃上馬嬌圖》 《輟耕錄》卷五：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略】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爲人君而荒於色，爲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傳記

《元史》卷一九〇《陳旅傳》附 同時有程文、陳繹曾者，皆名士。【略】繹曾字伯敷，處州人。爲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注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其氣燁如也。官至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仲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六 《文說》一卷，【略】繹曾，字伯敷，《元史》附見《儒學傳》，作處州人，而《吳興續志》亦載其名，蓋家本括蒼，而僑居苕水者也。至順中，官至國子監助教。嘗從學於戴表元，而與陳旅友善。師友淵源，具有所自，故所學頗見根柢。

紀事

《元詩紀事》卷一四 案：《元史》列傳云處州人，而《靜春堂詩集》後序

自稱吳興陳繹曾。

又（處士近來恩例別，麻鞋一對當蒲輪）《山居新話》：《因話錄》云：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因念延祐間陳伯敷繹曾到都，每見晦跡丘園者數多奔競，遂有云云之譏。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陳繹曾《古文矜式》二卷，又《文說》一卷，又《文筌》八卷，又《詩譜》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六 《文說》一卷，永樂大典本。元陳繹曾撰。【略】是書乃因延祐復行科舉，爲程試之式而作。【略】《吳興續志》稱「繹曾嘗著《文筌》、《譜論》、《科舉天階》，使學者知所向方，人爭傳錄」。焦竑《經籍志》又載繹曾《古今文矜式》二卷。今考繹曾所著《文筌》八卷，附《詩小譜》二卷，元時麻沙坊刻，附列於《策學統宗》之首，今尚有傳本。其文與此編迥殊，惟《科舉天階》與《古今文矜式》今未之見，疑此編即二書之一，但名目錯互，莫能證定。今姑仍《永樂大典》舊題，以《文說》著錄，用闕所疑。卷首所稱陳文靖公，蓋即元翰林學士東平陳儼，亦以文名。至其自稱「先尚書」者，則已失其世系，無可考矣。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四 《文說》一卷，抄本。元陳繹曾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文說》一卷，元陳繹曾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此自《永樂大典》輯出者，不全。 按《大典》輯出者，似即《文筌》，檢存目內有《文筌》及《詩小譜》，豈《文說》另一書耶？抑輯《文說》在先，而不及互勘耶？

又《續錄》 依閣刊本。 活字本。 《文學津梁》本。 《文筌》七卷、《詩小譜》二卷，元陳繹曾撰。瞿氏有元刊本。附《諸儒具論》、《策學統宗》爲一書。

佳趣堂目有陳繹曾《古文矜式》、李性學《古今文章精義》、呂東萊《古文關鍵》及蘇伯衡《述文法》爲一書。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文說》一卷，元陳繹曾撰。依閣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文式》二卷、《古文矜式》一卷，元陳繹曾撰。明刻本，一冊。

薛玄曦

論述

李存《送薛玄卿入朝序》 顧君素有能詩聲，往在京師時，凡公卿之好文辭者必交，其歸而居山間也，非清流勝士則不與之接。然則倡和之樂在彼，而離索之憂在茲矣。是以懷慕繾綣之辭，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由是觀之，則四海之間，千載之下，蓋或有因是而推知其爲人者矣。吾之序也，烏乎辭。

又《題薛外史詩集》 余讀薛外史玄卿詩，歎曰：「皆光輝盛大之氣，發而爲豐腴和厚之音也。」由其以妙年高才，居京師久，其有得於當時名縉紳者多。既而諸公往往捐館舍，而外史亦留山幾二十年，作見心亭，築瓊林臺，且營塵湖之側以老。方欲日相從，徜徉清泉白石間，當更有超然之興，非人間煙火語者，而忽以風痺亡矣。悲夫！其門人趙伯容鋟諸梓以行之，使天下後世誦其詩而知其人，然則外史果眞亡乎？

張雨《瓊林薛真人誄》 開府神德君以神道設教，三數百輩往，而有聞者惟閩之陳文學，近古所謂「博大眞人」哉！文學供奉時落魄不羈，以詩酒自汙殘，久始賜眞人號，朝學士大夫述德行未已也。蓋能薄教相、外形骸，以文章道術相周旋，未始出吾宗而已。文學去世踰四十載，仿佛其人，得薛玄卿氏。玄卿早傳神德君，君入有道山之游從，出有茂松清泉之怡悅，視文學公，曾若有檢束，至於翰墨跌宕，詩酒淋漓，白眼青天，傲睨一世，則未有以優劣論，人當在逸品上矣。今大宗師吳公以耆德重於朝，凡執事者百十有二皆眞人。聲光赫奕，非下士所敢仰而望，且何以測而識之哉。玄卿已矣，論者獨以繼文學

公。異時感無用之用，諸葛雖死能動，玄卿其有不亡者，在今已睹其兆。是爲玄卿誄，玄卿不凡哉。

又《悼薛玄卿》 玄卿難再得，本是餐霞人。高懷獨超物，洞鑒亦絕倫。君自江東我吳下，早歲聯翩侍金馬。御榻賜書凡一束，仙苑偷桃動盈把。紫虛元君之玉訣，青城先生教我者。感君多道氣，探懷爲君寫。學士承旨平原公，許我與君揚(闕)同。一時標名兩外史，羽衣白茅立下風。我還句曲廿餘載，君乘輶軒歷烟海。歸錦橋西結草樓，樓中袱被長相待。風烟山水共追尋，福臨洞口話離心。年深書字化爲碧，白首蒼茫成古今。聖井山崩數千尺，君從羣龍去無迹。困頓鹽車篠嶺頭，此日思君復何益。

鄭元祐《題薛真人誄文後》 鄭無用出杭仙儒張伯雨爲之誄，三讀其文而悲之。若玄卿者，且與古之博大眞人游於太微之上，夫豈語言文字所能贊美哉。

《詩藪》外編卷六 薛玄卿：「明月夢回夔子北，長風吹度夜郎西」【略】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又 元五言律可摘者，【略】薛玄卿：「臂鷹過雁磧，走馬上龍堆。」【略】皆句格閎整，在大曆、元和間，第殊不多得也。

《元詩選》二集壬集 玄卿負才氣，倜儻不羈，善爲文，而尤長於詩。揭曼碩留瓊林月餘，齋三日，乃爲作序。稱其老勁深穩，如霜松雪檜，百折莫能撓；清拔孤峻，如豪鷹俊鶻，千呼不肯下；蕭條閒遠，如空山流泉、深林孤芳，自形自色，不與物競。人以爲知言。玄卿書札極麗逸，片楮出，人爭欲得之。有聞風而未之見者，或使圖其像以去。

傳記

《元詩選》二集壬集 〔薛〕玄曦，字玄卿，河東人，徙居信州之貴溪。年十二辭家，入道龍虎山，師事張留孫、吳全節。延祐間，用薦者召見侍祠，制授大都崇眞萬壽宮提舉，陞提點上都崇眞萬壽宮。泰定元年，奉詔徵嗣天師。既至，住鎮江之乾元宮，未行，扈從灤陽，還至龍虎臺，喟然嘆曰：「楚雲江樹，遐阻萬里，引領親舍，寧無惕然於中乎。」即日辭歸。闢清寧齋，見心亭，熙明軒，築瓊林臺於龍虎山之西，日與學仙者相羊其間，而密修大洞回風混合之道。會杭州佐聖觀孫眞人仙去，法席久虛，省府奉書幣以迎，辭不就。至正三年，制授弘文裕德崇仁眞人、佑聖觀住持，兼領杭州諸宮觀。玄曦不得辭，乃拜命，而遣弟子攝其事。五年卒，年五十七。自號上清外史。所著有《上清集》、《樵者問》，會粹群賢詩文爲《瓊林集》。見心亭後有土阜隆然，人稱之曰薛公墩云。

紀事

袁桷《書薛嚴二道士雙清編》 臨川道士危功遠以《雙清詩》一編示余。考其歲年，儒者之言詩者正絕，而薛、嚴二師方往來龍虎山中，搜遐絜緒，求遺音于魯壁之既壞，宮商相宣，更迭振響，豈久于其道而能化者與？【略】二師詩足以昌其道，余獨惓惓焉致意而不置者，愧吾徒之學爲可愍，而不在于今日之弊也。薛君志行絜清，不自表眩，觀妙公嘗尊異之。嚴亦簡整自治。

李存《薛玄卿詩序》 上清外史薛君玄卿，林下之秀敏卓犖者也。早工於詩，四方傳誦。有集，學士揭公曼碩爲之序，黃公晉卿復序之，僕亦嘗以數語題其後。君之居山也，名人勝士來游者，未有不與之尊俎傾倒，且以翰墨相歡而去。他日忽手足左痺，不用僕候，謂之曰：「夫造物者其欲廢我耶？」【略】其以風日清美時，輒肩輿造鄰室，遇酒必醉，遇飯必飽，且賦詩、爲行草書，因喜曰：「其無乃能自造於安順之域也乎！吾奚疾哉？吾固寥矣！」又他日痛飲而逝。其言行，其先世，其州里，其卒葬，其錫命於朝，而主名山川之祀事，自宜有搢紳先生之素者書焉；而其郡人張率孟循復賦詩以哀惜之，而同賦者若干人，余因得以叙其卷之首。

又《送薛玄卿入朝序》 至順元年秋九月，龍虎山薛君玄卿復遊京師，其鄉人何素率其友之能詩者若干人，咸賦以餞之，而俾番易李存爲之序。

又《復送薛玄卿入京序》 庚午之秋，薛君玄卿復行，其交遊間，無不詠之歌之以爲餞。何生大易集而成卷，嘗俾余叙其端，而臨川彭舉復得若干首，亦徵言焉。余曰：君之行亦光矣，是何詩之者之多也。或有以美其實，或有以勉其所未至。其得此於人也，亦必有道乎。

又《與薛玄卿》二 自雲車宿留浙東西名山水間，顧此塵垢隔絕遠甚，無由一奉起居。

鄭元祐《題薛真人誄文後》 玄卿向留吳，篤斯文契誼，數相從。已而還山中，詩文日已精，行業日已高，且謂余曰：「今奉璽書領教事，往杭之佑聖觀，子幸一來。」豈料玄卿遽沒於山中也耶。

著錄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薛玄曦《上清集》。

《元詩選》二集壬集 所著有《上清集》、《樵者問》。會粹群賢詩文爲《瓊林集》。

藝文

袁桷《次韻薛玄卿南還題辭二首》 思君葉落見參旗，碧眼微醺倍陸離。北上開平復南去，卻如返棹剡溪時。 碧窗雲冷思凄凄，曉揭黃庭眼未迷。宜向山陰道中住，聽風聽雨聽猿啼。

張雨《懷薛玄卿》 丹樓百尺倚雲霄，有客懷仙興獨高。腰下蒼精纏寶氣，眉間脈理卷金毛。擬招薛子青田鶴，與釣任公碧海鼇。幸自蒼頑同木石，思君一夕夢勞勞。

又《上清外史薛玄卿寄題菌閣且約游武夷次韻以答》 餘杭山水著飛樓，樓外長林地轉幽。十畝樹陰閒濯足，一簾荷氣曉梳頭。山濤舉代嵇康嬾，張說論文薛稷憂。蕭散人間兩外史，平生猶欠幔亭遊。

又《寄京師吳養浩修撰薛玄卿法師兼懷張仲舉右謁因寄》 風起春城散客憂，玉京臺殿憶同游。雲開萬象森丹闕，金織雙龍盤翠裘。此日聽鷄趨禁籞，何年騎鶴過山頭。從君試覓王喬術，學化仙凫任去留。

張一無《寄薛玄卿》 上界眞人金馬貴，山中道士草衣輕。一彈指頃三千劫，何日蓬萊問淺清。

甘立《瓊林臺為薛玄卿賦》 西山有崇臺，上與雲氣通。仙人紫霞佩，導以雙青童。逍遙琪樹林，盤礴瑤華宮。積石象玄圃，連岑搆空同。纚纚駐朝景，泠泠度天風。丹鳳刷儀羽，絳節飄曈曨。矯首不可及，滅沒凌飛鴻。願言授靈藥，與世無終窮。

柯九思

論述

綜論

《趙氏鐵網珊瑚》卷八 柯公自比米顛子，文采照耀青琅玕。只今耆舊凋零盡，剩得潘君瘦竹寒。倪瓚。

釋良琦《題柯丹丘梅竹》 丹丘歸老江南日，每話奎章儼直時。一夜春寒愁漠漠，白雲蒼雪共襟期。

釋大訢《柯敬仲墨竹二首》 醉墨淋漓雨露春，九重何止動奎文。老龍夜奮千年蟄，采鳳朝翔五色雲。淇澳多賢歌衛武，蒼梧有淚憶湘君。買山只合丹丘住，賸種清陰爲我分。 何處龍吟百丈泓，驟驚風雨助從橫。縈紆拳石藏千畝，次第寒梢發寸萌。嶰谷何人調六律，柯亭無客賞奇聲。五湖付與垂綸手，斬取長竿掣巨鯨。

王逢《題柯博士敬仲宮詞》 帝作奎章儗石渠，花明長日幸鑾輿。丹丘詞氣凌司馬，封禪何如諫獵書。

《書史會要》卷七 能詩文，善鑒古器物書畫，亦善書。

王艮《贈柯敬仲博士》 與子浮沈三十載，歸來文采更風流。虛名聊爾或見錄，尤物移人何足留。說劍談玄皆外慕，買田築室是良謀。眼花耳熱爭意氣，泯滅無聞同一漚。

吳克恭《寄柯博士》 柯侯五雲吏，自號丹丘生。先皇御宸極，高閣詠文明。羽蓋橋山集，彩舟江上行。蘇州韋刺史，那獨擅才名。

戴良《丹邱先生歌》 丹邱先生好仙靈，自言手把天地扃。雷公電母聽使令，衆眞狎恰通丁寧。時秋屓奭氣不清，海頭八月神濤傾。天河咫尺連滄瀛，風號雨蝕不暫停。雲林老臣卻羶腥，欲召羣仙來降精。奈此淋淫時所丁，海媧嶽姥濕輜軿。丹邱先生溘上征，坐驅羽駕逆雲行。赤龍媵御青鳥迎，手執芙蓉朝玉京。告道祠官竭精誠，冀陳脩俎靈爽呈。天胡奪是兩眼睛，有光不照孤鰥情。頃之飈風翩以輕，旗旄毳毫擁飛旌。口含天語悄無聲，爲臣特借三日晴。扶桑暘谷曉曜赬，百神雜沓天路平。丹邱先生下太清，首峨瓊弁被玉纓。望中恍惚儵若驚，訇然向我振威獰，曷不從之學長生。

《西湖竹枝集》 宮詞追王建，墨竹法文湖州，名重當時云。

《丹邱生集》附錄《寓意編》 抱遺道人謂丹邱生爲天曆一文學之士，至比之東方朔，司馬相如。或以丹邱生之遇於天曆也，職列鑒別，特一畫史耳，何取乎文學，予竊疑之。【略】然則丹邱生之以文學稱，固有自哉。況世傳其所自著《建儲論》、《招島夷文》，又多爲知者所稱，則豈畫史所能盡哉。

《南濠詩話》 柯博士九思在奎章日，得出入內廷，後失寵，退居吳下。虞文靖公作《風入松》詞贈之，中亦微露此意。予聞柯嘗畫黃鸝白頭，題詩二絕。《白頭》云：「春濃不放小禽棲，白髮衝冠向曉啼。簾幕半開人未起，樓臺風暖日猶低。」《黃鸝》云：「春風嬌軟綠陰肥，上苑鶯花紫翠圍。卻向後宮深院裏，一枝閒自理金衣。」近嘉興周丈伯器嘗題二圖，爲予誦之。詩云：「奎章閣下老詞臣，吟遍鶯花上苑春。回首金衣閑自理，綠陰多處少風塵。」「重重簾幕護輕寒，聽徹春禽午夜闌。無限江南歸興裏，不將華髮漫衝冠。」蓋用其語而反其意也。

《兩浙名賢錄》卷四六 〔柯九思〕與虞集、趙孟頫爲友，工於詩。尤善畫竹木，以書法作之，筆勢生動，每得意趣。題詩其上，一時稱爲三絕。

《石洲詩話》卷五 元人多尚風調，宮詞一體，推雁門爲最。若柯敬仲之作，亦爾時雅正者矣。又：柯敬仲詩本不深，而綿邈處時有醞釀，殆從畫家清境託來，非可以書生章句求也。較之王元章則有極淺處，較之倪元鎭則有極深處。想爾時入侍奎章，與虞伯生接近，筆札自當別有所得耳。元時書畫家之詩，以此人爲第一。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六五 五雲閣吏神仙品，題徧吳淞白玉峰。悟得金釵漏痕意，空庭月落影重重。

蔡琳《讀元人詩》一八 脫手煙雲落素縑，詩名能與畫名兼。鍾嶸神品誰參得，澹裏工夫水著鹽。

易順鼎《丹邱生集跋》 柯丹邱先生於詩、書、畫無所不工，足以埒唐鄭虔之三絕。其文采風流照耀一世，亦幾與宋之蘇文忠相頡頏。乃遭際文宗，遇而不遇，卒以杏花春雨寫其去國之悲。【略】竊歎先生詩文爲畫所掩，而其人又爲詩畫所掩。讀《城南雜詩》十首，忠愛之忱直追杜老，而《墾田》、《減漕》之詠，卓識閎議，尤非一二詩人所及，正不徒以風華典贍、清高拔俗獨步一時。當時所盛稱之《建儲論》、《招島夷文》，必有可觀，今皆不傳，足爲太息。然則人之顯晦與文之顯晦，固有時耶？是編雖非全豹，已見一斑，得後賢闡幽表微，先生亦可無恨矣。

曹元忠《〔集〕〔輯〕本丹邱生集跋》 博士文采風流，照耀元季，當與鄱陽周伯琦相輝映。顧伯琦史爲列傳，乾隆朝欽定《四庫全書》，復錄其《六書正譌》及《近光》、《扈從》諸集，纂述流傳，足垂不朽；獨博士自以爲受文宗知遇，《建儲》一論，不容緘默，使早從其言，何至有太子燕帖古思高麗之放哉！計不能用，徒以忠讜之故爲順帝所忌，屏之吳會，至服散以自戕其天年，良可惜也，奈何？

柯逢時《丹邱生集跋》 先生通才博學，文宗在潛邸已知其名。即位後，召置禁近，與虞伯生、歐陽圭齋輩蔚然爲一代詞臣。其文性情深厚，得詩人悱惻之遺。至於《墾田》、《減漕》之議，則至正末順帝納宰相脫脫言，猶試行之。蓋儒者經世之志，不僅文人結習已也。僕直四年，即爲御史臺彈劾以去，謂爲趨附權門，誠不知其所指，當時亦無有議之者。

分論

《題文與可畫竹》 《元詩選》三集卷五：按敬仲善畫竹石，得筆法于文同。嘗自謂：寫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之遺意。然其生意飛動，有龍翔鳳翥之狀。此詩所謂生氣，非敬仲不能道也。

《幹馬圖》《石洲詩話》卷五：柯敬仲《幹馬圖》一首，寫肥入妙，較東坡更深進一層。故非工畫者，不能得意至此也。

《送黃煉師》、《贈黃誠夫》《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柯敬仲《送黃煉師》、《贈黃誠夫》【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詩藪》外編卷六　柯敬仲：「雲飄五鳳層樓矗，日繞羣龍法駕來」，「鴛序久陪蒼水使，鳳池曾賦紫薇郎」【略】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清賢紀》卷五　文三橋先生言：趙榮祿《鵲華秋色卷》，變化莫涘，潤氣在眉睫間。柯博士九思詩三首，風雅縱橫，跫然希世之音也。勝國名流，不勝其愛好。

傳記

曹元忠《丹邱生傳》　柯博士敬仲，《元史》無傳，吾鄉俠君先生《元詩選》小序采輯傳記，詳言之矣。所未及者，博士受文宗知遇最深，至題其父墓，有《訓忠》之碑。（都玄敬《鐵網珊瑚》云：「柯博士九思在文宗朝最受知遇，觀《訓忠》一碑可見。訓忠者，文衡山《甫田集》題陸宗瀛所藏柯敬仲墨竹云：「畫有『訓忠之家』印，蓋文宗題其父墓，有《訓忠》之碑，故云。」）天曆三年正月廿五日丁丑，又拜鑒書博士。（見《欽定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曹娥碑》虞集跋。元和顧氏過雲樓所藏巨然《海野圖》虞跋則云「天曆三年正月十四日」，待考。）文宗之御奎章日，與學士虞集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陶九成《輟耕錄》云：「文宗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袁伯長《清容居士集》：《書唐臨蘭亭》云：「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輒傚米老，眩易者十有八九，蓋文人相輕之語。」）以避言路去官，後流寓吾吳城東之臙脂橋。（都玄敬《南濠詩話》云：「柯博士九思在奎章日，得出入內廷，後退居吳下。」《鐵網珊瑚》則云：「後文宗崩，博士退居於吳中，相傳今城東臙脂橋即其故地。」）虞集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之，有「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之句，書於羅帕作軸。會元夕姚子章席上張翥賦《摸魚兒》云：「先生歸也，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以寫其去國之悲。（《輟耕錄》又云：「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爲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云。張仲舉蛻巖樂府《摸魚兒》云：元夕，吳門姚子章席上同柯敬仲賦，敬仲以虞學士書《風入松》於羅帕作軸，故末句及之。」）嘗往來玉山，與張翥、楊維楨、李孝光、張雨、于彥成、琦元璞並主仲瑛家（橫雲山人。《明史稿・顧德輝傳》云：「四方文學士河東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張雨、于彥、成、琦元璞輩，咸主其家。」《明史・文苑傳》同），有《草堂名勝集》及餞別寄贈諸詩（錢牧齋《列朝詩集》《玉山草堂餞別寄贈》詩及《玉山名勝集》詩，有柯九思三首）。仲瑛家有奇石，嘗再拜題名其上。博士好服防風通聖散，日以爲常。一夕，無病卒。（楊元誠《山居新話》云：「友人柯敬仲，陳雲嶠，甘允從皆服防風通聖散，每日須進一服，以爲常。一日皆無病而卒。」）時順帝至正十二年也。（《元詩選》小序謂「至正乙巳得暴疾卒」，則卒在二十五年，非也。按倪元鎮《雲林詩集》有「三月六日同李徵士游禪悅僧舍，禮上人出柯博士所賦詩以示僕，而博士君歿已二年」。雖未言歿在何年，集中又有「至正十三年三月四日，同章鍊師過張先生山齋，壁見柯敬仲墨竹，因懷其人，有『身後遺名將誰託』之句」。此詩亦在三月，當是同時所作，則博士歿在至正壬辰、癸巳間，明矣。又顧仲瑛《玉山草堂集》：《拜石壇記》云：「後至元戊寅四月下澣，訪老僧嚴叟於東城之庵，有假山在焉，明年奎章閣鑒書博士丹丘柯敬仲下訪，見而奇之，再拜題名而去。」下云：「又思丹丘，不二十年仙去。」記作於丙申正月五日，上推戊寅己卯，相距十八九年，故云。益信博士歿在壬辰、癸巳間矣）。其在京師日，嘗與湯垕論畫，後遂成《畫鑒》。（《鐵網珊瑚》載湯垕《畫鑒・自序》云：「采眞子妙於考古，在京師日，與今鑒書博士柯君敬仲論畫，遂著此書。」）又嘗有《悼亡》、《悼吾子行》之作，與張雨倡和。（張伯雨《句曲外史集》有《次韻柯敬仲學士見寄》，注云：「柯時悼亡。」又有《和丹丘生悼吾子行書遺墨》，知博士有《悼亡》及《悼吾丘衍》詩，今佚。）所贈趙孝子歌，同舍歐陽玄歎爲佳作，依韻和之。（《歐陽圭齋文集》有《頃見同舍柯博士所贈趙孝子歌眞佳作也客以是卷繼求余言遂用柯韻》，今與博士詩並存。）而世傳其《建儲論》、《招島夷文》，尤爲知者所稱。（《鐵網珊瑚》載柯博士《竹譜》，姑蘇劉昌欽跋云：「世傳其所自著《建儲論》、《招島夷文》，又多爲知者所稱。」今《竹

譜》眞蹟藏元和顧氏，而劉跋已佚。）居鄉之日，岳武穆王棲霞墓寺廢壞，天台僧可觀訴於官，時何頤貞爲湖州推官，博士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遂得復歸，其好義如此。（《輟耕錄》云：「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國初以來，墳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爲六世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之，王之諸孫有爲僧者，居墳之西，爲其廢壞，廟與寺靡有孑遺，天台僧可觀以訴於官。時何君頤貞爲湖州推官，柯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歿於人者復歸。」）

王蓀《柯九思傳》（存目）

《圖繪寶鑑》卷五（存目）

《吳中人物志》卷一〇（存目）

《元史類編》卷四七（存目）

《元詩紀事》卷一七（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虞集《題柯敬仲畫序》 丹丘生用文法作竹木，而坡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眉山學官之行，丘爲作此，予愛而賦之。

《遂昌雜錄》 江浙儒學提舉柯山齋，諱自牧。【略】柯之子字敬仲，諱九思，際遇文廟，官至儒林郎，奎章閣鑒書博士。卒於吳。

《書畫彙考》卷五三 柯九思字敬仲，號丹丘生，浙之仙居人，文宗時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咸命鑒定。流寓吳中，極工畫竹。

《輟耕錄》卷一四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爲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庵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 御溝冰泮水挼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徧滿海內矣。

《元史》卷三五《文宗紀》 至順二年九月癸巳，御史臺劾【略】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九思，性非純良，行極矯譎，挾其末技，趨附權門，請罷黜之。

《石渠寶笈》卷三八 《元柯九思夏山欲雨圖》一軸：岳榆識云：予自無錫倪元鎮蕭閒館與丹邱柯先生同載，至義興大溪口，時雨新霽，指南山謂予曰：「我昔留京時，于李平章家觀董北苑畫，正與此山相似。若船中有紙，我亦仿佛其萬一。」遂至顯親寺，主大方厓方丈。數日，宴里人王子明同同軒，臨《夏山欲雨圖》，歸憶前言，即索紙臨寫。同集者吳下盧淙小山、京口張京德常。畫竟，潘子素後至，先生笑曰：「並爲我記中原士大夫姓名。」

《歷代詩話》卷七一 倪元鎮《題柯敬仲竹》云：「檢韻蕭蕭人品係，篆籀渾渾書法俱。奎章博士生最晚，耽詩愛畫同所趨。」吳且生曰：徐克昭《稗史集傳》云：柯九思字敬仲，遇文宗於潛邸。及即位，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咸命鑒定。寵顧日隆，由是見忌。御史章入，文宗重違諫臣意，敕除外，諭其「少避，俟至上京，宣汝矣」。未幾，大行上賓，敬仲流寓中吳。

《新元史》卷二二九《柯九思傳》 九思字敬仲，以蔭補華亭尉，不就。文宗知之於潛邸。及即位，擢典瑞院都事。帝置奎章閣，特授奎章閣學士、參書，階文林郎。遷鑒書博士，賜牙章，得通籍禁署。以謙善教子，錫碑名《訓忠》，敕虞集爲文旌之，寵顧日隆。九思乘間請曰：「臣以文藝遭逢聖明，孤危見忌，乞補外以自效。」帝曰：「朕在，汝復何憂？」未幾，御史希宰相意劾九思，遂罷歸，寓平江以卒。九思善寫竹石，始得筆法於文同，自謂寫榦用篆法，枝用草書法，葉用八分法。又善鑒識鼎彝古器。有《任齋詩》四卷。

作品本事

柯九思《蘇文忠天際烏雲卷九首自跋》 此卷天曆間得之都下。余愛坡翁所書之事，俊拔而清麗，令人持玩不忍釋手，故侍書學士虞公見而題之。余攜歸江南，會荆溪王子明同余所好，攜之而去。他日再閱于環慶堂，俯仰今昔，爲之慨然，因走筆盡和卷中之詩，以舒其悒鬱之氣。

《元詩選》三集卷五 《題趙松雪春山圖》附注：此紀管仲姬畫眉時語

也。

《**丹邱集附錄**》引《**雲林遺事**》　元鎮既散其田，而稅未及催。入國朝，催科者坌集，元鎮逃去，潛於蘆葦中，爇龍涎香，竟蹤跡得之。故柯九思詩云：「夜雨推篷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蓋道其實也。

《**柳亭詩話**》**卷二三**　元世祖建大內，移沙漠莎草種于丹墀，以示子孫，曰「誓儉草」。柯九思詩：「黑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柯九思敬仲詩》一卷。

《**元詩選**》**三集卷五**　向來藏書家奉《草堂雅集》爲秘寶，而兵燹之餘，獨缺首卷，余嘗以爲恨。近者，朱檢討竹垞偶於琴川毛氏得《草堂雅集》抄本一冊，舉以示余。閱之，乃首卷敬仲詩也。豈文人才士其精光不能磨滅、片言隻字，有鬼神陰相之而使之聚於所好者與！因亟爲付刊，并採入書畫遺蹟及雜志所見，附於卷末，都爲一集云。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柯九思《敬仲詩》一卷。

《**元史新編**》**卷四七**《**柯九思傳**》　有《任齋詩集》四卷。

曹元忠《**丹邱集跋**》　壬寅春，元忠重游白下，謁吾師藝風先生於鍾山講舍。時師方爲遜菴中丞裒集《丹丘生集》，遂以見屬，越三月書成。

繆荃孫《**丹邱生集跋**》　柯九思，《元史》無傳，其事蹟見《元詩選》小傳。而《丹邱生集》，亦無紀若干卷、若干篇者。《元史》本無《藝文》，《千頃堂書目》止云《柯敬仲詩》一卷，是最少之本。錢竹汀先生《補志》因之，今見《元人十二家小集》中。分體編次，止詩四十三首、詞四首。顧氏《元詩選》刻入《三集》，云搜諸書畫題跋手蹟，所得無多。顧玉山《草堂雅集》推丹邱爲壓卷，而《雅集》流傳之本，類缺首冊，殊爲憾事。最後鈔首冊於汲古毛氏，敬仲之詩在焉。合之手蹟，得詩二百六十二首。光緒庚子，柯遜菴中丞在揚州都轉任，屬荃孫搜輯編次。先鈔錢塘丁氏《元人十二家集》，又鈔《元詩選》，爲二卷以寄。壬寅，友人曹君直中翰元忠到寧，雅意搜輯，再得文賦、題跋二卷、詩二卷，補事蹟一篇，荃孫復加覆核，新得《草堂雅集》舊鈔本，敬仲在《後集》之二，並不在首冊。與顧《選》對勘，每首各注所出，又溢出十三首，疑顧所見又一本也。《元十二家集》亦有五首爲顧所未見，共得文四十六篇，詩三百四十一篇，勒成五卷，以覆中丞。自謂於茲集不爲無功矣。

易順鼎《**丹邱生集跋**》　而身後遺文，亦復散佚。吁！何其厄也。巽菴侍郎篤念先芬，特爲搜輯，合詩文題跋，裒成五卷。順鼎預校讎之役，受而讀之。

柯逢時《**丹邱生集跋**》　右《丹邱生集》五卷，元仙居柯敬仲先生所著，而繆小山前輩、曹君直中翰掇拾各家著錄以成之者也。【略】往輯先生題跋小文，才可盈卷，轉漕江寧，質之小山前輩，爲鈔錢唐丁氏輯本，爲二卷。復與曹君搜羅羣籍，凡得五卷，可謂勤矣。吾家鳳蓀祭酒劭忞復自都門錄寄《集傳》及儒學提舉君《墓銘》，於是先生本末略可窺見，乃急謀刊行。原輯有《劍閣》、《長江》二賦，爲李白、李覯作，各見本集，先生故屢書之，今並刪去。《寶繪錄》所采，贋鼎居多，不暇識別，姑爲錄存，別輯《附錄》一卷。其未見者容補編焉。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丹邱生集》五卷，元柯九思撰。《附錄》一卷。清刊本。余藏。　補：《丹邱生集》不分卷，元柯九思撰，民國曹元忠輯。曹氏手稿本，以在書畫著錄書中采錄爲多，而抉擇不精，乃采及張泰階《寶繪錄》中文字，眞贋雜淆，殊難問世。甲戌歲，見于廠肆，以故人手蹟，因而收之。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甲戌正月，廠市春游，獲此冊於土地祠冷攤，審爲君直同年輯本手稿。其各條下添注書名，則藝風老人筆也。其後遜菴中丞付梓，即據此爲底本，而略事增輯，蓋仍經藝風手定，故視此初稿較有倫次焉。惟卷中所采詩賦題跋，出於《寶繪錄》者十居七八，張氏泰階作贋鼎以炫人耳目，故專撰此書以證之，其黎邱之技盡人而知之。卷中詩文凡不見於他書者，咸絕不足信，君直乃悉數收入，毋乃失於矜愼乎！是書輯於光緒壬寅，距今已三十有三年，當時京朝士大夫優閑無事，相與評書讀畫，考古訂文，駸駸步武乾、嘉之盛。而君以高才碩學，精鑑珍賞，尤爲獨出冠時。今手撫遺編，其流風餘韻，殊令人慨慕於無已也。

《**補遼金元藝文志**》《柯九思敬仲詩》一卷。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丹邱集》不分卷，二冊。元柯九思撰，民國繆荃孫、曹元忠同編。清光緒末年清稿本。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丹邱生集》五卷、

《附錄》一卷，二冊。元柯九思撰。清繆荃孫輯編。清光緒戊申三十四年武昌柯氏息園刊本。《附錄》錄柯氏傳及張養浩所撰《墓誌銘》。　又：《丹邱生集》五卷、《附錄》一卷，三冊。元柯九思撰。清繆荃孫輯編。清光緒戊申三十四年武昌柯氏息園刊本，存三卷（第一、二兩卷缺）。

藝　文

虞集《題柯敬仲畫古木疏篁》　不見丹丘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蒼然。蒹葭霜露風連海，翡翠蘭苕月在川。憶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間傳。前村深雪誰高卧，亦有晴虹貫夜船。

又《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井。疏條棲鵲寒，衰蕙流螢冷。戀闕感時康，懷歸覺宵永。晨鐘禁中來，白髮聊自整。

又《題柯敬仲畫》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丘。太守時來看山雨，每盡紙背成滄洲。老蒲松烟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劍矛。百年離亂亡故物，敝篋江南誰復書。新圖簣簹枝葉脩，使我不樂思昔侯。碧鷄祠前杜鵑叫，玉女井上叢篁幽。棠梨樹高青子落，碧花翠蔓縈牽牛。揚雄無家不歸老，蠨蛸蟋蟀寒相求。丹丘先生東海客，何以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墨作清潤，殘質刊落精英留。陂陁重複分細草，山石縈紆生亂流。眉山學官莫厭冷，言歸故鄉非遠游。石田茅屋儻可得，萬里欲上東吳舟。百花潭深濯新錦，持報以比珊瑚鉤。

張翥《寄達兼善經歷柯敬仲博士》　心憐旅寓各西東，長憶樽前笑語同。故國魚龍滄海上，仙家雞犬白雲中。百年人物無多見，一代文章有至公。等是不禁惆悵事，鬢絲黃葉共秋風。

又《送柯敬仲之京》　給事先皇禁邸中，歸來空抱小臣弓。魚龍夜落黃河水，鴻鴈秋征白響風。郢國善歌推宋玉，漢庭能賦待揚雄。如君必用才優俊，重見金閨尺籍通。

鄭元祐《贈柯敬仲次王止善韻》　楚天鴻鴈白雲秋，歸卧滄江看水流。莫問湘纍王子宿，且同新息賈胡留。山林不返趨朝夢，道路難爲築室謀。莫遣虹光貫明月，眠波帖下有沙鷗。

錢惟善《東柯博士》　芸香閣下丹邱生，十年不見雙眼明。圖書一代聚東壁，風浪扁舟歸赤城。落筆楚山春雨曉，披襟海岳秋天晴。欲求樹石挂林屋，夜半只愁神鬼驚。

倪瓚《柯丹丘梅竹》　竹裏梅花淡泊香，映空流水斷人腸。春風夜月無踪跡，化鶴誰教返故鄉。　山川搖落夜漫漫，老木幽篁巧耐寒。畫裏陳侯有佳句，皎如明月映琅玕。

王逢《題柯博士敬仲宮詞後》　帝作奎章擬石渠，花明長日幸鑾輿。丹邱詞氣凌司馬，《封禪》何如《諫獵》書？

又《投贈柯博士》　鍾阜天回王氣新，憶君扈從入楓宸。旋平內難橐弓矢，遂沐殊恩列縉紳。元宰或同司雨露，史官曾擬奏星辰。羽旌影動宮花日，龍鼎香傳禁樹春。白馬獨遊絲鞚好，縹醪雙賜玉壺醇。委蛇退食收金鑰，怵惕存心表翠珉。三絕鄭虔親帝許，四愁平子舊誰倫。僑居暫作東吳客，奉引依然上國賓。稔歲葑田饒蟹稻，高秋松水長鱸蒓。神馳紫塞風生角，夢隔瑤池月照裀。白首馮唐仍晚遇，青袍杜甫豈長貧。明河近望清如洗，行駕仙槎復問津。

王艮《和敬仲韻》　憶子曾陪翠輦過，朔風海子起層波。上方授衣黑貂鼠，大官進膳金頭鵝。此日此時甘放曠，某山某水且婆娑。但願年豐飽喫飯，擊壤細和《堯民歌》。

顧瑛《題柯敬仲畫梅花竹枝》　死別丹邱老，於今二十年。似看顏色在，因有畫圖傳。庾嶺一枝雪，淇園數畝煙。令人春雨裏，相對泣嬋娟。

張雨《次韻柯敬仲學士寄》　故人往往天祿閣，我嘗夢見燃青藜。重簾月落秋燕往，九衢塵動朝雞啼。能傳米芾書畫學，稍憶盧鴻林鶴棲。繇來避世向金馬，諷諫得君寧滑稽。

黃清老

論　述

張以寧《黃子肅詩集序》　逮於我朝盛際，若樵水黃先生，噫，其志於悟

之妙者乎。蓋先生之於詩，天稟卓而涵之於靜，師授高而益之以超，由李氏而入，變爲一家，其論具《答王著作書》。及袁嚴氏詩法，其自得之髓，則必欲蛻出垢氣，融去渣滓，玲瓏瑩徹，縹緲飛動，如水之月、鏡之花，如羚羊之掛角，不可以成象見，不可以定跡求，非是莫取也。噫，何其悟之至於是哉。

《**蒲劍詩**》《蟫精雋》卷一一：元黃清老《蒲劍詩》極工於摹寫，終於規諷。近世謝宗可工於詠物，此篇迨不多讓也。

《**且耕亭**》《歷代詩話》卷六六：《詩話類編》曰：黃子肅爲翰林供奉，人有以「且耕亭」求詩者，黃贈詩云：「萬里扶搖鶴未回，荷鋤聊復此徘徊。閒雲照水自舒卷，幽鳥愛山時往來。琴榻松風寒帶雨，硯池花露碧生苔。且耕亭上春如錦，想見斑衣戲老萊。」蓋其人有親在堂，乃遠遊奔競，曠其家園，故詩寓意云爾。詩以風詠爲義，賦其事而必有所關，使人有以興起，此子肅所以能詩也。

《**送王君冕**》、《**呈貢侍御**》《歷代詩話》卷六六：吳旦生曰：〔黃〕子肅深於德機之學，故其含辭託旨，要有古詩之義。如《送王君冕》云：「君子希道德，永言結同心。」《呈貢侍御》云：「寄語東家兒，紅妝莫輕嫁。」殷勤囑付，《河梁》何讓焉。

《**古樂府**》《歷代詩話》卷六六：《古樂府》二首，尤可愛玩，一云：「君好錦繡段，妾好明月珠。錦繡可爲服，服美令人愚。不如珠夜光，可以照讀書。」又云：「君好春芍藥，妾好夏池蓮。芍藥多艷色，春風迷少年。不如蓮有實，可以壽君筵。」意言質約，非深于詩學者不能道。

《**送海東之**》《石洲詩話》卷五：黃清老《送海東之》雜言古詩，竟是邪魔外道。

傳記

蘇天爵《儒學提舉黃公墓碑銘并序》 閩有名士黃公，諱清老，字子肅，由進士起家，累遷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至正八年八月庚寅，以疾卒官舍，享年五十有九。明年五月己酉，葬邵武縣龍岡津之原。諸孤模、樞遣其弟梓請銘墓道。昔者天爵與公同官詞林，又同奉詔撰次國史，故不忍辭。

【略】內附之初，前修碩儒猶有存者，而文獻之傳、性理之學，往往專門名家。公日從諸老講求其說，聞見彌廣，聲聞彌著。同舍生或趨世所尚，爲吏以事進取，獨公篤志勵學，不變如初。久之，部使者薦爲建陽學官，年始踰冠，士已推服。邑之儒先嚴斗巖者，至元季年有詔徵之，不起，公師事之，斗巖曰：「吾昔受學於嚴滄浪，今得子相從，吾無恨矣。」公自是於六經、《四書》之旨，悅若有得。進三山書院山長，弗就。挾書入深山之中，益究其所未至。於是國家設貢舉十餘年矣。泰定丙寅之秋，郡守舉公應詔，浙省之士試者恆數千人，是歲公以《春秋》擢居第一。明年，會試中選，廷對賜同進士出身。中朝搢紳多知公名，而禮部尚書曹公毛用、翰林直學士馬公祖常請留公居館閣，遂除翰林國史院典籍官。未幾，陞檢閱官，又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終，國有大故，命公與天爵修爲成書四十卷。又奉旨分纂明廟《實錄》，皆藏史館。又嘗執筆扈行上京，凡朝廷有大議論，除拜、祠享、詔令、祝冊應用之文，公偕學士虞公集、歐陽公玄、謝公端獲與討論。是時文皇崇尚儒術，左右侍從有以公姓名上聞者。元統初，時宰請罷貢舉，已而詔復行之，乃命中外作興學校，以經術造士，行省提學皆慎其選，公是以有湖廣提舉之命。湖湘之間，士尚文辭，公申嚴課試經訓，遠近知勸。【略】每賓興之歲，藩省大臣屢請公校文，去取精詳，士論推服。公善教誘後進，初在朝著，宰執王公懋德、史公惟良及一時名公卿各遣子弟執經受業，四方之人亦有不遠千里而至者，作成人才居多。若今四川行省參政歸賜僉燕南廉訪司事王儀、監察御史篤堅不花、中書左司都事田復、太常奉禮郎程垚、應奉翰林文字李繡，則尤知名者也。風紀之官列薦公可教國子，廷臣方議召公，而公卒矣，故聞其訃者咸爲之盡傷焉。公風度凝重，廉靜縝密，一室蕭然，圖書自樂。居京師，不妄造謁，世以是重其學守。文字雅馴，詩飄逸有盛唐〔風〕，存於稿者三千五百餘篇，又著《春秋經旨》若干卷、《四書一貫》若干卷，學者爭傳習之。【略】公事詹夫人盡孝養，每欲輦母之官，夫人不忍離鄉里，公數以省母在告，世稱其孝焉。嘗訪得嚴滄浪故居，將築室共斗巖祠之，弗果。今卜葬密邇其地也，諸子尚能成公之志歟！銘曰：閩居東南，山川綿邈。士處隱約，如玉蘊璞。海宇爲一，文教蝟興。鄉有碩儒，來師來承。歲月其徂，耆舊日替。國無仁賢，孰與共治。設爲貢舉，網羅群才。無間邇遐，崛起草萊。英英黃公，博雅溫厚。和氣所鍾，惟閩之秀。冠衣楚楚，入對大廷。周旋雍容，蔚有典型。歷

游清華，編入信史。公於《春秋》，深究歐旨。總齊郡學，振興皇風。祁祁多士，禮義惟恭。世皆謂公，宜敎胄子。年逾知命，遽止於此。士思公學，心其好而。嗟爾閩人，室豈遠而。

《閩書》卷一一六（存目）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九（存目）

紀事

張以寧《黃子肅詩集序》 先生名清老，泰定丁卯進士，累官翰林國史院，終湖廣行省儒學提舉。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黃清老【略】字子肅，邵武人。大定（一作泰定）四年進士。湖廣儒學提舉。

著錄

《近古堂書目》卷下 《黃子肅詩》。

《玄賞齋書目》卷七 《黃子肅詩》。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黃清老《樵水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黃清老《樵水集》。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黃清老《樵水集》。

藝文

胡助《春闈對讀同趙子期黃子肅夜坐》 卷束如山塞坐隅，通宵無寐亦良劬。雄文往往驚投璧，清誦琅琅美貫珠。花眩眼明親蠟炬，聲乾舌本沃雲腴。朝來喜色逢春雨，襆被連牀二妙俱。

又《南城書院和黃子肅韻》 閱卷匆匆永夜過，風簾官燭淚流波。冥心學術蟠千古，快意詞源導九河。仙伯金華司桂籍，文儒玉潤聚鸞坡。春闈卻是龍飛榜，依舊燕臺得士多。

趙雍

論述

吳焯《書趙待制遺稿後》 雍字仲穆，魏公仲子，以蔭守昌國、海寧二州，歷官翰林院待制。其詩詞娟麗可誦，卷中僅三十五篇，特一斑耳。繪事絕佳，綽有父風，龍子虎兒殆不是過。方魏公以文章受知兩朝，出入承明垂數十年，然爲奸人側目者屢矣，幸仁宗之明而剖之。卷中有「魯侯不遇」之語，斯殆有所慨而發歟。

《初秋夜坐二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一：清絕。

《玉珥墜金環》（乳燕交飛） 《詞綜偶評·元詞》：《玉珥墜金環》，趙雍。前後俱說目前情景，只中間數語，是追叙舊時。

《木蘭花慢》（恨匆匆賦別） 《古今詞話·詞評》下卷：沈雄曰：趙雍字仲穆，子昂之子。延祐八年，作《木蘭花慢》，別書樂府成卷，以就正於王德璉，蓋魏公長倩王國器也，長於今樂府，楊鐵崖亟稱之者。明正德己卯，文徵明題其後，云，趙待制風流習尚，不減魏公，見於卷軸者，未有若此之富也。《歷代詞話》卷九：趙待制作《木蘭花慢》詞，又別書樂府成帙，以就正於王德璉，凡三十五首，而艷詞特多。

《燭影搖紅》（新綠成陰） 《蕙風詞話》卷三：清眞詞「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時相見何妨」等句，愈質愈厚。趙待制《燭影搖紅》云：「莫恨藍橋路遠。有心時、終須再見。」略得其似。待制詞以婉麗勝，似此句不能有二也。

《蝶戀花》（枝上流鶯千囀巧）、《人月圓》（人生能幾渾如夢） 《詞則·別調集》卷二：凄涼哀怨，艷詞中亦寓憂患之意。又卷三：凄涼哀怨，情不自

已。《蕙風詞話》卷三：趙待制《蝶戀花》云：「別久啼多音信少。應是嬌波，不似當年好。」《人月圓》云：「別時猶記，眸盈秋水，淚溼春羅。」并從秦淮海「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句出，可謂善於變化。

《憑闌干》、《水調歌頭》（春色去何急） 《歷代詞話》卷九：趙待制【略】《憑闌干》、《水調歌頭》二闋，頗以孤忠自許，紛華是薄，而興亡骨肉之感默寓其中。意其父子之仕當時，亦實有不得已者，良可悲也。

傳記

《農田餘話》卷上 趙仲穆雍，松雪之子，善書畫。嘗任淮南知州，有一玉帶，時廉訪某官欲得之，不從，竟以事巇之而罷其職。至正中，被召入朝，旨下淮安，取往來案牘焚之，仕至翰林待制。晚年典郡，爲吳興太守。

《吳興備志》卷一二 趙雍字仲穆，孟頫之子。善書畫，名重當世。蔭授海州知州。在官期年，後除集賢待制、湖州路總管。

紀事

《書史會要》卷七 姿貌豪爽，有風槩。工眞行草篆，法二李而清勁有餘，眞行草法魏公。公嘗爲幻住庵僧寫《金剛經》，未及半而薨，雍足成之，其聯續處人莫能辨，於此有以見其得家法之秘也。

《御定書畫譜》卷八五 《元趙孟頫三世畫人馬圖》：右湖州路總管趙公仲穆、其子莒州知州趙彥徽所畫二馬，氣韻精神，各得其妙，總管筆法得曹將軍爲多，知州筆法得韓幹爲重，獨文敏公兼曹、韓而獲其神妙，此所以名重千古，無愧前人。雪庭禪師與總管公爲心交，父子之間同爲知己。

《書畫彙考》卷五三 趙仲穆名雍，文敏之子，官至集賢待制。書畫俱入神妙，有父風。

《石洲詩話》卷五 葉靜齋《草木子》云：「趙仲穆，子昂之子，宋秀王後裔，能作蘭木竹石。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云：『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復作。」然「王孫」之怨，以諷子昂可耳，又以諷仲穆，則太紛紛矣。

著錄

文徵明《題趙待制文集》 趙待制風流習尚不減魏公，而詩文不傳，間見於卷軸間，不過單辭數言而止，未有若此卷之富者。楷行間作，轉益妍美，後云書寄德璉姊丈，蓋魏公長倩王國器也。

吳焯《書趙待制遺稿後》 此稿得之書船上，惡札爛鈔，未堪迴讀。有友言于余，仲穆手蹟在吳下舊家。扁舟往觀，字畫鈎勒微緩，疑是摹仿，然別風淮雨之訛，藉以校正，爲功多矣。因手書一通，藏之祕笈，并《松雪集》中誌狀之誤附記于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趙仲穆遺稿》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舊本題元趙雍撰。【略】是集凡詩十七首，詞十七首。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九 《趙待制遺稿》一卷，抄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趙待制遺稿》一卷，元趙雍撰。清嘉慶間鮑氏刊知不足齋叢書本，從吳焯尺凫家寫本出，在第二十三集中。此書《四庫》存目，爲《趙仲穆遺稿》，亦一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金元明人詞十七種》：《趙待制遺稿》一卷，元趙雍撰。 又：清汪曰楨《又次齋詞編十種十二卷》：《趙待制詞》一卷，元趙雍撰。 又：《宋元八家詞》：《待制詞》一卷，元趙雍撰。

藝文

王逢《趙仲穆待制》 □□□□故王孫，暇日湖山接討論。萬雉金城猶遶汴，六龍雲氣總歸元。士林冠蓋交中國，黃閣絲綸萃一門。緒業遠宗虞祕監，風流曾似馬文園。歌殘白紵花圍席，書罷烏絲月滿軒。回首風塵重懷想，爾家餘澤在乾坤。

張雨《題墨蘭》 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

許有壬《題趙仲穆二馬圖》 曹韓遺跡已無多，松雪堂中見小坡。珍重雙龍莫飛去，人間銅式久消磨。

顧瑛《趙仲穆畫看雲圖》 青山與白雲，終日淡相守。山爲雲窟宅，雲爲山戶牖。無心成白衣，有意變蒼狗。人情亦如雲，寄語看雲叟。

倪瓚《仲穆馬圖》 花門舊進青驄馬，天水王孫貌得眞。溪上猶遺光祿宅，海寧何以久風塵。

劉鶚

論述

綜論

吳澄《劉鶚詩序》 有客攜廬陵劉鶚詩一卷來，予觀之五言、七言古體，五言、七言近體，五言、七言絕句，凡六體，無一體不中詩人法度，無一字不合詩家聲響。夫人之才各有所長，學詩者各有所從。入唐、宋以來，詩人求其六體俱可者亦希，如之何不爲之嘉嘆。觀詩竟，觀諸人序引，而又知鶚之早慧，年二十已能詩，北走燕、趙，南走湖、湘等處，廣覽山川風俗，以恢廓其心胸耳目，志氣卓犖不群，詩之不凡也宜。卷首一序，乃其大父桂林翁所作。年過期頤，訓其孫作詩「貴實」，蓋知作詩作文之要領。且謂當推此實於言行，則其學識知所根柢，非但文士見趣而已。世之訓其子孫而能若是者，幾何人哉！聞翁九十有五時，人以衛武公日誦《抑》詩自警之事美之，武公固未易及，然《抑》之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又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其愼言愼行者至矣。翁以實其言行詒孫謀，殆亦武公之意與？劉氏祖孫，壽而德，少而才，一家有二瑞焉，天之厚於其家必有由也。翁字叔正，長吾父三歲，今一百有二。鶚字楚奇，與吾諸子之年相後先，今三十有六。予喜翁之壽，敬之如吾父；嘉鶚之才，愛之如吾子。於是書此而授之客，以遺劉氏。

虞集《惟實集序》 桂林翁百一歲時，喜其孫鶚之遠游而能賦也，親爲序其稿，而以「實」之一字訓之。能詞章，華也；愼言行，實也。因愛以致敎，使斂華而就實，溫柔敦厚，使其孫油然有得於其間，人之樂有賢父兄如此。臨川先生天下師表，謂桂林之年與其父相若，而敬之如其父；謂鶚之年與其子之年相若，而愛之如其子。尙齒貴德，固君子之事也。鶚既能文矣，苟無以承其大父「詩道貴實」之訓，亦何以得此率先生之言哉。予嘗聞諸孟子之說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能以作詩之實，推而至於言事行道，君親朋友之際，無一而不體。桂林翁之言，吾知其有進於斯乎！鶚字楚奇，與予同客都門。既讀其詩，六體皆善，信如臨川先生之言，此固桂林翁素知其孫者也。翁去世已久，楚奇思進其德，故予又得推桂林、臨川屬意之所在而發明之，遂書其所稿之後云。

歐陽玄《惟實集序》 湖廣儒學副提舉劉君楚奇有詩一集，乃祖桂林翁年一百一歲爲之序，曰：「詩道貴實。惟實乃有佳處可傳。」旨哉斯言！非期頤老人平生悟道，於詩體驗極至，出其至蘊，以授其至親，言豈至是哉！《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情欲信，辭欲巧。」予幼受讀至是，私謀諸心，謂斯言雖未必出於聖人，而實切於詩。今之爲詩者，情患不信，故其辭不誕而戾於事，即僻而窒於理，求其雅以正、麗以則，何可得也。擬《騷》者失於怨而無據，擬《樂府》者失於蕩而忘返。此無他，無情實故也。予嘗執此以言詩，世之工詩者不知信。晚得桂林翁「貴實」之言，犂然有當於素志，及觀楚奇作，辭氣深妥，境趣一眞，所謂佳處可傳者，眞如乃祖之訓。宜表而出之，以爲後學刻意於詩者之勸云。

揭傒斯《惟實集序》 詩原諸性情，非漫然而作也。性發乎情，是言出乎天眞，情止乎義禮，則事事有關名敎。【略】故吾論楚奇之作，高處在陶、阮之間，非拘拘於文辭者，以性情言之也。其大父「貴實」之說乃作詩之要，爲學之本，古今之通議，非余之所云云者，予本所賦而言之也。所賦不同，所造者異，能移其所賦之偏，而歸之性情之正，惟學者能之。以楚奇無所賦之偏，而有所學之正，其詩至此，不亦宜乎。

又《浮雲道院記》 客名鸚，字楚奇。其學以六經爲主，其文以義理爲本，其詩近陶、柳之間。

許有壬《劉楚奇惟實集序》 廬陵劉楚奇仕京，予始愛其詩，未識其人。識其人，觀其氣，又過其詩，不但標格而已也。楚奇永豐世家，祖桂林翁，學行冠冕鄉里，得壽百有三歲。其百一歲時，嘗序楚奇詩曰：「詩道貴實。」楚奇服膺斯言，名所爲詩曰《惟實集》，請余序。文章以理爲主，理以實爲主，天地之間，照臨錯布於其上，流峙森植於其下，君臣父子夫婦之秩，穀粟桑麻水火之用，參於其中者，皆實理也。一或虛空冥漠，則無以爲世矣，翁其有得於此乎！且實之義非一，對虛而言者，實之反也；對華而言者，實之棄也；對名而言者，實之賓也。至於篤實、充實，又皆是理之極致。推而行之，隆古淳厚之治不外是也，況詩乎？楚奇氣盛，放其言辭，辭而切於理，其有得於實矣乎？詩凡若干首，他詩若文不與焉。其仕也，歷教職，入仕京，出爲湖廣儒學副提舉，後徵入，爲祕書郎。朝廷熟其賢，進未已也。桂林翁又戒以勿忘其大者。詩則實矣，舉而措之事業，則他日騰茂實者，其在楚奇矣。

宋褧《吉安劉楚奇祕書浮雲道院》 桑弧蓬矢男子志，溟鯤鼓鬣鵬張翅。揭天勳業固垂名，擇地園林須適意。夫君家住白鷺洲，先世田廬不外求。宗親同居三百歲，卉木素封千戶侯。桃花源裏山川麗，輞口莊前亭館邃。兒孫祗解絃誦聲，泉石更無塵土氣。邇來矯首蓬萊山，凌風珂珮聲珊珊。蕭然三徑兀自若，夢寐衡門時往還。賢豪心事人不識，進退卷舒那可必。君不見太平宰相三十餘，千駟萬鍾成棄擲。

胡行簡《劉公銘》 恩江之山兮崢嶸，恩江之水兮泓澄。久鬱積兮磅礴，孕奇秀兮士挺生。猗先生兮人中之傑，泛學海兮士林之英。朝發軔兮泮宮，夕弭節兮蓬瀛。典中祕兮木天，陪顧問兮彤庭。或分符兮統郡，或攬轡兮澄清。聲華溫兮藩府，名姓列于御屏。咸期公兮還朝，將贊化兮鈞衡。倏龍蛇兮起陸，紛豺虎兮縱橫。悵關河兮修阻，獨持斧兮南征。鯨鯢奮兮瘴江沸，頹波激兮砥柱傾。望故鄉兮邈悠，聊羈棲兮贛城。嗟捨生兮取義，庶不負於忠貞。

蕭鎡《輓詩》 游魂竟入鳳臺鄉，地老天荒歎渺茫。綠水青山迷道路，白雲黃壤蓋文章。功名分上無心願，經史案頭有墨香。恨到九京應不瞑，泉扃耿耿夜天長。

胡廣《輓詩》 早歲才華動紫宸，誰知鳴鏑起風塵。誓師諸葛空存漢，裹革馬援豈愛身。庾嶺梅花傳玉節，萇弘碧血化青燐。崆峒不挽浮雲住，淚灑西風暗愴神。

劉素《輓詩》 嵩嶽千年間氣鍾，久從學海景人龍。雄文倒峽標章漢，大節擎天上鼎鐘。瘴海揮戈斜日返，故山歸骨白雲封。士林慟哭留詩史，颯颯悲風起澗松。

劉公熙《輓詩》 運祚傾危勢莫支，韶城戰守共幼兒。拼將一死酬君國，孰鑄雙忠上鼎彝。灘水嗚號歸旅櫬，詞林悽惻哭留詩。孤墳三尺餘荒草，淚灑西風百代悲。

劉士晉《輓詩》 近讀忠臣編，先生父子傳。文章輝柏府，勳業著南天。血戰沙場月，魂飛瘴海烟。一門全大節，千古仰名賢。

宋上達《輓詩》 百歲有時盡，芳名萬古揚。山河撐正氣，金石煥文章。戰死風雲暗，遺詩日月光。雙忠垂竹帛，奕代肅烝嘗。

程謀道《輓詩》 元代有禎祥，如公應崛起。讀祕膺雄藩，心猶江漢水。戰賊苦無援，可憐失幼子。被執奈何天，不食豈得已。大夢落江山，烈心疑未死。堪作懦夫程，還令奴顏耻。節義顯文章，馨香百世美。素位合中庸，汗簡千秋紀。

劉于廷《輓詩》 積思不可極，日向紀編尋。象郡見奇節，羊城留憤吟。凜然顏杲舌，烈矣比干心。幸表雙忠藎，歐文共古今。

劉虬《憲節堂惟實集序》 余讀之累日，不忍去手，而尤愛所錄浮雲翁之詩若文，不惟有冲澹簡遠之趣，而其平生出處大節亦可具見。蓋浮雲翁爲桂林翁之賢孫，自二程書院山長歷官翰林，及廣東憲副，至江西行省參政。其卓然樹立，有未及者，蓋其所遭，則屹乎頹波之砥柱，而有千萬古無窮之感焉。故其絕筆有曰：「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古。」則其所以自信自任者有在矣。豈藐焉小子之言所足稱贊哉？然余觀是篇，不覺其歎息之深，則有不能已于言者。

又《輓詩》 夙昔才華動縉紳，家爲孝子國忠臣。揮戈欲挽桑榆日，持斧曾向南海春。章水僧居悲過客，故山道院隔浮雲。平生樹立家聲遠，潛德咸彰太史文。

又《大參公遺像贊》 鶴立昂昂，今聞孔彰。不知者謂公爲埋輪之張綱，知公者指公爲罵賊之睢陽。公雖沒矣，如公未亡。炯炯丹心，至今耿光。

曾棨《大參公遺像贊》 貌肅而莊，行峻而潔。其學問動乎縉紳，其聲光振乎閥閱。其才華足以司帝制，其風裁足以持憲節。此所以當崎嶇末路之際，而能奮忠義之遺烈也歟。

又《輓詩》 浮雲事業竟何之，曠代奇人死亦奇。志在山河危伏節，心關天地愴留詩。鼎湖龍去風波靜，遼海鶴歸夜月遲。父子雙忠銘竹帛，綱常千載並扶持。嶺表孤城烽火秋，勢危建節老臣留。百蠻瘴癘旌旄暗，萬國軍聲海氣浮。學士文章光日月，柏臺忠義老滄洲。身經百戰寧辭死，天地無情草木愁。

劉慶《憲節堂惟實集跋》 余讀先太祖鶚公《惟實集》，不覺動乎其中，痛悼欷歔而泣下沾襟也。公之忠孝大節昭乎日月，而其發乎性情形之咏歌者，雖百世而下，披其篇章，未嘗不令人感發而興起也。公自泰定丁卯河南考滿，歸築浮雲書院，以傳經課子爲樂，詩云：「知恥斯不辱，知足常有餘。豈無負郭田，亦有堆床書。」由是觀之，即以義得之富貴，亦且浮雲視之矣，況其他乎？然後知強而起者，因國運顚危而忠憤激烈，志在匡君濟時耳，豈爲利祿哉？故由修撰而出守江州也，《寄江州友人》詩云：「九江二水難回首，報國忠君各勉旃。」及守韶州，《□夜坐有感》云：「孝子終身淚，忠臣到死心。承平春似海，豈料有而今。」又云：「痛恨儲胥缺，何由郡國圓。恨無雙羽翼，飛訴至尊前。」其《留別監憲》云：「群盜紛紛苦未休，檄書催我上韶州。他無補報惟忠義，明日驅車不復留。」又云：「白髮老臣腸欲斷，忍看民社付浮沈。」又云：「七十已衰仍苦病，自憐無力任馳驅。明當告老乞骸骨，孝子忠臣兩得之。」又《韶州圍城》詩云：「浩劫如天似未涯，生民性命等飛花。忠肝義膽難磨滅，自昔睢陽世共誇。」嗚呼，公之守韶也，孤城無援，兵少糧絕，誠與巡、遠二公之守睢陽同也。然公之同于二公者，成仁取義之學，而其不同者，公之父子共死于一時也。然則後之思慕前烈者，其將有感于斯集也夫。

蔣璟《劉楚奇先生贊》 捧讀《惟實》，儼然劉公。篤志聖賢，幼學壯行。經濟纍纍，德葉轟轟。被執不咽，甘作元靈。烈烈忠魂，千秋炳炳。忠哉忠哉，如日在天。節歟節歟，重若泰山。剛峰之友，椒山之前。血食崇祀，億萬斯年。

劉剛《楚奇公遺像贊》 其學博，其才長。其歷仕也顯，其操節也剛。風烈何慚常山與睢陽，世世廟享不減歐文與忠襄。丹青繪來精仍燦，祇覺一生正氣挾風霜。

又《輓詩》 烟雨凋殘數百秋，精忠耿耿孰相儔。惟存社稷堅生敵，不脫干戈誓死休。疏上皇廷光簡冊（《事宜》、《益師》兩疏），詩遺佛寺壯山丘（贛州府慈雲寺）。於今聖主褒忠節，俎豆增榮繼宋歐。

梁寅《輓詩》 世謂廬陵有四忠，如公死節更希逢。周綱不振無鳴鳳，漢祚難興失卧龍。國少鼎彝鐫偉績，墓存碑碣紀遺踪。石門淚眼憑虛望，天柱浮雲見一峰。

魯沂《輓詩》 宇宙有斯人，文章領縉紳。中原悲短日，嶺表泣孤臣。旅櫬驚霏雪，麻衣涴戰塵。招魂歸故里，隕淚獨傷神。

劉源《輓詩》 苦志絕韋經，吟情役宦情。繡衣巡嶺表，玉節況心明。文喜時人識，名從早歲成。如何催作頌，仙夢謝浮雲。

趙杞《輓詩》 玉殿黃金榜，烏臺白簡霜。文章傳史筆，人品重歐鄉。八袤康寧福，三千弟子行。絕憐仙去日，多士總神傷。

羅達《輓詩》 館閣文章舊，聲華冠士林。柏臺恩澤厚，梅嶠雪霜深。遽作游仙夢，應輸報國心。朔風丹旐遠，客淚一沾襟。

吳汶《輓詩》 文章垂世稿猶存，齒德廬陵表達尊。四品已堪榮晚節，百身無復贖羈魂。歸船淚溢章江水，哀些聲傳憲使門。盛德宛然猶可見，森森蘭玉似春溫。

胡天全《輓詩哀些十章》 大父年過一百餘，作詩曾寄遠游孫。歸來甘旨能終養，劉氏終爲孝義門。 椿府森嚴教一經，宦途由此立功名。榮親追贈彭城伯，富貴文章見死生。 解養慈親二室人，彭城舊郡總封君。非誇冬筍冰魚味，紫誥同封世共尊。 芹宮職教列文臺，講下諸生自遠來。豈特《菁莪》成美頌，至今楚些羨奇材。 作賓漕運及黃堂，修撰文華動帝鄉。歸把浮雲名道院，詞臣黼黻永流芳。 元季干戈禍不輕，李侯死節重江城。朝廷遴選公來繼，數載荒區集義兵。 再守筠陽謝國公，柏臺作吏廣韶中。少親民務多軍務，白簡飛霜毒霧空。 一登帥府總戎時，大廈將傾勢莫支。香積廚邊饑不食，自知死節是男兒。 如儀棺殮二郎賢，兀兀靈輀送及泉。天柱峰高接雲漢，想應號泣動旻天。 捐軀及國事當年，瘴海孤忠萬里天。只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泪寫新篇。

周孟簡《輓詩》 文采先朝傑，才名舉世尊。赤心曾報國，白首舊承恩。化雨杏壇著，清霜柏府聞。金章垂紫綬，繡錦炫朱門。德業推前輩，詩書綿後昆。

投簪期樂道，絕筆竟修文。已逐仙人侶，難招楚客魂。泉臺秋月冷，宰木晚雲屯。碑刻千年古，芸香一卷存。天涯空憶處，新淚長潮痕。

又《憲節堂惟實集序》 捧誦四三，詞意深古。其序記銘刻諸篇，則如長江大河，浩渺莫測；而詩之音響，則猶《雲門》、《大夏》，金石諧和，而迭奏於郊廟也。夫然後益信劉之先世顯榮而善學，其所交遊又皆當代鴻碩，有非他族所能幾及於萬一也。【略】吾知斯集之傳，逾久而愈盛，逾遠而愈彰，無疑矣。劉氏之後，宜世寶之。

解縉《憲節堂惟實集跋》 其文詞古淡，意氣雄偉，忠君報國之心隱然在于言表，千載而下，休光遺烈，耿耿而不磨者也。且讀書縣庠，受業名師，他日擢高科，登顯仕，益以見劉氏之不乏賢也。矧其序之于前者，皆名公鉅卿，猶之金石絲竹而鏗鏘于鈞天之奏，桓圭袞冕而從容于廟堂之上，讀之令人起敬，且其勗之哉！遂書此以發其繼志之誠，俾其保愛斯文，以傳諸不朽。

羅倫《憲節堂惟實集跋後》 睹公之文，正氣英發，含商嚼羽，戛《韶》切《濩》，宛然忠肝義膽之吐露，而九鼎可扛，鉅鐘可撞也。噫！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倫乃以忠而感忠，遂躍爲之跋，俾當時奸臣魍魎之流，得不寒骨于地下耶？

劉演《憲節堂惟實集跋》 因以知大參公之文，誠無愧羅公一峰所稱「含商嚼羽，戛《韶》切《濩》，宛然忠肝義膽之吐露」也。而其躬膺重任，受命邊閫，當元季時，國步多艱，獨冒險(闕)生取義，死而不屈，克全臣節以終，眞可謂能行其所學者矣。演不敏，編成重繹，揭文安公之記乎《浮雲道院》曰：「其學以六經爲主，其文以義理爲本，其詩近乎陶、柳。」蓋桂林公授而訓之曰「貴實」，大參公承而命之曰《惟實》，信於斯言而可徵夫。

劉廷英《惟實集原序》 嗚呼，天能死公之身，不能死公之志；能靳公之功業於一時，而不能抑公之聲光於百世。夫乃知浩然之氣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此則公自爲之，而非天之所得與也。氣不敝，文亦不敝。自奏疏外，如《存心》、《踐形》諸論，無不根柢六經，羽翼聖學。其爲詩，纏綿悱惻，志不忘君，駸駸乎入少陵之室焉。然則公雖不藉文以傳，而其光芒固不可掩矣。

彭修禮《重脩惟實集序》 吾邑鶯溪劉楚奇先生稟質剛毅，而又好學深思，有以通古今之變，達事物之理。壯而出遊，遍歷山川，訪求名師益友，以廣其聞見，擴其襟胸。知公之蘊者薦之於朝，累官至廣東閫帥，拜嘉議大夫、行中書省參政，所在績用堪紀者不可殫述。【略】乃《惟實》一集，又昭昭在人耳目間焉。予觀其疏奏，剴切詳明，見忠君愛國之至情，論徹性理，識原本之精深；書序記表，恰中規矩，駸駸乎登作者之堂矣；詩工六體，嗣音陶、謝，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感時觸物，每自其一心之忠誠出之，其蚤見愛稱於吳文正暨虞文靖、揭文安諸先輩也固宜。則不特節義可傳，而文章又可傳也。夫士生斯世，立志不預，學古罔獲，內乏正氣之充，外鮮文采之著，雖或僥倖以成功名，焜耀於流俗人之耳目，要其終也，直與草木同腐耳。視先生之節義、文章並垂不朽於天壤，殆猶以蕃籬之鶚追鳳，尺澤之鯢擬鯤也。公之節義既昭青史而享公祀矣，文章之貽，其來蓋久。雖間時修輯，而後起之縉紳先生、高人韻士仰公之風，深嘉樂道者孔殷，總收成帙，未免錯雜之敝，致觀者目眩。今嗣公之賢能，悉訂而正之，復付諸梓，欲以表公之文章者，益以彰公之節義，不更足徵先生節義文章之慶澤流遺悠遠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惟實集》四卷，【略】鶚嘗官翰林修撰，與虞集、歐陽玄、揭傒斯等游。【略】玄爲序其文集，稱其詩六體皆善，傒斯序亦謂其高處在陶、阮之間，雖友朋推挹之詞，例必稍過其量，然今觀其集，大都落落不群，無米鹽齷齪之氣，可以想見其生平，二人所許，亦不盡出標榜也。且鶚身捍封疆，慷慨殉國，千秋萬世，精貫三光，即其文稍不入格，亦當以其人重之，況體裁高秀，風骨清遒，實有卓然可傳者乎。

道光刻本《惟實集》卷首 《惟實集》四卷，《外集》一卷，元劉鶚撰。仰蒙高宗純皇帝鑒評：鶚捐生捍寇，烈擬睢陽，而《元史》潦草成書，竟漏其名。惟遺集僅存，固宜亟與表章，以昭忠義。其詩體裁高秀，風骨清遒，即論文章，亦卓然可傳也。

李金臺《重修惟實集序》 夫人所以顯當世、傳後世者，雖死而不沒，歷久而彌芳者，豈苟然哉！必其人有什伯庸衆之才、什伯庸衆之力，而一生之節義文章又足以自見於天下，故能使同時欽其節烈而重其著作，併能使後世由其著作而仰其節烈，如鶯溪劉公者，可以信當時，傳後世矣。公以不世出之才，效馳驅於元之季世，悍一方強寇之鋒，固國家疆域之寄，其才其力，洵有大過人者。及乎時窮勢迫，烈烈父子，足以塞天地而貫日月，則其浩然之概，洵有不賴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而況有文章以藏名山而傳其人，是其歷久彌芳，爲何如哉！公永豐人，余嘉慶丙寅筮仕是邑，翁裔孫歲進士雅

奏之長男名坦中者，余門下士也，因得受公《惟實集》而讀之。其奏疏之剴切詳明，則陸宣公之碩畫也，其詩歌之纏綿悱惻，則杜子美之忠愛也。若公，顧不恃集而始傳，而是集又實足以傳公於不朽矣。惜《元史》草率，未爲表章，而我朝《四庫全書》特載斯集，嘉其忠節，則以爲捐生捍寇，烈擬睢陽；表其詩詠，則以爲體裁高秀，風骨清遒，即論文章亦卓然可傳。非公剛正之氣孤行於天壤，何湮沒於當世而猶獲表著於盛朝如此哉？則益信公之死而不沒，久而彌芳矣。至《惟實集》之名本於祖訓，則舊序言之詳矣，故不復云。

劉繹《書元忠節參政公惟實集後》 吾宗鶯溪參政公以儒術敭歷中外，既老始受邊閫之任，丁元季國事日非，獨守孤城，援絕力瘁，父子盡節。後之人莫不欽公忠義，爲之傳，以補《元史》之遺，而抑知公所志所學，固早有裕於平素者乎？繹蓋於公棲志浮雲之初而信之。是時公掌教河南，秩滿而歸，年纔三十餘，築浮雲道院以爲退息，殆有終焉之志。其學早爲人信從。所爲文辭，觥觥追古作者。乃祖桂林翁勖其進而以「實」貽之，蓋淵源爲有自云。夫擅才華，詡風雅，平居託翰墨以自見，至論古陳義，未嘗不慷慨激昂，一旦利害之念中於隱微，則言行往往不相顧。惟達人能率其浩浩落落之天懷，時而吟風弄月，時而感事憂時，志之所至，筆自隨之，其素定者有然，曾何死生禍福之足以易其終始？是則虛與實毫不可假借如此哉。公詩文抒寫胸臆，無意於傳，洎公沒，哲嗣始葺而存之，名曰《惟實集》，遵祖訓也。公集之晦顯，與功烈相掩映，自吳文正、虞文靖、揭文安諸公序後，凡得公書而讀者，皆有千秋之公論在。獨是人能知公之義，信公之守，咸因其人以重其言。而公之願終其身於浮雲道院中，學聖賢之所學，志聖賢之所志者，或未必盡能讀其書以知其人。以元一代人物，次列於忠義、文苑間，烏足以盡公哉。

鄒燮釗《重刻惟實集叙》 余謂先生大節爛如日星，固不藉集以傳，而是集之必傳，殆如景星卿雲，爭欲先睹爲快也。夫集名《惟實》，先生之生平亦惟實而已矣。蓋眞實無妄之謂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眞實無妄，則忠孝廉節、五常百行之原，事事胥徵諸實行，而奇節義烈，照耀千古，則實之極於至誠者也。以故發爲文章，播爲詩歌，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抒寫懷抱則爲有關世教之言。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諒矣哉！先生丁元季國事日非之際，以身捍寇，父子捐生，浩然之正氣所由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眞實無妄之謂也。今讀其全集，《時事》兩疏，實經濟也；《踐形》、《存心》諸論，實學問也；詩二六體，實才華也。夫學問、才華、經濟，有一於此，足以信今而傳後，況在節烈之士乎？斯集之傳，其與文文山、謝疊山諸先輩共壽千古也，不亦宜乎。

分論

《浮雲道院》 楊士奇《重修浮雲道院記》：〔劉公鐸〕又示予參政公所作《浮雲道院》詩二十餘篇。予嘗聞參政公當元之時，以問學才德敭歷政教之任，皆有惠愛於人，有聲譽於賢士君子，後歷艱危寇亂不支之際，卒能屹然保臣節以終，每切景仰其爲人。今讀其詩，而益有以窺知其所自，非苟然也。夫人能定乎內，而後能不奪乎外，而後能泛應乎外，無不適於道。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非精察深造，有所自得者不能。參政公自得若此，宜乎其有以自立卓然也。

《絕筆》 劉傑《憲節堂惟實集跋》：卒之奉命守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幼子運戰死于陣。贛州洞獠數萬猝至，城陷被執，拘囚至贛，罵賊不屈，不食六日死。其《絕筆》詩云：「生爲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古。」至今誦之，凜凜有生氣，是公雖死猶生也。河嶽日星，惟公實主之矣。予小子後生，讀聖賢書，志公之志，行公之行，又何敢希時竊祿以爲榮也哉？

傳記

劉成《劉公墓誌銘》 公諱鶚，字楚奇，世爲吉永豐顯親里人。【略】公幼穎悟，知勤學，稍進，益能求師。初學聲律，科舉興，習舉業，屢試不第，尤專意詩文，有英俊聲。年弱冠，出游四方，時大父年九十有五，寄詩曰：「不知孫去身何地，深慮舟行浪拍天。」公得詩即歸省，因念祖若父皆高年，不復出。皇慶壬子，游淮東，宣慰(通)〔董〕通聞其賢，舉充揚州儒學錄。泰定乙丑，受汴省檄，掌教齊安河南三書院，新書院以立教，麟州龍先生撰碑文，郡守房公明德

刻於石。考滿，歸建浮雲道院，爲藏修之所，學士虞公題詩曰：「浮雲何處來，與天爲文章。」揭文安公記之，承旨歐陽玄賦之。天曆己巳，改授泰州儒學教授，未赴，京師庶府交辟，初掾繕工司，繼掾太醫院，以才幹稱。至元丙子，授將仕佐郎，京畿漕運司照磨。京漕三百萬出納重繁，前任是職者鮮終，公一無所私，抗貪吏都運赫格，盡革舊弊，以廉能著。秩滿，至元元年擢從仕郎，湖廣儒學副提舉。時學田若干畝爲有力者所據，垂三十年而不能復，前任是職者往往不敢舉正。公至，首建言省憲，以身任之，盡復其田。居未幾，擢祕書監祕書郎。日覲清光，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承旨歐陽(元)公、中書左丞許有壬諸先生往還唱和。四年，轉承事郎、海門縣尹，未赴。六年，遷承直郎、南雄路經歷。南雄當道廣要途，送迎供億，不勞民而給，贊襄平恕，政譽藹然。十年，陞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丁內艱，家居。十二年壬辰，紅巾盜起，州郡望風瓦解。六月，朝廷遴選守令，超試江州路總管。江州丞李侯黼死節後，荆棘莽然。十五年，乃屯楊家湖，日晝策爲恢復計，兵威甚張，於是寇不敢犯者凡三年。十六年正月，改除奉議大夫、瑞州路總管，未赴。十七年九月，陞中順大夫、廉訪副使。十八年戊戌二月，命始下，公去楊家湖，道隆興，適營國公和尼齊自瑞州回省，留公議城守，公以君命不敢違，四月，登舟赴廣東憲副任。五月，公持節度關。六月朔日，開司南雄。九月，駐車於韶，調度無虛日。十九年春二月，至廣東，欽受宣命，入司禮上。夏五月，分司兵屯韶，修城池，繕兵甲，勉勵將士，恢辦軍儲，奉命守韶。二十年九月，授中憲大夫、廣東閫帥。二十二年二月，拜嘉議大夫、江西參政。凡六年，寇至屢擊卻之，民賴以寧。二十四年甲辰九月，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贛寇乘間猝至，公自將乘城，命軍將李如璋率兵力戰一月餘，竟以兵少無援而城陷。公被執拘，囚至贛，賊將義公所爲，幽於慈雲寺，惟仲子述侍側。公曰：「吾平生志在忠孝，不幸遇執，不能報國，死不瞑目。」公書曰：「生爲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慙，清風自千古。」公不食六日而卒，時十月二十日庚戌也。嗚呼，公以文學際遇明時，躋膴仕，膺顯名，以行所志。及遭世亂，備嘗艱險，而報國之心死而不渝，斯可謂始終克全矣。公生至元庚寅七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學者宗之，稱爲浮雲先生。其文章有《惟實集》若干卷傳於世。公性孝友，事祖父母、父母竭其誠，撫弟姪慈而義，待宗族以睦，接鄉人以恩，見世姻子弟輒勸之學，由公而成材者甚衆。從伯父季雲得疾，體虛憊，其子貧，公捐資爲制剛劑，服三日愈，後以他疾終，公具衾棺以葬，宗黨義之。邑黃文明等死於燕，無所歸，公能殯之。吉文蘭溪曾氏子燕京驢隨侍父玉輝宦連山，其父沒於寇，母子流落，公重購求，得之以歸。公於親友無不盡其情，嘗捐資鑿石，築陂漑田，凡力可爲者，知無不爲。【略】明年乙巳，遂，述奉公柩歸自贛。十二月二十癸酉，葬吉水仁壽鄉東山天柱峰之原，公所自卜也。先葬，徵予誌。予於公爲母姻家，予少公五歲，自童稚爲兄弟，長以斯文見厚如同氣，至老常相聞也。宜爲誌。銘曰：其問學該乎六經，其行實貫乎日星。觀絕筆之數語，表忠義於平生。

紀事

揭傒斯《浮雲道院記》　余方竊祿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客有言浮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渺然若天地無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是爲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鷄山之陽，鷲溪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弦誦之聲溢於四境，耕種之民交於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甚富，亦無甚貧，吾劉氏族居三百有十二年矣。環吾里數百里，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昏喪祭必以禮，共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殃，無高爵重祿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游四方而心安之。泰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又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葉者實者脂者，萌可茹、材可器者，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事、朝夕之共、宗族鄉黨賓客之奉，可不具而足矣。吾又有兄弟子侄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爲保家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既厚矣，復何求哉！乃築室四楹其中，爲藏修之所，取孔子「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榜曰「浮雲道院」。又爲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侄歌以爲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衆人，欲富貴而惡貧賤，非甚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衆人則不然。【略】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忝於

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吾安歸兮孔丘。」又歌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迹兮去無垠，吾安歸兮義與仁。」歌畢，余請書以爲記。客名鶚，字楚奇。

夏日孜《時雨堂記》 湖廣地方數千里，凡四道五十餘郡若州縣皆有學。【略】至正元年春，劉君自京來湖廣，湖廣士咸曰：「是爲廬陵文獻之英，中朝宦游之舊也。吾黨親承教思，樂聞道德，可謂獲所遭矣。」其年五月乙卯，乃扁所署之堂曰時雨，會僚友於茲，以燕以喜。【略】公名鶚。

龍仁夫《重修河南書院書》 齊安有河南書院，於是有百三十有五年矣。【略】泰定乙卯春，廬陵劉先生來長三書院，睇瞻徬徨，曰：「是宜改作。」顧米廩不百十，調度蕭然，君殫精積慮者彌年，後請刦俸爲之倡，而郡守房公明德爲主斯盟，士張傑實相與先後之。邦之士大夫聞風交贊，遂鳩美材，輯良工，以三年秋七月撤新之。中爲祠屋三楹，堂壇嚴嚴，肖像翼翼，崇閎前廊，講筵後開，春秋舍菜，洋洋濟濟。雖未極夫崇文之盛，自是河南駸駸爲名書院矣。【略】劉君名鶚，字楚奇，廬陵詩禮家，盛年犖犖，有能聲。徒步爲茲役，清議難之。

胡行簡《劉公銘》 余讀書山中，觀揭文安公《浮雲道院記》，已知劉公爲名士。暨擢第入翰林，時楚奇在祕監，木天玉署相密邇，每出入必相見。楚奇佐郡南雄，值壬辰兵變，不相聞知。歲癸巳，江西貢士上春官，始知楚奇動靜。廷論奏爲修撰，改江州守、廣東憲，赫赫在人耳目。噫！以楚奇文行之美，何施不可，乃遭迴嶺海以終，亦可哀。

劉虬《大參公遺像贊跋》 先生平生歷仕顯要，早繇南雄經歷陞翰林修撰，晚自九江筠陽郡守貳憲東廣，守韶城，遷閫帥，拜嘉議大夫、江西行省參政。紅巾之亂，韶城陷，公不屈，忿悶六日，不食而卒，距今二十餘年矣。公之仲子述以公之遺像及絕筆示予，僭書四十六字以表公之志節云。

劉傑《憲節堂惟實集跋》 先忠節鶚公抱負所學，壯游江淮，董宣慰荐其賢，舉充揚州學錄，繼掌河南書院，入爲祕書郎，歷翰林修撰，亦可謂遭時幸而遇主榮矣。迨至正二十二年，紅巾賊起，所在郡邑望風瓦解，朝廷遴選守令，超試江州路總管，公慷慨赴任，奮身報主，誓師江上，兵威大振。陞廣東廉訪副使，公持節度關，是時年已耄，猶據鞍矍鑠，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可云勤勞王事矣。讀□疏曰：「守臣李黼之死於江州也，以孤城無援也，泰不華之死于方國珍也，以駐海兵單也，他如行省臣星吉死於湖口，知府李齊死于高郵。」嗚呼，中原鼎沸，民遭塗炭，而公捐軀報國之志決于此矣。

劉廷英《惟實集原序》 吉州忠節祠肇自宋，知州李公芾以祀四忠一節，故名祠云。其後增祀文信國諸公，有司歲時祭饗，典甚鉅也。丙戌燬於兵，墠祀者六十年。歲乙酉，予乃捐俸倡修，工既訖，復考之邑乘，其忠節顯著尚未議及者，咸請並祀。蓋舉廢闡幽，以綏忠魂而光祀典，固邑宰職也。嗣予以事免官。又六年，而永豐元參政劉公以名臣死節，循例得請，將入祠，公之裔孫于廷等來，以期告，且持公所著《惟實集》，拜而請曰：「是祠之復，公實倡之，先大夫俎豆其間，于廷等感且不朽。顧慚不肖，不能光大前人之遺緒，惟茲手澤所存，罔敢失墜。欲丐一言弁諸首簡，以貽之子孫，于廷等感益不朽。」嗟夫！予小子，何敢序公，公亦何必以文傳也哉？然竊由公之文論公之世，而嘆公之不幸而死，蓋天爲之也。方其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絕筆數言，嶄然與文山衣帶中語爭光日月。然而非公志也。先儒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公受累朝知遇之恩，當守韶時，年已七十矣。身捍封疆，計存宗社，迄今讀前後兩疏，洞悉形勢，憂深而慮遠，揆其志，固將轉危爲安，以成天下之事者也。向使其言得售，則韶不破，公不死，控江、廣以掎羣盜之後，而徐乘其弊，則元亦未必遂至於亡。無如一請援師不報，再陳事宜不省，以老成謀國之言，而執政者褒如充耳，坐視其援孤力盡而莫之救，豈不悲哉！是時順帝厭政，宰相搠思監與宦者朴不花表裏爲奸，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誠有如公疏所云者，宜其撫膺太息而目不瞑也。況公之才實有克副其志者。前者江州不守，李黼新亡，朝廷以總管畀公，固知公之必能辦賊也。公至則治城濠，修器械，召募丁壯，分守險要，寇不敢犯者垂六年。維時上而武昌、漢陽，下而安慶，相繼陷沒，獨江州安堵無恙也。公甫移粵，陳氏遂據而有之矣，豈非其才有大過人者與！以志若彼，以才若此，而賫恨以歿，不能挽曆數之窮，天將廢之，誰能興之，忠臣義士未嘗不欷歔感慨於其際也。乃間嘗徵之《元史》，一時殉節之臣如余忠宣、褚忠肅諸公，皆得大書特書以表其風烈，而公獨無傳。蓋《元史》之脩，開局於洪武二年二月，而成於八月。順帝既無《實錄》，遣使採訪郡縣，又開局於明年二月，而成於七月。以一代之史，程效於數月之間，無惑乎其舛漏相半也。嗚呼，公但知有死耳，寧計身後之傳與否哉？然而尚論者往往惜之。終明之世，未有能補其闕者。且夫鄉先生歿而祭於社，

古志之矣。忠節之祀，皆公鄉人也。公盡瘁於韶，殺身於贛，忠君愛國之心，凜乎臨大節而不可奪，其宜祀也久矣。彼贛之人，尚儼然崇報，而是祠顧缺焉有待。凡此者，又安知非天爲之耶？今學士邵戒山先生訂正《元史》，既爲公立傳，而吉州士大夫亦列狀上請，祀公於忠節諸君子之次。煌煌信史，秩秩明禋，蓋公之死距今三百五十餘年，而其事乃彌久而彌烈。

梁潛《元故江西參政劉公鶚詩序》 公自幼篤學。學既成，遂遨游四方，覽名山大川以增其氣而博其趣，其發爲文辭，沛然也。掌教河南，秩滿而歸，建浮雲道院以居之，學者稱浮雲先生。累遷秘書監秘書郎，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楚文公諸名士日相唱和，其學益大進。遷海門縣尹，不赴。改南雄路經歷，政聲大著。陞翰林修撰，階奉訓大夫，以內艱去官。至正十二年，紅巾盜起，東南諸郡望風瓦解，朝廷思有以弭之，以江州爲江南西襟喉，而自李黼之死，民遭塗炭，邑里蕭然，非勞來安集，無以爲守禦計，乃擢公江州路總管，屯楊家湖，兵威始振。改瑞州路，未赴，尋陞廣東廉訪副使。至廣，繕城池，修甲兵，聚糧餉，勉勵將士，調度百出，而上下欣然，賊屏迹不敢近，遂奉命專守韶州。十九年，授中憲大夫、廣東閫帥。二十二年，拜嘉議大夫、江西行省參政。越二年，韶州蠻獠亂，公分兵討捕之，而贛寇乘間卒至。時城中兵甚少，而賊兵強盛，公雖老而氣猶壯，乃自將乘城，命他將領兵出戰，相拒凡一月。公之幼子運亦戰死，而援兵不至，城遂陷，公被執至贛，寇幽之於慈雲寺。時仲子述在焉，公謂曰：「吾平生志氣在忠孝，今不幸至此，我死不瞑目矣。」作詩一首付述，不食六日而卒，享年七十有五。於乎！公起自儒生，歷歷中外凡數十年，而後受命邊閫，膺國重任，不幸而國祚日危，王綱日弛，公之才志謀略卒不及展而竟死於難，豈非天耶？雖然，公之一死，自足以暴白百世，以愧夫叛亂之臣，又何憾。第當時修史者失之采錄，不得爲公立傳，以附《元史・忠義》之次。然嘗之廣，道韶，聞韶人云：「城陷時，死者尚多，不止公一人。」今其姓名皆泯滅無聞。古今死節之士蓋莫不然，書與不書，不足校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皇慶間以薦授揚州學錄，累官江州總管、江西行省參政，守韶州。以贛寇圍城，力禦不支，被執，抗節死，其事甚烈。明初修《元史》，失于採錄，不爲立傳，併佚其名。近邵遠平作《元史類編》，始爲補入《忠義傳》，然亦僅及其死節事，其生平行履則已不可考矣。【略】鶚嘗官翰林修撰，與虞集、歐陽玄、揭傒斯等游。所居浮雲書院，諸人皆有題詠。

著錄

劉虬《憲節堂惟實集序》 余自髫年侍先大父居邑庠，于時鷲溪劉氏之高年碩德者尊武，與大父嘗相往來。而其季子引字子翼，又與余同硯席。雖耳熟其家世之美，而余時無所知識，未嘗加之意焉。後廿餘年，予過鷲溪，則尊武爲古久矣。子翼方登胄監，未仕，其從兄子仍相與款洽甚至。見其一門群從彬彬儒雅，蔚乎士林之表，復睹《浮雲道院記》一篇，則揭文安公之筆也；《重脩河南二程書院碑》，則麟州龍先生之筆也；《百三歲老人桂林翁墓誌》一篇，則遼陽儒學提舉申齋劉先生之筆也；《浮雲先生詩集序》一篇，則臨川吳文正公之筆也。余既獲睹三四元老之文，反覆讀之，不覺茆塞爲之豁然。而復匆匆別去，未暇盡徵劉氏之文獻也。今子仍之從孫德英出其手錄《鷲溪文獻》一編示余，其首篇則前永豐縣尹佟公述其與僚屬就見百歲老人之謙德，其尊仰之意，亦蔑以加矣。餘則自予前所見之外，又有豫章熊先生爲桂林翁九十五時，嘗以衛武公誦雅詩之事美之，所名宴雅堂之作也。

周孟簡《憲節堂惟實集序》 劉之賢公綽嘗輯錄其先世浮雲翁遺稿，暨前輩諸名賢詩文合爲一帙，題曰《鷲溪文獻集》，間以示余，屬序篇端。

解縉《憲節堂惟實集跋》 歐鄉劉旦，文昌錢漢濱公之外孫也。昔嘗來文江，從翰林張公伯穎游，持其曾太父楚奇翁詩文一帙，示予觀之。

曾棨《憲節堂惟實集後跋》 浮雲先生永豐劉楚奇所爲詩稿一編，凡若干首，有公之祖桂林百三歲序之于前，草廬吳文正公、邵菴虞文靖公、曼碩揭文安公、雪樓楚國程公、圭齋歐陽文公、潞國張公、提舉申齋劉公述之於後，近世學士縉大紳解公又爲之跋，而公之曾孫新會儒學教諭希旦復持以徵予言。吁，余何足以知公哉。

梁潛《元故江西參政劉公鶚詩序》 今年冬，公之曾孫振持公生時所爲詩文及元進士劉玉汝所撰公《墓誌》，俾讀之，既又以諸賢所挽公詩辭屬爲序。故掇取公平生出處大略以冠其首，且以備太史氏之闕，庶幾讀者有所考也。

劉演《憲節堂惟實集跋》 《惟實集》者，二十世祖大參公浮雲之遺稿也。

浮雲公當未仕時，承太父桂林百三歲府君以其詩文貴實，遂命其名曰《惟實》。當時名臣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揭文安公、申齋劉公、歐陽楚國公序之於前，國朝進士于公巽、翰林解公縉、曾公棨、羅公倫跋之於後。使非吾祖充實積中而英華發外，人豈能如是之稱述哉！先君子善訓，慮是集久遠，梓於二十七世祖遂公尊實，述公尊武後，無有重而梓之者，因之兵燹頻仍，而刻本散軼，其有珍重者，亦或足於此而缺於彼，或見之甲而失之乙，乃矢志搜討，而得全集，又恐(闕)簡忽，謀所以新之而爲重梓，命演抄錄以成。一(闕)嚴命，黽勉其事，而先君由是大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惟實集》四卷、《外集》一卷，【略】元劉鶚撰。【略】集爲其子遂、述所編。初名《鷲溪文獻》，其稱《惟實集》者，蓋本其祖訓以「詩道貴實」之語也。【略】《外集》(一)(二)卷，皆前人序記輓詩，乃其裔孫于廷等所重輯，今仍附之集末，以補史傳之闕漏焉。

《補元史藝文志》　劉鶚《惟實集》四卷，又《外集》一卷。

《讀書雜識》卷一二　劉鶚《惟實集》。補《正旦賀表》(《祕書志》八)、《賀皇后箋》(同上。至正二年)。

劉仁《重鐫楚奇公惟實集後序》　《惟實》一集，吾祖楚奇公之所著也。其命名本乎祖訓，其稱許在當時而嘉歎於後代者，則有若吳文正、虞文靖、揭文安、歐陽圭齋、解大紳諸先正之筆墨爛如也，其點檢於公從容就義之餘，鐫而傳之者，公之子遂、述二公也。及有明洪武間，裔孫演重修之，原本俱無存者。至本朝康熙乙未年，予猶未生，裔孫于廷等(頂)倡修復，搜討殘斷，網羅散失，蓋亦大費心神矣。然但收公遺稿暨前後諸名人贈言，錯雜成帙，未爲盡善也。歲甲子，予讀書於浮雲書院，公集在焉，捧而閱之，見其編列失次，不禁憮然嘆興曰：「士君子襲明達之後，不能積學以擴其才識，建奇節於天壤，垂芳聲於來世，用光先烈，無忝前人，惜已！而忠節之手澤猶存，復任其纂輯凌亂，主客不分，令觀者目迷神眩，不更足羞與？」方欲重訂而新之，而自治多疏，不能遽及。迄今乙亥，又閱十餘年矣，敢謂吾學之有益哉？正恐日月易逝，時不可失，敬就族之老成與諸英俊商曰：「楚奇公之遺集，宜謹編而重刻之也。」羣相首肯，老成董其綱，予偕諸英俊併力參考，序列無僭，名公之所自作曰《本集》，列於前；其爲先後贈言名之曰《外集》，附於後。共爲六卷，招梓人而鐫之。工訖，合子姓陳集，祀於公廟，版藏齋室。斯舉也，固於乙未之本無所增加，而文無差落，編次適宜，殆有以綏先靈於在天，免筦爾於有識，而在予之初志，亦稍稍得慰矣。久而復修，是所望於後起者。

鄒燮釗《重刻惟實集叙》　《惟實集》者，元參政劉楚奇先生奉祖訓名其作也。公裔茂才克恭謂舊刻漫漶，將鋟新版，且屬爲之叙。【略】今公裔以仁孝之思，爲新版之計，茲集將不脛而走焉。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惟實集》四卷、《外集》一卷，舊鈔本。元劉鶚撰。【略】外集一卷皆序記挽詩，爲其裔孫劉演所輯。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九　《憲節堂惟實集》八卷，舊抄本。元鷲溪劉鶚楚奇先生著。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惟實集》四卷、《外集》一卷，元劉鶚撰。乾隆中刊本。　張目有舊鈔本八卷、附錄二卷。

又《續錄》　上海有舊鈔六卷本。　八千卷樓有鈔八卷本、附錄二卷。

《乾坤正氣集》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惟實集》四卷、《外集》一卷，元劉鶚撰。乾隆中刊本。　又：乾坤正氣集本。　張金吾有舊抄本，作《憲節堂惟實集》八卷、《附錄》二卷。　補：《吉水豐鷲溪劉楚奇先生惟實集》四卷、《外集》二卷，元劉鶚撰。清寫本。見於滬肆，行款失記。未收。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憲節堂惟實集》八卷，三冊。元劉鶚撰。鈔本。

藝　文

歐陽玄《浮雲道院賦》　海陵郡博士劉君楚奇與予會於都門，數稱其浮雲道院之勝。一日，浩然賦歸，因爲詞以和之。其志云：嗟浮雲之爲物兮，資氣化而往來。散繁柯而布濩兮，倏群溷之離披。沕仰視以爲無極兮，上孰闕其根蔕。惟玄聖之達觀兮，睨若不義之富貴。慨非分之不可據兮，猶幻景之莫羈。何廣文之服奇兮，爰作屋而居之。豈竊質之足玩兮，禁吾志之爾鑠。譬鑄鼎而象物兮，逝不逢於不若。儒有十畝之宮兮，吾俯仰其焉求。藝材木以成章兮，羅木奴之千頭。山有樹曰木子兮，植他土而不毛。吾非庭堅之子孫兮，歲

食之得膏。而抒田園之幽雅兮，命童冠歌以從。蜚鴻迅以滅沒兮，聲渢渢其終。步前簾以彳亍兮，顧軒巵之陰移。念誰爲之滓穢兮，思大清之廓夷。誶曰：雲之氣族兮，雨之府也。雲之章爛兮，天之杼也。聖人於富貴兮，非不好也。漠然其無情兮，不以其道也。質薄而望兮，穹蒼之所尤也。飯蔬而飲水兮，內省其無憂也。

張翥《**輓詩**》 豈爲先生慟，深爲世道哀。衣冠人物盡，鄉國棟梁摧。疑事誰堪質，頹風孰與迴。扁舟丹旐遠，愁上鬱孤臺。

《**惟實集**》**附錄**《**戊申暮春懷元忠節楚奇公浮雲書院遺迹**》 浮雲址畔草離離，極目蕭條獨鎖眉。古樹淡烟殘夜月，落花疏雨暮春時。蛙聲疊疊添新恨，鳥影紛紛起舊思。更向坡前閑悵望，水流山繞不勝悲。

鄧伯言《**輓詩**》 白鷺青原鍾淑氣，鳳凰芝草協禎祥。朝廷有道需才傑，嶺海無虞佐憲綱。暫假風霜清瘴癘，祇將忠孝感穹蒼。歲寒共喜堅松柏，世事那知變海桑。慷慨捐軀探虎穴，凄涼歸骨葬螺岡。貞魂萬古留遺恨，潛德千年有耿光。許遠不忘唐社稷，蘇卿猶著漢文章。哀歌有盡愁無盡，稍稍悲風起白楊。

韓夢臣《**輓詩**》 先生竟長往，後死復何爲。松柏齊年操，文章間世資。故家成隔絕，吾道屬顛危。憶昔恩江會，相親頻水時。神京果奇遇，好爵久羈縻。翰苑文衡重，龍庭聖主知。青衿當要路，紫詔下天墀。梗道官三載，西江守一麾。乘驄烏府出，度嶺路車馳。白璧元無玷，丹衷誓不移。臨蒐書頌烈，趺坐點頭噫。行實昭文獻，勳名入憲規。忠魂天府眷，廉譽宦途師。義骨山靈護，泉臺旅櫬悲。憂天愁世墜，拔劍撥年衰。故友違投紵，諸生阻泣歧。定知少陵筆，寫入八哀詩。

黃莊《**輓詩**》 松標悴寒冬，薤露晞朝陽。人無金石固，焉能得靈長。吁嗟國楨士，時艱滯南鄉。鵬鳥止坐隅，龍蛇迫年光。一旦忽徂謝，萬化同杳茫。青藜閟烟彩，玉節空雲翔。寶館瑟久撤，城闉春不相。故交致芻束，弔客奠椒漿。清名恆若存，摛藻亦還芳。千載永難晤，揮淚情何傷。茲晨舉丹旐，祔葬歸丘岡。

丁國卿《**輓詩**》 丹桂林中秀，家藏天祿書。清時膺茂選，壯歲陟亨衢。吏部才猷著，詞林翰墨敷。棘圍曾閱試，薇省重賓儒。再覩黃樓鶴，雙飛葉縣鳧。超騰瞻玉陛，耿介映冰壺。不謂清寧城，翻爲戰伐圖。九江煩牧守，五馬壯儲胥。白羽輝遙應，蒼生氣欲甦。西山期保障，北闕降庭除。冉冉妖氛逼，皇皇使節驅。心忘家室繫，操凜雪霜俱。涕雨洪都外，英風碧海隅。憲綱明要典，軍事畫良謨。切慕勳猷燦，深懷寵渥殊。忠旌宜炳煥，直筆起荒蕪。蘭玉芳聲遠，鄉閭德望孤。九京不可作，感激再嗚呼。

劉繹《**慈雲寺弔楚奇公**》 絕糧不死宋丞相，竟有夷齊出大元。千古君臣留四語，一門父子繫雙魂。精忠祠歸新碑樹，清水塘空舊塚存。寂寞江山鄉社渺，慈雲孤塔自黃昏。

趙奕

論述

《**石渠寶笈**》**卷三六** 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觀於此詩有可想者。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穆，名雍，仲光其季也，或以爲次子，豈以亮早卒無聞耶？

《**元詩選**》**初集丙集** 奕字仲光，孟頫季子。舉茂才，不樂仕進。玉山稱「仲光天資秀雅，如芝蘭玉樹，王謝佳子弟也」。

《**梅花雜咏**》 文徵明《題趙仲光梅花雜咏》：今世傳文敏及仲穆書不少，而仲光書獨不多見，至其詩尤不易得。金陵許彥明藏其咏《梅花雜咏》多至五十首，可謂富矣。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觀於此詩，有可想者。

傳記

《**西湖竹枝集**》 趙奕字仲光，故宋諸王孫，國朝文敏公仲子。博聞強記，詩思清絕。學書家法，猶晉之有羲、獻。其豐神秀整，文彩彬彬，眞王、謝公子

也。

《書史會要》卷七　趙奕字仲光，雍之弟。隱居不仕，日以詩酒自娛。工眞行草書，其合作者可與魏公亂眞。

吳景奎

論　述

宋濂《藥房樵唱序》　《藥房樵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略】蓋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廷，襲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爲之麗，衝飈激浪不足爲之豪。其悽惋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攬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丘而睹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制作之林、競爽藝文之場者已。【略】顧念疇昔，獲陪杖屨。濯纓雙溪之側，漱齒靈源之上。攀蘿月以夷猶，撫嵇雲而舒嘯。公時吞吐群機，陶鎔庶彙，珠玉隨風，冰雪在口。人爭傳於秀句，價欲等於兼金。奈何稍歷星霜，遽分今古，雖瀼西之室，遺跡未寒；而遼東之鶴，一去不返。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黃溍《故處士吳君墓誌銘并序》　銘曰：不矯其爲，不競其馳。不淪乎卑，不抗乎危。居之怡怡，行之熙熙。祇天之後，與道爲期。我作銘詩，以揚其輝。以發其微，以永其垂。

蘇伯衡《哀辭》　吳先生質行君子也，事父母孝，撫妻子仁，待朋友誠。平居恂恂，言不能出諸口，見義勇爲，雖古烈丈夫莫能及，鄉里多稱道之。作詩駸駸盛唐人風致，然貧賤終其身，人不能無感焉。

張順祖《吳文可傳》　張順祖曰：余適荆楚，浮江淮，東歸吳越，數從長老詢民間政役；或云婺號稱平均，及余觀之，信然。彼公卿大夫立經保民，固無可言，猶然無所施；況閭巷之士，志行無牽於物，而言言爲國，義覃家邦，豈非至難，亦其遇知己然耳。烏乎！惜其居下，所被不遐也。且以吳君視之，則凡士懷斯世，不遇施設，卒湮滅弗傳者，何可勝道哉！余具論之，無亦使其久而不傳云。

葉儀《哀辭》　德之清兮澤綿綿，昭吳氏兮殆以賢。累葉襲兮光蟬聯，維文可兮時艱。有義爲質兮如淵泉，觀物出兮物以全。道弗古兮聿言旋，指丘樊兮尋舊編。祖風人兮如干篇，樂吾道兮細故捐。跂鍾王兮實攻專，妙墨落兮字書妍。朝舉趾兮萬夫川，夕息游兮皁一廛。美人去兮榻以懸，忽長逝兮吾潸然。幸二子兮相後先，理先廬兮力爾田。言有文兮家學傳，詒孫謀兮期千百年，嗟文可兮無憾於天。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藥房樵唱》三卷。【略】中間五言古體皆源出白居易，七言古體間似李賀，近體亦音節宏敞，豪放自喜；宋濂爲作集序，亦極相推挹。特編次時失於簡汰，如《偶成》詩云：「挾才勝德世所薄，寧我負人天可欺。士之言行苟如此，聖經賢傳將奚爲。」殆劉克莊所謂有韻語錄，殊不入格；其他應俗之作，亦多榛楛勿翦，是則履等輯錄之過。然其菁華自在，亦不以此相掩也。

傳　記

吳履《故處士吳公行述》　先君諱景奎，字文可，姓吳氏。世遠譜亡，無從考。【略】先君生而茂嶷，尊老而慈幼，期知名於世。七歲力學如成人，年十三即以幹蠱自任。有司用大家充鄉正。鄉周百里，戶口數千，錢糧獄訟追亡，一切以係於公者，悉取究於正。正又出土產之物以供於上，無休時。性不喜輿馬，春夏炎暑暴風雨，秋冬霜雪嚙手足，皆身親臨之。嘗夜行山徑中遇虎，適有持鈹具至者，先君取鐃若鈹，手搥擊之，聲震崖谷，虎乃驚逸。【略】於是先大父年六十三矣，足迹未嘗一入公府，得優游逸樂以終身者，先君幹蠱之力也。弟幼，未有室，先君教以成人，且爲謹擇良配，卒振其家。兄弟相友愛，至死無間言。年三十，會今海道萬戶劉公貞爲粵部憲掾，辟先君爲從事。明年，劉公去，先君亦歸伏田里。後劉公爲南行臺監察御史，出按浙東西閩海三道，道過里居，特詢政瘼，先君爲言民事之未便，公力行之，民至今受其惠。同時

得有施於時，迺大昌於詩，竟以窮愁終身，嗚呼，痛哉！履年四十，未嘗得一日之奉，以負天地大恩，窮泉陷地，罪逆莫逃。姑叙潛德萬一，求立言君子圖不朽焉。

紀事

黃溍《故處士吳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景奎，字文可，姓吳氏，婺之蘭溪人。【略】君和易平實，退然自處，不與犯者較，而義之所在，輒奮然勇爲之。有友人以家事託君於錢唐而宦閩中，不久物故，君爲綜理其家，使鬻曠廬以買田。買廬者求下其價，以百緡私君，君笑曰：「吾豈欺人弱子者哉？且百緡誠予我，我必歸鬻廬家耳。」錢唐市上人率輕薄嗜利，聞其言，無不嘆服。君平居厚於宗族，倜儻好施，濟人之急，雖過若不及，至家不自給，不以爲悔，而依隱玩世，遂以終其身。臨終，語其子曰：「我病在腎，兩耳俱聾，腎氣絕矣。幸失德之事吾平生未嘗爲，死固無所憾。汝等惟篤於孝友，以承先業，吾目其瞑矣。」言訖，奄然而逝。實至正十五年二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四。以其年三月四日，葬於向家嶺先墓之次。

張順祖《吳文可傳》 七歲力學如成人，恭謹無與比。縣第其家鄉正，號難爲役。景奎年十三，奮曰：「吾親老，奉公幹蠱，職也，何難爲？」所居去縣二十里許，每旦鷄鳴趨縣受約束，莫歸奉甘旨已，即考論經傳六藝，矻矻不少休。嘗獨行，夜遇虎，適有持鈸鐃具來者，急手取擊，虎驚逸。歸拜其親，顏色衎衎如平常；戒左右勿言虎，傷老人心。鄉父老曰：「吳君爲鄉正，家事益落，而吾里社安矣。」嘗受育伯祖母黃，黃歿，及斂期，景奎當輸糧外郡，號泣不置，官府義之，爲緩輸成服。教其弟景參底於成，嘉事不失時，終始友愛無間言。【略】平居樂易，發言烝烝，似夫儒者；至於義所在，懷憤激揚不少讓。衣無完采，出未嘗有騎，意所之，即徒步百里。專趍人之急，甚於己私，鄉之儒先長老亦自以爲行弗及也。尤不樂仕進，有以後時開之者，辟爲閩學官，景奎不爲起。既而曰：「草木猶能庇其本根，況人乎？盍有以庇吾邦也？」御史劉公貞素重景奎，適行部至粵，即往言曰：【略】劉公悅，屬浙東憲使董公守慤遴有司經保疆，書土田，形廣狹，稽隱漏，名甲乙。於是野無游民，官無逸征，民親而事有叙。君子謂景奎於是役也，施而不費。

葉儀《哀辭》 文可爲人慷慨，行誼甚高，不以財爲意，以故舊業日益落。然天性篤於誼，未始用是而遇人不謹也。嘗有所識，以未遇而主文可者，館穀之，傾困弗惜也。既而其人去志得，一日邂逅，見而問所欲言，唯答曰：「某獄有某者，以寃繫，事不白，且瘐死獄中。」志得而行於時者，竟白其事而出之。然文可與繫者實不相識，繫者之出也，亦不知爲賴文可力。持是以求文可之爲人，則余所不知者，其率類是歟。始文可盛年時，嘗肆其力於學。及壯，頗有志於出，觀於世，非其志之所存，歸隱田里，取舊學時繹之。發爲詠歌，詞句清麗，有唐人之風。素善書，其隸草一法魏晉，近世以書成一家者，不足多也。其居距城六七里，每風日好，則步入城郭，朋戚相邀，致留或信宿，意有不愜，其歸亦不可留也。余居窮巷，文可未或鄙棄，相過則握手論文字。日將中，煮糲飯共食，食必爲之飽，故與余交爲甚懿。至正十有五年春，人有來自瀕河之汪者，謂文可之病革矣。日欲往問之，未克也。

唐懷德《哀辭》 嗚呼，文可遽至然乎！嗟君之生，稟質獨殊。寡嗜野處，惟書是劬。其知者號之曰山澤之麗，不知者祇目以眇小丈夫。蓋學之通乎古，則既不至於空疏；才之適乎今，又不若是之怪迂。方在幼之岐嶷，稱千里之名駒，暨乎幹父之蠱，而信義有動於鄉閭。惟吟咏乎情性，樂終久而弗渝，手抄口誦，若恐不及，獨潛味其甘腴，發爲篇章，清新俊邁，(簸)〔簸〕明月之玄珠。使人把玩，三復不舍，而欲丐其遺餘。然曾不霑曾參之祿，奉毛義之書。豈天將昌其詩而尼其富貴之途？富貴縱不得之，謂宜享期頤而安居。胡造物之見苦，僅中壽而云徂。彼蒼蒼曾不可問，但撫事而嗟吁。幸傳家之有子，比徐卿之二雛。或擊壤而歌耕鑿，或垂紳而論唐虞。徵仁者之有後，覿冥數於乘除。若是則文可亦無憾焉，可以長卧於黃壚矣。

著錄

黃溍《故處士吳君墓誌銘并序》 君於書無所不讀，天文、地理、星曆、卜筮、醫藥之術，皆能貫通。嘗摘諸子百氏精語爲書，曰《諸家雅言》。尤善爲詩，有詩集曰《葯房樵唱》，藏於家。

宋濂《葯房樵唱序》 《葯房樵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略】公之子履與其門人黃琪編輯遺稿，鍥之文梓，乃緣世契之深遠，以首簡爲屬。嗟夫！玉光劍氣，直出人間，麟角鳳毛，終爲世瑞。蕭功曹之新章不泯，李奉常之妙什宜傳，此理之常無疑者。第以疾疢相仍，文藻衰落，無義山之雅製，序漫叟之雄篇。姑綴蕪辭，以信微臆云爾。

張順祖《吳文可傳》 景奎晚歲益務博覽，手抄五經，旁及史傳百氏，靡不研極。尤好論詩，鈎取《騷》、《選》粹辭奧語爲書，名《諸家雅言》。其所自著，曰《葯房樵唱》。

吳禧《識葯房樵唱後》 右《葯房詩集》三卷，六世族祖文可先生所著也。舊嘗板刻以行，遭兵燹，家莫之存。禧嘗博訪廣詢而不得，竊以爲恨。去歲之六月，猶子芳聞靈湖郭汝涑氏家素蓄書，而此集在焉，乃扣而求之。汝涑謂芳曰：「吾寶此集，不輕以示人。子必欲得之，請錄以爲贈。」乃冒炎暑，手自抄謄以歸諸芳。噫，汝涑其賢矣哉！予得而閱之，喜不自勝，乃重加校正編次，因復壽諸梓，以永其傳云。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吳景奎《葯房樵唱集》三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葯房樵唱》三卷，吳景奎。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吳景奎《葯房樵唱》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吳景奎《葯房樵唱》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葯房樵唱》三卷、《附錄》一卷，【略】元吳景奎撰。【略】是集乃其子履與其門人黃琪所編。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吳景奎《葯房樵唱》二卷，又《附錄》二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四 《葯房樵唱》三卷，舊抄本。元蘭溪吳景奎著，門人黃琪編。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葯房樵唱》三卷，舊鈔本。元吳景奎撰。後附錄其子履撰《行述》、黃溍《墓誌》、張順祖《傳》、葉儀等《哀辭》爲一卷。元刻不傳。正德四年，其六世族孫禧得其本於靈湖郭汝涑家，重刻之。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葯房樵唱》三卷、《附錄》一卷，傳鈔本。元吳景奎撰。【略】此編詩三卷，附錄一卷。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葯房樵唱》三卷、《附錄》一卷，元吳景奎撰。四庫依知不足齋抄本。 補：鮑氏知不足齋寫本，十行二十字。有鮑廷博校筆及跋。 清寫本，十行十八字。 民國十三年胡宗楙刊續金華叢書本，從清寫本出。 余有傳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葯房樵唱》三卷，元吳景奎撰。《附錄》一卷，元吳履等撰。清初抄本，一冊。

藝文

范祖幹《哀辭》 吳君文可既卒，且葬，搢紳先生、文章鉅公或錫之銘、或紀之傳、或輓之以歌、或哀之以辭而又叙之以文者，可謂具矣。其文學行義之淑諸人、傳諸後者亦昭昭矣。而凡與之游者，亦可以無憾矣。竊獨念世遠人亡，交友道喪。平居論議，握手指天曰「誓不相背負」，一旦臨利害若毛髮，即反眼不相識，如韓公所云者，比比是也，求如吾文可之慷慨好義、周人之急、與友以信，終始得喪不撓不回者幾何人哉！幾何人哉！余奇窮寡儔，棲息樹下，一二朋好如文可之交，既已先後逝去，居閑處獨，得文可時一來顧，即陳說平生，商略文字，以相慰藉於寂寥危苦之際，不覺世故之忘、鄙吝之消也。今亦舍我而去矣，山空歲晚，四顧躊躇，每一永念，能不涕泗之交頤！迺爲之辭以洩余之悲焉。辭曰：嗟余生之寡偶兮，其知我者爲誰。夜綿綿其未旦兮，紛敵面以相欺。陳詩書以高論兮，若古人之可期。比利害之一髮兮，即反眼而莫知。文可之交以道兮，斯久久而敬之。身退然如不勝衣兮，內耿耿而有爲。秉一節以蹈義兮，恆不變於險夷。顧吾力之得爲兮，雖倒廩而不辭。彼滔滔之夸毗兮，曾(市)〔世〕道之不如。嗟先生之懿義兮，實風教之所裨。悵江空而歲晚兮，顧獨立兮疇依。渺風塵之四塞兮，直後死之是危。仰交道以策厲兮，庶範之以自馳。後百年於地下兮，尚握手以同嬉。俯抽辭以泫涕兮，聊抒予之痛悲。

蘇伯衡《哀辭》 〔文可〕沒之明年，天台張順祖既爲之傳，伯衡以契家子知先生爲深，故著《哀辭》以遺其後而解其悲云。辭曰：至公無私，豈非天與？其予其奪，一何偏與？胡高位厚祿，所宜厚者恆薄，而宜嗇者獨不然與？豈賢知之賦予出於天，而富貴貧賤自有司其權者與？將智愚貴賤得於此則失於彼，而二者不能全與？抑天人之間，本邈乎其不相關也與？嗚呼，

君子不顯，自古如斯；余於先生，夫復何疑。人之視之，雖若不足；而其自視，豈不有餘。飽乎仁義，甘如五鼎；服乎道德，榮於七衣。得於天而備於己者，雖不獲措諸家邦，顧已刑於閨門，而信於里閭。陶性情於吟詠，壽且康兮又何悲。

吳沈《哀辭》 至正十五年二月五日，吳君文可卒，沈既哭之慟，復酬之以酒而哀之以辭。辭曰：嗚呼文可，非今世之人兮。行古之道，乃反窮其遇兮。有才不得用，此志不伸兮。悠悠彼蒼，曷其不仁兮。

鄭元祐

論述

綜論

謝徽《僑吳集序》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於杭，於書無不讀。作爲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闔，一主乎理而氣以攄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滂沛，汩汩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略】先生固僑於吳矣。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巖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參錯乎城郭之內外。民俗富而淳，財賦強而盛。故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逸客，無不喜遊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即其山川風物之美，觴詠娛嬉，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而子游北學於孔子，與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一體，爲文學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脩之益耳，豈徒藉乎山川風物以爲觴詠娛嬉之適而止耶？則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人之僑，所以發而爲文，亦有以異乎人也。【略】徽竊聞先生嘗以文師承於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剡源戴公，此二公，學群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於先生，洎先生所自得，有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賢之道。道未必不寓乎文，文末嘗不載夫道，文與道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爲學者，亦在其中矣，奚必果僑於吳而後有所得也哉？第假是以名編爾。【略】於戲！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獨吳哉。

袁華《鄭明德賣壽器以贅婿玉山道人復贈一棺賦詩以謝邀予次韻》 山人右臂枯且痛，日耕硯田耘剡藤。只今年已六十五，感時念舊身凌兢。文章海內鳴當日，老病窮愁如蝟集。子亡女長當贅婿，無錢賣棺情豈恤。江空木落西風高，短衣破屋驚搜牢。相逢玉山淚流霰，老我太平難再遭。

華幼武《次韻寄鄭明德》 軒軒意氣孰追隨，未審儲郎敢斷絲。名字已聞天子召，報書還及野人知。十年湖海開心久，西漢文章得意爲。鵰鶚秋高雲路闊，漁樵有席更分誰。

《草堂雅集》卷三 鄭元祐，【略】書無不讀，肆意詩文，前不讓古，雖在隱德，與館閣虞、馬并稱。于時予從游既久，凡所作多得云。

《書畫匯考》卷五三 鄭元祐【略】生而右臂脫骱，以左手作書。年十五能詩賦，清麗暢逸，爲一時之儁。後寓吳門，臺省宣閫交薦，不就。清談雅韻，依稀晉人。

《隆平紀事》卷一五 十歲能詩，爲文力追古作，咸淳諸老皆折節下之。【略】元祐居吳，依張氏，爲賓賢館中第一人。詩曰《僑吳集》。

《元詩選》初集庚集 爲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詩亦清峻蒼古。時玉山主人草堂文酒之會，名輩畢集，記序之作，多推屬焉。東吳碑碣，有不貴館閣，而貴其所著者。

《僑吳集》附錄引《郡志儒林傳》 鄭元祐字明德，處州遂昌人。父石門高士，元初徙家錢唐。幼天資穎悟，入鄉校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書。年十五，輒弄筆作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於書無所不讀，爲文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老猶在，皆折節下之，平章廉公以朝廷宿望與爲之友。【略】故國史蘇氏嘗誌其墓，謂爲一代之偉人，又謂「天地之全人」。

張習《刊僑吳集錄》 遂昌鄭明德先生爲吳中碩儒，致聲前元。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遂昌雜錄》一卷。【略】多記宋末軼聞及元代高士名臣軼事，而遭逢世亂，亦間有憂世之言。其言皆篤厚質實，非《輟耕錄》諸書捃拾冗雜者可比。其記葬高、孝二陵遺骨事，作林景熙，與《輟耕錄》

異，蓋各據所聞。其稱南宋和議由高宗，不由於秦檜。宋既亡矣，可不必更爲高宗諱，亦誅心之論也。

又卷一六八 《僑吳集》十二卷，【略】其文頗疏宕有氣，詩亦蒼古。蓋元祐生于至元之末，猶及見咸淳遺老。中間又得見虞集諸人，得其緒論。末年所與游者，亦皆顧阿瑛、倪瓚、張羽之流，互相薰染，其氣韻不同，固亦有自來矣。

分論

《遊仙》 《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鄭明德《遊仙》，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次韻劉憲副春日湖上有感》 《歷代詩發》卷三二：前言娛快，專寫荒涼。正以相形動感，關照生情。

傳記

蘇大年《遂昌先生鄭君墓誌銘》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略】君諱元祐，字明德。天資穎悟過人，垂髫入鄉校，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書，鄉先生大異之。年十五，輒弄筆墨作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石門君篤意教君，樹樓聚書，恣其披閱，君不出戶庭者十年，于書無所不讀。作爲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遺老猶在，君徧遊其門，質疑稽隱，其見聞充然有得，侃侃以奇氣自負，諸老皆折節下之。江浙行中書省郎中汴人趙天錫剛正謹嚴，愼于交際，獨延君于家，與其子期頤講學。期頤後中甲科，即中書參知政事子期公也。君既得友，益自刻勵于學，晝夜不倦，由是克底厥成，足以名世。時薌林平章廉公以朝廷宿望退居錢唐，與君爲忘年友，君由是徧交當世之士，聲名籍甚，四方慕君者，識與不識，皆稱爲「明德先生」。君既以儒業起家，仰承石門君夙志，而奉養之禮，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君偕其兄介甫先生移居姑蘇。兄歿，喪之如父。從君學者，戶外之履常滿。浙省御史府、宣閫、憲臺交章以潛德薦君于朝，君自以臂疾不願仕，在廷諸公知君之志亦弗甚相屈也。優游吳中者三四十年，富貴聲利一不動其心。素不喜著書，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淵藪在焉。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況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稱其有見于道。性平易眞率，不爲矯激之行，與人交亦然。汲引後進，常如不及。頭童齒豁，壯氣不衰，應酬餘暇，手不釋卷。吳人欽仰風裁，罔弗敬禮之者，雖小夫賤隸亦必知君姓名。人有患難，拯拔之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無有以相給，則徧告諸有力者，賙其困阨。君兒時，乳媼提攜右臂脫骱，左手寫楷書，規矩備盡，世稱一絕，又自名爲「尙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將仕郎、平江路儒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歲，即移疾去。後七年，陞江浙儒學提舉，君亦不辭，曰：「文臺者，儒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朝官仕友遠近聞者，莫不奔赴。君生于至元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六日午時，卒于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未時，壽七十有三。娶錢俶王十二世孫女，三男一女，【略】以明年乙巳正月二十六日，葬于平江路吳縣太平鄉橫山之原。君所爲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孤起以狀來請銘，僕泣而撫之曰：「君，天地之全人也。生長承平，晚涉世變，骨肉竟相保無虞，又且安享十年之福而後逝。蓋君明哲保身，行業素無愧于造物，而造物之報君者亦厚矣。君之學淹貫而博洽，君之行純誠而篤實，君之見高明而正大，君之文雄深而雅健，君之詩清峻而蒼古，君之書嚴勁而端麗。其見諸緒餘如清談雅韻，依稀晉人。如君者，蓋一代不數人也。君已矣！世不復有斯人矣！」君未疾前五日，與僕會飲檢閱曹新民家，歷歷自叙其平生出處語，僕，僕竊疑其強聒不已，無幾而卒，乃知君有託于僕也。將屬纊，又呼僕面焉，固宜爲之銘。銘曰：世之人，全于人者未必全于天，全于天，斯可謂之歸全。君雄文奧學，碩德高年。著名當世，追蹤昔賢。生榮死哀，有德有言。謂之全歸，孰曰不然。勒銘貞珉，後有稽焉。知其爲遂昌先生有道鄭君之原。

《新元史》卷二三八 （存目）

紀事

謝徵《僑吳集序》 既壯，來僑於吳，比老乃彙其所作之文曰《僑吳集》，

授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之爲多，故名焉。子實見而知之者，宜爲序之。」徽不敢辭。

鄭元祐《玉山佳處分韻》　至正十年龍集庚寅秋七月廿有一日，吳僧宣無言訪顧仲瑛於玉山。時遂昌鄭元祐先在焉，匡廬于立彥成，則仲瑛之客也。款之春暉樓上，行酒對弈，已而觴詠於芝雲堂。酒半興洽，分「冰衡玉壺懸清秋」爲韻，相與賦詩，以紀一時邂逅之樂。仲瑛得「壺」字，詩先成。莒城趙善長作畫以代詩，坐客不能成詩者，各罰酒一觥。是日，以「冰衡玉壺懸清秋」分韻賦詩，詩成者四人。

《元詩選》初集庚集　元祐字明德，處州遂昌人。其父希遠徙家錢塘，是時咸淳諸老猶在，元祐遍游其門，質疑稽隱，充然有得。以奇氣自負，父沒，僑居平江，學者雲集。浙省臺憲爭以潛德薦之，臂疾不願仕，優游吳中者幾四十年。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一歲移疾去。後七年，擢江浙儒學提舉，居九月卒，年七十有三。時至正二十四年也。明德兒時，以乳媼失手，致傷右臂。比長，能左手作楷書，規矩備至，世稱一絕。遂自號尚左生。【略】當張士誠據平江，東南文士多依之者，明德最爲一時耆宿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遂昌雜錄》一卷。【略】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擢浙江儒學提舉，卒於官。本遂昌人，其父希遠徙錢塘，元祐又流寓平江。其集以《僑吳》名，而是錄仍題曰《遂昌》，不忘本也。元祐以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則當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故書中所列人名，上猶及見宋諸遺老，下及見泰哈不哈、倪瓚、杜本，併見杜本之卒。

又卷一六八　《僑吳集》十二卷，【略】其中《與張德常書》有「僕贅郡無補，嘗移檇李」之語，而蘇大年所作《墓誌》、盧熊《蘇州府志》皆稱元祐以大府薦，兩爲校官，不言嘗爲他職，與元祐仕履不合。豈代人所作，失於標註耶？

著錄

謝徽《僑吳集序》　是集也，爲古今詩、銘、箴、贊、題、書、疏、序、記、碑、誌，總若干篇，釐十有二卷。

張習《刊僑吳集錄》　其著述甚富，有《遂昌山人集》二十卷，僅分詩與文而無類聚，皆漫稿也。又有《僑吳集》者，編次固當，然多繁蕪重出。生通錄之，得其詩文之精純者併爲一十二卷，仍名《僑吳集》，用梓以傳。【略】好古君子苟觀是集，則自得先生之所蘊，庸何加喙耶？

《近古堂書目》卷下　鄭明德《僑吳集》。

《脈望館書目》　《僑吳集》三本，重四卷之七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鄭明德《僑吳集》。

《元詩選》初集庚集　晚年自彙其所作文，以授謝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以僑吳久，而作之爲多，故名之曰《僑吳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僑吳集》十二卷，【略】元鄭元祐撰。元祐有《遂昌雜錄》，已著錄。元祐家本遂昌，徙於錢塘，而流寓平江凡四十年，爲時最久，故其集名以《僑吳》，實則杭州所作亦在其內，蓋從其多者言之也。集本其晚年所定，以授謝徽。今此本後有弘治丙辰張習跋，乃稱元祐本有《遂昌山人集》，與《僑吳集》「多繁蕪重出，因通錄之，得詩文之精純者併爲十二卷，仍名《僑吳集》，用梓以傳」。則此本爲習所重訂，非元祐手編之本矣。凡文六卷，詩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鄭元祐《僑吳集》十二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鄭元祐《僑吳集》十二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僑吳集》十二卷，鈔弘治刊本，振綺堂藏書。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僑吳集》十二卷，舊鈔本。元鄭元祐撰。案明德所著，有《遂昌山人集》、《僑吳集》二種，弘治間，張習併錄之，仍名《僑吳集》，故居杭時所作亦在內也。後附錄蘇大年《墓誌》、盧熊《府志》一則，此從張刻本傳錄。

秦更年《明刊僑吳集十二卷跋》　右弘治丙辰張企翔重刻《僑吳集》也。初，書估以此來售，謂爲元刻，索值甚昂。余檢堯圃《藏書題識》載，鄭元祐《僑吳集》十二卷，乃弘治中張習重刻本也。就張跋語，鄭有《遂昌山人集》、《僑吳集》，是元時實有兩種，今不可得見，所存者重編本耳。字迹古雅，與張來儀、徐北郭諸集悉同。第十一卷《前平江路總管道童公去思碑》脫去五、六兩頁，惜無刊本可錄，仍當缺之云云。此本卷十一正缺五、六兩頁，與堯翁跋適合。

是必弘治刻本無疑。張跋無存，殆舊時估人所損。余因詳舉以告售者，乃得成議。舊估之去跋，冀充元槧，今估之誤認元槧，實皆此刻書法生動，紙墨古雅，有以使之然也。堯圃言此集爲張習重編，蓋本于《四庫提要》。余閱謝徽至正二十年序云「凡文幾百餘篇，十二卷」，則此當是謝氏作序時原第，不得謂爲張重編也，豈四庫館臣及堯翁皆未見謝序耶？

黃丕烈《明刻本僑吳集跋》 右鄭元祐《僑吳集》十二卷，乃弘治中張習重刊本也。就張跋語，鄭有《遂昌山人集》、《僑吳集》，是元時實有兩本，今不可得見，所存者重編本耳。余于數年前觀書朱丈文游家，見此書張刊者，其時不喜購文集，因忽之。後往蹤之，而已散去矣。去年從書船買得宋、元人文集數十本，皆太倉宋蔚如校抄者，《僑吳集》亦在焉。然非刻本行款，未敢信之。近有書估買得海虞故家書，攜至余家，內有此集刊本，字迹古雅，與所藏張來儀、徐北郭諸集悉同，惟紙背皆明人箋翰簡帖，雖非素紙印本，然古氣斑讕，亦自可觀。宋、元舊本，往往如是，又何傷耶？第十一卷前《平江路總管道童公去思碑》，脫去五六兩葉，惜無刊本可錄，仍當闕之。又恐讀者不能卒其文，復取宋氏校抄本，照此集行款錄附于後，可云愼之至矣。抑有巧者，余向得《皇明詩選》，前後部葉紙背多係明人箋簡，爰取此以補此集缺葉，而餘者書余跋語。

顧廣圻《明刻本僑吳集跋》 朱三丈故物，今在周香巖家，較此本多十一卷之六葉，其第五葉仍闕如也。堯圃借歸，囑予影寫補入，而去所附錄宋氏抄本之半，仍留前一葉，俟他本以續完璧之。

葉昌熾《明刻本僑吳集跋》 此《僑吳集》十二卷，雖明中葉刻本，字畫古雅，猶有宋槧遺意。舊爲潘笏盦明經所藏，建椒太史以古幣數十易得之，亦藝林佳話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六 《僑吳集》十二卷，舊鈔本。元括蒼鄭元祐明德撰。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僑吳集》十二卷，舊鈔本。元鄭元祐撰。【略】明弘治丙辰吳下張習識云，【略】此東倉錢方蔚校，據弘治本所寫。

潘祖蔭《明刻本僑吳集跋》 《僑吳集》精妙已極，令人愛不忍釋，卅年塵土，安得見此。

《補遼金元藝文志》 鄭元祐《僑吳集》十二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僑吳集》十二卷，元鄭元祐撰。明弘治丙辰張習刊本。 張金吾有舊抄本。 補：舊寫本，【略】從弘治張習本出。卷中有四庫館臣夾籤，爲四庫底本。鈐翰林院大印及海源閣印。余曾借校。 補：《僑吳集》十二卷，元鄭元祐撰，《附錄》一卷。明弘治九年張習刊本，【略】有黃丕烈跋，繆荃孫藏。李幼塵亦有一帙。 清寫本，孔繼涵校，鈐有石瓶庵印，余藏。 舊寫本，【略】余用四庫底本校。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僑吳集》十二卷，三冊。元鄭元祐撰。清初東倉錢方蔚手鈔本，清宋定國手校并題記。 又：《僑吳集》十二卷、《補遺》一卷，四冊。元鄭元祐撰。鈔本，過錄清鮑廷博校語。 又：《僑吳集》十二卷，四冊。元鄭元祐撰。烏絲闌鈔本。東大。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僑吳集》十二卷，元鄭元祐撰。《附錄》一卷。明弘治九年張習刻本，秦更年跋。四冊。 又：清抄本，傅增湘校并跋，八冊。

《書畫匯考》卷五三 〔鄭元祐〕所著有《遂昌雜錄》一卷行於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遂昌雜錄》一卷，【略】元鄭元祐撰。

藝文

倪瓚《次韻別鄭明德》 思君阻言笑，三歲同一日。既見令人怒，不見令人憶。揮觴縱謔浪，抗論殫今昔。世方雜涇渭，己乃忘得失。饞涎飫甘美，醉眼亂朱碧。少逢人眼青，每遇俗眼白。不隨世混混，自喜心得得。講學日光輝，盡性久循率。不意吳市門，尚復有此客。茅齋素壁上，佳句手自摘。楓林已搖落，梅蕊尚未折。吁嗟歲云暮，感嘆終日夕。殘生能幾面，念此氣塡臆。富貴眞可羞，功名竟何物。世事蟹登斷，危機猩着屐。翁乎善自守，氣體保寧逸。去去勿重陳，且復混玉石。

王逢《同鄭本初基訪吳庠鄭明德教授元祐俞叔鉉學正鼎教授留飲齋中是夕雪因相與聯句以紀一時會盍》 中吳泮宮古，廣文官舍敞。佩衿方休誦（逢），冠帶駢憩鞅。歲晏雲四合（祐），雪暮霰交響。飛簾勢簸揚（基），滕六影

下上。汙邪畢潔淨(鼎)，坱軋周滌蕩。若將混端倪(逢)，無復別封壤。颯沓竹末俯(祐)，碎兀木本強。漏壺咽銅龍(基)，城柝卧素蟒。冰澌靜膠研(鼎)，顥氣深刺幌。香乾芸散帙(逢)，味永虀凍盎。擁褐肩獨聳(祐)，擊缽技自癢。詩盟得寒郊(基)，茗飲失粗党。路迷梁園邈(鼎)，地失程門丈。殊憐跼驢背(逢)，頗快衣鶴氅。沈廖度郢曲(祐)，浩溔泛剡槳。流風注存心(基)，叔世入紆想。戍遙皸瘃苦(鼎)，野曠爪牙攘。好音懷鴟梟(逢)，怪物絕魍魎。願追文正躅(祐)，不辭慶曆黨。層甍庋諸經(基)，直道擴羣枉。新知春蘭藹(鼎)，舊游曙星朗。謙虛側皐比(逢)，欲寡賤熊掌。張燈初筵秩(祐)，舉爵朋酒饗。黃羞登俎柑(基)，白薦作羹鯊。叙齒先一飯(鼎)，探錢罄餘帑。清宜禪僧分(逢)，瑞許賢守賞。螟蝝殄無類(祐)，來牟熟有象。陰褰天光發(基)，陽復履道長。高視呑八九(鼎)，獨立配參兩。幸敦君子交，再極尼丘仰(逢)。

張雨《送鄭明德適越》 四十日春廿日雨，問花尋柳意茫然。竹根卧瓶高筆塚，竈下生薪連朮烟。茅家名餘鐵鑪步，龍井氣脇金沙泉。稽山酒船速回棹，遲子歸來烹蕨拳。

又《寄楊廉夫鄭明德》 快雪時晴春意動，歸舟移纜向方塘。走尋飲伴鷄豚社，誤落詩名錦繡場。子雲奇字誰能問，鄭老襟期獨不忘。闔閭城中可終老，安得四萬買滄浪。

又《飲太乙宮次韻明德》 子眞天下士，開口祗譚玄。聚散屈伸肘，光陰大小年。室虛仙樂降，飲長宮燭然。道師若山雪，照耀石門泉。會有青藜杖，叩君床榻眠。

又《贈鄭明德》 五季雖無人，獨行惟鄭張。今子載同世，而我匪異鄉。薦明吾不如，子則雲叟強。嘉子行秘書，以腹爲笥箱。操觚仍尚左，立辭多惡方。吳兒命乞錢，掉臂輒取將。智如泥中龜，處污深蓋藏。烟庖縣大臠，蠹屋排積倉。兩兒稍卷婁，終歲足彷徉。適經吳市門，邀我羅酒漿。犬子小名舊，蛾眉新畫長。吾家老瓦盆，無此金玉相。寒林踰正色，國艷終媚香。狷者有不取，聖罔念作狂。願子勖明德，豈惟家之慶。異時同傳好，咄哉無歐陽。

陳基《同游虎邱和鄭元祐韻》 吳王閟玄宮，劍氣在茲嶺。石留千人座，泉迸百尺井。逮公今題墨，潭光並耿耿。雄章久變虎，強聒不聞黽。荒荒短簿祠，猶復倚頑礦。石磴極高下，躋攀足力猛。前瞻公留題，天葩筆下騁。仙語不求似，鬼詩空自哽。譬之具區大，玻璨寧計頃。自公返奎躔，千巖秋月冷。載惟繙經室，地古松日永。高標歎俱逝，今昔異風景。人生非金石，何必形吊影。所愧願學意，天高無從請。

王逢《故遂昌先生鄭提學輓詞》 處士星夜明，先生生嚴州。(闕)伯氏目漁蒐。筆繡絲五色，花樣從驪求。器大晚始成，兩壁東諸侯(謂太尉張公)。蹇予謝通顯，客隱琳宮(闕)。偃儀杖履聲，(闕)過話舊遊。幼遷西湖學，淳祐餘前脩。(闕)間，絃歌繼觥籌。甲科趙期頤，(闕)衣躬摳。隅覽姑蘇臺，遂成賈胡留。克莊(廉使幹)幣遠至，兼(闕)禮逾優。家立四壁寒，身視二頃秋。健兒俗(闕)儒時贅瘤。而父我所銘，儻死思我酬。涼日照銀杏，風鶴層雲頭。罷酒一笑別，仰俯歲忽周。超超鄭玄邁，(闕)浩休。緬憶分教日，示藁雪燈篝。聯軒孝義什，磊落數名流。(闕)行世未能，詩輓淚莫收。鬱鬱石門山，故隴阻且悠(曾祖克宗西川經略使，祖開先知道州永明縣)。橘霜凈屋洞，劍虹光虎(闕)。好驂余(闕)柳(待制柳公貫)轡，遠拉虞(文靖虞公集)黃(文獻黃公溍)軸。超然地下樂，邈矣塵中憂。

沈右

論述

陳基《橫山紀行詩序》 吳郡沈仲說甫由長洲先塋鼓柁而西，出胥關，過石湖，省母夫人墓于橫山之陽。跋涉道途，輒顧瞻哀慕，而其低徊寤嘆之形諸言者，皆成韻語。時余辱與同載，間亦有所賦。其甥呂彥眞悉手錄之，得如干首。【略】今仲說天性醇孝，篤學好問，而又遭時太平，克承其世澤，其視《蓼莪》之詩不侔矣。然而既怙且恃，以鞠拊畜育者，仲說皆蚤失之，而其顧焉復焉者，獨賴祖母之存，今亦已矣。雖復生事死葬，無或遺憾，而仲說豈忍一日忘其德哉！是以顧冢舍于長洲，踐雨露于橫山，仰天宇之澄鮮，撫原隰之夷曠，而風木寒泉之感，見于銜恤茹哀者，雖欲不爲詩，不容已也。嗚呼，佳則佳矣，于情性何有哉。昔者孫興公賦詩以伸罔極之痛，識者謂有《蓼莪》之遺思

焉。而歐陽叔弼居憂，復有譏其作詩者。余雖非識者，仲說固興公之徒與？世有君子如蘇長公，則仲說賢于叔弼矣。余因彥眞不錄，爰用崔正言《紀行》詩體彙編之。又嘉仲說本乎性情也，樂爲之序。

又《白羊山紀游詩序》 勾吳沈高士仲說，澄靜寡欲，誦詩書百家之言，以孝義稱于鄉。居祖夫人憂，廬于墓側。既免喪，隱居耕釣，以山水自樂。每衣鹿裘、着葛巾，過天平謁范魏公祠，徘徊不忍去。間行其傍林塢，得地曰白羊山而愛之，將結茅讀書，以求其志。乃三月既望，挈所知楚人朱安道舟行數百里至其處。仰瞻天宇之高，俯瞰時物之暢，追泰伯之遺風，吊闔閭之故墟，引筆賦詩，總凡若干首，余得而諷咏之。既嘉其春容閑遠，有超世越俗之思，又念不得從仲說蔭長松、藉豊草，歌《考槃》之篇，咏《伐木》之章，以寄情烟雲水石間。然魏公之流澤未泯，天平之白雲可望也。它日命車白羊之麓，款門處士之廬，而某丘某水，將因詩以探其勝。則是詩不可以無序，故樂爲之書。

傳記

《西湖竹枝集》 沈右，字仲說，吳中世家。能掠去豪習，刻志詩書，與縉紳先生游，恂恂若諸生，故其詞理婉順如此。

紀事

鄭元祐《沈孝孫孝感行為謝醫沈日新》 吳東門葑泥，千頃曾無根。舟行滉漾渺無際，天水日夜相吐吞。太平日久，人烟聚落，散布洲渚上，繩擢網罟，往往成人村。沈仲說父奉其高年之祖母，避喧卻掃，於此安晨昏。說也不惟文行一如李令伯，零丁孤苦，形影相依，惟此祖與孫。祖母今九十，三蒙賜帛恩。

陳基《清暉樓辭序》 吳興沈仲說甫，學有文，事大母無間言。所居東林，有樓曰「清暉」，金華王君子充記之以文，余因推本其志而爲之辭。

又《緩軒銘序》 吳郡隱君子沈仲說甫，以「吶」名齋，既爲之箴，復以「緩」名其軒，屬余爲之銘。

又《存存齋記》 沈君仲說隱居於吳會，耕學於笠澤，廬於陳公之原，而以名其室曰「存存齋」，蓋取《易大傳》之語。而陳公原之廬，樸而不陋，簡而有容，甍不加彫，椽不加琢，而室之制具焉。蓋沈氏世泳詩書之澤，而其先壠所在，土厚水深，松栢茂蔚。斯齋也，在墓之左，環以流水，繚以林麓，遙岑綠野，星拱繡錯，而歲時霜露之感，油然於寒泉風木間。仲說曰：「子盍爲我記之？」蓋余辱在賓友之末，嘗捧巵酒爲祖夫人九十壽。及夫人壽終，仲說持承重之喪於此，又嘗即其處而吊焉。俯仰生事死喪之際，敬養隆而哀禮至，仲說所以培其本而濬其源者非一日矣。且「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贊《易》之辭，釋之者曰：智禮存性而道義出。蓋學以知之，智也；孝以履之，禮也。性由此存，道由此出，而措之皆適於宜。吾概於仲說事親之始終見之，則於斯齋也，可無言乎？噫！以簡樸之室廬，居深厚之水土，仲說所以永孝思也；以存存之聖謨，承詩書之世澤，仲說所以垂後昆也。後之人愼毋以華易樸，以繁易簡，則存存之餘慶未艾矣。

又《與沈存齋書》 執事寡嗜欲，薄富貴，樂恬靜，方將棄田宅，挈妻孥入山林，躬耕采藥，蟬蛻穢濁，以浮游塵埃之外。使世復有侯生者流，執事將無所用之。

著錄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沈右《清輝樓稿》。

藝文

鄭元祐《過沈仲說清樾軒》 睠此龍伯國，湖江白漫漫。路出洲渚上，天垂葭葦端。林樹茂清樾，浪花浮碧瀾。煙消棟宇出，露下場圃寬。漁師自繩擢，農老仍衣冠。隱侯有令德，錢鏗富清歡。跫音喜人至，戟手勸客餐。酒行鶴獻舞，飲具魚橫盤。自稱禮法野，所貴人情安。江山歲欲暮，風露日以寒。蘭佩香久歇，蒯緱鋏空彈。懷君不暫置，於世何所干。明發當復來，壽杯爲子乾。

又《送沈仲說遊杭》 錢唐湖上水西頭，歷歷山人舊釣游。相府猶餘秋水觀，酒旗多掛夕陽樓。春喧車馬松間寺，夜載笙歌月下舟。見說於今總消歇，休文到日重凄愁。

又《次韻沈存齋見寄》 八咏樓前藻思新，白鷗波上最情親。詩盟有喜諸君在，情話無如野老眞。歷代寶歸金賈鑰，重山光吐器車銀。丁寧笠澤烟波上，留取珊瑚拂釣綸。

陳基《慈烏曲為沈仲說作》 慈烏尾畢逋，朝夕相呼哺爾雛。今日慈烏一何樂，飛向樹頭及屋角。飛去飛來鳴且啄。門前忽有吏，手捧篚與筐。中有兩束帛，爛焆生天光。孫也出見吏，再拜升母堂。祖母康強年九十，受帛拜天仰天立。太平恩澤高年及，歡樂盈門動鄉邑。殷勤裁剪製爲衣，長短稱身喜相宜。母著衣，孫起舞，日日見烏來反哺，萬歲千秋祝明主。

又《緩軒銘》 古之君子，夙夜孜孜。居則三省，行則再思。下堂而傷足者，數月猶有憂色。佩韋以自戒者，百世而名不衰。既恂恂乎捫舌之訓，復凜凜乎履冰之規。勿行而使手足無措，勿言而使駟馬莫追。故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我思古人，勤謹是飭。濟以和緩，剛柔兼克。我行勿趨，篤敬以爲輿，我言勿尤，忠信以爲樞。勿亟勿躁，以適乎中庸之途。噫嘻，非若人是勖而誰與。

又《清樾堂詩為沈仲說賦》 君子締新構，樂此靜者心。德陽一以亨，衆木蔚成陰。攬物感流景，當軒理素琴。永懷鳥鳥情，肯爲游子吟。回飈薄煩暑，靈雨灑中林。爲君賦《行葦》，願言酬德音。（時仲說祖夫人年九十被賜帛之恩，故末章及之。）

潘純

論述

《草堂雅集》卷六 潘純，字子素，淮西人。世儒業，博學通古今，善談笑，作詩爲文迥出流輩。壯游京師，名公大人無不與交。晚居淮浙間，名重一時云。

《石洲詩話》卷五 潘子素詩以才調勝，喜爲今樂府，而絕句多佳，如《題宋高宗二劉妃圖》尤妙。

《輥卦》 《輟耕錄》卷一〇：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輥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謔浪調笑，不爲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輥，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輥亨，天地輥而四時行，日月輥而晝夜明，上下輥而萬事成，輥之時義大矣哉！」【略】此篇或者又謂自宋末即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吝》卦以配之。【略】近扶風馬文璧琬又作《諞卦》曰，【略】右三卦切中時病，眞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復龍洲先生墓》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宋高固媿晉元，此語諷刺深婉。俗調。

《題張先生良常草堂五言一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生新。

《題岳武穆王墳》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岳墳詩，趙松雪作最工，此作亦復深婉。

《詩藪》外編卷六 潘子素：「江上青山日欲晡，幽花小紙墨模糊。華清宮殿生秋草，零落滕王《蛺蝶圖》」【略】等作，皆元絕妙境，第高者不過中唐，平者多沿晚宋耳。

傳記

《元詩選》三集卷一一 〔潘〕純，字子素，廬州合肥人。風度高遠。壯游京師，名公卿爭延致之。每宴集，談笑傾座，輒云「潘君不在，令人無歡。」嘗著《輥卦》以諷切當世。其初六辭曰：「出門便輥，又何咎也。」其上六曰：「以輥受爵，亦不足敬也。」或以達於文宗，目爲滑稽士，欲繫治之，因亡走江湖間。晚居淮、浙，後爲行臺御史大夫納璘子安安所殺。子素喜爲今樂府，與冷齋、疏齋相爲左右。歌詩秀麗清鬱，後生輩竊詠之，以謂義山、飛卿殆不能過也。其《弔岳武穆》一篇尤爲一時傳誦。

《何氏語林》卷二六 引《姑蘇志》：潘純字子素，廬州人。游京師，文學

貴介爭延致之。每宴集，談笑傾坐。

紀事

《輟耕錄》卷二三　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琳開行臺於紹興，於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本路餘姚則有同知圖卜戩，在城則有錄事達嚕噶齊穆爾古蘇，皆總制團結民義者。納琳之子安安以三人爲不易制，思有以去之。乃先紿召圖卜戩至，拘於寶林寺，夜半率臺軍擒殺之。從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獨存穆爾古蘇一人耳。人皆以圖卜戩之死，歸罪於穆爾古蘇不能力救，殊不知當時之執圖卜戩，乃所以擒穆爾古蘇也。執圖卜戩之謀出於潘子素，子素亦爲安安縊諸途。執子素之謀出於辛敬所，敬所間關投張士誠，客死平江僧舍。

又卷二四　嘉興林叔大鏞掾江浙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接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刲羔殺豕，品饌甚盛，若士夫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捫腹闊步，譏謔交作，叔大赧甚，不敢仰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即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言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謝語，即僧家『懺悔』也。」哄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羞出見客。

藝文

鄭元祐《寄潘子素文學》　與子同庚命不同，悠悠江海異窮通。潛鱗易借風雲力，朽枿難論雨露功。欲進老人圯上履，可孤焦尾嶧陽桐。河陽縣裡花千樹，不借孤芳一朵紅。

又《潘子素翠雨亭》　竹梧亭子翠珊珊，人在空濛煙雨間。春暮但聞鶯百囀，秋陰每見鶴孤還。且看樹頂遙峰碧，莫踏苔花滴露斑。如此林居不歸去，高情誰與共蕭閒。

李裕

論述

《元詩選》三集卷六　公饒詩篇秀麗，尤工七言樂府，出入二李之間，與宋顯夫、楊仲禮、陳居采諸公唱和。惜全集失傳，所存僅什之一二云。

傳記

宋濂《李府君墓銘》　府君諱裕，字公饒，姓李氏。其先自洛陽遷桐江，九世祖著復自桐江遷婺之東陽。【略】府君幼失父母，鞠於嫂氏，事諸兄有若嚴君。既就外傅，即知家學相仍之盛，確然思以踵其後。發於聲詩，皆中繩尺。甫冠，聞許文懿公講道於八華山中，躡屐從之，推明濂、洛、關、閩之學。久之，因喟然嘆曰：「學之所貴者明體適用，苟不見諸用，猶玉巵而無當，未見其可也。」乃徑別親友，杖策遊京師，撰《至治聖德頌》一篇，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聞。英宗召見玉德殿，令宿衛禁中。居無何，翰林羣公以府君才藻清麗，不當在持戟之列，遂奏爲國子生。會虞文靖公來爲祭酒，極器府君，每有撰述，輒瞑目倡言「可書」云云，府君執筆次第書云云。及文成，朗誦於公前，公遂指授以制作之故，所謂篇章字句四法，逐一演繹之，府君之學於是大進，薦紳之家爭欲府君出其門下。天曆己巳，國子分監，扈從上京。歲適當賓，有旨命就試，府君領開平府薦送。至順庚午，擢進士上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陳州事，有朱衣象笏之賜。【略】荏苒踰二年，竟卒於旅邸，時重紀至元戊寅正月癸丑也，享年四十有五。卒後一月，中書始改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命雖下，不見拜矣。【略】濂生也後，少府君十有六歲，初識府君於婺城之南，容儀秀

潔，如玉樹臨風，皦然美丈夫也。及讀府君之詩曰《中行齋稿》者，姿態閑婉，復類其爲人，必慕艷之，願締忘年之交，而九京不可作矣。幸獲與府君之子貫道游，同試藝於鄉闈。貫道既先登，濂竊以謂府君之家，科目相繼起，貫道是舉，足以慰府君於泉下。曾未幾何，而貫道亦死矣。嗚呼，三十餘年之間，而哭府君父子焉，予髮欲不頒白，其尚可得邪！銘曰：嗚呼，府君可止於斯，楚楚其容儀，袞袞其修辭，其才又足以見諸設施，使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嗚呼，府君竟止於斯，雖五尺之童粗有所知，期必躋於膴仕，亦不虞其若斯。豈天道之不齊，抑人事之有參差？自古以來，何莫不由於斯！嗚呼，府君其死孔悲，年不踰於五十，學僅克於一施，則夫突梯而滑稽，如脂而如韋，壽享於耆頤、好爵之是縻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

著錄

《元詩選》三集卷六　裕【略】所著有《中行齋稿》。

蘇天爵

論述

綜論

虞集《送豫章熊太古兼寄蘇伯修參政》　蘇君天下士，定價琳琅球。江漢方渺然，爲我觀素秋。長吟以相送，明月在高樓。

馬祖常《滋溪文稿序》　右蘇君伯修雜著。祖常延祐四年以御史監試國子員，伯修試《碣石賦》，文雅馴美麗，考究詳實。當時考試禮部，尚書潘景良、集賢直學士李仲淵寘伯修爲第二名，鞏弘爲第一名。弘文氣疏宕，才俊可喜，祖常獨不然，此其人後必流於不學，升伯修第一。今果然。而吾伯修方讀經稽古，文皆有法度，當負斯文之任於十年後也。

陳旅《滋溪文稿序》　趙郡蘇公伯修爲御史中臺，僅四閱月，而所上章疏已四十有五。言當畏天變，奉宗廟，保聖躬，輔聖德，止畋獵，大臣不當增廣居第，凡政治之未善，民隱之未恤，風俗之未正，賢者之宜進而未進、不肖之宜退而未退者，皆言之。道足以事明主，氣足以肅群慝，學足以達古今之變，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若公者，可謂能任夫兩者之重也。中間又嘗以延平李先生從祀爲請，於世教蓋拳拳焉。烏乎！爲御史而念及乎此，是豈易與尋常識見者言哉？

又《送蘇伯修治書西臺詩序》　伯修之久處乎文儒之館也，人第見泯泯默默，惟沉潛載籍，他無若所能者。一旦拜監察御史，發精明於溫厚之中，所至平反宿冤，釐正百度，雖風裁凝遠，而未嘗有不近人情之態。更歷中外，展采指事，凡能吏以爲難者，皆從容治辦。雖才詣過人，而未嘗有求勝於人之心。蓋其天質之美，又善學以成其德，不剛不柔，其殆尹吉甫之所云者乎。【略】伯修將即諸賢所詠之物，以益驗夫道體之著，得詩人言外之意，以益感夫性情之微，律令之協，其亦在於此乎！雖然，吾黨之所以望伯修者，不止在茲行也。

謝端《滋溪書堂》　趙之川滹浸淶易，恆愧泜洨各異出，惟滋有溪亦是匹。或伏或見乃不容，不能百里滹是從，混混千里俱朝宗。子曩涉河觀湖江，踔雲蕩日怒擊撞，歸視子滋嶺之瀧。是滋名揚子所始，有田有廬水之涘，有堂三楹庳非侈。中經子史堂右左，高曾遺子以自課，子迺善繼志不惰。蒐今摭古扶怪奇，泓涵演迤吐爲辭，副墨往往傳京師。籯金青紫世所取，滋溪有源子有後，斯堂斯書可世守。

雅琥《送蘇伯修御史之南臺》　天上詞臣夐莫雙，乘驄此日莅南邦。梅花路近宜逢雪，桃葉波平好渡江。千里蒼生瞻繡斧，十州使者避旌幢。同袍知己如相問，已許閒身老北窗。

祝蕃《湖廣省參政蘇公像贊》　炯乎其明，湛乎其清。淵淵乎其有容，抑抑乎其弗盈。晬乎其良金美玉，凜乎其寒露清冰。量涵千古，心醉六經。宜其發而爲文，炳煥今昔，施於有政，黼黻隆平。當持節秉鈞之任，鑿鑿乎精實，居

納言進講之責，懇懇乎忠誠。斯可肩儕乎韓、范而接武乎歐、曾者矣。然猶微顰深坐，憂黎元之未乂；盱謨遠略，念荒徼之靡寧。復劬書而下士，恆夜寐而夙興。斯益深而益厚，終不伐而不矜。然則異時冠佩凌烟，丹青麟閣，匪斯人其疇能。

商企翁《國子祭酒蘇公畫像贊》 積之豐，虛以容；持之恭，屹以崇。安其所遇，孰閒窮通；汲引後學，誨諄告忠。蘊之爲精華，發之爲事功。索絕響於嗣音，淪芳流以之東。昔嘗歎先正之美，莫或繼踪；猗獨於公，復以見古人之風。

黃溍《送蘇伯修憲使》 久參法從侍凝旒，忽擁幨軺按列州。太史山川皆熟路，淮南草木自生秋。遙瞻龍節辭中禁，尚想鰲峰接儁游。樗散鄭虔無所用，幸搜巖壑副旁求。

宋褧《蘇伯修右司滋溪書堂》 滋溪溪水清如玉，堂中藏書高似屋。緗縹裝潢芸葉馥，遠過李侯三萬軸。上世遺安重教督，有美令孫克佩服。移書庋几置書腹，用之經濟且啓沃。尊經纘史雅志篤，屈宋衙官騷則僕。堂前山水秀且綠，堂中之書茲不辱。愧我四十鬢欲禿，文學事功俱鹿鹿。悲歡枯落悔不足，欲登君堂借書讀。

又《送蘇伯修內翰南臺御史》 若人抱奇璞，柱史稱高情。含霜趨建業，踏雪過蕪城。奮彼澄清志，違此交友盟。相思祝餐飯，貞哉保令名。

潘純《題蘇伯修滋溪書堂》 華屋書充棟，清溪樹拂檐。波光浮藻井，雲影亂牙籤。四世風流在，諸生禮數嚴。歸來謝賓客，長日下疏簾。

趙汸《滋溪文稿序》 公世儒家，自其早歲，即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既入胄監，又得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爲之師。故其清修篤志，足以潛心大業，而不惑于他歧；深識(材)博聞，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盛而閑之愈嚴，行已尊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於天下。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然頹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而粹溫，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爲輝、菽粟之爲味。自國朝治化之原，名公卿賢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夫儒先述作闡奧，莫不在焉，而浩然刪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即爲四明袁公伯長、浚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所深知。袁公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當擅文章之柄於十年後，而公遂相與爲忘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尚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士大夫之間，不曰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文)仁，抑未知三公之視程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必以程、朱爲模範，而力求在己，不務空言，則從事于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幾也明矣。故汸以爲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其師淵源而推之可也。

又《贈河南行省參政追封真定郡公蘇公畫像贊》 義足以守身，故不乘時而速化；忠足以體國，故能因事而有爲。是蓋勢有所弗趨，患有所弗避，而卒能活邊庭數百萬之衆，振殊俗以書詩者與。噫！錫爵受封，顯榮褒大者，報施之彝道爾。當巽儒苟安之日，微斯人，其孰與歸？

王禕《上蘇大參書》 方今以宏材碩學膺一代文獻之任者，執事而已。自禕幼時，讀《國朝文類》，即有以知執事之志之所存。何者？《文類》之書，非徒文也，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皆於是乎載以及；執事他所爲文，莫不皆然；故知執事之文，志於紀事者也。言足以綜難遣之蹟，蹟足以備難明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者也。其言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實平易而無浮華艱險，而又具大體純正而明備者也。故論者謂國朝之文，惟柳城姚公、清河元公、蜀郡虞公、金華黃公以及執事，皆自成其家，而禕竊謂執事之於紀事實過之。是則執事之文固海內學者士大夫所取法，況禕之有志于斯，汲汲焉早夜疚心，欲求教於文獻之所在者，其爲皈戴慕戀，當何如耶？頃者，執事參政江浙，禕方從黃公留京師，及執事被命召還，而禕又就試南歸，無由拜瞻道德之光，拱聽議論。今者使節復蒞浙省，禕居浙東，實隸部內，輒敢忘其貴賤之分，冒昧求見，書以爲之先。而進拜之資，有鄙野之文十篇，同獻執事。倘以爲可教，效所長於左右，以遂其求教之志，則其於文或者不致眞實謬亂，可以取信於世，而因以文章家知名者，執事造就之賜也。是故大臣之事，以報國爲先，而造就人材即所以報國。執事於今可謂國之大臣矣，造就人材，執事事也。幸執事圖之。

《宋元學案》卷九一 前輩凋謝，先生獨自任一代文獻之寄。常集一代之文，選成《元文類》一書。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

《元詩選》二集庚集 伯修多知遼、金故事，爲文長於序事，而詩尤得古法。新安趙汸稱其明潔而粹溫，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爲輝，菽粟之爲味。【略】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於時中原前輩

凋謝殆盡，伯修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故自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于簡冊。國子助教陳旅稱其學博而識正，非虛譽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滋溪文稿》三十卷。【略】天爵少從學于安熙，然熙詩文麤野不入格，天爵乃詞華淹雅，根柢深厚，蔚然稱元代作者。其波瀾意度，往往出入於歐、蘇，突過其師遠甚。至其序事之作，詳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幾至百有餘篇，於元代制度人物，史傳闕略者，多可藉以考見。《元史》本傳稱其身任一代文獻之寄，亦非溢美。虞集《賦蘇伯修滋溪書堂》詩有曰：「積學抱沉默，時至有攸行。抽簡魯史存，采詩商頌併。」蓋其文章原本，由沉潛典籍，研究掌故而來，不盡受之於熙也。

《藏書紀事詩》卷二　若得滋溪蘇氏本，論思不但證松廳。先求宋本《書堂記》，再讀清容《藏室銘》。

《元史新編》卷四三《蘇天爵傳》　其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略】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辨，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爲滋溪先生。

張鈞衡《刻滋溪文稿跋》　伯修之文長於叙事，集中碑版幾至百有餘篇，於元代制度人物史傳闕略者，多可藉以考見。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校明鈔本蘇伯修滋溪文藁書後》：《四庫提要》稱天爵詞華淹雅，根柢深厚，蔚然爲元代作者。今觀其集中，傳、狀、碑、誌之文至百餘篇，一時名儒如劉因、齊履謙、袁桷、馬祖常、曹伯啓、宋褧、傅與礪、安熙、王結諸人皆在焉。合觀所撰《國朝名臣事略》，則本傳所稱「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者，洵非虛譽。集中附《三史質疑》二十五則，於金代事蹟辨述爲詳，有裨史乘。如所紀宇文虛中仕金貴顯，爲裁定一切制度，及撰冊立宋高宗文，後以譏訕權貴而死，施宜生仕金爲翰林學士，以風疾致仕，並無使宋漏言被誅之事，皆他書所未及，足糾正宋人野史之謬說。至題范偉可訪祖墓詩，言范蜀公墓在許州襄城縣房保村，則又吾輩談蜀故者所未聞也。

分論

《碣石賦》　陳旅《馬中丞文集序》：伯修在成均時，公（馬祖常）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碣石賦》，嗟賞不置。伯修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嘗知己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昔馬伯庸試國子員，拔天爵文第一，謂其讀經稽古，文有法度，當負斯文之任於十年後。其衡鑑之精，如歐陽公之於蘇文忠。然其所試《碣石賦》，今已不傳。

傳記

《元史》卷一八三《蘇天爵傳》　蘇天爵，字伯修，眞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實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略】入爲監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爲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爲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爲吏部尚書，陞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長，端己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

慰使、浙東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爲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稿》七卷、《文稿》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稿云。

《元史新編》卷四三　（存目）

紀事

蘇天爵《題松廳章疏後》　右《松廳章疏》五卷，天爵備員御史時所建言也。至順二年冬十一月，天爵蒙恩自翰林修撰拜南行臺御史，明年正月到官。未幾，奉詔錄囚湖廣。五月，召拜監察御史。時方在辰沅，遠莫知也，七月代者方至，八月入京，道除奎章授經郎，十月始供職。明年，今天子入即位，尋詔奎章儒臣侍講六經禁中，天爵亦進兼經筵譯文官。是歲冬十二月，復官六察。明年四月，敕翰林修先朝實錄，遂有待制之命。其在察院凡四月耳，而又稽覈諸司吏牘，監攝廟社祠享，故所言止此。嗚呼，居言責者，豈易爲哉！昔人或焚稿以示謹密之意，或存稿以彰從諫之美，顧天爵何人，敢爲是乎！第藏之於家以示子孫。

王沂《送蘇伯修侍郎扈蹕上京》　晴川金鯉出芙蕖，持橐仙郎得句無。禮樂又新三代制，丹青應上兩京圖。雲端馴象扶雕輦，仗外明駝絡寶珠。擬待賜酺祠馬祖，華光星裏望驪駒。

黃溍《次韻蘇侍郎平村暮歸》　中臺多閑獨儀曹，退食歸來路不遙。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聊過赤蘭橋。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接九霄。媿我白頭方倚席，敢將巴曲和仙韶。

又《讀蘇御史奏稿》　伯修三爲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躬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苟有關乎大體，繫乎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爲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耆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

又《蘇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趙郡蘇公天爵由翰林爲御史南臺，時方用中書奏，遣官審覆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正月，公甫就職，即分涖湖北。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獠錯居，俗素獷悍喜鬬爭，獄事爲最繁。公不憚山谿之阻，瘴毒之所侵加，遍履其地，雖盛暑，猶夜篝燈閱文書，無少倦。

歐陽玄《國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譽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且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錄之。凡有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匯而輯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

許有壬《送蘇伯修赴湖廣參政序》　至元庚辰冬，趙郡蘇君伯修由吏部尚書擢西臺治書侍御史，大夫士分題賦詩以餞。俄參議中書，乃匯其詩，屬予序而未暇。至正壬午夏，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大夫士又分題賦詩以餞，以昔序不果，而責償於余也，予不得而辭焉。【略】以伯修之才，固不賴友，而進學之功，惟日不足。誠若有望於友者，不知詩人之告伯修，其亦有說否乎。【略】於伯修深有望焉，此非余言也，蓋詩人之言而有未盡者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岐周之盛，《詩》著於二南，荆楚之衰，《騷》鳴於百世，亦多詩之地也。余旦夕得請伯修，必予環而報政。是邦大夫士又重其去，而因物起興，以寓愛慕之私，分題之賦，又將倍蓰於今日矣，不又在予哉。

陳旅《送蘇伯修治書西臺詩序》　至元又六年之冬十月，吏部尚書蘇公伯修拜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薦紳先生暨諸能詩者相與託物命題，分而賦之，以寓比興于飲餞之日，而屬余書其右簡。

又《經筵唱和詩序》　今監察御史鎮陽蘇君伯脩，時爲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論定其說，使譯者得以國言悉其指歸，沐日又賦詩鋪寫盛事，約同館之

士與京師能詩者和之，匯爲一卷，不鄙謂旅使序之。【略】此伯修與諸賢之詩所以作也。後之君子想見元統之治，將於是乎觀焉。

宋本《滋溪書堂記》 延祐六年，予初來京師，聞國學貴游稱諸生蘇伯修以《碣石賦》中公試，釋褐授薊州判官，往往誦其警句。名籍甚，欲一識，則已赴上。及還，始與交。因得知伯修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實，暨國朝上公碩人家閥閱譜系、事業碑刻文章。既久，又見其嗜學不厭。嘗疑胄子有挑達城闕者，已仕即棄故習者，伯脩獨爾，其淵源必有出師友外者。詢之則果。自其先世，曾大父少長兵間，郡邑無知爲學者，已能教子，爲人先。其大父威如先生教其考郎中府君尤嚴，或曰：「君才一子，盍少寬？」輒正色曰：「可以一子故廢教耶？」先生學廣博，嘗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十篇，曆家善之。府君既爲時循吏，好讀書，教伯修如父教己，有餘俸，輒買書遺之。於是予疑益信。又久之，則其所著書曰《遼金紀年》、曰《國朝名臣事略》者皆脫稿，而今之諸人文章，方類粹未已。士大夫莫不歎其勤，伯修汲汲然，至不知饑渴之切己也。且謂予「昔吾高王父玉城翁當國初自汴還眞定，買別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置書數十卷。再傳而吾王父威如先生又手自鈔校，得數百貯之，因名屋曰滋溪書堂，蓋滋水道其南也。歲久堂壞，先人葺之，而不敢增損，且漸市書益之。又嘗因公事至江之南，獲萬餘卷以歸。吾懼族中來者不知堂若書之始，幸文之，將刻石嵌壁以示。」嗚呼，【略】府君葺堂不敢有加，以求勝前人，伯修有屋京師、眞定，皆不敢求記，獨惓惓是區區之三楹者，又可以爲薄俗警矣。抑蘇氏雖世爲學，獨威如先生有著述，伯修著述益富，豈聞祖風而興耶？然予聞自先生至伯修，三世皆一子，惟其能教，故悉克自樹立。今伯修亦一子阿瑣，甫齔，而穎拔可就傅。伯修能繩先生義，方以造之，則堂暨書之傳，邈乎未可概也。是爲記。伯修名天爵，今以翰林修撰拜南行臺監察御史云。

著錄

王理《國朝名臣事略序》 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故，攷遺失迹，搆百家行狀碑誌傳贊叙述，及他文賅載者，見其本末。【略】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略》。

《元詩選》二集庚集 有《詩稿》七卷、《文稿》三十卷。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

《元史新編》卷四三《蘇天爵傳》 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國朝文類》七十卷，又有《詩稿》七卷、《文稿》三十卷。【略】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稿云。

《新元史》卷二一一《蘇天爵傳》 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有《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國朝文類》七十卷、《奏議》五卷、《文集》三十七卷。

趙汸《滋溪文稿序》 《滋溪文稿》三十卷，浙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爲屬掾時所類次也。

《文淵閣書目》卷九 蘇天爵《滋溪文集》一部一冊，完全。塾本三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天爵《滋溪集》三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滋溪文稿》三冊，全。元末蘇天爵著。凡三十卷。

《秘閣書目・文集》 蘇天爵《滋溪集》三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蘇天爵《滋溪文集》三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蘇天爵《滋溪文稿》三十卷、又《詩稿》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滋溪文稿》三十卷，【略】元蘇天爵撰。【略】所作有《詩稿》七卷、《文稿》三十卷。其《詩稿》《元百家詩》尚錄之，今未見其本。此爲其《文稿》三十卷，乃天爵官（浙江）〔江浙〕行省參政，時屬掾高明、葛元哲所編。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蘇天爵《詩稿》七卷，又《滋溪文稿》三十卷，又《松廳章疏》五卷。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滋溪文稿》三十卷，舊鈔本。元蘇天爵撰。伯修《名臣事略》載入史類。《文稿》三十卷，爲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所編。此舊鈔本，清來堂舊藏，已刊入《適園叢書》第七集。

張鈞衡《刻滋溪文稿跋》 《滋溪文稿》三十卷，元蘇天爵撰。【略】《文稿》三十卷，乃天爵官江浙行省參政時屬掾高明、葛元哲所編。【略】惟刻本未見，輾轉傳鈔，不無訛誤。此丁中丞藏本，又以盧抱經本對勘，又借得莫楚生觀察處元大字本。後六卷殘帙，校過脫去兩行，訛錯數十字，悉爲訂正。然《乞差官錄囚》一篇，亦不完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三　《滋溪文稿》三十卷，舊抄本，盧抱經校藏。元蘇天爵撰。　又：《滋溪文稿》三十卷，舊抄本，馬玉堂舊藏。元蘇天爵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滋溪文稿》三十卷，舊鈔本。元蘇天爵撰。前有趙汸序，目錄後有馬祖常、陳旅題詞，祝蕃、商企翁像贊。案：序謂「公官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屬掾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所編」。刊本久絕，輾轉鈔錄，謬譌滋多。是本毛氏嶽生以閣本參校，有異同處，一一注明，允爲善本。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校明鈔本蘇伯修滋溪文稿書後》：伯修《文稿》三十卷，其屬掾高明、葛元哲二人所類次也。別有詩集七卷，今世不傳。此集有至正十一年趙汸序、至順元年馬祖常跋、至正元年陳旅跋。元版絕少流傳，曾見莫楚生藏殘本五卷，此外各家著錄多屬鈔本。近歲湖州張氏適園乃有傳刻。辛未歲，徐東海得明寫本，又鋟諸木。五百年來罕傳之籍，今不越十年乃有南、北兩刻，抑何幸耶！昨歲緣事赴津沽，於德化李椒微師架上見有明寫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與元刊正合。文中提行空格悉存舊式，當從元版傳錄者。【略】因假得載歸，以徐刻對勘，凡刪乙增改，通部得九百八十字。徐氏刻書序稱，得明鈔本於張文襄家，又以他本詳校，乃付諸梓，而仍不免訛謬，則展轉沿襲之失居其半，而校勘時臆改之失亦居其半也。如《馬祖常墓誌銘》，原作「官名有馬，因以立氏」，校者不審其義，改作「司馬」，不知其祖錫里思吉，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不得稱司馬也。適園所刊據丁雨生藏本，別以盧抱經本對勘，而主其事者爲藝風老人，故奪失差少。然卷二十七《乞差官錄囚》一疏，其末佚文仍付闕如，恐不得元刊初印，終無由補訂矣。行將以此本呈東海公，錄爲校記，附刊於後，庶不辜余從事丹鉛之苦心乎。【略】陳衆仲言，伯修爲御史四月，所上章疏已四十有五，今集中祇存十九編，是伯修之文，遺佚者正多矣。附志於此，冀後人得以補輯焉。甲戌正月十七日。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滋溪文稿》三十卷，元蘇天爵撰。張金吾有舊抄本。　盧抱經校舊本。　元刊本，【略】存二十六至三十。補：元刊本，【略】存卷二十六至三十。繆荃孫藏，即莫氏著錄之本也。　明寫本，【略】提行空格悉存舊式，是從元刊本出者，有錢聽默、彭元瑞印記，李木齋先生藏。余曾據以校東海徐氏刊本，改訂至多。　清寫本，【略】前趙汸序。目後有馬祖常、陳旅跋，又像贊二首。　清寫本，朱筠、劉喜海、朱澂遞藏。今在張幼樵家。　補：《滋溪文集》三十卷，元蘇天爵撰。清初寫本，【略】前趙汸序。鈐有朱彝尊藏印。　民國五年張鈞衡刊適園叢書本，所據爲錢唐丁氏藏本，又以盧文弨本對勘付梓，差誤較少。然卷二十七《乞差官錄囚》一疏末仍有佚文。　民國二十年東海徐氏刊本，據張南皮家藏明寫本詳校付梓。然余以李木齋先生藏明鈔元本校之，訂正仍達九百八十字之多。

《木樨軒藏書書錄》　《滋溪文稿》三十卷，〔元蘇天爵撰〕，舊抄本〔明抄本〕。綿紙寫，字略仿柳大中，當是明人抄本。惟卷十六至二十、卷二十六至三十係另一抄本配入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滋溪文稿》三十卷，元蘇天爵撰。元刻本。一冊。存五卷：二十六至三十。　又：清抄本，毛嶽生校，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滋溪文稿》三十卷，十二冊。元蘇天爵撰。舊鈔本。　又：《滋溪文稿》三十卷，六冊。元蘇天爵撰。舊鈔本，朱校。又：《滋溪文稿》三十卷，六冊。元蘇天爵撰。鈔本，朱墨合校。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蘇天爵《松廳章疏》五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又《松廳章疏》五卷。

藝　文

虞集《送蘇伯修御史》　新除御史南臺去，頓覺文星闕下稀。病起可堪江霧濕，信還莫待苑花飛。千年鳳鳥來阿閣，萬里鱸魚出釣磯。總道揚雄文最古，君知頭白久思歸。

王沂《題蘇伯修春風亭》　春食青瑣闥，委蛇嘉樹林。如何試春服，還比集華簪。庭草皆生意，園禽自好音。寥寥千載上，俛仰會余心。

許有壬《和蘇伯修侍郎寓居雜詩》　謝材寧適用，奇貨本難居。羈旅誰相慰，親朋日有書。看雲嘆舒卷，閱市驗盈虛。昨夜秋風起，江湖好食魚。　心憐無所用，道愧不成章。下直才熊館，從公又馬坊。埜風香列帳，簾日轉迴廊。花下歸來晚，庭榆倒影長。　有謀空落落，無事亦匆匆。一代名何用，千年論始公。清風生筆硯，涼月到房櫳。亦有娛心處，兵廚酒不空。

又《分題賦燕山雪送蘇伯修赴西臺》 居庸嶄嶄青萬疊，一夕陰風出高潔。龍盤虎踞屹金城，幻作三山白銀闕。山下有人方遠征，斯人斯境同一清。楊華擘帳豸冠濕，瓊杯逐馬軺車輕。終南太華幾千里，旆旌悠悠畫圖裏。疎狂豈似剡溪行，要領清寒肅西鄙。不須戰白爲子歌，舉白浮以金叵羅。滋溪他日更乘興，添築雪堂留小坡。

吳師道《分題賦漢陽樹送蘇伯修參政之湖廣省》 江漢交流處，川原樹杳茫。晴光朝歷歷，暝色莫蒼蒼。陌上平如齊，煙中密布行。蔽虧城隱見，掩映屋低昂。秋引登臨興，春生戰鬬場。鳥聲樂林莽，牧地富耕桑。政府迎參預，儒紳動寵光。功懷神禹栢，茇咏召公棠。大別忻移棹，南樓想據牀。殷勤與封植，清蔭被炎荒。

宋褧《蘇伯修湖廣行省參政分題賦詩送行得洞庭波》 秋風木葉下，送目人千里。洶湧趨東陵，瀰蕩混南紀。天垂俱沈浮，霜落迺清泚。蛟龍怒未平，舟檝漫難理。蒼梧雲氣連，笙竹磯石磊。所恨礙君山，仍嗟愁帝子。予懷渺不極，客思浩然起。願令沅湘波，安流入江水。

又《和蘇伯修應奉上都試院夜坐韻》 八月簾帷試夜寒，諸公文酒度更闌。然藜共喜臨天祿，分芋何勞問懶殘。誰許桂枝平地折，莫將花樣近來看。主司不是多烘者，解送宜勝十政官。

又《蘇伯修修撰分院灤陽眾仲(陳)君實(王)有詩送行讀之洒然動人清興走筆擬之》 桑乾居庸南北京，崤山澗水相送迎。羨君於茲三扈從，憐我不得一經行。到時文酒度長晝，去日車馬奔新晴。鰲峰清語應見念，使僕鄙吝心中萌。

又《次韻蘇伯修侍御樊川游春》 霄漢春深鬢有華，離愁望眼一時賒。裁詩不待灞橋雪，醉酒莫嗔韋曲花。渭北樹陰晴鬱鬱，終南雲氣暮迴遮。帝城咫尺居庸翠，誰道痴呆不念家。

薩都剌《秋江橫笛圖為維揚蘇天爵題》 楓葉高低山遠近，月明霜薄楚江澄。何人吹笛孤舟外，莫是蘇仙過廣陵。

陳旅《貢院中次蘇伯修韻上都》 襆被秋闈怯嫩寒，省郎傳檄閉門闌。玄雲落紙蠶聲老，紅密花開蜃影殘。覽卷忽驚千載近，摛辭尤快一時看。才華總爲昇平出，我得書名補裨官。

傅若金《送蘇伯修侍郎分部扈蹕》 扈聖千官出，分曹六職俱。侍郎精古學，議禮應時須。車蓋連諸郡，衣冠接兩都。勾陳嚴內拱，屏翳肅前驅。灤水開宮殿，龍門起畫圖。仗依雲氣肅，人望日華趨。馬酒來官道，駝羹出御廚。露疑金作掌，冰想玉爲壺。地絕分寒燠，天清習曉晡。會朝常咫尺，奏對祇須臾。舊俗懷周雅，今賢誦禹謨。愛君期得道，憂國況爲儒。久客嗟牢落，諸公念樸愚。路經南粵險，心戴北辰孤。汲引勞修綆，吹噓倚大爐。臨風思何限，相送獨勤劬。

胡助《蘇伯修滋溪草堂》 曾過灤城有所思，溪光野色靜朝暉。三楹老屋藏緗帙，四世儒冠到繡衣。君子流風開遠業，史官直筆著清輝。試看燕趙多豪貴，金璧如山轉眼非。

又《送蘇伯修分院上都》 詞臣扈蹕更遭逢，共沐恩波喜氣濃。下直錦袍淋馬酒，大酺氈帳割駝峰。白河秋早旌旗合，黑谷雲深劍佩重。想見翰林蘇應奉，樂章進擬動天容。

又《送蘇伯修南臺御史》 九重明達選英髦，豸角峨峨展素操。才學久居文館盛，聲名更入憲臺高。風霜總避新驄馬，冰雪相看古錦袍。建業青山眞似洛，咨詢歷覽遍江皐。

又《送蘇伯修淮東廉使》 觀風使者輟朝紳，張祖都門柳色新。玉節光寒淮海月，瓊花香老繡衣春。岷峨文獻傳家學，山嶽威名廓吏塵。有美皇華臨遣意，澄清一道悅吾民。

貢師泰《送蘇伯修侍郎赴淮東廉使》 黃金臺上受新恩，還向長楊謁至尊。行殿曉寒頒玉節，驛亭春暖簇朱幡。青蒲葉短烟波闊，黃柳枝長雪水渾。別後新詩好相寄，廣陵冠蓋接都門。

高明《送蘇伯修參政之京兆尹任》 日月垂光照海濱，東南聲教屬儒臣。九天雨露金甌重，萬里山河玉燭新。田埜年豐多貢賦，江湖秋靜息風塵。此行宜室須前席，賸有嘉謨爲上陳。 又：上苑東風珂珮鳴，宮鶯初囀隔花聲。天清北口煙塵淨，雲去西山雨雪晴。畿甸居民瞻奉使，衣冠國子拜先生。漢家張趙何須數，待看皐夔致太平。 又：天上神仙白玉京，煙花繚繞鳳凰城。端門日上紅雲動，太液春寒綠水生。封事曉當香案奏，奎星夜接泰階明。更看鼎鼐功成後，綠野堂深遂素情。

潘純《題伯修春風亭》 青陽動微和，條條原上來。綠池解輕冰，芳庭散香埃。粲粲桃李花，照耀初日開。永懷亭中人，春服宜新裁。

朱德潤

論述

綜論

虞集《題存復齋稿》 澤民文章典雅，而理致甚明，獨惜以畫事掩其名，然識者不厭其多能也。自茲以往，澤民當豐于文而嗇于畫可也。

黃溍《書存復齋稿》 蓋昔之善畫者，不必工于詩；工于詩矣，又不必皆以文名于世。故雖鄭虔以畫、書、詩號稱三絕，而文不與焉。荀卿子謂藝之至者不兩能，澤民之多能，匪直今人之所難，求之古人固不易得也。顧予方迫于使命，匆匆就道，未暇三復而爲之品題。

馮子振《贈朱澤民序》 睢陽朱澤民，青年甫二十，而俊氣溢發，一以古人爲師，詩師謫仙，筆札師逸少，畫則規矩出入李昭道父子之間。

俞焯《存復齋文集序》 澤民績學而爲文，理到而詞不凡下，神會心得，有妙於斲輪。不能以喻諸子者，非詡詡以求售於人，如凡近一輩也。【略】澤民藝能而妙，由妙而神，神有幾於天者。言之精者爲文，由精而超於自得，則有配天於無言者。德藝兩忘，道術無蹟，神而明之，亦存乎人，澤民可與語道矣，有不合天人于一耶？登峰造極，風詠言歸，聖賢氣象，相與往來，於文字以狀出之，山立揚休，不無悠然於一見者，姑將以爲序。

吳寬《朱澤民畫像贊》 誦其詩，讀其文，而不識何如其人；睹其畫，玩其書，而不識其人何如。古貌長身，今既獲識。元之澤民，漢之陸績。

王鏊《朱澤民畫像贊》 元澤民朱先生之像，其世孫文以示鏊。鏊再拜而觀玩，爲之贊曰：知君者以文而遺畫，不知者以畫而掩文，吾以爲二者皆不足以輕重。夫君至如書之妙、詩之神，亦何足云。獨其秀傑不可滅者，終古兩見，在漢有循良之政，在元有輯復之勳，猶未盡也，則發而爲畫與詩與文。

《六研齋三筆》卷三 朱德潤澤民爲周景安徵士寫《秀野軒圖》，蒼潤清逸，在子久、叔明之間，又爲作記，文采斌蔚，字畫遒麗，亦頡頏鮮、趙。澤民爲江浙提舉學校，文行之美，冠冕一時，特性廉重，不輕狥人求，是以流傳有限，此卷眞吉光片羽也。周左丞伯修爲篆「秀野軒」三字，亦極偉觀，題者數人，悉名筆也。末則其嗣君識語，亦見世美。

《御定書畫譜》卷七九 《元朱德潤錄范致能四時田園雜興詩卷》引《石城山房稿》：〔朱〕先生以詩文書畫名一時，爲趙文敏、虞文靖諸公所稱許。

《元詩選》初集己集 有《存復齋集》十卷，合沙俞焯稱其理到而詞不凡，非詡詡以求售于人者。蜀郡虞伯生嘗曰：澤民文章典雅，惜以畫事掩其名。自茲以往，澤民其豐於文而嗇於畫可也。蓋諷之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存復齋集》十卷。【略】是集有虞集題詞、黃溍序，皆見微詞，惟合沙俞焯序稱其文「理到而辭不凡」，差得其實。詩則膚淺少深致，益非其所長矣。

《新元史》卷二三七《朱德潤傳》 德潤工詩文，善書，尤長於繪事。

分論

《德政碑》、《無祿員》 《石洲詩話》卷五：朱德潤《德政碑》、《無祿員》諸詩，亦香山《秦中吟》之遺意。而語益切至，使聞者足以戒，此皆有用之文也。

傳記

周伯琦《朱德潤先生墓誌銘》 君諱德潤，字澤民，朱姓。其先睢陽人。【略】君身長八尺，秀異絕人，讀書一過輒能記，每以詩文自喜。善書札，尤工畫山水人物，有古作者風，天得也。當延祐之末，年廿五，游京師，吳興趙文敏公子昂薦之，駙馬太尉潘王以聞仁宗皇帝。召見玉德殿，命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明年正旦日食，越三日受朝，君從潘王再見，上注視久之。廿一日，宮車晏駕。三月，英宗嗣位。會潘王以忤中貴人斥外，太皇

太后命馳□于鄞之天童寺，君遂與偕，表授鎮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又明年二月大雪，上獵柳林，駐壽安山，以近臣言召見，君獻《雪獵賦》累萬餘言，奇之。國家用浮屠法，集善書者以金泥寫梵書，有旨命君綜其事，蓋旌其能書也。及成，而英廟陟配矣。君語其友曰：「吾挾吾能事兩朝而弗偶，是宰物者不吾與也。其歸飲三江水，食吳門蓴乎。」旦日買舟而南。是時中朝賢公卿若康里文獻公子山、蜀郡虞文靖公伯生、四明袁文清公伯長輩無不留之，而君弗聽也。既歸，杜門屏處，討論經籍，增益學業，不求聞達垂三十年，聲譽彌著。至正十一年，汝、汴弗靖，蔓及江淮，郡縣多失守。明年，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三旦八統兵東征，起君爲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官，實參軍謀。君慨然曰：「四方震擾若此，忍坐視乎？」遂出應命。進言于平章曰，【略】平章韙之。三軍用命，出杭之鳳口，而湖、而廣德，所指風靡。不再月而杭定郡二、州三、縣九、鎮一者，君之謀居多。【略】既而君以選攝守長興，【略】居一載，代者至，稚耋涕泣，遮留之不得，因以病免歸。其後浙省兩試鄉貢士，皆嘗聘君，不起。至正十五年歲次乙巳，六月十七日微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二。七月辛酉，葬吳縣陽抱山之先塋。【略】父祕書君卜宅于陽山之原，施夫人夜夢一衣冠偉丈夫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明日，役者鑿地，深可五尺，得小石碑，刻曰「太守陸君績之墓」，傍有小石刻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祕書君隨命掩之，而更卜焉。施夫人復夢偉衣冠者曰：「載感盛德，吾眞得爲夫人孫矣。」是夜君生，人以爲厚德所致。具見于蜀虞公所撰《吉宜人墓誌》。君性果孝，事親先意承志。其父嘗疾，君憂懼鉥心，一夕鬢斑白，手治飲膳醫藥，必嘗而後進。居喪以哀戚聞。君固貧守義，室如縣磬，處之裕如。游詠文藝，有干輒應，人服其精。平生述作有《存復齋集》十卷。予始識之吳興公坐上及持節中外，便道必會。最後分省于吳日久，屢與君劇論古今成敗，若守備施設之要，如導江河，如陳蓍龜，習而有徵。于是益歎君有用世之學而不見用于時也，惜哉！復古能世其家，具狀泣請曰：「先子將屬纊，猶張目自言其出處之概。」且曰：「汝必爲我求吾侍御公之文，以圖不朽，則九原無憾矣。」予與君交將五十年，知君者莫我若也。永訣之託，哀哉！銘曰：惟聖有言，不試故藝。懿茲朱君，材良氣厲。受知兩朝，寵遇薦被。飛不盡翰，隱然名世。間出遺餘，凋瘵以濟。或晦或顯，一質以義。索居食貧，有介其植。彼哉竈膰，孰愚孰智。陸守在漢，踐履卓異。曰孝曰貞，君亦何媿。去之千年，清淑復萃。旁薄兩間，屈信一氣。曰予不信，視此偉器。勒銘墓門，慰君之志。

紀事

黃溍《書存復齋稿》 澤民之八世祖兵部公，睢陽五老之一也。渡江後，子孫僑居吳中，清風素範，相仍不墜。而澤民兼善于畫。嘗出游京師，公卿貴人咸加禮遇，駙馬都尉瀋陽王尤愛重之，奏辟提舉征東儒學，不就而歸。益杜門讀書，而大肆于詩文。

朱德潤《寄邵庵虞先生》 某區區株守如昨，自還家前數年間，遭罹七喪，憂虞備歷，遂使素志俱違，無復曩時過從之意。某亦自知非適時用，惟杜門強學，凡出處窮達，一聽于天而已，將復何爲？

俞焯《存復齋文集序》 朱澤民爲桐子師時，以文墨故與予交，三十餘年間，得許道寧畫，謾爾塗抹，適臻其能。在仁廟時，瀋王器其才，引對于嘉禧殿，授征東提學以歸。

馮子振《贈朱澤民序》 吾留吳門，一日，過鄞靜春所寓之屏，澤民時爲座中小異客。俄出其長松怪石大軸二，自言前二三年，手所濕綃也。又三日，以其新作一小幅見貽，山平水遠，疊疊逼近前輩。遂約靜春過其廬，澤民欣然以次第展其寒具。【略】獨恨澤民生書生家，耆古之習甚深，而古人格力，是中不可多得。使居通都冠蓋之會，長裾曳履，走朱門大第，得悉窺古人之大全，大小李將軍不足多也。【略】使澤民移其極目千里之遠覽，薄游八百里之松林，豈但濃鬣老髯、千霜萬雪之遒勁浩蕩胸次，彼牛羊俯草，天蒼蒼、野茫茫之畫卷，于此提勒一盼，固自瀟灑日月也。予老矣，因澤民好尚清致，乃叙吾所見，以激發之。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澤民寓家吳下，能以吾言小作參請，此別三日，已非吳下阿蒙矣，況李將軍乎？書以爲序。

朱衡《存復齋集序》 存復先生天資穎異，每以詩文自喜，兼善書畫。延祐末游京師，爲駙馬都尉瀋陽王所重，奏辟提舉征東儒學，不就。又明年二月，大雪，英王獵柳林，以薦召，獻《雪獵賦》累萬言，陳敬天順時之義，縱樂從禽之愆，視《上林》、《甘泉》音節稍變，亦足紐王風、示規勸也。諸公留之，不可，歸隱三十年。當至正間，汝、汴弗靖，蔓及江淮，強起參軍事，攝長興令，撫

輯備至。先生乃玉峰冢宰之世祖也。

《**御定書畫譜**》**卷八五**　澤民以文學爲趙承旨薦，授國史編修，遷鎮東儒學提舉。再起浙省參謀，攝守長興以終。【略】跋語俱稱征東提舉，元故無此官，鎮東或路名，然亦不可考矣。

《**元詩選**》**初集己集**　德潤好詩文，善書札，尤工畫山水人物。趙孟頫薦之，駙馬潘陽王以聞仁宗，召見玉德殿，命爲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未幾，潘陽王斥外，表授鎮東行省儒學提舉。又明年二月大雪，英宗獵于柳林，召見，獻《雪獵賦》，累萬餘言。留京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尋授鎮東行省儒學提舉。召見，獻《雪獵賦》，稱旨。時集善書者以金泥寫梵書，遂以德潤總其事。

孫毓修《**存復齋集跋**》　按澤民九世祖貫，爲睢陽五老之一，其後世渡江爲吳人。澤民延祐末以趙孟頫薦，授翰林應奉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授征東行省儒學提舉，後移疾歸。至正間，起爲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官，參軍事，官杭、湖二郡，攝守長興。

《**新元史**》**卷二三七**《**朱德潤傳**》　延祐末，游京師。【略】仁宗召見，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英宗嗣位，出爲鎮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又明年二月，大雪，上獵於柳林，駐壽安，獻《雪獵賦》，累萬餘言，上奇之。未幾，英宗遇弒，德潤謂人曰：「吾挾所長事兩朝而不偶，是命也，其歸飲三江水乎！」旦日遂棄官歸。

著　錄

黃溍《**書存復齋稿**》　今年秋，予以久直詞林，竊祿無補，乞身而退，蒙恩召還，假館姑蘇驛。澤民不鄙過予，遺以古文一帙，曰《存復齋集》者，凡爲賦若干，騷二十，銘二十有七，記十有一，序九，計其他所撰著宜不止此。富哉言乎。

《**國史經籍志**》**卷五**　朱德潤《存復齋集》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朱澤民《存復齋集》二冊，十卷，朱德潤。

《**萬卷堂書目**》**卷四**　《存復齋集》十卷，朱德潤。

《**近古堂書目**》**卷下**　朱澤民《存復齋文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朱澤民《存復齋文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朱澤民《存復齋集》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朱德潤《存復齋集》十卷。

蔣玢《**明刻存復齋集跋**》　元人朱澤民【略】著文集十卷，每以畫事掩其長。

《**書畫彙考**》**卷五三**　占籍崑山，趙子昂薦於朝，同知制誥兼國子編修官，終鎮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工畫山水，有古作者風，所著有《存復齋集》十卷。

《**元詩選**》**初集己集**　《存復齋集》，其孫勉齋所刻。《家乘》載有正、續二集，藏宗姓家。裔孫□□購得勉齋手錄本，多未刻者，共錄爲若干卷。澤民爲崑山舊族，弘治丙辰狀元希周，其後人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存復齋集》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元朱德潤撰。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朱德潤《存復齋集》十卷。

孫毓修《**存復齋集跋**》　《存復齋文集》十卷、《附錄》一卷，元朱德潤撰。【略】《四庫》謂澤民惟長于書畫，乃入其集於存目，以是傳本甚少。然同時如俞午翁、虞劭庵、黃金華并爲作序，一致推重，至德揮毫，柳林獻賦，夫豈偶然！此本題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曾孫夏重編，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彥輝校正。惟卷一一見，猶存古意。舊爲陸氏樂山書堂寫本。【略】讀《藝風堂藏書志》，尚有《續集》五卷，惜未能與此一校也。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存復齋集》五卷，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略】其後嘉靖壬子裔孫玉峰冢宰（夏）重刻。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成性齋文集》九卷，舊鈔本。李伯雨藏書，元朱德潤體仁著。【略】著有《存復齋集》十卷，見鄱陽周伯琦所撰墓誌。此本作九卷，或別本耳。　又：《存復齋文集》十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季滄葦藏書。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曾孫夏重編。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彥輝校正。【略】集凡十卷，雜編詩文，附錄其母吉氏墓碣、提舉墓誌及贈序等篇。後有吳寬、王鏊跋贊。此書前五卷，舊鈔本，有「新安汪氏」、「啓淑印信」二圖記，後五卷乃嘉靖刊本，有「季振宜印」、「御史振宜之印」二圖

記。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存復齋集》十卷，明刊本。題「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曾孫夏重編」。後有《附錄》一卷，前有俞焯序，又虞文靖題語云，【略】又有黃文獻序，可補本集之佚。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明刻《存復齋集》十卷，一函六冊。元朱德潤撰，曾孫夏重編，項璁校刊，後有順治丙申蔣玢手跋。【略】「成化十一年項璁刊本」九字，亦燕庭所書。

《木樨軒藏書書錄》 《存復齋文集》十卷，〔元朱德潤撰〕。《附錄》一卷。舊抄本〔清抄本〕。標題後題「曾孫夏重編」。前有虞集題字，又至正九年俞焯序，似從明本影寫。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存復齋文集》十卷，元朱德潤撰。《附錄》一卷。明成化十一年項璁刊本。【略】本書題「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曾孫夏重編，賜進士湖廣按察史東吳項璁彥輝校正」。余有一帙，爲葉氏菉竹堂舊藏。滂喜齋潘氏有一帙，有劉喜海跋。涵芬樓亦有一帙，已印入《四部叢刊續編》。清寫本，從成化項璁本出，有韓泰華玉兩堂印及繆荃孫印。此書《四庫》存目。補：《存復齋續集》一卷，元朱德潤撰。清寫本。上海涵芬樓藏。已印入《涵芬樓秘笈》中，在第五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存復齋文集》十卷，元朱德潤撰。《附錄》一卷。明成化十一年項璁刻本，四冊。 又：清抄本，周叔弢校并跋。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存復齋文集》十卷、《附錄》一卷，四冊。元朱德潤撰，明朱夏重編。明刊黑口本，清黃丕烈手書題記。 又：《成性齋文集》九卷，二冊。元朱德潤撰。舊鈔本。

藝文

王逢《謝睢陽朱澤民為畫六和塔前放船圖》 青城丹丘舊所賢，畫圖曾惹御爐烟。一官歸老天宮裏，爲寫浙江秋水船。

宋 裘

論述

綜論

許有壬《宋顯夫文集序》 顯夫登甲子科，考其作，未有貢舉前已汩汩矣，視誘利祿而重得失、忽於播而急於獲者，不有間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不竭不梶，而又有進焉。故予序其集而原其得，俾後之觀者有激焉。

歐陽玄《燕石集原序》 翰林薊門宋君顯夫眡予詩若干首，余讀盡卷，求一言之陳，無有也。雖《大堤》之謠，《出塞》之曲，時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諸賢之間，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之作。吾知齊魯老生之不能及是也，奈何猶以《燕石》自名其集耶？顯夫年強仕，所作當日富，所造詣未易窺。姑序余所睹記如是云。

蘇天爵《宋翰林文集序》 夫宋氏文學之偉，固不待予言而傳也。第念伯仲方以才能進用於時，用不極其至，相繼淪逝，此中外有識之士重悼惜也。昔者我仁皇開設科舉，本以敷求賢才，作興治化。今觀累舉得人之盛，或才識所長，裨益國政；或文章之工、黼黻皇猷，議者不當盡以迂滯巽懦詆（譽）〔訾〕之也。嗚呼，去古雖遠，士之卓然能有所見，毅然能有所守，又豈無其人哉？彼或詘之以利害，視之以禍福，事弗合義，言不中度，詭隨而妄作者亦有之矣。顯夫學識持守，迥與流俗不同，斯其兄弟平昔講於家庭，而世人或不能盡識也。予以交遊之久，故深知之；知之深，則其哀之也切。是則國家承平百年，德澤涵濡，而庠序樂育多士之功，豈第求其文章言語之工而已。顯夫家本京師，故題其集曰《燕石》云。

元順帝《詔》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段弼、楊惠、王思順、蘇甯等呈，嘗謂文章天下之公器，不可無傳；薦敭言責之所先，詎容緘隱。竊見故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宋褧，行脩而潔，學正以醇。識量宏遠，而能守乎堅貞；文章清麗，而不越乎軌範。與兄本俱由進士並擢巍科，旋歷清顯，一時聲華，縉紳奕睦。觀其翰林供奉史館著述之暇，作爲詩文、記序、碑誌、雜文一十五卷，或嚴謹純正，或瑰瑋雄贍，或清婉富麗，出入乎班、馬之場，遊騁乎嚴、徐之行，頡頏乎沈、謝之間，是皆無忝，誠可表儀後進。宜從憲臺其呈中書省，於行省有錢糧學校，官爲刊行。不惟斯人有光，亦可以彰我朝文治之盛。

呂思誠《書燕石集後》 祭酒以古文著稱，亦精于稗子書，顯夫獨以詩行，不半歲交，上下聲名藉甚，號曰「大宋」、「小宋」。【略】荀子曰：「藝至無兩能。」祭酒既能文，而善于詩；顯夫既能于詩，而善于文，體製足尚，可謂能矣。歐陽子曰：「窮而後工詩」，兩公揚歷臺省，俱爲祭酒，可謂達矣。【略】文清公兄弟出，學詩者方脫略宋、金之習，可謂有功于詩學矣。自兩公之沒，想其流風餘韻而未及，方悲悼之無已，籲又拜懇甚至，於是乎序。

危素《燕石集後序》 素方弱冠，在江南山中，聞公與伯氏正獻公自江湖北歸，名聲藉甚，若晉二陸之入洛也。未幾，正獻公對策大廷，遂魁多士。又四年，公亦舉進士。天下方期公昆弟至於大用，然皆官三品，壽不及六十而止，論人才者不能不爲之慨嘆焉。然其志之所存者，徒託諸策而已。公之于詩精深幽麗，而長于諷諭。其文溫潤而完潔，固足以成一家之言，況隆于孝友而稱其情文者也。【略】公之昆弟，皆能奮自孤苦，有所樹立，豈其適當休明之運以至然歟！然則雖用之不竟其才，而其所傳者則固在此不在彼。公之昆弟，亦可以無憾矣。

《燕石集》附錄《謚議》 京師乃天下首善之地，科目爲士林啓行之途，故文治之化，自近者始。比貢之法行，大都宋本遂冠多士，弟褧又以甲科進，名字昭于宇內，聲譽藹于京師，或比之宋之郊、祁焉。兄弟接武于館閣，時人榮之。褧爲人謹愿，持正于學，考索精詣。其爲人剴切爾雅，以至監察、中憲、贊憲陝右，僉事山南，其于風紀多所振舉。甫至通，輒損其年。雅行游揚于方來，尊名益惠于今日。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居官潔止曰清。謚曰文清，實愜輿論。

趙公諒《宋顯夫哀辭》 志在淵源學，名登甲子科。人才方若此，天命遽如何。勿藥喜安在，束芻憂愈多。英風空想像，薤露忍聞歌。匣失團金劍，機閒織錦梭。一編《燕石集》，欲覽淚滂沱。

段天祐《宋顯夫哀辭二首》 龍飛天子孝廉科，不奈君家二妙何。一代文章今已矣，同年兄弟苦無多。秋風神道悽松柏，夜雨精廬黯薜蘿。俛仰交遊非舊昔，淚痕灑遍海橋波。猶憶錢塘去歲時，書來珍重復題詩。誰知萬里相思字，卻是同年永訣辭。憐我更知如鮑叔，絕絃端欲爲鍾期。不憂世澤無傳業，看取階前玉樹枝。

李黼《宋顯夫哀辭》 松廳交契半成塵，又見鑾坡失此君。只意遠恢先世業，豈期中斷立朝勳。僅餘名位傳遺息，無補飢寒有古文。難弟難兄詩侶在，滿山明月兩孤墳。

周鏜《宋顯夫哀辭二首》 早擅文名翰墨場，共推才調似班、揚。草麻獨照金蓮炬，衣繡曾飛白簡霜。塵世不堪留玉佩，星宮久待醉瓊漿。鞭鸞駕鳳今何處，蓬島三山□渺茫。辛勤不肯問田廬，一世清貧只自如。楚國秋聲曾有賦，茂陵病後更無書。幾年通籍踰青瑣，今日招魂戀素車。忍聽悲風哀些苦，白楊蕭颯滿郊墟。

張燾《宋顯夫哀辭》 永念賢昆弟，巍科接武初。聯飛阿閣鳳，繼化北溟魚。挺特俱人傑，淪亡逐鬼墟。官同三品貴，年亦五旬餘。二老深知我，平生每過譽。叨陪國子教，復簉司臣除。公既富詞筆，時兼纂宋書。文章古南董，獻納漢嚴徐。鵠立親經幄，龍光映直廬。勳名宜遠大，身世竟空虛。鰲禁春華斷，鴿原宿草疏。故人今已矣，諸子喜森如。墓有碑堪述，家無業可居。招魂空悵望，回首重欷歔。往事嗟何及，孤懷黯莫攄。幾番梁月夢，驚起淚沾裾。

黃常《宋顯夫哀辭》 大雅如雲散，斯人竟陸沉。風流相代盡，涕淚欲難禁。憶昔興賢俊，知恂必迪忱。六經尊孔、孟，百行首騫、參。盛德人無間，名家衆所欽。發祥維朔土，振藻自荆岑。小宋科名大，尚書世澤深。二龍江表□，萬馬冀羣瘖。曳履趨東觀，抽毫侍禁林。力辭三語掾，不受四知金。欷起司邦直，由來實國琛。漢廷災異疏，唐扆儉慈箴。綜核先名實，旌誅靡僭淫。軺車方肅肅，驛召已駸駸。北院旋超拜，西膠秖暫臨。百年興禮樂，四海萃纓簪。周監資先代，唐書昇嗣音。才名班、馬輩，筆削聖賢心。侍婢燃椽燭，中官給綺衾。屢前宣室席，小卻玉堂陰。述作皆稽古，訏謨必達今。囊詩心欲嘔，橐筆

力猶任。消渴三年久，膏肓二豎侵。應劉嗟鬼錄，徽獻悼人琴。永訣香山路，悲歌易水潯。罷朝爭出祖，遮道竚來歆。賤子初漫刺，他年屢疑襟。蹉跎雙白鬢，契闊幾清碪。把臂何嗟及，爲歡豈重尋。經過舊游地，惟有柏森森。

張楨《宋顯夫哀辭》 東嵎啓暘谷，虞淵納賓從。風雲既倏忽，瓊瑰叶宵夢。瑤池寶瑟散，阿閣羽衣送。密召趨金鑾，清標狎麟鳳。班、馬聯赫奕，郊、祁等淵重。遺文照奎壁，逸駕推伯仲。丹旐出神州，玄都載輿頌。徽音忽如在，中夜發深慟。

王時《宋顯夫哀辭二首》 憶昔同年日，君才獨擅場。方期綿壽考，不擬報淪亡。有子堪承業，無錢事奉襄。夕陽射丹旐，讀罷淚浪浪。　二宋昭前代，于今復見之。清朝威鳳瑞，大雅鶺鴒詩。執紼諸生慟，承家幼子悲。濡毫欲銘墓，嗚咽不能辭。

張世昌《宋顯夫哀辭》 壯歲高科接踵登，有才無命弟如兄。經綸未展平生學，筆削空垂後世名。風采素稱眞御史，範模咸仰舊司成。路人聞訃猶傷惋，況我斯文骨肉情。

林希元《宋顯夫哀辭》 二宋才名世盡聞，兄亡到弟重憐□。禁林便少人當制，寓館空名客乞文。獨倚古槐悲舊馬，未生春夢望新墳。燕人縱有能攀桂，不及先生思出羣。

謝潤《宋顯夫哀辭》 伯逝人皆嘆，公亡世益憐。生平雙白璧，身後一青氈。業尚能傳子，天胡不假年。相看知己少，把筆遂凄然。

級納錫《宋顯夫哀辭二首》 磊落金閨彥，昂藏松柏姿。豈期年未永，驚飆繁悴之。風雅遡淵源，壯選力驅馳。鏗鏘發吟詠，滂沛吐文辭。五采加孤鳳，羽冀常葳蕤。性靈解韶音，傑出感多儀。吁嗟命靡常，稅駕蒼山陲。霜露□玄廬，宿草漸披離。思之難爲懷，攬涕動深悲。　擬于招魂篇，亂以蒿里詩。　弱齡抱殊令，鴈塔蚤題名。枕經追往哲，棲道啓後英。詞翰時煒燁，簪履日崢嶸。政爾歷臺閣，奄忽歸玉京。結轡玄泉迫，息駕幽山塋。此年復何年，長逝隔音聲。蕭蕭白楊寂，哀哀幽鳥鳴。惻愴霑霏□，寥落難爲情。出宿重冥曲，天暮邈難明。慢擬《薤露》歌，泣淚徒沾纓。

劉聞《輓宋顯夫》 廣陽帝王都，生才總豪傑。宋氏產鳳毛，頡頏丹山穴。大宋掇倫魁，千里誇汗血。挺挺廟堂具，自方稷與卨。小宋踵而生，抱才不屑屑。錦腸浣塵土，出語必清絕。長公早厭世，士類增哽咽。賴有夫子賢，詞林紹風烈。吹篪發高響，掉鞅追往哲。行起步生雲，屢空心如鐵。岌岌柱下冠，皇皇使者節。歸弘虎闈講，進造玉堂列。自我初識君，交情何茂悅。往來幾廿載，相視無冷熱。昨者纂三史，君名班、馬揭。走也徵自南，斐焉承乏缺。停觴話宿昔，握手驚老拙。知君衆人中，于我常念切。過江宋史繁，綱領君自挈。是非有不齊，資君一言決。可憐朱墨煩，易致精力竭。蹉跎齒未暮，浩蕩髯已雪。偶成三日疾，忽報二豎孽。問安榻頻造，伏枕氣就苶。朝看戲彩郎，日夕擁衰絰。哀哀浮世夢，奚翅劍首映。人生無萬全，賦予有更迭。古來賢達士，幾人享期耋。想君乘雲氣，英爽不變滅。往(闕)見九泉，誰能久離別。

何之權《識燕石集後》 文清公登泰定甲子科，實始出入詞林，踐歷風紀。適逢明良之時，昇平之世，故其詩文發于言者，和平而敦厚，詞簡而不迫。不及見文清公者，讀其詩文可知也。

呂熒《識燕石集後》 公之起家，正當至治、泰定極治之時，故其文渾雄爾雅，簡潔而偉健，蓋所謂鳴太平之盛者。學者得而誦之，亦可以慨然而興起矣。

《元史》卷一八二《宋褧傳》 褧嘗爲監察御史，於朝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云。

《元詩選》二集戊集 顯夫自少敏悟，出語驚人。【略】歐陽元功謂其詩：「務去陳言，雖《大堤》之謠、《出塞》之曲，時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之間，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之作。齊魯老生不能及也。」蘇伯修亦謂其詩：「清新飄逸，間出奇古，若盧仝、李賀之流，益喜其詞以模擬之。」危太樸曰：「公之于詩，精深幽麗，而長于諷諭，用成一家之言。」顯夫之詩，於諸公之評盡之矣。

《石洲詩話》卷五 歐陽元功謂「宋顯夫詩，務去陳言」，【略】此可參證吾北平人詩脈。　又：宋顯夫褧，才力在誠夫之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燕石集》十五卷。【略】歐陽玄序稱其詩「務去陳言」，【略】蘇天爵序稱其詩「清新飄逸」，【略】危素序則稱其「精深幽麗，而長於諷諭」。核其所說，亦約略近之。至其詞藻煥發，時患才多；句或不檢，韻成牽綴。如《正獻公墳所寒食》詩有「高墳白打錢」句，案韋莊詩「上相閒分白打錢」，非紙錢也。《張女輓詩》「卻是貞魂埋不得」句，序稱其女工於屬對，十歲而夭，案李商隱詩「萬古貞魂倚暮霞」，非十歲未字之女也。如斯之類，大

抵富贍之過。貪多務得，遂不能刮垢磨光。然武庫之兵，利鈍互陳；論其大體，足爲一家，固不以字句累之矣。其文爲作詩之餘事，然溫潤而潔淨，亦不失體裁焉。

袁翼《論元詩》四二 二宋聯吟花萼樓，緋衣學士共鳴騶。枝頭紅杏驚人句，未必詩才遜一籌。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褧與兄本誠夫以文名，迴翔臺閣，時人亦稱「大、小宋」。

《元史新編》卷三九《宋褧傳》 褧嘗爲監察御史，於朝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

《新元史》卷二〇八《宋褧傳》 褧字顯夫，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

分論

《寒食拜掃桓南城親友書所見俚歌十首》 《元詩選補遺》：言近旨遠，感慨深長。

《絕句》（街頭父老髮垂肩） 《元詩選》卷首陶瀚陶玉禾《元詩總論》：顯夫詩，歐陽元功謂其清新秀偉，危太樸謂其精深幽麗，觀《燕石集》，頗學盧仝、李賀，未脫爾時習氣也。其絕句有云：「街頭父老髮垂肩，扶杖柱頤話可憐。粗粝不甜寒具小，風光那似十年前。」則可謂言近旨遠矣。

《渡濟河初見近城諸山》、《中秋與呂仲實清話憶李溉之內翰》 《居易錄》卷三：文清詩溫潤清麗，濟南數篇偶錄于此。《渡濟河初見近城諸山》云：「華山高聳鵲山東」【略】《中秋與呂仲實清話憶李溉之內翰》云：「大明湖上水涵天」，【略】兄本【略】工于古文，時號「二宋」。

《賀新涼》（銀竹能宮羽） 《詞苑萃編》卷九：宋顯夫褧聽雨《賀新涼》詞：「夢斷羅裙天如漆，一寸鄉心凄楚。點點是、寂寥情緒。明日孤舟成獨往，更難堪、長夜瀟湘浦。」亦有佳致，惜全首不稱也。 《蕙風詞話》卷三：宋顯夫《賀新涼・徐復（初）聽雨軒》云：「暗度松筠時淅瀝，恍吳娃、昵枕傳私語。」昔賢聽雨詞夥矣，此意未經道過。

《菩薩蠻》（西風落日丹陽道） 《蕙風詞話》卷三：「〔宋顯夫〕《菩薩蠻・丹陽道中》云：「何處最多情，練湖秋水明。」視楊升庵「塘水初澄似玉容」句，微妙略同，而超逸過之。非慧心絕世，曷克領會到此。

《虞美人》（十年久共梅花別） 《蕙風詞話》卷三：《虞美人・雨中觀梅》云：「玉人誰使似冰肌。酒罷歌闌，一晌又相思。」句亦清麗絕倫。

傳記

蘇天爵《范陽郡侯宋公墓誌銘》 宋氏世家京師，公諱褧，字顯夫。由進士出身，卒官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葬宛平縣香山鄉橛山原。衡州路安仁縣尹、贈戶部尚書楨之子；禮部尚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謚正獻本之弟。母曰范陽郡夫人李氏。至元甲午，戶部主興山簿，公生邑中。稍長，流落江漢間，綴學勤苦。戶部爲小官，祿薄，公兄弟授徒以爲養。皇慶初，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延祐六年，挾其所作歌詩從正獻來京師。清河元公明善、濟南張公養浩、東平蔡公文淵、王公士熙方以文學顯於朝，見公伯仲，驚嘆以爲異人，爭剡薦之。會蔡公、王公試大都鄉貢士，正獻名冠第一，公文亦在選中，以解額不足而止。又三年，汶陽曹公元用、蜀郡虞公集、南陽孛朮魯公翀爲考官，公遂擢第，除秘書監校書郎。安南使者朝貢而歸，選公充館伴使。將別，使者以金爲贐，公卻之。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詹事院立，選爲照磨。尋辟御史臺掾，辭，轉太禧宗禋院照磨。元統初，遷翰林修撰，與修《天曆實錄》。【略】至元之三年，拜監察御史。【略】上命中書集議弊政，詔天下。京畿之東，霖雨傷稼，餓殍盈路，公按行見之，倡言其故，朝廷出鈔若干萬貫，命公賑之。生者不致於流亡，公之力也。出僉山南廉訪司事，峽州、房陵屬邑在萬山中，公不憚崎嶇，雖盛暑，冒霧露毒，皆身歷之，唯以洗冤澤物爲心。【略】嗚呼，世以儒者迂闊於事情，濡滯於時務，常鄙薄之。彼則舞文法以肆苛刻，專逢迎以爲變通，孰有惻怛愛民如公者乎！至正之初，改陝西行臺都事。月餘，召拜翰林待制，遷國子司業。勅修遼、金、宋史，公分纂宋《高宗紀》及《選舉志》。書成，超拜翰林直學士，賜白金五十兩，織金文綺四端。尋又命兼經筵。講說明白，屢承恩賜，搢紳以爲榮。公學務博，尤喜爲詩。自少敏悟，出語驚人。嘗曰：「造語引事，皆當出唐以前，不然，則非唐矣。」有文號《燕石

集》，若干卷。集選本朝歌詩曰《妙品上上》，曰《名家》，曰《賞音》，曰《情境超誼》，曰《才情》等集，又若干卷。齊魯號稱多士，公兩被命，考其鄉貢，又嘗爲廷試讀卷官，選擇精詳，士論推服。其在風紀，薦士尤衆。【略】公性樂易，家雖甚貧，待親友無所靳。當官有守，或上司同列，事不合義，言不中度，雖迫之以聲勢，怵之以禍福，公毅然操持不變。是則公伯仲家庭講學之功，抑亦國家庠序(之)〔養〕士之所致歟。公享年五十有三，卒以至正六年三月甲午，葬以是月庚子。贈大中大夫、國子祭酒、輕車都尉、范陽郡侯，謚文清。【略】天爵昔官朝著，公及正獻休旬數過吾家，或論文史，或評古今，孰意二公皆以盛年相繼去世。然則銘公之墓，非故人之責歟？銘曰：仁皇御極，天下文明。崇儒稽古，多士斯興。惟公伯仲，時稱二宋。出應明時，祥麟威鳳。憲臺秘府，詞林辟雍。優游清華，議論從容。士貴多聞，尤貴絕識。操之有要，斯能不忒。公居官守，事不詭隨。咢咢其節，抑抑其儀。天生賢才，惟以治世。胡不百年，爲三有事。洎乎委順，歸寧故邱。咨爾後人，尚承公休。

鄒樹榮《宋文清公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許有孚《圭塘小稿序》 嗚呼惜哉！昔祭酒宋本誠夫之歿也，弟顯夫以其文求公序。公極美顯夫能以其兄之文著于世，傳于後，可謂能弟，誠夫可謂不死。

又《燕石集序》 予卧病田廬，有禁近之擢，迫命就道，惶汗無措。而復竊自喜，幸故人宋君顯夫實直學士，協恭侍從，自公論文，亦一樂也。比予入京前十五日，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孤。承詔復來，顯夫已贈國子祭酒，謚文清。思而不可見，惜哉！【略】昔顯夫兄弟入京，首與予游，盡眡予所著，睽離有作必寄，故知其長蚤且悉也。及閱顯夫稿，則未相識時，歌詩已嘗及予。重以三十年分誼之篤，可辭乎？

蘇天爵《燕石集原序》 延祐中，朝廷大興文治，予友宋顯夫從其兄誠夫自江南始還，莫識其面，而「大、小宋」之名隱然傳播於京都。未幾，誠夫果魁多士。久之，顯夫亦賜進士出身。初，顯夫兄弟從親宦游於江漢之間，日益貧窶，衣食時或不充。故其爲學，精深堅苦，下至稗官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間出奇古，若盧仝、李賀之流，益喜其詞以模擬之。及聞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既擢第，遂入館閣，爲校書、編修、修撰、待制，又嘗爲太禧掌故、中臺御史、山南僉憲，最後由國子司業入翰林爲直學士。至正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謚曰文清。

呂思誠《書燕石集後》 其先君前至元初宦遊江左，時君猶未生，諸兄隨侍去。延祐間，偕次兄國子祭酒諱本始還京師，都人莫能識，朝士大夫亦莫知之也。宋族中一、二長老纔能記憶。【略】祭酒公至治辛酉進士及第，顯夫泰定甲子始登科，實與予同年。元統二年，祭酒公長成均，予以司業貳，顯夫嘗供考文，出東，相知益深。既而祭酒薨。又十三年，顯夫亦去世。

《元詩選》二集戊集 顯夫自少敏悟，出語驚人。延祐中，挾其所作詩歌從其兄入京師。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東平蔡文淵、王士熙方以文章顯于朝，爭慰薦之。至治辛酉，誠夫登進士第一，後三年，而顯夫亦擢第。出于曹元用、虞集、孛朮魯翀之門，士論榮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燕石集》十五卷。【略】褧博覽群籍，與兄本後先入館閣，并有集行世。時人以「大宋」、「小宋」擬之。

作品本事

宋褧《同年上集詩序》 天曆三年二月八日，同年諸生謁座主蔡公於崇基萬壽宮寓所。既退，小集前太常博士藝林使王守誠之秋水軒。坐席尚齒，酒殽簡潔，談詠孔洽，探策賦詩。右榜則前許州判官伊嚕布哈、前沂州同知庫春、前大司農照磨溫都爾、奎章閣學士院參書雅勒呼；左榜則前翰林編修王瓚、前翰林修撰張益、前富州判官章穀、翰林應奉張彝、編修程謙。疾不赴者，前陳州同知納沁、深州同知王理、太常太祝成鼎。時鄂囉調官監濠之懷遠縣，庫春監慶元之定海縣，穀廣東元帥府都事，皆將赴上。雅勒呼舊亦名爲雅古雲。執筆識歲月者，前翰林編修詹事院照磨宋褧也。

又《祖道集序》 大德壬寅，予生九齡。侍先府君，筦庫江陵。延祐己未，始克還京。泰定甲子，忝預科名。累試館閣，聲聞過情。至元乙卯，叨被寵榮。由御史遷，持憲於荆。公卿賦詩，光華其行。黼黻爲章，韶鈞爲聲。刻梓流布，式昭文明。

又《跋北山游記後》 予行天下，見山固多。始生於歸州之屬邑曰興山，興山在萬山中。少長於鄂、於荆，壯歲游朗、澧、湖、湘。延祐己未，自南中還燕。【略】筮仕後，數被命出使，道齊、魯、趙、衛之交，次歷會稽、四明、溫、台、括蒼，由蘭溪過衢、信，踰閩嶺，抵漳、泉返焉。繼而蘄、黄、同安、安、隨、郢、峽、均、房諸州郡，皆常至。赴西臺幕職，驛過成皋、北芒、臨潼，歸途走商、鄧間道。最所見，大則五嶽之華，亞焉者居庸、太行、終南、太白、藍田、武關、天台、雁蕩、廬潛、九華、武當、荆山、南條、大別之屬，洞庭之君山，九江之東陵，任城之鳧繹，濟南之鵲、華不注也。雖然，大率匪舟則騎，或乘筍輿，皆匆遽造次之頃，涉歷經過，其形勢姿態，雄固峭拔，蜿蜒起伏，晦明隱見，秀麗明潤者固見矣，然未之游爲慨。念跋涉之勞，未嘗得以歌詩見於紀述。蓋予資庸鈍而職奔走，求如諸君子游覽之樂、賦咏之工，則未有也，是愈重予敬羨之念。然予身雖勞，而所見多。

又《寄張仲容二首》自注 仲容時以禮曹掾接漕舟在海上，先予一日出都，素與予契誼甚厚，雖同居京師，然各以塵事，稀復接見。常謂小別離，欲賦一詩。此篇首二句，《小別離》詩起句也。今足成之。

又《閿鄉道中》自注 商洛秦陝，步步皆陳蹟，亦猶山陰道中，使人應接不暇。長安城中碑刻亦不能遍覽，况近郊乎？雁塔梯級久廢，曲江在其東，而亦久涸。一登含元殿故基，末央宫在漢城，匆遽不及至，但求得一瓦而已。興慶池廣袤五七餘里，荷菱藻芡彌望，岸傍古垂楊甚多。□南白鹿坡甚近，華萼相輝、太眞梳洗等樓基皆儼然。僕始至，及邀諸公，迎送皆在長樂坂灞橋。嘗一過滻水，嘗一過華清，一浴繡嶺，一觀華陰顯靈宫并嶽神題名。歸程過藍關、秦嶺，宿藍橋，觀裴航橋、裴航洞，上七盤嶺，下看輞川莊、商山四皓墓又廟，外此皆不暇及也。余年來行四方，見山水頗多，然各有可取。至于長安城中，望終南山，天下古今妙絕也。惜病多才劣，且奪于飲宴，不及富于吟咏。

又《送張尚德還長沙》自注 泰定乙丑秋，予館伴安南回使，宿荻港驛，賦棹歌闋，題壁上。尚德嘗見之。及來京師，往往對人傳誦。

《山居新話》卷三 丁卯進士薩都拉天錫《宫詞》：「深夜宫車出建章」【略】國朝有禁：御溝不許洗手飲馬，留守司差人巡視，犯者有罪。故宋顯夫《御溝》詩有「行人不敢來飲馬，稚子時能坐釣魚」之句，可謂紀實矣。

《元詩選》二集戊集 《寒食拜掃盤桓南城親友家書所見俚歌十首》案：此題又一詩云：「貴人池沼多魚鱉，好佛經年不殺生。惡少家奴苦相負，時時鉤撻恣煎烹。」太禧院使禿堅帖木兒別宅在豐宜門內街東，宅有池，可十數畝，予常屢至。篇中事得之于其家人。又集中載：有揭曼碩小僕鄒福，頗能作詩，諸名勝皆有所贈，因作詩云：「福也事人甚不切，學詩習字欲自別。不似南鄰守舍兒，輕裘肥馬通關節。」觀此，則當時豪横之風亦概可見矣。

《匏廬詩話》卷中 宋褧《燕石集·小姑賢祠詩》：「離鸞別鵠兩沉冥，腸斷廬江焦仲卿。不見虎邱南畔月，至今常爲小姑明。」注：「虎邱南地名小姑賢。舊時民家有姑惡新婦，欲羅織而去之者，其小姑悉自擥爲己過，冀以悟母，母悔而止。鄉人祠之」云云。今院本雜劇有《小姑賢》一齣，蓋即演此故事。

著錄

蘇天爵《燕石集原序》 始者誠夫之卒，顯夫屬予序其文，後今顯夫之亡，其子國子生籲復匯其稿徵序於予。【略】顯夫家本京師，故題其集曰《燕石》云。

許有壬《宋顯夫文集序》 孤籲奉《燕石集》，拜且泣曰：「此先子所遺，兄彊編次者也。世父《至治集》，公既序之，敢援例以請。」予序誠夫文不一紀，又序其弟，人之生世，其可悲也夫。【略】集凡若干卷，文若詩，樂府若干首，自名「燕石」，然世皆信其爲玉也。彊由奉禮郎爲丞相東曹掾，匯從父之文，不使遺逸，不愧顯夫之於誠夫矣。籲甫襄事，即謀刻父文，宋之後其益昌矣哉。

危素《燕石集後序》 翰林直學士廣陽宋公既卒且葬，其猶子奉禮郎狀公之行，又與公子籲編以遺文十有五卷，屬素校其脫誤而并序。【略】正獻公沒，公狀其行，輯錄其文，今彊之事公者又如此，則宋氏之家法尤足稱也。

呂思誠《書燕石集後》 祭酒有《至治集》，而顯夫之子籲持君平日所作求序，曰：「此先人手澤也。」自名其編曰《燕石》，又曰《苦心》。

何之權《識燕石集後》 右《燕石集》十五卷，近刊于浙西學官。今廣陽宋俊民先大父文清公所作也。【略】之權每聞巨公名卿一話言、一舉措，必銘于心，寸楮隻字必藏于笥。如文清公之詩，距今二十餘年，言猶在耳，何況幸見全璧歟？初，此集刊于浙，俊民在燕，隔閣數千里，求之而弗得。會調官之浙之東，道由乎其間，又以應期不果，比以捧表回自京師，始得焉。嗚呼，昔文清公自名燕石者，謂人弗以爲寶，自以爲寶也。且執治建言，俾刊示天下，是舉世爲寶也。世以爲寶，爲子孫者可弗寶乎。吾嘉俊民之用心，在奔走之中必汲汲求之，寶而藏之，其能紹先人之志以慰泉下之心，是可紀述。

呂潑《識燕石集後》 余少時獲從先生長者游，聞其道中原文獻之盛，未嘗不以宋正獻公、文清公爲稱首。心常自念，以謂雖生處窮僻，不獲廁弟子員，受業兩公兄弟之間，幸而獲誦其文，亦可矣。其後正獻之文往往見之，而猶未見其全集；而文清之文，則至于今猶未之見也。今年秋，文清之子俊民以武義稅副榷稅永康，余見之學官，俊民手尊父文集曰《燕石集》者示予。蓋此集刊臨安學官久矣，俊民以使事過而得之，且手錄此本，奉而置之篋橐，所至必與之俱。余既獲睹此集，因私自喜，幸得讎其平生所以慕敬于公者，而惜此集流布未遠，而學者傳誦者尚少。乃請于俊民，俾學官弟子繕寫一帙，藏于學官。【略】俊民寶持此集，如奉弘璧琬琰，未嘗少須臾有怠忽之心，可謂不忘其親者哉。而俊民居官以刻苦自持，所至行李被襆外，惟此集而已。茲其所以能世其業者，非徒能守其父之遺文而已也。嗚呼，是可不謂之能乎者哉！繕寫既畢，因書于卷末，以示學者，并識于俊民錄本之後而歸之。

呂無欲《手錄燕石集題記》 此係淡生堂抄本，有好書之名，實少校讎之功。其中舛誤脫落異常改正者什之一二，而闕疑者什之七八九也。

《**文淵閣書目**》**卷九** 宋褧《燕石集》一部八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宋褧《燕石集》十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燕石集》八冊，元延祐間翰林宋褧著，歐陽玄序，凡十五卷。

《**秘閣書目・文集**》 宋褧《燕石集》八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宋褧《燕石集》八冊。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燕石集》四冊，十五卷，宋褧。

《**萬卷堂書目**》**卷四** 《燕石集》十三卷，宋褧。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宋褧《燕石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宋賓王《清抄本燕石集跋》 康熙辛丑初夏，同錢方蔚、汪天立校閱。

《**居易錄**》**卷三** 元翰林直學士謚文清宋褧《燕石集》與《石田集》，皆奉旨刊行，元時崇文如此。或謂「九儒十丐」，當是天曆未行科舉以前時語耶。

《**池北偶談**》**卷一四** 褧嘗輯《國朝風雅》，見揭軌《光岳英華序》。

《**春明夢餘錄**》**卷六四** 褧官翰林直學士，著《燕石集》。

《**元詩選**》**二集戊集** 所著有《燕石集》若干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燕石集》十五卷，【略】元宋褧撰。【略】褧集爲其侄太常奉禮郎曠所編，凡詩十卷，文五卷。首載至正八年御史臺咨浙江行中書省刊行咨呈一道，歐陽玄、蘇天爵、許有壬、呂思誠、危素五序，末附謚議、墓誌、祭文、輓詩。又有洪武中何之權、呂(熒)(淡)二跋。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宋褧《燕石集》十五卷，又《附錄》一卷。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燕石集》十五卷，元集賢侍講學士謚文清薊門宋褧顯夫著。【略】褧以至正六年卒。此集兄子奉禮郎曠編，至正八年詔浙江行省刊于學官，湯陰許有壬、長沙歐陽玄、趙郡蘇天爵、太原呂思誠并序，危素後序。又有武義何之權、永康呂潑二跋，蓋刊行後錄置永康學時所題也。余得金侃手錄原本，僅詩十卷。後又得五卷，遂成足本。

《**新元史**》**卷二〇八《宋褧傳**》 著有《燕石集》十五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二** 《燕石集》十五卷，影寫元刊本。元宋褧撰。姪太常奉禮郎曠編次，應奉翰林文字危素校正。

《**詞苑萃編**》**卷九** 《宋顯夫詞》：裴按：顯夫，宛平人，泰定中進士，累官翰林直學士，謚文清。所著有《燕石詞》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燕石集》十五卷、《附錄》一卷，舊鈔本，兩般秋雨菴藏書。元廣陽宋褧顯夫著。應奉翰林文字危素校正，姪太常奉禮郎曠編次。【略】集爲其姪曠所編，凡詩十卷、文五卷。【略】首列至正八年八月御史臺咨浙江等處行中書省於各路有錢糧學校內刊印咨文一道，附錄謚議、墓誌、祭文、哀輓一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燕石集》十五卷，元宋褧撰。抄本。 附：元至正八年浙江行省刊宋曠編次本，王漁洋云：「奉旨與《石田集》同刊於浙江行省，據御史殷弼、楊惠、王思順、蘇寧所請也。曠爲褧從姪。」

（邵氏）

又　補：《宋翰林燕石集》十五卷，元宋褧撰。《附錄》一卷。清寫本。【略】殘存卷一至五，九至十二，計九卷。　清初寫本，【略】本書卷首二、三行題「宋曠編次，危素校正」銜名，與前本同。卷一至十詩，卷十一至十五文。卷末有洪武辛亥何之權跋，又洪武戊午呂淡跋。有康熙辛丑宋賓王校並跋，言經錢方蔚、汪天立校閱。宋校用墨筆，汪、錢校用朱筆，友人宋文鈞藏。　清寫本，【略】有馮桂芬跋及俞樾觀款。余藏。　清寫本，【略】有至正八年牒文及元人諸跋，與前本同，唯無洪武二跋。本書次行題「元廣陽宋褧顯夫著」，三行題「應奉翰林文字危素校正」，四行題「姪太常奉禮郎曠編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燕石集》十五卷，元宋褧撰。《附錄》一卷。清抄本，宋賓王校并跋。三冊。　又：清抄本，六冊。　又：《宋金元明人詞十七種》：《燕石集近體樂府》一卷，元宋褧撰。

藝　文

唱　和

虞集《次韻宋顯甫》　御溝雪融三月初，鳧鷗鴻雁總來居。蒲萄水綠可爲酒，楊柳條青堪貫魚。迤邐天河起箕尾，滉漾雲海浮青徐。舟前花落傍飛燕，堤上風來濕舞裾。翠輦時留金騕褭，錦波不著玉芙蕖。臨流宋玉偏能賦，莫待東都更問予。

馬祖常《次韻宋顯夫》　東觀著書閒日少，還能信馬御溝行。翠華閣迴天雲近，海子橋長日棧平。冰泮水深船對屋，日遲春早樹迷城。芳年似酒何人問，盡屬而今坦率生。

又《送宋顯夫南歸》　琵琶溝北識君初，藉甚才華二十餘。欲賦兔園干孝邸，不因狗監進相如。瀟湘路熟逢知己，韋杜天低望故居。攜幼歸來拜丘壟，南遊莫戀武昌魚。

黃溍《送宋顯夫憲僉分題得邵伯埭》　耦花方（濫）（爛）漫，使節莫留連。移取甘棠樹，分栽郢水邊。

李裕《次宋編修顯夫南陌詩四十韻》　麗質過邯鄲，春風直幾錢。送情憐眼艷，凝竚覺身偏。霞澹斜侵雁，雲輕巧襯蟬。芳金搖翠勒，暖玉藉絨韉。臉媚風初信，眉彎月未弦。綠深芳草雨，紅綻碧桃天。卻扇羞花落，褰裳妒酒翻。關心時淺笑，憶別自微言。條脫濃香暖，巾纓膩粉斑。幽期祇闇約，私語每防閑。田木須連理，吳梅易引涎。襦長腰並柳，襪小步移蓮。枕障熏沈水，屏圍畫遠山。體輕嫌蔽膝，指嫩瑩彊環。悵蕩元非醉，朦騰不爲眠。繡盤花猗儺，錦就字迴聯。鎖合沈魚夕，箏閒少雁寒。美人何杳杳，良夜獨漫漫。乍見都疑夢，相逢信契仙。憐才多婉娩，倚態轉翩妍。璧月紅窗外，銀河碧樹邊。幔輕雲影動，簾靜浪紋懸。裙薄綃長皺，裀重錦未薦。妝臺宜向日，舞袖欲隨烟。雞舌遙聞韻，猩脣厭授餐。深衣留唾碧，繫帛表心丹。只憶愁腸斷，寧知別緒牽。寶釵分鳳翼，鈿合寄龍團。紅豆膏凝篋，文鴛繡作繁。凄迷千日酒，惆悵五雲軒。楚女窺牆日，文園病渴年。合歡連組帶，解珮雜芳荃。纓斷風前燭，香偷別後筵。額黃紅粉澹，淚顆紺珠鮮。苔迹和塵印，花陰帶露穿。時時傷往事，故故寄新篇。人去愁千疊，心傷恨萬端。蝶晴隨絮遠，鶯曉怨春殘。夢好心多感，情深意已傳。蘼蕪空滿地，欲贈思依然。

劉聞《賦得石鐘二首送宋顯夫僉事之山南》　雲垂蒼崖深，月出湖水動。旅思方眇然，噌吰發空洞。悠悠湘靈感，殷殷鈞天夢。人在九江船，餘音遠相送。　蒼茫楚澤秋，巖谷隱宮徵。魚龍守軒轅，猿鳥識追蠡。酒醒江南客，月在船窗裏。佳期不可尋，相思滿湖水。

余闕《賦得鉅野澤送宋顯夫僉事之南山》　堤上柳沈沈，春蒲泛渚禽。濟田東匯闊，汶水北流深。落日依中沚，浮雲積太陰。微茫看不盡，渾似別時心。

周伯琦《次韻宋顯夫學士馬上偶成》　西望高榆夾岸垂，行人六月着綿衣。苑沙飽雨晴含濕，露草迎陽曉散輝。華闕中天當北極，穹廬千帳列重圍。玉堂仙伯消長日，佳句盈囊髮漸稀。

貢師泰《分題得燕湖月送宋顯夫赴山南僉憲》　燕湖月碧天，無風江似雪。與君迢遞行相隨，一似都門別時節。揚州覓得賣鹽船，夜來泊向蟆磯邊。磯邊潮平人語靜，但見一鏡當空懸。君心明白有如此，光照荆州幾千里。郡曹

隔岸俟新官，識得繡衣即御史。山南父老來勸酒，前日清光還在手。

紀念

余闕《宋顯夫學士輓詩》 紫陌暗蒼茫，松門近太行。悲笳翼蜃軸，素紱引魚荒。故筆誰探取，神書永共藏。愁尋持橐地，秋陰結女牀。

迺賢《宋顯夫內翰輓詩》 巍科聯伯仲，冠蓋耀鄉邦。援蟻浮春漲，聽雞坐夜窗。諫臺書第一，藝苑筆無雙。千古生芻意，悲歌淚滿腔。

成誼叔《祭宋顯夫文》 嗚呼，我昔計偕，獨游京國。孑然小子，孰依孰式。薦名禮部，獲拜主文。□覿私室，始與公親。公貴我賤，公長我穉。忘勢忘年，義敦兄弟。史局載筆，夕歸晨集。抵掌笑談，聯鑣接席。忘情爾汝，或怒或嬉。討論世故，切摩詩書。我陞供奉，公拜御史。官雖異署，居則密邇。晨興執轡，必告所之。過牆濁醪，自公退歸。匪無朋游，好我實厚。子呼伯叔，婦稱先後。處己以謙，應世以和。變化疏率，益我良多。僉憲荆楚，繾綣言別。思公不見，一日三月。內翰再召，轉教成均。我忝臺省，曹務紛紜。會見有時，猶恨契闊。跡雖暫疏，情實莫奪。我車出京，公直鑾坡。聞公榮貴，踴躍讙歌。今年之春，寄我絺綌。展玩書詞，非公手跡。怪問來使，有恙未瘳。豈期一卧，逝去莫留。公書滿箱，晨夕繙閱。不睹顏采，徒增哽咽。公言銘心，時猶在耳。後會有期，孰信公死。倏爾如夢，十五踰年。兩兒孩童，今齊父肩。太史有傳，奉常有謚。遺憾公無，余哀未既。葬不執紼，哭不憑棺。永思舊好，北望汍瀾。肉爲京牧，酒爲京釀。情則故人，神其鑒諒。

孟昉《宋顯夫哀辭》 巍巍宋君，家世燕里。伯仲登科，序掌國史。頡頏中外，遞爲直指。後先國學，再遷學士。二十餘年，寵賁金紫。人誰不死，如君□少。生不爲殤，死不爲夭。有子而文，克紹厥考。名譽軒軒，得之又蚤。恩覃二代，光被于窆。老氏有言，死而不朽。不朽伊何，是之爲壽。君學之博，不窮其叩。出言有章，錦囊繡口。造物何仇，云胡不久。況君之負，青年有聲。衆皆謂君，禹門之鯨。挾藝射策，郤步遜兄。遨遊江淮，南抵于衡。沿舟匡廬，以抉其靈。以皷其氣，以礪其鋏。再駕力攻，一戰而捷。譬如養由，援弓着韘。百步之遙，貫彼楊葉。由是而後，聲華藉藉。□將天藻，試草北堂。天不文祐，奪此賢良。予在閩南，聞君之喪。再三其實，泣涕浪浪。作此哀歌，以慰其傷。取酒遙奠，永懷不忘。

李好文《宋顯夫哀辭》 四海人傳二宋名，玉京連占兩科榮。鄢陵初喜知公字，長樂終思送我行。故里經過人不在，遺孤問訊淚如傾。荒墳數尺西山下，一段平蕪綠又生。

張起巖《宋顯夫哀辭》 生平才藻吐雲烟，一夕精魂便黯然。方喜聯銜呈信史，俄驚回首隔黃泉。凄涼東壁圖書府，寂寞西原草樹阡。二宋聲名擅當日，士林應有後人傳。

廉恭彥《宋顯夫哀辭》 二宋登科友二司，同年聯事每相資。兩家顯達人多慕，十載凋零我獨悲。蓮燭花明曾留草，錦袍塵暗謾留詩。夢君忽作吞聲哭，老屋空梁月落時。

王守誠《宋顯夫哀辭》 世上思聯璧，人間惜桂林。詩中無敵手，瑟裏少知音。隴樹風聲慘，庭秋月影沉。白頭同輩友，把筆更酸心。

楚惟善《宋顯夫哀辭》 翩翩風旆輓難留，天上新成白玉樓。大宋生前還有約，斯文地下儗前修。翰林赫赫名空在，宰樹瀟瀟歲又秋。倒屣迎門記相待，欲題詩句淚先流。

李孝光

論述

綜論

孫炎《午溪集序》 孝光若禹九鼎，神奸物怪，愴人心魄。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李五峰如秦漢間人語，言嶄絕而頓挫。

《詩藪》外編卷六 李孝光季和，東甌人。古詩歌行豪邁奇逸，如驚蛇跳駿，不避危險。當時語云：「前有虞、范，後有李、楊。」謂廉夫也。至近體多澀

拗，短長得失，正與楊同。大概視前人瑰崛過之，雅正則遠。

錢杲《五峰集序》 予未登仕時，嘗讀《元詩體要》，至五峰李季和先生之作，愛其風采豪邁，不染指于脂韋靡麗之場，不掉鞅於鬼斧蛇神之域；震奮如雷霆，運動如日月，變幻如鬼神，春容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奔放如洪濤巨浸揭日掀天，清圓如柘彈銅丸迅飛霄漢。心與之競而不暇焉，雄哉！先生之文也。【略】夫詩之近體，莫盛於唐，而唐之盛，莫盛於天寶，其間亦未免有大而肆放、小而流離之失，先生無是也。矧先生碩德重望，膺元聘起爲秘書閣，以文章見高一世。史稱先生非先秦西漢語不道，則先生之文取重于當時，見稱于後世，非一日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區區一日用心，爲先生增重耶？雖然，使先生之文而有傳耶，于先生固無所增加；使先生之文而無傳耶，先生亦無所增損。赫赫之光與日月同垂於不朽者，固自若。是不曰：先生之文傳不傳，于吾邦風氣之美不美係耶！晚生末學之幸不幸係耶。

《元儒考略》卷三 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

《書畫彙考》卷五三 李孝光字季和，自號五峰狂客，美髯偉幹。與茅山張雨相倡和，雨贈孝光有「孰與言詩李髯叟，載聞新作過黃初」之句。

朱彝尊《楊維楨本傳》 好汲引人物，【略】又曰：「吾求詩於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塘張雨、天台丁復、項炯、毘陵吳恭、倪瓚，可謂有本者矣。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又得郯韶也。」

《石洲詩話》卷五 五峰五古，喜言仙家事。 又：李季和詩非一調，大約本之《詩》、《騷》，亦有似佛偈者、道籙者，時出叶韻，以爲近古，頗似英雄欺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五峰集》六卷，【略】元詩綺靡者多，孝光獨風骨遒上，力欲排突古人。樂府、古體皆刻意奮厲，不作庸音，近體五言疏秀有唐調，七言頗出入江西派中，而俊偉之氣自不可遏。中間如《贈潘九霞》絕句所云：「道士自稱潘九霞，身騎黃鶴大如車。借我北窗眠一夜，酒醒共喫白丹砂。」失之麤獷者亦間有之，然不害其風格也。雜文凡二十首，皆矯矯無凡語，楊維楨作《陳樵集序》，舉元代作者四人，以孝光與姚燧、吳澄、虞集並稱，亦不虛矣。

《元史新編》卷四七《李孝光傳》 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

《新元史》卷二三七《李孝光傳》 少居雁蕩山五峰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名譽日聞。【略】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取法古人，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

《歷代詩話》卷七〇 曹石倉曰：【略】〔鐵崖〕先生自以爲古樂府辭，世人罕習，善和予者，惟五峰李季和而已。季和死，命吳復錄季和死後凡若干首，至其墓焚之。則先生之與季和，自相期許可知矣。

分論

《鐵笛歌》 《石洲詩話》卷五：五峰《鐵笛歌》：「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朵之青瑤岑。」下一句調不合，須添一字。

《雁山》、《鍾山》、《贈建禪師》、《次王宣政園亭》、《送叔夏》、《和王修竹時思庵韻》、《雨林清遠圖》、《客孤山》、《三益堂芙蓉》、《送趙岐山》、《戲簡王季行》、《呈兀澤》 《元詩選》二集戊集：《送閣學士赴上都》按：近體五言，如《雁山》作云：「山空猿自語，雲暖鶴初醒。」《鍾山》云：「井沈龍虎氣，岡斷鳳凰形。」《贈建禪師》云：「茶香鄰屋借，芋熟騎童分。」《次王宣政園亭》云：「池開搖倒影，木落見孤根。」七言如《送叔夏》云：「來日燕翻芹雨暖，別時人趁稻風涼。」《和王修竹時思庵韻》云：「移來怪石欺僧瘦，種得新松共鶴長。」《雨林清遠圖》云：「風高碧入金莖露，月出青回玉樹烟。」《客孤山》云：「江山有待詩應老，天地無情客謾狂。」《三益堂芙蓉》云：「守宮血暖娥池曉，翡翠巢香玉井寒。」《送趙岐山》云：「北風吹黑貂裘領，明月磨青寶劍花。」《戲簡王季行》云：「蒲萄釀酒澆鸚鵡，桐葉題詩咏鳳凰。」《呈兀澤》云：「酒無著處紅生面，老欲來時白上頭。」皆極新警之句也。附摘於此。

《箕山操和鐵雅先生首唱》 《元詩選》二集戊集：鐵雅評曰：善作《琴操》，然後能作古樂府。和余操者，李季和爲最，其次夏大志也。 《石洲詩話》卷五：鐵崖謂「善作琴操，然後能作古樂府。和余操者李季和爲最，其次夏大志也」。今觀李季和《和鐵崖箕山操》，誠爲近古。

《天台謠送人還山》 《元詩選》二集戊集：按五峰五言古詩頗似李太白，喜言仙家事，而語意雷同。祇擇其尤者存三四篇，餘俱不錄。

《**題畫史朱好古卷**》《元詩選》二集戊集：叶韻近代用之者鮮，獨於五峰屢見之，如前詩「生」與「央」叶，「舟」、「瑕」、「臺」、「芽」幷與「壺」叶，「東」與「翔」叶，「兵」、「沙」、「淮」、「志」、「求」幷與「思」叶，「魚」、「駒」幷與「游」叶，渢渢乎《騷》、《選》之遺音。然欲效之者，必考據《詩》、《騷》，又材老《叶音補韻》而用之，斯爲善矣。不然，如閩人以「高」叶「歌」韻、浙人以「籃」叶「山」韻，適爲抵掌之資爾。可不愼與？

《**洞江**》《元詩選補遺》：色澤俱古，如此擬漢、魏，故非貌似。結句妙，有不盡之意。

《**滁水**》《元詩選補遺》：古處在奧峭，無一庸語。

《**溪行分韻得美字**》寫難狀之景，筆參化工。

《**送周生**》《元詩選補遺》：愴怏難懷，若盡不盡。季和詩絕去依傍，古雅幽峭，不受唐、宋人牢籠。

《**天台道士聞天香**》《元詩選補遺》：精刻而湛。

《**飲濡須守子衡君宅**》《元詩選補遺》：氣韻高朗。

《**樂成**》《元詩選補遺》：尋常景物卻未經人道，新處故不在雕畫奇辭。又「秋田孕更青」句：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此等字太小家。

《**次晚春韻**》《元詩選補遺》：意力氣韻俱足。

傳記

《**元史**》卷一九〇《**李孝光傳**》李孝光，字季和，溫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雁蕩山五峰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名譽日聞。泰不華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闔辭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秘書監丞。卒于官，年五十三。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尙，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

《**兩浙名賢錄**》卷四六（存目）

《**元儒考略**》卷三（存目）

《**宋元學案**》卷八二（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楊維楨《瀟湘集序》余在吳下時，與永嘉李孝光論古詩人意，余曰：「梅一於酸，鹽一於鹹，飲食鹽梅，而味常得於酸鹹之外，此古詩人意也。後之得此意者，惟古樂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爲韙，遂相與唱和古樂府辭。好事者傳於海內，館閣諸老以爲李、楊樂府出，而後始補元詩之缺，泰定文風爲之一變。吁，四十年矣！兵興來，詞人又一變，往往務工於語言，而古意寖失，語彌工，意彌陋，詩之去古彌遠。

王逢《讀僧惇樸菴松石稿為其徒智升題》惇黃巖人，趙宋宗室裔，先輩胡石堂門生也。性介潔，不樂茹腥血，因祝髮爲沙門。壯遊金陵，與五峰李孝光並受知梁王。一日公引柯九思見，柯以寫竹，遂親幸。王即位，獨召用柯、李。【略】而公兩主名刹，退老雲間，心易筆史，有山林宿儒氣習，佛業師行稱于名緇，以壽歿。今其徒升謁，示公《松石稿》凡如干篇，于金陵時事無一及者，榮念蓋灰如也。升，予鄉子弟也，請爲公述大略，兼和李一首：「世殊老復至，懷賢思彌極。靜觀惇公詩，巖姿恍曾識。蓋茅白雲奧，結軫彤邸側。酥酪味殊珍，葑茆饑可塞。翛翛隻履邁，古渡幾潮汐。松偃石泐泉，對月卷忍釋。大鵬才亦無，山雞銜文臆。」

李孝光《元真館小集詩序》至正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予從客過如林，還謁元眞館盧伯融，爲酒食來餉會六七人，醉而以「山意衝寒欲放梅」分韻，予得「衝」字，七人者，李孝光季和、釋德莊蒙泉、郭翼羲仲、瞿智惠夫、陸仁良貴、呂誠敬夫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五峰集》六卷。【略】（孝光）隱居教授白野，泰哈布哈（原作泰不華，今改正）嘗師事之。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明年陞文林郎，秘書監丞。

作品本事

《元詩選》二集戊集 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教授白野，泰不華嘗師事之，行臺御史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召見於宣文閣，進《孝經圖說》。順帝大悅，賜上尊。又：居雁蕩山五峰下，自號「五峰狂客」。嘗曰：余家距雁山五里近，四方客游者，或舍止吾家，歲率三四至山中。一日，與張子約、陳叔夏從家僮兩，持衾綢杖履。時落日射山，歸鳥相呼，殆不類人世。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半取酒沾醉，設榻對卧，不知巖下宿也。有《雁山十記》。

著錄

錢杲《五峰集序》 第以僅十餘篇而止，不得其全集爲恨。於乎！是心也，非獨予爲然，而天下士莫不皆然。予嘗試春官，會天下士於京師，或論詩家風格，未始不以五峰首稱，而以未見全集爲歉。比銓曹擢予知樂清，拜命之日，私竊自慶，以爲樂清乃五峰先生所自出之地，全集必有珍藏於士大夫之篋笥者，則是行實與先生有厚遇焉。到官，初謁先聖先師，因詣鄉賢祠，見諸先正，而先生牌位未立，故補次於龜齡王先生之左。案牘稍暇，訪厥遺稿於士林，或得其斷簡，或得其殘編，而其全集又未克即睹。嗚呼，文章之顯晦，氣運盛衰之所關，今天下風氣醇醲，先生之文，其必乘時以顯，未必終晦也。居無何，儒生周綸以其所藏於篋笥者獻於庭。予驟得之，不啻獲拱璧夜光，喜不自寐者凡幾。綸亦知詩士也，遂命之編其類次。於是捐俸以繡諸梓，將與天下共焉。【略】集成，僭書以爲天下想望先生之文者告。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李季和集》二卷。

又卷一三 《李五峰詩集》一卷，李孝光。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李孝光《鴈峰文集》二十卷。

《元詩選》二集戊集 所著詩文曰《五峰集》。 又《送閻學士赴上都》按：《五峰集》，向來失傳，僅得曹侍郎秋岳編輯抄本。癸未春，朱檢討竹垞從樂清搜得弘治甲子樂清令懷遠錢杲愼齋所刊本合之，允稱大備。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五峰集》六卷，【略】元李孝光撰。【略】所著詩文歲久散佚，是編乃弘治甲子懷遠錢杲爲樂清令，訪求遺稿，得全集于儒生周綸家，因俾綸編次刊版。【略】其詩文不分卷帙，但以各體分編。

勞格《清抄本五峰詩集跋》 咸豐壬子六月，吳興丁寶書以鮑淥飲先生手寫本寄示，因據校一過，補詩十六首。鮑本後附《補遺》三卷，淥飲從《玉山雅集》諸書集錄。又《文集》一卷（止十首），《雁山十記》一卷，別錄成帙。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五峰集》五卷，舊抄本，揆文端藏書，永嘉李孝光季和。【略】《元史》載有《文集》三十卷，散失已久。明弘治甲子，樂清令懷遠錢（果）〔杲〕訪得於儒士周綸家，俾綸編次刻之，（果）〔杲〕爲序。一、二卷古體詩，三卷今體詩，四卷序、銘、傳，五卷記。《四庫》分編六卷，此其原編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五峰集》六卷，舊鈔本。元李孝光撰。原集已佚，弘治間樂清令錢杲得其本於周綸家，序而刻之。是本即從之傳錄。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五峰集》六卷，元李孝光撰。弘治甲子錢杲刊本。 補：《五峰詩集》十三卷，元李孝光撰。清寫本，【略】前弘治甲子樂清令錢杲刊書序，咸豐壬子勞格據鮑廷博手寫本校並跋，言「補詩十六首」，又言「鮑本尚有補遺三卷，別錄成帙」云云。 補：《李五峰集》十一卷，元李孝光撰。清寫本，行款失記。鈐問禮堂、師竹齋藏印。 補：《五峰詩集》六卷，元李孝光撰。清初寫本。鈐朱彝尊藏印。滬肆見。 清初寫本，鈐汪文柏摛藻堂藏印。盧址抱經樓藏。 補：《李五峰詩集》二卷，元李孝光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補：《五峰集》十卷，《補遺》一卷，元李孝光撰，冒廣生補遺。民國四年冒廣生輯刻永嘉詩人祠堂叢刻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李五峰文集》不分卷，舊鈔本。元李孝光撰。【略】《元史》載有文集三十卷，散失已久。明弘治甲子，樂清令錢杲訪得編次，文：序、記，詩：樂府、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絕、七言絕，不分卷。明鈔本。【略】卷面標題逸文四題：《南村草堂記》（見《華亭志》），《郭翼適善齋記》（見《昆山志》），《姚文奐書聲齋記》，《孝善坊記》（見《蕩南集》）。今又得五篇：《洞神宮記》（《金陵新志》十一），《王貞婦傳》（《草莽私乘》），《白雲稿序》（朱右），《檜亭集序》（丁復），《遂初齋銘并序》（《麟溪集》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五峰詩集》六卷，元李孝光撰。清抄本。一冊。又：十三卷本，清抄本，勞格校補并跋。四冊。又：《李五峰集》十一卷，元李孝光撰。清抄本，二冊。又：《李五峰文集》不分卷，清抄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五峰集》不分卷，四冊，元李孝光撰。明弘治間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有《五峰詞》，即此本也。又：《五峰詞》一卷，勞氏手鈔本。樂清李孝光。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下 補：《五峰詞》一卷，元李孝光撰。清光緒十四年王鵬運輯刻四印齋所刻詞本，余據黃丕烈舊藏清寫本校，補小題二則。

《中國善本書提要》《五峰詞》一卷，與《和清眞詞》同訂一冊（北圖）。鈔本（十行十八字）。原題「樂清李孝光」。按《四庫全書》收孝光撰《五峰集》十卷，余未見。據《提要》所述，內有樂府若干首，疑即此詞集也。卷末有「黃印丕烈【略】等印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王鵬運輯《四印齋所刻詞二十一種》：《五峰詞》一卷，元李孝光撰。又《宋元八家詞》：《五峰詞》一卷，元李孝光撰。

藝文

宋裘《過雁蕩不見李五峰隱君》 雁蕩山高不可攀，松巢竹塢白雲端。題詩爲報經行客，莫作尋常少室看。

呂誠《李五峰伯雨廉夫希仲夜集來鶴亭上》 璆璆環珮玉鏘鳴，夜燕蓬萊衛叔卿。饕餮雷文商爵古，騶虞雪操舜琴清。藏鬮座暖春屏錦，舞劍星流壁月城。客散瓊臺風露冷，夢中時見許飛瓊。

嚴士貞

論述

楊昺《桃溪雜詠序》 嘗聞諸故老言：昔在元時，予鄉多隱君子，若寄菴嚴先生其一也。先生以能詩鳴，雅爲士林所推重。方其一律一絕之出，輒膾炙人口。自是傳之他邑者，在在有之。宣差崇陽長，山野公閒，得所爲《桃溪百詠》，披而誦之，極加歎賞，爲之批點，且命繡諸梓以張大之。元季繹騷，版因燬于兵燹，其緗帙之存者亦鮮矣。予年弱冠，侍先君子。嘗閱是編，不忍去手，既掩卷，尋復展翫。拊之而歎曰：「若斯人者，何可得哉！」又曰：「先生平生所作甚多，賴斯存爾。」予初不省作者之爲誰也。後從學之暇，因取其編誦之，則知爲《桃溪百詠》。重念先君子手澤是存，保之惟謹。一日，有某好事者借觀之，乃掩爲己有，弗之出。余頃自淛憲歸休田里，復從夫某之子得之，宛然故物也。將規爲永久計，與吾黨之士共之。既而承朝命，有廣東之行，捐己俸購工鏤版，以酬吾之志焉。嗟乎！是編之傳僅百年，其間顯晦取舍，每繫乎人，然先生之作卒不至于泯沒者，豈非其感發人心者有攸在歟？先生貫穿經史，旁通仙釋之書。其于詩，沈著典雅，無一蹈襲庸腐之語，要于其胸中自出，誠不易得也。讀者咀夫吟詠之味，契夫模寫之工，則于其邑之名宦人物、山川古蹟、忠烈明神之祠、梵宇琳宮之富、草木鳥獸之異，不待求之圖志，可由此而得之矣。昺生也晚，不獲與聞唱和之風，幸得竊誦遺編，思力傳，俾邑之來學得知夫宗匠鉅手，求之，自吾寄菴先生始，亦庶乎仰止高山景行之意也。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嚴士貞《桃溪百咏》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桃溪雜詠》一卷，舊鈔本。元崇陽嚴士貞正卿著。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桃溪百詠》一卷，元嚴士貞撰。清鮑廷博手寫本，與《鯨背吟》合裝一冊。余藏。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桃溪雜詠》一卷，一冊。元嚴士貞撰。清乾隆乙亥歙縣鮑廷博手鈔本。

釋梵琦

論　述

朱右《西齋和陶詩序》　陶淵明當晉祚將衰，欲仕則出，一不獲志，則幡然隱去，夫豈有患得失之意與。故其發於言也，清而不肆，澹而不枯，後之人雖竭力倣效而不可得，趣不同也。蘇子瞻方得志爲政，固未始尚友淵明；逮其失意，廼有和陶之作，豈其情也耶？予嘗竊有憾焉。比客海昌，得琦禪師詩一編，曰《西齋和陶集》，讀盡數日，愛其命意措言，妥而不危，雋而不膚，若弗經思慮得者，有陶之風哉！蓋師少從名人績學知道，凡四主大剎，未嘗容心於出。十年以來，恬退自處，居海鹽天寧寺之西齋，日討索佛書聖典，每有得，必忻愉竟夕，道益精詣，不以榮辱得喪撓其天眞，爲可尚也已。爲其徒將鋟梓以傳，予因論次其說爲之序。禪師名琦，字楚石。

姚廣孝《西齋和尚傳》　贊曰：西齋和尚，童丱時便知念佛，至老行之愈力。復立言以轉化四衆，故於死生之際，遊戲去來，非眞得佛祖心髓者，其孰能如此？余怪近時宗門中人，多逞空慧，視念佛爲小道，而不言及，況修之者哉，悲夫。

宋濂《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寂照之弟子楚石禪師，蚤以穎悟之姿，銳意於道，一時名德，若晦機，若虛谷，若雲外，爭欲令出坐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反覆參叩，一聞鼓鳴，羣疑冰消。世間萬物，總總林林，皆能助發眞學之機。自是六座道場，說法度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至於現寶樓閣，及種種莊嚴，導彼未法，因相生悟，其與一實境界，未嘗違背。聲聞之起，水涌山出。迨世緣將盡，顏色不異常時；翛然坐脫，如返故廬。則其俊偉光明，較於恃口給而昧心學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

又《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略】師爲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涖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涌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師有作，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然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略】予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賸語》一編求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推此一端，亦可槩見。及聞師歿，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危公亦深知師者也。銘曰：大鑒密旨餘十傳，妙喜起蹴龍象筵。有如大將據中堅，鐵卒十萬佩橐鞬。或觸之者命髮懸，誰歟五世稱象賢。佛日曉出嬴海暝，紅燄閃閃行中邊。流光所至無幽玄，憶初飛錫來北燕。彤樓畫鼓金星纏，一擊三際皆廓然。火中新敷清淨連，紺色涵空絕蔓牽。自茲口噴百丈泉，洗滌五濁離腥羶。內而諸夏外朝鮮，紛紛來者人駕肩。示以實相非空言，塔廟赤赭名山川。一佛能變萬與千，會萬歸一道則全。不識誣爲有漏緣，帝勑中使來傳宣。鍾山說法超沉綿，萬人瞻依曲兩拳。一朝入滅同蛻蟬，西方彈指即現前。白玉樓閣琉璃田，金鈴寶樹演眞詮。師之往矣神弗遷，寂光常定無偏圓。我作銘詩翠琰鐫，昭朗盛烈垂年年。

傳　記

釋至仁《楚石和尚行狀》　師諱梵琦，字楚石，小字曇曜，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好善，有隱德。母張，事佛惟謹，以大元元貞二年丙申之歲六月丁巳，夢日墮懷中而生師。師在襁褓中，有神僧來見之，謂其父曰：「此兒佛日也，他日必當振佛法，照曜濁世。」宗族鄉黨，因以「曇曜」字之。四歲失怙恃，祖母王氏鞠之，口授以《論語》，輒能成誦。或問書中所好者何語，即應曰：

「君子喻於義。」六歲善屬對，七歲能書大字，詩書過目不忘，一邑以奇童稱之。九歲抵西浙，從海鹽天寧訥翁謨公受經業，又依從族祖晉翁洵公於湖之崇恩。趙文敏公以先隴在崇恩，數往來其間，每見師，異之，爲鬻僧牒。禮訥翁得度，年十六，於杭之昭慶受具戒爲大僧。是時文采炳蔚，聲光藹著，兩浙名山宿德，爭欲招致座下。【略】年二十，晉翁遷道場，命爲侍者。既又俾典藏鑰。一日，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因有省入。由是閱內外典籍，宛如宿習。然於佛祖向上一著，終有滯礙。元叟端和尚主徑山，道望重天下，師往參次。即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震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會英宗皇帝詔善書者赴闕，金書《大藏經》。師在選中，辭叟遂行。既至，館於萬寶坊，近崇天門。一夕睡起，聞綵樓上鼓鳴，豁然大悟，徹見徑山爲人處。述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片雪，卻是黃河六月冰。」實甲子正月十一日也。是歲東歸，再參元叟於徑山。叟迎笑曰：「且喜汝大事了畢。」自是師資徵決，佛祖機緣渙然矣。叟遂以第二座延之，而學者多諮叩焉。未幾，以行宣政院命，出世海鹽州之福臻一香供元叟，是爲妙喜五世云。天曆戊辰，遷州之天寧。至元乙亥，遷杭之報國。至正甲申，遷嘉興郡之本覺。丁亥，帝師錫號曰「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丁酉，遷郡之天寧，己亥，有退休志。以海鹽天寧有山海之勝，遂築寺西偏以居，別自號「西齋老人」。癸卯，寺主者祖光告寂，州大夫強師復主寺事。戊申，舉得法上首景瓛自代，而復老於西齋焉。皇明啓運，混一海宇，天子念將臣或沒於戰，民庶或死於兵，宜以釋氏法設冥，以濟拔之。於是以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徵師說法於蔣山，廷臣奏其說，上大悅。明年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再徵於蔣山說法。上聞其說，又大悅。十五日，賜宴文樓下，親承勞問。詔館於天界寺。十日，及行，出內府白金以賜。又明年秋，上以鬼神之理甚幽，意先佛必有成說，宜徵其徒之嘗爲師德者問焉。於是浙水東西被召者凡十有六人。予與師泊夢堂噩公與焉。七月十二日，至天界，館於方丈。上命禮部官勞，又命膳部賜薪米等物。尋以所問命講究明白，候齋日奏對。而師以二十二日示微疾，然與諸師援據經論，辨覈其理，自若也。二十六日，忽索浴更衣，跏趺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置筆謂夢堂曰：「師兄，我去也。」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威一喝而逝。禮部官以遺偈聞，上爲嗟悼久之。翰林學士宋公景濂、危公太樸，與師爲方外友，尤痛惻焉。龕奉四日，顏色愈明。潤緇白瞻，禮如佛涅槃。天界住持白庵金禪師，乃古鼎銘和尚嗣法上首師之法門猶子也，凡後事莫不盡禮。同召諸師，咸以法供養焉。時例禁火化，上以師故，特開僧家火化之例。是日天宇清霽，送者千餘人。火餘，牙齒舌根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參學弟子文晟奉其遺骼及諸不壞者歸海鹽，以八月二十八日葬於西齋而塔焉。師平日度人，或以文字而作佛事。《六會語》梓傳已久，外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遊集》、《鳳山集》、《西齋集》，又有和天台三聖詩、永明壽禪師山居詩、陶潛詩、林逋詩，總若干卷，竝行於世。師所在，施者雲集。凡所營建，咄嗟成功。【略】故雖有營建之美，辭辯之富，而實無作也，無說也，譬猶春之於花，月之於水，所可形容者影與色香爾。道化所被，薄海內外，高麗、日本學者尤欽慕焉。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有三。得度者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

姚廣孝《西齋和尚傳》（存目）

著錄

姚廣孝《西齋和尚傳》 和尚平昔於淨業一門，自行之外，而復化他，於是撰《三十二相頌》、《八十種好頌》、《四十八願偈》、《十六觀讚》、《懷淨土》七言長句一百十首，標名者一百八首。又《析善導和尚勸念佛偈》八首，《化生讚》及《勸念佛篇》、《娑婆苦、西方樂漁家傲》三十二首，又《百韵淨土詩》一首，其他宗門機緣語句，有緣住山，行道事業勳烈，備載于翰林宋公濂塔銘。

宋濂《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于世。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梵琦《楚石集》。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一 《楚石大師北游詩》一卷，舊抄本。明釋梵琦撰。嗣孫明秀拾遺。卞勝序，明香跋（正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書目》卷一四 補：《北游詩》一卷，元釋梵琦撰。清寫本。【略】盧址抱經樓舊藏。 補：《北游詩》一卷，《拾遺》一卷，元釋梵琦

撰。明正德時裔孫明秀拾遺。　清寫本。與前本有異同。　抱經樓藏。

楊維楨

論　述

綜　論

楊維楨《金信詩集序》　金華金信氏【略】首誦余古樂府三百，輒能游泳吾辭，以深求古風人之六義。又自賀曰：「吾入門峻矣、大矣，吾詩降而下，吾不信也。」一日使爲吾詩評曰：「或議鍊雅句律，本屈、柳《天問》。」某曰：「非也，屬比之法，實協乎《春秋》。先生之詩，《春秋》之詩歟？詩之《春秋》歟？」余爲之喜，而曰：「信可與言詩已。」

胡助《麗則遺音跋》　「麗則」之名，其殆傷今之賦之不古乎。觀其《三良》以下，追逐屈、宋，殆如鐵厓之嶄絕峭刻，人固未易于攀緣也。然而叶律鏗鏘、立格古雅，而陳意正大，誠有可則者。場屋之士果能彷佛其步趨，吾知斯文之復古矣。

陳存禮《麗則遺音跋》　先生酒酣時，嘗自歌《三良》、《八陣》、《延陵》、《望諸》、《露枰》、《鐵箭》等作，且訓諸生：「爲賦不難於塡布事實，而難於豁達氣韻也。」故先生之賦多英氣，寔得於天資，而充之以問學，蔚爲詞宗，誠非一時儕輩之所可及也。

許恕《次韻鐵崖題朱氏玉井香亭韻有和章者張宗魯張應辰周盧二公》

玉井湛秋月，光影清肺腑。羣姝擁飛蓋，列坐水仙府。晚色淡蒼煙，遠香度風渚。水木更清華，疏桐連弱櫸。濟濟集羣彥，良會嘉今雨。鐵崖文章伯，筆陣誰敢拒。天生高世姿，不作庸人語。兩張多藻思，珠玉映月露。醉吟《采蓮詞》，似對若耶女。濂溪《愛蓮說》，絕勝著《花譜》。盧敖有仙氣，欲向風中舉。

嗟予復效顰，笑倒詩中虎。

張雨《鐵崖先生古樂府叙》　《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爲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廉夫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之間。故其所作古樂府辭，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東南士林語之曰：「前有虞、范，後有李、楊。」廉夫奇作，人所不知者，必以寄余，以余爲知言者。抑余聞詠歌音聲之爲物，明則動金石，幽則感鬼神，豈直草上風行之比哉！廉夫遭盛時，揚言於大廷者也，將與時之君子以頌隆平。樂府遺音，豈宜在野？要使大雅扶世變，正聲調元氣，斯爲至也。余不敢不以此望於廉夫，餘子不足語此。

又《鐵崖先生輓詩三首》　鐵厓先生捐館雲間，僕知之晚，弔送弗及，每歉於懷。其門生性初劉徵士比來杭，出視所哀輓詩文盈軸，盡發揮其幽光，先生可謂不死矣。僕因性初之請，賦長律三首，附諸卷末。異日性初過千山墓下，尚爲予一些之。　盛唐文翰晉風流，紫陌看花屬俊遊。曾賦常旂輝日月，固知史鉞本《春秋》。鐵龍韻咽捐瓊館，金馬才高記玉樓。立雪諸生多入室，過庭何必問箕裘。　瓊林錫燕羨芳年，晚歲人稱鐵笛仙。佳翰頻揮范素筆，新詞長滿薛濤箋。酒爐有客誇浮白，書閣無人繼草玄。愧我同遊復同里，何由挂劍墓門前。　疇昔相逢玩歲華，延賓東閣興無涯。杯擎掌上金蕉滿，筆按絃間玉柱斜。北海高風眞自惜，東山明月落誰家。絕憐一枕春城夢，飄謝海棠無數花。

釋妙聲《楊鐵崖書畫船亭》　圖書滿船秋近河，虹月夜貫滄江波。周秦碑刻最近古，崔蔡文章安足多。韋侯東壁玉花馬，房相西亭雪色鵝。先生愛玩不歸去，援琴時作越人歌。

宋澤元《鐵崖小樂府序》　予既刊《鐵崖咏史樂府》矣，因別讀先生五絕百餘章，而訢訢然不能舍去。因憶先生之言曰：「予以三體」，【略】故五峰李著作推爲咏史巨擘。先生五絕簡括古雅，在他人千百言不能盡者，先生輒以二十字了之。有比擬，有議論，有斷制，所謂精金百鍊、爐丹九轉，不是過也。用并鐫之，以公於世。其《老客婦謠》及《答詹翰林》詩，皆先生卻聘時作，見之《明史》者，附泐於右。乃知先生學養之粹由於植品之高，豈區區尋章摘句者所能窺其堂奧哉。

呂誠《和陳敬初韻呈鐵厓先生》 洞庭山中鐵笛君，詩家推激總無群。星辰鬱鬱豐城劍，科斗森森孔壁文。鑿垣久已思顏闔，載酒應須問子雲。好向水晶宮闕裏，讀書結屋坐朝曛。

郯韶《題唐子華山水末句用楊廉夫五字》 我愛會稽楊使君，洞庭秋月約平分。時時吹笛中流去，卧看苕山如畫雲。

張簡《次韻寄鐵崖》 鐵笛先生老更迂，摩空有賦擬相如。奇文一變中吳學，大筆猶編後世書。絳帳風搖珠絡索，水窗雲沁玉蟾蜍。小娃唱得新翻曲，多是芳亭春雨餘。

釋子賢《奉上鐵崖先生文署》 晏歲曾逢張外史，梅邊日日說廉夫。文章氣逸江東李，作字工專海上蘇。把酒遠山當夕照，彈琴修竹散煩紆。不才駑馬勞青眼，更作人間汗血駒。

余日強《又一詩奉上鐵崖先生先錄去一過覽後當別寫上也》 楊子十年官不調，才高白首尚爲郎。因觀禹迹多留越，爲愛西湖又入杭。仕宦豈無三語掾，風流誰似四明狂。水南水北題詩遍，猶憶吳中錦繡坊。

詹同文《飲麻夫拄頰樓時予奉命徵賢松江》 飛樓高出市塵表，萬丈文光照紫微。洞仙曾與鐵爲笛，天女或裁霞作衣。酒酣尚欲招鶴舞，詩狂未可騎鯨歸。休喚小璚歌白雪，自有紫簫吹落暉。

吳復《輯錄鐵厓先生古樂府叙》 君子論詩，先情性而後體格。老杜以五言爲律體，七言爲古風，而論者謂有《三百篇》之餘旨，蓋以情性而得之也。劉禹錫賦《三閣》、石介作《宋頌》，後之君子又以《黍離》配《三閣》、《清廟》、《猗那》配《宋頌》，亦以其所合者情性耳。然則求詩於刪後者，既得其情性，而離去齊、梁、晚唐、季宋之格者，君子謂之「得詩人之古」可也。鐵厓先生爲古雅詩凡五百餘首，自謂樂府遺聲。夫樂府出風雅之變，而憫時病俗，陳善閉邪，將與風雅並行而不悖，則先生詩旨也。是編一出，使作者之集遏而不行，始知《三百篇》之有餘音，而吾元之有詩也。復學詩於先生者有年矣，嘗承教曰：「認詩如認人，人之認聲認貌易也，認性難也，認神又難也。習詩於古而未認其性與神，罔爲詩也。」吁！知認詩之難如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詩矣。先生在會稽時，日課詩一首，出入史傳，積至千餘篇。晚年取而讀之，忽自笑曰：「此豈有詩哉！」亟呼童焚之，不遺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在錢塘、太湖、洞庭間之所得者云。

《鐵厓先生古樂府》卷一 吳復總評：已上凡二十六首，或述古樂府舊事，或補古樂府所缺。上至精衛之古憤，下及刺客之悲歌，而美刺存焉，勸戒彰焉。讀者有所感發，則事父事君，而天倫無不厚矣。

又卷二 章琬總評：已上凡三十首。重光三訣，使之生有所保，死有所遺，餘則雜以宴樂之作，而知神仙貴富之有不足恃者也。然其宴樂之中，則又有戒者存焉。又：《古樂府》二十四首章琬評：先生自謂：「余二十字香閨詩，乃是古樂府辭，發情止義之作也，不可例以艷歌小詞目之。」具風雅之目者，當自得于《玉臺》、《香奩》之外也。

又 吳復總評：已上凡十有四首，所謂比興相侔，哀樂相貫者也。諷其詞義，以事其君子，可以補《房中》之遺音者。

又卷三 吳復總評：已上凡二十有一首，高情遠致，見於方外仙怪及名山勝水之記遊，而《大人》、《道人》二歌，則先生聞大道之所自託也。讀之使人神遊八表，而人間貴官爲不足道矣。

又卷四 吳復總評：已上凡四十首，多古樂府之續題。或寫風情，或述風土，或弔古憫時，及遊方外之作也。以古風人之興象，帶太史氏之評裁，詩家自老杜以來之所稀有也。

又卷五 吳復總評：已上凡二十有九首，蓋傷世教之陵替，時事之間關，大而民情，微幾沉慮，寓於譎諷之中。聞之者可以戒，採之者可以觀矣。

又卷六 吳復總評：已上凡二十有六首，皆歌詠一時忠臣烈士、貞女孝童、仁人隱士之遺事，於太史氏之所未錄者，蓋可爲一代之詩史矣，其游揚世教，豈小補哉。

又卷七 吳復總評：已上凡三十首，皆先生涉歷世故，有慨于衷，多託于鳥獸草木以起興者。諷者得其旨，則勸善懲惡，蓋亦不無補云。

又卷八 吳復總評：已上凡四十有二首，蓋迹太白之覽古、少陵之遣興而作也。雖事關史斷，而中有詩法存焉。作古詩者，其可無學乎。

又卷九 吳復總評：已上凡八十首，爲古樂府小體，間有串史斷于比興者，尤古詩人之難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兼之者，此詩有焉。

章琬《輯鐵雅先生復古詩集序》 此集出而我朝之詩斯爲大備。嗟乎！紅紫亂朱，鄭衛亂雅。生於季世，而欲爲詩於古，度越齊、梁，追蹤漢、魏而上

薄乎騷雅，是秉正色於紅紫之中，奏《韶》、《濩》於鄭、衛之際，不其難矣哉！此先生之作所以爲復古，而非一時流輩之所能班，南北詞人推爲一代詞宗。此非琬之言也，天下之言也。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卷一 《古樂府》二十二首章琬評：先生自序云：「予用三體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首，古樂府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易到，吾門章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之。」故五峰李著作推爲詠史之上手云。

王彝《懸英圖序》 余觀帙中有自號鐵崖先生者，是爲會稽楊廉夫。其爲人若秋潭老蛟，怪顴異顙，目光有稜。其狡獪變化發諸胸中，則千奇萬詭，動成文章。〔周〕孟容所寫，蓋得其混跡斯世，與時低昂，爲文場滑稽之雄，可謂善知鐵崖者。

又《文妖》 天下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又有過於狐者。夫狐也，俄而爲女婦，而世之男子有不幸而惑焉者，皆悞謂爲女婦，而相與以室家之道，則固見其黛綠朱白、柔漫傾衍之容；而所以妖者，無乎而不至，故謂之眞女婦也。雖然，以爲人也則非人，以爲女婦也則非女婦，蓋室家之道，之狡獪以幻化者也，此狐之所以妖也。文者道之所在，抑曷爲而妖哉？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余觀楊之文，以淫辭怪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漫傾衍、黛綠朱白，而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婦，則宜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之也。余故曰：「會稽楊維楨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於殺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使後生小子趨趨而競習焉，其足以爲斯文禍非淺小，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蓋有男子而弗惑者，何憂焉？

楊基《鐵笛歌為鐵崖先生賦》 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含嚼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關，彤庭跪獻丹扆箴。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都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竅，（先生註《春秋》，一本名《透天關》）價重雙南金。掉頭玉署不肯入，直入牟峰絕頂，俯瞰東溟深。王綱正統著高論，唾彼傳癖兼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琳。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朵之青瑤岑。莫邪老鐵作龍吼，丹山鳳舞江蛟吟。嘉哉宗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一聲振我清白祖，大鳴盛世，載賡皐財解慍南風琴。

又《寄楊鐵厓先生》 不見雲間楊鐵史，寮中七客近如何。老來詩句疏狂甚，亂後文章感慨多。長笛參差吹海鳳，小璚楊柳舞天魔。春明且盡嬉遊樂，莫解梁鴻《五噫歌》。

宋濂《楊君墓誌銘》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厓君。聲光殷殷，靡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略】君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先生咸謂咄咄逼人。既出仕，與時齟齬，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睹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盪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司憲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贄願交；而縉紳大夫與巖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崖鐫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豐神夷冲，無一物縈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遊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衣，汎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坐客或蹁躚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讓，君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蓋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黏於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黠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鄰所竊，其傭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文以冒受金繒，或有識者將發其奸，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恆謂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富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耳，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耳，未百年間，聲銷影沈，不啻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巍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歉，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眞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勳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

能精，藉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憑翼，俾其綿延而弗絕，則其陶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耶。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爲君病，豈知天哉。

又《送楊維禎還吳淞》 皓仙八十超商山，喜動天顏咫尺間。一代遼、金歸宋史，百年禮樂上春官。歸心只憶鱸魚膾，野性懶隨鴛鷺班。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

貝瓊《鐵崖先生大全集叙》 嘗病國朝承宋以來，政庖文玩，而未有能一起之者。務鏟一代之陋，歸于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論文章之要，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略】識者以其天才似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其正聲勁氣薄九霄、空四海而凌鑠一世哉！【略】吁！荆山之璞、豐城之劍，不待卞和之獻、雷煥之發而光怪燭天，蓋天下之至寶，有終不得而閟者。先生之文章，雖欲不行於世，不可也，瓊又何足以知之。

陸淞《史義拾遺叙》 史以紀時事，而其義斷自聖賢，若孔子所謂「竊取」之者，是非公於天下後世，可懼也已。嗚呼，麟經絕筆，作者何人，惟朱子《綱目》，詞嚴義正，無容議者，然揭其大而或遺其細。嗣是，會稽楊鐵崖先生有《史義拾遺》之作焉。【略】摘古史而直斷以義，或觸興而於詩歌焉發之。公是公非，嚴如烈日秋霜，亦可以誅姦雄於既死，而昭懲勸於將來者也。余嘗訪其故跡，旁搜遺書，有以考見先生之所養矣。方少時築萬卷樓，去梯藏脩、轆轤傳餐者垂五年。用能充其敬敏之才，肆其宏博之學，百千萬言，頃可立就，卓然成一名家。而況其正聲勁氣，薄九霄而凌鑠一世，至於今誦之，凜然可畏可慕焉者。李翰論其文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貝瓊謂其天才似李白，而學力過之，其果誣人也哉。【略】嗚呼，先生之文磨滅多矣。【略】噫！石璞干將，固不待和之獻、煥之發而光怪燭天矣。蓋奇寶之在天地間，有終不得而閟者，其文雖欲不傳於世，又可得而已邪？

馮允中《鐵崖文集引》 文者載道之器，通三才，亘萬古，非文無所寓也。然不關世教，雖工無益，先正論之舊矣。夫古之聖經賢傳，乃後世之法程。至漢、唐、宋諸儒所述，亦皆羽翼經傳，非一切浮華不根之論，下此則雖工弗傳也。勝國時，會稽楊先生廉夫之文，得非所謂關世教而益於人者哉。【略】讀其詞，如洪河注海，汪洋浩瀚，沛然而不可禦也，又如廣場閱武，戈戟森嚴，凜然而不可犯也。凡畸人貞士、烈女忠賢、古今事物，苟可以警世者，悉錄無遺。寓褒貶於一字之間，垂鑒戒於千載之下，其有意於扶世而立教者哉。

朱昱《題鐵崖文集後》 《楊鐵崖先生文集》凡五卷，其義深、其辭古，非稚筆所能到。初觀則錯綜糾結，似難爲解；至讀之，流宕雋永，如玄酒大羹，至味中而加美焉。此《春秋》之學也。所謂奧而明、塞而通、嚴而正，非得丘明之旨者不能也。先生勝國時登李黼榜進士。黼，忠臣也，而先生同年，氣類相感，傲兀一世，而文章大相似。【略】詩》不云乎：「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君固有之。吁！文之至是奇矣，奇則必追于古可也。若夫詰屈聱牙，豈樊宗師之儔歟？吾不信也，讀者當自得之言外。

《歸田詩話》卷下 楊廉夫詩：「二月皇都花滿城，美人多病苦多情。一雙孔雀行瑤圃，十二飛鴻上錦箏。酒掬眞珠傳玉掌，羹分甘露倒銀罌。不堪容易少年老，爭遣狂夫作後生。」又云：「天街如水夜初涼，照室銅盤璧月光。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繡靴蹋蹋句驪樣，羅帕垂彎女直妝。願汝康強好眠食，百年歡樂未渠央。」又云：「公子銀瓶分汗酒，佳人金勝翦春花。」又云：「金埒近收青海駿，錦籠初教雪衣娘。」又云：「小洞桃花落香雪，大隄楊柳舞晴烟。」皆言宴賞游樂之意，亦其平生性格所好也。

楊士奇《復古詩集跋》 余在京知經筵事時，聞先生長者說楊鐵崖爲有道之士。後數年始讀所爲文章，得見其道德之蘊，誠爲一代人表。我朝天下大定，奉詔脩書，復命賦詩，稱旨，得完節歸全，卓哉志行之高也。余又見《復古詩集》，讀其《琴操》不讓退之，其《宮詞》不讓王建，其《古樂府》不讓二李，其《漫興》、《冶春》、《遊仙》等題，即景成韻，使老杜復生，不過是也。而《香奩》諸作，尤娟麗俊逸，眞天仙語。讀此而其他所能，概可見矣。

李東陽《擬古樂府引》 予嘗觀漢、魏間樂府歌辭，愛其質而不俚，腴而不艷，有古「詩言志」、「聲依永」之遺意，播之鄉國，各有攸宜。嗣是以還，作者代出，然或重襲故常，或無復本義，支離散漫，莫知適歸；縱有所發，亦不免曲終奏雅之誚。唐李太白才調雖高，而題與義多仍其舊，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而縱其辯博，於聲與調或不暇卹。延至于今，此學之廢，蓋亦久矣。

《藝苑卮言》卷四 元詩人，元右丞好問、趙承旨孟頫、姚學士燧、劉學士因、馬中丞祖常、范應奉德機、楊員外仲弘、虞學士集、揭應奉傒斯、張句曲

雨、楊提舉廉夫而已。【略】廉夫本師長吉，而才不稱，以斷案雜之，遂成千里。

《**懷麓堂詩話**》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缾索酒嘗」，「銜泥點涴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蒼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王介甫得之，曰：「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略】楊廉夫得之，曰：「南高峰雲北高雨，雲雨相催惱殺儂。」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

張習《雁門集跋》 元詩之盛，唱自元遺山，而趙子昂、袁伯長輩附和之。繼而虞、楊、范、揭者出，號爲大家。間有奇才天授，開闔變怪，莫可測度，以駭人之視聽，厥初則貫雲石、馮子振、陳剛中，後則楊廉夫，而薩天錫亦其人也。

《太平清話》卷二 楊廉夫，錢塘時爲諸生，請律格作二十首拗體。伯雨嘗曰：「無鐵老力者，便墮落驢馬後大蟲耳。」

《罪雪錄》卷上 楊廉夫先生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生卒，錢君思復嘗作輓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笛仙。」

《菽園雜記》卷九 楊鐵崖國初名重東南，從游者極其尊信。觀其《正統辯》、《史鉞》等作皆善已，若《香奩》、《續奩》二集，則皆淫褻之詞。予始疑其少年之作，或出於門人子弟濫爲筆錄耳。後得印本，見其自序，至以陶元亮賦《閑情》自附，乃知其素所留意也。按《閑情賦》有云：「尤蔓草之爲會，誦《召南》之餘歌。」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鐵崖之作去此遠矣！不以爲愧，而以之自附，何其悍哉。

皇甫汸《楊維楨詩集跋》 宋潛溪稱其文辭「寒芒橫逸，奪人目睛」，詩「震盪凌厲，駸駸將逼盛唐」。當時兩先生同時交契，各以文章自命，其相許定不誣也。

俞安期《楊維楨詩集跋》 鐵史奇才逸思，著述等身，生平詞翰，亦未盡剞劂。新建伯詩有「西樓遺蹟在，想見晉人風」之句，則知此集爲其手書無疑。又按草玄閣爲楊竹西別業，乃錄以付之者是也。

鄭文康《讀楊鐵崖集》 鐵崖自許謫仙人，又說前生小李身。史冊鋒芒明日月，文章光焰射星辰。江州總管誇同榜，南國諸公識舊臣。只恐遺編千載後，存亡不及宋頭巾。

《何氏語林》卷一一 楊鐵崖每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

《詩藪》內編卷三 元末楊廉夫歌行，聲價騰湧。今讀之，大率穠麗妖冶，佳處不過長吉、文昌，平處便是傳奇、史斷。漢、魏風軌，未睹藩籬，而一時傳賞楮貴，信識眞未易也。

又外編卷六 元五言絕，自廉夫樂府諸篇外，一代寥寥，即虞、楊諸氏集中，罕睹佳者，遠不如七言絕也。 又：元五言古作者甚希，七言古諸家多善。【略】五言絕，楊廉夫爲冠。 又：宋樂府小詩殊寡，元酷尚傳奇，諸大手集中亦罕睹。惟楊廉夫才情縹緲，獨步當代，名下士信無虛也。如「郎贈玉鏡臺，掛妾菱花盤。安得咸陽鏡，照郎心肺肝」，「同生願同死，死葬清冷窪。下作鎖子藕，上作雙頭華」酷是六朝。 又：夢得《竹枝》，長吉《錦囊》，飛卿《金荃》，致光《香奩》，唐人各擅。至老鐵乃奄四家有之。如「勸郎莫上南高峰，勸儂莫上北高峰。南高峰雲北高雨，雲雨相催愁殺儂」之類，其婉麗夢得靡加。「麻姑今夜過青丘，玉醴催斟白玉舟。莫向外人矜指爪，酒酣爲我擘空侯」之類，其瑰崛長吉莫過。 又：楊廉夫勝國末領袖一時，其才縱橫豪麗，亶堪作者。而躭嗜瑰奇，沉淪綺藻，雖復含筠吐賀，要非全盛典刑。至他樂府小詩，香奩近體，俊逸濃爽，如有神助。余每讀未嘗不惜其大器小成也。

魏驥《跋宋撰楊公墓銘》 右《會稽鐵崖楊先生墓誌銘》一通，蓋太史金華宋公所撰，去今六十有五年。其族孫宗義徵驥一言附其後。驥憶自弱冠時聞先輩云：先生當元時，年未三十而文名已馳南北。虞文靖公稱曰：「李白天才。」會時脩遼、金、宋三史，朝廷議論未決，先生有《三史正統辨》，歐陽文公見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今宋太史謂其爲文中之雄，夫豈不信？雖先生不尙峻絕之行，而於時事直言無諱，故人多忌之，或目之爲狂，用是卒不得大用。然君子之所貴，豈係於用不用哉。

王世貞《楊鐵崖卷》 至元間，楊鐵史聲價傾海內，餘名往往借客。今其文與書俱在耳，獨勁氣時一見筆端。異日《老客婦謠》，此亦可窺也。

又《戲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二四 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

毛晉《麗則遺音跋》 眞能祖騷而宗漢，奚止除完顏之粗獷、洗宋末萎弱

之氣而已耶？揚雄云：「詞人之賦麗以則。」眞無愧矣，猶恨《太常》、《無逸圖》二程文未得見耳。

《列朝詩集》甲前集　鐵崖之詩，多作於有元之季，而其人則入本朝矣。辭召、應制之作，略見前編，而他作則以此編盡之。若其文章，則兩屬焉。劉文成，宋文憲，亦同此例。　又：承學之徒流傳沿襲，槎牙鉤棘，號爲「鐵體」。

《宋元學案》卷五二　宋景濂有言曰：「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淛河之間，曰鐵崖先生。聲光殷殷，摩戛霄漢。撫其論撰，如睹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神出鬼沒，其文中之雄乎！」所著諸集，通數百卷。

《元詩選》初集辛集　所著書數百卷，其《古樂府》尤盛行。張伯雨曰，【略】元詩之興，始自遺山。中統、至元而後，時際承平，盡洗宋、金餘習，則松雪爲之倡。延祐、天曆間，文章鼎盛，希蹤大家，則虞、楊、范、揭爲之最。至正改元，人材輩出，標新領異，則廉夫爲之雄，而元詩之變極矣。明初，袁海叟、楊眉庵皆出自鐵門。錢牧齋謂「鐵體靡靡，久而未艾」，斯言未足以服鐵崖也。

又：鐵崖艷體，擅場一時。王國器《踏莎行》八闋，皆有鐵崖評語，故并載章編《復古詩》集中。《續幣》二十首，尙有學琴、演歌、上頭、出浴、相見、相思、的信、私會、成配、洗兒、秋千、釣魚諸題。其浴、思、信、配等作，多用昔人成語，茲不具載。《西湖游覽志》稱鐵崖雅好聲妓，名徹都下。晚居松江，有侍兒四：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善歌舞。酒酣耳熱，命歌《白雪》之曲，自倚鳳琶和之。一日訪瞿士衡，飲次，脫妓鞋置杯行酒，名曰鞋杯。謂其侄孫宗吉詠之，宗吉作《沁園春》一闋以呈，鐵崖大喜，即命侍兒歌以侑觴，當時傳爲佳話。嘗過玉山草堂，題云：「無奈道人狂太甚，時攜紅袖寫烏絲。」其風流韻致，要非方幅之士所能及也。

顧嗣立《題元百家詩集後二十首》一七　樂府歌謠古意存，蛇神龍鬼語銷魂。《竹枝》唱到《西湖》曲，南北傾心拜鐵門。

又一九　玉山佳處客停車，侍宴紅裙韻致誇。楊鐵倪迂尤好事，風流收拾到吾家。

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　楊鐵崖樂府，別是一種奇特之文，謂之樂府則不可。李賓之亦然。

《雨村詩話》卷下　楊鐵崖詩太險怪矣，然其樂府則不減宋謝皋羽也。

愛新覺羅・弘曆《題楊維楨鐵崖古樂府》　楊維楨於元仕不顯，而不肯仕於明，似爲全人矣。而其《補集》中有《大明鐃歌鼓吹曲》，非刺故國，頌美新朝，非眞全人之所爲，與《劇秦美新》何以異耶？予命爲《貳臣傳》，於錢謙益之既仕本朝，陰爲詩文詆毀，常惡其進退無據。然謙益之所毀者本朝，猶稍有懷故國之心，若維楨則直毀故國，較謙益爲甚。夫文章者，所以明天理，叙人倫而已。舍是二者，雖逞其才華，適足爲害，不如不識字之爲愈也。若曰懼明祖之強留，而故爲此遜詞以自全，乃明哲保身之計，予謂明祖直未強留耳，若與之官，將亦必受之。何也？以其忘故國而知之。危素跋而贊之，蓋亦同病相憐，曲爲之解耳。因著此論，並命錄其集前，亦所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鐵崖古樂府》十卷。【略】樂府始於漢武，後遂以官署之名爲文章之名。其初郊祀等歌依律製詩，橫吹諸曲採詩協律，與古詩原不甚分。後乃聲調迥殊，與詩異格；或擬舊譜，或製新題，輾轉日增，體裁百出。大抵奇矯始於鮑照，變化極於李白，幽艷奇詭，別出蹊徑，歧於李賀。元之季年，多效溫庭筠體，柔媚旖旎，全類小詞。維楨以橫絕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矯之，根柢於青蓮、昌谷，縱橫排奡，自闢町畦，其高者或突過古人，其下者亦多墮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時，而彈射者亦復四起。然其中如《擬白頭吟》一篇曰：「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與《三百篇》風人之旨亦復何異？特其才務馳騁，意務新異，不免滋末流之弊，是其一短耳。去其甚則可，欲竟廢之，則究不可磨滅也。惟維楨於明初被召，不肯受官，賦《老客婦謠》以自況，其志操頗有可取。而《樂府補》內有所作《大明鐃歌鼓吹曲》，乃多非刺故國，頌美新朝，判然若出兩手。據危素《跋》蓋聘至金陵時所作，或者懼明祖之羈留，故以遜詞脫禍歟？然核以大義，不止於白璧之微瑕矣。

又　《麗則遺音》四卷，【略】元代設科，例用古賦。行之既久，亦復剽竊相仍，末年尤甚。如劉基《龍虎臺賦》，以場屋之作爲世傳誦者，百中不一二也。維楨才力富健，回飆馳霆激之氣，以就有司之繩尺，格律不更，而神采迥異；遽擬諸詩人之賦，雖未易言，然在科舉之文，亦可云卷舒風雲、吐納珠玉者矣。

又　《東維子集》三十卷，【略】維楨以詩文奇逸，凌跨一時。【略】朱國楨《湧幢小品》載王彝嘗詆維楨爲文妖。今觀所傳諸集，詩歌、樂府出入於盧仝、

李賀之間，奇奇怪怪，溢爲牛鬼蛇神者，誠所不免。至其文則文從字順，無所謂翦紅刻翠以爲塗飾，鋸牙棘口以爲古奧者也。觀其於句讀疑似之處，必旁注一「句」字，使讀者無所歧誤，此豈故爲險僻，欲使人讀不可解者哉？其作《鹿皮子文集序》曰：「盧殷之文凡千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雜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言詭義淫，非傳世之器也。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又其次，王通、韓愈、歐陽修、周敦頤、蘇洵父子，我朝則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奧而通也。」觀其所論，則維楨之文不得槩以「妖」目之矣。陶宗儀《輟耕錄》載維楨《辨統論》一篇，大旨謂「元繼宋而不繼遼、金」，此集不載此篇，未喻其故，今恭奉諭旨補入集內。蓋維楨雖反顏吠主，罪甚揚雄，而其言可採，則不以其人廢之。仰見聖人袞鉞之公，上超萬古，非儒生淺見之能窺也。

《石洲詩話》卷五 廉夫自負五言小樂府在七言絕句之上，然七言《竹枝》諸篇，當與小樂府俱爲絕唱。劉夢得以後，罕有倫比。而《竹枝》尤妙。至於七言長篇，則張思廉亦有之，仍是從李長吉打出耳。 又：楊之妙處自不可掩，而其他詩之靡，亦不可掩。 又：玉山主人云：所謂「嬉春體」，即老杜以「江上誰家桃李枝，春寒細雨出疏籬」爲新體也，先生謂詩人「多爲宋體所梏，故作此體變之」云。廉夫「嬉春體」七律，一云《賦俏唐體遺錢塘詩人學杜者》，此猶之《漫興》七首意也。杜公七律中似此者，自言「效吳體」，「戲爲俳諧體」，在杜律中，拗平仄者已是變體，此則杜公之變而又變者。廉夫乃持此以告當世之學杜者，豈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哉？此種在杜公已屬俳諧，而在廉夫集內，則尚算拘謹者矣，固無怪其自負爲去杜不遠耳。玉山與鐵崖情迹最密，此言必親受之。但不知所謂以此體變「宋體」之「所梏」者，是何機栝。元音靡弱，正是太趨長吉一派，而中少骨力耳。南宋之弱，又與元之靡弱不同，烏可以「宋體」爲詞哉？ 又：楊廉夫自命學杜，正如老旦扮外上場道白，時露情態。廉夫於元末時事，洞在胸中，而沈酣聲伎，此達人之識，不待吟《老客婦》也。觀其在張士誠席上一絕，足見一斑矣。此詩在廉夫集中卻屬去杜不遠，正不必其摹杜之詞也。

《寒廳詩話》 廉夫當元末兵戈擾攘，與吾家玉山主人（瑛）領袖文壇，振興風雅於東南。【略】廉夫古樂府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門下數百人，入其室者惟張思廉（憲）一人而已。明初袁海叟（凱）、楊眉庵（基）爲開國詞臣領袖，亦俱出自鐵崖門。而議者謂「鐵體靡靡」，妄肆譏彈，未可與論元詩也。 又：元末楊維禎、李孝光、吳萊爲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剌、倪瓚，皆有可觀。

樓卜瀍《鐵崖樂府注序》 詩家自爲一體，古今能得幾人？杜稱聖，李稱仙，不名一家，卓乎大家。他如香山之稱白體，義山之稱崑體，黃山谷之稱西江體，無一不家自爲派，派自爲宗，粲可數也。吾邑楊鐵厓先生，生當作者代興，諸體畢備之後，傑然獨自成家，人稱鐵體，及門者稱鐵門。《古樂府》編自門人吳見心，稱鐵雅。噫！如先生者，古今能得幾人？自漢世定郊禮，舉司馬相如作爲詩歌，遍採風謠，使李延年協以律呂，而古樂府實權輿於此。魏晉以來，率多擬古之什，非不斐然，然少陵不襲古題，青蓮時離本意，司空圖《河滿子》則奏以五言，王摩詰《陽關辭》則唱以七絕，借人面目，何能獨擅風流，抒我性靈，固宜別有天地也。竊意古樂府有辭有聲，辭不悉，有郢書而燕說者矣；聲不傳，有越歌而楚謳者矣。先生之詩，屬辭則《三墳》金玉，選聲則《五典》笙簧。前乎此者，離立相望；後乎此者，希吾或稀。第辭無漢儒，不辨句讀，聲非制氏，孰識鏗鏘？此正急索解人不得也。予於先生無能爲役，鐵厓萬卷，深慚篋內無書，鐵笛一聲，焉得耳中有譜。茲因吳本，附以鄭箋，庶使披卷了了。繹其辭麗而不纖，按其聲繁而不殺，其所以養人心、厚天倫、移風易俗之具，皆於是乎在。夫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作者代興，其已久矣。諸體畢備，若是班乎。噫，如先生者，古今能得幾人。

《豫章詩話》卷五 夫咏史，則詩史也，先生有明訓矣。【略】予則謂先生之功不在唐人下已。乃若精于比例，則有「黃鳥止楚，良死太苦。黃蛇穿土，良死其所」；善於諷諫，則有「畫工意則繆，畫工事則忠」；明于斷制，則有「詔殺賊臣，殺賊非殺父」；工於用事，則有「牛馬走餉，龍蛇走兵」；妙于打疊，則有「文皇殿上去獻俘，於乎文皇罪曰余」；巧于聯合，則有「玉樹聲中作唐鹵，門外崇韜是擒虎」，其他不勝枚舉。顧或指「馬文園碧眼糊兒」，而嫌其過求尖新，用相詬厲，是則誠然。然先生之詩，正不在此。老杜「飯顆山頭」之嘲，即有之，庸何傷？

《歷代詩話》卷七〇 曹石倉曰：【略】少年過太湖，得鎮鋼，煉爲鐵笛。又嘗自稱爲鐵笛道人云。 吳旦生曰：張伯雨謂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

馭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章楓山謂廉夫與季和相倡和爲漢、魏樂府辭，直欲度越齊、梁而上薄《騷》、《雅》。又廉夫自言：【略】故五峰李著作推爲詠史上手。余觀其冰稜魁崛之氣，不自掩抑，上下千百年，發而爲《詠史》、《樂府》諸篇章，高自期待，而又得季和左右之，誠傑搆也。王弇州謂「雜以斷案」，何元朗謂「非正脈」，李西涯謂「恃才縱筆，不能合度」，皆未知廉夫者。

《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柳塘詞話》曰：元時完顏澤領修史事，詔修遼、金、宋三史。楊維楨作《正統辨》，司徒歐陽玄義之。年未七十休官，駕春水宅，往來九峰三泖間。明興，復辟修《元史》，楊鐵崖作《老〔客〕婦吟》以見意。竹枝盛于元季，鐵崖集之，自製亦至五十餘首。作者日多。時又有一鐵崖者，假其名折柬至，止相見次，飲酒賦詩，才思不減，絕無赧容，不受津餽而去，鐵崖爲嘆息久之。　又：沈雄曰：廉夫於元季有風雅宗盟之望，每識拔後進，如楊基、瞿佑等。年未七十休官，游淞泖間，有稱其爲江山風月福人者。其爲古文詞好高古，末世恐爲人所嫉致禍，故不至濫於筆墨焉。

《說詩晬語》卷下　鐵崖樂府，詆訾者比於妖魅。然廉折稜稜，異於男子而巾幗服者。論宋、元詩，不必過于求全也。鐵門諸子中，玉笥生亦復可采。過此以往，近乎塡詞，等之自鄶已。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　樂府竹枝三體艷，梅花弄笛鐵龍飛。吳江老婦嬉春曲，日下歸來尙白衣。

葉紹本《讀元人詩集》　百年壇坫論《風》《雅》，多在勾吳於越間。想見當時盛文藻，楊家鐵笛顧家山。

朱庭珍《論詩》一九　牛神蛇鬼宗長吉，穠句纖詞效八叉。笑殺鐵崖兼玉笥，不彈琴瑟弄琵琶。

蔡琳《讀元人詩》二〇　一枝鐵笛老春山，復古功高詎可攀。遺稿茂陵求不得，空留樂府在人間。

李希聖《論詩》二八　客婦文妖更鬼才，春花秋月鬬清哀。玉谿刻意摹昌谷，都乞夔州賸馥來。

延君壽《老生常談》　楊鐵崖詩，誦之能開人聰明，長人神智，長吉後不可無此以繼之也。如《鴻門會》、《媧皇補天謠》、《龍王嫁女詞》等作，直追長吉而無愧色。余尤愛讀其《殺虎行》一首，大有短兵相接之勢，奇險非常，尤足發人才思。

《劍谿說詩》卷上　楊鐵崖樂府，亦元、白、張、王末派。

《圍爐詩話》卷二　楊鐵崖樂府，其源出于二李、杜陵，有古題，有新題，文字自是創體，頗傷于怪。然篤而論之，不失爲近代高手，太白之後，亦是一家。

《甌北詩話》卷八　詩至南宋末年，纖薄已極，故元、明兩代詩人，又轉而學唐，此亦風氣循環往復，自然之勢也。元末明初，楊鐵崖最爲巨擘。然險怪仿昌谷，妖麗仿溫、李，以之自成一家則可，究非康莊大道。當時王常宗已以「文妖」目之，未可爲後生取法也。

譚獻仲《金元詩錄敘》　宋詩弇陋，言之不文，故元代文士類欲祖唐，而所見不循其本。楊維楨晚出，乃知求比興風諭之恉於樂府古詩，雖繁麗弔詭，其言不盡軌於正，而其意固甚美也。特標極界，以維楨冠元季之士。

《國雅品・士品一》　楊聘君廉夫：才高情曠，詞雋而麗，調悽而惋，特優于古樂府，而近體不免無元人風氣，故《元音》所載者悉略之。廉夫爲元進士，仕奉訓大夫提舉建德路總管，嘗策蹇視事，江南德之，歷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洪武一統，應聘修史。抵京僅百日，遂謝病還雲間。後臨革，撰《歸全堂記》，投筆曰：「九華伯招我，當往。」及逝，聞空中百人步履聲，詎不怪哉！張外史天雨叙廉夫集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惟李季和、楊廉夫稱作者。廉夫上法漢、魏，出入李唐，其古樂府有曠世金石之聲。」宋文憲公景濂亦稱「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名士競歸之，比東海倪元鎭，崑山顧仲瑛，雲丘張仲簡，吳興郯九成，皆其客也。

《問花樓詩話》卷二　宋詩好議論，元詩近詞曲，昔賢固有定論，然有元一代之作不可廢也。自李空同倡「不讀唐以後書」之說，「前後七子」唾棄元詩爲不足道。漁洋《論詩絕句》云：「鐵厓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詩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爲空同輩發也。鐵厓，楊維楨廉夫。淵穎，吳萊立夫。【略】鐵厓樂府出少陵、二李之間。

許應鑅《鐵崖先生古樂府序》　余維鐵崖生平博通經史，懷才不遇。及晚年被徵，堅不肯就。當時貴顯者寵以詩曰：「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其高致可想。故其爲詩，縱橫跌宕，有黃鵠一舉凌雲霄之慨。其史才見於所爲《正統辯》，而即散見于樂府中，隨事寄託，激昂慷慨，誠非無病而呻者。

樓君竭五寒暑之力，窮源竟委，務得其詳，卒使讀者怡然渙然於百世之下，恍然于託興之無盡，可謂勤矣。夫表彰遺佚，有司之事也；箋注訓詁，文人之業也。鐵崖常居松江之上，余昔陳臬吳中，想其流風遺韻。前來浙江，又適爲其釣游之地，既沒，而鄉之人慕之。樓薔盦孝廉復能繼西濱之志，流連鄉望，傳述無窮。夫慨其詞有係于世道人心，則無不願其傳，且願其傳之詳盡而縷晰也。余雖不文，有不樂觀其成以維持風俗于無已乎？

《**明史**》**卷二八五**《**楊維楨傳**》 維楨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羽、錫山倪瓚、崑山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張雨稱其古樂府出入少陵、二李間，有曠世金石聲。宋濂稱其論撰，如睹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詩震蕩陵厲，鬼設神施，尤號名家云。

《**新元史**》**卷二三八**《**楊維楨傳**》 文辭非秦漢弗之學，久與俱化。晚年築蓬臺於松江，東南才俊士投贄求文者無虛日。當疾亟，撰《歸全堂記》，頃刻立就，擲筆而逝。

分 論

《**正統論**》 貝瓊《鐵崖先生大全集叙》：至正初，天子詔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乃著《正統論》，凡二千六百餘言。其言以爲我朝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遼、繼金。正大剴切，觀者韙之。 《蟫精雋》卷一：會稽鐵崖先生楊維楨廉夫以文章雄一代，事載其《古樂府》并《文集》、《行狀》、《墓銘》、《正統辨》，諸文備矣。予復得其遺文數篇，私爲錄之。 愛新覺羅·弘曆《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辨諭》：元楊維楨著宋、遼、金《正統辨》，大旨以元承宋統，而排斥遼、金，其文不見本集，惟陶宗儀《輟耕錄》載之。今館臣編輯《四庫全書》，謂其「持論紕繆，並《輟耕錄》內所載者亦與刪除。且言隋先代周，繼乃平陳，未聞唐、宋諸儒謂隋承陳不承周也。」此語似是而非。蓋嘗論之，《春秋》「大一統」之義，尊王黜霸，所以立萬世之綱常，使名正言順，出於天命人心之正。紫陽《綱目》，義在正統。是以始皇之廿六年，秦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秦降之歲。三國不以魏吳之強，奪漢統之正，《春秋》之義然也。楊維楨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義本《春秋》，法宗《綱目》，其欲以元繼南宋爲正統，而不及遼、金，持論頗正，不得謂之紕繆。夫維楨身爲元臣，入明雖不仕，而應明太祖之召，且上《鐃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幾於《劇秦美新》。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向屢於詩文中斥之，而維楨正統之辨則不可以人廢言也。夫正統者，繼前統，受新命也。東晉以後，宋、齊、梁、陳雖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晉之正統。其時若拓跋魏氏，地大勢強，北齊、北周繼之，亦較南朝爲盛。而中華正統，不得不屬之宋、齊、梁、陳者，其所承之統正也。至隋，則平陳以後，混一區宇，始得爲大一統。即唐之末季，藩鎮擾亂，自朱溫以訖郭威等，或起自寇竊，或身爲叛臣，五十餘年之間，更易數姓，甚且稱臣稱姪於契丹。然中國統緒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統屬之梁、唐、晉、漢、周也。至於宋南渡後，偏處臨安，其時遼、金、元相繼起於北邊，奄有河北。宋雖稱姪於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統，遼、金不得攘而有之也。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語，則統緒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我皇祖《御批通鑑》，及朕向所批《通鑑輯覽》，俱以此論定。蓋《春秋》大義，《綱目》大法，實萬世不易之準。我朝爲明復讎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爲自古得天下最正。然朕猶於《通鑑輯覽》內存福王建國之號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嘗不可如南宋之承統綿延不絕。而奈其當陽九之運，天弗與，人弗歸，自覆其宗社也。此實大公至正，天下萬世可以共見共守之論。然館臣之刪楊維楨《正統辨》者，其意蓋以金爲滿洲，欲令承遼之統，故曲爲之說耳。不知遼、金皆自起北方，本無所承繼，非若宋、元之相承遞及爲中華之主也。若以此立論，轉覺狹小，天下萬世必有起而議之者，是不可以不辨。朕以爲不但《輟耕錄》中所載楊維楨之《正統辨》不必刪除，即楊維楨《文集》內亦當補錄是編，並將此諭各載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綱目》之義。特諭。乾隆辛丑孟春。

《**忠勇西夏侯穆爾蘇公墓銘**》 程文《跋忠勇西夏侯穆爾蘇公墓銘》：跋曰：《春秋》引天下之譽褒之，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義貶之，奸人不敢亂。余讀鐵史《穆爾古蘇傳》，信民之以爲賢賢之，民以爲奸奸之，此鐵史之「春秋」也。臺憲者，天子之法臣也。法臣不立法，而鐵史立之。

《**真境庵疏**》 《南濠居士文跋》卷三：江西儒學提舉楊先生廉夫，元季寓居吳中，多往來僧廬道院，此《真境庵疏》之所由作也。庵在上海縣東北二十里，其曰「募緣天隱子」者，唐司馬承禎，字子微，乃道家者流。而先生之書

之者，大抵古人作疏，率多借重是如。

《**老客婦詞**》　祝允明《楊維楨論》：楨於吾國初應稱一才矣，其爲《客婦詩》，不恭也。匪曰不恭，亦太愚矣。赫曦曜晨，瞽於宵者，雖躄必作，良師發藥，痾於昔者，雖殆且嘗。吾向失足垂死，得踐聖人之庭，亦大幸矣。將遂厥私，執小德欲欺大道，得乎哉！彼自附於故國餘老，爲貞嫗者云。嘻！見金夫不有躬淫陪臺耳，誰能汝容？高皇貸厥誅，亦伺其醜，自永詒於代矣。　《元詩選》初集辛集：會兵亂，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招之，不往。又忤達識丞相，自蘇徙松。明洪武二年，召修禮樂書，維楨謝曰：「豈有八十歲老婦就木不遠而再理嫁者邪？」賦《老客婦詞》以進。《問花樓詩話》卷二：鐵厓樂府出少陵、二李之間。明洪武初，召修禮書，賦《老客婦謠》以進，至京留百有十日而歸。宋金華贈詩云：「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蓋紀實也。

《**秬鬯賦**》　《復小齋賦話》卷上：楊廉夫《秬鬯賦》，寥寥百餘言，正使鋪張揚厲者望而卻步。

《**玩齋集序**》　《石洲詩話》卷五：楊廉夫序《玩齋集》，論元一代之詩，有「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楊再變，未幾于唐」之語，此似以遺山入元詩。然第一時稱述之詞，從流溯源之論耳，未可以爲據也。

《**湖龍姑曲**》　《石洲詩話》卷五：鐵崖《湖龍姑曲》全與張思廉作相同，中只換數字，豈改而存之未暇芟去耶？

《**禽言**》　《石洲詩話》卷五：《禽言》，亦樂府，《竹枝》之一類也。然廉夫《禽言》，亦自不能出奇。蓋《禽言》達意，元不能出奇，即都官「泥滑滑」一首，亦只神韻佳耳。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姑惡姑惡姑不惡，行不得哥哥）廉夫詩病在太縟，又苦摹長吉，多作無理語以矜奇。如此等，正佳在不甚着色，而古峭有致。

《**毘陵行**》　《石洲詩話》卷五：鐵崖《毘陵行》，結處以兩句疊作收場，此從來所未有也。

《**賦胭脂井**》　《歷代詩話》卷七〇：廉夫樂府又《賦胭脂井》云：「井中人，不殉死，宮人斜在雷塘阯。」吳旦生曰：《春明退朝錄》：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秦京雜記》：長安舊牆外長三里曰宮人斜，風雨夜多聞歌哭聲，唐雍裕之《宮人斜》詩：「幾多紅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又似啼。應有春魂化爲燕，年年飛入未央棲。」據此，則唐時事也。按《廣輿記》：隋煬帝葬宮人處名玉鉤斜，在江都治之西。又羅隱作《煬帝陵》詩：「君王忍把平陳業，只博雷塘數畝田。」然則廉夫何不指玉鉤斜於雷塘較合，而稱唐之宮人斜邪？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小樂府，鐵崖自稱獨步，即此數首，清新隱妙，自非鐵崖不能。

《**杵歌**》　《元詩選》初集辛集：又鐵崖《杵歌》云：「亟亟城城亟成」，【略】其詩音調凄苦，用意與此相近。

《**廬山瀑布謠**》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老橫。鐵崖筆力橫處，無人可及。如《題唐玄宗按樂圖》，起句云「大唐天子梨園師」，即此七字，有萬鈞力。

《**題二喬觀書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君不見」至「胡笳詞」四句）結處太難爲文姬，然《胡笳》諸醜畢備，詞理而弱，必非文姬筆，當是唐人低手效之耳，不解世人何以好之。

《**題王粲登樓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諷刺深冷。

《**織錦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解得翻案法，自能無窮出清新。

《**殺虎行**》　《歷代詩評注讀本》：楊維楨《殺虎行》，【略】表彰義烈，足以風世。

《**楊妃袜**》　《歸田詩話》卷下：詩社以楊妃袜爲題，楊廉夫一聯云：「安危豈料關天步，生死猶能繫俗情。」題目雖小，而議論甚大，所以諸人莫能及。

《**養一齋詩話**》卷三：楊廉夫詩「一雙孔雀行瑤圃，十二飛鴻上錦箏」，「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公子銀瓶分汗酒，佳人金勝剪春花」。又以「楊妃袜」爲詩題，「鞋杯」爲詞題，江南壇坫，蒸染殆遍，洵詩之妖也。

《**西湖竹枝詞**》　楊維楨《自序》：予閑居西湖者七八年，與茅山外史張貞居、苕溪郯九成輩爲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沈胸次，洗一時尊俎粉黛之習，於是乎有《竹枝》之聲。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韻士，屬和者無慮百家。道揚諷諭，古人之教廣矣。是風一變，賢妃貞婦，興國顯家，而《烈女傳》作矣，采風謠者其可忽諸？　《歸田詩話》卷一：《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和者甚衆，皆詠湖山之勝，人物之美，而寓情於中，大率一律。惟二人詩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倘回首，南高峰頂白雲飛」，「官河遶湖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用意稍別，惜不記其人姓名。　《石洲詩話》卷五：《竹枝》本近鄙俚。杜公雖無《竹枝》，而《夔州

歌》之類，即開其端。然其吞吐之大，則非但語《竹枝》者所敢望也。劉夢得風力遠不能躋杜、韓，而惟《竹枝》最工，可見其另屬一調矣。虞伯生竟以清遒得之，楊廉夫乃以浮豔得之，非可以一概與杜論也。　又：編錄《竹枝》，竟須以劉、虞、楊三家爲主。

《**春日**》《一瓢詩話》：楊鐵崖《春日》佳句：「游絲蜻蜓日款款，野花蛺蝶春紛紛。」似祖杜少陵「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比李玉溪「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其相去何如哉。

《**題馬文璧雪景圖**》《龍性堂詩話續集》：楊鐵崖《題馬文璧雪景圖》云：「東山西山失翠微，銀海玉海涵清暉。老僧覓句扶桑曉，化作青雲滿谷飛。」眞仙品也。

《**咏史**》《詩藪》外編卷六：老鐵《詠史》，如「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生爲仲卿婦，死逐仲卿棲。廬江同樹鳥，不過別枝啼」，此類甚衆，亦大是伎倆人。然惟二十字可耳，更八字便入晚唐。自餘大篇，議論愈工，格調愈遠。《竹林答問》：問：「元楊鐵厓樂府及明二李樂府何如？」答：「鐵厓詠史小樂府，欲拔奇於千載以下，其實只是李長吉耳。西涯樂府有直刺時事者，自是不可磨滅之作。至其句摹字倣，不失分寸處，前人已譏之矣，略而不論可也。」《國雅品・士品一》：廉夫之跡，頗類陶靖節。讀其《買妾》云：「買妾千萬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則其不百日引去者，所指微矣。至《俠客詞》云「太阿飛出匣，欲取賈充頭」，又「夜宿倡樓酒未醒，飄風吹落鴛鴦瓦」，何其雄偉豪邁邪，老鐵以余爲知言否？

《**春俠雜詞十首**》《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此詞俠情冶思，見于二十八字中，非貴公子具五色腸不能也。然則讀鐵雅俠詞者，豈可以唐人絕句求之哉？　吳復按：先生此詞，俠才冶思，見于二十八字中。非豪貴有五色腸者，不能到也。讀者豈可以三體絕句求之哉！《詩藪》外編卷六：至《春俠詞》，【略】無論溫、韓，即子建、太白降格揮毫，未知孰勝。惜以彼其材，沿此之調也。《元詩紀事》卷一六：「又四首」案：《復古詩集》《春俠雜詞》只八首，吳復編《鐵崖古樂府》則係十首，無「昨夜布衣」、「關右新來」兩首，多出「石上葉生」、「宜男草生」、「鳳凰城外」、「美人遺我」四首。「美人」首又見《詩藪》，今幷錄之。

《**洞庭曲**》《詩藪》外編卷六：又《洞庭曲》：「道人鐵笛響，半入洞庭山。天風將一半，吹度白銀灣」，「桂水五千里，瀟湘雲氣空。衡山七十二，望見女英峰」，「海上雙雷島，渾如灩澦堆。乘龍拔山腳，飛渡海門來」，「仙橋大於斗，浮之過洞庭。江妃渾未識，喚作楚王萍」率超異神俊，追蹤謫仙，非宋、元語。

《**西湖**》、《**續香奩**》、《**游仙**》《詩藪》外編卷六：楊七言絕，如《西湖》、《吳下竹枝歌》及《春俠宮詞》、《續香奩》、《游仙》等作，本學夢得、致光，而筆端高爽處，往往逼李供奉。

《**漫興**》《詩藪》外編卷六：《漫興》學杜，亦略近之。其才情實出趙、揭諸家上。至歌行，則太溺綺靡，古詩大著議論，五七近體句格平平，殊無足采。才各有近，不可強也。

《**題履元陳君萬松圖**》章琬編《鐵厓逸編》按：右寫似子昭異才。子昭工畫仕女花木，予懼其情過粉黛，則氣乏風雲，故書此詩以遺之。子昭讀此詩後，得毋激作公孫大娘之劍乎？

《**海鄉竹枝歌**》楊維楨《鐵崖樂府》自記：《海鄉竹枝》，非敢以繼風人之鼓吹，于以達亭民之疾苦也。觀民風者或有取焉。

《**雉朝飛**》《蟫精雋》卷一三：鐵崖是作，端可以洗樂府之陋矣。

《**石婦操**》章琬編《鐵崖復古詩集》引黃溍評：「啼」字妙，非啼婦也，乃「化鶴來歸語華表」意。《元詩紀事》卷一六：吳復編《鐵崖古樂府》在至正六年，章琬編《鐵崖復古詩集》在至正二十四年，兩集相複者數十首，而時有異同。如此首「山夫折山華」句上，《樂府》本尚有「峨峨孤竹岡，上有石魯魯」二句，「山頭朝石婦」句《樂府》本作「歲歲山頭歌石婦」。殆《樂府》本編後，維楨又有所改定，故琬本據之歟。

《**香奩八詠**》楊維楨自序：吳間詩社《香奩八詠》，無春芳才情者，多爲題所困。縱有篇辭，鄙婦學妝院體，終帶鄙狀，可醜也。晚得玉樹餘音爲甲，而長短句、樂府絕無可拈出者。一日，雲菴王先生寄示《踏莎行》八闋，讀之驚喜。先生蓋松雪翁門人，今年八十又三矣。而堅強清爽，出語娟麗，此殆爲月中神仙。謹付翠兒度腔歌之。又評付龍洲生附八詩後繡梓，以見王孫門中舊時月色，雖曰喪亂，固無恙也。《詩藪》外編卷六：廉夫《香奩八咏》：「收乾通德言難盡，點濕明妃畫莫加。聚得斑斑在何處，軟綃題寄薄情家。」（右《淚》）「索畫未成京兆譜，欲啼先學壽陽粧。蕭郎忽有歸期報，喜色添長一點

黃。」(右《眉》)「銅仙盤滿添香露，玉女盆傾拾翠鈿。攏得雲鬟高一尺，紫冠新上玉臺前。」(《梳髮》)「翠點柳尖春未透，紅生櫻顆落初乾。好風與我開羅幕，一朵芙蓉正面看。」(《勻面》)皆精工刻骨，古今綺辭之極。然是曲子語約束入詩耳。句稍參差，便落王實甫、關漢卿。《懷麓堂詩話》：《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有極鄙褻者，乃韓致光詩也。《歸田詩話》卷下：楊廉夫晚年居松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聲樂。乘大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爭相迎致。時人有詩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解楊夫子，變作江南散樂家。」

《小游仙十二首》《石洲詩話》卷五：《小游仙》，以廉夫之豔彩爲之，自有奇情，迥非唐人之濫可比。

《廬山瀑布謠》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予僭評酸齋之詞，滑稽謔浪，眞風流才仙也。而先生之謠，雄偉俊逸，眞天仙也。各以其才相勝。《蟫精雋》卷一：鐵崖先生《廬山瀑布謠》自序云：「甲申秋八月十六日夜，予夢與酸齋仙客遊廬山。各賦詩，酸齋賦《彭郎詞》，予賦《瀑布謠》。」蓋鐵崖雄材偉作，豪放一時，故欲神其事而云然耳。【略】後人不知，而選詩者遂以爲貫公之作，將謂誠有是。嗚呼，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題劉阮山》《養一齋詩話》卷三：楊廉夫《題劉阮》詩云，【略】事本譎幻，何須作此莊語，豈矯其平日纖穠佻冶之失？

《席上作》《遵聞錄》：張士誠以厚幣招楊廉夫甚急，勉行至姑蘇。適元以龍衣御襲賜士誠，廉夫因飲御酒，遂作詩。【略】士誠聞之默然，遂不強留。《養一齋詩話》卷三：然張士誠盡致吳中名士，獨廉夫不可。聞其來吳，使要於路，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士誠飲以元主所賜御酒，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遂不強留。此詩殊有一往不可屈之氣，廉夫一生名節，藉之以傳。拈此爲集中壓卷。其纖穠佻冶者，可略之而不必苛繩矣。《元詩紀事》卷一六案：《堯山堂外紀》載楊鐵崖不赴召，有詩「商山」，【略】明太祖閱之，乃云：「老蠻子欲吾殺之以成名耳。」遂放回。即《鐵崖集》亦載此作，特句法小異。《七修類稿》至有作詩縊死，【略】不知太祖初即位，遣詹同文幣徵，維楨賦《老客婦謠》以見志，故宋景濂有「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之句。若「商山」、「黃石」一詩，乃福建邱葵，爲宋秀才，不赴元世祖之徵而作，見本集，題爲《御史馬伯庸達魯花赤徵幣不出有述》。

《鍾山詩》《七修類稿》卷一二：太祖初召楊廉夫見，令賦《鍾山詩》，援筆立就云【略】。太祖曰：「此詩值一千貫，今日庶事方殷，姑賜五百貫。」

《旦春詞》 吳復《鐵崖古樂府》按：詩意咎高祖之智，能知勃之安劉，而不能知雉之困人彘，遠爲人彘地也。且又輕信張良一時詭計，幾爲滅劉之舉。詩之言，簡而博也如此。

《繫子詞》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先生嘗作《鄧郭論》曰：「愛子忘親者，鷄行也。愛親滅子者，亦豈人道哉？郭巨埋雛，鄧攸繫子，皆非孝悌之道也。慈孝非二理，父子兄弟皆天性。二子者，獨明於母弟之天，而暗於子天，何耶？推其忍，去啜羹不遠，則其愛母念弟，亦豈得爲孝弟之純哉！往史謂天絕攸嗣，爲天有知，其說是已。或有難曰：『天絕攸嗣是已，巨非孝道，天何錫之金？』曰：『天錫巨金，是天之慈於巨兒，而資其孝於母也。母得資其養，而子得全其生，是天不欲以逆爲孝也。』吁，天不欲以逆爲孝，則豈欲以逆爲弟耶？」觀此，則先生之詩，有感乎逆倫也已。

《眉憮詞》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先生嘗議畫眉事曰：「情勝禮者閨闥之常。敞畫婦眉，情勝禮也。雖然，視如睪卧庭，畫眉殆未過也。抑余有疑敞者，敞與廣漢、延壽齊名稱，而敞獨能自全。惲黨之奏，亦危矣，獨寢不下。吁，何以得此於寡恩之主哉！當有司奏憮眉事，敞復何恃。曾不效宋大夫遷諱之辭過。畫眉之對，誠而不欺，婉而中理，況甚乎？曰斥鴻寶，議美陽之鼎，剛正風操，足以重漢。上獨惜敞，良有以夫。」

《鴻門會》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先生酒酣時，常自歌是詩。此詩本用賀體，而氣則過之。

《紫芝曲》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祿里在洞庭包山，蓋四老之舊居。皮日休有祿里詩，一作角里先生。嘗論四老人者，秦皇漢帝之不可迹而招者也。使爲子房一呼而至，子房之奴不翅也，豈足以爲四老人哉？子房之所呼者，老人之贋者也。蓋子房一時巧術，借人間四老以動漢廷，如優者之衣冠面目髭鬢，爲孫叔敖而出者。漢祖驚見以爲眞，而太子之羽翼遂成，豈料其爲贋也哉，漢廷諸人罔有覺者，墮良之術深矣。太史公闢而不錄，其知良之所爲者歟？

《荆釵曲》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讀此詩，則知買臣之爲人不如伯

鸞也遠矣。

《**虞美人行**》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雉，呂后之名，暗譏漢閨，不如項美人之烈。雖然，死化青草，終託漢土，此項之遺悲。

《**日重光行**》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此篇效古樂府陸機雜言體。先生此意，則有戒學者與日爭光之事，非機詞「沒後無遺者」可與同日語矣。

《**大難日**》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古樂府《來日大難篇》，其詞曰：「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學長生。此詩祖其意，又以長生之術誤人，爲作轉語云。

《**大數謠**》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鬼物有數，尚不可偸，況名器乎？神仙乎？人情富極則夢貴，貴極則夢仙，而仙終不可竊而有也。此先生詩意也。先生《書寄鹿皮子》云：「天仙快悟爲大李，鬼仙囈語爲小李。故襲賀者貴襲勢，不襲其詞也。襲勢者雖蹴賀可也，襲詞者其去賀日遠矣。今詩人襲賀者多矣，類襲詞耳。惟金華鹿皮子之襲也與余論合，故予有似賀者凡若干首，輒書以寄之。」

《**將進酒**》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此詩富而儉者，蓋亦《山有樞》「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宛其死也，它人入室」之意也。

《**簫杖歌**》 楊維楨自題：余寫此詞，天台詩僧賢一愚來讀，曰：「先生此詩，虞閣老可作，李著作不可作也。」余曰：「予西茗友吳見心、東崑友郭羲仲可作也。」一愚明日亦作和章來，且出紙求予書詩遺見心、羲仲，相激發云耳。

《**蹋鞠篇**》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今人作樂府，其句有三急槍之難，古樂府亦然。先生賦《蹋鞠篇》四首，稱一時寡者，以詠物之詞爲難，而末三槍之句尤難也。時和篇，惟汝陽袁華爲先生所取。

《**大人詞**》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司馬相如有《大人賦》，侈神仙事。劉伶有《大人頌》，侈麴蘖事。先生此詞，則效陸象山之作也。而隱然排斥二教於言意之表，大人之得道者可知已。先生詩兼衆體，此體又當於李、杜之外求之。

《**五湖游**》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先生此詩，雄偉奇麗，逸氣飄飄然在萬物之表，眞天仙之語也。如「海蕩邱山漂髑髏」之句，使長吉復生，不能過也。

《**石橋篇**》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先生此詩，蓋欲翻石橋凡衲之案，信非道高釋部者不能也。

《**張公洞**》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此篇乃先生與同游之客十人分韻，韻用李白詩「洞門開石扇，地底具雲雷」。先生首得「洞」字，用誹諧爲之體。體雖未古，而奇語層出，一時賓客爲之奪氣云。

《**復補之**》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讀先生《滄洲》、《瓊臺》等曲，餘子不可措辭矣。此篇復承先生命，且經先生黼黻，識者謂可亂眞於集中。先生點鐵之功及復多矣。

《**古憤**》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先生此詩，感慨悲憤，允爲一代奇作。孤臣孽子，志有未伸者，讀之可爲涕下。

《**賈易詞**》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此詞蓋祖《氓》之詩意，以戒淫奔之失其身者。先生又有《淇寡婦詩》，則又取於《氓》之終身自反者也。

《**淇寡婦**》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氓》之詩，淫奔之惡也。君子猶取之者，以其困而知自反也，若漢原陟，則不知反矣。陟之言曰：「家人寡婦，始自約束時，慕宋姬、陳孝婦，不幸失身，遂行淫泆，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淇之婦，其即陟流歟？此詩人之所悼也。

《**匠人篇**》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成周匠人掌溝洫畎澮之制，【略】此詩蓋閔時庸田新司之擾民。時奉使觀風者，有採此詩以進，先生之詩得諷刺之要矣。

《**楊佛子行**》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佛子，先生之曾大父也，陳敢乃先生之師也。佛子純孝異感，非此詩不能發之。自韓子《董生行》後，復得此詩，亦可見先生古詩有源來也。

《**警雕三章**》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此先生在天台喻其豪民未率化之作也。今其人有更名改過，求自列於善紙，以一洗舊日赤書其門之醜，故曰詩可諷也。

《**連理枝**》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人情不可曉。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莊子》曰：以人屬者，迫窮禍患則相棄，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則相救。世之兄弟夫婦，皆本于天屬，而可以相棄乎？今連理枝至于一榮一枯而不相屬，野藤沿別樹，則相親相久，世變可知矣。此亦「中谷有蓷」之詩意也。

《**春波曲**》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竹竿》之詩，以不見答而思歸，然

未嘗斥言夫過，此其忠厚之情也。《春波》之旨亦然。

《漫興七首》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按：《漫興》者，老杜在浣花溪之所作也。「漫興」之爲言，蓋即眼前之景，以爲漫成之詞。于其情性盎然，與物而爲春。其言語似村，而未始不俊也，此杜體之最難學也。先生此作，情性語言，似矣似矣。《石洲詩話》卷五：《漫興七首》序云：「學杜者必先得其情性語言而後可，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朱竹垞嘗譏其不知「興」字本爲「與」字之訛。然姑無論此，即以學杜而論，亦豈可先自此等絕句入手？此廉夫自文其弔詭之習，而援儒入墨之論也。　又：若以此爲學杜入逕，則必專以《江上尋花》、《風雨看落花》等詩爲職志。此種在杜公原自有大處，而專目此爲杜公之情性語言所在，則謬矣。

《九操》 章琬編《鐵崖先生復古詩集》按：李季和書復先生云：「夜讀《九操》辭及《補退之》辭，皆精悍古雅，使退之土下有聞亦韙之。鐵雅辭行，退之不得稱千古獨步。」非佞，非佞。

《精衛操》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只廿五字，辭有盡，味無窮。　章琬編《鐵崖先生復古詩集》按：古人賦精衛辭者稱王建，先生此作出，建辭劣矣。

《箕山操》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季和辭欠吃緊語。　章琬編《鐵崖先生復古詩集》按：季和和此辭曰：「箕山之陽兮，其木蓼蓼。箕山之冢兮，白雲幽幽。彼世之人兮，孰能遺我以憂。雖欲從我兮，其路無由。朝有人兮，來飲其牛。」

《漢水操》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辭意似英皇，不得爲娟娛也。

《介山操》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忠厚雅正。

《前旌操》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詩》後又有此作，退之所不敢，雖退之之作，亦無以過。

《桑中操》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情似過憤，大義責辭，不爲過直，可悲可痛。

《戾廖操》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或以奚爲不孝不義。此辭以義歸奚，以仁歸婦，而奚之稱賢于孟子者，爲無忝矣。

《履霜操》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此辭始可與《凱風》相并。

《炮烙辭》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此「獨夫」可取處，古人未言。

《烽燧曲》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用事不費餘力。

《施麑辭》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託物語人，亦由天理。

《漸臺曲》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春秋》直筆句律。

《北廓辭》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用事如《施麑》篇。

《城門曲》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事慘景慘，世間稚語，如何可到。

《蘇臺曲》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十字貶意無盡。

《飲馬窟》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無中生出興象之妙。

《俠客辭》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此俠客自是義俠。

《劍客辭》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此客方是壯夫。

《昭陽曲》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譏得是，譏得是，可與秦宮同看。

《銅雀曲》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以雲興無心之物，不必刻苦。

《秦言曲》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必有鉗制于虎者，不然是不可曉。

《胭脂井》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尤物之溺人如此。

《朱厓令女》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十字見天理人心。

《摘瓜辭》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又向本題外發意。

《白頭吟》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丁寧得是。

《綠珠詞》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以虞美人影入，用事之妙。

《雌雄曲》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二十字法語。

《商婦詞》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二李未說，奇特奇特。

《採蓮曲》一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古樂府未有此語。　又二：《鐵崖古樂府》黃溍評：眼前奇語，只道不得。

《睹春曲》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語好，不費力方是好。

《擬雪詞》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此詞掃退謝女鹽絮，古今詞人所未道也。

《繫馬辭》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獨漉語律。

《春波曲》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十字能言，不減寇準。

《彈琴篇》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從江上青來。

《續弦言》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推己及物，詩人之仁。

《買妾言》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與《白頭吟》正相投。

《玉啼鵑》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情與景融，不必僻求。

《古樂府・宮詞一十有二首》八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此章反案用事，見閑雅之風。　又九：黃溍評：此章戒尤妙。　又一二：黃溍評：此章又用妲己事，美中有現。

《續奩集二十詠》　章琬編《復古詩集》按：按二十詠中，剪裁《香奩》者凡四章，《浴》、《思》、《信》、《配》是也。先生又有《和趙八節使》七言八句二十題，尤膾炙于粉黛筵中，惜逸去。先生令琬補逸，琬何敢何敢。

《梅竹雙清圖》　章琬編《復古詩集》按：此詩又見《張伯雨集》中，未詳孰是。

《崩城操》　《鐵崖古樂府》黃溍評：精誠之感，推及是處。

《海涉行》　《詩藪》外編卷六：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倣飛卿、長吉。蘇、黃體制，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略】楊廉夫《海涉行》。【略】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

《無題》　《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楊廉夫《無題》，【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送釋鎮靜菴住倪峰》　《蟫精雋》卷六：楊鐵崖廉夫《送釋鎮靜菴住倪峰》有云：「雨花臺上碧雲合，清唳亭前白鶴歸。」靜菴首肯曰：「老鐵十四言，大勝山門一疏。」

《禁釀》　《蟫精雋》卷七：元羅志仁禁釀詞名《木蘭花慢》云：【略】，鐵崖亦有詩云，【略】命意相同云。

《提葫蘆》　《蟫精雋》卷一〇　禽言自梅宛陵聖俞、朱文公元晦、梁隆吉之後，無出其右者。及觀楊鐵崖廉夫有《提葫蘆》一首，語雖諧浪俊快，使人聳動，其詞云【略】。規諷有味。

《花遊曲》　《六研齋筆記》卷四：至正戊子三月十日，會稽楊維楨同貞居張伯雨諸人遊石湖，有侑者瓊英與坐。各爲《花遊曲》一章，詞情美麗，實一時之盛。【略】竹懶曰：「此等篇詠，蓋以湖山秀麗，時物暄妍，借聲酒以流連，感存亡而興慨。眞娘一墓，幽艷已沈，佛刹千門，觀空有地。才英偶集，各逞鋪舒。雖曰劇情，良亦煉性。瑰詞綺思，總示幻化，以顯眞常耳。莫氏斥之，直矇瞍之文章也。余亦追和一章，以躡衡老之後。

《史義拾遺》　《易餘籥錄》卷一六：楊鐵崖《史義拾遺》，論斷史事多特見。

《題楊竹西草亭圖》　《書畫彙考》卷四九《貞期爲楊竹西草亭圖卷》：楊循吉：鐵崖平生以文字爲游戲，如《竹西題》最枯。觀其落筆層層疊疊，乃能發許多議論，亦可謂宏且肆矣。余嘗評應酬未嘗爲文之病，此良驗也。

《虞相古劍歌》　《趙氏鐵網珊瑚》卷五：倪瓚題詩：「雍公孫子氣甚淸，示我楊顚古劍行。劍鋒詩律兩奇絕，秋蓮光彩玉庚庚。楊顚健筆老縱橫，是亦谿中之錚錚。吐詞鬱律鳴不平，鳳皇來爲盛世鳴。一代惟數虞翁生，予也學書又學劍，既老何由而成名。」

《石洲詩話》卷五　楊廉夫詩：「夜半酒酣呼阿吉」，「吉」字注「平聲」。此與《日下舊聞》所載《賣驢券》中語同，小朱何以獨譏之？

《雙調・夜行船》（霸業艱危）　王驥德《曲律》卷四：吾越故有詞派，【略】元之季，有楊鐵崖者，風流爲後進之冠，今「伯業艱危」一曲，猶膾炙人口。　又：古詞咏赤壁「大江逝水」《念奴嬌》五調，及楊鐵崖《蘇臺吊古》「霸業艱危」《夜行船》序六調，二詞頗具作意。惜皆用韻龐雜，前詞更甚。　又：一日復取鐵崖詞諦觀之，殊不勝指摘。此詞出入三韻，起語「霸業艱危」句，便腐而迂。下句「玉液金莖」二語，事既纖細，語亦湊插。第二調自「勾踐雄徒」起，至下「身國俱亡」十許語，句句老生陳唾，且「雄徒」不雅，「靈胥」生造。《鬬黑幙》次調「檣李亭荒」三語，與下《錦衣香》起「館娃宮，荆榛蔽」四語，又下《漿水令》起「採蓮涇紅芳盡死」四語，俱是一意。又「烟花山水」、「楊柳水殿欹」、「剩水殘山」、「香水鴛鴦去」、「無邊秋水」，五「水」字重用。又下「蒼烟蔽」與「荆榛蔽」，二「蔽」字重。「高臺」、「郊臺」、「臺城」、「層臺」，四「臺」字重。「綠樹」、「雲樹」，二「樹」字重。「走狗鬬鷄」，「鬬」字當用平聲。「黍離故墟」，「墟」字當用仄聲。《漿水令》首末二段，宜對不對，末句復少一字。蓋此曲之病：用韻雜出，一也；對偶不整，二也；塵語、俗語、生語、重語疊出，三也。此老故以詞曲自豪，今其伎倆乃如此。吾非好爲刻覈，就曲論曲，不得不爾。至「大江逝水」一曲，則與此不同。其詞第檃括蘇語，及參入《赤壁》二賦語，不必己創，無多瑕隙。特蘇詞元用古韻，假借太甚，不美歌聽。又起處「悠悠萬頃」與「茫茫東去」接用，「古城石礨」、「水落石出」、「穿空亂石」，三「石」字疊用，終非作法，爲足恨耳。以是知曲之爲道，其詣良苦，其境轉深。良工不示人以璞，一時

草草，掩護無從，可不愼諸。

傳記

貝瓊《楊維楨本傳》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爲紹興山陰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墜於懷，既寤，先生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顓易怠，去梯，轆轤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鹽司令。坐損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爲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脩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辯》。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略】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脩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略】辨出，見者韙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遊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略】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略】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爲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耳爲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爲重。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爲買地葬之。先生爲人不尙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恆過其實，士以此咸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較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爲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拄頰樓。其曰小蓬萊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嬾；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鐃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厖文抏，鐵崖務鏟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詘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明史》卷二八五《楊維楨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楊維楨《玉山佳處雅集志》 故至正戊子二月十有九日之會，爲諸集之最盛。冠鹿皮，衣紫綺，坐案而伸卷者，鐵笛道人會稽楊維楨也。執笛而侍者姬，爲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辯者，野航道人姚文奐也。沉吟而癡坐、搜句於景象之外者，苕溪漁者郯韶也。琴書左右、捉玉麈從容而色笑者，即玉山主者也。姬之侍者，爲天香秀。展卷而作畫者，爲吳門李立。旁侍而指畫，即張渥也。席皋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晉也。冠黃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廬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帶而立、頤指僕從治酒者，玉山之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觴而聽令者，小璚英也。一時人品，疏通雋朗，侍姝執伎皆妍整，奔走童隸亦皆馴雅，安於矩矱之內。觴政流行，樂部皆暢。碧梧翠竹與清揚爭秀，落花芳草與才情俱飛。矢口成句，落毫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有發。是宜斯圖一出，爲一時名流所慕艷也。時期而不至者，句曲外史張雨、永嘉徵君李孝

光、東海倪瓚、天台陳基也。夫主客交并，文酒宴賞，代有之矣。而稱美於世者，僅山陰之蘭亭、洛陽之西園耳，金谷、龍山而次，弗論也。然而蘭亭過於清則隘，西園過於華則靡。清而不隘也，華而不靡也，若今玉山之集者非歟！故予爲譔述綴圖尾，使覽者有攷焉。

顧瑛《芝雲堂分題詩序》 予與楊君鐵崖別兩年矣。庚寅嘉平之朔，君自淞泖過予溪上，適永嘉曹新民自武林至，相與飲酒芝雲堂。明日，鐵崖將赴任，曹君亦有茂異之舉，同往武林，信歡會之甚難，而分攜之獨易，安可不痛飲盡興，以洗此憒憒之懷！因以「對酒當歌」爲韻，賦詩如左。于匡廬屬瑛序數語爲識，是日以「對酒當歌」分韻賦詩，詩成者四人。

又《玉鸞謠序》 楊廉夫昔有二鐵笛，字之曰鐵龍，今亡其一。偶得蒼玉簫一枚，字爲玉鸞，以配鐵龍。廉夫喜甚，復以書來索賦《玉鸞謠》志來見云。

又《題謝然石屏》 我聞故人楊鐵仙，束帶拜之如米顛。起來發狂捉鐵筆，醉墨寫入青瑤鐫。何日乘舟上魚復，喚取巴童唱巴曲。更借丹丘粉墨屏，對案巫山眞面目。予嘗往震澤，聞松陵謝氏伯仲賢而好事，而予水仙之舟未得一造其所。今高君叔彬攜此卷至別業求題，且知楊鐵厓亦到湖上，由是益知其賢而好事，故制長詩一篇寄題寶屏。他日或飯君薔薇花下，幸出此爲張本云。

貝瓊《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今鐵崖先生楊公，位雖不及歐陽子，其好士之風則同。嘗言方今人物宜拔十而得一，由是不擇其類，苟有一才一藝者，稱之不置。士以此多出其門，而忌前好勝之徒，以怨報德者亦有之矣。

宋濂《楊君墓誌銘》 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冠，不爲授室，俾遊學甬東，鬻廐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曰：「此顧不多於良馬耶？」躬爲裝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略】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遂浪迹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修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

章琬《輯鐵雅先生復古詩集序》 我朝詩壇體備矣，惟古樂府則置而不爲。天曆以來，會稽楊先生與五峰李先生始相唱和，爲古樂府辭。先生嘗曰：「詩難，樂府爲尤難。吾爲樂府，非特聲諧金石，可勸可戒，使人懲創感發者有焉。善和余者，惟李季和。季和死，和者寡矣。」且命吳復錄李季和死後凡若干首，至其墓焚白之。則世之知先生之詩者蓋尠矣。

詹同文《老客婦傳》 老客婦者，會稽楊維禎先生，以高科進士，仕有元三十年。今行年幾八十，而新天子以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將延入禮筵文館，遣翰林詹同文奉幣詣門起之。先生以老客婦謝使者曰：「豈有八十歲老婦，去木不遠而再理嫁者耶？」明年，又遣松江別駕追趣不已，賦《老客婦詞》一首，徹甝聽曰：「皇帝竟吾之能以用之，弗殫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惟有蹈海死耳。」上允之。已而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二十日，禮文畢，史統定，即以白衣丐骸骨。上成其志，弗受爵賞，仍給安車還山。史館胄監之士祖帳西門外，行路之人望之如神仙異人。吁，客婦之謠伸矣！天曜太史贊曰：李斯客婦於秦，不能去而服五刑；揚雄客婦於莽，不能去而卒投閣，阽於死。若會稽老客婦，遇明天子而卒完其志節，其一時客婦之幸耶！抑萬世名教之幸耶。

釋良琦《玉山佳處題詠》 至正戊子二月十九日，楊侯鐵崖宴於顧君玉山，賦詠疊筆，淮海張渥爲圖，傳者無不歎羨。

陳基《碧梧翠竹堂分題詩序》 予於玉山隱君別三四年間，其與會稽楊鐵崖、遂昌鄭有道、匡廬于鍊師、苕溪郯九成、吳僧琦元璞，日有詩酒之娛，而其更唱迭和之見於篇什者，往往傳誦於人。而予也以汗漫之役，遡河洛、上嵩華，歷關陝，北遊而客京師，度居庸，計其所跋涉不啻萬餘里，方挈挈焉觸寒暑，犯霜露之不暇，又何由持杯酒、濡翰墨，咏歌揮灑，以廁諸子之列耶。

《都公譚纂》卷上 楊廉夫、倪元鎮一日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夫興發，脫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杯」。元鎮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余山詩話》卷中 楊鐵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間，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峰、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爲倡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歈伎，第池臺花月，主者之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讌，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先生舫名)越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鳥翠望之，呼『鐵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賀公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

陳繼儒《筆記》卷二　楊鐵崖云：「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興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制小鐵笛，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道人已仙去，余猶墮風塵澒洞中，便若此境與世相隔。今將盡棄人間事，追游洞庭耳。」

《太平清話》卷四　錢塘女士有曹雪齋氏，以才譎稱于人，嘗持所著詩文介其師丘公，自陳幼獲見於酸齋賈公、恕齋班公，而猶未及謁廉夫先生。復偕乳母氏訪之洞庭太湖間，爲歌詩鼓琴，以寫山川荒落之悲，引《關雎》、《朝雉》、《琴操》以和《白雪》之章。廉夫大賞，叙其《曹氏弦歌集》。

《敝帚軒剩語》卷上　「妓鞋行酒」：元楊鐵崖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中，雲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酩酊，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糞漬之酷，可似引滿香尖時否？

《霏雪錄》卷下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于時。

《歸田詩話》卷下　或過杭，必訪予叔祖，宴飲傳桂堂，留連累日。嘗以《香奩八題》見示，予依其體，作八詩以呈，稿附家集中，忘之久矣，今尚記數聯：《花塵春迹》云：「燕尾點波微有暈，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略】歡飲而罷，袖其稿以去。

《蟫精雋》卷一一　幼嘗見前輩言元妓女繡芙蓉才藻穎敏，能詩，工樂府，嘗於席上持杯勸鐵崖先生廉夫。先生風流豪縱，暮年改號鐵笛，因戲執其手，出對句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即應聲答曰：「玳瑁筵前鐵笛風。」座間爲之絕倒，其敏贍如此。

又卷一五　元時錢唐士女曹妙清字比玉，號雪齋，善鼓琴，工詩章，三十不嫁，而有風操可尚。鐵崖楊廉夫謂：「觀其所賦竹枝詞，可以識其人焉。」行書草劃，皆有法度。其事母尤孝謹。其《竹枝詩》云：「美人絕似董嬌嬈，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鐵崖嘗有詩答之云：「紅牙莞席紫貍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頓能高。」玉帶袍蓋其家硯名也。

姚壽桐《樂郊私語》　楊廉夫寓雲間，及余到海上，時一過余。歲壬寅冬，楊從三泖來宿余齋頭，適檇李貝廷臣以書幣爲蕭山令尹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人題咏。於時楊尹已移官嘉禾矣。楊即爲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余方從別室候之，俄門外有剝啄聲，啓扉視之，則皆嘉禾能詩者也。余從壁間窺之，率人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曰：「生平於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曄、金烱四首。楊謂諸人曰：「四詩猶爲彼善於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固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菽園雜記》卷一三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南北名士屬和者，虞伯生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間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袁，謂羲仲、良貴、文仲、子英也。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蓋姓原豫望耳。秦則崇明人，居太倉，崇明時屬揚州，故稱淮海。呂敬夫稱東倉，即太倉。漫錄廉夫原叙如左，以見吾鄉文事之盛，有自來矣。

《無名氏筆記》　楊廉夫維楨字當從木，而往往見其眞迹有作「禎」字，常以爲疑。近偶以其所藏歲月考之，始得其意。蓋國初諸王有諱楨者，先生之從「示」，皆入國朝書也，推此可以驗其書之眞僞。

《晉日慶》　楊鐵崖有句云：「讀經野鳥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水秀才水中蟲名，俗呼打拳蟲，其對之巧可與溫鍾馗「蒼耳子」、「白頭翁」匹。

無名氏《眉菴集後志》　眉菴楊先生孟載，吾蘇之吳邑人。【略】當時文章大家，若饒參政介之、周左丞伯溫，見皆奇之。會稽楊廉夫以詩伯一時，少所推可。僑寓雲間，往來吳下，以所號鐵笛謂先生：「能歌之乎？」先生曰：「不惟爲作鐵笛歌，尤且切效老鐵體。」翌日成以示，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已蕪，今復得子。老鐵當退步，讓爾出一頭地也。」遂偕之東遊，呼所從者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等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交與成忘年，故當時有老楊、少楊之稱云。

《書史會要補遺》　楊維楨【略】嘗冠鐵葉冠，衣褐衣，手持鐵笛，游江湖山水間。自著有《鐵笛道人傳》。能詩，有《瓊臺曲》、《洞庭雜吟》五十卷。善行

楷。

馮允中《鐵崖文集引》 先生自稱抱遺老人，號鐵崖，登李黼榜進士，仕至江浙儒學提舉。入國朝，年益高，學益邃。嘗就聘，以老辭。野服扁舟，往來荆吳間，浮游乎五湖三泖之上，人望之若神仙中人，故又有「鐵仙」之稱。

陸淞《史義拾遺叙》 元泰定間，先生以經學擢上第。爲赤城令，徙錢清、海鹽，咸不獲行其志。輒棄官，入天目山，於宛陵、毘陵、玉笥、苕霅、洞庭、錢塘之間，如司馬子長之遊者。既而避地於松江九峰三泖之上，作寄寄巢，立言自況。

《御定書畫譜》卷七九 《元楊維禎書眞境菴疏》引《寓意編》：浙西儒學提舉楊先生廉夫，元季寓於吳中，多往來僧廬道院，此《眞境菴疏》之所由作也。菴在上海縣東北二十里。

朱彝尊《楊維禎本傳》 家鐵崖山下，父宏築層樓，俾讀書其上，里人謂曰書樓楊。泰定四年，以《春秋》登進士第，除天台縣尹。元進士授縣尹，蓋自維禎始。改錢清場鹽司令，久不調，偕道士張雨縱遊西湖。【略】繼忤丞相達識帖木爾，乃徙松江，周遊山水。復斷劍鍊爲笛，冠鐵葉冠，衣兔褐，吹之作《迴波引》，遂號鐵笛道人，或自呼老鐵，亦曰抱遺老人，又曰東維子。【略】其爲詩寡兀自喜，不蹈襲前人。性不嗜飲，頗溺於音樂，行輒以歌妓隨。

《明史》卷二八五《楊維禎傳》 會兵亂，避地富春山，徙錢塘。【略】士誠不能用也。又忤達識丞相，徙居松江之上，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橫飛。或戴華陽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賓客皆蹁躚起舞，以爲神仙中人。

杭世駿《彰園瑤華集序》 有元至正末年，崑山顧阿瑛家饒於財，築草堂於玉山，四海名流以詩爲雅贄者，咸申縞紵。楊廉夫方居吳中，及諸弟子皆主其家，開設壇坫，標映一時。阿瑛嘗輯其草堂觴咏之詩，都爲一集，今世所傳《草堂雅集》是也。

《存餘堂詩話》 余家舊藏顧仲瑛詩帙一紙，乃《次韻劉孝章治中邀夏仲信郎中遊永安湖》二首，字畫絕工，楊鐵崖先生嘗和之。中有一聯云：「啄花鶯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鷓鴣。」極爲鐵崖所稱許。仲瑛家饒於財，而豪俠不羈，詩筆乃其餘事。中吳楊禮曹支硎先生跋其後云：「吾家鐵先生，平日豪氣塞雲漢，未嘗輕易假人以稱可語。今爲仲瑛拈出一聯，低頭遜避，乃知先生是中自有人也。然仲瑛之作如此二篇者，誠亦甚少，宜先生之駭歎也。仲瑛在當時能以俠勝，詩筆特其餘耳，今求斯人，又何可得。家有數百頃田，被新衣，駕大舫，赫赫買冠帶，欺鄉里愚民，彼視文字爲何物？然則雖有吾家先生，當何所詣哉！」讀支硎之跋，益增景行之思云。

《歷代詩話》卷七〇 楊廉夫詩：「椰漿半斗破明月，鐵笛一聲停素雲。」【略】倪元鎭《寄廉夫》詩：「彈琴吹鐵篴，中有古衣巾。」廉夫《寄元鎭》詩：「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亦足見兩人之標興矣。余尤愛建文時龔大章一聯云：「好事主人金粟老，能文館客鐵龍仙。」二子平生，能以健筆括盡。《蘇談》云：阿瑛好事而能文，當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鎭，皆其往還客也。《詩話類編》云：廉夫晚寓松江，優游光景，殆二十年。姬妾十數人，曰桃葉，曰柳枝，曰瑤華，曰翠羽。年既八十，精力不衰。瑤華尚有弄瓦，弄璋之喜。客有小海生者，賀之爲「江山風月福人」，貌廉夫像，而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天年只至九十九，好景常如三月三。小素小蠻休比似，桃根桃葉尚宜男。」廉夫和之曰：「紅兜羅巾白氎衫，金鸞致仕得頭銜。家無撲滿從誰破，世有鐵枷人自擔。黃白未嘗傳八八，龍蛇奚用辨三三。人間黃閣在平地，付與西京妾一男。」廉夫云：有才力者，韻愈險，句愈奇。二詩全不爲險韻所縛，所謂縛虎手也。按至正戊子二月十九日，玉山雅集，張渥用李龍眠白描體作圖，廉夫爲之記云。【略】吳旦生曰：廉夫高狷性成，晚年益縱詩酒，用自晦耳。洪武二年，遣詹同文趣召，廉夫作《老客婦謠》上之，同文爲作《老客婦傳》。其自爲詩云：「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嬾下讀書臺。」宋濂谿送以詩云：「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藝苑卮言》云：高皇徵修《元史》，廉夫不屈，乃放之歸。時危太樸爲弘文館學士，上一日聞履聲，問爲誰？太樸率然曰：「老臣危素。」上不懌，曰：「吾以爲文天祥邪！」謫佃臨濠死。人以定楊、危之優劣。嗚呼，廉夫其於高皇不屈，而屈於僞周哉！《聽雨紀談》云：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楊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枝山前聞》云：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太祖召廉夫，戴此以見。上問：「所戴何巾？」廉夫對曰：「四

方平定巾。」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　又：《詩話類編》曰：楊廉夫《竹枝詞》，一時和者五十餘人。有瞿宗吉《竹枝詞》云：「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尤越出廉夫矣。吳旦生曰：前載宗吉所和《竹枝詞》「望郎不歸春又深」、「西子湖邊楊柳枝」二首，又見《翦燈新話》所載《聯芳樓記》，乃知《詩話》所收爲薛氏作，而誤認爲宗吉也。按：至正初，吳郡姓薛者有二女，長曰桂英，次曰蕙英，皆能詩賦，建一樓以處之，名曰「蘭蕙聯芳之樓」。有詩數百篇，號《聯芳集》。時廉夫《竹枝》鏤板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製《蘇臺竹枝曲》十章，廉夫見其稿，手寫二詩於後。

《詩本事》卷一　《七修類稿》曰：廉夫母夢金鈎入懷而生，別號鐵崖道人。晚年避亂松江之三泖湖謝伯理家，畜四妾，名璚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故楊眉庵《寄鐵崖》詩有「長笛參差吹海風，小璚楊柳舞天魔」。臨川聶大年《題楊廉夫集》云：「文章五色鳳之雛，酒借詩豪膽氣粗。白髮草《玄》揚子宅，紅妝檀板謝家湖。金鈎遠夢天星墜，鐵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應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吳郡吳寬《題楊鐵崖墓》云：「泰定年間名進士，會稽山下老徵君。金陵不看三秋圖，玄圃長噓五色雲。對客呼兒將鐵篴，從人笑我醉紅裙。風流盡付吳船水，還繞劉伶四尺墳。」皆道其實也。　又：鐵崖既作《西湖竹枝詞》，一時和者甚衆。遂有薛氏女蘇臺竹枝之唱，傳以爲佳說矣。　又按：鐵崖《竹枝》原倡，自薛氏女外，有士女曹妙清，號雪齋，居錢塘，善鼓琴，工書法，嘗和鐵崖《西湖竹枝曲》云，【略】又有士女張妙凈，字惠連，亦錢塘人，善詩章音律，居春夢樓，亦與鐵崖倡和。其《竹枝詞》云：「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間雙蝶飛。」

《古今詞話・詞評》下卷　《樂府紀聞》曰：孟載少時見楊廉夫，命賦鐵笛。歌成，廉夫喜曰：「吾意詩徑荒矣，今當讓子一頭地。」有「老楊」、「小楊」之稱。《眉庵詞》饒有新致。

《歷代詞話》卷九　楊鐵崖年未七十休官，駕一舟，名「春水宅」，往來九峰三泖間，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屨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橫飛，鉛粉狼藉。或戴華陽巾，披鶴氅，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詞，自倚鳳琶和之，賓客皆蹁躚起舞，以爲神仙中人。竹枝盛於元季，鐵崖集之，自製亦至五十餘首。

作品本事

陳存禮《麗則遺音跋》　存禮從先生受《春秋》經學，暇則又將執筆請學賦。先生不之許，謂「賦與義學實爲兩途，俟義畢然後顓工於賦也。義未脫陳言訓詁，賦則屈、宋、賈、馬之文章，後生無屈、宋之資，賈、馬之學，而欲援筆爲賦，不爲叶韻口義，則爲傳奇俳語而已耳」。且歷評八科以來諸賦無慮千餘篇，而的可傳後者，《太極》、《天馬》、《瀛洲》、《金馬門》數篇而已，賦之難，不亦甚乎！存禮生江淛，承先生教，學賦期與古準。竊窺江廣賦手繼《瀛洲》、《金馬》者尚爲有人，而江淛之賦求繼《太極》者，則自龍虎榜至於淛江，蓋一解劣一解，文氣日卑。則亦未有振而作之者之過耳。

顧瑛《花游曲序》　至正戊子春三月十日，偕楊廉夫、張伯雨煙雨中遊石湖諸山。伯雨爲妓瓊英賦《點絳唇》。已而午霽，登湖上山，歇香積寺。瓊英折碧桃花，廉夫爲賦《花游曲》。

又《跋三月三日聯句後》　聯句終，鐵崖乘興奏鐵龍之笛，復命素雲行椰子酒。余口占云：「鐵笛一聲停素雲。」鐵崖擊節，遂足成一詩，俾余次韻，併錄于此。詩曰：「黃公壚西逢故人，坐客各以能詩聞。椰漿半斗破明月，鐵笛一聲停素雲。繭紙題詩寫章草，瓜皮看鼎辨周文。人生嘉會不有述，何異市中羣聚蚊？」余和詩曰：「春水畫船如屋裏，船頭吹笛隔花聞。并刀落手碎玉斗，椰蜜分香屬紫雲。上客日傳金帖子，美人夜織錦迴文。高堂醉卧氍毹月，肯信東家帳有蚊。」

宋濂《楊君墓誌銘》　會有詔脩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嘆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阻之者。【略】疾且革，移拄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駕候我且久。」遂泊然而逝。

倪瓚《竹枝詞序》　會稽楊廉夫邀余同賦《西湖竹枝詞》，余暮春登瀕湖諸山而眺覽，見其浦溆沿洄，雲氣出沒，慨然有感於中。欲託之音調，以聲其悲嘆，久未能成章。覩廉夫之作，爲之心動言宣。詞凡八首，皆述眼前，不求工

也。

謝應芳《烈婦歌并序》 烈婦姓周氏，蘇州太倉人。至正丙申，其父以兵帥貪虐，陰結壯士數輩，將殺之。謀泄，舉家被戮。帥之子悅婦少艾，誘爲妻。不從，痛罵而死。今鄉人義而哀之，構祠立碑，廉夫楊先生爲記其事，且屬江西陳季子索詩以著其事。

吳復編《鐵崖古樂府·金臺篇》按 《越書》稱越勾踐以黃金樓楣獻吳夫差，夫差因獻楣，遂以黃金盡飾樓以自敝其國。《淮南子》載桀亡證云：犬釋淵，豕銜蓐。

又《春申君》按 先生嘗語：李園之事，與呂不韋等耳。其女弟遺腹，蓋非春申君之所幸也。

又《金山孤鳳辭》按 此詩蓋爲金壇宋亮母張氏作也。廿又四，失夫君充保，抱其遺孤，訖于有成，而益大其門閭。一節之死，八秩而終。故作此。

又《焦尾辭》按 此詩爲天台琴師潘師古作也。先生自注云：「師古以琴名東州，嘗挾之遊京，道遇余吳下，爲余作古聲數矣。時坐客皆宗新聲，心鄙其淡鈍。余謂師古不爲王門伶人，新聲不必宗也。爲作《焦尾辭》。」

又《續婦詞》按 此篇暗用《戰國策》二吾會燭事，富女爲李吾，貧女爲徐吾云。

《都公譚纂》卷上 滕某者，宋學士元發之後，家於無錫。元季，楊鐵崖維禎將訪倪雲林，天晚，泊舟其門。滕富而禮賢，知爲鐵崖，請至其家。鐵崖曰：「有紫蟹醇醪則可。」主人曰：「有。」鐵崖入門，滕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妓索詩，鐵崖援筆立成，詩云：「颯颯西風秋漸老」【略】。 又：楊廉夫洪武初被召入見，太祖曰：「卿在前元時何官？」對曰：「左榜進士。」太祖曰：「卿張氏時亦曾仕乎？」對曰：「非其君不仕。」時廉夫服新制巾，太祖問：「卿所服何巾？」對曰：「四方平定巾。」太祖悅，召中書省臣依此制，使天下盡服之，今之平巾是也。太祖又令廉夫賦《鍾山詩》，廉夫援筆立就，曰：「鍾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略】太祖曰：「此詩直一千貫。今日庶事方殷，姑賜五百貫。」又曰：「宋濂在內閣，與諸儒共修《元史》，卿可往觀之。」廉夫辭謝。入閣，人有以宋公所爲文示廉夫者，廉夫笑曰：「格氣卑弱，辭語散漫，何得爲文？」或以告宋公，宋公曰：「誠有如是者。」後廉夫辭歸，不久以疾卒。宋公銘其墓，推其文至比之日星河岳云。

和維《西湖竹枝詞序》 杭爲東南大郡，多佳山水，而西湖者，即古之臨平湖也。【略】前元楊維楨氏寓居湖上，日與郯韶輩留連詩酒，乃捨泛語爲清唱，賦《西湖竹枝詞》。一時從而和者數百家，雖婦人女子之作，亦爲收錄。其山水之勝、人物之庶、風俗之富、時代之殊，一寓於詞，各見其意。集成，維楨既加評點，仍於諸家姓氏之下註其平昔出處之詳，板行海內。而《竹枝》之音，過於瞿塘、東吳遠矣。【略】嗚呼，《三百篇》之後，代各有作，蓋發一時之所遇，諸公《竹枝》之作，亦皆發于一時之所遇者，豈有古今之殊哉？【略】儻騷人墨客游於湖上，酒酣扣舷，對兩峰歌此數曲，神交前賢於煙波浩渺間，豈不快哉。

沈德符《敝帚軒剩語》卷中 「春畫」：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壁圖男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晝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子。至武后時，遂用以宣淫。楊鐵崖詩云：「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而秘戲之能事盡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東昏模範。惟古墓磚石中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可異耳。

《霏雪錄》卷下 鐵厓楊君居吳淞，一日，路義道，招顧仲瑛與厓同飲，以璚花、珠月二妓糾席，因舉酒徵詩，令曰：「詩不成者，浮白蓮杯三。」厓詩云：「月滿十分珠有價，花開第一玉無瑕。」謂二妓也。

《南濠詩話》 楊廉夫集有《路逢三叟》詞云：「上叟前致詞，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詞，寒暑每節宣。下叟前致詞，百歲半單眠。」嘗見陳後山詩中一詞，亦此意。此蓋出於應瑒。瑒詩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往前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詞品》卷二 元楊廉夫竹枝詞，一時和者五十餘人，詩百十餘首。予獨愛徐延徽一首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賸拋萬斛胭脂水，瀉向銀河一色秋。」

《蟫精雋》卷六 楊鐵崖廉夫《送釋鎮靜菴住倪峰》有云：「雨花臺上碧雲合，清唳亭前白鶴歸。」靜菴首肯曰：「老鐵十四言，大勝山門一疏。」既而靜菴死，公往弔祭之，舉舊詩案，誄曰：「天寒白鶴歸，今其何往，日暮碧雲

合，招之或來。尚饗！」

《書畫彙考》卷四七　周谷賓跋楊維楨詩後：鐵厓先生在雲間時，朝陽薛眞人偕玉峰顧仲瑛氏載酒見之，流連於草玄閣。酒半，先生爲眞人題舊藏高尚書《滄洲石林圖》，誠墨妙絕筆，得者當永寶之，以名物遇之有自，遂亦奉和，併致景仰云。

《蓮子居詞話》卷二　楊廉夫以妓鞵行酒，謂之「蓮花杯」。瞿宗吉賦《沁園春》，有「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四語，雙關得語趣，餘皆憨佻不韻。昔廉夫嘗以宴倪元鎭，元鎭翻案而起，終身不面。脫遇何元朗、王元美諸公，豈不齒頰生蓮花哉？臨朐馮汝行《鞵杯曲》，窮妍盡致。甚矣，文人志趣之不同也。

《元詩選》初集辛集　廉夫嘗居吳山鐵冶嶺，故號鐵崖。過太湖，得莫邪鐵笛，又稱鐵笛道人。築室松江上，有小蓬壺，草玄閣諸勝。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屨，殆無虛日。玉山草堂之會，推主敦盤，筆墨橫飛，鉛粉狼藉。或戴華陽巾，披鶴氅，踞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坐客皆蹁躚起舞，以爲神仙中人也。所著書數百卷，其《古樂府》尤盛行。　又：鐵崖與李季和在吳下論古今人詩，季和舉酒屬楊曰：「廉夫崛強，作漢、魏古樂府，亦能作昌黎伯《琴操》乎？」楊亟請題，賦畢，季和拍几三叫曰：「楊廉夫，鐵龍精也！」　又：明太祖初即位，遣翰林詹同（文）奉幣徵維楨，維楨賦此詩。同爲作《老客婦傳》。維楨又有詩曰：「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本爲儲君出，黃石終期孺子來。太守枉於堂下拜，使臣空向日邊回。老夫一管《春秋》筆，留向胸中取次裁。」宋景濂詩云：「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蓋記其實也。　又：玉山主人云：所謂「嬉春體」，即老杜以「江上誰家桃柳枝，春寒細雨出疏籬」爲新體也。先生自謂代之詩人爲宋體所梏，故作此體變之云。　又：先生有《救時論》二首，曰《人心論》、《巨室論》，及丞相長書一通。皆不出名氏，投于政事堂。　又：《戴冠濯纓亭筆記》：張士誠據姑蘇，元主以上尊酒賜士誠，士誠設宴以饗使者。楊廉夫與焉，即席賦詩云云，士誠得詩甚慚。　又：此題各本所載不同，《元詩體要》共有十首，去取互異。今從《西湖竹枝唱和》傳本錄之。　又：又鐵崖《杵歌》云：「亟亟城城城亟成，小兒齊唱杵歌聲。」【略】其詩音調凄苦，用意與此相近。

《元詩選》二集壬集　蘭英、蕙英，吳郡人。皆聰明秀麗，能賦詩，建一樓以處，曰「蘭蕙聯芳」。二女日夕吟詠不輟，有詩數百首，顏曰《聯芳集》。時楊鐵崖製《西湖竹枝曲》，和者百餘家，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湖〕獨無《竹枝曲》邪？」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十章。鐵崖見其稿，手題二詩於後云「錦江只見薛濤牋，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流知有日，連珠合璧照華筵」；「難弟難兄並有名，英英端不讓瓊瓊。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箏弦上聲」自是名播遠邇，咸以爲班姬、蔡女復出，易安、淑眞而下，不足論也。

《歷代詩話》卷七〇　廉夫《題繆佚寫林塘圖》云：「清流帶古郭，中有射鴨堂。」吳旦生曰：常熟繆貞爲江浙掾史，其子佚讀書能畫，故廉夫詩先美貞以及佚也。按孟郊爲溧陽尉，開射鴨堂，蓋性喜射鴨爲樂。有「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之句。　又：吳旦生曰：《藝苑卮言》：元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輩主之，刻其尤者爲式，此《西湖竹枝詞》所由作也。故山西和維序之曰：「廉夫晚歲寓居西湖，留連詩酒，乃賦《西湖竹枝詞》若干首，一時和者數百家，雖婦人女子之作，亦爲收錄。廉夫加評點，板行海內。」

《柳亭詩話》卷七　《石鏡臺》：楊廉夫詩：「此石曾將獻鳳池，賜還仍對次山碑。分明照見唐家事，不向旁人說是非。」相傳此石曾入內廷，竝無形影，發還故山，其光復現。解大紳詩：「水洗浯溪鏡石臺，漁舟花草映江開。不知元結《中興頌》，照見千年事去來。」詳見董傳策《浯溪記》。

錢泰《破窗風雨記》　蘭雪子脫略干戈外踰十年，未嘗有憂色。所在讀書，雖敗壁頹垣、霜晨雪夜不倦，斜風橫雨有所不避也。一日持牯腰軸過小蓬臺曰：「吾讀書處號破窗風雨，吾（闕）汪翰林先生所創也。鐵崖先生記其端，文雄詩豪繼其後者，珠貫玉疊。公其無一言乎哉？」

著　錄

謝九疇《鐵崖漫稿跋》　鐵崖先生文章，余酷喜之，每詢求於先生諸門人，或得之朋儕戚黨處。日積月累，手鈔數百篇，成二帙，置之几案，日常展誦。嗚呼，先生詩文，何時遇好事者悉鐫諸梓，將大快千古。

宋濂《楊君墓誌銘》　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

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祈上》諸集，通數百卷，藏於家。

皇甫汸《楊維楨詩集跋》 鐵厓生當元季，登第後不樂筮仕，時放浪江湖。其著甚富，有《東維子集》、《鐵崖樂府》、《復古詩》、《麗則遺音》若干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維楨《鐵崖集》十卷。 又《古樂府》十卷。 又：楊維楨《麗則遺音》四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楊廉夫文集》二冊，五卷，《樂府》六冊，楊維楨。

《近古堂書目》卷下 楊廉夫《東維子集》。 又：《楊鐵崖文集》：《麗則餘音》、《復古詩集》、《西湖竹枝詞》、《詠史古樂府詩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楊廉夫《東維子集》。 又：《楊鐵崖文集》。 又：《鐵崖麗則餘音》。 又：《鐵崖西湖竹枝詞》。 又：《鐵崖古詩集》。 又：《鐵崖詠史樂府詩集》。

《古今書刻》卷上 松江府：《鐵仙詩》。 又：《鐵崖詩集》。 又淮安府：《楊鐵崖文集》。 又揚州府：《鐵崖文集》。 又紹興府：《楊鐵崖文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楊維楨《東維子集》三十卷，又《東維子詩集》□卷，又《古樂府》十卷，又《樂府補》六卷，又《復古詩集》六卷，又《鐵崖文集》□□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楊維楨《東維子集》三十卷，又《附錄》一卷，又《鐵崖樂府》十卷，又《樂府補》六卷，又《復古詩集》六卷，又《復古詩集》六卷，門人章琬編。又《麗則遺音》四卷，門人陳存禮編。 又：楊維楨《春秋合題著說》一卷。又《西湖竹枝詞》。

陳墉《花溪集跋》（實即鐵崖先生文集序） 鐵厓有《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其門人吳復所編。《復古詩集》六卷，門人章琬所編。二書余家舊有藏本。又有《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則未之見。見過本爲《樂府》十卷，附《麗則遺音》一卷，明萬曆間陳善學所刻，係顧俠君太史秀埜堂藏本，有太史名印，其族孫以度所贈。當求《東維子集》彙爲一編，付之剞劂，則鐵厓著作不至湮沒無傳矣。

《讀書雜識》卷一二 《鐵崖漫稿》，《東維子集》所無。 又：《楊鐵崖文集》，《東維子集》及《漫稿》所無。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元楊維楨撰。明刊。 張金吾有元刊《鐵崖文集》五卷，毘陵朱昱校正。前《鐵崖先生傳》。卷首《圻城老父射敗將書》、《上夔夔平章書》二篇，《東維子集》、《鐵崖漫稿》俱不載，卷末有「姑蘇楊鳳書于揚州之正誼書院」一條。 又有依黃氏舊抄傳錄之《鐵崖漫稿》五卷。有跋云：「予幼時，以周桐村所錄鐵崖文一帙錄四十九首。歲戊子，或自雲間來，別以錄稿售予，凡文一百五十首。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附其後。」又云：「予獲有《復古詩》。」按《復古詩》至正時章琬編，編《漫稿》者蓋與同時。則所謂「戊子」，至正八年也。 又有依黃氏舊抄傳《鐵崖漫稿》目之《詩集》十卷，以十干分十集。甲至丙曰《鐵崖先生詩集》，丁、戊曰《古樂府後集》。丁集題「太史金華黃溍晉卿評點，門人雲間章琬孟文編註」。戊集有至正丙午章琬跋。己集曰《鐵龍詩集》，曰《鐵笛詩七言絕句》。庚集曰《鐵笛詩七言律》。辛至癸曰《艸玄閣後集》，壬集題「孫月泉輯錄」，月泉未詳。《述古書目》有《楊鐵崖集》十卷，未審即此否。 朱昱，弘治間人，蓋明刊耳。曾收天、崇間諸暨陳（千）〔于〕京重刊本，有朱序，載其刊書之原委年月甚詳。（繩） 附：諸暨陳（千）〔于〕京刊本《鐵崖集》五卷，《史義（始）〔拾〕遺》二卷，《西湖竹枝》一卷，《香奩集》一卷。（莫棠） 附：元章琬《大全集》本。 明孝宗時馮允中刊《文集》五卷本。 明萬曆刊本。（邵氏） 補：清精寫本。鈐汪文柏古香樓印記。盧址抱經樓遺書。 補：《東維子文集》三十一卷，元楊維楨撰。明刊本，十二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闌。有黃丕烈跋，言「借蔣氏西圃舊藏本鈔補缺葉」云云。 清寫本，十一行二十二字，末有明萬曆十七年王兪跋，出于明萬曆刊本。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余據朱文鈞藏明初刊本校《四部叢刊》印本，補正至多。又據明鈔本再校，補文二首。 補：《東維子文集》二十卷，元楊維楨撰。清寫本，有蕭山三間草堂藏印。 補：《東維子集》十六卷，元楊維楨撰。清初寫本，版心有「印溪草堂」四字。金俊明手校。各卷有「甲寅建子月重校」朱書一行，鈐金俊明印及李鐸印。本書藍格，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單闌。卷中所收詩爲十干集、《古樂府》、《東維子集》所無者四十九首。 補：《東維子集》不分卷，元楊維楨撰。舊寫本，十行二十一字。分體編次。鈐有朱筠、劉喜海藏印。 補：

《鐵崖文集》五卷，元楊維楨撰。明弘治十四年馮允中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有弘治十四年馮允中序及朱昱跋，言「得儲巏藏本，倩朱昱校正，朱昱又出先世藏本增入，編爲五卷通刻之」云云。本書題「毘陵朱昱校正」，卷末題「姑蘇楊鳳書于揚州之正誼書院」。即莫氏著錄之本。　補：《楊鐵崖文集》二卷，元楊維楨撰。舊寫本，墨格。有釋性安跋。鈐「楊維楨印」、「鐵笛山人」二印。友人顧譽士藏，其文與明刊本不同，顧君矜爲元人鈔本。

補：《楊鐵崖先生文集》十一卷，元楊維楨撰。明萬曆四十三年陳善學刊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有萬曆四十三年陳善學序。本書題陳繼儒校閱，陳善學訂正。所收爲樂府八卷，古賦三卷。　補：《鐵崖先生詩集》十集，元楊維楨撰。舊寫本，十二行二十四字。分甲至癸十集。此即莫氏著錄之「詩集十卷，以十干分集」者也。　補：《楊維楨詩集》不分卷，元楊維楨撰。明寫本，藍格，九行二十字，版心有「西樓筆札」四字。收詩三百四十五題，附文二篇。卷末有僞皇甫汸、俞安期跋。卷首有長白重謙持菴氏題識，誤認爲鐵崖手稿。余曾取校四部叢刊本《鐵崖古樂府》，略有改訂，補文二首。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　《楊鐵崖文集》五卷、《史義拾遺》二卷、《西湖竹枝詞》一卷、《香奩集》一卷，八冊，元楊維楨撰。明末葉諸暨陳于京刊本。

貝瓊《鐵崖先生大全集叙》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鉞》若干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誌叙碑銘、贊引箴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總若干卷。吁！富矣哉，古今之鮮有也！【略】瓊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罹兵變，不相知者久之。及先生辟地九峰三泖，而瓊亦自海昌至。蒐輯手編於散佚之餘，幸不燬朽炱滅，而大姓章琬欲鋟諸梓，以傳無窮，俾瓊叙之。【略】深維唐韓昌黎之集，李漢叙之，李翺、皇甫湜贊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俟於代之知言者云。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楊鐵崖文集》。

《百川書志》卷一二　《楊鐵崖文集》五卷，會稽鐵笛道人楊維楨廉夫著。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楊鐵崖集》二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鐵崖集》五卷，楊維楨。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楊鐵崖文集》二本。

《脈望館書目》　《鐵崖文集》六本，甲。　又四本，乙。

毛晉《麗則遺音跋》　始余讀《東維子集》，正訝不載一賦。復簡《鐵厓文集》，僅有《土圭》、《蓮花漏》、《記里鼓車》三作，亦未見其豁達氣韻。既得元乙亥科湖廣鄉試《荆山璞賦》一冊，末載廉夫擬賦三十有二篇，標其首曰《麗則遺音古賦程式》，其同年進士黄子肅評焉。

《池北偶談》卷一七　楊廉夫作《悲舒王賦》，刺王安石云，【略】又《摩崖碑賦》云，【略】廉夫有《東維子全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略】元楊維楨撰。維楨有《春秋合題著說》，已著錄。此其初刊詩文集也。【略】此編乃錄文二十八卷，詩僅兩卷，又以雜文六篇足之。蓋以文爲主，詩特附行耳。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九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舊抄本。元會稽楊維禎廉夫著。　又：勞季言《東維子集跋》：《東維子集》不載所作古賦，世所傳者僅有《麗則遺音》中三十二首及《鐵崖文集》中《土圭》、《蓮花漏》、《記里鼓》三首而已。此本計賦五十首，俱《遺音》所未載者，蓋後人從《青雲梯》錄出，以補其未備。觀後錄《朱子新跋》自見。初藏桐鄉金氏，後歸吳縣黄氏。錢塘何夢華、王簿曾傳其副，又重編爲二卷，改名《鐵崖賦稿》。以《紫薇垣》爲上卷首篇，《會通河》爲末，《渾天儀》爲下卷首，《進善旌》爲末，復刪去《姑蘇臺賦》第一首、《玩鞭亭賦》一首。每卷二十四首，止存四十八首。次序移易，非復元本之舊。今《揅經室外集》提要所載《鐵崖賦稿》二卷，即何氏重編本也。頃從高叔荃借得何氏元本，始知何氏於諸賦中字句又多竄改，不僅移易次第而已。爰命工依元本影錄一本，凡何氏所竄改悉爲標出，使可識別。使不見此本，不幾以何氏重編者爲定本耶！　又勞氏跋：此本諸賦題下悉無「賦」字，與《麗則遺音》同，又版心僅書「鐵崖」二字，凡「賦」字以及「賦稿上、下」等字，俱係何氏所加，傭書人誤依補入。又賦中字句又從何氏改本，今悉塗乙以復其舊。　又勞氏跋：此本雖係影寫，頗多訛謬，頃倩力之小史映郎用元本逐字比校一過，改正數十字。然元本亦有訛字，惜不得《青雲梯》校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東維子集》十六卷，元楊維楨撰。清初印溪草堂抄本，金俊明校，三冊。　又：《楊鐵崖先生文集全錄》四卷，元楊維楨撰。清抄本。二冊。

馮允中《鐵崖文集引》 平生所爲詩文甚富，其《詠史古樂府》，世已梓行，傳誦於人人。獨記序辭賦，長篇大章，備諸家大體者，鮮獲見焉。予按淮揚，歷海陵，同年儲少卿靜夫出是集。【略】爰走書毘陵，託舊友朱懋昜校正，懋昜亦以先世所藏者助予，遂析爲五卷。蓋於先生之製作，雖不能盡睹其全，而宏詞博議，已窺測其概，不猶愈於眞之笥篋自私也歟！用是捐廩餼之餘，付運司刻焉。

朱昱《題鐵崖文集後》 巡按淮揚侍御馮君執之，得其稿一編于少卿儲靜夫，遂分爲三卷，專介而來，取正一二。昱受而讀之，則知先生之文流落人間者不啻泰山一毫芒耳。乃出先君子貞義先生所藏者，合爲五卷，通刻焉。則知侍御嘉惠後學之心仁矣哉。

陳鱣《明刻本鐵崖文集題跋》 《鐵厓文集》五卷，弘治十四年郴陽馮執之允中刻于揚州。前有允中叙，後有朱昱跋，卷末題一行云「姑蘇楊鳳書于揚州之正誼書院」。字畫甚精，近流傳頗少。是本又有志學識云：「歸震川先生評校三次。後人讀此書，惜前人一段苦工，幸寶重之。」志學不知何時人。錢辛楣詹事亦曾閱過，見其所著日記。嘉慶十年冬十月，從吳市購得，洵一幸事也。

陳樹杓《清陳先生蘭鄰抄本鐵崖先生文集鈔題跋》 此《鐵崖先生文集鈔》，先祖蘭鄰公手抄也。乙卯冬日得之舊書中，破損不堪。因裱而成帙，以識予懷。

《趙定宇書目》 《鐵崖文集》四本。

黃丕烈《明本東維子文集跋》 此書收自東城故家。裝潢精妙，久已什襲珍之矣。頃五柳居收得揚州蔣西圃家書數種，亦有此集，從余借此本補目錄一至七葉。而余本亦闕七卷第六葉、二十二卷第五葉、二十三卷第十二葉，復從揚州本補兩葉。其二十三卷中一葉均闕如也。原有烏欄空紙，維恐影寫損裝，遂照錄以備誦讀。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鐵崖先生文集》五卷，次行題「會稽楊維楨」，三行題「毘陵朱昱校正」。【略】其爲《東維子集》所未收者，序三首、題識三首、傳二首、錄一首、議記四首、跋八首、書四首、辨一首、志五首、贊五首、箴一首、說十六首、銘一首、祭文二首、墓誌銘四首。《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進呈。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明本《東維子文集》三十一卷，八冊。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九 《新編鐵崖先生文集》、《麗則遺音》、《古賦程式》四卷，明初刊本。元丁卯進士紹興楊維楨廉夫撰。 又：《鐵崖文集》五卷，明刊本，朱文石舊藏。元會稽楊維禎著，毘陵朱昱校正。前有《鐵崖先生傳》，卷首《圻城老夫射敗將書》、《上嶧嶧平章書》兩篇，《東維子集》、《鐵崖漫稿》俱不載。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鐵崖文集》五卷，明刊本。題「會稽楊維楨著，毘陵朱昱校正」。文凡一百三十七首，前有《鐵崖先生傳》一篇。明弘治十四年，御史馮允中以儲靜夫藏本合朱昱先世藏稿校刻之，允中與昱皆有序。卷末有「姑蘇楊鳳書於揚州之正誼書院」一行，張氏《藏書志》譌爲元刊本，以未見馮、朱二序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東維子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舊鈔本，鳴野山房藏書。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略】維禎著有《古樂府》、《復古詩》、《麗則遺音》、《大全集》。此乃初刊詩文也。前有華亭孫承序，後有王兪跋，云：「承太冲袁老一言相契，慨然見授，慰我夢寐。茲因完刻，以廣其傳。集內序記多，碑銘、雜著次之，古風、近體僅百篇而已。」此舊鈔王跋本。又：《楊鐵崖文集》五卷、《史義拾遺》二卷，明刊本。諸暨楊維禎廉夫父著。前有弘治十四年賜進士第監察御史郴陽馮允中序，【略】《愛日精廬藏書志》列爲元刊，似誤也。卷中《圻城老父射敗將書》、《上嶧嶧平章書》、《東維子集》、《鐵崖漫稿》俱不載也。《史義拾遺》，弘治壬戌平湖陸(松)(淞)爲序。

《中國善本書提要》 《鐵崖文集》五卷，二冊(國會)。明弘治間刻本(十行二十字)。原題：「會稽楊維楨著，毘陵朱昱校正。」按《四庫總目》卷一百六十八著錄《東維子集》三十卷，持校此本，知此本所載，多在《東維子集》外。蓋因此本爲馮允中等就明代傳鈔本所別輯者。允中序云，【略】《四庫總目》稱：「陶宗儀《輟耕錄》載維楨《辨統論》一篇，大旨謂元繼宋而不繼遼、金，《東維子集》不載。」今亦不見此集中。則維楨遺文，猶有未盡也。【略】馮允中序，朱昱跋。 又：《楊鐵崖先生文集》十一卷，三冊(北圖)。明萬曆間刻本(九行二十字)。元楊維楨撰。卷內題「華亭陳繼儒仲醇校閱，諸暨陳善學淵止訂正」。按是集凡《古樂府》八卷、《古賦》三卷，題爲文集而無文，疑是未全之本。(當時未刻完)《古樂府》別有單本，《古賦》蓋即《麗則遺音》也。按《麗則遺音》有汲古閣刻本，毛晉謂「從家藏元乙亥科湖廣鄉試《荆山璞賦》冊後得之，因付

剞劂」，而不知萬曆間固已有刻本矣。惜未得毛刻一校之。【略】館藏《花谿集》後有陳增題記一則，疑是爲是集所作，而誤訂於彼者。

《**木樨軒藏書書錄**》《東維子文集》三十一卷，〔明楊維禎撰〕，明刊本〔明初刻本〕。標題次行低（十）四格，題「會稽鐵崖楊維禎廉夫著」。　又：《東維子文集》三十一卷，〔明楊維禎撰〕，舊抄本〔清抄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前有孫承□撰序。　又：《鐵崖文集》五卷，〔元楊維禎撰〕，舊抄本〔清抄本〕。標題後題「會稽楊維禎著，毘陵朱昱校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鐵崖文集》五卷，元楊維楨撰。明弘治十四年馮允中刻本，陳鱣跋，四冊。　又：《東維子文集》三十一卷，元楊維楨撰。明刻本，黃丕烈抄補并跋。八冊。　又：明刻本，八冊。　又：《楊鐵崖先生文集》一卷，元楊維楨撰，清抄本，一冊。

又　《鐵崖先生文集鈔》一卷，元楊維楨撰。清嘉慶十九年陳徵芝抄本，陳樹杓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東維子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六冊。元楊維禎撰。明初刊黑口本，清乾隆四十一年孔繼涵補寫目錄。　又：《鐵崖文集》五卷，二冊。元楊維禎撰，明朱昱校編。明弘治十四年馮允中揚州刊本。　又：四冊。　又：《楊鐵崖文集》五卷，《史義拾遺》二卷，《西湖竹枝詞》一卷，《香奩集》一卷，八冊。元楊維禎撰。明末葉諸暨陳于京刊本。　又：《楊鐵崖文集》五卷，四冊。元楊維禎撰。明末葉諸暨陳于京刊本。　又：《楊鐵崖先生文集》十一卷，六冊。元楊維禎撰。明諸暨陳善學校刊本。　又：《楊鐵崖先生文集》十一卷，三冊。元楊維禎撰。明諸暨陳善學校刊本，清陳增手書題記。

衛靖《復古詩集跋》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自《琴操》至《宮詞》、《女史》、《香奩》諸題，凡一百二十五首。宣德中，余直文淵閣，得一見於少師廬陵楊公處。因喜其詞雄偉娟麗，讀之不忍釋手，乞歸錄之。屢欲鋟梓而未遂，乃珍藏篋笥。庶幾好古君子刊布四方，俾有志者共之，爲余之所深望也。

皇甫汸《楊維楨詩集跋》　余家舊藏《鐵崖詩稿》，相傳爲手鈔本。

《秘閣書目・文集》《楊廉夫詩》一冊。

《汲古閣校刻書目》《復古詩》六卷，九十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復古詩集》六卷，【略】元楊維楨撰。所載皆琴操、宮詞、冶春、遊仙、香奩等作，而古樂府亦雜廁其間。乃其門人章琬所編，以其體皆時俗所置而不爲，故以「復古」爲名。琬《序》稱輯前後所製者二百首，連吳復所編又三百首，而今止一百五十二首，數不相符。或後人已有所刪削，非完本歟。其中《香奩》諸詩，爲他本所不載。《古樂府》諸篇則與《鐵崖樂府》相複者數十首，而稍有異同。如《石婦操》「山夫折山花」句上，《樂府》本尚有「峨峨孤竹岡，上有石魯魯」二句。「山頭朝石婦」句，《樂府》本作「歲歲山頭歌石婦」。又《烽燧曲》一首，《樂府》本以上二句作下二句，其文互有顛倒。又《樂府》本所載詩題與此本異者，如《北郭詞》之作《屈婦詞》，《秦宮曲》之作《桑陰曲》，《合歡詞》之作《生合歡》，《空桑曲》之作《高樓曲》，此類不一而足。蓋吳復編《鐵崖樂府》在至正六年，琬編此集在至正二十四年，相距幾二十載，殆維楨於舊稿又有所改定，故琬據而錄之。此當從其定本，不當泥其初稿者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九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六卷，元刊本。太史紹興楊維楨廉夫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鐵崖楊先生詩集》二卷，愛日精廬鈔本。元楊維禎撰。詩分體編集，上卷凡七絕一百七十三首、七律二百四十八首、七言古詩十六首，下卷凡七律一百十四首、七言長律五首、七律聯句六首、歌行二十九首，與《鐵崖詩集》、《東維子集》均不符，而無五律、五絕諸體，疑出前人摘本。《文瑞樓書目》載有舊鈔本《楊鐵崖詩集》一長卷，得之於陸子振發者，不知是此否。　又：《鐵崖先生詩集》十卷，舊鈔本。元楊維楨撰。是本分甲、乙、丙曰《鐵崖先生詩集》，丁、戊曰《鐵崖先生古樂府後集》，丁集題「太史金華黃溍晉卿評點，門人雲間章琬孟文編注」，戊集前有至正丙午章琬跋，己曰《鐵龍詩集》，又《鐵笛詩七言絕句》，庚曰《鐵笛詩七言律》，辛、壬、癸曰《草玄閣後集》，壬集題「孫月泉輯錄」。月泉未詳何時人。末有黃氏丕烈題云：「余向藏《鐵崖漫稿》，皆文也。近有攜此詩集三冊來，云是騎龍巷顧氏物。檢其舊傳書帳，果有之，以每冊二金易得。疑出自洪、永間，可與《漫稿》爲合璧。至所錄詩篇，不特《東維子集》二卷詩有未符，即吳復所編《古樂府》、章琬所集《復古詩》亦不盡合，當別據舊本也。」按《述古堂書目》有《楊鐵崖集》十卷，未審與此是一是二，惜無從得錢本一證異同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復古詩集》六卷，元楊維楨撰。汲古閣刊。

《中國善本書提要》 《楊維楨詩集》不分卷，二冊（北圖）。明鈔本（九行二十字），元楊維楨撰。按書口刻「西樓筆札」四字，故皇甫汸、兪安期作跋，謂爲西樓手書詩稿。余據卷內筆誤，知定非西樓手書。然遇元代帝王均抬頭，則其淵源確甚古也。此本凡詩四百餘首，有載《古樂府》中者，有載《復古詩集》內者，亦有見於《東維子集》者，疑是鐵厓詩集舊稿，蓋未編定。惜余無暇，不能就各本一校其異同也。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楊維禎詩集》不分卷，二冊。元楊維禎撰。明藍格鈔本，明嘉靖丙寅皇甫汸、天啓七年兪安期各手書題記。北平。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鐵崖漫稿》五卷，舊鈔本。卷首書名上有「周伯器藏本」五字，末有無名氏跋。見張氏《藏書志》。覈其文，與馮氏所刻文集本互有出入。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鐵崖漫稿》五卷，舊鈔本。《鐵崖》之稿多矣，而卒莫能見其全。余幼時，或以周桐村所錄一帙乞余錄之，余時尚惰於筆墨，恨錄之未全，僅獲其文四十九首，遂索去，迄今殆三十五載矣。間取而觀之，字畫訛謬，且多草率可笑，未暇檢校，又恐其散失而無附麗。歲戊子，或自雲間來，別以錄稿一帙售余，所爲文凡一百五十首，距今又二十年。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者附其後。蓋余所獲者，有《復古詩》三卷，有《史鉞》二冊。以版籍大小不侔，別裝潢而藏之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鐵崖漫稿》五卷，張月霄鈔本。元楊維禎撰。前有無名氏序，已殘闕，又有《鐵笛漁人傳》。卷四末有無名氏跋云：「鐵崖之稿多矣，而卒莫能得其全。予幼時以周桐村所錄一帙，錄文四十九篇。歲戊子，或自雲間來，別以錄稿一帙售余，凡文一百五十首，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者附於後。」

楊維楨《麗則遺音序》 皇朝設科取賦，以古爲名，故求今科文於古者，蓋無出於賦矣，然賦之古者豈易言哉！揚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子雲知古賦矣。【略】余蚤年學賦，嘗私擬數十百題，不過應場屋一日之敵爾，敢望古詩人之則哉？既而誤爲有司所採，則筐篋所有，悉爲好事者持去。近至錢塘，又有以舊所製梓於書坊，卒然見之，蓋不異房桐盧之見故物於破甕中也。且過以「則」名，而吾同年黃子肅君又贅以評語，益表刻畫之過，讀之使人惶焉不自勝也。因述賦之比義古詩而不易於則者引於編首，且用謝不敏云。

陳存禮《麗則遺音跋》 其《太常》、《無逸圖》二賦，程文已見，茲得先生私擬。又凡三十有二篇，不敢私有，遂命諸梓以廣其傳，庶斯文未睹之秘，得以一日睹也，豈非後學之快哉。

《汲古閣校刻書目》 《麗則遺音》四卷，八十八葉。

朱璲《鐵崖先生賦跋》 洪武三十一年歲在戊寅，七月二十五日，錄於潭涇寓所。【略】今年，西禧樓先生文淵乃文獻故家，孝節昭著於當今，矧又讀書，隱居教子，深可爲則，忽辱見借此帙。其幼年手書諸賦，簡編浩瀚，區區錄其二三，後之覽者，將知所自也。

黃丕烈《新刊麗則遺音古賦程式跋》 往從香嚴周丈借觀《麗則遺音》，歎爲精妙絕倫。首鈐毛氏父子印記，是即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中所藏最精元版《麗則遺音》也。雖寶愛之至，而影寫殊難，僅登其書於余所著《所見古書錄》附錄中，家實未有其書也。既而玄妙觀前骨董鋪劉希聲持殘本僅存三、四卷來示余。余喜甚，喜半部之鈔補易爲力，而卷中有黃氏珍藏印，識是家陶菴先生故物，因急收之。復從周氏借本傳錄，於周本儲藏之印、標題之籤，無不影摹逼肖。而字體之一筆一畫，纖悉無訛，又不待言矣。惟傳錄時方旁評點，不盡摹入，蓋非所急也。此書之得，已越四五年。其中影摹傳錄，皆藉家中親友下榻荒齋者乘暇爲之，不限時日，故至今始克裝成。

又《鐵崖賦稿跋》 《楊鐵崖賦稿》，朱子新錄之時，初固有傳本也。文瑞樓藏之，一家固有秘本也。曾幾何時，而朱子新之名不傳，文瑞樓之物已散，苟非如余之向識其名、親見其目者，又何從而識之邪。又跋：六月廿二日，往香嚴書屋借《青雲梯》相勘。此本盡出其中，《青雲梯》原籤如是名，以分三冊。每冊首題曰「至治之音」四字，爲首一行，其次行即云某賦某人，人或一篇，或不止一篇。惟于二冊之下半題曰「楊廉夫諸賦」，始以《黃金臺》，終以《禹穴》，共廿二篇。三冊之下半亦題曰「楊廉夫諸賦」，始以《八陣圖》，終以《飛車》，共四十七篇。蓋第二冊中摘取《麗則遺音》十九篇，而割此本首三篇

入之，其原實合也。　又跋：六月六日，前月來過之書船友曹錦榮復來，蓋爲有別種交易介余關白也。云從吳江附夜航而來，包中攜有文瑞樓墨格鈔本《楊鐵崖文集》一冊，索青蚨每葉二分。余粗一閱之，知是錄《鐵崖賦稿》。案頭適有《麗則遺音》在，急取對之，無一首合者。因觀末有朱璲子新跋，始知諸賦簡編浩繁，區區錄其二三。是冊蓋摘錄《鐵崖賦稿》也。朱子新亦元末人而至明初者，喜手錄前人制作。向曾獲其手書《青雲梯》三冊，皆錄元人賦稿，惜已流轉他所，香嚴書屋中尚有其副。茲冊亦文瑞樓所錄副本也。余嫌書友索直昂，未與議直，而書友欲丐余家刻書出售，因以此爲質，遂得繙閱一過，并遍取《鐵崖文集》本攷之，無有及是者。乃知朱公與鐵崖生不後時，故聞見廣、搜羅易耳。則此冊雖未必全豹，其論賦則出《麗則遺音》之外，其論文則在鐵崖諸集之外，誠不經見之書也。文瑞樓書目有《鐵崖賦》一卷，其即是本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麗則遺音》四卷，【略】元楊維楨撰。維楨《東維子集》不載所作古賦，《鐵崖文集》中亦僅有《土圭》、《蓮花漏》、《記里鼓車》三作，而他賦槩未之及。是集爲賦三十有二首，皆其應舉時私擬程試之作，乃維楨門人陳存禮所編而刊版於錢塘者。至正二年，維楨自爲之序。其後漸佚不傳。《明史・藝文志》中備錄維楨著述書目，亦無是集之名。明末常熟毛晉偶得元乙亥科湖廣鄉試《荆山璞賦》一冊，而是集實附卷末，始爲重刻以行。其《荆山璞賦》五首，并綴錄於後，以存其舊。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鐵崖先生賦》一卷，舊鈔本。此本舊爲洪武三十一年吾邑朱璲子新所錄，出自樓文淵家藏舊稿。其賦與毛氏所刻《麗則遺音》不同。　又：《新刊麗則遺音古賦程式》四卷，元刊本。題「丁卯進士紹興楊維楨廉夫著，丁卯同年邵武黃清老子肅評」。前有至正二年維楨自序，目錄前有題記五行云，【略】案元時考試首以賦，刻此爲科舉式也。後有至正元年錢塘陳存禮跋。【略】原闕卷一、卷二，黃蕘翁假周香嚴所藏元本鈔補。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鐵崖先生賦》一卷，舊鈔本。　又：《新刊麗則遺音古賦程式》四卷，元刊本。　元刊十七番，鈔補二十三番。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九　《鐵崖賦稿》一卷，勞季言手校本。元楊維楨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鐵崖賦稿》二卷，勞氏鈔校本。元楊維禎撰。按是書儀徵阮氏元錄進內府，《揅經室外集》云：「四庫全書錄維禎《麗則遺音》四卷，計賦三十二首。」此則未刻稿也。賦凡四十八篇。書爲洪武三十二年海虞朱（燧）（璲）子新氏手錄，《文瑞樓書目》有《鐵崖賦》一卷，即此也。末又有黃丕烈題云：借《青雲梯》相勘，此本盡出其中。《青雲梯》三冊，首題「至治之音」。其二冊之下題曰「楊廉夫諸賦」，始以《黃金臺》，終以《禹穴》，共二十二篇。三冊之下半亦題曰「楊廉夫諸賦」，始以《八陣圖》，終以《飛車》，共四十二篇，蓋第二冊中摘取《麗則遺音》十九篇，而割此本首三篇入之，其原實合也。又經勞季言格校正，善而又善矣。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增：《鐵崖賦稿》二卷，元楊維楨撰。此《麗則遺音》外之賦四十八篇。洪武三十一年海虞朱璲子新手錄本。阮氏以進呈。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新刊麗則遺音古賦程式》四卷，元楊維楨撰。元刻本。（序、卷一至二）配清嘉慶二十三年黃氏士禮居影元抄本。）黃丕烈校并跋。一冊。　又：《麗則遺音》四卷，元楊維楨撰。《附錄》一卷。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一冊。

陸淞《史義拾遺叙》　是編乃先君子程鄉令手錄珍藏，欲梓行而竟奪不就。【略】余同年進士譚君德周來尹秀水，政成之餘，有志史學，間問余古今理亂、得失異同。余出此參訂之，君喜曰：「是可以傳也。」俾余序之，以永其傳。【略】先生名維禎，字廉夫，號抱遺叟，人推稱鐵崖先生。所著有《太平綱目》四十冊、《三史正統論》五千言、《歷代史鉞》二百卷、《春秋大意》、《東維子集》、《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古樂府》、《瓊臺曲》、《洞庭吟》七十卷，藏於鐵崖山，此直其一云。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楊鐵厓《咏史拾遺》一卷。

朱存理《書楊鐵崖遺文》　蜀中刻《東維子集》一部。刻手甚孟浪，編者亦疏略無次序，問是何宦游人，得漫抄而不暇校正者！予閱之，良爲惋惜。廣東又刻《古樂府》一本，崑山王氏亦刻此《古樂府》，併《麗則遺音》，刻皆不精。予錄此遺文計一百二十八篇，皆李武選所示，對校《東維子集》所遺者。

《元詩選》初集辛集　《海鄉竹枝歌四首》附跋：《鐵崖古樂府》十卷，門人吳復類編。每卷加以評識。鐵崖自言：「予三體」，【略】門人章琬又編《復古

詩》六卷，皆五七言絕句，大半見于吳編《古樂府》中，其《香奩》諸作，并類附于後。

《豫章詩話》卷五　楊鐵崖先生《古樂府》，編自門人吳復，人稱「鐵雅」。外此有《咏史詩》，編自門人顧亮，人稱「鐵史」。予求顧編不可得，蓋書缺有間矣。前明萬曆中，先外王父淵止陳公爲刊《古樂府》行世，強半皆咏史詩，吳編所不載。予既出吳編付梓，因刪去已見者不重出，另錄咏史詩，加之箋注，都爲一集，名亦仍舊，題曰《鐵崖咏史注》。　又：《鐵崖古樂府》外，有《咏史詩》，門人顧亮所編。多吳編所未載者。《鐵崖樂府》自吳復、章琬所編者，名曰《鐵雅》，而《咏史詩》又名爲《鐵史》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鐵崖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略】元楊維楨撰，其門人吳復所編。維楨以樂府擅名，此其全帙也。

許應鑅《鐵崖先生古樂府序》　元明以來以樂府稱者，李西涯、楊鐵崖。然西涯以一時名相，聲華貴盛，其所爲《樂府》，有門人何孟春爲之注。鐵崖則廁身令長，與世多忤，復遭鼎革，多因時感事、憂世憤俗之作，其爲世道人心計者深矣！雖有門人吳復、章琬輩編次梓傳，而注則闕如。數百年後，乃有諸暨名士樓西濱注而行之。樓本陳勾山、方樸山高弟，六經皆有注解。晚年纂修邑乘，又輯注是書，梓於家塾。分《樂府》、《詠史》、《逸編》三集二十六卷。經亂板失，其族孫蕃盦孝廉重訂補刊，增入傳誌及葛氏所輯跋語，視前刻益美備矣。工既蔵，乞言于余。

章琬《輯鐵雅先生復古詩集序》　琬登鐵門學詩，因輯先生前後所製者二百首，連吳復所編又三百首，名曰《鐵雅先生復古詩集》。【略】先生近體而下不令人傳，然膾炙在人口，有不可得而遺者，錄於卷後，而《香奩》諸體附見云。

又《鐵崖先生古樂府跋》　吳見心(復)集《鐵崖古樂府》凡十卷，蓋先生中年之作也。見心卒于至正八年戊子，集詩止于其時也。見心卒後，先生晚年之所作，則有《補遺》、《遺稿》、《後集》焉。家傳人誦，散逸未暇哀集，亦可慨也。

楊士奇《楊廉夫樂府跋》　《楊廉夫樂府》一冊，余錄於江夏雷貫道夫。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楊廉夫集》一部一冊，完全。　又：《鐵崖先生詩》一部一冊，闕。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楊鐵崖樂府》十卷、《麗則遺音》六卷。　又：楊維楨《鐵崖樂府文集》十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鐵崖樂府》。

《汲古閣校刻書目》　《楊鐵崖樂府》十卷，三百九十三葉。　又：《樂府補》六卷，九十葉。

《百川書志》卷六　《鐵崖詠史》一卷，元鐵笛道人抱遺叟會稽楊廉夫著。

又卷一九　《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元太史紹興楊維楨廉夫著。金華黃溍評，門生雲間章琬孟文注，凡一百四十一首。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鐵崖復古樂府》。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鐵崖古樂府》十六卷，國初覆元刊本。門人富春吳復古編。

《歷代詩話》卷七〇　曹石倉曰：廉夫《樂府》原編十六卷，今只存四卷。又門人顧亮所編《詠史》不在此內。又鈔本者，亦係《詠史詩》也。先生詩集，多係其門人吳復所編。【略】晚年門人章琬復輯其後所製者二百首，與吳復所編三百首，名曰「鐵雅」，蓋先生《詠史詩》名曰「鐵史」，而「鐵崖」，其所居山名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九　《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元刊本。元楊維禎著，門人富春吳復類編。【略】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〇　《鐵厓樂府注》十卷，抄本。元諸暨楊維楨廉夫著，門人富春吳復編，國朝樓卜瀍西濱注。

又　《鐵厓詠史注》六卷，抄本。元諸暨楊維楨廉夫著，國朝樓卜瀍西濱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復古詩集》六卷，元刊本。太史紹興楊維楨廉夫著，太史金華黃溍晉卿評，門生雲間章琬孟文注。《古樂府》有至正丙戌方外張天雨、門生吳復兩序，又金華宋濂撰《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卷十末附鐵崖作《吳復墓誌》。【略】《復古詩》，有至正二十四年門人龍洲生章琬前後序跋，此爲元槧，汲古刻本所自出也。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元槧鐵崖古樂府復古詩集跋》：《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復古詩集》六卷，題「門生富春吳復類編」。前有至正丙戌張天雨序、吳復序。卷十後附鐵崖所作《吳復墓誌》，至正八年復卒，其後人所附入也。《詩集》題「太史紹興楊維楨廉夫著，太史金華黃溍（晉）卿評，門生雲間章琬孟文注」。前有至正二十四年章琬序，後有至正甲辰琬跋，下有印曰「學古」，曰「雲間世家」，曰「章氏孟文」。其目錄以《復古詩集》連作十六卷，詩則別爲起訖。版心統題《古樂府》。復序云：「先生爲古雜詩五百餘首，自謂《樂府遺聲》。」琬序則云：「輯前後所製二百首，及吳復所編又三百首，名曰《復古詩集》。」蓋其體爲古樂府，《復古》則琬所名也。故琬所註者名《復古詩集》，其不註者仍名《古樂府》，蓋二而一者也。今復所編四百九首，琬所註一百五十二首，共得五百六十餘首。分計之則篇數不符，總計之固有贏無絀，無所刪削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六卷，明刊校本。元楊維楨撰。前十卷，至治丙戌門人富春吳復編。十一卷以下名《鐵崖先生復古詩集》，至治丙辰門生雲間章琬編，附黃文獻溍評語。正統間崑山衛靖得其本於楊文貞家，成化己丑吾邑劉傚刻之。汲古毛氏所刻，即出此本，惟削其評注耳。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鐵崖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元楊維楨撰。汲古閣刊。　乾隆甲午樓卜瀍注刊本二十六卷。　萬曆中陳淵（正）〔止〕刊《古樂府》，強半皆吳復編本所有，樓氏刪其複而爲注。　補：元刊本。（邵氏）　補：《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六卷，元楊維楨撰。明成化五年劉傚刊本，【略】前吳復、張雨序。每卷次行題「門人富春吳復類編」。後有明正統元年楊士奇、衛靖跋，顧瑛跋。又明成化五年劉傚刊書跋。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余據明鈔詩集不分卷本校，補《西湖竹枝詞》及序一首。　補：《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補六卷、《麗則遺音》四卷，元楊維楨撰。《附錄》一卷。明末毛氏汲古閣刊本，【略】余有一帙，余據金俊明校本校。　補：《楊鐵崖咏史古樂府》不分卷，元楊維楨撰。明成化十年刊本，【略】前有閼逢敦牂（甲午）章懋序。同年葉德輝之姪啓勳藏。　補：《楊鐵崖古樂府》三卷，元楊維楨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補：《鐵崖樂府註》十卷、《鐵崖咏史註》八卷、《鐵崖逸編註》八卷，元楊維楨撰，清樓卜瀍註。清乾隆三十九年聯桂堂刊本，【略】余藏。

《木樨軒藏書書錄》　《鐵崖樂府》八卷，〔附文集《鐵笛清江引》一卷，元楊維禎撰〕，舊抄本〔清抄本僅存《鐵笛清江引》一卷〕。題「華亭陳繼儒仲醇校閱，陳善學淵止訂正」。有章懋序。前有貝瓊撰傳、宋濂撰墓誌。後附《鐵笛清江引》。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鐵崖樂府注》十卷、《鐵崖詠史注》八卷、《鐵崖逸編注》八卷，元楊維楨撰。樓卜瀍注。清乾隆三十九年聯桂堂刻本，六冊。　又：《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六卷，元楊維楨撰。明成化五年劉傚刻本，明毛晉校，二冊。　又：明成化五年劉傚刻本，六冊。　又：四冊。　又：《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補》六卷、《復古詩集》六卷、《麗則遺音》四卷，元楊維楨撰。《附錄》一卷。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傳增湘校并跋，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六卷，二冊。元楊維禎撰，吳復等編。元至正末年刊本。　又：《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六卷，四冊。元楊維禎撰，吳復等編。元至正末年刊本。　又：《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一冊。元楊維禎撰，吳復等編。明初刊黑口本。　又：《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復古詩集》六卷、《麗則遺音》四卷、《附錄》一卷，四冊。元楊維禎撰，吳復等編。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　又：《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復古詩集》六卷、《麗則遺音》四卷、《附錄》一卷，十冊。元楊維禎撰，吳復等編。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　又：《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復古詩集》六卷、《麗則遺音》四卷，四冊。元楊維禎撰，吳復等編。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　《鐵崖樂府注》十卷、《咏史注》八卷、《逸編注》八卷，六冊，元楊維禎撰，清樓卜瀍注，清乾隆甲午三十九年會稽樓氏聯桂堂刊本，許氏味青齋舊藏。　又：《鐵崖樂府注》十卷、《詠史注》八卷、《逸編注》八卷、卷首一卷，二十六冊，元楊維禎撰，清樓卜瀍注，清道光間重刊，同治間印本。卷首錄《墓誌銘》、《明史》本傳及朱彝尊、貝瓊撰楊氏傳。

和維《西湖竹枝詞序》　前元楊維楨氏寓居湖上，【略】賦《西湖竹枝詞》，一時從而和者數百家，【略】板行海內。【略】未幾，元社既屋，板亦隨毀，全集

罕見，所存者無幾。適余僉憲浙西，【略】欲訪百年遺事，【略】近從左山劉君邦彥處得此本。披詠連日，喜不釋手。【略】必欲流傳于將來，不意埋沒歲久，如干將莫邪在匣，室中光怪，自不可掩耳。遂捐俸繡梓，仍廣其傳。

馮夢禎《西湖竹枝詞序》 吳越音妖冶浮艷，故其歌皆饒輕淺之味，而於情獨深，如俗所傳《嘉興歌》，出於婦人兒子、船家販豎之口，而正使學士大夫深思苦索，或不能就。乃知情之所肖即爲詩，《西湖竹枝詞》，所謂肖之者也。偶從徐茂吳齋中見之，遂持歸，以命書奴對錄，親自參校，刊正僞脫，三鼓而畢。尚期鏤板，以公諸好事者。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西湖竹枝集》一部一冊，闕。

《秘閣書目·文集》 《西湖竹枝集》一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西湖竹枝詞》一卷，楊維楨等倡和。

《歷代詩話》卷七〇 廉夫晚歲寓居西湖，留連詩酒，乃賦《西湖竹枝詞》若干首，一時和者數百家，雖婦人女子之作，亦爲收錄。廉夫加評點，板行海內。久之湮滅，今得詞一百八十五首，計一百二十人。余從本集錄廉夫九首，於徐興公選本錄和者二十五首，於錢牧齋選本錄和者十八首，及它本所見二首。徐野君取洪、永以後所詠爲《西湖竹枝詞續集》，余選二十五首附於後，爲暇日瀏覽焉。

《詞苑萃編》卷二三 《徐延徽竹枝》：楊廉夫《竹枝詞》一時和者五十餘人，詞百十餘首。

《補遼金元藝文志》 楊維楨等《西湖竹枝詞》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新刻西湖竹枝詞》一卷，明刊本。【略】皆七言絕句，自楊廉夫至韓彥敬，凡一百十七家。又女士曹妙清、張妙善二家，無名氏二首，皆各詳仕履、行誼、著述於詩前。天順三年，浙江僉事陵川和維振綱從劉邦彥得此本，喜西湖去外臺不半里，遂付梓以廣其傳。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西湖竹枝集》一卷，附《香奩集》一卷，一冊。元楊維禎等撰。明末刊本。

《新編天一閣書目·天一閣明抄本聞見錄》 《西湖竹枝詞》一卷，元至元八年楊維楨等撰。抄本。見阮目。

藝文

張雨《寄楊廉夫》 褚君登善爲鄰曲，司馬天台是我師。閉閤時須熏篤耨，清齋還許食伊尼。五湖烟水舟無恙，一月春寒柳未知。生世不逢賢者識，後來誰問五羊皮。

又《午日柬楊廉夫》 客有擁琴至，吾寧折簡招。足音垂谷口，雨氣截山腰。酒倩紅泉瀉，花爲絳節朝。不嫌泥濘極，一舸段家橋。

又《次韻楊廉夫見投》 白髮黃冠歸故里，某邱某水昔曾經。石泉新處鑽槐火，山雨多時拾菌釘。溪叟扶犂天際去，鄰娃吹笛夜深聽。杜陵醉眼元空闊，解道乾坤水上萍。

又《答楊廉夫》 弄水摘花春可憐，風雨倦尋茅步船。我家南塢有靈石，龍井西頭無杜鵑。野雀亂雛畏人過，弱柳委地趁蠶眠。子雲胡爲甘寂寞，後世何人知《太玄》。

又 黃篾樓中惟飲酒，樓下長溝鳧鴈多。灣頭橋斷浮青草，湖面風來生白波。饞奴竟煮脫襁笋，老魚戲唼如錢荷。詔書寬大到海角，河北飢氓爭倒戈。

又《奔月巵歌答鐵雅所作》 璧社明珠奔入月，脫殼政似風蟬潔。漁網出之不敢視，滌盡含沙光不滅。文昌四星吞在腹，一一金晶大如菽。蜃物還來作飲器，日夜雄雌繞林屋。一扇桃核寬有餘，半葉焦心卷未舒。飲非其人躍如水，怪雨盲風生坐隅。置之天上白玉盤，斗柄挹酒長闌干。李白跳下鯨魚背，持勸我飲相交歡。幽宮馮夷爲予泣，酌盡海水百怪出。還我平生老蚌胎，許君醉卧鮫人室。

鄭元祐《楊鐵崖新居書畫船亭》 草玄心苦思如何，艤岸舟輕不動波。聽雨夜篷燒燭短，截雲湘竹噴愁多。賦成猶夢橫江鶴，書罷應籠汎渚鵝。想見後堂涼月白，彭宣腸斷雪兒歌。

陳樵《代玉山子答楊廉夫買妾歌》 建昌老父吹羌管，背花吹盡風花片。雪中花老花未知，我起開簾納紅燕。夏姬出境春爭妍，房老不出金谷園。花奴鼓急人人顧，研光帽滑花難住。

卞思義《和楊廉夫新居韻》 樓居最喜傍西河，春水深深生綠波。近市小橋雲影亂，隔簾疏雨竹聲多。執經弟子登金馬，換帖山人贄白鵝。欲向尊前吹鐵笛，且聽牙板翠兒歌。

又《懷楊鐵笛》 琵琶聲斷翠鸞孤，鐵笛山人淚眼枯。聞道小弦今已絕，竹枝依舊唱西湖。

又《鐵笛詩寄楊鐵崖》 一段清冰百鍊鋼，曾翻宮徵事虛皇。裂開黃鶴磯頭石，驚落青鸞鏡裏霜。仙子珮環新樂府，翰林風月舊文章。道人清節磨礱久，卻笑桓伊獨據牀。

衛仁近《奉寄楊鐵厓》 白髮揚雄三泖上，樓船日日載青娥。驪珠泣月夜光冷，象管叫雲秋思多。問字諸生頻載酒，購書道士爲籠鵝。玄霜臺上涼如水，好著吾儂拍手歌。

陸居仁《次韻贈鐵崖二首》 校書星動天祿閣，作賦神遇楚陽臺。波濤入筆滄海□，霹靂嘯火昆侖開。求文巨室持金獻，問字諸生載酒來。矍鑠是翁誰畫得，心如鐵石貌如孩。 禽虎將軍勞築室，焚魚學士嬾登臺。盡道蓬萊謫仙出，爛將桃李向人開。高歌夜半鬼神泣，長嘯一天風雨來。雄文任索千金價，高馬還輸十歲孩。

張簡《遊石湖和鐵崖韻》 梁燕低飛妒舞腰，春洲寂寂百花消。扁舟不見鴟夷子，空使江城響怒潮。

瞿榮智《和鐵厓先生東玉山隱君》 老鐵仙人海上來，海雲長日護樓臺。玉簫綵鳳時時下，黃鶴珠簾面面開。不逐蟾娥歸月府，卻憑華使過蓬萊。見說武陵重有約，一溪流水似天台。

陸仁《花游曲和鐵厓先生》 金烏流春春氣濛，花雲蒸紅爛承風。星船蕩向銀河裏，手浣銀波天在水。水光花色照湖門，美人鬬倩芙蓉裙。松陰冶遊馳小步，蹋遍湖頭青草墓。泉臺蒿目那起來，長生且進麐蒲杯。仰天笑擊玉唾椀，美人按度□胡板。鸝黃東來燕子西，喃喃交語如雕題。不是神仙西母使，漢殿雙迴青翼四。仙人手把五雲箋，美人奪得瓊花篇。

馬麐《花游曲和鐵厓先生》 綺樓十二浮空濛，寶衣翠絡熏麝風。宮裝窈窕銀屏裏，鸚鵡呼名隔江水。荔枝木瓜花覆門，珠佩丁東搖曲裙。館娃宮裏潘妃步，贏得一丘紅粉墓。探花仙子何處來，乳酒百罰行深杯。夜闌酒倒揮玉椀，遮莫城頭催漏板。人生一身東復西，花遊日日須留題。尚記題詩動宮使，字落驪珠三十四。金花重賜五雲箋，制作清平樂府篇。

又《和楊廉夫新居韻》 楊子樓居飲馬河，書舟日日艤晴波。未論栗里功名薄，總爲夔州詩句多。遠樹入簾秋若畫，亂雲渡水白於鵝。何當共把凌風袂，醉和仙人鐵笛歌。

于立《花游曲和鐵厓先生》 煖雲著柳春濛濛，錦航雨旗楊柳風。美人娟娟錦船裏，灼爍瞳人剪秋水。阿鬟養花花滿門，洗花染作眞朱裙。窈窕行煙蹋煙步，野棠亂落麒麟墓。東風撲天驅馬來，露香翠泣鴛鴦杯。玉箸丁東鳴碧椀，鸞簫二尺猩紅板。瓊花起舞歌竹西，鐵厓酣春寫春題。幽緒不憑蜂蝶使，怨絕冰絲絃第四。便裁雌霓作雲箋，寫入花遊第幾篇。

呂誠《寄廉夫》 楊子十年官不調，如此(闕)州文力何。洞庭鐵篋龍吹得，天上瓊書鶴寄多。車子看花將一(兩)〔輛〕，雪兒行酒豔雙歌。時時對客敎絃索，繡領單衫月色羅。

胡助《送胡允文楊廉夫趙彥直登第歸越》 秋鶚橫江來，越上得三士。吾宗及楊趙，聯翩鴻雁似。勗志俱妙年，英華振頹靡。淵源《春秋》學，同究尊王旨。明年試南宮，勢若鼎足峙。桃花春浪高，禹門同上矣。文驚大宗伯，榮封聖天子。乃知穿楊手，賈勇更奇偉。天門黃金榜，觀者實塡委。四方已傳說，他郡固無比。而我客京師，目擊此盛美。弊廬鄰越山，殊重鄉邦喜。三子時見過，連璧照書几。瓊林燕酣罷，官拜君恩侈。朝紳多贈言，南歸戒行李。袍笏光參差，娛親耀閭里。一綰會稽章，參軍錄城市。一宰天台縣，絃歌好山水。一佐海上州，寶陀攬瑰詭。國家重設科，羅才資治理。圖報在忠貞，豈曰榮一己。矧膺民社寄，責效從此始。行行愼勿遲，郊迎喧老稚。郡侯宴高閣，蓬萊翠如洗。

張仲深《楊廉夫月波樓》 飲馬橋頭聽鳴珂，飲馬橋下雪始波。自從道人琴佩至，想得衡門車馬多。樓外青山橫獨鶴，枕邊柔櫓響雙鵝。我來疑是揚雄宅，夜燭藜光諷九歌。

謝應芳《楊鐵崖先生既爲應芳叙思賢錄又以應芳上書丞相府不報作長詩贈行是用感激賦此留別兼謝》 錢塘江上久爲客，光範門前三上書。喜得問奇揚子宅，何慙題柱馬卿車。風塵鴻洞人皆恐，冰雪崢嶸歲又除。覓得驪珠三百顆，橫山歸卧舊田廬。

王逢《寄楊鐵崖司令》 先生就隱東南地，罷賦甘泉奏漢皇。春雨正來龍

尾道，長鑱猶斷禹餘糧。天孫無奈宗元拙，力士安知太白狂。清夜一星江漢裏，幾人云是少微光。

又《聞楊鐵厓提學凶問有麗則遺音賦一卷行世》 蚤躋龍虎榜，晚赴鳳凰臺。世賞遺音妙，天全老病回。鐵厓風繞木，玄閣雨生苔。不得門生狀，聯茲寓一哀。

李廷臣《和張句曲題楊鐵厓新居詩韻》 昔年曾向賀湖過，湖上春風生綠波。吹笛道人從去後，抱琴客子已無多。門前新柳黃於酒，山下浮雲白似鵝。今日姑胥懷舊隱，興來時和紫芝歌。

朱德潤《和楊廉夫縣尹遊山詩韻》 青山倚天高，崖谷入晦冥。虎豹踞九關，無由閉巖扃。企想款哲士，寥落如晨星。寒風健鳥翮，暑雨吹魚腥。竹枝變韶舞，羯鼓如震霆。黃流渾淳源，浮塵滓滄溟。鳳去幾千載，蒼梧山更青。

馬玉麟《次韻楊廉夫舟行寄澱山寺僧》 江上潮來水拍沙，船頭短短刺蘆芽。腥風鯉魚買楊柳，暖雨鷓鴣啼杏花。種田老翁滿頭雪，踏車女兒雙髻鴉。放舟明日向何處，澱山寺幽同煮茶。

貫雲石《清江引・贈鐵笛道人》 鐵笛一聲江月曉，催上長安道。金帶紫羅袍，象簡烏紗帽。誰不說，玉堂春事好？

陶宗儀《次韻答楊廉夫先生》 移家正在小斜川，新買黃牛學種田。奏賦不騎沙苑馬，懷歸長夢浙江船。窗浮爽氣青山近，書染涼陰綠樹圓。樂歲未教瓶有粟，全資芋栗應賓筵。

宋濂《楊君墓誌銘》 魄淵流金，降空青些。結英揚靈，潰於成些。獨騎麒麟，傷遺經些。衰鉞是非，嚴天刑些。孰軋以摧，勢相傾些。濬發厥辭，益崇紘些。芳潤內洽，光精外形些。離方遯圓，班部自甯些。流霆下春，百里震驚些。鸞鶱鳥瀾，天機呈些。鐵甲琱戈，百萬宵征些。葩翹穎豎，媚韶榮些。籠絡萬象，槖龠三靈些。彈壓物怪，晝夜哀鳴些。九華文人，召還紫青些。白鹿夾轂，五霞駢些。回風翛翛，雲繩繩些。天人殊軌，誰強攖些。絳府雖樂，毋淪洞冥些。盍歸乎來，返故庭些。

張岱原《鐵崖先生像贊》 三泖湖，九峰山。七客寮，春水船。江上風月古佛仙。小海生，有贈言，詘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禱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

王昶《七賢詩・楊提舉維楨》 寓縣駭龍戰，江湖適鴻冥。時攜水仙舫，來對光涤亭。鐵篋忽吟嘯，瓊花爭娉婷。永懷雲林子，垂老仍飄零。

張憲《送鐵厓先生歸錢塘》（時新除江西提舉） 團花染累吳蠶繭，五色文綾出金剪。海風吹度滕王宮，南浦西山畫簾捲。天狗夜吠聲如雷，東奎西壁昏煤炱。土洲自可駕黃犢，鐵箸何用畫寒灰。牛酥爛花春未老，湖上同誰剪芳草。眞珠酒瀉紫蒲萄，金錯刀鐫紅瑪瑙。六橋楊柳香霧深，吳娃一笑千黃金。莫邪不作老龍舞，鐵管自成丹鳳吟。軟輿送別湖源道，江花照人日昶昶。長風吹送書畫船，先生眼空方醉眠。

又《次鐵笛道人韻》 翠黛鎖眉山，穠愁無處安。玉環雙鳳叫，珠髻九龍盤。花落夢初斷，鶯啼春未闌。檀槽兒女語，昵昵向誰彈。

倪瓚《寄楊廉夫》 吳淞江水春，汀洲多綠萍。彈琴吹鐵篋，中有古衣巾。我欲載美酒，長歌東問津。漁舟狎鷗鳥，疑是剡溪濱。

沈伯脩《懷鐵雅先生》 烽火南歸鬢未華，草玄亭在水東家。綠篔新長參差玉，璚樹能開頃刻花。坐按小娃歌白苧，醉呼稚子整烏紗。麟洲別業清無暑，翠盎時浮五色瓜。

華幼武《次韻楊鐵厓賦鐵獻樓》 蕭史吹簫作鳳樓，道人鐵笛與同流。浪遊湖海攜紅袖，爭看神仙汎綵舟。五夜徘徊九霄月，一聲清澈萬山秋。子雲自有《長楊賦》，豈傍東門歌《飯牛》。

楊基《元夕京城觀燈與楊廉夫先生同賦》 琪樹遶春蛾，銀燈爛絳羅。風柔宵漏永，天近月明多。瑞靄浮雙闕，繁星動兩河。仗迎仙佩出，香拂輦塵過。菡萏層層雪，魚龍灩灩波。清時更良夜，遊讌莫蹉跎。

又《元夕次韻鐵崖先生》 千輪萬騎影參差，盡道風光勝舊時。珠果亂拋金並蒂，銀花交射玉連枝。星緣燈映看偏密，月爲人留下轉遲。白髮老仙逢盛事，綵毫先詠太平詩。

《東維子集》卷三一附錄琅玕子來詩 李、杜文章萬丈光，幷驅今見會稽楊。幾時過我華陽洞，鐵笛一聲吹鳳凰。句曲山中張外史，與君湖海結詩盟。可憐遺劍隨長夜，今日誰同幷世名。義熙處士歸來早，千古高風今尚存。夫子風期正相似，東山花下醉清尊。問奇未到揚雄宅，羽馭飈車總不靈。會向山陰具舟楫，載將看酒過華亭。嵇公蕭散七不堪，彭澤歸來雪滿簪。見說枋頭無眞筆，董狐太史在江南。草罷《玄經》不美新，萬言書已上楓宸。新詩題遍琅玕所，亦念丹丘有羽人。

徐固《次韻詩》 新詩隨手寫銀光，遠寄江南鐵史楊。自說蕭郎善吹笛，不知孰與驂鸞凰。

吳毅《和詩》 三茅兄弟舊遊處，萬个琅玕隱者家。雲氣團空圓似蓋，丹光并出赤於霞。與君別來十日強，日日憶爾鳳山陽。霜林橘子大如斗，書尾須君遠寄將。雪色吳綾裁道裾，鵝黃美酒換金魚。詩成速向沈東老，不惜榴皮醉後書。南泖津頭買野航，鸚湖便似瀼西莊。琅玕主者雅好客，應遣麻姑掃石床。

羽儀《和韻》 蠟色濤箋寫奇詩，玉壺冰鑑識容儀。法言願卒諸生業，家學深慚帝者師。江月夜涼聞鐵笛，海雲秋盡捲朱旗。文章絕似相如筆，好爲題詩諭遠夷。

玄霜子《和詩》 道人苦寒不可出，焚香白晝高齋眠。繁華過眼不足惜，造物戲人眞可憐。何如適興飲美酒，未信服藥能長年。人生天地一逆旅，流光瞬息難留連。

又《鐵鷂子一解》 鐵厓先生作《黃將軍歌》，殆絕唱也。絕唱不可和，門生徐固賦《鐵鷂子一解》，先生讀之曰：「可續吾貂。」僭書入卷：鐵鷂飛，犵猿披。鐵鷂鳴，牧犢平。鷂棲在長城，長城鎭南國。渴飲長城水，飢食長城粟。獬豸不敢觸，貔貅不敢蹴。毒蟒何來吹黑風，南國長城一朝覆。鐵鷂怒裂眥，毒蟒折骨死。朝食毒蟒心，暮食毒蟒髓。嗚呼，食蟒之髓心始已，東海大鰌銜宿耻。

陸居仁《華陽巾歌》 序：鐵厓老仙冠華陽冠，製作奇古，喜而爲之歌。詩：鐵厓頭骨如鐵堅，高冠不肯著進賢。華陽新巾製作古，倒垂一幅披兩肩。醉來箕踞松下眠，白眼不受天子宣，自稱臣是詩中仙。掉頭乘風頂忽露，墊角得雨人爭傳。有時錦袍淋墨涴鶴氅，冷看兜鍪帶血污貂蟬。賦歸來占叢竹下，索笑長岸梅花邊。狂歌擊節自有鐵如意，何須白羽指使三軍前。老夫緇撮上戴天，與爾老仙相周旋。

徐章《次韻華陽巾歌》 鐵史文章金石堅，鐵史賢書草聖賢。談遷父子未可稱筆削，枋頭直筆當齊肩。草玄亭上枕書眠，不貴世間玉堂供奉之皇宣。世人識不識，盡呼鐵笛仙。烏紗新製華陽傳，七客聯翩冠似蟬。或攜妓東山下，或駕大舫西湖邊。百年三萬六千日，日日玉山醉倒春風前。不知鶴書在青天，黃麻一道昨夜天東旋。

邱濬《和楊鐵崖風月仙人詩韻》 天上玉堂吾所耽，遷官猶寫舊時銜。隨心行去何曾慮，信手拈來不用擔。老去感人情倍萬，醉來對月影成三。從今便作回頭計，家事都將付家男。

《蟬精隽》卷九 夢觀講師名守仁，字初一，我國初之高僧，洪武間仕爲僧錄司右講經。幼學於鐵崖楊先生廉夫，先生卒，講師哭之詩云：「玉笙聲斷泣龍君，撼樹蚍蜉謾作群。一代春秋尊正統，兩朝冠冕在斯文。他生有約尋圓澤，後世何人識子雲。舊業門生今幾在，下車空拜馬陵墳。」

蔣士銓《論詩雜詠・楊鐵崖》 老女既不嫁，機上弄七襄。騎屋吹鐵笛，肯爲時世粧。魚龍欲起舞，天地相低昂。

沈周《題楊鐵崖先生遺墨》 鐵崖山，鐵道人。戴鐵冠，吹鐵篴。鐵色一尺面，鐵衣七尺身。元精育此老鐵漢，鐵肝鐵膽，窮爲義士達蓋臣。百剉不得折，突兀而輪囷。文章奇崛似生鐵，戛然有聲驚鬼神。小語補兩漢，大語追先秦。時流高價購鐵語，貴鐵不貴金與銀。不從嵇鍛搰搰累俗好，不學許耕屑屑稱齊民。天河借水洗鐵冠，笑吹鐵篴騎玉麟。而今觀化不在世，好在天上參星辰。惟餘此篇在故紙，鐵筆不爛二千春。

周權

論述

綜論

歐陽玄《此山詩集序》 括蒼周君此山，初以四明袁文靖公薦選預館職。君雅志沖抱，垂成而歸，乃得肆力於辭章。所爲樂府歌行，大篇小章，古律近製，衆體畢具，往往多可誦之句。頃國子生葉敬常攜其編詣余評之，余愛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因謂敬常曰：「周君

其溫然有德之士乎！」他日君乘小車來過余，體充而氣龐，神腴而言揚，此其蓄於內者厚，發於外者閎，若合符契。或曰：「能詩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能詩。君於周君，何以因言而知人若蓍蔡耶？」余曰：「不然，古之人聞樂以知政。詩與樂同出一，初皆感於性情而動於聲音者也，因詩以知人，蓋文士之通技也。抑余不獨因是以知周君之生平，且有以觀世尚矣。」

又《此山堂題詠》 括蒼周君衡之絕聲利之耆(嗜)，懷貞遯之風，自號曰此山。余爲之燕說如是。何時從周君涉錢塘，略會稽，放東海，觀赤城雁山，遇飛仙應眞，共論此山之旨，其說必有超於此者矣。

揭傒斯《此山堂題詠》 君家括蒼下，自愛括蒼山。坐卧常相對，登臨不待閑。路隨流水入，門帶白雲關。彼此無勞計，高風已莫攀。

又《此山詩集跋》 余近從國子先生陳君衆仲讀所作周君衡之詩集叙，恨未見其詩與其人。後月餘，衡之并攜故袁文靖公伯長、今歐陽翰林原功所爲叙見余樂道里，且以詩見貽。適余在公未還。及讀三家所爲叙及其詩，益恨不及見其集與其人。然以三家所稱雖不及見，而其人之賢、其集之可傳，可見矣。夫詩道之在天下，其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其變如風雲雷雹龍騰虎躑，豈難知哉？在盡其常、通其變而已。惜不得與衡之共論之。

袁桷《書括蒼周衡之詩編》 括蒼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所寓，悉歸於詩。浩溢閎博，蓋將因言以宣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深有慕而跋之者，其爲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非一日之功也。故余力叙詩學之源委，俾反而求之。周君氣盛年富，進進不懈。異日胥會，必當以余言爲然也。

又《此山詩集原序》 括蒼周君衡之，磊落湖海士也，束書來京師，以是編見贄。意度閒遠，議論雄深，法蘇、黃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歷覽名勝，長歌壯吟，亦皆寫其平生胸中之耿鬱。至於詞筆尤爲雅健，讀之亹亹忘味，誠有起予者。乃知山川英秀之氣，何地無奇才！感嘆之餘，因書此以贅其卷首。

陳旅《周此山集序》 周此山先生自括蒼來京師，訪予靈椿寓舍，與語竟日。知能爲詩，因索其所作觀之，何其言之藹如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驕以淫；窮而無所遇者，其辭鬱以憤；高蹈而長往者，其辭放以傲。先生懷才抱藝，早有意於用世。既而託迹丘園，不見徵用，且老矣。今考其詩，閒澹和平，無鬱憤放傲之色，非有德者能如是乎！《傳》曰：「溫柔敦厚，詩敎也。」先生可謂有溫柔敦厚之德矣。

又《此山詩集又序》 此山詩不但閒淡和平，而語多奇雋。余爲校選，故能深知之也。比翰林袁學士以其才堪充館職，力薦諸朝，吾恐此山不能遂肥遯之樂也。

謝端《周此山詩集跋》 括蒼周此山詩若干首，故翰林侍讀學士袁公伯長謂其「意度閒遠，議論雄深」，今翰林直學士歐陽君原功則謂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江浙提舉陳君衆仲又謂其「閒淡和平，語多奇雋」。三君子之言，皆信於世，則君之詩信可以傳矣。

柳貫《此山先生詩集跋》 自予去班行，退棲田里，清事廢而鄙吝生，固已久矣。過姚江，葉君敬常留止官署，見周君衡之古近體詩一大編案間，因取日讀盡卷，喜其體裁深妥、音節清邁。亟問而得其人，閱其序篇，猶故友袁文靖公居京師所作也。當文靖在兩院時，予亦竊紆朝迹，不知予何以不得遂識衡之而與之極論詩道哉！衡之諸詩，中朝顯人題品具在，奚事予言？獨惜婺、括壤地相連，馬牛之風可及，有士如衡之，而予不獲與之周旋上下，以自附於韓孟雲龍之末，予滋愧焉。因識之卷末，寓神交之意。

《元詩選》初集己集 磊落負雋才，不得志。一旦束書走京師，見袁伯長，伯長大異之，謂其詩意度簡遠，而議論雄深，可以選預館職。力薦諸朝，弗就，乃益肆力于詞章。歐陽原功亦盛稱之，陳衆仲復爲選其最佳者，題曰《周此山詩集》。原功見之，以爲益倍神采。原功嘗爲之序云：「宋金之季詩人，宋之習近骫骳，金之習尚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劘而不爲矣。世道其日趨于盛矣乎！」有元之詩，每變而上。伯長、原功、衆仲，皆文章鉅公，善于持論，特借此山詩發之耳。揭曼碩謂「詩之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而其變如風雲雷雹、龍騰虎躑，要在盡其常、通其變而已」。惜不得與衡之共論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此山集》四卷，【略】旅序稱其「簡淡和平，無鬱憤放傲之色」，桷序稱其「法蘇、黃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玄序稱其「無險勁之詞，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今觀其詩，玄所稱尤爲知言矣。

袁翼《論元詩》卷二一 簡淡和平帶奇雋，焚香細讀此山詩。丹黃不礙空靈手，終是白描老畫師。

黃丕烈《題周此山集》 綠艾黃梅正及時(用卷中西村詩句字)，一編細味此山詩。收羅未得從人借，合補亡篇卻是奇。 精選元詩秀野堂，完書端賴俠君藏(顧本無缺)。縣橋漫說閶邱近，偏使遷流屬簡香。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周此山集》 權字衡之，處州人。嘗游京師，與趙子昂、虞伯生、揭曼碩、陳安雅、歐陽原功、馬石田相唱和。詩有陳、揭、歐陽各序。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 《僧舍逢故人》評：此山五律，如「絲色滿僧闌，寒松暖借雲」，七言如「落花春曉客中酒，荳花籬落晚初晴」，皆佳句也。

分論

《荷亭》、《邨溪即事》、《倦遊》、《邨行》、《訪陳子高》 《元詩選》初集己集：衡之句法，實多可觀。如《荷亭》云「風細晨氣潤，月澄夜香寒」，《村溪即事》云「鶴行松逕雨，僧倚石闌雲」，《倦遊》云「斷猿明月曙，疏雨碧梧秋」，《村行》云「橋斷春堤多積雨，溪深野碓自春雲」，《訪陳子高》云「竹深四壁生虛籟，山近半村無夕陽」，又如「芳朮旋收同茗煮，落花閑拾和香燒」，「鳩雨欲晴桑葉晚，燕泥新濕杏花餘」，即衆仲所謂「簡淡和平，而語多奇雋」者也。

《溪之濱》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此山五古，清警幽寂，頗似長卿、愼虛一派。

《古琴漆有蛇蚹紋者材之良也道友擕一琴甚古謂是零陵湘石枯桐斲成索價三百緡無償之者戲作湘桐吟》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寄託深遠，語盡而意不盡。

《野趣》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空山清滴翠，遠水綠生烟)二語似近，然寫景之工，無以過之。

傳記

《新元史》卷二三八《周權傳》 周權，字衡之，處州人。磊落負雋才，持所作走京師，袁桷大異之，謂其「意度簡遠，議論雄深」，可預館職。力薦弗就。陳旅選其詩，題曰《周此山集》。「此山」，權之別號也。

紀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嘗游京師，以詩贄翰林學士袁桷，桷深重之，薦爲館職，竟報罷。然詩名日起，唱和日多，集中有贈趙孟頫詩云：「瓣香末展師道敬，攜琴暫出松蘿中。」贈虞集詩云：「遠游非涉聲利途，願謁國丈開榛蕪。」贈揭傒斯詩云：「嗟予觀光老賓客，瓣香仰止懷生平。」贈陳旅詩云：「下榻清風延孺子，高樓豪氣卧元龍。」贈歐陽玄詩云：「牀頭萍綠多矜色，長價還從薛卞門。」贈馬祖常詩云：「絕憐白髮南州士，山斗彌高獨仰韓。」而趙孟頫贈權詩，亦有「青青雲外山，炯炯松下石。顧此山中人，風神照松色」之句，且親寫「此山」二字爲額以贈。是時文章耆宿，不過此數人，而數人無不酬答，似權亦聲氣干謁之流。然孟頫等幷以儒雅風流照映一世，其宏奬後進，迥異於南宋末葉分朋標榜之私。故終元之世，士大夫無鉤黨之禍。權與諸人款契，蓋文字之相知，固未可以依門傍戶論也。

張鈞衡《跋周此山集》 衡之，處州人。嘗遊京師，與趙子昂、虞伯生、揭曼碩、陳安雅、歐陽原功、馬石田相唱和。

著錄

歐陽玄《此山詩集識》 僕既序，復見詩集留莆田陳君處。陳爲之精選，又益倍神采焉，僕因致點校之助於其間云。

謝端《周此山詩集跋》 余友翰林修撰宋顯夫裒集中統、至元以來之詩，特選其精者，手自繕寫，已踰數千篇，而猶采摭未已，期他日鋟梓以傳。余欲求此山此集示之，而衆仲之官餘杭，攜其詩稿與俱往，周君亦將歸括蒼矣。則顯夫之所集者，猶有滄海遺珠之一恨也，周君其肯錄以寄余乎？

陳旅《周此山集序》 予官橋門七年，凡四方文字當程校者，皆與寓目爲焉，嘗疑山林間必猶有可觀者未之見也。此詩蓋余所謂未見者乎？因爲選其

最佳者，得若干首，題爲《周此山先生集》云。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周此山先生詩》一部一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權《此山詩集》十卷。　又：周衡《此山集》一卷。

《秘閣書目・文集》　《周此山先生集》三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周此山集》。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周此山先生集》二冊，四卷，周權。

《萬卷堂書目》卷四　《周此山詩集》一卷，周權。

《古今書刻》卷上　河南布政司：《周此山詩集》。

《近古堂書目》卷下　《周此山詩集》。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　《周此山先生詩集》。

《百川書志》卷一五　《周此山先生詩》四卷，括蒼周衡之撰。

《玄賞齋書目》卷七　《周此山詩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周權《此山集》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周權《此山詩集》四卷，一作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此山集》四卷，【略】元周權撰。【略】是集爲陳旅所選定，旅及袁桷、歐陽玄等各爲之序，揭傒斯又爲之跋。旅本作者，故別擇特精。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周權《此山集》四卷，一作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八　《此山集》四卷，文瀾閣傳抄本。元周權撰。

張鈞衡《跋周此山集》　《周此山集》十卷，元周權衡之撰。元刊本。【略】顧四庫所收及九家著錄，均分體詩四卷，亦無批點，且鈔本居多。明天順墨口本已極罕見，亦只有四卷。是本獨有十卷，爲安雅堂校選，原功評點初本。【略】此即初次印本，詩不分體，首卷爲賦，末卷爲詞。至字畫之清勁、紙墨之光潔，爲元刻本罕見，故摹榻以行世。

查慎行《清抄本周此山先生詩集跋》　周權《此山詩集》，莆田陳衆仲所選定者，余抄自泰興季氏。詩後間有評隲，當是莆田手筆也。

黃丕烈《清抄本周此山先生詩集跋》　《此山詩集》二冊，得諸余姻五硯樓，篋藏之久矣。頃書賈攜秀野草堂所藏鈔本求售，取對舊藏，知有脫落，擬取之，而議值未果。既晤見磵香，出渠新收諸書相質，前欲得本在焉。丐歸，手校一過，并補其缺。

劉履芬《清同治劉履芬抄本周此山先生詩集跋》　同治甲戌夏，借海昌查氏抄本過錄。端五日，晨起跋事。

章鈺《清同治劉履芬抄本周此山先生詩集》　卷中朱筆悉依查本，間有評語贅眉端，當是初白手筆。後甲戌三十九年壬子冬月，借江安傅沅叔藏本校，長洲章鈺記于天津。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周此山詩集》四卷，舊鈔本。　又黃丕烈跋：案顧本原脫此葉，審字跡亦屬鈔補，故此鈔闕也（以上卷首）。又：顧俠君藏鈔本校補。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周此山詩集》四卷，舊鈔本。元周權撰。有袁桷、歐陽玄序，謝端、揭傒斯、柳貫跋。五硯樓袁氏藏本。黃蕘圃以秀野草堂舊鈔本訂正譌闕，並補鈔陳旅序於首，遂爲此集善本。

《木樨軒藏書書錄》　《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元周權撰〕，舊抄本（清抄本（有朱墨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元周權撰。明刻本，二冊。　又：清抄本，查慎行跋。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此山先生詩集》十卷，四冊。元周權撰，陳旅校選，歐陽玄批點。元至正間刊本。　又：《周此山先生詩集》八卷，一冊。元周權撰。舊鈔本，清石鐵華手跋。　又：《此山詩集》十卷，二冊。元周權撰。清文瀾閣四庫全書本配補鈔本，近人左泉氏手書題記，卷一至卷四鈔配，東大。

張鈞衡《跋周此山集》　《周此山集》十卷。【略】余又有八卷本，爲吳石琢堂前藏，前缺賦一卷，後缺詞一卷，詩亦分體編次，不同矣。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此山集》四卷，元周權撰。有刊本。　路小洲有鈔本十卷。　張金吾有舊鈔。　補：《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元周權撰。明刊本。【略】　清寫本，失名人以朱筆校，似據元刊十卷本校者，鈐有僞錢曾印記。余曾借校。　補：《此山先生詩集》十卷，元周權撰。附《此山堂題詠》一卷，元刊本。【略】此書民國初年張君已影刊，收入《擇是居叢書・初集》，民國十一年古書流通處又影印行世。

《木樨軒藏書書錄》　《石初周先生文集》十卷、《附錄》一卷，〔元周權

撰」，舊抄本。

陶湘《景元本此山先生樂府叙錄》 湘案：括蒼周權衡之《此山先生集》第十卷爲樂府，卷前題「登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校選，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陽玄批點」。

藝　文

趙孟頫《此山堂題詠》 青青雲外山，炯炯松下石。顧此山中人，風神照松色。爽氣在襟袖，清風拂絲桐。悠然適天趣，宴坐心融融。

袁桷《此山堂題詠》 何不接清時之華武兮，軼飛塵於康莊。乘谷駒之皎皎兮，而用志乎退藏。惟此冊之巖巖兮，其色蒼蒼。胡伊人之樂此兮，羌長年以徜徉。友青松與白石兮，或臨流以命觴。託幽躅於物表兮，豈與世而相忘。

陳旅《此山堂題詠》 天下之物無無對待者，有此則有彼，二者互相稱也。括蒼周先生因所居山號此山，則凡非此山者皆彼山矣。吾懼夫在彼者亦指此山爲彼山，此山安得專爲此哉？

吳　萊

論　述

綜　論

方鳳《送吳立夫》 有人儲書塞中腸，不能奮發爲辭章。亦有英姿限時命，坎坷名不登文場。吳子妙年即秀穎，隻字過眼終無忘。文如翻水溢萬斛，晝夜不舍流湯湯。于今東南聚雋彥，奭然一發能穿楊。二十脫穎客毛遂，名登十九能低昂。亦如列宿二十八，有球天畢施之行。況子平生志遠遊，塊坐已能窮八荒。從茲北上有歷覽，徑到洪河經呂梁。青徐平野望不極，半萬里程趨冀方。君不見，龍門探奇氣益壯，文豪千載同翺翔。

柳貫《次韻奉答鄉友吳立夫見寄之作別懷歸情在其中矣》 宇宙方來事，江湖獨往人。扶搖遺短翮，濡沫到窮鱗。悞作軒裳夢，終慚稻錦身。迹雖侔燥濕，學豈混疵醇。跼步逢多蹟，虛懷待一振。屈申乘卦氣，消息候天均。喜際三雄啓，還依六籍親。馬驀從幸日，螢案潔餐晨。滕口虞官謗，稽謀信卜陳。踐更非顯陟，遷秩遂爲眞。清廟方惇禮，容臺忝末塵。卑卑論燕雀，憲憲望麒麟。緬想閒居賦，猶存弟子紳。國鄉誰尚友，輿皁或稱臣。飛翰因來客，分光肯照鄰。之人芻有束，何物稼盈囷。壘圃初登射，驪山適罷巡。玉全遭刖足，淵靜得藏珍。按席連芳書，看花惜好春。言筌開窈窈，理窟至馴馴。蓄思文俱銳，修名實與賓。逝將熙孔業，由此樂顏仁。淹泊思同社，羈孤若異倫。宜休寧候斥，漸老最憂貧。夙願惟耕釣，浮雲謝鼎茵。戒行無聽漏，觀涉即知津。狐首求吾正，螽斯詠爾詵。枌榆應不改，蘿蔦重相因。惜遠挼青菊，歸期睇綠蘋。題詩緘恨去，離緒極紛綸。

吳士諤《淵穎集目錄後識》 嗚呼，先公之文，可謂至矣。語其深厚，則海涵而地負；語其變化，則風霆行而蛟龍升；語其雅且古也，則商敦在庭而竹書出冢。四方之士類能言之，有非末學之所能盡贊。雖刊騭次第，不可不知也。因僭陳諸篇首，以諗夫後之人焉。

胡助《浦陽淵穎吳先生文集序》 浦陽仙華諸峰，蒼翠萬仞，其嶄絕峻拔之形、瑰詭雄峙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靈秀，蜿蟺磅礴，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褒先生吳君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爲文，如雲興水湧，二先生所深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法、禮樂、刑政、陰陽、律曆，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含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滔滔汩汩，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嶽也，如千兵萬馬之啣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哉！他人恆苦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早世，莫得少

見於時，僅嘗一用《春秋》薦，不第，遂隱居講學，從游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馳騁於司馬子長、劉向、揚雄之間者，是果孰爲得失哉？必有能辨之者。

宋濂《深裒先生吳公私謚貞文議》 浦陽深裒先生吳公，天賦絕人，精識邁古。咀嚼六經以求其道，饜飫百家以盡其用。貫穿該博，洞視當世。瑰偉弘大，不愧前古。其陳理也明而嚴，其叙事也精而當，其道情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遒。于未弱冠，志意廓然。憤東夷之不恭，則欲蹈虜庭而陳說；覽時政之多僻，則欲告時君以仁義。以聖人之志莫顯於《春秋》也，則排異說而務得褒貶之中；以三代之政莫著於《書》、《詩》也，則略傳注而務得理事之實；以亞聖莫盛於孟子也，則斥史遷之妄而傳之；以詞賦之祖莫宗於《離騷》也，則法而式之；以古樂府之作隨三代而升降也，則撰而次之。搜抉隱伏，擿糾訛謬，神行電逝，川流石止，傑乎雄哉！先生之於文，可謂貞而有則矣。先生既不喜仕，後用薦者爲長薌書院山長而終。史臣嘗附于元之列傳，門人私以淵穎易名。或竊病其未稱，於是更謚曰貞文先生。庶使來者知浦陽之文自先生始大盛，而貞文之不遇，可爲當時惜也。

又《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於沉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不朽者也。【略】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歡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鑑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爲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詠，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縟麗，觀者驚以爲神，謂非人所能及。【略】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眞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爲低昂。其惟古之作者，則曰：「雄渾贍富，唯有漢之文爲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爲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貫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媿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尙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大火焞焞，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鬱紛輪囷，敷爲至文，降于人也。斧藻交橫，黼黻斯皇，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猋行，品匯咸亨，於燁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腴，不顯其施，返于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爲列星，發天之符，合地眞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瀰沄，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

又《淵穎先生私謚議》 長薌書院山長吳公先生，豐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爲一代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脈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核眞僞而極其精；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繪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岳，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闖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人學子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謚曰「淵穎先生」云。

又《覆太常相公書》 浦江吳立夫先生，負絕倫之才，不能少見于世以死。

胡翰《淵穎先生集序》 先生析辭指事，援筆頃刻數百言，馳騁上下，要不失乎正。雖處山林，未嘗忘情天下，使其在官守言責之列，推明古者所以立極成化之道，爲吾君吾相言之，當不止是也。而先生命不與時偶，器不求人售，素又羸弱多疾，未中歲而蚤卒。今之著于篇者，殆猶未盡其蘊也。初，浦江有宋儒者曰方韶父先生，師法爲學者所宗，知名之士如侍講黃公、待制柳公皆出其門，晚得先生，尤奇其才，而以斯文望焉。

《元史》卷一八一《吳萊傳》 萊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柳〕貫平生極愼許與，每稱萊爲絕世之才。〔黃〕溍晚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

莊起元《重刻淵穎先生集序》 淵穎先生勝國高賢，世家逸獻。低回往蹟，未繇揖遜於形容；掇拾遺編，猶可羨牆於誦讀。先生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沉雄奇絕之文，闔闢縱橫，出入變化。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之

數，至陰陽、律曆、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莫不精覈以究指歸，細尋而挈要領。既無局小管蠡之陋，亦無窮大汗漫之非。譬之終南巖嶪嵯峨，而發脈甚長；星宿逶迤砰湃，而濬源自遠，斯眞理學之大匠，而藝苑之宗工也。前輩如青田劉公基、金華胡公翰、東陽胡公助、浦陽宋公濂，先後師友之所陶鑄，序傳銘諡之所讚揚，亦足以罄其生平，表其述作，弔鴻徽於往昔，勒景爍於方來矣，不佞元又何必效貂尾之續、濫羔袖之贅乎哉？第過夷門而侯生若接，佩《洪範》而箕子如存。臨珠浦遠剖腹之譏，戒固嚴於嗜利；入寶山抱空手之恨，嫌何避於微名。是以目鏡全編，心維妙理。嘗九鼎之一臠，玩吉光之片毛。不第以家靈蛇，戶夜光，指先生爲文墨之儒；直須以攀月窟、躡天根，尊先生爲名教之祖。蓋其觀理鳶魚活潑，其操筆烟雲變態，庶幾爻象圖書之遺，而宣父、元公之佐也。

劉基《淵穎先生集序》　予嘗悲今之爲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而心服之，嘗爲叙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歎輿圖之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漠乎無有繼者，而天獨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若干卷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瀁瀁，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略】予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今得偶宋君於羈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知浙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故自慶而爲之序，且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裨於後來者哉。

王禕《宋太史傳》　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蘊奧。

《元儒考略》卷四　萊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延祐中，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隱居深裹山中，益窮諸書奧旨，以著述爲務。【略】萊尤喜論文，嘗云，【略】聞者服之。行輩稍後于柳貫、黃溍，而貫、溍咸深重之。【略】丁氏南湖謂元人之才，以二吳爲重。

《詩藪》外編卷六　婺中黃、柳同輩，吳立夫、胡長孺、戴九靈、王子充、宋潛溪諸子，皆以文章顯，而詩亦工，當時不在諸方下。元末國初之才，吾郡盛矣。

祝鑾《重刻淵穎先生集序》　讀之卒葉，喟曰：古今文章士何限，而有著與否、傳與否者，無他，存乎其實而已矣。若先生者，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沉雄奇絕之文，如宋公所論，殆不誣矣。

王士禎《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七　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

又一八　李、杜光芒萬丈長，昌黎《石鼓》氣堂堂。吳萊、蘇軾登廊廡，緩步崆峒獨擅場。

《元詩選》初集己集　門生學子金華宋濂等議曰：先生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私謚曰「淵穎先生」。【略】東陽胡助謂其如千兵萬馬銜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他人恆苦其淺陋，而立夫獨患其宏博。黃侍講嘗謂人曰：「立夫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皆確論也。

顧嗣立《題元百家詩集後二十首》九　溫醇峻潔散天葩，黃柳齊名一郡誇。排纂更生吳老子，天敎文運屬金華。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　驚人硬語盤空大，老手詞源萬斛多。未必韓蘇能勝此，先生何處着詩魔。

《石洲詩話》卷五　淵穎詩奇情異彩，都從生硬斫出，又以自己胸中鎔經鑄史之氣，而驅使一時才俊之字句，卓然豪宕，凌厲無前，視黃、柳諸公不啻倍蓰過之。但細按之，未免出於有意耳。　又：吳正傳才藻凡弱，不能與黃、柳相抗，又勿論立夫也。

又卷八　《王文簡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略】注：此首意若偏嗜吳立夫者。又不解末句「宋元詩」「宋」何指也？《七言凡例》亦謂「淵穎勝廉夫」，此在漁洋幼讀吳立夫詩故云爾。然吳立夫詩，頗帶粗獷之氣，先生遽以廁諸遺山、道園七古之後，似未稱也。　「李、杜光芒萬丈長」【略】此首今《精華錄》所刪，然全集有之。恐讀者惑之，不可不辨也。既以韓《石鼓歌》接李、杜光燄，顧何以吳立夫繼之？且以吳居蘇前，可乎？且以李空同繼之，可乎？此則必不可以示後學者矣。

傅旭元《重刊吳淵穎先生集跋》　嘗聞山川秀氣，以毓偉人。故其發于翰墨者，類關乎氣運，係乎道統，與日月爭光，與《河圖》幷瑞，宜其隱而不能藏、毀而不能沒，爲古今不朽之絕業也。今讀《淵穎吳先生集》，而益知其然。先生與柳文肅公文名幷峙。柳則官遷待制，聲標四傑；而先生寂居深裹，不求聞達。然鴻章駿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即理學文章如宋潛溪之卓卓千古者，

皆本其指授。其著作之喬皇經久，更當何如耶。

查遴《吳淵穎集序》 從來論士者，每謂士不幸而以文名，不知士正何幸而始得以文傳也。然使傳不久，板輒毀，毀而後之人無復有能新之者，則猶之不傳耳。文豈易言傳哉！淵穎吳先生，元處士也。嘗與人論文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旨哉斯言，非先生自爲寫照耶。宋景濂先生讀先生之文，又謂先生「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沉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旨哉斯言！微先生不足以當此，微宋先生又烏能知之深而言之該若此耶？然則先生之文，其傳也奚疑？其傳而且致不朽也，又奚疑？而或竊有疑之者，謂先生之文固足不朽，而以先生之才不少見于世，徒致以文傳，慮亦非先生之意。【略】噫！吾於斯集之成，非惟見二子之孝思，實益見先生之文與日月齊光，故雖屢毀亦復屢成。凡先生之命不與世偶，器不求人售者，皆天之欲有以成先生，使得銳意立言，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彼遇不遇，曾何足重輕，而謂先生肯介介于懷，後之人可不以重刊爲汲汲哉？吾故曰：士雖不幸而以文名，亦正惟幸而以文傳。今而後，更可爲先生慶不朽矣，尚何疑焉！

王邦采《淵穎集序》 元處士浦江吳淵穎先生負奇才，慨然思有所建白而不得遂，遂隱居著述以自娛，有《文集》十二卷行世。後之讀其詞者，見其風華足以被蘂蕪，敷贍足以飫虛枵，宏放足以震聾瞽，以爲文之不朽在是。而不知其上下古今，發揮經傳，取材富而寓意微，要以扶植世風，闡揚聖教爲己任。至於吳妖楚豔，春思秋悲，不令有纖毫犯其筆端，雖光焰萬丈，不知較之古人爲何如？然其命意之正，選詞之粹，求之傳集中，正未易一二覯也。【略】竊嘆先生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遇。又不幸早世，弗克一展其學。才人不遇，今古類然。然以先生高蹈明決若此，宜其簡棄一切，乃猶汲汲爲世道人心計，不徒效夫放曠者所爲，則又今古才人之不必盡然者也。先生之文之所以不朽者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帶經堂詩話》卷四 元詩靡弱，自虞伯生而外，唯吳立夫長句瑰瑋有奇氣，雖疏宕或遜前人，視楊廉夫之學飛卿、長吉，區以別矣。《淵穎集》，宋文憲公所編，愚幼而好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淵穎集》十二卷。【略】萊與黃溍、柳貫並受業於宋方鳳，再傳而爲宋濂，遂開明代文章之派。故年不登中壽，身未試一官，而在元人中屹然負詞宗之目，與溍、貫相埒。【略】張綸《林泉隨筆》曰：「吳立夫《諭倭書》，【略】雖古之辨士莫能過也。」【略】黃溍亦稱其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皆未免溢量。胡助謂「他人患其淺陋，而萊獨患其宏博」，斯爲篤論矣。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略】實舉以配楊維楨。而其所選七言古詩，乃錄萊而不錄維楨，蓋維楨爲詞人之詩，萊則詩人之詩，恃氣縱橫，與覃思冶煉門戶固殊。士禎《論詩絕句》作於任揚州推官時，而《古詩選》一書則其後來所定，所見尤深也。

朱庭珍《論詩》二二 歌行塗飾即凡才，村婦濃妝亦可哀。始信漁洋昏老眼，誤將奇麗許吳萊。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三六 蛟門東上石盤陀，五泄山頭一放歌。剡紙十番頃刻盡，秋潮如雪落毫多。

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三五 立夫長句勢盤拏，矯健如龍出渥洼。虞趙何曾識奇骨，遺編當有宋金華。

蔡琳《讀元人詩》一五 淵穎才名感慨多，長鄉擬賢碩人邁。中流擊楫誰相問，風雨連江吼白鼉。

《問花樓詩話》卷二 宋詩好議論，元詩近詞曲，昔賢固有定論，然有元一代之作不可廢也。自李空同倡「不讀唐以後書」之說，「前後七子」唾棄元詩爲不足道。漁洋《論詩絕句》云，【略】爲空同輩發也。鐵厓，楊維楨廉夫；淵穎，吳萊立夫。淵穎者，蓋其門人宋金華（濂）輩所私謚也。【略】淵穎工古文，七言歌行尤奇肆。

李兆洛《校錄吳淵穎集跋》 淵穎文鉅麗雄放，欲追秦漢，惜天不假年，未能成耳。

《昭昧詹言》卷一二 惜抱先生曰：「按道園詩近緩弱，立夫似勝之，然氣不遒，轉語多粗硬，時有傖氣，不及道園得詩人韻格。阮亭極取之，謬矣。往時海峰先生論詩，言立夫七古在伯生上，今乃知此評不公。而海峰沒矣，無從證之，深爲慨息。」又曰：「立夫雖有卷軸，而苦於意爲詞窒。」 又：惜抱先生曰：「無錫王邦采箋淵穎詩，某嘗閱之，於吳腹笥，十失三四。」 又：立夫傖俗，乃開袁簡齋、趙甌北、錢籜石等派，不可令流毒後人。固是才氣縱宕爲主，而不知古人用筆法，用意不能深詣，一往便成。此種粗才，驚俗眼而已。求其以古人深韻，不復可見。觀李、杜、韓、蘇便悟。 又：大家用事，若不知其

用事者，此其妙也。立夫用事，全見瘢痕，然視不典而不足於用者爲賢。又：用典取境，皆有迹而未化，可爲初學備題之用。

胡鳳丹《淵穎集序》 淵穎先生生有元之季年，不躋中壽，身未試一官，賫志以歿。後之論者，罔弗痛悼，以謂造物忌才，自古然也。顧先生以天挺異稟，博極羣書，生平著述，閎深富贍，在元人中屹然實爲大宗。【略】竊嘗論先生之詩，地負海涵，縱橫排奡，允足方駕揭、虞，並軌范、楊。而漁洋山人《論詩絕句》則僅稱其歌行，意謂堪與鐵崖追配，實則先生之詩之妙，固不盡乎此也。惟恃其逸足，往往以馳騁自豪，或未免士衡才多之患。要其鴻裁卓識，凌跨一代，後有作者，莫之能先矣。

《新元史》卷二一《吳萊傳》 萊文章雄宕，有奇氣，尤工古今體詩。

《藝風藏書再續記・元刻本第二》 《淵穎吳先生集》：葉氏手跋曰：「《吳淵穎集》十二卷，濂溪宋學士編錄。古人於師弟之誼甚篤，於此可見。然淵穎之學誠不媿乎一日之長，而《春秋》猶其長也。及門高弟有濂溪、烏傷二公，皆有集行世。余日思一覩焉，而無資置之。中惟悒悒，不知何時得遂斯志也。近以虞山太史教天下讀書，風尚漸以復古，故濂溪與李懷麓、歸震川文集，世頗宗之。今年太史已歿，主持文教者蓋難乎其人，惟誦其遺言而流傳其教思而已矣。追溯淵源，淵穎之集不可不反覆誦之也。」

方懷璧《存雅先生遺集後跋》 今夫言以載道，言傳而道與俱傳，未有道傳而言不傳者也。吾浦道學一脈，推宋潛溪太史，遡其源，實受業於吳立夫、柳道傳二先生，而吳、柳又受業於余祖存雅先生。

分　論

《大游賦》、《觀日賦》、《形釋論》、《泰誓論》、《補牛尾歌辭》 《林泉隨筆》：其他《大游》、《觀日》兩賦，與夫《形釋》、《泰誓論》、《補牛尾歌辭》等篇，皆雄深卓絕。

《觀日賦》 宋濂《淵穎先生碑》：尋以論議不合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

《觀秦丞相鄒嶧山刻石墨本碑》 《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二句不接。三句接，無力。四句抄蘇。「掃除」句抄蘇。「收兵」句支離。「胡亥」二句擲。

《題趙大年秋晚圖》 《徐氏筆精》卷四：元吳淵穎《題趙大年秋晚圖》云：「老景青黃筆底收，晴凫冷雁共汀洲。王孫畫學空花竹，不到銅駝陌上秋。」譏刺之意，微而婉矣。

《諭日本書》 宋濂《淵穎先生碑》：會朝廷將有事于四夷，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某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 胡翰《淵穎先生集序》：南北混一以來，朝廷太平之治，垂及百年，仁恩福澤，結在人心，而紀綱法度，寖不能無弛。先生當延祐、天曆之間，嘗慨然有志當世之務矣。其擬《諭日本書》，蓋其十八歲時所作也，人謂其有終軍、王褒之風。《浦陽人物記》卷下：年未冠，撰諭倭千七百言，論議俊爽，識者謂有秦漢風。《林泉隨筆》：吳立夫《諭倭書》規模倣司馬相如《諭蜀文》，其末所述諭其王之言，雖古之辨士，莫能過也。

《諭守令鹽筴楮幣事》 胡翰《淵穎先生集序》：其《諭守令鹽筴楮幣事》，逮今十有餘年，執政者釐而正之，往往多如其說。

《泰山高》 《石洲詩話》卷五：吳淵穎《泰山高》仿歐公《廬山高》也，奇氣似欲駕出其上。韓文公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評孟東野卻不甚肖，若以評吳淵穎卻肖也。

《題南平王鍾傳醉搏虎圖》 《昭昧詹言》卷一二：「摩挲」二句，俗處。

《題晉劉琨鷄鳴舞劍圖》 《昭昧詹言》卷一二：「人生」四句生硬，傖氣。

《客夜聞琵琶彈白鴿鵲》 《昭昧詹言》卷一二：俗調。開趙甌北、袁簡齋等派。

《韓吉父座上觀漢陽大別山禹柏圖》 《昭昧詹言》卷一二：以較杜公《老柏》，奚啻天淵。

《寄陳生》 《昭昧詹言》卷一二：「參乎」以下傖俗，開袁簡齋、錢籜石、趙甌北俗派。惜抱先生曰：「尋其意脈，終不明了。」

《昭華琯歌》 《昭昧詹言》卷一二：「一吹」二句俗調。

《觀唐昭陵六駿石像圖》 《昭昧詹言》卷一二：用典式，然所以劣即在此。傖派俗氣。

《東吳行》 《昭昧詹言》卷一二：此言河患。

《送楊文仲歸餘姚》 《昭昧詹言》卷一二：見古人作詩叙事用力處，然氣不遒。

《**和方先生九日對菊得開字**》《方韶卿遺稿》卷一二張燧評：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和方韶父先生重陽明日得明字**》《方韶卿遺稿》卷一二張燧評：洋洋大家。

《**貞女引**》《讀史札記》：吳淵穎萊詩集中有《貞女引》一篇，【略】近注此詩者，以爲刺聚麀而作，大謬。此詩蓋表貞也。余考之《元史・列女傳》，有哈剌不花之妻雍吉剌氏脫脫尼者，年二十六，夫亡，前妻二子皆壯無婦，欲從其本俗。脫脫尼以死相誓，二子慚懼謝罪，乃析居，卒以貞操聞。與此詩所云「指波著重誓，抗節脫饑涎」語正相合。但傳云哈剌不花妻，而詩意似指人之姬侍，雖微有異，然吳自以爲得之傳聞，則容有不盡審者。吾故以爲當即一事無疑。

《**浦陽十景・潮溪夜月**》《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淵穎古詩，實率率不足觀，律句亦多弱調。《還舍後》一作，音節殊古質。此二律亦刻意錘琢。

《**德興開化道三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字新。

《**赤壁圖**》《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矯健有力。

《**野中暮歸有懷**》《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白水西風群雁急，青林暮雨一燈深」）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未曾練好。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律可摘者，【略】吳立夫：「塵飛馳馬埒，雪擁讀書氈。」【略】皆句格閎整，在大曆、元和間，第殊不多得也。

傳記

宋濂《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初，盛氏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巖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群童敖，私挾一編以歸。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汝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篇，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巖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巖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群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略】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卻，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涂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貰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泄鄰，榛篁蒙羃，似不類人世。先生日嘯其中，暢然自得，或至暮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遞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眞僞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愼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律，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恆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裏風挾沴，其血交襲，顏面壅黑，兩脛罷羸，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童汪踦贊，覺謂人曰：「汪踦，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略】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

大夫各祠之於學宮云。

紀事

《元史》卷一八一《吳萊傳》 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輩行稍後於貫、潛。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略】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裘山中，益窮諸書奧旨。

吳萊《早秋偶然作寄宋景濂》 我病三月久，問言此何時。山林日搖落，草木欲變衰。忽來臨青鏡，何故摘白髭。千里復萬里，遠哉鴻雁期。

又《田居子黃隱君哀頌辭》 始予弱冠時，從黃隱君游。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爲婺之浦江人。自幼敦樸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巖南公嘗一再攜予詣隱君質《春秋》。

吳師道《題謝君植吳立夫詩詞後》 延祐庚申冬，余北上，過彭城黃鶴故基，俯看汴泗交流，四望青山逶迤，殘冬參差，孤城低黯，問戲馬臺何處。同行吳立夫喜爲詩，予因相與誦蘇子由《黃樓賦》、文文山《彭城行》，爲凄然而罷。

胡翰《淵穎先生集序》 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得於天性。少嘗從族父幼敏家竊取書觀之，族父知而叩之，靡不成誦。博文強記，與之游者，皆自以爲不及。會有司舉進士，遂以《春秋》中鄉試。北至燕，東浮于海，好爲瓌奇雄偉之觀。見人固守章句，意頗陋之，然則先生之所負抱者爲何如哉！惜其學不見於用，而世之知者鮮也。

豹文堂藏版《淵穎集》附錄 《識深裘山吳處士故址》：按《一統志》曰：「深裘山在浦江縣西五十里衆山之間，浦陽江水發源於此。」《浦江志略》曰：「西深裘山，去縣五十里，重峰複嶺，峭拔萬仞。其下匯爲壑，溪流清澈，澄無泥滓，蓋浦陽江之源委也。」《浦陽勝概》曰：「一名無來。以其深邃而裘繞，曰深裘，以其窮谷高峻，人跡罕至，曰無來。月山野俎，曰元處士吳萊讀書處。」山以處士名，曰無來者，意吳萊傳訛耳。由裘溪入，登和尚坪，坪故有吉祥寺。處士有「風生敲檻竹」之句，殆咏此也。緣澗而升，衆山密裹，中開一境，甚屬軒敞，處士搆廬焉，署曰松山小隱。蓋處士既出遊齊、魯、燕、趙，泛海東諸洲，歸隱是山，惟與宋濂、胡翰、鄭銘諸弟子講道著書。《人物記》、《府志》所謂「歸松山中研窮諸經」之說是也。《元史》稱「萊既退歸深裘山，益窮諸書奧旨，著作若干，自稱深裘山道人，四方學者稱曰深裘先生」。小隱旁裂一泉，清冽異常，名曰金井。吳士謂記泉流冬夏不絕，即柳待制與處士所咏深裘江源，浦陽十景之一也。沿流下注，百折排山而出。二十里爲裘溪，歷圭山，併爲吳溪，則處士族廬居焉。後小隱日就圮。洪武年間，捨址爲黃檗庵，仍祠處士其中。康熙戊子孟夏，督學彭公始搏科按金郡，試士詩賦有《深裘山訪吳淵穎先生故址》并《和吳淵穎先生巴船出峽圖詩韻》兩題，其景仰吳處士可謂至矣，因識深裘山云。

《浦陽人物記》卷下 初，立夫好遊，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鬬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遊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瞪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遊。由是襟懷益疏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立夫精識絕倫，自秦漢至于近代，但舉隻簡片削，必能別其爲何代人所作。或怪而問之，立夫曰：「辭氣音調，世有不同，人自不深察耳。」工詩賦，又善論文。嘗言，【略】聞者服之。晚自號曰深裘山道人，人因稱之曰深裘先生。

《新元史》卷二一一《吳萊傳》 年四歲，其母盛氏口授《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即能成誦。七歲能賦詩。同縣方鳳有文學重名，見而歎曰：「明敏如吳萊，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所學授之。

著錄

《浦陽人物記》卷下 晚自號曰深裘山道人，人因稱之曰深裘先生。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詩文》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

宋濂《淵穎先生碑》 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

《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稿》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考誤》，未完。

《元史》卷一八一《吳萊傳》 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稿。

《元儒考略》卷四 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漢楚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稿。

《元詩選》初集己集 所著有《尚書標說》、《春秋世變圖》、《傳授譜》、《古職方錄》、《孟子弟子列傳》、《樂府類編》、《楚漢正聲》等書。其子士諤哀次其遺文爲十二卷，門人胡翰爲之序。

《元史新編》卷四七 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

《新元史》卷二一一《吳萊傳》 著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官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詩文集》六十卷。

宋濂《覆太常相公書》 濂嘗受業其門，惡得不深傷之。所幸遺稿具在，雖死猶不死也。然非大人先生冠以序文，又烏能傳之於遠哉。

又《覆太常先生書》 濂向者不自揣度，僭以先師文集叙上干鴻筆，殊竊悚懼，特蒙矜憫，慨然留諾。自非念鄉學之彫落，哀潛德之未白，不至是也，感刻無限。近來想已脫稿，若得示敎，實拜先生之終賜也。末由趨拜牀下，伏紙重增依戀。不備。

胡翰《浦陽淵穎吳先生文集序》 今門人高第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引。夫文章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仙華山下有光燭天者，必遺文之所在也，尙何患其不傳哉！【略】門人宋濂懼其泯而不傳，廼彙次其詩文，爲集若干卷，俾翰爲之序。烏乎！翰昔受敎於先生，竊觀先生之所以用其心者，期以立乎天地之間，無愧於爲人焉耳，烏暇較一世之短長哉？故論而序之，信是集之不可不傳也。

吳喚等《重刊存心堂遺集呈詞》 金華府學廩膳生員吳喚、浦江縣學廩膳生員吳會等呈：爲懇賜序輯遺文以崇先賢，以資後學事。念祖元處士吳萊，窮經衛道，受白雲許氏之傳，講學授徒，開學士宋公之脈。因擧進士不第，隱居深褒山中。資穎異，學淵宏，貫串百家諸子，核《春秋》，訂《詩》、《易》，羽翼孔、孟六經，著述何啻百千，笥篋僅存什一。辭、賦、詩、文，前後共一十二卷，箴、銘、記、頌，反覆計十四萬言。始惟宋太史之手編，原板盡遭回祿。繼有祝少參之續刻，全簡業已攜歸。遺書之散佚何存，深慙燕去；後裔之窶貧失守，曷望珠還！幸今三尹惲侯，垂念先朝祖蹟，購求眞藁，獲諸他姓之藏，編次卷文，悉準當年之序。善爲酌費，重與鳩工。奈因物力之浸微，欲睹成功而未足。【略】喚等蟲技未工，父書徒讀，睠維往祖，久嗟沉影而瘞光；遘此明時，特仰噓枯而潤朽。施恩於不酬不報之地，垂耿耀於無窮；課功於將成未成之時，快經營於不日。揮文壓卷首，俾蒲葵之價，得因題品以增崇。姓氏列簡端，庶萎腐之餘，復與桂蘭而幷馥。板隨貯於宋集，師弟之美齊傳，名申達於院司，文獻之徵兩足。祖孫均戴，幽冥重光。

吳士諤《淵穎集目錄後識》 右先公遺稿，以卷而計者，賦一、詩三、文則八，總共一十有二，而目錄，附錄別又各爲卷。先公平生銳意立言，雖疾病纏綿，更未嘗一日廢其業，故其簡編日盈而月繁。先公之歿，至是蓋二十六年矣。中更兵燹之變，士諤恆負之以竄山谷間。然幸靈物撝訶，單牘片削，皆無霣墜。今干戈稍定，士諤與弟士謐年皆半百，筋力日衰，恐一旦即死，懼或致泯沒，輒謀思有以刻諸梓。先公之門人，唯金華胡翰仲申、宋濂景濂從游爲最久。仲申遠寓太末，莫克致之。適景濂抱疚家居，因稾其稿以屬焉。景濂遂摘其有關學術論議之大者，以所作先後而序，備勒如上。餘未刻者甚多，不啻三之二，物力單微而不能俱也。復繕謄之，以藏于家。

莊起元《重刻淵穎先生集序》 茲者先生後裔文學吳喚鳳德等，功研鉛槧，業纘箕裘，託契牙琴，已悉峨洋之奏；投知傅杵，終膺寤寐之求。跽請序言，勉爲譔述。

祝夔《重刻淵穎先生集序》 先生平日著述最多，宋公擇其關於學術論議之大者爲編。百六十餘年來，板既弗存，故人亦罕見。今年夏，太常博士李君九臯至杭，示我以善本，且曰：「重刻此，俾淵穎之文與日月齊光者，吾子事也。」余曰：「唯唯。」越九月初吉，科場事竣，多善梓人，遂以授焉。十月，工告成。

《文淵閣書目》卷九 吳萊《淵穎文集》一部二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吳萊《淵穎集》十二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淵穎先生文集》二冊，全。元至正間金華吳萊著，門人宋濂編，劉基序。

《秘閣書目・文集》 吳萊《淵穎集》三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淵穎文集》。

《菉竹堂書目》卷三 吳萊《淵穎文集》二冊。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吳淵穎集》四冊，十三卷，吳萊。

《萬卷堂書目》卷四 《吳淵穎集》十二卷，吳萊。

《古今書刻》卷上 金華府：《吳淵穎文集》。

《近古堂書目》卷下 《吳淵穎集》。

《脈望館書目》 《吳淵穎集》四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吳淵穎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吳萊《淵穎集》十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吳萊文集》六十卷、又宋濂訂《淵穎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張德澧《重刊吳淵穎先生集跋》 《遺編》自宋公輯後，重鍥不一。至萬曆辛亥十一世孫鳳德等挍梓，歷今百數十年間，字多磨滅，厥子至遵欲刊未果。康熙己丑，梨棗俱遭煨燼。至遵之季子守偉恐家集無傳，謀諸仲兄守雋，思所以繼前志而壽梓之。其故兄守儒子德初、德祚亦唯唯惟命，爰不吝巨費，於庚寅仲夏授鐫。偉子文、雋子漣走叩邑侯馮仲烰夫子與學師查公遴共爲鑒定，而蠹簡復爾煥然。此固先生之有後，亦以絕世珍奇，自宜長留于天地間爾。文與漣俱從澧遊，於剞劂伊始，請澧訂訛幷紀其事。乃不自揣，校魚魯，識梗概，以勉勳厥成。

傅旭元《重刊吳淵穎先生集跋》 戊子初夏，文宗彭公科考金郡，命元募刻《宋文憲集》，又稱嘉興署中有《吳淵穎全集》可以付梓。秋七月，元爲具呈請集，批發萬曆辛亥九世孫邦彥重刻集一部三本，且云此板尚存，則不必重爲刻也。如此板不存，當與其後裔相稟家藏未刻者，與此集重刻可也。次年己丑秋九月五日，存心堂不戒于火，而集板燬矣。今年庚寅，淵穎先生十四世孫吳文、吳漣昆季輩捐豹文堂蓄貲，重爲挍梓，屬元訂誤正訛，辨字亥豕，釋義疑難。始于仲夏，以迄季秋，凡百有二十餘日，厥刻告竣。題曰《元處士吳淵穎先生集》，以異乎舊刻所稱《存心堂遺稿》也。集刻十二卷，計十四萬餘言，仍其舊也。至《附錄》一萬五千零，另刊爲卷。

查遴《吳淵穎集序》 景濂先生摘其有關學術議論之大者一十二卷刊行於世，傳其文幷傳其道者，實宋先生功也。久之板毀。嘉靖改元，太常博士李九臯不忍文之不傳、道之失傳也，請付梨棗，因得不絕。惟板不存于浦，罕爲收藏，未幾亦毀。萬曆四十年，九世孫邦彥復慨然而重刊之，名曰《存心堂集》，即今海內外所家絃誦而人拱璧者也。當戊子歲，督學彭公猶欲盡傳其文其道，購求未刻遺稿。會遺稿既失，而己丑秋不戒于火，所謂《存心堂集》又屬秦灰矣。【略】矧茲裔孫文與其弟漣，讀書自好，冀纘箕裘，肯坐視已傳之文任其毀而不之繼耶。文與漣告余曰：「集梓于庚寅夏五月，成於秋九月，蓋深恐其失傳，而故急爲之畢乃事也。」【略】舊集名《存心堂》，今易《豹文堂》，夫亦不忘貲所自出之意云爾。

吳漣《重刊校正集跋》 先貞文公集重刻于康熙庚寅。漣父叔遯跡隴畝，未能校理。漣甫遊庠，少不更事，僅與兄文于坊間覓得大小本各一，一惟傳旭元前輩是任。迨刊成，而原本不復見還，校對無從，有懷耿耿。歲且星週，幸遇吾師繪關先生，訓飭之暇，不憚辛勤，回環校勘。招漣山中，錫以題詞辨原，糾繆正訛，考駁精當，拜讀之下，如撥雲霧而睹青天。先祖有靈，寔式憑之。漣用毅然自任，那費刊成，以公海內。所恨誤在卷中者，前後難以更易，姑舉《序目》、《附錄》中之妄改謬誤者還其舊，幷排《附錄》于編。漣更于繙閱之下，見難字紛紜，辭意沉奧，因取存心堂舊本及《篇海》、《正韻》諸書反覆參互、日夜校對者半載，然後有以管窺古今之字義不同，傳寫之缺訛不一，標疑舉誤，復以質之先生。先生于其不謬者，輒點首稱「助予」，至以所未喻者請先生竄改，則瞿然曰：「是必明知其所出，萬萬無疑，而後可易。詎可鑿空臆度，以來識者之譏哉？」蓋其虛懷而愼也又如是。漣也不文，有書而不能讀。刊成，聊志

顯末。語云：校書如掃落葉，隨校隨多。謹以俟夫博物之君子。且藏舊本于家，庶幾他日續刻先公之集者，亦知所愼焉。是則漣之志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淵穎集》十二卷、《附錄》一卷，【略】元吳萊撰。【略】遺稿甚夥。濂爲摘其有關學術議論之大者編爲斯本，青田劉基序之。碑文謚議一卷，別爲附錄。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淵穎吳先生集》，二函，十二冊。篇目見前元版集部。是本乃明祝鑾重刻，有序。版式照元開雕。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吳萊文集》六十卷。又《淵穎集》十二卷，宋濂訂。

胡鳳丹《淵穎集序》 惜《全集》世不多覯，無從購求。茲獲先生《詩集》十二卷，亟爲刊行，以廣其傳。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一 《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明嘉靖刊本。元吳萊撰。門人金華宋濂編。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二一 《淵穎詩注》十二卷，元吳萊撰，國朝王邦采、王繩曾仝注。原本。

《補遺金元藝文志》 吳萊《文集》六十卷，又《淵穎集》十二卷。宋濂訂。又《附錄》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明嘉靖刊本。門人金華宋濂編。元吳萊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元刊本。元吳萊撰。題「門人金華宋濂編」。原有胡翰、劉基、胡助序，已失。目後有男士謂跋，末有「金華後學宋璲謄寫」一行。卷後附錄宋文憲撰碑文、謚議一卷。刻於至正二十六年。後嘉靖元年有當塗祝鑾重刻本。此則第一刻本也。

《藝風藏書再續記·元刻本第二》 《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元吳萊撰。【略】淵穎之文爲元末一大家，門人宋景濂所輯，其弟宋璲手書，字迹秀雅。其子士謂後跋云「先公歿後二十六年」，淵穎以至正元年歿，二十六年猶在元時，其刻於元明之間與？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淵穎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元吳萊撰。洪武中刊本。宋璲所書。 嘉靖中祝氏刊本。 補：《淵穎吳先生文集》十二卷，元吳萊撰。《附錄》一卷。元末明初刊本，【略】此本以宋璲手書上板，寫刻均精，爲元刊本中名品。友人朱君文鈞藏，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中。 補：《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元吳萊撰。明嘉靖元年祝鑾刊本。補：《存心堂遺集》十二卷，元吳萊撰。《附錄》一卷。萬曆四十年吳邦彥刊本，【略】本書題吳萊撰，門人宋濂編，莊起元重編，十世孫喚校。末題萬曆辛亥九世孫邦彥重刻。從祝鑾本出。繆氏藝風堂藏。 補：《重刻吳淵穎集》十二卷，元吳萊撰。《附錄》一卷。清康熙四十九年十三世孫吳守儁等刊、雍正元年十四世孫吳漣校正本。 補：《淵穎集》十二卷，元吳萊撰。清光緒元年胡鳳丹輯刻金華叢書本。

又 補：《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元吳萊撰。《附錄》一卷、《考異》一卷，胡宗楙撰。民國十三年胡宗楙輯刻續金華叢書本。從明初本出。

又 增：《吳淵穎詩箋》十二卷，康熙辛丑錫山王邦采箋刊。 補：《吳淵穎先生集》十二卷，元吳萊撰，清王邦采、王繩曾同箋。清康熙六十年錫山王氏裕昆堂刊本。 清同治九年永康應寶時刊本。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吳淵穎集》十二卷、《附錄》一卷，明嘉靖元年刊本，有祝鑾序。蓋刊於杭州者。此在卓氏刊本之先，又係以宋璲寫本覆刻，殊爲精雅。而傳世頗少，因錄之。

《中國善本書提要》 《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四冊（北圖）。明嘉靖間刻本（十一行二十二字），元吳萊撰。卷內題「門人金華宋濂編」。【略】按《四部叢刊》初版據此本影印，再版時以元至正本代之，並有校記附卷末。此本吳士謂跋後有「金華後學宋璲謄寫」一行，蓋元本據宋璲所寫上版，此雖仍題璲名，而翻刻不佳，楷法全失矣。又元本有「翰林院印」，是庫本即據此本鈔錄，《提要》未指明，今知《四庫》所據，實最善之本也。 又：《存心堂遺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八冊（國會）。明萬曆間刻本（十行二十二字），原題「元處士淵穎先生吳萊著，明學士門人宋濂編，後學晉陵莊起元重編，惲應明同編，十世孫喚校」，吳士謂跋後又題「明萬曆辛亥九世孫邦彥重刻」。按是集原有元至正間宋璲寫刻本，今《四部叢刊》據以影印（按《四部叢刊》初印本據祝鑾本，重印時改用至正本），《續金華叢書》據以翻刻，而明代祝鑾已曾有翻本，此本蓋又據祝本重刻者。《四部叢刊》有林志恆《札記》，稱祝本每有臆改。《續金華叢書》又有胡宗楙《攷異》，稱據此本是正至正本若干條也。

又《存心堂遺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四冊（北大）。明萬曆間刻本，【略】原題及吳士諤跋後題款均同前本。卷末有「洪都陳叔道寫，萬炘刻」。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元吳萊撰。《附錄》一卷，元末刻本，四冊。又：元末刻本，八冊。又：明嘉靖元年祝鑾刻本，四冊。又：《吳淵穎先生文集》四卷，元吳萊撰。清孫承澤輯。清順治十八年孫承澤家抄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四冊。元吳萊撰，明宋濂編。明嘉靖元年祝鑾杭州刊本。又：《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十二冊。元吳萊撰，明宋濂編。明嘉靖元年祝鑾杭州刊本。《淵穎吳先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四冊。元吳萊撰，明宋濂編。明嘉靖元年祝鑾杭州刊本。北平。《淵穎吳先生存心堂遺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十二冊。元吳萊撰，明莊起元編。明萬曆辛亥浦陽吳邦彥刊本。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重刻）《吳淵穎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八冊。元吳萊撰，明宋濂編。清康熙庚寅四十九年浦江吳氏豹文堂刊，雍正元年校訂增補本，潛江甘氏舊藏。附錄錄碑記之文二十餘篇，係雍正元年增刊。

藝文

柳貫《鄉友立夫以治春秋舉禮部進士不中第賦二詩別余南還次韻答贈》

長安花好合來游，眼底高風一鶚秋。顧以微瑕傷白玉，終然褻味愧黃流。狂歌賴有千鍾酒，通蓋今無萬丈裘。同憶雲泉不同夢，空將兩耳與心謀。　芳草連天雁到稀，京華春盡杏花微。新知落落《長門賦》，故意悠悠白紵衣。兵法孤軍嘗小挫，聖經一字有公非。文章銳發如朝氣，愼向尼山覓要歸。

又《吳立夫見和五泄四詩復自次韻》

下巖湫水有龍蟠，雲雨虛空尺地慳。九市塵埃渾拔俗，五天仙聖本同寰。毛群鼪狖棲篁竹，土怪夔魖伏草菅。不是深禪能伏猛，泉頭爭得虎跑山。　象王不與鹿麋群，四合林巒限楚氛。天女散花三際滿，龍神執樂半空聞。巖霏咫尺生青靄，井氣尋常化白雲。盧老孫枝皆鈍漢，契經佛說固彌文。　龍仙招我集芙蓉，霧點烟霏隔數重。東土祖師曾授記，南條山水亦朝宗。自從控鯉波間去，直到看羊海上逢。探穴如將尋李白，孤生桃竹瘦宜筇。　梅花的的證圓修，挾以蒼松萬玉虬。天姥沃州圖上見，盧山瀑布夢中遊。雲開鐵壁浮空出，水落銀河伏地流。亦欲清齋來應供，恐煩龍伯致盤羞。

劉汶《吳立夫正初訪予暮遊寶掌有詩見示明日扶病賦答》

開歲越三日，吳子爲我留。其性好山水，聞有古寺幽。不論日將夕，振屐逐一遊。想當到寺時，寒翠蒙衣裘。飛來一峰高，孤撑若鰲頭。其下清泠泉，迸去疑龍湫。東西兩洞窈，圓龕旁覆甌。相傳寶掌公，閱世千春秋。閑雲固無定，宿此成歸休。鄰峰左溪朗，飛錫相與儔。左溪子已訪，此愿今方酬。奇態千萬殊，乍到能窮搜。嗟予生也陋，半世空繆悠。行地恨不廣，讀書愧前修。迄今老且病，待盡守一丘。春燈竹窗雨，聯茲話綢繆。子有四方志，劍氣冲斗牛。而父客燕薊，待汝撞煙樓。子其聽耄言，自作遠大謀。不願空峇嶢，亦勿從浮漚。腳如蹈實地，行堪徧九州。鄉校此其始，勗矣遵先猷。

金蘭《今秋鄉貢立夫以年未及不敢行且援徐淑左雄語以自貶輒述其意俾爲後圖》

古桂飄香又貢英，急符纔下急登程。十知豈必皆顏子，三策誰云不董生。獨揣年齡猶未及，莫陪鄉黨與偕行。弗欺此始來期在，會見冲霄羽翮成。

黃景昌《寄吳立夫》

溪花春向好，吾此共誰看。風雨頻年約，江湖早歲歡。豈無青玉案，空遲紫金鞍。應爲高堂語，清羸愼犯寒。

徐輻《奉寄吳立夫初入寓塾訓蒙》

陸機能賦早揚英，爾亦方過弱冠齡。指日功名拾芥紫，只今文采出藍青。豈云往教因阿堵，賸喜遊從是寧馨。小大範模均此始，根源的的在窮經。

方梓《送吳立夫從邑寓還家》

從師負笈曾千里，授業登門此一時。我比棲苴寧得已，爾如附贅復何爲。家林在望悠悠夢，舍館相逢疊疊詩。歸去尙須憐獨客，爲傳消息報南枝。

徐與之《借韻呈吳立夫》

妙年挾策向京華，歸訪東南故舊家。賸喜聲名分桂子，莫因踪跡嘆楊花。千金誰買《長門賦》，一笑猶乘下澤車。白社交游今潦倒，謾依耕釣說生涯。

陳堯道《次翁德輿韻奉吳立夫》

聞道由來不計年，聲名久已愧盧前。神錐早脫囊中穎，淡墨行書榜上氈。經笥向曾嘲我懶，嫁衣今復爲誰妍。燕山萬

里霜風悄，別後無煩問食眠。

戴良《吳先生哀頌辭并序》 先生婺浦江人，諱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吳公子也。至正元年十月某甲子以疾卒於家，得年四十有一。嘗一試於禮部，不中。二子諤、謚，葬先生於某原。葬後一年，命良爲辭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承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檀車既堅兮，駟馬既良。出門折軸兮，竟斥棄乎康莊。嗟嗟夫子兮，胡實類之，天不可測兮，道不可常。昔夫子之有生兮，體孑孑其羸尪。雖求師與取友兮，曾不遠違乎故鄉。遂取則夫前修兮，亦既蹈乎大方。入書林而馳騖兮，闖藝苑以翺翔。奈學業之已修兮，尚名譽之未彰。豈不登名於一薦兮，曾不假翼於鸞凰。乃娛憂以舒憤兮，寫鬱紆而成章。曰有俟乎千載之下兮，庶無掩乎斯文之耿光。人固有偃蹇於一時兮，終前困而後昌。何夫子之齎志以死兮，卒無以自副其所望。夫子之貌不可見兮，幸微言之在耳，尚炯乎其難忘。撫遺編以長喟兮，仰視天之茫茫。彼嚴霜之夏墜兮，胡獨瘁此衆芳。昔河東之挺生兮，年四十〔四〕而云亡。今夫子之洵美兮，亦壽命之不長。已焉哉！小人有得其年兮，君子有遭其殃。自古莫不然兮，我又奚傷？

張德慶《過吳淵穎先生墓》 落日淒其斷水痕，徒將孤憤破黃昏。悲風獨下羊曇淚，衰草空迷望帝魂。天上已知容處士，人間誰復問王孫。石碑古篆看明滅，悵望遺文酒一罇。

吳當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學言詩稿》六卷。【略】〔吳〕澄於元代，致位通顯，號曰大儒，然實宋咸淳鄉貢士，出處之間，猶不免責備於賢者。當不受僭竊之辟，則高於張憲諸人。乃天下已定，仍不降禮於萬乘，尤在楊維楨諸人上。蓋死生久付之度外，其不爲謝枋得者，特天幸耳。有元遺老，當其最矯矯乎！其詩風格遒健，忠義之氣，凜凜如生，亦元季之翹楚。

《元史新編》卷四六《吳當傳》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幼承祖訓，精通經史百家言。澄既歿，四方從游者悉就當卒業。

傳記

《元史》卷一八七《吳當傳》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既捐館，四方學子從澄遊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五年，以父文蔭，授萬億四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解，嚴肄習，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明年，陞監丞。十年，陞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改禮部員外郎。十三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爲國子司業。明年，遷禮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江西行省參政火你赤、兵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浙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既通，乃進攻南豐，渠兇鄭天瑞遁，鄭原自刎死。十六年，調檢校章迪率本部兵，與黃昭夾攻撫州，勦殺首寇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宜黃。於是建、撫兩郡悉定。是時，參知政事朵歹總兵撫、建，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己上，又以爲南人不宜總兵，則搆爲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柄，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供億平章火你赤軍。火你赤殺當從事官范淳及章迪，將士皆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二人者，難任牧民。」尋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八年，火你赤自瑞州還龍興，當、昭皆隨軍不敢去。先是，當與昭平賊功狀，自廣東由海道未達京師，而朵歹、火你赤等公牘乃先至，故朝廷責當、昭，皆左遷。及得當、昭功狀，乃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昭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火你赤棄城遁，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當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

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言藁》。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吳當《學言稿》六卷。吳澄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學言詩稿》六卷，【略】元吳當撰。【略】所著有《周禮纂言》，今已佚，惟此集存。原本九卷，明崇仁知縣新安葉良貴所刊。此本六卷，則國朝臨川李紱重刊所併也。【略】顧嗣立《元百家詩》僅摭其《潯陽舟中》詩三首，《送樊秀才》詩一首，附澄《草廬集》末，其殆未見此本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吳當《學言詩稿》六卷。吳澄孫。

《元史新編》卷四六《吳當傳》 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稿》。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六 《學言稿》六卷，明弘治刊本。元臨川吳當著。 又：《學言稿》六卷，文瀾閣傳鈔本。元吳當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學言詩稿》六卷，元吳當撰。明葉良貴刊本，九卷。 李穆堂重刊本，六卷。

鄭玉

論述

綜論

鄭玉《自贊二首》 爾貌甚陋，爾才匪長。爾行多僻，爾性大剛。違世忤物，動輒中傷。有客過我，問爾行藏。遠志小草，爾自主張。毋貽林澗之愧，而爲一身之光也。 希孔明，徒有其志；學朱子，莫知其方。談天論地，都成話枋；登山臨水，遂爲膏肓。或者謂斯人之所造，其聖門之所謂狂也歟。

又《書懷》 自愧疏庸一腐儒，贅疣天地欲何如。漁樵到處相來往，守令逢時問起居。頭白深知憂國事，身閒且復寄精廬。何時四海收兵甲，還向師山理舊書。

徐大年《賀鄭子美先生被徵命啟》 橫經進道，方遵白鹿洞之規；側席求賢，不意金馬門之召。光前絕後，騰實蜚聲。昔者明王，莫不以貴而下賤；古之賢士，亦皆藏器而待時。夫潔清高尚，非以釣名；仕止久速，必求合義。若稽前史有其人，安車蒲輪，玄纁束帛，或一徵而遂起，或屢聘而不來。周黨嚴光，竟全高節；黃瓊楊厚，卒立事功。所志不同，各適其可。仰昭代承平之典禮，尤隱居行義之表章。劉因蒙召於春宮，吳澄登名於翰苑。今來古往，千載一時。伏惟待制師山先生，規矩前修，範模後學，鍾白水黃山之間氣，得紫陽朱子之正傳。不暇窺園，唯思經史；未嘗入府，絕意功名。近看巖穴之成書，大究《春秋》之宗旨。概根食實，肆外閑中。康成學貫古今，政爾化行通德；子眞躬耕巖石，居然名震京師。受丹扆之深知，來白麻之寵命。置諸清要，俾紬金匱石室之藏；愼爾優游，毋尙空谷白駒之志。比之開廣文館以延禮，與夫賜尙書祿以終身。公家前聞，於焉媲美。然出處之際，惟從容爲難。逃名遯世之節固甚高，潔身亂倫之士亦無取。嶢嶢者易缺，所貴居夷惠之間；屑屑者不憚煩，詎致貽往來之誚。以先生講明之有素，必此身進退之得宜。尊生猥辱見知，曷勝贊喜！當時推轂，嘗蒙奬借之言；貢禹彈冠，遂起夤緣之想。第愧南州高士之後，尙如西家愚夫之云。敢措鄙辭，少旌誠意。君臣之義不廢，願推兼善之心；中庸之道可能，勿厲過高之行。式肩此舉，以棟斯文。

又《御酒師山燕諸生致語》 伏以束帛賁丘園，舉昭代求賢之典；伐木燕朋友，昭先生推己之心。承雨露於九天，接雲霄於萬里。自昔懷材而抱藝，必加苦節以清修。惟山林之日久，而道德之功深。故弦歌之聲起，而信從之士衆。築精舍以處四方之學者，考遺經而師往古之聖賢。蓋藏器所以待時，而經德非以干祿。考槃在澗，雖云其樂之弗諼；鼓鐘于宮，難免厥聲之聞外。淵源有在，名實自孚。恭惟師山先生，德業弘深，天資英邁。薰陶漸染，復還文公闕里之風；正大高明，突過康成傳註之學。即師山之佳處，建鹿洞之成規。道術天開，生徒雲集。蜀日越雪，不顧流俗之是非；蜾蠃螟蛉，率皆因材而成就。模

範方行於後進，聲名遂達於朝廷。天詔丁寧，來金馬玉堂之召，山林震動，增花屏練帶之輝。是惟盛時明揚側陋之心，夫豈諸生先後奔走之力？敢期丈席，嘉惠及門。併分天上之恩光，徧被門前之桃李。旨矣有矣，開黃封之上尊，飲之食之，宴青衿之小子。爰醉流霞之美，悉沾湛露之濃。江公請歌驪駒，誰敢輕踰於師訓，桓榮猥陳車馬，彼哉猶志於功名。爰賦致辭，用貽同志。辭曰：勝日師山式宴新，九天分送九霞春。諸生莫忘君師賜，四座同沾德澤醇。

又《與鄭子美先生論春秋闕疑書》 承錄示《春秋集傳闕疑序》，知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如此，只「闕疑」二字，所見已自過人。世儒說《春秋》，其病皆在乎不能闕疑，而欲鑿空杜撰，是以說愈巧而聖人之心愈不可見也。

唐元《寄鄭子美二首》 鄭君熊虎姿，痼疾居煙霞。老夫畏奇崛，而乃歛爪牙。四大願安穩，觀妙維摩家。趨庭近朝夕，勿藥岸烏紗。但恨遊吳人，孤此雲窗茶。　中年愛巖棲，跬步不出戶。誰能驅使之，乃向吳門路。平生鄭公賢，作尉歌來暮。是父生是兒，問字滿戶屨。語別遽相違，悵望煙中樹。

又《題鄭子美師山精舍》 師岡有待閟脩容，恥構人間媚佛宮。十里溪光浮席上，千年道脈寓山中。巖岈徑遶栽松竹，飯白廚香剪韭葱。邑子多賢資木石，遄看講麈動清風。

王仲履《送子美入黃山讀書》 三十六峰天下無，雲彩摩刷烟花敷，靈秀中蓄物產殊。青琳瑤碧紅珊瑚，丹泉陰湧崖不枯，一浴能已瘍痱膚。異人間見仙佛徒，或傳仙鶴來天都，所未見者當代儒。鄭子特立奇丈夫，山英馳移風掃途，文豹夾轂菟前驅。兼乘載書從以奴，入山期作三年劬，出山致用裨唐虞。夫豈慕彼山澤癯，嗟爾陋學守一隅，決策用舍差智愚。謂已狡獪賢聖迂。非子傑出牢鍵樞，頹波徹底歸淪鋪。古人凜凜開前模，匡廬長白道不孤。明年尋子鞭瘦驢，荒蹊絕澗窮縈紆。子長眉青我白鬚，點頭談道相攜扶，好事畫入黃山圖。

汪叡《次周廉使賀鄭子美徵君應詔韻》 種得師山松樹青，翩然鳳詔駭山靈。一朝大旱希霖雨，萬里蒼空動客星。正好支撐梁棟用，尚應佩服蕙蘭馨。仰看紅日中天照，枯盡籬邊腐草螢。

吳克敏《送鄭徵君入覲（仲氏偕行）》 知君素志欲消兵，遠駕蒲輪上玉京。一出自當天下選，十年獨負斗南名。白衣李泌堪爲相，布被姜肱肯作卿。聖主俯從流涕策，高臺回首釣絲輕。

又《呈鄭徵君》 奉表辭官慮已深，歸來依舊隱山林。總戎屢訪安邊策，處士宜輸報國心。沾玉余方求善價，援琴君獨待知音。曾聞徵省徵兵日，慷慨高談淚滿襟。

程文《師山先生文集序》 鄭君子美初至京師，或傳其文數篇於奎章閣下。授經郎揭公讀之，驚曰：「是蓋工於古文者，嚴而有法。」侍書學士虞公揚于坐曰：「鄭子之文，異日必負大名于天下。」藝文少監歐陽公曰：「使少加豐潤，足追古作者。」宋狀元、陳助教皆稱其能，且奇其人。將謀薦之，鄭君竟奉親南，不屑留矣。余時以筆札事諸公，親聞其言，欲一讀其文以自快，而未之暇。歸江南數年，與鄭君益相親，始得博觀其前後之文，累百餘篇。蓋其制行之高、見道之明，故卓然能自爲一家之言如此。古人謂文章與時高下，然亦恆發於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漢之文章莫盛於司馬相如、揚雄，而蜀世多文人。若鄭君之學，夫豈無所自來哉？余不能文，又惡知鄭君？以嘗游閣老諸公之門，姑誦所聞，以爲之序。子美嘗築精舍師山，聚書以淑學者，故學者稱之師山先生云。

王禕《師山遺文序》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疑其體制，往往或出於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辨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廼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略】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爲辭章凡近，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豈可謂先生之文與行皆卓然者，世其得而朽之者乎？余懼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余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余能知人也哉。

周原誠《哀辭》 性耿介，以師道自任，不妄許可。學以朱子爲根據，爲文章出入司馬遷、班固，而正大之氣渾渾其中，不爲刻削語。讀書好居深山，時時樂遊山水涯窟，不與凡子近。【略】辭曰：惟聖哲之挺生兮，植萬古之綱常。揭日月於中天兮，著斯文之耿光。惟先生之高蹈兮，亦胡爲乎遑遑。法前烈之遺軌兮，思聖域之翺翔。秉浩氣於胸中兮，射白虹於彼蒼。吐直言而匡俗兮，置鐵石於衷腸。槩清風於帝都兮，復瀟灑於江鄉。蓋曾點詠歸之至樂兮，歎鳳

兮之楚狂。屹師山之精舍兮，來衿佩之鏘鏘。披陳編而立言兮，掃傳註之汪洋。惟聖皇之惠鑒兮，賁美爵之煌煌。惟儲君之加惠兮，溢宮壺之霏香。雖精神照耀而然兮，亦草木之春陽。何先生之曠邁兮，竟掉首而徜徉。謂宜佚老而優游兮，肆歌詠乎陶唐。何桑榆之慘慘兮，竟一死之可傷。嗚呼哀哉！風塵澒洞兮，海宇茫茫。紛紜糾錯兮，顛倒冠裳。人孰不死兮，白骨高岡。惟先生死而不朽兮，儼生氣之揚揚。喚人心之繆迷兮，凜烈日其嚴霜。至肝膽於廊廟兮，表麒麟而鳳凰。嗟先生亦何心於是兮，信委順之是將。惟志者跂之而不可得兮，爛銀河其未央。嗚呼！死生亦大矣兮，孰肯沉痛而自戕？惟先生之視死如歸兮，故欣欣其樂康。雖羣言之競騁兮，祗日播其粃糠。渺乎東南，後乎來者之未可以繼先生兮，吾知其(闕)之忠良。仰師山而一酹兮，沾余涕之浪浪。

江灝《祭文》　惟公山川炳靈，中正賦性。有蔚其文，有卓其行。道德是宗，利達無競。化惡以善，矯強以正。聲華上騰，禮幣下聘。牢辭弗受，執義已定。無道則隱，用遵宣聖。寵不能驚，貧不能病。孰劫以威，老氣以勁。義不屈身，分甘殞命。名書《元史》，事載郡乘。至今鄭鄉，過者尊敬。

汪叡《哀辭》　遡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址兮，森莽莽之荒叢。念昔松篁茂鬱兮，奐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兮，濟冠佩之如雲。緊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之莫立也。申義利之辨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耦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四海之霆驚。詔倏降九重兮，徵待制于翰林。宜弭亂之有策兮，闡治教于來今。曷半途而遽疾兮，返乎吾故鄉。豈終不能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亶不可測也。名匪爲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沉鬱而靡申兮，蔽而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節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冊而不亡兮，粵千古而彌馨。徘徊茲山兮，揉草樹之羣榮。酹清觴而灑涕兮，惻林鳥之悲鳴。

《元史》卷一九六《鄭玉傳》　玉爲文章，不事雕刻煅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

呂德昭《題余青陽鄭師山二先生手札》　軒轅山高四千仞，青陽山高勢相並。支脈聯絡蟠兩州，白雲吐吞天與近。古稱地靈人傑生，蜿蜒磅礴元氣清。兩山秀育二賢出，一死永留千古名。師山先生高世士，隱居不爲蒼生起。《春秋》著述誅奸雄，月旦評論辨賢否。青陽先生天下奇，峨冠博帶談書詩。氣吞逆虜似鼷鼠，頤指壯士如熊羆。二公初交正英妙，許身稷契登廊廟。事業出處雖殊科，文章制作皆同調。青陽戰守舒州間，砥柱屹立支狂瀾。擐甲城頭述艱苦，走書谷口傳平安。師山甘居布衣賤，死報君恩名益顯。高節不屈效兩龔，大書遺言訓諸阮。二公翰墨今猶存，烟雲滿紙秋無痕。輝輝清光耿星日，凜凜義氣橫乾坤。載拜焚香讀三復，北斗南箕炫雙目。嗚呼二公名節全，力挽頹綱振流俗。青陽山對軒轅山，二公英魂相往還。晴虹貫日夜空闊，笙鶴無語松風寒。

龍晉《謁師山先生祠》　舍生良不易，端爲植綱常。一死泰山重，千年汗簡香。乾坤全正氣，海嶽發晶光。詎若匹夫諒，眞成百鍊剛。中流屹砥柱，北斗挹寒芒。國計何嗟及，精英耿不亡。遺容瞻霽月，絕筆凜秋霜。盛代風塵靜，名家慶澤長。嚴嚴貞白里，鬱鬱鄭公鄉。喬木餘芳蔭，空山帶夕陽。九原那可作，三徑未全荒。欲範黃金像，還登白玉堂。儒林尊德義，翰苑播芬芳。撫事成惆悵，臨風思渺茫。

又《跋謁師山先生祠後》　成化丙戌秋九月吉，因巡視溝洫，督民治莘墟堨。道經鄭村之貞白里，遂過師山先生祠堂，睹其遺像，觀其絕筆書，嘅想其風采，猶凜凜有生氣。噫！人孰不死，先生一死，萬世綱常係焉。蓋可死其身而不可死其名也，彼偷生而死者，何以死哉？感歎之餘，遂賦長律一篇，于以寓敬仰之私云。

彭瑋《次韻龍侯題師山先生祠》　古歙鍾奇秀，生材夐異常。孤忠天地老，一死姓名香。百六終元運，風塵翳日光。偷生羞在位，不屈見眞剛。強項若撐鐵，折躬如負芒。有心全節義，無意顧存亡。絕筆驚風雨，嚴詞凜雪霜。內言加勉切，後計共圖長。樂毅空圍晝，康成竟立鄉。蘋蘩追社食，歌些遣巫陽。義史崇昭代，清風扇八荒。師山屏故宅，黟水帶祠堂。太守躬修敬，新詩句吐芳。續貂慚小子，遐思正茫茫。

鄭鯨《次韻龍侯題師山先生祠》　先生起南服，與世立綱常。秀毓乾坤氣，英騰草木香。一方濡美化，四海仰餘光。雪壁峨千仞，霜矛倔寸鋼。六經稽旨趣，萬理析毫芒。周孔文斯在，程朱道未亡。煙霞卧丘壑，松栢老風霜。廷政騷難理，臣才衆數長。薦章飛帝闕，束帛下山鄉。奔競悲頹俗，精神貫太陽。吐忠馳讓表，拂袖返遐荒。國運移新祚，徵羅逮隱堂。伯夷寧一死，王蠋共孤

芳。青史傳忠義，清名表混茫。

程敏政《過鄭公釣臺》 相公湖邊一拳石，截斷湖光三百尺。射蛟人去今幾年，誰掃雲根看遺蹟。師山先生性愛山，偶然得此青孱顏。臨流坐釣不知曉，漁樵並載扁舟還。武威余公天下士，特與先生題篆字。良工刻入斷崖傍，遂使溪山增勝事。一朝海內風塵生，兩公死國如弟兄。平生隱顯雖異跡，竹帛同垂千載名。薰風雨過潮初落，足躡蒼苔俯幽壑。釣絲已逐野煙飛，字畫多爲古藤絡。師山之節峻且孤，武威之字人爭摹。忠賢所遺衆所寶，泉石清奇何處無。

張駿《次篁墩先生韻》 師山先生釣臺石，紫苔溜雨青千尺。忠宣大籀蟠古虯，野老何曾見奇蹟。玉堂學士歸故山，山中草木皆開顏。捫蘿直上最高處，斜陽倦鳥孤飛還。師山豈是尋常士，海內爭傳好文字。當時垂釣不釣魚，富貴功名等閒事。余公鄭公同死生，誰爲弟也誰爲兄。臺前石頭不解語，世上人能知姓名。銀鈎鐵畫雲間落，星斗光芒照林壑。卻笑釣名射利徒，智網紛紛巧籠絡。立身大節眞難孤，報國丹心不可摹。試問賢孫寶遺澤，傳家尚有韋編無。

胡瓘《次篁墩先生韻》 誰人坐釣靈山石，手抱長竿剛百尺。直鈎不釣湖中魚，秪與溪山增勝蹟。又誰大篆寄靈山，六丁鑱入山之顏。山靈守護不敢毀，浮雲飛鳥自往還。篁墩先生千古士，重訪雲根釣臺字。攀蘿捫石一灑掃，從此鄉人憐往事。兩公當日同捐生，眞難爲弟眞難兄。平生遺蹟此山下，荒煙野草宜同名。銀河夜半星辰落，恍惚潛蛟舞幽壑。漁笛牧笛不敢吹，山色波光共縈絡。師山武威今不孤，拳石奇蹤天下摹。賡歌再拜仰前烈，託名垂後知有無。

鮑楠《次篁墩先生韻》 富登之山多奇石，富登之水深百尺。釣臺突出山水間，中有師山舊遊蹟。師山講學居師山，鳶飛魚躍常開顏。忽然得此眞絕境，風月一竿時往還。臺前古篆伊誰士，乃是忠宣手書字。殘蛟斷虺不知年，雷雨時時驚怪事。二公不獨能捐生，青陽餘力還弟兄。平生所學眞不負，一遊一蹟皆可名。臺花歲歲從開落，雲水茫茫亂溪壑。舊記惟聞石上鑱，新題今見如珠絡。篁墩之題傑以孤，忠賢磕磕歸圖摹。臺名從此傳天下，直與乾坤齊有無。

陸相《次篁墩先生韻》 富登江邊釣臺石，勢壓洪濤幾千尺。誰其釣者鄭隱居，從此乾坤留勝蹟。先生憶昔居師山，春風滿座常鑄顏。九重纁幣不肯受，綸竿此石時往還。清風不愧羊裘士，贏得忠宣爲題字。兩公一一捐其軀，行藏雖異同心事。篁墩作歌悲先生，謂公後死如弟兄。暇日攀蘿陟幽險，崖間重覓臺之名。奇蹤復向人間落，何啻胸中有丘壑。百年苔蘚護山靈，不比禪紗爲籠絡。江山勝槩眞不孤，龍蛇古篆天下摹。表章賢達昔所尚，此老風流今則無。

鄭崑《次篁墩先生韻》 孝廉所至有釣石，獨愛富登高百尺。前修既遠歲月移，過此何人識先蹟。珊瑚含彩照谿山，左丞勁筆追歐顏。航淵梯峻爲尋訪，學士昔從鼇禁還。孝廉氣節東都士，天下儒紳知姓字。艱危不辱死從容，在在釣游成故事。淛江東下海潮生，嚴陵相望堪弟兄。當時仕止各有道，後世但高徵士名。臺前風景未寥落，仰止有亭臨絕壑。好事鄰翁加護持，竹樹栽培翠環絡。嗟予晚學陋且孤，崖刻珍同湘水摹。雄詞倡和多名勝，慨想諸公今亦無。

沈周《仰止亭》 忠宣義死堂堂節，死到師山義亦明。家國兩人均患難，干戈滿地正縱橫。聊因心畫通相感，未必漁竿果可旌。何處江湖無此碣，幾流標榜有高名。龍跳舊刻還堪搨，燕賀新亭又喜成。岳勢不迷人仰德，石痕固在字含貞。蕭蕭風雨鬼神泣，洶洶波濤魚鼈驚。一個聘君孤構耳，乾坤今許作雙清。

張寧《書鄭公釣臺卷》 宋社既屋，宇宙非常之故也。不幸生于其世，而又丁此末季，禍亂垂作，括囊儉德。師山先生豈不能蚤見而預待之？此所以方在強壯，輒隱約林野間，講學授徒，無復進取之念。晚年幣聘辭受，蓋亦出于胸中素見，况忠孝之大節邪？及世故淪落，詘辱胥縻，以不仕爲義，則事必不免，以不死爲分，則心所不安。觀其喻諸生書，自以三仁爲比，則其處死之審，固不待擬議而成也。夫出處不可以羣謀，當斷于衷，生死不可以勇決，要合于正。先生直以道德爲出處死生之主的，其餘亦無所先意，然其功在綱常，名在史冊，不達于當時而達于萬世，眞所謂自然之成著。岑山靈山、釣磯釣石，遂當與首陽崖谷並秀于寰中，而余忠宣題字亦可近餘光于延陵季子之銘矣。彼箕山、富春高虛寥遠，廉貪立懦則可矣，於聖賢中正之學何如哉！先生七世孫騰澤，以釣臺題記後語見屬。敬爲之書。

鮑尚裘《書師山先生所題黃山崖石後》 蒼崖百尺與雲齊，徵士重來爲

品題。姓字一時通漢史，文章千載並浯溪。春深莫遣莓苔沒，日暖應添紫翠迷。猶憶匡廬當日事，短檠山雨五更雞。

程敏政《書師山先生所題黃山崖石後》 怪石如屯虎豹關，仙家眞在白雲間。九州圖蹟誇誰勝，萬古乾坤只此山。丹臼半餘香冉冉，汞泉分出水潺潺。手摩蒼蘚看題刻，先正高風不可攀。

《宋元學案》卷九四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于《春秋》。絕意仕進，而勤于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搆師山書院以處焉。先生爲文章不事雕刻鍛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

郎園麗廣《師山先生文集跋》 先生以文衛道，見危授命，大節凜然，名雖不逮范、揭、虞、姚諸人，而一集巋然，可謂爭光日月也矣。

《元詩選》初集庚集 爲文章不事雕刻，亟稱於虞、揭、歐陽諸公。【略】同郡程以文稱其制行高，見道明，故卓然能自爲一家言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師山文集》八卷。【略】玉自序謂「韓、柳、歐、蘇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道之不明，文章障之，道之不行，文章尼之。」其《與洪君實書》，又力詆唐皇甫湜，其言殊妄。汪克寬作玉《行狀》，稱其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雄渾警拔之詞，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爲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其推尊亦太過。然玉學術本醇，克寬所謂「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者，其論不誣。其文皆雅潔不支，歐陽玄所謂「嚴而有法」者，亦爲不愧。其《送葛子熙序》，稱「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所入之途有不同，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此豈善學聖賢者哉！」又《與汪眞卿書》，稱朱子「盡取群賢之書，析其同異，歸之至當，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燦然，莫不畢見。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以所到之深淺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豈朱子畢盡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其言皆辨別眞僞，洞見症結，無講學家門戶之見。知其授命成仁，搘拄名教，不自剽竊語錄中來矣。

《元史新編》卷四六《鄭玉傳》 文章不事雕鍛，揭傒斯、歐陽玄咸稱之。【略】玉既不仕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注》。

分論

漢唐諸論 王禕《書鄭子美文集後》：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予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辭不皆精純，而其體制往往或戾於法度，心未之好也。

《師山書樓成唐長孺先生賦詩見寄次韻》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流逸。

《次韻述懷》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全學遺山、李汾一派，不似元詩也。然雅得狠。

傳記

汪克寬《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袞繡鄉貞白里。十二世祖諱球，以貲雄其鄉，號雙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將屠城，即杖策詣軍門，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徵事郎。歙縣君沒，而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列之典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爲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歌鎭。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鄰里驚駭。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脫罪罟者不尠。天或報施，是兒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齔不與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誦朱子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既而載書入黃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觀。處己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爲本，攻苦殖學，靡替寒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隸逐雞，飛鳴躑躅，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

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泳，蘄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游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爲古文，將交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于杭，先生扶櫬數百里，歸殯於家，哀毀踰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載遺奠，躄踊相侑，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笑而不答。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寖盛，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創師山書院。殿堂門廡，庖湢咸具，講肄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說《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蓑，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于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絕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蘄黃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三月，聞饒州繼陷，語門人曰：「主上未有失德，茲不過烏合之衆。然承平日久，將驕卒惰，莫克禦之耳。」四月，蘄兵繇婺源破徽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蘄黃主帥搜求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璉冒刃入城內，賄以免。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脅從者以獻，爲名爵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祿，仁者不爲也。」是冬，蘄黃兵再陷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絕復甦。明年，浙省平章薩木丹巴勒公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章素知先生名德，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寧謐，門人以師山精舍歸然獨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刪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謝嘉卿齎內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召先生于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阿敦哈雅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強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浙省，而番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塔失鐵木兒公見先生，驩甚，劇論時事便宜，至暮弗倦。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爲江浙屏翰，生民葅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獨何心歟？」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爲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饟饋。十六年三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不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浙來會，遂與俱歸，隱于郡南孤山之麓。時浙東元帥巴爾斯布哈公、監郡呼都春岱爾、太守鄭公傳翼、歙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略。孤山之傍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滸，先生疇昔釣游其所。淮南省平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爲文記之，里人吳虎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黃山舊遊，偕諸生尋訪故館，浴于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熏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有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苟容，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爲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耶？」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爲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耶？」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戶高卧，不食七日，猶賦詩爲文，從容若平時。手爲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忼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志，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爲書，戒弟璉「屈志以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續孝友之風」。夫人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見者，賢與不肖，咸唏唏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柩歸殯于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上，尊治命也。【略】惟先生質貌清古，襟度坦夷。卓行特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歿，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下霑襟，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癱若石榴然以沒，終身不食榴實。弟璉蚤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于成人。從兄國英，實祖母洪氏之兄子也，眎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尤極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爲《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世羣從子姪名字，刻諸徵事公墓碑之陰，敦孝友也。爲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

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爲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爲急先務。其爲學大槩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進，無厭倦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獎借而汲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爲首，出而獨爲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爲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奧，則附以註說，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說，合爲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矣。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人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凡諸說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傳闕疑》。於《禮經》則屢欲與友人汪某參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析經傳。因衛氏《集義》，刪定註說，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弗克遂。其爲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爲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于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傒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眎曰：「是蓋工於古文，嚴而有法。」晚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游淛左右，北上燕薊，跨齊魯之墟，瞻岱宗、堯嶧、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再往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爲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攜書避暑山中，門人洪斌爲構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嘗偕程君文、湖南僉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游，賦詩以詠歌之。尤且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未讀郭氏《葬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吳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粹，於是屬弟璉曰：「吾沒，則葬於是焉。」因講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縉紳稱謂率以字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稿》，藏于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索羹論》、《章孝女雙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皦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繫先生之謂矣。克寬蚤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闊，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摭其大槩如此。庶備朝廷太史氏之採擇云。

紀事

鄭玉《文集自序》　余年十數歲時，蒙昧未有知識，於前言往行無所擇，獨聞人誦朱子之言，則疑其出於吾口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疑其發於吾心也。好之既深，爲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於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學古人，而疑古人之類我也。人有笑而問者曰：「文章宗韓、柳，道理宗朱、程，此萬世一論也。子之爲學，不亦謬乎？」余曰：「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爲文，非吾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謂道；吾於朱子折衷焉。」問者曰：「吾過矣，吾過矣！子之言是也。」余懼問者之煩而應者之勞也，廼書其意而以白夫世之疑者，且名曰《餘力稿》，以見吾學之不專於文辭而當有本也。

又《三樂堂記》　余以才疏學陋，無所用於世也。退而躬耕壠畝，將以自養。間有朋游相從講學，乃築室師山之上，以爲肄習之所，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因取孟子之語，名其堂曰「三樂」。

又《廟嶺磨崖記》　歙人鄭玉，其祖父皆爲縣令。玉獨不願仕，築室里之師山，以耕釣爲業。年四十，自卜葬地于休寧之廟嶺，營其窆，俾死則啓而瘞之，復記歲月刻溪上云。

又《晴旭樓記》　從兄陳壽卿與玉同出曾祖，先叔祖以（嗣）陳氏，始異姓焉，其家在城之西偏。嘗於所居之南向東山作閣，使玉請名於鄉先生王公仲

履，題以「晴旭」，且爲賦詩，字與詩具藏陳氏。又嘗屬玉作記。今十年矣，吾兄已隔幽顯，記尚未作，姪禮復以爲請。予爲之感今思昔，泫然流涕，抱禮以哭。

汪叡《哀辭》 隱居講學，善爲古文。或以黃犢駕小車，人皆笑之，識者奇之。嘗構精舍于里之師山，其堂曰「三樂」，踞岡爲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爲之註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薦，遣使以翰林待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束書就道，中途疾作，遂還山中。適大軍駐吾新安，遭謗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叡素辱知愛者，每過山下，仰睇羣峰，遺址如昔，草樹淒迷，豈勝悲惋！抽詞哀些，敬酹一觴。

周原誠《哀辭》 少侍父承事公，宦游所至，政采風立，先生多所裨贊。承事公卒于杭，先生扶櫬，匍匐數百里歸葬。撤喪，或勸之仕，笑而不答。嘗至京師，謁館閣諸大老，翰林虞公睹其文，驚曰：「此治世之音也。」揭公曰：「吾久不見，何得之先生。今子美之高風遐躅似之矣。」其見稱慕如此。一日別揭公館下，公目送渠渠，先生方跨一蹇，因倒騎卻顧之而去，舉市皆大笑。明日，西江熊大古繪爲圖，集賢陳衆仲爲賦長句，由是名滿諸公間。比歸，披短蓑，釣于岑山。監察御史託音公時監休陽，特相往來，亦時乘牛車徑造其所，市中或大笑，先生不以爲異也。久之，講道師山，從游翕集，咸捐田助費，里人鮑元康爲之大起精廬，夫子燕居殿及講堂亭臺，咸極嚴整。山木蓊鬱，西北數百里諸山咸俯伏其下。先生顧而樂之，遂(著)〔注〕《易》、《春秋》，日與諸生談論仁義道德之奧，而通其大用，由是學者號曰師山先生。郡帥珊竹鐵公素相厚善，至是，率諸子執弟子禮，而時自造，資其教益，遠邇大化。至正十二年，今上以大臣薦，命賜束帛，以奉議大夫、翰林待制召，皇太子加賜上尊。二使者至山，會先生卧病，強扶先生拜已，先生固辭。部使者強先生就道，先生不獲已，拜章辭還爵命，而以布衣入見。至海上，以疾還。今年秋，有以飛語中先生者。先生方居休陽山中，報者卒至，且語親戚朋友俱已逮治榜楚。先生嘆曰：「吾即死，報國足矣，何累是耶？」言未已，捕者至，先生度不得免，談笑就捕。至庭，顏色不變，隨問隨答。主者怒，語益侵。先生明目張膽，方將抗論以死，而從者遽曳先生去，且胥縻之矣。先生即拘郡中，閉門自餓，七日不死，因起，賦詩爲文自適。越二日，或謂主者欲大用先生，先生笑曰：「吾可大用耶？吾豈可事二姓耶？」乃即席毅然沐浴正冠，望北再拜，自經以死之。明日，聞者識與不識，咸唶唶曰：「男子！男子！」一二顯者亦曰：「先生果實做。吾官府受其惡名耶？」先是，以書與子弟訣曰：「吾當慷慨殺身，以勵風俗。」又言於門人曰：「三仁之去就死生不同，各盡其本心而已。吾之就死，亦盡吾之本心也。」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篤志於道者矣。嗚呼哀哉！先生性尤篤於孝，凡祖墓無間遠邇，悉加修治，立石以識之。每過，必下車趨謁。郡人以先生祖父徵事公當歸附初，郡將李世達叛，王師至，且屠城，徵事公能盡活萬民，有功於城，城西十里築屋，尸而祝之，曰令君祠。又以承事公清德不可泯，相與私謚曰貞白先生。請於有司，大樹「貞白里」華表於通衢。先生過，必泫然流涕。自承事公卒，先生終身一聞諱或其遺事，輒大哭，觀者莫能仰視。其天性蓋如此。先是，先生既愛岑山。及居師山，復往來焉，縣尹潘從善嘗候起居，于是今號鄭公釣磯。凡朝士之最知先生者，淮南省平章政事余闕、吏部侍郎危素、監察御史鄭潛。其自謂平生老友，則監察御史程文、婺源石丘生胡默也。

《元史》卷一九六《鄭玉傳》 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搆師山書院以處焉。【略】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略】玉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注》。十七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玉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王禕《師山遺文序》 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物，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郡中，詘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

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

楊維楨《送鄭處士序》 師山處士鄭子美氏，隱居山中四十年，言者聞(闕)朝廷(闕)用起之，中使詣門勸駕者至再，而處士起就道。所與游者自吳詢以下若干人，咸爲歌詩以送之，又屬會稽楊某爲之叙。

趙汸《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至正十五年冬，詔以新安鄭子美先生爲翰林待制。時先生卧疾精舍，使者與郡監守致朝廷之意甚厚，先生堅辭不能拜命者久之。適憲使番陽周公在郡，親勸之駕。其門生子弟進而言曰：「今聖天子舉羣策以清海内，大丞相集衆思以圖治功，不惜禁苑次對之職，起先生於山林，豈惟以先生業觚翰、攻文章哉！先生學通古今，以詩書禮樂爲教，於史長於治亂興衰之説，正誼直言，不忘憂世。先生不出，如朝廷何？」時先生疾良已，乃翻然曰：「欲報朝廷者，吾素志也。吾將辭官赴召，親見聖主，陳所欲言爾。」即命促裝諏日，偕使者北行。郡長貳、縣大夫與寓公縉紳之士，於郡南門之外設祖道，爲先生别。里中耆俊、文學諸生，又相與作爲歌詩，以詠嘆其行。休寧趙汸病不能陪縉紳之後，又不善爲詩，則獻言曰：「先生應詔入朝，得極言天下事，此千載一時也。【略】先生倘以爲然，雖言之可也。若夫本源深切，有非草茅所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先生矣。使朝廷收得士之效於一時，而先生之功及乎天下，則雖銘彝鼎而被絃歌可也，豈以一時一鄉之所詠歎者哉？」

唐仲《移建師山書院引》 比長，讀書祥符寺南山觀，振拔自勵，期以顯融。年三十餘，北遊燕、趙，挈所作古文謁見翰林諸公。虞公邵菴、歐陽公圭齋、揭公曼碩咸咨嗟獎借，互相推挽。未肯就，竟南歸。晚年學者日衆，卜築於師山，中書省顏曰師山書院。至正末，大臣敷奏，天子授以奉議大夫、翰林待制，馳使來召。皇太子侑以尚尊織文，先生病辭。壬辰俶擾，土崩瓦解。丁酉，徽州遂入職方氏。衛國鄧公命先生拜於庭，出言慷慨，公優容之，明日以節死。

著錄

楊士奇《師山文集跋》 《師山集》者，元歙人鄭玉著。【略】此集吾得之歐陽允和。

又《鄭氏文集跋》 右《浦江義門鄭氏文集》總十二冊，翰林檢討叔美所惠。其《麟溪集》二冊，載時賢詩文及譜圖、規範。《藥房集》五冊，《隨庵集》一冊，《半軒集》二冊，《遂初齋集》二冊，皆鄭氏先世之文。義門鄭氏聞於四方久矣，其累世德行文章皆具於此，可以考徵。而規範之井然，則治家者皆可以爲法矣。

《文淵閣書目》卷九 鄭玉《師山文集》一部一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玉《師山集》二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師山先生文集》一冊，元至正間(蜀)〔歙〕人鄭子美著。

《秘閣書目・文集》 鄭玉《師山集》一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鄭玉《師山文集》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師山先生集》四冊，五卷，鄭玉。《附録》一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師山文集》四卷，鄭玉。

《近古堂書目》卷下 《師山文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師山文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鄭玉《餘力稿》五卷，又《遺文》六卷，又《師山集》八卷、《附録》一卷，又《濟美録》四卷。

《元詩選》初集庚集 鄭徵士玉：所著有《師山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師山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録》一卷，【略】元鄭玉撰。玉有《春秋闕疑》，已著録。是編《文集》八卷，前有至正丁亥程文序，又有至正庚寅玉自序，蓋即玉所自編。惟序稱「名曰《餘力稿》，以見吾學之不專於文詞」，則集名似後人追改。然王禕序及楊士奇跋已皆稱《師山集》，則初刻時已改名矣。《遺文》五卷，不知何人所編。程敏政《跋玉釣臺詩卷》，稱其裔孫虯裝潢成冊，張駿和敏政詩跋亦稱玉裔孫鯨、虯皆能詩，其或出虯等之手歟？《附録》一卷，則當時酬贈詩文，及後人題咏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鄭玉《師山文集》八卷，又《餘力稿》五卷。

《補遼金元藝文志》 鄭玉《餘力稿》五卷，又《遺文》六卷，又《師山集》八卷，又《附録》一卷，又《濟美録》四卷。

郎園麗廛《師山先生文集跋》 右元鄭玉《師山文集》八卷、《遺文》五卷、

《附錄》一卷、《濟美錄》四卷。【略】據後裔孫燭跋，稱「宗老子西翁所裒」，未知子西爲何人。《四庫全書》著錄亦無此種。近世藏書家若瞿氏鐵琴銅劍樓、陸氏皕宋樓所載明刻本，均無此種。朱氏《結一廬書目》載宋、元集部頗多，此書僅舊鈔本八卷，且幷《遺文》、《附錄》而無之。則此雖明刻，亦良可珍貴矣。文集初名《餘力稿》，今本稱師山先生，殆後人追改，《四庫提要》已論及之。

翁同龢《清抄師山先生全集跋》 《鄭師山集》十二卷，前有顧俠君印，後有嘉靖、萬曆九年繆君字。得者寶諸。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六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明刊本。元鄭玉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裘杼樓鈔本。元鄭玉撰。【略】集八卷，至正庚寅自序目曰：「《餘力稿》，明吾學之不專於文詞也。」至正丁亥程文、洪武庚戌王禕並有序。《遺文》五卷，疑出裔孫鯨、虬等續編，有楊士奇跋，及嘉靖乙酉裔孫崑識語。《附錄》則當時酬贈與後人題詠詩文。 又：《師山先生文集》八卷、《文詩遺錄》五卷、《附錄》一卷、《濟美錄》四卷，明嘉靖刊本。文集八卷，有至正庚寅三月朔鄭玉自撰《餘力稿序》，至正丁亥婺源程文序，又廬陵楊士奇跋。《遺集》五卷，則洪武三年金華王禕序。《附錄》皆酬贈題詠也。《濟美錄》者，歙當鼎革之際，李銓納款，尋入覲，已而行省調其所部兵戍瓜洲，裨將李世達遂叛。省遣萬戶孛朮魯敬提兵壓境，世達戰敗，時城中無人，惟丘龍友與玉祖鄭安出迎，言於敬，謂亂由兵，非百姓罪，乞免屠戮。因權署安知歙縣，招百姓復業。歙之人廟祀，號曰令君。安有子曰千齡，卒於休甯令，有廉節，部使者以「貞白」名其里。千齡子曰玉，以道德文章名天下，卒以忠義傳，《元史》從祀朱子祠里。祖孫父子賢賢相承，世濟其美。因彙郡誌、牒碑、廟碑、祭祝、申文、史傳、行狀、壙志等文，爲錄四卷。嘉靖十四年，鄉後學黃訓序之，裔孫燭又爲後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明刊本。元鄭玉撰。後有《附錄》一卷。八卷本，爲師山自編，初名《餘力稿》，有玉自序及程文序、楊士奇跋。《遺文》、《附錄》乃後人所編。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師山文集》八卷，元鄭玉撰。明刊本，附《遺文》五卷。 許氏有鈔本，附《遺文》五卷、附錄一卷。

又《附錄》 余家有刊本（詒讓）。

又《續錄》 涵芬樓有明初黑口本。 《乾坤正氣集》本。 明刊十一卷本。 明刊附《濟美錄》本。（《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濟美錄》四卷。） 清補刊明嘉靖本十八卷。 摛藻堂鈔本十一卷。 八千卷樓有舊鈔附《濟美錄》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濟美錄》四卷，十冊（北圖），明嘉靖間刻本（十行二十字）。元鄭玉撰。【略】卷端有郎園題記，極稱《濟美錄》傳本之稀。然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四即載之，不知葉君何以獨屏丁志而不參攷也。【略】程文序。 又：《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濟美錄》四卷，四冊（國會），明嘉靖間刻本（十行二十字）。元鄭玉撰。【略】卷內補版甚多，凡後來補刻之葉，下書口均記「相補」二字。程文序，自序。 又：《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六冊（北圖），明嘉靖間刻本（十行二十字）。元鄭玉撰。余既依葉德輝跋本製膠片後，始憶國會圖書館亦藏一部，卷帙完全相同，亦均有「相補」之葉。相事蹟無攷，以原本刻於嘉靖初元推之，則修補當在隆、萬間矣。此本無《濟美錄》（以刻工姓氏攷之，《濟美錄》與《文集》似非同時所刻，然當遠在補版以前），然無「相補」之葉，極可寶貴，因再付影攝，俾互觀焉。【略】《遺文》卷五末有從《元詩選》補錄《日嶽詩》一首。【略】程文序，自序。

《木樨軒藏書書錄》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元鄭玉撰），《附錄》一卷、《濟美錄》四卷，明刊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師山文集》八卷，元鄭玉撰。明刊本。原板在藝海樓。 《乾坤正氣集》本。 補：《師山先生文集》十一卷，元鄭玉撰。明初刊本。十行二十三字，黑口，左右雙闌。前至正丁亥程文序，又至正庚寅自序，題曰《餘力稿》。卷中遇元帝提行空格，尚存舊式，是從元本出者。 補：《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元鄭玉撰。《附錄》一卷、《濟美錄》四卷，明鄭燭撰。明嘉靖刊本。 補：《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元鄭玉撰。明末山陰祁氏澹生堂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師山先生文集》十一卷，元鄭玉撰。元至正刻，明修本，二冊。【略】存九卷：一至四、六至七、九至十一。 又：《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元鄭玉撰。《附錄》一卷，明刻遞修本，二冊。 又：《師山先生全集》十二卷，元鄭玉撰。清抄本，翁同龢跋。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別附《濟美錄》四卷，十冊。元鄭玉撰。明嘉靖十四年鄭氏家塾刊本。北平。 又：《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別附《濟美錄》四卷，八冊。元鄭玉撰。明嘉靖十四年鄭氏家塾刊後代修補本。 又：《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別附《濟美錄》四卷，八冊。元鄭玉撰。明嘉靖十四年鄭氏家塾刊後代修補本。 又：《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六冊。元鄭玉撰。明嘉靖十四年鄭氏家塾刊本。北平。 又：《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四冊。元鄭玉撰。明嘉靖十四年鄭氏家塾刊後代修補本。 又：《師山先生文集》八卷，四冊。元鄭玉撰。明嘉靖十四年鄭氏家塾刊清代修補本。

藝文

陳旅《鄭君子美倒騎驢圖》 山翁倒著白接䍦，習家池頭倒載時。襄陽小兒齊拍手，山翁沉醉都不知。江東奇士鄭子美，雪中亦把驢倒騎。此時子美不曾醉，惟有高人目送之。市兒出觀總大笑，雪風颼颼不掩扉。舉鞭左右語觀者，我不背人遭汝嗤。世間顛倒豈此爾，汝不自察嗤我爲。我不學臨淄說客主父偃，日暮倒行而逆施。

吳克敏《客錢塘有懷東山趙子常時徵師山鄭先生》 小閣疏簾畫影移，凭闌多是獨吟時。夕陽關樹高低畫，殘雪江梅遠近詩。潭底又聞龍劍化，隴頭應怪鶴書遲。何時鄉里歗塵散，來傍清流理釣絲。

又《鄭待制席上同劉伯溫都事燕叔義憲史諸公賦承天觀東軒詩》 孤客憑危正憫然，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黑送千艘雨，城郭青炊萬竈烟。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潮鐵箭久離絃。五員白馬今何在，幾度荒臺野鹿眠。

又《渡江有感寄鄭待制(是月苗軍入城)》 桃花短短隔紗紅，滿眼春光涕淚中。金鼓西來蘭省震，旌旗東下柳營空。黃鬚公子虛從事，白面書生實總戎。若憶翰林鄭待制，長江歸棹幾時同。

又《克復昱嶺關寄鄭子美待制》 鼓角聲雄隊伍齊，揚兵曉戰昱關西。黃金匣動雙龍出，赤羽旗開萬馬嘶。露布不煩諸將草，詩篇還爲故人題。沙溪春酒甜如蜜，醉卧花陰聽鳥啼。

鄭忠《題余青陽鄭師山二先生手札》 吾聞長江之水碧如油，遙遙東注不復休。大孤小孤並屹立，勢欲壓斷長江流。師山江之南，青陽江之北。兩山之高不如屋，廼能隔斷世炎暑。清涼直透人肌肉。君不見爾時士大夫懦且頑，奈何尸其位而素其餐，遂令四海無上心，倚疊朽骨如丘山。老臣白髮三千尺，焉能繫落日。豈知浩氣塞乾坤，首碎秦庭完趙璧。戰血滿城城愈堅，三軍首離心不悛。泥塗軒冕伏大節，夷齊並駕仍爭先。二孤千仞何足謂，不是人間屹天柱。師山青陽絕地維，頹波欲流流不去。高風一洗洞八荒，天下盜賊來何方。捨生取義盡若此，終古不用城與隍。二老有親筆，見之輒痛泣。低回一慟天爲昏，上帝返袂雲俱濕。肝腦塗地想當時，骨聳魂驚毛髮立。翰墨落人間，卷舒有遺失。不如模刻寄崔嵬，昭示萬古無終極。

王克恭《祭文》 惟先生學成于家，德優于身，聞其風足以頑廉而懦立，攄其蘊足以尊主而庇民。卓然以道自娛，不慕乎人爵之尊榮。不可泯者堅貞之節，不可撓者剛大之氣。【略】克恭來蒞茲邦，俛仰興喟，重嘆老成，躬訪莫遂，遠持一觴，敬酹幽魂。先生其有知耶？其無知耶。

朱昇《祭文》 歲屠維大淵獻兮，日南斗之初躔。鄭先生葬廟嶺兮，在既歿之二年。來會葬而侍事兮，老契生金振祖。牢牲廁乎苞箭兮，清酒酹乎墳土。曰人靈於庶物兮，貴無忝於厥初。彼庸碌之待盡兮，與萬類而奚殊。繄先生之超卓兮，在童年惟好學。議論高出古人兮，大鳴警乎後覺。紛世榮與俗學兮，雖信美非所求。式據槁而瞑目兮，惟世道之是憂。天不早吾柄用兮，晚幣聘焉奚補國？魚爛而棼分兮，命書返乎天府。上非有失德暴政兮，第弗振於宴安。材良愚惡而弗分兮，民生弊於貪殘。倘改轅而易絃兮，削吏文而摧豪武。詔哀痛以感人兮，庶支傾於一柱。亟趨召以前邁兮，乃道梗而無從。吐孤忠於一語兮，孰梯蹬乎九重。初忍死以僑寓兮，終逃匿之無所。天日遠而雲冥冥兮，知臣心之酸苦。美女妬子之盼倩兮，致逮捕之紛紜。豈子身之憚殃兮，尚解繫夫親鄰。昔禪寂以緘辭兮，今涅槃而出世。匪感激以捐軀兮，實從容而就義。夫人心之有此仁兮，咸戟手而血泣。孰受教而讀其書兮，弗頑廉而懦立。生兩間而不怍兮，死吉壤之是歸。介弟敬乎治命兮，知魂氣之焉依。墳嵯峨於道側兮，刻文章於溪石。舟車過而瞻仰兮，垂千載之名德。嗟予少公一歲兮，公吾考之所尊。治先人之喪葬兮，隔生死而情彌敦。歷頻年之患難兮，雖

異縣如千里。不能相從以終老兮，負相期之意氣。今茲會葬者幾人兮，知老生之獨悲。寫苦心而致辭兮，尚飲食而聽之。尚享。

江灝《祭文》 海隅鯫生，學疏才劣。不謂衰宗，玷名儒列。承乏徽庠，位叨祿竊。功效無補，久延歲月。郡有先賢，禮當展謁。懼曠厥官，徒懷遠結。尚慮及瓜，忽焉有缺。仲秋既望，貌像是設。堂堂威儀，凜凜風烈。仰止之間，初心允愜。崇觴既清，載俎斯潔。惟公鑒誠，冀無不屑。

黎敏《祭文》 先生高隱以求志，受聘而辭爵，身亡而節存。人所難行，而先生安之。所以名登史冊者，時王之明也；祔祀祖廟者，諸生之權也。茲循舊規，祗薦祀事，忠靈不昧，伏冀鑒之。

周伯琦

論述

綜論

虞集《近光集原序》 集在延祐間，與故集賢學士鄱陽周公有同朝之好，道義相激昂，忠厚相敦尚，非一日之契也。今觀其嗣子伯溫《近光集》，備述至元、至正所以蒙被恩遇之盛，司憲南海，錄以爲書。萬里之外，一食不敢忘君。於戲，盛哉！惜乎吾集賢公敎忠之勤，培德之遠，而不得以喬年耆德觀其碧梧翠竹之聳壑昂霄也。雖然，歲時燕享，俎豆彝鼎，神明來歆，則亦有以大慰其心者矣。集踰七望八，頹然山林，亦豈不欣言故人之有子、而用世之有人也？昔集賢公執帝王遺書，以奉仁皇帝之淸燕，不盡其用，以待其子發明家學，事聖孫，彌文熙洽之朝，蓋三十年於茲矣。風雲會合，豈偶然哉？烏乎，世篤忠孝，以承國家之福澤於無疆。此老叟所望于契家人門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近光集》三卷。【略】《近光集》中述朝廷典制爲多，可以備掌故；《扈從詩》中記邊塞聞見爲詳，可以考風土。而伯琦文章淹雅，亦足以摹寫而叙述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又有歐陽玄序《扈從集》云：「當宁南面南服，闢四方之路，以盡多士之才。執法侍上上京，持數寸之管，以申三尺之令。於時周君伯溫，乘鷺羽之潔淸，從翠華之密邇，身歷乎山川之美秀，目覩乎星月之推遷。進而載馳載驅，退而爰咨爰度。抒思輒形諸淸詠，回轅遂積乎佳篇。」又：「伯琦儀觀溫雅，粹然如玉。雖遭時多艱，而善於自保。博學工文，尤善書法。」

《元史新編》卷四七《周伯琦傳》 伯琦儀觀溫雅，遭時多艱，善於自保。博學工文，尤以隸篆眞草擅名當時。

《蒙兀兒史記》卷一二〇 伯琦儀觀溫雅，粹然如玉，雖遭時多艱，善於自保。博學工詩文。

《元詩紀事》卷二〇 《續吳先賢讚》：假江東參政，招諭張士誠，遂沒士誠所。羈旅無聊，時與諸文士飲酒賦詩，流連日夜。或前而爲變徵之聲，皆垂淚涕泣。已又爲羽聲慷慨，士盡變色投袂。在吳十餘年。伯琦儀貌都雅，而非戡難才，虛談無實，雍容自免而已。

分論

《天馬行》 《石洲詩話》卷五：周伯溫《天馬行》，詠至正二年壬午七月西域拂郎國獻馬，詩語頗得應制之體（陸河南仁亦有歌，極爲楊鐵崖所稱。然平板無生氣，較伯溫作遜之遠矣）。

《石鼓賦》 馬士彪《石鼓賦跋》：士彪昔嘗從事於玉雪坡內翰先生鄱陽公之門，得公《石鼓賦》遺稿久矣。近來海外，因獲拜觀石鼓碑刻於瓊山。提學考古先生函丈，命區區書公所賦《石鼓》文補綴於卷云。

傳記

《元史》卷一八七《周伯琦傳》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父應極，至大

間，仁宗爲皇太子，召見，獻《皇元頌》，爲言于武宗，以爲翰林待制。後爲皇太子說書，日侍英邸。仁宗即位，遷集賢待制，終池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伯琦自幼從宦，游京師，入國學，爲上舍生，積分及高等。去，以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三轉爲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伯琦爲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帝嘗呼其字伯溫而不名。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八年，召入爲翰林待制，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陞直學士。十二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臺。除伯琦兵部侍郎，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兩人皆南士之望，一時榮之。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大軍南討，而失律喪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奏之。伯琦乃劾希曾等越分干譽，希曾等皆坐左遷，補郡判官，由是不爲公論所與。十三年，遷崇文太監、兼經筵官，代祀天妃。丁內艱。十四年，起復爲江東肅政廉訪使。長槍鎖南班陷寧國，伯琦與僚佐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書，未行，改浙西肅政廉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余觀，糾言伯琦失陷寧國，宜正其罪。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承制假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士誠既降，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辯釋伯琦罪，除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於是留平江者十餘年。士誠既滅，伯琦乃得歸鄱陽，尋卒。伯琦儀觀溫雅，粹然如玉，雖遭時多艱，而善於自保。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眞、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又有詩文稿若干卷。

紀事

周伯琦《近光集自序》 今天子在位之八年，當至元庚辰之歲，斥大姦，進羣才，一新治化。時伯琦繇國史院編修官選擢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扈從大駕上京，兩視草大廷，遂以非才簡知主上。既而詔奉香酒，以仲秋上丁代祀曲阜宣聖廟。還，上命篆追上明宗皇帝尊號玉寶書祝版，陪禮太室，三賜衣幣。是年十有一月三日，建宣文閣，又詔篆題閣牓及閣寶。明年，改元至正，正月廿日，特命爲授經郎。復置經筵，又命兼經筵譯文官。先是，授經郎學舍在宮門外，隘陋弗稱。于是有旨以玉德宮之西殿爲學，上親選宿衛官及勳戚子弟年二十以下者三十人爲弟子員，受業閣下，大官具膳，留守供帳，皆出上命。是年復科舉取士，制中書檄考試上都。還，進講，賜金織對衣及青貂裘。又明年廷試，選爲簾內官。上御宣文閣，試弟子員稱旨，面賜中統鈔五千貫，弟子員各繡衣材一襲，入則通籍，出則給傳。又二年，陞鑒書博士，仍兼經筵，兩頒璽書，以示其異。尋又命攝授經郎以教官學。是後日侍講讀，歲兩有衣幣之賜。今年秋七月八日，進講《洪範》。上御慈仁殿，特命改崇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旬日又命兼經筵參贊官，賜巵酒，兩頒璽書如前制。中臺以憲府重選，宜用近臣，迺奏拜廣東僉憲。陛辭之日，上猶眷眷，大臣以便養爲言，乃允。官給上駟，驛行而南，中塗少暇，遂及文墨。竊念先臣昔爲仁英兩朝說書，歷官清華，嘗有撰著。後二十年，而伯琦又幸際今上，世守其職。蓋叨祿于朝者一紀，而在館閣者十年，侍內廷班講席者五閱寒暑。自惟積誠不至，燭理不明，不能有所感動裨益。然觀聖上議禮考文，任賢使能，日偲偲然與堯舜同德、湯武同心。職在論思，千載一逢，非假文辭，何以示久。故自入侍至今，凡拜恩寵、陪典禮、奉制勅、承顧問、侍游從，則有紀述歌詠，所以揄揚上行，抒達下情，庶幾詩人天保之意。辭體俚近，取以適時，固不敢擬于前代作者。然當茲禮樂大興之日，躬侍九重，挹清光，其可以蕪鄙自少，而使朝廷之盛美有闕、先臣之遺業無傳乎？于是次其歲月，彙爲一編，題之曰《近光集》。置諸篋中，時而觀之，身雖江湖，舉頭見日，天子之光咫尺也。抑著出入之迹、而犬馬之情，思有以自效云。

又《扈從詩後叙》 車駕既幸上都，以是年六月十四日大宴宗親、世臣、環衛官于西內櫻殿，凡三日。七月九日，望祭園陵。竣事，屬車轅皆南向，彝典也。遂以二十二日發上都而南。【略】國制，凡官署之幕職掾曹，當扈從者，東西出還，甲乙番次，多不能兼，惟監察御史扈從，與國人世臣環衛者同。東西之行，得兼歷而悉覽焉。

許有壬《題周伯溫玉雪坡亭》 玉雪取譬梅，論色非論質。堅白將無同，磨涅孰爾釋。孤芳冠百卉，歲晚見特立。胚揮先天春，具體未畫《易》。詠歌及影香，萬漏才挂一。西坡據形勝，嘉名任沿襲。絕彼官府誼，專此山林僻。栽培閱三世，貞潔著一德。孫枝尤挺出，藉甚騰茂實。寄聲玉雪坡，未許心鐵石。

吳師道《玉雪坡亭記》 天地間有至清之氣，得之者則爲天地之至潔，若玉雪是也。雪雨於天，玉產於地，其色同也。【略】宣文閣授經郎周君伯溫爲余言，世家彭蠡之東，望湖山之旁，四山如城，雙澗交流。當居茅之西有坡焉，其先大人植梅百十株，嘗自號梅山翁，以志其好，其尊翁待制暨伯溫母氏封植之勤。伯溫嘗閱郡志，故宋時守居多梅，有亭名玉雪坡者，愛之，亦作亭坡上，揭其名楣間。來京師，復令善畫者爲之圖，以求士大夫賦詩，屬予記其事。予觀周氏，三世以文儒顯。梅山翁錫命詞林，而伯溫父子接武於廟，亦既登白玉之堂、游群玉之府矣。歲時扈從，出居庸，抵濼京，雪山冰谷，昔人所未歷者，皆身至其處。今也江鄉澤國，月香水影，幽麗奇絕之觀，又將幅巾藜杖逍遙其間，以尋退休之樂，取數不既多矣乎！予聞君子寓意於物者矣，早夜之間，疏瀹而炤明之，使一疵之不存，一塵之不污，以保完其精英，雖炤映天壤，流芳無窮可也。伯溫之志，其出於此歟？豈徒玩物適情而已。異時志番陽者，玉雪之名係之周氏以傳，豈不宜哉。

傅若金《和周伯溫翰林齋宿》 英顯散微飈，圓靈夕清穆。詞林屈嚴祀，齋房敞空曲。臨下赫明明，在公誠屬屬。風條象九奏，露樹彰三沐。書告蠲柔翰，陳詩列明燭。從昏禮既虔，迨旦興猶夙。皇德亮時歆，景命恍有僕。升氣清蕭間，奠幣玄纁束。神休對精享，至和敷百祿。將事庶無懈，來祀永相矚。

戴良《周伯溫侍御席上賦》 伯琦，饒州人，以蔭補南海主簿，三轉爲翰林修撰，日被顧問，眷遇益隆。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後起爲江東廉訪使。甯國陷，遁走杭，改浙西廉訪使。至正十七年，假參知政事招諭淮張，留平江者十餘年。張滅，歸里卒。

《霏雪錄》卷上 周左丞伯琦在姑蘇時，聽事中惟設一椅，餘無坐榻，獨楊孟載至，始索坐子，譚論久之。仍召其門客謝某陪坐，具小酌，從容(闕)，興極乃休。

《書畫彙考》卷五一 《聽雨樓諸賢記》：周伯溫【略】爲人愼重，爲元氏左丞。天下亂，流寓胥臺而無所就。然妙於古篆，得趙文敏公遺意，字頗肥而玉潤可愛，士君子至今寶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周翰林近光集》：按：伯琦初以也先帖木兒南討失律喪師，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奏之，伯琦乃劾希曾等越分干譽，希曾等皆坐左遷，由是不爲公論所與。及起爲江東廉訪使，甯國陷，遁走杭州，改浙西廉訪使、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余觀糾其失陷甯國，宜正其罪。後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承制假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拜江南行省左丞。士誠留於吳，爲造第宅於乘魚橋北岸，厚其廩給，日與諸文士流連，因亦忘歸。史稱其「善於自保」，有微詞焉。

著錄

《水東日記》卷三五 往年在京師，讀周伯溫《近光集》，頗知勝國時北出道里風土之詳。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周伯琦《官箴》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伯琦《近光集》三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周伯琦《近光集》。 又：周伯琦《扈從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周伯琦《近光集》。 又：周伯琦《扈從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周伯琦《近光集》三卷，又《扈從紀行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略】元周伯琦撰。伯琦有《六書正譌》，已著錄。當順帝時，伯琦以文章知遇，出入禁廷，因別裒錄所作，爲此二集。《近光集》乃後至元八年庚辰由國史院編修擢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至正元年辛巳，爲授經郎、經筵譯文官；二年壬午，爲簾內官；四年甲申，陞鑒書博士；五年乙酉，改崇文監丞，迄於出爲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凡五年之詩。《扈從詩》則至正十二年壬辰，由翰林直學士、兵部侍郎拜監察御史，扈從上京之作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四 《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明刊本。元翻陽周伯琦伯溫甫撰。

《讀書雜識》卷一二 《周翰林集逸文》，伯琦。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集》一卷，附《補遺》，澹生堂鈔本，禦兒呂氏藏書。鄱陽周伯琦伯溫甫。【略】《近光集》乃後至元庚辰至乙酉由編修歷擢崇文監丞時作，多述朝廷典制。伯琦自有序，虞集又爲之序。《扈從詩》爲至正壬辰隨蹕上京所作，中紀塞垣風土尤詳。又：《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集》一卷，舊鈔本，惠定宇、鮑淥飲藏書。元

鄱陽周伯琦伯溫著。【略】此舊鈔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舊鈔本。題「鄱陽周伯琦伯溫甫」。前三卷爲後至元八年及至正元年至五年所作，《扈從詩》則至正十二年扈蹕上京紀行作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元周伯琦撰。抄本。　收舊抄本。　補：傳鈔文瀾閣四庫本，勞格據惠氏紅豆山房藏本校。卷三末補詩五首，又殘詩四首，改字亦多。　舊寫本，從四庫本出，余藏。余據揆叙謙牧堂舊藏本校，改正五百字，補詩九首。　補：《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元周伯琦撰。清初寫本。【略】海源閣遺籍。余曾借校，訂正四庫本甚夥。　補：《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集》一卷、《周翰林集補遺》三卷，元周伯琦撰。清鮑廷博手寫本，十行二十字，鮑氏據惠氏紅豆山房本校。《扈從集》據山陰祁氏澹生堂本及汪氏振綺堂本校。《補遺》三卷似出鮑氏手輯。友人蔣汝藻密韻樓藏。　補：《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周翰林集補遺》二卷，元周伯琦撰。清嘉慶間鮑氏知不足齋寫本。【略】其《補遺》上卷爲遺詩三十首，下卷爲遺文十五首，采自《吳都文粹》、山志、總集及書畫跋。有鮑正言跋，言嘉慶九年錄畢。鮑廷博又手補佚文三首。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校舊鈔本近光集扈從集跋》：《近光集》三卷、《扈從集》一卷，元周伯琦撰。伯琦以至元六年由國史館編修擢翰林脩撰，知制誥，直經筵，因彙次庚辰至乙酉數年所爲詩，題曰《近光集》。又編至正十二年壬辰扈行上京途中往返詩爲《扈從集》。前有虞集序，伯琦又自爲兩集序。後有賈祥麒跋，言全集未遑詮次，預以是集鋟傳。是此集元時即已付刊。然流傳極鮮，未聞有以元刊著錄者。惟《皕宋目錄》載有明刊本，亦不詳何時所刻。其餘各家所有，皆舊鈔也。余閱肆二十餘年，並傳鈔本亦未之覯，乃就文津閣傳錄副本，而譌謬盈紙，兼有缺葉，莫由勘正，第取其顯然差失者隨文更定而已。頃於廠中得一舊本，審知爲海源閣故物，鈐有「謙牧堂藏書記」，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提行空格尚沿舊式，知從元本鈔出者。因取新錄本對校，開卷書名即題《周翰林近光集》，與閣本迥異。核閱既竟，凡改正五百餘字。焉烏帝虎，塵穢一清，已自可喜，其尤要者，則缺詩咸得補正也。考卷三尾《至正辛卯禮闈紀事》詩後三首末，閣本注「原缺二字，謙牧堂本則原詩四首完然具存。其下又有《鳳麟榜紀事》詩三首，《清華亭雅集》詩一首，皆閣本所無也。尤可詫者，《題右丞相寫墨竹》詩後尚有《仲冬詔行錢幣》、《奉旨寫至正》（兩題字有缺失）七律各一首，《元日大雪》五律二首。詩中字多剝蝕，閣本則併題目與殘詩悉予刊落矣。今將缺詩錄之左方，世有喜誦伯琦集者，可據以補入也。嗚呼，昔賢遺著，其存於今者，千百之一二耳。此戔戔者，或幾經水火蠹蝕之餘，幸而得傳，而斷爛缺殘不可董理者又往往而是焉，斯亦大可哀矣。掇拾而整齊之，使古人之精神炯然長耀於文字之表，寧非吾輩之責耶。

《木樨軒藏書書錄》　《周翰林近光集》四卷，（元周伯琦撰）舊抄本（清抄本）。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一冊，元周伯琦撰。舊鈔本。　又：《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周翰林集補遺》二卷，一冊，元周伯琦撰。清歙縣鮑廷博手鈔本，鮑氏手校并跋。　又：《周翰林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一冊，元周伯琦撰。鈔本，清李文田手筆批校。　又：《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二冊，元周伯琦撰。鈔本。

藝　文

沈夢麟《答周玉雪左轄》　鄉國兵戈杼軸空，寸心憂國苦忡忡。謾勞傳檄求毛義，深愧無才比石洪。南省官儀新製作，太湖兵氣雜青紅。腐儒樗散知無補，只合攜書往瀼東。

余闕《玉雪坡（為周伯溫賦）》　江梅有至性，能怡君子顏。開花競芳節，擢秀帶春寒。惟與玉同色，還嗤雪易殘。芳香拂羅袖，如薰金博山。置此賓席上，人人別意看。

胡助《送周伯溫廣東僉事二首》　詞林藝苑擅豪雄，異數升遷出帝衷。三載侍經環北極，一朝僉憲振南風。身居柏府冰霜上，思入梅坡玉雪中。未必羊城能久駐，青春有詔趁歸鴻。　過家彩服映朝紳，忠存純全益顯親。秘殿結知聖天子，高堂喜動太夫人。威行風采搖山岳，膽落奸貪泣鬼神。從此鵬摶知遠到，他年勛業畫麒麟。

貢師泰《游西山次周伯溫韻》　嚴鐘啓城鑰，百辟聯佩紳。斜漢在昂畢，搖光正當寅。華車出廣陌，光采生熙春。陰崖凍猶結，陽谷景已新。雲林白洶

湧，石磴青嶙峋。先皇昔游幸，顧瞻愴茲辰。恍若鐵馬起，空留玉衣陳。鼎湖去雖遠，元化同其神。憑危俯高樹，歷覽窮荒榛。梵宇抗疏嶺，飛閣騰遐津。虛庭潛飈起，白日無纖塵。長楊十二衢，甲第連居民。清時治茲久，天地涵深仁。矧茲風氣完，且復俗習淳。耦耕雜畎畝，獨釣當漪淪。高僊去窈邈，瑞氣留氤氳。於焉契嘉晤，頓覺煩抱伸。蹇予敬亭下，清池翳脩筠。時時一瓢酒，獨酌不計巡。對此重歸思，江海愁畸人。

又《試院和周伯溫待制韻》 羣僊盛集瀛洲館，丹鼎芙蓉徹夜開。斗下璿魁聯外府，坐間珠唾落中臺。黃封酒醉賓筵散，絳蠟紗籠佩馬迴。禮樂光華當此日，九重側席正需才。

又《上京和周伯溫御史韻》 漢室論功誰最多，封侯第一是蕭何。從知將相元無種，卻笑神仙亦有魔。映月蠹魚成脈望，倚風飛燕避洶河。憑闌欲說行藏事，萬里長空碧似磨。

吳當《玉雪坡為周學士賦》 曾識羅浮山下樹，蒼茫白石共煙羅。幾年種玉雲千尺，鎮日花開雪一坡。酒熟谷中春事早，詩成湖上月明多。青綾夜向金鑾直，疏影黃昏奈爾何。

又《翰林上直次周伯溫韻》 宮庭白日靜相宜，鈴索無聲謾自譏。雲近簾櫳秋影薄，香飄殿閣晚風微。典謨事業千年冊，黼黻文章五色機。每嘆小臣懷補報，寸衷何計達宵衣。 金鴨香分石鼎茶，日長宮署寂無譁。庭前草樹皆生意，壁上丹青有歲華。禁直夜涼初賜被，講筵秋近又宣麻。神光鬱鬱衝牛斗，河漢層陰莫漫遮。

許恕《次周伯溫左丞登高韻》 老去無心學釣鼇，西山爽氣正秋高。清霜白露黃花朵，新酒香橙紫蟹螯。返照忽看移石壁，秋聲已覺振江皐。亂餘節物皆新意，爛醉何妨濕錦袍。 萬里飛鴻江漢秋，壯懷消盡古今愁。白雲雨過映青壁，錦樹風生吹碧流。應共郡中多士集，絕憐海內此亭幽。玉壺官酒茱萸宴，何處于今似昔遊。

王逢《夜何長三疊寄周參政伯溫鄔僉院本初》 夜何長，日苦短，夜長復寒日不暖。深林大薄鵰鴟滿，尾赬魴魚遊纂纂。千年古鐵紫氣纏，赤帝當之白蛇斷。中朝老臣雙珮蒼，憂心鬱紆寢息忘。鳳凰在笈驥服箱，雪埋石棧冰河梁。夜何長，六龍回轡東扶桑。 夜何長，日苦短，夜長復寒日不暖。蒼梧九疑雲思遠，驚鴻亂落夫差苑。漢家騎尉雙龍蒼，酒酣起舞隘八荒。疾風吹沙百草霜，玉缸朱火青凝光。夜何長，帝車高轉天中央。 夜何長，日苦短，夜長復寒日不暖。欃槍參旗燭雲罕，樹樹梅花落羌管。江南布衣雙鬢蒼，歲闌獨立氣慨慷。衣冠禮樂制孔良，路迢無由貢明堂。夜何長，啓明耿耿天東方。

又《陪宴周伯溫左丞劉君楚侍郎是日席上出汝瓷鴨爐焚香因賦以簡二公》 堂啓芸暉宴相君，鷓斑鸚綠鬬清芬。一絲欲染花間露，五色微生日下雲。袖惹氤氳思漢閣，詔頒綸綍擬皇墳。東吳二月無塵事，看劍攤書任酒醺。

又《奉和周大參伯溫送還龍江寓隱韻》 家寄青龍白鶴江，徘徊落日影成雙。賓筵久謝元王醴，親隴猶依季子邦。春老鳳梧瞻省掖，秋遺蟹稻接漁矼。君侯過譽慚何敢，未許雞鳴近北窗。

又《故南臺侍御史周公輓辭》 周公饒望族，自宋民德茂。長林卧麟岡，山脈萃芝秀。篤生侍御公，猶眺在天廐。襁抱器大父(振山先生)，青佩齒國胄。諸經內淪浹，百氏旁研究。鸞鳳暫枳棲，鴛鷺尋羽籞。冰銜十職館，相府六衣繡。薦掌西曹兵，雨聽南垣漏。濼京侈篇翰，海嶽肅籩豆。太子端本時，古傳躬口授。遂致問龍寢，罔或爽雞候。江東遭亂去，吳下爲時救。非同使尉佗，常存諭廷湊。時將臣寓公，垂白竟拂袖。朝廷整風紀，堅志起不復。嘉魚兼蓴菰，小塢廬巖岫。短巾杖琅然，消搖几心嘱。齊雲樓始燬，承露盤既覆。新亭對泣暮，錦衣獨歸晝。祿賜無贏金，鄉飲惟醇酎。含凄歌《黍離》，委順正丘首。孔戮眞伯仲，張綱孰先後。逢也楚狂人，頻年展良覯。拙詩序高文，家訓贊大籀。楷書《河清頌》，儼若臨九奏。興來赫蹠牋，往往法《急就》。數謂麋鹿姿，合置文王囿。桑樞原憲貧，飯顆杜陵瘦。有懷感長笛，無才傳者舊。玉雪梅花坡，寒盡想春透。翛翛豹尾車，昨夢過圭竇。朔庭烟草豐，靈其祐巡狩。

馬玉麟《次韻周伯溫左丞過洞庭山》 我愛洞庭湖上山，芙蓉兩朵碧霄間。雷聲起谷雨時到，雲氣逼人龍夜還。地限天南通越國，路從水底出秦關。登高送遠懷千古，卻羨漁舟箇箇閑。

又《次韻周伯溫左丞遊靈巖山》 吳王臺榭幾經春，草色年來綠更新。響屧廊閑僧供佛，鼓琴臺冷鬼迷人。松林落子敲棋局，苔徑生花漬石麟。回首白雲歸去晚，紫騮帶月入城闉。

戴良《周伯溫侍御席上賦》 淅淅扇晨飈，塗塗散暝霏。翳翳繁陰結，凄凄陽卉腓。開冬感徂物，高會洽音微。嘉肴薦文鯉，芳醑獻蘭巵。列坐侍星弁，駢筵簉緋帷。綺席全當牖，朱簾半隱扉。已酣亭上酌，復玩軒中奇。美話既愉

心，麗句更流思。清事古難偶，歡合情所希。及今不爲樂，後兹將待誰。但乏瓊玖報，虛蒙桃李施。惟祝養生年，黃髮以爲期。

王沂《題周伯溫玉雪坡》 千樹梅花照眼明，主人詩思與同清。雲裁野服侵寒暑，玉種高田帶雪耕。柿葉滿窗書已遍，松肪浮甕釀初成。扁舟莫動山陰興，宣室承釐待賈生。

陳德永《玉雪坡為周伯溫學士作》 仙人修月天上歸，袖裏璞屑萬斛璣。當時委地不肯化，付與春風吹得飛。春風吹上坡頭樹，仙人著屋中間住。夜氣英英到骨寒，又踏紅光上天去。

楊基《雪坡約余同入杭既而弗果別索詩賦此》 十年不醉西湖酒，夢寐春風萬株柳。滿意從容覓舊遊，短衣疋馬隨君後。孤山梅花斷橋月，此興既發中忽否。停驂索我題詩送，握手躊躇爲之久。【略】莫向江邊聽蹋歌，一夜相思成白首。

楊翮

論述

虞集《佩玉齋類稿原序》 至正戊子春，得公（楊翮中）長子休寧簿翮之書，并其文數十篇而讀之，愛其因事以明理，不以艱險自窒；盡言以伸義，不以曠達自高。職勞而事繁，有進學之益，得所當言而止，無出位之思。昔吾三人早歲相勉之意，往往有見於此。則其過庭之聞，非淺識之所能及矣。人言楊公之未盡大用者，必將見用於子，其在斯文乎。

陳旅《佩玉齋類稿序》 先生二子皆賢而有才，伯曰文舉，訪余錢塘官舍，知余嘗業觚翰以爲食者，出示近稿一帙，其言騁而不放，嚴而不靡，敦樸而不野，刻雕而不鑿，蓋非徒文也，學殖于內而文達于外也，其用功亦不淺矣！冠士冠，服士服，林林乎肩摩而踵接也，求士之實，不得一二焉，況求一家父子兄弟之皆有其實乎？吾楊氏者，可謂卓然出於千百之中，造物所以與之者獨甚厚，猶以先生不大用而疑造物之嗇者，細人之膚見也。文舉貌碩齒富，仕進方開，殆與其弟聯軌并進，以所學發于事業而炳如丹青者著于典冊之盛，人將曰楊先生所未用者，今於其子用之矣，則先生未嘗不大用也。嗚呼，人之望文舉兄弟也亦重矣。

吳復《佩玉齋類稿題識》 鄉寓讀景仁魏君書塾，獲與江寧楊先生鄰壁相聞。先生季子文開以盛作見示，嘗贅語編末矣。後二年，復留魏塾，文開之兄文舉積輯尤富，猥賈言焉。僕固知其世家舊德，淵源深矣！不然，何其兄弟之文，持論明正，又爾雅若是歟！昔漢陳仲弓蓄德冲厚，二子之名滿天下，宋眉山蘇公老於文學，二子之名亦滿天下。先生兼有之，宜乎兄弟競異如此。因觀《佩玉》所紀，爲之嘆服，忘其僭而洊書之。

楊維楨《佩玉齋類稿原序》 文章非一夫技也，大而緣乎世運之隆汙，次而關乎家德之醇澆。當世運之隆，文從而隆；家德之醇，文從而醇。士以文墨爲能事，幸而生乎昭運之代，又幸而出乎明德之家，若吾宗文舉者，非其人也乎！文舉，通微先生之嗣也。先生領臺檄，主文浙闈時，予實列同考。聽先生言議，廩然爲起立，知先生之學出導江張氏，張氏之學出紫陽朱子。故其爲議論文章，不壹於正不出也。二十年來，先生之宰樹共矣，幸先生有後如文舉，獲見予吳門次舍，示所著碑銘、叙誌、箴頌、論贊，凡若干卷。累日讀之，喜其識職而各毗於律，理瞀而其言沛如也。予自居吳門，閱今之名能文者無慮數十家，類未有及文舉者。則知文舉之得，其本於家，而又丁乎氣運之盛於國家者，非庸衆人之所同也昭昭矣！抑吾臨文有感也。先生入翰苑不兩月，輒謝病歸，高文大冊，不一二見諸史院，而文章之文，亦多遐方下邑之撰錄，未及鋪張乎帝載也。嘻！文舉之文，豈遽盡於是編也哉？夫蘭臺芸館，文章之居；編摩述作，文章之職也。居其居而失其職者或有矣，顧有得其職而不居其居者，吾不信也，文舉尚以吾言俟之；皇元一經業且作矣！文舉尚以吾言勉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佩玉齋類稿》十卷，【略】翮中爲時名宿，所學具有原本，當代勝流多與之遊。翮承其家訓，益鏃厲，爲古文辭。觀虞集、楊維楨等所作序，皆儼然以父執自居，則其指授提撕，必爲親切。故其文章格律，多得自師友見聞，意態波瀾，能不失先民矩矱。雖邊幅未廣，醞釀未深，而法度謹嚴，視無所師承，徒以才氣馳騁者則相去遠矣。

傳記

《讀書雜識》卷一二 楊翮字文舉，上元人，待制剛中子。初，爲江浙行省掾，至正六年，休寧主簿。歷江浙儒學提舉，遷太常博士，卒。著《佩玉齋集》（程氏家譜）。《檜亭集》（八）《送楊文舉赴江浙省宣使》詩首云：「元年春及王正月，斗夜天回使者星。」（《蒲室集》五亦有送詩。）楊孟載《悼楊文舉博士》詩：「白髮蒼髯老奉常，亂離終喜得還鄉。八分書古追東漢，七字詩工到盛唐。謫死已無書滿屋，病多惟有藥成囊。我慚同姓曾憐職，宿草西風泪數行。」據詩則文舉入明嘗官太常博士，被謫後得還鄉而卒。孟載官博士，亦無考。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佩玉齋類稿》：翮父剛中，字志行，爲世名儒。與兄敏中友愛，家貧力學，丞相脫歡薦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學者稱通微先生。翮承父訓，元末官休甯主簿，歷提舉江浙學校、太常博士。元政亂，還金陵。明祖徵纂修《（明）〔元〕史》，後以謫死。

紀事

楊翮《送馬彥璟赴江西省管勾詩序》 然江西幕府，則有若大梁崔公九方、河南王公止善，實爲郎中，皆當世之通顯，號爲能詩者。翮嘗以文辭事二公於沂省矣。

《元詩選》二集辛集 翮初爲江浙行省掾，至正六年，官休寧主簿，歷江浙儒學提舉，遷太常博士，卒。【略】又楊基《眉庵集·悼楊文舉博士詩》有云：「白髮蒼髯老奉常，亂離終喜得還鄉。」知其卒於洪武初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是集刊於至正末，而劉仔肩選《明雅頌正音》乃採入其詩。又《楊基集·悼楊文舉博士詩》亦有：「白髮蒼髯老奉常，亂離終喜得還鄉。」則翮之歿當在洪武初年。今以其未受明祿故仍係之元人焉。

《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楊翮字文舉，通微先生之嗣也。通微之學出導江張氏，張氏之學出紫陽朱子，故其爲議論文章，不一于正不出也。所著碑銘叙志箴頌論贊凡若干卷，楊鐵崖序之，喜其識職而各毗于律，理詅而其言沛如也。

著錄

《千頃堂書目》 楊翮《佩玉齋集》十卷。

《元詩選》二集辛集 按文舉所著有《佩玉齋稿》，刻於至正間。陳衆仲、虞伯生、楊廉夫皆爲之序，而劉仔肩別採其詩入《皇明雅頌正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佩玉齋類稿》十卷，【略】元楊翮撰。

《讀書敏求記》卷四 楊翮《佩玉齋類稿》不分卷。翮字文舉。以文類其稿，不分卷帙，元刻中之佳者。

《補元史藝文志》 楊翮《佩玉齋類稿》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八 《佩玉齋類稿》不分卷，影寫元刊本。元上元楊翮文舉撰。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佩玉齋類稿》一卷，元上元楊翮文舉著。

《讀書雜識》卷一二 楊翮《佩玉齋類稿》。楊翮字文舉，【略】著《佩玉齋集》【略】上元朱述之大令（緒曾）藏舊鈔《佩玉齋類稿》較閣本多碑（一）、書（五）、說（一）、頌（二）、贊（四）、銘（六）、墓志銘（三）、祭文（五）廿七首，都凡百二十四首，又補輯碑（一）、記（一）、序（四）、贊（一）、跋（一）、詩（七首）。

《補遺金元藝文志》 楊翮《佩玉齋集》十卷。 又：楊翮《佩玉齋類稿》十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佩玉齋類稿》十卷，《補遺》一卷，勞氏校本。元太常博士上元楊翮文舉。【略】此本爲塘栖勞氏錄朱緒曾校集本，緒曾云：「稿凡三本，初從文瀾閣傳鈔；繼假振綺汪氏本，文無增加；後得武原馬氏舊鈔本，較前兩卷多十之三。余更採《上虞水利序》、《白雲稿序》、《續復古編序》、杭州府學及嵊縣學宮碑、《陳少陽集跋》、《雅頌正音》所載詩八首，附錄於後。」按《類稿》刻於至正間，陳旅、虞集、吳復興、楊維禎皆爲之序。又：《佩玉齋類稿》十三卷，舊鈔本，上元楊翮文舉。前有至元後丙子陳旅序、雍虞集序，元統乙亥吳復興識，至正戊子楊維禎序。卷一、二記，卷三至八序，

卷九論，卷十題跋，卷十一樂歌，卷十二啓，卷十三箴。寫繕極工，可備參校。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佩玉齋類稿》十卷，元楊翮撰。元至正末刊本。竹汀以不分卷之本爲佳。抄本。補：《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中。補：《佩玉齋類稿》十三卷，元楊翮撰。清初寫本，行款失記。鈐揆叙謙牧堂印記。朱澂結一廬藏，在其婿張幼樵家。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 《佩玉齋類稿》十卷、《補遺》一卷，四冊，元楊翮撰。清傳鈔四庫全書本。

藝文

釋大訢《送楊文舉赴江浙省宣使》 凍解青泥柳未青，騑騑四牡在林坰。家聲奕世推韓斗，天上何人識使星？黃閣盍簪春盎盎，火城分直夜熒熒。明年重對賢良策，第一臚傳出漢庭。

丁復《送楊文舉赴江浙省宣使》 元年春及王正月，半夜天回使者星。五鳳文章能並世，伯魚詩禮久趨庭。雲邊宮闕時時到，馬上河山處處經。政德猶如太史令，玉堂鬱鬱舊氈青。

胡助《寄楊文舉經歷》 會稽從事獨逶迤，拄笏西山秀入眉。欲振家聲遵伯起，不將文法泥宗師。風塵此日淹騏驥，霄漢他年見羽儀。一曲醒伊江上笛，夜深應有老龍知。

林泉生

論述

李孝光《贈林泉生兄弟》 林少年有才情，能爲時文，聞其父頗種德，是二子者食其報者也。然二子之瑰奇敦雅，非長者正其身歟！泉生字清源，同生字清流，一字亦流。

吳海《覺是先生文集叙》 若公之文，宏健雅肆。其叙事明潔，類太史公；其運意精深，類柳子厚；其遣辭不滯，類蘇子瞻。其視國朝諸公，固不多讓，或與並駕而爭進也。昔公嘗與予論古今人文章上下，予試問曰：「公乃自比何人？」公笑曰：「能爲東坡乎？」是雖一時戲笑之言，亦其內有所信而人不知者。【略】詩凡三百餘篇，皆豪宕遒逸，其四言益渾厚近古。公才氣英邁，不易出人下，其見諸政事已然，而其文亦然。然喜與人議論，聞善則服，則人不及也。

《元詩選》三集卷八 清源以志略自負，不能下人。後稍自晦抑，號「謙牧齋」。晚益折節，更號「覺是軒」。爲文宏健雅肆，詩豪宕遒逸。

傳記

吳海《林公行狀》 公諱泉生，字清源。先世居莆田莆馬洋，徙永福章山。族既聚，因氏其地曰「林嶼」。【略】公幼穎悟過人，書一經目輒誦。始爲文，即奇崛駭衆。初治《易》，後乃更治《春秋》，獨得微旨。年二十五，與弟同生偕領鄉薦。【略】天曆庚午，登進士上第，賜袍笏，授承事郎、同知福清州事。【略】明年，海南獠反，率府俾公運糧萬石以餉軍，【略】往還二百餘日，賦咏紀述，有詩文一卷，曰《觀瀾集》。除泉郡府經歷，【略】中順公沒，負喪去官。服除，選授承務郎、溫州路永嘉縣尹。【略】調漳府推官，獄市大治，畜峒不敢爲亂。【略】陞奉訓大夫、知福清州事，民喜曰：「林別駕來牧我矣！」公行不將家，以姻戚多在福清，戒勿出入，絕書問以防請託。【略】又書「省己愛民」于齋壁以自警，于是持守益堅。【略】新黌宇，定左學右廟之制。江口橋抵莆界，圮積年，不能治。公使浮屠衆營之，又營駟馬橋。既代去，民立石道旁以頌生佛。【略】除翰林待制、奉直大夫，公以太夫人年逾九十，重遠去。會福建復置行省，改理問官，平章阿爾烏遜厚相敬事，多所咨訪。紅巾復振，公以城內無備，慮賊易進，請團結民兵，俾自捍鄉里，緩急保妻子不散，否則無以爲守。誅鋤盜賊，謹察其變，賊勢遂衰。惟鹽徒聚渚上，衆盛，稱十二支。公謀擊逐，而廉訪使郭興、祖佑之以誣語中傷公，公退居于家。未幾果亂，攻破閩侯官、懷安、閩清、

永福、長樂諸縣及福清州。尋有命陞郎中。汀寇負固久不下，公往招拊，得其大醜夏流元以歸。除漳郡太守，未行。召入爲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時公已得末疾，卧章山中。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丙申，以疾終，年六十有三。【略】公以志略自負，事有人所難爲者，公毅然任之。然氣傑岸不能下人，以此多得謗議。其居官，事有益國利民者行之力，無所顧忌，以此多與僚寀不協。好談論，每接親友及誨諸生，嘗坐至夜分，起行庭中，以水沃面，其精健如此。後稍自晦抑，號「謙牧齋」，晚益抑節，更號「覺是軒」。公教育孤姪，與子無異。三校文鄉省，盧琦、彭庭堅、曹道振皆所取士。晚歲被疾，尚講學不倦。著《春秋論斷》。

紀事

虞集《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源，既登至順庚午第，即介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爲文字之歡。顧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略】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子兄弟之間所以相激勵儆誡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

著錄

吳海《覺是先生文集叙》 晚歲養疾山中，屢言曩驅馳州縣時有所應酬，多不出本意，欲刪去舊稿，而索不可得。公前後所作文輒錄以貽予，蓄之殆二百首，遭亂失去。今公家所存僅若干首，間以公意刪其一二。詩凡三百餘篇。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林泉生《覺是集》二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林泉生《觀瀾集》一卷，又《覺是先生文集》二十卷。

徐舫

藝文

李孝光《贈林泉生兄弟》 蟋蟀入牀下，鴻雁亦南征。江頭送歸客，浩蕩萬里情。昨日始識面，已覺畏子行。蕭蕭一樽酒，怊悵不能傾。行子在道路，夢見鶴髮人。懸知燈火夕，笑語久咿嚶。男子四方願，養志在致身。高樹春色滿，待子聽流鶯。

論述

趙汸《滄江書舍記》 一意於爲詩，遠師漢、魏，近宗盛唐，視他作以爲格卑不足法也。其在新安，每從文學儒者相羊山水間，吟諷終日，殆不知有簿書期會之勞。

鄭真《輓詩》 睦州詩派繼前修，急雪滄浪一釣舟。賸有才華傳錦繡，終無姓字徹珠旒。神魚入穴江雲暮，仙鶴摶空海月秋。百歲風流那復見，薤歌聲斷不勝愁。

《白雁》 《石洲詩話》卷五：徐舫《白雁》詩，亦在袁海叟、時大本之間，末句有寄託，而五、六爲佳。

傳記

宋濂《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

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兢來讙譁，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噪爲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頹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遂速之銘。則知方舟之死，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眞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爲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蟫，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曷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鉥肝劌腎，期起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皐，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霞川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曰鼎，次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某、曰某云云；孫女二人，未行。濂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予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黯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墟。洪武丁巳冬十一月，具官宋濂造。

紀事

趙汸《滄江書舍記》 新安江合衢婺之水而東，未至海二百里，爲桐廬縣。湍瀨既盡，潮汐欲平，恬波慢流，一碧千頃。岸江之山，完厚深固，雄峙挺出，又足以挾而有之，故自昔遯世之士，咸樂居焉。邑故有閱禮坊，宋儒方公慤即唐比部侍郎方公勳別業爲居室、注《禮》書之所，後人因以旌之。今徐君方舟作滄江書舍，即此地也。始，方舟舉進士，不得志於有司，乃退食郡吏之祿爲養。然歲大比，猶輟吏牘趨場屋；至是，乃盡棄舉子業。【略】惟屬家人「益植花竹果木，環舍前後，令諸子肄業其中，以遲吾歸老」。予是時亦與君游，蓋嘗奇君爲人，而竊嘆其不遇。自後一再會君錢塘，談詩論文，亹亹不倦。因扣其中，曰：「吾非樂爲吏，每意有不合，輒欲舍去。適朝論復省臺，欲拯禁榷之敝，爲庶民請命。而趙郡眞定公實來，吾幸以末學見庸。書生窮達不足論，得大人君子爲知己，不與尋常刀筆吏俱汩沒無聞，斯足矣。矧後數年，吾山中花木俱長茂，諸兒讀書有成，服勞奉養，各供其職，吾當反衡茅，理殘編，閉關卻掃，咏歌古人。暇日泛扁舟烟浦間，望三山於海門，吊胥濤之忠憤，覓雙臺於江滸，挹嚴瀨之清風，豈爲晚耶？」予聞其言而善之，且喜其氣之不衰，而信其事之有成也，遂爲記之俟云。

王禕《滄江書舍記》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爲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蓋唐比部方公勳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慤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爲文，記其舍壁。【略】比與君定交錢塘，辱遣其子膺從予游。會予亟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於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爲記。

《明史》卷二九八《徐舫傳》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輕俠，好擊劍、走馬、蹴踘。既而悔之，習科舉業。已，復棄去，學爲歌詩。睦故多詩人，唐有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號睦州詩派，舫悉取步驟之。既乃游四方，交其名士，詩益工。行省參政蘇天爵將薦之，舫笑曰：「吾詩人耳，可羈以章紱哉？」竟避去。築室江皐，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滄江散人。宋濂、劉基、葉琛、章溢之赴召也，舟溯桐江，忽有人黃冠鹿裘立江上，招基而笑，且語侵之。基望見，急延入舟中。琛、溢競讙譁，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上黟川，其人不可，乃止。濂初未相識，以問，基曰：「此徐方舟也。」濂因起共歡笑，酌酒而別。舫詩有《瑤林》、《滄江》二集。年六十八，丙午春，卒於家。

鄭真《輓徐方舟先生序》 方舟，睦州詩人，【略】號滄江散人。天大雪，泛舟釣江中。壽六十以卒。

著錄

鄭真《輓徐方舟先生序》 方舟，睦州詩人，有《瑤林》、《滄江集》。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徐舫《瑤林集》，又《滄江集》。

李祁

論述

綜論

王行《送金汝霖還西江序》 雲陽李先生之解江浙儒學提舉也，寓吳之文正書院居焉。先生始爲名進士，聲譽已聞動四方。既歷清顯，文章學業益爲人所嚮慕。故南北士大夫之過吳者，必求見先生，吳人士尤以獲親先生爲至幸，而予亦嘗得竊承下風焉。

劉楚《哀辭并序》 公爲人清修玉立，攻苦澹泊。尤工書，號希蘧翁，又號危行翁，望八老人，不二心老人，享年七十有三。沒之日，葬上麓之原。前數月遺楚書曰：「近還山中，痼疾復作，苦甚，苦甚！」及後得子琚報書，則述公臨終時所以戒飭其子，與友朋訣絕，皆靜治不亂。嗚呼，此非平日視窮達於一概、明死生於一致者烏能如是哉。故淮南參政守安慶余公廷心，學者稱青陽先生，與公爲同年，皆第一甲，皆第二名，皆賜進士及第。公未疾時，嘗爲《青陽集序》，其間多自道之辭，皦然如日星之潔白而不可掩，欲知公平生心事、出處始終大概，略具此矣。竊謂公所操如此，使得位以自效，當與青陽公齊驅並駕。然或介烈以立名，或隱約以終身，則所處有不同，至無愧於天地君父則無不同矣。竊悲公遭時搶攘，不得極其所至，使名位不大峻灼，卒困約以終。又悲老成凋謝，斯文屯塞，使若楚之孱昧弗植而失所依歸，乃爲文以哀之。其辭曰：士有蹈死以成名兮，夫固非惡夫身之有生。惟生而或累於吾仁兮，曾視之藐焉如一羽之輕。紛死生之汶汶兮，孰審察其所處。進必不攝於患難兮，退亦不二於寒窶。譬騏驥之騁陸兮，儼衡轡而就馳。任既重而道險兮，奮予身以先之。倘軸摧而軫仆兮，雖骨折而猶未悔。苟非所事而在野兮，又奚必傷勇於既退。昔三仁之異趨兮，同所歸於潔身。彼食薇與採菊兮，亦己志之各伸。嗟先生之好修兮，舊蜚英於天闕。遭家難之頻繁兮，輒方發而遄蹶。鼓予棹於星源兮，登文臺之峨峨。掞星文之五色兮，障浙江之頹波。解予佩以來歸兮，紅塵蔽天而南騖。曾哭母之幾何兮，豺狼嗥乎鄉土。將九叩首以赴死兮，慨吾莫適乎所因。爰竄幽以去亂兮，誓遵晦以終迍。汩明珠於泥滓兮，雜叢蘭於蕭艾。終不混而不遷兮，益煌煌而旆旆。悵空山之獨立兮，悄四顧其無鄰。倫誼隳而弗綱兮，孰無君而有臣。攄幽憤以有作兮，時托詞以著志。特掩袂以叫閽兮，予浪浪而流涕。覽臨終之遺言兮，魂妥帖而不驚。從青陽於大清兮，駕紫麟而上征。曰上麓予所安兮，山渟澹其秋晚。乘飛雲以往來兮，瞻故鄉其猶未遠。恍玉立之在前兮，浩予遊而莫從。抒斯文以鳴哀兮，諒千古之所鍾。

謝鐸《雲陽集序》 士有不爲俗變而又能隨世自立，以必盡其心之爲慊。是固古之所謂豪傑，而君子不以爲過者也。若雲陽先生李公，眞其人哉！當

元有天下，風會凌夷，遺親後君之俗成矣。先生起進士高第，官翰林，方駸駸向用，顧以親故，就養江南。暨其國之將亡，則又欲效死以畢事君之義。不已，則竟辭新命，沈晦悲惋，終其身而不悔焉。於乎！陳良楚產也，楚不純於夷，良一旦自拔流俗，君子猶以能用夏變夷，爲豪傑之士。況生長其世，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卒能以古道自勝者哉！或謂豪傑若先生者，既非元所得而有，則當起佐我國家維新之治，殆不爲過。噫！王彥章一鐵鎗之雄耳，事梁以死，梁之惡，彥章之惡，一也，君子猶有取於其忠。況文章德業若先生者，又可以其世而論之哉！若曰生非其時，其出其處有不得不爾者，則固先生之所深悲。而不幸之嘆，亦君子所不敢後焉者也。先生諱祁，字一初，長沙茶陵人。今學士賓之公實其族裔，文章行業上光厥祖，蓋李氏之澤積之久而發之遠，有如此者。抑天之所以塞先生者，將大昌於今日乎。

劉三吾《唐三學士卷題辭》 先生人品高尚，胸次廓然，無城府。故其爲文不事剞劂，而緬幅自然，詩亦如之。評者謂有館閣氣象。

劉中孚《雲陽集序》 予與希蘧李先生定交爲莫逆舊矣，聞先生提舉江淛文台，退居姑蘇，以母憂，扶喪還鄉里。壬辰兵起，所在相煽爲亂，莫能禁止。先生與人言，必勉以忠義，不可亂，與諸將言，必勸以堅守，爲陳君臣大義，尊奬朝廷，不可有異志。每聞他將不守及觀望要功者，輒憤切，食不下咽。談論國家事，至流涕不自勝。雖無官守，而憂國之心造次不忘如此。先生平生長於詩文，雄傑偉麗，自成一家，而皆本于道德仁義之實，詩有一飯不忘君之意。予嘗及見其承平時諸作，有雅正之音，有華藻之章，無艱澀之態，無鄙野之習，眞所謂鏘然《韶》鈞鳴、蔚然虎鳳躍者也。彼雌聲學語，與夫嘔心出之以爲巧者，豈能希其萬一哉？予又記昔者苦熱疾累日，忽得先生書及和余詩，予喜而讀之，讀未既，如啜玉川茶、啖玉井藕，不覺肌骨清而沈疴痊。因念老杜詩辟瘧鬼，孔璋檄愈頭風，信不誣矣。每欲與先生結詩社、更唱和以爲樂，而宦轍背馳，每不可得。老年歸鄉，一日先生之子位持吾州太守費侯書至，泣而言：「吾父已棄我矣！」余聞而頓足流涕曰：「平生知我惟先生，今不可復得矣！」嗚呼痛哉！然猶及見先生之有令子，如見先生，先生爲不亡矣。【略】觀今存者，雖喪亂之作，且殘蝕不完。然一語一句，悉忠義所發，如老杜夔後、東坡海上，正人心，關世教，刻而傳之，使學者有所矜式，非小補也。夫得於殘斷掇拾之餘，尚能使人誦之而興起。況乎遭際盛時，春容和平，大雅之音，其感發於人者，當何如也。

危素《雲陽集序》 濟南張文穆公、豐城揭文安公，昔在禁苑，極言元統初科目之盛、得士之衆，而及吾李君一初之才美，素竊識之。君既得官江南，後典學校于江淛，而聲稱尤著。方日夜望其還朝，冀有麗澤之益，而烽火日熾，君周旋兵甲間十有餘年，動以正義，激發人心，扶植天理，跡其始終，無所汙染，可謂難也已！朝廷方以君名進士，畀以民社，擢諸風紀，駸駸顯用，而君固無意于出仕矣。君之於文，衛道甚嚴，書事有法。有紓徐開朗之氣，無鉤棘骫骳之態，流布於四方者不少。奪攘毀棄，僅存什一于千百。【略】屬張、揭兩公薨逝已久，不及觀君之晚節而一覽斯文，非可嘆哉！延祐初，采前代之制，設科以取士。迨君賜第之歲，蓋已廿年，七對殿廷，是科兩榜之士，舒翹揚英，往往以賢豪自負。及國家失太平，諸君多已物故，若君之厲志以保身，著文以傳世，有子以承家，誠所未之多見。猿鶴沙蟲，公論豈得而盡泯乎？然則君庶幾可以無憾矣。

倪岳《書雲陽文集後》 雲陽李先生在元元統初，以文章取高第。遊宦兩浙，及時多故，卧病永新山中，憂憤抑鬱，遂以不起。平日所著詩文，一皆忠義所發，不異杜陵寓夔時。當時學者，翕然宗之。今取而讀之，猶能使人感嘆興起。蓋天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殊也。

傅瀚《雲陽文集跋》 其文溫雅端重，而方正之氣充然其間，大作也。考之先生，元統元年左榜進士第二人。蓋元取士有左右榜，其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用是先生與闕最相友善。元季之亂，先生屬以江浙提舉丁艱家居，嘗欲效一死而不可得。迹其心無愧于闕，而遭則有不同者。雖國初會朝清明，未能一出，然忠於所事，君子不之少也。而其子孫乃聞或有弗繼，豈修正之釁迨其後猶不免邪？獨其遺文之傳不至澌盡，而又有如學士公者，拾葺表章，以圖不朽，豈斯文餘烈，天固將撝訶衛閣以示諸人以爲世勸哉。而況學士之盛名碩望見重一世，足爲先生光哉。

潘辰《雲陽文集後跋》 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公裒集其五世族祖雲陽先生遺文，將刻諸梓。辰得而讀之，未嘗不撫卷三嘆，願爲執鞭而不可得也。蓋先生當元季衰亂之世，以進士起家，歷官中外，慨然思以大義倡天下。晚乃屏居湖南，語及時事，輒欷歔涕泣，猶以不得效一障如余廷心者以盡事君之義爲憾。逮入聖朝，力遜徵辟，而忠義之聲遂滿天下。辰早從學士公拜瞻遺像及

其字畫，亦已尚論其世而想見其爲人。乃今又因其遺文而有感焉，敬識數語于下方，俾讀者知所愛重，不以元朝季世之文觀之，亦庶乎學士公哀集之意也。

李昌祺《讀元進士李祁雲陽集》 神情秋水態春雲，菽粟甘腴布帛溫。菊徑秋風陶栗里，柴門落日杜羌村。鸞歌鳳吹排空遠，蚓竅蠅聲到處喧。縱有黃金那可鑄，寥寥騷雅向誰論。

石道人大汕《重刻雲陽集序》 况元朝詩文存者甚少，《雲陽》五七言、古今各體，時出天機，暗合孫吳。如「老僧不坐禪，秋風看禾熟」，又「夢裏江南舊時路，隔溪烟水未分明」，「誤向花間問春色，不知春在未開時」，「歸來記得前村夢，月滿千山一苗秋」之類，與《墨菊》、《君山》諸作，佳句不勝枚舉。用是掩卷思維，恍然知雲陽公一代名宦，必具福慧舟來。雖不無隔陰之昧，然般若種智之深，時復吐露而不自覺。每見人謂載籍爲聖賢糟粕，精意不在是焉，未免失之過激，猶爲隔水看花之論。不知舍糟粕而別求精意，早已分成兩段，更於何處見聖賢落處，則余之訂刻兩先生之遺書，實亦餼羊存禮之意也耶。設有責余終欲指民爲盜者，則贓物現在，誣人之辜，庶幾可免。

黃鶴巖《重刻李雲陽先生集序》 天不擇時而生才，而才人有遇有不遇。有才矣，雖不得遇，弗失令名，吾於李雲陽先生信之。先生登元統初元李齊榜第二人。供奉翰林，以母老就養。出守婺州，遷浙江副提舉。文辭行術，粹然不污。丁母憂，去官。究其設施如先生者，倘稍崇其階，久其職，生當明盛，黼黻太平，其功名當何如哉！值元季大綱解紐，干戈迭興，先生遇非其時，極流離顚沛、坎壈侘傺，而其才見於悲歌慷慨之餘。天命有主，鼎新於明。先生守以人事君之義，延其字曰危行翁，不二心老人。徵辟屢下，堅卧不起，與雲陽七十二峰爭高焉。【略】余客長壽，佐丹黃讎校，諷誦其文辭，當時悽惋情狀，歷歷如覩，未嘗不嘆其遇之窮也。以視西涯歷相廣陵、泰陵，作爲詩歌，鼓吹休明，而從諸雅頌，其遇之懸殊蓋不可同日而語矣！而先生之才，自有其不可掩者，雖慍憤迷失於荒煙蔓草中，若存若亡，有時光景變易，靈氣豁開，而令名卒顯于天下後世，又何論時之遇不遇哉！先生詩似林和靖，文類劉辰翁，立言之旨，準道德而絕淫夸詭儷之習，可謂克自振拔，才而賢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雲陽集》十卷。【略】祁爲詩沖融和平，自合節度，文章亦雅潔有法。

劉權之《雲陽集序》 士君子顯晦窮通，相時而動。時有可乘，則建功立業，進固非希乎寵榮；時無可爲，則匿跡銷聲，退亦不失其操守。古之人或出或處，或仕或止，不凝滯而能推移。孔子云：「用則行，舍則藏。」孟子云：「達兼善，窮獨善。」其趣不同，同歸於道義而已矣。茶陵李希蘧先生靈鍾衡嶽，秀毓皇雩，學殖鳳岡，聲馳龍首。當提學江淛文臺，起衰振懦，方欲躋斯文於宋唐漢魏，以後先丁艱。適值元季四方紛擾，使得位以自效，憤激歔欷，必與余闕諸公同效死以盡君臣之義。乃鼎遷於明，勢無所措，力辭徵求，避居禾水，自號危行翁，又號「不二心老人」，卓然與文山、疊山相頡頏。因以其深於道者發之於文，明於義者寓之於詩。讀《青陽》諸序，《歸來》等篇，隱憂鬱結，悠然得行吟澤畔、慷慨悲歌之遺。以視朝秦暮楚、希寵榮而失操守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耶！【略】知先生品業文行合乎道義，雖不甚遇於當時，自足昭垂於千古，敢綴數語弁諸簡端。

分　論

《題唐三學士卷圖詩》 劉三吾《唐三學士卷題辭》：右吳興錢舜舉所圖《唐三學士》【略】前進士李一初希蘧先生題之也。【略】嗚呼已矣！九京不可作矣！今睹此畫此詩，宛然鸞停鵠峙之在目也。繼先什襲惟謹，念遺響寥寥，不遠江湖數千里，介其子以和，裝池成幅，懇識其後，意恐先生地下嘆里中人爲爾寂寂也，厚哉繼先之用心也，予于是益有感矣。天之將喪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胡爲使先生以垂絕之音聲緒阜山之義壘？天之未喪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胡爲併後死者獲嗣其遺響于今大明朝玉堂之瓊署？其亦有數也夫！其亦有數也夫！言之不足，載詠歌之。詩曰：老錢設色工寫眞，圖此學士祇三人。其時大開天冊府，人中妙選皆鳳麟。更番無事只退坐，華館方牀錦綉茵。手書不看看棋子，何以得此逍遙身。流傳幸到譚隱士，題品不用餘縉紳。前朝翰林李應奉，采筆落紙如有神。今朝翰林劉學士，紫微泚露當清晨。李則已矣邈遺響，捧心之後難爲顰。工顰效顰不用辨，且看梅花報小春。

《題畫二首》 彭華《書雲陽李先生遺墨後》：前以鶴歸爲况，後以耕漁爲事，其高尚貞一之操確然有不可拔者，于是乎槩見矣。或謂於夷狄衰亂之世，何必爾。噫！宋女之嫁蔡夫，夫有惡疾，終身不改適，曰：「夫之不幸，妾

之不幸也，奈何去之？」先生將不與是類耶，綱常之道，固不易如此。先生族孫侍講學士東陽賓之，以文學勸講讀，職論思，有聲名籍甚，而求得是詩，珍重之如拱璧然，信乎不失其世守者哉！因識其後而歸之。　陳音《書雲陽李先生遺墨後》：右詩二首，乃茶陵李先生希蘧所作而自筆者。予友侍講賓之則先生之從玄孫，近得此於括蒼梁澤氏，遂寶藏于家。先生元元統初以及第爲翰林應奉，親老就養，官江南。入國朝，祕跡二十餘年，卒葬永新山中。所著《雲陽集》。考其平生節槩，足爲來學宗師，詞翰特其餘耳。昔蘇平仲族出于眉山，人謂其文章奔放，有三蘇風韻，然則賓之之學亦未必無所本云。

《朱澤民山水圖詩》　陸簡《朱澤民山水圖詩畫跋》：若提舉公清材碩學，出當厄運，弗克彰施，歷傳至學士，始益振其世業，大鳴于盛際，付受有緒，此其徵歟！可喜之大，有在二物之外者。澤民亦嘗爲儒學提舉。今詩稱隱君，當是其末仕時筆。公隱永新山中三十年，而詩有風塵之嘆，豈其供奉翰林及出爲提舉時所題耶？公所著《雲陽集》，惜此詩散逸不收，無所攷矣。

《進思堂記》　程敏政《進思堂記跋》：蓋嘗得此記而誦之，鑿鑿乎匡時之策，究本之論，非苟焉應世之作。而猶以未得睹其全集爲憾。弘治初，被放南還，始得所謂《雲陽集》觀之。蓋君族孫今學士賓之所輯入梓，已號精詳。而此記闕焉，竊意是篇在集中，當不可少者。今歲入朝，首以相語，賓之請畀而附刻，因錄一通如右。

《昭君出塞圖》　《懷麓堂集》前稿二二：族高祖希蘧先生當元季之亂，慨然欲效一障以死，而不可得。又以爲委質事人，不可終負，蓋見諸《明妃詩》及《青陽集序》，自以不得如廷心爲恨也。

《次韵王子讓》　《麓堂詩話》：族祖雲陽先生以詩名，其《和王子讓》詩曰：【略】他詩如「諸葛有才終復漢，管寧無計謾依遼」。《明妃》詩曰：【略】皆清激悲壯，可詠可歌。《元詩體要》乃獨取五言二絕，蓋未見其全集也。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哀怨之音。　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如遺山詩，然薄。　又：（我已無家不念歸）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本眉批：七字沉痛。

《斗室爲江士瞻賦》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着此二語，通高闊大。

《山居首夏十首示外孫陳祖蘭》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無端寄托，別有感慨。

《感興七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議論卓犖，而氣調高渾，不似史斷。後三首諷切，尤有餘味。十一尤古韵無通者，但有叶韵。陸機詩「恢恢天網，飛沉是收。愛茲下臣，騰光清霄」。王逸《九思》「被豫潛兮虛獲，尤心煩憒兮意無聊，嚴載駕兮出戲游」，乃此詩兼用「霄」字、「聊」字所祖也。

《留別諸友分韵得日字》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發端雄警，通首得力。

《贈章以元昆仲》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沉着。

《落日》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極似少陵，亦自壯麗有氣。

《鶴思十首次謝純然韵》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四：（夜中見月渾忘寐）蒼渾不落小家。

傳記

《新元史》卷二三八《李祁傳》　李祁，字一初，茶陵州人。元統初登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母老，就養江南。改婺源州同知，以母憂歸隱永新山中。年七十餘，遭兵亂，被傷而歿。總制新安余茂刻其遺文爲《雲陽先生集》十卷。

《元史類編》卷三六　（存目）

紀事

歐陽玄《送翰林應奉李一初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實三人，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南士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修史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天以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何其厚耶？」余之言則曰：「儒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責，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又何其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闕內補，而需次再

期，將使之居則致庭聞之歡，出則盡鄉里之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是豈獨爲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之人、吾黨之士喜稱樂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者也。

劉岳申《送李一初江浙儒學提舉序》 進士得人尚矣，使皆如李一初，科舉何可廢；選法得人多矣，使皆如李一初，常調何可忽；提學得人有矣，使皆如李一初，學官何可輕。於是學官積輕甚矣，一初何以能使所居重也哉！一初其文學行誼有過人者固宜，其於政事無過不及，使用之百司庶府必可觀，用之親民爲尤切。今以提學爲江浙，固所優爲，而於學校興除利弊，恢恢有餘矣。學校至近年大壞極弊，不可復支，獨江浙以能官聞，則進士得人之效也，一初亦幸際其會耳。夫以兩浙而遇一初，以一初而遇兩浙，非天時人事不及此。抑今嘗謂士大夫學術不可以不正，不正則掊克多而媢嫉興，將僞言僞行無所不至。苟可以用，其深中多數，肆其雄猜陰毒，必且勇往而力行之矣，此其於士君子爲何如也。每讀杜詩「好心事，眞顏色」兩語，常恐此心不見似人，乃今於一初得之，安得使人不驚喜於既見之後而憂恐於重逢之難也哉！余嘗以校藝三至湖廣，一至江浙。長沙固湖廣之仕國，而茶陵又長沙多士之淵藪，如一初又其尤者也。余既以爲江浙賀，一初往無負江浙，不亦善乎！余耄且悼爲我多謝西湖遲君歸榮，猶及爲君賀且賦之。

程敏政《進思堂記跋》 右《進思堂記》一通，元江淛儒學提舉一初李君撰。元制，寧國等路榷茶提舉置司徽之休寧，至正中貫雲石學士孫子素來領司事，而君方同知婺源州，此記所爲作也。

劉楚《雲陽先生哀辭》 前承務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李公歿于永新上麓之寓舍，其諸生南平劉楚聞而哭之。既馳書弔其子自立，復爲書弔劉君子琚，以楚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以盛年擢高第，爲名進士，擅學問文章，爲世儒宗。同知徽州婺源州事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遭亂，隱跡歸茶陵山中，復往來永新境上。所至荒巔僻涯，野夫賤隸聞公名，咸知敬愛。

李東陽《歸來軒題記》 族祖一初先生，至正壬辰兵變，流落江南，弗克寧家。洪武元年，歸來賦此。

劉三吾《唐三學士卷題辭》 右吳興錢舜舉所圖《唐三學士》，吾里好事者譚繼先傳心得之，前進士李一初希蘧先生題之也。先生登元統癸酉李齊榜進士第。始參議張公起岩、尚書宋公誠夫、監丞揭公曼碩讀其廷試策，擬甲是科。啓槭廼南士，遂改次李齊公平。會齊病，上表謝恩，則先生也，城西龍湖乾之記驗矣。初授文林郎，應奉翰林文字。未已，過家拜重慶，鄉邦榮之。已而連丁內外艱，改同知婺源州事，興學教民，士子駸駸知所向方。轉儒林郎、江浙儒學副提舉。同寅班公彥初以善書名，詞翰兼工，班讓能焉。既還鄉，值亂離，用廣西憲臣薦入風紀，僉湖南憲，道梗未任。養晦里中諸義壘，轉徙禾川，諸詩禮大家爭迎致之。雖在艱危，不忘忠愛，時紓思乎吟咏文字之間。兵燹後，所存惟《雲陽集》而已。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李祁〕字一初，茶陵州人。至順癸酉進士，江浙儒學副提舉。元亡，避居永新山中。明徵之，力辭不起。李東陽其五世從孫，爲傳其集。

石道人大汕《重刻雲陽集序》 茶陵李氏，代有偉人。明文正公五世祖爲雲陽公，登元季癸酉榜第二人。入供奉禁苑，出遷江浙提舉。洪武鼎命，力辭徵辟，隱居永新山，稱不二心老人，著集藏山中。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雲陽集》十卷。【略】其初登第也，元制以漢人、南人爲左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榜（案：元制尚右，故《元史·梁（增）〔曾〕傳》稱「論安南以新朝尚右之禮」，蒙古、色目人爲右榜以此），祁爲左榜第二人，其右榜第（三）〔二〕人則余闕也。後闕死節，而祁獨轉側兵戈間。嘗爲闕序《青陽集》，以不得乘一障效死如廷心爲恨。又稱「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靦然以面目視人者，斯文之喪益掃地盡矣」！蓋與闕雖出處稍殊，死生各異，而其惓惓故主，義不負元，則大節如一。昔宋理宗寶祐四年榜得文天祥爲狀元，又得陸秀夫、謝枋得二人，是榜得李黼爲狀元，而又得祁與闕二人，黼不愧文天祥，闕不愧陸秀夫，而祁亦不愧謝枋得。是二榜者，後先輝映，亦可云科名之盛事矣！初明兵至永新，祁中刃，僵道左。千戶俞子茂詢知爲祁，舁歸禮待之。雖幸不死，然洪武中徵召舊儒，祁獨力拒不起，子茂重其爲人。

著　錄

劉中孚《雲陽集序》 及讀費侯書，則知先生未歿時，永新總制俞侯懋齋

以先生詩文將命工刻之，期以傳遠。先生既歿，而兪侯之意不變而愈篤，且猶以先生平日詩文近千篇，遭世變，無一存者，學者所抄錄，皆兵後數年來田里之作，又或掇拾於煨燼之餘，或得於衆人傳至之語，其間完文無幾，以爲大恨。余謂先生平日詩文固知其美，然不可復見矣。【略】惜哉！費侯復道先生之子之意，謂先生平日故人惟余在，俾爲序。

危素《雲陽集序》 君之於文，【略】奪攘毀棄，僅存什一于千百。其孤位銜哀鄰境，哀輯成編，然多避地所作。新安兪君子懋來鎮永新，刻而傳之。【略】君嘗佐州婺源，兪君深知其發言行事，而欲永其傳，秉彝好德，尤可書也。

謝鐸《雲陽集序》 今顧君天錫守吉安，有以爲鄉邦典型之思。文之在先生者，誠不可缺，而舊本日以散失，抑亦先生不能不致意於後人者，將重刻之以圖不朽。鐸託交學士公最深且久，知先生之履歷爲詳。因叙論之，以歸之顧君。或者先生處變之志得以少白於天下後世，若乃其文之傳不傳，則豈微言所得而重輕者哉。

李東陽《雲陽集序》 我希蘧府君詩文數卷，家有舊本，題云「男位編集」，即墓表所稱自立者。字畫瘦勁，有府君家法，蓋其所手錄，而永新千戶懋齋所刻也。東陽歸省墓時，兪氏已絕板，刻無知者。比吾友顧君天錫知吉安，謂東陽曰：「此吾郡流寓，所當表見。」東陽乃取舊本，屬廣陽劉瀚、永嘉趙式分錄之，國子祭酒方石謝先生爲序，次以舊序三篇。惟劉中孚序隸字多闕，無所從質。會禮部主事楊君謙來自蘇，以錄本見遺，因得補其殘舛，并以近所得於括蒼梁澤、蘇州許狲者，凡古詩一、絕句二，及近時大夫士識題皆附焉。他爲廬陵王子讓文集序及宋大理文徵所藏《清明上河圖跋尾》眞蹟，則皆集中所載，其散落人間者尚多，不可得而悉見也。及其存而藏之，吾李氏子孫其敢忽諸。

石道人大汕《重刻雲陽集序》 迨文正公事業文章大鳴於世，而雲陽益顯。獨李氏家藏，自元明至今，經數百年流離播遷，兵燹之所焚劫，風雨蠹魚之所侵蝕，碩果僅存，已渺若綴旒。而後有石潭、正白、魯瞻諸君相繼爲之寶護收錄，務使前人勳名之重、制行之高、才華之美、曠數世而弗墜。於戲，可謂書香克世其家者矣！嘗嘆不肖子孫，父祖所遺翰墨、所經丹黃之書，與夫手澤玩好琴硯之屬，生平精氣之所噴薄，骨肉未寒，一旦委棄散失，流落人間，望其數傳而下，不憚間關求遺珠寸璧於灰燼瓦礫中者寧有幾耶，則魯瞻之志爲足嘉矣！余既取西涯先生《擬古樂府》訂證而刻之，茲復哀雲陽所遺文辭篇什，稍一去繁取要，校讐授梓，以成全美。

倪岳《書雲陽文集後》 先生族孫賓之學士以家藏書集，復爲鏤梓以傳，固斯文不朽之盛事，亦足以見其後人之多爲賢也。刻成，謹識數語於後，併得以託姓字云。

傅瀚《雲陽文集跋》 《雲陽李先生文集》數卷，其諸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西涯李公重校而補葺者。詩賦序志諸體率具。【略】集既成，學士俾書數語于後，用識此以致高山景行之意。

顧福《雲陽集後序》 福承乏吉安，閒閱郡志，於屬邑永新「流寓」得茶陵李公祁，蓋世所稱希蘧先生者是已。詢諸父老，則知爲吾友翰林學士賓之族祖，今邑西雷公峽有墓存焉。比歲入覲京師，始聞諸學士公爲詳，又見其所謂《雲陽集》者，歲久亦頗殘缺。因慨念耆舊凋零，不可得而見。若夫修飭其墳墓，播傳其文章，以風勵後學，有司事也。且彼兪統制者，一武弁耳，尚能爲之。予何人者，矧於學士公爲道義交久且厚，豈容萬不加意。乃爲立石墓道，并重刻遺文以傳。庶幾郡邑三士及其宗族鄉黨復見一代典型於既泯矣，豈獨吾學士之私好而已哉？

黃鶴巖《重刻李雲陽先生集序》 生平所著有《雲陽集》，兵燹播遷，散失略盡。五世孫西涯學士訪求遺稿，屬吉守顧天錫采輯。考先生曾隱吉之永新山中，今墳塋具在。其所輯者，才得什一於千百耳，而雲陽之令名，庶幾不墜。二百餘年，變亂又作，舊板毀棄，抄本漫滅，十二世孫泰上遡先世遺書，號求四方，無力授諸梓。嶺南長壽厂翁哀其志，爲刻《西涯樂府》，而《雲陽》一集次第成之。【略】抄本殘缺，淆訛甚夥。心思度量，筆畫橫放，務期拍合。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雲陽文集》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一初《雲陽集》十卷。

《秘閣書目・文集》 《李雲陽文集》一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雲陽李先生文集》。

《萬卷堂書目》卷四 《雲陽文集》六卷，李祁。

《近古堂書目》卷下 《李雲陽先生集》。

《百川書志》卷一二 《雲陽李先生文集》八卷、《附錄》一卷，江浙儒學提

舉長沙茶陵希蘧翁李祁一初撰。西涯公族祖也。　又卷一五：《李雲陽集》二卷，江浙儒學副提舉長沙希蘧翁李祁一初撰。

《玄賞齋書目》卷七　《李雲陽先生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李祁《雲陽先生集》十卷。

《元詩選》初集庚集　〔兪〕子茂爲刻其遺稿曰《雲陽先生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雲陽集》十卷，【略】元李祁撰。【略】洪武中徵召舊儒，祁獨力拒不起。〔兪〕子茂重其爲人，祁歿之後，子茂爲刻其《遺集》十卷。至弘治間，其五世從孫東陽搜輯遺稿，屬吉安守顧天錫重鋟，即此本也。國朝康熙中，廣州釋大汕復以意刪削，併爲四卷。然大汕雖號方外，實權利之流，其學識不足以知祁，去取深爲未當，故今仍以原本著錄，存其眞焉。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李祁《雲陽集》十卷。

劉權之《雲陽集序》　先生所著《雲陽集》，懋齋總制兪公初刊於洪武辛酉，西涯文正李公續刊於弘治庚戌。余曾纂脩《四庫》，得及見之。世移代更，板無一存者。里人族子之屏念先朝文獻，恐其散佚，校讎魯魚，重鋟諸梓，而請序於予。予觀前人之序詳矣，何庸贅一辭，爰三復之。

劉之屏《嘉慶重刻雲陽集跋》　予小子少失怙，側聞諸先輩道吾茶人文之著於元明者，二李與劉張廖爲最，名望德業，詳具各集中。若州府省志，撮其大略而已。【略】獨元提舉希蘧李公《雲陽集》向續刊於弘治三年，時西涯文正公寄籍京邸，板未歸茶。越今數百年，舊刻既亡，間嘗蒐求文獻故家，僅存鈔本。過此以往，不無散佚之虞。予處草莽，未能讀中秘書，得其完帙而悉考之，姑以所及見者與廖公《東雩集》並付剞劂，庶幾綿寸心於千古，紹墜緒於微茫云耳。

譚鍾麟《重刊所安遺集跋》　有元一代，吾鄉以詩文鳴者，首推先生暨李雲陽祁。而《雲陽集》爲五世從孫西涯相國蒐輯十卷，鏤板行世。嘉、道中，鄉人集貲重刻之，板存隴下李氏。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雲陽李先生文集》，一函六冊。元李祁撰。祁字一初，號希蘧，茶陵人。元統元年進士，除應奉翰林文字，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書十卷，分類曰賦、詩、序、記、墓銘、表、傳、雜著，共二百七十三首，附錄六首。劉中孚、危素、鄧永錫舊序。祁義不負元，自稱不二心老人。洪武中徵召不起，千戶兪子茂重其人，爲刻《遺集》十卷。弘治間，其五世從孫東陽搜輯此本，屬吉安知府顧福重刊，有謝鐸序、福後序。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李雲陽集跋》：《雲陽集》十卷，明弘治刊本。前有危素序，後有弘治壬子傅瀚跋、潘辰題，弘治癸丑李東陽跋。以文瀾閣傳鈔本校一過。閣本卷六《雲篷記》後脫《永寧權茶鹽提舉事進思堂記》一首，凡五百九十一字。卷二《和汪士章詠一鏡亭韻》，原本二首，閣本亦脫一首，凡二十字。危素序，閣本亦缺。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八　《雲陽集》十卷，明弘治刊本。元茶陽李祁希蘧撰。　又：《雲陽集》十卷，舊抄本。元茶陽李祁希蘧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雲陽集》十卷，元李祁撰。明刊本。　弘治中族孫東陽校本。　今康熙中刊本，四卷。　補：《雲陽李先生文集》十卷，元李祁撰。《附錄》一卷。明弘治刊本【略】。　清寫本，十行二十字。卷一至二賦、詩，卷三至八文，卷九至十雜著。附錄爲歐陽玄贈序及哀輓詩。有成化間彭華等跋，李東陽撰墓表及洪武三年〔郭〕〔鄧〕永錫跋。據諸跋，此集爲永新兪茂刊，弘治間族孫東陽重刊，此本即自李東陽重刊本鈔出者。李集康熙中刊爲四卷，即就此十卷本省併者，然其詩文乃互有出入。　補：《李雲陽集》四卷，元李祁撰。清康熙三十八年釋大汕懷古樓刊本，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余據明弘治本校，補鈔文二冊。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李雲陽集》四卷，元李祁撰。清康熙三十八年釋大汕懷古樓刻本，傅增湘校，二冊。　又：《雲陽李先生文集》十卷，元李祁撰。《附錄》一卷。清抄本。四冊。

藝　文

王逢《儉德堂懷寄》一　儒臺一別後，二十四飛螢。不見重華日，空懸執法星。紅綾諳舊味，皀帽送餘齡。想像龍魚舞，鈞天奏洞庭。

周巽《效八音體送李狀元一初提學浙江》　金閨早通籍，石渠待校書。絲綸閣中客，竹簡猶卷舒。匏瓜豈終繫，土宇今晏如。革化自君始，木鐸揚名譽。

朱德潤《希蘧齋銘爲李一初作》　秉彝好德，惟心所從。過勿憚改，乃協厥中。美哉衛蘧，克己實踐。進德之功，老而不倦。希之者誰，曰惟李子。寡

過未能，式念在此。湘南之壖，有齋隆然。茂以草木，鬱乎山川。居焉有圖，學焉有書。希蘧眞積，俾復厥初。

李東陽《祭高祖希蘧提舉府君墓文》 彼元世之既衰兮，世溷亂而不綱。惟賢哲之相遭兮，亦懷貞以自藏。繄余祖之既歇兮，爰引祿而南遊。曾歲月之幾何兮，曰歸茶陵之故坵。結茅菅以爲廬兮，彼軒冕其猶敝屣。思采桑于長江兮，値山河之遽改。世可晦而爲明兮，物緇不可使以爲朱。豈不知堯、舜之難逢兮？寧巢、許之爲徒。丘固各之有首兮，時固有所値也。寧死于永新之土兮，曰惟吾心之無愧也。彼宏詞與麗藻兮，固余祖之所遺。蓋嘗靜言以思之兮，又何啻乎今世之所希？慨愚生之既晚兮，奄忽周乎四世。幸宗譜其猶未泯兮，懼芳風之莫嗣。承予告以殿省兮，掃松楸于荷木之野。持一奠而酬茲兮，此固余心之望者。念祖德之莫揚兮，在孫子爲弗仁。彼金石之無文兮，愧汗下而沾襟。返故廬以爲家兮，不肖者之志也。蹇淹留而無成兮，敬陳辭以爲戒也。意悃愊而莫宣兮，魂髣髴而上征。庶九泉之可通兮，託哀辭於楚聲。

左克明

論述

虞集《新編古樂府序》 豫章左克明儼然冠裳，居鐵柱延眞萬年宮，而脩孝養於其親，歲時無缺。其歿也，買田故鄉，與其兄弟之子奉祭祀焉。十數年來，以儒家之學教卿大夫士庶人之子弟，從之者衆。間嘗取中古以前書傳之所存、漢魏以後文辭之所錄，集爲《古樂府》十卷，而略爲之說，此吾成均之事，左君得而用之，其亦知本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古樂府》十卷。【略】是書錄古樂府詞，分爲八類，曰古歌謠，曰鼓吹曲，曰橫吹曲，曰相和曲，曰清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雜曲。自序謂冠以古歌謠詞者，貴其發乎自然，終以雜曲者，著其漸流于新聲。又謂風化日移，繁音日滋，懼乎此聲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截然獨以爲宗。雖獲罪世之君子，無所逃焉云云。

紀事

左克明《古樂府原序》 克明竊伏山林，有志茲事，見聞淺鮮，終不克成。數年以來，勉強就緒。採摭前人之餘意，探求作者之異同，按名分類，刪繁舉要。唐人祖述尚多，非敢棄置，蓋世傳者衆，弗賴於斯，是編也，謂之古樂府，故獨詳於古焉。《記》曰：「凡樂，樂其所自生。」愚之管見，亦欲世之作者泝流窮原，而不失其本旨云耳，其爲卷也凡十，而其爲類也八。冠以古歌謠辭者，貴其發乎自然也，終以雜曲者，著其漸流於新聲也。嗚呼，樂府之流傳也尚矣，風化日移，繁音日滋，愚懼乎此聲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輒爲叙次，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截然獨以爲宗。雖獲罪世之君子，無所逃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古樂府》十卷。【略】克明自稱豫章人，其始末未詳。自序題至正丙戌，則順帝時也。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古樂府》十卷（浙江汪啓叔家藏本）。【略】考宋郭茂倩先有《樂府詩集》，所錄止于唐末，極爲賅備。克明此集，似乎床上之床，然考李孝光《刻樂府詩集序》稱其書歲久將弗傳。至元六年，濟南彭叔儀始得本校刻，是郭書刊版之時僅在克明成書前六年，其版又在濟南，距江西頗遠，則編此集時當未必見郭書，非相蹈襲。且郭書務窮其流，故所收頗濫，如薛道衡《昔昔鹽》凡二十句，唐趙嘏每句賦詩一首，此殆如春官程試，摘句命題，本無關於樂府，乃列之薛詩之後，未免不倫。此集務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題古詞，而變體擬作則去取頗愼，其用意亦迥不同也。每類各有小序，核其詞氣，確爲克明自作。其題下夾註則多摭樂府詩集之文，《紫玉歌》條下幷明標《樂府詩集》字。今考其《臨高臺》條下引劉履《風雅翼》之說，尚與克明相去不遠，至《紫騮馬》條下引馮惟訥《詩紀》之說，則嘉靖中書，元人何自見

之，其由明人重刻臆爲竄入明矣。又馮舒校《玉臺新詠》，于《焦仲卿妻詩》「守節情不移」句下註曰：「案活本、楊本此句下有『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二句，檢郭、左二樂府並無之，今考此本，乃已有此二句，知正文亦爲重刻所改，不止私增其解題矣。然元刻今未之見，無由互校刊除，姑仍明刻錄之，而附訂其謬如右。

繆荃孫《古樂府題記》 《古樂府》十卷，元刻本，元左克明編。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六 《古樂府》十卷，明刊本，元豫章左克明編次。

《中國善本書提要》 《古樂府》十卷，四冊（北大），影鈔元刻本（十二行二十一字），原題「豫章元左克明編次」。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二版》 《古樂府》十卷，十冊，左克明編。明嘉靖間刊本。 又：《古樂府》十卷，八冊，左克明編。明嘉靖二十六年新安汪尚磨校刊本。 又：《古樂府》十卷，十冊，左克明編。明萬曆壬寅永興何氏芹香館校刊本。

陳泰

論述

吳澄《跋陳泰詩後》 蘄州路教授陳伯美之子泰，年甚少，勤學而工詩。觀其所作，古、近五七言俱合度。句有法，字有眼，語有味，意有柢，充而進之，何可量已！雖然，吾之儒學蓋不止此。文者，儒之小技，詩又文之小技。有最上事業，坦若大路。既有其資，且又有其學，充之夫何難，他技特其餘爾。詩誠工，謹毋專一伎而遽自足也。

李祁《題刊陳所安文集》 天馬驍騰，早蜚聲於鄂渚；鸞鳳伏竄，竟殞命於殊鄉。愛其人者，多得之悲歌慷慨之餘，見其文者，猶惜其斷簡殘編之末。此幸存而未泯，尚或望其可傳，必有當仁，共成勝事。寫之琬琰，冀千載而不磨；報以瓊瑤，庶九京之可作。

譚鍾麟《重刊所安遺集跋》 元延祐元年進士，與歐陽玄同舉，以《天馬賦》得名，世所稱「陳天馬」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所安遺集》一卷。【略】泰與歐陽玄同舉於鄉，以《天馬賦》得薦，考官批其卷曰：「氣骨蒼古，音節悠然。天門洞開，天馬可以自見矣。」今賦與批詞俱載集首。後玄躋膴仕，文章震耀一世，泰集乃幾幾不傳。今觀所作七言歌行居十之七八，大致氣格近李白，而造句則多類李賀，溫庭筠，雖或不免奔軼太過，剽而不留，又不免時傷粗獷，不及玄之風規大雅，具有典型。要其才氣縱橫，頗多奇句，亦自有不可湮沒者，久晦而終傳於世，亦有由矣。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右元龍泉簿茶陵陳泰撰。延祐初，與歐陽玄同舉於鄉，以《天馬賦》得薦。

《星鳳閣藏書後記・所安遺集跋》 漁洋山人評所安詩云：「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諸名家中，當居道園之下，諸公之上。」漁洋於宋、元詩少許可，其推重之若此。今顧氏秀埜草堂選本，寥寥數篇，未足盡所長也。余因訂其全稿，且從諸選本得遺詩五篇附後，以廣其傳。

宋顧樂《夢曉樓隨筆》 《所安遺集》一卷，元長沙進士陳泰志同著。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在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 又：見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爲冠。周弼伯弼《汶陽稿》、臨江鄧林性之《皇莩曲》、金華杜旃仲高《癖齋小集》，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名家也。

《元詩選》初集己集 所存者歌行爲多，亦清婉有致也。

《新元史》卷二三八《陳泰傳》 延祐初，與歐陽玄同舉於鄉，以《天馬賦》得薦，官龍泉主簿。生平以吟咏自怡，別號所安。有《所安遺集》一卷。好作歌行，出語清婉有致。

《天馬賦》 《所安遺集》載考試官評曰：「氣骨蒼古，音節悠然，疑熟于楚辭者。然不免悲歎，意必山林淹滯之士，天門洞開，天馬可以自見矣。」

《元詩選》初集己集：延祐初，與歐陽玄同舉於鄉，以《天馬賦》得薦，考官評曰：「氣骨蒼古，音節悠然。天門洞開，天馬可以自見矣。」

《趙子昂畫馬歌》、《朔方歌》、《萬里行》 《石洲詩話》卷五：長沙陳志同

歌行，如《趙子昂畫馬歌》、《朔方歌》、《萬里行》諸篇，嶔崎磊落，在元人諸名家中卓然有風骨，不徒以金粉競麗者。昔漁洋先生從人借宋、元人詩集數十種，獨手鈔《所安遺稿》一卷，良是具眼。又先生《居易錄》云：「陳泰志同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今觀其詩，如《萬里行》之類，實有似太白處，然合一卷通看之，似尚未可遽躋諸道園之次，合看其一二近體，即知之矣。若較楊仲弘輩，則固勝之耳。至顧秀野乃以「清婉」評之，則殊屬違戾，此直似不知詩者之言。

傳記

《元史類編》卷三六《陳泰傳》　陳泰，字志同。茶陵州人。延祐初，與歐陽玄同舉於鄉，以《天馬賦》得薦，官龍泉簿。生平以吟咏自怡，別號所安。《遺集》一卷。好作歌行，出語清婉有致。

紀事

《所安遺集》附錄　《江西通志・贛州府名宦》：尹龍南，修學校，賑卹貧窮，境內乂安。信、豐洞賊臨境，泰率兵與戰於犁鼻山，敗績死之。士民悼痛，收葬馬鞍山之原，立祠祀之。

著錄

陳銓《所安遺集跋》　《所安遺集》乃吾高伯祖之所作者，向未刊行於世。先叔掌教華亭時，適從弟仲華登進士第，歸省于宦邸，欣然錄刊，迄今十有五年矣。不肖成名之晚，至辛丑始叨名正榜，外補內江令。見其舊本歲久，而字畫間有剝落者，乃謀諸銀臺從弟仲廉，欲重刊之。書諾其可。遂捐俸鋟梓以廣其傳，非徒顯揭先祖才德之美於百世，正以見我後人繁衍者非水木本源之所自與。

譚鍾麟《重刊所安遺集跋》　右集所載賦一篇、古今體詩一百三首、補遺詩五首，吾鄉先輩陳所安先生遺集也。【略】是集雖經其孫朴編輯，來孫銓手刻，越數百年，不特梨棗無存，即當時印本亦寥落人間。顧氏秀埜草堂《元詩選》僅存數十首，而又非其極詣，重可慨已！同治己巳，鍾麟讀禮家居，纂脩州志，遍加諮訪，僅於其裔孫雋才明經翻鶴所抄得數首，登之《藝文》。而舊刻《全集》，杳不可得。己卯歲，由關中述職入京，與翁叔平同年語及斯集，允爲檢貽。不數日，即奉移撫浙中之命，未暇責諾。抵杭後，知丁松生大令丙多藏書，亟詢之松生，懽然以趙素門星鳳閣抄本見示。卷中朱墨燦然，取《元詩選》及《乾坤清氣集》核其異同，多所參定。復搜輯補遺詩五首，爲銓刻原本所未載。因令外甥陳廷琬取州志所收，對校一過。而松生又謹檢文瀾閣藏本相質證，同鄉余苹皋肇鈞舍人校正數條，復囑毘陵吳晉壬唐林太守總鑾校之役，所考訂者尤多。晉壬於《四庫提要》外，又搜輯《元史類編・文翰傳》、《湖南人物志》、《江西名宦志》、《祠廟志》、《茶陵州忠烈傳》、《元詩選》小傳、《浙江採集遺書題記》、《居易錄・筆記》、《雲陽集・題刊所安文集》及《題所安畫龍詩》、《桂隱集・天馬歌》、坦坦齋《題所安像贊》、《所安遷居鐵關村詩》並《星鳳閣藏書後記》、來孫銓《原跋》共十五事。凡可爲是集印證者，附錄於後。陽湖黃貳尹澍桂工楷法，手繕全帙，付之梓人。閱三月而工竣，蔚然大觀，良稱快舉。夫徵求文獻，表章舊德，後起者之責也。以數十年期想不可得之編，一旦得之，且所得者又溢於所期，其所慰爲何如？然非松生大令收藏之富，晉壬太守裒輯之勤，此願終無以償，則是集之成，實二公力也。不可以不記。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陳泰《所安遺集》一卷。

《元詩選》初集己集　官龍泉簿，以吟咏自怡，別號所安。有《所安遺集》一卷，其曾孫明鄉貢進士朴所編，後華亭教諭章刻之以行世，成化中內江令銓重刻，而蠹損過半。所存者歌行爲多，亦清婉有臻致也。

《近古堂書目》卷下　《所安遺集》，陳泰。

金侃《識所安遺集》　按：志同與歐陽圭齋同榜進士，其履歷逸不傳。是集詩賦共一百三首，係其曾孫鄉貢進士朴所編集。跋稱掌教華亭者，則其玄孫鄉貢進士章也。來孫珏、銓皆登進士第，一官監察御史，一爲內江縣令，似

亦長沙大家顯于元而盛于前明者也。詩多可誦。全稿蠹損不傳，惜哉。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所安遺集》一卷，知不足齋寫本。【略】其集爲曾孫朴所編。

《**所安遺集》附錄**　《湖南省志・長沙府・人物志》：孫允祿，【略】裒泰所著書，名曰《所安遺集》。明成化中，其來孫銓等始爲刊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所安遺集》一卷，【略】元陳泰撰。【略】其著作亦未成集，至其曾孫朴始裒輯以成此編，故曰《遺稿》。明成化中，其來孫銓等重刊，卷末有舊題六字云：「後段蠹損，惜哉！」則併朴所輯亦非完本也。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陳泰《所安遺集》一卷。

孫毓修《所安遺集跋》　右《所安遺集》不分卷，元陳泰撰。明金侃錄本。【略】其著作亦未成集，至曾孫朴始裒輯以成此編。明成化丁未，其來孫銓等重刊，《四庫》作一卷。成化本卷末題六字云：「後段蠹損，惜哉！」金氏手跋亦云：「全稿蠹損不傳。」則所據亦成化本矣。

戴光曾《清嘉慶十九年戴光曾抄本所安遺集跋》　《所安遺集》一本，爲古鹽道古樓馬氏寒中思贊鈔藏本，抄手甚精，今爲金轡庭所得。假歸展誦，既愛其詩，復愛其書法之妙，因亦手錄一冊。內多疑譌，當再覓他本校之。嘉慶甲戌四月松門戴光曾記於從好齋。　又《所安遺集》一冊，去夏手錄。敦夫先生欲購是書，因以奉贈。第抄手惡劣，中多譌字，尚求是正。

《**儀顧堂題跋》卷一三**　右《所安遺集》一卷，元陳泰撰。從錢塘丁松生大令所藏鮑渌飲校本過錄。譚文卿中丞撫浙時，即以鮑校本刊刻。余近得成化刊本，以校此本，多得詩三十餘首、閻潔序一首、劉三吾像贊一首及小像陳銓、陳章、陳瑤跋三首，周濟、蔣冕跋各一首，因命寫官照寫補入。蓋渌飲所見本，前後缺十餘葉，故脫落如此甚矣！成化距今四百年耳，刻本已不易得，況元刻乎？惜文帥移節陝甘，不及補刊耳。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一**　《所安遺集》一卷，明初刊本。元進士龍南令、前翰林院庶吉士長沙陳泰志同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所安遺集》一卷、《附錄》一卷，影寫成化本。元進士龍南令、前翰林庶吉士長沙陳泰志同著。【略】卷首署名之後，有「至正甲申科進士湖南省魁姪光薦纂集，蜀府左長史元進士潯州路總管帥機男光祿編次，蜀府右長史奉政大夫孫翼編次，灌陽縣學教授孫學顏校正，通議大夫、工部侍郎曾孫朴校正，直隸揚州府學教授玄孫宣訂定，山東道監察御史玄孫章訂定，工部左侍郎、前左通政來孫琬校刊，左僉都御史、前右通政來孫瑤刊行，四川副使、前監察御史來孫銓重刊，奉議大夫思明府同知來孫璲重校，直隸揚州府泰州署學正事舉人來孫琦重刊」等銜名。　又：《所安遺集》一卷，趙氏星鳳閣鈔本，長沙陳泰志同。　又：此爲淺山趙氏輯甯手寫本，後止有成化丁未來孫銓跋，及曾孫朴、玄孫瑤、銓四人銜名，乃從初刻本錄出者。雖較成化重刻本闕詩二十餘首，別從《元詩體要》、《湖廣通志》、《乾坤清氣集》補遺數篇。【略】丙按：李祁《雲陽集》有《題刻陳所安文集》云，【略】此文亦未梓於成化本，似散失已久耳。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所安遺集》一卷，元陳泰撰。明成化丁未陳銓刊。

又　補：清寫本，十行二十字。從明成化二十三年來孫銓重刊本鈔出，題「曾孫朴編集」，「元孫章訂定」，「來孫瑤刊行」，「來孫銓重刊」等字樣。有晉江黃氏藏印。周叔弢藏。　清寫本，十行二十字。亦題「來孫銓重刊」等字樣，有成化丁未來孫銓跋。鈐蔣子垕、鮑廷博印記。此書曾見二帙，行款均同，疑成化二十三年陳銓刊本行款即如此也。然成化本余閱肆三十餘年迄未得見，其罕秘可知矣。　清寫本，十行二十二字。亦有「曾孫朴編集、來孫銓重刊」字樣。鈐戴光曾藏印。友人徐乃昌藏。　清寫本，已印入《涵芬樓秘笈》，在第十集。　補：《所安遺集》一卷，元陳泰撰。《附錄》一卷。清光緒六年譚鍾麟刊本。余有一帙，余據陸心源舊藏鈔本校，改正至多。

《**中國善本書提要**》　《所安遺集》一卷，與《陶邕州小集》合訂一冊（北圖）。鈔本（九行二十字）。原題「元進士長沙陳泰志同著，鄉貢進士曾孫朴編集，鄉貢進士教諭玄孫章訂定，賜進士第監察御史來孫瑤刊行，賜進士第內江知縣來孫銓重刊」。按是集在明成化間，爲泰來孫瑤與銓兩次付梓，今並極少流傳。光緒六年，譚鍾麟從丁氏善本書室假得趙氏星鳳閣鈔本，梓於武林節署。一九二〇年，孫毓修得明金侃鈔本，又爲印入《涵芬樓秘笈》第十集內，均與此本相同，蓋並從成化二十三年陳銓刻本出。丁氏別有影寫本，《藏書志》誤以爲成化八年陳瑤刻本。按題銜末行爲「直隸揚州府泰州署學正事舉人來孫琦重刊」，檢《泰州志・秩官表》，琦任學正在正德、嘉靖間，然則所影寫乃正德間刻本也。【略】陳銓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所安遺集》一卷，元陳泰撰。清初抄本。一冊。又：清嘉慶十九年戴光曾抄本，戴光曾跋。一冊。

又《所安遺集》一卷，元陳泰撰。《附錄》一卷，清光緒六年譚鍾麟刻本，傳增湘校補并跋。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所安遺集》一卷，一冊。元陳泰撰。舊鈔本。

又《所安遺集》一卷，一冊。元陳泰撰。清乾隆間鈔本。

藝文

劉詵《天馬歌贈炎陵陳所庵》 題注：所庵名泰，甲寅以《天馬賦》領薦。下第，頗不遇，故以此嘆之：房精夜墮滎波中，驊騮奮出如飛龍。昂頭星官逐枉矢，振鬣雲闕追天風。漢家將軍三十六，分道出塞爭奇功。當時一躍萬馬盡，蹴踏少海霓旌紅。韓哀謝輿伯樂去，蹶塊誤落奚官庸。十年皂櫪食不飽，雖有駿步難爭雄。春隨錦韉北陵北，秋卧衰草東阡東。時從駑駘飲沙澗，未免泥滓沾風騣。夜寒苜蓿山谷迥，長嘶落月天地空。時平文軌明蕩蕩，萬里窮山無虎帳。交河不用踏層冰，裹足山城學馴象。吾聞天子之廐十二閑，驥騄並收無棄放。金根雲罕出都門，喚取雍容肅仙仗。

李祁《題陳所安畫龍》 千年老龍伏巖阻，懶向天台作霖雨。忽逢健筆一寫之，鬣角鱗髯盡蒼古。溪風蕭蕭山雨寒，驕螭騰拏穉蛟舞。願君長留江海門，更使千年作龍祖。

劉三吾《題所安陳先生像贊》 雲山何峨峨，洙泉亦瀰瀰。家世山水間，相距一舍許。姻契通譜籍，詩書代耕耔。太乙藜杖青，東行德星聚。天馬已奮馳，靈臺復高峙。兩兩瀛洲仙，磊磊青雲士。嗟惟我與君，立志踵前軌。力學春復秋，焚膏夜繼晷。

又《陳所安還居鐵關村》 十年一見喜何如，話及鄉邦淚與俱。辛苦賊中憐子美，依棲江左賴夷吾。夕陽忍聽烏衣說，寒食愁聞杜宇呼。幸有親朋是知己，且將詩酒日嬉娛。

雜錄

《所安遺集》附錄《江西通志・贛州府祠廟》 忠節祠，在龍南學左，祀元尹陳泰。

《星鳳閣藏書後記・所安遺集跋》 按《省志》：泰，茶陵人。延祐元年試《天馬賦》擢上第，授翰林供奉，出補龍南令。而顧云與歐陽玄同舉於鄉，以《天馬賦》得薦，官龍泉簿，或別有所據耶？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所安遺集》：《元史類編》稱泰與歐陽玄同舉於鄉，官龍泉縣主簿。按龍泉有三：一浙江處州，一江西安吉，一貴州石阡。按《湖廣省志》：泰延祐元年試《天馬賦》，擢上第，授翰林供奉，出補龍南令，豈龍泉簿別有所據耶？

黃鎮成

論述

鄭潛《秋聲集後序》 先生學行卓異，抱濟世之才，不得志於有司，慨然著書垂訓，以淑後學。故發爲詞章，雄贍富麗，如飄風行雲，大音希聲，天籟自鳴，由其積之有素而學之有本，故用之不竭而應之無窮。雖然，秋之爲聲，乃天地清肅之氣，而慘舒之情具焉，抑亦有所激而鳴其不平者邪？使先生達而在上，則春風噓拂，草木回光，諧治世之音，召來儀之鳳，其聲不在山林而在廊廟矣！朝廷訪求隱逸，賁于邱園。僕之不才，屢嘗薦士於執事，獨憾知先生之晚，而今也力不足以振之，徒重遺賢之嘆。三復是集中，大篇短章，諸體咸備，皆有關於斯世者，豈徒言哉？然則先生雖不仕，而聲教在(闕)傳後，是亦爲政也，雖越千載，其可泯耶？

《**徐氏筆精**》**卷四**　元季詞人輩出，而邵武有黃鎮成，詩多奇警，《秋聲集》十卷，佳句疊出，如「王孫不歸怨芳草，山鬼欲啼牽女蘿」，「鐵檄召雷秋雨足，瑤壇謁帝夜雲高」，「游山采藥辭家早，掃石看雲出洞遲」，「青山盡處海門闊，紅日上來天宇低」，「花竹一家巢絕頂，烟塵九點認齊州」，「潮來估客船歸市，月上人家水浸空」。惜梨棗朽腐，尠有睹其全篇者。

周亮工《**邵武本滄浪先生吟卷序**》　抑載檢曩籍，得元人黃元鎮《秋聲集》四卷。其五言之妙，遠追陶、謝，近體亦在高、岑、王、孟之間，殊無當時陋習，余深賞之。元鎮亦樵人，似嘗探星宿於嚴氏者。

《**居易錄**》**卷一六**　元黃鎮成元鎮《秋聲集》四卷。予愛其《秋風詩》云：「秋風淅淅生庭柯，蕭蕭木落洞庭波。紅樹夕陽蟬噪急，白蘋秋水雁來多。王孫不歸怨芳草，山鬼欲啼牽女蘿。蒹葭蒼蒼白露下，望美人兮將奈何。」又《李仲明秋山小景》云：「家住夕陽三峽口，人行秋雨二峯間。不知何處眞堪畫，移得柴門對楚山。」《五曲精廬》云：「歌棹曾窮九曲源，精廬迢遞隱屏前。閑尋五曲樵溪上，三十六峰秋滿船。」甚有風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秋聲集》四卷。【略】今觀其集，大抵邊幅稍狹，氣味稍薄，蓋限於才弱之故。然近體出以雅潔，古體出以清省，亦復善用其短。故格韻楚楚，頗得錢郎遺意，較元代纖穠之體，固超然塵埃之外也。

《**柳亭詩話**》**卷二四**　又邵武黃鎮成有《秋聲集》十卷，如「青山盡處海門闊，紅日上來天宇低」，「花竹一家巢絕頂，烟塵九點認齊州」，「潮來估客船歸市，月上人家水浸空」，「山驛水流花落盡，石田雲暖麥抽齊」，皆七律中警句也。

錢天樹《**清抄本秋聲集題識**》　各體詩俱清麗纖綿可誦，文亦典贍，雖不能與虞馬諸公抗衡，亦爲有元一代高手。

方若蘅《**清抄本秋聲集跋**》　詩筆清麗，自是元人中上乘之作。

傳記

《**元儒考略**》**卷四**　黃鎮成，字（闕），邵武人。年弱冠，厭棄榮利，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學者號曰「存齋先生」。至正間，隱居不仕，著述甚富。以壽終，集賢定謚「貞文處士」。

紀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至正中，築室城南，號「南田耕舍」。部使者屢薦之，不就，似乎高隱之士。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秋聲集》十卷：自幼爲志力學，弱冠即厭榮利，慨然以聖賢踐履之學自任。延祐二年科目行，再試有司不合，即築南田耕舍，隱不復仕。至順間，與蔣師文歷覽楚漢名山，周流燕、趙、齊、魯，浮海而返，登普陀島觀日出，賦詩翛然。御史王餘慶、僉憲劉完者，相繼論薦，不就。鄭潛行部至郡，表其閭曰「尊德」。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秋聲集》四卷，元黃鎮成撰。鎮成有《尚書通考》，已著錄。其集據顧嗣立《元詩選》稱原本十卷，又載有鄭潛序。此本僅存四卷，又惟鎮成自序一篇，而不載潛序，似非完帙矣。

黃鎮成《**秋聲集自序**》　聲於天地間不能無也，其大者雷霆也，風雨也；其次通之爲語言，和之爲律呂。下至時禽候蟲，莫不有聲，獨秋或有或無。歐陽子謂聲在樹間，猶假物以爲言也。莊生所謂天籟，在天不在物也。夫秋之爲氣也，寥闃而清，寂寞而虛。清與虛相薄，或能有聲，或能無聲，不能必其有無。然則秋聲，亦天地間不能無者也。余少學吟，不能無聲，大之不能爲雷霆風雨，次之不能爲語言律呂，時禽候蟲又有所不屑爲者，故托而自附於秋聲焉。秋聲可有可無，余言亦可有（可）無，故錄之以爲《秋聲集》，庶童子能聽之否乎。

鄭潛《**秋聲集後序**》　右《秋聲集》若干卷，邵武隱君黃元鎮先生之所作也。【略】謹識此於卷後而歸之。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十月己卯，新安鄭潛拜手書。

黃鈞《秋聲集後序》　先君子所著《秋聲集》，詩文離爲十卷。中罹己亥之亂，亡失大半，所存者尚千數百篇。鈞重惟先君子生平苦心萃於此集，今已不全，若復蹉跌淪沒，則後人何所徵考其先世，故用服膺寶藏，不敢怠忽。爾後遭值兵禍相尋，雖倉猝避地，亦必挾以自隨，他雖重物，亦弗顧也。丁未歲，伏承延平太守實齋吳公嘗繡梓以傳，甫畢而世變無存。鈞汲汲於刊行，則力有所不逮。今年秋，始克命匠肇工，而卷帙浩夥，未獲全刊，姑稱力爲之。繼此又當續刊也。

《近古堂書目》卷下　《秋聲集》，黃鎮成。

《玄賞齋書目》卷七　黃鎮成《秋聲集》。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黃鎮成《秋聲集》十卷。

周亮工《邵武本滄浪先生吟卷序》　抑載檢曩籍，得元人黃元鎮《秋聲集》四卷。

《居易錄》卷一六　元黃鎮成元鎮《秋聲集》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黃鎮成《秋聲集》四卷。

《帶經堂詩話》卷九　元黃鎮成元鎮《秋聲集》四卷。

《徐氏筆精》卷四　而邵武有黃鎮成，詩多奇警，《秋聲集》十卷。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黃鎮成《秋聲集》四卷。

方若蘅《清抄本秋聲集跋》　道光庚寅中秋後三日，叔芷女士桐城方若蘅拜讀一過。曾見述古堂抄本，此多十分之三。

錢天樹《清抄本秋聲集題識》　《秋聲集》，昔郡中陳芳六贈余舊抄一冊，只詩集四卷，《四庫書目》所載正同。其文集兩卷，傳本絕少。看其排次，似尚缺第六、七、八三卷。或者初刻時尚未編定，第序止此。詩文七卷，亦未可必。【略】芙川復增益之，更稱善本。

李兆洛《清抄本秋聲集跋》　此顧俠君《元詩選》所據本，《四庫》書所未見也。芙川以爲刊刻未竟，良然。周擢翁重陽亦不可得。芙川校補，可謂有功古人矣。

黃廷鑑《清抄本秋聲集題款》　道光乙未中秋後五日，拙經叟黃廷鑑向芙川先生借讀。

蔣寶齡《清抄本秋聲集題款》　道光丙申冬十二月，琴東蔣寶齡向芙川兄借讀。

沈梧《清抄本秋聲集題款》　同治二年六月客海陵，拜讀一過，錫山沈梧記。同觀者：蔣鹿潭、祝蓮舫、郭堯卿。時在立秋後一日也。

程恩澤《清抄本秋聲集題款》　道光辛卯九月，春海程恩澤借讀，傳鈔一冊。

朱昂之《清抄本秋聲集題款》　道光庚子八月下旬，味經書屋主人惠讀。

祝麒《清抄本秋聲集跋》　虞山張芙川先生，博雅君子，世所藏書籍多古本。庚申秋，重遇於昭陽，出示元刻《秋聲集》。刊刻未竟，芙川先生復增益之，以補《四庫》書所未載，洵爲難得。題籤跋語，均出名手，尤宜寶愛。

舒位《清抄本秋聲集題款》　嘉慶辛酉季春，舒位從堯圃年兄士禮居借讀。

陶廷杰《清抄本秋聲集題款》　道光乙未閏月朔，合江陶廷杰觀。

蔣因培《清抄本秋聲集題款》　道光辛卯八月十八日，辛峰蔣因培假讀。

薄啟源《清順治十一年蕭雯刻本秋聲集跋》　戊辰仲春，從王孝廉紹唐借得黃元鎮《秋聲集》四卷，命鈔胥易出，隨以元刻本校對，藏之守逸堂中。庚午三月，鮑待詔景熙邀予至金陵，寓承恩寺傍，書廛星布，茶前飯後，與景熙縱觀。竊意金陵爲文獻之藪，名流收藏必多秘冊。無如盡數搜奇，卒無良書，止得時刻此集，知乖謬自復不少，深用致慨。歸棹後，以元本校之，盡卷不差一字，乃服周亮工輩潛心汲古，所刻必親自校仇，卒爲善本。後之讀是書者，勿輕視也。

張蓉鏡《清抄本秋聲集跋》　右《秋聲集》十卷，爲洪武十一年刊本也。愛日精廬所貽吳方山舊物。凡詩五卷，文兩卷，實共七卷。讀後跋，知當時稿未全刊，所以板口卷數頁數俱留墨釘，凡缺者有待續補。紙墨古雅，爲元人集中不多見。本卷首檢有缺，久欲抄補，元刻罕購，偶於友人齋頭見順治甲午周櫟翁雕本，假錄之，得秋聲子自序一篇，文潔體清，具悉命意。卷一補五律二十三首，卷三補七絕九首。又五絕一體，明本未載，茲得一十四首，因備錄，次於五卷後焉。然櫟翁所刊，止編詩四卷，而且多逸，七律自《臘八日訪武夷杜公》詩下十七首，七絕自《題鄭子眞飛鳳朝陽圖》詩下十六首，并後序一葉俱缺。校閱之下，益知古本之足珍也。元人別集，明初槧本甚稀，愛日所藏不下二十餘種，今悉化爲雲烟。此《秋聲集》歸余，有前緣適合耳。外籤乃陸勅先所題「我思古人」，寶愛又當何如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二　《秋聲集》十卷，舊抄本。元黃鎮撰。後有《墓碑》，危素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秋聲集》十卷，勞蟬隱手鈔本。元黃鎮成撰。【略】新安鄭潛序其集，而洪武十一年冬男鈞題後云：【略】危素撰墓碑，知邵武府事張文昱勒石。按《愛日精廬藏書志》：《秋聲集》十卷，明洪武刊本。凡詩六卷、文二卷，實八卷。每卷卷數俱留木，版心除一二三四五九十外，餘亦留木，蓋爲續刊地也。世行本四卷，止有詩集。此本雖似殘闕，蓋當時本未全刊，讀後跋可見，非不完本也。此本爲丹鉛精舍所鈔。　又：《秋聲集》四卷，舊鈔本。元樵川黃鎮成元鎮著。前有自序，卷一歌行二十四首，卷二五言古體四十一首，卷三五言律詩四十七首、七言律詩四十三首，卷四七言絕句九十三首、五言絕句十四首。每卷各有詩目。末有竹垞老人識云：「黃君鎮成，邵武人也。元季隱居不仕，有《秋聲集》十卷。今僅存四卷，詩二百六十二首。余於友家借歸錄之，惜其殘闕已多也。」【略】《四庫》著錄者即是本耳。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秋聲集》六卷，舊鈔本。元黃鎮成撰。詩每體爲一卷，雜著一卷。前有自序，後有至正十七年新安鄭潛後序，洪武十一年其子鈞刻板跋，末附危太樸墓碑，碑云：「所著有《尚書通考》十卷、《周易通義》十卷、《中庸章指》二卷、《性理發蒙》四卷，皆稽經訂傳，不悖儒先本旨。」今惟《尚書通考》存。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秋聲集》九卷，元黃鎮成撰。明洪武十一年其子黃鈞刊本，十二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闌。　清寫本，從唐棲勞氏寫本傳錄。古書流通處見，未收。　又：《秋聲集》四卷，元黃鎮成撰。明洪武十一年刊本，十卷，實詩六卷，文二卷，無卷七、卷八，蓋待續刊，觀其子鈞跋可見。　四卷本，僅詩無文，見張氏志。　嘉靖中刊本。　明何望海刊本，四卷，不足。　補：明徐熥等編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闌。　清順治十一年蕭雯刊本，八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闌。　清康熙六十一年朱霞雙笏山房刊本，八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余據明刊本及清四庫館寫本校一帙。　清《四庫》底本。前自序，鈐翰林院大官印，卷中有分校官劉景岳粘簽。徐坊遺書，余曾借校。　補：《秋聲集》三卷，元黃鎮成撰。清光緒七年徐榦輯刻邵武徐氏叢書本，在《樵川二家詩》中。

又卷一六上　補：《樵川二家詩》四卷，清朱霞編宋嚴羽、元黃鎮成二家之詩。清康熙六十一年朱霞雙笏山房刊本，八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秋聲集》九卷，元黃鎮成撰。明洪武十一年黃鈞刻本，張蓉鏡抄補并跋，方若蘅、錢天樹、李兆洛、祝麒跋，黃廷鑑、蔣寶齡、沈梧、程恩澤、朱昂之題款，二冊。　又：清抄本，瞿熙邦校跋并錄張蓉鏡等題識，一冊。　又：四卷，明刻本，二冊。　又：四卷，清順治十一年蕭雯刻本，薄啓源校跋并抄補缺葉，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秋聲集》十卷，二冊。元黃鎮成撰。傳鈔明洪武十一年刊本。　又：《秋聲集》十卷，二冊。元黃鎮成撰。鈔本。

貢師泰

論述

綜論

黃溍《貢禮部玩齋集後序》　侍郎早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遊於成均。逮釋褐授官，而踐歷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孚衆聽；施於史傳，則務詳贍精覈，以推叙功伐而尊國勢；施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爲矯激。他歌詩、雜著、贊頌、碑銘、紀叙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於宦轍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溪、窮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雅奇絕之概，有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畸人靜者互爲倡酬，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士、草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而語也。蓋其爲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爲臺閣、孰爲山林也耶？

余闕《貢泰父文集序》　出其別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泰父眞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於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樹

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且其貌充然，非其中有所負蓋不能爾。然則吾泰父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且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泰父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於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

李士瞻《貢泰甫詩跋》　貢泰甫先生以文章政事追蹤先輩。當先生敭歷中朝間，搢紳之士識與不識，皆知其抱經濟而爲國家大用也。十年前，走落落京師時，知先生之名最久，自以屬在下僚，無暴名顯於士大夫間，徒負粗豪倔強之氣，不肯往就一見，脫若見時，又恐待以衆人，則沒身不能雪恥。癸巳科，走也例以在官得校藝南城，適先生典文衡，院中發狂，有難犯之勢，竟迕公議，斥走弗省，自是益不敢託執事者爲先容。去年冬，走叨使來閩中，乃得日奉言笑，即其論議之諄諄，顏色之溫溫，從容慷慨，若金石相宣，山谷相應，無絲毫之造飾，信乎其爲大人君子也。所謂狎愛敬畏，欲舍之而不可得者。於是覺前時負氣而弗肯就見者，追悔媿恨，已無及矣。今觀先生《晨起》、《夜坐》二詩，若庾信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醜婦效毛嬙，西子之顰，殆難取媚矣。敬疏短跋，姑贅卷末。

沈性《玩齋集原序》　先生之父文靖侯在皇慶、延祐間，以文學遭際，與虞、揭、袁、馬諸公頡頏上下。先生夙承家學，而又嘗親炙諸公，且及游草廬先生之門，故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塗轍正而條理明。其見之著述，氣味肖諸賢，言語妙天下，黝黝乎其幽，悠悠乎其長，煜煜乎其光，有虞之宏，而雄健不減於馬；有揭之瑩而清俊則類於袁；其於理趣，尤儼然吳氏之尸祝也。故當時評先生之文者，列之於六大家之次；序其詩者，亦謂可與《道園學古錄》並觀，皆非虛語矣。惜乎遭值叔世，雖仕至前官，特出於行省之所版授，且徘徊吳越甌閩之區，而未嘗大顯於朝。故其文章之行世，弗克如虞、揭、袁、馬諸公之盛。又其後也，流寓海寧以歿。

貢師泰《小像自贊》　峨冠盛服，曳玉垂紳。紀綱法度，森乎在身。敢不肅恭，以欺明神。

楊維楨《玩齋集序》　蓋自其先公文靖侯以古文鼓吹延祐間，公由胄學出入省臺，其風儀色澤，雍容暇豫，不異古之公卿大夫游於盛明。故其詩也，得於自然，有不待雕琢而大工出焉者此也。公年尚未莫，氣尚未衰，而尤嗜問學不止。今爲天子出使萬里外，他日紀錄，爲風爲騷，入爲朝廷道盛德、告成功，爲雅爲頌，又當有待於公者，豈止今日所見而已！【略】公以余爲通家弟兄，每令評其所著，如「東南有佳人，嶰谷有美竹」，深得比興；「日入柳風息，芙蓉生綠水」，遠詣選體。厚倫理如《風樹》、《春暉》，樹風操如《葛烈女》、《段節婦》、《李貞母》、《陳堯妻》，感古如《蒼梧》、《滕閣》，紀變如《河決》、《蘇臺》，論人物如《耕萃》、《蹈海》，遊方之外如《子虛道人》。《楊白花》、《吳中曲》，有古樂府遺音；《國子》、《黃河》，可補本朝缺制。其他所作，固未可一二數，此豈效世之畸人窮士專攻精治而後得哉？

趙贊《玩齋集序》　先生之詩，雄渾而峻拔，精緻而典則。不屑屑於師古，而動中乎軌度；不矯矯於違俗，而自遠於塵滓。才情周備，聲律諧和。斯蓋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胡可掩哉！若夫朝廷之制作、金石之紀載，則具有全集在焉。

錢用壬《玩齋集序》　先生蚤侍先文靖公遊京師，入胄監，而聲華赫然，爲六館諸生之冠。當是時，文靖方在朝，而諸先生若草廬吳公、松雪趙公、四明袁公、巴西鄧公、清河元公、雍虞公、石田馬公、豫章揭公、廬陵歐陽公先後以道德文章鳴海內，而先生遨遊其間，講明論議，涵濡漸漬，所得者深，所蓄者大。其學該博而閎衍，其識高明而超卓，其才瑰奇而雄偉，其氣剛大而振發。故其於詩也，得乎性情之正，止乎禮義之中，博而不冗，約而不嗇，直而不倨，切而不泥，舒而不緩，奇而不險，深而不晦，優柔而不迫，和平而不躁，雄放傑出而不蕩以肆。如江河盪潏，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晻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誠所謂一代文章之宗匠者歟。

謝肅《玩齋集序》　且復于同志曰：先生之詩，本之以精博之學，發之以雄偉之才，資之以高明之識，備是三者而不苟於作，故作則沛乎其莫禦。方其意之運也，如老將赴敵，某執弓矢，某執干戈，某執旗鼓，俾各從其所令。合以正，而勝以奇，奇正相因，循環莫測，而節制斬然不亂。及其辭之措也，如大匠作屋，鳩衆工而聚群材，某爲梁，某爲棟，某爲椽桷，俾各精於所事。迨夫屋之落而環視之，則門廡堂室秩乎其序，黝堊丹漆煥乎其文，而莫有見其攻琢之痕、繪畫之迹者。惟其運意措詞，各極其妙，故雖縱橫上下、出入馳騁，而萬變

不窮也。凡其宦轍所歷，若皇都上京、大河以北、長江以南，九州萬里之外。其趨朝扈駕，則有際遇之深、恩錫之重；其出使反命，則有諮諏之勤、靡及之嘆；其孤客遠寓，則有游從之適、登臨之勝。是以文物禮樂之光華、民風俗尚之美惡、名都重地之壯觀，與夫忠臣烈士之節概、蠻夷下國慕義而來王者，一切可以形之咏歌，則莫不即時而紀事、托物而引興。與從官大臣、文儒逸士相爲倡和。而其音節體裁，舉皆清俊奇古，雄渾雅健，有典而有則，固非風容色澤、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而語也。蓋自風雅以來，能集詩家之大成者，惟唐杜文貞一人而已。繼文貞而興者，亦惟我朝雍虞公一人而已。試以《道園》所錄合先生是編而并觀之，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雖然，即其詩又烏足以知先生哉！先生說經，必極聖賢之指要，使學者深領其意而後止；爲文章，必出於己而無愧於古作者；在官政，必欲上盡其道而下懷其德，雖古循吏有不及。至於出處大節，俯仰無愧。每謂禹稷、顏回同道，而孔明之煩，未嘗不與淵明同其靜。此則先生素所自養而窮達一致者也。故或掃石焚香、抱膝危坐，而終日不動；或露晨月夕，宇宙軒豁，則散策海上，逍遙閑曠，而默識夫造化之妙以自適其天下之樂，則浩然之在胸中者爲何如，而視功名文學直其末事爾。功名文學猶視爲末事，矧所謂詩歌者耶？【略】然先生所作，率多黼黻國家太平之美。迺今編肄於干戈危急之秋，毋亦思治之義也與。

李國鳳《玩齋集序》 及來閩中，始得今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文而讀之，其言簡而明，曲而當，法度嚴整，而意態舂容，所謂不多見者，非虛言也。其先翰林，在延祐時以文名，則先生之得於家學者有素矣。人徒知其文之古而不知其本于理也，人徒善其詞之工而不知欲以明夫道也，可傳而不泯者，其可誣乎？雖然，是猶論其文也。若夫立朝之節、臨民之政與夫理財之方，一皆見之行事之實，而非空言之無證者。可傳而不泯者，不獨文而已。

王禕《玩齋集序》 公之先君文靖公，在延祐中與諸公齊名。公克承家學，又蚤游上庠，受業諸公間。故其學問培植深厚，見於文章者，氣充而能暢，辭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鑿，陳政理則辨而不夸，誠足以成一家之言而繼前人之緒矣，後之欲知一代治化之盛者，此其有不足徵者乎？雖然，公之所表見不特文章而已，其於政事尤長也。其爲理官治行最列郡，其爲御史所論列皆天下之大務，居夏官則奉詔覈驛戶於北境，司水衡則朝廷復以中原餉饟之事倚之。凡其所至，輒有偉績，不可遽數也。大抵政事文章本一揆也，達事情而號令明，執法度而賞罰允，此政事也，而文章豈外是乎？嗚呼，兩漢遠矣，考之唐、宋，論文章則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論政事則陸宣公、范文正公而已。公之文章實追韓、歐之法，其於政事不猶陸、范之志哉！抑非韓、歐不施于政事，而陸、范不著於文章也，就其所長合而求之，斯爲善論公者矣。夫讀其文必也論其人，求其人必也論其世，故禕序公之集，因得以具述焉。

程文《東軒集序》 方今士大夫號稱文章家，多推宣城貢氏，而泰甫其尤秀出者也。蓋幼聞先翰林公過庭之訓，早受業太學博士，在朝又得與虞、揭、歐、馬諸名賢游，爵位通顯。故其文章爛然，宏博靡麗，卓邁儁偉，高者可以追配古人，非當時流輩所及也。蓋嘗有《友迂集》，余左丞廷心公序之；又有《玩齋集》，黃太史晉卿公序之。美矣詳矣！今又有《東軒集》焉，徵序於余。夫以先生之文，當時所推重，將不賴二公之序以傳。二公之文章固高一世，猶不賴以傳，況如余之昧昧者乎？是以低徊畏避而不敢也。雖然，先生脫吳門之難，棲遲海上者三年，益得肆其學問之功。及丞相迫起之，不得已爲西浙運使，才志又不得以大展，則抑遏隱忍以就筆硯之末，載其道於書。故其陳義之高，屬辭之密，深厚爾雅，又非前日《友迂》、《玩齋》之比矣，是不可以不知也。

吳海《書貢尚書閩南集後》 惟國朝文章之盛，足以追配前古。而公自先文靖公已暴名海內，而公實繼之，威儀步趨，既有家法，若富人之子而富，服用奉養之有素；世官之後而顯，風聲習氣出乎自然。故公之文豐腴清潤，無山林枯槁之態，溫厚縝密，有臺閣優游之體。敷暢條達，如春花之妍，委蛇演迤，如長江之流，海之所以竊論公者如是。

《詩藪》外編卷六 貢泰父：「紅蓮日湧神仙幕，翠柏霜飛御史臺」；「千金海上求騏驥，五色雲間下鳳凰」；「貔貅萬竈新趨幕，虎豹千門舊直廬」；「小雨挾雲行斷岸，亂山挑浪入孤城」【略】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元詩選》初集戊集 泰甫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暴著。【略】會稽楊廉夫序之，曰：「本朝古文，殊遜前代，而詩則過之。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楊再變，未幾於唐。至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者作，然後極其所摯，下顧大曆與元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吁亦盛矣！繼馬、宋而起者，世惟稱陳、李、二張，而宛陵貢公則又馳騁虞、揭、馬、宋

諸公之間，未知孰軒而孰輊也。蓋仲章雍容館閣，翺翔於延祐諸公之間，而泰甫當師旅倥偬，獨擅文名於元統、至元之後。有元之文，其季彌盛，於宛陵父子間見之矣。」

《**宋元學案**》**卷九二** 先生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于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石洲詩話**》**卷五** 蛻菴、玩齋、易之諸什，皆具有風骨，非漫爲彩色者。

又 玩齋力清勁而韵深秀，又非横逞才氣者可比。

又 張蛻庵、貢玩齋皆元末大家，玩齋元亡隱吳淞江上，其才致清逸，殆不讓雁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玩齋集》十卷。【略】師泰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奎家學，又從吳澄受業，復與虞集、揭傒斯游，故文章亦具有源本，其在元末，足以凌厲一時。詩格尤爲高雅，虞、楊、范、揭之後，可謂挺然晚秀矣。集中《題陶淵明五柳圖》絕句，《明詩別裁集》以爲燕王篡位之後，建文舊臣江右袁敬所作，併記敬所本末甚詳。今考明孫原禮所撰《元音》成於洪武甲子，張中達爲之刊版，在建文辛巳，均在遜國以前，而收入是詩，題爲師泰所作，則爲師泰之詩誤附會於敬所，非敬所之詩誤竄入師泰集中明矣。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三一** 宛陵父子詩文盛，小築桃源別館深。戾契子歸家四散，吳淞江冷草蛩吟。

袁翼《**論元詩**》**二三** 師旅倥傯馬上吟，玩齋才氣拔千尋。石頭莫放飛花過，一語酸人萬古心。

《**元史新編**》**卷四三**《**貢師泰傳**》 師泰以文字知名，而尤長政事，所至績效輒著。尤喜接引後進，士翕然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於世。

《**蒙兀兒史記**》**卷一二〇**《**貢師泰傳**》 師泰性倜儻，狀貌偉然，歷官內外，所至有聲績。喜奬誘後進，士以此翕然歸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師泰夙承家學，又嘗親炙虞、揭、袁、馬諸公，游吳草盧先生之門，淵源深，培植厚。

分論

《**晨坐公堂**》、《**公館夜坐**》 戴良《題貢尚書二詩》：尚書貢先生《晨坐公堂》及《公館夜坐》二詩，甚有陶、韋思致。予時病脾踰月，偶讀數過，不覺栩栩然去體，乃知檄愈頭風，古誠有是事哉。

《**山水圖**》 《詩藪》外編卷六：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倣飛卿，長吉。蘇、黃體制，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略】貢泰父《山水圖》，【略】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

《**送劉彥明**》 《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貢泰父《送劉彥明》，【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黃河行**》 《石洲詩話》卷五：貢玩齋《黃河行》七古，中間及結處，忽然疊下騷句，又插以四言，似於音節太硬。昔阮亭嘗以雜言長句，爲英雄欺人，然亦看上下音節何如耳。

《**題韓滉移居圖**》 《石洲詩話》卷五：玩齋《題韓滉移居圖》詩，清勻有節，元人七古多濃鋪金粉，似此者正不可多得。

《**學圃吟**》 《石洲詩話》卷五：玩齋《學圃吟》七古長篇中「水菘山芥菠菱苽」云云，一連排蔬果名目，至十句之多，亦前人所未有也。

《**題蘇子瞻像**》 《石洲詩話》卷五：玩齋《題蘇子瞻像》詩甚奇。

《**題淵明小像**》 《石洲詩話》卷五：其《題淵明小像》云：「呼童檢點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則細意之作也（一作袁敬所詩，恐誤，蓋敬所嘗書此詩耳）。

《**西湖竹枝**》 《石洲詩話》卷五：玩齋《西湖竹枝》亦工。

《**游江陰君山**》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雄壯突起，尤有氣力。

《**赤城**》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寫山邨野店之景，極確極工。

《**次段吉甫助教春日懷江南韵**》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一年湖上春如夢，二月江南水似天」）自然鮮妍。

《**新鄉嫗**》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三：蓋耘夫云質而婉，豐而不浮，其

旨歸於諷諫。

傳記

《元史》卷一八七《貢師泰傳》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祐、至治間，官京師，爲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師泰早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丁外艱，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爲掾，尋以土著，自劾去。大臣有以其名聞者，擢應奉翰林文字。丁內艱，服闋，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略】治行爲諸郡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爲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傳》，事畢，遷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禮部郎中，再遷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於是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爲得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糴于浙右，得糧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弊，命師泰巡視整飭之。至則歷究其病原，驗其富貧，而均其徭役，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豪貴以其不利於己，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傷也。會朝廷欲仍和糴浙西，因除師泰都水庸田使。十五年，庸田司罷，擢江西廉訪副使，未行，遷福建廉訪使，居亡何，除禮部尚書。時平江缺守，廷議難其人，師泰又以選爲平江路總管。其年冬，甫視事，張士誠自高郵率衆渡江，直抵城下，攻圍甚急。明年春，守將弗能支，斬關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棄城遁，匿海濱者久之。士誠既納降，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邇，以便宜授師泰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積蠹，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丞相復承制除師泰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爲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二十二年，召爲祕書卿，行至杭之海寧，得疾而卒。師泰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朱鎣《貢公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馬祖常《集賢直學士貢公文靖公神道碑銘》 子男二人：師謙從仕郎、集賢院照磨。師泰由胄子試中程，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辟署江浙省掾曹。【略】今師謙、師泰皆孝弟純篤，緝學以世其家，加之以磨礱灌養之功而不止，其所至方未艾也。

貢師泰《跋白沙送別聯句》 予奉詔總漕閩南，道過四明，承天台鄭蒙泉、韓諫行、毛彝仲、燕山馬元德、會稽王好問、括蒼王叔雨、四明舒汝臨、僧朽石、上虞徐季章、華陰楊志中諸君款餞，至白沙猶不忍別，遂留宿舟中，飲酒聯詩，明日迺去，何眞情之甚厚也！予時以醉卧，及覺，則詩已成矣，故不及聯。他日復遲予東海之上，握手道舊，臨風把酒，亦庶見吾黨交義非世俗所能知也。

黃溍《貢禮部玩齋集後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溍以非才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既入居文學侍從列，而溍隨牒遠方，浮湛州縣。晚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與公仲子會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升次對，溍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爲寮，日相款洽，屬有史事，罔敢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間於侍郎之高文大冊、長篇短章，雖時獲窺豹一斑，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溍以老得謝，歸卧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出駕使車，相望日以遠。諸生有辱侍郎謂之進而旅於門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爲若干卷持以示，溍始遂其快睹而厭飫於雋永之味焉。

劉仁本《白沙聯句序》 白沙聯句，餞尚書貢公也。公以至正十九年冬董漕事于南海，道由錢塘，經越絕浮鄞，舶入閩廣。門生故舊散處外方者凡若干人胥會，尋盟鄞海上，祖于白沙之滸。酒闌情洽，不能舍去，因宿留舟楫間，各出肺腑語聯句以餞別。【略】今此白沙之集，其揆一歟！蓋公以文章之胄，世

掌詞林，延納四方士子，故學者多出其門，離合攀戀之頃，著乎情文之美有若此者。公嘗自言他日復遲予於東海之上，握手道舊，把酒臨風，又見吾黨交誼。噫！方今國家文章稟鑰，虛席以待公歸，公且北還，又安得不有如昌黎會合之作者乎？余惜不與前時白沙之會，尚想他日爲都門之迎候也。季章徐君以鏤本示余請叙，故輒爲之引言云。

又《虞江宴別詩序》 至正二十有一年秋九月，有旨以中憲大夫、祕書卿召前戶部尚書貢師泰還。時尚書奉使出閩廣規治漕粟，曠日已久，蓋上方宵旰，簡文武僚圖理中外，思得儒臣掌祕府事，故有是命。值閩有難，稍阻未克進。越明年七月始發，行次四明，將浮海以達，會丞相開府，更欲得公參決大政，遣吏候察邀迎之。公曰：「禮，君命召，不俟駕。吾行已遲，矧重違乎？然丞相以便宜從事，掌持方面，進退百官，義不得不往謁。」乃別具舟，取道餘姚江上，往抵錢唐。凡在門生故舊，合鄞越士，咸樂公至，叙閒闊，接慇懃，語孚情洽，不能舍去。遂扳戀出百里外，泊虞公小港，憩永樂僧坊，酌醴爲餞。或有進於公曰：「昔公居館閣與遷外任，率罄誠盡職。暨登戶部，爲國治賦，遭時艱，經營漕事，奔走風濤瘴沴，不知疲勞，似非所宜。今歸領祕閣圖書，東觀清淨無事，乃得閒暇優游，安佚養性，一何幸也！請爲公慶。」余曰：「不然，祕書，天子御府也。公實宿儒耆德，世掌絲綸，爲國老成。祕府所儲，上而天文日月星宿之占，步推術數之驗，古今帝王紀錄，禮樂、律曆、政刑所起，與夫寶謨大訓，丹書誓冊，河洛圖書，皇極疇範，讖緯靈瑞，禎祥災異之符，下而地理典籍，版圖刻志，山河民社，華夷疆域，職方所掌經畫沿革，金匱石室之藏，牙簽錦軸，朱墨校讎，世運通塞之所係。簡閱奏進，政有資於今日之治道。所以備顧問，徹清覽，動聖聽，執持縷枅，箴規辯說於上前者，非公能之而誰歟？而謂公可於此暇逸自安歟？必如若言，非所以處公也，又豈國家所以責任之意哉？維是援天祿石渠之典，據瀛洲羣玉之府，遡奎躔東壁之輝，穆穆迓衡，以近天子之光者，公志也，亦衆所屬望於公也。」公應之曰：「諾，某雖老矣，敢不思所報稱。」於是驩然相與劇飲，取前人詩爲韻，各出情思分賦，得二十篇，篇十二句，哀爲宴別之什，仍引鄙言以冠諸篇端爲叙。

余闕《貢泰父文集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捷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馳逐聲譽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得一人焉，曰貢泰父。泰父，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游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驩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泰父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即與聚盍，有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即相與賦詩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即聯鑣過市，據鞍談謔，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相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王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爲常。然而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且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爲也。因翱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已而皆無所遇。予既歸淮南。泰父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爲丞相，蒐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父之治爲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召爲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泰父，鬚髮皆白，而泰父銳然，面紅白如常。

吳海《書貢尚書閩南集後》 尚憶香嚴寺別時，公執手屢問何以益我，至不容遜謝，乃曰：「在閩所酬贈不已多乎？」公慨然深頷予意，要至蓮花寺，信宿尚欲有所傾倒，而予不可，詎謂此別遂爲千古乎？因覽遺稿，不覺愴然。

王禕《宣城貢公文集序》 公名師泰，字泰甫。起家國子學生，累遷官，兩入翰林爲應奉，遷宣文閣授經郎，陞翰林待制，除國子司業，遂爲吏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尋陞侍郎，復入吏部。俄遷兵部侍郎，出爲都水庸田使。今遷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云。

又《送貢公守平江序》 上在宥二十有三載，【略】重念天下黎元比歲失職，興師討罪，久無成功，乃更登庸舊臣，屬以政柄。於是綱紀荐飭，衆正並進。始擢南土有時望者爲各道廉訪使，而吾宣城貢公被命涖閩中。居亡何，遽召爲禮部尚書。而廷議以平江闕守，任難其人，俄復用公守平江。【略】頃爲都水庸田使，實治平江，其民之利病蓋所稔知，朝廷視邦選侯，其用公爲守也固宜。公之宏材無施不可，亦奚彼此之計乎？嗚呼，【略】公以文儒名家，爲士林之冠冕。歷官中外，所至，政績輒暴著。

又《紹興獄獄記》 至正四年夏，宣城貢公由應奉翰林文字出爲紹興總

管府推官。郡之有推官，職專詳讞刑獄。而紹興爲郡，所轄州二縣六，地大民衆，獄訟號稱繁劇，故居職者每難其人。及公爲之，則固有異於人人者矣。

謝肅《長林先生文集序》 俊邁如陳莆田，雅馴如程黟南，平順而氣益盛如貢宣城，潔淨而力稍弱如危太樸，是十數公雖時有後先，皆以文而知名者也。

又《玩齋集序》 至正五年春，宣城貢先生以翰林供奉出爲紹興推官，而文聲政譽赫然傾動乎東南。東南之民既德之，士而志于學者亦皆爭出門下，惟恐在後。于時肅年尚少，沈伏下里，雖不獲仰承緒風餘論，往往聞大夫士有誦先生詩若文者，則必錄而識之，以自致其忻慕之心焉。又六年，【略】大臣有薦先生在紹興治理爲兩浙第一者，遂以召復入史館矣。自是參贊經筵，司業國子，以歷於省臺之間，而治聲大振播於人人，聞於朝廷。朝廷之倚任日益以重，而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咸望先生之大用於時也。【略】又八年春，肅以游學來杭，適先生退自政府，始得謁拜於吳山舍館。先生受而不拒，列于弟子員。【略】未幾，朝廷詔先生以戶部尚書總漕閩廣，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因留居於州之北門凡七閱月，而先生起居食息之頃，肅未嘗不在侍也。說經之暇，間授肅以作文賦詩之法。肅既籍記之，復退取先生詩文之稿而讀焉。

朱右《白沙餞別詩序》 至正十九年，戶部尚書貢公師泰奉旨督漕閩廣。是年十月，度錢塘，將浮東鄞，遵海而南。道過上虞，時朱右洎王霖叔雨各出所著文辭累數十篇，讀盡日夜，更僕不厭。公曰：「予承命遠役，得與子傾倒，喜幸過望。惜不及待陳白雲、徐季章爾。」舟次餘姚，白雲、季章繼見，而季章偕叔雨自行，同送鄞城，候潮汎白沙島上，且越旬朔。臨別，又與鄭蒙泉、舒汝臨、僧貴朽石十餘人款餞舟中，殽核維旅，酒行無算，情好益洽。公醉而卧，諸君相與聯句，皆戀戀不忍舍。明日始別去，公顧季章，謂曰：「人生聚散無常，事每不偶，辱諸君愛厚，茲遂盍簪之樂，獨不得與伯賢同行爲憾。他日諸君遲我東海之上，把酒臨風，庶吾黨交義，非世俗所能知也。」【略】比年國家多難，碩儒鉅公淪謝殆盡，斯文不絕如綫，寧不重有感於公焉？

胡翰《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余交善長父子間今十餘年矣。至正乙未之夏，宣城貢公泰甫以侍從之臣除閩海廉訪使者，道經婺之蘭溪。天盛暑，人多患暍，遂假溪上民家居之。善長侍其嚴君濟川先生走數百里，自松陽山中來見，公歡甚，叙故舊之好，形之咏言，復手書《玩齋集》中諸詩遺之。

《歸田詩話》卷下 亡友邱彥能藏《蘆花被圖》，蓋模寫酸齋梁山濼故事。貢泰甫首題律詩一首，吳子立繼之，其餘數首而已。彥能寶惜此卷，不妄與人題。後遇吳敬夫，以其有詩名，出而求題。敬夫爲賦數首，皆不愜意，最後一首云：「秋風吟就蘆花被，一落人間知幾年。澤國江山今入畫，詩人毛骨久成仙。高情已落滄洲外，舊夢猶迷白鳥邊。展卷不知時世換，水光山色故依然。」彥能喜，始請登於卷。

《霏雪錄》卷上 尚書貢公玩齋先生至正壬戌督漕于閩之三山，逾年召還。時風飄未順，暫居城西香嚴寺，因故臺基增築之，名曰高風臺。辨章道隱公以錢爲公庀工亭其上，曰「鳴鳳亭」。又得古泉於臺東，曰「西泠泉」。時劉君子明遣其子中從公游，公又有秘書之命北還，劉君構生祠六楹于臺東，仍摶土肖公像事之，題曰「思玩齋」。蓋以公素號玩齋故也。又益北軒曰「樂善齋」。公平日宦游，皆有行窩，若雪月，若蚓竅，若鷗室，若粟春者是也。劉君又作白雲窩於樂善齋西，且求時賢題詠，以寓其悠然之思也。非獨公文章德業有以系劉君之思，而劉君父子拳拳不忘於公者，何其勤且至哉！劉君，余獲交焉，惜其子已蚤世，予不得見。今余家藏公文稿若干卷，則中手錄也，尚未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略】明嘉靖中，李默作是集跋云：「予在宣州，諸生貢安國者爲言其先世禮部公流寓海寧時，自名其里曰小桃源。元命既革，宋學士景濂嘗過之，公爲置酒飲，夜分乃起，就卧，仰藥而斃。」顧嗣立《元百家詩選》則據其門人朱鎣所作《紀年錄》及揭汯所作《墓誌》載，至正十六年正月，張士誠陷平江，公抱印隱居吳淞江上，主釣臺山長吳景文家，易姓名爲端木氏，號戾契子、羽羽翁。二十六年，卒於海寧寓舍，證默跋所紀之誣。案《明史·宋濂傳》，濂乞假歸省在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師泰沒於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其時濂無由至海寧。且太祖稱吳王在至正二十四年甲辰，稱吳元年在二十七年丁未，元順帝北趨上都在二十八年戊申七月，是爲洪武元年。師泰既沒於壬寅，尚在元亡前六年，何以稱「元命既革」？此其後人之飾詞，欲附於王蠋之節，殊非事實，嗣立疑之當矣。

《蒙兀兒史記》卷一二〇《貢師泰傳》 與清河元明善、東平王士熙、四明袁桷、巴西鄧文原、雍古馬祖常皆爲文字交。

作品本事

王禕《上京大宴詩序》 至正九年夏五月，天子時巡上京，乃六月二十有八日。大宴實喇鄂爾多，越三日而竣事，遵彝典也。蓋自世祖皇帝統一區夏，定都於燕，復采古兩京之制，度關而北，即灤陽爲上都。每歲大駕巡幸，后宮諸闈、宗藩戚畹、宰執從寮、百司庶府皆扈從以行。既駐蹕，則張大宴，所以昭等威、均福慶、合君臣之歡、通上下之情也。然而朝廷之禮，主乎嚴肅，不嚴不肅，則無以聳遐邇之瞻視。故凡預宴者，必同冠服，異鞍馬，窮極華麗，振耀儀采，而後就列，世因稱曰「參馬宴」，又曰「濟遜宴」。「參馬」者，俗言其馬飾之矜衒也；「濟遜」者，譯言其服色之齊一也，於戲盛哉！豈非國家之茂憲，昭代之偉觀與！列聖相承，是遵是肆。今天子在位日久，文恬武嬉，禮順樂暢，益用勵精太平，潤色丕業，於是彝典有光於前者矣。【略】今賡唱諸詩，所鋪陳揚厲，亦不過模寫瞻視之所及。而聖天子盛德之至，垂拱無爲，所以致今日太平極治者，隱然自見，豈非小雅詩人之意與？【略】詩自宣文閣授經郎貢公爲倡，賡者若干人，總凡若干首。

著錄

《元詩選》初集戊集 詩文甚多，有《友迂》、《玩齋》、《奚奚》、《東軒》、《閩南》諸稿，門人劉中、朱（鐩）〔璲〕輩類爲一編，總題曰《玩齋集》。

沈性《玩齋集原序》 宣城貢泰甫先生《玩齋集》十有二卷，爲詩賦、序記、傳說、箴銘、贊頌、問辨、題跋、碑銘、誌表、雜著共六百五十三首，又有序文、年譜別自爲一卷，編輯既成。【略】未幾，而元運亦改，所在兵燹，遺稿所存亦無幾矣。念予幼時仰承庭訓，家君裕庵嘗手抄先生《友迂集》一編教之曰：「此人文之精者也，小子熟之，其有得乎？」比壯，出從豫章羅孟維先生游，又得所謂《東軒集》者，每展誦而紬繹之，則心暢神怡，快然如有所得，而尤以不獲睹其大全爲恨也。天順初元，蒙恩假守寧國，而屬邑宣城寔先生桑梓之邦。到官之初，首訪文獻，先生之諸孫武、欽以其所藏《玩齋稿》并《年譜》來上，首尾脫落，僅得詩文若干首，餘無存者。於是博求之大家世族卷軸之所題識，名山勝地碑版之所傳刻，又得詩文若干首。合前二集彙而萃之，各以類從，列爲十有二卷，總題之曰《貢禮部玩齋集》，序而刻之學宮。嗟夫！先生之文，美矣至矣。是雖昆明劫火之後，仙官六丁下取之餘，殘編遺墨，尚幸巋然如魯靈光，猶有存者，其傳世行後無疑也。一時門人高弟謝肅、塗穎、劉中輩，《奚奚》、《閩南》等集編次之舊既已不可復見，而武威余公、山東李公、金華黃公、吾郡楊公諸名賢所爲序文，則猶具在。走也何人，敢贅一語於其間哉？第以斯文失得之由，區區蒐輯之意，與夫刊刻之歲月，皆不可以無述，故不揆蕪陋而竊書之。觀是集者，尚矜其用心而略其僭踰之罪，則又幸矣。

又《玩齋集跋》 余編《玩齋集》既已卒業。貢生欽搜諸敝篋，又得先生遺稿數紙，雜詩若文共八十一首，一日持來。予讀之愛而不能捨也，仍爲校定，刻附卷後。外有《幽懷賦》一首，詞意頗不類。歸之欽，俾自錄入家集云。蓋欽與武俱郡庠生，從余受《詩經》。武已登壬午鄉薦，欽俟後舉，貢氏世不乏人矣。

楊維楨《玩齋集序》 編是集者，爲其高弟子謝肅、劉中及朱（鐩）〔璲〕也，別又爲公《年譜》云。

趙贊《玩齋集序》 玩齋貢先生昔授經宣文閣下。僕時始至京師，以諸生禮見，得執筆墨承事左右，凡先生之著作無不飫觀而熟味焉。門人豫章涂穎、會稽何昇嘗爲輯錄成編，列卷數十，侍講金華黃公、宣慰武威余公、御史臨川危公皆爲之序。其後先生以使節廉問閩海，僕適從以來南，暇日輒竊錄其歌詩數百篇，藏諸篋笥。門生迺穆泰、陽絅、桂郁、鄭貫等請刻梓以傳。

吳海《書貢尚書閩南集後》 右尚書貢公遺稿在閩中作者，題曰《閩南集》，叙引皆一時名公，贊述備矣。其門人鄭桓以予于公有一日之雅，俾綴一辭，然予亦豈知言哉。

錢用壬《玩齋集序》 《玩齋詩集》者，中書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所作，而其門人謝肅、朱（鐩）〔璲〕所彙而萃之者也。【略】用壬曩歲辱在翰林，先生時爲兵部侍郎，間出平生所爲詩文亡慮數千百篇，謹受而讀之，欲爲次其簡編，以成一家之言，而亦得託名於不朽，則先生以都庸使者持節南邁而不果矣。其後用壬以使事還江東，遭時孔艱，流離顛沛，聲迹之邈不相聞者且數年。今年春，先生將漕閩廣粟，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而遂留居焉。用壬日陪

杖履，散步林皐，從容進曰：「先生昔所示文若詩，敢請畢前志。」先生喟然歎曰：「自喪亂以來，圖書散失，吾文稿之所存者十亡一二。今吾老矣，追思盛年之所作殆不可復已，然吾胸中之耿耿者猶在，雖孤客遠寓，而感時撫事，未嘗不形之詠歌也。」因發篋中所藏前後得四百餘篇，披閱數四，於是知先生之學益至而識益遠，才益廣而氣益充，非仁義道德之素積於中，歷困窮患難而不動其心者安能若是也哉？亟欲類之成帙，適有校藝江浙之行，又不果。既歸，則其門人謝肅已序次之矣，惜乎用壬不能輯錄於未散失之前，而肅也迺能掇拾於已遺落之後，非惟有愧於先生，而亦有愧於肅矣。然而肅是編之成，獨非用壬之志之所存乎？

謝肅《玩齋集序》 見其名《友迂》者，則武威余公序之，名《玩齋》者，則金華黃公序之，名《東軒》者，則新安程公序之。其論大行於今而傳於後者，何其詳且備耶？然考其卷帙，則錯亂無幾。問之先生，則知皆殘缺遺亡於流離患難之餘矣。亟與新安胡彥舉、錢唐劉中、海昌朱（鎣）〔璲〕，力加搜訪，或索之記憶，或求之卷冊，或錄之金石，得古賦，歌詩，論辨，書啓，記序，表狀，碑傳，贊頌，雜著凡若干卷，而學者猶以未之快睹爲慊焉。於是先取詩歌大小三百餘篇，繕寫成帙，題曰《玩齋詩集》。

李國鳳《玩齋集序》 先生之門人劉中、鄭桓以其平日所著曰《友迂》，曰《玩齋》，曰《吳吳》，曰《東軒》，曰《閩南》等集，類而成編，來求余序，因併及之。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玩齋吟稿》一部，一冊，闕。 又：《玩齋先生集》一部，一冊，闕。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貢玩齋集》三卷。 又卷一三：《貢玩齋詩集》一卷，貢師泰。 又：貢禮部《玩齋集》四冊，十二卷，貢師泰。《拾遺》一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貢玩齋集》十二卷，貢師泰。

《秘閣書目·文集》 《玩齋吟稿》一冊。 又：《玩齋先生集》一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玩齋集》。

《近古堂書目》卷下 貢禮部《玩齋集》，貢師泰。

《玄賞齋書目》卷七 貢師泰《貢禮部玩齋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貢師泰《玩齋集》十卷，一作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略】元貢師泰撰。【略】師泰所著有《友迂集》，余闕序之，《玩齋集》黃溍序之，《東軒集》程文序之，又有《吳吳集》、《閩南集》，見於李國鳳之序，其門人謝肅、劉欽類爲一編，總名曰《玩齋集》，今未之見。明天順間，寧國守會稽沈性重加蒐輯，得詩文六百五十三首，釐爲十卷，又《補遺》一卷，其年譜之類，別爲一卷附之，是爲今本。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貢雲林小稿》六卷、《貢師泰玩齋集》十卷，又《拾遺》一卷。

《補遺金元藝文志》 貢師泰《玩齋集》十卷，一作十二卷，又《拾遺》一卷。

《東湖叢記》卷四 《玩齋集》：元貢禮部《玩齋集》，張氏藏書志》稱「卷九《重修定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宋賓王校補四十一字，自『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下，尚闕五百六十九字。後得天順刊本，始行錄補」云云。案是集天順刊本之後，又有餘姚史元熙重刊本，流傳甚鮮。即吾邑爲貢公寓居之地，其集雖鈔本亦未見，余於西吳書舫獲觀足本，補錄闕文如左。

《新元史》卷二一一《貢師泰傳》 著《玩齋集》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五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明抄本。元貢師泰撰。前有《玩齋貢先生紀年錄》，朱（鎣）〔璲〕撰。 又：《貢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明刊本。元貢師泰撰。前有《紀年錄》，朱（遂）〔璲〕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明天順刊本，汪漁亭藏書。宛陵貢師泰著，會稽沈性編。【略】所著有《友迂》、《玩齋集》、（吳）《吳吳》、《東軒》、《閩南》諸稿，門人劉中、朱（鎣）〔璲〕合爲一編，題曰《玩齋集》。（鎣）〔璲〕又撰《年譜》、《紀年錄》。至正十九年楊維楨，至正乙未門人趙贊、桐川錢用壬、門人謝肅，至正辛丑山東李國鳳、金華王禕、青陽余闕，至正戊戌新安程文先後爲序。秘書少監揭汯撰《神道碑銘》。至明天順癸未，會稽沈性守甯國，訪先生諸孫武、欽，得其遺稿。又博求大家世族卷軸之所遺，名山勝地碑版之所傳，萃而序刻之，續刻《拾遺》一卷，復爲綴跋。嘉靖乙未，西蜀徐萬璧至宣州，適建安李默纂郡乘，進先生後裔庠生貢安國，訪知集版模糊，因言於郡丞徐君補刻一二。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二卷，舊

鈔本。元貢師泰撰。原集有《友迂》、《玩齋》、《東軒》等名，至正間門人謝肅編成未刻。天順初，會稽沈性爲宣州守，合家藏《友迂集》，與諸孫武、欽所藏《玩齋稿》，又博訪一切碑板文彙刻之。然《迺賢金臺集序》不載書中，又黃文獻有《玩齋集原序》亦不載，可知殘佚已多矣。此太倉宋蔚如鈔本，前列《貢玩齋集存疑目》，後補錄程文《玩齋記》一首。題識云「乾隆六年春三月四日又較莘客持來活字本」。【略】沈性刻板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二卷，舊鈔本。　雍正五年四月九日，又從潘是仁《彙選宋元詩集》補三葉，係七言古風十首（卷首）。　乾隆六年春三月四日，又較莘客持來活字本（卷末）。

吳騫《清抄本貢禮部玩齋集題跋》　貢尚書《玩齋集》十卷，嘗刻於宣城。此抄本逸其前八卷，吾友巢飲朱君所藏也。尚書元末避地小桃源，爲寧遠令公師，且迎其孥于家，生乎吾養，死乎吾葬。至于今，尚書丘墓與夫春秋祀事，皆小桃源之朱世掌弗替。而其賢者又往往喜讀尚書之書，刻本不得，則轉相傳錄，雖殘編斷帙，寶之若天球大貝，如巢飲斯編是也。自尚書之歿，迄今已四百有餘歲，而朱氏敬其師猶若此，何其篤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元貢師泰撰，明天順癸未沈性刊本。　明活字本。　餘姚史元熙重刊本。　海昌桃源朱氏刊本。　張金吾有宋賓王手校舊抄本。　補：《貢禮部玩齋集》十卷，元貢師泰撰。　明天順沈性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題「宛陵貢師泰撰，會稽沈性編」。有嘉靖補版。　補：《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元貢師泰撰。《紀年錄》一卷，元朱〔燧〕〔璲〕編。　清寫本，十一行二十二字。【略】後附《拾遺》，爲刻本所無。鈐黃曉峰藏印。朱文鈞藏書。　補：《貢玩齋文集》十卷、《拾遺》一卷，元貢師泰撰。《紀年錄》一卷，元朱璲編。清寫本，十三行二十四字。【略】存序目、《紀年錄》及卷九至十。有吳騫跋，言「爲朱巢飲藏，朱氏先世爲貢玩齋弟子，傳其集」云云。　補：《貢尚書玩齋集》十卷，元貢師泰撰。首一卷。清乾隆四十年南湖書塾刊本，從天順沈性本出，余曾據清寫本有吳騫跋者校之，雖僅存九、十兩卷，已補佚文、佚詩三十一首。　補：《貢玩齋詩集》三卷，元貢師泰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刊宋元四十三家集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闌。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六　《貢禮部玩齋集殘鈔本跋》：《玩齋集》十卷，元宛陵貢師泰著，明會稽沈性編。舊寫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密行細書，猶是天順本舊式，惜祇存第九、第十兩卷。前有會稽楊維楨、邯鄲趙贊、桐川錢用壬、上虞謝肅、山東李國鳳、金華王禕、青陽余闕、新安程文各序。次《年譜》，次《紀年錄》，次《元史》本傳，次揭汯撰碑銘。卷末有《詩文拾遺》一卷，附沈性跋六行，又黃溍後序一首，又失名後跋一首（朱筆識此跋爲李尚書默所作）。乾隆戊戌，吳騫手跋十六行，記此帙流傳源委至悉，茲錄左方。卷中朱筆校訂各條，則皆朱巢飲所記也。【略】按：《玩齋集》爲其門人謝肅、朱〔燧〕〔璲〕、劉中所編，凡十二卷。至正乙未，迺穆泰、楊絅、桂郁、鄭貫等刻梓以傳。今元刊久不傳於世，此沈性編定本，乃明天順初元性守寧國時，從其孫武、欽訪得殘稿，又博求之世家名勝所傳，彙而錄之，仍分爲十二卷，刻之學宮。然近代藏書目，如八千卷樓丁氏、皕宋樓陸氏皆載有天順本，所傳咸祇十卷，未審何緣致誤，豈析《紀年錄》、《拾遺》爲二卷而併計之耶？顧沈氏重刊，近代亦不多覯，流傳於世者，惟乾隆乙未南湖書塾所鐫之本，其源實出於沈氏也。茲取此舊鈔殘帙對勘，卷前之《年譜》、《紀年錄》固已失載。卷九佚去《重脩定水教（宗）〔忠〕報德禪寺碑》一首（別有《佛智普惠禪師碑》，鈔本有目無文）。尤足詫者，卷十自《處士夏濬墓誌銘》以下凡二十一首，南湖本皆不載，而《拾遺》中又增出七律六首。不意此寥寥殘卷，而訂遺補闕，乃至數十首之多，爲之快慰無已。考南湖本爲貢氏裔孫所刻，鈔本爲朱巢飲所藏，兩姓皆家於小桃源，而余藏此南湖本亦正有小桃源朱氏家藏一印。疑貢氏刻集時，其原本適浥損十數番，乃循而梓之，而朱氏同居一鄉，近在咫尺，而竟不知訪尋舊本以彌其闕，斯亦理之所不可解者也。至其少承父奎家學，長而受業吳澄，又與名人虞、揭同游，文字爾雅深厚，《四庫總目提要》已推爲挺然晚秀，更無俟余之揚榷矣。　又闕目：《佛智普惠禪師碑》、《重脩定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元故處士夏君墓誌銘》、《湖州路儒學正潘君墓誌銘》、《孫元實墓誌銘》、《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伯丘君墓誌銘》、《福建等處鹽運使司判官張君墓誌銘》、《贈承直郎國子監丞鄭君墓誌銘》、《黃詢饒墓誌銘》、《東陽曾君墓誌銘》、《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劉公壙誌銘》、《臨清御河運糧萬戶經歷鄧君墓誌銘》、《袁隱君墓誌銘》、《故承直郎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高君墓誌銘》、《故朝散大夫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楊君墓誌銘》、《安仁縣太君蔡氏權厝誌》、《故張母夫人權厝誌》、

《朱夫人韓氏墓誌銘》、《徐母葉氏墓誌銘》、《贈天台郡君王氏墓誌銘》、《李夫人茅氏墓誌銘》、《婺源程夫人墓碣銘》、《甌寧縣太君彭氏墓誌銘》、《龍泉縣君潘氏墓誌銘》、《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中飛騎尉天台縣男張君墓表》、《會飲香嚴寺次李治書韻三首》、《燕潛春樓次廉院使韻》、《晚歸香嚴寺二首》。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元貢師泰撰，明沈性編。《紀年錄》一卷，元朱(燧)〔璲〕撰。明天順沈性刻，嘉靖十四年徐萬壁重修本。十二冊。 又：《貢尚書玩齋集》十卷，元貢師泰撰。首一卷，清乾隆四十年南湖書塾刻本，傅增湘校補并跋。六冊。

藝文

宋裘《送貢泰甫還江東》 河流欲冰燕雁號，僕夫出門具吳舠。三年遊子住京國，一日念母還江皐。才名豈藉功名重，詞氣終隨意所高。欲識別君情繾綣，臨歧持贈紫絲絛。

李士瞻《贈貢泰甫先生牙笏詩并序》 序：牙笏一張，長勁且闊，古所謂記事之笏也，聊爲從者之贈。詩以志懷，不勝增感！象簡霜凝重，蒼髯雪色新。轉輸勞算用，報答費經綸。扶病朝明主，臨軒問老臣。此時江海上，人已厭風塵。

又《送泰甫貢先生還朝便先往浙東訪妻子》 聖主中興憶舊臣，白頭自分老無聞。傷心轉在朝天日，經亂維存報主身。去國十年渾似夢，到家一飯忍忘君。太平政爾煩經濟，宣室非干問鬼神。 風雨瀟瀟雞亂呼，使君無奈賦歸歟。草《玄》易覓揚雄宅，到寺難求太史書。白髮詞臣還祕省，紫苞威鳳耀雲裾。會看同住京華日，退食時時一起予。

又《寄貢泰父先生解紛詩書扇》 霸業爭驅孰後先，葵丘一會更無前。如今誰是排紛者，那有先生似仲連。

胡助《宿貢泰甫書齋二首》 歲晚天寒共一觴，書齋留宿話文章。懸知二妙連床樂，翰苑瀛州日月長。 京華幾載托交深，白髮蕭蕭已滿簪。永夜書囊談未了，擁衾彷彿夢雲林。

劉仁本《餞秘書卿貢玩齋于慈溪永樂寺分韻得堅字》 牽舟泊洄渚，飛觴坐林薄。惜別起遐思，涼飈散寥廓。宦鞅昔言邁，朋簪久離索。及茲稅塵驂，清華登秘閣。雲漢倬昭回，奎躔仰盤礴。搔首發孤唱，商聲激巖壑。

鄭元祐《送李運使海漕抵京見宣城貢待制》 李郎夏運能勉旃，海波鏡平糧在船。由郎心純志確堅，敬亭之山秀而妍。幼從貢公讀陳編，志存功業永久傳。縣知此行尤靜便，定膺上賞坐玳筵。金縑縹醪龍命宣，應從貢公見榻前。清光咫尺如霏煙。貢公若問老鄭虔，爲言白頭仍草《玄》。海宇清晏無戈鋋，咏歌太平老林泉，卻寄貢公《山木篇》。

又《送貢司業泰甫》 代祀躬趨黃木灣，歸朝仍綴紫宸班。識高京兆囊封後，道在河汾戶履間。迎日講筵瞻鳳扆，籲天經術動龍顏。異時歸窆藏書穴，好在南湖疊嶂山。

柳貫《送貢泰甫南歸覲省》 簡材適南山，觀水至東匯。形生蹙舒間，智出尋尺外。自我入西廱，群士日參會。謬云持一鑒，豈敢當品裁。貢生晚實來，見即加畏愛。時時片語出，高爽無猥碎。進從衿佩行，退察輩流內。器許不異口，潮評絕憎背。屬方引自近，已迫期而代。我老如枯畦，於爾資沃溉。胡爲忽有行，言買歸舟載。一陰月更朔，魄死明始朏。長河夜來雨，物色饒生態。去者遂翻翻，留者誠拘閡。狥名苦求益，或乃譏賣菜。永愧堂上翁，所樂清淨退。寧將五粒松，換此雙龍焙。舊學待表微，新聲行起聵。趨庭重有聞，作氣應再倍。必觀正令申，靡恤偏師北。低昂與禽縱，用處無不在。終然爝火光，豈掩日中沫。我歌實勞勞，爾思毋昧昧。眷言蕙草秋，霜露不相貸。

王逢《送貢泰父尚書整治福建鹽法》 雷雨從天起涸鱗，吳刀光彩照南閩。不惟鹽議張林得，況乃邊籌杜預親。穴渡尾閭偏少瘴，星分喉舌早移春。青烟亭竈鄰蛟室，赤汗丁夫類鬼薪。寬減一分存草奏，貢聯諸物上楓宸。乘驄使者交游數，豺虎何由感公馴。

又《奉陪貢泰甫侍郎翟仲直州尹丘文中教授遊君山貢有詩屬逢和程儀可幕長為序山有春申墓》 港入黃田似野壕，山橫鵝鼻淨江濤。珠光夜冷三千履，金背晴浮第一鼇。太守政聲南斗逼，侍郎辭氣五雲高。吳帆楚馬來無際，愧屬吾儕肆酒豪。

又《故秘書卿宣城貢公挽辭》 公爲天使時，弭節大江北。上以祝帝釐，下以訪幽側。邦侯首予薦，遂命屏棨戟。身先萬人禮，緣重三生石。君山視吹臺，酣遊小八極。詩廁李、杜間，文入班揚列。家貧及親老，臨別深惋惜。既自

持節還，奔波殆如織。退然不求逢，牛衣方偃息。熒惑犯歲星，蝦蟆瞰明月。折箭河水清，揮戈烽火隔。震澤定逾年，中原平一日。帝曰嘉汝勳，公辭不堪役。詩書化斥鹵，清慎奉王國。賤跡何足稱，常恐瘝厥職。阮籍任放曠，邴原病剛直。蠅驥信可依，鵬鷃各有適。豐城張華劍，柯亭蔡邕笛。此物甘棄材，志士感精識。青宮念師傅，宣室思討益。不意狂風加，圖書寂東壁。南湖墓木拱，鹽海甥館闢。雲車從空來，鶴語聲惻惻。安得公降庭，爲碑表先德（公嘗許撰先庫使墓）。

雜錄

《尖陽叢筆》卷五　元貢玩齋墓在海寧河塘里，墓碑現存。《海鹽續圖經》云：「貢尚書墓在紫雲山下。」似未可信。

《元詩選》初集戊集　《吳淞江上謾興二首》跋：嘉靖間，建安李尚書默書《玩齋集》後云：「予在宣州，諸生貢安國者，爲言其先世禮部公寓海寧時，自名其里爲小桃源。元命既革，宋學士景濂嘗邀之，公爲置酒飲，夜分乃起，就卧仰藥而斃。」按《元史》載公文章行蹟甚備，門人朱（鑫）（璲）作《紀年錄》，但稱病篤，豈史氏與其賓客皆諱之耶？《紀年錄》云：至正十六年正月，張士誠陷平江，公抱印隱居吳淞江上，主釣臺山長吳景文家。易姓名端木氏，號戾契子、罔罔翁，作《幽懷賦》以自見。二十二年，卒於海寧寓舍。秘書少監揭汯《墓誌》所載亦然，未可以傳聞爲據也。

劉仁本

論述

朱右《羽庭稿序》　今年來，獲觀劉君德玄所著《羽庭稿》若干卷，讀之而有感焉。其性情所發，指意所歸，皆有唐人法律。長詩宗韓，短律師杜，樂府歌曲有李風度，而四言詩又當不在魏、晉下。等而上之，則《三百篇》風雅頌之遺音，將無所失。其有不傳也哉。

宋無逸《羽庭集原序》　天台之山下盡東海者曰黃巖，其別峰走曠原而秀者曰委羽。委羽山之人有曰劉德玄者，頎然而清，黝然而玄，飄然有遺世之念。自壯時愛讀揚子書，所爲文往往有類而或過之。後涉艱棘，履險阨，而作又益進。其雄篇也，浩浩焉不爲端倪，其小章也，幽幽焉又不可破裂。噫！非玄微之理存於心，其所發者能如是歟？余嘗即其人與之語矣，因疑其山川之氣清淑者盡萃其身，而又能養之全、守之固而益充。故其山立而水行，雲興而霆擊，星辰之布列，雨露霜雪之滋悴，鬼神之冥顯，人物之昭煥，有若天地之所以化生萬彙，而非人力之可及，文之玄果若是否乎？玄之理在其身，有非他人之測識者。或謂揚子雲行有所不逮，然其文又非後進所能擬。是則所著《太玄經》果玄乎？果非玄乎？德玄果知之乎？余豈得而議之。今輯所爲文號曰《亦玄》，孰曰不可？不然，後世有劉德玄者，必好之矣。軒轅彌明自衡山來，愛其文也，故馮物而序之。重爲歌曰：悠悠太虛孰可馮，我欲馮之氣所乘。坎壈窒鬱紛不成，精明純白道自寧（疑脫句）。天台半落黃山青。山中老人劉羽庭，吟詩作賦如建瓴。軒轅道士來相迎，袖中出我《亦玄經》。起伏萬狀不得名，爲歌此曲山月明。

胡惟仁《讀羽庭詩成六十韵》　委羽丹霞宅，弄珠明月宮。瑰文當瑞世，高步遂蜚空。政佐東藩治，情輸北闕忠。及觀憂國咏，深識贊皇風。吳越干戈際，乾坤翰墨中。春陵哀困悴，梁甫惜英雄。堤海歌良吏，田湖謹在公。體應追雅什，律可協臣工。城役傍周道，河防念禹功。厲能今尚梗，懷古意何窮。美刺麗以則，編摩初有終。詎云王迹熄，猶見政音通。次第開群作，英華萃厥躬。思深淪幻妙，氣合動冲融。幄映夫容綠，階翻芍藥紅。想移清晝日，吟送碧霄鴻。鄉夢歸還托，天倫愛益隆。下言輝杖萼，上憶茂萱叢。唯諾尋常語，慈祥豈弟充。誦其文藹藹，聽者識渢渢。綺繡紛相錯，波瀾迥不同。片言居警策，一字愼褒崇。開闔分江漢，低昂眇華嵩。葳蕤九苞鳳，俊逸五花驄。關鍵環連鏁，鋒鋩劍在鞚。寒欺冰井玉，清泣露盤銅。月映秋河桂，霜凝曉岸楓。鸞鈴鏘藻軾，鯨錦結雕櫳。姿媚何飄忽，襟期必混融。侔神殊變化，任物賦纖洪。間竊窺賢製，伊誰概鄙衷。頌聲荒蔓草，詞學擅雕蟲。徐庾波流靡，王楊燎焰烘。

松柏羞晚節，桃李競春風。秉筆歸豪杰，揚桴發瞶聾。哇淫方雜奏，寥廓竟孤狲。黼黻宜王度，簫韶合帝聰。一麾郁久外，五馬又從東。川瑩金浮景，山輝璧吐虹。薦章交館閣，脫稿播兒童。鳳沼才名重，鷄林紙價穹。內人傳樂府，便者致吟筒。化日行宣朗，卿雲覆鬱葱。詔歸清禁直，衣染御香籠。仙苑嘲飛燕，天閑咏雪驄。賜袍題獸錦，銘器表彤弓。合是詞林虎，寧淹幕府戎。鋒車佇敦迫，璜珮聽璁瓏。小子惟狂簡，生涯任轉蓬。束書游上國，沽酒醉新豐。荆棘長途暗，塵埃短褐蒙。投竿思老渭，彈鋏擬歸馮。杳杳迷立樣，倀倀類瞽矇。八能慚賦說，一物笑倥侗。頗效鉛朱抹，難名繪畫攻。苦吟三逕菊，清掩半窗篷。欻爾看千首，令人豁兩瞳。鷽鳩徒羨鷃，呦鹿敢當熊。鳴感車中鐸，材憐爨下桐。甄陶知有在，蜀郡賴文翁。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羽庭集》六卷。【略】仁本學問淹雅，工於吟詠，多與趙俶、謝理、朱右等倡和。嘗治兵餘姚，作雩詠亭於龍泉左麓，彷彿蘭亭景物，集一時文士修禊賦詩，自爲之序。其文雖不見於集中，而石刻今日猶存，文采風流可以想見。故所作皆清雋絕俗，不染塵氛。其序記諸篇，述方國珍與察罕通使，及歲漕大都諸事，多記傳所不載，亦可補史闕。

傳記

《明史》卷一二三《劉仁本傳》　劉仁本，字德元，國珍同縣人。元末進士乙科，歷官浙江行省郎中，與張本仁俱入國珍幕。數從名士趙俶、謝理、朱右等賦詩，有稱於時。國珍海運輸元，實仁本司其事。朱亮祖之下溫州也，獲仁本。太祖數其罪，鞭背潰爛死。餘官屬從國珍降者皆徙滁州，獨赦丘楠，以爲韶州知府。

萬曆《杭州府志》卷九　（存目）

紀事

劉仁本《續蘭亭會補參軍劉密詩自序》　庚子春，仁本治師會稽之餘姚，乃相龍泉之左麓，州署之後山，得神禹秘圖之處。水出巖罅，瀦爲方沼，疏爲流泉，卉木叢茂，行列紫薇，間以竹篁，彷彿乎蘭亭景狀，因作「雩詠亭」以表之。合甌越來會之士得四十二人，同修禊事，取晉人《蘭亭會圖》詩缺不足者，各占其次，補四五言各一首，因曰「續蘭亭會」云。

又《羽庭集自序》　至正癸卯之冬十月，余被戎事，過上虞，主胡師德氏。有柳生泰者，謁求柳莊詩，遂口占授之。

貢師泰《羽庭詩集序》　及領鄉薦，就辟部使者，累官省署以安東諸侯。則其遊歷益廣，造詣益深，而羽庭之積益富，往往傳誦江海士人之口，政譽詩名，卓然並高。予間得一二讀之，已知其志之不凡矣。今年冬，以使過姚江，則德玄適來治兵江上，一見握手懽甚，始盡示其所爲稿誦數過，爲之嘆曰：「信乎德玄之可與言詩也夫！」學詩如學僊，僊不遇不能成僊，詩不悟不足論詩。蟬蛻汙濁之中，神遊太空之表，非超然眞悟者能之乎？德玄不忘乎委羽之山、羽人之庭，其眞有得哉！雖然，鉛汞之爐，支爲玉樹，黃金出鼎，輕若浮塵，其得於僊者，豈無小大耶？得有小大，則悟於詩者又豈無淺深耶？不明於徼，不入於道，何足以語此？或曰李白詩之僊，賀詩之鬼，然則果有小大淺深矣？他日相見於天台流水間，尚當與德玄論之。

朱右《羽庭稿序》　劉君世以儒顯，少習經術，嘗以進士業中乙科，憲府舉其材，試吏於閩。所至，佐上官有政績，今爲浙江省左右司郎中。公退之暇，手不釋卷，旁及諸史百氏陰陽卜技名法，靡不研通。而尤工於詩歌，積而成編，其徒將鋟梓以傳。以予知最久，囑弁其篇端，因次第其說爲序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羽庭集》六卷。【略】時方國珍據有溫台，招延諸郡士大夫，仁本入其幕中，參預謀議。國珍歲治海舟，輸江淮之粟於大都，仁本實司其事。其所署省郎官，蓋即元所授。故集中諸作，大都感慨阽危，眷懷王室，其從國珍，蓋欲借其力以有爲，徐圖興復，亦如羅隱之仕吳越，實心不忘唐。觀其《贈李員外自集慶回河南》詩云：「漢兵早已定中華，孫述猶鳴井底蛙。」於明祖顯然指斥，其志可知。厥後國珍兵敗，仁本就擒，抗節不撓，至鞭背潰爛而死。則仁本終始元人，未嘗一日入明。《永樂大典》題曰「國朝劉仁本」，非其實也。

著錄

貢師泰《羽庭詩集序》 赤城黃嵒之境有山曰委羽，有士曰劉德玄。隱居自放，不求聞於人，獨喜爲歌詩，情有所感，輒形於言。嘗讀孫綽《天台山賦》至「羽人丹丘，福庭不死」之句，欣然慕之，若將有所遇焉，遂名其稿曰《羽庭》。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劉羽庭詩》一部，二冊，闕。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仁本《羽亭稿》(闕)卷 字德玄，天台人。中元乙科，爲方國珍行省左右司郎中，參其謀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羽庭集》六卷，【略】元劉仁本撰。【略】原本久佚，謹就《永樂大典》所載，以類編次，釐爲詩四卷、文二卷，仍改題曰元劉仁本，以存其眞焉。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劉仁本《羽庭集》十卷，今存六卷。

《讀書雜識》卷一二 劉仁本《羽庭集》，補遺目。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五 《羽庭集》十六卷，文瀾閣傳抄本。元劉仁本撰。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九 《羽庭集》六卷，舊抄本，舊雨草堂舊藏。元劉仁本德玄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羽庭集》六卷，舊鈔本，天台劉仁本撰。【略】集原名《亦玄》，仁本自有序，稱至正癸卯十月，過上虞胡氏，忽韓文公降靈，取《守拙齋記》質諸神，神贊其善，而摘其誤，并序其集，頃刻立就。先是，庚子正月，夢偕士友論文，俄見巍冠博帶者曰「吾昌黎韓愈」云云，可謂夙契。又有宋無逸原序。集本散入《永樂大典》，館臣輯爲詩四卷、文二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羽庭集》六卷，鈔本。元劉仁本撰。原集已佚，此文瀾閣本從《永樂大典》采出，凡詩四卷、文二卷。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羽庭集》六卷，元劉仁本撰。抄本。 乾坤正氣集本。 補：舊寫本，失名人據永樂大典本校。余藏。 補：《羽庭詩集》四卷、《補遺》一卷，《文集》四卷，《補遺》一卷，元劉仁本撰，民國八年黃巖楊氏印台州叢書己集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羽庭集》六卷，二冊(北圖)。四庫館底本(八行二十一字)。元劉仁本撰。此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處校輯清本，據此以錄入庫書者。 又：《羽庭集》六卷，二冊(北圖)。鈔本(九行二十一字)。元劉仁本撰。【略】卷一《舟泊石門洞》詩空「天宇湛虛碧」五字，未補，蓋庫本如是也。【略】宋無逸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羽庭集》六卷，元劉仁本撰。清抄本，六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羽庭集》六卷，二冊。元劉仁本撰。舊鈔本。 又：《羽庭集》六卷，二冊。元劉仁本撰。烏絲闌舊鈔本，朱黃二色點校。北平。 又：《羽庭集》六卷，二冊。元劉仁本撰。清乾隆間四庫館初寫本，四庫館臣墨校。北平。

葉顒

論述

綜論

葉顒《樵雲獨唱原序》 斧斤之餘，濁酒自適。觴詠談笑，擊壤賦詩。以唐律五七言二百餘首，雜詩若干首，雖不足以關世教之盛衰，亦足以叙幽情、寫閒適之興懷，名其帙曰《樵雲獨唱》。蓋予知樵夫芻叟相與之娛，而不知世俗之好。樵夫芻叟知從予之游，又不知予賦詩之趣。薪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聽，得不謂之獨唱乎。而樵芻中，有如朱翁子、陶靖節輩，固將甘心與之揖遜周旋，賡和酬酢，商度古今天下治亂之得失，評論高人異士出處之始終。豁疇昔風誼之氣，吐平生慷慨之辭。散爲箴規，發爲歌詩，峭拔俊爽，雍

容舒徐。放而縱之而言不肆，收而藏之而文不拘。振清風於亘古，流遺響於無窮者也。樵唱之樂，無以易此。不幸而世衰道微，斯人儻不復見，則予長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之歎，而獨唱之旨，其有以夫。

又《樵雲獨唱集後序》 六藝之文，惟詩最能感物動情。【略】僕江左遺民，東陽逸叟，學問不高，天資素下；寡于游從，懶于趨附；廝牧論交，漁樵同調；採山釣水，飲酒賦詩；相羊林泉，逍遙歲月，狂吟數百篇。身老丘園，眼空湖海，既無賢師開發盲聾，復乏良朋評論工拙。寢成獨唱，敢慕孤高。雖無煙雲出沒變更之雅態，尚多溪山登覽賞翫之清歡。雖未能驚世駭俗，粗可以訓子示孫，俾曾玄之後咸知廼翁能以愚拙自牧勤苦。自將安分娛樂，終老于茅廬，庶可免夫馳聲走譽、競進苟取之慚云。

又《樵雲老人獨唱歌》 樵雲老人年七十，髮白雙瞳黑如漆。喜唱人間快樂歌，好吹酒後無聲笛。一聲吹動嶺上白雲飛，一聲吹動山巔明月出。驚醒松梢野鶴棲，喚起波心海蛟蟄。老來湖海友朋稀，貌古形衰無氣力。盡日疏齋坦腹眠，五斗濁醪時自適。常遊北墅劇歡娛，每對南山抱岑寂。張三李四懶結交，黃八趙二不相識。自歌自舞興懷真，獨步獨行神思逸。家無生產萬鎰金，囊蓄《樵雲獨唱集》。杜撰八陽經，何止三千帙。醉墨淋漓不整齊，粗言跌宕唯眞率。丈夫志氣脫情塵，邨媼嬌羞貴粧飾。長蛇出穴衆盡驚，駿馬下坡人辟易。瀑巖溜斷峽泉飛，榮鼎濤翻海波溢。光寒孕出蚌腹珠，聲雄擊碎鴻門璧。千尋檜柏秀奇峰，一片莓苔裹頑石。祇圖豪放旨趣高，肯蹈凡庸陳腐失。曹劉沈謝丈人行，江左風流亦勍敵。自愧滕、薛微，敢與齊、晉匹。雖乏經邦辭，頗盡歸耕術。洗凈功名疵，滌空聲利疾。星斗燦心胸，烟霞生肘腋。玉澗奏瑤琴，銀河瀉瓊液。松雲滿草衣，巖霏灑石壁。空翠撲晴軒，虛白凝霄室。豪端錦繡機，奚藉天孫織。語險神鬼愁，言奇魑魅泣。懦夫忽剛強，義士彌感激。山靈爲起舞，萬象咸供立。已免世俗羈，猶負林泉癖。飲酣拍手呼李白，傾倒壺觴同座席。共話斯文喪亂後，餘子碌碌焉足恤。固多狗尾可續貂，其奈羊皮殊豹質。噫嘘戲！安得快剪刀，剪取雲夢竹，觀毫束作筆。刪削鄭衛淫，剗除妖艷習。斡回正始音，書寫大雅什。烜赫照乾坤，焜耀當天日。清風億萬年，輝彩千百尺。妙理造幽微，芳馨著今昔。虎嘯龍吟天地間，蚓唱蠅鳴俱屏跡。狂瀾捲盡江漢清，陰霾散去山峰碧。（注：或問予曰：「子何易易以詩言也？檜柏秀奇，喻詩之美，固佳矣，奈何以區區之頑石比之？子何易易以詩言也？」予語之曰：「費千金之財，不能分寸移之；竭萬夫之力，不能絲毫動之。寒暑不能改其容，冰霜不能變其節。齊天地之終始，閱漢唐之盛衰。遇狂瀾，則爲砥柱于中流而不傾；處峻險，則聳孤標于絕頂而不倚。水不得而漂，火不得而毀。斧斤不能琢其質，寵賚不能易其守。巍然不怠，巋然常存。置之渭水左右，嚴灘南東。傲睨青徑，雄踞翠峰。俯瞰長流，仰揖喬松。芝蘭圍繞，莓苔裹封。延浩月，納清風。麝鹿聚，猿鶴從。【略】此石逾千載而靡墮，予將高蹈遠引，遙紹于諸老，不識吾子以爲何如。」于是客喜而笑。）

吳澄《奉題樵雲吟稿以畀其子》 讀書樵雲野叟詩，樵歌猶似入雲時。歌聲未共樵柯爛，底處樵家有此兒。

史敏《樵雲獨唱集序》 余得而觀之，誦其辭，鏗鏘振發，動合乎古人之音節；玩其味，含蓄深遠，非嘗肆力問學而幾於道者不足以語此，信可傳也。

袁凱《樵雲獨唱集序》 然時雖不可爲，而先生憂世之志則未始或忘焉。故於懽愉咈悱、憂思慷慨之觸於中，則托物以造端，比事以見義，屬詞以致意，而於詩發焉。觀其命集之名、自序之意，蓋可見矣。【略】今先生之詩，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少進其步，則古作者之域不難至矣。雖然，先生豈專於詩者哉？由乎時之不遇，故托此以自見耳。使先生後生數年，際我朝之明盛，與一時之俊乂並列於庶位，少展其才，則其致君澤民之事業蓋必有可觀矣。惜其不然，而徒於言語文字之間見之，其志不亦可哀矣乎！然而，尚幸有孫如吾本清者，寶其遺稿，世其家學，使先生之名不遂至於湮沒無聞，則先生之才雖不克顯於當世，而先生之志亦可少伸於地下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樵雲獨唱》六卷。【略】其詩寫閒適之懷，頗有流於頹唐者，而胸次超然，殊有自得之趣，天機所到，固不必以繩削求矣。

分論

《示小兒阿真牡丹茶蘼春莫各一首》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老紅新綠駐烟波）句中有兩層意。

《山莊即事》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自然。

《二月江城見梅》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桃杏紛紛正得時）一氣

流轉。

《至正戊戌九日感懷賦十律見意云》　《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風急登高野客傷）感慨跌宕。

《庚子端午次潘明舉韻》、《乙巳正月十二日感懷》、《諷左右司黃郎中》、《蘇知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景南詩高曠語固多，而身世之感時復流露楮墨間，如《庚子端午次潘明舉韻》云「今日亂離非昔比，澹煙衰艾不勝愁」、《乙巳正月十二日感懷》云「自憐衰朽心猶壯，夢裏麾兵入蔡城」之類。他若《諷左右司黃郎中》、《蘇知縣》兩篇，皆傷元代重賦，尤與詩史爲近也。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葉〕顒字景南，金華人。志行高潔，結廬城山東隅，名其地曰雲顒，自號雲顒天民。【略】顧嗣立《元詩選》曰：「《列朝詩集》載『葉樵雲顒，字伯愷，洪武中登進士，官行人司副，免歸。』按集中《挽琳荆山上人》云『大德庚子春，生我及此公』。以年計之，當洪武戊申，景南年六十有九矣。其《獨樂歌》云『屈指今年七十五』。集中詩皆高曠之言，絕無及仕宦者。袁布政凱序云：『使先生後生數年，際我朝之明盛，與一時俊乂，並列庶職，其事業必有可觀。惜其不然，而徒於言語文字間見之其志，不亦可哀乎？』袁序作於成化間，不應有誤。《列朝詩集》所引，未知何所據也。又《震澤編》載『東山葉顒，字伯昂，嘗以鄉貢爲和靖書院山長』。則又一同名姓者耳」云云，其辨甚明。案《太學題名碑》建文庚辰科有葉顒，亦金華人，庚辰爲建文三年革除以後，稱洪武三十三年，《列朝詩集》所引當必因此而訛，嗣立特未之詳也。

紀事

葉顒《樵雲獨唱原序》　予誅茆結廬於城山之東隅，林深而木翳，水秀而峰奇，居處孤峻，名其庭曰「雲顒」。閉門卻掃，謝賓客，日與樵夫芻叟盤礴乎丘園林麓之中，披雲嘯月，釣水採山，無少休暇。久之，移家城山之西隅，負郭而樓居。形勢虛敞，窗戶軒豁，而南嶼北巘爭獻奇秀，其儼然之容，蒼然之色，入吾屏几，清致復不減於雲顒也。東西相望不數里，故吾得以幅巾便服，輕鞋瘦策，從樵夫芻叟相往還於其間。山回路轉，川鳴谷應，伐木之丁丁，鳥聲之嚶嚶，更喚互答，斯樂何極。

又《樵雲獨唱集自序》　大江之南有古東陽，齊梁號爲名郡。郡之北有芙蓉峰，高千仞，插雲霄，萬古礙星月，橫亘百里，仙佛之所廬，虎狼之所穴，奇花異卉，四時芬芳。峰抵郡城不十五里，余結茅負郭而居，閉門遠塵囂，絕世慮。惟讀古人書，閒暇登茲峰，彈琴鼓瑟，酌酒圍棋，寵辱不驚，黜陟不知，鑿井耕田，以飲以食，賣貫雲石「第一人間快活丸」，和邵康節《快活堯夫擊壤歌》以自怡悅。

又《雲顒天民獨樂歌》　雲顒天民身健武，屈指今年七十五。衰鬢凝霜暖不消，吟眸掣電明堪覩。耳聾尚可聽簫韶，舌在猶能話今古。風標凜凜瘦如松，意氣堂堂獰似虎。生平快活不識愁，祇有攢眉作詩苦。得句狂呼笑點頭，論文猛拍忙搔首。棲林玄鶴爲驚飛，出岫白雲俄退走。梅邊竹笛半醉吹，石上桐琴一長撫。飯後歡陪夜月遊，飲酣喜對春風舞。常呼晨霧鎖松扃，遠引寒泉環竹戶。困辱陸羽寫《茶經》，閒訪陶潛抄《菊譜》。人間俯仰計總非，目下恩榮樂寧久。何如丘壑了餘生，渴飲饑餐飽摩肚。兒學躬耕僕飯牛，歸而斗酒謀諸婦。客至從嗔不與言，坐對蓉峰懶開口。不將踪跡出人前，高眠月嶺烟霞塢。已知身世足優游，唯愧乾坤無報補。呵呵呵呵眞草莽，收拾閒名莫辜負。從教世俗罵疾狂，任彼時人笑愚魯。

史敏《樵雲獨唱集序》　先生悃愊無華，樸茂淳正，幼年肆力學問而幾於道。後遭元季，而知夫時之不可爲也，乃隱於芙蓉峰頂雲霞深處，混迹於樵夫芻叟之間，人莫知其爲何如人。每攬景觸物，輒形諸詩歌以自適其趣，然其趣惟其己獨能知之，而他人所不能知也。此詩之所以作，而《樵雲獨唱》之所以名焉。

袁凱《樵雲獨唱集序》　幼聰敏，於書無所不讀。既壯，有志於事功，然知所自重，未嘗干人舉薦，以故人亦鮮有知先生者。遭元社將屋，度非一力所能爲，乃結廬於城山之東隅隱焉，名其庭曰雲頂，因號雲頂天民。日以詩酒自

娛，每自擬於晉之陶靖節。後又移居山之西隅，與雲頂相去不遠。先生日幅巾藜杖，往還其間，每遇樵夫野老，與之共談世故或農工商賈之事，人蓋不知先生之爲儒者也。

《元詩選》初集辛集 少壯有志事功，未嘗干謁，人罕知者。晚遭元季之亂，結廬城山東隅，名其地曰「雲顒」，自號「雲顒天民」。既而移居山之西隅，與雲顒相望不數里，時得以幅巾野服、輕鞋瘦策，從樵夫芻叟，相往還其間。

著錄

史敏《樵雲獨唱集序》 《樵雲獨唱》詩者，婺之葉景南先生所作也。【略】先生嗣孫邦和收藏遺稿近千篇，欲壽諸梓以傳，請余爲序。

袁凱《樵雲獨唱集序》 《樵雲獨唱集》者，河南憲長葉本清之大父景南先生所作之詩也。本清間嘗出以示凱，且命序而刻之。余與本清舊有同僚之契，其可以不文辭。因本清之請，故爲序集首，命工刻而傳之四方，以爲學詩者之矜式。先生平日所作甚富，此特其十一耳，尚當與本清求其全集刻焉。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葉顒《樵雲獨唱集》六卷。

《百川書志》卷一五 《樵雲獨唱詩集》六卷，金華雲顒天民景南葉顒撰。

《元詩選》初集辛集 自序所作詩，以爲「薪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響」，故名之曰《樵雲獨唱》。長孫雍編次成帙，曾孫戶部尚書淇重刻之，廣東布政使安丘袁凱爲之序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樵雲獨唱》六卷，【略】元葉顒撰。【略】是集乃其孫雍所編。【略】而集中多載入明詩，且《後篇》乃明興後語。疑原本《後篇》未著年月，傳寫者誤以《前篇》年月補入也。

黃丕烈《蕘鈔本樵雲獨唱集六卷跋》 戊辰秋七月白露後一日，友人陶琅軒赴金陵趕考，寄我殘元本《樵雲獨唱》，有鈔補者，內中間有原缺處，想所據本無也。因用硃筆校元本，以墨筆參鈔補，即如此冊出吳伊仲舊藏，亦屬可信，而字句實有不知妄改處，信元本爲可寶。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八 《樵雲獨唱集》六卷，舊鈔本。元金華雲顒天民景南葉顒撰。 又：《樵雲獨唱》六卷，文瀾閣傳抄本。元葉顒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樵雲獨唱集》六卷，元刊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樵雲獨唱》六卷，元葉顒撰。《四庫》依抄本。 元至正庚子刊本，張金吾藏。 明成化中袁凱刊本。 補：《樵雲獨唱集》六卷，元葉顒撰。明刊本。【略】 清寫本。題「元金華雲顒天民景南葉顒撰」。黃丕烈用殘元本校，用朱筆。 補：《樵雲獨唱詩集》六卷，元葉顒撰。民國十三年胡宗楙刊續金華叢書本，從汪喜孫舊藏本出。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樵雲獨唱集》六卷，元葉顒撰。明刻本，二冊。 又：清抄本，黃丕烈校并跋，二冊。 又：《樵雲獨唱詩集》八卷，元葉顒撰。清抄本，三冊。 又：《樵雲獨唱》一卷，元葉顒撰。清抄本，溫忠善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 《樵雲獨唱集》六卷二冊，元葉顒撰。舊鈔本，近人鄧邦述手校并題記。 又：《樵雲獨唱集》不分卷一冊，元葉顒撰。舊鈔本，近人鄧邦述手校并跋。

倪瓚

論述

綜論

虞集《題贈雲林高士》 鮑謝才情世不多，手封詩卷寄江波。宅邊樂海鯨魚窟，好著輕舟一釣蓑。

鄭元祐《題元鎮枯木竹石》 雲林子，外生死。解內敬，爲天使。帶經而鋤倦即休，亦復拈筆爲林丘，樹枝鱗皺岩石幽。若有人兮在空谷，招之不來兮，雲慘瘁以令人愁。

謝應芳《寄倪元鎮》 詩中有畫畫中詩，輞川先生伯仲之。襟懷不著一事

惱，姓名只恐多人知。竹籜裁冠晨沐髮，蓮蓬洗硯晚臨池。數年同飲吳江水，明月清風有所思。

包英《寄雲林》 不待兵戈即遠移，吳松江上住多時。從容只爲知幾早，阻絕應知會面遲。角里正堪商谷隱，龐公未赴鹿門期。山林搖落空相對，每切停雲一賦詩。

張雨《題雲林先生小像》 才之英，德之精。坐松石，儼像形。噫！安得斯人兮復生。

又《題雲林詩集》 龐公有名言，魚鳥託棲止。而其遺子孫，亦在安而已。子有立壑趣，文弱與時背。強豪方蛇吞，貪黷亦虎噬。何以犯多難，適爲田業累。深泥沒老象，自拔須勇志。連環將誰解，且暮迭興廢。所以明哲徒，置身興廢外。賢哉遽伯玉，知非復何悔。

周砥《寄倪雲林》 魯連有志節，蹈海不復還。嚴陵不肯仕，歸耕富春山。兩公出處雖異代，千古同高天地間。我識雲林子，亦是隱者流。一生傲岸輕王侯，視彼富貴如雲浮。鯨魚未化北溟水，鳳鳥獨宿昆崙丘。含光韜耀人所慕，才華自可稱獨步。手弄雲霞五色筆，寫出相如《大人賦》。雖無天子詔書徵，不失前賢高蹈名。且須快意飲美酒，醉拂石壇秋月明。昨者相逢碧桃裏，衣上春雲照溪水。別君已是幾月來，夫容忽然江上開。知君此時卧煙島，而我相思滿懷抱。何當借騎茅君鶴，共入玄都拾翠草，胡獨商巖紫芝老。

高啟《倪元鎮墨竹》 倪君好畫復耽詩，瘦骨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斜影月低時。

又《次雲林韻》 雲林已白頭，猶有晉風流。愛寫滄州趣，閒來玄館遊。茶煙秋淡淡，竹雨暮翛翛。欲向南池水，長留清翰舟。

又《寄倪隱》 名落人間四十年，綠蓑細雨自江天。寒池蕉雪詩人畫，午榻茶煙病叟禪。四面荒山高閣外，兩株疏柳舊莊前。相思不及鷗飛去，空恨風波滯酒船。

又《次雲林見寄韻》 老來詩陣尚堂堂，遇宿曾留讓大牀。病驥可堪迷遠道，孤松只合在高岡。蕭蕭髻影驚寒色，渺渺雲山歛夕光。莫道欲歸無好處，便尋勾漏與華陽。 草滿當年食客堂，一身投老寄僧牀。秋風吟怨哀蘭浦，暮雨行愁苦竹岡。任俠豈能諧薄俗，養和且爲駐頹光。酒錢十萬今誰送，獨□黃花對夕陽。

王行《題倪元鎮畫》 平生泉石共襟期，身後園林失舊姿。最是令人久相念，詩中圖畫畫中詩。

王達《聽雨樓諸賢記跋》 右《聽雨樓詩》卷，其間所載皆一時名士，誠可寶也。然予觀此卷而人品有三，其至高者聞而知之，其次者事而知之，其至次者交而知之。若伯雨張公、元鎮倪公，其殆最高，聞而知之者與。【略】伯雨、元鎮二先生，若精金美玉，不可泯沒。況其超邁之才，遺世獨立，高潔無累，周覽六合，盡大觀而無遺乎。予幼在鄉里時，嘗聞吳城盧士恆家存此卷，欲一見而不可得者，無不愛惜。今我友沈成甫偶得之，誠可賀也。

卞榮《雲林詩集序》 天河之水清且漪，雲林泚筆寫新詩。當時碌碌無餘子，上與陶謝同襟期。騷壇荒去遺編在，海底珊瑚發光彩。商彝周鼎三千年，制度天全人莫改。春秋啾啾喧百禽，而獨重此瑤華音。瑤華彩徹恐難續，老我臨風試一吟。

《隱湖題跋・跋倪雲林外紀》 語云「米顛之後，復有倪迂」。即殘牋斷素，珍之不啻吉光片羽。至其詩文，輒存而不論，何遺目而賤心也？然詩文特語言文字耳。若元章葬其親不封不樹，元鎮欲母病速起及奉養無嗣師終其身，一種不可緇磷之摯性，眞堪敦薄。凡後世游戲翰墨、自詫爲非顛即迂者，寧但逕庭耶！ 又：昔年從天竺僧寮見《雲林遺事》，如載飲食一條，似乎贊嘆殺法，又載混廁諸事，俚陋之甚，今悉刪去。偶從《輟耕》諸書採拾種種，末附題畫詩百餘篇，展卷一過，覺雲山竹樹，恍然座佑，亦貧士几上一古玩也。

又《跋雲林詩集》 予向梓《雲林遺事》數則，凡處母兄師友間，眞不愧古君子，已足見其品望。但一段悲世憤俗之懷，所謂若子長、長公有不勝其哀者，不讀其詩不能令人泣下沾襟也。因復梓其詩若干卷行世。張子宜贈句云：「潔身穢跡緣時晦，寫竹題詩任夜分。」可謂知言。

《清閟閣全集外紀・雲林軼事》 元鎮詩名，傳聞館閣間。晚年，益肆力吟事。走筆信口，或有似唐人爲文，不蹈襲前人軌轍。書逼《黃庭》，畫法入巨然之室，二米有所不逮也。陶南邨謂其晚年率略，似出二手，殆非知言。又：雲林徵君以雅潔爲人所慕，片紙流落，亦多珍藏，況與其人之先世者乎。此《中秋夜》一詩，及《廁纂故體》，皆寫遺其鄉鄒惟高者。其裔孫元饒，以其家故物保之尤謹。予嘗愛雲林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乎陶、柳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耳。

王賓《元處士雲林倪先生旅葬墓誌銘》 盛年詩名在館閣，晚當至正末，飄流中作詩益自喜，其詩信口率與唐人語合。【略】其詩散逸，人咸惜之。銘曰：捐所憂，心何求，吁嗟乎其爲；安所由，身何投，吁嗟乎其時；蠲所修，名何留，吁嗟乎其詩。

張端《雲林倪先生墓表》 清姿玉立，冲淡淳雅，得之天然。多讀書，禮樂制度，靡不究索。所作詩畫，自成一家，瀟灑穎脫，若非出於人爲者。至正間，與歐、虞、范、揭諸老詩鳴埒，聯屬姓名，板行於世。

顧正誼《題雲林先生》 元鎭高潔士，世外托幽襟。棄捐千金產，獨抱五湖心。笑傲烟霞際，逍遙松桂陰。峨峨青闕閣，古鼎燦成林。牀頭荀勗尺，窗下孫登琴。好潔終成癖，耽書自爲淫。剪桐因唾染，洗馬爲泥侵。畫竹寫逸氣，冷然冠古今。予意在山水，踪跡每相尋。異代堪同調，與爾結知音。

韓奕《題雲林詩集》 達人枕高志，清時樂其閒。棄彼千金產，俗事非所關。遠偕方外士，勝日相往還。放舟五湖上，杖策遊名山。百年見遺墨，清風灑人間。豈若鄙夫輩，狥物遭時艱。斯世與斯人，邈兮不可攀。

張子宜《題雲林詩集》 亂離見說長爲客，客裏清幽近亦聞。夕宿只歸書畫舫，朝餐仍對鷺鷗羣。潔身穢跡緣時晦，寫竹題詩任夜分。寂寞江郊君去後，相思日暮隔重雲。

吳寬《題雲林詩集》 高人自號雲林子，獨住雲林歲月深。足底千峰幾兩屐，人間六印一鈎金。華陀無術醫清癖，蘇晉長齋養素心。寂寞小篷湖上路，百年陳迹莫追尋。 阮籍疏狂甘自放，清風高卧酒杯深。池塘夢去忽生草，丘壑移來不換金。脫帽竹間朝沐髮，焚香花底夜清心。祇陀舊宅風烟古，一片五湖何處尋。

盧充賴《雲林畫竹樹秀石》 清閟當年風度，雲林此日襟期。每向詩中見畫，今於畫中觀詩。

張羽《題沈御史所藏倪雲林竹枝歌》 雲林之子有仙骨，平生好潔如好色。紛紛濁土等蟲沙，嗚呼瓚也何由得。憶昔常登清閟堂，黃金寶鴨共焚香。(闕)京妙墨僧繇畫，示我不啻千明璫。人間萬事如飛電，洗玉池空人不見。李子城東土一丘，何人爲著《黔婁傳》。綉衣使者騎青驄，曾聽《竹枝》湘水東。歸來見此如夢寐，巴陵洞庭生眼中。江湖豪翰今零落，君厚此圖良不薄。愧我題詩憶故人，黃雀何年下寥廓。

又《雲林生畫林亭遠岫》 灑掃空齋住，渾記應世情。身閒成道性，家散剩詩名。古器邀人玩，新園揀客呈。可憐山水興，投老失昇平。

虞堪《題雲林竹樹》 逸筆清才鮑謝間，空林竹樹石苔斑。良宵月落偏悽斷，遼海何年見鶴還。

張憲《觀倪元鎭王叔明詩畫》 柳長女垣低，桃開小樓近。凭闌望春色，撫髀嘆天運。主人愛遠客，清酌倒芳醞。坐深頹有泚，飲餘臉生暈。黃鶴素豪宕，雲林靄聲聞。畫圖寶名筆，詞章騁雄韻。諷誦心神驚，披閱目力紊。予生慕膏馥，殘剩苦拾攟。君教本家庭，翰墨抱遺訓。青顏羨軒昂，白髮厭孤憤。仰珍明月珠，俯愧蜣螂糞。高玩固可憐，退思當自奮。

顧祿《題元鎭畫》 蕭散倪迂士，詩工畫亦清。吟情何浩蕩，筆勢更縱橫。鄉里推高誼，江湖足令名。近傳騎鶴去，想只在蓬瀛。

屠隆《倪雲林先生詩序》 故其爲詩，清虛簡遠，恬寂蕭疏，如老梅橫澗、枯松偃巖、白雲流天、殘雪在地。其歌聲，其心之聲；其詩品，其人之品也。求之于古，則先生當列陳陶、王維間，而世之喜譚樂道，羨慕先生者，知先生尚未盡云。

王野《倪雲林先生詩叙》 先生嚼然隱君子也。余讀其遺事，知其舉體無常人事也。其自樹，則亭亭物表，莫得而磨涅也。其居室，則精嚴妙麗，凈不容唾也。室中施設，則法書名畫及古器物也。其交遊，則清流勝引，無下士也。其游觀，則吳中佳山水及琳宮梵刹，踪跡不入於闤闠也。其詩，則情眞語秀，無凡句也。其繪事，則氣韻蕭遠，得良史之逸品者也。余嘗謂先生遠物絕俗，若將浼焉，有類伯夷。散家財，避世難，放浪於五湖三泖、雲峰水月之間，類鴟夷子皮。至於吟咏，語語實際，體質而不鄙，句澹而思深，頗類陶靖節。居恆凈室焚香，蕭然寡務，類王摩詰。其嗜法書名畫及古器物，類米南宮。人有一於此，可流稱於世，而況全乎？余遊梁谿，見山水清遠，宜其世有貞素之士。先生生而高尚，於斯者梁伯鸞、錢道人其人也。先生九葉孫錦雅與余習，出先生詩，屬余爲叙。受讀一過，知先生詩本性情之眞，際境界之實，因外之所觸，隨內之所感。發其天然之鳴，不雕劇以彰工，不鈎棘以炫異，不膏潤以掩吾眞色，不應響以易吾眞聲，不殉世以抑吾眞氣，不傅古以失吾眞味，自成一家言。以故先生之詩，不偏悅於不知者之目，而深契於眞知者之心矣。【略】則先生平生園林之樂志、居處之高潔、交遊之義行，與夫觸境之懽慼、遇事之順逆，宛

若對先生面談，而二百年已往心迹，歷歷若視諸掌。傳有之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讀先生之詩亦然，可以風於世矣。

鄒迪光《倪雲林先生詩集叙》 先生當元之季，而其爲詩冲然簡，夷然曠，鏗然中宮商。境有所必副，則無問理；情有所必暢，則無問事。平湖淡沱，煙雲霏亹，悠悠旌旆，徒御不驚。其于唐，吾不知何如，庶幾哉遠則隃六一、眉山，臨川，近則文安、文靖、承旨諸君而上之矣。先生抱元亮之節，居元不仕，家故饒而不以貲雄，銅山金穴，帶郭千畝，與一切子女、狗馬、絲竹之弄不復措意，而爐香茗婉，擁萬卷自娛。居恆不與顯者游，而好從布衣賢士促膝道故，定交金蘭。晚節盡散家財，著屐五湖三泖間，此其志甚遠，其見甚卓。故能盡蛻人間之累，而一意于詩。詩亦有意無意，而不作一人間語，乃其不能去元而唐，則先生之時爲之也。說者謂先生不逢辰，丁茲胡虜，不能自致其身于日月之上。即區區一詩，而復以時限，上之不能追開元、大曆，而下之不能超咸通、乾寧爲憾，是不然。假令先生而當熙喜之會，盛言詩之朝，度不過一青蓮、少陵氏而止耳，一汾陽博陸氏而止耳，何以高羊裘之節而昭鴟夷子皮之行，從梁鴻溪上呼許由、巢父乎？且也元雖混亂，而彼其時天下饒樂，世網不至束濕，故得優游藜莽，自畢其志而竟其天年。令先生而生當今時，必且朝督輸而夕踐更，縣官以下得而魚肉之無厭，何暇伊吾操不律。夫先生即不幸，不猶愈于石季倫乎？綠珠出而金谷荒，一遭孫秀，便爾瓦解。先生才過季倫而富侔石氏，時無孫秀，即白眼抗志于張士誠之招，尚得保其首領，辱鞭笞而止，則先生之高，又其時爲之也，夫奚憾？先生畫更精絕，其有意無意，亦似不從人間流出。大都畫最上，品次之，詩又次之。畫與品兩者既傳，宜乎九世孫錦汲汲于其次者。

塞曦《清閟閣詩集序》 世之人沒齒無聞者蓋多矣，然有以道德著、功名顯、文章鳴，挺然出於類者焉。道德尚矣，未易及也。功名則隨於世用，詩律亦文章流，進不遇於時，退而因其才之高下，或績文，或綴詩，或攻詞翰染畫，雖不逮建功業，皆足以有稱於世。漢、唐、宋之偉人碩士不暇及，若前元雲林倪先生瓚，遭世之季，知其不可爲也，因放跡於山水，寓於詩畫，才高一代，人皆知重之。今其歿且百年，遺墨之或存者，咸膾炙於人口，金玉於當世，功名似未多讓，視沒世無聞者，蓋倍蓰無算矣。

焦竑《清閟閣詩集序》 語之有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君子而逢季代，惟有埋照衡門，匿名愚谷，超纓紼以爲心，借風雲而爲氣，斯亦足以成名立方，激厲頹俗，非得已也。然而抱朴含眞，德藝弗著，與夫樵牧之倫，亦奚擇焉？倪雲林處士篤學好修，敦尚孝弟，觀其沿洄禮樂，探索制度，殆亦詠帝王之經、修賓揆之業矣。而覩元將亂，斥散家財，浩然遐舉，同時蹈禍者，靡不以先見歸之。是時士誠起姑蘇，折節下士。處士斥其幣交，不屑一盻者，非徒邁往之氣難於維縶而已。太白昧永王之無成，右丞絓羯胡之僞秩，以昔方今，處士之識遠矣。自是一邱一壑，亦玄亦史，雖其篇章清潤，繪事精絕，人爭寶之，非處士意也。久之，眞主出，干戈寧，世路方夷，而處士則既老矣。嗟乎！角里不以時清而輟茹芝，嚴陵不以亂定而薄垂釣，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於處士奚疑焉？

《清閟閣外紀》附錄 《晉陵崇祀先賢傳》：元處士倪雲林先生，【略】清姿玉立，好讀書，禮樂制度，靡不究索。爲詩雅淡。日坐清閣，不涉世故。家故饒貲，知天下將亂，一日棄田宅去，孤舟蓑笠，載竹牀茶竈，飄遙五湖三泖間。多居琳宮梵宇，人望之若古仙異人。又：晚益喜作詩，評者謂在陶、韋、岑、劉之間。論曰：「處士棄田宅，近俠；裂絹，近節；自全，近智；亂平不仕，近獨行。要自天性伉爽出之，非有貴於節、俠、智與獨行而爲之者也。」

又《倪雲林先生小傳》 楊鐵厓云：「元鎭詩，材力似腐，而風致近古。」

又《梁溪詩鈔・倪高士瓚》 性涓介好潔，嘗築清閟閣，蓄古書畫於中，人罕迹其所。愛寫溪山竹石，攻詞翰。家故饒於貲，先生輕財好俠，盡棄其所蓄，扁舟五湖三泖間，混迹漁父野叟，人比之海岳翁、天隨子。顧端文公謂「先生實有關於天下，非吾錫一邑之士也」，高忠憲公謂「先生之風所磨礪者遠矣」，陳眉公曰「吳之潔者自泰伯、仲雍、季札而後，梅福潔於市，梁鴻潔於傭，而指屈倪先生矣」。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

又《無錫志・雲林先生原傳》 瓚詩不事刻畫，自然清遠。書本古隸，畫居逸品，深自務惜，不欲爲俗所賞。瓚名至聞於外國，使有過者，操沉香百斤爲贄，求一至清閟閣。不許，乃向閣再拜而去。瓚自署名曰懶瓚，號幼霞。又變姓名曰奚元朗，或曰元映，又號荆蠻民。

錢溥《清閟閣全集序》 東吳當元季割據之時，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學者售其能，惟恐其或後。而有甘抱清貞絕俗之態，卒閟其用，全其身而

不失其所守者，非篤於自信不能也，錫山倪雲林先生是焉。【略】家故饒於貲，至先生始輕財好學。嘗築清閟閣，蓄古書畫於中，人罕跡其所。愛寫溪山竹石，攻詞翰，皆極古意。性甚狷介好潔，絕類海岳翁。然尤善自晦匿，有若愚騃無似，盡棄其所蓄如敝屣然。卒之扁舟獨坐，焚香弄翰，以與漁夫野叟混跡於五湖三泖間，又類天隨子。既而昭代御宇，遂使六合一統，底今且百年矣。彼之倖功譽於一時者，飈馳電迅，泯無聲跡之可尋，而獨先生詩畫流落於人世，雖片紙不啻拱璧。耽玩之際，猶覺清風灑然，使人爲之興起。噫！謂非篤於自信者能然乎。　又：予謂其清新典雅，迥無一點塵俗氣，固已類其爲人。然置之陶、韋、岑、劉間，又孰古而孰今也邪？大羹玄酒，不和而自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朝陽讀書好義，高先生之誼而重其才，寶愛是集，欲傳之無窮，眞可謂深知夫詩，而樂揚人之善者歟！不然，則是編也，其不至於湮沒無聞者幾希，故不辭而爲之序。

王穉登《清閟閣全集序》　倪先生當勝國之季，潔身棲遯，孤標特立，照映巖谷。可謂嶰然不污，抗迹霞外者矣！昔陶徵士書甲子不書元，先生亦不書元。張士誠據有江東，以僞爵餌士，士靡然從之。先生竄蹟林莽，不受其聘。後士誠弟士德邂逅先生，不勝憤，榜笞之，先生不吐一辭。此其節類龔勝。會元社將易，海內逐鹿者四起。先生恐懷璧爲罪，盡散家財，避之三泖五湖，不及於難，此其高又類鴟夷子皮。今世最重先生畫，次重其詩，又次乃重其人。是人以詩掩，詩以畫掩，世所最重者特先生末技耳。先生詩，風調閒逸，材情秀朗，若秋河曳天，春霞染岫，望若可採，就若可餐，而終不可求之於聲色景象之間。雖虞、楊、范、揭諸公，登詞壇，執牛耳，非不稱盟主矣。然比於先生，猶垂棘、夜光之視水碧、金膏也。

顧憲成《重刻雲林倪先生詩集序》　天下亂甚，濁渾將返，則必有神聖之主芟除掃蕩於其上，又必有特異之士激烈震變於其下，蓋其功相成而不可相無云。【略】蓋天以偏至之性付之豪傑，而與大亂相值，必非苟焉已也。余讀雲林先生遺事，多潔癖，多傲迹，合之中正，怪其不符。徐而證今曏古，度以其時，先生實有關於天下，非吾錫一邑之士也。我高皇龍飛淮甸，盡掃夷氛，天地重開，日星再朗。士於其間，固多風雲著態，艸野埋光，交相應和，以更世道。而以奇鋒怪鍔砭肌入骨，痛刮積穢，則先生一人是已。說者謂我高皇飢渴求賢，弓旌四馳，而獨不及收先生。迹先生之所自負，渺然意不可一世，而獨不及遇我高皇以爲恨。愚竊惟當是時，運籌帷幄，則有若劉誠意、李宣國諸公，戰必勝、功必取，則有若徐中山、常開平諸公；制禮作樂，潤色皇猷，則有若宋文憲、陶姑孰諸公。假令先生進而與之翺翔於其間，陳一奇、效一職，其何能有加於諸公之上。若乃不臣不友，獨往獨來，奇節殊采，使聞之者且駭且愕，且震且悚，頑夫廉、懦夫立，一洗腥羶之污染，即諸公且退然兄先生而弟之。由前則功在社稷山河，由後則功在人心風俗。由前則其爲用也顯，聲施當年，由後則其爲用也隱，風流永世。然則我高皇之所以用先生，先生之所爲高皇用，蓋皆得之牝牡驪黃之外，有不可以常情測者。故曰：天以偏至之性付之豪傑，而與大亂相值，必非苟焉已也。　又：讀者由先生之詩而得先生之心，銳然爲世道擔一寄焉，其亦可以登先生之清閟矣。

高攀龍《清閟閣全集序》　俯仰千載，而吾鄉有倪雲林先生。間嘗誦其詩，想見其人，如在雲霄之表。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又：余謂之曰：夫詩也者，先生之所以傳也。夫先生也者，詩之所以傳也。後之人誦其詩，不論其世可乎？先生生元末，當天下大亂，張氏雄據江左，一時才名之士無不匍匐其門，竊其餘潤。先生知不足與有爲，鴻飛冥冥，不可榮以祿。當是時，先生詩若畫布滿人間，鄉翁市豎，扣無不得，而獨不可張氏，至麾其造廬之幣，先生以是幾不免，恬然殺身不悔也。《易》不云乎：「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幽人而可用爲儀也，先生有焉。《詩》不云乎：「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其人如玉，可望而不可即也，先生有焉。此先生所以爲先生，而先生之詩所以爲詩已。先生嘗曰：「吾所謂畫，逸筆耳，聊以自娛，不求形似。」吾於先生之詩亦云。如以其詩而已，則高者固不能出唐人，以是求之，小之乎觀先生矣。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當勝國之季，天下浸淫已極。先生生其間，如清風澄露，滌濯寰宇，以開盛代清明之治，將見廉頑立懦，自有鼓勵一世之作用焉。惜天下既定，先生已老，不及風雲之會，而先生亦得遂其肥遯之志。是其長往，固與沮溺丈人輩殊科。迨於今，故老陳說其遺事，猶能使人欣慕愛樂，自拔其沉酣流俗之氣，則先生之風所磨礪者遠矣。吾惡夫鄉原鄙夫接迹天下，而漫言中行，故於先生特表而出之，以附於孟氏之義云。

薛敷教《清閟閣遺稿序》　梁谿倪雲林先生，當元之季，孤潔自好者終其身，或以爲癖，微獨狂放諸寇，即風雲日月之會，弗屑就也。發爲詩歌，淘淨如

洗。其它稍有譔著，亦自不羣於俗。胸中無煙火習氣，故獨往獨來，不一溷溷於寰中。世徒說雲林一節之士，其所遇無當意者，不知先生正以嚼然不滓之標，隱寓君臣之大義，豈可及耶？魏、晉間如嵇中散、陶靖節，彼皆固首陽之誼，或全或不全，有天者存焉。唐人詩洒然殊調，推韋、王、柳。然韋以鬬鷄小兒，早塵供奉，焚香署中，是其晚年；王後罹祿山之變，難語不屈；柳中歲陷黨人籍中，瀕死投荒，幾於不免。先生雖屢困頓乎，完其介矣。元季吾郡諸君子，若陳祖仁忠於所事，甘心沙漠，彼亦一見張飛卿翼全孤城於戎馬蹂躪之餘，拯百萬生靈；謝龜巢子蘭遯世敦軌，允逸民之高尚；先生雅懷同謝而貞概超陳，維士風與全民命者並行不悖。梁谿可謂有人。古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孤於倪先生亦云。【略】嗚呼，潔者不辱，好潔者必能挽回世趨，祗肖先生之彷佛，而不於大者探其抱，非知先生者也。丹青有繪，駢驪有咏，瑰怪之致有傳聞，嗚呼難言哉！難言哉。

張納陛《雲林子詩集叙》　雲林子，世之所謂有潔疾者也。潔而疾之，以其甚耳。疾于潔，則余遂以得雲林子矣。夫沉飲貪泉，同行濁涇，彼夫處身于不潔，其心安之也。有不潔之心，必無潔行矣。面不盥、衣不澣，或者以刺奸，非以其含垢歟。雲林子之好潔也，衣履齋閣，必振拂十餘而已。由斯懷也，必不使親身之物爲一塵所留，倘留一塵于胸中，不振拂而去之乎？微沫纖埃不加于身，同塵之行不爲絕去乎？故于其疾也，知其心之澄霽也。人見夫絕幣于無夷，裂繒于僞鎭，不浮沉于世，清而不汙，以爲公抗節獨行之實，而第資潔癖于談莞。嗟夫！惟潔也，所以抗節而獨行也，是所以爲雲林子之好潔也。予往時好雲林子繪事，以爲清遠絕塵。未得觀其詩，間有所示，不足以盡雲林子。今其裔孫珵鐫其生平詩甚富，因問叙，而余得寓觀，乃其詩亦清遠絕塵者也。或曰：雲林子詩爲畫掩，人復爲詩所掩，若殆不然。蓋不佞之叙雲林詩也，則尤以其人矣。

王徹《過祇陀村作》　當世最重倪元鎭畫，而詩與品次之，豈眞人以詩掩、詩以畫掩耶？余觀其生平圖寫，自溪山竹樹外，絕無人也，何故？意蓋謂元無人乎？嘻，茲可想見其清風矣！人盡謂摹宋畫易，摹元畫難。元人獨可學，獨元鎭不可學。余則謂其難學也不在畫，而在品。趙榮祿非一代風流哉，以宋宗室也而仕於元，方之元鎭之高，便自有不可學者。故余謂其品不在畫下。舟過祇陀，望而懷之。扁舟斜繫綠蘿陰，念而雲林何處尋。閬閣學迷孤韻在，祇陀煙合萬家深。人間空解長康跡，史氏應傳靖節心。山色蒼蒼溪渺渺，板橋從倚夕陽沈。

倪錦《清閟閣遺稿跋》　我祖雲林公生値胡元穢濁之時，而松筠爲抱，泉石自娛，且也棄家逃祿，戢身於煙波叢薄間，含毫□嘯，時吐胸中瀟灑不羈之趣，纖塵不染，峻節干雲，眞與五柳先生同（闕）者，而詩亦似之。

邵曙《倪雲林先生詩集跋》　九龍山下雲林叟，沒世于今已百年。舊宅變遷無事蹟，名家傳誦有詩篇。遲遲晚翠霜崖柏，歷歷寒聲雨澗泉。珍重故人能好事，翰林揮墨贊君賢。　吾里朝暘契，以《倪雲林詩集》繡梓，俾余徧閱之。喜而謂曰：「雲林之詩固美矣，不倚君之賢，猶良璧韞于璞中，則亦終世而已，豈復見知於人也？」因賦一詩于是編之末，以贊美云。

《國雅品・士品一》　高風潔行，爲我明逸人之宗。讀其詞，足以陶性靈，發幽思。至《兪子過荆南精舍》與《江南曲》諸篇，振秀絕響，不忝韋、柳。及集中所載《贈王生》云：「君其愼語默，世事豈余聞。」《秋夜賦》云：「恬然斯寡欲，榮名非所忻。」可想見清節，豈徒老一丘之士哉。

文徵明《跋倪元鎭二帖》　倪先生人品高軼，風神玄朗，故其翰札語言奕奕，有晉宋人風氣，雅愼交遊，有所投贈，莫非名流勝士。

陳繼儒《清閟閣詩集序》　雲林倪先生，自稱倪迂，又稱懶瓚，又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吳之潔者，自泰伯、仲雍、季札而後，梅福潔於市，梁鴻潔於傭，而指屈倪先生矣。高卧清閟閣，洗拭梧竹，摩挲鼎彝，此贗爲古者能跡之，誰能於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俗士如恐浼乎？能畫如董源，亘然、關仝、黃公望，詩如陶、韋、王、孟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先見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財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則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繭，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吾吳勁節，置先生於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余笑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繪事備考》卷七　〔倪瓚〕天資高妙，賦性孤介，於書無所不窺，然止得其梗槩。有潔疾，所居清閟閣中，几席圖書纖埃不染，即地平石砌亦明凈如

拭，入其座者幾無唾處。酷嗜名畫，遇前代眞蹟，不惜重價購之。晨夕臨摹，標新領異，故能參綜諸家，而爲一代妙筆。善寫山水，尤長於林木竹石，清疏澹遠，風致絕倫。晚年率意應酬，似出兩手，然終不可及也。

范吉《雲林詩集序》 甫十歲，能屬文。既壯，博極經史百代之書，靡不究心焉。【略】余忝守茲郡，凡故族之文獻皆欲表暴之，以風厲後學。矧公之詩，超然古作也，評者謂不在虞、揭諸公下，不信然乎？【略】是欲命工刊諸梓以永其傳。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 〔倪雲林〕家饒於財，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備蕭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蓋出塵離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亂，遂棄家，乘扁舟，飄然於五湖三泖之間。其詩法韋蘇州，思致清遠，能道不喫烟火食語。昔人言韋蘇州鮮食寡欲，愛掃地焚香而坐，雲林實類之，蓋不但其詩之酷似而已。

王達《聽雨樓諸賢記》 倪瓚字元鎭，號雲林先生，無錫人。家最饒，而先生脫略紈綺，一事於翰墨。作爲詩章，妙絕一世，人欲不服，自不能也。虞文靖公、張外史伯雨深相契焉。然先生性癖傲物，多忤於時。元末棄家業，泛舟五湖三泖間。興至，則捉筆寫烟林小景，或竹枝。偶流於市，好事者爭貿之，雖千金不靳也。

尤鏜《清賢記自序》 夫師儀往哲而歌咏其篇章，吾儕衿肇而操觚者耳，問之三民，瞠目而擿其舌矣。若夫陶彭澤、蘇長公、倪雲林，皆負俗而友千古者。身前不無齟齬於世，而風流節概，百世難泯。凡有人心者，莫不歸之，如水決防，如鴻向陽。無論藝士籍之以點綴其箋纂，即休耕阡陌、停籌壟斷者，莫不相與口零星、數雜碎，以芬其齒頰，馘人耳根。三先生者，非徒以異骨異材鼓動後世，亦大雄氏所稱種恆河沙緣，而精神構合於千載者乎。鏜之於三先生，更多當心之嗜，如酥膏搨入麤粉，粘於肺腸而不能脫。

《清賢紀》卷一 雲林先生絕去嘻嗃，偉修藻業，勁節栗容，而不爲浮異詭瑰之論，清彊凜凜，至今有生氣云。先生既歿，有信愛而志寵寥者三人，曰長樂王賓、利城張端、拙逸周遜學也。有累其質行而傳之者亦三人，曰柯敬仲、顧仲英、高季迪也。筆從心拙，機各自出，即蔡邕之品桓彬、謝舉之銘楮向不是過矣。 又：雲林神精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靄靄，如春暘之和。才儁辯逸，刮磨豪習，不爲綺紈子弟態。性好款接賢豪名士，轂朱丹而裘狐白者，歸之如雨集雲屯。 又：王學士達善云：「倪元鎭、張伯雨若精金美玉，不可泯沒。況其負超邁之才，遺世獨立，高潔無累，周覽六合，盡大觀而亡遺乎。」

又：我雲林公苦勁而雅有風則，□祿爵而輕其上，生平有結懽杵臼者，有定誼望衡者。或孔禰忘年，或摯敏同歲，周旋不一，大都婉合張、謝之論。故金蘭簿中，盡確然雅正，無一凡品。其無根而固者，周南老、張貞居也。公初往交南老，南老濯其室者三夕。貞居初至，公沐浴更衣冠而逆之。其他文詞筆墨交不可數計，惟虞伯生、張子宜、鄭元祐、陳惟允、謝應芳、包英、楊基、張憲、胡奎、沈秋田、周彝、王嘏、陸宣、秦約、焦伯誠，亦周、張之亞矣。 又：倪先生迹若滯纏內，而心實着天外，遠六齋而敦六行，所謂躬行君子者非耶。更好攻詞翰，愛寫溪山竹石，狷介好潔，類海岳翁。棄珍畜如敝屣，扁舟五湖三泖間，焚香弄翰，又類天隨子。 又：東吳諸豪當割據時，學者、識者、勇者、膽者各效其能，冀垂聲光於來世。雲林公具兼材而獨淵潛，人不能擾，孤標特立，照耀岩谷，可謂嶠然不滓、抗迹霞表以全其身者矣。久而大明麗天，六合一統，彼之急於效用者飈馳電迅，死而等爲夏雲，無聲光之可覓。先生往則尺蠖，今則亘天，炤灼千古，至今猶日月之行天也。 又：先生勺象不凡，削雕爲樸，長而齋用，無所芬華，意在千古。有持法書名畫、兕敦蜼彝、焦琴塚鏡至者，壹當意而價十倍，積書至五車，日坐禪蘭丹館，較定玄篇奧帙，掩卷成誦，衍藻風雅，沉酣大曆，不務剽略而博，綴緝而華，諷之泠泠中五聲，天槳投於咽，爽風襲於肘矣，非耳觀者所能辨也。時發揮於縑素，以心攝徑，以腕運心，出自性靈，耻於模擬，故鏦錚稱名家，至今猶握藻柄。 又：澹雲吳哲言：「雲林高士，清才雅望。嘗遁世吳中，變名易服，蓬艓出東市門，以沉烟焞馥波上，爲貴人物色得之，區區親承道德者十年。 又：倪先生等榮光於電露，薄旂常爲糠粃。邇來益脫粘釋縛，沈晦混迹，喙不能髓髓以就炙熱，足迹不躡顯者之戶，耻於衒暴，而氣采愈高，介特之性皦然不踰，槐門鬻舍子弟尊之如師傅。年逾六十，耳根甚利，目辨雲中禽，飲啖步履，不異少壯，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此必是壽文)。 又：〔倪雲林〕其文才老徑，大都如東坡。東坡卒毘陵，雲林卒澄江，客死亦同。 又：而雲林公孑孑一布衣耳，負直若梏矢，未嘗甘言結人，乃當其身，誦說公封殖仁義者傾震旦，響萬口，後世寶其遺筆，如寶天孫之錦。即二諫之後，亦忘其祖，而祖雲林。不知何以中群衆人之懽如此也。至有好奇談詭說者，多附益光怪，以駭遠方群衆，鏜固不敢泚筆其奇。

又卷二　顧瀋眞曰：倪先生發而爲詩也，擺脫塵筌，激揚眞賞，風華艷冶之習，壹不滓其筆端。蓋總制清衷，敷爲雅奏，讀者塵容盡洗，俗狀畢澄，泠泠然若游霄霏而陟囂埃之外。　又：倪處士元鎭骨體翩翩，天質高逸，故其詩精神發於協氣，以應天地之和，不求工而自工，若紅霞之流天而卷舒也。一時風雅如虞、范諸君，才雖疋敵，境有神至，元鎭如挾明月而蔑衆星矣，何能與之爭先？　又：周文伯（文伯，京兆，品高清眞，雅似倪翁）曰：倪先生詩，澹雅超詣，如空潭寫春，如古鏡照神，妙脫豐容色象之表，而一種清聲逸韵，更隱於有無濃淡之間。蓋先生之詩，非出之有意，而合之以天眞，庶幾乎滄浪之所賞者則其人與。　又：蹇朝陽示卞榮倪處士詩誦之，心融色奪，因綴數韵以贊之：天河之水清且漪，雲林泚筆寫新詩。當時碌碌者餘子，上與陶、謝同襟期。騷壇荒去遺編在，海底珊瑚發光彩。商彝周鼎三千年，制度天全人莫改。春林啾啾喧百禽，世獨重此瑤華音。瑤華歌徹恐難續，老我臨風試一吟。

又：聞處士賦竹詩，年在舞象，豈大雄氏所謂夙習餘音耶！衰齡高蹈遠引，何異鴟夷子皮。　又：至正末，赤羽班甲，縱橫三吳。三吳文士皆遁，所見無非鐵籠頭也。於時倪元鎭亦飄流海曲，裁造篇什，規風矩騷，多造心之語。清悠澹永，景近趣遙，絕無忳悒羈孤之態，去唐人風華何遠。緣徙遷掌鞅，珠霧散落，間有存者，點畫敉漫，錢塘俞紫芝子中愛而護之。子中章法得松雪三昧，繕寫成帙，燦爲星辰，霈爲河漢，百載而下，生氣猶騰。鏜於畫長神悴，停毫掩卷時，展玩其詩，曼聲歌一二章，雅調諧美，悠風徐來，氣豁笑舞，翩翩欲仙。　又：又云倪瓚無錫人，工《選》體，探幽造微，窮極變態，讀者以爲太康、大曆間人也。得其一篇，如得媚川之璣。性狷潔，視千乘之業，脫屣去之，曰：「天下自此多事矣！」足迹遍五湖三泖，人望之翛然若神仙中人，諷咏其詩，兩掖風舉，令人窅然忘世。　又：屠隆曰：雲林詩清虛簡遠，恬寂蕭疏，如老梅橫澗，枯松偃巖，白雲流天，殘雪在地。其歌聲也，其心之聲也，其詩品也，其人之品也。　又：倪徵士雲林，高其德而弗耀，卑時功而弗試，惟務清修多識，寄情詩篇，造理備法，一時名傳海外，廟廊館閣諸學士無不顧影內遜者。晚逕不事苦吟，信口任筆，而音節景響，瀏瀏泱泱，直入晉唐門閾，足使淵明失步，柳州變色。字逼黃庭，畫法巨然，墨暈神奇，眞趣悠遠，一米有所不逮也。試讀此話，令人俗腸頓洗，不覺槌床。　又：先生之詩，天然之鳴，不雕劌以彰工，不鉤棘以炫異，不膏潤以掩眞色，不應響以易眞聲，不殉世以抑眞氣，不博古以失眞味。自成一家，不能悅於不知者之目，而深契於眞知者之心。　又：無錫惠山泉，鍾天地之靈秀，忽改而屬之元鎭倪先生。先生天才流麗，峻潔饒奇。所爲詩平淡和雅，超逸藻秀，雝然而中六律。故家披戶擥，想像其人，若入雲林，窺清閟，仿佛睹寒松幽壑之姿也。然先生之品，以詩畫掩。　又：吳司徒寬曰：倪雲林之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陶、柳恬澹之情，然在濁世，知者尙未盡其妙，亦以隱處山林，不求聞達耳。雲林之詩，弘藻溫麗，未能盡其妙者，不能窺其深微耳。百載之下，試歌一二篇，猶能振動林木，當與太白、昌齡並馳。　又：涇楊子曰：先生畫迹，流寶人間，雖好事者不能盡有，獨其詩幸而亡恙，由詩而得其心，銳然爲世道擔一寄焉，其亦可以登清閟閣矣。尤子曰：不求聞達，正是高處，何必世人盡知其妙。　又：先輩評淵明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評子厚詩如高山獨眺，霽晚孤吹；倪仲子元鎭句意皆超，置陶柳之間，已入無漏境界。　又：陳眉公曰：倪先生詩，如陶、韋、王、孟，不帶一點縱橫習氣，所謂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　又：倪先生天際眞人也，詩格高而才逸，九皐之響，敞目震耳，凌雲翩翩，類先生之爲人，眞之陶、韋、岑、劉間，又孰古而孰今耶！大羹玄酒，不和而自醇；朱弦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又：人言摩詰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倪先生亦然。生前詩與人以畫掩，身後詩與畫以人重（李本寧）。雲林先生，高曠綿邈，翛寥清遠，抗節不仕元，鴻冥豹隱，皤然胸中無小□礙，謂先生有道至人可也（屠長卿）。【略】倪先生執皓然高素之業，迫阨崎嶇中，卒能疵俗以動其慨，忍詬以白其心，使後之名人韵士感慨激昂於百祀之下（顧太初）。絕幣於遠夷，裂繒於僞鎭，清而不污，抗節獨行者倪公也（薛身之）。【略】王太史耐軒曰：雲林先生脫略紈綺，作爲詩章，妙絕一世，人欲不服，自不能不服也。然先生性癖傲物，多忤於時。元末，棄家業，汎舟五湖三泖間。興至則捉筆寫烟林小景，或畫竹枝，偶流於市，好事者爭貿之，即百金不惜。　又：元俗華侈，文人競裁艷詞，宛轉儇俏，取妍於世。元鎭先生不能離俗，時一染指，元亮閑情，未損雅品。況清而不艷，柔而不媚，麗而不靡，和軟豐腴，流暢新淺，靡一凡句，大是當家。鏜每於韶光正長，憔悴硯北，風約簾衣，水搖扇影時，急取先生詞歌一兩闋，四大爲爽，身世兩忘，但恨不能多得，采錄殘句：【略】王達善曰：此等佳句，置之《金筌》、《蘭畹》二集中，必無辨其非者。試一咏之，薌澤津津在喉吻間。　又：倪翁辭隆從窚，

學贍筆優，既據北辰之壇，時多衆星之附。彩鳳鳴崗，群鸞繼響，詩存載籍者，采錄一二。

又卷三　雲林翁剛腸疾惡，任情用己，不能泛愛博容，以致詭譎之徒，往往摹其字迹，以興蒌菲。其畫古淡，不可臨搨。其書偏側斜跛，摹者絕肖。又：陳眉公曰：倪元鎮人外高踪，而騷屑不樂如此，古云高人多感慨，信哉。

《書畫彙考》卷三一　《倪雲林六君子圖》趙淑題詩：幾年曾識倪徵士，能寫雲林作畫圖。今日摩挲雙老眼，青山仿佛是東吳。　又彥堂題詩：幾個臨流樹，滄波落翠陰。幽人不可見，獨立望雲林。　又張雨題詩：能與米顛相伯仲，風流還只數倪迂。應將《爾雅》蟲魚筆，寫此喬林澗石圖。

又卷五〇　《雲林生疏竹圖并題》馬治詩：坡翁畫竹維畫意，倪老得詩如得仙。今古相望三百載，只應詩畫出心傳。　又《雲林小像》張雨贊：產于荆蠻，寄于雲林。青白其眼，金玉其音。十日畫水，五日畫石，而安排摘露；三步回頭，五步坐，而消磨寸陰。背漆園野馬之塵埃，向姑射神人之冰雪。執玉弗揮，于以觀其詳雅；盥手不帨，曷足論其盛潔。意匠摩詰，神交海嶽。達生傲睨，玩世諧謔。人將比之愛佩紫羅囊之謝安，吾獨以爲超出金門之方朔也。又陳方贊：骨如鶴，目如虎。即之而雲凝，望之而霞舉。不據槁梧而吟，乃箕踞長松之下，吾知其爲馬少游之徒、陶弘景之伍。然倜儻之氣，足以糠粃一世；清遠之懷，足以遊覽千古。緝其光芒，約之規矩。揚揚乎宴安之暇，循循乎問學之聚。如是而帶經以鉏者，此一泰宇，彼一泰宇。

曹培廉《清閟閣全集》　竊惟先生清風介節，其鄉高、顧兩先生論之詳矣。詩格樸雅，一洗穠麗，則諸家之評具在，廉何庸贅？惟是後先生之生四百餘年，而猶得從容討論其遺編，不至得什失一，貽恨殘缺者，雖廉家庭間平昔之好尚使然，抑豈非先生之志氣有以相感於筆墨之外也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清閟閣集》十二卷。【略】畫居逸品，詩文不屑屑苦吟，而神思散朗，意格自高，不可限以繩墨。

《石洲詩話》卷五　詩固不妨淺澹，然雲林則未能免俗。　又：元時諸畫家詩如雲林、大癡、仲珪集中多屬題畫之作，雲林最有清韵，而尚不能剔去金粉。　又：元人自柯敬仲、王元章、倪元鎮、黃子久、吳仲珪每用小詩自題其畫，極多佳製。此外諸家題畫絕句之佳者，指不勝屈。蓋元人題畫，長篇雖多，未免限於李長吉之詞句，罕能變轉。而絕句境地差小，則清思妙語層見疊出，易於發露本領。如就元人題畫小詩，選其尤者，匯鈔一編，以繼唐人之後，發揚風人六義之旨，庶有冀乎。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　蕭閒清閟詩人宅，喬木松篁水一灣。自是篇章凌鮑謝，誰教辛苦作荆關。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四四　苔蘚侵階落葉深，閒將碎墨寫雲林。紅塵踏破稱高士，山水歸飛野鶴心。

盛宣懷《清閟閣全集序》　〔瓚〕畫擅勝場，詩文亦高潔。

柯振嶽《書倪雲林詩集後》　陶徵士後倪高士，千古詩家祇性眞。清淚竹稍收不盡，王孫芳草怨何人。　滿懷清思渾無著，明月梅花總未眞。七十二峰君獨往，當年幾箇問津人。

袁翼《論元詩》三〇　嬾瓚迂倪祇一人，掃除穠艷得清眞。詩名卻被丹青掩，天水王孫是後身。

彭蘊章《題元人詩十二首》一二　疏越朱絃希世音，故應高士傳中尋。戲從城市營邱壑，疊石今傳獅子林。

蔡琳《讀元人詩》一九　清閟雲林帶古春，高梧百尺洗纖塵。月明獨抱青琴語，藥臼繩床此替人。

錢振鍠《論詩》二一　元氣千年盡發舒，金元以後嗣音疏。遺山筆力雄千古，不及雲林字字珠。

《藏書紀事詩》卷二　祇陀山下雲林閣，奇石碧梧交映窗。脫屣田園人莫笑，圖書盡上九峰艭。

《寒廊詩話》　柯敬仲（九思）、倪元鎮（瓚）、郭羲仲（翼）、郯九成（韶）輩，更倡迭和，淞、泖之間，流風餘韻，至今未墜。

《歷代詞話》卷九　倪元鎮亦以畫名，慕吳仲圭之爲人，曾繪其漁父詞爲圖，小詞亦澹而潔。

《聽秋聲館詞話》卷八　吾邑詞家，本朝始盛。宋、元時僅尤文簡袤、倪高士瓚，餘無可考。

侯鴻鑑《重刻雲林詩集序》　雲林先生高不仕之風，隱遯于梁溪之濱，藉丹青以鳴高，託詩詞以見志，築清閟閣以絕俗客之行踪。指梧桐之高潔，聽落葉于西風，其亦有慨于舉世混濁之秋，而別有情感乎！明月入窗，聆蟲韻以代客語；嚴霜着樹，展卷書而悟筆誅。是以生平著作，所以遺示後人者，皆足

以使貪夫廉，懦夫立，正不僅以遯世之高表示于一時也。鑑不敏，幼承先人遺墨，嘗嗜雲林畫稿，每從一樹一石間，想見先生疏宕之氣、奇峻之骨，有足以永永瀰淪，撑持于宇宙中者。【略】爰弁一言于簡端曰：「是集也，有益于今日人心、世道、風俗、道義、文章之改絃易轍也，豈淺鮮哉？」清閟桐蔭，輕雲覆地，恍與三徑松菊同垂芳躅于寰間，在哲夫表揚祖德之心，亦足與是編而共壽。鑑將于清風朗月時，焚香盥手，展卷一讀，以醒吾二十年風塵奔走、舟車歷碌之幻夢乎！聽窗外，蕭蕭梧葉，呼童卻掃，而暮雲飛處，亦將振倦鳥之翮以歸休矣。

王錫璠《重刻清閟閣詩集序》 而有元之季，有雲林倪先生，當元政披猖蜩螗沸羹之會，逃名於五湖三泖，以丹青自娛，觸景賦詩，絕無憤懣不平之氣流露於楮墨間。其高風亮節，至今猶可媲美讓王，爲千百世多士所矜式。【略】璠以風塵奔走，不克一讀是集爲恨。今春歸省萱親，兼謁倪師哲夫，師出手鈔《清閟閣詩集》，即得之於圖書館中者。敬讀一過，想見高士性情，和平溫厚，雖生逢喪亂，絕不類屈原之嫉俗、賈傅之傷時，誠吾邑鄉先賢中清標絕俗者矣，然璠竊有慨焉。

分　論

題畫詩（十月江南未隕霜） 《說部精華・詩話上》：倪雲林每作畫必題一詩，多率意漫興。惟《妮古錄》載一詩最佳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小畫自題》 《池北偶談》卷一七：往見倪雲林小畫，《自題》詩云：「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強自寬。賴有兪君相慰籍，松肪筍脯勸加餐。」又在京師人家見一詩云：「梓樹花開破屋東，鄰牆花信幾番風。閉門睡過兼旬雨，春事依依是夢中。」末題云：「至正癸卯呈德機徵君。」右二詩皆佳。

《匡廬清曉圖自題》 《午風堂叢談》卷六：倪高士迂《匡廬清曉圖》絕似荆關古法，自題小詞其上云：「春渚芹浦，秋郊梨棗，西風沃野收紅稻。簷前炙背媚晴陽，天涯轉眼萋芳草。　魯望漁村，陶朱烟島，高風峻節今如掃。黃鷄啄黍濁醪香，開門迎笑東鄰老。」老筆清詞，令人意消。

《秋亭嘉樹圖并詩》 《石渠寶笈》卷三八：《元倪瓚秋亭嘉樹圖》款題云：七月六日雨，宿雲岫翁幽居，文伯賢良以此紙索畫，因寫《秋亭嘉樹圖》并詩以贈：風雨蕭條晚作涼，兩株嘉樹近當窗。結廬人境無車轍，寓迹醉鄉眞樂邦。南渚殘雲宿虛牖，西山青影落秋江。臨流染翰摹幽意，忽有衝烟白鶴雙。」【略】吳寬題識云：「千年霜月積靈氣，給入倪郎手與心。一掣便歸天上去，人間留影尚森森。雲林此幅與其詩皆精妙，蓋其得意筆也，漫爲題之。」

《題宋迪山水卷》 《庚子消夏記》卷二：後題跋詩多佳，余尤愛倪雲林詩：「雲烟澹容與，岡嶺岌奔騰。」

《述懷詩二十六韵》 《隱湖題跋・跋雲林詩集》：其《述懷詩二十六韵》，殆即雲林子自傳云。

《追和孟東野張承吉崑山慧聚氏寺》 《六研齋三筆》卷三：倪元鎮詩情婉逸天成，有王、孟之致，余甚愛其《追和孟東野張承吉崑山慧聚氏寺》詩，有「寒溜石苔碧，落花春雨香」之句，即摩詰不是過也。

《題寂照蔣君遺像》 《清賢紀》卷二：雲林倪先生《題寂照蔣君遺像》：「幻形夢境是耶非，縹緲風鬟雲霧衣。一片松間秋月色，夜深惟有鶴來歸。」【略】先生詩名蔽天壤，即此二絕，渢渢乎正始之音，出微入妙，精爽飛越。

《題巖居高士圖》 《清賢紀》卷二：倪雲林家有《巖居高士圖》，王叔明之筆。雲林公題詩其上曰：【略】發筆清嘉而疏秀，結法緊密而強勁，波險處，顧盼生妍，是雲林中年筆也。

《跋薛紹彭四帖》 《清賢紀》卷三：都少卿南濠云：薛紹彭四帖，張伯雨藏，後有趙松雪、金蓀璧題跋，伯雨歸之無錫倪雲林（載《寓意編》），雲林跋語，稱紹彭爲「翠微居士」，詞筆俱古雅。

《題趙千里花鳥卷》 《庚子銷夏記》卷三：《花鳥卷》爲千里得意之作，叢花淺浦，群羽翔泳其中，生意燦然。元人詩跋俱佳，末有倪雲林一詩，尤妙。

《秋夜》、《廁鼠》 吳寬《跋雲林先生詩卷》：雲林徵君以雅潔爲人所慕，片紙流落，多藏弆，況與其人之先世者乎。此中《秋夜》一詩及《廁鼠》古體，皆寫遺其鄉鄒惟高者，其裔孫元饒以其家故物保之尤厘。余嘗愛雲林詩能脫去元人濃麗之氣，而得乎陶、柳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耳。

《題寄張德常詩後》 《清閟閣外紀》卷下：倪元鎮《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詩後題云：「陰陽冥隲宜少留意，閒居尚可爲之，況身有職任而饑者易爲

食乎！」【略】此皆盛德之言。

《**水仙子**》(**東風花外小紅樓**)　《錄鬼簿續編》：〔倪元鎮〕善琴操，精音律。所作樂府，有送行《水仙子》二篇，膾炙人口。後卒於荆溪。

《**太常引**》(**柳陰濯足水侵磯**)　《蕙風詞話》卷三：倪雲林《太常引·壽彝齋》云「柳陰濯足水侵磯」，【略】壽詞如此著筆，脫然畦封，方雅超逸，「壽」字只於結處一點，可以爲法。

《**人月圓**》(**驚回一枕(江南)(當年)夢**)　《歷代詞話》卷九：雲林有《人月圓》詞云：「驚回一枕江南(當年)夢，漁唱起南津。」【略】詞意高潔。

《**人月圓**》(**傷心莫問前朝事**)　《詞綜偶評·元詞》：前段全用寶鞏《南游感興》詩語，後段則用劉禹錫《石頭城》詩語意，「鷓鴣啼處」三句，太白《越中覽古》絕句「只今唯有鷓鴣啼」。　《白雨齋詞話》卷三：倪元鎮《人月圓》云：「傷心莫問前朝事，重上越王臺。鷓鴣啼處，東風草綠，殘照花開。　悵然孤嘯，青山故國，喬木蒼苔。當時明月，依依素影，何處飛來。」風流悲壯，南宋諸鉅手爲之亦無以過。詞豈以時代限耶。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倪雲林《人月圓》云：「悵然孤嘯，青山故國，喬木蒼苔。當時明月，依依素影，何處飛來。」李重光《浪淘沙》云：「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同一不堪回首。

《**柳梢青**》(**樓上玉聲吹徹**)　《歷代詞話》卷九：別有贈妓小瑤英《柳梢青》云：「樓上玉笙吹徹。白露冷、飛瓊珮玦。」【略】又何其婉轉多風如是。

《**江南春**》　《詞潔輯評·詞潔發凡》：最後若倪元鎮之《江南春》，本非詞也，祇當依其韵，同其體，而時賢擬之，并入倚聲，此皆求多喜新之過也。《左庵詞話》卷下：金粟香輯倪雲林《江南春》詞，并後人和作，匯刻一卷。此調除下闋起二句，句三字，餘皆七字句。似七言古體詩音節，不如他調長短相間之妙。

《**踏莎行**》(**春渚芹浦**)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倪雲林《踏莎行》後段云：「魯望漁村，陶朱烟島，高風峻節爲今掃。黃雞啄黍濁醪香，開門迎笑東鄰老。」舊作《錦錢詞》。《壽樓春·陶然亭賦》前段云：「登陶然孤亭，問垂楊閱盡，多少豪英。我輩重來攜酒，但問黃鶯。」後段云：「垂竿叟，渾無營，共閑鷗占斷，烟草前汀。一角高城殘照，有人閑憑。」蓋當時實景。託旨與雲林略同。半塘云：「愈含蓄，愈雋永。」

傳記

周南老《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　雲林倪瓚，字元鎮，元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其詩，知其爲處士而已。蓋自詩法既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工而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諸先輩埒。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固不可無述也。按倪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略】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僑梅里之祇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厥後族屬寖盛，貲雄於鄉。【略】母蔣氏，而處士嚴出也。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其樹立。率子弟以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資以爲俚俗紛華事。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而葬焉。若宦遊其鄉、客死不能歸櫬者，則割山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爲，不以兒婦人語解。尊官顯人，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善周人之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靄靄，如春陽之和。刮磨豪習，未嘗有紈綺子弟態。談辨絕人，亹亹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大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清閟，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校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記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香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喬木脩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玩，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贄求之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肥遯。非采愈高，不爲諂曲以事上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沈，恥於衒暴，清而不污，將依隱焉。世氛頗淨，復往來城市，混跡編氓，沈晦免禍，介石之操，皦然不渝。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稿，句曲張天雨、錢塘俞和愛之，爲書成帙，藏於家。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四。【略】既以某年某月日奉柩葬於無錫芙蓉山祖塋之下，【略】余辱游於處士甚久。處士來吳，嘗主余

家，山肴野蔌，促席道故舊。間規其所偏，未嘗慍見。或吟詩作畫，縱步徜徉。今年秋仲，留詩爲別，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以任其託乎？雖然，詎可慭然亡言乎？輒舉其概，爲銘以畀之，聊以紓余哀云耳。銘曰：受才之美有其時，曷賈弗售卒不施。依隱玩世與時違，安常處順全吾歸。嗇不使祿昌載詩，寢言歌之其聲希，沒而不朽惟在茲。

王賓《元處士雲林倪先生旅葬墓誌銘》（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張端《雲林倪先生墓表》 日晏坐清閟閣，於世累泊如也。或作溪山小景，人得之如拱璧。家故饒於貲，不以富爲事。有潔癖。所建雲林堂、逍閒仙亭、朱陽賓館、雪鶴洞、海岳翁書畫軒。齋閣前植雜色花卉，下以白乳甃其隙，時加汎濯。花葉墮下，則以長竿黏取之，恐人足侵污也。出入則以書畫舫筆牀茶竈自隨。清閟閣藉以青氈，設紵履百兩，客至易之始入。雪鶴洞以白氈鋪之，几案則覆以碧雲箋。見俗士索錢，則置錢於遠，所索者自取之，恐觸其衣也。一盥頮易水數十次，冠服數十次振拂。一日棄田宅，曰：「天下多事矣，吾將遨遊以玩世。」自是往來五湖三泖間二十餘年，多居琳宮梵宇，人望之若古仙異人。後歸，鬻田產，厚葬從學師王文友。所交張伯雨後至其家，念老不再至，千百緡推與之，不留一緡，其輕財恢量如此。

王行《題元鎮畫序》 東海倪君瓚，字元鎮，居南蘭陵之梁溪。家故多貲，不樂進取，以詩酒縱適山林間。每援筆自圖所游境象，好事者多得之，庸人俗流求終不與。晚年家益索，時往來吳城中，隨處宿留。一日，雲間人有以財自雄者，聞君名，使使致綺縠縑布雜物直數百千館下，君笑曰：「此人亦知有我！」將受之。使出楮筆三數握，前曰：「主願得佳迹爲玩。」君即艴然曰：「是欲工藝我耶！」乃盡以所遺散與坐間寒客，下及陪臺賤夫，不留毫髮。謂使曰：「趣持扇去，語而主，我畫不可賄得也。」其自許重如此。

《青樓集》 賽天香，李魚頭之妻也。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冰肌，纖塵不染。無錫倪元鎮有潔癖，亦甚愛之，則其人可知矣。

《辟寒部》卷四 倪雲林云：「十一月十七日，過與之洛澗山居留宿，忽大雪作。及明起，視戶外岩岫，如玉琢削，竹樹壓倒，逕無行踪。飄瞥竟日，至暮未已。雪深尺餘，因賦詩留別。」又：倪雲林云：「至正四年十一月，袁員外來林下，爲留兼旬。臘月十七日，快雪初霽，庭無來迹，與僕靜坐。因取琴鼓之，古音蕭寥，如茂松之勁風、春壑之流水。員外時年八十有二，顏貌筋力，未如四十五許人。爲言甫弱冠，遭逢盛明，初宰當涂，過九華山，道逢神人，與棗食之。後數數見夢寐間，若冥感玄遇者。員外韜耀蘊眞，仕祿以自給，不爲人所知，豈郭恕先之流歟！」

《都公譚纂》卷上 倪元鎮性好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鄒氏塾師陳子章有婿曰金宣伯，一日來訪鄒翁，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粗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愧，憤不見主人而去。鄒翁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已斥之矣。」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粉胡桃及雜果成膏，切置茶內，名清泉白石。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連啖果膏，元鎮艴然曰：「吾以子爲王孫，故出此茶，乃略不知風味，眞俗物也。」行恕歸，自是絕交。又：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兼侑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卻其幣。一日，士信與文士游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爲勸解，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以是得釋。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南濠詩話》 倪元鎮本無錫大家，元季知天下將亂，盡散其家資，往來江湖，多寓琳宮梵刹。嘗有《懷歸》詩云：「久客懷歸思惘然，松間茅屋女蘿牽。三杯桃李春風酒，一榻菰蒲夜雨船。鴻迹偶曾留雪渚，鶴情原只在芝田。他鄉未若還家樂，綠樹年年叫杜鵑。」洪武甲寅，元鎮年六十八，秋七月，始還鄉里，時已無家，寓其姻鄒惟高所。是歲中秋，鄒氏開宴賞月，元鎮以脾泄戒飲，悽然弗樂，乃賦詩曰：「經旬卧病掩山扉，岩穴潛神似伏龜。身世浮雲度流水，生涯煮荳爨枯萁。紅蠡卷碧應無分，白髮悲秋不自支。莫負尊前今夜月，長吟桂影一伸眉。」不久，竟以脾疾卒於鄒氏。

《六研齋三筆》卷一　元時陳維寅、維允兄弟，蘇門高士，繪法宗唐、宋，傳采着色，有李思訓、李營丘之標致。倪雲林與往還極密，有短劄長詠與維寅者備錄於是。　又：釋良琦，號楚石，與顧金粟遊極密，玉山草堂中諸詞客每有倡和，必琦爲發端，諸公雅推重之，偶於倪雲林雜劄中得一紙。

《恬致堂詩話》卷四　閱倪雲林《西神山圖題》云：「元中眞師在錫山東郭門，立精舍，號元文館，幽密敞朗，可以閑處。至順壬申歲六月，余處是兼旬，謝絕塵事，游心淡泊。淸晨櫛沐，竟至終日，與古書古人相對，形忘道接，悠然自得也。又西神山下有流水，味甚甘寒，與常水異。館至西神不五里，得朝夕取水，以資茗椀，讀書談道之暇，飲水自樂焉。乃賦詩曰：『眞館何沈沈，寥廓神明居。陽庭宿敞朗，丹林鬱扶疏。睠言茲游息，脫屣榮利區。檐榱初月麗，池臺涼雨餘。焚香破幽寐，飲水聊情舒。潛心觀道妙，諷咏古人書。懷澄神自怡，意淡理無遺。誰言黃虞遠，泊然天地初。迴首撫八荒，紛攘蚍蜉如。願從逍遙游，何許昆侖墟。』蕭閑仙卿倪瓚。」竹懶曰：「元中眞師，不知何人，觀此稱呼，必雲林所禮爲師者也。」時玄教極盛，吳全節、張伯雨日博極群書，高抗物外，倪所尙貞潔，其所尊事必非凡流。

《何氏語林》卷三　倪元鎭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鎭厭棄紛華，淸修好義，其師鞏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周南老《雲林先生墓誌銘》曰：【略】處士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雖有餘財，未嘗資以爲俚俗紛華事。

《淸賢紀》卷一　先生諱瓚，初字泰宇，更字元鎭，又字玄映，自署名曰東海倪瓚，或曰懶瓚（《鄴侯高傳》，僧名瓚，《甘澤謠》謂之懶殘，雲林取名以此，亦好奇之甚矣）。嘗變姓名曰奚玄朗，別號曰荆蠻氏，曰朱陽館主，曰蕭閑仙卿，曰雲林子。雲林用以題畫，故波流播遠，越今無斁。又嘗號滄浪漫士，又號淨名庵主。淨名庵四壁涂香，復置沈香龕，安養糖結大士，每息鞅其中，諷誦經咒。　又：倪先生悟老比丘之開誨，曰自破其巢，庶幾完卵。損其値而盡鬻膏腴，復散其値於貧交疏族，所存百一，僅僅爲資斧耳。會張貞居至，念貞居篤老，將息趼華陽，此去不復再至，盡推餉之，不留一繩也。貞居用以整飾茅君兄弟之廬，亦一繩不留也。竊觀胡元之繁雄，射利如射雉，囊括金窟，且夕籌盈縮，盈半鐶而損天彝不顧也，縮寸鈔而干公議忻如矣。雲林先生於此時，既洗其產而散之，□存幾何，一旦提而授之伯雨，未嘗着吝色於眉睫之間。伯雨固守茅君祠之羽士也，而土苴其貨，謂非斷愛根之奇士哉！宜先生之重之，而爲桴鼓之交也。　又：先生急人之窮，見義勇爲，不惑兒婦人語而弛其勇。終先生身，里無頹梁棘道，鄰無凍叟餓夫，姻族無曠男怨女。芝朋衲友，尋聲求訪，止則隆其飲食，去則實其餱囊。不幸有死者，歸其櫬，無所歸者，割山葬之。胥昌朱隆袁長白者，與先生有唱酬之雅，游峨嵋而駢死於歸州，籍捐厚賻而得首丘，□有餘鏹，絕不資俚俗紛華事（載長白墓誌中）。祇陀村不特道鮮露骼，亦鮮餒鬼，以倪氏有義冢，春秋二享耳。事詳《修社記》。仁人之後，安得不大其門。　又：吾聞雲林於陽羨有一義施。公嘗泊舟長橋，橋下有婉泣聲，公夙稟慈腸，問知有節婦，姑老，無以糊口，議粥其媳。雲林惻然，祛篋得四十金，召其族之長者并篋捐之。囑買田贍姑，以全節婦。　又：雲林過吾虞仲山，手圖七檜於道士山樓，去百載而如新。相城石田翁弱冠時見而心好之，坐卧壁下者三越月，始伸縑泚筆，凡寫十餘縑，皆裂棄去。三年始成一巨軸而存之，自後寫三四十年，皆以不合而罷，意得者獨此一軸耳。康陵中，山樓毀於火，雲林公寓此樓時，道士竊其鎭紙玉獅子。平頭啓其篋而獲焉，公怒撻平頭曰：「吾以此結道兄交耳，固與之。」道士跼蹐惶汗。及公歸，道士捧玉獅，裹初平石茶，自列引嘗，倪公勉收玉獅而卻其列狀，捐餉白粲十二斛。輕財如此，頌誼者安得不廣。　又：陳子貞贈倪元鎭詩：「遂訝顏回不茹葷。」張淨度詩：「布袍芒履挾琴游。」元鎭生長陶頓家，而恬穆淸素，往往斷腥絕血，旬僅一葷，亦雀鴿兔魚已耳，未嘗一刺齒大牲也。袍喜大布，布喜白，三漂潔，若新制，終其身，未嘗一挂錦綺也，人稱公爲飛天仙人，眞不虛耳。　又：倪氏爲祇陀村主，自文淵公而大，至雲林公而盛，歲治十頃，穰穰滿車。不游竽瑟輕肥之場，用其贏以睦族恤鄰，拊摩而飼之者煦煦然若慈媼之乳憐兒也。遇歲儉，丘里鰥寡曳踵而就食者累累，亦未嘗一排之。　又：陶徵士書甲子不書元，倪先生亦不書元。張士誠據有江東，以僞爵餌名士，靡然景從。先生手裂徵書，竄迹林莽，日坐長林而嘯水石，不知世上更有塵也。其直不回，引身不辱，凡有血氣者莫不獵纓斂衽，想見其人而不得，則歌咏其詩，諧宮協商，悅天槃之浸喉齒。

又卷二　張九四據有江之南北，雖名詘細旃，而實嬰視元主。其弟士信，意極志蕩，自謂孫臏、穰苴不能過。一切省憲臣叱而奴之，獨能辟戟延見技士，諸技士庭謁，無不蛇行膝語，不敢仰視。乃浮慕雲林先生名，辟爲建章文

幬中客(文幬幕名)，三以沉痼辭。乃遣使進異錦寶瓶，乞先生點染縑素。先生大怒，曰：「吾豈王門畫師耶？」裂其縑而揮其饋。嗟嗟！非負劉眞長、杜少陵之高標不能也，其視作閃榆伊優之態以媚世者何如耶！然先生疏節闊目，不知冥蹈於禍，而士信銜之，不忘於夢寐。久而士信游震澤，忽聞奇香起葦洲，士信曰：「此百濯香也，歷年彌盛，百浣不歇者，安得有之，必倪迂矣。」迹訪得之而甘心焉，肆其掊擊。客皆毛骨顫眩，先生斂躬閉目，不吐一詞，同游賓侶力解而脫。異日問何以一聲不發，曰：「出聲便辱。」嗟嗟！士信光消影滅，朽腐等榴翳，而先生休明無盡。　又：倪先生保太和，肆天眞於澄江之干，去人群遠矣。忽有足穀子，介粲繪求謁，先生曰：「此曹含濁嗜腥，目子野目(有眶無瞳)，亦知世有倪雲林乎？」欣然攝衣而迎之，方欲與結大歡，乃未遑抵掌，驟出金牋索書，先生辟易而起，手搏其頰而叱還其饋曰：「吾書可以貨取乎？」　又：祝京兆枝山帖：錫山倪元鎭，貲高而輕視之，誼高而輕散之。每遇歲節，延款姻族，中有貧者，必捐庾粲以餉，謂之膏釜粟。【略】當干戈時，探丸椎埋之徒，每過倪廬，相戒勿犯，以德澤深而頌聲溢也，赤子可以恩感，綠林可以聲化。

又卷三　不知楊鐵老何以癖於此藝，自謂能矣，而不得古箏。雲林翁家畜古箏，而不善鼓，遂捐以餉鐵老。鐵老喜之，賦詩以報。

又卷四　王文恪公《跋園林圖》：倪元鎭於風日淡宕時，游行園林，撚須搜句，忽睹碧天如洗，白雲陡興，雲影有若熵嵐者，有若峰巒者，有若巖石者，有若竹樹者，起滅變幻，倏忽萬狀。元鎭拍股大叫曰：「此非天繪乎！」刺促就几，寫成此圖。蕭灑自然，悅若宿習，無一毫求合古作也。此爲元鎭點染首楮，自以爲後作雖多，而莫踰此楮。蓋文章書畫，皆有神來，如《出師表》、《蘭亭記》、《赤壁賦》皆頃刻間成於神者也，吾於元鎭此圖亦云。　又：沈石田翁《跋雲林畫》云：無錫祇陀社社師陳允元家極貧，喜作詩詞，日模黃庭小楷。社去倪氏數十弓，日蚤起，掃雲林公門者數月，門役以告公，命使招之，不即至，曰：「三日後濯洗布袍，薰以松皮，始可相見。」雲林款遇極隆，遂爲蕭閑館上客。

又卷六　倪先生習禪而多鷄林鹿苑之英，習玄而多赤松羨門之侶，與貞居、方崖三人爲一龍矣。外更有造膝之交，往來詩文，撮錄一二。

陳惟允《過元鎭林居》　高齋閒寂傍湖渚，地僻林幽來者稀。綠陰當戶子規啼，草色滿簾蝴蝶飛。主人久得棲遁趣，過客暫息風塵機。春來水深可把釣，況有苔石臨柴扉。

《石渠寶笈》卷二八　張雨題識云：至正十二年正月，句曲張雨與雲林會於貞松白雪軒，其地林石奇勝，窗牖明潔。軒中主人抱奇才，守冰操，款坐劇談，嘯咏竟日。雲林作圖，各賦詩以贈。

吳寬《跋倪瓚畫竹石一幅水墨》　雲林子以詩畫妙一時，然性狷甚，非當其意，不與。

《清閟閣全集外紀・雲林軼事》　雲林有清閟閣、雲林堂。清閟閣尤勝，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沈香百斤爲贄。紿云：「適往惠山，翼日載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瓚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前植碧梧，四周列奇石，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尊罍、法書名畫。夷人方驚，顧問謂其家人曰：「聞有清閟閣，能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又：茅山羽士張伯雨時來謁，舟甫至，聞報，即使二童子邀於水次。及中途，又遣二童子迎候。及門，又遣二童子出肅，雲林久之始出，禮意甚恭。伯雨以其久不出，有難色，詢知沐浴更衣，爲敬己設，遂與定交。

又：雲林遺像在人間者甚多，大抵皆形似，上有張伯雨題讚。雲林古衣冠，坐一連牀，據梧几，握筆伸紙，搜吟於景象之外。几上設酒尊一，硯山、香鼎各一。牀倚畫屏，籍以錦茵，置詩卷盈束。一蒼頭持長柄麈拂，立几側。一女冠左持古銅洗，右持斟水器及巾帨之具。　又：元鎭交惟張伯雨、陸靜遠、虞伯生及覺軒王氏父子、金壇張氏兄弟、吳城陳惟宣、惟允、周正道、陳叔方、周南老，其他非所知也。　又：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蓋鴻飛冥冥，不麗於魚網者也。此《竹石圖》作於亂定之後，乃國朝建元洪武之歲，而雲林爲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范齋先生俾予題識，因以質之。　又：元鎭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燈木榻，蕭然晏坐。時操紙筆，作竹石小景，客求必與，一時好事者購之，價至數十金。壯年有巨幅《雅宜山圖》，甚爲當世所珍。元鎭又有《雅宜山竹枝》詩二首，云：「雅宜山，舊名娜如山，蓋虞道園所命名，然未若娜如之名近古也。」　又：趙松雪孟頫、梅道人吳鎭仲圭、大癡老人黃公望子久、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彥敬、倪

元鎮、方方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　又：元鎮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坌集，元鎮逃去，潛於蘆葦中，爇龍涎香，竟踪跡得之。故柯九思詩云：「夜雨推篷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　又：光福徐達左構養賢樓於鄧尉山中，一時名士多集於此，雲林爲尤數焉。嘗使童子入山，擔七寶泉，以前桶煎茶，後桶濯足，人不解其意。或問之曰：「前者無觸，故用煎茶；後者或爲泄氣所穢，故以爲濯足之用。」　又：元鎮嘗入城訪周南老，必先使人投刺南老，禮遇特厚，凡燕室、柱礎之間，必先洗滌，然後延坐。　又：嘗眷趙買兒，留宿別院，疑其不潔，俾之浴。既具寢，且捫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罷。趙談於人，每爲絕倒。溷廁以高樓爲之，下設木格，中實鵝毛，凡便下，則鵝毛起覆之，童子俟其旁，輒易去，不聞有穢氣也。　又：嘗留客夜榻，恐有所穢，時出聽之。一夕，聞有咳嗽聲。侵晨，令家僮遍覓無所得。童慮捶楚，僞言窗外梧桐葉有唾痕者，元鎮遂令剪棄十餘里外。蓋宿露所凝，訛指爲唾以紿之耳。　又：楊廉夫耽好聲色，一日與元鎮會飲友人家，廉夫脫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杯。元鎮素有潔疾，見之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　又：元鎮母疾，延吳門葛可久治療，以所乘白馬載之，馬乃元鎮所極愛者。可久素憎其癖疾，雨中往，途中上下，故以泥污馬。入抵其家，元鎮見馬被污，心已不悅。迎入書室，復故亂其文博之具，元鎮大惡。拜其母曰：「兒欲母速起，故忍之耳。兒疾雖死，不願其醫矣。」馬洗數日乃止。　又：同郡有富室池館，芙蓉盛開，邀雲林飲。庖人出饌，拂衣起，不可止。主人驚愕，叩其所以，曰：「庖人多髯，髯多者不潔，吾何留焉？」坐客相顧哄然。　又：閣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容人跡，綠蓐可愛。每遇墜葉，輒令童子以針綴杖頭挑出，不使點壞。　又：踪跡多在松陵、笠澤間。陸莊有蝸牛廬，則其嘗棲止處。荆溪善權離墨銅官，其遊甚數。嘗避兵泖上，有《出泖》詩。老年遊歷江湖，多寓琳宮梵刹，有《懷歸》詩云：「他鄉未若還家樂，綠樹年年叫杜鵑。」洪武甲寅還鄉時，已無家，寓姻親鄒惟高家。是歲中秋，鄒氏開宴賞月，元鎮以脾疾戒飲，凄然不樂，乃賦詩，有云：「紅蠡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不自支」之句，不久竟以是疾卒於鄒氏。

《清閟閣外紀》附《錫山志》　元倪瓚【略】伯父煥績學礪行，元辟桂陽主簿，不就。父炳，性清約，不妄交，安居自得，澹如也。瓚清姿玉立，有潔癖。好讀書，禮樂制度，靡不究索。爲詩雅淡，有理致。日坐清閟閣，不涉世故。間作溪山小景，人得之如拱璧。

又附《倪雲林先生小傳》　瓚字元鎮，無錫人。其先以貲雄一郡。元鎮不事生產，強學好修。所居有閣名清閟，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篁蘭菊，敷紆繚繞。性好潔，盥頮易水，冠服振拂，日以數十計。齋居前後樹石，頻煩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至正初，天下無事，忽盡鬻其家產，得錢盡推與知舊，人皆竊笑。及兵興，富家盡被剽掠，元鎮扁舟箬笠往來湖泖間，人始服其前識也。洪武七年，元鎮七十有四，始還鄉里，寓其姻鄒惟高家，遂死鄒氏。

又引陳繼儒《妮古錄》　祝允明評勝國人書，倪元鎮如金錢野菊，別存風韵。　又：倪元鎮所居名蝸牛廬，焦光亦有蝸牛廬，俗呼黃犢廬。　又：杜綰號雲林，黃長睿亦號雲林子，倪雲林又嘗號倪幻霞。　又：倪雲林又嘗自號滄浪漫士，又號淨明庵主。　又：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　又：倪迂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略】元之能者雖多，【略】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痴後一人而已。

馬治《題雲林畫》　原題：雲林先生廿年前避地吳門，士多從之遊。而吾鄉伯昂隱君時年力方壯，數亦漫浪松陵、笠澤間，於先生風義尤篤。釣船、書舫、茶具、筆床，日相往還，以詠嘆今古。爲事楓江、柳灣、雲汀、烟渚，視皮陸風致，蓋無甚相遠矣。此圖當得之雲林得意之時，故特幽絕清遠可尚。伯昂藏之巾笥已廿八年，而先生自吳歸梁溪，沒且七載。俯仰人事，有足深慨者。

蹇曦《清閟閣詩集序》　予曾大父西溪翁，至正間與同里彝齋王先生、鶴溪張先生齊稱於時，雲林恆往來荆溪，交誼既洽，題詠最多。

張附鳳《聽雨樓詩》　承平時，貞居張道師與雲林倪徵君並以翰墨風致齊名吳中，二人者亦相引重。先君子與貞居游最早，予時以童子侍坐隅，尚能識其豐采。今先君久已去諸孤，貞居亦化去，天下多故，而予始得從雲林君游。至正乙巳季夏之九日，予謁君于盧士恆氏之聽雨樓，獲觀近製詩若畫，冲淡雅致，令人塵慮灑然。

《錄鬼簿續編》　倪元鎮，諱瓚，錫峰人。自號風月主人，又號雲林子。兒文光爲道錄官，嘗於常州玄妙觀塑老君并七子聽經。先生自幼讀書，過目不忘。暨長，羣書博極。愛作詩，不事琱琢。善寫山水小景，自成家，名重

海內。姑蘇陸道判以子素鬻妻之。先生清眉秀目，丹口鬚髯，吳、越人皆稱爲「神仙中人」。平居所用手帕、汗衫、衣襪、裹腳，俱以蘭烏香薰之。善琴操，精音律。所作樂府，有《送行》、《水仙子》二篇，膾炙人口。後卒於荆溪。

姚廣孝《題雲林墨竹》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常之錫山人也。性迂疎而雅潔，酷嗜詩畫，居處事物，一務清致，綽然有宋米南宮之風，名動湖海，人莫不畏而愛之。至正甲午避亂，寓於笠澤，扁舟往來，時入城府，多託宿於仙佛之廬。城南開元寺方厓禪師亦甚好清玩，故多館穀焉。余故得與雲林長共游息，嘗寫竹枝與余，而詩於上，曰：「秋水汀洲飛鵰鶚，湯休倚棹一題詩。問師唱得誰家曲，嫋嫋西風動竹枝。」世變後，天各一方，不得相會者五七年，未嘗不想其風度也。

屠隆《題雲林畫跋》　先生高曠綿邈，清癖人也。家始甚富，所居多清泉白石，精舍淨宇，名卉嘉木，圖書器玩，碧梧翠竹之下，人至不敢以唾。有清閟閣，望之若蓬萊洞府，第可遙睇，不易得登。外夷好事者，從閣外瞻禮，胡跪膜拜而去。客至其齋頭，有小不脩潔者，所憑坐几榻，使童子洗滌數日不休。偶就食所，親見膳夫于鼎，翻案而起，雖痴絕可笑哉，乃其品之翛寥清遠何如矣！抗節不屑仕元，書甲子不書元年號，如晉處士陶靖節鴻冥豹隱，固已巋然。其後復力拒張士誠聘，逃于空谷，匿身糞舟中，而爇異香一枝。士誠弟士德猝遇，謂此必雲林也，執而捶楚之，先生忍不出一聲。嗚呼，其前後大節表表若此，此豈徒迂僻清曠以爲高者耶？又其最高者，見天下將大亂，遂盡散家資，不留一物。旅遊寄食，所存七尺形骸耳。斯其胸中寧復有小留滯罣礙者耶？則謂先生有道至人可也。

《庚子消夏記》卷二　《倪雲林六君子圖》：按元末倪雲林、顧阿瑛皆以風流文藻相尚，二人貲雄江南，亭館聲妓妙絕一時。兵起，皆毀家自全。又：薛道祖有清閟閣，黃伯思有雲林堂，倪皆兩襲之，清閟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

《書畫彙考》卷五〇　《倪元鎮雲林春霽圖并題》王蒙題：僕與雲林別已及二年，雲林棄田宅，攜妻子，系舟汾湖之濱。日與游者，皆烟波釣艇、江海不羈之士也。回視鄉里昔日之紛擾，如脫敝屣，眞有見之士也。

《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倪瓚人稱倪迂，錢唐黃冠張伯雨與之游。倪盡棄家貲與之，兩人俱得名，後終茅山。明王穉登題其墓云：「一抔蟬蛻葬寒雲，天上神仙地上墳。香骨化爲遼海鶴，華陽洞口侍茅君。」其詞有與班彥功、仇山村次答者。

《古今詞話・詞評》下卷　倪字元鎮，慕吳仲圭之爲人，而從事於畫法。仲圭《漁父》詞「紅葉村西日影餘，黃蘆灘畔月痕初」，爲麐溪沈處士作也。元鎮繪之爲圖，詞亦淡潔。

《藝苑卮言》卷六　吾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卓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爲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尤稱絕倫。【略】倪、顧各散家資，顧仍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略】至今人傳之。夫以顧、倪之富與廉夫之豪縱而若此，其於陶靖節可謂異軌同操。

《聽秋聲館詞話》卷九　此與吾鄉倪雲林高士，傳有潔癖，偶眷一妓，慮其不潔，令之浴，浴至再三，而天明矣，同一言過其實。抑知二老風情，正是不薄。雲林《江城子》云：「窗前翠影溼芭蕉。雨瀟瀟。思無聊。」【略】此豈規行矩步人所能爲耶？

作品本事

倪瓚《聽雨樓題詠序》　至正廿五年歲在己巳，盧生恆攜至綠綺軒見示，輒走筆次貞居外史詩韻以寄意云。陶蓬寄亭中人暨諸名勝，當不默然也。

《御定書畫譜》卷八六　《元倪瓚梧竹草亭圖》引邵寶《容春堂前集》：潘松泉愈倪雲林之子之疾，雲林寫《梧竹草亭圖》并題詩以贈之。越四十年，王中書友石見而賞焉，謂其運意入妙品。題識之餘，追想不已，前輩風流固如此哉。

《本事詞》卷下　小瓊英者，楊鐵崖侍姬也。倪雲林嘗贈以《柳梢青》云：「樓上玉笙吹徹。白露冷、飛瓊佩玦。」

《聽秋聲館詞話》卷二　《江南春》爲倪雲林高士自度曲，與宋褧《穆護砂》同爲元調。雖篇中均七言句，然前後四換韻，換頭係三字兩句，明明是詞非詩，乃《詞譜》、《詞律》均未收入，後人亦無塡用者。

著錄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倪雲林《清閟閣集》六冊，十五卷，倪瓚。

《居易錄》卷二〇 倪雲林《清閟閣集》，荆溪蹇朝陽所輯，其八世孫珵重刻，而以世系冠編首，則其裔孫某所爲，閱之噴飯。

錢溥《清閟閣全集序》 先生詩有二刻：一爲江陰孫大雅序，一爲華亭錢學士序。皆歲久剝裂，不堪吟諷，讀者病其豕魚。其八世孫珵懼風雅之失傳，悼祖德之無述，捐鏹授鋟，煥然復新。於是先生之詩，家披戶覽，想像其人，若登雲林，窺清閟，彷彿見其寒松幽壑之姿也。刻成，問序於不肖。不肖蓋重先生詩畫，而又最重其人。惜乎生晚，不能爲之執鞭。竊幸序先生詩，獲附於孫、錢二君之後，豈非東郭先生所云濫竽者耶？

高攀龍《清閟閣全集序》 其裔孫珵將重刊先生《詩集》，謂余不可無一言篇端。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倪瓚〕又《清閟閣集》十五卷。明裔孫錦搜輯。

曹培廉《清閟閣全集》 家大人平居無他好，獨好蓄古法書、名畫、金石文字暨唐、宋、元以來先賢遺集，雖殘紙斷幅，蟲蝕鼠嚙之餘，皆勤勤補綴，手自點勘，築一室而弆之，朝夕坐卧其下。此元高士雲林先生《清閟閣遺稿》，乃其一也。初，雲林先生詩，僅從前朝諸老選本中獲見數十首，文則缺焉。從兄諤廷嘗覓得義興蹇氏刻抄本，復逸其半。最後家大人乃得其裔孫珵所彙刻《遺稿》，展讀盡卷，欣然曰：「我向從壁間觀高士山水小幅，煙波滅沒，有遺世獨立之意，以爲如見雲林之面而已，今也見其心矣。」於是復徧搜篋中及友人家所藏墨跡石刻之繫於先生者，悉取付雕，次爲《清閟閣全集》十二卷。既成，命小子廉曰：「高士遺跡之幸存者少矣，單辭隻字，皆其用意所在。我不及見則已，及見之而又漏之，古人憾焉，我是以不敢，小子識之。」

康熙刊本《清閟閣全集凡例》 雲林先生集舊有二刻，皆歲久漫漶。萬曆中，其後裔特爲重刊，每卷首有「八世孫珵、瑛、九世孫錦、弇謹輯，十世孫永建、十一世孫仁勇、亮采參訂」字樣。詩八卷，卷各一體，合之樂府、贊、題跋、雜著、尺牘各一卷，《雲林遺事》一卷，誌銘、傳贊并諸家題詠一卷，共十有五卷，多寡不均。閱者病其瑣碎，今改編十二卷，前後次序，悉從原本。其增補集中未備者，俱附各體卷末，不及另列。 又：原本卷首舊有《雲林詩集原序》及《重刻遺稿序跋》并《倪氏世系》一冊，今仍首列。惟世系訛謬，難以校讎。其題詠詩篇，緬懷先生之作，舊刻亦載首冊，今以類編入《外紀》中。 又：原本末二卷遺事以及傳銘、題咏，皆屬後人編輯表彰，因題曰《外紀》，分上、下二冊。上冊列遺事、傳銘并前後諸家贈答、弔挽之作，下冊則專彙品題先生詩畫語也，其中倫次，頗多舛錯。今詩文各體仍以類叙，悉依作者時代爲後先。間有第書其號，姓名不全、時代無考者，則悉仍之。 又：原本有體製誤列者，如《壬子九月十九日題畫》詩一首，本係七古，誤編七律中。《泉州兩義士行》一首，係長短句體，應入七古，誤編雜著後。凡類此者，悉爲訂正。 又：原本附錄他人詩甚夥，或係原韻，或係和韻，今仍悉錄本詩之後，皆作雙行小字以示區別，俾閱者舉目了然。 又：集中七言古詩《醉歌行》，原本止一首，獨毛氏汲古閣本有二首，意義彷彿，字句互異。茲從毛本並載。 又：先生詩有附見於題跋外紀卷中者，各體詩內不復重出。惟《題吳仲圭詩畫》古詩一首，《贈別宋仲溫》詩三首，原本列題跋中，今從毛本編入詩內。 又：原刻字句不無譌謬，今取先生著作散見於諸家選本者，如曹石倉《十二代詩》、錢牧齋《列朝詩》、毛氏汲古閣《元人十種詩集》諸刻，彼此參校，冀無亥豕之誤。間有兩刻互異而意義俱通者，則註明「一作某字」於下，不敢妄爲改竄，閱者鑒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清閟閣集》十二卷，【略】元倪瓚撰。【略】明天順間，宜興蹇朝陽有刻本。至萬曆中，其八世孫珵等復爲彙刊，凡十五卷。歲久漫漶，惟毛晉所刊十元人集本行世。國朝康熙癸巳，上海曹培廉重爲編定，校勘付梓，多所增補。考朱存理《樓居雜著》有題雲林子詩。後一篇稱「素愛其詩，每見一篇一詠，輒收錄之。近得蹇氏新刻本參校，其所遺者，存而萃集成帙，多吳遊之作。計得諸體詩及雜文共若干篇，爲《外集》一卷。」則蹇刻原非足本，故培廉更爲蒐輯也。凡詩八卷，雜文三卷。外紀二卷，上卷列遺事、傳銘並贈答、弔輓之作，下卷專載諸家品題詩畫語。毛晉嘗刊《雲林遺事》，於集外別行。培廉裒爲一編，瓚之始末，備列無遺矣。世又有別本文集二卷，末有崇禎戊寅紀同人《跋》，曰：「《雲林詩集》，毛子晉家有刊本。此文集二卷，自滄江劉氏鈔得之。蓋裒輯墨跡而成，非原本也。後見刻本，較此本增多數篇，分爲四卷，序次亦稍不同。然文中《荆溪圖序》一首，據《宜興縣志》載入者

核之，即《題陳惟允畫荆溪圖》之節本，前後複見，略不一檢，則冗雜無緒可知，不及此本之清整也」云云。其考正頗核。今考集中所載，如《題天香深處卷後》、《題紫華周公碑傳行狀後》、《題師子林圖》、《重覽紫華周公碑傳》、《題周遜學府君遺翰後》、《鶴林周元初像贊》等六篇，皆詞意猥鄙，決非瓚筆，蓋自僞本墨迹鈔撮竄入，同人未及辨正。培廉此本亦尚載集中，以流傳既久，姑仍刊本存之，而附著其可疑如右。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倪瓚《清閟閣集》十二卷。

盛宣懷《清閟閣全集序》　右《清閟閣集》十二卷，元倪瓚撰。【略】明天順間宜興蹇朝陽等刻之，萬曆間其八世孫珵等復爲彙刊，凡十五卷。此本爲康熙癸巳上海曹培廉重編，詩八卷，文二卷，外紀二卷。《四庫》因其蒐采完備，亦以此本著錄。《提要》云：集中所載《題天香深處卷後》、《題紫華周公碑傳行狀後》、《題師子林圖》、《重覽紫華周公碑傳》、《題周遜學府君遺翰後》、《鶴林周元初像贊》等六篇，斷爲贋筆。明李戒庵《跋寶晉英光集》云：《寶晉英光集》六卷，叢書堂板舊鈔，吳文定公原博故物也，已爲張青甫改竄，雜取吳中贋跡增至十卷，將以行世。余恐其亂眞，亟索故本錄之。又余見王越石舟中《倪雲林集》一冊，堪與此配食。然越石徧索吳中贋跡，增改不已，豈不謬哉！大率今世逋逃藪數端，而米、倪居二，不能字者以米爲逋逃藪，強申縮其筆以爲奇，不能畫者以倪爲逋逃藪，聊點染其筆以爲趣。其禍皆始於骨董之家目中無珠，口中有舌，自欺欺人。欺膏粱子弟不足惜也，今後無復知古人之眞妙，斯歎恨無窮爾。雲林以書畫擅名，贋跡不少，即詩恐亦不免，讀者分別觀之可矣。

《補遼金元藝文志》〔倪瓚〕又《清閟閣集》十五卷，一作十二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〇　《清閟閣集》十二卷，康熙刊本，許心臬舊藏。元梁溪倪瓚元鎮著。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清閟閣集》十二卷，元倪瓚撰。明天順四年蹇朝陽刊詩六卷。　汲古閣刊詩六卷。　萬曆中倪珵刊本。　康熙癸酉曹培廉刊本。　補：《清閟閣全集》十二卷，元倪瓚撰。清康熙五十二年曹氏城書室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闌。余藏。　清光緒二十一年盛宣懷刊常州先哲遺書本，從曹氏城書室刊本出。

蹇曦《清閟閣詩集序》　彝齋之季文靜號梅西，舊藏《雲林集》，其孫景昇近出而輯之，予得覽焉，不勝追歎。然慮謄繕久將愈譌而廢，因命工鳩梓，用壽其傳。且求詞林宿學、詩壇宗盟序其首而贊其末，庶乎先生之名於是益著云。

焦竑《清閟閣詩集序》　集若干卷，嘗行於世。裔孫錦更輯而廣之，間屬爲序。

王錫璠《重刻清閟閣詩集序》　先生遺集名《清閟閣》。明天順、萬曆時曾有刊本，年代湮遠，翻刻多譌。清康熙癸卯，申江曹君培廉手編先生之詩爲八卷、文二卷、樂府題跋一卷、雜著尺牘一卷、外紀上下二卷，合凡十二卷，精校而刊行之，一時得者珍若珙璧。然其本藏於四庫，民間未易寓目，所得見者，僅先生雲孫寅科光緒丁丑重刊本，顧搜集尚多遺漏，決非全豹，讀者憾之。歲乙卯，侯子保三創立圖書館於吾邑，來滬購集精刊舊本書籍，寓璠之再生別業。挑燈夜話，知其以重値得原刻《清閟閣集》，歸藏之圖書館中，較之寅科之本更爲詳備。璠以風塵奔走，不克一讀是集爲恨。今春，歸省萱親，兼謁倪師哲夫。師出手鈔《清閟閣詩集》，即得之於圖書館中者。敬讀一過。

倪錦《清閟閣遺稿跋》　家風□祖德恐歷世遠，而清藻泯泯，裔冑之謂何。因奉家君命，檢二集之舊傳者合而梓之。又恐流落人間者不鮮，復博攷郡邑乘所載暨題畫者，得十之一，視二刻稍稍益矣。公固嘗避亂三泖之上，近訪泖上名家收藏，削草眞蹟，翻閱再四，更得十之五，而公之清藻燦乎益饒矣。空山岑寂，校定魯魚，爰授剞劂，俾永其傳。刻既成，問叙於當代皇甫先生，咸□發其□麗而不辭，爲千秋重也。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清閟遺稿》十五卷，元處士無錫倪瓚元鎮著。【略】《清閟閣遺稿》，萬曆中八世孫珵編。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清閟閣遺稿》八卷，明刊本。題「雲林倪瓚元鎮父著」。案《雲林集》先有天順間蹇朝陽刻本，此則萬曆中八世孫珵重編以刻，原序已失。二本行世甚少，汲古毛氏所刻序次迥異，亦有譌字。如題本「出郭」譌作「入郭」，《題墨贈李文遠》通首是咏墨，譌作《題墨竹》。又是本五言古中有《雙寺精舍新秋追和戎昱》、《長安秋夕題驪山圖》、《題墨竹送顧克善之高郵》、《題畫贈徐季明》、《龍門茶屋圖》、《黃本中書齋爲寫寄傲窗圖》，凡六首。五言律中有《春日客懷》、《野眺寄友》、《贈謝長源》、《雨霽呈德

常》、《秋日贈張茂實》、《期友人不至》、《題風竹圖贈于靜遠》、《寓法藏禪寺》凡八首，五言絕句中有《畫竹爲景周寫》一首，皆毛本所無。是當時未見此本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清閟閣遺稿》十五卷，元倪瓚撰。明萬曆二十八年倪珵刻本，八冊。　又：五冊，存七卷：一至七。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清閟閣遺稿》十四卷，十二冊，元倪瓚撰。明萬曆庚寅倪珵刊本。

《清賢紀》卷三　倪先生《報介石帖》，初雕《雲林集》中失收，陳眉公鐫之《品外錄》，蓋晚年筆也。

又卷六　元鎮集失於兵火，僅賴俞錢塘紫芝翁中子以古精繭繕寫七百七十餘篇，藏之樓壁。【略】是七八百琲驪珠也，得者欣賞而善護之，轉展匪壹。天順庚辰，爲蹇君朝陽所得，始剞劂行世。至萬曆辛卯，公之雲孫珵復梓之家塾，馮善作邑志之舛，此亦一徵也。

《古今書刻》卷上　常州府：《倪雲林集》。

《脈望館書目》《倪雲林集》一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倪瓚《雲林集》七卷。　又：倪瓚《雲林詩集》六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雲林集》六卷，集外詩一卷，三百十二葉。

卞榮《雲林詩集序》　蹇君朝陽將以《雲林詩》繡梓，間以示予，因綴數韻以贊之。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倪雲林集》六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倪雲林詩集》。

《玄賞齋書目》卷七　《倪雲林詩集》。

《會稽紐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雲林先生詩集》六卷，雜著一卷，天順刊本，元倪瓚撰。

顧憲成《重刻雲林倪先生詩集序》　先生畫跡流寶人間，雖好事者不能盡有，而獨其詩故幸無恙。于是八世孫珵將重梓而新之，屬其子錦問序於余。轍爲之志斯語于簡端，讀者由先生之詩而得先生之心，鋭然爲世道擔一寄焉，其亦可以登先生之清閟矣。

錢溥《倪雲林先生詩集前序》　先生之詩，僅嘗見於題咏，近得常之荆溪蹇君朝陽彙粹五七言古律、絕句，總若干卷，走書京師，俾予評之以傳。

屠隆《倪雲林先生詩序》　先生裔孫絅之文學刻先生詩，視舊刻有增，而問序不佞。不佞亦喜譚樂道先生者，而自謂知先生也盡。

懶拙子《倪雲林詩集序》　倪雲林詩刻於義興蹇氏，凡古今體總百首，亦云富矣。其雲山詩翰流落人間，不能盡錄者多，余往往隨所見而錄之，積之既久，亦得詩二百餘首，將爲斯集之補遺。

王野《倪雲林先生詩敘》　先生詩舊有刻本，久而訛玷，且散逸者居多，錦懼祖德湮泯，購求善本，裒輯散逸，累歲而成，梓以傳布，乃今始睹先生之全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倪瓚《雲林詩集》六卷。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雲林詩集》六卷、《清閟遺稿》十五卷，元處士無錫倪瓚元鎮著。《雲林詩集》，宜興蹇曦朝陽編，天順四年華亭錢溥序，後有《附錄》一卷，僅錄文數篇而已。《清閟閣遺稿》，萬曆中八世孫珵編，王穉登、顧憲成、高攀龍、陳繼儒並序。後之搜集宜備于前，而蹇氏本所有往往逸去，何也？穉登序云：「聞《雲林集》有二刻，一江陰孫大雅序，一華亭錢學士序。」是不知錢序即蹇本。孫序者，或另有一編，即雲林詩傳于句曲張雨、錢塘俞和，殘煤斷繭，拾綴未盡，刻家集者舉成編而失之，以致潘是仁選本及近日雲間曹氏新刻，均失蹇本之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倪雲林詩集》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元倪瓚撰。瓚有《清閟閣集》，已著錄，此本爲明潘瓚校刻，凡四言古詩、五言古詩一卷，七言古詩一卷，五言律詩一卷，七言律詩一卷，五言絕句、六言絕句一卷，七言絕句一卷，不及新本之完善也。

《補遼金元藝文志》　倪瓚《雲林詩集》六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明萬曆刊本。荆溪蹇曦朝陽編集，八世孫珵重刊。元倪瓚撰。【略】天順四年，荆南蹇朝陽因王彝齋之季梅西舊藏《雲林集》，其孫景昇出而輯之，遂鳩梓以壽其傳。同郡卞榮以詩代跋，翰林侍讀學士錢溥爲之序。世尚有一刻，乃江陰孫大雅序也。萬曆辛卯，王穉登又因珵重刻而序之，綴以《附錄》。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題「荆溪蹇曦朝陽編集，八世孫珵重刻」。前有天順四年雲間錢溥序，後有蹇曦序，卞榮題詩，萬曆辛卯王穉登序。案《雲林集》有江陰、荆溪二本，此即荆溪本，而重刻者與汲古毛氏所刻元人十集本同。以校《清閟閣遺稿》，則詩之次第既異，而各體中詩亦較多。凡見於縣志、詩話者，俱爲采錄，殆出自江陰本耶？惜僅存七卷，闕七言絶句與樂府、雜文，序跋亦失。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倪雲林詩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明萬曆刻本。元倪瓚撰。【略】蹇朝陽有刊本，罕見。此八世孫珵萬曆辛卯刊本，王百穀序，據《提要》云亦罕見矣。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元倪瓚撰，《附錄》一卷。明天順四年蹇曦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前天順四年錢溥序，後天順四年卞榮序。本書題「荆溪蹇曦朝陽編集」。有蹇氏跋。沈曾植藏。此本已入《四部叢刊初編》中。 明萬曆間倪珵刊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前天順四年錢溥舊序，次萬曆辛卯王穉登序，言《倪雲林集》有二刻，一有孫作序，一有錢溥序，皆歲久剝落，其八世孫珵重鋟云云。各卷首均題「蹇曦編集」，「珵重刊」二行。末有蹇曦後序及天順四年卞榮舊序。余藏。 明寫本，十行二十字。有蹇曦、卞榮序，從蹇曦刊本鈔出。鈐有明毛晉清席鑑藏印。 補：《倪雲林詩集》六卷，元倪瓚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闌。余藏。《四庫》存目。 補：《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集外詩》一卷，元倪瓚撰。《附錄》一卷。明崇禎十一年毛氏汲古閣刊清初增刊元人十種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集外詩》一卷，爲清初增入。

侯鴻鑑《重刻雲林詩集序》 近歲網羅文獻，搜集鄉先賢遺著儲于邑圖書館，得先生《詩集》八卷于滬瀆，重値市歸，敬藏館中，所以備邑後進讀之，藉以矯此日貪婪世界，且可增進道德之格，涵養文學之心也。倪君哲夫家藏舊集而殘佚焉，入館手錄補其缺，益之以《詞鈔》二卷。將付梓人，問序于鑑，爰弁一言于簡端。

《木樨軒藏書書錄》 《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元倪瓚撰〕。《附錄》一卷，舊抄本〔清抄本〕。每卷標題後題「荆溪蹇曦朝陽編集，八世孫珵重刻」二行。 又：《倪雲林詩集》六卷，〔元倪瓚撰〕，明刊本〔明潘是仁刊本〕。題「明潘是仁訒叔父輯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元倪瓚撰。《附錄》一卷，明萬曆十九年倪珵刻本，三冊。 又：《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樂府》一卷，元倪瓚撰，《附錄》一卷，明抄本。二冊。

《又次齋詞鈔・元詞五種》 《清閟閣詞集》目錄按：此目見毛氏鈔本，與《清閟閣集》次序不同，杭本次序又異，用朱筆標出。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下 補：《雲林樂府》一卷，元倪瓚撰。明鈔宋元名家詞七十種本，版心鐫「紫芝漫鈔」，毛扆舊藏，鈐有印記。 補：《雲林詞》一卷，元倪瓚撰。清光緒二十一年江標刊宋元名家詞十五種本，余據毛扆舊藏明鈔《宋元名家詞》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金元明人詞十七種》：《清閟閣樂府》一卷，元倪瓚撰。 又：清汪曰楨《又次齋詞編十種》十二卷：《清閟閣詞》一卷，元倪瓚撰。 又：清江標編《宋元名家詞十五種》：《雲林詞》一卷，元倪瓚撰。

藝文

顧瑛《和倪雲林所寄》 十月清霜天始涼，家家砧聲夜擣裳。開書乃審近候好，問客兼知道味長。我尚笑談浮大白，君能服食事中黃。何當相過一相見，帶取奚奴攜錦囊。

王逢《寄倪元鎮》 笠澤雨晴烟霧除，放船適逢倪隱居。黃河泰華意氣若，金薤琳琅書畫如。露浮箬葉熟春酒，水落桃花炊鱖魚。莫嫌忘形禮法外，難得合并憂患餘。

王畦《寄倪元鎮六首》 至人無復事存亡，睡足身猶在華陽。何似江卿老迂客，終朝散髮對爐香。 鈎簾早起看華飛，過雨修篁蔽竹扉。近日身如野鷗狎，得魚逐浪竟忘歸。 茅屋柴門少市人，時看麋鹿走踆踆。風前忽見飛花墮，想是山中又一春。 洞庭月色夜蒼茫，欲駕扁舟獨擅場。爲問林間倪外史，古今塵世幾興亡。 種朮耕雲不厭勤，林間著我作閒人。漁磯沙渚江洲上，極目天涯總是春。 久矣維摩誤色空，愧無長翮遡晨風。空巖長笑一回

首，又在扶桑東復東。

張雨《贈倪元鎮》 龐公有名言，魚鳥托棲止。而其遺子孫，亦在安而已。子有邱壑趣，文弱與時背。強梁方蛇吞，貪黷亦虎噬。何以犯多難，適爲田業累。深泥沒老象，自拔須勇志。連環將誰解，且暮迭興廢。所以明哲徒，置身興廢外。賢者蘧伯玉，知非復何悔。

又《次元鎮見懷韵》 玄句何蕭蕭，咀味生華滋。換着空頂幘，把卷適臨池。憐君柔緩情，起我淹留思。丘園歲將晏，幽期方自兹。

鄭元祐《寄雲林四絕句》 雲飛仍是舊雲林，尚想燈前酒盞深。留得經霜梅蕊在，暗香來處尚堪尋。 燖雞湯鼎大蘇公，命與妖蟆白月同。萬里清光復舊日，桂香仍滿一輪中。 寒星在留虎當蹊，豶首牂羊不療饑。鼻息吹笙耳如鋸，裴旻空向北朝歸。 經鋤齋外梅花月，曾照幽人紙帳眠。回首三年幾圓缺，塵埃堆垛白雲篇。

又《懷雲林》 覽古樓高桂影寒，飛觴不厭接清歡。天香落盡黃金粟，軟語何由接夜闌。

楊維楨《訪元鎮不遇》 霜滿船蓬月滿天，飄零孤客未成眠。居山久慕陶弘景，蹈海深慚魯仲連。萬里乾坤清似水，一窗燈火夜如年。白頭未遂終焉計，猶欠蘇門二頃田。

又《寄雲林》 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

又 迂父於人久絕交，文章出口未全膠。權門喜怒徂三四，何用揚雄賦《解嘲》。

張憲《次倪元鎮張伯雨錫山唱和之什》 鶴在青林鳳在阿，騷人行處有吟窩。西風落木秋來早，南國浮雲入暮多。欲賦朱華臨鄴水，可堪白芷怨湘波。期君不負湖山約，來聽吳儂欸乃歌。

華幼武《訪雲林留飲》 軒窗玉潔無塵迹，梧竹風高夏日清。池上綠陰分野色，花間黃鳥帶春聲。移尊近水延餘醉，寫畫留人款別情。一出山莊路何限，客衣慈母意難平。

陳惟允《寄雲林》 高人只在南湖住，來踏扁舟往見之。詩到每驚陶謝句，別來空負范張期。花明曉日啼黃鳥，谷暖春風長紫芝。此日幽居想無事，水光山色隔簾帷。

胡奎《寄雲林》 昔聞公孫渾脫舞，今見書法有張顛。君能高歌白雪調，我欲笑拍洪厓肩。玉堂皓鶴久無信，青李來禽眞可憐。洞庭春水碧於酒，細雨綠蓑須放船。

釋夢觀《寄雲林》 禪榻清談屢有期，茶烟想見鬢絲垂。春風水榭停蘭槳，夜雨和山寫竹枝。甲煎沈香都入夢，新蒲細柳總堪悲。鷺鵜飛處重相憶，擬和樊川五字詩。

周彝《寄雲林》 九月江南屬授衣，樂遊猶自不言歸。波清笠澤鱸魚上，霜冷蘇臺旅雁飛。圖畫已留吳郡滿，綈袍還歎故人稀。高軒夜寂驚寒雨，風振幽篁獨掩扉。

王嵇《寄雲林》 赤水丹山隔雨塵，麻姑書信莫辭頻。久知鴻寶飛騰術，獨許青雲磊落人。賓戲能消春書永，茗香聊試石泉新。東風回首松陵道，重擬攜書與卜鄰。

秦約《松陵留別倪元鎮高士》 佳賓已散千金盡，小畫兼題五字奇。邂逅松陵慨今昔，酒壺茶椀鬢如絲。

又《題元鎮笠澤齋居》 春流帶江郭，雅致屬蕭齋。魚鳥會心處，圖書引興佳。游雲生曲几，飛絮落空堦。笠澤高風在，非君孰與偕。

王冕《送楊義甫訪雲林子》 父子翩翩孰與儔，雲林清氣逼高秋。牙籤耀日書充屋，彩筆凌煙畫滿樓。既是有樽開北海，豈云無榻下南州。相逢一笑如知己，不必人間萬戶侯。

堅白老人《倪隱君索和張外史聽雨樓詩走筆二首答之》 海氣雜嵐霧，聽雨宜高處。風雨無時無，倏來又倏去。搖搖心懸幡，胡爲不自閒。老人曾聽雪，無被不知寒。 頭白常不洗，聽雨重屋底。兩耳任喧聒，坐隱烏皮几。筆耕墨畦中，自適如老農。二仙隔今古，神交在闃風。

張簡《次韻寄雲林》 棲神之山雲雨霽，雪消春水漲橫溪。長松正與層樓對，高士還同獨鶴栖。每見迂名嗤薄俗，絕無塵事惱清閨。燕游一月不歸去，應愛竹林鶯亂啼。

郯韶《寄倪元鎮》 幻仙昔過梁谿上，之子清詩日見稱。距有低頭拜東野，直須長嘯答孫登。書來映雪池頭落，睡起朝暾屋角升。欲酌山泉煮春茗，江干艇子幾時乘。

高啟《遊獅子林次倪雲林韵》 吟策頻入院，道人知我閒。尋幽到深處，

鳥語竹班班。林下不逢客，城中俄見山。床敷有餘地，鐘動莫催還。

又《次韵倪雲林見寄》 老來詩陣尚堂堂，過宿曾留讓大床。病驥可堪迷遠道，孤松只合在高崗。蕭蕭塵鬢驚寒色，渺渺雲山斂夕光。莫道欲歸無好處，便尋勾漏與華陽。

陸仁《寄倪雲林》 花明快雪鈎簾坐，漫把閒情寫竹枝。誰謂雨生仍在魯，要知三謝最能詩。磎頭姑惡當人語，露下戎葵向日垂。艇子不來婁水暮，百回延望忘深期。

雲溪《懷雲林》 白石兮齒齒，碧流兮潺潺。古桂兮條達，孤峰兮巉巖。春已去兮花落，雨將歇兮雲間。慨山人兮不返，嗟夕鳥兮知還。彼冥鴻兮遠舉，渺高峰兮難攀。

韓奕《題雲林墓》 一壟與田平，青青薺麥生。耕犂他日慮，掛劍故人情。詩畫名空在，山林夢亦清。不堪寒食節，落日杜鵑聲。

高明

論述

《四友齋叢說》卷三七 高則成才藻富麗，如《琵琶記》長空萬里，是一篇好賦，豈詞曲能盡之？然既謂之曲，須要有蒜酪，而此曲全無。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駝峰熊掌肥脂盈前，而無蔬笋蜆蛤，所欠者風味耳。

《不下帶編》卷二 元末永嘉高則誠明，避地于鄞之櫟社，以劉後村有「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句，因編《琵琶記》，有所刺也。時案前列燭，爲之交光，遂名其處爲「交光樓」。今四明遺址在焉。埴製《一唱千金》曲，有云：「琵琶一曲燭交光，燭到交光曲斷腸。祇惜是非風刺謬，千秋冤殺蔡中郎。」蓋《荆釵》、《琵琶》均非實事，若院本，則以二劇爲冠。今西湖昭慶僧舍，有則誠爲《琵琶記》時几案，當案拍處，痕深寸許。

《莊岳委談》卷下 高則誠在勝國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併沒之。

《菉猗室曲話》卷三 元顧仲瑛輯耆舊詩爲《玉山雅集》，中錄高則誠作，稱其長才碩學爲時流，可知則誠不專以詞曲擅美也。亦見《靜志居詩話》。又胡氏《委談》亦云：高詩律尚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採蓮曲》等篇，雖格不甚超，要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輟耕錄》。小詞若《琵琶》諸引，亦多近宋，蓋勝國才士涉學者。又云：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并沒之。案【略】至其所制曲子，《琵琶》外所傳他詞甚鮮。明秣陵陳氏輯《南呂詞紀》，收《秋懷》套詞，可以參證，亦讀《琵琶》者之所不廢也。

《琵琶記》 《蠖齋詩話》：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慶元路推官，以文行名。方國珍據慶元，避地於鄞縣櫟社，用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乃編《琵琶記》，以雪伯喈之耻。按今《琵琶》仍是痛詆伯喈，舛悖不倫，不審何云雪耻？

《商調・二郎神》（人別後） 《藝苑卮言》附錄一：南曲之美者，無過於《題柳》「窺青眼」，而中亦有牽強寡次序處。題月「長空萬里」（案見《琵琶記》），可謂完麗，而苦多蹈襲。「人別後」是元人作，不免雜以凡語。祝希哲「玉盤金餅」，是初學人得一二佳句耳。大抵宋詞無累篇，而南北曲少完璧，則以繁簡之故也。 又：元人曲如【略】「怨青春，捱白晝，怕黃昏。」「一聲梧葉一聲秋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曲律》卷四：散曲絕難佳者。北詞載《太平樂府》、《雍熙樂府》、《詞林摘艷》，小令及長套多有妙絕者，而南詞獨否。勤之第載其名，不及列曲。詞隱《南詞韵選》列上上、次上二等。所謂上上，亦第取平仄不訛，及遵用周韵者而已，原不曾較其名之工拙。又只是無中揀有，走馬看錦，子細着鍼砭不得。中小令間有佳者，而長套無一中窾。頃友人吳興關仲通同諸君過集齋頭，商榷其較。【略】仲通謂：如子言良確，然究竟彼善，寧無一長？因舉帙中人所常唱，而世皆以爲好曲者，如「窺青眼」、「暗想發年羅帕上曾把新詩寫」、「因他消瘦」、「樓閣重重東風曉」、「人別後」諸曲爲問。余謂：前三曲已載前論第十六、第二十四篇中（即《曲律》「論章法」、「套數」二篇），即後二曲，毋論意庸語腐，不足言曲，亦疵病種種，不可勝舉。如【略】「人別後」曲，蔣氏舊譜謂其高則誠作，亦未必然。首調以「七夕」起，而

「寒蟬、衰柳」，「水綠、蘋香」，非七夕語。「得成就」句，與止文不接。「眞個勝腰纏跨鶴揚州」，俚甚，又「腰纏」下無十萬貫語，所纏何物？既曰「暮雨過沙窗涼已透」，又曰「雨散雲收」，又曰「西風桂子香韵幽」，又曰「滿城風雨還重九」。《集賢賓》首調言「中秋」，而「聽寒蛩聲滿床頭」，非中秋語。次調起句用八字，非體。【略】一曲押二「柳」字、四「愁」字、五「秋」字、二「收」字、三「酒」字、二「頭」字、三「九」字，惟二「瘦」字，則同句可并押，稍不妨。中「怕朱顏去也」三句，語意俱不相蒙，「白衣送酒」二句，無謂；「幾番血泪」句，與上不相接；「羈人無力」，無力不通。「綠荷」、「紅蓼」、「白蘋」、「芙蓉」「桔綠」、「橙黃」，何堆積至此。末句「斷送秋」，復不成語。弇州評此曲，謂不免雜以凡語，疵病如此，詎止凡語已耶！總之，二曲無大學問，一也；無大見識，二也；無巧思，三也；無俊語，四也；無次第，五也；無貫串，六也。只是餖飣一二膚淺話頭，強作嚎嗄，令盲小唱，持堅木拍板，酒筵上嚇不識字人可耳，何能當具眼者，繩以三尺！舉此一斑，他可知矣。仲通曰：善！子論如倉公按脈，百病皆見，勝不敢復相士矣。然請從末減，略取備員。曰：無已，則舊譜所載古詞咏赤壁「大江逝水」《念奴嬌》五調，及楊鐵崖蘇臺吊古「霸業艱危」《夜行船》序六調。二詞俱具作意，惜皆用韵龐雜，前詞更甚，故詞隱《韵選》不收。此外，自無可取矣。仲通擊節謂：子殊深文，然不如此，不足論曲。

傳記

《**明史**》**卷二八五**《**高明傳**》　元末文人最盛，其以詞學知名者，又有張憲、周砥、高明、藍仁之屬。【略】高明，字則誠，永嘉人。至正五年進士，授處州錄事，辟行省掾。方國珍叛，省臣以明諳海濱事，擇日自從，與論事不合。及國珍就撫，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櫟社。太祖聞名，召之，以老疾辭，還卒於家。

《**千頃堂書目**》**卷一七**　高明【略】字則誠，永嘉人。元至正乙酉舉人。累官福建行省都事，爲處州錄事。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疾辭歸。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一七**　高明《柔克齋集》二十卷。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柔克齋詩輯》一卷，元高明撰，民國冒廣生輯。民國四年冒廣生輯刊《永嘉詩人祠堂叢刻》本。

滕　賓滕　賦

論述

綜論

盧摯《**滕玉霄贊**》　似不似在阿堵，同不同在裏許。其落筆也如箕，其出神也如杵。其得於酒狂也爲劍俠，而得於獨醒也爲處女。固不得與二陸三，豈不可與四夔五。嗟乎！使吾得而客之，亦何至嘲子雲而責子羽也？

劉詵《**與滕玉霄**》　自明公之歸也，【略】頗聞辭榮投老，以詩書賓客自娛。四方所共高，而朝廷之倚注方切。安車召還，盛之白玉，行且見之。【略】明公名滿天下，齒牙餘論所到，諒不靳也。

《**書史會要**》**卷七**　讀書能文辭，書迹亦佳。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趙子昂規陳伯玉，黃晉卿倣孟浩然，楊仲弘、滕玉霄、薩天錫誦法青蓮。

《**詞品**》**卷五**　元人工於小令套數，而宋詞又微。惟滕玉霄集中，塡詞不減宋人之工。

《**本事詞**》**卷下**　元人工于小令、套數，而詞學漸衰。惟滕玉霄爲故宋遺

民，尚有家數。

劉毓盤《輯校涵虛詞跋》《歷代詞人姓氏錄》曰：「滕賓，字玉霄，睢陽人。官江西儒學提舉，後棄去，入天台山爲道士，自號涵虛子。有詞一卷。」王奕清《曲譜》、李玄玉《北詞廣正譜》皆曰：「玉霄精音律，善爲曲。」寧獻王權《太和正音譜》曰：「玉霄之曲，如碧漢閑雲。」陳繼儒《太平清話》亦曰：「有元士大夫以製曲名者，豪爽則有馮海粟、滕玉霄二家。」論曲者，於玉霄尤津津述之不衰。王國維作《曲錄》六卷、《戲曲考原》一卷，凡宋、金、元、明、清以來雜劇傳奇，搜羅殆盡，獨于玉霄無一字道及。蓋玉霄以散套負盛名，未作劇本，鍾嗣成《錄鬼簿》言之矣。楊愼《詞品》曰：「元人工於小令套數，而詞學漸衰，惟滕玉霄《涵虛詞》不減宋人之工。其《鵲橋仙》、《齊天樂》二詞，清綺極矣。余尤喜其《瑞鷓鴣》、《念奴嬌》二詞，以其工于隸事也。」按：玉霄初入仕途，旋游方外。蔣子正《山房隨筆》曰：「宋亡，士大夫多有出家者。」或其流亞歟？又金元間方外人詞，如邱處機《磻溪詞》、姬翼《知常先生雲山集》，亦若唐之呂岩詞、南平之伊用昌詞、宋之張伯端《紫陽眞人詞》、張繼先《虛靖眞君詞》、葛長庚《玉蟾先生詞》、夏元鼎《蓬萊鼓吹詞》，皆作煉形服氣者言，千篇一律。《磻溪詞》幷改《念奴嬌》曰《無俗念》，《望江南》曰《望蓬萊》，《西江月》曰《清心鏡》，《浣溪沙》曰《玩丹砂》，巧立異名，此無謂之甚者！《唐書・禮樂志》曰：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制道調。玄宗即位，寖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制玄眞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制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制紫清上聖道曲，更迭奏之，由是道調與法曲及胡地新聲幷立爲三部樂。諸家詞已不傳，呂岩等詞或其遺響也。餘則若左譽則傳其在家時詞，劉瀾則傳其還俗後詞，陳剛中則傳其獻賦得官後詞，故一無蔬笋氣。玉霄詞九首明係在官時作，皆以綺語勝，輯爲一編。散套則不錄，以詞曲固有別爾。

周泳先《玉霄輯本題記》　楊升庵《詞品》稱「元人工於小令套數，而宋詞又微，惟滕玉霄集中塡詞不減宋人之工」。《太和正音譜》云：「玉霄之曲，如碧漢閑雲。」《太平清話》云：「有元士大夫以製曲名家者，豪爽則有馮海粟、滕玉霄二家。」顧其集久佚，詞傳世者，除《元草堂》外，僅於《詞品》得二首，但如《鵲橋仙》、《齊天樂》、《點絳唇》諸闋，清婉處較兩宋名家不稍讓也。

分論

《絕句》（吟人瘦倚玉闌干）　《徐氏筆精》卷四：趙子昂絕句云：「春寒側側掩重門，睡鴨香殘火尙溫。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滕玉霄絕句云：「吟人瘦倚玉欄干。」【略】二首頗相似，皆詩餘中絕佳句也，唐人無此纖弱之作。

《百字令》（柳顰花困）　《青樓集》：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醫栗工張嘴兒」詞，即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略】

《瑞鷓鴣》（分桃斷袖絕嫌猜）　《詞品》卷五：玉霄又有《贈歌童阿珍》《瑞鷓鴣》云：「分桃斷袖絕嫌猜」，【略】蓋鄭櫻桃、解紅兒之流也。用事甚工，予同年吳學士仁甫喜誦之。

《鵲橋仙（斜陽一抹）》、《齊天樂（片帆呼渡西山曲）》　《古今詞話・詞評》下卷：《柳塘詞話》曰：楊愼《詞品》云：「元人工於小令者，《玉霄集》中，不減宋人之工。」按賓字玉霄，睢陽人，官江西提舉。後棄家入天台爲道士，稱涵虛子。其《鵲橋仙》、《齊天樂》二闋，共推清綺。

《洞仙歌》（醉騎黃鵠）　《詞則・別調集》卷三：詞意超邁，筆力蒼勁，元人中最錚錚者。

《歸朝歡》（畫角西風輟萬鼓）　《詞則・別調集》卷三：調高響逸。

傳記

《元詩選》三集卷四　〔滕〕斌，一名賓，字玉霄，黃岡人。或云睢陽人。風流篤厚，見者心醉。往往狂嬉狎酒，韻致可人。其談笑筆墨，爲人傳誦，寶愛不替。其《謝徐承旨啓》有云：「賈誼方肆其文才，諸老或忌其少；阮生稍寬於禮法，衆人已謂之狂。」至大間，任翰林學士，出爲江西儒學提舉。後棄家入天台爲道士。一日，訪白雲平章於西山，不值，戲題壁間，有「後夜明月騎鶴來」之句，白雲詭爲呂嵒詩，一時傾動，厚賂玉霄，使勿泄。白雲平章，察罕也。

（萬曆）《湖廣總志》卷五一　（存目）

紀　事

《**草木子**》　白雲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玉霄訪之不值，因戲題于壁，【略】竟不留名，白雲公疑呂仙過之。朝野輻輳，寵賚山積。後知其玉霄題，白雲公戒以勿泄，厚賂之。

《**本事詞**》卷下　其贈宋六嫂《百字令》，盛爲當時所稱。詞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怨，尊前傾盡。」【略】宋六，小字同壽，姓張氏。元遺山有《贈鬻栗工張觜兒》詞，即其父也。後嫁宋生，亦工音律。同壽與宋生合樂，妙入神品。蓋同壽謳，宋生能傳觜兒之藝也。

著　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滕玉霄文》一部三冊，完全。

《**秘閣書目・文集**》　《滕玉霄文》三冊。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滕玉霄詞》一部六冊，闕。

《**詞徵**》卷四　自五代至明之詞集：《玉霄詞》六卷，明滕玉霄撰。葉氏菉竹堂藏本。

藝　文

劉辰翁《贈滕玉霄入京啟》　有一男子，長歌楚澤之中。乘萬里風，自致燕臺之上。蹇十年不調，逾三月聚糧。何衆口誦佳句，誼而萬言不一杯直。阮籍駕車，窮途哭而返，豈達者哉！王郎拔劍斫地，歌莫哀，有知我者。方今官無買價，賢有聘書。行而過東、馬、嚴、徐之間，亦不在秦、黃、晁、張之下。騎將軍馬，已看當路之同升，愛文人烏，更在諸賢之樂與？

吳澄《玉宵詩贈玉成教論》　玉宵山人通身酒，淋漓醉墨龍蛇走。偶然山邊行一匝，攬取雲烟十之九。如何止分山半截，不謂此山可全有。歸來小立象山巔，俯視群山俱培塿。

許有壬《池州驛有王君陽所畫老木滕玉霄跋語二君皆故人為作數語》　何年髯王來此驛，怒磔蒼髯挽椽筆。想當奮筆一掃時，亂擁槎牙出東壁。千霜百霆摧不盡，坐使根柯成鐵石。誰謂毫端一寸鋒，辦此人間萬牛力。玉霄狂老亦可人，蛟虯繚亂雲烟濕。芳醪萬斛醉不死，愈覺吐辭清可挹。當時京國俱從游，滿幅持來渾不惜。天涯一見眼爲明，相逢況復曾相識。我今妄受車服維，所至規規專一室。跫然不待足音來，二妙眞堪慰岑寂。

陳天錫《次滕玉霄韻》　自是男兒志四方，明時上國快觀光。儒冠誤我青綾被，人品還君白玉堂。取友平生半區宇，論詩今日得濠梁。歲寒只有梅和竹，風雪相看味更長。

張叔暘《送滕玉霄》　我恨江上水，不能洗離愁。又恨江上水，不能爲我留。日黯黯，雲悠悠，胡不推出黃金毬，照我一笑送沙鷗，俎豆萬古相賡酬。風流此老黑貂裘，飲乾海水蛟龍憂。人間雙鬢秋，筆底巫峽流。傲睨幾何同一漚，識我不識吾何求，安得從此長嬉遊！昔日間，今瀛洲江水洗得離愁，不爲我留住江上頭。三百尺酒樓，五百斛酒舟。

余闕

論　述

綜　論

劉仁本《跋余忠宣公詩》　余公高誼薄青雲，激烈成吟贈隱君。十載淮西能死節，看詩欲作誄忠文。

成廷珪《題太湖李尹所收余廷心元帥書二封》　兩函妙墨古所見，一代高風人未知。用兵不下羊叔子，食粥正如顏太師。今日澄清在我輩，長江保障非公誰。更煩令尹回州日，補入舒人遺愛碑。

李祁《青陽先生文集序》　頹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痛中，忽得同年余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泫然流涕而嘆曰：嗚呼，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問、政事、名節，雖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而廷心悉兼之，世豈復有斯人哉。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或者以爲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余以爲廷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足以照映千古，煜然爲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焉！使皆爲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靦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盡矣，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廷心詩尚古雅，其文溫厚有典則，出入經傳、疏義，援引百家，旨趣精深，而論議閎達，固可使家傳而人誦之，鑿鑿乎其不可易也。

戴良《余豳公手帖後題》　至正丙午秋，良與臨安劉庸道同客四明。一日從庸道閱篋中舊書，得余公所遺貢尚書(師泰)帖三。讀之，蓋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初，公僉浙東廉訪時，良猶拜雙溪之上而師焉，而問焉。於是知公學問該博，汪洋無涯，其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亹亹若珠比鱗列。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然放恣橫縱，無不如意。至古詩詞，尤不妄許可。其視近代諸名公蔑如也。他如篆隸、眞行諸字畫亦往往深到，有漢、晉作者之遺風。嗚呼其盛矣！【略】昔尚書公之在閩也，見公之遺事，志以二十九言，曰：「公之行不愧乎董、賈，公之忠烈不讓乎張、許，其文章可以踵班、馬而繼韓、歐。」善言公者，無易以此矣！良復何云哉？

《書史會要》卷七　風采峭整，負大節，以王佐自任。工篆隸，字體淳古。

宋濂《余左丞傳》　闕爲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爲，爲即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每解政，開門授徒，肅然如寒士。五經悉爲之傳注，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致可傳。

又《題余廷心篆書後》　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懼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君臣藉之以定，斯豈細故？

謝肅《吳游稿序》　予聞先生學文於待制柳公、文獻黃公、忠宣余公，此三公學群聖賢之道者也，所以授乎先生，未必不合道與文爲一。

王汝玉《青陽先生文集後序》　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之德追配於古人，公之功有補於當時。文章雖公餘事，然片言隻字，必求前世作者之精英。而議論雄偉，多過人者。使公生全盛日，則斯文自可垂示於後。奈何值勝國板蕩，以孤軍當日滋之敵，竟仗節就死，功德之卓異，夫誰可及也。

呂德昭《題余青陽鄭師山二先生手札》　軒轅山高四千仞，青陽山高勢相並。支脈聯絡蟠兩州，白雲吐吞天與近。古稱地靈人傑生，蜿蜒磅礴元氣清。兩山秀育二賢出，一死永留千古名。師山先生高世士，隱居不爲蒼生起。《春秋》著述誅奸雄，月旦評論辯賢否。青陽先生天下奇，峨冠博帶談書詩。氣吞逆虜似鼷鼠，頤指壯士如熊羆。二公初交正英妙，許身稷契登廊廟。事業出處雖殊科，文章制作皆同調。青陽戰守舒州間，砥柱屹立支狂瀾。擐甲城頭述艱苦，走書谷口傳平安。師山甘居布衣賤，死報君恩名益顯。高節不屈效兩龔，大書遺言訓諸阮。二公翰墨今猶存，烟雲滿紙秋無痕。輝輝清光耿星日，凜凜義氣橫乾坤。載拜焚香讀三復，北斗南箕炫雙目。嗚呼二公名節全，力挽頹綱振流俗。青陽山對軒轅山，二公英魂相往還。晴虹貫月夜空闊，笙鶴無語松風寒。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人制作，大概諸家如一。惟余廷心古詩近體，咸規倣六朝，清新明麗，頗自足賞。惜中厄王事，使成就當有可觀。泰兼善絕句，溫靚和平，殊得唐調。二人皆才藻氣節兼者。

羅洪先《重刻忠宣公青陽文集序》　其論文也，則曰：「學聖人之道，則並得其言，學聖人之言，非惟道不可得，并其言胥失之矣。」又曰：「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世亦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夫得其人於文藝之外非難，得聖人之道於言外爲難。不惑于聖人之言以爲道，其有他狥以爲名乎？」以是知其智之有所及也。智有所及，而心甘安焉，則一死非所以塞責，爲其責有重于死也，一節非所以善道，爲其道有大於節也。其視身也猶逆旅，而不忍以身爲之橐；其視妻子猶車馬之御也，而不能以妻子爲身困。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不必於守死，亦不必於全生。其於生而死也，猶言與默，皆其不容自已也。以是求之，謂有徵于先生不可哉。

陳于陛《意見》　余闕收拾大元一朝之氣脈，使遇皇祖必不屈，今殲于陳氏，而皇祖得以褒表之，此太祖之幸也。愚嘗謂夷齊之志不屈于周武，余闕之忠得表于皇祖，皇祖過武王矣。

劉瑞《青陽先生文集序》 忠宣自筮仕負文名，爲搢紳所重，而卒以忠義立於天下，視文、謝無愧焉，可不謂之難哉！崑岡遺璞，固不忍棄也。【略】瑞作而嘆曰：「嗚呼，新忠宣祠宇者，尚功也；傳其文者，尚言也。三君子皆聞忠義之風而興起者，故其舉同也。雖然，忠義大節也，士大夫舍是功無足道矣，況於言乎？讀斯集者，知所從焉可也。

程國儒《青陽先生文集序》 有元右文，聲教所被，鴻儒秀士，萃于一時，繪繡錯施，《韶》、《濩》迭奏，著作之盛，擬諸三代。至如服章縫、持翰墨，以蒞戎事而能樹駿功、守大節，誠無愧於古人，則四海之內，百年之間，青陽余先生一人而已。至正之亂，天下騷然。名都大邑，所在爲墟，文武之臣，鮮克勤事。而先生以孤軍守皖城，持必死之志，處就危之地，岌乎江上，與天爲謀，使國勢既衰而復振、民心已離而復合者蓋五六年。城陷，先生與其夫人若子俱死于難。【略】嗚呼，《汝鳩》亡而忠臣之志不泯，《白華》逸而孝子之心無窮。以先生勳德之茂、節行之著，使其文不傳，自足以名世，矧猶有如〔郭〕奎所傳者。雖然，三代之文厄於秦火，莫得其全，而僅存者，世謂之經，以其所以爲訓者，皆人道之常也。先生當大變而不失其常，是以身爲訓者也，然則植世教、勵名節以與《詩》、《書》並傳者，將不在其文也夫。

張道明《余忠宣公集序》 惟知公之節有功于前後，則公之詩文，非汗漫流連者所可同日語。此奚以說也？方太祖創業，自南環視，四面惟虞、徐，陳後爲僞漢，其強不可力馴，當時至比劉、項。而安慶實據長江上游，國家經營方始，儻無一梗于中，賊將順流而合東吳，奈何其合？自得公爲元守，孤城血戰，賊去來逗留者幾，而我已稍定。則公雖死也，天若厭夷而默助之本朝。是其平日之著述，無非洩其慨慷之抱，卒至兵革之間譚藝不休，尤足助其下敵愾之氣。故及其勢盡力竭，身可死，妻可死，子女可死，安慶之人亦可死。嗚呼，公之文章，公之節義哉！議者曰：公文有氣魄，足達其所欲言。詩上江左，徐、庾而下不足論也。則亦披素而摘宮商，循聲而絜輕重，不觀其大，何能知公？又何能盡公？不佞仕于其鄉，方欽公芳躅，飭有司奉遺廟，而睹公之一言一字，若咳唾在前。

黃道月《余忠宣公集後序》 忠宣公以元進士死于元，節甚烈，勅祀于鄉。公家合肥，潛修青陽山若干年，世稱余青陽云。而公守安慶、死安慶，安慶去廬數百里，猶然鄉土哉！而公效死弗去。公故以詩文名。詩文降元，且難乎宋矣，超乘而上，豈不類逐日父？而公不溺元習。元工樂府，工以宣淫賦艷，而公獨喜爲古《選》，取裁建安，近體不落天寶後也。文則體直議正、湔滌色澤，上者駸駸乎西京，次亦不失東京故步。【略】公大節屹立，而若詩若文，力追古作者軌。公雖沒，而文章節義在天壤間，行江河而縣日月也。蓋文以節重，節以文益重已。

張楷《重刻忠宣公青陽文集序》 青陽先生者，元末余忠宣公闕，厲兵守封疆，以身殉於皖者也。【略】自公歸天上，固與日星河嶽俱炳，脫其文不甚傳，亦自爲千古完人。矧煌煌大文，無復有人焉望其肩背，而爲百世下所必傳無疑者耶？夫公之爲文，古在氣，非貌其似爲聱牙者也。當年讀書青陽山中，日潛心程朱之學，而直探根窟，故能以大儒嫻戎略，本至性爲孤忠。微論其言朝廷事、上宰相書，皆動關大計，持正不阿。即出其緒餘爲詩歌記序，亦復彪外弸中，而全以理勝。捧讀之下，猶凜然有生氣。公殆天授，非人力已。

《石洲詩話》卷五 余忠宣五言，卓有風骨，非同時諸家所可及，此與陳龍泉泰七言並當拔萃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青陽集》四卷。【略】其詩以漢魏爲宗，優柔沈涵，於元人中別爲一格。胡儼《雜說》曰「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或問虞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詞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必求其人，其余闕乎？』問何以知之，曰：『集於闕文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鑒」云云。然則文章雖闕之餘事，而心聲所發，識度自殊，亦有足覘其生平者矣。

《寒廳詩話》 於是雅正卿（琥）、馬易之（葛邏祿廼賢）、達兼善（泰不華）、余廷心（闕）諸公，並逞詞華，新聲艷體，競傳才子，異代所無也。

李鶴章《重刻青陽文集序》 丁卯二月，豳國後裔以忠宣公《青陽全集》來謁。余讀之，慨然曰：人莫患乎無氣節，氣節不必皆有忠宣公之不幸而後以爲表見也。有氣節而後可以爲功名，有氣節而後可以爲文章。以忠宣公忠君愛國之心，百折不回之氣，使竟得遂其澄清江淮之志，扶翊元祚，滅寇中興，吾知後人之讀其詩文者，猶將愛之如《梁父吟》，如《出師表》，以爲讀若人之文，知若人之事業，必當如是也。何也？忠君愛國之心，百折不回之氣，爲文章則清剛雋上，不爲才人，爲功名則任重道遠，不爲苟就。予方與仲兄少荃議擬即皖江之上、清水塘之濱增起書院，顏曰「求忠」，俾士之遊藝其中者，咸

知慕公生平，以爲學殖根柢，爲世大用。今既得公之全集，益當以爲士先器識之證，播之士林，公之天下，共圖不朽。今而後，庶幾天下不患有可與論文章而無可與共功名者。韓氏論文曰「氣盛則言宜也」，孟子言氣曰「是集義所生者」，以此爲功名優矣，而猶患無文章之可傳世者，吾不信也。

余秉剛《余忠宣公青陽文集序》 嗚呼，先忠宣公之可傳者，固不惟以文也，而文亦烏可以無傳？以公筮仕後，歷遷諸任，行皆德政偉績。至分守皖江，領孤軍捍強虜，糧絕援盡，毅然以精忠報國，其艱難萬狀，節渝金石，載在有明諸賢傳記中者，甚詳且悉，無事冗叙。惟思公讀書青陽山房，潛心績學，傳註五經，解釋《易》理，固將以濂、洛、關、閩之遺，藏之名山，傳之後世。

余秉讓《頌郡守刻先忠宣公文集》 先中丞忠宣公，元季儒臣，出膺皖郡，運遭陽九，神州陸沈，進無蚍蜉蟻子之援，退有羅雀掘鼠之慘。忠殉社稷，義激闔門。雖奉國朝祠祀之榮，而世遠代謝，文章節槩漸軼人間。太守張公來蒞茲土，更新祠宇，增修坵墓，攷訂故實，詳註國書，申請子姓，備員祠祀。嗚呼，中丞闔室精誠，有元一代文憲盛典文物載在國乘，固已日星並耀、江漢同流矣。今又廣彙文集，搜極幽遐，寸楮片蹏，親爲校訂，逸者補之，紊者叙之，訛者正之，都爲《全集》，悉登梨棗。俾天下讀中丞書，誦中丞句，知中丞大節原於性命，篤於詩書，成於道德，固不等於武夫倉促慷慨激烈者之所爲也。噫！公之守是邦也，日昃罷勞，未明圖治。其爲政也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近世以來得未嘗有。六皖閭閻，三江士女，莫不嬉遊浩蕩，瞻依周召。今斯舉也，其於獎勵名教，不過全豹一斑。而乃心王室，雅意振興，忠懇誠篤，潛布於亶敷措置間者，其於中丞，殆先後同揆也。中丞值衰亂之秋，爲捍衛，爲防禦，爲忠臣。公當聖明之代，爲宣猷，爲分化，爲良佐。所處不同，所事各別，要亦遇有幸不幸耳。其忠悃豈有以異哉！至於染翰操觚，咏歌言論，其志操學業，寄托良復不淺。公之惓惓於此者，豈在詞章撰搆哉！相深於性命，相得於詩書，道德其所契合者深矣。嗚呼，中丞不遇公，烏能使不朽者常留天壤哉！是中丞之幸也夫，抑余後人之幸也夫。

《元史新編》卷四五《余闕傳》 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爲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明定安慶，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著硯樓書跋》 《明正統本青陽集》：余氏事跡，詳《元史》本傳，以陳友諒之難自剄死。然低首胡元，死非其主，《提要》稱其與許遠、張巡後先爭烈，不免許之過辭。然其文章立言，斐然可觀，自足名世矣。

分論

《與執政書》 王汝玉《忠宣公青陽文集序》：余讀公《與執政書》，慨然憂國家之顛危，惻然憫生民之困悴，凡攻取平定之計，設施措置之方，如指諸掌。當時皆苟且偷安，譬猶焚烈火於積薪而卧其上，雖言之剴切痛苦，曾莫之恤，公死節之志，已決於此矣。

《上賀丞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闕以文學致身，于五經皆有傳註，篆隸亦精緻可傳。而力障東南，與許遠、張巡後先爭烈，故集中所著，皆有關當世安危。其《上賀丞相》四書，言蘄黃禦寇之策，尤爲深切，使闕計果行，則友諒之能陷江東西否尚未可知也。其第二書謂往時泰哈布哈、曼濟哈雅并力攻蘄黃，賊幾就滅，忽檄散各軍，止有布延特穆爾駐劄蘭溪，盜之復陷沿江諸郡，實人謀不臧。證以布延特穆爾本傳，知丞相托克托雖有功于江淮，而實階亂于蘄黃之地。又第四書曰：「蘭溪之功，布延特穆爾平章爲聞，曼濟哈雅中丞特因之成事。」布延特穆爾傳亦采用之，則又是非之公，足以信諸後代者也。

《華州大寧宮記》 《蠶尾續文》卷一九：讀其序記諸篇，立說一本經術，皆醇儒之言，而忠義之氣往往郁勃憤發于行墨之間。公之大節與日月爭光，夫豈襲而取之者耶？若《華州大寧宮記》，予謂不減羅鄂州，世必有知言者。

宋顧樂《夢曉樓隨筆》：若《華州大寧宮記》，予謂不減羅鄂州，世必有知言者。

《七哀》、《擬古》 《夢蕉詩話》：元余闕，字廷心，死安慶，與李黻死江州同一慘烈。讀其史傳，百世猶耿耿也。廷心平時作《七哀》詩，末云：「寄言東京友，勉樹千載名。一身不足惜，妻子非無情。」又《擬古》末云：「岩岩千丈松，孤生太山隈。摧殘若傾蓋，蒼翠終不移。草木有至性，明哲其鑒茲。」孤忠大節，蓋其胸中素定，故於事變之臨，處之無難焉者。國初，宋景濂先生《別識》云：「予既作《廷心傳》矣，得其門人汪河爲道死難之日，廷心有妾名滿

掌，生子甫晬，棄水濱，僞萬戶杜某者曰：「此必余參政子也，是佳種也。」因舍所鈔諸物，懷之而去，今已三歲。或戲之曰：「爾父何在？」子以二指橫拂喉下曰：「如此矣！」嗚呼，足知廷心當日舉家伏節，猶幸有此遺孤也。」獨惜夫景濂時去未遠，力復可爲，何乃不爲購之，使大忠之有祀乎？彭司徒韶《題青陽文集後》曰：「忠宣公死後，君子悲之。」予謂景濂于此有不滿也。　羅洪先《重刻忠宣公青陽文集序》：予讀先生之文，察其心之所安，智之所及，其有庶幾者哉！《擬古》之章曰：「辛苦豈足念，殺身且成仁。」《七哀》之章曰：「一身未足惜，妻子非無情。」言無愛身與妻子之念非人也，然所愛有甚于此矣。去逆旅者留其橐則止，駕車馬者曳其後則困，所係者最則捐之不易，自非決絕於漸積，則其顧戀遭迴，方且以死爲諱，況望任爲己責耶？以是知其心之有所安也。

《**勸農至桐柏詩**》　徐一夔《何憲副集天台山賦爲詩序》：天台山在於越之南，名雖不齊於五嶽，而神秀所鍾，有雄麗絕特之觀焉。晉孫興公爲章安令，嘗慕其勝，著《遊天台山賦》，【略】其後名公鉅人若唐翰林供奉李白、元余文忠公闕皆有作以嗣其響焉。李翰林有《至天台曉望》詩，余文忠公有《勸農至桐柏》詩，其詩妙麗，膾炙人口。

《**題分司官舍詩**》　《草木子》卷四：浙東僉憲余闕字廷心，按吾郡時，中秋夜望月，嘗作一詩，題於分司官舍，其詩曰：「玄武夕始正，華月升秋旻。徘徊出西陸，照曜此甌閩。金波何穆穆，綠枝滿中輪。餘波洞軒房，紫蘭含微津。皇天隆豐歲，王政亦已陳。樂哉一杯酒，允矣同庶人。」此詩清婉，藹然有與民同樂之意。後爲淮西宣慰，守安慶孤城六年，上下援絕，淮寇益熾，城遂陷，府前有一大池，自刎死於池，妻子亦同死。

《**詩藪**》**外編卷六**　余廷心：「野人籬落通潛口，賈客帆檣出漢陽。」【略】等，皆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傳記

《**元史**》**卷一四三**《**余闕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恆游，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修遼、金、宋三史召，復入翰林，爲修撰。拜監察御史，改中書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徭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堅不往，無敢讓之者。闕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邪！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沙班行。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憂，歸廬州。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二)年，行中書于淮東，改宣慰司爲都元帥府，治淮西，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于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卻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寨，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灊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之，得活者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旱，爲文祈灊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饑。盜方據石蕩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裡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貓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貓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之，凜凜莫敢犯。時群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道于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左)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卻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卻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金鼓聲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群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

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略】其城陷之日，則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攄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爲第一云。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爲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大明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宋濂《余左丞傳》（存目）

《元詩紀事》卷一八（存目）

紀事

王沂《送余闕之官泗州序》 元統初，郡國髦士咸進於有司。時沂佐考試，得淮南余闕對策，意甚偉之。既而覆於天子之廷，果中甲科，釋褐授同知泗州。比行，之沂別請言。或謂子猷文雅韻，宜列館閣，迺今願效一州，孰失之歟？沂謂君子貴乎全者，無所處而不宜也。夫以黼黻之采，金石之音，以聲文至治，子也固宜，俾方千里之民，貧可富，富可教，庸非子責歟？

胡翰《天機流動軒記》 至正十年春，武威余公廷心持憲節按部至浦江，問邑之士於謙齋趙侯，侯以戴叔能進。公嘉奬之，隸書署其軒曰「天機流動」。

又《送趙子將赴北序》 武威余公廷心特達好士，雖身處顯宦，而所至延訪儒者，退然如布衣。居浙東二年，移病乞去，余始以諸生進謁。既而公歸淮南，丁太夫人之喪。中原構亂，淮南當其衝，遂起公衰絰中，守鎮安慶，天下如公者計不多得，不以廟堂之地處之而置在疆埸，恐一旦倉卒，非國之利。去年，公之客趙子將來，言公無恙，唯鬚髮浸白，貌加瘠耳。聽其言論，自分與城存亡決矣。子將從公游最久，在武昌時，嘗敎其子得臣。比至京師，公爲書薦之達官，諸故人自京師至儀眞，又屬其故人善遇之。其來是也，且曰：「浙東有胡翰者，子往見之，於學當有得也。」故子將以公之言爲信，而不忘余於閭左，安知余之非才哉。

余闕《與子美先生書》 去春寇迫鄉城，僕始走六合，道數遇賊，幾陷者再。客居卧病，又爲淮帥所捉，使從軍合肥。合肥氣數，上下雷同。賊至，即爲走計。一有言守禦者，衆輒相視如讎人，大恐淪胥以敗。尋得調戍安慶，私竊自幸，以爲頗得展布矣。到鎮以來，丁賊之衰，一戰卻之。往時賊月一再至，今不至者八月餘矣。諸軍且會漢、鄂、九江，蘄賊大窘，度不久當成擒。惟濠壽主將未甚得人，未見涯涘耳。僕平生以親故奔走四方。近終養，將謂可遂竊鳥故林之願，不意際此攙搶，殆命也！亂注《易說》，廿餘年不得成。頃在行間，又大病，常恐身先朝露，徒費心力。今幸不死，且粗脫稿，何時盍簪以求正其遺缺，臨風傾注。

又《與子美先生書》 僕自前歲冬寇退之後，即大病，不飲食者廿餘日。自以爲戰不死，即病死矣。其後幸愈，而氣體覺甚衰。因念平生雖忝登仕版，而甚奇不偶，未嘗少得展布所學之一二。而《易》者，五經之原，自以爲頗有所見，其《說》草具，而未成書，遂取至軍中脩改。今友生輩錄出，或者後有子雲好之，亦不徒生也。比日賊勢浸有澄清之象，賤體又頗強，尚冀可以少進，未敢示人也。寒舍書籍在莊上，亂後散失者十七八。聞館中書籍亦然，甚可惜。

李士瞻《題安慶余闕廷心左丞死節說》 本朝自邇時盜賊蜂起，兵連禍結，十有餘年，而謀國馭兵之人，率皆昧於形勝，不能先事預圖，是致竊據，土崩之勢不數年而成。余公廷心以名卿碩儒，朝廷奪之哀而俾鎮安慶。公亦以國家多難，寧釋親之喪，毅然一起以從君上之命。到鎮之日，凡可以保城池、佑兆姓以捍賊寇者，無不殫智力而樂爲之，日與軍士庶民相親睦，一如父子，而人亦甘爲之用。故公死之日，帳中一時士大夫無苟安以向賊者。蓋公之用心，亦如巡、遠之保睢陽，誠謂安慶實當九江之保障，若失茲郡，是失江右也。

公之設心處慮，又豈盡出巡、遠之下也哉？由是觀之，忠臣志士當茲紛糺之際，屹然如中流砥柱，眞足以回頹波而障狂瀾。不然，將滔滔不已，祗見其淪胥以亡耳。嗚呼，巡、遠死責在進明，廷心死將責何人乎？

李祁《青陽先生文集序》 元統初元，余與廷心偕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寘三名，三名皆得進士及第。已而廷心得右榜第二，余忝左榜亦然。唱名謝恩，余二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接肘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七品官。當是時，余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余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父祖父母三喪，乞奉母就養江南，沉役下僚，學殖日益荒穢。而廷心方由泗州入翰林爲應奉，爲臺爲省，聲光赫著，如干將發硎，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涌山積，莫能窺其突〔奧〕。於是余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遭遇時變，余以母憂竄伏鄉里，常恨不得乘一障以效死。而廷心以羸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爲江淮砥柱者五六年。援絕城陷，竟秉節仗義，與妻子偕死。生爲名臣，歿有美謚，於是余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

宋濂《余左丞傳》 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飴，嗜之不厭。與河南張恆游。恆臨川吳澄弟子，善談名理。闕之學，因絕出四方。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略】亡何，復招修遼、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

又《題余廷心篆書後》 右四大篆，豳國公余闕爲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節來鎮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奬厲甚至，且各書齋爲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荆楚之域皆爲僞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大小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糧絕城陷，公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光，信哉。

戴良《余豳公手帖後題》 爰自浙東謝事，居太夫人憂於合肥。淮南盜起，行省強起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累功至淮南左丞。當其圍守時，以孤城抗賊者幾十載。其後援絕食盡，猶血戰兩月，城始陷，死之。朝廷贈公攄誠守正清忠亮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等處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豳國公，謚忠宣，立廟以祀。此帖作於守安慶之三年，帖中云「從軍雖極勞瘁，心甚安之」，則公捐軀報國，蓋素志然也。或傳公死之日，神降於私第前庭，曰：「我有《易說》，爲賊中某小校所得，當取以授吾故人某使刊之。」時公二子已遇害，妻妾亦投井中死，是書之存否皆不可知。公在浙東時，有所著《易說》五十卷，良嘗請以卒業。公曰：「天假數年，所見當不止此。他日相示未晚。」意謂即此書也。帖中猶欲就閩物色《易》書三五家，以爲亂思遺老之計，則公於此書沒身而已矣。

趙友同《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余忠宣公闕持憲節過婺州，聞先生善歌詩，數相過從，論古今作者，詞旨優劣。公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於師友者，而先生詩名遂雄視乎東南矣。

楊士奇《錄余青陽詩》 右余青陽先生詩，而蒙亨詩附其後。余先生名闕，字廷心。元末守安慶，死節，謚忠宣。少讀書青陽山中，故學者稱之。蒙亨者，安慶吳去疾之別號。吳學於青陽，嘗爲吾泰和州守。

葉杞《輓余忠愍公》 登癸亥榜同進士第二人。兵興，以淮西宣慰使出鎮安慶。時寇起上游，遠近瓦解，郡當淮江衝要，公堅守六年，日夜禦戰。朝廷聲聞不通，芻餉道阻。公經心緯思，賞罰信，號令明，與士卒同甘蓼，由是俘獲莫計。卒以援不至，食且盡，城遂陷。公偕妻子盡投水，賓從偏裨同死者六百餘人。

著錄

李祁《青陽先生文集序》 惜其稿煨燼無遺，獨賴門人郭奎掇拾於學者記錄之餘，得數十篇以傳，而或者猶以不見全稿爲恨。【略】廷心嘗讀書青陽山中。及仕而得祿，多聚書以惠來學，學者稱爲青陽先生，故是集亦以「青陽」爲名云。

余雲龍《余忠宣公文集跋》 余忠宣公元季死節，歷今三百餘年，蒞茲土者欽慕有人，表章殊乏也。太守張公來守是邦，撫茲堂宇，聿更新之；瞻茲寢室，重營建之；憫塚墓之頹，封石固之；攷赴難之池，糾工浚之；彙本末之全，郡縣誌之。公之有造於忠宣也，豈淺鮮哉！至於詩文篆隸，屢遭兵燹，存者十一。家廟所傳，僅得《青陽》一集。公復遐搜博採，攷訂眞贋，彙爲六卷，捐貲剞劂。斯文未喪，微公之力，烏能臻此。

高穀《重刊青陽先生文集引》 有元死節之士合肥余忠宣公闕既沒之數載，當國朝洪武初，勑命有司祠公于安慶，春秋祭祀，其旌忠勸義之意厚矣！

先友吳陵張君彥剛好古尚賢，嘗哀輯公之遺文，鏤板以傳。然其所作，散佚四方，弗克盡睹其全，君恆以爲憾。至今又數載矣，予宗姪沅陵縣丞誠，蓋聞彥剛之風而興起者，臨民稍暇，復取《忠宣公文集》譌者正之，僞者去之，捐者補之，遺者益之，積累既久，仍壽諸梓，其意不亦美哉。

王汝玉《青陽先生文集後序》　《青陽先生文集》若干卷，武威余忠宣公所著也。其《前集》若干卷，已繡梓行於世。《續集》若干卷，及士大夫忻慕公高風大節，播之文辭者又若干卷，則維揚張仲剛氏採諸四方而哀集成編者也。所散逸者猶多，仲剛尚訪求之，次第附焉，其用心亦勤矣。

彭韶《青陽先生文集後序》　余忠宣公死無後，君子悲之，遺文固所欲見，然不可多得。郡官能輯刻傳布，可謂有功於名教矣。然繫群賢諸作，始敵其半，似於公無所增損，況方來爲公作者無窮，另自爲集可也。

張文錦《青陽先生文集後序》　言以人而傳，是集之行，重其人也。安慶板久燬，走承乏四載，求舊本重梓，弗獲。歲己卯，強藩兵變，幸爾保城勝敵，神昭靈貺居多。亞司徒李梧山公撫臨謁謝，命走葺宇撥役，務得此本梓之。忠義正氣，謂之曠世而相感者，非耶？宣守胡君汝登見而輒加讎校梓行，其體公之心而急所先務者矣。

羅洪先《重刻忠宣公青陽文集序》　嘉靖甲寅，省吾雷侯守廬州之三年，【略】取《青陽文集》校其漫漶，補其亡逸，刻之郡中。

程國儒《青陽先生文集序》　平生所爲文悉爲煨燼。中原士大夫所嘗傳誦者，南北析離，不可復得，得諸其門人郭奎，僅數十篇而已。

劉瑞《重刻忠宣公青陽文集序》　己卯夏，宸濠擁兵寇安慶，【略】事平，李公撫臨茲郡，謁忠宣公祠，用答靈貺，仰瞻歎息，顧張君曰："【略】既而曰："自古忠義文章鮮克兼美，張中丞烈矣，詩表僅存數言；宋亡死節義者相望，夫惟文信公、謝疊山兼文章而有之。忠宣自筮仕負文名，爲縉紳所重，而卒以忠義立於天下，視文、謝無恧焉，可不謂之難哉！崑岡遺璞，固不忍棄也。」張君乃詢善本，胡甯國東皐刻焉。刻成，以首簡告于瑞。

《文淵閣書目》卷九　余廷心《青陽文集》一部，一冊，完全。　又卷一〇：余廷心《思兩軒稿》一部，一冊，完全。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青陽集》三冊，全。元末余闕著，讀書青陽山中，故名。　又一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余青陽集》（闕。洪武中刊行）。

張道明《余忠宣公集序》　今將新公之集，與孝肅公之《奏議》同工。不佞既叙孝肅，復叙公，則亦竊比于風其後之意，是何肥之人多忠義而並祀于其鄉不絕也？廼公之忠于元而有功于本朝，其節尤揭也。不佞于文集，蓋益觀公之深矣。

黃道月《余忠宣公集後序》　公集刻于安慶，復刻于吾廬，而歲久就敝，余重愍之。因分行細校，請之郡守張公，邑令來公重付梓焉。兩公作新文教，振揚士節，嘗擊節而談青陽，亦以集托黃兆聖氏。嗟夫！公不幸生元時，又不幸受元爵，幸遇兩公表揚之，光照異代，觴豆萬年，非偶而已。

張楷《重刻忠宣公青陽文集序》　顧變起倉卒，一時骨肉親串，皆慷慨從公死，致等身著作率散佚湮沒於青燐荒草間，余僅從郡志略得數首。竊嘗慨於見少，適諸生孟子亦山於梅林陳氏覓得一編，爲公門人郭奎所掇拾稿，惜其書已爲爛紙，字畫不無魚豕之訛。余亟校讎，重梓以行，誠懼此必傳之文而寖以失傳也。

金侃《清抄本青陽集題跋》　庚午冬日，雪窗呵凍，錄于萇楚室。　金侃。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青陽集》四卷，【略】元余闕撰。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青陽集》六卷，元左丞謚忠宣合肥余闕廷心著。門人淮西郭奎子章編。【略】合肥學官刊本，嘉靖三十三年吉水羅洪先序，廬陵陳嘉謨、豐城雷逵跋。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三　《青陽先生文集》六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元余闕撰。門人淮西郭奎編。前有傳，宋濂撰。　又：《余忠宣集》六卷，明嘉靖刊本，吳尺凫舊藏。元余闕撰。門人淮西郭奎子章輯。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青陽先生文集》九卷、《附錄》二卷，明刊本，吳枚菴藏書。門人淮西郭奎子章編輯，後學維揚張毅仲剛續輯。元余闕撰。【略】集爲郭奎所輯，洪武初有張彥剛刻本，又有四卷本、六卷本。此則張仲剛增輯本。前有青城王汝玉、番陽程國儒、雲陽李祁、弘農許贊序。《附錄》二卷，採集記傳、慨悼、追挽之作，亦署名毅輯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青陽先生文集》九卷，明刊本。元余闕撰。八卷，門人淮西郭奎子章輯，第九卷爲維揚張毅仲剛續輯。洪武初，有張彥剛刻本，此則正統間沅陵縣丞高誠重刻本也。有王汝玉、程國儒、李祁序，

高穀刊板序。又序後附新安程文《青陽山房記》一首。

李鶴章《重刻青陽文集序》 公集原版已燬於兵，爰捐貲就竹莊方伯書局重刊之。時予艤舟待發，將省親金陵，因倚裝爲之序。

余秉剛《余忠宣公青陽文集序》 不幸值元末運，兵燹禍熾，著述雖多，悉成滅燼。賴公門人郭子章先生掇拾于學者記錄之餘，僅傳數十篇，亦不過存什一于千百耳。嗚呼，公捐軀殉難，義激闔門，凡屬將佐士卒僕婢死者殆盡。幸如君滿堂氏，甫育藐孤，棄之水濱，得萬戶杜君收而養之。迄今余氏之子姓蕃衍，皆賴此一脈之存也。痛念先世遍購遺書，郭子所纂集詩文七十篇，於以歸焉。珍藏家廟，留貽子孫三百有餘年矣。則先君蓮舫公欲重鐫家廟所藏，而每慨于見少，因命大兄溫、二兄良廣爲蒐羅，收其散佚以益之。適太守鶴城張公有事郡乘，懷邑孟亦山先生襄其事，求公遺文，亦得郭所纂集者售之。公遂以繡梓，請諸上官，準給蔭生三名，五弟秉讓等備員奉祀。過郡城，書已告成，溫、良兩兄蒐羅所集未獲增入成編。今剛手足俱已謝世，先君未遂之志終莫之慰，咎將安歸？剛於是不得不身任其責矣。爰取公所爲古文詞若干篇，古律絕句詩若干首，與諸後嗣朝吟而夕誦之，校讎而編次之。若所著五經義理與夫篆隸諸書，博求之不得，蓋久矣其失傳矣。嗚呼，公之文傳者十之一，不傳者十之九，能不刊刻編輯以傳後世子孫歟？

《著硯樓書跋》 明正統本《青陽集》：元余廷心所著《青陽集》一書，《四庫》著錄本四卷，未知所據何刻。此正統十年刊本，都九卷，《附錄》二卷，最爲罕覯，洎後嘉靖合肥刊本亦止六卷。清道光刊本六卷，當自嘉靖本出。別有溫陵刊五卷本，不知何所據從？要之各本掇拾未具，不如正統本之贍足矣！【略】此本有周香巖先生跋語云《青陽集》黃蕘圃校過，此正統本爲最善，別本皆不及。所有夾簽，係從別本補錄，聊備參考，不可據以補入」云云。今書中墨筆簽語極多，但不知香巖先生所據何本耳。此書爲吾族桐西書屋舊藏，不知何時流出。有光緒癸巳獨山莫楚生先生朱筆識語，當是輾轉流入莫氏者。十年前莫氏書散，故人丁初園先生以重値得之。今初園篋衍，亦狼籍市廛。亂離中收諸篋衍，爲故人存茲鱗爪，藉當紀念云耳。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青陽先生文集》九卷，元余闕撰。明正統十年高誠刊本，十二行二十二字，大黑口，四周雙闌。前正統十年高穀序，稱宗姪沅陵縣丞誠所刊。黃丕烈手校。鈐周錫瓚、汪士鐘藏印，莫棠藏。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續編中。 補：《青陽先生文集》九卷，元余闕撰。《附錄》二卷。明正德沈人傑刊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闌。前王汝玉、程國儒、李祁舊序，次許讚刊書序，言爲正德初沈人傑頒刻於太原郡舍。版心分記上、中、下，當是裝爲三冊。卷一至四爲上，五至九爲中，十至十一爲下。卷首次行題「門人淮西郭奎子章編輯」，卷十爲《文集附錄》，卷十一爲《忠節附錄》。題「後學維揚張毅仲剛續輯」。辛未閱。 補：《青陽先生文集》六卷，元余闕撰。明正德十六年胡汝登刊本，十一行十九字，白口，四周雙闌。前正德辛巳劉瑞序，又程國儒、李祁、高穀舊序。次本傳，次目錄，後有王汝玉序及彭韶跋。又有正德庚辰張文錦跋，其書蓋宣城太守胡汝登刊而文錦爲之讎校者也。盛昱舊藏。 補：《余忠宣集》六卷，元余闕撰。明嘉靖三十二年雷逵刊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單闌。李木齋先生藏書。 補：《余忠宣公文集》六卷，元余闕撰，清李鶴章校。 清同治六年皖江臬署刊本。 補：《青陽集》四卷，元余闕撰。道光甲申刊本，六卷。 又溫陵刊本，五卷。 乾坤正氣集本。 正統十年（張）〔高〕誠刊本九卷，《附錄》二卷。 明代有重刊本。 補：《余忠宣公集》四卷，元余闕撰。明萬曆十六年張道明刊本，八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闌。余藏。 補：《余竹窗詩集》二卷，元余闕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闌。余藏。 補：《余忠宣公青陽山房集》五卷，元余闕撰。清康熙三十六年古燕張氏刊五名臣遺集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 補：《余忠宣青陽山房集》五卷，元余闕撰。《附錄》一卷。清光緒元年合肥張氏毓秀堂刊廬陽三賢集本。《青陽先生忠節錄》二卷，明張毅撰。吾家雙鑑樓寫本。余據明正統十年高誠刊本手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青陽先生文集》九卷，元余闕撰。明正統十年高誠刻本。二冊。 《青陽先生文集》六卷，元余闕撰。《忠節附錄》二卷，明張毅輯，汪齡重輯，明嘉靖十七年鄭錫麒刻本。四冊。 又：《青陽集》六卷，元余闕撰。《附錄》一卷。清康熙二十九年金侃抄本。 又：《余忠宣集》六卷，元余闕撰。《附錄》一卷。明嘉靖三十三年雷逵、洪大濱刻本。二冊。 又：《余忠宣公集》四卷，元余闕撰。明萬曆十六年張道明刻本，二冊。 又：《余忠宣公青陽山房集》五卷，元余闕撰。清康熙刻本，二冊。 又：《余忠宣青陽山房集》五卷，元余闕撰。《附錄》一卷，清刻本，傅增湘校并跋。《青陽先

生忠節附錄》二卷，明張毅輯。傳增湘家抄本。二冊。

藝　文

陳旅《送余廷心同知泗州》　元統龍飛歲，承恩入殿廬。觀君廷對策，當代賈生書。鳴鳳朝梧暖，征鴻野雪疎。他年陳仲舉，不復記題輿。　城柳含春霧，循行泗水隈。岸虛磬材出，潭靜鼎光來。政簡居民樂，詩新過客催。時宜清吏隱，遮莫長官猜。

周伯琦《送侍御余廷心僉憲浙東》　春雲陰似幕，春雨細于絲。史館承恩日，都門祖道時。星軺行浙左，采服照江湄。忠孝應兼盡，同深別後思。　紬書功未竟，持節命方隆。已擅雄文譽，還揚肅政風。楊花飛雪白，芍藥舞雲紅。咨度多餘力，新詩寄便鴻。　天台環海岸，雁蕩插雲霄。勝槩東南絕，才人玉雪標。訪遊清暇足，題咏逸懷超。旅食京華客，因君意也消。

迺賢《送余廷心待制之浙東僉憲》　芳雨散繁綠，晨霏起層城。草樹欝葱蒨，欣欣遂敷榮。聖皇秉元化，昕夕慮民情。彤廷授玉節，憲令藉名卿。肅肅曉銜命，攬轡東南征。屬茲春窅眇，出餞傾朝纓。柳色映驄馬，謌聲雜鳴鶯。謬聯祖席侶，舉爵芳醑清。粤聞浙東郡，山窮海奔崩。征徭竭廬室，田疇輟耘耕。下車發仁政，藹藹春陽生。令德聿修舉，庶用慰休明。

貢師泰《縉雲縣和余廷心韻》　薄宦阻佳會，暫歸諧夙心。夜宿劉山上，朝發縉雲陰。霜清遠林薄，日暮寒潭深。相思成白髮，誰復理橫琴。

王逢《題余廷心參政為霍丘博古山尊師撰遇仙觀記》　蓼西琳館闢，淮省大參銘。地泄烟霞氣，山潛木石靈。荒茅無盡白，汗簡有餘青。黃髮吳陵叟，癯然鶴姓丁。

成廷珪《奉寄余廷心元帥是時出鎮之舒州》　保障江淮數十州，中流屹立見君侯。蒼生幾墮巔厓苦，白髮因分社稷憂。蟻蝨竟年生介冑，貂蟬今日出兜鍪。玉堂應有昌黎頌，刻在龍眠最上頭。

吳當《挽余忠宣公》　沔陽舟楫勢如飛，安慶孤城屹不支。諸葛智謀天地闊，杲卿忠義鬼神知。縱然身活到今日，未必人生無死期。一片精忠元不改，男兒到此是男兒。

謝應芳《和陳推官過余公祠》　砥柱迴瀾屹呂梁，安知誰武復誰湯。六年守戰孤臣死，一代文章萬丈光。草木荒城威肅肅，丹青遺廟貌揚揚。悲歌沃酹知何日，北斗持來挹酒漿。

周巽《哀故左丞余公闕》　舒州控淮海，蚩尤直層城。余公此戰守，七年無援兵。公有大將略，烈烈如杲卿。百戰死城下，向來一書生。長淮失保障，寒潮送哀聲。至今父老言，聞者涕泣零。

劉炳《弔余忠愍公祭文》　疾風草勁，版蕩臣忠。繫元之季，橫流四衝。秦失其鹿，素靈夜哭。大廈之傾，支匪一木。維公鷹揚，拯其頹綱。義同田橫，忠軼睢陽。闔室捐軀，與城俱亡。大星墮地，萇弘之碧。昭若雲漢，烈于金石。古舒之濱，斷碑嶙峋。隧草黯翠，夜橐壘雲。仰茲令德，載瞻載式。攬悲蘭皐，屑淚松砌。嗚呼哀哉。

傅若金

論　述

綜　論

范梈《傅與礪詩集原序》　新喻傅汝礪，妙年工詩，自古今體五七言皆厘厘焉，力追古人，有唯恐不及意。間示余以所著編曰《牛鐸音》者，讀之連日不厭，聞其音而樂焉，以爲誠識所尚者。因揭孔子之言詩，徵以師說，遂演繹以告之。

又《與虞伯生書》　近來武昌，與鄉友傅汝礪會，其人妙年力學，所爲詩賦警拔可愛，其爲人靜愼又可尚論。將北行，介之以見，無他，出門而瞻望泰山、黃河，以洗窮鄉之卑陋，此其志也。與語當知僕之非妄。末由參侍，更冀以斯文自愛，不宣。

揭傒斯《送行序》 若金字與礪，爲學有本末，爲文章有規矩，至於歌詩，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其高出魏、晉，下猶不失於唐。又能知爲國體要，自秦、漢而下逮于我朝，凡使安南賢否，姓名若出使歲月，皆歷數不遺。故凡使事，悉以諮之，動靜相維，舉措必戒，先事而慮，物至而應，舉小包大，萬變不窮，國中賂遺，毫髮無所取，而皆本之至誠。

又《范德機詩序》 其詩道之傳，廬陵楊中得其骨，同郡傅若金得其神，今皆有盛名。

又《傅與礪詩集原序》 自至元建極，大德承化，天下文士，乘興運，迪往哲，稍知復古。至于詩去故常，絕模擬，高風遠韻，純而不雜，朔南所共推而無異論者，蓋得江西范德機焉。德機沒後，又得其鄉傅與礪焉。德機盛矣，余每讀與礪詩，風格不殊，神情俱詣，如復見德機也。然德機七言歌行勝，與礪五言古律勝，餘亦在伯仲之間，而德機得盛名時年已過與礪，使與礪及德機之年，不知又當何如也！天下文章莫難於詩，劉會孟嘗序余族兄以直詩，其言曰：「詩欲離欲近，夫欲離欲近，如水中月，如鏡中花。謂之眞，不可；謂之非眞，亦不可。謂之眞，即不可索；謂之非眞，無復眞者。」惟德機、與礪知之及此，言之及此，得之及此，故余傾倒於二君焉。而德機已矣，余無能爲矣，庶幾猶有若與礪者，他日足爲學詩者之依歸也。

虞集《傅與礪使還新稿序》 德機之里人傅君與礪，始以布衣至京師，數日之間，詞章傳誦，名勝之士，無不倒屣而迎之以爲上客。臺省館閣以文名者，稱之無異辭，豈非以其風韻，足以及於予所道諸君也哉？【略】前數年，諸公相知者多散出於外，今明良一廷，無所忌諱，清澗之蒲，海灣之水，不足以久煩吟詠也必矣。書其別後稿如此，遲其北還，則沉鬱頓挫、從容溫厚有可起予者，何幸於餘生親見之哉。

又《題范德機書》 與礪文采動人，以爲方正之彥莫汝礪若也。余方犯嚴薦之會，以病告去國，不獲如志，然汝礪之才奚必有待于不肖也哉？汝礪欲仍藏先生書，題此而歸之。

又《傅與礪詩集序》 予去國十年，與礪自交趾使還，以家貧親老，授南海文學以歸。嗟夫，上林千樹，豈無一枝以棲朝陽之羽哉！而一官嶺海之不厭，何也？

歐陽玄《送傅與礪之廣州儒學序》 曩傅君在京師，好學能文章，尤長於詩，縉紳間每誦其佳句。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詩本人情，通物理，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能詩者，必達於政而善於言，其或不能，則口耳於詩者也。今傅君以能詩名中國，以能使名遠夷，不亦宜乎？

胡行簡《傅與礪詩集序》 近世范太史椁、傅廣文相繼以詩名於時，文章鉅公莫不推服，而海內縉紳士興於詩者，咸師仰之。信乎黃鐘大呂之章，震於瓦缶雷鳴之餘，有耳者莫不傾聽也。

王沂《題傅汝礪上省掾凌伴明詩卷》 少年英氣鷙橫秋，曾佐軺車作遠游。丹徼烟嵐明漢節，彩毫珠玉散蠻州。省郎待士能高誼，才子論心肯暗投？燕市黃金買奇駿，未容歸倚仲宣樓。

又《送傅汝礪教授之羊城》 貢玉堂中客，梅花嶺外游。儒衣輕結束，袒席且淹留。古昔文爲理，詩家自一流。明珠堪結佩，白璧可聯鈎。飛動催雷電，微茫犯斗牛。王、楊端有體，沈、謝亦相侔。前輩嗟零落，風騷阻道修。千人一日曉，十度九言休。之子年方盛，詩名孰與儔。才華紅錦緞，塵土黑貂裘。狗監無人薦，鷄林有價酬。張騫回漢節，王粲在荆州。鳳詔論功早，皋比屬望優。番禺秦郡縣，泮水魯諸侯。象跡烟中堞，鯨波雨外舟。榕陰迷粵徼，柳色寄盧溝。諸老皆青眼，橫經尙黑頭。相思應有寄，清絕變蠻謳。

黃溍《送傅汝礪之安南》 南徼車書路不遙，秋風使節下青霄。頗聞僚佐登才彥，應有文章達教條。日照樓船江水活，天低銅柱瘴雲消。歸時嶺上梅花發，想見詩囊未寂寥。

又《送傅汝礪廣州教授》 耻學山人赴辟書，勇隨使者駕軺車。橫經久合居高座，上冢應須過舊廬。黑夜文星南斗外，青冥鵬路北風初。來期莫落梅花後，待詔先生席正虛。

張孟功《送傅與礪詩》 早年文采動公卿，此日承恩出鳳城。萬里舟行休憚遠，故鄉親老得歸榮。路經梅嶺香雲溼，潮落珠厓瘴海清。綸閣日長思校理，暫將餘力訓諸生。

王守誠《送傅與礪詩》 京國今多士，君詩獨有名。才能諸老薦，辭命遠人驚。陸賈慚分橐，終軍謝請纓。一官何足浼，三釜亦堪榮。臺閣專相待，山川暫遠行。且令南海上，文物變風聲。

趙亨《送傅與礪詩》 西江年少饒才俊，跌蕩京塵名益振。已知騏驥隘九

州，更看鸞鳳起千仞。行囊蕭索無金璧，袖裏攜將五色筆。錦心繡腑自成文，祗惜筆頭輕寫出。時聞搢紳傳一首，膾炙千人萬人口。鏗鍧韻發韶濩中，渾噩義宗南雅後。人人祗解愛君詩，我獨多君智略奇。一朝去作安南使，慷慨萬里宣皇威。看君專對眞不辱，朝廷益尊遠人服。陸賈掉舌能成功，馬援窮兵翻取譟。十年白屋坐飄零，有志從知事竟成。青氈坐上舊無物，黃紙書中新有名。春來夜雨江湖夢，桃浪扁舟歸興動。蘇門垂柳柔堪折，潞水飛花遠相送。蹇予京國尙蹉跎，東南持憲故人多。諸君愛士精衡鑑，去去知君入禮羅。

袁萬里《送傅與礪詩》 少年文采動公卿，京國蜚英里閈榮。已向平原爲上客，欣看湖學得先生。黃茅壓地蛇涎毒，碧海朝天蜃氣淸。慕想此身金玉重，兩司淸譽雪霜明。

楊士弘《送傅與礪詩》 廣州儒學東南冠，才子文章天下傳。豈但門生如薦豆，定知島廬盡輸田。山頭麋鹿過堂下，海上鳳皇鳴日邊。對此題詩應百首，蚤從梅驛寄長牋。

《**書史會要**》**卷七** 長於詩，正書學歐陽率更。

梁寅《傅與礪文集叙》 吾郡之先輩傅君與礪，希古之鉅儒而有合焉者也。其官止於(原缺)廣州文學，卒之年，纔踰四十，而文章之譽著海內，蓋其天才過人，學識亦超卓。范太史德機先生居百丈峰之下，自少承其面諭口傳者爲多。迨遊燕都，縉紳先生既咸奬飭，而諸公貴人愿見惟恐後。其才優祿薄，固時所共惜。【略】其爲文舂容而雅暢，質不失之俚，贍不失之浮，固宜與詩歌並傳，無愧於古之兼美者。君子觀之，當知愚言之非妄也。

楊士奇《傅與礪詩跋》 右《傅與礪詩》二冊，得於翰林庶吉士習侃。傅文白先生范公之徒，而虞、揭皆重之。其官位不顯，史亦無名，獨賴此詩以傳耳。又：傅詩工致，而古體出《選》，近體往往出盛唐，故可傳也。

《**詩藪**》**外編卷六** 元五言古，率祖唐人。趙子昂規陳伯玉，【略】范德機、傅與礪、張仲舉步趨工部。 又：元人力矯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無復深造。虞、楊間法王、岑，而神骨乏；范、揭時參韋、孟，而天韻疏。新喩、晉陵二子，稍自振拔，雄渾悲壯，老杜遺風，有出四家上者。 又：同時傅若金、張仲舉不甚知名，而近體特多宏壯。傅如「國蟠蝸角小，地接犬牙深」；「雨暗蛟龍出，天晴鸛鶴回」；「江路篁猶籜，山田稻始苗」；「黃歸幽徑犢，靑聚古祠鴉」；「灑竹啼宮女，持弓泣野臣」；「雨蒸歸日路，雲合去時山」【略】七言律，傅如「衡廬樹入靑天盡，章貢波翻白日來」；「中天日月迴金闕，南極星辰繞玉衡」；「交龍擁日明丹扆，飛鳳隨雲繞畫車」；「載筆舊登天祿閣，將書還到大明宮」；「百粵雲山連楚大，六朝煙樹入隋荒」；「焚香鳳閣春開宴，鳴玉龍墀午散朝」，【略】皆高華雄暢，得杜陵句格，特變態差少耳。而詩流不能舉其姓氏，良可嘆也。 又：元五言古作者甚希，七言古諸家多善。五言律，傅與礪爲冠，楊仲弘、張仲舉次之。

徐煒《題明刻本傅與礪詩集》 傅若金詩，在勝國卓然傑出者。胡元瑞持論甚正，《詩藪》多引傅句，惜梨棗漫漶，紙烟糢糊。

《**讕言長語**》 元傅與礪素貧，初學織席，坐於地。一家用裁縫裁衣，逐出之，傅遂學裁縫。又一家延客，令裁縫出外，傅愧之，乃讀書。今傅之詩文具在，膾炙人口，人可以不自勵耶？

《**石洲詩話**》**卷五** 元時如傅與礪之似杜，李溉之之似李，皆有格調而無變化，未免出於有意耳。 又：傅與礪歌行之學杜，自後山，簡齋不及也。然尙恨未能出脫變化，此亦邊幅之隘，難以相強者也。

劉承幹《傅與礪詩集跋》 詩文雖非大家，然亦楚楚有致，王漁洋極稱之。

《**居易錄**》**卷一** 歌行頗得子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調，視南宋俚俗之體相去遠甚。【略】若金妻孫淑字蕙蘭，亦工詩，見陶南村《輟耕錄》。集中「湘皋烟草綠紛紛，泪灑東風憶細君」，其悼亡之作也。

金侃《抄本傅與礪詩集跋》 《綠窗遺稿》載陶南邨《輟耕錄》中，南邨云：「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余錄與礪詩，因附錄于後，以與礪數詩亦正集所失編也。前四卷抄于十年之前，因留秀野堂，今年夏始抄全。腕力之衰，其筆迹互異如此。擲筆爲之慨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傅與礪詩文集》二十卷，【略】曹安《讕言長語》記其少年家酷貧，以織席爲生，又改業爲針工，後有所激，乃讀書，詩文遂膾炙人口。用以勉人之自礪，則亦奇士也。其詩法授於同郡范梈，虞集，宋褧以異材薦，佐使安南。【略】揭傒斯稱「每讀與礪詩，如復見范德機。德機歌行勝，與礪五言古律勝，餘亦相伯仲」。王士禎《居易錄》則稱「其歌行得老杜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調」，與傒斯論小異，當以士禎之說爲然。古文蓋其餘事，

然亦和平雅正，無棘吻螫舌之音。雖不能凌跨諸家，要亦一時之雋才矣。

吳焯《傅若金詩集又跋》 余讀與礪詩，體格高亮，詞色華麗。

袁翼《論元詩》四一 後起才名范揭齊，《綠窗》況有蕙蘭妻。無人箋注《南征稿》，俊逸清新我品題。

《**養一齋詩話**》卷三 人以「杏花城郭青旗雨，燕子樓臺玉笛風」，「翡翠飛來春雨歇，麝香眠處落花多」，「萬點愁心飛絮影，五更殘夢賣花聲」爲元詩之佳者，而元詩信不足重矣。不知「霜氣隔篷纔數尺，斗杓插地已三更」，「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橐」，「松杉繞屋清宵響，雷雨懸厓白晝陰」亦元詩也。道園、與礪，可以晚唐概之乎？人若常常挲摩《學古錄》，可安步而入老杜之門矣。與礪諸體清蒼，長律亦杜之正傳，羽翼道園，頗無愧色。

《**夢曉樓隨筆**》 元傅汝礪若金《詩集》八卷，歌行頗得子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調，視南宋俚俗之體相去遠甚。

分論

《**觀瀾賦**》 梁寅《傅若金詩集叙》：寅自弱冠游鄉校，見君所爲《觀瀾賦》，固已知其名，敬其爲傑士。且與君同邑，生又同歲月，而君之才名播京師，結交海內士。寅屏跡巖谷，窮居以老，乃竟不識君。然所以知君者亦深矣。

《**混沌石**》 《詩藪》外編卷六：勝國歌行，盛時多法供奉、拾遺，晚季大傚飛卿、長吉。蘇、黃體制，間亦相參。全篇可觀者，【略】傅與礪《混沌石》，【略】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澹不足。

《**壽陳都事**》 《詩藪》外編卷六：宋、元排律少大篇，獨高子勉《上黃太史三十韻》、傅與礪《壽陳都事四十韻》，風骨蒼然，多得老杜句格。

《**登南岳**》、《**次早朝**》 《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傅與礪《登南岳》、《次早朝》，【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奉題仇工部壁間古松圖歌**》 《傅與礪詩文集》引虞集題云：「絕妙，絕妙！吾人，吾人，新來第一手。」由是名動京師。

《**題棲碧山為淦龔舜咨賦**》 《傅與礪詩文集》引揭傒斯云：予欲賦棲碧久矣，興無由起。一日，臨江傅與礪來，開卷同賦之。予詩未成，與礪已就，非不可更作，念無可以過與礪也，遂易結語而已。

《**追和蕙蘭**》 《輟耕錄》卷一三：先生既喪妻，哀戚之情，多見于詩，悼亡曰「驚飈吹羅幕」，【略】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劍門圖**》 《石洲詩話》卷五：傅汝礪詩有格調，其用小謝體詩，神貌俱似。《劍門圖》一首，直用杜韻，卻無出路。

《**古松圖歌**》 《石洲詩話》卷五：虞公極賞傅若金《古松圖歌》，由是名動京師。然末句仍回到首句之意，未免味薄。雖多一韻，以唱嘆出之，然此句似不必疊韻也。

《**渾沌石行**》 《石洲詩話》卷五：《渾沌石行》賦武侯八陣磧中小石也。其詩仿少陵《古柏行》，此固不爲化境，然與李景文一輩不同。

《**題劉伯希古木**》、《**雙劍圖歌**》 《石洲詩話》卷五：至於《題劉伯希古木》、《雙劍圖歌》之類，則眞得杜意，宜乎漁洋謂其歌行得子美一鱗片甲也。

《**送鄧朝陽歸赴分甯州杉市巡檢**》 《石洲詩話》卷五：《送鄧朝陽歸赴分甯州杉市巡檢》詩，末句云「我有家君欲寄將」，此上三下四句法，自韓公以後，人罕爲之。然與礪筆雖清勁，而與韓派法自殊，似未叶合。

《**拒馬河**》 《歷代詩評注讀本》：傅若金《拒馬河》【略】激昂慷慨，不減當年易水之歌。

傳記

蘇天爵《傅君墓誌銘》 至順三年，新喩傅君與礪，挾其所作歌詩來游京師。不數月，公卿大夫皆知其名，交口薦譽之。蜀郡虞公、廣陽宋公，方以斯文爲任，以異材薦之。會今天子即位，詔遣使者頒正朔於安南，以君才學，爲之參佐，受命即行。至眞定驛，啓制書觀之，上有王號，君曰：「安南自陳日烜已絕王封，累朝賜書皆稱世子，今無故自王之，何也？」使者疑未決，君獨請行，至都堂白其事，宰相大喜，立奏改之。安南之人，往往以中國使者不習其國風土，多設譎詐以紿使者。至是，君一一用言折之，彼遂讋伏，不敢相侮。或郊迎

張宴犒衆，或盛飾侍姬侑酒，君皆卻之，曰：「聖天子遣使者來，所以宣布德意，不當重擾遠民。」至日世子出郭迎詔，帥國中之人共拜聽焉。明年，安南陪臣執禮物來貢闕下，君以功授廣州路儒學教授。湖南及廣西帥閫爭欲辟君爲掾，皆辭不就。於是繕完廣之儒宮，復學田若干畝。未幾，遇暴疾卒，至正二年三月某日也。君諱若金，與礪字也。其先由相州因官家湘潭，唐廣明初避亂再徙臨江，遂爲新喩人。【略】君賦質清美，自幼爲詩，出語驚人。弱冠游湖南，宣慰使阿榮招延於家，賓主吟咏不輟。久之，薦爲嶽麓書院直學，即棄去。卒年四十。【略】將以至正四年正月十二日葬新喩擢秀鄉玉隆山。君學長于《毛詩》，尤喜漢、魏、盛唐諸作。其詩數百篇，多可傳誦。及使遠方，果能以專對之才稱，宜以銘。銘曰：士之窮經，本以致用。《詩》三百篇，有諭有風。達於從政，專對四方。其或不能，空周奚望。傅君言詩，上本風雅，漢魏盛唐，作者之亞。持節侃侃，佐使南交。言諭遠人，玉帛以朝。我述銘章，納於君墓。後生學詩，勿溺章句。

紀事

揭傒斯《傅與礪詩集原序》 傅君初字汝礪，余以天下同其姓字者衆也，而易之曰與礪，且以「與」與「汝」聲相近而便於改稱也。

又《送傅與礪之廣州儒學教授序》 元統三年秋七月，詔假群玉內司丞鐵柱吏部尚書、丞相掾智熙善禮部郎中使安南，以臨江傅若金爲輔行。若金字與礪，【略】得尊中國撫四夷之道，雖傔從趨走，皆畏憚過於使。往返萬數千里，所至大府，交薦其賢。及安南入貢，使及國門，首問傅先生安在。初，安南數侵占城，占城遣使入告。是行也，有別旨切責安南，而所降制書上有安南王字。行至眞定，默省曰：「安南自陳日烜絕王封，朝廷有詔，安南上表，皆止稱世子，今制書有安南王字，是無故自王之也，安南遂自稱王，柰何？」請二使還白朝廷，二使議未決，迺自請行，即賃馬馳至都堂。都堂大喜，立收還制書，且以得傅君輔使事爲甚幸，而君命以不辱。及使還，首循舊制，授以廣州儒學教授。嗚呼，向非朝廷知人不能使傅君，非傅君之學不足以稱朝廷任使，使朝廷皆若用傅君，安有敗事哉？然傅君之名由是而立，傅君之榮由是而基，他日任朝廷之事，必有大於此者，又當何如也。故余於送傅君之行，不及廣州之說而本於使事云。

傅若金《南征稿序》 元統三年，詔遣吏部尚書鐵柱、禮部郎中智熙善使安南，而以若金爲輔行。其年秋七月，辭京師。明年夏還至闕下，往返萬六千餘里，道途所經，山川城郭，宮室墟墓，草木禽蟲百物之狀，風雨寒暑，晝夜明晦之氣，古今之變，上下之宜，風土人物之異，凡所以感于心，鬱于情，宣于聲而成詩歌者，積百餘篇。內弟孫宗玉見而錄之，其意若將懼其零落而欲久其存者。嗟夫！古之《皇華》遣使、《杕杜》勞還、《采薇》歌戍役之苦、《黍離》閔宗周之舊，斯皆原情所生而詩由作也。今人之情豈異於古哉！余惟不能禁余之情而達諸辭耳，惡能保其必存以久也。自古之詩零落亦多矣，矧後之人所作乎？余獨有感於行迹之遠而憫夫宗玉之志之勤，於是叙而存之。

又《清明日游城西詩并叙》 予資嗜幽澹，所遇名山水，興至輒翛然徑造，興盡即休，無留滯之意。客京師三年間，西山之勝未至焉。乃元統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爲清明節，風和景舒，卉木妍麗，金華王叔善父、四明俞紹芳、同里范誠之與予，從一小蒼頭，載酒肴共出游城西，遂至先皇帝所創大承天護聖寺縱觀行望，壽安香山而還。先是約信宿遍歷山麓諸寺迺止，至是謂三子曰：「是行適意爾，即一詣而窮其勝，豈更有餘興哉？」相與登高丘，藉草而坐，酒一數行，約賦古詩五言六韻五章，道所得之趣。書二十字亂器中，人探五字以爲韻。時誠之止酒，予又性不飲，叔善、紹芳脫冠縱酌，旁若無人，予亦吟嘯自若。都人士游者車服聲技相闐咽，金壺玉槃羅列照爛，意若甚薄余數子者，而又有若甚慕者焉。既夕罷歸，所賦詩各繕寫爲一卷，明日會余于杜氏館中。夫予在同游間年最少，而好任意興，三子不以予年少而奪之，誠之與予俱不舉酒，而能從二子之飲，不厭其醉，是游不已樂哉？

又《勤耕亭自跋》 右詩爲鄒福作也。福，豐城田家子，事藝文揭先生。餘力能讀書爲聲詩，又喜國語，習通其學，然樸愼不忘乎勤。先生甚喜之。嘗手書福自爲詩七首，叙其所從出。京師爲文詞者，福多得其題述。是何福之能使人愛若是也？學者果皆繫所出乎，于是益知藝文爲有德矣。

歐陽玄《送傅與礪之廣州儒學序》 我國家奄有六合，率土悉臣，新天子即阼，則一遣使頒正朔于南交，馳一傳可也。以尚書一人行，以郎中一人副，又聽其以文學之士從焉，雖柔遠之事，亦重矣，豈非斟酌古人擯介之設歟？

元統改元之使事，清江傅君與礪實相其行，聞其辭命之際，傅君之助尤多。次年南交來朝貢，其人往往稱傅君之能，於是廟堂特以粵郡文學旌之。【略】《記》又載夫子之言：「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粵爲郡，極東南之瀕，意其東南溫厚之氣，磅礴鬱積於斯，故其民庶而富，而教興焉，矧以能詩之士教其人乎？異時觀風之使，采詩之官，至于南粵，將以惇厚之俗、和平之聲，陳于中朝，縉紳之士其翕然曰：「是吾傅君之爲教乎？」其行也，叙其事以爲之兆云。

虞集《題范德機書》 范先生與集同歲生，又同在故平章董忠宣公館中，于今不復見矣。汝礪攜此書至，先生已宿草在墓矣。懷想疇昔，可勝悽斷！汝礪文采動人，以爲方至之彥，莫汝礪若也。余方犯嚴薦之會，以病告去國，不獲如志。然汝礪之才，奚必有待於不肖也哉！汝礪欲仍藏先生書，題此而歸之。

又《傅與礪使還新稿序》 予去國十年，與礪自交趾使還，以家貧親老，授南海文學以歸。而一官嶺海之不厭，何也？【略】作《傅君與礪使還新稿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傅與礪詩集》：少貧，刻厲於學，能文章，爲同郡范椁所知，得其詩法。蜀郡虞集、廣平宋褧以異材薦之。 又：《傅與礪文集》：洪武甲子，其弟若川既刻其詩，并刻其文。乞梁寅序之，曰：「文章舂容而雅暢，宜與詩歌並傳，無愧古之兼美者。」

著錄

梁寅《傅與礪文集原序》 君既卒後，詩文俱嘗刻之梓，其詩乃范、虞、揭三先生爲之序，流傳於四方也久矣。君之弟次舟以後進願見之多，而舊刻不存，乃取而重刻之，且續刻其文，屬寅爲之序。

《國史經籍志》卷五 《傅若金集》十一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傅與礪文集》二冊，十二卷，傅若金。附錄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傅與礪詩文集》二十卷，元傅若金撰。【略】所著詩集有《初稿》、《南征稿》、《使還新稿》、《牛鐸音》等編，范、虞諸人皆嘗爲之序。至正間，其弟若川彙録之，名《清江集》。明洪武中，又刻其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今詩文總爲一編，不知何人所併也。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傅與礪集》八卷，元廣州教授新喻傅若金與礪著。 又：顧氏《元詩選》存者僅十之三，驗此鈔本中，字句錯訛多不入選，難求原刻校正也。又文集十一卷，洪武甲子蒙賜梁寅。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三 《傅與礪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舊抄本。元傅若金撰。弟傅若川次舟編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傅與礪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澹生堂鈔本，呂氏講習堂藏書。【略】後之附錄，皆贈與礪詩文。

《增訂簡明四庫總目標注》卷一七 《傅與礪詩文集》二十卷，元傅若金撰。路有鈔本。 振綺堂有明鈔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傅與礪詩文集》二十卷，元傅若金撰。元至正間刊詩集。 張金吾舊抄，依明洪武甲子其弟若川重編續以文刊本。 補：《傅與礪文集》十一卷，元傅若金撰。附錄一卷。明洪武十七年傅若川刊本。【略】周叔弢藏，余曾借校。

胡行簡《傅若金詩集序》 傅廣文詩舊有刻本而燬，令弟若川恨其久而傳弗廣也，欲重鋟梓，介友人袁大賓徵序其端。余觀三閣老之文，獎許如彼其至，奚敢贅爲之辭？而若川愛兄之情、嗜學之力，洎吾喻山川人物之美，不可蓋而弗彰也。遂書是語，以綴其後。

傅若川《傅若金詩集序》 先兄本意以壬申至乙亥夏爲《初稿》，乙亥秋至丙子夏爲《南征稿》，則皆冠以揭文安公之序。由丙子夏以後爲《使還新稿》，則虞文靖公實序之。而刪甲子至辛未爲《牛鐸音》，則有范太史之序存焉。不幸早亡，既而(闕)上率衆力刊之，(闕)壬辰兵燬之後，欲求正稿刊行，而力弗逮。至壬戌夏，偶得宋應祥伯禎抄錄點校先兄正稿。予過稀年，恐斯文之泯，遂潛編次，率衆力鋟梓，仍將此本參對(闕)文□不明則兩存之，庶使學者有考焉，所有文集陸續刊行。

徐熥《明刻本傅與礪詩集題跋》 此本洪武間刻，世不多得。重錄珍藏，尚有所待。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傅與礪詩》一部一冊，闕。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　《傅汝礪詩集》：傅若金詩，在勝國卓然傑出者，胡元瑞持論甚正，《詩藪》多引傅句。惜梨棗漫漶，紙煙模糊，此本洪武間刻，世不多得，重錄珍藏，尚有所待。

《居易錄》卷一　元傅汝礪若金《詩集》八卷，有范德機、揭曼碩序。洪武壬戌刊本。【略】時借朱竹垞鈔本宋元人集十數種，如行黃茅白葦間忽逢嘉樹美箭，爲之眼明。

吳焯《跋傅若金詩集》　其詩有《初稿》、《南征稿》、《使還新稿》、《牛鐸音》。歿後，其弟若川重爲編次鋟梓，總名曰《清江集》。案是編後有若川跋語，跋中載三公序並存，第云先兄本意彙集四稿，歿後既刻，尋遭兵燬，又總刻此集，是四稿未嘗刻于生前，而此編之前尚有刻本在也。是編八卷，《經籍志》載十一卷。跋語有云：「所有文集陸續刊行。」豈八卷之後，另有刻耶？抑焦氏固多誤耶？

又《傅若金詩集又跋》　元詩存者僅十之三四，其字句錯落處多不入選，僅從選本略爲釐正。尚有數篇，此編逸去，當更求善本校對也。　又跋：乾隆癸亥冬，從書賈借得刻本前四卷，以朱筆校勘一過，凡錯落者悉得改正，爲之一快。

查慎行《清查慎行抄本傅與礪詩集題跋》　元傅若金字與礪，江西新喻人。受業范德機之門，年三十遊燕京，虞伯生見其詩，大加稱賞，由是知名。元統三年，介使安南，還授廣州教授。余修《江西志》，於臨江人物爲立傳。此八卷，借抄于吳尺鳧氏。尚有文集若干卷，當從花山馬氏合成全璧。初白翁識，時年七十一。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三　《傅與礪詩集》八卷，舊抄本，鮑淥飲舊藏。元傅若金撰。弟若川次舟編。　又：《傅與礪詩集》八卷，舊抄本，瓶花齋舊藏。元傅與礪撰。任邱宋應祥伯禎點校，傅若川次舟編刻。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傅與礪詩集》八卷，舊鈔本。元傅若金撰，題「任邱宋應祥伯禎點校，弟傅若川次舟編刊」。前有天曆二年范梈序，元統三年揭傒斯序，至正辛巳虞集序，洪武壬戌胡行簡序，後有洪武癸亥傅若川跋，謂「所有文集陸續刊行」。胡序後有「洪武壬戌仲冬渝川百丈山前建溪精舍新刊」一行。舊爲海寧查氏藏本，有初白手跋云，【略】案：堯圃黃氏得此本，後嘗以刻本校過。其中注明編次前後不同，并詩中有小序及跋，爲刻本所無者。豈堯圃所見別一刻本，而非洪武本耶？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傅與礪詩集》八卷，舊鈔本。　《傅與礪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詩集》八卷，錢《補元史藝文志》所載如此，但傳本絕少。此詩八卷，不知得於何時，上下方校字係余筆，又不知據自何本，皆健忘之故耳。丁丑檢理書籍，因記之如左。　其弟若川云「《文集》陸續刊行」，則當時所行，《詩集》在前，亦未知《文集》果否陸續刊行也。世必有其書，而余已得《詩集》，當訪購《文集》以成完璧，書此自勗。

周星詒《明刻本傅與礪詩集題跋》　《傅與礪詩集》八卷，一百七十五板，元廣州文學臨江傅若金與礪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傅與礪詩集》八卷，明洪武刊本，明葉文莊藏書。任邱宋應祥伯禎點校，弟傅若川次舟編。元傅若金撰。　又：其集有《初稿》、《南征稿》、《使還新稿》、《牛鐸音》等編，至正間，其弟若川彙而鋟之。天曆二年翰林高平范公梈，元統三年集賢揭文安公傒斯，至正辛巳奎章虞文靖公集，先後爲序。至正戊戌，前進士同郡胡居敬因若川之請而又序之。卷首有巡撫宣府關防，蓋崑山葉文莊公舊藏也。

劉承幹《傅與礪詩集跋》　《傅與礪詩集》八卷、《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元傅若金與礪撰。與礪初字汝礪，江西新喻人。其詩法授於同郡范梈，虞集、宋褧以異材薦，佐使安南，歸除廣州文學教授。至正三年卒，年僅四十。至正間，其弟若川並詩文刻之，《詩集》署「任邱宋應祥伯禎點校，弟傅若川次舟編刻」，不云《清江集》。《文集》但署「弟傅若川次舟編刻」，與《提要》所云不合。有范德機、虞道園、揭曼碩詩序，梁石門文序，歐陽原功送之廣州儒學序，揭曼碩送行序，諸公均相推重。今從傳鈔本付刊，以金亦陶手寫本校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傅與礪詩文集》二十卷，【略】《續錄》：元至正間刊詩集，八千卷樓有之。又有鈔本。　張金吾有舊鈔本，依洪武甲子其弟若川重編，續以文刊本。　莫氏藏影元鈔本，又金侃鈔殘本。　曾見洪武本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略】　吳氏繡谷亭有八卷本。　淡生堂鈔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傅與礪詩集》八卷，元傅若金撰。附錄《綠窗遺稿》一卷，元孫淑撰。清康熙四十一年金侃手寫本。

【略】有跋，言「前四卷抄於十年之前，今始抄全，時年六十有八」云云。余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傅與礪詩集》八卷，元傅若金撰。明洪武十五年傅若川建溪精舍刻本，徐煒、周星詒跋，四冊。 又：明刻本，一冊。存二卷，一至二。 又：《傅與礪詩集》十一卷，元傅若金撰。附錄一卷。明洪武十七年傅若川刻本，四冊。

《古今書刻》卷上 臨江府：《傅與礪詩法》。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傅與礪《詩法源流》三卷。

藝文

范梈《贈傅汝礪北游》 十年身不到瀛洲，江上逢君又素秋。行李秖今何處在，看花須及俊年游。滄波遠去浮三隅，白日高懸照九州。大旱若將敷說命，賢良記取舊弓裘。

許有壬《和傅汝礪見寄韻二首》 江水舟航日夜東，故人音問得常通。君才能挽千鈞筆，老我惟懷一畝宮。自古山林容小隱，祇今臺省有諸公。欲知別後詩成處，都在花香竹影中。 春紅園圃眩西東，花下縈紆一逕通。不向雷門操布鼓，要從人海見珠宮。多言浪負三千牘，老夢都言十八公。珍重吾宗有成訓，人間何似在山中？

虞集《送傅與礪詩》 冰玉空青不易求，蘭苕翡翠擅清秋。才情豈是人間少，不到巫山夢未休。 宮樹朝陽起宿鴉，人人解賦上林花。 如何西漵還東島，天上秋清有到槎。

謝端《送傅與礪詩》 自古詩人天所放，海堧鄉土舊來諳。使星曾照雕題外，教雨還霑越嶠南。土風檳榔是良藥，世味橄欖留餘甘。先生三鯨還小劇，仙人五羊應共驂。越王臺遠見明月，大庾嶺高多夕嵐。朝路憐才留未得，鑾坡載筆祇多慚。

黃溍《送傅與礪詩》 恥學山人赴辟書，勇隨使者駕軺車。橫經久合居高座，上冢先須過舊廬。黑夜文星南斗外，青冥鵬路北風初。來期莫落梅花後，待詔先生席正虛。

張憲《送傅與礪詩》 軺車已出瘴雲深，還抱除書向海潯。官有廣文堂下馬，裝無使者橐中金。千年國史書奇節，萬里蠻荒入壯吟。今日東歸人共羨，斑衣如繡照家林。

貢師泰《送傅與礪詩》 買得吳船便欲東，更騎羸馬別諸公。文宗久許江西盛，詩律非因海外工。人羨義陽封介子，客從泰畤薦揚雄。五羊城下南風起，茉莉花開荔子紅。

劉聞霆《送傅與礪詩》 君不見、丹穴產鳳雛，五色不是凡禽狀。廣文年少薄遊吳，一旦詩名動天上。前年開詔赴交州，今年載書東海頭。僊人騎羊渺何許？歸夢先落江南州。樹枝當窗靈鵲喜，綵服趨拜庭闈裏。別有佳期隔片雲，洞房月照瀟湘人。君歌《有所思》，我歌《遠離別》。落花飛絮春去盡，杯酒相送都門時。一官冷熱何足取，文章自可名不朽。滄波早製釣鼇竿，莫遣玉堂人待久。

孫淑

論述

傅若金《綠窗遺稿序》 故妻孫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誡》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爲近體五七言，語皆閑雅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爲，又恆毀其稿。家人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紝組紃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因出其稿，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特爲編集成帙，題曰《綠窗遺稿》，序而藏之。

《輟耕錄》卷一三 孫氏之詩依乎禮儀，先生(傅若金)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矣。

《歷代詩話》卷六六 吳旦生曰：與礪誌其妻殯云：【略】余攷其詩，備

載《輟耕錄》中，皆秀雅可誦。特取一二絕句，以見其大槩。蕙蘭詩：「樓前楊柳發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窗無氣力，隔簾風亂海棠絲。綠窗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嬾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與礪追和詩：「小窗開盡碧桃枝，憶得青鸞化去時。昨夜秋風妒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江上愁時復值春，帶圍寬盡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日暮飛花故著人。」

《**夢曉樓隨筆**》若金妻孫淑字蕙蘭，亦工詩。

傳記

《**輟耕錄**》**卷一三** 新喻傅汝礪先生若金，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君高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女工。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愼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邪？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既瞑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爲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爲將奈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既，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有一日也。」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傅若金妻孫蕙蘭《綠窗遺稿》一卷。

劉承幹《**傅與礪詩集跋後語**》汝礪妻孫蕙蘭《綠窗遺稿》一卷，隨後搜得，亦附刊於後。

《**補遼金元藝文志**》傅若金妻孫蕙蘭《綠窗遺稿》一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綠窗遺稿》一卷，元孫淑撰。清康熙四十一年金侃抄本，金侃跋。一冊。

丁復

論述

綜論

孫炎《**午溪集序**》余嘗論仲容詩若大宛天馬，舉足萬里，有蓋世之氣。

李桓《**檜亭集原序**》君博學才敏，爲詩精麗奇偉，格超而趣遠。自近世以集行，及余所見四方之士及所聞以能詩自名者，皆莫與爲比，所造益高，傑出于一時，而視古人深入其閫奧。予嘗評君有三異於他，文未嘗不善，而獨爲詩；詩未嘗刻意，而語輒過人；人未嘗不服以爲止，而一不有所衒。【略】余識君于二十年之前，當是時，君之詩酷類太白，雜而置之集中，見者不復能辨。今其體稍變，將自爲一家，惜乎介之不早登其門而盡錄也。

李孝光《**雙檜亭集序**》予頃家居，有持《瀛海篇》視我，顯暢明白，反覆讀之，令人欲飛。余曰「必臨海之產也」，果然。後至建業，見仲容，仲容已五十餘。觀其詩皆已絕去生獰、操蹙精悍，猶之宛馬，不踶、不齧、不戾，而日行千里，衆馬雖十駕不能超也。仲容拓落不耦，莫爲知己。獨鳴之聲詩，以自陶寫其菀結之氣，夷睨世之學士，後生蹴踏翰墨之場，縮手袖間而去之。時時危坐而飲酒，沃涑愁思，吐咳新語，數少出其奇，不復修治，一讀而棄地。

危素《**雙檜亭集序**》君安于所遇，胸次夷曠。逢山僧逸民，得酒輒飲醉，則作爲歌詩，引筆即就，高情藻思，間見橫發。

楊翮《**雙檜亭集序**》檜亭先生丁君仲容父，生平有隱君子之德，而以詩著名。晚歲盤桓于冶城、龍河之間，灌園自樂，四方之士日載酒從之游，而求其爲詩。故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絕。飲至半酣，詩愈益奇，一飲或詩累數章。詩成，而先生亦頹然醉矣。然往往即書卷上，未嘗起

草，故詩雖至多而稿皆不存，自其壯時，亦已若此。

江夏諭《雙檜亭集跋》 惟先生之才足以追配古作而鳴國家之盛，乃弗見諸用以沒。觀其命詞，托興高遠，閒適夐然，無塵俗意，(闕)能盡識。則是編之行，豈不有補於風教乎？

張以寧《與趙德明談丁仲容作以此寄之》 江左詩人丁叟在，淮南木落看青山。尋僧野寺秋風去，送客溪船夜月還。八口艱難新歉後，廿年落魄醉吟間。城南郭泰能攜酒，得伴先生杖履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檜亭集》九卷。【略】(丁)復詩不事雕琢，而意趣超忽，自然俊逸。其才氣橫溢，魏文帝所謂筆墨之性殆不可勝者，幾乎近之。

分論

《夏日過龍翔寺養蒙室空問奇元樸書記因讀鄭明德詩就韻奉贈》 《草堂雅集》李孝光題云：初讀「新竹滿牆雨」，意謂類馮海粟。及讀至「一蝸舉世兩鬥國，六鰲何處三山洲」，大以爲好，老賊胡不死。

《遊昭亭》、《歸廬山》 《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丁仲容《遊昭亭》、《歸廬山》，【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題畫馬》 《石洲詩話》卷五：丁仲容復《題畫馬》一篇，周旋「韓幹畫肉」，從「服轅病瘦」說來，雖是寄托，而無意味。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檜亭集》九卷。【略】(丁)復，字仲容，天台人。延祐初，游京師，與楊載、范梈同被薦，而復辭不就，放情詩酒，浪迹江淮間。乃三徙居。晚乃僑寓於金陵之城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檜亭天台籍，負詩名。延祐初，游京師，與楊載、范梈同被薦，辭不就。浪跡江淮，凡三徙居。金陵城北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名其集曰《檜亭》。《金陵新志》尾校訂姓氏，有訓導丁復，知曾官儒學也。

紀事

李桓《檜亭集原序》 天台丁君仲容之詩曰《檜亭稿》者，因其所居而目之也。君三徙居，寓於金陵之城北。地既深僻，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蒼茂若雲。客至，款坐亭上，日翛然以爲樂。

危素《雙檜亭集序》 天台丁君仲容父少負逸才，去游京師，薦者以君與楊仲弘、范德機皆可爲太史氏。當此之時，天下寧謐，休息兵革，而仁宗方尊尚儒學，化成風俗，本朝極盛之時。然當國者思陰廢楚產之士。君察其機，不俟報可，翩然去之，乃絕黃河，憩梁楚，過雲夢，窺沅湘，陟廬阜，浮大江而下，遂家金陵，于是三十年。君之文雄而趣高，可以制作誥命，宣天子仁惠元元之意于四方萬里，而乃使淹回羈旅，浮湛里巷，駸駸乎老矣，茲其可惜也夫。

江夏諭《雙檜亭集跋》 壯游京師，公卿薦之館閣，不就而去，放情詩酒，終老江湖之上。

李存《書丁仲容所贈元行之敘後》 余嘗過宗人正卿，忽出而笑且嘆，因問他日不若是何故，曰：「有丁君仲容者，吾故人也。近舟道此入閩，謂聞吾予願款接，而牽於同載，期以歸之時。昨日適至，而江流漲急，風且順，一夕可數百里，舟中咸恐其留，遂以甚恨而去。吾子今日來，何不昨日來也？」至正甲申之春，閩人元行之由江寧縣典史來征商安仁東溪之上，四方之俊彥集於江寧者共因其游觀，分題賦詩以爲餞。而仲容以文首之末語，猶以曩不及過余爲恨。余曰：「世固有生不同時而能莫逆於其心者，亦何必共州里數言面哉？」然仲容以文學老成交時顯貴，其踪跡宜常在通都大邑。而余則久衰，卧疾丘壑，今之相失也，又特一交臂耳，無乃造物者使吾二人同其恨乎？所賴行之方艾，服官政，其於東西州車轍馬跡將無所不及，則吾二人者，亦將無所不相聞也。

楊翮《李謙之詩稿序》 吾邦古稱江左文物都會，往時薦紳士大夫經術才藝恆彬彬焉，鄉黨間學古之士欲成其業者，咸翕然有所宗。嚮比年來，故老

凋謝略盡。於是天台丁先生仲容甫適居吾邦，以詩歌爲學者倡，隱然名動江左，凡一時之秀俊苟於詩有好焉者，皆趨丁氏矣。

著錄

李桓《檜亭集原序》 饒氏介之方集君詩得若干首爲一編，故題其稿《檜亭》云。【略】平生倡和題咏與夫言志感興而作無慮數千篇。性坦率，不自貴重愛惜，篇成，輒棄稿不復留。故雖傳誦于人，而散逸彌甚。介之始爲之裒輯，自四五七言古、律、絕句，諸體粗備，彙分而臚列之，隨其所得而附之左方，才十之一二。

李孝光《雙檜亭序》 其子婿饒介之，頗爲藏弆，浸以成什。他日請曰：「鄉聞長老先生用位卑詩弗傳，徒令世惋惜。介且爲刻之，願一論次。」余行四方，見詩人之耻爲陳言而務力爲奇者，有自好之意。至臨海，閭里子弟造次出之，曾不見其困，而吾仲容又其梟也。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狎耳目哉！仲容既老，買宅建業之城北。南戶故有兩檜樹，醉倚樹而咿唔，因自名其什曰《雙檜亭詩》云。

危素《雙檜亭集序》 君既以此寓其所樂，久之散落無復收拾，其婿饒君介之粹而成編。以余辱君爲忘年之交，俾序識之。

楊翮《雙檜亭集序》 其婿饒君介之稍稍爲之訪求得百餘，則猶遺落太甚。從之游者李君謹之深以爲惜，益加蒐羅，旁及隱遠，久之凡得若干篇，皆饒集之所未嘗有者。【略】今先生之詩將刻而傳之，予謂謹之或爲後編，或附饒集，無不可者，幸先生之詩完見于今足矣。雖然，謹之之廑予則不可以不書，使後之觀《檜亭集》者，庶以知謹之之于是而能用其情也。

江夏諭《雙檜亭集跋》 右《檜亭集》，天台丁先生詩也。【略】今所類諸體詩幾三百一十五首，分爲九卷，合爲一帙。前集則其婿饒介之所錄，續集則其門人李謹之所蒐輯也。南臺監察御史張君惟遠見而愛之，惜不大傳于時，移文有司，鋟梓集慶學官，教授查信卿實董其事。

朱右《檜亭後集序》 至元重紀戊寅之歲，予如金陵，游從縉紳名人間，考德而問業。時丁先生仲容父以同里閈往還既數，情好益深，故予與先生所著詩歌及他所見必手鈔而心識之，積若干卷，藏之篋笥，將俟知者以傳不朽。後十四年，當至正辛卯，客有攜《檜亭稿》來示予於錢塘，始知御史張公維遠命刊昇學，廼李君謹之所編，視饒君介之舊本爲增多矣。予喜而不寐，讀盡日夜，惜其間如《瓊花》、《瑞竹》、《送常憲史》、《題長江萬里圖》等作，皆膾炙人口，而不能盡傳。因類摭未刊之詩，以補續其所未備，得一百四十七首，名曰《後集》。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丁仲容《檜亭集》一部，四冊，完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檜亭集》九卷，【略】元丁復撰。【略】平生所作不下數千篇，脫稿即棄去，故多所散佚。其婿饒介之及其門人李謹之各據所得，蒐輯成帙，介之所編稱《集》，謹之所編稱《續集》，今皆未見其本。此本乃至正十年南臺監察御史張惟遠合二集編爲九卷刊於集慶學舍者。其稱檜亭，蓋以所居有雙檜，復日哦詩其下，因以爲名。集中有《次韻介之雙檜亭詩》，即其地也。

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檜亭稿跋》 余向有抄本《檜亭集》，《醉歌贈陸華之》數章，訛不可讀。近從閩中董氏購尋徐興公所藏元刊本，始知抄本所據之本有錯訂之葉。傳鈔時失于校正，又改行格，遂致訛謬如此。此本爲季貺太守所藏，其誤亦同，因爲改正而歸之。元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缺五葉。抄本亦缺，恐世間無初印本矣。

《儀顧堂續跋》卷一三 《元槧檜亭集跋》：《檜亭稿》九卷，次行題「天台丁復仲容父」。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一 《檜亭稿》九卷，元刊本。明徐興公舊藏。元天台丁復仲容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檜亭稿》九卷，元至正十年刊本。天台丁復仲容甫。上元朱緒曾述之《開有益齋讀書志》云：元金陵詩家有集存者，惟集慶路訓導丁復仲容《檜亭集》九卷。【略】其稿饒介之、門人李謹之各有編輯，南臺監察御史張惟遠合編爲九卷，至正十年刊於集慶學。【略】偶讀《乾坤清氣集》，仲容詩《扶桑行送銛仲剛東歸》、《題長江萬里圖》、《蘭堂上人之金陵因寄憲府張使君》三首，爲此集所不載。偶讀朱右《白雲稿》云：「李謹之編《檜亭集》，如《瓊花》、《瑞竹》、《送常憲使》、《題長江萬里圖》皆膾炙人口，而不能盡傳。」因補所未備，得一百四十七首，與御史王克惠商刻之。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檜亭集》九卷，丁復撰。抄本。

補：江陰繆氏藝風堂寫本，綠格。　補：《檜亭稿》九卷，元丁復撰。元至正十年南臺御史張惟遠集慶學宮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闌。合刊前後集而成，每篇下注明「前集」、「續集」字樣。前集其婿饒介編，續集其門人李謹之編。陸心源皕宋樓舊藏，今在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檜亭稿》九卷，元丁復撰。清抄本。一冊。

又：五卷本，清抄本，一冊。

藝　文

李存《書丁仲容所贈元行之叙後》　來時去急約歸時，及到歸時更不遲。渺渺江東二千里，兩家消息有行之。　相知何必曾相見，此意寥寥在剡溪。莫道有懷因雪月，秋風隨處鷓鴣啼。

張以寧《喜丁仲容徵君至》　題詩苦憶城南郭，喜見歸來鶴姓丁。雙鬢野風吹汝白，一燈江雨向人青。志士長嗟靈壽杖，史官獨失少微星。瓊花照眼春無賴，明日酌君雙玉瓶。

成廷珪

論　述

張憲《居竹軒詩集原序》　成君原常之爲詩既博，取選唐中州而長之，故發乎情者，雖若憤慨思憂，與夫婆娑暇豫也，而無不深致其功焉。余在廣陵時，嘗與周游乎山僧野士之寓，或臨大江，眺羣峰，或升蜀岡，坐茂樹，未嘗不詩是作也。其或風日之朝，燈火之夕，樽俎前而几杖後，未嘗不詩是談也。方其索句，雖與之論說應答，而中實注思揣練，有得則躍躍以喜，一字或聲，必帖乃已，信乎深致其功也如此。間嘗語余曰：「吾仕宦無天分，園田無先業，學藝無他能，唯習氣在篇什，朝哦夕諷，聊以自娛，其閒逸非復求聞於世也。仲舉深知我，得不薦之以言，而時出以自省乎？」余誼不容辭，以跋涉世故，未能一引筆也，今乃不遠數千里緘所作《居竹軒稿》，以尋宿諾焉。遂爲書於編曰：余學之大氐，詩以法爲守，以聲爲準，以神爲用，故法貴整嚴。法不整嚴則聲爲之散矣；而聲貴諧婉，聲不諧婉則神爲之黯矣；而神貴飛動，神不飛動則徒法矣。三則猶持衡然，首重則輕，末重則軒，唯適於稱焉爾。若詩亦稱矣，固平昔所深許者也，又將焉告？輒爲正誤五字，且錄之而藏於蛻闇之竹素房。

危素《居竹軒詩集原序》　成君原常隱居廣陵，養太夫人甚謹，因不出求仕。其所與遊，多至尊顯，亦莫有薦用之者，四方士之過淮東，或久留或即去，必以君爲之依。君周旋款洽，曲盡其意，於是藹然長者之譽。君好讀書，尤工於詩，比得其詩一編，其憂時而閔俗，憤世而嫉衰。及其(闕)也，則有凌雲霞、入霄漢、糠粃萬物之興，要皆發乎至情，非有所勉強矯揉而爲之者也。李唐之世，能詩者最多，而工部員外郎杜公爲甚；豈非以其忠君愛國之意，類詩人之思致？君之詩蓋於是歟！嗚呼，杜氏所遭之時，干戈搶攘，生靈塗炭，危若綴旒，故其言之哀痛迫切，殆不期然而然，後世能知之者唯王荆公、梅都官而已。讀二君子之爲賦，未嘗不掩卷而太息。若乃憲宗之世，命將相平吳元濟于淮右，時則有若柳刺史表上平淮夷雅，自以爲施諸後代，猶唐之光明。今天子詔遣大臣出討，首拔彭城，旬日奏捷，以君之才，當效柳氏作上之朝廷，以配《江漢》、《常武》，傳示于無窮，不既盛矣乎！因書以歸之。

郜肅《居竹軒詩集原序》　余嚮在廣陵識成君原常，雖居於市廛，而植竹庭院間，綽有山林意趣，扁其燕息之所曰「居竹」。日與高人碩士遊，行吟舉觴，悠然自得，舉世務之，可尚可慕者，視之若浮雲。唯意於詩，五言務自然，不事雕劌，七言律最爲工，深合唐人之體。其交游則仲舉張公爲忘年友，載酒相過，殆無虛日。故其詩之音律體製，蓋有得於仲舉者多焉。擾攘以來，飄泊南北，復會于吳門，與先生游，年已七袠餘矣。怡然與常時無異，所作之詩視昔爲尤進，而流離悲壯之態，感慨激烈之情，有不能自已者。

鄒奕《居竹軒詩集原序》　往者河東張公仲舉以詩鳴於廣陵，追而和之者，有成君原常焉，南北之士，一時莫不稱讓。其後，張公被召入翰林，躋顯

仕，所以黼黻聲猷、詠歌所志者，其境順而易。而原常栖遲山林，繼罹兵革，年日以衰，身益以困；顧以忠厚之氣，發而爲和平之聲，卒亦與張公相頡頏，所謂逆而難者也。余識原常于吳門，觀其扁舟往來於洞庭、笠澤之墟，逍遙乎雲水之上，凡所涉歷，一寓於詩，能揣練六朝之情思，以入唐人之聲律，變化尋常之言爲警拔之句，終歸於適其性情、勸爲忠厚而已。夫豈置一毫窮欝不平之態於其間哉？昔孟浩然一失意於明皇，猶不能忘情於篇什；陸魯望在唐之季，每寄憤於煙朝月夕之外。若原常者，雖不遇而終無憾焉，其詩可傳，而其爲人可知也。

劉欽《居竹軒詩集原序》 嗚呼，以先生之才之德，而肥遁夷猶，吟哦自放，樂乎天而不求於人者，先生之志也。至若晚年遭亂奔走，艱難欝抑謝世，使人若不能無憾者。卷中所存，莫不鏗鏘珂珮而追躡風雅，與昔賢齊驅，則先生又何憾哉？謹以諸名公所序先生出處及贊詩之工妙者刻於卷端，因述余所不敢忘先生者，以綴於後。

周瑈《居竹軒詩集後序》 夫詩成乎音，音成乎聲，聲成乎氣，天之質也；氣成乎志，志成乎情，情成乎性，天之衷也。始乎天衷，放乎天質，詩之義也。夫天也者機也，機也者神也，機妙而感，神妙而應。夫人同也，是故詩也者同則昭物，異則昭變，義之大也，眞之適也。而又何差焉？【略】故宇宙者一身也，古今者一息也，即詩之初，求詩之奧，其同者可以觀矣。又何泥焉？故曰觀於谷而知籟也，觀於螽而知《韶》也，天之謂矣。余暇日偶讀《居竹軒詩》，因以志之。周瑈謹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居竹軒集》四卷，【略】廷珪與河東張翥爲忘年交，其詩音律體製，多得於翥法，而聲價亦與翥相亞。觀詩中所載酬答者，如楊維楨、危素、楊基、李黼、余闕、張雨、倪瓚，皆一代勝流。而黼與闕之忠義，瓚之孤僻，尤非標榜聲氣之輩。其傾倒於廷珪，必有所以取之矣。劉欽稱廷珪五言務自然，不事雕劌，七言律最工，深合唐人之體。今觀其七言古詩，亦頗遒麗，惟五言古詩，竟無一篇，似不應全卷遺佚，或自知此體不擅長，遂不復作，亦如宋无之《翠寒集》歟？

《寒廳詩話》 若夫揣鍊六朝，以入唐律，化尋常之言爲警策，則有晉陵宋子虛(无)、廣陵成原常(廷珪)、東陽陳居采(樵)，標奇競秀，各自名家。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五九 健兒杖劍殺人來，白骨如山戰壘開。居竹軒頭蕪草沒，登臨無限古今哀。(成廷珪)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居竹軒詩集》：詩則最工七律，深合唐賢。

《送余應奉》、《贈無住師》 《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成廷珪《送余應奉》、《贈無住師》。【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

傳記

闕名《居竹軒集跋》 廷珪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禮執，蕪城人。好讀書，尤工於詩。奉母居市廛，植竹庭院間，綽有山林意趣，扁其燕息之所曰「居竹」。河東張翥仲舉爲忘年友，載酒過從，殆無虛日。廷珪謂曰：「吾仕宦無天分，田園無先業，學藝無他能，惟習氣在篇什，朝哦夕諷，聊以自娛而已。」晚年遭亂，奔走艱險，年七十餘歿於雲間。故人京兆郜肅彥清、中山劉欽叔讓搜輯遺詩，彙而刻之。吳中鄒奕曰：「原常能揣練六朝之情思，以入唐人之聲律，變化尋常之言爲警策之句。」劉欽亦曰：「原常詩五言務自然，不事雕劌；七言律最爲工，深合唐人之體。」當仲舉之以詩鳴於廣陵也，原常追而和之，聲名與之頡頏。仲舉嘗題其集曰：「余在廣陵時，與原常唯詩是談，方其索句，雖與之論說應答，而中實注思揣練，有得則躍躍以喜，一字或聲，必帖乃已。」蓋原常能深致其功，而音律體制，仍得之於仲舉者爲多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廷珪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禮執，揚州人。好學，不求仕進，惟以吟咏自娛。奉母居市廛，植竹庭院間，頗有山林意趣，因匾其燕息之所曰「居竹軒」。晚遭世亂，避地吳中，蹤跡多在松泖，故集中有卜居海上之作。後竟歿於雲間，年蓋已七十餘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居竹軒詩集》：廷珪字原常，一字元章，號執禮。蕪城人，隱於市廛，植竹庭院，雅有山林景趣，扁其讀書之所曰「居竹」。與張仲舉爲忘年交。餘所倡酬者皆一代勝流。【略】暮年遭亂，避地吳中，歿於雲間。年逾七十。

紀事

王逢《哭成元章》 題注：諱廷珪，與丁仲容先後日生，李坦之、張仲舉咸至交好，有詩倡和。

劉欽《居竹軒詩集原序》 居竹軒成先生曩居廣陵，與先君友善，每侍談論，不覺終日。服膺請益，積有年矣。風塵澒洞，各天一方。後審先生寓雲間，則已捐館。

著錄

郜肅《居竹軒詩集原序》 今先生已歿于雲間，其全集未獲盡見，姑以所得於吳中，并昔年記憶者若干首，乃得先生故人劉君叔讓彙而授之耕岩，刻梓以傳，甚盛事也。故序其大概於篇首云。

劉欽《居竹軒詩集原序》 哀悼之餘，思先生平昔留意詩什，膾炙四方，先生雖亡，而有未嘗亡者存焉。以余向所誦記及今收采於友朋者，分彙成帙，以壽諸梓。

《國史經籍志》卷五 成原常《居竹集》四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成柳莊集》四卷。 又卷一三 《成柳莊詩集》一卷，成廷珪。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居竹軒集》四卷，元處士蕪城成廷珪原常著。一字元章，又字執禮。其集則故人中山劉欽叔讓搜輯，京兆郜肅彥清校刊，河東張翥、臨川危素、吳中鄒奕及肅與欽并序，廬州守周瑯後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居竹軒集》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元成廷珪撰。【略】此集乃其友郜肅、劉欽搜輯遺稿所刻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居竹軒詩集》四卷，明初刊本，振椅堂藏書。京兆郜肅彥清校正，中山劉欽叔讓編類。元成廷珪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居竹軒集》四卷，元成廷珪撰。刊本。 補：明嘉靖刊本，【略】涵芬樓藏，甚罕見，余曾傳鈔一帙。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居竹軒詩集》四卷，元成廷珪撰。明嘉靖刻本，二冊。 又：清抄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 《居竹軒集》四卷二冊，元成廷珪撰。清得一堂鈔本。

藝文

張憲《寄成居竹隱居》 青袍朝士困京華，此老蕭閑竹滿家。山壓窮愁詩強項，海枯渴肺酒槎牙。商巖未採芝如草，彭澤將歸菊有花。孤負江頭理漁事，短篷春雨夢溫沙。

王逢《哭成元章》 淮海成遺逸，詩吟字字精。每稱盧八米，堪敵李長城。虹日銜雲赤，霜風落木清。訃聞張祭酒，涕淚想沾纓。 名後登龍李，生同化鶴丁。看花頻后土，裹茗或中灝。世事餘黃石，朋游半列星。何人謚貞曜，永爲賁泉扃。

岑安卿

論述

宋濂《栲栳山人詩集叙》 餘姚岑公靜能，志節之士也。其居鄉也，人皆敬而憚之，是何也？其出言可爲世則，其制行可爲世範，所以名閥之家雖至凋瘁，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輩，縱富埒公侯，亦不敢爲凌躐之事。設有之，往往私相謂曰：「岑先生莫知之乎？」復縮不敢吐氣。或者不知，徒謂公爲詩人。嗚呼，公果詩人也哉。

《徐氏筆精》卷四 至正中，餘姚岑安卿字靜能，號栲栳山人。有集一卷，

平淡不類元習。如「蛩鳴深巷靜，月昃半樓明」，「山高不礙夢，日落易生愁」，清新有味，亦胡元瑞所未覩也。

《元詩選》初編己集 靜能獨淪落不偶，其《簡王子英》詩云「平生耕稼心，愧此老病軀」，又云「老成愧苟得，童稚羞無官」，又《會資敬菴》詩云「我窮不出門，頗覺天地窄」，何其坎壈抑鬱之甚也。

盧文弨《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 先生詩風格清勁，多見道之言，有以自樂，不慕榮利。有句云：「靜中有樂我素諳，字我靜能斯不愧。」允哉斯言！乃近人顧俠君頗意其有鬱塞之慨，殆非知先生之深者。先生德高望重，官斯土者咸知尊敬之。邑中多陰受其芘，蓋大凡名門右族後人，稍陵夷衰微者，每易爲暴富有權勢者所侵陵，或利其田宅、墳墓而強丐奪之。今憚先生，咸蓄縮不敢肆。故宋文憲題先生集云：「名閥之家雖至凋瘁，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輩，雖富埒公侯，亦不敢爲凌躐之事。」正謂是也。先生既沒，趙古則等私謚先生曰貞元，亦據謚法「清白守節」、「行義悅民」兩言爲定論。然則先生豈僅獨善之士哉。

又《題鈔本栲栳山人詩集後》 先生古詩格高氣勁，多以理勝，有益於世教。然亦溫潤妍雅，與陳腐之言迥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栲栳山人詩集》三卷。【略】其詩戛戛孤往，如其爲人。惟七言古詩時雜李賀、溫庭筠之體，蓋有元一代風氣如斯。然氣骨本清，究亦不同纖媚穠冶之格。

《養一齋詩話》卷三 元人爭尚工麗，然亦有質樸與道園相近者，岑安卿靜能是也。略錄其數首於此：「田園日蕪穢，衰邁不自治。童僕肆疏嬾，子孫習娛嬉。良苗雜稂莠，瓜瓞纏蒺藜。草深狐兔聚，水積蛙蚓滋。念茲每獨往，邈焉起遐思。世事亦如此，重令我心悲。」「石燕拂雲杪，河魚落檐前。天公半月雨，下土舒憂煎。槁壤蚓發唱，素壁蝸流涎。禾蔬鬱佳秀，樂彼園與田。既無溝壑虞，體受期歸全。插架有遺軸，足以消餘年。」【略】靜能隱居樂道，人品甚高，故其詩質而無飾如此。雖未逮道園之渾健，亦元人之特立者。靜能又有句云：「爲言立仗馬，何似忘機鷗？」抗志不出之故，觀此而明，其時勢亦可知矣。

黃璋《清抄本題栲栳山人詩集》 昆季多才舉制科，徵書不就老巖阿。咸淳進士厲無咎，瞻企師門悼頹波。長隄築就護鄉枌，垂老杜門述典墳。栲栳山人名不媿，永將冰雪寄斯文。

傳記

《新元史》卷二三八《岑安卿傳》 岑安卿，字靜能，餘姚人。所居近栲栳峰，號栲栳山人。與李季和、危素相善，嘗作《三哀詩》弔宋遺民之在里中者，寄託深遠，膾炙人口。著有《栲栳山人集》。

《元史類編》卷三六 （存目）

紀事

戴良《王先生墓誌銘》 鄰有栲峰岑君，先生友也，素以氣節相高。每當月夕風晨，必爲之握手歔欷。行遊湖山間，或臨流飲酒，或登高賦詩，有夐塵之思焉。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字靜能，餘姚人。宋景濂稱其唾涕富貴，以布衣傳其詩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栲栳山人詩集》三卷。【略】安卿字靜能，餘姚人。所居近栲栳峰，故以自號。志行高潔，窮阨以終。其詩有云：「老成媿苟得，童稚羞無官。」又云：「人觀所爲主，結交愼攀援。」足見其堅苦自立之意。集中《次韓明善題推篷圖》詩，稱「坡翁仙去二百春」，以蘇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計之，蓋當元之中葉，故上得見厲元吉，下得見危素也。

著錄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岑安卿《栲栳詩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岑安卿《栲栳山人集》一卷。【略】（盧文弨校：今有三卷，似尚缺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栲栳山人詩集》三卷，【略】元岑安卿撰。【略】是集爲安卿邑人宋禧編輯。

盧文弨《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　乾隆庚寅，見今太史邵二雲於京師，訪鄉前輩遺書，得元岑靜能先生詩集三卷，錄而藏之。閱一周星，而張羅山氏得邵本并汪本、岑氏後裔所藏本，合校而貞諸梓。校余所錄本，增多七律二十八首，然有二首錄本有而此本反無者（《贈危太樸》）。【略】羅山於鄉先哲之遺文，咸寶愛而表章之，此其一也。

《儀顧堂題跋》卷一三　《栲栳山人集》三卷，元岑安卿撰。抄本。周元亮舊藏。第三卷有錯簡，各本皆同，今逐一校正。據《餘姚縣志》，集凡四卷，佚其末卷。乾隆壬寅張氏新刊本，遽以上、中、下分卷，則似完帙矣。此本不分上、中、下，猶從原本錄出耳。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四　《栲栳山人集》三卷，鮑以文校本。元岑安卿靜能著，後學宋玄僖重編。　又：勞季言校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栲栳山人詩集》三卷，鈔本。元岑安卿撰。栲栳峰在浙江餘姚縣，以所居近其地，故以自名。此爲味書室鈔本。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栲栳山人集》三卷，元岑安卿撰。明初刊本。　乾隆庚子羅山張廷校刊本。　嘉慶辛未刊本。　補：清康熙間金侃寫本，十一行二十一字。余曾借校。　清康熙間休寧汪文柏摛藻堂精寫本，十行二十字。鈐汪氏諸印，盧址抱經堂藏。

《中國善本書提要》　《栲栳山人詩集》三卷，一冊（北圖）。鈔本（十行二十字）。元岑安卿撰。按《抱經堂文集》卷十二有是集跋兩首，一跋張羅山刻本，一跋邵二雲鈔本。張本多七律二十八首，邵本多《贈危太朴》二首。此本七律僅八首，有《贈危太朴》二首，則與邵本相同。【略】蓋後歸周永年。

《木樨軒藏書書錄》　《栲栳山人詩集》三卷，舊抄本（清抄本）。元岑安卿撰。標題次行題「後學宋玄僖重編」。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栲栳山人詩集》三卷，元岑安卿撰。清康熙金侃抄本，一冊。　又：清乾隆五十四年岑振祖刻本，傅增湘校并跋。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栲栳山人詩集》三卷，一冊。元岑安卿撰。舊鈔本。北平。　又：《栲栳山人詩集》存一卷，一冊。元岑安卿撰。清經鉏堂鈔本，存卷一。

泰不華 達兼善

論　述

《書史會要》卷七　以清節顯名，骨鯁不同於物。篆書師徐鉉、張有，稍變其法，自成一家。行筆亦圓熟，特乏風采耳。常以漢刻題額字法題今代碑額，極高古可尚，非他人所能及。正書宗歐陽率更，亦有體格。

蔡琳《讀元人詩》二三　疏梅瘦筆日蕭蕭，碧血成燐自寂寥。回首天台山下屋，朝霞都建赤城標。

《寒廬詩話》　於是雅正卿（琥）、馬易之（葛邏祿廼賢）、達兼善（泰不華）、余廷心（闕）諸公，並逞詞華，新聲艷體，競傳才子，異代所無也。

《元史新編》卷四五《泰不華傳》　泰不華博通經史，兼善篆隸，溫潤遒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訛字，於經史多有裨益云。

傳　記

《元史》卷一四三《泰不華傳》　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錄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轉祕書監著作郎，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脫歡怙勢貪暴，泰不華劾罷之。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爲典籤，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燕鐵木兒、伯顏皆列地封王。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嬸母不宜加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欲殺言者。泰不華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

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出僉河南廉訪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辭不赴，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稼，會泰不華入朝，力言於中書，免其租。擢祕書監，改禮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修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祕書卿。陞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輥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曾用夫屯田，其事中廢。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爲蔡亂頭、王伏之讎逼，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參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九年，詔泰不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已而出爲都水庸田使。十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詔孛羅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泰不華諗知賊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溫州，使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溫，泰不華縱火筏燒之，一夕遁去。既而孛羅帖木兒密與泰不華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孛羅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泰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邇等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泰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邇適夜過泰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邇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遷泰不華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泰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泰不華率部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槊來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嗔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盞、義士張君璧皆死之。泰不華既沒，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行台州路達魯花赤事，不及聞命已。後三年，追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太平爲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爲知己死，寧畏禍耶？」後雖爲時相擯斥，人莫不韙之。善篆隸，溫潤遒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考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宋元學案》卷八二　（存目）

《元史類編》卷三七　（存目）

紀事

《草木子》卷四上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青草一株，置於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取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作《宮詞》十數首，其一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卻望蘭干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

《書史會要》卷七　台哈巴哈，字兼善，元名達布哈，御賜今名，號白野，蒙古人。狀元及第，官至浙東宣慰元帥，台州路達嚕噶齊。沒於王事，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忠介。

《御定書畫譜》卷七九　白野尚書向居會稽，登東山，泛曲水，日與高人羽客游，間遇佳紙妙墨，輒書所作歌詩以自適，清標雅韻，蔚有晉唐風度。予猶及見尚書先考郡侯，敦龐質寔，宛如古人，而於華言尚未深曉。今有子如此，信乎國家文治之盛。然人知尚書才華之美，而不知其政術之可稱也。每當論大事、決大疑，挺正不阿，凜然有直士風，而貢舉得賢之效益可徵焉。元泰身居方外而與之友，寶其詞翰，亦有識之士哉。

著錄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宋元名家詩集》：《泰顧北集》一卷。

又卷一三《泰顧北詩集》一卷，泰不花。

《玄賞齋書目》卷七《泰不華詩集》。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泰不華《顧北集》。

藝文

范秋蟾《弔泰不華》 江頭沙磧正交舟，江上懷人百戰憂。力屈杲卿生罵賊，功成諸葛死封侯。波濤洶洶鯨橫海，天地寥寥鶴怨秋。若使臨危圖苟免，讀書端爲丈夫羞。

《藏書紀事詩》卷二 翠竹清溪比若耶，江心涌出馬駝沙。築樓正在沙灘畔，三字新題泰不華。

舒頔

論述

綜論

俞希魯《貞素齋銘》 新安舒君道原以貞素銘齋，京口俞希魯爲之銘曰：心有懿德，貞爲之則。素位而行，厥德用迪。德貴於貞，維體之成。行安乎素，斯用之行。匪體而用，奚貞以素。素本乎貞，德行斯具。貞以幹事，事由是立。素以履道，何往弗吉。維忠維信，無畔無援。正固居易，貞素斯踐。勗爾舒子，敬慎終始。忠告輔仁，述此銘只。

唐仲實《題貞素道原舒先生像贊》 貞素如翠柏蒼松，醇和若大羹玄酒。天命靡常，逢時不偶。仕雖弗克作堯舜之君臣，學則可以希孔、顏之師友。振鐸天台，師隱林藪。立言註書，摩光刮垢。其才媲美於歐、蘇，其文匹休於韓、柳。價重南金，名高北斗。噫，吾友誠爲一代之碩儒，吾道可與兩大之悠久也歟。

又《華陽貞素舒先生墓誌銘》 公之爲詩，盤桓蒼古，不貴纖巧織紝之習。字尤喜樸拙，有識之者曰宗漢隸，匪八法也。【略】嗚呼，士不以道自重久矣！倘遇人之孱懦則愚弄之，稍振拔者輒畏縮吐舌。公常太息曰：「士生天地間，浩然正氣，金石可磨也，膠漆可解也，吾之正氣不可撓也。孟賁失其勇也，陳平失其智也，吾之正氣不可奪也。」【略】公之浩然正氣，平日於死生禍福，是非毀譽無避忌，故忤時觸諱，而悅之者少，而不樂者滋多，古之烈丈夫微公其誰耶！余不腆於文，夙辱友愛，姑掇其梗概，揭於墓上。銘曰：山高則頹，水深則洄。不渝不泐，過者必式。曰旨矣。

舒遠《贊兄貞素小像》 偉哉貞素，金玉遐心。言根理致，學自天成。屢濟時艱，三闡文教。忠孝遺模，古今人表。

章瑞《貞素齋集序》 士以詩文鳴一代之盛者，彬彬輩出，吾績若貞素齋舒先生是已。先生奇邁卓越，學務師古人，淹貫經史，出入諸子百家。遭勝國避地，雖崎嶇山谷間，不廢筆硯。愈肆力於問學，擴充涵養，益博且深。當是時，求先生文者裹糧踵接，先生樂於應酬，長篇短章，辭理兼至。詩有源委，本之風雅，參之兩漢、魏、晉，要其趣則歸盛唐，得自然性情之正，蓋值世道文運俱盛之會也。吾鄉典實，賴先生紀述，得不湮晦，雖殘膏賸馥，先生有資於後人，有功於桑梓也大矣哉。

胡富《華陽貞素文集序》 我華陽貞素舒先生之文，超凡近而馳古昔，實不背於理道者矣。蓋先生之爲人，性澹情逸，守信不阿。工詩文，喜賓客。三爲校官，教澤頻沾。披覽自傳中語，生平如見，而其大節尤在於出處之正。晚年以陶靖節自況，先後無異致也。姻於予族，嘗過我龍川，感慨時事，爲叙之譜。余嘗讀之，令人有傷今思古之意。正德間，余以老疏歸林下，適先生七世

孫旭者，攜先生文集凡若干卷。余讀其文，如長淮巨川，汪洋浩渺。讀其詩，歌辭調雅，有騷人意旨。如正人貞女，古今事物，苟可以警世者，正筆書之，寓褒貶，垂鑒戒，眞有志於扶世立教者哉！爰灑翰書之，蓋於先生之宏綱大旨，雖未盡得其全，亦已得其梗槩。乃命之旭曰：「子祖之文，散而未一，幾無存矣。爾索之百家而錄之，藏之笥篋以俟，後之賢人君子必有知其文而寶之壽之，以與三代之文並美者出焉。」旭生其以記吾言哉。

舒泰《書先祖貞素公集後》 嘗聞我先達貞素公溫厚樂易，爲時名流。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棄官歸築北山別墅，郊原曠空，傍無翳蔽，曰是誠可以逃喧囂，遺榮辱，吾當終老於茲焉已。故所學益進，爲文汪以肆，爲詩，爲歌行邃以古，讀者爲之感激。特未有全集，今族子旭所蒐訪者僅十一於千百，遺編殘墨，撫卷三復，涕淚盈睫，漫爲誌此。

汪用章《貞素齋文集序》 余嘗取而讀之，《登源廟記》見其博，《太鄣山記》見其核，《三賢記》見其趨向，《綠照記》見其明淨，《石鏡》、《石印》見其氣魄，《翠眉蘇祠》見其考究，而《野航》、《蒼洞》諸作，其妍如春花，其古如破鼎，其莊重如伊周冕服坐堂上，其清爽如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可謂工矣。

林山《刻貞素文集引》 及閱貞素《翠眉祠記》併其全稿，渢渢乎文追班馬，詩逼漢魏，氣燄萬丈，不作宋時語。【略】比聞貞素丁元末造，奇氣勁節，如松柏蒼蒼，挺雪獨秀，自足以耀當時，垂後世，不特詩與文之可傳也。遂書之以爲引。

馮廷器《貞素齋文集引》 余自做秀才時，與舒子師山同筆研若干年。讀書效古文詞，每自嘆曰：「道喪文弊，如世道何？」一日，舒子持乃祖道原公《貞素集》示余。余取而讀之三四過，不忍釋手。乃曰：「今之爲詩若文者，鍊字琢句，思苟可以炫人目焉爾矣，求其不拂乎理而本乎性情之眞者甚尠。」公在勝國時爲郡博，丕有聲稱。既而遭時亂離，東奔西竄，其所題咏或應酬者皆深厚雄渾，不事雕琢，而奇氣自見，且關於民風，係於國事，忠愛之意，溢然言表。若公者，謂今之韓愈、歐陽子，非耶？

張孟元《貞素先生遺像贊》 贊曰：睹所傳之影，未必得夫描貌之眞；讀所遺之文，已可覘其造道之醇。德雖潛而實耀，時則詘而靡伸。學僅見施於天台之教育，才未獲展夫廊廟之經綸。歸隱偕沂雩之樂，門牆藹桃李之春（吾徽一時名士，多游其門，故云）。

徐鉉《跋舒貞素先生文集後》 文有係於遇，大矣！遇有得失，而文之顯晦隨之。予觀《貞素先生文集》若干卷，典而雅，精而純，有德之文也。其與時文徒事藻繪者大有不同。

方桂《跋貞素舒先生文集後》 貞菴公不復潁濱祠，則貞素公之集奚以見？貞素公不作《潁濱祠堂記》，則此集奚以刻而傳？茲固數之不偶然者。嗚呼，託於能言之君子，尚足以傳不朽，而況貞素公之文嘗有所載，而無虛車之弊哉。

趙春《與舒生孔昭書一》 不揣鄙陋，漫爲評語，希生覽教。評曰：其行任眞率，無今人之脩飾，其學本經史，無今人之駕虛，其教人諄諄誨勵，無今人之枝樗歲月。其文始似蘇子由，晚似韓退之。詩似杜子美，其樂府、歌行諸篇，具有漢魏諸家體製、唐人芳躅，翰林學士才也。讀《大鄣山》、《石照亭》、《蘇潁濱祠堂》諸記，如啜太羹、飲玄酒，自有餘味，固宜篁墩程先生采入《文獻志》著名文苑，垂芳奕禩者也。攷公《古澹》、《華陽集》、《貞素別錄》，遺稿甚富，皆雄渾清雅。後進之士，景仰休風，惜乎未能盡梓也。公上承祖父四代儒官，家學淵源，【略】茲集之出，與未梓之文，世必有楊士弘者取焉，春言何足爲輕重邪？

又《給舒生孔昭帖二》 帖爲舉刊名賢遺文事。予承乏令績，首以鄉賢爲詢。舒生孔昭持乃祖《貞素集》以進。謹按：貞素先生諱頓，【略】學宗孔、孟，才竝韓、蘇。丁勝國衰，崎嶇艱虞，與弟士謙輿母避寇，能化彊禦。嗣後晦跡華陽山中，吟詠自娛，發而爲文爲詩，徧歷勝境，宜人情之休戚，體物理之隱微，極古今之事變，溫厚疏暢，平易雅正，足以扶世道，重名教，乃知服膺於鄉先賢朱晦菴先生者多矣。哀錄遺著，敬付剞劂，俾鄉邦後學，咸拳拳嚮往，裁狂狷以歸中，約浮靡以從厚，則蒙養正，士習端，而眞才將彬彬輩出矣，於風教豈止少補已耶？所捐俸資，除刻集外，仍存作請祀鄉賢之費，侑享瞽宗，馨香萬禩，庶幾文與人兩垂不朽。臨發是版，復閱是集，不覺起敬三歎，一爲汗顏。

又《貞素先生文集序》 今考貞素先生仕元，官不過郡博，且值多故，而未顯其名。其所諸作，雖有時花美女之色，瓦棺篆鼎之古，風雲月露之文，牛鬼蛇神之異，抑孰肯集之信之以傳於後哉？嗚呼，亦可哀也！今伊曾孫旭、元孫生員孔昭次第哀集，有傳有記，有序有辯，有碑有跋，有文，有賦，有說，有長風古律，有歌詞銘弔，一皆溫厚和平，據道根理。譬之萬金之寶，伏之土

中，一旦發藏啓窖，而光芒耀世矣，豈非世之兩幸與？是故付之刻，一則嘉其子孫之能守，一以昭集之可經而傳之可信者，不顓在於名與位也，先生其亦有所遭與？

郁蘭《再給舒生孔昭帖》 謹按：貞素先生詩文具有古人秀傑之氣，渾厚之質，蕭散之趣。故文如韓、柳，詩如李、杜，歛波瀾爲簡嚴，去繩削爲閎雅，罷追琢爲高古，予固以知其蓄之深深、發之源源也，讀之使人忘倦。

程滔《貞素先生崇祀鄉賢祠公舉呈文》 居鄉恂恂，言若不能出口。操行峻潔，充養完粹。詩文甚富，悉有關世教之作。前修楷範，後學依歸，且與鄉賢胡舜陟輩俱列郡縣志乘。

汪澤《貞素齋家藏集卷首記》 貞素先生累世儒家。始祖恕，高祖詢，曾祖夢旂，祖正大，父宏，皆以詩文知名於時。元末紅巾之亂，家集蕩無存者。裔孫正儀既得先生未刻諸作，謀付開彫，復於《家乘》中錄出先生先世遺著，仿戴石屏例，置諸卷首。於戲！典雅高古，在先生不愧作者。讀先世遺著，乃知家學淵源，其來有自。宋、元以上詩文，我邑自三山先生父子、唐範先生祖孫外，其他諸公，不獲多覯，無曰寥寥數章，不足成卷帙也。舒氏文獻實在於斯，我邑文獻亦在於斯。

又《校錄貞素齋集書後》 貞素先生仕元，官至台州路學正。入明不仕，以詩酒自娛。【略】先生文似昌黎，詩似少陵，出處去就似陶徵士。元人中，詩自虞、楊、范、揭，文自黃、姚、吳、柳，其他諸家，未能或之先也。嗚呼，可謂豪傑之士也已。而出處去就，始終一節，在元季尤爲卓絕。讀先生文，因並論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貞素齋集》八卷。【略】其文章頗有法律，詩則縱橫排宕，不尚纖巧織組之習，七言古體尤爲擅場。卷首有頔自序及自作小傳，均以陶潛自比，而其文乃多頌明功德。蓋元綱失馭，海水羣飛，有德者興，人歸天與，原無所容其怨尤，特遺老孤臣，義存故主，自抱其區區之志耳。頔不忘舊國之恩，爲出處之正，不掩新朝之美，亦是非之公，固未可與《劇秦美新》一例而論矣。

汪瀾《貞素齋文集跋》 歲壬寅，瀾與以容同假榻於歙東之眉峰，獲讀其先人貞素先生初刻文集，知先生博極羣書，兼工詩賦。丁元明鼎革之際，獨能絕跡朝廷，寄情山水，洵吾邑隱君子也！【略】嗚呼，先生之詩，散佚於數十百年之前，而復得於數十百年之後，豈偶然哉？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先生之詩、古文詞，固載先生之德以俱傳者也。而失而復得，非直賢裔旁搜之勤，實先生之德足以致之。

屠春林《讀華陽舒道原先生貞素齋文集題辭二首》 莽莽風塵裏，河山感廢興（先生處元季明初時）。英雄歸涕唾，詩酒入崚嶒。遯世陶元亮，懷人杜少陵。妙明心獨寫，垂老一枝藤。 弔古情難已，祠堂記子由。雅裁光一集，高義動千秋。志果賢孫繼，文選大尹搜。開編遺像在，不死鄭台州。

周啟《貞素齋集後序》 竊惟詩文之道，其涵如海，其重如山。賡歌曰若虞舜，《詩》則雎鳩關關，《尚書》紀事，《春秋》感麟而後爲之造端。沿洄兩漢，錙銖六朝。韓、柳既已遠，歐蘇云遙。元季愈靡敝，載道以凋。先生乃述自墳典，振衣急湍，凡有思索，超出衆翰。乾坤含潤，萬彙芒芴，噴集於毫端。陽開陰闔，鬼往神旋。孔情周思，玉潔日鮮。嚨霹靂園，縈紆流連。如秋之寔，如春之妍。閱者爲之恍惝，精喪魄捐，拍案叫几，不忍釋旃。是皆鄉先哲所具，贊導我門庭。耀華陽之球琳，炳燭千春，應六籍之軌範，儒林慶欣。於戲！厥功不朽，有光斯文。【略】於維斯集，前代已行，千載而下，與韓、柳、歐、蘇而偕評。後有作者，方知此次重梓之精，敬羨先哲，遺茲來賢，修綆用汲，庶有多焉。

葛良治《貞素家藏集序》 夫先生出處大節，與其文章根本，無俟余言，顧余獨有感者。我邑山川清邃，民生其間，不乏才秀之士，迄今能肆力於詩古文詞者百不一二，豈性偏有所不近與？抑未有鴻裁巨手卓然成家，可信今傳後者爲之提倡也？昔柳子厚在柳州，白太傅在杭，東坡在海外，雖其宦游流寓，率皆蒸蒸向風，況於桑梓之人乎？先生茲集出，學者幸覩其全，將家習戶誦私淑焉，各得其變化之所歸，俾未能者進於能，能者益以進，則庶乎有大造於我邑矣，豈特以備一邦文獻已哉？

徐國蘭《貞素齋遺集續編序》 夫先生當元世末造，綱維失馭，羣雄并爭，天下分崩離析。明太祖起兵，下集慶諸路，偉然以眞主自命，徵英俊，聘名賢，一時韜光韞奇之士，思有所建樹，無不仰副弓旌德意。即當世所稱四先生者，亦皆捐棄少節，幡然就道，爭効馳驅，卒成佐命之勳。先生方比其間，非必有所不逮也，且抗志如靜誠先生尚矣。然賜肩輿，賜衛士，賜金帛，禮待在諸臣右，而命爵雖辭，出入禁幄，贊謀畫，預機務，儼然爲太祖股肱心膂之寄，其視先生高蹈遠引何如哉？先生抱不世出之才，不欲居新朝丞弼之間，與數子爭烈。而乃自甘肥遁，流離播遷之中，眷念故主。時時寄託其胸次高潔，發言

蒼涼，皆古忠臣烈士去國之感，以陶潛自況，蓋非謂有其文也。顧吾謂讀先生文者，亦不能不許爲陶潛，何也？唐人中如韋應物、柳宗元學陶，其庶幾矣！眞陶潛乎？後之學韋、柳而似者，又自附陶潛，其可信耶？蓋惟有陶潛之志，而後爲陶潛之文。先生出處務存大節，元季第一流人物，清遠閑曠之致，有所抒發，油然出乎性情之正，乃陶潛也。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是豈著斯文與傳斯文者之意乎？

葉枌《貞素齋家藏集叙》　曩余從舒子以容游，獲讀其先世從祖道原先生《貞素齋集》。讀其詩，感時念亂，得《小雅》「變風」之正。文亦整潔，不失瀘度，足爲元一代後勁。第栞本具在，無俟余之贅言。

又《貞素先生家藏集編成從裔孫以容茂才屬爲校勘重系以詩》　維國有與立，喆人爲紀綱。苜蓿辱騏驥，國步已不張。伊曾庚申君，逸志躭淫荒。民心潰不收，寇盜羣披猖。剽掠遍紅巾，馳突紛長槍。志士生亂離，俛仰滋感傷。峨峨舒先生，節概凌秋霜。微官授閩嶠，道路阻且長。乾坤半戎馬，到處嗥虎狼。高堂髮垂白，何以戒行裝。先疇幸未蕪，依依守故鄉。故鄉復多難，鼠子方跳梁。脫身萬仞淵，寒餒甘糟糠。眞人起濠泗，旭日升扶桑。四海靖祅氛，一劍埽星芒。河清曾幾時，斯世還平康。巖阿奇偉士，濟濟登廟廊。先生獨高卧，軒冕非所望。鼎鐘甯不榮，焉能浼鳳皇。少微自有光，不藉天市旁。匪惟傲泉石，直欲維綱常。緬懷義熙民，肯羨張子房。迄今讀遺集，珍重逾琳瑯。淒涼樂府詞，激岩驚穹蒼。茫茫身世閒，紀載極周詳。少陵雄千載，遺山亦淪亡。鐵厓淵穎流，健筆方騰驤。惜哉雄儁才，璅屑矜篇章。詎若先生詩，與古相頡頏。蒐采補志乘，允以垂無疆。

汪士鐸《讀貞素先生家藏集》　司空唐節士，元亮晉遺民。雅抱經營志，同傷離亂人。立身師百世，妙墨照千春。惟有編摩者，爲君分苦辛。

胡肇昕《貞素齋佚稿題後》　日色無光雲氣惡，熒惑如雷半空落。前有猛虎後妖狐，淮湘巨寇紛紛作。揚溪彎曲聲嗚咽，青烟落水水流血。可憐十室九無人，瓦礫堆中露殘骨。先生此際憤塡膺，感事哀時杜少陵。因將樂府傳忠愛，淚痕墨點堅相凝。千情萬狀行間出，一片眞忱爲家國。蠹魚食字成神仙，幾卷騷詩不能蝕。五百年來久弃藏，塵封每夜吐光芒。先生族孫發舊篋，豐城寶劍舒鋒鋩。昔年曾刻公遺集，前後相傳兩戊戌。《華陽》、《古澹》佚已多，詎知得此成全璧。元詩靡靡鬬纖巧，虞、楊而外知音少。先生落筆氣縱橫，蒼鷹振翮青雲表。況復哀憤抒襟期，感慨滄桑無已時。七十四載關興廢，一朝理亂卌篇詩（集中樂府四十餘篇，皆有關於國政民風者）。願讀公詩如讀史，謠怨歌吟叶宮徵。香山不作遺山死，杜老追陪古有幾，長城屹立振桑梓。

周懋源《舒君以容搜輯遠祖貞素先生遺集鏤版流傳用鄭都官進退韻格賦詩書後》　百年文獻幾家存，貞素殘編足討論。湖海聲名騷雅主，滄桑閱歷亂離人。青山題罷雲千疊，樂府歌成酒一罇。簡策不隨陵谷變，披吟髣髴宋遺民。

胡霦《貞素齋家藏集題辭》　元綱昔喪亂，宇內多構兵。潢池恣狼噬，戎馬相縱橫。我績遭蹂躪，揚水爲吞聲。田廬半荆棘，膏血流殪腥。頹波不可挽，悲哉哀鴻鳴！懍懍貞素公，撫時涕交攖。樂府歌亂離，悽惻縈人情。天地傾板蕩，翰墨誰重輕。塵封五百年，薛劍埋豐城。蓄寶久必彰，石破天應驚。大筆何淋漓，微言啓晦盲。杜老《無家別》，次山《舂陵行》。同時顧、楊輩，嗒然雙目瞠。日月既沈淪，故家失典型。公也詩即史，往事昭日星。他年補志乘，文獻庶足徵。

胡培翬《貞素齋集續編序》　先生著作宏麗，爲元代後勁。是編歌行各體，感傷離亂，抒懷志諷，實具變雅遺音。矧其中論列時事，多有志乘所未詳者，吾邑文獻實在於斯。

朱右曾《貞素齋家藏集序》　予謂先生豈以詩文重哉？【略】先生少與同郡鄭師山、程以文、朱允升講明經史之學。洎乎國變，師山卻明聘，且繼之以死，以文不屈於張氏。先生以屢召不出，以陶潛自比，惟允升以薦，備員侍從。夫允升在元，辟授學正，與先生同，非未霑升祿者也。以先生之才，設令應召而出，名位何遽不若允升？然而固窮守志，不負所學，是豈區區點染風雲、雕鐫山水、逞光怪於翰墨間者比？而郡志廁之《文苑》，甚矣其寡識也。　又：夫言者，心之聲。文辭之於言，尤其精者也。其人足傳，即其文不傳，亦無害於傳之久。若其人足傳，其文尤足傳，則讀其文，益深尚友之，慕景其人，益思披覽其纂述，以想見其精神情性。斯固人之所同，而趙君之所以編集也。乃以容復惓惓於茲編，求以益廣其傳，毋亦以趙君所去取，或徇一己之好尚。其醇粹淵懿，淋漓踔厲，若銘箴、樂府諸篇，皆卓卓不容磨滅耶！則茲集之刊，又曷可少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文有古格，詩則縱橫排宕，七言古體尤勝。

《**蕙風詞話**》**卷三**　其弟士謙(遜)著《可庵詩餘》。《木蘭花慢・壽貞素兄》云：「回頭十年如夢，看園花、灼灼幾春妍。爭似蒼蒼松柏，歲寒同保貞堅。」二舒蓋元室遺臣抗節不仕者。伏讀《四庫書目》舒頔《貞素齋集提要》，【略】竊謂《提要》之作，時代距國初未遠。以奬許舒頔之言爲嚮化輸誠者勸。其實如頔其人，對於新朝歌功誦德，殊可不必，亦如元遺山入元初，其心何嘗不可大白於天下，唯是寄書耶律，薦舉人材，亦復蛇足。凡此誠不足爲盛德累，竊意不如並此而無之。萬一後人援以自解，乃至變本加厲，詎非二公之遺憾哉。

《**新元史**》**卷二三八**《**舒頔傳**》　其詩盤鬱蒼古，不染纖巧纖紆之習；書法尤樸拙，識者以爲得漢隸法。學者稱貞素先生。

分　論

《**潁濱書院記**》　胡文彬《校正貞素先生文集序》：公(趙春)父母吾績，興廢舉墜，潁濱書院仆而復起。舒生孔昭以乃祖貞素先生《書院記》呈，公憮然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哉，雖有作者，孰能過之，斯邦之文獻，盡在茲矣。」

《**適耕堂**》　《石洲詩話》卷五：舒道原《適耕堂》詩，評者謂極似昌黎，殆是以目皮相。

《**小重山・端午**》　《蕙風詞話》卷三：元舒道原(頔)，官台州學正，所著《貞素齋詞》，《小重山・端午》云「碧艾香蒲處處忙」，【略】又有詩云：「湖海半生客，乾坤一布衣。義哉周伯叔，飽食首陽薇。」其寄託如此。

傳　記

張梓《故貞素先生舒公行狀》　貞素先生舒公，梓之師也，生事之，死表之，則所以狀其行而使之不泯者，禮不在吾弟子耶？先生生於元大德甲辰十二月二十又四日，諱頔，字道原，貞素其號也。先生之先居舒村，有曰雅公、雄公者，爲宋文武狀元，官至宣使尚書，科第相繩。至九世孫恕四公睹績之山水明秀，因家居城之北焉，代多聞人。【略】父諱弘，字彥洪，號白雲先生，以文學薦授杭州路昌化縣教諭，又轉教錢塘，皆儒官也。先生幼有操志，嗜學好義，不與羣兒伍，外祖玉甫戴公嘗奇之曰：「余將見文明之外孫，異日必昌其家！」年十二三，經書成誦。十五六，淹貫諸史。工詩文，鄉先輩皆奇之。與同郡允升朱先生、子美鄭先生、以文程先生相與講明。比壯，遊江湖，尋師問道，受業於姑孰青山李先生，與其子伯羽、仲羽及翰林主敬陶先生、博士元叔潘先生皆爲同舍生。時中丞伯庸馬公、祭酒伯高韓公洎諸南豸冠，皆雅善深器之。後至元丁丑江東憲使雅克巴哈辟爲池陽教諭，大興文教，貴招來多士。時萬戶侯棗陽仲賢萬公、庫楚巴哈公延於家塾訓子孫，皆襲侯爵。秩滿，調京口丹徒校官，遂館於平章元之秦公之門。先是，邑學無恆產，廩祿仰給郡學，饔舍僅三楹，卑隘弗稱，門廡悉缺，先生瞻顧嘆曰：「何足以闡斯道？」遂白郡守士則王公，出己帑，率士類鳩度財用，辟建禮殿如制，創齋廡及櫺星門，不日落成，士民嘆美，生徒從遊者日益衆。江浙考試官松江府判用中俞先生爲文刻石以紀其事。至正庚寅，轉陞台州路儒學正，遭時多艱，不仕，歸覲親闈。定省未溫，兵戈擾攘，遂奉親攜書歸遁山中。嘗與其弟遠、遜輿親避寇巖谷，被擄執，先生正色叱賊，言甚厲，欲殺害之，弟兄執手抵爭代死，且曰：「若輩罄我囊橐，酷毒吾家，但存弱孫以奉吾母，死無憾焉。」由是賊衆皆感泣，俱釋以全，丙申二月初七日也。歲丁酉，天下猶未寧，今衛國鄧公戡定吾郡，江淮知府天章理公開治吾邑，交章薦剡，厚禮卑辭，聘先生於北山之陽，先生志不果出矣，遂以疾辭。未幾，慈闈失養，閉門終喪禮。晚年，誅茅結廬爲讀書所，扁曰貞素齋，訓課子孫，講解不倦。長於詩文，有《古澹稿》、《華陽》、《貞素》諸集，藏於家，而稿之不存者尚多。尤工於篆隸，筆力精健，人多慕求之。先生操行堅正，不屈不阿，甘貧樂道，不及功利，故能令終天命。洪武丁巳秋九月十又五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四。【略】嗟夫！人之有葬，逝如夜旦，豈有超然而獨存者哉？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舒由上舍至于先生，五世相傳，皆以儒顯，豈非源深流長之效歟！然則舒氏之澤將未艾，若先生者，可謂生順而沒寧者矣。嗚呼，哲人云亡，予將疇依？相嚮而哭，爲之失聲。昔人有痛其師之死而私爲之謚者，而今則未敢也。敬爲述其行實，丐求當世名公一言，庶幾可以傳不朽云。

舒頔《貞素齋集自傳》　(存目)

唐仲實《華陽貞素舒先生墓誌銘》（存目）

舒正儀《貞素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唐仲實《貞素齋記》　績邑隱君子舒公道原，焚香盥手，卜《易》遇乾，曰乾天也，貞爲乾德。支卦得兌，曰兌四方也，素爲兌邑。於是隸古額其齋「貞素」，屢來謁記。初，道原當海內隆平，尊先公尚無恙，左右侍養，烝烝孝謹。乃鼓篋使之遠遊，舉茂才，陞校官於金陵。治書王公繼學、侍御張公夢臣、韓公伯高一見器識，要出自我門下。京口侍御秦公元之、左丞裕之吟詩論文，買舟徘徊金、焦兩山間，奈秉性剛特，於是非可否不得其平，則拊髀用泄憤懣，自視汲黯，不翅於囁嚅齷齪爲何如人也。壬辰之變，生意日蹙，又念平生知己無托知者，出入磵谷，殘雪乍消，凍禽棲樹，落梅點染，知者以爲高士，長裾破笠，嗜飲輒醉，不知者以爲狂客云。嗚呼，大道無名，強之以名道。四德終於貞，貞者，正而固也，玄武蟠屈，以靜爲體也。五采始於素，素者潔而白也，粉地蕭瑟，以文爲用也。一靜一動，而復歸於靜，天地已生之氣也。一質一文，文而復本於質，天地已成之象也。嗚呼微矣！道原今年七袠有二，耳聰目明，老學不倦，拳拳以貞素爲務，几杖有銘，盤盂有戒，佩韋弦，皆以藥其性之偏，求其志之篤，驗其學之有成也。異時經其里，指其齋，遺風餘烈，有不可及之歎。以老成之難遇也，典刑在焉。

周澹如《貞素齋記》　績溪舒先生道原疇昔升平時，解后城闉，懽然文字間。至酒酣氣張，逸氣舒發，慨然論天下事，曰當然不當然，指顧區畫擬議，犂然當於人心。予有以知夫先進之士，意氣之眞，識度之遠，德義之審也，遂相與訂交，遊幾二十年，握手懽甚，契合益深，而各蒼顏白髮矣。迺曰：「吾讀書之所扁曰貞素，昔諸大老爲詩文盈軸，茲蔑尺紙，能無情乎？」予惟貞素之道，以儒說推厥義爲大，【略】先生升平時，研聖學，筮膴仕，浩然思有所爲。洎遭亂離，涉艱險，毅然無所屈撓，其有得於貞素之道多矣！斯其所以眷眷思繹其義，以貽後之人者歟！惜予之不足以發之也，茲姑撰述所聞，以爲復先生。尚其憶夫諸大老之說，爲有合與否以告我，而無以爲固也。

唐桂芳《筠軒記》　孤也不天二十年矣，披閱《敬堂遺稿》，得《筠軒記》，遂請舒君道原題圖上，豈特文字可傳一時，範模百世，況道原斯文契厚，足以相稱。第不肖孤摧頹白髮，迫於老境，不能孝顯爲可愧耳。

汪用章《貞素齋文集序》　生而穎，力學好古，往往以靖節自況，時論歸之。元丁丑間，累官台州學正，以上四世皆以儒得官。孫姓克寬亦以貢元繼其後。猗歟盛哉！元兵亂，先生歸，避地四方。所至輒有紀，散逸諸家，未可一一。詩賦辭歌，調行難操，亦多稱是。

章文麟《貞素先生花萼圖記》　予內弟貞素先生，積學勵行，延譽朝著，典台州路教授。致政歸，謂華陽溪山奇秀甲新安，日偕伯仲遠、遜，杖履所及，或登高，或聽泉，或掇幽芳，或蔭喬木。春有北野縣花，夏有梓橦山雲，秋有映潭月，冬有蒼洞雪，千態萬狀，不可殫紀。嘉時令節，雅歌投壺，賡唱迭和，皆理道政事，非徒博奕飲酒、溺於閨門之懽而已。好事者繪爲《花萼圖》以傳之。予往省諸舅氏，過從未嘗不三擊節歎。嘗乃語貞素曰：「憶紅巾之亂，南北郡縣且陷沒，高蔓巨桷鞠爲丘墟，榛葦所生，鳥獸所聚，霜露蒙翳，四顧蒼莽，欲尋殘山剩水之樂，漫不可得。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爲榮。待之以自託於天壤間者，果何如哉？」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所性之貴，吾貞素伯仲良有以也。

方元成《貞素齋後記》　華陽道原舒君，卓犖瑰偉之士也。少負奇氣，壯遊於大人君子之門，當時縉紳莫不折節敬禮，爭相辟薦。三歷校官。既而丁時艱難，遂杜門爲逸老計，以「貞素」扁其齋。前鑿方池，周植竹木奇蔬異果，春華秋實，粲然而敷榮，森然而行列。教授生徒，日接賓客。談詩文，論古今得失。或危坐忘餐，或陶然一酌。興有所寄，則長歌短章，舂容激越，浙風江雨，喚醒舊夢，不自知其年歲之馳而山林之樂也。是皆守正以爲常，素其位，而行合乎居易俟命之旨，而無行險僥幸之心，眞有契於貞素之義矣。鄉先生題詠成帙，發其全德，不亦盛乎！復徵余言。夫以雅行文章，巋然範俗，耆年碩德，著於鄉里，小子後生，何敢措辭於其間哉？然吾郡文公桑梓之邦，禮義之俗日靡，故家典獻，霜木晨星。走也不肖，栖遲名邑，七年於茲，承下風，親教誨，

不可不謂之知己也。況詩書之澤既深且遠，他日賢子若孫，必有以英俊奮發，大其家聲。則先生之文，傳於無窮，而道亦相與不朽矣。是則今日之記，亦不可無也。

《元詩選》二集辛集 頓字道原，績溪人。父弘，字彥洪，號白雲先生。頓年十五六，與同郡朱允升、鄭子美、程以文講明經史之學。比壯，受業姑孰李青山之門，陶子敬、潘元叔並爲同舍生。時馬中丞伯庸、韓祭酒伯高皆器重之。又：〔舒〕遜，字士謙，號可庵。道原以詩文名家，士謙與仲修皆從之游，得其源流。一時唱和，花萼相輝，道原嘗爲之圖，其樂可知也。

舒文儀《貞素先生崇祀鄉賢祠呈文》 曾祖舒頓字道原，號貞素。元至正間以學行舉，授丹陽教諭。陶士有方，功績茂著，判官俞公用中爲文勒石紀事。擢台州路學正，遭時不靖，角巾歸隱。嘗與弟遜輿親避亂，孝友交篤，能化強禦。家無儋石之儲，充然有所自得。授徒鄉里，程長史通、張教諭梓親炙門牆，悉爲邦彥。平生富於詩文，有《古澹》、《華陽》、《貞素》諸集行世。其所友善，若朱公升、鄭公玉、程公文、陶公主敬、潘公元叔，皆當世知名有道之士。

作品本事

舒正儀《貞素先生年譜》 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撰瀛川章氏《畫錦堂記》。《章氏族譜》梓此文，題「元至正甲辰三月既望」。汪君手存云：「《畫錦堂記》，爲元同知寧國路總管府事章公麟作也。考程長史公通作《同知公墓誌》，稱同知公卒於龍鳳三年丁酉，則元至正十七年也。越八年而爲甲辰。若謂此記作於同知公卒後，則篇中固云『寧國今以武功顯，爵秩蓋未艾也』，又云『寧國當詔子孫圖復其大者遠者』，則是與同知公相對語矣。疑甲辰當爲甲午之誤。」按汪說近似。

《元詩選》二集辛集 道原辭聘後，誅茅結廬爲讀書所，扁曰「貞素齋」，自作《貞素先生傳》。【略】齋前植花數本，四時紅白相繼，環以湘竹。良辰美景，親朋叙談，有酒酌數行，蔬肴隨所有，陶陶然不計家之有無也。風清晝閑，或篆隸數章，意與筆悟。則快然自得，雖不逮斯、繇，然時人亦莫予解。【略】同里唐桂芳仲寔謂其詩盤桓蒼古，不貴纖巧織紝之習，字尤喜樸拙，識者曰宗漢隸，非八法也。 又舒遠《爲苗民所苦歌》案：遠字仲修，號北莊，頓之弟也。嘗與弟士謙隨道原輿親避寇巖谷，被擄執，道原正色叱賊，言甚厲，欲殺害之。弟兄執手爭死，賊衆皆感泣，俱釋以全。道原《爲苗民所苦歌》，即紀其實也。

著錄

舒頓《貞素齋集序》 予早歲浪遊湖海間，所作益多，求其合於體者蓋寡，因其寡而嘗致極思焉。自壬辰寇變，家藏譜畫書籍與所作舊稿蕩然無遺。雖居離亂中，艱難險阻，千情萬狀，獨於詩未嘗忘情，復盈數帙。自題曰《古澹》、《華陽稿》、《貞素齋文集》，不過紀其所歷所見，爲異時話柄。

唐仲實《華陽貞素舒先生墓誌銘》 家藏《古澹》、《貞素》諸集若干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貞素齋詩集》。

章瑞《貞素齋集序》 先生來孫文儀、文明蒐集成帙，使先生文章川流日煥，眞亢宗事也。詞林慶快，尚共嘉之。

馮廷器《貞素齋文集引》 先是，大司徒胡龍峰公嘗購是編而序之，欲以昭諸海宇。舒子時事鉛槧，憾力弗及，余曰：「文章之顯晦有時，異時虹光夜起，將必有不能秘其藏者。然則是集也，豈無一時之遭歟？」舒子曰然，請書之以爲他日張本云。

汪用章《貞素齋文集序》 貞素先生之文，由元以來將三百祀，廼始成刻，非天與時數使然哉？【略】先生七世孫旭，深念文遺不戢，且將磨滅是懼，謀之兄文儀，廣訪旁搜，得其詩文若干卷，與載諸文獻郡縣誌及家藏者，共錄而爲一帙，即舊題曰《貞素齋文集》。【略】廼八世孫邑庠士孔昭以我父母貞菴趙公性孝，喜文辭，樂善不倦，因其復創潁濱祠，乃以貞素舊嘗記祠者奏焉，公喜勒之石矣。偵其餘，舒生即以是集進，公曰：「休哉！梓之。」生曰：「於空哉！歉于力。」公乃以所節縮者助焉。將即綉，遂以序是屬焉。

胡文彬《校正貞素先生文集序》 貞素先生去今幾二百年，述作雖勤，誰爲知之？不有知音獨見稱賞，文與其人俱朽矣。嗚呼，然則斯集之獲傳于我貞菴公也，獨非幸與？【略】索其遺文，命方山子校而梓之，承之以歸。展讀逾月，恍入武庫，色色具備，精光炫人。去取未忍，欲於其間漫有刪定，恐貽小兒

強作解事之譏，又將有子瞻者嗤予如統矣，則吾豈敢！先生之書好古隸體，遭時亂離，多所散失。其孫曰文儀、曰旭，錄之百家，始得之，能無訛乎。吾惟擇其可知者，而闕其不可知者，庶乎死者可作，亦無媿於異代之知音云爾。

戴嘉猷《敘貞素舒先生文集》 嗣孫文儀、文明視余爲等輩，而年稍長。一日，造槐溪，求敘先生集，適治裝西行，未有以應。今年秋，貞菴趙侯聿新潁濱祠，時有持先生所嘗爲《記》以獻，侯欣然以喜，披讀三四，過愛其文追古作，即碑之。并蒐羅全集，得詩文總若干篇，亟付梓工，捐俸金以助。

舒朝陽《貞素先生文集前序》 我祖貞素先生以詩文鳴于時，述作最多。北莊、可菴二先生其弟也，從之論議，亦長於詩。遭時亂離，流落人間。旭孫謀之兄文儀，旁搜百家，始克成編。不肖孫朝陽獲奉誦之，乃語從姪孔昭曰：「此吾家相傳白璧也，不於今日能文者編梓之，將更遺失。我祖述作雖勤，誰爲知之？責不在我後人哉？」廼爲編次，謄繕一過。前之集本，以所得先後爲次。今之編本，則以其類從焉。稍稍若成書矣，獨恨舉業未涯，無暇即入梓也。迄歲丁酉，奉皇帝命，諭新蔡庠。甫三稔，吾子姪循御以孔昭書來曰：「幸哉，我舒氏文獻其遠有徵乎！我祖貞素先生遺文，父母貞翁見之碑碣間，大加稱賞，索其全集，捐金梓行。可菴先生詩見之郡縣誌，亦命昭採入焉，百年未了之責，一旦爲舉之，不大幸哉！曩嘗有編本，亟呈之，庶入梓者有據」云。予得書，爲之赧然曰：「媿死予哉！媿死予哉！吾子孫不能了，而官吾土者爲了之，斯文可傳，孰將與之？榮死惠生，知音之厚，其何能忘。」曩嘗有編次叙，未能盡道所由來，謹復備書之，伴編本以歸。其不能盡入者，別爲家藏本云。

黃槐《跋貞素舒先生文集卷後》 《貞素先生文集》若干卷。既成梓，厥孫孔昭以授友人鶴溪黃子，得遍讀之，【略】貞素先生之述於己者勤，而其遇於人者亦幸矣，卓哉其能有傳也必矣！貞素先生於予先世克文諸公爲論文友，《謙齋記》等作，又予家所珍藏者。喜其文之有傳，乃爲題其後云。

汪澤《校錄貞素齋集書後》 右《貞素齋集》七卷，鄉先正舒先生頔撰。凡《文集》三卷，《詩集》三卷，其第七卷則先生弟北莊先生遠、可庵先生遜撰也。【略】平生著作無慮數十，俱散佚。【略】嘉靖間，裔孫孔昭始裒而鋟諸梓。百餘年來，板既不存，書之流傳者亦尠。曩讀《新安文獻志》暨《續谿志》，見先生文而愛之，訪厥全集，邈不可得。去歲白門秋賦，晤先生從裔孫畏菴於舟中，聞其有是書，歸乃得假而錄之。【略】原書八卷，分爲元、亨、利、貞四集，今刪併爲七卷。原書脫簡廿，脫字八，訛字百餘。又作字多古文，「動」作「運」，「花」作「華」，「貌」作「貌」，「聞」作「蚤」，「荅」作「倉」，不一而足，今俱仍而不改，蓋愼也（《行狀》稱先生工篆隸，筆力精健，意明人刊板多仍先生手稿歟）。補正之功，願以俟畏菴。畏菴博聞強識，世守先人遺編，拳拳弗失。行將謀之通人，博訪海內藏書家，補遺刊誤，重付剞劂云。

趙春《貞素先生文集序》 文未易集，亦未易傳也。集之而弗經，猶弗集也，傳之而弗信，猶弗傳也，集之傳之可易乎哉？余治績之明年，新潁濱先生祠欲碑之，得元至正時貞素舒先生文刻，因而求其文若干篇，詩若干首。

郁蘭《再給舒生孔昭帖》 適承學院謝公移文，取郡邑志書及鄉賢名宦遺文，因牒行校官諸生，屬爲搜訪。舒生孔昭，隨送進乃祖原任台州路學正《貞素先生文集》八卷。閱之，始知新安文獻盡在於茲。遂取原刻文版，至景蘇堂刷印，裝潢冊本，差人齎送本府，轉呈學院。其文版則前任貞菴趙公校刊也。【略】聞先生有《追和蘇文定公詩冊》，趙公便帶回蜀，行將具札往查，謀使珠還。所有原刻文版，計詩文二百八十葉，計版百四十九片，照數點明，仍付舒生孔昭掌管。給與一帖，俾垂永久，無致損失，須至帖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貞素齋集》八卷、《附錄》一卷、《北莊遺稿》一卷，【略】元舒頔撰。【略】所著有《古淡稿》、《華陽集》，今皆不傳。此本乃嘉靖中其曾孫旭、元孫孔昭等所輯，績溪知縣遂寧趙春所刊。【略】《附錄》一卷，載俞希魯、唐仲實等所作銘記數篇。《北莊遺稿》一卷，則頔弟遠、遜遺詩，亦孔昭等所採入，今竝仍其舊錄之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七 《貞素齋文集》八卷、《附錄》一卷，附《北莊遺稿》一卷，舊鈔本，元舒頔道原撰。

胡培翬《重梓貞素齋集序》 求其多而流傳至今者，惟元舒道原先生《貞素齋集》爲最古。培翬初從邑志中讀其文，愛慕不置。後於先生從孫畏菴世丈處獲覩全集，益深景仰。顧其書刻於明嘉靖時，歲久版失，止存孤本，中多缺葉，無從校補。畏菴每言及此，不勝悵悒。歲乙未，余爲訪諸武林汪孝廉小米，孝廉家多古籍，以其藏本鈔錄寄余，則缺者具在焉。畏菴大喜，遂與族謀倡捐重梓。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目錄》，載《貞素齋集》八卷、《附錄》一卷、《北莊遺稿》一卷（可菴《搜枯集》附）。《附錄》多銘記之文，非先生自作。明刻本以《附錄》入第七卷，而第八卷即爲北莊、可菴二先生詩，編次稍殊，畏菴重加釐訂，

別爲《附錄》一卷。本集仍爲八卷，於是鄉之缺者今則全，鄉之止存孤本者今可家置一編。

又《貞素齋集續編序》 舒道原先生《貞素齋集》八卷，道光戊戌重付剞劂，余既序其顛末矣。茲從裔孫正儀茂才得先生未刻詩文若干首，歲久脫爛，商校於汪君手存。汪君乃勤加訂正，攷其年次，辨其謬誤，錄爲《貞素齋集續編》四卷。

舒世清《貞素家藏集序》 族從祖貞素公著述繁富，前明趙公甄綜一二，付諸剞劂，餘別錄爲副本家藏。戊戌歲，家君助貲易梓，竝訪副本偕彫，渺弗獲，意必飽於蠹腹，無復片楮之存矣。壬寅春，從叔以容閱書宗人序吉家（序吉先世多業儒，前明有諱永順者藏書頗富，子姓世守未失），獲一抄本，驚爲公之遺著，首尾脫爛數紙，僅存詩文百有七翻。假歸，商正同邑明經汪君手存先生。汪君雅愛我公詩文，遂代編訂，析分四卷。先是，貞素公崇祠鄉賢，歲久栗主遺失，以容累其行，拉族之老成數人，偕請學博司教徐公芷清、司訓沈公清渠，轉申提學季公仙九，仍得補復祠祀。遂合前後請祠鄉賢文劵，通作《附錄》，擬即鋟版。惜屢議屢輟，族中莫有應者。厥後，與家君謀，家君雅不忍先澤遺沒，而又重以容之請，廼命清治其事。清敬遵命，貸貲七十緡，俾弟世模鳩工校梓。

周啟《貞素齋集後序》 維龍飛道光著雍閹茂之年，舒子畏菴校《貞素齋集》，得五百有餘篇，訪之於秘閣，徵之時賢，佚者用以補，缺者以全，釐次爲八卷，附以二卷。必則古昔稱先，若網之在綱，條理燦然。謀諸族人梨棗，是鐫其書。創自乃祖伯父先生道原，不作明臣，爲仕大元。志節高尚，肥遁于田園。懷鉛握槧，著述數萬餘言。厥弟北莊、可菴遺稿，並存其間。【略】畏菴此書之鐫，心力頗殫，蓄志於強壯，耄耋始完。廣搜乎故本，博詢遠人。王家富其藏庋，鮑氏獻之彤廷。燕京托其友，江浙則親。一句不使崎錡，一字必清。萃名都之豪傑，邑都之後彥，校勘重刊，倘復存於四庫，煥然改觀。

舒啟恭《重梓貞素齋集後跋》 是集之刊，自明中葉，始趙貞庵公來宰吾績，拜謁潁濱蘇公祠，情深嚮往，得吾從祖道原公《祠記》，大稱厥心，命鐫之石，并索是集之遺稿而助梓之。於稽其歲爲戊戌，及讀《祠記》所作，成於元之戊戌，茲因原版之失也而復梓之，亦爲歲戊戌，噫，是豈無定數乎哉！國朝乾隆間開四庫，訪遺籍，浙有名儒鮑公士恭藏書甚富，即以吾從祖《貞素文集》進，感荷收錄。而詩文愈顯，品節更由之而著，世世子孫，銘於心不敢忘。獨惜其版既不存，集將歸於烏有，於吾家則失其手澤，於吾邑則失其文獻，爲子孫者，奚忍坐視銷沉不一動念耶？恭有舊本，得諸族之故老，什襲惟謹。其中殘缺者廿餘葉，搜訪數載，補其八九，然猶有《節婦傳》、《瑞蓮賦》數篇偏覓不獲，幸賴世好農部主政胡竹邨先生力求之浙友，闕者始全。雖然，更有集中所未及編者（如《新安文獻志》之《虹》詩，章氏遷祖之《像贊》以及七律、跋、記等作，較之舊本自有可知），幸得數首，增之集內。有得之稍晚者，另列《補遺》，附之卷後。憶！自去年秋，謀之族人，捐金重梓。族所輸將數，僅供梓費之半，餘爲族叔立燦與恭兩人以足其數。閱數月，厥功廼成。恭思夫《祠記》之作，成梓之由，重梓之舉，而皆於戊戌歲是值，斯非有定數存於其間乎？吾從祖之詩文，即畢生之精神所寄。自元及今，幾五百載，傳愈久而集愈新，吾族後世，豈無有寶此而克守勿失者乎？

李杰《跋貞素齋續集後》 貞素先生當元季世，投簪終老，著書自娛。前明嘉靖中刊有詩文集八卷行世，幸逢我高廟右文崇古，著錄於《四庫全書》，得與虞、楊、范、揭、黃、柳、姚、吳諸集同垂不朽。藏本無多，往年先生從裔孫啓恭、正燮輩醵錢重付剞劂。逾數年，從裔孫正儀復得《家藏》未刊諸作，謀續付剞劂。於戲！數百年來屢遭兵燹，雖刊本尚虞難傳，矧茲抄本乎？此如璞玉渾金，必不埋沈草莽，久當著見於世也。顧年代久遠，中多殘缺失次，正儀詳爲考訂，且爲作《年譜》，由是先生詩文履歷粲然備具於斯，行將與前集並壽天壤。校錄既定，正燮欣然獨任剞劂費，數月間告厥成功。夫前集之刻，正燮既與有功，茲刻乃更獨力爲之，先生得此賢從裔，九原可作，今而後喜可知也。

汪瀾《貞素齋文集跋》 先生詩稿疊經兵燹，殘缺尚多，故初集獨少古體。以容勵意蒐羅，近更得先生遺稿若干卷，率多古體，合浦珠還，遂成完璧，釐訂成編，用光梨棗。

朱右曾《貞素齋家藏集序》 績谿舒子以容手一編來告曰：「此族祖道原先生之家藏集也。先生在元、明之際，著述甚夥。嘉靖中，縣令趙君訪得之，編其尤者爲八卷，世所傳《貞素齋集》是也。餘付其家，錄而弆之。閱三百年，簡爛文滅，辨其可讀者，定爲四卷，曰《家藏集》。付剞劂，未蔵事，又燬焉。然終不忍其湮沒，將重鳩工，丐一言以叙之。」

徐國蘭《貞素齋遺集續編序》　予振鐸續谿之明年，舒子正儀授其先從祖元學博道原先生《貞素齋文集》八卷，且告之曰：「先生之文得以不沒者，前明邑侯趙公刊布之力居多。」【略】正儀又手先生遺文一冊來，將繼前編梓行，請紀其事。予既愛先生之文，相與高先生之志，爰書以爲《貞素齋遺集續編序》。

汪澤《貞素齋家藏集叙》　貞素先生績學工文，晚年自定其著作曰《古澹稿》，曰《華陽集》，曰《貞素齋文集》。先生沒，四方學者假讀借抄，幾至散佚，家藏惟《華陽》一帙而已。弘治、正德間，曾孫旭、元孫孔昭旁搜遠采，克有完書。嘉靖甲申，曾錄以獻陳中丞鳳梧，中丞歎爲絕作。戊戌，蜀人趙公春令績谿，雅知先生名，請於當道，崇禮鄉賢，始謀梓其著作，屬邑人胡方山別駕校刊，合三編爲一書，統題曰《貞素齋集》。顧其所梓者，尚未及其半，而其所未梓者，仍別錄弆藏。由明而來三百餘年，版歸烏有，書亦僅存，且多殘缺。往年族裔孫啓恭掇遺訂誤，重付開彫，而書始復著於世。夫以刊本流傳，歷歲久遠，猶在若存若亡間，不獲多覯，則夫抄本家藏，安望其保守勿失乎哉？今年春，族裔孫正儀檢點先世遺籍，得一冊，驚爲先生遺著，欣然過訪，屬爲校正。簡端題有「裔孫舒旭文明次訂」八字。書之首末，脫爛者數翻，紙墨黴黯，中多脫誤，雖曰文明次訂，實非文明手書也。校讀數過，正其可知者，缺其不可知者，定著爲四卷，題曰《貞素齋家藏集》，用以別於嘉靖刊本。竊疑此書原有二冊，此冊詩無近體，文無記叙。文之記叙，詩之近體，當仍錄爲一冊，顧安能盡得之以成先生全璧耶？雖然，即此一冊，已足爲希世之寶，滄桑屢易，巋然獨存，先生之精爽未昧，實有以呵護之，俾不盡歸澌泯也歟！惜也，啓恭重彫甫就，旋赴九京，此冊之出，未獲一覩也。初先生著作無慮卅餘冊，壬辰之亂，無一存者。此本及嘉靖刊本，蓋皆壬辰以後之作，而顧已繁富如此，其勤學好問，老而彌篤，雖遭亂離，此事不廢，有非常人所可及者。於戲！古之所謂鄉先生祭於瞽宗、祀於西學，若先生者庶幾無愧矣乎！正儀又搜檢家乘，得先生祖梅埜先生遺詩二首，始祖子容先生遺詩二首，并其殘作二句，錄置卷首。既又校閱羣書，得先生詩文及可菴先生詩文凡家藏所未載者各數首，補錄卷末。

葛良治《貞素家藏集序》　《貞素齋集》既經其族裔重梓以行，讀者未厭。於是舒子以容復得其未刻詩文，編爲四卷，顏曰《家藏集》，將續之梓，商校於余。余觀前集先生之裔孫朝陽叙，有云「家藏本」者。方國朝開四庫館時，先生所著已獻之闕廷，而此本猶爲汲冢之隱。迨重刻前集時，韜閟尚如故也，則其不至漸歸泯滅亦僅耳。乃前此求之不得，一旦得之，無待於求，而又使嗜古綴學之彥如以容者得之，似亦不偶然。

葉枌《貞素齋家藏集叙》　頃以容復得其軼稿若干卷，哀輯成書，屬其友汪君手存訂正，釐爲《家藏集》四卷，謀付剞劂，丐叙於余。余惟古名人集，其由後人增輯者如宋敏求之於《太白集》，郭知達、黃鶴之於《少陵集》，率皆掇拾而成，故不免眞贋互見。今以容所編，悉出於先人祕笈，其中樂府等篇，僭諷時事，尤足與正史相參攷。歷世滋久，粲厭備著，是雖先生文章之精氣鬱而必宣，抑以容旁搜遠紹之功爲不可少已！【略】書既成，以容復譔《年譜》，寘諸卷末，其於先生行實尤爲攷核詳密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華陽貞素文集》七卷、《附錄》一卷，又《北莊遺稿》，《可庵搜枯集》一卷，舊鈔本。黃椒升藏書。裔孫新蔡學教諭朝陽編次，後學胡文彬仲質甫校正，七世孫旭蒐輯，八世孫孔昭同校。元舒頔撰。【略】舊著曰《古澹稿》，曰《華陽集》，皆不傳。此乃嘉靖十九年裔孫朝陽及旭與孔昭編輯，績溪令趙春所刊，有頔自序、自傳，遺像唐仲實贊，正德二年章瑞舊序，嘉靖庚子戴嘉猷、胡文彬、汪用章、張孟元、胡耀，裔孫朝陽爲序，後附《貞素齋銘記》，《花萼圖記》，《行狀》，《墓誌銘》等篇。第八卷則舒遠《北莊遺稿》，遠字仲修；舒遜《可庵搜枯集》，遜字士謙；皆頔弟，均以詩文名家，一時花萼相輝。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華陽貞素齋文集》八卷，舊鈔本。元舒頔撰。末卷附錄其弟遠、遜二人詩文。【略】嘉靖中，其裔孫旭等哀輯，績溪令趙春刻之。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華陽貞素齋文集》八卷，舊鈔本。諸成璋跋：右《元貞素舒先生文集》，中有誤字，層見迭出，原寫本亦然，業經改正十之六七，餘則闕疑，俟他日借得善刻本，當細校之。

《補遺金元藝文志》　舒頔《貞素齋集》八卷，又《附錄》一卷。又《北莊遺稿》一卷。

胡肇昕《貞素齋佚稿題後》　昔年曾刻公遺集，前後相傳兩戊戌（《貞素齋集》一刻于嘉靖戊戌，再刻于道光戊戌）。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貞素齋集》八卷、《附錄》一卷，《北莊遺稿》一卷，元舒頔撰，明嘉靖中趙春刊本。　抄本。　補：《貞素齋集》八卷、《附錄》一卷，《貞素齋家藏集》四卷、《附錄》二卷，元舒頔撰，清道光十八年十六世孫舒啓泰等刊本。《家藏集》道光二十六年刊。余藏。　清寫本，鈐劉喜海藏印。在朱澂之婿張佩綸家。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華陽貞素齋文集》八卷，元舒頔撰，清抄本，諸成璋校并跋。二冊。

藝　文

舒遠《**次貞素兄遊石照韻**》　青碧石如削，妍嬋鑑靡阿。光浮春雨洗，昏動暮雲磨。高尚人難見，分明世不多。山靈謹呵護，遙睇爲長歌。

舒遜《**誕日和貞素兄韻**》　陽和回地底，春信到枝南。玄酒味方淡，羲文義細參。青燈空自照，白髮漫盈簪。寸草春暉意，年年此日慙。

又《**祭貞素兄終七文**》　嗚呼痛哉！吾兄之生，稟性梗植。砥節礪行，慷慨樸質。皓首窮經，挑燈繼日。密遊江湖，縉紳器識。振鐸池陽，文聲赫奕。再教京口，黌舍陋窄。學無恆產，齋無講席。薄祿養廉，郡庠仰給。禮殿卑隘，載新是闢。文教大興，名譽藉藉。咫尺天台，雲深霧隔。嗚呼痛哉！我昔與兄，累遭兵革。扶母逃避，被寇縛執。母遺山中，子遭擄搤。兄弟累累，厲言罵賊。白刃加頸，略無憂色。母憂子亡，子憂母失。兩地憂懸，天意憐格。賊乃解縛，遂免鋒鏑。子母相見，且喜且泣。不墮惡少，吾家陰德。嗚呼痛哉！嗟嗟吾兄，簡淡尚古。和而不流，安貧樂處。誅茅結廬，聊蔽風雨。扁曰貞素，爲讀書所。講明道義，探賾經史。兄弟怡愉，詩酒容與。開門授徒，程通章梓。嗚呼痛哉！歲在丁巳，時維九月。羣編誌書，兄嬰微疾。兄弗果行，弟往編集。書未成編，病報危急。函歸省問，相見悅懌。從容顧問，講論紬繹。迨其厥明，翛然簀易。嗚呼痛哉！兄之壽享，七旬四齡。一子一女，孫男二人。孫聰匪魯，筆硯時親。吾家文脈，將見黽黽。與言至此，暗傷我神。嗚呼，寒雪兮依依，陰風兮慘悽。義重手足兮同氣連枝，痛裂肝腸兮涕泗漣洏。薄陳素奠兮聊表孝思，哀有盡兮思無窮時。

又《**水調歌頭・壽貞素兄**》　稀年古來少，何況又逾三。雙瞳炯炯凝碧，白髮更盈簪。剛把殘冬留住，先借新春四日，拚醉倚晴酣。榮悴付定命，艱險任經諳。　舞斑衣，沾臘醞，典春衫。觥籌兄弟交錯，同是鬢鬖鬖。自喜衣冠奕世，未墜詩書如線，此外更何慚。笑問梅花信，春已到枝南。

郭　翼

論　述

綜　論

楊維楨《**郭羲仲詩序**》　余在錢唐，閱詩人之作，無慮數百家，有曰古騷辭者，曰古樂府者，曰古琴操者，談何易易。習其讀，其果得爲古風人之詩乎？否也。【略】幸而合吾之論者斤斤四三人焉，曰蜀郡虞公集、永嘉李公孝光、東陽陳公樵其人也。竊繼其緒餘者亦斤斤得四三人焉，曰天台項炯、姑胥陳謙、永嘉鄭東、崑山郭翼也。翼蚤歲失怙，中年失子，家貧而屢病，宜其言之大號疾呼有不能自遏者。而余每見其所作，則皆悠然有思，澹然有旨，興寄高遠，而意趣深長，讀之使人翛然自得，且爽然自失，而於君親臣子之大義或時有發焉，未嘗不歎其天資有大過人者，而不爲世變之所移也。余在婁江時，翼持所作詩來謁序。今年學子殷奎又挾其編來杭，申前請，於是乎書。

《**西湖竹枝集**》〔郭翼〕博文史，不爲舉子業。專資以爲詩，其詩精悍者在李商隱間，風流姿媚者不在《玉臺》下也。余以《湖上竹枝》索羲仲，而羲仲以吳之《柳枝》答。

《**說郛精華・戴籍下**》　翼字熙仲，與楊廉夫、顧阿瑛倡和，風氣亦頗相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林外野言》二卷。【略】翼學問博洽，既老不

得志，偃蹇學官，惟刻意於詩古文。【略】翼從楊維楨遊，詩頗近其流派，其間如《望夫石》、《精衛詞》諸篇，皆用鐵崖樂府體，尤爲酷似。要其筆力挺勁，絕無懦響，在元季詩人中可謂矯然特出者矣。

又卷一二二 《雪履齋筆記》一卷。【略】是編乃江行舟中所紀，隨手集錄，漫無詮次，然議論多有可採者。如解《商書》「兼弱」、「攻昧」二句，取張九成說；解《論語》「犬馬有養」，取何晏《集解》說。駁張九齡《金鑒錄》之僞，辨蔡氏「三仁」之論，皆爲有見。其「論謝師直語」一條，「論詩」一條，亦有義理。惟解《論語》「怪力亂神」一條，「爲力不同科」一條，過信古注，則未免好奇耳。

《隆平紀事》卷一五 〔郭翼〕爲文追古作者，楊維楨稱其文可方軌西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翼少力學，邃於《易》，自號東郭生。嘗從楊廉夫游。詩如《望夫石》、《精衛詞》，皆用鐵崖樂府體，尤爲酷肖。至正十一年，廉夫序之。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羲仲學問博洽，偃蹇學宮，刻意爲詩古文。又稱野翁，而名所著集曰《林外野言》，亦可見其志矣。

《新元史》卷二三八《郭翼傳》 沈潛百家，尤邃於《易》。善詩歌，楊維楨稱其有樂府才。

分論

《欸乃歌》 《石洲詩話》卷五：郭羲仲《欸乃歌》詞頗有風調，其序亦援杜之《夔州歌》、劉夢得之《竹枝》，蓋竹枝、欸乃，音節相同也。

《擬杜秋興》 《石洲詩話》卷五：鐵崖曰「人呼老郭爲五十六」，以其長於七言八句也。然其擬杜《秋興》八首，肌理頗粗，蓋感事述懷，作此八詩，自無不可，而不當以擬杜《秋興》爲名耳。 又：看其第一首起句，猶以沿老鐵所論杜詩情性之說，未爲知杜者也。

《天台行》 《石洲詩話》卷五：竹垞先生本自元人打入，其《夢游天台歌》起句「吾聞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石梁遠挂藤蘿上」，元郭羲仲《天台行》云：「吾聞天台山一萬八千丈」固在前矣。太白先有「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句，但非起句耳（李璧《王荆公詩注》謂太白「四萬」字誤）。又貢南湖《送人歸天台》云：「天台山高四萬八千丈。」

傳記

盧熊《元故遷善先生郭君墓誌銘》 先生諱翼，字羲仲，世崑山右族。考友諒爲大賈，獨善教子，妣陸氏。先生自少入鄉學，從衛培游，培故宋參政涇諸孫，博學篤行，亟稱先生穎悟，深加器重。先生既壯，益肆力於學，沈潛百家，尤邃於《易》。年四十，閉門授徒，嘗署其受業之室曰遷善，曰以識吾過也，鄉人亦爲名校南之梁曰遷善，曰是吾郭君之所居也。先生爲文詞必追古作者，諷誦思繹，雖一字不苟也。其於一時文人少所許予，獨稱永嘉李君孝光及天台丁君復所爲詩。李公亦謂先生之詩佳處與人不同調，會稽楊公維楨每以其言爲韙。先生與俗寡合，有力者多不肯薦引，竟以訓導老於學官。由是家日窮，守益堅，攻苦日淡，讀書自若也。嘗自號東郭生，又自稱曰野翁。所著文集曰《林外野言》，凡若干卷。病且革，知州高昌偰侯率州人士治其葬事，以至正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以是月日窆於馬鞍山陰之中峰，因題曰「遷善先生郭君之墓」。【略】嗚呼，先生之生也，連蹇不諧於時；其歿也，貧無以爲葬，亦可哀已！先生嘗謂熊曰：「吾死，汝爲銘。」銘曰：嗚呼，頎頎有爲，而不遂其施，而卒於斯，吁其可悲！吁其可悲。

《元詩選》二集庚集 （存目）

紀事

《居易錄》卷一七 翼字熙仲，與楊廉夫、顧阿瑛倡和，風氣亦頗相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二 《雪履齋筆記》一卷。【略】〔翼〕自號東郭生。因以東郭先生故事，名其齋曰「雪履」。嘗獻策張士誠，不能用，歸耕婁上。老得訓導官，偃蹇而終。蘇州知府盧熊題其墓曰「遷善先生」，又爲撰《墓誌》，載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其文在朱珪《名蹟錄》中，出距順帝北行尚前三載。他書或謂翼至洪武初嘗徵授學官，非其實也。

《隆平紀事》卷一五 翼素有大志，嘗上書士誠，以爲不宜慕宴安、耽逸

樂，士誠欲殺之，劉夫人力諫止。翼亡去，耕婁上，號東郭生，又稱野翁。著有《林外野言》。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林外野言》：翼字羲仲，崑山人。自號東郭生，因以東郭先生故事。名其齋曰雪履。嘗獻策張士誠，不用，歸耕婁上。老得訓導官，偃蹇而終。蘇州知府盧熊題其墓曰「遷善先生」。又爲撰墓誌，載翼卒於至正二十四年。其文在朱珪《名蹟錄》中，則距順帝北行尚前三載，他書或謂翼至洪武初，嘗徵授學官，非其實也。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林外野言》二卷，【略】元郭翼撰。【略】而名所著集曰《林外野言》，今所傳本凡二卷，附《與顧仲瑛書》一篇。考《玉山名勝》及《乾坤清氣》諸集所錄翼詩，不見此集者尚多。又如《題劉龍洲墓》、《送道士游武當》諸詩，又皆別見《呂誠集》中，疑或后人重編，故多所舛漏，未必即翼手定之稿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六**　《林外野言》二卷，舊鈔本。元崑山郭翼字羲仲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林外野言》二卷、附《補遺》一卷，舊鈔本，蔡陸士藏書，崑山郭翼羲仲。【略】此本有《補遺》一卷，從《玉山草堂雅集》補三首、《乾坤清氣》補二十三首、《西湖竹枝詞》補二首、《珊瑚木難》補三首、《崑山雜錄》補七首、秀野草堂《元詩選》補一首、《元才調集》補一首，原附《與顧仲瑛書》、范陽盧熊撰《墓誌銘》。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林外野言》二卷，元郭翼撰。《四庫》依知不足齋抄本。補：《林外野言》二卷、《補遺》一卷，元郭翼撰，民國十二年趙詒琛輯刻又滿樓叢書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林外野言》二卷，傳鈔本。元郭翼撰。【略】《玉山名勝》、《乾坤清氣》諸集所收，此本多所不載，似非其手定之稿。今傳錄文瀾閣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二**　《雪履齋筆記》一卷，【略】元郭翼撰。

藝文

釋妙聲《題郭羲仲詩集》　每誦新裁樂府詞，歷觀羣制副深期。蘭苕翡翠春風後，碧海珊瑚夜月時。吳下篇章誰最好，杜陵才力晚尤奇。何由一鼓滄江枕，春水相從詠《竹枝》。

謝應芳《寄郭羲仲》　霜骨稜稜七尺軀，昂然獨鶴睨群雛。門前問字人攜酒，舶上求詩客送珠。山色隔溪雲縹緲，梅花繞屋雪模糊。別來歲晚遙相憶，愁絕荒江夜月孤。

郭奎

論述

趙汸《郭子章望雲集序》　汸游臨川時，嘗以此說質於雍郡虞公，且問所以爲合作者。公曰：「《三百篇》而後，有漢魏六朝，朱子嘗有取焉，然其爲體不一。大抵世有治亂，人品風俗不同，極才情則淫傷而無節，尚詞藻則綺靡而失眞。善學者愼之可也。」【略】暇日觀公詩稿，試以此說求之，頗得去取大意。往來江湖間，每論諸能詩者，或唯唯，或否否，唯武威余公所賦，乃若一以公言爲師，無復他有出入，而高雅渾厚，自非齊梁間作者可及，豈禁苑游從時嘗論及於斯邪？抑所見之偶同也？自是每恨不得全稿觀之。兵興以來，此事姑置。歲辛丑正月，初與古皖郭公子章遇於星源，子章嘗游余公之門者也，因論公平居崇尚《選》學，於後來變體一無取焉，而五七言近體每欲棄絕不爲。公大節既立，而詩文皆散逸罕存矣，聞者相與太息。於是乃得子章所賦曰《望雲集》者，與一二朋友共吟詠焉。古五言遠宗魏、晉，得其高風遠韻，不雜後人一

語，近體亦質厚微婉，足以達其志氣所存，信乎淵源之有自也。又可見余公居常教人，悉本朱子。至其斧藻盛時，陶寫幽抱，獨與虞公相表裏，而不必他人之已同，斯其所以爲合作者與？以子章之才，能守師法而不變，亦可謂賢矣。友人有爲而傳之者，乃述所聞，書於卷端，庶觀者知其所自來也。【略】顧相與論歌詩之源，制作之體，無乃非公意乎？雖然，吾聞子章少無宦情，嘗欲泛大江，上三峽，相徉蜀、漢之間，覽觀山川之奇秀，弔昔人經營遺迹，求嚴君平、岷峨老譙，天授爾朱先生之流，相與上下其議論，然後大發於詩。遭亂，志弗遂也。語曰：「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使子章據功名之會，眞有以自見於當時，而誦其詩者，考論師友淵源，與其〔高〕蹈之志而傳之，不亦可乎？新安趙汸序。

《**夜坐吟**》《歷代詩發》卷三二：壯語自寬，不沒英雄本色。

傳記

《**明史**》**卷二八五《王冕傳》附**　同時郭奎、劉炳皆早參戎幕，以詩名。奎字子章，巢縣人。從余闕學治經，闕亟稱之。太祖爲吳國公，來歸，從事幕府。朱文正開大都督府於南昌，命奎參其軍事。文正得罪，奎坐誅。

貢性之

論述

《**歸田詩話**》**卷下**　貢有初，泰甫尚書姪，工詩。春日見吳山遊女之盛，作絕句云：「十八姑兒淺淡妝，春衣初試柳芽黃。三三五五東風裏，去上吳山答願香。」特過予誦之。其詩新嫩奇巧，多類是。惟《送戴伯貞還廣西》一律云：「桂江烟水接瀟湘，逐客南歸道路長。卷裏漫多新製作，篋中猶是舊衣裳。逢人盡說官如水，老我相看鬢已霜。此去莫教音問斷，雁飛今喜過衡陽。」叙事委曲，而感慨繫之，出諸作之上。

貢欽《南湖集序》　《雲林集》者，七世祖元翰林學士贈禮部侍郎，謚文靖，又以尚書府君貴贈禮部尚書，退封郡侯，世號雲林先生，故其集曰《雲林》。此所謂《南湖集》者，是高祖駕部府君之從兄。諱性之，字友初，仕元爲閩省理官，入國朝，隱居越之山陰，更諱悅。洪武間，駕部府君與其再從兄司業府君同仕於朝，屢遣舟迎抵金陵舊館，又迎歸宣城之南湖，俱不樂從，遂終于越，門人私謚曰貞晦。其志蓋可見矣。世號南湖先生，故其集曰《南湖》。時會稽王元章善畫梅，得其畫者，謂無貢南湖詩則不貴重，故集中多詠梅詩，間錄其詩若干首於《越山鍾秀集》，其見重於越之士人如此。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一**　貢友初者，貢師泰尚書族子也，宣城人。至正間，師泰爲浙江行省參政，遂僑寓錢唐。友初自上都還錢唐也，師泰贈之詩云：「嗣宗諸姪仲容賢，客路飄零雪滿顛。曾爲頌椒留子美，卻思戲蠟愛憎虔。十年湖海三盃酒，百里溪山一釣船。何日兵戈得休息，敬亭春雨共歸田。」友初詩才清麗，但纖濃乏骨。其《湖上春歸》詩：「湧金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得長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吳山遊女》詩，【略】獨《送戴伯貞還廣西》一律云，【略】叙事委曲，而感慨繫之，出諸作之上。

《**元詩選**》**二集辛集**　以世家宣城之南湖，因號「南湖先生」，有《南湖集》藏於家。弘治間，六世孫吏部員外郎欽出示李少師東陽，少師稱其詩清新可傳，爲刪去什之一，付欽刊刻行世。錢唐田參義汝成謂友初詩才清麗，但纖濃乏骨。其《湖上春歸》、《吳山遊女》、《送戴伯貞還廣西》諸詩，叙事委曲而感慨繫之，出諸作之上。今其集中如「游魚出沒不多个，白鳥往來時一雙」；「洞簫吹徹聲如縷，釣艇歸來小似梭」；「叱撥穩馱夷女醉，猩紅新染毳袍深」；「雲將雨意驚秋早，雁帶邊聲入座遙」；「蒼梧山暝雲連樹，青草湖春水拍天」；「烏藤拄杖扶來瘦，絳色輕袍製得方」；「晴雲接地深遮屋，春水穿船直到門」，亦多傑出之句也。

《**歷代詩話**》**卷六九**　貢性之詩：「葛巾白苧消三伏，繭紙烏絲寫八分。」吳旦生曰：性之辭氣渾成，如「桃花流水春三月，楊柳東風雨一蓑」；「飛瀑曉翻千嶂雪，驚濤秋湧萬松聲」；「風作鳴潮吹雨散，山如走馬渡江來」，皆爽朗可誦。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南湖集》七卷，【略】集中《題畫馬》詩云：「記得曾陪仙仗立，五雲深處隔花看。」《題蒲萄》詩云：「憶騎官馬過灤陽，馬乳纍纍壓架香。」蓋惓惓不忘故國。又《題墨菊》詩曰：「柴桑生事日蕭然，解印歸來只自憐。醉眼不知秋色改，看花渾似隔輕煙。」《題陶靖節像》曰：「解印歸來尚黑頭，風塵吹滿故園秋。一生心事無人識，剛道逢迎愧督郵。」其不事二姓之意，尤灼然可見。貢欽作是集序曰：「會稽王元章善畫梅，得其畫者，無貢南湖題詩則不貴重，故集中多咏梅詩。」嘗題《絕句》云：「王郎胸次亦清奇，寫盡孤山雪後枝。老我江南無俗事，爲渠日日賦新詩。」又云：「王郎日日寫梅花，寫遍杭州百萬家。向我題詩如索債，詩成贏得世人誇。」其他題畫之作尤多。蓋人品既高，故得其題詞則縑素爲之增價，有不全繫乎詩者。《歸田詩話》稱其《吳山游女》及《送戴伯貞之廣西》兩篇，未足以盡性之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六四　山農繪事許心知，除卻梅花不賦詩。春水穿船雲接地，南湖好景繫人思。（貢性之）

袁翼《論元詩》五一　南湖《貞晦先生集》，秋水渟渟開白蘋。莫道纖穠少風骨，玉溪猶近浣花居。

傳記

《萬姓統譜》卷九一　貢性之，字友初。泰甫從子。初以胄子除簿尉，有剛直名，後補閩省理官。元亡，皇帝徵錄泰甫之後，大臣有以性之薦者，性之改名悅，避居會稽，躬耕漁浦以自給。老而無嗣，邑人芮麟嘗過之，憐其羈困，邀與俱歸，性之辭以詩，有云：「遊絲落絮都成恨，社燕秋鴻各自飛。杜宇叫殘孤館夢，西風吹老故山薇。」每有所感，則泫然泣下，形而爲詩。勸之仕者，即默不應。卒門人私謚曰「貞晦先生」。所著有《理官詩集》行于世。

紀事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一　貢友初者，貢師泰尚書族子也，宣城人。至正間，師泰爲浙江行省參政，遂僑寓錢唐。友初自上都還錢唐也，師泰贈之詩云：「嗣宗諸姪仲容賢，客路飄零雪滿顛。曾爲頌椒留子美，卻思戲蟻愛憎虔。十年湖海三盃酒，百里溪山一釣船。何日兵戈得休息，敬亭春雨共歸田。」

《元詩選》二集辛集　性之，字友初，尚書師泰族子也。元季以胄子除簿尉，後補閩理官。明洪武初，徵錄師泰後，大臣以性之薦。性之避居越之山陰，更名悅。從兄弟同仕於朝，迎歸金陵、宣城，俱不往。躬耕自給以終其身。門人私謚曰貞晦。以世家宣城之南湖，因號「南湖先生」。

《四庫全書總集》卷一六八　性之字友初，《歸田詩話》作「有初」，未詳孰是也。宣城人，尚書師泰之族子。元季以胄子除簿尉，後補閩省理官。洪武初，徵錄師泰後人，大臣以性之薦。性之避居山陰，更名悅。其從弟仕於朝者，迎歸金陵、宣城，俱不往。躬耕自給，以終其身。其集名曰《南湖》，雖仍以宣城祖居爲目，實則沒於浙東，終未歸也。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性之爲尚書師泰族子，洪武初徵錄師泰，後因避居山陰，更名悅。及卒，門人私謚貞晦。以世家宣城南湖，因號南湖先生。雒陽鎦績，其女夫也。

著錄

貢欽《南湖集序》　此所謂《南湖集》者，是高祖駕部府君之從兄諱性之，字友初。【略】弘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四代孫欽謹識。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貢南湖集》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南湖集》七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元貢性之撰。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南湖集》二卷，元閩理官貢性之友初著。【略】弘治十一年四世孫欽刻于大名，有序。萬曆癸未六世孫靖國重雕，跋其後。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南湖集》七卷，元貢性之撰。刊本。補：《貢南湖詩集》七卷，元貢性之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闌。補：《南湖集》六卷，元貢

性之撰。清寫本，九行二十二字，無格。鈐汪文桂、蔣鳳藻印。余藏。卷中收詩與二卷本同。

《**中國善本書提要**》《南湖集》六卷，一冊（北圖）。鈔本（九行二十二字）。原題：「宣城貢性之著。」按《四庫總目》、《簡目》並作七卷，檢《庫》書實分二卷，蓋二卷本從萬曆間刻本出，六卷本則從弘治本出也。卷內有「陸氏稻香樓藏書之印」等印記。貢欽序。

《**木樨軒藏書書錄**》《貢南湖詩集》七卷，〔元貢性之撰〕，明刊本〔明潘是仁刻本〕。李八三〇。題「潘是仁訒叔甫輯校。」

藝　文

張輿《挽貢友初詩》 百年心事復誰知，過海人傳俊逸詩。懶葉朝鷄全晚節，慣騎官馬說當時。文章自嘆無遺蔭，冰玉還看有故枝。一代風流俱已矣，曉星殘月不勝悲。

迺賢 馬易之

論　述

綜　論

歐陽玄《金臺集叙》 皇元混一以來，諸國人以詩文鳴者前代罕有，果囉羅納延易之卓然繼前脩之後，以能文稱，而尤長於詩。其詩清新俊逸，而有溫潤縝稟之容，七言傑者擬盛唐焉。【略】顧余引年治歸，欲誦佳句於百僚，恨已晚矣。然念九州共貫之久而士有斯作焉，治世之音其來方昌，兆見于此，譬如鸞鶯鳴於高岡，目前狴麗之嗥無足怪也。會當脩承平舊觀，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以制作之事歸之，其將《咸》、《韶》斯世也歟！志余喜以俟。

李好文《書金臺集》 危子太樸示余以《金臺集》，詩古律凡若干首。讀之未盡卷，不覺釋然自喜，若三日不食而得膾炙羊棗也，布絮藍縷而得方空穀綺也。又如空山窮野，而聞《鈞》、《韶》鏗金戛玉也。詩果囉羅易之所作。易之西北方人，而天地精英之氣所賦若是。然宇宙之廣，土域之大，山川人物風俗之異，氣之所受，固不能齊也。嘗愛賀六渾《陰山敕勒》之歌，語意渾然，不假雕劌。顧其雄偉質直，善模寫，政如東丹托雲畫本土人物，筆迹超絕，論者以爲不免有遼東風氣之偏。惟吾易之之作，粹然獨有中和之氣，上可以追媲昔賢，下可以鳴太平之治。溫柔敦厚，清新俊邁，使人讀者雋永而不厭。茲非聖人之化、仁義漸被、詩書禮樂之敎而致然耶？

貢師泰《果囉羅易之詩序》 易之，果囉羅氏也。少居江南，長遊齊、魯、燕、趙之間，以客于京師。博學善歌詩，其詞清潤纖華。每出一篇，則士大夫輒傳誦之。大抵五言類謝朓、柳惲、江淹，七言類張籍、王建、劉禹錫，而樂府尤流麗可喜，有謝康樂、鮑明遠之遺風。間錄其近作一編來謁曰：「僕於世甚拙，知焉不能出奇于時，鈎連強近以有祿爵，力焉不能操弓挾矢，馳驟風雨以自效於時。又不能占逐利，如鷹鸇鷙鳥之發也。此心泊然無他好，其有好而得之者，盡在是矣。太史危君嘗爲僕序前所錄稿，吾子幸更序之。」予聞果囉羅氏，在西北金山之西，與回紇壤相接，俗相類。其人便捷善射，又能相時居貨，媒取富貴。易之世出其族，而心之所好獨異焉，宜乎見於詩者亦卓乎有以異於人也！雖然，富貴可以知力求，而詩固有難言者矣。是以黃金丹砂、穹圭桓璧，猶或幸致，而清詞妙句在天地間自有一種清氣，豈知力所能求哉？昔之善論者，謂詩有別思。易之之於詩，其將悟於是也夫。

黃溍《金臺集題詞》 果囉羅氏納延易之雅志高潔，不屑爲科舉利祿之文，平生之學悉資以爲詩。久留京師，出入于英俊之林，而習聞于朝廷之典禮、臺閣之儀章。至於衆大之區，紛華侈靡、宏麗可喜之觀，亦有以開廓其心目。故其形於咏歌，言必發乎情，辭必稱乎事，不規規焉務爲刻琱藻飾，以追逐乎前人，而自不能不與之合也。因閱易之《金臺集》，謾識其後，以竢覽者詳焉。

揭傒斯《書金臺集後》 《金臺集》者，友人合魯易之之詩也。其詩百餘

篇，森然若開羣玉之府，圭璋琮璜，各有列位。辭語至到，而神與情詣，動盪激越，可歌可舞，信乎其能諭諸人者。余讀之再過，因歎賞不已，遂書所見於其篇末云。

程文《書金臺集》 易之至京師，以詩名雄諸公間，其道涂之所經，耳目之所屬，山川風俗人情物態可喜可愕，一發於詩。然皆本諸性情，徵諸政教，而不爲烟雲月露之歸。追風雅之遺音，振金石之遠響，上而公卿大夫，下而里閭韋布之士，莫不稱之，一時之善爲詩者亦莫之能過也。余得其《金臺集》若干首，讀之彌月不厭。古人云：「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詎不信乎？易之，果囉羅人，在中國西北數千萬里之外，而能被服周公仲尼之道，家故有閥閱勳勞，可藉以取富貴，而棄不就，臞然一寒生，專以詩鳴世，亦奇偉不羣之士哉！今居越云。

張起巖《金臺集題詩》 愛君譚辯似縣河，更喜交情古意多。長使馬周貧作客，令人千古媿常何。 百尺高臺易水東，千金曾此彀英雄。君來卻在承平日，先策詩壇第一功。

趙偕《贈馬易之遊大都》 雙峰一見馬編修，今日卻從都下遊。爲問玉堂危學士，聖賢治務可行否？

危素《書金臺集》 易之，果囉羅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國遠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回紇最先來附，至今百有餘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業詩書而工文章。易之伯氏既登進士第，易之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退藏句章山水之間。其所爲詩清麗而粹密，學士大夫多傳誦之。然則葛邏祿氏之能詩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見我朝文化之洽，無遠弗至，雖成周之盛未之有也。昔余客鄞，爲文送易之北來，以爲祖宗取天下，豐功大業，宜制樂歌，薦諸郊廟。易之之才足以爲之，聖君賢相制禮作樂，豈終舍吾易之者哉？

張以寧《馬易之金臺集序》 葛羅魯氏馬君易之以詩聞今世，予得其《金臺集》而讀之，五言短篇流麗而妥適，七言長句充暢而條達，近體五七言精緻而華潤，皆欲追大曆、貞元諸子之爲者。而《潁州老翁》、《新鄉媼》、《芒山》、《巢湖》、《新隄謠》諸篇，又以白傅之豐贍，而寓之張籍之質古，不淺而易，不深而僻，蓋學諸唐人而有自得其得焉者矣。予識易之於京師踰十五年，及觀君之游兩都、歷鄧郊而歸吳越，其之官絕巨海而北上，其出使凌長河而南邁，其游覽壯而練習多，予知其詩雄偉而渾涵，沈鬱而頓挫，言若盡而意有餘，蓋將進於杜氏也乎！君以予在詞林而徵予序。夫善爲詩者固實甚難，而果識其詩爲某家某家者亦良不易。予多君之穎出於其國人，而我朝詩道將復盛於唐也，作而爲之序。

朱右《送郭囉洛易之赴國史編修序》 至於朝廷之典禮、臺閣之儀章，靡不習聞而精究之。其游歷益廣，聞見益充，踐履益密，好尚益篤，自謂樂之終身而弗厭斁，何自信之深也！平居安貧自守，有道淑人，雖屢空乏，不以動於中。國家多故以來，處一室，教子弟習禮讀書其家。朋友有急，則挺然爲解紛，無德色，達官貴人咸信重之。時劉公羽庭居行省左司，知易之賢而貧也，禮致之主東湖書院，冀得升祿以爲養。易之既領事，所入一不歸諸己，盡以修治廟宇，建先賢先師祠，延有學術者訓導其鄉之弟子。旦望聚堂上，親爲講肄不輟。鄉邦向方，而易之有遠役，其父兄學徒至泣下相送，企羨不釋。古之人有一介取予，千駟萬鍾可知，吾固信易之稱職而報上也不難矣。夫人幼而學於宮、長而試於政，推此以往，將何施而不可也耶？況乎積中之厚則發乎外也大，用功之深則收名也遠。今聖天子、賢宰執方急於求賢以圖至治，易之之用，當不止於一史官而已也。

金侃《清抄本金臺集跋》 偶錄迺易之之詩，漫識此。易之爲葛邏祿人，其國去中華數千萬里，西夷之最遠者。而其詩工麗秀逸，極得唐人之風致，而又確然自成其爲元人，亦豪杰之士也。

《石洲詩話》卷五 易之《金臺集》，風格翹秀，多有關風化之言，不苟爲炳炳烺烺者也。 又：蛻庵、玩齋、易之諸什，皆具有風骨，非漫爲彩色者，置諸馬伯庸、揭曼碩諸公間，正是未肯多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金臺集》二卷。【略】納新天才宏秀，去元好問爲近，雖晚年內登翰林，外參戎幕，而仕進非所汲汲，惟以遊覽唱酬爲事，故氣格軒翥，無世俗猥瑣之態。其名少亞薩都拉，核其所作，視薩都拉無不及也。

《緗齋詩談》評論二 易之胸襟、筆力、藻采、風神皆能軼宋超唐。 又：易之詩離其色相，追至清空一氣處，便證元次山境界。 又：才不可以類拘也。易之胸次高曠，筆力雄豪，豈家在東南有得於山川之助歟！元末隱草茅宜爾。洪武初，網羅羣才，乃不得與楊鐵崖幷顯於江左，何也？豈太樸歸明被斥，遂無薦之者耶？抑干戈搶攘，其存亡皆不可知乎？可惜也夫。

田雯《讀元人詩各賦絕句十六首》八　東野低頭愧下風，金臺萬里有詞雄。那知郭隗多奇骨，卻策詩壇第一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三二　江南三絕韓、王並（韓與玉能書，王子充善古文），回首金臺古意多。閒寫玉堂天上曲，獨臨灤水怨流波。

蔡琳《讀元人詩》一四　獨石龍祠幾擔簦，才長諷諭大夫能。《潁州老》與《新鄉媼》，大有呻吟似少陵。

《隱湖題跋・跋金臺集》　葛邏祿氏與回紇錯壤，去中國甚遠，其俗好射，易之獨不操弓矢，且好利祿，易之絕無意仕進。嘗以詩謁貢御史曰：「此心泊然無他好，其有好而得之者盡在是矣。」眞實錄也。金山之西北向不知詩文，自易之始，江南人稱其與韓與玉、王子充爲三絕。名雄京師，一時名公如虞伯生、揭曼碩輩莫不嘆賞，惟臨川危太樸尤甚。玆集二卷，即其手編。前後諸序跋，不但評論詳覈，書法亦極精妙，因倩友人王與公摹而副諸棗，若初本，予亦不能辨。

《寒廳詩話》　於是雅正卿（琥）、馬易之（葛邏祿廼賢）、達兼善（泰不華）、余廷心（闕）諸公，並逞詞華，新聲艷體，競傳才子，異代所無也。

《新元史》卷二三八《廼賢傳》　生平不喜祿仕，獨長於歌詩，不規規雕刻，而溫柔敦厚，有風人之致，每一篇出，士大夫輒傳誦之。

分　論

《三峰山歌》　《金臺集》卷一張翥跋：余比修國史，睹三峰之役，金師三十五萬來拒戰，我師不敵，軍于山之金溝。其軍數重圍三峰，而中夜大雪，金人戈戟弓矢，凍纏莫能施，我師一鼓殲之。自是金人膽落，不復戰矣。易之作歌辭，豪健激昂，而奕奕有思致，殆與三峰長雄，置之樂府鐃歌間，揚厲無前之盛績，良無愧也。

《京城燕詩》　《石洲詩話》卷五：前輩有一篇名作，後人多效之，如虞道園《白翎雀》，廼易之《京城燕》詩效之，薩天錫又效之。

《題羅小川青山白雲圖》　《緗齋詩談》卷五：《題羅小川青山白雲圖》，畫意便作眞景會，此題句人精采活動處。此法得自少陵《畫鷹》篇。

《賦鸚鵡送偰世南廉使之海南》　《緗齋詩談》卷五：《賦鸚鵡送偰世南廉使之海南》，贈人處語短而味長，蘊藉風流。

《巢湖述懷寄四明張子益》　《金臺集》卷二危素跋：易之詩中所歷之景，予皆嘗過之，所未至者巢湖耳。易之有此清雄峻拔之句，余無一語者，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緗齋詩談》卷五：《巢湖述懷》，《北征》章法，《渼陂》豐神，用筆如渴龍歸海、饑鷹掣絛，最爲高作。

《答朱景惠墨》　《緗齋詩談》卷五：《答朱景惠墨》「春去思家遠，愁來似酒醺」，題外生情。「故人多古意，賤子豈能文」，折落。「搦管含春黛，臨池漲濕雲」，方染正面。「欲窮山水興，分贈李將軍」，推開結。

《大悲閣》　《緗齋詩談》卷五：《大悲閣》「如何千手眼，只著一衣冠」，淺語能破積障。

《粧臺》　《緗齋詩談》卷五：《粧臺》（李妃所築。妃嘗與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結句云：「誰憐舊時月，曾向日邊明。」點事無痕，手法高絕。　《歷代詩話》卷六五：廼賢賦《妝臺》詩：「誰憐舊時月，曾向日邊明。」　吳旦生曰：易之與危太樸等游南城，各賦十六首以紀遺蹟，《妝臺》其一也。按梳妝臺在都城東北隅，李妃所築。妃嘗與金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

《送楊復吉之遼陽學正》　《緗齋詩談》卷五：《送楊復吉之遼陽學正》三四云：「穹廬宿頓供羊胛，部落晨炊爨馬通。」寫塞外景入畫，又見得糞穢皆可入詩，在人點化何如耳。只爲「馬通」字雅，遂蓋了他醜處，此便是點化。又氣上謂之炊，進火謂之爨，故二字得以并用。造句者字義必精熟，方下不錯。

《送趙彥徵上舍歸吳興》　《緗齋詩談》卷五：《送趙彥徵上舍歸吳興》：「春雨絲絲著杏花，曉寒如雪襲窗紗。東風客館還飛絮，三月王孫政憶家。」景中人，人中景，奕奕生動。

《失剌斡耳朵觀詐馬宴》　《緗齋詩談》卷五：《失剌斡耳朵觀詐馬宴》：「路通禁御聯文石，幔隔香塵鎮水犀。」義山佳句。

《送楊梓人待制出守閩州》　《緗齋詩談》卷五：《送楊梓人待制出守閩州》之二頸聯云：「家世久聞清白吏，文章爭誦《太玄經》。」對法穩。　《歷代詩話》卷六五：廼賢《送楊梓人守閩州兼寄宣慰家兄》，其詩曰：「朱幡五馬出王庭，父老西南望福星。」【略】吳旦生曰：起語道出守意，三四指楊氏，五六指蜀地，以寄兄作結。辭章清帖，最有成就。

《**劉蕡祠**》《歷代詩話》卷六五：廼賢作《劉蕡祠》詩云，【略】其於題下自注云：「唐劉蕡，幽州昌平人，謫死柳州，歷遼金元，能發潛德。至本朝天曆間，昌平驛官宮祺始奏建劉諫議書院。」吳旦生曰：寥寥數句，該盡其事。惜《帝京景物》不載此詩，即其叙建祠處亦廼賢所在。注稍殊。

《**新鄉媼**》《金臺集》卷一苗耘夫跋：右《新鄉媼》一首，余同年諾海仲良宣慰君之仲氏納新易之之所作也。其詞質而婉，豐而不浮，其旨蓋將歸於諷諫云爾。昔唐白居易爲《樂府》百餘篇，以規諷時政，流聞禁中，即日擢爲翰林學士。易之他詩若《西曹郎》、《潁州老翁》等篇，其關於政治，視居易可以無愧，而藻繪之功殆過之矣。況今天子聖明，求言之詔播告天下。當此之時，易之之詩或經乙夜之覽，則其眷遇，又豈下於居易哉！故予三復之餘，謹識其後以俟。

《**潁州老翁歌**》《金臺集》卷一：李黻跋：「狀物寫景之工，固詩家之極致，而繫於風化，補於政治，尤作者之至言。易之此詩，兼得之矣！」危素跋：「易之此詩，格調則宗韓吏部，情性則同元道州，世必有能知之者。」余闕跋：「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饑，明年又疫，民之死者過半。朝廷嘗議鬻爵以賑之，江淮富人應命者甚衆，凡得鈔十餘萬錠。粟稱具，會夏小稔，賑事遂已。然民罹大困，田萊盡荒，蒿蓬沒人，狐兔之迹滿道。時余爲御史行河之南，請以富人所入錢粟，貸民具牛種以耕，豐年則收其本，不報。覽易之之詩，追憶往事，爲之惻然。」《親齋詩談》卷五：《潁州老翁歌》，大氣迴翔，不爲事累。叙述長篇，須諳此訣。

《**西曹郎**》、《**新隄謠**》楊彝《書金臺集》：故余謂易之之詩如《潁州老翁》、《西曹郎》、《巢湖》、《新鄉媼》、《新隄》等篇，撫事感懷，若不經意，而盡所欲言，有得於風人之旨者，當不謝於古人。況其所工者復不下是，茲固可信其必傳也。《靜居緒言》：有白傳之眞率。

傳記

王禕《河朔訪古記序》 合魯實葛邏祿，本西域名國。而易之之先，由南陽遷浙東已三世。易之少力學，工爲文辭。既壯，肆志遠游。乃絕淮入潁，經陳蔡以抵南陽，由南陽浮臨汝而西至于洛陽，由洛陽過龍門還許昌而至于大梁，歷鄭、衛、趙、魏、中山之郊，而北達于幽燕。于是大河南北，古今帝王之都邑，足跡幾遍。凡河山城郭，宮室塔廟陵墓，殘碣斷碑，故基遺跡，所至必低徊訪問，或案諸圖牒，或訊諸父老，考其盛衰興廢之故，而見之于紀載。至于撫時觸物，悲喜感慨之意，則一皆形之于詠歌。

紀事

迺賢《南城咏古十六首序》 至正十一年八月既望，太史宇文公、太常危公偕燕人梁處士九思、臨川黃君殷士、四明道士王虛齋、新進士朱夢炎與余凡七人，聯轡出遊燕城，覽故宮之遺跡。凡其城中塔廟、樓觀、臺榭、園亭，莫不徘徊瞻眺，拭其殘碑斷柱，爲之一讀，指廢興而論之。余七人者，以爲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后一日之樂，有足惜者，豈獨感慨陳迹而已哉！各賦詩十有六首，以紀其事，庶來者有所徵焉。

朱右《送郭囉洛易之赴國史編修序》 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七日，中書省臣上奏以處士布達等四人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郭囉洛氏納新易之寔在第三。命既下，唯納新遠居大江以南，僻阻淮襄。越明年，治裝告行於嘗所交友，天台朱右爲之言曰：【略】易之行，吾固知其報稱於上也已。易之少小楙學，強記憶，與其伯氏從鄉儒先游。伯氏既登進士第，爲時名賢。易之泊然於進取，退遯句章山水間。壯則遊京師，歷燕薊，上雲代，所至擇天下善士爲之交際，求天下碩儒爲之師友。

楊彝《書金臺集》 易之自幼篤學爲詩。既長，訪古河朔，歷覽山川以達其趣。八年之春，余在京師與易之遇，於故友會稽韓與玉氏相善也。與玉能書，時金華王子充爲古文，易之與二人偕來江南，京師因目爲「江南三絕」。而易之所爲詩，尤傳誦士大夫間。余既歸，久之，易之亦橐其稿以歸，復與余相會於鄞，則其友已傳刻之。取一二篇以讀，則慷慨悲歌，而燕趙之風聲氣習猶可想見。及觀承旨歐陽公、祭酒李公、侍講黃公、故侍書虞公、侍講揭文安公所爲序引，深評遠論，唯恐其不傳也，其有得於此可謂難矣。【略】雖然，易之年未五十，平生故人多列官于朝，而當急賢之時，其能久於窮乎！韓子云：

天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意其有在於是，則嗣而刻之，尚未艾也，余姑識斯語以俟。

李好文《書金臺集》 吾聞易之不喜祿仕，惟以詩文自娛。其來京師，特以廣其聞見，以助其詩也。今將歸隱于江淮之南，凡所與游者，皆戀戀不忍其去，則其志趣益尚矣哉。

劉仁本《河朔訪古記序》 今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果囉羅氏納新易之，自其先世徙居鄞越，則既爲南方之學者矣。而其遠游壯志，常落落于懷，將以馳騁也。乃至正五年挈行李，出浙度淮，遡大河而濟，歷齊魯陳蔡晉魏燕趙之墟，弔古山川城郭丘陵宮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獻、陳迹故事，暨近代金宋戰爭疆埸更變者。或得于圖經地志，或聞諸故老舊家。流風遺俗，一皆考訂。夜還旅邸，筆之於書。又以其感觸興懷，慷慨激烈，成詩歌者繼之，總而名曰《河朔訪古記》，凡一十六卷，其博雅哉！徵序於縉紳先生，若許安陽、黃金華、危臨川、余武威諸公者論說盡矣，復以示余。【略】然其所載則皆追述盛時之事，不以少變而廢也。昔太史公周游天下，歷覽名山大川，紬金匱石室之藏，故其文章雄深奇偉。今觀易之之作，庶幾有焉。其膺館閣之召，而爲史官也，不亦宜乎。

著錄

歐陽玄《金臺集叙》 近年來，京師因哀其作，題曰《金臺集》，暇日袖以眡余，謁余題其帙端。

楊彝《書金臺集》 右《金臺稿》若干卷，果囉羅君易之之所製也。

危素《書金臺集》 易之《金臺前稿》，余既序之矣，及再至京師，又得《後稿》一卷，爲之論。

朱右《送郭囉洛易之赴國史編修序》 日以詩歌自娛，遇可喜可謂，必昌於辭，則有《金臺集》。涉歷南北，覽古今靈文秘跡，必志於編，則有《河朔訪古記》。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元名家詩集》：《迺易之集》三卷。 又卷一三：《迺前岡詩集》一卷，迺賢。

《水東日記》卷八 元詩人果囉羅納延字易之，《金臺集》前後序題跋出虞伯生、歐陽元功、黃晉卿、張起巖、余廷心、曾子固、危大樸等。篆隸眞行小楷皆出諸公親筆，入刻極其精妙。嘗從錢元溥檢討借觀，留余所者數月。後再從借觀，則托辭卻去矣。

《天祿琳琅書目》卷六 《金臺集》一函二冊。元迺賢著，危素編，二卷。【略】危素序稱「易之《金臺前稿》余既序之矣，(乃)〔及〕再至京師，又得《後稿》一卷」云云。今書有二卷，當是前後稿幷刊，而無危素前序，蓋偶佚之。書中諸賢序、詩、識語皆至正間所作，當時心折易之，匪特文章各盡所長，書法亦兼其妙，眞行篆隸無體不具，則無體不精。而摹刻者又能得其精神，不失銖黍。選紙選墨，印而傳之，豈獨爲元刻之冠，即置之宋槧佳本中，又何多讓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金臺集》二卷，【略】元納新撰。納新有《河朔訪古記》，已著錄。是集爲危素所編，前有歐陽玄、李好文、貢師泰三序，作於至正壬辰，又有黃溍題詞，作於至正庚寅，末有至正乙酉揭傒斯跋，至正辛卯程文跋，至正乙未楊彝跋，至正己丑台哈布哈題字，至正戊子張起巖題詩，復有虞集詩一首及危素一跋，均不著年月。素跋稱「易之《金臺前稿》，余既序之，及再至京師，又得《後稿》一卷」，則此集二卷乃合兩稿編之，故集中稱揭傒斯謚爲揭文安，而集末乃有傒斯跋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金臺集》二卷，舊鈔本。題「南陽迺賢易之學，臨川危素太樸編」，爲金侃亦陶手鈔本，有歐陽玄、李好文、貢師泰、揭傒斯、楊彝、危素、程文諸序，虞集、張起巖題詞，與毛刻本同。惟卷二末增多補遺，爲毛本所無。如《次韻元復初春思三首》、《送邵元道四首》、《賣鹽婦》、《仙居縣杜氏二眞廟》詩、《錢塘留別》、《康里丞相之會稽代祝使歸》、《張員外光弼先生奉楊公之命函香浦陀洛伽山瑞相示現使節今還輒成長律四章少寓餞忱》，取校毛本，共增多五古七首、七古二首、七律六首，不知從何處得之？卷末有亦陶手跋。

《木樨軒藏書書錄》 《金臺集》二卷、《補遺》一卷，〔元迺賢撰〕，舊抄本〔清傳抄林雲鳳抄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四 《金臺集》二卷，舊鈔本。

《書舶庸譚》卷三 《金臺集》一卷，元槧。【略】按是書首尾俱題作「《金臺集》卷一」，詩僅一卷，仍標次第，殊爲失檢。據危素等序，《金臺集》本有前稿，

此爲後稿，《四庫提要》作三卷，乃幷序二稿言之，惟各序人名微有不同，蓋所收又一本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金臺集》二卷，元廼賢撰。按：此書《四庫》著錄，莫氏未收。 補：《金臺集》二卷，元廼賢撰。元刊本，十一行二十二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前歐陽玄、李好文序，虞集題詩，又有危素等後序。均以手蹟上版，精雅異常。本書次行題「南陽廼賢易之學」，三行題「臨川危素太樸編」。日本人藏，董氏誦芬室已覆刻行世。此刻在明中葉已極罕見，葉盛《水東日記》嘗記之，言曾得一見，再往借則托詞婉拒云云，其書在當時之罕秘可知矣。 補：《廼前岡詩集》三卷，元廼賢撰。明萬曆四十三年潘是仁輯刻宋元四十三家集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金臺集》二卷，元廼賢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元人十集本，曹炎校補。一冊。 又：清康熙二十四年金侃抄本，金侃校幷跋，二冊。

藝文

虞集《題金臺集》 力疾坐雲館，移床近竹坡。卷簾新雨過，欹枕晚涼多。病覺衰翁減，詩聽好客歌。因君懷郭隗，千古意如何。

張起巖《金臺集題詩》 崇天門下聽臚傳，臺閣聯翩四十年。今日縣車歸故里，杖藜攜酒落華前。 玉帶難圍老病身，廟堂補報乏涓塵。衰年作別情懷惡，秉燭題詩贈故人。

張憲《答馬易之編修病中作》 喜君近疾已平安，楮帳綿衾且避寒。飯顆任嘲詩骨瘦，糟丘能遣客懷寬。天街鐘動期初罷，海國書回歲又殘。忽訝衰翁不相問，北風吹雪正漫漫。

又《贈馬易之》 萬里征帆渡越江，茲遊奇觀世無雙。海中蓬島金銀闕，天上玉堂雲霧窗。吾道政須求柱石，詩壇從此避旌幢。青林白谷歸休地，懷抱因君得暫降。

宋沂《寄馬易之》 近日淮南見馬卿，新詩句句掇瓊英。畫船不肯留三日，先載東風過四明。 自是風流愛鑑湖，木蘭舟上倒金壺。鱸魚蓴菜戀鄉國，馬渾蒲萄憶帝都。

張仲深《用韻酬易之》 翳翳景向夕，樓臺結微陰。涼飈東南來，好鳥鳴高林。懷人眇天末，跫然想足音。

又《奉寄易之在京師》 憶君日日共吟哦，三載懷人可奈何。聲價相隨詩價長，新交應似舊交多。春連宮樹鶯花合，人在瀛洲歲月過。十里有書如訊問，布衣仍舊住城阿。

又《用蔣伯威韻賀馬易之自京回》 故人長是別離難，今日論交未盡歡。客裏舊氈隨地暖，囊中古劍倚天寒。反思旨酒分光祿，尚憶和羹給大官。文事固知天未喪，太平丞相政桓桓。 千載羈棲劍佩偕，幾經新火起榆槐。海頭詩苦情懷惡，天上人歸氣勢佳。行李壓肩珠玉重，平蕪眯眼甲兵排。近聞河朔新成《記》（易之有《河朔訪古記》，黃晉卿、危太樸、許可用三先生有序），快睹應知客滿齋。

劉仁本《題馬易之韓與玉塗叔良上京紀行詩卷》 景運將興禮樂期，邦家培植太平基。鑾和法駕時巡幸，扈從詞臣發祕思。文物兩都班固賦，山川萬里杜陵詩。於今十載風塵裏，展卷空懷草木悲。

又《送馬易之主東湖書院事》 湖水東頭見學宮，教分黨術啓羣蒙。曾崇俎豆祠朱子，今喜師儒得馬融。蠹簡青燈聽夜雨，飯生絳帳坐春風。鄞邦自是衣冠藪，況復書文四海同。

又《題馬易之遠游卷》 南陽馬君易之以至正六年游京師，朋儕不忍其離別，作爲歌詩贈言以張之。至有托物寓意成圖畫，聯篇巨軸，寘諸行李間。自浙江而泝淮，經雒訪古河朔，感慨中原之墟，盤桓兩京之地，極遊覽以快於心目。有所得輒形賦詠，且獲當世名公品題，珠玉什襲以歸，則江淮之難作矣。余觀卷中姓名，多聲聞相接，其間有拜顯官位台鼎者，有沉鬱下僚者，有得休致者，有物故者，有遁依嵓谷者，有尚羈旅者，有忠義死節凜乎若生者，有陷身逆賊終不免者。何十數年之間，榮悴得失有若是之不齊耶？第其文章翰墨則皆爲時所重，春蘭秋芷，各具芳馨，炳然可掬，此余所以諦觀而一喜一悲也。因爲賦雜詩十五首，各附題下，幷卷歸之，異時當爲馬氏青氈矣。

成廷珪《送馬易之回四明》 雨水經旬雪復作，巷陌春泥斷往來。東海祗留詩卷在，南湖誰送酒船迴。自慙白髮殷懃別，可惜瓊花次第開。我憶慈溪舊遊地，不知淮泗有風埃。

陸仁

論述

《西湖竹枝集》 陸仁字良貴，河南人。明經好古文，其詩學有祖法，清俊奇偉，如《佛郎國進天馬頌》、《水仙廟迎送神辭》、《渡黃河》、《望神京》諸篇，縉紳先生莫不稱道之。其翰墨法歐楷、章草，皆洒然可觀。

《元詩選》三集辛集 仁字良貴，河南人，寓居崑山。爲人沈靜簡默，明經好古文詩，不苟作。自號樵雪生，所居曰「乾乾之齋」，因自號乾乾居士。與郭翼羲仲、呂誠敬夫相唱和。其翰墨法歐楷章草，皆洒然可觀。館閣諸公推重之，稱爲「陸河南」。楊鐵崖謂良貴詩學有祖法，清俊奇偉，如《佛郎國進天馬頌》、《水仙廟迎送神辭》、《渡黃河》、《望神京》諸篇，尤極稱之。

《菽園雜記》 《西湖竹枝詞》，南北名士屬和者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間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袁，謂羲仲、良貴、文仲、子英也。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蓋姓氏郡望耳。

《石洲詩話》卷六 陸河南仁《騷》體詩，句調不盡叶於音節。

又 陸河南《夫子去魯圖》一篇，可謂用意烹鍊，末句「周旋天下」，尤其用意鍊筆處也。然「津則有舟」四句，尚是幫襯。幫襯固不礙，而人之材力厚薄見焉矣。如昌黎《龜山》、《猗蘭》諸操，是何等魄力。

《補元史藝文志》卷四 陸仁《乾乾居士集》，字良貴，河南人，寓崑山。

傳記

《草堂雅集》卷一三 陸仁，字良貴，崑山人。好古文詩，不苟作。爲人沈靜簡默。與予有葭莩之好，故舟楫時過草堂，相與談詩，清話終日忘歸。當時館閣諸公皆重之，稱爲「陸河南」云。

邵亨貞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野處集》四卷，【略】其雜文六十八首，亨貞終於儒官，足蹟又不出鄉里，故無雄篇巨製以發其奇氣。而文章大致清快，步伐井然，猶能守先民遺矩者。其詩詞世不多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載所作咏眉、目《沁園春》詞二首，雋永清麗，頗有可觀，蓋所長尤在於是，惜《詞選》今已久佚矣。

《聲執》卷下 元《草堂詩餘》三卷，秦恩復以《讀畫齋叢書》本用萬樊榭手校本校刊，并錄樊榭四跋。【略】樊榭謂其采撷精妙，無一語凡近，《絕妙好詞》外，渺焉寡匹。蓋輯者名雖不傳，而必爲元代一大作手。且漸染南宋之風，其輯爲是書，則別有深意在。【略】其詞皆樊榭所謂淒惻傷感，不忘故國者。是名雖屬元，實乃南宋餘韵。蓋草窗、碧山、玉田、山村之所倡導，如張翥、張雨、邵亨貞等，皆屬此派。在元代詞學，爲南方之一流別，與北人平博疏快者迥乎不同。

阮元《蟻術詩選提要》 詩格高雅，絕無元世綺縟之習。

又《蟻術詞選提要》 伏讀《四庫全書總目》云：「亨貞所著《蟻術詞選》，世已無傳。」又云：「其〔詩〕詞世不多見，惟陶宗儀《輟耕錄》載所作《沁園春》二首，雋永清麗，頗有可觀，蓋所長尤在于是。惜《詞選》今已久佚矣。」是編從舊鈔依樣影寫，藏書家未見著錄。《古今詞話》亦稱其《沁園春》新艷入情，書中《追和趙孟頫十首》，案侯文燦所輯《松雪詞》，已佚其《點絳唇》一闋、《感皇恩》一闋、《蝶戀花》一闋，未嘗不藉是以見其梗概也。

《沁園春》（巧門彎環）、又（漆點填眶） 《輟耕錄》卷一五：宋劉改之先生過詞，贍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

一曰，【略】近邵清溪亨貞嗣其體調，以咏眉、目，眞雋永有味。《古今詞話·詞評》下卷：邵亨貞字清溪，曾有《沁園春》二首，一詠美人眉，一詠美人目，新艷入情，世所傳誦。《詞綜偶評·元詞》：此二首與劉改之兩闋俱工麗可喜。似此描寫，亦何妨爲大雅罪人。《本事詞》卷下：邵亨貞字復孺，華亭人。工倚聲。因劉改之有咏美人足及指甲之作，復孺咏與眉、目焉。其咏眉云，【略】其咏目云，【略】似此體物工雅，應不讓龍洲獨步矣。《詞則·閑情集》卷三：「江亭」四語，切合大雅，餘尚不過纖小。復孺美人目詞，如「幾度孜孜送集」等句，未免賤相。

《**浣溪沙**》（**雨過池塘綠水生**）《蕙風詞話》卷三：韓致堯詩「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邵復孺詞「魚吹翠浪柳花行」，由韓詩脫化耶？抑與韓闇合耶？劉桂隱《滿庭芳》賦萍云：「乳鴛行破，一瞬淪漪。」非胸次無一點塵，此景未易會得。靜深中生明妙矣。邵句小而不纖，最有生氣，卻稍不逮桂隱，近於精詣入神。

《**單調·凭闌人**》《古今詞話·詞評》下卷：其《單調·凭闌人》云：「誰寫江南一段秋，妝點錢塘蘇小樓。樓中多少愁，楚山無限秋。」僅此四句，爲創調，氣竭於直，而情亦不贍。

傳記

《**列朝詩集**》**甲集邵亨貞小傳**　亨貞字復孺，嚴陵人。徙居華亭，卜築溪上，以「貞谿」自號。博通經史，贍於文詞，工篆隸。與王原吉、申屠仲權、郑仲義交。嘗爲陶九成作《南村草堂記》，洪武戊午歲也。復孺詩帖云：「僕從軍吳秀間，近始謁告還家。有『儒冠不解明韜略』之句。」錢應庚詩帖云：「復孺先生自軍中回署，其年至正乙巳也。」王原吉詩稱復孺「屯田」。復孺祭伯文云：「己亥之歲，以屯役宿留吳門。」則復孺蓋嘗有事行間。入國朝，爲松江府學訓導。卒年九十三。有《（蛾）（蟻）術文集》十六卷、《（蛾）（蟻）術詞選》四卷。天啓辛酉，江陰李如一過赤岸田家，屋梁懸故紙一束，取視之，乃《（蛾）（蟻）術稿》，復孺手筆。問其人，則復孺之後裔，自雲間流寓赤岸也。集後有《學庵集句詩》一卷，云復孺之子伯宣所作，與劉昌、卞榮同時。復孺女嫁江陰張宣藻仲，即宋學士賦詩《送張翰林藻仲歸娶》者也。

紀事

邵亨貞《追和趙文敏公舊作十首自序》　客有持文敏公所作小詞一卷見示者，且求作長短句題于後。公以承平王孫，而嬰世變，《離黍》之悲，有不能忘情者，故深得騷人意度。予生十有四年而公薨，每見先輩談公典型問學，如天上人，未嘗不神馳夢想。昔東坡先生自謂不識范文正公爲平生遺恨，其意蓋可想見。此卷辭翰不忝古人，藹然貞元朝士。大意以謂擬古之作，魏、晉以下，由來久矣。僭以己意，追次元韵，其于先哲風流文采，或可備高唐想象之萬一云。

《**輟耕錄**》**卷七**　邵亨貞，字復孺，其先睦人，徙居華亭。博通經史，贍於文辭，且工篆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亨貞字復孺，楊樞《淞故述》載其本淳安人，至正間爲松江訓導，占籍華亭。今考集中有《送族兄安仲還鄉序》云：「至元中，大父處縣君以弗終仕於宋，晦迹華亭別業，先子遂生華亭。至德間，大父歸葬故里，先子弗克舉家去，至今爲華亭人。」則自其祖已占籍松江，樞所述猶未盡也。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野處集》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元邵亨貞撰。【略】是編後有馮遷、汪稷二跋，謂其書本出上海陸深家，深之孫郯以授稷而刊行之。并所著《（蛾）（蟻）術詩選》、《（蛾）（蟻）述詞選》爲十六卷。今詩、詞二選，世已無傳，惟此本獨存。共雜文六十八首。

阮元《蟻術詩選提要》　《蟻術詩選》八卷，元邵亨貞撰。【略】此從舊鈔依樣過錄，凡古今體三百七十六首，又聯句三首。【略】案：馮遷、汪稷跋《野處（編）（集）》，竝云「其書乃上海陸郯以授稷而刊行」，是編及《詞選》，每卷首皆

有「新都汪稷校」字樣，是亦郯所授刊之冊。跋又云「幷所著《蟻術詩選》、《蟻術詞選》爲十六卷」，今合三書卷帙觀之，並屬完善之書，惟卷首不著名而著字，乃明人刻書陋習也。

又《蟻術詞選提要》　《蟻術詞》四卷，元邵亨貞撰。【略】是編從舊鈔依樣影寫，藏書家未見著錄。

況周儀《蟻術詞選跋》　右，元雲間邵亨貞復孺《蟻術詞選》四卷，知不足齋影鈔本。庚寅孟冬，余客羊城，從方柳橋觀察借鈔，覆校付梓。按亨貞詞世不多見，國朝儀徵阮氏《揅經室外集》始著錄。《御選歷代詩餘》載十二闋。明以來諸選本幷僅載《沁園春》「眉」、「目」二闋。《古今詞話》載《凭闌人》一闋，今此本多至百四十三闋，每卷首題「新都汪稷校」。末題「長洲吳曜書，哀辰刻。」蓋即阮氏提要所云上海陸郯授稷刊行之本也。元鈔有隆慶壬申四明沈明臣後序。

王鵬運《四印齋刻蟻術詞選跋》　此詞夔笙舍人刻于粵西，讎勘精審。時余方覆刻白蘭谷《天籟集》，遂幷此合刻之。

顧瑛

論述

綜論

楊維楨《玉山佳處雅集志》　玉山主者，爲崑山顧瑛氏。其人青年好學，通文史，好音律、鐘鼎古器、法書名畫品格之辨。性尤輕財喜客，海內文士未嘗不造玉山所，其風流文采出乎流輩者尤爲傾倒。

倪瓚《金粟道人小像贊》　謂其有意於榮進與，詠歌彈琴，誦古人之書，謂其闊略於世故與，能充先世之業，昌大其門閭。逍遙戶庭，名聞京師。忽自逸於塵氛之外，駕扁舟於五湖。性印朗月，身同太虛。非廓欲會玄覺於一致而貫通於儒者耶？

李祁《草堂名勝集序》　間嘗取而讀之，高者跌宕夷曠，上追古人，下者亦不失清麗灑脫，遠去流俗。琅琅炳炳，無不可愛，吁亦盛矣。予幼時讀晉《蘭亭》、唐《桃李園序》，謂皆一時勝集，意千載而下，無復能繼。及究觀《蘭亭》作者，率寥寥數語，罕可稱誦，向非王右軍一序，則此會幾泯沒無聞。若桃李園之燕，則又不知當時能賦者幾人，罰金谷酒數者幾人，其泯沒尤甚。獨賴李仙人一序可見耳。豈若草堂之會有其人，人有其詩，而詩可誦耶？蓋仲瑛以衣冠詩禮之胄，好尚清雅，識度宏達，所交多一時名勝，故其盛如此。吾故謂使是集與《蘭亭》、《桃李園序》幷傳天壤間，則後之覽者，安知其不曰「彼不我若」也？

陳基《玉山名勝集序》　中吳多宴游之勝，而顧君仲瑛之玉山佳處其一也。顧氏自辟疆以來，好治園池，而仲瑛又以能詩好禮樂與四方賢士大夫游，其涼臺燠館，華軒美榭，卉木秀而雲日幽，皆足以發人之才趣。故其大篇小章，曰文曰詩，聞見層出。而凡氣序之推遷，品彙之回薄，晴雨風雲之變幻叵測，悉牢籠摹狀于更唱迭和之間。雖體製不同，標格或異，然皆如文繪貝錦，各出機樞，靡不純麗瑩縟，酷令人愛。仲瑛既會粹成帙，名之曰《玉山名勝集》，復徵余文以爲序。【略】夫輞川賓客，獨稱裴迪，而樊上翁則不過時邀暱密往遊而已。今仲瑛以世族貴介，雅有器局，不屑于進取，而力之所及，獨樂與賢士大夫盡其懽，而其操觚美翰，觴詠于此，視樊上翁蓋不多讓。而賓客之盛，較之輞川或者過焉。

周砥《可詩齋分韵詩後序》　玉山顧君仲瑛慕靖節爲人，居處好修，行義好潔，故其詩清絕冲淡，得之靖節者爲多。仲瑛開可詩齋，延四方之文人才士與講論其中，故海內之士慕仲瑛而來者日相繼不絕也。

王禕《可詩齋記》　瑛博學好古，尤潛心於詩，故予推本《三百篇》之大要相與商榷之。仲瑛或以予言爲然，則請姑書之以爲記。

《嘆精雋》卷八　國初顧仲瑛號玉山樵者，江南巨室也。工詩詞，與鐵崖楊先生廉夫遊，時相倡和。其學也贍而氣也充，其聞也博而詞也當。

《蘇談》　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則亦非獨以財故也。

《菽園雜記》卷一三　顧瑛字仲瑛，吳郡崑山人，吳中世家也。喜讀書，憲府試辟會稽教官，不就，築室號「可齋」，以詩酒自樂。才性高曠，善小李詩及今樂府，海內文士樂與之交，推爲片玉山人云。

《石洲詩話》卷五　顧仲瑛《玉山璞稿》，雖皆一時飛觴按拍，豪興吐屬，然自具清奇之氣，其一段遐情、逸韵，飄飄欲仙，乃有楊鐵崖所不能到者！

又　大約自元遺山而降，才氣化爲風調，逮乎楊廉夫、顧仲瑛之屬，一唱百和，殘膏賸馥，一撇一拂，幾于人人集中有之。即後來西泠、雲間諸派風調所沿，其源何嘗不出自唐賢，詎可以相承相似而廢之耶！但撑架視乎筆力，而變化能事，存乎其人，則不能以相強也。

鮑廷博《書玉山遺稿後》　玉山主人顧仲瑛氏生於有元末季，金石文史之富，園亭聲伎之盛，甲于東南。而其才情之如麗，襟度之蕭閑，又足以副之，于是一時名流，自倪雲林、楊鐵崖而下，無不折節內交，笙歌文酒，殆無虛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玉山璞稿》一卷。【略】楊循吉《蘇談》曰：【略】今觀所作，雖生當元季，正詩格綺靡之時，未能自拔于流俗。而清麗芊綿，出入於溫岐、李賀間，亦復自饒高韻，未可槩以詩餘斥之。

又卷一八八　《玉山名勝集》八卷，《外集》一卷。【略】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間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於金谷、蘭亭。園林題詠之多，肇於輞川、雲谿。其賓客之佳，文詞之富，則未有過於是集者。雖遭逢衰世，有託而逃，而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數百年後猶想見之。錄存其書，亦千載藝林之佳話也。

又　《草堂雅集》十三卷。【略】瑛早擅文章，又愛通賓客，四方名士，無不延致於玉山草堂者。因仿段成式《漢上題襟集》例，編唱和之作爲此集。自陳基至釋自恢，凡七十人。又仿元好問《中州集》例，各爲小傳。亦有僅載字號里居不及文章行誼者，蓋各據其實，不虛標榜，猶前輩篤實之遺也。其與瑛贈答者，即附錄己作於後。其與他人贈答而其人非與瑛游者，所作可取亦附錄焉。皆低書四格以別之。蓋雖以《草堂雅集》爲名，實簡錄其人平生之作。元季詩家，此數十人括其大凡。數十人之詩，此十餘卷具其梗槩。一代精華，略備於是，視月泉吟社惟賦《田園雜興》一題，惟限五七言律一體者，賅備多矣。

杭世駿《影園瑤華集序》　有元至正末年，崑山顧阿瑛家饒於財，築草堂於玉山，四海名流以詩爲幽贊者，咸申縞紵。楊廉夫方居吳中，及諸弟子皆主其家，開設壇坫，標映一時。阿瑛嘗輯其草堂觴咏之詩，都爲一集，今世所傳《草堂雅集》是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五〇　吳楚兵興萬馬屯，草堂文讌日開尊。白雲如海青山在，桐帽棕鞵弔綽墩。

又六九　玉山佳處草堂開，此集搜羅尤博該。例仿《中州》詩萬首，風騷一代見眞裁。

蔡琳《讀元人詩》二二　江左風流集雅才，玉山高處讌頻開。宮詞綺麗傳天寶，合向珊瑚架筆來。

《藝苑卮言》卷六　吾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鎭，俱以猗卓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爲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尤稱絕倫。

汪士鐸《讀金元人詩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一一　金粟山人品最清，轉因纖巧得時名。齋紈越布衣天下，何必江妃錦過輕。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題云：「玉山主人身丁末造，當干戈遍原野，流血滿川渠之會，而儒衣僧帽，兀傲其間。雖其園亭之盛，胸襟之曠，財力之雄，然皆當時風俗之厚以成之。今庚辛之亂，寇氛所至，城市皆墟，流離困苦，不堪設想。間有一椽偶賸，饘粥尚供者，似謂非其分所應有，必羣起而魚肉之，不破其家不止，遑論園亭文酒哉！偶讀是集，感而書之。」又：瑛雅擅詞章，愛通縞紵，玉山佳處，勝友如雲，投贈之篇，彙成此集。

《著硯樓書跋》　舊鈔本《玉山璞稿》：先生履豐席厚，早脫簪組，極池雷聲會之娛。所著斯集而外，別編《玉山名勝集》及《草堂雅集》二書，一時江左風流文采，備錄靡遺，可謂好事者矣！斯《玉山璞稿》，清麗可誦，尤爲當世推許。

分　論

《拜石壇記》、《玉鸞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又《小詞》二首、文二篇。《拜石壇記》頗疏峭。《玉鸞》一傳，爲楊維楨得簫而作，摹擬毛穎《革

華》，則不免陳因窠臼矣。

《**步虛詞**》《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集末附《步虛詞》四章，體摹《眞誥》。

《**唐宮詞**》《草堂雅集》楊維楨評：十詩綿聯縟麗，消得錦半臂也。《蟫精雋》卷八：嘗和鐵崖《唐宮詞》十首，次韻雄渾沉著，不減玉溪生。《詩藪》外編卷六：七言律難倍五言，元則五言罕睹鴻篇，七言盛有佳什。【略】顧仲瑛《唐宮詞》，【略】皆全篇整麗，首尾勻和，第深造難言，大觀未極耳。《石洲詩話》卷五：顧仲瑛《次鐵崖天寶宮詞韵》云：「韓虢並騎宮廄馬，醉攙丞相踏堤沙」，可謂翻新。《日貫齋塗說》：元顧阿瑛《和楊鐵崖唐宮詞》：「錦綳晝浴天驕子，絳節朝看王大孃。」注王母也，此王母蓋謂貴妃，而「王大孃」三字不知所出。案《明皇雜錄》明皇御勤政樓，大張音樂，教坊王大孃善戴竿，于百尺上爲木山狀，顧詩若據此，則注中王母又不可解。《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才藻富贍，筆空妍麗，鐵崖云：「眞銷得錦半臂也。」又：玉山風流文采，照映一時。當日倡和名士雲集，其尤著者，鐵崖、雲林、伯雨、九成也。

《**和鐵崖花游曲**》《石洲詩話》卷五：玉山諸客，一時多爲鐵崖《和花游》之曲，然獨玉山一篇爲佳，蓋諸公和作與鐵崖原唱，縱極妍麗，皆不免傖俗氣耳。

《**送董參政鐃歌**》《揅經室外集》卷三：書中《送董參政鐃歌十章》，如《克淮西》、《入昌化》、《定安吉》諸題，足補史所未備。《元史》惟稱秋七月饒、徽賊犯昱嶺關及杭州路，案：是時董摶霄率兵復之，所云參政及《送周天蟾》詩中大參董侯皆其人。卷末有云：「水戰甚難，蓋舟楫有遲速，風水有逆順，故不能齊其隊伍。」然則瑛于舟師之法，亦略窺其一二，非僅以詞語流麗見長也。

《**自題小像**》《南濠詩話》：顧玉山仲瑛嘗自題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略】人咸賞其達。予謂仲瑛此詩，不無所襲。傅大士詩云：「道冠儒履釋袈裟，三教原來總一家。」東坡《獄中寄弟子由》云：「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後陸放翁云「青山是處可埋骨」，蓋亦用坡語矣。《國雅品・士品一》：顧居士仲瑛：聲調逸秀，綺綴精密，頗任俠清狂。一時名士李、楊諸公，多樂與之遊。晚年嘗寄居吳下名刹，更號「金粟居士」。其小像首戴一笠，自贊云「儒衣僧帽道人鞋」，【略】讀之想見其曠達豪邁，超然物外。

《**竹枝**》《石洲詩話》卷五：仲瑛小詩，極擅風致，《竹枝》固頡頏鐵崖，題畫亦足配雲林。

《**題文與可竹**》《說部精華・詩話上》：又顧阿瑛《題文與可竹》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窗時。」風致不減雲林。

《**次韻劉孝章治中邀夏仲言郎中遊永安湖詩二首**》《趙氏鐵網珊瑚》卷七：楊維楨題：金粟道人《和劉別駕永安湖上》詩有「啄花鸚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鷓鴣」之句。此詩一出，便覺鐵厓不能善其體，又徼老鐵同韵走筆賡去不能奇也。《歷代詩話》卷七一：《存餘堂詩話》曰：舊藏顧仲瑛詩帖一紙，乃《次韻劉孝章治中邀夏仲言郎中遊永安湖詩二首》，字畫絕工，楊鐵崖嘗和之，中有一聯云：「啄花鶯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鷓鴣。」極爲鐵史所稱許。楊支硎跋其後云：吾家鐵先生，平日豪氣塞雲漢，未嘗輕易假人以稱可語。今爲仲瑛拈出一聯，低頭遜避，乃知先生目中自有人也。仲瑛在當時能以俠勝，詩筆特其餘耳。今求斯人，又何可得？【略】吳旦生曰：此詩不載《玉山草堂集》。

《**製曲十六觀**》《菌閣瑣談・詞曲用字有陰陽》顧仲瑛《製曲十六觀》，全抄玉田《詞源》下卷，略加點竄，以供曲家之用。於此見元人於詞曲之界，尚未顯分，蓋曲固慢詞之顯分者也。

《**郭祥卿同游虎邱**》《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高卓。

《**水調歌頭**》（**金粟綴仙樹**）《詞徵》卷六：南宋人詞詠桂者，毛吾竹、謝勉仲、吳夢窗諸家最著。皇慶中，顧仲瑛集同人金粟影亭賦桂，同作者袁華、于立、陸仁、張遜，均足抗手。朱梧巢《續鴛鴦湖櫂歌》云：「玉笙錦瑟銷沉後，雅集空懷顧阿瑛。」風致可想。

《**青玉案**》（**春寒側側春陰薄**）《詞則・別調集》卷三：有勁直之氣，可藥元末纖弱一派。《蕙風詞話》卷三：顧仲瑛《青玉案》過拍云：「晴日朝來升屋角。樹頭幽鳥，對調新語，語罷雙飛卻。」眼前景物，涉筆成趣，猶在宋人範圍之中。歇拍「可恨狂風空自惡。曉來一陣，晚來一陣，難道都吹落」云云，即墮元詞藩籬，再稍纖弱，即成曲矣。元明人詞，亦復不無可采，視抉擇何如耳。

傳記

《明史》卷二八五《顧德輝傳》 顧德輝，字仲瑛，崑山人。家世素封，輕財結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翫，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佳處。晨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士河東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張雨、于彥、成琦、元璞輩，咸主其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暨餼館聲伎，并冠絕一時。而德輝才情妙麗，與諸名士亦略相當。嘗舉茂才，授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吳，欲強以官，去隱於嘉興之合溪。尋以子元臣爲元水軍副都萬戶，封德輝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母喪歸綽溪，士誠再辟之，遂斷髮廬墓，自號金粟道人。及吳平，父子并徙濠梁。洪武二年卒。士誠之據吳也，頗收召知名士，東南士避兵於吳者依焉。

顧瑛《金粟道人墓誌銘》（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黃溍《玉山名勝集原序》 中吳多游宴之勝，而顧君仲瑛之玉山佳處其一也。顧氏自辟疆以來，好治園池，而仲瑛又以能詩好禮樂與四方賢士夫遊，其涼臺燠館，華軒美榭，卉木秀而雲日幽，皆足以發人之才趣。故其大篇小章，曰文曰詩，間見層出。而凡氣序之推遷，品彙之回薄，陰晴晦明之變幻叵測，悉牢籠摹狀於賡唱迭和之頃。雖復體制不同，風格異致，然皆如文繪貝錦，各出機杼，無不純麗瑩縟，酷令人愛。

鄭元祐《玉山記》 吳人顧仲瑛氏家界溪，溪瀕崑山。仲瑛工於爲詩，而心竊慕二子也，亦於其堂廡之西茅茨雜瓦爲屋若干楹，用少陵詩語扁曰玉山草堂，其幽闃佳勝，繚簷四周，盡植梅與竹，珍奇之山石，瑰異之花卉亦旁而羅列堂之上，壺槳以爲娛，觴咏以爲樂，蓋無虛日焉。客有過其家，喜即草堂以休偃者，仲瑛乞爲之記，客乃爲之言。【略】仲瑛嗜詩如饑渴，每冥心古初，哦詩草堂之下，既以成篇什，又綵繪以爲之圖，今復令客爲之記。其於草堂拳拳若此，勢且與浣花溪、輞川莊同擅名於久遠，豈特不忘其初之謂哉。

又《書畫舫分韵詩序》 顧君仲瑛甫讀書績學，尊賢好士，當太平之時，無時不過從也。睽違幾二年，近以嘉平之三日扣君之扉，荷君留連，不忍言別。已而河東李君廷璧亦拏舟來訪，遂置酒書畫舫，夜參半，酒已酣，析杜律句「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平聲）」字爲韻，人各賦詩，而俾余爲序。因拈得「春」字，次李君得「船」字，餘各以坐次分韻而賦云。

謝應芳《書畫舫燕集序》 古之人凡樂其高尚者必寓意於詩酒花竹山水之間，與之遊者蓋亦樂其樂。若我玉山隱君，其亦可謂高尚者乎？君生長世家，一旦盡去其少年豪華之習，結草堂玉山中，蒔花種竹，日與山僧羽人布衣韋帶之士以遊以居，達官貴人未嘗一見其面。徵車之來，則踰垣閉門，甚於段泄，不知者或譏以迂怪，君聞之自若也。至正庚子秋九月，愚隱師攜祺上人等過之，語道相契，日坐至夜分乃已。一日君置酒書畫舫，主賓凡八人，其七人皆善飲，獨愚隱師性不嗜酒，亦欣然爲之勸酬嗢噱，各盡其驩。既醉，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兩語飜韻賦詩。時秋高雨晴，芙蓉金菊之花照映池島，悅人心目，而詠歌有不能已者。故分韻之外，復有倡和之什焉。

李祁《草堂名勝集序》 崑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顧氏，顧氏之有才譽者曰仲瑛。仲瑛即所居之偏闢地以爲園池，園之中爲堂、爲舍、爲樓、爲齋、爲舫，敞之而爲軒，結之而爲巢，葺之而爲亭。植以佳木善草，被之芙蕖菱芡，鬱焉而陰，煥焉而明，闃焉而深，一日之間，不可以徧賞。而所謂玉山草堂，又其勝處也。良辰美景，士友羣集，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爲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之則歡意濃浹，隨興所至，羅尊俎，陳硯席，列坐而賦，分題布韻，無問賓主。仙翁釋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興、長短雜體，靡所不有。於是裒而第之以爲集，題之曰《草堂名勝》。凡當時之名卿賢士所爲記序贊引等篇，皆以類附焉。

林士曜《金粟冢中秋日燕集後序》 金粟道人玉山顧君仲瑛置壽藏，扁曰「金粟冢」。而乃放棄聲利，託跡江湖，日與賢士大夫游，非曠達其能若是

哉！此卷則與朋友燕集塚間所著詩文也。余閱之再三，不覺令人敬歎，視世之溺于利欲而切切以生死爲憂者蓋大相遼遠矣。遂歌長詩一章，以綴其後云。

陳基《玉山佳處題句後記》 由吳城東行五十里爲界溪，又十五里爲馬鞍山，蓋古之婁縣，今所謂崑山也。濱溪而居者曰顧君仲瑛，樂其水之清而病去山遠，雖時舟至其所，然不可以朝夕成趣。於是即所居西偏，積土爲小山，而累石其上，高可數尋而袤倍之。【略】故狀其名曰玉山佳處，或者以爲擬崑山而作。崑山本婁地，今隸華亭縣，機、雲故宅在焉，蓋以人而勝也。或又以爲馬鞍山其石如玉，故名崑山，仲瑛於此豈尚德乎。

又《碧梧翠竹堂分題詩序》 今年孟春，予還自北方，隱君首以書見招，過草堂爲旬日之歡。於是鐵崖去講《春秋》於松江柳澤之上，有道隱居吳城天宮裏，元璞亦歸天平山之龍門，而九成則出入漕臺，執文牘以理公事，朝夕與予爲侶者，主則隱君，客則鍊師也。予竊念三四年來，驅馳辛苦，幸而息肩。而隱君能以水竹琴書相慰藉，而諸君子況復出處不齊，不能復如曩昔雅集之盛。方俯仰寤歎，慨然興懷，而豫章熊松雲、婁江陸良貴適至，隱君乃列綺席、設芳俎於碧梧翠竹間，相與投壺雅歌，飲酒歡甚，且即席賦詩，而以「碧梧栖老鳳皇枝」爲韻。予探得「老」字，餘則各有所屬，詩皆輒成，獨松雲子飲酣長嘯，上馬馳去，得「栖」字不賦云。

楊維楨《玉山草堂雅集序》 余來吳，見吳之大姓家友於人者，往往市道耳，勢要耳，聲色貨利耳。不好聲利而好雜流者寡矣，矧好儒流乎？不好儒流而好書數者寡矣，矧好文墨章句爲不朽之事乎？仲瑛嗜好既異於彼，故其取友亦異。其首內交於余也，築亭，曰其亭以尊余之所學也，設榻，曰其榻以殊余之所止也，余何脩而得此哉？【略】蓋仲瑛之慕義好賢，將以示始於余。示始於余，而海內之士有賢於余者至矣。故其取友日益衆，計文墨所聚日益多，此《草堂雅集》之出於家而布於外也。集自余而次，凡五十餘家，詩凡七百餘首。其工拙淺深，自有定品，觀者有不待余之評裁也。其或護短憑愚，持以多上人者。仲瑛自家權度，又輒能是非而去取之，此次其有可觀者焉。攬之者無論其人之貴賤穉宿及老釋之異門，總其條貫，若金石之相宣也，鹽梅之相濟也，蓋必有得於雅集者矣。得於雅集，則亦有得其爲人者焉。

又《小桃源記》 隱君顧仲瑛氏，其居家在谷水之上，既與其仲爲東西第，又稍爲園池西第之卣，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前之軒曰問潮，中之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又後之館曰文會，亭曰書畫舫，合而稱之則曰小桃源也。【略】余抵崑，仲瑛必迎余桃源，所所清絕，如在壺天。四時花木晏溫，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余既預讌而落室，仲瑛且出文水板求余誌牓屋顏。

又《碧梧翠竹堂後記》 今年八月，余至崑山，過仲瑛所居，仲瑛延客入堂，時日已暮，餘暑尚酷，及坐，蕭爽闃寂，清氣可沐。須臾，有風出梧竹之間，摩戛柯葉，調調刁刁，泠然于喁如月琴築。久焉，皎月自水際出，光景穿漏，泛漾欄檻，仲瑛出酒觴客，客數人皆能詩，歌談辨飲甚樂。夜將半，露瀼瀼下梧竹中，清光拂席，涼吹襲人，毛骨欲寒。客相與笑曰：「安得從浮丘公招青童吹靈霄之笙，擊洞陰之磬，以終此樂耶？」

又《玉山雅集圖記》 玉山主者，爲崑丘顧阿瑛氏。其人青年好學，通文史及聲律、鐘鼎、古器、法書、名畫品格之辨。性尤輕財喜客，海內文士未嘗不造玉山主者，爲崑丘顧阿瑛氏。其風流文采出乎輩流者，尤爲傾倒。故至正戊子二月十又九日之會，爲諸集之冠。

吳克恭《玉山草堂序》 玉山草堂者，崑山顧仲瑛氏爲之讀書絃誦之所也，是以山得名。【略】仲瑛好古博學，今之名卿大夫、高人韻士，與夫仙人、釋氏之流，盡一時之選者，莫不與之游從。雅歌投壺、觴酒賦詩無虛日，由是仲瑛名聞湖海間。故學士虞先生又隸書以榜其額，而郡人從序倣輞川故實，爲圖以傳播之。仲瑛益撝謙自牧，無矜色，無怠容，日以賓客從事，而惟詩是求。詠歌之不足，其來將無窮哉！徂暑既熾，予放船海濱，溯流玉山之下，仲瑛肅予於草堂，出諸君所爲詩觀之。適蘭雨方霽，林景清沐，予神情超然，手其帙不舍去。時客會稽外史于立與龍門山僧琦各捉筆賦詩，詩成，辭輒清麗奇古，皆可觀。仲瑛多其客之能詩言，度其方來者之未艾也，俾余序其端。今仲瑛居機、雲之鄉，不遠百里，而大田長林足以自樂，有雲壑笙鶴之想，無華亭清唳之歎，其失得又何如也。

于立《湖光山色樓後記》 崑山濱海爲邑，地平夷曼衍，無山水之勝，民樂於田畝，無登覽之適。州治西行三十里爲馬鞍山，又十五里爲界溪，而顧仲瑛氏居焉。仲瑛素爲吳著姓，居溪上蓋累世矣。溪南出眞儀，北流入陽城湖，湖大且百里，烟波蒼莽，天與水接。其北則海虞之山，虞仲之所居也。於是即

湖壖爽塏之地，有園池之勝，疊石爲島，激泉爲湍。亭館臺榭，曲盡其制，合而名之，曰玉山佳處。其景之尤勝者，則有湖光山色樓，樓列古器物圖畫及經史百氏之言，日與賓客遊息其上，幅巾杖履，逍遙自適，風日清美。憑高遠望，惟見風檣往來，漚波出沒，而山色蔥蘢明秀，如在几格間。

《何氏語林》卷二〇 顧仲瑛家富於貲，輕財好客，購古法書名畫彝鼎秘玩，別築墅於茜涇西，題曰「玉山佳處」，日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並鼎甲一時，才情妙麗，與諸人略相酬對，風流文雅，著稱東南。

《霏雪錄》卷下 又仲瑛嘗買百花船艤山塘橋，招厓與張叔厚渥、于彥成立游虎阜，以璚花、翠屏侍行。俄以雪霰不果，厓寄玉山詩云：「桃花港口小蠻娘，腰身楊柳隨風揚。翡翠屏深未肯出，蹋歌直待踏春陽。」末云：「小蠻約伴合吹笙，解道江南有于鵠。」蓋以鵠比彥成也。又有和章，唯玉山殊有思致，其略云：「仙人手揮白玉觴，雙雙侍女歌春陽。一聲兩聲鶯出谷，三聲四聲未成曲。朝來更約逍遙游，月底吹笙跨黃鵠。」可謂一時人物風流之盛也。仲瑛有玉山草堂，厓又有《書畫船亭燕顧仲瑛李仲虞爲小璚花聯句》詩云：「鳳髻新妝小步搖(李)，畫船低倚鐵龍箭(楊)。眉邊粉蝶何由褪(顧)，臂上守宮猶未消(楊)。玉笋行春歌窈窕(李)，金蓮舞雪步妖嬈(顧)。春風吹醒璚花夢，鶴背何須廿四橋(楊)。」

《蘇談》 顧阿瑛在元末爲昆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密者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略】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家僧。

作品本事

沈明遠《綠波亭分題詩序》 玉山顧君仲瑛樂遊好奇，聞吳興山水清遠，嘗放舟過予水竹居，每與登何山，汎玉湖，輒盡興而返。【略】今年暮春，予過吳，舍於法流水寺。仲瑛聞余至，遂入城府相見，劇談數日而去。秋八月十有四日，仲瑛復以書致予曰：「當秋高氣爽，玉山中能來一遊。」及予來時，龍門琦元璞開士先至數日，遂握手入西園，歷覽清勝。是夜，月魄既滿，涼空一碧，天香水影，交映上下，殆非人間。仲瑛乃張樂置酒於湖山樓，酒半，移席綠波池上，同席者會稽王德輔、從子倫、仲瑛之季晉道。仲瑛命小瓊華調箏，南枝秀倚曲舉杯屬客曰：「人生會合不可常，今夕之飲可不盡歡耶？去年茲集，如山陰道士于彥成輩今皆在天外，雖欲同此樂，邈不可得。」乃以「銀漢無聲轉玉盤」分韻賦詩，元璞得「銀」字，德輔得「漢」字，仲瑛得「聲」字，予得「無」字，詩不成者罰酒一觥。明日詩成登卷，俾余爲小引云。

《石洲詩話》卷五 崑山亭館三十六處，鐵崖《吳詠》所謂「三十六橋明月夜，姑蘇城裏有瓊花」也。按仲瑛有二妓，曰小璚花、南枝秀。其《花游曲》所謂「璚花起作回風杯」，蓋亦指此。

《歷代詞話》卷九 崑山顧阿瑛好游，每出，必以筆墨自隨，往來九峰遯浦間，自稱金粟後身。一日，同陳浩然游支硎山，飲於張氏樓。徐姬楚蘭佐酒，以琵琶度曲，座客郯雲臺爲之心醉，阿瑛口占《蝶戀花》詞戲之，有云：「玉手佳人，笑把琵琶理。狂殺雲臺標外史，斷腸只合江州死。」一時爭傳唱之。

《本事詩》卷一 仲瑛築玉山草堂，以茅茨雜瓦蓋之，四簾植梅竹及珍異之石，購法書名畫彝器秘玩，羅列鑒賞。其卒也，以紵衣、桐帽、棕鞋纏裹之，又自題小像，有「儒衣僧帽道人鞋」之句。 又：按仲瑛玉山草堂在界溪之上，園池亭榭，餼館聲妓之盛甲天下，日夜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匯其所得詩歌曰《草堂雅集》，《漁歌》、《欸歌》，今載集中。

著錄

《玉山遺稿》附錄 所著詩曰《玉山璞稿》。萃亭館篇咏，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游諸公詩，自楊維禎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山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于吳，而文雅不及。

《太平清話》卷一 崑山顧仲瑛哀其所嘗與游者往還唱和及雜賦之詩，集凡五十餘家，詩七百餘首，其自著有《玉山璞稿》。

鮑廷博《書玉山遺稿後》 維時編輯其倡和詩曰《草堂名勝集》，交游諸

公詩曰《草堂雅集》，而紀游餞別寄贈之作附焉。讀其書者，每有生不同時之恨，迄今好事傳鈔，頗多善本。而其自著曰《玉山璞》者凡二十卷，見華亭殷奎所撰《墓誌》中，今傳世本僅寥寥數十篇，蓋出於後人所掇拾，非其舊矣。至海虞毛子晉刻《玉山草堂集》，亦祇就《名勝集》採取玉山自作編輯成書，而附以《鐵網珊瑚》諸書所得爲集外詩，其實非專集也。康熙間，吳門顧俠君編選元詩，于玉山有宗誼焉，故采錄視諸家爲多，而于《名勝》、《草堂》汲古諸刻之外，亦無能有所增益也。今年三月，予偶從故家得吳中朱存理手鈔《玉山璞稿》二卷，爲至正甲午、乙未二年之作，詩凡二百十有二首，多世所未見者，于其全集蓋什一焉。夫以毛、顧兩家之搜討，而此本卒不獲遇，則信乎詩文傳世遲速固自有時也。因重加繕錄，并取汲古閣本考其自來，補所未備，節去已載于《璞稿》者二十二篇，編爲四卷，題曰《玉山逸稿》，凡詩文若詞二百十篇，附于《璞稿》之後，藏之家塾，以備□詩如顧氏者取裁焉。倘天假之緣，異日或盡得二十卷之舊，刊而行之，使隱湖之刻不復專美于前，則玉山主人其有以相我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玉山璞稿》一卷，【略】元顧瑛撰。

阮元《玉山璞稿二卷提要》 《玉山璞稿》，《四庫全書》已著錄一卷，是編乃至正壬辰、乙未間所作，凡古今體詩二百七十五首，詞一首。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玉山璞稿》一卷，元顧瑛撰。汲古閣刊二卷。 讀畫齋刊二卷，《逸稿》一卷。 增：《玉山璞稿》二卷。【略】是編乃至正壬辰、乙未間所作，凡古今體詩二百七十五首，詞一首。【略】 阮氏以進呈。 補：清嘉慶四年顧修刊讀畫齋叢書本，在辛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玉山璞稿》二卷，元顧瑛撰。清抄本，二冊。 又：清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玉山璞稿》一卷、《附錄》一卷，一冊，元顧瑛撰，舊鈔本，朱校。 又：《玉山璞稿》二卷，一冊。元顧瑛撰。舊鈔本。 又：《玉山璞稿》不分卷，二冊。元顧瑛撰。舊鈔本。東大。 又：《玉山璞稿》二卷、《逸稿》四卷、《附錄》一卷，三冊，元顧瑛撰，清鮑廷博輯逸，清嘉慶間歙西鮑氏知不足齋鈔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 《玉山草堂集》二卷，又集外詩，一百三葉。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玉山草堂集》一卷，元崑山顧阿瑛仲瑛著。至正十年金華黃溍、元統癸酉湘東李祁并序。案：仲瑛所著有《玉山璞稿》二十卷，茲則傳誌中所謂《草堂名勝集》是也。《金粟冢燕集》諸作附焉。此吳門王愼德懶髯楷錄倦圃秘藏本。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〇 《玉山草堂集》二卷，汲古閣刊本。元顧阿瑛仲瑛編。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玉山草堂集》一卷，元顧瑛撰。清初曹溶家倦圃寫本，黑格，八行十七字。趙之謙手補詩四首。李木齋先生遺書。 補：《玉山草堂集》二卷、《集外詩》一卷，元顧瑛撰，明崇禎十一年毛氏汲古閣刊清初增刊元人十種本，九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集外詩》一卷，爲清初增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玉山草堂集》二卷，一冊。元顧瑛撰。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刊元十家詩集本。

鮑廷博《輯抄本玉山逸稿跋》 玉山主人顧仲瑛氏，生于有元末季。金石文史之富，園亭聲伎之盛，甲于東南。而其才情之妙麗，襟度之蕭閑，又足以副之。于是一時名流，自倪雲林、楊鐵崖而下，無不折節內交。笙歌文酒，殆無虛集。【略】因重加繕錄，并取汲古閣本考其自來，補所未備，節去已載于《璞稿》者二十二篇，編爲四卷，題曰《玉山逸稿》，凡詩文若詞二百九篇，附于《璞稿》之後，藏之家塾，以備采詩如顧氏者取裁焉。倘天假之緣，異日或盡得二十卷之舊，刊而行之，使隱湖之刻不復專美于前。則玉山主人其有以相我乎。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七 《玉山遺什》一卷。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補：《玉山逸稿》四卷、《續補》一卷，元顧瑛撰。《附錄》一卷，清鮑廷博輯。清嘉慶四年顧修刊讀畫齋叢書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乾隆間，鮑廷博得朱存理手鈔《玉山璞稿》二卷，多世間未見篇什。又從羣書輯補遺詩，纂爲《玉山逸稿》四卷，顧瑛遺詩遺文，於是略備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金粟道人逸詩》四卷，元顧瑛撰。清鮑廷博輯。稿本，二冊。 又：《玉山逸稿》四卷，元顧瑛撰，清鮑廷博輯。《附錄》

一卷，清抄本，一冊。

楊維楨《玉山草堂雅集序》 崑山顧仲瑛哀其所嘗與遊者往還唱和及雜賦之詩，悉鋟諸梓，編帙既成，求余一言以引諸首。【略】故其取友日益衆，計文墨所聚日益多，此《草堂雅集》之出於家而布於外也。集自余而次，凡五十餘家，詩凡七百餘首。【略】仲瑛讀書之室曰玉山草堂，故集以之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草堂雅集》十三卷，元顧瑛編。【略】因仿段成式《漢上題襟集》例編唱和之作爲此集，自陳基至釋自恢凡七十人。又仿元好問《中州集》例，各爲小傳，亦有僅載字號、里居，不及文章行誼者。蓋各據其實，不虛標榜，猶前輩篤實之遺也。其與瑛贈答者，即附錄己作於後。其與他人贈答而其人非與瑛游者，所作可取亦附錄焉，皆低書四格以別之。蓋雖以《草堂雅集》爲名，實簡錄其人平生之作。元季詩家，此數十人括其大凡。數十人之詩，此十餘卷具其梗概。一代精華，略備於是，視月泉吟社惟賦《田園雜興》一題惟限五七言律一體者，賅備多矣。是書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記朱彝尊於吳門醫士陸其清家僅一見之。此本紙墨猶爲舊鈔，疑或即陸氏本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草堂雅集》十三卷，元顧瑛編。張氏志有文震孟家元刊。 顧俠君是書首冊久缺，竹垞從毛氏抄本補全。附：收舊抄本，汪啓淑藏。 補：元刊本，十二行二十二字。 清寫本，序目及楊維楨一卷，鮑廷博手錄。各篇均用本集及他本校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玉山名勝集》八卷、《外集》一卷，【略】元顧瑛編。瑛有《玉山璞稿》，已著錄。其所居池館之盛甲於東南，一時勝流，多從之遊宴，因哀其詩文爲此集，各以地名爲綱，曰玉山堂、曰玉山佳處、曰種玉亭、曰小蓬萊、曰碧梧翠竹堂、曰湖光山色樓、曰讀書舍、曰可詩齋、曰聽雪齋、曰白雲海、曰來龜軒、曰雪巢、曰春草池、曰綠波亭、曰絳雪亭、曰浣華館、曰柳塘春、曰漁莊、曰書畫舫、曰春暉樓、曰秋華亭、曰淡香亭、曰君子亭、曰釣月軒、曰拜石壇、曰寒翠所、曰芝雲堂、曰金粟影。每一地各先載其題額之人，次載瑛所自作春題，而以序記詩詞之類各分系其後，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間者十之八九。

《儀顧堂續跋》卷一四 《玉山名勝集》，明天啓中徐韶翁刊于廣東，張萱爲之校勘，即今《四庫》著錄九卷本也。此本不分卷，自「玉山草堂」起至「寒翠」止三十八題，每題各爲起訖，與常熟張月霄藏本同，尚從元人舊本抄出，與九卷本頗有不同。如「玉山草堂」分題詩，此本脫良琦、顧瑛、于立七首，九卷本則缺鄭元祐得「秋」字、陳基得「新」字二首。「玉山佳處」，九卷本有袁華七律一首，爲此本所無。今各依類補入。九卷本「柳塘春」末附《玉鸞謠》、《玉鸞傳》二篇，亦爲此本所無，已刻于鮑淥飲所輯《玉山逸稿》，今不錄。然天啓本「寒翠所」上脫一葉，「綠波亭」題詠中缺僧法堅、陸仁、釋至奐詩三首、文質詩一首，而割裂他詩羼入，且譌誤甚多，不如此本之善。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玉山名勝集》八卷、《外集》一卷，元顧瑛編。明刊本作二卷。 張氏志有初舊抄二卷，黃廷鑑跋，以爲顧氏元編本，自「玉山草堂」至「金粟影」五題爲上卷，自「書畫舫」至「漁莊」三十二題爲下卷。謂後來傳錄分合失眞。 補：《玉山名勝集》四卷，元顧瑛編。明弘治刊本，八行二十二字。每一名勝各摹刻名人題榜，并錄題詩于下。有弘治元年楊循吉跋，言自朱存理藏本出。日本內閣文庫藏。 補：《玉山名勝集》二卷、《外集》二卷，元顧瑛編。清初寫本，鈐休寧汪文柏藏印。四明盧址抱經樓藏書。 補：《玉山名勝集》六卷，元顧瑛編。明萬曆刊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玉山紀遊》一卷，【略】元顧瑛紀遊倡和之作，明袁華爲類次成帙者也。【略】所收不及《玉山名勝集》、《草堂雅集》之富，而山水清音，琴樽佳興，一時文采風流，千載下尚如將見之也。華已入明，然其詩皆作於至正中。華編是集之時，亦尚在至正中，故不以編集之人爲斷，而以作詩之人爲斷，仍列諸元代焉。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玉山紀遊》一卷，鈔本。元袁華編，皆紀玉山草堂諸人遊歷唱和之詩。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玉山紀游》一卷，明袁華編，抄本。 補：四庫本，已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中。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七 《玉山倡和》一卷，明抄本，席玉炤舊藏。不著編輯者名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玉山倡和》二卷、《玉山遺什》一卷，影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玉山唱和》二卷，元顧瑛等撰。《遺什》二卷。元顧瑛撰。清經鉏堂抄本，二冊。　又：《玉山唱和》一卷、《遺什》一卷、《附錄》一卷，清抄本，一冊。

藝　文

李瓚《玉山草堂》　羨君家住玉山傍，地勢江流接草堂。書卷已傳秦伏勝，釣竿還學漢天光。溪毛秋冷珊瑚小，野竹寒深翡翠長。酌酒幾思援北斗，濯纓還擬汎滄浪。聖明此日興賢急，才子那能滯遠方。

陸居仁《玉山草堂》　同宗入洛稱三儁，累世留吳尚幾家。谷水千秋書有種，崑山一片玉無瑕。內臺一笑金釵筍，羽竈當攜石鼎茶。見說草堂開綠野，何人分我白鷗沙。

呂誠《和顧玉山詩韵》　春來世事益艱危，怪底閒情強賦詩。楊柳愁空陶令宅，荷花吟徧白家池。眼前陵谷驚遷變，客裡江山喜獲詩。兩度寄書煩慰藉，相從深愧負幽期。

陳基《秋懷奉寄玉山主人》　江上秋陰十日多，思君不見奈愁何。風高澤國來鴻雁，雨入汀洲落芰荷。公子文章裁瑞錦，佳人衣袖剪輕羅。畫船亦欲溪頭去，聽唱花間緩緩歌。

盧　琦

論　述

董應舉《書圭峰集》　惠安盧希韓先生《圭峰集》若干卷，莊徵甫得之於于田朱大參家，而猶病其雜也，則使莊、吳二山人損焉以授我，又令我損焉以傳，蓋存者僅十五六，而古風獨全。讀之金石發而星河流也，又淙淙然若急澗寒響，從以風雨，湖湃四下，百怪出而萬壑移，躍躍於吾目，何其奇也！又：及考其行事，先生生於元季，方值傾仄多事之秋，兩爲縣令，能以一言感悟鄰盜，使之投戈縛其酋；又能激用其民，戰安溪流，突數萬方張之巨寇，持之踰年不得逞，竟完其邑。逮遷漕司，提舉海口鹽場，又能持法抗番大商以貨得參省政、立能箠殺人者，使不得奪國家之利。雨敗場，又能減算以禱，以一言回暘。其精神貫徹，上變天地，下變盜賊如此。使其生逢休運，都將相之權，得盡所施設，其勳烈可勝道哉！元刑政不綱，授盜以柄，揭竿四起，而據高位、操朝政者，方事賄奪，忘國恤，雖有蹟烈章章如先生，僅置之猥冗淩雜間，不得究其施。後雖以近臣荐起平陽，而先生沒矣。　又：先生生不究當時之施，死不逢興王之運，獨留其詞章照耀天地，越二三百年，兵火灰燼烟消雨滅之餘，而流風餘韻，猶傳於士大夫之口，沈淪幾晦，久而復章，此豈偶然之故哉？吾觀先生文雖不如詩，然皆有關政紀，《喻寇》、《祈晴》諸作，通於幽明，其論常平利害，纚然指掌矣。予見往年和糴擾民，大率亦若此。世季弊滋，何法而不爲害，安得盡如先生者而用之耶？先生生平孝義，初從其師余子賢試浙省，師卒，不顧試期而歸，恤其家如在有加，雖貴，見師之友必拜。則其撫暴化頑、動幽明而名後世者良亦有本。士非積於仁義，而徒欲襮以文，其長存也可冀乎？

《柳亭詩話》卷二四　盧琦字希韓，泉州人，至正進士，所著有《圭峰詩集》。如：「嵐氣滿林晴亦雨，溪聲近驛夜如秋」；「潮生遠浦歸帆小，雨過蒼崖古木寒」；「客衣半濕松花雨，鶴影先分竹院風」；「龍出洞雲浮檻白，鷄鳴海日射窗紅」；「小橋跨澗村春急，老樹吹花野店香」；「暮雲松徑僧歸寺，夜雨篷窗客在船」；「梧葉幾番深夜雨，梅花一樹短籬霜。」本地風光，披寫盡致。

《徐氏筆精》卷四　盧詩自佳，如「嵐氣滿林晴亦雨，溪聲近驛夜如秋」；「潮生遠浦孤帆小，雨過蒼崖古木寒」；「小橋跨澗村春急，老樹吹花野店香」；「暮雲松徑僧歸寺，夜雨篷窗客在船」；「門掩落花春去後，夢回殘月酒醒時」；「梧葉幾番深夜雨，梅花一樹短籬霜」，清典可詠。元詩多纖弱，若圭齋者，實有唐調者也。

《元詩選》初集庚集　良吏高風，情詞婉約，藹然自見于言外。是則《圭

峰》之眞而已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圭峰集》二卷，【略】琦官雖不高，而列名良吏，可不藉詩而傳。即以詩論，其清詞雅韻，亦不在陳旅、薩都拉下。編錄者移甲爲乙，亦非無因矣。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三九 循吏永春民父母，投戈能使綠林休。蓬壺烟雨湖亭月，擬賦《歸來》髻已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所爲詩情詞婉約，藹然循良之風。

《至正己亥六月游壺山宿真淨巖訪忠門西江陳公江亭》 《元詩選》初集庚集：希韓歷任閩中，故多壺山之游，兼有陶令歸來之感。其時天下多故，干戈四起，薩天錫在閩幕，遷于後至元三年，與此時情事自不同也。

《憂村氓》 《元詩選》初集庚集：《元史·良吏傳》載希韓爲永春尹，有惠政。鄰邑仙游盜發，遇之，遙拜曰：「爲大夫百姓者，何幸！吾邑長用暴毒驅我，故至此耳。」遂請縛其渠以降。其後，安溪賊數萬來襲永春，衆皆感憤曰：「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畀賊耶？」因踴躍爭奮，大破之。觀此詩，知希韓之體恤斯民切矣。

《中秋寓□江張伯雅席上作》 《歷代詩發》卷三二：予每讀《竹樓記》，至「未知明年更在何處」，爲之神傷。今于結句亦爾。

《過吳江》 《歷代詩發》卷三二：酒樓江隔，愁不可消，此氣脈之暗相承接處，而全詩亦凄緊動人。

傳記

《元史》卷一九二《盧琦傳》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年，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攜，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畀賊邪！且彼寇方將虜掠我妻子，焚毀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爲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破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一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十六年，改計寧德縣尹而去。

紀事

孫伯延《立齋盧先生文集後語》 公諱琦，【略】以《詩》明經領薦江浙，遂魁禮闈，登壬午進士第，授台州錄事。予時弱冠，始習舉子業，每觀公科文，未嘗不三復數嘆，恨不得拜門下，以從授業。比公調延平郡幕職，前鄉貢進士陳立大薦予於公，以教誨其諸子，始終三年，獲親炙焉。公以《詩經》啓發於予者，必盡其蘊，凡平日所爲詩文，亦必以示予。予見其矩度嚴整，而旨意幽遠，近世作者鮮能及之。或謂公長於科文，而詩文尤工，公弗自以爲是也。至正庚寅秋，江浙省禮公較文，予忝預選列，士大夫咸謂予之得所傳，其疑公之私者。公則曰：「師友傳授，固欲學者之底於成，設有所私焉，亦因其可取而取之耳。」己亥秋，福建大比多士，公適任鹽司提舉，督課於莆，不與考試，予復預選。明年公還署，予謁見，公笑曰：「君再捷科場，吾嚮者之謗可以白矣。」壬寅之春，予又與同郡尤英舉於鄉，公時寓海口，聞之，喜曰：「尤英又中矣！」尤英嘗與予偕學於公者也，論者亦信夫公之有所傳矣。是年秋七月，公以疾終於所寓，歸葬惠安。于時賽甫丁搆難，官軍討之，道阻，予與尤英不得奔訃會葬，惟南望抱哀而已。歲乙巳二月，福建復大比，予掌卷簾內，公之子昺亦就試場屋，主文揭榜，得《詩經》一卷，經義頗佳，賦策尤善，以限榜額弗登名。逮出院，始知其爲昺之所作也。予既爲之悵惜，且喜公有子，能紹其家學矣。

著錄

孫伯延《立齋盧先生文集後語》　公之徒，莆陽陳誠中氏適至三山，與予學，同寓僧舍。城中訪求得公所爲詩文而編次之，凡十(三)〔七〕卷，將鋟梓以久其傳，且求諸名公爲之序。予請而讀之，既悲公之早歿，不及大用於時，使其文不得見之館閣，以黼黻皇家之盛治。猶幸餘膏賸馥之存，使誠中得以掇拾於亂離散失之後，以傳之不朽。懿矣哉，誠中！因書此以附於卷後，一以明夫公傳授之素，一以嘉夫誠中用心之勤，以公之子觀之，其亦知所勉哉！其亦知所慕哉。

朱一龍《圭峰集原序》　盧公遺文，予未仕時嘗見抄本半集於先君子舊篋中，薦經倭亂，散逸無存，求之二十餘年不獲。一日得於吾鄉王君玉流氏，乃元陳誠中所編爲《圭峰集》，與公之子昺所次爲《平陽集》欲鋟梓而未就者。當兵燹之餘，家比爲燼，不知藏於何名山大川以得無燬？或者鬼神呵護，將使之竢後世君子以廣其傳也歟？予不類，竊喜爲之校閱叙錄，遂令鋟梓如左。於戲！公古之賢者也，予公之鄉人也，先後不同時，而惟賢我師也。惠之先哲，固未可謂無人。唐宋諸賢邈矣，文行不可概見，居址亦無復尋，惟公去今時未遠，而居又近在，其學與政，固於予心若曠世而相感者，是之取爾。

《徐氏筆精》卷四　泉州惠安盧圭齋名琦，字希韓，登元至正進士，令永春，改寧德。所著有《圭齋詩集》，歲久弗傳。近惠安莊戶部徵甫蒐而梓之，誤入雁門薩天錫詩六十餘首。薩詩世有傳本，較者一時未之考耳，亟當釐正。不然，恐後世以圭齋爲齊丘之盜《化書》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圭峰集》二卷，【略】元盧琦撰。【略】圭峰其所居地，鈔本或作《圭齋集》，傳寫誤也。【略】《筆精》曰：「《圭峰集》歲久弗傳，近歲惠安莊戶部徵甫蒐而梓之，誤入薩天錫詩六十餘首。」此本爲元陳誠中所編，明萬曆初，邑人朱一龍、福州董應舉序而刻之，在莊本之前。然已多竄入他作。如五言古詩《春日思遠遊》則在陳旅集中，又五言古詩中《過嶺至崇安》、《送吳甫至揚州》、《題焦山方丈壁》、《秋日池上》、《度閩關》、《宿臺山寺絕頂》、《早發黃河》等篇；七言古詩中《有事》、《居庸關》、《走筆贈孟禮》、《樂陵臺望月》、《夜泊釣臺》、《江南樂》、《江南怨》、《雪山辭》、《崔鎮阻風》、《遊吳山馳峰》、《紫陽菴》、《江上聞笛》、《別友》、《寒夜聞笛》、《黯淡灘歌》、《清湖曲》、《海棠曲》、《儒有薩氏子》等篇；七言律詩中，《高郵城樓晚望》、《燕將軍出獵》、《寄鶴林長老》、《和王維學海南還韻》、《三衢守索題爛柯石橋》、《登鎮陽龍興寺閣》、《寄參政許可用》、《送僉憲王君實》、《金陵道中》、《再過鍾山萬壽寺》等篇，共三十二首，皆在薩都拉集中。至於薩都拉《溪行中秋玩月》一篇，自序稱「余薩氏子」云云，班班可考，此集乃改題曰《儒有薩氏子》，序末又刪其「至元丁丑仲秋書」一句，尤爲顯然作僞，不得謂之誤收。蓋編輯之時，務盈卷帙，以誇蒐采之富，故眞贋溷淆如此也。【略】集又載賦三篇，記六篇，誌銘二篇，祭文一篇，啓三篇，雜著九篇，則確出琦作，非由假借。今刪其詩之妄錄者，併其文錄之，以存琦之眞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四　《盧圭峰先生集》七卷，舊抄本。元惠安盧琦撰。【略】案：《圭峰集》七卷，元陳誠中編。從洪武刊本影寫。孫序後有「洪武癸丑五月七日重梓」一行其證也。《四庫》著錄本作二卷，乃館臣所重編，竝非原本，《提要》已言之矣。萬曆莊氏刊本改「圭峰」爲「圭齋」，其名已誤，文與此本同，亦分六卷，詩則增爲七卷，較多二百餘首。謝在杭《筆精》云「內竄入薩天錫詩六十餘首」，明人蓋已知之，但不知薩詩之外所增又何據耳。是本雖祇四十餘首，篇篇可誦。萬曆本除薩、陳諸作外多不足觀，其爲後人妄竄無疑也。是書刊于洪武中，確有可證。莊序云誠中所編，欲鋟未就，又改孫序七卷爲十(五)〔三〕卷，作僞顯然，尤可笑也。　又：《盧圭峰集》七卷，舊抄本。元惠安盧琦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圭峰盧先生集》二卷，萬曆己酉刊本，元錦田盧琦希韓著。【略】集爲元陳誠中所編，明萬曆初，邑人朱一龍、董應舉序而刊之。此本亦萬曆己酉金陵所刊。【略】惜誤編薩天錫、陳旅詩四十餘首，轉致眞贋互列，皆以朱圍別出之。文雖僅二十四篇，確爲琦作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圭峰集》二卷，元盧琦撰。明萬曆中朱一龍刊本。　抄本。　補：《圭峰盧先生集》二卷，元盧琦撰。明萬曆三十七年莊毓慶刊本。　補：《盧圭峰先生集》七卷，元盧琦撰。舊寫本。【略】本書題莆陽陳誠中編。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圭峰盧先生集》二卷，元盧琦撰。明萬曆

三十七年莊毓慶等刻本。二冊。

藝　文

陳忠《盧平陽哀辭》　予始從亡友余君子賢識盧希韓氏，經學該貫，下筆無凝滯，而爲人簡重。子賢每語余曰：「盧生在吾門十餘年，不見其有惰容。」既登進士第，居官所至，以循廉稱，閩中進士如希韓者不多見也。晚以近臣薦除守平陽州，命下而希韓歿矣。後三年，其門人陳中立哀其遺文，偕其子昺來訪予盧州，予嘆曰：「嗟夫！希韓死不可見矣，得見其子與其弟子，又得見其遺文，庸非予之願哉！抑希韓之不歿，非徒以文辭爲也。」予觀希韓性孝友，奉父命從學百里外，常惴惴如在親側。其在家也，溫被扇枕，侍湯藥而不解帶，居喪不近酒肉、不內寢，家人皂隸皆信之。事兄如事其父，愛諸弟甚于子，鄉閭率相戒以盧君爲法。初從師子賢君試浙省，師道病卒，希韓不顧試期，與其友陳彥博經營大事以歸。迨得祿，視師之家如師在時，載其弟之官，與分廩而食。希韓僅少予一歲，每別去，見必納拜，曰：「是吾師行也。」嘗記在郡城，秋雨連日，與對榻彥博家中，夜劇談立己濟人之道，希韓奮然誓曰：「某必不敢負師友。」卒果如其言。蓋其爲政有古人風，諸公所作碑銘皆實錄無愧。予目擊其在三山提舉鹹事，番大商以貨得參省政，勢振中外，有咈意立箠殺之，脅戶部令奪下四場引鹽自爲市，希韓曰：「是上棄國課，下毒亭戶及食鹽民，皆我所爲，斷吾腕不署牒！」人爲希韓危，希韓曰：「以是重得禍，固所宜。」竟堅執卧不顧，此尤人所難者。昔欒子有言曰：「民生於三，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希韓於是蓋兼之矣。世之士大夫以斯文名，惟務纂組粉澤，爲干譽取悅之具，要其所爲，與《詩》《書》不啻秦越云。觀希韓《海口祈晴》、《永春喻賊》等作，言一出口，如天人之應，如響斯答，是果浮華之末所能致哉？然以希韓之學行，歷官二十年，未脫州郡，以片言屢弭寇變而不一錄功，當民窮財匱之秋，天不畀之年以究所施，以拯斯世，而僅止中壽。此予所深哀也！今其門人之義，汲汲然爲求斯文於四方，惟恐散墜，亦可謂幸矣。於其再至而歸也，敢述此辭，洩予之哀；俾爲告於墓，既以痛斯文之澤不得大被於時，又幸希韓施未究而見於文辭者，猶克傳於後也。希韓名琦，泉之惠安人，宋乾道間舉八行名瞻者其祖也。【略】辭曰：猗希韓兮粹美所鍾，惇孝友兮實行諸躬。隆師篤義兮靡間始終，有本如是兮宜流之豐。嗟所美兮，豈文藻之爲工？牛刀小試兮屢奏其庸。頌聲載路兮何渢渢？使天假齡兮騫以沖，福我民兮流澤何窮！鸞鳳伏海兮，羣鶚厲空；謂蚊之饒兮，孰可養而爲龍？玄雲八表兮，尚寐無聰；歌以哀之兮，夫孰知予之沖沖。

郯　韶

論　述

倪瓚《至正十四年二月廿五日雨郯君九成留宿高齋篝燈為寫春林遠岫圖并次其韵》四　郯子論詩冀北空，晤言千里意常同。待晴紫陌堪縈手，行咏山光水影中。

《山樵暇語》卷二　郯九成與倪元鎮齊名，詩亦清麗，其《春暮》云：「春色三分都有幾，二分已在雨聲中。牆東兩個桃花樹，恨殺朝來一番風。」又云：「世事總如春夢裡，雨聲渾在杏花中。」人多稱誦。

陳基《送郯九成詩序》　九成博古通今，器局弘遠，論議慷慨，爲詩章居然作者。乃今職文書，贊海漕，進無金革矢石之虞，退無父兄妻子之慮，左川后、右海若，風恬浪平，一日千里，而億萬之粟，上以祀天地宗廟百神，下以祿三公九卿百執事，內以給宿衛，外以足軍旅者，不日達京師。春餫甫至，夏饟踵來，睨宮錦之榮，視昔有加。而九成仰則瞻都國之雄，俯則覽山河之壯，聖澤汪濊，侈文物之隆盛。所謂詩章，九成之所長者，將與中朝能言之士嗟嘆不足而咏歌之，以極陳所遭之美。異日南還，解行李，出所有，吾黨好事者將爭先睹之爲快，九成無以謙讓未遑爲辭也。

又《佩韋齋記》　吳興郯九成氏以瑰瑋博雅游公卿間，而其爲詩清峻粹密，有作者之遺音焉。

楊維楨《郯韶詩序》　我元之詩，虞爲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繼者

疊出而未止。吾求之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塘張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蓋亦有本者也。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郯韶也。韶詩清麗而溫重，無窮愁險苦之態。蓋其強力於學未止，探其本之所出，極其作之所詣，蓋得《騷》之聲，得《雅》之情，則《雅》之聲矣，又豈直在元詩一人之數，追逐李、張、丁、項輩而止乎？韶勉之而已。

《**草堂雅集**》卷一〇　郯韶，【略】好讀書，慷慨有氣節。辟試府掾，不事奔競，淡然以詩酒自樂。作賦不習近世體，欲追唐人之盛，楊鐵厓先生以爲與北州李才相上下。駿馬新鑾蹄，駸駸未可知也。

《**寒廊詩話**》　柯敬仲（九思）、倪元鎮（瓚）、郭羲仲（翼）、郯九成（韶）輩，更倡迭和，淞、泖之間，流風餘韻，至今未墜。

《**題漁家壁**》《歷代詩評注讀本》：郯韶《題漁家壁》，【略】漁家之樂，描寫盡致。

傳記

《**西湖竹枝集**》　郯韶字九成，吳興人。少開敏博學，慷慨有大志。工唐人詩，務追開元、大曆之盛，故格力欲與北州李才輩上下云。

紀事

鄭元祐《學詩齋聯句引》　至正甲申蠟月，望前二日，句曲張外史天雨自義興道吳，還錢唐，其老友某僑居吳中，因宿外史于客棲。時吳興郯韶九成亦在焉。予舊嘗喜與外史聯句，是夜將爲之而未得題。韶作而言曰：「生以【學詩】名齋，示有志於溫柔敦厚之敎也。倘二先生即是爲題，生幸多矣。」用一笑從其言。詩將終，而予怯寒，先就寢。明旦，外史亟歸，且屬以足成之，爲之補就。吳人陸友善隸，韶乞寫二紙，一張於齋，一寄外史云。

顧瑛《過吳江紀行詩序》　至正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吳興郯九成自平江戴雪過予玉山中，時積雪始晴，水木澄霽，桐花道人吳國良者，攜洞箭自（楊）〔陽〕羨來，乃相留雪巢數日。日與匡廬山人于彥成聽箭酌酒，而國良先別。二十八日，忽以他故，于山人〔有〕過越之行，予亦有泛舟之興。雪夜至楓橋，已四鼓矣。十一年正月一日，于山人買舟發吳下。初三日，予始過寶帶橋。初四日，泊垂虹橋。癡雨泥寒，篷窗獨坐，靜思世情，眞墮幻境！更欲如雪巢之淸會，不可得也。聊賦十二韻以紀此行始末，以留他日之觀。匡山再來，則吾已在婁上矣。詩成，就簡郯九成、陳敬初、瞿惠夫以紀云。玉山顧瑛書于舟中。

倪瓚《題畫贈九成引》　至正十二年三月八日，冒風雨過九成荆溪舟中，劉德方郎官放舟烟渚，留宿談詩。明日快晴，移舟綠水岸下，相與嘯咏。仰睇南山，遙瞻飛雲，夾岸桃柳相廁，如散綺霞。掇芳芹而薦潔，瀉山瓢而樂志。九成出片紙，命畫眼前景物。

陳基《送郯九成詩序》　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海漕發吳門，漕府史吳興郯君九成實贊幕府，吳士大夫僉賦詩以餞其行。且曰：去年春，海寇犯崑山，襲餫饟，憑陵作氣，勢以抗逆官軍。淮右狂孽，浸延江浙，羽書徵發，驛騷道路無虛日，人心洶洶久矣。賴天子神聖，賢相忠良，命廉能果毅之臣總漕事，分遣將帥出師四討。蚊蚋螻蟻，蠢動無知，以次殲蕩，海寇閒風率醜逃匿，蒼皇蹙縮，願宥罪自新。用是，人心之憂更釋然以喜。

又《佩韋齋記》　吳興郯九成氏【略】嘗自以狷峭，思所以懲艾，而繹夫書紳之義者，其要莫如緩。乃即所居闢齋，名曰「佩韋」。蓋尙志西門氏、范萊蕪之所以垂休千古者也。以余辱有一日之雅，俾爲文以記之。【略】况「思無邪」者，《詩》之善言也，「溫柔敦厚」，《詩》之善敎也。九成蓋嘗優游咏嘆，而有得夫「六義」之旨，宜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無適而非得性情之正。而托物爲鑑，顧猶有待於韋，則其所以兢兢乎擇地而趨，而敬以爲輿，恂恂乎捫舌之規，而禮以爲樞。其於言行悔尤何如哉！嗚呼，西門氏之莫欺，范萊蕪之貞節絕俗，固百世之賢大夫，君子人也！前志有之：「以長續短，以有餘補不足。」九成有之。因書以爲《佩韋齋記》。

著錄

楊維楨《郯韶詩序》　韶詩，【略】其成帙者若干卷。

藝　文

張翥《寄郯九成好事自述》　豎儒無術善飛鈐，鏡裏形容亦自嫌。憂世不堪才力弱，告歸方畏簡書嚴。風沙慘淡寒吹帽，星斗光芒夜近簾。此際思君倍愁絕，何山容得老夫潛。

倪瓚《題畫贈九成》　故人郯掾史，邀我宿溪船。把酒風雨至，論詩烟渚前。晨興就清盥，思逸愛春天。復遇武陵守，共尋花滿川。

顧瑛《和郯九成從軍詩》（時二月予以守關裏上）　洗甲東海水，飲馬西江潮。大風吹旗腳，軍容愈飄姚。戈船踏櫓回，月中橫短簫。青袍富家兒，髀裏肌肉消。囚俘獻六府，以用報明朝。

陸仁《奉懷玉山主人兼簡郯九成于匡山》　馬鞍山色雨峰尖，時送飛雲落畫檐。金鵲焚蘭烟嫋嫋，銀鵝舞隊月纖纖。語調鸚鵡花連屋，影拂鴛鴦水動簾。緣想清遊共于鵠，定多賦詠照牙籤。

陳　高

論　述

揭汯《祭陳子上先生文》　嗚呼，先生有高世之志而不得遂，有匡時之才而不得施。抱耿介而莫屈，負卓犖而莫羈。志志乎進古之作，怫怫乎疾今之爲。當早年而少試，即擢第於當時。任錄事於四明，乃僅歷乎兩期。方政平而訟理，忽解綬而去之。及再授而不拜，竟東遯而西馳。或排難而一出，又翩翩而我違。念頹波之日靡，故乍合而乍離。當丁未之仲春，謁總戎而北來。論天下之大計，陳閩浙之安危。無一毫而己爲，豈好爵之可縻？自徂暑而得疾，氣奄奄而就衰。雖藥石之日進，竟推謝而勿治。望故鄉而萬里，魂怳怳而何依。嗚呼，先生狷有似於仲連，清有慕於伯夷。法遷、固以爲文，祖漢、魏以爲詩。仁者而勿壽，賢者而數奇。豈世道降而致然，抑天道遠而難推。吾儕昔同處乎中土，今一旦而別茲。或素慕乎高義，或常接乎容儀。或托交於金石，或見及於文詞。共再拜而哭酬，用致導於靈輀。

張翥《不繫舟漁者陳子上自號》　本來無繫亦無舟，隨意江湖可漫遊。縱遣西風吹水外，不妨明月爛沙頭。人情平地波瀾起，身世虛空日夜浮。安得從君歸把釣，只將吾道付滄洲。

蘇伯衡《陳子上存稿序》　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予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於理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于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卿，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之典冊，相與論薦之。【略】嗚呼，得其材于天，成其學于己，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于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于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予之所以重有慨也。【略】豫章揭先生伯防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繼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

又《跋陳子上書》　子上，余友也，同薦於鄉，同試於禮部。後一再見於四明，而遂永訣矣。彝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嗚呼，子上眞賢乎哉！錢用壬、傅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殞身忘家，墳墓無主，而爲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

子上豈眞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非〔謝〕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爲曲調護之爾。嗚呼，復元眞子上友哉！復元眞賢矣哉。

胡翰《寄陳子上錄事詩》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間。一歲一歸養，四十來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嘆。芳蘭委蔓草，霜露復摧殘。寸心欲焉托，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惡，起復千萬端。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呂洪《不繫舟漁集序》 陳先生子上，其忠貞狷介亦非尋常可及，矧其爲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曩者秘書監丞揭公伯防稱之如此，人皆以爲知言。

《元詩選》初集庚集 陳錄事高：子上別號不繫舟漁者，自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以古學名，少所許可，獨稱子上曰「能」。及至京師，翰林歐陽元功、太常張仲舉、禮部貢泰甫、助教程以文，皆相與論薦之。度時不可爲，棄官奔走南北，卒以自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不繫舟漁集》一五卷、《附錄》一卷。【略】文格頗雅潔，詩惟七言古體不擅場，絕句亦不甚經意。其五言古體，源出陶潛，近體律詩，格從杜甫，面目稍別，而神思不遠，亦元季之錚錚者矣。元又有嘉定僧祖柏，其詩亦名《不繫舟集》，見顧嗣立《元詩選》。集中有《題倪瓚芝秀圖》詩，蓋與高同時，然其詩不及高遠甚。今未見其本，以集名相亂，附著其異於此，庶來者無疑焉。

華文漪《不繫舟漁集跋》 吾邑陳子上先生爲元時名人，文漪嘗從顧秀野草堂選中讀其詩，竊愛其抒寫性情，風格遒上。當元季雕繢是尚之時，而獨標質幹若此，尤難得也！夫一代之詩文，每自爲一代之風氣。中材之士囿於其習，往往揚波助瀾，與之俱靡，不能自闢門徑，求其不爲風氣所轉移而并可以轉移風氣者，代不過數人。若先生者，非即其人乎。於是思得其遺集，盡讀之爲快。及徧訪吾郡藏書家，而卒無有，蓋亡佚久矣。

又《摘鈔陳子上文書後》 子上先生遺集，予既盡讀其詩，跋數言於簡末矣。復取其文讀之，見其議論通達，義蘊深厚，有眉山之肆而不失之剽，得南豐之醇而不失之悶，直可於同時虞、揭、黃、柳諸家中高置一席。顧以生長下邑，名不甚著。今且若滅若沒，人幾不能舉其姓字，不亦深可歎哉！昔蘇伯衡氏序先生《存稿》，謂先生讀書以求道爲急。今觀其陳古道今，深切著明，自非知道而求爲有用之學安能若此，平仲之言信矣。爰掇其尤者，錄如干篇，期與同志共相欣賞。歐陽文忠公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之口舌所能貴賤。」世有識者，讀先生之文，知必愛之重之，又奚待余之張其喙也？

陳葵《不繫舟漁集序》 霽山（宋林景熙）句錘字鍊，子上矜平躁釋，二公品格不同，而根柢于經史則同。霽山手拾宋陵遺骨于榛莽之中，子上志維元季殘局于危亡之際，二公行事不同，而激發于忠義則同。時代雖遠，徽烈長存。而斷簡殘編，異地之人奉爲奇寶，而桑梓之邦乃聽其埋沒銷沈于荒煙蔓草間，抑獨何歟？蓋由學者壹意揣摩時藝，以古學爲不利場屋，棄置弗道。不知文不本于經史則陋，不出于性情則僞，不陋不僞而謂不利于場屋者，吾不信也。然讀霽山文而悅者，十可得五六。讀子上文而悅者，十不得二三，以爲平平無奇也。余謂霽山有意爲文而文至，子上則若無意爲文而文亦至，此子上所以更進于霽山，尤余所必表而出之，以爲有志者告也。繼自今前輩遺書庶幾搜羅漸出，而邑人士宗尚風流，德藝文章亦遂駸駸不懈而及于古，是則余之所厚望也。

《續谷亭薰習錄・集部二》 《不繫舟漁集》一卷，永嘉自四靈宗尚唐法，沿及子上，猶有餘風，然失之薄矣。

《貽謝復元》 蘇伯衡《跋陳子上書》：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嘆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

《感興七章》、《羈思》 《靜居緒言》：陳子上《不繫舟漁集》詩極激昂，非諸粉飾章句者比。五言《感興七章》及七律《羈思》等作，皆能懲創時事。

《福州東禪寺記》、《金鷄山水竹幽居記》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陳子上存稿》中有《福州東禪寺記》、《金鷄山水竹幽居記》二篇。今寺久頹廢，讀斯文，昔日繁盛宛然在目。而鄉先輩陳太史毀其寺以起墳，子孫寖微，福田因果之說信有之矣。

傳記

揭汯《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爲永嘉平陽著姓。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請問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赫赫，一旦忽移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再授慈溪縣尹，亦不起。方民善與平陽周從道搆兵，嘗一出而解兩家之難。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走中州。夏，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於懷慶，論江南之虛實，陳天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關陝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至，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其非志，亦不強。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於邸，以是月二十日葬於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留河南，遣醫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贈賻甚厚。其葬也，中書平章政事鎖鑄，先生同年也，實經理之，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先生生於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爲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先生爲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爲行，潔己而不同於俗，抗節而不屈於物。意所與，惓惓焉不能舍，赴其急，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可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銘曰：志非不在於用世，才非不足於匡時，是何節之苦而遯之肥，果人之爲耶？抑天之爲耶？

紀事

李士瞻《題不繫舟漁者卷序》 平陽陳君子上，登甲午進士第。秉志剛介，獨立不阿。初授慶元錄事，在任未竟，值浙東西盜攷蜂起，郡邑無大小皆陷于賊。士大夫苟得脫於難者，往往去依方鎮，不顧道義，貪緣苟祿以養生，寧舍朝廷弗顧，若是者奚啻肩相摩、足相軋哉！子上獨不可，曰：「始予承聖天子策士時，幸以子大夫遇我，我何忍一旦悖此，狐媚以求活耶？」乃即日解官還家，而慶元亦尋以陷，其見幾明、立志勇若此，遂號之曰「不繫舟漁者」，蓋卑以自牧，謙以自勵也。嗚呼，舟惟不自繫，然後得往來江海間以自適；人惟不自繫，則彼之所謂富貴者，人烏得而誘我、浼我、繫而縛之若犬羊然哉？走也適以督運事嚴泊舟于此，偶得與子上邂逅，於是書其稿而贈之。

著錄

蘇伯衡《不繫舟漁集原序》 子上陳君既歿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叙、爲銘、爲贊、爲箴、爲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略】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略】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鏤版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也，豈不猶予之情歟？

呂洪《不繫舟漁集序》 既而國史編修蘇公伯衡訪其詩文，放失之外得若干卷，題曰《存稿》，特爲序而付其友謝復元輩鋟梓，未就，存者反失。【略】及閱其所序《近山軒燕集詩》，謂「至正十二年四月八日會於張思誠之軒，時孔正夫、呂敬中與高十人，皆能文之士。酒酣，正夫曰：『茲集不可無紀。』于是分韻賦詩十首」。所謂敏中者，乃予曾伯祖判府君在任元行中書省照磨也。又閱其所識：「至正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自郡城回至州南，聞平陽失守，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間尋山徑，泥塗中崎嶇逃遁。」所謂銓，即予曾祖母王安人之父也。由是而觀，則知先生與予先世有通〔家〕之好，《存稿》之所刊，烏得而辭哉？于是具紙墨，命學童一一錄出，囑眷兄徐君以敬會友人陳君存謙、張君思廣重加訂正，次爲卷帙。予則捐俸命工，鏤板印行，將與海內能詩文之君子共觀覽之，庶俾先生之文不泯沒于世。若其族放失之稿，倘有得者，收綴以爲別集，則有望于將來也。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 《陳子上存稿》：按《陳子上墓誌》，【略】詩文總六卷。【略】此建州楊氏藏本，辛丑冬於建州購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略】元陳高撰。【略】明洪武初，蘇伯衡訪其遺集，釐定成編，題曰《子上存稿》，此本題《不繫舟漁集》，不知何人所改。

劉紹寬《鈔本不繫舟漁集跋》 鈔本《不繫舟漁集》，吾邑楊氏家藏本，每卷題有明「八世孫侯官一元校」八字。按一元事見《明史・劉策傳》。福鼎林滋秀《雙桂堂文集》有《怡亭賦》，注詳侯官陳司訓家世云：陳氏始祖高，元至正甲午進士，任慶元路錄事。元末棄官，圖匡復，流寓福州。明求之不得，戍其二子於侯官，第四子遂家焉。【略】楊氏此本據卷首會稽陳司訓葵序，係鈔從歙西鮑氏。詩經邑人華菉園先生手校，文則司訓自校，而葉先生湘民亦各附有校語。所云顧本者，係《元詩選》本云。原本者，蓋即所鈔之本，迻錄時有所改正，仍注原文上方，並非別有原本也。錢塘吳司訓祁甫師重以文瀾閣本校定，然後前校所疑者，乃悉得是正可讀。今繕寫一依閣本，而原鈔本及顧選本與閣本互異而文可通者，仍注上方，以著異同。是集早有邑人呂侍御刊本，今已不傳。瑞安孫仲容比部《溫州經籍志》載有呂序，茲據補入。又據《東甌金石志》補入《陳君惠澤記》及比部按語。復據鈔本補入胡仲申詩一首，據《逢原齋集》補入華跋一首。拉雜鈔附編次，尚須審正。

華文漪《不繫舟漁集跋》 今葉君湘民同學購得全冊，出以相示，辨其印識，知爲武林鮑氏知不足齋鈔本。鮑氏博雅嗜古，好收貯前人名集，而先生是編亦賴以存，殆所謂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者歟！湘民幸珍藏之，自今以後，邑中人士有不獲盡讀先生之詩如予之曩日者，必將懷餅就鈔，爲相傳布，奉爲詩學之正軌，而知所取法焉，則茲集之所係，顧不重哉。

陳葵《不繫舟漁集序》 （葉）湘民又出示元《陳子上先生全集》，亦鮑氏藏本而未刻者，此尤遍邑中絕無而僅有者也。詩集經華菉園明經手校，頗精核。文則余爲校之，疑者闕焉，蓋言愼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五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舊抄本。元平陽陳高撰。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不繫舟漁集》十六卷，傳鈔本。元陳高撰。【略】此從明八世孫侯官一元本傳鈔。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不繫舟漁集》十六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略】明洪武初，金華蘇伯衡訪其遺稿，題曰《子上存稿》，特爲序之，并載子上自識及豫章揭汯撰墓誌銘、祭文，又伯衡跋子上書、胡翰所寄詩。【略】《文瑞樓藏書記》載是集成化中同邑呂洪捐俸鏤版印行。又八世孫侯官一元重爲校刊，今皆未見。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元陳高撰。路小洲有張月霄舊抄本。 補：清寫本，九行十八字。前蘇伯衡序，成化元年呂洪序，言「蘇伯衡付謝復元鋟梓未就，因捐俸鏤板」云云。附錄爲墓誌、祭文及投贈詩文。每卷第三行題「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一行，從明陳一元刊本鈔出。有錫山邵氏藏印及揆叙謙牧堂印記。海源閣佚出之書。 清寫本，九行十八字。前蘇伯衡、呂洪序。本書題「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亦從陳一元本出。徐時棟跋。 補：《不繫舟漁集》十六卷、《補遺》一卷，元陳高撰。民國十七年黃羣刊敬鄉樓叢書本。余曾據清鈔陳一元本校，略有改訂。

《中國善本書提要》 《不繫舟漁集》，殘存十二卷，四冊（北圖）。明鈔本（九行十八字）。原題「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略】按孫氏《溫州經籍志》、《敬鄉樓叢書》劉紹寬跋，並攷一元爲萬曆辛丑進士，萬曆末官御史，巡撫江西，忤閹罷職。卷內「校」字作「較」，則一元較是集，應在罷官以後矣。然則無錫邵氏一印，當非邵寶，蓋啓、禎間邵氏後人仍用舊印也。原本十六卷，此僅存卷一至十二。蘇伯衡序，呂洪序。

《木樨軒藏書書錄》 《不繫舟漁集》十六卷，〔元陳高撰〕，抄本〔清抄本〕。前有蘇伯衡序、成化元年呂洪序。每卷標題後有「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一行。蓋從明刊傳錄。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不繫舟漁集》十六卷，元陳高撰。清抄本，二冊。 又：清抄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四冊，元陳高撰。舊鈔本。 又：《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八冊，元陳高撰。鈔本。

藝　文

李士瞻《題不繫舟漁者卷》 舟惟不繫任浮游，之子衷心適與侔。一身不近龍蛇穴，萬慮無如烟水謀。那待月明才舉網，只須風定便行舟。

陳高《茶蘼花下宴集時以古人詩莫道春歸有遺恨典型猶在此盃中爲韻

分得典字》 名花開雨中，幽姿媚春晚。紛披被高樹，的爍映林苑。白玉巧雕鏤，縞素孰裁剪。韶華良在茲，紅紫況已鮮。忍看落晴雪，清芬委苔蘚。鄰酒尚可呼，春衣詎辭典。懽然集佳友，坐席傍花展。折枝插瓶罐，摘蕊泛盃盞。娛情詠詩章，入耳謝竽阮。念茲時事艱，日聞報兵燹。東溟舞蛟鼉，中州嘯豺犬。征伐勞將帥，奔走困冠冕。吾徒布衣士，憂患聊喜免。且盡花下樂，亦足慰屯蹇。

郭鈺

論述

綜論

羅大己《靜思集原序》 桂林郭君彥章，自其先世林磵先生得紫陽朱子之學於靜春劉公，子孫世守以爲家法。後來若西窗先生、諟溪先生皆能沈潛精敏，深有造詣。其所自得，於先儒之議，多所發明。彥章固守其家法者也。經亂以來，遇事感觸，情之所至，勃鬱於中，不能自已，則輒形之歌詠；或登高而嘯，或臨流而歎，扣壺擊節，慷慨激揚，商歌之聲，隱隱動林壑，聞者知其爲妙也。錄成編帙，間以示予。予愛其題無泛作，必有關涉；章無羨句，必有警發。雖其片詞單言，特出諧謔，然亦未嘗不使聽者爲之怡然喜，赧然愧。其於世道、人物、天理、民彝，有所感發，是眞得古詩人諷刺之義者歟！亦其所養固有異於人歟！使余序之，余非能詩者也，將何以爲之言哉？雖然，余於彥章之詩亦不能無所感焉，何也？《國風》、《雅》、《頌》，大抵皆古之樂章，固必以音節爲之主，而詩本性情者也。【略】彥章之於詩，規矩音節，盡出唐人，而不拘拘爲擬規以爲圓，摹矩以畫方，而自得之妙固在言外，此余之所深愛也。故書之卷末而歸之。彥章將以吾言爲然乎，不然乎？彥章有經濟，能自守，觀其詩可見矣。

《元詩選》初集辛集 壯年盛氣負奇，適當元季之亂，晚際明興，以茂才徵，不就。年逾六十，竟以貧死。其《春夜寒詩序》云：「余值時危，一窮到骨。薪米不給，恆自謂不敢僥倖。今春雨雪連旬，擁牛衣以當長夜，寒砭肌骨，遂成痁瘧。」其詩云：「少壯幾時頭欲白？夜闌山鬼瞰孤燈。」亦可哀已。靜思詩清麗有法，格律整嚴。其於離亂窮愁之作，尤悽惋動人，殆所謂詩窮者歟？【略】羅念庵曰：靜思爲吾族志行之甥，經歷艱難，閭里流離之狀，皆目見之。當時故實，可裨野史。其贈吾族秀賓詩有云：「聖賢去我遠，糜茲糟粕味。當其得意時，何如卿相貴？」嗚呼，此詩人所以窮餓終身而不悔也。念庵此言，可謂深知靜思者。又：靜思詩佳句多可存者，五言如：「燈影搖鄉夢，雨聲添客愁」；「天邊春色早，窗外暮寒分」；「捆屨山涵雨，煎茶竹送風」。七言如：「官酒滿傳鸚鵡盞，宮花飛點鸕鷀裘」；「野迴虹光分暮雨，天晴木葉響秋風」；「池浸煖紅花弄影，窗涵濕翠竹成科」；「急風亂颭蒹葭雪，斜日殘明橘柚金」；「雲韜月色歸天闕，雨壓寒聲欺布袍」；「鳥銜朱果珊瑚碎，竹放青梢翡翠迷」；「松下紫苔留虎迹，雨中蒼檜作龍吟」；「屋前老樹留雲宿，竹外茅亭向水安」；「海棠春暗飄香盡，鸚鵡天寒喚客遲」；「風燕入簾稍落絮，雨龍歸洞駕輕雲」；「千里雁聲雲外斷，一春花事雨中殘」；「竹徑排墩留坐客，柳塘分水過比鄰」；「鳶敵高風疑不動，鴨分歸路整相排」；「雨中春懶鶯如我，花外晚愁鵑逼人」；「酒送餘春杯滿百，月明歸路影成三」；「離愁百斛如雲散，涼意一襟隨雨來」；「薤葉篆從兒學寫，松花酒待客同斟」；「風撼竹樓憑雨勢，雲歸溪樹作秋陰」；「折花林動飛紅雨，洗硯池虛散紫雲」；「太史未頒周正朔，遺民思睹漢衣冠」；「蔡寇遂煩唐宰相，漢儀猶待魯諸生」；「三邊烽燧晨傳箭，千騎弓刀晝繞營」；「客行落日凝愁思，人隔疏烟聞笑聲」；「愁來刁斗聲相續，老去屠蘇酒到遲」；「鄭虔早被才名誤，晁錯終期社稷安」；「投暗自慚輕白璧，知音還擬鑄黃金」；「鶴語謾傳遼海樹，龍文長想碭山雲」；「病骨五更秋氣入，佳期千里月光同」；「梁霞每稱前進士，灞陵誰識舊將軍」；「對酒不辭今日醉，看花卻憶去年人」；「汗馬功名知命薄，蠹魚文字謾心勞」。錢牧齋所選《列朝詩》，甲集前編具載元末詩人，獨不及靜思。豈當時未及見其全稿耶？因爲附摘於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靜思集》十卷，【略】《江西通志》稱其元末遭亂，隱居不仕，明初以茂才徵，辭疾不就。集首有洪武二年廬陵羅大己序，

亦稱其有經濟，能自守。今按集中有《辛亥秋詔舉秀才，余以耳聾足躄，縣司逼迫非情，因成短句》一詩，辛亥爲洪武四年，又在作序後二年，則所謂能自守者信矣。又《癸丑首正》詩中有「盲廢倦題新甲子，醉來謾說舊山川」，貞元朝士今誰在，東郭先生每自憐」之句，是其不忘故國，抗跡行吟，志操可以槩見。又有《乙卯新元六十生辰》詩，則其入明已八年矣。跡其生平，大抵轉側兵戈，流離道路，目擊時事阽危之狀，故見諸吟咏者，每多愁苦之詞。如《悲廬陵》、《悲武昌》諸篇，慷慨激昂，於元末盜賊殘破郡邑事實，言之確鑿，尤足裨史傳之闕。

袁翼《論元詩》三一 虎士名傳郭彥章，山河坐覺換斜陽。莫言亡國音哀怨，出自《離騷》百結腸。

分論

《簡王志元》《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靜思窮餓不悔，可謂志節之士。此詩具見骨氣。

《征婦別》《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款款如訴，語摯情眞。即以入少陵《三別》中，亦應許爲嗣響。　又：（萬一軍中廢機杼，減米換衣當寄歸）眞至。

《張良咏》《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留侯能用漢高而不爲漢高用，故爲人傑。

《王猛咏》《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國朝侯朝宗論王猛，謂其忠於晉室，此詩乃先發之。

《秋望》《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疏雨約蟬吟）約字佳。

《黃州有警聞從弟鋂已過興國度早晚可抵家》《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下首貧賤一身浮）「浮」字有多少意思！故知貴練字。練字不徒在新異，能使一字中包括意思，方妙。

《晚眺》《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靜思身當元季，經歷艱難，閭里流寓之狀，皆目擊之。其詩悲憤窮愁，而出以蘊藉，不必依仿少陵，而有神似處。少陵詩以是眞至處不可及耳。　又（時危臨事始疏通）「時危」句，太平苟安，末季補苴之病，皆在其中。

《懷羅達》《金元詩選・元詩選》卷五：眞至。

傳記

《新元史》卷二三八《郭鈺傳》 郭鈺字彥章，吉水人。壯年負盛氣，爲詩清麗有法。其於離亂窮愁之作，尤凄惋動人。年逾六十，竟以貧死。其《春夜詩序》云：「余值時危，一貧到骨。今春雨雪連旬，牛衣以當長夜，遂成痁瘧。」其固窮如此！所著《靜思集》，詩文甚富。

《元史類編》卷三六（存目）

著錄

羅洪先《靜思集序》 常訪其家，孑然無遺，獨幸詩歌猶有錄者，蓋平生經歷時勢艱危，閭里流離之狀，若目見之。所載郡邑失沒日月，與當時死事故實，可裨野史，有關懲勸，而一時傑出相從唱和，又皆世家文獻之徵，不忍其泯沒也。因校訛舛，屬其八世從孫廷昭入梓以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靜思集》十卷，【略】元郭鈺撰。【略】其遺集本藏於家，嘉靖間羅洪先始爲序而傳之，而其孫廷〔詔〕〔昭〕等不知編次之法，前後舛錯，殊無義例。以行世既久，今亦姑仍其舊錄之云爾。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八《靜思集》二卷，舊抄本。元吉水郭鈺彥章撰。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靜思集》十卷，元郭鈺撰。嘉靖中刊本。補：《靜思先生詩集》二卷，元郭鈺撰。清寫本，【略】前洪武二年羅大己伯剛舊序。本書題「元處士吉水桂林郭鈺彥章撰，明國子生八世從孫廷昭編」。鈐鮑廷博印三方。

《中國善本書提要》《靜思先生詩集》二卷，二冊（北圖）。鈔本（十行二十字），原題「元處士吉水桂林郭鈺彥章撰，明國子生八世從孫廷昭編」。【略】《四庫全書》據鮑士恭進呈本著錄，然作十卷。《提要》云：「其遺集本藏於家，

嘉靖間羅洪先始爲序而傳之，而其孫廷詔等不知編次之法，前後舛錯，殊無義例云云，則進呈本似有羅洪先序。此本或爲後來所得，然此作廷昭，彼作廷詔，疑是一人，而傳寫有誤。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靜思先生詩集》十卷，元郭鈺撰。清道光元年經鉏堂抄本，四冊。又：《靜思先生詩集》二卷，清抄本，二冊。

王翰

論述

吳海《友石山人真贊》 油然春雨之心，肅若秋霜之氣。鷙鳥獨擊，冥鴻高逝。昔時皀蓋朱旛，今日麻袍草履。此山之巔，彼水之涘。長吟獨行，與石爲友。

王偁《友石山人遺稿跋》 先府君平昔喜作詩，晚年隱遯林壑，尤必以此自娛。故凡其觸物感事，流連光景，一寓於詩，以紓其抑鬱之懷，以發其憤惋之氣。

陳仲述《友石山人遺稿叙》 詩者，聲之文也，本於內而見于外者也。仁義之發醇以正，忠憤之感激以烈，驕侈之言淫，放僻之辭誕，豈偶然之故而已哉！【略】洪武庚午，余來閩郡，庠生王偁奉其父《友石山人遺稿》謁予，請叙其首。余觀其詩毋慮百餘篇，而詠於感慨者，極忠愛之誠，得於冲澹者，適山林之趣，已心異之，而未知其詳。及取其《自決》一首讀之，【略】然後知其嘗任於勝朝，而秉義於今日。故凡其所作，皆心聲之應，而非苟然眩葩組華者比，且徵余向之所云者爲益信也。噫！觀是篇者，固可以求其心，尤當以景其行，則可以相忘於言語之外矣，於余言何有哉？因其請之勤，而感其辭之寓，遂書以歸之。

張佶《友石山人遺稿跋》 余觀其詩不下百篇，而極取乎用文之《自決》一章，凜凜乎英風義氣激切人心。及孟揚之死于國事者，又大係乎綱常之重，是可見王氏父子之孤忠峻節，先後一致。亘乎日月之明，有不容掩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略】翰本將家子，志匡時難，不幸遭宗邦顛沛，其慷慨激烈之氣，往往託之聲詩。故雖篇什無多，而沈鬱頓挫，凜然足見其志節。如《題畫葵花》云：「憐渠自是無情物，猶解傾心向太陽。」《送陳仲實還潮陽》云：「歸去故人如有問，春山從此蕨薇多。」大都憔悴行吟，不忘故國。其《絕命》詩云「昔在潮陽我欲死，宗嗣如絲我無子」，【略】蓋翰於死生之際，明決如此，亦可見其志之素定也。

謝啟昆《論元詩絕句七十首》三八 憔悴生民國步艱，東南殺氣滿江關。十年卉服潮陽叟，一劍孤忠血淚斑。

袁翼《論元詩》二七 吳霜未點鬢毿毿，友石山人白石龕。重見子卿持漢節，不隨春雁到江南。

《新元史》卷二三三《王翰傳》 翰性強介精敏，持身刻苦。歷官二十餘年，家無餘積。行政以愛人爲主，平居喜讀書爲詩。

傳記

吳海《友石山人墓誌》 歲著雍敦牂二月乙丑，友石山人王君用文卒。予走往哭焉，其孤曰：「父有遺言，令我自進。」啓緘得書及詩，皆殷勤與予訣與悼其後事，其詞有甚可哀者。曰：「吾幼失父母。值亂，奔走四方，來閩將二十年。淮土爲墟，吾家老幼僮僕殆百口，今無一人存者，先壟遂爲無主。吾目不能瞑。諸子皆幼，何以得還？將來失學，不能爲人。吾葬不必擇地，苟夫子不忘平生，其幸爲我誌焉。」予既弔拊其孤，乃徵其家牒。按：王氏先世齊人，陷沒于李元昊。元初有天下，賜姓唐古氏。曾祖集，從下江淮有軍功，授武德將軍，領兵上千戶，鎮廬州，家焉。祖某、父某，迨君襲爵三世。君諱翰，仕名諾摩罕。年十六，領所部有能名，有憲共言其材于上，請畀民職。除廬州路治中，政譽日起。平章揚珠布哈鎮閩，辟爲從事，改福州路治中。三魁賊起，地險難猝用兵制，君自造其壘諭降之。升同知，又升理問官，綜理永福、羅源二縣。泉州土帥柳莽跋扈，越境以聯衆，莆屬邑皆受團結。既而遂向永福，民懼洶洶。君使人謂曰：「彼此王民，各有定屬，愼勿犯我一寸，吾有以待汝矣。」莽遽退，

不改前地，爲好辭以應。擢朝列大夫、江西福建行省郎中，平章陳公留居幕府，每有所匡益，然敬而憚之。南方屢擾，以君威望素著，表授潮州路總管兼督循、梅、惠三州。君請勿拘文法，至則大布恩信，已逋責，緩徭賦，簡刑罰，事有害政者以便宜罷之。興學校，禮儒生，使民知好惡，革其舊習，奸兇宿孽不能煽亂，服順若良民。遭世變更，浮海抵交，占不果，屏居永福山中，爲黃冠服十年，號「友石山人」。一妄男子上書薦之，君聞命下，嘆曰：「女豈可更適人哉？」即治木，病不肯服藥。逮有司迫就道，遂自引決，年四十有六。君性強介精敏，有膽略，常慕古志士立名于世，持身斬斬，刻苦節儉，衣服飲食處人不堪。居官廉潔，貨賂不入，吏畏若雷霆，其行事一以愛民爲主。平居閱書史，喜爲詩。【略】子三人，偁甫九歲，修甫六歲，偉三歲。【略】嗚呼，世之仕者，或不能潔己愛人，或下材不任舉職，徒能邂逅一死，君子猶必取之，況君所樹立若此者哉？惟寡妻弱子僑寓于數千里之外，望鄉井墳墓而不可及，行道有戚之者。遂買地于永福縣永唐里林坑山（下）〔之原〕，卜葬用十有二月甲寅。銘曰：松栢受命天也特，太阿淬鋒孰與槁。中道而廢世既易，知死可畏子乃擇。自獻自靖作臣式，有其訊之視此刻。

《明史》卷一二四《王翰傳》（存目）

吳海《友石先生傳》（存目）

紀事

吳海《送王潮州叙》　河西王君用文剛直明快，遇事剖決，權勢不能奪，人以爲難者，君處之有餘刃。治永福羅源，吏畏若神，民戴之猶父母。比去，耄倪蔽道垂涕而不可進。君何以致人若是哉！由其存心也公，律己也嚴，愛民也誠，故苞苴內謁不行也，而姦欺屏息，強梗馴化。利之所在，知之必與民興之，害之所在，知之必與民除之。孜孜焉惟懼其政之僻，而又和易可近，故民疾痛輒聞。凡八閩踪迹未嘗至者，人莫不慕焉。分省陳公辟居幕府，每有贊翊。既而以邊陲多擾，非剛明仁恕之材不足以鎮之，以郎中出守潮州，兼督循、梅、惠州。任固重矣，四州之民幸矣。然陳公遠一良佐，豈不甚可惜哉！君行過予別，請曰：「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德則君有之，惠則民賴之，譽則四方聞焉。然予得無贈乎？夫爲山者在乎積土石也，不欲崇朽壞；爲川者在乎納衆流也，不欲涵污惡；君子爲政在任賢材也，不欲雜小人。自古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情僞百端，其入人也易，將覺之也難。宋韓魏公號稱賢相，或者猶謂其明於知君子，暗於別小人，君其慎諸。

著錄

王偁《友石山人遺稿跋》　其作頗多，第以家不蓄稿，偁自悼幼年爲所背棄，不能一舉成篇。比自有知以來，始於耆老故舊之間掇拾遺篇，粗得以上若干首，類成卷帙，用敢示之子孫。是雖不能盡得其詳，而其志節大略亦於此焉見。嗚呼，爲子孫者，苟能因其詞而知其心，則亦庶乎凜凜然思以繼承於不墜哉。

《百川書志》卷一五　《忠節流芳集》一卷，《挽詩》、《附錄》一卷，《手澤聚芳》一卷，潮州路總管廬州友石山人王翰用文著。

張佶《友石山人遺稿跋》　右《友石山人遺稿》，元閩總督王翰用文所作也。其子偁孟揚永樂初爲翰林檢討，又自作誄辭續之于後。弘治乙卯，予巡歷行臺，衢庠訓導王焯廼孟揚之嫡孫也。一日，奉是集進余，且求以名其篇而梓之。【略】遂歸之，名曰《忠節流芳集》。爰命龍游縣尹袁文紀録之，以傳于世，蓋實喜其爲子孫者能不忘其祖先之善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略】元王翰撰。【略】顧嗣立《元詩選》僅載翰詩二十七首，此本乃其子偁所輯，凡諸體詩八十四首，前有陳仲述序，後附誌銘、（表）〔哀〕詞等七篇，皆吳海所作也。

《讀書敏求記》卷四　王翰《友石山人稿》一卷。【略】遺稿爲其子偁編類。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六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附錄》一卷，鮑渌飲手鈔本。元靈武王翰用文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明刊本，沈椒園藏書。元王翰撰。

《適園藏書志》卷一三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附錄》一卷，舊鈔本，元王翰撰。【略】詩一卷。　又：李氏手跋曰：「弘治本，袁文紀所録，見張佶後

記。此本有謝肇淛校，亦當有刊本也。而俱不得見。忠義之士，文章定不可湮沒，芙川於此盡心焉爾矣。因錄本而歸之。」又：張氏手跋曰：「道光丁亥八月，得弘治八年刻本校對一過，有未載者即補錄於上，并添入刻本所載自誄文、密齋先生挽章，《手澤聚芳》詩文。刻本每葉一十八行，行一十六字，芙川記。」又：《友石山人遺稿》一卷、《附錄》一卷，鈔本。鈔本無弘治附錄。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附錄》一卷，舊鈔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元王翰撰。明弘治八年刊本。 補：《友石先生詩集》五卷，元王翰撰。明弘治無錫知事華榮刊本。

《木樨軒藏書題記》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元王翰撰，《附錄》一卷。清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元王翰撰。《附錄》一卷，清抄本，一冊。 又：清味書軒抄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一冊。元王翰撰。舊鈔本，朱校，清李兆洛手書題記。

藝文

吳海《王山人哀辭》 偉哉子之耿介兮，既任直又信脩。思古人以自範兮，靦時俗與沉浮。艱難險阻之備嘗兮，盤錯亦云其屢試。攄所懷之未竟兮，山河忽而頻改。退靜伏以默默兮，閱天星之既終。何鵠板之搜賢人兮，空藪澤而不容。撫今昔之異時兮，中激烈而慷慨。謂女子之事人兮，猶且從一而無二。吾豈夫之不若兮，曾不顧夫廉耻。吾亦焉用此生爲兮，遂引決而永逝。山雲淒其動色兮，溪雨愴而增悲。松嗟柏怨蘭桂惋兮，白鶴嗷而玄猨啼。彼負義而媮息兮，羌不失其富貴。此秉節而不渝兮，乃獨得夫鵠頸。維綱常之在世兮，如日月之行天。子自擇死兮，寧不爲賢。嗚呼，安有鬼兮，相見乎下泉。

徐勣《謁王用文祠》 孤臣誓與國存亡，猶有芳祠寄水陽。匣裏芙蓉秋嘯雨，樹頭杜宇夜啼霜。古今過客尋遺墨，伏臘雲孫薦甲香。故老尚能譚往事，庭前片石獨蒼蒼。

楊允孚

論述

郭鈺《題楊和吉灤京詩集》 鈺也不識灤京路，送君幾向灤京去。灤京才俊紛往來，好景惟君獨能賦。太平自是多佳句，况逢虞、揭論心素。金魚換酒謫仙狂，彩丹彈瑟湘靈助。豈知歸去烟塵驚，山中閉門華髮生。雲氣蓬萊心未已，夢中猶在東華行。貞元朝士幾人在？少年詩思千載名。西雲亭上何日到？爲君舞劍歌灤京。

羅大己《灤京雜詠跋》 楊君以布衣從當世賢士大夫游，襆被出門，歲走萬里，耳目所及，窮西北之勝。其江山人物之形狀，殊產異俗之瑰怪，朝廷禮樂之偉麗，與凡奇節詭行之可警世厲俗者，尤喜以詠歌記之。使人誦之，雖不出井里，恍然不自知其道齊、魯，歷燕、趙，以出於陰山之陰，蹄林之北，身履而目擊，眞予所謂能言者乎！予索居鄉閭，聞見甚狹，間獨竊愛中臺馬公祖常、奎章虞公集、翰林柳公貫，時能以雄辭妙筆寫其一二。今得楊君是集，又爲增益所未見。俯仰今昔，又一時矣！君其尚有可言者乎？而君固已杜門裹足，歸老故山，方日與田夫野叟相爾汝，求以自狎。兵燹所過，莽爲丘墟，回視曩遊，跬步千里。吾知君頹簷敗壁之下，滌瓦榼，倒鄰釀，取舊編與知己者時一諷詠，未必不爲之慨然以永嘆，悠然而遐思。

《元詩選》初集庚集 允孚字和吉，吉水人。（闕）有《灤京雜咏》傳于世。邑人羅大己序之曰，【略】郭靜思云：「茫茫天壤名常在，賴有灤京百咏詩。」蓋道其實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灤京雜詠》一卷，【略】詩中所記元一代避暑行幸之典，多史所未詳。其詩下自註，亦皆賅悉。蓋其體本王建《宮詞》，而故宮禾黍之感，則與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吳自牧之《夢粱錄》、周密之《武

林舊事》同一用意矣。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允孚字和吉，吉水人。其始末未詳，惟集後羅大已跋稱：楊君以布衣樸被，歲走萬里，窮西北之勝，凡山川、物產、典章、風俗，無不以詠歌記之。則允孚似未登仕版者。然第四十九首註稱「每湯羊一膳，具數十六，餐餘必賜左右大臣，日以爲常。予嘗職賜，故悉其詳」云云，則亦順帝時尚食供奉之官，非游士矣。

紀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楊和【略】號西雲，翰林供奉。一云名和吉。金幼牧序。

《讀書敏求記》卷四 楊允孚字和吉，吉水（濕）〔溫〕塘人。以布衣從士大夫游，襆被萬里，迹窮陰山之陰、蹛林之北，乃元時帝后避暑之所，蓋所謂上京，即灤京也。《雜咏百首》備述途中之景，及車駕往還典故之大概，可補《元史》闕遺。【略】詩有云：「又是宮車入御天，麗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稱賀天顏喜，壽酒諸王次第傳。」注曰：「千官至御天門俱下馬徒行，獨至尊騎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導，舞出『天下太平』字樣，至玉階乃止。」王建《宮詞》：「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此猶是唐人「字舞」之遺制歟？

著錄

羅璟《灤京雜詠跋》 《灤京雜詠》百首，元楊允孚所賦。讀之，當時事宛然如見，亦可謂善賦者矣。楊文貞家有錄本，璟常借錄於表叔司務公，錄時草草，此本則舍弟璋爲予重錄者。允孚字和吉，出吉水溫塘，蓋文貞公故族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 《灤京雜詠》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元楊允孚撰。【略】又末數首中，一則曰：「宮監何年百念消？冠簪驚見髻蕭蕭。挑燈細說前朝事，客子朱顏一夕凋。」一則曰：「強欲澆愁酒一巵，解鞍閒看古祠碑。居庸千載興亡事，惟有中天月色知。」一則曰：「試將往事記從頭，老鬢征衫總是愁。天上人間今又昔，灤河珍重水長流。」則是集蓋作於入明之後。【略】其詩凡一百八首，題曰「百詠」，蓋舉成數。其曰「灤京」者，以灤河逕上都城南，故元時亦有此稱。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八 《灤京百詠》一卷，舊抄本，勞季言手校。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〇 《灤京雜詠》二卷，抄本。

《讀書敏求記》卷四 《灤京雜詠》一卷。【略】詩後附周恭王《元宮詞》四十首。成化丁酉春，羅璟從楊文貞公家借錄。牧翁云：「此爲周憲王詩，恭王受封在世廟時，傳寫之誤也。」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灤京雜詠》一卷，元楊允孚撰。知不足齋刊，二卷。 補：清初寫本，【略】鈐有曹寅、敷槎昌齡藏印。文友堂閱。 補：《灤京雜詠》二卷，元楊允孚撰。清嘉慶十年鮑氏刊《知不足齋叢書》本，【略】余據清初鈔曹寅、昌齡遞藏本校。 又：清鮑氏知不足齋寫本。有羅大已跋及成化十三年羅璟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灤京雜詠》二卷，元楊允孚撰。清嘉慶十年鮑廷博刻、道光元年重修《知不足齋叢書》本，傅增湘校并跋。一冊。 又：清抄本，與《吳郡樂圃朱先生餘稿》合二冊。

釋大圭

論述

《元詩選》二集壬集 得法於妙恩，博極群書。嘗曰：「不讀東魯論，不知西來意。」爲文簡嚴古雅，詩尤有風致。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夢觀集》五卷。【略】惟其詩氣骨磊落，無元代纖穠之習，亦無宋末江湖蔬筍之氣。吳鑒原序稱其華實相副，詞達而意到，不雕鏤而工，去纂組而麗，屏耕鋤而秀，雖朋友推奬之詞，然核以所作，亦不盡出於溢美，蓋石湖、劍南之餘風，猶存於方以外矣。

《募修石塔疏》　《元詩選》二集壬集：晉江有金釵山，其《募修石塔疏》云：「山勢抱金釵，聳一柱擎天之雄觀；地靈侔玉几，睹六龍回日之高標。」一時傳誦。

著錄

《元詩選》二集壬集　著《夢觀集》及《紫雲開士傳》。【略】同時有守仁，字一初，富陽人，亦號「夢觀」。有《夢觀集》六卷。洪武間，徵授右善世，詩見《列朝詩集》中。而曹能始《石倉詩選》合爲一人，誤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夢觀集》五卷，【略】元釋大圭撰。大圭字恆白，姓廖氏，晉江人。至正間，居泉州之紫雲寺。其集本二十四卷，首爲《夢法》一卷、《夢偈》一卷、《夢事》一卷，次爲詩六卷，次爲文十五卷。所謂《夢法》、《夢偈》、《夢事》者，皆宗門語錄，不當列之集中，其雜文亦多青詞疏引，不出釋氏之本色，皆無可取。【略】今刪除其《夢法》等卷，併刪除其雜文，惟錄古今體詩編爲五卷，沙礫既捐，精華斯露，取長棄短，期於不失雅音。其三乘宗旨，聽釋氏之徒自傳之，固不必爲彼法計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四　《夢觀集》五卷，抄本。元釋大圭撰。案：《夢觀集》原本二十四卷，首《語錄》三卷，次詩六卷，次雜文十五卷，四庫館惟取其詩，以卷四爲卷一，卷五爲卷二，卷六爲卷三，卷七爲卷四，卷八、卷九爲卷五，編爲五卷，著于錄，餘皆斥而不收。同治十二年奉旨赴閩，從晉江黃制軍處借得翰林院底本，命小胥影寫副本，卷第則改從閣本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夢觀集》六卷，明初刊本，王蓮涇、汪魚亭藏書。富春釋如蘭編次。元釋大圭撰。【略】首《語錄》三卷，次詩六卷，次雜文十五卷。【略】此明初刊六卷本，首題《夢觀集》卷一，當是專刻詩集。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四　《夢觀集》五卷，元釋大圭撰。

中華大典・文學典

宋遼金元文學分典　引用書目

說明

一、引用書目包括了本分典所使用的主要書籍。尚有部份引用較少者未列入。

二、本書目採用傳統四部分類法，按經、史、子、集分類編排，各類之間不標目，以空行加以區分。同類書目按編、著者時代先後排列。

三、各書著錄通行善本、新整理本或較具影響之版本。根據使用情況，有的書所列不止一種版本。實際使用版本，不少超過書目所列，爲避繁冗，本書目不一一開列。

四、各書著錄順序依次爲書名、著者（編纂者、注者、評點者等。著者、編注評點者一般祇錄姓名，個別書之注釋、評點等特別重要，則著錄某人撰、某人注或評點等）、刊刻年代或所在叢書名。新整理標點本順序爲書名、著者（編者）、出版社、出版時間或所在叢書名。各書均不著錄卷數。

舊五代史　薛居正　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校點本
新五代史　歐陽修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校點本
南唐書　馬　令　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刊本
隆平集　曾　鞏　臺灣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本
東都事略　王　偁　臺灣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本
契丹國志　葉隆禮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大金國志　宇文懋昭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宋史　脫脫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校點本
遼史　脫脫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校點本
金史　脫脫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校點本
元史　宋濂等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校點本
明史　張廷玉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校點本
元朝秘史、續集　佚　名　四部叢刊三編本、郎園先生全書本
宋史新編　柯維騏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本
元史續編　胡粹中　四庫全書本
蒙兀兒史記　屠　寄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新元史　柯紹忞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補元史藝文志　錢大昕　二十五史補編本
補遼金元藝文志　黃仁恆　二十五史補編本
元史新編　魏　源　光緒三十一年湖南邵陽魏氏愼初堂刊本
宋史翼　陸心源　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影印本
宋會要輯稿　徐　松　中華書局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本
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　燾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標點本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影印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李心傳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影印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李心傳　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影印本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楊仲良　影印宛委別藏本

元史紀事本末　陳邦瞻　四庫全書本、紀事本末彙刻本、歷朝紀事本末本
宋宰輔編年錄　徐自明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宋朝事實　李　攸　四庫全書本
伊洛淵源錄　朱　熹　臺灣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本
三朝名臣言行錄　朱　熹　四部叢刊初編本
名臣言行錄續集、別集　李幼武　臺灣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本
名臣碑傳琬琰集　杜大珪　臺灣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本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　章　定　四庫全書本
鄂國金陀粹編　岳　珂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錢塘先賢傳贊　袁　韶　知不足齋叢書本
南宋館閣錄　陳　騤　武林掌故叢書本
南宋館閣續錄　佚　名　武林掌故叢書本
宋大詔令集　宋　□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排印本
國朝諸臣奏議　趙汝愚　臺灣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本、四庫全書本
牧民忠告　張養浩　四部叢刊三編本、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朝名臣事略　蘇天爵　四庫全書本、畿輔叢書本
平宋錄　劉敏中　四庫全書本、守山閣叢書本
中堂事記　王　惲　四庫全書本、秋澗大全集本
續宋宰輔編年錄　呂邦耀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歷代名臣奏議　黃淮、楊士奇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永樂刊本
宋遺民錄　程敏政　四庫全書本

通志　鄭　樵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影印本
文獻通考　馬端臨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影印本
續文獻通考　嵇　璜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影印本
續通志　嵇　璜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影印本
永樂大典　姚廣孝等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印本
宋元學案　黃宗羲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標點本
宋元學案補遺　王梓材、馮雲濠　四明叢書本

許昌梅公年譜　陳天麟　二梅公年譜本
王荆文公年譜　詹大和　影印元刊本王荆文公詩箋注附
李綱年譜　李　倫　傅增湘校訂本梁溪全集附
簡齋先生年譜　胡　穉　影宋刊本增廣箋注簡齋詩集附
象山先生年譜　李子願　雍正十年李紱依宋本增訂重刊本
牧庵(姚燧)年譜　劉　致　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文清公(宋褧)年譜　鄒樹榮　南昌鄒氏一粟園叢書本
危太樸素年譜　鄒樹榮　南昌鄒氏一粟園叢書本

方輿勝覽　祝　穆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咸淳刊本
淳熙三山志　梁克家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紹熙雲間志　楊　潛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嘉泰吳興志　談　鑰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嘉泰會稽志　沈作賓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嘉定鎮江志　盧　憲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嘉定赤城志　黃　榯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寶慶四明志　胡　榘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淳祐臨安志　施　諤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寶祐重修琴川志　孫應時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景定建康志　馬光祖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景定嚴州續志　錢可則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紹定吳郡志　范成大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咸淳臨安志　潛說友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四庫全書本
咸淳重修毗陵志　史能之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
至大金陵新志　張　鉉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四庫全書本
重修琴川志　盧　鎮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宛委堂叢書本
崑山郡志　楊　譙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宛委堂叢書本
至順鎮江志　俞希魯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宛委堂叢書本
至元嘉禾志　徐　碩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四庫全書本
至正四明志　王元恭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宋元四明叢書本

齊乘　于　欽　中華書局影印宋元方志叢刊本、四庫全書本
遼東志略　戚輔之　說郛本
遂初堂書目　尤　袤　四庫全書本
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校點本
直齋書錄解題　陳振孫　上海古籍出社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錄鬼簿二種　鍾嗣成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校點本
文淵閣書目　楊士奇　四庫全書本、讀畫齋叢書本
菉竹堂書目　葉　盛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晁氏寶文堂書目　晁　瑮　北平圖書館館刊本
南廱志經籍考　梅　鷟　光緒重刊本
明太學經籍志　郭　磐　上海蟫隱廬新刊本
內板經書記略　劉若愚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行人司重刻書目　徐　圖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國史經籍志　焦　竑　萬曆金陵刊本、粵雅堂叢書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　陳　第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萬卷堂書目　朱睦㮮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曲品　呂天成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南詞敘錄　徐　渭　誦芬室叢刊三編、重訂曲苑本
古今書刻　周弘祖　萬曆刊本、觀古堂書目叢刊本
近古堂書目　佚　名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李廷相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百川書志　高　儒　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李鄂翀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脈望館書目　趙琦美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玄賞齋書目　董其昌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鈕石溪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趙定宇書目　趙用賢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刊印本
南濠居士文跋　都　穆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內閣藏書目錄　孫能傳、張萱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澹生堂藏書目　祁承㸁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重編紅雨樓題跋　徐　燉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徐氏家藏書目　徐　燉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　毛　晉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毛　晉　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
千頃堂書目　黃虞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標點本
道藏目錄詳注　道人白雲齋　四庫全書本
絳雲樓題跋　錢謙益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絳雲樓書目　錢謙益撰、陳景雲注　粵雅堂叢書本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　錢　曾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述古堂藏書目　錢　曾　粵雅堂叢書本
季振宜藏書目　季振宜　粵雅堂叢書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紀　昀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影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永　瑢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標點本
孫氏祠堂書目　孫星衍　岱南閣叢書本
平津館鑒藏記　孫星衍　式訓堂叢書本
廉石居藏書記　孫星衍　式訓堂叢書本
文瑞樓藏書目錄　金星軺　讀畫齋叢書本
天祿琳琅書目　于敏中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　彭元瑞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知聖道齋藏書跋　彭元瑞　式訓堂叢書本
繡谷亭薰習錄　吳　焯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愛日精廬藏書志、續志　張金吾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蕘圃藏書題識、補遺、續錄、再續錄　黃丕烈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補錄　黃丕烈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黃丕烈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標點本

百宋一廛書錄　黃丕烈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百宋一廛賦注　顧廣圻撰、黃丕烈注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思適齋集、補遺　顧廣圻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思適齋書跋　顧廣圻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　汪士鐘　滂喜齋叢書本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　吳壽暘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續志　陸心源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儀顧堂題跋、續跋　陸心源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曝書雜記　錢泰吉　式訓堂叢書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　耿文光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　丁　丙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開有益齋讀書志、讀書續志　朱緒曾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抱經樓藏書志　沈德壽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鄭堂讀書記、補遺　周中孚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曲海總目提要、補遺　董　康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標點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莫友芝　宣統元年刊本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　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影印本
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　邵懿辰、邵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標點本
藝風藏書記、續記、再續記　繆荃孫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書舶庸譚　董　康　臺灣廣文書局影印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　瞿　鏞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楹書隅錄初編、續編　楊紹和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滂喜齋藏書記　潘祖蔭　中華書局影印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適園藏書志　張鈞衡　臺灣廣文書局影印本
寶禮堂宋本書錄　潘宗周　臺灣文海出版社排印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李盛鐸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標點本
藏園羣書題記　傅增湘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藏園羣書經眼錄　傅增湘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辨證　余嘉錫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標點本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　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北京圖書館編　書目文獻出版社標點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王重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排印本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排印本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臺灣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　臺灣中央圖書館本
法藏碎金錄　晁　迥　四庫全書本
南部新書　錢　易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楊文公談苑　楊　億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輯校本
王氏談錄　王欽臣　寶顏堂秘笈本
宋景文公筆記　宋　祁　學津討源本
春明退朝錄　宋敏求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茅亭客話　黃休復　津逮秘書本
江鄰幾雜志　江休復　稗海本
歸田錄　歐陽修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東齋記事　范　鎮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涑水記聞　司馬光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倦遊雜錄　張師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標點本
青瑣高議　劉　斧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談淵　王　陶　說郛本
澠水燕談錄　王闢之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聞見近錄　王　鞏　知不足齋叢書本
甲申雜記　王　鞏　知不足齋叢書本
隨手雜錄　王　鞏　知不足齋叢書本
湘山野錄、續錄　釋文瑩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玉壺清話　釋文瑩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青箱雜記　吳處厚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塵史　王得臣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仇池筆記　蘇　軾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注本
東坡志林　蘇　軾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龍川略志　蘇　轍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龍川別志　蘇　轍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東軒筆錄　魏　泰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孫公談圃　孫　升　百川學海本
夢溪筆談、補筆談　沈　括　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校點本
墨客揮犀　彭　乘　稗海本
元城語錄　劉安世　畿輔叢書本
侯鯖錄　趙令畤　知不足齋叢書本
泊宅編　方　勺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明道雜志　張　耒　學海類編本
後山談叢　陳師道　學海類編本
邵氏聞見錄　邵伯溫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晁氏客語　晁說之　百川學海本
師友談記　李　廌　學津討原本
靖康緗素雜記　黃朝英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標點本
避暑錄話　葉夢得　津逮秘書本
巖下放言　葉夢得　四庫全書本
玉澗雜書　葉夢得　石林遺書本
石林燕語　葉夢得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畫繼　鄧　椿　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六三年標點本
春渚紀聞　何　薳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卻掃編　徐　度　榕園叢書本
遁齋閒覽　陳正敏　說郛本
默記　王　銍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鐵圍山叢談　蔡　絛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西畬瑣錄　孫宗鑑　學海類編本
邵氏聞見後錄　邵　博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墨莊漫錄　張邦基　稗海本
欒城遺言　蘇　籀　百川學海本
五總志　吳　炯　四庫全書本、讀畫齋叢書本
北狩見聞錄　曹　勛　四庫全書本
靖康孤臣泣血錄　佚　名　國粹叢書第二集
東觀餘論　黃伯思　邵武徐氏叢書初刻本
道山清話　王　□　學津討原本
嬾眞子　馬永卿　稗海本
北窗炙輠錄　施德操　讀畫齋叢書本
猗覺寮雜記　朱　翌　知不足齋叢書本
西溪叢語　姚　寬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捫蝨新話　陳　善　儒學警悟本
學林　王觀國　四庫全書本、湖海樓叢書本
視聽鈔　吳　莘　說郛本
曲洧舊聞　朱　弁　知不足齋叢書本
續骫骳說　朱　弁　說郛本
過庭錄　范公偁　稗海本
萍洲可談　朱　彧　守山閣叢書本
步里客談　陳長方　四庫全書本
老學庵筆記　陸　游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家世舊聞　陸　游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呂本中　十萬卷樓叢書初編本
雞肋編　莊　綽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獨醒雜志　曾敏行　知不足齋叢書本
甕牖閒評　袁　文　四庫全書本
考古編　程大昌　學津討原本
演繁露　程大昌　學津討原本
容齋隨筆　洪　邁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校點本
夷堅志　洪　邁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南燼紀聞　辛棄疾　國粹叢書第三集

芥隱筆記　龔頤正　百川學海本
清波雜志　周　煇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楓窗小牘　袁　褧　稗海本
揮麈錄　王明清　叢書集成初編本
朱子語類　朱　熹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雲谷雜記　張　淏　四庫全書本
槁簡贅筆　章　淵　說郛本
螢雪叢說　俞　成　百川學海本
雲麓漫鈔　趙彥衛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習學記言序目　葉　適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校點本
澗泉日記　韓　淲　四庫全書本
舊聞證誤　李心傳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履齋示兒編　孫　奕　知不足齋叢書本
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梁谿漫志　費　袞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蘆浦筆記　劉昌詩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緯略　高似孫　四庫全書本
密齋筆記　謝采伯　四庫全書本
貴耳集　張端義　學津討原本
游宦紀聞　張世南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耆舊續聞　陳　鵠　四庫全書本
潁川語小　陳　昉　四庫全書本
考古質疑　葉大慶　四庫全書本
吹劍錄、續錄、外集　俞文豹　說郛本、知不足齋叢書本
賓退錄　趙與時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荆溪林下偶談　吳子良　寶顏堂祕笈本
鶴林玉露　羅大經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桯史　岳　珂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愧郯錄　岳　珂　四庫全書本
燕翼詒謀錄　王　栐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學齋佔畢　史繩祖　百川學海本
醉翁談錄　金盈之　影印宛委別藏本
腳氣集　車若水　寶顏堂祕笈本
藏一話腴　陳　郁　四庫全書本
愛日齋叢說　葉　寘　四庫全書本
黃氏日鈔　黃　震　四庫全書本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四部叢刊三編本
佩韋齋輯聞　俞德鄰　四庫全書本
識遺　羅　璧　四庫全書本
談藪　龐元英　說郛本
齊東野語　周　密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癸辛雜識　周　密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志雅堂雜鈔　周　密　學海類編本
浩然齋視聽鈔　周　密　說郛本
隨隱漫錄　陳世崇　四庫全書本
書齋夜話　俞　琰　四庫全書本
席上腐談　俞　琰　寶顏堂祕笈本
姑蘇筆記　羅志仁　說郛本
碧湖雜記　蔡宗之　說郛本
退齋雅聞錄　侯延慶　說郛本
豹隱紀談　周遵道　說郛本
瑞桂堂暇錄　佚　名　說郛本
遼東行部志　王　寂　遼海叢書本
續夷堅志　元好問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標點本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　無名氏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標點本
歸潛志　劉　祁　學海類編本、中華書局元明史料叢刊本
北使記　劉　祁　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
南海古蹟記　吳　萊　說郛本、續百川學海本
游甬東山水古蹟記　吳　萊　說郛本
歲華紀麗譜　費　著　說郛本、四庫全書本

山陵雜記　楊　奐　說郛本
汴故宮記　楊　奐　說郛本
靜安八詠集　釋壽寧　叢書集成初編本
茅山志　劉大彬　影印正統道藏本
樅山十記　李孝光　小方壺叢書本
西游錄　耶律楚材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叢書集成初編本
長春眞人西游記　李志常　道藏本、指海叢書本、宛委堂叢書本
西使記　劉　郁　四庫全書本、學津討源本
玉堂嘉話　王　惲　四庫全書本
敬齋古今黈、遺文、附錄　李　冶　四庫全書本
隱居通議　劉　壎　叢書集成初編本
天南行記　徐明善　說郛本
河朔訪古記　迺　賢　四庫全書本、粵雅堂叢書本
異域志　周志忠　影印元明善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許文正公語錄　許　衡　許文正公遺書本
許魯齋先生訓子詩　許　衡　東聽雨堂叢書本
庶齋老學叢談　盛如梓　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
勤有堂隨錄　陳　櫟　四庫全書本、學海類編本
北軒筆記　陳世隆　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
湛淵靜語　白　珽　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著本
學易居筆錄　俞　鎮　學海類編本
困學齋雜錄　鮮于樞　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
閒居錄　吾丘衍　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著本
雪履齋筆記　郭　翼　四庫全書本
南村輟耕錄　陶宗儀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校點本
日聞錄　李　翀　四庫全書本、函海本
日損齋筆記、附錄　黃　溍　說郛本、四庫全書本、金華叢書本
萬柳溪邊舊話　尤　玘　知不足齋叢書本、常州先哲遺著本
鄭氏規範　鄭太和　學海類編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義門鄭氏家議　鄭　詠　續金華叢書本
景行錄　史　弼　說郛本
三柳軒雜識　程　棨　說郛本
稗史　仇　遠　說郛本、武林往哲遺著本
東南紀聞　佚　名　四庫全書本
東園友聞　佚　名　說郛本、學海類編本
研北雜志　陸　友　說郛本、寶顏堂祕笈本、四庫全書本
樂郊私語　姚桐壽　四庫全書本
山居新語　楊　瑀　武林往哲遺著本、四庫全書本
遂昌雜錄　鄭元祐　四庫全書本
解酲語　李　材　說郛本
客杭日記　郭　畀　知不足齋叢書本、武林掌故叢編本
吳中舊事　陸友仁　四庫全書本
平江紀事　高德基　說郛本、四庫全書本
水東日記　葉　盛　中國書店金聲玉振集複印本
古杭雜記　李　有　說郛本、學海類編本
山房隨筆、補遺　蔣子正　藕香零拾叢書本
西湖游覽志、志餘　田汝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校點本
蘇長公外紀　王世貞　明燕石齋刻本
經籍會通　胡應麟　廣雅書局少室山房叢書本
丹鉛新錄　胡應麟　廣雅書局少室山房叢書本
藝林學山　胡應麟　廣雅書局少室山房叢書本
四部正訛　胡應麟　廣雅書局少室山房叢書本
二酉綴遺　胡應麟　廣雅書局少室山房叢書本
華陽博議　胡應麟　廣雅書局少室山房叢書本
六研齋筆記　李日華　四庫全書本
四友齋叢說　何良俊　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
學古緒言　婁　堅　嘉定四先生集本
寒夜錄　陳宏緒　學海類編本
藥洲筆記　闕　名　抄本
蒙泉類博　岳　正　中國書店金聲玉振集複印本

震澤長語　王　鏊　寶顏堂祕笈本
賣備餘談　方　鵬　知不足齋叢書本
太藪外史　蔡　羽　中國書店金聲玉振集複印本
焦氏筆乘　焦　竑　粵雅堂叢書本
日知錄集釋　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　岳麓書社一九九四年標點本
西堂雜俎　尤　侗　康熙刻西堂全集本
天祿識餘　高士奇　康熙刻本
堅瓠集　褚人穫　柏香書屋校印本
淥水亭雜識　納蘭性德　昭代叢書本
義門讀書記　何　焯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夢曉樓隨筆　宋顧樂　小石山房叢書本
書影　周亮工　中華書局明清筆記叢書本
居易錄　王士禛　四庫全書本
池北偶談　王士禛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香祖筆記　王士禛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標點本
不下帶編　金　埴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巾箱說　金　埴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柳南隨筆、續筆　王應奎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援鶉堂筆記　姚　範　道光十六年刊本
蛾術編　王鳴盛　世楷堂刊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校點本
東塾讀書記　陳　澧　光緒二十四年紹蘭書館刻本
茶餘客話　阮葵生　叢書集成初編本
十駕齋養新錄　錢大昕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標點本
退餘叢話　鮑倚雲　聚學軒叢書本
午風堂叢談　鄒炳泰　嘉慶間刻本
巢林筆談　龔　煒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簷曝雜記　趙　翼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陶廬雜錄　法式善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竹葉亭雜記　姚元之　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
讀書偶記　趙紹祖　文淵樓叢書本
易餘籥錄　焦　循　木犀軒叢書本
南野堂筆記　吳文溥　國粹書社石印本
浪迹叢談　梁章鉅　中華書局本
有不爲齋隨筆　光聰諧　光緒十四年刊本
鷗波餘話　葉廷琯　中華書局清代筆記叢刊本
吹網錄　葉廷琯　中華書局清代筆記叢刊本
交翠軒筆記　沈　濤　聚學軒叢書本
文史通義　章學誠　影印嘉業堂章氏遺書本
讀書錄　曾國藩　光緒二年求闕齋曾文正公全集本
思益堂日札　周壽昌　光緒間刻本
春在堂隨筆　俞　樾　上海進步書局春在堂全集本
甕天瑣錄　趙樹吉　光緒壬午汗青簃刊本
澗于日記　張佩綸　張氏澗于草堂石印本
海日樓札叢　沈曾植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標點本
瞿安日記　吳　梅　手鈔本
宋元戲曲考　王國維　民國叢書本
徐公文集　徐　鉉　四部叢刊初編本
咸平集　田　錫　宋人集丁編本
乖崖先生文集　張　詠　續古逸叢書本
河東先生集　柳　開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黃州小畜集　王禹偁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黃州小畜外集　王禹偁　四部叢刊初編本
南陽集　趙　湘　四庫全書本
忠愍公詩集　寇　準　四部叢刊三編本
鉅鹿東觀集　魏　野　古逸叢書三編本
逍遙集　潘　閬　四庫全書本
金園集、天竺別集　釋遵式　續藏經本
林和靖先生詩集　林　逋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武夷新集　楊　億　浦城遺書本

閒居編　釋智圓　續藏經本
河南穆公集　穆　修　四部叢刊初編本
雪竇顯和尚明覺大師頌古集、拈古、瀑泉集、祖英集　釋重顯　四部叢刊續編本
春卿遺稿　蔣　堂　常州先哲遺書本
文莊集　夏　竦　四庫全書本
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　四部叢刊初編本
元獻遺文　晏　殊　宋人集乙編本
孫明復先生小集　孫　復　民國徐氏泰山天書觀鉛印本
石學士詩集　石延年　四庫全書兩宋名賢小集本
宋元憲集　宋　庠　四庫全書本
文恭集　胡　宿　四庫全書本
宋景文集　宋　祁　四庫全書本、佚存叢書本
包拯集　包　拯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校點本
武溪集　余　靖　廣東叢書本
河南先生文集　尹　洙　明鈔本、四庫全書本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　梅堯臣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校點本
徂徠石先生文集　石　介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潞公集　文彥博　四庫全書本
歐陽文忠公集　歐陽修　四部叢刊初編本
鐔津文集　釋契嵩　四部叢刊三編本
樂全集　張方平　四庫全書本
蘇學士文集　蘇舜欽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安陽集　韓　琦　乾隆重修本
趙清獻公文集　趙　抃　康熙刊本
李覯集　李　覯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嘉祐集箋注　蘇　洵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校點本
龍學文集　祖無擇　四庫全書本
伊川擊壤集　邵　雍　四部叢刊初編本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　蔡　襄　乾隆庚申刊本
陶邕州小集　陶　弼　宋人集甲編本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周敦頤　正誼堂全書本
古靈集　陳　襄　四庫全書本
南陽集　韓　維　四庫全書本
伐檀集　黃　庶　宋人集丁編本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　文　同　四部叢刊初編本
公是集　劉　敞　四庫全書本
元豐類稿　曾　鞏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華陽集　王　珪　四庫全書本
溫國文正公文集　司馬光　四部叢刊初編本
金氏文集　金君卿　宋人集甲編本
蘇魏公文集　蘇　頌　道光二十二年刊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都官集　陳舜俞　宋人集甲編本
臨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荆文公詩　王安石撰、李壁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影印本
鄖溪集　鄭　獬　湖北先正遺書本
祠部集　強　至　四庫全書本
彭城集　劉　攽　四庫全書本
馮安岳集　馮　山　宋人集乙編本
無爲集　楊　傑　宋刊本
范忠宣公文集　范純仁　康熙歲寒堂刻本
淨德集　呂　陶　四庫全書本
節孝先生文集　徐　積　康熙重刻本
忠肅集　劉　摯　四庫全書本
王令集　王　令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校點本
錢塘韋先生文集　韋　驤　武林往哲遺著本
畫墁集　張舜民　四庫全書本
王魏公集　王安禮　四庫全書本
青山集　郭祥正　密韻樓影宋本
蘇軾詩集　蘇　軾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蘇軾文集　蘇　軾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蘇　軾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七年校點本
手批紀評蘇文忠公詩集　香　巖　稿本
欒城集　蘇　轍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樂圃餘稿　朱長文　四庫全書本
參寥子詩集　釋道潛　四部叢刊三編本
鄱陽先生文集　彭汝礪　嘉慶刊本
范太史集　范祖禹　四庫全書本
西塘先生文集　鄭　俠　萬曆刊本
陶山集　陸　佃　四庫全書本
演山集　黃　裳　四庫全書本
宋黃文節公全集　黃庭堅　光緒甲午義寧州署刊本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　黃庭堅撰、任淵注　叢書集成初編本
山谷外集詩注　黃庭堅撰、史容注　四部叢刊續編本
山谷別集詩注　黃庭堅撰、史季溫注　叢書集成初編本
灌園集　呂南公　四庫全書本
曲阜集　曾　肇　四庫全書本
西臺集　畢仲游　四庫全書本
姑溪居士文集　李之儀　粵雅堂叢書本
龍雲先生文集　劉　弇　豫章叢書本
潏水集　李　復　四庫全書本
淮海集箋注　秦　觀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校注本
學易集　劉　跂　四庫全書本
樂靜集　李昭玘　四庫全書本
寶晉山林集拾遺　米　芾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慶湖遺老詩集　賀　鑄　宋人集乙編本
雲溪居士集　華　鎮　四庫全書本
後山居士文集　陳師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影印宋刊本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　晁補之　四部叢刊初編本
游廌山集　游　酢　四庫全書本
龜山集　楊　時　四庫全書本
芝園集、補續芝園集、芝園遺編　釋元照　續藏經本
張耒集　張　耒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校點本
東堂集　毛　滂　四庫全書本
濟南集　李　廌　宋人集丙編本
宗簡公集　宗　澤　金華叢書本
嵩山文集　晁說之　四部叢刊續編本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　鄒　浩　清道光十一年刊本
具茨晁先生詩集　晁沖之　海山仙館叢書本
藏海居士集　吳　可　四庫全書本
跨鼇集　李　新　四庫全書本
竹隱畸士集　趙鼎臣　四庫全書本
倚松老人詩集　饒　節　四庫全書本
摛文堂集　慕容彥逢　常州先哲遺書本
浮沚集　周行己　四庫全書本
溪堂集　謝　逸　四庫全書本
劉左史文集　劉安節　永嘉叢書本
劉給諫文集　劉安上　永嘉叢書本
高峰先生文集　廖　剛　明鈔本
唐先生文集　唐　庚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北湖集　吳則禮　宋人集乙編本
洪龜父集　洪　朋　四庫全書本
石門文字禪　釋惠洪　四部叢刊初編本
忠穆集　呂頤浩　四庫全書本
和靖集　尹　焞　四庫全書本
襄陵集　許　翰　四庫全書本
橫塘集　許景衡　永嘉叢書本
豫章文集　羅從彥　四庫全書本
丹陽集　葛勝仲　四庫全書本
日涉園集　李　彭　四庫全書本

西渡集　洪　炎　叢書集成初編本
竹友集　謝　邁　續古逸叢書本
雪溪集　王　銍　四庫全書本
初寮集　王安中　四庫全書本
忠惠集　翟汝文　四庫全書本
石林居士建康集　葉夢得　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老圃集　洪　芻　四庫全書本
北山小集　程　俱　四部叢刊續編本
莊簡集　李　光　四庫全書本
苕溪集　劉一止　四庫全書本
浮溪集　汪　藻　四部叢刊初編本
陵陽集　韓　駒　四庫全書本
盧溪集　王庭珪　四庫全書本
斜川集校注　蘇　過　巴蜀書社一九九六年校注本
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　四庫全書本
頤堂先生文集　王　灼　四部叢刊三編本
鴻慶居士文集　孫　覿　常州先哲遺書本
默堂先生文集　陳　淵　四部叢刊三編本
東窗集　張　擴　四庫全書本
大隱集　李正民　四庫全書本
雲溪集　郭　印　四庫全書本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　王　蘋　宋人集丁編本
梁溪先生文集　李　綱　道光刊本
北海集　綦崇禮　四庫全書本
華陽集　張　綱　四部叢刊三編本
崧庵集　李處權　四庫全書本
毗陵集　張　守　四庫全書本
東萊先生詩集　呂本中　四部叢刊續編本
茶山集　曾　幾　四庫全書本
忠正德文集　趙　鼎　四庫全書本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　陳　東　明刊本
沈忠敏公龜溪集　沈與求　四部叢刊續編本
樵溪居士集　劉才邵　四庫全書本
東牟集　王　洋　四庫全書本
北山文集　鄭剛中　金華叢書本
鄱陽集　洪　皓　四庫全書本
忠肅集　傅　察　四庫全書本
筠溪集　李彌遜　四庫全書本
蒙隱集　陳　棣　四庫全書本
三餘集　黃彥平　宋人集乙編本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　陳與義撰、胡穉注　四部叢刊初編本
簡齋詩外集　陳與義　四部叢刊初編本
陳與義集　陳與義撰、胡穉注、劉辰翁評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歐陽修撰集　歐陽澈　四庫全書本
栟櫚集　鄧　肅　四庫全書本
蘆川歸來集　張元幹　四庫全書本
雙溪集　蘇　籀　粵雅堂叢書本
橫浦先生文集　張九成　涉園影印萬曆刊本
忠愍集　李若水　四庫全書本
李延平先生文集　李　侗　叢書集成初編本
相山集　王之道　四庫全書本
默成文集　潘良貴　四庫全書本
韋齋集　朱　松　四部叢刊續編本
東溪集　高　登　四庫全書本
紫微集　張　嵲　四庫全書本
雪峰空和尚外集　釋惠空　禪門逸書初編本
灊山集　朱　翌　四庫全書本
斐然集　胡　寅　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校點本
松隱文集　曹　勛　嘉業堂叢書本
縉雲文集　馮時行　四庫全書本

定菴類稿　衛　博　四庫全書本
浮山集　仲　并　四庫全書本
侍郎葛公歸愚集　葛立方　常州先哲遺書本
玉瀾集　朱　椣　四部叢刊續編本
竹軒雜著　林季仲　四庫全書本
屏山集　劉子翬　四庫全書本
范香溪先生文集　范　浚　四部叢刊續編本
胡澹菴先生文集　胡　銓　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岳武穆集　岳　飛　金陀粹編載家集本
燕堂詩稿　趙公豫　四庫全書本
鄭樵文集　鄭　樵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校點本
漢濱集　王之望　四庫全書本
湖山集　吳　芾　四庫全書本
胡宏集　胡　宏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鄮峰眞隱漫錄　史　浩　四庫全書本
雲莊集　曾　協　四庫全書本
大隱居士詩集　鄧　深　四庫全書本
唯室集　陳長方　四庫全書本
方舟集　李　石　四庫全書本
莆陽知稼翁文集　黃公度　宋人集乙編本
梅溪先生詩文前集、後集　王十朋　四部叢刊初編本
拙齋文集　林之奇　四庫全書本
艾軒集　林光朝　四庫全書本
盤洲文集　洪　适　四部叢刊初編本
嵩山居士集　晁公遡　四庫全書本
海陵集　周麟之　四庫全書本
文定集　汪應辰　四庫全書本
南澗甲乙稿　韓元吉　四庫全書本
志道集　顧　禧　粵雅堂叢書本
朱淑眞集　朱淑眞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校點本
澹軒集　李　呂　四庫全書本
澹齋集　李流謙　四庫全書本
梁溪遺稿　尤　袤　常州先哲遺書本
竹洲文集　吳　儆　弘治六年刊本
劍南詩稿校注　陸　游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注本
渭南文集　陸　游　四部叢刊初編本
陸游集　陸　游　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校點本
梅山續稿　姜特立　四庫全書本
范石湖集　范成大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校點本
范成大佚著輯存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周益國文忠公集　周必大　道光二十八年刊本
誠齋集　楊萬里　四部叢刊初編本
蓮峰集　史堯弼　四庫全書本
九華集　員興宗　四庫全書本
香山集　喻良能　四庫全書本
芸菴類稿　李　洪　四庫全書本
宮教集　崔敦禮　四庫全書本
朱熹集　朱　熹　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校點本
頤庵居士集　劉應時　知不足齋叢書本
倪石陵書　倪　樸　續金華叢書本
于湖居士文集　張孝祥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校點本
南軒集　張　栻　四庫全書本
江湖長翁文集　陳　造　四庫全書本
涉齋集　許及之　四庫全書本
浪語集　薛季宣　四庫全書本
蠹齋鉛刀編　周　孚　四庫全書本
雪山集　王　質　四庫全書本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　程　洵　知不足齋叢書本
羅鄂州小集　羅　願　粵雅堂叢書本
網山集　林亦之　四庫全書本

悅齋文鈔　唐仲友　續金華叢書本
舒文靖集　舒　璘　四明叢書本
東萊呂太史文集、別集、外集　呂祖謙　續金華叢書本
省齋集　廖行之　四庫全書本
止齋先生文集　陳傅良　四部叢刊初編本
攻媿集　樓　鑰　四部叢刊初編本
雙峰猥稿　舒邦佐　道光刊本
雙溪文集　王　炎　康熙刊本
義豐集　王　阮　四庫全書本
尊白堂集　虞　儔　四庫全書本
崔舍人玉堂類稿、西垣類稿　崔敦詩　佚存叢書本
陸九淵集　陸九淵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校點本
客亭類稿　楊冠卿　四庫全書本
應齋雜著　趙善括　四庫全書本
東塘集　袁說友　四庫全書本
稼軒詞編年箋注　辛棄疾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校注本
辛稼軒詩文箋注　辛棄疾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校注本
慈湖先生遺書　楊　簡　四明叢書本
定齋集　蔡　戡　四庫全書本
止堂集　彭龜年　四庫全書本
默齋遺稿　游九言　宋人集乙編本
緣督集　曾　丰　四庫全書本
寒松閣集　詹　初　四庫全書本
乾道稿、淳熙稿、章泉稿　趙　蕃　四庫全書本
陳亮集　陳　亮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增訂本
絜齋集　袁　燮　四庫全書本
自鳴集　章　甫　豫章叢書本
平菴詩稿　項安世　影印宛委別藏本
葉適集　葉　適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校點本
樂軒集　陳　藻　四庫全書本
方是閒居士小稿　劉學箕　四庫全書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黃　榦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南湖集　張　鎡　知不足齋叢書本
燭湖集　孫應時　四庫全書本
龍洲集　劉　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校點本
克齋集　陳文蔚　四庫全書本
後樂集　衛　涇　四庫全書本
方壺存稿　汪　莘　明汪璨刊本
上清集、玉隆集、武夷集　葛長庚　影印正統道藏本
海瓊玉蟾先生文集　葛長庚　正統刊本
泠然齋集　蘇　泂　四庫全書本
靈巖集　唐士耻　四庫全書本
碧巖詩集　金朋說　清鈔本
昌谷集　曹彥約　四庫全書本
宋丞相崔獻公全錄　崔與之　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八〇年影印本
山房集　周　南　四庫全書本
北溪大全集　陳　淳　四庫全書本
澗泉集　韓　淲　四庫全書本
毅齋詩集別錄　徐　僑　影印宛委別藏本
松垣文集　幸元龍　清鈔本
張氏拙軒集　張　侃　四庫全書本
竹齋先生詩集　裘萬頃　宋人集甲編本
友林乙稿　史彌寧　四庫全書本
康範詩集　汪　晫　宋人集乙編本
洺水集　程　珌　四庫全書本
北磵詩集　釋居簡　禪門逸書初編本
北磵集　釋居簡　四庫全書本
漫塘文集　劉　宰　嘉業堂叢書本
性善堂稿　度　正　四庫全書本
石屏詩集　戴復古　四部叢刊續編本

東澗集　許應龍　四庫全書本
信天巢遺稿　高　翥　四庫全書本
菊磵小集　高　翥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　陳　宓　舊鈔本
滄浪嚴先生吟卷　嚴　羽　適園叢書本
浣川集　戴　栩　四庫全書本
鶴林集　吳　泳　四庫全書本
蜀阜存稿　錢　時　民國十六年徐氏刊本
平齋文集　洪咨夔　四部叢刊續編本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眞德秀　四部叢刊初編本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魏了翁　四部叢刊初編本
亞愚江浙紀行集句詩　釋紹嵩　四庫全書江湖小集本
竹坡類稿　呂　午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漁墅類稿　陳元晉　四庫全書本
篔窗集　陳耆卿　四庫全書本
蒙齋集　袁　甫　四庫全書本
勿齋集　楊至質　宋人集丙編本
滄州塵缶編　程公許　四庫全書本
清獻集　杜　範　四庫全書本
敝帚稿略　包　恢　四庫全書本
東野農歌集　戴　昺　四庫全書本
玉楮詩稿　岳　珂　明岳元聲刊本
棠湖詩稿　岳　珂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鐵庵集　方大琮　四庫全書本
臞軒集　王　邁　四庫全書本
字溪集　陽　枋　四庫全書本
後村先生大全集　劉克莊　四部叢刊初編本
東山詩選　葛紹體　四庫全書本
獻醜集　許　棐　宋人集丁編本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　徐鹿卿　豫章叢書本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　徐經孫　宋人集甲編本
太白山齋遺稿　孫德之　道光四年刊本
膚齋續集　林希逸　四庫全書本
楳埜集　徐元杰　四庫全書本
履齋遺集　吳　潛　四庫全書本
魯齋集　王　柏　叢書集成初編本
耻堂存稿　高斯得　四庫全書本
潛齋文集　何夢桂　四庫全書本
廬山集、英溪集　董嗣杲　四庫全書本
可齋雜稿、續稿前、續稿後　李曾伯　四庫全書本
庸齋集　趙汝騰　四庫全書本
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　鄭　起　四部叢刊續編本
秋崖集　方　岳　四庫全書本
彝齋文編　趙孟堅　嘉業堂叢書本
雪窗先生文集　孫夢觀　四明叢書本
文溪存稿　李昴英　粵十三家集本
無文印　釋道璨　宋刊鈔補本
巽齋文集　歐陽守道　四庫全書本
雪磯叢稿　樂雷發　影印南宋六十家羣賢小集本
潛山集　釋文珦　四庫全書本
北遊詩集　汪夢斗　宋人集乙編本
則堂集　家鉉翁　四庫全書本
本堂先生文集　陳　著　光緒十九年刊本
蘭皐集　吳錫疇　宋人集甲編本
先天集　許月卿　四部叢刊續編本
雪坡舍人集　姚　勉　豫章叢書本
蒙川先生遺稿　劉　黻　永嘉叢書本
九峰先生集　區仕衡　粵十三家集本
蕭冰崖詩集拾遺　蕭立之　四部叢刊續編本
秋聲集　衛宗武　四庫全書本

自堂存稿　陳　杰　四庫全書本、豫章叢書本
碧梧玩芳集　馬廷鸞　四庫全書本
四明文獻集、摭餘編　王應麟　四明叢書本
葦航漫遊稿　胡仲弓　四庫全書本
疊山集　謝枋得　四部叢刊續編本
陵陽先生集　牟　巘　吳興叢書本
梅巖文集　胡次焱　四庫全書本
月洞吟　王　鎡　四庫全書本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稿　黃仲元　四部叢刊三編本
須溪集　劉辰翁　四庫全書本
草窗韻語　周　密　蔣氏密韻樓影宋本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　金履祥　金華叢書本
古梅吟稿　吳龍翰　宋人集甲編本
在軒集　黃公紹　四庫全書本
牧萊脞語　陳仁子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佩韋齋文集　俞德鄰　四庫全書本
富山遺稿　方　夔　四庫全書本
青山集　趙　文　四庫全書本
文山先生全集　文天祥　四部叢刊初編本
閬風集　舒岳祥　嘉業堂叢書本
鄭思肖集　鄭思肖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校點本
霽山先生集　林景熙　知不足齋叢書本
伯牙琴　鄧　牧　知不足齋叢書本
石堂先生遺集　陳　普　萬曆重刊本
釣磯詩集　邱　葵　同治十三年刊本
覆瓿集　趙必豫　粵十三家集本
芳洲集　黎廷瑞　豫章叢書本
松巢漫稿　徐　瑞　豫章叢書本
寧極齋稿　陳　深　四庫全書本
鐵牛翁遺稿　何景福　宋人集甲編本
古逸民先生集　汪炎昶　影印宛委別藏本
方泉先生詩集　周文璞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野谷詩稿　趙汝鐩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安晚堂詩集　鄭清之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雲泉詩集　釋永頤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橘潭詩稿　何應龍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菊潭詩集　吳惟信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芸隱橫舟稿、芸隱倦遊稿　施　樞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雪巖吟草　宋伯仁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梅屋詩集、融春小綴　許　棐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汶陽端平詩雋　周　弼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雲泉詩　薛　嵎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雪坡小稿　羅與之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疏寮小集　高似孫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雅林小稿　王　琮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學吟　朱南杰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學詩初稿　王同祖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梅屋吟　鄒登龍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皇荂曲　鄧　林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庸齋小集　沈　說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靖逸小集　葉紹翁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秋江煙草　張　弋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癖齋小集　杜　旃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巽齋小集　危　稹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竹所吟稿　徐集孫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北窗詩稿　余觀復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吾竹小稿　毛　珝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西麓詩稿　陳允平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雪林刪餘　張至龍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鷗渚微吟　趙崇鉋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抱拙小稿　趙希樾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蒙泉詩稿　李　濤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心游摘稿　劉　翼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竹莊小稿　胡仲參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東齋小集　陳鑒之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適安藏拙餘稿　武　衍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漁溪詩稿　俞　桂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檜庭吟稿　葛起耕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骫稿　利　登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露香拾稿　黃大受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雲卧詩稿　吳汝一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葛無懷小集　葛天民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臞翁詩集　敖陶孫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招山小集　劉仙倫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山居存稿　陳必復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端隱吟稿　林尚仁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斗野稿支卷　張　蘊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靜佳龍尋稿、靜佳乙稿　朱繼芳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采芝集　釋斯植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看雲小集　黃文雷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雪窗小集　張良臣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小山集　劉　翰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雪蓬稿　姚　鏞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順適堂吟稿　葉　茵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瓜廬詩　薛師石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退菴先生遺集　吳　淵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芸居乙稿　陳　起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芸居遺詩　陳　起　影印南宋羣賢六十家小集本
翠寒集　宋　无　四庫全書本、兩宋名賢小集本
唫囈集　宋　无　汲古閣刊本
黃華集　王庭鈞　遼海叢書本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　趙秉文　四部叢刊初編本
重陽全眞集　王　嘉　影印正統道藏本
重陽教化集　王　嘉　影印正統道藏本
漸悟集　馬　鈺　影印正統道藏本
水雲集　譚處端　影印正統道藏本
太古集　郝大通　影印正統道藏本
雲光集　王處一　影印正統道藏本
磻溪集　丘處機　影印正統道藏本
拙軒集　王　寂　四庫全書本
滹南遺老集　王若虛　四部叢刊初編本
元好問全集　元好問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莊靖集　李俊民　四庫全書本
吾汶稿　王炎午　明鈔本、四庫全書本
梅邊集　王炎午　豫章叢書本
蛟峰文集、外集　方逢辰　四庫全書本
存雅堂遺稿　方　鳳　四庫全書本、續金華叢書本
眞山民集　眞山民　四庫全書本、適園叢書本
勿軒集　熊　禾　四庫全書本
增訂湖山類稿　汪元量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水雲集　汪元量　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著本
晞髮集、遺集　謝　翱　萬曆刊本、四庫全書本
苔石效顰集　繆　鑑　雲自在龕叢書本
紫岩詩選　于　石　四庫全書本、續金華叢書本
百正集　連文鳳　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
心泉學詩稿　蒲壽宬　四庫全書本
天籟集、摭遺　白　樸　四庫全書本、彙刻九金人集本
張大家蘭雪集　張玉孃　託跋廛叢刻本
湛然居士文集　耶律楚材　四部叢刊初編本
小亨集　楊弘道　四庫全書本

淮陽集　張弘範　四庫全書本
雲山集　姬志眞　影印正統道藏本
魯齋遺書　許　衡　四庫全書本
稼村類稿　王義山　四庫全書本
藏春集　劉秉忠　四庫全書本
還山遺稿、補遺　楊　奐　適園叢書本、四庫全書本
陵川集　郝　經　四庫全書本
秋澗先生大全集　王　惲　弘治覆元刻本、四庫全書本
桐江集　方　回　影印宛委別藏本
桐江續集　方　回　四庫全書本
野趣有聲畫　楊公遠　四庫全書本
勤齋集　蕭　斾　四庫全書本
牧庵集　姚　燧　四部叢刊初編本
芳谷集　徐明善　四庫全書本
觀光稿、交州稿、玉堂稿　陳　孚　四庫全書本
水雲村稿　劉　壎　四庫全書本
牆東類稿　陸文圭　四庫全書本、常州先哲遺著本
東菴集　滕安上　四庫全書本
玉井樵唱　尹廷高　四庫全書本
養蒙集　張伯淳　四庫全書本
剩語　艾性夫　四庫全書本
月屋漫稿　黃　庚　康熙鈔本、四庫全書本
剡源戴先生文集　戴表元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屏巖小稿　張觀光　四庫全書本
湛淵集　白　珽　四庫全書本
湛淵遺稿　白　珽　知不足齋叢書本、武林往哲遺著本
靜修先生文集　劉　因　四部叢刊初編本
靜修集、續集　劉　因　四庫全書本
青崖集　魏　初　四庫全書本
養吾齋集　劉將孫　四庫全書本
許白雲先生文集　許　謙　四部叢刊續編本
西巖集　張之翰　四庫全書本
申齋集　劉岳申　四庫全書本
霞外詩集　馬　臻　汲古閣刊本、四庫全書本
竹素山房詩集　吾　衍　四庫全書本
紫山大全集　胡祗遹　四庫全書本、三怡堂叢書本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　程鉅夫　明洪武刊與耕書堂刻顧廣圻跋本、四庫全書本
吳文正集、外集　吳　澄　四庫全書本
雲峰集　胡炳文　明刊本、四庫全書本
白雲集　釋　英　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著本
松雪齋集、外集　趙孟頫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渠庵集　同　恕　四庫全書本
定宇集、別集　陳　櫟　四庫全書本
艮齋詩集　侯克中　四庫全書本
松鄉文集　任士林　四庫全書本
陳秋巖詩集　陳宜甫　四庫全書本
蘭軒集　王　旭　四庫全書本
曹文貞詩集、後錄　曹伯啓　四庫全書本
漢泉漫稿　曹伯啓　涵芬樓秘笈本
竹溪稿　呂　浦　續金華叢書本
知非堂稿　何　中　四庫全書本
牧潛集　釋圓至　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著本
巴西文集　鄧文原　明鈔本、四庫全書本
閒居叢稿　蒲道源　四庫全書本
山村遺集　仇　遠　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著本
金淵集　仇　遠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玉斗山人集　王　奕　四庫全書本
谷響集　釋善住　四庫全書本
梅花字字香前集、後集　郭豫亨　四庫全書本

中菴集　劉敏中　四庫全書本
文忠集　王　結　四庫全書本
靜春堂集　袁　易　四庫全書本
靜春堂詩集　袁　易　知不足齋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存悔齋稿、補遺　龔　璛　四庫全書本
存悔齋詩　龔　璛　元鈔本、汲古閣鈔本、清鈔本
方叔淵遺稿　方　瀾　晨風閣叢書本
雙溪醉隱集　耶律鑄　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
清容居士集　袁　桷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此山集　周　權　四庫全書本
此山先生詩集　周　權　擇是居叢書本、清鈔黃丕烈跋本
杏庭摘稿　洪焱祖　四庫全書本
默庵集　安　熙　四庫全書本
雲林集　貢　奎　四庫全書本
歸田類稿　張養浩　四庫全書本
待制集　柳　貫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畏齋集　程端禮　四庫全書本、四明叢書本
楊仲弘集　楊　載　四庫全書本
翰林楊仲弘詩　楊　載　四部叢刊初編本
范德機詩　范　梈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道園類稿　虞　集　明初覆刻本
道園學古錄　虞　集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道園遺稿　虞　集　四庫全書本
揭傒斯全集　揭傒斯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文安集　揭傒斯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瓢泉吟稿　朱晞顏　四庫全書本
鯨背吟集　朱晞顏　四庫全書本
純白齋類稿　胡　助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圭峰集　盧　琦　四庫全書本
靜軒集　閻　復　藕香零拾本
蒲室集　釋大訢　四庫全書本
筠軒集　唐　元　四庫全書本
居竹軒集　成廷珪　四庫全書本
貞居先生詩集、補遺　張　雨　武林往哲遺著本
句曲外史集、張伯雨集外詩　張　雨　汲古閣本、四庫全書本
黃文獻集　黃　溍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貞一齋雜著、詩稿　朱思本　宛委堂叢書本、適園叢書本
鹿皮子集　陳　樵　四庫全書本、金華叢書本
石田集　馬祖常　四庫全書本
菊潭集　孛朮魯翀　藕香零拾本
孛朮魯文靖公遺文　孛朮魯翀　中州名賢文表內集本
樂庵遺稿　吳　存　豫章叢書本
弁山小隱吟錄　黃　玠　四庫全書本、四明叢書本
積齋集　程端學　四庫全書本、四明叢書本
梅花道人遺墨　吳　鎮　四庫全書本
俟菴集　李　存　四庫全書本
續軒渠集　洪希文　四庫全書本
桂隱文集、詩集　劉　詵　四庫全書本
檜亭集　丁　復　四庫全書本、台州叢書本
圭齋集　歐陽玄　明成化刻本、四庫全書本
所安遺集　陳　泰　四庫全書本、清光緒六年刊本、涵芬樓秘笈本
貫酸齋詩集　貫雲石　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梗概山人集　岑安卿　四庫全書本、清鈔本
至正集　許有壬　四庫全書本
圭塘小稿、別集、續集　許有壬　四庫全書本、三怡堂叢書本
趙寶峰集　趙　偕　四明叢書本
蛻菴詩　張　翥　四部叢刊續編本
張蛻菴詩集　張　翥　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伊濱集　王　沂　四庫全書本
安雅堂集　陳　旅　四庫全書本、黃丕烈錢天樹等跋本

東吳小稿　王　實　合衆圖書館叢書第一集本
秋聲集　黃鎮成　四庫全書本、邵武徐氏叢書初刻本
庸菴集　宋　禧　四庫全書本
可閒老人集　張　昱　四庫全書本
趙待制遺稿　趙　雍　知不足齋叢書本
石屋禪師山居詩集　釋清珙　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樵水集　黃清老　樵川四家詩本
惟實集、外集　劉　鸞　四庫全書本
禮部集　吳師道　四庫全書本、續金華叢書本
燕石集　宋　褧　四庫全書本
王陌菴詩集　王士熙　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藥房樵唱　吳景奎　四庫全書本、續金華叢書本
僑吳集　鄭元祐　明刊本、四庫全書本
石初集　周霆震　四庫全書本、豫章叢書本
滋溪文稿　蘇天爵　四庫全書本、適園叢書本
存復齋文集、續集　朱德潤　四部叢刊續編本、涵芬樓秘笈本
雲陽集　李　祁　四庫全書本
一愚集　釋子賢　台州叢書本
五峰集　李孝光　四庫全書本
師山文集、遺文　鄭　玉　四庫全書本
玩齋集、拾遺　貢師泰　四庫全書本
羽庭集　劉仁本　四庫全書本、乾坤正氣集本
僅存集　葉　懋　豫章叢書本
近光集　周伯琦　四庫全書本
扈從詩　周伯琦　四庫全書本
樵雲獨唱　葉　顒　四庫全書本、清鈔溫忠善跋本、續金華叢書本
桐山老農集　魯　貞　四庫全書本
鐵崖先生古樂府　楊維楨　四部叢刊初編本、四庫全書本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　楊維楨　四部叢刊初編本、四庫全書本
復古香奩集　楊維楨　一枝軒四種本

麗則遺音　楊維楨　四庫全書本
東維子文集　楊維楨　四部叢刊初編本
鐵崖遺編　楊維楨　四部備要本
淵穎集　吳　萊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蒙泉集　鄭守仁　台州叢書本
書林外集　袁士元　涵芬樓秘笈本
快雪齋集　郭　畀　橫山草堂叢書本
魚軒詩集　龍從雲　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貢南湖詩集　貢性之　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佩玉齋類稿　楊　翮　四庫全書本
清閟閣集　倪　瓚　四庫全書本、常州先哲遺著本
倪雲林先生詩集　倪　瓚　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青陽先生文集　余　闕　四部叢刊續編本、四庫全書本
玉笥集　張　憲　四庫全書本、粵雅堂叢書本
傅與礪詩文集　傅若金　四庫全書本、嘉業堂叢書本
綠窗遺稿　孫　淑　四婦人集本、嘉業堂叢書本
顧北集　泰不華　台州叢書本
雲松巢集　朱希晦　四庫全書本
環谷集　汪克寬　汪氏三先生集本、四庫全書本
性情集　周　巽　四庫全書本
花溪集　沈夢麟　四庫全書本、枕碧樓叢書本
貞素齋集　舒　頔　四庫全書本
北莊遺稿　舒遠、舒遜　四庫全書本
東軒集　方　行　台州叢書本
柔克齋詩輯　高　明　永嘉詩人祠堂叢刻本
孤篷仙客集、輯補　陳　方　橫山草堂叢書本
林外野言　郭　翼　四庫全書本
黃陽集　華幼武　盛明百家詩後編本
玉山草堂集、集外詩　顧　瑛　元人十種詩本
玉山璞稿　顧　瑛　宛委堂叢書本、讀畫齋叢書本

玉山逸稿、續補　顧瑛　讀畫齋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子淵詩集　張仲深　四庫全書本
午溪集　陳鎰　四庫全書本
金臺集　納新　元人十種詩本、四庫全書本
梧溪集　王逢　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
傲軒吟稿　胡天游　四庫全書本
項可立集　項炯　台州叢書本
經濟文集　李士瞻　四庫全書本
丹邱生稿　柯九思　台州叢書後集本
學言詩稿　吳當　四庫全書本
雁門集　薩都剌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北郭集、補遺　許恕　四庫全書本
夷白齋稿、外集　陳基　明鈔本、四庫全書本
麟原文集　王禮　四庫全書本
靜思集　郭鈺　四庫全書本
九靈山房集、補編　戴良　四庫全書本、金華叢書本
江月松風集　錢惟善　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著本
龜巢稿　謝應芳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三編本
樗隱集　胡行簡　四庫全書本
東山存稿　趙汸　四庫全書本
山窗餘稿　甘復　四庫全書本、清鈔本、豫章叢書本
吾吾類稿　吳皋　四庫全書本、豫章叢書本
東皋先生詩集　馬玉麟　宛委堂叢書本、海陵叢刻本
不繫舟漁集　陳高　四庫全書本、敬鄉樓叢書本
友竹稿　曹一介　曹氏傳芳錄本
一山文集　李繼本　四庫全書本、湖北先正遺書本
蟻術詩選　邵亨貞　四部叢刊三編本
夢觀集　釋大圭　四庫全書本
春慵軒詩集　鄭允端　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楊仲禮集　楊敬德　台州叢書本
兩峰慚草　陳德永　台州叢書本
寓庵詩集　葉蘭　豫章叢書本
友石山人遺稿　王翰　四庫全書本、嘉業堂叢書本
聞過齋集　吳海　四庫全書本、正誼堂全書本、嘉業堂叢書本
來鶴亭詩、補遺　呂誠　四庫全書本、枕碧樓叢書本
青村遺稿　金涓　四庫全書本、金華叢書本
丁鶴年集　丁鶴年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南村詩集　陶宗儀　元人十種詩本、四庫全書本
玉笥集　鄧雅　四庫全書本
仙闈集　錢藻磬　申報館叢書續集本
寓庵集　李庭　藕香零拾本
清河集　元明善　藕香零拾本
危太樸集　危素　劉氏嘉業堂刊本
梁石門集　梁寅　清光緒十五年刊本
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後集　李道純　明覆元大德刊本
韓山人詩集　韓奕　鈔本
金囦集　元淮　涵芬樓秘笈本
宋學士文集　宋濂　四部叢刊初編本
清江貝先生文集　貝瓊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忠文公集　王禕　叢書集成初編本
蘇平仲文集　蘇伯衡　四部叢刊初編本
高太史大全集　高啓　四部叢刊初編本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　劉基　四部叢刊初編本
遜志齋集　方孝孺　四部叢刊初編本
白沙子　陳獻章　四部叢刊三編本
瓠翁家藏集　吳寬　四部叢刊初編本
懷麓堂全集　李東陽　嘉慶八年重鐫本
甫田集　文徵明　宣統三年校印本
鄭少谷先生全集　鄭善夫　崇禎年間刊本
楊升庵全集　楊愼　乾隆間新都刊本

震川先生集、別集　歸有光　四部叢刊初編本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新刊外集　唐順之　四部叢刊初編本
七修類稿　郎　瑛　光緒庚辰廣州翰墨園重刊本
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　王世貞　四庫全書本
讀書後　王世貞　味菜廬集印本
續焚書　李　贄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標點本
袁宏道集　袁宏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吹景集　董斯張　適園叢書本
黄石齋先生集　黄道周　乾坤正氣集本
瑯嬛文集　張　岱　光緒丁丑刻本
愚庵小集　朱鶴林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刻本
牧齋初學集　錢謙益　四部叢刊初編本
牧齋有學集　錢謙益　四部叢刊初編本
黄梨洲文集　黄宗羲　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校點本
梅村集　吳偉業　四庫全書本
鮚埼亭集、外編　全祖望　四部叢刊初編本
西河合集　毛奇齡　清康熙刊本
兼濟堂文集　魏裔介　四庫全書本
學餘堂文集　施閏章　四庫全書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四部叢刊初編本
古歡堂集　田　雯　四庫全書本
林蕙堂集　吳　綺　四庫全書本
帶經堂文集　王士禎　清康熙刊本
堯峰文鈔　汪　琬　四庫全書本
松桂堂全集　彭孫遹　四庫全書本
抱犢山房集　嵇永仁　四庫全書本
惜抱軒文集　姚　鼐　四部叢刊初編本
望溪先生文集、集外文、集外文補遺　方　苞　四部叢刊初編本
樊榭山房集、續集、文集　厲　鶚　四部叢刊初編本、四庫全書本
西陂類稿　宋　犖　四庫全書本
(乾隆)御製文初集、二集　愛新覺羅・弘曆　四庫全書本
鐵廬集、外集　潘天成　四庫全書本
湛園集　姜辰英　四庫全書本
榕村集　李光地　四庫全書本
因園集　趙執信　四庫全書本
紀文達公遺集　紀　昀　宣統二年上海保粹樓石印本
存硯樓文集　儲大文　四庫全書本
松泉文集　汪由敦　四庫全書本
道古堂文集　杭世駿　清光緒十四年汪氏刊本
小倉山房文集　袁　枚　隨園全集本
春融堂集　王　昶　清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刊本
忠雅堂詩集　蔣士銓　清咸豐年蔣氏四種本
抱經堂文集　盧文弨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校點本
潛研堂文集　錢大昕　清嘉慶六年浙江撫署刊本
饅飢亭集　祁寯藻　咸豐七年刊本
紅杏山房詩鈔　宋　湘　嘉慶庚辰刊本
揅經室集　阮　元　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校點本
儀衛軒文集　方東樹　清同治戊辰刻本
中復堂全集　姚　瑩　清同治六年刊本
快雪軒全集　錢振鍠　清光緒活字本
介白堂詩集　劉光第　清光緒癸卯刊本
遜學齋文鈔　孫衣言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譚嗣同全集　譚嗣同　三聯書店一九五四年刊本
聖宋九僧詩　佚　名　宋人集丙編本
西崑酬唱集　楊　億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校點本
古今歲時雜詠　蒲積中　四庫全書本
坡門酬唱集　邵　浩　四庫全書本、清影宋鈔本
復雅歌詞　鮦陽居士　詞話叢編本
同文館唱和詩　鄧忠臣　四庫全書本

聖宋文選　佚　名　仿宋刊本
天台集、別編、續集　林表民　台州叢書續編本
會稽掇英總集　孔延之　四庫全書本
沈氏三先生文集　沈遘、沈括、沈遼　四部叢刊三編本
二程集　程頤、程灝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清江三孔集　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　豫章叢書本
吳都文粹　鄭虎臣　四庫全書本
嚴陵集　董　弅　四庫全書本
赤城集　林表民　台州叢書本
成都文類　程遇孫　四庫全書本、清鈔本
皇朝文鑒　呂祖謙　四部叢刊初編本
古文關鍵　呂祖謙　金華叢書本
觀瀾文集　林之奇輯、呂祖謙集注　影印宛委別藏本
文章正宗、續集　眞德秀　四庫全書本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佚　名　宋慶元眉州書隱齋刊本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魏齊賢、葉棻　四庫全書本、清鈔本
崇古文訣　樓　昉　四庫全書本
永嘉四靈詩集　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柴氏四隱集　柴望等　四庫全書本
江湖後集　陳　起　四庫全書本
增廣聖宋高僧詩選　陳　起　影印南宋羣賢小集本
兩宋名賢小集　舊題陳起　四庫全書本
陽春白雪　趙聞禮　影印宛委別藏本
文章軌範　謝枋得　四庫全書本
論學繩尺　魏天應　四庫全書本、清鈔本
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後集、續集　佚　名　四庫全書本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黃　昇　四部叢刊初編本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　黃　昇　四部叢刊初編本
絕妙好詞　周　密　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校點本
二妙集　段克己、段成己　四庫全書本
瀛奎律髓彙評　方回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標點本
月泉吟社　吳　渭　粵雅堂叢書本
濂洛風雅　金履祥　金華叢書本
中州集　元好問　董氏覆原刻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中州樂府　元好問　四部叢刊初編本
妙絕古今　湯　漢　豫章叢書本
谷音　杜　本　粵雅堂叢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河汾諸老詩集　房　祺　覆元鈔本、四庫全書本
皇元風雅前集　傅　習　高麗覆元刻本
皇元風雅後集　孫存吾　高麗覆元刻本、四庫全書本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　楊朝英　四部叢刊初編本
古樂府　左克明　四庫全書本
風雅翼　劉　履　四庫全書本
古賦辨體、外集　祝　堯　四庫全書本
忠義集　趙景良　汲古閣合訂唐宋元詩五集本、四庫全書本
天下同文集　周南瑞　四庫全書本、雪堂叢刻本
元風雅　蔣　易　宛委堂叢書本
國朝風雅、雜編　蔣　易　元人選元詩五種本
大雅集　賴　良　四庫全書本、元人選元詩五種本
敦交集　魏士達　元人選元詩五種本
青雲梯　佚　名　宛委堂叢書本
元文類　蘇天爵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宛陵羣英集　汪澤民　四庫全書本
敬鄉錄　吳師道　四庫全書本、適園叢書本、續金華叢書本
圭塘欸乃集　許有壬等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至正庚辛唱和集　郁　遵　玉雨堂叢書第一集本
草堂雅集　顧　瑛　四庫全書本
樂府補題　陳恕可　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彊村叢書本
鳴鶴餘音　彭時中　影印正統道藏本

名儒草堂詩餘　鳳林書院　宛委堂叢書本、粵雅堂叢書本
荆南唱和集　周　砥　四庫全書本
西湖竹枝詞　楊維楨　武林掌故叢編本、掃葉山房叢鈔本
千片雪　馮子振　景元明善本叢書本、夷門廣牘本
夜山圖題詠　吳福生　武林掌故叢書本
偉觀集　佚　名　元人選元詩五種本
諸儒奥論策學統宗前集　譚金孫　宛委堂叢書本
類編草堂詩餘　楊愼評點　明福建刻本、詞壇合璧本
乾坤清氣集　偶　桓　四庫全書本
元音　孫原理　四庫全書本、誦芬室叢刊本
元詩體要　宋　緒　四庫全書本
元詩選　曹學佺　石倉十二代詩選本
元音遺響　佚　名　四庫全書本
宋藝圃集　李　蓉　四庫全書本
元藝圃集　李　蓉　四庫全書本
唐宋八大家文鈔　茅　坤　四庫全書本
吳都文粹續集、補遺　錢　穀　四庫全書本
元曲選　臧晉叔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排印本
宋元詩四十三種　潘是仁　萬曆刊本
草堂詩餘正集、別集　沈際飛評點　萬曆刊本
新刻評選注釋硃批草堂詩餘　李廷機評點　明刻本
宋名家詞　毛　晉　影印毛氏汲古閣刊本
臨川文獻　胡亦堂　康熙十五年夢川亭刊本
唐宋八家古文精選　呂葆中　康熙呂氏家塾刊本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　儲　欣　光緒江蘇書局重刊本
唐宋八大家類選　儲　欣　光緒湖北官書處重刊本
唐宋八大家文鈔　張伯行　叢書集成初編本
元詩選初集、二集　顧嗣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排印本
元詩選初集、二集、三集　顧嗣立　四庫全書本
御定全金詩　愛新覺羅・玄燁　四庫全書本
御選元詩　愛新覺羅・玄燁　四庫全書本
宋元詩會　陳　焯　四庫全書本
古文評注　過　珙　嘉慶庚申刊本
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　蔡　鑄　商務印書館一九一八年排印本
陳太僕批選八大家文鈔　陳兆倫　光緒二十六年天津文美齋石印本
詞綜　朱彝尊、汪森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標點本
粵西詩載、文載　汪　森　四庫全書本
宋詩鈔　吳之振　影印清刻本
宋百家詩存　曹廷棟　乾隆刊本
御選唐宋文醇　愛新覺羅・弘曆　四庫全書本
御選唐宋詩醇　愛新覺羅・弘曆　四庫全書本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沈德潛　光緒寧波汲綆齋石印本
古文約選　方　苞　同治望三益齋重刊本
古文觀止　吳楚材、吳調侯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宋四家詞選　周　濟　同治潘氏滂喜齋刊本
古文評註便覽　朱心炯　乾隆己丑耐芳居刊本
古文眉詮　浦起龍　靜寄東軒刊本、三吳書院刊本
影印南宋羣賢小集　顧　修　讀畫齋本
宋元人詩集八十二種　法式善　存素堂鈔本
古文雅正　蔡世遠　光緒宏道堂重刊本
海峰先生精選八家文鈔　劉大櫆　光緒丙子裔孫重刊本
古文辭類纂　姚　鼐　四部備要本
駢體文鈔　李兆洛　影印世界書局刊本
古文經訓　江皋居士　道光丙午刊本
古文釋義　余　誠　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
古文一隅　朱宗洛　光緒丁亥擷華書屋刊本
南宋文範　莊仲芳　光緒戊子江蘇書局刊本
古文學餘　毛慶蕃　光緒戊申刊本
金文最　張金吾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排印本
古文辭約編　李剛己　柏香書屋一九二五年校印本

古文辭類纂選本　林　紓　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排印本
三宋人集　方功惠　光緒七年碧琳琅館刊本
元二大家集　胡思敬　豫章叢書本
四元人集　胡思敬　豫章叢書本
歷代詩評注讀本　王文濡　中國書店一九八三年影印本
評校音註古文辭類纂　王文濡　中華書局一九二三年排印本
古文比　陳曾則　中華書局一九一六年排印本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　俞陛雲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標點本
晚晴簃詩彙　徐世昌　一九二九年天津徐氏退耕堂刊本
全遼文　陳　述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排印本
全宋詞　唐圭璋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標點本
全金元詞　唐圭璋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標點本
全元散曲　隋樹森　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標點本
四庫輯本別集拾遺　欒貴民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標點本
全宋文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巴蜀書社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全宋詩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校點本
全金詩　薛瑞兆、郭明志　南開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校點本
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一輯　王德毅等編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
六一詩話　歐陽修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溫公續詩話　司馬光　四部叢刊影印溫國文正公集本
後山詩話　陳師道　歷代詩話本、津逮祕書本
時賢本事曲子集　楊　繪　詞話叢編本
詩史　蔡居厚　宋詩話輯佚本
王直方詩話　王直方　宋詩話輯佚本
潛溪詩眼　范　溫　宋詩話輯佚本
唐子西文錄　唐　庚　歷代詩話本
天廚禁臠　釋惠洪　中華書局影印明刊本
彥周詩話　許　顗　歷代詩話本
西清詩話　蔡　絛　宋詩話輯佚本
詩話總龜　阮　閱　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初編本
優古堂詩話　吳　幵　歷代詩話續編本
石林詩話　葉夢得　歷代詩話本
陵陽先生室中語　韓　駒　說郛本
詩論　釋普聞　說郛本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後集　胡　仔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校點本
風月堂詩話　朱　弁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四六話　王　銍　學津討源本
珊瑚鉤詩話　張表臣　歷代詩話本
藏海詩話　吳　可　歷代詩話續編本
竹坡詩話　周紫芝　歷代詩話本
童蒙詩訓　呂本中　宋詩話輯佚本
古今詞話　楊　湜　詞話叢編本
歲寒堂詩話　張　戒　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校點本
碧溪詩話　黃　徹　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說雋永　無名氏　宋詩話輯佚本
誠齋詩話　楊萬里　歷代詩話續編本
二老堂詩話　周必大　歷代詩話本
觀林詩話　吳　聿　守山閣叢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
陳學士吟窗雜錄　陳應行　中華書局影印明嘉靖二十七年崇文書堂刻本
艇齋詩話　曾季貍　歷代詩話續編本
庚溪詩話　陳巖肖　歷代詩話續編本
高齋詩話　曾　慥　學海類編本、宋詩話輯佚本
環溪詩話　吳　沆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滄浪詩話　嚴　羽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白石詩說　姜　夔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後村詩話前集、後集、續集、新集　劉克莊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詩人玉屑　魏慶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校點本
玉林詩話　黃　昇　宋詩話輯佚本
懷古錄　陳　模　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校點本

竹莊詩話　何　汶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詞源　張　炎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娛書堂詩話　趙與旹　歷代詩話續編本
深雪偶談　方　岳　學海類編本
梅磵詩話　韋居安　歷代詩話續編本
對牀夜語　范晞文　歷代詩話續編本
臞翁詩評　敖陶孫　說郛本
詩林廣記　蔡正孫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樂府指迷　沈義父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滹南詩話　王若虛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東坡詩話錄、東坡文談錄　陳秀明　學海類編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蓮堂詩話　祝　誠　琳瑯秘室叢書本
西林日記　姚　燧　說郛本
山房隨筆　蔣子正　說郛本、四庫全書本、歷代詩話本
修辭鑑衡　王　構　四庫全書本、指海叢書本
詩法家數　楊　載　格致叢書本、詩學指南本、歷代詩話本
詩法正源　楊　載　詩學指南本
詩詞餘話　俞　焯　說郛本
木天禁語　范　梈　學海類編本、歷代詩話本
詩學禁臠　范　梈　歷代詩話本
詩格　范　梈　詩學指南本
詩法正宗　揭傒斯　格致叢書本、詩學指南本
吳禮部詩話　吳師道　知不足齋叢書本、續金華叢書本
詩法正論　傅若金　格致叢書本、詩學指南本
詩文正法　傅若金　格致叢書本
詩譜　陳繹曾　說郛本、五朝小說大觀本
文說　陳繹曾　四庫全書本
詩話雋永　喻正己　說郛本
名賢詩旨　佚　名　詩學指南本
作義要訣　倪士毅　四庫全書本
中原音韵　周德清　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校點本
詞旨　陸行直　詞話叢編本
製曲十六觀　顧　瑛　學海類編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唱論　芝　庵　新曲苑本
文原　宋　濂　學海類編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歸田詩話　瞿　佑　知不足齋叢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
懷麓堂詩話　李東陽　四庫全書本、知不足齋叢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
南濠詩話　都　穆　知不足齋叢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
餘冬詩話　何孟春　學海類編本
頤山詩話　安　磐　四庫全書本
存餘堂詩話　朱承爵　學海類編本、江陰叢書本、歷代詩話本
詩源辯體　許學夷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校點本
渚山堂詞話　陳　霆　詞話叢編本
爰園詞話　俞　彥　詞話叢編本
升菴詩話　楊　愼　函海本、歷代詩話續編本
詞品、拾遺　楊　愼　詞話叢編本
四六法海　王志堅　四庫全書本
四溟詩話　謝　榛　歷代詩話續編本
佘山詩話　陳繼儒　學海類編本
逸老堂詩話　俞　弁　歷代詩話續編本
夢蕉詩話　游　潛　學海類編本
詩談　徐　泰　學海類編本、影元明善本叢書本
談藝錄　徐禎卿　說郛本、夷門廣牘本、四庫全書本
恬致堂詩話　李日華　學海類編本
文評　王世貞　說郛本
藝苑卮言　王世貞　歷代詩話續編本
藝圃擷餘　王世懋　說郛本、四庫全書本、歷代詩話本
玉笥詩談　朱孟震　學海類編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詩藪、外編、續編、雜編　胡應麟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校點本
揮麈詩話　王兆雲　叢書集成初編本

夷白齋詩話　顧元慶　說郛本、歷代詩話本
文脈　王文祿　學海類編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東坡密語　李一公　明刻本
蘇文評　方岳貢　古香齋古文淵鑒五色批本
蘇文評　陳子龍　古香齋古文淵鑒五色批本
梅村詩話　吳偉業　清詩話本
載酒園詩話　賀裳　清詩話續編本
皺水軒詞筌　賀裳　詞話叢編本
董齋詩話　王夫之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抱眞堂詩話　宋徵璧　清詩話續編本
蠖齋詩話　施閏章　清詩話本
古歡堂雜著　田雯　清詩話續編本
漫堂說詩　宋犖　清詩話本
蘇文評六則　徐乾學　古香齋古文淵鑒五色批本
詞統源流　彭孫遹　學海類編本
金粟詞話　彭孫遹　詞話叢編本
答萬季埜詩問　吳喬　清詩話本
圍爐詩話　吳喬　清詩話續編本
鈍吟雜錄　馮班　清詩話本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張泰來　清詩話本
寒廳詩話　顧嗣立　清詩話本
詞苑叢談　徐釚　海山仙館叢書本、詞話叢編本
茗香詩論　宋大樽　清詩話本
帶經堂詩話　王士禎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漁洋詩話　王士禎　清詩話本
師友詩傳錄　王士禎等　清詩話本
師友詩傳續錄　王士禎等　清詩話本
律詩定體　王士禎　清詩話本
花草蒙拾　王士禎　昭代叢書本、詞話叢編本
然鐙紀聞　王士禎　清詩話本
寒塘詩話　蔣鴻翮　雍正六年刊本
初白庵詩評　查慎行　掃葉山房石印本
蘇詩補注　查慎行　清乾隆辛巳香雨齋刊本
塡詞雜說　沈謙　詞話叢編本
西河詩話　毛奇齡　西河合集本
西河詞話　毛奇齡　西河合集本
龍性堂詩話　葉矯然　清詩話續編本
古今詞話　沈雄　詞話叢編本
原詩　葉燮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校點本
蘇文評三則　王熙　古香齋古文淵鑒五色批本
歷代詞話　王奕　詞話叢編本
詞潔輯評　先著、程洪　詞話叢編本
談龍錄　趙執信　清詩話本
而菴詩話　徐增　清詩話本
詩學纂聞　汪師韓　清詩話本
七頌堂詞繹　劉體仁　詞話叢編本
詩辯坻　毛先舒　清詩話續編本
歷代詩話考索　何文煥　歷代詩話本
春酒堂詩話　周容　清詩話續編本
小澥草堂雜論詩　牟願相　清詩話續編本
親齋詩談　張謙宜　清詩話續編本
詩筏　賀貽孫　清詩話續編本
西圃詩說　田同之　清詩話續編本
西圃詞說　田同之　詞話叢編本
蘭叢詩話　方世舉　清詩話續編本
遠志齋詞衷　鄒祗謨　詞話叢編本
蘇文評三則　高士奇　古香齋古文淵鑒五色批本
消寒詩話　秦朝釪　清詩話本
蓮坡詩話　查爲仁　清詩話本
柳亭詩話　宋長白　清康熙天茁園刻本

詩倫　汪　薇　四庫全書本
一瓢詩話　薛　雪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校點本
蘇亭詩話　張　道　漁浦草堂遺稿本
雪橋詩話　楊鍾羲　劉氏求恕齋刊本
拜經樓詩話　吳　騫　清詩話本
隨園詩話　袁　枚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〇年標點本
隨園詩話補遺　袁　枚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說詩晬語　沈德潛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校點本
增訂全遼詩話　周　春　清詩話本、岳麓書社一九九二年校點本
詞林紀事　張思嚴　成都古籍書店複印本
秋窗隨筆　馬　位　清詩話本
貞一齋詩說　李重華　清詩話本
野鴻詩的　黃子雲　清詩話本
劍谿說詩　喬　億　清詩話續編本
蘇文評八則　劉大櫆　潛庵署刻古文辭類纂吳評本
秋星閣詩話　李　沂　清詩話本
山靜居詩話　方　薰　清詩話本
月山詩話　恆　仁　藝海珠塵叢書本
甌北詩話　趙　翼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校點本
趙秋谷所傳聲調譜　翁方綱　清詩話本
達觀堂詩話　張晉本　清同治刻本
五言詩平仄舉隅　翁方綱　清詩話本
七言詩平仄舉隅　翁方綱　清詩話本
七言詩三昧舉隅　翁方綱　清詩話本
石洲詩話　翁方綱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北江詩話　洪亮吉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詩學源流考　魯九皋　清光緒丙子盱南上塘蔡氏刻本、清詩話續編本
雨村詩話　李調元　清詩話續編本
雨村詞話　李調元　詞話叢編本
蓼園詞評　黃　氏　詞話叢編本
銅鼓堂詞話　查　禮　詞話叢編本
竹林答問　陳　僅　清詩話續編本
甚原詩說　冒春榮　清詩話續編本
靜居緒言　佚　名　清詩話續編本
石樵詩話　李樹滋　清道光十九年湖湘採珍山館刊本
蠡莊詩話　袁　潔　清嘉慶刻本
望雲詩話　施　山　清鈔本
履園譚詩　錢　泳　清詩話本
雕菰樓詞話　焦　循　詞話叢編本
靈芬館詞話　郭　麐　詞話叢編本
詞綜偶評　許昂霄　詞話叢編本
退庵隨筆　梁章鉅　清詩話續編本
三家詩話　尙　鎔　清詩話續編本
白華山人詩說　厲　志　清詩話續編本
筱園詩話　朱庭珍　清詩話續編本
蓮子居詞話　吳衡照　詞話叢編本
昭昧詹言　方東樹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校點本
介存齋論詞雜著　周　濟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老生常談　延君壽　清詩話續編本
養一齋詩話　潘德輿　清詩話續編本
戲鷗居詞話　毛大瀛　詞話叢編本
片玉山房詞話　孫兆溎　詞話叢編本
詞苑萃編　馮金伯　詞話叢編本
樂府餘論　宋翔鳳　詞話叢編本
塡詞淺說　謝元淮　詞話叢編本
藝概　劉熙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雙硯齋詞話　鄧廷楨　詞話叢編本
問花樓詩話　陸　鎣　清詩話續編本
問花樓詞話　陸　鎣　詞話叢編本
詞遜　孫麟趾　詞話叢編本

左庵詞話　李　佳　詞話叢編本
雨華盦詞話　錢裴仲　詞話叢編本
湘綺樓說詩　王闓運　成都日新社一九三四年排印本
湘綺樓絕妙好詞　王闓運　壬子孟夏王湘綺先生全集零陵刊本
聽秋聲館詞話　丁紹儀　詞話叢編本
憩園詞話　杜文瀾　詞話叢編本
賭棋山莊詞話、續詞話　謝章鋌　詞話叢編本
退庵詩話　何日愈　清光緒二年刻本
瓠廬詩話　沈　濤　清道光刊本
蒿庵論詞　馮　煦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白雨齋詞話　陳廷焯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詞壇叢話　陳廷焯　詞話叢編本
詞學集成　江順詒　詞話叢編本
芬陀利室詞話　蔣敦復　詞話叢編本
小匏菴詩話　吳仰賢　清光緒刊本
射鷹樓詩話　林昌彝　清同治刊本
海天琴思錄　林昌彝　清同治甲子刊本
越縵堂詩話　李慈銘　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復堂詞話　譚　獻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峴傭說詩　施補華　清詩話本
歲寒居詞話　胡薇元　詞話叢編本
夢痕館詩話　胡薇元　玉津閣叢書本
菌閣瑣談　沈曾植　詞話叢編本

忍古樓詞話　夏敬觀　詞話叢編本
論詞隨筆　沈祥龍　詞話叢編本
詞徵　張德瀛　詞話叢編本
人間詞話、人間詞話刪稿　王國維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蕙風詞話、續編　況周頤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校點本
大鶴山人詞話　鄭文焯　詞話叢編本
卧廬詞話　周曾錦　詞話叢編本
飲冰室詩話　梁啓超　中華書局飲冰室合集本
小三吾亭詞話　冒廣生　詞話叢編本
詞說　蔣兆蘭　詞話叢編本
海綃樓說詞稿　陳　洵　詞話叢編本
粵詞雅　潘飛聲　詞話叢編本
柯亭詞論　蔡嵩雲　詞話叢編本
聲執　陳匪石　詞話叢編本
三婦評牡丹亭雜記　吳　人　昭代叢書本
製曲枝語　黃周星　昭代叢書本
石遺室詩話　陳　衍　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九年刊本
宋詩精華錄　陳　衍　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校點本
宋詩紀事　厲　鶚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校點本
宋詩紀事補遺　陸心源　山西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校點本
遼詩紀事　陳　衍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排印本
金詩紀事　陳　衍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排印本
元詩紀事　陳　衍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標點本

附：索　引

說　明

一、本索引收錄《中華大典·文學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全五册所有總集名、體類名、作家名，并按四角號碼綜合排序。

二、所有詞目均按首字編碼，并注明首字及其四角號碼，單占二行。首字相同的詞目排在一起，并按第二字之四角號碼排序，前兩字均同，則按第三字的四角號碼排列，餘類推。

三、每個索引條含詞目名及所在册次、頁碼三項内容。有异名的詞目，异名另列索引，并在异名後用小字注出參見詞目和册次、頁碼。如“宋太祖 見趙匡胤 1/189”，表示本書以“趙匡胤”立目，“宋太祖”爲异名，“1/189”代表該詞目及异名位於第 1 册第 189 頁。

四、名稱相同、所處朝代不同的詞目，用小字括注其朝代於後，如“許安仁(宋人)　3/124”、“許安仁(金人)　4/1080”；人名相同、朝代亦同，則括注其字號，如“劉昂(次胥)　4/1104”、“劉昂(之昂)　4/1145”。

五、本索引採用新四角號碼檢字法，後附《索引字頭筆劃檢字》和《索引字頭拼音檢字》，以便對照檢索。

0010$_5$ 童

童敏德 …… 3/739

0021$_1$ 龐

龐謙孺 …… 3/718
龐漢 …… 4/1233
龐鑄 …… 4/1136
龐籍 …… 1/471

0022$_2$ 廖

廖正一 …… 2/908
廖行之 …… 3/1184
廖偁 …… 1/689
廖剛 …… 3/157
廖瑩中 …… 4/641

0022$_3$ 齊

齊唐 …… 1/475

0022$_7$ 方

方彦蒙 …… 3/225
方諤 …… 3/328
方元修 …… 3/134
方信孺 …… 4/535
方嶽 …… 4/757
方允迪 …… 3/287
方勺 …… 3/87
方審權 …… 4/573
方逢辰 …… 4/790
方資 …… 2/148
方滋 …… 3/619
方大琮 …… 4/593
方翥 …… 3/666
方蒙仲 …… 4/777
方柳 見浦陽二家 …… 5/107
方回 …… 5/215
方岳 …… 4/685
方鳳 …… 5/314
方夔 …… 4/871
方惟深 …… 2/794

0022$_7$ 席

席益 …… 3/270

0022$_7$ 商

商衡 …… 4/1187
商挺 …… 5/159

0022$_7$ 高

高庭玉 …… 4/1120
高文秀 …… 5/504
高文虎 …… 3/977
高元之 …… 4/184
高登 …… 3/472
高弁 …… 1/332
高德裔 …… 4/1092

高仲振 …… 4/1233
高鯤化 …… 4/1037
高似孫 …… 4/301
高憲 …… 4/1153
高永 …… 4/1188
高梁柳范 …… 1/161
高汝礪 …… 4/1114
高士談 …… 4/1034
高克恭 …… 5/388
高有鄰 …… 4/1085
高吉 …… 4/640
高斯誠 …… 4/1176
高斯得 …… 4/682
高翥 …… 4/507
高荷 …… 3/127
高茂華 …… 3/137
高觀國 …… 4/415
高明 …… 5/1104
高鵬飛 …… 4/513
高公振 …… 4/1077
高錫 …… 1/183

0023$_7$ 廉

廉布 …… 3/604

0024$_7$ 度

度正 …… 4/470

0026$_5$ 唐

唐庚 …… 3/148
唐文若 …… 3/664
唐珏 …… 4/929
唐仲友 …… 3/1163
唐宋文醇 …… 4/54
唐宋詩醇 …… 4/54
唐宋八大家 …… 2/82
唐宋八大家文鈔 …… 2/68
唐士恥 …… 4/384
唐棣 …… 5/879
唐坰 …… 2/197
唐異 …… 1/364
唐煇 …… 3/567

0028$_7$ 庾

庾天錫 …… 5/177

0029$_4$ 麻

麻九疇 …… 4/1173
麻革 …… 4/1229

0029$_9$ 康

康執權 …… 3/519
康與之 …… 3/515
康錫 …… 4/1170

0040$_0$ 文

文彥博 …… 1/674
文彥博洛陽五老會 …… 2/70
文彥博洛陽耆英會 …… 2/71
文章正宗 …… 3/26
文章軌範 …… 4/43
文天祥 …… 4/872
文及甫 …… 2/731
文及翁 …… 4/796
文髓 …… 3/23
文同 …… 1/989

0040$_1$ 辛

辛文房 …… 5/576
辛棄疾 …… 4/148
辛次膺 …… 3/552
辛愿 …… 4/1224
辛劉 …… 4/80
辛陸 …… 4/79

0040$_6$ 章

章誼 …… 3/239
章望之 …… 2/272
章衡 …… 2/197
章岵蘇州九雋老會 …… 2/70
章縡 …… 2/1191
章得象 …… 1/432
章淵 …… 3/711
章粢 …… 2/200
章援 …… 2/1189
章甫 …… 3/1211
章惇 …… 2/288

0073$_2$ 玄

玄虛子 …… 4/1100

0090$_6$ 京

京鏜 …… 4/99

0091$_5$ 雜

雜劇 …… 5/111
雜劇選 …… 5/92

0121$_1$ 龍

龍仁夫 …… 5/498

0128$_6$ 顏

顏復 …… 2/189
顏太初 …… 1/915
顏博文 …… 3/438

0164$_6$ 譚

譚處端 …… 4/1071
譚世勣 …… 3/201
譚知柔 …… 3/299

0180$_1$ 龔

龔璛 …… 5/569
龔尹 …… 3/719
龔鼎臣 …… 1/926
龔況 …… 3/429
龔茂良 …… 3/747
龔原 …… 2/294
龔頤正 …… 4/271

0460$_0$ 計

計有功 …… 3/531

0460$_0$ 謝

謝端 …… 5/799
謝諤 …… 3/748
謝采伯 …… 4/568
謝伯初 …… 1/550
謝伋 …… 3/580
謝翱 …… 4/957
謝絳 …… 1/538
謝宗可 …… 5/719
謝源 …… 3/767
謝濤 …… 1/345
謝逸 …… 2/1216
謝直 …… 4/314
謝克家 …… 3/98
謝希孟 …… 1/555
謝枋得 …… 4/805
謝邁 …… 3/201
謝懋 …… 4/414
謝景平 …… 2/215
謝景初 …… 1/1110
謝炎 …… 1/271

0512$_7$ 靖

靖天民 …… 4/1076

0742$_7$ 郭

郭應祥 …… 4/386
郭章 …… 3/880
郭震 …… 1/265
郭豫亨 …… 5/237
郭子稽 …… 3/271
郭翼 …… 5/1143
郭嶠 …… 4/1118
郭伯英 …… 4/1168
郭宣道 …… 4/1173
郭祥正 …… 2/237
郭奎 …… 5/1145
郭茂倩 …… 2/851
郭邦彥 …… 4/1220
郭畀 …… 5/785
郭明復 …… 3/895
郭長倩 …… 4/1057
郭用中 …… 4/1090
郭印 …… 3/400
郭鉦 …… 5/1173

0762$_0$ 詞

詞選 …… 4/54

0821$_2$ 施

施師點 …… 3/767
施宜生 …… 4/1038
施樞 …… 4/699
施岳 …… 4/762

0861$_2$ 說

說略 …… 5/100

0862$_7$ 論

論學繩尺 …… 4/42

0864$_0$ 許

許彥國 …… 2/1213
許應龍 …… 4/463
許謙 …… 5/634
許棐 …… 4/628
許及之 …… 3/1133
許顗 …… 3/285
許衡 …… 5/150
許將 …… 2/297
許安仁(宋人) …… 3/124
許安仁(金人) …… 4/1080
許洞 …… 1/387
許左之 …… 3/717
許有壬 …… 5/913
許古 …… 4/1116
許大方 …… 3/130
許翰 …… 3/199
許蛻 …… 4/1189
許國 …… 4/1192
許景衡 …… 3/195
許氏 …… 3/125
許月卿 …… 4/784
許尚 …… 4/123

1010$_0$ 二

二謝 …… 3/52
二泉 …… 4/57
二家宮詞 …… 3/31
二宋(元人) …… 5/107
二宋(宋人) …… 1/169
二潘 …… 3/53
二李唱和集 …… 1/152
二林 …… 3/52
二妙集 …… 4/1017
二趙 …… 4/60
二陳 …… 3/41
二段 …… 4/1026

1010$_1$ 三

三僧 …… 3/52
三洪 …… 3/51
三蘇 …… 2/76
三蘇文集 …… 2/53
三蘇先生文粹 …… 2/53
三嚴 …… 4/62
三隱 …… 5/108

1010$_1$ 正

正續古名家雜劇 …… 5/98

1010$_2$ 五

五儁 …… 5/108
五家宮詞 …… 3/30

1010$_4$ 王

王競 …… 4/1045
王彥潛 …… 4/1057
王應麟 …… 4/796
王庶 …… 3/320
王廉清 …… 3/768
王庭珪 …… 3/277

王庭秀 …… 3/299
王庭筠 …… 4/1105
王奕 …… 5/297
王詵 …… 2/852
王韶 …… 2/172
王正德 …… 4/124
王元節 …… 4/1077
王元粹 …… 4/1241
王雱 …… 2/841
王震 …… 2/862
王雲 …… 3/452
王貢 …… 4/1217
王琢 …… 4/1058
王琮 …… 3/1067
王珪 …… 1/1007
王璹 …… 4/1052
王琪 …… 1/501
王予可 …… 4/1138
王子俊 …… 4/257
王鞏 …… 2/797
王翼 …… 4/1172
王禹偁 …… 1/279
王信 …… 3/1187
王處一 …… 4/1094
王秬 …… 3/711
王彪 …… 4/1176
王鼎 …… 4/990
王利賓 …… 4/1189
王化基 …… 1/228
王佐 …… 3/879
王特起 …… 4/1134
王結 …… 5/752
王仲元 …… 4/1147
王仲通 …… 4/1044
王仲嶷 …… 3/111
王紳 …… 2/175
王白 …… 4/980
王自中 …… 3/1123
王得臣 …… 2/161
王和卿 …… 5/170
王向 …… 2/148
王脩齡 …… 4/1233
王脩 …… 4/1070
王磐 …… 5/143
王磵 …… 4/1083
王綯 …… 3/207
王似 …… 3/404
王從龍 …… 4/1053
王以寧 …… 3/451
王繪 …… 4/1042
王之望 …… 3/632
王之道 …… 3/557
王適 …… 2/1171
王安石 …… 1/1117
王安石女 …… 2/1141
王安禮 …… 2/279
王安中 …… 3/216
王安國 …… 2/137
王良臣 …… 4/1142
王賓 …… 4/1181
王實甫 …… 5/248
王寀(宋人) …… 3/287
王寀(金人) …… 4/1085
王寂 …… 4/1060
王沂 …… 5/885
王沂孫 …… 4/851
王黼 …… 3/257
王汝梅 …… 4/1234
王漢之 …… 2/1135
王祜 …… 1/183
王邁 …… 4/598
王逐 …… 3/723
王洙 …… 1/569
王渥 …… 4/1187
王洋 …… 3/459
王澮 …… 4/1129
王遵古 …… 4/1070
王啓 …… 4/1079
王十朋 …… 3/689
王士熙 …… 5/801
王直方 …… 3/114
王希吕 …… 4/122
王去非 …… 4/1046
王大受 …… 4/364
王樵 …… 1/424
王樞 …… 4/1052
王埜 …… 4/694
王堪 …… 4/1057
王萬鍾 …… 4/1192
王藺 …… 4/130
王蘋 …… 3/307
王葆 …… 3/602
王革 …… 4/1159
王若虛 …… 4/1153
王蕃 …… 3/295
王喆 …… 4/1053
王世昌 …… 4/1187
王世賞 …… 4/1085
王鬱 …… 4/1240
王權 …… 4/1167
王楙 …… 4/292
王枏 …… 4/222
王構 …… 5/361
王旭 …… 5/146
王觀 …… 2/125
王柏 …… 4/672
王翰 …… 5/1175
王中立 …… 4/1142
王擴 …… 4/1117
王橐 …… 3/611
王彧 …… 4/1143
王操 …… 1/270
王旦 …… 1/300
王國綱 …… 4/1192
王冕 …… 5/887
王回 …… 2/143
王昂 …… 3/528
王景徽 …… 4/1037
王曮 …… 3/715
王曙 …… 1/349
王明伯 …… 4/1172
王明清 …… 3/1149
王嗣宗 …… 1/229

王鶚 …… 5/136
王阮 …… 4/132
王質 …… 3/1136
王隨 …… 1/406
王冏 …… 2/785
王同祖 …… 4/702
王陶 …… 1/1098
王闢之 …… 2/270
王居正 …… 3/461
王居安 …… 4/390
王關白馬 …… 5/108
王益 …… 1/536
王介 …… 2/213
王令 …… 2/230
王無咎 …… 2/180
王義山 …… 5/162
王曾 …… 1/429
王公玉 …… 4/1168
王鋌 …… 3/138
王欽若 …… 1/347
王欽臣 …… 2/181
王敏夫 …… 4/1189
王賞 …… 3/204
王炎 …… 3/1188
王炎午 …… 5/447
王棠 …… 4/990
王惲 …… 5/226
王灼 …… 3/605

1010$_4$ 至

至治之音 …… 5/79

1020$_0$ 丁

丁度 …… 1/503
丁謂 …… 1/366
丁復 …… 5/1124
丁寶臣 …… 1/918

1021$_2$ 元

元文類 …… 5/74
元音 …… 5/87
元音遺響 …… 5/83
元詩選 …… 5/90
元詩四家 …… 5/104
元詩體要 …… 5/88
元詩前集後集 見皇元風雅 5/80
元刊雜劇三十種 …… 5/97
元德明 …… 4/1115
元絳 …… 1/830
元淮 …… 5/213
元祐體 …… 3/41
元好古 …… 4/1182
元好問 …… 4/1192
元好問妹 …… 4/1227
元曲 …… 5/109
元曲選 …… 5/98
元日能 …… 4/1059
元明善 …… 5/589
元風雅 …… 5/79

1022$_7$ 万

万俟詠 …… 2/917
万俟紹之 …… 4/560

1040$_0$ 于

于石 …… 5/239
于道顯 …… 4/1138

1040$_7$ 夏

夏竦 …… 1/452
夏倪 …… 3/165
夏侯嘉正 …… 1/267

1044$_1$ 聶

聶天驥 …… 4/1191
聶冠卿 …… 1/470
聶茂先 …… 1/445

1060$_1$ 吾

吾衍 見吾丘衍 …… 5/579
吾丘衍 …… 5/579

1060$_1$ 雷

雷膺 …… 5/205
雷琯 …… 4/1226
雷淵 …… 4/1176
雷思 …… 4/1070
雷思齊 …… 5/560

1060$_2$ 石

石延年 …… 1/541
石琚 …… 4/1053
石悉 …… 3/276
石孝友 …… 3/981
石抹宜孫 …… 5/874
石抹世勣 …… 4/1144
石揚休 …… 1/551
石介 …… 1/656

1060$_4$ 西

西崑酬唱集 …… 1/156
西崑體 …… 1/163
西江集 …… 2/63
西湖蓮社集 …… 1/153

1080$_4$ 天

天下同文集 …… 5/73
天台集 …… 2/63
天台續集 見天台集 …… 2/63
天台續集別編 見天台集 2/63
天台前集別編 見天台集 2/63

1080$_6$ 貢

貢師泰 …… 5/1067
貢奎 …… 5/596
貢性之 …… 5/1146

1080$_6$ 賈

賈似道 …… 4/772
賈收 …… 2/802
賈泳 …… 4/1044
賈黃中 …… 1/224

賈黯 …… 2/94
賈昌朝 …… 1/574
賈同 …… 1/397
賈益謙 …… 4/1099

1090$_0$ 不

不忽木 …… 5/499

1111$_7$ 甄

甄龍友 …… 3/769

1118$_6$ 項

項安世 …… 4/238
項炯 …… 5/782

1123$_2$ 張

張齊賢 …… 1/226
張方平 …… 1/681
張商英 …… 2/835
張庭玉 …… 4/1105
張唐英 …… 2/150
張端義 …… 4/565
張詠 …… 1/234
張敦實 …… 3/707
張敦頤 …… 3/675
張至龍 …… 4/638
張元幹 …… 3/541
張雨 …… 5/839
張可久 …… 5/708
張弘範 …… 5/282
張瓛 …… 4/1190
張瓚 …… 4/1129
張建 …… 4/1121
張琚 …… 4/1185
張子羽 …… 4/1037
張邵 …… 3/568
張致遠 …… 3/546
張喬 …… 5/109
張舜民 …… 2/282
張璽 …… 5/357
張行信 …… 4/1133
張行成 …… 3/688
張行簡 …… 4/1116
張師正 …… 1/988
張巖 …… 4/147
張繼先 …… 3/215
張俊民 …… 4/1218
張縯 …… 3/1094
張斛 …… 4/1041
張先 …… 1/505
張德直 …… 4/1187
張特立 …… 4/1168
張仲宣 …… 4/1233
張仲安 …… 4/1176
張仲淹 …… 4/1143
張伯玉 …… 1/828
張伯淳 …… 5/332
張侃 …… 4/522
張嵲 …… 3/570
張綱 …… 3/330
張叔夜 …… 3/68
張儉 …… 4/981
張之翰 …… 5/331
張守 …… 3/359
張宇 …… 4/1164
張良臣 …… 3/1119
張潛 …… 4/1242
張澄 …… 4/1225
張浚 …… 3/581
張汝霖 …… 4/1075
張溫 …… 4/1164
張淏 …… 4/452
張通古 …… 4/1040
張澂 …… 3/520
張道洽 …… 4/724
張九成 …… 3/547
張士遜 …… 1/362
張堯同 …… 4/820
張大亨 …… 2/1139
張大節 …… 4/1059
張樞 …… 4/767
張弋 …… 4/579
張載 …… 1/1095
張栻 …… 3/1095
張檝 …… 4/1136
張埜 …… 5/649
張翥 …… 5/892
張萬公 …… 4/1089
張莘卿 …… 4/1053
張孝傑 …… 4/991
張孝純 …… 4/1028
張孝祥 …… 3/1079
張著 …… 4/1185
張世南 …… 4/444
張蘊 …… 4/699
張觀光 …… 5/442
張毅 …… 4/1129
張轂 …… 4/1120
張起巖 …… 5/878
張穀英 …… 4/1169
張翰 …… 4/1118
張中孚 …… 4/1045
張中偉 …… 4/1051
張擴 …… 3/454
張肅 …… 1/267
張本 …… 4/1185
張表臣 …… 3/631
張耒 …… 2/1126
張戒 …… 3/564
張輯 …… 4/533
張抑 …… 3/1111
張邦彥 …… 4/1092
張邦直 …… 4/1183
張掄 …… 3/1058
張圖南 …… 3/121
張景 …… 1/397
張景仁 …… 4/1047
張暐 …… 4/1086
張壘 …… 1/1093
張閣 …… 3/105
張釜 …… 4/268
張介 …… 4/1228
張愈 …… 1/613

張公庠 …… 1/1092
張公藥 …… 4/1081
張養浩 …… 5/607
張榘 …… 4/635
張翔 …… 4/1239
張鎡 …… 4/296
張炎 …… 4/932

1173$_2$ 裴

裴湘 …… 1/458

1211$_0$ 北

北曲 …… 5/110

1241$_0$ 孔

孔文仲 …… 2/712
孔平仲 …… 2/858
孔武仲 …… 2/828
孔傳 …… 3/551
孔旼 …… 1/549
孔學詩 …… 5/531

1249$_3$ 孫

孫應時 …… 4/304
孫奕 …… 4/366
孫丁 …… 1/163
孫發 …… 3/214
孫何 …… 1/310
孫傅 …… 3/238
孫侔 …… 1/1004
孫僅 …… 1/396
孫德秀 …… 4/1172
孫德之 …… 4/652
孫偉 …… 3/296
孫升 …… 2/738
孫緯 …… 3/125
孫復 …… 1/531
孫艤 …… 3/298
孫實 …… 2/715
孫沔 …… 1/555
孫近 …… 3/194
孫洙 …… 2/211
孫淑 …… 5/1123
孫逢吉 …… 3/1156
孫逢年 …… 4/102
孫道絢 …… 3/612
孫九鼎 …… 4/1044
孫夢觀 …… 4/700
孫覿 …… 3/300
孫抗 …… 1/571
孫抃 …… 1/553
孫甫 …… 1/572
孫邦傑 …… 4/1169
孫冕 …… 1/296
孫覺 …… 2/145
孫用康 …… 4/1056
孫益 …… 4/1190
孫鎮 …… 4/1138
孫鐸 …… 4/1095
孫銳 …… 4/689
孫惟信 …… 4/561

1280$_1$ 冀

冀禹錫 …… 4/1217

1314$_0$ 武

武衍 …… 4/639
武明甫 …… 4/1133

1364$_7$ 酸

酸甜樂府 …… 5/114

1610$_4$ 聖

聖宋高僧詩選 …… 4/35
聖宋文選 …… 2/52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 …… 4/30

1623$_6$ 强

强至 …… 2/95
强䜌 …… 3/288

1710$_2$ 孟

孟宗獻 …… 4/1086
孟初 …… 4/997

1712$_0$ 刁

刁衍 …… 1/231
刁白 …… 4/1158

1712$_7$ 鄧

鄧文原 …… 5/520
鄧千江 …… 4/1070
鄧牧 …… 5/375
鄧潤甫 …… 2/195
鄧深 …… 3/737
鄧考甫 …… 2/926
鄧林 …… 4/385
鄧肅 …… 3/537
鄧忠臣 …… 2/191
鄧光薦 見鄧剡 …… 4/821
鄧剡 …… 4/821

1721$_5$ 翟

翟汝文 …… 3/221
翟欽甫 …… 4/1042

1722$_7$ 胥

胥鼎 …… 4/1117

1722$_7$ 酈

酈權 …… 4/1083

1742$_7$ 邢

邢安國 …… 4/1190
邢恕 …… 2/296
邢抱朴 …… 4/981
邢居實 …… 3/101
邢具瞻 …… 4/1042
邢簡妻陳氏 …… 4/980

1742$_7$ 耶

耶律庶成 …… 4/987
耶律庶箴 …… 4/988
耶律孟簡 …… 4/993
耶律倍 …… 4/978
耶律純 …… 4/982
耶律儼 …… 4/993
耶律良 …… 4/988
耶律宗真 …… 4/988
耶律洪基 …… 4/991
耶律資忠 …… 4/984
耶律蒲魯 …… 4/991
耶律韓留 …… 4/986
耶律楚材 …… 5/124
耶律某 …… 4/983
耶律國留 …… 4/983
耶律昭 …… 4/985
耶律陳家奴 …… 4/992
耶律隆先 …… 4/981
耶律隆緒 …… 4/983
耶律履 …… 4/1084
耶律學古 …… 4/981
耶律谷欲 …… 4/982
耶律鑄 …… 5/188
耶律常哥 …… 4/990

1750$_6$ 鞏

鞏豐 …… 4/262

1750$_7$ 尹

尹廷高 …… 5/781
尹穡 …… 3/603
尹源 …… 1/566
尹洙 …… 1/604
尹志平 …… 4/1144
尹無忌 …… 4/1093
尹焞 …… 3/178
尹煥 …… 4/648

1762$_0$ 司

司馬康 …… 2/1049
司馬池 …… 1/443
司馬槱 …… 3/66
司馬光 …… 1/1015
司馬光洛陽真率會 …… 2/74

1762$_7$ 邵

邵亨貞 …… 5/1154
邵雍 …… 1/931
邵亢 …… 1/962
邵琥 …… 2/712
邵伯溫 …… 2/1171
邵溥 …… 3/457
邵迎 …… 2/294
邵博 …… 3/574

1790$_4$ 桑

桑之維 …… 4/1081
桑世昌 …… 3/1148

1814$_0$ 政

政黃牛 …… 3/295

1840$_4$ 婺

婺州詩派 …… 5/106

1865$_1$ 群

群賢梅苑 …… 2/66

1948$_0$ 耿

耿延禧 …… 3/275
耿秉 …… 3/1065
耿仙芝 …… 3/430
耿時舉 …… 3/770

2022$_7$ 喬

喬行簡 …… 4/383
喬扆 …… 4/1067
喬宇 …… 4/1098
喬吉 …… 5/810

2033$_1$ 焦

焦旭 …… 4/1095

2040$_7$ 季

季陵 …… 3/298

2040$_7$ 雙

雙白石 …… 4/59

2071$_5$ 毛

毛麾 …… 4/1058
毛端卿 …… 4/1158
毛开 …… 3/673
毛珝 …… 4/728
毛滂 …… 2/1209
毛洵 …… 1/644
毛友 …… 3/227
毛國英 …… 3/610

2120$_1$ 步

步元舉 …… 4/1104

2121$_2$ 盧

盧襄 …… 3/227
盧元 …… 4/1137
盧琦 …… 5/1164
盧秉 …… 1/1003
盧稹 …… 1/271
盧多遜 …… 1/200
盧洵 …… 4/1114
盧祖皋 …… 4/419
盧摯 …… 5/301
盧炳 …… 4/384

2122$_0$ 何

何應龍 …… 4/639
何桌 …… 3/482
何得之 …… 3/529
何汶 …… 4/447

何安宅 …… 3/680
何宏中 …… 4/1044
何澹 …… 4/260
何去非 …… 2/810
何大圭 …… 3/612
何頡之 …… 3/135
何夢桂 …… 4/870
何蓮 …… 3/226
何中 …… 5/555
何耕 …… 3/923
何掄 …… 3/225
何異 …… 3/1061
何兑 …… 3/287
何郯 …… 1/649

2122$_1$ 衛

衛承慶 …… 4/1186
衛宗武 …… 4/783
衛涇 …… 4/316
衛博 …… 3/695

2128$_4$ 虞

虞集 …… 5/673
虞允文 …… 3/683
虞儔 …… 3/1158
虞仲文 …… 4/1027
虞范楊揭 見元詩四家 5/104
虞楊趙范揭馬宋 …… 5/105
虞揭柳黄 見四傑 …… 5/105

2172$_7$ 師

師拓 …… 4/1082

2220$_7$ 岑

岑象求 …… 2/1052
岑安卿 …… 5/1129

2221$_4$ 任

任諒 …… 3/101
任詢 …… 4/1080
任續 …… 3/708
任伯雨 …… 2/867
任淵 …… 3/712
任士林 …… 5/462
任盡言 …… 3/621
任忠傑 …… 4/1057

2221$_5$ 崔

崔敦詩 …… 4/104
崔敦禮 …… 3/1121
崔球 …… 3/689
崔禧 …… 4/1182
崔遵 …… 4/1186
崔木 …… 3/529
崔鷗 …… 2/1187
崔與之 …… 4/392
崔公度 …… 2/185

2228$_5$ 僕

僕散汝弼 …… 4/1189

2233$_1$ 熊

熊彦詩 …… 3/563
熊禾 …… 5/466
熊克 …… 3/899
熊朋來 …… 5/373

2244$_8$ 闞

闞彦舉 見撖彦舉 …… 5/176

2290$_0$ 利

利登 …… 4/694

2290$_1$ 崇

崇古文訣 …… 4/31

2290$_4$ 柴

柴望 …… 4/769
柴援 …… 3/130
柴成務 …… 1/199
柴氏四隱 …… 4/75
柴氏四隱集 …… 4/49

2290$_4$ 樂

樂府雅詞 …… 3/31
樂府補題 …… 4/47
樂雷發 …… 4/645
樂史 …… 1/195

2324$_2$ 傅

傅張 …… 5/106
傅崧卿 …… 3/420
傅自得 …… 3/712
傅伯壽 …… 4/246
傅伯成 …… 4/220
傅察 …… 3/475
傅堯俞 …… 2/178
傅大詢 …… 3/1135
傅若金 …… 5/1116

2350$_0$ 牟

牟應龍 …… 5/377
牟子才 …… 4/676
牟巘 …… 5/232

2421$_7$ 仇

仇白 …… 5/101
仇遠 …… 5/378

2426$_0$ 儲

儲泳 …… 4/650

2498$_6$ 續

續文章正宗 見文章正宗 3/26
續會稽掇英總集 見會稽掇英總集 …… 2/65

2520$_6$ 仲

仲訥 …… 1/590
仲并 …… 3/682

2524$_3$ 傳

傳奇 …… 5/113

2590$_0$ 朱

朱諤 …… 3/129
朱敦儒 …… 3/310
朱敦復 …… 3/225
朱震亨 …… 5/821
朱翌 …… 3/587
朱繼芳 …… 4/638
朱弁 …… 3/401
朱台符 …… 1/364
朱德潤 …… 5/965
朱自牧 …… 4/1056
朱名世 見宋无 …… 5/536
朱之才 …… 4/1040
朱瀾 …… 4/1079
朱淑真 …… 3/404
朱南傑 …… 4/702
朱熹 …… 3/983
朱載上 …… 2/819
朱椿 …… 3/609
朱松 …… 3/576
朱思本 …… 5/720
朱昂 …… 1/181
朱晞顏 …… 5/740
朱嚴 …… 1/332
朱長文 …… 2/732
朱服 …… 2/803
朱勝非 …… 3/329

2590$_6$ 种

种放 …… 1/297

2600$_0$ 白

白珽 …… 5/391
白賁 …… 4/1052
白樸 …… 5/206
白時中 …… 3/133

2610$_4$ 皇

皇元風雅 …… 5/80
皇朝文鑑 …… 2/55

2641$_3$ 魏

魏慶之 …… 4/660
魏琦 …… 4/1217
魏了翁 …… 4/547
魏處約 …… 1/444
魏初 …… 5/242
魏道明 …… 4/1058
魏杞 …… 3/745
魏夫人 …… 2/782
魏泰 …… 2/221
魏摶霄 …… 4/1114
魏掞之 …… 3/714
魏野 …… 1/323

2680$_4$ 吳

吳充 …… 2/209
吳育 …… 1/647
吳文英 …… 4/728
吳龍翰 …… 4/867
吳元美 …… 3/566
吳可 …… 2/1214
吳幵 …… 3/99
吳琚 …… 4/265
吳子良 …… 4/669
吳億 …… 3/530
吳仁傑 …… 4/122
吳處厚 …… 1/1089
吳師道 …… 5/831
吳縝 …… 4/1037
吳自牧 …… 4/885
吳郛 …… 3/460
吳儆 …… 3/771
吳沆 …… 3/453
吳潛 …… 4/664
吳淵 …… 4/649
吳澄 …… 5/418
吳泳 …… 4/578
吳禮之 …… 4/468
吳淑 …… 1/245
吳淑姬 …… 3/898
吳激 …… 4/1031
吳獵 …… 4/201
吳芾 …… 3/641
吳孝宗 …… 2/839
吳蔡 …… 4/1025
吳萊 …… 5/1020
吳都文粹 …… 2/67
吳景奎 …… 5/947
吳則禮 …… 3/64
吳居厚 …… 2/723
吳民載 …… 3/515
吳興八俊 …… 5/101
吳全節 …… 5/602
吳曾 …… 3/681
吳鎮 …… 5/814
吳錫疇 …… 4/780
吳鎰 …… 3/1116
吳敏 …… 3/480
吳惟信 …… 4/799
吳當 …… 5/1031
吳炯 …… 3/430

2690$_0$ 和

和嶠 …… 1/271
和峴 …… 1/198

2691$_4$ 程

程端禮 …… 5/646
程端蒙 …… 4/221
程端學 …… 5/778
程敦厚 …… 3/645
程震 …… 4/1170
程瑀 …… 3/457
程珌 …… 4/436
程琳 …… 1/474
程師孟 …… 1/869
程俱 …… 3/240
程之才 …… 2/171
程洵 …… 3/1143
程迥 …… 3/897
程垓 …… 4/242

程大昌 …… 3/754
程振 …… 3/146
程揆 …… 3/722
程顥 …… 2/224
程頤 …… 2/250
程公許 …… 4/579
程鉅夫 …… 5/407

2692$_2$ 穆

穆修 …… 1/439

2694$_1$ 釋

釋文珦 …… 4/768
釋文兆 …… 1/315
釋文瑩 …… 1/1086
釋誠 …… 3/114
釋元肇 …… 4/510
釋元照 …… 2/1013
釋可遵 …… 3/134
釋非濁 …… 4/989
釋弘相 …… 4/1171
釋了元 …… 2/288
釋重喜 …… 2/1048
釋重顯 …… 1/449
釋行秀 …… 4/1137
釋行肇 …… 1/316
釋德普 …… 4/1169
釋贊寧 …… 1/174
釋仲殊 …… 2/783
釋自南 …… 4/647
釋保暹 …… 1/314
釋紹嵩 …… 4/572
釋守詮 …… 2/891
釋宇昭 …… 1/321
釋寶曇 …… 4/140
釋祕演 …… 1/596
釋法具 …… 3/426
釋沖邈 …… 3/136
釋祖可 …… 3/120
釋遵式 …… 1/360
釋道璨 …… 4/696
釋道潛 …… 2/787
釋希白 …… 1/231
釋希晝 …… 1/313
釋大訢 …… 5/876
釋大圭 …… 5/1178
釋斯植 …… 4/640
釋梵琦 …… 5/981
釋英 …… 5/433
釋惠詮 見釋守詮 …… 2/891
釋惠崇 …… 1/318
釋惠洪 …… 3/166
釋契嵩 …… 1/821
釋思聰 …… 2/1201
釋圓至 …… 5/512
釋圓基 …… 4/1168
釋景淳 …… 2/1124
釋顯萬 …… 3/347
釋明本 …… 5/552
釋昭默 …… 3/700
釋居簡 …… 4/439
釋慈受 …… 3/98
釋善珍 …… 3/1135
釋善住 …… 5/707
釋善權 …… 3/125
釋智圓 …… 1/427
釋簡長 …… 1/316
釋惟儼 …… 1/541
釋惟茂 …… 3/679
釋惟鳳 …… 1/317
釋懷古 …… 1/322
釋悟清 …… 3/135

2721$_2$ 危

危稹 …… 4/424

2721$_2$ 倪

倪瓚 …… 5/1083
倪稱 …… 3/712
倪濤 …… 3/456
倪樸 …… 3/1062
倪思 …… 4/252
倪民望 …… 4/1190

2722$_0$ 向

向子諲 …… 3/431
向滈 …… 3/606

2726$_1$ 詹

詹玉 …… 5/437
詹初 …… 4/289

2728$_4$ 侯

侯弢 …… 4/1220
侯克中 …… 5/121
侯彭老 …… 3/328
侯蒙 …… 2/1140

2731$_2$ 鮑

鮑由 …… 3/132
鮑當 …… 1/427

2732$_7$ 烏

烏林答爽 …… 4/1234

2742$_7$ 鄒

鄒登龍 …… 4/487
鄒浩 …… 2/1202

2746$_1$ 船

船子和尚 見釋誠 …… 3/114

2771$_2$ 包

包恢 …… 4/584

2790$_9$ 黎

黎廷瑞 …… 4/888

2791$_7$ 絶

絶妙好詞 …… 4/41

2792$_2$ 繆

繆鑒 …… 4/763

2793$_3$ 終

終慎思 …… 2/1118

2829$_4$ 徐

徐鹿卿 …… 4/629
徐度 …… 3/529
徐文卿 …… 4/441
徐端卿 …… 3/892
徐元杰 …… 4/662
徐再思 …… 5/887
徐霖 …… 4/781
徐璣 …… 4/432
徐琬 見徐琰 …… 5/364
徐君寶妻 …… 4/967
徐琰 …… 5/364
徐俯 …… 3/209
徐舫 …… 5/1051
徐集孫 …… 4/723
徐處仁 …… 3/130
徐經孫 …… 4/654
徐僑 …… 4/422
徐伸 …… 3/137
徐積 …… 2/152
徐得之 …… 3/1155
徐似道 …… 3/1182
徐清 …… 3/208
徐存 …… 3/613
徐夢莘 …… 3/892
徐林 …… 3/479
徐林妹 …… 3/559
徐好問 …… 4/1191
徐明善 …… 5/459
徐照 …… 4/411
徐無黨 …… 1/1199
徐知常 …… 3/688
徐鈞 …… 4/815

2835$_1$ 鮮

鮮于可 …… 4/1035
鮮于侁 …… 1/1047
鮮于溥 …… 4/1105
鮮于樞 …… 5/368

2891$_7$ 紇

紇石烈子仁 …… 4/1147

3010$_2$ 空

空室道人 …… 2/1014

3010$_4$ 室

室昉 …… 4/980

3011$_7$ 瀛

瀛奎律髓 …… 4/44

3013$_7$ 濂

濂洛風雅 …… 4/47

3014$_7$ 渡

渡江三大家 …… 4/57

3021$_2$ 完

完顏雍 …… 4/1074
完顏亮 …… 4/1068
完顏璹 …… 4/1150
完顏璟 …… 4/1140
完顏允恭 …… 4/1097
完顏允中 …… 4/1098
完顏從郁 …… 4/1138
完顏守禧 …… 4/1238
完顏奉國 …… 4/1152
完顏勗 …… 4/1045

3021$_2$ 宛

宛陵群英集 …… 5/85

3021$_4$ 寇

寇準 …… 1/334
寇國寶 …… 3/94

3021$_7$ 扈

扈蒙 …… 1/173

3022$_7$ 房

房維楨 …… 4/1218
房皞 …… 4/1239

3022$_7$ 甯

甯知微 …… 4/1239

3023$_2$ 家

家鉉翁 …… 4/774

3040$_1$ 宇

宇文虛中 …… 4/1028

3040$_4$ 安

安德裕 …… 1/216
安熙 …… 5/616

3060$_6$ 富

富弼 …… 1/650
富直柔 …… 3/276

3090$_1$ 宗

宗端修 …… 4/1113
宗澤 …… 2/1181
宗道 …… 4/1105

3090$_2$ 永

永嘉四靈 …… 4/63

3090$_4$ 宋

宋齊愈 …… 3/551
宋高宗 見趙構 …… 3/656
宋度宗 見趙禥 …… 4/899
宋慶之 …… 4/816
宋庠 …… 1/561
宋文海 …… 2/52
宋詩紀事 …… 4/53

宋詩鈔 …… 4/51
宋元詩會 …… 5/89
宋无 …… 5/536
宋百家詩選 …… 3/30
宋百家詩存 …… 4/52
宋理宗 見趙昀 …… 4/721
宋褧 …… 5/968
宋仁宗 見趙禎 …… 1/920
宋衜 …… 5/214
宋綬 …… 1/514
宋甡 …… 4/270
宋白 …… 1/203
宋自適 …… 4/470
宋自遜 …… 4/623
宋伯仁 …… 4/671
宋名家詞 …… 4/49
宋徽宗 見趙佶 …… 3/322
宋寧宗 見趙擴 …… 4/464
宋之才 …… 3/528
宋準 …… 1/206
宋汝爲 …… 3/599
宋神宗 見趙頊 …… 2/891
宋遺民錄 …… 4/48
宋初九僧 …… 1/161
宋祁 …… 1/575
宋九嘉 …… 4/1184
宋太宗 見趙炅 …… 1/211
宋太祖 見趙匡胤 …… 1/189
宋真宗 見趙恒 …… 1/392
宋恭帝 見趙㬎 …… 4/967
宋孝宗 見趙昚 …… 3/925
宋楫 …… 4/1052
宋本 …… 5/822
宋咸 …… 1/552
宋四家詞選 …… 4/55
宋景蕭 …… 4/1182
宋金三家詩選 …… 4/1021
宋欽宗 見趙桓 …… 3/613
宋敏求 …… 1/1043
宋光宗 見趙惇 …… 4/256

3111$_2$ 江

江端禮 …… 3/72
江端友 …… 3/88
江端本 …… 3/126
江西詩派 …… 3/42
江西三家 …… 5/107
江西宗派詩集 …… 3/29
江休復 …… 1/668
江漢 …… 3/298
江湖集 …… 4/35
江湖派 …… 4/71
江萬里 …… 4/678
江暐 …… 3/90
江公望 …… 3/123

3111$_4$ 汪

汪應辰 …… 3/731
汪元量 …… 4/906
汪澤民 …… 5/716
汪澈 …… 3/679
汪大猷 …… 3/741
汪藻 …… 3/258
汪夢斗 …… 4/832
汪莘(叔耕) …… 4/367
汪莘(叔野) …… 3/198
汪革 …… 3/118
汪輔之 …… 2/173
汪晫 …… 4/430
汪炎昶 …… 5/534

3112$_0$ 河

河汾諸老詩集 …… 4/1018

3112$_7$ 馮

馮文叔 …… 4/1105
馮京 …… 2/99
馮延登 …… 4/1158
馮子翼 …… 4/1079
馮子振 …… 5/517
馮取洽 …… 4/627
馮伉 …… 1/233
馮山 …… 2/215
馮偉壽 …… 4/689
馮澥 …… 2/913
馮去非 …… 4/656
馮檝 …… 3/520
馮椅 …… 4/441
馮時行 …… 3/618
馮璧 …… 4/1132
馮辰 …… 4/1187

3128$_6$ 顧

顧瑛 …… 5/1156
顧禧 …… 3/1181

3130$_6$ 迺

迺賢 …… 5/1148

3216$_9$ 潘

潘牥 …… 4/714
潘純 …… 5/956
潘淳 …… 2/1140
潘良貴 …… 3/559
潘希孟 …… 4/1169
潘大臨 …… 3/58
潘檉 …… 4/143
潘閬 …… 1/259
潘興嗣 …… 2/202
潘兑 …… 3/145

3312$_7$ 浦

浦陽二家 …… 5/107

3322$_7$ 黼

黼藻文章百段錦 …… 4/44

3390$_4$ 梁

梁襄 …… 4/1085
梁瑾 …… 4/1098
梁仲新 …… 4/1137
梁安世 …… 3/1168

梁棟 …… 4/924
梁觀國 …… 3/540
梁持勝 …… 4/1162
梁周翰 …… 1/193

3411$_2$ 沈

沈唐 …… 1/881
沈端節 …… 3/1092
沈説 …… 4/639
沈和甫 …… 5/178
沈作喆 …… 3/649
沈瀛 …… 3/1071
沈遼 …… 2/262
沈邁 …… 2/158
沈右 …… 5/954
沈起 …… 2/97
沈括 …… 2/165
沈晦 …… 3/395
沈與求 …… 3/448
沈義父 …… 4/812
沈煥 …… 4/120

3414$_0$ 汝

汝陰唱和集 …… 2/62

3418$_1$ 洪

洪璪 …… 4/719
洪皓 …… 3/464
洪芻 …… 3/141
洪适 …… 3/719
洪湛 …… 1/357
洪邁 …… 3/756
洪咨夔 …… 4/524
洪遵 …… 3/738
洪希文 …… 5/828
洪芹 …… 4/713
洪朋 …… 3/73
洪興祖 …… 3/526
洪炎 …… 3/160
洪焱祖 …… 5/577

3426$_0$ 褚

褚承亮 …… 4/1028

3430$_5$ 達

達兼善 見泰不華 …… 5/1131

3430$_9$ 遼

遼文萃 …… 4/975
遼詩話 …… 4/975
遼詩紀事 …… 4/976
遼聖宗 見耶律隆緒 …… 4/983
遼道宗 見耶律洪基 …… 4/991
遼興宗 見耶律宗真 …… 4/988

3512$_7$ 清

清香會 …… 5/104
清江三孔 …… 2/91

3530$_0$ 連

連文鳳 …… 5/503
連久道 …… 4/183
連南夫 …… 3/446

3612$_7$ 湯

湯思退 …… 3/650
湯恢 見楊恢 …… 4/759

3621$_2$ 祝

祝簡 …… 4/1037

3630$_2$ 邊

邊元鼎 …… 4/1060
邊元勳 …… 4/1046

3721$_2$ 祖

祖士衡 …… 1/475
祖無擇 …… 1/928

3772$_7$ 郎

郎志清 …… 4/1165
郎思孝 …… 4/987

3814$_7$ 游

游酢 …… 2/1124
游師雄 …… 2/780
游仲鴻 …… 4/102
游似 …… 4/650
游九言 …… 4/198

3815$_7$ 海

海陵王 見完顏亮 …… 4/1068

4000$_0$ 十

十先生奥論 …… 4/29
十家宮詞 …… 3/31

4001$_7$ 九

九僧詩集 …… 1/155
九嚴 見三嚴 …… 4/62

4003$_0$ 太

太平廣記 …… 1/152

4010$_2$ 左

左緯 …… 2/1200
左克明 …… 5/1060
左某 …… 3/753
左譽 …… 3/256
左企弓 …… 4/1027

4022$_7$ 南

南嶽倡酬集 …… 4/27
南渡四大家 …… 3/54
南宋文範 …… 4/56
南曲 …… 5/110

4023$_1$ 赤

赤城集 …… 4/28

4040$_1$ 幸

幸元龍 …… 4/432

4040$_7$ 李

李彥弼 …… 2/715
李齊賢 …… 5/889
李育 …… 1/1112
李鴈 …… 2/1173
李度 …… 1/198
李庚 …… 3/708
李文蔚 …… 5/175
李奕 …… 3/714
李龢 …… 4/564
李端甫 …… 4/1098
李新 …… 2/1198
李正民 …… 3/309
李至 …… 1/247
李璋 …… 2/175
李元亮 …… 3/94
李元膺 …… 2/786
李元忠 …… 4/1217
李石 …… 3/667
李天翼 …… 4/1186
李彌遜 …… 3/477
李彌大 …… 3/284
李廷忠 …… 4/291
李瓘 …… 4/888
李建中 …… 1/232
李璆 …… 3/328
李邴 …… 3/426
李承之 …… 2/914
李舜臣 …… 3/1167
李維 …… 1/344
李虛己 …… 1/266
李衎 …… 5/359
李衡 …… 3/609
李處權 …… 3/398
李處全 …… 3/1129
李師中 …… 1/960
李經 …… 4/1119
李山 …… 4/1217
李俊民 …… 4/1159
李獻可 …… 4/1093
李獻能 …… 4/1218
李獻甫 …… 4/1227
李稙 …… 3/430
李仲略 …… 4/1113
李純甫 …… 4/1179
李侗 …… 3/556
李綱 …… 3/334
李復 …… 2/918
李從周 …… 4/652
李流謙 …… 3/766
李之儀 …… 2/843
李之翰 …… 4/1043
李良臣 …… 3/225
李宗諤 …… 1/357
李宗易 …… 1/505
李冶 見李治 …… 5/137
李治 …… 5/137
李演 …… 4/693
李浩 …… 3/717
李洪 …… 3/896
李清照 …… 3/370
李清臣 …… 2/242
李迪 …… 1/399
李淑 …… 1/645
李澥 …… 4/1185
李冠 …… 1/504
李祁(元人) …… 5/1053
李祁(宋人) …… 3/256
李迎 …… 3/635
李邁 …… 4/1131
李過庭 …… 4/1186
李汾 …… 4/1221
李澣 …… 4/977
李裕 …… 5/957
李道坦 …… 5/417
李臺 …… 4/425
李南金 …… 4/709
李存 …… 5/816
李燾 …… 3/709
李大異 …… 4/136
李森 …… 4/1042
李彭 …… 3/112
李彭老 …… 4/755
李朴 …… 3/70
李芳 …… 4/1145
李孝光 …… 5/976
李若水 …… 3/553
李著 …… 4/1140
李蘩 …… 3/724
李萊老 …… 4/757
李椿 …… 3/695
李椿年 …… 3/455
李楊 見古樂府 …… 5/114
李好復 …… 4/1119
李格非 …… 2/1136
李忠 …… 4/1190
李夷 …… 4/1178
李持正 …… 3/225
李覯 …… 1/870
李邦彥 …… 3/254
李昉 …… 1/185
李晏 …… 4/1074
李呂 …… 3/764
李昴英 …… 4/703
李晞顏 …… 4/1057
李時中 …… 5/827
李昭玘 …… 2/909
李畋 …… 1/346
李壁 …… 4/403
李長民 …… 3/483
李劉 …… 4/574
李同 …… 4/1152
李巽 …… 1/343
李錞 …… 3/122
李曾伯 …… 4/680
李公麟 …… 2/898
李節 …… 4/1184
李光 …… 3/244

4040$_7$ 孛

孛朮魯翀 …… 5/786

4050$_6$ 韋

韋驤 …… 2/266
韋居安 …… 4/809

4060$_0$ 古

古文集成 …… 4/29
古文關鍵 …… 3/23
古雜劇 …… 5/94
古樂府 …… 5/114
古賦辨體 …… 5/77
古今雜劇 …… 5/94
古今歲時雜詠 …… 2/64

4073$_2$ 袁

袁文 …… 3/716
袁説友 …… 4/181
袁絢 …… 2/926
袁去華 …… 3/711
袁樞 …… 3/1066
袁桷 …… 5/560
袁甫 …… 4/597
袁易 …… 5/545
袁燮 …… 4/234

4073$_2$ 套

套曲 見散套 …… 5/113

4080$_0$ 大

大雅集 …… 5/81
大小宋 見二宋(元人)　5/107

4080$_1$ 真

真山民 …… 5/439
真德秀 …… 4/537

4192$_0$ 柯

柯九思 …… 5/928
柯夢得 …… 4/602

4212$_2$ 彭

彭乘 …… 1/459
彭龜年 …… 4/195
彭汝礪 …… 2/806
彭大雅 …… 4/702

4240$_0$ 荆

荆幹臣 …… 5/232

4241$_3$ 姚

姚雲 …… 5/299
姚雲文 見姚雲 …… 5/299
姚勉 …… 4/785
姚寬 …… 3/647
姚述堯 …… 3/769
姚樞 …… 5/147
姚式 …… 5/335
姚孝錫 …… 4/1036
姚嗣宗 …… 1/917
姚鏞 …… 4/642
姚鉉 …… 1/394
姚燧 …… 5/286

4301$_2$ 尤

尤袤 …… 3/959

4321$_2$ 朮

朮虎邃 …… 4/1228

4373$_2$ 裘

裘萬頃 …… 4/306

4380$_5$ 越

越娘 …… 3/607

4385$_0$ 戴

戴復古 …… 4/453
戴埴 …… 4/753
戴栩 …… 4/559
戴表元 …… 5/344
戴昺 …… 4/644
戴敏 …… 3/1060

4410$_5$ 董

董文甫 …… 4/1148
董師中 …… 4/1077
董穎 …… 3/515
董德元 …… 3/571
董解元西廂記 …… 4/1021
董嗣杲 …… 4/830

4411$_2$ 范

范端臣 …… 3/1074
范諷 …… 1/596
范正平 …… 2/1138
范百祿 …… 2/182
范致虛 …… 3/65
范季隨 …… 3/418
范仲淹 …… 1/476
范純仁 …… 2/127
范純禮 …… 2/220
范純粹 …… 2/854
范寥 …… 3/144
范宗尹 …… 3/594
范浚 …… 3/628
范溫 …… 3/147
范祖禹 …… 2/821
范椁 …… 5/649
范墀 …… 4/1059
范成大 …… 3/901
范杲 …… 1/192
范晞文 …… 4/760
范鎮 …… 1/863

4412$_7$ 蒲

蒲宗孟 …… 2/193
蒲道源 …… 5/543

4414$_7$ 坡

坡門酬唱集 …… 2/54

4421$_2$ 苑

苑中 …… 4/1145

4421$_4$ 花

花庵詞選 …… 4/39

4421$_4$ 莊

莊綽 …… 3/104

4421$_5$ 薩

薩都剌 …… 5/657

4422$_7$ 芮

芮燁 …… 3/705
芮煇 …… 3/752

4422$_7$ 蒨

蒨桃 …… 1/473

4422$_7$ 蕭

蕭立之 …… 4/788
蕭貢 …… 4/1110
蕭瑟瑟 …… 4/997
蕭德藻 …… 3/1075
蕭永祺 …… 4/1051
蕭孝穆 …… 4/985
蕭韓家奴 …… 4/982
蕭斟 …… 5/325
蕭柳 …… 4/985
蕭泰來 …… 4/721
蕭同 …… 5/101
蕭貫 …… 1/534
蕭鐸盧斡 …… 4/997

4424$_2$ 蔣

蔣元龍 …… 2/299
蔣璨 …… 3/416
蔣重珍 …… 4/631
蔣之奇 …… 2/218
蔣捷 …… 4/891
蔣堂 …… 1/446

4433$_1$ 燕

燕肅 …… 1/329
燕公南 …… 5/313
燕公楠 見燕公南 …… 5/313

4433$_8$ 慕

慕容彥逢 …… 3/95

4439$_4$ 蘇

蘇庠 …… 3/75
蘇辛 …… 4/76
蘇元老 …… 3/244
蘇天爵 …… 5/958
蘇舜元 …… 1/679
蘇舜欽 …… 1/846
蘇迨 …… 3/145
蘇邁 …… 2/925
蘇洞 …… 4/479
蘇洵 …… 1/881
蘇過 …… 3/183
蘇黃 …… 2/84
蘇梅 …… 1/170
蘇軾 …… 2/299
蘇轍 …… 2/739
蘇易簡 …… 1/305
蘇門六君子 見蘇門四學士 3/34
蘇門六君子文粹 …… 2/55
蘇門四學士 …… 3/34
蘇頌 …… 1/1100
蘇符 …… 3/530
蘇籀 …… 3/535
蘇籍 …… 3/621

4440$_6$ 草

草堂詩餘 …… 4/36

4445$_6$ 韓

韓玉 …… 4/1135
韓元吉 …… 3/726
韓延徽 …… 4/979
韓琦 …… 1/834
韓維 …… 1/983
韓絳 …… 1/958
韓淲 …… 4/399
韓溥 …… 1/178
韓汝嘉 …… 4/1055
韓洎 …… 1/185
韓嘉彥 …… 3/98
韓昉 …… 4/1034
韓駒 …… 3/288
韓粹彥 …… 3/74
韓性 …… 5/573

4450$_4$ 華

華岳 …… 4/519
華鎮 …… 2/1114

4472$_7$ 葛

葛立方 …… 3/660
葛天民 …… 4/472
葛紹體 …… 4/467
葛密 …… 1/560
葛郯 …… 3/895
葛次仲 …… 3/67
葛起耕 …… 4/648
葛長庚 …… 4/473
葛勝仲 …… 3/190
葛敏修 …… 2/1191
葛郯 …… 3/716

4474$_1$ 薛

薛玄曦 …… 5/926
薛季宣 …… 3/1130
薛師石 …… 4/558
薛繼先 …… 4/1240
薛嵎 …… 4/769
薛泳 …… 4/144
薛奎 …… 1/372
薛田 …… 1/388
薛昂夫 見馬昂夫 …… 5/714

薛映 …… 1/276
薛居正 …… 1/173

4477$_0$ 甘

甘復 …… 5/911

4480$_4$ 莫

莫將 …… 3/484

4480$_5$ 英

英上人 …… 4/1221

4480$_6$ 黄

黄亢 …… 1/918
黄庶 …… 1/999
黄庭堅 …… 2/926
黄度 …… 4/103
黄庚 …… 5/435
黄文雷 …… 4/695
黄震 …… 4/772
黄玠 …… 5/234
黄仲元 …… 4/817
黄伯思 …… 3/274
黄龜年 …… 3/342
黄叔達 …… 2/911
黄徹 …… 3/643
黄注 …… 1/589
黄宗旦 …… 1/330
黄溍 …… 5/758
黄灝 …… 3/1112
黄清老 …… 5/933
黄次山 …… 3/255
黄大受 …… 4/478
黄機 …… 4/486
黄葆光 …… 3/106
黄孝先 …… 1/917
黄孝邁 …… 4/692
黄世永 …… 3/687
黄柳 …… 5/108
黄榦 …… 4/293
黄中 …… 3/572
黄夷簡 …… 1/202
黄昇 …… 4/717
黄景説 …… 4/248
黄晞 …… 1/592
黄疇若 …… 4/315
黄陳 …… 3/39
黄公度 …… 3/675
黄公望 …… 5/620
黄公紹 …… 4/816
黄鎮成 …… 5/1064
黄銖 …… 3/1068
黄鈞 …… 3/768
黄鑑 …… 1/469
黄裳 …… 2/901
黄瑨 …… 4/290

4490$_1$ 蔡

蔡卞 …… 2/1189
蔡襄 …… 1/948
蔡京 …… 2/873
蔡正孫 …… 4/889
蔡元定 …… 3/1140
蔡延慶 …… 2/111
蔡珪 …… 4/1081
蔡確 …… 2/716
蔡承禧 …… 2/191
蔡幼學 …… 4/312
蔡伸 …… 3/467
蔡佃 …… 3/200
蔡絛 …… 3/400
蔡肇 …… 2/905
蔡載 …… 2/1197
蔡戡 …… 4/185
蔡蕤 …… 3/91
蔡松年 …… 4/1048
蔡居厚 …… 3/86

4490$_3$ 綦

綦戩 …… 4/1058
綦崇禮 …… 3/344

4490$_4$ 葉

葉謙亨 …… 3/716
葉廷珪 …… 3/418
葉紹翁 …… 4/637
葉適 …… 4/274
葉寘 …… 4/593
葉清臣 …… 1/598
葉祖義 …… 3/687
葉夢得 …… 3/228
葉茵 …… 4/702
葉黯 …… 3/643
葉顒 …… 5/1080

4491$_0$ 杜

杜旃 …… 4/410
杜旟 …… 4/395
杜醇 …… 2/116
杜仁傑 …… 5/142
杜衍 …… 1/434
杜佺 …… 4/1047
杜安世 …… 1/537
杜本 …… 5/755
杜防 …… 4/985
杜氏五高 …… 4/60
杜鎬 …… 1/209
杜範 …… 4/582

4499$_0$ 林

林亦之 …… 3/1169
林正大 …… 4/426
林季仲 …… 3/474
林外 …… 3/1064
林勳 …… 3/296
林泉生 …… 5/1050
林之奇 …… 3/696
林憲 …… 4/134
林逋 …… 1/374
林洪 …… 4/648
林遹 …… 3/122
林希 …… 2/291

林希逸 …… 4/657
林桷 …… 3/1059
林景熙 …… 4/913
林同 …… 4/726
林駉 …… 4/654
林興宗 …… 4/649
林敏功 …… 3/69
林敏修 …… 3/111
林光朝 …… 3/702
林尚仁 …… 4/758

4594$_4$ 樓

樓采 …… 4/693
樓昉 …… 4/435
樓鑰 …… 3/1205

4621$_2$ 觀

觀瀾文選 …… 3/24

4680$_6$ 賀

賀鑄 …… 2/1061

4692$_7$ 楊

楊方 …… 3/1117
楊庭秀 …… 4/1098
楊至質 …… 4/703
楊雲翼 …… 4/1145
楊璞 …… 1/208
楊弘道 …… 5/123
楊飛卿 …… 4/1215
楊翮 …… 5/1048
楊億 …… 1/407
楊維楨 …… 5/983
楊允孚 …… 5/1177
楊備 …… 1/458
楊佶 …… 4/984
楊纘 …… 4/761
楊傑 …… 2/163
楊皇后 …… 4/427
楊伯仁 …… 4/1057
楊伯雄 …… 4/1055
楊奐 …… 5/116
楊徽之 …… 1/178
楊繪 …… 2/175
楊濟 …… 4/268
楊察 …… 1/946
楊适 …… 2/1216
楊澤民 …… 4/720
楊冠卿 …… 4/124
楊友夔 …… 2/1049
楊大雅 …… 1/365
楊晳 …… 4/987
楊載 …… 5/641
楊芾 …… 3/575
楊萬里 …… 3/930
楊椿 …… 3/562
楊朝英 …… 5/870
楊趙 …… 4/1025
楊蟠 …… 2/1118
楊輔世 …… 3/899
楊邦乂 …… 3/437
楊邦基 …… 4/1051
楊甲 …… 3/238
楊異 …… 2/173
楊果 …… 5/140
楊顯之 …… 5/169
楊時 …… 2/1119
楊明真 …… 4/1110
楊畋 …… 1/826
楊愿 …… 3/746
楊長孺 …… 4/365
楊剛中 …… 5/594
楊居仁 …… 4/1216
楊興宗 …… 4/1043
楊公遠 …… 4/810
楊簡 …… 4/188
楊符 …… 3/106
楊炎正 …… 4/230
楊慥 …… 4/1147
楊恢 …… 4/759

4713$_8$ 懿

懿德皇后蕭氏 …… 4/993

4722$_7$ 郝

郝元范楊 …… 5/104
郝天挺(元人) …… 5/367
郝天挺(金人) …… 4/1130
郝經 …… 5/191
郝俣 …… 4/1079
郝大通 …… 4/1090
郝居中 …… 4/1117
郝居簡 …… 4/1114

4740$_1$ 聲

聲畫集 …… 3/32

4742$_0$ 朝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 …… 5/91

4752$_0$ 鞠

鞠恒 …… 1/191

4762$_0$ 胡

胡交修 …… 3/242
胡三省 …… 5/241
胡礪 …… 4/1047
胡珵 …… 3/521
胡致隆 …… 3/343
胡舜陟 …… 3/333
胡嶠 …… 4/980
胡偉 …… 4/186
胡仲弓 …… 4/641
胡仲參 …… 4/645
胡仔 …… 3/697
胡份 …… 3/321
胡宿 …… 1/557
胡憲 …… 3/444
胡安國 …… 3/205
胡宏 …… 3/651
胡寅 …… 3/596

胡祇遹 …… 5/222
胡清 …… 3/665
胡汲 …… 4/1233
胡次焱 …… 4/811
胡直孺 …… 3/92
胡堯卿 …… 1/947
胡世將 …… 3/394
胡權 …… 4/1233
胡惠齋 …… 3/898
胡旦 …… 1/268
胡長孺 …… 5/430
胡助 …… 5/742
胡閎休 …… 3/603
胡錡 …… 4/478
胡銓 …… 3/622
胡炳文 …… 5/443

4782$_7$ 郟

郟僑 …… 2/1187

4792$_0$ 柳

柳宜 …… 1/210
柳永 …… 1/460
柳開 …… 1/250
柳貫 …… 5/622

4824$_0$ 散

散套 …… 5/113
散曲 見散套 …… 5/113

4841$_7$ 乾

乾坤清氣集 …… 5/86

4895$_7$ 梅

梅詢 …… 1/359
梅堯臣 …… 1/615
梅執禮 …… 3/272
梅摯 …… 1/594

4928$_0$ 狄

狄遵度 …… 2/209

4942$_0$ 妙

妙絶古今 …… 3/24

4980$_2$ 趙

趙雍(元人) …… 5/935
趙雍(宋人) …… 2/711
趙亮功 …… 4/1043
趙彥端 …… 3/751
趙彥衛 …… 3/1120
趙庚夫 …… 4/517
趙文 …… 5/293
趙文昌(公權) …… 4/1129
趙文昌(當時) …… 4/1104
趙奕 …… 5/946
趙元 …… 4/1163
趙可 …… 4/1076
趙頊 …… 2/891
趙延壽 …… 4/977
趙孟頫 …… 5/472
趙孟堅 …… 4/683
趙承元 …… 4/1096
趙子崧 …… 3/436
趙子櫟 …… 3/60
趙子覺 …… 3/1064
趙秉文 …… 4/1121
趙師秀 …… 4/501
趙師俠 …… 4/245
趙鼎(宋人) …… 3/421
趙鼎(金人) …… 4/1098
趙鼎臣 …… 3/124
趙崇嶓 …… 4/698
趙崇鉞 …… 4/696
趙佶 …… 3/322
趙仲御 …… 2/1117
趙伯成 …… 4/1136
趙以夫 …… 4/631
趙之傑 …… 4/1097
趙良嗣 …… 3/136
趙禎 …… 1/920
趙必豫 …… 4/927
趙述 …… 4/1114
趙汝讜 …… 4/389
趙汝談 …… 4/318
趙汝茪 …… 4/763
趙汝愚 …… 4/126
趙汝回 …… 4/571
趙汝騰 …… 4/667
趙汝鐩 …… 4/515
趙禥 …… 4/899
趙逵 …… 3/725
趙達夫 …… 4/1191
趙湘 …… 1/307
趙渢 …… 4/1111
趙滋 …… 4/1142
趙希樧 …… 4/762
趙脊 …… 3/925
趙雄 …… 3/978
趙桓 …… 3/613
趙蕃 …… 4/224
趙葵 …… 4/624
趙構 …… 3/656
趙慤 …… 4/1042
趙抃 …… 1/857
趙擴 …… 4/464
趙攄 …… 4/1095
趙挺之 …… 2/818
趙抱淵 …… 4/1090
趙思文 …… 4/1137
趙㮚 …… 4/967
趙炅 …… 1/211
趙昀 …… 4/721
趙瞻 …… 1/1085
趙晦 …… 4/1052
趙匡胤 …… 1/189
趙槩 …… 1/568
趙聞禮 …… 4/765
趙與虤 …… 4/634
趙與東 …… 4/794
趙與時 …… 4/522
趙企 …… 2/1201
趙令畤 …… 3/61

趙善扛 …… 4/187
趙善括 …… 3/734
趙公豫 …… 3/1114
趙惇 …… 4/256
趙恒 …… 1/392
趙鄰幾 …… 1/177

5000$_6$ 中

中州三傑 …… 4/1026
中州集 …… 4/1013
中州樂府 見中州集 4/1013
中州名賢文表 …… 5/78
中州啓札 …… 5/77

5000$_6$ 史

史彌寧 …… 4/477
史伯彊 …… 3/891
史浩 …… 3/653
史達祖 …… 4/370
史士舉 …… 4/1093
史堯弼 …… 3/740
史旭 …… 4/1060
史肅 …… 4/1110
史學 …… 4/1170
史公奕 …… 4/1120
史懷 …… 4/1234

5000$_6$ 申

申萬全 …… 4/1173

5000$_6$ 車

車若水 …… 4/766

5090$_4$ 秦

秦湛 …… 3/269
秦志安 …… 4/1191
秦七黃九 …… 3/38
秦觀 …… 2/1014
秦覿 …… 2/1172
秦檜 …… 3/523
秦覯 …… 2/1115
秦略 …… 4/1148
秦少游女 …… 3/286

5090$_9$ 泰

泰不華 …… 5/1131

5202$_1$ 折

折彥質 …… 3/156
折元禮 …… 4/1130
折可適 …… 2/779

5310$_2$ 盛

盛度 …… 1/391

5320$_0$ 成

成廷珪 …… 5/1127
成都文類 …… 2/65

5320$_0$ 戚

戚綸 …… 1/295
戚同文 …… 1/195

5560$_0$ 曲

曲端 …… 3/536

5560$_6$ 曹

曹彥約 …… 4/387
曹毅 …… 5/532
曹元用 …… 5/575
曹珏 …… 4/1152
曹伯啓 …… 5/491
曹組 …… 3/116
曹之謙 …… 4/1216
曹汝弼 …… 1/366
曹冠 …… 3/753
曹希蘊 …… 2/898
曹輔 …… 2/265
曹勛 …… 3/592
曹用之 …… 4/1191
曹恒 …… 4/1187

5602$_7$ 揭

揭傒斯 …… 5/724

5602$_7$ 揚

揚州集 …… 2/62
揚無咎 …… 3/591

5804$_0$ 撖

撖彥舉 …… 5/176

5824$_0$ 敖

敖陶孫 …… 4/310

6001$_5$ 睢

睢景臣 …… 5/180
睢陽五老會 …… 1/171

6011$_3$ 晁

晁端禮 …… 2/277
晁端友 …… 2/804
晁詠之 …… 2/1177
晁說之 …… 2/1192
晁張 …… 3/41
晁補之 …… 2/1106
晁沖之 …… 3/79
晁迥 …… 1/272
晁載之 …… 2/1209
晁貫之 …… 3/127
晁會 …… 4/1042
晁公武 …… 3/630
晁公遡 …… 3/669

6012$_7$ 蜀

蜀娼 …… 3/895

6015$_3$ 國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4/28

6021$_2$ 四

四靈詩集 …… 4/33

四傑 …… 5/105
四家詩選 …… 1/159
四洪 見三洪 …… 3/51

6022$_7$ 易

易祓 …… 4/273
易祓妻 …… 4/274

6040$_0$ 田

田爲 …… 3/226
田紫芝 …… 4/1220
田特秀 …… 4/1103
田況 …… 1/671
田錫(宋人) …… 1/218
田錫(金人) …… 4/1221

6040$_4$ 晏

晏敦復 …… 3/159
晏殊 …… 1/517
晏幾道 …… 2/726

6050$_4$ 畢

畢仲游 …… 2/881
畢士安 …… 1/206

6060$_2$ 呂

呂廣問 …… 3/634
呂誨 …… 1/964
呂夏卿 …… 2/192
呂子羽 …… 4/1118
呂貞幹 …… 4/1129
呂濱老 見呂渭老 …… 2/811
呂渭老 …… 2/811
呂祖謙 …… 4/87
呂祖儉 …… 4/250
呂希純 …… 2/840
呂希哲 …… 2/724
呂南公 …… 2/863
呂大防 …… 2/120
呂大鵬 …… 4/1164
呂大鈞 …… 2/217
呂蒙正 …… 1/244
呂聲之 …… 4/391
呂好問 …… 3/131
呂中孚 …… 4/1121
呂中翰 …… 4/1057
呂本中 …… 3/348
呂惠卿 …… 2/258
呂夷簡 …… 1/437
呂願中 …… 3/688
呂頤浩 …… 3/162
呂陶 …… 2/121
呂開 …… 3/1067
呂勝己 …… 4/139
呂午 …… 4/567
呂公著 …… 1/1001

6080$_6$ 員

員興宗 …… 3/743

6090$_6$ 景

景覃 …… 4/1092

6091$_5$ 羅

羅處約 …… 1/304
羅從彥 …… 3/174
羅適 …… 2/198
羅大經 …… 4/709
羅椅 …… 4/775
羅本 …… 4/967
羅畸 …… 2/1049
羅願 …… 3/1171
羅與之 …… 4/728
羅公升 …… 4/900
羅頌 …… 3/1113

6404$_1$ 時

時立愛 …… 4/997
時戩 …… 4/1169

6624$_8$ 嚴

嚴瑀 …… 3/614
嚴羽 …… 4/487
嚴仁 …… 4/497
嚴參 …… 4/500
嚴粲 …… 4/499
嚴士貞 …… 5/980
嚴蕊 …… 4/145
嚴陵集 …… 2/68

6716$_4$ 路

路仲顯 …… 4/1083
路振 …… 1/303
路鐸 …… 4/1112
路忱 …… 4/1113

6786$_1$ 贍

贍思 …… 5/784

6802$_1$ 喻

喻良能 …… 3/736
喻汝礪 …… 3/462
喻樗 …… 3/547

7121$_2$ 阮

阮閱 …… 2/921

7122$_0$ 阿

阿里西瑛 …… 5/179
阿里耀卿 見阿里西瑛　5/179

7132$_7$ 馬

馬端臨 …… 5/281
馬天來 …… 4/1143
馬廷鸞 …… 4/795
馬臻 …… 5/489
馬子嚴 …… 4/141
馬致遠 …… 5/506
馬舜卿 …… 4/1190
馬得臣 …… 4/981
馬定國 …… 4/1035
馬祖常 …… 5/789
馬堯俊 …… 4/996

馬希白 …… 4/992
馬存 …… 2/1180
馬擴 …… 3/274
馬易之 見迺賢 …… 5/1148
馬昂夫 …… 5/714
馬賢良 …… 4/998
馬鈺 …… 4/1072

7210$_0$ 劉

劉應時 …… 3/1070
劉度 …… 3/680
劉褒 …… 4/271
劉六符 …… 4/986
劉誼 …… 2/730
劉詵 …… 5/583
劉一止 …… 3/252
劉三嘏 …… 4/986
劉珏 …… 3/250
劉琢 …… 4/1234
劉璣 …… 4/1056
劉豫 …… 4/1034
劉子翬 …… 3/615
劉子寰 …… 4/466
劉子澄 …… 4/691
劉翼 …… 4/675
劉致 …… 5/819
劉季孫 …… 2/187
劉秉忠 …… 5/181
劉仁本 …… 5/1078
劉處玄 …… 4/1099
劉師川 …… 3/135
劉岑 …… 3/463
劉鼎臣 …… 4/1164
劉仙倫 …… 4/137
劉德秀 …… 3/1115
劉勳 …… 4/1175
劉仲尹 …… 4/1078
劉仲淵 …… 4/1047
劉將孫 …… 5/515
劉微 …… 4/1173
劉從益 …… 4/1165
劉淮 …… 4/443
劉寧止 …… 3/343
劉宰 …… 4/448
劉安上 …… 3/109
劉安世 …… 2/869
劉安節 …… 3/107
劉涇 …… 2/1117
劉黻 …… 4/787
劉汝翼 …… 4/1189
劉濤 …… 4/1108
劉清之 …… 3/1124
劉清夫 …… 4/468
劉涓 見金涓 …… 5/775
劉渭 …… 4/1169
劉瀾 …… 4/636
劉汲 …… 4/1067
劉渙 …… 1/923
劉祖謙 …… 4/1144
劉祁 …… 4/1234
劉迎 …… 4/1096
劉過 …… 4/322
劉才邵 …… 3/446
劉克莊 …… 4/602
劉堯夫 …… 4/139
劉燾 …… 2/786
劉壎 …… 5/306
劉姚盧 …… 5/109
劉蔣 見辛劉 …… 4/80
劉著 …… 4/1041
劉摯 …… 2/202
劉觀 …… 3/437
劉恕 …… 2/247
劉翰 …… 4/140
劉中 …… 4/1114
劉奉世 …… 2/819
劉撝 …… 4/1041
劉彧 …… 4/1052
劉昉 …… 4/1233
劉昌言 …… 1/225
劉昂(之昂) …… 4/1145
劉昂(次霄) …… 4/1104
劉昂霄 …… 4/1183
劉因 …… 5/395
劉景 …… 4/980
劉跂 …… 2/1198
劉瞻 …… 4/1059
劉鶚 …… 5/937
劉辰翁 …… 4/823
劉長言 …… 4/1046
劉槩 …… 1/514
劉岳申 …… 5/541
劉學箕 …… 4/445
劉斧 …… 1/1006
劉弇 …… 2/886
劉錡 …… 3/248
劉鎮(方叔) …… 3/707
劉鎮(叔安) …… 4/408
劉鐸 …… 4/1147
劉筠 …… 1/401
劉攽 …… 2/104
劉敏中 …… 5/337
劉光謙 …… 4/1157
劉光祖 …… 4/192
劉棠 …… 3/129
劉輝 …… 4/997
劉煇 …… 2/186
劉敞 …… 1/1034
劉爚 …… 4/232

7210$_2$ 丘

丘處機 …… 4/1100
丘密 …… 3/1146
丘葵 …… 5/340

7277$_2$ 岳

岳珂 …… 4/587
岳飛 …… 3/636
岳行甫 …… 4/1172

7321$_2$ 院

院本 …… 5/112

7421$_4$ 陸

陸文圭 …… 5/460
陸秀夫 …… 4/869
陸維之 …… 3/710
陸仁 …… 5/1154
陸佃 …… 2/832
陸淞 …… 3/894
陸游 …… 3/773
陸游妾 …… 3/896
陸九齡 …… 3/1161
陸九淵 …… 4/108
陸友 …… 5/712
陸夢發 …… 4/794
陸輔之 …… 5/500

7529$_6$ 陳

陳充 …… 1/230
陳亮 …… 4/202
陳高 …… 5/1169
陳賡 …… 4/1237
陳庾 …… 4/1238
陳文龍 …… 4/820
陳文蔚 …… 4/314
陳襄 …… 1/977
陳誠之 …… 3/648
陳旅 …… 5/904
陳三聘 …… 3/1154
陳亞 …… 1/425
陳噩 …… 2/1209
陳元晉 …… 4/651
陳瓘 …… 2/1165
陳子頤 …… 4/642
陳習 …… 2/116
陳君可 …… 4/1239
陳舜俞 …… 2/117
陳孚 …… 5/527
陳師道 …… 2/1073
陳師錫 …… 2/811
陳經國 …… 4/790
陳巖 …… 5/161
陳巖肖 …… 3/670
陳允平 …… 4/800
陳傅良 …… 3/1192
陳俊卿 …… 3/700
陳侁 …… 3/104
陳繹曾 …… 5/925
陳脩 …… 3/75
陳鵠 …… 4/510
陳從古 …… 3/742
陳從易 …… 1/405
陳淳 …… 4/396
陳之茂 …… 3/608
陳宓 …… 4/514
陳宗禮 …… 4/716
陳淵 …… 3/396
陳必復 …… 4/758
陳汝錫 …… 3/92
陳造 …… 3/1109
陳洎 …… 2/98
陳克 …… 3/314
陳堯佐 …… 1/353
陳堯叟 …… 1/333
陳杰 …… 4/804
陳樵 …… 5/805
陳森 …… 5/838
陳彭年 …… 1/330
陳櫟 …… 5/451
陳越 …… 1/401
陳藻 …… 4/269
陳薦 …… 1/969
陳耆卿 …… 4/568
陳著 …… 4/778
陳世崇 …… 4/931
陳葉 …… 4/61
陳模 …… 4/758
陳棣 …… 3/590
陳柏 …… 5/910
陳郁 …… 4/511
陳起 …… 4/576
陳桷 …… 3/529
陳東 …… 3/439
陳泰 …… 5/1061
陳輔 …… 2/796
陳規 …… 4/1149
陳昉 …… 4/572
陳曄 …… 4/145
陳長方 …… 3/665
陳剛中 …… 3/610
陳騤 …… 3/973
陳用中 …… 3/532
陳居仁 …… 3/975
陳與義 …… 3/484
陳鑒之 …… 4/640
陳人傑 見陳經國 …… 4/790
陳義高 …… 5/502
陳普 …… 4/925
陳善 …… 4/129
陳知柔 …… 3/706
陳鎰 …… 5/773
陳棠 …… 3/630
陳恬 …… 2/1186
陳慥 …… 2/1050

7622$_7$ 陽

陽枋 …… 4/626
陽春白雪 …… 4/38
陽春奏 …… 5/93

7722$_0$ 月

月泉吟社 …… 5/102

7722$_0$ 同

同恕 …… 5/470

7722$_0$ 陶

陶弼 …… 1/966
陶某 …… 4/1093

7722$_0$ 周

周文璞 …… 4/469
周端臣 …… 4/647
周敦頤 …… 1/970

周麟之 …… 3/735
周弼 …… 4/560
周孚 …… 3/1159
周行己 …… 3/97
周紫芝 …… 3/316
周德清 …… 5/870
周伯琦 …… 5/1043
周密 …… 4/832
周必正 …… 3/879
周必大 …… 3/881
周南 …… 4/406
周葵 …… 3/600
周權 …… 5/1016
周執羔 …… 3/565
周邦彥 …… 2/1141
周昂 …… 4/1108
周嗣明 …… 4/1171
周馳 …… 4/1130
周知微 …… 2/1106
周煇 …… 3/890

7744$_7$ 段

段延齡 …… 1/828
段繼昌 …… 4/1092
段克己 …… 4/1230
段成己 …… 4/1231

7777$_2$ 關

關注 …… 3/271
關漢卿 …… 5/164
關景暉 …… 2/152
關鄭白馬 …… 5/108

7777$_7$ 閻

閻復 …… 5/276
閻長言 …… 4/1139

7778$_2$ 歐

歐蘇 …… 2/74
歐陽玄 …… 5/858
歐陽棐 …… 2/856
歐陽珣 …… 2/797
歐陽修 …… 1/690
歐陽守道 …… 4/754
歐陽澈 …… 3/532
歐陽闢 …… 2/838
歐陽鈇 …… 3/892

7780$_6$ 貫

貫雲石 …… 5/881

7929$_9$ 滕

滕康 …… 3/417
滕斌 見滕賓 …… 5/1105
滕元發 …… 1/1113
滕白 …… 1/259
滕安上 …… 5/330
滕賓 …… 5/1105
滕茂實 …… 4/1039

8010$_4$ 全

全遼文 …… 4/975
全金詩 …… 4/1019

8010$_9$ 金

金文最 …… 4/1020
金章宗 見完顏璟 …… 4/1140
金君卿 …… 2/92
金安節 …… 3/567
金涓 …… 5/775
金世宗 見完顏雍 …… 4/1074
金朋說 …… 4/259
金履祥 …… 5/244

8012$_7$ 翁

翁彥約 …… 3/134
翁彥深 …… 3/273
翁元龍 …… 4/677
翁孟寅 …… 4/688
翁定 …… 4/479
翁挺 …… 3/297
翁卷 …… 4/481

8020$_7$ 今

今樂府 …… 5/114

8022$_1$ 俞

俞文豹 …… 4/708
俞處俊 …… 3/610
俞紫芝 …… 2/1051
俞德鄰 …… 4/890
俞澹 …… 2/1163
俞桂 …… 4/696
俞成 …… 4/267
俞國寶 …… 4/147

8033$_1$ 無

無名氏(宋人) …… 3/514
無名氏(遼人) …… 4/998
無名氏(金人) …… 4/1172

8040$_4$ 姜

姜張 …… 4/82
姜特立 …… 3/877
姜仲謙 …… 3/284
姜吳 見姜張 …… 4/82
姜史 見姜張 …… 4/82
姜夔 …… 4/334

8060$_6$ 曾

曾誠 …… 2/1118
曾三異 …… 4/273
曾鞏 …… 1/1051
曾致堯 …… 1/264
曾季貍 …… 3/979
曾紆 …… 3/196
曾幾 …… 3/362
曾逮 …… 3/765
曾肇 …… 2/876
曾布 …… 2/709
曾協 …… 3/698
曾覿 …… 3/671
曾極 …… 4/484

曾丰 …… 4/199
曾公亮 …… 1/590
曾敏行 …… 3/729
曾惇 …… 3/640
曾慥 …… 3/607

8060$_6$ 會

會稽掇英總集 …… 2/65
會稽唱和詩 …… 2/61

8060$_8$ 谷

谷音 …… 5/84

8090$_4$ 余

余靖 …… 1/600
余安行 …… 3/224
余闕 …… 5/1107

8211$_5$ 鍾

鍾嗣成 …… 5/703

8315$_0$ 鐵

鐵龍體 見鐵體 …… 5/115
鐵雅拗體 見鐵體 …… 5/115
鐵雅體 見鐵體 …… 5/115
鐵體 …… 5/115

8315$_3$ 錢

錢彥遠 …… 1/548
錢藻 …… 2/103
錢若水 …… 1/309
錢世雄 …… 2/1164
錢觀復 …… 3/483
錢勰 …… 2/274
錢易 …… 1/388
錢時 …… 4/521
錢昭度 …… 1/312
錢熙 …… 1/276
錢公輔 …… 2/101
錢惟演 …… 1/350

8471$_2$ 饒

饒節 …… 3/83

8762$_2$ 舒

舒亶 …… 2/826
舒雅 …… 1/249
舒璘 …… 3/1177
舒清國 …… 3/417
舒頔 …… 5/1133
舒邦佐 …… 3/1212
舒岳祥 …… 4/886

8782$_7$ 鄭

鄭文寶 …… 1/277
鄭玉 …… 5/1032
鄭元祐 …… 5/950
鄭丙 …… 3/750
鄭廷玉 …… 5/279
鄭戩 …… 1/535
鄭子覃 …… 3/675
鄭子聃 …… 4/1075
鄭僑 …… 4/267
鄭俠 …… 2/813
鄭伯熊 …… 3/971
鄭伯英 …… 3/1072
鄭禧 …… 5/880
鄭清之 …… 4/529
鄭湜 …… 4/147
鄭樵 …… 3/639
鄭域 …… 4/237
鄭獬 …… 2/111
鄭起(孟隆) …… 1/178
鄭起(叔起) …… 4/690
鄭思肖 …… 4/901
鄭剛中 …… 3/468
鄭聞 …… 3/1074
鄭光祖 …… 5/171

8877$_7$ 管

管道昇 …… 5/550

9000$_0$ 小

小雲石海涯 見貫雲石　5/881
小令 …… 5/114

9003$_2$ 懷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 …… 2/61

9021$_2$ 党

党趙 …… 4/1025
党懷英 …… 4/1087

9022$_7$ 常

常安民 …… 2/915
常同 …… 3/522

9090$_4$ 米

米友仁 …… 3/182
米芾 …… 2/1053

9592$_7$ 精

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　4/48

9782$_7$ 郯

郯韶 …… 5/1167

索引字頭筆劃檢字

二劃

二 1010$_0$
十 4000$_0$
丁 1020$_0$
九 4001$_7$
刁 1712$_0$

三劃

三 1010$_1$
于 1040$_0$
大 4080$_0$
万 1022$_7$
小 9000$_0$

四劃

王 1010$_4$
天 1080$_4$
元 1021$_2$
五 1010$_2$
不 1090$_0$
太 4003$_0$
尤 4301$_2$
中 5000$_6$
仇 2421$_7$
今 8020$_7$
毛 2071$_5$
月 7722$_0$
文 0040$_0$
方 0022$_7$
孔 1241$_0$
尹 1750$_7$

五劃

古 4060$_0$
石 1060$_2$
左 4010$_2$
正 1010$_1$
甘 4477$_0$
朮 4321$_2$
北 1211$_0$
四 6021$_2$
申 5000$_6$
田 6040$_0$
史 5000$_6$
包 2771$_2$
丘 7210$_2$
白 2600$_0$
玄 0073$_2$
永 3090$_2$
司 1762$_0$

六劃

邢 1742$_7$
西 1060$_4$
成 5320$_0$
至 1010$_4$
吕 6060$_2$
同 7722$_0$
曲 5560$_0$
朱 2590$_0$
仲 2520$_6$
任 2221$_4$
向 2722$_0$
全 8010$_4$
危 2721$_2$
江 3111$_2$
汝 3414$_0$
宇 3040$_1$
安 3040$_4$
米 9090$_4$
阮 7121$_2$
牟 2350$_0$

七劃

杜 4491$_0$
孛 4040$_7$
芮 4422$_7$
花 4421$_4$
赤 4023$_1$
李 4040$_7$
吾 1060$_1$
車 5000$_6$
折 5202$_1$
步 2120$_1$
吳 2680$_4$
岑 2220$_7$
利 2290$_0$
何 2122$_0$
余 8090$_4$
谷 8060$_8$
狄 4928$_0$
辛 0040$_1$
汪 3111$_4$
沈 3411$_2$
完 3021$_2$
宋 3090$_4$
阿 7122$_0$
妙 4942$_0$
邵 1762$_7$

八劃

武 1314$_0$
坡 4414$_7$
林 4499$_0$
耶 1742$_7$
幸 4040$_1$
英 4480$_5$
苑 4421$_2$
范 4411$_2$
易 6022$_7$
和 2690$_0$
季 2040$_7$
岳 7277$_2$
金 8010$_9$
周 7722$_0$
京 0090$_6$
河 3112$_0$
宗 3090$_1$
宛 3021$_2$
空 3010$_2$
郎 3772$_7$
房 3022$_7$
孟 1710$_2$

九劃

柯 4192$_0$
柳 4792$_0$
政 1814$_0$
胡 4762$_0$
郝 4722$_7$
荆 4240$_0$
南 4022$_7$
草 4440$_6$
迺 3130$_6$
郟 4782$_7$
种 2590$_6$
侯 2728$_4$
段 7744$_7$
皇 2610$_4$
俞 8022$_1$
施 0821$_2$
計 0460$_0$
度 0024$_7$
洪 3418$_1$
室 3010$_4$
姜 8040$_4$
祖 3721$_2$
祝 3621$_2$
院 7321$_2$
韋 4050$_6$
胥 1722$_7$
姚 4241$_3$
紇 2891$_7$

十劃

敖 5824$_0$
秦 5090$_4$
泰 5090$_9$
耿 1948$_0$
真 4080$_1$
貢 1080$_6$
袁 4073$_2$
華 4450$_4$
莫 4480$_4$
莊 4421$_4$
連 3530$_0$
夏 1040$_7$
套 4073$_2$
馬 7132$_7$
柴 2290$_4$
党 9021$_2$
時 6404$_1$
員 6080$_6$
晁 6011$_3$
晏 6040$_4$
畢 6050$_4$
倪 2721$_2$
師 2172$_7$
烏 2732$_7$
徐 2829$_4$
翁 8012$_7$
郭 0742$_7$
高 0022$_7$
席 0022$_7$
唐 0026$_5$
郯 9782$_7$
浦 3312$_7$
海 3815$_7$
家 3023$_2$
陸 7421$_4$
陳 7529$_6$
陶 7722$_0$
桑 1790$_4$
孫 1249$_3$

十一劃

梅 4895$_7$
乾 4841$_7$
黄 4480$_6$
曹 5560$_6$
盛 5310$_2$
戚 5320$_0$
常 9022$_7$
崔 2221$_5$
崇 2290$_1$
國 6015$_3$
船 2746$_1$
許 0864$_0$
商 0022$_7$
章 0040$_6$
麻 0029$_4$
庾 0028$_7$
康 0029$_9$
清 3512$_7$
寇 3021$_4$
梁 3390$_4$
扈 3021$_7$
張 1123$_2$
陽 7622$_7$
終 2793$_3$
貫 7780$_6$

十二劃

項 1118$_6$
散 4824$_0$
朝 4742$_0$
彭 4212$_2$
葉 4490$_4$
葛 4472$_7$
董 4410$_5$
達 3430$_5$
越 4380$_5$
揚 5602$_7$
揭 5602$_7$
喻 6802$_1$
景 6090$_6$
程 2691$_4$
喬 2022$_7$
無 8033$_1$
傅 2324$_2$
焦 2033$_1$
舒 8762$_2$
鄒 2742$_7$
詞 0762$_0$
童 0010$_5$
馮 3112$_7$
湯 3612$_7$
渡 3014$_7$
游 3814$_7$
曾 8060$_6$
富 3060$_6$
甯 3022$_7$
强 1623$_6$
賀 4680$_6$
婺 1840$_4$
絶 2791$_7$

十三劃

楊 4692$_7$
甄 1111$_7$
蒨 4422$_7$
蒲 4412$_7$
賈 1080$_6$
聖 1610$_4$
雷 1060$_1$
裘 4373$_2$
虞 2128$_4$
睢 6001$_5$
路 6716$_4$
蜀 6012$_7$
傳 2524$_3$
會 8060$_6$
詹 2726$_1$
靖 0512$_7$
廉 0023$_7$
褚 3426$_0$
群 1865$_1$

十四劃

酸 1364$_7$
慕 4433$_8$
蔡 4490$_1$
蔣 4424$_2$
趙 4980$_2$
綦 4490$_3$
撖 5804$_0$
裴 1173$_2$

管 8877$_{7}$
僕 2228$_{5}$
説 0861$_{2}$
齊 0022$_{3}$
廖 0022$_{2}$
精 9592$_{7}$
鄭 8782$_{7}$
鄧 1712$_{7}$
翟 1721$_{5}$
熊 2233$_{1}$

十五劃

樓 4594$_{4}$

鞏 1750$_{6}$
遼 3430$_{9}$
歐 7778$_{2}$
黎 2790$_{9}$
樂 2290$_{4}$
衛 2122$_{1}$
滕 7929$_{9}$
劉 7210$_{0}$
論 0862$_{7}$
潘 3216$_{9}$

十六劃

薛 4474$_{1}$

蕭 4422$_{7}$
薩 4421$_{5}$
燕 4433$_{1}$
冀 1280$_{1}$
盧 2121$_{2}$
穆 2692$_{2}$
錢 8315$_{3}$
鮑 2731$_{2}$
龍 0121$_{1}$
濂 3013$_{7}$

閻 7777$_{7}$

十七劃

韓 4445$_{6}$
鞠 4752$_{0}$
聲 4740$_{1}$
戴 4385$_{0}$
魏 2641$_{3}$
儲 2426$_{0}$
鍾 8211$_{5}$

鮮 2835$_{1}$
謝 0460$_{0}$
繆 2792$_{2}$

十八劃

聶 1044$_{1}$
雙 2040$_{7}$
邊 3630$_{2}$
顏 0128$_{6}$
雜 0091$_{5}$

十九劃

蘇 4439$_{4}$
黼 3322$_{7}$
羅 6091$_{5}$
嚴 6624$_{8}$
譚 0164$_{6}$
龐 0021$_{1}$
懷 9003$_{2}$
瀛 3011$_{7}$

闞 2244$_{8}$
關 7777$_{2}$

二十劃

贍 6786$_{1}$
釋 2694$_{1}$
饒 8471$_{2}$

二十一劃

酈 1722$_{7}$

鐵 8315$_{0}$
顧 3128$_{6}$
續 2498$_{6}$

二十二劃

懿 4713$_{8}$
龔 0180$_{1}$

二十四劃

觀 4621$_{2}$

索引字頭拼音檢字

ā
阿 7122$_{0}$
ān
安 3040$_{4}$
áo
敖 5824$_{0}$
bái
白 2600$_{0}$
bāo
包 2771$_{2}$
bào
鮑 2731$_{2}$
běi
北 1211$_{0}$
bèi
孛 4040$_{7}$
bì
畢 6050$_{4}$
biān
邊 3630$_{2}$
bù
不 1090$_{0}$

步 2120$_{1}$
cài
蔡 4490$_{1}$
cáo
曹 5560$_{6}$
cǎo
草 4440$_{6}$
cén
岑 2220$_{7}$
chái
柴 2290$_{4}$
cháng
常 9022$_{7}$
cháo
朝 4742$_{0}$
晁 6011$_{3}$
chē
車 5000$_{6}$
chén
陳 7529$_{6}$
chéng
成 5320$_{0}$

程 2691$_{4}$
chì
赤 4023$_{1}$
chóng
种 2590$_{6}$
崇 2290$_{1}$
chǔ
褚 3426$_{0}$
儲 2426$_{0}$
chuán
船 2746$_{1}$
傳 2524$_{3}$
cí
詞 0762$_{0}$
cuī
崔 2221$_{5}$
dá
達 3430$_{5}$
dà
大 4080$_{0}$
dài
戴 4385$_{0}$

dǎng
党 9021$_{2}$
dèng
鄧 1712$_{7}$
dí
狄 4928$_{0}$
diāo
刁 1712$_{0}$
dīng
丁 1020$_{0}$
dǒng
董 4410$_{5}$
dù
杜 4491$_{0}$
度 0024$_{7}$
渡 3014$_{7}$
duàn
段 7744$_{7}$
èr
二 1010$_{0}$
fàn
范 4411$_{2}$

fāng
方 0022$_{7}$
fáng
房 3022$_{7}$
féng
馮 3112$_{7}$
fǔ
黼 3322$_{7}$
fù
傅 2324$_{2}$
富 3060$_{6}$
gān
甘 4477$_{0}$
gāo
高 0022$_{7}$
gé
葛 4472$_{7}$
gěng
耿 1948$_{0}$
gōng
龔 0180$_{1}$

gǒng
鞏 1750$_{6}$
gòng
貢 1080$_{6}$
gǔ
古 4060$_{0}$
谷 8060$_{8}$
gù
顧 3128$_{6}$
guān
關 7777$_{2}$
觀 4621$_{2}$
guǎn
管 8877$_{7}$
guàn
貫 7780$_{6}$
guō
郭 0742$_{7}$
guó
國 6015$_{3}$
hǎi
海 3815$_{7}$

hán
韓 4445$_{6}$
hàn
撖 5804$_{0}$
hǎo
郝 4722$_{7}$
hé
何 2122$_{0}$
和 2690$_{0}$
河 3112$_{0}$
紇 2891$_{7}$
hè
賀 4680$_{6}$
hóng
洪 3418$_{1}$
hóu
侯 2728$_{4}$
hú
胡 4762$_{0}$
hù
扈 3021$_{7}$

huā
花 4421$_{4}$
huà
華 4450$_{4}$
huái
懷 9003$_{2}$
huáng
皇 2610$_{4}$
黄 4480$_{6}$
jì
季 2040$_{7}$
計 0460$_{0}$
冀 1280$_{1}$
jiā
家 3023$_{2}$
jiá
郟 4782$_{7}$
jiǎ
賈 1080$_{6}$
jiāng
江 3111$_{2}$
姜 8040$_{4}$

jiǎng
蔣 4424$_{2}$
jiāo
焦 2033$_{1}$
jié
揭 5602$_{7}$
jīn
今 8020$_{7}$
金 8010$_{9}$
jīng
京 0090$_{6}$
荆 4240$_{0}$
精 9592$_{7}$
jǐng
景 6090$_{6}$
jìng
靖 0512$_{7}$
jiǔ
九 4001$_{7}$
jū
鞠 4752$_{0}$
jué
絶 2791$_{7}$
kàn
闞 2244$_{8}$
kāng
康 0029$_{9}$
kē
柯 4192$_{0}$
kōng
空 3010$_{2}$
kǒng
孔 1241$_{0}$
kòu
寇 3021$_{4}$
kuài
會 8060$_{6}$
láng
郎 3772$_{7}$
lè
樂 2290$_{4}$
léi
雷 1060$_{1}$
lí
黎 2790$_{9}$
lǐ
李 4040$_{7}$
lì
利 2290$_{0}$
酈 1722$_{7}$
lián
連 3530$_{0}$
廉 0023$_{7}$
濂 3013$_{7}$
liáng
梁 3390$_{4}$
liáo
遼 3430$_{9}$
liào
廖 0022$_{2}$
lín
林 4499$_{0}$
liú
劉 7210$_{0}$
liǔ
柳 4792$_{0}$
lóng
龍 0121$_{1}$
lóu
樓 4594$_{4}$
lú
盧 2121$_{2}$
lù
陸 7421$_{4}$
路 6716$_{4}$
lùn
論 0862$_{7}$
luó
羅 6091$_{5}$
lǚ
吕 6060$_{2}$
má
麻 0029$_{4}$
mǎ
馬 7132$_{7}$
máo
毛 2071$_{5}$
méi
梅 4895$_{7}$
mèng
孟 1710$_{2}$
mǐ
米 9090$_{4}$
miào
妙 4942$_{0}$
繆 2792$_{2}$
mò
万 1022$_{7}$
莫 4480$_{4}$
móu
牟 2350$_{0}$
mù
慕 4433$_{8}$
穆 2692$_{2}$
nǎi
迺 3130$_{6}$
nán
南 4022$_{7}$
ní
倪 2721$_{2}$
niè
聶 1044$_{1}$
níng
甯 3022$_{7}$
ōu
歐 7778$_{2}$
pān
潘 3216$_{9}$
páng
龐 0021$_{1}$
péi
裴 1173$_{2}$
péng
彭 4212$_{2}$
pō
坡 4414$_{7}$
pú
蒲 4412$_{7}$
僕 2228$_{5}$
pǔ
浦 3312$_{7}$
qī
戚 5320$_{0}$
qí
齊 0022$_{3}$
綦 4490$_{3}$
qián
乾 4841$_{7}$
錢 8315$_{3}$
qiàn
蒨 4422$_{7}$
qiáng
强 1623$_{6}$
qiáo
喬 2022$_{7}$
qín
秦 5090$_{4}$
qīng
清 3512$_{7}$
qiū
丘 7210$_{2}$
qiú
仇 2421$_{7}$
裘 4373$_{2}$
qū
曲 5560$_{0}$
quán
全 8010$_{4}$
qún
群 1865$_{1}$
ráo
饒 8471$_{2}$
rén
任 2221$_{4}$
rǔ
汝 3414$_{0}$
ruǎn
阮 7121$_{2}$
ruì
芮 4422$_{7}$
sà
薩 4421$_{5}$
sān
三 1010$_{1}$
sǎn
散 4824$_{0}$
sāng
桑 1790$_{4}$
shàn
贍 6786$_{1}$
shāng
商 0022$_{7}$
shào
邵 1762$_{7}$
shēn
申 5000$_{6}$
shěn
沈 3411$_{2}$
shēng
聲 4740$_{1}$
shèng
盛 5310$_{2}$
聖 1610$_{4}$
shī
施 0821$_{2}$
師 2172$_{7}$
shí
十 4000$_{0}$
石 1060$_{2}$
時 6404$_{1}$
shǐ
史 5000$_{6}$
shì
室 3010$_{4}$
釋 2694$_{1}$
shū
舒 8762$_{2}$
shǔ
蜀 6012$_{7}$
shuāng
雙 2040$_{7}$
shuō
説 0861$_{2}$
sī
司 1762$_{0}$
sì
四 6021$_{2}$
sòng
宋 3090$_{4}$
sū
蘇 4439$_{4}$
suān
酸 1364$_{7}$
suī
睢 6001$_{5}$
sūn
孫 1249$_{3}$
tài
太 4003$_{0}$
泰 5090$_{9}$
tán
郯 9782$_{7}$
譚 0164$_{6}$
tāng
湯 3612$_{7}$
táng
唐 0026$_{5}$
táo
陶 7722$_{0}$
tào
套 4073$_{2}$
téng
滕 7929$_{9}$
tiān
天 1080$_{4}$
tián
田 6040$_{0}$
tiě
鐵 8315$_{0}$
tóng
同 7722$_{0}$
童 0010$_{5}$
wán
完 3021$_{2}$
wǎn
宛 3021$_{2}$
wāng
汪 3111$_{4}$
wáng
王 1010$_{4}$
wēi
危 2721$_{2}$
wéi
韋 4050$_{6}$
wèi
衛 2122$_{1}$
魏 2641$_{3}$
wén
文 0040$_{0}$
wēng
翁 8012$_{7}$
wū
烏 2732$_{7}$
wú
吾 1060$_{1}$
吳 2680$_{4}$
無 8033$_{1}$
wǔ
五 1010$_{2}$
武 1314$_{0}$
wù
婺 1840$_{4}$
xī
西 1060$_{4}$
xí
席 0022$_{7}$
xià
夏 1040$_{7}$
xiàn
鮮 2835$_{1}$
xiàng
向 2722$_{0}$
項 1118$_{6}$
xiāo
蕭 4422$_{7}$
xiǎo
小 9000$_{0}$
xiè
謝 0460$_{0}$
xīn
辛 0040$_{1}$
xíng
邢 1742$_{7}$
xìng
幸 4040$_{1}$
xióng
熊 2233$_{1}$
xū
胥 1722$_{7}$
xú
徐 2829$_{4}$
xǔ
許 0864$_{0}$
xù
續 2498$_{6}$
xuán
玄 0073$_{2}$
xuē
薛 4474$_{1}$
yān
燕 4433$_{1}$
yán
閻 7777$_{7}$
顔 0128$_{6}$
嚴 6624$_{8}$

yàn
晏 6040$_4$
yáng
陽 7622$_7$
揚 5602$_7$
楊 4692$_7$
yáo
姚 4241$_3$
yé
耶 1742$_7$
yè
葉 4490$_4$
yì
易 6022$_7$
懿 4713$_8$
yǐn
尹 1750$_7$
yīng
英 4480$_5$
yíng
瀛 3011$_7$
yǒng
永 3090$_2$
yóu
尤 4301$_2$
游 3814$_7$
yú
于 1040$_0$
余 8090$_4$
俞 8022$_1$
虞 2128$_4$
yǔ
宇 3040$_1$
庾 0028$_7$
yù
喻 6802$_1$
yuán
元 1021$_2$
袁 4073$_2$
yuàn
苑 4421$_2$
院 7321$_2$
yuè
月 7722$_0$
岳 7277$_2$
越 4380$_5$
樂 2290$_4$
yùn
員 6080$_6$
zá
雜 0091$_5$
zēng
曾 8060$_6$
zhái
翟 1721$_5$
zhān
詹 2726$_1$
zhāng
章 0040$_6$
張 1123$_2$
zhào
趙 4980$_2$
zhé
折 5202$_1$
zhēn
真 4080$_1$
甄 1111$_7$
zhèng
正 1010$_1$
政 1814$_0$
鄭 8782$_7$
zhì
至 1010$_4$
zhōng
中 5000$_6$
終 2793$_3$
鍾 8211$_5$
zhòng
仲 2520$_6$
zhōu
周 7722$_0$
zhū
朱 2590$_0$
zhú
朮 4321$_2$
zhù
祝 3621$_2$
zhuāng
莊 4421$_4$
zōng
宗 3090$_1$
zōu
鄒 2742$_7$
zǔ
祖 3721$_2$
zuǒ
左 4010$_2$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　五
作者=《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
页数=1179
SS号=12579397
出版日期=1999.09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